中華大典

文學典

明清文學分典

中華大典

文學典

鳳凰出版社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李　彥

　　于永湛

副主任：朱新均　伍　杰　常　平　張小影　劉積斌

　　潘震宙　閻曉宏

委　員：于永湛　于志斌　石洪印　石啓忠　邢良俊

　　朱新均　伍　杰　任慧英　安平秋　杜　克

　　李　彥　李正培　李樹人　吳江江　邱久欽

　　何卓新　沈望舒　武兆令　林被甸　金良年

　　周和平　段文桂　宮曉衛　侯玉琪　馬大謀

　　夏劍欽　高明光　高紀言　陳金安　孫　顒

　　孫安邦　孫鑫亭　常　平　許華應　張小影

　　張光華　楊牧之　賈鴻鳴　劉積斌　潘震宙

　　閻曉宏　蕭欣橋　魏同賢　龔存玲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主　任：任繼愈

副主任：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委　員：卞孝萱　方詩銘　任繼愈　多杰才旦

李明富　李國鈞　李學勤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唐嘉弘

陳美東　陳鼓應　黃永年　戚志芬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湯一介　趙立勛　趙振鐸

劉乃和　劉家和　潘吉星　蕭箑父　冀淑英

錢伯城　戴　逸　繆啓愉　龐　樸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二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

《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約七億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二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其他社會科學典、數學物理化學典、天文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水利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 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 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 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 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 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 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劃。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中華大典・文學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 程千帆

副主編： 卞孝萱　吳志達　黃進德　張伯偉　董治安
曾棗莊

委　員： 王水照　卞孝萱　吳志達　郁賢皓　周紹良
袁行霈　陳貽焮　黃進德　曹道衡　張伯偉
董治安　程千帆　曾棗莊　詹　鍈　霍松林
王季思　王運熙　余冠英　林　庚　施蟄存
錢仲聯　繆　鉞

顧　問：

《中華大典·文學典》序

程千帆

中華民族是漢民族和蒙、回、藏、維吾爾、壯、滿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集合體，中國文學是以漢民族文學爲主幹部份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

以漢語爲主要表現媒介的中國文學，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它經歷了長達三千多年的没有中斷過的發展歷程，以其輝煌的成就和鮮明的民族特徵而成爲全人類文明史上的瑰寶，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絶無僅有的。同時，它對於周邊國家文學的巨大影響，也使得中國文學曾在東亞文學中起過種子與核心的作用。

由於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并且以農業自然經濟爲主要的經濟形態，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學具有穩定、凝固等特徵。中國文學雖然也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但這種過程較爲緩慢，有些重要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樣式延續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前者如儒家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思想，幾乎在整個封建時代都占據着統治地位；後者如文言散文和五七言詩這兩種文學樣式，分别走過了兩千多年和一千五百多年的歷程。

中國疆域遼闊，方言複雜，不同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學風貌。就差異較大者言之，地域上的東西之别遠不及南北之异來得顯著。人們常常將《詩經》和《楚辭》分别作爲南北文學的代表，這雖然是一種極爲粗略的劃分，但已經顯示了人們對中國文學的地域性演變特徵的認識。文學上的南北之分，也一直延續到清代。不過，從秦漢以來基本上作爲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也就相應地使人們産生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由此而使得中國文學呈現出强烈的統一性。南北文學一方面有差异，另一方面也有交融。尤其是當國家政權處於統一而不是分裂的狀況下，文學的地域性特徵常常祇呈現在整個文學長河中的某些支流之中。

作爲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之一，中國文學具有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徵。首先，它具有特别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話中，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如希臘、羅馬諸神那樣的天上神靈，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人間英雄，如女媧、羿、大禹等神話人物，其原型就是古代杰出的氏族首領，他們的神格其實就是崇高、

偉大人格的升華。他們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種種灾難，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中國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實是先民對自身力量的崇拜，神話傳説則是先民對自身集體力量充份自信的藝術體現。因此，中國的古代神話多少具有史話的傾向。這種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的特徵，也貫穿於整個的中國文學。在古代中國，無論是抒情文學還是叙事文學，作家們總是把目光朝向人間而不是天國，他們關注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悲歡離合，而不是屬於彼岸的天堂來世。宗教觀念在中國文學中的比重較輕，即使在佛、道二教興盛之時，它們對文學的影響也主要體現爲作家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多元化，而没有造成文學主題在整體上偏離現實的轉移。

其次，中國文學具有强烈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學説爲主體的傳統思想對中國文學有着深遠的影響，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是大多數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標，「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互補的價值取向則是他們的共同心態。在這種背景下，以文學爲道德教化的功用觀成爲古代最重要的文學思想，「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傳統對中國文學産生了正、負兩方面的重大影響：既爲中國文學注入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使文學重視道德規範和對國家、人民群體利益的自覺維護，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主體意識，淡化了其個性自由。

第三，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表現手法是寫意。儘管抒情述志和叙事寫實這兩大功能在中國文學中都發展得非常充份，但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仍是抒情：以抒情爲主要功能的各體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發展得最爲純熟的樣式，各種叙事體的文學也同樣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史傳文學《史記》、元雜劇《西廂記》和小説《紅樓夢》等。所以中國文學既是中華民族的生活圖卷，更是他們的心靈記録，是人們瞭解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最好窗口。

第四，中國文學追求中和簡約之美。儒家倡導的中庸精神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這被概括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在文學作品中有節制地宣泄感情。中國文學在批判現實時多採怨而不怒、婉而多諷的方式，在抒發内心情感時則追求委婉曲折、含蓄深沉。同時，道家思想的影響使中國文學强調簡約的表現手法，崇尚樸素自然的風貌和完整渾成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國文學在總體上具有情思宛轉、意味隽永的藝術特徵。這是中華民族平和、寬容、樸實的文化性格特徵在文學中的積澱。

第五，中國文學的主要載體是漢語言文字。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具有單文獨義、一字一音等特徵，所以中國文學在形式上也具有獨特之美：字詞的簡單排列能組成涵義深永的意象，對稱手法的大量運用(以駢文和律詩中的對仗

最顯著），由四聲的變化產生抑揚頓挫、迴環往復的聽覺美感，等等。中國文學中的賦、駢文和律詩、詞、曲，都堪稱世界上形式最精美嚴整的美文形式。

第六，中國文學由於作者群體及讀者群體的差異，可分爲雅文學和俗文學兩類。前者的主要作者是封建士大夫，後者則産生於平民之手。這兩類文學之間的關係雖然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主要的則體現爲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互補關係。大致上説，源遠流長的詩和散文被視爲雅文學；而從宋元時代開始産生的白話小説和戲曲則是俗文學的主要形式，它們經過充份的發展後，終於與詩文并列而成爲中國文學中最重要的文體。

這幾個互相依存和滲透的特徵呈現在長達數千年的創作中，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其中詩歌、散文和叙事文學各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迹，雖然這些軌迹有時是重合交叉的。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就已編定，其形式主要是四言詩。到公元前四世紀，在中國南方興起了另一類的詩歌——楚辭，其基本形式爲雜言體。到了漢代，五言詩和七言詩開始興起，經過魏晋南北朝詩人的不斷努力，在聲律和儷偶兩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大分裂後形成了大統一，唐代在匯聚南北方文化的基礎上，使五、七言律詩的格律成熟了，這種格律主要着眼於以漢字四聲來諧調詩歌的聲調，體現其相間相重的形式美。唐以後又出現了詞、曲等新的詩歌樣式，在聲律和節奏方面，顯示出越來越朝向自然和自由的發展趨勢，從而最終導致二十世紀初白話新詩的出現。

中國散文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辭與稍後的銅器銘文。專門記録商周時代王公的言辭、政令的《尚書》，標志着古代散文的形成。《尚書》之後，散文分别向偏重於記述的歷史散文和偏重於論説的諸子散文兩個方向發展。秦漢以後的散文在形式上發展爲古文和駢文兩大類。這兩類文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大體説來，魏晋六朝是駢文形成并逐漸占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時期，而自中唐古文運動以後，古文又漸漸地確立了其統治地位，直至近代白話文興起爲止。秦漢以後的散文除了叙事、論説之外，又增加了抒情的功能。在一些優秀的作家手中，散文的三種功能都得到很好的體現，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叙事文學的源頭可推至上古神話和史傳作品，但真正的文學創作則始於魏晋小説。到了唐代，傳奇小説奇峰突起，在情節結構、人物描寫等方面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與此同時，民間的説話藝術也開始發展，到宋代就産生了成熟的白話話本小説。明清時代出現的優秀長篇章回小説，標志着古典小説達到了高峰。叙事文學的另一門類是戲曲，

萌芽於漢代百戲，經過唐戲弄和宋金雜劇的階段，到元雜劇而臻於成熟，以後又進一步演變爲明清傳奇和近代戲曲。

中國文學批評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首先，中國文學批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少數體系完整的著作如《文心雕龍》以外，大量的文學批評表現爲詩話（文話、賦話、詞話、曲話）以及形式較爲特殊的評點、論詩詩等，而歷代作家的筆記、序跋、書信中，也往往保存着重要的文學批評資料。它們雖然帶來了零散、體系性不强的缺點，但同時也具有靈活、準確、精警等優點。其次，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大多數都是作家，他們的文學批評是以自己的創作經驗爲基礎的，所以與文學現象之間的關係特別密切，很少有脱離創作實際的抽象理論。這還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往往以文學作品的面目出現，自身具有美文的特徵。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文學批評有着自己的完整體系，産生了一整套獨特的理論範疇，這些範疇往往是擬象取譬以供參悟，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例如「神」、「氣」、「風骨」、「意境」等等。與西方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國文學批評的範疇定義不够明確，但含義則更加豐富、微妙，它們是根據中國文學的獨特發展過程而歸納出來的，并規範和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實際進程。中國文學批評特別重視審美感受，所以它和它的批評對象之間，保持着一種極爲和諧而且互相滲透的關係。

以上是對我國古代文學的一個極爲簡略的回顧。

這些文學作品及史實均由其歷代載體保存下來，先民們也已注意到如何方便地使用這些寶貴的文獻。早在三國時代，已經出現類書，從宋到清，都曾由政府主持編出規模日益宏大、編纂日益精審的這類著述。《中華大典》也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作爲大典的組成部份，《文學典》總體上是依照大典的體例和框架的，同時也按照本學科的特點和實際情況，作了某些調整。比起過去的類書，材料更爲豐富，結構更爲合理，檢索也更爲方便。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闕漏錯誤重複之處也還不免，希望讀者隨時見教，以便將來有機會改正。

《中華大典·文學典》凡例

一、《中華大典·文學典》以《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爲依據，匯編從先秦到清末的關於中國文學的文獻，以供文學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參考和檢索。限於篇幅，《文學典》主要收録關於作家、作品和文學理論的資料性文獻，不收作品本身。

二、《文學典》分爲六個分典，它們是：《先秦兩漢文學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明清文學分典》、《文學理論分典》。分典之下設部，部之下設如下經目：

（一）總論：關於同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系統性全面性資料。

（二）總集：以集名標目。

（三）體類：必須是約定俗成世所公認者。

對跨越兩個朝代以上的總集、體類，在最後一代朝代立目。

（四）作家：以人名標目，大體上按年代順序排列，并遵從歷史習慣。年代不詳者，置於同期作家之末。作家帶作品。

對跨越兩個朝代的作家，按其主要的創作活動時間定其歸屬。

（五）其它：對作家不詳之作品，以集名或篇名標目。

三、依照《〈中華大典〉編纂通則》，結合《文學典》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各分典設置六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一）論述：下設綜論、分論二項。對總集、體類、作家的綜合性評論資料，收録於綜論。對具體作品的評

論資料，收録於分論。分論以篇名標目。標題相同或原爲失題者，加標首句。

前人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時間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相應的分論。

（二）傳記：下設碑志、傳狀、年譜、考證四項。碑志、傳狀均選録記載較早、較詳、較可靠者，避免内容重複。年譜篇幅較大者，可摘録或存目。此外，前人對作家的籍貫、生卒年、家世、科名、官職、交游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考證項下。不同的考證結論兼收并蓄。

（三）紀事：下設作家逸事、作品本事二項。作家逸事指碑志、傳狀、年譜之外關於作家各種事迹的記載，作品本事指評論之外關於作品創作背景的記載，均擇要收録。异説紛紜者，如實反映。

（四）著録：主要收録序、跋、藏書題記中關於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的資料。其中有涉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者，收録於論述緯目。

（五）藝文：下設唱和、紀念、敷演三項。唱和的詩詞、紀念性的詩詞文章，均作精選，并區别於論述、傳記、紀事等緯目的内容。敷演指後世描摹前代人物事件，供欣賞而非實録的小説、戲曲等。以上三項，均予以摘録或存目。

（六）雜録：下設雜記、雜考二項。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予以編入。

以上經目、緯目，各分典有則設之，無則不設。

《文學理論分典》的經目和緯目，按理論系統另行擬定。

四、《文學典》的收録範圍，包括古代長期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以及中國境内非漢族作家用漢語寫成的作品記述及評論，其他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作品不録。

五、由於《文學典》不收作品，所以凡是作品已經亡佚或作品尚存而作者姓名已經亡佚的，收録有關的記述、評論。易言之，《文學典》的收録標準不是根據作品是否存在而定，而是根據有無相關的資料而定。

六、《文學典》對於所收録的作家的資料，祇編選與文學有關的部份，凡是關於作家的政治、技藝等與文學無關

的内容，一概從略。

七、《文學典》的性質是資料選編而不是全編，所以不能涵蓋中國文學的全部作家、作品，對於已經收入的作家的資料，則按照大家取精、小家取全的原則處理。

八、資料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對卷帙浩繁、編制複雜之巨著，兼標卷次及篇名，以利讀者查核。爲避免混淆，對异書同名者，兼標作者名。對作者、書名皆同，而内容不同者，兼標編輯者名。一書之前刻後刻内容不同者，則標明刻本。

九、校勘：脱，在方括號内中寫出補入的字。訛，將錯字寫在圓括號中，後面寫出改正的字，加上方括號。衍，將衍字寫在圓括號中。倒，將該字的正確位置按脱字的辦法用方括號補上，其錯誤的位置用圓括號作爲衍字處理。通用字、假借字和古今字，一律不改。

一〇、對古籍的省略處，用【略】標出。古籍中的原注，用圓括號標出。書名號用於正規書名、篇名及其簡稱。

一一、數字符號：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一二、以上是《文學典》六個分典的通例。各分典在必要時，可依據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并在適當地方附加説明。

中華大典・文學典

明清文學分典

主　編：吳志達

副主編：余傳棚　陳文新

陽海清　蔡守湘

蔡靖泉

編纂説明

（一）《明清文學分典》是《中華大典·文學典》六個分典之一。根據《中華大典》的編纂通則、《文學典》的凡例和本分典的具體情況，製訂了相應的編纂體例。

（二）經目：《明清文學分典》設緒論、明文學部一（洪武至嘉靖中期）、明文學部二（嘉靖中期至崇禎，兼及南明）、清文學部一（順治至雍正）、清文學部二（乾隆至道光中期）、清文學部三（道光後期至宣統）共六個一級經目。

（三）緒論選録内容難以歸屬某一體類或某一作家的有關文學發展的論述，或所論跨越兩個部，或影響文學創作甚爲深遠的典章制度等資料。鑒於在收録的時限内能對明清文學作全面、系統分析的綜合性論述材料甚少，而明清文學各體紛呈，除詩、詞、文仍是龐大的存在，小説、戲曲被視爲該時期的主流，爲方便查閲，輯入「緒論」的資料按文（含散文、八股文、駢體文）、詩、詞、曲、小説、民間文學等各體文學爲序。不同文體之間，空一行以示區分。

（四）分典各部，下設總論、總集、體類、作家等四個二級經目。

（1）總論：選録某一個部的時段内有關文學的較系統的綜合性評論，以及影響文學創作的詔令、文化政策等文獻資料。

（2）總集：以集名標目。按所收作品的時段定其歸屬；跨時段者，置於作品所屬的最後時段。也有例外的特殊情況，即視實際需要，偶或補收了此前的總集。

（3）體類：即風格流派。明清文學體類甚多，大多有明確的綱領，各有其創作主張。特别自弘、正以還，不同體類之間矛盾尖鋭，雖夾雜門派意氣，但也在競争中促進了文學創作與理論的發展和繁榮。入典的體類須約定俗成者，雖曾有某一稱謂，但並無實際影響的，則將其資料輯入相關作家名下，不另列於體類。

（4）作家：以姓名標目，以作家統帶作品。姓名已佚者，以佚名帶作品。大體上按卒年順序次第排列。卒年無考者，遵從歷史習慣安排。跨時段者，視其主要創作活動年代而定。

（五）緯目：本分典的經目下設論述、傳記、紀事、著録、藝文、雜録共六個一級緯目。

（1）論述：爲便於讀者檢索，下設兩個二級緯目。

綜論：收録對總集、體類、作家的總體評論。

分論：收録對作家單篇作品的評論。篇幅較長的傳奇劇本、章回小説，還可收録其中某齣或某回、某個人物的評論資料。引用的格式爲，傳奇劇本標齣目，章回小説標回目，詩、文標篇名，組詩加標序次，詞標詞牌和詞題。無題詩和無題詞加標首句。

（2）傳記：下設碑誌、傳狀、年譜、考證等四個二級緯目。有關的諸項資料，盡可能選用早出、較詳、具有權威性者。後出而有新意者適當節録，無新意者存目或不用。年譜因篇幅較長，故祇節録與文學創作關係密切的内容，一般作存目處理。此外，前人對作家的籍貫、生卒年、家世、科名、官職、交遊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考證項下。不同的結論兼收並蓄。

（3）紀事：下設作家逸事、作品本事兩個二級緯目。詩、詞、文的本事，指的是評論之外關於作品創作背景的資料；而戲曲、小説等叙事文學，則指故事素材、藍本、淵源；或取材於歷史，或與作者生活經歷相關，或在文言小説、平話、元人雜劇基礎上再創作。此等材料，本着求精、管用的原則處理；篇幅長者，或擇要節録，或作存目。

（4）著録：選收總集、别集、通俗小説及筆記小説集、戲曲等之成書經過、版本源流、收藏情況等資料。

（5）藝文：下設唱和、紀念、敷演等三個二級緯目。精選具有代表性的材料。

（6）雜録：下設雜記、雜考兩個二級緯目。收録無法歸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以上的一、二級緯目，根據資料的實際情況，有則設，無則闕。資料少的，不設緯目，但仍按緯目的順序先後排列。

（六）引書格式：單篇文章標作者和篇名。書籍標書名、卷次（或小題）。卷帙浩繁、體例複雜之書籍，標書名、卷次、篇名。不分卷次和異書同名者加標作者姓名。一書初刻、複刻内容不同，標明版本。除個别彙評類書籍外，所輯資料大致按時代先後排列。

（七）所收資料，盡可能據善本複製，或採用可靠的影印本或排印本，並審慎校點。勘正明顯的脱、訛、衍、倒和標點所使用的符號、古籍卷次數字的書寫方式等，一依《文學典·凡例》。

（八）明清時期盛行對文學作品評點之風，或有僞托名家評點以售其書者。本書選録評點派資料，不論署名真僞，重在内容的創意及其理論價值。輯録其評論性資料的範圍，限於收序、跋、讀法、總評（含回評、齣評、篇評），及其他有完整觀點的論述。戲劇文學與表演藝術相交錯的資料，原則上只收有關劇作家生平和劇本評論方面材料，涉及文學史上的重大問題，則適當輯録。

（九）全書之末，附總集、體類、作家的索引及主要引用書目。索引指明總集、體類、作家所在之册、頁；主要引用書目包括書名、作者（編者）和版本。對一部古籍，不限於一種版本，擇善而從。

（一〇）本書爲集體編纂。主編吴志達兼任《緒論》和《明文學部一》主編，余傳棚任《明文學部一》副主編，李開金爲《明文學部一》也做了大量工作。陳文新任《明文學部二》主編。蔡守湘原任《清文學部一》主編，不幸因病猝逝，其任務由蔡靖泉接替，完成乃父未竟事業；陳中杰先生以耄耋之年擔任該部副主編。陽海清任《清文學部二》、《清文學部三》主編，陳繼明任《清文學部三》副主編。參加本書編纂、資料檢索以及校點工作者，凡數十人，名單附於本書之後，在此謹表衷心感謝。

（一一）《明清文學分典》的編纂歷時十年。其工作之艱辛，一言難盡。我們這個由老、中、青三代人組合的群體，能不畏艱苦，同舟共濟，主要靠一種信念，就是對祖國傳統文化事業崇高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值此行將付梓之際，最大的遺憾就是爲本分典耳提面命的程師千帆先生不能親睹此書面世。由於主客觀條件所限，書中存在的問題，期盼方家賜正。

總目

緒論（第一册）
明文學部一（第一册）
明文學部二（第二册）
清文學部一（第三册）
清文學部二（第四册）
清文學部三（第五册）
附：索引（第五册）

緒論

《太祖實錄》卷二二（洪武元年三月）　丁酉，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蓋聞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幷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略】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又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　庚戌，詔禁四六文辭。

又卷一一〇（洪武九年）　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於宮中復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終五百餘言。因喟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於首云。

朱元璋《諭幼儒敕》（洪武十二年春二月）　朕於暇中觀幼儒權官人，皆空度光陰，罣不見志出於羣者。且諸人年俱未滿三十，所讀之書不解旨義，其於字也少知運用，束手閒目，一日一日而已。嗚呼惜哉！孰不知光陰不待人之逸也。所以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自衰至於歿，終無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於常民耳，可不嗟乎！於是命內官給紙筆，令其各日進先儒古文一章，特以習熟，期將來之善作。或《四書》一章，使詣前而講，以觀利鈍，導迪理道也。明日，人皆以文、書來進。其文多韓柳，書皆孔孟。朕聽觀之間，展轉難問。其幼儒多尋行數墨者有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細察尋行數墨者，豈不同於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同於無志也。何以見？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之文無益也，而幼學却乃將至。且智人於世，動以規模則爲世之用，非規模於人而遺之於世，亦何益哉？其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朝夕妨務而逸樂。斯逸樂也，見之於柳子讚美也，其文既讚美於亭，此其所以無益也。夫土木之工興也，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柳子之文，罣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詠亭之美，乃曰，因山之高爲基，無雕椽斲棟，五彩圖梁，以青山爲屏障。斯雖無益，文尚有實。其於「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耶？縱使山之勢突然而倚天，酋然而插淵，橫亘其南北，落魄其東西，巖深谷迥，翠蕤之色繽紛，朝鶯啼而暮猿嘯，水潺潺而洞白雲，嵐光雜藥，旭日飛霞，果眞仙之幻化，衣紫雲之衣，着赤霞之裳，超出塵外，不過一身而已，又於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於柳子之文見馬退山之茅亭，是爲無益也。其幼儒無知，空踰日月，甚謂不可。戒之哉，戒之哉。

又《翰林院典籍敕》　官儒於翰林院，則有典籍設焉。所以典籍者，專掌已入院閣之書。歷代重其事者何？蓋謂紀載先聖先賢之道，古今帝王名臣，必待學而知之，若非永固，則後人失學矣。所以官人以司之，正欲精匱閣之方，明數目之多寡，易於檢討。今朕命爾某爲典籍。務勤勿怠。

又《問聖學》　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卽今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更名而已。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罣無有礙，匡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孔丘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爲君之師，舉皐陶、周、呂、召爲教臣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孔丘之言，教且嚴而理且明。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爲君者享國且短，爲臣者不匡君之道，可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何？爾諸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又《授宋濂翰林侍講學士誥》（洪武六年九月）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黼黻於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茲俾復翰苑之清華，修我朝之實錄。爾尚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辭通暢，治體宣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宋濂准此。

又《授宋濂翰林承旨誥》（洪武九年六月）　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

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眞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敕爾中書奉行毋滯。

宋濂《文說贈王生黼》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略】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弛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梦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

盧煥《皇明文衡重刻叙後》 嗚呼，文豈易哉？夫昔宋南鼎偏，中原割裂，胡元虜運，天日廢湮，三光五岳之氣，孕和葆秀昌發，固待我明也。聖祖首出，洗刷振飭，列聖紹休，豐培厚衍，是宜諸公肆之乎文，卽今讀之，我有憲天之制，禮無奸神，人分無瀆，我有範世之典，以剸以裁，以匡以表。倡叙民，則戎夏各正其方，經國有規，而我明之，蕃宣岳牧，朝享報聘，言動書史，以承大小，以列卑貴，綱維弗之紊，度齊民有具，而我率之。一道德，同風俗，惠兹中土，光復舊物，文至此而豈徒哉！駿迅以充氣，雋旨以同味，規則沉以毅，體裁典且蔚，沨沨乎，洋洋乎，涵理而妙得也。諸公履開國之運，當作育之初，侈一代之制，鳴其盛以肇文規，信休矣哉！先生篁墩輯惠後學，意不淵乎？邇來百六十年，文莫盛今日，弊亦極矣。修詞者叛常，失也詭；注意者荒馳，失也宕；取徵者弗稽，失也淫誣；叙譬者罔類，失也強愎。飾易淺者失之澁，其文怪以怒；事深刻者失之和，其文拘以削。六失生，文日病矣，甚若奇愁孤憤，沈幽悲嘅，識世者有隱憂焉。漓大雅之醇，疵至和之美，嗚呼！弊亦極矣。夫豐水有培，久之弗渝；樸棫正盛，出也無窮；右文翊治，膚奏中興，新兹成刻，諸公俱可讀也，豈無學古而得乎？是故殷盤周鼎，古可掩今，太羹玄酒，識者自別。

茅坤《謝陳五嶽序文刻書》 伏思國朝以來，詩聲起自高、徐羣，凌轢宋、元；已而何、李中興，而邊太常、顧中丞、鄭繼之、薛君采、朱子升、馬仲房輩繼之；嘉靖間，張子言、高子業、王履吉、黄勉之、唐應德、陳約之、許于春、蔡子木、皇甫兄弟輩，又從而羽翼之；已而李于鱗輩，翱翔郎署，互相標榜，甚且叱咤風霆，而嘖嘯日月也。五、七言古詩及近體以下，不敢謂並中律呂，然大較翩翩乎上附六朝，下薄大曆矣。獨於文章，未敢輕議，宋太史后寥寥也。王新建論學書及兵畧諸疏，可謂千年絕調矣。而江西以後，猥視末藝，卽如唐、王以下，頗厭何、李之抗聲藻而畧神理也，稍稍於歐陽、曾、王，若將共爲翱翔婀娜其間，然抑或疲矣。他操觚者，輒呼曰：某太史也，某班椽也。世之惜而傭目者，一時不察，共爲道聽途說而附和之，然要之去古遠矣。【略】文不本之六籍，以求聖人之道，而顧沾沾焉，淺心浮氣，競爲拮据其間，譬之剪綵而花，其所炫耀爛者，若或目眩而心掉，而要之於古作者之旨，或背而馳矣。僕故妄謂明興以來二百年，行且有韓、歐者出，風行海流，大闡斯文也，公得無爲之欷歔憤悒其間，於以奮袂而橫戈者乎？

王世貞《五嶽山房文稿》 明興，世世右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爲歌詩，以紹明正始之音，雝如矣。至於文，而各持其門戶以相軋，卒勝卒負，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法則爲法用，裁而傷乎氣；達意則爲意用，縱而舍其津筏，畏於思之難信，心而成之。苟取其近者，囂囂然而自足，耻於名之易鈎，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爲非常。夫其各相軋，而卒莫相競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負然而不善所以爲勝者，故弗勝也。吾來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而法有體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窺之若難，此所謂相爲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馬氏意先法者也，然而未有不相爲用者也。夫不覩夫造物者之於兆類乎？走飛夭喬各有則，而不失眞，迨乎風容精彩流動，而爲生氣者，不乏也。彼見夫剽擬而少獲其似以爲眞，曰：吾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哉？任於才之近，一發而自以爲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爲？不知其於走飛夭喬之則何如也。

《藝苑卮言》卷五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爲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憚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立門

戶，辭達爲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胡翰雜用歐曾蘇黃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充而近，丘文莊裁而俗，楊文懿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輩也。王稚知慕昌黎，有體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抉奇奧，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習六朝，材更僻澀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粗率而弗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崔子鍾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精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閒雅有法，小窘變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善叙事，工句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之出東京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屠升文、袁永之亦是流派。江豪而雜，屠法而冗，袁雅而弱。鄭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毘陵從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汪伯玉也。）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毘陵藻棁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泛瀾。」大要盡之矣。

又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瀠洄滉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假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冥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瓌寶，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笮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孤禪鹿僊，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爲璞，呼驢作衛。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儸，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肆，強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叙事，粗見亹亹。豐道生：如骨董肆，眞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儇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玩，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艷。黃德兆：如山傖強作漢語，不免鴃舌。黃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眞。陸浚明：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鷹，矯健自肆。袁永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河朔餐羊酪漢，羶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楊用修：如繒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貴，痕迹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處着脚，俱不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搆華煥，巷空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杖青蘆，不勝淡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

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俞允諧《三異人文集小引》 卓吾李贄，予既錄三異人行實，因取其生平著述讀之，覺英雄欺世，不顧後來更有具隻眼者也。然其確然自以爲是，雖使刀刃在頸，雷霆在頂，終不少爲屈抑，而況區區禍福與死生乎？今其文具在，非必定皆不易之論也，出于三人之下，自今人不可移易，何哉？彼蓋不求媚於世而神情獨往，眞可前無古而後無今，孰謂文字爲雕蟲之技已哉！遂爲編次如左。正學之文從篤學力行中得來，有欲擔扶世界之想，似韓昌黎，至如雄偉跌宕，亦可方蘇子瞻。忠肅力量最大，是第一等偉人，讀其奏疏，不獨救時，兼可垂後，可方陸宣公氏，若論功業則我明一人而已。忠愍之文不多見，即劾鸞嵩二疏、上救荒一書，激切似賈生，而力量過之，如夢大舜而知樂，因講學而進德，可方正學，劾鸞不已，繼之賊嵩，非眞心愛君，眞不怕死而能之乎？可方忠肅三人，眞可鼎足而立矣！讀其文如其人，觀者愼毋茹其華而忘其寔也。

愼蒙《皇明文則序》 昔人謂文章有關於氣運，其知言哉！其知言哉！蓋氣有厚薄，則文亦隨之以高下，故自漢而唐而宋，有《文選》《文粹》以及《文鑑》，播之當時，傳之後世，均之三代名世之作也。然而體裁各別，法眼具存，文以時遷，信矣。迨入明朝，則有《文衡》之集，集乃出於程公克勤所爲編纂，亦哀然國初之文苑也，惜諸所著作猶未脫元習，如唐之沿六朝、宋之沿五代，要之氣與運會使然，非人力所能與也。迨至孝廟，世際熙洽，稽古右文，時則有關西李子崆峒者出，力追古制，號爲中興，一時徐、何彬彬輩出，馳騁藝苑，悉馮舊習，駸然幾於古矣，所謂花發上林、月晃淮水者，非歟？第《文衡》之選，識者議其未精，而傳之數紀，嗣後作者皆散見諸帙，間有文選、文苑之刻，或以簡而遺，或冗而濫，此昭明登壇之選所爲獨步也。【略】或以文自西漢而後，漸非近古，至唐宋重有議焉，況我朝以舉業取士，故邃學工文之士遜于往代，文其難言哉！予以爲文者，以明道紀事，是謂立言，必造詣深，然後理明，理明然後詞達，未有不得於理，而能善其文以行之遠者，故曰，美則愛，愛則傳。【略】況我明開國，有劉、宋、蘇、王首闢文運，領袖藝苑，以潤色絲綸；繼以崆峒，爲文之始伯，而遵巖、荆川、念菴、槐野之四子者則擅其宗；方遜志爲理學開源，而導流者則吳康齋以及一峯、陽明諸君子。觀其形之議論，敷之奏疏，見之裁答，非耿耿不磨之見，（如方遜志正統、深慮、豫讓、武王、啓惑等論。）則濂洛關閩之傳；（如陽明與人論學書。）非達權通變之神，（如陽明攻勦浰頭宸濠諸疏。）則綱常忠愛之極也。（如一峯劾李文達疏、余肅愍參不當與虜講和疏、莊定山培養聖德疏。）是人品也，才也，學也，合而一之者也，故曰，其人聖則其文爲經，其人賢則其文爲史。謂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者，指時與文言之也。嘗見祝枝山與人論文云：「元與本朝之文雖佳者亦無多，廁其否者，請與絕跡。」區區以文體繩之，而遂謂明興無文，是務枝葉而忘本根，尚昧於技文之辯者也。吾不敢以祝子之言爲然。

朱國祚《皇明百大家文選序》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胡元，首制科目，於干戈甫定之餘，即其表章六經，右文圖治，特超往代英誼，嗣我成祖列聖相承，培植士氣，用昌文運，而菁莪棫樸之化，漸被下土，二佰餘禩于茲矣，故海內人材輩出，養成益彬彬昱昱，其間眞儒碩輔，即未可更僕數，肆著之爲文，若詔誥表制，若碑銘序記，若書疏論說、傳贊狀賦、問對訓解之類，猶班班可考，體裁雖曰不一，大都棗篇六經，而闡帝王聖賢之學術者，良非徒與月露呈形、風雲入態者爭妍也。何也？夫凌厲超忽之譚多宗玄而少覈，轉丸決驟之技，恒徵實而難巧，顧集總其歸宿，粹然無疵，直有以上追典、謨、書、誥，遠軼唐宋，而陋秦漢於不足弊矣。

王錫爵《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序》 明興，列聖右文，道化醲郁，開東觀、延英之閣，置金馬著作之庭，詞林之盛，所從來矣。粤自高皇啓運，則劉、宋揚其休，文祖嗣基，則方、解振其烈，雖比隆周、秦，不無少遜，然攄固陋爲文明，變侏離爲醇美者，功亦偉已。嗣是則長沙文正公折節下士，躬以文章風天下，而一時詞林之儁，糾糾然卷甲從之。其後則德涵鵠起于武功，用修鼎峙于西蜀，應德鳳鳴于吳下，允寧龍躍于關中，後先輝映，經緯國華，我明文章，遂揭日月而掞天地，焯乎稱顯懿已。蘊崇以至今日，家握隋珠，人懷和璧，蘭臺麟閣之彥，出入載筆于承明間者，罔不擷三五之華，咀八九之奧，蓋有藏之石室則煜霄斗牛，懸之國門則瑰琦交錯，猗歟盛哉。

沈一貫《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叙》 館課者，錄秘館教習士日課也。遡自高帝重史局之選，於賜第後簡二十八人於廷，晉之秘苑，上應列宿，而又

推擇廷臣中文行兼長者二人爲之師，月給筆札，日食大官，而且鑾輿時幸，以督課之，蓋其重也。列聖耀德，益愼其選，惟弘正中館職稍弛，而程篁墩學士廼有綠陰亭上看醫書之譏，然時館課有程，亦不廢也。今天子提衡以易，宇內諸凡執簡輦轂下者，靡不願履好文之朝，奮司鳴之會，操菁淡藻，蓋彬彬盛哉！

皇甫汸《皇明文範序》 廼有梁儲蕭氏，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擬築金於燕臺，若探珠於鮫室，刪其蕪穢，集其菁英，號曰《文選》。風雅在斯，莫之能尚。迨後姚寶臣輯唐，名之曰《粹》，駁居其三；呂成公銓宋，名之曰《鑑》，罔別妍媸；我明稽古，人文化成，新安所編，名之曰《衡》，則亦銖較而兩差矣。是豈才識弗若蕭氏與？文關氣運世道使然也。卽而論之，綴騷獻賦，豈復有如屈、宋、賈、馬者乎？賡歌第頌，豈復有如皋、朔、淵、雲者乎？銘非孟堅，疇勒鴻勛？碑謝伯喈，寧免媿色？箴非女史，頌異賢臣。試舉一二，足例其餘。至若魏挺應、劉，晉推潘、陸、徐、庾、陰、何，由此其選也。然視彼「二京」，瞠乎其後矣。唐雖燕、許擅宗，宋則歐、蘇特秀，亦難等倫。國初草創，劉、宋以文章自任，猶沿宋元之習，道未光也。憲孝之朝，長沙開閣，關洛嚮風，南金東箭，彪映江左，蜀產楚材，乘時倔興；世宗纘服，延攬俊乂，文教益弘，海內作者，駕唐軼宋，希軌漢魏，可得而稱焉。

陳仁錫《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卽沈毅，文憲立談卽雍雅，蓋未有不淡於勢利而能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廕，三辭第而計畫祕不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略則文成參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儒學；精吏事則章中丞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配、祫禘、齋戒、五祀、朝會、祝祭、軍禮，各專一曹，無越畔云。當是時，王忠文進平江西頌，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哉？才解大紳而歸之，俾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士生其間，不以定志立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遇哉？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煙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曈曨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求啓發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且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彩臨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勗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政治希唐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士奈何不讀書！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習雅化，作者輩出，輒惟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盛，遡而上之，成、弘、洪、永，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非缺事？爰取往哲遺稿，詮次臆評，續編再出，讀者雄於才思，澹於勢利，可遙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謂文治縟繆綿縟，若見文武之叮嚀，故享國最長，不知《周易》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堯舜在上，禹、皋、稷、契無文譽，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至于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常嗤韓愈以風託比奸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筆勿高而下，低而昂，欽天畏地，思精言以無疵駁，《頌伯夷》文曰：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誣耶？妄耶？又曰：萬物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己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賢者識其大者，奈何不遵式。仁錫莊誦御製全集，所載唐參政蒙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人，已皆厭之，罷求其文。同年內黃縣令沈仁致仕，文必書其官，趨如流水，戶門之限，三日一換。旁一人目嗅耐久有黃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仁有芬芳御饌之氣，似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妬乞文者而爭，仁笞辱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輕君爵，而美山野，文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止。于是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辨曰：朕觀耐久之錯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則可謂善矣。

鄒元標《皇明五先生文衡》 夫天下之眞文□〔章〕必天下之眞英雄爲之，英雄之面目不同，第自性靈湊□中出者，是名爲眞英雄。夫然□□之爲眞德行，鬯之爲眞事功，吐之爲眞文章，而三者遂與天地同爲不朽，合之故以統□〔成〕其大，卽離之，亦以自標其勝，此夫唯出之以性靈，故其精光奕奕，不容磨滅，雖曰文章小技乎，於以寫英雄之韵致，蓋足術也。【略】彼屈子之沈鬱，左氏之華豔，漆園之奇幻，腐史之縱橫包括，皆以一人突出之見，創千古未裁之體，此非具有英雄手眼，安能若是之幾乎！【略】昭代運祚昌明，人文坌集，海內操觚之士，爲騷賦古文詞，皆極意簡鍊，務洗勝國靡陋之習，人人擬以爲屈左蒙莊司馬氏之家法。而北地李獻吉、濟南李于鱗、婁江

王元美、新都汪伯玉、四明屠緯眞之五先生者，各標一幟，狎主齊盟，其才皆足以揮斥萬靈，奔走百代，方之往哲，未易軒輊。廼夷想當年獻吉、于鱗，氣節孤峻，不受羈笈，元美、伯玉，揚歷居園，多所填撫，怛衷摯行，尤重鄉評。緯眞蚤歲謝官，翛然方外，雖其德業有顯晦，卽著述亦有多寡，然核其品目，皆各有一種英雄本色，故發之爲文章，揆貌不同，而抒眞則一，如化工之葉物，爲柏之挺、梅之瘦、牡丹之瑰麗、蘭菊之幽芬、桃李之穠郁，蓋天然自有之致，各任其性而出之，非殫精窮力而運，若宋人之三年而成一葉者也。至於折枝剪綵剽襲爲工者，又無論已。今其文集具在，試與有識者一商騭之。獻吉手闢草昧，反正先秦，骨勁才雄，興起後學，譬之匏尊土簋，相質而成，居然大雅，其文古而樸。于鱗以強項之氣，爲嘔心之語，磊砢英多，譬之波斯胡手中有物焉，光怪瑰奇，人知其爲寶，未便鑒識，其文古而棘。元美取材宏贍，運思玄靈，有境必窮，無證不切，譬之商周彝鼎，陳之明堂，品價旣高，位置亦適，其文古而莊。伯玉研精丘索，片語尺蹄，務爲嫻雅，譬之琢玉追金，天工與人巧相錯，其文古而致。緯眞才情橫溢，藻思噴湧，縱筆駛書，雲蒸霞蔚，譬之袞衣裳九章龍山雉火，五色絢爛，其文古而華。之五先生者，先後遞興，並能主持文炳，經緯三才，爲不朽之盛事，所謂天下之眞文章者，非耶？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旣高，加發以西北雄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我朝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畜，何等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尙不可得，何論《史》、《漢》哉。

又　槐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尙空同，其才亦足相敵。但持論太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篇，便可度越康李，與古人爭驁矣。

又　近時如偃師高蘇門關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椎輪，層冰由於積水，亦由其稟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湯顯祖《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

又《答張夢澤》　丈書來，欲取弟長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學爲古人文字不滿百首，要不足行於世。其大致有五：弟十七八歲時，喜爲韻語，已熟騷賦六朝之文。然亦時爲舉子業所奪，心散而不精。【略】不足行一也。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陽而下，至琅邪，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贋文爾。弟何人能爲其眞？不眞不足行，二也。又其贋者，名位頗顯，而家通都要區，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關國體，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書，纂割盈帙，亦借以傳。弟旣名位沮落，復住臨、樊僻絕之路。間求文字者，多邨翁寒儒小墓銘時義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制著記。餘皆小文，因自頹廢，不足行三也。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欲作子書自見。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窈，世故物情，變化無餘，乃可精洞弘麗，成一家言。貧病早衰，終不能爾。時爲小文，用以自嬉，不足行四也。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見。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略】故時有小文，輒不自惜，多隨手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

袁宏道《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鞓紅鶴翎，不能不改觀於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隤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略】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

又《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眞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

袁中道《答蔡觀蔡元履》　生少也賤，幸免爲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情水態，以自賞適，終難以列于作者之林，直念遺簪敝屨，不忍終棄也。膚淺之見，謬謂本朝此道極盛，然近者縛則爲三日新婦，脫則爲浪戰胡兒，不卽不離之間，頗難其人。往讀《參遊草》，覺嵐霞生毫楮間，今游刃之餘，遊展所至，必有揮灑，不知何時得一寓目。參山自南崖至五龍一路，初不曉其

奇，讀佳記，方知竹笆、青羊、桃源、怪石多姿，流泉如瀑，爲參中奇觀，竟失之。良可笑也。承欲裒集平倩先生遺稿，極爲苦心。【略】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在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劄戲墨，皆極其妙。石簣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後有別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從靈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存于世哉。平倩先生得先生徧採而傳之，快矣快矣。

王思任《世說新語序》 說中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淺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蓋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得晉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略】蘭苕翡翠，雖不似碧海之鯤鯨，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當厭去，若見珍錯小品，則啖之惟恐不繼也。此書泥沙既盡，清味自悠，日以之佐史漢炙可也。

何偉然《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天以文星爲人間文章海，代斬其人，于我明，若有私焉。惟斬之，則寶者衆，世多有，則弗寶，即語之曰寶其文，食字可仙，鍊字盡黃金乎？【略】夫雨侯業已珠玉各綴其首，何庸予言，然予亦嘗取諸家臆論之，或別有當雨侯者。屠緯眞以多爲寶，珠可彈雀，璧可抵門，甚之翡翠指環可換刺繡筆，使粧眉者日乞螺子黛數升，無不給也。風流禪其可語趙州簷蔔乎？天池爲他人作五色嫁衣，媿以自媚，雖英雄失手，痕無笑啼，激而壯，則楚莊之怒、昆陽城之戰也。季重早雋，靈明特加，每設意，若神珠空翠來自帝先，崩興噭辟，與五泄爭奇致，宜乎漢晉風流歸之。虞長孺僻奇險，然管夷吾必握高、國以變齊，武靈王必握公子成以變綺服，牛蛇不得奪吾故宮，在他人非黑風吹船入羅剎，則取吳紫玉、徑寸珠、白玉壺，亦有陰氣寓，庸天假開人，洵文之司命。然非康成之經神、何休之學海，獻酬羣心，曷能注不盈而酌不竭，華于顏色，如安期生灑墨石上成桃花，別有仙艷。大泌山人交以友盡天下爲量，文以用盡古今爲量，每一文出，如太山北樹，青腰玉女三千人守之，嘗有五色飛鳳、寶光珠雀集其上。石公思以漢幟易趙幟，鬼夜哭弗顧也，俾天下唐拾晉複、魏倚漢規者，媿而卻走，然孤行從違者半，即絜小脩《珂雪集》，應在從違間。若大神魄所依，如吳道子畫鬼神，觀裴將軍舞劍，左旋右轉，飛勢入雲，電光下矚，斯畫成，颯然風起。伯敬矯公安，規之清亮，以識扶力，揚雄步長卿之踪，宋玉衍靈均之製，造車合軌，顧影依然，楚國蘭芬，其在君子，病者曰，鍾弧吾不解也，閩文工藻火，終日七襄繡虎，公出書倉爲家珍，人侈李都尉之鴈鶩，君凌班婕妤之霜雪，不作粧罷蛾眉，低聲問婿之態。太青子力抉玄秘，才識鴻鉅，一凝思，神躍萬里，氣吐白練上衝，字悉摩尼珠中金偈，不讀五千卷，不許登堂共語。湯若士無觸不靈，舞艸按以歌聲，鳴雞隨乎鼓節，飛辛瀏亮，引商刻羽者，歌舞從之，當此道長夜如張雞林夜明簾，皎若白日。若思白、侗初、明卿三先生，或以沖停，或以娟好，或以淵宏，玉局之選，有才皆仙語，味與色則玉饋，酒美如肉，澄清如鏡，雲液霞漿，服之可以得道。明卿猶道大目廣，午夜無虛燈，揭無盡之臧，磨人鈍眼，懸書通國，天宇用開，功非渺矣。眉道人弘游典墳，寤歌林間，名世歸之如騖，道人泊如也，文源直瀉銀潢，不剪松江之水，秋澄春碧，鑑者光悅，飲者情怡，弘經濟于山林。先生以之諸君子者析之，各成一家言，主伯文壇，則共成一代言，以表當代之色，且一代兼古先數代之長，天寧不私焉。然宇宙之大、文星之繁，祇三吳得其六，越得其三，楚得其四，若秦、若閩、若江以西，各得其一，豈天猶似靳，抑取之者嗇也？

陸雲龍《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九州殊域，九山殊骨，九水殊潤，九土殊俗，人以境殊，文以人殊，所以貢十五國之風者八比耳。【略】鍾河岳山海之秀，學勝而才雄，識高而氣灝，不相襲，而其神自現，歷選近代于吾省中，囊括今曩，落楮奕奕仙風，則吾詡四明屠赤水。鬼才疑賀，銛鎚利斧，大啓蜀道之巖，則吾詡山陰之徐文長、今王季重。徐似苦寒，王多豪快，則遇爲之也。更吾武林，亟詡德園、貞父。明聖諸山，或巉怪神運，或秀麗天成，不堪並峙歟？乃吳楚多才，江迤南爲今之王右軍、陶隱居，攬縹緲之菁葱，蕩以震澤瀲灩，吾詡董思白、陳眉公。而莊雅俊逸，雅志經世，吾又安能不詡張侗初？姑蘇人文藪宅，文章節義，西谿、蓼洲、文起、崑陽、孟長、九疇、仲昭諸先生，披其集字，如獲拱璧，心銘典型，苦不能窺其全。至捧全集而玩索，凌賈、董，傲朱、程，躡歐、韓，明卿何俟予詡，而名言兀出，

予自詡明卿矣。維楚有材，讀大泌山房，輒詡李本寧之富而才，胸與腕爲萬斛原泉。至瞻眉山，而王氣欲消，則璐聯璧綴，昆季而脩天倫之樂，秉間世之才，不詡中郎、小脩耶？其詡伯敬，吾則曰，眼日膽匏，雲才虹氣，秦鏡扶古人肝鬲，幷刀飛錦騎心思，百鍊精金，不必以多多善耳。若夫匡廬秀出，危峰險瀑之粹，乃有若士；終南奇博，雲林霧巇之異，乃誕太清，閩海汪洋，流天倒日之精，是出能始。世詡若士，吾詡若士，世詡太清，吾詡太清，世詡能始，吾詡能始，南北英華蓋其具已，獨恨家儉而目亦因之，不能大括燕趙鄒魯洛蜀滇粵諸奇；又恨目窮而家又窮之，不能大梓諸先生之雄文，僅剞其一二，此居平不無惋結者。

又《屠赤水先生小品序》　是以發爲文章，無論大者，如方壺圓嶠，壓鰲首而突兀，聚五城十二樓之輝煌，長鯨巨虬，鼓腥濤而奮騰，逞吞舟排嶽之狂橫，珊瑚林立，夜光沙積，綃杼重淵，貝生石壁，即出之爲卷石片嶼，有不係逸人之思、滯騷人之迹耶？常鱗凡介，皆可背成麓而髻成峯，小璣寸珀，直堪悸波斯而甦寒畯，一勺知大海味，不必始皇小兒鞭石浮梁得竟其量也。試取江瑤柱而嗽之，應出虬脯侯鯖之上，不致棘富人之口，焦張果之齒矣。

又《徐文長先生小品引》　文章可以窮達論，可以大小分乎哉？第士當其達，擁高座，列食客，嚮落蟻承，聲蜚蠅和，順風之呼，自氣遠而聲宏，不韋之書，遂懸國門，一字不敢易。若寒士一腔牢騷，不平之氣恆欲洩之筆端，爲激爲懣、爲詆侮、爲嘲謔，類與世枘鑿，且買名無資，吹譽寡黨，無心之水乳，可聳主知，可券奕世，偏不能快同時之嗜。即文長之文，未知則擬爲荆川，既識其人，則病其後之弱，向使當日幅短而讀易竟，讀者當北面矣。文無窮達相，世有窮達見，爲且奈何，吾因取其短章之佳者評騭之，寄吾悲悼之意，若夫不以窮達易目，使柯亭之殘篠流聲，子雲遂有沒世知己，尊之詡之，有中郎諸先生在，予亦何必益羽毛于凌霄月翮哉！

又《董思白先生小品叙》　明興多才，唯雲間董太史其名，則自宮掖衿紳，下及販夫游子，無不珍之重之，爲今之長公，而才藝又不相掩，讀其文類，不作釵腳溜浪、麻皮劈皴，寓奇于平，化拙爲巧，融板爲逸，飄然如雲中鶴，澹然如林著煙，艷冶美人，容與林間，蕭騷逸士，婆娑泉石，誰謂短幅殘縑不與拱璧爭價哉？壓右軍之遺墨，殘練剩幅，一字一金；薄右丞之點染，小磧寒沙，一景一絕；即與長公小品共讀之，爲一爲兩，當亦無從辨者。

又《湯若士先生小品弁首》　予謂歐陽轉卑弱之氣，開雅醇之先，爲春；曾、王掣歛氣，多爲秋、爲冬；而先生則爲夏，當遜王而爲君，不與學士騷人爭旦夕聲也。抑能夏則大，而獨取其小，將無不盡其才歟？予曰，芥子須彌，予正欲小中見大。

又《黃貞父先生小品弁詞》　秋繪西冷，卷如一角，直令狂士據舷絕倒，而毓爲人士、發爲文章可知也。況據蓬萊而擷勝，泛梅檻而採芳，更吸清秀之氣，出之筆端，小小結搆，自若枕冷泉而聆其清吟，顧玉岑而來其潤色，岩巇窟杳，策杖飛來之巔，樹密林幽，呼艇孤山之麓，千山浮紫翠，大痴染圖，一水漾金波，夷光粧晚。清新之致，澹逸之思，不爲大雅宗乎？披卷快讀，當見西山爽氣，撲人眉宇，沁人心骨，人文山水，眞爲天下冠也。

又《王季重先生小品叙》　湯若士叙先生小題，謂天若異之者三，夫制舉小技寧足盡先生哉！先生更有不朽之業可金石鐫之、梨棗壽之者，其膽匏如心髮、如筆舌，轆轤如奴風僕雅，何嘗盡廢老生常談？而類能破腐爲新，粧點處頓漸塵色。而其借靈山川者，又非山川開其性靈，先生直以片字鏤其神，闢其奥，抉其幽，鑿其險，秀色瑰奇，踞其巔矣。若夫弱冠策名人，每易爲驕心浮氣所乘，而先生又何如異哉！吾則謂人巧自可以天工奪，又寧受天異也？

又《鍾伯敬先生小品叙》　至其爲文，類曰寧選而後作，無作而後選，則其錘鍊，剞劂，推敲，皆備良工之苦心者，故其苦于鍛局，若九嶷三湘之瀠洄曲折，妙有天造地設之奇；苦于運筆，若湘水巫雲之飄忽飛流，極有輕揚靈活之致；苦于脩詞，若烏林夢澤之煙縈風織，曲具菁葱紋縠之觀，寧簡無繁，寧新無襲，寧厚無佻，寧靈無痴，工苦之後，還于自然。

又《袁中郎先生小品叙》　夫人無事不欲行其胸臆，至文字動思摹古，曰如是方合某格，如是方同某人，句程字倣，日變月移以就之，且踵艱深之習，輒作獷獠，學莊嚴之泓，便爲翁仲，生旦丑淨，日受世轉，不解有我，良可痛矣！不知文章亦自抒其性靈而已，揉直作曲，斲圓成方，一種靈氣乃受屈折剝削，止水斷山有何生韻？中郎叙《會心集》，大有取于趣，小脩稱中郎詩文云率眞，率眞則性靈現，性靈現則趣生，即其不受一官束縛，正不蔽

其趣、不抑其性靈處。夫士梏棬其己，以比時祗博一官，至不受官制，必解脫後快，更何事得轉移哉？衝口信手，具寫其中郎，中郎遂自成一中郎矣。然趣近于諧，諧則韻欲其遠，致欲其逸，意欲其妍，語不欲其沓拖，故予更有取于小品。

又《張侗初先生小品叙》 化工之肖物也，不物與之貌，則化工之用不神，必物爲之貌，則化工之職亦滯，不物與而物各得其貌，于是見化工之大而奇。文章有貌焉，神而氣勢體格，迹而句字菁華，而氣勢之有渾噩清雄，體格之有莊嚴散逸，句字菁華之有奇古典麗，新異艷冶，各隨物肖焉，故郊寒島瘦，非館閣之章，宋艷班香，亦不入山林之調，優孟之貌叔敖，可欺庸主，可欺識者哉？然如題措筆，蓋亦難之矣。【略】至其餘尚論，則巇嶮裁斷之處，妙得人情，談文說隱，寫素抒懷，又何各各如其面也者。心有規矩，物得而方圓成；筆有斧斤，物迎而形象改。僅英英麗色，入眼呈妍，馥馥奇芬，逆鼻馨起哉！是雖小品，已得太凡，文人胸有化工，于斯益信。

又《陳明卿先生小品叙》 先生之序奇賞也，期于源以玉，檄以雷，緜以貞，嚴以介，濯以色，劌以恥，味以別，淨以耘，感以理，醇以懼，化以爛，成持世之文。嗟乎！先生囊括今古，源不裕乎！予則曰，心口一，德業一，不岐德功言而三之。源眞玉也，蓋心源也；雷以檄之，卽去弱之解；貞以緜之，卽去雜之解；介以嚴，則不苟下一字之解，乃濯以色，而時又曰去色，其義何居？則浮艷汰，而各現本然之色耳。爲詔爲乞，文滿天下，宜劌之以恥；然借模擬詼諧爲工，則味又當別也；味別庶不耘亦淨，守約而病去。至曰理感，亦唯先生所爲文以性情爲貴哉！敬軒得其正，陽明得其達，白沙得其妙，其以理動人也，正以性情動也。

又《陳眉公先生小品叙》 鶴怨猿驚，寂矣！北山泉石，圖沉鳳杳，卑哉！南國文章，趨捷徑，則簿書俗我胃腸，守寒氈，則呫嗶消其意氣，打不出利名窠臼，竟浮沉日月居諸，阿誰組織煙霞，唯是山林名世。雲間眉公先生，經綸宗匠，藻繪名流，補天有手，不強售于荆山。淡月多才，乃弢奇于淞水。笑隱居之多事，每魏闕而馳心。悲康齋之何因，幾權門而失足。肩風月不肩朱紫，染雲煙不染風塵。業謝皋夔之援，幷去朱程之縛，離緣神淨，外局心虛，市朝莊語，賈生之痛哭非媒干進之身；丘壑放言，謝傅之宴遊豈作枕流之癖？松釵揮而玄屑飛，言言墜玉；花管拈而清聲發，句句擲金。嘻笑皆文，亂頭亦韻，搜佳人于燕趙，入目無可割之妍；拾良璧于藍田，觸手盡難捐之寶，得固良玩，失豈常珍？泗濱之磬，以質清而獨浮；囊裹之錐，以穎銛而首露耳。

又《袁小修先生小品弁詞》 塤篪奇韻，宋有眉山，明興，爲弁州昆季，文章稱二難，近則有公安袁氏。篔簹谷裡，和鶺鴒之好音；金粟堂頭，輝棠棣之花萼。風流蘊藉，豈令白眉獨良？故不獨中郎振玉磊之墜緒，小脩亦嗣中郎之微音，居平角勝于火攻，矜才于絮起，揮麈運毫，輒欲後來居上。然其間爽皚之氣，飄逸之韻，新穎之思，尖利之舌，固猶然兄弟也。既選中郎小品，復取小脩珂雪齋集選之，璐聯璧綴，賁有奇光；瓊貫瑤繩，瑩生異色。惠連春草之夢，直與靈運寤寐通矣。想亦天地間氣既鍾于蜀，復生于吳，又必鍾于楚，居中以呼吸兩地乎？八士無文，兩曹豆燃，知不足奇也。

鄭元化《媚幽閣文娛跋》 余兄宅憂以來，避俗入山，漁獵經史，多所纂輯。乃余獨梓其小品，譬啖菖蒲者，時易龍肝之味，聽山鳥者，或勝絲竹之鳴，從其好也。雖然，味甘其鮮，響悅其異，寧獨余然哉！昔殷仲文愛誦小品，日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辯之甚矣。幽滯者之不可與言小品也。故覽是集者，宜通人達士，逸客名流，猶必山寮水榭之間，良辰奇懷之際，爇香品泉，卧花謂月，則憂可釋，倦可起，煩悶可滌可排，若僅置之寒羶措大間，以當攢眉咿唔之一，洵不足報五經四書之效也。

陸弘祚《皇明十大家文選序》 古今摛文士，稱文運緣世遞遷，率豔言先秦西京，而卑疵建安下爲不及格。廼某郡諸貴人，披蕭統之選則詆粹，披姚鉉之粹則詆鑑，而至明之衡，且見以揮戈返景，卒薄虞淵而弁髦之，則我列聖之右文，與斌斌作者，無得埒漢唐之季，抑出趙宋下耶？【略】至漢初招亡經、求學士，而晁賈董司馬劉楊班掾輩出而振之，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東京而魏而晉漸舍樸而露琢，氣日靡而旨益就漓。陵夷及唐，則昌黎河東氏，宋則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氏稍又後先振之，而六經迨西京來之遺響，猶家爲揣摩而不廢，蓋素王後其盛者代不數代，而盛者人又不數晦暝，以極胡元，而其否尤烈，嬴燔矣。高皇帝勃興，掃左衽而置之大漠之外，乾坤若滌而重朗，石畫名賢依馮日出之光，軼輓近而稱古者，亡慮六七公，然神初晰而光藻未寫奕也，諸廟益陶鑄之，蘊崇以及弘正，李獻吉崛起北地，力闢草昧而修古，而遠近豪雋輻湊。亡何，王文成以性命之宗，振當世周程，繼則毗

陵晉江，聯翩唱和，而華州允寧復接獻吉而起，又繼則天孕峨眉大海之靈秀，主盟中興，而最後新安實所稱文武爲憲，於北地諸君有光，至祚之桑梓，則歸烏兩公聲甲天下，西吳故稱盛文獻，竟以兩公重。

靳於中《皇明文徵序》 溫陵何穉孝先生選文徵成，舁以示余，卷帙幾等身，宏博瑋麗，余受之旬月乃竟讀，擊案而歎曰，猗歟！古文詞之係世道，而國朝人文之盛也。談古文者，大率謂宋不逮唐，唐不逮兩漢，兩漢不逮先秦，然乎哉？夫文者，人心之精神，猶玄穹之有星日，嶽阜之有雲物也，星日無時不暐曄，雲物無刻不湛澤，人之精神無瞬息不抽變而光華，謂世降而日不逮，然否？且國朝人才實倍于昔代，何也？漢之疏策、唐之詞賦，皆以先資之言爲垂世之章，絕利一源，爲功自易，若夫國朝，束之以不得爲古文詞之勢，迫之以必爲古文詞之題，則又有挺然傑出實能爲古文詞之人。蓋國家懸制義取士，士當髫華茂盛時，率冥思竭精於數行，一或明珠按劍，雖識邁荀楊，才侔班馬，無所用之，幸而筮仕，多爲簿書、錢谷之所累，既不能窮搜博覽於丘典墳索之富，又無暇放然於名山大川、龍門積石之奇，其制作不能追古人也亦宜，而有不能無作、作不能無傳者，豈惟二祖列宗天章神授片詞隻字，夐絕百王，即臺閣之名儒、草茅之奇士，如宋金華而下數十百家，或擅典雅之壇，或闢高騫之調，或創奇奧之宗，卓然各成一家言，斐然共成一代言，其標目之關棨，與詞藻之磅礴，皆必傳而無疑，昔以全力，今以餘力；昔以獨營，今以兼攝，謂才不倍於異代，豈定論哉？雖然，竊窺何先生微旨，不徒作文字觀，試展韵語二十二卷，文筆五十二卷，三百年來大典禮、大建置、大議論、大匡拂，以至賢奸之進退、利弊之興革、治亂之倚伏、邊防吏治之得失、兵甲、器械、刑名、錢賦之瑣細，靡不犁然具備，論象緯則天官，臚山川則地志，談風俗形勝則平準、河渠，而名德高行、儒林文苑、循良節俠、山林方伎之士無不賅也，無不晰也，勒爲碑版，即世家、列傳之分門；播爲聲歌，具頌嫩刺回之奧義。

陳子龍《七錄齋集序》 國家景命累葉，文且三盛。敬皇帝時，李獻吉起北地爲盛；肅皇帝時，王元美起吳，又盛；今五六十年矣，有能繼大雅、修微言、紹明古今者，意在斯乎？天如勉乎哉！我聞獻吉陵厲近傲，元美博泛近通，然要皆賢者。天如處二者之間，以投世用，自爲過之，免於交譏。

姚希孟《十五科文選序》 唐以詩取士，開、天之際，號爲盛唐，計其時去神堯百年。武功漸偃，人文輩出。若以配我明，當在宣、英兩朝。而是時舉業之盛，不少概見也。凡熙代之所孕培者，如化日之舒長，又如玄酒之漸入於醴醆，其浸漬也，從頌而不迫。成、弘之有王、錢也，雖草昧功高，其陳拾遺、杜必簡之時與？唐與瞿，其沈、宋與？是皆初明也，而不可言盛，盛則莫盛於今天子之世矣。姚江檇李諸公，領袖一時，至於今尸而祝之。自茲以降，又更僕未易數也。邇年來有處非其據者，始羣然而譁，然所譁者一二人，所頫首而心折者，一榜中仍不下數十人。即丙辰之極衰，吾猶以爲極盛，若前此諸科之極盛，吾固不敢以爲初，亦不敢以爲中爲晚也。中則爲錢、劉，爲韋、柳，以澹宕蕭疎勝，而今之宏麗者猶存，晚則爲輕爲俗，爲寒爲瘦，以至於西崑、錦囊之體，光景零亂，不啻殘花落絮矣。而今之渾雅者猶存，以是知作人壽考，且歷試而未央也。友人陳勑我氏，精心此道，合十五科之文刻之，而屬序于余。余謂此非徒十五科，乃盛明文選，猶之《河嶽英靈》及《十二家正聲》也。詩文本同一途，不有此日新富，有出鬼入神之致，不足以爲盛；然盛矣，而無怪誕不經可笑可愕之事參錯於其間，又不足以粧點極盛之趣。如昨歲之役，文人才士，繽紛如雲，而偏以怪物蒙其首，此皆造物極奇極幻之文章，人以爲兆衰，吾乃謂徵盛耳。不見唐之張奭亦不在板蕩之年，而在天寶之初乎？又有異者，盛唐諸名家，惟摩詰舉進士第一，然從倖竇得之；其它擊艷分香，僅李頎、岑參、王昌齡數人耳。青蓮、少陵，皆漏網珊瑚；清才如孟襄陽，竟爲明主永棄。唐以詩盛，詩又以盛唐盛，而科目之稀闊迺爾！若今之四十餘年宗工巨擘，前茅後勁，有不布列此十五科者幾人哉？勑我所選可按也，此一書也，以表盛明在此，又以識盛明之益跨盛唐而上亦在此。若其徐而盛也，與夫盛之極而終不能逗爲中、晚也，君子有微恫焉。季子觀十五國之風而測盛衰，請質之讀十五國文者。

又《壬申文選序》 嘗歎今之人，未必無古人也；而今之文，必不能爲古文。夫古人而文人者，必曰忠摯如靈均，曠覽如蒙莊，秉直如丘明，負氣如遷，而今未必無其人也。洵有之，而有屈亦無《騷》，有莊亦無《南華》，有丘明有遷亦無《左》、《史》。此其故有三：古創而今襲；古以朝氣，而今皆暮氣；古人以文詞相高，而熙朝敦本課實於古文辭，若詩皆駢枝也。何以明其然也？弘、正之季，變歐、曾而宗秦、漢，變中、晚、宋、元而歸初、盛。今則祧主仍還泰祝，而千金之享，等於芻靈。遞相詆實遞相師，其爲優孟等

也。鑿鑿義之路，啓篳路之山者爲誰？故曰襲也。古者父兄教子弟學，鞏革象勺之年，以《六籍》爲乳潼，而諸子百家皆糜餌也。今則以帖括生涯，浸漬于老生之宿唾；戔戔進賢，多不免伏臘金根之誚。其好爲詩文者，猶是夙生結習未忘。竊其塾師肄習之餘，以代紙鳶棘猴之戲；否則謝去訓詁，乃從事焉。如閩中之秀，既操井臼，始習粉朱，風華韶令，半銷亡矣。故曰暮氣也。古之人主，強半右文，所以長卿、太白、子瞻各有眞知己。其他標彩揚英者，非當陸爲之扶輪，則同聲代其植幟。至今日而文則誰憐誰忌？人亦可有可無。作者或鷄口自雄，旁觀則鼠肝非貴，文章之不尊，未有甚於此日者！其誰傳之？而又誰攻之？故曰駢枝也。

杜麟徵《壬申文選序》 文章起江南，號多通儒，我郡爲冠。以余之所交，彝仲擅論議之長，勒卣通雅修之度，閣公邁沈博之論，偉男盛瑋麗之觀，宗遠赴幽嶮之節，默公娟秀，大宋坦通，燕又隱質而擷藻，小宋敏搆而繁昌，舒章雄高而傑盼，卧子恢肆而神驤，人文之美，具於是矣。

黃澍《皇明經世文編序》 明興二百七十有餘載，遐靈四暢，元氣周匝，才激風烈，所在瀰淪。蓋文治之隆於斯極矣。而規模宏闊，網密目繁，始未嘗不詳明整肅，而後凌遲也。木蠹蟲生，薪炎鼎沸，識者於是致歎祖宗朝允文允武之實政，廢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意寓風刺，抑重有憂矣。矧今日而憂特甚，南寇北奴日益滋大，乃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上旨，凡而咕哦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毋論天文斗宿，地脈龍蛇，通靈遐光，元聲大律之書，未曾夢見，即昭彰如漕馬鹽茶，按部如九邊圖塞，星列碁布如坵堮，圖甲揭鼓如屯鑄，爛陳如孫吳諸葛兵法，持一往叩，東支西吾，如拾敗芰於零霜，丐殘羹於覆鼎，縱有所得，皆出棄餘。又矧嗜欲營營，本原淆混，生殷憂逼仄之時，希倖於優游福勝之事，懷此道也以往，即奈何欲佐聖主成唐虞三代之治乎。【略】爰集群文，彙成一書，顏曰《經世》，觀其昭統品題，宏敷理體，疏義鋪張，琅琅法物，誠哉，一代之鴻章，千秋之盛業也。【略】國朝良法美意未變於昔，士大夫矜文學之彥，修儒雅之容，十室獨有，顧澈風搖之動見露肘，致煩天子咨嗟改容，欲詘文右武，有君無臣，辱在科目，聖人之憂，士大夫之恥也。洪惟二祖列宗，先後輝暎，經濟之材，不借異代，以余約略近輓，在英宗，則以王于兩忠肅爲倡，周文襄、耿清惠爲輔；在憲宗，則以王端毅、項襄毅爲傑，李襄敏、陳康懿爲輔；在孝宗，則以馬端肅、劉忠宣爲冠，倪文毅一人爲輔；在武宗，則以王文成、李康惠爲首，胡端敏爲輔；在世宗，則以張永嘉爲最，徐文貞爲輔，是皆具命世之才，經世之識，持世之學，故其勳名爛然，文章踔約，於今爲烈，功等開創。他如周襄敏以片言而釋諸將疑，阻黃文簡之策。阿魯台一言洞徹，如立高岡。李文正之辨倉糧，談言微中，遂免輸邊之煩。又其尤者，倪文毅《邊事狀略》，魄動指寒，今猶在星辰河嶽間。其論邊漕也，毋憚一時之勞，而失久遠之利。李康惠之築堡屯田，劉忠宣之《兵政弊端十事》，言重詞複，中有大美存焉。若是者，全篇固資徽謨，隻語亦存綱略，稱此以求掄美闡幽，雖層必錄，片羽碎金，偶見亦鮮。

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序》 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駕周漂漢，賢才輩生，勛在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彙，散於江海，蓋有三患焉。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世家，三曰士無實學。夫金匱之藏，非遠臣所知，然有大纂修，莫不載在方冊。永樂中，命閣臣士奇等輯名臣奏議，蓋前代纂備矣。昭代之文，至今闕焉。章奏貯諸省中，以待纂集，幸無蠹敗，率割裂其義不足觀。又古者大臣沒，或求其遺書，副在太史，今無有也。漢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懸金購書，今無有也。雖欲不散軼，安可得哉，故曰朝無良史。六季以前無論矣，唐宋以科舉取士，而世家鼎族相望於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廟，今者貴仕多寒畯，公卿鮮賢胤，至有給簡冊於纍婢，易緗素於市兒者，即欲搜討，文獻微矣，故曰國無世家。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積此三患，故成書也難。

馮明玠《皇明經世文編序》 有經世之才，必濟以經世之學，有經世之識，始抒爲經世之文。才與學與識兼備，而人重焉，雖無文可也。才與學與識兼備而文行焉，雖欲無文而亦不可得也。人之才必不能過乎天地，而決不能以學與識讓之天地，天地之文亦不能過乎人，而嘗以學與識懸恨乎人，三人以上，六經以前，夫人而皆才人也，則夫人而皆文人也。才之所以壞，則利祿之塗壞之，學與識之所以昏，則利祿之熒昏之。吾聞諸班固，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寖盛，枝葉繁滋，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人，蓋利祿之路然也。不特此

也，利祿之路既繇科目，科目之設必以文辭，故《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不聞有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不見有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繇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重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何況後世設立巍科，苟且俳耦，所崇一經，反不能上口，經壞而所以經世之術皆壞，即在文字之中，語言之內，荒唐紕繆，爲弊已極，又安望其扶陰陽、挽否泰、審治亂之數，拯迷復之凶，經綸於屯始，而斡旋於蠱終，取天地已釋之擔，而肩之荷之乎。高皇帝百戰以洗羶腥，當草昧之初，制科之始，即曰：「我取士欲得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而後用之。」旁求所孚，皷桴交應，文武之業，鬱然並興。其後列聖薰陶，治化濃郁，貞臣亮士，挾節建勳，咸本之以躬行，汲之以脩古，先之以膽識，殫之以斐誠，萋菶盈林，球刀入序，披英掞藻，炳虎雕龍，乃浣其質而睨之，猶然白賁也。至今日而齊紫敗素，什倍賈之。蓋一涉利祿，猶之入紫。然三入而纁，五入而緅，七入而緇，迄九入而始得紫，不知適以奪朱而淆素，則亦安用此煒煒眩目者爲？於是羔羊告替，鵜梁漫盈，豹霧空饑，鳳阿罷響。

張溥《皇明經世文編序》　余每開卷，恨今人不如古人。然居今之世，爲今之人，慕說讀書，上視古人，其難倍之。三代以來，著書寢廣，秦火蕩滅，所存頗微。漢儒興學，論說日繁，窮年皓首，後世莫及。然業有專家，學者通一，即享高名。降而今日，聚書如林，談兩京則遺魏晉，言六朝則闕唐宋，此詳彼畧，仰屋竟夜，其難一也。前代文字，爾雅可觀，得其一篇諷詠不倦，世代漸移，語言俚雜，卷充棟宇，披排欲睡，其難二也。有志之士，敝蹤章句，放意典墳，非不自命豪傑，然逡巡兩難之間，垂老而無一成者多矣。余聞語同志，讀書大事，當分經、史、古、今爲四部，讀經者輯儒家，讀史者辨世代，讀古者通典實，讀今者專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數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學必成。同志聞者，咸是余說。而雲間徐閣公、陳卧子、宋尚木尤樂爲之。天才英絕，閉關討論，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難也。

許譽卿《皇明經世文編序》　經世編者，吾郡諸子志在用世，參訂往哲，備一代經濟之書也。書成示予，予不合時宜，爲世所棄，亦奚當於用世，而盲是問。雖然，予惟學士大夫半生窮經，一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於經濟一途，蔑如也。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古今人不甚相遠，古人經生時即以天下爲己任，何至今動稱乏才也。今天子明聖，急求忠良，共圖治平，而人材自逆豎摧折之後，正氣甫伸，邪氛未淨，小人當國，災害並至。於是奴寇交訌，兵餉兩詘，致煩至尊宵旰，而士大夫俛仰自若，轉展推避，急則首鼠兩端，緩則泄沓一意，於是天子乃心厭薄之，下明詔，使得各舉所知，破格拔用之，甚者樽俎折衝，封疆禦侮，往往思借才於草土幽憂之中，冀收萬一或然之效。雖言者以綱常大義，動色爭之而不可得，豈聖衷所繇得已哉，亦士大夫經濟濶疎，積漸使然耳。今海內文章，氣誼之盛，恆首推吾吳，而亦以此叢異己者之射的，若諸子尚論昭代，取經世大畧，表而出之，勒成斯編。爰自二祖開天，豪傑挺生，列宗繼統，名世輩出，近如世廟聰明獨斷，蚤擅中興之名，神祖端拱若神，卒成久道之化，其間立德立言立功士大夫，彬彬經濟之效，犁然可攷。蓋於文章之外，孜孜討論，更進一籌，其志甚銳。彼異己者，即能妬其文，能幷奪其志否乎？予被放以來，杜門寡交，卧子、閣公、尚木獨時相過從，卧子讀書養氣，其勁骨熱腸，亟當爲世用。尚木與閣公諸子，並以曠世才閉戶著述，究心千秋之業。予嘗覽斯編，一代兵農禮樂刑政之大端賅是矣，而於忠佞是非之際，尤凜凜致辨焉。以故言以人傳者，重其人，亟錄其文。言不以人廢者，存其文，必斥其人。諸子涇渭在胸，邪正在目，其用意深，而取裁當，故足多也。以予所知，閩中黃石齋先生負重名，頃抗疏歸來，直聲震天下，而不能不心賞斯編，聞已爲之玄晏矣。予更何庸贅一詞。予惟以諸子之志如此，他日出而以天下爲己任，必可以副聖天子求賢圖治之至意，洗士大夫經濟闊疎之舊恥，則斯編固其嚆矢焉爾。

黃宗羲《明文案原序上》　余自戊申以來，即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郤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

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古今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現，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

又《原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庵、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薛熙《明文在序》 今上御宇之十有八年，詔修前明一代之史。良以國可亡而史不可亡，其盛典也。熙窮居草澤，亦嘗與二三子竊念之，史不可亡，而一代之文可以備史編之闕者，獨可亡乎？顧又集繁蕪，觀者無所適從，而又囿於明季雜亂之見，雖大儒宿學，亦棄置不觀，遂以爲前明無文而文亡。卽有觀者，亦嘗選輯而徑路不分，棄取未當，遂以爲前明之文如是，而文愈益亡。熙竊憂之，爲之深求其故而不得也。久之而知明文之亡，殆亡於宋景濂先生之集乎？或者謂：「潛溪實爲開國文臣之冠，一代之文，實始倡之，而子顧以爲文之所由亡，何也？」熙曰：明初之文之盛，潛溪開其始；明季之文之亂，亦潛溪成其終。蓋潛溪之集不一體，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澤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諸公，善學潛溪者，得其俊永而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萬以及啓、禎朝之諸公，不善學潛溪者，得其塗澤而亦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亂也，亂則亡，必然之理。所以明文之不可以不選也。選之維何？取其俊永者十蓋居其八矣，俊永者何？是乃所謂文也，不則卽孔子之所謂「言之不文」也。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平淡者取其備體，塗澤者取其不雜，不過十之一二而已。閱斯編者，必參以景濂先生之全集而讀之，而知熙之苦心。蓋近已十有五年而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史・文苑傳一》 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

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愼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見者，其源流大抵如此。

又《文苑傳二・顧璘》 初，璘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俊」。其後寶應朱應登繼起，稱四大家。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韋婉麗多姿，頗失纖弱。沂與韋同調。應登才思泉涌，落筆千言。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頗持異論。

又 南都自洪、永初，風雅未暢。徐霖、陳鐸、金琮、謝璿輩談藝正德時，稍稍振起。自璘主詞壇，士大夫希風附麈，厥道大彰。許穀，陳鳳，璿子少南，金大車、大輿，金鑾，盛時泰，陳芹之屬，並從之游。穀等皆里人，鑾僑居客也。儀眞蔣山卿、江都趙鶴亦與璘遙相應和。沿及末造，風流未歇云。

王士禎《半部集序》 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鬼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嘽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如圭峰、后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

潘耒《明文英華序》 文之有選，自梁昭明始，【略】自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雖去取不盡精，書或備或不備，而一代之文，差有統紀。明有天下三百年，作者如林，雖體裁遞變，純駁不一，要不可謂無文章，而迄今未有整齊蕪萃，勒成一書者，此豈非學士大夫之責歟？往余在京邸，嘗與朱子竹垞商確斯事，竊謂明代名家，如宋金華之渾厚，方遜志之英爽，吳匏菴之淳深，王文成之明達，唐荆川之紓徐，歸震川之簡潔，錢牧齋之雄博，黄陶菴之堅凝，是皆天地元氣，其專集行世，炳然與日星爭光，固不待選以傳，此可以選可以無選者也。至於洪、永以降，成、弘以前，人崇實學，爲文多有矩矱，而刻集不廣，日就湮沒，其僅存者雖不甚著名家，單篇隻簡，亦多可觀，此必藉選而後傳者也。嘉、隆以後，摹仿蹈襲之風盛行，鉅公聞人，輒有文集，汗牛充棟，大半蕪蔵，間有名篇傑作，如珠汨泥，如蘭沒草，其不同歸覆瓿者幾希，此非選必不傳者也。竹垞深然余言，亦嘗有意共爲討論，而蹉跎未果。【略】近代之文，莫病于多浮辭，少實義，三百年文章浩如煙海，吾惟取其有關于朝章國故，民風世變者，與夫賢臣烈士之終始，義夫貞士之事蹟，則錄之；論古足以訂譌考異，述今足以發潛表微，則錄之。其他遊談卮辭，佞諛之文，浮夸之語，雖工不載。人則寧遺顯而收隱，世則寧略後而詳前。【略】夫知古而不知今，謂之蔽，見遠而不見近，謂之矇，學者高語秦漢，而明代之文，曾未寓目，是猶窮江海而迷溪湖，陳鼎彝而缺杯盌也。

又《樸學齋稿序》 五十年來，家誦歐、曾，人說歸、王，文體寖趨於正，然而空疏淺薄之弊百出。惟求波瀾意度，彷佛古人，而按其中，枵然無有，是可以爲古文乎？明季之失，在法不足。譬之堂寢樓閣，塡塞錯雜，而陳羹宿肉，膻腥滿前也。今人之短，在材不足。譬之竹籬茅舍，位置清疏，而一覽無餘，烹葵燒笋，鮮潔可餐，而詫言天廚玉饌，莫我若也。二者交相非而不足以相尚，苟封己而自足，畫地而不前，則過矣。

又《毛氏家刻序》 文章品格，萬有不同。語其大凡，略有三種：有花葉之文，有條幹之文，有根柢之文。競華澤，尚藻采，纂組雕鐫，標新領異，是謂花葉之文。辭工矣，而未深乎義也。考典制，論事理，辨博而不浮，疏通而致用，是謂條幹之文。義暢矣，而未幾乎道也。若夫窮天人之淵源，闡心性之閫奥，羽翼經傳，綜貫百家，此則根柢之文。道備而釋與義無不該焉。近代號爲文人者苟能爲花葉之文，斯已裒然自命作者，其能通達條幹者，十不得一；究極根柢者，百不得一也。

《閱世編・文章》 前朝之文，嘉、隆以前，無得而議，自萬曆末而文運始衰。啓、禎之際，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江右則有艾東鄉南英，羅文止萬藻，金正希聲，陳大士際泰；婁東則有張西銘溥，張受先采，吳梅村偉業，黄陶庵淳耀；金沙則有周介生鐘，周簡臣銓；溧陽則有陳百史名夏；吾松則有陳卧子子龍，夏彝仲允彝，【略】皆望隆海内，名冠詞壇。【略】一時文章，大都騁才華，矜識見，議論以新僻爲奇，文詞以曲麗爲美。當好尚之

始，原本經術，發前人之所未發耳。逮其後，子、史、佛經，盡入聖賢口吻；稗官野乘，悉爲制義新編，六經四子，任意銓解；周、程、朱注，束之高閣。朝廷亦厭其習，嚴筋學□釐正。故於試卷面頁，必注「恪遵明旨，引莊、列雜書，文質怪誕者不錄」。【略】然而流風已成，究不能改。

尚鎔《書魏叔子文集後》 昔者寧都魏叔子，以經濟有用之文學，顯天下百餘年。而建昌之新城，爲叔子教授之地，遵其道尤摯。乃自閩中朱梅崖出，新城人變而從之，又自上江姚姬傳出，新城人又變而從之，於是西江諸文士聞風附和，皆視叔子爲弁髦，而恥言及之。嗚呼！此於叔子何所損，吾特恐經濟有用之文學不明於世，而人別驅於虛僞之域，舉無益於時艱也。蓋嘗觀梅崖之文，好宏偉而失之艱深，且全爲應酬而作，已大失古人立言之旨。姬傳則務爲嚴謹，而不能擴充其體，變化其法，以追馬太史、韓吏部之高蹤。今奉法之吏，徧天下矣，然必用法而得法外意，乃爲超世之才，而可以持天下之大經大權以挽末流之積弊。朱、姚經濟之學何如哉？即以文論，一則直舉其胸情，不爲法所囿；一則求工於字句，而惟法是拘；其淺深虛實之別，不俟明者始知也。而梅崖乃詆叔子爲小兒叫跳，然則孟子之英氣，韓子之雄文，皆小兒叫跳矣。老蘇何以目爲溫醇耶？夫朱之所宗者揚子雲，子雲能奇而不能庸，庸則僞；姚之所宗者方望溪，望溪能斂而不能放，放則迂。叔子本領切實，有是失乎？夫以叔子見道之宏，持節之固，育材之多，能使當時之賢人君子生死無異詞，能使身後之妻子弟姪死義死孝，遵其教而不易所守，此即文章不工，亦當取其立言之有本，舍其末而不論；而況其文宗仰之正，無體不工，而乃以小兒叫跳詆之乎？或謂以小兒之叫跳詆叔子，叔子固不受其誣，以儒者之深博求叔子，叔子究亦有可議。然近世名儒最深者莫如陸稼書，而稼書則推叔子確是一家言，眞與歐、蘇相上下；最博者莫如杭堇圃，而堇圃則推叔子爲古文大家；豈所見皆出梅崖下乎？且寧都學顯，望溪亦嘗推之也。

《文史通議・內篇三・文理》 偶於良宇案閒，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略】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略】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閒，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略】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祗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又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宋)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

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

又《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叙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卧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于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蒂，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略】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略】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神吟矣。未叙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仿韓誌柳墓。【略】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惡矣！【略】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略】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叙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略】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借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七曰：【略】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日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既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

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略】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眞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焚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略】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冤」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堯峰文鈔》 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啓、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寧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稱爲最工。宋犖嘗合刻其文以行世。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夸。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徑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歸，無愧色也。

又《總集類五・明文海》 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爲沿襲剽竊之學。逮嘉隆以後，其弊益甚。

又《皇清文穎》 其以當代帝王詔輯當代之文者不少槩見。今世所傳，惟唐令狐楚《御覽詩》奉憲宗之命、宋呂祖謙《文鑑》奉孝宗之命爾。然楚所錄者佳篇多所漏略，祖謙所錄者衆論頗有異同。固由時代太近，別擇爲難，亦由其時爲之君者不足以折衷羣言，故或獨任一人之偏見，或莫決衆口之交譁也。我國家定鼎之初，人心返樸，已盡變前朝纖仄之體。故順治以來，渾渾噩噩，皆開國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經術昌明，士大夫文采風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沈博絶麗，馳驟古今。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聲鳴盛，作者率春容大雅，渢渢乎治世之音。我皇上御極之初，肇舉詞科，人文蔚起。治經者多以考證之功，研求古義；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學，抒發鴻裁，佩實銜華，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轢古人。又恭逢我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聰明天亶，制作日新。我皇上復游心藻府，煥著堯文，足以陶鑄羣才，權衡衆藝。譬諸伏羲端策而演卦，則讖緯小術不敢侈其談；虞舜拊石而鳴韶，則弦管繁聲不敢奏於側。故司事之臣，其難其愼，幾三十載而後能排纂奏御，上請睿裁，迄今披檢鴻篇，仰見國家文治之盛，與皇上聖鑒之明，均軼千古。俯視令狐楚、呂祖謙書，不猶日月之於爝火哉。

《柳南續筆・義門論古文》 義門云：「今日爲古文，須裁其冗長之字句，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諸公，雖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熟爛則一。《六經》、《左》、《史》具在，奈何守

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耳。」

又《何義門論文》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攀《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況元人之文，清眞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

方東樹《書歸震川史記圈點評例後》 古人著書爲文，精神識議固在於語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義用或在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又有識精者爲之圈點抹識批評，此所謂筌蹄也。能解於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傳之心，所以可貴也。近世有膚學顓固僻士，自詡名流，矜其大雅，謂圈點抹識批評沿於時文傖氣，醜而非之，凡刻書以不加圈點評識爲大雅。無眼愚人，不得正見，不能甄別，聞此高論，奉爲仙都寶誥，於是有譏眞西山、茅順甫、艾千子爲陋者矣，有譏何義門爲批尾家學者矣。試思圈點抹識批評亦顧其是非得眞與否耳，豈可並其眞解意表能得古人已亡不傳之妙者而去之哉！

計東《鈍翁類稿序》 明二百八十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早聞道於魏恭簡（校），證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善，亦稱聞道者，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領後世。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苕文者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規矩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經而出之，然猶未得六經之指歸也，益黽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其所以爲流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行於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絕之緒，遠軋韓、歐陽諸公無疑也。予愧不知經與道者，學爲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梗概，故爲之序如此。

《筱園詩話》卷四 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嚴，工於修飾字句，以清雅簡淨爲主。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翁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韋、柳之意也。而自相神聖，謂古文正宗，自秦、漢以後，唐、宋八家繼之，八家以後，明歸太僕有光繼之，太僕以後，則桐城三家方侍郎靈皋、劉廣文海峯、姚郎中姬傳繼之。此外文人，皆不得與文章之統。如國初三家侯朝宗、魏叔子、汪堯峯諸人，概斥爲僞體，所見殊謬。夫文章公器，雖有宗派，無所謂統也。其入理純粹，敍事精嚴，措詞雅潔，運氣深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卽係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時代限也。必欲祕爲絕詣，據作一家私傳，不惟誕妄，抑且孤陋矣。此不過拾宋儒唾餘，仿道統之說，以自撐持門戶耳。習氣相沿，未免可笑，殊不足與深辨。予《論詩絕句》中一首云：「乾嘉文筆重桐城，方氏劉姚各有名。我向蓬萊看東海，一盂不愛鑑湖清。」深於文者，當與吾言契合也。

惲敬《上曹儷生侍郎書》 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岩、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峰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岩、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岩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嘗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岩，而銳過之，其疾徵於三蘇氏；堯峰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庳猛。【略】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峰，劉海峰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唐、宋，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岩、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峰、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沉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支，爲敝，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

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

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 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

又 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於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

蔣湘南《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 宋代諸公，變峭厲而爲平暢。永叔情致紆徐，故虛字多；子瞻才氣廉悍，故間架闊。後世功令文之法，大半出於兩家，即作古文者，亦以兩家爲初桄。由宋逮元，有筆無文，弊與六朝反而適相等。蓋其去古益遠，不知古人文筆之分，且不知古人用功先文而後筆也。夫由文入筆，其勢順；由筆反文，其勢逆。自古有工於文而不工於筆者，豈有不工文而能工於筆者哉？明七子不喻此旨，欲皮膚秦、漢，以矯宋、元之弊，土偶木神，毫無靈響。惟弇州才力雄健，通史法，熟掌故，史料中本色文字，遠逴歐、蘇之上，而其他篇之模擬《史》、《漢》者，撏字撦句，以爲崔錯，贋鼎之光，空嚇腐鼠，是又不知古人模擬之法，在移神不在範貌耳。然惟其模擬於文者深，故其抑揚於筆者當，他人則不能矣。論者謂弇州贊熙甫有「余豈異趨，久而自傷」之語，遂以熙甫上弇州，此則目睫之論也。熙甫之弊，在於有筆無文；就歐、曾支派而論，其規行矩步，亦自成一邱一壑之山水。弇州老而懶虛，龍門已矗，又何妨自貶以揚之？後人盱衡往哲，當據兩家之根柢以定其規模，不當因一己之愛憎以分其優劣。若優孟衣冠之說，更不足以服弇州。僞八家詎非優孟乎？里魁市卒之衣冠，安見其能傲楚相之衣冠耶？

魏源《國朝古文類鈔序》 矧我聖清皞皞二百載，由治平升平而進於太平，元氣長於漢，經術盛於唐，兵力物力幅員雄於宋，列聖御制詩文集、康熙《圖書》、乾隆《四庫》官書尤富轢萬古。生其間者，其氣昌明，其聲宮喤，其見聞瑰軼而混芒，則其文不當駕兩漢、兩晉、三唐而上乎？其進退去取不亦視漢、晉、三唐更難乎？故曰百川止於海，百家筦乎道；畸於虛而言之無物，畸於實而言無心得，是皆道所不存，不可以爲文，即不可以權衡一代之文。涇縣朱蘭友侍讀在史館，預修文苑傳，得盡見進呈諸集，又益以蒐購假借，共得五百五十餘家，鈔爲《國朝古文辭》若干卷，如建章千門萬戶，不專一構，即以究一代承學之士心思材力所極，而要沿溯乎當代經術掌故，以求適乎姬、孔之條貫，可謂不離其宗者乎！可謂操其本御其末者乎！誠能以昭代之典章文字讀《六經》，而又能以《六經》讀昭代之典章文字，其於是編也，又何窮大失居之有？

張維屏《聽松廬文鈔》 國朝古文，論者多推望溪方氏苞。前乎方氏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朱彝尊、邵長蘅諸家，後乎方氏者有劉大櫆、袁枚、朱仕琇、魯九皋、彭紹升、姚鼐諸家。而數十年以來，則袁、姚兩家爲尤著。子才之文爽健近於肆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肆也，且好爲可喜可愕以動人目，其流弊將入於小說家。姬傳之文謹嚴近於醇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醇也；且拘守繩尺不敢馳驟，其流弊將如病弱之夫，懨懨不振。故就諸家而論，愚以爲文氣之奇推魏叔子，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閒則惲子居也。諸家爲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得力於《史記》。夫善學古人者，非徒學其形貌，貴得其神氣也；非徒學其文中之辭，貴得其文外之意也。叔子、子居之文於《史記》未嘗貌似。而吾謂其善學《史記》者，謂其得《史記》言外之神、法外之意也。然世人貴遠而賤近，推魏叔子或以爲偏嗜矣，至推惲子居或且以爲阿好矣。

《射鷹樓詩話》卷七 人但知王阮亭之能詩，而不知古文詞之純正有體，高於時流，非汪鈍翁、姜西溟、毛西河輩所能及，總爲詩名太盛，故文爲之掩耳。

又卷一四 近日師徒道薄，如江河日下，此則八股制藝誤之也。今子弟之求師者，徒以求工八股爲事，而於德行道義久不復講。余謂世道人心之壞，自薄於師及薄於朋友始。

朱錦琮《國朝文錄序》 且夫文有醇有疵，學有全有偏，不辨其精不能取錄，不觀其大不能定家數，邁堂乃兼而爲之，其毫髮無遺憾哉。難者曰：「邁堂尚有《金元明十家文選》矣，三朝文人不止此數，何以略於前而獨詳於今？」曰：是選也，所以闢世人北宋以後無文之妄論也，故必取卓然成家者

以示之。若《文錄》之用心，亦非於今人有阿好也。夫文人靈鍾乎天地，習成乎風氣，基厚則茂，經正則興。金源偏安，元輕儒術，明自中葉而下怠於聽政。本朝則輿圖之廣，教化之行，超出前代，而又聖聖相承，宵衣旰食，無逸作，所孚於天下民無懈氣，士皆勤學，人文所由特盛也，是治運之精神萃焉，非文人所自能爲也。故選文遠及前代者，傳其文之統也，錄文富於國朝者，彰其化之成也。余壯歲宦遊，好結交當世文人，二十年來，大江以南所心折者六七人，其文皆有宗有趣，可傳於後。惟邁堂體例，存者弗錄，而所錄已近四十家矣，今且版行，已後續增，將不可勝數，猗歟盛哉。

李祖陶《國朝文錄自序》　予選金元明八家古文竟，復遵雲汀師意，取我朝文集之行於世者，次第讀之，得其卓然可傳者，約數十家，而一代文章源流，升降之故，亦略可窺焉。順治朝能古文者，首推熊鍾陵先生，其他則故老遺民，不肯見用於時，遂壹意讀書作文，思以空言垂世，其大者指畫確鑿，議論證據古今，即非老生常談，亦無文士結習，若魏冰叔、顧亭林、黃梨洲、陳石莊、彭躬庵，其最著者也。次如侯朝宗、王于一、傅平叔、賀子翼輩，旨遠詞文，耐人尋繹，讀之如九霄鶴唳，三峽猿啼，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康熙朝聖主當陽，賢臣交贊，天下平定，人心安和，一時元老鉅公，如張京江、陳午亭、李厚庵、湯潛庵諸先生，以其正學發爲昌言，俊偉光明，非明代楊東里、李西涯所能及。其他館閣之秀，如汪鈍翁、施愚山、朱竹垞、姜西溟，又分道揚鑣，直接歸唐之統，彬彬乎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王阮亭、宋牧仲以詩名，文亦不俗，毛西河雖不合格，而氣盛言宜。邵子湘敘事特佳，黎媛曾議論最勝，其餘如鄭靜庵、金會公輩，佳者尚多，故讀康熙一朝之文，如張樂洞庭之野，八音競奏，六律均調，山水爭鳴，魚龍並嘯，雖有坐部立部之伎，亦瑟縮無以容身，洋洋乎盛世之元音矣。雍正以後，及乾隆之初，累洽重熙，人才輩出，方望溪之峻潔，李穆堂之沈雄，蔡聞之之嚴正，陳星齋之高秀，卓乎尚已。而全謝山以淹貫之才，表揚忠烈，碑版璀璨，與元遺山爭長。藍鹿洲以經濟爲文，確乎可見諸行事，亦近代所未有者也。高安朱文端，興縣孫文定，不以文名，而文皆醇茂，蓋人品高者文自勝焉。中葉以後，學術多歧，文體亦因之猥雜。博古者以徵實見長，意盡言中，有書卷而無情緒。師心者以標新自別，音在弦外，有神致而無體裁。蓋談經即菲薄程朱，論文亦藐視唐宋，朱梅崖摹倣古人，弊如明之王李；而任意放言如袁子才者，尤不足道。然而二三老輩，好學深思，如黃靜山、彭樂齋、劉海峰、姚姬傳、趙鹿泉、彭允恭、魯絜非、蔣心餘、李厚岡者，尚在在不乏淹博，如錢竹汀詹事，紀曉嵐尚書，行文仍清氣盤旋，恪守古法，不愧一代之宗工焉。嘉慶朝駢體盛行，古文予不多見，所見者惟陶萸江先生，文存不多，而迥絕流輩。謝蘐泉、陳惕園、劉寄庵、王鐵夫諸集，亦不失古文正軌，而惲子居於簿書鞅掌中高自期許，嚴加繩削，彌爲難能而可貴焉。昔梨洲先生之輯《明文案》也，謂有明一代，作者不如唐之韓杜，宋之歐蘇，元之姚虞，而所選之文，則過於唐之《文粹》，宋之《文鑑》，元之《文類》，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者而捃摭之。蓋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予竊啓寡聞，所學不及前賢之什一，祗以平生雅尚，篤在於斯，遂敢分別甄綜，忘其力之不足，然亦不名一轍，反覆數過，務取諸家之長，故有明道之文而近膚者不錄，有論事之文而大橫者不錄，有紀功述德之文而過諛者不錄，有言情寫景之文而涉浮者不錄。聚而誦之，如接諸老先生於一堂之上，而親聞其言論風旨也。又如習與之處久從之遊，并有心術之隱微，性情之欵曲，境地之順逆，興象之蒼茫，無不了了，而如見歷歷而可思也。快哉，快哉！亦足以樂而忘老矣。

許乃普《國朝文錄序》　又以爲文章視世運爲盛衰，國朝自定鼎以來，聖聖相承，重熙累洽，英賢鬱興，作者已數倍往代。夫門徑多而道或岐，別裁眞而學自正。爰自魏冰叔、方望溪諸大家外，擇其卓然可傳者，彙之凡四十家，首熊鍾陵，迄陳惕園，論其醇疵，而各爲之序。余觀其指，雖不名一轍，而折衷義法，各取其長，信無隘與濫之弊矣。夫前代之文，屢經論定，選輯者猶有所據依，若先後不過百年間，則毀譽愛憎尚無定論，邁堂獨能出己意，定去取，可不謂難之難者與！江右人才輩出，其詩與文之湮沒無傳，不得公諸藝林者頗多，曾賓谷前輩嘗有《詩徵》之役，而未及於文，邁堂將繼起而蒐輯之，誠善舉也。顧賓谷先生，歷歷中外，題襟館人才又極一時之盛，其事較易，邁堂則一擐課士，即欲求二三同志且不可得，裒集之難，有十倍於賓谷先生者。然又安知不有大力者起，而襄厥成耶？惜余以差竣復命，不獲親見其書之成，與斯編並爲之序焉。是則余之所惓惓莫釋者爾。

陸繼輅《七家文鈔序》　夫文之爲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眉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廑得震川、荆川、遵岩三家。欲

求一人而四之，雖劉、王兩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信，況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峰，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沉溺於僞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朱梅崖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慨息也。吾常自荆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歧途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峰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澈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岩，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於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爲也。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國初如汪堯峰，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略】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仲耳。明七子文，句句欲古峭，而不知運以灝氣，往往至于不可讀，乃荆棘叢也。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疎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章而逼眞《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汪堯峰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自屬第一，但少嚴峻遒拔，如游池沼湖江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名家抗行。朱竹垞頗能擺落浙派，叙事文較議論爲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黄梨洲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尚疎。邱邦士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侯朝宗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度，且多唐人小說氣。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亦有此病，而又甚之。本朝時文，如李榕村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樸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方望谿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劉海峰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者，非上乘也。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峰，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谿，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谿之所無也。叙事文惲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惜抱之文以韻勝，自是公論。厚齋。）張皋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尚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理深也。惲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矜心作意而氣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鋒鍔，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已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朱梅厓文境文體，與方望谿不相入，學韓而專學其詰曲處，此非善學也。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令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厓集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王惕甫文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病。從選學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秦小峴文，未脱詩話氣，條達之篇則有之。袁簡齋文不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到古人佳處。張鱸江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魯賓之文，清而能瘦，其氣亦疎，可以卓然有成者，惜不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殼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之文，乃正嫌其皮殼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甫上。

又《惲子居先生行狀》　及皋文卒，先生爲書與侍郎，其畧曰：「濂洛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本朝康熙閒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慤置之。慤置之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詈，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耶！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略】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攷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攷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攷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叙》　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而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

方宗誠《桐城文錄序》　桐城文學之興，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時兄弟，以詩詞翰墨，名播千載。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節、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勝書。然是時風氣初開，人心醇古樸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經濟，矜氣節，窮理博物，而於文則未盡雅馴，以復於古。鬱之久，積之厚，斯發之暢。逮於我朝，人文遂爲海內宗，理勢然也。蓋自方望溪侍郎、劉海峯學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繼挺出，論者以爲侍郎以學勝，學博以才勝，郎中以識勝，如大華三峯，矗立雲表，雖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繼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軌，與明歸熙甫相伯仲。烏呼盛哉！【略】今世之言人文者，以唐宋八家、明歸熙甫爲斗極矣，而李翰、皇甫湜、孫樵、晁無咎、唐順之、茅坤之撰著，亦未嘗不流布於後世也。然而文勝則質喪，巨帙重編，而於事理無關切要，徒亂學者之耳目，紛後人之心志，則又不可不精別愼擇，以定其指歸。

陳天定《古今小品叙》　余不能飲，飲于家元戎子潛兄之西園，則浩浩焉、落落焉、鯨嚼驥奔，遂能飲矣。予于論文亦然，貴人巧而賤人巧，間嘗于古今人人短篇求之，如蚓空腸，如蝶獨拍，如野燒之草灰而根存，如寒江之水落而石出，箇中天機，正復如春女思而秋士悲，作者閱者，俱在衫履阡陌之外。高文典冊所當別論，以鳩棲寶福白上人（名玄則）工書，余托之書，臨空搦管，翛然有致，余所爲題「人靜空堦憑雀啄，天清敞牖放蠅飛」也。而余又別有所評選，偶爾興闌，集幾成而輟，屬門人游際飛（名陛臣）來醋芹之癖，厥有同嗜，勉余結集，佐余詮次，則余稍復增之神復汰之，汰之云何？有太莊者、太肉者、意趣太近、耳目太熟者，展轉去留，格格碍胸而不能已，則又如當門蘭著眼屑，銳然一決爲快。此集中大致也。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爲盡非也。學秦、漢者優矣，而李北地、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爲盡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略】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慚。【略】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弊，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

陸心源《上吳子苾閣學論國朝古文書》　至於國朝諸家文集之得失，亦嘗博觀而涉其涯涘矣。既辱下問，請略爲左右陳之。今衆所推古文作者，前則勺庭、壯悔、堯峰，後則望溪、惜抱。求其可與八家抗衡者，勺庭氏而止爾，然猶不免於體下。其餘或失不勝得，或得失半，或得不勝失。綜而計之，約有三等：昆繩之文厲，從老泉入，其失也肆；竹垞之文古，從曾、王入，其失也局；望溪之文厚，從歐、曾入，其失也竄；惜抱之文潔，從歐、柳入，其失也柔；子居之文堅，從秦、漢入，其失也矜；茗柯之文醇，從曾、王入，其失也薄；海峰之文峻，從韓、蘇入，其失也貌；此皆失不勝得者也。南雷之文，從剡源入，其出也似廬陵，其失也率；湛園之文，從潛溪入，其出也似歐似曾，其失也支；堯峰之失，毘於惜抱而加狹；

雪苑之失，毘於昆繩而加浮；穆堂之失，毘於望溪而加冗；梅崖之失，毘於海峰而加俗；亭林之樸勁，躬庵之雄壯，其美不同，而怒幾於罵則同也；異之之學賈，大紳之學荀，其美不同，而學而未至則同也；牧齋之俊逸，謝山之宏肆，其美不同，而時涉粗雜則同也；二林之明暢，臺山之古勁，其美不同，而好羼禪語則同也；此皆得失半者也。至若生甫、左海之於昌黎；愚山、青門之於柳州；少渠、軫石、石莊、邦士、午亭、椒園之於廬陵；鶴舫、潛庵、在陸、春融、貫一之於南豐；六雅、遁庵、三魚、改亭之於東坡；小峴、碩士、鱸江、淵甫之於震川，或不專力於文，或專力於文而力不逮；故所得不如所失也。隨園之文，最爲流俗所喜，其破律敗度，夫人而知之矣。然於南豐所謂「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蓋無愧焉。蓋古文有理有法。理明而法不足以文之，則弇鄙而不辭，語錄之文是也；法立而不積理以出之，則放誕而無止，策士之文是也。是數十家者，於古文之理法，講之熟矣；特所造有至有不至耳。

《論文集要》卷二《梅伯言論文·與孫芝房書》 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則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閒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疏寡情實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

又卷三《曾文正公論文下·與彭雪琴書》 僕觀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介倔強，與世齟齬。閣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塊磊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兩者並進，所詣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

《文冀》卷一 惜抱云：「震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乃彌覺其疎澹，正是於史公別有心得處，最能尋求退之未竟之長而引伸之。」方望溪以義法爲宗，而歸之於渾樸。惲子居以周秦諸子爲宗，而一歸於峭實。惜抱參異己之長，而歸於遒麗雄駿。仲倫參異己之長，而歸於蕭疏澹逸，皆有獨到之處，而不爲古人所掩。然文體日出而不窮，至此幾難別有推闡之處，後有作者，苟能深思惜抱之言，而不爲古人所掩，則幾矣。震川之疏在虛處，以妙遠出之。望溪之疏在實處，以樸質見之。疏字之妙有此二種。長於《易》者，其言精深而奧潔；長於《詩》者，其言溫雅而飄蕩；長於《書》者，其言重碩而通達；長於《禮》者，其言嚴慎而暇愉；長於《春秋》者，其言渾樸而簡峻；長於《史》者，其言恢奇而溥博；長於子者，其言縱厲而峭實。

又 子居云：「近世文人病痛，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摸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棓氣重；歸熙甫、汪苕文、方靈皋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子居論文，往往以侯朝宗、魏叔子、汪苕文與震川、望溪竝稱，非進侯、魏、汪三家，意實在於抑震川、望溪。震川、望溪實有前人所未到之境而不爲所掩，而子居至儕諸侯、魏、汪三家間，豈公論哉。至朱梅崖以望溪與儲同人竝言，則更爲非是。

又卷二 文衰於南宋。惜抱謂：「虞道園去震川甚遠，朱子文在南宋爲第一手筆，然爲曾子固所掩，不能有獨到之處。」呂月滄云：「能尋求退之未竟之長而引伸之，震川能之，王遵巖文正堪與道園相上下，而大雲以震川與遵巖同貶，宜其文以質實勝，而清微淡遠之致，遠不如震川也。宋金華文繁蕪處同乎道園，而惜抱斥之以爲外道，眞具眼也。」

又 邱邦士修辭雅潔，又能斂鬱其氣於混灝中，而敘事傷於過煩。仲倫先生謂：「自歸震川後，我朝方望溪前，能文之士，以邦士爲最。」而子居以爲「邦士奇淡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然非正宗。」皆確有所見。侯朝宗才子之文也，魏冰叔豪士之文也，風馳霆擊，故爲駭人之狀，而繩以法度，如無羈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惟汪堯峰文氣較醇雅可誦，而敘事之病，與邦士同傷繁，乃益甚耳。朱梅崖爲文，專宗韓退之氏，然文氣頗艱澀，皆彫琢太過之病，又繩以章法，則前後照應時多疏失。惜抱謂梅崖誌墓諸文，專學退之，雕琢字句，而痕跡太重，是不善學退之者，仲倫先生稱其書牘得昌黎一體。彭秋士長於紀述，簡質似陳承祚，又參以魏晉人風味，其妙處却爲魏晉所不能到，惟篇幅太隘，又卷帙過少，故不能自成一家耳。然其法度之正，氣味之雅，正可伯仲於梅崖也。

又　國朝如侯、魏、汪、姜之文，不必言，即劉才甫文集，號爲雅潔，而好言科名得失、酒食徵逐，時時見於集中，此種文字，斷宜刪去。故惜抱作海峯傳於篇末，欲編次之以成集，正是此意。方望溪文格不能過於惜抱，以其神妙處少耳。然其編次文集，却甚雅潔，非才甫比，而惜抱、子居、皐文《初月樓文集》皆以此意自定其文，故煩複者少耳。劉才甫文，惲子居以爲識卑，且篇幅未化，不可謂其論之苛也。至惜抱文，遒鬱醇厚，文格在方靈皐之上。靈皐文字門徑正大，却氣韻不逮於古人，讀之往往不能成聲，文格當遜於惜抱。子居以爲惜抱變而爲淵雅，文格在海峯之上，較之望溪則遜矣，恐非知言。

又卷三　少陵云：「別裁僞體求風雅。」詩固如是，文亦然。眞僞之辨介於豪芒，非深識者不易辨明。七子，僞漢文也。宋金華、姜西溟、邵青門，僞唐宋文也。侯朝宗、魏冰叔，僞《戰國策》也。皆當以外道屏之，然後可以知文。

又　文法一曰「透」，二曰「脫」。「十步煞一人，千里不留行」謂之透，王介甫、蘇明允、惲子居似之。「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謂之脫，歐陽永叔、歸震川、姚惜抱似之。蘇子瞻幾於透而未能盡然，時有脫者，柳子厚、曾子固介乎透與脫之間；方望溪、張皐文、朱梅崖力求其透，而未能脫；韓退之以透而脫，不透則不脫也。司馬子長以脫而透，不脫則不透也。劉才甫力求其脫而未能透。

又　彭秋士有冷氣，王遵巖有庸氣，魏冰叔有霸氣，汪堯峰有腐氣。

又　方望溪善於說理，堂廡又甚正大，雖國朝諸家未有能逮者也。子居好用排比，以恣其恢廓，惜抱則行墨間多單行，而自超然於塵埃之外，朱梅崖好用奇辭，以求其遒古，而意不免於凡近。惜抱則不擇字句，而古韻古色，自然可愛。望溪以道自任，故多理語，惜抱無一語說理，而時有理趣。才甫好用濃麗語，以炫其絢爛。惜抱則澹澹著筆，而艷處如散花天女，迥非人間國色可比，此惜抱優於國朝諸公處，然門戶不如望溪之正大，而音節勝之；筆力不如子居之堅勁，而氣味勝之。此才分固有不同，不能兼長者也。

又　毛洋溟云：「行文間架起於宋人，元明則專事間架，而力有不逮。」予謂間架不自宋人始，韓柳爲文已有間架可尋，後進作文，不能不從間架入，行文而無間架，皆外道也。毛洋溟謂「間架由於內之不足。」予謂宋梅崖文便無間架，然其文不能逮於張茗柯、劉才甫，以其格律未精細故也。但間架之說，不當於行墨中求之耳。近人爲文，局於間架，著意合拍，著意收束，極意學古人，而爲古人所攝伏，又安能出間架外耶。

又　明時之文剽竊而乏骨，震川以氣逸振之。國初之文浮廓而不眞，方望溪以古法振之。

李鎔經《金元明八大家文選序》　茅鹿門評次唐韓柳二家，宋歐曾王蘇六家文，爲《唐宋八大家文鈔》，三百年來，談藝家奉之爲金科玉律，有越此而高談秦漢者，是舉鼎而絕其臏者也。有局此而謹守歐曾者，又效顰而徒捧其心者也。於是羣咻口曰：「北宋以後無文。」夫文者天地之元氣也，北宋而後，金人據有中原，雄視天下，承平既久，異才間出。元人承之復爲一統，大德、延祐之間，古文號稱極盛。明代始終幾三百年，文體屢變，論者病之，然乘光岳氣完之時，以抒寫其心思才力，其文足接唐宋之統者，要不可謂無其人也。特自鹿門而後，選詩者有人，選時文者有人，而卒未有具兼綜條貫之才，甄錄三朝四五百年之文，別白而定爲家數者，豈非古今來一缺陷事哉？邁堂篤學好古，五十以前，即有後八家之選，質之陶雲汀制軍，謂本朝文須另錄，不可合爲一編。於是於元復取兩家，而爲金元明八家已，又得兩家，而爲十家，置之篋中，歷十餘年，未能付刻。本年應予之招，出以質予，予次第讀之，首一家爲金之元遺山，其文雄。次爲元之姚牧菴，其文古。次爲吳草廬，其文精。次爲虞道園，其文超。次爲歐陽圭齋，其文暢。次爲危大樸，其文潔。次爲明之宋景濂，其文醇。次爲王陽明，其文橫。次爲唐荆川，其文厚。次爲歸震川，其文清。蓋皆一代之精英所結，不越乎唐宋，而亦不局乎唐宋者。

曾鏞《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近世文章，有時文，有古文。時文代聖賢立言，義至深而情實泛。古文即儒者立言，旨即淺而裁自心。故欲窮古今之變，攷政教之殊，觀學士大夫之所得，求之于古文較近。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華也，散而洩諸古今才智人之口，若二氣五行之分布于百草木，其盛其衰隨乎時會，而其爲用于人也，其陰陽水火之性，即其華實本末之際，而用各不同。故取材必愼，而後得其精華之所注。蓋自六經四子諸書外，一代之作，一家之言，有純有駁，有離有合，舉漢唐宋元以來，寥寥數大家，均不能免也。【略】丙辰春得丁君子復，觀其文詞識力，蓋彬彬乎蘄至于古之立言者。

既而攜其里敬齋先生所輯《國朝二十四家文鈔》以示予。【略】近代文均有選，而于本朝尤加意焉。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嘗自言其去取之意，大率取其有益於人，有用於世，有補於脩、齊、治、平，而其文復絕工，可令人往復不厭者。空談心性者不與焉，臚陳故實者不與焉，一切庸俗之論，諱張之辭，盡行剷除。嗚呼，持是以論，天下文盡之矣。每歎古今文章之病，立一說不顧有益之與無益，有用之與無用，文勝其實，中無所見，究竟文亦何由。勝談心性，病虛妄矣；臚故實，病支離矣。其庸俗諱張之病，或且至于蔽陷離窮而不可究極。此無他，所以游之乎詩書之源者無其學，所以行之乎仁義之途者無其養，心未能怡然渙然於天地民物變化云爲之故，而欲怡然渙然於手口之間，必不能也。

《賊情匯纂》卷八　凡歌館書士，如有編造歌謠及以凡情歪例編成詩文，迷懞兄弟者，斬首不留。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爾等靜候刪改鐫刻頒行之後，始準讀習。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毀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

洪仁玕、蒙時雍、李春發《戒浮文巧言諭》　照得文以紀實，浮文所在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眞聖主天王降凡作主，施行正道，存眞去僞，一洗頹風。是以前蒙我眞聖主降詔，凡前代一切文契書籍不合天情者，概從刪除，即《六經》等書，亦皆蒙御筆改正，非我眞聖主不恤操勞，誠恐其誘惑人心，紊亂眞道，故不得不亟於棄僞從眞，去浮存實，使人人共知虛文之不足尚，而眞理自在人心也。況現當開國之際，一應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更當樸實明曉，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間，故令人驚奇危懼之筆。且具本章不得用龍德、龍顏及百靈、承運、社稷、宗廟等妖魔字樣。至祝壽浮詞，如鶴算、龜年、嶽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樣，尤屬不倫，且涉妄誕。推原其故，蓋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氣盛，喜騁雄談，或新進恃才，欲誇學富，甚至舞文弄筆。一語也，而抑揚其詞，則低昂遂判；一事也，而參差其說，則曲直難分。倘或聽之不聰，即將貽誤非淺。可見用浮文者不惟無益於事，而且有害於事也。本軍師等近日登朝，荷蒙眞聖主面降聖詔：「首要認識天恩，主恩、東西王恩；次要實叙其事，從某年月日而來，從何地何人證據，一一叙明，語語確鑿，不得一詞嬌艷，毋庸半字虛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須古典之言。故朕改『字典』爲『字義』也。」本軍師等朝奏欽遵之下，不勝敬凜。爲此特頒諠諭，仰合朝內外官員書士人等一體周知：嗣後本章稟奏以及文移書啓，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眞道。切不可仍蹈積習，從事虛浮，有負本軍師等諄諄諭誡之至意焉。特此諠諭，各宜凜遵。

洪仁玕《資政新編·風風類》　夫所謂「以風風之」者，謂革之而民不願，興之而民不從，其事多屬人心矇昧，習俗所蔽，難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風風之，自上化之也。如男子長指甲，女子喜纏脚，吉凶軍賓，瑣屑儀文，養鳥鬥蟀，打鶉賽勝，戒箍手鐲，金玉粉飾之類，皆小人驕奢之習。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禁之不成廣大之體，民亦未必凜遵，不禁又爲敗風之漸，惟在在上者以爲可恥之行，見則鄙之忽之，遇則怒之撻之，民自厭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倘民有美舉，如醫院、禮拜堂、學館、四民院、四疾院等，上則親臨以隆其事，以獎其成，若無此舉，則詔諭宣行，是厚風俗之法也。如毀謗譖妒等弊，皆由風俗未厚，見識未廣，制法未精，是以人心虞擬不平而鳴矣。又如演戲鬥劇，菴寺和尼，凡此等弊，則立牧司教導官，親身教化之，憐憫之，義怒之，務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中地素以驕奢之習爲寶，或詩畫美艷，金玉精奇，非一無可取，第是寶之下者也。夫所謂上寶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聖神爺之風，三位一體爲寶。一敬信間，聲色不形，肅然有律，誠以此能格其邪心，寶其靈魂，化其愚蒙，寶其才德也。中寶者，以有用之物爲寶，如火船、火車、鐘鏢、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里鏡、量天尺、連環鎗、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聞見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婦兒掩飾之文，永古可行者也。

又《法法類》　一、興郵亭以通朝廷文書，書信館以通各色家信，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只須實寫，勿着一字浮文。倘有沉沒書札銀信及僞造新聞者，輕則罰，重則罪。郵亭由國而立，餘准富民納餉，稟明而設。或本處刊賣，則每日一篇，遠者一禮拜一篇，越省則一月一卷，注明某處某人某月日刊刻，該錢若干，以便遠近採買。一、朝廷考察若探未實者，注明「有某人來說，未知是否，俟後報明」字樣，則不得責之也。一、興各省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衆官節制，亦不節制衆官，即賞罰亦不准衆官褒貶。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聖鑑，則奸者股慄存誠，忠者清心可表，於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

公議矣。人豈有不善，世豈有不平哉！

又《諭天下士子文》 蓋自道德壞而爲才智，才智變而爲技藝，無知者謂爲精而彌精，有識者謂爲世風日下，捨本趨末。本軍師於持筆爲文時，司繩以格此心，甚以爲不然。惟喜讀古文綱鑒，每得忠眞節義之句，便念念不忘，究不解所謂文法也。惟自幼追隨眞聖主天王，於坐立言行，儼有箴規之訓在側，即寤寐飲食間亦惟天父上帝是祇而已。即今之意思層出，文墨異人，殆亦由立心取法之殊而來也。惟自不解，故悉備己意，以爲天下有識士子猜摹，庶知教化之殊，將有一代之文蔚在斯乎！本軍師所到之處，禁止焚屋焚書，意欲尋求經濟之方策。無如所見多是吟花吟柳之句，六代故習，空言無補，與其讀之而令人拘牽文義，不如不讀尤有善法焉。蓋讀書不在日摹書卷，惟在誠求上帝默牖予衷，則仰觀俯察之間，定有活潑天機來往胸中，非古篋中所有者。誠以書中所載之理，亦不外乎宇宙間所著觀者，豈天地外復有所謂精理名言乎哉？本軍師得以固縱之性，每多此等筆墨，以洗從前花柳陋習，識者鑒之。

李春發《勸戒士子文》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九月九日宏開天試，小官李春發等恭隨文衡正總裁千王寶駕入闈勤理試務，荷蒙千王勞心，改正文武秀才舉人等諸名目，仰見天朝制度維新，超前軼後，洵爲萬萬年不易良規。並頒誥諭，命小官等製文詳誌，既奏奉眞聖主旨准御筆刪易數處，懸額試院，永垂不朽。嗣於庚申十年正月十五日試選各省提考官，小官等奉千王面諭，命撰勸戒士子文一則，俾天下萬郭萬世之士永遠修好鍊正，端士習，敦士品也。小官等紬繹鄙思，敷陳管見，竊以勸戒士子之要，約有五焉：夫士居四民之首，才德兼備者爲尚，德有餘而才不足者次之。蓋農工商賈莫不有才，而叩其中藏，察其實行，則烏乎有？故士之所以異乎庸衆者惟在德，德也者，行眞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幼而學之則因德以裕才，壯而行之則因才以見德；德本也，才末也。古語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所當深究其本末，以克踐士之實無愧士之名者一也。【略】至於誦習書史，博覽篇章，目染耳濡，課學即求心之道；通經致用，家修即廷獻之資。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眞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惟舉《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以及《天父天兄下凡詔書》、《天命詔旨書》、《天道詔書》時時講明而熟識之。其他凡情諸書，業經欽定改正。天父前降有聖旨云：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眞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要求眞本眞源，在上帝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必不使有用之才德置之無用之地，與草木同腐，所當孝順於魂爺，常與天情相脗合而體用兼該者四也。若夫武士類皆絀於德而優於才，顧才亦不可誤用也，德亦不可不講也。武士之才在強，有德則強者和矣；武士之才在練，有德則練者精矣。我天朝欽定武略一書暨眞聖主詔明大小兵法、水旱戰法與千王頒諭兵要四則，均爲武士所宜習。蓋干戈弓矢，武之具也，而力取不如用智；折衝禦侮，武之能也，而決勝恃乎運籌。以義理之勇，化血氣之勇，知全敬上帝，自然同心同力同振天威也。棘闈應試之人，天国干城之選，所當諳兵政、識軍機，以爲武士相期者五也。之五者揆文則足以輔国，奮武則足以誅妖，文士奉天提考，必能革從前之陋習，使人心風俗底於淳；武士受命專征，必能靖海宇之殘氛，使邪術迷途知自悔。

又《士階條例序》 天国創萬年之基業，應樹萬年之規模；得非常之賢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績。是故取士之法不一，而登明選公之意則同，特天情與凡情有別焉。荷蒙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眞聖主降凡宰治天下，定鼎天京，立政任人，揆文奮武；兩科取士之盛，惟在在革除凡例，俾人人共證天心，法至良，意至美也。粵稽古昔，其設科拔擢，亦有製定章程，第名實不符，士風日下；值此天命維新之會，道既切乎性命身心，制自超乎古今前後，豈若承訛襲謬因陋就簡之所爲哉！且夫秀才、舉人諸名目，考前侯試士之典，有虞則三載考績，成周則三年賓興，無所爲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備於唐，唐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其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唐玄侯手撰六典，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故有鄉舉進士求試秀才者。明太侯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郡知郡，又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秀才之科第甚高，不容濫冒，其名當改也。舉人者舉到之人，唐高侯顯慶四年，侯親策試之，凡九百人，登科則除以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後世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即科目中之一科，有舉進士者，有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而第不第未可知。蓋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仍謂之舉人，非

必以鄉試爲舉人，會試爲進士也。是舉人、進士之名當改也。進士中之特出者爲翰林，自漢以來皆有之，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洽墳典，足以通達軍謀、詳明政術者，均可入翰林之選。第舉用之途太寬，稱名每不得其實，是翰林之名當改也。武試始於宋慶曆年間，以阮逸爲武學諭；至明太侯立武學，用武舉，其秀才等名與文士同，尤覺盛名難副焉。宏惟我天国振興文治，厘念武功，自癸好開科，以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幼主萬壽時，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開天試，嗣復改爲每歲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於九月初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進士等；又於每歲正月十五日試選各省提考舉人之官，洵屬至精至密，至備至周。惟制度燦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舊，所當循名責實，顧名思義，掃除故跡而更張之，使萬萬年盡美盡善以永垂不朽也。欣逢我干王殿下欽奉天命主命，總攬文衡，聿修試典，綜覈名實，定厥宏規，準論秀書升之意，以相變通，改秀才爲秀士，謂士人榮顯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補廩爲俊士，謂智過千人爲俊也；改拔貢爲傑士，謂才過萬人爲傑也；改舉人爲博士，謂其博雅淹通也，今於庚申十一月蒙詔改爲約士，謂能通徹四約也；改進士爲達士，謂其通達事變足以兼善天下也；改翰林爲国士，謂其學識超乎一国，以国士待之自克以国士報也。至武秀才等則改稱英士、猛士、壯士、威士之殊。英謂其英多磊落也；猛謂其猛可濟寬也；壯謂其克壯大猷也；威謂其有威可畏也。是文武統名爲士，而稱謂各有其眞，將見絃誦之士懷經濟，赳桓之士盡腹心，文可兼武，韜略載在詩書；武可兼文，干戈化爲禮讓。事事協文經武緯，人人具武烈文謨。我天朝萬萬年作人之治，所由繩国繩家，天道無不彰之美；金聲玉振，天理無不暢之機。

《越縵堂日記》（咸豐十年二月丙申朔） 朝宗文，氣爽而筆靈，頗有飛動之觀，惜根柢太淺，不學無術，多近小說家語耳。余自十八九歲時，見其文，甚喜之，嗣于壬子冬，得其全集讀之，大驚，以爲雋爽勁利，幾于無篇不佳。今日重閱，深嘆其佳有機勢之勝，全無醞釀之功。其佳處往往直到龍門，離合變化，俱有神會，而用事之陋，措詞之法，乃多近傖父面目。足見古人作文，須讀書養氣，行文不必徵典，自有經籍之光。以朝宗之天分，而能加以學力，杜牧、皇甫湜不難到也。國朝古文，推方望溪、魏叔子爲最，彭躬庵、姜湛園、邵青門、毛西河次之，此皆卓卓成家者也。魏根柢筆力俱勝，而氣稍霸；彭筆力相等，而稍稍秩于法度；方最醇正有風度，顧未免平淡太甚。姜、邵皆講求蘊蓄，極自愛好，顧所就不大。毛文名不及諸家，而所作但兀傲俊悍，法度井然，不在姜、邵之下，其殆以博學掩者也。與朝宗輩流者，若王于一、儲同人、李穆堂，亦間有佳篇。王太近小說，儲多有時文氣，李多泛然酬應之作，佳者鮮矣。汪鈍翁自命正宗，文亦稍有風神，顧迂冗蕪拙，不知剪裁。湯潛庵儒者之文，喜尚無語錄氣，叙事固非所長，自王以下，皆不能成家者爾。

又（同治八年己巳七月二十日庚寅） 評點茹三樵、段懋堂、焦里堂、洪稚存、陸祁孫、沈沃田諸家文。茹有《竹香齋古文》，陸有《崇百藥齋文集》，兩家皆工叙事，故于志傳爲長。茹以雋逸，陸以簡潔，又各擅勝處也。

又（二十一日辛卯） 評點朱梅崖、管韞山、李申耆諸家文。三家文予前已論之，管尤非當家，然如朱之《與林穆庵論大學書》，李之《鳳臺食貨志》、《祁鶴皋先生外藩蒙古要略序》，固爲一時名作。管之《春秋公羊傳說》，立論名通；《馮玉圃鶴半巢詩集序》，臚陳軍機職掌始末，足資掌故，皆極有關係之文也。閔姚端恪公文集。端恪長于奏牘，指畫分明，令人意解，餘亦多關經世利病之文。其最佳者，《與查孟如兄弟書》，言人之宜勤不宜閑，山林之中亦當惜福，皆鑿鑿有名理，宜人寫一通，勒之坐右也。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第一節《永曆康熙間》 梁啓超曰：嗚呼，吾論次中國學術史，見夫明末之可以變爲清初，清初之可以變爲乾、嘉，乾、嘉之可以變爲今日，而歎時勢之影響於人心者正鉅且劇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自明中葉，姚江學派，披靡天下，一代氣節，蔚爲史光，理想繽紛，度越前古。顧其敝也，摭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空說有，與實際應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無益於國，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劉蕺山證人一派，已幾於王學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一變。吾略以時代區分之，則自明永曆（即清順治）以訖康熙中葉，爲近世第一期。於其間承舊學派之終者，得六人，曰孫（夏峰）、李（二曲）、陸（桴亭）、二張（蒿菴、楊園）、呂（晚村）。爲新舊學派之過渡者，得五人，曰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劉（繼莊）。開新學派之始者，得五人，曰閻（百詩）、二萬（充宗、季野）、胡（東樵）、王（寅旭）。自餘或傳薪，

或別起，皆附庸也，不足以當大師。凡爲大師十有六人。其爲學界蟊賊者得四人，曰徐（崑山）、湯（睢州）、毛（西河）、李（安溪）。今以次論之。程朱陸王之爭，最陋者莫如清初，（所爭者假程朱以詆陸王耳，黨於陸王訶程朱者，尚無其人，此當分別言之。）然其風特煽自後起之諸小人儒耳。若夫遺老大師，各尊所聞，未始或相非也。其時以王學顯者，莫如夏峰（孫奇逢）、二曲（李中孚）、梨洲（黃宗羲）。以朱學顯者，莫如桴亭（陸世儀）、蒿庵（張爾岐）、楊園（張履祥），皆彼此忻合，未嘗間然。其始標門戶以相排詆者，自陸隴其、熊賜履輩始。【略】其時舊學派中別有一大師焉，曰呂留良。【略】吾嘗略鉤稽羣籍，竊疑清初講學之盛，殆未有及呂氏者。彼其茹種族之痛，處心積慮以志光復，而歸本於以學術合羣，其苦心達識，百世下猶將見之。後世論晚村者，即不謂之大逆，亦不過以與八股家同類而並笑之，庸知夫隱於八股，而藉以爲號召者，正晚村智深勇沈之徵證也。【略】所謂舊學派諸賢者，語其在學界上之位置，不過襲宋明之遺，不墜其緒，未足爲新時代放一異彩也。其可稱近世學術史之特色者，必推顧、黃、王、顏、劉五先生。五先生之學，應用的而非理想的也。【略】五先生之學，有普通者，有特別者。請言其普通者。曰以堅忍刻苦爲教旨相同也。【略】曰以經世致用爲學統相同也。【略】曰以尚武任俠爲精神相同也。【略】曰以科學實驗爲憑藉相同也。【略】近世學術史上，所以爛然其明者，惟恃五先生。抑五先生不獨近世之光，即置諸周秦以後二千年之學界，亦罕或能先也。顧明之末清之初，以何因緣，而得有此。吾嘗推原之，以晚明政治之腐敗，達於極點，其結局至舉數千年之禹域，魚爛以奉諸他族，創鉅痛深，自古所未嘗有也。故瑰奇絕特有血性之君子，咸惕然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深覺夫講求實際應用的政論之不容已，此其由時勢所造成者一也。姚江學興，既舉前此破碎支離之學而一掃之，晚明百年間，學者咸有發揚蹈厲之氣，異於前代，儒之有俠風也，孕而育之者姚江也。（墨先生之學，皆有近五子處，吾將別論之。）故謂五先生以王學爲原動力可也。但王學末流，狂恣滋甚，徒以一二口頭禪相尚，其對於自己也，去實踐愈遠，其對於社會也，去實用愈遠。物極必反，然後諸君子不得不以嚴整之戒律，繁博之考證，起而矯之。故謂五先生爲王學之反動力可也。兩者兼然後此種特別之學派出焉，此其由舊學所造成者二也。（五先生中，惟梨洲與王學有直接關係，其餘若亭林、船山於王學皆往往有所糾正，不表同情也。習齋則幷宋明而悉棄矣。故言五先生之學與王學有關係，聞者或疑焉。雖然間接之影響，往往更大於直接，此不可不察也。）使五先生生於他代，以其才與其學，必將有所藉手，著之實施，則無暇以學鳴，而其學之深造，必不逮是。顧以亡國遺民，義不可以立人之本朝，其所懷抱，不得不盡假諸竹帛。又其奔走國難，各間關數十年，於一切政俗利病，皆得之於實驗調查，以視不出戶而談天下事者，與夫擁旄節以問民疾苦者，相去遠矣。此其由諸先生之地位所造成者三也。綜此三因，則此種學派，不產於他代，而惟產於永曆、康熙之交，有以夫，有以夫。【略】同時學派，與五先生相近者，尚數人。於蜀有唐鑄萬（甄），著《潛書》二篇四卷。（乾隆間嘗爲禁書，今有重印者。）近世學者，多知梨洲、船山，能發民權公理，而不知巴蜀山谷間，有唐氏者，與之作桴鼓應也。【略】於吳有陳確庵（瑚），其學多得於桴亭，而尤好言經世。編全史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書巨帙各數十，皆能背誦云。其精力眞不可思議。所著述關於農田水利兵法者尤夥，而劍擊之技妙天下。於鄂有胡石莊（承諾），著《繹志》六十一篇二十餘萬言，自擬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論者謂其精粹奧衍，過於二書。此三君子者，亦崛起卓然，自成一家，其最章章者也。而顧景范（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亦曠古一絕作。其所得於亭林、繼莊、季野者頗多云。亦此一派之一支流也。近儒或以歐陽修、蘇軾爲宋學界之蠹，其論稍過。若清之有徐乾學，其又下於歐蘇數等者也。【略】彼固不知學，而藉門下食客以爲之緣飾，既博禮士之名，復徼績學之譽，侈然以稽古之榮爲餌，而使一世廉恥，浸潤以銷滅。士之弁髦氣節，以奔競諂諛爲尚，其受徐氏之影響者最多焉。【略】湯斌、李光地，皆以大儒聞於清初。【略】彼二氏者，學術之醇，不及許衡，而隳棄名節與之相類。階進之正，不及公孫弘，而作僞日拙與之相類。程、朱、陸、王之學統，不幸而見纂於豎子，自茲以往，宋明理學之末日至矣。毛奇齡乘時得位，雖不及崑山、睢州、安谿，而挾其雕蟲炙輠之才，行以狂悖恣肆之態，其戕賊學界，亦頗有力。【略】上既有湯、李輩以僞君子相率，下復有奇齡等以眞小人自豪，而皆負一世重名，以左右學界，清學之每下愈況也，復何怪焉！復何怪焉！後此袁枚、俞樾輩，皆直接汲毛氏之流。而間接受影響者，尚不可指數也。

又第二節《乾嘉間》 吾論近世學派，謂其由演繹的進於歸納的，饒有科

學之精神，且行分業之組織，而惜其僅用諸瑣瑣之考據。然則此學派之所以不盡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時主之操縱其最也。自康、雍間屢興文字獄，乾隆承之，周納瘡酷，論井田封建稍近經世先王之志者，往往獲意外譴，乃至述懷感事，偶著之聲歌，遂罹文網者，趾相屬。又嚴結社講學之禁，晚明流風餘韻，銷匿不敢復出現，學者舉手投足，動遇荊棘，懷抱其才力智慧，無所復可用，乃駢轢於說經。【略】流風既播，則非是不見重於社會，幽眇相競，忘其故矣。【略】其儼然組織箸學統者，實始乾隆朝。一曰吳派，一曰皖派。吳派開祖曰惠定宇（棟）。定宇之先有何義門（焯）、陳少章（景雲）、沈歸愚（德潛）皆尚通洽，雜治經史文辭。定宇承其祖元龍（周惕）、父天牧（士奇）家學，益覃精經術，世稱吳中三惠。【略】皖派開祖曰戴東原（震）。東原生休寧，章炳麟氏謂休寧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蘊藉，蓋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漢學，閻、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其時與惠、戴學樹敵者曰桐城派。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抨擊不遺餘力。其文辭斐然，論鋒敏銳，所攻者間亦中癥結。雖然，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往輒敗也。桐城派鉅子，曰方望溪（苞）、姚姬傳（鼐）。方姚固文人，而自謂尸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薄。姬傳與東原論學數牴牾，故經學家與文學家始交惡云。自宋歐陽廬陵有因文見道之說，厥後文士，往往自託於道學。平心論之，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而百年以往，國學史上之位置，方、姚視惠、戴何如哉。自康、雍以還，號稱以朱學名家者，若熊賜履、陳宏謀、陳鵬年、楊名時、朱軾、李紱、孫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負時望，承風者固大儒之號以奉之，實則於學界不有影響。蓋宋學之微久矣，方、姚以後，益更不競。其間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譜考異》，眞治朱學者，一人而已，（唐鑑著《國朝學案小識》，專持門戶而派別紊亂，文體拙劣，等諸自鄶也。）復有浙東學派者，與吳派、皖派不相非。其精闢不逮，而致用過之。其源出於梨洲、季野，而尊史。其鉅子曰邵二雲（晉涵）、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二雲預修國史，以記誦之博聞天下，（在國史館中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葉，百不失一云。）江藩謂二雲卒而江南之文獻云亡。謝山於明末遺事，記載最詳，故國之感，往往盈紙，南雷學統，此其一綫也。實齋爲《文史通義》，批卻導窾，雖劉子元蔑以過也。其《校讎通義》，啓研究周秦學之端矣。吾於諸派中甯尊浙東。趙甌北（翼）之《廿二史劄記》，其考據之部分，與西莊、辛楣相類，顧其採集論斷，屬辭比事，有足多者。其派甯近於浙東。【略】其餘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錢之流，不足道。乾、嘉間王學之絕已久，中間惟羅臺山（有高）、汪愛廬（縉）、彭尺木（紹升）獨從王學入，而皆歸宿於佛門。臺山、尺木，尤勇猛精進，大徹大悟，彼時代之一異色也。其學不光大，影響蓋微。

又第三節《最近世》 其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爭席，而駸駸相勝者，曰西漢今文之學。首倡之者爲武進莊方耕（存與），著《春秋正辭》。方耕與東原同時，相友善，然其學不相師也。戴學治經訓，而博徧羣經。莊學治經義，而約取《春秋公羊傳》。東原弟子孔巽軒（廣森），雖嘗爲《公羊通義》，然不達今文家法，膚淺無條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劉申受（逢祿），始顓主董仲舒、李育，爲《公羊釋例》，實爲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間，其學寖盛，最著者曰仁和龔定庵（自珍），曰邵陽魏默深（源）。【略】當嘉、道間，舉國醉夢於承平，而定庵憂之，儻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生網密之世，風議隱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瑋連犿，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嚮導，必數定庵。【略】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勝，故細行多不檢，其惡習影響於新學界者亦有焉。前此治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經，著《詩古微》、《書古微》。《詩》主齊、魯、韓，《書》主歐陽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鄭，不遺餘力。由今日視之，其無謂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誣也。【略】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爲《海國圖志》，獎厲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東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爲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豈不然哉。綜舉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無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爲思想最衰時代。雖然，《剝》與《復》相倚，其更化之機，章章然次第進行，通二百六十年間觀察之，有不可思議之一理趣出焉，非人力所能爲也。順治、康熙間，承前明之遺，夏峰、梨洲、二曲諸賢，尚以王學教後輩，門生弟子徧天下，則明學實占學界第一之位置。然晚明僞王學猖狂之習，已爲社會所厭倦，雖極力提倡，終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葉遂絕跡。時則考據家言，雖始萌芽，顧未能盛，而時主所好尚，學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學者流

也。宋學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顧亭林曰勸學者讀注疏，爲漢學之先河，其時學者漸厭宋學之空疏武斷，而未能悉折衷於遠古，於是借陸德明、孔沖遠爲嚮導，故六朝、三唐學實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惠、戴學行，謂漢儒去古最近，適於爲聖言通訓象，一時靡其風，家稱賈、馬，人說許、鄭，則東漢學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莊、劉別興，魏、邵繼踵，謂晚出學說非眞，而必溯源於西京博士之所傳，於是標今文以自別於古，與乾、嘉極盛之學派挑戰。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陳碩甫作《詩疏》，亦申毛黜鄭。同爲古學，而必右遠古，鄭學日見掊擊，而治文字者，亦往往據鼎彝遺文以糾叔重，則西漢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乾、嘉以還，學者多讎正先秦古籍，漸可得讀，二十年來，南海言孔子改制創新教，且言周秦諸子皆改制創新教，（見南海所著《孔子改制考》卷二、卷三。）於是於孔教宗門以內，有游、夏、孟、荀異同優劣之比較，【略】於孔教宗門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異同優劣之比較。凡所謂辨，悉從其朔，故先秦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今更表列其變遷之狀：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順康間	雍乾嘉間	道咸同間	光緒間
程朱陸王問題	漢宋問題	今古文問題	孟荀問題孔老墨問題

（上表不過勉分時代，其實各期銜接攙雜，有相互之關係，非能劃若鴻溝，讀者勿刻舟求之。）由此觀之，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凡一社會之秀異者，其聰明才力必有所用，用之於一方既久，則精華既竭，後起者無復自樹立之餘地，故思別闢新殖民地以騁其腦識。宋學極盛數百年，故受以漢學。漢學極盛數百年，故受以先秦，循茲例也。此通諸時代而皆同者也。其在前兩期，則霸者之所以監民也至嚴，學者用其聰明才力於他途，或將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錮於無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漸多事，監者稍稍弛，而國中方以治經爲最高之名譽，學者猶以不附名經師爲恥，故別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爲純正經學，名龔、魏一派爲應用經學，雖似戲言，實碻論也。其在第四期，則世變日亟，而與域外之交通大開。世變亟，則將窮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對於現今社會根本的組織，起懷疑焉。交通開，則有他社會之思想輸入以爲比較，而激刺之淬厲之，康、譚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論之，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古學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清稗類鈔・文學類・散體文家之分派》　國初，散體文以宋犖所選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爲最著。方域，字朝宗，號雪苑。禧，字冰叔，號裕齋。琬，字苕文，號鈍庵。琬原本經術，瓣香廬陵，於明，則推重歸太僕。禧與兄祥，弟禮時稱「三魏」，文有理致，而禧筆勢尤雄放，其論事敘事之作，多得史遷遺意。方域初好六朝文，既而步趨史遷，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雖享年不永，根柢遜於琬、禧，而識解特超，其高才自不可及。同時布衣以文名者，有邵青門長蘅，枕葄經史，力追歸、唐，可與雪苑、冰叔抗衡。至遺民之以文名者，則推顧炎武，黃宗羲、陳宏緒、彭士望、王猷定諸人。士大夫以文名者，則推李光地、潘耒、孫枝蔚、朱彝尊、嚴虞惇、姜宸英諸人。中惟虞惇文陶鑄羣言，體近廬陵、南豐，彝尊、宸英文善學北宋，餘多不入格。自方苞、劉大櫆繼起，而古文之道乃大明。桐城、陽湖兩派，亦由此起矣。苞嘗與宸英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故其論文嚴於義法。今約舉其大指如下：一，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三，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又《別裁之文派》　國初，天門胡承諾著《繹志》一書。「繹志」者，繹己所著也。根柢於諸經，博稽於諸史，旁羅百家，而又折衷於周、程、張、朱之學，自擬其書爲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奧衍，非二書所及。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山陰胡天游銳志學韓，語意奇倔，拔出同時諸人之上。道光時，仁和龔自珍、邵陽魏源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之所未逮。自珍勝於源，而僞體頗多。大抵不由唐、宋，專摹秦、漢者，弊每坐此。故詞勝不如意勝，意勝不如理勝也。至漢學家文，則以戴震、汪中、莊述祖爲最善。

又《黃梨洲論文》　黃梨洲撰《明文海》，所閱明人集，幾至二千餘家。如集中首篇桑悅《北都》、《南都》二賦，朱竹垞著《日下舊聞》時，搜討未見，論者稱爲一代文章淵藪。其論文有曰：「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矣。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

如一日也。」此足以掃近人規橅字句之陋矣。

黃人《清文匯序》 矧今朝文治，軼邁前古，撰著之盛，尤奄有衆長。當定鼎之始，山澤遺耇，抱器陳疇，綦多賓服。卽有憤銜軒鐱，志切魯戈，旋讅大命攸歸，亦退而紹申、伏之傳，修河、汾之業，出其學術思想，播佳種於龍野，存國粹於滄桑，以塞麥秀采薇之痛。故其文雲雷鬱勃，風濤軒怒，震國民之耳鼓，至今淵淵作響。繼世之主，懋學右文：兩舉詞科，而駿雄游彀；宏開四庫，而文獻朝宗。賢王碩輔，又致設醴之敬，企吐哺之風，從而提倡。虎觀無其備，兔園無其盛，龍門無其廣；文運日昌，士氣日奮。相率湔雪牢愁，服膺古訓：息邪距詖，張天水道學之軍；析義正名，幹炎劉經生之蠱。而攄詞幽雅，窮理則吐塵羹，訂古則謝餖飣。卽詞人墨客，亦蓬直麻中，赤緣朱近，類能賈餘勇，尙立言，咸有根柢，絕異稗販。蓋幾於鳳麟爲畜，鷄犬皆仙，集周、秦、漢、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訓詁、考據、詞章而同化。故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與古爲新，無美不具，蓋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氣者焉。道、咸兩朝，爭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兒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來，棄繻而去，擊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鑿空之談，劬古幷治鈐符，著書旁通鞮譯。儒生專閫，成韓、范之勛；記室多才，得琳、粲之亞。至若賈生慟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激昂峭厲，縱橫排奡：忠義之骨，而參以仙俠之心；騷雅之音，而出以幽、幷之氣。中興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和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孳新種，學術思想，大生變革。故其文光怪瑰軼，汪洋恣肆，如披《王會》之圖，如觀楚廟之壁，如登喜瑪拉山絕頂，遘天帝釋與阿修羅鏖戰，不可方物。極此以往，四海同文之盛，期當不遠。夫以吾國文學之雄奇奧衍，假罄其累世之儲蓄，良足執英、法、德、美壇坫之牛耳。而一入今朝，則又兼收幷畜，大會細入，兩京、三唐，不免積薪之愧，姬、孔之際，於斯爲盛。然則操斯文進退去取之枋者，其猶橫分區域，橛守成規，匿寶山金穴之饒沃，而夸人以囊橐；扃千門萬戶之輪奐，而自安於巢窟乎？此國學扶輪社所以有《清文匯》之選輯也。存錄一千餘家，爲文一萬餘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雖網羅未廣，疏漏正多，尙有俟海內方聞，俛爲增益。要之二百數十年中之政教風尙，所以發達變化其學術思想者，循是或可得其大概，而爲史氏徵文考獻者效負弩之役。若夫別標格，求師法，則有先正精選成本在，非不佞所敢知矣。

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 唐、宋以降，凡考經訂史之作，咸列爲筆記，附於說部之中，誠以言之無文，未可同於文學之列也。近世以來，乃崇斯體。夫臚列羣言，辯析同異，參互考驗，末下己意，進退衆說，以判是非，所解之書，雖各不同，然篇成萬千，文無異軌。觀其體制，又略與案牘之文同科，蓋行文之法，固不外徵引及判斷二端也。昔陽湖孫氏，分著述與考據爲二：以考訂經史者爲考據，抒寫性靈者爲著作。立說雖疏，（已爲焦理堂所駁。）然以考據之作，與抒寫性靈者不同，則固不易之確論，此亦不得謂之文者也。乃近世以來，學派有二：一曰宋學，一曰漢學。治宋學者，從語錄入門；治漢學者，從注疏入門。由是以語錄爲文，以注疏爲文，及其編輯文集也，則義理考訂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爲文。學者互相因襲，以爲文能如是，是亦以足，不復措意於文詞，由是學日進而文日退。古人謂文原於學，汲古既深，摛辭斯美，（如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所謂讀千賦者自善賦也。今則不然，學與文分，義理考證之學，迥與詞章殊科，而優於學者，往往拙於爲文，文苑、儒林、道學，遂一分而不可復合，此則近世異於古代者也。故近世之學人，其對於詞章也，所持之說有二：一曰鄙詞章爲小道，視爲雕蟲小技，薄而不爲；一以考證有妨於詞章，爲學日益，則爲文日損。（如袁枚之箴孫星衍是。）是文學之衰，不僅衰於科舉之業也，且由於實學之昌明。（證以物理之學：則各物均有不相容性。實學之明，以近代爲最，故文學之退，亦以近代爲最，此卽物理家所謂不相容也。《左傳》亦曰：「物莫能兩大。」）此文學均優之士，所由不數覯也。然近世之文，亦分數派：明代末年，復社、幾社之英，以才華相煽，敷爲藻麗之文。（如陳卧子、夏考功、吳駿公之流是。）順、康之交，易堂諸子，競治古文，而藻麗之作，易爲縱橫。若商邱侯氏、大興王氏（崑繩）、劉氏（繼莊），所爲之文，悉屬此派，大抵馳騁其詞，以空辯相矜，而言不軌則，其體出於明允、子瞻。或以爲得之蘇、張、史遷，非其實也。餘姚黃氏，亦以文學著名，早學縱橫，尤長叙事，然失之於蕪，辭多枝葉。且段落區分，牽連鈎貫，仍蹈明人陋習，浙東學者多則之。季野、謝山，咸屬良史，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鬯，亦近代所罕覯也。時江、淮以南，吳、越之間，文人學士，應制科之徵，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諳於目錄詞章之學，所爲之

文，以修潔擅長，句櫛字梳，尤工小品，然限於篇幅，無奇偉之觀。竹垞、次耕，其最著者也；鈍翁、漁洋、牧仲之文，亦屬此派。下迨雍、乾，董浦、太鴻，猶沿此體，以文詞名浙西，東南名士咸則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摹仿歐、曾，明於呼應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叙事貴簡，或本末不具，舍事實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後桐城古文，傳於陽湖、金陵，又數傳而至湘、贛、西粤。然以空疏者爲之，則枯木朽荄，索然寡味，僅得其轉折波瀾。惟姬傳之豐韻，子居之峻拔，滌生之博大雄奇，則又近今之絶作也。若治經之儒，或治古文家言，及其爲文，遂各成派別：東原說經，簡直高古，逼近《毛傳》，辭無虚設，一矯冗長之習，說理記事之作，創意造詞，寖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見其匹，後之治古學者咸宗之。雖詁經考古，遠遜東原，然條理秩如，以簡明爲主，無復枝蔓之詞。若高郵王氏、儀徵阮氏是也。故樸直無文，不尚藻繪，屬辭比事，自饒古拙之趣。及掇拾者爲之，則剿襲成語，無條貫之可尋，侈徵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雜採讖緯之書，用以解經，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詭異之詞，足以悦目。且江南之地，詞曲尤工，哀怨清遒，近古樂府，故常州之文，亦詞藻秀出，多哀艷之音，則以由詞曲入手之故也。莊氏文詞，深美閎約，人所鮮知。其以文詞著者，則陽湖張氏、長洲宋氏，均工綿邈之文，其音則哀而多思，其詞則麗而能則，蓋徵材雖博，不外讖緯、詞曲二端。若曲阜孔氏，亦工儷詞，雖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略與宋氏同，則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謂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歟！若夫旨乖比興，徒尚麗詞，朝華已謝，色澤空存，此其弊也。（近人惟譚仲修略得張、宋之意。）數派以外，文派尤多。江都汪氏，熟於史贊，爲文別立機杼，上追彦升，雖字酌句斟，間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動中自然，秀氣靈襟，超軼塵壒，於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爲出於《左傳》、《國語》，殆譽過其實；厥後荆溪周氏，編輯《晉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陽魏氏，仁和龔氏，亦治今文之學。魏氏之文，明暢條達，然刻意求新，故雜奇語，以駭俗流。龔氏之文，自矜立異，語差雷同，文氣佶聱，不可卒讀，或語求艱深，旨意轉晦，此特玉川、彭原之流耳，或以爲出於周、秦諸子，則擬焉不倫。此又一派也。若夫簡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奡自矜，雖以氣運辭，千言立就，然俶亂而無序，泛濫而無歸，華而不實，外強中乾，或怪誕不經，近于稗官家言，文學之中，斯爲僞體，不足以言文也。近代文學之派別，大約若此。然考其變遷之由，則順、康之文，大抵以縱横文淺陋，制科諸公，博覽唐、宋以下之書，故爲文稍趨于實。及乾、嘉之際，通儒輩出，多不復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趨于朴拙，不復發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實，莫盛于此時。特文以徵實爲最難，故枵腹之徒，多託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則又日流于奇詭，此近世文體變遷之大略也。近歲已來，作文者多師龔、魏，則以文不中律，便於放言，然襲其貌而遺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於義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于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眞。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夫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乃時勢所趨，相習成風，而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謂非中國文學之厄歟？

又《南北文學不同論》　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遺山之詩，則法少陵，存中州之正聲；子昂卑卑，非其匹也。自元以降，惟劇曲一端，區分南北；詩文諸體，咸依草附木，未能自闢塗轍，故無派別之可言。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叙，以爲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彫琢，以爲奇麗，故華而不實。當明代中葉，七子之詩，雄而不沈；歸、茅之文，密而不茂。至於明季，幾社、復社之英，發爲文章，咸感憤淋漓，悲壯蒼涼，傷時念亂，音哀於子山，氣剛於同甫，雖間失豪放，然南人之文，兼擅蘇、張、屈、宋之長者，自此始也。明社既墟，遺民佚士，睠懷故都，或發綿渺之文，（如吴梅村之詩，毛西河之文是。）或效軼蕩之體，（如侯、魏之文，閻、萬之詩是。）咸有可觀。（大抵梨洲之文冗長，惟亭林詩文爲最佳，船山之文，則又明文之傑出者矣。）清代中葉，北方之士，咸樸僿蹇冗，質略無文。南方文人，則區駢散爲二體：治散文者，工於離合激射之法，以神韻爲主，則便於空疏，以子居、皐文爲差勝；（此所謂桐城派也，餘咸薄弱。）治駢文者，一以摘句尋章爲主，以蔓衍炫俗，或流爲詼諧，以稚威、容甫爲最精。（稚威之文以力勝，容甫之文以韻勝，非若王、袁之矜小慧也。）若夫詩歌一體，或崇聲律，（如趙執信及後世揚州詩派是。）或尚修詞，（如宋琬之流是。）或矜風調，（前有施、王，後有袁枚，皆宗此派。）派別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聞也。故觀乎人文，亦可以察時變矣。

胡蘊玉《中國文學史序》 明興，以八股取士，而文學遂衰。一時講學之徒，高談德性，恥言文章。（顧炎武《日知錄》曰：「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經學非漢、唐之專精，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而制科諸公，雖倡言文體，然而伏几面牆，困守貼括，文不徵實，語多蹈虛，以講章爲聖經，以類書爲賢傳。統觀二百七十餘年間，論學之書，既繁蕪而瑣碎；應試之作，又譾陋而空疏。而一時號爲能文者，或以摹倣擅長，或以趨時取巧，其間變遷之跡，約略可尋：開國之初，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永、宣以還，作者遞興，而氣體漸弱。李東陽乃由宋、元以溯唐代。李夢陽、何景明輩，更上追西京力求復古，矯枉過正，文字艱深。於是王愼中、唐順之復近法歐、曾，以救其弊。而李攀龍、王世貞又高言秦、漢，與夢陽、景明相倡和。歸有光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各樹一幟，以召學者。嗟夫！倣倣得古人之皮毛，揣摹窺主司之好尚，論者謂科舉盛而文學衰，殆其然乎！（顧炎武《日知錄》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滿洲入關，假託文學，藉收人心，以固皇位：纂《六經》，兼收諸儒之說；開四庫，網羅歷代之書。又復設鄉會之科，創鴻詞之舉。（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乾隆丙辰開博學鴻詞科。）輦轂之下，烟霏霧集，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而膺台鼎。於是有文無學之士，靡然向風。雖然，名雖清之名，而文實漢人之文也。自入關迄於遜位，二百六十餘年，文學遞變，分爲四期：順、康之世，故老遺逸，越在草莽，承東林氣節之盛，爲經濟有用之學。今讀其遺書，莫不慷慨激昂，俊厲瑰偉。他如易堂諸子，力治古文，易藻麗爲縱橫，運才華於氣韻，雖非經術之盛，要亦《國策》之遺。此第一期也。乾、嘉之世，文網日密，而奇才異士，無以自見，爭言漢學，析辯異同，以注疏爲文章，以考據爲實學，瑣碎割裂，莫知大體。而方（苞）姚（鼐）之徒，尸程、朱之傳，仿歐、曾之法，治古文辭，號曰宋學，明於呼應頓挫，諳於轉折波瀾，自謂因文見道，別樹一幟，海內人士，翕然宗之，至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此第二期也。道、咸之世，桐城之文，風靡一時，一傳而爲陽湖、金陵，再傳而爲湘、贛、西粵。及其末流，以空義相演，以摹仿擅長，於是常州人士，倡言西漢今文之學，雜採讖緯之書，旁及曲詞之音，故多新奇詭異之辭，綿邈哀思之作。方耕、申受，爲此派之開宗；定庵、默深，爲此派之巨子。此第三期也。近歲已來，作者咸師龔、魏：放言倡論，冒爲經世之談；襲貌遺神，流爲偏僻之論。文學之衰，至於極地。日本文法，因以輸入；始也譯書撰報，以存其眞；繼也厭故喜新，競摹其體。甚至公牘文報，亦效東籍之冗蕪；遂至小子後生，莫識先賢之文派。此第四期也。嗚呼！文學至四期，遂無復文法之可言，更三數十年，其淺陋空疏，尚可問耶？觀往時之盛，撫今日之衰，不獨文字之感，亦多世運之悲矣。

陶曾佑《中國文學之概觀》 元代詞曲一科，甚形發達，正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稗官小說即由是而盛興。彼《水滸》、《西廂》、《西遊》、《三國》諸書，已開俗語入文之漸。他如郝伯常之豪於詩詞，虞伯生之擅於古文，金履祥之貫通經史，均足稱文壇之健將焉。

又 有明定鼎，文運愈昌。黃陶菴之深於譬證，唐荊川之熟於歷史，歸震川之原於《六經》，洵令毫箋生色。獨王陽明先生闡良知之學說，深嫉浮華鮮實，欲感之以眞性情，以無妄存心，以中孚格物，有慙屋漏，不敢竟施諸人，有害治安，不忍遽行諸政，故其發爲文章，將種切要素，和盤託出，每際督師剿賊，沿途出示，慷慨淋漓，脅從者人人感泣，散敵之羽翼，固己之腹心，救濟生靈以數十萬計；雖其文之平鋪直敘，未能變幻神奇，然於開化人羣，極爲簡易。他如黃梨洲、李二曲、史閣部、顧亭林、孔云亭諸公，各有所長，才相伯仲；雪泥鴻爪，惟留一幅悲愴之影於吾漢族歷史之中，良可慨已。

又 清代學業昌明，文機開放。如宋玉叔、王漁洋、施愚山之詩，方望溪、朱竹垞之雜文，汪琬、魏禧之古文，金聖歎、毛聲山之批評，李笠翁、洪昉思之傳奇，曹雪芹之小說，趙翼之史論，黃宗羲之經解，均達化境，各樹一新幟於文壇。乃近今著作之林，更遠超疇昔：彼汪笑儂之劇本，黃公度、蔣觀雲之詩，林畏廬、嚴侯官、馬君武之譯學，陳蝶仙、惜霜生之詞曲，梁飲冰、劉光漢、章太炎、柳亞盧之論文，許冷血、天笑生、李伯元、喋血生之小說，均爲一般文士所崇拜。猗歟盛矣。然英奇濟濟，更僕難終，來日方長，前途未艾，盍拭目以觀其後乎。

平步青《國朝文概》 國朝古文家，乾隆以前大抵規橅韓、歐，積久生厭。

丙辰大科之召，石笥、堇浦諸公出，始以閎博奇麗爲宗。梅厓又規仿周、秦、兩漢、荀、屈、揚、馬格韻，異軍特起，文後自評，盛自夸詡。西江人憙而學之者如盛字雲、羅臺山、張閏楊皆是，古峭生勁，一洗唐陳，視勺庭、堯峯以爲囂苶，更目望谿爲腐木溼鼓矣。

又　乾隆以後，文家桐城、毘陵離爲二派。近人據茗柯《送錢魯斯叙》、《祁孫七家文鈔叙》，謂魯斯受業海峰，倆誦於茗柯，與子居遂棄其聲韻攷訂之學而學古文。意在溝而合之，以示文章正統無駢拇支指之分。夫古文義法，自在天壤，深造者宜無不合，而得力要自不同。如以先生（惲敬）私淑海峰與澹泉、濱麓諸家，皆爲方、劉一派，則諸家別集幷先生《上曹儷笙侍郎》、《舉主陳笠帆書》、《魯斯墓銘》具在，將謂天下後世皆盲人乎哉？烏虖！是欲破門戶之見而適成爲門戶之私言也。是但以桐城爲不祧而聲貌不相襲者，舉無與古文之事而陰黜爲別派也。若南皮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則始於李申耆氏，而包容伯、龔定庵、魏默深、凌厚堂、蔣子瀟諸家和之。古文中有此一境，又不必強以先生爲蕃路矣。

林紓《愼宜軒文集序》　方滄溟、弇州之昌於明也，天下文章宗匠，若無敢外二子而立，而震川則恂恂於崑山，以老孝廉起而與抗，二子卒莫之勝者，固不能以淫麗者巇天下之正宗也。袁、趙、蔣三家之昌於乾、嘉之間也，浮囂者羣呴而和之；陽湖諸老復各樹一幟，爭爲長雄。惜抱伏處鍾山，無一息曾與之競；不三十年間，諸子光焰皆熠，而天下正宗尊桐城焉。歸、姚二公，豈蓄必勝之心？而古文一道，又豈爲競勝之具？然人卒莫勝者，載道之文，固非絺句繪章者之所能掩也！今庸妄鉅子，飣餖過於汪伯玉，哮勃甚於祝枝山，用險句奇字以震眩俗目，鼓其贋力，斥桐城不值一錢；而無識之謬種，和者隿聲徹天；余則以爲其才不能過伯玉，而其頑焰所張，又未能先枝山也！吾友桐城姚君叔節恆以余任氣而好辯。余則曰：「吾非桐城弟子，爲師門作捍衛者。」蓋天下文章，務衷於正軌。其敢爲黔黑兜鍪之句，務使人見而沮喪者，雖揚雄氏之好奇，不如是也。昌黎沈浸於雄文，然奇而能正；蓋得其神髓，運以關軸，所以自成爲昌黎之文。惟《曹成王碑》好用奇字，乃轉不見其奇。彼妄庸之謬種，若獨得此祕，用之以欺人；吾亦但見黔黑兜鍪而已，不知其所言之爲文也。叔節家世能文，爲惜抱之從孫，所著《愼宜軒文》若干篇，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於名理；是固能禰其祖矣！叔節之言曰：「劉孟塗，桐城人，乃其文固不肖桐城也！」余謂孟塗之文，吾鄉張松寥已力諍之矣！得桐城之嫡傳者，惟上元梅曾亮；顧其山水游記，則微肖柳州。夫學桐城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異也。曾子固文近劉更生，而《道山亭記》亦與柳州爲近；蓋既深於文，固無所不可。叔節知孟塗，則自知尤深，行文能用其所長。夫能用其所長者，桐城之長也。用桐城之長，則決不爲黔黑兜鍪之句，可決矣！今日微言將絕，古文一道，既得通伯，復得叔節，吾道庶幾不孤乎！因樂爲之序而歸之。

又《國朝文序》　世之治古文者，初若博通淹貫，即可名爲成就。顧本朝攷訂諸家林立，而咸有文集，陸離光怪，炫乎時人之目，而終未有尊之爲眞能古文者，則撏撦之家，第侈其淫麗，於道莫適也。質言之，古文惟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於無窮。若分劃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炫惑其目力，莫知其從，則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矣。雖然，獲理適道，亦不惟多讀書、廣閱歷而然，尤當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學，言之始衷於理，且與道合。史家之文，則又隳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

章炳麟《校文士》　近代學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學。兼是兩者，惟陽湖之張生（張惠言），又非其至者也！然學者不習通俗之文；而特雅馴可誦，視歐、曾、王、蘇將過之！先戴（戴震）《句股割圜記》，吐言成典，近古之所未有！邇者黃以周以不文著，惟黃氏亦自謂鈍於筆語，觀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幾賈、孔之遺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戴望）在樸學家，號爲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則信善矣！造次筆札酬對之辭，顧反與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謂文者，非其最上；而椎少文之云，特以匪色不足，短於馳驟曲折云爾！惟兪先生（兪樾）文窳濫，不稱其學；此則軼出於恆律者也！史家若章、邵二公（章學誠、邵晉涵）記事甚善；其持論亦在《文心》、《史通》間，然史家固無木訥寡文之誚，故不悉論。若通俗不學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叙行事，能爲碑版傳狀，韻語深厚，上攀班固、韓愈之輪，如曾國藩、張裕釗，斯其選也。規法宋人，而能止節淫濫；時以大言自衛，亦不敢過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則其次也。聞見雜博，熹自恣肆，其言近於縱橫，視安石不足，而擬蘇洵爲有餘，如惲敬輩，又其次也。自放塵埃之外，傲睨萬物，

而固陋不能持論；載其清靜，亦使窮儒足以娛老，如吳敏樹輩，又其次也。乃夫文質相扶，辭氣異於通俗，上法東漢，下亦旁皇晉宋之間；而文士以爲別裁異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則可謂彬彬者矣。魏源、龔自珍，則所謂僞體者也。源故不學，惟善說滿洲故事；晚乃顚倒詩書以釣名聲，凌亂無序；小學尤疏謬，而栩栩自高以爲微言大義在是。其持論或中時弊，而往往近於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學，又多交經術士，其識源流，通條理，非源之儕。然大抵剽竊成說而無心得，其以經爲史，本之《文史通義》而加華辭，觀其華，誠不如觀其質者。若其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而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較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之近實。而後生信其誑耀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嚮風。自自珍之文貴於世，而文學塗地將盡，將漢種滅亡之妖耶。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又《與人論文書》 來書疑僕持論褒大先梁而損置徐、庾以下，又稱中唐韓、呂、劉、柳諸家，次及宋世宋祁、司馬光等，然上不取季唐，下不與吳蜀六士（謂歐陽曾王蘇），若兩取容於姚、李二流者。僕聞之：「修辭立其誠」也，自諸辭賦以外，華而近組則滅質；辨而妄斷則失情；遠於立誠之齊者，斯皆下情所欲棄捐，固不在奇耦數。徒論辭氣，太上則雅，其次猶貴俗耳！（主意）俗者謂土地所生習（《地官・大司徒》注），婚姻喪紀舊所行也（《天官・太宰》注），非猥鄙之謂。孫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隨俗雅化。」夫以俗爲縵白，雅乃繼起以施章采，故文質不相畔。世有辭言襲常而不善故訓，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紀。佻儇側媚之辭薄之，則必在繩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先梁雜記，則隨俗而善，文盡雅；陳已稍替，乃南北捃合，其質大撓！故有常語盡雅，畢才技以造瑰辭，猶幾不及俗者，唐世顏師古、許敬宗之倫，是也。致文則雅，燕閒短語，有所記述題署，且下於俗數等；近世阮元、李兆洛之倫是也。且北朝更喪亂久，文章衰息，浸已紕於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尚文，以任、沈爲大師，終不近。會江左文體亦變；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蜚色，其質素醜，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傳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賁》，有何好乎？」陵夷至於唐世，常文蒙雜，而短書媟慢，中間亦數改化。稍稍復古以有韓、呂、劉、柳，自任雖夸，顧其意豈誠薄齊、梁耶？有所欲於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軼麗，而祗黨莽，不就報章，欲因素功以爲絢乎？自知雖規陸機，摹傅亮，終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趨彼耳。北方流勢本擁腫也，削而鞿之，大分不出後漢；碑誄尤近，造辭竄句，猶兼晉、宋賦頌之流。宋世能似續者，其言稍約，亦獨祁、光諸子。今夫韓、呂、劉、柳所爲，自以爲古文辭，縱材薄不能攀姬、漢，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宋世吳、蜀六士，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是豈可幷哉！曩嘗與足下言：「僕重汪中，未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視吳蜀六士爲謹。（原注云：夸言稍少。此近代所長。若惲敬之恣，襲自珍之僞，則不可同論。）僕視此雖不與宋祁、司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後生以是爲法，猶有壇宇，不下墮於猥言釀辭，茲所以無廢也。並世所見：王闓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原注云：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汙；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齲齒，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司馬遷、班固之言！」（原注云：紓弟子記師言，援吳汝綸言以爲重。汝綸既沒，其言有無不可知。觀汝綸所爲，文辭不應與紓同。其謬妄或由性不絕人，好爲獎飭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僕固不欲兩取容於姚、李，而惡夫假託以相爭者，楊子曰：「見弓之張弛而不失其良，曰檄之而已矣。」夫先梁與中唐者，勢有張弛，豈其爲良異哉！使奇耦之言，文章之議，日競於世，失其所以檄，而詭雅異俗者據之，斯亦非足下之所懼耶！

又 小說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鈃著書，上說下教，其意猶與黃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方伎，史官所不能志，諸子所不能錄者，比於拾遺，故可尚也。（宋人筆記尚多，如此猶有江左遺意。）其下或及神怪，時有目睹，不乃得之風聽，而不刻意構畫其事，其辭坦迤，淡乎若無味，恬然若無事者，《搜神記》、《幽明錄》之倫，亦以可貴。唐人始造意爲巫蠱、媟嬻之言，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說名，固非其實。夫蒲松齡、林紓之書，得以小說名者，亦猶「大全」、「講義」諸書，傅於六藝儒家也！

又《國故論衡・文學總略》　夫中唐文人，惟韓、柳、皇甫、獨孤、呂、李諸公爲勝。自宋以後，文學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較綜合以爲文章之極致，是烏足以爲法乎！」或曰：「子之持論，似明世七子所言，專以唐爲封域；而蔑視宋後諸公，寧非一偏之論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漢也；在其不解文義而以吞剝爲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爲準。吾則不然，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此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謂不辨雅俗，則工拙可以不論。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爲要者，公牘是也。』彼公牘者，復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謂雅者，謂其文能合格。公牘既以便俗，則上準格令，下適時語，無屈奇之稱號，無表象之言詞，斯爲雅矣！」《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勿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則古之公牘，以用古語爲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語爲雅。或用軍門、觀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謂屈奇之稱號也。或用「水落石出」「剜肉補瘡」以代本義，斯所謂表象之言詞也。其餘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龍筋鳳髓之書；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瀆萬端。此敝不除，此公牘所以不雅也。公牘之文，與所謂高文典冊者，其積極之雅不同，其消極之雅則一；要在質直而已，安有所謂便俗致用者，卽無雅之可言乎？幷獨公牘然也，小說之文，與他文稍異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記・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此皆小說所本；而漢《藝文志》之稱小說，則云「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是所謂詢於芻蕘者也；故如邯鄲淳之《笑林》，劉義慶之《世說》，多當時實事也。其有意構造者，則如《漢志》所載小說諸家，多兼黃老；而其後亦兼鬼神，若《搜神記》、《幽明錄》者，非小說之正宗矣！然猶不以譎怪恢奇相尚，雖云「致遠恐泥」，而無淫汙流漫之文；是在小說，猶不失爲雅也。自明以來，文人夸毗，惟懷婚姻，自詡風流，廉恥道喪，於是有《祕辛雜事》、《飛燕外傳》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復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說，其爲街談巷語，若《水滸傳》、《儒林外史》；其爲神怪幽祕，若《閱微草堂》五種；此皆無害爲雅者。若以古豔相矜，以明媚自喜，則無不淪入惡道！故知小說自有雅俗，非有俗無雅也！公牘小說，尙可言雅，況典章學說歷史雜文乎？若不知世有無句讀文，則必不知文之貴者，在乎書志疏證。若不知書志疏證之法，可施於一切文辭，則必以因物騁辭，情靈無擁，爲文辭之根極。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辭所以日弊也。

《清史稿・文苑傳一》　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嗚呼！盛已。明末文衰甚矣，清運旣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謙益歸命，以詩文雄於時，足負起衰之責，而魏、侯、申、吳，山林遺逸，隱與推移，亦開風氣之先。康、乾盛治，文教大昌。聖主賢臣，莫不以提倡文化爲己任，師儒崛起，尤盛一時。自王、朱以及方、惲，各擅其勝。文運盛衰，實通世運，此當舉其全體，若必執一人一地言之，轉失之隘，豈定論哉。道、咸多故，文體日變。龔、魏之徒，乘時立說。同治中興，文風又起。曾國藩立言有體，濟以德功，實集其大成。光、宣以後，支離龐雜，不足言文久矣。

又《文苑傳三》　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並起，世遂推爲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然繼輅選七家古文，以爲惠言、敬受文法於錢伯坰，伯坰親業劉大魁之門，蓋其淵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窺史、漢，桐城、陽湖，皆未嘗自標異也。

《太祖實錄》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　癸未，國子學典簿周循理言：「國學教化本原，請擇經明行修之士充學官，而增置其員。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五以上願入國學者聽復其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者皆令入學，且定其出身資格。太學生貢於朝，比科舉進士俱得優等擢用。如此則在內國子生日漸增廣，在外有常貢科舉進士，不患無人材用矣。」上是其言，命中書省增廣太學生，定其出身資格，仍擇文儒性行端潔者充學官。

又卷五五（洪武三年八月乙酉）　是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復三日試第三場，又三日試第三場。京師直隸府州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西、廣東各二十五人，若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或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疑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藝，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果斷。

又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乙未）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用，【略】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

於永清《近科衡文錄序》 國家取士功令，斟酌前代，自經義外，參用論、表、策，蓋用經義以觀子大夫經術，用策以觀子大夫時務，用論以觀子大夫才藻。二百年來，海內人士靡然鄉風。當是之時，卽有修由、夷之行，挾伊、呂之才，負孔、孟之道，懷管、葛之略，寧渠能離此業而取進賢冠乎？洪、永而後，嘉、隆而前，其業具在，可覆說也。始者斲雕揉觚，士嘗有所蘊藉，不盡如其意所欲出；已如意所欲出矣，不盡發洩無餘；已發洩無餘矣，不盡支離洸洋、旁溢而不可究詰。以迄今日，溢而諸史，溢而百家，溢而漆園，溢而苦縣，甚且葱嶺雞園，語揭日而行。嗟嗟！千里之馬，非鳴和鸞清節奏，終難備法駕；醫卽以意神，而或廢方書自用，鄭人倉公，有望之反走耳。夫衡文諸錄，亦舉業家之和鸞節奏與方書也，奈何一切敝帚視之，而曰吾自有別才別趨乎？不佞蓋深爲此慮，第嘉、隆以往諸錄，悉出衡文如椽之手，業已版行，間有一二稍窘帖括，又多所避忌，不甚酣暢。近科主上採言者議，倣洪、永初制，祗取子大夫原文，微加刪潤，以故稍恣意才情，橫筆世故，較前斤斤帖括，語殊多可喜。而後生末學，猶然憒憒，或強授一編，不終篇輒欲卧，間問以朝家大典故，或古人事蹟，又戟手無以應！夫諸錄具在，稍一涉獵，儘堪開拓心胸，博游才義，而弊弊焉株守一察，目眯大全，無論望賢書若千佛名燈，將無令大雅君子聽然笑人傖父面目邪？【略】其析理入微，則支公之傾坐；其持論中窾，則庖丁之遊刃；其藻思翩翩，則臨淄之繡虎；其輕世鑿鑿，則養由之穿楊。猶登大官之廚，鼎珍法膳，種種爽吻；入波斯胡肆，觸目皆履水出火，次亦琲瑮瑊玏。信舉業之總龜，而學人之前茅也。

黃汝亨《皇明策衡序》 策之雄者亡過于戰國之士與三國之人才，然皆耦機觸辨，以權智相傾軋已耳，而不爲組織之篇。在漢粹醇若天人，英通若治安，沈簡若趙營平，刻覈若晁大夫輩，陳篇矣，然各就一代之變、一人之才、一事之則，而極其用，其出有本源，學有積貯，因人際事，展用而乘其時，又彼問此對，響答象設，以事成文，而非以文摭事，故爛焉足述也。明興，制科得人最盛，而終之以策，直欲網羅千古，苞孕衆智，綜錯萬變，而又先之以經義，爲排偶章句之文。書生執理卽遺事，騁辭卽迷務，喜偶儻非常卽卑鄙學究，一人之身耳，而舉天人、治安、屯田、實塞、古人之所分長，而以寸晷尺幅兼擅之，其學必無本，而其言論必不可以施于用，亡怪也。一人之筆，而可以羅千古，苞衆智，與億萬之變，庶幾可施于用者，無如主司之自爲程策而冠諸錄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卽所問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貯，爲生平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章，施于當世亦成用，以弘治山東之澤道德而藹仁義，至矣！其次如新鄭乙丑之深，江陵辛未之悍，瑯琊湖廣之淹雅，雲杜陝西之英奇，允寧蕭孔之篇，公望騷雅之作，它名公鉅人，靈珠隋璧，雲蒸霞變，不可勝紀。要皆傑識匡時，宏文託志，書生之所窘，俗吏之所疵，腐儒之所拘，參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適于今，今可以程乎古，儀、秦失其辨，司馬、諸葛失其智，皇王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具在焉，嗚呼！此策衡之不可不讀也。

馮夢禎《皇明策衡序》 本朝鄉會試士末場以策五道，士之通經學古識時務者，皆於是收之。其法最爲近古，在前代明經詞賦之上。而其程士之篇，出於館閣巨手，命世高流者率十而三四，蓋其識精學博，練世久而運籌熟，故矢口縱筆，多中窾係，不爲支言。自國初至今，歲逾二百，科閱八十，卷帙之多，幾至充棟。況成、弘以前，人文未朗，質有餘而乏聲采，隆、萬以來，士習日靡，藻似侈而薄骨力，彬彬之盛，屬在嘉、隆，譬之泛海而拾珊瑚，非導師誰能布罔？伐山而覯梗楠，非匠石疇克揮斤？至於雜寶散材，世非無用，吾其舍諸。

李袞純《皇明策衡序》 國家以經術掄士，末場乃試策，風簷之下，士子不盡諳練，主司往往代作以貢天府，式多士，衡策所繇昉矣。不佞嘗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垂不朽，漢之策、唐之詞賦、宋之明經，班班足鏡，昭代若兼三季，然明經而至舉子業，不過腐儒糟粕，小兒嗄飯，語詔誥表，雖沿詞賦之遺，無當實際，皆朝取青紫，夕覆醬甌矣，烏足垂世！惟是制策所問，有不自黼扆宮壺，以迨人才、禮樂、邊陲、河渠、錢穀、刑獄，三事之所平章，六曹之所職掌者乎？射策所對，有不淹古貫今，導利規害，識若觀火，畫若破的，以箴主德、贊國政、襄民瘼者乎？卽非世務而譚理學子史，有不剖一人獨見，抉千古疑奧，爲木天石渠之秘解乎？故攬一策而一朝時事可稽也，攬羣策而累朝故實可考也，蓋視漢策尤鴻鉅，與金匱所藏正相表

裏，不朽之文，要惟此耳，豈明經詞賦可彷彿乎！然而亦以時異矣，英、憲已前，渾噩簡樸，鬱而未宣，文成公爲世大儒，所尚在眉山父子，明白典顯，膾炙士林，此一變也。王華州出而刻意摹古，投胎子長，奪骨孟堅，令人始覩漢官威儀，又一變也。新鄭、江陵力猛才鷙，且身陟鼎鉉，意在揮霍，語多綜核，庶幾會昌秉軸之謨，又一變也。弇州、雲杜以文人之雄，信筆飛灑，無言不長袖善舞，婁東以經國之手，翰墨縱橫，有攄必伐山驚魂，又一變也。至馮臨朐、陸蘭陰曉暢機務，燭照物情，鑿髓抽觔，聯璣合璧，似韓公子之纚纚洋洋，又一變也。雖中間作者，鉅公名流，人雕龍而戶繡虎，更僕未悉，要皆比肩接武，此數家盛矣！至矣！

湯賓尹《評選歷科鄉會墨卷漫書》　詩賦之途廣，內傾材情，外拾天上天下海內外之物以供筆舌，而無不足也。經義之途隘，綺口笥腹，俱無所用之，而才人學人之致窮矣。馬窮於蟻封，射窮於貫虱，馳陸稽天，何難之有哉？微心靜氣，參對聖情，一代收士之思，良亦精苦，有志憲章者，其毋忽於斯道也。氣孳於洪、永，孩於宣、成，壯於嘉，當其季而敝，無稽之口，動費數千言，不可覆也。隆之初則已反矣，今萬則再壯矣。嘉之盛，爲博穎豐頤、衣冠儼然，其患也肉多精少，形慢而神浮。萬之盛，爲新眉妍步，幽杳可賞，其患也妖冶之資，陰食壯氣。中於浮，不年而已矣，中於妖，其發禍無已計，是故君子慮之。吾讀嘉以前文，多見瑕，萬以後，多見瑜。嘉以前如烏鵲也，白者自白，黑者自黑，於十數牘中得一牘，而能舉其名也，於乙牘中得一行兩行，而能舉其語也，見瑕者多有眞瑜者存也。萬以來如烏之雌雄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欲舉數十牘中誰氏奪目，則皆奪目也，欲別一牘中誰語爲佳，則皆佳也。敝題面視之未必是，掩題面視之未必非，是見瑜者多而不知所以瑜也，於乎此亦人心世道之概也。

閔其華《九會元集引》　萬曆壬辰以來，首南宮者九人，其文海內共珍之，亦人人帳中自秘之者也。文章之變於今爲極，睹朝宗九派之分，竟不識濫觴之自，故以九先生之文，衡今日之學步九先生者，庶不迷其徑路云爾。蓋松陵洞玄抉髓、悟到機開，宣城胎結天授、神傳面壁，金陵富溢五車、雄逾八斗，同安峻立萬仞、神骨俱絕，蔚乎詞宗，誠藝林之嚆矢已。四明老枝勁榦，雄氣未降，醉李窮探力索，得之象罔以豎幟於今時，亦難乎其爲躋也。吳興雍容恬雅，步驟宣城，而竟出其門，氣類固相從矣。義興天資駿發，郢斤初試，邯鄲絕步，誰爲後塵邪？永春冠裳博大，舉止安詳，狎主齊盟，允乎其方駕也。是九先生者，遇合雖有後先，風骨亦人人殊，而要其根柢所在，有獨到之精神，無旁趨之蹊徑，固自一也。懸而象之，取則不遠，習以相習，愈習愈離，則素絲岐路之分，人自遠於九先生耳，其遠於九先生者，即其遠於制科之本義也。

《升庵全集》卷五二《辭尚簡要》　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爲世道長太息矣！

《七修類稿・國事類・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卻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二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尚與今不同，前後序文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減場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今則皆異於前矣。

又　《南北卷》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之士可知矣。《餘冬序錄》以爲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上，宮車宴駕，宣宗行之。

李贄《時文後序》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於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

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於今爛然，非時文之選歟？故棘闈三日之言，卽爲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於行遠耳矣。吾願諸士留意觀之。

袁宏道《諸大家時文序》 今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顧癸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且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何也？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於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贋，天地間眞文澌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爲文不類古，至擯斥之，不見齒於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安知有文。夫沈之畫，祝之字，今也；然有僞爲吳興之筆，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僞爲古鐘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得與之論輕重矣。何則？貴其眞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董贋法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也哉？

《客座贅語・經義兼古注疏》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制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三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聖制彰明，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爲主，左氏、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其人矣。《禮記》專用程灝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初制一申明之，使通經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譚元春《官子時文稿序》 士之有文，如女之有色，文之有先輩時輩，如色之有故人新人。善論色者曰：「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又曰：「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知手爪之所以妙，又知素之所以勝，此一人也，豈目挑而心招，倚門而刺繡；可以徼倖于歡儂之交者哉？夫時文中有多數句者，而先輩常少數句；有重後半者，而先輩常重前半；有用過文者，而先輩常用本文；此論色者之及于手爪也。時文中有讀之欲笑者，而先輩不苟嬉；有讀之欲泣者，而先輩不苟悲；有讀之動人心目，快人口齒者，而先輩不苟艷；此論色者之明于縑素也。前輩淪亡，莫究此義，有志之士，多傷心焉。

朱之瑜《答安東守約書三十首》三 中國以制義取士，後來大失太祖高皇帝設科之意。以八股爲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不過借此干進，彼尙知仁義禮智爲何物？不過鉤深棘遠，圖中試官已耳，非眞學問也。【略】卽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聞，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問學眞種子幾乎絕息。

《明史・選舉志一》 諸生應試之文，通謂之舉業。《四書》義一道，二百字以上。經義一道，三百字以上。取書旨明晳而已，不尙華采也。其後標新領異，益漓厥初。萬曆十五年，禮部言：「唐文初尙靡麗而士趨浮薄，宋文初尙鉤棘而人習險譎。國初舉業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左傳》、《國語》矣，又引《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佛經、《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窮。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純正典雅。宜選其尤者，刊布學宮，俾知趨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奏請刊布，以爲准則。時方崇尙新奇，厭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爲趨，不遵上指也。啓、禎之間，文體益變，以出入經史百氏爲高，而恣軼者亦多矣。雖數申詭異險僻之禁，勢重難返，卒不能從。論者以明舉業文字比唐人之詩，國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萬比中唐，啓、禎比晚唐云。

《榕村續語錄》卷一九 明末時文，看其議論氣勢，直欲凌駕前人，掀天揭地。由今看來，卑鄙無味之甚。

《隨園詩話》卷八 程魚門云：「時文之學，有害于古文；詞曲之學，有害于詩。」余謂：「時文之學，不宜過深；深則兼有害于詩。前明一代，能時

文，又能詩者，有幾人哉？金正希、陳大士與江西五家，可稱時文之聖；其于詩，一字無傳。陳臥子、黃陶菴不過時文之豪；其詩便有可傳。《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也。」

《廿二史劄記・明代科場之弊》 唐寅舉鄉試第一，與江陰富人徐經同舉，遂同入京會試。寅故有才，梁儲爲延譽於程敏政。適敏政與李東陽同主會試，策題以四子造詣爲問，乃是許魯齋一段文字，見劉靜修《退齋記》，通場士子皆不知。敏政得二卷，獨條對甚悉，將以爲魁；而寅出場後，亦疎狂自炫，給事中華昶遂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令東陽覆閱，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論不已，敏政、昶、寅、經俱下獄，坐經嘗謁見敏政，寅嘗乞敏政作序文，俱黜爲吏，敏政亦勒致仕，（見《明史》敏政、寅傳，并何良俊《叢說》，箬陂《治世餘聞》，王世貞《明詩評》。）昶亦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蓋定讞時未嘗實其關節之罪也。歸安人韓敬嘗受業於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爲他校官所棄，賓尹越房搜得之，并取中五人。他考官皆效尤，競相搜取，共十七卷。賓尹又以敬卷強總裁雲舉、王圖錄爲第一。榜發，士論大譁。及廷對，賓尹又爲敬會緣第一。賓尹旋以考察奪官，敬亦告病，事已隔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有私，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下禮官及都察院議，而不及賓尹。給事中孫振基請并議，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振基再疏劾，乃下廷臣更議，時賓尹已去官，敬謫行人司副。（《明史・孫振基傳》）

方苞《欽定四書文凡例》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陷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閒，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苶然矣。至啓禎諸家，則窮思華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所蔽。故化治以前，有簡要親切而又有精彩者，亦有直寫傳注，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意義無別者。正嘉而後，有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亦有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廓平衍者。隆萬爲明文之衰，有氣質端重、開架渾成者，亦有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眞氣者。至啓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偭棄規矩以爲新奇，剽剝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理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矣。我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探正嘉作者之義蘊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啓禎之恢奇而去奇輕浮險譎，兼收衆美，各名一家。

《欽定四書文・上諭》 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沉潛於四子五經之書，闡明義理，發其精蘊，因以覘學力之淺深，與器識之醇薄，而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微應者甚鉅也。顧時文之風尚屢變不一，苟非明示以準的，使海內學者於從違去取之介，曉然知所別擇，而不惑於歧趨，則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爲繩尺，士子何所守以爲矩矱。有明制義諸體皆備，如王、唐、歸、胡、金、陳、章、黃諸大家，卓然可傳。本朝文運昌明，英才輩出，劉子壯、熊伯龍以後作者接踵，莫不根柢經史，各抒杼柚，此皆足爲復學之津梁，制科之標準。自坊選冒濫，士子率多因陋就簡，剽竊陳言，雷同膚廓，間或以此倖獲科名，又展轉流布，私相倣效，馴至先正名家之法置而不講，經史子集之書束而不觀，所係非淺鮮也。

《閒情偶寄・音律》 作文之最樂者，莫如塡詞；其最苦者，亦莫如塡詞。【略】至說其苦，亦有千態萬狀，擬之悲傷、疾痛、桎梏、幽囚諸逆境，殆有甚焉者。請詳言之，他種文字，隨人長短，聽我張弛，總無限定之資格。今置散體弗論，而論其分股、限字與調聲叶律者。分股，則帖括時文是已。先破後承，始開絡結，內分八股，股股相對，繩墨不爲不嚴矣。然其股法、句法，長短由人，未嘗限之以數，雖嚴而不謂之嚴也。限字，則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語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聲，對必同心，意難合掌，矩度不爲不肅矣。然止限以數，未定以位；止限以聲，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嘗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嘗不可。雖肅而實未嘗肅也。

又《格局》 予謂詞曲中開場一折，即古文之冒頭，時文之破題，務使開門見山，不當借帽覆頂。即將本傳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與後所說「家門」一詞，相爲表裏。前是暗說，後是明說，暗說似破題，明說似承題。如此立格，始爲有根有據之文。場中閱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覺其好者，即是可取可棄之文。開卷之初，能將試官眼睛一把拏住，不放轉移，始爲必售之技。

吾願才人舉筆盡作是觀，不止塡詞而已也。（王左車云：「先生之文，篇篇若是，先生之書，部部若是，所謂現身說法者也。」）

又《大收煞》 予訓兒輩，嘗云：「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開卷之初，當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留連，若難遽別，此一法也。收場一齣，卽勾魂、攝魄之具，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名撒嬌，作臨去秋波那一轉也。」

《易餘籥錄》卷一五 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歸熙甫、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而何李、王李之流，乃沾沾於詩，自命復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而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

江國霖《制義叢話序》 制藝之興，其人心之不容已者乎。漢取士以制策，其弊也泛濫而不適於用。唐以詩賦，其弊也浮華而不歸於實。宋以論，其弊也膚淺而不根於理。於是依經立義之文出焉，名曰制義。蓋窮則變，變則通。人心之不容已，卽世運升降劇復之自然也。士人讀聖賢書既久，各欲言其心之所得，故制義者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要其取於心、注於手，出奇翻新，境最無窮。心之所造有淺深，故言之所指有遠近。心之所蓄有多寡，故言之所含有廣狹，皆各如其所讀之書之分而止，吾故曰制義雖代聖賢立言，實各言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有明以來，以制義取士，迄今蓋五百年。萃五百年之英才，悉其聰明才力、研精殫思於八比之中，各出其學以相勝，而又列科選儁分省程材，此亦如天之風雲，地之花木，山之烟嵐，海之潮汐，固有彼此殊狀，月異而歲不同者，非有人會而萃之，溯源流別支幹，蒐軼事輯異聞，安能使五百年之才人，精神辭氣、談笑詼諧，畢露於後人耳目之前哉。閩中梁茝林先生，以阮文達公《四書文話》屬草未成，乃作《制義叢話》二十四卷，權輿於宋代，美備於前明，極盛於本朝，抉其菁華，綜其同異，如貫珠，如纂組，其用心蓋亦勤矣。

朱琦《制義叢話序》 唐宋以詩賦取士，似專尚浮藻，然名卿往往出其中。有明改用制義，則託體甚高，盛衰升降前人已言之。逮本朝初，屏除天崇險詭之習，而出以渾雄博大，蔚然見開國規模。如熊次侯、劉克猷、張素存，其最著也。康熙後，益軌於正，而李厚菴、韓慕廬爲之宗。尋桐城二方相與輔翊，以古文爲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並堪駸駸靳焉。雍正、乾隆閒，墨藝喜排偶，而魄力芒厚，頗難猝辦，擇其醇者，卽獨出冠時。至嘉慶當路諸臣，研覃典籍，士子競援僻簡以希弋獲，近稍厭棄，又未免漸趨萎弱。蓋二百年來，文之遷變大概在斯，天下必能自豎立卓爾不磨者，乃不受轉移於風氣，否則，騖乎此復豔乎彼，馳逐東西，迄無一效。譬之駕車未熟，屢易軛銜，勢將顚蹶。甚且摹仿舊調，塡砌字數，膚飾庸濫，徒具形而無君形者存，致議者以制義爲詬病，不知特末流之過，豈制義之本如是哉。

楊文荪《制義叢話序》 自宋熙甯間以經義取士，至明初遂著爲功令，制義與詩賦代興由來尚矣。厥後法律益精，體格益備，專門名家，代不乏人，稿本、選本之刻，汗牛充棟，於經史子集外別立一門。前明三百年中，奇正醇駁，因時遷流，難以更僕數。我朝文治蔚興，作者輩出，迄於今風氣亦屢變矣。而設科取士之法，五百年相沿未改，重之者曰制義，代聖賢立言，因文見道，非詩賦浮華可比，故勝國忠義之士，軼乎前代，卽其明效大驗。輕之者曰時文全屬空言，毫無實用，甚至揣摩坊刻，束書不觀，竟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故列史《藝文志》制義從未著錄，是二說也，皆未盡然。夫制義之重也有重之者，其輕也有輕之者，非制義之有可輕、有可重也。自有制義以來，固未有不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若他書一切不觀，惟以研求制義爲專務，無惑乎亭林顧氏謂：「八股盛而六經微也。」竊嘗怪當世之士，童而習之弋科名躋膴仕，及詢以制義之源流正變、盛衰升降，則茫然不知所云，又何論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耶。然欲明乎源流正變、盛衰升降之故，非薈萃羣言勒爲一書，無由溯其源而導其軌。

梁章鉅《制義叢話例言》 制義始於宋，而盛於明，自洪永以逮天崇，三百年中體凡屢變。亦猶唐詩之分初盛中晚也。【略】國初文運鼎新，文人輩出，而論制義者，人人口中，惟曰熊、劉，不知先熊、劉而開山者有人，偕熊、劉而驂靳者有人，或以沈實勝，或以高華稱，開國規模，實遠駕明初洪永諸家之上。【略】國朝名臣多由科目出身，無不工制義者，而安溪李文貞

公、長洲韓文懿公爲之眉目。此外事業文章一以貫之者，實不乏人。今就國朝以逮道光閒，按前後論次之，用彰我國家人文之盛。【略】國朝自康熙以逮今兹，中閒制義流派不無小異，而清眞雅正之軌，則屢變而不離其宗。蓋才力隨人而具，風氣逐時而開，不必爲家數之分、門戶之別而標新領異，要使學者各隨其性之所近，而得所取資。【略】前明宦途，非由進士出身者不貴，而進士一科，非得元者不榮，故舉世趨之若鶩，至有元度、元派、元脈、元訣、元燈之目。惟我朝文字，大都博大昌明，遠軼前軌，嗣又恪遵聖訓，以清眞雅正爲宗，士大夫遂不復注意講此。【略】昔人論作史者，須兼才學識三長，余謂制義代聖賢立言，亦須才學識兼到。自元代定制，科舉文以四子書命題，以朱子章句集句爲宗，相沿至今，遂以背朱者爲不合式。然聖賢之義蘊，日繹之而不窮，文人之心思亦日濬之而不竭，其有與章句集句兩歧，而轉與古注相符，於古書有證者，未嘗不可相輔而行。【略】吾閩制義，自前明即有名家，如蔡介夫、周萊峯、田鍾臺、傅錦泉、李九我、許鍾斗、吳青嶽、蘇紫溪諸家，久已旗鼓中原。余近輯《閩文復古編》，已詳爲甄錄，我朝之李文貞公，直接前徽，已錄爲此集名臣之冠。兹但就乾隆以來名篇俊語，以次採擷，時代愈近，氣味愈親，鄉耆遺芳，師門舊制，尤欽欽在抱，寤寐不忘。

《制義叢話》卷一　《四庫全書總目》云【略】又云《作義要訣》一卷，元倪士毅撰，皆當時經義之體例，明以來科舉之文實因是而引伸者也。是書所論，雖規模淺狹，未究文章之本源，然如云：「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又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後來制義之龜鑑也。又云《書義矜式》六卷，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熙甯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編次《文鑑》，特錄此一篇以爲程式。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以冗長繁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即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云。按前明科舉，初場試四書文三篇，五經義四篇，故爾時有七篇出身之目。閒有合作五經卷以見長者，故又有二十三篇之目。前明以五經卷中式者，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史試南畿，兼作五經題，以違式，取旨，特賜第一，免其會試，授刑部主事。天啓丁卯鄉試，顏茂猷以兼作五經義取中，崇禎甲戌會試，又以五經卷成進士，皆吾閩人。而繼此者，丁丑則有江西揭重熙，己卯則有山東宋瑚，癸未則有浙江譚貞良、馮元飈，江南趙天麒。入本朝尤指不勝屈，如順治乙酉山東鄉試，法若眞以全作五經文，賜內閣中書，準其一體會試。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甯查士韓及吾閩侯官林文英，壬午順天鄉試，又有莊令輿長策二人，皆以兼作五經違式，特疏以聞，得旨俱著授爲舉人，准其會試。嗣後兼作五經文者，不必禁止，旋著爲令，各省於定額外，加中五經二人，於是習者益衆，各省以此中式者益多。而王漁洋《分甘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至有以五經卷掄元者。且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徐景曾以五經卷中副榜，亦蒙准一體會試，此尤出於常格之外也。至乾隆辛未科，始停五經中式之例。又云《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略】蓋經義始於宋，《宋文鑑》中所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即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爲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日生，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漸趨佻巧。至於啓禎，警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純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閒，於是啓橫議之風，長傾詖之習，文體盭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我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我皇上復申明清眞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聖人之教思無窮，即於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爲士林之標準焉。按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眞雅正，理法兼備。乾隆三年，復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清眞雅正，以爲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復奉上諭云：「國家設科取士，首重者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志潛心，而欲握管發揮先聖之義蘊，不大相徑庭乎？我皇考有

『清眞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等因欽此。」是「清眞雅正」四字，代聖賢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聖訓相承，規重矩襲，永爲藝林之矩矱，制義之準繩矣。康熙七年，禮部題覆左都御史王熙一疏，內開康熙元年以前鄉會試係做八股文章，二月八月內因上諭：「八股文章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於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改制科後，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奉旨依議。乾隆九年，禮部議覆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稱「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幸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且墨卷房行，輾轉鈔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選拔眞才實學之道」等語，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後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藝，科舉之弊，唐趙匡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該侍郎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惟務徇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謂時文經義等爲空言勦襲而無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大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義爲然。且夫時義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用，而未可概行訾毀。何也，時義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景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於經書之中，冥搜幽討，殫智畢精，始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至姦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興衰初不由此，更無事更張定制爲也，所奏應無庸議。（按是時鄂文端公當國，力持議駁制藝得不廢者，文端力也。）

又　按明初科舉成式，四書義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每道三百字以上，我朝順治二年定四書文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議，五百五十字恐詞意不盡，若不限字，恐又相沿冗長，嗣後限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始定鄉會兩試及學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爲率，違者不錄，長短得中，至今遵守，洵不可易之定式也。

又　顧亭林曰：經義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按楊誠齋「國家將興」二句文及「楊墨之道不息」二句文皆有四股，至於「治國家」二句文則有六股，汪六安「天之方厭」二句文有四股，「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文及「與讒諂面諛之人居」二句文各有六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節文則竟有八股，是其體實沿自宋，而定爲程式則自明始耳。）

又　方望溪（苞）曰：制義之興，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伏讀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良由經義代聖賢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僞，過時即湮沒無存，其開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

又　李文貞公（光地）《榕村語錄》云：文字不可怪，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事，這樣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疎淺易之謂也。又云：做時文要講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若口氣錯，道理

都錯矣。又云：房書坊刻始於李衷一，可謂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終日多讀經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觀。若只採幾段《左》、《國》、數篇韓柳，手此一編，以爲樣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又云：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恥古（命岳），就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優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脈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龐。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能密細，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論大妙。又云：文章先求通順了，其火候有時，豈能強所走至，但世有一種人從心裏放逸昏惰，志氣不立，其先時聰明才華，儘有可觀，到後來漸漸消亡，實是可惜也。汪稼門督部（志伊）曰：王陽明言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豪釐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能行其道於天下，則其術不可以不講也。近方望溪言，韓昌黎嘗云：文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翺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昌黎所謂是也。文之清眞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翺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即翺所謂造言也。此即今舉業行文之要術也。（按督部不工制義，此乃述前人之言故節錄之。）

又　徐存庵（越）《嶺雲編》所錄，上自洪武下訖昭代己未，不下三千篇，其自作紀畧云：「文章之名，曰程文、曰墨卷、曰房書、曰行書、曰社稿，是以其人與其人之時異之，其實未有殊也。在未遇曰社稿，一遇則曰行書，再遇則曰房書，墨卷之不同於房行書，有福慧鬼神相其成功，令衷其是者也，程文之不同於墨卷者，力爲矜式，不騁才不炫美，而一以書旨題情爲式天下者也。」此數語於制義之源委最爲簡明。

又　冉蟫庵（覲祖）曰：高明之人多厭時藝爲無用，而欲廢之者。余謂今之人無不讀經書者，率以爲時藝之資耳，不爲時藝則不讀經書矣。是知時藝爲經書之餼羊也，顧可廢哉。（按此言雖淺，而殊有關繫制義之不可廢，科名中人類能言之，然從無此論之深切著明者。）

又　王耘渠（汝驤）曰：世之詬病時文者，謂其氣體之非古耳，若得左馬之筆，發孔孟之理，豈不所託尤尊，而其傳當更遠乎。愚故謂有明制義，實直接史漢以來文章之正統也。

又　李雨村（調元）《制義科瑣記》云：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眞詞達，以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甯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甯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聿脩湖廣試牘，海甯許時菴江南試卷。

又卷二　王文簡公（士禎）《池北偶談》云：予嘗見一布衣，盛有詩名，而其詩實多有格格不達處，以問汪鈍翁，汪云：「此君坐未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暉《玉堂嘉話》一條云：「鹿菴先生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不猶戶也。」亦與此意同。按此論實確不可易，今之作八韻試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及長於作官牘文書者，亦未有不從八股格法來，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

又　施愚山（閏章）曰：文風之盛衰，上關乎國運。恭逢國家全盛之時，當有光昌俊偉之文。大抵風氣須尚高明，理體要歸醇雅。夫文之八股，猶人之四肢也。今或起講，一直說盡，無復虛冒，是開口而臟腑具見，病一也。提比籠罩冠冕，方有氣象，今或強作掀翻，散行一段，頭目顛斜，病二也。虛比往往徑刪，反從中股後出題，咽頂不貫，病三也。中股宜實而虛，宜正而反，宜全發而忽半截，無復起承轉合，心腹空虛，病四也。後幅忽作二大股，或又加二小股，股大於腰，指大於臂，病五也。夫耳目易位，西子無所逞其妍，榱棟倒施，輸般無所用其巧。讀書好古之士，範我馳驅，而蹊徑自別。至於全章一節，翦裁頓挫，方見古人手筆，願具眼者一振之。按此所論，俱係制義正格。惟論後幅之病，則名家往往有之，不足以爲病，分別觀之可矣。

又　虞山蘇苞九（翔鳳）選啓、禎文，始於甲子，終於癸未，名《甲癸集》，其自序一篇，切中時弊，不可不讀。知其弊而反之，作文之秘要在是矣。序云：「文運之壞也，有三大病、三惡習、三毒種焉。惡習未去，大病不治也，毒種不除，惡習不去也。何謂三大病？一曰『僦』，窶人子不能自置所居，賃市廛而處焉。一有不合，遷徙隨之，雖五都之市，皆經托足，而終無一椽之植，一瓦之覆，今之文士亦然。一房行出科律也，一考卷行蓍蔡也，目覽手披，口吟心識，荏苒三年，竟無所驗，復舍其故，而新是圖，終身奔走於其中，而茫然不知所有，故曰『僦』也。一曰『竊』，穿窬者盜人之衣

裳而服之，不能擇其短長；盜人之金玉而玩之，不能知其貴賤。苟示於人，無不窺所由來，而爲捕者所獲。今之文士亦然，其批閱時藝，不論其合章旨得題神明書義，而但思取其意，採其詞，及拈題握管，捧西子之心、擬優孟之貌，非不連篇累牘，而問其理出何經，事由何史，所採者誰家議論，所本者誰氏折衷，則不知也，而旁觀者皆知其爲他人殘羹餘液，雖有善者不能蓋焉，故曰『竊』也。一曰『奴』，廝養之於所主也，行止屈伸，惟其所使，嘻笑怒罵，悚息待命，役役終身，不能自主。今之文士亦然，每科房行墨卷出，錄其卑腐者曰：『此科甲傳鉢也，元魁續鐙也。』精描新樣，以幾一得，傭其耳目，囚其心志，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此亦隸人也，故曰『奴』也。而其病成於三惡習，古人之文，取神，取骨，取理，取氣，字句其後焉者矣。然取樸老，不取繁豔；取簡潔，不取淫浮；取典雅，不取卑靡；取名貴，不取庸陋；取古勁，不取柔媚，賴以吐聖賢之語氣，而顯其鬚眉也。今則弱其骨，揉其腰，低其聲，多其紅粉，以取媚於人，使聖賢口中，絕無壯彩，苟有引經據史、出風入雅者，時眼不能句讀，反曰『不利場屋』而刪之改之。且有因一二句、一二字而棄長篇者，何其自陋陋人也，此字句之惡習也。古人之文，或深醇謹厚，或排蕩縱橫，或典貴高華，或清空爽亮，體各不同，而重在器局，未有以機調勝者，題中雖有虛字，皆於實處得神。今則外不求名理，內不求性情，腹笥枵餒，口舌乘權，以虛挑爲靈，以吸後爲韻，以輕揚佻巧爲工，通篇播弄，無非者也之乎，滿紙機鋒，盡屬然而，雖未閒有沈溺未深者，聞高明之論，欲大變其所爲，而庸妄人復倡陋說以錮之，謂南北風氣不同，鄉會體裁各異，聞者復廢然返矣，此機調之惡習也。文無奇正，止有是非。古人之文，看題既眞，用筆不苟，學力富，識見確，思路精深，詞鋒英爽，雖堂堂八股，迥異尋常，譬如人身，然耳目手足猶是也，而岐嶷俊偉，則望丰采而驚之。若以五官四肢易位爲異，則見者以爲鬼物矣。今之作者不然，每遇一題，必問何格，整者散之，散者整之，應分不分，應合不合，以凌駕出奇，以割裂取勝，不知筋骨已亂，頭足倒施，其背於程式者遠矣，此格局之惡習也。而其習又成於三毒種。文運盛衰，大由主考，小由學使，北闈之壬子、乙卯，山東之戊午，以一科振數十年之弊，以一省起天下之衰，江南稱文章淵藪，自己酉、壬子典試者失其所取，而戊午以前督學諸公所錄皆下士，釀成今日之陋。劉不齋力挽狂瀾，拔幽滯於前茅，置時髦於末第，而江南之文漸有起色，此其大驗也。名儒夙學出閱者之識，力推學者之攻苦，定己之見以論文，則不爲文章所惑，就文之所至以取士，則不爲意見所拘，故能識異才而收實學。今者未窺堂奧，濫得科名，即秉衡文之筆，取其腐爛則曰醇正，取其淺薄則曰清眞，取其散亂則曰變化，取其癡肥則曰博大，取其苟簡則曰老成，取其隨題平叙則曰得法脈，考官以取士子，士子復爲考官，展轉波靡，罔知底止，此取士者所傳之毒種也。昔先君子之教不肖也，《四書》既完，即繼以《五經》、《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以先正小題爲殿，故予小子雖才質下乘，而幼時筆墨即不近庸俗，此非一先生之言也。凡爲父兄師長者，皆然。邇來之所見異是，曰：『文者士之羔雁，姑與寄焉，何必深求於是。』初明章句，熟記停當，時文數十首，謂道在是，經史諸書弗問也。即昔哲名稿，讀之而不得所解則棄之，未嘗深思研慮以求其故，故其教子弟也，以直解說約爲宗風，以房行考卷爲正業，良才美質其不爲沈錮而閉塞者寡矣。夫有司之前列，何當有無之數，窮年而守青氈，其術已不驗，而復誤人子弟，斷其讀書種子，故曰『庸師殺人甚於庸醫』，此父兄師長所傳之毒種也。成弘之閒士不知有時刻，篋中止有經史古文、先儒語錄，故作文者自書所見，不假借於人。至後世，而選家接踵矣。然求仲千子羽皇素脩維斗岦陽介生百史諸先生所選者，皆足闡發微言，羽翼大義，爲後學津梁，未如今日之非腐詞爛語不錄，非平腔熟調不收，錮人之耳目於淺陋，荒人之心志於穢蕪，若此其甚也。癸丑以後，金陳諸先生各出所學，各成品格，氣象萬千，不可比擬，而選家拘所見，以丹黃存其平正，而奇雋者刪焉，使天下曰：『諸先生者所仰望而不可攀躋者也，而其文止如是。』則益安於固陋而不返，此操觚者所傳之毒種也。予故憫焉，而有是選也。或曰：『不成弘隆萬而啓禎者，何也？』曰：『治痼疾者投參苓，先投金石；參苓之力寬，金石之力迅也。』文之在明，猶詩之在唐也。初唐渾穆，盛唐昌明，中唐名秀，至晚唐而憂時憫俗之意發，而爲言感激，淋漓動人也易。洪宣之文，初唐也，成弘正嘉之文，盛唐也，隆萬之文，中唐也，皆參苓也，啓禎則晚唐矣。諸君子以《六經》深其義，以《史》、《漢》廣其氣，以宋儒端其範，以兵農禮樂之志明其用，以得失是非之故大其識，以參觀典藏長其悟，以博覽雜記益其慧，固與先正所尚畧同，而其時廟堂之上，門戶相角，婦寺擅權，忠良僇辱，作者感末運之陵微，抒所懷之憤激，故其質堅剛，其鋒銳

利，三百年元氣發揮殆盡，此起衰金石也。然而服是劑者亦難矣。蓋名理精於江右，經術富於三吳，而談經濟、論性情皆擅其長。大力之沈摯，千子之謹嚴，文止之脩潔，正希之樸老，大士之明快，彝仲之精實，卧子之爽亮，陶菴之愷切，伯祥之古奥，維節之孤峭，長明之幽秀，二張之典麗精碩，歐黎之淡遠清微，登巘造極者指不勝屈，而其所言者，大之化育陰陽、興亡治亂、綱常名教、性命精微，小之及鳥獸草木之情、飲食居處之節，凡三才所有無不晰其神明，得其情狀，故不通六經本末者，不能讀也；不熟諸史得失者，不能讀也；不深於周、程、張、朱之語錄，以得聖賢立言大義者，不能讀也；不審於春秋戰國之時勢，以得聖賢補救深心者，不能讀也；不偏觀於諸子百家，以悉其縱横變幻者，不能讀也；不推於人情物態，以辨其強弱剛柔、悲喜離合之故者，不能讀也。不然，仍以字句求之，以爲不合於今日有司之程而驚異焉，譬之狗彘遇飲食之腐敗者而甘之，設有膏粱則不知其味矣。吾願學者，無以狗彘故習，而污先哲名文也。」

又　陸清獻公曰：成弘以前之文，叙題面處多，發所以然處少，而題意已顯然於題面之中。成弘以後之文，發所以然處多，叙題面處少，而題面亦躍然於題意之内。兩者不可偏廢也。

又　瞿昆湖（景淳）曰：作文須要從心苗中流出，初時覺難，久之自易，蓋熟極自能生巧也。今之後生，專去翻閱腐爛時文，以爲得法，抑知吾有至寶，不去尋求，而取給他人口吻，以爲活命之資，眞可嘆矣。更有一題到手，輒取舊文以爲式樣，初時以爲省力，不知耳目增垢，心志轉昏，自家本來靈性，反被封閉不得透出，即能成文，亦平庸敷淺，不足觀矣。

又　唐翼脩曰：前輩制藝之法有六位，六位者，曰頂，曰面，曰心，曰背，曰足，曰影。頂位者，題前也。題前有一層者，有二層者，有在上文者，有在本題者，知題有頂位，則文有來歷，前半不患無生發矣。面位者，題之正面，不煩言而解者也。心位者，題之所以然也，知題有所以然，則當求其所在，而搜剔之，斯理境深入不落膚浮矣。背位者題之反面也，從反面挑剔逆取其勢，則正面愈醒矣。足位者，題之後一層也，知題有後一層，必宜於後幅補之，而題意始完也。影位者，題之對面與旁面也。影在對面，描寫其對面，影在旁面，描寫其旁面，知題有影位，則題中題外不患無生發，且有離奇境界也。凡題不必六位皆全，而四五位則在所必有，能就四五位闡發盡神，即有佳境矣。

又　王耘渠論文有「四字訣」：一曰「鮮」，此一字全在落想時，須將題中所有數見不鮮意境極力掃去，然非故求新異之謂，只將題目看得透、說得醒，則用意遣詞，自然如時花美女，鮮豔動目，反此則爲蔫而已，人之惡蔫而喜鮮，最易明也。一曰「先」，此一字全在出筆處，須將章旨題旨，或承上或冒下，或本題眼目所在，最要緊處開口喝明，以下逐節提闡俱要爭先一步，使閱者望而知我之爲健將，自然人皆避舍，一鼓而登，若著筆平慢，落人之後，縱有是處被人掩卻矣。一曰「銛」，此一字雖亦在出筆處，然通體命意遣詞，俱要從銳利一路運用得鋒鋩四射，令閱者驚心爽目，自足使萬夫辟易，人馬應弦，反此爲鈍。夫考試謂之文戰，天下豈有持鈍兵而可入戰陣者乎？一曰「仙」，此一字則非凡人所能強求，但將前三字揣摩成熟，而加之以醞釀，進之以變化，自然如飛天仙人，脱盡塵埃，然此境終不敢爲庸才言，聊備一說而已。又論初學入門，一曰「清」，清楚而不模糊也。一曰「醒」，醒豁而不晦悶也。一曰「緊」，緊密而不鬆懈也。一曰「警」，警策而不庸弱也。按于光華謂清、醒、緊、警四字，不獨宜於小學，由小試至於鄉會墨，又推而至於策論古文，無不皆然，而近人所稱典、顯、淺三字，則恰爲初學之階梯也。

又　何義門曰：焯於壬午初識陶子師（元淳），請問作文秘訣。子師曰：「要活」。焯退而觀己之文，則一篇之中，血脈不貫不活也；一股之中，直下無轉不活也；一句之中，實字沓用不活也。然好爲無實駁雜之戲，不能致力於此藝，惟日以子師語存之於心。癸亥四月，以事留白下，因渡江至浦（口），訪劉大兄无垢，騎驢行田畔，野風忽來，顧見田中麥浪，其光油然，因悟天地之文，皆從一動生出，證以子師「活」字之旨，恍然有得矣。

又卷四　俞桐川曰：自洪武乙丑，逮建文之末，其開劉、方、黄、解諸君子，皆有傳文，然率不多覯，非獨風氣之樸，亦由靖難兵起，散佚者多也。永樂十九年，于忠肅始成進士，其文略盛，今所傳祇四首，或論相業，或談兵事，或誅佞討姦，每篇可當古文一則，文如此，亦無羨於過多矣。忠肅古文列之《三異人集》，時文獨成家，惟其文英風勁節，躍露楮間，殺機已見，亦不必怨羣小也。夫文山有忠肅之志，而功不克成，忠肅有文山之功，而志不見復，皆千古遺恨。然而立德立言，允文允武，曠世合轍，余故以文山殿

宋，以忠肅冠明，比而錄之，諒九原亦爲稱快爾。又曰：功業稱其科名難已，功業稱其科名而加之以文章難之難者也。有宋舉三元者三人，俱爲名臣，而文鮮有傳者，亦越有明，洪武時有瀾伯（黃觀），正統時有文毅（商輅），皆三冠羣英，然後世知文毅而不知瀾伯，豈非以文之有傳有不傳耶。文毅既定大計，與忠肅齊名，復辟後幾罹禍而得脫，辨明奪門，昭雪忠節，人主悔悟，故人謂文毅生平，前有以安社稷，後有以格君心，不謂之大臣不可也。讀其文者，其必知所取法矣。

又　張惕庵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章制義極多。自羅洪先、薛應旂諸孌，逮近人沈德潛諸君，皆是腐爛時文，不能窺聖人分際。惟王守溪作略見大意。」李安溪評云：「古人之學，皆是以心地爲本，聖人固是以一心涵萬理，學者亦當涵養其心，以爲窮理之源。」一言破的，無復遺義矣。

又　錢吉士（禧）曰：「論文者首成弘，而當時前後典文，如徐時用、邱仲深、吳原博、李賓之、謝千嵩、王濟之、張廷祥諸公，有厭故喜新，生心害政之憂，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經合傳爲主，所傳諸程墨，凡理學題，必平正通達，事實題必典則渾厚，明體達用，文質得中，彬彬稱絕盛者，諸君子挽回之力也。」又曰：成化乙未廷試，王文恪已居第一，商文毅忌之，易以謝文正，故時人嘲之曰：「文讓王鏊，貌讓謝遷。」今觀文正所作，清剛古樸，不入時豔，獨惜其少耳，何嘗讓文恪哉。方逆瑾用事，時羣邪項領，衆正側目，在廷之士，咸受摧抑，文正獨秉介石之操，翩翩去位，不俟終日，文恪亦未嘗不去，但稍後於文正耳。古人出處進退，同一不苟如此，又何必於文字較短長哉。

又　俞桐川曰：閩粵古之僻壤也，其中率多望族，侯官林氏，三代五卿，南海倫氏，父子四元，中土莫之及也。林氏之盛，始於亨大（瀚），倫氏之盛，始於迂岡（文敘），今讀二公文，亨大鄭重古樸，故其福厚。迂岡高潔簡貴，故其名高，子孫蕃盛，亦積累教誨之所致。然其兆未嘗不見於文章，必謂才人多窮，難爲繼起，是亦言之過激已。（倫文敘弘治己未科會狀子以諒，正德戊子解元以訓，正德丁丑會元，是合父子三人爲四元也。）又曰：言道學者絀風流，言風流者絀道學，皆惑也。陳白沙先生倡學東南，爲世儒宗，吾疑其文必方正嚴肅，確不可犯，今誦其集，瀟灑有度，顧盼生姿，腐風爲之一洗。吾固知人造其絕者，未嘗不有所兼也。道學絕者兼風流，吾求其人合其文，其陳白沙乎？風流絕者兼道學，吾求其人合其文，其唐子畏乎？又曰：讀于忠肅公《不待三》篇，見守京師手段，讀王文成公《子噲不得與人燕》篇，見擒宸濠手段。按言爲心聲，眞經濟氣節人，即制義可以覘其概，不當僅以帖括目之。

又卷六　徐存庵曰：嘉靖以前文以實勝，隆萬以後文以虛勝。嘉靖文轉處皆折，隆萬始圓，圓機田鄧開之也，後漸趨於薄矣。嘉靖文妙處皆生，隆慶、萬曆始熟，熟調湯許開之也，後漸入於腐矣。

又　俞桐川曰：「明有達官往肆中，見鬻《江右四家文》者，問以何用，其人答云：『其文高耳。』達官曰：『高而不售安用之。吾所取者富貴福澤之文也。』其人廢然而去。然章大力售以辛酉，最奇而最先售，甲子，而艾千子售，丁卯而羅文止售，庚午而陳大士售。彼富貴福澤之文，亦未必其盡售也。大力文幽深沈鷙，一溪一壑皆藏蛟龍，不崇朝而雲雨及天下。故沈何山、韓求仲、張受先皆重之。吾不知達官之論文，果勝三先生否耳。達官者忘其姓名，亦不必問其姓名也。」

又　《明史·文苑傳》云：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窺，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嫉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

又　俞桐川曰：艾東鄉少負異才，倡其同志爲四大家稿，名動海內，而樸質堅粹，三家皆莫及之。蓋精嚴如錢吉士猶遜一籌，而況霍林求仲之倫乎。遭時喪亂，跋履間關，同時名士，狼籍載路，而公獨視死如歸，游說萬端，終莫之屈，不媿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

又卷八　紀文達師曰：「國朝制義，自以劉黃岡、熊漢陽、李文貞、韓文懿爲四大家，其繼起足稱後勁者，斷推桐城方望溪，乾隆初奉敕錄前明及本朝《四書文》，以桐城總其事，仰見聖人知人善任，後有作者，弗可及矣。」顧黃岡、漢陽、桐城，皆萃畢生之精力，始得專門名家。而安溪、長洲二公，則以名臣而兼工此事，尤爲其所難，且長洲本以制義受知通顯，後亦專以文章報國。惟安溪以經文緯武之畧，際喜起明良之朝，道學、政事、文章一以貫之，而出其緒餘以爲制義，亦復能涵蓋一世，潤色千秋，其本領又應在長洲之右矣。至同時名流輩出，蓋有不受諸家之範圍者，或以經術勝，或以筆仗雄。國初規橅，令人不可方物，選本俱在，又豈前明洪、永諸公所可

同日而語也哉。

又　張惕庵曰：國初文章巨公，壬辰之唐戚，猶己丑之熊劉也。熊文寬博似董江都，劉文雄俊似賈長沙。熊曆官至少宗伯，督學畿輔，有賢聲，今幽冀閒言學政能振興多士者，首推漢陽，次安溪也。劉終於殿撰，戚得第後，不與館選，授陝西縣令。前任虧官帑，戚爲所累，羈獄中十餘年。唐以御史巡視陝西茶馬，至甘州脫左驂，贖之乃得歸。唐文淩紙怪發，似韓昌黎。戚文幽摯沈刻，似柳柳州。一修一促，一亨一屯，與前賢亦復遙遙相對也。

又　俞桐川曰：有明之季，文體蕪穢，晦冥蒙翳，與運相符，丙戌丁亥草昧漸開，至於己丑，主司既執先正法律衡天下士，名公碩儒起而應之，熊鍾陵先生其較著者也。昔艾千子之論文也主理，錢吉士之論文也主法，而狂瀾既倒，不能復迴，先生主試兩浙，督學京師，乃取艾錢諸選，發揚鼓勵，於是天下嚮風，典型如故，一人之力也。夫楚地江漢會同，雄風甲天下，而己丑爲最盛。黃岡古博縱橫，收前代之終，鍾陵簡老蒼茂，開本朝之始，科名伯仲，海內具瞻，可謂一代之景星慶雲矣。

又　何二山（忠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題，熊劉文並膾炙人口。王巳山謂劉不如熊，儲中子又謂熊不如劉，余謂以骨采論，自黃岡更蒼堅，以針對言，則漢陽較渾切，相去亦未至一舍。儲中子嘗目熊文爲生雜，雜或不免，生於何有乎。兩公全集具在，劉生熊不生，雜則劉多熊少，熊輸劉一個堅字，劉輸熊一個渾字或足當汝南月旦評也。

又　俞桐川曰：「國初自己丑以來，返樸還淳，至於庚辰，名家林立，然尚標新領異，出奇制勝，獨張爾成（永祺）力追正嘉，歸於醇雅，五十年來，文體不致潰裂，則爾成之力爲多矣。」

又卷九　《四勿齋隨筆》云：乾隆二十四年奉上諭：「有明決科之文，流派不皆純正。但如歸有光、黃淳耀數人，皆能以古文爲時文，至今具可師法。國朝人文蔚興，前如熊伯龍，後如李光地輩，並根據理要，而體裁自見閎整，至若張照等之步趨李光地，亦知彷彿先民矩矱等因，欽此。」謹按安溪李文貞公相業，爲我朝之冠，其制義亦是我朝領袖，已奉宸褒，士林無復異議。蓋公文元氣渾穆，名理湛深，直可度越漢陽、黃岡、長洲諸公，何況餘子。

又　《四勿齋隨筆》曰：李文貞公知兵，又好講學，酷似王陽明先生。其團結鄉勇抗耿逆，以此受知洊躋卿相，亦與陽明相似，所不同者，篤信朱子耳。公中康熙庚戌進士，前此時文陋劣油滑相尚，可不學而能，京師無名子有繪八股圖者，作瞽者八人，或題詩，或作字，或鑒賞古玩，或品評法書名畫，與調琴弈棋，言作八股猶此八瞽者，無知妄作也，朝論恥之，遂廢八股，以論策取士，是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鄉會試也，至己酉以士人漸知實學，復制義，庚戌會試人才特盛，如徐乾學、陸稼書、仇兆鰲、趙申喬、張鵬翮、徐元夢、張伯行、邵嗣堯、王淡、李振裕，皆卓然爲名臣。次科癸丑，韓文懿公遂冠南宮，文運大興，迄於今彌振矣。

又　俞桐川曰：一代之興，必有文章之士，經術理學傳其家，以華其國，蓋故國世家，相爲表裏，漢有扶風，宋有眉山，亦越有明倫氏父子相繼而冠南宮，李氏兄弟同榜而魁多士，是皆黼黻治平，名聞海內，我朝甫定，江南文運丕振，張公選先生以風度典則首薦賢書，而禮存、素存、惕存相繼而起，由子及孫，於是天下論制義正宗者，必推京江，而切實正大、爾雅溫醇，則素存先生文尤著，夫文人少達，造物忌才，獨至京江若有取之不竭者，前後重光，伯仲繼美，而素存先生且夾輔盛朝，平章天下。蓋文與福兼，其遭遇又在古人之上矣。

又卷一〇　檀吉甫曰：自韓宗伯後而二方興，皆游宗伯之門者，而百川早卒，望溪晚遇，惟樸山以別調孤行開一生面，其徒衆極盛，四大弟子最著，謂陳星齋、杭堇浦、孫虛船、齊次風也，時以與王牆東並稱，王氏諸少並佳，然雖極力標榜，終不能及淳安也。

又　制義有以單行之神作排偶之體者，前明周萊峰、唐荊川實創此法，後鮮繼者，惟王牆東《此謂身不修》二句題文實擅其妙。

李調元《制義科瑣記序》　我朝承前明之法，以八股選士，則其盛又前古所未有者。蓋其各省之試謂之鄉試，鄉試中選而貢之京師，合而考選之謂之會試，會試得列進士第者，又廷試之謂之廷試。自前明以迄於今幾五百年，儲材養士之厚，率舊作新之制，文人學士多喜談而樂道之，其雜載于高文典策、稗官野史之內者，更僕未易悉數。【略】或曰八股取士之制，創於元代，舊說以爲王荊公始者，非也。蓋荊公之所創者經義，非八股。又凡入場之制，亦多元代所制，如糊名易書等事，猶是遺規也。不但文字體裁之特異於前代而已。

《制義科瑣記・初設科舉條格記》　洪武元年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

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士人之上，懷材抱德之賢，恥于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行文武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無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重以重罪，以朕稱責求賢之意，所有合行事宜，條于後：

一、鄉試會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古註疏，《書》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註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一、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一十七名，正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五百名爲率，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不及數者，從實充貢。河南省四十名，山東省四十名，山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四十名，江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一、會試額試一百名。一、高麗國、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一、開試日期，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殿試三月初三日。一、三年一次開試。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各具籍貫年甲三代本姓、鄉里舉保、州縣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于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罷閒人吏娼優之人，並不得應試。一、應舉不第之人，不許誼閙摭拾考官及擅擊登聞鼓，違者究治。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違者許赴臺省拍實陳告。一、科舉取士，務在得全才，但恐開設之初，騎射書算未能（編）〔遍〕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二年之後，須要兼全，方許中選。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乎全材，任官惟能，庶可成于治道。咨爾有衆，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頒行科舉成式》 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于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于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徒及罷閒官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試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明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人，會試禮部官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官在內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使官二人，供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皆擇居官之清愼者充之。巡綽監門搜撿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督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凡供用筆札飲食之屬，皆官給之。舉人試卷自備，每場草卷、正卷各用紙十二幅，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經書，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會試殿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場，每人用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冒，至晚納卷，未畢者給燭三枝，文字迴避御名廟諱及不許自叙門第，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謄錄用硃，考試

官用墨，以防欺僞，其會試中試者，三月朔日赴殿試。

陶福履《常談序》　自科舉法行，士不復通經學古，楊綰有言：「少而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試家之藝，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隋置科目至於唐代，才及百年，弊已如此。今之學者，殆又甚焉。經史、性理、掌故諸書，悉不研究，而惟攻時文。又舍棄先正，滅裂理法，取近科房行墨卷承之庸之，以希弋獲，豈惟六經之旨、當世之務毫不通曉，科舉功令條式所列，苟取以問其始末，亦瞠目不答而已。嗚虖，士習若此，欲望其通達治體，起而爲國家實用之人，亦已難矣。【略】嗚虖，國家養士於學校，考之以經義，而嚴之以課程者，欲其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內以靖妥宄育元元，而外以禦敵國外患，豈果區區文藝之末，遂足爲用世之材也哉。

《常談・四書文》　四書文經義也。宋熙甯中王安石所創。《宋史》熙甯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命中書省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有文采，乃爲中格。元仁宗皇慶初復科舉，仍用經義（先是太宗時，耶律楚材請以三科選舉，一經義、一論、一詩賦），體式小變。其文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大講、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宋魏天應《論學繩尺》，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後又小變，然冒題、原題、講題、結題，一定不易（見倪士毅《作義要訣》）。明初又小變，然文後尚有大結，猶其遺法。成弘以後，純爲八比之格矣。元制經義外有經疑，分本經疑、四書疑，明初尚沿之。洪武三年初行科舉，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旨同異，十七年改定格式，此法遂廢。自後惟行本經義、四書義，士皆杜撰無根之語，無復經義遺意矣。

劉大櫆《徐笠山時文序》　夫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立乎千百載之下，追古聖之心思於千百載之上而從之。聖人愉，則吾亦與之爲愉焉；聖人戚，則吾亦與之而戚焉。聖人之所窈然而深懷、翛然而遠志者，則吾亦窈然而深懷、翛然而遠志焉。如聞其聲，如見其形，來如風雨，動中規矩。故曰：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

吳德旋《族叔晉望時文集序》　國朝之以時文名家者衆矣。自予所見，則李光地、方舟、劉大櫆、竇光鼐最其善者也。而今乃得吾族叔晉望先生，先生之于爲文既勤且久。原本經術而又出入于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以披其文而相其質，誠足以繼夫李、方、劉、竇之爲之者。而上追王、唐、歸、胡諸大家，無愧色焉。是急宜梓而行之，以爲復古者勸也。或曰：先生之文則善矣，然非所以追趨而逐嗜也。予曰：君子之學盡其在己者而已，窮達聽之天，毀譽聽之人，豈可以用吾力哉。有志復古者，尚其擇所從事矣。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科舉之法，以八股制藝取士，實不足據，況有司故事奉行，士子以腐爛時文，互相弋取科名而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錢塘馮山公《八月十五夜場屋聞雁作》云：「對策五千言，主司例不看。野夫必盡襲之弊；余謂以次場作首場善矣，其不愧爲司文命者，曾有幾人乎！誠，正書至達旦。」讀之可爲寒心。錢辛楣先生欲改次場經文作首場，以絕勦

梁啓超《變法通議・論科舉》　（臣而憚於法先王，此太平之道，所以千歲而不一遇也。自漢迄今，取士之法已不知幾易，今乃謂不過如是，其誰信之。）閱數百載，歷元涉明，爾靡疲敝，迄於今世。揣摩腔調，言類俳優；點名對簿，若待囚虜；擔簽彙彙，狀等乞匄；搜索挾書，視同穿窬；糊名摸索，乃似賭博；歸本重書，若選鈔胥。夫國家之取士，取其才也，取其學也，取其行也。今以俳優鈔胥畜之，以囚虜乞匄穿窬賭博視之，欲士之自愛，欲國家之能受其用，何可得也。王介甫曰：「古者取士也寬，其用之也嚴。今取士也嚴，其用之也寬。」吾請爲一說曰：古者試士之具嚴，其爲途也寬。今試士之具寬，其爲途也嚴。今之所以進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韻之詩，雖使伊呂管樂，操觚爲之，必無以遠過於金陳章羅。而曲士陋儒，剽竊模倣，亦未嘗不可能之而有餘也。故不必論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式者，而後取之。就其所取之人，以爲比例，則舉人之可以及第，諸生之可以得解者，皆當數千人矣。而進士之額，每科不過數百，舉人之額，每省不過數十，則其餘數千人之見擯黜者，安知無伊呂管樂之才。而所取數百數十，安得無曲士陋儒，以濫竽於其間也。昔人論科舉之弊不一，而以探籌之喻爲最當。所謂非科舉之能得人才，而奇才異能之人之能得科舉，斯固然矣。然奇才異能者，固能得之，闒冗汙下者，亦能得之，則將何擇也。今夫挾千金以求力士，號於衆曰：「有能舉千鈞者致千金。」則強有力

之人立見矣。號於衆曰：「有能勝匹雛者致百金。」則所懷之金，頃刻而盡，而貫獲之才，未必能致也。今之爲說者，每以科第猥濫，欲裁中額，以清其途，不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雖進士之額，裁至數十，舉人之額，裁至數人，而猥濫如故也，徒使懷才之徒，嶔奇抑鬱，不能自達，鬚鬚白首，才氣銷磨，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吾蓋見夫綴學之子，當其少年氣盛，未嘗不欲博通古今，經營天下，其意若曰：「吾姑降心於帖括之學，俟得一第，可以娛父母，畜妻子，然後從事於吾之所欲學而已。」當其應童子試也，縣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府，府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院，三試竣事，一年去其半矣。既以半年人力，廢學以就試，一經黜落，則窮愁感歎，不能讀書，而頹然以自放者，又復數月，感歎既已，而縣試又至矣，試不一試，年不一年，卽幸而入學，而諸生得解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舉子得第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詞館得差之難，其情形亦猶是也。試事無窮已之日，卽學子無休暇之時。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而向之所謂博通古今，經營四方者，終未嘗獲一從事也。若夫瑰瑋之士，志氣不衰，衝決羅網，自成其志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人哉。然其中材以下，汩沒此間而不能救者，何可勝道。況此一二人者，苟非爲科舉所困，而移其衝決羅網之力量，以從事於他端，則其成就，又當何如也。故學校之盛，中人亦進爲上材。科舉之衰，有志亦成爲無用。其差數之相去，如此其遠也。

《飲冰室詩話》 吾最念通甫、著偉，而苦不能憶其遺文。通甫辛卯冬有贈余入都長古一首，記其四句云：「豈無江海志，詄蕩恣游遨，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煖？」他皆忘矣。著偉他文不能記，卻記其少年所作八股，題爲《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凡二千餘言，連犿瑰偉，不可思議，八股界之革命也；末兩股云：「《同人》以咷爲始，則憂患已伏於生時，可知泣血漣面，卽降孕已受天囚之慘；《未濟》以火爲歸，則乾坤必毀於灰燼，可知亢龍有悔，卽上帝難爲乞命之身。」亦可見其理想之一斑也。昔夏穗卿嘗於十年前戲語余云：「八股之運必絕矣。此亦五百年來中國文學之一種也。吾將別其流派，著一書焉，以存於後。」果爾，則著偉之八股，亦有可記之價值也歟？

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卽數之偶也。【略】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略】吾友胡稚威有意振之，得若干卷，錦摛霞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本朝無偶之者也。迦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於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逮，乃先爲之序。

孫星衍《國朝八家四六文鈔序》 往余在江淮間，友人汪容甫出弇軒《檢討駢體文》相示，歎爲絕手。歲乙巳，余客中州節署，值弇軒以公事至，時秋颿中丞愛禮賢士，嚴道甫侍讀、邵二雲閣校、洪稚存奉常，皆在幕府，王方川編修亦出令來豫，極友朋文字之樂。【略】今代爲文有六朝風格者，惟邵叔宀、袁簡齋兩君，既有集行世，弇軒尤致力於此，嘗見寄其甥朱滄湄舍人書，暢論宗旨，略云：「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主，不爾，則用之婚啓，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辨，直爲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但從橫開闔，一與散體文同也。」又云：「任、徐、庾三家，必須熟讀，此外四傑，卽當擇取，須避其平實之弊。至於玉谿，已不可宗尚。」又云：「第一取音節近古，庾文『落花芝蓋，楊柳春旂』一聯，若刪卻『與其』字，便成俗響。陳檢討句云：『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姮娥寶樹。』此調殊惡，若枉古人，寧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也。【略】」又云：「不可用經典奧衍之詞，又不可雜制舉文柔滑之句」云云。

孫梅《四六叢話凡例》 四六至南宋之末，菁華已竭。元朝作者寥寥，僅沿餘波。至明代經義興，而聲偶不講，其時所用書啓表聯，多門表習套，無復作家風韻。聖朝文治聿興，己未、丙辰兩舉大科，秀才詞賢先後輩出，迥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長者，自彭羨門、尤悔庵、陳迦陵諸先生後，迄今指不勝屈。

梅曾亮《致陳伯游》 某少喜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爲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

吳鼒《八家四六文鈔敘》 國家化成萬禩禮，道光八野，人握珠璧，文奮鸞龍，其以立言垂不朽者，不僅數公，茲就鼒師友之間鑽仰所逮，或親炙言論，或私淑諸人，所知在此也。卽鼒卅年遊學江湖，受知場屋鉅公名德辱收

之者，亦不僅數公，眾衆分門，元音異器，茲集局于四六一體，道則其貫，藝有獨工，所錄在此也。此數公者，通儒上材，或修述樸學，傳薪賈鄭；或喁于樂府，嗣響雅騷，傳世行遠，不名一技。茲集發于生徒之請，綜爲駢儷之則，採片石于抵鵲之山，挂隻鱗于游龍之淵，所業在此也。夫一奇一偶，數相生而相成。尚質尚文，道日衍而日盛。暘谷幽都之名，古史工于屬對。覯閔受侮之句，葩經已有儷言，道其緣起，畧見源流。蓋琴無取乎偏絃之張，錦非倚乎獨繭之剝，以多爲貴，雙詞非駢拇也。沿飾得奇偶語，非重臺也。要其撏撦雖富，不害性靈。開闔自如，善養吾氣。敷陳士行，蔚宗以論史；鉤抉文心，彥和以談藝。而必左袒秦漢，右居韓歐，排齊梁爲江河之下，指王楊爲刀圭之誤，不其過歟。然而醇甘所以養生，或曰腐腸之藥；笙簧所以悅聽，或曰亂雅之音。是故言不居要，則藻豐而傷煩；文不師古，則思騖而近謬。鉛黛飾容，夫豈盼倩之質；旌旗列仗，乃非節制之師。雖復硬語橫空，巧思合綺，好馳驟而前規亡，貪掎摭而眞精失。其有擺脫凡近，規橅初祖，眞宰不存，形似取具。屋下架屋，歧途又歧。又其下者，翦裁經文，而邊幅益儉；揣摩時好，而氣息愈囂。啓事則吏曹公言，數典則俳優小說，其不得仰配于古文詞宜矣。

劉開《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 由唐及宋，駢儷之文變體已極，而古法寢微。國朝作者起而振之，因骨理而加膚澤，易紅紫而爲朱蘭。窮波討源，以雅代鄭，意云善矣，法云正矣。然襲末流者既不歸準衡，追古制者亦多滯形貌。八珍列而味爽，五官具而神離。良由胎息尚薄，藻飾徒工，情旨未深，意興不飛之所致也。【略】夫文辭一術，體雖百變，道本同源，經緯錯以成文，玄黃合而爲采。故駢之與散，並派而爭流，殊途而合轍。千枝競秀，乃獨木之榮；九子異形，本一龍之產。故駢中無散，則氣壅而難舒；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廢。

陳方海《孟塗駢體文書後》 駢體之文，至今日而極盛，若夫容甫、稚存，並轡於江表，而撝約亦抗音於海隅，豈惟振六代之飈流，實將據中華之壇坫矣。孟塗晚出，才雄氣盛，力變奇境，擘山贔屭，鑿空趦趄，以角諸家，難分勝負。第吾觀其志，恐難爲繼也。蓋諸家求爲同於古人，孟塗求爲不同於古人。求爲同者譬如經塗九軌，佩玉徐行，衆人所能學也。求爲不同者，則駕雨乘風、神勝鬼趡，焉得人人而學之。雖然，不讀唐以後書，不作宋以下語，託體未嘗不尊，至於引芳艸而契古歡，託微波而展孤笑，其情有深焉。世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也。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本朝工駢體文者凡十一家：胡稚威天游也；洪稚存亮吉也；孫淵如星衍也；孔顨軒廣森也；阮文達元也；張介侯樹也；張皐文惠言也；陳恭甫先生壽祺也；湯茗孫儲璠也；吳山尊鼒也；方彥聞履籛也。諸家駢體文，古懋奇奧，沈博絕麗，大有復古之功，可接黃石齋先生。若陳宜年之陳舊，袁簡齋之粗豪，吳園茨、章豈績、曾冰谷、吳穀人、楊荔裳、彭甘亭之未具大力，皆不足以行遠者也。

《文翼》卷三 駢體中之邵叔宀，古文中之姚惜抱也。以其文氣遒鬱，絕相類耳。

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序》 夫咸英既遙，詩聲俱鄭，籀斯屢變，草書非古文之衰也，運會爲之哉。然而進取之儒不隨頹俗，持立之品必追前修。大壑有宗，迥狂瀾於既倒；朝華方謝，啓夕秀於未振。作者復起，存乎其人，有如駢體之文，以六朝爲極則，乃一變於唐，再壞於宋，元明二代則等之自鄶，吾無譏焉。原其流弊，蓋可殫述。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變焉者也。後世與古文分而爲二，固已悞矣。歲歷綿曖，條流遂紛。【略】古意蕩然，新聲彌甚。且也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變以三五，厥有定程，奚取於冗長乎。爾乃吃文爲患，累句不恆，譬如屢舞而無綴兆之位，長嘯而無抗墜之節，亦可謂不善變矣。夫畫者謹髮，不可以易貌，射者儀毫，不可以失牆。刻鵠類鶩，猶相近也；畫虎類狗，則相遠也。庾、徐影徂而心在任、沈，文勝而質存，其體約而不蕪，其風清而不雜，蓋有詩人之則，寧曰女工之蠹，乃染髭鬚而輕前輩，易刀圭以誤後生，其駢體之罪人乎。國朝雲漢爲章，壁奎應象，人稱片玉，家有聯珠，唯駢禮別於古文，相沿既久，或以篆刻太工，爲揚雄之小技；喻言雖妙，類《莊子》之外篇。顓門之業不多，具體之賢遂少，豈知古文喪眞，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跡似兩歧，道當一貫。近者宗工疊出，風氣大開，賦不唯《枯樹》一篇，碑豈僅韓陵片石。康衢既闢，不迴墨子之車；正鵠斯懸，以待由基之矢。

王先謙《國朝十家四六文鈔序》 夫今樂前陳，而賢侯忘倦；流徵閒雜，則和人彌寡。文章道歧，何莫不然。是以學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馳騁，往往詞豐意瘠，情竭文浮，奇詭競鳴，觀聽彌眩，軌轍不修，風會斯靡。故駢

散二體，厥失維均，而駢之爲累，尤劇於散。或迺仲宣體弱，不起其文；休文調律，反甚其弊。蕃蕪塞涂，罕見枝幹之挺，平原埃積，邈無川岳之秀。主文客氣，玉貌蓬心，論者遂喻蜩螗以齊梁，伍俳優於皋朔，病至此乎。嘻，其過矣。夫詞以理舉，肉緣骨附。無骨之肉，不能運其精神；寡理之詞，何以發其韻采。體之不尊，道由自敝。余曩類纂古文，賡續惜抱，既念駢儷一道，作者代出，無愧古人，而標幟弗章，聲響將閟，故復採斡遺集，求珠時髦，不使西河侯君，失文漢代；東海何生，闕美蕭《選》。蔚宗述悼於莫知，表聖纏恨於既往，都爲一集，共得十人，網羅衆家，竊附全椒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庶幾體則不廢，江河導其古流；光景常新，日月竝爲靈物云爾。

《清稗類鈔・文學類・駢體文家之正宗》 古人之文，本不分駢散。東漢以後，駢文之體格始成，博大昌明，至唐而極。自宋至明，日趨卑靡。國初諸家漸次復古，史學如顧炎武，經學如毛奇齡，皆能爲駢儷文。吳江吳兆騫以復社主盟，更善斯體。吳偉業稱兆騫與華亭彭古晉，宜興陳維崧爲「江左三鳳凰」。然維崧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更在兆騫、古晉之上。又江都吳綺、錢塘章藻功，亦與維崧齊名。而綺才稍弱，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故亦遜維崧一籌。惟錢塘吳農祥，益都馮溥，以爲與維崧相並。其後繼起者，山陰胡天游爲最。天游以博綜之才，出以淵茂，橫絕海內，袁枚師事之。而所造不同，獨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故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所惜俗調僞體，汰除未盡，不免爲後人訾議耳。昭文邵齊燾規撫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一時風氣爲之大變。如王太岳之簡潔蒼老，劉星煒之清轉華妙，吳錫麒之委婉激潔，洪亮吉之寓奇氣於淳樸，孫星衍之風骨遒上，思至理合，孔廣森之力追初唐，藻采昳麗，曾燠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暢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故全椒吳鼒嘗合袁、邵、劉、孔、吳、曾、孫、洪爲駢文八大家。鼒之駢文，蓋亦以沈博絕麗稱者。

郭嵩燾《十家四六文鈔序》 文章緣始，取資根柢。品事類情，理體畢呈。流派區分，軌轍斯異。尋求兩漢之作，樹幹爲骨，錯綜經緯，輔之以辭，非博攬無以厚其藏，非精思無以析其理，異製繁興，摛辭無二，六代波流，漸趨繁縟，遂乃排比爲工，陶染爲富。至唐四傑出，華贍豐靡，無復餘蘊。揚雄氏已言，今之學者，非但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蓋世愈降，而文亦愈靡矣。昌黎氏起而振之，抗兩漢而原本六經，創爲古文之名，六代文體判分爲二。夫誠有涵濡六經之功，斯爲美矣。而舍鉛華以求倩盼，去纂組而習委它，勞逸差分，豐約殊旨，俗學虛枵波蕩以從之，則矯之於古者，抑亦轉而就衰之徵乎。國朝文治昌明，曠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全椒吳氏八家駢文之選，萃一代之儁雄，匯斯文之淵海，牢籠百態，藻繪羣倫，鼓鐸以齊聲容，膏馥足資津逮，而所甄錄，淵源師友。前徽未沫，或歎遺珠；來軫方遒，多能踵武。益吾祭酒，繼之有十家駢文之刻，以此諸賢方軌前哲，鱗翼附湊，風雲回薄，未易低昂。綜其辭翰，彌復睪然。發思古之幽情，攄承平之雅奏。燥溼殊節，同倚徽絃之張；方圓幷施，推本椎輪之始。所謂禮堂法器，見者神傾；正始元音，聞之意遠者也。祭酒精力智能，陵趠今古，於經輯《續經解》若干卷，《南菁書院叢書》若干卷，於古文輯《續古文辭類纂》若干卷，又以其餘力輯刻此編，九方堙之識駿足，無取判其驪皇；鍾子期之辨琴音，豈待言其抗墜。但以致遠之資，質文兼綜；中聲之契，愚知同忻。量古爲程，取則不遠，追思冠年，與周荇農侍郎、孫芝房侍讀，同爲駢儷之文，二子者高駕遠躡，躡跡古人，自具形製，每慚蹇步，莫或逮之，今所缺者芝房之文，而所存亦極一時之雋矣。比諸子桓之感應劉都爲一集，亦取彥和之論莊宋，先標六觀。豈徒體性之陶鎔，實亦心聲之酬獻也矣。

《清史稿・文苑傳一・陳維崧》 時汪琬於同輩少許可者，獨推陳維崧駢體，謂自唐開、寶後無與抗矣。【略】順、康間，以駢文稱者，又有吳綺，字園次，江都人。維崧導源庾信，泛濫於初唐四傑，故氣脈雄厚。綺則追步李商隱，才地視維崧爲弱，而秀逸特甚。

又《文苑傳二・胡天游》 自言古文學韓愈，然往往澀險似劉蛻，非其至也。儷體文自三唐而下，日趨頹靡。清初陳維崧、毛奇齡稍振起之，至天游奧衍入古，遂臻極盛。而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輩繼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後數十年而有鎮洋彭兆蓀，以選聲鍊色勝，名重一時。

勞堪《明詩十二家序》 明興以來，詩大方無慮百家，然擬之天寶、開元諸人，世固莫有許者，蓋未究其指本云。左使李公準唐詩十二家，詮次近代

李崆峒諸氏，亦爲十二家，屬余校刻焉。【略】遡自弘治，化漸復古，士大夫敦本好脩，恥言機利，相與貞志維風，有唐人所弗能及者，其詩命意，大都多鰓鰓憂國之誠，植身之義，間有隱君子，亦能睥睨一世，鳳翥鴻冥，爵祿不入其心，嗟乎！是豈徒詩者耶？固王化之符而鳴盛之音也，誦之可興，故宜傳如此。若其風調之與唐軌，或合或不合，以俟知者，余何敢言？

徐泰《詩談》　姑蘇劉溥及劉欽謨、沈愚、張淮，嘉禾周鼎及李孟昭、姚綸、陳昌、陳顯、李孟璿、李衡，吳興邱吉及唐庠、唐廣、張子靜，海昌蘇平、蘇正，皆一時名家也。吳下詩自正統、天順以來，調極清和，獨劉草窗之豪邁，周桐村之雅健，邱大祐之雄俊，思致深遠，視諸家爲優。桐村後呂常，雅有思致。本朝作者，莫盛東南，姑蘇爲最，雲間、晉陵、嘉湖其次。雖曰地靈，亦氣運使然乎？

又　信陽何景明，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大匠揮斤，群工斂手。惜其立論甚高，亦未能超出蹊徑。時惟姑蘇徐禎卿嫵美。若王廷相、許宗魯、石寶之古，邊貢、鄭善夫、孟洋之醇，孫一元之逸，林鈇之奇，王寵之充蔚，皆一時之選。獨惜鄭師杜，宛然一生愁也，殊乏懽悰耳。若薛蕙、馬驌、楊慎之俊麗，晉康樂、唐四傑，殆不是過。云我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弘治，西涯倡之，崆峒、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於今爲烈。

《洹詞》卷一〇《胡氏集序》　國家以科舉登士，以法律理官，爲業易能，求仕易就，故邃學工文之儒，遜於往代。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樂而後，乃可得而稱數云。方天臺辭若蘇氏，言必道周、孔，大哉志乎！東里少師入閣司文，既專且久，詩法唐，文法歐，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羅玘思振頹靡，獨師韓子，其艱思奇句，偉哉！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大廷，文制古辯，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郡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協表詩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二子抗節遐舉，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學者尊如李、杜焉。

又卷一一《漫記八》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鑒能文者。間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美除。自孝皇在位，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興高者，模唐詩，襲韓文。閣老洛陽劉公惡之，教人看經窮理。弘治末，頗知習《左氏》、《史記》矣。今日士著書則自謂周、漢，摛詞則自任《風》、《雅》，然皆六朝餘習。

朱淛《秋崖方先生文集序》　文章隨世高下，不其然乎？夫言因氣機之動而爲之者。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天地氣運方隆，而生于其時者，其稟受深厚，器度大雅，而見于言語文字亦多肖其爲人。文稱西漢，詩宗盛唐，後來作者不乏，其大致爾殊也。我朝氣運隆盛，成化、弘治之間，文章鉅卿，彬彬輩出。其在我莆，則從吾彭公、翠渠周公、見素林公，咸以制作之才，擅名海內。秋崖公生與同時往來，上下其議論，而年又最永，涵泳優游，益老其學，以大其所就，卓然自成一家，其得于天者固厚也。

邵經邦《藝苑玄機》　國初詩，好者是元（如楊鐵崖、解大紳）；成化間，好者是宋（如陳白沙、莊定山）；至弘、德、嘉靖以來，駸駸乎盛唐矣（如何大復、李崆峒）。

又　弘治中，右文尚儒，海內熙皞，王臣既無鞅掌，臺閣特尚清宴。時則西涯、篁墩作於翰林，鏊菴、白巖起於省寺，二泉、雙溪奮於郎曹，遂有康對山、呂涇野、王蒼谷、邊華泉、王浚川、崔后渠、李崆峒、何大復；又有都南濠、徐迪功、何燕泉、顧東橋、薛西原；閩廣亦鄭少谷、戴仲鶚、戴時亮；川蜀有楊升菴至曹江馬王林閻諸子；林下復有張崑崙、孫太白，而吾浙方棠陵至林白石、林平厓，余所締交。一時君子曰：「郁郁乎文哉！」迄於今日，鴻詞藻什，代不乏云。

又　吾杭舊有項文祥，古文、古詩皆高，字作顏體，亦佳。至於肅愍，不當以文士論，然善詩文。近《大梁集》恐不全，可惜中《梅花詩》一韵至百首。愚憶此老撫治十八年，無家眷，岑寂爲之，猶賢乎已也。其仇山邨、瞿存齋、劉菊莊、劉邦彥、徐中谷、沈履德，山邨《興觀集》、菊莊《晚香集》俱屬膚淺；存齋詩於《剪燈新話》中看來便好，其詠物詩皆常俗語；劉邦彥好寫軸，沈履德好刷印，惟中谷詩不多見。至馬鶴窗，欠妙悟，未脫學堂氣。余故斷然有望於今日也。

胡纘宗《西玄詩集序》　雍之文肇於伏羲，闡於文、武、周公，《易》源也；《詩》、《書》、《禮》、《樂》，流也。【略】雍之文不有餘韵乎？明興，韋、杜遺音，《河岳》逸響，司徒古淡，方伯雄健，翰林飄逸，會魁典則，然郡守、容齋、司徒、平川，方注意性理以承端毅公之學，未宣詩文。弘治間，李按察夢陽謂詩必宗少陵，康殿撰海謂文必祖馬遷，天下學士大夫多從

之，士類靡然，而獻吉、德涵因得罪世之君子矣。時，則有若王太史九思、張民部鳳翔、段翰檢炅、馬太卿理、管中丞楫、呂宗伯柟、韓中丞邦奇、田兵部蘭、參伯邦靖、王憲使九峰、王翰檢元正、南郡守大吉、劉憲使儲秀、馬學士汝驥、許中丞宗魯、王僉憲諫、何中丞棟、張比部治道、李僉憲宗樞、王宣諭用賓、呂郡守顓、胡鴻臚侍、趙修撰時唫、孫羽士一元，實與李、康同趣。雖言人人殊，而其歸則太史公與工部也。因文達道，豈無意於十翼、九疇、二南、三帛、五玉乎？若纘宗亦竊有志焉，而未能也。而伯循、仲木尤潛心於橫渠、藍田之業，以嗣先進。雖未敢與天下學士大夫譚文，然自西方學者觀之，不謂之雍學乎？故雍之文得稱於弘治、正德間也。仲房自南銀臺寄一帙曰《西玄集》，視予濟上，予觀之，殆雍雅也。一日視幼通，幼通曰：「固雍頌也。」風格韵致要不出於少陵，自爲秦中一詩軌焉。豐鎬諸君子，或以纘宗之言爲然也。（自注：西玄，馬宗白先生號也。）

徐獻忠《笠江先生集序》 我朝取士，罷黜詞賦，不以列於學官，學官弟子鮮從所習業，間習之，亦無所師承，各以其資所近者爲家。自正德建年來，關洛之間稱多名士，其氣峻邁揚厲不能平，後復以藻繢相高視乎？調爲卑近，不屑事故，其立功名，輒爲氣使使，其所陳說，或慷慨感激，不能通時之變以取轗軻，或以浮靡躁進爲時所棄。當世所稱名士，大率出此。

皇甫汸《盛明百家詩集序》 錫山俞君岳率，輯我明之詩，上自洪武，下迄嘉靖，二百年內，自宗室相府以至隱淪閨淑釋氏羽流，凡一百五十四人，得詩若干首，勒爲四十九帙，題曰《盛明百家詩》。若高廷禮《品彙》、計敏夫《紀事》，特未標立「正始」「大家」諸目及載述作者之源耳。每集各爲小序，紀其籍履，非有甲第，如殷璠仲武也。自起家以至謝秩還山，幾三十年而書始成；尚思購而續也，其用心亦勞且密矣。余兄弟濫廁集中，嘗貽之詩曰：「愧非河岳藻，猶得累殷璠。」蓋竊比冉曾云。夫詩自三百篇而下，代有作者。漢魏去古未遠，猶有詩人之遺風焉。晉宋而下，齊梁麗矣，陳隋靡焉。唐以詩賦取士，其教盛行。然聲音之道，既與政通；而文章之興，又關氣運。政有汙隆，氣有醇駁，而詩係之矣。當時，君上咸典學能文。楚襄詔宋玉之辭，漢武慕相如之作。曹家父子，蕭氏諸弟，由此其選也。運革六代，唐數三宗。上好而下從，亦風之起也。況宰相房魏在前，燕許在後，皆藝苑之英耶。明初猶沿宋元之習，詩無足采。新安程氏所編《文衡》，止及樂府，意亦微矣。高楊張徐四傑崛起，浙東宋王二學士倡之。椎輪於輅，增冰於水。貞觀永徽，此殆萌芽。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儁，力挽頹風，復還古雅。長沙李文正，誘奬群乂，摛藻天庭。世宗嗣位之初，己丑而後，文運益昌。海內作者，彬彬響臻，披華振秀。江右相君，亦厪吐握。開元天寶，庶乎在茲。庚戌而後，參軌於大曆、防漸於元和矣。「嶺南」類選，「蜀郡」詩鈔，繁簡雖殊，芟掇未當，是編備矣。其他秘在私篋，藏諸名山，未及流布者，猶倍屣於此；然要之不能夐出集中所存也。我明之詩，余所著《新語》，與昌穀《談藝錄》、元美《厄言》，略示掎摭，互相詆訶，大都體格法乎漢魏，聲調準乎三唐。所未盡合者，寄興之間性靈異秉，才情頓乖耳。

又《徐文敏公集序》 昔余先子中憲公嘗謂汸曰：「我明制科，遇丑輒得文士。乙丑，吾鄉翰林徐公其選也。汝嘗從公遊，又爲公所取士，亦由己丑擢第。將弗圖紹厥其與？汝其勗之。」夫文關氣運，詎虛語哉？契革羲繩，葛天已飛浩唱；音流媧管，叢雲遂掇幽詞。【略】明興，高皇帝薄唐宋之緒，陋前元之習，息馬論道，投戈講藝。百五十年，孝皇垂拱於前，毅帝祇台於後；治號時雍，比隆文景。長沙李文正公挺儒流之宗，秉人倫之鑒；奬誘後進，軼軌平津。時李員外、何舍人又抵掌而談秦漢，奮力以挽風騷。乙丑策士，顧文康榜也。公與會稽董公玘、分宜嚴公嵩、鄴郡崔公銑、雲間陸公深、南海湛公若水，並在翰林，出入禁闥。郎署之間，則有給事殷雲霄、倉曹鄭善夫、迪功徐禎卿，咸逞雕篆之伎，締筆札之交。非秦漢之書，屏目不視；非魏晉之音，絕口不談。當是時，毅帝雖耀武而兼好文。六龍北狩，八駿南巡。「之回」之曲，度紫塞以遙聞；「橫汾」之辭，望翠華而遞奏。雄材大略，殆非漢武之匹也。公之婦翁爲文恪王公，參衡亞相，合璧長沙。【略】世宗臨御，崇儒重道，稽古禮文，將柄用公，群望攸歸，帝心簡在。【略】余覽唐子應德叙《中峰集》曰：「弘治以前，未嘗言秦漢，而能盡其才；近守繩墨，而不離乎法。」蓋病乎世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辭。【略】踰一紀而爲丁丑，舒芬榜也。時則江子暉、顏子木、王子廷陳、許子宗魯，彬彬盛矣。又一紀而爲己丑，羅洪先榜也。時則唐子順之、陳子束、任子瀚、熊子過、李子開先，不能悉數。

李中麓《閒居集序》 世有好棋與詩酒者，壽將百歲，有客疑而問之：「三者動火而耗氣血，何以能躋高壽？」老者自言：「吾之於棋，信手而已；

於詩，信口而已，於酒，取其淡白者解渴吻潤枯腸而已。」薛西原詩能逼唐，俊會馬西玄於濠梁，曰：「古來詩人，惟一陳簡齋。」李愚谷《夢虞集》，自託於常評事。唐荆川欲效寒山《擊壤集》。王南江語所知曰：「佳文無如《學》、《庸》兩序。」四子者，當其幼年盛氣，詩文皆尚奇古，且在仕途，欲以功業雄出一時，而流名百代；及其世故熟而世情淡，齒長官罷，故其所言如此。而老者原以布衣，是以以三者終其身。

又《中麓山人詠雪詩序》　詩有難題，有俗題，雪題其雅而亦甚難。不惟難於今，而古亦難之。作者不惟鮮於今，而古亦鮮焉。惟其題難作鮮，而佳詩因是不多得。【略】我朝自詩道盛後，論之何大復、李崆峒，遵尚李、杜，辭雄調古，有功於詩不小。然俊逸粗豪，無沉着冲淡意味，識者謂一失之方，一失之亢。其雪詩如《天門望雪》、《梁園春深》等作，正坐方、亢之病。唐之二作，惟唐荆川禁中二作爲能近之。其和蘇十首，見者率不愜意。孟有涯儘可，但結句上林篇，非雪事耳。次則薛西原、陳後岡、高蘇門、王夢澤、徐昌穀、孟謂泉、屠竹墟、吳皖山、謝四溟，多者亦不過三四首，雖是唐聲，亦不逮他作，亦猶之乎唐及六朝也。下此者不待論矣。

又《海岱詩集序》　世之爲詩有二，尚六朝者，失之纖靡，尚李、杜者，失之豪放，然亦以時代南北分焉。成化以前，及南人纖靡之失也；弘治以後，及北人豪放之失也。譬之畫家，工忌俗軟，大筆忌粗蕩，古有以禪喻詩者，而畫亦有詩理焉。移生動質，變態無窮，蘊彩含滋，隨心寫象，縱横神妙，烘染虛明，此畫之大致也。詩則尤未易言者，感物造端，因聲附氣，調逸詞雄，情幽興遠，風神氣骨，超脱塵凡，非胸中備萬物者，不能爲詩之方家，而筆端有造化者，始可稱畫之國工矣。我朝名畫，比之宋、元，雖少，總之似不下百人，而以戴、吳、陶、杜爲最。戴靜庵生成變化，下視同行。吳小仙健縱，粗且簡者，更不可及。陶雲湖之細潤，杜古狂之精奇，皆擅長伎圃，流聲藝林者也。善詩者亦不下百人，止以近似者論之。唐荆川如戴，李崆峒如吳，薛西原、高蘇門如陶，如杜。李才高而有出入三子者，守法而酌量乎南北之間者也。視成化、弘治時，不滋盛哉。

又《呂江峯集序》　古有建安七子，大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有八才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稱？詳其所作，任忠齋以奇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力，呂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嗇，唐失之軟弱，而失之深晦者陳，失之疎蕩與纏繞者乃趙與王也。呂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貽楊德祖書，備論同時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曆詩人，各有評駁，惟予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厠名於其間。

又《市井艷詞又序》　學詩者，初則恐其不古，久則恐其不淡；學文者，初則恐其不奇，久則恐其不平；學書、學詞者，初則恐其不勁、不文，久則恐其不軟、不俗。唐荆川之於詩，王南江之於文，方兩江之於書，予之於詞，其事異而理同，致百而慮一者乎？荆川始登仕籍，究心漢魏，繼則四子二張，後酷愛劉隨州，而晚唐亦多取焉。南江文非漢不目，其在留都寄聲云：「韓文乃爾佳，子猶笑其拘乎爾，直至喜蘇，學乃進。昨閩得中書，僕之於文，出入乎曾、王之間，蘇氏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蓋已喜而又過之矣。」兩江近寄字數紙，渾融無亢硬之病，聞因朱射陂字軟爲難之說，有以激成之耳。予詞散見者勿論，已行世者，辛卯春有《贈對山》，秋有《卧病江皐》，甲辰有《南呂小令》。《登壇》及《寶劍記》，脱稿於丁未夏，皆俗以漸加，而文隨俗遠。至於《市井艷詞》，鄙俚甚矣，而予安之，遠近傳之。米南宮嘗謂東坡：「世皆以某爲狂，請質之。」東坡笑曰：「吾從衆。」予之狂於詞，其亦從衆者歟。然孟渭泉詩，首陳後岡，而荆川貳焉，要之薛西原、高蘇門、徐昌穀均不可少者。常樓居、吳皖山雖云小才，亦可附五子後。若論精當雄渾，無如皇甫少玄、百泉兩兄弟，近多稱孔文谷、喬三石不亞栗紫團，惜予林居，不多見其作。崔後渠自謂：「文無間語，同已已者惟蘇門。」李愚谷亦謂：「同者惟熊南沙。」短崛精細其長也，宏博則推趙浚谷，南江平正通達，尤爲善鳴之士。書以蘇雪蓑爲冠，能大小，能剛柔，而方書則人人易識，陸儼山、文衡山、楊升庵、王子新、許龍石、翟青石、張云谷、羅念菴、呂江峰、曹晴峰、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姪，俱可稱名筆。豐南禺集貼序，似過刻，然實自況也。馬溪田之隸，林翔之之家，此外予未之及見矣。俱荆川不獨長於詩，南江不獨長於文，餘數家梗概，二篇設六要括諸家所長，分四病指摘所短，三篇蒐羅尺寸之長，俾令無遺，四篇類次其比肩雁行。無甚高下，渾爲一途可也，五篇述各家所從來之原，此據其所見者如

此，其間遺逸者，借曰有之，亦不多矣。

又《邊華泉詩集序》 國初詩微存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敬皇興文勤政，事簡俗熙，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爲二，其與邊華泉實則鼎峙而爲三。

又《董孟才詩集序》 一代始興，如小開然，初猶尚質，而後則漸文。國朝撫有函夏二百年，承平久而歌詠盛，士及縉紳，談詩者十人而八九，作詩者十人而六七，刻詩者十人而有四五焉。以四五而在十人，舉天下論之，其多不可數計矣。予亦喜談好作，且有刻本，獨惡其日趨於文，而無用於世，豈非同浴而譏裸裎乎？諸刻嘗於閒中細觀之，有鄙俚可笑者，有清新可愛者，有高雅可畏者，又有尋常可有可無者，高雅者寥寥稀見，而尋常者比比皆是也。

又《對山康修撰傳》 詩靡六朝，而陳子昂變其習；文敝於八代，而韓退之振其衰。國初詩文，猶質直渾厚，至成化、弘治間，而衰靡極矣。自李西涯爲相，詩文取絜爛者，人材取軟滑者，不惟詩文趨下，而人材亦隨之矣。對山崛起而橫制之，天下始知有秦漢之古作，而不屑於後世之恆言。

王世貞《弇山堂集敘》 夫先生詩所謂清雋溫厚者，與文貞皆得虞、揚之逸響固無論，即一時諸公，或雄而博，或暢而裁，要皆雝雝治世之音，不大詭於格，驟舉而讀之，未敢有甲乙者，至一聞先生名，而神氣忽若王，目若開而明，舌若津而潤，諸賢之什非不工，固有黯然沮、索然離者，要不知其所自也。

《藝苑卮言》卷五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爲貴，廉夫以奇崛見推。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微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樂代熙朝，風不在下，斥沈思於字外，摭流景於目前，志逞則滔滔大篇，尚裁則寂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掞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詎不嫩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顰，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醞風雲而成月露，存理者，夫感遇而敓咏懷；喜華者，敷漢於景龍；畏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蹊太廣，浸淫諸派，溷爲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爲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

又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季迪《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京師秋興》：「伎同北郭知應濫，俸比東方愧已多。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履已分無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西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謝送酒》：「欲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盞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霜飛。」「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家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忠文《憶蕭山》：「夕陽玄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誠意《侍宴》：「萬里玉關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潛溪《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袁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楊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游霓》：「天與數書皆鳥迹，家傳一劍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船。」楊訓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長風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郭舟屋《登太華寺》：「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涌五華來。」徐璣：「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葡萄引蔓青緣屋，苜蓿垂花紫滿畦。」顧觀《送人》：「重經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上街賤，日落魚鰕入市鮮。」浦長源《送人》：「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又「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

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方行《登秦住山》：「採窮江海無靈藥，歸到驪山有劫灰。」瞿佑《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吳子愚《遣興》：「摩挲藥籠三年艾，濩落人寰五石瓢。」陳汝言《秋夜》：「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顧文昱《白雁》：「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沾衣。」解大紳《挽筠澗先生》：「山河百二歸眞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菊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虛白《送人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棅：「旌旗半捲天河落，閶闔平分曙色來。」王文安《贈李將軍》：「夜斬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鶯聲盡入新豐樹，柳色遙分太液波。」貝瓊：「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陶瑾《山居》：「江燕定巢來自熟，岩花落子結還稀。」甘瑾：「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唐懷古》：「秦關壁使星馳夕，漢苑銅僊露泣秋。」王悅《關山月》：「漠北征人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曾棨《維揚懷古》：「玉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淳：「燕來已覺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林子羽：「樓當太乙星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又「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啣來。」劉欽謨：「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王希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朱琉《舟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村。」牟倫《別友》：「天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從事還海南》：「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陳景祺《憶蕭山友》：「石岩晝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自香。」許彬《送人陝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峰馬上來。」郭登《送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谷宏《經華陰》：「遠道雁聲寒雨外，離宮草色暮烟中。」又《登岳陽》：「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夢澤寒。」鎏績《寄人》：「歌鐘暗度新豐柳，游騎晴驕上苑花。」僧來復《寄洞庭人》：「丹壑泉春雲碓藥，橘林風掃石床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姚廣孝《寄僧》：「林封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登樓》：「青山遠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別》：「華髮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澁，綠樹陰多日景微。」時用章《吳中》：「野店喚呼雙骰酒，漁舟爭買四腮鱸。」劉文安《英宗挽詩》：「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昃金輪卻復中。」沈啓南《從軍》：「匈奴久自忘甥舅，僕射今誰托弟兄。雲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馬東田《有感》：「衰信已憑雙鬢寄，世緣聊作一杯看。」童軒《九日》：「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時。」劉忠宣《游西山》：「幾處白雲前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游東園》：「繁花落盡留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思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趙寬《偶成》：「槁木嗒然聊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熊峰《早朝》：「烟靄著衣如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單句：「如張南安「六朝遺恨曉山青」、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又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似客，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問，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涼風動疏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蠶成繭盡，江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夢，流泉淨客心。」「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客，閑門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事，不逐苦吟人。」「卧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岸隨流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難疏狂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急，山色野牆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群。」「看人兒女大，爲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雲氣千峰暝，秋聲一院涼。」「旅況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雁宿蘆中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爲酒，誅茅小作菴。」「海闊疑天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羲皇世，青山綺皓心。」「夕鳥衝船過，寒波背郭流。」「草芳經雨歇，蟲響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國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嘶秋草闊，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

嶂起茶烟。」「入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蜻蜓懸。」「天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回。」「建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又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奈晚何」，「見說蘭亭依舊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前朝冠蓋皆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買藥修琴曾到城」，「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它自春」，俱有意味。吾所以錄此者，謂溪苤澗芷，亦可餖飣客席耳。非若二李輩之爲三臠八殽也。又其全章，亦未盡稱，故聊摘之耳。

又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妝，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遙。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穠艷羞澁，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嗇夫衣綉見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澹泊，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匏庵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閑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擔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癡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僊，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寶。文徵仲如仕女淡妝，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恒擾粗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疏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目〕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菴蘼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疏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即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諧步驟。張文隱如藥鑄鼎，燦爛驚人，終乏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閑適，終成淒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煇赫車馬，施散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練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鞣鞨，晚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芘芻，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

斗，色澤似玉，膚理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疏林，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橘。張孟獨如罵陣兵，嗔目揎袖，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束銅錮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華冶態。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挂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驚弋宿鳥，撲刺遒迅，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狎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喑嗚。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僊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卻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鳩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嚼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則遠。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俠，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參如荒傖渡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楩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價如高坐道人，衩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餼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鷙，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糾，才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爲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爲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餼飣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又卷六　昌穀之于詩也，黃鵠之于鳥，瓊瑤之于石，松桂之于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于五言古，王稚欽、吳明卿之于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于七言律，高子業之于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又　李文正爲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黃才伯辭不稱法，顧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叩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本色，然時時已調雜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

又　講學者動以詞藻爲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爲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處處同。」「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暘句也。「竹林背水題將遍，石筍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千個，汎浦春鷗白一雙。」「時時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竹徑傍通沽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此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春巖過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天迴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棋聲竹裏消閑晝，藥裏窗前對病僧。」「月繞旌旗千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致！

又卷七　吾嘗合刻盧次楩、俞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楩騷賦，俞五言古，謝近體爲一耳。然歌行既乏，絕句亦少。俞嘗有《寶劍篇》中云：「海内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如此語亦不可多得。

又　余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人、謝茂秦布衣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咏，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又　謝茂秦年來益老誖，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

而自爲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沈鬱不同，遂合之爲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攝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五言律亦不惡，沾沾爲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爲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法如朱子注《中庸》一經，支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無禪解。

又　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略】十八舉鄉試，乃間于篇什中得一二語合者。又四年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燁燁有俊聲，雅善余持論，頗相下上。明年爲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于社。吳時稱前輩，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嘗不擊節稱善也。亡何，各用使事，及遷去，而伯承者，前已通余于于鱗，又時時爲余言于鱗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詩知大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已于鱗所善者布衣謝茂秦來，已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來，吏部郎宗子相來。休沐則相與揚抶，冀于探作者之微，蓋彬彬稱同調云。而茂秦、公實復又解去。于鱗乃倡爲五子詩，用以紀一時交游之誼耳。又明年，而余使事竣還北，于鱗守順德，出茂秦，登吳明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來。又明年，戶部郎張肖甫來。吟咏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採《風》《雅》權，讒者間之，耽耽虎視，俱不免矣。

又　吳人顧季狂，頗豪于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不滿吳子輩，至有筆之書者。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記中年挂冠時，命游屐與諸子周旋，章道華用短，不入卑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割愛，潛心吾黨；黃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苟能去巧去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張幼于朗朗警思；伯起正自斐然，魯望必爲娓娓。對陸叔平、俞仲蔚，便似見古人。又，雲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美，詞翰清麗，時時命駕吾廬。步武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體歌行酷似其舅。王君載者，能爲騷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嘗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借問吳閶詩酒席，十年鵜口有誰爭？」殆是實錄。吾于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于數子云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又卷八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略】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略】一貧困。【略】國朝如聶大年、唐寅輩，咸旅食廛居，不堪其憂。邇來謝客餬口四方，俞子抱影寒廬，盧生無立錐之地以死。余嘗有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二嫌忌。【略】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三玷缺。【略】邇時李獻吉，氣誼高世，亦不免狂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紛紛負此聲者，何也？內恃則出入費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爾。然寧爲有瑕璧，勿作無瑕石。四偃蹇。【略】胡仲申、聶大年、劉欽謨、卞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邇時之偃蹇者。五流貶。流徙【略】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元正、楊愼。貶竄【略】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廷相、顧璘、常倫、王愼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六刑辱。【略】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佃。邇來三木赭衣，亦所不免。七夭折。【略】近代高啓、鄭善夫、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謳、殷雲霄、林大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四。徐禎卿、陳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拯僅二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蕭十七。蘭摧玉折，信哉。八無終。【略】近代常倫以狂刃，韓邦奇、馬理、王維禎以地震。九無後。【略】邇來宗臣、王維禎、高岱，亦然。

王世貞《徐汝思詩集序》　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跡，故曰：盛唐其則也。今之操觚者，日曉曉焉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力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而闊視曰：吾何以盛唐爲哉？至少陵氏直土苴耳。

《詩藪・古體中・五言》　元名家【略】六代風流，無復染指。況漢、魏乎！國初季迪勃興衰運，乃有《擬古樂府》諸篇，雖格調未遒，而意象時近。弘正迭興，大振風雅，天所以開一代，信不虛也。

又　由大曆而國初，五百餘載，中間歌行近體未嘗絕也。獨古體寥寥宇宙間，中興之績，信陽、北地斷不可誣。

又　宋主格，元主調。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蒼勁，元人柔靡。宋人粗

疏，元人整密。宋人學杜，於唐遠；元人學杜，於唐近。國朝下襲元風，上監宋轍，故虞、楊、范、趙體法時參，歐、蘇、黃、陳軌躅永絕。

又《古體下・七言》國初季迪歌行，尚多佳作。弘、正特盛，李、何外，若昌穀、繼之、應登，皆有可觀。

又《近體中・七言》國朝學杜若袁景文、鄭繼之、熊士選，其表表者。要之所得，聲音相貌耳，又皆變調。惟李觀察得其風神，王太常得其骨幹，汪司馬得其氣格，吳參知得其體裁。李之高華，王之沈實，汪之整健，吳之雄深，皆杜正脈法門，學者所當服習也。

又《續編・國朝上》自《三百篇》以迄於今，詩歌之道，無慮三變：一盛於漢，再盛於唐，又再盛於明。典午創變，至於梁、陳極矣，唐人出而聲律大宏。大曆積衰，至於元、宋極矣，明風啓而製作大備。

又　國初聞人，率由越產。如宋景濂、王子充、劉伯溫、方希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輩，諸方無抗衡者。而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隆後，復自北而南矣。

又　陳約之《高子業集序》云：「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齁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暢，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制各殊，好賞互异，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祠，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我异觀，豈不更相笑也。」論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精當者。

又《續編・國朝下》洪、永以至嘉、隆，國朝制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纖穠綺縟，一變也。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也。北地、信陽，雄深鉅麗，一變也。婁江、歷下，博大高華，一變也。

又　永樂以後，諸子變高、楊者也。見謂汰尖纖而就平實，其流也庸冗厭觀。嘉靖以前，諸子變何、李者也。見謂略粗重而掇精華，其弊也弱靡不振。

又　自北地宗師老杜，信陽和之，海岱名流，馳赴雲合。而諸公質力，高下強弱不齊，或強才以就格，或困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三名世外，五七言律，往往剽襲陳言，規模變調，粗疎澀拗，殊寡成章。嘉靖諸子見謂不情，改創初唐，斐然溢目，而矜持太甚，雕繢滿前，氣象既殊，風神咸乏。既復自相厭棄，變而大曆，又變而元和，風會所趨，建安、開、寶之調，不絕如綫。王、李再興，擴而大之，一時諸子，天才競爽，近體之工，欲無前古，盛矣。

又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孫山人五言律，晚唐之卑弱者；七言律，晚宋之疎慢者；僅歌行一二。王稚欽才高一時，而制作遂無入彀。五言律稍成篇，亦非上乘。中年潦倒，不能盡其才耶？

又　弘、正之後，嘉、隆之前之爲律詩者，吾得二人：曰皇甫子循之五言，清鎔瀟洒，色相盡空，雖格本中唐，而神韻過之；曰嚴唯中之七言，鍊鍛精工，鑪錘盡泯，雖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

又　徐子與七言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沈深之致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茂秦雖流暢，然自是中唐，與諸公大不同。

又　宋文憲子璲，王忠文子紳，並工詩，婺中一時之盛。國初如宋潛溪文章學問，宋仲珩書名，不直婺中三絕，皆可爲海內第一。王司寇稱承旨雲蒸龍變，天下共歸；豐人翁謂舍人威鳳冲霄，當代獨步，即異時定論可知。而自其父子得之，尤前代罕見也。

又　皇甫子循，以六朝語入中唐調，而清空無迹；楊用修以六朝語作初唐調，而雕繢滿前。故知詩有別才，學貴善用。

又　嘉、隆一振，七言律大暢。邇來稍稍厭棄，下沉着而上輕浮，出宏麗而入膚淺；巧媚則托之清新，纖細則借名工雅。不知七言非五言比，格少貶則卑，氣少喻則弱，詞少淡則單薄，句稍緩則沓拖。

又　國朝惟仲默、于鱗、明卿、元美妙得其法，皆取材盛唐，極變老杜。近以百年，萬里等語，大而無當，誠然。彼白雪芳草，非錢、劉剿言乎？紅紛翠眉，非溫、李餘響乎？去此取彼，何異百步笑五十步哉！

又　獻吉章法多縱橫，才大不欲受篇縛也；于鱗對屬多偏倚，才高不欲

受句縛也。其故于鱗以易，獻吉以避，故二君詩格高絕，而無卑弱之病。然以是言律，終非本色當行。遍讀《杜集》，即排律百韻，未有不整儷者，近唯仲默、元美、伯玉、明卿，體既方嚴，而格復雄峻。學者熟讀，當無此病。

又　汪司馬伯玉以文章名天下，中歲尤刻意詩歌。五七言近體，盡刷鉛華，獨存天骨，雄深渾朴，壁立嘉、隆諸子間，自爲一家，非俗眼所易識也。其格調精嚴，句律整峭，斲削鍛鍊之工，幾于毫髮亡遺恨，深于少陵者當自得之。弟仲淹、仲嘉，並工詩競爽，世稱二仲云。

又　穆廟時，寓內承平，薦紳韋布，操觚命簡，家驥人璧，雲集都下。余所獲遊處者：嶺南則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吳下則文壽承、周公瑕、曹子念、殷無美、吳文仲，信陽則何啓圖，燕市則劉仲修，江右則楊懋功，楚中則陳玉叔、劉子大、丘謙之，檇李則戚希仲、沈純父，東越則童子鳴、康裕卿，晉陵則朱在明、安茂卿，濠梁則朱汝修，吾里則祝鳴皐。每花朝月夕，文酒雍容，窮極勝事，今半化異物矣。

又　咏物七言律，唐自「花宮仙梵」外，絕少佳者。國初季迪《梅花》，孟載《芳草》，海叟《白燕》，皆膾炙人口，而格調卑卑，僅可主盟元、宋。獻吉《題竹》，仲默《鰣魚》，于鱗《雙塔》，始爲絕到。元美至六十餘篇，則前古所無也。

又　桑民懌高自稱許，今覩其集，體格卑弱之甚，可謂大言無當。吳中昌穀同時祝希哲、唐伯虎、沈啓南、王履吉，才皆高出一代，而皆以書畫掩之，亦以偏工書畫，不能致力耳。履吉諸作特高朗，非三君比，使稍加以年，可亞昌穀。嘉、隆間周公瑕近體殊精詣，亦書掩之。

又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外，如崔仲凫、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則惟李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吳、徐、宗、梁不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

又　弘、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追逐李、何。士選、繼之、升之、近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鶚，仲默派也。昌穀雖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成鼎足。

又　以唐人與明并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楊、張、徐；唐有工部、青蓮，明則弇州、北郡；唐有摩詰、浩然、少伯、李頎、岑參，明則仲默、昌穀、于鱗、明卿、敬美，才力悉敵。惟宣、成際無陳、杜、沈、宋比，而弘、正、嘉、隆羽翼特廣，亦盛唐所無也。

又　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律、排律，如子美、摩詰；七言律，如杜甫、王維、李頎；五言絕，如右丞、供奉；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明則北郡、弇州之歌行，仲默、明卿之五言律，信陽、歷下、吳郡、武昌之七言律，元美之五言排律、五言絕，于鱗之七言絕，可謂異代同工。至騷不如楚，賦不及漢，古詩不逮東西二京，則唐與明一也。

《唐音癸籤・集錄三・國朝詩話》　明興，說詩者以博推楊用修，以雅推徐昌穀，以儁推王弇州。用修之書，搜隱摘奇，往往任胸援引，非必盡確，後賢訾駁正未已。昌穀所論，止於五言，不及近體，習漢魏者之偏撰，習唐音者之樸學也。弇州《卮言》，通論文筆，唐詩特其一二，其論初、盛諸家，儘多解頤，至中、晚，草草塞白矣。嘗疑之，未敢置喙，後見其末年自悔者曰：「吾爲此書時，年未四十，語不甚切而傷猥，未爲定論，恐誤人。」乃益爽然服歎此老之未易窺也。胡《詩藪》自騷、雅、漢、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今代，其體無不程，其人無不隲，其程且隲，亦無弗衷。唐詩，其論詩中之一也，而論定於是。元美才地高，書所腹也。元瑞見地實，書所目也。即元美亦稱其上下千古，周密無漏而刻深，成說詩一家言。此可徵矣。吾嘗謂近代談詩，集大成者，無如胡元瑞。其別出勝解者，惟鄭繼之老杜詩評，可與劉辰翁諸家詩評並參。（前見評彙中。）「吟人從此入，庶不誤歧嚮」爾。（弇州自評《藝苑卮言》語，見所書李西涯樂府後。其《與胡元瑞書》又云：「僕故有《藝苑卮言》，是四十前未定之書。于鱗嘗謂中多俊語，英雄欺人。意似不滿，僕亦服之。第渠所棄取，却未盡快人意。得足下《詩藪》，則古今談藝家盡廢矣。」其言信然。）

《讀書長語》卷上　國朝詩人不一，多有刊本，其間好詩亦多不入。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緇。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幕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盧陵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間關，嫩綠輕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能得幾時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銷魂。鑿開即墨牛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矻立中流任吐吞。」瞿佑

《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爲招魂。愁邊芳草春無迹，魂斷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星殞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樽。」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著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吳興丘天祐《吊趙子昂》云：「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文章藏翰苑，千年詞藻落江湖。秋風白鶴飛遼海，夜雨銅駝卧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餘光彩照吾徒。」金陵王徽《舟中雨夜聞雁》云：「群雁來何晚，寒聲渡遠空。凄凉應帶雨，悲咽爲兼風。獨客雙垂淚，孤舟半掩蓬。如何愁不寐，聞爾別離中。」王汝玉《漁村》云：「汀葦蒼蒼白露凝，一灘寒月未收罾。西風吹醒江南夢，四壁蛩聲半夜燈。」《山行》云：「蘿蔦陰中是幾家，青山數轉到門斜。桃源祇在鷄聲裏，不用緣溪認落花。」張弼《送羅狀元倫謫官福建》云：「烈烈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臚。十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枯柳，考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否，天上浮雲自有無。」

石星《皇明七言律選評刻引》　敬甫君取我明詩數百家，歷數十年閱之，拔選得七言律若干篇，各加評語，將梓行之，而其所自爲詩不與焉。【略】君嘗與余評騭古今，以爲我朝詩遠勝有唐，唐惟杜工部建節登壇，多多愈善，次則王、岑、高、孟四子，提枹鼓立轅門，可將數十萬，姚、許而下，直可充牙將耳。若我明何、李、王、李、吳、徐、孫七子自可對壘工部，橐鞬四子，而置牙將於不數，此其爲論，蓋獨出鑒裁，不主耳目，足爲古今定衡。

劉懷恕《皇明七言律選評刻後序》　夫詩起於《三百篇》，盛於漢、魏，然皆古調，頗非時尚，惟有唐杜工部，集詩大成，而高岑以下數公，號稱盛唐，爲今時聲律家所宗。然國家元氣深厚，既非有唐敢望，而學士縉紳優游治理，益得肆力文事，故其發爲聲歌且十倍之，譬猶驪龍雕虎，其初非不乘氣而爲風雲，久之則瀰漫大地，激薄山谷，而視向來所乘之氣，益不可窮矣，何其盛與！顧芷蘭雜於鞠芎，則采者難辨，而良金在礦，非得巧冶鎔之，其精光亦無由而自見。

趙國璧《批點明詩七言律序》　余自髫齒，即與敬甫穆君友。時敬甫方爲諸生，即以聲詩自娛，比既登第，益復厭去舉子業，一意爲詩，既已取唐詩百家，披讀得其要領，乃復取國初以來明詩百家，芟繁撮要，掇其七言律體若干首，彙成卷帙，擬與衆共之。余閱之至竟，則見洪武、永樂間諸詩氣渾淪不散，似唐之貞觀、永徽；宣德、成化文詞漸入宏麗似神龍、開元。弘、正、嘉、隆，萬曆以來，若何仲默、李獻吉、李于鱗、王元美諸人，皆以英邁之氣發弘深之思，磨礱歲月，流連光景，故與盛唐李、杜、岑、王諸大家相頡頏，洋洋乎稱風雅矣，穆君其用意勤哉！余故僭爲之說曰，一代非無詩之患，而不能選之患；非不能選之患，而不能身有之患。故般倕辨材，惟其善斷；伶倫審音，惟其善吹；易牙能嘗淄澠之水，惟其善味。蓋三子惟身有之，故能辨之若此。苟以舟楫之子，而妄談騏驥飛黃之步，被褐衣黼之夫，而與論天馬立鶱之錦，鮮不誤矣。

朱翊釗《盛明十二家詩選序》　頃歷年多操識頗正，廼間窺我朝李何諸子詩，見其古選歌行則逼近建安，其近體則宛然天寶、大曆間，不覺喜而嘆曰，我朝雖不以詩取士，而詩之精妙亦至是哉！不圖漢魏晉盛唐之風曠五百年，而重見於今日也。每欲效梁昭明故事，取國朝諸子詩，擇其瑰璠琬琰，刻成一編，以昭我聖代人文之盛，與《昭明文選》共相輝映藝林。

陳文燭《明詩正聲序》　詩神物也，在郊廟朝廷，其聲閎鬯嚴肅，有衮冕氣；在軍旅關塞，其聲慨慷悲壯，有甲兵氣；在名山洞壑、水國靈墟，其聲縣曠幽窅，與鬼神出入，高可薄鈞天，下可徹寒泉，有風雲氣。然氣也者，皆天地自然之聲音也，故曰，文章關乎氣運，而聲音與政相通者也。先王觀風，諸侯獻俗，而詩關於世教久矣，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采風之官不設，而列國交鄰聘問必稱詩以諭志，歷魏晉至唐而詩盛者，唐以詩取士也，國朝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然。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高楊爲之冠。成化以後，海内穌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易，時程謝爲之宗，及乎弘、德，文教大起，吾楚李文正公爲詞林文學之冠，開閣延賢，推轂後進，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時李何爲之倡。嘉、隆以來，宰相如嚴惟中，詩頗清逸，意不右文，詞人淪落，七子並興，號稱專門，王李猶爲大家，蔚乎盛矣，後生英俊，始學初唐，而近效其體，種種學步，纖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往陳約之曾議焉，而楊用脩、張愈光與余同賞。夫「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李杜已自傷之，間有時非天寶之亂，而冒杜陵之愁，官無宮錦之寵，而襲供奉之放，即生吞子美，拆洗太白，吾何以觀焉。然大

河以北，其聲豪矣，有能襲二京之遺，而盡醳其豪疎之氣乎？是聲之正於北也；大江以南，其聲柔矣，有能襲六朝之遺，而勝柔靡之氣乎？是聲之正於南也。是編所選，莊嚴而不豪，佳麗而不靡，矯矯著聲矣。唐人詞遠《三百篇》，而溫柔敦厚之旨尚存，似離而合也，昭代色相肖唐人，而風雅頌之旨不存，似合而離也。李于鱗曰，唐人無古詩，以其古詩爲古詩也。而我明有古詩追蘇李而漢魏，追鮑謝而六朝，唐人退數舍矣，況宋元乎？至律詩之細，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三唐奪千古之幟，明人退數舍矣，況宋元乎？

盧純學《明詩正聲叙》 我明興之初，高、楊、張、徐首倡國朝之音，聿變季元之陋，至弘正間，北地、信陽力挽衰頹，振宜風教，而嘉隆、萬曆大雅輩出，家握寸珠，人懷尺璧，輯我明詩者，亦非一人。嘗讀諸家所輯矣，西蜀楊用脩之《皇明詩抄》、江陰王秉忠之《皇明珠玉》、海塩徐山人泰之《皇明風雅》、無錫俞汝成之《盛明百家詩》、顧玄言之《國雅》、臨淮李師孟《十二家明詩》、江西益王之《盛明十二家詩》、上海李伯璵之《文翰類選》、東明穆敬甫之《明七言律詩》、濮州李伯承之《明雋》，或精矣而不博，或博矣而不擇，或專近體而不求備，或合衆體而不類分，徐山人泰則詳江以南，李尚寶伯承則詳江以北，大都喜深沉者寡風致，尚清輕者亡悲壯。不穀初授是役，若身墮武鄉侯八陣圖中，愁雲黯黯，陰風蕭蕭，茫然莫知所往。澄神端慮，窮精闡微，細分其條，摠括其要，求之數年，稍有門戶可以出入，遂不自揆度，茹英拾華，芟夷集蝟，彙而作書。東還海上，里人江孟化暨其弟仲狪、季章詳評審讀，更爲刪定汰去者復十之三，始獲正。風格流自性情，燁然者天地之色，弘潤者江海之音，高潔者山嶽之峙，冲融而秀拔者，鳥獸艸木之敷榮和暢也，宮有適而商隨之，鏗然金石之聲，幽感鬼神，明移風俗，足以盡人文之變，表國家之大，庶幾我明三尺矣，中間不無精粗、小大、豪縱、綺麗、隱僻、暢晦、高下之不同，鳳皇鳴于崇岡，鷓鴣鳴于叢篠，各具妙音，有不可掩者。

江一夔《明詩正聲後序》 夫詩自漢魏而降，靡於六朝，自唐而振，亦自唐斬，斯道不講，蓋歷數世，惟我明興，作者輩出，雲蒸霞燦，朗若日星，即與貞觀、大曆諸君子並駕齊馳，未云少讓。

陳繼儒《明詩選最序》 說者謂明詩，北地復古，歷下、弇州集古，皆不讀漢後書，不作唐後句；而好新者出而矯之曰，何必不漢後書，何必不唐後句，一國有一國聖人，一代有一代詩人，草書不襲楷隸，楷隸不襲篆，篆不襲蝌蚪鳥跡，如必摹禹之岣嶁、宣之石鼓、斯之嶧山諸古文奇字，以行於今天下同文之日，惟有格不行耳！于是海內方聞之士遂謂晚唐有勝中唐者，范東生搜羅未刻詩幾百卷；又謂宋元詩有不下唐人者，潘訒叔刊成又幾百卷；又謂明詩下不屑宋元，而上可直入唐室者，今華閒修《明詩選最》又刻成幾百卷，而詩之觀止矣。

藍庚生《皇明四大家詩選序》 即我明二百禩來，其間穿天出月，如干將莫邪者，指不勝屈，而評騭大方之門，輒推慶信歷太爲巨擘，何哉？誠以此四詩者，龍鳴虎吼，魏魏乎鏤定光之文，抱斷犀之利，允足威白日而吞紫蜺矣。嘗讀元美詩評曰：朝霞點水，芙蓉試風者，仲默也；金鳩擘天，神龍戲海者，獻吉也；峨眉積雪，閬風蒸霞者，于鱗也。即后之評詩者亦有之曰：高秋獨眺，霽晚孤吹者，元美也。繇斯以觀，是詩不稱四氏，雖主盟詞壇，名冠當時，亦贏文絕側，而稱頌襄詩，不式四氏，雖摧鍒鏑若破赤堇之山，傾葫蘆如涸若耶之溪，終鑄劍殲猾而舍匕首，烏覩所謂進于技者。今明天子雖重八股，而輕四聲，若四氏者，未始不足以鼓吹休明也。

邢侗《吳景猷先生詩序》 今海內物力多詘，獨文力較盛。窮閭下邑，人人工爲詩。然而外強者中恒乾，聲炫者實屢歉。

又《穀城山堂詩草序》 李、何崛然幷挺，力振孤學，猶之產神景而跨開元，墾疆竭蹙，以爲盛唐，而化鳩之眼，厥有微譏。江東、歷下，據時全盛，流羨開元之座，即人士不無岐舌。

又 降而論代，屈先生與李、何角，則李宜遜姿，何宜遜骨。不寧唯是，假令江東以欲野歕山之勢而遇先生，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固壘，即起歷下而抵掌于黃石之次，歷下能無爽然於銜勒而推先生國步乎。夫抗聲文苑，則夔龍弗愈於馬、班；正色臺司，則李、杜或慙於伊、傅。何也？則以全力之難而齒、角、翼、足之鮮備也。

徐渭《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者，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

《鴻苞》卷一七《論詩文》　詩之變隨世遞遷，天地有劫，滄桑有改，而況詩乎？論詩者，政不必區區以古繩今，各求其至也。【略】論唐人者，當就唐人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六朝，【略】如必相襲而後爲佳，詩止《三百篇》，刪後果無詩矣。至我明之詩，則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襲；不患其無辭采，而患其鮮自得也。夫鮮自得，則不至也。即文章亦然，操觚者不可不慮也。

袁宗道《答陶石簣》　中郎極不滿近時諸公詩，亦自有見。三四年前，太亟新刻至燕肆，幾成滯貨，弟嘗檢一部付賈人換書，賈人笑曰：不辭領去，奈無買主何？可見模擬文字，正如書畫贋本，決難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弇州才却大，第不待頭領牽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不是歷下一流人。聞其晚年撰造，頗不爲諸詞客所賞。詞客不賞，安知不是我輩所深賞者乎？前范凝宇有抄本，弟借來看，乃知此老晚年，全效坡公，然亦終不似也。坡公自黃州以後，文機一變，天趣橫生，此豈應酬心腸，格套口角所能彷彿之乎。我朝文如荆川、遵巖兩公，亦有幾篇看得者。比見《歸震川集》，亦可觀。若得盡借諸公全集，共吾丈精揀一帙，開後來詩文正眼，亦快事也。中郎見弟近作，謬相稱許，強以災梨，兄五泄諸作殊佳。【略】中郎又云，僧湛然戒力見地，俱可與君家兄弟熟。

袁宏道《雪濤閣集序》　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弊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因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子，皆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闊時人之目也。

又《叙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歈，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爲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于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

又　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有爲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奧古，然自闢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己見者，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實爲之俑。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今之爲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東洞庭人，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爲倡和詩，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

袁中道《蔡不瑕詩序》　詩以三唐爲的，捨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國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

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二家，若維若頎，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能暢之情，迫脇情境，使遏抑不得出，而僅僅矜其慤率，以爲必不可踰越。其後浸成格套，眞可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於俚矣。僕束髮卽知學詩，卽不喜爲近代七子詩。然破膽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樸鄙處，未免遠離於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一二語合者。昔吾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尙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蓋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揜其美，皆過矣。近姪子祈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胷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詩矣。

又《答須水部日華》 不肖謬謂本朝修詞，歷下諸公，力救後來凡近之習，故於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猛，迫脅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嵩遊草》是也。緊嚴深厚，較往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邕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肖于中郎之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至於詩之一道，未必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顰，似尤不可耳。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色澤神理，貴乎相宜，三日新婦，與野戰嬌兵，等一病也。

虞長孺《徐文長文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于藩，李長蘅而修下，王短蘅而豐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兩人頎偉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遺湯漢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謂桓譚者矣。往余開龍月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啖以餌食，有楊家果，中郎揉梅染餌，其章赤白，因問袁：「世文章誰爲第一？」陶睨袁匿笑曰：「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豈第二人耶？且讓元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爲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爲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璧府，散煒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之法，若士得烘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眞一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

《說郛續》弓三四引《雪濤詩評》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斲琴者不能製笛，刻玉者不能鏤金，專擅則獨詣，雙騖則兩廢。有唐一代，詩人如李如杜，皆不能爲文章。【略】國朝草昧之初，若高、楊、張、徐，眞是詩人之詩。何者？彼固未嘗分心爲文也。至於李崆峒，文筆古拙，所以七言、古風幾於逼眞子美，何大復詩文庶幾雙美，而挺拔絕特，已遜古人，遂開吳川樓、梁公實等一派，流於平衍。七子之中，王元美終當以文冠世。求眞詩於七子之中，則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者也。李于鱗之文，初讀之，令人作苦，久而思索得□令人欠□□□□□□□□盛氣雄詞，凌駕傲睨□□□□□□□□□□□□色等語爲後生作，惡道若此公者，幾乎併文與詩兩失者也。宗子相只是過於玄虛不着實，而其文筆大有東坡氣味，詩句逸邁，御風而行，則本朝錚錚傑出者也。

龍膺《白雲山房詩序》 語曰：「惟楚有材。」材何以獨歸楚也？楚之分野爲軫，其山鎭衡巫，其澤藪雲夢，其川合江、漢、沅、澧、瀟、湘、沔、汭而輸之海，其產金玉、砥礪、玄纁、璣組、羽毛、皮革、栝柏、箘簵、包匭、菁茅，而其扶輿靈秀睿喆之晶英，率鍾於文章倜儻忠憤之士。【略】嘻吁，盛矣！昭代鬱鬱，才士雲蒸。述作諸家，直躋漢魏而上。石首楊文定，華容劉忠宣，茶陵李文正，郴州何司空，吾邑陳司馬，安陸何司寇，漢東顏亳州，黃岡王吉士，沔陽童庶子，蒲圻魏觀察，京山高長史，華容孫漁人，皆以文章詩賦名世。予生也晚，所私淑焉。及束髮以來，得遊諸大人長者，則張文忠、吳明卿、陳玉叔、劉長卿，吾師事之。梅客生、周二魯、郭美命、鄒大澤、趙安甫，吾兄事之。陳立父、袁伯修、中郎，江進之，則吾莫

逆交。雷何思，吾神交也。溘焉千古，與先計部暨孝廉阿超，幷修文地下矣。今幸雲杜李本寀太史，巍然爲魯靈光，稱一代宗匠，亦甚以大業勗予。其一時以風雅相友善者，則費國聘、孫鵬初、孟義甫、彭季箋、王襄父、朱食其、魏肖生、梅長公、蘇潛夫、袁小修、季長叔、鍾伯敬、邱長孺、王不疑、邱當世、江伯通，與吾甥楊修齡，令子文弱，又雅慕譚友夏，而晚始得傅咨伯於晉寀，無不家握楚珩，人懷荆璞，羽儀詞苑，鼓吹騷壇，所謂儒雅之鄧林，名流之珠澤矣。其在今日，肖生、咨伯及予幷仕於此，殆爲晉用者乎！然楚之工文章詞賦者，不知凡幾，而予所覩記交知，大概若是。予所交於楚人士以勳伐節義著者，不知凡幾。而其工文章詞賦之士，亦大概若是。【略】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予謂咨伯，極其所詣，當兼有之。予因與咨伯商也，詩以專詣爲境，以贍博爲材，以琢磨爲工，以混沌爲象，以豪勁沖邁爲氣。乃邇來作者，大謬不然。師匠既卑，格檢亦縱，步趨中晚，闌入宋元。甚爲竅言，雜以嘲謔。烏在其爲大雅之音！予竊謂正嘉以前，稷欽、季迪爲先覺；隆萬而後，明卿、本寀、中郎兄弟爲正宗；咨伯則方來張楚之傑，歌郢之雄，而屈宋之嫡派也。予非其倫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十六卷本）自序》　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說詩亦然。晚唐、宋、元諸公，穿鑿支離，蕪陋卑鄙，於道爲不及；我明二三先輩，宗古奧之辭，貴蒼莽之格，於道爲過；近世說者，乃欲背古師心，詭誕相尚，於道爲離。予《辯體》之作也，始懲於宋、元，中懲於我明，而終懲於近世。嘗謂詩有源流，體有正變，於篇首既論其要矣，就正變而折衷之，其過與不及，蓋昭昭也。獨近世之說熾，而趨異厭常者不能無惑焉。漢、魏、唐人，體有未備，而境有未臻，於法宜廣；漢唐而後，體無弗備，而境無弗臻，於法宜守。論者謂漢、魏不能爲《三百》，唐人不能爲漢、魏，既不識通變之道；謂「我明諸公多仿古人，不能自創自立」，此又論高而見淺，志遠而識疎耳。今觀夫百卉之榮也，華萼有常而觀者無厭。然今之華萼，非昔之華萼也。使百卉幻形而爲榮，則其妖也甚矣！《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安得起元瑞於地下而證予言乎？昔武靈變胡服而強趙，商鞅開阡陌而強秦，無論秦、趙不足法，即胡服、開阡陌而後，不聞復有變更也。今元和諸子，派分戶立，詭誕百出，既不勝其變矣。千載而下，乃復以其陳而棄之，則今日之新，將不爲後日之陳乎？夫舉業求售於一時，而詩文定價於後世。宋人法元和，而我明學初、盛，後世之論既有歸矣。今欲再變於元和之後，豈謂世道日溺，終無反正之時耶？予與湖海諸公談詩，必首發是論，合者，即出是書以證，否則不出。

《詩源辯體》卷三四　今人作詩，不欲取法古人，直欲自開堂奧，自立門戶，志誠遠矣。但於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果能參得透徹，醞釀成家，爲一代作者，孰爲不可？否則，愈趨愈遠，茫無所得。如學書者，初不識鍾、王諸子面目，輒欲自成家法，終莫知所抵至矣。況自漢、魏以至晚唐，其正者堂奧固已備開，變者門戶亦已盡立，即欲自開一堂，自立一戶，有能出古人範圍乎？故與其同歸於變，不若同歸於正耳。試觀獻吉、于鱗，雖才高一世，終不能自闢堂戶。今之學者，才力僅爾，輒欲以作者自負，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　今之學者於詩，志尚奇僻，蓋欲悅一時之耳目，不顧後世定論若何耳。予嘗謂學者：古之爲律，初、盛唐諸公若此，李、何及七子得名若此，子獨爲奇僻，將必盡廢初、盛唐諸公及李、何七子，乃可立名。吾恐初盛唐諸公、李何七子終不能廢也，非心勞而日拙耶。

又　古詩至於漢、魏，律詩至於盛唐，其體製聲調已爲極至，更有他途，便是下乘小道。故國朝人取法古人，法其體製聲調而已，非掩取剽竊之謂也。李獻吉《駁何仲默書》云：「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尺寸古法，只是守法度而不遺之意。若必一一摹仿古格，則又盜古形矣。）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袁中郎大譏國朝人取法古人，故其爲詩恣意奇詭，使繼中郎者更爲中郎，則亦爲盜襲；若更爲奇詭，則必舉世鬼魅而後已耳。且誠以理勢度之，千載而下，果能廢獻吉而崇中郎，則予不敢措一喙矣。

又　李獻吉《答周子書》云：「一二輕俊，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往者爲影子，信口落筆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即附唱答響，風成俗變，莫可遏止，而古之學廢矣。」姪國泰謂「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二語，說盡中郎一輩人心事。

又　先進、後進，趨尚不同，大都皆由矯枉之過。成化以還，詩歌頗爲

率易，獻吉、仲默、昌穀矯之爲杜、爲唐，彬彬盛矣。下逮于鱗，古仿漢、魏，律法初唐，愈工愈精。然終不能無疑者，乃於古詩、樂府，悉力擬之，靡有遺什。律詩多雜長語，二十篇而外，不奈雷同。於是中郎繼起，恣意相敵，凡稍爲近古者，靡不掊擊，海内翕然宗之，詩道至此爲大厄矣。黃錫余謂「世有于鱗，必有中郎」，亦甚有見也。

又卷三五 袁中郎論詩，於《雪濤閣》、《涉江詩》、《小修詩》、《同適稿》諸敘洎諸尺牘，其說爲多。其論騷、雅之變，至於歐、蘇，無甚乖謬。至論國朝諸公，惡其法古，於汪、王論詩，謂爲雜毒入人。故一入正格，即爲詆斥；稍就偏奇，無不稱賞。於吳中極貶昌穀，元美，而進吳文定、王文恪、沈石田、唐伯虎諸人，以是壓服千古，難矣。予嘗謂漢、魏、唐人，自創立則長，倣古人則短；國朝人，倣古人則長，自創立則短。論者謂漢、魏不能爲《三百》，唐人不能爲漢、魏，李、杜諸公無古樂府，既不識通變之道，謂國朝人多法古人，不能自創自立，此又論高而見淺，志遠而識疎耳。胡元瑞云「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云。此論千古不易。

又卷三六 古今好奇之士，多不循古法，創爲新變，以自取異，然未嘗敢以法古爲非也。至袁中郎，則毅然立論，凡稍近古者，掊擊殆盡。然其意但欲自立門戶以爲高，而於古人雅正者未嘗敢黜也。至鍾伯敬、譚友夏，則凡於古人雅正者，靡不盡黜，而偏奇者靡不盡收，不惟欲與一世沉溺，且將與漢、魏、唐人相胥爲溺矣。鄒彥吉最稱好奇，及見《詩歸》曰：「不意世間有此大膽人！」袁中郎之說極爲詭幻，然不過載諸其集，初未嘗有成書也。伯敬、友夏則定爲《詩歸》以爲法，實以一時宗尚，不敢置喙，故縱心至是，不知宇宙之大。萬世公論自在，使此書不行，固爲無益；若行，適足資後人口吻耳。後世豈能以科名官爵服人耶？中郎論詩，鍾、譚選詩，予始讀之而懼，既而喜，蓋物極則反，《易》「窮則變」，乃古今理勢之自然。三子論詩、選詩，悖亂斯極，不能復有所加，雅道將興，於此而在。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又《後集纂要》卷二 國朝人詩，五言古、律，五、七言絕，斷不能及唐人，惟歌行與七言律爲勝。五言古李、杜之所向如意，韋、柳之蕭散冲淡，各極其至。國朝人既不能學，即韓、白、東野變體，亦未有能學之者。五言律、五七言絕，入錄者誠足配唐，而全集則甚相遠。若歌行，李、杜雖極變化奇偉，而繼之者絕響。高、岑、李頎僅稱正宗，至國朝諸名家，則黽勉強致，其入錄者往往逼李、杜而軼高、岑。

又 或問：國朝諸名家之詩，入錄者誠足與初、盛唐相匹，而篇什又過之，豈功力有過於唐耶？予曰：不然。國朝諸名家，篇什常十數倍於唐，其入錄者不容不多。然初、盛唐名家入錄者固佳，而不入錄者亦唐詩也。國朝諸名家，入錄者誠足配唐，然以全集觀，不失之蒼莽則失之率易，不失之支離則失之淺稚，欲望中晚名家有弗及也，況初、盛乎？故予論古人詩，即予所錄有足證者；論國朝詩，非全集不足以爲證也。此雖極盛有不能繼，要亦功力太半盡於舉業耳。

又 國朝先輩取法初、盛，然視其全集，往往玷缺，多不足觀；後輩近於中、晚，而反多完善。蓋先輩才力寬洪，不事修飾，即不無玷缺，而有傑作可觀；後輩資性明敏，更假琢磨，雖較多完善，而無大篇可取，蓋亦理勢之自然耳。即古人得名，而所稱傳者不過數篇。嘗見華子潛《巖居稿》、王子裕《詩稿》、陸無從《大雅堂稿》，（已上俱於友人家一見）俱完善可錄，而華、陸則出於大曆，乃知國朝諸名公，有其實而姓氏不甚顯著，無關於一代者實多也。

又 何仲默云：「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弗多得，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意，獨海叟詩爲長。（景文號海叟。）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爲國初詩人之冠。」（已上仲默語。）李獻吉云：「叟師法子美，時有出入。集中《白燕》詩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雲間，故吳地，叟亦不與四傑列，皆不可曉。仲默謂國初詩人叟爲冠。」（已上獻吉語。）詳二公之意，其所推重者在歌行、近體耳。愚按：景文五、七言律，玷缺者甚多。七言入錄者，僅得杜之駘蕩，而驚絕處絕少。歌行僅能學杜短篇，而長篇較高、張、伯溫相去甚遠。概謂其爲國初詩人之冠，亦矯枉之過。胡元瑞云：「仲默於國初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不極也。」（已上元瑞語。）元美、（見伯溫論中。）元瑞不爲李、何所惑，可爲卓識。至《白燕》一詩，格雖晚唐，在詠物亦有可取。如獻吉詠物實多，而不成語者過半。五穀不熟，斷不如荑稗也。

又 宣廟尚文，五言古大多古體，東里五言古多法漢、魏，正是風化所

及。獻吉送昌穀詩云「偉哉東里廊廟珍」是也。但較于鱗稍爲淺易，又不免多用古句。律詩較楊、張諸子始漸入闊大，但以全集觀，氣格不甚高耳。

又　世多稱獻吉效顰于鱗仿古，予謂國朝人詩，惟二子可稱自立門戶，如獻吉七言古、于鱗七言律是也。蓋詩之門戶，前人既已蓋開，後人但七分宗古，三分自創，便可成家。中郎一派，僅拾唐末、五代涕唾，（詳見五代論末。）今人不知，以爲自立門戶耳。（七子總論見梁公實論後。）

《客座贅語・弇州評詩》　弇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鷙發，辨辭虹矯，疆圉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湯參將胤勣，曰：「胤勣雄才蓋世，與劉生（御醫溥，字原濟）雁行，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王太僕韋，曰：「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溫、李，風人之致，可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妝妖婢，見人更羞舉止。斯爲所短，頗號難藥。」劉司空麟，曰：「司空爽朗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諧素心。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藝絕，更繡鳳凰，并無此鳥，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群公之左；珥管江表，曾馳三傑之目。如春園盡花，蘼蕪錯雜。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健，作噉人狀。王欽佩如小女兒戴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葩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顧起元《蘿月軒樂府序》　余友蓋卿耽研典訓，旁涉騷雅，風流蘊藉，獨暎當時，兼復富有才情，洞曉聲律，寄懷樂府，托耗雄心，自所行《濠上齋》、《遊吳草》外，今《蘿月軒》又其一也。觀夫清音亮節，凄入杳冥，妍旨淫思，哀感頑艷，舍毫甫就，人競傳之。昔高、王之歌，賞激法部，猶不能以之邪揄。今蓋卿更得名人韵士相與標度，增其華暢，蓋卿可謂快矣！吾鄉作者夙美陳、金，然按而求之，大聲則金粉多而天姿不露，在衡則蒜酪美而俳氣未除，驅轢吳楚，洵謂勝場，控引金、元，尚有慚德。蓋卿當新聲代變之後，撮二家之勝，而摭其所遺，使采華者聚聞而魄動，咀實者徐味而色飛。是豈鬱青霞之奇意，竄句敝跬以爲工者哉？

《管天筆記外編・文學》　胡元瑞論七言律，自開元便到嘉靖，固未必然。徐興公謂七言律最盛于我朝，似爲近之。然于我朝覓一老杜，斷不可得。則謂之盛可也，謂之最盛不可。嘻，律詩之盛也，正古詩之衰也。

又　劉伯川，泰和人，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詩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有爲，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庶吉士而卒。士奇官至少師。余謂陳詩淺露，楊詩何等醞藉。若無意于功名者。聖門言志，而獨與曾點，意亦如此。閱此二詩，不但可以辨人品，併可悟作詩之法。

《小草齋詩話・內篇》　今之士子幼習制義，與詩爲仇，程課之外，父母師友禁約不得入目，及至掇高第，玷清華，猶不知四聲爲何物，蘇李爲何人者。求田問舍，懵然老死，此一厄也。其有雋才逸足不甘爲公車所束縛，而門徑未得，宗旨茫然，然無指引切磋之功，又無廣咨虛受之益，如瞽無相，師心妄行，故或墮於惡道而迷謬不返，或安於坐井而域外未窺，縱有美才竟無成就，此一厄也。又有里兒浪子憚習經書，妄談雅道。學人咳唾，數語近似，便自詫謂成佛作祖。不知作詩如采花成蜜，釀蘗爲酒，胸中無萬卷書，咀嚼醞釀，安能含萬象於筆端，羅千古於目前？故未有不明經、不讀史、不博古、不通今而能矢口成章者，皮膚影響，終非實際。此又一厄也。鼎貴達官，既策高足，浮慕時名，效顰染指，欲以已昏之晷，學朝曦之馭，既無宿根，又乏傳授，逆耳之彈射不聞，附聲之讚賞稠至，匠手旁立，誰肯盡言？如中山君之賢，至死不悟，此又一厄也。文苑清曹，世胄公子，勢可羅賢，財能使鬼，長篇短什，一概借手他人，而久假不歸，偃然自負，有文集百卷而目不識一丁者，欺世盜名，穿窬之靡，此又一厄也。落魄謀糈，懷刺干人，生平素業不過數紙，而傲睨凌忽不可方物，饑則依人，飽則颺去，動藉口於古無行之文人，而究其胸中，枵若敗絮，徒令有志之士羞與爲伍，以千古不朽之業，而僅爲嗟來藉手之資，此又一厄也。文人筆端，升沈任意，毀

譽狗乎愛憎，嫩刺視其同異。意之所私，款段詫爲逸足，心之所忮，結綠訾其多瑕。雌黃不一，遂開角逐之門，獎借過情，殆成諛墓之套，不徒欺本人，抑將誤來學，此又一厄也。故詩有七厄，舉世蹈焉，自非深心，寧免俗累，疾在膏肓，功在旦夕，知我罪我，總在斯言。

又《外篇上》 宋人一生只學韓杜兩家，本朝功令不一，趨向多岐，亦有學杜者，學長吉、玉川者，學錢、劉者，學元、白者，學許渾、李商隱者，學六朝者，近來常有學坡、谷者，然到底未得盛唐門徑。

又 唐以詩爲詩，宋以理學爲詩，元以詞曲爲詩，本朝好以議論、時政爲詩。

又 本朝詩病於太模倣，又徒得其形似而不肖其夫神，故去之愈遠。

又 本朝詩，林鴻、高啓尚矣。鴻一意盛唐，而啓雜出元白、長吉，此其異也。獻吉繼之，幾於活剝少陵，高處自不可掩，而效顰之過，亦時令人嘔噦，于鱗一變爲雄聲，天下翕然，從風而靡，亦小白之霸也。元美取材雖廣，擇焉不精。近時諸公以六朝易七子，聲格愈下，何者？彼尚爲詩之雄，此直爲詩之靡耳。其病大要有二，曰心不深，曰識不定。

又《外篇下》 自北地、信陽興，而吾閩有鄭繼之應之，一洗鉛華，力追大雅，盛矣！然掊擊百家，獨宗少陵，呻吟枯寂之語多，而風人比興之誼絕。譬之時無春而據秋，人未少而先老，才情未肆，氣格變衰，樂事未陳，聲淚俱下，此在少陵爲之已非得意之筆，而況効顰學步，面目可憎者哉！故人謂詩道中興於弘正，吾獨以爲運之衰也。此可爲識者道也。

又 繼之同時倡和諸子，有傅山人汝舟、高山人漱、林侍御釴、許黃門天錫，然皆格畏語俚，不能自振。獨傅差有塵外之語，如「松花風送時人口，竹杖雲生常滿衣」，「永夜松風掃星月，經旬衾枕傍天河」，「天風驅雲不出洞，家鶴拜客時登堂」等語，亦自跰躚可喜，黃門「青山對面疑無路，黃犢出林知有村」，管中窺豹耳。同時有林太守春澤亦喜爲詩，亦效法繼之。林太學世壁稍後，語多奇雋，早卒。

又 嘉、隆以來，則有郭郡丞文涓、林明府鳳儀、袁太守表，皆余先輩。陳茂才椿、趙別駕世顯、林孝廉春元、鄧觀察原岳、陳山人仲溱、徐孝廉熥、熥弟勃、陳茂才价夫、孝廉薦夫、曹參知學佺、袁茂才敬烈、林茂才光宇、陳茂才鳴鶴、王山人毓德、馬茂才歛、陳山人宏已、鄭山人琰，皆先後爲余友，皆有集行世。其中豪宕不羈，揮斥八極，則鳳儀爲之冠；秀潤細密，步趨不失，則袁、趙名其家；才情宏博，多多益善，則徐氏兄弟擅其場；其他諸子各成一家，取瑜不掩。然皆締漢宗唐，間出中晚，彬彬皆正始之音也。南方精華盡於是矣。

又《鄭繼之詩序》 自《三百篇》之降也，侵淫至於勝國，蓋正始無遺音云。國初作者，尚沿餘習，至弘、正之際，然後琢雕破觚，力逃茅靡，時則二三君子之功爲多，而吾郡鄭繼之先生其一也。先生曠世軼才，其於詩有所獨詣，命義蒼然古色，高足頡頏兩京，下不失凌鮑謝。朱弦希音，型美寡和，一曲人間藻繪可憐之曲，不啻沉之濮水。當時與北地、金昌諸君子執鞭弭，海內翕然向風。要其終身所至，於少陵氏可謂具體而微矣。

又《周所諧詩序》 唐以後無詩，非詩亡也，操觚之士不得其情性，而跳號怒罵；又其下者刻畫四聲之似，以剽掠時名，於是去之愈遠。國朝作者具在，迪功希蹤漢魏，北地摹刻少陵，鄭吏部超然遠詣，猶多質勝。降而中原七子，以夸詡爲宗，繪事爲工，雖云中興，實一厄矣。所諧貧且隱於詩，似不經意爲之，里中人又無鷄林諸同調互相印證，乃寸言落紙，便生雲煙，弱管漫濡，暗軌大道，其前後所爲詩，大率山中什九應酬什一，詞典則而意和平，調玄著而聲洪鬯，九潦闢奇，荔支雙美，蓋得性情之趣於語言之外者。天假之年，其不攀鄭提李，拍七子之肩者幾希矣。

《七修類稿·詩文類·明唐詩人暗合》 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充《郡齋偶賦》，詩意相同而韻上差其二，可謂異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旅舍》與張籍《宿江上館》詩，韻同、意同，眞可謂巧也，又皆奇作，特錄於稿。元章詩云：「世情多曲折，客況自堪憐。聽雨悉如海，懷人夜似年。草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鵑。冷淡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子充詩云：「宦況眞蕭索，虛齋足自眠。思親懷愛日，閱史錄疑年。白髮生愁後，黃華立醉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劉詩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詩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說詩補遺》卷一 今之爲詩者，蓋亦有八病焉。好古法者，專務剽摹；取世資者，專攻頌禱；淺夫蕩子，信口謳唫；學究老生，腐心板對；識偏

者束縛小乘；才弱者厮頓中路；欲兼各擅之長，而牽課局外，則如競日之夸父；欲翔無前之格，而陸梁規中，則如花後之狂禪。非去斯八病，將終於畔道也已失。

又　自黃虞迄今，祀逾數千，詩體備，人巧窮。故便於剽掠者，立「偷勢」「偷意」「偷句」之論。拙於步武者，踐防禦夫人打鼓發船之跡，陳粟相因，抉珠久假，終非已物，立見敗名。非沉思曲換，去故就新，天趣橫生，高唱鬱起，而可以成家者，未之有也。

鍾惺《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李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箸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於世，李氏之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蘊藉，頓挫沉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

又《跋袁中郎書》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則非墨蹟舊搨，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舊搨，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復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寫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人之僞者。【略】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出者有巧拙，從筆墨者有雅俗；巧拙可強，雅俗不可強也。

又《與王稺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眞初、盛者而有眞中、晚。眞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釘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眞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眞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姚希孟《雪桁堂集序》　曲阿姜仲文先生，世所號節義名教中人也。進而升朝也，蓋諤而少容，退與二三同志，明先王之道于野。某與先生遊最久，披襟相對，非顰容憂國，則津津談詩，蓋其生平鶴鳴相和者，爲魏懋權、趙夢白、鄒孚如諸君子，炳然以詩文著，皆浣濯性靈，標映風骨，與當世靡靡曼響，祛服纖趍者絕不類。而先生清音亮節，鼓吹其間，泠然而御風也，劃然曼嘯而山谷應也。禘季迪，禰昌穀，淬其全力，足以肩隨子相者，其先生之詩乎？

又《釿園集序》　文章之道，與時低昂。自余所睹記，業幾變矣。禰瑯琊而祖北地，則以秦漢、開元、大曆爲宗；標新拔異者，跳而入於湯臨川、袁公安，則以香山、眉山與《玉臺》、《錦囊》、《西崑》諸體爲宗；而館閣之文不與焉。夫天之賦才，每與王制相輔而行，有捍艱之于忠肅，則必典戎樞，而忠定端毅、無媿統均者，必端笏而爲六卿長。何獨文章一事，迺借才他局也？金華起草昧之際，粉黼天章，春容爾雅，至今讀之，如陳山礬，叩清鏞。東里長沙以降，滔滔洪藻，第崇尚辭達，而厭薄矜奇，隻字鏊牙，簡汰殆盡，遂令摹古之徒，連手揶揄。然遠而康武功、楊新都、王華州，近而馮臨朐、陶會稽，寧不堪千秋頡頏？而謂典冊高文之手，不狎主騷壇，余必不敢以爲然。檇李陳居一氏，與余同受中秘書，其才十倍余，不廢事而神明不受役於事，其工力又百倍余。當其弱冠登賢書第一，即以餘勇治古文詞若詩，詩則駸駸乎高、岑、韋、柳，遇合作處，又柴桑、輞川相伯仲也。

又《二張塤篪草序》　張太涵、太淳兄弟有詩二卷，顏曰「塤篪草」。吾友王純甫、馮問奇序而刻之，取晉二陸、宋二蘇，我明大小美及伯起、幼於以相況。太涵兄弟恶不敢當，余以爲擬非其倫也。太涵故雅流也，而隱於市；其貌類左太冲，而吐納風流，襟期蕭遠，遊於諸公間，爭得其驩，尤與吾師王、馮兩先生及玉繩前輩善。詩簡箋素，時相問貽，不知其人在五都之肆也。太淳乃吳中名士，與余同齒鬬序，二十年來，鷄壇牛耳，莫不推太淳，而太淳之爲諸生自若也。會遼左治兵使者韓先生有約，遂棄諸生，鼓篋成均，征裘蒙茸，吳鉤斷鞘，涉關河，歷邊塞，牢騷於欝之感，悉發爲吟詠。而乃兄

太涵亦有夜雨連床之夢，春草池塘之思，與夫錦瑟樓邊、銷魂橋下、留連贈別種種篇什，合之而爲二張兄弟詩。夫太涵之遊戲於詩也，猶其遊戲於市也；遊戲於市，故日與賈豎相徵逐而無俗韻；遊戲於詩，故意不求劖削，語不事雕搜，灑然自適，達乎天機，而無差排鬬湊、似是而非之境。若太淳，則其氣翁然而鬱也，其神黯然而自傷也，其聲調則嘈嘈然直戞其無聊，又嗚嗚然如塞鴻叫而峽猿嘵也。君兄弟雖塤篪哉，然執塤者其情適，而吹篪者其思遠。惟情適，故目爲逃名之韓康伯則應，目爲有道之陶朱公則應，即俗眼迷離而目爲牙籌握筭之人亦應，但其人無和嶠癖，宜與詩腸相近耳。思遠者試以詞客目之，將鼻息咈然矣！有文百軸，馳走京轂，太淳所爲〔咸〕〔洛〕陽紙貴者，故自有在，而直以詩爲靈均之《天問》、昌黎之《送窮文》，非沾沾寄托所存也。二張詩其傳未可知，總愈於生剝杜工部，活紮李空同，盱衡千秋，瞋目掀髯，而實孳孳焉爲覓糈計者。

陳子龍《皇明詩選序》 有明御宇，矢文德以洽海內，學士大夫，委蛇溫藉，每以修鄰顯。自弘治以後，俶儻瑰瑋之才，間出繼起，莫不以風雅自任，考鍾伐鼓，以振竦天下，而博依之士，如聚沙而雨之，作者斐然矣。又以承百王之餘，徽章淑製，昭茲來許。凡虞歌殷頌，周雅楚騷，罔不窮其擬議，巧其追琢。嘗以一人之力，兼數家之長，雖作述有殊，然專者易工，該者難合，程其勞逸，未可輕也。是以昭代之詩，較諸前朝。稱爲獨盛。作者既多，莫有定論，仁鄙竝存，雅鄭無別。近世以來，淺陋靡薄，浸淫於衰亂矣。子龍不敏，悼先音之寂寥，仰先民之忠厚，與同郡李子、宋子，網羅百家，衡量古昔，攘其無穢，存其菁英。【略】大較去淫濫而歸雅正，以合於古者九德六詩之旨。于是郊廟之詩，肅以雝。朝廷之詩，宏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邃。刺譏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和，省其詞而知其志慤。洋洋乎！有明之盛風，儷於周漢矣。【略】或謂詩衰於齊梁，而唐振之；衰於宋元，而明振之。夫齊梁之衰，霧縠也，唐繡黻之，猶同類也。宋元之衰，沙礫也，明英瑤之，則異物也，功斯邁矣。且唐自貞元以還，無救弊超覽之士，故不復振，而爲風會憂。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啓廸其意智耳。

李雯《皇明詩選序》 夫時俗易好，山川異音，風騷之作，隨世適化。嗚呼尚矣！然降自三百，漢魏以來，下迄盛唐，各建美一代，靡有兼綜。至于昭代二祖列宗，文治昭明，遂通羣軌，而高材之士，心應風雅者，亦復上採下獲，風律畢臻。聲詩之道，於是備焉。紀厥源流，殆有三變。洪永之初，草昧雲雷，靈臺偃革，萩林未薙，而精英澄湛之風，已晬已兆。時則有季廸、伯溫唱之，而袁、楊諸公和之，皆颺然特起，才穎初見。雖騰踔甫驚，而流風不競。俚者猶元，腐者猶宋。至于弘正之間，北地信陽，起而掃荒蕪，追正始，其于風人之旨，以爲有大禹決百川，周公驅猛獸之功。一時並興之彥，蜚聲騰實，或詈或歌，此前七子之所以楊丕基也。然而二氏分流，各有疆畛：勁者樂李之雄高，秀者親何之明婉。葢才流競爽，而風調不合者，又三四十年。然後濟南婁東出，而通兩家之郵，息異同之論，運材博而搆會精。譬荆棘之既除，又益之以塗塈，此後七子之所以揚盛烈也。自是而後，雅音漸遠，曼聲並作，本寧、元瑞之儔，既夷其樊圃，而公安、竟陵諸家，又實之以蕭艾蓬蒿焉。神熹之際，天下無詩者蓋五六十年矣。予小子不敏，嘗與同學之士，卧子陳氏、轅文宋氏，切磋究之，痛蜩螗之羣鳴，憫英韶之莫嗣。遂搜材覃思，紹興絕業，歷序一代之作者，哀其尤絕，附於採風之業，亦其勉厥所學，昭示來者，用彰本朝之巨麗云。

宋徵輿《皇明詩選序》 夫風雅頌之亡也，在於漢魏之間，迄於當今，一千五六百餘歲。中間代以詩盛者，莫如唐人。然能自爲其盛而已，即何論于今之作者乎？我國家所承者，若宋若元詩亡之世。幸而弘嘉之際，作者數人，崇古深造，無遺力焉。漢魏晉宋三唐之詩，其克紹乎？若三百篇之亡，亦已久矣。夏生（完淳）曰：「然則今之詩人，無當於聖人之旨矣。學者何爲而作哉？」宋子曰：「是非然也。昔者史遷承《春秋》之後，作《史記》百三十篇，于筆削之誼，吾未知其何居。而善善惡惡，頗得聖人微言之緒，後世宗之，稱爲良史。今之詩，雖非殷周之詩，然其稱述先朝，敷贊德美，以揚當今，是亦頌之遺也。王公大人，政教得失，或褒或諷，是亦大小雅之遺也。若夫風人之志，抑又繁矣。夫人生而甘芻豢，慕窈窕，不得其所則怨。感於時，感於地，感於物，則哀樂生焉。一爲之吟，再爲之詠，三爲之歌，則甘芻豢者知禮矣，慕窈窕者知義矣，怨者適於命矣，哀者不至於傷，樂者不湎於淫矣。我不敢謂此即當於聖人之旨，殆亦聖人之所與也。然則作詩者，言何必四，篇何必三百，而後謂之詩人也。」

徐孚遠《題壬申文選》　明興幾三百年，能詩之家，何、李振其風規，七子挺其秀實，斯既斌斌矣。自是以還，吟咏之事，斐然間作。然皆驅染蕪陋，經營功寡，比於大雅，無當蛙聲。豈特湛湛之句，有傷體則哉！友人陳子，擅儁妙之逸氣，發懷古之遙情。徵召英契，搖綴淵圃。于時同郡之士，蓋有數人。至於齊鑣方軌，卓絕領袖，共推李子，于是有陳、李之目矣。【略】陳子之詩，澹動溢麗，發言舒卷，有若明霞。李子之詩，清切瀏亮，奇思天拔，自然可貴。以二子之才地，顧盼左右，足爲時雄，遂方昔賢何如哉？然予觀孝宗之治，有過漢文；世宗大略，彷佛孝武。北地、瑯琊數子，生當其世，建旗撞鼓，高風絕塵，偃蓋前後，所謂遭時也。今天子夢想英傑，思宏至道，而在廷黯塞，牽拘鄙瑣，未明大趣。二子慨然悼其若斯，故其爲詩，感興悲涼，放詞宕越。至乃留連綺艷，刻畫情思，妙絕動人，聊以送日，蓋寄託之篇也。

宋存楠《題壬申文選》　陳臥子子龍，其源出於太白，文多超逸之風；若其涼壯明秀，則龍標、右丞之流亞也。李舒章雯，其源出於渤海，動寫壯武之致；若其沈蔚秀上，則太祝、盱眙之比肩也。之二子者，通才軼發，流離少陵之篇，泛濫西崑之作，固無不可。然方其縱轡，風軌齊驅；及乎反息，營壁各建。言乎建安之時，則卧子彈冠，陳思聯袂；舒章揚鑣，公幹執鞭矣。夫詩之爲術，鬱舒壯發，事異平淡。神仙婦女，荒惑之餘事；蟲吟鳥思，幽微之下聽。而昔之賢人，或有天下之大慮，沈噤而不發者，往往覩秋風而動容，攬春黄以抽怨。馳四海者，措情幃房之中；期鐘鼎者，閒吟澄棲之事。蓋遊思蕩神，荒忽若此之甚也。不如是又何以騰踔文彩，震動胸腹者乎！【略】今兹二子，皆有當世之志，才度英邁，略少當意。而卧子弱年孤露，心多傷悼，遇物纏綿。舒章壯志沈寂，觸事所起，增其風調。是以遊思流暢，不廢兒女之情；深懷孤出，動有風雲之氣也。國家自孝宗以來，風雅三嬗：濟南、吴郡之視何、李，貞元之與天寶也；舒章、卧子之視王、李，會昌之與貞元也；然使千載之下，以何、李爲盛者，不能以王、李爲中；以王、李爲中者，不能以陳、李爲晚。豈天錫我明，保以盛符，助之富昌耶？不然，何後起之奕奕也。

宋徵璧《平露堂集序》　國朝前有何、李，後有七子，固已追建安之遺風，儷開元之殊軌矣。然論者必言何之輕綺，李之傲岸，而不能兼也。即七子之於何、李，或得其逸，或得其雄，其氣象之輝然於外者，無以異也；而神氣之所伏藏者，未必不少異也。兼而有之，庶惟弇州。而擬議勝，則有刻畫之跡；用事繁，則少窈渺之意，此詩之所以難也。若陳子之詩，一何盛歟？前人所擅之長，靡不畢舉；而前人所有之累，則盡洗而去之。故其爲詩，和平之詞，要有纏綿凄怨之致；摹古之製，自多激揚盪厲之情。縱横一時，超軼前後，如登岱嶽而攀雲霞，臨滄江而釣日月，孰能測其高深哉！

陳荛《九大家詩選序》　國朝以詩鳴者，無慮數百家，洪永初尚沿元習，積之深，更之或惴惴未暇，及成化以降，海内和豫，縉紳之聲嘽緩典暢，而長沙輩出未克振也。迨何李崛起一創而變長沙，七子接武再創而變北地、信陽，彼所謂能正其變者也。顧其病也，任剽竊，矜雕繢，而均漸厭棄，又安可以無正其變哉？由今觀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誰爲正變者乎？余是以有九家之選也。俾天下誦其詩論其世，曉然於弘正之一變以正者兩家也，嘉隆之再變以正者七子也，正而變，變而正，彼固以身任之，而不能無敝，後有作者，其亦源流正變之間，救其敝毋讓其功。吁！固其志爾。乃操戈者抉籓籬，闢堂牖，摘其敝并沒其功，即征轡壽陵，若舍是而罕與爲偶，尸而祝之，往往極其功，則益甚其敝，正變之間，其必有出而任之者矣。

李昂枝《九大家詩選序》　一代之盛，必有英絕領袖之者，斯眞扶輪之所寄矣。明興，洪永之際，如離初旦，明而未融，下逮正嘉，重熙累洽，而北地信陽一時並出，參之李杜，蔚爲大宗，七子繼之，風流益振，匠心千古取則初盛，不使大曆以下犯其筆端，一代之詩其在此已。乃竟陵江夏出而反之，學者風靡，幾退三舍，未幾而陳黄門之選出，推崇何李，不遺餘力，至謂萬曆以後無詩。夫命觚雄伯侈口自命者，何所蔑有？乃俎豆於騷壇之間。李何七子何無間然與？陳子堯夫嘗與余論之矣，詩無古今而有古今也，體由代異者，風雅頌而後爲屈宋，爲梁選，爲歌行，爲律，爲絕也；格由時降者，黄虞三代而後爲漢魏，爲六朝，爲三唐，爲兩宋，爲明也。然物感則言生，心聲則節會，莫不有法焉，莫不有至焉，如衡之不可欺，仰俯適隨其量者也，故格由時降，而合於格者勝矣；體由代異，而合於體者勝矣。廼若才人人殊，而才歸於法，法合於至者勝矣。

《雅倫》卷二二　明人詩非不具體唐人，只未到融金爲液，鍊玉爲漿，終覺隔一層。

又　王、李謂詩有一定規格，多出摹倣，是猶以西施之貌，當類南威秦娥之音，宜仝王豹開後學，失盡性情之端。鍾、譚謂詩出自性靈而止，是以亂髮垂鬢，不加膏沐，捲蘆截竹，盡棄笙竽，啓狂夫絕棄繩墨之漸。要之，皆偏論也。規模出之古人，意興直舒胸臆，庶幾可哉。

《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　總而言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幷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則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本易知，如李西涯、鍾伯敬輩都不解。請具言之：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騷》、《雅》，下迄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沈切，自古未有也。後之擬古樂府，如是焉可已。近代李于鱗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章載而句摘之，生吞活剝，曰「擬樂府」。至於宗子相之樂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陳子龍輩效之，使人讀之笑來。王司寇《厄言》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言此卽是擬古樂府。【略】伯敬承于鱗之後，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其評詩至云：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詩。謬之極矣。樂府之名本於漢。至《三百篇》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樂之大者，正以郊祀爲本。伯敬乃曰：樂府之有郊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又李西涯作詩三卷，次第詠古，自謂樂府。此文既不諧於金石，則非樂也；又不取古題，則不應附於樂府也；又不詠時事，如漢人歌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直是有韻史論，自可題曰史讚，或曰詠史詩，則可矣，不應曰樂府也。詩之爲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唯在達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西涯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乃其敍語譏太白用古體，謬矣。西涯筆端高，其集中詩多可觀。惜哉，無是可也。

又《論樂府與錢頤仲》　酷擬之風，起於近代。李于鱗取魏、晉樂府古異難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學者始以艱澀遒壯者爲樂府，而以平典者爲詩。吠聲譁然，殆不可止。但取樂府詩集中所載讀之，了然可見。蓋魏、晉樂章，旣由伶人協律，聲有短長損益，以文就之，往往合二爲一，首尾都不貫，文亦有不盡可通者，如《鐃歌》聲詞混塡，豈可更擬耶？【略】今日作樂府：賦古題，一也；自出新題，二也。捨此而曰某篇似樂府語，某篇似詩語，皆于鱗、仲默之敝法也。選詩者至汲汲取其難通以爲古妙，此又伯敬、友夏之謬也。

《詩辯坻・總論》　詩主風骨，不尚文彩，第設色欲稍增新變耳。自皎然以竊占白雲芳草詆劉、李諸賢，而近代亦誚白雪黃金，中原紫氣，是則誠然，然要非大疵也。【略】要期合律，雖遞襲而不妨乎高，苟乖大雅，則彌變彌墮。于是斯有彥伯澀體，長吉鬼才。近如唐六如之俚鄙，袁中郎之佻俊，竟陵鍾、譚之纖猥，亦俱自謂能超象跡之外，不知呵佛未易，直枉入諸趣耳。

又《唐後》　二李（獻吉、于鱗）、何、王（景明、元美）外，若徐昌穀之邈然潔秀，薛君采之婉摯華亮，顧華玉之格蒼味腴，高子業之造思精微，王稚欽之風神麗昳，自足掩餘子之芳潤，抗四氏以並馳。故以廣大敎化論之，或稍遜四家，倘用獨長便決勝。嘗擬合選國初四子（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前後七子（獻吉、景明、邊廷實、徐昌穀、康德涵、王敬夫、王子衡）爲前七子，于鱗、元美、謝茂秦、徐子與、宗子相、吳明卿、梁公實爲後七子），與上薛、顧、高、王及劉伯溫、盧次楩爲二十四家。次楩雖騷賦名，然詩自振迅。

又《學詩徑錄》　王、李之弊，流爲癡肥，鍾、譚尅藥欲砭一時之疾，不虞久服更成中痟耳。又其材識本鬼瑣，故不能云救，每變愈下。今之爲二氏左右袒者，不足深辯。但令從《毛詩》、《楚辭》、《樂苑》、《文選》、三唐正變探泝已熟，然後陳宋、元、明人之詩而上下之，則瑯琊、竟陵之病，當如見垣一方，墨守輸攻，舉可廢耳。

又《竟陵詩解駁議》　叙曰：六義振響，蔚爲辭宗，五言遞創，作者景靡。後踵爲駢偶之體，變爲律絕之製。六季、三唐，失得互見，初盛中晚，區畛攸分。及宋世酷尚粗厲，元音競趣佻褻，矇醉相扶，載胥及溺，四百年間，幾無詩焉。迨成、弘之際，李、何崛興，號稱復古，而中原數子，鱗集仰流，又因以雕潤辭華，恢閎典制，鴻篇縟彩，蓋斌斌焉。及其敝也，厖麗古事，汩沒胸情，以方幅嘽緩爲冠裳，以剟膚綴貌爲風骨，剿說雷同，墜于浮濫，已運丁衰葉，勢值末會。楚有鍾惺、譚元春，因人心屬厭之餘，開纖兒狙喜之議，小言足以破道，技巧足以中人，而後學者乃始眩瞀楊岐，遲回襄轍，囂然競起，穿鑿紛紜，救湯揚沸，莫之能閟。原夫前後七子，作法匪

涼，徒以後起守文，職成拘蔽。假令鍾、譚能滌蕩塵滓，斟酌古原，因其羽毛，樹之骨鯁，則上可崇漢、唐之絕軌，次亦得規嘉、隆之弊法；而惜乎馳騁小慧，河伯自欣。然彼所見，如竇中窺日，明雖不多，景非假借，故《詩歸》詮諦，亦有可算。至于荒才竄匠，尤易竄跡，故駔儈之猥姿，悉冒竟陵之苗裔。原其初政，未或如斯，溯厲階之由興，能無歸獄者乎？

賀貽孫《詩筏》　明代如李獻吉、王元美諸公，非無佳詩，若得明眼人刪削，猶可傳世。天、崇間尤號極盛，然稱名家則有餘，稱大家則不足。乃往往高自標榜，互相屈辱，壓良作賤，稱娣爲姑，以此囂陵，不及古人。

又　自鍾、譚集出，而王、李集覆瓿矣。記余曾與同輩賦《愛妾換馬》詩，都無警句。有示以鍾伯敬詩云：「功名伏驥足，志節略蛾眉。不貴此時意，難於無後思。封疆方有事，閨閣亦何爲？君向承平日，明珠買侍兒。」慧舌靈腕，歎爲絕唱。復有以王元美詩相示者，覺才思更邁。王詩云：「只解馳驅易，寧言離別難。蘭膏啼玉筯，桃雨汗金鞍。物喜酬新主，人悲戀故歡。橫行渡遼海，那問翦刀寒。」遂以此二詩，糊名郵送萬茂先定其甲乙。茂先嘗進鍾、譚，退王、李，見此竟以王第一。乃知前輩各有得力，不可隨人軒輊也。

《靜志居詩話》卷二《宋訥》　高季迪之文，蘇平仲之表箋，泐公之詩，當時文字之禍烈矣！然其間遺民諸集，類不避諱。當王師之入燕也，若王原吉、丁鶴年、戴叔能、陳敬初輩，其詩指斥，未易更僕數。宋公身歷通顯，其《過元宮》諸詩，悲涼酸楚，雖初明《通天》之表，子山《江南》之賦，無以踰之。他若「華表柱頭相語鶴，秣陵江上獨歸鴻」，「半船涼色潮生海，兩岸秋風浪拍沙」，「縛蘆密覆低低屋，把竹輕撐小小船」，「野航招客買蓮子，沙鳥驚人入荻花」，「夕陽野飯烹魚釜，秋水蒲帆賣蟹船」，「斷壁野花迎客櫂，壞檣津柳曬魚罾」句，亦自佳。

又《牛諒》　尚書流寓吳興，時過檇李，與鮑恂仲孚、邱民克莊、張翥翔南、王綸昌言、聞人麟彥昭、曹睿新民。徐一夔大章、尤存以仁及呂安坦、來志道、周棐、常眞、釋智寬等，集郭西景德寺，攜酒賦詩。其在南京，則與唐肅處敬、林公慶孟善、陳世昌彥博、徐一夔大章、張翥翔南、朱升允升，會飲聯句。及同張以寧志道使安南，志道賦長句以贈，有云：「更喜清詩慰遲暮。」蓋當日風雅之林，每屈一指，不徒以功名顯也。又在元時中甲午大魁，亦見志道詩句。

又卷六《瞿佑》　明初詩家以楊廉夫爲祭酒。廉夫見同調，綴以評語，不曰牛鬼，則曰狐精。此王常宗論文，卽以狐比廉夫也。宗吉幼爲廉夫所賞，拾其唾餘，演爲流派。劉士亨、馬浩瀾輩爭效之，譬諸畫仕女者，肌體癡肥，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其稍有風骨者，如「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蹈海莫追天下士，折腰難事里中兒」，庶與凌彥翀、李宗表相近。當時嘗取宋元金三朝律詩一千二百首編爲《鼓吹續音》，惜乎不得見矣。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　「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無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足爲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爲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雜劇，在方丈臺上，故有花樣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騁康莊，取塗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爲也。

又　一解弈者，以誨人弈爲遊資，後遇一高手與對弈，至十數子，輒挪揄之曰：「此教師碁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卽似者，自詡爲大家，爲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尚異科，其歸一也。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爲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數公。若劉伯溫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劉彥昺之高華，貝廷琚之俊逸，湯義仍之靈警，絕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次則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穀之密贍，高子業之戍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沈酣自得，正以不懸牌開肆，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燄熊熊，莫能揜抑，豈與碌碌餘子爭市易之場哉？李文饒有云：「好驢馬不逐隊行。」立門庭與依傍門庭者，皆逐隊者也。

《薑齋詩話》卷下　豔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略】近則湯義仍屢爲泚筆，而固不失雅步。唯譚友夏渾作青樓淫哇，鬚眉盡喪；潘之恆輩又無論已。《清商曲》起自晉、宋，蓋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猶今之《劈破

玉》、《銀紐絲》耳。操觚者卽不惜廉隅，亦何至作《懊儂歌》、《子夜》、《讀曲》？

又　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尙以一筆爲妙境，何況詩文本相承遞耶？一時、一事、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言永歎，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敎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自潘岳以凌雜之心，作蕪亂之調，而後元聲幾熄。唐以後間有能此者，多得之絕句耳。【略】近世郭奎「多病文園渴未消」一絕，髣髴得之。劉伯溫、楊用修、湯義仍、徐文長有純淨者，亦無歇筆。

又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叶於度。【略】七言絕句，初盛唐旣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抗性情，馺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略】夢得而後，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義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爲活譜。

又　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然其中有本無才情，以此爲安身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禮、何大復、王元美、鍾伯敬是也。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門庭故自桎梏者，李獻吉是也。其次則譚友夏亦有牙後慧，使不與鍾爲徒，幾可分文徵仲一席，當於其五七言絕句驗之。

王士禎等《師友詩傳錄》　詩有正味焉。太羹元酒，陶匏繭栗，詩《三百篇》是也；加籩折俎，九獻終筵，漢、魏是也；庖丁鼓刀，易牙烹敖，燀薪揚芳，朵頤盡美，六朝諸人是也；【略】又進而正獻旣徹，雜肴錯進，芭糝藜羹，薇蕨蓬蒿，矜鮮鬬異，則宋、元是也；又其終而社酒野筵，妄擬堂庖，粗截大肉，自名禁臠，則明人是也。凡此皆非正味也。

又　毋論古、律、正體、拗體，皆有天然音節，所謂天籟也。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

又　問：「有以尖岔二字評鍾、譚、王、李者，何如？」答：「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閏位，何足比擬？然錢牧齋宗伯有言：王、李以矜氣作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

又　問：「明人詩可比何代？弇州可比東坡否？」答：「明詩勝金、元，才學識三者皆不逮宋。而宏、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惟律詩不可學。」

《漁洋詩話》卷下　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略也。大樽警句如：「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尙竹林」，「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九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磵杵客登樓」，「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松圓警句如：「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窻雨，雪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疑葉下吳頭」，「迴峯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鬢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碉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磵雨，浦樓寒醉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

《池北偶談・談藝六》（存目）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源流類》引《池北偶談》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

又引《香祖筆記》　明初詩人，共推高季迪爲冠。而大復獨以海叟爲冠，空同許爲知言。今讀其詩，古詩學魏晉，近體學杜，皆具體而微耳，遽躋之青邱生之列，未免失倫。故予謂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況其下如海叟者乎？

又引《分甘餘話》　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時與蘇近；大樽源於東川，參以大復；婁江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

又《品藻類》引《池北偶談》　明詩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國、高蘇門、楊夢山、華鴻山輩。自王、李專言格調，清音中絕，同時王奉常小美作《萩圃擷餘》，有數條與其兄及濟南異者，予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又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祇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有明

則徐昌國、高子業二君，詩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有蟬蛻軒舉之風，高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此眞高識迥論，令于鱗、元美早聞此語，當不開後人抨彈矣。先兄考功曩有《題襄陽集》一絕云：「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

又《懸解門・入神類》引《香祖筆記》　七言律聯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遶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用修「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近人「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釋讀徹「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湊泊。

又《總集門一・纂輯類》引《七言詩凡例》　有明一代，作者衆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張志道、劉子高爲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迤，獨於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近日錢受之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問足以赴之。

又引《蠶尾續文》　明興至弘治百有餘年，李何崛起中州，吳有昌穀徐氏爲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曆同風。洎嘉靖之初，後生英儁，稍稍厭棄先矩，去而規撫初唐，於時作者數家，例乏神解。唯高子業繼起大梁，自寫胸情，掃絕依傍。弇州《詩評》謂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泠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子業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譚藝家迄今奉爲篤論。其弟敬美又云：「更百千年，李何尚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知言哉！不佞束髮則喜誦習二家之詩。弱歲官揚州，數于役大江南北，停驂輟櫂，必以《迪功》、《蘇門》二集自隨。順治辛丑，泊舟海陵，嘗取二集評次，錄爲一通。大抵於徐主《迪功集》，而外集、別集什不取一。於高主五言，而七言則姑舍是。此本貯篋中久矣。康熙己卯居京師，燒燭檢故書，適得二集，鉛槧宛然，輒加刪補，鋟版京師，以申平生瓣香二公之志云。

又　明詩莫盛於弘正，弘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者，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復何氏，吳郡昌國徐氏，其一則吾郡華泉邊公。四傑之外，又稱七子。而顧華玉、朱升之、王稚欽之徒，咸負盛名，弗得與於四傑、七子之列。故千秋論定，以李何爲首庸，邊、徐二家次之，浚川、對山、渼陂，洎東橋、凌谿已還，則皆羽翼也。昔鍾記室品詩，謂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平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延年爲輔。而高棟論唐詩，亦有大家、羽翼之目。由是言之，四傑之在弘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歟。

又引《古夫于亭雜錄》　陳大樽《明詩選》於弘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什得七八耳。至儗早朝應制之體闌入，未免可厭。萬曆以下，如湯義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鄙下無識之列，此則大誤。須合牧齋《列朝詩集》觀之。（弘嘉間，虞山先生之論不足爲據，當以陳爲正。）

又《總集門二・序論類》引《蠶尾文》　汪君懋麟，【略】君詩才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新意。與田公綸霞、宋公牧仲、曹君頌嘉、丁君澹汝、王君幼華、顏君修來、葉君井叔、曹君升六、謝君千仞相倡和，時號十子。

又《總集門三・題識類》引《香祖筆記》　《梁園風雅》，明雍邱趙彥復微生、臨清汪元范明生所撰，自李獻吉、何仲默、王子衡、高子業以下凡八人，義例嚴潔。予嘗勸宋中丞牧仲合劉欽謨《中州文表》刻之吳中，以備河南文獻。乙酉六月，適寄到《風雅》新刻本，乃嘉定門人陸廷燦較刊者，予笑謂座客曰：吾爲朋友謀則善矣，吾鄉文獻乃聽其放失可乎！故嘗欲輯《海右六郡前輩作者遺集》五十家，斷自洪永已來，如許襄敏彬、黃忠宣福、秦襄毅紘、馬文簡愉、劉文和珝、毛文簡紀、王叔武宗文、靳兩城學顏、藍田玉夫、殷近夫雲霄、穆文簡孔暉、邊尚書貢、劉希尹天民、許尚書成名、王文定道、殷文莊士儋、馮閬山裕、子汝強唯健、汝行唯敏、汝言唯訥、李滄溟攀龍、李伯承先芳、蘇侍郎祐、二子沖、澹、楊太宰巍、劉範東隅、吳太宰嶽、戚少保繼光、龔方州秉德、于文定愼行、兄龐眉生愼言、郭魯川本、傅金沙光宅、于念東若瀛、李愚谷舜臣、李中麓開先、邢子願侗、公文介鼐、弟舉人浮來鼐、馮文敏琦、鍾尚書羽正、謝茂秦榛、許殿卿邦才、從叔祖伯石象艮、季木象春、高孩之出、鄒養浩頤賢、先伯父侍御府君與允、盧德水世漼、王湘客若之、劉節之孔和、張元明光啓、徐東癡夜、董樵谷樵輩，擷其菁華，都爲一集。守官京師四十餘載，匆匆未暇。今歸田矣，而髦及之，耳目神理非復故吾，不知斯志能終遂焉否也，聊志此以俟他日。

又《衆妙門一・標舉類》引《池北偶談》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

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略】宋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時闖杜韓之奥。

又《衆妙門二・指數類上》引《池北偶談》 南海屈介子（大均），少爲諸生有聲，【略】游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宏撰）、李天生（因篤）輩爲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棲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岳圖。」【略】翁山之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同時陳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說作、梁佩蘭字芝五、王鳴雷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人工詩，元孝詩尤高，如「積雪迴孤棹，寒湘共此心」，「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又「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桄榔過雨垂空地，瑇瑁乘潮上古城」之類，皆佳。說作句如「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有絕句云：「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荆州舊時事，洞庭秋盡客應還。」喬生《昔昔鹽》云：「鴛鴦樓外烏欲棲，玳瑁梁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蚌，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鐙出，一笑横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又有《南中塞下曲》一篇，極似楊用修格調。翁山詩予曾爲選百篇，以爲唐宋以來詩僧無及者，五律如：「帆隨南岳轉，雁背碧湘飛。」「久病悲歡盡，新寒衣衲重。」絕句如：「熒熒桃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又《歸風詞》：「南越輕綃似碧雲，裁爲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萬歲千秋復就君。」《客雁門》云：「三年作客傍滹沱，聽盡哀笳出塞歌；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此類不能悉記也。予嘗語程職方云：君鄉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爲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

又《衆妙門三・指數類下》引《古夫于亭雜錄》 近少年才人負奇夭折，有雲間夏完淳存古，故吏部琰公允彝之子，十七歲著《大哀賦》，不減庾子山，世多傳之；豫章黎祖功耆爾，前浙江提學博菴元寬之子，詩甚奇崛，意不可一世，亦十七歲江行死於盜，先是賦《吁嗟行》一篇，不數日遂死，若讖然。

又 吾鄉風雅明季最盛，如益都王（遵坦）太平、長山劉（孔和）節之，尤非尋常所及。王，巡撫（燦）子；劉，相國（鴻訓）子也，余爲作合傳。他如益都王（若之）湘客，諸城丁（耀亢）野鶴、邱（石常）海石，掖縣趙（士喆）伯濬、（士亮）丹澤，萊陽姜（垓）如農、弟（埰）如須、宋（玫）文玉、弟（琬）玉叔、董（樵）樵谷，淄川高（珩）葱佩，益都孫（廷銓）道相、趙（進美）韞退，章邱張（光啓）元明，新城徐（夜）東癡輩，皆自成家，余久欲輯其詩爲一集傳之，未果也。

又《衆妙門四・佳句類》引《漁洋詩話》 閩詩派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前唯鄭繼之、後唯曹能始能自見本色耳。丁雁水煒亦林派之錚錚，其五言佳句頗多。

趙執信《談龍錄》 本朝詩人，山左爲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祿）及其弟司寇，而安邱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林漁村（澄中）、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舍人後先並起。然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爲難。秀水朱翰林竹垞（彝尊）、南海陳處士元孝（恭尹）、蒲州吳徵君天章（雯），及洪昉思，皆云然。

又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眞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圍爐詩話》卷一 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略】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

又 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略】弘、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叙景，惟欲闊大高遠，于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爲被，赤身而掛鐵甲。

又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爲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比興？」【略】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高萌之，弘、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之爲病。是以弘、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如乳

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詩意之所在者，卽弘、嘉習氣也。【略】美刺爲興觀之本，溢美獻佞，尙可謂之詩乎？子美于哥舒翰，先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

又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略】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于鏗鏘絢燦，有詞無意之途。瞎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

又　明初之詩，娟秀平淺而已。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韓山童之稱宋裔也。無目者駭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牛哤驢鳴，其聲震耳，宜爲人所駭聞。數十年前，蚓響蛩鳴，亦復主盟中夏。然蚓蛩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冒盛唐高名故也。

又　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

又　問曰：「言情叙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雲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興，宋詩鮮焉。明之瞎盛唐，景尙不成，何況于興？」

又　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存。弘、嘉人詩無文理，幷賦亦失之。

又　一篇詩祇立一意，起手、中間、收結互相照應，方得無懈可擊。唐人必然。宋至明初，猶不大失。弘、正以後，一句七字猶多不貫，何況通篇。

又卷二　盛唐人避近熟，明之爲盛唐者，專取近熟以圖熱鬧。

又卷三　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于下僚。以初盛視弘、嘉，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弘、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指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祇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弘、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倣唐人皮毛，學之者又倣其皮毛，略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弘、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于明，瑤草同于竹蔴蓲葦乎？此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又　竊自謂能辨唐、明，惟吳喬爲最。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蘭蕙；五十年來，視唐、明之善者如野岸草花，而弘、嘉之詩同于大穢。不然，不爲能辨唐、明也。

又卷四　詩壞于明，明詩又壞于應酬。朋友爲五倫之一，既爲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眞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贈別詩，未必是眞。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爲事。唐人專心于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爲應酬而學詩，學成亦不過爲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適矣。

又　明人應酬，能四面周旋，一處不漏，乃其長技，卻從嚴維《送崔兼寄薛》詩來。其詩云「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肯告勞」，讚崔兼及相府也。「冰水近開漁浦出，雪雲初捲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泛叙景物，全似明人套語。「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惟有范功曹」，譽薛綰及于崔，一處不漏。三人得之，未有不喜者，而詩道壞矣。以視其「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有天壤之別，應酬之害詩如此。義山《贈趙協律晳》云：【略】亦是人事詩，以有交情，自然懇切，與嚴詩不同。既落應酬，唐人亦不能勝弘、嘉，弘、嘉無讓于唐人也。

又　鍾、譚派于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爲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如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爲士林中滯貨故也。明之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爲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情。今世以詩作天青官綠，尙書台鼎套禮之副，定不免用二李套句。然當如服牛乘馬，雞司晨，狗守戶而已。其不可謂之詩，譬猶牛馬雞狗之身，不可以爲己身也。蓋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窮，且寫在白綾金扇上，亦能炫俗眼。但不可留稿，人若看至五六首，必嘔噦也。然當用「卧病山中生桂

樹」，不可用「大漠清秋迷隴樹」。

又卷五　明不以詩取士，宜乎不工。

又卷六　諸英俊以陳卧子所選明詩畀余曰：「丈丈高論，請於此指其實焉。」喬答之曰：「明初之詩，尚自平秀，弘治以後，化爲異物，不可謂之詩矣！獻吉立朝大節，一代偉人，而詩才之雄壯，明代亦推爲第一。其詩之深入唐人閫奥者，安敢沒之？如『卧病一春違報主，啼鶯千里伴還鄉』。上句言坐獄，即退之《琴操》『卧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意也。下句言人情寥落，即《楚詞》『波濤以來迎，魚鱗以媵余』，義山『歸去横塘晚，華星送寶鞍』之意也。使獻吉平心易氣，全集皆然，余安敢不推爲唐人，奉爲盟主？惟其粗心驕氣，不肯深究詩理，祇託少陵氣岸以壓人，遂開弘、嘉惡習。李于鱗之才遠下獻吉，踵而和之，淺夫又極推重，遂使二李並稱，瞎盛唐之流毒深入人心。不求詩意，惟求好句，不學二李，無非二李。今欲發明三唐詩道，推爲禍首，則余所極敬慕之偉人，口誅筆罰不敢恕矣！蓋獻吉本非有得於杜詩而爲之也，自負其才，不得入翰林，致怨於李賓之，見其詩句平淺，故倚少陵而作高大強硬之語以反之。于鱗成進士後，有意于詩，與其友請教于謝茂秦。茂秦在明人中錚錚，而未有見于唐人者也，教以取唐詩百十篇，日夜咏讀，倣其聲光以造句。于鱗從之，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卧子此選，即七才子之遺調也。」

又　明人見識力量，只到得許渾而止，未見晚唐好詩，何況盛唐。

又　劉青田詩，稍傷筆重，而力厚思深，有由心語，可觀者多，在明初可稱作手。楊孟載詩，可比韋莊，工力細密。高季迪各體俱工，七律有數十篇可觀。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數十篇可觀。而此中收之甚少，以其不合於盛唐皮毛耳。棄不合皮毛之清新，而取合皮毛之陳濁，其貽害於鄉里後來者大矣！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達諸公，常熟以牧齋故，士人學問都有根本。鄉先達之關係，顧不重哉。

又　弘、嘉詩文，爲錢牧齋、艾千子所抨擊，醜態畢露矣。以彼家門徑，易知易行，便於應酬，而又冒班、馬、盛唐之名，所以屢仆屢起。

又　詩人不跳過弘、嘉深沒頂闊百丈之糞溝，終是四平腔戲子。不惟其意而惟其詞，必跳不過。

又　弘、嘉派實自二高發之，廷禮之《早朝》詩，季迪之《大祀》詩，與弘、嘉何異。季迪比孟載有氣岸，而細密不如。

又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高啓有「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梁苑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有「家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禕有「夕陽元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基有「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濂有「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楊基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春水染衣鸚鵡綠，江花落酒杜鵑紅」，「斜陽芳草遲遲暮，流水桃花去去春」，「席因留客常虛左，簾爲青山盡捲西」，「松下琴書晴亦潤，竹西窗戶晚猶明」。孫左司有「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一劍是龍精」。楊訓文有「小姑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郭舟屋有「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徐璲有「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顧觀有「重經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浦長源有「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張士行有「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連星斗共浮沈」。謝元功有「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淮陰廟》）。方行有「探窮江漢無靈藥，歸到驪山有劫灰」。瞿佑有「射虎何人逢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陳汝言有「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解縉有「黃菊花開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王文安有「夜斬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貝瓊有「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有「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甘瑾有「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曾棨有《玉樹》歌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林鴻有「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劉欽謨有「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陳思賢有「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王希範有「歸去天涯雙白鬢，夢回江上一青山」。任原有「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許彬有「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有「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劉績有「歌鐘暗渡新豐柳，遊騎晴驕上苑花」。張光啓有「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玄猿傍客啼」。姚廣孝有「林封茅屋常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有「青山

遠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鑑有「華髮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沈周有「匈奴久自忘甥舅，僕射今誰託父兄？雲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童軒有「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劉大夏有「幾處白雲前代寺，數村流水野人家」。文太僕有「相思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薛瑄有「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長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莊昶有「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殘書楚漢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病目》），「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陳憲章有「竹林背水題將偏，石笋穿沙坐欲平」。王伯安有「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裏窗前對病僧」。顧璘有「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蟹爭肥」，「御前却輦言無忌，衆裏當熊死不辭」。朱應登有「寒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王樨登有「共道麻姑如好女，笑看萊子似嬰兒」，「美人學舞魚腸劍，廝養能開兕角弓」，「重過楊家舊亭子，深悲侯氏老門人」。莊定山《舟山》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北海風回帆腹滿，長河霜冷岸痕高」。又云「心無牛口千秦穆，跡繼龍頭愧邴原」。又云「電懸雙眼凝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云「天闕星辰遺舊履，橘州歲月有殘棋」。又云「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爲窮愁」。又云「後時自許甘溝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卻悲人」。宗子相有「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又云「愁邊鴻雁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多」。王直夫有「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王越有「鬢被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桑民懌《過禰衡墓》云：「能言賈禍眞鸚鵡，覽德冥飛愧鳳皇。」袁仁有「三月鶯花雙短屐，百年天地一閒人」。

又　弘、嘉諸公所以致此者，有六故焉：一時文，二早捷，三高才，四隨邪，五事繁，六泛交。詩與古文，門徑絕異，時文于二者更異。彼既長于時文，即以時文見識爲古文詩，骨髓之疾也。早捷則心驕，忠言無聞。才高則筆下易得斐然，不以古人自考離合。隨邪則纔執筆便似唐人，終身更無進步。事繁則應酬如麻，無暇苦吟詳讀。泛交則逼迫徵求，不容量入而出。六病環攻，雖青蓮、少陵，不能不爲二李。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又問：「初、盛、中、晚之界云何？」答曰：「三唐與宋、元易辨，而盛唐與明人難辨。讀唐人詩集，知其性情，知其學問，知其立志。明人以聲音笑貌學唐人，論其本力，尚未及許渾、薛能，而皆自以爲李、杜、高、岑。故讀其詩集，千人一體，雖紅紫雜陳，絲竹競響，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黃茅白葦而已。唐、明之辨，深求於命意布局寄託，則知有金矢之別；若唯論聲色，則必爲所惑。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明自弘、嘉以來，千人萬人，孰非盛唐？則鼎之眞贋可知矣。晚唐雖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託固在。宋人多是實話，失《三百篇》之六義。元詩猶在深入處。明詩唯堪應酬之用，何足言詩？」

又　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

又　又問：「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輕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箇人。明詩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話亦活，實話亦虛，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如秋水，不獨長門玉漏長』，未見有幾篇也。」

又　又問曰：「丈丈極輕二李，與牧齋之論同乎？」答曰：「渠論于鱗者盡之矣，空同猶有屈處。于鱗才本薄弱，而又學問淺，見識卑；空同唯是心粗氣浮，橫戴少陵於額上，輕蔑一世，是可厭賤。若其匠心而出，如『卧病一春違報主，啼鶯千里伴還鄉』，【略】豈餘人所及？以此詩情事，用不著少陵，只得匠心而出，所以優柔敦厚，深入唐人之室。若平生盡然，豈可涯量也？謝茂秦於明人中最不落節，而全集中無此深入處。觀其所以教王、李諸公學唐人者，不過聲色邊事，見處可知。仲默才最秀，亦以見處不深，用於摹擬，入目燦然，吟咏即如嚼蠟。鳳洲日出萬言，不暇用心，何以能佳？中郎欲翻王、李，而力有不逮。至於鍾、譚，直是兒童之見，何足言詩？」

又　問：「三唐變而愈弱，其病安在？」答曰：「須在此處識得唐人好處，方脫二李陋習。【略】三唐人各自作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稍落，而不肯爲前人奴隸，是其好處，豈可不知，而唯舉其病？【略】至於空同，唯以高聲大氣爲少陵；于鱗，唯以皮毛鮮潤爲盛唐，其義本欲振起『中』『晚』，而不知全無自己，以病爲藥也。」

又　和詩之體不一：意如答問而不同韻者，謂之和詩；同其韻而不同

其字者，謂之和韻；用其韻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依其次第者，謂之步韻。步韻最困人，如相毆而自縶手足也。蓋心思爲韻所束，於命意布局，最難照顧。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嚴滄浪已深斥之。而施愚山侍讀嘗曰：「今人祗解作韻，誰會作詩？」此言可畏。出韻必當嚴戒，而或謂步韻思路易行，則陷溺其心者然也。此體元、白不多，皮、陸多矣，至明人而極。

《秋星閣詩話・審趨向》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下，將何得乎？宋、元彌下矣，至有明始一振；國初諸賢，頓軼元、宋、中、晚唐而上之，厥後名流輩出，李獻吉則一代詩人之冠冕也。但學濟南則贗藻麗而害清眞；學竟陵則蹈空虛而傷氣格，不可不知耳。

宋犖《漫堂說詩》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蓋意主球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撏扯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於既倒耶？

又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鼇擲鯨呿，尚有所未逮。

又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雲間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好之。

又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略】明初四家，稱高啓、楊基、張羽、徐賁，而高爲之冠。成、宏間李東陽雄張壇坫；迨李夢陽出，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間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嘉、隆間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於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於陳子龍；本朝初又變於錢謙益。其流別大槩如此。

又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間（陳、李諸子）闢鍾、譚，虞山（錢牧齋）又闢雲間，出奴入主，迄無定評。

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掊擊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

《隨園詩話》卷一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爲七子；再傳而爲鍾、譚，爲公安；又再傳而爲虞山：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又卷二 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爲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詩文必弱；詆之者，詩文必粗。所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

又 明季以來，宋學太盛。于是近今之士，競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爭先焉。不知宋儒鑿空，漢儒尤鑿空也。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一而足。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駁正之。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尚且周室班爵祿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

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況後人哉？善乎楊用修之詩曰：「三代後無眞理學，《六經》中有僞文章。」

《原詩・內篇上》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略】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略】有明之初，高啓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謂唐無古詩，幷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於中心，而時發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略】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既無，面目塗飾，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噦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眞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眞詩運之厄。

又《內篇下》 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誦，取爲模楷，及身沒之後，聲問卽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間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卽爲今日所指之短，可勝歎哉！卽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盛鳴于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毀于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于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于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所至遠近之分量也。

又《外篇上》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略】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略】彼棅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惝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縟而不切，未嘗會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翁方綱《神韻論中》 今以藝事言之，寫字欲運腕空靈，卽神韻之謂也。其不知古人之實得，而欲學其運腕空靈，必致手不能握筆矣。知其所以然，

則吾兩手寫字，其沉鬱積力，全用於不執筆之左手，然後其執筆之右手，自然輕靈運轉如意矣。以爲文之理喻之，則即據上游之謂也。然則何以能得神韻乎？曰：置身題上，則黃鵠一舉見山川之紆曲，再舉見天地之圓方。文之心也，文之骨也，法外之意也，夫然後可以針對癡肥貌襲之弊也。彼癡肥貌襲，正患坐在題中，舉眼不見四周之輪光，「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癡肥既不可，削枯又不可；似既非也，不似又非也。是以李、何固謬，王、李又謬；抑湯若士、徐天池輩之矯變李、何，亦又非也；抑且公安、竟陵之矯變李、何，又無謬不出也。然而新城以三昧標舉盛唐諸家，盛唐諸家，其體盛大，貌其似者，固不能傷之，徒自敝而已矣。矯其說者，一以澄澹遠味之，亦不免墮一偏也。何者？盛唐元是眞詩，橫看成嶺，側看成峯，隨其人自得之而已矣。至於舉明朝徐昌穀、高子業之一得，遂欲於五言截去杜、韓，蘇、黃以下，直以此接漢、魏，盛唐作者，則又非正論矣。夫陳伯玉之在初唐，以上接漢、魏，可也。韋左司在中唐，以接陶，亦可也。高、徐、皇甫諸家在明，以遙接漢、魏，盛唐，則不可也。此則言神韻者之偏辭也。

又《神韻論下》 詩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脈，而稍變其音，此後接宋、金、元者，全恃眞才實學以濟之。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襲格調爲事，無一人具眞才實學以副之者。至我國朝，文治之光，乃全歸於經術。是則造物精微之祕，衷諸實際，於斯時發洩之。然當其發洩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爲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氣復還於冲淡淵粹之本然，而後徐徐以經術實之也，所以賴有漁洋首倡神韻以滌蕩有明諸家之塵滓也。其援嚴儀卿所云「鏡中之花，水中之月」者，正爲滌除明人塵滓之滯習言之，即所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之一語，亦是專爲騖博滯迹者偶下砭藥之詞，而非謂詩可廢學也。須知此正是爲善學者言，非爲不學者言也。司空表聖《詩品》亦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夫謂不著一字，正是謂函蓋萬有也，豈以空寂言耶？漁洋之詩，雖非李、何之滯習，而尚有未盡化滯習者，如詠焦山鼎，只知鋪陳鍾鼎款識之料，如詠漢碑，只知敍說漢末事，此皆習作套語，所以事境偶有未能深切者，則未知鋪陳排比之即連城玉璞也。蓋漁洋未能喻「熟精文選理」理字之所以然，則必致後人誤會「詩有別才」之語，致墮於空寂，則亦當使人知神韻初不如此，而豈可反誤以神韻爲漁洋咎乎？若趙秋谷之議漁洋，謂其不切事境，則亦何嘗不中其弊乎？學者惟以讀書切己爲務，日從事於探討古人，考析古人，則正惟恐其不能徹悟於神韻矣。

《石洲詩話》卷四 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後山、簡齋爲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後來頹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伯虎之放肆，陳白沙、莊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安、鍾伯敬之佻薄，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復返，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吳獨何心，乃習焉不察哉？

又卷五 竹垞先生本自元人打入，其《夢游天臺歌》起句：「吾聞天臺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元郭義仲《天臺行》云：「吾聞天臺山一萬八千丈。」固在前矣。太白先有「天臺四萬八千丈」之句，但非起句耳。（李壁《王荊公詩注》，謂太白「四萬」字誤。）又貢南湖《送人歸天臺》云：「天臺山高四萬八千丈。」大約自元遺山而降。才氣化爲風調，逮乎楊廉夫、顧仲瑛之屬，一唱百和，殘膏賸馥，一撇一拂，幾于人人集中有之。即後來西泠、雲間諸派風調所沿，其源何嘗不出自唐賢？詎可以相承相似而廢之耶！但撐架視乎筆力，而變化能事，存乎其人，則不能以相強也。

又卷八評《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一四 此首抑揚之間，歸重在高蘇門，大指不謬。獨不應以「中州登壇」推許何、李耳。

又評一五 漁洋有《徐高二家詩鈔》。此二首，評高、徐皆當矣。此首論徐而推重空同，亦是實事如此，非前首論高而先推何、李者比也。二家究以高在徐上，徐詩不必皆眞，而其古淡，究在李、何上。第以徐迪功直接古之作者，則實不敢附和，不過較空同爲近正耳。

《劍谿說詩》卷下 明詩屢變，咸宗六代、三唐，固多僞體，亦有正聲。自錢受之力詆弘、正諸公，始纘宋人餘緒，諸詩老繼之，皆名唐而實宋，此風氣一大變也。至近人謂學詩斷自元和，不可作開元、大曆之想，是朝菌蟪蛄儔也。

又 論詩如論士，品居上，才次之。【略】必求諸品，當知韋、柳既沒，清音遂杳者五百餘年。迨明初高季迪樂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情兼贍，而元習未除，骨稍輕，氣稍薄也。又百三十年，李、何繼起，力振頹風，倡爲古調，一時羣彥，莫不景從，雖眞僞雜興，瑜瑕莫掩，然而立志高，趨嚮正矣。故余嘗言：李、何大有功於詩教，斷爲風雅中興之冠，而虞山錢氏非

之，耳食之徒又羣附和之，於今不息也。可勝歎哉。

又　明初自高青丘外，則青田、海叟。成化以還，則李賓之。弘、正間，則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及楊升菴之七言，薛西原之五字。嘉靖後，則高蘇門、華鴻山、皇甫兄弟、謝四溟，皆五言之選也。弇州才大。滄溟七言今體，間入神品。

又　明作者本領遠不逮宋，而品格較高。

又　明代詩人，尊唐攘宋，無道韓、蘇、白、陸體者，國朝則祖宋祧唐，雖文章宿老，宋氣不除。

又　李、何諸公，詩人之詩也。虞山、婁江，才人之詩也。公安、竟陵，則藝苑之根蝨，豈特爲旁門曲徑而已。

《唐音審體・古題樂府論》　五代以後，樂不用詩，樂府音節，舉世失傳，其名僅存，其聲蓋不可考。自宋迄今，詩人所爲樂府，但以章句體裁髣髴古人，未敢信其可被管絃也。有明之世，李茶陵以詠史詩爲樂府，文極奇而體則謬。李于鱗以割截字句爲擬樂府，幾於有辭而無義。鍾伯敬謂樂府某篇似詩，詩某句似樂府。判然分而爲二，自誤誤人，使後學茫然莫知所嚮，良可慨也。

《貞一齋詩說・論詩答問三則》　明之能詩者，孰不追唐？然得其貌似頗多，取其精華特鮮，蓋唐法不傳久矣。

又《詩談雜錄》　明代作者，當以國初爲勝。劉青田不以詩人自命，由其本領雄傑，故才氣軼羣，當爲一代之冠。高青邱骨性秀出，最近唐風，惜其中路摧折，未入於室。此兩家地位不同，詩筆不妨並舉。前後七子中，余止取李崆峒、何仲默二家，外則楊升庵天才亦屬清麗。總之：明人弊病，喜學唐人狀貌，苟能遺形得神，便足垂世。今人宗仰濟南而時得優孟之誚者，正爲此也。

李必恆《論詩七絕句》六　成弘彬彬多大雅，正嘉而後漸無詩。要知體格自一代，活脫三唐總是癡。

《柳南隨筆》卷一　余同里閈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爲曲肖：侯君秉衡銓曰「光明俊偉」，陳君亦韓祖范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沈琇曰「秀發飛揚」，謝君憲南元陽曰「短小精悍」。家西澗材任先生聞之，以爲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續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又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苶；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矯之。後人動輒詆毀，恐未足爲公論也。

又卷二　邵青門善詩，楊子鶴善畫，葉佩葱善度曲，並居邑之西郊，予嘗目爲「西郊三絕」。

又卷三　天啓中，吳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鑣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

又卷四　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馮定遠兩公。湘靈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爲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爲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調集》、《玉臺新詠》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滑詩云：「徐陵韋穀，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門者，以妖冶爲溫柔，以堆砌爲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也。

又卷五　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弘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李鎮人也。龔淵孟立本先生《松窗快筆》云：「世之習昌穀者，率稱吳郡，予能私一文人而云邑產哉！但閣秀卿《二科志》、黃魯曾《故實補遺》亦云爾，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按：昌穀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婦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詞調高雅，實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極稱之。

又　弇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盡矣！長洲汪苕文（琬）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以寧）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苕文諸子之文，專以圓轉爲勝場，若如此爲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盛，盛於文友、苕文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明詩綜》　明之詩派，始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朴，一洗元季之綺靡，作者各抒所長，無門戶異同之見。永樂以迄宏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春容和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龍、王世貞等奮發於後，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天下響應，文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生，厭故趨新，別開蹊徑。萬曆以後，公安倡纖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幺弦側調，嘈囋爭鳴。佻巧蕩乎人心，哀思關乎國運，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遂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

又《二家詩選》　明自宏治以迄嘉靖，前後七子，軌範略同。惟禎卿、叔嗣雖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於聲華馳逐之外，其人品本高，其詩亦上規陶謝，下摹韋柳，清微婉約，寄托遙深，於七子爲別調。越一二百年，李何爲衆口所攻，而二人則物無異議。王世懋之所論，其言竟果驗焉。（語詳《蘇門集》條下。）豈非務外飾者所得淺，具內心者所造深乎。士禎之詩，實沿其派。

又《四朝詩》　有元一代，作者雲興。虞、楊、范、揭以下，指不勝屈。而未葉爭趨綺麗，乃類小詞。楊維楨負其才氣，破崖岸而爲之，風氣一新，然訖不能返諸古也。明詩總雜，門戶多歧。約而論之，高啓諸人爲極盛，洪熙、宣德以後，體參臺閣，風雅漸微。李東陽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陽已崛起與爭，詩體遂變。後再變而公安，三變而竟陵，淫哇競作，明祚遂終。大抵四朝各有其盛衰，其作者亦互有長短。

沈德潛《論明詩十二斷句》七　君家風裁孰與隣？蘇門清嘯並超塵。味無味處偏多味，不使才華見性眞。

又《明詩別裁集序》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而二百七十餘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別。嘗取有明一代詩論之：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然猶存元紀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永樂以還，體崇臺閣，骫骳不振。弘正之間，獻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實、昌穀左右驂靳，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采之雅正，高子業之冲淡，俱稱斐然。于鱗、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雖其間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咎其剿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後，正聲漸遠，繁響競作。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比之自鄶無譏。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爲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

又《古詩源序》　有明之初，承宋、元遺習，自李獻吉以唐詩振天下，靡然從風，前後七子互相羽翼，彬彬稱盛。然其敝也，株守太過，冠裳土偶，學者咎之。由守乎唐而不能上窮其源，故分門立戶者，得從而爲之辭。則唐詩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詩，又唐人之發源也。

《清詩別裁集》卷八　本朝吳野人詩多辣，屈翁山詩多超，顧亭林多鬱，朱竹垞多雅。

《說詩晬語》卷下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東陽）力挽頹瀾，李（夢陽）、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又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一變爲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爲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澀，三變爲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迴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歸咎王、李，而幷刻論李、何爲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二八　高（叔嗣）楊（夢山）皇甫（子循兄弟）宛同儕，疏越朱絃韻最諧。季子（歸子慕）存之（高攀龍）相問起，依然風浴見幽懷。

《北江詩話》卷一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霅，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倀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

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王侍講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榦詩，如讀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壎詩，如廣筵招客，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甕牖，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衡詩，如長孺戇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奇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颸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飡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座。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切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眞。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楊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縋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崟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比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尚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麐詩，如大隄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凄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騁騶，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僧巨超詩，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眞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凄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茝香詩，如栽花隙地，補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又卷二　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數數覯也。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略】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略】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倣《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即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

失也。

又 應制、應試，皆例用八韻詩。八韻詩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作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如項郎中家達、貴主事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八韻則極工。項壬子年考差題爲《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詎必全身見，能令衆體從。」貴己酉年朝考題爲《草色遙看近卻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入濯龍無。」可云工矣。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者爲大學士伯和珅，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足見場屋中詩文，即字句亦須檢點。

又卷四 高青邱詩，高華而未沉實，則年限之也。李空同詩，蒼莽而未變化，則意氣之虛憍害之也。大抵兩家詩不可以觀全集，唯膾炙人口者佳耳。

又 顧寧人詩，有金石氣。吳野人詩，有薑桂氣。同時名輩雖多，皆未能臻此境也。

又 王文簡之學古人也，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沈文慤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又卷五 乾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趙矣。然其詩雖各有所長，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謂突過前哲，而不滿之者又皆退有後言。平心論之，四家之傳，及傳之久與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於傳與不傳，而決其必可不朽者，其爲錢、施、錢、任乎。宗伯(載)之詩精深，太僕(朝榦)之詩古茂，通副(澧)之詩高超，侍御(大椿)之詩淒麗，其故當又求之於性情、學識、品格之間，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論也。今四家俱在，試合袁、蔣等四家並觀之，吾知必有以鄙言爲然者矣。太僕詩，以四言、五言爲最，次則歌行，即近體亦別出杼軸，迥不猶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婦》云：「白水貧家味，紅羅舊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歲月羞言祿，寂寞功名稱不才。」何婉而多風若此！侍御於三《禮》最深，所著《深衣考》等，禮家皆奉爲矩度。故其詩亦長於考證，集中金石及題畫諸長篇是也。然終不以學問掩其性情，故詩人、學人，可以並擅其美。猶記其《送友》一聯云：「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情至之語，余時時喜誦之。

又 康熙中葉，大僚中稱詩者，王、宋齊名。宋開府江南，遂有《漁洋緜津合刻》。相傳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見貽，趙歸寓後，書一柬復宋云：「謹登《漁洋詩鈔》《緜津詩》謹璧。」宋銜之刺骨。時王已爲大司寇，宋便中以千金貽之，欲王賦一詩作王、宋齊名之證，王貽以一絕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此詩不錄集中，見盧運使見曾所輯《山左詩鈔》。若平心論之，趙固傷輕薄，然宋豈止不及王，亦幷不及秋谷也。至吾鄉邵山人長蘅所作詩序，實係阿私所好，不足爲據。余過黃州日，憶及此事，亦曾賦詩云：「百年誰續雪堂遊？苦竹寒蘆起暮愁。畢竟後來才士少，詩名數到宋黃州。」未知諸君子以其言爲諦否？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凡例》 樂府之體，語近情深，含蓄微婉，不必模範漢魏而始謂之復古也。就明代論之，劉文成鬱伊善感，欷歔欲絕，《離騷》之苗裔也。高青邱清華朗潤，秀骨天成，唐人之勝境也。何大復源於漢魏開寶，而能自抒妙緒。徐昌穀六朝風度，嫻雅絕倫。謝茂秦小樂府最爲擅場，閨情邊塞，不減王少伯、李君虞之作。凡此數家，自當爲樂府正宗。而李西涯之詠史，王鳳洲之叙事，陸桴亭之激揚忠孝，則皆變體之正也。若李滄溟，撏撦剽擬，詞義艱晦，竹垞斥爲妄人也固宜。五言古，元季多近纖靡，劉文成起而振之，醇古遒鍊，抗行杜陵。青邱得柴桑之眞樸，輞川之雅澹，可稱異曲同工。他如張志道之宏朗，楊孟載之蒼奇，林子羽追琢工秀，不在常、劉以下。正嘉間，大復骨重神寒，昌穀清聲古色，皇甫昆季圭臬三謝，高子業接跡曲江，此皆一時之雋，足相羽翼。華子潛、歸季思、吳凝父、李長蘅、錢飲光、張祖望諸人，規橅林壑，清曠絕塵，亦不媿隱逸詩人之目。若顧亭林磊落英多，陸桴亭雄深淵雅，則又獨闢門徑，前無古人矣。

又 七言古，明初青邱沉鬱宕逸，兼太白、杜、韓之長，貝清江、張志道，鮮明緊健，頗近元遺山、虞道園二家。孫仲衍學岑嘉州，明雋清奇，善言風景。李草閣歌行學杜，材力馳騁，足以赴之，惜波瀾較少耳。弘正間，諸家多宗少陵，寔自西涯啓之，而大復雄麗，尤爲奇玉特珠。嘉隆以下，作者殊寡，鳳洲富健，尚欠安詳；滄溟浮囂，更不足取。其後陳忠裕、夏節愍，格古意新，陸桴亭才氣無前，陳元孝語能獨造，撐持末季，深賴此數公焉。

又 五言律，文成俎豆少陵，青邱上法右丞，下參大曆十子。貝清江以溫厚勝，張志道以瑰麗勝，楊孟載以清新勝，袁海叟以秀潔勝，林子羽以精

鍊勝，程節愍以雅正勝。大復于李杜王岑，均能神肖。昌穀嗣襄陽之清音，茂秦振嘉州之逸響，可稱極盛。王鳳洲、陳忠裕、夏節愍、梓亭、亭林、元孝，氣格沉雄，自是大家。而邊華泉、皇甫子循、高子業、區海目、鄺湛若，趣味澄曼，如清沈之貫逵，亦猶畫家逸品也。

又　七言律，文成激昂悲感，青邱超妙清華，足稱兩雄並峙。貝清江、張志道、楊孟載、林子羽、程節愍、甘彥初、張來儀諸家，功力純熟，詞旨葱蒨，均堪媲美。渾雅則推西涯，秀朗則推大復，爽健則推茂秦。滄溟雖高華精麗，而用字雷同，易取人厭。昔人嘗集其「江湖」、「乾坤」、「落日」、「浮雲」、「秋色」、「風塵」、「中原」、「吾輩」等字爲詩戲之，故非惡謔。鳳洲雄闊，惜乏深思，未云貴品。陳忠裕、夏節愍珍詞繡句，雅練莊嚴。亭林、梓亭、元孝，開闢渾涵，龍驤虎步，並爲絕調。此外，邊華泉、徐惟和兄弟，曹志節、程孟陽諸家，圓秀娟妍，得衷合度，要皆不失爲名家也。

又　五言排律，惟亭林擅勝，餘皆絕少名篇，故所收從略。五言絕，青邱、昌穀、華泉、茂秦，並得王韋之髓。王子衡、徐惟和、范東生、林初文，亦有佳製。此外殊寥寥矣。

又　七言絕，文成、青邱、志道、孟載、劉子高、張來儀、劉仲修、王安中，並有唐人風度，而海叟神味雋永，仲衍自然明秀，尤爲本色當行。西涯、大復朗朗有致，昌穀學王龍標，滄溟學李太白，格高韻絕，咸臻極境，徐惟和兄弟、曹忠節、程孟陽、王介人、范東生、謝在杭、林初文諸人，措詞婉雅，綽有餘妍，斯可與劉賓客、鄭都官把臂入林耳。

又　嘗謂詩不可不清，而尤不可不眞。清者詩之神也，王孟韋柳如幽泉曲磵，飛瀑寒潭，其神清矣；李杜韓蘇如長江大河，魚龍百變，其神亦未嘗不清也。若神不能清，徒事抹月批風，枯淡閒寂，則假王孟而已。眞者詩之骨也，詩以詞爲膚，以意爲骨，康樂跼跑，故其詩豪邁；元亮高逸，故其詩沖澹；少陵崎嶇戎馬，故其詩沉鬱；青蓮嚮慕仙靈，故其詩超曠，後人讀之，想見其人性情出處，所以爲眞詩。若乃生休明之世，而無病呻吟，處衡泌之間，而恣談國是，則僞少陵而已。茲集所收，雖面目不一，要皆無悖於清眞二字，優孟門戶之習，吾知免夫。

又　宋姜白石《詩說》有云：「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仿者語雖似之，韻已無矣，雞林其可欺哉。」又《居易錄》載：王茂京與漁洋論畫，於南唐推董源，於宋推巨然，於元推倪黃，於明推董文敏。謂諸家看是古澹閒遠，而中實沉着痛快，惟解人知之。漁洋以爲其說可通於詩，此二則皆有至理深味。茲選去取，亦竊附此義焉。

又　詩有夙負盛名而實不能成家者，如汪朝宗（廣洋）詩撰語鬆利，多流淺率，《靜志居詩話》載其佳句數十聯，要亦平平，且其人以依違胡惟庸獲罪，本非正人，更不足取。若鄭少谷（善夫）以學杜自命，拙直枯悴，不免詩囚之目。王稚欽（廷陳）猖狂邪僻，何異桑悅，詩亦贋鼎之流，毋足娛玩。朱升之（應登）、殷近夫（雲霄），規橅空同，鈍滯尤甚。王履吉（寵）、王道思（愼中），襲顏光祿之貌，板重不靈。宗子相（臣）慕太白之風，尚未得其形似，無論神理。蔣子雲（山卿）、楊夢山（巍）、李伯遠（應徵）、朱兆隆（國祚），師法古澹，氣格亦完，而殊鮮合作。屠長卿（隆）、沈嘉則（明臣）、王承父（叔承），篇什最富，而沙礫盈前，無金可揀，雖多亦奚以爲。他如湯臨川（顯祖）、徐文長（渭）、王百穀（稺登），排斥七子之非，皆有特識，惟臨川以詞曲名家，詩傷牽率；徐既失之粗野，王又病于纖穠，何其明于繩人，而昧于鏡己也。至祝（允明）、唐（寅）之俚俗，王（彥泓）、馮（班）之淫艷，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之佻仄，鍾惺、譚元春之幽詭，則人所共知，毋庸深論。凡此諸家，大抵不出僞俳二體。僞體足以惑學人，俳體易於動流俗，其弊均也。茲選槩從芟薙，庶幾無戾雅音。永樂至成化時之詩，三楊、解、胡，首倡臺閣體，如塵羹土飯，望而生憎。蘇秉衡（平）、劉欽謨（昌）等，競爲香奩體，則又搔頭弄姿，極盡婀態，詩道至此，實一大厄。斯由孝陵、長陵酷忌文士，殺戮太甚，大傷天和，以致百餘年間，風雅淪喪，讀書種子，從此斷絕道衍，此言不可謂非先見也，中間惟郭定襄、劉孟熙二人，氣骨稜稜，差強人意，今以附程節愍後焉。程節愍、陳忠裕、曹忠節、夏節愍、鄺湛若，皆前明忠義之士，詩亦專門名家，亟登正選，以光斯集。至如孫忠愍（炎）、王忠文（禕）、方忠文（孝孺）、練忠肅（子寧）、于忠肅、王文成、楊忠愍（繼盛）、高忠憲（攀龍）、倪文貞（元璐）、盧忠肅（象昇）、史忠正（可法）、左忠貞（懋第）、劉忠介（宗周）、黃忠端（道周）、瞿忠宣（式耜）、黃忠節（淳耀）、吳節愍（易）、陳忠簡（子壯）、陳忠烈（邦彥）、楊忠節（廷麟）、顧節愍（咸正）、梁節愍（朝鍾）諸公，浩然正氣，本不以篇翰爭長，將另錄一集，以申仰止之意，

茲集不更入選。

又　明人有全集無稱，而一篇獨絕者，如王子宣《宮詞》、駱用卿《淮陰廟》、王季木《項王廟》、戴南枝《嚴陵釣臺》之屬，以及方外閨秀、幽隱散佚之什，佳者不少，另有續編《明詩選拾遺》以補闕畧，茲集亦不備載。

《詩義固說》下　有明代起，王、李爭於氣格，其失也膚闊，鍾、譚矯以幽澹，其失也淺弱，總相爭於皮毛之外，大似退之裘葛之喻，非中論也。

田同之《西圃詩說》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獨有明詩人能越宋而繼唐者，正得使事三昧耳。

又　有明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黃元之、楊孟載輩羽翼之。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藐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旁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迨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豔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又不免物議於後矣。豈非時代爲之哉。萬曆以來，公安袁氏兄弟欲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白、蘇，降而楊、鄭，其詞其志，未大有害也。竟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僻澀詭譎是尚，斯害有不可言者。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効尤，變而益下，可謂風雅之刼運矣。

又　錢牧翁《題石匡秋柳小景》云：「刻露巉巖石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大抵寓意弘光南渡事，次句直是畫出馬、阮，妙不容說。漁洋公和句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情景無限，神韻悠然，自堪並垂不朽。然別以詩派，則牧翁宋調，漁洋唐響矣。

又　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囫圇，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若求眞詩，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覆瓿，以俟斲輪於甘苦之外者知之。

秦大士《龍性堂詩話序》　入明以來，濟南、吳郡、公安、竟陵、蘭溪、雲間放言高論，幾乎前無古而後無今，然信口雌黃，出奴入主，求得詩家三昧，其猶隔一塵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北地之壘，公安之戈，其才學論斷，皆足以聳動天下之耳目，移易一時之好尚。王、李，奉北地者，鍾、譚，援公安者，雲間，噓王、李者。溯其時能如高子業、皇甫昆季、湯義仍、徐文長輩，卓爾成家，矯矯不羣，殆難其人。

又　論明人詩，正大和平，折衷風雅，無如陳卧子先生。觀其《答胡學博書》，略云：「萬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樂，百事墜壞，而文人墨客所爲詩歌，非祖述《長慶》，以繩樞甕牖之談爲清眞，則學步《香奩》，以殘膏剩粉之資爲芳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朴如老儒，則嫵媚若婦人也。是以士風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業不顯。鍾、譚兩君者，少知掃除，極意空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爲溫厚之旨，高亮之格，虛響沈實之分，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風之心，援古證今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之小生，遊閒之緇素，侈然皆自以爲能詩。何則？彼所爲詩既無本，詞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縉紳之位而爲鄉鄙之音，立昌盛之朝而作衰颯之語，此《洪範》所爲言不從而可爲世運大憂者也。」蓋卧子當啓、禎之時，詩道陵夷已極，故推明正始，特表何、李、王、李諸君爲昭代眉目。至其論古詩，則議于鱗之專擬漢、魏，爲規模不廣。及自運，亦時倣溫、李，極藻麗之致。且時際滄桑，所著《感事》、《秋懷》諸什，悲歌激烈，可泣鬼神。使不遂志早歿，文章能事，起衰八代，非公而誰？當時有謂雲間之才子如卧子者，予故愛其才情，美其聲律，推其淵源流別，各有從來。予嘗面規之以錞于雲間後賢。噫，是豈知卧子者哉？

魯九皐《詩學源流考》　明代詩家，最爲總雜。開國之初，青田劉文成以名世之英，出經綸之餘，形於歌咏。當其未遇，已見知於道園虞氏。道園稱其「發感慨於性情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體製音韻，無愧盛唐」。次則吳中四傑高季迪啓、楊孟載基、張來儀羽、徐幼文賁，並有倡始之功。而是時劉子高崧起於江右，孫仲衍蕡起於嶺南，林子羽鴻起於閩中，又有張志道以寧，袁景文凱相繼而作，可謂一時之盛。第舊體初變，掃除未盡，就中求其莊雅純淨諸體皆備者，其海叟乎？青丘才力雖大，歌行而外，他體不無元

習，孟陽而下，抑又無已。永樂以還，崇尚臺閣，迄化、治之間，茶陵李東陽出而振之，俗尚一變。但其新樂府，於鐵崖之外，又出一格，雖若奇創，終非正軌。嗣是空同李氏，大復何氏大聲一呼，海內響應，又得徐昌穀禎卿、邊華泉貢爲之輔翼，稱弘治四傑。繼又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爲七子，是爲「前七子」。是時詩學之盛，幾幾比於開元、天寶，而李、何聲價，當時亦不啻李、杜。七子之後，則有祥符高子業叔嗣，以深微妙婉之思，發溫柔敦厚之旨，粹然一出於正。繼之以皇甫子浚沖、子安涍、子循汸、子約濂兄弟，並溯源於建安及潘、左、鮑、謝諸家，不失五言正音。此外如薛君采蕙、華鴻山察、楊夢山巍，雖才力或減數子，時有出入，亦其次也。嘉靖之初，李、何之風少熄，而王元美氏、李于鱗氏復揚其餘燼，與四溟山人謝榛及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結社爲「後七子」，以振興風雅爲己任。當結社之始，稱詩選格，並取定於四溟。其後議論不合，于鱗乃遺書絕交，而元美別定五子，遽削其名。又有「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廣至四十子，而四溟終不與。其實餘子皆無足稱，而七子之中，亦惟王、李、謝而已。前後七子，議論略同，其所宗法，皆在少陵以上，建安而下，唐以後書則置焉。其見非不甚善，特斤斤規仿，過於局促，神理不存。王、李之視李、何，抑又甚焉，故錢牧齋《歷朝詩選》極力擯之。然而當詩教榛蕪之日，其摧陷廓清之功，亦何可少！至於昌穀徐氏選擇精融，純乎唐音，皇甫兄弟獨見推獎，王敬美亦攜與高按察並稱，謂「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家必無絕響」，論斯允矣。即四溟今體，工力深厚，不愧能手，又何可以「七子」譏之也？自是以後，詩學日壞，隆、萬之際，公安袁氏，繼以竟陵鍾氏、譚氏，《詩歸》一出，海內翕然宗之，而三漢、六朝、四唐之風蕩然矣。其間非無卓然不惑，如歸季思子慕，高景逸攀龍，李伯遠應徵，區海目大相，謝在杭肇淛，曹能始學佺諸君子者，力持風氣，然淫哇之教，浸人心術，論詩之害，未有烈於斯時者也。及陳卧子子龍奮臂大呼，少一轉變，論者猶以其不離「七子」面目爲憾。然大雅舉止，與侏儒之拜舞何如也？至嶺南屈翁山大均，五言直接太白，而陳元孝恭尹輔之，而有明一代之詩，至此終焉。

張塤《論明詩絕句十六首》七　《竹枝》清絕薛文清，滄江愁絕王文成。（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鐙火共黃昏。）石齋醞釀騷人筆，天籟詩妖見物情。（石齋正人，然其詩哀愴濃促，亡國之音，謂之詩妖亦可。）

查爲仁《蓮坡詩話》　冒巢民司理（襄）居如皋，堂名得全，園名水繪。往來名士之盛，不啻玉山諸勝。有《同人倡和集》，如陳其年（維崧）「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樽」。戴介眉（洵）「詞壇宿將君何忝？酒國長城某在斯」。毛亦史（師柱）「寄書那及論心曲？握手翻憐會面難」。曹文虎（繡）「倦遊滄海眞無岸，愁覺瀟湘尚有涯」。吳薗次（綺）「狂橫白袷春無賴，醉瀉紅珠夜奈何」。龔芝麓（鼎孳）「時窮竟合謀歡老，情至終如善怨何」。徐方虎（倬）「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逸事多」，又「房中煖老珠三豔，階下承歡玉二柯」。于象明（梅）「襟期劇孟田疇後，風味盧仝陸羽間」。皆名句也。

又　余居北寺九年，二三朋好，投以吟筒，紙墨日多。如沈麟洲（元滄）「青雲早達原非幸，白首論交未是遲」，「豈有生涯成畫地？任他好夢到鈞天」，談半村（汝龍）「身經一劫觀殘局，心有千頭理亂絲」，沈艮思（青崖）「吟到梅花連月冷，話深爐火入灰微」，程廷儀（可式）「春回小院先啼鳥，香吐寒梅欲染衣」，方高度（元禮）「白草地積霜，黃雲天欲雪」，姚次耕（陶）「幾莖病骨西風裏，千里愁顏落日中」，劉雪珂（文煊）「事雖千局變，心共一燈明」，高素臣（曰時）「拙匠長飢仍刻鵠，壯夫今老尚雕蟲」，雪齋上人（超祚）「地限未空不作佛，天宮已滿莫藏身」，錢修亭（陳羣）「美人悲未嫁，多坐良媒誤。由來情好鍾，愛極翻成妒」，陳蘭雪（儀）「怒土學山爭突兀，激流如箭亂崩奔」，胡象山（捷）「即遭放逐安天命，不入矜疑亦聖恩」，鮑集軒（鳳翔）「草蘭香馥尋南鎮，毛筍生鮮買破塘」，許子遜（廷鑅）「楊柳亂烟春店曉，海棠疏雨小樓寒」，「紙閣茶濃烟篆晚，板橋花拂酒旗香」，「深林葉落堪容月，北牖簾疏慣引風」，丁芝田（鶴）「腸惟嗜酒時偏潤，鬢爲吟詩半已斑」，王雨楓（霖）「半生噩夢《霓裳曲》，此夕王郎斫地歌」，「銜碑石闕將誰訴？落溷花枝一任風」，皆一時酬倡之作，堪入《主客圖》也。

又　櫟園在閩著《閩小紀》，極爲該博。并論閩中詩派：明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謝在杭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弘、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鄧副使汝高爲之冠。在杭蓋服膺王、李，已而醉心於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者也。

《退庵隨筆・學詩二》　國朝詩以王漁洋、朱竹垞並稱，自係公論，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也。而趙甌北《十家詩話》獨遺之。蓋甌北詩離神韻稍遠，與

漁洋之宗旨本不相謀，而其學又不如竹垞之該博，故以吳梅村、查初白代之，有意爲此軒輊。其實吳、查亦只可稱名家，非可以凌轢王、朱也。自趙秋谷有「朱貪多、王愛好」之說，後人多資爲口實。蘇齋師嘗言：「汝自腹儉耳，朱何嘗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嘗愛好？」實爲棒喝。竊謂今之學詩者，正當以愛好學王，以貪多學朱，則方將講求聲律，博綜故實之不暇，則此兩言轉可爲學詩者之階梯，又何所容其排擊哉？至近又有抹殺王、朱，而以蔣心餘爲我朝詩人冠冕者，狂生一偏之見，逞其雌黃，付之不辨可矣。

《履園譚詩・總論》 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爲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於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

又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又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慤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於芳春；璧月含暉，只團欒於三五。其義一也。

《筱園詩話》卷一 江湖一派，鄙俚不堪入目。九僧、四靈，以長江、武功爲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明末鍾、譚，即此種之嗣音。草根蟲鳴，鼠穴啾唧，殊無生氣，皆魔道也。【略】明人惟青丘雄視一代。前後七子，高語盛唐，但摹空調，有貌無神，宜招「優孟衣冠」之誚。蓋拘常而不達變，故習而成套也。公安矯以淺率，竟陵矯以晦僻，其魔尤甚，詩運衰而國祚亦盡矣。此古今詩升降之大略也。大約樸厚之衰，必爲平實，而矯以刻劃；迨刻劃流於雕琢瑣碎，則又返而追樸厚。雄渾之弊，必入廓膚，而矯以清眞；及清眞流於淺滑俚率，則又返而主雄渾。典麗之降，必至餖飣，則矯以新靈；久之新靈流於空疏孤陋，則又返而趨典麗。勢本相因，理無偏廢。其初作者，必各有學問才力，故能自成一家之言，以傳於世。其後學者，囿於門戶積習，必有流弊，故能者又返之以求勝。要之各派皆有所長，亦皆有所短。善爲詩者，上下古今，取長棄短，吸神髓而遺皮毛，融貫衆妙，出以變化，別鑄眞我，以求集詩之大成，無執成見爲愛憎，豈不偉哉！何必步明人後塵，是丹非素，祧宋尊唐，徒聚訟耶？執一格以繩人，互相攻擊，此弊始於南宋，明代詩人效尤，愈啓爭端。莊子曰：「辯生於未學。」此之謂也。若別裁僞體，斥絕偏鋒魔道，則千古既有定論，寸心亦具是非，屬不得已，非好辯矣。

又 沈歸愚先生《說詩晬語》，趙秋谷《聲調譜》、《續譜》，王阮亭《古詩平仄定體》，翁覃溪《小石帆亭著錄》，及洪稚存《北江詩話》，趙雲松《雲松詩話》，此本朝人詩話之佳者。古人則《姜白石詩說》、《滄浪詩話》、《懷麓堂詩話》以外，鮮可觀者。宋、元人詩話最多，而附會穿鑿，最無足取。明人王鳳洲《藝苑卮言》，可擇取而分別觀之；徐禎卿《談藝錄》，亦有可取，此外無可存之書矣。又國初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及《阮亭詩話》，並所著各種說部中詩話若干條，近有會萃而合刻之者，亦可助詞壇玉屑也。

又卷二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寧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惟竹垞詩、古文，皆成一家言，兼精填詞；詩尤雄視一代，品在漁洋、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西河詩文皆次乘。寧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其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以讀書多，故能擅長。芸臺先生詩，長於古體，近體殊弱，五古似韋、柳，七古似蘇、陸，佳作頗有可傳，亦清才也。此外如閻百詩、惠定宇、錢竹汀、杭大宗、顧棟高、朱竹君、陳見復、戴東原，則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均不工矣。

又 本朝古文家，惟竹垞精於詩，次則邵子湘、劉海峯兩君，雖未足成家，然尚有才氣工候。潘次耕詩，足算一家數，而文未成。汪鈍翁詩，格卑

才弱，遠次於文。姚姬傳詩，亦不及文遠甚。侯朝宗雖有詩集，淺滑空率，殊無足觀；古文以才筆勝人，一代罕儔，叔子、堯峯、青門均不如也。寧都三魏，詩皆拙劣。靈皋方氏，則終身不能作矣。愚山文非專門，亦頗清雅，此又詩人之兼工文者也。若理學諸公中，詩文可觀者，則湯文正公一人而已。

又　尤西堂先生工填曲，其《明史新樂府》百首，自成一家，足奪鐵崖、西涯之席，卓然可傳。詩恃聰明，意欲以才情見長，究非專門正軌。中年後，流入淺近，頗傷俚俗，且多游戲率意之作，不足取也。陳其年以四六名世，與吳園次、章藻功稱駢體三家，實非吳、章可及。詞與竹垞齊名，亦可成家。其詩宗法面目，不脫七子氣習，但非專門，亦不必以詩家繩之。

又　國初江左三家，錢、吳、龔並稱於世；嶺南三家，屈、梁、陳亦齊名當代。然江左以牧齋爲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嶺南以元孝爲冠，翁山、藥亭均不及也。錢牧齋厭前後七子優孟衣冠之習，詆爲僞體，奉韓、蘇爲標準，當時風尚，爲之一變。其識誠高於前後七子，才力學問亦似過之。所爲詩長於七言，以七律七古爲上，七絕次之，五言則工候甚淺。《初學集》中，佳作較多。《有學集》乃晚年詩，惟七律尚有沈雄博麗之篇，七古則好以馳騁爲豪，五言亦好徵引塗澤，精華竭矣。生平持論，多偏而且苛，又阿好推崇程孟陽，是仍黨同伐異之私。況既臣事熙朝，復敢以詩文訕上，致干禁令，遂少嗣音。吳梅村祭酒詩，入手不過一豔才耳，迨國變後諸作，纏綿悱惻，凄麗蒼涼，可泣可歌，哀感頑豔。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其題多紀時事，關係興亡，成就先生千秋之業，亦不幸之大幸也。七古最有名於世，大半以《琵琶》、《長恨》之體裁，兼溫、李之詞藻風韻，故述詞比事，濃豔哀婉，沁入肝脾。如《永和宮詞》、《圓圓曲》諸篇，雖情文兼至，姿態橫生，未免肉多於骨，詞勝於意，少沈鬱頓挫、魚龍變化之鉅觀。惟《雁門尚書行》，較有筆力；《悲歌贈吳季子》一作，亦得杜陵神髓，惜不多見耳。五古如《臨江參軍》、《南園叟》、《吳門遇劉雪舫》諸作，洋洋大篇，神骨俱肖少陵，較勝七古多矣。七律佳者，神完氣足，殊近玉溪。五律處處求工，如剪綵爲花，終少生韻。取其長而知其短，此平心之論也。至龔芝麓宗伯詩，詞采有餘，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鍊之妙；好騁筆，而少醞釀深厚之功。氣雖盛，然剽而不留，直而易盡；調雖高，然浮聲較多，切響較少。當時幸得才子之稱，後世難入名家之列。三子優劣，見於是矣。嶺南三君，藥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當代誇爲三絕。梁藥亭七古，雖氣勢雄放，而簡鍊未足，除《養馬行》、《日本刀歌》諸名作外，往往失於奔放，墮入空滑一路，如《木瓜上人打鼓歌》，則叫囂粗率，近惡道矣。五律矜鍊，猶欠高渾。五古、七律，更多平衍，又其次也。屈翁山五律，忽而高渾沈著，忽而清蒼雅淡，氣既流盪，筆復老成，不拘一格，時出變化，蓋得少陵、右丞、襄陽、嘉州四家之妙，眞神技也。七律佳作，在盛、中唐之間，不失高調雅音。七絕學都官、庶子，亦頗可玩。惟五七古，則委靡不振，平冗拖沓，吾無取焉。獨陳元孝詩，雄厚渾成，警策古淡，天分人工，兩造其極，故各體兼善，不容軒輊也。其神骨峻而堅，其格調高而壯，其才力肆而醇，其氣魄沈而雄，其意思深而醒，其筆致爽而辣，其篇幅謹而嚴，其法度密而精，其風韻清而遠，眞詩家全才也。五言大篇，如《王將軍輓歌》，古音古節，古色古香，足爲《孔雀東南飛》嗣音；短篇得力《選》體，造詣亦深。七古如《日本刀歌》、《柏舟行》、《木棉花歌》、《崇禎御琴》諸篇，皆力開生面之作。五律如《懷翁山》、《浮湘》、《咏物》、《園居》諸章，卓然傑搆。七律名作更多，如詠古、游覽諸詩，人人皆知，勿庸多贅。不惟嶺南當推第一，即江左亦應退避三舍。明末國初，作家如林，幾莫與抗衡，可云巨擘矣。

又　順治中海內詩家稱南施北宋，康熙中稱南朱北王，謂南人則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則新城王阮亭、萊陽宋荔裳也。繼又南取海寧查初白，北取益都趙秋谷益之，號六大家，後人因有《六家詩選》之刻。宋荔裳詩格老成，筆亦健舉。七古法高，岑、王、李，整齊雅鍊，時有警語，篇幅局陣最爲完密。五律亦是高、岑、王、李一派。七律雖不脫七子面目，往往墮入空聲，至其合作，固北地、信陽之儔也，所少者變化之妙耳。然而宗法既正，規格復整，固是節制之師，唐賢典型，於斯未墜。晚年入蜀，詩格一變，蒼老雄肆，異於平時，可爲《安雅堂集》之冠。選家多未採及，豈未見全詩耶！施愚山詩，長於五言，短於七言。五古溫厚清婉，善學魏、晉、六朝，殊近自然。五律則盛唐格調，中唐神韻，兼而有之，造詣不在中山、文房之下。歌行、七律多膚廓語，不足尚也。古文清雅，尤長記序，亦可並傳。所謂學人之詩，洵無愧矣！王阮亭詩，爲昭代雅音，執吟壇牛耳者幾五十年。生平標神韻爲正宗，長於用典，工於運法。如良工裁衣，不爽尺寸；老師度曲，悉協管絃。故清俊莊雅，玉潤珠圓，而品復落落大方，絕無偏鋒傍

門之病也。然囿於奉法，未窺變化；富於取材，未知獨造。能正而不能奇，能因而不能創，能清麗而不能精深，能高華而不能渾厚。無縱橫飛盪，沈鬱頓挫之偉觀，使人目動心折。自成一家數則可，未足副大家之實，爲後人取法也。朱竹垞詩，書卷淹博，規格渾成，才力雄富，工候湛深，造詣實過阮亭，惟時有疏於法處。其精華多在未仕以前，通籍後近體每流入平易。歌行多長短句，意欲盡捐繩墨，自創一家。如《玉帶生歌》，興酣落筆，縱橫跌盪，雄奇蓋世，信爲長篇絕調。其他往往貪多務博，散漫馳驟，無歸宿處，有類游騎矣。五古得力《選》體，五律得力工部，七律在信陽、北地間，五排亦得力於杜。其使事精確處，分寸切合，具見用書本領，亦他人所罕及。與阮亭齊名，如老、韓同傳，非魯、衛也。查初白詩宗蘇、陸，以白描爲主，氣求條暢，詞貴清新，工於比喻，善於形容，意婉而能曲達，筆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淺，時見巧妙，卓然成一家言。惟氣剽則嫌易盡，意露則嫌無餘，詞旨清倩則嫌味不厚，局陣寬展則嫌詣不深，古人所謂骨重神寒者，苦未能焉。且投贈公卿，動爲連章，尤好爲長篇，急於求知，冗繁皆不暇烹鍊，雖多中年以前之作，究自累詩品，爲白璧一瑕矣。《雲松詩話》舉梅村、初白以足十家，繼唐、宋、元、明諸大家之後，若統緒相傳，昭代祗此二家，足爲正宗者然，宜稚存非之，而人多議其阿好溢美，實無當於公論也。（十家者，太白、工部、昌黎、香山、東坡、放翁及金之元遺山、明之高青丘，國初則吳、查二人也。）趙秋谷詩，筆力沈摯，意主刻露，殊少含蓄醞釀之功。其意境眞切處，固勝阮亭，而煅鍊未純，時有率筆，篇外亦無餘味，不及阮亭處處典雅大方，得失正復相等。心餘譏其篇幅窘狹，誠中其病。以筆力之銳入快出，直擊鼓心而論，亦勝於阮亭。然是證辟支佛者之力量神通，非如來正眼法藏不可思議之大自在神力也。生平與阮亭不睦，至作《談龍錄》以誚之。然集矢阮亭，而於海虞二馮服膺推崇，竟欲鑄金以事，癖同嗜痂，令人莫解。豈以二馮持論偏刻，巧於苛議前哲，輕於詆訾時流，天性相近，故易於契合耶！秋谷詩長於古體，律詩氣薄而格不高，往往有句無篇，絕少完璧，無可觀也。

又　前明一代詩家，以高青丘爲第一，自元遺山後，無及青丘者，不止一變元風，爲明詩冠冕已也。前後七子之徒，及青丘同時之楊孟載、袁景文、徐、張諸人，視青丘豈止上下牀之分耶！青丘才力、天分、工候，皆極其至，所爲詩，自漢、魏、六朝及李、杜、高、岑、王、孟、元、白、溫、李、張、王、昌黎、東坡，無所不學，無所不似，妙筆仙心，幾於超凡入聖矣。惜不及四十枉死，未及融會貫通，聚衆長以別鑄眞我，造於大成，亦可哀也。然自元至今，所有詩家，無出青丘右者，洵可直繼遺山，爲一大宗矣。歸愚翁於青丘時有微詞，而推青田冠明詩，顚倒黑白，殊乖公論。夫劉青田之詩，多皮傅盛唐，已兆七子先聲，遠遜青丘，稍有識者，不難立辨，豈以其身列佐命，遂可阿附爲一代風雅領袖乎？青丘以後，宜以陳元孝繼，雖造詣迥然不同，然同爲一代大名家無疑也。

又　有明前七子中，以何信陽爲最。以信陽秀骨天成，筆意俊爽，其雅潔圓健處，非李空同所及。且持論力主獨造，較空同議論，專宗摹仿，謂臨帖以相似爲貴，作詩亦然者，高下相去遠矣。故信陽可云一代清才，空同則粗才也。後七子以王鳳洲爲第一，謝茂秦、徐禎卿次之。以鳳洲學問淹富，才氣有餘，樂府佳者饒有漢、魏風味，《袁江流》一篇，洋洋千言，古健樸老，足備詩史。歸愚以學古有痕迹議之，與議青丘蹊徑未化，皆故爲高論，過事苛求，實未公允。謝山人、徐迪功二人，皆精於律詩，短於古體。律詩尤工五言，謝以鍊勝，殊似嘉州，徐以格勝，殊似襄陽，均自成一隊者。若李于鱗，則空調浮聲，膚詞陳言，觸目生憎，與空同均落剽賊套襲惡道中，不止有乖雅音也。

又　七子以前，李茶陵《懷麓堂集》詩，已變當時臺閣風氣，宗少陵，法盛唐，格調高爽，首開先派。吾滇楊文襄公，著有《石淙類稿》，與茶陵同時，提唱風雅，明詩中起衰復盛之鉅手也。石淙聲名亞於茶陵，工候學力亦遜茶陵一籌，七古才氣，律詩格調，則抗不相下。二公倡復古之說，李、何從而繼起，大振其緒，王、李再繼法席，復衍宗風，本一派相傳而下。乃李、何欲推倒前人，自命創霸，王元美遂獨尊空同，主盟中夏，謂茶陵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啓漢高，文襄則抑而不錄，何黨同伐異，顚倒是非，一至於此！「物不得其平則鳴」，是以錢牧齋又翻前案，力推茶陵爲一代正宗，痛抑前後七子。平心而論，茶陵在明，自是名家，與李、何、王、李並立無讓，其樂府自成一格，非七子所及；即楊文襄公，亦足與七子把臂，無稍遜也。

又　明代詩人，如林子羽、貝清江、邊華亭、高蘇門、楊夢山之流，雖

附庸風雅，皆秀拔不俗，自有所得。謝在杭、區海若、公文介之屬，亦庸中之矯矯者，均有可觀。若康海、梁有譽、吳國倫、胡元瑞等輩，則庸俗可厭，不足數矣。布衣山人中，如孫太初、王百穀、陳仲儒輩，徒有虛名，無可取者。程孟陽七律七絕，佳者饒有風調神韻，得力於中、晚唐人，特瑕多瑜少，如沙中檢金，時可一遇。牧齋激賞溢美，太踰分量，竟謂李茶陵後一人，揚之以抑七子，則誕妄已甚，宜招後人之訾議也。湯若士爲詞曲所掩，沈石田、文衡山、李長蘅爲畫所掩，其詩皆有可觀，頗多佳句，但非專門，故佳作止於秀逸，氣格不大，力量不厚耳。然猶屬雅音，非如唐子畏、祝枝山輩，隨筆任意，墮落野狐禪也。武臣如郭定襄詩，才力縱橫，直可分詩家一席，不止爲明代武將之冠。古今名將武臣能詩者，均不及定襄遠甚，戚、劉二將軍，拜下風矣。公安袁中郎昆季，竟陵鍾伯敬、譚友夏，皆攻七子，變風氣，自成門徑，然論詩入魔，人人知之，勿庸贅論。徐青籐一時才人，一時狂士，畫品甚高，另開生面；詩文佳者皆有英氣生趣，劣者恣野特甚，實非正宗，不足列入家數，然超出沈嘉則、黃省曾諸人之上，不啻倍之。末年詩人，惟陳卧子雄麗有骨，國變後詩尤哀壯，足殿一代矣。

又　國初遺老，如湖北杜茶村《變雅堂》詩，古體粗率頹唐，劣惡已甚，直門外漢耳；近體枯槁、粗硬、膚廓者，與前明閩詩鄭繼夫同病，皆不善學杜者也。佳作則頗有氣骨，時詣老境。顧黃公與茶村，同鄉齊名，所著《白茅堂集》，雖貪多無雜，然較勝茶村，尚多雅音。山西顧寧人、傅青主二徵君，以顧爲優，詩甚高老雄整，雖不脫七子氣習，然使事運典，確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謂精當，此則過於七子。青主《霜紅菴集》，亦有氣格，而遜顧一籌。徐州閻古古爾梅，獨工七律，對仗極齊整，時有生氣，亦頗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處太多耳。如西泠十子中，則毛稚黃、陸麗京二人尤爲矯矯，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習；其餘更造詣淺矣。

又　阮翁極賞吳天章詩，稱爲仙才。洪昉思、湯西崖皆及門高弟子也。然天章《蓮洋集》，才力單弱；昉思篇幅尤狹。二人詩造詣淺薄，均乏生氣。短章近體，時復斐然；全集索然，閱半卷即令人倦而思睡。西崖詞旨雅馴，清整而欠雄厚，亦無足動人者。山東德州馮大木，詩筆爽俊，阮翁以大木、秋谷詩合選，號《二妙集》。秋谷以此成名，故後人多議其攻阮亭爲過也。大木惜早世，未及深造。時德州田山薑侍郎，河間龐工部塏，於阮亭雖不服從，亦不敢攻擊，另樹一幟，若附庸然。田有才情而雜，龐有意趣而小，皆未成家。宋牧仲才力亦弱，當時名望，與阮翁並稱，因其宏獎人才，故爭相推崇，實非阮翁敵手，亦附庸之小國耳。王西樵爲阮亭長兄，故阮翁尊之，然去阮翁甚遠，不過清雅而已。徐東癡、張歷友皆爾日山左詩家，然徐詩故求峭削，轉入鼠穴，不如歷友筆氣俊逸，較有才力也。然後來高密李氏宗主客圖，其派頗行於齊、魯間，卑隘淺弱，視諸人又古民之三疾矣。

又　沈歸愚先生持論極正，持法極嚴，便於初學。所爲詩，平正而乏精警，有規格法度而少眞氣，襲盛唐之面目，絕無出奇生新，略加變化處，殊無謂也。朱竹君、翁覃溪北方之雄，記問淹博。朱講經學，不長詩文。翁以考據爲詩，餖飣書卷，死氣滿紙，了無性情，最爲可厭。差強人意者，能宏獎風流耳。邊隨園亦北方詩人，詩尚清穩，無超詣也。歸愚所定吳門七子，惟曹來殷、王蘭泉二人，後有進境。趙損之筆頗健，惜早死。餘俱平平無奇矣。

又　常州四子，黃仲則才力恣肆，筆鋒銳不可當，如驍將舞梨花槍陷陣，萬人辟易，所向無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羅門，吐火舌刀，變幻莫測，具大神通。仲則七古佳篇，造詣頗似如是。如《余忠宣祠》、《焦節婦行》、《黃山松歌》、《前後觀潮行》等作，其才氣橫絕一時，可謂詩壇飛將，有大神通矣。故當時推其似太白也。然自非大將本領氣度，能不動聲色，立摧強敵，而彌見整暇，如武侯以綸巾羽扇，指揮百萬兵，進退分合，從容自得；又如郤縠敦《詩》說《禮》，祭遵雅歌投壺，雖爲將不失名士風流也。佛家貴正眼法藏，不尚神通。拈花微笑時，萬法俱化，不屑以神通見，而自在神通，充滿法身，不可思議，何必演幻法乎！詩家亦然。眞正大作者，才力無敵，而不逞才力之悍；神通具足，而不顯神通之奇。斂才氣於理法之中，出神奇於正大之域，始是眞正才力，自在神通也。仲則七古，尚未望見此境，然足以自豪，卓有可傳矣。五古殊欠古厚，律詩則不免靡靡之音。蓋天賦奇才，中年早死，故養未純粹，詣未精深耳。楊蓉裳、荔裳昆季，學初唐四子及溫、李西崑者也，華多實少，有腴詞未剪，終累神骨之病。蓉裳頗工四六，詩則品格不高。洪稚存以經學考據專長，詩學《選》體，亦有筆力，時工煅鍊，往往能造奇句。惜中年以後，既入詞館，與張船山唱和甚密，頹然降格相從，放手爲之，遂染叫囂粗率惡習。自以爲如此，乃是眞我，不囿繩

墨，獨具天趣也，而不知已入魔矣。損友移人，豈學人亦難免哉！孫淵如早年，詩筆頗悍，造語亦多峭拔，惜中年改攻經學考據家業，不作詩矣。如顧嶼沙、翁朗夫、劉芙初等，皆淺近狹小，不足言家數。趙雲松翼，則與錢塘袁枚，同負重名，時稱袁、趙。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爲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爲自然，尖酸佻巧爲聰明，諧謔游戲爲風趣，粗惡頹放爲雄豪，輕薄卑靡爲天眞，淫穢浪蕩爲豔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逐臭之夫，如雲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易於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說，便於借口。眼前瑣事，口角戲言，拈來卽是詩句。稍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爲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於彼教自雄，誠爲捷徑矣。不比正宗專門，須有根柢學力，又須講求理法才氣，屢年難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謬種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爲梗。趙翼詩比子才雖典較多，七律時工對偶，但詼諧戲謔，俚俗鄙惡，尤無所不至。街談巷議，士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故成句用，此亦詩中蟊賊，無醜不備矣。袁、趙二家之爲詩魔，較前明鍾、譚，南宋江湖、九僧、四靈、江西諸派，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實風雅之蠹，六義之罪魁也。至西川之張船山問陶，其惡俗叫囂之魔，亦與袁、趙相等。若李雨村調元，則專拾袁枚唾餘以爲能，並附和雲松，其俗鄙尤甚，是直犬吠驢鳴，不足以詩論矣。學者於此等下劣詩魔，必須視如砒毒，力拒痛絕，不可稍近，恐一沾餘習，卽無藥可醫，終身難滌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論未免有犯衆忌，將爲招尤之鵠。然爲詩學計，欲扶大雅，不能不大聲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聾聵而挽頹波，實有苦心，原非好辯。其詞亦係對症藥石，並未過苛過激，當代詩壇同志君子，自能諒之信之。

又　浙派自西泠十子倡始，先開其端，至厲太鴻而自成一派，後來多宗之。其清俊生新，圓潤秀媚之篇，佳處自不可沒。然病亦坐此，往往求妍麗姿態，遂失於神骨不俊，氣格不高，力量不厚，無雄渾闊大之局陣篇幅，諧時則易，去古則遠也。樊榭集中，工於短章，拙於長篇，工於五言，拙於七言，七古尤劣。其宗派囿於宋人，唐風敗盡。好用說部叢書中瑣屑生僻典故，尤好使宋以後事。不惟採冷峭字面及掇拾小有風趣諧語入詩，卽一切別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諺之類，無不倚爲詞料。意謂另開蹊徑，色澤新異別致，生趣姿態，並不猶人也。殊不知大方家數非不能用此種故實字樣，大方手筆非不能爲此種姿態風趣，乃不屑用，並不肯自貶氣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種冷徑別調耳。是小家賣弄狡獪伎倆，非名家之品也。吳穀人等，皆係此一派門徑。故洪稚存謂如畫家學元人著色山水，雖施青綠，渲染韶秀，而氣韻未能蒼老，境界未能深厚，誠中其病。近人吳仲雲尙書《花宜館》詩，亦是浙派，但無其替代瑣屑諸弊，圓秀冷峭，門徑彌小，幸神韻猶較深遠，亦近代一小名家也。如童二樹、劉豹君之屬，均未成家。惟山陰胡天游稚威，幽峭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澀、晦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爲沈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又非樊榭、穀人、仲雲輩所及矣。

又　江西詩家，以蔣心餘爲第一。其詩才力沈雄生辣，意境亦厚，是學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壘，故能自開生面，卓然成家。七古佳作最多，新樂府亦非近人所及。又善敘事，每遇節婦烈女，忠臣孝子，則行以古文傳記之法，不惟敘述其事，並將姓氏、年月、地名之類，或順或逆，或前或後，一一點出。其敘事旣勃勃有生氣，而點其世族、名字、居址、時地，又錯綜參差，具見手法，眞大手筆也。惜存詩過多，不免貪多好奇。且全集所敘忠孝節烈，均祗一幅筆墨，亦覺數見不鮮。其失手之作，頗犯槎枒頹放粗硬之病。然自樹赤幟，必傳無疑矣。吳蘭雪《香蘇山館》詩，筆力雄宕清峭，得力蘇、陸二家。七古五古勝於近體，尤長於寫山水名勝。全集以《廬山紀遊》一冊爲冠，卓然可傳，無忝名家。惟集中應酬詩太多，滿卷公卿，投贈感激之什，十居其七，致後人以爲口實。又律詩好貪秀句，不免媚時，自貶品格，神完氣足之篇絕少。以此自累，殊可惜也。然在近人，亦鐵中錚錚，庸中矯矯者矣。同時嶺南之黎二樵，江左之王惕甫，楚南之鄧湘皋、歐陽礪東，西川之張雨山，丹徒之嚴麗生，松江之姚春木，皆一時才士，各有所長，海內知名，至今人多稱之，先後有集刊行。然造詣均不如蘭雪，可與蘭雪敵手者，惟閩中張亨甫際亮而已。又皖江有魯通甫，徽州有齊梅麓，皆負才名，亦不及蘭雪也。以上所列，皆嘉、道中天下詩家，然蘭雪、亨甫爲優，此平心之論，非阿好語。試取各人專集細看，則知予論不誣矣。

又　古今大家，至曹子建始。【略】自遺山後，青丘最爲名家，可遙繼遺

山之緒。蓋在明代，爲一朝大家，合古今統論，則爲名家。南渡以來，惟遺山高於名家，可列古今名大家中。其餘最高者可參名家，如明之青丘、元孝是也。餘人皆在小家之列。蓋上下千古，不比一時一地、一朝一代之較易雄長也，成家豈易言哉！今之人動以大家自命，亦可笑矣。

又　本朝滿洲詩人，如夢文子麟、法梧門式善，皆清矯不凡。又遼東三老，今惟李鐵君集傳於世，其詩筆峭拔，骨力高瘦，亦近代詩人之傑者。又如吳漢槎之《秋笳集》，高者近高、岑及初唐四子，次亦七子派中之不空滑者，亦一小作家也。若徐芝仙塞外諸詩，境奇語奇，才力横絕，在昭代詩人中，另出一頭地。其邊塞詩，可謂獨擅之技，實未易才。稚存、蘭泉、荔裳諸君，出塞篇什，並多佳章，然均不能及芝仙之奇横矣。

又　吳中布衣黃子雲，泰州布衣吳嘉紀，崑山布衣徐蘭，長洲布衣張錫祚，四人均負詩名，其詩卓然可傳，各成家數，可謂我朝四大布衣。黃著有《野鴻詩稿》。吳號野人，著有《陋軒詩》。徐字芬若，一字芝仙，工畫，著有《出塞集》。今並有刊本行世，予曾見之。獨張之詩集，世無傳者，想未刊木，所以失傳，僅於各選本中，略見一斑而已。張字永夫，吳門高士，亦畸人也。寒餓終身，遺集竟泯，惜哉！又浙中詩人沈方舟者，名用濟，上舍生，客遊四海，終老幕府。詩最沈雄有格，專工近體，其佳者直凌前後七子而追攀工部，卓卓可傳。沈歸愚尚書與方舟爲同社詩友，爲方舟作詩集序，極推崇之。選其詩入《別裁集》，評語亦深揚詡，謂其律詩出梁藥亭上，又謂其《登岱》及《華山》七律高於明七子，傾倒之者至矣。尚書以主持風雅自命，方舟、永夫皆故人也，何不爲方舟、永夫刊刻遺集傳世，聽其泯沒，又不多錄入選本，以表彰幽潛，豈非負亡友乎！

又卷三　純用實字，傑句最少，不可多得。古今句可法者，如少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略】明人宋仲敏之「禾黍秋風周洛邑，山河殘照漢咸陽」，「翠華去國三千里，玉璽傳家九十年」，高青丘之「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李空同之「金繪社稷和戎日，花石君臣棄國秋」，王鳳洲之「夜月旌旗五馬渡，秋風草木八公山」，陳卧子之「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金陵文武牙籤盡，建業風流《玉樹》殘」，「三市銅駝愁夜月，五陵石馬泣秋風」。國初錢牧齋之「桃葉春流亡國淚，槐花秋冷故宮煙」，「神愁玉璽歸新室，天泣銅人別漢家」。以上各聯，或沈雄，或悲壯，或凄麗，或新警，雖遜老杜，亦卓然可傳，皆當參看，亦可取益也。

又　朱竹垞之「陰洞蛟龍晴有氣，虚堂神鬼晝無聲」，宋荔裳之「山色古今含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王阮亭之「魚龍晝偃三巴路，蛇鳥秋懸八陣圖」，亦用實字傑句之錚錚有聲者。至於用虚字佳句，古今尤多，錄之不勝錄矣。

又　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議論於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論一派。【略】明人高青丘《岳王墓》云：「大樹無枝向北風，十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殿，射虞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栖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楊升菴《武侯祠》云：「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邊華亭《文丞相祠》云：「丞相英靈迴未消，絳帷燈火颯寒飆。黃冠天地牽羊禮，碧血山河飲馬謠。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衛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遺南枝向北朝。」國朝呂履恒《金川門》云：「金川北望日黃昏，聞道燕師入此門。不見古公傳季歷，祇知太甲是湯孫。風雷豈爲鴟鴞變，江漢難招杜宇魂。南渡降旗何面目，西山省恨舊乾坤。」宋聚業《南陽懷古》云：「眞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水自奔騰趨漢口，山猶層疊枕城頭。時來一夕收銅馬，事去經年運木牛。歎息興亡千載上，荒村野廟兩悠悠。」黃子雲《太白酒樓》曰：「文章睥睨世無敵，湖海飄零氣轉遒。六代騷壇餘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爲君天特開青嶂，題壁人今亦白頭。猶有浣花草堂在，懷鉛直欲錦城遊。」嚴遂成《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蔣士銓《題南史》云：「半壁銷沈霸業荒，髑髏腥帶粉脂香。皇天好殺非無故，亂世多才定不祥。六代文章藏虎豹，百年花月化鴛鴦。南朝幾片風流地，酒色乾坤戰馬場。」袁枚《睢陽廟》云：「刀上蛾眉喚奈何，將軍鄰境尚笙歌。殘兵獨障全淮水，壯士同揮落日戈。六射鬚眉渾不動，一城人肉已無多。而今鳥鼠空啼窟，暮雨靈旗冷薜蘿。」家叔方伯公丹木先生《甲馬營》云：「天心厭亂眞人出，甲馬營同石紐村。五季腥風污日月，一兒香氣蕩乾坤。黃袍開國君臣義，金匱傳家母子恩。南渡文孫承大統，可憐引領望中原。」家兄次民觀察《紫柏山留侯祠》云：「少時任俠老求仙，龍虎風雲壯盛年。天眷漢

家成帝業，人從秦季得師傳。五湖臣節開先路，三顧君恩讓後賢。豈有赤松遊世外，空餘紫柏滿祠前。」以上諸作，或高渾沈雄，或生辣蒼涼，或清麗超妙，均屬蓋代名篇，懷古詩中卓然可傳之筆，學者所當熟玩而以爲法者也。

又　詠古七絕尤難，以詞意既須新警，而篇終復須深情遠韻，令人玩味不窮，方爲上乘。若言盡意盡，索然無餘味可尋，則薄且直矣。陳元孝《題秦紀》云：「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較元人陳剛中《咏博浪椎》之「如何十二金人外，尚有民間鐵未銷」，更覺生色。鄧孝威《咏息夫人》云：「楚宮慵掃黛眉新，只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包羅廣遠，意在言外。較唐人小杜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更覺含蓄有味。所謂微詞勝於直斥，不著議論，轉深於議論也。錢牧齋《讀漢書》詩云：「漢家爭道孝文明，左右臨朝問亦輕。絳灌但知讒賈誼，可思流汗愧陳平！」頗有玉溪生筆意，則又著議論之佳者。詩固不可執一格論也。

又　使事運典，最宜細心。第一須有取義，或反或正，用來貴與題旨相浹洽，則文生於情，非強爲比附，味同嚼蠟也。次則貴有剪裁融化，使舊者翻新，平者出奇，板重化爲空靈，陳悶裁爲巧妙。如是則筆勢玲瓏，興象活潑，用典徵書，悉具天工，有神無迹，如鏡花水月矣。所以多多逾善，雖用書卷，而不覺爲才情役使故也。不善用者，則以詞累意，其病百出。非好學深思之士，心細如髮者，斷不能樹極清之詩骨，提極靈之詩筆，驅役典籍，從心所欲，無不入妙也。吳梅村詩云：「蘇小宅邊桃葉渡，昭君村畔木蘭舟。」王阮亭詩云：「景陽宮外文君井，明聖湖邊道韞家。」二聯同一病痛。夫「桃葉渡」不在「蘇小宅邊」，而「昭君村」亦無「木蘭舟」故實；「文君井」、「道韞家」與「景陽宮」、「明聖湖」天各一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上下全無交涉。本各自一事，今乃強以兩典扭合，湊成一句，毫不相生，徒取字面鮮妍好看，但修飾外面而已，實無意義融貫於中，前後竟判然兩截。如此塗澤支離，眞用典苦事矣。梅村、阮亭兩大詩家，猶犯此病，皆心不細之失。若顧寧人、朱竹垞，讀書多而心思細，則斟酌分寸，決無此累矣。

又卷四　自來得名之句，有卓然可傳者，有不佳而倖成名者。名篇亦然。蓋非諧俗，不能風行一時，人人傳誦，所以不足爲據。若夫卓然可傳之作，當日得名，必其時風雅極盛，能詩者在朝在野，皆多有之；又值有眞知詩而名位俱隆者，激賞獎許所致。不然，傑作未易流傳，而所流布於時者，多無可取。古人所謂身後知己易，生前知己難，又謂作者難，知者不易，是也。如太白以《蜀道難》諸篇，受知於賀監，謂爲謫仙人。孟襄陽以「八月湖水平」一詩得名。而劉中山《西塞山懷古》一律，白太傅心折不已，謂獨探驪珠，餘皆擱筆。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奉帚平明」、王右丞「渭城朝雨」三絕句，俱盛傳一時，熟於歌妓之口。此皆卓然可傳之篇，不愧享大名於古今者也。至香山《長恨》、《琵琶》二篇，亦一時風行，名滿天下，至妓人能誦《長恨歌》，即增身價，到今膾炙人口。「離離原上草」一律，香山以此見賞於顧況，因而得名。元微之《連昌宮詞》，流傳宮禁，呼爲元才子，與《長恨歌》齊名。此雖不能如太白諸人之卓絕千古，然得名亦尚無忝，乃名作之稍次一籌者也。嗣後名句，如溫飛卿之「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隩夕陽遲」，宋人如陳後山之「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戴石屏之「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七言，唐人如崔司勳《黃鶴樓》，杜工部《登樓》、《閣夜》，李義山《籌筆驛》、《重有感》諸篇，此千古傑作，實至名歸，勿庸多贅。名句如韋蘇州之「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宋人梅聖俞之「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陳簡齋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明人高青丘之「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孟載《春草》詩之「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孟載名基，以此二句得名，時人呼爲楊春草。）以上五七律諸聯，皆昔日傳誦之句，各有佳處，以云名句，猶不愧也。若晚唐崔鴛鴦、鄭鷓鴣、雍白鷺、羅牡丹之流，及宋人大小宋《落花》之什，元人謝宗可《蝴蝶》之吟，皆倖得名，而詩則卑靡淺俗，意格凡近，了無風骨，品斯劣矣。又明人如袁海叟《白燕》，黎美周《黃牡丹》，鄺湛若《赤鸚鵡》，及本朝王阮亭《秋柳》，亦皆負一時盛名，以爲絕作。其實不過字句修飾妍華，風調好聽而已。神骨不峻，格意不高，皆非集中出色之作，不可奉以爲式。又晚唐名句，如「水面風迴聚落花」，「綠楊花撲一溪煙」，「芰荷翻雨潑鴛鴦」等語，雖秀句而寫景狹小，意盡句中，了無格韻。劍南、石湖平調小詩，最多此種句法，似乎好看，殊易諧俗，初學往往愛之，亦不難於效仿。豈知此種絕不可學，學則囿於局中，終身不能近古，無力振拔矣。最俗者，莫過晚唐張祜《金山》五律，鄙惡不可入目，而彼時亦復有名。又如明人蘇子平衡《咏繡鞋》詩句云：「南

陌踏青春有迹，西廂立月夜無聲。」尖佻偎邪，風雅掃地，然當日亦呼爲蘇繡鞋。噫，古來似此類者甚多，不能悉數。凡一切詩話叢書雜記中，所誇名篇名句，大者類此，何足輕信耶？

又　律詩中二聯，不宜一味寫景。有景無情，固非好手所爲；景多於情，亦非佳處。蓋詩要文質協中，情景交化，始可深造入微。若南宋、晚唐之詩，竟有八句皆景者，是最下乘禪，當以爲戒。劍南、石湖平調詩，尤多誤犯此病。不止一律中只鍊一聯佳句，而首尾多未完善，令後人疑先得句而後足成篇，故多率筆，羣爲口實也。近代詩家，工五律者，莫如屈翁山、施愚山二君；工七律者，自劍南、遺山後，明則青丘、牧齋，我朝則陳元孝爲第一，時人則聞中張亨甫際亮亦工此體，二君皆一代天才也。

《三家詩話・三家總論》　近日論詩競推袁、蔣、趙三家，然此論雖發自袁、趙，而蔣終不以爲然也。試觀《忠雅堂》集中，於袁猶貌爲推許，趙則僅兩見，論詩亦未數及矣。

又　自明七子以後，詩多僞體僻體。牧齋遠法韓、蘇，目空一代，然如危素之文，動多詭氣。梅村、漁洋、愚山、獨漉諸公，雖各擅勝場，而才力不能大開生面。三家生國家全盛之時，而才情學力，俱可以挫籠今古，自成一家，遂各拔幟而起，震耀天下，此實氣運使然也。

又　子才之詩，詩中之詞曲也。苕生之詩，詩中之散文也。雲松之詩，詩中之駢體也。

又　子才如佳果，苕生如佳穀，雲松如佳肴。

又　子才學楊誠齋而參以白傅，苕生學黃山谷而參以韓、蘇，竹垞，雲松學蘇、陸而參以梅村、初白。平心而論，子才學前人而出以靈活，有纖佻之病；苕生學前人而出以堅銳，有粗露之病；雲松學前人而出以整麗，有冗雜之病。

又　《雨村詩話》以三人皆學宋人，意頗不滿。而又推袁爲天授，蔣不及趙，殆因蔣詩不數己，遂有意抑之與？

又　曩嘗倣敖器之《詩評》，評本朝詩人，有曰：「子才如畫舫搖湖，蕩人心目；苕生如劍仙躍馬，所向無前；雲松如吳、越錦機，力翻新樣。」見者以爲切中。

又　詩文至南宋後，文章一大轉關也。就詩而論，雖放翁以悲壯勝，遺山以沉雄勝，道園以老潔勝，鐵崖以奇麗勝，青丘以爽朗勝，西崖以清峭勝，究不逮李、杜、韓、白、歐、蘇、黃之全而神，大而化，況他人乎？「詩到蘇黃盡」，眞篤論也。漁洋自謂放翁、遺山可以企及，由今觀之，修飾有餘，才情不足。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錄》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三家兼有放翁以下諸人之長，雖醞釀之功未極深厚，然已如天外三峯，躋攀不易矣。

又　子才筆巧，故描寫得出。苕生氣傑，故撐架得住。雲松典贍，故鋪張得工。然描寫而少渾涵，撐架而少磨礱，鋪張而少鎔裁，故皆未爲極詣也。

又　讀三家之詩，巧麗者愛子才，樸健者愛苕生，宏博者愛雲松，取其長而棄其短，是在善讀者。

又《三家分論》　漁洋詩以游蜀所作爲最。竹垞詩以游晉所作爲最，初白詩以游梁所作爲最，子才詩以游秦所作爲最，王蘭泉《湖海詩傳》，專錄子才少年未定之作而故沒眞面，似不及懷寧潘瑛《國朝詩萃》之平允也。

又　子才古體詩多不諧聲調，而轉韻尤啞。雲松亦然。苕生則十失二三矣。昔趙秋谷著《聲調譜》，《四庫提要》極推之。然秋谷雖能作譜，而詩歌則未盡諧也。且其所舉爲法者亦疏而不密，而子才譏其拘，宜其不知聲調也。

又　與子才同時而最先得名者，莫如沈歸愚。歸愚才力之薄，又在漁洋之下，且格調太入套，毋怪蔣、趙二公皆不數及也。

又　劉彥和有言：「彩乏風骨，則雉竄文囿；風骨乏彩，則鷙集翰林。唯藻耀而高翔，乃文筆之鳴鳳。」今觀三家之詩，袁、趙似「雉竄文囿」，蔣似「鷙集翰林」。至「文筆鳴鳳」，則自曹子建、李、杜、韓、蘇之外，唯遺山、青丘差堪接武。而苕生乃云「鳳凰好文章，鵰鶚吾何取」，恐猶未能踐此語也。

又　歐陽文忠之詩，才力最近昌黎，而情韻較勝西江之詩，陶彭澤以後，當推第一。介甫、涪翁以刻酷抗之，然不及其自然也。其集中有以五古短篇懷人詠己者，蓋本顏延年《五君詠》。苕生懷人諸詩，憲章文忠，多可括諸人一生言行，而上追延年。

又　苕生初寓金陵，感子才訪己題壁之殷，於是作詩以題其詩、古文、駢體，極其推崇，然不存於集中，則不滿於子才也。子才知其輕己，言不由衷，故題苕生集詩，晚年亦刪第一首，而且時刺苕生爲粗才。至雲松於苕生，始曰：「跋扈詞場萬敵摧」，又哭之曰：「久將身入千秋看，如此才應幾

代生？」可謂推服至矣。乃觀其集中論詩稱子才而遺己，遂題詩三首，第以才氣推苕生，而陰致不滿之意。後有知人論世者，最宜於此索隱而持平。

又　苕生詞學蘇、辛，陳其年，而較爲細膩。《九種曲》出於玉茗堂，而較爲正大。古文雖直舉胸臆，空所倚傍，然祗可接李穆堂一派，非但不及魏叔子，並讓子才出一頭地。

又　雲松五七言古，意欲以議論之警闢，才力之新奇，獨開生面，幾於前無古人。然趁韻湊句，殊欠雅健。且苕生性好詼諧，爲詩則極嚴正。雲松禔躬以禮，而詩乃多近滑稽之雄，使人失笑，較子才而更甚，何也？豈不善學東坡而墮入誠齋惡道耶！

又　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開詩中考據之端。而竹垞爲詩，每好以此等爲能事。雲松才學宏富，亦好考據以見長，然弔詭搜奇，俱覺冗蔓可厭。近日此風盛行，而詩遂同胥抄矣。

又　明七子如何、李、滄溟詩，雖摹古未化，然其生平之行誼，各有卓然自立之處，所以前人雖極力貶斥，詩究難泯，讀三家之詩，須知三家之大節各有可傳，不第以眞才本色鼎立一時，而雲松尤爲醇美。

又　雲松經學不深，而《廿二史劄記》，則多揭古人之隱，以自見其識力之深微，覺《史通》、《史糾》諸書，猶爲識小忘大。同時唯錢竹汀《廿二史考異》，異曲同工；王禮堂《十七史商榷》，殊不及其精審也。至《陔餘叢考》，則頗近於淺陋矣。

又　雲松於同時諸人，只以「千秋」二字推袁、蔣、王、錢四人，蓋自以詩歌與袁、蔣鼎立，考據與王、錢鼎立也。然王禮堂尊鄭學太過，尚非千秋之人。

又《三家餘論》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第六首，忽作曠達語，彌覺沉痛難爲懷，而文勢亦倍深曲矣。少陵「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等句，當從此等脫胎。子才仿《贈白馬》詩，只知蟬聯而下，略無紆折，似全不知古人妙處。蔣、趙五古，亦罕能於此着眼學古人也。

又　七古如太白「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少陵「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昌黎「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廬陵「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東坡「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山谷「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放翁「亦知興廢古來有，但恨不見秦先亡」等句，皆古人妙處。三家富於才調，此等伸縮轉換之妙，似未曾領取也。

又　五律之妙，少陵之後，李義山最爲擅場。袁、趙力求新巧，去少陵甚遠。苕生《河口夜泊》等作，尚有少陵之遺，氣格更勝義山也。七律亦以少陵《諸將五首》爲極則，義山、放翁、遺山爲嗣音，本朝唯梅村、竹垞間有少陵風格，三家則皆無之。（學義山宜去其浮豔，學放翁宜去其滑碎。）

又　絕句詩，蔣、趙皆宋音，然蔣猶挺拔，趙則諧俗。袁雖間學唐人，亦少雅音。蓋此體自龍標、嘉州、夢得、樊川後，唯薩雁門、王漁洋堪接跡也。

楊際昌《國朝詩話例言》　國家百數十年來，聲教覃敷，風雅之盛，遠軼前代，壇坫巨公，又無明人水火相射之習，誠太和元氣也。

《國朝詩話》卷一　楊鐵崖、李西涯樂府，同工異曲，久傳於世。吳江鈕易庵（棨）所著《新樂府》，有《權門犬》、《椒山膽》二題，詞亦淋漓。

又　如皋冒巢民（襄）園林之勝，賓客之美，一時莫並，同人唱和，亦多佳句。余最愛陳其年（維崧）「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樽」，豪氣勃勃。若徐方虎（倬）「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逸事多」，更不止流連光景矣。

又　新城《論詩》諸絕，秤等不踰，且多寓意。獨不解者，李滄溟詩雖有習氣，七言近體自推高手，乃云：「未及尚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沾衣。」滄溟餘韻，何遽不如邊耶？嘗見鈍翁《說鈴》載先生言：「若遇仲默、昌穀，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獻吉，便當退三舍避之。」鈍翁云：「都不道及汝鄉于鱗耶？」先生默然。何滄溟之見遺於先生也？恨九原不作，無由質之。

又　咏物詩有刻劃惟肖者，有淡遠傳神者，總以情寄爲主，風格佐之，乃不失比興之義。咏花一體，最易涉蕩子女郎聲口，試舉所見以立標準：如「百年冰雪身仍在，十日春風花已生」，萬年少（壽祺）賦草堂舊梅句也。「初疑皎潔同身珮，細嗅氛氳是國香」，龔半千（賢）賦玉蘭句也。「節後有佳色，歲寒留晚香」，吳鱗潭（苑）賦冬菊句也。「香色自能回造化，清高原不近時人」，沈華璧（文璋）賦梅句也。「小院飄時香未歇，春泥點去子纔生」，孔東塘賦落梅句也。「暗風吹不落，寒月獨相侵」，陳靖共（寅）賦臘梅句也。「長夜應難叫，危冠空自雄」，錢飲光（澄之）賦雞冠句也。「村落猶分樹，江天但見霞」，卓鹿墟（爾堪）賦桃花句也。「微月步遙夜，輕風生素波」，釋海岳賦水仙句也。「猶然心未老，卻早鬢如霜」，吳丹步（雯燦）賦蘆花句也。「若非清到骨，安得

氣凌霜」，宋嵩南(衡)賦菊句也。「昭日乍疑珠珮冷，臨風如見玉山頹」，劉古巖(弘道)賦雪毬句也。「半夜月明人不見，秋風吹動一池香」，洪去蕪(嘉植)賦白蓮句也。「清白一心應自賞，玲瓏八面任人看」，程千仞(集)賦繡毬句也。「富貴無驕色，烟霞留淡粧」，吳六章(志奎)賦白牡丹句也。「一枝能獨秀，數樹自成林」，程克菴(用昌)賦桂花句也。「傾國仙姿如欲語，可人幽韻不須香」，賦海棠句也。「獨犯炎威出，泠然冰雪姿」，汪舟次(楫)賦茉莉句也。托物寫懷，皆屬高格。他如宋荔裳賦梨花：「豔曲還聞歌《玉樹》，故宮久已罷《霓裳》。」吳蘭次(綺)賦西湖宋時三桂：「西湖風月誰爲主，南宋山川獨此花。」另是一格。周櫟園《雨後看牡丹》：「細雨難催孤棹去，繁花苦約老人看。」直似少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矣。

又　萊陽宋荔裳(琬)，宣城施愚山(閏章)，漁洋所推南施北宋者也。【略】曩四負老人爲予言：「客江右時，與流寓呂逸田、釋心壁論康熙詩人，曾舉漁洋推施、宋語，揣量未定。子以爲何如？」予未及應，藏於心十年。今尋繹二先生集，施骨清，宋才俊。施古今體擅長尤在五言，宋古今體擅長尤在七言。施如良玉之溫潤而栗，宋如豐城寶劍，時露光氣。要其陶冶唐、宋，自抒性情，成昭代雅音則一，分鑣南北，殊非溢美。

又　山川景象，詩人無限名作。求其窮極筆力，專工縋幽鑿險者，昔則胚胎于謝康樂，神化于杜少陵，怪變于韓昌黎；今則虞山《登岱五十韻》、《遊黃山》諸歌，新城入蜀入粵諸古體，大手筆也。其他如施宣城《玉甑峰》詩：「曉看江海間，巨艦炯一髮。」《大龍湫》詩：「白龍倒影垂青天，天河欲決沉桑田。」王黃湄(又旦)《大風雨自玉井歸西峰宿范湘濱道人復菴》詩：「天色變多端，一氣自迴複。徒侶對向失，苔滑沮紆曲。」馮訥生(雲驤)《雲棧》詩：「峯峯自迴合，藤蔓束荒烟。盤盤緣石壁，磴磴捫青天。」《過九折坂》詩：「捫蘿踏天梯，棧石欹還斷。大壑老蛟潛，金鱗時一閃。」皆不須詞費，已見神力。

又　《竹枝》體宜拗中順，淺中深，俚中雅，太刻劃則失之，入科諢更謬矣。劉夢得創調可按也。國朝大家，竹垞、阮亭外，作者林立。王碩園(昊)「青油畫舫木蘭橈，猶趁吳王送女潮。郎心未識分離苦，容易行過寶帶橋。」吾鄉徐伯調(緘)《鏡湖詞》：「勾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鬬鴨自呼名。楊花飛遲雁飛急，郎進城時儂出城。」在此體中非豔稱者，格韻卻甚穩。伯調蚤歲曾見重於虞山，有「《越絕》新書徵宛委」之句。後交宋荔裳、施愚山，皆序其集。

又卷二　汪鈍翁官京師，與王阮亭齊名，阮亭詩所云「姓氏慚龍腹，文章忝雁行」也。汪性狷急，與時多忤，交游鮮善終者，退居堯峯後，與阮亭亦不免齟齬。及卒，阮亭有「知交滿海內，議論根柢，終推此君」之語，未始不重之也。以予管見，汪古文優於王，王詩優於汪。汪七言絕句，陶冶南宋、元人，自成機杼，世多樂誦。律詩則卑視之，然其間亦自有唐調。

又　國朝歌行，其初遺老虞山入室韓、蘇，太倉具體元、白，合肥學杜，不無蛟螭螻蚓之雜，才氣自大，韓、蘇，杜之嫡派也，元、白，初唐之遺響也。聖廟時，巨公濟濟，總以南朱北王爲職志。朱始尚才華，後極馳騁，佳處兼似青蓮。王則杜、韓皆宗，而得力於蘇爲多，平生頗略元、白，性趣使然也。予謂果有風情，元、白體自不可廢。

又　李笠翁(漁)工度曲，詩則游戲耳。李外曲最擅名者，袁籜菴、洪昉思(昇)、孔東塘也。袁風流才子，落拓不羈。【略】塡詞工小令，見《紅橋唱和集》。詩少傳誦者。洪遭家難，流寓坎壈。【略】遺詩大半經漁洋山人點定，今亦不甚流播。予於坊選中見數首，極愛其「流水去不息，白雲時在山」句。東塘以國子先生宣力淮揚，頗著賢聲。詩甚富，《湖海集》七卷，則鄧考威(漢儀)、宗定九、黃仙裳、吳園次諸公評閱也。才思濬發，揮灑自如，絕無鍥舟刻楮之迹。太衝口處，不免元輕白俗，極脫極俊處，自是作手。予所重尤在骨格老蒼。

又　國初詩，大江以南多尚文，大江以北多尚質，各有不可磨滅處，則視乎性情得正。

又　詩不拘何派，情韻總不可離，離則非纖人即傖父也。姑舉所見近體句，如孫子長(永祚)「一身多病猶爲客，二月連陰不見春」，丁野鶴(耀亢)「異域相逢俱萬里，名山小別即千年」，韓石耕(菼)「一簾細雨仍飛燕，幾日殘花又送春」，周子俶(肇)「十年世事全萍梗，四海交情半鬢絲」，黃庭表(與堅)「王宮滅沒餘抔土，霸業消沉付夕陽」，許九日(旭)「白門柳色千條雨，皖口山形二月春」，顧伊人(湄)「一櫂鐘聲殘照裏，六橋山色暮寒中」，王異公(撰)「謝公屐冷山無恙，白傅船空水自流」，徐存永(延壽)「千里別情芳草外，五更殘夢落花前」，崔不雕(華)「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楊聖企(通俊)「三楚江濤環建業，六朝風物弔臺城」，李大村(國宋)「閒身日向江湖老，

人事空悲水旱餘」，許天玉(珐)「大江春老人橫槊，故國天高弩射潮」，曹澹餘(申吉)「三春雪影留吳舫，臘月鴻聲憶楚吟」，孫笠山(蕙)「官廨閒雲遺碣在，人琴往迹大江流」，王幼輿(維坤)「風雨愁連小寒食，鄉關淚濺閏花朝」，李丹壑(孚青)「南國荒雞中夜夢，秣陵殘日六朝山」。此種情韻，堪鼓吹諸巨公。

又　經史學問，詞林如竹垞考核稱首，遺民中黃太沖、顧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間，顧文遜黃，黃詩遜顧。顧與同邑歸玄恭(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其人與太沖異趨，平生足跡幾遍天下，詩則清雅有法。

又　漁洋生自世家，青年科第，目擊遺老漸就衰謝。順治、康熙之際，正聲甫奏，王、李流弊亢而浮，鍾、譚流弊僻而細，猶有存者。慨然以風雅自任，天姿學力又皆秀絕，操王、孟宗旨，陶鑄天下士。士被吹噓者，大抵務爲沖淡蘊藉，雖歷久亦有蹊徑，要無俗氛入其壇坫。昭代輶軒，應推首功。先生謁虞山尚在早歲，虞山一見，以代興相許。至今追思餘韻，虞山老眼，先生苦心，皆不朽也。先生門下如宗定九之七絕，汪舟次之五古，堪立高足。汪《西山紀遊六百字》，筆力到家。近體如「怒濤回萬里，老屋受長風」，「人初入混沌，天不改青蒼」，「漏天懸日月，絕壁走雷霆」，其尤卓卓者。

梅曾亮《劉楚楨詩序》　國初以詩鳴者，王漁洋、施愚山皆不以攷證爲學；其以是爲學者，如閻百詩、惠定宇、何義門於學各有所長，而詩非其所好；兼之者，惟顧亭林、朱竹垞而已。亭林不以詩人自居，竹垞於詩則求工而務爲富者矣，然其詩成處多而自得者少，未必非其學爲之累也。嘗謂詩人不可以無學，然方其爲詩也，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叢瑣者，悉擧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助吾詩。於言意之表而不爲吾累，然後可以爲詩。若楚楨之詩，其學而不爲吾累乎？

延君壽《老生常談》　讀書是徹上徹下工夫，如人之全身然。今之作時文者，讀經書後即讀墨卷，博取科名，往往得之。經書，如人之首也。先秦、兩漢至於本朝諸書籍，如人之項以下也。作時文者絕不沿流而下，其淺者亦不信歸震川以至王耘渠、方百川輩，皆千古上下，洞悉古今成敗，人物理數，而後能卓卓自立也。若以時文爲時文，如芥舟而坳水也，不一刻水盡舟膠矣。作詩者又多習於唐以後故實、詩話等書，絕不沿流而上，其淺者亦不信漢、魏以至本朝諸家，皆千古上下，領會山川、草木、風雲變態，而後能卓卓自立也。人生作事不作則已，作則如斫堅陣，不破不休。常徙業與徒慕虛名者，終其身不濟事。

又　古文更難於詩，不可輕易捉筆。古人兼工者已少，韓、柳、東坡、介甫輩才力甚大，人不能及。前代歸震川、王遵巖不能詩。本朝《壯悔堂詩》，又當別論。魏叔子、姜宸英未見其有詩。汪堯峯詩，似不及文。邵子湘文，又不能過於詩。尤西堂文，恃才而怪，不可法。吳梅村、阮亭、午亭、飴山、竹垞、荔裳以及諸名人多刻有文集，要非專門。方望溪不爲詩。近年閩中朱梅崖亦不工詩。一人之精力聰明有限，豈能兼工，但不可不解耳。詩中之有序，即古文也。工部詩中小序，其古奧歷落之致，昌黎豈能遠過？其精神命脈，不在此耳。

又　有明一代之詩，終當推何、李，其氣魄骨力自在也。李學工部，多有痕迹未化，知其短處則可耳。近人乃有謂明一代無詩，眞是何說話！謂本朝之詩不輸於明可也，即謂有過於明亦可也，謂明無詩則大不可。

又　楊升庵、徐青藤是豪傑之士，當何、李登詞壇，獨不與之合。詩雖非中聲，然才氣生動可嘉。本朝漁洋登詞壇，陳午亭、趙秋谷、查初白不與之合，亦是豪傑之士。然一代有一代之風氣，雖賢者不能不爲之囿。近來蔣心餘、黃仲則輩出，大變漁洋之風。其實不歸三唐，則歸兩宋，含蓄刻峭之不同耳。「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東坡句也。「生才固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荆公句也。「汝南去葉纔百里，賤子與公皆少年」，山谷句也。心餘、仲則多宗之。久則變，不變則不能推陳出新，勢所不得不然。漁洋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未嘗不佳，然無人瓣香矣。後此之變，大概跳不出古人範圍，惟能各人自留情性面目耳，夫子所謂「雖十世可知也」。

又　有明五律推謝茂秦、徐迪功，謝厚而微嫌於實，徐清而微嫌其薄，由於學杜而筆氣不靈，學李而才力不雄，不能不犯此小疵。屈翁山後出，能以古體行於律中，然亦有極整鍊處。學者當從整處學去，太散終竟非法。工部於起二語對，下二句始散行，未有四句全不對者，即太白、襄陽，亦偶有之耳。

又　何仲默歌行頗工修飾，如《津市打魚》、《胡人獵圖》等篇，皆不失古人家數。五律《昭烈廟》云：「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亦卓然有識。邊貢句云：「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張佳胤句云：「楚雲高不落，巴水去無

聲。」雖謹守唐人法度，卻自家別有骨格神韻。至謝茂秦之「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則病其太肖唐人矣。

《射鷹樓詩話》卷三　作詩隸事而有神韻最難。陳卧子對吳梅村自誦其近作得意之句云：「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方則有之，巧則未也。王阮亭《襄陽懷古》云：「豈有酘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連波。」巧則有之，趣則未也。不如恭甫先生「日邊名士多於鯽，江上歸心不爲鱸。」其風韻綿遠不可及。

又卷五　昔人謂詩話作而詩亡，此論未免太過。近臨川太學李君宗瀛東粵西王少鶴詩，有「論詩口訣傳都贅」之句，亦以詩話爲不必作，蓋以唐人無詩話而詩存，宋人有詩話而詩亡。不知唐人無詩話，至晚唐風格卑弱，已幾於亡；宋人始有詩話，而宋詩至東坡、山谷、渭南，雄視一代，而蒼然入古，是詩至宋而未嘗亡。詩之存亡，關一代之運會，不關於詩話之作與不作也。近代竹垞、西河、愚山、漁洋、秋谷、確士、甌北、簡齋、雨村、四農，皆有詩話。竹垞之嫺雅，四農之精確，則詩話必不可不作，是有詩話而古詩存。確士之專取風格，簡齋之一味濫收，則詩話不必作可也。簡齋詩話尤滋學者之惑，爲詩話之蠹。余謂詩話之作，其弊有五：一則無識，二則偏見，三則濫收，四則徇情，五則好異。去此五者，其於詩話之作，思過半矣。

又卷七　高安朱芷汀孝廉觉，文端公六世從孫也。博雅好古，常私淑顧亭林，藏書三萬餘卷，顏其齋曰「古懽齋」，日寢饋其中。著有《夏小正正義》，極爲精覈，嘗問序於余。又注其師袁穀廉先生翼《邃懷堂駢體文集》。其於明代遺事，搜羅極博，多補橫雲山人《史稿》及張文和公《明史》所未及。嘗題《邃懷堂集王義士柳枝詞》後云：「才人末路腸偏熱，倩女歡場酒最腥。博得金珠冠一頂，佃夫座上醉初醒。」按才人者，謂錢虞山謙益也；倩女者，謂虞山妾柳如是也；佃夫者，謂阮大鋮也。大鋮據要津，虞山末路失節，以聲色自娛，既投阮大鋮，而以其妾柳氏出爲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謝阮，且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事見計六奇《明季北略》。又按王義士，名漚，字勝時，陳卧子先生高足弟子，卧子死，漚收葬之，故稱義士，見《江南通志》。芷汀詩諷刺虞山蒙叟，直而不迂，可稱詩史。

又　諸體詩以七律爲最難，如開強弓勁弩。劉吏部公戡謂古今開到十分滿者無幾人，所論極是。余於國初得六人焉：顧亭林也，吳梅邨也，吳漢槎也，朱竹垞也，陳元孝也，陳其年也；於吾閩得五人焉：許鐵堂也，謝甸男也，薩檀河也，陳恭甫先生也，林暢園也。

又　粵東嶺南三家以後，其詩之卓然大家者，順德黎二樵簡也，欽州馮魚山敏昌也，嘉應宋芷灣湘也，李秋田光昭也，番禺張南山維屏也，嘉應溫伊初訓也。二樵以幽峭勝，魚山以雄浩勝，芷灣以豪邁勝，秋田以雄奇勝，南山以清麗勝，伊初以渾樸勝。

又　近代江右詩家，蔣藏園士銓、吳蘭雪嵩梁而外，則爲艾至堂暢及陳少香先生偕燦。湯茗孫舍人儲璠。藏園古體高於近體，蘭雪近體高於古體，然蘭雪《廬山》五七古，則如入桃源，境界獨闢。至堂詩多超悟，茗孫詩多俊逸。陳少香先生初學劍南，次學東坡，近刻《焚餘集》及《春雨樓詩》，則老而益壯矣。

又　蔚州魏環谿先生云：「只因八股文章，擔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爲秀才之功臣，聖門之罪人也。」楊性農庶常《示蘇生》詩云：「制科創經義，禍首荆舒公。賢豪困桎梏，倚壁如吟蛩。得失競蒙昧，若弋飛天蟲。閭閻高巍巍，殊徑渾難通。許身干霸王，破產求屠龍。千金易絕技，出手當推鋒。少壯須致身，百歲如狂風。富貴非汝期，得不匡黃農。丈夫有事業，待子明光宮。」此詩與環谿先生所論宛合。

又　五言長排，非才力雄大者不能作。元微之最服膺少陵長篇排律，元遺山論詩譏之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怎奈微之識碔砆。」余謂少陵長排，獨步古今，盛唐以後，幾成逸響。前明薛君采亦喜爲之，雅鍊有餘，而雄浩不足。宋、元、明而後，惟本朝顧亭林、朱竹垞二家，可以直接少陵，他人不足多也。

又　世謂說經之士多不能詩，以考據之學與詞章相妨。余謂不然，近代經學極盛，而奄有經學詞章之長者，國初則顧亭林炎武也，朱竹垞彝尊也，毛西河大可也；繼之者朱竹君筠也，邵二雲晉涵也，孫淵如星衍也，洪稚存亮吉也，阮芸臺元也，羅臺山有高也，王白田懋竑也，桂未谷馥也，焦里堂循也，葉潤臣名澧也，魏默深源也，何子貞師紹基也；吾鄉則龔海峰景瀚也，林暢園茂春也，謝甸男震也，陳恭甫壽祺先生也。諸君經術湛深，其於詩，或追踪漢、魏，或抗衡唐、宋，誰謂說經之士，必不以詩見乎？

又　袁簡齋論詩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谿文集阮亭詩。」此詩一出，

少年才俊多以爲然，余謂簡齋之論，似是而實非者。簡齋論詩及文，於體已雜；簡齋爲文，喜縱橫馳驟。方文周規折矩，格近純正，故簡齋以爲薄，其實好爲縱橫者，亦不得謂之厚，厚者厚其氣，非厚其詞也。望谿文之不足者，在氣之不厚，非在詞之不厚，此論非簡齋所能夢見也。阮亭詩用力最深，諸體多入漢、魏、唐、宋、金、元人之室，七絕情韻深婉，在劉賓客、李庶子之間，其丰神之蘊藉，神味之淵永，不得謂之薄，所病者微多粧飾耳。若謂阮亭詩不喜縱橫馳驟者謂之薄，阮亭豈不能縱橫馳驟乎？簡齋之論，阮亭有所不受。

又　蔣、袁、趙三家詩，論者皆以蔣爲最，袁次之，趙又次之。余謂蔣詩，五七古蒼蒼莽莽，獨往獨來，爲其擅場，然豪放有餘，雄厚不足，其氣味尚嫌近薄耳。袁詩早歲丰姿駘宕，有晚唐人風格，及召試鴻博以後，猖狂恣肆，詩格日卑，其《才子歌》及贈其門人劉霞裳詩，有礙風俗，頗失詩旨，無足取也。趙詩品格淺俗，如打油釘鉸，此調斷不可學也。

又　大興朱笥河先生筠詩，古鬱盤奥，詰屈聱牙，使人讀之，難於索解，不如其古文詞，眞氣渾厚，神似龍門也。余嘗選《本朝十二家文鈔》，笥河與焉。十二家者：顧亭林炎武也，失竹垞彝尊也，全謝山祖望也，龔海峰景瀚也，段茂堂玉裁也，汪容甫中也，阮芸臺元也，陳恭甫先生壽祺也，龔定菴自珍也，李申耆兆洛也，溫伊初訓也，及笥河而十二也。國初侯、魏、汪、姜及方望溪、姚姬傳暨吾鄉朱梅崖，皆不與焉，以諸家文有襲取氣也。

又　凡膾炙人口之詩，高青丘有《拜岳忠武王墓》詩，而閩縣薩檀河先生《過岳王墓》詩勝之；周櫟園有《仙霞嶺》詩，而閩縣陳恭甫先生《過仙霞嶺》詩勝之；王阮亭有《秋柳》詩，而侯官謝甸男先生《和阮亭秋柳韻》勝之，此前賢所以畏後生也。

又卷八　世皆以屈翁山詩五言勝於七言，陳元孝詩七言勝於五言，以爲定論。然《道援堂》七言律高處，視《獨漉堂》亦無多讓也。今錄數詩於此：《望雲州》云：「四望雲州但夕陽，漢家何處有金湯？三年馬首迷春草，八月龍沙怨早霜。夢逐黃河穿塞盡，愁隨鴻雁入關長。平生壯志成蕭瑟，空復悲歌弔戰場。」《岔道》云：「軍都下視居庸險，北口高縣太乙軍。一自中官迎白馬，至今新鬼哭黃雲。山連陰嶽當關合，冰抱榆河入塞分。城外風沙橫二路，雲州西去恨無羣。」《夏口》云：「卻月城臨夏口高，維舟日夕苦風濤。青天表裏惟秋水，綠樹依微是漢皋。南國山名愁大別，楚人天性愛《離騷》。瀟湘戰後黃雲滿，鴻鵠無心下羽毛。」《居庸》云：「軍都關向兩山開，不斷鳴駝塞外來。往日遼金頻失險，只今龍虎枉登臺。城從夏口穿河去，水落黃花繞塞迴。幕府不須懸萬戶，異時華夏自生才。」《采石題太白祠》云：「牛渚西河月色新，清光長見謫仙人。詩多諷諫因天寶，道在佯狂得季眞。金鉉已銷飛燕口，錦袍空映鳳凰身。垂輝不用多刪述，天與英雄只老春。」《和人岳王墓》云：「鄂王墳上哭南朝，聲落錢塘作暮潮。鴟革有膏成碧玉，屬鏤無氣上丹霄。松楸亦向黃龍指，風雨難將白馬招。今日卻思和議好，沙場不恨失嫖姚。」人但知陳元孝《獨漉堂》七律風格之高，而不知其五律亦多名句。如《歸舟》云「風燈無定照，峽月不終明」；《雨後懷翁山》云「流螢分夜色，疎竹聚秋聲」；《秋夕》云「秋水鷺鷥外，江村禾黍間」；《秋晚雜興》云「夜蟲爭客語，螢火共星流」；又「池花向影落，河雁帶聲飛」；《閒居》云「霜葉不親樹，寒花多苦枝」；《出門》云「白鷺飛閒世，青天入曠懷」；《彈琴》云「月搖寒島樹，風落夜山泉」；《寒樹》云「空巢懸宿葉，新月下疎陰」；《夜漏》云「年流今夜裏，天定此聲中」；《獄中雜記》云「天遙惟見雁，地苦已飛霜」；《秋園》云「遠心秋外炯，孤燭夢邊長」。

又　光澤高雨農舍人以亨甫詩與其同里張怡亭紳並稱，怡亭非亨甫比也；山陽潘彥輔孝廉以亨甫詩與蘇州張淵甫履並稱，淵甫亦非亨甫匹也。

又　鎮洋彭甘亭（字湘涵）布衣兆蓀，著有《小謨觴館詩文集》。張南山云：「昔人有沈博絕麗之語，求諸近代，罕覯其人。蓋多讀書者，博不待言，惟沈麗難兼。沈未必麗，麗未必沈，麗在肉采，沈在神骨，骨重神寒，是之謂沈；然非博不能麗，更不能沈，徒恃博不能沈，並不能麗，此中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吳梅村詩麗多於沈，陳獨漉詩沈多於麗，胡稚威詩沈多於麗，彭甘亭詩文麗多於沈，偶與數家，未遑更僕，要皆合天分學力，乃克成一代鴻駿之才也。」

又卷九　茗生內翰天資高妙，襟懷爽朗，故各體詩一空俗響。西江詩家蔣藏園太史、吳蘭雪刺史、陳少香先生、朱芷汀孝廉、艾至堂大令外，當以內翰爲最。

又　詩有搜羅極博，可補方志所未備者，如朱竹垞《鴛鴦湖櫂歌》一百首，邵二雲《大明湖櫂歌》一百首，嚴仙舫《沉江櫂歌》一百首，李蘭屏《揚州雜

詩》八十首，頗稱賅備。余友黃小石比部，出示《莆陽雜詠》二十四首，搜羅既博，詩亦情韻獨絕，近代可合翁山、阮亭、樊榭、蘭雪而五。蓋其詩天資既優，而參以典麗，遂一空俗響。

又卷一一　絕句二十八字耳，貴在神味淵永，情韻不匱。國初翁山、漁洋而後，惟厲樊榭及吳蘭雪二家爲勝。

又　閩中近代詩家，足以雄視海內者，閩縣則龔海峯景瀚、薩檀河玉衡、謝甸男震、陳恭甫先生壽祺也。侯官則許鐵堂友、林暢園茂春、李蘭屏彥彬也。建寧則張亨甫際亮也。光澤則何金門長詔也。福鼎則林紹秋滋秀也。（皆從已歿者言之。）

又卷一四　番禺陳蘭浦孝廉澧精許、鄭之學，壬辰鄉榜，現官廣文。文詞古雅，近世罕有其匹。余之交蘭浦也，由於溫伊初孝廉。蘭浦所著《東塾類稿》，說經之文博而且精，多糾江昏齋、阮芸臺、段茂堂諸家之失，妙詞奧義，發前人所未發。近代經學昌明，精於漢《易》者，胡朏明渭、惠松崖棟、江鄭堂藩、張皐文惠言、曾勉士釗也。精於宋《易》者，胡曉村煦、徐易甫子陵也。能辨二十九篇《今文尚書》者，閻百詩若璩、宋半塘鑒、段若膺玉裁也。精於《詩毛傳鄭箋》者，臧玉琳琳、陳見桃長源、戴東原震也。精於《春秋》三《傳》者，萬充宗斯大、惠半農士奇、洪君直亮吉、汪容甫中、焦理堂循也。精於三《禮》者，張蒿菴爾岐、盛百二龍里、萬季野斯同、江愼修永、沈冠文彤、程瑤田易疇、蔡敬齋德晉、金蘂中榜、凌仲子廷堪、褚搢升寅亮、任子田大椿、許周生宗彥、林鈍村一桂、萬虞臣世美、謝甸男震、陳恭甫壽祺先生也。

又　繆天自云：「詩有俚語，經顧寧人筆輒典，詩有庸語，入屈翁山手便超。」斯言實獲我心。

又　福建、廣東、湖北均有長樂縣，明初洪武、永樂間陳景明亮、高彥恢棟，皆福建長樂詩人，與福清林子羽鴻等同時，稱閩中十子。阮文達公元修《廣東通志》，竟以二人入廣東長樂縣《文苑傳》，殊爲失檢。閩縣葉旬卿孝廉修昌有感云：「寄語錢塘袁大令，莫將蘇小認鄉親。」即此意也。按蘇小爲嘉興人，後代多譌爲錢塘，見朱竹垞《鴛鴦湖櫂歌》。（旬卿已亥解元，能詩善畫，工文章，兼長書法。）

又卷一五　古今咏夕陽詩皆未得其神，陸龜蒙《夕陽》云：「渡口和帆落，城邊帶角收。如何茂陵客，江上倚危樓。」前人咏夕陽似矣，而非其至也。明人多咏夕陽，佳者絕鮮。嶺南梁藥亭《夕陽》詩，亦未能超脫。錢塘袁簡齋詩云：「松根明細草，天外表孤村。」亦近泥。阮芸臺相國《詁經精舍集》所登《夕陽》詩，多著迹前明。湘潭周九煙星有《夕陽》五言古四十韻，中有警句云：「吁嗟一夕陽，宇宙相終始。」又：「河山送興亡，城郭古今異。」錢塘梁君紹壬《秋雨盦》引仁和女士孫秀芬《咏夕陽》云：「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以爲絕唱。余謂寫夕陽最爲渾脫者，無過於嶺南溫伊初及建寧張亨甫，亨甫句有：「遠浦栖鴉秋有迹，空山流水古無人。」溫伊初詩云：「萬峯青未了，天半入斜陽。閃爍金銀氣，玲瓏水草光。山河行渺渺，今古去茫茫。無限升沈感，登高頫八荒。」此與亨甫詩，皆能繪出夕陽之神，可稱高手。

又　詩賦男女之情，爲《三百篇》所不廢，感春傷別，有託而言，亦宜發乎情，止乎禮義耳。前明王次回，近代袁香亭，皆好色而淫者也，其詩吾無取焉。梧溪翁《塗中有懷》云：「采采紅榴花，南登龍首山。榴花何灼灼，恍惚見朱顏。朱顏不可見，相隔萬重關。願爲西馳日，流光照君鬢。」戴蓉洲《別詞》云：「簾鉤當門繫，不挽行人騎。柳絲繞戶斜，不絆行人車。惟妾一寸心，隨郎到天涯。郎去歸應早，妾心似秋草。莫待嚴霜飛，空悲顏色槁。」其詞旨婉約，不失爲風人之趣。

又　諸體詩以七言律爲最難。國初顧亭林、朱竹垞、吳梅村、宋玉叔而後，作者實無幾人。吾閩近今能爲七言律詩者，首推謝甸男先生震，蓋其氣魄沈雄，風格高壯，足以雄視一代，今專錄其七言律若干首，俾讀者知甸男七律，視前明前後七子，有仙凡之別耳。

又卷一六　近代七言律詩最爲沈雄者，首推吳梅村，蓋能以西崑面子運老杜骨頭者，自義山、遺山而後，殆無其匹。吾鄉陳恭甫先生七律詩，隸事典切，結響沈雄，可與梅村抗衡，其《海外紀事》八首，尤足雄視一代。

又　閩縣陳梅修先生七言古，魄力沈雄，雄視一代，可與國初宋荔裳、朱竹垞及近日粵東馮魚山敏昌、蒙古夢文子麟相伯仲，今錄先生詩若干首以見梗概。

又卷一七　吾閩前明詩家，自林子羽以下十子總持詩教，及鄭少谷出，乃大振騷壇，雄視一代。繼之者曹石倉、黃石齋、徐幔亭、徐興公、謝在杭諸君，可稱一時風雅。錢虞山論詩每鄙薄閩中詩派，豈非坐井觀天，蜉蝣撼

樹乎。（虞山目閩人詩爲林派，謂林之羽也。）

又　或問：竹垞詩視阮亭如何？趙秋谷《談龍錄》謂「朱愛多，王愛好」，是否？余曰：朱、王二家於詩用力極深，似未可厚非，朱以雄秀勝，王以神韻勝，皆大家也。第王詩不及朱詩之雄。光澤何金門茂才長詔嘗論之，詩云：「新城秀水舊齊驅，供奉聲名稍不如。若但論詩休序爵，雄才似勝老尚書。」此論極好。

又卷一八　江左三家詩，以吳梅村爲最，錢虞山、龔芝麓不逮也。嶺南三家詩，以屈翁山、陳元孝爲最，梁藥亭不逮也。（藥亭樂府，字摹句倣，更不足取。）

又卷二〇　庚戌公車南旋，與粵東溫伊初同舟，伊初論朱竹垞七言律似前明李空同。余不謂然，空同詩雖學開、寶及大曆十子，氣骨宏敞，然未免有襲取之迹，不如竹垞出以婉雅，登開、寶之室，而無襲取之弊。伊初乃於舟中復檢竹垞七律細讀數過，深以余言爲然。

又　朱竹垞《風懷二百韻》，特游戲三昧耳，豈得以此貶賢。其不刪《風懷》詩也，曰：「吾不願爲兩廡特豚。」乃有慨於元、明祀典之濫，故有激而言也。崑山顧亭林《廣師說》云：「文詞古雅，宅心純厚，吾不如竹垞。」蓋推服至矣。吾謂國初諸老能兼經學詞章之長者，竹垞一人而已，況人品之純，非西河、鈍翁輩之所能及也。

又卷二三　錢塘朱青湖諸生彭，著有《抱山堂集》。青湖承其鄉詩人金江聲、厲樊榭、杭堇浦、汪槐塘諸公後，一變明季浙人瓣香鍾、譚之習。王蘭泉先生謂其詩「古體矩矱從容，今體聲情高遠」，非溢語也。

《覲齋詩談・統論上》　歷下、竟陵、雲間、西陵各有盛時，學者摹擬聲響，摭拾粉澤，皆假也。其或名譽已著，年齒已尊，以改塗折節爲羞，所以因循坐廢。不知豪傑各有性情，宗匠自具鑪錘，不必盡摹古欵，器成自是可傳，如宣盤、倭刀是也。

又　公安、竟陵，總是一派，本欲救王、李之穠豔，然橄欖、岩茶不可以養生，故其教亦多生病痛。

《養一齋詩話》卷三　明詩不可以輕心抑之也。明開基詩，吾深畏一人焉，曰劉誠意；明遺民詩，吾深畏一人焉，曰顧亭林。誠意之詩蒼深，亭林之詩堅實，皆非以詩爲詩者，而其詩境直黃河、太華之高闊也。首尾兩家，誰與抗手？抑明詩者，盍自較其所作乎。

又卷四　學者大綱，自宜宗唐，而宋、元兩代，亦何可薄！明人大都鑽仰唐人，鄙宋、元不足道，所以音調勝宋人，風格勝元人，於唐人又有形骸太似之病。西涯所謂「開卷視之，宛若舊本，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肝，卓然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明人半犯此失耳。

又卷六　青丘《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云：「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同時吳尚書友雲《送李侍郎宣諭陝西》云：「侍郎將命出金鑾，道路傳呼遠近歡。關內官曹迎使節，秦中父老見衣冠。雲開太華三峯秀，水遶黃河九曲寒。寄語渭川千畝竹，西風還解報平安。」嘉靖間，姚光虞《送周國雍守順慶》云：「使君千騎擁朱幡，此去誰云蜀道難。列郡分符虞岳牧，前驅負弩漢衣冠。溢城月色揚舲渡，巫峽濤聲倚劍看。行矣外臺今不薄，循良卿相滿長安。」吳詩形似季迪，而聲情氣骨，去之甚遠，竹垞譏其土木形骸是也。然姚詩亦屬優孟，顧選之而不加議論何也？大抵詩家偸意偸調甚多，李端詩「盤雲雙鷺下，隔水一蟬鳴」，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吳僧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薩天錫詩「出江吳水盡，接岸楚山稠」。陳子昂詩「雁出橫代北，狐塞接雲中」，王漁洋詩「萬山橫代北，匹馬入雲中」。岑嘉州詩「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趙秋谷詩「馬足蹙時疑地盡，溪雲多處覺天低」。明王欽佩《柳枝詞》：「渭水西來萬里遙，行人歸去水迢迢。垂楊不繫離情住，只送飛花過渭橋。」王漁洋詩：「太華終南萬里遙，西來無處不魂消。閨中若問金錢卜，秋雨秋風過灞橋。」李空同詩「雲雷畫壁丹青壯，神鬼虛堂世代遙」，朱竹垞詩「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名手相襲，竟成恆事。

又　明之前後七子，遙相賡續。王、李命意，原以李、何自居。然弇州宏富有餘，精渾豈如獻吉？滄溟修整自喜，風神那及信陽？況獻吉之病，已在摹擬太過，歷下效之而又甚焉。漁洋云：「滄溟、弇州皆萬人敵，惟蹊徑稍多，古調寖失，故不逮弘、正作者。」是仍以弇州之不甚摹擬，滄溟雖摹擬而不似李、何之專篤爲病也，誤人不亦甚歟。

又　青田《旅興》、《感懷》，青丘《擬古》、《寓感》諸五古，氣格逼似唐人，然皆非如李、何等刻意摹畫之也。王敬美謂「季迪生弘、正李、何之間，

未知鹿死誰手」。似以青田爲不逮李、何，而季迪第可與李、何匹也。不知李、何痕跡未融，劉、高天機自轉，高之秀偉，劉之深重，豈惟開國之巨擘，實亦一代之宗工。陳黃門謂「文成終傷婉弱，季迪不中和鸞」，而推李爲「籠罩群俊，各體見長」，推何爲「徽音芳訊，瑤臺嬋娟」，於二子悉無貶詞，其亦疏於持論矣。

《竹林答問・長律淺說示單生士林》　宋人之論詩也鑿，分門別式，混沌盡死。明人之論詩也私，出奴入主，門戶是爭。近人之論詩也蕩，高標性靈，蔑棄理法，其下者則摘句圖而已。

又　七子雖摹擬太過，其中實有眞學力爲之撐拄。公安、竟陵矯而爲平易，而按之無有，徒爲空腹高心者所依傍。今二袁、鍾、譚之集具存，無過而問之者。「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矣。

又　前明諸大家以七言勝，本朝諸大家以五言勝，皆能復古者也。

又　本朝六家，王、朱、施、宋、查、趙，查已不及四家，若秋谷，誠邨、莒，不知何以得此盛名？然鄙意當以愚山爲第一耳。

又　問：「近時外人，於吾浙詩有浙派之稱，以厲樊榭爲之祖，不知何以有此語？」樊榭集中以五古爲第一，七律亦源出中唐，流麗清圓，醰醰有味。後人不學其古而好學其七律，又不善學之，遂來浙派之誚，樊榭有靈，不受過也。

又　大凡古人學業，至晚年始成。少陵夔州以後，坡公渡海以後，韓致堯晚年，粹然悉出於正，名家大抵如此。惟嚴介溪《鈐山堂集》，自登朝後，無一佳語。錢牧齋《有學集》，可以不作。固知居心不淨，必無好詩，昔人所以惜褚淵享期頤之壽也。

惲敬《與徐曜仙》　大集悾惚中稍一涉獵，沈著老脫，無一語不自古人來，無一語似古人，非三折肱不能至。聞聽橋有付刻之說，此天下所快覩也。前從聽橋索得夢樓太守集一部，舟中反復觀之。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所得？然敬頗有未當意者，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尊見以爲本朝詩人近體似唐，古體多似宋。鄙意國風之諷、大小雅之正、周頌之和、魯頌商頌之奮厲，皆爲聖人所取。唐亦可，宋亦不惡，惟忽似唐忽似宋，進退無據，則爲可笑。誠如尊見耳。

查初揆《靈芬館詩二集序》　國朝之詩度越先代，秀水漉其芳腴，新城敷其麗藻，自餘作者韶夏迭奏，正變不同，流別改詣，要未有不胚胎性和茹含物，始汲新擢異，自名其家。苟背斯旨，無當述作。

洪秀全《刪改詩韻詔》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啓文明。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語，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眞話、正話，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欽此。

《問花樓詩話》卷二　北地倡復古之說，歷下諸子從而和之，於是前後七子標目壇坫，嗷名之士爭相附和。虞山抨擊不遺餘力。然夢陽《擬古》詩以及《東山草堂歌》、《土兵行》、《林良畫兩角鷹歌》，獨標風格。元美詩如《太保歌》、《江陵伎》、《尚書樂》、《袁江流》諸作，豈于鱗輩所能望其涯涘耶！惟撫擬過甚，遂貽指摘。迨鍾、譚出，《詩歸》一書，流毒海內，詩亡而明社以墟。士習文風之盛衰，可以占國運矣。

又卷三　國朝談詩者，風格遒上推嶺南，采藻新麗推江左。言嶺南者，翁山豪宕，藥亭深穩，而清蒼高渾，吐棄一切，則推元孝。洪稚存《論詩絕句》：「藥亭獨漉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翁山著有《翁山集》，藥亭著有《六瑩堂集》，《獨漉堂》元孝集名。

又　江左詩人，自昔虞山稱首，而才情煥發，聲律綿麗，合肥、婁東，鼎足而三。虞山早附東林，喜聲華，好譏彈文字，合肥直諫，婁東晚出，雖云同調，進取或殊。錢唐周迂翁，高尚士也。《過拂水山莊》云：「孝穆山莊猶竹石，總持故宅尚鶯花。名高那許遺纓紱，情重難教棄室家。」稚存《論詩》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合二詩觀之，虞山有定論矣。

又　古人無以詩文爲壽之例，前明以來，公然有作，圭峯、震川兩家，間刻壽序，亦一時風氣所尚爾。先方伯公退居林下，年逾古稀，梅村祭酒以同里素交，爲詩稱祝。詩曰：「金門掉臂即蓬萊，石室烟霞待爾開。三徑春遊鳩杖出，九苞朝食鳳雛來。夢懸西掖雙鳴珮，坐對南山共舉杯。卻喜文孫傳奕葉，五雲遙見日邊迴。」於時桐城方拱乾、華亭王廣心皆有作，高華典則，允讓婁東。今梅村集不載此詩。昔石林題南澗詩曰：「不可使千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蓋宋人最嚴此例。想婁東編集，猶用葉語，抑偶遺之耶？

譚獻《明詩錄序》　有明取天下最正，養士最優，世變雖亟，而雅好文

章，問學流闊，猶慕稽古。經史大誼，無足觀采。獨其爲詩，三百年間，作者蔚然雲興，嘵殺淫哇之響，一見於宣德、景泰，而玉振於弘、正，再出於啓、禎之間，而宮縣之音不絕。尋其離合，可得而言。

又　開國之日，承元季之遺，大雅漸復，而弔詭緐麗，未能盡忘。文成摩天之刃，揮斥羣賢，尋厥名篇，多在前代，《黎眉》一集，慘舒異致。四方文士，標舉詩派，不無利鈍，而清典可味，惟時吳下，遂爲冠冕，故一代文教，東南爲盛。運祚靈長，可以覘國。靖難變起，士氣摧傷，朝野之文，遽以衰息。長沙李相，雖處危疑，而丁中葉休養之會，於是剏詩組頌，談者推爲宮聲，足以樹型來哲。王文成大賢亞聖之資，楊文憲《離騷》放逐之痛，文外獨絕，視乎其人。夫尚論作者，蔑不抗心有唐，折衷杜甫，聲實之美，至比之周公制作，不亦過乎？吾觀北地李夢陽，質有其文，始終條理，匪必智過其師，亦足當少陵之史矣。先後七子，希風建安，馴至僞體，視乎別裁，接武旁流，差無愜響。薛、高、皇甫，同工異曲。李、王之後，四十子之倫，未厭衆志。袁氏非通變之材，一臠知味，鍾、譚爲亡國之訞，去之若浼，極盛而衰，亦足知政。於是縉紳之士，匿遠聲迹，韋布之彥，獨絃哀歌，山水清音，無假絲竹，《小雅》之材，斯其選也。王澤既竭，頌聲遂亡，聞澤畔之吟，識懷沙之志；和麥秀之篇者，有呼天之哀，鄺露、邢昉，可謂超超玄箸矣。殉國之賢，遺民之作，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不其善與？至若屈、顧處士，鼎湖之攀既哀，魯陽之戈復激，忼槩任氣，磊落使才，憑臆而言，前無古昔，乃有怨而近怒，哀而至傷者，則時爲之也。吳嘉紀表布粟之文章，杜濬、彭孫貽鬱松檜之柯幹，言不期深而自然感激，文不期工而吐於高亮，則陶潛、劉琨之流也。

又　明人矢詩之旨，義法未必盡純，至其音節，往往可歌。甄綜羣言，以爲是集，庶幾存六義之遺意而已。

《拜經樓詩話》卷四　明季東吳徐氏，號多才女。徐媛字小淑，爲范長倩先生之室，所著《絡緯吟》盛稱於時。無何而湘蘋繼起。湘蘋名燦，實小淑從孫。尤工長短句，間亦爲詩，人以方阮氏之有仲容。然小淑詩以綺麗勝，故姚園客以爲才情不及陸卿子。湘蘋則盡洗鉛華，獨標清韻；又多歷患難，憂愁拂鬱之思，時時流露楮墨間，恐卿子亦當避之三舍。

《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一年壬申夏四月初六日己未）　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擬者，必才力薄弱，中無眞詣，循牆規壁，不可尺寸離也。五古自枚叔、蘇、李、子建、仲宣、嗣宗、太冲、景純、淵明、康樂、延年、明遠、元暉、仲言、休文、文通、子壽、襄陽、摩詰、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蘇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門、道園，明之青田、君采、空同、大復，國朝之樊榭，皆獨具精旨，卓絕千秋。作詩者當汰其繁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爲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務觀、遺山、青邱、空同、大復，可稱八俊；梅村別調，具足風流，此外無可學也。五律，自唐迄國朝，佳手林立，更仆難數，清奇濃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密實沉着爲主。七律取骨於杜，所以導揚忠愛，結正風騷，而趣悟所昭，體會所及，上自東川摩詰，下至公安松園，皆微妙可參，取材不廢。其唐之文房、義山，元之遺山，明之大復、滄溟、弇州、獨漉，國朝之漁洋、樊榭，旨各不同，尤爲傑出。七絕則江寧、右丞、太白、君虞、義山、飛卿、致堯、東坡、放翁、雁門、滄溟、子桐、松園、漁洋、樊榭十五家，皆絕調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厲，尤風雅替人，瓣香可奉。五絕則王、裴其最著已。平生師資學力約畧在茲，自以爲馳驟百家，變動萬態，而可域之一二人，賞之一二字哉？蓋今之言詩者，必窮紙系幅，千篇一律，綴比重墜之字，則曰此漢、魏也；依仿空曠之語，則曰此陶、韋也；風雲月露，堆砌虛實，則以爲六朝；天地乾坤，徉狂痛哭，則以爲老杜；雜填險字，生湊硬語，則以爲韓、孟。作者惟知剿襲剽竊，以爲家數；觀者惟知影響比附，以爲評目。振奇之士，大言之徒，又務尊六朝而薄三唐，托漢魏以詆李、杜。狂譫夢語，陷於一無所知。故自道光以來，五十餘年，惟潘四農之五古，差有眞意，而七古佇弱，諸體皆不稱。魯通甫筆力才氣皆可取，而工夫太淺，格體不完。其餘不乏雅音，概無實際，欲救乾嘉諸家之俳諧卑弱，而才力轉復不逮，此風會所以日下，而國朝之詩，遂遠不如前代也。道光以後名士，動擬杜、韓，槎牙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膚浮填砌而詩益壞。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騖虛名，咸豐名士，病在讀雜書而喜妄言。

《明詩紀事》甲籤《序》　凡論明詩者，莫不謂盛於弘、正，極於嘉、隆，衰於公安、竟陵。余謂莫盛明初，若犂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吳四傑、粵五子、閩十子、會稽二肅、崇安二藍，以及草閣、南村、子

英、子宜、虛白、子憲之流，以視弘、正、嘉、隆時，孰多孰少也？且明初詩家各抒心得，雋旨名篇，自在流出，無前後七子相矜相軋之習，溫柔敦厚，詩教固如是也。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

又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

又　歲暮懷人，萬感交集。自念我入世以來，不過十二三年，而生平所最敬愛之親友，溘亡大半，讀杜少陵「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之句，不自知其涕之淋浪也。丙申間，曾語譚瀏陽曰：吾欲爲《三亡友傳》以誌哀。三亡友者，一南海陳君通甫（千秋），二南海曹君著（泰），三達縣吳君鐵樵（樵）也。傳至今未成，而當時所與語之人，墓木亦偉矣。追思昔游，猶在心目，可勝悼哉！三君皆天才，至今眼中之人，未有其比。斯人之夭，一國之不幸也。陳、曹皆萬木草堂同學，吳則季清先生之長公子也。三君思想學詣，並卓絕時流，即文學亦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壽皆不及顏氏子，著述未一成，事業未一就，三年之間，賚志並歿。嗚呼痛矣。

又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儕輩中利用新名詞者，麥孺博爲最巧，其近作有句云：「聖軍未決薔薇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又云：「微聞黃禍鋤非種，欲爲蒼生賦《大招》。」皆工絕語也。吾自題所著《新中國未來記》二詩，有云：「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亦頗爲平生得意之句。

又　《莽蒼蒼齋集》中有詩云：「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地沈星盡沒，天躍日初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龍。」蓋晨登衡嶽祝融峯作也。瀏陽人格，於此可見。南海先生《己丑出都作》一律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猙。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南海人格，於此可見。「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高峯突出諸山妒。」此何等自負語！兩先生作此詩時，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時之人物，其氣魄固當爾爾。

又　君遂頃以《懷人》詩八章見寄，殆去歲作也；其自序云：「羈跡逆旅，北風淒其。歲暮懷人，百端交集。睠山河以哀咍，復撫膺於逝者。作懷人詩。」其詩云：「章氏文章何若？價重梨洲衡陽。亶使非種鋤去，畏壘來茲大穰。」（太炎）「江都天人三策，太平十二王通。勿謂卮言無當，終見九洲大同。」（明夷）「歎長夜兮漫漫，況來日之大難。恥幷腥羶民族，裂此塗炭衣冠。」（子民）「道不同而爲友，古有申胥伍胥。竟作懷沙屈子，猶瘏亡國大夫。」（天囚）「我所思飲冰子，一水兼葭千里。子無謂秦無人，獨不見噶蘇士？」（任公）「人言病夫老大，我見支那少年。東方盧梭有幾，申叔夫子最賢。」（申叔）「驚才不可一世，嗚呼其人已亡。空向黃壚感舊，可憐鄰笛山陽。」（曼君）「時誦卷中佳句，幽憂爲疾難禁。詩人而爲邊帥，房琯復見於今。」（無悶）

《清稗類鈔・文學類・詩學名家之類聚》　國初，詩家有聲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爲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舊。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驂靳，大抵皆步武何、李也。新城王士禎枕葄唐音，獨嗜神韻，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海內推爲正宗，與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閏章、海寧查慎行、萊陽宋琬所彙刻者，曰《六家詩》。彝尊學富才高，初宗王、孟，其後風骨愈壯，明麗博雅，遂與士禎齊名，時人稱爲「朱貪多」、「王愛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蓋閏章以溫柔敦厚勝，琬以雄健磊落勝也。至商邱宋犖與顏光敏、田雯、王又旦、曹禾、曹貞吉、謝重輝、葉封、汪懋麟、稱「詩中十子」。犖撫吳時，又選江左十五子詩，以提倡風雅。自以爲與士禎齊名，而時人未之許也。光敏詩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於十子中爲雅音。雯才力既高，取才復富，其詩別開一徑。自益都趙執信著《談龍錄》，首闢士禎，而山左之詩一變。當是時，詩家著名者，又有申涵光、孫枝蔚之學杜，陳維崧之學韓、蘇，邵長蘅之學杜、蘇，杜詔之學溫、李，查慎行之學蘇、陸，諸錦之學蘇、黃，厲鶚之學陶、謝、王、孟、韋、柳，歧途紛出。慎行之魄力

風韻，自足爲士禎繼人，固不必惟朱、王之是學也。厲鶚專摹宋派，而兩浙之詩一變。錢塘袁枚、鉛山蔣士銓、陽湖趙翼號「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詩，亦無一不變矣。

又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有沈德潛、袁枚、翁方綱三家。枚詩主性靈，新奇軼蕩，不守前人矩矱，得名最盛，而其品最下。與之齊名者，爲蔣士銓、趙翼。二家詩眞率，枚雖卑視之，論者以爲氣體尚在其上也。方綱病士禎一派之流爲空調，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正軌，故其時大宗，不能不推德潛。

又　當康熙時，吳縣有葉橫山名燮者，病詩家之喜摹范、陸，作《原詩》內外篇，以杜爲歸，以情境理爲宗旨。德潛少從受詩法，故其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爲杜。選《古詩源》及三朝《詩別裁集》以標示宗旨，吳下詩人翕然從之。受業者，其初以盛錦、周準、陳樞、顧詒祿爲最著。其後則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運、趙文哲、吳泰來之「吳中七子」。七子詩名藉甚，詩傳至日本，日本國相高棟爲七律以贈之，人各一章，寄估船以達，人艷稱之。文哲、泰來後復與法式善同宗士禎，而德潛門下又有褚廷璋、張熙純、畢沅等之繼起。再傳弟子則有武進黃景仁，私淑弟子則有仁和朱彭。乾、嘉以來之詩家，師傳之廣，未有如德潛者。德潛，字確士，長洲人，「歸愚」其自號也。

又　踵其後而以詩鳴者，大興有舒位，秀水有王曇，昭文有孫原湘，世稱三君。四川有張問陶，常州則黃景仁外，有洪亮吉、楊芳燦、楊揆，江西有曾燠樂鈞，浙中有王又曾、吳錫麒、許宗彥、郭麐，嶺南則有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三子，而錦芳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爲嶺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學，未嘗及德潛門。而實受其影響者，其中以位、原湘、簡三家尤爲特出。位與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簡則學杜而得其神髓者也。

高旭《答胡寄塵書》　惟三十年來，則千奇萬變，爲漢唐後未有之局。世風頓異，人才飆發，用夷變夏，推陳出新。故詩選之作，以三十年爲斷，亦以見文字之鼓吹，足以轉旋世界，發揚國光，其力之大爲未有也。竊嘗謂：詩之奇，莫奇於此三十年；詩之正，莫正於此三十年。

又《願無盡廬詩話》　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間無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詩詞，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爲愈有味也。林少泉往年以一書寄我，所言可謂先得我心矣。【略】國事亟，吾黨之才足以作爲文章鼓吹政治活動者，已如鳳毛麟角，而近人猶復盛持文界革命、詩界革命之說，下走以爲此亦季世一種妖孽，關於世道人心靡淺也。吾國文章實足稱雄世界。日本因無文字，故雖國勢盛至今日，而彼中學子談文學者猶當事事丐於漢土。今我顧自棄國粹，而規倣文辭最簡單之東籍單詞片語，奉若邱索，此眞可異者矣。

又　詩文貴乎復古，此固不刊之論也，然所謂復古者在乎神似，不在乎形似。【略】今之作者有二弊：其一病在背古，其一病在泥古，要之二者均無當也。苟能深得古人之意境、神髓，雖以至新之詞采點綴之亦不爲背古，謂之眞能復古可也，故詩界革命者乃復古之美稱。

陳衍《近代詩鈔序》　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韻，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風」諸章句耳。文慤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雨無正》、《何人斯》以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遽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勿刪。故孔子又曰：「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故言非一端已也。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爲杜爲韓爲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爲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面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別其爲若人之言也。夫文簡、文慤，生際承平，宜其詩之爲正風正雅，顧其才力爲正風則有餘，爲正雅則有不足。文端、文正時，喪亂云膴，迄於今，變故相尋而未有屆，其去小雅廢而詩亡也不遠矣。

又　昔孔子作《春秋》，張三世，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據哀兼及昭、定，已與父時事，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今竊本此意，論次有清一代之詩，文簡以下，傳聞之世也；文慤以下，所聞之世也；文端、文正以降，所見之世也。所聞所傳聞，先進略已論次。而身丁變

雅變風以迨於將廢將亡，上下數十年間，亦近代文獻得失之林乎？雖位卑身隱，不敢比文簡之有《感舊》文慤之有《別裁》，然以數十年見聞所及，錄其尤雅者，都爲一集。視吾家迦陵之《篋衍》放而大之，其諸世之君子或亦有樂乎此也。

又《近代詩鈔刊成雜題六首》　漢魏至唐宋，大家詩已多。李杜韓白蘇，不廢皆江河。而必鈔近人，將毋好所阿。陵谷且變遷，萬態若層波。情志生景物，今昔紛殊科。染采出間色，淺深千綺羅。接木而移花，種樣變刹那。愛古必薄今，吾意之所訶。

又《海藏樓詩叙》　君又言律詩要能作高調，不常作可也。余曰：高調要不入俗調，要是自家語。元裕之多是高調，卻無俗調。高季迪、前後七子喜高調，遂多俗調。

又《小草堂詩叙》　道、咸以前，則懾於文字之禍，吟詠所寄，大半模山範水，流連景光，即有感觸，決不敢顯然露其憤懣，間借詠史、詠物以附於比興之體，【略】詩至晚清同光以來，承道咸諸老蘄向杜韓，爲變風變雅之後，益復變本加厲。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厲之筆，抒哀痛逼切之辭，甚至嘻笑怒罵，無所於恤。矯之者，則爲鉤章棘句，僻澀聱牙，以至於志微噍殺，使讀者悄然不怡。然皆豪傑賢知之子乃能之，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　道咸以來，何子貞（紹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國藩）、歐陽磵東（輅）、鄭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諸老，始喜言宋詩。何、鄭、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澤）門下，湘鄉詩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闓運），則爲騷、選、盛唐如故。都下亦變其宗，尚張船山、黃仲則之風。潘伯寅、李純客諸公，稍爲翁覃谿。吾鄉林歐齋布政（壽圖），亦不復爲張亨甫，而學山谷。嗣後樊樹、定盦，浙派中又分兩途矣。

又　論詩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此文人結習也。或以位尊徒衆而覬爲大家，或以壽長詩多而覬爲大家，或以能爲大言，託於忠君愛國，稷契許身，而亦覬爲大家。其實傳不傳，不關於此。昔傳宋牧仲（犖）位尊金多，表章風雅，見漁洋詩名蓋世，求得其二十八字，引爲比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當時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詩出，一時聲價增重，然百年後，《西陂》一集，有不能舉其名者。漁洋則全由錢牧齋延譽增重，既爲其詩集作序，又贈長句，有云：「麒麟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用宋文憲贈方正學語也。又采其詩入所撰《吾炙集》詩序至云：「貽上之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沿波討原，平原之遺則也。截斷衆流，杼山之微言也，《小雅》之復作也。微斯人其誰與歸。」推挹無以復加矣。牧齋黨同伐異，極詆竟陵，故盛奬馮定遠及漁洋以敵之。漁洋筆記詩話，屢舉以夸示於人，又復位尊年高，門高子衆，所謂橫山門下尚有詩人者。沈歸愚（德潛），受業吳江葉氏，爲漁洋再傳弟子，一時又以年高位尊，主持壇坫也。「貪多」「愛好」，朱王並稱，竹垞亦壽高而詩不少，然以檢討退休，飲水著書，則位不尊矣。吳慶伯詩多過於劍南，世無能舉其名者。錢香樹（陳羣），亦年高位尊，與歸愚有「天下二大老」之目，今誰問其集者。蔣藏園（士銓）、袁簡齋（枚）、趙甌北（翼），皆以詩篇富有，有志爲大家。蓋明以來，何李、王李之徒，大抵然也。然劍南萬首，樂天三千首外，杜則僅踰千首，韓則不過數百，又何嘗以多爲貴哉。近人樊樊山（增祥），已屆萬首，易實甫略相等，余送實甫之官詩，所謂「漸西樊山舊同調，賦詩刻燭乘公餘。艱辛容易各有致，樊易又手袁捻鬚。冰堂高足得三子，于湖牛渚悲云殂」者也。袁爽秋（昶），有《于湖集》，所著書皆署「漸西村舍」，作詩冷澀，用生典，與樊易二君，皆抱冰堂弟子，而詩派迥然不同，葉損軒嘗以況《晚翠軒集》，故東谷有「夫子談詩迥不羣」，及「絕似蕪湖袁使君」之句。

又卷三　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捩，略別兩派：一派爲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簡學齋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爲魁壘，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東野，七言佐以宛陵、荊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鐃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

仝、李賀、黃庭堅、薛季宣、謝翱、楊維楨、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伊(珍)之《巢經巢詩鈔》，爲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菴、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菴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不盡然也。其樊榭、定盦兩派，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近人惟寫經齋漸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廣者，人境廬、樊山琴志諸君，時樂爲之。

《天放樓文言・答樊山老人論詩書》 方今俗尚謠諺，世疵文雅，巴音里耳，飛馳壇坫。古服抗時，則聲華不立；齲齒附俗，則風雅道喪。要惟脫落聲氣，牢籠萬象，超然氛壒之表，越世高瞻，自闢戶牖，乃爲英傑耳。蓋詩之爲學焉，根乎性識，成乎服習，性習相守，流別以成。甄綜大要，蓋有三塗。劉彥和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夫心之精微，不達於毫素；志之菀結，寓播乎聲樂。是故，隱文譎喻，冥心絕迹，哀樂百端，驚聽回視，變雅、《離騷》，是其初祖。浣花、東野，尤工悴吟。趙宋一代，西江、永嘉，遂成澀調。夫其激音內轉，妙思側出，踠駿足於蟻封，握鸞爪於蟠木，勁折奧邃，良足饜心。而末學滯固，依聲逐影，愛謝傅風流，吟當擁鼻，師德耀高致，出必椎髻。斥崔顥爲輕薄，呵阮籍爲老兵。枝條纖曲，華葉萎悴。空山啄木之響，里巷舂杵之節，勞歌互答，以爲娛賞，論者謂爲山林文學。雖非精詰，良亦近似，此其一也。慘舒異節，弇侈殊音，六藝之道，有隱有顯，是以能文之士，含咀百家，韜會六籍，經典深富，方冊隱曖，體憲乎兩漢，考文乎六代，振綺乎徐庾，駢秀乎盧駱，訂律乎元白，緘情乎溫李。至清代梅村，蔚成詩國，碧城、瓶水，亦足附庸。然其敝也，豐詞少骨，繁采寡情，驅使故實，義隱迹晦。【略】乃如吾國文學，四傑、七子，西崑、長慶，一經鞮譯，將剽剝儷偶，擺落典制，鴻裁雅什，聲理不爛，日角天涯之句，丁年甲悵之吟，生張熟魏之佳嘲，黃祖烏孫之勁對，味同咀蠟，或將譁笑。故知倉頡造文，單音獨體，音通乎律，質有其文，二耦俶落乎典謨，四聲萌柢於三百，遷地弗良，永爲國性，此其二也。有清一代，詩體數變。漁洋神韻，倉山性靈，張洪競氣於輦轂，舒王騁豔於江左，風流所屆，遂成輕脫。夫口饜粱肉，則苦筍生味；耳勘箏笛，斯蘆吹亦韻。西江傑異，甌閩生峭。狷介之才，自成馨逸；纖文弱植，未工模寫。而瓣香無已，標舉宛陵，泊夫臨篇搦翰，乃不中與鍾譚當隸圉，文質兩敝，在乎偏霸。圖霸不成，齊晉分裂。世有大雅君子，發皇墜緒，振起宗風，張樂洞庭之野，敷座靈山之會。九幽覷怪，千仞刷翮，胚胎六義，吐納百家。揖讓莊馬之庭，出入李杜之囿。體左鮑以樹骨，躡顏謝以振采。服陶韋以滌志，規韓孟以厲氣。狎坡谷以廣心，撫范陸以盡態。此數子者，皆情條敷鬯，思業高奇，景羨方矩，作程遐域，視彼任昧，雅鄭殊科，安有縟藻之病，而鉤吻之勞乎。清代之詩，以不佞居常平議，謂亭林端委，能抉經心。翁山奇服，別具仙骨。駿公錫鬯，自是雅瞻。天游傲誕，洞精駭矚，此其絕特者也。泊夫晚葉，肯堂窮老，胞與民物之懷。漸西吏隱，天際眞人之想。兩賢徂往，遺文可玩。而執事與中實，驚才絕豔，並轡詩衢，綱綜流略，檃括萬彙。騷心選旨，忠歌義泣，槩騎勝沓，噫風呵電，儒冠雅步，優旃伎笑，莊辭譎諷，神奇朽腐。環姿博趣，不可圖狀。實藝苑之創作，詞林之偉觀也。蓋文章之美，宜公世界。惟拘澀襞積，略須裁擇，肥辭瘠義，不爲賓榮。綜上諸體，三塗斠若。

姚光《紫雲樓詩集序》 嗚呼，晚近詩道龐雜極矣，其下者固無論，上者斤斤於唐宋之辨，余亦未以爲可也。余聞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略】滿清之季，我黨之子好爲高抗激楚之聲，以收光復之功。清室大夫所作，多務枯瘠之語，奄無生氣，卒覆其社，此其故可深長思也。自入民國，彼二三清室大夫，尚以江西立派，拘於格調，以冒宋詩之名，實則遭逢不偶，歎老嗟卑，其言愈冷，其中愈熱，鮮不至於失身者，非僅爲亡國之音已也。此其害蓋不在文字，而在性情矣。性情之失，而身名隨之，乃後生小子不辨其義，翕然從風，咸爲蹙澀之音，以苦其神思，而汩其性情，此則世道人心之隱憂也已。夫詩之義，備乎三百，辭則與世而移。李杜蘇黃，要旨有得於三百之義者。故得其義，爲唐爲宋可也；失其義者，皆僞體耳。

傅專《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詩之有世別，其史之有斷代乎？夫物感既異，則情動有差，至人無遠情之言，上聖有立誠之旨，是以中晚難同全盛，據亂不襲升平。魯由齊變，周非殷尚。亡清之季，政教益醨，降及光、宣，遂成弩末，小雅盡廢，而夷侵國微，四維不張，而喪亡無日。由是識時之士，攄痛哭之忱，操筆之英，奮呼號之志，雖文獄屢搆，而斯道彌光，匪第蔚爲詞林，兼可探其世變。

朱祖謀《冬夜檢時賢詩集率綴短章》　見說涵光是隱居，故人不爲報雙魚。蘇門老下徵君拜，豈獨傳家有《素書》。（申堯孟）　亭林大筆婷羣雅，清景當中天地秋。尚有吳江老都講，一生長抱杜陵愁。（潘次耕）　碧澥蒼梧幾廢興，蒼涼懷古屈梁能。輸他獨漉堂中叟，老向中原拔幟登。（陳元孝）　吹氣如蘭彭十郎，騷壇高步接文房。入筵自有松花飯，不許粗才一溢嘗。（彭羨門）　畫手龍眠近故稀，敢云眞放本精微。辨才縱使稱無礙，已落蘇門第二衣。（查初白）　海嶠詩人黎簡民，新聲窈峭出天眞。瓣香老爲涪翁爇，歷落魚山亦可人。（黎二樵、馮魚山）　開卷蒼涼古色蟠，海愚豪氣足登壇。可知老將幽燕概，尚有卑官折遇蘭。（朱子穎）　獨有山陽潘四農，單車入海走雷風。歸來鍵戶逢同調，要與東南角兩雄。（潘彥輔）　正音大雅莽榛菅，健者今生必杜韓。獨把西江奉初祖，淄澠一別有澄瀾。（曾滌生）　郘亭樸學本沈酣，詩派經巢共一龕。鋒鍛洞穿凡豔洗，宗風何止振黔南。（莫子偲、鄭子尹）　冰籟蕭慘鎮不怡，律聲晉宋未多師。紛紛時世梳妝好，誰識西江高碧湄。（高伯足）《羽獵》微辭高漢京，邊關伊鬱至今情。饒他江左文章伯，低首空江長杜蘅。（謝鞏伯）

《藝苑卮言・評明人詞》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慨屬詞，詞所以亡也。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狀元用修，好入六朝麗事，近似而遠。夏文愍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

陳子龍《幽蘭草詞序》　詞者，樂府之衰變，而歌曲之將啓也。然就其制，厥有盛衰。晚唐語多俊巧，而意鮮深至，比之於詩，猶齊梁對偶之開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纖婉麗，極哀艷之情；或流暢淡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啓，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爲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傖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卽有「彼都人士」之嘆。元濫填詞，茲無論焉。明興以來，才人輩出，文宗兩漢，詩儷開元，獨斯小道，有慚宋轍。其最著者爲青田、新都、婁江，然誠意音體俱合，實無驚魂動魄之處。用修以學問爲巧便，如明眸玉屑，織眉積黛，只爲累耳。元美取景似酌蘇、柳間，然如「鳳凰橋下」語，未免時墜吳歌。此非才之不逮也，鉅手鴻筆，旣不經意，荒才蕩色，時竊濫觴。且南北九宮旣盛，而綺袖紅牙，不復按度，其用旣少，作者自希，宜其鮮工也。【略】今觀李子之詞，麗而逸，可以毘季璟，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詞，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隨而已。要而論之，本朝所未有也。獨以予之椎魯，鼎鼐其間，此何異薦敦洽於瑤室，奏瓦缶於帝庭哉。

又《三子詩餘序》　同郡徐子麗冲、計子子山、王子匯升，年幷韶茂，有斐然著作之志。每當春日駘宕，秋氣明瑟，則寄情於思士怨女，以陶咏物色，祛遣伊鬱。示予詞一編，婉弱倩艷，俊辭絡繹，纏綿猗娜，逸態橫生，眞宋人之流亞也。或曰：「是無傷於大雅乎？」予曰：「不然，夫幷刀吳鹽，美成所以被貶；瓊樓玉宇，子瞻遂稱愛君，端人麗而不淫，荒才刺而實諛，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貞心於妍貌，隱摯念於佻言，則元亮閑情不能與總持賡和於臨春結綺之間矣。」

杜詔《彈指詞序》　夫彈指與竹垞、迦陵埒名。迦陵之詞，橫放傑出，大都出自辛、蘇，卒非詞家本色。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本朝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雖然緣情綺靡，詩體尚然，何況乎詞。彼學姜、史者，輒屏棄秦、柳諸家，一掃綺靡之習，品則超矣，或者不足於情。若《彈指》則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衆長，詞之集大成者也。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明初作手，若楊孟載、高季迪、劉伯溫輩，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錢唐馬浩瀾，以詞名東南，陳言穢語，俗氣薰入骨髓，殆不可醫。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間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均與樂章未諧。然三百年中，豈無合作？當遍搜文集，發其幽光，編爲二集，繼是編之後。

《花草蒙拾・明詞趣淺》　僕嘗與苕文、伯璣、家兄西樵、子側，共論明震川、荆川、鹿門、遵巖諸公之文，於唐宋大家，可謂肖子，然不及前人者，其趣淺也。嘗試移以評伯溫、公謹、升庵、元美諸公長短句，程村、金粟亦以爲然。

又《雲間數公詞不涉南宋》　雲間數公論詩拘格律，崇神韻。然拘于方幅，泥于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于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坐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貼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撏撦稼軒，如宋初伶人謔館

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眞長矣。

《遠志齋詞衷・雲間詞長篇不足》 阮亭常爲余言：「詞至雲間，幽蘭、湘眞諸集，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柴虎臣所謂華亭腸斷，宋玉魂消，稱諸妙合，謂欲專詣。斯言論詩未允，論詞神到。所微短者，長篇不足耳。北宋諸家大率如是。正如嘉州、右丞，不能爲工部之五七排體，自足名家。

又《明人有佳詞》 兪少卿云：「萬曆以來，詩文制義，化爲四目蒙魁，九頭妖鳥。而詩餘以無人染指，故獨留本來面目。」此言故是激論，如馮、董、二文敏、趙忠毅、吳文端、李太僕、范尚寶、焦修撰、王編修諸公，何嘗無一二佳調，但非專家，故不爲少卿所推藉耳。

又《詞不以多爲貴》 草堂不選竹齋（黃機）、金谷（石孝友）詞，花庵不選姑溪（李之儀）、友古（蔡伸）詞，古來名作散軼，或其佳處而不傳，或傳者未必盡佳，正賀黃公所謂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也。然賈文元生平止作一詞，阮閱休、王元澤亦復止一二闋，琪花瑤草，正以不多爲貴。抑「楓落吳江冷」，便所見不如所聞耶。

又《卓徐詞浸淫元曲》 卓珂月、徐野君《詞統》一書，搜奇葺僻，可謂詞苑功臣。而珂月《蕊淵》、野君《雁樓》二集，亦復風致淋漓，豔詄競響。但過於尖透處，未免浸淫元曲耳。其間野君持論更優，觀其序陸蠡思詞數語，可謂得詞理三昧。

又《詞有閒澹一派》 詩家有王、孟、儲、韋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近惟顧庵學士情景相生，縱筆便合，酷似渭南老人。言遠方伯，洮洮清迥，與葛理問震父瑜亮。更如岸初、文夏、耕陽、昆侖諸公，俱以閒澹秀脫爲宗，不作濃情致語。求之近代，其文待詔、陳徵君之間乎？

又《詩人之詞與詞人之詞》 阮亭嘗云：有詩人之詞，有詞人之詞。詩人之詞，自然勝引，託寄高曠，如虞山、曲周、吉水、蘭陽、新建、益都諸公是也。詞人之詞，纏綿蕩往，窮纖極隱，則凝父、遐周、蕅僧、去矜諸君而外，此理正難簡會。

又《沈天羽別集選》 沈天羽別集一選，自謂有搥腸鏤腎之妙。吾最喜其意致相詭，言語妙天下數語，爲詩餘開卻生面。近如嵇叔子、尤展成、許有介、王山長諸集，類皆瓌姿逸穎，體裁別出。然亦有刻意纖僻，致離本旨，如無陰張淥漁、雲間朱宗遠、楚中許漱石、趙友沂諸君，不無奇過得庸，深極反淺之病。岷源濫觴，不得不歸咎於別集二字。

又《雲間諸子詞》 王次公云：詞曲家非當行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麗語而復當行，不得不以此事歸之雲間諸子。至婁東惟夏次谷二君，善能作本色語，揆之乃祖，可謂大小美復出。

又《柳洲詞派》 詞至柳洲諸子，幾二百餘家，可謂極盛。無論袁錢戈支諸先輩，吐納風流如爾斐、子顧、子更、子存、卜臣、古嗥諸家，先後振藻。颺流符會，實有倡導之功。要之阮亭所云，不纖不詭，一往熨貼，則柳洲詞派盡矣。

又《倚聲非卑格》 梁谿、雲門諸子，才華斐然。近對巖以蓀友、樂天、景行、華峯、青蓮及家黎眉詞見示，合之山來、沛玄諸子舊作，筆古蘊藉，清豔兼長。惜全集欲成，採擷絕少，不無蛤帳將旦之恨。乃對巖以古文作手自命，諸子亦詩歌競爽，而詞悉當家。故知攬芳擷蘂，正不以倚聲爲卑格耳。

又《阮亭詞序》 余向序阮亭詞云：「同里諸子，好工小詞，如文友之儇豔，其年之嬌麗，雲孫之雅逸，初子之清揚，無不盡東南之瑰寶。」今則陳、董愈加綿渺，二黃益屬深妍。更如庸庵之醇潔，風山之超爽，卓人之精腴，介眉之雋練，公阮之幽峭，紫曜之鮮圓，陶雲之雅潤，賡明之秀濯，含英咀華，彬彬可誦。詞雖小道，讀之亦覺風氣日上。

又《彭王齊名》 金粟《延露》，阮亭《衍波》，高才閒擬，濡筆奇工，合之雙美，離之各擅，彭王齊名，良云不忝。然阮亭嘗云：「每當彭十，輒復自慚愴父。」金粟亦謂阮亭云：「君詩文歌詞，悉踞峯頂，令我輩從何處生活。」近有以僕麗農詞，列爲三家者，糠粃謬先，當有子魚龍尾之恧矣。

鄒祇謨《衍波詞序》 嘗試論前代諸家。文成之於元獻，猶蘭亭之似梓澤也；新都之於盧陵，猶弘治之似伯玉也；瑯琊之於眉山，猶小令之似大令也；公謹之於稼軒，猶宣武之似司空也。逮黃門舍人之於屯田待制，直如曹、劉之於蘇、李，遂覺後來益工。然未有如吾阮亭者也。

楊芳燦《納蘭詞序》 倚聲之學，唯國朝爲盛。文人才子，磊落間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艷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

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眞《花間》也。

汪元浩《納蘭詞跋》　國初才人輩出，秀水以高逸勝，陽羨以豪宕勝，均出入於南北宋間。同時納蘭容若先生則獨爲南唐主、玉田生嗣響。

陳其年《詞選序》　今之不屑爲詞者，固無論，其學爲詞者，又復極意《花間》，學步《蘭畹》，矜香弱爲當家，以清眞爲本色，神瞽審聲，斥爲鄭、衛，甚或爨弄俚詞，閨襜治習，聲如濕皮，色如死灰，此則嘲詼隱庾，恐爲詞曲之濫觴。所慮杜夔左顥，將爲師涓所不道。輾轉流失，長此安窮。勝國詞流，卽伯溫、用修、元美、徵仲諸家，未離斯弊，餘可識矣。

沈德潛《清綺軒詞選序》　詞昉於唐，盛於宋，稍衰於元明，而我朝之詞復幾與宋相埒，可以拍板而歌者，固已人自爲家矣。然其間有清麗韶妍，風情豪上者，卽有媟嫚妖冶，盩孚正則者，不加別裁，其不盡流於桑濮之響者幾何。華亭夏子谷香，網羅而芟矱之。意不外乎溫厚纏綿，語不外乎搴芳振藻，格不外乎循聲按節，要必清遠超妙，得言中之旨、言外之韵者，取焉。若夫美人香草之遺，而屑屑焉求工於穠麗，雖當時兒女子所盛稱，谷香咸在屏棄之列也。

厲鶚《吳尺鳧玲瓏簾詞序》　兩宋詞派，推吾鄉周清眞，婉約隱秀，律呂諧協，爲倚聲家所宗。【略】元時嗣響，則張貞居、凌柘軒，明瞿存齋，稍爲近雅；馬鶴窗闌入俗調，一如市儈語，而清眞之派微矣。本朝沈處士去矜號能詞，未洗鶴窗餘習，出其門者，波靡不返，賴龔侍御蘅圃起而矯之。《尺鳧玲瓏簾詞》，蓋繼侍御而暢其旨者也。尺鳧之爲詞也，在中年之後，故寓托既深，攬擷亦富，紆徐幽邃，悄恍綿麗，使人有清眞再生之想。

又《張今涪紅螺詞序》　樵李，今詞鄉也。自朱竹垞太史尊其源，李秋錦、魏水村諸公和之，而柘上二沈，同姓著稱，南渟以秀澹勝，融谷以婉縟勝，於時一篇始出，四方傳唱，敏若風雨，雖茶檣酒幟，井眉椒壁間，偉男髽女，皆能道其名字。二十年來，遂無繼聲者。詞雖小道，非善學者不能爲，爲之亦不能工也。乃今得與二沈同里，而工於詞者，曰張君今涪。【略】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眞、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今涪詞淡泊平遠，有重湖小樹之思焉，芊眠綺靡，有暈碧渲紅之趣焉，屈曲連璅，有魚灣蟹埭之觀焉。僕讀其詞，如與今涪泛東泖以望九山，相爭吟嘯而不知返。其爲詞家之南宗，二沈之替人，不虛矣。夫張氏之工於詞者，前有子野，後有叔夏，今涪爲之不已，將掩二張之長而有之，豈獨齊名二沈已乎。

莫友芝《葑烟亭詞草序》　竊論近日海內言詞，率有三病：質獷於藏園，氣實於谷人，骨屍於頻伽。其倜然不囿習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專淮海而廓，師清眞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堯章騷雅，畫斷衆流，未有不摭粗遺精，隨波忘返者也。柏容少近辛、劉，繙然自嫌，嚴芟痛改，低首秦、周諸老，而引出以白石空涼之音，所謂前後三病，已無從闌入。【略】昔吳尺鳧爲詞在中年以後，故寓托深而攬擷富。宋牧仲虛懷討論，其詞可上擬北宋。柏容兼之，宜其幽宕綿邈，使人意移。爲之不已，於長水、烏絲、珂雪，間參一坐，豈有愧哉？

趙函《納蘭詞序》　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實清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熔，借詞發揮，唯恐不及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非詞家正軌也。納蘭成容若以承平貴胄，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所傳《通志堂集》二十卷，其板久毀，不可得見。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

謝章鋌《抱山樓詞序》　國朝詞學，浙最盛。竹垞倡於前，樊榭騁於後，羽翼佐佑，俊才輩出，而派別成焉。祖宋窺唐，意內言外，竹垞以情，樊榭以格，作者莫之或先。又揭其涉獵之緒餘，搜奇徵僻，以相誇耀。昔昌黎之詩，時多險澀，皆其文之所吐棄者，積之於詩而已矣。朱、厲體物數典，其游戲殆亦若是哉。或尊效之，浙詞之盛反衰。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昉于唐，沿於五代，具於北宋，盛於南宋，衰於元，亡於明。【略】塡詞之道，須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略】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主，【略】元代兩家並行。有明則高者僅得稼軒之皮毛，卑者鄙俗淫褻，直拾屯田、豫章之牙後。我朝斯道復興，若嚴蓀友、李秋錦、彭羨門、曹升六、李耕客、陳其年、宋牧仲、丁飛濤、沈南渟、徐電發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風氣初開，音律不無小乖，詞意微帶豪艷，不脫《草堂》、前明習染。唯朱竹垞氏專以玉田爲模楷，品在衆人上。至厲太鴻出，而琢句煉字，含宮咀商，淨洗鉛華，力除俳鄙，清空絕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壘矣。

又必以律調爲先，詞藻次之。

《金粟詞話·雲間詞人不能作情語》 近人詩餘，雲間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筆，見宋丞長相思十六闋，仿沈約六憶詩體，刻畫無餘，令人色飛魂斷，言情之作，斯爲優矣。董蒼水、錢寶汾，善爲婉麗之詞，亦往往風美動人。（宋丞新著及董錢二家，俱集中所未及載。）

又《清初長調作者》 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緜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此偶記酒間之語，餘容細爲揚榷耳。）

沈雄《古今詞話·明仁宗與周憲王詞》 蘭皋集曰：盛明兩祖列宗，好學不倦，染翰俱工，如仁宗鳳棲梧賦九月海棠云：「烟抹霜林秋欲褪。吹破胭脂，猶覺西風嫩。翠袖怯寒愁一寸。誰傳庭院黃昏信。　明月羞容生遠恨。旋摘餘嬌，簪滿宮人髻。醉倚小闌花影近。不應先有春風分。」如周憲王鷓鴣天賦繡鞋云：「花簇香鈎淺淀塵。輕風微露石榴裙。金蓮自是慳三寸，難載盈盈一段春。　仙已去，事猶存。陽臺何處更爲雲。相思攜手游春日，尚帶年時草露痕。」

又《明人自度曲》 曹秋嶽曰：乙丑夏日集澄暉堂，江子丹崖問，明詞去取以何爲則。余曰，自花間至元季調已盈千，安得再收自度。如王世貞之怨朱絃、小諾皐。楊慎之落燈風、灼灼花。屠隆之青江裂石、水漫聲。丹崖平日留心古調，詢及明詞如此。至若滕克恭有謙齋稿，陳謨有海桑集，俱元人而入明者。小詞僅一二見，故亦不收也。

又《夏桂洲嚴介溪陸儼山詞》 錢允治曰：詞至夏桂洲、嚴介溪，俱以百字令、木蘭花慢爲贈答之什。如陸儼山、周白川，亦無不效之。但悉遵舊人之韻，千篇一律，了無旨趣。若桂洲閨豔小令膾炙人口，則又嫁名於無名氏。集中三百九十闋，應酬居多。介溪往來詞調，紛紛於扇面畫幅，相見輒用以媚之。其留心於和大僚以飾己過也如此。至與陸儼山百字令半闋云：「秖今遙指江雲，重吟海樹，高興依然發。四十年來同宦海，不覺飇馳星滅。槐省垂魚，鳳池鳴玉，相對俱華髮。君恩報了，五湖重訪烟月。」此正奸雄之語也，余豈以人廢言耶。

金應珪《詞選後序》 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舄。揣摩牀第，汙穢中冓，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蜮怒嗌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京樂不衷其性，慮嘆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艷，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故論詩則古近有祖禰，談詞則風騷若河漢，非其惑歟。昔之選詞者，蜀則花間，宋有草堂，下降元明，種別十數。推其好尚，亦有優劣。然皆雅鄭無別，朱紫同貫，是以乖方之士，罔識別裁。蓋折楊皇荂，檉而同悅，申椒蕭艾，雜而不芳。今欲塞其歧途，必且嚴其科律。

田同之《西圃詞說》 詩詞風氣，正自相循。【略】元則曲勝而詩詞俱掩，明則詩勝於詞，今則詩詞俱勝矣。

又 自元迄明，詞與曲分，無復以詩餘入樂府歌唱者，皆可爲嘆息也。

又 明初作手，若楊孟載、高季迪、劉伯溫輩，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錢塘馬浩瀾以詞名東南，陳言穢語，俗氣熏入骨髓，殆不可醫。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閒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均與樂章未諧。

又《浙西六家詞》 本朝士夫，詞筆風流，自彭、王、鄒、董，以及迦陵、竇庵、蛟門、方虎、並浙西六家等，無不追宗兩宋，掉鞅後先矣。而其間惟竇庵先生，不習閨襜靡曼之音，既細詠之，反覺嫵媚之致，更有不減於諸家者，非其神氣獨勝乎。由是知詞之一道，亦不必盡假裙裾，始足以寫懷送抱也。

胡鳳丹《蓮子居詞話序》 詞學萌芽於唐，根柢於宋。逮國朝而家家香徑，處處紅樓。靡不翦葉爭妍，裁花競巧，淺斟低唱，上掞古賢，猗歟盛矣。雖然，拂弦偶差，匪周郎弗知其誤。吹律不競，微晉曠莫審厥音。

《蓮子居詞話·浙派三家》 吾浙詞派三家，羨門有才子氣，於北宋中最近小山、少游、耆卿諸公，格韻獨絕。竹垞有名士氣，淵雅深穩，字句密緻。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準繩，起衰振聲，厥功良偉。樊榭有幽人氣，惟冷故峭，由生得新。當其沈思獨往，逸興遄飛，自成情理之高，無預搜討之

末。全謝山爲樊謝作墓碣，謂深於言情，故其擅場尤在詞。謝山初不攻倚聲之業，然斯言獨得樊榭之概。謝山又云：「樊榭畢生，以寬句爲自得。」

又《明詞不振》 金元工於小令套數而詞亡。論詞於明，並不逮金元，遑言兩宋哉。蓋明詞無專門名家，一二才人如楊用修、王元美、湯義仍輩，皆以傳奇手爲之，宜乎詞之不振也。其患在好盡，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昔張玉田論兩宋人字面，多從李賀、溫岐詩來，若近俗近巧，詩餘之品何在焉。又好爲之盡，去兩宋醞藉之旨遠矣。

《問花樓詞話・唐宋元明》 明以時文取士，作者輩出，詩學殊遜唐、宋。即如塡詞，雖劉誠意之雄略，夏少師之警悟，坊間所傳二公閒元樂、浣溪沙諸闋，猶恆入耳。王元美《藝苑卮言》，辨晰詞旨，而所爲小令，頗近彫琢。長調亦多蕪雜。尤可笑者，小諾皐二闋，信手塗抹，眞是盲女彈詞，醉漢罵街。升庵論詞，時有妙會，摹寫處，亦傷尖薄。不獨花犯、箇儂諸小令也。先廣文謂有明無詞人，信然信然。

《七頌堂詞繹・詞有初盛中晚》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塡詞淺說・詞爲詩餘》 詞爲詩餘，樂之支也。樂府之名，始於西漢，有鼓吹、橫吹、清商、雜調諸名。六朝沿其聲調，更增藻豔，與詞漸近。唐人清平調、鬱輪袍、涼州、水調之類，皆以絕句被笙簧。於是太白、飛卿輩創立憶秦娥、菩薩蠻等曲，而詞與詩遂分。至宋而其體益備，設大晟樂府，領以專門名家，比切宮商，不爽銖黍於依永和聲之道，洵爲盛矣。迨金變而爲曲，元變而爲北曲，而曲又與詞分。明分北曲爲南曲，愈趨愈靡。是知詞之爲體，上不可入詩，下不可入曲。要於詩與曲之間，自成一境。守定詞場疆界，方稱本色當行。至其宮調、格律、平仄、陰陽，尤當逐一講求，以期完美。

《聽秋聲館詞話・明忠烈偉人詞》 世人動以詞爲小道，且以情語豔語爲深戒，甚或以須有關繫之論，概及於詞。抑知夫子刪詩，以二南冠首，豈無意哉。正惟家庭之內，情意眞摯，充類至盡，而後國治天下平。況《離騷》之芳草、美人，卽國風之卷耳、淑女，古人每借閨襜以寓諷刺。詞之旨趣，實本風騷，情苟不深，語必不豔，惜後人不能解不知學耳。就明而論，詞學幾失傳矣，而穠詞麗製，半出自忠烈偉人。如趙忠毅（南星）立朝侃侃，以忤魏忠賢削籍謫戍，有《楊花次章質夫韻》（〈水龍吟〉）云：「春來忒覺愁人，亂紅已是翩翻墜。楊花更慘，連空映日，撩人情思。飛過高城，尋來小院，從教門閉。偶蘋風乍定，商量暫住，低飛燕，還扶起。何處疑花亂玉，幾曾堪髻簪衣綴。蘭閨人倦，多愁牽夢，難成易碎。小玉聲喧，晴天雪下，香階無水。憶遼西何處，神魂蕩漾，暗拋紅淚。」范中丞（文光）巡撫川南，殉明難，有《再贈梁姬》，（〈浣溪沙〉）云：「夙世剛修半面緣。西風吹上五湖船。秋來瘦骨倍堪憐。癡想只教魂孟浪，閒情空對影留連。相思同入藥鑪煎。」又如陳忠裕（子龍）、吳節愍（易）、夏節愍（完淳），皆以明亡殉難。忠裕（〈浣溪沙〉）云：「半枕輕寒淚暗流。愁時如夢夢時愁。角聲初到小紅樓。　風動殘燈搖繡幕，花籠微月澹簾鉤。廿年舊恨上心頭。」（〈千秋歲〉）云：「章臺西弄。纖手曾攜送。花影下，相珍重。玉鞭紅錦袖，寶馬青絲韁。人去後，簫聲永斷秦樓鳳。　茵荅雙燈捧。翡翠香雲擁。金鏤枕，今誰共。醉中過白日，望裏悲青塚。休恨也，黃鶯啼破前春夢。」吳節愍（〈一翦梅〉）云：「紅染青楓白露霏。江上鴻棲。城上烏棲。扁舟獨自倒金巵。霜下花稀。月下星稀。　世事紛紛總弈棋。釁也西施。笑也西施。墜歡如夢更休提。羨煞鴟夷。惱煞鴟夷。」夏節愍（憶王孫）云：「珠簾斜捲翠鬟垂。晚日重樓人未歸。細按紅牙嬾畫眉。影徘徊。一種東風幾樣吹。」（〈卜算子〉）云：「秋色到空閨，夜掃梧桐葉。誰料同心結不成，翻就相思結。　十二玉闌干，風颱燈明滅。立盡黃昏淚幾行，一片鴉啼月。」之數公者，皆勝朝有數人物，烏得以豔詞少之。彼杜于皇、沈天羽、李笠湖輩，街談里語塡塞滿紙，乃自詡爲意新句奇，是誠詞家之蠹，其竊名一時，幸哉。

又《清初大臣詞》 韓忠獻、趙清獻、范文正、李忠定，爲有宋一代名臣，而詞采流傳，如「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明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與「寶瑟塵生，金雁空零落」，「悵青春又過，年年此恨，滿東風淚」等語，足與勳業並昭千古。我朝如湯文正（斌）、陳文貞（廷敬）、陳勤恪（鵬年），文章經濟，媲美前賢，亦有詞句流傳。文貞（〈紅窗聽〉）云：「玉軫霜弦欣暫倚。更何必、碎從燕市。窗燈簾月閑相對。覺吾將老矣。

目送手揮聊復爾。正良夜、碧天如水。漏聲初起。征鴻過盡，奈鄉愁難寄。」文正秋日閒居(滿庭芳)云：「雲澹霜洲，雁飛葭蒲，兩行煙樹柴門。紙窗茅屋，秋氣映朝暾。壯歲歸田賦就，閒居好，高卧邱園。耦耕侶，荷鋤問訊，紅葉認山村。　漫論。今古事，柴桑谷口，往跡猶存。任茶香竹里，酒沸松根。倚枕清眠初覺，東籬看，菊蕊堪餐。憑闌坐、南華一卷，諷詠到黃昏。」勤恪寒夜對酒(浪淘沙)云：「殘月轉新晴。夜靜寒生。霜花如雨撲簾旌。最是高堂今夕夢，暗數歸程。　無計破愁城。驀地心驚。十年宦海竟何成。縱使圍鑪還對酒，到底淒清。」或鄙詞爲小道，無足稱者。抑知古今名臣，每多寄興，不僅歐蘇兩文忠，足占詞壇俎豆也。

文廷式《雲起軒詞自序》　詞家至南宋而極盛，亦至南宋而漸衰。【略】沿及元、明，而詞遂亡，亦其宜也。有清以來，此道復振。國初諸家，頗能宏雅，邇來作者雖衆，然論韵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八代之懷，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語也。詞者，遠繼風騷，近沿樂府，豈小道歟。自朱竹垞以玉田爲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爲冗漫，以二窗爲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二百年來，不爲籠絆者，蓋亦僅矣。曹珂雪亦俊爽之致，蔣鹿潭有沉深之思，成容若學陽春之作，而筆意稍輕，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於方罫者也。

張惠言《張氏詞選序》　叙曰：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略】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詞苑萃編》卷二《辨證二・明代詞不被管絃》引《詞統》　教坊李節箏歌，何元朗品爲第一。金陵全盛時，顧東橋必用箏琶侑觴。相傳武宗南巡，樂工頓仁隨駕，學得金元雜劇，何元朗家小鬟，盡得其曲而用之。比得詞調，猶作引子過曲。今供筵所唱，類具時曲，並無人問及詞調。則倚聲之被管絃者，歿未百年，而竟成廣陵散矣。

《蕙園詞話・論詞三十則》二　詞學肇自隋唐，盛於兩宋。【略】至元季盛行南北曲，競趨製曲之易，益憚塡詞之艱，宮調遂從此失傳矣。有明一代，未尋廢墜，絕少專門名家。間或爲詞，輒率意自度曲，音律因之益棼。我朝振興詞學，國初諸老輩，能矯明詞委靡之失，鑄爲偉詞。如朱竹垞、陳迦陵、厲樊榭諸先生，均卓然大雅，自成一家。陽羨萬氏紅友，獨求聲律之原，廣取唐、宋十國之詞，折衷剖白，精撰詞律二十卷。雖不免尚有遺漏舛誤，而能於荆棘之內，力闢康莊，實爲詞家正軌。我聖祖既選歷代詩餘，復御製詞譜，標明體調，中分句韻，旁列平仄，俾承學之士有所遵循，詞書於是大備。倘能從此審定調律，討論宮商，庶幾可得樂章之遺，冀復大晟之舊。故今之爲詞者，必依譜律所定字句，辨其平仄，更於平聲中分爲入聲所代，上聲所代，於仄聲中分爲宜上、宜去、宜入，音聲允洽，始爲完詞。若謂既不能譜入管絃，何妨少有出入。藉宋、元、明人之誤聲誤韻，以自文其失律失諧，則且貽誤後人，不如勿作。今錄友人近詞，專以協律爲主。稍一背馳，雖有佳詞，亦從割愛。

又三　萬紅友作《詞律》，不收明人自度腔，極爲卓識。詞譜列調已多至八百二十有六，加以東澤綺語喜以舊調改立新名，更覺不可究詰。明人知音者少，率意命名，遂無底止。昔金冬心先生有自度曲一卷，序云：「予之所作，自爲已律。家有明童數輩，皆擅歌喉。每曲成，付之宮商，哀絲脆竹，未嘗乖於五音而不合度也。」余謂既無宮調足據，又無工尺可循，恐不免英雄欺人，不敢引以爲據。頗思搆求十二律八十四調旋相爲宮之法。惟近見寶山蔣劍人敦復所著樂律指南，能闡四清聲六變律之謬。惜其人已逝，不獲與之考求。竊謂世多好學深思之士，如能一遇，當師事之。

《左庵詞話・八旗詞家》　八旗詞家，向推納蘭容若《飲水》《側帽》二詞，清微淡遠。嗣嘉道間，子久方伯承齡著有《冰蠶詞》，一時許爲作家。然音調雅諧，猶嫌意少。咸同間有姚秋士比部斌桐，亦工塡詞，遺有《還初堂集》，清麗芊綿，似出子久方伯之右。近則鄭叔問中翰文焯，刻有《瘦碧詞》，才名著聞江南，此外罕聞有專集。

又《清人詞》　顧貞觀詞：「古今來，一例斷腸回首。」陳維崧詞：「腸斷也，百花生日，只是無聊。」沈岸登詞：「打起沙頭宿雁，分付與、一寸紅箋。紅箋迭，沈吟路遙，雁也難傳。」許田詞：「漾花梢，一朵行雲，化水痕難覓。」王策詞：「落盡櫻桃，濕盡棠梨，天也沒些分曉。聽風聽雨，忽聽到、弄晴啼鳥。」黃憲清詞：「月自纏綿花自妒，人自無聊。醒着欲眠眠着醒，燈也心焦。」趙慶熹詞：「又落碧桃花，紅了來時路。」汪焜詞：「記得盟時，笑指髻邊釵。記得髻邊釵上，雙鳳不分開。」趙我佩詞：「樓外垂楊樓上人，同是懨懨病。」「記得去時言，約在梅開後。風信而今過海棠，到底歸來否。」周星譽詞：「牆裏梨花花上月，花底闌干，無賴是秋鴻。」「但寫人人，不寫人何處。」承齡詞：「縱說道東風，年年依舊，老了楊枝。」潘飛聲詞：「夢魂如水一痕消。不信人間，眞有可憐宵。」「只是紅牆，遮不住簫聲。」周星詒詞：「夕陽闌角紅膩，芭蕉搖得秋碎。」嚴秋槎詞：「思量自入朱門，空房小膽，偏住在深深深院。呢喃燕子歸來，匆匆又去。剛訴了、春愁一半。」錢瑗詞：「閒恨閒愁千萬種，寫來紙角都無縫。慣聽鵲聲檐外弄。燈花也把人兒哄。」張道詞：「夢魂賺得無凭準。」蔣春霖詞：「一片春愁，漸吹漸起，恰似春雲。」恰是詞中絕妙語。

又《國朝詞綜》　《詞綜》所選錄國朝人諸詞，大半研鍊典麗。咏物作各求細切，極其刻畫。然咏味之，究嫌無甚意致。

《詞學集成》卷一《張惠言詞論高出流輩》　常州張皋文先生校錄唐宋詞凡四十四家，僅一百十六首，可謂嚴矣。其序論云：「唐之詞人，李白爲首。【略】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略】故自宋之亡而鄭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支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詒案：此論高出流輩，發前人所未發。然如朱、厲二公，清眞雅潔，似猶不足爲正聲。）

又《詞壞於元明》　六合徐燕《水雲樓詞序》云：「詩餘之作，蓋亦樂府之遺。孤臣孽子，勞人思婦，籲閽闔而不聰，繼以歌哭。懼正容之莫悟，矢以曼音。其體卑，其思苦，其寄託幽隱，其節奏嘽緩。故爲之者，必中句中矩，端如貫珠，宜宮宜商，較之纍黍。【略】元之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淫哇日起，正始胥亡，高論鄙之。弁髦小儒，鼓其瓦缶，臣質之死，匠石傷焉。」（詒案：「元人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二語，詞之壞於明，而實壞於元。俳優竄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開而井田之舊跡難尋。夫詞變爲曲，猶詩變爲詞，非製曲之過，乃塡詞之過。然曲之粗鄙，製曲者取悅於俗耳，則元人不得辭其責矣。）

又《詞亦可以初盛中晚論》　尤悔菴（侗）《詞苑叢談序》云：「詞之系宋，猶詩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略】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本朝而恢其盛【略】。」又《詞繹》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略】。」（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瑣屑，周、張之孅靡，已近於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強人意。至南宋白石、玉田，始稱極盛，而爲詞家之正軌。【略】晚唐之詩，未可厚非，元明之詞不足道，本朝朱、厲步武姜、張，各有眞氣，非明七子之貌襲。其能自樹一幟者，其惟《飲水》一編乎。尤序固非探源之論，《詞繹》所云，亦未得其要領。）

又卷五《朱竹垞不菲薄明人》　竹垞先生《黑蝶齋詞序》云：「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或寡矣。」（詒案：先生論詞，未嘗菲薄明人。）

又《不必以南宋壓倒明人》　《蓮子居詞話》云：「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人孟浪言詞者示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尚茲。」（詒案：明人之孟浪，卽北宋之粗疏，何必以南宋壓倒明人乎。）

又卷六《各家詞序》　吳穀人《露蟬詞序》云：「詞者既限之長短，復拘以聲律。片言未協，則病其啞鐘，隻字未諧，則譏同濕鼓。故必選勝以定質，蕩滌以證音。而後宛轉入情，案衍式度。蓋閭娥之產，非繪爲纂繹，不能見其娥孌也，般輸之巧，非漸乎矩鑿，不能美乎輪奐也。」又《銀藤詞序》云：「倚聲之道，雅正爲難。質實者連蹇而滯音，浮華者苛縟而喪志。其或猛起奮末，徒規於虎賁，陰淫案衍，漸流爲靡弄。翩其返矣，又何稱乎。」又《竹滬漁唱序》云：「詞之道情欲其幽，而韻欲其雅，摹其履舄，則病在淫哇。雜以箏琵，則流爲傖楚。」又嚴叙云：「以綺麗之傷骨，而力洗穠纖，以奮勵之滯音，而務懲偏宕。采湘丸以植骨，援颺藹以流韻。騰其餘絢，足煥采於雲

藍，習其恆姿，亦奮秀於山綠。」又陳叙云：「詞以韻流，當效玉田之雅。詞以情勝，須兼竹屋之癡。」以上各序，雖就各家之長而被以腴詞，其所論，實倚聲家矩矱也。

《賭棋山莊詞話・閩詞家》 吾閩詞家，宋元極盛，要以柳屯田、劉後村爲眉目。明代作者雖少，然如張志道以甯、王道思愼中、林初文章，亦復流風未泯。又繼以余澹心懷、許有介友、林西仲雲銘、丁雁水煒、韜汝淖。雁水與竹垞、電發友善，其名尤著。近葉小庚太守申薌亦擅此學，著《詞存》、《詞譜》等書。有〔金縷曲〕詠落花云：「命莫如花薄。歎年年、一番春盡，一番飄泊。辜負東皇栽培意，生受封家惡據。況更有、許多做作。飛上錦茵能有幾，但吹來簾櫳眞無著。回首視，孰清濁。紅嫣紫姹何如昨。想都因、未除結習，俗緣難却。琪樹瓊花神仙品，一染紅塵便錯。空悵望、蓬瀛樓閣。此別天鈞成小謫，也有人說道人間樂。身世事，查難託。」時太守由翰林改縣，故不無玉堂天上之感。

又《國初三毛》 國初三毛：稚黃、西河、鶴舫際可。稚黃、西河較勝，西河論詞多確鑿。即稚黃談藝亦復不苟。議者徒訾其塡詞名解之附會穿鑿，遂盡沒其眞耳。鶴舫與吾閩林西仲善，文亦相似，均非上乘正法眼也。其〔蝶戀花〕云：「桂魄凄涼寒玉宇。顧影無慘，影也添凄楚。爲月不眠情更苦。明朝願下廉纖雨。」翻說頗覺新妙。

又《竹垞論詞》 竹垞曰：「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此爲當時孟浪言詞者，發其實，北宋如晏、柳、蘇、秦，可謂之不工乎。且竹垞之與李十九論詞也，亦曰「慢詞宜師南宋，而小令宜師北宋矣。」蓋明自劉誠意、高季迪數君而後，師傳既失，鄙風斯煽，誤以編曲爲塡詞。故焦弱侯《經籍志》備採百家，下及二氏，而倚聲一道缺焉。蓋以鄙事視詞久矣，升庵、弇州力挽之，於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諸作者。其後耳食之徒，又專奉《花間》爲準的，一若非《金荃集》、《陽春錄》，舉不得謂之詞，幷不知尚有辛、劉、姜、史諸法門。於是竹垞大聲疾呼，力闡宗旨，而強作解事之譏，遂不禁集矢於楊、王矣。然二君復古之功，正不可沒。至今日襲浙西之遺製，鼓秀水之餘波，既鮮深情，又乏高格，蓋自樊榭而外，率多自檜無譏，而竹垞又不免供人指摘矣。蓋嗣法不精，能累初祖者率如此。

又《小山詞社》 雍正、乾隆間，詞學奉樊榭爲赤幟，家白石而戶梅溪矣。惟王小山太守（時翔）及其姪漢舒秀才（策）獨倡溫、李、晏、秦之學，其時和之者，顧玉停行人（陳垿）、毛鶴汀博士（健）、徐冏懷秀才（庾），又有素威（輅）、穎山（嵩）、存素（憲）三秀才，皆王門一姓之俊。笙磬同音，壎篪迭奏，欲語羞雷同，誠所謂豪傑之士矣。太倉自吳祭酒而後，風雅於茲再盛。小山有《香濤》、《紺寒》、《青綃》、《初禪》等集。其自跋云：「詞至南宋始稱極工，誠屬創見。然篤而論之，細麗密切，無如南宋。而格高韻遠，以少勝多，北宋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余年十五，愛歐陽、晏、秦之作，摹其豔製，得二百餘首。年來與里中舉詞社，強效南宋不能工也。」

又《續編・凌廷堪論詞》 宣城張其錦，次仲之高弟也。述其師之言曰：「詞者詩之餘也，昉於唐，沿於五代，具於北宋，盛於南宋，衰於元，亡於明。【略】塡詞之道，須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略】猶禪之南宗也。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主，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元代兩家並行，有明則高者僅得稼軒之皮毛，卑者鄙俚淫褻，直拾屯田、豫章之牙後。我朝斯道復興，若嚴蓀友、李秋錦、彭羨門、曹升六、李畊客、陳其年、宋牧仲、丁飛濤、沈南渟、徐電發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風氣初開，音律不無小乖，詞意微帶豪豔，不脫草堂前明習染。唯朱竹垞氏，專以玉田爲模楷，品在衆人上。至厲太鴻出，而琢句鍊字，含宮咀商，淨洗鉛華，力除俳鄙，清空絕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壘矣。又必以律調爲先，詞藻次之。昔屯田、清眞、白石、夢窗諸君，皆深於律呂，能自製新聲者。其用前人舊譜，皆恪守不敢失，況其下乎。」（梅邊吹笛譜目錄跋後）按篇中多持平之論，以視主張姜、史，掊擊辛、劉者，其識解固高人一等矣。至論國朝詞，則各言所見，且當時風氣之所趨，亦足以考流派矣。

《詞壇叢話・詞至明亡》 詞至于明，而詞亡矣。明初如楊孟載、高季迪、劉伯溫輩，溫麗芊綿，去兩宋不遠。至李昌祺、王達善、楊升庵之流，風格稍低，猶堪接武。自馬浩瀾輩出，淫詞穢語，風雅掃地。明末陳人中，爲一時傑出。但氣數近小，國運使然。

又《清詞以朱陳爲冠》 詞至國朝，直追兩宋，而等而上之。作者如林，要以竹垞、其年爲冠。朱、陳外，首推太鴻。譬之唐詩，朱、陳猶李、杜，

太鴻猶昌黎。作者雖多，無出三家之右。

又《詞壇五家之長》 賀方回之韻致，周美成之法度，姜白石之清虛，朱竹垞之氣骨，陳其年之博大，皆詞壇中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者。

又《南北並峙》 藕漁小令之妙，獨絕一時，與漁洋南北並峙可也。

又《清初諸家》 國初諸老之詞，論不勝論。而最著者，除吳、王、朱、陳之外，莫如棠邨。秋岳、南溪、珂雪、蓺香、華峰、飲水、羨門、秋水、符曾、分虎、晉賢、覃九、蘅圃、松坪、西堂、莘野、紫綸、奕山諸家，分道揚鑣，各樹一幟。而飲水、羨門、符曾、分虎，尤爲傑出。

又《三家度越前代》 讀諸家詞後，讀竹垞詞，令人神觀飛越。讀竹垞詞後，讀其年詞，令人拔劍悲歌。讀其年詞後，讀樊榭詞，令人神閒意遠，時作濠濮上想。國朝有此三絕，所以度越前代與。

又《乾隆詞家》 竹香以詞名武陵，漁川以詞名臨潼，橙里以詞名安徽。位存、龍威，兩雄相峙。俱能出入兩宋，變化三唐。余每病諸公，家數近小，祇可稱名家，不足稱大家也。得史位存起而囊括之，而國初諸老之風，又見於乾隆初矣。

又《位存詞兼有衆美》 位存詞，兼有衆美，純粹以精。其才力不逮其年、竹垞、太鴻三家，而情詞之妙，是亦我朝之張子野也。

又《鄭蔣兩家不同》 心餘詞，秋氣滿紙。燈下讀之，其光如豆，與板橋同一筆墨恣肆。其不及板橋者，以心餘詞太着力，而氣仍不聚。板橋詞不着力，而精神團聚，已力透紙背矣。

又《吳竹嶼詞逼眞南宋》 吳竹嶼詞，風流閒雅，逼眞南宋諸君。同時作者雖多，然璞函之外，無出湘雲、心餘、竹嶼之右者。

又《蔣吳詞在湘雲下》 心餘以魄力爭雄，竹嶼以風流制勝，皆同時之錚錚者。然皆在湘雲下。

又《璞函詞風》 璞函詞，直逼朱陳，分鑣樊榭。芝田、晴波、蠡槎、蠡漁，起而羽翼之，而詞又一變。

又《詞手先後而生》 其年、竹垞，千古僅見，會於一時。十餘年而生一太鴻。又十餘年而生一位存。又數十年而生一璞函。一代詞手，先後而生，天若有意於其間也。

又《穀人以後詞家》 朱、陳之後有太鴻，太鴻之後有位存，位存之後有璞函，璞函之後有穀人。穀人之後，數十年來，如蓉裳、伊仲、次仲、頻伽、米樓、荔裳、秋舲、吉暉、竹所諸君，後先繼起，非不精妙，然無有越穀人之範圍者。穀人眞詞中絕調也。

《白雨齋詞話》卷一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國初諸老，多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則朱氏（彝尊）《詞綜》。持法精嚴，則萬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遹）《詞藻》、《金粟詞話》，及《西河詞話》（毛奇齡）、《詞苑叢談》（徐釚）等類，或講聲律，或極豔雅，或肆辯難，各有可觀。顧於此中眞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撰爲此編，盡掃陳言，獨標眞諦。古人有知，尚其諒我。

又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自國初諸公出，如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之盛。然規模雖具，精蘊未宣，綜論群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眞，謀色揣稱，雅而不韵；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豔，遂以爲晏歐復生，不知晏歐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反是者一陳其年，然第得稼軒之貌，蹈揚湖海，不免叫囂。樊榭窈然而深，悠然而遠，似有可觀，然亦特一邱一壑，不足語於滄海之大，泰華之高也。

又卷三 詞至於明，而詞亡矣。伯溫、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輩，句琢字鍊，枝枝葉葉爲之，益難語於大雅。自馬浩瀾、施閏仙輩出，淫詞穢語，無足置喙。明末陳人中能以穠艷之筆，傳淒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視國初諸老，已難同日而語，更何論唐、宋哉。

又 有明三百年中，習倚聲者，不乏其人。然以沉鬱頓挫四字繩之，竟無一篇滿人意者，眞不可解。

又 國初諸老，同時傑出，幾欲上掩兩宋。然才力有餘，沉厚不足。蓋一代各有專長，宋詞已成絕技，後世不能相加也。

又 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廢。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況周、秦兩家，實爲南宋導其先路。數典忘祖，其謂之何。

又 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爲巨擘，後人每好揚朱而抑陳，以爲竹垞獨得南宋眞脈。嗚呼，彼豈眞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笑也。

又　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遒，塡詞之富，古今無兩。只是一發無餘，不及稼軒之渾厚沉鬱。然在國初諸老中，不得不推爲大手筆。

又　或問其年、竹垞，一時兩雄，不知置之宋人中，可匹誰氏。余曰：「此不可相提並論也。陳、朱才力極富，求之宋名家亦不多覯，而論其所造，則去宋賢甚遠。宋賢得其正，陳、朱得其偏。宋賢得其精，陳、朱得其粗。自詞有陳、朱，而古意全失矣。」

又　二李詞絕相類，大約皆規模南宋，羽翼竹垞者。符曾較雅正，而才氣則分虎爲勝。

又卷四　厲樊榭詞，幽香冷豔，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在國朝詞人中，可謂超然獨絕者矣。論者謂其沐浴於白石、梅溪（徐紫珊語），此亦皮相之見。大抵其年、錫鬯、太鴻三人，負其才力，皆欲於宋賢外別開天地。而不知宋賢範圍，必不可越。陳、朱固非正聲，樊榭亦屬別調。

又　太倉諸王皆工詞，漢舒尤爲傑出，次則小山。小山工爲綺語，才不高而情勝，措語亦自婉雅，無綺羅惡態。

又　其年詞沉雄悲壯，是本來力量如此。又加以身世之感，故涉筆便作驚雷怒濤，所少者，沈厚之致耳。板橋、心餘，未落筆時，先有意爲劉、蔣，金剛努目，正是力量歉處。

又　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乘矣。然畢竟尚有氣魄，尚可支持。心餘則力弱氣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學心餘，愈趨愈下，弊將何極耶。

又　研南學南宋，合者得其神理。賓谷學南宋，合者得其意趣。皆出陸南廂之右，而皆未能深厚。

又　張哲士當時頗以詩詞名，然其於詩太淺太薄，直似門外漢。詞則規模樂笑翁，間有合處。板橋詩勝於詞，四科則詞勝於詩，各取其長可也。

又　江橙里詞，清遠而蘊藉。沈沃田稱其「劇銑肝腎，磨濯心志，苦心孤詣以爲詞。」可謂難矣。然余觀（練溪漁唱），句琢字鍊，歸於純雅，只是不能深厚。蓋知學南宋，而不得其本原。（本原何在，沉鬱之謂也，不本諸風騷，焉得沉鬱。）國朝詞家，多犯此病。故驟覽之，居然姜、史復生。深求之，皆姜、史之糟粕。惟陳迦陵兀吼熊啼，悍然不顧，雖非正聲，不得謂非豪傑士。

又　其年、竹垞，才力雄矣，而意境未厚。位存、湘雲，韻味長矣，而氣魄不大。詞之爲道，正未易言精也。

又　風流婉雅，是竹嶼本色。吳中七子，璞函而外，固當首屈一指。

又　蔣心餘詞，氣粗力弱，每有支撐不來處。匪獨不及迦陵，亦去板橋甚遠。

又　趙璞函詞，措語穠至，用筆清虛，規模亦甚宏遠，可與竹垞、樊榭並驅爭先。璞函詞，穠艷是其本色。然能規橅古人，不離分寸。故雅而不晦，麗而有則。視國初名家，正不多讓。

又　璞函豔詞，情最深，味最濃，筆力卻絕遒。與竹垞分道揚鑣，各有千古。

又　萬事萬理，有盛必有衰。而於極衰之時，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詞盛於宋，亡於明。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原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別眞僞。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盛衰之感，殊係人思，獨詞也乎哉。

又卷五　詞至國初而盛，至毗陵而後精。近時詞人莊中白，夐乎不可尚已。譚氏仲修，亦駸駸與古爲化。鹿潭稍遜皋文、莊、譚之古厚，而才氣甚雄，亦鐵中錚錚者。

又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嗣是六百餘年，鮮有知者。得茗柯一發其旨，而斯詣不滅。特其識解雖超，尚未能盡窮底蘊。然則復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庵乎。

又　《國初十六家詞》（孫默編）獨遺竹垞，殊不可解。其中王士祿、王士禎，於詞一道，並非專長，不知何以列入。又尤侗、董俞、陳世祥、黃永、陸求可、鄒祇謨等詞，根柢既淺，措語又不盡雅馴，尚非分虎、符曾、藕漁之匹，（二李一嚴亦未入選。）亦何敢與小長蘆抗哉。去取太不當人意。而紀文達公謂國初塡詞之家，略約具是，亦失之不檢也。

又　《國朝詞綜》之選（王昶編），去取雖未能滿人意，大段尚屬平正，余亦未敢過非。惟《明詞綜》之選，實屬無謂。然有明一代，可選者寥寥無幾，（高者難獲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約不過數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選之平庸也。

又　以詞較詩，唐猶漢魏，五代猶兩晉六朝，兩宋猶三唐，元明猶兩宋，國朝詞亦猶國朝之詩也。

又　序《大雅集》云：「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詩教

雖衰，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詞至兩宋而後，幾成絕響。古之爲詞者，志有所屬，而故鬱其辭，情有所感，而或隱其義。而要皆本諸風騷，歸於忠厚。自新聲競作，懷才之士，皆不免爲風氣所囿，務取悅人，不復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爲蘇、辛，而失其沉鬱。竹垞以清和爲姜、史，而昧厥旨歸。下此者更無論矣。無往不復，皐文溯其源，蒿庵引其緒，兩宋宗風，一燈不滅。斯編之錄，猶是志也。」

又卷六　明代施浪仙《花影詞》四卷，卑卑不足道。求其稍近於雅者，不獲三五闋。同時馬浩瀾亦有《花影詞》三卷。陳言穢語，又出浪仙之下。而當時並負詞名，即後世猶有稱述之者。眞不可解。

又　朱、陳、厲三家，可謂極詞之變態。以云騷雅，概未之聞。

又　陳、朱詞，顯悖乎風騷。樊榭則隱違乎風騷。而不知風騷門徑，必不容與之相背也。

又　陳以雄闊勝，可藥纖小之病。朱以雋逸勝，可藥拙滯之病。厲以幽峭勝，可藥陳俗之病。不可謂之正聲，不得不謂之作手。

又　迦陵雄勁之氣，竹垞清雋之思，樊榭幽豔之筆，得其一節，亦足自豪。若兼有衆長，加以沉鬱，本諸忠厚，便是詞中聖境。

又　位存詞規模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璞函則輕圓俊美，跌宕縱橫，鼓吹陳、朱，正不多讓，皆國朝之哲也。

又　雍乾以還，詞人林立。如南薇、橙里輩，非無磨琢之工，而卒不能超然獨絕者，皆苦不知本原所在。故下不至如楊、郭之卑靡，上亦難窺姜、史之門戶。後之爲詞者，不根柢於風騷，僅於詞中求生活，又無陳、朱才力，縱極工巧，亦不過南薇、橙里之匹。則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矣。尚安足爲貴乎。

又卷七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斯編若傳，輪扶大雅，未必無補。

又　詞至元、明，猶詩至陳、隋。茗柯、蒿庵猶陳射洪、張曲江也。嗣後誰爲太白，收前古之終。誰爲杜陵，別出旗鼓，以開來學哉。（朱、陳不能與古化，雖敢於變古，終無少陵手段，不足範圍後學也。）

又卷八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皐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柯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函、蔣鹿潭是也。詞中之次乘也。有有文無質者，劉改之、施浪仙、楊升庵、彭羨門、尤西堂、王漁洋、丁飛濤、毛會侯、吳薗次、徐電發、嚴藕漁、毛西河、董蒼水、錢保馚、汪晉賢、董文友、王小山、王香雪、吳竹嶼、吳穀人諸人是也。詞中之下乘也。有質亡而並無文者，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荔裳、郭頻伽、袁蘭邨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論詞者本此類推，高下自見。

譚獻《復堂日記》（壬申）　戴園獨居，誦本朝人詞，悄然於錢葆馚、沈遹聲，以爲猶有黍離之傷也。蔣京少選《瑤華集》，兼及雲間三子。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歐、晏之流，未足以當李重光。」然則重光後身，惟卧子足以當之。嘉慶時，孫月坡選七家詞，爲厲樊榭、林蠡槎、吳枚庵、吳穀人、郭頻伽、汪小竹、周稚圭，去取精審。予欲廣之爲前七家，則轅文、葆馚、羨門、漁洋、梁汾、容若、遹聲，又附舒章、去矜，其年爲十家。後七家則皐文、保緒、定庵、蓮生、海秋、鹿潭、劍人，又附翰風、梅伯，少鶴爲十家。詞自南宋之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稍存比興。明則卧子，直接唐人，爲天才。近代諸家，類能祧南宋而規北宋，若孫氏與予所舉二十餘人，皆樂府中高境，三百年所未有也。

又（丁亥）　閱阮亭《詩餘》一卷，與予舊藏寫本微異。嚴修能《柯家山館詞》，婉約可歌。袁湘湄《洮瓊館詞》，秀潤如秋露中牽牛花也。

又《篋中詞序》　國朝二百餘年，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書、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圖，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至於塡詞，僕少學焉，得本輒尋其所師，好其所未言，二十餘年而後寫定，就所睹記，題曰《篋中》。其事爲大雅所笑，其旨與凡人或殊。容若、竹垞而後，且數變矣，論具卷中，不贅縷也。李白、溫岐，文士爲之；昇元、靖康，君王爲之；將相大臣，范仲淹、辛棄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志士遺民，王沂孫、唐玨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論賦曰：「懲一而勸百。」又曰：「曲終而奏雅。」麗淫麗則，辨於用心，無小非大，皆曰立

言，惟詞亦有然矣。

《復堂詞話・黃氏詞綜續編》 閱黃燮清韻珊選《詞綜續編》。塡詞至嘉慶，俳諧之病已淨，即蔓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常州派興，雖不無皮傅，而比興漸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爲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佻染飭飣之失，而流爲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眞、夢窗、中仙之緒既昌，玉田、白石漸爲已陳之芻狗。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近世經師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張皋文、龔定庵多工小詞，其理可悟。

又《陳朱詞》 錫鬯、其年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到。嘉慶以前，爲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

又《郭頻伽詞》 南宋詞敝，瑣屑飣餖，朱、厲二家，學之者流爲寒乞。枚庵高朗，頻伽清疏，浙派爲之一變。而郭詞則疏俊少年尤喜之。予初事倚聲，頗以頻伽名雋，樂於風詠；繼而微窺柔厚之旨，乃覺頻伽之薄。又以詞尚深澀，而頻伽滑矣。後業辨之。

又《二張詞》 翰風（柯謹按：即張琦。）與哲兄（柯謹按：即張惠言。）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闢，而奥窔始開。其所自爲，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信非虛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由二張而始尊耳。

又《周濟詞》 《茗柯詞選》（柯謹按：即《宛鄰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其言曰：「愼重而後出之，馳騁而變化之，胸襟醞釀，乃有所寄。」又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野人緣劇喜怒，能出矣。」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筏》，（柯瑾按：即《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止庵自爲詞，精密純正，與茗柯把臂入林。

又《厲樊榭詞》 太鴻思力可到清眞，苦爲玉田所累，塡詞至太鴻，眞可分中仙、夢窗之席，世人爭賞其飣餖窾弱之作，所謂微之識碱砆也。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後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浙派爲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爲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錄乾隆以來愼取之。

又《粵三家詞》 嶺南文學，流派最正，近代詩家張黎大宗，餘韻相禪。塡詞有陳蘭甫先生，文儒蔚起，導揚正聲。葉南雪爲春蘭，沈伯眉爲秋菊，婆娑二老，並秀一時。約梁君將合二集，益以寓賢汪玉泉，爲《粵三家詞》云。

王昶《明詞綜序》 國初朱竹垞太史集三唐五代宋金元之詞，汰其蕪雜，簡其精粹，成《詞綜》三十六卷，汪氏晉賢刻之，爲後世言詞者之準則。予尚以其不及明詞爲憾。蓋明初詞人，猶沿虞伯生、張仲舉之舊，不乖於風雅。及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至楊用修、王元美諸公，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則均雜於俚俗矣。然一代之詞，亦有不可盡廢者。故御選《歷代詩餘》，擷取者一百六十餘家。予友桐鄉汪康古又謂竹垞太史於明詞，曾選有數卷，未及刊行，今其本尚存汪氏，頻訪之而不得。嘉慶庚申，遇汪小海於武林，則太史未刻之本在焉。於是即其所有，合以生平所搜輯，得三百八十家，共成十二卷，彙而鐫之，以附《詞綜》之後。選擇大旨，亦悉以南宋名家爲宗，庶成太史之志云爾。

《歲寒居詞話・清詞人》 清初詞人，如吳駿公、梁玉立、龔孝升、曹潔躬、陳其年、朱竹垞、嚴蓀友諸家，詞采精善，美不勝收。中間先徵君稚威、吳穀人、洪北江、錢曉徵，均稱後勁。嘉道以來，則以龔定庵、惲子居、張皋文輩爲足繼雅音也。

又《清初三家》 倚聲之學，國朝爲盛，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詞壇。陳天才豔發，辭鋒橫溢。朱嚴密精審，超詣高秀。容若《飲水》一卷，側帽數章，爲詞家正聲。散璧零璣，字字可寶。楊蓉裳稱其騷情古調，俠腸俊骨，隱隱弈弈，流露于毫楮間。玉津少年所爲《鐵笛詞》一卷，刻羽調商，每逢凄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時恨不與容若同時耳。

又《詞韻》 宋元以來，作者雲興，但有製調之文，絕無韻選之事。嘉慶時，秦敦夫取阮文達《詞林韻釋》，名曰《棠棲軒》，而不知即元人所刻之《中原音韻》北曲韻，非詞韻也。道光初，戈順卿刊《詞林正韻》，用古韻平、上、去與入聲分隸，以意爲之，非紹興二年《詞林要韻》之舊也。至清初，趙鑰、曹亮武、李漁所刊《詞韻》，曲韻耳。《文會堂詞韻》，則平、上、去用曲韻，入

聲用詩韻，亦未盡合。許昂霄、程名世、吳烺、鄭春波之《學宋齋》、《綠漪亭》，尤駢駁不可從。

《詞徵・明曲承宋》《明史・樂志》載嘉靖間續定慶成宴樂四十九章，其〔賀聖朝〕、〔水龍吟〕、〔醉太平〕等曲，猶承宋之遺響。若〔清江引〕、〔水仙子〕諸曲，又濫觴於金、元者。惜乎詞之音理，至勝國而其緒絕也。

又《清初三變》汪蛟門謂宋詞有三派，歐、晏正其始，秦、黃、周、柳、姜、史之徒極其盛，東坡、稼軒放乎其言之矣。愚謂本朝詞亦有三變，國初朱、陳角立，有曹實庵、成容若、顧梁汾、梁棠村、李秋錦諸人以羽翼之，盡祛有明積弊，此一變也。樊榭崛起，約情斂體，世稱大宗，此二變也。茗柯開山採銅，創常州一派，又得惲子居、李申耆諸人以衍其緒，此三變也。

又《二馬詞》馬半槎《南齋詞》，馬秋玉《嶰谷詞》，平易近人，非精粹之詣。二子與樊榭交誼最篤，酬唱亦最盛，故其詞有類於樊榭者。

又《評嘉道以還詞》洪稚存，於同時詩人，皆有評騭，輒以八字括之，蓋祖涵虛子評諸家詞之意也。愚觀嘉道以還，詞人輩出，張皋文（惠言）詞，如鄧尉探梅，冷香滿袖。（武進人，有《茗柯詞》。）孫平叔（爾準）詞，如落葉哀蟬，增人愁緒。（金匱人，有《雕雲詞》。）馮晏海（雲鵬）詞，如鹿爪搔絃，別成清響。（玉山人，有《紅雪詞》。）顧簡塘（翰）詞，如金丹九轉，未化嬰兒。（梁谿人，有《綠秋草堂詞》。）劉贊軒（勳）詞，如金絲間出，雜以洪鐘。（閩縣人，有《聚紅榭雅集詞》。）李申耆（兆洛）詞，如承恩虢國，淡掃蛾眉。（陽湖人，有《蜩翼詞》。）吳荷屋（榮光）詞，如穹谷飴砑，飛泉濺響。（南海人，有《筠青館詞》。）惲子居（敬）詞，如瑤臺月明，鳳笙獨奏（武進人，有《蕙塘詞》。）汪小竹（全德）詞，如深閨少婦，畏見姑嫜。（江都人，有《崇睦山房詞》。）邊袖石（浴禮）詞，如靜夜鳴蛩，助人歎息。（任丘人，有《空青詞》。）謝枚如（章鋌）詞，如古木拳曲，未加繩墨。（長樂人，有《聚紅榭雅集詞》。）汪紫珊（世泰）詞，如春蠶絲盡，奄奄無力。（六合人，有《碧梧山館詞》。）張南山（維屏）詞，如中郎《瓠史》，徧陳諸製。（番禺人，有《玉香亭詞》、《海天霞唱》。）鄧芗臣（嘉純）詞，如圓荷小葉，因風捲舒。（江甯人，有《空一切盦詞》。）承子久（齡）詞，如就駕鑾儀，矜栗竦峙。（滿洲人，有《冰蠶詞》。）黃香石（培芳）詞，如淨几明窗，儘堪容膝。（香山人，有《水龍吟稿》。）張翰風（琦）詞，如雛鶯調舌，宛轉關情。（武進人，有《立山詞》。）陸祁生（繼輅）詞，如謝家子弟，玉立森森。（陽湖人，有《清鄰詞》。）楊伯夔（夔生）詞，如綺窗花片，綽約可人。（金匱人，有《過雲精舍詞》。）俞小甫（延瑛）詞，如陳壽撝文，但取質直。（吳縣人，有《瓊華室詞》。）錢季重（季重）詞，如舜華在林，晝炕宵爝。（陽湖人，有《黃山詞》。）顧澗蘋（廣圻）詞，如春水初漲，更染嵐翠。（元和人，有《思適齋詞》。）吳石華（蘭脩）詞，如靈和新柳，三眠三起。（嘉應人，有《桐花閣詞》。）董方立（祐誠）詞，如秋花數叢，沒人蕭艾。（陽湖人，有《蘭石詞》。）黃春帆（位清）詞，如蘄王奮戰，箭瘢滿身。（番禺人，有《松風閣詞鈔》。）董琴南（國華）詞，如山齋清供，不厭清癯。（吳縣人，有《香影庵詞》。）龔定庵（自珍）詞，如琉璃硯匣，光采奪目。（仁和人，有《無著詞》、《懷人館詞》、《影事詞》、《小奢摩詞》、《庚子雅詞》。）金朗甫（式玉）詞，如黃筌作畫，婉約傳神。（歙縣人，有《竹鄰詞》。）譚康侯（敬昭）詞，如野桃含笑，風趣獨絕。（陽春人，有《聽雲樓詞》。）許積卿（宗彥）詞，如荷珠走盤，清光不定。（德清人，有《鑑止水齋詞》。）彭甘亭（兆蓀）詞，如碧眼胡兒，販采奇寶。（鎮洋人，有《小謨觴館詞》。）陶堯鄉（梁）詞，如脩桐初乳，清響四流。（長洲人，有《紅豆樹館詞》。）倪秋槎（海遠）詞，如女郎踏青，時聞嬌喘。（南海人，有《茶嶰舍詞》。）黃韻珊（憲清）詞，如齊煙九點，滅沒空碧。（海鹽人，有《拙宜園詞》。）鮑逸卿（俊）詞，如桓谿鸛鴿，鼸鼻作音。（香山人，有《倚霞閣詞鈔》。）姚梅伯（燮）詞，如密香騎鳳，碧城容與。（句東人，有《疏景樓詞》。）汪白也（度）詞，如黑淨登壇，直露本色。（上元人，有《玉山堂詞》。）黃琴山（景崧）詞，如天半晴虹，蜿蜒有態。（高要人，有《三十六鴛鴦館詞》。）孫曙舟（家穀）詞，如田間遊氣，上透碧霄。（錢塘人，有《種玉詞》。）儀墨農（克中）詞，如中郎八分，波磔取勢。（番禺人，有《劍光樓詞》。）黃花耘（本騏）詞，如舒錦臨風，爛然入目。（寧鄉人，有《紅雪詞鈔》。）沈吉暉（星煒）詞，如桃花巖石，觸手生溫。（仁和人，有《夢綠庵詞》。）陳棠谿（其錕）詞，如五色仙蝶，迎風善舞。（番禺人，有《月波樓琴言》。）邊竺潭（保樞）詞，如六朝金粉，豔態迷人。（任邱人，有《劍虹盦詞》。）汪絳人（初）詞，如築石邀雲，自含清致。（錢塘人，有《滄江虹月詞》。）趙秋舲（慶熹）詞，如魏徵撫媚，我見猶憐。（仁和人，有《蘅香館詞》。）蕭子山（掄）詞，如綠珠吹笛，慣作哀音。（太倉人，有《判花閣詞》。）孫子餘（鼎臣）詞，如女蘿擺風，菟絲吹動。（善化人，有《蒼筠詞鈔》。）杜小舫（文瀾）詞，如四壁秋蛩，助人歎息。（秀水人，有《采香詞》。）周自庵（壽昌）詞，如枯

荷得雨，點滴分明。（長沙人，有《思益堂詞鈔》。）李舜卿（洽）詞，如蜂脾釀蜜，有美中含。（新化人，有《擣塵集詞鈔》。）許龍華（光治）詞，如淺渚平流，纖鱗不起。（海昌人，有《江山風月譜》。）何青耜（兆瀛）詞，如春暮柳絲，瘦無一把。（江寧人，有《心盦詞存》。）項蓮生（廷紀）詞，如元章冠服，酷肖唐賢。（錢塘人，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汪謝城（曰楨）詞，如疏雨打窗，翛翛送響。（烏程人，有《荔牆詞》。）葉蓮裳（英華）詞，如王家蠟鳳，慧心獨造。（番禺人，有《花影吹笙詞》。）楊蓬海（恩壽）詞，如新秧初插，流膏潤潤。（長沙人，有《坦園詞稿》。）張孟彪（文虎）詞，如風前障扇，不受塵污。（南匯人，有《索笑詞》。）周昀叔（星譽）詞，如仙人鍊汞，九轉初成。（祥符人，有《東鷗草堂詞》。）徐若洲（鴻謨）詞，如十笏茅庵，時聞清磬。（仁和人，有《簷蔔花館詞》。）劉子樹（淮年）詞，如抱經老儒，稜角峭厲。（大成人，有《約園詞》。）汪穀庵（瑔）詞，如樾館秋聲，自含虛籟。（山陰人，有《隨山館詞稿》。）王蓮舟（濟）詞，如勁弓五石，力求穿札。（湘潭人，有《覆瓿集詞》。）俞蔭甫（樾）詞，如帝女機抒，別出新裁。（德清人，有《春在堂詞錄》。）王壬秋（闓運）詞，如崇岡建樓，危簷陡立。（湘潭人，有《湘綺樓詞鈔》。）杜仲丹（貴墀）詞，如勁風滿林，驟聞金筈。（巴陵人，有《桐花詞草鈔》。）黃小田（富民）詞，如灌園野叟，閒話斜陽。（當塗人，有《萍軒詞草》。）彭貽孫（君穀）詞，如隙地種桑，不宜蘭蕙（溧陽人，有《洮溪漁隱詞鈔》。）尹仰衡（恭保）詞，如易水作歌，忽聞變徵。（丹徒人，有《江東詞稿》。）樊嘉父（增祥）詞，如一縷遊絲，空中蕩漾。（恩施人，有《十五麝齋詞》。）譚仲脩（獻）詞，如草根清露，融爲夜光。（仁和人，有《復堂詞》。）閨秀吳藼香（藻）詞，如眉樓小影，曼睩騰波。（仁和人，有《花簾詞》、《香南雪北詞》。）趙儀姞（棻）詞，如新燕營巢，自能護體。（上海人，有《瀟月軒詩餘》。）鄭娛清（蘭孫）詞，如瑤石含光，可鑑毛髮。（錢塘人，有《蘭因室詞》。）吳佩湘（清蕙）詞，如籬落疏花，自饒幽韻。（吳縣人，有《寫韻樓詞草》。）已上所列，凡七十餘家，其未論及者，暇日當補述也。

《袁碧齋詞話·評近人詞》 王幼遐詞，如黃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氣勝者也。鄭叔問詞，剝膚存液，如經冬老樹，時一着花，其人品亦與白石爲近。朱古微詞，墨守一家之言，華實並茂，詞場之宿將也。文道義詞，有稼軒、龍川之遺風，惟其斂才就範，故無流弊。張次珊詞，軒豁疏朗，尤有守律之功。宋芸子詞，非顓門，要自情韻不匱。夏劍丞詞，秀韻天成，似不經意而出，其鍛鍊仍具苦心。胡研孫詞，標格在梅溪、玉田之間，往往風流自賞。蔣次香詞，伊鬱善感，信筆寫出，亦鐵中之錚錚。況夔笙詞，羊眼不必甚高，字字銖兩求合，其涉獵之精，非餘子可及。蕭琴石詞，老氣橫秋，乃時有拖沓之態，今遺稿不知流落何許矣。洪未聆詞，聰明絕世，亦復沉着有餘音。程子大詞，源於三十六體，粉氣脂光，令人不可逼視。易實甫詞，才大如海，惟忍俊不禁，猶有少年豪氣未除。王夢湘詞，工於賦愁，長於寫豔，故亦卓犖偏人。之數君者，投分既深，故能管窺及之，而竊歎爲不可及。客曰：「君詞自謂何如。」余曰：「天分太低，筆太直，徒能以作詩之法作詞耳。」

又《同光三家詞》 同光間，鄉人填詞者三家，楊蓬海恩壽、杜仲丹貴墀、張雨珊祖同也。雨珊嘗語余曰：「江浙人舌柔，開口便作崐腔，湘人不能及也。」執是而論，吾湘人之詞，將謂優於閩廣人耶。

《近詞叢話·詞學名家之類聚》 明崇禎之季，詩餘盛行，人沿竟陵一派。入國朝，合肥龔鼎孳、眞定梁清標，皆負盛名。而太倉吳偉業尤爲之冠，其詞學屯田、淮海，高者直逼東坡，王士禎以爲明黃門陳子龍之勁敵。自餘若錢塘吳農祥、嘉興王翊、周篔，亦有名於時。其後繼起者，有前七家、後七家，前十家、後十家之目。前七家者，華亭宋徵輿、錢芳標，無錫顧貞觀，新城王士禎，錢塘沈豐垲，海鹽彭孫遹，滿洲性德也。徵輿字轅文，其詞不減馮韋。芳標字葆馭，原出義山，神味絕似淮海。貞觀字華峯，號梁汾，考聲選調，吐華振響，浸浸乎薄蘇、辛而駕周、秦。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尤工小令，逼近南唐二主。豐垲字遹聲，其詞柔麗，源出於秦淮海，賀方回。孫遹字羨門，多唐調，士禎撰《倚聲集》，推爲近今詞人第一，嘗稱其吹氣若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傖父。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其品格在晏叔原、賀方回間。更益以華亭李雯、錢塘沈謙、宜興陳維崧三家，遂爲十家。雯字舒章，語多哀豔，逼近溫、韋。謙字去矜，步武蘇、辛，而以五代北宋爲歸。維崧字其年，鬱青霞之奇氣，譜烏絲之新製，實大聲宏，激昂善變者也。同時與其年齊名者，爲秀水朱彝尊。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當時朱陳村詞，流遍宇內，傳入禁中。彝尊又別出新意，集唐人詩成數十闋，名《蕃錦集》，殊有妙思，士禎見之，以爲殆鬼工也。然彝尊詞一宗姜、張，其弟子李良年、李符輔佐之，而其傳彌廣。康乾之際，言詞者幾莫不以

朱、陳爲範圍，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于率，故其末派，有俳巧奮末之病。錢塘厲鶚、吳縣過春山，近朱者也。興化鄭燮、鉛山蔣士銓，近陳者也。太倉王時翔、王策諸人，獨軼出朱、陳兩家之外，以晏、歐爲宗。時翔字抱翼，其詞淒惋動人。策字漢舒，意味深長，亦自名家。至宜興史承謙、荆溪任曾貽，自出杼軸，獨抒性靈，于宋人吸其神髓，不沾沾襲其面貌。一語之工，令人尋味無窮，而又不失體裁之正則，亦詞家之作手也。

又　乾嘉之際，作詞者約分浙西、常州二派。浙西派始於厲鶚，常州派始於武進張惠言。鶚詞宗彝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爲工，後遂浸淫，而及於大江南北，然鈔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惠言乃起而振之，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爲《詞選》一書，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傳景物，張皇幽渺，約千編爲一簡，躡萬里於徑寸，誠爲樂府之揭櫫，詞林之津逮。故所撰作，亦觸類修暢，悉臻正軌。其友人惲敬、錢寄重、丁履恒、陸繼輅、左輔、李兆洛、黄景仁、鄭善長輩，亦皆不愧一時作家。其學于惠言而有得者，則歙縣金應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董士錫也。荆溪周濟，友於士錫，嘗謂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其所立論，實足推明張氏之說而廣大之。所著《味隽齋詞》及《止齋詞》，堪與惠言之《茗柯詞》，把臂入林。蓋自濟而後，常州詞派之基礎，益以鞏固，潘德輿雖著論非之，莫能相掩也。

又　後七家者，張惠言、周濟、龔自珍、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也。惠言字皋文，濟字保緒，號止庵，自珍字定庵，鴻祚字蓮生，宗衡字海秋，春霖字鹿潭，敦復字劍人。七家中蓮生、海秋、鹿潭之作，大都幽豔哀斷，而鹿潭尤婉約深至，流別甚正，家數頗大，人推爲倚聲家老杜。合以張琦、姚燮、王拯三家，是爲後十家，世多稱之。其效常州派者，光緒朝有丹徒莊棫、仁和譚獻、金壇馮煦諸家。棫字中白，獻字仲修，煦字夢華。光宣間之倚聲大家，則推臨桂王鵬運、況周頤、歸安朱祖謀、漢軍鄭文焯。鵬運字幼霞，周頤字夔笙，祖謀字古微，文焯字叔問。

又《朱陳村詞》　宜興陳其年檢討維崧，少清臞，冠而於思，鬚浸淫及顴準，儕輩號爲陳髯。性好雅游，以文章鉅麗，爲海內推重。相與蹴角壇坫者，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也。吳梅村有江左三鳳皇之目。其年未達時，嘗自中州入都，與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曾蒙聖祖賜問褒賞。

《大鶴山人詞話・附錄・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三》　近世詞家，謹於上去，便自命甚高。入聲字例，發自鄙人，徵諸柳、周、吳、姜四家，冥若符合。乃知詞學之微，等之詩亡，元曲盛行，彌以傖靡，失其舊體。國朝諸家，尠所折衷。良以攻樸學者薄詞爲小道，治古文者又放爲鄭聲。自宋迄今將千年，正聲絕，古節陵，變風小雅之遺，騷人比興之旨，無復起其衰而提倡之者，宜夫朱厲雕琢爲工，後進馳逐，幾欲奴僕命騷矣。獨皋文能張詞之幽隱，所謂「不敢以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其道日昌，其體日尊。近卅年作者輩出，罔敢乖刺，自蹈下流。然求其述造淵微，洞明音呂，以契夫意內言外之精義，殆十無二三焉。此詞律之難工，但勿爲「轉摺怪異不祥之音」，斯得之已。姑舍是，詞之難工，以屬事遣詞，純以清空出之，務爲典博，則傷質實，多著才語，又近昌狂。至一切隱僻怪誕、禪縛窮苦、放浪通脫之言，皆不得著一字，類詩之有禁體。然屏除諸弊，又易失之空疏，動輒跼蹐。或於聲調未有吟安，則拌舍好句，或於語句自知落韵，則俯就庸音，此詞之所爲難工也。

《蕙風詞話》卷五　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爲允協之論。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義仍工曲，詞則敝甚）、施子野輩，僂指不過數家，何至爲全體詬病。洎乎晚季，夏節愍、陳忠裕、彭茗齋、王薑齋諸賢，舍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國初曾王孫、聶先輯《百名家詞》，多沉著濃厚之作，明賢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詞格纖靡，實始於康熙中。《倚聲》一集，有以啓之。集中所錄小慧側艷之詞，十居八九。王阮亭、鄒程邨同操選政，程邨實主之，引阮亭爲重云爾。而爲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世知阮亭論詩以神韵爲宗，明清之間，詩格爲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託阮亭之名始，則罕知之。而執明人爲之任咎，詎不誣乎？

又《續編》卷二　藝文志詞曲類，陳聶恒《栩園詞棄稿》四卷，佚。【略】於詞學盛衰之故，慨乎言之。略云：「自國初輩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爲諧暢。香岩、倦圃，領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並與讌遊之席，各傳酬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

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爲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亦難泯。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内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于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視《花間》、《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雖云盛極必衰，風會使然。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浸淫而入於風雅，爲可太息。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衆人幡然從而和之，安知衰者之不復盛邪。故余之于詞，不能無感。而於栩園實不能無望。」（書止此。）栩園詞格在《飲水》、《彈指》之間。

《越縵堂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丙子） 容若詞，天分殊勝而學力甚歉。予于乙卯秋曾選其佳者錄之。【略】其詞長調殊鮮合作，小令中令，多得鍾隱、淮海之悟。【略】皆清靈婉約，誦之使人之意也消，故所作不及伽陵、竹垞之半，才力亦相去遠甚，而訖今談藝家與朱陳並稱，由其獨契性靈，冥臻上乘，亦非二家所能及也。

繆荃孫《國朝常州詞錄》 國朝詞家，推吾州爲極盛。在昔先路之導，鄒、董並稱，以及玉虹、舜民、青門、椒峰，狎主敦槃，同音笙磬。顧矜語性靈，頗流率易，溺情閨闥，亦落猥瑣，沿明季之餘習，猶大雅所弗尚。其年鬱青霞之奇氣，譜烏絲之新製，實大聲宏，激昂善變。梁汾抱范、張之友誼，蹈秦、柳之茂矩，興往情來，庶幾幷駕。他若緯云、半雪，皆迦陵之連枝，藕漁、漢石，亦《彈指》之同調，麟彬風雅，輝映一時。紅友《詞律》，取法唐宋，考調名之新舊，證傳寫之舛訛，辨元人詞曲之分，斥明人自度腔之謬。詞析句讀，不立三等之名，譜填平仄，謹辨四聲之異，句敲字煉，宮鳴商應，倚聲之士，奉爲圭臬。雍、乾以降，詞學少衰。拾陽羨之餘沈，儲、史同盟，續梁溪之逸響，鄒、華競秀，當浙派橫流之時，而有振衣獨立之概。皋文晚出，探源李唐，止庵和之，遂臻正軌。極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張皇幽渺，約千篇爲一簡，蹙萬里於徑寸。上之則《小雅》之怨誹，《離騷》之俶詭；次之亦觸類修辭，感物流連。予懷信芳，結想斯遠，眞樂府之揭櫫，詞林之津逮也。

《詞說·清季詞人》 中國之學，務在師古，歐美之學，專尚改良。詞至南宋，可謂精矣。至元而音律破壞，除二三名家以外，已不屬讀者之心。有明一代，詞曲混淆，等乎詩亡。清初諸公，猶不免守《花間》、《草堂》之陋。小令競趨側豔，慢詞多效蘇、辛。竹垞大雅閎達，辭而闢之，詞體爲之一正。嘉慶初，茗柯宛鄰，溯流窮源，躋之風雅，獨闢門徑，而詞學以尊。周止庵窮正變，分家數，爲學人導先路，而詞學始有統系，有歸宿。吳門七子，守詞律，訂詞韻，於是倣規錯矩者，不敢自肆於法度之外。故以清代詞學而論，誠有如外人所謂逐漸改良者。以故清季詞人，如前所論列諸家，色色皆精，蔚然稱盛，殆亦時會使然。後起之英，亦既致力於詞，苟能精研屈宋以下，徐庾而上諸作，神而明之，大而化之，或亦改良之一助歟。

王國維《讀桂翁詞》 有明一代，樂府道衰，《寫情》、《扣舷》尚有宋元遺響，仁、宣以後，茲事幾絕。獨文愍以魁碩之才，起而振之，豪莊典麗，與于湖、劍南爲近。

又《人間詞話刪稿》 《衍波詞》之佳者，頗似賀方回。雖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諸子之上。

又 近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彊村詞》之隱秀，皆在半塘老人上。彊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蓋有臨川、廬陵之高華，而濟以白石之疏越者。學人之詞，斯爲極則。然古人自然神妙處，尚未見及。

又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季迪、孟載諸人所敢望也。

樊志厚《人間詞乙稿序》 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自夫人不能觀古人之所觀，而徒學古人之所作，於是始有僞文學。學者便之，相尚以辭，相習以模擬，遂不復知意境之爲何物，豈不悲哉。苟持此以觀古今人之詞，則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溫、韋之精艷，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珠玉》所以遜《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異也。美成晚出，始以辭采擅長，然終不失爲北宋人之詞者，有意境也。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軒，然亦若不欲以意境勝。白石之詞，氣體雅健耳，至於意境，則去北宋人遠甚。及夢窗、玉田出，幷不求諸氣體，而惟文字之是務，於是詞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於國朝，而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崛起於方興之族。其所爲詞，悲涼頑艷，獨有得於意境之深，可謂豪杰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時朱、陳，既非勁敵。後世項、蔣，尤難鼎足。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

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抑觀我觀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難期諸流俗歟。余與靜安，均夙持此論。靜安之爲詞，眞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惟太白、後主、正中數人足以當之。靜安之詞，大抵意深於歐，而境次於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等闋，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駸駸乎兩漢之疆域，廣於三代，貞觀之政治，隆於武德矣。方之侍衛，豈徒伯仲。此固君所得於天者獨深，抑豈非致力於意境之效也。至君詞之體裁，亦與五代北宋爲近。然君詞之所以爲五代北宋之詞者，以其有意境在。

趙叔雍《惜陰堂彙刻明詞記略・明詞之特色》　今人之治詞學者，多爲籠統概括之詞以評歷代，必曰詞兆始於陳隋，孳乳於唐代，興於五季，而盛於南北宋，元承宋後，衰歇於朱明，而復盛於有清。此就大體觀之，固無可指摘，然諦辯之，則亦尚有說。陳隋之際，樂律於樂府及詞之界義，初未判明。沈休文、隋煬帝諸作，不足即爲塡詞之祖。其唐五代之孳乳日繁，南北宋之境界日拓，自無待言。元代踐祚日短，姑無具論。而有明以三百年之享國，作者實繁有徒，必以衰歇爲言，未免淪於武斷。至謂明代學術，未能多所闡揚，每拾陳言，或僅飣餖，而不得媲美於唐宋，則初不僅詞道之不尊也。近者校刊諸家，粗有所得，始畧舉其特色言之。（一）明代開國時，詞人特盛，且詞亦多有佳作。如劉基、高啓、楊基、陶安、林鴻諸作，均多可取。雖諸家多生於元季，尚沐趙宋聲黨之遺風，然劉、高諸詞，竟可磨兩宋之壁壘，而姑蘇七子等，要亦多能問者，不可不謂爲開國時風氣所使然也。（二）明代亡國時，詞人特多，尤極工勝，以視南宋末年，幾有過之殊無不及。且煌煌巨著，如曹元方、王屋、曹堪諸家，均積至數百首，更視稼軒、後村爲富。而夏存古、陸鉦、陳卧子諸作，雄奇凄麗，更奪水雲諸賢之席。蓋甲申之變，內亂外患，相迫而來，忠義之流，勢窮力促，或揮魯陽之戈（陳、夏均以儒生起義），或勵薇葛之節（陸係國亡後餓死），而要多托於變徵之音，其人固大節凜然，其詞自亦純金璞玉矣。（三）一代大臣，多古文之士，《會昌一品》，晏氏《珠玉》，人所共喻。明代亦然。若李東陽、王越、顧鼎臣、王鏊之得其神趣。嚴嵩之《鈐山堂》，亦別麗之以蘭荃。此誠唐宋以來所罕見。即蔡京、湯思退等，亦當退避三舍，是足見一時臺閣風會之所趨尚矣。（四）明代武職，多有能詞者，若任環之力抗倭寇，蔡道憲之不屈闖賊，萬惟擅之闔門殉節，孫承宗之巡守宣鎮，均有長短句播芳百世。此與希文巡邊，起「塞上秋來」之感，武穆陷陣，申黃龍痛飲之情，直可謂異曲而同工者。（五）理學家往往托迹大儒，力屏聲教，初不知考亭之每多秀句，魯齋之亦繼慢聲也。明代之以理學稱者，若邱仲深，薛應旂，陳龍正，隆梓亭諸家，卓然名世，然亦均有詞附集以傳。且其流美之情，正不亞於廣平之梅花作賦。用是可以證小儒迂拘之執，見賢者冲雅之情已。（六）女史詞在宋之李、朱大家，昭昭在人耳目。元代即不多，林下詞選，幾難備其家數。而明代訂律拈詞，閨襜彤史，多至數百人，衆香一集，甄錄均詳（董氏覆印拙藏本大東書局發行）。而笄珈若吳冰仙、徐小淑，烟花若王修微、楊宛之流，所值較豐，又復膾炙人口，視聶勝瓊之僅存片玉，嚴蕊之僅付詼諧，自又奪過之足資諷籀也。（七）道流爲詞，白玉蟾要爲首唱，虞道園每紹宗風。然道陵嫡系，初少傳位，惟正嘉間貴溪張宇初爲天師哲嗣，所著《峴泉集・附詞》，闡龍虎之金訣，發丹華之玉音，斯爲詞人之別裁，亦鳴鶴所不廢者。（八）盲人治詞，無可徵考。明季南陵盛於斯，因盲坐廢，家居數十年饒有著述，亦事塡詞。羈人亡國，返聽收視，亦聲黨之傑出，而前此所未聞也。凡上所陳雖不足盡明詞之概要，然其特色所在，亦足供研精者考索之資，掇其崖略，知不免掛漏之失也。

又　明詞疵累誠復有之，金砂雜糅，瑜瑕異體，試論其失，約舉數端：（一）詞貴境界。夫五代之促拍，進而爲北宋之曼吟，約其消息，則小令多以穠摯勝，北宋清微淡遠，斯爲新境界。迨南宋之遙情寄詠，托興詠物，爲又一境矣。至於柳七之筆力矯健，東坡之清雄兩絕，美成之雅正，白石之遒上，開宗成派，莫不各樹一幟。明代諸家，則大都有所因襲，未獲闡揚。斯其境界之限，足以墜其聲華也。（二）詞出於歌詩，而律韻爲之鵠式。宋人大晟之作，選韻訂聲，一字不苟。明人多昧於此旨，顚倒淆亂，比比即是。雖以張南湖，程明善之製譜，亦不能少糾其失。迨於有清萬氏《詞律》出，爬梳鑒正，於是明詞益不掩其瑕累，爲世所輕，信有由矣。（三）明人多能塡詞，而絕少論詞之作，因之斯道，卓之不尊。其較著名者，如《升庵詞話》，即失之淺陋。陳聲伯《渚山堂詞話》，又僅畧存散佚，且多追紀唐宋間事。下至王

弁州、俞愛園諸家，更均寥寥數語，未嘗能探詞苑之消息。而升庵之評《草堂》，若士之評《花間》，眉批陋習，匪特不足爲增重之資，亦且使覽者感其敷衍之失。（四）選家之學，門徑所係，於詞亦然。《花間》一篇，卓絕千古。《草堂》繼之，家喻戶曉。《玉林》所選，雅尚爲歸。元代廬陵選本，雖出書估之手，亦多經意之作。明人治詞，獨少總集。《百琲明珠》、《詞林萬選》，均宋選之芻狗也。錢允治，沈天羽諸家，賡續《草堂》，增賡續補，其於唐宋各家固不足盡探驪之妙，而於明人所作，既不能求備家數，又未能循流溯源。在昔秘笈自珍，流傳較少，凡所見之明詞，要多托於總集，宜其未足爲人重視矣。（五）明詞特色，略舉於前。然最怪者，臺閣學人，忠義士女，多有佳作。獨所謂負盛名隱山林之韋素，其詞未必能工。如祝枝山，徐文長，唐六如，陳眉公，施子野之儔，咸復甚負時譽。高尚王侯，著述宏博，然凡所爲詞，幾均不足一觀。而一時人士，多目此數家爲宗工，風行草偃，明詞之不振，亦其一端也。（六）由虞夏之賡颺，至於漢魏之樂府，唐詩宋詞，元人散套，明之南北曲，聲律所係，統緒宛然。有一代之獨到，即按一枝之宗風。明人既以南北曲見長，詞藝遂爲所掩。此學者談曲，多主於朱明，而詞即歸之於趙宋。奪瑤華之席，掩衆景之芒，所由來矣。

又　總之，明詞家數，因總集之罕傳，一時未易得其統計。然即據蘭皋選本，及《明詞綜》約略計之，亦有六七百家。

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　湘眞老，斷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總難平。愁絕庾蘭成。（屈翁山）　蒼梧恨，竹淚已平沈。萬古湘靈聞樂地，雲山韶濩入悽音。字字《楚騷》心。（王船山）　爭一字，鵝鴨惱春江。脫手居然新樂府，曲中亦自有齊梁。不忍薄三唐。（毛大可）　雲海約，明鏡已秋霜。但願生還吳季子，何曾形穢漢田郎。歸老有纑塘。（顧梁汾）　迦陵韻，哀樂過人多。跋扈頗參青兕氣，清揚恰稱《紫雲歌》。不管秀師訶。（陳其年）　江湖老，載酒一年年。體素微妨耽綺語，貪多寧獨是詩篇？宗派浙河先。（朱竹垞）　蘭錡貴，肯作稱家兒。解道紅羅亭上語，人閒寤獨小山詞？冷煙自家知。（納蘭容若）　消魂極，絕代阮亭詩。見說綠楊城郭畔，游人齊唱《冶春詞》。把筆儘凄迷。（王貽上）　《留客住》，絕調《鷓鴣》篇。脫盡詞流鄰澤習，相高秋氣對南山。駸度《衍波》前。（曹升六）　長水畔，二隱比龜溪。不分詩名叨一饌，居然詞派有連枝。人道好壎篪。（李武會、李分虎）　南湖隱，心折小長蘆。拈出空中傳恨語，不知探得領珠無？神悟亦區區。（厲樊榭）　回瀾力，標舉選家能。自是詞源疏鑿手，橫流一別見淄澠。異議四農生。（張皋文）　金鍼度，《詞辨》止庵精。截斷衆流窮正變，一鑒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周保緒）　舟如葉，著岸是君恩。一夢金梁餘舊月，千年玉笥有歸雲。片席蛻巖分。（周稚圭）　無益事，能遣有涯生。自是傷心成結習，不辭累德爲閑情。茲意了生平。（項蓮生）　娛親暇，餘事作詞人。廿載柯家山下客，空齋畫扇亦前因。成就苦吟身。（嚴九能）

《秋醒》意，《抱碧》契靈襟。生長茝蘭工雜佩，較量台鼎讓清吟。欣戚導源深。（王壬秋、陳伯弢）　甄詩格，凌沈幾家參。若舉經儒長短句，歸然高館憶江南。綽有雅音涵。（陳蘭甫）　皋文說，沆瀣得莊譚。感遇霜飛憐鏡子，會心衣潤鑪烟。妙不著言詮。（莊中白、譚復堂）　窮途恨，斫地放歌哀。幾許傷春憂國淚，聲豪天挺杜陵才。辛苦賊中來。（蔣鹿潭）　香一瓣，長爲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較茗柯雄。嶺表此宗風。（王佑霞）　招隱處，大鶴洞天開。避客過江成旅逸，哀時無地費仙才。天放一閒來。（鄭叔問）　閒金粉，曹鄶不成邦。拔戟異軍成特起，非關詞派有西江。兀傲故難雙。（文道希）　雙飛翼，悔殺到瀛洲。詞是易安人道韞，可堪傷逝又工愁。腸斷塞垣秋。（徐湘蘋）

又《意有未盡再綴二章紅友之律順卿之韻皆足稱詞苑功臣新會陳述叔臨桂況夔笙並世兩雄無與抗手也》　談聲律，詞筆此權輿。翻譜《竹枝》歸刊度，重雕《棘斐》費爬梳。持配紫霞無？　雕蟲手，千古亦才難。新拜海南爲上將，試要臨桂角中原。來者孰登壇？

明太祖《御製大明律》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者，不在禁限。

《太和正音譜・樂府體式》　丹丘體（豪放不羈）。　宗匠體（詞林老作之詞）。　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飡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　承安體（華觀偉麗，過於泆樂。承安、金章宗正朔）。　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不諱體」）。　江東體（端謹嚴密）。　西江體（文采煥然，風流儒雅）。　東吳體（清麗華巧，浮而且豔）。　淮南體（氣勁趣高）。

玉堂體(公平正大)。草堂體(志在泉石)。楚江體(屈抑不伸，攄衷訴志)。香奩體(裙裾脂粉)。騷人體(嘲譏戲謔)。俳優體(詭喻嫪虐。即「嫪詞」)。

又《對式》 合璧對(兩句對者是)。連璧對(四句對者是)。鼎足對(三句對者是。俗呼爲「三鎗」)。聯珠對(句多相對者是)。隔句對(長短句對者是)。鸞鳳和鳴對(首尾相對。如《叨叨令》所對者是也)。燕逐飛花對(三句對作一句者是)。疊句(重用兩句者是。如《晝夜樂》「停驂停驂」是也)。疊字(重疊字者是也。《醉春風》第四句是)。

又 凡作樂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

《傳習錄》下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略】《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

李開先《西野春遊詞序》 詞與詩，意同而體異，詩宜悠遠而有餘味，詞宜明白而不難知。以詞爲詩，詩斯劣矣；以詩爲詞，詞斯乖矣。其法備於《中原音韻》，其人詳於《錄鬼簿》，其略載於《正音譜》，至於《務頭》、《瓊林》、《燕山》等集，與夫《天機餘錦》、《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羣玉》、《羣珠》等詞，是皆韻之通用，而詞之上選者也。傳奇戲文，雖分南北，套詞小令，雖有短長，其微妙則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資學力耳。然俱以金、元爲準，猶之詩以唐爲極也。何也？詞肇於金，而盛於元，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樂於心而聲於口，長之爲套，短之爲令，傳奇戲文，於是乎侈而可準矣。穆玄菴謂：「不可以胡政而少之」，亦天下之公言也。國初如劉東生、王子一、李直夫諸名家，尚有金、元風格，迺後分而兩之，用本色者爲詞人之詞，否則爲文人之詞矣。自陳大聲正德丁卯年歿後，惟有王渼陂爲最，陳乃元詞之下者，而王乃文詞之高者也，可爲等儕，有未易以軒輊者，若兼而有之，其元哉，其猶詩之唐而不可上者哉。

徐渭《選古今南北劇序》 人生墮地，便爲情使。聚沙作戲，拈葉止啼，情昉此已。迨終身涉境觸事，夷拂悲愉，發爲詩文騷賦，璀璨偉麗，令人讀之喜而頤解，憤而眥裂，哀而鼻酸，恍若與其人即席揮麈，嬉笑悼唁於數千百載之上者，無他，摹情彌眞則動人彌易，傳世亦彌遠，而南北劇爲甚。漁獵之暇，曾評訂崔、張傳奇，予差快心，亦差掛好事者齒頰。已而旁及諸家，隨手箚錄，都無標目，亦無詮次，間忘所自出。總之此技唯元人擅場，故予所取十七八，而近代十二三。非昭陽紈扇，卽滴博征衣，非愁玉怨香，卽驛梅河柳，餘並桂風蘿月，岫晃雲關，邯鄲枕畔，婺州角上語，實炎熇中一服清涼散也。日久漸次成帙，酒酣耳熱，輒取如意打唾壺，嗚嗚而歌，少抒胸中憂生失路之感。聊便抽閱，猶賢博弈，匪欲傳之詞林，乃余岑寂時良友云爾。嗟嗟，迴文錦、《白頭吟》、《斷腸詩》、《胡笳十八拍》，未易更僕數。情之所鍾，寧獨在我輩。且孟才人歌《何滿子》罷，脈者謂腸已斷不可復藥。情之於人甚矣哉。顚毛種種，尚作有情癡，大方之家能無揶揄？爰綴數語，以志予過。

又《南詞敘錄》 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很戾，武夫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爲民間之日用。宋詞既不可被絃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風靡，淺俗可嗤。然其間九宮、二十一調，猶唐、宋之遺也，特其止於三聲，而四聲亡滅耳。至南曲，又出北曲下一等，彼以宮調限之，吾不知其何取也。或以則誠「也不尋宮數調」之句爲不知律，非也，此正見高公之識。夫南曲本市里之談，卽如今吳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處求取宮調？必欲宮調，則當取宋之《絕妙詞選》，逐一按出宮商，乃是高見。彼既不能，盍亦姑安於淺近。大家胡說可也，奚必南九宮爲？

又 南曲固無宮調，然曲之次第，須用聲相隣以爲一套，其間亦自有類輩，不可亂也，如《黃鶯兒》則繼之以《簇御林》，《畫眉序》則繼之以《滴溜子》之類，自有一定之序，作者觀於舊曲而遵之可也。

又 南之不如北有宮調，固也；然南有高處。四聲是也。北雖合律，而止於三聲，非復中原先代之正，周德清區區詳訂，不過爲胡人傳譜，乃曰「中原音韻」，夏蟲、井蛙之見耳。

又 今崑山以笛、管、笙、琵按節而唱南曲者，字雖不應，頗相諧和，殊爲可聽，亦吳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爲妄作，請問《點絳唇》、《新水令》，是何聖人著作？

又　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台用之。惟「崑山腔」止行於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舊聲而加以泛豔者也。（今宿倡曰「嘌」宜用此字。）隋、唐正雅樂，詔取吳人充弟子習之，則知吳之善謳，其來久矣。

又　詞調兩半篇乃合一闋，今南曲健便，多用前半篇，故曰一隻，猶物之雙者，止其一半，不全舉也。如《梁州序》，四字起乃上篇也，第三隻七字起是後半篇，雖曰四隻，實爲兩闋。如《八聲甘州》亦然，故頭隻四字，次隻七字起也。南九宮全不解此意，兩隻不同處，便下「過篇」二字，或妄加一「么」字，可鄙。「么」字，非「么」字也。大抵古人作事不苟，唱前篇了，恐人不知，聯牽唱去，故加一「空」字別之。「么」乃「空」字之省文，如今點書，「匸」乃「非」字之省，「又」乃更書一字之省。《漢書》「元二之民」，本「元元」也，后世不知，□（誤）作「元二之民」，亦是此類。

又　南易製，罕妙曲；北難製，乃有佳者。何也？宋時，名家未肯留心；入元又尚北，如馬、貫、王、白、虞、宋諸公，皆北詞手；國朝雖尚南，而學者方陋。是以南不逮北。然南戲要是國初得體。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則《翫江樓》、《江流兒》、《鶯燕爭春》、《荊釵》、《拜月》數種，稍有可觀，其餘皆俚俗語也；然有一高處：句句是本色語，無今人時文氣。

又　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髮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於鼓怒也，所謂「其聲噍殺以立怨」是已；南曲則紆徐綿眇，流麗婉轉，使人飄飄然喪其所守而不自覺，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是已。夫二音鄙俚之極，尚足感人如此，不知正音之感何如也。

王世貞《曲藻》　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鄠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疎。人或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離下。

又　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邃庵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皇生」，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皆出自王公，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鶯兒》，只是諢語，然頗佳。

又　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粧臺》爲德涵所賞。今其詞尚存，不足道也。所爲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月》、《荊釵》之下耳，而自負不淺。【略】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既多蹈襲，亦淺才情。然字句流麗，可入絃索。「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詞頗警健。工題贈，善調謔，而淺於風人之致。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微有才情，尚出諸公之下。謝茂秦舊塡樂府，頗以柳三變自居，與余輩談詩後，慚怩不出，可謂「不遠之復」。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徐髯仙霖，金陵人。所爲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才氣過之。

又　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尚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可觀。近進馮通判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纇耳。金陵金白嶼鑾，頗是當家，爲北里所貴。張有二句云：「石橋下水潾潾，蘆花上月紛紛。」予頗賞之。

又　吾吳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若庸。希哲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它未稱是。《明珠記》即《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張伯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梁伯龍《吳越春秋》，滿而妥，閒流冗長。陸教諭之裘散詞，有一二可觀。吾嘗記其結語：「遮不住愁人綠草，一夜滿關山。」又：「本是個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雋爽。其他未稱是。

湯顯祖《答凌初成》　不佞【略】層積有窺，如暗中索路，闖入堂序，忽然霽光得自轉折，始知上自葛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轉聲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長，時勢使然。總之，偶方奇圓，節數隨異。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七言四，歌詩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節，故爲緩音，以舒上下長句，使然而自然也。【略】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

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若夫北地之於文，猶新都之於曲。餘子何道哉。

何良俊《曲論》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以《王蘭卿傳》校之，不逮遠矣。

又　南都自徐霅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塡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馬上抱鷄三市鬬，袖中懷劍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無淺不足觀。

禿翁《三刻五種傳奇總評》　《浣紗》尚矣！匪獨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斷稱作手無疑。若《金印》、若《香囊》，俱書生之技，學究之能，去詞人遠矣。可喜者《錦箋》一傳，組局既工，塡詞亦美。雖未入元人之室，亦已升梁君之堂，近來一作家也。如《鳴鳳》，原出學究之手，曲白盡佳，不脫書生習氣。而大結構處極爲龐雜無倫，可恨也。噫，安得《荆》、《劉》、《拜》、《殺》而與之言傳奇也哉！不獨傳奇已也。若至今日，詩文舉子業皆不可言矣。奈何奈何！付之長嘆而已矣！

王驥德《曲律・總論南北曲第二》　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關西胡鴻臚侍《珍珠船》（其所著書名）引劉勰《文心雕龍》，謂：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於「飛燕」，始爲北聲。及夏甲爲東，殷整爲西。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統爲南、北。如《擊壤》、《康衢》、《卿雲》、《南風》，《詩》之二《南》，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詞有《雅》、《鄭》，皆北音也；《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豔，以及今之戲文，皆南音也。豫章左克明《古樂府》載：晉馬南渡，音樂散亡，僅存江南吳歌，荆、楚西聲。自陳及隋，皆以《子夜》、《歡聞》、《前溪》、《阿子》等曲屬吳，以《石城》、《烏棲》、《估客》、《莫愁》等曲屬西。蓋吳音故統東南；而西曲則後之，人概目爲北音矣。以辭而論，則宋胡翰所謂：晉之東，其辭變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以地而論，則吳萊氏所謂：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以聲而論，則關中康德涵所謂：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忼慨，其變也爲朴實。惟朴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吳郡王元美謂：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其大較。康北人，故差易南調，似不如王論爲確；然陰陽、平仄之用，南、北故絕不同，詳見後說。（北曲，《中原音韻》論最詳備。此後多論南曲。）

又《雜論第三九上》　元朗謂：「《呂蒙正》內『紅妝豔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箇最關情處，路遠迢遙』，《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內『崎嶇去路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巴到西廂』，《翫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母冤家》內『東野翠煙消』，《詐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正以其辭之工也。」亦未必然。此數曲昔人偶打入絃索，非字字合律也。又謂：「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此有激之言。夫不工，奚以辭爲也。

又　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又《雜論第三九下》　嘗戲以傳奇配部色，則《西廂》如正旦，色聲俱絕，不可思議；《琵琶》如正生，或峨冠博帶，或敝巾敗衫，俱嘖嘖動人；《拜月》如小丑，時得一二調笑語，令人絕倒；《還魂》、「二夢」如新出小旦，妖冶風流，令人魂銷腸斷，第未免有誤字錯步；《荆釵》、《破窯》等如淨，不繫物色，然不可廢；吳江諸傳如老教師登場，板眼場步，略無破綻，然不能使人喝采。《浣紗》、《紅拂》等如老旦、貼生，看人原不苛責；其餘卑下諸戲，如雜脚備員，第可供把盞執旗而已。

又　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鋟牙，多令歌者齟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曲中之至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鬱藍生尊人）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

又　近之爲詞者，北詞則關中康狀元對山、王太史渼陂，蜀則楊狀元升

菴，金陵則陳太史石亭、胡太史秋宇、徐山人髯仙，山東則李尚寶伯華，馮別駕海浮，山西則常延評樓居，維陽則王山人西樓，濟南則王邑佐舜耕，吳中則楊儀部南峯。康富而蕪；王豔而整；楊俊而葩；陳、胡爽而放；徐暢而未汰，李豪而率，馮才氣勃勃，時見紕類；常多俠而寡馴，西樓工短調，翩翩都雅；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諧謔；楊較粗莽。諸君子間作南調，則皆非當家也。南則金陵陳大聲、金在衡，武林沈青門，吳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龍，而陳、梁最著。唐、金、沈小令，並斐亹有致；祝小令亦佳，長則草草；陳、梁多大套，頗著才情，然多俗意陳語，伯仲間耳。餘未悉見，不敢定其甲乙也。王渼陂詞固多佳者。何元朗摘其小詞中，「鶯巢濕春隱花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然此詞全文：「泠泠象板粉兒敲，小小金杯綠蟻飄，重重畫閣紅塵落。喜豐年恰遇着，幾般兒景致蹊蹺。鳳團小茶烹銀罐，驢背穩詩吟野橋。」除鶯巢句，下皆陳語。後三句對復不整。又云：「《杜甫遊春》劇，金、元人猶當北面。」此劇蓋借李林甫以罵時相者，其詞氣雄宕，固陵厲一時，然亦多雜凡語，何得便與元人抗衡。王元美復謂其聲價不在關、馬之下，皆過情之論也。

又　吾越故有詞派，古則越人《鄂君》，越夫人《烏鳶》，越婦《采葛》，西施《采蓮》，夏統《慕歌》，小海《河女》尚已。迨宋，而有《青梅》之歌，志稱其聲調宛轉，有《巴峽》、《竹枝》之麗。陸放翁小詞閒豔，與秦、黃並驅。元之季有楊鐵崖者，風流爲後進之冠，今「伯業艱危」一曲，猶膾炙人口。近則謝泰興海門之《四喜》，陳山人鳴野之《息柯餘韻》，皆入逸品。至吾師徐天池先生所爲《四聲猿》，而高華爽俊，穠麗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極則，追躅元人。今則自縉紳、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爲新聲者，不可勝紀。以余所善，史叔考撰《合紗》、《櫻桃》、《鵾釵》、《雙鴛》、《孿甌》、《瓊花》、《青蟬》、《雙梅》、《夢磊》、《檀扇》、《梵書》，又散曲曰《齒雪餘香》，凡十二種；王澹翁撰《雙合》、《金椀》、《紫袍》、《蘭佩》、《櫻桃園》，散曲曰《欸乃編》，凡六種。二君皆自能度品登場，體調流麗，優人便之，一出而搬演幾遍國中。姚江有葉美度進士者，工雋摹古，撰《玉麟》、《雙卿》、《鸞鎞》、《四豔》、《金鎖》，以及諸雜劇，共十餘種。同舍有呂公子勤之，曰鬱藍生者，從髫年便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棲》、《雙閣》、《四相》、《四元》、《二嫋》、《神劍》，以迨小劇，共二三十種。惜玉樹早摧，齎志未竟。自餘獨本單行，如錢海屋輩，不下一二十人。一時風尚，槩可見已。

又　散曲絕難佳者。北詞載《太平樂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小令及長套多有妙絕可喜者，而南詞獨否。【略】詞隱《南詞韻選》【略】所謂上上，亦第平仄不訛，及遵用周韻者而已，原不曾較詞之工拙；又只是無中揀有，走馬看錦，子細著針砭不得。中小令間有佳者，而長套無一中窾。頃友人吳興關仲通同諸君過集齋，商榷其較。余爲言：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漫語；康對山、王渼陂、常樓居、馮海浮直是粗豪，原非本色；陳秋碧、沈青門、梁少白、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作處，然較之元人，則彼以工勝，而此以趣合。長套亦惟是陳秋碧、梁少白最稱爛漫。

馮夢龍《曲律敘》　凡物，以少整，以多亂，故橫議繁而一炬至，卷弱雜而五厄乘，人事濫則天槩之，必然之勢也。近代之最濫者，詩文是已。性不必近，學未有窺，犬吠驢鳴，貽笑寒山之石；病譫夢囈，爭投苦海之箱。獨詞曲一途，竄足者少，豈非以道疑小而不爭，竅未鑿而幸免乎？數十年來，此風忽熾，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訛非關舊，誣曰從先；格喜創新，不思乖體。餖飣自矜其設色，齊東妄附於當行。乃若配調安腔，選聲酌韻，或略焉而弗論，或涉焉而未通。令上帝下清問於周郎，則今日之聲歌，其先詩文而受槩也必矣。

周之標《吳歈萃雅自敘》　夫歌以咏言，古今並尚，聲惟應律，正變難齊。是以絲竹較肉，孟嘉致美於自然；囀喉激聲，繁欽獨推夫妙伎。曲之興也，其來遠矣。惟地異風殊，人分語別。南方水土和柔，音則清舉而佻巧；北地山川重厚，語則沉濁而鈍訛。辟之涇渭判流，漉淄各味者也。自傳奇始於裴硎，《會眞》演於元氏，其間趁拍回環，和聲宛轉，織如霧縠，艷若霞綺，非不託垂於樂府，嗣響於齊梁焉者。第其詞，出入類乎猛顧，先後逞乎務頭，僅叶朱絲，盡供銀甲，半落胡語，大合秦聲，俾南人驟聞，鮮不似聽樂而思卧也。以故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凡開東第，臨南浦，遊蒼阜，欵青樓；揚窈窕之吳歈，紹《陽阿》之雅引；設宮分羽，毋取揭調伊州，經徵列商，必斥平腔入破。傾耳者罷寐，賞心者忘疲，即使縣駒吞聲，伯牙毀絃宜也。邇者俚詞俳狀，厭聽駭觀，字誤魯魚，詁乖亥豕。知音者恒每病之。抑且歌工巧媛，往往襲舛承訛，而大雅之遺，多湮滅而弗傳。蔣氏云：「《二南》《國風》，出於民俗謌謠，而南風《擊壤》之咏，實彰《韶濩》

之治，是烏可以淫艷廢哉。故余於全部單詞，採摘菁英，彙爲一帙，繪圖情景，公之好事。雖曰游藝之餘，實裨諧聲之助，眞如發鄴侯之藏，出中郎之秘；品題所及，言言騷雅，字字琳瑯，縱沿故而若新，且悅目而悞耳。坐花醉月，買笑追歡，無假於急管繁弦，專美夫徒歌逸調。洋洋乎肉聲效嫵，人籟爭妍，飛梁激塵，遏雲振壑；駐流芳於未央，揮羽觴之無算，而謂江左風流，不萃是哉。遂識之以名其選。時萬曆丙辰菊月哉生明茂苑梯月主人書。

又《吳歈萃雅・題詞》　當今制科，率取時文。而士子窮年矻矻，精力都用之八股中矣。舉秦、漢、唐、宋以來，所謂工詞賦、工詩、工策者，一切棄置，即有高才逸致，除却八股，安所自見，而人亦安所見之？顧詞賦之客，與夫詩之友，策之士，雖已靡極，不堪採用，間有一二騷人，祖昔人之所謂曲者，而殫精力焉。夫曲，則近淫，如昔人《大堤曲》、《採蓮曲》，令人聽之忘倦，況今時之曲，尤極其宛轉流麗乎。袁石公所云「千人石上，每度一字幾一刻」者，此類是也。斯即飛鳥聞之，亦且徘徊欲下，而幽人壯士，概可知已。嗟呼！世道日衰，人心日下，毋論眞文章，眞事業，不可多得。即最下如淫詞艷曲，求其近眞者絕少，惟是閨中思婦，塞外征人，情眞境眞，尙堪摹畫，而騷人以自己筆端，代他人口角，或燈之前，或月之下，或花之旁，或柳之畔，或山水之間，洋洋出之，宛然眞也；歌之者亦宛然眞也。然則八股何如十三腔，而學士家雖謂讀爛時文，不如讀眞時曲也可。

又《題辭》　余謂時曲，而惟取其情眞境，則凡眞者盡可採，不問戲曲時曲也。時曲者，無是事有是情，而詞人曲摩之者也。戲曲者，有是情且有是事，而詞人曲肖之者也。有是情，則不論生旦丑淨，須各按情，情到而一折便盡其情矣。有是事，則不論悲歡離合，須各按事，事合而一折便了其事矣。自古忠臣之忠，烈士之烈，義士之義，節婦之節，以至於佞臣之口，讒人之舌，昏主之喪國，蕩子之喪家，冶婦之喪節，何一不具？何一不眞？令觀之者，忽而眦盡裂，忽而頤盡解，又忽而若醒若悟，曷故哉？眞故也。余嘗謂，戲場面目，差足代涕笑一二者是也。然則《詩三百》篇，褒美刺惡，勸懲凜然，何獨傳奇而不然？又何獨傳奇之一二折而不然？覩茲編也，如讀全本矣。遂令與時曲並付棗氏。

《顧曲雜言・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即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化、治間人。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渼陂初學塡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塡詞名，與康、王俱口友，而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時惟臨朐馮海槎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剌剌」等套，尙是化、治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寃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眞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窗下」舊腔贈一孌童，即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雜用庚清、眞文、侵尋諸韻，即語意亦俚拙可笑，眞不值一文。

又《塡詞名手》　我朝塡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化、治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偸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菴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

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尠。梅雨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尚，然賓白盡用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一傳奇，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溢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菴自號「詞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又《北詞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尚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閶爲恨，因摯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眞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即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媼，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傅壽者，字靈脩，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去，北曲眞同《廣陵散》矣。

又《雜劇》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眞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眞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眞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又《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略】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略】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始分爲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尚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尚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臧懋循《元曲選序二》 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慷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疏。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

《曲品》卷上 自昔伶人傳習，樂府遞興。爨段初翻，院本繼出；金、元創名雜劇，國初演作傳奇。雜劇北音，傳奇南調。雜劇折惟四，唱止一人；傳奇折數多，唱必勻派。雜劇但摭一事顚末，其境促；傳奇備述一人始終，其味長。無雜劇則孰開傳奇之門？非傳奇則未暢雜劇之趣也。傳奇既盛，雜劇寖衰，北里之管絃播而不遠，南方之鼓吹簇而彌喧。國初名流，曲識甚高，作手獨異，造曲腔之名目，不下數百；定曲板之長短，不淆二三。乍見寧不駭疑，習久自當遵服。所謂「規矩設矣，方員因之」。數其人，有大家、名家之別；按其帙，有極老、半舊之分。賞其絕技，則描畫世情，或悲或笑；存其古風，則湊拍常語，易曉易聞。有意駕虛，不必與實事合；有意近俗，不必作綺麗觀。不尋宮數調，而自解其弦；不就拍選聲，而自鳴其籟。質樸而不以爲俚，膚淺而不以爲疎。商彝、周鼎，古色照人；玄酒、太羹，眞味沁齒。先輩鉅公，多能諷詠；吳下俳優，尤喜掇串。

又《舊傳奇品》 常州邵給諫，既屬青瑣名臣，乃習紅牙曲技。調防近俚，局忌入酸。選聲儘工，宜騷人之傾耳；採事尤正，亦嘉客所賞心。存之可師，學焉則套。烏鎭王雨舟，人以曲稱，曲緣事重。頗知鍊局之法，半寂半喧；更通琢句之方，或莊或逸。我欽高手，世想令名。（右妙品）沈鍊川名重五陵，才傾萬斛。紀游適則逸趣寄於山水，表勳猷則熱心暢於干戈。元老解頤而進卮，詞豪擺指而擱筆。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覩《雙忠》。筆能寫義烈之剛腸，詞亦達事情之悲憤。求人於古，足重於今。（右能品）李開先銓部貴人，葵邱隱吏。熟膽北曲，悲傳塞下之吹；間著南詞，生扭吳中之拍。才原敏贍，寫冤憤而如生；志亦飛揚，賦逋囚而自暢。此詞壇之飛將，

曲部之美才也。沈壽卿蔚以名流，雄乎老學。語或嫌於湊插，事每近於迂拘。然吳優多肯演行，吾輩亦不厭棄。邱瓊山大老雖尊，鴻儒近腐。閒情賦罷，元亮原是趣人；雙文句刪，微之且爲薄倖。乍辭講幄，亟譜家詞。造捏不新，知老輩之多鈍；莊諧並寫，庶末俗之可風。（右具品）

又　博觀傳奇，近時爲盛。大江左右，騷、雅沸騰；吳、浙之間，風流掩映。第當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義未講明。當行兼論作法，本色只指填詞。當行不在組織餖飣學問，此中自有關節局概，一毫增損不得；若組織，正以當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語言，此中別有機神情趣，一毫妝點不來；若摹勒，正以蝕本色。今人不能融會此旨，傳奇之派，遂判而爲二：一則工藻繢少擬當行，一則襲樸澹以充本色。甲鄙乙爲寡文，此嗤彼爲喪質。殊不知果屬當行，則句調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則境態必是當行。今人竊其似而相敵也，而吾則兩收之。即不當行，其華可擷；即不本色，其樸可風。進而有宮調之學。類以相從，聲中緩急之節；紛以錯出，詞多磔戾之音。難欺師曠之聽，莫招公瑾之顧。按譜取給，故自無難；逐套注明，方爲有緒。又進而音韵平仄之學。句必一韵而始協，聲必迭置而後諧。響落梁塵，歌翻扇底。昧者不少，解者漸多。又進而有八聲陰陽之學。吹以天籟，協乎元聲。律呂所以相宣，神人用以允叙。抑揚高下，發調俱圓；清濁宮商，辨音最妙。此韵學之鉅典，曲部之秘傳，柳城啓其端，方諸闡其教。必究斯義，厥道乃精；考之今人，褒如充耳。《廣陵散》已落人間，《霓裳曲》重翻天上。

又《新傳奇品》　沈璟（寧菴。吳江人）、湯顯祖（海若。臨川人）。（右二人，上之上。）沈光祿金、張世裔、王、謝家風，生長三吳歌舞之鄉，沈酣勝國管弦之籍。妙解音律，花、月總堪主盟，雅好詞章，僧、妓時招佐酒。東髮入朝而忠鯁，壯年解組而孤高。卜業郊居，遯名詞隱。嗟曲流之汎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蕪蕪，訂全譜以闢路。紅牙館內，謄套數者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顧盼而烟雲滿座，咳唾而珠玉在豪。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游刃餘地，詞壇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爲北面。湯奉常絕代奇才，冠世博學。周旋狂社，坎坷宦途。當陽之謫初還，彭澤之腰乍折。情癡一種，固屬天生；才思萬端，似挾靈氣。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豔六朝，句疊花翻之韻。紅泉秘館，春風檀板敲聲；玉茗華堂，夜月湘簾飄馥。麗藻憑巧腸而濬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蘧然破噩夢於仙禪，嚼矣銷塵情於酒色。熟拈元劇，故琢調之妍媚賞心；妙選生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不事刁斗，飛將軍之用兵；亂墜天花，老生公之說法。原非學力所及，洵是天資不凡。此二公者，懶作一代之詩豪，竟成千秋之詞匠，蓋震澤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吾友方諸生曰：「松陵具詞法而讓詞致，臨川妙詞情而越詞檢。」善夫，可謂定品矣！乃光祿嘗曰：「甯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奉常聞之，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此可以觀兩賢之志趣矣。予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此兩項人物。不有光祿，詞砌不新；不有奉常，詞髓孰抉？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而吾猶未見其人；東南風雅蔚然，予且旦暮遇之矣。予之首沈而次湯者，挽時之念方殷，悅耳之教甯緩也。略具後先，初無軒輊。允爲上之上。

又　天池湖海豪才，烟霞仙品，壯託元龍之傲，老同正平之狂。著書而問字旗亭，度曲而振聲林木。靈墟烈腸慕俠，雅志采眞，汪洋挹叔度之波，軒爽驚孟公之座；稽古搜奇於洞壑，養親絕意於公車。道行俊度獨超，逸才早貴，青華綴元、白之豔，瀟灑挾蘇、黃之風。曲房姬侍如雲，清閣宮商和雪。伯龍負薪吳市，儲史仇池。相如之病茂陵，王粲之客荊楚。麗調喧傳於《白苧》，新歌紛詠於青樓。虛舟落拓襟期，飄颻踪跡。侯生爲上座之客，郗郎乃入幕之賓。買賦可索千金，換酒須酣一石。禹金名家雋胄，樂苑鴻裁，貢金同賈誼之入秦，作客似陸機之遊洛。著述不遺鬼、妓，交游幾遍公、卿。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吉士。張衡之精巧絕世，荀爽之俊美無雙。虬奇蘊爲國珍，按律蔚爲詞匠。桐柏南宮妙選，東海英流。曼倩倜儻而陸沈，季子揣摩而脫穎。掀髯共推咳唾，折齒不廢嘯歌。此八君者，或爲山人先達，或爲先輩諸生。綺思靈心，各擅風流之致；寄悰賦感，共標游戲之奇。如張，如鄭，尤所服膺；如卜，如葉，素相友善。允爲上之中。

又　屠儀部逸才慢世，麗句驚時。太白以狂去官，子瞻以才蜚譽。偃恣於孌姬之隊，驕酣於仙佛之宗。汪鯈使家習惠仁，生多智慧。向平遊嶽而遺累，郭璞餐瀣而懷仙。涌源之醫沸多奇，別墅之逍遙獨勝。龍副憲佛根無染，仙骨不羈。文淵著績於烽烟，長源陶情於籤軸。雅韻炊金饌玉，新裁繡口錦心。鄭進士月露才華，風流雅格。少陵蜚英於粉署，摩詰標題於京曹。以其一片烈腸，雅負千秋俠骨。此四君者，藝苑之名公，詞場之俊士。即此

小技，足徵大才。允爲上之下。

又　戴則綽有雅致，宮韻獨諳。車則蔚有才情，結撰亦富。二顧，蓋文士而抱坎壈之悲，書生而具英雄之概者。祝不知其行藏，亦是流麗之才，工美之筆。周叟著述俱侈，吟咏頗饒，放乎葛天、無懷，解乎《南華》、《道德》。此六君者，俱非凡俗。允爲中之上。

又　涅川長於鍊境。釣叟妙於選題。無從詩酒文豪。海門高曠之吏。華峯以狀元而樂歸隱。九紫以郎署而賦薄遊。禺陽給諫，富而好文。太乙知州，貧而嗜古。屏山才華頗鬯。時泉組織儘工。海屋博雅宿儒。金庭倜儻名士。此十二君者，觀其詞學，俱錚錚者也。允爲中之中。

又　高瑞南才譽騰於仕籍。吳叔華逸藻出於世家。【略】允爲中之下。

又　劍池校曲巧多，久沈酣於音藏。永懷談詞侶盛，方鼓吹於騷壇。長儒文字之豪，寄牢騷於客舫。說仲尚書之裔，推競爽於侯家。餘人亦自斐然，各帙有足取者。允爲下之上。

又《不作傳奇而作南劇者》　徐山人玩世詩仙，驚羣酒俠。所著《四聲猿》，佳境自足擅長，妙詞每令擊節。汪司馬一代鉅公，千秋文侶。所著《大雅樂府》，清新俊逸之音，調笑詼諧之致。餘雖染指於斯道，未肯爭雄於箇中，然片臠味長，一斑各見。允爲上品。

又《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　周憲王色天散聖，樂國飛仙。嗣出天潢，才分月露。王渼陂秦韻鏗鏘。陳秋碧南音嘹喨。楊狀元美才甘放。康翰林絕技矜莊。常樓居藝林掞藻。顧雍里名族標英。唐解元巧擅解衣。祝山人神凝灑翰。劉龍田風成東魯。金白嶼響振江南。李實甫斗膽翻詞。虞竹西柔腸度曲。沈野筠丹青入道。張隱君浮白采直。周家郎顧誤名高。陸氏子聞奇譽美。陶先生元襟瀟洒。馮侍御騎筆鮮妍。王司寇當代宗工。秦大夫中原儒雅。吳居士會心絲竹。殷部郎觸目琳瑯。沈僉憲清望斗山。陳散人高蹤烟壑。蓋諸公多濬文章之派，並揚詞曲之波，歌套數洋洋盈耳之歡，唱小令嗚嗚沁心之妙。篇章應不朽，姓字必兼存。允爲上品。

又卷下　傳奇定品，頗費籌量，不無褒貶。蓋總出一人之手，時有工拙；統觀一帙之中，間有長短。故律以一法，則吐棄者多；收以歧途，則闌入者雜。其難其愼，此道亦然。我舅祖孫司馬公謂予曰：「凡南劇，第一要事佳，第二要關目好，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調、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勻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不當矣。」但今作者輩起，能無集乎大成，十得六者，便爲瑰璧，十得四五者，亦稱翹楚；十得二三者，卽非碔砆。具隻眼者，試共評之。括其門數，大約有六：一曰忠孝，一曰節義，一曰風情，一曰豪俠，一曰功名，一曰仙佛。元劇門類甚多，南戲止此矣。

鄒彥吉《詞林逸響序》　且生人喜怒哀樂之性，並托於風雲月露之譚。故雅降爲風，風降爲騷，騷變而漢魏有詩，詩變爲李唐工律。詞盛於宋，藝林之雅韻堪誇；曲肇於元，手腕之巧思欲絕。至我明，而名公逸士嗽芳擷潤之餘，雜劇傳奇種種，靑出古人之藍，而稱創獲。其所爲時曲者不徵事實，獨肖神情。壯士聽而徘徊，幽人聞之墮泪。蓋一代之聲韻，眞有往來於千百年者。卽或不比於《風》《騷》，而詩律詞闋之變態盡收於此。自王公貴游，以逮街塗巷陌之黃髮白豎，無不習也。南北中原，言語不通者而音通焉。傳響傳形，竊其單詞隻字，輒爲矢口之歌。不（甚）合節，而儻偶且尊爲耆宿。雖然歙非吳不善也。吳之聲柔。柔則疾徐高下，喉舌方開，齒口卽應。腔定板，板歸腔。繇來所推曲中祭酒，皆吳之人也。吳之派於曲爲最眞。然取材於博，萃渙於羣，充棟之坊本，僅供覆瓿。唯茲《逸響》之刻，如薪傳火。深者可以深味，淺者可以淺嘗。低回轉換，一度一刻之餘姸，遏行雲而迴飛鴈。片紙毫端，顯三千大千世界，剎那間彈指頃現。曲師身得度者，匪斯人其誰與歸！天啓癸亥中秋日，勾吳愚谷老人題於白堤舟次。

凌濛初《譚曲雜劄》　曲始於胡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其當行者曰「本色」。蓋自有此一番材料，其脩飾詞章，塡塞學問，了無干涉也。故《荊》、《劉》、《拜》、《殺》爲四大家，而長材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間有刻意求工之境，亦開琢句脩詞之端，雖曲家本色故饒，而詩餘弩末亦不少耳。國朝如湯菊莊、馮海浮、陳秋碧輩，直闖其籓，雖無崇本戲曲，而製作亦富，元派不絕也。自梁伯龍出，而始爲工麗之濫觴，一時詞名赫然。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崇尚華靡，弇州公以維桑之誼，盛爲吹噓，且其實於此道不深，以爲詞如是觀止矣，而不知其非當行也。以故吳音一派，競爲勦襲。靡詞如綉閣羅幃、銅壺銀箭、黃鶯紫燕、浪蝶狂峰之類，啓口卽是，千篇一律。甚者使僻事，繪隱語，詞須累詮，意如商謎，不惟曲家一種本色

語抹盡無餘，即人間一種眞情話，埋沒不露已。

又　元曲源流古樂府之體，故方言、常語，沓而成章，著不得一毫故實。【略】今之時行曲，求一語如唱本〔山坡羊〕、〔颳地風〕、〔打棗竿〕、〔吳歌〕等中一妙句，所必無也。故以藻繢爲曲，譬如以排律諸聯入《陌上桑》、《董嬌嬈》樂府諸題之下，多見其不類；以鄙俚爲曲，譬如以三家村學究口號、歪詩，擬《康衢》、《擊壤》，謂自我作祖，出口成章」，豈不可笑。

《客座贅語・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篳、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閒錯以撮塾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閒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大江以北，漸染胡語；而東南之士，稍稍變體，別爲南曲，高則誠氏赤幟一時，以後南詞漸廣，二家鼎峙。大抵北主勁切雄壯，南主清峭柔脆。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各有三昧，難以淺窺，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受，不可同日語也，乃製曲者往往南襲北辭，殊爲可笑。今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壓卷，日華翻之爲南，時論頗弗取，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之鑪冶，非人官所易及也。國初作者王子一輩十六人，僅傳其名，詞未及見。後起如楊升菴，頗有才情，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流膾人口；但楊本蜀人，調不甚諧，而摘句多佳。楊夫人亦饒才學，最佳者如〔黃鶯兒〕「積雨釀輕寒」一曲，字字絕佳，楊別和三詞，俱不能勝，固奇品也。北人如王渼陂、康對山，翩翩佳致。其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傍妝臺〕百闋爲對山所欣賞，今其詞尚在，不足道；所爲《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固自平平，而自負不淺，弇州嘗譏其腔律未協，非苛求也。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尚多借襲，而才情亦淺，然句字流麗，可入絃索，如「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固知好句不在多得。王舜耕《西樓樂府》，較爲警健，題贈亦善調謔，而少風人之蘊藉。常樓居自有樂府，詞氣豪逸，亦未當行。谷繼宗、謝茂秦輩，皆有逸韻，尚居諸君之下。徐霅仙所爲樂府，不能如大聲穩協，而情思過之。吳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伯虎、鄭若庸三人媲美。京兆能爲大套，富麗而多駁雜；解元小詞，纖雅絕倫；鄭所爲《玉玦記》，見其一斑。它未足道。《明珠記》乃陸天池采所成者，其兄浚明給事助之，非一手之烈。張伯起素喜梁伯龍博雅擅場，《吳越春秋》善述史學而不平實，且賓白工緻，具見名筆，第其失在冗長；若《江東白苧》一辭，讀之有學士風，張伯起評以「擲地金聲」，殆非虛語。與伯龍相後先者，吾鄉之沈青門，峻志未就，托迹醉鄉，其辭冶豔出俗，韻致諧和，入南聲之奧室矣。伯起好古文辭，尤一時名宿，所爲《紅拂》傳奇，俠逸秀朗，雖論者有輕弱之嫌，孰知意態修美，如翔禽之羽毛，正自難得。陸南門、張少谷語亦雋冷悠然，八音中之有笙、竽，又何可少。臨川學士旗鼓詞壇，今玉茗堂諸曲，爭膾人口，其最者，《杜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獨其宮商半拗，得再調協一番，辭、調兩到，詎非盛事與？惜乎其難之也！越之屠赤水，爲辭古鬱，《曇花》一記，憤懣淒爽，寓言立教，具見婆心。史叔考亦起越中，心手精湛，集中句多佳勝，再得洗刷，一開生面，幾幾乎大雅矣。至沈寧菴則究心精微，羽翼譜法，後學之南車也。苕中吳載伯、凌初成，詞林之彥，清言楚楚，頗爲歛衽。王伯良、卜大荒諸君，皆生動圓轉，領異取新，脉接《金荃》，聲傳三籟。而袁堯公奉譜嚴整，辭韻恬和，《西樓》一帙，即能引用譜書以暢己欲言，筆端之有慧識者，九宮詞譜爲聲音滯義，藉作者流通之，堯公與有力焉。近之奇崛者，有范香令，結搆玄暢，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時絕嘆。邇來作手輩出，雖未必盡稱擅場，要多才藻新聲，葩爛映發；奈何傳誦未徧，不能擇其尤者被諸聲歌，茲拈論亦弗槩及，第舉諸所見者偶一評騭焉爾。

《金陵瑣事・曲品》　馬俊小令，不減元人；史癡工小令；陳全秀才有樂府一卷行於世，無詞家大學問，但工於嘲罵而已。陳鐸，字大聲，有《秋碧樂府》、《梨雲寄傲》、《公餘漫興》行於世。【略】所爲散套，穩協流麗，被之絲竹，審宮節羽，不差毫末。徐霖字子仁，少年數游狹邪，所塡南北詞，大有

才情，語語入律，妓家皆崇奉之。吳中文徵仲題畫寄徐，有句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乃實錄也。【略】陳魯南，【略】世人最膾炙者，《梅花序》。羅子修《雪詞》絕妙。盛鸞有《貽拙堂樂府》二卷。邢太常一鳳，字伯羽，所填南北詞，最新妥，堪入絃索。鄭仕字子學，工小令。【略】杜大成工小令，有詞評一卷，名《納涼偶筆》。金鑾字在衡，有《蕭爽齋樂府》，最是作家。華亭何良俊號爲知音，常云：每聽在衡誦小曲一篇，令人絕倒。吉山王逢元，最是詞曲當家。沈韓峰越，工小令，鐵面御史能作風流軟媚語。賦梅花者，豈獨宋廣平乎？盛壺軒敏耕，工小令。石樓高志學，季才，工小令。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百歲光陰」一套，金在衡見之極口贊賞，曰：押如此險韻，乃得如此妥貼乎？足以壓倒東籬。【略】黃方胤有《陌花軒小詞》。沈恩，江寧人，字復之。晚得一第，官止深州學正，司馬西虹稱其工樂府云。黃文元名開第，馮海浮門人，工小令。【略】武陵仙史，工小令。皮元素名光淳，最是作家。徐惺宇，名維敬，工小令。孫幼如，名起都，工小令。黃疇鳳名戍儒，小令最工。趙獻之工小令，家有女戲一班。陳蓋卿所聞，工樂府。《濠上齋樂府》外，尚有八種傳奇。

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自序》 迨夫曲之爲妙，極古今好醜、貴賤、離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隨物而賦象；時而莊言，時而諧謔，狐末靦狙，合傀儡於一場，而徵事類於千載；笑則有聲，啼則有淚，喜則有神，嘆則有氣。非作者身處於百物云爲之際，而心通乎七情生動之竅，曲則□能工哉。吾嘗爲詩與詞矣，率吾意之所到而言之，言之盡吾意而止矣。其於曲，則忽爲之男女焉，忽爲之苦樂焉，忽爲之君主僕妾、僉夫端士焉。其說如畫者之畫馬也，當其畫馬也，所見無非馬者，人視其學爲馬之狀，筋骸骨節，宛然馬也，而後所畫爲馬者，乃眞馬也。學戲者，不置身於場上，則不能爲戲；而撰曲者，不化其身爲曲中之人，則不能爲曲，此曲之所以難於詩與辭也。若夫曲之爲詞，分途不同，大要則宋伶人之論柳屯田、蘇學士者盡之，一主婉麗，一主雄爽。婉麗者，如十七八女孃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雄爽者，如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詞也。【略】今曲之分南北也，或謂北主勁切，南主柔遠。辟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殊科。是爲北之詞，喦似蘇，而南之詞，喦似柳。柳可爲勝蘇，則北遂不如南歟？夫南之與北，氣骨雖異，然雄爽婉麗，二者之中亦皆有之。卽如曲一也，而宮調不同，有爲清新綿邈者，有爲感嘆傷悲者、有爲富貴纏綿者、有爲惆悵雄壯者、有爲飄逸清幽者、有爲旖旎嫵媚者、有爲悽愴怨慕者、有爲典雅沈重者，諸如此類，各有攸當，豈得以勁切柔遠畫南北而分之邪？【略】元曲自吳興本外，所見百餘十種，共選得十之七。明曲數百種，共選得十之三。蓋美生於所尚。元設十二科取士，其所習尚在此。故百年中，作者雲湧，至與唐詩、宋詞比類同工。而明之世，相習爲時文。三百年來，作曲者不過山人俗子之殘瀋，與紗帽肉食之鄙談而已矣。間有一二才人偶爲游戲，而終不足盡曲之妙，故美遜於元也。邇來填詞家更分爲二，沈寧庵喦尚諧律，而湯義仍專尚工辭，二者俱爲偏見。然工辭者，不失才人之勝，而喦尚諧律者，則與伶人教師登場演唱者何異？予此選去取頗嚴，然以辭足達情爲最，而協律者次之，可演之臺上，亦可置之案頭賞觀者，其以此作《文選》諸書讀可矣。崇禎癸酉夏，會稽孟稱舜題。

徐復祚《曲論》 《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煙花風柳。如「花邊柳邊」、「黃昏古驛」、「殘星破曉」、「紅入仙桃」等大套，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龍泉記》、《五倫全備》，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一蟹不如一蟹矣。此後作者輩起，坊刻充棟，而佳者絕無。徐髯仙（霖）《柳仙記》，事見《幽怪錄》，詞亦古質，然寂寥踐淺，斤兩不足。谷子敬先已有《度城南柳》，不堪並觀。

又 梅禹金，宣城人，作爲《玉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爲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趯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爲何語，何異對驢而彈琴乎？昔翟資政異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有庖者藝頗精，翟每向同官稱之。後稍懈，衆以嘲翟，翟呼使數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疎嫚若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還責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余謂：若歌《玉合》於筵前臺畔，無論田畯紅女，卽學士大夫，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徐彥伯爲文，以鳳閣爲「鵷門」，龍門爲「虬戶」，當時號「澀體」。樊宗師《絳州記》，至不可句讀。文章且不可澀，況樂府出於優伶之口，入於當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濫觴於虛舟，決堤於禹金，至近日之《箜篌》而滔滔極矣。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媪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爲未盡然

也。《玉合記》〔榴花泣〕第二闋內有句云：「離腸恨觸斷無些。」自音云：「恨，音檜。」不知所出，亦不能解。一日觀山谷詩云：「莫若囂號驚四鄰，推床破面恨觸人。」然後知恨當作「掲」，從手，不從木，音撐。掲觸，見《涅槃經》，山谷用之詩，已自僻澀，禹金乃用之作曲。然則三藐、三菩提，盡曲料耶？此體最易驚俗眼，亦最壞曲體，必不可學。

又　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壁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周憲王、趙□□王、劉誠意、王威寧、楊邃菴、顧未齋、陳大聲、祝希哲、唐伯虎、張伯起、沈青門、王稚欽、李空同、楊用脩、王敬夫、康德涵、韓苑洛、金白嶼、楊君謙、常明卿、谷繼宗、何粹夫、王舜畊、王渼陂、王浚川、謝茂秦、陸之裘、陳石亭、何太華、許少華、王辰玉，彼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游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眞所謂種種殊別，新新無已矣。

又附錄　村老又曰：昔蘇子瞻「無鹽」諸咏，李定、舒亶輩指爲謗訕朝政；而《詠檜》一詩，王珪直以爲不臣，欲服上刑。非宋裕陵神聖，寧有免法。吁，可畏哉。近王弇州作《卮言》，作《別集》，湯臨川作《紫簫記》，亦紛紛不免於豬嘴關，乃知古人制作，必藏名山大川，有以也。余小子，何足比數？然亦每以作詞見嫉於人。夫余所作者，詞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高名，亦復不能圖顯利，拾文人唾棄之餘，供酒間謔浪之具，不過無聊之計，假此以磨歲耳，何關世事。安所□□，而亦煩李定諸人毒吻耶？庚戌成《紅梨》後，遂燒卻筆硯。既而閱《楚記》：「當肅皇帝幸楚，胡孝思纘宗爲一律記事，其落句云『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爲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竹』爲怨望咒詛，奏之。捕下獄，論死。孝思時將八十矣，了不怖懼，取錦衣獄中杻械之類八，爲詩記之，名《制獄八景》。衆爭咎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尙何吾伊爲？』孝思澹然吟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人服孝思意氣。」因思：死生禍福，不宰之讒慝，亦寧關乎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乃復理鉛槧，爲《投梭》（記謝幼輿折齒事），又作《梧桐雨》（記玉環馬嵬事），而紛紛復如故。未幾，其人死，遂絕無議者。

袁幔亭《盛明雜劇序》　雜劇，詞場之短兵也。或以寄悲憤、寫跌跎，紀妖冶、書忠孝，無窮心事，無窮感觸，借四折爲寓言，減之不得，增之不可，作者情之所含，辭之所盡，音之所合，即具大法程焉。不知者輒欲化爲全部，不惟失其指歸，具蒙以無穢，易一字，即爲點金成鐵；增多字，則又狗尾爲主，而貂失其處，羔皮爲君，而狐反爲緣，禍雜劇者多矣。自濫本橫行，而雜劇隱於塵庋，知者傷之。近有元劇之刻，勝國諸君子，重開生面，於詞壇固稱大觀，然聲音之道，不絕於天下。國朝崇正教、放淫哇，天下握不律者，咸不敢爲左道之言，而物感於外，情動于中，不能鬱其元聲，故窮廬曲房，朱門戚里，以至旗亭酒館，每多遺音，就中不無至文，可以補野史之闕，爲采風之資，飾文氣之陋，而於四聲七始，繼別爲宗者。

徐翽《盛明雜劇序》　余俯仰詞壇，大約元人傳十之七，明人傳十之三；元人歌寡而曲繁，明人歌存而曲佚。歌曲者，南與北之辨也。氣陽，則出於嘽諧慢易，寬裕肉好而爲南；氣陰，則流於噍殺猛起，奮末廣賁而爲北。聲音之道，接於隱微，信哉。今之所謂南者，皆風流自賞者之所爲也；今之所謂北者，皆牢騷骯髒，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文長之曉峽猿聲，暨不佞之夕陽影語，此何等心事，寧漫付之李龜年及阿蠻輩，草草演習，供綺宴酒闌所憨跳！他若康對山、汪南溟、梁伯龍、王辰玉諸君子，胸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長嘯以發舒其不平，應自不可磨滅。

張元徵《盛明雜劇序》　且天下何之非戲，俄冠進賢，俄返初服，萍水奇遭，把臂忽訣。現前一段悲歡離合搬演正熟，但身在場中錯認眞耳。子瞻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此語覷破。或又謂：漢文、唐詩、宋詞、元曲，各絕一時，後有作者，難乎其繼。此又大不然。我明風氣弘開，何所不有。詩文若李、王崛起，已不媿西京大曆。而詞曲名家，何遽遜美酸齋、東籬、漢卿、仁甫。余友沈林宗深心嗜古，博綜之暇，爰集盛明雜劇數十種，與《元人百種》並傳，此亦騷雅鼓吹，風流勝事矣。

程羽文《盛明雜劇序》　凡天地間知愚賢否、貴賤壽夭、男女華夷，有一事可傳，有一節可錄，新陳言於牘中，活死迹于場上，誰眞誰假，是夜是年，總不出六人搬弄。狀忠孝而神欽，狀奸佞而色駭，狀困窶而心如灰，狀榮顯而腸似火。狀蟬脫羽化，飄飄有凌雲之思；狀玉竊香偷，逐逐若隨波之蕩。可興、可觀、可懲、可勸，此皆才人韻士，以遊戲作佛事，現身而爲說法者也。至於詞白之工，科介之趣，熱腸罵世，冷板敲人，才各成才，韻各

成韻。而說者盡推美胡元，不知胡元以此取士，士皆傅粉墨而踐排場，一代人文，類從描眉畫頰中出。宜其曠古亘今，窮工極態，乃僅以北調擅場，而南詞絕響。夫自塗山歌於候人，而南音著；自有娀謠乎飛燕，而北聲傳，兩者偏廢，不成鉅觀。我朝鼓吹文治，叱漢呼秦，吞唐吐宋，高文椽筆之外，間有招弄，亦復含宮嚼羽，出風入騷。其南詞可付輕絲細管，二八女郎；而北調可付丈八將軍，銅琵琶、鐵綽板。今海內盛行元本，而我明全本亦已不減，獨雜劇一種，耳目寥寥。予嘗欲選勝搜奇，爲昭代文人吐氣，以全本當八股大乘，以雜劇當尺幅小品，笥藏頗廣，未命棗梨。而吾友沈林宗顧曲周郎，觀樂吳子，遂先有此舉。其點校評論，又一一傳作者之面目，而遡之爲作者之精神。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臧懋循》 何元朗、臧晉叔皆精曲律。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高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詡不置。晉叔笑曰：「是惡知所謂《幽閨》者哉。」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遊》、《夢遊》、《俠遊》、《冥遊》《彈詞》，悉鏤板以行。序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用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於疎。」其持論斷斷不爽。

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 今之傳奇，即古者歌舞之變也。然其感動人心，較昔之歌舞更顯而暢矣。蓋士之不遇者，鬱積其無聊不平之概於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盤旋於紙上，宛轉於當場。於是乎熱腔罵世，冷板敲人，令閱者不自覺其喜怒悲歡之隨所觸而生，而亦於是乎歌呼笑罵之不自已，則感人之深，與樂之歌舞，所以陶淑斯人而歸於中正和平者，其致一也。

又《雜劇三集序》 如《三百篇》中不刪《鄭》、《衛》，聖人以爲男女情欲之事，不必過遏；詞人狂肆之言，未嘗無意。貞淫並載，可以爲勸，可以爲鑒。有其文，則傳其文而已。【略】詩餘又變而爲曲，蓋金、元之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接。一時才子，如關、鄭、馬、白輩，更創爲新聲以媚之。傳奇雜劇，體雖不同，要於縱發欲言。而止一事之傳，文成數萬，而筆墨之巧，迺不可勝窮也。元詞無論已。明興，文章家頗尚雜劇，一集不足，繼以二集。余常閱之，大半多綺靡之語，心頗不然，以爲此選家之過也。已而思之，人苟不爲名教束縛，則淫佚之事，何所不有？有其事，則不能禁其傳；有其傳，則不能禁其選。如長卿之於文君，衛公之於紅拂，非人間越禮之事乎。而風流家言，反以爲絕好一樁公案，至願效之而不可得。【略】近時多以帖括爲業。窮研日夕，詩且不知，何有於曲？余以爲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夢，終身顛倒，何假何眞？若其當場演劇，謂假似眞，謂眞實假。眞假之間，禪家三昧，惟曉人可與言之。

鄒式金《雜劇三集・自作小引》 自憲府先賡，王康嗣和，士大夫始知章甫端冠外，別有此一種風流教化。於是有詞隱先生起而主持風雅，明陰洞陽，引商刻羽，爭衡於調之全半，較辨於板之寸分，窮工極巧。究竟自然，嗣後作者波委雲屬。司馬標秀於新安，玉茗稱雄於江右，山陰以瑰奇自異，荀令以尖冷鳴新；婁水王、吳，痛決與濃麗爭驅，吳江沈、孟，雋永與縱橫兢爽，究其所得，各擅專長。邇來世變滄桑，人多懷感，或抑鬱幽憂，抒其禾黍銅駝之怨；或憤懣激烈，寫其擊壺彈鋏之思；或月露風雲，寄其飲醇近婦之情，或蛇神牛鬼，發其問天遊僊之夢。雲璈疊奏，玉屑紛飛，以至字忌重押，韻黜互犯，固足踵元人之音，奪前輩之席矣。然而北曲南詞，如車舟各有所習，北曲調長而節促，組織易工，終乖紅豆；南詞調短而節緩，柔靡傾聽，難協絲絃；又全部宏編，意在搬演，不重修詞。臨川而外，佳者寥寥，不若雜劇足以極一時之致。辟之狹巷短兵，殺人如草。東坡所云「數尺而有千霄之勢」者，令人目炫眉飛也。

蔣良騏等輯《東華錄》 朕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偏行堂集》，系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制序，兼爲募貲刻行。因查澹歸名金堡，明末進士，曾任知縣，復爲桂王朱由榔給事中，當時稱爲五虎之一。後乃托跡緇流，藉以苟活。其人本不足齒，而所著作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略】又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書，亦有不法字句，系江甯清笑生所撰。曲本既經刊布，外間必尚有流傳。該督撫等從前未經辦及，想因曲本蒐輯不到耳。一併傳諭高晉、薩載，于江甯、蘇州兩處，查明所有刷印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略】設或民間尚有藏者，但經獻出，均可免罪。將此由四百里一併諭令知之。欽此。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八日。

《小樓霞說稗・觀劇詩》　伶人演劇扮用古事，然多顚到賢奸，蓋皆不識字者所爲。如《唐傳》之張士貴，《楊家將》之潘美，《平西傳》之龐籍，率與史傳不合。《冬夜箋記》：「每閱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爲其溷亂，如《荊釵記》、王曾、呂蒙正。」《持雅堂詩集》卷一有《觀劇》五古一篇，中云：「《莊》、《列》愛荒唐，寓言著十九。傳奇祖其意，顚到賢與否。蔡邕孝廉人，《琵琶》遭擊掊，借以諷王四，於義猶有取。俗人不知書，逞肊造烏有。桓桓張士貴，功出仁貴右，無端目爲奸，毅魄遂含垢；楊業雖健將，潘美亦其偶，不制王佐兵，天馬變家狗；勸懲義何在？妖言惑黔首！」可爲正人吐氣。湘侍曰：「今劇中有所謂《二十八宿歸天》者，蓋《賜繡旗》之後齣。光武保全功臣，古今所罕，而大反其事，何耶？」瑟姊曰：「此必明初人所爲，蓋以譏太祖誅僇功臣，爲傅、藍諸公而發。」浣霞以爲然。

又《一軍中有五帝》　《殘唐五代傳》小說，與史合者十之一二，餘皆杜(選)[撰]裝點。小說體例如是，不足異也。中有五龍倡死王彥章一段，時帥爲史建瑭，五龍則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漢高祖，周太祖也。復卿以無稽詆之。馥曩曰：「非無稽也。莊宗爲晉王時，與梁軍拒於河上垂十年。時明宗爲大將，以騎五千襲取鄆。梁破德勝南柵，明宗爲先鋒救之，擊破梁軍(《五代史・明宗紀》)。廢帝嘗從戰於河上。德勝之戰，以十數騎雜梁軍，奔入梁壘，斧其眺樓；胡桃之戰，又從莊宗奪土山(《廢帝紀》)。明宗壻晉高祖常在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劉鄩攻清平，莊宗馳救，爲鄩所圍，高祖以十數騎橫槊取之。又從擊梁將戴思遠於德勝渡，又從戰胡盧套，從戰楊邨寨，從取鄆(《晉紀》)。而漢高祖時方爲晉高祖裨將，爲梁人所襲，馬甲斷，漢高祖輟騎以授之，自跨斷甲者殿而歸(《漢紀》)。是時莊宗、明宗、廢帝、晉高、漢高皆在行間。甌北《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謂『一軍共有五帝，此古來未有之奇，可與唐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一堂有五天子條爭勝』。小說以周太祖易廢帝，又以主兵者爲史建瑭，與正史不符，使讀者反疑爲假借矣。至《說唐前傳》有羅成一日擒五王，無論朱粲等五僞王非同時禽俘；羅成並無其人，又安有此戰耶？此與戲劇中《反武場》，常遇春中武狀元，同試者有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四王，皆俗優妝點，不值一哂耳。」

《人譜類記》下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雖無益之事，亦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觀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略】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

又　尤西堂樂府流傳禁中，世祖親加評點，稱爲眞才子者再。吳園次奉敕譜《忠愍記》，由中書遷武選司員外郎，卽以椒山原官官之。二公固極儒生榮遇已。康熙時，《桃花扇》、《長生殿》先後脫稿，時有「南洪北孔」之稱。其詞氣味深厚，渾含包孕處蘊藉風流，絕無纖褻輕佻之病。鼎運方新，元音迭奏，此初唐詩也。《藏園九種》，爲乾隆時一大著作，專以性靈爲宗。具史官才學識之長，兼畫家皴瘦透之妙，洋洋灑灑，筆無停機。乍讀之，幾疑發洩無餘，似少餘味；究竟無語不鍊，無意不新，無調不諧，無韻不響。虎步龍驤，仍復周規折矩，非堯西、笠翁所敢瞰其肩背。其詩之盛唐乎？

高奕《新傳奇品序》　傳奇至於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羈之才，寫當場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宮商，不循聲韻，但能便於搬演，發人歌泣，啓人豔慕，近情動俗，描寫活現，逞奇爭巧，卽可演行，不一而足。其於前賢關風化勸懲之旨，悖焉相左；欲求合於今，亦已寥寥矣。【略】偶檢笥中所藏傳奇數百種，自明迄今，考其姓氏，細加評定，識以一二語，足以想見其人矣。此亦善與人同之意，非有心去取也。至其文理、宮調、格式、聲韻、風化、勸懲之義，惟於本傳奇咏之可也，亦不敢贅。

又《新傳奇品》　阮大鋮(金陵人)：道學面君，步履不妨。【略】吳駿公(太倉人)：女將征西，容嬌氣壯。【略】盧次楩(大名人)：蜃樓雜沓，氣勢橫生。【略】沈寧菴(吳江人，卽詞隱先生)：冠冕佩玉，揖讓明堂。【略】單槎仙(會稽人)：新妝越女，粉媚脂香。【略】吳石渠(宜興人)：道子寫生，鬚眉活現。【略】范香令(松江人，博山堂)：琪花瑤草，餘香襲人。【略】袁今昭(吳縣人，劍嘯閣)：海鶴鳴秋，聲清影淡。【略】馬亘生(吳縣人)：五陵年

少，白眼調人。【略】劉晉充(吳縣人)：山中礮響，應聲徐來。【略】薛既揚(吳縣人)：鮫人泣淚，點滴成珠。【略】李玄玉(吳縣人)：康衢走馬，操縱自如。【略】馮猶龍(吳縣人，墨憨齋)：芙蓉映水，意態幽閒。【略】葉稚斐(吳縣人)：漁陽三撾，意氣縱橫。【略】朱良卿(吳縣人)：八音縱鳴，時見節奏。【略】邱嶼雪(常熟人)：入薄后廟，綺麗滿身。【略】朱素臣(吳縣人)：少女簪花，修容自愛。【略】畢萬侯(吳縣人)：白璧南金，精彩眩目。【略】李笠翁(錢塘人)：桃源嘯傲，別有天地。【略】周果菴：老僧談禪，眞諦妙理。【略】張心其(吳郡人)：去病用兵，暗合孫、吳。【略】高晉音(會稽人)：清修潔操，不入世氣。【略】盛際時(吳郡人)：珍奇羅列，時發精光。【略】史集之(吳郡人)：倜儻不羈，笑傲一世。【略】朱雲從(吳郡人)：駿騎嘶風，馳驟有矩。【略】陳二白(長洲人)：閨女靚妝，不增矯飾。【略】陳子玉(吳縣人)：盆花小景，工致自佳。【略】王香裔：空谷幽蘭，清芬自遠。

錢梅溪《曲目新編小序》 今詞曲多門，南北異調，家絃戶誦，幾至傳習九州，而欲問歌者之所自出，輒謝曰「不知也」。譬諸讀唐詩者，罔知有漢、魏、六朝，讀古文者，罔知有《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家也。我朝聖德巍巍，右文稽古，儒林輩出，著作如山，雖里巷小民，亦聽弦歌之化，是以文章鉅公，山林墨客，莫不有賦頌典策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即詞曲亦多於前代，皆足以發揚徽美而歌詠太平，若國初之尤侗、毛奇齡、吳偉業、袁令昭、馮猶龍、洪昉思、李漁及蔣士銓，其最著者也。

又《題〈曲目新編〉後》 余嘗聞之隨園先生云：「自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於《三百》，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而至於詞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於二《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史》、《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及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爲時藝。文而至於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嗚呼！圖刑畫地之法廢而傳奇作，以戲示人，演爲詞曲，此泰平之有象也。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舉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此治世之良規也。然則時藝者，實《典》、《謨》、《訓》、《誥》之遺風，而詞曲者，亦《國風》、《雅》、《頌》之餘韵也。昔金壇、王罕皆太史，選時藝以訓士子，謂之「八集」。八集者何？啓蒙、式法、行機、精詣、參變、大觀、老境、別情之謂也。試以傳奇、雜劇證之：如《佳期》、《學堂》，啓蒙也；《規奴》、《盤夫》，式法也；《青門》、《瑤臺》，行機也；《尋夢》、《叫畫》，精詣也；《掃秦》、《走雨》，參變也；《十面》、《單刀》，大觀也；《開眼》、《上路》、《花婆》，老境也；《番兒》、《慘覩》、《長亭》，別情也。余以爲成、宏、正、嘉搭題、割裂可廢也，而傳奇不可廢也；淫詞、艷曲、小調、新腔可廢也，而雜劇不可廢也。道光癸卯暮春之初，梅花谿上老人再題。

《曲目新編·題詞》 此是詞家麗寶船，幾人銷滅幾人傳？阿誰不是傷心客，今古相望五百年。　我亦曾傳法曲來，新聲流寓滿燕臺。千秋同付雙鬟唱，誰是旗亭第一才？(嚴保庸)　宰官仕女總非眞，卅二金仙司相頻。寵辱從來各天定，可憐傀儡慣由人。　笑而韝皮僞也眞，無端欲泣怪伊頻。榮枯一瞬雲烟散，多少登場過去人。(湯貽汾)　總干蹈厲傳奇始，《破陣》形容砌末俱。逮及握奇珍法曲，古今人總上氍毹。　不須剿說下場難，離合誰能破此關？我亦上場裝老外，歸來仍看六朝山。(包世臣)　歌管年年慶太平，悲歡離合寄深情。世間院本無徵久，難得新編曲目成。　盛世元音響遏雲，紅牙按譜盡新聞。喜將《畫舫》書頻補，不數揚州月二分。(阮亨)　院本紛紛按譜陳，元、明昭代各爭新。請君再列功臣表，付與旗亭畫壁人。　孰爲兒女孰英雄？都賦相如亡是公。急管繁絃多少事，一時收拾笑談中。(韓崇)　半涉荒唐半的眞，哀絲急管總怡神。當場顧曲今誰似？前度周郎我替身。　法曲飄零一網收，就中無限古今愁。儂家也譜《千金壽》，付與吳伶已十秋。(魯頌)　拾東風碎花零錦，裁縫巧試鍼線。干卿底事關情甚，歌海搜羅欲徧。　牋五彩，想幾輩流傳，幾輩烟雲散！梨園妙選任屢換，滄桑迴殊，南北渾未雅音變。　梅花叟，垂老風懷不淺，妍詞爲品黃絹。秦淮酒煖香溫夜，知我寄情絃管。貽一卷，較舊譜重尋，分付雙鬟，按桂秋小院。待何日邀君，紅燈白髮，扶醉羽商辨。(《買陂塘》，張鴻卓)　好替詞人著姓名，開編示我最分明。幾時盡洗箏琶耳，來聽《霓裳》第一聲。　風雪旗亭畫壁時，也曾傾耳到清絲。笠翁滑熟臨川拗，畢竟誰爲絕妙詞？(雷浚)　舊曲新詞一例收，《元人百種》讓風流。他年傳出支家譜，忙殺江南菊部頭。　幾年嚼徵復含商，編出新書字字香。莫怪梅花溪上客，戲場原可做文場。(程爾亨)　梅花觀裏拜瞿雲，曾與諸姑半日譚。譚到精忠丞相傳，一時清淚落春衫。(「梅花觀」，石道姑事，見《牡丹亭》。)　百種元人本最先，清歌檀板和三絃。笑將曲目從頭數，絕勝《南華》第一篇。　(吳規臣，號香輪。金壇女史，長洲顧小雲大令繼

室。）今古才人聚一編，尤、吳、李、蔣最堪憐。世人莫認爲兒戲，不比《桃花》、《燕子箋》。（尤西堂、吳梅村、李笠翁、蔣心餘四家所製詞曲，爲本朝第一。）人生離合等浮萍，夢到邯鄲便不醒。滿眼旌旗場欲散，空留江上數峰青。（謂梅溪先生也，周綺。）

程大衡《〈綴白裘〉合集序》 尤西堂以世界爲小梨園，《廿一史》爲一部傳奇，則大地豈非一戲場乎？夫忠孝節義流芳，陰邪奸險遺臭，其善惡殊途，不啻霄壤，乃派定生旦丑淨作勢裝妖之腳色也。人生富貴貧賤不同，夭壽窮通各異，然電光石火，終歸一夢，猶敷演悲歡離合，頃刻戲完之散場也。屈指勞生，應無百歲之期；名牽利綰，枉作千年之計。光陰彈指，玉走金飛；良辰美景無多，月夕花朝有限。莫惜追歡尋樂，何妨淺酌高歌？憑今吊古，感慨多燕、趙；尋宮數羽，世不乏周郎。玩花主人向集《綴白裘》，錢子德蒼搜採復增輯，一而二，二而三，今則廣爲十二。其中大排場，褒忠揚孝，實勉人爲善去惡，濟世之良劑也；小結構梆子秧腔，乃一味插科打渾，警愚之木鐸也。雅豔豪雄，靡不悉備；南絃北板，各擅所長。擷翠尋芳，彙成金璧：既可怡情悅目，兼能善勸惡懲。雖梨園之小劇，若使西堂見之，亦必以此爲一部《廿一史》也。

許仁緒《〈綴白裘〉三集序》 錢君沛思，先有《綴白裘》一、二集之輯，以公同好；今復拾翠採芳，彙爲三集，豔而不蕩，婉而多風，衣冠啼笑，足使觀者無端。從此清尊檀板，一曲凌雲，酒旗歌扇之間，不亦傳盛事於將來也哉？時乾隆丙戌花朝日，元和許仁緒書。

沈瀛《〈綴白裘〉五集序》 惟茲編也，採擇羣芳，詎嫌勦說；旁搜衆美，不患雷同。遣煩衷，則快讀一過；醒倦眼，則尋味無窮。播諸管絃，雅士咸稱雋逸；繪其笑貌，俗夫羨其形容。至於步伐停匀，不外文章條理；情詞婉轉，方知曲調彌工。朗朗乎如聞江上琵琶，珊珊兮宛覩庭中窈窕。彷彿梨園續譜，依稀樂府遺音；非關養性之資，亦是陶情之助。故當別開生面，俾已往者未敢專美於前；獨闢精思，令將來者猶堪步塵於後。不必屢趨而屢下，何妨愈出而愈奇？

葉宗寶《〈綴白裘〉六集序》 余因披是編而閱之，知其類有二焉。一則叶律和聲，俱按宮商角徵，而音節不差；一則抑揚婉轉，佐以擊竹彈絲，而天籟自耿。宜於文人學士有之，宜於庸夫愚婦者亦有之，是誠有高下共賞之妙，較之《白裘》五集頓覺改觀。

朱祿建《〈綴白裘〉七集序》 原夫今人之詞曲有二：有案頭，有場上。案頭多務曲，博矜綺麗，而於節奏之高下，不盡叶也；鬬筍之緩急，未必調也；腳色之勞逸，弗之顧也。若場上則異是：雅俗兼收，濃淡相配，音韻諧暢，非深於劇者不能也。【略】錢君每歲輯《綴白裘》一冊，已成六集。其間節奏高下，鬬筍緩急，腳色勞逸，誠有深得乎場上之痛癢者，故每一集出，梨園中無不奉爲指南，誠風騷之餘事也。

許永昌《〈綴白裘〉八集序》 獨怪夫今世之人，雲翻雨覆，厭舊喜新，趨利者往往盜襲元、明詞曲，改作新劇，惟務荒誕不經，怪異無倫。而優伶輩爭相搆演，奏之氍毹，愚夫俗子無不稱奇頌豔，大爲風俗人心之害，良可慨也。今觀君所輯八集，卷帙雖窄，別具《鳴鳳》之忠，《尋親》之孝，《荊釵》之節，《黨人》之義，而絕無荒誕怪異之齣，其志亦可知矣，何爲乎舉業之不問，而沈酣於梨園之曲哉？噫，吾知之矣。夫戲，幻境也；人生，亦幻境也。榮辱得喪，不過瞬息；戲場一散，盡歸幻境。今君抱經濟之才，而猶浪跡江湖，珠光劍氣，埋沒風塵，其一腔憤懣，滿腹牢騷，聊復寄之於幻境也。雖無關於舉業，而忠孝節義之詞，亦維風化俗之一端云。

許道承《〈綴白裘〉十一集序》 且夫戲也者，戲也，固言乎其非眞也。而世之好爲崑腔者，率以搬演故實爲事，其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奸讒佞惡，悲歡欣戚，無一不備。然設或遇亂頭粗服之太甚，豺聲蠆目之叵耐，過目遇之，輒令人作數日惡。無他，以古人之陳跡，觸一己之塊壘，雖明知是昔人云「吹縐一池春水，干卿甚事」，而憤懣交迫，亦有不自持者焉。若夫弋陽梆子秧腔則不然：事不必皆有徵，人不必盡可考。有時以鄙俚之俗情，入當場之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此殆如東坡相對正襟捉肘，正爾昏昏欲睡，忽得一詼諧訕笑之人，爲我持羯鼓解醒，其快當何如哉。此錢君《綴白裘》外集之刻所不容已也。抑吾更有喻者，詩之爲風也，有正有變；史之爲體也，有正有逸；戲亦何獨不然？然則戲之有弋陽梆子秧腔，即謂戲中之變，戲中之逸也，亦無不可。

葵圃居士《〈綴白裘〉十二集序》 吾友錢君，審音按律，刻羽引商，游戲絲簧之府，流連金粉之場。鵝笙象管，無須玉茗新翻；《白雪陽春》，悉按紅牙舊譜。集雜劇之精於節拍者，爲《綴白裘》十二集。腴惟其集，不嫌踵事而

增；聲惟其和，尤貴不淫而麗。僕慚慧業，鮮辨舌唇齒顎之微；君實才人，能通高下清濁之妙。傳來瑟部，已落梁塵，付彼船娘，定飄庭葉。洵屬昇平之樂府，無忝名士之風流矣。

《雨村曲話》卷上 《絃索辨訛》：「北曲不諧于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則大備于明。明時雖有南曲，祇用絃索官腔；至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乃漸改舊習，始備衆樂器而劇場大成，至今遵之。」所謂南曲，即崑曲也。

又 《嘯餘譜》有新定樂府十五體名目：一、「丹丘體」，豪放不羈。二、「宗匠體」，詞林老作之詞。三、「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餐霞服日之想，名曰「道情」。四、「承安體」，華觀偉麗，過於泆樂。承安，金章宗正朔。五、「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不諱體」。六、「江東體」，端謹嚴密。七、「江南體」，文彩煥然，風流儒雅。八、「東吳體」，清麗華巧，浮而且艷。九、「淮南體」，氣勁趣高。十、「玉堂體」，公平正大。十一、「草堂體」，志在泉石。十二、「楚江體」，曲抑不伸，攄忠訴志。十三、「香奩體」，裙裾脂粉。十四、「騷人體」，嘲譏戲謔。十五、「俳優體」，詭喻淫虐。即淫詞。按：此十五體，不過綜其大概而言；其實視撰詞人之手筆，各自成家，如馬致遠之「朝陽鳴鳳」則豪爽一路，王實甫之「花園美人」則細膩一路，各自成體，不必拘也。

又卷下 曲不欲多白，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盒》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

又 明以南曲名于江左者，如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中鄉榜，倅南京兆。）唐寅（字伯虎，吳人，中解元。）及吳人鄭若庸，皆首選也。希哲能爲大套，才情富有而多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他未稱是。《曲藻》評論如此。鄭特工于用筆耳。《紅拂》句如「春眠乍曉，處處聞啼鳥，問開到海棠多少」，又「章柳路涉，天涯何處無芳草」，皆嫌于用成句太熟。《東郭記》全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貴利達」一語，蓋罵世詞也。劇目俱用《孟子》成語，不出措大習氣，曲中之別調也。

又 北曲在明，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皆有樂府，未盡傳。《曲藻》云：「所知者李先芳、張重、劉時達，皆可觀。馮惟敏獨爲深出，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明；祇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瑕耳。」

又 武功康德涵海以附劉瑾敗，家居。能自彈琵琶唱新詞。有侍郎楊廷儀者（新都楊介夫廷和弟，即升菴叔也）以使事北上，過康置酒。廷儀徐謂：「家兄恆相念。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避。康猶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蜀子」，詈語也。「子」者，蜀人罵人之賤稱，今猶有「湖廣子」、「陝西子」、「江西子」之語。與康同時有王敬夫，鄠杜人。劉瑾以鄉人，爲吏部，掌文選；瑾敗，貶壽州州同。爲人傲睨。工詞曲。所編有《杜少陵遊春》傳奇，劇罵李文正公。館閣皆謂其輕薄。人譏之于李，遂褫官，不復用。二公皆工樂府。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盡其技而後出。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云雖老樂師不逮也。然敬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以「物」爲「護」，王元美謂南北混淆。然元美但知「護」非南音，不知「物」非「護」音，而「護」亦非北音。評者以敬夫秀麗雄爽，康大不如；至謂「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二公皆陝人，工詞，皆以瑾敗，亦異事也。

又 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頗有才情，尚出諸公之下。此外如趙王之「紅箋驛使梅」，楊邃菴之「指冷鳳凰笙」，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皆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鶯兒》，只是諢語，然頗佳。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

《劇說》卷一引《蝸亭雜訂》 嘉、隆間，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一時優伶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尚得蒜酪遺風。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伎者。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弦索，不可入譜。」沈吏部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反無人問。頓老又云：「弦索九宮，或用滾弦，或用花和、大和，鈔弦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不成板矣。」吳下以三弦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簑衣」也。簫管可入北詞，而弦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弦節奏也。北詞中亦有不叶弦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元人多嫻北調，而不及南音。成、弘間，沈青門、陳大

聲輩，南詞宗匠；同時康對山、王渼陂，俱以北擅場。王初學塡詞，先延名師，學唱三年而後出手。章邱李太常中麓，亦以塡詞名，與康、王交，而不嫻度曲，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見誚吳儂。同時惟馮海梓差爲當行。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霖翁聯句也。

又卷四　卓珂月作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云：「作近體難於古詩，作詩餘難於近體，作南曲難於詩餘，作北曲難於南曲。總之，音調、法律之間，愈嚴則愈苦耳。北如馬、白、關、鄭，南如《荊》、《劉》、《拜》、《殺》，無論矣。入我明來，塡詞者比比，大才大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其不免乎？減一分才情，則減一分愆謬，張伯起、梁伯龍、梅禹金，斯誠第二流之佳者。乃若彈駭愆謬，不遺錙銖，而無才無情，諸醜畢見，如臧顧渚者，可勝笑哉！必也具十分才情，無一分愆謬，可與馬、白、關、鄭，《荊》、《劉》、《拜》、《殺》頡之頏之者，而後可以言曲，夫豈不大難乎？求之近日，則袁堯公之《珍珠衫》、《西樓夢》、《寶娥冤》、《鸂鶒裘》，陳廣埜之《麒麟罽》、《靈寶刀》、《鸚鵡洲》、《櫻桃夢》，斯爲南曲之最；沈君庸之《霸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孟子塞之《花前笑》、《桃源訪》、《眼兒媚》，斯爲北曲之最。余平時定論蓋如此。今冬遘堯公、子塞於西湖，則堯公復示我《玉符》南劇，子塞復示我《殘唐再刱》北劇，要皆感憤時事而立言者。堯公之作，直陳崔、魏事，而子塞則假借黃巢、田令孜一案，刺譏當世。夫北曲之道，聲止於三，齣止於四，音必分陰、陽，喉必用旦、末，他如楔子、務頭、襯字、打科、鄉談、俚諢之類，其難百倍於南，而子塞研討數年，其謹嚴又百倍於昔。至若釀禍之權璫，倡亂之書生，兩俱磔裂於片楮之中，使人讀之，忽焉唇噓，忽焉號呶，忽焉纏綿而悱惻，則又極其才情之所之矣。於我所陳諸公十餘本之內，豈不又居第一哉。」

又卷五引《蝸亭雜訂》　塡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名《誠齋樂府》，往往調入弦索，有金、元風範。南曲如《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弘間，稍爲當時所稱。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惟《明珠記》行於世。鄭若庸《玉玦記》「遊西湖」一套，當時膾炙人口。

又卷五引鄭天爵《雋區》　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髮》四本，巧妙悉敵。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眞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議。《裴淑英記》，彤管流馨，足風閨德。《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雕繢滿眼耳。《虎符》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閨》爲元人曲，淡而絕眞。他如《明珠》、《繡襦》、《投筆》、《四節》、《紅梅》、《葛衣》、《玉環》、《玉玦》，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於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此外新聲如林，吾無暇概及矣。

焦循《花部農譚序》　梨園共尚吳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共稱爲「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吳音繁縟，其曲雖極諧於律，而聽者使未覩本文，無不茫然不知所謂。其《琵琶》、《殺狗》、《邯鄲夢》、《一捧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樓》、《紅樓》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於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爲之動盪。郭外各村，於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父，聚以爲歡，由來久矣。自西蜀魏三兒倡爲淫哇鄙謔之詞，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輩，轉相效法，染及鄉隅。近年漸反於舊。余特喜之，每攜老婦幼孫，乘駕小舟，沿湖觀閱，天既炎暑，田事餘閒，羣坐柳陰豆棚之下，侈譚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爲解說，莫不鼓掌解頤。有村夫子者筆之於冊，用以示余。余曰：此農譚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爲芟之，存數則云爾。

《曲話》卷三　金陵張漱石《懷沙記》，依《史記・屈原列傳》而作，文詞光怪。全部《楚詞》，隱括言下。《著騷》、《大指》、《天問》、《山鬼》、《沉淵》、《魂游》等折，皆穿貫本書而成，洵曲海中巨觀也。惟尤西堂《讀離騷》不然，不屑屑模文範義，通其意而肆言之，陸離斑駁，不可名狀，至云：「便百千年難打破悶乾坤，只兩三行怎弔盡愁天下。」發千古不平於嬉笑怒罵中，悲壯淋漓，包以大氣，與《懷沙》立意不同，然固異曲同工也。漱石又有《玉獅墜》，設想甚奇。其《毀奩》一折，如蟻穿九曲，愈折愈深。如云：「你要我無瑕體自比玉潔，便河東吼不迭？豈眞有竹杖爲龍，那便捷似舄成鳧，沒些差別，負的我騰空飛越，管籠禽脫離羈紲？怕終做不分玉石焚身烈，提掇向樓

前墜也。」一玉獅耳，想出如許情緒，第一猜教其守貞，二猜可以因而脫禍，三猜默示以徇身，魯公書筆，力透紙背矣。

又卷四　樂府興而古樂廢，唐絕興而樂府廢，宋人詞詞興而唐之詞詩又廢，元人曲調興而宋人詞詞之法又漸積於廢。詩詞空其聲音，元曲則描寫實事，其體例固別爲一種，然《毛詩·氓之蚩蚩》篇綜一事之始末而具言之，《木蘭詩》事蹟首尾分明，皆已開曲伎之先聲矣。作曲之始，不過止被之管絃，後且飾以優孟。元人院本，至今傳者寥寥數種，其實雜劇爲多。明以後則傳奇盛行，下筆動至數十折，一人多至數本、十數本、數十本。其始大旨亦不過歸於勸善、懲惡而已，及其末流，淫侈競尚。蓋自明中葉以後，作者按譜塡字，各逞新詞，此道遂變爲文章之事，不復知爲律呂之舊矣。推此以論，則雖謂「今曲盛而元曲之聲韻廢」，亦無不可也。

又卷五　曲白不欲多。《西廂》二十一折，原白本自寥寥也。白無駢偶則直，駢偶多則詞意又晦。《琵琶》之黃門諸篇，已覺取厭，而《曇花記》終折竟無一曲，《浣紗》、《玉盒》終折無一散白，更無謂矣。但非所論於雜劇。雜劇以四折敍傳奇故事，其白不得不密，不得不多。然亦有至累千百言者，則作者之妄也。

《煙嶼樓筆記》卷四　古樂不可作，今之扮演雜劇，卽古舞樂之流遺也。場上感慨激昂，能使場下人涕泣舞蹈，所謂觀感於不自知。今樂猶古樂，孟子信非欺人者。場上竊玉偷香，則觀者淫心生；場上巧偷豪奪，則觀者貪心生；場上任氣力爭，則觀者鬥心生；場上使智用巧，則觀者詐心生。反是，而演忠孝節義之事，則觀者之良心，不覺而自動矣。近時陳子相吾弟子舟諸人言於官，力禁淫戲，是也，而猶未盡也。余謂禁演不得演之劇，不如定演應演之劇。凡一戲班，必有戲目，取之以來，遇不知者，詰其戲中大略，以忠孝節義爲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爲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恤，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被冥誅，正國法。如此敎導優伶，如此嚴禁班主。一切如《水滸傳》、《說唐》、《反唐》諸演義，並禁絕之，已習者不得復演，未演者不許復學。將來敎雛伶，造新戲，卽以吾向所言之大意，喻說而使領略之，則人心有不善，風俗有不正者乎？卽如寧波一郡，城廂內外，幾乎無日不演劇，游手無賴之徒，亦無日不觀劇也。日日以忠孝節義之事，浸潤於其心肝肺腑中，雖甚兇惡橫暴，必有一點天良尚未澌滅者，每日使之歌泣感動，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較之家置一喙，日撻其人，其功效相去無萬數也。世有知言之君子，必不以我爲迂腐也。

陳棟《北涇草堂曲論》　曲與詩餘，相近也而實遠。明人滯於學識，往往以塡詞筆意作之，故雖極意雕飾，而錦糊燈籠，玉相刀口，終不免天池生所譏。間有矯枉之事，去繁就簡，則又滿紙打油，與街談巷語無異。【略】元人以曲爲曲，明人以詞爲曲。

佚名《論戲劇彈詞之有關於地方自治》　竹籬茅舍，帶水抱山六七家，胡琴咿呀，村姑抱子而走集，稻赤麥黃，萬頃一望，鑼鼓其鏜，鄉人釋耒，問有一村一町一區一集而無說書者乎？曰無有。問有一村一町一區一集而無演戲者乎？曰無有。事之有害于地方也，莫如戲曲；事之有益于地方也，亦莫如戲曲。聽《寄簡》、《追舟》諸戲，則歸而踰牆，而婚姻太自由矣；觀《劫法場》、《打擂台》諸劇，則歸而厲刃，而民權太平等矣。戲曲良，則風俗與之俱良；戲曲窳，則風俗與之俱窳；戲曲退步，則風俗與之俱退；戲曲進步，則風俗與之俱進。講治地方，必自風俗始；講治風俗，必自戲劇、彈詞始。主嚴義則曰禁，主寬義則曰改；而吾謂禁之不若改之之善。戲劇哉，彈詞哉，具一切心，具一切法，一切衆生以爲眼耳口鼻色聲香味觸發，一切衆生以爲腦者也。吾若讕言，則入拔舌地獄。魏武非英主耶？《三國志》演而萬口齊罵奸臣。潘美非名將耶？《楊家將》演而千眼攢視佞帥。有《封神榜》而後有青獅、白象諸大菩薩，有《目連傳》而後有劍樹、刀山、十殿閻羅、龍爻耳蛭、水母目蝦。以今之民，具今之智，雖曰禁之，禁可盡乎？此村撤鑼，而彼村開台矣；此巷投板，而彼巷點鼓矣。民生之好樂也，而必議捐議罰以苦惱衆生；休論禁之不能盡也，縱使能盡，抑何樂于爲此耶？況小弦急則大弦絕，必有鄉曲父老，推倒柴堆，拋卻煙筒，起而與君爲難，而爲地方自治生一大阻力也。噫。

《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辛酉）　洪稗畦《長生殿》傳奇爨演科白，俱元曲當家，詞亦曲折盡情，首尾完密，點染不俗，國朝人樂府惟此與《桃花扇》足以並立；其風旨皆有關治亂，足與史事相裨，非小技也。《桃花扇》曲白中時寓特筆，包愼伯能知之而未盡。其序及評語皆東塘自爲之，不過借侯朝宗爲楔子，以傳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於朝宗也。其

於史道鄰、黃虎侯雖寫其忠，而皆不滿。故於史之《解閩》、《哭師》，皆極形其才短；於黃口中時及田雄，明其養賊而不知。高傑、左良玉人並不足言，而傑之死最可惜，良玉之死實非叛，兩人皆南都興亡所繫，寫之極得分寸。馬、阮之惡極矣，然非降我朝而致死，夏氏《幸存錄》之言非妄，故全謝山《外集》亦辨之，非開脫巨奸也。東塘傳其死亦驟，且深得稗官家法，惟言袁臨侯之從左起兵，以黃澍爲末色，以鄭妥娘爲丑色，皆未滿人意，然傳奇亦不得不然耳。《長生殿》寄託尤深，未易一二言之。

余治《庶幾堂今樂自序》　古樂衰而梨園之典興，原以傳忠孝節義之奇，使人觀感激發於不自覺，善以勸，惡以懲，殆與《詩》之美刺、《春秋》之筆削無以異，故君子有取焉。賢士大夫主持風教者固宜默握其權，時與釐定，以爲警聵覺聾之助，初非徒娛心適志已也。無如沿習既久，本旨漸失。賢士大夫既不暇留心及此，一任優伶子弟顚倒錯雜於其間，所演者遂多不甚切於懲勸。近世輕狂佻達之徒，又作爲誨淫誨盜諸劇，以悅時流之耳目：演《水滸傳》則以盜賊爲英雄，而奸民共生豔羨；演《西廂記》則以狹邪爲韻事，而少年羣效風流。其他一切導欲增悲不可爲訓者，且紛然雜出，使觀之者蕩心失魄，以假爲眞，而古人立教之意，遂蕩焉無存，風教亦因以大壞。甚矣，樂章之興廢，實人心風化轉移向背之機，亦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也。周子《通書》有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云：「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於治者遠矣！」竊以爲周子名世大儒，所見必非世故。古禮之復，誠非易易；若變今樂，則祇在賢士大夫一反手之間耳。當有宋之初，樂章之敗壞，未有甚於今日也，誨淫誨盜之風，亦未有如今日之極也，周子已重慮及此，則今日今樂之當變更何可緩耶？【略】《孟子》云：「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之禍叛矣，師儒之化導既不見爲功，鄉約之奉行又歷久生厭，惟茲新戲，最洽人情，易移風俗，於是乎在，卽以是爲蕩平之左券焉，亦何不可也。

又《題辭》　嘆世人積習深非一朝，問狂瀾孰迴既倒？古文詞汗牛充棟，半多覆瓿蠹魚銷。學時髦自詡風流，見幾多豔曲淫辭，災梨禍棗，美少年習輕佻，傷風敗俗，人心蠱毒此中包。所以俺近年來編幾本勸世文，帶病醫人，也不過是管中窺豹，只求他愚蒙易曉，初何敢效文人結習感憤更牢騷？兔園冊訓童蒙信手揮毫，猢猻王頭腦冬烘自吟自嘯，化愚民作歌唱聊自比候蟲時鳥，無暇細推敲。【略】古樂淪亡，鞠部新腔多半是誨淫誨盜，致愚民觀而感教升猱防閑潰裂作奸悖亂此根苗。（自註：咸豐七年，山東東平州知府吳公獲盜，供稱結義兄弟已有一百零五人，照梁山水滸天罡地煞之數，各有混名，尚少三名，待一百零八人數滿，卽將起事云云。始此夥謀反，都是爲《水滸》所誤。幸早破案，得免大患。又有揚州某好點淫戲。一日看戲回，其女已隨廚夫逃逸，中途被獲解官，某立時氣死。）干天怒，壞人心，流毒貽殃釀成大劫何人曉？如洪水、如猛獸亂紛紛，誰司樂正尼山，不料有今朝。

又《例言》　古典本多有非情非理，不可爲訓者，《西廂》、《水滸》各種，足爲風俗大害者無論矣，卽如《三國志・關侯訓子》一齣，不過對小孩子說一篇誇張大話，全不像聖人訓子口吻，何足言訓？又《單刀會》不過把關侯做成一個恃蠻倨傲之人，與當時一心爲漢權辭回謝情節，大有不合。至《清風亭》、《善寶莊》等曲，更出情理之外，世上斷無此人，不足以爲懲戒。茲刻所取，均準情酌理，不敢矯誣古人，庶足以悚觀聽。

又《答客問》　庶幾堂主人既作新戲，合班試演，客有見而嗤之者謂：「曲必求高，《陽春白雪》所以見重於世也。若吾子之所爲，下里巴人耳。村歌野曲，何足登大雅之堂？而子顧斤斤以此爲務，頤然播諸絃管，妄冀賞音，毋乃太不自量！」予聞之，蹶然起曰：「唯唯，客責我良是。顧鄙人尚有下情，可容一畢其說乎？」客曰：「嘻！子姑言之，我姑聽之。」予乃前席而請曰：「古人作戲之意，非將欲以忠孝節義故事當場演出，使人觀而感乎？」客曰：「是，固然矣。」予曰：「既欲以忠孝節義使人觀感，則欲使觀而感者以多爲貴乎，以少爲貴乎？」客曰：「自宜多多益善。」予曰：「吾子既欲使觀感者多，則巴人下里屬和者數千人，豈不足以資烘動！既欲求其多而仍從事《陽春白雪》，何異緣木求魚也？」客亦可以諒我矣。

又　客又問：「舊時梨園雜齣，所演忠孝節義，多有善惡果報，何一不可勸人爲善？今吾子必欲另開局面，竊恐標新領異，總不脫前人窠臼，毋乃畫蛇添足！」予又應之曰：「客所言亦是。請問古人作戲爲上等人說法耶，爲下等人說法耶？」客曰：「大約上下兼該耳。」予曰：「上等人讀書明理，有經史訓言，儒先格論在，無取乎戲也。卽中等人，亦有近時所傳勸善諸書在，亦無取乎戲也。所以演戲者，爲不識字之愚夫愚婦耳。彼愚夫愚婦既不能讀書明理，又不能看善書，卽宣講鄉約以曉愚蒙，而近世人情又皆厭聽，故特

借戲以感動之。譬如醫者之用藥，須對病立方，乃得見效，既爲下等人說法，自須切定下等人用意乃爲對病。予之所作，大約按切近日下等人所犯惡習，多作對病，方期以補舊時梨園所未備耳。若以云標新領異，吾又何敢？」客顧而笑曰：「有是哉。予既以『下里巴人』自居，吾亦不多求於爾。顧俚辭巷語，賞俗而不能賞雅，子竟自以爲對病方可乎？」予因再詰之曰：「醫家治病，膏粱之體，藜藿之體有異治乎？」客曰：「膏粱藜藿，體既不同，用藥安得不異？」予乃曰：「吾子既知此，即可知近日梨園雜劇大都藥不對病者矣。古人作傳奇，命意各有所在，如《長生殿》立意在諷諭人主，是爲居南面者作前車之鑒，宜演於宮闈，與鄉民無涉。《精忠記》立意在勸戒人臣，是爲食祿者作當頭棒喝，宜演於官場，與鄉民亦無涉。至一切戰陣勝負設計用謀之戲，是皆爲行伍兵勇，激發忠勇而作，宜演於戎行，鄉民觀之，適以開好勇鬥狠之習，是何異以治膏粱之體者，治藜藿之體耶？不特此也。古人立方，君臣佐使等分，各協其宜，如應用一二分者，或用至一二錢，已嫌太過，若用至一二兩，則非但不能愈病，害且立見矣。古人傳奇又往往牢騷感憤，借題發揮，畸重畸輕，未免形容太過，不知寫人之惡，必寫到十二分非理非情，無不人人髮指，竊恐爲惡者見之，非特不引以爲戒，必反藉以自寬（若謂古人之惡，過我十倍，以我之過輕之特小焉者耳，庸何傷？）是何異應用一二分之藥而用至一二錢，或竟用至一二兩，恐適足以益其病而速之死也。徒有妙方，若不對病，此予所由忘其僭鄙，不禁怦然勃然，竊欲一貢其愚也。」客怫然起曰：「噫！子言過矣。古之人心思才力百倍於今人，舊劇中所演忠孝節義，豈無爲鄉曲小民作對病方者！如子言，毋乃以良藥自居，而爲古人所作無一句可取也？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何其妄也？」予以客素好合藥施送，因復進而詰之曰：「吾子喜合藥濟人，請問：所合之藥治何病居多？」客曰：「大約時疫急痧，瘧痢瘡瘍，世人常犯之病爲多耳。」予又問客：「有奇病、怪病，如人面瘡、百鳥朝王之藥乎？」客曰：「此奇怪之病，千萬人中所僅見，何煩製備耶？」予乃曉之曰：「客更見及此，亦知近日梨園所演，皆奇病、怪病，而非人人共犯之通病乎？予之所作新戲，雖俚俗不文，却頗切近人病，而奇病、怪病不與焉，非與古人爭勝也。」

又　客又問予：「所言通病，可一一聞乎？」予乃爲屈指數之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故王法最重，而逆倫大案，尤爲地方官第一干繫事，無不思設法化導者。近世鄉里間不孝子媳不少，通病也，問舊戲中有足爲逆子逆媳警戒者否？」客曰：「古來傳奇中，如《琵琶記》、《蘆林記》、《尋親記》，均屬孝子孝婦，何得云無？」予曰：「此皆有勸無懲，終難悚動。且《琵琶記》爲狀元夫人，《尋親記》則事值其變，而《蘆林》，亦屬古賢人之事，皆小民所不敢望，且不常有，非對病方也。」客又言：「逆婦戲却少見，至逆子雜齣，則《清風亭》、《雷打張繼寶》，豈非佳劇乎？」予笑問曰：「是矣。然試問：天下古今有如張繼寶其人者乎？世人有犯此病者乎？是奇病也、怪病也，千萬人中所不一見者也，天下古今亦斷無有其人其事者也。戲場千百人中，豈無一二不孝子，及觀此戲以狀元而遭雷殛，不孝子何嘗不同聲稱快？而描寫逆狀，出於情理之外，竊恐撫掌之餘，適足爲逆子自寬之地，豈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耶？（若謂我雖不孝，然較之此人，尚爲遠勝。設我若中狀元，斷不至此，小小悖逆又何妨也？）是無異立方用藥應用一二分者，竟用至一二觔矣，不適足以益其病而速之死耶！至逆婦，則有《變狗記》，而以狗糞包糰奉姑，亦屬大過。夫逆子逆婦，罪大惡極，有心世道者，無不痛心疾首，思欲挽救於萬一，而舊戲中警戒子媳者，僅見有此，猶失之過當，而不可爲訓。此吾新戲中所爲於逆子逆婦三致意也。」盜賊風（宜爲「纛」）起，通病也。地方官亦最爲關切而亟思有以清其源者也。試問：舊戲中，有一回足爲盜賊作當頭棒喝者否？吾見盜賊也而以爲英雄好漢矣，觀劇者且無不人人艷羨矣。官長亦明知其害俗而不遑加意嚴禁，以遏其流，何怪乎盜賊之侈然膽大而犯案重重耶。偷鷄，毛賊也；盜皇坟，大逆也，乃公然搬演，以爲皆梁山好漢之所爲，又何怪乎發棺之案之接踵而起也！」客應之曰：「梁山《水滸》之誨盜，是固然矣。如《白羅衫》一部傳奇，豈非盜賊之對病藥耶，子何得云然？」予曰：「《白羅衫》之盜，天下古今有第二箇者乎？是奇病也、怪病也。爲盜者非但不引爲戒，反藉以自寬者也。（謂我輩雖爲盜，尚不至此，必無人議我後而破我案者也。）此予新戲中所爲處處與梁山水滸作對面攻擊者，職此故也。」

又　賭風、訟風、詐風，通病也。地方官無不切齒痛恨者也。試問：「舊戲中有足爲賭風、訟風、詐風小懲大誡者否？無有也。他如墮胎、溺女、焚棺、搶孀、騙寡、宰牛、捕蛙、輕生自盡、藉尸圖害、爭田奪產，無一非世俗通病也，亦官長所屢出示諭，思欲嚴行禁止者也。而舊戲中及此

者，亦不多見。其它作孽造罪之事不一端，如輕棄字紙五穀，殺生害命，好談閨闥，奢華暴殄，虐婢虐媳，皆通病也。而按之舊戲中，總屬寥寥，又何異合藥施送者，多合奇病、怪病之藥，而於時氣通病之藥，反不多爲之備也，概目之爲忠孝節義，恐囫圇吞棗，而於古人，隨方立教，委實裁成之意殊無當也。客又以爲何如也？」客固好施藥，至是乃恍然稱快曰：「吾過矣。吾嚮者所言，眞隨聲附和，囫圇吞棗，而未及悉心考核者矣。」不意眼前道理一經說破，有如此之切中時弊者也。乃相與把臂劇談者竟日。

蔣觀雲《中國之演劇界》　嗚呼！我中國萬事皆今不如古，古之樂變而爲今之戲，古之樂官變而爲今之戲子，其間數千年間，升降消長，退化之感，曷禁其棖觸於懷抱也！抑我古樂之盛，事屬既往，姑不必言。方今各國之劇界，皆日益進步，務造其極而盡其神。而我國之劇，乃獨後人而爲他國之所笑，事稍小，亦可恥也。且夫我國之劇界中，其最大之缺憾，誠如訾者所謂無悲劇。曾見有一劇焉，能委曲百折，慷慨悱惻，寫貞臣孝子仁人志士，困頓流離，泣風雨動鬼神之精誠者乎？無有也。而惟是桑間濮上之劇爲一時王，是所以不能啓發人廣遠之理想，奧深之性靈，而反以舞洋洋，笙鏘鏘，盪人魂魄而助其淫思也。其功過之影響於社會間者，豈其微哉！【略】今歐洲各國，最重沙翁之曲，至稱之爲惟神能造人心，惟沙翁能道人心。而沙翁著名之曲，皆悲劇也。要之，劇界佳作，皆爲悲劇，無喜劇者。夫劇界多悲劇，故能爲社會造福，社會所以有慶劇也；劇界多喜劇，故能爲社會種孽，社會所以有慘劇也。其效之差殊如是矣。嗟呼！使演劇而果無益於人心，則某竊欲從墨子非樂之議。不然，而欲保存劇界，必以有益人心爲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劇爲主。國劇刷新，非今日劇界所當從事哉！（曩時識汪笑儂於上海，其所編《黨人碑》固切合時勢一悲劇也。余曾撰聯語以贈之。顧其所編情節，多可議者。望其能知此而改良耳。）

天僇生《劇場之教育》　天僇生曰：國之興亡，政之理亂，由風俗生也。風俗之良窳，由匹夫匹婦一二人之心起也。此一二人之心，由外物之所濡，耳目之所觸，習而成焉者也。是一二人者，習於貞則貞，習於淫則淫，習於非則非，習於是則是。其始也起點於一二人，其終也被於全國。造因至微，而取效甚巨。此義也，孔子知之，司馬遷知之。孔子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司馬遷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嘽嗷之音興而人奮，鄭衛之音動而心淫。」是以古之聖王，設官以世守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而制爲五音，以化成天下。春秋之世，王失其綱，聖人不作，雅樂喪缺，譎諫之士，漸有扮古衣冠，登場笑謔，以諷時政者。蓋樂歌僅有聲，而演劇則兼有色，其大旨要不外懲惡而勸善。歷數千載，暨於隋氏，戲劇乃大興於時。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元之撰劇演者，皆鴻儒碩士，窮其心力以爲之。趙子昂謂良家子弟所扮者，謂之行家生活，倡家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關漢卿亦言扮演戲劇，須士夫自爲之。蓋古人之重視演劇也如此。明承元後，作者代起，如王渼陂、康對山、梁少白、陳所聞諸人，凡所撰新劇，皆自行登場，無有敢從而非議之，呼之賤行薄伎，如今世之所爲者，誠以其所關大也。至本朝雍乾中，以演劇爲大戒，士夫不得自畜聲伎。自此以降，而後移風易俗之權，乃操之於里媼村優之手。其所演者，則淫褻也、劫殺也、神仙鬼怪也，求其詞曲訓雅者，十無一二焉，求其與人心世道有關者，百無一二焉。吾聞元人雜劇，向有十二科，忠臣烈士，孝義廉恥，叱奸罵讒，逐臣孤子，居其四，而以神頭鬼面，煙花粉黛爲最下下乘。可知戲劇之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又元人分配脚色，咸有深意存其中。曰，正末，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曰，副末，昔謂之蒼鶻，鶻者，能擊賊者也；曰，狚，狚狐屬，好淫，後譌爲旦；曰，狐，妝官者也，後譌爲孤；曰，靚，傅粉墨，供笑謔之義，後譌爲淨；曰，猱，妓之通稱也，猱亦狐屬，能食虎腦，以喻少年愛色者，如虎之愛猱，非殺其身不止也。由是以觀，是古人之於戲劇，非僅借以怡耳而悸目也，將以資勸懲、動觀感。遷流既久，愈變而愈失其眞。昔之所謂雜劇，寖假而爲京調矣，寖假而爲西皮、二簧矣，寖假而爲弋陽、梆子矣。於古人名作，其下者讀而不之解，其上者則以是爲娛悅之具，無敢公然張大之者。於是而戲劇一途，乃爲雅士所不道也。而世之觀劇者，不得不以婦人孺子及細民占其多數。是三種類者，其腦海中皆空洞無物，而忽焉以淫褻、劫殺、神仙、鬼怪之說中之，施者既不及知，而受者亦不自覺，先入爲主，習與性成。觀夫此，則吾國風俗之敝，其關係於戲劇者，爲故非淺鮮矣。昔者法之敗於德也，法人設劇場於巴黎，演德兵入都時之慘狀，觀者感泣，而法以復興。美之與英戰也，攝英人暴狀於影戲，隨到傳觀，而美以獨立。演劇之效如此。是以西人於演劇者則敬之重之，於撰劇者更敬之重之。自十五六世紀以來，若英之蒿

來庵，法之莫禮鶚、那錫來諸人，其所著曲本，上而王公，下而婦孺，無不人手一編。而諸人者，亦往往現身說法，自行登場，一齣未終，聲流全國。夫西人之重視戲劇也如此，而吾國則如彼，即此一端，可以覘強弱之由矣。吾以爲今日欲救吾國，當以輸入國家思想爲第一義。欲輸入國家思想，當以廣興教育爲第一義。然教育興矣，其效力之所及者，僅在於中上社會，而下等社會無聞焉。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戲劇末由。蓋戲劇者，學校之補助品也。今海上諸梨園，亦稍稍知改良戲曲矣。然僅在上海之一部分，而所演新劇，又爲諸劇中之一部分，即此一部分中，去其詞曲鄙劣者十之三，去其宗旨乖謬者十之三，去其所引證事實與時局無涉者十之三，則夫異日所穫之實亦僅矣。吾聞華嚴入法界品，有所謂婆須密多者，吾願吾國戲劇家咸知此義，以其一身化億萬身，以救此衆生。吾尤願吾內地十八行省，省省得志士，設劇場，收廉值，以灌輸文明思想。吾更願吾海上諸名伶，取舊日劇本而更訂之，凡有害風化，窒思想者，舉黜弗庸，以爲我民造無量幸福。僕也不才，夕夕而祝之，且且而祈之。

無涯生《觀戲記》 記者生於廣東之惠州，面山而背海，伏處窮鄉，見聞謬陋。然聞吾廣東戲班有五種：曰廣州班，曰南海班，曰潮州班，曰惠州班，曰過山班。南海班吾未之見，惠州不脫廣東窠臼，且聲不逮之，無足觀者。廣州班爲全省人士所注目，其名優工價，至於二三千金，聲價甚高，然大概以善演男女私情，善鼓動人淫心，爲第一等角色。故其日戲，尚有無風起浪，事急招兵，奸臣當國，太子回朝盡誅奸黨，國泰民安等節段，以觸人分別奸賢之心。至於夜間，所謂出頭者，則盡是小姐、丫環、公子，專顯花旦、小生之手面，繪影繪聲，牽連撮合，皆野合、私奔、勻脂粉、挂蚊帳等事。深夜沉沉，淫情勃勃，以淫夫淫婦之行爲，反而致狀元夫人之榮貴，愚夫愚婦何知，有不怦怦心動，相率爲桑間濮上之行者哉？雖其間亦有一二如《蘇武牧羊》、《李陵碑》等，述忠臣義士之遺跡，其詞可泣可歌者。然《蘇武牧羊》不演其拒衛律、李陵之招降，十九年嚙雪吞氈，抱漢節之苦心，而因其娶有胡婦，妄造猩猩女追夫之事以亂之，或且連《昭君出塞》而爲一齣。夫蘇武武帝時人，昭君元帝時人，相去百餘年矣，乃演者以二人連轡歸國，儼若同時，以上取之，則無精神，以下取之，則非事實。其他陳陳相因，毫無新詞，聲音靡靡，鄭衛衰亡，又不其論矣。此有心人觀戲，所以不能終曲也。

潮州班用福潮佬方音，故鄉俗謂之福佬班。其所演乃與廣州班大異。廣州班往往取小說之一節，一莖、一花、一木而牽合之，潮州班其所演小說，積日累月，盡其全部而後已。《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等書，當其常演之本，不獨隻字不遺，即其聲音笑貌偶有差錯，萬目閧之，故觀其演《三國》也，如置身於鼎足之場，而親其雄君、桀士、武臣、健卒，設謀致勇，以爭割據土地也。其演《水滸》也，如與宋江、武松爲伍，殺貪官，誅淫婦，民權興，官權滅也。其演《隋唐演義》也，如親見昏君以天下爲己私產，採致良家子女無數，日夜縱淫於內，興土木，建宮室，使民帶刑作工，草菅兆姓於外，英雄混混，乃羣思撥亂而爲治，開新國，除淫昏也。

又 蓋嘗論之：廣州班似於尚文，潮州班近於尚武；廣州班多淫氣，潮州班多殺氣。以是之故，其人民之感召，與山川風俗，極爲影響焉。廣州受珠江之流，故其民聰明豁達，衣冠文物，勝於他土，然智過則流於詐僞，文多則流於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東，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朴魯耿介，勝於他土。然過猛則戰鬥時作，過介則規模太隘，此其蔽也。記者自有知識以來，見我州中倡革命者，蓋十數起矣。其視革命之事，如食飲衣服之不可離，其視死於戰鬥，若榮慶焉，官雖痛剿殺之，毫不能也。然而打家劫舍之事，則不屑爲之也。若夫省會之地，搶劫如林，省城以西州縣，夜不安寢，行水之收，歲至數萬，而揭竿之舉，鮮有聞焉。東江有會黨而無綠林，西江有綠林而無會黨，此廣東東西江人種性情之大別也。然而於當今萬國競爭自存優勝劣敗之際，求其有軍國民之性質，尚武剛烈之氣象，則吾雖東江人，不能不私贊之，以爲吾東江人稍有近於是也。雖然，東西江大別所由來，何自始乎？曰：亦始於潮州班、廣州班所演宗旨不同而已矣。潮州班重鼓鼙，廣州班重絃笛，鼓鼙之聲，使人聞之心壯，絃笛之聲，使人聞之心頹。然而潮州班守其方音，不能通行於全省，且專演前代時事，全不知當今情形，其於激發國民之精神，有乎古而遺乎今者也。廣州班則無精神，無事實，聞有如仙花法新華者，能撮《紅樓夢》、《晴雯補裘》爲一齣，《三國演義》、《劉備招親》爲一齣，既戛戛乎難得，至於陳腐之曲本、誨淫誨盜之毒風，尤數見不鮮，足以傷風敗類，皆不可不大加改革者也。若夫過山班，則俗謂之雜班。自檜以下無譏焉。廣東之戲盡此矣。廣東之於中國，言語特殊於各省，習尚特殊於各省，下至民間所演之戲，亦特殊於各

省，蓋中國之視廣東如一外國焉。北清之人，多稱廣東省爲廣東國者。幾於名稱其實矣。昔法國名士評拿破崙之文曰：「生於哥塞牙深山大澤，議論自存國風。」廣東之人愛其國風，所至莫不攜之，故有廣東人足跡，即有廣東人戲班，海外萬埠，相隔萬里，亦如在廣東之祖家焉。中國京師，吾未至，吾弗知。昔在上海，聞有同慶茶園者，廣東戲也，與春仙、丹桂各外江班抗行，未久即歸消滅。蓋外江班能變新腔，令人神旺，廣東班徒拘舊曲，令人生厭，宜其敗也。外江班所演多悲壯慷慨之詞，其所重在武生；廣東班所演多牀笫狎褻之狀，其所重在花旦。武生有英雄氣象，花旦有腐儒氣象。英雄使人敬，腐儒使人憎。廣東班若不從新整頓，吾恐十年後，皆歸消滅無疑也！外江班所演《打鼓罵曹》、《大紅袍》等戲，頗有誅奸滅惡之心。所撮《鐵公鷄》，述洪楊與滿清戰爭時事，兩軍兵士皆無紀律，紮營則彼此聚賭，聞戰則歸隊伍，官軍淫掠無異洪軍，於滿清中興國史外，稍存一公道信史，使漢人耳目不至全爲所蔽。噫嘻！成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又　近年有汪笑儂者，撮《黨人碑》，以暗射近年黨禍，爲當今劇班革命之一大巨子。意者其法國日本維新之悲劇，將見於亞洲大陸歟？且夫班本者，古樂府之遺也，樂府者，古詩之遺也。《詩》三百五篇，皆被之管絃，以正風俗，以宣教化，樂者感人最深，故歲終使者采風以入樂，使知民間疾苦，而時變其政。是故十五國風之詩，皆十五國所演之班本也。《漢書・禮樂志》《房中歌》、《郊祀歌》、《大風歌》、《秋風歌》、《匏子歌》等，類漢時所演之班本也。至於魏、晉、隋、唐，凡士大夫有佳篇雅什，纔經脫稿，即播人間，如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等，旗亭飲酒，女優徧唱各人詩，始及「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是魏、晉、隋、唐之曲本，即當時之詩詞也。宋元以後，詩與樂離，士大夫所詠者，不可譜之於樂，於是始創曲本《西廂記》、《明珠記》、《琵琶記》出焉。源流滋多，又有南腔北腔，南曲北曲之分。行於燕、趙、秦、晉間者，謂之北曲；行於吳越者，謂之南曲。南北之方音既不同，而中原樂器，經三國五胡之亂，散失無存。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東胡北狄西域而來；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滇南、川西邊界而來，年遠代湮，不可殫述。乃自元以來，華夷無限，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思爲移風易俗之助，往往作爲曲本，以傳播民間，如湯玉茗之《牡丹亭》、《臨川四夢》，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蔣心餘之《冬青樹》、《一片石》、《香祖樓》、《空谷香》、《臨川夢》等類，共成九種曲，皆於一時之人心風俗，有所關係焉。蔣心餘之言曰：天下之治亂，國之興衰，莫不起於匹夫匹婦之心，莫不成於其耳目之所感觸，感之善則善，感之惡則惡，感之正則正，感之邪則邪。感之既久，則風俗成而國政亦因之固焉。故欲善國政，莫如先善風俗；欲善風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婦耳目所感觸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國之興衰之根源也。記者曰：蔣君其知本哉？雖然，豈特此哉？夫感之舊則舊，感之新則新，感之雄心則雄心，感之暮氣則暮氣，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之照物，靛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力者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班本，二曰改樂器。改之之道如何？曰，請詳他日。曰，請自廣東戲始。於是乎記。

三愛《論戲曲》　戲曲者，普天下人類所最樂睹、最樂聞者也，易入人之腦蒂，易觸人之感情。故不入戲園則已耳，苟其入之，則人之思想權未有不握於演戲曲者之手矣。使人觀之，不能自主，忽而樂，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雖些少之時間，而其思想之千變萬化，有不可思議者也。故觀《長板坡》、《惡虎村》，即生英雄之氣概；觀《燒骨計》、《紅梅閣》，即動哀怨之心腸；觀《文昭關》、《武十回》，即起報仇之觀念；觀《賣胭脂》、《蕩湖船》，即長淫慾之邪思；其他神仙鬼怪，富貴榮華之劇，皆足以移人之性情。由是觀之，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雖然，若以迂腐之儒士觀之，則必曰：世界上有用之學多矣，何必獨取俚俗淫靡游蕩無益之戲曲耶？況娼優吏卒，朝廷功令，不許其過考爲官，即常人亦莫不以無用待之，今爾讚優伶，誠謬論矣。雖然，此乃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也。人類之貴賤，係品行善惡之別，而不在於執業之高低。我中國以演戲爲賤業，不許與常人平等，泰西各國則反是，以優伶與文人學士同等，蓋以爲演戲事，與一國之風俗教化極有關係，決非可以等閑而輕視優伶也。即考我國戲曲之起點，亦非賤業。古代聖賢均習音律，如《雲門》、《咸池》、《韶濩》、《大武》等之各種音樂，上自郊廟，下至里巷，皆奉爲圭臬。及周朝遂爲雅頌，劉漢以後，變爲樂府，唐宋變爲詞曲，元又變爲崑曲。迄至近二百年來，始變爲戲曲。故戲曲原與古樂

相通者也。戲曲之類，分梆子、二簧、西皮三種曲調，南北通行，已非一日，若聲色俱佳，則更易感人矣。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乎樂。」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戲曲，卽今樂也。若必云戲曲不善，而墨守尊重古樂，是猶使今人不用楷書，而代以篆體，能乎不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抑音樂者，亦由時而更易，今古不同，以今之人，聞古之樂，固知其莫諳，卽知今之崑曲者亦寥寥也。昔時魏文侯耳古樂之聲卽欲臥，而楚莊王睹優孟之狀卽動心，何也？蓋亦由開古樂中之風俗言語，均與當時差異，聞之不知不識而使人生厭也。故今奏以古樂，言語曲調與今異，亦必使人生厭心，而現之西皮、二簧均用官話，人皆能知之，故遂易感人矣。若云俚俗，此卽使俚俗人知之也。若云遊蕩無益，則戲曲無非演古勸今之虛設事。不但此也，且有三長所焉。吾儕平日不能見，而於演戲始能見之，一卽古代之衣冠，一卽綠林之豪客，（如《花蝴蝶》、《一枝桃》、《鬧嘉興》等類。）一卽兒女之英雄，（如《穆桂英》、《樊梨花》、《韓夫人》等類。）欲知三者之情態，則始知戲曲之有益，知戲曲之有益，則始知迂儒之語誠臆譚矣。

又　演戲雖爲有益，然現演者之中，亦有不善處，以致授人口實，謂戲曲爲無益，亦不足怪也。故不能持盡善盡美之說，以袒護今日之俳優，不善者宜改絃而更張之，若因微劣而遂以無益視之，亦非通論矣。今條述其優劣於左：（一）宜多新編有益風化之戲。以吾儕中國昔時荊軻、聶政、張良、南霽雲、岳飛、文天祥、陸秀夫、方孝孺、王陽明、史可法、袁崇煥、黃道周、李定國、瞿式耜等大英雄之事蹟，排成新戲，做得忠孝義烈，唱得激昂慷慨，於世道人心極有益。舊戲中之《吃人肉》、《長板坡》、《九更天》、《換子》、《替死》、《刺梁》、《魚藏劍》等類，亦可以發生人之忠義之心。（二）採用西法。戲中有演說，最可長人之見識，或演光學、電學各種戲法，則又可練習格致之學。（三）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戲。鬼神一語，原屬渺茫，煽惑愚民，爲害不淺。庚子之義和拳，卽是舊戲中天兵、天將。例如《泗州城》、《五雷陣》、《南天門》之類，荒唐可笑已極。其尤可惡者，《武松殺嫂》，元爲報仇主義之善戲，而又施以鬼神。武松才藝過人，本非西門慶所能敵，又何必使鬼助而始免於敗？則武二之神威一文不值。此等鬼怪事，大不合情理，宜急改良。（四）不可演淫戲。如《月華緣》、《蕩湖船》、《小上墳》、《雙搖會》、《海潮珠》、《打櫻桃》、《下情書》、《送銀燈》、《翠屏山》、《烏龍院》、《縫褡褲》、《廟會》、《拾玉鐲》、《珍珠衫》等戲，傷風敗俗，莫此爲盛。有謂戲曲爲淫靡，優俳爲賤業，職是之故，青年婦女觀男優演淫戲，已不能堪，何況女優亦現身說法，演其醜態，不知羞恥，而易入人其腦，使其情慾不能自禁，故是等戲決宜禁止。（五）除富貴功名之俗套。吾儕國人，自生至死，只知己之富貴功名，至於國家之治亂，有用之科學，皆勿知之。此所以人才缺乏，而國家衰弱。若改去《封龍圖》、《回龍閣》、《紅鸞禧》、《天開榜》、《雙官誥》等戲曲，必有益於風俗。我國戲曲，若能依上五項改良，則演戲決非爲遊蕩無益事也。現今國勢危急，內地風氣不開，慨時之士，遂創學校。然教人少而功緩。編小說，開報館，然不能開通不識字人，益亦罕矣。惟戲曲改良，則可感動全社會，雖聾得見，雖盲可聞，誠改良社會之不二法門也。

《二十世紀大舞臺》第一期《招股啓並簡章》　同人痛念時局淪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會猶如睡獅之未醒。側聞泰東西各文明國，其中人士注意開通風氣者，莫不以改良戲劇爲急務，梨園子弟遇有心得，輒刊印新聞紙，報告全國，以故感化捷速，其效如響。吾國戲劇本來稱善，幸改良之事茲又萌芽，若不創行報紙，佈告全國，則無以普及一般社會之國民，何足廣收其效，此《二十世紀大舞臺叢報》之所由發起也。

陳去病《論戲劇之有益》　惟茲梨園子弟【略】其詞俚，其情眞，其曉譬而諷諭焉，亦滑稽流走，而無有所凝滯，舉凡士庶工商，下逮婦孺不識字之衆，苟一窺睹乎其情狀，接觸乎其笑啼哀樂，離合悲歡，則黔不情爲之動，心爲之移，悠然油然，以發其感慨悲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讀信史，而是非瞭然於心，目未睹傳記，而賢奸判然自別。通古今之事變，明夷夏之大防，睹故國之冠裳，觸種族之觀念。則捷矣哉，同化力之入之易而出之神也。【略】猶渲染然，其色立變，可不異夫！綜而論之，專制國中，其民黨往往有兩大計劃，一曰暴動，一曰秘密，二者相爲表裏，而事皆尠成。獨茲戲劇性質，頗含兩大計劃於其中。苟有大俠，獨能慨然捨其身爲社會用，不惜垢污以善爲組織名班，或編明季稗史演漢族滅亡記，或採歐美近事而演維新活歷史，隨俗嗜好，徐爲轉移，而潛以尚武精神，民族主義，一一振起而發揮之，以表厥目的。夫如是而謂民情不感動，士氣不奮發者，吾不信也。

亞廬《二十世紀大舞臺・發刊辭》「朝從屠沽遊。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鰒。」跼天蹐地，鬱鬱無聊，已耳已耳，吾其披髮入山，不復問

人間事乎？然而情有難堪矣，張目四顧，山河如死，匪種之盤踞如故，國民之墮落如故，公德不修，團體無望，實力未充，空言何補？偌大中原，無好消息，牢落文人，中年萬恨，而南都樂部，獨於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線之光明，翠羽明璫，喚醒鈞天之夢，清歌妙舞，招還祖國之魂，美洲三色之旌旗，其飄飄出現於梨園革命軍乎，基礎既立，機關斯備，組織雜誌，以謀普及之方，則前途一綫之希望或者在此矣。一縷情絲，春蠶未死，十年磨劍，髀肉復生，吾酒揮禿筆，貢卮言，以供此二十世紀大舞台開幕之祝典。【略】雖然，熱心之士，無所憑藉，而徒以高文典冊，諷詔世俗，則權不我操，而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崇論閎議，終淹歿而未行者有之矣。今玆《二十世紀大舞臺》，迺爲優伶社會之機關，而實行改良之政策，非徒以空言自見，此則報界之特色，而足以優勝者歟？嗟嗟！西風殘照，漢家之陵闕已非，東海揚塵，唐代之冠裳莫問。黃帝子孫，受建虜之荼毒久矣。中原士庶，憤憤於腥羶異種者，何地蔑有？徒以民族大義，不能普及，亡國之仇，遷延未復。今所組織，實於全國社會思想之根據地，崛起異軍，拔趙幟而樹漢幟。他日民智大開，河山還我，建獨立之閣，撞自由之鐘，以演光復舊物推倒虜朝之壯劇、快劇，則中國萬歲，《二十世紀大舞台》萬歲。

淵實《中國詩樂之遷變與戲曲發展之關係》　劃成一新紀元於中國文學史上，放陸離之光彩者，元代之雜劇及傳奇也。【略】欲知樂府詩餘傳奇雜劇之性質，宜先自上古至於今日上下四千餘年間，於歷史上研究音樂之變遷興亡，不然則無由知其眞相。【略】及元之亡，而明興焉，天下復爲南人所有。南人者，漢人也，南人之耳，慣於柔遠緩和之調，不諧於北曲，故北曲自此時乃漸衰，五家之村，十戶之邑，到處盛行者，南曲而已。巨擘如《琵琶記》，涵虛子選擇元詞之名家，無一語及高則誠者。由此觀之，則在元代，或有爲世所不知，至於此而聲價百倍，朱門綺席，茶寮酒館，非此曲則不歌，以至於明之末，河南侯雪苑南闈下第，出金陵時，名妓李香君送至桃葉渡上，奏其一闋，誇爲盛事，概可證也。如彼之北曲《西廂記》，明代樂師李日華改爲南調，以便梨園之演唱，可推想時俗之嗜好，於南曲何如也。但雜記所傳，有金陵當樂院之名妓劉麗華，於世宗嘉靖二十年，以口授刻《西廂》古本，海陽之黃嘉惠，以隆慶某年刻董解元絃索《西廂》，以傳於世，則他曲雖未盡絕，然此寥寥者，亦可謂好事之特癖也。雖然，久經歲月，時勢遷移，樂律亦隨之變，今日非昨日也。故後之演南曲者，先以現世所變遷之樂譜爲基礎，更填補削改其詞曲。故把明代所翻刻之《西廂記》、《琵琶記》諸傳奇，與古本相比較，則詞曲之間，必有見及於其文字增減之跡者。然後之論者，或云無學文盲、優伶之徒，爲便口耳，玷破此精金美玉，爲文字累如此。夫以優伶之惡筆，增減原詞，誠不可也。雖然，若不增減，則不協律，不可歌，即萬不得已爲之，亦少假矣。明之末，自湯臨川出《玉茗堂四夢》以降，江湖之名士，倣之作者極多。及福王南京即位，一代之奢侈，學六朝亡國之故態，建興寧宮，起慈禧殿，詩酒宴樂，朝夕歌舞，取快一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舊院之花，秦淮之月，茶寮酒舍之繁華，隨時俗之要求，致前代未有之盛。雖然，以作者多則亦如宋末之詩餘，將衰亡之時，中間或多有味於音節者，亦頻流行於世，且以清兵南下，社稷覆亡，樓閣付兵燹，衣冠歸塵土，優伶舞妓，離散四方，同時樂譜之散亡，舊本失其師傳，至不復可歌者亦不少。今舉其一例：如清初尤西堂《黑白衛》之自序：「王阮亭最喜《黑白衛》，攜赴如皋，付冒辟疆之家伶，欲親爲顧曲，吳中士大夫家往往購求抄本，輒授教坊，爲宮譜之失傳，雖梨園之父老，亦不能爲樂，良可慨也。」若即此語而按之，則尤西堂所作傳奇，此《黑白衛》之外，有《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清平調》、《鈞天樂》等凡五種。此五種者，皆於清初得付演奏，唯此《黑白衛》之一種，元爲明末之著作，依於當時所存之宮譜而填詞者，其宮譜則於明之亡而殉之亡，故今不能協和也。由此觀之，地覆天翻，衣冠塗炭，沐猴竊位，風月傷情，其如何於傳奇大發展時生一大頓挫，良可慨也。及清康熙三十九年，山東曲阜孔尚任著《桃花扇》傳奇，爲其填詞也，先以曲本示於前明之末金陵秦淮之伶人歌客名播遠邇者丁繼之之朋友王壽熙者，待其熟解，始依譜而填之，及成一曲，則壽熙按節而歌之，不穩之處，即就改製之，其苦心可稱也。雖然，此亦清初之填詞耳，若比於前代已足證如何之衰微。況也，更經二百餘年，其間閱幾多摧殘顛倒刻剝之星霜，以至於今日如《西廂記》、《琵琶記》、《玉茗堂四夢》，雖典麗高雅之歌辭，依然千古，而樂律失傳，不復可歌。文人學士，酒後茶餘，花前月下，徒爲爲目之詞，與詩賦並論而已。其改竄面目，試演氍毹，大抵醜陋淺易，於前代殆無聞者，僅由於村優里娼之口歌於酒旗歌扇之間者而已矣。要之雜劇傳奇，自宋之詩餘出，詩餘自漢之樂府出。樂府、詩餘樂也，曲也，傳奇，亦樂也，

曲也。縱其腳色，雖分生旦正副，是特由於技舞之動作以顯之，然其所主者，在歌唱而已。如俳優者，自有識者視之，則計其色藝之巧妙，無仍取其歌喉之宛轉，此所謂非以目取，乃以耳求者也。是則中國音樂之發達，固已夙矣。然今日則實可謂之爲絕滅之時代則又何也？是亦諸君所喜研究者乎。滿清之入關也，其英武達略不如元人，其小慧術智，固遠勝於元人。然自明太祖之逐元也，首提倡民族主義。加以自宋以來，理學日盛，其間莫不含有復仇思想，明之學者，更推而揚之。故明之亡也，東南之起義兵，倡光復者不絕，清人經百戰汗血始克統一。其間監謗之功，自不得不厲，故康乾之間，文字之獄，數見不鮮。考其傳記，時有內廷演劇，有傷感情，戮及供奉者。故一時內廷樂部，凡有裝演，必爲牛鬼蛇神，千變萬化，如孫行者、楊二郎、飛天夜叉、金龍四大王等類，一時金鼓喤嗐，旗馬雜踢，方以爲快。蓋清人之起也，由於小部落，不知音樂美術爲何物，宜其出此。特其所長者，在射御技擊，其所短者，在政治文學。其大酋欲利用其所長，以壓制多數之民族，故使其全族皆兵，不得入詞林，不得爲商賈，讀《東華錄》康熙一朝時事，則每下明諭，諄諄然以此相戒勉，宜其重視彼，而輕視此也。然至今日，北京之炎族民兵，遊手遊食，衣食概不完，尚多口唱梆子，手提鳥籠，終日沉醉於茶園者，此爲作者所目擊，豈嚴氏所謂將欲愛之，適以害之乎？然而結果，則使漢人有朝不保夕之虞，不暇一商量於美學，以陶寫其性情；使清人有口糧豢養之習，造成一不識不知木石鹿豕之人，是亦偪矣。雖然，今日更非昔比矣，泰西之新聲，共太平洋澎湃而來，其諸乎，復有唐太宗時代，元世祖時代之結果，而發明者乎？固爲今日一般社會之所必要，示爲一般之學者有一研究之價值乎？

方還《崑曲粹存序》 邑人集《崑曲粹存》，都十二集，屬爲弁言。方還素不諳聲律，顧嘗考之里巷，聽之鄉父老，凡數百年流俗，聲音之好尚，與夫崑曲盛衰之沿革，可得而述焉。元尚詞曲，明承其後，流風益暢，文人學士往往自撰院本。而吾鄉魏氏良輔，遂以崑曲得名正始元音，雍容揄揚，此一時也。明季以迨國朝，海內靡然，樂其詞而歌演之，幾於家吳歈而戶南音，而吾鄉玉山之麓，廣不逾數里，梨園五六部，甲於東南，其風肆好輝雲而麗日，此又一時也。下迨吾世，國家當極熾而牢之後，民生其間，物力不繼，而又承粵寇之敝，海內彫殘陵夷，舊時聲律，遂闕焉未遑董理。然歲時，鄉里報賽所歌演者，猶率皆鄉音。距今數十年，寢衰寢微，四方好尚日趨于北音，而吾鄉亦復罕有能歌崑曲者。此又一時也。夫風尚之異，原於政教。世之崑曲，已非三代古音。然氣和而節舒，宅中而履雅，聞其音可以宣湮導鬱，調燥劑暴，而無放恣之心。故當其盛也，士大夫皆崇節義，敦禮教，民氣安和。雖有變亂，率不踰常度。迄乎今日，南風不競，四方之人，率皆肆口而歌爲燕、趙、秦、隴間音。柔之，則妖冶；剛之，則忿鷙。而朝野間大夫士庶，亦皆囂敖善動，已非向日數百年之風尚。吾崑山以百里下邑，亦與乎盛衰得失之數覘世變者，觀乎政教，非第雅樂淪亡之感焉，矧其爲崑之人乎。【略】庚戌正月，新陽方還。

姚華《曲海一勺》 而曲爲有元一代之文章，雄於諸體，不惟世運有關，抑亦民俗所寓。於今黯然，將就湮滅，北調幾絕，南腔寖微，音節已漸失其傳，文章亦散而無紀。流俗弗喜，大雅不稱，傷哉斯文，從此墜地。當世文人，未之或惜，匪惟不惜，且罔聞知，悲夫！【略】曲之作也，術本於詩賦，語根於當時，取材不拘，放言無忌，故能文物交輝，心手雙暢，其言彌近，其象彌親，試覽遺篇，則人人太冲，家家子美，余未見元、明以來作者所爲詩賦有擅於其曲者也。夫苟無其物，不生其心，心而無物，言亦何當？古物古心，猶之無也。余之祖曲，不貴乎其言，而貴乎其心，亦曰有物而已，故以文章論其準則。曲起金、元，逮於明、清，時歷四代，著作實繁，雖才有長短，誼有高下，欲加評斷，不少瑕疵，然非曲之過也。曲之託體，美矣茂矣！夫其文情相生，比賦並用，語似淺而實深，意若隱而常顯，情沿俗而歸雅，義雖莊而必諧，謝羣言以標新，離六籍以隸事；小令數語，常若豐澤，套詞連章，自成機杼，雜劇傳奇，更兼衆妙；意無不協之句，辭無不白之懷；雖甚參差，仍嚴格律，遇字須酌，逢音必審，平務分乎陰陽，仄尤謹於上去，入質實以清空，去文飾以藻麗，犯古今之所難，獨雜沓而有倫：其易若彼，其難若此，豈非境之至勝，而體之最優者哉！文章諸體，名篇千萬，凡有佳勝，古人居先，曲之興起，才五百年，世不之重，作者較稀，鴻寶所藏，玢秘未闡，及今發揚，未爲晚也。辛亥革命，前史斯斬，文章之運，當亦隨之。以曲推移，理宜一變。變將奚若？愚見所測，今樂西來，將趨興盛，音即備矣，辭或闕如。

況周頤《彙刻傳劇序》 自昔搴芳曲苑，有《荊》、《劉》、《拜》、《殺》之

評，（《靜志居詩話》：識曲者目《荆》、《劉》、《拜》、《殺》爲四大家。）譬彼擢秀詩林，卽王、楊、盧、駱之傑。繄四美之既具，咸異曲而同工，儻一家之自成，亦出類而拔萃。或首《蔡》而《拜》弗與焉，猶采玉而珠或遺矣。（按明呂天成《曲品》：世稱《蔡》、《荆》、《劉》、《殺》。）若夫鼓瑟必於所好，韞玉未易求沽。黯澹黑貂之裘，魁壘黃金之印。鵷鳳鎩翮，篳門伏誦之年，燕烏集闕，華屋見說之日。贏縢落寞，豪竹未足以寫哀，連騎炫熿，繁絃亦爲之流美。所以武安喟歎，閱薄俗之炎涼，復之陶寫，遡華宗於緜邈。（明蘇復之《金印合縱記》，一名《黑貂裘》。）至若白衣秀才，烏巾書記，猿有四聲，麟非一角。漁陽撾鼓，遺憾能消；翠鄉警夢，前因可證。黃河黑水，木蘭買駿之年；綠鬢藍袍，崇嘏辭凰之日。在昔雄談奮裒，睥睨王侯，亦復低唱吹簫，纏綿兒女。（明徐渭《四聲猿》，按第一折《漁陽弄》、第二折《翠鄉夢》、第三折《代父從軍》、第四折《辭凰得鳳》。渭，字文長。《列朝詩集》：胡少保宗憲督師浙江，招致幕府筦書記。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莫敢仰視。文長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非時直闖門入，長揖就座，奮袖縱談、幕中有急需招之不至，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還報：徐秀才方泥飲大醉，叫呶不可致也。少保聞顧稱善。）且如玉簫再世，續韋郎之緣，柳枝一曲，答韓生之贈。大槩傾心於才藻，未聞刮目於英豪。迺彼妹列蠻素之閒，而所賞出驪黃之外。紅拂略同紅綫，亦有輕俠之風，李花取代楊花，詎關符讖之說！則蛾眉知己，曠世遭逢，鳳翼塡詞，絕倫香豔也。（明張鳳翼《紅拂記》。）又如《霞箋記》之麗詞，翠眉娘之豔史。飛來綺語，憐才別具蕙心，洗淨鉛華，矢志亦根蘭性。（第三齣《矢志》。）極寤寐之輾轉，以文采爲風流。廿八字之良媒，卽冰柯玉杵，十三樓之麗矚，皆膩粉觕釵矣。（無名氏《霞箋記》。）粵若曲聖，夙推義仍，掐香檀之一痕，選玉茗之《四夢》。牡丹亭畔，曾離倩女之魂，紫玉釵頭，猶沁怨娥之淚；邯鄲一覺（音嘂），黃粱之炊未熟，淳于重來，大槐之國安在？嚮嘗遺其詞采，探厥性靈，發山川輝媚之容，饒煙水迷離之致。蓋離神得似，非可跡求，而斂才就範，尤爲詣極。（明湯顯祖《還魂記》、《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靜志居詩話》：「義仍《七夕答友》句云：『傷心拍徧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會稽陳棟論曲云：《邯鄲》《南柯》斂才就範，風格遒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抑中山之按譜，以《還魂》爲最精。鈕少雅實是書功臣，「格正本」屬生平心得，竊附特書之例，願與識曲共參。蓋字斟句酌，不爽毫氂。龢清徵流，聿嚴刌剫者矣。（國朝鈕少雅《格正〈還魂記〉詞調》。）逮夫朱明末造，白下偏安，國是悉付僉壬，相公號稱曲子。春燈燕子，銷磨虎踞龍蟠，牟尼金榜，陸續珠歌翠舞。求其程度之精詣，在乎宮律之謹嚴，雖爲亡國之音，不媿嫥家之筆。（明阮大鋮《春燈謎》、《燕子箋》。按大鋮所譔傳奇，又有《牟尼合》、《雙金榜》，見《曲錄》。）昔聞石渠製曲，略同道子寫生，乃五種半屬塵薶，猶《四夢》付之蠹飽。凡粲花所編輯，蘄連茹而彙歸，飫五侯之鯖而得其全，覽九苞之鳳而隃其半。銖衣襞其麗密，縷組繼其妍華。則有南國僊郎，西園美眷，譌傳芳字，似《拜月》之蘭蓮，冥合歡悰，比《還魂》之梅柳。夫達人持無鬼之論，至情雖死別不渝。乃以書生弱膽爲言，而於倩女香魂是愳。（見《譌驚》齣。）則在天在地，長生何必有誓詞？隨圓隨缺，夫人於此欠商量也。又若庚郵豔蹟，辛受妙辭，紅亭寄其芳情，黃河流其雅韻。劉晨本天臺仙侶，王嬙亦漢宮麗人。絃調錦瑟，何妨婢學夫人？筆灑明珠，信是天生嘉耦。矧盧龍節使，義薄雲天，馬驛枝官，品超塵壒。尤足楷模交道，矜式仕流，顧所演皆好合之私，而其事非興衰所係。嘗攷留都掌故，復社見聞，綠華自是天香，未易續清平之調，烏程風矜貴介，竟見拒迎送之郵；輒爲烏有亡是之辭，備極嬉笑怒罵之致。所託如尙公五柳等輩，實影及媿菴三蘭諸賢。雖後世是非論定，寧爲所搖，亦當時師友氣矜，有以自取。獨惜夫宜興晚節，何有於庶子？春華捉刀，殆非其本心。集矢難免於衆口，迄今歌塵未沫，管色猶妍。至迺東林之罪人，而出南疆之烈士。又復藻耀才情，棻鋪豔異，花生筆底，妙絕無倫；人在畫中，呼之欲出。蓋致曲由誠而能化，抑言情則達不如癡。推之道契，若尼父之見羹，譬彼孝思，卽丁蘭之刻木。況復補天塡海，願力赴乎毫端，賺玉藏珠，古愁銷於腕底。鶬鶊療妬，獅欲吼而無聲，鸞鳳換巢，鵶終隨而未許。比黃衫之俠骨，何慚泰斗鴻名？蘄紅粉之快心，別注坤靈鴛牒。其梨夢（第四齣）絮影（第十四齣）諸齣，寫蘭情棠韻彌工。幾疑湖山無恙，元元果可再生，便如環佩歸來，眞眞何勞萬喚？（明吳炳《西園記》、《情郵記》、《綠牡丹》、《畫中人》、《療妬羹》。《傳奇品》：「吳石渠詞，如道子寫生，鬚眉畢見。」顧夢鶴《題小忽雷》〔沁園春〕詞：「臨川《四夢》，全教蠹飽，石渠五種，半屬塵薶。」石渠五種，有粲花齋主人編次本。隨圓二句，用宋王昭儀詞事，文信《國語》。按石渠蚤年，受人倩託，譔《綠牡丹》傳奇。後殉桂王之難。見《南畺逸史》。

乾隆中賜謚忠節。烏程至自取，詳葉廷琯《鷗陂漁話》卷四，《綠牡丹》傳奇一則。）緊維鴻達，有若駿公，以沈博絕麗之才，兼慨慷溫柔之筆，搔首成今古恨，臺通天而可呼，掃眉亦文武才，（張貴妃、冼夫人。）閣臨春而誰主？續文簫之佳話，寫秣陵之芳春。其閒左丞醉哭數言，鬱伊善感，《女將邊愁》一齣，悱惻動人。乃至雲和引鳳之妍詞，曲傳玉潤乘龍之韻事，眞之「詞山曲海」，宜有玉價珠聲。（國朝，吳偉業《通天臺》《臨春閣》《秣陵春》。）又若水溫山赭，地近苧蘿之村，翠深紅窈，人在荷花之蕩。中吳毓秀之邦，東籬掞藻之筆，蓮盟重締，稍出言情之範圍，（見第十六齣《重締盟》。）蓬弧半生，僅有修文之逕合。（見第二十三齣《冥中緣》。）所謂捐別譜之蹊徑，鑿思路於幽玄，（見第一齣《標韻槩》。）是亦吉光呈珍，天鹿褰錦。（國朝馬佶人《荷花蕩》。）尤有嶺南佳士，翠箏託以深情，月下老人，赤繩重於牉合。驤騰玉馬，合號龍媒，鴉步金鼇，遂鰲鳳侶。其賦情江南好單調，實弁首《粵東詞》一書。蓋事雖奇，非盡無徵，抑情之至，終成巧合。（國朝劉方《天馬媒》。按《天馬媒》，係演黃損事。損，廣東人。《粵東詞鈔》首卷首闋：黃損《江南好》：「平生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指，研羅帛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天馬媒·締緣》齣，用作黃損擲裴玉娥詞，首句改作：「生平無所願」，不著「江南好」調名，非是手指誤手子。）至於天寶遺事，長生誓辭，寂寞蓬山之玉容，宛轉稗畦之珠字。金釵鈿合神仙，信有深情，城火池魚文字，輒興大獄。則香山歌詠，檃括無遺，而秋谷才華，沈淪孰恤也。（國朝洪昇《長生殿》，阮葵生《茶餘客話》：趙秋谷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劇，被黃給事奏劾落職。都人有口號詩云：「秋谷才華世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黃給事家豪富，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並詩稿偏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奉璧。」黃啣之刺骨，故有是劾。）嘅古物作雲煙之散，唯嘉名恃簿錄以傳。儻索驥而按圖，等求魚而緣木。先生眞契，自結古懽。婁洽伊忽雷之遺製，閱甘露之劫塵。象筆鸞箋，昔綴東塘之院本，龍頭鳳臆，今歸中壘之展藏。如大琴小瑟之穌鳴，與魏象、宋經而並列。徵文考獻，近復勒爲成書，制器尚象，要亦闚其精意。非徒鑑賦芳華，摩挲清供而已。（國朝顧彩、孔尚任《小忽雷》，附《大忽雷》。按：唐製大小兩忽雷，今歸楚園，先生以「雙忽雷」名閣，意尤有託，並作《枕雷圖》，徵題詠，輯《雙忽雷本事》，成冊梓行。又藏魏太和七年，崔承宗造釋迦像，宋拓汴學二體石經海內孤本。）憶昔過江名士，意氣侯嬴，傾國佳人，才華漱玉。琵琶曲罷，迴燈辨懷寧之奸，麝蕪徑香，量珠卻雁門之聘。扇芬青樓之志，軼嫩白門之俠。所由鵑血冰紈，龍友不辭渲染，烏絲黃絹，季重殊費描摹也。（國朝孔尚任《桃花扇》。）有若簿名《錄鬼》，略同格號《骷髏》，故爲駭俗之標題，抑亦好奇之流亞。鬱藍但評舊曲，太初爰及新聲。元音與風會同流，北宮實開南曲，至理以孳尋而出，後生或過前賢。

錢玄同《寄陳獨秀》（存目）

胡適《答錢玄同》（存目）

鈍根《顧曲指南〈戲考〉序》　故以余言之，世界上實事求是之書，未始非《戲攷》，而《戲攷》未始不可作實事求是之書觀也。且試問世界之所謂實事者，其快必適意，孰有能如戲劇者乎？善戲劇者，欲爲英雄，則氣概昂藏，言論痛快，居然英雄矣。欲爲美人，則粉艷脂香，雲綃霧縠，居然美人矣。又若欲爲顯者，則僕從如雲，姬妾環列，堂上一呼，階下百諾，而不必憂富貴之不長也。欲爲大將，則軍容整肅，顧盼自雄，揚戈一揮，取勝頃刻，而不必慮威令之不行也。欲爲皇帝，則廣殿高拱，百僚屏息，嵩呼拜舞，享盡尊嚴，而不必有宵旰之勤勞也。世界有不能致之事，戲劇能致之；人生有不能達之志，戲劇能達之；感情有不能暢發之處，戲劇能暢發之。譬如有義人俠士，爲國除奸，大功未成，身已先死，不亦可悲。然而演之戲劇，則必繼起有人，完其未竟之志，成其久遠之名；且能使已死者親見身後之光榮，不亦快哉！譬如有才長數奇之士，窮途潦倒，知己難逢，牢愁所發，使酒狂歌，庸夫俗子，掩耳卻走，斥爲狂士，未有敬而重之者也。然而演之戲劇，則偃蹇登場，衣衫雖極襤縷，人已刮目相看。洎乎一聲長歎，四座動容，繼而振吭高歌，聲清激楚，聽者瞿然聳耳，肅然起敬，卒之放聲大哭，如猿鳴古峽，鶴唳長空。而聽者亦涕泗橫流，欷歔不能仰視矣。嗚呼！世界上之英雄志士、才子美人，安能及戲劇中之英雄志士、才子美人之得人愛敬多也？余生平不諳戲劇，而又酷好戲劇。以爲吾生與其求世界不可必得之快樂，何如求戲劇中隨心所欲之快樂。有時義氣激發，則爲精忠之岳武穆；有時情思纏綿，則爲多情之李三郎；有時敵愾磅礴，則爲韓蘄之黃天蕩；有時牢騷抑鬱，則爲禰衡之罵曹操。然而信口狂歌，不中音節。戲劇之道，自有神髓。烏可甘居門外，不一進而咀嚼其趣味。

王國維《〈盛明雜劇〉初集跋》 雜劇唯元人擅場，明代工此者寥寥。宣、正之間，周憲王號爲作者，然規摹元人，了無生氣，且多吉祥、頌禱之作，其庸惡殆與宋人壽詞相等。又元人雜劇止于四折，或加楔子，唯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張時起之《賽花月秋千記》多至六折，實非通例。至于不及四折者，更未之前聞，亦無雜以南曲者。（《錄鬼簿》謂：「南北合腔，自沈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爲工巧。」乃散套，非雜劇也。）憲王雜劇如《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以南曲，殊失體裁。至明中葉後，不知北劇與南曲之分，但以長者爲傳奇，短者爲雜劇。如此書中，汪伯玉、陳玉陽、汪昌朝諸作，皆南曲也；且折數多至七八，少則一二，更屬任意。獨康對山《中山狼》四折，確守元人家法。餘如沈君庸等，雖用北曲，而折數次第，均失元人之舊。其中文詞，亦唯康對山、徐文長尚可誦，然比之元人，已有自然、人工之別。餘則等之自鄶而已。元代雜劇作者，名概不著，此編所集，如康對山（海）、徐文長（渭）、汪伯玉（道昆）、陳玉陽（與郊）、王辰玉（衡）、葉六桐（憲祖）、沈君庸（自徵）、孟子若（稱舜）、梁伯龍（辰魚）、梅禹金（鼎祚）、卓珂月（人月）、徐野君（翽）、汪昌朝（廷訥），其姓字爵里，均在人耳目，或且正史有傳，遺著尚存，而其人之顯晦如彼，曲之工拙如此。信乎文章之事，一代自有一代之長，不能以常理論也。

又《曲錄自序》 戲曲之興，由來遠矣。【略】上自洪武諸王就國之裝（見李開先《張小山小令跋》）下訖天、崇私家插架之軸，則有若：章邱之李（《列朝詩集》李開先小傳），臨川之湯（姚士粦《見只編》卷中），黃州之劉（《靜志居詩話》卷十五臧懋循條下），山陰之淡生（同上，卷十六祁承㸁條下），海虞之述古（錢曾《也是園書目》），富者千餘，次亦百數；然中麓諸家未傳目錄，《也是》一編僅窺崖略，存什一于千百，或有錄而無書。暨乎國朝，亦有撰著。然《傳奇彙考》之作，僅見殘鈔；廣陵進御之書，惟存《總目》。放失之厄，斯爲甚矣！鄙薄之原，抑有由焉。粵自貿絲抱布，開敍事之端；織素裁衣，肇代言之體；追原戲曲之作，實亦古詩之流。所以窮品性之纖微，極遭遇之變化，激蕩物態，抉發人心，舒軫哀樂之餘，摹寫聲容之末，宛轉附物，惆悵切情，雖雅頌之博徒，亦滑稽之魁桀。惟語取易解，不以鄙俗爲嫌，事貴飜空，不以謬悠爲諱。庸人樂於染指，壯夫薄而不爲，遂使陋巷言懷，人人青紫；香閨寄怨，字字桑間。抗志極於利祿，美談止於蘭芍，意匠同於千手，性格歧于一人，豈託體之不尊，抑作者之自棄也？然而《明昌》一編，盡金源之文獻，吳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百年之風會成焉，三朝之人文繫焉。況乎第其卷帙，軼兩宋之詩餘，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考古者徵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辭，知音者辨其律：此則石渠存目，不廢《雍熙》；洙、泗刪詩，猶存鄭、衛者矣。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序》 戲曲肇自古之鄉儺。迨其後，春秋有優俳，漢有滑稽，（見唐「歌樓格十二紅」注，蓋卽優伶之一種。）唐有梨園弟子，五代有伶官，宋隸教坊部，相沿至今不替。【略】至所用曲調，雜劇用北詞，傳奇用南詞，不容少紊，明代仍之。然雜劇如周憲王《誠齋樂府》，猶不失元人遺矩。中葉以後，《盛明雜劇》所收，多用南詞。若傳奇且雜以北詞。不復拘拘元法矣。此又體例沿革之大概也。竊謂戲劇乃文藝之一。粉墨登場，渭涇攸判。梟雄盜世，難逋絃索之誅，大節捐軀，克享氍毹之壽。發人猛省，補救頹風，以言儆世之深功，甚於史官之直筆，誠未可以小道鄙夷之。

魏䄙書《集成曲譜序》 傳奇則【略】至明而漸盛。嘉靖間，崑山梁伯龍作《浣沙記》，太倉魏良輔爲之訂譜，創水磨調以歌之，卽今之崑曲也。良輔並將舊有之傳奇、雜劇，改正腔拍，變爲水磨調，於是崑曲盛行。元人北曲之音節，遂以失傳。卽南方梨園向習之弋陽、海鹽、餘姚諸腔，亦俱廢棄。溯自有明嘉靖以逮國朝道光三百餘年間，主南北歌場之壇坫者，厥惟崑曲。蓋崑曲雖創自明人，而其腔格，猶有宋詞倚聲之遺意。況其曲文都爲騷人墨客之名作，宜乎風行宇內，村謳俚唱，莫敢爭衡也。考明代傳奇作者，若楊升庵、王元美、湯若士、梅禹金、張伯起、徐文長諸人，皆有聲文苑，不僅以曲名，而其所撰之曲，實卓絕千古。逮於國初，斯風未替。若吳梅村、尤西堂、萬紅友、蔣心餘諸家，莫不以詩詞餘暇，撰有傳奇。至乾、嘉而後，考據之學日進，作傳奇者日尠。然王夢樓、鈕匪石，猶以精於度曲聞；王仲瞿、舒鐵雲尚有雜劇之作。道、咸以降，文人絕口不談此事，崑曲遂日見陵替。重以髮逆之亂，東南糜爛，弦歌闃寂。京師梨園，改習楚歌秦聲以媚俗耳，於是崑曲益衰微矣。邇者大地陸沈，中原羹沸，有識之士，遠引高翔。而抑塞磊落之襟期，無所寄託，乃以選詞度曲爲遣憂忘世之途。垂絕之崑曲，似有復振之機。

吳梅《王君九劉鳳叔合纂〈集成曲譜〉（玉集）叙》（存目）

《中國戲曲概論》卷中一《明總論》 一代之文，每與一代之樂相表裏，其制度雖定於瞽宗，而風尚實成於社會。天然之文，反勝於樂官之造作，故尼山正樂，雅頌始得所，而國風則不煩釐定。即後世饗祀符瑞歌功頌德之作，亦每視爲官樣文章，不如閭巷瑣碎，兒女爾汝之爭相傳述。由斯以例列代樂府之眞際，於周代則屬風騷，於漢則屬古詩，於晉唐則屬房中、竹枝、子夜、邊調等，於兩宋則屬詩餘，於金元則屬雜劇。其作者每多不知誰何之人，而流傳特甚，若其摹賡揚而仿咸英者，徒爲一時粉飾，供儒生之攷訂而已。蓋與社會之風尚性情絕不相入，不合于天然之樂，即不能爲樂府之代表也。有明承金元之餘波，而尋常文字，尤易觸忌諱，故有心之士，寓志於曲，則誠《瑟琶》，曾見賞於太祖，亦足爲風氣之先導。雖南北異宜，時有盤枘，而久則同化，遂能以歐、晏、秦、柳之俊雅，與關、馬、喬、鄭之雄奇相調劑，擴而充之，乃成一代特殊之樂章，即爲一代特殊之文學。當時作者雖多，以實甫、則誠二家爲宗，而製腔尚留本色，不盡藻飾詞華，立意能開身世，不獨鋪張故實，以較北部之音，似有積薪之勢焉。大抵開國之初，半沿元季餘習，其後南劇日盛，家伶點拍，踵事增華，作家輩出，一洗古魯兀剌之風，於是，海內向風，遂得與古法部相驂靳，此一時也。漱川楊康惠公梓在元時，得貫雲石之傳，嘗作《豫讓》、《霍光》、《尉遲敬德》諸劇，流傳宇內，與中原絃索抗行。而長子國材，復與鮮于去矜交遊，以樂府世其家，總得南聲之祕奧，別創新聲，號爲海鹽調，西江兩京間翕然和之，此一時也。嘉隆間，太倉魏良輔，崑山梁辰魚，以善謳名天下。良輔探討聲韵，坐卧一小樓者幾二十年，考訂《琵琶》板式，造水磨調，辰魚作《浣紗記》付之，流麗穩協，遠出弋陽、海鹽舊調之上，歷世三百，莫不俯首傾耳，奉爲雅樂，此猶宋代嘌唱家，就舊聲而加以泛豔者也，此又一時也。若夫論列詞品，派別至繁，粗就管窺述之于後。

又二 明人雜劇，與元劇相異處，頗有數端。元劇多四折，明則不拘，如徐渭《四聲猿》、沈自晉《秋風三疊》，則每種一折者。王衡《鬱輪袍》、孟稱舜《桃花人面》，多至七折五折者，是折數不定也。元劇多一人獨唱，明則不守此例，如《花舫緣》第三折是旦唱，《春波影》第二折楊夫人唱，第四折老尼唱，是唱角亦不定也。元劇多用北詞，明人儘多南曲，如汪道昆《高唐夢》、來集之《挑燈劇》皆是，是南北詞亦可通用也。至就文字論，大抵元詞以拙樸勝，明則妍麗矣。元劇排場至劣，明則有次第矣。然而蒼莽雄宕之氣，則明人遠不及元，此亦文學上自然之趨向也。

又三 明人傳奇，多不勝紀，余篋中所有，不下二百餘種。【略】若夫作家流別，約分四端。自《琵琶》、《拜月》出，而作者多喜拙素。自《香囊》、《連環》出，而作者乃尚詞藻。自玉茗「四夢」以北詞之法作南詞，而倘越規矩者多。自詞隱諸傳，以俚俗之語求合律，而打油釘鉸者衆。於是矯拙素之弊者用駢語，革辭采之繁者尚本色，正玉茗之律而復工於琢詞者，吳石渠、孟子塞是也。守吳江之法，而復出以都雅者，王伯良、范香令是也。夫詞曲之道，儼同樂府，而雕繢物情，模擬人理，極宇宙之變態，爲文章之奇觀，本不以俚鄙爲諱也。《香囊》以文人藻采爲之，遂濫觴而有文學家一體。及《玉合》、《玉玦》諸作，益工修詞，本質幾掩。抑知曲以模寫人事爲尚，所貴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一涉藻繪，既蔽本來，而積習未忘，不勝其靡，此體亦不能偏廢矣。今復備論之。

又四 明人散曲，作者至多，其有別集可考者，彙誌如下。【略】明人散曲，既如是之富，而其間享盛名傳麗製者，當以康海、王九思、陳鐸、馮惟敏、梁辰魚、施紹莘爲最著。

《明清戲曲史》第一章《明清劇作家之時地》（存目）

王大錯《崑曲粹存序》（存目）

趙尊嶽《新編戲學彙考序》（存目）

袁宏道《東西漢通俗演義序》 漢家四百餘年天下，其間主之聖愚，臣之賢奸，載在正史及雜見於稗官小說者詳矣。茲演義一書胡爲而刻？又胡爲而評？中郎氏曰：是未明於通俗之義者也。里中有好讀書者，緘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異哉，卓吾老子吾師乎？」客驚問其故。曰：「人言《水滸傳》奇，果奇，予每撿《十三經》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滸》之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者也。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聚訟言之不倦，及舉《漢書》、《漢史》示人，毋論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

竟，幾使聽者垂頭，見者卻步。噫，今古茫茫，大率爾爾，眞可怪也，可痛也！則《兩漢演義》之所爲繼《水滸》而刻也。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則又通俗演義之所由名也。雖然，吾安得起龍湖老子於九原，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彼手腕，開人心胸，使天下共以信卓老者信演義，愛卓老者愛演義也。不得已聊爲拈出，以供天下之好讀書者。

《游居柿錄》卷九　常志者，乃趙濬陽門下一書吏，後出家，禮無念爲師，龍湖悅其善書，以爲侍者。常稱其有志，數加贊嘆鼓舞之，使抄《水滸傳》。每見龍湖稱說《水滸》諸人爲豪傑，且以魯智深爲眞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諸長老爲迂腐。一一作實法會，初尙恂恂不覺，久之，與其儕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燒屋。【略】今日偶見此書，諸處與昔無大異，稍有增加耳。大都此等書，是天地間一種閒花野草，卽不可無，然過爲尊榮，可以不必。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眞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具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卽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于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謝肇淛《金瓶梅跋》　《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略】其不及《水滸傳》者，以其猥瑣淫媟，無關名理。而或以爲過之者，彼猶機軸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別，聚有自來，散有自去，讀者意想不到，唯恐易盡。【略】仿此者有《玉嬌麗》，然而乖舛敗度，君子無取焉。

《五雜俎・事部三》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眞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殘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迂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叙》　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爲通俗，汪洋百餘回，爲世所尙。嗣是效顰日衆，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唐書》、《殘唐》、《南北宋》諸刻，其浩翰幾與正史分籤並架，然悉出村學究杜撰，儜儸碌碌，識者欲嘔。

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叙》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著述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之筆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翫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要以韞玉違時，銷鑠歲月，非龍見之日所暇也。皇明文治既鬱，靡流不波；卽演義一斑，往往有遠過宋人者。而或以爲恨乏唐人風致，謬矣。食桃者不費杏，絺穀毳錦，惟時所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唐，以春秋、戰國說律漢，不至於盡掃羲聖之一畫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

靜霄主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凡例》　是書動關政務，（事）〔半〕繫章疏，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世態，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習《金瓶梅》之閨情，不祖《三國》諸志之機詐。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略】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

佚名《滿文金瓶梅序》 歷觀編撰古詞者，或勸善懲惡，以歸禍福；或快志逞才，以著詩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惡邪，以辨忠奸。其書雖稗官古詞，而莫不各有一善。如《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金瓶梅》四種，固小說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於此爲尤奇焉。

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 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夫《西游》闡心而証道於魔，《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於色，此皆顯言之，誇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爲非聖而畔道焉。焉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翼聖而贊經者，正如《雲門》、《韶》、《濩》，不遺夫擊壤鼓缶也。

幔亭過客《李卓吾評本西游記題詞》 至於文章之妙，《西游》、《水滸》實並馳中原。

王爨《開辟衍繹叙》 如盤古氏者，首開辟也；天、地、人三皇，次開辟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又開辟也；夏禹繼五帝而王，又一開辟也；商湯放桀滅夏，又一開辟。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克紂伐罪吊民，則有《列國志》，是又一開辟也。漢高定秦楚之亂，光武滅莽中興，則有《西東漢傳》，是又一開辟也。又有《三國志》、《兩晉傳》、《南北史》。隋楊堅混一南北，唐太宗平隋之亂，則有《隋唐傳》，是又一開辟也。宋祖定五代之亂，則有《南北宋傳》，是又一開辟也。其間又有《水滸傳》、《岳王傳》。我太祖一統華夏，則有《英烈傳》，是又一大開辟也。

張無咎《北宋三遂平妖傳叙》 小說家以眞爲正，以幻爲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西遊》幻極矣。所以不逮《水滸》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三國志》人矣，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乎？嘗辟諸傳奇：《水滸》，《西廂》也；《三國志》，《琵琶記》也；《西遊》則近日《牡丹亭》之類矣。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會記日用賬簿，全不曾學得處分家政；效《水滸》而窮者也。《七國》、《兩漢》、《兩唐》、《宋》如弋陽劣戲，不味鑼鼓了事，效《三國志》而卑者也。《西洋記》如王巷金家神，說謊乞布施，效《西遊》而愚者也。王緱山先生每稱《三遂平妖傳》堪與《水滸》頡頏。余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首如暗中聞砲，突如其來；尾如餓時嚼蠟，全無滋味；且張鸞、彈子和尚、胡永兒及任、吳、張等後來全無施設；而聖姑竟不知何物，突然而來，杳然而滅，疑非全書，兼疑非羅公眞筆。及觀茲刻，回數倍前，始終結構備人鬼之態，兼眞幻之長，緱山先生所稱，或在斯乎？余尤愛其以僞天書之誣，兆眞天書之亂，妖由人興，此等語大有關係。聞此書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卽未必果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非近日作《續三國》、《浪史》、《野史》等鴟鳴鴉叫，獲罪名教者比。（永）（允）可列小說名家，故賈人乞余叙也，而余許之。

金人瑞《讀〈第五才子書〉法》 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後來人不知，卻於《水滸》上加「忠義」字，遂並比於史公發憤著書一例，正是使不得。【略】題目是作書第一件事，只要題目好，便書也作得好。或問題目如《西遊》、《三國》如何？答曰：這個都不好。《三國》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踅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西遊》又太無腳地了，只是逐段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卻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

申涵光《荆園小語》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皆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不止此。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諱，讀之嚼蠟，殊不足觀。元施、羅二公，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偉矣。迄於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競爽。勿論廊廟鴻編，卽稗官野史，卓然夐絕千古。說書一家，亦有耑門。然《金瓶》書麗，貽譏於誨淫，《西遊》、《西洋》，逞臆於畫鬼。無關風化，奚取連篇。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駭目。而曲終奏雅，歸於厚俗。卽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兩刻。頗費蒐獲，足供談麈。合之共二百種。卷帙浩繁，觀鑒難周。且羅輯取盈，

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纍纍，綬若若，雖公選之世，寧無一二具臣充位。余擬拔其尤百回，重加繡梓，以成巨覽。而抱甕老人先得我心，選刻四十種，名爲《古今奇觀》，夫蜃（原本作唇，誤）樓海市，燄山火井，觀非不奇，然非耳目經見之事，未免爲疑冰之蟲。故夫天下之眞奇，在未有不出於庸常者也。

《幽夢影》卷上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游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

李漁《三國志演義序》　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游》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爲近是。然《水滸》文藻雖佳，於□□□所關係，且□□□□□□□□作者密隱鑒誡深，多□爲果有其事。借口效尤，興□邪思，致壞心術。是奇而有□於人者也。《西游》辭句雖達，第鑿空揑造，人皆知其誕而不經，詭怪幻妄，是奇而滅沒聖人爲治之心者也。若夫《金瓶梅》，不過譏刺豪華淫侈、興敗無常，差足滋人情欲，資人談柄已耳，何足多讀。至於《三國》一書，因陳壽一志，擴而爲傳，彷彿左氏之傳麟經，【略】漢末以宦豎而始禍，蜀末亦以宦豎而終禍。首尾映帶，叙述精詳，貫穿聯絡，縷析條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歸據實而非臆造。【略】傳中模寫人物情事，神彩陸離，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瀉直下，起結雖有不齊，而章法居然井秩，幾若《史記》之列本紀、世家、列傳，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謂奇才奇文也。【略】余兹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誠哉第一才子書也。

又《古本三國志序》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係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爲近是。然野史類多鑿空，易於逞長。若《三國演義》，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里。由是觀之，奇文莫奇於《三國》矣。

《在園雜志》卷二　壬辰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叢書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濫觴極矣，幾於《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者居多。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略、官制、朝政、宮幃、上而天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略，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爲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略】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衍，非無中生有者比也。【略】較之《西游》，實處多於虛處。【略】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游》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不善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

又卷三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證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眞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卻上金鼇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幺，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尚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眞逸史》一書，《禪眞後史》二書：一爲三教覺世；一爲薛舉托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

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遵諭旨，永行禁絕。

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卽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卽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乎！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無寧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

靜恬主人《金石緣序》 小說何爲而作也？曰：以勸善也，以懲惡也。【略】但作者先須立定主見，有起有收，回環照應，一點清眼目，做得錦簇花團，方使閱者稱奇，聽者忘倦。切忌序事直捷，意味索然；又忌人多混雜，眉目不楚；甚者說鬼談神，怪奇悖理；又或情詞贈答，淫褻不堪。如《情夢訴》、《玉樓春》、《玉嬌梨》、《平山冷燕》諸小說，膾炙人口，由來已久，誰知其中破綻甚多，難以枚舉，試卽一二言之。堂堂男子，喬扮女妝，賣人作婢，天下有是理乎？齠齡閨媛，詩篇字法，壓倒朝臣，天下有是理乎？且當朝宰輔，方正名卿，爲女作配，不由正道，將閨中詩詞索人倡和，成何體統？此卽理之所必無，宜爲情之所宜有？若夫古怪矜奇者，又不足論，無惟巧合。《金石緣演義》則忠教節義，奸盜邪淫，貧賤富貴，離合悲歡，色色俱備，且徵引事迹，酌乎人情，合乎天理，未嘗露一毫穿鑿之痕。中間序次，天然聯絡，水到渠成，未嘗有半點遺漏之病。

華約漁《儒林外史題記》 世傳小說，無有過於《水滸傳》、《紅樓夢》者，余嘗比之畫家，《水滸傳》是倪、黃派，《紅樓夢》則仇十洲大青綠山水也。此書於畫家之外，別出機緒，其中描寫人情世態，眞乃筆筆生動，字字活現，蓋又似龍眠山人白描手段也。

東武惜紅生《儒林外史序》 稗官野乘，錯出雜陳，或感時事之非，或憤生平所遇，類皆激而爲語，登諸簡編，如泣如歌，如怨如慕，非是興起百代下觀感之心乎。而世獨於稗野之外，以《三國》、《西游》、《水滸》、《金瓶》爲四大奇書，人每樂得而觀之者，正不知其何故也。夫《三國》不盡合正史，而所紀魏、晉之代禪，吳、蜀之廢興，其筆法高簡，當推陳壽爲最，《西游》以佛氏之旨作現身說法，虛無玄渺，近於寓言，而《水滸》誨盜，《金瓶》誨淫，久干例禁；他若《情史》、《艷史》，雖文士借摛懷抱，其中亦寓勸懲，乃世人不察，每一披覽，竟誇其創格之奇，用筆之妙，以爲嬉笑怒罵，曲盡形容，幾若無出其後者。於乎！是殆未讀《儒林外史》一書耳。

綠園老人《歧路燈序》 古有「四大奇書」【略】坊傭襲「四大奇書」之名，而以《三國志》、《水滸》、《西游》、《金瓶梅》冒之。嗚呼，果奇也乎哉。《三國志》者，卽陳承祚之書，而演爲稗官者也。承祚以蜀而仕於魏，而所當之時，固帝魏寇蜀之日也。壽本左袒於劉，而不得不尊夫曹，其言不無閃灼於其間。再傳而爲演義，徒便於市兒之覽，則愈失本來面目矣。卽如孔明，三國時第一人也，曰「淡泊」，曰「寧靜」，是固具聖賢本領者。《出師表》曰：「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此卽臨事而懼之心傳也。而演義則曰：「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幾於兒戲場耶？亡友郟城郭武德曰：「幼學不可閱坊間《三國志》。一爲所溺，則再讀陳壽之所志，魚目與珠無別矣。」淮南盜宋江三十六人，橫行肆虐，張叔夜擒獲之，而稗說加以「替天行道」字樣，鄉曲間無知惡少，仿而行之，今之「順刀手會」是也。流毒草野，釀禍國家。然則三世皆啞之孽報，豈足以蔽其教猱升木之餘辜也哉。若夫《金瓶》，誨淫之書也。亡友張揖東曰：「此不過道其事之所曾經，與其意之所欲試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學究，動曰：「此《左》、《國》、史遷之文也。」余謂：「不通《左》、

《史》，何能讀此。既通《左》、《史》，何必讀此？況老子云：童子無知而朘舉。此不過驅幼學於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至於《西游》，乃演陳玄奘西域取經一事，幻而張之耳。【略】當隋大業間，從估客而西。迨歸，當唐太宗時。【略】安所得捷如猿猱，癡若豚豕之徒，而消磨掃障耶。惑世誣民，莫此爲甚。偶閱闕里孔雲亭《桃花扇》，豐潤董恒岩《芝龕記》，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憫烈記》，喟然曰：「吾故曰塡詞家當有時也。借科渾排場間，寫出忠孝節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難保一身。使人讀之爲軒然笑，爲潸然淚。即樵夫、牧子、廚媼、爨婢，皆感動於不容已。以視王實甫《西廂》、阮圓海《燕子箋》等出，皆桑濮也，詎可暫注目哉。」因仿此意爲撰《歧路燈》一冊。田父所樂觀，閨閣所願聞。

《揚州畫舫錄・虹橋錄下》　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略】郡中稱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閘》【略】謊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

褚人穫《封神演義序》　此書直與《水滸》、《西游》、《平妖》、《逸史》一般詭異，但覺新奇可喜，怪變不窮，以之消長夏，祛睡魔而已。

俞景《封神詮解序》　《封神》一書，傳是釋氏作。道家因邱祖西游雪山作《西游》，假佛教闡發丹經，以貽釋氏。釋氏亦假道教作《封神》還答邱祖。彼此機鋒暗對，心照不宣，然《西游》世知道家手筆，而《封神》名氏泯滅無聞。《西游》有悟一子詮解，而《封神》六百年來璞質渾然天地間，亦一缺陷事。【略】館政之餘，假友人《封神傳》作消夏計，細閱之，神道設教之言，皆寓發金丹大道之旨，與《西游》實相表裏，其築基煉己，周天火候，採藥過關，服食養胎，遺神還鼎，煉神還虛，又與《天仙正理》一一符合。其寓意立局，有勝《西游》之處者，眞仙筆也。

鄒存淦《刪補封神演義詮解序》　演義不知起於何時，今所傳施耐庵《水滸傳》、羅貫中《三國志》似最古，蓋施、羅皆元人耳。自此以後，《列國志》、《西游記》、《平妖傳》、《金瓶梅》諸書，皆傳自明季。《封神傳》亦其一也。第《列國》、《三國》雖約略正史，疑以傳疑，每多杜撰。不知者據爲典故，誣古人而誤後學，流弊實不可勝言。至《金瓶梅》、《水滸傳》之誨盜誨淫，更不足論矣。《西游記》之取經西竺，當時實有其事。所不可知者，行者等耳。悟一子《眞詮》出，而人始恍然悟爲爲證道之什，然尚未能知《封神傳》之亦含玄理也。【略】是亦證道之一種。悟一子視之，定當把臂入林矣。

烟霞外史《韓湘子叙》　分合不相牴牾，首尾不爲矛盾。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游記》之譴虐，《金瓶梅》之褻淫。謂非龍門蘭臺之遺文不可也。

《龍眠古文一集》附吳道新《文論》　昔王季重謂古今文人，取左丘明、司馬遷、劉義慶、歐陽永叔、蘇子瞻、王實甫、羅貫中、徐文長、湯若士，以其文皆寫生者也。袁中郎謂案頭不可少之書，《葩經》、《左》、《國》、《南華》、《離騷》、《史記》、《世説》、《杜詩》、韓、柳、歐、蘇文、《西廂記》、《牡丹亭》、《水滸傳》、《金瓶梅》，豈非以其書皆寫生之文哉？

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自記》卷首　《紅樓夢》脱胎在《西遊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

鴛湖月癡子《妙復軒評〈石頭記〉序》　宋儒注《易》，專主理説，而惜多龍統語，不若漢儒，以大象爲宗，後人有譏其穿鑿者，不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從無中生有，求其所以然之故，終不可得。若但説理，何以龍潛狐濟，妄傳怪誕之詞，格帝享王，侈作誇張之語。觀大象所指，及虞氏九家逸象，參以康成爻辰，京房納甲，若者爲某事，若者爲某物，然後知聖人作《易》，並非無故敷陳。説者謂《易》爲卜筮之書，漢儒去古未遠，必得眞解，豈有意祖漢抑宋哉？《紅樓夢》一書，無稽小説。作者洋洋灑灑，特衍出百二十回絕妙文字，而此百二十回中，有自相矛盾處，有不着邊際處，有故作罅漏處，初視之，若漫不經意者。然太平閑人乃正於此中得間，爲一二拈出，經以《大學》，緯以《周易》，較之金氏聖嘆評《三國》、《水滸》、《西廂記》，似聖嘆尚爲其易，而閑人獨爲其難。何也？聖嘆之評，但評其文字之絕妙而已，閑人之評，並能括出命意所在。不啻親造作者之室，日接作者之席，爲作者宛轉指授，而乃於評語中爲之微言之，顯揭之，罕譬曲喻之。似作者無心於《大學》，而毅然以一部《大學》爲作者之指歸，作者無心於《周易》，而隱然以一部《周易》爲作者之印證。使天下後世直視《紅樓夢》爲有功名教之書，有裨學問之書，有關世道人心之書，而不敢以無稽小説薄之。即起作者於九（京）〔原〕而問之，不引爲千古第一知己，吾不信也。是書作於雍、乾間，去閑人之生，不過數十寒暑，與漢儒之去文王、周公、孔子，吾不知其年代之遠近若何，而言之鑿鑿，如鏡鑑形，如燭燭物。猶有以穿鑿爲言，吾雖不能

爲閑人辨，而終不敢謂閑人非爲作《紅樓夢》之功臣，而反爲讀《紅樓夢》之罪人也。故以漢儒注《易》爲比。彼但艷稱聖嘆之評《三國》、《水滸》、《西廂》，而不知閑人之一片苦心，竟等諸敗壞《易》學之王輔嗣可也。

麟麟子《林蘭香叙》 近世小說，膾炙人口者，曰《三國志》、曰《水滸傳》、曰《西游記》、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爲一家。惟其自成一家也，故見者從而奇之。使有能合四家而爲一家者不更可奇乎！偶於坊友處睹《林蘭香》一部，始閱之索然，再閱之憬然，終閱之憮然。其立局命意，俱見於開卷自叙之中。既不及貶，亦不及褒。所愛者，有《三國》之計謀，而未鄰於譎詭；有《水滸》之放浪，而未流於猖狂；有《西游》之鬼神，而未出於荒誕；有《金瓶梅》之粉膩，而未及於妖淫。是蓋集四家之奇以自成爲一家之奇者也。或曰：「子非奇士，性不好奇，茲乃以奇爲言，不憚見哂於通人耶？」答曰：「《三國》以計奇而人奇之，《水滸》以怪奇而人奇之，《西游》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梅》以亂奇而人奇之。今《林蘭香》師四家之正，戒四家之邪，而我奇之；是人皆以奇爲奇，而我以不奇爲奇也。奚見哂爲？」坊友是其言，遂書於卷首。

幻中了幻居士《品花寶鑑序》 余謂游戲筆墨之妙，必須繪形繪聲。傳眞者，能繪形而不能繪聲；傳奇者，能繪聲而不能繪形，每爲憾焉。若夫形聲兼繪者，余於諸才子書幷《聊齋》、《紅樓夢》外，則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寶鑑》矣。

《負暄閑話》卷上 小說閑書，不可入目。余幼時見友人說《列國演義》，事迹多實，因瞞先生借觀之，過目不忘。後又閱《三國演義》，則覺其張皇粉飾，無足觀矣。乃覓《三國志》觀之，始知綱要，然嫌其尊魏而抑蜀，欲覓他善本，迄未得。《廿四史》已閱四分之三，覺古今事迹，大抵皆同，褒貶亦間有附會，不如看聖賢書與大儒專集，較爲饜心。

《一斑錄雜述》卷四 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云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切嘆風俗繫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乃此等惡劣小說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慾，誘爲不軌，所以棄禮滅義，相習成風，載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卮或可塞乎？

謝鴻申《答周同甫書》 說部優劣可傳可寶者，《三國》、《水滸演義》、《聊齋志異》、《紅樓夢》四種而已。識者無不以《水滸》勝於《三國》，愚謂《水滸》非《三國》匹也。《水滸》筆力，固推獨步，然注意者不過數人，事迹皆憑空結撰，任意而行，似易爲力。《三國》人才既多，事迹更雜，且眞迹十居八九，如一團亂絲，既不能寸寸斬斷，復不能處處添設，若自首至尾有條不紊，固極難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遺漏，似覺更難，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貼，令人不覺事迹之繁多，而但覺頭緒之清楚，以《列國志》較之，優劣自見矣。《聊齋》筆力雄厚，氣息深醇，非浸淫《漢書》者不能道隻字，此書一出，《搜神》、《述異》諸書可盡廢矣。此後紀曉嵐五種，夾叙夾議，筆意清快，差強人意耳。《紅樓夢》事迹本來平淡無奇，令笠翁爲之，不知作無限醜聲惡態，乃偏能細筋入骨，寫照如生，筆力心思，無出其右。其他小說，總不出庸惡陋劣四字，非事不足述，實筆不能述也。其事本無可述，而一經妙手摹寫，盡態極妍，令人愈看愈愛者，《紅樓夢》是也。其事本有可述，而一經庸手舖叙，千人一心，千人一口，令人昏昏欲睡者，《岳傳》、《女仙外史》諸書是也。其事本無可述，令人甫閱欲嘔者，《鏡花緣》、《平山冷燕》是也。《鏡花緣》、《平山冷燕》相傳是笠翁手筆，閣下閱之，必愛不釋手矣。

晴川居士《白圭志序》 夫造說者，藉事輯書尚以爲難，若平空舉事，尤其難矣。如周末之《列國》，漢末之《三國》，此傳奇之最者，必有其事而後有其文矣。若夫《西游》、《金瓶梅》之類，此皆無影而生端，虛妄而成文，則無其事而亦有其文矣。但其事無益於世道，余常怪之。今子之書則無論其虛實，皆可以爲後世法者。

徐璈《第一快活奇書序》 蓋天下競言著述矣：聖經賢傳，注解精賅，奇；剿襲雷同，不奇。子史雜集，汗牛充棟，皆欲爭妙，奇；佶屈聱牙，腐濫庸弱，不奇。稗官如《紅樓夢》，艷稱時尚，情隱事新，奇；卒讀令人不快，不奇。《聊齋》辭煉意淵，奇；鬼狐甚惑世，不奇。《西游》幻，《水滸》俠，《西廂》蕩，《鏡花緣》浮，固各逞奇；抑皆有所呰議，不盡奇。奇莫奇此《第一快活書》者，寫其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始終不懈之見。其奇也，莫奇以堯、舜之心，法孔、孟之性，道程、朱之教，言中庸之能事，盡用里言出之也，更見其奇。

盧聯珠《第一快活奇書序》 稗官野史，統目之爲傳奇，蓋奇則傳，不奇則不傳，書之所貴者奇也。故《三國》之譎，《西游》之幻，《西廂》之蕩，《水

滸》之俠，人瑞金氏標之爲「四大奇書」。外此小說家言，若《牡丹亭》、《紅樓夢》、《聊齋》、《虞初》等集，且無慮數十百種，亦皆各出其奇，各擅其奇，信乎「奇則傳，不奇則不傳，書之所貴者奇也」。

夢癡學人《夢癡說夢前編》　近讀《瓊瑤合璧》暨諸善書《焚毀淫書》條中，有言《紅樓》之害者，其說是也。若以愚見度之，如《紅樓夢》，正恐燒不斷根。卽以《水滸》、《金瓶》而言，其書久經焚毀，禁止刊刻，至今毒種尚在。防河者懼水之害人，設以堤垸，不能禁水之漲泛。治水者導其淤，通其塞，疏其滯，正其流，亦惟順其性，轉其機而已。不見奇工，而所全者多，壩埽堤圩，治水者亦不棄，惟不恃耳。

李春芳《大紅袍序》　茲書所述公行事，與本傳多不合，語近附會。然其命意所在，則無非扶忠而抑奸，與《七俠五義》及《彭公》、《施公》等案，同一存心，而筆墨明白曉暢，正如白太傅詩能令老嫗都解。其狀忠奸處，尤快人意。

惜餘館主《平金川序》　聞之故老：康熙、雍正間，多聶隱娘、磨鏡者一流人物，向頗疑之。及閱張小山上舍《平金川》說部一書，始知其說不盡子虛。【略】余維古今說部，載實事者，莫如《三國》；逞荒誕者，莫如《西游》。皆各擅所長，以成體例。獨是書頗能綜二者而兼之，惜因俗務繁冗，不及潤色。

卧讀生《才子如意緣序》　閑書小說，不知昉自何代，抑皆始於《虞初新志》，而後幻市蜃樓，爲文士無聊，而以意撰之者歟？予亦嘗覽夫坊間之閑書小說矣：標新領異，各自矜奇。牛鬼蛇神，無慮數百種。有以七言成句者，若《天雨花》也，若《再生緣》也，叶以順韵，分別生旦丑末脚色，可歌可唱，隨事問答，口吻如生。有文言之官話，有俗語之土音，閱者不啻觀各優之演劇矣。【略】有以設說紀事者，若《聊齋志異》，若《夜譚隨錄》，則句梳字櫛，體例謹嚴。或諷或頌，說鬼談狐。當時作者皆有謂而言，非果好塗抹也。他如宣瘦梅之《夜雨秋燈錄》，管秋初之《黎林春睡錄》，雖批風抹雨，樓駕凌空，而勸善懲惡，亦非盡齊東野語耳。

王韜《海上塵天影叙》　歷來章回說部中，《石頭記》以細膩勝，《水滸傳》以粗豪勝，《鏡花緣》以苛刻勝，《品花寶鑒》以含蓄勝，《野叟曝言》以誇大勝，《花月痕》以情致勝。是書兼而有之，可與以上說部家分爭一席，其所以譽之者如此。

花也憐儂《海上花列傳例言》　全書筆法自謂《儒林外史》脫化出來，惟穿插、藏閃之法，則爲從來說部所未有。【略】或謂書中專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閱者生厭否？僕謂不然，小說作法與制藝同：連章題要包括，如《三國》演說漢、魏間事，興亡掌故瞭如指掌，而不嫌其簡略；枯窘題要生發，如《水滸》之強盜，《儒林》之文士，《紅樓》之閨娃，一意到底，顛倒敷陳，而不嫌其瑣碎。

拜顛生《海上繁華夢序》　嘗讀說部，至《花月痕》、《海上花列傳》、《青樓夢》、《風月夢》、《繪芳緣》諸書，竊謂其描寫花月閑情，俱能惟妙惟肖，尤以《花月痕》爲膾炙人口；《海上花》則本地風光，自成一家，惜乎書中純操蘇白，江浙間人能讀之，外此每格格不入，且其運筆深入處，未能顯出，以是美猶有憾。今讀警夢癡仙所著《繁華夢》一書，而不禁有觀止嘆焉。癡仙生於滬，長於滬，以滬人道滬事，自尤耳熟能詳。【略】以是摹寫情景，無不刻劃入微，隨處淋漓盡致，而其宗旨，則一以喚醒迷人，同超孽海爲主，以是此書之出，尤爲有功於世道人心。

戲筆主人《忠烈傳序》　小說原多，每限於句繁語贅，節目混雜。若《三國》語句深摯質樸，無有倫比，至《西游》、《金瓶梅》，專工虛妄，且妖艷靡曼之語，聒人耳目。在賢者知探其用意，用筆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蕩，是醒世之書，反爲酣嬉之具矣。

謝幼衡《駐春園序》　歷覽諸種傳奇，除《醒世》、《覺世》，總不外才子佳人，獨讓《平山冷燕》、《玉嬌梨》出一頭地，由其用筆不俗，尚見大雅典型。《好逑傳》別具機杼，脫卻俗韵，如秦係偏師，亦能自樹赤幟。其他則平平無奇，徒災梨棗。降而《桃花影》、《燈月緣》，風愈下矣。前傳之作，發端東鄰，實自登樓投帕，脫骨安根，亦本彤管面目，視綉鞋玉盒，大有雅俗之分。至於屈身奴隸，如《情夢訴》、《綉屏緣》、《一笑姻緣》，卽《駐春園》諸本，無非蝶戀花，從未有假道於其鄰者，迹事愈幻而想愈奇。

觀鑒我齋《兒女英雄傳序》　然世之稗史，充棟折軸，愜心貴當者蓋寡。自王新城喜讀說部，其書始浸浸盛，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鑒者，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丘眞人見玄門之不競，借釋教以警玄門，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軀命，一本誠正以立言也。《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爲治人之

書。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予盜賊以愧朝臣，意在敎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則王鳳洲痛親之死冤且慘，義圖復仇雪恥，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設爲穢言，投厥所好，更酬其篇頁，思有以中傷之，其苦心苦於卧薪呑炭，是則意在敎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則曹雪芹見簪纓巨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承恩衍慶，托假言以談眞事，意在敎之以禮與義，本齊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謂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間嘗竊計之，顧安得有人焉，於誠正修齊平治而外，補出《格致》一書，令我先睹爲快哉？繼復熟思之，數書者雖立旨在誠正修齊平治，實托詞于怪力亂神。《西遊記》其神也，怪也；《水滸傳》其力也；《金瓶梅》其亂也；《紅樓夢》其顯托言情，隱欲彌蓋其怪力亂神者也。

佚名《譚瀛室筆記》 有清一朝，屢申刊印小說之禁，因不免有誨淫誨盜之處，有害于人心風俗也。同治七年，丁日昌任江蘇巡撫，嚴禁坊間瑣語淫詞，毋許刊刻販售。兹錄札文及書名于下：「爲札飭嚴禁事：照得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版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藉放縱爲任俠。而愚民尠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奸情，紛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敎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蹤閑蕩檢之說，墨釀其殃，若不嚴行禁燬，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廣訓》，并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粘單札飭。札到，該司即于見在書局，附設銷燬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并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彙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燬，仍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藉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談，并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劣焉。計開應禁書目：龍圖公案　品花寶鑑　昭陽趣史　玉妃媚史　呼春稗史　春燈迷史　濃情快史　何必西廂　國色天香　綉榻野史　隔簾花影　無稽讕語　幻情佚史　如意君傳　北史演義　夢幻姻緣　株林野史　桃花艷史　檮杌閑評　攝生總要　隋煬艷史　巫山艷史　脂粉春秋　溫柔珠玉　禪眞佚史　禪眞後史　風流野志　燈草和尙　漢宋奇書　笑林廣記　風流艷史　拍案驚奇　宜春香質　女仙外史　妖狐媚史　海底撈針　紅樓重夢　續紅樓夢　紅樓圓夢　後紅樓夢　紅樓後夢　紅樓補夢　增補紅樓　續金瓶梅　唱金瓶梅　前七國志（非四友傳）　醒世奇書（即空空幻）　今古奇觀（抽禁）　豈有此理　更豈有此理　摘錦倭袍　綠野仙踪　雙鳳奇緣　文武香球　摘錦雙珠鳳　鸞鳳雙簫　龍鳳金釵　花間笑語　小說各種（福建版）　巫山十二峰　金石緣　五美緣　燈月緣　萬惡緣　雅觀緣　巫夢緣　一夕緣　雲雨緣　訡癡符　夢月緣　桃花影　嬌紅傳　紅樓夢　紫金環　牡丹亭　七美圖　梧桐影　循環報（即肉蒲團）　金瓶梅　艷異編　天豹圖　八美圖（即百美圖）　鴛鴦影　三妙傳　貪歡報（即歡喜冤家）　日月環　天寶圖　杏花天　桃花艷　怡情陣　兩交歡　同拜月　蜃樓志　石點頭　蒲蘆草　碧玉環　載花船　癡婆子　一片情　皮布袋　奇團圓　八段錦（非講玄門者）　碧玉獅　鬧花叢　醉春風　同枕眠　弁而釵　清風閘　文武元　鳳點頭　綠牡丹　錦綉衣　尋夢記　雙珠鳳　芙蓉洞（即玉蜻蜓）　一夕話　十二樓　乾坤套　解人頤　子不語　夜航船　二才子　百鳥圖　劉成美　盤龍鐲　綉球緣　萬花樓　玉鴛鴦　九美圖　十美圖　換空箱　一箭緣　雙玉燕　金桂樓　白蛇傳　空空幻　五鳳唫　眞金扇　探河源　雙翦髮　百花臺　鍾情傳　四香緣　錦香亭　玉連環　合歡圖　西廂（即六才子）　浪史　情史　倭袍　反唐　隋唐　蟫史」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爲不廣，然其中頗有并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閱淫艷小說，奈未知其名，亦無從徧覓。今列舉如此詳備，盡可按圖而索，是不翅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舉矣！

《癸巳存稿・演義小說》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爲念佛，《三國演義》爲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眞僞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準，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準，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药，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版與書銷燬，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復準，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燬，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敎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準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尙》、

《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于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〇四　嘉慶七年十月癸亥，上諭內閣：朕恭閱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十八年七月欽奉諭旨：滿洲習俗純樸，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鑒》等書翻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不翻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翻譯，使人閱看，誘以爲惡，甚至以滿洲單字還音鈔寫古詞者俱有，滿洲習俗之偷，皆由于此，不可不嚴行禁止等因，欽此。」仰見我皇考崇正黜邪，爲風俗人心計者，至深且遠。從前滿洲盡皆通曉清文，是以尚能將小說古詞，翻譯成編，皇考深恐爲習俗之害，嚴飭禁止。今滿洲非惟不能翻譯，甚至清話生疏，不識清字，其粗曉漢文者，又以經史正文，詞義深奧，難于誦習，專取各種無稽小說，日事披覽，而人心漸即于偷，此不獨滿洲爲然，即漢人亦多蹈此陋習。如經爲學問根柢，自應悉心研討，至諸子百家，不過供文人涉獵，已屬藝餘；乃鄉曲小民，不但經史不能領悟，即子集亦束置不觀，惟喜瞽詞俗劇，及一切鄙俚之詞；更有編造新文，廣爲傳播，大率不外乎草竊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鬥狠者，溺于邪慝，轉相慕效，糾伙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世道人心，大有關系，不可不重申嚴禁。但此時若紛紛查辦，未免假手吏胥，轉滋擾累；著在京之步兵統領順天府五城各衙門及外省各督撫通飭地方官，出示勸諭，將各坊肆及家藏不經小說，現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燒毀，不得仍留原板，此後并不准再行編造刊刻，以端風化而息詖詞。將此通諭知之。

又卷二三〇　嘉慶十五年庚午六月辛卯，諭內閣：御史伯依保奏，請禁小說一摺。坊本小說，無非好勇鬥狠，穢褻不端之事，在稍知自愛者，尚不爲其所惑，而無知之徒，一經入目，往往被其牽誘，于風俗人心，殊有关系，本干例禁，但日久奉行不力，而市賈又以此刊刻取利，其名目尚不止如該御史所奏數種，著五城御史出示曉諭禁止，如有此等刻本，即行銷毀，亦不得令吏胥等借端向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

又卷二七六　嘉慶十八年癸酉冬十月丙午，又諭：御史蔡炯奏，請飭禁民間結會拜會，及坊肆售賣小說等書，并查核僧道一摺。愚民燒香拜會，原只惑于因果利益之說，然至聚集多人，鳴鑼結會，即有莠民混迹其間，日久必滋生事端，著步軍統領、五城、順天府及各督撫，各飭所屬，實力查禁，并勤加化導，俾小民曉然于安分守業，即係爲善獲福之端，自不爲邪說所惑。至稗官小說，編造本自無稽，因其詞多俚鄙，市井粗解識字之徒，手挾一冊，薰染既久，鬥狠淫邪之習，皆出于此，實爲風俗人心之害，坊肆刊刻售賣，本干例禁，并著實力稽查銷毀，勿得視爲具文。至僧道亦齊民之一，由來已久，領牒剃度，本有定制，無庸另設禁令，以省煩苛。

又卷二八一　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癸丑，又諭：陳預奏，整飭吏治一摺。【略】至稗官野史，大率侈談怪力亂神之事，最爲人心風俗之害，屢經降旨飭禁。此等小說，未必家有其書，多由坊肆租賃，應行實力禁止，嗣後不準開設小說坊肆，違者將開設坊肆之人，以違制論。至民間演劇，原所不禁，然每喜扮演好勇鬥狠各雜劇，無知小民，多誤以盜劫爲英雄，以悖逆爲義氣，目染耳濡，爲害尤甚。前已有旨查禁，該管地方官，務認眞禁止，勿又視爲具文。

《烟嶼樓筆記》卷四　史事演義，惟羅貫中之《三國志》最佳。其人博極典籍，非特借陳《志》裴《注》，敷衍成書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無此語，而雜史小說乃遇見之，知其書中無來歷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後，變化生色，亦復高出稗官，盛傳至今，非幸也。乃至周、秦、列國、東西兩漢、六朝、五代、李唐、趙宋，無不有演義，則無不可覆瓿者，大約列國、兩漢，不過抄襲史事，代爲講說，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鋪直敘，驚人之事，反棄去之。隋、唐、漢、周、宋初諸書，則其人并不曾一見正史，直是信口隨意，捏造妄說，有全無情理，一語不可究詰者。俗語丹青，以爲故事，扮演上場，愚民舞蹈，甚至亂民假爲口實，以煽庸流，此亦風俗人心之患也。有心世教者，當禁遏之。

洪秋蕃《紅樓夢抉隱》　《紅樓》妙處，又莫如穿插之妙。全傳百餘人，瑣事百餘件，其中穿插斗笋，如無縫天衣，組織之工，可與《三國演義》并駕。

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

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偌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入于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謖然和也，乃讀林沖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一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原本作齋，誤）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靈于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

又《譯印政治小說序》 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製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雖然，人情厭莊喜諧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綴學之子，黌塾之暇，其手《紅樓》而口《水滸》，終不可禁，且從而禁之，孰若從而導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又《變法通議・論幼學》 五曰說部書。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略】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爲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於六經（寓華西人亦讀《三國演義》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說一家，《漢志》列於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輕之。宋賢語錄，滿紙「恁地」、「這個」，匪直不事修飾，抑亦有微意存焉。

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 今使執塗人而問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劉備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諸葛亮乎？」必僉對曰：「知之。」又問之曰：「而知宋江乎？而知吳用乎？而知武松乎？而知武大郎乎？潘金蓮乎？楊雄、石秀乎？」必僉對曰：「知之。」更問之曰：「而知唐明皇乎？楊貴妃乎？而知張生乎？鶯鶯乎？而知柳夢梅乎？杜麗娘乎？」必又共應曰：「知之。」又問以「曹操、劉備、阿斗、諸葛亮爲何如人？」則將應之曰：「曹操奸臣，諸葛亮忠臣，劉備英主，阿斗昏君。」問以「宋江、吳用、武松、武大郎、潘金蓮、楊雄、石秀爲如何人？」則將應之曰：「宋江大王，吳用軍師，武松好漢，武大郎懦夫，潘金蓮淫婦人。楊雄、石秀、潘巧雲之徒，則事等於武松、潘金蓮，而又大不同。」至問以「唐明皇、楊貴妃、張生、鶯鶯、柳夢梅、杜麗娘爲何如人？」則又無不以「佳人才子」對。至「佳人才子」之行事品目，則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尤爲江湖名士與村學究所聚訟，呶呶然千載不可休者也。數千百年之事，胡、越、秦、楚懸隔千里，而又若存若亡、杳冥不可知之人，皎皎乎若親至其人之庭，親炙其爲人，而更目睹其生平前後數十年之事者，蓋莫不然。昔孔子彈琴見文王之容，夜夢則見周公；隋智者亦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凡此神迹，說者以爲聖賢之學，時量既破，不復成古今，故古人皆可見而恆在也。此說云云，疑信者半。異哉！何觀於販夫市賈、田夫野老、婦人孺子之類，指天畫地，演說古今，喜則涎流吻外，怒則植髮如竿，悲與怨則俯首頓足，泣浪浪下沾衣襟，其精神意態，若俱有尼山、天台之能事也，是可怪矣！是可怪矣！【略】茫茫大宙，有人以來，二百萬年，其事夥矣，其人多矣，而何以惟曹、劉、崔、張等之獨傳，而且傳之若是其博而大也？【略】而上帝之心，往往不可測；奸雄得志，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窮凶極醜，晏然以終；仁人志士，椎心泣血，負重吞污，圖其所志，或一擊而不中，或沒世而無聞，死灰不燃，忍而終古。右斯之倫，古今百億，此則爲人所無可如何，而每不樂談其事。若其事爲人心所虛構，則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即稍存實事，略作依違，亦必嬉笑怒罵，託迹鬼神，天下之快，莫快於斯，人同此心，書行自遠。故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虛事者易傳。此其五也。據此觀之，其具五不易傳之故者，稗史小說是矣，所謂《三國演義》、《水滸傳》、《長生殿》、《西廂》、《四夢》之類是也。曹、劉、諸葛傳於羅貫中之演義，而不傳於陳壽之志；宋、吳、楊、武傳於施耐庵之《水滸傳》，而不傳於《宋史》；玄宗、楊妃傳於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而不傳於新舊兩《唐書》；推之張生、雙文、夢梅、麗娘，或則依託姓名，或則附會事實，鑿空而出，稱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說部之所持。《三國演義》者，誌兵盜也，而世之言兵者取焉；《水滸傳》者，誌盜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標之以爲宗旨；《西廂記》、《臨川四夢》，言情也，則更爲專一之士、懷春之女所涵詠尋繹。夫古人之爲小說，或各有精微之旨，寄於言外，而深隱難求，淺學之人，淪胥若此，蓋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矣。

夏曾佑《小說原理》　人所以樂觀小說之故既明，作小說當如何下筆亦可識，蓋作小說有五難：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爲推，人多中材，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羽，乃適成一驕矜滅裂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迂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徵也。是以作《金瓶梅》、《紅樓夢》與《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寫君子，若必欲寫，則寫野蠻之君子尚易，如《水滸》之寫武松、魯達是，而文明之君子則無寫法矣。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姦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於小事之經歷多，而於大事之經歷少。《金瓶梅》、《紅樓夢》均不寫大事，《水滸》後半部寫之，惟三打祝家莊事，能使數十百人一時並見於紙上，幾非《左傳》、《史記》所能及，餘無足觀。《三國演義》、《列國演義》專寫大事，遂令人不可嚮邇矣。三、寫貧賤易，寫富貴難。此因發憤著書者，以貧士爲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觀《石頭記》自明。四、寫實事易，寫假事難。金聖嘆云：最難寫打虎、偷漢。今觀《水滸》寫潘金蓮、潘巧雲之偷漢，均極工；而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祇是持刀蠻殺，固無足論；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頭於地，一手握拳擊殺之。夫虎爲食肉類動物，腰長而軟，若人力按其頭，彼之四爪均可上攫，與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貓爲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則其事之能不能自見矣。蓋虎本無可打之理，故無論如何寫之，皆不工也。打虎如此，鬼神可知。（《水滸》寫宋江遇玄女事，實是宋江說謊，均極工。）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羼入敘事之中，最爲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說，尤爲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法將議論之痕迹滅去始可。如《水滸》吳用說三阮撞籌，《海上花》黃二姐說羅子富，均有大段議論者。然三阮傳中，必時時插入吃酒、烹魚、撐船等事；黃二姐傳中，必時時插入點煙燈、吃水煙、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將實景點入，則議論均成畫意矣。不然，剌剌不休，竟成一《經世文編》面目，豈不令人噴飯？【略】曲本、彈詞之類，亦攝於小說之中，其實與小說之淵源甚異。小說始見於《漢藝文志》，書雖散佚，以魏晉間之小說例之，想亦收拾遺文，隱喻託諷，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傳》、《劉無雙傳》、《步非煙傳》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紆徐委備，詳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見於《宣和遺事》，由《宣和遺事》而衍出者，爲《水滸傳》。（注：元人曲有《水滸記》二卷，未知與傳孰先。）由《水滸傳》而衍出者，爲《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爲《石頭記》，於是六藝附庸，蔚爲大國，小說遂爲國文之一大支矣。彈詞原於樂章，由樂章而有詞曲，由詞曲而有元、明人諸雜劇，如元人百種曲，汲古閣所刊《六十種曲》之類，此種專爲演劇而設，然猶病其文理太深，不能普及。至本朝，乃有一種雖用生、旦、淨、丑之號而曲無牌名，僅求順口，如《珍珠塔》、《雙珠鳳》之類，此等專爲唱書而設。再後則略去生、旦、淨、丑之名，而其唱專用七字爲句，如《玉釧緣》、《再生緣》之類。此種因脫去演劇、唱書之範圍，可以逍遙不制，故常有數十萬言之作，而其用則專以備閨人之潛玩。樂章至此，遂與小說合流，所分者，一有韻，一無韻而已。

《莊諧選錄》卷二　胡文忠公曰：本朝官場中全以《紅樓夢》一書爲秘本，故一入仕途即鑽營擠軋，無所不至。至草野中又全以《水滸傳》爲師資，故滿口英雄好漢，而所謂奇謀秘策，無不粗鹵可笑。

珊梅居士《三公奇案序》　近時新出說部不下數十種，如《西游記》、《封神》之詼諧奇怪，《石頭》、「六才」之艷麗風流。其事未必盡眞，其言未必盡雅，集中亦有因果報應，一二規戒語言，而閱者每未能領略，不以爲釋老之異教，即視爲經生之常談，於人心風俗又何益歟？

採香居士《續彭公案叙》　誰謂野官稗史之無補風化也哉！古來忠臣、孝子、奇俠、烈士，其軼事不傳，往往見於他說。故正史之與傳奇，雖有雅俗之別，而其感人心以成風化則一也。以紀文達《閱微草堂》之作，王漁洋《池北偶談》之撰，皆近平話小說。以其淺顯清新，人所易曉，故不嫌稍涉於俚也。兩公之維持風化意深哉！然皆零殘碎簡，非若《三國》、《列國》諸演義，及曲園主人刪定《七俠五義》之作，合首尾始末爲一篇也。此近日《繪圖彭公案》一書所以膾炙人口者，有由來矣。【略】讀其書者，如行山陰道中，應接不暇，每有「好山行恐盡」之慮。【略】丙申夏，見友人案頭有兩巨冊，取閱之，乃題曰：《續彭公案》。略讀一過，見其筆情酣恣，墨花飛舞，有過前書，遂拍案大叫曰：「是眞大快吾意矣！而因嘆孝子、忠臣、奇俠、烈士，其靈氣精光，自不泯沒也。」

《客雲廬小說話·說部不必妄續》　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而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略】右說載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愚按此論甚善，足正好事之非。近來滬上侔利書賈，取時賢所著說部，改易名目，以期速售，如《後聊齋志異》、《續閱微草堂筆記》之類，正坐不知此矣。《後聊齋志異》有二：其一不知誰氏創稿，筆墨庸劣，令人欲嘔；其一爲長洲王廣文（韜）手筆，遣詞旖旎，亦自成家，惟名《淞隱漫錄》，其曰《後聊齋志異》者，乃書賈翻印更名，非廣文本意也。而世不察，以爲大詬，人之多言，亦可畏已。至於《閱微草堂五種》，論者以爲我朝第一，超出《聊齋志異》之上，安在其能續，亦正不必續耳。

又《金聖嘆批小說說（十則）》　人觀聖嘆所批過小說，莫不服其畸才，詫爲靈鬼轉世。其實聖嘆所批過之小說，恰是有限，今最流傳者，一部施耐庵七十回《水滸傳》，一部王實甫、關漢卿正續《西廂記》，此外無有也。人見聖嘆嘗題《水滸傳》爲「第五才子書」，《西廂記》爲「第六才子書」，可巧又遇見聖嘆之取茂苑毛氏所批《三國志演義》一種，題曰「第一才子書」，遂恍惚誤以《三國志演義》亦謂爲聖嘆所批矣。不但將原書各卷毛氏題名看不明白，連簡端之聖嘆序文，所以傾倒於毛子者，亦未及一爲寓目矣。豈不可笑！抑知聖嘆所自稱其品定之才子書六者，一、《莊子》也，二、屈《騷》也，三、司馬《史記》也，四、杜律詩也，而五之以施《水滸》，六以王《西廂》，與《三國志演義》初並不相關涉。後見毛氏批了一部現成好筆墨，訝爲突出己上，愛之羨之，至不忍釋，遂暫舍其平日首選《莊子》之正論，而急急以「第一才子書」之嘉名逕相轉贈，此見於聖嘆撰《三國志演義序》中者，明明可考，殆一時興到語也，豈眞《騷》、《史》、杜詩反不若小小說部演義，而甘爲之下哉！後來坊間因仍《三國志演義》爲「第一才子書」，而湊出《好逑傳》、《平山冷燕》、《白圭誌》、《花箋記》各下乘陋劣小說，硬加分貼爲「第二才子書」、「第三才子書」，以下除卻五才《水滸》，六才《西廂》，還依聖嘆舊號外，一直排下，到第十才子，無理取鬧。設聖嘆見之，當自悔不該爲作俑之始，使毛、施、關、王四位眞才子共起「何曾比余於是」之嘆也。

又　《東周列國演義》，薈萃《左傳》、《國策》、《史記》原文而成，故詞華古茂，足供儉腹之掇拾。《三國志演義》多本陳壽志書、裴松之補注、習鑿齒《春秋》而出，故書法微顯，頗與世道爲關係。《三國志演義》尤好縱談兵略，不厭權謀，筆致雪亮，引針伏線，起落分明，以視《東周列國演義》文尚繁縟奇倔，宜於學子，不宜於武夫商人之披尋者，迥不侔矣。按國朝康熙朝，嘗有詔飭印《三國志演義》一千部，頒賜滿洲、蒙古諸路統兵將帥，以當兵書。又聞日本國前未明治維新變法之時，亦嘗以爲兵書。究之，此兩大部小說，均不知撰人名氏，是一憾事，只知有評者之人而已。《列國》是白下蔡元放手批，《三國》是茂苑毛序始手批。同一批評小說，金聖嘆之名，則里巷皆知，蔡、毛兩君反無知者，徒於紙角一露姓名而已，何有幸有不幸耶。

又　嘗謂天苟假聖嘆以百歲之壽，將《西遊記》、《紅樓夢》、《牡丹亭》三部妙文一一加以批評，如《水滸》、《西廂》例然，豈非一大快事！

又　施耐庵苦心孤詣，前無古人，撰出一部七十回《水滸傳》，須歷元朝至國初，良久良久，而後獲聖嘆其人，爲之批窾道竅，有盛必傳，且於原有語病處，則諉爲今本之訛，別託爲「見諸古本」云云以修削之。聖嘆眞解愛

才，耐庵堪當知己矣。《西廂》雖同出元人，究係何家手筆，迄無定論。而總之，言王實甫、關漢卿兩者爲多。聖嘆則指爲王實父作，必有所考，後人因此遂疑續後四齣爲關漢卿所作。《水滸》亦有續、後，別名《征四寇》，乃羅貫中作，聖嘆毅然刪之，不少顧惜。《西廂》續後，固明知其陋，獨不刪離，惟於批評語中示軒輊而已。聖嘆論文，細入毫芒，一刪一否，而豈妄哉！

又　聖嘆通徹三教書，無所用心，至託小說以見意，句評節評，多聰明解事語，總評全序，多妙悟見道語，又是詞章慣家，故出語輒沁人心脾。此才何可多得，古之賀季眞、林和靖、徐文長、鄺露若一流人物也！

又　吾人所見小說，自以曹雪芹《紅樓夢》位置爲「第一才子書」爲最的論。此書在聖嘆時尚未出世，故聖嘆不得見之，否則，何有於《三國志演義》？彼《三國志演義》者，《西遊記》其伯仲之間者也。

又　吾友卅十六梅花館主人，嘗與愚言：「《西廂》之妙未過《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若其謬處，吾弗信也。」愚驟聆之，不得其解，繼而釋然。蓋《西廂》之謬，全在有此副好筆墨，何題不可爲，何必於崔、鄭二人已爲枯骨夫妻，爰復重翻舊案，加以惡聲耶？若《牡丹亭》寶白雖不及《西廂》之跳脫變換，而詞曲之清新韶麗，殆不歉之。《桃花扇》則取其情節確實，描寫淋漓，語語沉著，爲一代興亡所繫，詞曲稍涉鋪排，要不沒其風骨。《長生殿》意存敦厚，力據上游，已是可取；其數十折中，只摘其最纏綿懇摯者誦之，輒令人欲喚奈何，一往情深而不可遏。故與其進也，苟以《桃花》、《長生》之眞情，儷之《牡丹》之豔曲，何必《西廂》始爲知音乎？惜也聖嘆不存，未能一進而請益之。

又《續小說閒評（二十二則）》　余于《贅談》卷四爲《小說閒評》，臚列《紅樓夢》、《兒女英雄傳》、《花月痕》三書優劣，而未及其他。暇復續有論列，以閒日爲閒評，詹詹小言，無當大雅，然以增滿《贅談》部頭則得矣。凡所論者，曰《諧鐸》也、《西青散記》、《子不語》也、《夜談隨錄》也、《蘭苕館外史》也、《嘯亭雜錄》也、《右台仙館筆記》也、《夜雨秋燈錄》也。以上皆筆記體。曰《覺後禪》也、《蕩寇志》也、《品花寶鑑》也、《儒林外史》也、《野叟曝言》也、《燕山外史》也、《蟫史》也、《女仙外史》也、《金瓶梅》也、《青樓夢》也、《鏡花緣》也。以上皆演義體。

又　沈氏起鳳自以爲廣文先生有司鐸之職，莊語之不如諧語之，因著《諧鐸》問世。靈心四照，妙語雙關，其書亦誠諧矣。凡所運用字眼，皆可取供典料。此君自是詞賦之專門名家。五年前，余在村居，竊欲獨效呂氏湛恩注《聊齋志異》例，爲之箋釋一過。見每篇中典故，非不於己了了，惟至搜討原書出處，甚費搬演，伏案三月，未卒一卷，輒復廢然思返耳。

又　雍正間，江南名士史氏震林著《西青散記》一種，至光緒初年王紫詮廣文爲之校刊，大行於世，極負重名。其書本不當以小說論，惟中特筆傳綃山農家婦雙卿女史數十條，夾叙夾議，纖悉必到，是蓋以小說體行文者。嗟乎雙卿，是耶非耶！其人都在想像有無間，而《散記》之筆墨，則已極飄飄欲仙之致矣。蒲氏松齡生後，才人能握寸管作筆記小說而不爲《聊齋志異》所掩者，沈之《諧鐸》，史之《散記》是已。《諧鐸》得《聊齋》之設想空靈，造句纖巧，《散記》得《聊齋》之叙事婉摯，出語清新，而古豔盤硬，皆未之及。所妙者，沈、史著書，均能自存面目，未嘗有意依傍《聊齋》，拾其一顰一笑。

又　《子不語》別名《新齊諧》，《連續新齊諧》，部頭頗大，篇中眞得諧處卻又甚少，只見無理之事，無情之文，累累不絕耳。袁子才先生初撰此書時，自以多閱漢、唐小說，典料本多，一旦附會傳聞，稍事塗澤，便可驚人壓衆，故其意頗自負。迨書成而不滿閱者之口，雖屬在人意中，實出先生料外。大抵小說一道，雖甚小慧，無關學問，苟求必傳，而非萃全力爲之不可。今日人皆知《聊齋志異》膾炙人口，聞蒲氏爲此書時，實積二十年採訪鉤索之功，即目錄編次，亦經數番調動而後定也。吾以此律《新齊諧》，或將以兩書體例不同爲言，則曷不觀紀曉嵐先生之《閱微草堂五種》乎？敍事說理，何等明淨，每有至繁至雜之處，括以十數行字句，其中層累曲折，令人耳得成聲，目遇成色，取給雅俗，警起聵聾，彼《新齊諧》者能之否？

又　《齊諧》攻宋儒，每每肆意作謔，殊不足服理學家之心；《五種》攻宋儒，架空設難，實足以平道學家之氣。至紀氏素持議論，謂「儒者只可著書行世，不當聚徒講學」，此等摧抑士氣之言，其視袁氏風流自賞，佚蕩範圍，而流弊所暨，遂以放隳人之廉隅者，其罪則誠同等耳。

又　燕北閒人特著《兒女英雄傳》，極寫義俠以稱滿人，將藉此以平局外之氣，用心可爲厚矣。至思奪雪芹一席，而阻《紅樓》行世，尚屬未能。今無論其是否刺滿相國之作，即是矣，《琵琶》中郎，《荆釵》十朋，人自鑑別，書自流傳，亦何能阻？況劣筆如《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

樓續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之數種者，本無盛名，猶未能一掃而空，而《紅樓夢》原書騰謗難滅，更可知矣。必不得已，再著一書，以匡古人之失，如《蕩寇志》名爲《結水滸》，以反正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可也。余觀滿洲人，非無擅長說部之才，乾隆間，有某知縣著《夜談隨錄》，其筆意純從《聊齋志異》脫化而出；咸豐間，余小汀相國之子桂全著《品花寶鑑》，獨開生面：皆能語妙一時，而名後世。他如《嘯亭雜錄》，多記名人軼事，國家勤政，聞爲道光朝禮親王昭槤所輯編，以說部而兼史稿。天潢宗派，強識劬學，更爲難得。於此有人焉，苟縱其才力之所至，十年伏案，棄稿三樓，以專成一種必傳之作，與《紅樓》爭勝，是天地間又增一大部空靈奇妙文字，與後世才人同聲贊歎，何快如耶！

又《蘭苕館外史》，許氏著；《夜雨秋燈錄》，梅氏著。許之筆墨頗近《夜談隨錄》，惟事多徵實，野史自尊，其用心視《隨錄》更進矣。梅之筆墨，頗近《諧鐸》，意翻空而易奇，纖新雋永，有清談之風，觀者善之。梅氏原著《夜雨秋燈錄》，印於滬上，用鉛字並仿聚珍版式。近日書坊別印石版，並續之以二集、三集，雜湊淺率，非梅氏原作也。他如許氏《外史》，亦嘗被別書偷竊。

又《右台仙館筆記》，俞氏樾著。老手頹唐，精神不屬，故有意學《閱微草堂》，而究之相去甚遠。

又昔人評畫家，謂「畫鬼魅易，畫人物難」。余謂「作小說者，亦復寫人謀難，寫仙術易」。施耐庵《水滸》專以寫人謀見長，俞仲華以《蕩寇志》結《水滸》一書，其寫仙術處，未免過於鋪張矣。然其用意，則較羅貫中以《征四寇》續《水滸》爲優。

又《西廂記》寫紅娘不識字，愈顯得其聰明機警；《蕩寇志》寫陳麗卿不識字，不纏足，愈顯得其嬌憨俊雅。陶淵明有琴不絃，相賞原在風塵外也。俗本寫才子必和新詩，佳人必顯纖趾，反添出許多斧鑿痕。

又《水滸傳》寫武松直是天人，《蕩寇志》偏以文同年行刺一段，醜詆武二哥何耶？俞仲華又以耐庵出色寫一關勝，直同雲長變相，譏爲惡札不堪，遂因而改關勝爲冠勝。不知《水滸傳》之三十六天罡，自宋江以下，各人名姓綽號，均見宋人周密所著《癸辛雜識》一書中；且聞《宣和遺事》亦嘗著錄及之矣。關勝姓關，非耐庵之臆稱，耐庵見此偶然姓關之人，聊借蜀漢雲長傳爲藍本，儒將風流，亦何溢美？仲華生於本朝，祇知自明以來，關侯廟食，祀典崇隆，不敢褻玩。耐庵時在元朝，宜其未喻及此乎？一笑。至創「關」爲「冠」，更失其眞。天下之大，豈有限定某姓不准人姓之理！如此貢媚，誠哉其拙。

又嘗論羅貫中《續水滸》全沒分曉，以忠義稱盜賊，隱釀誨盜之害，偶然而身後子孫三代皆啞，或遂歸咎爲筆孽之報。若俞仲華者，憎惡梁山，不寬一個，筆筆皆反貫中之道而行之，生前未食文章之報，乃其死後絕嗣，秋墳鬼餒，待祭於姪，是抑亦微詞遺行有弗檢者乎？不則，何其酷耶！或曰：「仲華筆下不問首從，盡殺《水滸傳》中一百單八人，殘虐以逞，方自爲功，倘其得行威福，處人家國，一日斷喪元氣，正不在漢廷酷吏之下。所謂嗜殺人者，倖不自殺其軀，終必自殺其後也。理或然歟！」

又《品花寶鑑》追紀乾隆全盛之時，描繪京師梨園人物，細膩熨貼，得未曾有，固評話小說之別開生面者。其託名田春航以寫靈巖山人，自得名士風流；特用侯石公以影倉山居士，眞是無賴佻僮，皮裏陽秋，知非苟作。《兒女英雄傳》書隨後出，橫空插入一段，以蛇腰之相公，呼肚香之闊客，謔而近虐，煞風景矣。

又京師狎優之風冠絕天下，朝貴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慣俗。其優伶之善修容飾貌，眉聽目語者，亦非外省所能學步。是故梨園座滿，客之來者，不僅爲聆音賞技已也。憶乙未春在都，陳劍門孝廉招雛伶瑤卿糾觴，葉梅珊編修促席指示余曰：「此花榜狀元也，與吳蕭堂殿撰爲同年。」余乍聞之，不覺破顏。彼中人得列花榜高選者，必更聲價十倍，而非色藝兼擅，頗知自愛之伶，必不可得。花榜體裁，隨人意擬，大約如《品花寶鑑》所載者是。此後詞人遊戲之作，有所謂《金臺殘淚記》、《燕蘭小譜》，辭旨芊緜，風懷淡蕩，尤爲盛稱於世。然皆弄花掬月，流水行雲，不失雅人深致；若《寶鑑》中之奚土、蓉官一流，風斯爲下。夫訪豔尋春，男女狂浪，選勝者輒侈美談，猶人情耳，忽而爲兩雄相悅，私贈、餘桃之事，閱《寶鑑》者於此，見其滿紙醜態，齷齪無聊，都難爲他彩筆才人，細寫市兒俗事也。

又《花月痕》更晚出於《品花寶鑑》。《寶鑑》定雛伶花榜，費盡錦心，而孤芳絕俗，幽豔離羣之琴言，竟以書中第一人不入花榜。《花月痕》亦然，十行金釵，初擬潘碧桃爲首選，及待翻訂，終列劉秋痕於狀頭，可謂愼重其事

矣。乃杜采秋以遠阻隔江，未叨榜列，而采秋實秋痕之替人，荷生又采秋之知己也。兩小說撰者，既幻出花榜一段因緣，偏故遺琴言、采秋而不顧，行文宜曲，本當如是。且以見古今來見遺之士，未必盡非知己。子安文云：屈賈誼於長沙，竄梁鴻於海曲，理所必無，事容或有。然哉然哉！

又　通體用四六偶句爲一大部小說者，尋盡坊間，只有《燕山外史》一種耳。此書駢文體格本甚卑靡；而敍事周摯，前伏後補，中間連絡頗見運思之工。以言其事，則可歌可泣；以觀其筆，則亦熟亦流。子弟初學作文之日，得此讀之，猶強於無所用心多多矣。近有爲之箋註者，於原文亦略有刪節。（又鉛版《蟫史》全用駢體，甚博，乃道、咸時屠姓撰。）

又　《儒林外史》一書，意在警世，頗得主文譎諫之義。其描寫炎涼世態，純從閱歷上得來。警世小說，而能不涉腐氣，斷推此種。

又　《野叟曝言》，乃康熙時一常州人夏姓著。萃數十年精力，成百數十回大書，借王文成公擒宸濠舊事，以爲影子，其宗旨全在誅鋤僧道，收羅技武，苦心組織，獨出新裁，直欲前無古人。又念俗情聞雅樂而卧，聞鄭聲而悅，中間撰出許多褻語褻事，識者譏之。要於小說體裁，未足深責也。其短處，盡在全書筆墨過於糾纏，敍至文素臣功成名立之日，已可收科，以後絮絮叨叨，連子及孫，講之不了，未免畫蛇添足。

又　國初吳人呂熊撰《女仙外史》，語多荒唐如《封神傳》，本無足觀。其特許唐賽兒，要爲深貶燕王棣耳。永樂武功之盛，別有《三寶開港》小說，爲之附會。其始篡位之日，殺戮之慘，有心人聞而同憤。惜《女仙外史》筆墨平庸，未能大快鋤凶奸於既死之心也。

又　《青樓夢》出近時蘇州一俞姓者手筆，即此小說中所叙之金挹香其人，而鄒拜林即其好友鄒翰飛，嘗著《三借廬贅談》者也。此書專爲自己寫照，事實半從附會，只圖說得熱鬧，以饜食看者，並無宗旨，並無寄託。因說青樓軼事，遂以《青樓夢》名編，並非敢與《紅樓夢》作上下雲龍，互相追逐。或見其命名如此，處處執《紅樓夢》相繩，則疵累多矣。

又　《諧鐸》耽爲集句之詩，《花月痕》妙在自作之詩，皆驚才絕豔，令人歎服。《品花寶鑑》之《金縷曲》詞一闋，亦情摯語，不可多得。

又　講駢體文，還算《花月痕》作者優於《紅樓夢》作者；若論小說本色，則《紅樓夢》其聖矣。《花月痕》況又後半部不佳，其最不在行處，尤屬墜《鏡花緣》窠臼，演戰鬬上情節。國初有李姓其人，著《鏡花緣》一書，琴棋書藝，嘲詼謔浪，都能入妙。以百花神貼切百才女，一人一傳，楚楚名家，來至收場，無聊極思，遂以兵事爲題，幻出酒財氣色四陣，敷衍成文，一何可厭。（撰《鏡花緣》之李姓其人，或謂即金華李笠翁漁也。）

又《窮愁著書》　虞卿窮愁著書，此語千古被人嚼爛。【略】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歷引天地萬物，以及古來善鳴諸家，皆以不平後著，爲之佐證。「不平」即「窮愁」之代名耳。小說亦然，必有窮愁不平之心，因不得已而後著，其著乃堪傳世而行遠。《琵琶記》以譏時人著，《西廂記》以懷彼美著，《水滸傳》以慕自由著，《三國志》以振漢聲著，《金瓶梅》以刺倫父著，《紅樓夢》以思勝國著。不但中土有然，即外國亦然。

吳趼人《歷史小說總序》　秦漢以來，史冊繁重，庋架盈壁，浩如煙海。遑論士子購求匪易，即藏書之家，未必卒業，坐令前賢往行，徒飽蠹腹，古代精華，視等覆瓿，良可哀也。竊求其故，厥有六端：緒端複雜，艱於記憶，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箋註，苟非通才，遽難句讀，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歲月幾何，窮年矻矻，卒業無期，四也；童蒙受學，僅授大略，採其粗範，遺其趣味，使自幼視之，已同嚼蠟，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雖欲補習，苦無時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將見此冊籍之徒存而已也。雖然，其無善本以餉後學，實爲其通病焉。年來吾國上下，競言變法，百度維新，教授之術，亦採法列強教科之書，日新月異，歷史實居其一。吾曾受而讀之，蒙學、中學之書，都嫌過簡，至於高等大學，或且仍用舊冊矣。從前所受，皆爲大略，一蹴而就於繁賾，毋乃不可？況此僅就學子而言耳，失學之輩，欲事窺探，尤無善本，坐使好學之徒，因噎廢食，當世君子，或宜憫之。下走學植譾陋，每思補救而苦無善法。隱几假寐，聞窗外喁喁，竊聽之，輿夫二人對談三國史事也，雖附會無稽者十之五六，而正史事略亦十得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義之功也。蓋小說家言，興味濃厚，易於引人入勝也。是故等是魏、蜀、吳故事，而陳壽《三國志》讀之者寡，至如《三國演義》則自士夫迄於輿臺，蓋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歷代史籍無演義以爲之輔翼也！吾於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藉小說爲先導乎？請俟後人

定論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也。握筆之始，先爲之序，以望厥成。

吳沃堯《兩晉演義序》　自《三國演義》行世之後，歷史小說，層出不窮。蓋吾國文化，開通最早，開通早則事跡多。而吾國人具有一種崇拜古人之性質，崇拜古人則喜談古事。自周、秦迄今，二千餘年，歷姓遭代，紛爭無已，遂演出種種活劇，誠有令後人追道之，猶爲之怵心膽、動魂魄者。故《三國演義》出，而膾炙人口，自士大夫以至輿臺，莫不人手一篇。人見其風行也，遂競斅爲之，然每下愈況，動以附會爲能，轉使歷史眞象，隱而不彰，而一般無稽之言，徒亂人耳目。愚昧之人，讀之互相傳述，一若吾古人果有如是種種之怪謬之事也者。嗚呼！自此等書出，而愚人益愚矣。吾嘗默記之，自《春秋列國》，以迄《英烈傳》、《鐵冠圖》，除《列國》外，其附會者當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爲一書之主腦，除此主腦姓名之外，無一非附會者，如《征東傳》之寫薛仁貴，《萬花樓》之寫狄青是也。至於《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談，而借歷史爲依附者，更無論矣。夫小說雖小道，究亦同爲文字，同供流傳者，其內容乃如是，縱不懼重誣古人，豈亦不畏貽誤來者耶！等而上之者，如《東西漢》、《東西晉》等書，似較以上云云者略善矣；顧又失於簡略，殊乏意味，而復不能免蹈虛附會之談。夫蹈虛附會誠小說所不能免者，然既蹈虛附會矣，而仍不免失於簡略無味，人亦何貴有此小說也？人亦何樂讀此小說也？況其章回之分剖未明，叙事之不成片段，均失小說體裁，此尤蒙所竊不解者也。【略】歷史小說之最足動人者，爲《三國演義》，讀至篇終，鮮有不悵然以不知晉以後事爲憾者。吾請繼《三國演義》以爲《兩晉演義》。雖坊間已有《東西晉》之刻，然其書不成片斷，不合體裁，文人學士見之，則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閱此，略識之無者見之，則曰吾不解也。是有小說如無小說也。吾請更爲之，以《通鑑》爲線索，以《晉書》、《十六國春秋》爲材料，一歸於正，而沃以意味，使從此而得一良小說焉，謂爲小學歷史教科書之臂助焉可，謂爲失學者補習歷史之南針焉亦無不可。其對於舊有之《東西晉》也，謂余此作爲改良彼作焉可，謂爲余別撰焉亦無不可。庶幾不以小說家言見誚大方，而筆墨匠亦不致笑我之浪用其資料也。

又《雜說》　輕議古人固非是，動輒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於今人之論小說，每一見之。如《水滸傳》誌盜之書也，而今人每每稱其提倡平等主義，吾恐施耐庵當日斷斷不能作此理想，不過彼叙此一百八人聚義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會之現狀耳。吾曾反覆讀之，意其爲憤世之作。吾國素無言論自由之說，文字每易賈禍，故憂時憤世之心，不得不託之小說。且託之小說，亦不敢明寫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爲寓言，此古人著書之苦況也。《水滸傳》者，一部貪官污吏傳之別裁也。梁山泊一百八人，強半爲在官人役，如都頭也，教師也，里正也，書吏也，而一一都歸結於爲盜，則著者之視在官人役之爲何如可知矣。而如是等等之人，之所以都歸結於爲盜者，無非官逼之使然，則著者之視官爲何如亦可知矣。吾雖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然持此意以讀《水滸傳》，則謂《水滸傳》爲今日官吏之龜鑑也亦宜。《鏡花緣》一書，可謂之理想小說，亦可謂之科學小說。其所敍海外各國，皆依據《山海經》，無異爲《山海經》加一注疏，而其諷世理想、科學等，遂借以寓於其中。吾最喜其女兒國王強迫林之洋爲妃，與之纏足一段，其意若曰：「汝等男子，每以女子之小足爲玩具，盍一返躬爲之，而親嘗其痛苦哉？」全書所戴各種藝術，又皆分配於各人，尤爲得體。不似《野叟曝言》獨以一文素臣爲通天本事之人，荒誕不經也。《金瓶梅》、《肉蒲團》，此著名之淫書也，然其實皆懲淫之作，此非著作者之自負如此，即善讀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顧世人每每指爲淫書，官府且從而禁之，亦可見善讀者之難其人矣。推是意也，吾敢謂今之譯本偵探小說，皆誨盜之書。夫偵探小說，明明爲懲盜小說也，顧何以謂之誨盜？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若《金瓶梅》、《肉蒲團》，淫者見之謂之淫，偵探小說則盜者見之謂之盜耳。嗚呼！是豈獨不善讀書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過耶！社會如是，捉筆爲小說者當如何其愼之又愼也。作小說令人喜易，令人悲難；令人笑易，令人哭難。吾前著《恨海》，僅十日而稿脫，未嘗自審一過，即持以付廣智書局出版。後偶取閱之，至悲慘處，輒自墜淚，亦不解當時何以下筆也。能爲其難，竊用自喜。然其中之言論理想，大都皆陳腐常談，殊無新趣，良用自歉。所幸全書雖是寫情，猶未脫道德範圍，或不致爲大君子所唾棄耳。

徐念慈《小說林緣起》　余不敏，嘗以臆見論斷之：則所謂小說者，殆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其上乘者乎？試以美學最發達之德意志徵之，黑掰爾氏（Hegel 1770—1831）於美學，持絕對觀念論者也。其言曰：「藝術之圓

滿者，其第一義，爲醇化於自然。」簡言之，即滿足吾人之美的慾望，而使無遺憾也。曲本中之團圓（《白兔記》、《荆釵記》）封誥（《殺狗記》）榮歸（《千金記》）巧合（《紫簫記》）等目，觸目皆是。若演義中之《野叟曝言》，其卷末之躊躇滿志者，且不下數萬言。要之不外使圓滿而合於理性之自然也。其徵一。又曰：「事物現個性者，愈愈豐富，理想之發現亦愈愈圓滿，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於抽象理想。」西國小說，多述一人一事；中國小說，多述數人數事：論者謂爲文野之別，余獨不謂然。事蹟繁，格局變，人物則忠奸賢愚並列，事蹟則巧絀奇正雜陳，其首尾聯絡，映帶起伏，非有大手筆、大結構、雄於文者，不能爲此，蓋深明乎具象理想之道，能使人一讀再讀卽十讀百讀亦不厭也，而西籍中富此興味者實鮮，孰優孰絀，不言可解。然所謂美之究竟，與小說固適合也。其徵二。邱希孟氏（Kirchmann 1802—1884），感情美學之代表者也，其言美之快感，謂對於實體之形象而起。試觀吳用之智（《水滸》），鐵丐之眞（《野叟曝言》），數奇若韋痴珠（《花月痕》），弄權若曹阿瞞（《三國志》），冤獄若風波亭（《岳傳》），神通游戲若孫行者（《西游記》）、濟顚僧（《濟公傳》），【略】足令人快樂，令人輕蔑，令人苦痛尊敬，種種感情，莫不對於小說而得之。其徵三。又曰：「美的概念之要素，其三爲形象性。」形象者，實體之模倣也。當未開化之社會，一切神仙佛鬼怪惡魔，莫不爲社會所歡迎，而受其迷惑，【略】《西游記》、《封神》之荒誕，《聊齋》、《諧鐸》之鬼狐，世樂道之，酒後茶餘，聞者色變。及文化日進，而觀《長生術》、《海屋籌》之興味，不如《茶花女》、《迦因小傳》之穠郁而親切矣。一非具形象性，一具形象性，而感情因以不同也。其徵四。

王鍾麒《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　嗚呼！生至促也，化至速也。當乎此時，其思想有能高出社會水平綫以外者，厥惟小說家。是以天僇生生平雖好讀書，然不若讀小說；讀小說數十百種，有好有不好，其好而能至者，厥惟施耐庵、王弇州、曹雪芹三氏所著之小說。特達之士，喆嶷之才，知人命之至速也，束身砥行，思樹功伐，垂令名，勞思焦慮以赴之。其卒也，則或求之而得，則或求之而不得。至於求之而不得，見夫邪曲之害公也，頑嚚之蔽明也，憂讒畏譏，懼終其身無可表襮，乃不得已，遁而爲小說。吾國數千年來，爲小說者，不下數百，求其與斯旨合者，時則有若施氏之《水滸傳》。施氏少負異才，自少迄老，未獲一伸其志。痛社會之黑暗，而政府之專橫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構成此書。設言壯武慷慨之士，與俗有所迕，憤而爲盜。其人類皆有非常之材，敢於復大仇，犯大難，獨行其志無所於悔。生民以來，未有以百八人組織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滸傳》。使耐庵而生於歐、美也，則其人之著作，當與拍拉圖、巴枯寧、托爾斯太、迭蓋司諸氏相抗衡。觀其平等級，均財產，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其復仇怨，賊污吏，則虛無黨之小說也；其一切組織，無不完備，則政治小說也。阮小五之言曰：「若有人識得俺時，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又曰：「英雄儘有，只是俺不曾遇着。」觀乎此，則知耐庵者，不惟千古之思想家，亦千古之傷心人也。時則有若王氏之《金瓶梅》。元美生長華閥，抱奇才，不可一世，乃因與楊仲芳結納之故，致爲嚴嵩所忌，戮及其親，深極哀痛，無所發其憤。彼以爲中國之人物、之社會，皆至污極賤，貪鄙淫穢，靡所不至其極，於是而作是書。蓋其心目中固無一人能少有價值者。彼其記西門慶，則言富人之淫惡也；記潘金蓮，則傷女界之機亂也；記花子虛、李瓶兒，則悲友道之衰微也；記宋蕙蓮，則哀讒佞之爲禍也；記蔡太師，則痛仕途黑暗，賄賂公行也。嗟乎！嗟乎！天下有過人之才人，遭際濁世，抱彌天之怨，不得不流而爲厭世主義，又從而摹繪之，使並世者之惡德，不能少自諱匿者，是則王氏著書之苦心也。輕薄小兒，以其善寫淫媟也寶之，而此書遂爲老師宿儒所詬病，亦不察之甚矣。時則有若曹氏之《紅樓夢》。曹氏向居明相國珠邸中。時本朝甫定鼎，其不肖者，往往憑藉貴族，因緣以奸利，貪侈之端，乃不可僂指數。曹氏心傷之，有所不敢言，不屑言，而又不忍不一言者，則姑詭譎游戲以言之，若有意，若無意。聞滿洲某巨公，當嘉慶間，其爲江西學政也，嘗嚴禁賈人，不得售是書，犯者罰無赦；又語人曰：《紅樓夢》一書，譏刺吾滿人，至於極地，吾恨之刺骨。則此書之宗旨可知。海寧王生，常言此書爲悲劇中之悲劇。於歐西而有作者，則有如仲馬父子、謝來、雨苟諸人，皆以善爲悲劇，聲聞當世；至於頭緒之繁，篇幅之富，文章之美，恐尚有未迨此書者。蓋此書非苟焉所能讀也，必富於厭世觀者，始能讀此書；必深通一切學問者，始能讀此書；必富於哲理思想、種族思想者，始能讀此書；世人讀之而不解，解矣而不能盡作者之意，則亦猶之乎不讀也。由是以觀小說，至此三書，眞有觀止之歎矣。吾國小說，非無膾炙人口，在此三書外者。然如《三國演義》，非不竭力聯貫也，而文詞鄙陋不足稱。如《野叟曝

言》，如《西游記》，其篇幅非不富，其思想非不高也；然《野叟曝言》，事事在人意外，而此三書，則語語在人意中。至《西游記》之記事，更如於輪舟中觀山水，頃刻即逝，更無復來之時。餘子自鄶，更不足道。

又《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 嗚呼！小說之爲道也難矣。昔歐洲十五六世紀，英帝后雅好文藝。至伊利沙白時，更築文學之館，凡當時之能文章者，咸不遠千里致之，令諸人撰爲小說戲曲，擇其有益心理者，爲之刊行，讀者靡弗感動，而英國勢遂崛起，爲全球冠。夷考十五六世紀，適爲吾國元、明之交，宇宙俶擾靡寧宇，禮樂淪爲邱墟。暨乎有明，其壓制亦與元等。賢人君子，淪而在下，既無所表白，不得不託小說以寄其意。當時所著名者，若施耐庵，若王實甫，若關漢卿，若康武功諸人，先後出世，以傳奇小說爲當世宗。東西同時，遙相輝映，而結果則各殊者：吾嘗謂《水滸傳》，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金瓶梅》，則極端厭世觀之小說也；《紅樓夢》，則社會小說也，種族小說也，哀情小說也。著諸書者，其人皆深極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隱，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讀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誨淫與盜目諸書，此不善讀小說之過也。

又《中國歷代小說史論》 吾以爲欲振興吾國小說，不可不先知吾國小說之歷史。自黃帝藏書小酉之山，是爲小說之起點。此後數千年，作者代興，其體亦屢變。析而言之，則記事之體盛於唐。【略】章回彈詞之體行於明、清：章回體以施耐庵之《水滸傳》爲先聲，彈詞體以楊升庵之《廿一史彈詞》爲最古；數百年來，厥體大盛，以《紅樓夢》、《天雨花》二書爲代表，其餘作者，無慮數百家，亦頗有名著云。嗚呼！觀吾以上所言，則中國數千年來小說界之沿革，略盡於是矣。吾謂吾國之作小說者，皆賢人君子，窮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則姑婉篤詭譎以言之。卽其言以求其意之所在，然後知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說者，蓋有三因。一曰憤政治之壓制。吾國政治，出於在上，一夫爲剛，萬夫爲柔，務以酷烈之手段，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士氣。士之不得志於時，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說，以抒其憤。其大要分爲二：一則述已往之成迹，若《隋唐演義》，若《列國志》諸書，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國家興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懼；一則設爲悲歌慷慨之士，窮而爲寇爲盜，有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俠五義》、《水滸傳》皆其倫也。二曰痛社會之混濁。吾國數千年來，風俗頹敗，中於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貴者，不必賢也，而若無事不可爲；貧且賤者，不必不賢也，而若無事可爲。舉億兆人之材力，咸戢戢於一範圍之下，如羊豕然。有跅弛不羈之士，其思想或稍出社會水平綫以外者，方且爲天下所非笑，而不得一伸其志以死。既無可自白，不得不假俳諧之文以寄其憤：或設爲仙佛導引諸術，以鴻冥蟬蛻於塵壒之外，見濁世之不可一日居，而馬致遠之《岳陽樓》、湯臨川之《邯鄲記》出焉，其源出於屈子之《遠游》。或描寫社會之污穢、濁亂、貪酷、淫媟諸現狀，而以刻毒之筆出之，如《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侈，《儒林外史》、《檮杌閒評》之寫卑劣；讀諸書者，或且訾古人以淫治輕薄導世，不知其人作此書時，皆深極哀痛，血透紙背而成者也，其源出於太史公諸傳。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一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執路人而強之合，馮敬通之所悲，劉孝標之所痛，因是之故，而後帷薄間其流弊乃不可勝言。識者憂之，於是構爲小說，言男女私相慕悅，或因才而生情，或緣色而起慕，一言之誠，之死不二，片夕之契，終身靡他；其成者則享富貴長孫子，其不成者則併命相殉無所於悔。吾國小說以此類爲最夥。老師宿儒或以越禮呵之，然其心無非欲維風俗而歸諸正，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焉已耳。由是以言，而後吾國小說界之價值，與夫小說家之苦心，乃大白於天下。吾嘗謂吾國小說，雖至鄙陋不足道，皆有深意存其間，特材力有不齊耳。近世翻譯歐、美之書甚行，然著書與市稿者，大抵實行拜金主義，苟焉爲之。事勢既殊，體裁亦異。執他人之藥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今試問萃新小說數十種，能有一焉，如《水滸傳》、《三國演義》影響之大者乎？曰：無有也。萃西洋小說數十種，問有一焉，能如《金瓶梅》、《紅樓夢》冊數之衆者乎？曰：無有也。且西人小說所言者舉一人一事，而吾國小說所言者率數人數事，此吾國小說界之足以自豪者也。

黃人《明人章回小說》 有明一代之史，多官樣文章，胡盧依樣，繁重而疏漏，正與宋史同病。私家記載，間有遺軼可補，而又出于個人恩怨及道路傳聞。若夫社會風俗之變遷、人情之滲漓、輿論之向背，反多見于通俗小說。且言禁方嚴，獨小說之寓言十九，手揮目送，可自由抒寫而內容宏富，動輒百萬言，莊諧互引，細大不捐，非特可以芻蕘補簡冊，又可爲普通教育科本之資料。雖或托神怪，或墮猥褻，而以意逆志，可爲人事之犀鑒。蓋勝朝有

種種積習，爲治亂存亡之原動力者，史多諱而不言，可于小說中彷彿得之。略舉如下：一、不平等。專制之毒，未有劇于明者也。君主威福，過于上帝。諸臣雖身登三事，列清要，而以奴隸畜之，盜賊待之，夷僇髡鉗，惟意所施。故明之士夫，未有不受刑辱者，而受刑辱者，君子尤多于小人，非臆說也。試觀有明卿相之受誅，不數倍闍寺嬖幸乎？而士夫則乙科以上，對于編氓，皆得而魚肉之。大僚之對于下吏，亦皆得操其生死榮辱。重重壓力，成此弱肉強食世界。故小說人物，每假一巨閹，遘讒罹禍，駢首夷族，其裔流爲奴斯，或潛草澤，至一日得志，乃盡殺其仇家以報。且以嘯聚暗殺爲忠義，淫奔賄遷爲佳話，蓋怨毒之甚而出此也。一、科舉毒。明人視登高第若遐舉，故有一種遺傳科第熱。修德立行，爲科第也；讀書考古，爲科第也；傾軋標榜，鑽營苞苴，爲科第也；即名人宏制，出其餘瀋，而必高談時藝，重科第也。不得則如在九幽，一得則直騰霄漢。泥金報捷，則貧者富，弱者強，死者亦幾可復生。尤重進士第一人，謂是入閣捷徑，蓋世奇榮。狀元宰相四字，奔走顛倒一世之人。其實明之狀元，不論才品，多以門蔭暮金得之，朝廷亦以俳優待之。閣臣亦絕無古宰輔價直，不過天子之外記室，爲閹人司禮秉筆之副而已。然舉世嘗然不惜也，其現象可于小說中驗之。一、迷信。學仙奉佛及崇奉因果報應，已思想最高矣，以星命堪輿爲方計，以狐鬼胥吏僕御，亦器用飾金銀，家人曳紈綺。消耗既巨，立致窮困，則設法取足，于是上婪賄，下中飽，弱者用詐，強者肆力，而宵人之獵食，常遍于江湖，姝徒之御人，不絕于都市。以間諜爲業，而釀成倭虜之巨創，以嘯聚營生，而卒召闖獻之革命。彼小說中以採蘭贈芍爲佳話，以揭竿斬木爲英雄，非喪心焉，實有慨乎其言之也。故當時有心之士，多著小說，又喜評小說。而文學家中通俗小說，遂與八股傳奇鼎峙。茲舉最普通流行而容積亦較富者，略著于下：（一）歷史小說。羅貫中有《十七史演義》，今惟《三國》、《隋唐》兩書最著。《三代》、《南北朝》、《五代》、《兩宋》皆市儈點竄。郭勛使人作《英烈傳》，叙祖英功，覬晉爵。（二）家庭小說。以《醒世姻緣》及《金瓶梅》爲最著。（三）軍事小說。《北征錄》及《平倭記》稍雅馴。（四）神怪小說。《封神榜》、《西游記》（邱處機之徒著寓素女術，襲其師之書名）、《綠野仙踪》最宏富，理想亦奇特。（五）宮廷小說。《白龍魚服記》（武宗逸事）、《驪泣志异》（鄭貴妃事）頗妖冶，今少傳本。《祁禹傳》、《彩女傳》亦亡佚。（六）社會小說。每回一事，如《今古奇觀》、《拍案驚奇》、《石點頭》等，明時抄寫精本，備宮中講覽。今故家尚有存原本者。（七）時事小說。如《窮奇鏡》（刺劉吉）、《賣遼東傳》（刺楊鶴）。計明人小說（止就章回體言），見于張宗子《娜嬛山館雜記》者，有四百餘種。

觚庵《觚庵漫筆》　人無不喜讀《紅樓夢》，然自「苦絳珠魂歸離恨天」以下，無有忍讀之者。人無不喜讀《三國志》，然自《隕大星漢丞相歸天》以下，無有願讀之者。解者曰：「人情喜合惡離，喜順惡逆，所以悲慘之歷史，每難卒讀是已。何以尋常小說，每至篇末，讀其結合處，亦昏昏欲睡也？」故余謂讀《紅樓夢》、《三國志》而遺其後半者，不可謂喜讀小說。《水滸傳》、《儒林外史》，我國盡人皆知之良小說也。其佳處，即寫社會中殆無一完全人物，非閱歷世情，冷眼旁觀，不易得此眞相。視尋常小說，寫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實有聖凡之別，不僅上下牀也。

又　余謂小說可分兩大派：一爲記述派，綜其事實而記之，開合起伏，映帶點綴，使人目不暇給，凡歷史、軍事、偵探、科學等小說皆歸此派。我國以《三國志》爲獨絕，而《秘密使者》、《無名之英雄》諸書，亦會得此旨者。一爲描寫派，本其性情，而記其居處行止談笑態度，使人生可敬、可愛、可憐、可憎、可惡諸感情，凡言情、社會、家庭、教育等小說皆入此派。我國以《紅樓夢》、《儒林外史》爲最，而《小公子》之寫兒童心理，亦一特別者也。

又　歷史小說最難作，過於翔實，無以異於正史。讀《東周列國志》，覺索然無味者，正以全書隨事隨時，摘錄排比，絕無匠心經營於其間，遂不足刺激讀者精神，鼓舞讀者興趣。若《三國演義》，則起伏開合，縈拂映帶，雖無一事不本史乘，實無一語未經陶冶，宜其風行數百年，而婦孺皆耳熟能詳也。《三國演義》一書，其能普及於社會者，不僅文字之力。余謂得力於毛氏之批評，能使讀者不致如豬八戒之喫人參果，囫圇吞下，絕未注意於篇法、章法、句法，一也。得力於梨園子弟，如《鳳儀亭》、《空城計》、《定軍山》、《火燒連營》、《七擒孟獲》等著名之劇何止數十，袍笏登場，粉墨雜演，描寫忠奸，足使當場數百十人同時感觸而增記憶，二也。得力於評話家柳敬亭一

流人，善揣摩社會心理，就書中記載，爲之窮形極相，描頭添足，令聽者眉色飛舞，不肯間斷，三也。有是三者，宜乎婦孺皆耳熟能詳矣。

石菴《懺慾室隨筆》《西遊記》雖不足謂爲道書，然爲一種寓言小說，余敢斷言。惜時代相去已遠，不知其寓言所在，且所寓者或一事，或數事，皆不可知，殊可嘆也。《聊齋》一書，其筆墨之佳，自不待余之嘵嘵也。顧美則美矣，燕瘦環肥，終有高下之殊。余嘗與補堂、鈍根共論之。補堂謂《聊齋》中文章，最妙者當推《青鳳》、《連瑣》、《嬰寧》、《蓮香》諸篇，陸離光怪，香豔秀麗，兼而有之，眞絕代之文章也。余謂不然，《聊齋》中當以《青梅》、《仇大娘》、《曾友于》諸篇爲絕唱。蓋此數篇皆實人實事，非如《青鳳》諸作，空中樓閣，可以文章就成事迹。此數篇必須本事迹而成文章，則下筆較難。而留仙亦洋洋灑灑，出之自然，萬種佳妙，《青鳳》諸篇不能及也。鈍又進一層，謂《聊齋》中當推《跳神》、《口技》、《金和尚》諸作爲最，蓋此數作，僅些子之事迹，較《青鳳》、《青梅》諸作更難下筆，而留仙亦洋洋灑灑，出之自然，萬種佳妙，眞堪令人拜倒也。三說也，未知孰是，請質之大雅諸君子。

又《七俠五義》一書，其筆墨純從《水滸傳》脫化而出，稍精心於小說者一見即知也。但其妙者，雖脫化於《水滸》，而絕不落《水滸》之窠臼，且能借勢翻新，故尋一與《水滸》相同之事，以弄其巧妙，而書亦另具一種體裁格調，實開近日一切俠義小說之門。其描寫之法，亦獨擅長技，就中諸人，如北、南俠，五義，三雄，皆能各具神態，最妙者則爲艾虎、蔣平、白玉堂三人，深按其描寫之法，艾虎之忽而粗豪，忽而精警，似從《水滸傳》中武松、石秀二人鎔化而出；白玉堂之縱意逕行，恃能傲物，似從《水滸傳》中盧俊義、魯智深二人鎔化而出；蔣平之處處精細，舉動神速，似從《水滸傳》中之吳用、時遷、阮小七諸人鎔化而出。艾虎自道一段文字，爲書中最出色之作，實則脫胎《水滸》中吳用弄盧俊義之故智耳。再如蔣平之遇水寇，白玉堂之逢北俠，則與《水滸》中宋江遇李(袞)(俊)、李逵逢張順，同一趣致。惟作者善於變通，不稍爲《水滸》所囿，且有時故意相犯，忽別翻花樣，令閱者拍案呼絕。吾不能不服作者思想之絕人也。《七俠五義》中，余最愛其盜冠告發一段文字。寫智化以智化拙，寫艾虎以僞爲眞。寫包孝肅深察其情復加原諒，皆用白描法，各得其妙，各不相失，口吻形狀，皆勃勃然躍動紙上，較之《水滸傳》中花石綱一段文字，實無遜色，惟筆墨不及《水滸》之老練簡潔耳，然亦小說中少有之作也。《七俠五義》余曾觀其原本，筆墨甚冗瑣，遠不及近日所印行者。蓋近日所刊，實經俞曲園先生編次刪改也。余曾取二書相較視之，其刪改之處，每行中不到十數字，而其筆墨遂大改變，文章之道，眞不可以言傳哉！自《七俠五義》一書出現後，世之效顰學步者不下百十種，《小五義》也，《續小五義》也，再續、三續、四續《小五義》也。更有《施公案》、《彭公案》、《濟公》、《海公案》，亦再續、重續、三續、四續之不止。此外復有所謂《七劍十三俠》、《永慶昇平》、《鐵仙外史》，皆屬一鼻子出氣。尤可惡者，諸書以外，有一《續兒女英雄傳》，亦滿紙賊盜捕快，你偷我拿，鬧嚷喧天，每閱一卷，必令人作嘔吐三日。余初竊不解世何忽來此許多筆墨也，後友人告余，凡此等書，由海上書儈覓蠅頭之利，特倩稍識之無者編成此等書籍，以廣銷路。蓋以此等書籍最易取悅於下等社會，稍改名字，即又成爲一書，故千卷萬卷，同一鄉下婦人腳，又長又臭，堆街塞路，到處俱是也。在彼書儈，不過爲些子利益，乃出此行徑。不知此等書籍，其遺害於社會者，實有無窮魔力。蓋下等社會之人類，知識薄弱，焉知此等書籍爲空中樓閣，一朝入目，遂認作眞有其事，叱吒殺人，藉口仗義，詭秘盜物，強曰行俠。加以名利之心，人人所有，狡詐之徒既不能以正道取功名，致利祿，陡見書中所言黃天霸、金眼雕諸輩，今日強盜，明日官爵，則借犯上作亂之行，爲射取功位之具，其害將有不堪言者。夫以《五才子》之書，其用意本非深許宋江，特因筆墨稍曲，猶惹瑤變，矧此等書籍滿口滿紙皆以作盜作捕爲最上人格，浸染社會，日傳日深(按：近日社會已多以此等書上人名爲口頭白，吾湖北政界中某某等，竟有「賽施公」、「賽徐良」之渾號矣)，區區小冊，造爲滄海橫流之大禍，皆意中事也。爲民上者，奈何不一加之意乎？(石按：近日所最可怪者，上等社會中巍巍執政諸公，亦若深受此書之魔力，常若黃天霸、徐良之徒不多見。噫！使世而盡爲黃天霸、徐良也，吾民有孑遺耶！念及此，擲筆長嘆。)

眷秋《小說雜評》吾國近代小說(指評話類)，自以《石頭記》、《水滸》二書爲最佳。兩書皆社會小說，《水滸》寫英雄，《石頭記》寫兒女，均能描摹盡致，工力悉敵。然互相持較，亦各有優劣可言。以文章論，《水滸》結構嚴整，用字精警；《石頭記》則似冗長，不免脫沓散渙之病。《水滸》於每一人出現，必先就其一身敍述歷史，似列傳體，故線索穿插，易於尋討；《石頭記》

於一人出現，惟略敍其履歷，不追述以前經過之事。書中所述事體，首尾一貫，毫無間斷。其線索穿插，皆伏於文字中，非細心鈎稽不可知，卽作者自己亦難檢點。往往前後矛盾，令讀者茫無頭緒，似涉於太晦。然亦篇幅過長，且有不得已之苦衷，遂至如此，不足爲大詬病也。《水滸》寫人物，各有面目，絕不相混；《石頭記》寫諸人，亦各有不同處。然《水滸》所述一百八人，不外乎奇傑之士，雖其人之賦性或有特殊，善惡剛柔，妍媸文野不同，然其大致，皆懷抱憤恨不平之氣，思得一逞，遂不惜流爲盜賊，故雖謂爲一流人可也。如地煞七十二人中，則有特長者更少，益無從分別。《石頭記》則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自名士閨媛，以至卜巫僕媪之流，數百餘人，莫不有其特長，一人之事，斷不能易爲他人所作，此眞千古小說中之大觀，迥非《水滸》之囿於一部分者所可及矣。故以結構論，《水滸》較《石頭記》嚴整有法；以描摹人情及社會狀態論，則《水滸》遜《石頭記》遠甚。《水滸》僅以一事見長，《石頭記》則如百川匯海，人間萬事莫不具備，自宮闈閥閱至閭閻蓬藋，以及醫巫星相，花木農佃，博徒蔑片之流，皆躍然紙上。作者生平所觀察之社會，多能言之有故，非可勉強爲之。後之學《紅樓》者，往往競述瑣屑之事，自矜博雅，而按之事實，相差殊遠，眞可謂不量力矣。世之讀《水滸》者，多喜其痛快淋漓，爲能盡豪放之致。《水滸》之敍事雄快，令人讀之塊磊俱消，自是其長處。然《水滸》之能冠古今諸作者，正不在此，實以其思想之偉大，見地之超遠，爲古今人所不能及也。吾國數千年來，行專制之政，壓抑民志，視爲故常。小說之寓言諷社會，率皆陳陳相因，以忠君愛國爲宗旨。卽敍述亂君賊臣之事，其結局亦不能爲完滿之誅伐。自非有應運之君代興，則絕不敢一言斥及天子。若賊臣之誅，則除假手於君主之外，無他策。至於蚩蚩小民，遭逢亂世，備受千災五毒，雖未嘗不爲之太息詠嘆，而歸罪於君相之言，實不多覯。施耐庵乃獨能破除千古習俗，甘冒不韙，以廟廷爲非，而崇拜草野之英傑，此其魄力思想，眞足令小儒咋舌。民權發達之思想，在吾國今日，獨未能普及，耐庵於千百年前，獨能具此卓識，爲吾國文學界放此異彩，豈僅以一時文字之長，見重於後世哉！

又　小說中之《水滸》、《石頭記》，於詞中可比周、辛。《石頭記》之境界悄怳，措語幽咽，頗類清眞。其敍黛玉之滿懷幽怨，抑鬱纏綿，便不減美成《蘭陵王》、《瑞鶴仙》諸作。《水滸》之雄暢沉厚，直逼稼軒，讀《北固亭懷古》及《別茂嘉十二弟》之詞，乃令人憶及林武師、武都頭。文字之感人如此，會心人當不以爲謬言。詞以能造曲咽之境者爲正宗，故清眞集千古之大成。若稼軒詞境，自非有幼安之才力，實未易學。【略】小說之趣味與詞頗近，故《石頭記》可作千古模範。《水滸》則非有耐庵之才，冒冒然爲之，必失於粗獷，不可讀矣。後世之學《紅樓》者，如《花月痕》等書，雖蹊逕不高，尙不失爲怡情小品；若《粉粧樓》、《綠牡丹》之類，則庸劣不可寓目。後之作者，當知所取法也。《水滸》與《石頭記》，其取境絕不同。《水滸》簡樸，《石頭記》繁麗；《水滸》剛健，《石頭》旖旎；《水滸》雄快，《石頭》縹渺。《水滸》寫山野英夫，《石頭》寫深閨兒女；《水滸》忿貧民之失所，故爲豪傑吐氣；《石頭》痛風俗之奢靡，故爲豪戚貴族箴規。其相反如此。然兩書如華嶽對峙，並絕千古。故小說必自闢特別境界，始足以動人。後世作者，輒以蹈襲前人門徑爲能，自謂善於摹倣，宜其平庸無味，不值一顧。好書不厭百回讀，小說之佳者，尤令人久讀不倦。余於《石頭記》，幾每歲必讀一過，而偶一開卷，輒有新感觸。自覺趣味無窮，他書乃無此樂。《水滸》發揮作者之理想，故憑虛構造，雖假前人之事跡演成，其舉動一切，悉由自主。且所託係前代，故處處直書，毫無諱飾，以所發之感慨全係無形中一種不平之氣，無可顧忌也。《石頭記》紀當時之秘史，事跡人物，全有着落，不敢顯指時代，則幻爲無稽之言，然隱語陽秋，亦足觸忌，故深文曲筆，務求其晦。粗心讀之，幾不知所謂，故書中所指之人，至今不能斷定，而措語離奇者，亦永無明解之一日矣。

又　讀《石頭記》者當分數派，有喜其言情者，有謂其能明空幻之旨者，有謂其善寫社會狀態者，有據以討究清初之秘史者，此皆有得之言。更有薰心富貴者，則徒好書中所紀衣飾、飲饌、園亭、陳設，則俗目耳。【略】然據篇首所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則作者之傷心懷抱，具見言外。則書中暗指當時秘事，實無可疑，惜無人能一一證明之耳。《石頭記》楔子後，開篇第一句卽用「當日地陷東南」六字。試問欲紀姑蘇，與地陷有何關係？非指明末南都之陷而何？以此推之，則所紀皆福王被虜以後諸事。故甄士隱出家時，曲中又有「從此後眞方唱罷假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略】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等語，嘆靦顏事仇者之無恥也。嗚呼！異族之辱，黍離之痛，所感深矣！

《鐵笛亭筆記・小說雜考》《三國演義》爲元人王實甫撰。《七修類稿》又

以爲明羅本貫中所編。金聖歎評爲第一才子書。其書組織陳志、裴注及唐、宋小說而成。前清入關時，曾繙譯爲滿文，用作兵書。袁崇煥之死，卽用蔣幹偸書之謬說；而督師竟死於奄奴之手。然諸葛忠武之忠，非是書不彰；而曹阿瞞之奸，亦非是書不著。《封神傳》爲小說中之最奇詭者。《歸田瑣記》曰：「林樾亭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尚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壻梓之，乃大獲利。」考《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憨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魔與人分別言之，雖不知所謂魔者何謂，然亦足證小說之依託。廣成子見《莊子》，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托塔天王見《元史・輿服志》，哪吒見《夷堅志》，灌口二郎卽楊戩。其說皆不爲無據。《西遊記》，咸傳出元邱眞人處機之手。然《冷廬雜志》曰：「《西遊記》推五行之旨，視他演義爲勝，相傳出元邱眞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志》目，謂是其鄉明嘉靖中歲貢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余兒時從諸兄觀劇，見李元霸運雙椎，神勇無匹，而李存孝用鐵撾，忠義之概凜然。童子無識，以爲元霸果勇，而存孝且勇而忠，居恆怏怏，惜其慘死。迨長能讀《唐書》，至《高祖諸子》傳，高祖凡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慧，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初無武功，心爲爽然。又讀《五代史》，存孝爲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克用養子，賜姓名，猨臂善射，舞鐵撾，捷疾如飛，劇中演其勇概，信矣。後乃附梁，克用圍之。食盡，泥首請罪，車裂以殉。然則所云忠義者誣矣。故家庭教育，當舉人人所知之事，語以眞際，一染小說及梨園之謬說，適足以病童子之腦筋，是不可不知。一日天暑，余家居苦熱，偶出乘涼，見村店上有人燃燈作宣講狀，其下圍聽數十人。余知爲講演義也，亦就聽之。方言姜太公射死趙公明，用七箭書，行法曰十九日，而公明死。竊謂其設想甚奇。後觀《小浮梅閒話》，中載《封神傳》所稱太公射死趙公明事。考《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占曰：『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趙公明事或卽脫胎於此。今乃知文字一道，萬不能倉卒將人抹煞，演義且然，何況人之專集？說部中有不可解者，如稱人之美必曰潘安，將「仁」字斥去；稱潘美必曰潘仁美，卻增一「仁」字，余前已論過矣。至於岳雲，《宋史》列傳爲飛養子，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而說部偏以爲忠武所生子。關興者，壯繆子也，而演義復以爲養子。何所見而然，殊不可解。《飛龍傳》爲述宋太祖龍興時事，敍世宗登極及陳橋兵變，似是而非。至云太祖有纛帶一條，伸之卽爲巨棒，此與孫悟空耳中金箍棒事相埒。余家居時，門臨池上，毗舍卽爲社公之廟，戲台高出池上，陰涼四合。有陳華者，日講演義，雅有聲色，余亦時就聽之。鄉有老人年八十二矣，忽謂予曰：「趙匡胤能使棒耶？」余前數月適觀《鐵圍山叢談》，卽應之曰：「宋徽宗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出時，宦者必攜從二物，一爲玉拳，一則鐵棒。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據此以觀，則使棒事或有之。小說家用孫悟空事，稱爲纛帶所化，謬矣。《宋史》載劉豫降金，殺其驍將關勝，勝不從逆故也。按《水滸》有關勝。《癸辛雜志》，龔聖與作《關勝贊》云：「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以其時考之，宋江作亂，正在宋末，然則劉豫所殺之關勝，卽《水滸》之關勝耶？世之圖關勝者，赤面大刀，其狀似壯繆，於是凡關姓者，匪不赤面，匪不大刀，而《施公案》之關太出矣。太號小西，蓋自命爲山西人，似卽壯繆之後。小說家無識盜襲，可笑。

管達如《說小說》第二章《小說之分類》（甲）文學上之分類：一、文言體：此體道源最古。【略】此體之中，又分爲二派：一唐小說，主詞華；一宋小說，主說理。近世著述中，若《聊齋志異》，則唐小說之代表也；若《閱微草堂筆記》，則宋小說之代表也。此體雖無逸下之功，而亦無誨盜誨淫之習，由其托體高故也。故於社會無大勢力，而亦無大害。二、白話體：此體可謂小說之正宗。蓋小說固以通俗逸下爲功，而欲通俗逸下，則非白話不能也。且小說之妙，在於描寫入微，形容盡致，而欲描寫入微、形容盡致，則有韵之文，恆不如無韵之文爲便。【略】中國普通社會，所以人人腦筋中有一種小說思想在，皆此種小說爲之也。故中國社會而受小說之福也，此種小說實尸其咎。三、韻文體：此體中復可分爲兩種：一傳奇體，一彈詞體是也。傳奇體者，蓋沿唐宋時之倚聲，而變爲元代之南北曲。自元迄清，于戲劇界中，占重要之位置者也。

此體所長，在文學優美，感情高尚，足以引起社會上愛美之性質。惜文人所塡詞，不盡可歌，而經伶工刪改，用以演劇者，又往往詞句惡劣，甚至不通，爲可憾耳。彈詞體者，其初蓋亦用以資彈唱，及于今日，則亦不復用爲歌詞，而僅以之供閱覽矣。近今京調秦腔，日盛一日。其劇本，初多鄙俚不通，近則亦有倩文人爲之，從順可讀者。然其文字，既不能如崑曲之高尚優美，又不能如彈詞之純以七字成句，音調圓熟，便于吟誦。故此等戲劇，縱使日盛，而欲求此等劇本，以蔚小說界中一大國，則戛戛乎其難之矣。【略】

(乙)體制上之分類：一、筆記體：此體之特質，在于據事直書，各事自爲起訖。有一書僅述一事者，亦有合數十數百事而成一書者，多寡初無一定也。此體之所長，在其文字甚自由，不必構思組織，蒐集多數之材料，意有所得，縱筆疾書，即可成篇。合刻單行，均無不可。雖其趣味之濃深，不及章回體，然在著作上，實有無限之便利也。一、章回體：此體之所以異于筆記體者，以其篇幅甚長，書中所敘之事實，極多，亦極複雜，而均須首尾聯貫，合成一事，故其著作之難，實倍蓰于筆記體，然其趣味之濃深，感人之力之偉大，亦倍蓰之而未有已焉。蓋小說之所以感人者在詳，必于纖悉細故描繪靡遺，然後能使其所敘之事躍然紙上，而讀者且身入其中而與之俱化。而描寫之能否入微，則于其所用之體制，重有關係焉。此章回體之小說，所以在小說界中占主要之位置也。凡用白話及彈詞體之小說，多屬此種，即傳奇，實亦屬于此類。(丙)性質上之分類：一、武力的：亦可名爲英雄的，若《水滸傳》其代表也。此派所長，在能描寫武健俠烈之人物，以振作社會尚武之精神。然爲之者或不知正義與法律爲何物，專描寫一粗鹵武健之人，其極遂變爲強盜主義，則其流弊亦不免矣。一、寫情的：亦可名爲兒女的，若《紅樓夢》其代表也。夫世界本由愛情而成，男女之愛情，實爲愛情之最眞摯者。由此描繪，詔人以家庭壓制之流毒，告人以社會制裁之非正義，且導人以貞信純潔之死不相背棄之美風，亦未始于風俗無益。但爲之者多不知道德爲何物，且亦絕無高尚之感情，非描寫一佻僞無行之人，號爲才子，則提倡淫樂主義。描寫富貴之家，一夫多妻之惡習，使社會風俗，日趨卑污，罪不可勝誅矣。一、神怪的：此派小說，以迎合社會好奇心爲主義，專揑造荒誕支離不可究詰之事實，若《封神傳》其代表也。于社會無絲毫之益，而有邱山之損。蓋習俗迷信之深，此派小說與有力焉矣。(如關羽有何價值，而舉世奉爲明神，非《三國演義》使之然乎。)而其撰述亦最易，蓋可隨筆揑造，不必根于事實也。英雄、兒女、鬼神，爲中國小說三大原素。凡作小說者，其思想大抵不能外乎此。且有一篇之中，三者錯見，不能判別其性質者。又有其宗旨雖注重于一端，而亦不能偏廢其他之二種者，此由社會心理使然，不能以此衡作者之短長也。一、社會的：此派小說，以描寫社會惡濁風俗，使人讀之而知所警爲主義，若《儒林外史》其代表也。最爲有利無弊，但佳作不數覯。不善者爲之，往往口角筆鋒，流于尖薄，無當懲勸，祇成笑談，爲可惜耳。故欲作此種小說者，道德心必不可缺。道德心缺乏，而能爲良好之社會小說者，未之前聞也。斯言似迂，其理實信，願爲小說者一深思之。一、歷史的：此派小說，其所敘述事實之大體，以歷史爲根據，而又以己意，揑造種種之事實，以輔佐其趣味者也。其所述之事實，大抵眞者一而僞者九，若《三國演義》其代表也。小說之作，所以發表理想，敘述歷史，本非正旨。然一事實之詳細情形，史家往往以格于文體，故不能備載，即載之亦終不能如小說之詳。苟得身歷其事者，本所聞見，著爲一書，則不特情景逼眞，在文學上易成佳構，并可作野史讀矣。又歷代正史，多有僅據官書，反不如私家記載之得實者。苟得好讀雜史之人，刺取一時代之遺聞軼事，經緯組織，著成一書，使覽者讀此一編，如畢讀多種之野史，則於學問亦未始無益。而惜乎能符此兩種宗旨者，絕不可得見，而徒造爲荒誕不經之言，以淆亂史實，是則有損而無益也。一、科學的：此種小說，中國舊時無之，近來譯事勃興，始出見于社會。【略】夫小說之性質，貴于凌虛，科學之性質，貴于徵實。二者似不相容，然近來科學進步，一日千里。其事雖庸，其理則奇。事奇斯文奇，苟有深通科學兼長文學之士，覃精著述，未始不足于小說界中，別開一生面矣。一、偵探的：此種小說亦中國所無，近來譯事盛行，始出見于社會者也。【略】一、冒險的：此種小說亦得之迻譯。【略】一、軍事的：中國舊時之小說，敘述戰事者甚多，歷史小說，尤大半屬于此類。然與實際絕不相合，故不能冒軍事小說之名。近來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非提倡軍國民主義，不足自存。若得深通軍學之士，多著此等小說，于社會必大有裨益也。

又第三章《小說之勢力及其風行於社會理由》 今試一觀乎吾國之社會，則各種人所具有之心理，殆無一非小說之反映也。彼士人之孜孜矻矻，窮年不倦者，何爲乎？由有十年窗下，一舉成名等狀元宰相之小說，以爲之誘導

也。彼深于迷信者，所以甘擲無量數之資財，以獻媚于神佛者，何爲乎？由有爲善獲福，爲惡獲禍，天堂地獄諸小說，爲之誘導也。彼綠林豪客，市井武夫，所以好勇鬬狠，一言不合，白刃相讎，殺人越貨，恬不爲怪者，何爲乎？由有《水滸傳》、《施公案》、《七俠五義》等小說爲之誘導也。青年男女，纏綿床笫，春花秋月，消磨豪氣，甚至爲踰牆穿穴之行，而曾不以爲恥者，何故乎？由其有《紅樓夢》、《西廂記》諸書，以爲之誘導也。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舉其一二，可以類推矣。夫小說者社會心理之反映也，使社會上無此等人物，此等事實，則小說誠無由成。然社會者，又小說之反映也。因有小說，而此等心理益綿延于社會。然則社會也，小說也，殆又一而二，二而一者矣。小說之所以能具有若是魔力者，何也？【略】人類之對于社會，必不能無觖望不平之時。不平則鳴，而著述之事興焉，小說者，亦著述中之一種也。如專制之淫威，人所同惡者也。雖惡之而無如之何，然其惡之之情，固未嘗或忘也。于斯時也，而有若《水滸傳》者出，助阨塞不平之英雄以張目，而排斥社會上種種有權力之人，則其爲社會所歡迎，無待言矣。又如婚姻之不自由，亦人所同惡者也，雖惡之而無可如何，然其惡之之心，亦未嘗或忘也。于斯時也，而有若《紅樓夢》者出，助一般之癡男怨女以張目，而排斥阻礙其愛情者之非，則其爲社會所歡迎，又無待言矣。【略】抑小說之作用，又有一焉，曰堅人之自信力。【略】夫人孰敢爲殺人(禦)〔越〕貨之事，以干犯社會之秩序者？然有一《水滸傳》以援助之，則儼然以魯智深、武二哥自居矣。人孰敢爲踰牆穿穴之行，以干犯名教者？然有一《紅樓夢》以援助之，則儼然以賈寶玉、林黛玉自居矣。不惟藉此爲口實，以抵抗世人之譏評，抑其心亦不以其所行者爲非矣。又不惟行之者不以爲非，即世人之譏評之者亦從而宥恕之矣。【略】如右所述，則小說之勢力，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其功用則雖至嚴密之法律，至精微之宗教，殆不足以勝之，亦可謂偉大矣。夫天下萬事萬物，無不可利用者。小說之勢力，偉大如此，利用之則可以得福，不能利用之，則將以召禍，又可斷言矣。

又第四章《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　今請列舉小說與他種文學之異點：

一、小說者，通俗的而非文言的也。一國之文字，大抵可分爲三種：一古文。【略】一普通文。【略】一通俗文。如向來通行之白話小說，及近人所演之白話書報是已。【略】今吾國能通上古文與普通文之人，不過一小部分而已。其一大部分之人，皆僅用通俗文者也。而各種書籍，殆無不用上古文與普通文者。試問：此一大部分之人，何由而滿足其文學之慾望乎？其競趨而讀通俗文之小說，蓋勢使然矣。且古文與通俗文，各有所長，不能相掩。句法高簡，字法古雅，能道人以美妙高尚之感情，此古文之所長也。敘述眼前事物，曲折詳盡，纖悉不遺，此通俗文之所長也。文字之用，不外說理、敘事、表情三者。古文所說之理，所敘之事，所表之情，固非通俗文所能有。通俗文所敘之事，所說之理，所表之情，又豈古文所能有乎？惟如是也，故雖文人學士，深通古文者，而其好讀小說，亦與常人無異矣。一、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凡事空談玄理則難明，舉例以示之則易曉。此讀哲學書者所以難於讀歷史也。孔子曰：「我欲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亦謂此也。凡著小說者，固各有其所主張，然使爲空言以發表之，則一篇論說文字耳，必不能爲社會所歡迎。今設爲事實以明之，而其所假設者，又係眼前事物，則不特淺近易明，抑且饒有趣味，其足以引人入勝，宜矣。且法語難從，巽言易入。爲空言以發表意見者，侃侃直陳，排斥他人之所主張，以伸張我之所主張，法語之類也。借實事以動人者，初不必直陳其是非，但敍述事實，使讀者之喜怒哀樂，自然隨之爲轉移，巽語之類也。其在文學上占一特別位置，不亦宜乎。一、小說者，理想的而非事實的也。而小說雖爲事實的，然其事實，乃理想的事實，而非事實的事實，此其所以易于恢奇也。【略】他種書籍，多記載事實界之事實者，故不能十分恢奇。小說則記載理想界之事實者，理想界之事實，無奇不有，斯小說亦無奇不有，其所以易擅勝場者，非著者才力使然，實材料使然也。一、小說者，抽象的而非具體的也。斯理想界之事實，皆抽象的，而非具體的，此其所以美于天然之事實也。夫觀自然之景物者，有時轉不如讀圖書之樂。實際之事物，斷不能如戲劇之足以動人，一抽象的，一具體的。小說所述之事實，皆爲抽象的，故其意味，較之自然之事，常加一倍之濃深，敘善人則愈覺其善，敘惡人則愈覺其惡，敘可愛之物，則愈覺其可愛，狀可憎之態，則愈覺其可憎，其使讀者悲喜無端，涕淚交集，宜矣。一、小說者，複雜的而非簡單的也。凡事詳切言之則易曉，渾括述之則難明。老僧談禪，聽者欲卧。偶過邨間茶肆，有執鼓板，踞高座，說故事者，則流連忘返矣。

又第五章　譯本小說不及自著之點亦有二：一、矯正社會惡習之功力較

小也。小說之所以能矯正社會之惡習者，以其感人之深。其感人之所以深，以其所敘述之事實，所陳說之利害，與讀者相切近也。譯本小說，所敘述之事實，皆外國之事實，所陳說之利害，亦皆外國之利害。此等觀念，吾輩對之平時既少體會，臨時讀之亦必漠然，而感動人之功效，不可得見矣。夫人類之闕點，各國誠多相同者，箴規外國人之小說，亦未始不可移之以箴規本國人。然一人也，其往往有待于箴規之事同，而其所以箴規之之術當異。語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教育之所以貴因人而施。而箴規國民之闕失者，亦不可不隨其社會之性質而異焉者也。外國小說，本非爲我國人而作，雖未必無感動我國人之力，然校之我國人所著，則其功用必不可同日而語矣。一、趣味不如自著者之濃深也。各國國民之好尚，互有不同。外國人所以爲樂者，未必我國人亦以爲樂，此無可如何也。自著之小說，本爲吾國社會之產物，且多以投合社會之心理而作者。外國小說則不然，故不免有格不相入之處，此中雖無優劣然否可論，然欲吾國人好讀外國人所著之小說，亦如中國人自著之小說，則必不能矣。中國舊有之小說，汗牛充棟。然佳者實不及千分之一，除十餘種著名之作外，皆絕無意識，不堪卒讀者也。然此等我輩所視爲不堪卒讀之小說，正下流社會所嗜之若命者，而小說之毒遂由此深中于社會矣。故今日欲藉小說之力以牖民，第一步即須與此等惡小說戰，必能摧陷廓清之。

又第六章《中國舊小說之缺點及今日改良之方針》　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吾前既屢言之矣，平心論之，則中國社會，受小說之害者深，而蒙小說之賜者少。此皆由撰著小說者，無道德，無智識，貿然以迎合社會爲宗旨，有以致之也，請得而備言其害：一曰誨盜。【略】一繙其書，凡恃武力以求逞者，莫不以個人爲之動機，曾未聞有以保護國家社會之公益爲念者。縱不能爲《水滸傳》，幷不能爲《蕩寇志》邪，噫！一曰誨淫。社會之腐敗，其原因甚多，而淫其尤甚焉者也。【略】向之著寫情小說者，初未嘗有見于此也，徒教人以挾妓飲酒，踰牆穿穴，一夫多妻，諸不道德之事而已。使人人心目中有一才子佳人之思想，視寡廉鮮恥之事，恬然不以爲非。【略】一曰長迷信倚賴之習。人貴自立，中國之舊小說則動喪人自立之性者也。【略】一曰造作荒誕無稽之語以壞國民之智識也。小說者，文學的，而非科學的歷史的也，誠不能責之以敘述實事。然書中所敘述之事，出于意造可也，而必不能不衷于情理。如欲述一貧兒驟致富厚，謂其掘地得金可也，謂其得點石成金之術，不可也。【略】中國小說，類此者十七八，故與之習者，不特不明事理之眞，亦且無研究之思，遂至以愚陋閉塞聞於天下。如右所述不過舉其弊之尤大者。【略】啓迪愚蒙則如左所列諸端誠不可不注意也。一、道德心宜充足也。【略】一、智識宜求完備也。有道德心矣，能自主張其所見矣。然智識或不完備，則其所主張者先已陷于誤謬，其貽害于社會者亦必非淺鮮。【略】一、閱歷宜求廣博也。小說者所以描寫社會之情狀者也，以其文體主于詳悉，故描寫一現狀，又必有種種之現狀以輔佐之，且有時必須藉反對之現狀以資比較，而後其精神乃益顯。故作小說者，其宗旨雖可專主於描寫一種社會，然於他種社會之情形，亦不可不知者也。如敘述通都大邑，必更寫一窮鄉僻壤以資對照。敘述富貴家豪侈之狀，則必更寫一貧賤之家，窮窶之態，以資烘託。使著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應用將有所窮，而所作即因之減色矣。一、文學宜求高尚也。道德心充足矣，智識完備矣，閱歷充足矣，然無文學以運用之，則此等材料，悉成廢物矣。同一事實也，長于文學者敘之，則精神活現，可泣可歌。使不能文學者敘之，則生氣索然矣。彼《水滸》、《紅樓》等之所以有名于社會者，非徒以其宗旨之正大，理想之高尚，亦以其文學之優美也。故作小說猶築室焉，道德心其基礎，閱歷知識其材料，文學則運斧斤之匠人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信哉。抑予猶有一言，欲貢獻于今日之小說界者，則作小說，當多用白話體是也。吾國今日小說，當以改良社會爲宗旨，而改良社會，則其首要在啓迪愚蒙。若高等人，則彼固別有可求智識之方，而無娛于小說矣。今之撰譯小說者，似爲上等人說法者多，爲下等人說法者少，願小說家一思之。

夢生《小說叢話》　中國小說最佳者，曰《金瓶梅》，曰《水滸傳》，曰《紅樓夢》三部，皆用白話體，皆不易讀。《水滸傳》寫豪傑義氣，《紅樓夢》寫兒女私情，《金瓶梅》則寫奸盜邪淫之事。故《水滸》、《紅樓》難讀，《金瓶梅》尤難讀。能讀此三書而能大徹大悟者，便是眞能讀小說書人，便是眞能讀一切書人。《金瓶梅》是異樣妙文，《水滸》、《紅樓》亦是異樣妙文，吾無從軒輊，而吾亦不必強爲軒輊。吾所謂能讀小說者，非粗識幾字，瞭解其中事實如何如何也。善讀小說者，賞其文；不善讀小說者，記其事。善讀小說者是一副眼光，不善讀小說者又是一副眼光。

孫毓修《演義叢書序》 劉歆《輯略》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既云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必辭語淺凡，婦稚都解可知。【略】魏、晉以來世歷綿邈，言語文字隨名物制度而變遷者何限，小說以和易通俗，使人樂觀爲要，若託辭高古，述旨奧衍，必學士而知其趣，箋注而通其情，則與芻蕘狂夫之旨刺謬矣。南宋之時，有識此意者，取當時文言一致之調，撰成說部，名曰平話，亦稱演義。其書既出，流行廣遠，如水銀瀉地，無微不入，六經以外，惟此不祧；雖有以漢、唐小說行家者，不如演義小說入人之深矣。若是者何也？爲其婦稚都解，而順乎人情故也。以文學言，散文之有演義，猶韻語之有院本，附庸之部，蔚爲大邦，江河萬古，豈得廢之？南宋至今，世歷八百，文言之遷流未大甚也，故仿羅貫中、施耐菴之體而作者，如響之斯應。士大夫莫不欲因文以見道，著書以垂後，然標經史以諭俗，雖善弗從，則惟演義小說微詞託諷，勸一警百，亦一命之士報國之秋也。乃近世作者，郢書燕說，體格日卑，誨盜誨淫，貽譏大雅，迷途愈遠，坐失良機，知微之士所爲慨然嘆惜者也。用是發願，欲以羅、施之文，演鄒、魯之義，資人嗢噱。體仿《虞初》，引人入勝；道在識大，或編或譯，惟善之從。

《清稗類鈔・著述類・小說之盛行》 好小說家言者，首推紀文達公昀詼諧善談，今所傳《灤陽消夏錄》、《續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姑妄聽之》是也。袁枚嘗作《子不語》，然不及其雅飭。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尤爲卓絕，其敘事簡古，人比之司馬遷《史記》。餘如金人瑞之《西城風俗記》，湯傳楹之《閒餘筆話》，余懷之《板橋雜記》，吳翊鳳之《秋燈叢錄》，均能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至章回小記，自達海以滿字譯《三國演義》以教旗人，而忠毅公額勒登保直視同古兵法，破川楚教匪，爲一朝名將，此亦可見小說之有裨實用矣。若呂撫之《二十四史通俗衍義》，蔡奡之《東周列國志》，胡爲而之《東漢演義》，褚人穫之改正《隋唐演義》，雖較之《三國演義》文質殊體，雅俗異態，而貞百慮於一致，驅萬途於同歸，亦能使紛煩衆理，無倒置之乖，殽雜羣言，無棼絲之亂，譬如葑菲，節取焉可也。言情之作，則莫如曹寅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爲妙，神與物遊，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至善評小說者，則推金人瑞，筆端有刺，舌底瀾翻，亦爽快，亦敏妙，鍾惺、李卓吾之徒望塵莫及矣。文章游戲，繆艮所作，近代則之，厥風大暢，東方譎諫，淳于滑稽，其於世道人心蓋亦有功不少矣。

王國維《文學小言》 《三國演義》無純文學之資格，然其敘關壯繆之釋曹操，則非大文學家不辦。《水滸傳》之寫魯智深，《桃花扇》之寫柳敬亭、蘇昆生，彼其所爲，固毫無意義。然以其不顧一己之利害，故猶使吾人生無限之興味，發無限之尊敬，況於觀壯繆之矯矯者乎？若此者，豈眞如汗德所云，實踐理性爲宇宙人生之根本歟？抑與現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較，而益使吾人興無涯之感也？則選擇戲曲小說之題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懺綺詞人《檮杌萃編序》 說部中之工於摹寫世俗情狀者，莫如《儒林外史》，近世規仿之者，若《官場現形記》，若《海上花列傳》，若《九尾龜》等，亦可謂「窮形盡相」，無態不搜矣。然所摹寫者，仍不外乎具鬼之形狀，居鬼之名稱者，與兩峰先生之《鬼趣圖》，殆無以異。若夫能寫貌爲人而心爲鬼，名爲人而實爲鬼，則惟施耐庵之《水滸傳》，曹雪芹之《紅樓夢》而已。耐庵之寫高俅、西門慶、雪芹之寫薛蟠、賈瑞輩，猶是具鬼之形狀，居鬼之名稱者；至其寫宋江，寫吳用，寫寶釵，寫妙玉，則固明明一完好之人也，而有識者一見而知其爲鬼。作者未嘗著一貶詞，而紙上之聲音笑貌，如揭其肺肝，如窺其秘奧。畫皮畫骨，繪影繪聲，神乎技矣。吾友誕叟所著之《檮杌萃編》，彷彿近之。

弁山樵子《紅樓夢發微》 《紅樓夢》一書，自表面觀之，所紀爲一家之事實，所言皆兒女之私情，與《三國》之帝蜀黜魏，表章諸葛，《水滸》之罪宋政不綱，《西廂》之譏微之薄幸，《金瓶梅》之假借西門慶影射東樓、口誅筆伐，爲父復仇之自有其作書之本意流露於字裏行間者異矣。

太冷生《古今小說評林》 中土說部敘戰鮮有佳者。《三國》敘戰過多，自易流於板滯；《水滸》意不重此，且腐敗之官軍與寇盜戰，宜無足觀；《野叟曝言》敘戰較佳。外國小說敘戰之佳，因國家徵兵制國民身隸兵籍者多，故寫來自多生氣。

陳獨秀《答胡適之》 玄同先生謂《聊齋志異》全篇不通，雖未免過當，然作者實無文章天才，有意使典爲文，若醜婦人搽胭抹粉，又若今之村學究滿嘴新名詞，實在令人肉麻。吾國劄記小說，以愚所見，最喜《今古奇觀》，文

筆視《聊齋》自然得多，取材見識亦略高，所述杜十娘、宋金郎二事，舊劇家盛演之，觀者咸大歡迎，而原書之聲價反在《聊齋》下，毋乃世人惑於堆砌之套語浮詞乎。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稱《水滸》、《紅樓》等爲古今說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書描寫惡社會，眞如禹鼎鑄奸，無微不至，《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遠不及也。乃以其描寫淫態而棄之耶？則《水滸》、《紅樓》又焉能免。卽名曲如《西廂記》、《牡丹亭》，以吾輩迂腐之眼觀之，亦非青年良好讀物，此乃吾國文學缺點之一。足下及玄同先生以爲如何？

胡適《寄陳獨秀答錢玄同》　錢先生所論【略】其評《老殘遊記》，尤爲中肯。適客中無書，所舉諸書皆七年前在上海時所見，文成後思之，甚悔以《老殘遊記》與吳趼人、李伯元並列，今讀錢先生之論，甚感激也。適於錢先生所論，亦偶有未敢苟同之處，今略記之，以就正於足下及錢先生。（一）錢先生云「至於近世《聊齋志異》諸書直可謂全篇不通。」此言似乎太過。《聊齋志異》在吾國劄記小說中，以文法論之，尙不得謂之「全篇不通」，但可譏其取材太濫見識鄙陋耳。（二）神怪不經之談，在文學中自有一種位置，其功用在於啓發讀者之理想。如《西遊記》一書，全屬無中生有，讀之使人忘倦。其妙處在於荒唐而有情思，詼諧而有莊意。其開卷八回記孫行者之歷史，在世界神話小說中實爲不可多得之作。全書皆以詼諧滑稽爲宗旨，其寫猪八戒，何其妙也。又如孫行者爲某國王治病一節，尤諧謔可喜，似未可與《封神傳》之類相提並論也。（三）《七俠五義》在第二流小說中，尙可稱佳作，其書亦似有深意。如宋仁宗在史上爲明主，而此書乃記其貴爲天子而不知其生身之母淪爲乞丐，聖明天子固如是乎。其書寫人物略有《水滸》之遺意，其前半之蔣平，後半之智化，皆能栩栩生動，似未可以「誨盜」一端抹殺其好處也。（四）錢先生以《三國演義》與《說岳》並舉，亦似未盡平允。《三國演義》在世界「歷史小說」上爲有數的名著，其書謬處在於過推蜀漢君臣而過抑曹孟德。然其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且三國一時代之史事最繁複，而此書能從容記之，使婦孺皆曉，亦是一種大才，豈作《說岳》及《薛仁貴》《狄青》諸書者所能及哉。（五）錢先生謂《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六書爲小說之有價值者，此蓋就內容立論耳。適以爲論文學者固當注重內容，然亦不當忽略其文學的結構。結構不能離內容而存在，然內容得美好的結構乃益可貴。今卽吳趼人諸小說論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爲全德的小說。以小說論，似不在《二十年怪現狀》之下也。適以爲《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二十年怪現狀》諸書，皆爲《儒林外史》之產兒，其體裁皆爲不連屬的種種實事勉強牽合而成，合之可至無窮之長，分之可成無數短篇寫生小說。此類之書，以體裁論之，實不爲全德。若我佛山人經意結構之作如《恨海》《九命奇冤》，則與此類大不相同矣。《二十年怪現狀》在上所舉同類之書中，獨爲最上物。所以者何？此書以「我」爲主人，全書中種種不相關屬之材料，得此一個「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統系，此其特長之處，非李伯元所及。《孽海花》一書，適以爲但可居第二流，不當與錢先生所舉他五書同列。此書寫近年史事，何嘗不佳，然布局太牽強，材料太多，但適於劄記之體（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類）而不得爲佳小說也。其中記彩雲爲某妓後身，生年恰當某妓死時，又頸有紅絲爲前身縊死之證云云，皆屬迷信無稽之談，錢先生所謂「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者是也。適以爲以小說論，《孽海花》尙遠不如《品花寶鑑》，《品花寶鑑》爲乾嘉時京師之《儒林外史》，其歷史的價值，甚可寶貴。淺人以其記男色之風，遂指爲淫書，不知此書之歷史的價值正在其不知男色爲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後吾國道德進化時，《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號中將有人痛罵今日各種社會寫實小說爲無恥誨淫之書者矣。（美國人驟讀此種小說，定必駭怪，同此理也。）故鄙如《孽海花》、《官場現形記》諸書之不知嫖妓納妾爲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後吾意以爲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趼人兩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質之足下及錢先生以爲何如？（第二流正多佳作，如《鏡花緣》一書，爲吾國倡女權說者之作，寄意甚遠。其寫林之洋受纏足之苦一節，命意尤顯。以錢先生未及此書，故一及之。）

又《答錢玄同》（存目）

錢玄同《寄陳獨秀》　弟以爲古代文學，最爲樸實眞摯。始壞于東漢，以其浮詞多而眞意少也。弊盛于齊梁，以其漸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實爲文學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燕山外史》、《聊齋志異》、《淞隱漫錄》諸書，直可謂全篇不通。戲曲小說，爲近代文學之正宗，小說因多用白話之故，用典之病尙少，（白話中罕有用典者，胡君主張采用白

話，不特以今人操今語，於理爲順，卽爲驅除用典計，亦以用白話爲宜。弟于胡君采用白話之論，固絕對贊同者也。）傳奇諸作，卽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書》文句，尤爲拉雜可厭。弟爲此論，非榮古賤今，弟對於古今文體造句之變遷，決不以爲古勝於今，亦與胡君所謂「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菴、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同意，惟用典一層確爲後人劣於前人之處，事實昭彰不能爲諱也。【略】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爲美文，此爲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弟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於小說爲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惟此皆就文體言之耳。若論詞曲小說諸箸，在文學上之價值，竊謂仍當以胡君「情感」「思想」兩事爲標準，無此兩事之詞曲小說，其無價值亦與「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相等。故如元人雜曲，及《西廂記》、《長生殿》、《牡丹亭》、《燕子箋》之類，詞句雖或可觀，然以無「高尚思想」「眞摯情感」之故，終覺無甚意味。至於小說，非誨淫誨盜之作，（誨淫之作，從略不舉。誨盜之作，如《七俠五義》之類是。《紅樓夢》斷非誨淫，實足寫驕侈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紈袴公子耳。《水滸》尤非誨盜之作，其全書主腦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義，施耐菴實有社會黨人之思想也。）卽神怪不經之談，（如《西遊記》《封神傳》之類。）否則以迂謬之見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國演義》《說岳》之類。）最下者，所謂「小姐後花園贈衣物」「落難公子中狀元」之類，千篇一律，不勝縷指。故詞曲小說，誠爲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前此所謂文學家者，類皆喜描寫男女情愛，然此等筆墨，若用寫實派文學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價值，若出于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則無絲毫價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屬于前者殆絕無，屬於後者則滔滔皆是。）以弟寡陋，以爲傳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價值，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菴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三書耳。今世小說，惟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三書爲有價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爲小說，描寫人生眞處，足爲新文學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謂公等碌碌，無足置齒者矣。劉鐵雲之《老殘遊記》，胡君亦頗推許，吾則以爲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爲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黃，尤足令人忍俊不禁。總之小說戲劇，皆文學之正宗。論其理固然，而返觀中國之小說戲劇，與歐洲殆不可同年而語。

又《再寄陳獨秀》（存目）

又《寄胡適之》（存目）

又《答胡適之》（存目）

李夢陽《郭公謠跋》 李子曰：「世嘗謂刪後無詩，無者謂雅耳，風自謠口出，孰得而無之哉？今錄其民謠一篇，使人知眞詩果在民間。於乎，非子期孰知洋洋峨峨哉！」

又《弘德集序》 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眞？」王子曰：「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旣歷胡，乃其曲烏得不胡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謳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

又《缶音序》 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往往知詩不作秀才語，如缶音是已。

李開先《市井艷詞序》 憂而詞哀，樂而詞褻，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尙〔山坡羊〕，嘉靖初尙〔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商，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詞譁於市井，雖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艷褻狎，不堪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與之

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眞詩祇在民間。《三百篇》太半採風者歸奏，予謂今古同情者此也。【略】孔子嘗欲放鄭聲，今之二詞可放，奚但鄭聲而已。雖然，放鄭聲，非放鄭詩也，是詞可資一時謔笑，而京韵、東韵、西路等韵，則放之不可，不亟以雅易淫，是所望於今之典樂者。

又《市井艷詞又序》 予詞散見者勿論，【略】至於市井艷詞，鄙俚甚矣，而予安之，遠近傳之。米南宮嘗謂東坡：「世皆以某爲狂，請質之。」東坡笑曰：「吾從衆。」予之狂於詞，其亦從衆者歟？

又《市井艷詞後序》 正德初，尙〔山坡羊〕，嘉靖初，尙〔鎖南枝〕。〔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鎖南枝〕亦有二，有南無北。一北一南者，北簡而南繁，聲歌繁簡亦隨之，然而相類。有南無北者，一則句短而碎，一則長短夾雜，而歌聲奐然不同。【略】但二詞頗壞人心，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尙，所謂懲創人之逸志，正有須乎此耳。

《詞謔・時調》 有學詩文於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傳唱《鎖南枝》，則詩文無以加矣。」請問其詳，崆峒告以：「不能悉記也。祇在街市上閒行，必有唱之者。」越數日，果聞之，喜躍如獲重寶，卽至崆峒處謝曰：「誠如尊教。」何大復繼至汴省，亦酷愛之，曰：「時調中狀元也。如十五國風，出諸里巷婦女之口者，情詞婉曲，自非後世詩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眞也。」每唱一遍，則進一杯酒。終席唱數十遍，酒數亦如之，更不及他詞而散。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巖、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僞病之，不知叙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若以李、何所取時調爲鄙俚淫褻，不知作詞之法、詩文之妙者也。詞錄於後，以竢識者鑒裁：「傻俊角，我的哥，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卧。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古今諺・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觱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爲《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鐘，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言，出于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

楊慎《詞品・北曲》 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韵，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尙海鹽曲，士夫稟心房之精，縱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

又《醉落魄》 時調〔醉春風〕爲元曲〔醉羅歌〕，實卽宋詞〔醉落魄〕之訛。

徐渭《奉師季先生書》 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

《顧曲雜言・時尙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髮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賤，並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墌，嗜之獨深，丙夜開尊，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篥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里耳如此，況眞雅樂乎？

《雲間據目鈔・記風俗》 歌謠詞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輩諧謔，及府縣士夫舉措稍有乖張，卽綴成歌謠之類，傳播人口。而七字件尤多，至欺誑人處，必曰「風雲」。而里中惡少，燕間必羣唱〔銀紐絲〕、〔乾荷葉〕、〔打棗竿〕，竟不知此風從何起也。

袁宏道《答李子髯》 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眞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

枝」。

又《叙小修詩》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又《與伯修》 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苦，弟以〔打草竿〕、〔擘破玉〕爲詩，故足樂也。

又《陶孝若枕中囈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爲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爲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略】要之情眞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於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

王驥德《曲律・論曲源》 金章宗時，漸更爲北詞，如世所傳董解元《西廂記》者，其聲猶未純也。入元而益漫衍其製，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於絃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嘵以殺，南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嘆，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始猶南北畫地相角，邇年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桿撥，盡效南聲，而北調幾廢。何元朗謂：「更數世後，北曲必且失傳，宇宙氣數，於此可覘。至北之濫流而爲〔粉紅蓮〕、〔銀紐絲〕、〔打棗竿〕，南之濫流而爲吳之〔山歌〕，越之〔采茶〕諸小曲，不啻鄭聲，然各有其致。緜茲而往，吾不知其所終矣。

又《雜論上》 北人尚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閫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鄭、衛諸風，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客座贅語・諺語》 南都閭巷中常諺，往往有麄俚而可味者，漫記數則，如曰：「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腳。」曰：「熱竈一把，冷竈一把。」曰：「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曰：「饒人不是癡，過後得便宜。」曰：「人算不如天算。」曰：「捉賊不如放賊。」曰：「好男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曰：「有孺自然香，何必當風立。」曰：「日食三飧，夜眠一覺，無量壽佛。」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戚。」曰：「強龍不壓地頭蛇。」曰：「燈臺照人不照己。」曰：「酒在口頭事在心頭。」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曰：「若要好，大做小。」曰：「吃得虧，做一堆。」曰：「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曰：「牡丹雖好，綠葉扶持。」曰：「鍋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曰：「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的貼天飛。」曰：「爛泥搖樁，越搖越深。」此言雖俚，然于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邇言所以當察也。

又《俚曲》 里衖童孺婦媼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妝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竿〕等，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閒、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吕坤《書小兒語後》 小兒皆有語，語皆成章，然無謂。先君謂：「無謂也更之。」又謂：「所更之未備也。」命余續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兒原語而演之。語云：「教子嬰孩。」是書也，誠鄙俚，庶幾乎嬰孩一正傳哉！乃余竊自愧焉。言各有體，爲諸生家言，則患其不文；爲兒曹家言，則患其不俗。余爲兒語而文殊不近體，然刻意求爲俗弗能，故小兒習先君語如說話，莫不鼓掌躍誦之，雖婦人女子亦樂聞而笑，最多感發。習余語如讀書，謇謇悟悟，無喜聽者。拂其所好，而強以所不知，理固宜然。嗟嗟！兒自有不兒時，卽余言或有裨(施)於他日萬分一，第恐小兒徒以爲語，人徒以爲小兒語也。無論文俗，總屬空談，雖仍小兒之舊語可矣。先君何庸更，余何庸續且演哉？重蒙養者其繹思之。

馮夢龍《序山歌》 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爲，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爲情眞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眞，不亦可乎？抑今

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眞情，發名教之僞藥，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

又《夾竹桃前叙》 三句山歌一句詩，中間四句是新詞。偷今換古，都出巧思。郎情女意，疊成錦璣，編成一本風流譜，賽過新興《銀鉸絲》。

又《後序》 無中生有把歌翻，詩句拈來湊巧難。從詩次序，並不妄刪。郎情女意，並非妄談。唱子箇樣山歌，普天下箇人兒齊來聽，賽過清明三月三。

又《古今笑自叙》 龍子猶曰：人但知天下事不認眞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風俗，皆以太認眞而至于大壞。何以故？胥庭之世，標枝野鹿，其人安所得眞而認之？堯舜無所用其讓，湯武無所用其爭，孔墨無所用其教，管商無所用其術，蘇張無所用其辯，蹻跖無所用其賊，如此，雖億萬世而泰階不歌可矣。後世凡認眞者，無非認作一件美事。既有一美，便有一不美者爲之對，而況所謂美者，又未必眞美乎！姑淺言之，即如富貴一節，錦褥飄花，本非實在。而每見世俗輩，平心自反，庸碌猶人，才頂卻進賢冠，便爾面目頓改，肺腸俱變，瞷夫媚子又從而逢其不德。此無他，彼自以爲眞富貴，而旁觀者亦遂以彼爲眞富貴。孰知螢光石火，不足當高人之一笑也。一笑而富貴假，而驕吝忮求之路絕；一笑而功名假，而貪妒毀譽之路絕；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標榜倡狂之路絕；推之，一笑而子孫眷屬皆假，而經營顧慮之路絕；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而背叛侵陵之路絕。即挽半世而胥庭之，何不可哉！則又安見夫認眞之必是而取笑之必非乎？非謂認眞不如取笑也，古今來原無眞可認也。無眞可認，吾但有笑而已矣，無眞可認而強欲認眞，吾益有笑而已矣。野蕈有異種曰「笑矣乎」，誤食者，輒笑不止。人以爲毒，吾願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過日子，豈不太平無事億萬世？于是集《古今笑》三十六卷。

又《廣笑府序》 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夫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仰，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復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廣笑府》，集笑話也，十三編猶云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堯與舜，你讓天子；我笑那湯與武，你奪天子，他道是沒有個傍人兒覷，覷破了這意思兒也不過是個十字街頭小經紀。還有什麼龍逢，比干，伊和呂，也有什麼巢父、許由、夷與齊，祇這般唧唧噥噥的，我也那裏工夫笑着你。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釋迦佛五千卷的文字，乾惹得那些道士們去打雲鑼，和尚們去打木魚，弄兒窮活計，那曾有什麼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達磨老臊胡來，把這些乾屎橛的渣兒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頭兒，你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又笑那張道陵、許旌陽，你便白日升天也成何濟？只這些未了精精兒到底來也祇是一淘冤苦的鬼。住住住！還有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

《陶庵夢憶・柳敬亭說書》 余聽其說景陽崗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嘣夬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譽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閑中著色，細微至此。【略】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瓬靜遞，欸欸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靜志居詩話・雜謠歌辭》 昔漢孝武立樂府，采歌謠，班孟堅謂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故郭茂倩編《樂府詩集》，雜謠歌辭，包括無遺。余特仿其例，摭采附於卷末。惟夫童謠輿誦，及田家雜占，未嘗師法古人，出於天地自然之音。世治之汙隆，人材之邪正，莫不一本好惡之公。所謂「詩可以觀」者是已。繹逐燕之旨，知革除本自皇衷，諷雨帝之言，信奪門元非人事。苟察於耳，介葛盧之於牛，亓師翁偉之於馬，公冶長之於鳥，猶將欣然遇之，載諸篇籍。矧無戾於春女之思，秋士之悲者乎。年來史局雖開，汗青無日，留此以俟撰《五行志》、《循吏傳》者采擇焉。

又《无名子・廣東歌堂詞》 粵俗好歌，語多雙關，詞不必雅，然情必極。先嫁一夕，戚懿與席者，名坐歌堂。歌詞有云：「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

粒淚珠紅。」又云：「燈心點著兩頭火，爲孃操盡幾多心。」天機所觸自然合韻。又有《道別》三首云：「採蓮去時江水深，採蓮歸時江樹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燒火成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老龍山下有狂風，老龍山上月朦朧。檳榔勸郎郎不醉，姑負奴唇一點紅。」

又《潯州士女相思曲》「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祇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長在樹，孃不年年伴女兒。」此曲載吳洪《粵風續》九，是潯州士女所歌，而《廣東新語》亦有之。王貽上云：「雖侏儒之音，與樂府《子夜》《讀曲》相近。」

《薑齋詩話》卷下 清商曲起自晉、宋，蓋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猶今之〔劈破玉〕、〔銀紐絲〕耳。操觚者，卽不惜廉隅，亦何至作〔懊儂歌〕、〔子夜讀曲〕。

《廣東新語・粵歌》 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豔，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爲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爲歌伯。其娶婦而親迎者，壻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爲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壻或捉筆爲之，或使伴郎代艸。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華斐美者爲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閣。此卽唐人催粧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爲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調蹋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爲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祇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早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飛。無望鬉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鬉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祇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既嫁，人率稱之爲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爲處子，猶士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櫈井頭共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筲箕。筲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笋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蕩恣，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清河綰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瀉。」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瀉者覺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爲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采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爲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絙爲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姐妹雙雙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東莞歲朝，貿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尋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簨子爲節。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

唇舌間，不清以濁，當爲羽音。歌則清婉涵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語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

又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爲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略】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㭎月姑」。其歌曰〔月歌〕。蜑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

又　東西兩粵皆尚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鄺露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鴛鴦囊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爲天姬隊，天姬者，峒官之女也。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子相與踢歌赴之，相得則唱詶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趙龍文云：「傜俗最尚歌，男女雜遝，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句，專以比興爲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傜語不能盡曉，爲箋譯之如此。」

又《采詩歌》　古者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吾越婦女，雅好爲歌，謠詩多有發情止禮義，可以傳於後世者。蓋教婦人女子，莫善於詩。誠得老婦采之以獻，如古之制，使閨門之內，無上下貴賤，皆用其風之正者，被諸管絃，一歌一詠，以陶淑性情，斯亦王化之一助也。考風之正者始《關雎》，而爲文王妾媵之所作。【略】然則詩歌者，婦人女子之事，所貴乎貞，貞斯可傳而已矣。

張爾翮《劉三妹歌仙傳》（存目）

《寒夜錄》卷上引卓珂月《詞統序》　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

甄敬《詩紀序》　舜命禹曰：「工以納言，時而揚之」，風人親采也。夫世變之趨，有所必至，乃其機微，恆徵于詩。古人采詩觀風，良以此也。【略】夫詩有萬端，要惟情景二者。情動於中，浩然其遏，則足蹈手舞，目視耳聞，觸物成景，即象識心。故風雲月露之形，則古詩之糟粕也，是以其詞實，其旨切，其質厚，非有程式，自包體格，譬元氣生物，形色各殊也。後世昧本逐末，覩偶對者，因爲律體，覩疎越者，因爲散體；覩參差者，因爲雅體，按格采辭，競奇矜巧，推敲作勢，模仿成形，采潘陸之華，謝因綺之實，粧點愈繁，本根益喪，故閭巷歌謠，最爲近古者，則出于自然也。又甚者，乃立諸格，諸勢，諸忌之論，神思氣勢之分，內象外象之辯，是何異鑽木得火，遂執木求火，指盂象日，遂執盂爲日耶。

《堅瓠二集・山歌》　《水東日記》：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頗合宮徵，兼可警勸。如：「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多少漂零在外頭。」與唐裴交泰《長門怨》：「一種蛾眉明月下，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孝標詩：「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合轍。又「南山頭上鵓鴿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女好孤悽。」《水滸傳》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與杜荀鶴《雪詩》：「擁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堅瓠八集・谿峒歌謠》　相思曲云：「妹相思，不作相思到幾時。祇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妹相思，妹有眞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按谿峒初不知歌，有劉三妹遊戲得道，侏儒之音無不通曉，就其聲作歌，爲諧婚跳月之辭，苗人奉以爲式。同時有白鶴秀才亦善歌，與三妹登七星巖絕頂相倡和，音如鸞鳳，流連往復，聽者忘返，已而歌聲寂然，兩人亭亭相對，則已化爲石矣。諸苗遂祀三妹於峒中勿替。

《堅瓠九集・陶眞》　世之瞽者，多學琵琶，演唱古今小說，以覓衣食，謂之陶眞，蓋汴京遺俗也。瞿存齋《過汴》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猶撥琵琶說趙家。」

《堅瓠十集・吳歌》　《吳歌》惟蘇州爲佳，往往得詩人之體。如《月子彎

彎》之歌，瞿宗吉採以爲詞，葉文莊載之《水東日記》。他如「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折開不成好，秋心合著卻成愁。」此（賤）〔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里挑心。」又：「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月沉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高月上遲。」此詞雖屬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狡童》之訕。又：「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閒可，你無男子好孤悽。」此賦體也。又：「樹頭掛網枉求蝦，泥里無金空撥沙。刺潦樹邊栽狗橘，幾時開得牡丹花。」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又《山歌第一》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腳下一缸油，姑嫂兩個賭梳頭。姑娘梳做盤龍髻，嫂嫂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以問陸式齋，陸思之云：「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趨向稍異，則其成就遂大不同。此歌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又《棗謠》 武進翟海槎（永齡），與陸廉伯（簡）並以才學馳名，成化乙酉，陸發解，而翟名最後。以書柬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倒之，反在諸公之上。」蓋以自嘲，因嘲陸云。翟赴南京，患無貲，買棗數十斛，每至市墟，呼群兒至，每兒予棗一掬，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一路童謠載道，聞者爭覓其旅邸訪之，大獲贏利。

戴南山《吳他山詩序》 余游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冶思之所歌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意義之存。其體不出於比、興、賦三者，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世之士多有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意義之少者也。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互有訾警，意中各據一二古人之詩以爲宗主，而詆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詩皆出於有意而所爲自然者，以汩沒於分門戶、爭壇坫之中，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冶思之出於自然，而猶有可觀者矣。

《詩經原始·周南·漢廣》 殊知此詩即爲刈楚刈蔞而作，所謂樵唱是也。近世楚、粵、滇、黔間，樵子入山，多唱山謳，響應林谷。蓋勞者善歌，所以忘勞耳。其詞大抵男女贈答私心愛慕之情，有近乎淫者，亦有以禮自恃者。文在雅俗之間，而音節則自然天籟也。當其佳處，往往入神，有學士大夫所不能及者。

又《芣苢》 蓋此詩即當時《竹枝詞》也。詩人自咏其國風俗如此。或作此以畀婦女輩，俾自歌之，互相娛樂，亦未可知。今世南方婦女登山采茶，結伴謳歌，猶有此遺風云。

《池北偶談·談藝六·粵風續九》（存目）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於六義中，姑置風、雅、頌而言興、賦、比，此三義者，今之邨歌俚曲，無不暗合，矯語稱詩者自失之耳。如「月子灣灣照九州」，興也；「逢橋須下馬，有路莫登舟」，賦也；「南山頂上一盆油」，比也，行之而不著者也。明人多賦，興、比則少。

又 問：「《焦仲卿妻》在樂府中，又與餘篇不同，何也？」答曰：「意者此篇如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乃一人彈唱之詞，無可考矣。」

《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 蓋漢人歌謠，後樂工采以入樂府，其詞多歌當時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是也。【略】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則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

《峒谿纖志志餘·聲歌原始》 諸谿峒初不知歌，善歌自劉三妹始也，三妹不知何時人，遊戲得道，於山谷侏儒之音，所過無不通曉，皆依其聲就其韻而作歌與之，以爲諧婚跳月之辭，其人各奉之以爲式，苗歌有云：「讀詩便是劉三妹」，則非惟歌之，而且讀之，以爲識字通文之藉矣。其時有白鶴秀才者亦善歌，與三妹登粵西七星巖絕頂。相倡酬，音如鸞鳳，聽之者數千人，皆忘返，留連往復，已而歌聲寂然，見兩人亭亭相對，則已化爲石矣。至今月白風清之夜，猶隱隱聞環瓏宛轉之音，諸苗、猺、僮、僮之屬，遂祀劉於洞中勿替，後有作歌者必先陳祀於劉，始得傳唱。其南山之南，別有劉三妹洞，聞遊人遙呼三妹，妹輒應云。

賀貽孫《詩筏》 近日吳中〔山歌〕、〔掛枝兒〕，語近風謠，無理有情，爲近日眞詩一綫所存。如漢古詩云：【略】句似迂鄙，想極荒唐，而一種眞樸之氣，有張、蔡諸人所不能道者。【略】安知歌謠中遂無佳詩乎？每欲取吳謳入情者，彙爲風雅別調，想知詩者不以爲河漢也。

《洪北江詩話·苗歌》 粵中苗歌云：「蝴蝶思花不思草，郎思情妹不思家。」詞雖俚，而亦有古意，不可以苗歌忽之。

《兩般秋雨盦隨筆·山歌》 山歌船唱，有極有意義者。【略】吳船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箇飄零在外頭。」音調悲惋，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臺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謠云：「塘

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了大姑摘小姑。」音節眞如古樂府。又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海葱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襁之以弄璋。牽衣裙，襁之以衣裳。不著地，襁之以寢牀。」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賅括《斯干》。後二節詩甚奇。吳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彎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有姮娥。」凝語亦有致。

又《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蠣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坐吃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李調元《粵風序》　百粵軫翼楚分，雖僻處南陲，然而江山所鍾，流風所激，多有仿屈宋遺風，拾其芳草者焉。第戰國以前，弗與中國通。秦始皇並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其時者僅編戶之民耳，而雕題鑿齒之倫負固者猶故也。潯洲介兩粵之間，其居民之外，惟徭人服化最早。至僮人之出，自元至正始也。狼人之戍，自明宏治始也。當其閉迹巉巖，老死與民不相往來，似尚不知有秦者，其不變化於今之流俗可知也。歌始劉三妹，見於孫芳桂傳。其事頗誕，存而不論可也。余嘗兩至粵矣，潯江俗尚《摸魚歌》，聞而繹之，曰：「此風之餘也。」適友人以吳淇伯所輯粵歌四種見投，其詞粵而古，益信深山窮谷之中，抱瑾握瑜之餘波猶在也。遂總勒四卷，解釋其詞，顏曰粵風。古人云，騷者楚風之餘也，粵近於楚，而楚無風，風者可以補《三百篇》之遺乎。

又《童山文集序》　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爲之難。《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婦女之口，其人初未曾學其辭，頗足爲法何也？情之正也。

劉毓崧《古謠諺序》　《虞書》曰：「詩言志。」《禮記》申其說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大序》復釋其義曰：「詩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觀於此，則千古詩教之源，未有先於言志者矣。乃近世論詩之士，語及言志，多視爲迂闊而遠於事情，由是風雅漸漓，詩教不振。抑知言志之道，無待遠求，風雅固其大宗，謠諺尤其顯證。欲探風雅之奧者，不妨先問謠諺之塗。誠以言爲心聲，而謠諺皆天籟自鳴，直抒己志，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達下情而宣上德，其關係寄託，與風雅表裏相符。蓋風雅之述志，著於文字；而謠諺之述志，發於語言。語言在文字之先，故點畫不先於聲音，簡札不先於應對。自來講點畫者，兼溯聲音之始；工簡札者，兼求應對之宜；然則談風雅者，兼誦謠諺之詞，豈非言語文學之科實有相因而相濟者乎？顧前人裒錄謠諺者，如郭氏茂倩之《古樂府解題》、左氏克明之《古樂府》、劉氏履之《風雅翼》、唐氏汝諤之《古詩解》，則有謠無諺；臧氏懋循之《詩所》、郭氏子章之《六語》，則謠諺並收，然皆以謠諺各列一門，而非以謠諺特編一集。至若周氏守忠之《古今諺》，則有諺無謠，楊氏愼之《古今諺》、《古今風謠》則謠諺分載，然其去取界限不甚謹嚴，故古籍每有闕遺，而今語尤多蕪雜，閱者未能滿其志焉。

王廷紹《霓裳續譜序》　京華爲四方輻輳之區，凡玩意適觀者，皆於是乎聚，曲部其一也。妙選優童，延老技師爲之教授，一曲中之聲情度態，口傳手畫，必極妍盡麗而後出而誇客。故凡乘堅策肥而至者，呼名按節，俾解纏頭。紅氍毹地，燈迴歌扇之光；綵袖迎人，聲送明眸之睞。朱纓白紵，與曉風殘月爭妍，亦所以點染風光，爲太平之景色也。其曲詞或從諸傳奇折出，或撰自名公鉅卿，逮諸騷客，下至衢巷之語，市井之謠，靡不畢具。以徵歌者，不盡文殿，諸師皆以口相授。相沿既久，或習其調而忘其辭，或習其詞而訛其字，或調與詞並失傳。許多名曲，因無藍本，漸歸湮沒，諸部甚憾之。三和堂顏曲師者，津門人也。幼工音律，彊記博聞，凡其所習，俱覓人寫入本頭。今年已七十餘，檢其篋中，共得若干本，不自秘惜，公之同好，諸部遂釀金謀付剞劂，名曰《霓裳續譜》。因多舛誤，請訂於余。余竊惟漢魏以來，由樂府變爲歌行，由歌行變爲詞曲，歐蘇辛柳而外，《花間》得其韻，實甫得其情，《竹塢》得其情華，《草堂》得其樸茂。逮近代之臨川、文長、雲亭、天石、笠翁、悔菴諸公，緣情刻羽，皆足邀其喜怒哀樂之懷。其詞精警，其趣悠長，余之所醉心者，不一而足。每當觸景縈情之會，拈毫吮墨，偶一效顰，頗不至遺譏大雅。至於是編，特優伶口技之餘，其足供諷咏者，僅十之二三。雖強從友人之命，不過正其亥豕之訛，至鄙俚紕繆之處，固未嘗改訂。題籤以後，心甚不安。然詞由彼製，美不能增我之妍，惡亦不能益吾之醜，騷壇諸友，想有以諒之矣。至其中佳製，或瀟灑梨花，蕩颺春日；或淒涼河滿，寂寞秋幃；或金谷芙蓉，跌宕紅兒玉板；或小蠻楊柳，激揚白傅銅琶。當紅豆花開之下，綠窗人靜之餘，手把是編，旋呼名部，循聲核

字，鬯我天懷，欲爲顧曲之風流，固不必遠向江南訪龜年與李謨矣。

盛安《霓裳續譜序》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之於聲也，何獨不然。故村謠野諺，每見鄙於文人；繡口錦心，亦難誇於市井。好尚不同，而雅俗共賞之爲難也。楷堂先生點訂《霓裳續譜》一書，自文人才士之筆，至邨嫗蕩婦之談，靡不畢具。書成之後，意甚恧然。先生之意，豈不以薰蕕並採，遺大雅之譏，其中捧腹噴飯之作，閱者將以之爲口實哉！抑知不然，夫「曉風殘月」，難諧之丈六琵琶；而細管繁絃，又未可調「大江東去」。古人嚼徵含商，形之楮墨，音節各臻其妙，尚有不能強而同者。況此譜流傳，僅爲曲部之衣鉢。按節者不盡定字櫻桃，聞歌者豈盡江東公瑾。必刪其村蕪，訂其疵類，於吾輩之閒居展卷則可矣，其如徵歌者不盡吾輩何！今以其情詞兼麗者，列之於前，可以供騷人文士之娛，下此者亦足悅俗流之耳。因詞檢字，魯魚之誤已無，習之者不舛於宮商，聞之者不疑於羊芊，諸部奉爲指南。詞壇諸公，或可因是而別裁佳製，先生亦可以釋然矣。至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平居著述幾於等身，制藝詩歌而外，偶寄閒情，撰爲雅曲，纏綿幽艷，追步《花間》，竟秘之篋中，抑又何也？於序是譜也問之。

葛霖《霓裳續譜跋》 大塊之氣，噫而爲風。陰陽之氣，薄而成雷。山水之音，激而爲瀑布。松濤瀉壑，鳥語呼花，天上龍吟，雲中鶴唳，其兩大自然之聲乎？學士濡亳，文人染翰，野夫游女，信口謳吟，情文雖所不類，而自然之感發則一也。余雅好聲歌，苦不能擇《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今凡耳觸而成聲，輒神動而天隨也。《霓裳續譜》爲伶部靡靡之音，大雅之士見而輒鄙。然按之宮商，考其音節，恍如天籟之自鳴而自止焉。雖語不笙簧，情同嬉謔，甚無當於採擇，而寓物抒懷，殆亦如采蘭贈芍，爲《三百篇》之所不廢。善讀詩者，當不謂有害於風雅也。

高文德《白雪遺音序》 古人云：「百年三萬六千日，何況人生不百年。」佳哉！醒世之言也。余平生讒陋，一事無成。年來運逾迍邅，寄身異旅，日夕多愁，終歲凡在牀呻吟者三，少愈，勉力閒步至春田處，於案頭翻得詞曲數本，其間四時風景，閨怨情癡，讀之歷歷如在目前。不覺腹中多時積塊，豁然冰釋矣。始知爽心之藥，不徒草木爲功。詢之吾友，曰初意手錄數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後各同人皆問新覓奇，筒封函遞，大有集腋成裘之舉。且暮握管，凡一年有餘，始成大略，雖未足動雅人之興，亦足以暢敘幽情。惟冀閱者於酒酣耳熱之時，少加愛惜足矣。

常琴泉《白雪遺音序》 憶自弱冠廢學，游食江湖，登山臨水，尋勝訪古，舉凡音韻詞曲，無不隨遇鬯懷，人生尋樂之方，何以過之。但賦性懵愚，食粟而已。是歲閏月望後，與平陵華春田二兄會於平昌官舍，見几頭曲詞二帙，乃春田夙昔搜選輯錄也。翻誦其詞，怨感癡恨，離合悲歡，諸調咸備。批閱之餘，不禁胸襟暢美，而積憤夙愁，豁然頓減。古人云：「小快則行吟坐詠，大快則手舞足蹈。」其信然耶！茲之借景生情，緣情生景，雖非引商刻羽，可與漢唐樂府相提並論。而其中之詞意纏綿，令人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其亦可以步碧城十二闌干之後塵乎？泉乃恍然曰：詞無深義，文有別情，吾輩在異鄉中，可藉以暢敘幽情，豈非小快大樂之一助耶？

陳燕《白雪遺音序》 歲丙寅，幸識春田華君，襟懷灑宕，恨相見晚。一日，出自集《白雪遺音》全譜屬予記，未嘗學問，其（上聲）有文章。及翻閱，詞章婉轉悠揚，樂府何讓。撿句成編，匪朝伊夕。噫！春田眞智者也。正如李清照詞云：「也莫向竹邊辜負月，也莫向梅邊辜負雪。」公之同好，未必不拍案驚奇。予雖非同調知音，亦不能不撿搜苦腸，勉爲續貂。碔砆混玉，幸哂諒之。

華廣生《白雪遺音自序》 在昔白雲黃竹，肇起歌謠。石母野人，漸來幽怨。閑思流逸，沉吟芍藥之章；哀感縈紆，惆悵明星之詠。賦長門而躑躅，對團扇以愴恨。自古兒女之私，英雄難免。況春宮苔淺，夏簟陰長，秋帳增寒，冬釭凝蕊，尤足動騷人之離思，感雅客之幽懷者乎？繄古以來，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卷盈乎緗帙。固以籤分甲乙，羅列烏絲，夜歷丙丁，難窮魚繭。而《康衢》之祝，《擊壤》之謠，春女思春之詞，秋士悲秋之詠，雖未能關乎國是，亦足以暢夫人心。然充耳褒如，寓目無所，驟聆絃管，難識性情。故嘗重下緗幃，遙遮蠻榻，綰繩試啓，玉笈時開。聚佳友於蘭臺，各曬便便之腹；吐妙詞於芝室，同吟皙皙之章。聊試寫乎蠅頭，居然成其鴈陣。浹辰猶未成袠，哀然洵可爲編。未敢託意於風人，惟以懸情於樂府。庶幾聞絃知雅，得意忘言矣。無何長安乞米，歷下流連，寒暑遞更，節物時變，積同貫朽，蠹食神仙。誠恐顛倒於奚囊，遂致霉爛於行篋。檢書燒燭，珍惜前功。掩卷沉思，輒圖後效。值五夜從事之日，正三冬足用之資。共賭寸陰，更求暇日。銅龕晝靜，麾翰如飛；銀鵲宵寒，濡毫不輟。雲藍照

眼，蠶眼細字之書，石葉薰衣，龍髓都漿之味。遂將函之桃竹，裹以青縑。重題大雅之吟，流賞清風之什。爰書弁首，用志美談。本非待敍於玉臺，聊寄閒情於彤管云爾。

《粵西偶記》四　粵西徭人服化最早，僮人之忠，自元至正始也。狼人之戍，自明弘治始也。有板徭者，婦人黃蠟泥髮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扇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纍纍若纓絡然。有箭猺者，婦人橫箭於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綉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略】其風俗最尚踏歌，濃妝綺服，越阡度陌，男女雜遝深林叢竹間，一唱百和，雲爲之不流。名曰會閬。自穡事畢至明春之花朝，皆會閬之期也。餘節亦間舉，唯元宵與中秋夕爲盛。有民歌，有徭歌，俱七言，頗相類。其不同者，民歌有韻，徭歌不用韻。民歌體絕句，徭歌體或三句或至十餘句。民歌意多雙關，徭歌專重比興。其布格命意，有出於民歌之外者，雖文人捉筆，不能過也。徭人生於深山窮谷，異言殊服，其歌字皆土音，韻出天籟，譯而通其意。殆亦工於爲詞者。狼人者，亦古槃瓠之苗裔，粵西諸郡處處有之。【略】其俗自幼即習歌，男女皆倚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俟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女以扁擔一條，鐫歌數百字，僅如蠅頭。間以金彩作花卉於上，髹以漆。蓋其俗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贈男以綉囊錦帶諸物，皆女所自製者。約爲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蘇木汁染檳榔並蔞葉石灰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於道，歌聲振林木。【略】狼之爲歌，五言八句，唱時疊作十二句，多用古韻，平仄互押，或隔越跳叶，曲折宛轉，喃喃呢呢，間有一二佳語，頗類六朝情艷。但其中土字土語，十常八九，不譯而縉之，不能曉也。

伍兆鰲《下里歌謠叙》　古之教女子者，內有傅姆婉婉之訓，外有老婦求詩之事，以是爲正人倫、厚風俗之始基也。故《周南》、《召南》，冠於國風。【略】授幼稚以歌謠，其意甚善，而于女子爲尤切。何則？幼稚之年，未識道理，強而聒之，非所樂聞，惟俚俗之歌，入耳而不煩，及其長也，示之以義之所存，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孝弟忠信，恭儉仁愛之德，備聞于五、六歲中，而不自知其功效，視讀書多矣，故曰善也。夫女子治內者也，長宜教之事，幼宜教之歌，而皆不便于入學。幼者入里塾猶可，而貧窶之家，力未能逮，歌以先之，事以後之，可無學而爲賢婦人，故于女子爲尤切也。不揣固陋，作歌詞八十有一篇，義取平庸而詞求鄙俚，間亦以比興出之，將使鄉曲婦人，皆能誦其詞而知其說，而習之以教女子。爲女子者，童而誦之，長而思之，可以感發其善心，而防閑其逸志，雖使童子歌之，亦無不可，其理同也。嗚呼，余兒時慣熟之俚歌，蓋不下四十首矣，雖義蘊不深，而勸戒之義存焉。還鄉以後，寂然不聞。何也？毋亦風俗之愈降耶？

焦循《花部農譚序》　梨園共尚吳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共稱爲「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吳音繁縟，其曲雖極諧於律，而聽者使未覩本文，無不茫然不知所謂。其《琵琶》、《殺狗》、《邯鄲夢》、《一捧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樓》、《紅梨》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於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爲之動盪。郭外各村，於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父，聚以爲歡，由來久矣。自西蜀魏三兒倡爲淫哇鄙謔之詞，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輩，轉相效法，染及鄉隅。近年漸反於舊。余特喜之，每攜老婦、幼孫，乘駕小舟，沿湖觀閱。天既炎暑，田事餘閒，羣坐柳陰豆棚之下，侈譚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爲解說，莫不鼓掌解頤。有村夫子者筆之於冊，用以示余。余曰：「此農譚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爲芟之，存數則云爾。

《花部農譚・兩狼山》　花部有《兩狼山》劇，演楊業死事，則全歸獄於美。延昭愬枉於朝，召寇準讞定其獄，而潘之害賢，寇之嫉惡，淋漓慷慨，毫髮畢露，若曰：業之死，向令得準斷之，則美之罪當不止於奪官而已。宋之於遼，自潘而弱，自準而振，且恨當時未有忘身狥國、秉道嫉邪如準者訊之，杖之，大聲指罵之，假鬼神嬲弄之，乃使美得逃其咎也。尤謬悠者，則潘方統重師，朝廷遣官逮之，莫敢動，適王佐怨美殺其兄，乃擒美致檻車，而佐卽統其軍。蓋美陷業而委其罪於佐，史如其所委者書爾，而特於楊業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爲奸臣，實以此互見之，有《春秋》之嚴焉。爲此戲者，直並將佐洗去，使罪專歸於美，與史筆相表裏焉。佐，音莘，演者或誤爲仄聲，非是。

又《清風亭》　唐張仁龜，本張尚書之庶子，其嫡不容，尚書乃使遠爲張處士之子，有手書爲據。仁龜稍長，漸知其爲尚書子，乃竊據而逃之京師；既登第，仕爲官，遂忘處士養育之義。處士以無據，鬱恨而死。已而仁龜出

使，自縊於驛亭，相傳爲張處士冥訴陰譴之。事載《北夢瑣言》。花部中演爲《清風亭》劇，張處士仍姓張，仁龜則謬爲薛氏子。其本末略同：處士夫婦以織扉磨豆爲生。拾得此子，有血書乞人收養，處士力貧撫育，得存活。至十數歲，適其生母過此，乃竊血書逃去，登第，出使矣。張自此子出逃，其婦日詬，以思兒得疾，不復能磨豆。張日扶其病婦至清風亭望此兒歸。蓋年皆七十許矣。久之，愈衰老，困苦行乞，而食暇則仍延頸於清風亭。一日，傳有貴官至，將憩於亭。坊甲灑掃見二老人，因曰：「吾昨見此官，殊與翁媼之逃子面相似。明日官憩此，翁媼其潛於近處。吾驗視誠然，來爲翁媼告也。」二老人喜甚。明日，坊甲驗視不錯，乃欣然招二老人。二老人欣然至，入亭視之，良是。往呼兒，其子怒曰：「是何乞兒，妄謬至此。」翁媼乃歷述十數年養育事，仍不動，惟曰：「持據來！」據則已竊去，固無有也。於是二老人乃蒲伏叩頭曰：「公貴人，我小民豈敢以撫育微勞冒認父子，但十數年相依，姑作一家僕乳婢，攜我兩人，生食之，死棺之，免餓斃於路，他無敢望矣。」其侍從奴僕感動，跪代爲乞。此子曰：「此兩乞丐，得二百錢足矣。」乃以錢二百給之，撝於亭外。媼讓翁曰：「兒恨爾，爾素督責其讀書過切；我則保持之，雖長，未嘗一日離諸懷也。爾姑退，我獨求之，伊當憐念我。」媼復入，此子怒詈益甚。媼大哭，以錢擊其面，觸亭而死。翁見媼久不返，往視，見媼死，亦大慟，以首觸地死。此子轉訶斥坊甲勾引，坊甲亦強項不服。此子竟撝驅從去。乃作天雷雨狀，而此坊甲者冒雨至亭下，見有披髮跪者，乃雷殛死人也。視之，則前之貴官，右手持錢二百，左手持血書。坊甲乃大聲數其罪而責之。此即張處士鬱恨而死、仁龜得陰譴之所演也。鬱恨而死，淋漓演出，改自縊爲雷殛，以悚懼觀，眞巨手也。據崑腔劇中，雷殛二事：一爲《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得。克成以營長謀姦營卒之婦，羅致卒死罪，致其婦以死明節。此事見《輟耕錄》，卒雖因婦死得釋，所賣子亦歸，惟營長未有報，故思得天雷殛之爲快耳。然作《雙珠》劇者，營卒妻賣子、投淵之後，既得神救不死，父子夫妻後俱完聚，則李克成固亦天所不必誅也，故《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得雖遭雷殛，尙不足以警動觀者。至《西樓》之趙不將，祇以口筆之嫌搆其父，父禁于叔夜不許私妓，在趙固洩私忿，而其言非不讜正，以是而遭雷殛，眞爲枉矣。蓋袁于令與趙鳴陽素隙，心恨之，思得雷殛乃快，《西樓》之趙不將，卽指鳴陽也。鳴陽人品學問，豈袁所及，故馮猶龍刪改《西樓》，毅然刪去此折，是也。余憶幼時隨先子觀村劇，前一日演《雙珠》、《天打》，觀者視之漠然。明日演《清風亭》，其始無不切齒，既而無不大快。鐃鼓既歇，相視肅然，罔有戲色，歸而稱說，涘旬未已。彼謂花部不及崑腔者，鄙夫之見也。

悟痴生《廣天籟集序》《康衢》童謠，與虞廷三歌同時，實開風詩之先聲。故聖人編詩，首及國風，勞人思婦，意到口隨，不事體格，自然成章。詩以道性情，此之謂歟。委巷列廛，群兒嬉戲，喁喁啷啷，聞之會心，筆之于書，漸成一帙，仍名以天籟，廣前集所未備也。

《廣天籟集》戢山老叟評語　天籟者，聲之最先者也。在物發於天，在人根于性，鶯喚晴，鳩啼雨，蟲吟秋，水激石，樹當風，數者皆是也。兒童歌笑，任天而動，自然合節，故其情爲眞情，其理爲至理，而人心風俗卽准乎此。其於詩也，有似于風。流水柴門，夕陽樵徑，輶軒遇之，可以觀矣。

又明湖釣叟評語　悟痴，雅士也。喜爲妙語解頤，其文多微辭，或與筆戰，輒受其侮，然遭者弗較焉，以其趣也。是編之評，亦性所近耳，嬉笑怒罵，無態不作，却語語自閱歷中來，於格言觀可也。

又粥粥子評語　嘗聞里巷小兒嘔啞旅唱，輒惡其囂，不樂聽詞之畢，遑計其可傳與否。讀此二集，乃覺耳畔猶有餘音，甚矣，其足以感人也。人生自少至壯而老，不知費幾許筆墨，始得一二句入情入理之言，在小兒全不假思索。嗚呼，天也！吾淺之乎視之矣。

又奔山外史評語　前集杭諺多，作者亦杭人，傳者亦杭人，操土音之意也。是編雜出吳越間。省憶之，無一篇能全，讀之乃覺心會。蓋兒時誦習，觸之卽是也。博聞強識者類不及乎此，以其無成書可稽。然小兒學語時，亦有師傳，絕不差謬一字，亦奇矣哉，殆天授之耳。有此二集，吾慮其自此鑿矣。

又天隅遯客評語　天下童子衆矣，俚歌村唱亦繁嚮矣。是編與前集合之，不過五十篇。風詩三百首，慜古人轉費時耶。然吳越間人，只能解吳越間語，非不讀其文，實不知其義耳。方音土諺雜著乎詞，非習熟者莫究厥旨，存之以覘其風氣而已。

《人境廬詩草・山歌題記》　十五國風妙絕古今，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學士大夫操筆爲之，反不能爾，以人籟易爲，天籟難學也。余離家日

久，鄉音漸忘，輯錄此歌謠，往往搜索枯腸，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岡頭溪尾，肩挑一擔，竟日往復，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錢塘梁應來孝廉作《秋雨庵隨筆》錄粵歌十數篇，如「月子彎彎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頑豔，絕妙好詞，中有「四更鷄啼郎過廣」一語，可知即爲吾鄉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設喻，或以作韻，苟不諳土俗，即不知其妙，筆之於書，殊不易耳。往在京師，鍾遇賓師見語，有土娼名滿絨遮，與千總謝某暱好，中秋節至其家，則既有密約，意不在客，因戲謂汝能爲歌，吾輩即去，不復擾。遂應聲曰：「八月十五看月華，月華照見儂兩家（以土音讀作紗字第二音）。滿絨遮，謝副爺。」乃大笑而去。此歌雖陽春二三月不及也。又有乞兒歌，沿門拍板，爲興寧人所獨擅場。僕記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時，一時只走兩三間，一間只討一文錢，蒼天蒼天眞可憐。」悲壯蒼涼，僕破費青蚨百文，並軟慰之，故能記也。僕今創爲此體，他日當約陳雁皋、鍾子華、陳再薌、溫慕柳、梁詩五分司輯錄，我曉岑最工此體，當奉爲總裁。彙選成篇，當遠在《粵謳》上也。

蔣觀雲《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　一國之神話與一國之歷史，皆於人心上有莫大之影響。印度之神話深玄，故印度多深玄之思。希臘之神話優美，故希臘尚優美之風。【略】神話、歷史者，能造成一國之人才。然神話、歷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國人天才所發顯之處。其神話、歷史不足以增長人之興味，鼓動人之志氣，則其國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略】蓋人心者，不能無一物以鼓蕩之。鼓蕩之有力者，恃乎文學，而歷史與神話，（以近世言之，可易爲小說。）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國神話，如「盤古開闢天地，頭爲山嶽，肉爲原野，血爲江河，毛髮爲草木，目爲日月，聲爲雷霆，呼吸爲風雲」等類，最簡括而乏崇大高秀、莊嚴靈異之致。至歷史，又獘學事實，爲泥塑木雕之歷史，非龍跳虎躑之歷史。故人才之生，其規模志趣，代降而愈趨於狹小。（如漢不及周，唐不及漢，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徵。）蓋無歷史以引其趣嚮也。（如近世曾文正之所造止此者，其眼光全爲中國歷史上之人物所囿。）且以其無興象，無趣味也，不能普及於全社會。由是起而代歷史者，則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起而代神話者，則有《封神傳》、《西游記》。而後世用兵，多仿《三國》、《水滸》，蓋《三國》、《水滸》產出之人物也。若近時之義和團，則《封神傳》、《西游記》產出之人物也。故欲改進其一國之人心者，必先改進其能教導一國人心之書始。

《三借廬筆譚・山歌》　山歌不知始於何時，鄉老皆謂張良所作。然垓下楚歌乃留侯以計散楚兵者，今即以張良爲山歌之祖，亦齊東附會之詞耳。雖然樵牧謳吟，亦有至理。如：「春風三月暖洋洋，楊花落地筍芽長。記得去年同郎別，青草河邊淚夕陽。」又云：「郎提篙兒姐放船，兩人結就好姻緣。生來識得風波惡，不怕江湖行路難。」頗有古樂府意。而小曲中又有「醒醒罷，你看月兒已照在西窗下」十三字，情致幽悄，雖詞曲家亦爲首肯。

丘逢甲《論山歌》　粵調歌成字字珠，曼聲長引不模糊。詩壇多少油腔筆，有此淫思古意無？

呂得勝《小兒語序》　兒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謠以遂其樂。群相習，代相傳，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間《盤脚盤》、《東屋點燈西屋明》之類，學焉而于童子無補，余每笑之。夫蒙以養正，有知識時，便是養正時也。是俚語者固無害，胡爲乎習哉？余不愧淺末，乃以立身要務，諧以音聲。如其鄙俚，使童子樂聞而易曉焉，名曰《小兒語》。是歡呼戲笑之間，莫非理義身心之學。一兒習之，可爲諸兒流布；童時習之，可以終身體認，庶幾有小補云。縱無補也，視所謂《盤脚盤》者，不猶愈乎？

周樹人《成立國民文術研究會擬議》（存目）

周作人《徵集兒歌童話啓事》（存目）

又《兒歌之研究》（存目）

明文學部一

主　編：吳志達
副主編：余傳棚

目次

總論 …… 二一三

總集 …… 二四〇

雅頌正音 …… 二四〇

廣州四先生詩 …… 二四〇

三華集 …… 二四一

閩中十子詩 …… 二四二

滄海遺珠 …… 二四二

明文衡 …… 二四三

雜劇十段錦 …… 二四三

盛世新聲 …… 二四四

詞林摘豔 …… 二四五

雍熙樂府 …… 二四六

說郛 …… 二四七

六十家小說清平山堂話本 …… 二五〇

體類 …… 二五一

吳中四杰 …… 二五一

閩中十子 …… 二五二

會稽二肅 …… 二五三

南園五先生 …… 二五三

臺閣體 …… 二五五

茶陵派 …… 二五五

吳中四才子 …… 二五七

前七子 …… 二五八

作家 …… 二六三

羅貫中 …… 二六三

施耐庵 …… 四〇六

劉基 …… 五〇五

趙汸 …… 五一八

陳基 …… 五一八

楊翮 …… 五一九

錢惟善 …… 五一九

汪廣洋 …… 五二〇

陶安 …… 五二二

楊引 …… 五二三

吕誠 …… 五二四

張憲 …… 五二四

張 經金壇人 …… 五二五

周霆震 …… 五二五

華幼武 …… 五二五

黃楓 …… 五二六

宋氏女子 …… 五二六

釋宗泐 …… 五二七

釋來復 …… 五二八

袁介 …… 五二九

梁本之 …… 五二九

朱升 …… 五二九

鮑恂 …… 五三〇

孫炎 …… 五三一

夏煜 …… 五三三

宋訥 …… 五三三

張以寧 …… 五三五

宋濂 …… 五三八

答祿與權 …… 五四七

朱芾 …… 五四八

牛諒 …… 五四八

吳雲 …… 五四九

吳沆 …… 五四九

王禕 …… 五五〇

詹同 …… 五五四

危素 …… 五五六

魏觀……五五九
胡翰……五六一
徐尊生……五六四
謝徽……五六五
朱右……五六五
陶凱……五六七
曾魯……五六七
張孟兼……五六八
王彝……五七〇
周子諒……五七二
張宣……五七二
顧文昱顧文煜……五七二
貝瓊貝闕……五七二
高啓……五七五
楊基……五九三
張羽……五九八
徐賁……六〇二
朱元璋明太祖……六〇六
余堯臣……六〇九
戴良……六一〇
張仲簡……六一〇
朱應辰……六一一
王行……六一一
謝應芳……六一一
張庸……六一二
宋克……六一二
陳則……六一三
唐肅……六一三
謝肅……六一六
孫蕡……六一七
張昱……六二〇
趙宜生……六二〇
黃哲……六二一
郭善理……六二一
李德……六二一
趙介……六二二
王佐洪武時人……六二二
林鴻……六二三
王恭……六二五
王偁……六二七
高棅……六二九
丁鶴年……六三一
劉東生……六三三
陳亮……六三三
周玄……六三四
黃玄……六三四
釋德祥……六三四
釋睿略……六三五
劉崧……六三五
許伯旅……六三八
韓守益……六三九
趙俶……六三九
吳伯宗……六三九
劉三吾……六四〇
朱善……六四一
龔敩……六四二
杜敩……六四三
周湮……六四三
滕毅……六四三
楊訓文……六四三
谷子敬……六四四
湯舜民……六四四
楊景賢……六四四
黃元吉……六四五
張楷……六四五
李質……六四六
韓宜可……六四六
黃肅……六四六
梁寅……六四六
劉紹……六四七
袁凱……六四八
貢悅……六五三
蘇伯衡……六五三
童冀……六五六
申屠衡……六五六
王立中……六五七
涂穎……六五七
滕克恭……六五七
葉顒……六五七
顧觀……六五七
陳秀民……六五八

王士琛……六五八
金絅……六五九
涂幾……六五九
徐一夔……六五九
劉承直……六六〇
林弼……六六一
張翥……六六二
劉永之……六六二
孫作……六六三
瞿莊……六六四
趙撝謙……六六五
錢宰……六六五
沈夢麟……六六七
揭軌……六六七
鄭潛……六六八
桂彥良……六六八
朱模……六六九
柯欽……六六九
伍衡……六六九
王璉……六六九
宋禧宋僖……六七〇
王沂……六七〇
王佑……六七一
藍仁……六七一
藍智……六七三
陳約……六七四
陳緝……六七四
李毓……六七四
繆仲琳……六七四
黎愼……六七五
劉炳鎏炳……六七五
甘瑾……六七九
趙迪……六七九
劉秩……六八〇
王蒙……六八〇
陳汝言……六八二
王冕……六八三
烏斯道……六八六
張紳……六八七
顧祿……六八八
浦源……六八八
馬琬……六八九
史謹……六九〇
張簡……六九〇
周砥……六九一
虞堪……六九一
楊彝……六九二
王履……六九三
宋璲……六九四
宋珏……六九五
盧熊……六九五
馬治……六九五
董紀……六九六
張適……六九六
謝恭……六九八
潘仁……六九八
郛經……六九九
逯昶……六九九
葉見泰……六九九
戴奎……六九九
沐英……七〇〇
郭奎……七〇〇
谷宏……七〇二
蕭翀……七〇二
白范……七〇三
練高……七〇三
史遷……七〇三
吳文泰……七〇三
吳斌……七〇四
葉子奇……七〇四
胡奎……七〇四
王翰……七〇六
管時敏……七〇七
王珙……七〇八
貝翱……七〇八
呂不用……七〇九
胡粹中……七〇九
陸鼒……七〇九
陶宗儀……七〇九
黎貞……七一二
蘭茂……七一二

陳謨……七一二
梁蘭……七一三
唐桂芳……七一三
易恒……七一四
韓奕……七一四
王賓……七一五
陶振……七一五
李翀……七一六
蕭執……七一六
鄒奕……七一七
顧協……七一七
邵亨貞……七一七
王逢……七一八
沈貞……七一九
袁華……七二〇
徐達左……七二一
周南……七二一
殷奎……七二二
陳燧……七二二
朱岐鳳……七二三
張著……七二三
劉馴……七二三
鄒說……七二四
劉璉……七二四
郭鈺……七二五
王澤……七二五
戈鎬……七二六
俞貞木……七二六
李延興……七二六
凌雲翰……七二七
陳釣……七二八
鄭眞……七二八
許繼……七二九
劉渙……七三一
金愼……七三一
劉仔肩……七三一
方孝孺……七三二
練子寧……七三七
林右……七三九
黃子澄……七三九
卓敬……七四〇
姚善……七四〇
胡閏……七四〇
陳南賓……七四一
金信……七四一
鄭洊……七四一
王叔英（黃叔英）……七四一
顏伯瑋……七四三
黃觀……七四三
周是修……七四三
應宗祥……七四五
茅大方（茅大芳）……七四六
劉璟……七四六
鄭賁……七四八
程本立……七四八
陳繼之……七四九
李昱……七四九
謝常……七五〇
程通……七五〇
樓璉……七五二
石允常……七五二
高遜志……七五三
鄭桓……七五四
龔詡……七五四
陳中……七五六
魏澤……七五六
唐之淳……七五六
王紳……七五七
姚廣孝……七五九
金寔……七六三
顧謙……七六三
侯復……七六三
胡廣……七六四
解縉……七六五
楊士奇……七七一
楊榮……七七五
楊溥……七八〇
金幼孜……七八二
夏原吉……七八四
朱棣（明成祖）……七八七
黃約仲……七八八

王時彥……七八八
朱高熾明仁宗……七八八
黃淮……七八九
黃福……七九〇
嚴震直……七九一
朱瞻基明宣宗……七九二
朱有燉……七九三
章珍……八〇四
黃守……八〇四
李至剛……八〇五
葉砥……八〇五
陳璉……八〇六
錢仲益……八〇六
王璲……八〇七
王洪……八〇八
王達……八〇九
王景……八一〇
蘇伯厚……八一〇
張宇初……八一〇
袁珙……八一二
吳溥……八一三
趙犯……八一三
高得暘……八一三
鄭本忠……八一四
王紱……八一四
陳繼……八一八
謝縉謝晉……八一八
虞謙……八一九
馬軾……八一九
陸顒……八一九
杜瓊……八二〇
沈貞吉……八二〇
林環……八二一
鄭關……八二一
王誼……八二一
梁潛……八二一
王懌……八二四
陳叔剛……八二四
陳仲完……八二四
陳寬……八二四
蔣主孝……八二四
曾棨……八二五
周述……八二八
王英……八二九
章敞……八三〇
陳敬宗……八三〇
王直……八三一
朱同……八三四
朱權……八三五
李時勉……八三九
周忱……八四二
朱祁鎮明英宗……八四三
李昌祺……八四四
張徹……八四七
羅肅……八四七
熊直……八四八
魏驥……八四八
林長懋……八四九
陳全……八五〇
謝瑾……八五〇
曹閏……八五〇
劉髦……八五〇
柯暹……八五一
習經……八五一
胡儼……八五二
賈仲名賈仲明……八五六
于謙……八五九
劉球……八六三
鄧林……八六四
平顯……八六四
郭文……八六五
唐文鳳……八六五
陳亢宗……八六六
薛瑄……八六六
毛鉉……八六八
劉鷹……八六九
沐昂……八六九
蕭鎡……八七〇
王佐天順時人……八七〇
晏鐸……八七〇
瞿佑……八七〇

高　穀……八七六
蕭　儀……八七七
周　叙……八七七
劉　鉉……八七七
曾鶴齡……八八〇
錢習禮……八八〇
林　誌……八八一
陳　鎰……八八二
陳　循……八八二
陳　輝……八八三
郭　登……八八四
聶大年……八八五
吳　訥……八八七
盧　儒……八八七
劉　績……八八七
偶　桓……八八八
郭　廣……八八九
邱　濬（丘濬）……八八九
邵　燦……九〇四
姚茂良……九〇六
蘇復之……九〇五
王　濟……九一〇
沈　采……九一三
顧　清……九一九
楊一清……九二〇
莊　昶……九二四
陳獻章……九二五
吳　寬……九二七
馬中錫……九三三
李東陽……九三七
陸　釴（吳釴　天順時人）……九五一
張　泰……九五三
謝　鐸……九五五
吳希賢……九五九
桑　悅……九五九
羅　倫……九六四
程敏政……九六九
李　旻……九七三
張　弼……九七三
陸　容……九七七
董　越……九七九
邵　珪……九七九
屠　勳……九八〇
周　瑛……九八二
楊光溥……九八三
丁　鏞……九八三
謝　遷……九八三
王　鏊……九八四
王　弼……九九一
劉　忠……九九二
林　俊……九九二
邵　寶……九九八
儲　巏……一〇〇〇
喬　宇……一〇〇三
楊循吉……一〇〇五
王雲鳳……一〇一一
林廷玉……一〇一二
費　宏……一〇一三
石　珤（石珤　石瑤）……一〇一五
毛　紀……一〇一七
吳廷舉……一〇一九
王鴻儒……一〇二〇
羅　玘……一〇二一
鄒　智……一〇二六
夏　鍭……一〇二九
姚　綬……一〇三〇
李應禎……一〇三二
周　鼎……一〇三三
金　琮……一〇三四
朱存理……一〇三五
秦　旭……一〇三六
龍　瑄……一〇三七
劉　欽……一〇三七
秦　夔……一〇三八
秦　爽……一〇三八
樊　阜……一〇三九
莫　藏……一〇三九
沈　周……一〇三九
唐　寅……一〇四九
祝允明……一〇五九
文徵明……一〇六五

李夢陽……一〇七七
何景明……一〇九五
徐禎卿……一一〇五
邊　貢……一一一二
王廷相……一一一五
康　海……一一一八
王九思……一一二二
王守仁……一一二五
朱應登……一一四三
張　琦……一一四六
鄭善夫……一一四七
孫一元……一一五〇
顧璘……一一五五
陳沂……一一六三
陸采……一一六五
王磐……一一七一
陳鐸……一一七二
高叔嗣……一一七四
何孟春……一一八〇
鄭岳……一一八二
都穆……一一八四
常倫……一一八七
薛蕙……一一八八
陸深……一一九四
汪本……一一九九
林大輅……一一九九
景暘……一二〇〇
顧璘……一二〇二
左國璣……一二〇四
周祚……一二〇五
夏言……一二〇六
毛伯溫……一二一〇
周廷用……一二一三
玉峰主人……一二一六
熊龍峰……一二一七
熊大木……一二一八
顏　木……一二二〇
夏尚樸……一二二一
齊之鸞……一二二二
陸　銓……一二二七
舒　芬……一二二八
蔣山卿……一二三三
夏良勝……一二三四
朱　澍……一二三五
劉天民……一二三六
林希元……一二三九

總論

朱元璋《諭祭酒樂韶鳳敕》（洪武十二年三月）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

又《諭國學師徒》（洪武十二年三月）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胸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良能。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理，則罪怒人神。若學者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禮，學必盡學者之誠。敕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眞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

又《諭幼儒敕》（洪武十二年春二月） 朕於暇中觀幼儒權官人，皆空度光陰，畧不見志出於羣者。且諸人年俱未滿三十，所讀之書不解旨義，其於字也少知運用，束手閒目，一日一日而已。嗚呼惜哉！孰不知光陰不待人之逸也。所以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自衰至於歿，終無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於常民耳，可不嗟乎！於是命內官給紙筆，令其各日進先儒古文一章，特以習熟，期將來之善作。或《四書》一章，使詣前而講，以觀利鈍，導迪理道也。明日，人皆以文、書來進。其文多韓柳，書皆孔孟。朕聽觀之間，展轉難問。其幼儒多尋行數墨者有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細察尋行數墨者，豈不同於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同於無志也。

宋濂《蘇平仲文集序》 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略】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

汪宗元《皇明文選引》 唐宋以來，得之者振起乎藝林，失之者風靡于衰草，此文章當以時論，亦當以人論也。自我高皇開天，崇重文學，首聘眞儒，一時鉅工摛藻修詞，如未雕之玉，未吐之華，渾弘博大，論者以爲有淳古之風；宣德、天順以后，人自爲藝，淳風少更；逮至弘治之間，儒教聿興，藝文相尚，一時作者雖體裁不同，博大偉麗，迄今稱之。至我皇上御極，超三邁五，制禮作樂，敬一垂訓，道久化成，士爭自濯磨，文治蔚然興矣。夫明興百八十餘年，承平日久，士不榮躍馬之勳，各競操觚之業，摛翰之士代有其人，以文名家者亦歷歷可數。然體製不同，規裁不一，是故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微者河浸，自程篁墩先生選後，無繼之者。【略】自國初以及于今，凡詔制誥冊以代言也，頌贊以告君也，箴銘論議說解辨對以訓世也，傳原雜著紀序跋引以紀事也，碑誌以彰微也。夫代言之體先于渾，告君之體先于忠，訓世之體先于規，紀事之體先于正，彰微之體先于實；夫渾則不愆，忠則不阿，規則不違，直則不偏，實則不僞，渾也、忠也、規也、正也、實也，皆禮之善物也，予取以爲則焉。況文也者，所以經緯天地，詔叙倫紀，闡發幽微，彰宣靈性者也，皆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所寓也，采而集之，亦足以彰我明文治之盛，而立言之精華亦因以傳也。

《七修類稿·詩文類·洪武書目》 痛三綱淪而九法斁，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誥》三編。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癡，作《資世通訓》。以禮樂不協於中，成書曰《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爲治天下之宏綱，作《諸司職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清教錄》，所以戒僧道也。《大明一統曆》，所以欽天道也。定字義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當，命劉三吾重編，曰《韻會定正》。念農勞而命戶部計田之數，以爲文武俸數，作《省貪簡要錄》。見功臣器用踰制，命翰林院考漢、唐、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歷代宗室諸王善惡者以類，曰《永鑑錄》，後又有《昭鑒錄》。編歷代爲臣善惡可以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取大禹所叙，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下道路者，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糧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自叙得之艱難（與更胡俗書），曰

《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燕翼，成書曰《皇明祖訓》。言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君孝親而成者，曰《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名曰《存心錄》。編漢、唐、宋災異應於臣下者，名曰《省躬錄》。以致《道德》有註，《論語》有解，諸經、《元史》有纂。至哉王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創業之君所以難歟！

又《悼內詩》 吾杭肅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宵雨，花謝雕闌驀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嘗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寵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二作皆膾炙於世，錄之。

姚福《青溪暇筆》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基對：「當以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又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才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覩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可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縣笥瑣探・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縉，天質甚美，爲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一時文名大噪。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璲汝玉，閩有王偁孟揚，常有王達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揚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拄東南半壁。」識者謂爲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略】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修正。汝玉作《神龜賦》，上親定爲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實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郡賀表，即令王汝玉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文脈・文脈新論》 國初洪武間一格也。宋文憲《潛溪集》四十卷，至正初，壯年擬古之作，漢魏六朝體俱備。入我朝老矣，筆力漸衰，詞格過熟。劉文成《覆瓿集》，詩賦豪逸，《郁離子》奇思哉。《送窮文》過昌黎也。王忠文《華川集》學蘇欠俊，《文訓》效「七」體甚佳，子紳《繼志集》亦可。方侯城《遜志齋集》綽有東坡之才，健逸過王，博不及宋。

又 劉迪簡夏《尚賓集》，文氣遒勁，究心經術，上書言漢儒多分章句，破碎五經，如建屋而障隔之。宋儒詳衍義說，傅會五經，如製衣而補綴之，甚當也。不雨上書言思治過亟，心火炎亢致旱，靜以水濟之。抱經世大志，奈早逝也。學有淵源，嘗私淑吳草廬之門，蘇平仲伯衡，穎濱之裔。空同子《贅說》二十八首甚佳，朱伯賢右《白雲集》，題多擬古，是時浙東文獻何盛哉！不能悉數，始舉榮耳。

又 永樂至成化間，與弘治初一格也。楊東里學歐陽六一，更弱矣，劉保齋、李古穰大類東里，李西涯稍加潤澤，詩尚唐調。自西涯始，間或有類元音。程篁墩考索甚詳，筆力較西涯尤健，但無《風》、《騷》趣。邵二泉一變蒼老，學史效左氏。《容春堂集》氣格多宗昌黎。【略】弘治後，文宗秦漢，自圭峰始。《允明集》五十餘卷，黃五嶽曰：「《大游賦》可匹相如，陳白沙詩有天趣。」門人李承箕《大厓集・陳樂芸傳》，飄逸有奇氣。盧正夫《格荷亭》，辨論獨見哉。王端毅恕《石渠意見》，見高矣。

又 弘治末至正德一格也，李、何倡之。《李空同集》刻多矣。予問黃五嶽，曰：「空同自定，不復增損。」予曰：「刪之過韓、柳矣，有秦、漢風。詩魏、晉、唐兼有之，奇才也。」蔣南泠曰：「剽擬。」田豫陽曰：「空疏。」呂涇野曰：「止千文詞，而未究其極。」予曰：「空同子八篇，氣勁語精，二疏忠藎，蓋非志古名賢弗能，曷輕議哉。」何大復詩較空同可吟，《明月篇》尤也，《九詠》、《七述》、《宜歸賦》、《師問》、《琴諭》、《與空同書》，不讓古作，但氣薄，是以不壽。若假數年，沈雄過空同矣。

又 《徐迪功集・反反騷》、《崇化論》、《談藝錄》、《重與空同書》，楚些漢魏作也。詩句玉潤，且鏗然扣哀玉音。《石熊峰集》文法漢，詩法魏，宏德閒大臣文傑也。《王渼陂集》文學漢而粗，詩學杜而放。張太微詩調俊亮，但才不克。《孫太初漫稿》立題多山林逸趣，句亦清新。年不永，未入古調。鄭少谷文氣促澀，詩思太苦，蒼老而崛奇，學杜也。邊華泉法古而疏，少雋永。孟有涯又枯淡矣。王浚川辨五行，識高也。愼言雅述，發未發多矣。文亦歐

格，賦乏風騷。《明月篇》、《與郭价夫論詩》，可匹魏晉云。

又　陽明王公如蘇，而圓秀或歉，甘泉湛公如歐，而壯沈或遜。究心理學，曷律詞林。陽明《弔屈原賦》、《瘞旅文》、《徐昌穀墓志》、《辭爵疏》，天機沛達，莫及也。詩唐調，寫景絕塵，見透而思清，飄然仙氣。甘泉《安南賦》效孟堅《兩都賦》，《西征詩序》效昌黎《淮西碑》，《格物通》效《衍義補》、《四書測》、《五經正傳》，大儒哉。

又　崔后渠《洹詞》簡而嚴，活且遒勁，促捷不可以句，失也躁，左氏之變乎。無垢曰：「禪語亂經。」象山曰：「禪語亂德。」慈湖曰：「師心自作。」白沙曰：「椠異學之緒。」陽明曰：「殆霸儒者流。」沂陽王生曰：「宣聖沒後，不能無偏。五公志在聖學，究心道原，後學學其是可也，曷貶哉。」薛西原簡后渠曰：「不用心于內，志于文，故本原亡而實見少。」后渠服曰：「誠然。」《洹詞》格言甚多，尚氣節，取人嚴刻，貶革除齊黃方諸臣曰：「死國之忠，不足贖亡君之罪。」貶三楊諸公曰：「宣德、正統間，君子有爲時，乃日與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循至己巳北狩，庚午易儲，丁丑倖功。」見獨而新，成一家言也。

又　薛西原詩，儼然晉魏初唐，人病其弱，蓋不知如玉之溫潤，《元夕》篇尤妙也。熊士選倬詩法杜，常評事倫詩法李，志古而天奪之，悲哉！

又　陸文裕《外集》該博，備考索，類《說海》；《內集》詩文未工。《周君厓集》，取《鄭少谷集序》存芒文。《周顯伺集》刻削而簡促，劉梅國《崇正堂集·廣文選序》可也。凡集未入古格，及聞名未見集，茲不論；集雖梓，生存新新未已，不敢論。

又　嘉靖年間一格也，運值鼎革維新，文明全盛，周秦漢魏六朝初唐盛唐諸體咸備，燦然郁乎夐哉，興起林如也。桂見山奏疏，純正之學；霍滑厓奏疏，經濟之才。二公早逝，天何不愁遺也。見山令丹徒、永康，惠政至今頌之；滑厓貶陸象山，性學未明也。張羅山奏疏，桓發之氣，久于科第，練達已深，際遇奇矣，年亦不永。席元山遒爽峻嚴類震澤，宗陸象山，有《鳴冤錄》。廖洞野華而莞，知天文，有《元素子集》，但類策體，且多同耳。

又　高叔嗣《蘇門集》，詩學杜，文學漢，空同後進，有志好古，惜壽不永。集序陳約之作，得漢格，少年督學，卒河南，有《后岡集》。弟仲嗣，不下蘇門，曾爲嘉郡二守，予見《壽屠漸山太夫人》文，漢格也。《屠漸山集》，逼眞兩漢，書溫雅可愛。【略】一代人文之精神命脈，源于創業君心，是故倡始之效，猶人之文日降也。惟我明洗滌污風，若重開闢，宜人文之特盛云。

《廿二史劄記·明祖文義》　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至如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聰明天亶，然亦勤於學問所致。下金華後，聘劉基、宋濂在軍中，朝夕討論，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謁見，即留置幕下，有疑輒問。（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即召陶安參幕府。（十五年）克集慶，即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取鎮江，聞秦從龍宿學，即令從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幣聘致，常書漆簡，問答甚密。又以從龍薦，聘陳遇侍帷幄，呼先生而不名也。（十六年事）取婺州，即辟范祖幹，葉儀、吳沈、許幹、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二〕人，會食省中，分直講經史。（十七年事）計其時距起兵纔數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義已早通貫。其見於諸臣傳者。如范常在幕下，帝晏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詩質樸，似其爲人也。」（見《明史》各本傳。）初下徽州，朱允升請留御書，即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雙槐歲抄》）與陶安論學術，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傳》）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胡閏所題詩，大愛之。（《閏傳》）鄱陽戰勝，與夏煜等草檄賦詩。（《煜傳》）宋濂不能飲，帝強醉之，御製《楚詞》以賜。又以良馬賜濂，親製《白馬歌》。（《濂傳》）此皆未稱帝以前事也。其後親爲文賜臣下者，毛麒、安然、陶安之卒，皆親爲文祭之。桂彥良遷晉王傅，親爲文賜之。宋訥讀書，火燎其衣及脅，親爲文戒之。張九韶致仕，親爲文餞之。（俱見各本傳。）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詹同傳》）閱曾魯文大悅曰：「閱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又如此，文運其昌乎。」（《魯傳》）以劉三吾主會試，疑其有弊，親撰策問覆試。（《三吾傳》）是帝之能爲散文也。帝嘗作詩，命三吾和韻，賜以朝鮮玳瑁筆。（《三吾傳》）李質賑饑山東，帝親作詩餞之。（《質傳》）以舊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攷《中原正音》訂之，名《洪武正韻》。（《韶鳳傳》）解縉疏言：「《韻府》出自元末陰氏，本無足採，陛下以其便於檢閱，故好之。」（《縉傳》）帝嘗出御製詩，桂彥良朗誦，殿陛皆驚。（《彥良傳》）是帝之親風雅也。帝建大本堂，徵名儒教太子於其中。帝往講論，置酒歡宴，自作《時雪賦》。徐達初封信國公，帝親

製誥文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列〕諸侯之上。」（《稗史彙編》）劉仲質改華蓋殿學士，帝親製誥文。（《仲質傳》）封十王時，帝親草冊文，召唐之淳潤色之。（《翦勝野聞》）是帝之兼習駢體也。帝嘗問太子漢七國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此七國所由反也。」論內官則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昏晨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閹人爲常侍等官，自是權傾人主。」閱內藏則以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爲戒。諭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爲職，則引唐陸贄、崔羣、李絳等爲訓，諭戴德彝等亦然。教官吳從權不知民事，則諭以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見本紀及各傳。）命劉基子璟爲閽門使，諭之曰：「攷宋制，閽門使即儀禮司，欲汝以宣達爲職也。」（《基傳》）是帝之熟於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傳》）陳南賓進講《洪範》九疇，後御註《洪範》多採其說。（《南賓傳》）又嘗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書傳》相悖，徵諸儒訂正之。（《錢宰傳》）則帝幷留意經學矣。古來帝王深通文義者，代不數人，況帝自幼未嘗讀書，長於戎馬間，又未暇從事佔畢，乃勤於學業，遂能貫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又《明初文字之禍》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衞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衞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府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閒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劉基《照玄上人詩集序》 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略】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惙惙，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蘇伯衡《潔庵集序》 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窘於畦町。有優游詠嘆

之思，《風》、《雅》、「騷些」之遺。【略】世之爲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澀其語以爲奇，僻怪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突兀其體以爲高，而流俗之所尚也。

《宣宗實錄》卷五九（宣德四年十月庚辰） 上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學士楊溥、曾棨、王直、王英、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侍講陳循等侍。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略】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秘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略】朝廷治化重文敎，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勗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几致治希唐虞。」

又卷九五（宣德七年九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農最勞苦。」上曰：「朕固知之【略】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又卷一一二（宣德九年九月戊子） 夜召少傅楊士奇至幄中，【略】因出示御製詩數篇，諭士奇曰：「此朕馬上遣興也。」士奇拜觀畢，上命左右取楮筆，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見有當言者，勿隱。」

貝季翔《皇明詩選序》 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削平群雄，歸四海於一統，復中華於三代，偃武脩文三十餘年，時和歲豐，民安物阜，固必有宏才碩學出於其間，以鳴國家之盛，而爲一代之文，誠出於天地自然之運，豈偶然哉？在洪武初，有若誠意伯括蒼伯溫劉公、吏部尚書齊安同文詹公、翰林學士金華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倡之於前，其餘作者和之於後，大篇短章層見疊出，所謂鏘然而韶鈞鳴、炳然而虎鳳躍者，有不足喻，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父子、相如、揚雄、班固之出於漢，陳子昂、張說、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之出於唐，亦何過哉？南渡之卑陋、朔漠之粗豪，蓋弗論也。

陳仕賢《皇明詩鈔叙》 《三百篇》尚矣，《騷》《選》猶爲近古，後有作者，或尚詞而病於理，或尚理而病於意，惟盛唐以律名家，渾雄超逸，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推原漢魏以來，截然當以盛唐爲法，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詩之不可以易言也如是。我朝皇風洽穆，人文丕著，名公逸士力追古作，詩敎復振，誠足以鳴國家之盛，與盛唐後先相望也。然唐詩諸家所選精矣，皇明之詩茲得楊公所抄，雖不以選名篇，而遺意固有在也，中或未盡其全，一代之英華典則多在是矣。夫詩在妙悟，而學貴知要，《三百篇》之詩習之而紛如者何限，君子豈徒多之爲尚耶？故觀盛唐之詩者先乎選，觀皇明之詩者先乎抄，庶乎有以得之。若夫沿流而求源，則存乎其人焉已，因重梓之以廣其傳，亦可爲風敎之一助云。

程旦《皇明詩鈔後語》 予讀升菴楊子所撰《風雅逸篇》、《轉註古音略餘》、《選詩外篇》諸集，作而言曰：辯博哉！其稽於古才精矣！讀是篇則曰：猗歟粹哉！一代之音渢渢乎可歌也已。幾於今者，埒於古也。或曰：「其全也與？」粤自國初以迄今茲，名公鉅儒之偉麗、忠臣烈婦之貞則、詞人武將之感憤、逸士名僧之閒適，無不備焉，何謂其弗全也？或又曰：「不猶有遺者與？」曰：有之，若文靖金公之雅麗、文穆胡公之質實、遜志方公之勁正、三吾劉公之奇古、縉紳解公之俊爽、瓊臺丘公之博洽、西涯李公之婉麗、方石謝公之雅正、匏菴吳公之渾朴、寶山莊公之明健、二泉邵公之簡質、士選熊公之沉著，皆卓然其名家者，而皆弗錄焉，何謂其弗遺也？其遺之者何也？予聞之楊子之鄉先生虞公伯生之論文有曰：「子欲爲文，盍歸而求之浙中之庖者？夫浙中之庖者豈其能盡天下之味而足以適天下之口哉？雖然，是之取爾，其必有以也，其遺之者可知也。」

《詩學梯航·叙詩》 元興，趙子昂力欲改革宿弊，倡爲音詩，深得唐人之風致。至天曆中，楊仲弘、范德機、虞伯生、揭曼碩相繼迭起，以唐自信，中外作者更相仿效，遂成一代之詞，較之宋世大有徑庭。國朝隆興，正聲丕變，渾涵光芒，蔚然炳然，規模遠矣。大抵詩之盛衰與世升降。由今觀之，豈特追復有唐，儕休兩漢，得不駸駸闖於古乎？姑述其源，以俟後之作者。

陳眞晟《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數，固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相周，承文武聖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職。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爲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逮周

公之世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數之，必將併食與沐皆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況玉堂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君之師相也。爲師相者，既自以賞花爲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花珍禽異獸以爲樂，是師相教之也。何以嚴憚以成君德哉？既詠爲詩，又繪爲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花盛事。吁，末矣！周公所不暇爲者也。或曰：「今欲正士習，淳民風，勤周公之政，其道何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篡要》書是也：一立明師、二補正學、三輔太子、四隆君德、五振風教，凡此五目，舉而行之，夫豈難哉？」【略】玉堂諸公，方賞花觴酒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布衣爲迂儒；布衣亦恐笑諸公爲俗相，誰是誰非？孰緩孰急？百世之下，必有能辨之者。故題。

《譋言長語》卷上　賦比興爲詩之正體，古人多有作比詩者，近年不作比詩。如元進士德興董仲可《明皇貴妃對奕圖》云：「內計縱橫勢已危，三郎何事不知幾。秖因一子參差久，費盡神謀爲解圍。」劉伯溫《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三詩非題亦難猜也。

又　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然《文獻通考》取宋人如石曼卿、王介甫諸公詩。歐陽文忠公論宋人詩中多警句，近有《詩人玉屑》、《詩林叢話》、《瀛奎律髓》、《詩學梯航》，皆雜宋詩，在人自擇，元程雪樓《蓮葉舟圖》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時不經濟，借問讀何書。」吳草廬《楊妃病齒》云：「齒痛自顰眉，君王亦不怡，此痴如早割，何待馬嵬時。」浙人張庸《陶穀驛亭圖》云：「蒼筠織簟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寒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四明李照詩一冊，予記其《王荊公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又如宋景濂、劉伯溫、王子充、蘇伯衡詩，又非淺學可到。子充洪武初，使雲南不屈而死。予始至，尋其墓，乃編一集，公之節不下古人。予作序云：「文人往往不得其死，如司馬遷、班固、蔡邕、機雲、范曄、謝靈運輩，厭厭如九泉下人，公可謂志士仁人矣！公之詩文逼古，《舟中口號》云：「挽船上逆水，欲進不得前。丈夫得意日，何異下灘船。」

又　國朝詩人不一，多有刊本，其間好詩亦多不入。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緇。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幕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盧陵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間關，嫩綠輕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能得幾時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銷魂。鑿開即墨牛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矻立中流任吐吞。」瞿佑《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魂斷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星殞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樽。」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著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吳興丘天祐《吊趙子昂》云：「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文章藏翰苑，千年詞藻落江湖。秋風白鶴飛遼海，夜雨銅駝卧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餘光彩照吾徒。」金陵王徽《舟中雨夜聞雁》云：「群雁來何晚，寒聲渡遠空。淒凉應帶雨，悲咽爲兼風。獨客雙垂淚，孤舟半掩蓬。如何愁不寐，聞爾別離中。」王汝玉《漁村》云：「汀葦蒼蒼白露凝，一灘寒月未收罾。西風吹醒江南夢，四壁蛩聲半夜燈。」《山行》云：「蘿蔦陰中是幾家，青山數轉到門斜。桃源祇在鷄聲裏，不用緣溪認落花。」張弼《送羅狀元倫謫宦福建》云：「烈烈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臚。十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枯柳，考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否，天上浮雲自有無。」

又　詠物詩亦難。唐人池鷺、鷓鴣無以加矣。餘姚徐菊坡《蕭杖詩》句句見蕭杖：「鑿竅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閒行。刻鳩賜老聲還噎，隨鳳升仙力可憑。弄月松根因拄石，倚風花底爲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合九成。」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露水，雕籠閉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伴，隴山雲樹尚依然。」蘇平《綉鞋》云：「幾日空閨綉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半彎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脱蒂輕。南苑踏青春有迹，西廂待月夜無聲。摘花又濕蒼苔露，曬向西窗趁晚晴。」三詩貼題。

又　吊古詩古今最多。如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遂不題。釣臺詩人有

一首云：「嚴陵臺下大江横，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滕王閣元僧一詩：「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青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嘉禾陳延齡年少作《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便覺厭膻腥。兩宮環珮煙塵迥，百戰山河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凄凉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又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常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黄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岩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二人皆少年作此，頗有唐氣。

又　挽詩今人多作。余鼎《挽蕭時中狀元》云：「待漏共趨丹鳳闕，聯班每侍建章宮。芳郊游覽軒車並，秘閣編摩几席同。沈約體羸吟獨苦，相如病渴賦尤工。死生一旦悲乖隔，追想前時似夢中。」又尹鳳岐一首：「沉酣醲鬱醉葩經，禮樂三千對大廷，天上幾年依化日，斗南一夜暗文星。玉堂仙去名猶在，石室人歸戶已扃。萬里故鄉回旅襯，白頭老母淚零丁。」祭文韓、柳、歐、蘇集中可法。近觀解學士縉《祭沈指揮文》：「壽夭一理，富貴一命。百年非久，二十非促。既威振乎西陲，不同腐於草木。老淚如泉，仰天一哭。」

又　送行詩古今千萬。楊少師士奇南歸，中朝少以詩送，公吟一絕云：「東岳祠前動別驂，歸心先已到江南。同官敢怨無言贈，天語叮嚀已再三。」至南京言及吏部尚書黄宗載送一詩云：「不到鄉關四十年，承恩深荷九重天。衣分內帑金花重，詔出宸衷御墨鮮。周道北來奔電馬，大江南去順風船。遙知拜掃先塋處，人羨蓬萊第一仙。」永樂中尚書夏公原吉《送弟還長沙》：「颯颯金風八月闌，汝今歸去寸心安。榮根有味莫嫌淡，茅屋無書可借看。日具旨甘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明年此際還來望，莫遣寥寥鴈影寒。」皆胸中自然語。讀《青陽文集》，維揚程廷珪《送余廷心赴太學》云：「蘆葦蕭蕭江上秋，吳船三日住揚州。擬花深染青綾被，雲葉新裁紫綺裘。官驛馬嘶風滿樹，別筵人散月當樓。明年征鴈將書去，人在蓬瀛第幾洲。」似覺清婉。

又　宴集詩古今尤多。正統初，鴻臚楊善東郭《草亭宴集》詩一冊，予時年十三四，獨喜少師楊士奇一首，有杜意：「帝城南畔尋韋曲，浩蕩風光三月中。衢路塵埃過雨淨，園林草木競春紅。主人置酒興非淺，衆客題詩歡不窮。一杯一曲日西下，莫待銀蟾生海東。」

又　詩難得句句好，前人亦然。薛道衡死，隋煬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文士王胄死，帝曰：「『庭葦無人春自綠』，復能作此邪？」近徐國公宅扁恕齋一人聯云：「窗前適意存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鷳。」又扁夢軒一聯云：「謝家兄弟池塘草，商室君臣鼎鼐梅。」又一人作靜趣，予忘首二句，次聯云：「溪邊倚杖看雲起，石上横琴待月明。曲徑苔深留莫掃，閑庭花落聽無聲。山童且莫敲茶臼，祇恐松陰鶴夢驚。」翰林編修賴世隆左遷台州府經歷卒於揚州，臨海王偘挽詩兩聯云：「却投班馬堂中筆，來運龔黄幕下籌。視草無由登翰苑，看花有夢到揚州。」又如前人「春水渡邊渡，夕陽山外山」之句，皆奇。

又　五言絕句如汪神童詩《名賢詩》，其中首首佳，勿以小詩忽之。作此遠勝於五七言律。如「身閑茅屋穩，心定菜羹香，識破世間事，淡中滋味長」二十字，深有意味。程雪樓《賦一初》云：「一從何處起，初自幾時名。昨夜山中夢，梅花雪乍晴。」張光弼《題鷄》云：「鳳凰有五色，鷄亦有五德。鼓翼不忘啼，一聲天下白。」

又　吳與弼作詩，學性理，惟《杜鵑》詩有情景。詩云「西川如錦自忘歸，啼到江南意却悲。古樹淡烟殘月曉，落花疎雨暮春時。空遺蜀帝千年恨，誰續唐人再拜詩。欲向青山一相問，數聲不盡又何之。」予走四方，見人詠麗情，若元施子《賦老妓》云：「閑却秦樓是幾宵，舞衣香減不勝腰。西風鬢影羞鸞鏡，明月歌聲怯鳳簫。雲冷東山春寂寂，花殘南國草蕭蕭。江州流落商人婦，一曲琵琶恨未消。」前人《美女折花》云：「梳罷雲鬟出戶來，輕移蓮步海棠堦。臨風折處香生手，對日看時影在懷。蜂簇露華凝翠鈿，蝶隨春色上金釵。曲闌干外苔痕濕，歸去多應換綉鞋。」舊記姑蘇徐庸《楊妃妙舞》云：「曲按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衣單。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雨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笑三郎倚醉看。」

《水東日記·山歌》　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可爲警勸者，謾記二二：「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幃，多少漂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孤悽。」

又《鄒奕等詩文》　鄒奕字弘道，蘇州人，有文行。元季嘗守贛，國初謫關西，與一時知名士若江右夾谷希顔、三衢徐蘭與善、錢塘童權可輿、天台姚文昌、錢塘楊志善、山東趙敬主一、秦州劉純宗厚、同郡沈繹誠莊、陸禧

彥吉、婁江丁晉仲敏爲倡和友，詩文甚多。【略】獨弘道尤有文名。關中以弘道文章、誠莊唐律、夾谷希顏篆書爲一時兼美云。

韓雍《皇明西江詩選序》　惟詩成文之音，可以觀世而知政者也。《禮》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而其風俗之美惡，教化之隆替，功德之盛衰，皆可考焉。故自《三百篇》以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人才士振其音，以鳴於其時，從而採之，著爲一代之典章。彰其休以垂永世，稽諸載籍可見已。我國家統一，海宇川嶽氣完，列聖相承，仁義道德之薰陶，既深且久。故人才輩出，聲音大振。自公卿大夫以至山林韋布能言之士，皆足以追古作。而西江稱文獻之邦，藝文儒術之盛，甲於天下。作者尤多。若是編之選，其所以吟詠性情，紀述事物，頌歌太平，雖體制不同，而皆溫厚和平，渢渢乎治世之音。有以風俗之美，教化之隆，與夫列聖功德之盛，皆非近世所能及，於乎休哉！然西江一方耳，所選僅百年耳，而四海之大萬年之運，奚止百千倍此？況聖天子在位，既頒《五倫書》，《君鑒》以風天下矣。又遣使纂修方輿圖志，將有所製，誠制禮作樂之時也。異時，遍採選天下作者之什，併斯集陳之，著爲今之典章，被弦歌，宣金石，薦之郊廟，施之燕射，以似以續於億萬年之久，以彰國朝無前之休，將必有同余心者矣。或者曰：「西江詩派有自來矣。昔呂居仁作《圖》，推黃山谷爲祖，列陳後山以下二十五人爲法嗣。今之所選抑皆嗣其派否乎？」余曰：「不然。先儒論山谷之詩思多輕浮，後山之詩疏於叙事。而所列其間，亦有選擇不精之辨。今斯集所載固皆老師宿儒之作，兼盛唐諸家體制，而肩摩踵接於今者，視昔尤盛。蓋宗《三百篇》之派，而頡頏李、杜居多，豈拘拘山谷、後山而已耶？」又曰：「詩之義大矣，故選爲難，知尤不易。《三百篇》之後，固莫盛於李、杜。然不知者猶以優劣論之。今之所選，果皆精而傳之天下後世，能必其無優劣之論乎？」噫，此非余能盡知也。擇而辯之，尚有俟於知者。

沈周《題周寅之詩稿》　吳中詩派自高太史季迪後，學者不能造詣，故多流於膚近生澀，殊失爲詩之性情、言句，寅之獨能探太史之旨，而欲追及之，可尚也矣。

又《石田雜記》　威寧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醞禍未測，情悰不懌，乃作詩云：「去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爲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眞小哉！半世功名如過隙，一場富貴似花開。於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於天下，以爲王公誅心之鉞也。

周瑛《江上唱和詩序》　成化丁酉，天子將開明堂以朝諸侯，瑛自廣德州奉戶口財賦職業入聽黜陟。其秋九月，舟次江上，而湖廣參政楊公瓚、僉事李公冕，亦以奉萬壽表自湖南二司至。楊公與瑛同里閈，相見大歡。李公蜀人，不以勢位殊異相拒絕，日吐肝膽相親與，如前相識然。於是連艘北行，日得酒必相與飲。凡去國懷鄉之思，憂君憂民之意，遇事感物之情，往往於杯酒間發之。瑛嘗賦詩呈楊公，以道鄉況，楊公和之，李公亦和之，二公者各得詩十首。瑛才不能追公，固趣和之，一時共得詩三十首，俱用瑛初韻，而叙事感懷則各隨夫人焉。暇日，瑛合而觀之，蓋楊公詩清而不削，婉而有味；李公詩豪而不怒，壯而能詘。皆可誦讀者也。以瑛所作廁於其間，如槁木依於桃李，瓦缶附於金石，不自知其貌凡而韻短也。雖然，亦各道其情耳。

黃佐《明音類選序》　《明音類選》奚以編也？類選治世之音，用昭隆盛于無窮也。【略】嗟乎！詩豈易言哉？《風》《雅》之所以異於《頌》者，托物比興，言其志而已矣。《頌》則紀盛德、告成功於神明，可以觀興，而羣怨亡與焉。是故二南正而不變，觀興備矣。然《行露》、《摽梅》、《江汜》、《野捋》則羣怨之宗也。【略】劉伯溫之《旅興》、汪朝宗之《壯遊》，若倦鳥風林之類，至於吳下四傑、嶺南五先生，大家輩出，莫不比興成音，其深於詩者乎？【略】景濂父子之送寄長篇，蓋亦祖之女子善擷藻者。《白華》之外，《谷風》及《氓》而已，然其如悔恨何？宋氏之題郵亭，可謂顛沛不失其貞者矣。作家鳴成，莫可覼縷，明音得自《風》、《雅》，安數唐哉。陶淵明嘗論詩矣，曰「寧效谷中言」。是古詩貴雅不貴俗也。杜少陵嘗論詩矣，曰「晚於詩律細」。是律詩貴細不貴粗也。音也者，與時高下，通乎政者也。吾見近世古詩則以綺靡爲精工、律詩則以粗豪爲氣格，然則徐庾之《玉臺》優於蘇李之《河梁》，蘇頲之「輕花捧觴」、岑參之「柳拂旂露」，反不如羅隱之「天地同力」、韋莊之「萬古坤靈」矣。觚不觚，馬非馬，其可乎哉？梁陳之體足以致寇，趙宋之體不能退虜，《詩》三百而蔽以一言，蒼姬所以爲有道之長也，變而不失其正。吾於風雅體

三致意焉，毋邪爾思，盍其儆諸？

李東陽《麓堂詩話》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併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其選袁凱《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又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豔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又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又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亨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間見疊出，人莫攖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雖或矯枉過正，弗恤也。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

《東谷贅言》卷下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爲大家。近時，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爲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爲詩家武庫。

徐泰《詩談》 姑蘇張仲簡，翠釜駝峰，瑤觴法醞，時可對壘者杜彥正、金德儒乎？國初之詩，莫盛吳下，但未盡脫元格。至王行、王汝玉輩，漸入清雅，然不及高、楊耳。

又 句容孫炎，詞氣豪邁，類其爲人。渥洼神駒，一蹴千里。金谿危素，入我國朝老矣，蓋元季之虎也。臨江梁寅，旰江黃肅，俱一時老將，嗣後有徐霖。

又 金華胡翰雄壯，蘇伯衡豐腴，太牢之味，與藜藿自別。宋景濂、王子充詩，亦純雅以文名。

又 吉安劉崧詩工，自奔竄嚴谷中來。冬嶺之松，老而愈秀。時同省劉姓者數人，如彥昞、承直輩，雄俊相似。

又 臨川甘瑾，工於律，矛戟森然，望之可畏。臨川揭孟同、上饒張孟循、金陵夏允中、德興程邦民，格調相似。

又 新安詹同，赤色精金，與鍮鈆自別。東山趙汸，根於筆削，尤稱雅則。

又 山陰錢宰，霜曉鯨音，自然洪亮。後馬貫、王諲、王懌、毛鉉、張燦，嗣後高廩，俱清健。

又 山陰唐肅、謝肅，驊騮驌驦，竝馳藝苑。唐有子之淳，克繼其躅。

又 會稽劉渙子績，績子師邵，金章紫綬，祖孫相傳，三世名家。

又 嘉禾鮑恂，大雅君子，貝瓊豪邁之士。陳秀民、陳輯、周致堯具翮，俱吾鄉先哲，不及二子，亦稱名家。

又 吳興王蒙，詩畫兩絕，不忝文敏，外孫沈夢麟，亦清雅。錫山張籌，剛勁之氣，未能全融，而金石鏘然，足洗俗樂之耳。時周子羽、錢子正、義、浦長源嗣是，王達善、王孟端、楊叔璣、秦廷韶、秦景美，近則邵國賢、浦文、王籌時，武進謝應芳、江陰王逢、孫大雅，俱名家，大雅。後卞榮，亦秀逸。

又 維揚汪廣洋，瑤臺月明，鳳笙獨奏。京口滕毅、巢縣郭奎、全椒樂韶，俱清雅，後京口楊一清、海陵儲巏。

又 雲閒袁凱，師法少陵，格調高雅，奚止《白燕》九峰三泖之秀。二陸卓矣，噓其燼者，其海叟乎？時吳子愚、陳文東俱雅健，惟顧謹中醇雅。後則夏正夫、曹泰，惟張弼清俊。弼明珠數顆，舉世寶之。

又 嶺南孫仲衍、王彥舉、黃庸之、趙伯貞、李仲修，時稱「五傑」。惟仲衍清圓流麗，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雄俊豐麗，殆敵手也。德慶李文彬，亦時勁敵。後瓊山邱濬，詞雖豐腴，警秀則少矣。

又　閩南林鴻，師法盛唐，唐臨晉帖，殆逼眞矣。惜惟得其貌耳。時若危德華，名亞子羽，格調秀俊。唐泰、高棅、周元、王恭，俱清雅。又任道不知何許人，亦秀俊。

又　錢塘錢惟善，鍾湖山之秀而發于詩，故多秀句。瞿宗吉組織工麗，其溫飛卿之流乎。但新聲與雅樂，恐難竝奏也。後王希範清雅，氣不足耳。嗣後吳吉甫醇雅，姚綬亦清逸。

又　黃巖許廷愼，天台鴈蕩，雄據東南，小杜之稱，豈容多讓。甯海方希直，文章大家，詩亦豪壯，非所長也。若黃巖方行、甯海許繼，皆鐵中錚錚者。前天台王澤，天廚之珍，自然適口。後謝鐸剛毅，英華焉用藻飾。

又　閩南王偁，凌駕漢唐，見推解子，東南天柱，焉用洪達。吉安曾棨，天馬行空，不可控御。同郡作者，莫之與敵。四明張楷和唐音，所謂服堯之服，斯堯已矣。惜其自作，殊不快意。餘姚楊時秀，亦和唐音，然有風致。國初有桂彥良清雅，後張琦高古。

又　姑蘇劉溥及劉欽謨、沈愚、張淮，嘉禾周鼎及李孟昭、姚綸、陳昌、陳顯、李孟璿、李衡，吳興邱吉及唐庠、唐廣、張子靜，海昌蘇平、蘇正，皆一時名家也。吳下詩自正統、天順以來，調極清和，獨劉草窗之豪邁、周桐村之雅健、邱大祐之雄俊，思致深遠，視諸家爲優。桐村後呂常，雅有思致。本朝作者莫盛東南，姑蘇爲最，雲閒、晉陵、嘉湖其次。雖曰地靈，亦氣運使然乎。

又　海鹽張靖之寧高雅清俊，得唐調，鄱陽童軒清雅，漳縣岳正雄俊，皆出其下。

又　姑蘇沈周，出入宋元，成一機軸。孫登獨嘯，和者稀矣。吳寬濃鬱，史鑑清淳。

又　太倉張泰，孫吳之兵，奇正迭出，人莫攖其鋒。陸釴九霄之禽，翩然高舉，莫測其意向。

又　海南陳獻章，根據理學，格調高古，當別具一目觀之。江浦莊昶同調，海南江北，雙峰竝秀。

又　信陽何景明，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大匠揮斤，羣工斂手。惜其立論甚高，亦未能超出蹊徑。時惟姑蘇徐禎卿媲美。若王廷相、許宗魯、石寶之古，邊貢、鄭善夫、子洋之醇，孫一元之逸，林鈇之奇，王寵之充蔚，皆一時之選。獨惜鄭師杜，宛然一生愁也，殊乏懽悰耳。若薛蕙、馬驌、楊愼之俊麗，晉康樂、唐四傑殆不是過云。我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閒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于今爲烈。

又　釋來復、宗泐、守仁、梵琦四子，雄深雅健，殊不類僧家之作。我國初詩僧盛矣，要皆以避世，故寄跡空門，而玉蘊山輝，自不可掩。

王鏊《式齋稿序》　始吾蘇之官于京者，最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君鼎彝、浙江左參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於詩。亨甫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氣溢出，最爲時所膾炙。鼎彝志尤高，不肯苟出，出必奇奧簡古，讀之或不能句，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好之差少。文量不爲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水，自中法律。亨甫、鼎彝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頗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集不偕，意氣所至，不知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甫卒，鼎彝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參澍藩，罹讒口，歸林下，挾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其盛衰，顧其著述，有終不可湮沒。

羅欽順《鳳臺別意序》　《鳳臺別意》一卷，詩凡二十八首。前十四首，大司馬白巖喬公希大、奉常白樓吳公南夫、大司成梅北魯公振之、少司成雙溪汪公器之所聯。後十四首，大司徒東谿鄧公宗周所和。爲五言古風者二，爲七言近體者二十有六。凡以爲陽明王公伯安贈，而篇中所寫則難別之意爲多。繾綣綢繆，至於再三，而其意猶有未盡也。陽明才雄而學邃，志高而識遠，方受知明天子，陟都憲，奉璽書，以撫臨江湖閩廣之交，憑高宅深十數州郡之地，正君子得行其志之秋。其行壯矣，胡難乎其爲別哉。蓋凡陽明所有，皆諸公素所敬重焉者。聲同志合，不假外求，道義之交深，文字之會密，實天下之至樂也。一旦別以千里，逖違南北，於其所謂深者，固無在彼在此之間，而其所謂密者，則於是乎遂疎，三益之良，參辰相望，其情之有不能釋然者，不亦宜乎。雖然，王命孔嚴，民望交切，驪駒在路，不可留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陽明所性之分，固不以得所欲而有加。然推其所有以見於設施，必有卓然不可及者，而斯人之受賜，可計日待也，在乎加之意而已。諸公之作，雖惓惓於惜別，然其意未嘗不兼出於此，此其所以爲君子之別也歟。

王九思《漫興十首》 滍西山人今謫仙，笑横雙眼看碧天。說着大明有大雅，指點李何與王邊。五子之中我濫竽，未應滄海有遺珠。且看吳下徐昌穀，何似閩南鄭善夫。仲默親從獻吉遊，高才妙悟孰能儔？寧獨老夫堪下拜，卽教獻吉也低頭。成化以來誰擅場？豪傑爭趨懷麓堂。不有李康持藻鑑，都令後進落門牆。三輔才人康呂馬，一般霄漢倚崆峒。紛紛輕薄休輕議。老我端宜拜下風。龍頭太史滍西君，拈出先秦兩漢文。流風遂復千年舊，逐電眞空萬馬群。王立修髯太微子，詩名新與李何齊。連篇累牘歸梨棗，任爾江湖細品題。進士東山李伯華，相逢亦笑李西涯。不知爾輩緣何事，四海英豪本一家。德瞻超悟世無倫，玉樹凋傷十九春。若遣秋霜生髻脚，也應難弟避嶙峋。對客揮毫張伎陵，遣詩斷句尙崚嶒。嚮來細讀崆峒傳，涕淚那禁洒夜燈。

又《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 本朝詩文自成化以來，在館閣者倡爲浮靡流麗之作，海內翕然宗之，文氣大壞，不知其不可也。夫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庶幾其復古耳。

陳沂《拘虛詩談》 元人作詩全宗唐，其尖巧卑弱，視晚唐亦太懸絕。惟趙魏公詩一代名家也。元海叟之《白燕詩》亦爲絕唱。國初詩沿於元之舊習，永樂以後平淡近俚，成化間始變，至弘治間稍盛，正德間，數家有可傳者，後多宗初唐，用富麗堆積，如餖飣百家衣，畢竟到頭無經緯也。

李夢陽《章園餞會詩引》 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寶之，永以爲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尙，其在南都爲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尙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凄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流而上，不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爲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爲何如？

《餘冬詩話》卷一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尙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尙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麄野嘲哳，村歌社舞則又喜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仿佛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王廷相《四友歎（時四子皆謝事家居）》 盛子廣南秀，六籍破萬卷。山林寔本懷，鵷鴻翥霄漢。對客稱《南華》，達生非虛羨。高踪江海闊，齒髮歲云晏。（盛吉士端明）獻吉跡轉晦，幽求日深造。禮樂百年餘，詞苑見古調。補袞燼藻火，敦彝薦郊廟。如何夷門下，弄月自長嘯。（李員外夢陽）修撰冲靜士，翛然類緇羽。耻謁比司盧，先幾竟遐舉。一丘悅性靈，萬鍾乃土苴。誰當薦楊綰，大道翛九叙。（何修撰瑭）信陽中書君，弱冠服天驥。鍛羽廻大壑，豈足悲瑕傷。養深曰合雅，高才瞰幽荒。轉見吐哺人，獻爾白玉堂。（何中書景明）

又《寄孟望之》 律句，唐體也。天寶、大曆以還等而上之。晚唐不復言。蘇黃有高才遠意，格調風韻則失之。元人鋪叙藻麗耳，古雅含蓄，惡能相續。今禮樂百年，作者輩出，善厥斯藝，可以馳諸唐人眞衢。近見二三子亦可謂難矣，予何敢云。執事談詩，極有妙趣，筆力沉鬱高古，視茲鄙謬者，固知無所悅取，將不復教之乎，顒望。愚觀今不逮古，約有三論。宇宙間事情景物，萬古無殊，詩人以來，言之畧盡。後世借曰變易局格，終歸謦欬耳。世謂律詩起於唐而獨盛於唐，不以是夫。此不逮者一也。或者才非超絕，不能御風鞭霆，浮遊八極，以脫去塵陋，終爾等流，二也。有高才矣，復不能刻力古往，任情漫道，畔於尺榘，以其洒翰美麗，應情倉卒可也，求諸古人格調，西施東隣之子，顰笑意度，決不至相彷佛矣。此不逮者三也。執事以斯言如何。予去舉子業，讀書之餘，亦致力詩賦，今十年于茲，古人情事，亦可以想像得之。但不知緣此而上，果如何耳。予昔年中第之夜，夢一宿儒送書九帙，告曰：「子得此，當成名于世。」啓而視之，《楊炯集》也。覺甚不懌，以炯文人，又不竟其用世之志，故每惡之。入官以來，拂抑轗軻，與炯何殊。齒及半生，而宦情灰冷日甚，大道未聞，廣業弗著，日復一日，情戀

于詞語之涯，或者終炯之流耳。此文所謂可與知者道也。

又《答仇時茂》 廷相啟：來諭欲以《樂休園詩》令僕訂正，此實不能如命矣。【略】況集中諸作，情則眞率，詞則質雅，雖永樂、正統間縉紳先生之作，亦不過此，可以刻而傳矣。夫詩有體格，才有限分。縱使一篇之中，裁割數句，終未免有龍蛇之雜，必須盡改而後如意。此豈可能哉！吾兄必欲求美，以圖久傳，使百世之後知吾時濟之賢，亦惟有求代中作者焉爾。如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亳州薛君采、大梁李川甫，其爲詩，非今世間色相，驅逐古人而先之，皆傳世無疑者。仲默已矣，餘子尚康彊無恙。能以殊禮而請之，各得一長篇巨章，則時濟之賢，與斯文不朽矣。又何俟改茲集爲哉？雖然，猶有說焉。觀仇氏《雄山集》所載，如喬白巖、王虎谷、何粹夫、崔子鍾、呂仲木、呂道夫、馬伯循、王錦夫、韓汝節諸公，皆當世迪德蹈道之士，如龍遊鳳翥，不食人間臭味，卽不可一二得者，今皆能致斯人之文，以爲家乘之美。夫人也，得其一二足以傳矣，而若是其多，則仇氏百世之傳無疑也，而又何俟改茲集爲哉？吾兄其信之。

又《答薛蕙秀才》 書來，知秋試落第，此不足悵怏。吾子清才妙思，加以深養，自足驚震天下，蕞爾利頓，胡爲動心？近時大江以北，才調超絕、馳騖古人者，得李獻吉、何仲默二子，卽今淹蹇轗軻，逶遲淪落，百不如志，其文日益進而名日益高峻。嘗見學士大夫論及後生人物，必以吾子才質足以追配二子稱之。然亦求二子之美居之可也，餘烏足置慮哉？

又《遣興》 苦吟吳下徐昌穀，幻出斯文百代先。千里馬能留色相，排雲眞骨杳難傳。又：杯看滄海塊蓬壺，逸氣誰當鄭善夫？莫嘆形神儻化去，高文終古動寰區。又：康子文章迥絕塵，不緣出處亂天眞。已齊楊馬收時譽，更與巢由作後身。又：疏越朱弦大雅吟，如知《清廟》有遺音。峽江迫阨湍瀾出，可是空同太劇心！又：大復天才冠兩都，鏘金鳴玉廟廊趨。於今耆舊誰文苑？轉覺斯人絕代無。又：後來誰擅六朝奇？君采分明別綴詞。不與豪賢爭氣格，祇將婉雅作人師。又：散逸長年何粹夫，天壇天屋卽僊都。何時星象催還闕，拋却金厢五嶽圖？又：道外別傳出世心。更能一粒變黃金。葛洪山上眞人在。流水桃花深復深。

《升菴詩話》卷七 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顧愷之，唐有吳道玄，晉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宜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予書，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黃元之、楊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瞽。』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聾。』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藐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唐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愈光，滇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又卷一二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鷄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鷄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耳。其全集予嘗見之，如此二詩，亦僅有也。

安磐《頤山詩話》 近世詩人，見古人佳句輒欲擬作，自謂得意，甚者筆之於書，以誇乎人。然而何嘗得其彷彿，乾鼠爲璞，蹄涔自濡，殊可笑也。歐陽永叔嘗愛常建「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之作一聯，每不可得。晚至青州，得山齋宴息，益欲作之，竟不能獲一言，至以爲終身之恨。以歐公之才，何所不可。乃不輕易如此，茲其可重也歟。

《山樵暇語》卷三 國初詩僧宗泐、季潭復、見心，皆有詩集傳世。獨栢子庭詩不多見，其《詠梅花燈籠》云：「五出寒光面面分，一枝挑月照黃昏。玲瓏滿地橫斜影，吹滅東風不見痕。」語意脫灑。又《題布袋和尚像》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聚來還有散，放寬些子有何妨。」

又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起，一詠三十律。一時詩人倡和者鬱然至。有和韻者，未免東坡搗辛之誚。王文恪公《詠落花絕句》云：「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鶴慘顏。只有道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閑。」觀此詩，一洗山林陳腐之陋，奚以多爲。

又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瓊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又卷九　天順甲申科，崑山陸鼎儀(鉉)第一。壬辰科，長洲吳原博(寬)第一。乙未科，吳縣王濟之(鏊)第一。辛丑科，吳江趙栗夫(寬)第一。蓋十八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四人。於乎，科目之盛，無以加矣。

李開先《何氏辭賦集序》　客有來自中州者，嘗謂中麓子曰：「大復何氏集，流傳天下，遠且久矣，君獨刻其辭賦何也？」中麓子曰：「辭賦本也，譬諸夜授衣者，舉其領而幅袖隨之矣，朝授食者，啜其實而品殺固後焉。」人多稱李崆峒閑於辭賦，而崆峒亦稱徐昌穀以辭賦起吳中，然昌穀辭賦最古，而崆峒辭賦似不及歌行，其雄奇北人以爲出昌穀上，南人以爲出昌穀下，要之，三公皆一時齊名者也，刻何而李、徐併可考見焉，非有私厚於其間。集分上中下三卷，思致沖玄，體裁閑雅，有漢、魏作者風。其全稿在長安張太微處，有可摘取以備辭賦之餘者，張亡而稿不可得，惜哉！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永叔，李西涯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不可廢者。

又卷二四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斷不可闕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闕者是也。況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又何(恠)〔怪〕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則在於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生哉。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略】今詩家所宗，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辭不得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脈連屬，何等妥貼。今人但模倣古人詞句，餖飣成篇，血脈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終是未善。

又　李空同曰：「王子云：『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憃憃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嘑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觀義矣。

又卷二六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我朝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袁稍闊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又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陳拾遺乎。

又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又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又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浒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騣駬前者也。他如王庸之（孝）、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鶚（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譬如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流歟。

又　余在衙門時，每坐堂後，槐野先生必請至後堂閒講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視，乃顧東橋、文衡山、蔡林屋、王雅宜諸人之作。蓋許石城與諸公遊，故得其所書平日之作，裝成此卷，求槐野作跋語。槐野逐句破調，無一當其意者。蓋此老學杜，余嘗聽其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關楗，有頓挫。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若近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使槐野見之，又當何如耶。

《揮麈詩話・空同諸公詞》　李空同文章鉅手，不屑小製。然嘗見其小詞《如夢令》二篇，今集不載，云：「昨夜洞房春暖，燭盡琵琶聲緩。閑步倚闌干，人在天涯近遠。影轉，影轉，月壓海棠枝軟。」「不信園林春早，一夜遍生芳草，說與小童知，池上落紅休掃。休掃，休掃，花外斜陽更好。」陳大聲不但善北曲，乃和宋詩餘等篇，大有佳者。如《浣溪沙》云：「波映橫塘柳映橋，冷烟疎雨暗庭皐。春城風景勝江郊。花藥暗隨蜂作蜜，溪雲還伴鶴歸巢。草堂新竹兩三梢。」《生查子》云：「從小束腰肢，不是因郎瘦。自有春愁在兩眉，不省郎知否。落日正飛鳧，記得曾分手。忍見垂楊折後枝，還拂杯中酒。」嘗謂宋人敝神，此體深入要眇，自元以還，聲律漸遠。明興，間有作者，益不類矣。間嘗稍爲編集，其中陳大聲鐸、王浚川廷相、張南湖紞、夏桂洲言、楊升菴慎爲多，而夏頗稱勝。

丘雲霄《跋林豐二翁詩卷》　見素翁成化間疏光徹天地，五谿翁嘉靖初疏明爭日月。見素翁爲御史中丞，撫江右如冰雪，征西蜀如震霆，位司寇如秋霜。五谿翁魁天下如景星，位內翰如春陽，晚謫漳海如閒雲。於戲，茲二翁之至文也，詩其餘耳。

《藝苑卮言》卷五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爲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憚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立門戶，辭達爲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胡翰，雜用歐曾蘇黃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充而近，丘文莊裁而俗，楊文懿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輩也。王稍知慕昌黎，有體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抉奇奧，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習六朝，材更僻澀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粗率而弗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崔子鍾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精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閒雅有法，小窘變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善叙事，工句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之出東京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屠升文、袁永之亦是流派。江豪而雜，屠法而冗，袁雅而弱。鄭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毘陵從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

又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獨好歐陽氏之文，以故楊文貞寵契非淺。又喜王贊善汝玉詩，聖學最爲淵博。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每遇南宮試，輒自草程式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而一時館閣諸公，無兩司馬之才，衡、向之學，不能將順黼黻，良可嘆也。

又卷六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孟兼性剛愎，好出人上。爲按察副使，上冢

歸，邑令謁之，不爲禮。帝聞之弗善也。又與布政使吳印爭，帝大怒，摘捶之幾絕，乃賜死。

又　當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爲讒邪所間，主恩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歸，教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爲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僞爲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孫愼詿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充出使雲南，爲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又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夢陽具體而微。

又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之若無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安時有警策。

又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高皇帝徵廉夫修《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樸爲弘文館學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履聲，問爲誰？太樸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倪、顧各散家資，顧仍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于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又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爲式。饒介之仕僞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修撰每爲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又卷七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插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道，濟北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羌識姓名。」「繁花向日宜供笑，幽鳥逢春各異啼。」「老去自吹秦觜栗，西征曾比漢嫖姚。」「水落盡如雷電過，山迴俱作鳳皇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水從金谷瀉成春。」「門逕近連馳道樹，池塘遙接漢宮流。」「雲裁玉葉和烟潤，瀑濺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爲初唐者也。「細雨薜蘿侵石徑，深秋粳稻滿山田。」「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庵。」「空庭廬嶽晴雲色，燕坐潯陽江水聲。」「虎患已從鄰境去，猿聲偏近郡齋前。」「萬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爲碑。」「邊院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又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吳中如徐博士昌穀詩，祝京兆希哲書，沈山人啟南畫，足稱國朝三絕。楊脩撰之《南中稿》，穠麗婉至，華學士之《巖居稿》，清淡簡遠，俱遠勝玉堂之作。然楊稿自南充王公刻外，絕不能佳。貴精不貴多，寧獨用兵而已哉。

又　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咏，以骰子爲題，妓應聲曰：「一片寒徹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聯云：「故國五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又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十四而夭。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明詩評・偶吏目桓、殷教授奎》　二子並起名家，共遵唐軌，屹爾樹立，卓然不群。吏目頗諧風格，故多鴻爽之辭；教授兼至才情，尤工感愴之調。誠吾邦之盛軌，張、陸之前驅也。

又《宋學士濂、王待制禕》　二君名雄虎觀，價重鷄林，烙黼黻皇猷。明昌治藻，一時文字之顯，未覩厥敵。初不以詩名。然亦嚴整妥切。文實不太過之宋。有子珩，翰詞雋發，泛駕之才，汗血便隕，薦紳悲憫之矣。

又《劉布衣仔肩、劉布衣績》　仔肩清麗，頗識《選》體；績更煜煜妍雅，法長吉歌行，雖有時譬，終難名家。

又《唐應奉肅、唐侍講之淳》　應奉和雅，侍講清麗，足稱奕世之美。若曰詩家正源，概未挹也。

又《劉布衣泰字士亨、馬布衣洪字浩瀾》　士亨錢塘名俊，蚤潔高蹈，所作歌詩，宏富清新，然未脫宋、元之習。浩瀾少出其門，尤玅詞學，燁燁勝之。

又《邵文莊寶、儲文懿巏》二子詩如雙燕並飛，差池可賞，終不離庭院間。

又《廖學士道南、童庶子承叙》學士緣凌厲之資，發躁競之念，應制偏于側媚，酬送由乎頃刻。雖才若倚馬，而響同亂蛙。庶子同號，楚中之傑，清麗過之，然何大懸殊哉！

又《張太常羽、徐布政賁》國初稱高、楊、張、徐云「吳中四傑」，要之等第可舉而言。夫其既富才情，未閒骨體，來儀之視孟載，不能以寸；而季迪之視幼文，大有所長。必使躋者鮮愧容，等者亡怒色，恐未可也。

又《後叙》海内之士，結軌稱説詩者，亡慮數百千家。大指私其師言，更互沿習，可等別也。吾少且賤，亡當于作者，又不得周游四垂，汎瀾上下乎時彦。即犯孔氏方人之戒，罪何辭哉！罪何辭哉！似是之談湛淪膏肓，尋景逐響，竟復奚適，私心切憂之，退而與二三君子，椎輪朱紫，毋令失于亡年之徑以自程也。始者長沙諸公，各貴其貴，無有憂厲心，切磋之力，角險逞捷，因率務邇，而其名方大貴，足以奔走士徑。此豈有深永之致，膾炙人人哉！勢實使趨矣。弘、正間，李、何起而振之，天下彬彬然知嚮風云。而其下者，至或好爲剽竊傳會，翼文其拙，一二少年耳。觀無當于心，翩翩然曰：「士當自起名，奈何影響他人爲也。」則又嗜獵齊梁之下，具而誇于人曰：「吾乃得其精矣，彼爲少陵氏者何？」吳人黃氏、皇甫氏者流，若倚門之妓，施鉛粉強盼笑，而其志矜國色猶然哉。一者，公甫、孔暘，本無所解，爲道理語，度其才氣不足勝人，遜而自眩。夫太極陰陽無言已，且束之聲韵，豈不冤耶？一者，應德、道思歸田之後，駕誣陶，韋必諧自然目到之語，黜意象，凋精神，廢風格，而其徒洪朝選、萬士和酷嗜其殘馥，左右而播之。於乎！何舛也！一者，關中王維禎悉反諸作，推尊少陵氏，間出章什，朝野重之。此其爲道彌邇，爲禍愈重，何者。以宛轉應接，爲少陵氏之旨，以棘澁粗重，爲少陵氏之語。至于神格無聞，四聲未協，天下相率而瞶聽之，謂爲眞傳，而瞽行之，可不辨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憾焉。」即使蛙鼓蟬管，競奏箭韶，稍具耳觀，無見難析，丈夫鉛槧之業，寧爲椎刀鄙，勿爲山鷄擬，吾怪夫斯人之滔滔也。蓋又悲之其終天，弗與聞矣。

王世貞《四十詠・陸太常弇、張修撰泰》二君青雲彥，攄辭復同調。弇也千仞壁，蒼翠絕奔峭。泰如飧芝露，九咽動靈竅。黼黻未章施，長箑屈短造。

又《題鄭少谷（傳）〔傅〕丁戊詩後》鄭繼之、傅木虛皆閩人，而好操秦音，稱少陵氏後。繼之雖野率，然入頷猶勁挺，且多感慨時事。木虛如搏沙作炊，都不成飯，不知何以擅此聲閩中也。繼之嘗有詩云：「覺來天地終歸盡，煉得丹成亦可憐。」春秋僅三十九以歿。木虛棄妻息，創大還，自詭沖舉可致，卒卒病死無奇。而所贈程半刺茅陽者，老而棄官，服食草木，壽至九十三，人固難論也。程之孫孟孺文學，要余跋，存故事耳。余乃爲二君子樹牙頰，亦贅矣。

又《國朝名賢遺墨五卷・第三卷》太常少卿兼侍讀陸春雨先生弇《哭用常》一排律，《過亨父故宅》一律，翰林院修撰張滄洲先生泰《哭子》五絕句，皆銷魂語也。二公皆吾州人，皆負文學，而皆不獲中壽以死。其後皆凋落，而張尤甚。

王世懋《藝圃擷餘》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于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國雅品・士品二》張修撰亨父、陸參政文量，齊聲競爽，聞於海上。張之《送廷珍憂歸》云：「千里征途從哭盡，啼痕終比線痕稀。」《漢宮》云：「一樣玉壺傳漏點，南宮夜短北宮長。」陸之《楊妃》云：「烽火照人鼙鼓急，尚疑燒燭夜催花。」《徽宗畫》云：「翠輦北巡將不去，只應留與蔡京看。」調雖短而意頗長。可羣可怨，二公有焉。

《詩藪・古體中・五言》元名家稱趙子昂、虞伯生、楊仲弘、范德機、揭曼碩外，如元好問、馬伯庸、陳剛中、李孝光、楊廉夫、薩天錫、傅若金、余廷心、張仲舉輩，不下十數家。視宋人材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驟稍端。然高者不過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陳、杜二拾遺耳。六代風流，無復染指，況漢、魏乎。國初季迪勃興衰運，乃有《擬古樂府》諸篇，雖格調未遒，而意象時近。弘、正迭興，大振風雅，天所以開一代，信不虛也。

又　由大曆而國初，五百餘載，中間歌行近體未嘗絕也，獨古體寥寥宇

宙間。中興之績，信陽、北地斷不可誣。

又　古詩，杜少陵後，漢、魏遺響絕矣，至獻吉而始闢其源；韋蘇州後，六朝遺響絕矣，至昌穀而始振其步。故謂杜之後便有北地可也，謂韋之後便有迪功可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初稱高、楊、張、徐。季迪風華穎邁，特過諸人。同時若劉誠意之清新，汪忠勤之開爽，袁海叟之峭拔，皆自成一家，足相羽翼。劉崧、貝瓊、林鴻、孫蕡，抑其次也。

又　國初閩人，率由越產。如宋景濂、王子充、劉伯溫、方希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輩，諸方無抗衡者。而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隆後，復自北而南矣。

又　徐氏《詩評》曰：「金華胡仲申之雄壯，蘇平仲之豐腴，宋景濂、王子充之純雅，太牢之味，藜藿自別。」弇州《筆記》曰：「宋、王二氏雖以文名，而詩亦嚴整妥切，則婺中諸君子，冠冕國初，不獨其文也。他如方希古、張孟兼、唐處敬，皆篇什不乏，劉伯溫又文掩於詩矣。」

又　大概婺諸君子沿襲勝國二三遺老後，故體裁純正，詞氣充碩，與小家尖巧全別。惟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命，以故豐神意態，小減當行，而吳中獨擅。今海內第知其文矣。

又　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又　季迪下，劉青田才情不若楊孟載，氣骨稍減汪忠勤，以較張、徐諸子，不妨上座。絕句小詩特多妙詣，但未脫元習耳。《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國朝選體前驅。

又　仲默於國初特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弗如也。閩林員外子羽，諸體皆工，五言律尤勝，合處置唐錢、劉，不復辨別。甘瑾浦、源藍智皆有可觀。

又　國初三張：以寧、光弼、仲簡。以寧氣骨豪上，國初寡儔，藻繪略讓耳；光弼、仲簡亦有佳處，然率與元人唱酬。故明風當斷自高、楊作始。若廉夫、大樸輩，俱鼎盛前朝，無聞當代，掠其餘剩，尤匪所宜。

又　自方正學死事，海內諱言其文，近始大行褒顯，而祠廟尚缺。萬曆中侍御蕭公廩、督學滕公伯輪、郡守吳公自新，合築創宇臨安，四方忠義大快。當時死事諸臣若練子寧、周是修、程本立、茅大方、黃叔英、顏伯璋、黃觀、卓敬、姚善、胡閏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又　永樂中，姚恭靖、楊文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又　宣廟好文，海內和豫，雖大手希聞，而名流錯出，若曾子啓、劉孟熙、張靜之、李昌祺及閩中諸王輩，皆浸潤明風，鮮脫元習，然才俱不甚宏鉅，非國初比。

又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石文隱瑤，謝文肅鐸，吳文定寬，程學士敏政，凡所制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自時厥後，李、何並作，宇宙一新矣。

又　觀察開創草昧，舍人繼之，迪功以獨造驂乘其間，考功以通方繼躅其後。一時雲合景從，名家不下數十，故明詩首稱弘、正。然崔康伯以文名，敬夫獨長樂府，自餘邊、顧、朱、鄭諸公，遺集具在，余備讀之。總之，派流甚正，聲調未舒；歌行絕句，時得佳篇；古風律體，殊少合作。與嘉、隆諸羽翼，大概互有短長也。

又　李獻吉詩文山斗一代，其手闢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磨西來，獨闡禪教；又如曹溪卓錫，萬衆歸依。至品藻人倫，則尚有不愜人意者。如《徐昌穀集》云：「大而未化，故蹊徑存焉。」何元朗謂獻吉詩比之昌穀，蹊徑尤甚。王長公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何、王爲篤論，則獻吉非至言。駁何仲默書云：「君詩如風螭巨鯨，步驟雖奇，不足爲訓。」然仲默詩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與李評殊不類。又誚何「百年」、「萬里」，層見疊出。今《李集》此類尚多於何。所極稱張光世詩，讀《芝陵集》亦殊未見超，遠非何、徐比。

又　獻吉《送徐昌穀》詩，「金華數子眞絕倫」，謂宋、王諸公也；「偉哉東里廊廟珍」，楊文貞也；「我師崛起楊與李」，京口、長沙二相也。弘、正以前巨擘，大概盡之。但送昌穀而不及其本郡高、楊輩，豈謂尚存元調耶？

又　自昔文人厄運，位遇通顯百不二三，至以勳業自見者，千古寥寥。

劉元海耻絳、灌無文，隋、陸無武，歐陽氏慨元、劉事業，姚、宋篇章。蓋造物乘除，大數應爾。惟國朝勳業才名兼者頗不乏人，帷幄則劉文成，密勿則楊文貞，靖難則于肅愍，出塞則王威寧，戡亂則王新建，平盜則林司寇，行邊則楊太保，禦虜則唐文襄，治水則朱司空，定變則張司馬，皆文武兼該，聲實咸備，前代所罕覩者。

又　弘、正間，宗工巨擘，若李獻吉、何仲默、羅景鳴，皆文人兼氣節者；崔子鍾、王子衡、薛君采，皆文人兼學行者。

又　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每怪邊品第懸遠，胡得此稱。及讀獻吉《送昌穀》詩「是時少年誰最文？太常邊丞何舍人」，仲默《贈君采》亦有「十年流落失邊李」之句，則李、何於邊，正自不淺。余細閱當時諸家，若仲鳧、德涵、敬夫、子衡，詩皆非長；華玉、繼之、升之、士選輩，或調正格卑，或格高調僻；獨邊視諸人，差爲諧合，不得不爾。若君采、子業，年宦稍後，元非同列。今總挈羣集，篤而論之，李、何、徐外，偏工獨造，亡先覩察；具體中行，當屬考功。

又　國朝詩僧，無出來復見心者。宗泐有盛名，而詩遠不逮。弘、正以後緇流遂絶響。若羽流則全未覩，他旁流亦俱不競也。

又　自信陽有筏諭，後生秀敏，喜慕名高，信心縱筆，動欲自開堂奥，自立門戶。詰之，輒大言《三百篇》出自何典，此殊爲風雅累。余請得備論之：夫燧人遐邈，聲詩蔑聞；尼父刪修，制作斯備。【略】盛唐而後，樂選律絶，種種具備，無復堂奥可開，門戶可立。是以獻吉崛起成、弘，追師百代；仲默勃興河、洛，合軌一時。古惟獨造，我則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上下千餘年間，豈乏索隱吊詭之徒，趨異厭常之輩。大要源流既乏，蹊徑多紆，或南面而陟冥山，或搴裳而涉大海，徒能鼓聲譽於時流，焉足爲有亡於來世！其僅存者，若唐李長吉之歌行，樊紹述之序記，堂奥門戶竟何如哉。

又　陳約之《高子業集序》云：「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内穌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暢，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制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論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粗當者。

又《國朝下》　永樂以後諸子，變高、楊者也。見謂汰尖纖而就平實，其流也庸冗厭觀。嘉靖以前諸子，變何、李者也。見謂略粗重而掇精華，其弊也弱靡不振。

又　初唐詞藻豐饒，而氣象宏遠。中唐格調流宛，而意趣悠長。嘉靖之爲初唐者，豐饒差類，宏遠未聞；爲中唐者，流宛頗親，悠長殊乏。藉使學之酷肖，不過沈、宋、錢、劉，能與開元、天寶競乎！故取法不可不上也。

又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孫山人五言律，晚唐之卑弱者；七言律，晚宋之疎慢者；僅歌行一二。王稚欽才高一時，而制作遂無入彀。五言律稍成篇，亦非上乘。中年潦倒，不能盡其才耶？

又　弘、正五言律，自李、何外，如薛君采之端麗溫淳，高子業之精深華妙，置之唐人，毫無愧色。然二君俱不能七言律。高蓋氣局所限，薛由工力未加。

又　獻吉、仲默，各有《秋興》八章。李專主子美，何兼取盛唐，故李以骨力勝，何以神韻超。學何不至，不失雕龍；學李不成，終類畫虎。

又　徐子與七言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沈深之致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茂秦雖流暢，然自是中唐，與諸公大不同。

又　李以氣骨勝，微近粗；何以丰神勝，微近弱。濟南可謂兼之，而古詩歌行不競。

又　中原自李、何輩先達，高子業以冲遠繼之。嗣是作者，雖篇什間存，終非炳赫。嘉靖中，張助父最爲傑出，諸公後當首稱。

又　宋文憲子璲，王忠文子紳，并工詩，婺中一時之盛。國初如宋潛溪文章學問，宋仲珩書名，不直婺中三絶，皆可爲海内第一。王司寇稱承旨雲蒸龍變，天下共歸。豐人翁謂舍人威鳳冲霄，當代獨步，即異時定論可知。而自其父子得之，尤前代罕見也。

又　弘、正前，七言律數篇外，惟危素《送人之嶺右》有中唐風，王直《西湖》、高棅《早朝》得初唐調。此外或句聯工而全篇不稱，或首尾稱而氣格太卑，不足多論。

又　桑民懌高自稱許，今覩其集，體格卑弱之甚，可謂大言無當。吳中昌穀同時祝希哲、唐伯虎、沈啓南、王履吉，才皆高出一代，而皆以書畫掩之，亦以偏工書畫，不能致力耳。履吉諸作特高朗，非三君比，使稍加以年，可亞昌穀。

又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外，如崔仲鳧、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則惟李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吳、徐、宗、梁不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

又　嘉靖初，爲初唐者：唐應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少海、陳約之、田叔禾等；爲中唐者：皇甫子安、華子潛、吳純叔、陳鳴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就中古詩冲淡，當首子潛；律體精華，必推應德。

又　同時爲杜者，王允寧、孫仲可。爲六朝者，黃勉之、張愈光。允寧於文矯健，勉之於學博洽皆勝其詩。

又　詠物七言律，唐自「花宮仙梵」外，絕少佳者。國初季迪《梅花》，孟載《芳草》，海叟《白燕》，皆膾炙人口，而格調卑卑，僅可主盟元、宋。獻吉《題竹》，仲默《鱘魚》，于鱗《雙塔》，始爲絕到。元美至六十餘篇，則前古所無也。

又　弘、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追逐李、何。士選、繼之、升之、近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鶚、仲默派也。昌穀雖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成鼎足。

朱翊釗《盛明十二家詩選序》　余自幼冲時，即好聲詩，亦遂知好嚴滄浪詩法，其言有曰：「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師，無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蓋取法乎上，斯得乎中，取法乎中，斯爲下矣。」斯言也，何其要而嚴哉！故余誦法古篇什，自中唐以逮宋元詩，曾未嘗一經目，蓋深恐下劣詩魔入肺腑也。頃歷年多，操識頗正，廼間窺我朝李何諸子詩，見其古選歌行則逼近建安，其近體則宛然天寶、大曆間，不覺喜而嘆曰，我朝雖不以詩取士，而詩之精妙亦至是哉！不圖漢魏晉盛唐之風曠五百年，而重見於今日也。

《涌幢小品》卷一六《後渠評品（四則）二》　又評《圭峰集》云：「羅景鳴，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奇於典。其昭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冶偉詞，不亂於頹習。」評白沙「禪而疏」，一峰「尚直而率」，定山「好名而無實」。又云：「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峰行鄉約而僇族人，定山晚仕而敗」，獨推重章楓山是矣。然指謫三公處，殊不盡然。「禪」與「疏」二字，非白沙本色，其交亦非泛泛者。「僇族人」，事必有故，苟爲所不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典，不可謂「敗」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王元美云：「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然趨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惟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獻吉。）信陽嗣起，（仲默。）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淡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詎不美哉。」

又　世之論李何者，莫不謂獻吉傚顰，仲默捨筏，此似曉不曉。獻吉五言古粗率不純，即漢、魏、六朝、李、杜靡所不有，而相肖者無幾，信爲傚顰；若歌行，雖學子美，而馳騁縱橫實有過之，又未可以言傚顰也。仲默五七言古信多捨筏，於國朝諸子不足當其下駟；而七言律，則元瑞所謂「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者也。蓋獻吉山斗一代，實在歌行；而仲默冠冕諸公，實在七言律耳。或選何歌行篇什與李相等，選李七言律篇什與何相等，是全不知詩者。

又　胡元瑞云：「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每怪邊品第懸遠，胡得此稱！及細閱當時諸家，仲鳧、（戴冠。）德涵、（康海。）敬夫、（王九思。）子衡、（王廷相。）詩皆非長；華玉、（顧璘。）繼之、（鄭善夫。）升之、（朱應登。）士選（熊卓。）輩，或調正格卑，或格高調僻；獨邊視諸人差爲諧合，不得不爾。」愚按：此論五七言律也，不惟於庭實有當，而於諸子亦見其大略矣。

陳邦瞻《明初四家詩重鋟序》　明初四家者，世所稱高、楊、張、徐四先生，蓋以比唐初四子云。近世士大夫稽古之業，惟詩道爲尤盛，蓋自國初，金陵定鼎，時方草昧，而寓內作者已雲集闕下，應制鳴盛，爭樹赤幟，四先生者尤褒然傑出其間，今其流傳尚在人口，而罕覩全帙，且一時雍容紀述之

盛亦少知者，耳食之徒競就近易相祖襲，詩道亦稍稍衰矣。茲刻也，將使讀者有思初惟始之意焉，其可少乎哉？嗟乎！詩道大矣，而其所自則甚微，古今盛衰之際，皆有非人力所能與者，蓋宇宙運化中乎人心，而人之性術情竅與之潛感潛應，薰蒸浸漬，久之鬱而爲志，宣而爲言，永而爲聲，而詩興焉，故動天地、感鬼神，莫善乎詩，非詩之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之秘，盡寄於人心，而詩又人心之所寄，精盪神格，固不誣耳，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故曰微也。夫詩自漢魏而後，一盛於唐，迄宋而其格盡變，當勝國時，歐、虞、范、揭諸君子改玉改步，復襲唐軌，變雕鏤之旨，爲富麗之業，易窈眇之思，爲鏘鳴之音，其意非不甚盛也。然其詩具在，思若礙焉而不能暢，力若阻焉而不自達，此非其才之過也夫，有限之者矣。一入我國朝，如劉宋諸公暨四先生之徒皆元材也，而神情格律煥然勃發，春華敷而秋蟾絜，鸞鶱翔而蛟龍躍，鬱者暢，阻者達，雖其才過人遠哉，夫有相之者矣。士固不容軼才而爲詣，亦不容軼世而爲才，四方之風各乘其氣，百族之鳴爭應其候，雷時發而時收，籟自竅而自止，自天地不能以冬爲春、春爲秋，而況人乎？詩固未可以強作而工也。世人不深於性術，而模擬律調，纂組句字以爲詩，無詩矣，其遞降而遞衰，曷怪焉？四家之作，季迪最稱雄渾多奇氣，孟載藻麗饒情思，來儀、幼文，並清新流易，絕出塵壒，雖所長各異，其卓然爲一代正始之音均也，與四家並起者，青田劉基、泰和劉崧、閩林鴻、粵孫蕡其尤著云。

謝肇淛《明初四家詩重刊序》　蓋聞天地元聲，歌謠播之樂府，閭閻逸響，情性寄之風人，是以寫志體物、導鬱宣幽，莫不根柢于六義，昭明于四始，詩之爲教與治通矣，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詩，邃古毋論，輓近可稽，建安善鳴，王徐應劉擅其譽；典午標幟，張潘左陸騰其芳，貞觀馳聲，王楊盧駱專其美，勝國屬辭，虞楊范揭名其家，譬若諸樂合陳，孤音莫能成響，衆綵飾色，一絲未足彰華。漢而晉，晉而唐，唐而元，千載符契。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殊地仝聲。歷數前代，至我皇明開文運于中天，蕩夷音于寰宇，朝章國采，騰踴于清廟明堂；長吟短謳，宣布于通都委巷。當太祖高皇帝洪武之季，有高、楊、張、徐四先生者，皆以清俊沉蓄之才，丁泰和休明之世，于喁互答，騷壇望路而爭驅，離合賡酬，賦苑並轅而騁節，數字之優，達姓名于鸞簨，一言之出，長聲價于鷄林，誠足以鼓吹六經、彝訓三極，摛風裁興，不離乎溫厚和平，嚆羽含商，允叶乎興觀群怨者矣。【略】載觀諸作，締玩新鐫，神思闖鄴下之室，寤寐古賢，風骨升晉代之堂，陶鈞雅什，情采步初唐之武，鍛鍊宏詞，綺靡洗胡元之習，剪裁類句，上則鳴朝廷之盛，下則濬後學之源。

《小草齋詩話・外篇上》　閩詩莫盛於國初林鴻、王恭，上國武庫、天府瑯琊，當與高啓鼎足而立，餘子瑣瑣勿論也。高廷禮才雖不逮，然其揚抶千古，陶鑄百家，一經品題，無不破的，此其精識朗鑒，當是古今第一流法眼也。他如王稱、周玄、鄭定、王褒之徒，出其賸語，亦足先鳴。雖其聲華未能宏播，而此道規矩準繩獨能心傳目授，不至背馳，卽諸家之燁然者不敵也。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無錫邵寶爲《柴墟集序》曰：「公性行淳謹，風度詳暇，義色法言，不可犯干。博通古今，自宋、金、元季，及國初，遺言故跡，旁詞博訪，歷歷能道。欲采輯爲一書，病未脫藁。其言曰：『知古非難，知今爲難。通達國體者，古難其人，而況今乎？』其所述作，託諸縑楮金石者，皆公之餘耳。」邵公與公同舉進士，同出于西涯之門，並以名德見稱，詩文爾雅，亦略相似云。

《靜志居詩話》卷二《楊訓文》　元詩華者流於穢，貫酸齋輩是也。清者每失之弱，薩天錫等是也。明初若劉子高、蘇平仲、楊克明，其源皆出於天錫，質羸之恨，諸公不免。

又卷四《甘瑾》　明初臨川詩派專學唐人者，揭孟同、甘彥初也，尚有張可立、甘克敬，惜其詩不多見。

《明詩綜》卷二　王元美云：【略】明興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容之壯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美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一時之選也。

《詩辯坻・唐後》　二李（獻吉、于鱗）何王（景明、元美）外，若徐昌穀之邈然潔秀，薛君采之婉摯華亮，顧華玉之格蒼味腴，高子業之造思精微，王稚欽之風神麗昳，自足掩餘子之芳潤，抗四氏以並馳。故以廣大教化論之，或稍遜四家，倘用獨長便決勝。

《圍爐詩話》卷二　七律之法，起結散句，中二聯排偶。其體方，方則滯。敍景言情，遠不如古詩之曲折如意，以初唐古律相較可見矣。七律止宜于臺

閣，餘處不稱。景龍既有此體，以其便于人事之用，日盛月滋，不問何處皆用七律，謂之近體，實詩道之一厄也。學初盛則端莊而不能快意，學中晚則流利而傷于淺薄。自宋以來，多傷淺薄。弘、正間人，矯語初盛，而淺心粗氣，不能詳求初盛命意遣詞之妙，遂流爲強梗膚殼，又唐體之一厄也。

又卷六　明初人詩，猶守本分，不作過頭大話。

《池北偶談・談藝二・王奉常論詩語》　明詩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國、高蘇門、楊夢山、華鴻山輩。自王、李專言格調，清音中絕。同時王奉常小美作《藝圃擷餘》，有數條與其兄及濟南異者，予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又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祇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有明則徐昌國、高子業二君，詩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有蟬蛻軒舉之風，高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此眞高識迥論。令于鱗、大美早聞此語，當不開後人抨彈矣。先兄考功曩有《題襄陽集》一絕云：「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

《明史・藝文志一》　明太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籍致之南京，復詔求四方遺書，設秘書監丞，尋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樂四年，帝御便殿閱書史，問文淵閣藏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帝曰：「士庶家稍有餘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一部至百部，各擇其一，得百櫃，運致北京。宣宗嘗臨視文淵閣，親披閱經史，與少傅楊士奇等討論，因賜士奇等詩。是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正統間，士奇等言：「文淵閣所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向貯左順門北廊，今移於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點勘，編成書目。請用寶鈐識，永久藏奔。」制曰「可」。正德十年，大學士梁儲等請檢內閣幷東閣藏書殘闕者，令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先是，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摺，四周外向，蟲鼠不能損。迄流賊之亂，宋刻元鐫胥歸殘闕。至明御製詩文，內府鏤板，而儒臣奉敕修纂之書及象魏布告之訓，卷帙既夥，文藻復優，當時頒行天下。外此則名公卿之論撰，騷人墨客一家之言，其工者深醇大雅，卓卓可傳，即有怪奇駁雜出乎其間，亦足以考風氣之正變，辨古學之源流，識大識小，掌故備焉。挹其華實，無讓前徽，可不謂文運之盛歟。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晉、宋以來因之。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爲皆其時杜下之所有也。明萬曆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徧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區區掇拾遺聞，冀以上承《隋志》，而贋書錯列，徒滋譌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爲釐次，勒成一志。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云。

又《文苑傳二・顧璘》　初，璘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俊」。其後寶應朱應登繼起，稱四大家。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韋婉麗多致，頗失纖弱。沂與韋同調。應登才思泉湧，落筆千言。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明詩別裁集》卷三《解縉》　永樂以還，尚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靡然和之，相習成風，而眞詩漸亡矣。故解大紳以下，李賓之以前，所收獨略。

《說詩晬語》卷下　元季都尚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蹊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寧）次之，徐幼文（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明代作者，當以國初爲勝。劉青田不以詩人自命，由其本領雄傑，故才氣軼羣，當爲一代之冠。高青丘骨性秀出，最近唐風，惜其中路摧折，未入於室。此兩家地位不同，詩筆不妨並舉。前後七子中，余止取李崆峒、何仲默二家，外則楊升庵天才亦屬清麗。總之：明人弊病，喜學唐人狀貌，苟能遺形得神，便足垂世。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吾郡林子羽、鄭繼之咸工七律，子羽刻意三唐，已造堂奧，繼之髣髴工部，幾奪神骨，同時高、袁、李、何亦爲却步，所不能與爭名者，以樂府古體也。今人議吾鄉詩多本子羽，聲調平穩，目爲閩派，大抵緣《晉安風雅》一刻故耳。《晉安風雅》由當時王、李之派盛行，選者不能另出手眼，特取聲調整齊者以悅里耳，非作者之咎也。

何維棣《弘正四傑集序》　長沙張雨珊丈，輯刊前明李空同、何大復、徐迪功、邊華泉詩計若干卷，都爲一集，題曰《弘正四傑》，編校甫竟，屬爲序言。夫詩教與世道其變一也。世道之變，微如夷厲，孱如哀平，則有宣王、

光武延周漢垂絕之緒，詩教之變，靡如陳隋，誕於宋元，則有杜陵、慶陽奮唐明代昌之烈。任莫艱於創業，功莫巍於中興，因王迹之盛衰，究辭家之隆替，洪纖異軌，體義鈞施。自屈宋傳經，情感多品。韋李導雅，符采相新。柏梁七言，歌行祖構，蓉池諸子，社事椎輪，此詩教之創業也。嗣宗鶴立於當塗，太沖鷹揚於壯武，元亮龍潛於典午，康樂鳳鳴於永初。其時流敝方滋，去古未遠，望路以臻極，沿波而得奇。雖具追新振靡之能，而無括宇啓疆之略。語夫文統勳在守成，繁響極於齊梁，頹瀾衍於王駱。子昂《感遇》迺復古之萌芽，太白狂歌罕並時之旗鼓。杜拾遺以草堂之高詠，集尼山之大成，奔走百家，弛張萬象，中興壯業，曠世一尊。昌黎、玉谿，才霸中晚，稍能選聲杜曲，未敢希蹤建安。嗣是以還，舉世鄭、衛，體無於宋，力柔於元，雖以東坡天人，遺山史筆，徒足搖鞞聾俗，建幟末流，以云起衰，則猶未逮。偉哉，有明弘正之代，其元音絕續之交乎，夫承波靡之餘習，值風雅之久湮，磬獨往之精思，排眾多之非笑，彊後死而修文武之政，起匹夫而易聖哲所難，謂非海嶽英靈，雷霆精銳，烏能息九州之蝸戰，闢萬古之鴻濛者哉。空同恢闡西涯，雄視北地。後時掎角，首推信陽。爭長中原，比肩國士，昌穀上翼，廷實下毗，揖子美於秦州，招謝客於陳郡。參漢魏而鼎足，侶曹劉而鴈行。蕩埽羣疑，超覽古始，黃流重奠，赤日再中。東脩之士風趨，游學之塗雨徧。譬之千門萬戶，眩矚建章之宮，三島十洲，拱極神明之奧。自古詞林宗匠主持文柄，宏獎儒流，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或以李、王壇坫輝映後先，同祖述乎開元，宜合編於嘉靖，不知滄溟、弇州之壁壘，亦遵獻吉仲默之規繩，河出崑崙，山宗泰岱，亦猶建康稱帝，靈武膺符，丕揚下武之烝，何與中興之紀。曰然則同時十子，繼號七才，今特標「四傑」何也？曰道重干城，權資輔佐。篇貽昌國，贊太常與舍人；句贈西原，儕司徒於文毅。橫雲舊稿存語，當時永之公評，幷雄藝苑。倣史傳牽連之例，作詩人主客之圖。對山文高渼陂，附中州兩雄，而別錄小坡名齊華玉，惜「金陵三俊」之無書，得門惟淩谿一人，而合作殊尠。持論無浚川隻字，而詆隙已成，繼之獨立不遷，師古得骨，與山谷相伯仲，於扶溝爲附庸。於是盡善稱韶，無譏自鄶。推李何爲盟主，如霸圖之首舉桓、文，進徐、邊於列侯，等經訓之兼存孔賈。三才挺譽，斥噲伍之謬談；五集從刪，屏吳音之苛議。是則周官漏扶風之注，鄭君非背師傳；蕭選闕東海之詩，昭明未爲淺識者矣。吾鄉掇蘭畹之清芬，漱茶陵之遺潤，攷辨耒陽之墓，歌誦東山之堂。薑齋抽祕而未逾，陶園翫華而近肆。武功耆定，文治光昭。湘學競鳴，楚才蔚起。雅道因之宣鬯風會，從而轉移古抱，鬱爲謳吟英辭，激於忠愛，以之發皇神解，鼓吹明良。奏《平淮》之凱章，擬《洗兵》之嘉頌。庶幾詩教中興之績，於唐爲前茅，於明爲中權，而昭代其後勁也。

《明詩紀事》甲籤《序》　光緒癸未，都門過夏，旅情蕭索，取明人詩閱之，遂有紀事之輯。至己亥，閱十七寒暑，錄詩幾四千家，分爲十籤。凡論明詩者，莫不謂盛於弘、正，極於嘉、隆，衰於公安、竟陵。余謂莫盛明初，若黎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吳四傑、粵五子、閩十子、會稽二肅、崇安二藍，以及草閣、南村、子英、子宜、虛白、子憲之流，以視弘、正、嘉、隆時，孰多孰少也？且明初詩家各抒心得，雋旨名篇，自在流出，無前後七子相矜相軋之習，溫柔敦厚，詩教固如是也。長安旅食，剞劂爲艱，先以甲籤三十卷質之同好。至此集以紀事爲名，無事可紀者，亦廣爲甄錄，冀以攬前哲之芳馥，爲後人之貽餉云爾。

又乙籤《序》　時至建文，龍戰玄黃。禁遭革除，幾同閏位。今錄殉節諸臣詩冠於永樂之首，所以雪十族駢死之沈冤，闡千秋正名之宏旨也。高皇雄猜，誅戮勳臣，波及文士；再經靖難之阨，海內英流，僅有存者。文皇右文，頓改初政，刀鋸之餘，從事樽俎。永、宣以還，沐浴膏澤，和平嘽緩之音作，而三楊臺閣之體興。然《東里文集》、《兩京類稿》有文無詩，微尚可知。扶輿蘊靈，風雅代興，在朝則巽隱、琴軒、泊菴、青城、昌祺、士昂、孟仁、松雨、敬軒、白沙、壽卿、元亮、老葵，在野則葵丘、鳴秋、孟熙均不愧作者。自建文至景泰得詩二十二卷，題爲乙籤，以次授諸梓人云。

又丙籤《序》　胡元瑞謂孝廟以還，詩人多顯達。茶陵崛起，蔚爲雅宗，石淙、匏菴、篁墩、東田、熊峯、東江輩羽翼之，皆秉鈞衡，長六曹，挾風雅之權以命令當世，三楊臺閣之末派，爲之一振。然蹤希宋體，音閡盛唐，樂府或創新製，疊韻競侈聯篇。迨李、何起，而壇坫下移郎署。古則魏、晉，律必盛唐，海內翕然從之。譬之力侔賁、育，則勇夫奪氣；音希《韶護》，則他樂不請。取法乎上，勢不得而阻也。今錄天順以後五十年之詩，都爲丙集；李、何則另爲一集，以見振興詩教之功焉。

又丁籤《序》　明中葉有李、何，猶唐有李、杜，宋有蘇、黃。空同詩如

巨靈贔屭，鑿石開山；大復詩如美女嬋娟，傾城絕代，皆一代作者也。其時又有徐昌穀、邊廷實、王子衡、康對山、王渼陂稱七才子。論者謂弘、正兩朝，人才傑出，如王伯安之理學，勳業，楊升菴之博雅，直節，王道思、唐荆川之文章；書苑則祝允明，畫家則沈、文、仇、唐，皆足以凌跨宇內，炳燿一代。至詩家別有蘇門、君采、稚欽、鴻山、少玄、百泉輩，余私有論次，另爲一集云。

又戊籤《序》 天有文而雲霞變色，地有絡而川岳殊形。五色同適於目而藻繢異施，八音同傾於耳而絲竹別器。文章派別，極意營構，模範無越，性靈自瀹。故雅趣風情，騷懷賦心，體有不同，並臻於妙。若夫城中高髻，里婦捧心；下士趨風，有識避走。無他，識曲者聽其眞，逐迹者難爲巧也。有明詩流，吳下擅於青丘，越中倡於犂眉，八閩工於膳部，東粵盛於西庵，西江妙於子高，各有軌轍，不相沿襲。自茶陵崛起，籠罩才俊，然當時倡和，襲其體者，不過門生執友十數輩而已。暨前後七子出，趨塵躡景，萬喙一聲。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陳田按 明初兄弟稱詩者，二藍外，繆氏《壎篪》，王氏《二妙》，錢氏《三華》一家風雅，殊堪競爽。《壎篪集》平陽繆仲琳、仲卣作也。蘇平仲爲之序，惜今不傳。子與與弟子啓詩合爲《二妙集》，門人蕭翬所輯。子與洪武初應詔爲諸王說書，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辭歸。劉子高有詩送之，云：「萬里金門詔說書，一官不拜賦歸歟。極知聖主恩榮重，自信儒生計策疏。三月鶯花辭上國，十年水竹愛閒居。眼看逸翮翔寥廓，慚愧駑駘駕鼓車。」子與高不仕之節，子啓以教官徵爲御史，殆如藍山隱而藍澗仕也。集名《徵君集》，一名《竹亭遺稿》。竹亭，子與別號也。

又 子啓與劉子高交分不淺，家住龍灣，有南園，擅水竹之勝。子高爲作《南園灌隱說》，又有《過王氏南園看竹》詩云：「禁得南園筍，新成數百竿。何年通一徑，長有客來看。」《坐子啓竹林》詩云：「愛爾幽棲處，門前青竹林。石床三伏冷，池水一春深。」《陪虞管勾幼悅坐王子啓南園竹林》詩云：「王子宅前千个竹，拂簷當戶總蕭蕭。土垣近出青相映，池水下通寒不凋。上客頻留蒼玉佩，佳人時度紫瓊簫。重尋載酒題詩處，記取龍灣第二橋。」子啓出知崇慶州，子高《懷王太守》詩云：「二十年來南浦客，八千里外錦城仙。水邊送別秋風冷，馬上懷人夜月圓。載酒渡江憐往日，聽猿出峽定何年？只今飄泊桑乾曲，西望酣歌一惘然。」其謫和州放還也，子高有《大赦後一日聞王太守自屯所攜兒南歸》詩云：「故人舊謫和陽戍，五月初聞罷種田。誰使南山歌石爛？天教合浦得珠還。」子啓生平事蹟，皆可於子高詩一一見之。竹垞《詩話》引子啓《獄中述懷》詩，知其牧崇慶獲罪之由，尚未知謫和州屯所一節也，因檢《槎翁集》，補錄於此。

《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格勢》 國朝一十六人：王子一之詞，如長鯨飲海。（風神蒼古，才思奇瑰，如漢庭老吏判辭，不容一字增減，老作老作！其高處，如披琅玕而叫閶闔者也。）劉東生之詞，如海嶠雲霞。（鎔意鑄詞，無纖翳塵俗之氣，迥出人一頭地，可與王實甫輩並驅，藹然見於言意之表，非苟作者，宜列高選。）王文昌之詞，如滄海明珠。（遼東指揮）（詞源泛灩，凌長空而赴滄海；語音清麗，若玉撞而金春。眞樂府中之錚錚者也。）谷子敬之詞，如崑山片玉。（其詞理溫潤，如璆琳琅玕，可薦爲郊廟之用；誠美物也。）藍楚芳之詞，如秋風桂子。陳克明之詞，如九畹芳蘭。李唐賓之詞，如孤鶴鳴皐。穆仲義之詞，如洛神凌波。湯舜民之詞，如錦屏春風。賈仲名之詞，如錦帷瓊筵。楊景言之詞，如雨中之花。蘇復之詞，如雲林文豹。（指揮）楊彥華之詞，如春風飛花。楊文奎之詞，如匡廬疊翠。夏均政之詞，如南山秋色。唐以初之詞，如仙女散花。大槩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乃作者之大病也。且如女眞《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眞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爲害也。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審其音而作之，庶不有忝於先輩焉。且如詞中有字多難唱處，橫放傑出者，皆是才人拴縛不住的豪氣。然此若非老於文學者，則爲劣調矣。

又《群英所編雜劇》 國朝三十三本（內無名氏三本）：丹丘先生《瑤天笙鶴》、《白日飛昇》、《獨步太羅》、《辯三教》、《九合諸侯》、《私逢相如》、《豫章三害》、《肅清瀚海》、《勘妬歸》、《煙花判》、《楊娭復落娼》、《客窗夜話》。王子一《海棠風》、《楚臺雲》、《劉阮天台》、《鶯燕蜂蝶》。劉東生《月下老世間配偶》、《嬌紅記》（二本）。谷子敬《三度城南柳》、《枕中記》、《雪恨鬧陰司》。湯舜民《風月瑞仙亭》、《嬌紅記》。楊景言《風月海棠亭》、《史敎坊斷生死夫妻》。賈仲名《度金童玉女》。楊文奎《玉盒記》、《兩團圓》、《王魁不負心》、《封涉遇上元》。

徐渭《南詞敘錄》 本朝北曲，推周憲王、谷子敬、劉東生，近有王檢

討、康狀元，餘如史癡翁、陳大聲輩，皆可觀。惟南曲絕少名家。枝山先生頗留意於此，其《新機錦》亦冠絕一時，流麗處不如則誠，而森整過之，殆勁敵也。

王世貞《曲藻》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荊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

王驥德《曲律・雜論》　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荊釵》、《白兔》、《破窯》、《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其時兵革孔棘，人士流離，皆村儒野老塗歌巷詠之作耶？《殺狗》，頃吾友鬱藍生爲釐韻以飭，而整然就理也，蓋一幸矣。

閔世道人《六十種曲演劇首套弁語》　今世倣古先生，正襟皋比，居然道德博聞；矜莊少年，迴旋驥足，揚揚氣魄自用。間有稱述，多因祧盲史而宗腐令，賓蒙吏而友湘靈，嗣復衙官漢季，爰挾唐之伯仲，導鳴騶焉。若廼詞曲猥云，公孫氏且弗諾。嗟乎，幾令純忠孝、眞節義黯然不現本來面目，夫何以追維過去，又何以接引未來？俾天下後世啓孝納忠，植節仗義，亦難爲力矣。適按《琵琶》、《荊釵》善本，暨《八義》、《三元》名部，卓然絕調。千秋風華，一代綠韜，簡其清眞墉城，標其玄箸大都，類休文入釋，理優於詞，右丞證梵，神超於骨，騶聆則轂音與鶴唳交宣，坐挹則安樂窩介墮淚碑相望。雖然名則陳矣，事則遒矣，賞識家不以窮耳目之官，僅以充戲娛之役，匪第漢中郎諸君子負屈，卽勝國東嘉輩，早拈出風化之本原，俱付之雲煙過眼矣。方今世尙，取新人，胥炫異，假饒狎昵，百凡無寧；雅正一派，引絲九曲，名誼十全，坐令別陳，筐篚和以塤篪，祇見中州《白雪》，傾壓繁華勝地，《陽春》應徧下里矣！

《客座贅語・國初榜文》　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給事中曹潤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聖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又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

《大明律講解・刑律雜犯》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者，不在禁限。

《松下雜抄・卧碑》　明太祖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學，遂命禮部傳諭，立石於學，刻之，之後再爲刊定。一、各省廩膳科貢，各有定額，南北舉人名數，亦有定制。近來奸徒利他處寡少，詐冒籍貫，或原系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僥倖出身，訪出拿問。

《三岡識略》一　《遯園贅語》云：「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榜文云：『在京軍官軍人，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娼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千戶虞讓子虞端，吹制笛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去。指揮伏顒與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幾於桀、紂矣。今朝廷雖當改革，禁網疏闊，除數大端外，不復苛求，眞生民之大幸也。

《金陵瑣事剩錄・進詞本》　武宗南幸，好聽新劇及散詞，有進詞本者卽蒙厚償，如徐霖與楊循吉、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焉。此章丘李中麓云。

《榕村語錄・歷代》　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管飲博者，卽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雖立法太嚴，然所以激厲頹靡處，志氣規模，果不尋常，竟有一人橫行，武王恥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習俗已久，何若使偸惰者反有故元寬大之思。但使聖人處之，必當有道，不至如此過於苛急耳。

姜南《墨畬錢鏄》　太祖皇帝立法雖尙嚴，然皆爲扶植良善，摧抑奸頑，故奸頑之徒合編充軍者有二十二種，謂販賣私鹽、詭寄田糧、私充牙行、私自下海、閑吏、土豪、應合抄箚家屬、積年民害官司吏、誣告人充軍、無籍戶、攬納戶、舊日山寨頭目、更名易姓家屬、不務生理、遊食、斷指誹謗、小書、主文、野牢子、幫虎伴當、直司。今此法俱在，而此等之人，縱橫無限，公然無所忌憚，雖有犯者，往往以計脫免，稂莠不除，嘉禾不盛，無怪乎民之窮且困也。

徐充《暖姝由筆》 正統間，北京滿城忽唱《妻上夫墳》曲，有旨命五城兵馬司禁捕。不止。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調提學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爲邪妄所惑。」從之。

楊明琅《敘〈英雄譜〉》《英雄譜》者，《水滸》、《三國》之合刻也。夫《水滸》《三國》何以均謂之英雄也？曰：《水滸》以其地見；《三國》以其時見也。夫時之與地者，英雄豪傑之士之所藉以奮其毛翮，吐其眼眉，而復以發抒其蕩曠無涯之奇，乃竟以此而譜英雄，豈英雄之樂以時與地見哉！曰：英雄之時與地也，非英雄之所樂處者也；英雄之以時與地見也，非英雄之所願聞者也。而英雄之不能不以時與地見也，又英雄之所大不得已，而又不可以已者也。夫英雄豪傑之士，其生也定非無故而生，則其見也亦非無故而見。獨是聖王在上，任政教以抒其驕悍，付爵祿以發其放逸，一種清明廣大之風，有以直達其忠君愛國之念，則英雄且不以英雄見，而又何可以譜英雄耶！是故以言其時，則一道同風，無復有所謂瓜之分、鼎之峙者，而英雄快；以言其地，則連袂升朝，無復有所謂雌之伏、龍之潛者，而英雄快，即間有一二漏於羅網，厄於氣數，亦相與彈琴圍棋於寂寂寒山、潺潺流水之下，而英雄之心竟靡弗快。惟地既非英雄抒泄之地，時又非英雄展布之時，而胸中有如許嶔崎歷落不可名言之狀，又不能槁項黃馘老死牖下之間。嗚呼！此《水滸》、《三國》之所以竟以時與地見英雄也與！向使遇得其時，而處當其地，則桃園之三結與五臣之賡歌何以異？梁山一百八人與周庭師師濟濟何以異？梁父草廬數語，指畫如劵，雖爲公旦之負扆可也；公明主盟結義，專圖報國，雖爲亞夫之交歡可也。壽亭侯忠義千古，黑旋風孝勇絕倫，持其青龍偃月、朴刀大斧，何難劈開霄壤掃蕩妖氛耶？至若正平吐氣於三弄，與日月而爭光；夜叉發憤於一劍，登人肉於刀俎。其一時之志士貞夫、烈女壯婦，靡不接踵輩出，以逞奇於天地之間。而又無所謂聖君賢相者，以大竟其用，而卒究其才，則時安得不爲《三國》，地安得不爲《水滸》？而英雄之卒以《三國》、《水滸》見也，又豈英雄之所得已哉！然此譜一合，而遂使兩書英雄之士，不同時、不同地而同譜。則寒煙涼月、凄風苦雨之下，焉必無英雄豪傑之士之相與慷慨悲歌，以共吐其牢騷不平之氣耶！而又安在非不得已中之一快哉！故爲君者，不可以不讀此譜，一讀此譜，則英雄在君側矣，爲相者，不可以不讀此譜，一讀此譜，則英雄在朝廷矣，經略掌勤王之師，馬部主犁庭之役，又不可以不讀此譜，一讀此譜，則干城腹心盡屬英雄。而沙溟鬼哭之慘，玉門冤號之聲，永不復聞於耳矣。此乃余合譜英雄意也，非專以爲英雄耳也。

熊飛《〈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譜乎？曰：無也。靈心影現，百道不窮。不刻死煞之印板於當下，不剿現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而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盡於《三國》、《水滸》乎？曰：不也。燕越不學函鎒，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各有鬚眉，誰是男子，不具血性。英雄有盡於《三國》、《水滸》也，是一指而鄧斗也。英雄無譜，而英雄又不盡於《三國》、《水滸》，則余之合《三國》、《水滸》而題爲《英雄譜》也何居？我人自元始以來，丐得些子眞丹，深貯八識田中，遇喜成狂，遇悲成壯，無題之詩，脫口便韵；不淚之泣，對物便鳴。況於筆花不吐，髀肉日生，曉風殘月，撩人幽思，悲憤淋漓，無從寄頓。更東望而三經略之魄尚震，西望而兩開府之魂未招。飛鳥尚自知時，婺婦猶勤國恤。乃欲使七尺男子，銷磨此嶔崎歷落之致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夫熱腸既不肯自吞，而宇宙寥落，托膽復爾無人，則不得不取《水滸》、《三國》諸人而尸祝之，聚大蠹大白於前，每快讀一過，賞爵爵交加，而且以正告於天下曰：此《英雄譜》也！庶有以奪毛錐子之魄，而鼓肝膽之靈乎。不然，余二三兄弟，矢讀奇書，日講險語，一字之陳，不脫紙上，而取此戔戔者相鼠嚇乎？無論人不可欺，亦自食吾志矣。

徐如翰《雲合奇踪序》 率土儒紳由是知有文長也。顧其肮髒之氣，無所發抒，而益奇於文，乃舉英烈諸公，溯其從來，摭其履歷，演爲通俗膚談，【略】有若《三國志》、《水滸傳》，令人一見便解，題曰《雲合奇踪》。【略】《三國》偏而弗全，《水滸》雜而多穢，孰有若斯之春容博大者哉。

章學誠《丙辰札記》　演義之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後，叙昭烈、關、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雀苻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愼自命，却因有祭風及製造木牛流馬等事，遂撰出無數神奇詭怪，而於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宋之間，直似《水滸傳》中吴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不知禮者，《演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

《靈臺小補・梨園粗論》　余平生最惡，莫甚梨園【略】夫盜弄潢池，未有不以此爲可法，天王元帥，大都伏蠢動之機。更有平天冠、赭黄袍，敎匪窺竊流涎，【略】《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傳》時時贊羨。《三國志》上慢忠義，《水滸傳》下誘強梁。實起禍之端倪，招邪之領袖，其害何勝言哉？此觀劇之患也。

劉鑾《五石瓠》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咸效之。其老本營管隊楊興吾嘗語孔尚大如此。

著超《古今小說評林》　章回小說，創於元而實昉自宋。大宋嘉祐間，國家無事，命朝臣每日進講一奇異之事以爲娛。頭回之後，繼以說話，然猶短章而非長篇也。元人沿而用之，復變漢以來之短章體，聯貫錯亘，成爲巨帙，其於改良小說之功，可謂偉矣！其時最膾炙人口，沿至六百年而不敝者，則爲《水滸傳》、《三國演義》。《水滸》筆酣墨飽，豪趣横生，如神龍活虎，不可捉摸。其尤奇者，則一人有一人之精神。同是酒醉闖禍殺人打虎數事，而花和尚與武行者不同，武行者又與黑旋風不同，妙人妙筆，可稱第一能手。《三國演義》上不署名字，胡應麟詆之爲鄙俚，謝肇淛斥爲士君子所不道，然其博搜古籍，串穿聯綴，有波瀾，有變化，亦奇作也。且《水滸》、《三國》，作者實有微旨存乎其間。憤宋綱之墜地而語袒梁山，本陳志之材料而王以漢統，得毋悲故宮之禾黍，而借爲發揮哉？不然，《水滸》歷史，距元代不遠，或有未記載者，《三國志》之漢賊，則《通鑒》之失，已昭昭矣，必表而出之，不嫌習人聞見乎？吾以爲作者排元之決心，不在南山、聖歎下也。談異說怪，爲小說家通病。不獨唯一之神怪小說，荒誕不經也，以武侯之持正，而演義中叙其出使，則不如張儀，叙其用兵，並吴起之不若矣，登壇祭風與隴中割麥兩段，直一茅山道士，何可笑之甚也？周公瑾雅量高致，而《演義》中形容褊狹，無所不至。魯子敬有王佐之略，吴中無出其右，而《演義》乃成一傻子：其誣古人實甚！昔余客瀋陽時，平康一津妓，日讀《三國志演義》，余詰以書中之人才若何？妓曰：「吾極不喜孔明，裝神搗鬼，直一妖行惑衆之人耳。」余爲之一笑。據此以觀，作者唐突古人，非淺鮮也。《新義錄》以《三國》亦王實甫所著。實甫係詞章名家，談吐似乎不類。《東周列國志》，不能識爲何人作，亦通俗小說中之善本也。其體例一如《三國》，而博采諸書，妙能以貫串出之，苦于結構不嚴，凡記載一事，恒如流水行雲，杳然無迹，故筆法去《三國》遠甚。且其寫春秋中篇事，猶不厭其詳，在作者似乎津津有味，然閱者有眼光，有身分，故其書僅受尋常人之歡迎，至於高等讀書人，則魔力大不及《三國》。《三國》一書，幾於家購戶置，《列國志》固未能也。然較之《說唐》、《說岳》等書，則又有大小巫、上下床之别。

又　小說有反正兩解。何謂反？作者警世之心，恒露於言外，其文于惡人得意時，寫得聲勢赫然，幾如鍋湯之沸，令人不可向邇，殆至威勢既去，乞丐路狗亦得而侮之，而作者亦不過略綴幾句，俾讀者知天道好還而正理不磨。此類小說，於社會極有效力。何謂正？純從好人著想，而於歹人則不過略舉歷史，其歹迹既未暴露，倏焉而置之典刑，反令讀者訝爲報應太酷。此種小說，用意非不至善，然以《大學》、《中庸》敎村兒，即能句逗，亦疙疸腔耳。由前之說，《三國志》、《水滸》、《紅樓》其較勝者也。《三國》不薄曹操一句，而《洪逼宮》一出慘劇，惟曹氏有此消受。《水滸》寫強暴惡霸幾乎炙手可熱，惜被山上人兩拳一腳，打得音信全無。【略】《水滸》而後，有足與《水滸》頡頏者乎？《西廂》而後，有足與《西廂》伯仲者乎？無有也。《三國》一書，雖有攻之者，謂其僅受下等社會之歡迎，然搜羅繁富，而結構謹嚴，叙七擒七縱，不過萬餘千言，使俗手爲之，必致七纏八夾，費卻多少閑墨。惟善叙事者，乃能趨繁于簡，此正出人頭地處。而無識者流，乃謂《三國》庸腐不堪，至擯之於几案之列，喪心病狂，眞堪絶倒。即令彼輩所見，果有獨到處，而小說之與文人，實無公是非之可言矣。【略】小說之主腦，在啓發智識而維持風化。啓發智識猶易事也，維持風化則難乎其難，是非有確切之倫理小說足以感動人心，而使愚夫愚婦皆激發天良不可。顧倫理小說極難措筆。偏于莊重，則如城隍廟之皂隸，令見者望而卻走，雖口口聖賢，句句經傳，自以謂闡發無遺，于世道無小補也；偏於烘染，則失之油滑，必貽吃葷念佛之譏，而閱者亦無可注意，是標爲倫理，而與不倫不理一類也。中國各古本

中，無論何種小說，於倫理二字卻都有價值。《三國》譚、尙相爭，丕、植相逼，孫權之謀嫁妹，春香之告黃奎，是反寫也；曹后責兄，梟姬哭江，趙雲拒趙範之嫂，桓侯墮麥城之血，是正寫也。《水滸》武行者故事，大義凜然，令讀者起敬心，起畏心，而莽暴如李逵，亦善事老母，有春秋專諸之風，此尤難得者也。

總集

雅頌正音

論述

宋濂《雅頌正音序》《雅頌正音》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則燕饗會朝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奈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於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奈何？天聲和於上，地聲和於下，人聲和於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鳳鳥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絃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九《雅頌正音》五卷，皇朝鄱陽劉仔肩選國初諸公之詩也。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雅頌正音》五卷，明劉仔肩編，抄本。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雅頌正音》明劉仔肩編。仔肩字汝弼，鄱陽人。洪武初，因薦應召至京，集同時之詩爲此書。上自公卿，下至衲子，凡五十餘人，而仔肩所作亦附焉。用劉向、王逸、徐陵、芮挺章例也。有宋濂、張孟兼前後二序，皆作於洪武三年。所選之詩，每人寥寥數首。蓋是時諸人之集皆未成編。隨得隨錄，故未能賅備。然明初諸家，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藉以畧存梗概。其時武功初定，文治方興，仔肩擬之雅頌，固未免溢美。要其春容諧婉，雍雍乎開國之音，存之亦足以見明初之風氣也。此本猶洪武時舊刻，歲久刓敝，頗有模糊佚脫之處。無別本可校，今悉姑仍其舊焉。

廣州四先生詩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廣州四先生詩》不著編輯者名氏，乃明初廣州黃哲、李德、王佐、趙介四人詩也。哲字庸之，用薦拜翰林待制，侍懿文太子讀書。出知東阿縣，升東平通判，歸，尋坐法死。有《雪篷集》。德字仲修，洪武中，用薦授雒陽長史，官至義寧縣知縣，有《易庵集》。佐字彥舉，本河東人，元末侍父官南雄，遂占南海籍。洪武初，徵至京師，授給事中，有《聽雨軒》、《瀛洲》二集。沒後，稿多遺逸，僅存詩一卷，郡人彭森刻于建安。介字伯貞，明初閉戶讀書，不求仕進，屢薦皆辭免，坐累逮赴京師，卒于南昌舟中。後以子純官監察御史，贈如其官。有《臨清集》。四人初與同郡孫蕡號「南園五先生」，後惟蕡集流傳。四人著作已多散佚，此乃後人重輯之本。以蕡集別行，故惟稱四先生焉。雖網羅放失，篇帙無多，然如哲之五言古體，祖述齊梁，德之七言長篇，胎息溫李，俱可自名一家。惟佐氣骨稍卑，未能驂駕，而介詩所存太少，不足以見所長耳。然粵東詩派，數人實開其先，其提唱風雅之功，有未可沒者，故存之以著其槩。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廣州四先生詩》四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抄本。

三華集

論述

王達善《綠苔軒集序》 古人之爲詩，非汲汲爲欲傳後而爲之也。或古今事物之臧否，或風俗習尚之淳漓，或卉木蟲魚之細，山林沼沚之幽，凡觸於目而動之於心，自然發之於詩，而託之於筆。至或激揚振導，而有益於學者之身，關於世教，則人自相稱道，而爭爲之傳矣。夫豈尚乎意象之恍忽，辭語之雕鎪，規模之繪飾哉。吾觀子正錢先生詩，所謂不求傳而自傳者也。昔先生雖以貲雄一郡，惴惴寡言，惟事經史。聞人一善，若出諸己，仁厚廉節，保而弗遺。故其爲詩，不獨挾飛霞，簸明月，怡然於萬物之表而已矣。且關於世教，而有警於澆渗之俗焉。若曰天性不可奪，恩愛情迺使，若曰片言大義重，一笑黃金輕，此皆卓然可見，不爲世之清濁而廢德者也。嗚呼，先生之詩，曷得而弗傳耶。譬猶(梁)(宋)之結綠，固不求於貴也，而自不能不貴。豐之太阿，固不求於彰也，而自不能不彰。天蓄至寶，夫豈荒陬穢壤所得而煙滅哉。

錢子義《種菊庵集序》 邵陽胡氏詠史詩，傳誦於世久矣。馬孝常先生嘗謂予曰：胡公之詩多幽僻蹇淺，欲就其舊題，別作一百五十篇，以啓學子。愚以胡詩固有淺而僻者，奈何兒童聽習之熟，恐卒難改也。不若別命題而爲之，如何？馬曰：「善。」及其出宰內丘，四五年間，意其付之度外矣。近因見族姪仲益佩小冊於張玄齋處，乃其手鈔湖海士君子之新作也，而孝常詠史詩在焉，皆仍胡之舊題而新之也。蓋向者與言之後，即以其已志而成之矣。第余相去邈然，不及知之耳。暇日翫咏之餘，不自揣量，窺竊陳篇，類出黃帝鼎湖已降，洎趙宋厓山，共一百五十題，各述以七言一首。辭庸意陋，固弗足齒於二公，但欲備故事百餘段，授之童稚，肄業之暇，使之講習，庶幾亦有所補益云爾。

魏驥《錦樹集序》 翰林修撰無錫錢先生仲益，余嘗憶往年謁先生於京師之官舍，見求先生之詩者，戶外之屨恆滿，及窺其稿，則連編累牘，蓋莫計其篇章何許也。予曰：先生之作，富矣哉。先生曰：吾非務此以爲名家，第不過應人之求之耳。復曰：吾藉此亦聊足以適吾之興也。別來有年，嘗念其言之不置，今先生已矣。倏其族之賢者有曰公善、公治，得其遺稿曰《錦樹集》者，詩凡若干篇，以余嘗交先生也，徵序于其首。予聞先生盛年時，博覽彊記，惟場屋之文是務，後當元季，以進士擅名于時。及作縣華亭，以學推之政事，至今有遺愛存焉。若夫詩者，特其餘事耳。矧其作也，麗而不浮，奇而不僻，易而不俚，而有詩人之體裁者乎？是宜爲其族之子孫裒輯之，以膾炙人口也。余嘗見前輩焦心勞思，務於著作，其作有可傳者不鮮，奈有卒至於湮沒無聞者焉，何也，良由子孫不能有以成其志耳。今公善昆季爲先生族之子孫，而能不泯先生之所作，亦可謂之賢矣乎？是則先生也，亦奚憾焉。是爲序。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三華集》 十八卷，明無錫錢子正及弟子義、姪仲益合刻詩也。子正《綠苔軒集》六卷，前有王達序，子義《種菊庵集》四卷，前有洪武八年自序。仲益《錦樹集》八卷，前有魏驥序。三集初各自爲書，正統中，仲益族子公善等始合而刻之。其曰《三華》者，蓋以三者皆錢氏英華也。按子正詩，朱彝尊《明詩綜》不載，但附見其名於子義之下，然二人出處始末，均無可考。獨仲益以元末進士知華亭縣，後爲翰林脩撰，見於魏驥序中，而《明詩綜》載仲益永樂初以翰林編脩轉周王府長史，與驥序互有異同。又稱仲益詩格爽朗，惜遺集罕傳，予從秦對巖前輩購得，亟錄八首，猶未盡其蘊云云。然則彝尊僅見仲益遺集，未見斯本也，則亦罕覯之笈矣。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 《三華集》十八卷，明錢子正等同撰，抄本。

閩中十子詩

徐燉《閩中詩選序》 閩中僻在海濱，周秦始入職方。風雅之道，唐代始聞。然詩人不少，概是趙宋尊崇儒術，理學風隆。吾鄉多譚性命，稍溺比興之旨，元季無論矣！明興二百餘年，八體四聲，物色昭代，鬱鬱彬彬，猗歟盛矣！高廟之時，林膳部鴻崛起草昧，一洗元習，陶鈞六義，復還正始。懸摽樹幟，《騷》《雅》所宗。門有二玄，實惟入室。屬詞比事，具體而微。高待詔棟、王典籍恭、王檢討偁輩，追逐述古，則私淑閩奧，各成一家。「十子」之名，播於宇內。同時賢才輩出，羅布衣泰、林修撰誌，切磋彌篤，藝苑聿興。又有鄭迪、趙迪、林敏、鄧定賁於邱園，銳志詞賦，取裁爾雅，斐然成章矣。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閩中十子詩》 三十卷，明袁表、馬熒同編。表字景從，熒字用昭，皆福州人。閩中十子者，一曰福清林鴻，有《膳部集》。一曰長樂陳亮，有《儲玉齋集》。一曰長樂高廷禮，有《木天清氣集》、《嘯臺集》。一曰閩縣王恭，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諸集。一曰閩縣唐泰，詩軼不傳，散見《善鳴集》中。一曰閩縣鄭定，有《澹齋集》。一曰永福王偁，有《虛舟集》。一曰閩縣王褒，有《養靜集》。一曰閩縣周元，有《宜秋集》。一曰侯官黃元，其集名不傳。皆明初人。萬曆丙子，表等即高以陳家所藏諸人之詩，選爲是集。考閩中詩派，多以十子爲宗。厥後輾轉流傳，漸成窠臼。其初已有唐摹晉帖之評，其後遂至有詩必律，有律必七言，而晉安一派乃至爲世所詬厲，論閩中詩者，嘗深病之。要其濫觴之始，不至是也。十人遺集已不盡傳，傳者亦不盡可錄。此編採擷菁華，存其梗概，猶可以見一時之風氣，固宜存以備一格焉。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 《閩中十子詩》三十卷，明袁表、馬熒同編，抄本。

滄海遺珠

楊士奇《滄海遺珠序》 詩本性情，關世道，《三百篇》無以尚矣。自漢以下歷代皆有作者，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故詩不易作也，而尤不易識。非深達六義之旨，而明於作者之心，不足以知而言之。蕭統之選古，高適姚合之選唐，下逮宋元亦各有選，其采之不詳，選之不當，皆不免於後來之譏。蓋選之不當者，識之不明也。近代，選古惟劉履，選唐惟楊士弘，幾無遺憾，則其識有過人者矣。我國家文運隆興，詩道之昌，追古作者，選錄者不啻十數家，然惟劉仔肩、王偁所錄，爲庶幾焉。仔肩過略，偁錄雖精且詳，而猶未免於有遺也。都督沐公以其所得名人之作，擇其粹者，通古近體三百餘篇，皆前選所不及者，名《滄海遺珠》，將刻以傳，屬余序。余閱其詩，大抵清楚雅則，和平婉麗，極其趣韻，瑩然夜光明月之珍，可愛可玩而可傳也。有以知都督公之識之明矣。公字景顒，黔寧王仲子方，以忠謨宏略，佐兄黔國公爲朝廷鎮撫西南一方，而綏靖餘暇，適情吟咏，以及斯事，非兼文武之智而能之哉？然今好文之朝，天下之廣，制作之富，有遺而可錄者，未必止此，此殆其權輿者乎？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滄海遺珠》 四卷，舊本不載撰人名氏，前有正統元年楊士奇序，稱都督沐公所選。又稱其字曰景顒，黔寧王之仲子，佐兄黔國公爲朝廷鎮撫西南一方。考《明史》，黔寧王沐英子三人，長春字景春，次晟字景茂，次昂字景高，無字景顒者。考正統元年，晟爲黔國公，鎮雲南，昂爲右都督，領雲南都司，與佐兄鎮撫西南者合。疑昂初字景高，仁宗即位以後，避諱而改爲景顒，則此書當爲昂所撰矣。所錄凡朱經、方行、朱緑、曾烜、周昉、韓宜可、王景彰、樓璉、王汝玉、逯昱、平顯、胡粹中、楊宗彝、劉叔讓、楊子善、張洪范、宗暉、施敬、僧天祥、機先大用二十一人之作，共三百餘首，皆明初流寓遷謫於雲南者。每人姓名之下，各註其字號里居，以其爲劉仔肩、王偁諸家詩選所不及，故曰遺珠。其去取頗爲精審，在明初總卷之中，猶可稱善本。非萬曆以後諸選，聲氣標榜，珠礫混

淆，徒災棃棗者比也。

《百川書志》卷一九　《滄海遺珠集》四卷，皇明都督沐景顒選集，皆諸選所遺，得二十一人詩二百餘首。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卷五　《滄海遺珠》十卷，述類書二本。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　《滄海遺珠》四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抄本。

《持靜齋書目》卷四　《滄海遺珠集》八卷，舊鈔本，田氏古歡堂舊藏。未詳編輯人。

明文衡

程敏政《明文衡序》　文之來尚矣，而後世詞華之習蠹之，故近有爲道學之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楮絕筆爲道，豈非惡稗而幷剪其禾，惡莠而幷掩其苗者哉。漢唐宋之文，皆有編纂精粗相雜，我朝汎掃積弊，文軌大同，作者繼繼有人，而散出不紀，無以成一代之言，走因取諸大家之梓行者，仍加博采，得若干卷。其間妄有所擇，悉以前說爲準，以類相次，郁乎粲然。可以備史氏之收錄，清廟之詠歌，著述者之考證，繕寫成帙，以俟後人。或曰：「朱子嘗譏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子之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爲蘇氏之文駁故耳。至于楚詞、韓文注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爲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走豈敢以爲是乎？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明文衡》　九十八卷，明程敏政編。【略】是編首代言，爲詞臣奉勅撰擬之文，次賦，次騷，次樂府，次琴操，次表箋，次奏議，次論，次說，次解，次辨，次原，次箴，次銘，次頌，次贊，次七，次策問，次問對，次書，次記，次序，次題跋，次雜著，次傳，次行狀，次碑，次神道碑，次墓碣，次墓誌，次墓表，次哀誄，次祭文，次字說，爲類凡三十有八。悉從《玉臺新詠》之例，題作者姓名，惟方孝孺則書字，蓋是時靖難，文禁稍弛，而尚未全解，故存其文而隱其名也。所錄如吳訥《文章辨體序題》、劉定之《雜志》之類，皆非文體。而袁忠徹《瀛國公事實》之類，事既誣妄，文尤鄙俚，皆不免蕪雜之譏。朱右撰《寧生傳》，雜述醫案，至以一篇占一卷，亦乖體例。然敏政本淹通賅博，以文章名一時，故鑒別持擇，較明代他家選本，終爲有法。又其時在北地、信陽之前，文格未變，雖尚沿平衍之風，而無七子末流摹擬詰屈之僞體，稽明初之文者，固終以是編爲淵海矣。

《百川書志》卷一九　《皇明文衡》一百卷。新安程敏政編選我朝名公著作，其間載有聖道治度、詔誥表章、書詩禮樂、詞賦、碑銘、序文、形物、議論諸事，可以備史氏收錄，清廟詠歌，著述考證也，成一代之言。

《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九　《明文衡》九十八卷，明程敏政編，明刊百卷本。

雜劇十段錦

課華詞隱《雜劇十段錦跋》　右《雜劇十段錦》分甲至癸，凡十集。不著撰人姓氏。節目科白多類元曲，或疑出元人之手。按《百川書志・外史類》、《甄月娥》等傳奇卅一種標題下云：「皇明周府殿下錦窠老人全陽翁著。」或改正前編，或自生新意，或因物興詞，或寓言警世，或歌唱太平，或傳奇近事，總名《誠齋傳奇》中，見於此集者凡八，爲周憲王有燉所撰無疑。蓋自譜者固每掇取元人舊作；考正聲律，藻飾詞句，間亦有之。《萬卷堂書目》著錄憲王《誠齋樂府》七冊，實卽此書。近唐棲朱氏結一（宧）〔廬〕亦收之，而誤爲宋之楊誠齋，且僅十卷，恐非卅一種之舊矣。朱書後歸豐潤張氏。張僑寓金陵。辛亥國變，藏書散佚。文求堂主人田中君竭力收購，獨缺此書。意者已罹臺城之浩劫歟！是集亦上年出鉅金獲自文求堂者。卷端自史明古，而下朱記纍纍，夙爲藝林珍祕，已可概見。誠恐過眼煙雲，倏歸寂滅，亟屬小林君仿古香齋本，用玻璃版精印傳世。非惟東書堂當年之風雅永播來茲，而藉絃管聲歌激揚志操，於世道人心裨益尤多云。

王國維《雜劇十段錦跋》　《雜劇十段錦》十卷，明嘉靖戊午紹陶室刊，分

甲乙丙丁十集，凡十種。內《關雲長義勇辭金》、《李亞僊花酒曲江池》、《蟠桃會八僊慶壽》、《趙貞姬死後團圓》、《黑旋風仗義疎財》、《清河縣繼母大賢》、《豹子和尚自還俗》、《蘭紅訴良烟花夢》八種，見錢遵王《也是園書目》，皆明周憲王有燉撰。其《漢相如獻賦題橋》、《胡仲淵貶竄雷州》二種，撰人無攷。案鍾繼先《錄鬼簿》，元關漢卿、屈子敬皆有《昇僊橋相如題柱》雜劇，《也是園書目》明無名氏有《司馬相如題橋記》，元明雜劇，往往一題數本，此書八種，既爲憲王之作，則此二種恐亦出憲王手也。憲王樂府獨步明初，音調諧美，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空同《汴中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牛左史詩：「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蓋宣、正、正、嘉百年之間，風行之盛如此。然其著述傳世甚稀。明朱瀾甫萬卷堂、聚樂堂兩書目，均有憲王所撰《誠齋樂府》十冊。近百年間，唯錢唐汪氏《振綺堂書目》，尚有此書，後歸仁和朱氏結一廬。由朱氏入豐潤張氏。辛丑金陵之亂，張氏之書散亡殆盡，未必尚在人間。其流傳零種，平生所見，僅有黃陂陳氏所藏《張天師明斷辰勾月》、《呂洞賓花月神僊會》、《紫陽僊三度常椿壽》、《東華僊三度十長生》、《羣僊慶壽蟠桃會》、《蟠桃會八僊慶壽》六種。上虞羅氏所藏《洛陽風月牡丹僊》、《十美人慶賞牡丹園》、《天香圃牡丹品》三種，與此書複出者僅一種。然則此書，十中之九爲海內孤本矣。卷首有錢遵王藏印，而不見於《也是》、《述古》二目，殆爲晚年所得，後歸朱竹垞、郁泰峯，今歸武進董授經廷尉。廷尉以是書傳世甚希，不自閟惜，乃用玻璃版精印百部，以廣流傳，而屬國維書其後。竊謂廷尉好古，精鑒不減遵王，至於流通古書，嘉惠藝林，則尤有古人之風，非遵王輩所能及已。

盛世新聲

無名氏《盛世新聲引》　夫樂府之行，其來遠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傳自漢唐宋，北曲由遼金元，至我朝大備焉。皆出詩人之口，非桑間濮上之音，與風雅比興相表裏。至於村歌里唱，無過勸善懲惡，寄懷寫怨。予嘗留意詞曲，間有文鄙句俗，甚傷風雅，使人厭觀而惡聽。予於暇日逐一檢閱，刪繁去冗，存其膾炙人口者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闋，題曰《盛世新聲》，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庶使人歌而善反和之際，無聲律之病焉。

張祿《重刊增益詞林摘豔自叙》　蓋聞今樂猶古樂也，【略】逮我皇明，益盡其美。亦有太平樂府，昇平樂府，使小民童稚，歌於閭巷，以樂太平之治化。作非一人，集非一手，或梓行謄錄，欲遍覽而寡矣。正德間，分宮析調，輯之爲卷，曰《盛世新聲》，固詞壇中之快睹者。但貪收之廣而成之速，未暇詳考，見者病之。予又不揣鄙俗，即於暇日復證魯魚，增以新調，易之爲《詞林摘豔》，命工鋟梓以行。

《金鰲退食筆記》卷下　玉熙宮在西安裏門街北，金籠玉棟橋之西。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蹔御玉熙宮。神宗時選近侍三百餘名，于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豔》等詞。【略】他如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如雜劇古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幷拙婦駭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之中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也。

《百川書志》卷一八　《盛世新聲九宮曲》九卷，《盛世新聲南曲》一卷，《盛世新聲萬花集》一卷，大明武宗正德年人編。三集總大曲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闋。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盛世新聲九宮曲》九卷，又《南曲》一卷，又《萬花集》一卷。（正德中人所編，不知名氏。）

《詞餘叢話・原事》　明神宗時，選近侍二百餘名，在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豔》等詞。

詞林摘豔

論述

劉楫《詞林摘豔序》《康衢》、《擊壤》之歌，樂府之始也。漢魏而下，則有古樂府，猶有餘韻存焉。至元、金、遼之世，則變而爲今樂府。【略】我皇明國初，則有谷子敬、湯舜民、汪元亨諸君子，迭出新妙。連篇累牘，散處諸集，好事者不能遍觀而盡識，往往以爲恨。頃年梨園中搜輯自元以及我朝，凡辭人騷客所作長篇短章，幷傳奇中奇特者，宮分調析，萃爲一書，名曰《盛世新聲》，版行已久。識者又以爲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下此，則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心綉腹之爲懿。吳江張均天爵，好古博雅之士，間嘗去其失格，增其未備，訛者正之，脫者補之，粲然成帙，命之曰《詞林摘豔》。將綉梓以傳，而求序於余。余嘉其志勤而才贍也。使此集一出，江湖游俠，長安豪貴，欲求樂府之淵藪，一覽可見，豈不爲大快哉！

吳子明《詞林摘豔後跋》《詞林摘豔》一書，命名者取其收之多而擇之精也。野舟劉子序之詳矣，余復何言？然觀其所載，固多桑間濮上之音，而閨閣兒女之言，亦有托此諭彼之旨；間又有忠臣烈士，信友節婦，形容宛轉，雜出於其間，皆可以興發懲戒，有關於風化，不獨爲金樽檀板之佐而已。此則集書者之微意，故於末簡跋而出之。

著録

張祿《詞林摘豔自序》今之樂，猶古之樂，殆體制不同耳。有元及遼、金時，文人才士，審音定律，作爲詞調。逮我皇明，益盡其美，謂之今樂府。其視古作，雖曰懸絶，然其間有南有北，有長篇小令，皆撫時即事，托物寄興之言。詠歌之餘，可喜可悲，可驚可愕，委曲宛轉，皆能使人興起感發，蓋小技中之長也。然作非一手，集非一帙，或公諸梓行，或秘諸謄寫。好事者欲遍得觀覽，寡矣。正德間，裒而輯之爲卷，名之曰《盛世新聲》，固詞弆中之快睹。但其貪收之廣者，或不能擇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訛舛。見之者往往病焉。余不揣陋鄙，於暇日正其魚魯，增以新調。不減於前謂之林，少加於後謂之豔，更名曰《詞林摘豔》，鋟梓以行。四方之人，於風前月下，侑以絲竹，唱咏之餘，或有所考，一覽無餘，豈不便哉。觀者幸憐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

又《甲集（南北小令）自引》樂府有套數有小令，譬之機中文錦，全端疋者，固爲粲然奪目賞玩不窮矣。其剪割畸零，亦自可人意。然而字少意多，取務新於一言一字之間，貴在包裹含蓄。比之套數，亦不易作，觀者勿忽也。

又《丁集（仙呂）自引》仙呂，凡諸傳奇，首必有之，以其易於舖叙事體，且多清新綿邈之音，故曰仙，而抑揚沉着，多搬涉之意。今梨園中有彈唱，有末唱；而仙呂末唱爲難。至於絃索之間，有所謂單彈仙呂者，爲尤難，知者深之。

又《戊集（雙調）自引》起〔新水令〕，終以各〔煞〕體也。其間亦有與中呂出入者，然而音響節奏，豪健激烈，故多於傳奇之末見之，愈有精采，故古人有「鳳頭豬肚豹尾」之喻。若雙調者，其傳奇之豹尾與！

友竹山人《乙集（南九宮）自引》曲分南北，自有樂府來已有之矣。曰南北調者，豈亦南北人所操之音不同，故調亦異耶。然北曲無入聲字，分入聲於三聲。世之人不識此意，乃曰固不厭台，殊爲可笑。若南詞則四聲俱備，今之歌者，或北調悞作入聲，或南詞卻改入爲平上去者，是此歌之大病，因表而出之。

又《丙集（中呂）自引》套數之中共分九宮，中呂其一也。自〔粉蝶兒〕爲首，終之以〔煞〕，其間亦有出別調者。昔人有「中呂調多，高下閃賺」之說，抑揚頓挫，有起有伏，有高下閃賺者矣。善音律者，當自得之。

又《〔黃鍾附大石調〕自引》黃鍾調與諸格不同，內含富貴纏綿之意，且所播張物理，使人樂聽。諺曰「早不黃鍾者」，豈理也哉。大石一調，以其風流蘊藉，作者難於措手，且歌之者亦甚少。今取其可歌者一閲，以滿一宮云。

蒲東山人《己集（南呂）自引》　南呂，所謂一枝花者是已。有三五篇足以盡其意者，有意不盡，而連絡數十篇者，體製不等，而□□於起伏高下，有悲觀離合之意，傾聽之餘，必有感歎係之，而默秋夏景者爲多，豈抑有南薰之微耶。

又《辛集（正宮）自引》　九宮中謂之正者，宮音也。於氣爲易，於行爲土，於數爲五，於色爲黃，與五音於畫而爲之。君主故多惆悵雄壯之音。鄒子吹律而陽春友者，其在此與？

又《（商調）自引》　商，傷也。於律爲夷，則夷亦傷也。應秋肅斂之氣，有淒愴然，慕之音，故多閨閣懷想之詞，羈人旅客聞之，如泣露之蛩，吟風之蟬，不覺有動於中而又雜之以角音，愈益悲愴云。

又《癸集（越調）自引》　按越，高過清絕之意。以之名調，厥意有在矣。末多繁雜之聲，或歌或弦，皎然不紊者爲上。又法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歎之越，恐亦此意云。

《百川書志》卷一八　《詞林摘豔南北小令》一卷，《詞林摘豔南九宮》一卷，《詞林摘豔北八宮》八卷，嘉靖乙酉吳江張祿校集。以《盛世新聲》博取欠精，速成多誤，復正魯魚，損益新舊，小令百九，南調百七十有七，北調南九宮五十三，北八宮兼別調二百七十八，調林之精備者。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詞林摘豔》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張祿《詞林摘豔北八宮》八卷。又《南九宮》一卷。又《南北小令》一卷。（吳江人。）

《金鰲退食筆記》卷下　玉熙宮在西安裏門街北，金鼇玉蝀橋之西。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蹔御玉熙宮。神宗時選近侍三百餘名，于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又有《玉娥兒詞》，京師人尚能歌之，名《御製四景玉娥郎》，嚴分宜《聽歌玉蛾兒詞》詩云：「玉蛾不是世間詞，龍艦春湖捧御卮。閭巷教坊齊學得，一聲聲出鳳凰池。」（上命閣臣應制作也。）他如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如雜劇古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幷拙婦駭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之中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也。

《詞餘叢話・原事》　明神宗時，選近侍二百餘名，在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

張祿《重刊增益詞林摘豔自叙》（存目）

雍熙樂府

王言《雍熙樂府序》　余讀之如坐虞廷，五音並奏、六律齊鳴，洋洋乎盈耳；如入御廚，水陸畢陳、調和大備，第恐大羹之味，或不適於衆口，希聲之樂，或不諧於俗耳，好惡不同，固非讒陋之所知也。若夫樂府命名之意，則似有以得其彷彿焉。竊惟雍者和也，熙亦和也，是稽古唐虞雍熙是已。蓋以上有堯舜之君，下有禹稷之臣，百度具新，四方風動，可爲雍熙之世矣，故《康衢》之謠，《明良》之歌，其稱頌太平，揄揚功德者，不一而足。雖然，有雍熙之世而無雍熙之曲，固不能以鳴雍熙之盛，苟非雍熙之世而有雍熙之曲，詎能以享雍熙之福哉？今公當雍熙之世傳雍熙之曲，是得以鳴雍熙之盛而享雍熙之福者，乃又不私所有，欲使天下之人皆歌雍熙之曲，而樂雍熙之化，益卒以見公之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之盛心也。

又　太傅武定侯蒼巖郭公，當太平無事之時，偃武修文之日，徧閱宋元迨我朝文人所作詞曲，採而輯之，凡二十卷，將鋟梓以廣其傳，題曰《雍熙樂府》。

吳梅《張楚叔旭初同輯吳騷合編跋》　余謂散曲總集，莫富於《雍熙》，而莫精於《南詞韻選》，他如《南北宮詞紀》、《太霞新奏》、《詞林逸響》諸書，不過承流接武而已。【略】《雍熙》中南曲，大抵皆古南詞，爲詞家之瓌寶。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九八　《雍熙樂府》十三卷。臣等謹按舊本題「海西廣氏編」，不著姓名，其《凡例》謂聲音各應宮律，原分一十七調，今闕其五，惟存十二調，其商角、般涉二調，有目無詞，亦脫佚也。

《金鰲退食筆記》卷下　玉熙宮在西安裏門街北，金鼇玉蝀橋之西。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蹔御玉熙宮。神宗時選近侍三百餘名，于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

《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略】他如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如雜劇古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幷拙婦駭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之中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也。

《詞餘叢話・原事》 明神宗時，選近侍二百餘名，在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明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

王國維《雍熙樂府跋》 此《雍熙樂府》二十卷足本，光緒戊申冬日，得於京師。案此書明代凡經三刻：第一次刊於嘉靖辛卯，卽此刻祖本，《提要》所謂舊本題「海西廣氏編」者也；第二次刻於嘉靖庚子，有楚愍王顯榕序；第三次則嘉靖丙寅本，有安肅春山序，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者是也。此乃楚藩刻本，與丁氏之安肅本同爲二十卷，較《四庫》著錄者多至七卷，是可寶也。此書出於粵東藏書家，不知何人將安肅春山序鈔錄於卷首，且改嘉靖丙寅爲丙辰，不知嘉靖初無丙辰，庚子嘉靖十九年，丙寅則永陵厭代之歲也。頃見《楝亭書目》：《雍熙》二十卷，明蒼嵓郭□，又與《提要》所云題廣氏編者不同，並識於此。宣統改元冬十月，見日本毛利侯《草月樓書目》，有《雍熙樂府》十六卷，明郭勛編。案勛，明武定侯郭英曾孫，正德初嗣侯，嘉靖十九年進翊國公加太師，後有罪，下獄死。史稱其桀黠有智數，頗涉書史，則此書必其所編也。《明史》附見《郭英傳》。又見明嘉靖本《艸堂詩餘》，末一行曰：「安肅荆聚校刊」，下有印記曰「春山居士」，則春山乃荆聚別字，附識於此。宣統改元元夕前一夜。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丙)戲曲散齣散曲總集 《雍熙樂府》二十卷，明安肅春山編，明嘉靖刊本。

說郛

論述

楊維禎《說郛序》 孔子述土羶萍實于僮謠，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于齊東野人，則知瑣語、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棄也。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纂成一百卷，凡數萬條，剪揚子語名之曰《說郛》，徵予序引，閱之經月，能補予考索之遺。學者得是書，開所聞，擴所見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爲張華、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爲子雲、許愼；其索異事，可爲贊皇公；其知天窮數，可爲淳風、一行；其搜神怪，可爲鬼董狐；其識蟲魚草木，可爲《爾雅》；其紀山川風土，可爲《九丘》；其訂古語，可爲鈐契；其究諺談，可爲裨官；其資謔浪調笑，可爲軒渠子。昔應中遠作《風俗通》，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傳世，況是集之用工深，而資識者大乎？其可傳于世無疑也。雖然揚子謂天地萬物郭也，五經衆說郛也，是五經郛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勞搜泛采，朝記千事，暮博千物，其于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則要諸道已。九成尚以斯言勉之。

張宗祥《說郛序》 《說郛》一百卷，明陶宗儀纂。今世通行本爲一百二十卷，乃清順治丁亥姚安陶珽編次，其中錯誤指不勝屈，如《四庫目錄》所載《春秋緯九種》之後，別出一《春秋緯》、《青瑣高議》之外，別出一《珩璜新論》，周密之《武林舊事》分題九部，段成式《酉陽雜俎》別立三名，陳世崇之《隨隱筆記》，詭標二目。又王逵《蠡海集》，其人于宗儀爲後輩，《雜事祕辛》出楊愼，而其書並列集中。各條已足証明非南村原本，而揉雜竄亂之可笑矣。乾嘉前輩，往往歎息于《說郛》之亡，亡于剖劂，豈不諒哉。自民國八年冬主京師圖書館事，得見館中殘本明抄《說郛》，持校刊本則《雲谷雜記》一種，刊本亦標三名，一標《雲谷雜記》，一以《壽山艮嶽》，一條標《艮嶽記》，一則以「聯句所

始」等二十五條別爲《東齋記事》，而云宋許觀撰。杜撰書名，僞標作者，則其他更何足言。由是發願欲還南村之舊，然非明抄本則不足據，明抄又不可多覯，既遇之矣，又皆非全帙，且錯簡脱文，不一而足，私心以爲必無望矣。然遇明抄則缺者必借鈔，重者必借校閱，今六年竟成全書，其中字句不敢臆改，非據善本則必以抄本校，抄本擇其善者而從之。今已竣事，敢舉其大者以告世之同好者，《事始》《續事始》世無傳本，一善也。（此二種舉其大者，其餘小者甚多。）《雲谷雜記》雖非全本，然較武英殿本已多二十餘條。《意林》世所傳皆五卷本，此書所收爲六卷本，二善也。《老學庵續筆記》有目無書久矣。《四庫》各閣皆無，此獨有之，三善也。至于各子佳字尤多，既還南村之舊，奚敢祕爲己物。爰付剞劂，用補先輩之憾云。

郁文博《較正說郛序》　《說郛》一百弓，乃元季寓吾松南村天台陶九成取經史傳記諸子百氏雜書之所編。予未嘗見。成化辛丑，予罷官歸鄉，於士人龔某家得借錄之，遍閱其中所載，有足裨予考索之遺，廓予聞見之隘。然字多訛缺，兼有重出與當併者，未暇校正。繼而屢爲司牧部使者借去分命人錄，而所錄之人不謹，遇有字誤，慮對出被責，輒將予舊本字塗改相同以掩其過，而字之訛缺者加多。予憤其人，而無可柰何。邇年以來，借錄者頗簡，遂欲較正，復遍閱之，見其間編（入）〔入〕《百川學海》中六十三事，《學海》近在錫山華會通先生家翻刊，銅板活字，盛行於世，不宜存此徒煩人錄。於是以其編入并重出者盡删去之，當併者併之，字之訛缺者，亦取諸載籍，逐一比對。訛者正之，缺者補之，無載籍者以義釐正之。終歲手錄，仍編爲一百弓。猶恐有未盡善，留俟後之君子重較而刊行焉。嗚呼！九成先生之編是書，搜采萬事萬物，備載無遺，有益後人，已見於會稽楊廉夫先生之叙矣。而予之較正，經歷歲月，竭盡目力心思，不知有益於後人否乎？因賦一絕云：「白頭林下一耆儒，終歲樓中較《說郛》。目力心思俱竭盡，不知有益後人無。」予平生嗜書，少而從父宦遊江湖數年，壯而出仕四方廿九載，耆老而歸休林下十四年，今年已七十有九，所收所錄書積萬餘卷，貯之樓中，名其樓爲「萬卷」，以資暇日閱玩。惜乎老耄無用於時，欲傳諸子孫，而子孫不唯不能讀，抑且不能守而散之權豪。若不叙其意以貽後，則予勞心苦思較是書，與素躭嗜書籍之志，何以表白於天下後世哉！故書其實，附于廉夫先生叙次，倘後之人憐予志爲之重較刊行，則予雖老死亦無所憾矣。

李際期《重較說郛小序》　古今墳典重繁，讀尤延之《遂初堂書目》、鄭漁仲《藝文略》、《靈文秘冊》，卷帙不可勝計。蓋當時文獻，故邦收藏鉅室，梗概略備，而叢薈家如陶九成《說郛》，最稱浩瀚，凡山經、地志、書畫、方技、蟲魚草木、脞說、稗官、靡所不錄。或猶惜其節略，嘅其殘闕，內不無重複雜揉之病。然日月既遠，本書失亡，雖存于見聞者什具二三，而餘篇不可問者亦已多矣。且蘭臺石室，率寡完篇，僅存空目，況責望于闤闠之家、匹夫之力乎？使時無纂輯，將尺簡不傳，則節與闕又不足病也。即譬之隋唐懸購有闕書錄，訪書錄，其功豈可誣哉！昔孔明讀書，略觀大意，淵明不求深解；子美讀書難字過，不亦正耐其殘，而弗惜其闕已。若徒知襲藏而束置庋閣，以飽蠹魚，又安事完帙乎哉！此書續于姚安陶先生，類采諸家說部。兵燹之後，煨燼殆盡，余因重定而付諸門人輩較梓之，俾四方博雅徵求者焉。

王應昌《重校說郛序》　粤稽古籍，自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荀謝任殷「四部」外，六代以來，弗傳于世單辭片語，《太平御覽》、《廣記》往往概見，後唯曾氏、陶氏二書，采輯猶近千餘家，雖不無所節，而博雅好古之士，至今傳錄。內如見聞，則《搜神》、《述異》、《十洲》、《洞冥》，論議則《瑣言》、《因話》、《東谷》、《道山》，考覈則《鼠璞》、《雞肋》、《資暇》、《辨疑》，箴規則《家訓》、《世範》、《勸善》、《省心》，其談說理道，或近于經紀，述事蹟或通于史，他若孟啟《本事》、盧環《怿懷》，詩話文編、書評繪事、藝蘭品菊、酒經壺格諸餖飣小品，又皆騷人墨客游戲筆端，畸士幽人蒐羅宇外，即非名山石室之《鴻寶》，庶亦草野閒牕之董狐。總之聊寄其情，有裨于世而已。或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天下萬世公論自在，要衡其實，不爲所欺可也。至如僞編贋作，無論阮逸、王銍之流，即昔傳《三墳》、《七緯》，晁陳皆極精辨其妄，蓋玄黃廣莫亦所不廢。然學士家尚惜陶氏舊輯，要不止此，多存虛目，無從考補，譬之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三十卷，今僅傳五十卷，楮帙散逸，亦不可得矣。則闕者不足爲陶氏慨，而存者尤當爲藝林幸也。今國家武功甫定，修文治而開太平，首簡周南李君督學兩浙，兩浙文獻之地，校試之暇，訪求遺書，得華容孫氏《說郛》善本，因重授梓，蓋以板燬于辛酉武林大火，去今幾三十年，是書復開生面，雖功在典籍，而實忠在朝廷，可謂甚盛舉矣。余苕上還理疾陸園，藥餌之餘，得

獲撿閱，以代《七發》，遂解俸佐剞劂氏，且樂而引其首。

《讀說郛》　包衡曰：「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用之。（弓音周，一作弓，與軸同。）」

又　何良俊曰：「經之流別，爰有傳註；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總名《說郛》云。」又曰：「《說郛》收《漢武》、《飛燕》、《太眞》、《杜蘭香》等傳，似矣。如《春夢錄》之類不可已乎？雖然今人所著，猥雜小種，皆如陶氏悉錄，則後世豈復有遺逸難搜之憾。

又　黃平倩曰：「余讀《說郛》而知陶氏之纂不可廢也。其類廣，其采博，史則見聞、時事，掌不在官；注則山經、水衡，志不列郡，其裨益於國史郡乘不小。唯錄子家數則，自有全書；經籍諸注，似無深味，宜刪此二弓。以鹽官王氏所載《學》、《庸》古本數種冠之，則經史燦然，而一函該舉矣。」

又　來斯行曰：「《說郛》多斷闕而掛漏出入，每欲補綴爲難，不但舊本不存，恐此後愈抄愈訛，得好事者梓而行之，其誤字仍闕，其疑如古之辨繆文；其闕目仍存其名，如隋之《闕書目》，補正則俟四方藏書該洽之家於異日，良快事云。」

又　潘之恒曰：「上海郁氏序謂『《說郛》重《百川學海》六十三事，近有(無)(無)錫華氏銅板活字盛行，不宜存此，徒煩人錄，故盡刪削』。若然，則以一書兩行，奚其可必併入之，庶復陶氏舊云。」

又　黃汝亨曰：「予每欲將《說郛》割掇從類，則漁仲尚以段成式《玉格》入之玉類，王銍《樹萱錄》入之草木類，貽笑後人，故尤不易。」又曰：「今世未刻，唯《册府元龜》、《說郛》二書，《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踈漏處正復不少，矧《說郛》出陶氏一手，無論抄錄訛舛，恐當時亦未及詳證。昔人云『讀書耐訛字』，又曰『誤書思之，亦是一適』，當作是觀可矣。」胡應麟曰：「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又曰：「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全載陶宗儀《說郛》，而卷數不存，文簡在宋，頗以博洽稱，踈略乃爾，或陶氏所節也。」又曰：「六朝宋虞之有《妬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闕目尚具《說郛》。」又曰：「白行簡《三夢記》劉幽求事皆實錄，載陶氏《說郛》、《廣記·夢類》數事，悉祖此假托也。」又曰：「江隣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說郛》。」又曰：「《諾皐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皐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皐》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郛》。」又曰：「楊用修謂唐小說不如漢，而擧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傳》，閱之乃知卽《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又曰：「余讀《說郛》至薛用弱《集異記》中山玄卿□銘，精鍊奧古。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覩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寄此作，讀洪景盧《隨筆》，亦以爲青蓮、叔夜之流，景盧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又曰：「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遊，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第兩花字相犯，當是抄錄之誤。今《說郛》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云。」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七·說郛》　明陶宗儀編。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因樹屋書影》稱：南曲老寇四家有宗儀《說郛》全部，凡四巨櫥，世所行者非完本。考楊惟楨作是書序，稱一百卷。孫作《滄螺集》中有宗儀小傳，亦稱所輯《說郛》一百卷。二人同時友善，目睹其書，必無虛說。知《書影》所記妄也。蓋宗儀是書，實仿曾慥《類說》之例，每書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從類書之中鈔合其文，以備一種者。故其體例與左圭《百川學海》迥殊。後人見其目錄所列數盈千百，遂妄意求其全帙，當必積案盈箱，不知按籍而求，多歷代史志所不載，宗儀又何自得之乎。都卬《三餘贅筆》又稱《說郛》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與孫作、楊維楨所說又異。豈卬時原書殘闕，僅存七十卷耶？考宏治丙辰上海郁文博序，稱與《百川學海》重出者三十六種，悉已刪除。而今考《百川學海》所有，此本仍載。又卷首引黃平倩語，稱「所錄子家數則，自有全書，經籍諸註，似無深味，宜刪此二弓，以鹽官王氏所載《學庸古本》數種冠之」云云。今考此本已無子書經註，而開卷卽爲《大學石經》、《大學古本》、《中庸古本》三

書。目錄之下各註「補」字，是竟用其說，竄改舊本。蓋郁文博所編百卷，已非宗儀之舊。此本百二十卷，爲國朝順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編，又非文博之舊矣。其中如《春秋緯》九種之後，又別出一《春秋緯》，《青瑣高議》之外又別出一《青瑣詩話》，《孔氏雜說》之外又別出一《珩璜新論》，周密之《武林舊事》分題九部，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別立三名，陳世崇之《隨隱筆記》詭標二目，宗儀之謬，決不至斯。又王逵《蠡海集》，其人雖在明初，而於宗儀爲後輩，自商濬《稗海》始誤爲宋之王逵。漢《雜事祕辛》出於楊慎僞撰。慎，正德時人，又遠在其後。今其書並列集中，則不出宗儀又爲顯證。然雖經竄亂，崖略終存。古書之不傳於今者，斷簡殘編，往往而在。佚文瑣事時有徵焉，固亦考證之淵海也。所錄凡一千二百九十二種，自三十二卷劉餗傳載以下，有錄無書者七十六種，今仍其舊。原本卷字皆作弓。卷首引包衡之說，謂弓音周，與軸同。《書影》則謂弓音縛。并云出佛書，今亦仍之。至珽所續四十六卷，皆明人餖飣之詞，全書尚不足觀，摘錄益無可取。

六十家小說 清平山堂話本

《西湖遊覽志》（嘉惠堂本）卷二 湖心亭，自宋、元歷國初，舊爲湖心寺，鵠立湖中，三塔鼎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六十家小說》載有「西湖三怪」，時出迷惑遊人，故魘師作三塔以鎮之。國朝弘治間，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爲諸生時，曾遊入寺，廉得衆僧之姦。及爲秉憲，甚厲，時寺僧倚怙鎮守中官，見任官長及卿士大夫以酒肴入遊寺者，杜門不容，陰乃發其姦事，立燬之，併去其塔。

顧修《匯刻書目初編》 《六（十）家小說》：《雨窗》、《長燈》、《隨航》、《欹枕》、《解閑》、《醒夢》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

馬廉《清平山堂話本序目》（存目）

又《影印天一閣舊藏〈雨窗〉〈欹枕集〉序》（存目）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總集》（存目）

體類

吳中四杰

論述

徐泰《詩談》 姑蘇高啓，岱峰雄秀，瀚海渾涵，海內詩人，豈惟吳下。楊基天機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之冲雅。濤陽張羽、吳興徐賁亞矣。四傑叙稱，以其才乎？

李東陽《麓堂詩話》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脱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艷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都濛《南濠詩話》 楊憲使孟載與高侍郎季迪、張太常來儀、徐方伯幼文友善，四公皆吳產，皆妙於詩，世稱高楊張徐。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星」，予愛其閒曠。及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千金已廢床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嘆其困窮。如云「紅雨落花來衮衮，綠波芳草去迢迢」，「六朝舊恨殘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予愛其含蓄。及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花青見萼，輕雷催笋碧抽尖」，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箏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則又見其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青苔澁，武帝金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潮落見黿鼉」，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閑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萬里歸心鷗送客，片時殘夢鳥驚人」，則又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升庵詩話》卷七 唐子元薦與予書，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以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黄元之、楊孟載輩羽翼之。

《藝苑卮言》卷五 徐幼文、張來儀（詩）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又 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微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

《明詩評》卷四 國初稱高、楊、張、徐，云吳中四傑。要之第等可舉而言，夫其既富才情，未聞骨體。來儀之視孟載不能以寸；而季迪之視幼文大有所長。必使躋者鮮愧容，等者亡怒色，恐未可也。

王世懋《藝圃擷餘》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曝書亭集》卷六三《高啓傳》 啓善文，尤工於詩。徽稱其清遠縟麗，縱横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濤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高啟齊名，號吳中四傑。

《靜志居詩話》卷三《余堯臣》附錄 愚山云：唐卿居會稽，越鎮帥邁善卿，參政呂珍羅致幕下，有保越之功，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柱里治圃結茆，署曰菜邁。後入吳居北郭。與里中楊基、張羽、徐賁、王行、王彝、宋克、呂敏、陳則、釋道衍爲高啓十友。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明初詩人，劉文成、袁御史、高太史鼎足相當，雄視一代。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輩，不特才遠不逮，而氣格凡近，了無可取，殷璠所謂「俗體」者，不解當時何以與季迪齊名。近程孟陽且謂四家工力悉敵，不得漫分軒輊。抑自欺欺人哉。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明代詩家，【略】次則吳中四傑高季迪啓，楊孟載基，張來儀羽，徐幼文賁，並有倡始之功。

《雨村詩話》卷下 明詩一洗宋、元纖腐之習，逼近唐人。高、楊、張、徐四傑始開其風，而季迪究爲有明冠冕。

《明史·文苑傳一·高啓》 高啓，字季迪，長州人。博學工詩。張士誠

據吳，啓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御闕樓，啓、徽俱入對，擢啓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並賜白金放還。啓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及歸，居青丘，授書自給。知府魏觀爲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啓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於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吳下多詩人，啓與楊基、張羽、徐賁稱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云。

又　初，高啓家北郭，與行比鄰，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啓、賁、遜志、羽自有傳。

《筱園詩話》卷四　明人高青丘之「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孟載《春草》詩之「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以上五七律諸聯，皆昔日傳誦之句，各有佳處，以云名句，猶不愧也。

《圍爐詩話》卷四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高啓有「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梁苑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松風吹壁鶴翎冷，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不共人言惟墮，梅雨過溪魚子生」，「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略】楊基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春水染衣鸚鵡綠，江花落酒杜鵑紅」，「斜陽芳草遲遲暮，流水桃花去去春」，「席因留客常虛左，簾爲青山盡捲西」，「松下琴書晴亦潤，竹西窗戶晚猶明」。

又卷六　弘、嘉派實自二高發之，延禮之《早朝》詩，季迪之《大祀》詩，與弘、嘉何異。季迪比孟載有氣岸，而細密不如。

藝文

高啓《期張校理王著作徐記室遊虎阜》　前身似是雲水僧，餘習愛覓名山登。最憐虎阜在平地，一丘勢敵千崚嶒。缺厓深深翳密葉，欹石兀兀纏危藤，昔年無事恣幽賞，拄杖叩門來屢曾。風廊聽竹移廣簟，雪屋煨芋明高燈。禪堂素壁醉題滿，老衲喜客無嗔憎。別來三載困塵土，散落略盡同遊朋。谷猿清叫烟霧隔，宵夢欲往天菩菩。幽懷鬱抱不得寫，一月雨聲眠枕肱。相親尚有北郭友，材盡齊楚慙曹滕。張君名駒稟神駿，王子快鶻生鋒稜。並淹客館校遺籍，雲路萬里違騫騰。徐卿亦是瑚璉器，遠役又欲行擔簦。明朝山鵲定鳴霽，跬步可遊何不能。一林一澗幽景在，遙想與昔無虧增。朱櫻綠筍雖已過，正愛夏木陰層層。欲營此行況甚易，婦有藏酒魚新罾。出城不必借車馬，已辦布韈青行縢。吾儕雖窮自有樂，相聚豈比蟲蠶蠶。亂離撥棄且勿道，願賦妙語留傳謄。

楊基《舟中聞鄰船吳歌有懷幼文來儀》　輕帆短楫泝烟波，疊渚回舟奈遠何。一路詩從愁裏得，二分春向客中過。江通漢水晴偏綠，山入湘雲晚更多。何處思君腸欲斷，楚妃祠下聽吳歌。

王燧《題徐幼文畫次高季迪張來儀韻》　雲生疎林晚，花落空山春。裴佪林下路，惆悵山中人。

閩中十子

《曝書亭集》卷六三《林鴻傳》　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黃玄(時人目爲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

《明詩別裁集》卷二《林鴻》　閩中詩派以子羽爲首，宗法唐人，繩趨尺步，衆論以唐臨晉帖少之，然終是正派。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閩中十子詩》　明袁表、馬熒同編。表字景從，熒字用昭，皆福州人。閩中十子者，一曰福清林鴻，有《膳部集》。一曰長樂陳亮，有《儲玉齋集》。一曰長樂高廷禮，有《木天清氣集》、《嘯臺集》。

一曰閩縣王恭，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諸集。一曰閩縣唐泰，詩軼不傳，散見《善鳴集》中。一曰閩縣鄭定，有《澹齋集》。一曰永福王偁，有《虛舟集》。一曰閩縣王褒，有《養靜集》。一曰閩縣周元，有《宜秋集》。一曰侯官黃元，其集名不傳。皆明初人。萬曆丙子，表等即高以陳家所藏諸人之詩，選爲是集。考閩中詩派，多以十子爲宗。厥後輾轉流傳，漸成窠臼。其初已有唐摹晉帖之評。其後遂至有詩必律，有律必七言，而晉安一派乃至爲世所詬厲。論閩中詩者，嘗深病之。要其濫觴之始，不至是也。十人遺集已不盡傳，傳者亦不盡可錄。此編採擷菁華，存其梗槩，猶可以見一時之風氣，固宜存以備一格焉。

又《別集類二二・鳴盛集》 明初，閩中善詩者有長樂陳亮、高廷禮，閩縣王恭、唐泰、鄭定、王褒、周元，永福王偁、侯官黃元，而鴻爲之冠，號十才子。其論詩，惟主唐音，所作以格調勝。是爲晉安詩派之祖。

會稽二肅

徐泰《詩談》 山陰唐肅、謝肅，騂駉驌驦，竝馳藝苑。唐有子之淳，克繼其躅。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肅字原功，上虞人。少與唐肅齊名於時，稱「會稽二肅」。博學負氣，坐論海內事，若囊之出物，無所不有。

《靜志居詩話》卷二《唐肅》 處敬文，極爲危太樸、宋景濂、戴叔能、申屠子迪所許。詩與謝僉事原功齊名，稱「會稽二肅」。其爲學正也，盡挈其家居檇李。徐幼文送以詩云：「路出三江外，程淹一日間。」高季迪詩云：「舟重全家去，詩多一路題。」處敬亦有留別詩，存在《丹崖集》中。當元之季，浙西歲有詩社，而濮市濮仲溫豐於貲，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卷赴者五百人，請楊廉夫評其優劣。於是紀風土者目爲樂郊。及楊完者亂，州無完郭，然繆同知、思恭德謙猶招羣彥集南湖，與會分韻者一十有四人。越二年，曹教授睿新民復集諸公於景德寺，亦一十有四人。是時聞人麟彥昭、葉廣居居仲、金網子尚、潘著澤民、劉堪子輿，咸有詩名。吳鎮仲圭居魏塘。貝瓊廷琚居千金圩。鮑恂仲孚居郡城之西溪。郁遵子路居商陳村。四方避地者，溫州陳秀民庶子居竹鄰巷。閩人卓成大器之居甓川。江陰孫作大雅居南湖。崑山顧德輝仲瑛居合溪。天台徐一夔大章居白茅里。會稽江漢朝宗居濮院。桐廬姚桐壽樂年居海鹽之峨溪。而河南高遜志士敏、東平牛諒士良、江都邱民克莊、錢唐陳世昌彥傳、建德張翥翔南，皆來僑居。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居檇林。日以文酒唱酬，詩成輒鏤板鑱壁，聞者傳爲勝事。今也流風遺俗，未有存者。錄處敬詩，因附及之，欲尋舊蹟，不勝海桑岸谷之感也。

又卷四《謝肅》 原功【略】及出按漳泉。坐事被逮，孝陵御文華殿親鞫，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死。夙與唐處敬齊名，號「會稽二肅」。其詩雖不及處敬，亦磊落不凡。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陳田按 處敬與謝密菴稱「會稽二肅」。《密庵集》佚。四庫館開，從《永樂大典》錄出《丹崖集》，收藏家尚有傳本，迄今並峙藝苑。核其詩品，正不相下。

南園五先生

徐泰《詩談》 嶺南孫仲衍（蕡）、王彥舉（佐）、黃庸之（哲）、趙伯貞（介）、李仲修（德），時稱「五傑」。惟仲衍清圓流麗，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雄俊豐麗，殆敵手也。德慶李文彬，亦時勍敵。後瓊山邱濬，詞雖豐腴，警秀則少矣。

葛徵奇《重訂五先生詩集舊敘》 粵山森秀甲天下，而著者爲羅浮，次則星巖、禺峽。非粵山盡於此，山之所宗足以盡粵也。嶺海逶迤浩淼，蔚爲人文，風雅代開，狎主齊盟而首宗者，則稱五先生。五先生之才之遇，亦差相彷彿，而更造霸于吳四傑、閩十才子之間，亦猶山之宗羅浮、星巖、禺峽云。上下三百年，榛莽未開，運會方新，有志之士，皆抱其孤致，以相角于騷壇茗壘，此南園所爲社也。其身隱，其名彰，或爲高曠，或爲幽深，或爲元淡，仙才鬼語，各臻其妙，豈遂知後世有尸而祝之者哉。聲韻之道，非至性不傳，非至事不傳，非至人不傳。遠公之白社、溫公之洛社，惟其至耳。有

五先生，不可無南園，有南園不可無五先生。譬之山有矗者，有偃仰者，有蓋而覆者，有嶔崎者，有坦而蜿蜒者，無羅浮、星巖、禺峽以爲之宗，則崆嶁之質，其于中原不啻邱垤，尚可與天下爭洞天福地哉。五先生皆粵產，而其至性至事，有難湮沒弗傳者，則五先生之詩，不足盡五先生，而五先生之品之集，自足以盡粵詩也。俯仰泬漻，向北邙山下，索問南園主人，今安在耶？會余代匱于役，時黎孝廉遂球詩名藉甚，得古本而進之，讀未竟，不禁擊節三嘆，如陟羅浮、躡星巖、登禺峽，而思一坐卧其下也。

陳子莊《重刻南園五先生詩舊序》 太史公謂：「齊魯文學其天性」，粵於詩則有然矣。我國家以淮甸爲豐鎬，則粵應江漢之紀，風之所爲首「二南」也。而五先生以勝國遺逸，與吳四傑、閩十才子並起，皆南音，風雅之功於今爲烈。去城南山川壇數武，人得而指之曰：此五先生締社之所，夷攷其時，罹黨籍者二人，不仕者獨趙臨清，亦就道不免，諸所著撰，散失固多，人皆稱「南園五先生」。而五先生不有其南園，其廢則爲總鎮行館，而其興則以祀宋之三忠，誦詩論世可知已矣。五先生任草昧之功，而後世湮其已響之利，不得與王豹綿駒等，亦非所以妥忠靈也。假如聲音可以盡廢，則是五經當去，詩六藝當輟樂也，而可乎？此葛介龕使君修祀三忠，復不忘南園竟也。夫陳詩觀風，備諸古制，諮謀詢度，實系臣誼。自天子不巡狩，輶軒使者采覽方言，以被管絃金石，豈直存十一於千百者，故曰醴酒之用，而元酒之尚，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貴其始也。今天下五言七言，自矜名家者，非妖浮之音，則鞮鞻之樂耳，其去詩日益千里。葛公代興風雅，誕敷巡省，溯流窮源，樹之風聲。用意甚盛，因下訪山中，目余不佞可與言也者，則以詩道在粵，較五先生稿刻於南國，而命之序，序成四韻，附解頤云。「聲音亦成俗，功在啓荆榛。南國高皇化，明風正始陳。海潮深曲垞，香火得比鄰。並及輶軒問，翻令杞宋新。」

陳暹《重正五先生詩選舊序》 我皇太祖，平定華夏，歸馬放牛，聿興文教，維時海內，文人學士，彬彬輩出，自江以南，尤沾聖教之先，吳下則有四傑，閩有十才子，廣則有五先生，皆一時詩人之選也。《四傑集》吳中今尚存，《十才子集》昔時或刻或傳寫之者，今已湮沒失傳矣。《五先生詩選》廣有舊刻，歲久朽落，僅人家有藏本，而亦弗全。嘉靖丁巳，督府譚公，大參王公，咸興詩教，求五先生集於太史泰泉黃公處，僅得黃李孫王，而失其一，乃以汪右丞集並刻藩署，足五先生數云。迨甲子歲，余承乏至廣，得覯是集，而私訝焉。右丞固淮人也，不當列於廣。況先生之稱，乃後進目其先哲之辭，右丞帥廣，於五先生有統攝之分，不當與鄉大夫伍，而並先生之稱耳。雖疑之，而未獲其人與集。乙丑夏，少參峒峰曹公，乃於梁中舍家得其祖父文康公家藏舊本，乃知黃李孫王之外，而有趙臨清者，攜其本以授余，余喜其疑之得釋，命工刻之，以補五先生之闕，而以汪右丞詩別自爲集。竊怪趙臨清之詩，刻厲奇崛，何以失傳，豈以孫王黃李皆國初縉紳，而趙布衣士與？然盛唐時有王孟高岑四作者，而孟亦布衣也，何嫌於並稱，況《志》稱臨清性狷，不喜接貴官達士，勸李韡毋應薦，即其志固輕軒冕，而土苴其官爵也，視浩然「不才明主棄」之句，猶有不見用之怨，其人品固甚懸絕，得不爲廣之高士乎，高士而先生之固宜，夫以縉紳之士，而與布衣高士共品列，足以徵當時縉紳之賢，固非以重布衣而於縉紳之士不爲輕也。蓋或以其詩僅五六篇，而故遺之乎，則趙嘏以「倚樓」一句稱，鄭谷以《鷓鴣》一篇名，詩之可傳，詎在多乎哉。刻成，余爲序于末，使人知嶺表故多賢，而不必借才於異土也。

李琯朗《重刻南園五先生詩序》 《南園五先生詩選》由來舊矣，歲久湮沒失傳，嘉靖丁巳。督府譚公，大參王公，求五先生集於太史泰泉黃公家，僅得黃李孫王，而失其一，誤以汪右丞集並刻藩署，以足五先生之數。越乙丑，少參峒峰曹公，於梁中舍家得其祖父文康公家藏詩選舊本，乃知黃李孫王外而有趙公介者，因以與陳公暹，陳公命工刻之，而五先生之姓名於是乎正。至崇禎間，距嘉靖七十餘載，是選亦復湮沒，按院葛公徵奇，又繼譚王曹陳四公旁搜古本，乃得於黎公遂球家，因屬南海令蔣公棻付之剞劂，而陳公子壯爲之序，是五先生詩選凡四刻矣。今去葛公之刻未百年，士大夫家素號藏書者，予嘗詢之，已不可復得，而五先生家集亦散失無存，惟孫先生詩雜見諸書頗多，至四先生則詩選之外罕有也。五先生與吳之四傑、閩之十才子，開有明一代風雅之宗，而趙先生詩止存六章，王先生止十有四章，友嘗病其少，然自嘉靖之刻已然。昔劉潤之刻《大曆十才子詩》，夏侯審止得《咏繡鞋》、《織錦圖》二首，嘗謂楊公愼曰：「兩個棗子如何泡茶？」予慮趙、王兩先生，不將爲棗子泡茶，而幷爲坡仙毳飯也。予家藏有舊本，同學羅子履先屢囑付刻，然年來多病，去歲又丁先子憂，是以不果，今秋因曝先人手澤，

復爲黃子惺若之請，知不可固辭，乃授之以梓，若夫孫先生詩不敢增入，悉從舊本，亦猶葛公序所云而已。嗚呼，梓力幾何，三百餘年五先生詩選幾絕者五矣，能無望於後之繼予而刻乎，是爲序。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二・廣中五先生詩選》 明陳暹編。暹爵里未詳。五先生者，孫蕡、王佐、黃哲、李德、趙介也。五人之中，孫、王、黃、李皆仕宦，趙則隱居不出，所謂《臨清集》者亦不傳。嘉靖丁巳，無錫談愷刻《五先生詩》，僅得孫、王、黃、李四家，以汪廣洋嘗爲廣東行省參政，因合而刻之，以足五人之數。朱彝尊詩話云：伯貞「集雖不傳，然名在五先生之列，刊詩者去伯貞而冠汪忠勤於卷首，可爲失笑」。即指談刻也。此本乃嘉靖乙丑陳暹重訂，謂得舊本《趙臨清集》，命工刻之，以補五先生之闕，而以汪右丞詩別自爲集，於是五先生之詩始復其舊。五人集前各有小傳，爵里行事略具。惟孫蕡傳云：洪武二十二年，以事謫戍遼東。時梅思祖節鎮三韓，迎置家塾，是年竟以黨禍見殺。考《明史・文苑傳》，蕡坐累戍遼東，已大治藍玉黨，蕡嘗爲玉題畫，遂論死。而梅思祖本傳，十五年與平章潘元明同守雲南，是年卒，安得有二十二年鎮遼東之事。暹蓋據黃佐《廣州人物傳》所載未及詳考耳。

臺閣體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楊少師士奇》 國初相業稱三楊，公爲之首。其詩文號爲臺閣體。今所謂《東里詩集》，大都詞氣安閒，首尾停穩，不尚藻辭，不矜麗句，太平宰相之風度可以想見，以詞章取之則末矣。

又《楊少師榮》 公與西楊、南楊久居館閣，朝廷高文典冊，皆出其手，而應酬題贈之作，尤爲煩富，皆有集盛行於世。國初大臣別集行世者，不過數人。永樂以後，公卿大夫，家各有集。館閣自三楊而外，則有胡廬陵、金新淦、黃永嘉。尚書則東王、西王。祭酒則南陳、北李。勳舊則東萊、湘陰。詞林卿貳，則有若周石溪、吳古崖、陳延器、錢遺庵之屬，未可悉數。

《明詩紀事》乙籤卷八引裘君弘《西江詩話》 何喬遠《文苑記序》云：「士奇臺閣之體，當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適，相沿百餘年，有依經之儒，耐無擅場之作。」似譏其稍涉淺顯也。然以語文貞制誥文字，則有然，若其詩，清眞麗則，悠然而有餘思，逼眞唐人氣格，殊非苟學所能到者。當有知音味余此言。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榮進集》 詩文皆雍容典雅，有開國之規模，明一代臺閣之體，胚胎於此。

又《別集類存目二・石溪文集》 史稱叙初選庶吉士，作《黃鸝鵡賦》稱旨，得授編修。今觀所作雖有春容宏敞之氣，而不免失之膚廓。蓋臺閣一派至是漸成矣。

《賜遊西苑詩》 《明詩紀事》乙籤卷八陳田按：東楊《賜遊西苑詩》及序已具錄別卷。行儉此四詩，亦同時賜遊作也。又《東里集》有《賜遊西苑詩序》，與東楊所述略同，末云：「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東里又有《遊西苑詩》云：「廣寒宮殿屬天家，晚從宸遊駐翠華。瓊液總頒仙掌露，金支皆插御筵花。棹穿蘋藻波間雪，旗颭芙蓉水上霞。身世直超人境外，玉盤親捧棗如瓜。」附錄於此。

《遊萬歲山詩》 《明詩紀事》乙籤卷八陳田按：抑庵此詩有序云：「六月七日，陪少師、少保及諸學士於太液池上焚《三朝實錄》草本，詔許遊萬歲山，觀前元遺跡。中官引自圓殿後，度石橋，橋中空二丈許，用一大舟實其中，以通行者。既度，入山門。門有三，中爲御路，衆從左右門入。山背奇石疊成，相傳金時取宋艮岳之石爲之，至元增飾加結構焉。」此詩末云「重來最喜蒙恩澤」，蓋在賜遊西苑後矣。

李東陽《倪文僖集序》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文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

茶陵派

《四友齋叢說・詩三》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

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絶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絶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詩藪續編・國朝上》 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致，幾於盡隳。獨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興起李、何，厥功甚偉。是時中、晚、宋、元諸調雜興，此老砥柱其間，故不易也。

又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石文隱瑤，謝文肅鐸，吳文定寬，程學士敏政，凡所制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自時厥後，李、何並作，宇宙一新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李少師東陽》 公慧悟夙成，風神娟秀，歷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獎成後學，推挽才雋，風流弘長，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門牆者，文章學述，粲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門人也。」【略】國家休明之運，萃於成、弘，公以金鐘玉衡之質，振朱弦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渢渢乎，洋洋乎，長離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北地李夢陽，一旦崛起，侈談復古，攻竄竊剽賊之學，詆諆先正，以劫持一世，關隴之士，坎壈失職者，羣起附和，以擊排長沙爲能事。王、李代興，祧少陵而禰北地，目論耳食，靡然從風。吾友程孟陽讀懷麓之詩，爲之擿發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後，西涯一派煥然復開生面，而空同之雲霧，漸次解駮，孟陽之力也。余嘗與曲周劉敬仲論之曰：「西涯之詩，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其詩有少陵，有隨州、香山，有眉山、道園，而其爲西涯者自在。試取空同之詩，汰去其吞剝撏撦吽牙齟齒者，求其所以爲空同者，而無有也。」敬仲深思久之，亦以余言爲然。今年錄西涯詩，思與孟陽、敬仲後先，揚抶之語，爲之慨然，而又念西涯北地升降之間，文章氣運，胥有繫焉，不得不詳切言之，非欲與世之君子，爭壇坫而絜短長也。

又　王元美《書西涯古樂府後》云：「余嚮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倣之，以爲樂府如是，則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嘉、隆之際，握持文柄，躋北地而擠長沙者，元美爲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舊學銷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悼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譚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爲金科玉條，引繩批格，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爲土苴唾餘乎？平津刻舟之人，知劍去已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微元美之言，將使誰正之哉。

又《王新建守仁》 成、弘之間，長沙李文正公繼金華、盧陵之後，雍容臺閣，執化權，操文柄，弘獎風流，長養善類。昭代之人文爲之再盛。百年以來，士大夫學知本原，詞尚體要，彬彬焉，彧彧焉，未有不出於長沙之門者也。藁城以下六公，其蘇門六君子之選乎？南城枋國獻規，請削門生之籍，其稱壽之詞曰：「白頭王孝逸，北面敢徐徐？」則其非背負師門，可知已矣。文詞崛奇，自出手眼；橫從百變，不失指授。韓門之有持正，蘇門之有魯直，所謂惟古於詞必已出，非苟爲同異也。

又《何侍郎孟春》 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長沙異其才，擬入史館，以父憂罷。

又　右錄石熊峯、羅圭峯等六公之詩，皆長沙之門人也。華亭何良俊曰：「李西涯在弘、正間，主張風雅，一時名士如邵二泉、儲柴墟、汪石潭、錢鶴灘、顧東江、陸儼山、何燕泉，皆出其門。」東江、燕泉，前六公中人也。柴墟者，儲文懿公巏，與邵文莊同出長沙之門。石潭者，汪文莊公俊，與其弟侍郎偉皆長沙所舉士。《麓堂集》中所云「二汪」也。儼山者，陸文裕公深，有《題邵國賢哭文正公詩後》云：「重遊東觀眞如夢，再過西涯定惘然。白髮門生思往事，每談憂國淚雙漣。」觀此詩，其師弟契分可知也。鶴灘者，華亭錢福與謙，與成都楊慎用修皆以舉子受業長沙，與謙歿，長沙表其墓，用修每有撰述，必稱「先師李文正公」，用修歿於嘉靖中年，至是而長沙

之門人始盡。他如喬莊簡宇、林貞肅俊、張文定邦奇、孫文簡承恩、吳文肅儼，名碩相望，不可勝記。鄞文僖《麓堂集後敍》曰：「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遐陬荒壤，無不竊模其詞規字體，以鳴於世。豈不盛哉！」自李空同倡爲剽擬古學，倕背師門，秦人康、王輩，失職訾毀。嘉靖初，山東李開先趨風附和曰：「西涯爲相，詩文取絮爛者，人才取軟滑者，不惟詩文靡敗，而人才亦從之。」王渼陂爲詩喜之曰：「進士山東李伯華，相逢亦笑李西涯。」嗚呼！詩文且勿論也，熊峯以下諸公，直道勁節，抗議論而犯權倖，砥柱永陵之朝，皆長沙所取之人才也，而以軟滑目之，其可乎？斯不可以不辨。固國論所繫，不獨文章升降之際也。

《靜志居詩話》卷九《顧清》 東江詩法西涯，觀其險韻再四疊用，足見其能事。當日諸公，受長沙衣鉢，或推方石，或稱二泉，或首熊峰。以鄙見衡之，要皆不敵也。

《明史・李東陽傳》 東陽【略】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

《說詩晬語》卷下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力挽頹瀾，李、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明詩別裁集》卷三《李東陽》 永樂以後詩，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廢。後李、何繼起，廓而大之，駸駸乎稱一代之盛矣。王元美謂：「長沙之于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此習氣未除，不免抑揚太過，宜招後人之掊擊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懷麓堂集》 東陽依阿劉瑾，人品事業，均無足深論。其文章則究爲明代一大宗。自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弘、正之間，倡復古學。於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才學足以籠罩一世，天下亦響然從之，茶陵之光焰幾燼。逮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之傳，以相撐拄。蓋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爲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沈博偉麗爲宗。其究漸流於虛憍。虛憍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平心而論，何、李如齊桓、晉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氣終存。東陽如衰周、弱魯，力不足禦強橫，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遺風。殫後來雄偉奇傑之才，終不能擠而廢之，亦有由矣。

又《詩文評類・懷麓堂詩話》 李、何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閣耆宿主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爲宗。至何、李既出，始變其體。然厭古之病，適中其所詆訶，故後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編所論，多得古人之意，雖詩家三昧不盡於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姚希孟《松癭集》有此書《跋》云：「李長沙詩以勻穩爲主。其爲古樂府，弇州譏其類小學史斷，廼其談詩頗津津。是時詞林諸公多以詩爲事，卷中所載如彭民望、謝方石輩，相與抨彈甚切。讀之猶想見前輩風致。」云云。核其詞意，似頗不滿於東陽。然王世貞詆西涯樂府乃其少年盛氣之時，迨其晚年作《西涯樂府跋》，已自悔前論。希孟所引，殊不足爲憑。

吳中四才子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徐博士禎卿》 禎卿，字昌穀，一字昌國，常熟人，遷吳縣。【略】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薦於沈周、楊循吉，由是知名。【略】昌穀少與唐寅、祝允明、文璧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徵仲稱其才特高，年甚少，而所見最的。其持論於唐名家獨喜劉賓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華流豔文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猶香。登第之後，與北地李獻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吳中名士頗有「邯鄲學步」之誚。然而標格清妍，摛詞婉約，絕不染中原傖父槎牙聱兀之習，江左風流，故自在也。獻吉譏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斯亦善譽昌穀者與。

又《文待詔徵明》 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略】徵仲父溫州守宗儒，有名德，吳原博、李貞伯、沈啓南皆其執友。徵仲授文法於吳，授畫法於李，授畫法於沈，而又與祝希哲、唐伯虎、徐昌國切磨爲詩文，其才少遜於諸公，而能兼擅諸公之長。其爲人孝友愷悌，溫溫恭人，致身清華，未衰引退，當羣公凋謝之後，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文人之休有譽處壽考令終，未有如徵仲者也。【略】寧庶人以厚幣招致海內名士，徵仲謝弗往，伯虎往，佯狂而返。識者兩高之。

《靜志居詩話》卷九《祝允明》　六如居士畫，枝指生書，允稱絕品。至於詩，遜昌穀三十籌。然如「莫食汨羅魚，腸中有靈均」，「小山侵竹尾，細水護松根」，「麥響家家碓，茶提處處筐」，「人家低似岸，湖水遠於天」，置之《歎歎集》中，正自難辨。

《明史・文苑傳二》　禎卿少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其爲詩，喜白居易、劉禹錫。既登第，與李夢陽、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然故習猶在，夢陽譏其守而未化。

前七子

論述

顧璘《與陳鶴論詩》　國朝自弘治間詩學始盛，其間名家，可指而數。今亡去有集傳世者三人。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人各有所長，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純駁優劣，可畧而言，大抵皆作家也。今雖後賢翹起，孰不同聲歸許哉？然三賢皆余友，嘗共講習而商訂之者，知其淵源所自，未嘗不擇法於古人。李主杜，何主李，徐主盛唐王岑諸公，皆因質就長，各勤陶鑄，是以立體成家，咸歸偉麗，夫豈苟然而已哉？

康海《渼陂先生集序》　我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昔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鄠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劘，不怵於異同，有灼見焉。

喬世寧《何先生傳》　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習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

《大復集》卷末《皇明名臣言行錄》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崔銑《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尊爲宗匠。又咸激厲風節，敢上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廉稜，仲默恬淡溫孫，不露才美云。

又《胡氏集序》　弘治中，南城羅玘思振頹靡，獨師韓子，其艱思奇句偉哉。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大廷，文制古辯，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郡李夢陽、申陽何景明，協表詩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二子抗節遐舉，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學者尊如李杜焉。

薛蕙《戲成五絕》四　海內論詩伏兩雄，一時倡和未爲公。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

《山樵暇語》卷一　大復何景明云：「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近世作詩者，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景明詩不脫元習，李獻吉詩間入于宋，巨眼必能識之。

李開先《邊華泉詩集序》　國初詩微存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敬皇興文勤政，事簡俗熙，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爲二，其與邊華泉實則鼎峙而爲三。崆峒嘗相與而議曰：「詩之雄渾吾能之，而俊逸則讓二公，若官爵吾與何同，而崇貴則無如邊者，壽年吾與邊同，而何則不及耳。」後李、何止於提學副使，華泉則由提學而至大司徒。何年三十九，邊五十七，李五十八，皆如所逆料。李、何集家藏戶有，人人能舉其辭，而邊集近亦沛然傳矣。

《四友齋叢說・詩三》　世人獨推何李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

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亦清圓。故當共推此人。

又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又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

《藝苑卮言》卷六　昌穀少卽摛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迨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樂府、《選》體、歌行、絕句，咀六朝之精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明，英英獨照。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騷》誄頌割，宛爾潘陸，惜微短耳。今中原豪傑，師尊獻吉，後俊開敏，服膺何生；三吳輕雋，復爲昌穀左袒。摘瑕攻類，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刪之則精；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數年，亦未至矣。

又　李文正爲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黃才伯辭不稱法，顧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叩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本色，然時時己調雜之，十不能得七。

王世貞《讀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子詩》二　孝皇握鴈極，萬宇揚休光。藝士被天來，大雅竟難方。北地旣龍舉，信陽遂鸞翔。彼美在弱冠，振馥戢時芳。二華削蓮花，高掌媚太陽。朝霞洛滾波，因颺自文章。二子琢相就，流趨互雌黃。聽曲昧其名，焉在譏頡頏。寄言夸毗者，冥趨良可傷。

《盛明百家詩・王漢陂集序》　我明弘、正間以詩文名家者，李、何爲首倡，而武功康對山、儀封王浚川、鄠杜王漢陂、吾吳徐迪功、濟南邊華泉，寔相輝映，爲時宗慕。

《詩藪・古體下・七言》　歌行兆自《大風》、《垓下》，《四愁》、《燕歌》而後，六代寥寥。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婉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獻吉專攻子美，仲默兼取盧、王，並自有旨。

又《近體下・絕句》　仲默不甚工絕句，獻吉兼師李、杜及盛唐諸家，雖才力絕大而調頗純駁。

又《續編・國朝下》　信陽、北地，並賦《無題》，而獻吉偏工；歷下、瑯琊，俱咏《雙塔》，而于鱗特勝。皆一日之短長，非終身之優劣。

又　國朝學杜者：獻吉歌行，如龍跳天門；明卿近體，如虎卧鳳閣。獻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嘗用其一語，允可爲後學法。

《國雅品・士品三》　李獻吉何仲默二學憲　氣象弘闊，詞彩精確。力挽頹風，復臻古雅。遴材兩漢，嗣響三唐。如航琛越海，輦賮踰嶠，琳闕珠房，輝燦朗映，各成一家之言。繼而海內翕然景從，爲明音中興之盛，實二公倡之也。二公古體並出楚騷詞、漢樂府而憲章少陵者，近體尤酷擬杜。李古勝何，如：「屯雲出峽，驚風湧湍。波瀾幻變，層彩疊出。」何近勝李，如：「石門寒瀑，劍閣朝霞。空中聲色，高遠難攀。」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何似勝李邪？《國寶新編》曰：「李朗暢玉立，傲睨當世。何身不勝衣，賦陵作者。」二公皎然風度，又可想矣。《直說》云：「李作詩，一句不工，卽棄而弗錄。何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豈非良工獨苦邪？」三家詩大率多佳者，李如：「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又：「日黑魚龍愁夢澤，草青麋鹿上姑蘇。」何如：「伏波銅柱衝炎塞，橫海樓船出瘴沙。」又：「日月盡懸滄海樹，龍蛇春壓九河流。」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王元美云：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然趨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卽事分題，一惟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獻吉）信陽嗣起，（仲默）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淡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詎不美哉！

又　世之論李、何者，莫不謂獻吉傚顰，仲默捨筏，此似曉不曉。獻吉五言古粗率不純，卽漢、魏、六朝、李、杜靡所不有，而相肖者無幾，信爲傚顰；若歌行，雖學子美，而馳騁縱橫實有過之，又未可以言傚顰也。仲默五七言古信多捨筏，於國朝諸子不足當其下駟；而七言律，則元瑞所謂「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者也。蓋獻吉山斗一代，實在歌行；而仲默冠冕諸公，實在七言律耳。或選何歌行篇什與李相等，選李七言律篇什與何相等，是全不知詩者。

又　弘、正諸子，觀諸家序列不同，則知李、何、徐、邊而外，初無定名也。

《詩辯坻》卷三　有明詩家稱二李、何、王，然于鱗近于優孟抵掌，元美近于監廚請客，相其風骨，殊遜李、何。雖獻吉近粗，大復近弱，當其得

意，前無古人，粗弱政是不掩質處。後來曲盡修辭，無瑕可指，而深按之，便苦浮且厲，是李、何所病，猶古民之三疾也夫？

《明詩綜》卷二九《李夢陽》　陳約之云：弘治中，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則李何爲之倡。

又　楊用脩云：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旁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

又　徐子元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中，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於今爲烈。

又　邵弘齋云：國初詩是元，如楊鐵厓、解大紳。成化閒是宋，如陳白沙、莊定山。至弘德來駸駸乎盛唐矣，如何大復、李空同。

又　皇甫子循云：薛君采詩：俊逸眞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夫大復未足於俊逸，空同不全於麤豪也。

又　袁永之云：獻吉發憤慧業，掃蕩陳言，吐詞則振羽沉宮，宣藻則日光玉潔。維時徐生虎視於荆吳，邊丞蛟躍於齊魯，何子揚瀾於河洛，而君騰踔蹂躪總統包容，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也。

又　周允大云：獻吉、仲默，一代絕倡，邈焉寡儔。

又　莫子良云：近世譚藝之士，獨稱空同、大復二家，至曰「廣長數千里，上下數千年始得二人」，其見慕如此，豈不以二子詩遠追蹤於少陵，視三百篇指義特近哉！

又　陸羽吉云：成、弘以降，北地、信陽諸君子出，執牛耳以凌厲詩壇，宇內譚藝之士率嚮往之，然蒼素混質，緐音亂雅，揣摹攘攘勦襲其近似者以爲名，往往炫色澤而乏神理，程之於古無當也。

又卷三〇《何景明》　孟望之云：是時關中李獻吉、濟南邊廷實以詩文雄視都邑，何君往造，語合，乃力變之古，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趨風漢魏矣。

又　樊少南云：國朝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李子一變之古，詩擬曹劉，賦賞屈宋，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哉，千載一時也！

又　蔡子木云：明興百六十年，詩文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與獻吉發憤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

又　李伯華云：大復詩宗李杜，文仿班馬，字兼顏柳。或與邊華泉、李空同稱爲海內三才，或與崔後渠稱爲中州二俊，或與關中諸公幷吳下徐迪功稱爲弘德七子。

又　汪伯玉云：何李兩家遞爲桓文鼓旗，鼓號天下。獻吉非規矩弗由，先生則務厭於化。於時主典則者張獻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諸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卽言逆耳，而心莫逆耳，親者勿察也。

又卷三一《徐禎卿》　顧華玉【略】又云：弘治間詩學始盛，獻吉、仲默、昌穀各有所長。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

又　胡元瑞云：弘、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近逐李何，士選、升之、近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鶚，仲默派也。昌穀雖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成鼎足。獻吉譏其大而未化，蹊徑存焉。

又　王伯穀云：弘、正間，詩流輩出，李君赤幟於關西，徐子白眉於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李；古色清聲，則李不逮徐。臨草昧之頃，難少李君，今全盛之時，當多徐子。

又　陳卧子【略】又云：昌穀似與仲默同源，然仲默俊逸，昌穀矜貴，又自有殊。

又　宋轅文【略】又云：何李刻意少陵，迪功獨宗太白，神到之作，自成一家，不若嘉靖七子同派也。

又　王貽上云：明弘治間，李何崛起中州，吳有昌穀爲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曆同風。

又《邊貢》　袁永之云：李何徐邊，世稱「四傑」。李雄健，何秀逸，徐精融，邊朴實，故竝有盛名，輝映當代，四公殆藝苑之精英也。邊稍不逮，秖堪鼓吹三家耳。

又　項子長云：弘治四傑，其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何藻思秀逸，邊朴實有餘而華彩不足。

又　陸冰修云：廷實篇法亦整，但格律未遒，當與華玉、子衡伯仲。譬諸才傑：獻吉，淮陰侯也；仲默，鄧侯也；昌國，留侯也；邊顧朱鄭，樊酈紛灌之徒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李夢陽》　成、弘間，詩道傍落，雜而多端，臺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蕪靡蔓，其可披沙而揀金者，李文正、楊文襄也。理學

諸公，「擊壤」「打油」，筋斗樣子，其可識曲而聽眞者，陳白沙也。北地一呼，豪傑四應，信陽角之，迪功犄之，律以高廷禮《詩品》，浚川、華泉、東橋等爲之羽翼，夢澤、西原等爲之接武。正變則有少谷、太初，傍流則有子畏、霞蔚雲蒸，忽焉丕變，嗚呼盛哉。

又《何景明》 弘、正間，作者倡復古學，同調六七人，李、何實爲之長。李以秀朗推何，何以偉麗目李。其後互相牴牾，何誚李「搖脾振鐸」，李誚何「搏沙弄泥」。譬之鍼砭，不中腧穴，徒嘵嘵耳。兩君皆負才傲物，何稍和易，以是人多附之。薛君采詩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自此詩出，而抑李申何者，日漸多矣。

《明史·文苑傳二·李夢陽》 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爲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楨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後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眞云。

又《何景明》 景明志操耿介，尙節義，鄙榮利，與夢陽並有國士風。兩人爲詩文，初相得甚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諆。夢陽主摹倣，景明則主創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視夢陽反爲過之。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並稱四傑。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錢謙益撰《列朝詩》，力詆之。

《明詩別裁集》卷五《何景明》 北地詩以雄渾勝，信陽詩以秀朗勝，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任意抑揚，詎爲定論。

又 洪、宣以後，詩教日衰，雖李西涯起而振之，終未能力挽流俗。向微李、何二家，蛙聲紫色，竊據壇坫，流極何所底耶？凡信口掎摭者，其論吾不敢取。

又卷六《徐禎卿》 朱錫鬯云：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大復是也。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盡無，空同是也。人所應有不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迪功是也。三人分量自見。

《劍谿說詩》卷下 論詩如論士，品居上，才次之。若但以才言，更千百世之下，無出眉山右者。必求諸品，當知韋、柳既沒，清音遂杳者五百餘年。迨明初高季迪樂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情兼贍，而元習未除，骨稍輕，氣稍薄也。又百三十年，李、何繼起，力振頹風，倡爲古調，一時羣彥，莫不景從，雖眞僞雜興，瑜瑕莫掩，然而立志高，趨嚮正矣。故余嘗言：李、何大有功於詩教，斷爲風雅中興之冠，而虞山錢氏非之，耳食之徒又羣附和之，於今不息也。可勝歎哉。

又 湯潛菴先生曰：「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爲風雅準的。或慷慨豪岸，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戚畹，中夜悲歌，抗表闔闥，脫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猶可想見於長歌短咏之間。」愚謂李、何詩不待先生論定，而人品爲所歎慕如此，可謂難已。

又 《列朝詩選》於空同、大復、迪功諸家，去取多不可解。

魯九皐《詩學源流考》 永樂以還，崇尙臺閣，迄化、治之間，茶陵李東陽出而振之，俗尙一變。但其新樂府，於鐵崖之外，又出一格，雖若奇創，終非正軌。嗣是空同李氏、大復何氏大聲一呼，海內響應，又得徐昌穀禎卿、邊華泉貢爲之輔翼，稱弘治四傑。繼又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爲七子，是爲「前七子」。是時詩學之盛，幾幾比於開元、天寶，而李、何聲價，當時亦不啻李、杜。【略】前後七子，議論略同，其所宗法，皆在少陵以上，建安而下，唐以後書則置焉。其見非不甚善，特斤斤規彷，過於局促，神理不存。

《養一齋詩話》卷六 何大復《得獻吉江西書》云：「近得潯陽江上書，遙思李白更愁予。天邊魑魅愁人過，日暮龍鼉傍客居。鼓舵襄江應未得，買田陽羨定何如？他年淮水能相訪，桐柏山中共結廬。」徐昌穀《贈別獻吉》云：「爾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客，解裘同醉酒爐旁。徘徊桂樹涼颸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二詩風姿映蔚千古，可云雙璧，昌穀尤有六朝風致，皆七律中之古調也。予見時彥七律甚多，不見此種，書之以諗來者。

雜録

《藝苑卮言》卷六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爲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修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漸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鶚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又　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夫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又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絕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又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強黃犢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罏傍。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爲本朝七言律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詩藪續編・國朝下》　仲默、昌穀《外集》殊不佳。仲默是後人集其幼時未成之作，昌穀是後人集其初年未變之作。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北地《送穆主事奔喪歸》詩云：「海內君親情併苦，天涯書劍路俱遙。」結云：「君去會應朝北斗，余歸終擬伴漁樵。」信陽《寄希哲兄》詩亦云：「海內君親情獨苦，天涯兄弟見俱難。」結亦云：「君夢可曾回故里，予心終日在長安。」二君雖同調，不嫌襲出，何也？

作家

羅貫中

論述

綜論

《錄鬼簿續編》 樂府、隱語，極爲清新。

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一而不筆之者，有義存焉。吾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貶之。然一字之中，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垂鑒後世，俾識某之善，某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此孔子立萬萬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倫，而亂臣賊子懼。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見梁惠王。言仁義而不言利；告時君，必稱堯、舜、禹、湯；答時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綱目》，亦由是也，豈徒紀歷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義奧，不如此，烏可以昭後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則史家秉筆之法，其于衆人觀之，亦嘗病焉。故往往舍而不顧者，由其不通乎衆人，而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于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欲觀者有所進益焉。予謂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讀書例曰：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至於善惡可否，皆當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又未爲讀書也。予嘗讀《三國志》，求其所以，殆由陳蕃、竇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爲姦宄謀之，權柄日竊，漸浸熾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姦人乘之。當時國家紀綱法度，壞亂極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進識見不遠，致董卓乘釁而入，權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滅亡，理所當然。曹瞞雖有遠圖，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爲身謀，雖得之，必失之，萬古姦賊，僅能逃其不殺而已，固不足論。孫權父子，虎視江東，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瞞可議。惟昭烈，漢室之胄，結義桃園，三顧草廬，君臣契合，輔成大業，亦理所當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關、張之義，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遺芳遺臭，在人賢與不賢。君子小人，義與利之間而已。觀演義之君子，宜致思焉。

張尚德《三國志通俗演義引》 客問於余曰：「劉先主、曹操、孫權，各據漢地爲三國，史已志其顛末，傳世久矣。復有所謂《三國志通俗演義》者，不幾近於贅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語、隳括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姦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何病其贅耶？」客仰而大噓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誣也，是可謂羽翼信史而不違者矣！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謬劣，原作者之意，綴俚語四十韵於卷端，庶幾歌詠而有所得歟。於戲！牛溲馬勃，良醫所珍，孰謂稗官小說，不足爲世道重輕哉！今古興亡數本天，就中人事亦堪憐。欲知三國蒼生苦，請聽《通俗演義》篇。忠烈赤心扶正統，姦回白首弄威權。須知善惡當師戒，遺臭流芳億萬年。獻帝仁柔漢祚衰，十常侍啓釁端開。董卓妄意窺神器，何進無謀種禍胎。渤海會兵昭日月，桃園歃血動風雷。可憐多少英雄計，不及貂蟬口舌

才。曹操姦雄世無比，號令諸侯挾天子。天子心知誅不得，泣召董承受密旨。口血未乾機先洩，國母元臣束手死。幸爾玄德奔彭城，豪傑雲從期雪恥。袁紹當年亦漢臣，井蛙豈識海中鱗。不有關張龍虎將，皇孫顚沛更難論。明良遭際眞奇特，三顧草廬不厭頻。卧龍突起甘霖溥，恢復規模次第陳。孫權父子據江東，觀望中原事戰攻。謀士似雲翻白黑，長江如練列艨艟。火炎赤壁阿瞞遁，織入荆門大耳窮。假使眞心匡漢室，何勞數計滅劉公。天相劉公詎可滅，萬死一生堪哽咽。九犯中原偉丈夫，七擒酋首眞英特。梟獍誰能繼漢高，猶豫未蹀姦賊血。軍師大志不曾伸，僅創三川兩世業。沛公百戰定乾坤，司馬何人敢併吞。試看北面事讐者，漢國臣寮舊子孫。天理民彝蕩掃地，鼎味爭如蘗味馨。志士仁人空抱恨，幾番血淚漬衣痕。人言三國多才俊，我獨沉吟未深信。鷹犬騫騰麟鳳孤，四海徒令蹈白刃。天假數年壽孔明，山河未必輕歸晉。此編非直口耳資，萬古綱常期復振。

李祥《三國志傳序》 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觀炎祚之季，三強鼎峙，英雄迭出，然吳、魏僭竊，竟不能與蜀共居正統，固知神器有主，不可以智力奸也。至若毅然不拔，關將永爲稱首，而托孤寄命，矢志靡貳，孔明又何忠貞乎？試讀《出師》二表，令千載而下慷慨激烈，甯非扶綱植常之一大樞哉？故余重訂其傳，以言弁其額云。

博古生《三國志叙》 聖主當陽，群邪屏息，大權一統，孰敢窺中原而問鼎也。代至三國，非稱鼎□□耶？其間謀臣如雲，猛士如□，□□□□之師，交相爭雄競長，□□□□□□□□天厭權奸，眷命有道，□□□□□□□統，雖然草廬三□□□□□□□□莫逆，決勝千里之外，功豈微哉？是以志三國者，志其忠肝義膽，昭昭揭日月而行中天也。第坊刻不遵原本，妄爲增損者有之；不詳考核，字至魚魯者有之。予閱是傳，校閱不紊，欵刻極工，庶不失本志原來面目，實足開斯世聾瞽心花。

吳翼登《叙三國志傳》 余讀《三國》而知統之必以正者爲尊也。撫昭烈帝之潛躍，按卧龍之終始，惟以仁以義，無詐無虞。迨漢祚既移，始建元稱號，羽扇綸巾，堂堂正正，鞠躬盡瘁，大義凜然。君可以媲美漢高，臣可以下薄蕭曹，若關若張若趙常山等，又豈出淮陰下哉？雖限一隅，志不偏安，一時君臣喜起，大義賴以不墜。曹鬼孫犬，何敢望其後塵。信乎統之必以正也。雖謂三國，止一國；三國之志，止一國之志可。

玉屏山人《三國志史傳小引》 時至三國，說者謂乾坤一大變，果然耶？不耶？予謂運當漢末，火德猶存也。英豪輩出，群雄爭峙。譬如山之若鄧林，水之若巨海，凡百奇品，匪不畢具。何者？天地之異稟，凝爲山珍海錯；山川之秀氣，萃爲長才異能，此古今之常，世數之迭遘，人烏得以變而目之？雖然三國之人品，智術之妍媸，陳君述之詳矣，且炳若日星矣，予不必喋喋。予第陳君之沉酣歲月，刻苦披肝，中間若隱若顯，若諷若刺，且又如怨如慕，如泣如憐者，一段不朽眞精神，略表而出之，使千載下不可謂無知心云。說者幸毋以變而忽之。

繆尊素《三國志演義序》 昔之讀史者，每致憾於昭烈未竟其業，武侯未盡其用。不知昭烈以白手起家，實與高祖同。當時與高祖爲敵者，不過一項羽徒勇之夫耳，且有留侯、鄧侯、淮陰諸人爲之助。若昭烈，止武侯一人，而曹瞞又豈項羽之匹乎？若是而功成鼎足，聲施至今，此其功不特在高祖之上，即較之湯、武，亦有難易之分，不必更爲兩公致憾也。余所憾於兩公者，反不在此。呂布一無賴匹夫，然有誅董卓之功，便當十世宥之。況布既能誅卓，亦必能誅操，借之爲用，事在反掌，昭烈思未及此乎？若夫武侯之才，非死於周瑜者也，而周瑜之才，實能制曹瞞者也。赤壁一戰，膽氣已裂。倘使周瑜得盡其才，而武侯陰爲之輔，曹瞞即奸雄，未必驕横至此！「既生瑜，何生亮！」武侯倘聞此言，得無有悔其太驟者耶？此議從來未剖，世人聵聵，都不足與語，今請以質之兩公。

李贄《三國志叙》 外傳多矣，人獨愛《三國》者何？意昭烈帝崛起孤窮，能以信義結民，延攬天下第一流，托以魚水，卒能維鼎西隅，少留炎漢之祚，殊足豁快人意。且古來割壤竊號，遞興倏廢，皆強幷弱款，並未有如三國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時英雄雲興，豪傑林集，皆足當一面，敵萬夫，機權往來，變化若神，眞宇内一大棋局。兩國手爭能，不相下哉？宜志士覽古樂觀而忘倦也。乃吾所喜三國人物，則高雅若孔北海，狂肆若禰正平，清隱若龐德公，以至卓行之崔州平，心漢之徐元直，玄鑒之司馬德操，皆未效盡才於時。然能不爲者，乃能大有爲，而無所輕用者，正其大有用也。若人而可作，吾願與爲莫逆交，若諸葛公之矯矯人龍，則不獨予向慕之，雖三尺豎子，皆神往之耳。世之閱《三國》者，倘尚多古人，將無同志乎？敢以質之知者？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卷首無名氏《讀三國史答問》　客問：「雲長先生，其英靈至今日更著，受知明主，屢加褒封，爲王爲帝，且爲天尊眷注，正未艾也，而華夷人心無不以爲快，何所修而得此耶？」答曰：「余且不論今日，即以當年論之。曹瞞，奸人之尤也，因公解圍白馬，封爲漢壽亭侯，禮之甚厚，反以其不忘劉將軍而義之，及其去，左右欲追之，乃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是當日奸瞞之心，已爲先生忠義所攝，而今日秉彝之心，更可知已。其餘大則如卻婚東吳，小則如刮骨談笑，讀之凜凜有生氣。如此等人，寧不爲今古華夷所崇事也耶？」又問：「先生古今偉人，何不能相忘馬孟起耶？」曰：「此則先生更有深意，不可與淺者道也。孟起來降，其心未測，不先有以彈壓之，反復未可知也。惟孔明深諒先生之心，乃答書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得此，則孟起野心自化，毋復他慮，故先生省書大悅，以示賓客。淺者不知，幾以先生得勝孟起一籌也。夫先生豈喜勝孟起一籌者耶？」又問：「先生以故人寬徐晃，臨陣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先生始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何不長於料人，爲小人所溷，以致臨沮之變耶？」曰：「此自小人負先生，先生不失爲長者。今故以萬代之瞻仰償之。然則小人亦何嘗負先生也耶？此政足以見先生之仁，不足以沒先生之智也。」

又　客問：「人言莽張飛，益德果莽否？」答曰：「此言冤也。勿論其他，即待嚴顏一事，當益德生獲顏，益德呵顏曰：『大將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益德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益德壯而釋之，引爲賓客。服善如此，乃稱莽耶？今人遇人品敵己者，百萬妬嫉之，必欲置之死而後已，是眞莽耳。即使深情厚貌，恂恂若女子者，然終亦不能脫一莽字也。」

又　又問：「雲長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孰爲優劣？」曰：「史原說雲長驕於士大夫，不說驕於賢士大夫。若士大夫不賢，與小人等耳，何足恤哉？獨眞正無知小人，極宜憐恤。善乎，玄德戒益德之言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言至此，汗淫淫下矣。語曰：『奴僕無智，從容調理；他若有智，不服事你。』至哉言也！不獨爲馭下箴規，抑且爲取禍藥石。」

又　客問：「子龍，先主稱曰：『子龍一身都是膽。』全以膽勝乎？」答曰：「還是識勝。蓋膽從識生，無識而有膽，妄耳狂耳，非膽也。何以見子龍之識？如趙範寡嫂，殊色也，無識者誰不貪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及成都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與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心。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爾。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又昭烈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人，早圖關中，居河魏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又箕谷之役，雲有軍資餘絹，丞相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此皆卓識，非尋常將軍所能及也。至其勒兵截江，得還後主，并當陽之役，義貫金石，諡曰『順平』，豈溢美哉？」或問：「子龍嚴重，昭烈特使任掌內事，孫夫人驕豪，不至大肆，且當陽長阪，保護甘夫人以得無恙，後主兩番失所，俱得子龍抱持。若子龍者，眞可托妻寄子之人也。」答曰：「亦其趙嫂一事，有以感動先主，故信心不疑，得臻大美。噫！丈夫何可爲尤色所壓哉？子龍眞吾師也。」

又　客曰：「漢世有兩三傑，知之乎？」答曰：「前漢三傑，留侯、酈侯、淮陰侯也，人皆知之。季漢三傑，其雲長、孔明、翼德乎？」曰：「何以券之？」曰：「傅子曰：初劉玄德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幷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此季漢三傑之券也。」

又　客曰：「季漢又有一玄德，知之乎？」答曰：「莫非法孝直之祖歟？孝直祖父名眞，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

相屈爲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守遂不敢以爲吏，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又一玄德其眞乎？」

又　客問王司徒。答曰：「司徒爲人，前後兩截，前半截可師，後半截可鑒也。」客曰：「何也？」曰：「當其深心欲圖董卓，結內董卓，折節呂布，故董卓留洛陽時，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及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幷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耶？』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此眞待小人之法也，可師也。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遂以劍客遇布，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伏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布勸其赦卓部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都不從。由此布不相平，群下不甚附之，終致李傕、郭汜之禍，可鑒也。」

又　客問孔文舉。答曰：「少爲蚤慧，中多石畫，不愧尼山滴血，不暇俱悉。獨其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如此肺肝，非聖人耶？今人聞人之善，若己之失，隱善揚惡，面是背非，妬賢嫉能，損毀名德，何可比擬？相去豈止非想非非想，天與無間地獄也哉？獨其言語戲謔，以致取禍。如謂『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此等言語，有損風化，殺身之慘，其在斯耶？近無文舉之盛美，而有謔者，爲俚詩曰：『人人教我養爹爹，不養爹娘也無妨，當時養兒非爲我，教他兩個自思量。』如此言語，即在本人，上何以對其父母，下何以對其妻孥也耶？危矣，危矣！」

又　客問：「龐士元何如人？」答曰：「勿論其他。即其爲功曹時，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材，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此何等識見，何等肺腸！比今人妬人已成之善，敗人已著之名者，豈止犬羊之於佛祖也哉？嗚呼！」

又　或問士元、孔明優劣。答曰：「但看士元勸昭烈取益州事，的是大有膽略，大有手策之人，與孔明亦兄弟間也。獨孔明與昭烈計議事，事迫而後起，必爲昭烈所先，而後應之。士元則不免先昭烈耳，蓋養不足也。今人凡爲福先禍始者，亦坐此云。」

又　客問：「魏文長何如人？」曰：「昭烈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昭烈不以屬翼德而以屬文長，昭烈知文長也。文長當群臣大會，對昭烈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此實量己量力之言，非謬爲壯語也。及與丞相亮議取夏侯楙，乃曰：『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言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此亦善策，亮不能用，延常謂亮爲怯，嘆憾己才用之不盡，亦豪傑不遇知己，憤激之常云耳。卒以矜高，爲楊儀所冤，夢角而死。噫，頭上用刀，竟爲凶兆。嗚呼哀哉！」

又　客問：「姜伯約何如孔明？」答曰：「又一孔明也。即孔明亦稱之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長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便可知其人已。其最不可及者，志圖恢復，念念不已。當其被後主敕令，方始投戈放甲。及鍾會曰：『來何遲也？』伯約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忠義感憤，隱躍言外。以此與會相得，構成擾亂，以圖克復。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此何等忠義也。謂非孔明之流亞與？」客曰：「然則前何去天水也？」曰：「此乃天水去伯約，非伯約去天水也。」

又　客問：「讀《四聲猿》乃知禰正平雖屈於生前，實伸於死後。」答曰：「非也。此徐文長自寓托言耳，非有實績可信。如正平者，眞後世文士之戒也。據其譏彈陳長文、司馬伯達曰『屠沽兒』，於荀文若、趙稚長曰『借面弔喪』，曰『監廚請客』，於祖道諸人曰『冢』曰『尸』，於黃祖太守曰『死公！』云等道！』勃虐無禮，一狂生耳，身首異處，亦自取也。然曹瞞不殺，送之劉表，劉表不殺，送之黃祖，非徒以其虛名，實有足以致名處。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飛辯騁詞，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如荊州章奏，須臾立成，辭亦可觀；江夏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一

覽蔡邕碑文，書出不差一字；攬筆直賦，《鸚鵡》文成，略無加點。委有過人之資，絕世之慧，猶以狂悖殺身。況今之文人，眼不識丁，胸無半墨，轉筆如山，遣詞似石，咿呀半世，不成一文，思索十年，竟無半句。就要爲正平勃虐耶？吾恐黃太守主簿，亦不肯殺之矣。何也？有辱此刃故也。呵呵！」

又　客問：「馬幼常畢竟何如人？」答曰：「孔明深加器異，亦非漫然。先主以爲言過其實，亦有見之言也。獨街亭之役，余反有憾於孔明，何也？當其下獄之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是豈易得者哉？且其書詞哀楚，自是賢者。善乎蔣琬之言曰：『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時有李邈，亦諫亮曰：『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此時孔明從之，許其立功贖罪，吾無恨也。」客曰：「卽留之，言過其實之人，何能立功也？」答曰：「是何言與？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孔明得此，以服南方。如幼常者，不足參末議耶？若所云言過其實，亦與今之無實而高談者有間也。」

又　客問：「劉子初固非俗士，獨張翼德嘗就子初宿，子初不與語，翼德忿恚。孔明謂子初曰：『翼德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子初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玄德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吳張昭亦對孫仲謀論子初褊厄，不當拒翼德太甚。仲謀謂：『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何孔明、玄德、張昭、孫權持論之不同也？」答曰：「孔明、張昭老成有見之言，玄德、孫權英雄欺人之語。幸翼德能容之耳。不然子初瘦骨，能飽翼德老拳乎？夫子初已矣，若今世有子初之褊厄，而無子初之才智者，堪爲兵子之奴否也？」

又　許慈，字仁篤。胡潛，字公興。客問：「亦知二人笑話乎？」答曰：「此可爲今日俗儒影子也。昔昭烈定蜀，慈、潛幷爲學士。二人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攝，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昭烈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仿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噫！昭烈眞聖主也！此俗儒，不寸斷之以爲馬料，猶然欲感悟之，非大聖人不能也。雖然，卽用爲馬料，其如馬不食何？由此言之，昭烈非愛二子也，愛馬也。一笑，一笑。」

無名氏《重刊杭州考證三國志傳序》　《三國志》一書，創自陳壽，厥後司馬文正公修《通鑒》，以曹魏嗣漢爲正統，以蜀、吳爲僭國，是非頗謬。迨紫陽朱夫子出，作《通鑒綱目》，繼《春秋》絕筆，始進蜀漢爲正統，吳、魏爲僭國，於人心正而大道明，則昭烈紹漢之意，始暴白於天下矣。然因之有志不可汨沒，羅貫中氏又編爲通俗演義，使之明白易曉，而愚夫俗士，亦庶幾知所講讀焉。但傳刻旣遠，未免無訛。本堂敦請明賢重加考證，刻傳天下，蓋亦與人爲善之心也。收書君子其尙識之。

夢藏道人《三國志演義序》　夫貫中有良史才，以小說自隱耳。而致爲後人代受嗤鄙，冤哉！吾安得不爲貫中一洗之。【略】按國志創於著作，而意有偏屬，故於正閏賢愚之評斷，屢爲昔賢所糾。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謂蜀以宗室爲正，至晉文平蜀，乃爲漢亡晉興。唐李德林謂曹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而陳壽依違其事，遂以魏爲正朔之國。合參二家，壽之正閏失歸已大略具見矣。北魏毛修之謂陳壽曾爲武侯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言多挾恨。卽德林亦謂陳壽由父辱受髡，故厚誣諸葛。合參二家，壽之賢愚失品，又大略可見矣。貫中合三而一，而模寫諸葛獨至。蓋其意明以古今之正統屬章武，以古今之一人屬諸葛也。

熊飛《刊刻〈英雄譜〉緣起》　語有之「四美具，二難並」，言璧之貴合也。《三國》、《水滸》二傳，智勇忠義，迭出不窮，而兩刻不合，購者恨之。本館上下其駟，判合其圭，回各爲圖，括畫家之妙染；圖各爲論，搜翰苑之大乘。較讎精工，楮墨緻潔，誠耳目之奇玩，軍國之秘寶也。識者珍之。

金人瑞《讀第五才子書法》　或問：「題目如《西游》、《三國》如何？」答曰：「這個都不好。《三國》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逴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

又《三國演義序》　余嘗集才子書者六，其目曰《莊》也、《騷》也、馬之《史記》也、杜之律詩也、《水滸》也、《西廂》也，謬加評訂，海內君子皆許余，以爲知言。近又取《三國志》讀之，見其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裏。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漢唐而下，依史以演義者，無不與《三國》相仿，何獨奇乎《三國》？曰：「三國者，乃古今爭天

下之一大奇局；而演義三國者，又古今爲小說之一大奇手也。異代之爭天下，其事較平；取其事以爲傳，其手又較庸：故迥不得與《三國》並也。」吾嘗覽三國爭天下之局，而嘆天運之變化，眞有所莫測也。當漢獻失柄，董卓擅權，群雄並起，四海鼎沸。使劉皇叔早諧魚水之歡，先得荆襄之地，長驅河北，傳檄淮南，江東、秦、雍，以次略定，則仍一光武中興之局，而不見天運之善變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誅死，曹操又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名位雖虛，正朔未改。皇叔宛轉避難，不得早建大義於天下，而大江南北已爲吳、魏之所攘，獨留西南一隅，爲劉氏託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東助赤壁一戰，西爲漢中一摧，則漢室亦幾折而入於曹，而吳亦不能獨立，則又成一王莽篡漢之局，而天運猶不見其善變也。逮於華容遁去，鷄肋歸來，鼎足而居，權侔力敵，而三分之勢遂成。尋彼曹操一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檄之、罵之、刺之、藥之、燒之、劫之，割鬚折齒，墮馬落塹，瀕死者數，而卒免於死。爲敵者衆，而爲輔亦衆，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爲漢之蟊賊。且天生瑜以爲亮對，又生懿以繼曹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疊出其人才以相持也。自古割據者有矣，分王者有矣，爲十二國、爲七國、爲十六國、爲南北朝、爲東西魏、爲前後漢，其間乍得乍失，或亡或存，遠或不能一紀，近或不踰歲月，從未有六十年中，興則俱興，滅則俱滅，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今覽此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也。昔者蒯通之諫韓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說，其時信已臣漢，義不可背。項羽粗暴無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勢不得不一統於群策群力之漢。三分之幾，雖兆於漢室方興之時，而卒成於漢室衰微之際。且高祖以王漢興，而先主以王漢亡，一能還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蒼之造漢，以如是起，以如是止，蚤有其成局於冥冥之中，遂致當世之人之事，才謀各別，境界獨殊，以迥異於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歟。作演義者，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且無所事於穿鑿，第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經見者也。獨是事奇矣，書奇矣，而無有人焉起而評之。即或有人，而使心非錦心，口非綉口，不能一一代古人傳其胸臆，則是書亦終與周秦而上、漢唐而下諸演義等，人亦烏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余嘗欲探索其奇以正諸世，會病未果。忽於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觀其筆墨之快，心思之靈，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稱快者再。而今而後，知第一才子書之目，又果在《三國》也。故余序此數言付毛子，授剞之日，弁於簡端，使後之閱者知余與毛子有同心云。

毛宗崗《讀三國志法》　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爲主，論理則以劉氏爲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鑒》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爲正也。《綱目》於獻帝建安之末，大書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吳、魏分注其下，蓋以蜀爲帝室之胄，在所當予，魏爲篡國之賊，在所當奪。是以前則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後則書漢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而大義昭然揭於千古矣。夫劉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爲正統。迨乎劉氏已亡，晉已混一，而晉亦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晉以臣弒君，與魏無異，而一傳之後，厥祚不長，但可謂之閏運，而不可謂之正統也。至於東晉偏安，以牛易馬，愈不得以正統歸之。故三國之幷吞於晉，猶六國之混一於秦，五代之混一於隋耳。秦不過爲漢驅除，隋不過爲唐驅除，前之正統，以漢爲主，而秦與魏、晉不得與焉。亦猶後之正統，以唐、宋爲主，而宋、齊、梁、陳、隋、梁、唐、晉、漢、周俱不得與焉耳。且不特魏、晉不如漢之爲正，即唐、宋亦不如漢之爲正。煬帝無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而稱唐公，加九錫，以蹈魏、晉之陋轍，則得天下之正不如漢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國，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間，故尚論者以正統予宋。然終宋之世，燕、雲十六州未入版圖，其規模已遜於唐，而陳橋兵變，黄袍加身，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則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漢也。唐、宋且不如漢，而何論魏、晉哉！高帝以除暴秦、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於西川：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爲正統，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昭烈爲正統，而劉裕、劉智遠亦皆劉氏子孫，其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裕與智遠之爲漢苗裔遠而無徵，不若中山靖王之後近而可考，又二劉皆以篡弒得國，故不得與昭烈並也。後唐李存勗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存勗本非李而賜姓李，其與呂秦、牛晉不甚相遠，故亦不得與照烈並也。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繼唐而爲正統者何也？曰：世遠代遐，亦裕與智遠者比，故亦不得與昭烈並

也。南唐李昇不得繼唐而爲正統，南宋高宗獨得繼宋而爲正統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後爲後，以延宋祚於不絕，故正統歸焉。夫以高宗之殺岳飛、用秦檜，全不以二聖爲念，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歸之以正統，況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討漢賊者乎？則昭烈之爲正統，愈無疑也。陳壽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於紫陽《綱目》，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

又　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衆未有盛於三國者也。觀才與不才敵不奇，觀才與才敵奇；觀才與才敵，而一才又遇衆才之匹不奇，觀才與才敵，而衆才尤讓一才之勝則更奇。吾以爲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殲，仍是爲臣爲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義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傲物白眼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聽荀彧勸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願爲曹侯，則有似乎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有似乎義。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過之；桓溫不能識王猛，而操之知人過之。李林甫雖能制祿山，不如操之擊烏桓於塞外；韓侂胄雖能貶秦檜，不若操之討董卓於生前。竊國家之柄，而姑存其號，異於王莽之顯然弒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勝於劉裕之急欲篡國。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後史之所絕無者，故讀遍諸史，而愈不得不喜讀《三國志》也。

又　三國之有三絕固已，然吾自三絕而外，更遍觀乎三國之前、三國之後，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龐統者乎？問有行軍用兵如周瑜、陸遜、司馬懿者乎？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賈詡、步騭、虞翻、顧雍、張昭者乎？問有武功將略邁等越倫如張飛、趙雲、黃忠、嚴顏、張遼、徐晃、徐盛、朱桓者乎？問有衝鋒陷陣驍銳莫當如馬超、馬岱、關興、張苞、許褚、典韋、張郃、夏侯惇、黃蓋、周泰、甘寧、太史慈、丁奉者乎？問有兩才相當、兩賢相遇如姜維、鄧艾之智勇悉敵，羊祜、陸抗之從容互鎮者乎？至於道學則馬融、鄭玄，文藻則蔡邕、王粲，穎捷則曹植、楊修，蚤慧則諸葛恪、鍾會，應對則秦宓、張松，舌辯則李恢、闞澤，不辱君命則趙咨、鄧芝，飛書馳檄則陳琳、阮瑀，治煩理劇則蔣琬、董允，揚譽蜚聲則馬良、荀爽，好古則杜預，博物則張華。求之別籍，未易一一見也。乃若知賢則有司馬徽之哲，勵操則有管甯之高，隱居則有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則有孔融之正，觸邪則有趙彥之直，斥惡則有禰衡之豪，罵賊則有吉平之壯，殉國則有董承、伏完之賢，捐生則有耿紀、韋晃之節。子死於父，則有劉諶、關平之孝；臣死於君，則有諸葛瞻、諸葛尚之忠；部曲死於主帥，則有趙累、周倉之義。其他早計如田豐，苦口如王累，矢貞如沮授，不屈如張任，輕財篤友如魯肅，事主不二心如諸葛謹，不畏強禦如陳泰，視死如歸如王經，獨存介性如司馬孚。炳炳燐燐，照耀史冊。殆舉前之豐沛三傑、商山四皓、雲臺諸將、富春客星，後之瀛洲學士、麟閣功臣、杯酒節度、砦市宰相，分見於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輻輳於三國之一時，豈非人才一大都會哉！入鄧林而選名材，遊玄圃而見積玉，收不勝收，接不暇接，吾於三國有觀止之嘆矣。

又　《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叙三國不自三國始也，三國必有所自始，則始之以漢帝。叙三國不自三國終也，三國必有所自終，則終之以晉國。而不但此也，劉備以帝胄而纘統，則有宗室如劉表、劉璋、劉繇、劉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強臣而專制，則有廢立如董卓、亂國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孫權以方侯而分鼎，則有僭號如袁術、稱雄如袁紹，割據如呂布、公孫瓚、張楊、張邈、張魯、張繡等以陪之。劉備、曹操於第一回出名，而孫權則於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許都在第十一回，孫氏之定江東在第十二回，而劉氏之取西川則在第六十回後。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擬一三國之事勢，必劈頭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據一國，有能如是之統乎其前、出乎其後，多方以盤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瀾，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然則讀《三國》一書，誠勝讀稗官萬萬耳。

又　若論三國開基之主，人盡知爲劉備、孫權、曹操也，而不知其間各有不同。備與操皆自我身而創業，而孫權則藉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備與權皆及身而爲帝，而操則不自爲，而待之於其子孫，其不同者二；三國之稱帝也惟魏獨早，而蜀則稱帝於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餘，吳則稱帝於劉備已死、劉禪已立之後，其不同者三；三國之相持也，吳爲蜀之鄰，魏爲蜀之讎，蜀與吳有和有戰，而蜀與魏則有戰無和，吳與蜀則和多於戰，吳與魏則戰多於和，其不同者四；三國之傳也，蜀止二世，魏則自丕及奐凡五主，吳則自權及皓凡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國之亡也，吳居其後，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則見奪於其臣，吳、蜀則見幷於其敵，其不同者六。不甯惟是，策之與權，則兄終而及弟；丕之與植，則舍弟而立兄；備之與禪，則父爲帝而子爲虜；操之與丕，則父爲臣而子爲君：可謂參差錯落，變化無方者矣。今之不善畫者，雖使繪兩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兩調，亦必前後同聲。文之合掌，往往類是。古人本無雷同之事，而今人好爲雷同之文，則何不取予所批《三國志》而讀之？

又　《三國》一書，總起總結之中，又有六起六結。其叙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爲一起，以曹丕篡奪爲一結；其叙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爲一起，而以綿竹出降爲一結；其叙劉、關、張三人，則以桃園結義爲一起，而以白帝託孤爲一結；其叙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爲一起，而以六出祁山爲一結；其叙魏國，則以黄初改元爲一起，而以司馬受禪爲一結；其叙東吳，則以孫堅匿璽爲一起，而以孫皓銜璧爲一結。凡此數段文字，聯絡交互於其間，或此方起而彼已結，或此未結而彼又起，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迹，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又　《三國》一書，有追本窮源之妙。三國之分，由於諸鎮之角立；諸鎮角立，由於董卓之亂國；董卓亂國，由於何進之召外兵；何進召外兵，由於十常侍之專政：故叙三國必以十常侍爲之端也。然而劉備之初起，不即在諸鎮之内，而尚在草澤之間。夫草澤之所以有英雄聚義，而諸鎮之所以繕修兵革者，由於黄巾之作亂：故叙三國又必以黄巾爲之端也。乃黄巾未作，則有上天垂災異以警戒之，更有忠謀智計之士直言極諫以預料之。使當時爲之君者體天心之仁愛，納良臣之讜論，斷然舉十常侍而进斥焉，則黄巾可以不作，草澤英雄可以不起，諸鎮之兵革可以不修，而三國可以不分矣：故叙三國而追本於桓、靈，猶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又　《三國》一書，有巧收幻結之妙。設令魏而爲蜀所幷，此人心之所甚願也；設令蜀亡而魏得一統，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蒼之意，不從人心所甚願，而亦不出於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於晉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不祚漢，又不予魏，則何不假手於吳，而必假手於晉乎？曰：魏固漢賊也；吳嘗害關公、奪荆州、助魏以攻蜀，則亦漢賊也。若晉之奪魏，有似乎爲漢報讎也者，則與其一之以吳，無甯一之以晉也。且吳爲魏敵，而晉爲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晉即如其事以報之，可以爲戒於天下後世。則使魏而見幷於其敵，不若使之見幷於其臣之爲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既出人意外，巧復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謂善於作文矣。今人下筆，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則讀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讀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又　《三國》一書，有以賓襯主之妙。如將叙桃園兄弟三人，先叙黄巾兄弟三人：桃園其主也，黄巾其賓也。將叙中山靖王之後，先叙魯恭王之後：中山靖王其主也，魯恭王其賓也。將叙何進，先叙陳蕃、竇武：何進其主也，陳蕃、竇武其賓也。叙劉、關、張及曹操、孫堅之出色，幷叙各鎮諸侯之無用：劉備、曹操、孫堅其主也，各鎮諸侯其賓也。劉備將遇諸葛亮，而先遇司馬徽、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諸人：諸葛亮其主也，司馬徽諸人其賓也。諸葛亮歷事兩朝，乃又有先來即去之徐庶，晚來先死之龐統：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龐統其賓也。趙雲先事公孫瓚，黄忠先事韓玄，馬超先事張魯，法正、嚴顔先事劉璋，而後皆歸劉備：備其主也，公孫瓚、韓玄、張魯、劉璋其賓也。太史慈先事劉繇，後歸孫策，甘甯先事黄祖，後歸孫權，張遼先事呂布，徐晃先事楊奉，張郃先事袁紹，賈詡先事李傕、張繡，而後皆歸曹操：孫、曹其主也，劉繇、黄祖、呂布、楊奉等諸人其賓也。代漢當塗之讖本應在魏，而袁公路謬以自許：魏其主也，袁公路其賓也。三馬同槽之夢本應在司馬氏，而曹操誤以爲馬騰父子：司馬氏其主也，馬騰父子其賓也。受禪臺之説，李肅以賺董卓，而曹丕即眞焉，司馬炎又即眞焉：曹丕、司馬炎其主也，董卓其賓也。且不獨人有賓主也，地亦有之。獻帝自洛陽遷長安，又自長安遷洛陽，而終乃遷於許昌：許昌其主也，長安、洛陽皆賓也。劉備失徐州而得荆州，荆州其主也，徐州其賓也；及得兩川而復失荆州，兩川其主也，而荆州又其賓也。孔明將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蠻方，意不

在蠻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蠻方其賓也。抑不獨地有賓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鴆酒、短刀，白練以貽帝辯：鴆酒其主也，短刀、白練其賓也。許田打圍，將叔曹操射鹿，先叙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賓也。赤壁鏖兵，將叙孔明借風，先叙孔明借箭：風其主也，箭其賓也。董承受玉帶，陪之以錦袍：帶其主也，袍其賓也。關公拜受赤兔馬，而陪之以金、印、紅袍諸賜：馬其主也，金、印等其賓也。曹操掘地得銅雀，而陪之以玉龍、金鳳：雀其主也，龍鳳其賓也。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善讀是書者，可於此悟文章賓主之法。

又《三國》一書，有同樹異枝、同枝異葉、同葉異花、同花異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爲能，又以善犯爲能：不犯之而求避之，無所見其避也；惟犯之而後避之，乃見其能避也。如紀宮掖，則寫一何太后，又寫一董太后；寫一伏皇后，又寫一曹皇后；寫一唐貴妃，又寫一董貴人；寫甘、糜二夫人，又寫一孫夫人，又寫一北地王妃；寫魏之甄后、毛后，又寫一張后：而其間無一字相同。紀戚畹，則何進之後寫一董承，董承之後又寫一伏完；寫一魏之張緝，又寫一吳之錢尚：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寫權臣，則董卓之後又寫李傕、郭汜，傕、汜之後又繼寫曹操，曹操之後又寫一曹丕，曹丕之後又寫一司馬懿，司馬懿之後又並寫一師、昭兄弟，師、昭之後又繼寫一司馬炎，又旁寫一吳之孫綝：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則袁譚與袁尚不睦，劉琦與劉琮不睦，曹丕與曹植亦不睦：而譚與尚皆死，琦與琮一死一不死，丕與植皆不死，不大異乎？叙婚姻之事，則如董卓求婚於孫堅，袁術約婚於呂布，曹操約婚於袁譚，孫權結婚於劉備，又求婚於雲長：而或絕而不許，或許而復絕，或僞約而反成，或眞約而不就，不大異乎？至於王允用美人計，周瑜亦用美人計，而一效一不效則互異；卓、布相惡，傕、汜亦相惡，而一靖一不靖則互異。獻帝有兩番密詔，則前隱而後彰；馬騰亦有兩番討賊，則前彰而後隱：此其不同者矣。呂布有兩番弑父，而前動於財，後動於色；前則以私滅公，後則假公濟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趙雲有兩番救主，而前救於陸，後救於水；前則受之主母之手，後則奪之主母之懷：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其寫水不止一番，寫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關公有白河之水、又有晉口川之水；呂布有濮陽之火，曹操有烏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陸遜有猇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盤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後曾有絲毫相犯否？甚者孟獲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猶樹同是樹，枝同是葉，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結子，五色紛披，各成異采。讀者於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又《三國》一書，有星移斗轉、雨覆風翻之妙。杜少陵詩曰：「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測也，三國之文亦猶是耳。本是何進謀誅宦官，卻弄出宦官殺何進，則一變；本是呂布助丁原，卻弄出呂布殺丁原，則一變；本是董卓結呂布，卻弄出呂布殺董卓，則一變；本是陳宮釋曹操，卻弄出陳宮欲殺曹操，則一變；陳宮未殺曹操，反弄出曹操殺陳宮，則一變；本是王允不赦傕、汜，卻弄出傕、汜殺王允，則一變；本是孫堅與袁術不睦，卻弄出袁術致書於孫堅，則一變；本是劉表求救於袁術，卻弄出劉表殺孫堅，則一變；本是昭烈從袁紹以討董卓，卻弄出助公孫瓚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救徐州，卻弄出昭烈取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投徐州，卻弄出呂布奪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攻昭烈，又弄出呂布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呂布絕袁術，又弄出呂布求袁術，則一變；本是昭烈助呂布以討袁術，又弄出助曹操以殺呂布，則一變；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討曹操，則一變；本是昭烈攻袁紹，又弄出昭烈投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助袁紹以攻曹操，又弄出關公助曹操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關公尋昭烈，又弄出張飛欲殺關公，則一變；本是關公許田欲殺曹操，又弄出華容道放曹操，則一變；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東吳以破曹操，則一變；本是孫權離劉表，又弄出魯肅吊劉表、又吊劉琦，則一變；本是孔明助周郎，卻弄出周郎欲殺孔明，則一變；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卻弄出孫權結婚昭烈，則一變；本是用孫夫人牽制昭烈，卻弄出孫夫人助昭烈，則一變；本是孔明氣死周郎，又弄出孔明哭周郎，則一變；本是昭烈不受劉表荆州，卻弄出昭烈借荆州，則一變；本是劉璋欲結曹操，卻弄出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劉璋迎昭烈，卻弄出昭烈奪劉璋，則一變；本是昭烈分荆州，又弄出呂蒙襲荆州，則一變；本是昭烈破東吳，又弄出陸遜敗昭烈，則一變；本是孫權求救於曹丕，卻弄出曹丕欲襲孫權，則一變；本是昭烈讎東吳，又弄出孔明結好東吳，則一變；本是劉封聽孟達，卻弄出劉封攻孟達，則一變；

本是孟達背昭烈，又弄出孟達欲歸孔明，則一變；本是馬騰與昭烈同事，又弄出馬超攻昭烈，則一變；本是馬超救劉璋，卻弄出馬超投昭烈，則一變；本是姜維敵孔明，卻弄出姜維助孔明，則一變；本是夏侯霸助司馬懿，卻弄出夏侯霸助姜維，則一變；本是鍾會忌鄧艾，卻弄出衛瓘殺鄧艾，則一變；本是姜維賺鍾會，卻弄出諸將殺鍾會，則一變；本是羊祜和陸抗，卻弄出羊祜請伐孫皓，則一變；本是羊祜請伐吳，又弄出一杜預，又弄出一王濬，則一變。論其呼應有法，則讀前卷定知其有後卷；論其變化無方，則看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於其可知，見三國之文之精；於其不可料，更見三國之文之幻矣。

又《三國》一書，有橫雲斷嶺、橫橋鎖溪之妙。文有宜於連者，有宜於斷者。如五關斬將、三顧草廬、七擒孟獲，此文之妙於連者也；如三氣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於斷者也。蓋文之短者，不連叙則不貫串；文之長者，連叙則懼其累墜：故必叙別事以間之，而後文勢乃錯綜盡變。後世稗官家鮮能及此。

又《三國》一書，有將雪見霰、將雨聞雷之妙。將有一段正文在後，必先有一段閑文以爲之引；將有一段大文在後，必先有一段小文以爲之端。如將叙曹操濮陽之火，先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閑文以啓之；將叙孔融求救於昭烈，先叙孔融通刺於李弘一段閑文以啓之；將叙赤壁縱火一段大文，先寫博望、新野兩段小文以啓之；將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寫七擒孟獲一段小文以啓之是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文章之妙，正復類是。

又《三國》一書，有浪後波紋、雨後霢霂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聲，文後亦必有餘勢。如董卓之後，又有從賊以繼之；黄巾之後，又有餘黨以衍之；昭烈三顧草廬之後，又有劉琦三請諸葛一段文字以映帶之；武侯出師一段大文之後，又有姜維伐魏一段文字以蕩漾之是也。諸如此類，皆他書中所未有。

又《三國》一書，有寒冰破熱、涼風掃塵之妙。如關公五關斬將之時，忽有鎮國寺內遇普净長老一段文字；昭烈躍馬檀溪之時，忽有水鏡莊上遇司馬先生一段文字；孫策虎踞江東之時，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進爵魏王之時，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顧草廬之時，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閑談一段文字；關公水淹七軍之後，忽有玉泉山月下點化一段文字。至於武侯征蠻，而忽逢孟節；陸遜追蜀，而忽遇黄承彦；張任臨敵，而忽問子虚丈人；昭烈伐吳，而忽問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隱士、或高人，俱於極喧鬧中求之，眞足令人躁思頓清、煩襟盡滌。

又《三國》一書，有笙簫夾鼓、琴瑟間鐘之妙。如正叙黄巾擾亂，忽有何后、董后兩宫爭論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縱横，忽有貂蟬鳳儀亭一段文字；正叙催、汜猖狂，忽有楊彪夫人與郭汜之妻來往一段文字；正叙下邳交戰，忽有呂布送女、嚴氏戀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廝殺，忽有袁譚失妻、曹丕納婦一段文字；正叙荆州事變，忽有蔡夫人商議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喬一段文字；正叙宛城交攻，忽有張濟妻與曹操相遇一段文字；正叙趙雲取桂陽，忽有趙範寡嫂敬酒一段文字；正叙昭烈爭荆州，忽有孫權親妹洞房花燭一段文字；正叙孫權戰黄祖，忽有孫翊妻爲夫報讎一段文字；正叙司馬懿殺曹爽，忽有辛憲英爲弟晝策一段文字。至於袁紹討曹操之時，忽帶叙鄭康成之婢；曹操救漢中之日，忽帶叙蔡中郎之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國》之文是叙龍爭虎鬬之事，而不知爲鳳爲鸞、爲鶯爲燕，篇中有應接不暇者，令人於干戈隊裏時見紅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爲一書矣。

又《三國》一書，有隔年下種、先時伏著之妙。善圃者投種於地，待時而發；善弈者下一閑著於數十著之前，而其應在數十著之後。文章叙事之法亦猶是已：如西蜀劉璋，乃劉焉之子，而首卷將叙劉備，先叙劉焉，早爲取西川伏下一筆；又於玄德破黄巾時並叙曹操，帶叙董卓，早爲董卓亂國、曹操專權伏下一筆；趙雲歸昭烈，在古城聚義之時，而昭烈之遇趙雲，早於磐河戰公孫時伏下一筆；馬超歸昭烈，在葭萌戰張飛之後，而昭烈之與馬騰同事，早於受衣帶詔時伏下一筆；龐統歸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後，而童子述龐統姓名，早於水鏡莊前伏下一筆；武侯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方谷火滅之後，而司馬徽「未遇其時」之語、崔州平「天不可強」之言，早於三顧草廬前伏下一筆；劉禪帝蜀四十餘年，其終在一百十回之後，而鶴鳴之兆，早於新野初生時伏下一筆；姜維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後，而武侯之收姜維，早於初出祁山時伏下一筆；姜維與鄧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後，姜維與鍾會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後，而夏侯霸述兩人姓名，早於未伐中原時伏下一筆；曹丕篡漢，在八十回中，而青雲、紫雲之祥，是於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

筆；孫權僭號，在八十五回後，而吳夫人夢日之兆，早於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筆；司馬篡魏，在一百十九回，而曹操夢馬之兆，早於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筆。自此而外，凡伏筆之處，指不勝屈。每見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來之時，便平空生出一人，無端造出一事，覺後文與前文隔斷，更不相涉。試令讀《三國》之文，能不汗顏？

又《三國》一書，有添絲補錦、移針勻綉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闕者補之於彼篇，上卷所多者勻之於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沓拖，而又使後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無遺漏，而又使後事增絢染，此史家妙品也。如呂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奪徐州之前，卻於困下邳時叙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擊張繡之日，卻於青梅煮酒時叙之；管甯割席分坐，本在華歆未仕之前，卻於破壁取后時叙之；吳夫人夢月，本在將生孫策之前，卻於臨終遺命時叙之；武侯求黃氏爲配，本在未出草廬之前，卻於諸葛瞻死難時叙之；諸如此類，亦指不勝屈。前能留步以應後，後能回照以應前，令人讀之，眞一篇如一句。

又《三國》一書，有近山濃抹、遠樹輕描之妙。畫家之法，於山與樹之近者，則濃之重之；於山與樹之遠者，則輕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遙，峰嵐層叠，豈能於尺幅之中一一而詳繪之乎？作文亦猶是已：如皇甫嵩破黃巾，只在朱儁一邊打聽得來；袁紹殺公孫瓚，只在曹操一邊打聽得來；趙雲襲南郡，關、張襲兩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來；昭烈殺楊奉、韓暹，只在昭烈口中叙來；張飛奪古城，在關公耳中聽來；簡雍投袁紹，在昭烈口中說來。至若曹丕三路伐吳而皆敗，一路用實寫，兩路用虛寫；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惟遣使入吳用實寫，其四路皆虛寫：諸如此類，又指不勝屈。只一句兩句，卻不知包卻幾許事情，省卻幾許筆墨！

又《三國》一書，有奇峰對插、錦屏對峙之妙。其對之法，有正對者，有反對者；有一卷之中自爲對者，有隔數十卷而遙爲對者。如昭烈則自幼便大，曹操則自幼便奸；張飛則一味性急，何進則一味性慢；議溫明是董卓無君，殺丁原是呂布無父；袁紹磐河之戰，勝敗無常；孫堅峴山之役，生死不測。馬騰勤王室而無功，不失爲忠；曹操報父讎而不果，不得爲孝。袁紹起馬、步三軍而復回，是力可戰而不斷；昭烈擒王、劉二將而復縱，是勢不敵而從權。孔融薦禰衡，是緇衣之好；禰衡罵曹操，是巷伯之心。昭烈遇德操，是無意相遭；單福過新野，是有心來謁。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氣戈矛；昭烈痛哭死關公，是異姓骨肉。火息上方谷，是司馬之數當生；燈滅五丈原，是諸葛之命當死。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一回之中而自爲對者也。如以國戚害國戚，則有何進；以國戚薦國戚，則有伏完。李肅說呂布，則以智濟其惡；王允說呂布，則以巧行其忠。張飛失徐州，則以飲酒誤事；呂布陷下邳，則以禁酒受殃。關公飲魯肅之酒，是一片神威；羊祜飲陸抗之酒，是一團和氣。孔明不殺孟獲，是仁者之寬；司馬懿必殺公孫淵，是奸雄之刻。關公義釋曹操，是報其德於前；翼德義釋嚴顏，是收其用於後。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計，是愼謀以圖全；鄧艾不懼陰平嶺之危，是行險以徼倖。曹操有病，陳琳一罵便好；王朗無病，孔明一罵便亡。孫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馬懿受巾幗，是男中女子。八日而取上庸，則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則以遲而勝。孔明屯田渭濱，是進取之計；姜維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謀。曹操受漢之九錫，是操之不臣；孫權受魏之九錫，是權之不君。曹操射鹿，義乖於君臣；曹丕射鹿，情動於母子。楊儀、魏延相爭於班師之日，鄧艾、鍾會相忌在用兵之時；姜維欲繼孔明之志，人事逆乎天心；杜預能承羊祜之謀，天時應乎人力。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遙相爲對者也。誠於此較量而比觀焉，豈不足快讀古之胸，而長尚論之識。

又《三國》一書，有首尾大照應、中間大關鎖處。如首卷以十常侍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寵中貴以結之，又有孫皓之寵中貴以雙結之，此一大照應也；又如首卷以黃巾妖術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信師婆以結之，又有孫皓之信術士以雙結之，此又一大照應也。照應既在首尾，而中間百餘回之內若無有與前後相關合者，則不成章法矣。於是有伏完之託黃門寄書、孫亮之察黃門盜蜜以關合前後，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張魯之用左道以關合前後。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設以成全篇之結構者也。然猶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術而外，尤重在嚴誅亂臣賊子以自附於《春秋》之義，故書中多錄討賊之忠、紀弒君之惡。而首篇之末，則終之以張飛之勃然殺董卓；末篇之末，則終之以孫皓之隱然欲殺賈充：由此觀之，雖曰演義，直可繼麟經而無愧耳。

又《三國》叙事之佳，直與《史記》彷彿；而其叙事之難，則有倍難於《史記》者。《史記》各國分書，各人分載，於是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別；今

《三國》則不然，殆合本紀、世家、列傳而總成一篇：分則文短而易工，合則文長而難好也。

又　讀《三國》勝讀《列國志》。夫《左傳》、《國語》，誠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經而立傳，經既逐段各自成文，傳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聯屬也；《國語》則離經而自爲一書，可以聯屬矣，究竟《周語》、《魯語》、《晉語》、《鄭語》、《齊語》、《楚語》、《吳語》、《越語》，八國分作八篇，亦不相聯屬也。後人合《左傳》、《國語》而爲《列國志》，因國多事煩，其段落處到底不能貫串。今《三國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書又在《列國志》之上。

又　讀《三國》勝讀《西遊記》。《西遊》捏造妖魔之事，誕而不經，不若《三國》實叙帝王之事眞而可考也。且《西遊》好處，《三國》已皆有之：如啞泉、黑泉之類，何異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類，何異牛魔、鹿力、金角、銀角之號；伏波顯聖、山神指迷之類，何異南海觀音之救。只一卷「漢相南征記」，便抵得一部《西遊記》矣。至於前而鎮國寺、後而玉泉山，或目視戒刀脱離火厄，或望空一語有同棒喝，豈必誦靈臺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禪心乎哉！

又　讀《三國》勝讀《水滸傳》。《水滸》文字之眞，雖較勝《西遊》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終不若《三國》叙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爲難也。且三國人才之盛，寫來各各出色，又有高出於吳用、公孫勝等萬萬者。

又　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爲第一。

李漁《古本三國志序》　然野史類多鑿空，易於逞長。若《三國演義》，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里。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漢唐而下，依史而演義者，無不與《三國》相仿，何獨奇乎《三國》。」曰：「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義三國者，又古今爲小說之一大奇手也。異代之爭天下，其事較平，取其事以爲傳，其手又較庸，故迥不得與《三國》幷也。」【略】自古割據者有矣，分王者有矣，爲十二國，爲七國，爲十六國，爲南北朝，爲東西魏，爲前後梁，其間乍得乍失，或亡或存，遠或不能一紀，近或不逾歲月，從未有六十年中，興則俱興，滅則俱滅，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者也。然三國之局固奇，而非得奇手以傳之，則其奇亦不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前此雖有陳壽一志，較之荀勗、裴頠魏晉諸紀，差爲此，善於彼，而質以文掩，事以意晦，而以愛憎自私，去取失實，覽者終爲鬱抑不快。則又未有如《演義》一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拊髀扼腕，有志乘時者讀之而快，據梧而壁無情用世者讀之而亦快也。【略】且高祖以王漢興，而先主以王漢亡，一能還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蒼之造漢，以如是起，以如是止，蚤有其成局於冥冥之中，遂致當世之人之事，才謀各別，境界獨殊，以迥異於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歟？作演義者，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且無所事於穿鑿，第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經見者也，獨是事奇矣，書奇矣，而無有人焉起而評之。即或有人，而使心非錦心，口非綉口，不能一一代古人傳其胸臆，則是書亦終與周秦而上漢唐而下諸演義等，人亦烏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略】予觀三國之局，見天之始之終之，所以造其奇者如此。讀《三國演義》又能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匠心獨運，無之不奇。如今聲山又布其錦心，出其綉口，條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義蘊，開卷井井，實獲我心。且使讀是書者知第一奇書之目果在《三國》也。

又《三國志演義序》　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略】至於《三國》一書，因陳壽一志，擴而爲傳，彷彿左氏之傳麟經，其自漢黨錮寵中涓，十常侍黨同專政，擅權朦蔽主聰，苛斂恣橫，流毒縉紳。其時老成忠直之士，委伏畎畝。繼之獻帝爲董卓廢立，以致群雄並起，四海鼎沸。劉先主胸懷大志，倔起涿鹿，與關、張結義，遍歷圖功，百折不回，思伸其志。卒之元直走薦伏龍，南陽獲偕魚水，隆中決策，鼎立西川，以成王業。傳中所載孫策父子之豪，二袁父子之闇，劉表父子之愚，曹瞞父子之詐，先主之艱窘，孔明之忠貞，關、張之信義，子龍之膽略，以及蜀、吳、魏人材之盛，智勇之多。司馬昭篡禪大位，與曹丕之篡禪，如出一轍，可知天理之循環。諸葛瞻綿竹死節，與孔明大營殞星，父子殉身，具見忠賢之遺裔。漢末以宦豎而始禍，蜀末亦以宦豎而終禍。首尾映帶，叙述精詳，貫穿聯絡，縷析條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歸據實而非臆造。蓋先主起而王蜀，爲氣數閏運之奇局。而群雄附而爭亂，又爲閏運中變幻之奇局，較前此三代及秦之末及後此唐宋之末擾攘移鼎之局迥乎不同。而演此傳者，又與前後演列國、七國、十六國、南北朝、東西魏、前後梁各傳之手筆亦大相徑庭。傳中模寫人

物情事，神采陸離，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黃河，一瀉直下，起結雖有不齊，而章法居然井秩，幾若《史記》之列本紀、世家、列傳，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謂奇才奇文也。余於聲山所評傳首已僭爲之序矣。復憶曩者聖歎擬欲評定史遷《史記》爲第一才子書，既而不果。餘茲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賈，章而不繁，誠哉第一才子書也。因再梓以公諸好古者。是爲序。

高奢侯《三國英雄略傳序文》《史記》列傳，總其人之行事而傳也。三國人物，扶輿磅礴，清淑鬱積之氣，發爲忠奸，分鑣末漢。余素覽之，略領其概。壬申歲，復客武林，適旱故，作傳御憂，中所褒譏，特綴志□而薈萃其實耳。同人謀梓，非敢自擬河汾，望庶免誚雕蟲，亦謂憂愁之子，別具英雄之排遣，不至坐嘆窮廬，徒呼號於穹昊蒼旻也。妄抒權衡，與承祚舊史，間或異同，詎余謬哉？盡信不如無。一國之書，書自取爾。

穉明氏《三國演義叙》說者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故傳之者亦奇。而又得錦心繡口之人，一一代古人傳其胸臆，則評之者亦奇，是固然矣。然予玩奇《讀三國志之法》，其云起結關鎖，埋伏照應，所續離合賓主烘染之妙，一皆周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文之遺法也。則《三國志》之奇，因不若周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文之尤奇也。

章學誠《丙辰劄記》《三國演義》固爲小說，事實不免附會，然其取材則頗博贍。如武侯班師瀘水，以麵爲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厲鬼，正史所無，往往出于稗記，不可盡以小說亡稽斥之。其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後，叙昭烈、關、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萑苻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慎自命，卻因有祭風及製造木牛流馬等事，遂撰出無數神奇詭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宋之間，直似《水滸傳》中吳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不知禮者，《演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關公顯聖，亦情理所不近。蓋演義者本亡知識，不脫傳奇習氣，固亦無足深責，卻爲其意欲尊正統，故于昭烈、忠武，頗極推崇，而無如其識之陋耳。凡演義之書，如《列國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西遊記》、《金瓶梅》之類，全憑虛構，皆無傷也。唯《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爲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士大夫有作故事用者矣。故演義之屬，雖無當于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于勸懲。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

黃叔瑛《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卷首《第一才子書三國志序》院本之有《西廂》，稗官之有《水滸》，其來舊矣。一經聖歎點定，推爲「第五才子」、「第六才子」，遂成錦心綉口，絕世妙文，學士家無不交口稱奇，較之從前俗刻，奚(翅)(啻)什佰過之？信乎，筆削之能，功倍作者。經傳爲然，一切著述，何獨不然？古之人不余欺也。余於窮經之暇，涉獵史冊，間及陳壽之《三國志》，因取《三國演義》參觀而幷校之。大都附會時事，徵實爲多，視彼翻空而易奇者，轉若運棹不靈；又其行文，不無枝蔓，字句間亦或瑕瑜不掩；卓吾李氏蓋嘗病之。惜無其人爲之打疊剪裁，並與洗刷其眉目，所以官骸粗具，生面未開，評刻雖多，猶非全璧。最後乃見聲山評本。觀其領挈綱提，針藏綫伏，波瀾意度，萬竅玲瓏，眞是通身手眼，而此書所自有之奇，與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剝盡致，軒豁呈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聖嘆外書，居然鼎足，不相上下。況《西廂》誨淫，《水滸》導亂，且屬子虛烏有，何如演義一書，其人其事，章章史傳，經文緯武，竟幅錦機。熟其掌故，則益智之粽也；尋其組織，亦指南之車也。案頭寓目，何可少此一種，豈獨賢於博奕而已？但其板已漫漶，不無魯魚豕亥之訛。因爲厘訂，付諸奇劂，以廣其傳。覽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興廢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

王大錯《考證三國志演義序》一國國民之特性與夫愛國心，皆繫乎歷史觀念之深淺。歷史觀念深者，其民必強毅而多愛國心，【略】然則一部二十四史，眞個將從何說起乎？要亦提綱領，擷菁華，擇其最起觀感，最足興起人信仰者之一時期，以普遍灌輸之耳。有史以來，以漢末三國之局爲最奇，亦惟三國之人材爲最衆，三國之賢奸邪正別白爲最著。故夫四千餘年之歷史，當以三國爲關鍵而代表之。斯《三國演義》一書，所以能流行數百年，而普及之魔力有如是者，卽其明證也。所惜者，承學之士，既以其爲稗官說部而鄙不信之，世俗之流，又過於信，崇奉爲金匱寶書，而不知此外更有所謂陳壽《三國志》正史者在，非兩偏乎？順其機而導之，惟有融合正史演義二者，幷

出一途，使讀者知《三國演義》事迹之出處，完全有所本，不得與俗本小說等夷之，而由此增其歷史觀念爾。此蒙所以有考證《三國志演義》之舉也。惟蒙本窶人子，家鮮藏書，故所見不廣，不能愜心，自當爲憾耳。幸博雅識者，匡所不逮焉。

蒓史氏《重校第一才子書叙》　《三國演義》一書，小說也，而未嘗不可以觀文章。自毛氏評之，聖歎稱之述之，人知其書非尋常小說家比，且有以大文章視其書者。夫文章莫不妙於平庸陳腐，而莫妙於奇。【略】然則以奇說奇，上下數十年間，俾閱者知國勢之鼎立，征戰之逞雄，運籌之多謀，人才之散處分布，不擇地而生。書中演說，有陳史所未發，申之而詳者，有陳史所未備，補之而明者。陸離光怪，筆具鋒鋩，快心悅目，足娛閑遣，足助清譚；人皆稱善，則雖謂之大文章可矣。惟其書流傳既久，翻刻多訛，予於齋居之暇，細爲校正，幷用硃筆標識，列諸上下。

傅冶山《三國演義跋》　《三國演義》一書，所載戰法陣法及雄韜武略，其深裨於實用者，誠非淺鮮。【略】史之所記，不過悉歷朝君德之盛衰，臣品之忠奸，與夫禮樂典章宏綱巨制而已，絕未有記戰法陣法如《三國演義》者。是書也，世人咸謂之爲小說耳，不知是書雖曰小說，而其行軍議論嚴正，余嘗玩索之，輒愛其貫穿群書，深有合於《六韜》與夫司馬穰苴之法。

《在園雜誌》卷二　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略】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衍，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效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陳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聖嘆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

清溪居士《重刊三國志演義序》　昔陳承祚有良史才，所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一五篇，已入正史。范頵稱其詞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裴松之亦謂詮叙可觀，事多審正，而惜其失在於略，復上按舊聞，旁摭遺逸，凡志所不載，事宜存錄者，畢取以爲之注，而三國事迹略備。演義之作，濫觴於元人，以供村老談說故事。然悉本陳志裴注，絕不架空杜撰，意主忠義，而旨歸勸懲。閱者參觀正史，始知語皆有本而不與一切小說等量而齊觀矣。

《烟嶼樓筆記》卷四　史事演義，惟羅貫中之《三國志》最佳。其人博極典籍，非特借陳《志》裴《注》，敷衍成書而已；往往正史及注，並無此語，而雜史小說乃遇見之，知其書中無來歷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後，變化生色，亦復高出稗官，盛傳至今，非幸也。

無名氏《月月小說序》　吾國昔尚記誦，學童讀書，咿唔終日，不能上口，而於俚詞劇本，一讀而輒能背誦之。其故何也？深奧難解之文，不如粗淺趣味之易入也。學童聽講，聽經書不如聽《左傳》之易入也，聽《左傳》又不如聽鼓詞之易入也。無他，趣味爲之也。是故中外前史，浩如煙海，號稱學子者，未必都能記憶之，獨至於三國史，則幾於盡識字之人皆能言其大略，則《三國演義》之功，不可泯也。雖間不免有爲附會所惑者，然既能憶其梗概，無難指點而匡正之也。此其助記憶力之能力也。

黃人《小說小話》　閒羅貫中有十七史演義，今惟《三國演義》流行最廣（據陳鼎《黔滇紀遊關索嶺考》，則以《三國演義》爲王實甫作，不知何本）。其次則《隋唐演義》亦稍傳佈，餘無可稽矣。《三國演義》：武人奉爲孫、吳，傖父信逾陳、裴，重譯者數國，頗見價值。小說感興社會之效果，殆莫過於《三國演義》一書矣，異姓聯昆弟之好，輒曰：「桃園」，帷幄侈運用之才，動言「諸葛」：此猶影響之小焉者也。太宗之去袁崇煥，卽公瑾賺蔣幹之故智（太祖一生用兵，未嘗敗衄。惟攻廣寧不下，頗挫精銳，故切齒于袁崇煥，遺命必去之。詳見《嘯亭雜錄》等書）。海蘭察目不知書，而所向無敵，動合兵法，而自言得力於繹本《三國演義》。左良玉之舉兵南下，則柳麻子援衣帶詔故事慫恿成之也。李定國與孫可望，同爲張獻忠義子，其初膾肝越貨，所過皆屠戮，與可望無殊焉，說書人金光，以《三國演義》中諸葛、關、張之忠義相激動，遂幡然束身歸明，盡忠永曆，力與可望抗。累建殊勳。使興朝連殞名王，屢摧勁旅，日落虞淵，魯戈獨奮，爲明代三百年忠臣功臣之殿，卽與瞿、何二公鼎峙，亦無愧色，不可謂非演義之力焉。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衆皆烏合，羌無紀律。其後攻城略地，伏險設防，漸有機智，遂成滔天巨寇，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爲帳內唯一之秘本。則此書不特爲紫陽《綱目》張一幟，且有通俗倫理學、實驗戰術學之價值也。書中人物最幸者，莫如關壯繆；最不幸者，莫如魏武帝。稽史冊。壯繆僅以勇稱，亦不過賁、育、英、彭流亞耳。至於死敵手，通書史，古今名將，能此者正不乏人，非眞可據以爲超群絕倫也。魏武雄才大略，奄有衆

長，草創英雄中，亦當占上座。雖好用權詐，然從古英雄，豈有全不用權謀而成事者？況其對待孱主，始終守臣節，較之蕭道成、高歡之徒，尚不失其爲忠厚，無論莽、卓矣。乃自此書一行，而壯繆之人格，互相推崇於無上，祀典方諸郊禘，榮名媲於尼山，雖由吾國崇拜英雄宗教之積習，（秦、漢時尊杜伯，六朝尊蔣子文，唐時尊項王、伍胥，此我國神道權位之興替焉。自宋後特尊壯繆。以上諸人，皆有積薪之歎矣。雖方士之呂岩，釋家之觀自在，術數家之鬼谷子，航海家之天妃，無以尚之也。）而《演義》亦一大主動力也。若魏武之名，則幾與窮奇、檮杌、桀、紂、幽、厲同爲惡德之代表。社會月旦，凡人之奸邪詐僞陰險兇殘者，輒目之爲曹操。今試比人以古帝王，雖傲者謙不敢居，若稱以曹操，則屠沽廝養必怫然不受。即語以魏主之尊貴，且多才子，具文武才，亦不能動之也。文人學士，雖心知其故，而亦徇世俗之曲說，不敢稍加辨正。嘻！小說之力，有什佰千萬于《春秋》之所謂華衮斧鉞者，豈不異哉？（今西人之居我國者，稍解中文，即爭讀《三國演義》，偶與論及中國英雄傳記，則津津樂道者，必此書也。陳、習之書，則知者鮮矣。且亦不欲知也。則《三國演義》之感應力，並及於域外矣。）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三國演義》爲歷史小說之最佳者。蓋三國時人材最盛，材料較各代爲佳，占天然之優勝故也。書中極力尊崇關雲長，然寫來不免有剛愎自用之失。寫孔明亦是極力推崇，然借風、乞壽、袖占八卦、羽扇一揮回風反火等事，適成爲踏罡拜斗之道士行爲，殊與賢相之身份不合矣。孔明治蜀，實爲莫大之經濟。陳壽謂其不長兵法，並不足爲諸葛公病，而演義中偏要說其用兵如神，實在是貶抑了孔明身分。統觀全書，倒是寫曹操寫的最好。蓋奸雄之爲物，實在是曠世而不一見者。劉先主奸而不雄，孫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獨一曹操耳。雖作者未嘗爲之出力，而平鋪直叙寫來，已使人不能不注意也。書中寫曹操，有使人愛慕處，如刺董卓、贖文姬等是也；有使人痛恨處，如殺董妃、弒伏后等是也；有使人佩服處，如哭郭嘉、祭典韋，以愧勵衆謀士及衆將，借督糧官之頭，以止軍人之謗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機警處、狠毒處、變詐處，均有過人者，即其豪邁處、風雅處，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蓋煮酒論英雄及橫槊賦詩等事，皆其獨有千古者也。古今篡賊亂臣，以王莽爲最可笑，以曹操爲最可怕。《三國演義》能寫出曹操之可怕處，比較《東西漢》之寫王莽者，直有雲泥之別。至其布局用筆之佳，穿插剪裁之妙，盡小說之能事，金聖嘆已詳言之，不必再爲之喋喋也。

楊愼《隋唐史傳序》　予嘗閱史，至隋唐交禪之際，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曰：嗟乎！自古帝王，膺命首出，必有爲之肇其端者，及其子孫之不守，亦必有爲之致其亂者。是故，累代之興廢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夫隋之繼陳也，以逆取。而唐之繼隋也，非順受。若天心不厭殘暴，何相報如此之速耶！煬帝乃一代之聰明人傑也。然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獨與蛾眉皓齒，日恣樂于曲房隱間之中。剪繭紙爲上苑之花，放馬蹄于清夜之月，君臣之分褻，閨闥之倫亂，縱爲曠古之奇才，絕世之逸致，毫無裨于治理之規模，徒用心于晏安之鴆毒。致使秦王定計于宮中，李淵蒸后于寢內。變起蕭牆，禍生几席，而帝猶罔聞也。及至宇文化及之刀，加于好頭頸之上而後始悟則死矣。李淵素靖臣節，絕無剪隋之志，而世民天縱人豪，陰行仁恕，天命旋屬，人心漸歸。勸父造謀，脇以必叛。太祖顧謂曰：「今日之役，未可輕舉。化家爲國由汝，赤族亡身亦由汝。」而太宗挺身直任而不辭，直以帝王自負。即太祖之遣使于突厥，合軍于長安，迎立代王，自履帝位，取天下如破竹，定海內如反掌。向無太宗爲之謀主，其能若是乎？太宗智略雄偉。膽氣粗浮，自負太高，旁無顧忌，是亦連城之瑕也。即其射獵北邙，推刃同氣，彼謂爲天下者不顧家，而不知齊家乃可治天下。上天之眷佑，下民之順從，大器之攸屬，宗社之綿延，固已隱然在掌握間矣。而終爲欲速之心所累，是千古之遺憾也。及至履至尊，制六合，崇文教，掩武幃，大召名儒，教訓天下，黜後宮之怨女，縱積獄之重囚，和氣協于萬邦，禎祥動于四表，歷代帝王之盛，無有過于太宗者。惜其得國之始，脇其父以蒸母后，故遞傳而下，默關報復之機。武曌之穢亂春宮，至奴之洗貌受賜，其時總有忠如遂良，義如仁傑，操守如許遠，苦節如張巡，不能濟也。故敬業敗兵于孝逸，杲卿委命于祿山，一時義士忠臣死于非命，婦人之禍慘至于此，非天道之好還，而始基之不正乎？雖然帝唐之主，特懦弱耳，而慘刻暴虐之君，未嘗或見，故代多君子爲之輔翼，使國祚安于盤石，而三百餘年之太平，天固有以眷之矣。即勇冠如黃巢，其能背天以移唐祚乎！是書閱成而叙其事。

周之標《點校殘唐五代史傳叙》　夫五代自有五代之史，附於殘唐後者，

野史非正史也。正史畧畧，則論之似難。野史詳詳，則論之反易。何也？畧者猶存闕文之遺，而詳者特小說而已。殘唐勳業，惟克用最著，下此其嗣源乎？而廼艷稱存孝，此不可解也。殘唐奸惡，惟全忠最著，下此其令孜乎？而乃顓誅黃巢，此益不可解也。至若五代迭更，朝成暮敗，如兒童演戲，胡亂粧扮，便爾登場，可以臣亂君，可以子亂父，可以夷亂華，可以卒亂將，亦可以壻亂翁，總之作兒童戲。然則五代之史，雖謂野史，非正史也亦可，而余憑何論以論之？見不定不足與論史，而識不空亦不足與論史。學不富不足與論史，而才不橫亦不足與論史。心思不細不足與論史，而胸次不闊亦不足與論史。游神一世，而不游神千載，不足與論史。卽游神千載以前，而不游神千載以後，亦不足與論史。茲集也，五代附殘唐後者也。五代紛更不堪論，殘唐殘壞不忍論。伸信、越，而詘瑜、亮，是使全忠、敬塘輩得藉口也。嚴莽、操，而寬檜、倫，是又使令孜、敬瑄輩得藉口也。然則置五代，而余又憑何論以論之。巨寇縱橫，權璫蔽惑之際，獨能輔政總戎，大展經畧，刺血流涕，感動一時，雖收功於李克用，而首唱大義，望隆蕃漢者，鄭畋一人而已。惜爲田令孜、陳敬瑄等所忌，以公保罷政。嗟乎，彼殺侯昌業、殺孟昭圖、殺常溍，不能容一賢拾遺補闕，能容賢相臣耶？此又余所爲採正史以論野史者也。

童昌祚《平妖傳引》　夫技至神異，無踰劍術矣。紅線、磨勒諸人，種種誕怪，不誠善幻哉？未有據城叛邑，抗拒王師，逞螳臂以當萬乘者。《平妖》一傳，其書不類諸經，卽人世萬萬無有，《宋史》偏釋，王則僭號東平，稱引彌勒、釋迦，簧鼓日甚，尋爲潞公所執。則編中數千百言，語語若眞矣，無乃好爲駭俗，徒令田畯野叟資詫嗤耶？愼脩王君，柰何掇拾唾餘，更爲木災，而分貫中氏謗也。雖然愼脩固搦管工文詞，夙抱請纓投筆之志，日者西北一二首難，我師先發，累累就俘，迺日本狡焉起彊，尙稽蕩掃，天下沸于軍興。彼深山大澤，窟藪逋逃，若史遷所記亡命作奸之徒，靡瞷理道，諳運命，寧無妄意占驗，煽誘黔愚，謂《五龍》《滴淚》之妖，或可載試，而若勝國之白蓮，東京之風角，嬴秦之狐鳴蛇泣，魚帛牛書也者，將令觸目涉耳，悚念警心，躍然其技術之奇，可以快遂一時，而憮然其駢首斧斤，竄身鼎鑊，不踰年而暴于朝陽，震于轟霆，無剩質也。邪之與正，數既不勝，覩形畏影，人所常懷。儻潛挫于此刻乎，卽跳于史書，詡于劍術，胥譎誕而蒙浮游，愼脩固甘之也。自非然者，語怪搜神，大道所忌。《傳》復去越《六經》遠甚，奚足潤塵工左，價高洛陽。愼脩顧卑揚羅氏之波而涉其末流也哉。噫嘻！世以是梓異愼脩，以斯言迂不佞乎？

莫伯驥《三國志通俗演義跋》　《平妖傳》，又稱《三遂平妖傳》，全四十回，相傳亦爲貫中作。明馮夢龍補叙宋文彥博討平妖人王則事。文境詼詭，用意奇幻，亦佳作也。前人謂明代神怪小說實導源于此。

分論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回評　第一回：祭天地桃園結義，劉玄德斬寇立功　最可笑者，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之言也，如此胡說，只好欺罔下愚，眞齊東野人之語也。桃園結義，劈頭發願便說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你看他三人豈尋常草澤之人而已乎！三分事業實基於此。操聞亂世奸雄之評，欣然而去，則其人猶非甚有城府者，不如今人說著病痛，多力掩飾，反致仇恨也。操小時便搬弄叔父于股掌，如弄嬰兒。是人也，豈有君父者乎？　要殺護送人以救盧植，要殺董卓以泄小憤，絕無回避，一味直前，翼德眞快人也！　翼德眞快人也！　說著「白身」，卽救命之恩亦遂不報，董卓眞小人哉，如此勢利小人不殺何待？　雖然，今天下豈少董卓哉！　那裏殺得許多也！　那裏殺得許多也！　《三國志演義》，「其」字、「耳」字、「之」字決不肯通，要改又改不得許多，無可奈何，只得於首卷標出，後不能再及矣。

又　第二回：安喜張飛鞭督郵，何進謀殺十常侍　只打督郵一節，翼德便不可及。然雲長之言，玄德之事都是英雄本色，三人眞堪兄弟也。今之上司妝威做勢取下司者，亦往往有之，安得翼德柳條著實打他二百也。呵呵。畢竟袁本初、曹孟德輩是英雄，若何進者，犬彘耳，何足與議大事哉？

又　第三回：董卓議立陳留王，呂布刺殺丁建陽　董卓廢辯立協，雖爲奸臣妄動，此中實有因果，人自不察耳。何也？何后毒死王美人，其子董后育之，今陳留王是也。（卻）〔恰〕好董卓來立之，非董后之靈實式臨之乎？

董卓的是癡人。呂布父事丁原，既斬其頭而來矣，今又父事我，安保其異日不斬我頭而去乎？方大懼之不暇，乃大喜乎？癡人！癡人！諺語曰：殺十常侍時，無鬚者多被枉殺。未知和尚讀至此，大叫曰：「可憐！可憐！」既而又曰：「此時鬍子大興頭也。」聞者無不絕倒。一味自是，不聽人言，禍立至矣。世人不信，請看何進便是樣子。

又　第四回：廢漢君董卓弄權，曹孟德謀殺董卓　丁管、伍孚是個漢子，然死而無益，以謀之不遠，發之太驟耳。若本初一書，孟德數語，侃侃正言，機微旨密，眞可與幹事之人也。　哭死董卓之語，非有廿分識、廿分才、廿分膽，亦何敢旁若無人，開此大口也？孟德人豪哉！孟德人豪哉！

孟德殺伯奢一家，誤也，可原也。至殺伯奢，則惡極矣！罪大矣！可恨矣！可殺矣！更說出「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話來，讀史者至此，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不知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誰不有此心者，誰複能開此口乎？故吾以世人之心較之，猶取孟德也。至於講道學諸公，且反其語曰：「寧使天下人負我，毋使我負天下。」非不說得好聽，倘存心行事稍有一豪孟德者存，是孟德猶不失爲心口如一之小人，彼曹反爲口君子身小人之罪人也。即孟德見此曹，亦何肯以之爲奴也哉！吾故曰：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　陳宮舍孟德而去，可謂有二十分識矣，亦可謂有二十分膽乎！

又　第五回：曹操起兵伐董卓，虎牢關三戰呂布　前董卓以玄德白身有功不報，今袁氏兄弟又以雲長弓手不欲序用，若非孟德具眼，英雄遂無出頭之期矣。即此一事，孟德何可及也！彼袁紹者，何以爲盟主哉！何以爲盟主哉！　袁術小人，不識玄德兄弟，無責也。本初亦是人豪，乃亦拘牽俗見，不能格外用人。嗚呼，天生豪傑，豈可於資格中求哉？此孟德之所以爲可兒也。今人都罵孟德奸雄，吾恐奸雄非尋常人所可罵也，還應孟德罵人不奸雄耳。　曹操暗以牛酒來慰玄德兄弟，此何如舉動也，即袁紹不及之矣，況餘人乎？操眞奸雄，何可及也！

又　第六回：董卓火燒長樂宮，袁紹孫堅奪玉璽　孟德追趕董卓極是，不可以成敗論也。設無曹洪救出，死于徐榮伏兵之手，亦不失爲忠義之鬼也。至於曹洪之言曰：「天下寧可無洪，不可無主公！」眞知己之言也。但孟德奸雄，非眞心爲漢耳，論至此，又不如死於伏兵之手爲愈也。何也？以其猶得忠義之名也。天下有生不如死者，此類是也。　袁本初自然做不得盟主，衆諸侯解體而去無異也。可笑孫堅亦是漢子，緣何隨口立誓，一如今之市井小夫所爲？後來果不得善終，亦堅自取之也。　孫堅立誓曰：死於刀箭之下，不得善終。後果如此。凡立誓者，請看此樣，鬼神豈可誑哉！鬼神豈可誑哉！

又　第八回：司徒王允說貂嬋，鳳儀亭布戲貂蟬　王司徒的是老手，董卓、呂布酒色小人耳，何煩此妙計乎？然不施此妙計，又不能並此二人也。　司徒固是妙人，貂蟬亦是神女，不是兩人對手，亦算不倒董卓、呂布也。余嘗謂：「十八路諸侯到底不如此一女子也。」雖然，今人但知畏十八路諸侯，豈知畏女子哉！眞個是：至險伏於至順，至剛伏於至柔也。世上有幾人悟此哉！世上有幾人悟此哉！　一書生謔曰：玄德、雲長、翼德三人並戰呂布尚且費力，貂蟬以一油粉女子一戰勝布，眞大將軍也。今人閨閣中具有油粉將軍，怕人怕人，避之避之。

又　第九回：王允授計誅董卓，李傕郭汜寇長安　董卓一味妄自尊大，全不知世務。如此人，安有成事之理？這樣結果，到底便宜了他。凡今之妄自尊大不知世務者，看樣。　今人俱以蔡邕哭董卓爲非，是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尋，何也？士各爲知己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爲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何可概論也？董卓誠爲邕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殉之，不爲過也。猶勝今之勢盛則借其餘潤，勢衰則掉臂去之，甚至爲操戈、爲下石，無所不至者。畢竟蔡爲君子，而此輩則眞小人也。　王司徒臨難不爲苟免，以身許國，眞社稷臣也！眞社稷臣也！或曰：「子既以蔡之死董爲是，今又以允之死國爲忠，恐兩處有礙乎？」余曰：「何礙也？蔡之死董，死爲知己耳；彼既以身許董，則允之殺之，正蔡之心也，何遂礙允之死國也？余取蔡之死董者，取其不負知己，非謂其遂不負漢也。讀史者，何可如此拘勢也？」

又　第十回：李傕郭汜殺樊稠，曹操興兵報父仇　曹瞞報仇，亦是人子分內事，不聽陳宮之言，無怪也。但曰：「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宮何不答曰：「將軍之言，孝子之言也，宮何敢非，第亦思呂伯奢全家被殺乎？彼當摘誰人之膽，剜誰人之心以祭其一家也？」吾不知操又何以答之也。惜當日陳宮不及此，爲可恨耳。　曹吉利收拾英雄，固可佳矣。而

荀或、荀攸、程昱、郭嘉、劉曄、滿寵、呂虔、毛玠彼此互相推薦，眞大賢也。今人平居相聚，深知某某賢，某某才，亦自降心，亦自相下，及至已登要地，不惟不能薦也，見同黨連翩而進，且巧以抑之毀之，陰以妒之嫉之者有矣，可歎也。

又　第十一回：劉玄德北海解圍，呂溫侯濮陽大戰　劉玄德不受徐州，是大奸雄手段，此所以終有蜀也。蓋大貪必小廉，小廉之名既成，大貪之實亦隨得也。奸雄舉事，每每如此，非尋常人所能知也。

又　第十二回：陶恭祖三讓徐州，曹操定陶破呂布　陳宮之智亦足與操相敵，但布不能用，亦未到出神入鬼妙處。如田氏之叛，乃宮教之也。何也？先啓其機也，若在老手，只須自用一人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之乃可。

又　第十三回：李傕郭汜亂長安，楊奉董承雙救駕　玄德以徐州讓呂布，形迹極似奸雄所爲。若無翼德快心快口，奪布魂魄，倘嚴然據而受之，玄德將何以處布？吾故曰：「似奸雄耳，非眞奸雄也。」楊太尉反間汜妻，令傕、汜自相誅殺，其功不在王司徒連環策之下也。的是大臣，的是大臣。

又　第十四回：遷鑾輿曹操秉政，呂布夜月奪徐州　老瞞每見人才，即思收拾，如徐晃等無一放過，只此便是伯王之本。視彼忌才而力爲排擯者，誰爲豪傑也？　張翼德戒酒之法，的是我輩衣缽，拘人有以徐州爲言者，殊不知徐州得失俱小事耳，不能千古也。只有此事，風流至今尚在，即百徐州不與易也，千徐州不與易也，萬徐州不與易也。呵呵。

又　第十五回：孫策大戰太史慈，孫策大戰嚴白虎　三國英雄，一味以收拾英雄爲本，如孫策之于太史慈之類是也。如此舉動，如何不興王定伯？可笑今人視英雄如草，妒英雄如仇，眞奴才也，何可與言英雄之舉動也哉！　人都曰：「孫策問太史慈曰：『寧識神亭乎？若公是時獲我，還相害否？』慈答曰：『未可量也』。」俱以爲英雄之言。殊不知此等問答自合如此，不然，難道「不敢，不敢也」？可笑今人不解事也。

又　第十六回：呂奉先轅門射戟，曹操興兵擊張繡　于禁最識大體，只爲國家爭勝負，不爲一身辨曲直，眞良將也。老瞞以金器賞之，壽亭侯加之，亦可謂善用英雄也，安有不興王興伯之理？　長子愛侄不哭而哭典韋。死典韋一人耳，其知不知也，不可知；活典韋滿前都是也，如何不爲老瞞傾心？老瞞的是賊也，老瞞的是賊也！諸人如何出得他手？然老瞞奸雄，又出不得鄒氏也。殺其名將，殺其猶子，殺其愛子，特未殺老瞞耳。可笑今人無老瞞之奸雄，有鄒氏之惑溺，其不殺也者幾希矣。危哉危哉！慘哉慘哉！何忍言也，何忍見也。

又　第十七回：袁術七路下徐州，曹操會兵擊袁術　老瞞畢竟是賊也，畢竟是大賊也。即如借王垕之頭，以解三十萬人之口，倘稍有天理人心者，如何做得？　老瞞自刎割髮等事，似同兒戲，然萬軍悚然，兆民受福則實事也。天下事又孰有眞假乎哉？做得來，便是丈夫。可笑彼曹無用道學，口內極說得好聽，每一事直推究到安勉眞僞，一絲不肯放過，一到利害之際，又倉皇失措，如木偶人矣，知平時許多理學都往那裏去了。眞可一大笑也。曹操哭典韋，眞是賊也。只要活典韋傾心耳，豈眞不忘典韋哉？且其口中如此說耳，又安知其心上不哭長子愛侄也哉？

又　第十八回：決勝負賈詡談兵，夏侯惇拔矢啖睛　嘗欲爲老瞞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確也。不知者定以爲諛也，第其大根處不勝耳！如何如何？　觀郭嘉之論袁紹十敗、曹操十勝，吾人倘能一一自檢其身，去紹之敗，集操之勝，則一生舉動有勝無敗矣。若只在袁曹身上比較，是名代卑作生活也，於己身分上有何益哉？雖然，獨讀《三國志》當作如是觀乎？智者自然旁通之也。　夏侯惇（啖）睛，此勇者之常事，亦武夫之小節，史官津津道之，陋矣。

又　第十九回：呂布敗走下邳城，白門曹操斬呂布　陳珪父子，弄呂布如嬰兒，可憐呂布全不知也。武夫哉，武夫哉！從來聽婦人之言者，再無不壞事者，不獨一呂布也。凡聽婦人之言者，請看呂布這樣子，何如？呂布求生，畢竟不生；張遼料死，而反不死，此雖往事，通之便可以得了生死之訣。　雲長先生爲張文遠也，不惜一屈膝於老瞞，眞是英雄自古惜英雄也。固知凡忌英雄者，皆小人也。　劉安殺妻，固非中道，猶勝呂布因妻而殺身者也。

又　第二十回：曹孟德許田射鹿，董承密受衣帶詔　許都圍獵，操賊無君，人神共憤，劈頭即欲下手者，雲長先生一人而已，此忠義照人，至今不衰也。吾謂雲長到今爲聖人，爲菩薩，爲佛，都是這點種子發作也。誰人無此種子哉？只是自家不能長養之耳。　雲長先生之外，董承六人亦可取也，即以六人配享關廟，亦見漢家忠義不乏人也。何如何如？

又　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論英雄，關雲長襲斬車冑　種榮畏雷，事同兒戲，稍有知之，皆能察之，如何瞞得曹操？此皆後人附會，不足信也。凡讀《三國志》者，須先辨此。雖然，此通俗演義耳，非正史也。不如此，又何以爲通俗哉？　陳登父子最爲忠義，其智謀又爲餘事矣，其殺曹操之心，即殺呂布之事也。　或曰：玄德何以便知程昱、郭嘉入譖，必有細作來報。白牛和尚答曰：英雄之見略同，操前惟有兩知事，故逆料之耳，何必一一打探也哉？天下事，必待打探而後知，亦已遲矣。

又　第二十二回：曹公分兵拒袁紹，關張擒劉岱王忠　袁紹漫無主張，其部下人持一議，黨同伐異，安有成事之理？　玄德不殺劉岱、王忠最爲有見，妙處更在複後翼德攔住，雲長勸開，更有波瀾。此皆玄德英雄妙算也。然二公亦是對手，所以做得絕無痕迹。三人眞是難兄難弟也。

又　第二十三回：禰衡裸體罵曹操，曹孟德三勘吉平　人誰不死，如禰正平之死可謂不死矣。何也？口所欲言無不言之，一無所趨避，乃是活人也。若夫口欲言而不言，心不欲言而言之，皆怕死耳。斯人也，亦何嘗不死也乎哉！其生時先已死矣。誰能如我正平，死時尚不死也。　吉平眞聖人，是大聖人，是佛，是活佛。誰謂其僅醫人乎？此眞醫國手也。恨操賊惡貫當盈，故使慶童敗乃公事耳。此天實爲之，于人何尤哉？

又　第二十四回：曹操勒死董貴妃，玄德匹馬奔冀州　操賊勒死董妃，此通天之罪，何容誅也！但操賊亦有惡運似天助之者，此事若無秦慶(童)發覺，操賊休矣，了于吉平之手矣。不使吉平成功者，天也，人也何尤？雖然，操雖不死于吉平之手，而實死于吉平之口久矣。吉平眞聖人也，眞菩薩也，眞佛也。　風折牙旗並秦慶童等事，此皆操賊惡運所招。如天欲敗之，安有此事？固知凶人，亦自有天相，不特吉人而已也。

又　第二十五回：　張遼義說關雲長，雲長策馬刺顏良　雲長處事詳愼周密，不以倉皇而苟且也，所以老瞞雖奸如神鬼，無所用之。正氣自能勝邪氣也，吾輩永以爲師程可也。　今見關廟對聯極多，雅俗不等，反不如用「馬奔赤兎翻紅霧，刀偃青龍起白雲」一聯爲妥也。余舊有題關廟桃花一聯，云：「屋角桃花留漢色，簾前燭影照忠魂」，不知有當忠義否也？雲長推遜翼德，一以奪老瞞之魄，一以壯玄德之威。一以破諸人之膽，一以因自己之藩。眞聖智也，何可及哉。

又　第二十六回：雲長延津誅文醜，關雲長封金掛印　「關某久閑必生疾病」，此聖人之言也。人生陽世，電光石火耳，能幾何時，尚使之閑乎？可發浩歎也。　只去就分明，如日月中天，非聖人，何以有此？其名垂千古也，豈倖哉！吾師也，吾師也。

又　第二十七回：關雲長千里獨行，關雲長五關斬將　孟德既親身餞行，何無文憑相送也？總之奸人之態變詐不測，不必多責。極妙是雲長之言，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磊磊落落，眞丈夫哉！　五關斬將，千里獨行，非廿分膽、廿分識、廿分才，決不能爲也，惟我雲長先生一人而已，千古不能兩也。

又　第二十八回：雲長擂鼓斬蔡陽，劉玄德古城聚義　出關後，文憑方到，畢竟是老瞞奸狡也。可笑史官無識，反謂其不奸狡也。世上具眼漢子，實如龜毛兎角，可發浩歎。　簡雍眞是大妙人，弄袁紹如小兒。趙雲是眞漢子，歸玄德慈母。張飛是一誠無僞聖賢，故欲殺無義人如狗彘、如虎狼、如蛇蠍，幸雲長非其人耳。不然，亦危矣哉！

又　第二十九回：孫策怒斬于神仙，孫權領衆據江東　孫郎不信于吉，亦是英雄之見。不比今之道學先生，口攻異端，妻子稍有疾病，便請和尚道士念佛看經、修齋做醮也。即有自立者，老婆做主，不怕他不從也。　魯子敬所見，即孔明隆中之言也，眞是英雄之見略同。人知孔明，不知子敬，亦聞見相沿耳。凡讀史者，定須出眼目，乃是丈夫。　周瑜、魯肅、諸葛瑾、張紘、顧雍，彼此引薦，眞君子也。嗟彼小人，媢嫉妒忌，眞可愧也，眞可憐也。

又　第三十回：　曹操官渡戰袁紹，曹操烏巢燒糧草　本初自非孟德敵手，即聽許攸之言，亦無用也，勿遂以成敗爲攸一人口實，方是具眼者。要知國破家亡消息，止看袁本初所作所爲，便是樣子。　老瞞將私書燒卻不究，此安將士妙訣，若一點，便人人自危，自此反多事矣。此正老瞞大奸處，非大度也，讀者要辨。

又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袁紹，劉玄德敗走荊州　孟德雖國賊，猶然知民爲邦本，不害禾稼。固知興王定霸者，即假仁假義，亦須以民爲念，方幹得些少事業。何故今之爲民父母、代天子稱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也？卒之男盜女娼也，又何尤焉！　孫乾對劉表之言，字字沁入肺

腑，安有不從之理？乾可謂言語之士矣。

又　第三十二回：袁譚袁尚爭冀州　曹操決水淹冀州　辛毗竟爲曹公，亦有見之士也。袁氏弟兄不和，自然喪亡矣。安有弟兄不和而不喪者乎？凡有兄弟者，鑒之。　如審配輩，如何便算得忠義？也主非堯舜之主，死之不過自盡其心耳。謂之硬漢則可，謂之忠義則未也。

又　第三十三回：曹操引兵取壺關，郭嘉遺計定遼東　老瞞易州賞諫，眞帝王之策也。如以成敗論事，便同小兒。老瞞豈觀場者哉？固知若是丈夫，決不從人啼笑也。　史官以郭奉孝爲若在，可西無蜀，東無吳也。此亦童子之言。當時奉孝死，智過奉孝者尚多，何卒三分也？固知隆中之言，非一時之言，彼已冷眼窺之久矣。

又　第三十四回：劉玄德襄陽赴會，玄德躍馬跳檀溪　的盧妨主，其言甚驗，畢竟劉表是主，救玄德而去，非妨劉表而何？余之注腳的盧者如此，聊發讀者一笑而已。　但看蔡夫人及其弟蔡瑁，乃見婦人、小人得陰氣偏多，偏與君子爲難也。吁！人亦徒爲婦人，徒爲小人耳，何妨于君子乎哉！何妨于君子乎哉！

又　第三十五回：劉玄德遇司馬徽，玄德新野遇徐庶　世上只有好好先生不好，人何故定欲做好好先生也？然當此世界，卻又不做好好先生不得，若不做好好先生，便不好了。好反不好，不好反好，奈何？

又　第三十六回：徐庶定計取樊城，徐庶走薦諸葛亮　徐元直不奇，其母大奇，眞元直之母也，可敬可敬。若是單福，又安得此母乎？一笑，一笑。　元直畢竟是大賢，能薦已以上之人。今人見己以上者，百方排擯，萬態萋(菲)斐(斐)，惟恐其見知當世，掩己聲名。以徐庶薦孔明視之，眞犬彘不如也。

又　第三十七回：劉玄德三顧茅廬，玄德風雪訪孔明　崔州平所言，大是有見，只不合說出。說出便似能言鸚鵡，終不濟事耳。到底孔明雖出也不曾濟得恁事，又似不及州平之先見云。《梁父吟》末句云：「獨歎梅花瘦。」何等清韻。有俗士改之曰：「盛感皇天佑。」如此則不成《梁父吟》矣。嗚呼，俗士可與言讀文乎哉？　孔明裝腔，玄德做勢，一對空頭。不如張翼德，果然老實也。呵呵。

又　第三十八回：定三分亮出茅廬，孫權跨江破黃祖　以天時屬操，地利屬權，人和屬玄德，孔明之爲百姓而出也，已可知矣。　徐氏眞不愧爲孫堅、吳夫人子婦，伯符、仲謀弟婦也。若孫翊，似難爲夫耳。

又　第三十九回：孔明遺計救劉琦，諸葛亮博望燒屯　孔明教劉琦之法，只是三十六著，走爲上著耳。一笑，一笑。　張翼德曰：「使『水』去戰便了。」忌玄德謂得孔明「如魚得水」也。不意這樣粗人，亦自能說趣話。此何減晉人清言。

又　第四十回：獻荊州粲說劉琮，諸葛亮火燒新野　孔明火燒水浸，百發百中；曹操不爲灰，定爲泥矣，一笑一笑。　蔡夫人短見，白白把荊州送與別人，與今之弟兄爭家，爭獻豪門者一個樣子。可笑世上人，大愚不悟也。

又　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敗走江陵，長阪坡趙雲救主　天下婦人無不如蔡夫人者，今蔡夫人既得曹操殺之，我心甚快也。安得曹操再出，殺盡今日之所謂蔡夫人者，我心更快也。　甚矣，史官之無識也！竟以逼死主母，判斷子龍。嗚呼！子龍豈逼死主母者哉？三番四覆不肯上馬，曹兵在後，阿斗在懷，勢忙事急，不得不然，吾輩當設身處之，方知其難也。何可太平時節，吃飽閑坐，恣其品隲乎哉？況保得阿斗，糜夫人亦自瞑目也，何煩後人妄肆譏評乎？最可恨者，是議事之人，絕不知任事之苦，而妄肆其譏評也。

又　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諸葛亮智激孫權　孔明舌戰，都是題目正大，所以壓倒諸英。故知言事如何服人，定須輔理而行，方服得人也。江東諸公，正欲以言語取勝，所以終不能勝耳。

又　第四十四回：諸葛亮智說周瑜，周瑜定計破曹操　言及二喬，不由公瑾不興兵也。孔明妙處，兵在禁處下著，所以再無虛著也。　孔明借周郎爲助，而反使周郎借爲助；子瑜說孔明降吳，而孔明反說子瑜歸蜀。此皆倒跌法也，亦謂之看家拳頭。

又　第四十五回：周瑜三江戰曹操，群英會瑜智蔣幹　人生在世，驚天動地的事也要幹得一兩件，此後便可高枕而臥矣，如雲長斬得顏良、文醜，曹操、孫權都不敢正目而視，即周郎有意圖玄德，見雲長在側，膽自碎矣。　周郎借蔣幹以害蔡瑁、張允，此等計策，如同小兒，即非老瞞，亦自窺破，謂老瞞入其計中乎，決無此事，但可入通俗演義中，以驚俗人耳。妙哉技也，眞通俗演義也。

又　第四十六回：諸葛亮計伏周瑜，黃蓋獻計破曹操　孔明借箭亦謀士

之奇用，到(?)非奇秘也，通俗演義中不得不如此鋪張耳。爲將者，勿遂以此爲衣鉢也，一笑一笑。

又　第四十七回：　闞澤密獻詐降書，龐統進獻連環計　黃蓋、闞澤、龐統，大是用得。蓋劃策不難，全在人能行之，如苦肉、連環二計，誰不知之？若無黃蓋、闞澤、龐統，便成畫(柄)〔餅〕矣，我故曰：劃策不難，但行之難得其人耳。誠得其人，無不行之策也。　老瞞雖奸，其如諸君子誠篤不欺何，畢竟奸不敵誠也。

又　第四十八回：　曹孟德橫槊賦詩，曹操三江調水軍　阿瞞橫槊賦詩，兼他許多志得意滿之語，自當取敗，正所謂動乎四體也，可笑劉馥不知生死，白白送卻了一命也。　人各有長，焦觸、張南用其所短，自取死也，可爲炯戒。

又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周公瑾赤壁鏖兵　孔明、公瑾，的是對手棋子，只是孔明饒得公瑾一個先耳。孔明不可及處，只是見得到，算得定耳。凡天下事，只要見得到，算得定，便是矣，別無他法也。

又　第五十回：　曹操敗走華容道，關雲長義釋曹操　雲長忠義性生，孔明籌之已熟，又知老瞞未合斷送，眞個是天時人事，了了皆知者也。

又　第五十一回：　周瑜南郡戰曹仁，諸葛亮一氣周瑜　孔明見識，與孟德、公瑾輩也只相上下，不甚懸絕。只是不動聲色，從容而行，談笑而得，自是大作家矣。此都是養到處，不易及也。

又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傍略四郡，趙子龍智取桂陽　孔明妙處，是以公子塞口，且公子之病，亦未必眞，可惜子敬不知耳。　趙子龍不娶趙範之嫂，只恐其是美人計耳，然亦不可及矣。以視曹孟德好色之輩，何止天淵也。

又　第五十三回：　黃忠魏延獻長沙，孫仲謀合淝大戰　雲長高處，只是不肯詭遇獲禽，而黃漢升亦能知恩報恩，種種都是豪傑所爲；況漢升不忘韓玄，而魏延借事殺之，如何不惹孔明疑忌。總之，吾人立心不可不正大光明也。不然，縱有功於人，亦有罪於天矣。況受功之人，亦未必不疑忌我也，何苦枉卻做了小人？請大衆大家思之，何如何如？　張紘勸權之語，張遼對衆之言，都是至理，可入語錄。世上好話，何必定是道學先生方說得出也，只要聽者自得知耳。

又　第五十四回：　周瑜定計取荆州，劉玄德娶孫夫人　華容道上特令雲長放過曹操，孔明知三分天下乃是定局故也。周瑜不知天時，苦苦要爭荆州，不及孔明何止天淵也！一間未達而已乎？　人問：「錦囊第一條妙計，畢竟如何見得妙處？」曰：「周瑜眞不濟，不如孔明何止萬里！自國老一見，並見國太，親事遂成，卻是周瑜失了一個丈人，玄德得了一個丈母也。」問者不解。曰：「喬老非周瑜丈人乎？今亦幫著玄德，不是周郎失卻，劉郎得之而何？」問者大笑而退。

又　第五十五回：　錦囊計趙雲救主，諸葛亮二氣周瑜　可笑周郎弄巧成拙一至於此。天下那有美人局在豪傑手裏做得的！除彼下愚不靈之輩，迷頑不醒，豈有劉玄德作主而孔明輔之，乃可行美人計者？拙亦極矣。妙哉！孔明言曰：「周郎妙計高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稍有知者亦當氣死。周郎，周郎，卽氣死亦是自家取的，怪別人不得也。　孫仲謀無端聽周郎之計，輕輕把一個妹子、一個母親做了劉玄德幫手。如此軍師，眞可謂算無遺策也。

又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台，諸葛亮三氣周瑜　武人射箭，文士賦詩，此日可稱一場好雜劇也。而作者之筆亦能一一描畫之。　公瑾見孔明處處掣肘，眞是棋高一著，縛手縛腳。可憐，可憐！

又　第五十七回：　諸葛亮大哭周瑜，耒陽張飛薦鳳雛　魯子敬曰：「公瑾量窄，自取死耳。」此是公論，此是至言，不勞後人再翻案也。　張翼德亦能薦龐士元，可見從來豪傑無不薦賢者。若夫妬賢嫉能，眞犬彘也，眞奴才也。　龐士元只爲相貌古怪，玄德、仲謀具失之，可見肥頭大臉，乃大貴人相也。一笑一笑！　士元不用子敬、孔明薦書，自負也。今人討薦書謁人者，皆內不足之供狀也。

又　第五十八回：　馬超興兵取潼關，馬孟起渭橋六戰　養子如馬超，得人如許褚，俱快事也。老瞞每到敗後愈有精神，眞奸雄也。倘秀才考得劣等亦能如此，安有不爲大魁之理？可憐今世無膽力者，一遇逆風，遂停舟痛哭矣。

又　第五十九回：　許褚大戰馬孟起，馬孟起步戰五將　馬孟起的是可兒，忠義之後，復得英勇，亦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處也，孟德極恨馬孟起，又罵得他「馬兒」兩個字。孟德極贊許褚，只叫得他「虎侯」兩個字。「虎侯」、「馬兒」，的的可作一對語也。

又　第六十二回：玄德斬楊懷高沛，黃忠魏延大爭功　卧龍妙矣，鳳雛亦通。今取涪城，果談笑而得之，此鳳雛第一功也。黃、魏相持，正是漁翁之利，然此日玄德堪鷸蚌魏、黃。

又　第六十三回：落鳳坡箭射龐統，張益德義釋嚴顏　豪傑遇豪傑，可爲至仇，亦可爲至親。蓋兩家氣味原是一家，故分則他人，合則自己也。此翼德所以釋嚴顏，而嚴顏並不懼翼德也。不比小人相與，外爲至親，内爲至仇，合時原分，而分時何得複合也。此君子小人之辨，無不如此，亦不獨張飛、嚴顏兩人已也。

又　第六十四回：孔明定計捉張任，楊阜借兵破馬超　姜母、王妻，賢哉兩婦！勿論其所事之人應死與否，彼能言不刊之言，行不刊之事，其人亦自不刊矣！誰謂笄帷中果無丈夫哉！

又　第六十五回：葭萌張飛戰馬超，劉玄德平定益州　玄德、孔明見馬孟起英雄，惟恐翼德傷之，百計以得之，何愛才心如此眞切也！爲王者，爲王者師，豈倖也哉！若使小人惟知嫉才，一意害之而後已，是豈上天生才之意乎哉？可憐小人之見不及大人，何止天淵也！　壯繆先生欲與孟起比較高下，似爲多事，然亦英雄技癢，不得不爾。妙哉！　孔明談言微中，遂息兩家之事，眞是個和事老人也。此等公案最爲有趣，可入《世說》。

又　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曹操杖殺伏皇后　雲長先生曰：「大漢疆域，豈得妄以寸土與人！」此聖人之言也。他人只論爾我，先生不忘漢主，是豈三國時人之所及乎？　其忠義至今耿耿不磨。只是一個不忘「漢」字，故啓口容聲自然及此，所云「有德者必有言」，非耶？　操賊上殺伏后，神人共憤，今古同嗟，不必言矣。但當日伏后似亦自取，既不能安靜以俟之，又不能周密以防之，立見禍害，亦可憐哉！

又　第六十七回：曹操漢中破張魯，張遼大戰逍遙津　只一龐德，孟德多方以得之，如何不幹成大事業？世上惟有妬賢嫉能者幹事不成，未有愛才惜士而事不濟者也。　至此方以三郡還吳。孔明固爲國也，亦爲兄也，公義私心，可稱兩盡。大略三國事體盡在孔明掌中，或遲或速，或行或止，無不如意。眞是見定者不忙也。

又　第六十八回：甘甯百騎劫曹營，魏王宮左慈擲杯　觀甘甯、淩統不共戴天，一朝改爲刎頸之友，乃知世上無不解之仇，只是人不肯先爲甘寧耳。吾勸世人勇爲甘寧可也。不然冤冤相報，幾時得解。妙哉！一禪友之言曰：「吾輩當先解結起，不可等待他人也。」　東吳周泰不減魏之許褚、蜀之趙雲也。壯哉丈夫！可用可用！不獨救權，且再救徐盛，益不可及矣！而仲謀報之，亦可謂一知己矣。　老瞞極聰明，極奸詐，到左慈手裏，一些也用不著，奈何！奈何！大地上一片戲場耳。諸公何事苦苦認眞？所以左慈不得不來遊戲一場，以點化他們。

又　第六十九回：曹操試神卜管輅，耿紀韋晃討曹操　人知左慈弄操，不知管輅更弄曹操也。惜哉！孟德多少聰明，多少奸詐，到此處更用不著一毫也。還問世上人，左慈、管輅畢竟是一個人，是兩個人？嗚呼！此言一出，眞不怕疑殺了世上人也。　耿少府、韋司直、金德偉、吉文然兄弟眞漢家大功臣也！如此五賢，可配三傑。若以成敗論之，便不是矣。

又　第七十回：瓦口張飛戰張郃，黃忠嚴顏雙建功　張翼德早年鹵莽，後來卻大入細，此皆孔明薰蒸之身也，所以擇人而處，處世第一件緊要事也。　黃、嚴二老立此奇功，可見吾人不可自老，若一自老，便眞老矣。近有六七十歲連發科第者，只是一個不自老耳，亦有二三十歲而老者，果卒見其老而無成也。老少何有定哉？只在當人自家老少耳。　孔明妙用只是激將，眞善將者也。

又　第七十一回：黃忠斬夏侯淵，趙子龍漢水大戰　「黃娟幼婦，外孫虀臼」，畢竟是「絕妙好辭」四字否？孟德行過三里畢竟知道是「絕妙好辭」四字，同楊修同一見解否？　此都不可知。勿遂以相沿之久，而信之無疑也。凡讀書須自家另出手眼，方有長益，若作矮人觀場，隨人悲笑，不過矮人而已。丈夫七尺，可甘心作矮人乎哉！　成事只在膽，然才識亦自少不得也。但看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何嘗專以膽用事，其才其識俱有二十分也。吾補玄德之語曰：「子龍一身都是才，一身都是識。」

又　第七十二回：劉玄德智取漢中，曹孟德忌殺楊修　操殺楊修，忌才也，固爲可恨，但楊德祖處人父子兄弟骨肉之間，敢於任怨，安有不敗之理？　卽非疑忌如老瞞，亦未有不敗者，況疑忌如老瞞者乎？　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以楊德祖爲前車可也。德祖、子建諸人再無有成事之理，輕浮躁露，無所不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凡有大智慧者，必如張子房諸人，迫而後應，感而後起也，安有不叩而鳴，而祥者耶？

又　第七十三回：劉備進位漢中王，關雲長威震華夏　孫權之妹白送與玄德。一到東吳求親，便言「虎女」不可配「犬子」，亦欺孫權太甚矣，如何不嘔氣？一笑一笑。　妙哉！夏侯存罵滿寵曰：「汝是秀才之言。」可見天下極無用的是秀才，眞正漢子每每恥言之。何今之秀才不自以爲恥，乃反沾沾自得也，眞秀才乎？眞秀才乎？可憐，可憐！

又　第七十四回：龐德擡櫬戰關公，關雲長水淹七軍　龐德舁櫬而行，志已必不兩立，非彼卽此，定當一傷。此亦丈夫圖事之法也。天下事只有成敗兩途；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此定理也，何必畏首畏尾以取笑天下乎？如龐德者，眞丈夫圖事之樣子也，可取可取。　雲長欲降龐德，龐德不降。兩兩丈夫，俱堪敬服。如于禁者，眞犬彘耳，何足言哉！

又　第七十五回：關雲長刮骨療毒，呂子明智取荆州　呂蒙、陸遜妖魔耳！縱然奸計得行，亦一時勝負，何足誇哉？汝不見蒙與遜與當年草木同朽腐矣！耿耿正氣，至今照耀華夷，惟吾壯繆先生一人而已。　群醜害正固不勝誅，但雲長先生一味驕傲，傍若無人，終至有失，亦丈夫疏而不密處也。若在今日，雲長已正果矣，或無此乎？然後人不可不以爲戒也。

又　第七十六回：關雲長大戰徐晃，關雲長夜走麥城　傅士仁眞反也，罪不容誅。若糜芳，迹雖與士仁同，其實情有可原。勿以形迹相同而遂一律罪之也。　劉封雖不出救，其罪正與糜芳同科，俱是情有可原者也。若傅士仁、孟達，則反國之賊也，罪不容誅矣。凡讀史者，定須原情定罪，方不冤枉了人也。如何如何？　雲長信義，不設機械，觀其待徐公明可見也。到底是個君子，不比小人，外厚其貌而衷薄甚也。

又　第七十七回：玉泉山關公顯聖，漢中王痛哭關公　據玉泉禪師之言，雲長受害，乃顏良之報也。可見世上因果，著著不差，卽忠義如雲長，亦不能免也。吾人亦可以知所處矣，必苦苦放債，直待本利一時俱到哉？人言死諸葛走生仲達以爲美譚，不知死雲長嚇殺活孫權、活曹操更爲美譚也。　誰人不死？而雲長之死，曹瞞喪魄，孫權失魂；誰人不生？而獨雲長之生，曹瞞起敬，孫權求親。是人也，生死乎哉！其英靈至今不死，固知其已了卻生死也久哉！

又　第七十八回：曹操殺神醫華陀，魏太子曹丕秉政　吳押獄之妻，聖人也，神人也。其言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獄中。」非出神入聖之人，何能言此！可笑後人無識，反言愚婦焚燒，眞可恨也。此眞愚夫之言也哉！此眞愚夫之言也哉！《靑囊書》久不傳於世。然則今之庸醫卽殺人也，亦可藉口矣。呵呵。

又　第七十九回：曹子建七步成章，漢中王怒殺劉封　諸葛亮眞狗彘也，眞奴才也，眞千萬世之罪人也。彼何嘗爲蜀，渠若眞心爲蜀，自不勸殺劉封矣；卽其勸殺劉封，乃知借手剪蜀爪牙，實陰有所圖也。蠢哉！玄德何足以知此。　劉封忠義，玄德不知而殺之，罪猶可原；孔明知而殺之，罪不容誅矣，更將言語文飾，眞是小人之過也必文。

又　第八十回：廢獻帝曹丕篡漢，漢中王成都稱帝　山陽受禪，分明扮戲，然皆操之遺奸也。操之奸雄，至此極矣。豈知特爲陳留作一草稿，草稿方完，謄眞者隨至矣。嗚呼！奸雄亦何益於事哉！信乎奸雄之外複有奸雄也，做小人枉卻做了小人也，亦何益於事哉？　曹家戲文方完，劉家戲子又上場矣，眞可發一大笑也。雖然，自開闢以來，那一處不是戲場？那一人不是戲子？那一事不是戲文？並我今日批評《三國志》亦是戲文內一出也。呵呵。　曹操、諸葛亮心腹一般，做手兩樣。似諸葛亮較勝一籌耳。

又　第八十一回：范疆張達刺張飛，劉先主興兵伐吳　李意者，乃孔明所藏之人，不過是留侯、四皓唾餘耳。今又爲之，不大慚乎？可笑可笑！張苞、關興都有父風，可喜，可賀。只是劉禪難爲兄耳。

又　第八十二回：吳臣趙咨說曹丕，關興斬胯救張苞　諸葛瑾、趙咨、顧雍、徐盛各各可用，獨有張昭、孫權並諸人都不長進耳。　或曰：關興、張苞如此英勇，皆雲長、翼德虛空扶助，故有此耳。未知和尙謔之曰：「緣何尊公不扶助公？」一座大笑。未知和尙又曰：「想是尊公扶助公，所以公有此語。」一座又大笑。

又　第八十三回：劉先主猇亭大戰，陸遜定計破蜀兵　關、張不負先主，先主亦不負關、張。桃園之盟眞可只行千古也。若是今日盟兄盟弟，何等死後，卽生前已負之矣！何況盟兄盟弟，卽同胞共乳之人，無不吳越也。由此而言，桃園三公，眞聖人也，眞神人也，何可及哉！　玄德爲關、張，卽孫夫人再至亦不容也。今人聽了老婆，薄了兄弟，是誠何心哉？或曰孫夫人是後妻，亦不難矣。未知和尙曰：「今人聽了晚老婆，薄了親兄弟者更多，況盟兄弟乎？更難也，更難也！」

又　第八十四回：先主夜走白帝城，八陣圖石伏陸遜　或曰：孔明石陣，泥羹土飯耳，何益於事？譚曰：也好與丈人做一虛人情。聞者大笑。

又　第八十五回：白帝城先主托孤，曹丕五路下西川　玄德托孤數語，人以爲誠語，予特以爲奸雄之言也。有此數語，孔明縱奸如莽、操，亦自動手腳不得矣，況孔明又原忠誠不二者乎？　孔明固爲算無遺策，但拿班也是第一手。先前草廬三顧，已在他父親面前拿過班矣；今復觀魚不出，又在他兒子面前拿班。做軍師的直是這樣貴重！雖然，不如此，又言不聽計不從，衆人多口矣。也是沒奈何耳，豈得已哉！

又　第八十六回：難張溫秦宓論天，泛龍舟魏主伐吳　秦宓不怕張溫羞死，鄧芝不管孫權惱殺，西蜀之人亦大橫哉！　天果有頭、目、手、足乎？若說是無，秦宓說得有理；若說是有，秦宓說得無憑。莫便被他哄殺也，亦只爲姓劉二字張本耳，勿認眞也，認眞卻被秦宓笑人。　孫韶原不曾誤事，徐盛何執拗如此，可惡可惡。或曰：此徐盛激將之法也。未知和尚笑曰：此等議論，正吳人所謂屁香者也。嗚呼！今日讀史之人，誰一人非屁香者乎？　孫韶好，徐盛好，孫權也好。然孫韶即不能成功其志，自是可取。正不必以成敗論也。

又　第八十七回：孔明興兵征孟獲，諸葛亮一擒孟獲　可憐高定、雍闓、朱褒，眞如一班小兒，隨人調弄。孔明老者，竟如看戲文一般，並不費一毫氣力。此等計策，今日尚有人用之弄愚人也，然亦不由人不愚。孔明老子，的是妙人，可取可取。　馬幼常之言，是攻蠻夷至論，亦是待小人之良方。如君子待小人，與他一般較論是非，便與他一般了；只是不與之較論是非，以德服之，爲第一義。余近來用之大驗，奉勸世人都有此方，不必十年，天下當無小人也。　擒而放之，此待蠻子妙法。今日住在蠻世界，此法最好，如何不學他，如何不學他！

又　第八十八回：諸葛亮二擒孟獲，諸葛亮三擒孟獲　孟獲有許多妙算，卻是孔明對手，呵呵。　孟獲有此老面皮，孔明有此老手段，看此，分明看了雜劇也。　人說孟獲蠻，孟獲何嘗蠻？只是其心不服耳。服則永服也，不比今人蠻，心則服，口不服也。

又　第八十九回：諸葛亮四擒孟獲，諸葛亮五擒孟獲　孟獲卻也頑皮，孔明卻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閒過日乎？　不然，何不憚煩一至此也！或曰，孔明不去征吳伐魏，乃與這夥蠻人頑耍，亦沒正經極矣，不知世上蠻人極多，然也未嘗不可化誨，只要耐心誨訓，自然變化。若一性急，蠻人便使起蠻性來，愈多事矣。此爲後世待蠻秘訣，作者借孔明征蠻而寓言之也，勿太認眞也。

又　第九十回：諸葛亮六擒孟獲，諸葛亮七擒孟獲　孔明待孟獲，卻是化蠻妙訣。今日南方蠻氣復張，將何以擒之縱之？　不知將這些蠻子與兀突骨一處過活，反省事也。呵呵。

又　第九十一回：孔明秋夜祭瀘水，孔明初上出師表　未出茅廬時，與先主說定三分天下，鼎足而定；今日忽然北伐中原，欲平魏國，此何意耶？豈是閑不過乎？　抑技癢也。或胸中別有主裁，借此作趨避耳？讀史者亦曾留心此等去處否？　如此等去處胡亂放過，不如不讀史也。

又　第九十二回：趙子龍大破魏兵，諸葛亮智取三郡　趙子龍不肯老，夏侯楙又肯小，眞正是個對手，呵。

又　第九十三回：孔明以智伏姜維，孔明祁山破曹眞　一姜伯約也，子龍愛其武藝，孔明愛其謀略，惟恐失之，必期得之而後已。眞正是唯英雄識英雄，惟豪傑愛豪傑也。人患自己不爲姜伯約耳，不患無子龍、孔明也。

又　第九十四回：孔明大破鐵車兵，司馬懿智擒孟達　雲長先生之靈能救其子鐵車之厄，不能爲後主平吳削魏。乃知天命有定，即忠義神聖如雲長，亦不可爲也。如此，則丞相興兵不爲多事乎？何與隆中之言相刺謬也？其中必自有說，讀者亦知之否乎？

又　第九十五回：司馬懿智取街亭，孔明智退司馬懿　馬謖妄自尊大，一味糊塗，一味自是，及到魏兵圍定，莫展一籌，惟待救兵而已。極似今時說大話秀才，平時議論鑿鑿可聽，孫、吳莫及也，及至臨事，惟有縮頸吐舌而已。眞可發一大噱也。

又　第九十六回：孔明揮淚斬馬謖，陸遜石亭破曹休　做人極忌周旋世務，俯仰他人面孔以爲榮辱。一遇正人，色色破綻，眞如戲場醜淨，徒供人訕笑而已，但看費禕之于孔明便是樣子。　一鈍士問曰：「周魴即欲取信曹休，亦何必截發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即爲忠臣，亦不得爲孝子矣！」梁溪葉仲子見其腐氣可掬，故謔之曰：「渠尚有深意，公未及知。」鈍士急問曰：「何意？」曰：「渠意恐怕此事不成，欲向虎丘山中作一和尚耳！」聞者

大笑。

又　第九十七回：　孔明再上出師表，諸葛亮二出祁山　姜維之計，只好哄曹眞耳！　你看費耀便不被他瞞過。費耀智足以知此，已可取矣！　更能自刎不辱，眞智勇兩全者也。曹眞犬彘耳，何足以辱此公？　讀史至此，深爲費君惜也。

又　第九十八回：　孔明遺計斬王雙，諸葛亮三出祁山　諸葛孔明、司馬仲達，這一班人是天地間最愚最蠢之人也，有此聰明，如何這等閒撒漫了，可惜，可惜！

又　第九十九回：　孔明智敗司馬懿，仲達興兵寇漢中　此(翻)〔番〕出兵都無所作爲，諸葛孔明、司馬仲達俱知天雨而故爲此，並罰他住俸三年以贖傷民之罪乃妥。而仲達更當倍罰，以其傷民尤多也。

又　第一百回：　諸葛亮四出祁山，孔明祁山布八陣　早知陳壽後來編史，此時不殺陳式倒好。余聞一先生之論如此，不知何如，大家評一評看。呵呵。　八陣、增竈，司馬懿俱爲見聞所誤，遂遜孔明一籌。若令司馬胸中不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並龐涓減竈、虞詡增竈許多骨董，自不爲諸葛所算矣。聞見誤人，一至於此。卽今之做秀才者，胸中絕無講章時文，安有不軼王駕唐之理，都是一個道理。

又　第一百一回：　諸葛亮五出祁山，木門道弩射張郃　孔明是時實欲留應換之兵，但算如此則留，不如此則亂耳，故以遣之之道留之也。只是先人一著，不露一毫破綻，不可及也耳，不知者，眞以爲孔明全信而然，卻不是個大呆子，如何與他議天下玄妙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此言最公，何丞相太多事乎？　不可解也。

又　第一百二回：　諸葛亮六出祁山，孔明造木牛流馬　《三國志通俗演義》決是不識字市井小人編纂，毋論其他，卽鄭文投降一事，三歲小兒亦不爲此，而司馬仲達爲之乎？　三歲小兒亦自曉得，而諸葛孔明識此又何足爲奇乎？　讀至此，深爲羅貫中不平也。無知小人，託名誤事，每每如此，可恨可恨！　作《三國志演義》者，眞胡說也，若是司馬仲達亦效諸葛孔明造作木牛流馬，便是依樣畫葫蘆矣！　依樣畫葫蘆，又何足以爲司馬仲達也哉？

又　第一百三回：　孔明火燒木柵寨，孔明秋夜祭北斗　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論其他，卽謀害魏延一事，豈正人所爲？　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與司馬父子一等視之也？　此時驟雨大注，不惟救司馬父子，實救魏延也。若夫「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八個字，乃孔明羞慚無聊之語耳，豈眞格言哉？　誰云孔明胸中有定見哉？　不惟國事不識天時，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禱星祈命，豈有識者之所爲哉？

又　第一百四回：　孔明秋風五丈原，死諸葛走生仲達　大凡人之相與，決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團成心，惟恐其不反，處處防之，著著算之，略不念其有功於我也。卽是子午谷之失，實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時有怨言。孔明當付之無聞可也，何相銜一至此哉？　予至此實憐魏延，反爲丞相不滿也。但嚼了飯諸公不可聞此耳。

又　第一百五回：　武侯遺計斬魏延，魏拆長安承露盤　子房、孔明公案，紛紛已久。近日梁溪仲子二語，不識有當於二公否？　附記於此。仲子曰：「子房是知致地步人，孔明是誠意地步人。」不知者，妄言子房僞而孔明誠也，嗚呼！　何足以論二公哉！　逆操奸如鬼蜮，到馬鈞身上一毫用不著矣。余次第誅操功臣，斷以馬鈞爲第一。勿論他人，卽忠義如雲長，若論誅操之功，還須讓馬鈞一頭地也。　殺毛后以立郭夫人，一友人謔曰：「皮去毛曰鞹，今去毛立郭，卻是光皮也。」眞可作一笑話也。

又　第一百六回：　司馬懿破公孫淵，司馬懿謀殺曹爽　自孔孟托疾之後，又有仲達此著子，不意源清流濁一至於此。嗚呼！　好事不如無，眞至言也。聖人每設一法，後必爲奸雄竊而用之，深可恨也。　何、鄧小兒耳，如何做得司馬仲達對手。卽此一局，便可判萬世而下老嫩之成敗也。

又　第一百七回：　司馬懿父子秉政，姜維大戰牛頭山　夏侯令女，婦人也。曹孟德、司馬仲達俱男子，然不足爲渠奴也，仲達亦知賢之，其秉彝之好乎？　近見鬼幽、鬼躁之人，無不如何、鄧結果者。神哉相也！　卽百世以後無不驗也者，亦奇矣。

又　第一百八回：　戰徐塘吳魏交兵，孫峻謀殺諸葛恪　諸葛恪不禁熬煉，不濟，不濟，有愧令叔多矣！　大凡少年聰明之人，能折節聖賢，讀書聞道，方免得一死。不然，未有不禍及其身者也。吾于諸葛恪又一驗矣。

又　第一百九回：　姜維計困司馬昭，司馬師廢主立君　司馬昭竟自祝泉，何等直截，何必效耿恭故事乎？　作演義者定是記時文秀才也。一笑一笑。　曹瞞通天智術，亦不過四十年耳。向之出乎爾者，今盡反乎爾者矣。

奉勸世人看此樣子，不若做個忠臣孝子，反得便宜也。道學先生有言曰：「做君子，白落做了君子；做小人，枉卻做了小人。」眞至言也，勿爲「不能流芳，亦當遺臭」等語所誤，徒逞其智術無益也。請自思之，即有智術，能如老瞞乎哉？今老瞞何如也？不過四十年耳。可思也，可念也。

又　第一百十回：文鴦單騎退雄兵　姜維洮西敗魏兵　讀《三國志演義》到此等去處，眞如嚼蠟，淡然無味。陣法兵機都是說了又說，無異今日秀才文字也，山人詩句亦然。

又　第一百十一回：鄧艾段谷破姜維　司馬昭破諸葛誕　司馬昭依樣畫曹操葫蘆耳，不可言篡逆也。雖然，此葫蘆翻本極多，獨無依昭樣子者乎？細細檢視，乃知從來只堯舜葫蘆爲絕筆，再無翻本者也。

又　第一百十二回：忠義士于詮死節　姜維長城戰鄧艾　諸葛公休，又一諸葛恪也，何諸葛之多人也？想爲孔明拔盡秀氣耶？一笑一笑。　讀演義至此，惟有打頓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說過，不過改換姓名重疊敷演云耳，眞可厭也！此其所以爲《三國志演義》耳。一笑，一笑。

又　第一百十三回：孫綝廢吳主孫亮　姜維祁山戰鄧艾　當時皇帝原做得容易，東也是皇帝，西也是皇帝。後來皇帝也去得容易，東也降了某人，西也降了某人。正所謂籠糠置田籠糠賣，如此得來如此去也。

又　第一百十四回：司馬昭弒殺曹髦　姜伯約棄車大戰　王經母子世以王陵母子比之，余謂大不同也。王陵母子，漢之忠也；王經母子，乃操之忠耳，豈漢之忠乎？如何同類而共褒之也？《春秋》之義恐不如此。　又曰：今人輒言了生死，然生死何以了也？如王經老母談笑而死，只爲認得死處是生故也。若死而恐怖誤用啼以求一生於萬死者，又何以死哉？曰：「亦有凶頑甘心一死而不恐怖悲啼者，亦爲了生死乎？」曰：「甘心一死正死也，何以了乎？」

又　第一百十五回：姜伯約洮陽大戰　姜維避禍屯田計　姜維、鄧艾的是對手，不愧爲將帥也。嘗論七擒孟獲、六出祁山、九犯中原都不曾幹得些小事體，惟有損兵折將而已。世稱孔明、姜維爲神人，吾不見其神也。「一將功成萬骨枯」，況無所謂功，而徒枯萬骨，何忍也？

又　第一百十六回：鍾會鄧艾取漢中　姜維大戰劍門關　後主信師婆，諸葛武侯之教也，客問何故。曰：武侯所爲禳星祈命，皆師巫之術也，如何怪得師婆也？客大笑。

又　第一百十七回：盤山嶺鄧艾襲川　諸葛瞻大戰鄧艾　梁溪葉仲子謔曰：「諸葛瞻三顧不差也。昔日先公曾受先主三顧之恩，今日不得不答之耳。」一笑，一笑。　人言諸葛瞻、諸葛尚父子如何便死，不禁熬煉，大不濟也。余謂：不是他父子不濟，還是孔明不濟。何也？把聰明都使盡了，不肯留些與子孫也。一笑。　諸葛尚少年忠義，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孫則慈，跨父軼祖，可兒也。

又　第一百十八回：蜀後主輿櫬出降　鄧艾鍾會大爭功　譙周降詞，太不成人，把玄德、孔明一生銳氣挫盡無遺。可恨！可恨！雖然，誰家沒此結果？此亦盈虧之定理，不必詫也。　鄧艾眞心幹事，而鍾會忌之于外，司馬昭忌之於內。且昭復忌會也，適爲伯約地耳。丈夫幹事，自有赤心，而爲忌者擾亂若此，噫！可恨矣。英雄之心，安得不灰也哉？

又　第一百十九回：鄧艾鍾會大爭功　姜維一計害三賢　或言後主喜魏樂、不悲蜀樂、不思蜀、誠如尊命等，以爲庸才。余謂此皆種菜失箸之故智也未可知。　老瞞奸如鬼蜮，濟以曹丕小奸，做成受禪之臺，仿佛唐虞故事，欲以欺誑天下後世也。誰知四十年後，乃爲司馬炎作一榜樣乎？山陽、陳留，毫髮不差，謂無天理否也？讀史者至此亦可回頭作好人矣，你想亂臣逆子，有何利益乎哉？

又　第一百二十回：羊祜病中薦社預　王濬計取石頭城　到今日不獨三國烏有，魏、晉亦安在哉？種種機謀，種種算計，不足供老僧一粲也。哀哉，哀哉！然劉禪、孫皓則前車也，爲後車者鑒之，可不復覆也。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回末總評　第一回：祭天地桃園結義，劉玄德斬寇立功　奸邪亂世，每借天來造一不可窮究之說，以惑民心。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結交十常侍爲內應，豈能欺天哉？適以自欺耳！萌此異心，應獲惡報，南華老仙決不輕放了他。　桃園結義，名則兄弟，情則朋友，分則君臣，故三分事業，千古爲昭。「亂世之奸雄」，五字爲操一生定評，橋玄、何顒之見，還不出許劭頭地。

又　第二回：安喜張飛鞭督郵　何進謀殺十常侍　督郵不識劉縣尉，妝威作勢，打也該打，殺也該殺，翼德鞭他二百，爲天下萬世吐氣。　人有死重於(太)〔泰〕山者，非以其能死也，以其死而不死也。劉陶、陳耽，忠言逆

耳，可對漢先帝於地下而無愧，非所謂重(太)〔泰〕山之死哉！

又　第三回：　董卓議立陳留王，呂布刺殺丁建陽　何進鹵莽，不用善言，死固不足惜，然亦鴆殺董后之報，此天道好還之一驗也。　董卓廢辦立協，明懷篡逆之心，假託先君密詔，以彈壓衆官，卓眞奸雄哉！　呂布父事丁原，既忍殺原，又欲父事董卓，甯不忍殺卓乎？稍能反觀者，可推類而知也。不大懼，且大喜，董卓的是癡人。

又　第四回：　廢漢君董卓弄權，曹孟德謀殺董卓　丁管擊卓而死，伍孚殺賊而亡，兩人並稱丈夫。忠魂猶繞漢庭。曹操謀殺董卓，固是英雄本色，然卓死之後，操之行事，罪百于卓，則謂之以卓刺卓可也。　孟德殺伯奢一家，誤也，可原也。至殺伯奢，則惡極矣，罪大矣，可恨矣，可殺矣！更說出「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李卓吾謂孟德之過人處，眞謬論哉！

又　第五回：　曹操起兵伐董卓，虎牢關三戰呂布　天生豪傑必于格外相賞。雲長爲馬弓手，袁紹不能破格用之，竟同其弟拘牽俗見。紹固不可爲盟主，彼袁術者，定當借呂布之戟以刺之也。　世態炎涼，誰識英雄？玄德兄弟當年落落，曹操暗以牛酒來慰，亦可謂具眼英雄者。

又　第六回：　董卓火燒長樂宮，袁紹孫堅奪玉璽　曹操追襲董卓，原非眞心爲漢，若眞心爲漢，卽死于徐榮手，亦爲忠義鬼也。曹洪救之，雖操之忠，實漢之賊也，豈稱知己哉！　大凡謀大事，動大衆，必要同心協力。你看十八路諸侯，卻有三十六個心，安能成事，宜其解體而去也。無人不惜性命，孫堅欲匿國寶，輕立誓願，後果不得善終，可見舉頭三尺，斷然不差。

又　第七回：　趙子龍磐河大戰，孫堅跨江戰劉表　趙雲舍袁紹就公孫瓚，曰：「願從仁義主，以安天下。」至視所爲，瓚亦紹輩，大拂投見之心耳。一接玄德，獨具隻眼。厥後毀山寨，率衆班，三分定鼎，子龍眞從仁義主，以安天下者哉！

又　第八回：　司徒王允說貂嬋，鳳儀亭布戲貂蟬　司徒固是智人，貂蟬更是巧女。若不是貂蟬巧媚，司徒雖智，亦算董卓、呂布不倒也。人言「十八路諸侯，不如一女子」，信乎！

又　第九回：　王允授計誅董卓，李傕郭汜寇長安　士爲知己者死，蔡邕哭卓，未爲不是，(弟)〔第〕卓非可知己人，而邕翻成知己死，哀哉！　王司徒身爲社稷計，生除國賊，死舒國難，忠義激烈，可謂生爲漢臣，死爲漢鬼者矣。

又　第十回：　李傕郭汜殺樊稠，曹操興兵報父仇　曹嵩一家被殺，明是呂伯奢假手之報，曹瞞不識因果，反曰「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夫非其所殺，爲操者尙欲摘謙膽，剜謙心，則是其所殺，爲奢者益當摘操膽，剜操心也。以此爲律案，操必心膽先痛矣。

又　第十一回：　劉玄德北海解圍，呂溫侯濮陽大戰　玄德不受徐州，是大英雄手段。若遽受徐州，何能終有蜀乎？圖大者不貪小，英雄學事，往往如此。

又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曹操定陶破呂布　操多詭計，陳宮智足以知之，特布不用其言耳。定陶此敗，皆布自取，勿遂以田氏弄假成眞爲宮咎也。

又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亂長安，楊奉董承雙救駕　玄德以徐州讓呂布，逆知呂布之不受也。非十分英雄識、英雄膽不能及此。李卓吾以似奸雄訾玄德，誤哉！　陳平奇計專在反間，楊太尉反間氾妻，令其自相誅殺，其策不下王司徒，其智不下陳孺子。

又　第十四回：　遷鑾輿曹操秉政，呂布夜月奪徐州　劉伶嗜酒，終是放曠；張翼德戒酒而飲酒，致有徐州之失，酒能誤人如此，宜崇伯子之惡而疏儀狄也。卓老以翼德戒酒之法爲我輩衣(鉢)，胡說，胡說！且云「百徐州不易一風流」，噫嘻！喝軍捉人吃酒，天下有如是風流哉？

又　第十五回：　孫策大戰太史慈，孫策大戰嚴白虎　興王定霸，以收拾英雄爲本，如孫策之于太史慈之類是也。彼視英雄如草，妒英雄如仇，安能舉大事耶？

又　第十六回：　呂奉先轅門射戟，曹操興兵擊張繡　爲國家爭勝負，不爲一身辯曲直，于禁眞良將也。老瞞以金器賞之，壽亭侯加之，亦可謂善用英(雄)。(死)(長)(子)愛侄(不)哭，而哭典韋，老瞞的奸賊也。

又　第十七回：　袁術七路下徐州，曹操會兵擊袁術　如借王垕之頭以解三十萬人之口，老瞞畢竟是大賊，稍有天理人心者，如何做得？　老瞞自刎、割髮等事，似同兒戲。然萬軍悚然，兆民受福，則實事也。天下事，又孰有眞假乎哉？做得來，便是丈夫。彼道學輩，口內極說得好聽，一到利害

之際，便倉皇失措，如木偶人一籌莫展，可笑哉！

又　第十八回：決勝負賈詡談兵　夏侯惇拔矢啖睛　觀郭嘉所論袁紹十敗、曹操十勝，人能一一自檢其身，去紹之敗，集操之勝，則一生舉動有勝無敗矣。若止在袁、曹身上比較，是代鬼作生活也。讀《三國志》者，當作如是觀。

又　第十九回：呂布敗走下邳城　白門曹操斬呂布　呂布聽婦人之言，不用陳宮之計，至於白門受縛俯首乞憐，以視陳公臺、張文遠慷慨就死，不及多矣。嗟乎！此亦殺丁原，誅董卓之一報也，誰謂天道遠哉！　自古英雄惜英雄，雲長爲文遠，不惜一屈膝于曹瞞，方是眞惜英雄也。

又　第二十回：曹孟德許田射鹿　董承密受衣帶詔　射鹿示雄，猶然指鹿爲馬，是趙高者，始生之曹操，而曹操者，再生之趙高也。雲長公忠義激烈，奮殺逆賊，眞神矣，佛矣！即董承六人，亦有心漢室者哉！

又　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論英雄　關雲長襲斬車冑　天下惟英雄難識，亦惟英雄難論。曹瞞一味賣奸，玄德率性妝癡，果孰英雄哉？種荣畏雷，即是英雄作用，老奸那裏曉得！

又　第二十二回：曹公分兵拒袁紹　關張擒劉岱王忠　善將兵者必有獨見獨裁，袁紹漫無主張，人各一說，師各一心，安能成事哉！　劉岱王忠，命懸旦夕，玄德不殺，示其恩也，翼德攔住，示其威也。恩威相濟，此中妙處不許淺人闖入。

又　第二十三回：禰衡裸體罵曹操　曹孟德三勘吉平　想禰生原具英雄氣、骯髒骨，故心慧口快，把老瞞半生豪強一旦盡掃。然則漁陽三撾，亦可當鳴鼓而攻也。　操惡貫盈，其病已入膏肓，若吉平醫國手，用一貼毒藥斷送了他，則沈疴立起矣。誰使慶童作鬼，老奸作病，流毒更甚哉？

又　第二十五回：張遼義說關雲長　雲長策馬刺顏良　雲長義氣深重，孟德素敬服之，然百般奉承，不能得他一降，可見忠義既立，奸邪無所用也。其刺顏良，已破諸人之膽；復遜翼德，益奪老瞞之魄。

又　第二十六回：雲長延津誅文醜　關雲長封金掛印　延津誅文醜，急於報曹，正急於歸劉也。封金掛印，去就分明，非聖人，何以有此！

又　第二十七回：關雲長千里獨行　關雲長五關斬將　曹操奸狡，身親餞行，不給文憑相送，以爲可拘制之也。雲長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詞嚴義正。千里獨行，五關斬將，今古無兩哉！

又　第二十八回：雲長擂鼓斬蔡陽　劉玄德古城聚義　大丈夫喜則清風明月，怒則鼓浪崩沙。三通鼓斬蔡陽，雖其勇勝，實緣義激。　古城義聚，亦人生一奇會也。故臣主之際，俱覺躍然生色。

又　第二十九回：孫策怒斬于神仙　孫權領衆據江東　眞正英雄決無女子氣。伯符之言曰：「妖妄之人，幻惑諸將，使不顧君臣之禮。」又曰：「自幼從父縱橫四海，未嘗見吾父敬何鬼神。」琅琅數語，自是伯江東本色。　魯子敬所見，即孔明隆中之言也，眞是英雄之見略同。人知孔明，不知子敬哉！

又　第三十回：曹操官渡戰袁紹　曹操烏巢燒糧草　本初不聽許攸之言，其敗宜也。孟德步步奸雄，私書盡焚，彼正欲用人，故假作大肚腸，以安將士。此正老瞞大奸處，非眞大量也。

又　第三十一回：曹操倉亭破袁紹　劉玄德敗走荊州　民爲邦本，孟德國賊，猶能知之，不害禾稼，況興王定霸者乎？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孫乾未見劉表，先與玄德曰：「乾一往，景升必出境迎。」及見，果然。孫乾不獨能言，亦可謂有膽有識有力者矣。

又　第三十二回：袁譚袁尚爭冀州　曹操決水淹冀州　水淹冀州，曹瞞以陰謀取勝。最痛快者，惟審配不屈數語也。雖未純忠，以視許攸賣主獻城，不啻霄壤。配眞漢子哉！

又　第三十三回：曹操引兵取壺關　郭嘉遺計定遼東　老瞞賞諫，恍惚帝王故事，果出眞心，固是丈夫所爲；然賞之可也，賞必易州，正其奸也，豈眞開言路者哉！

又　第三十四回：劉玄德襄陽赴會　玄德躍馬跳檀溪　人言的盧妨主，余觀玄德英主檀溪逃難，此馬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的盧不啻千里龍駒。能救主耳，誰云妨主哉！

又　第三十五回：劉玄德遇司馬徽　玄德新野遇徐庶　世上只有好好先生好做，亦只有好好先生難做。當今之世，欲做好好先生不能，不做好好先生不得，好反不好，不好反好矣。

又　第三十七回：劉玄德三顧茅廬　玄德風雪訪孔明　治亂相尋，古今已然，崔州平之言固也。雖然，撥亂反治，屬之人事，不徒歸之造化。畢竟

州平隱士腐談，不若玄德英雄本色。

又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亮出茅廬，孫權跨江破黃祖　畫家胸有成竹，弈者目有成局。武侯隆中籌畫，與淮陰登壇數語，俱是心有成算。豪傑從來舉事，決無孟浪如此。　徐氏節義兩全，權智雙絕，東吳偉婦人，古今奇男子也。

又　第三十九回：　孔明遺計救劉琦，諸葛亮博望燒屯　孔明教劉琦之法，只是三十六著，走爲上著，故引重耳做個樣子。　張翼德曰「(使水)(你自)去戰便了」，忌玄德謂「得孔明如魚得水也」，粗人能(脫)(說)趣話，何減晉人清言。

又　第四十回：　獻荊州粲說劉琮，諸葛亮火燒新野　孔明火燒水浸，百發百中，曹操不爲灰，定爲泥矣，可發一笑。蔡夫人短見，白白把荊州送與曹瞞，觀後九郡既破，全家被殺，可與牝雞司晨者之戒。

又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敗走江陵，長阪坡趙雲救主　當陽救主，子龍絕世英雄。其於主母，三回五次，不肯上馬，曹兵在後，阿斗在懷，事勢危急，不得不然；況保得阿斗，糜夫人亦自瞑目也！史官謂其逼死主母，冤哉！

又　第四十二回：　張益德據水斷橋，劉玄德敗走夏口　翼德殺氣沖天，長阪橋上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即無雲長當日爲之耀武揚威，曹操(無)(亦)膽寒矣。

又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諸葛亮智激孫權　孔明舌戰，都是題目正大，所以壓倒江東諸英。故知言語如何服人，定須輔理而行也。

又　第四十四回：　諸葛亮智說周瑜，周瑜定計破曹操　江東二喬，正仲謀、公瑾痛處。孔明指住痛處下針，不由周郎不心酸髮豎，的是針針見血妙手。

又　第四十五回：　周瑜三江戰曹操，群英會周瑜智蔣幹　人生在世，驚天動地的事幹得一兩件，便可高枕而臥。如雲長斬得顏良、文醜，曹操、孫權都不敢正目而視，即周郎有意圖玄德，見雲長在側，膽自碎矣。

又　第四十六回：　諸葛亮計伏周瑜，黃蓋獻計破曹操　孔明借箭有鬼神不測之妙，周郎忌害之，只傷本心耳，亦奈之何哉！　黃蓋苦肉計，忍辱受杖，誓死無怨，眞丈夫所爲也。更得闞澤知己，洗盡英雄之血，故令曹操虎視江東。

又　第四十七回：　闞澤密獻詐降書，龐統進獻連環計　妙策必待人成，當時苦肉計，若無連環繼之，縱火攻，亦未盡絕也。老瞞雖奸，土元弄之掌股。可見黃蓋在硬骨，闞澤有油嘴，龐統更有毒手。

又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周公瑾赤壁鏖兵　赤壁之役，大得力於東南風，正是閑中一著，全局都勝之。公瑾棋雖高，還不如孔明無敵手。

又　第五十回：　曹操敗走華容道，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知雲長義重，老瞞未合身亡，天時人事，了了如此，卓不可及，人只有「忠義」二字千古不磨，華容道上放釋曹操，爲義迫也。故史亦曰：　關羽報效曹公，張飛義釋嚴顏，二將並有國士之風。

又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傍略四郡，趙子龍智取桂陽　美色人人愛，不娶趙範之嫂，子龍雖恐是美人計，然其對玄德曰：「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政？」且曰：「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眞丈夫至言也，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　第五十七回：　諸葛亮大哭周瑜，耒陽縣張飛薦鳳雛　周瑜三氣而死，皆其自取。魯子敬曰：「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此語足爲周瑜定評。　士元摘發如神，案牘一掃，百里信非大賢之任也。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多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眞千古至言哉！

又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龐統獻策取西川　老瞞驅張松入蜀，把西川送與玄德，此中實有個天在，故松欲得之操者，操反失之松也。川圖來獻，雖孔明妙算，亦不可謂天或使之者。

又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幼主，曹操興兵下江南　東吳要取荊州，百計圖畫：始則獻夫人，既則竊夫人，且無奈其父，又欲賺其子。愈謀愈拙，不知何顏對江東父老也。子龍兩番救取阿斗，托孤寄命，俱得之矣。

又　第六十三回：　落鳳坡箭射龐統，張益德義釋嚴顏　士元獨信獨持，固不失爲大豪傑，然鳳坡之死不出孔明所料，世所以左龍而右鳳歟！　豪傑氣味，原是一家，至仇即爲至親，此翼德所以釋嚴顏也。

又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曹操杖殺伏皇后　單刀赴會，太陽當天，魍魎潛形也。雲長曰：「大漢疆域，豈得妄以寸土與人！」忠義至今耿耿不磨，只是一個不忘「漢」字。　既殺伏后，又殺二子，操賊奸惡，無所不

至，當萬世墮阿鼻地獄矣。

又　第六十九回：曹操試神卜管輅，耿紀韋晃討曹操　操賊篡弒，進加九錫，退思一統，其不可對天地、質鬼神，不卜而知也，豈待決于管輅哉！耿、韋、金、吉五賢，可配三傑。謀雖未成，其忠義噴薄，自足千古。

又　第七十三回：劉備進位漢中王，關雲長威震華夏　雲長守荆州，三十年英鋒，若太陽從空照，令人不敢正視，豈「恃威」震之哉？其忠義耿耿，懾服華夏久矣。

又　第七十八回：曹操殺神醫華陀，魏太子曹丕秉政　操殺華陀，固奸雄自斃，然當時惡運已極，不使神醫劈腦，更爲世蠹，亦天滅奸雄也，陀死不甚快哉！

又　第七十九回：曹子建七步成章，漢中王怒殺劉封　子建七步成章，聰明賈禍，非生才之意，乃小才之過，不可以此致憾造物。劉封忠義，玄德不知而殺之也，孔明必欲殺之，更將言語文飾，何哉？

又　第八十一回：范疆張達刺張飛，劉先生興兵伐吳　翼德雄敵萬夫，乃竟爲酒後恃勇，鞭撻士卒所誤，吾人觀此，當戒暴戒酒，毋自取禍也。

又　第八十二回：吳臣趙咨說曹丕，關興斬將救張苞　關、張英雄蓋世，二子亦武勇過人。將本有種，得興、苞而關、張不死，然得興、苞而關、張亦可以死矣。

又　第八十四回：先主夜走白帝城，八陣圖石伏陸遜　孔明石陣，反得八門，變化無端，望之有氣如雲，入之無路可出，風濤砂石供其役，天人神鬼佐其戰。八陣圖成，千古拜伏。

又　第八十五回：白帝城先主托孤，曹丕五路下西川　先主托孤眞實不欺，即稍肫懇者，亦自感動，況忠誠如孔明乎！宜其有以報知遇之恩也。孔明觀魚不出，早將神機妙算，俱已開卻。大抵善幹事者，深謀遠慮，斷不淺露如此。

又　第八十七回：孔明興兵征孟獲，諸葛亮一擒孟獲　孔明縱妙算，若不識蠻方境土，安所用之？得呂凱《平蠻指掌圖》便好運籌決策，出鬼入神，以服蠻夷，眞是妙事自有天成。

又　第九十回：諸葛亮六擒孟獲，諸葛亮七擒孟獲　孔明征孟獲，七擒七縱，能服其心。故獲肉袒謝罪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向者經略遼東諸輩，試一捫心，視此何如？

又　第九十二回：趙子龍大破魏兵，諸葛亮智取三郡　子龍當陽長阪，功高五虎，昔日英雄，末年尚在，安肯自老乎？其大破魏兵，獨誅四將，所謂老當益壯者也。

又　第九十五回：司馬懿智取街亭，孔明智退司馬懿　街亭之失，馬謖狂妄所致。焚香操琴，以退魏兵，孔明曰：「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固知善行師者，有堂堂之陣，必不以陰平走險爲奇也。

又　第九十七回：孔明再上出師表，諸葛亮二出祁山　予觀《出師表》「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逆睹」數語，可見國家事知無不爲，爲而不成，非盡臣子之罪。故曰：「讀《陳情表》而不哭者，非孝子；讀《出師表》而不哭者，非忠臣。」

又　第九十八回：孔明遺計斬王雙，諸葛亮三出祁山　當時吳肯戮力誓師，使荆襄擢其南，蜀從陳倉擣其西，仲達雖猾〔虜〕，亦安能分身自將耶？吳人既不效先登之勇，反令蜀有後顧之憂，眞漢賊哉！

又　第一百一回：諸葛亮五出祁山，木門道弩射張郃　孔明隴西取麥，妝妖作怪，變化莫測，天耶？人耶？神鬼也？眞令仲達不可方物。應換之兵，孔明實欲留之，然不激以信義，人心渙漫，未必奮勇，〔乃〕以遣之之道留之也。此等妙用，誰人窺破？

又　第一百二回：諸葛亮六出祁山，孔明造木牛流馬　木牛流馬，正孔明巧奪化工手段，不知者以爲小把戲也。仲達不自爲計，亦依樣畫葫蘆，失卻許多軍糧，諸葛何巧而司馬何拙耶！

又　第一百四回：孔明秋風五丈原，死諸葛走生仲達　仲達明見將星之隕，又不敢撡其喪，平日之奇秘，有以亂其智也。生嚇孫、曹，死走司馬，亮眞人龍哉！

又　第一百六回：司馬懿破公孫淵，司馬懿謀殺曹爽　仲達托疾不出，雖刃未加爽，滿腔已具殺機，故妝聾作啞，瞞過李勝，勿令人瞧破機關也。孟德之後，復有仲達，何奸雄接踵耶？

又　第一百七回：司馬懿父子秉政，姜維大戰牛頭山　夏侯令女，耳可截，鼻可斷，而其節必不可奪。幼孀居有烈丈夫行，仲達能無內愧乎？

又　第一百九回：姜維計困司馬昭，司馬師廢主立君　曹操帶劍上殿，

司馬師亦帶劍上殿；曹操弒伏后，司馬師亦弒張后，曹（操）〔丕〕廢獻帝，司馬師亦廢芳立髦。自作自受，報應分明，始見天網疏而不漏。

又　第一百十回：文鴦單騎退雄兵，姜維洮西敗魏兵　人言維兵大勝之後，只可從容圖大，不宜輕攻狄道；然兵貴神速，乘銳而往，其勢如破竹，未可知也。豈料洮西之勝，不足償狄道之敗哉！

又　第一百十三回：孫綝廢吳主孫亮，姜維祁山戰鄧艾　師廢曹芳，綝廢孫亮，皆曹之接踵也。西蜀強不如魏，富不如吳，而君臣之義凜凜不失，此蜀所以爲正統與！

又　第一百十五回：姜伯約洮陽大戰，姜維避禍屯田計　伯約屯田沓中，效武侯故事，豈懼禍耶？當時黃皓嫌忌，後主偏聽，爲國家計，不得不借遠避以運籌畫也。觀後臨危兩語，始知其深心有大不可顯言者。

又　第一百十八回：蜀後主輿櫬出降，鄧艾鍾會大爭功　西蜀基業，百計而得之，百戰而守之，卒爲黃皓所蠱，使與漢火俱熄。北地王恥父之降，大哭祖廟，與妻子俱殺，曰：「羞見基業棄與他人！」劉諶不愧于其祖，劉禪有愧於其子矣。

又　第一百十九回：鄧艾鍾會大爭功，姜維一計害三賢　姜伯約膽大如斗，使其計得遂，囚鄧艾，討司馬，而後殺鍾會，漢室興復，如反掌易也。其奈天不祚漢何！　曹操大奸，濟以曹丕小奸，築起受禪台，教司馬行事。山陽、陳留，四十年果報，可作千萬世罪案。

又　第一百二十回：羊祜病中薦杜預，王濬計取石頭城　漢鼎三分，蜀紹正統，吳、魏皆竊之者也。創業如彼，結局如此，千載英雄，一旦掃地。讀之徒令人長太息而已。

又　三國全評　天地一戲場也，古今一戲文也，人生一戲子也。三國時群雄並起，十八諸侯開場，一隻司馬煞局；中間東吳西蜀北魏，無數搬演。由今觀之，一戲而已。雖然，不獨三國也，即二晉亦然。又不獨東西晉也，即極之夏商周以前，漢唐宋而後，上下千載，究竟若夢，總一戲而已。人能識破一戲（子）〔乎〕？無一人非戲子，無一事非戲文，無一處非戲場。且勿論天地古今人物，即我批評三國，亦□□□戲內增一出云。

毛宗崗《三國志演義》回評　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爲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爲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　今人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者盟諸心，非盟諸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族，試觀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弟之約，取同心同德，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姓，則神道設教，莫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張角三人矣。而彼三人者，其視桃園爲何如耶？　齊東絕倒之語，偏足煽惑愚人。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是已。且安知南華老仙，天書三卷，非張角謬言之，而衆人妄信之乎？愚以爲裹黃巾、稱黃天，由前而觀，則黃門用事之應；由後而觀，則黃初改元之兆也。　百忙中忽入劉、曹二小傳，一則自幼便大，一則自幼便奸；一則中山靖王之後，一則中常侍之養孫，低昂已判矣。後人猶有以魏爲正統，而書蜀兵入寇者何哉？　許劭曰：「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此時豈治世耶？劭意在後一語，操喜亦喜在後一語。喜得惡，喜得險，喜得直，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懷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

又　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何國舅謀誅宦豎　翼德要救盧植不曾救得，要殺董卓不曾殺得。今遇督郵，更不能耐矣。督郵蠹國害民，是又一黃巾也。柳條一頓，可謂再破黃巾第二功。　寫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寫何進一語。喜得惡，喜得險，喜得直，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懷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

又　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何國舅謀誅宦豎　翼德要救盧植不曾救得，要殺董卓不曾殺得。今遇督郵，更不能耐矣。督郵蠹國害民，是又一黃巾也。柳條一頓，可謂再破黃巾第二功。　寫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寫何進十分性慢。性急不曾誤事，性慢誤事不小。人謂項羽不能忍，是性急，高祖能忍，是性慢，此其說非也。項羽刻印將封，印秘而不忍與；鴻門會上，范增三舉玦而不忍發，正病在遲疑不斷，何嘗性急？高祖四萬斤金，可捐則捐之；三齊、九江、大梁之地，可割則割之；六國印，可銷則銷之；鴻溝之約，可背則背之：正妙在果斷有餘，何嘗性慢？　西漢則外戚盛於宦官，東漢則宦官盛於外戚。惟其外戚盛也，故初則產、祿幾危漢祚，後則王莽遂移漢鼎；而宦官如弘恭、石顯輩，雖嘗擅權，未至如東漢之橫：是西漢之亡，亡於外戚也。若東漢則不然，外戚與宦官，迭爲消長，而以宦官圖外戚則常勝，如鄭衆之殺竇憲，單超之殺梁冀是也；以外戚圖宦官則常不勝，如竇武見殺於前，而何進復見殺於後是也。是東漢之亡，亡於宦豎也。然竇武不勝，止於身死；何進不勝，遂以亡國。何也？曰召外兵之故也。外戚圖之而不勝，至召外兵以勝之，而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國於是乎非君之國矣。

亂漢者宦豎也，亡漢者外鎮也，而召外鎮者，外戚也。然則謂東漢之亡，亦亡於外戚可也。　前於玄德傳中，忽然夾叙曹操；此又於玄德傳中忽然帶表孫堅；一爲魏太祖，一爲吳太祖，三分鼎足之所從來也。分鼎雖屬孫權，而伏線則已在此。此全部大關目處。　三大國將興，先有三小醜爲之作引。三小醜既滅，又有衆小醜爲之餘波。從來實事，未嘗徑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設，而反徑遂率直耶！

又　第三回：議溫明董卓叱丁原，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天子者，日也。日而借光於螢火，不成其爲日矣。後人以孔明在蜀，耿耿如長庚之照一方。夫長庚則固勝於螢火百倍也。　李肅說呂布一段文字，花團錦簇。凡勸人背叛，勸人弒逆，是最難啓齒之事，今偏不說出，偏要教他自說，妙不可言。奸在君側者，除之貴密貴速。董卓上表以暴其威，是不密也；頓兵以觀其變，是不速也。何進不知當密，卓則知之，而故爲不密；何進不知當速，卓則知之，而故爲不速。其意以爲如是，而何進必死，內亂必作，夫然後乘釁入朝，可以惟我所欲爲耳。此皆出李儒之謀，儒亦智矣。乃勸卓收呂布爲腹心，又何愚而失於計也。殺一義父，拜一義父，爲其父者，不亦危乎？卓不疑布，布亦不慮卓之疑己，無謀之人，固不足怪。儒自以爲智，而慮不及此，哀哉！　玄德結兩異姓之弟，而得其死力；丁原結一異姓之子，而受其摧殘。其故何也？一則擇弟而弟，弟其所當弟；一則不擇子而子，子其所不當子也。觀呂布，益服關、張之篤義；觀丁原，益嘆玄德之知人。

又　第四回：廢漢帝陳留爲皇，謀董賊孟德獻刀　呂后慘殺戚姬，而惠帝無子。何后酖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終，豈非天哉！且也，前有何進之弒董后，後有董卓之弒何后，天道好還，於茲益信。　丁管、伍孚，奮不顧身，若使兩人當曹操之地，必不肯爲獻刀之舉矣。曹操欲謀人，必先全我身。丁管、伍孚所不及曹操者，智也；曹操所不及丁管、伍孚者，忠也。假令當日縣令不肯釋放，伯奢果然報官，而曹操竟爲董卓所殺，則天下後世，豈不以爲漢末忠臣，固無有過於曹操者哉？王莽謙恭下士，而後人有詩嘆之曰：「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孟德殺伯奢一家，誤也，可原也；至殺伯奢，則惡極矣。更說出「寧使我負人，休教人負我」之語。讀書者至此，無不詬之詈之，爭欲殺之矣。不知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誰復能開此口乎？至於講道學諸公，且反其語曰：「寧使人負我，休教我負人。」非不說得好聽，然察其行事，卻是步步私學孟德二語者，則孟德猶不失爲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輩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述痛快也。吾故曰：「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若使首卷張飛於路中殺卻董卓，此卷陳宮於店中殺卻曹操，豈不大快？然使爾時即便殺郤，安得後面有許多怪怪奇奇，異樣驚人文字。蒼蒼者將演出無數排場，此二人卻是要緊腳色，故特特留之耳。

又　第五回：發矯詔諸鎮應曹公，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董卓不亂，諸鎮不起；諸鎮不起，三國不分。此一卷，正三國之所自來也。故先叙曹操發檄舉事，次叙孫堅當先敢戰，末叙劉備三人英雄無敵。其餘諸人，紛紛滾滾，不過如白茅之藉豌豆而已。　袁術不識玄德兄弟，無足責也。本初亦是人豪，乃亦拘牽俗見，不能格外用人。此孟德之所以爲大可兒也。今人都罵孟德奸雄，吾恐奸雄非常人所可罵，還應孟德罵人不奸雄耳。甚矣，目前地位之不足量英雄也！十八鎮諸侯，以盟主推袁紹，而後來分鼎，竟屬孫、曹。且孫、曹雖爲吳魏之祖，而僭號稱尊，尚在後嗣。其異日堂堂天子，正位繼統者，乃立公孫瓚背後之一縣令。嗚呼！英雄豈易量哉！公孫瓚背後之一人，爲驚天動地之人。而此一人又有背後之兩人，又是驚天動地之人。英雄不得志時，往往居人背後，俗眼不能識。直待其驚天動地，而後嘆前者立人背後之日，交臂失之。孰知其背後冷笑之意，固已視十八路諸侯如草芥矣！

又　第六回：焚金闕董卓行兇，匿玉璽孫堅背約　無故而遷天子，則比於蒙塵；無端而遷百姓，則等於流竄。遷天子不易，遷百姓更難。昔漢武徙關中豪傑，擇富者而徙之，其貧者不中徙也。今董卓殺富戶而徙貧民，富者既死於罪，貧者復死於徙，民生其時，富亦死，貧亦死。《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其不在周宣，而在漢獻乎？平王居東而周衰，光武居東而漢興。其故何也？一則能誅王莽，而冠履之分明；一則不能討申侯，而君臣之義滅也。盤庚復成湯之故宇而殷盛，獻帝復高祖之故土而漢亡。其故何也？一則天子當陽，而曲達其迓續民命之情；一則暴臣當國，而大逞其劫奪民生之惡也。總之，君尊則治，君卑則亂；民安則治，民危則亂。安在西方之必勝於東，而新都之宜復其舊哉？　觀董卓行事，是愚蠢強盜，不是權詐奸雄。奸雄必要結民心，奸雄必假行仁義。今焚宮室，發陵寢，殺百姓，擄貨財，不過如張角等所爲。後人並稱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遠甚。

人各一心，不能成事，蘇秦洹水之約，所以不久而散也。前者孫堅欲戰，而袁術沮之，今者曹操欲戰，而袁紹復沮之，使有志之人動而掣肘，可勝嘆哉！至於劉表徒負虛名。不聞其得曹操之檄而謀董卓，但見其奉袁紹之書而截孫堅，其無用可知矣。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衆將易得，主將難求。爲從者萬輩，不若爲首者一人之重也。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此語可垂千古。曹操幾死者三：獻刀而逃，爲中牟軍士所獲，一死也；陳宮於客店欲殺之，二死也；滎陽之戰，中箭墮馬，三死也。脫此三死，人爲曹幸，我獨爲操恨，恨其不得以一死成忠義之名。天下固有生不如死者，此類是也。玉璽琢自祖龍，則祖龍以前，夏、商、周之爲天子，何嘗有玉璽耶？況祖龍三十六年，玉璽失而復得，而祖龍卽於明年死，則是失之不足憂，得之不足喜也。孫堅舉動，頗有忠義之氣，一得玉璽，而忽懷異心，亦其見之不明耳。

又　第七回：袁紹磐河戰公孫，孫堅跨江擊劉表　諸侯紛紛互相爭競，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勢。一董卓未死，而天下又生出無數董卓。欲舉而一之，固難；欲舉而三之，亦正不易也。袁紹之取冀州，謀亦巧哉。然人知韓馥、公孫瓚爲袁紹所愚，而不知袁紹又爲董卓所愚。紹初爲盟主以討卓，何其壯也！今董卓遣一介之使以和之，而遂奉命不遑。嗚呼！有愧曹操多矣。善盜物者，最會賭咒，亦惟善賭咒者，最會盜物。觀於孫堅故事，可爲寒心。一玉璽耳，孫堅匿焉，袁紹爭焉，劉表截焉。究竟孫堅不因得璽而帝，反因得璽而死。若備之帝蜀，未嘗得璽，丕之帝魏，權之帝吳，亦皆不因璽。噫嘻！皇帝不皇帝，豈在玉璽不玉璽哉？看此卷瓚與紹戰，一日之間，忽敗忽勝，忽勝忽敗，變態不測。至于文弱如劉表，勇壯如孫堅，必以爲勝在孫，敗在劉，而事之相反，又不可料如此。嗟乎！茫茫世事，何常之有！一部《三國志》，俱當作如是觀，微獨《三國》而已，一部《十七史》，俱當作如是觀。此卷叙孫堅之終，叙孫策之始，凡皆爲孫權而叙之也。孫權於此卷方纔出名，乃出名而猶未出色，止寫得孫策出色耳。然與劉、曹鼎立者，孫權也。是孫權爲主，而孫堅、孫策皆客也。且因孫權而叙其父兄，則又以孫堅、孫策爲主，而袁紹、公孫瓚又其客也。然公孫瓚文中忽有一劉備，突如其來，倏焉而往，而公孫瓚遂表備爲平原相，則因劉備而叙及公孫瓚，因公孫瓚而叙及袁紹，是又以袁紹之戰公孫爲主，而孫堅之擊劉表爲客矣。何也？分漢鼎者孫權，而繼漢統者劉備也。以三國爲主，則紹、瓚等皆其客。三國以劉備爲主，則孫權又其客也。今此卷之目，曰「袁紹戰公孫」而注意乃在劉備，曰「孫堅擊劉表」，而注意乃在孫權，賓中有主，主中有賓。讀《三國志》者，不可以不辨。

又　第八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爲戰場，以脂粉爲甲冑，以盼睞爲戈矛，以嚬笑爲弓矢，以甘言卑詞爲運奇設伏，女將軍眞可畏哉！當爲之語曰：「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爲西施易，爲貂蟬難。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吳王；貂蟬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呂布，使出兩副心腸，粧出兩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謂貂蟬之功，可書竹帛。若使董卓伏誅後，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亂，則漢室自此復安。而貂蟬一女子，豈不與麟閣、雲臺，並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訛傳關公斬貂蟬之事，夫貂蟬無可斬之罪，而有可嘉之績，特爲表而出之。此卷最妙在董卓賜金安慰呂布一段。若無此一段以緩之，則布之刺卓，不待鳳儀亭相遇之後矣。且鳳儀亭打戟墮地之時，呂布何難拾戟回刺董卓，而但望外急走，則皆此一緩之力也。連環計之妙，不在專殺董卓也。設使董卓擲戟之時，刺中呂布，則卓自損其一臂，而卓可圖矣。此皆在王允算中，亦未始不在貂蟬算中。王允豈獨愛呂布，貂蟬亦豈獨愛呂布哉？吾謂西子眞心歸范蠡，貂蟬假意對溫侯，蓋貂蟬心中，只有一王允爾。前卷方叙龍爭虎鬬，此卷忽寫燕語鶯聲。溫柔旖旎，眞如鐃吹之後，忽聽玉簫，疾雷之餘，忽見好月，令讀者接應不暇。今人喜讀稗官，恐稗官中反無此妙筆也。

又　第九回：除兇暴呂布助司徒，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弑一君復立一君，爲所立者，未有不疑其殺我亦如前之君也；殺一父復歸一父，爲所歸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父也。乃獻帝畏董卓，而董卓不畏呂布。不惟不畏之，又得恃之，業已恃之，又不固結之，而反怨怒之，讐恨之，及其將殺己，又復望其援己而呼之。嗚呼！董卓眞蠢人哉！　王允勸呂布殺董卓一段文字，一急一緩，一起一落，一反一正，一縱一收，比李肅勸殺丁建陽，更是淋漓痛快。今人俱以蔡邕哭卓爲非，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爲知己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爲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董卓誠爲邕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殉之，不爲過也。猶勝今之勢盛則借其餘潤，勢衰則掉臂去之，甚至爲操戈，爲下石，無所不至

者。畢竟蔡爲君子，而此輩則眞小人也。　呂布去後，貂蟬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龍見首不見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問他下落，則范大夫泛湖之後，又誰知西子蹤跡乎？　張柬之不殺武三思而被害，惡黨固不可赦，遺孽固不可留也。但李傕、郭汜擁兵于外，當散其衆而徐圖之，不當求之太急，以至生變耳。故柬之之病，病在緩；王允之病，病在急。

又　第十回：勤王室馬騰舉義，報父讐曹操興師　或問予曰：天雷擊董卓于身後，何不擊董卓於生前？擊既死之元凶，何不擊方興之從賊？予應之曰：天有天理，亦有天數，待其惡貫既盈，而後假手于人以殺之。是亦氣數使然。蓋天理之天，不能不聽于天數之天也。賈詡深溝高壘之謀，即李左車勸陳餘之策也。陳餘不能用左車之言，車固遇非其人，李傕雖能用賈詡之言，詡亦事非其主。君子擇主而事，可不愼哉？　馬超如此英勇，卻怪虎牢關前，並不見西涼兵將挺身一戰，何也？意者馬超此時尚幼，未隨父來；又或馬騰見袁紹不能用人，袁術不肯發糧，故無戰心耶？不然，今日討李、郭者馬騰，異日受衣帶詔者亦馬騰，既已烈烈于後，豈得冥冥于前？　曹操以荀彧爲吾之子房，是隱然以高祖自待矣，何至加九錫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文若不于此時疑之，直至後日而始疑之，惜哉，見之不早也。　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謙殺曹嵩一家，是無心。曹操遷怒于陶謙，猶可言也；遷怒于徐州百姓，則惡矣。至復遷怒于昔日救命之陳宮，則尤惡矣。惡人有言必踐，言之則必行之。前日殺呂家，是「寧可我負人」；今日欲報讐，是「不可人負我」。

又　第十一回：劉皇叔北海救孔融，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本是陶謙求救，却弄出孔融求救；本是太史慈救孔融，却弄出劉玄德救孔融；本是孔融求玄德，却弄出陶謙求玄德；本是玄德退曹操，却弄出呂布退曹操。種種變化，令人測摸不出。看前卷曹操咬牙切齒，秣馬厲兵，觀者必以爲此卷中定然踏平徐州，碎割陶謙矣，不意虎頭蛇尾，竟自解圍而去。所以然者，操以兗州爲家，無兗州則無家也。顧家之情重，遂使報父之情輕，故乘便賣个人情與劉備。嗟乎！天下豈有報父讐而可以賣人情者乎？孝子報讐不復顧身，奈何顧家而遂中止乎？太史慈爲母報德，而終以克報，慈誠孝子也。曹操爲父報讐，而竟不克報，以操非孝子故也。　劉備之辭徐州，爲眞辭耶，爲假辭耶？若以爲眞辭，則劉璋之益州且奪之，而陶謙之徐州反讓之，何也？或曰：辭之愈力，則受之愈穩。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計，人自不知耳。

又　第十二回：陶恭祖三讓徐州，曹孟德大戰呂布　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濮陽城中之火，人火亦天火也。糜竺知燒而避其燒，天所以全君子也；曹操不知燒而亦不死於燒，天所以留奸雄也。全君子是天理，留奸雄是天數。曹操既據兗州，且將北取冀，安得不東取徐？是徐州固操所必爭也。今雖暫舍之而去，其志豈能須臾忘徐州哉！玄德雖受陶謙之讓，吾知終非其有爾。　荀文若曰：「河濟之地，昔之關中、河內也。」是隱然以高祖、光武之所爲教曹操矣。待其後自加九錫，而惡其不臣，豈始既教之而後復惡之耶？坡公稱文若爲聖人，吾未敢信。　呂布一聽陳宮之言而輒勝，一不聽陳宮之言而輒敗，宮誠智矣。然田氏之叛，乃宮教之也。何也？先啓其機也。若在老手，只須自用一人，假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之。

又　第十三回：李傕郭汜大交兵，楊奉董承雙救駕　王允以婦人行反間，楊彪亦以婦人行反間。同一間也，允用之而亂稍平，彪用之而亂益甚。何也？蓋呂布聽允，而爲允所用，郭汜則未嘗聽彪，而不爲彪所用也。縱使汜能殺傕，猶以董卓殺董卓耳。傕與汜是二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卓愈橫，曾何救於漢室哉？況二人合而離，離而復合。離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楊彪始而反間，續而講和，既欲離之，又欲合之，主張不定，適以滋擾，以是謀國，亦無策之甚矣。　呂布之誅董卓，奉天子詔者也。郭汜之攻李傕，不奉天子詔而自相吞併者也。一則假公義以報私讐，一則但知有私讐而不知有公義。故布之行事與卓異，汜之肆惡與傕同。楊奉、賈詡，其於李傕，亦始合而終離，乃一離而不復合，是則獨補過者也。若郭亞多反覆無常，與二人正自霄壤。　或問予曰：設使王允謀洩，鄠塢兵變，其亂亦必至此。予應之曰：董卓不死，將不止於劫天子；而呂布不勝，則必不至於劫公卿，而亦必不至與董卓復合。何以知之？彼意在奪貂蟬，則不得不黨王允；黨王允則不得不助獻帝，勢所必然耳。　若使今人作稗官，董卓之後，便必緊接曹操，而玆偏有傕、汜爲董卓之餘波，又有李、樂爲傕、汜之餘波。夫然後以楊奉、董承之救駕，作一過文，徐徐轉出曹操。何其曲折乃爾！夫眞善作稗官者哉！

又　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駕幸許都，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或謂楊彪請召

曹操，何不請召劉備。曰：劉備兵少而勢弱，曹操兵多而勢強。以多少強弱而衡之，則必舍備而取操矣。況有楊奉、韓暹懷二心以爭之於內，又有諸大鎮挾重兵以爭之於外，一劉備之兵力，烏足以禦之乎？荀彧告操曰：「恐有先我而爲之者。」抑知袁紹、袁術輩，可爲而不能爲，劉備能爲而不可爲。舍曹操竟無有爲之者爾。操之遷帝許都，與卓之遷帝長安，傕、汜之遷帝郿塢，無以異也。然卓與傕、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順者，勤王之師，與劫駕不同，所以獨成氣候。晉文公要天子赴河陽，而諸侯賓服，眞伯者之事也。劉備不殺呂布，留以爲操敵也；他日白門樓勸斬呂布，恐其爲操翼也。前之不殺，與後之勸殺，各有深意，英雄所見，非凡人可及。朱虛侯酒令，正爲怪着姓呂的；張翼德酒風，亦爲怪着姓呂的。朱虛侯意中只有一劉，那管我是呂家女壻！張翼德意中只有一劉，偏怪他說呂家丈人。曹操爲自己報父讐，而徐州卒未嘗爲操所破；呂布爲老婆報父讐，而徐州竟爲布所奪。鞭內父之怨，更甚於殺親父之怨：人情愛父，不如愛妻，可嘆也。然愛父不如愛妻，則必有愛妻不如愛妾者。曹豹吃打，便思爲老婆報讐，獨不思王允被殺；何不爲貂蟬報讐耶？不算愛貂蟬，還是怕老婆，爲之一笑。

又　第十五回：太史慈酣鬬小霸王，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呂布襲兗州，而曹操卒復兗州；呂布襲徐州，而劉備不能復徐州。非備之才不如，而實勢不如也。本是呂布依劉備，今反成劉備依呂布，客轉爲主，主轉爲客，備之遇亦艱矣哉！　孫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孫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與有成耳。若劉備不聽曹操而殺呂布，呂布乃聽袁術而欲攻劉備，及爲袁術所欺，而後召劉備，何無信義乃爾！翼德之欲殺之，可謂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璽得而孫堅亡，玉璽失而孫策霸。甚矣，玉璽之無關重輕也。成大業者，以收人才、結民心爲寶，而玉璽不與焉。堅之匿之，不若策之棄之。策之英雄，殆過其父。　或曰：孫策如此英雄，何不先擊劉表，以報父讐？予曰：腳頭不立定，未可報讐；腳頭纔立定，亦未可報讐。曹操初得兗州，而遽擊陶謙，則呂布旋議其後；劉備未定巴蜀，而遽攻曹操，則關、張不能爲功。固籌之熟矣。　前卷叙曹氏立國之始，此卷叙孫氏開國之由。兩家已各自成一局面，而劉備則尚煢煢無依。然繼漢正統者，備也。故前卷以劉備結，此卷以劉備起，叙兩家必夾叙劉備，蓋既以備爲正統，則叙劉處文雖少，是正文；叙孫、曹處文雖多，皆旁文。於旁文之中，帶出正文，如草中之蛇，於彼見頭，於此見尾；又如空中之龍，於彼見鱗，於此見爪。記事之妙，無過於是。今人讀《三國志》，而猶欲別讀稗，則是未嘗讀《三國志》也。

又　第十六回：呂奉先射戟轅門，曹孟德敗師淯水　操欲殺布，而備出書以示布；術欲攻備，而布亦射戟以救備。相報之道也。操因備之不殺布，而使搆怨於術；術因布之不攻備，而遂求婚於布。相取之謀也。以相報之道言之，布在玄德度內；以相取之謀論之，術亦在孟德算中。　嘗縱觀春秋時事，婚姻每爲敵國。辰嬴在晉，而秦嘗伐晉。穆姬在秦，而晉嘗絕秦。況呂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壻？袁術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於異姓之戚，安在疏不間親耶？或解之曰：天下儘有於父母，則背之，於兒女，則暱之者；於兄弟，則背之，於外戚，則親之者，人情顚倒，往往如是。此固陳宮之所必欲勸，而陳珪之所必欲爭耳。　毛遂對楚王曰：「合縱爲楚非爲趙。」呂布恐袁術取小沛，則徐州危，其勸和也，爲己非爲備也。張儀勸楚絕齊歡，而楚遂爲秦所弱。陳珪恐袁、呂之交合，則不利於劉，亦不利於曹，其勸絕也，亦爲劉爲曹而非爲布也。惟布本不爲備，故奪馬求和，便不許備，而射戟之時，□□爲備，矜德色於備，一似助備無有如布者。惟珪本不爲布，方父子同謀以圖布，而絕婚之謀，□□爲布，諄諄愛布，一似效忠於布無有如珪者。《三國志》有《戰國策》之譏，而《戰國策》無《三國志》之巧，眞絕世妙文哉！　操之忌備，前既欲使呂布圖之，後又使袁術攻之，而決不肯自殺之者，要推惡人與別人做。蓋以其爲人望所歸，而不欲使吾有害賢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絕頂。僭父不解，讀書至此，失聲嘆曰：「曹操亦有好處。」此眞爲曹操所笑矣。　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於布，而操不死於繡。何也？曰：卓之死，爲失心腹猛將之心；操之不死，爲得心腹猛將之助也。興亡成敗，止在能用人與否耳，豈在好色不好色哉！吳王不用子胥，雖無西施，亦亡；吳王能用子胥，雖有西施，何害？袁中郎先生作《靈岩記》曰：「先齊有好內之桓公，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此千古風流妙論。　摹寫典韋，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出色處。

又　第十七回：袁公路大起七軍，曹孟德會合三將　澤藁虎皮，便爲衆射之的。袁術一僭帝號，天下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遲遲而未發者，非薄天

子而不爲，正畏天下而不敢耳。況所樂乎爲君，以其有令天下之權也。權則專之於己，名則歸之於帝，操之謀善矣。操辭其名而取其實，術無其實而冒其名，豈非操巧而術拙？　或曰：蜀、吳、魏三國，後來皆稱皇帝，獨袁術稱帝則不可，何也？曰：眞能做皇帝者，每不在先，而在後。其爲正統混一之帝，必待海內削平，四方賓服，又必有羣臣勸進，諸侯推戴，然後讓再讓三，辭之不得，而乃祀南郊，改正朔焉。則受之也愈遲，而得之也愈固。即爲閏統偏安之帝，亦必待小邦俱已兼併，大國僅存一二，外而鄰境息烽，內而人民樂附，然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傳之後人，以爲再世不拔之業。今觀建安之初，曹操雖專，獻帝尚在，而羣雄角立，如劉備、孫策、袁紹、公孫瓚、呂布、張繡、張魯、劉表、劉璋、馬騰、韓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遽敢盜竊名字者，而以壽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號，安得不速禍而召亡哉！　愛兵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將，愛將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君。故善將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善將將者，必能治將，兼能治他人之將，劉備是也。曹操擊繡之兵，以手扶麥而過，則知操之能爲將矣。袁術攻徐之將，于路刼掠而來，則知術之不能爲君矣。民爲邦本，故此卷之中三致意云。　操之忌備深矣，忌布亦深矣。方其相合，則私爲之搆以離之，及其既離，又以未及攻之而姑使合之，乃陽合之，而又私相囑以欲其終離之。初則爲二虎爭食之謀，繼又爲驅虎吞狼之計，末更爲掘坑待虎之策，種種不懷好意，呂布不知，而爲其所弄。劉備知之而權且應命。曹操亦明知劉備必然知之，而大家只做不知，眞好看煞人。　曹操一生，無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諸侯；又借諸侯以攻諸侯；至於欲安軍心，則他人之頭亦可借；欲申軍令，則自己之髮亦可借。借之謀愈奇，借之術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又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夏侯惇拔矢啖睛　將在謀而不在勇。賈詡之知彼知己，決勝決負，斯誠善矣。至於郭嘉論袁、曹優劣，破曹之疑，不減淮陰侯登壇數語。若夏侯惇拔矢啖睛，不過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十勝十敗，其言皆確，吾獨於仁勝德勝，則有辨焉。夫操何仁何德之有？假仁非仁也，市德非德也，抑第當日才勝術勝耳。操之哭典韋，非爲典韋哭也。哭一既死之典韋，而凡未死之典韋無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處，正是曹操奸雄處。或曰：奸雄雖奸，安得此一副急淚？予答之曰：彼口中哭典韋，意中自哭亡兒亡姪，我惡乎知之？　兵有先後着。此着宜在先，後一着不得；此着宜在後，先一着不得。操欲攻袁紹，而懼呂布之議其後也，於是舍紹而攻布。布既平，而後吾可安意肆志於袁紹。此先後着之不可亂也。　操亦巧矣哉！術方攻布，則助布以攻術，懼布之復與術和也。布既破術，則約備而攻布，知術之必不復與布和也。備、布之交合，而操之患深；袁、呂之交合，而操之患更深。今備既離，術既離，而後布可圖矣。老謀深算，信不可及。

又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　使劉備於漏書之後，而小沛之戰，爲布所殺，則操必曰：「非我也，布也。」及令備當淮南之衝，若其放走呂布，而操殺之，則又必曰：「非我也，軍令也。」欲使他人殺之，而無其隙，搆呂布則有其隙矣；欲自殺之而無其名，違軍令則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卻處處保護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隄防曹操，而外面亦處處逢迎曹操。兩雄相遇，兩智相對，使讀書者驚心悅目。玄德常曰：「元龍河海之士，豪氣未除。」又曰：「元龍如卧百尺樓上。」則元龍之爲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明之人，而亦喜於用詐，何也？曰：兵不厭詐，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當詐而不詐，則有不欺人之羊叔子；當詐而詐，何妨有善騙人之陳元龍？　或曰：玄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勸操留布以爲圖操之地？予曰：不然。操非丁原、董卓比也。操不殺布，則必用布。用布則必防布，既能以利厚結之，而使爲我用；又能以術牢籠之而使不爲我害，是爲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之疎虞，玄德其見及此乎？　易牙殺子以饗君，管仲以爲非人情不可近。劉安之事，將毋同乎？曰：不同。牙爲利也，安爲義也。君非絕食，則易牙之烹其子爲不情；君當絕食，則介之推自割其肉不爲過也。雖然，呂布之戀妻也太愚，劉安之殺妻也太忍，唯玄德爲得其中，不得不棄而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當學呂布，得保則保之；又誰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當學劉安。　曹家人截嫁攔婚，並非拉着香囊酒吃；呂家女空回白轉，不爲少了開門錢來。前日長枷釘韓胤，是獨桌請了媒人；今番火炬燒下邳，是打燈接着新轎。軍中得勝鼓，疑是娶親的奏樂人；馬前大纛旗，權當迎女的展閨帳。國丈自馱着貴妃出走，不顧辱沒了東宮；皇帝更不教太子親迎，只爲惡識了天使。《伐柯》詩咏成《破斧》，待大媒的是刀鋸不是酒漿；血光星犯着紅鸞，戰

通宵的是疆場不是枕席。此數聯皆絕倒。　將欲和人(解)(戒)酒，先特特邀人飲酒，張飛何其有禮；從未請人吃酒，便白白教人斷酒，呂布大是不情。自要吃酒，却怪他人不吃酒，張飛怪得高懷；自不吃酒，却怒他人吃酒，呂布怒得無趣。送酒是好意，侯成遇張飛，定當引爲心腹；拒酒是蠢才，曹豹與呂布，果然可稱翁壻。先飲酒，後領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好耐；既折酒，又折棒，以醒棒打醒人，侯成之恨難消。張飛借老曹打老呂，實不曾打老曹；呂布爲衆將打一人，是分明打衆將。張飛戒飲之飲，比不戒飲之飲愈多，翻覺戒飲爲多事；呂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爲禁酒之大懲。戒氣勝戒酒，張飛但當戒一己之鞭笞；禁酒如禁色，呂布安能禁衆人之夫婦。張飛殺過一夜酒風，明日便戒酒不成，倒便宜了醉漢；呂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與酒永別，活斷送了醒人。張飛徐州之失，還當以酒解其悶；呂布白門樓之死，誰能以酒奠其魂。此數聯又絕倒。

又　第二十回：曹阿瞞許田打圍，董國舅內閣受詔　趙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順逆，曹操以射鹿驗衆心之從違，奸臣心事，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至於藉弓不還，始而假借，既且實受，豈獨一弓爲然哉？卽天位亦猶是耳。河陽之狩，以臣召君；許田之獵，以上從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諸侯以朝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賀，操於是不得復爲重耳矣。　雲長之欲殺操，爲人臣明大義也；玄德之不欲殺，爲君父謀萬全也。君側之惡，除之最難，前後左右皆其腹心爪牙，殺之而禍及我身，猶可耳；殺之而禍及君父，則不爲功之首，而反爲罪之魁矣，可不愼哉！　董承前曾拒催、汜以救駕，今若能誅曹操，是再救駕也。馬騰前同韓遂攻催、汜，曾受密詔，今同董承謀曹操，是再受詔也。前之救駕是實事，而後之救駕是虛談；前之受詔用虛叙，而後之受詔用實寫。一虛一實，參差變換，各各入妙。又妙在七人受詔處，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爲受，或先見詔，或後見詔；或約來，或自至，或兩人同來，或一人獨至，或潸然淚下，或咬牙切齒，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氣概。人人不同，人人如畫，眞叙事妙品。曹操無君之罪，至許田射鹿而大彰明較著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袁術之僭，其既然者也；曹操之篡，其將然者也。將之與既，厥罪維均。故自有衣帶詔之後，凡興兵討操者，俱大書討賊以予之。　前有謀誅宦豎之何國舅，後有謀誅奸相之董國舅，遙遙相對，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語矣。進有鴆董后之罪，承有拒李傕之功。進則靈帝嘗欲殺之，承則獻帝傾心託之。乃二人之賢否不同，而同於敗者，進之失在不斷，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會飲？跡恐其露，何必立券書名？雖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漢，無徒爲董承咎也。

又　第二十一回：曹操煑酒論英雄，關公賺城斬車冑　天子血詔，從許田起見；諸臣定盟，亦從許田起見。馬騰之知玄德，以雲長而知之；馬騰之知雲長，以許田而知之。想見許田當日曹操之橫，氣焰迫人，雲長之怒，鬚眉皆動。文有叙事在後幅，而適爲前篇加倍襯染者，此類是也。　兩雄不並立，不並立則必相圖。操以備爲英雄，是操將圖備矣，又逆知備之必將圖我矣。備方與董承等同謀，而忽聞此言，安得不失驚落筯耶？是因落筯而假託聞雷，非因聞雷而故作落筯也。若因聞雷而故作落筯，以之欺小兒則可，豈所以欺曹操者？俗本多訛，故依原本校正之。「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只澹澹一語，輕輕溜過，妙在有意無意之間，豈眞學小兒掩耳縮頸之態耶？古史所載，後人多有誤解之者。卽如項羽困於垓下，聞漢兵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盡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是張良、韓信，欲使羽疑彭城已失，亂其軍心耳。今人看《千金記》，誤以楚歌爲思家之曲，勸楚人還鄉。夫楚人有家，漢人亦有家，將解散客兵，而先解散我兵，爲之奈何？不知作傳奇者，不過分外粧點以圖悅目，而乃錯認其事，訛以傳訛，寧不爲識者所笑？此時孫策在江東，曹操更不以英雄許之，直待後來孫權承襲，乃始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然則此老眼力，大是不謬。當青梅煑酒之日，英雄只有兩人，鼎足尚缺其一也。　自車冑爲雲長所殺，而曹操之兵端起矣。玄德之不欲殺冑者，以此時衣帶詔未洩，董承謀未露，尚欲與操羈縻勿絕，陽和而陰圖之耳。英雄作事，須要審勢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計；雲長直心人，別無此等肚腸。兩人同是豪傑，却各有一樣性格，雲長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雲長者亦在此。　此卷叙劉、曹相攻之始，而中間夾寫公孫瓚並袁術二段文字。瓚之事只在滿寵口中虛寫，術之事，却用一半虛寫，一半實寫。不獨瓚、術二人於此卷中收場，而玉璽下落，亦於此卷中結局。前者漢帝失玉璽，今者玉璽歸漢帝，相去十數卷，遙遙相對，而又預伏七十回後曹丕受璽篡漢之由，有應有伏，一筆不漏，一筆不繁。每見近人紀事，叙却一頭，拋却一頭，失枝脫節，病在遺忘，未說這

邊，又說那邊，手忙腳亂，病在冗雜。今試讀《三國演義》，其亦可以閣筆矣。董承義狀上，大書「左將軍劉備」，備之繼正統而無愧者此也。只「左將軍劉備」五字，消得「漢昭烈皇帝」五字。昔漢高祖〔討〕項羽詔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名正言順，海內歸心。今玄德既奉衣帶詔以討賊，則仗義執言。武侯之六出祁山，姜維之九伐中原，皆自此詔始矣。然備於斬車冑之後，何不便將此詔布告天下乎？曰：詔詞本以賜董承者也，董承在內，若速暴之，恐害董承故也。待承死，而後此詔乃昭然共被於海內耳。

瓚之亡也，積粟三十萬；術之亡也，剩麥三十斛。糧多亦亡，糧少亦亡，何也？曰：二人之無謀等也。無謀等，則糧之多少無異也。然瓚生平，尚有薦玄德之一節可取，若袁術生平，直是一無足取。初以不發糧而誤人，既乃以絕糧而自斃。天之報施，誠不爽哉！

又　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馬步三軍，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薦劉備者，公孫瓚也。殺公孫瓚者，袁紹也。歸袁紹者，袁術也。攻袁術者，劉備也。然則欲使袁紹救劉備，不獨劉備意中以爲必無之事，即讀者意中亦以爲必無之事矣。乃劉備偏往求之，袁紹偏肯救之。操之與備，合而忽離，紹之與備，離而忽合。讀其前卷，更不料有後卷。事之變，文之幻，眞令讀者夢亦夢不到也。陳登欲求援兵，試掩卷猜之，必以爲求救於馬騰矣，乃舍馬騰而求袁紹，何也？曰：馬騰雖同受衣帶詔，而徐州之發使於西涼也遠，冀州之進兵於許都也近。且馬騰勢小，袁紹勢大，舍其遠者小者，求其大者近者，亦是英雄見識。玄德之求袁紹也，以鄭玄爲之介紹，而首卷敘述玄德生平，早有「師事鄭玄」二語，遙遙伏線。且鄭玄、盧植，俱爲玄德所師，而盧植詳見前文，鄭玄直至此處，方纔出現。一先一後，參差錯落，極敘事筆法之妙。況又於關公斬將之後，袁紹興兵之前，忽然夾敘馬氏歌姬，鄭家詩婢，一段風流文字，眞如霹靂火中，偶雜一片清泠雲也。曹操十勝，袁紹十敗之說，於第十八卷中見之。竊謂繼此以後，必敘袁、曹交鋒之事，乃隔着數卷，直至斯編，方始起兵相持，而猶未交鋒也。各各奮勇而來，各各解散而去，虎頭蛇尾，可發一笑。只因袁紹性格，不出謀士料中，遂使《三國》文字，竟出今人意外。或疑曹操見檄必怒，似宜增病，而病反因之而愈。其故何也？曰：此與聞許劭之言而大喜，同一意也。人莫能識其奸雄，而有人焉能識之，彼亦自以爲知己；人莫能斥其罪惡，而有人焉能斥之，彼亦自以爲快心。今有詬人者，詬得不着痛癢，受詬者必不樂；然則罵人者罵得切中要害，受罵者豈不覺爽乎？武嬰見駱賓王檄，歎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使武嬰見檄而怒罵賓王，便不成武嬰；使曹操見檄而怒罵陳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敗不足論，而文人之筆千古常伸。袁本初雖不能勝曹操，徐敬業雖不能除武嬰，而陳琳、賓王之文，至今膾炙人口，即謂曹操已爲陳琳所殺，武嬰已爲賓王所誅，可也。吾所惜者，賓王數武嬰之惡已盡，陳琳數曹操之惡未盡。蓋陳琳草檄之時，董妃尚未死，伏后尚未弒，董承等七人及孔融、耿紀等，尚未遇害，故數操之惡，止數得一半耳。然而操已聞而汗下矣，若使於董妃既死、伏后既弒、董孔諸人既遇害之後，再邀陳琳之筆以罵之，其痛快又當何如哉！當劉備立公孫瓚背後之時，劉岱固儼然座上一諸侯也。孰意今日乃俯首而爲曹操爪牙，又被關、張提起放倒，呼來喝去，直如小兒，豈不可恥之甚乎？今之居上座者，切宜仔細，愼勿爲立人背後者所竊笑也。玄德獲岱、忠二人而不殺，尚欲留爲講和之地，其與袁紹之頓兵河朔，遷延不進，毋乃同耶？曰：否。紹之力足以戰而不戰；備之力不足以戰故不欲戰。袁紹性慢，是無主意；劉備性慢，是有斟酌。

又　第二十三回：禰正平裸衣罵賊，吉太醫下毒遭刑　禰衡、孔融、楊脩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脩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禰衡則不事操，而並不屑與操周旋者也。三人皆爲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獨早。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於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予曰：不然。爲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於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爲不殺琳而必殺衡與！　爲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

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刃於表，表復借刃於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爲惋惜。雖然天地夢藪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漢之變而爲三國，三國之變而爲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眞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眞？夢如董承，直謂之眞焉可矣。嘗讀《曇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考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憾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讐，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霽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俛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　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爲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漢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爲眞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爲良藥，斯眞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也。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三撾，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懷，當滿引一大白。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卻因招安張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劉備，至搜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於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又　第二十四回：國賊行兇殺貴妃，皇叔敗走投袁紹　嘗咏唐人弔馬嵬詩曰：「可憐四紀爲天子，不及(羅)(盧)家有莫愁。」其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其兄之誤國；董妃之死，死於其兄之愛君。夫以兄之罪而殺楊妃，今人猶爲之惋惜，況以兄之忠而殺董妃，能不爲之悼嘆乎哉！吾以爲董妃之冤，冤於太眞，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玄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牽之於小兒，亦不得已耶？衣帶詔之事既聞，董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己之幼子有疾，猶然繫懷；君之孕嗣遭殃，不爲動念。以四世三公，代食漢祿者，反不如一醫生之盡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禰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禰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爲痛快。今恨不將陳琳檄後之事，再敎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無瑕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冀州，欺韓馥，又賣公孫瓚，其罪一；　催、汜之亂，不聞勤王，其罪二；　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號，而又欲迎之，其罪三。爲紹計者，恐我盡言以責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復更罵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而假仁義。聶北之救，坐視邢亡；　楚邱之封，直待衛滅。又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其責楚也，不責其僭稱王號，吞併諸姬，而但問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同此意也夫？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伺，今則有虛可乘，審時勢而爲謀，惜袁紹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圖、審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豐不和。故前者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不以宜戰之說助之。但從自己門戶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古來朋黨之害，往往坐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朔、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況袁紹一隅之主乎？爲天下者不顧家，玄德前敗於呂布，遂棄妻小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委呂后於項羽，正復相同。彼袁紹室家情重，戀戀小兒，豈得爲成大事之人？　袁紹與玄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玄德於袁紹，三番求救：第一次鄭玄作柬，第二次自己致書，第三次單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備亦昔疎而今密，非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乎此者，依托呂布，又依托曹操；後乎此者，依托劉表，又依托孫權，煢煢一身，常爲客子，然則備之爲君，殆在旅之六五云。　操之敵紹，能以寡勝衆；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衆。是備之用兵不如操矣。然爲將之道，在能用兵；爲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用兵之人。備之所以敗者，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葛，雖關張之勇，無所用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智，不能當耳。而諸葛不爲操所得，獨爲備所得，善乎！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韓信善將兵，一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用兵則勝於備，而用人則遜於備與？

又　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爲「不降曹」三字下一注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雲長即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爲降漢，而實則降曹者也；呂布、袁術等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爲漢即是曹，曹即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是曹，將兩下劃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十分見識，非熟讀《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張遼三罪：第一是負皇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匡扶漢室。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嫂，末言尋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嚴男女之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爲第一，以張遼所云第一者爲第三。而曹操聽之，不以第一事爲難，獨以第三事爲難，不知第三事即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即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爲漢，不以曹操爲漢，即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劉不歸操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列七人之數。而曹操於董貴妃則殺之，於五家七百口則殺之，獨至甘、糜二夫人，不惟不殺，又加禮焉，何也？曰：此非愛玄德而獨能忘其讐，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殺甘、糜者，爲關公也。使關公而死於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於董貴妃與五家七百口者幾希矣。　觀雲長秉燭達旦一事，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設心亦甚惡矣。忌玄德，讐玄德，故欲以此辱玄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之奸，眞是如鬼如蜮。　關公受袍，則內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於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篇，諷《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長之不置也。玄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即劉之將也。關公而殺袁之將，是即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死，而殺玄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爲關公咎也。紹之約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並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投紹，紹之必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料已深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難蒙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正謂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爲關公咎也。　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玄德。然曹操則始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袁、曹優劣，又見於此。

又　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敗兵折將，關雲長掛印封金　今人見關公爲漢壽亭侯，遂以「漢」爲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即博雅家亦時有此，此起於俗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鑄壽亭侯印貽公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爲所誤。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愉爲餘不亭侯，鍾繇爲東武亭侯，玄德爲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禕，會諸將於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爲名耶？雞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俗本多誤，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棄粮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餌之，欲用之則亦餌之。然文醜爲操所餌，關公必不爲操所餌。操亦無可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襲都之以玄德消息告雲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爲顏良惜，公之誅文醜，更不得爲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之欲斬玄德者亦再。玄德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直待見孫乾，遇龔都，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於殺玄德，則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即袁紹讐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前之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面，萬死不辭之語，眞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僞，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關公，亦奇曹操。以豪傑折服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奸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傑則奇。夫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奸雄中有數之奸雄也。　人情未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未有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所以駕馭人才，籠絡英俊者，恃此數者已耳。是以張遼舊事呂布，徐晃舊事楊奉，賈詡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不棄故從

為之死。獨至關公，而心戀故主，堅如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之術既窮，始駭天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卽欲不吁嗟景仰，安可得乎？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此志也，縱無二嫂之羈絆，而孑然一身，亦必不紿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紹爲曹操之讐，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隱諱，不知兄在則斬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又　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單騎，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吾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吝一紙文憑，不卽給與，使關公而死於卞喜之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歟？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今人但見「各爲其主」之語，便嘖嘖曹操不置，可謂不知烏之雌雄矣。文有伏線之妙。滎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此卽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一叙鄉情，閒閒冷冷，極沒要緊處，却是極要緊處。如此叙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關公斬蔡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蔡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廖化歸關公，尚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年下種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匆匆，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過一關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有何意趣？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爲雲長立傳，而玄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白馬之役，忽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德之威靈如見。至於玄德行藏，或在袁紹一邊致書，或在關公一邊接柬，或在龔都陣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備述，處處提照出來，更不疎漏，眞叙事妙品。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騁，雖有千里馬無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兩處，可以僥倖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讐，守關將士，防禦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有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邀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雖易者亦難，志既決雖難者亦易耳。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餘或以力敵，或以計害，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又　第二十八回：斬蔡陽兄弟釋疑，會古城主臣聚義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美其大義，而陰忌其歸劉，故聽彼自往。若於其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其中途爲人所害而死，則是不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過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矣，於是又恐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齎送文憑以示厚恩，斯其設心，不大可見乎？文憑之送，不送於需用文憑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愼勿被曹操瞞過也。關公旣遇廖化，又遇周倉。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綠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崔苻，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僕，勝似擁嘍囉稱大王也。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爲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翼德，殆視雲長爲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操爲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彼誤以關公爲降曹，故罵曹操，並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暇顧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乖，卽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憤爲重，而桃園之私盟爲輕。推此志也，使翼德而處土山之圍，寧蹈白刃而死，豈肯權宜變通，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爲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惡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眞孝子，斯可謂之眞忠臣。翼德失徐州而雲長責之，雲長寄許都而翼德責之，能如此以義相責，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締私盟，便互相遮護，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濟水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子乎？玄德之於關公也，隔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覿面相逢，而綽鎗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旣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信關公者也。觀弟之責其兄，則能爲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之信其弟，則能爲雲長之弟者，大非偶然矣。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來。

胡華與胡班爲父子，韓福與王植爲姻家，蔡陽與秦琪爲甥舅，不惟各主其主，亦復各親其親矣。至於不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己嗣。關公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玄德夫婦是再團圓。合前回與此回，殆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　玄德在許都，聽滿寵報信，但知公孫瓚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令人鬱鬱不快。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但知玄德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令人鬱鬱不快。今至此卷，不約而同，不期而會，不特當日見者快然，即今日讀者亦爲之快然。由前而觀，則桃園爲初聚義，古城爲再聚義；由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方爲大聚義，古城合子龍，已爲小聚義也。　劉、關、張三人兩翻聚散：一散於呂布之攻小沛，再散於曹操之攻徐州。而玄德則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芒碭山中。乃叙事者，於前之散也，略關、張而獨詳玄德，於後之散也，則略翼德，稍詳玄德，而獨甚詳關公。所以然者，三面之事，不能併時同叙，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載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簡括焉，史遷筆法，往往如此。　前卷埋伏後文，此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廖化、普淨輩，俱於前卷埋伏；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俱於此卷收拾。

又　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斬于吉，碧眼兒坐領江東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夢之所以卒於巢也。萬乘至重，壯者慮輕，堅與策之不得爲帝王者在此。　智伯之客只一，許貢之客有三，未知許貢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之事許貢，其先亦如豫讓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豫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襄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鎗搠，孫策蓋以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爲尤快，其人亦比豫讓爲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愧後世之爲人臣而忘其君者。　孫策不信于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惑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識見誠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運數當絕，適逢其會耳，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爲孫策死於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殺孫策，何以南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　孫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至今吳下風俗，最好延僧禮道，并信諸巫祝鬼神之事，蓋自昔日而已然矣。席間耳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實不[illegible]，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孽托言，非必于吉。正史但曰：「孫策爲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創業而遺其子者矣，未有兄創業而遺其弟者也。策無年而權有年，策無嗣而權有嗣，策也竭蹶而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爲策，衝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俗坐鎮，君人之度未足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孫權，亦猶劉縯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秀。策於舉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在孫權矣。　魯肅之濟周瑜，是篤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舉魯肅，是薦賢不是酬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與孔明隆中所見略同。人但知其爲謹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爲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爲知子敬者耶？　人謂管仲不知鮑叔，而鮑叔能薦賢，而管仲能薦賢也。今周瑜薦魯肅，魯肅又薦諸葛瑾，張紘亦薦顧雍，其轉相汲引如此。彼管仲於臨終時，力短賓須無、甯越等諸人，而未嘗薦一賢士以自代。然則如瑜、如肅、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截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仁婚孫匡者，曹操也。孫策欲結袁紹以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操，則合者將離而終合，離者將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捉摸乃爾乎！　前回正叙劉備脱離袁紹之事，後回將叙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夾叙東吳，如天外奇峰，横插入來。事既變，叙事之文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又　第三十回：戰官渡本初敗績，劫烏巢孟德燒糧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曹操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是二失也。迨呂布已滅，劉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取勝，而紹又不爲，是三失也。既已失之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其必敗耳。　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而操以乏糧而欲歸，若非荀彧勸之勿歸，袁、曹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

非有或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許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襲許都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譖張郃之語，則信其實，所以敗也。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說，不於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爲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矣，於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亂，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爲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劫則劫之，劫之而我因糧於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劫則焚之，劫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焚之則敵之大損，卽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劫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漢高有給漢糧之蕭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曹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高帝踞牀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爲傲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許攸，是過爲慇懃以悅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衆疑，是忍之於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眞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襲鄴郡幷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攸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之。此兵家虛虛實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武經七書》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良可歎也。其驅之不動者，在楚唯有范增，在袁唯有沮授而已。嗚呼！如增如授能有幾人哉！

又　第三十一回：曹操倉亭破本初，玄德荆州依劉表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泄，故詔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爲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歎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唯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豐。爲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爲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　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覷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覷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爲交，而後與之爲讐者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爲敵，而後托之爲援者也；劉備之於呂布，初與之爲敵，而後與之爲交，既與之爲交，而又與之爲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托之爲援，而後與之爲敵，既與之爲敵，而終托之爲援者也。在徐州，則先爲主而後爲客；在西川，則先爲客而後爲主。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爲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衆人，遣衆人，正所以留衆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卻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尚相爭，尚在後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托孫權，尚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尚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幷，未經敘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嗣，忽因二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轉一筆；操正欲乘勝攻紹，忽因秋成在卽，又因劉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荆州，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敘兩番，至汝南之襲，但敘劉備中計，不敘曹操設計，前隱後現，又換一樣筆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敘兩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襲都之死，卻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又　第三十二回：奪冀州袁尚爭鋒，決漳河許攸獻計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古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弟，以異姓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之

開魏，則有「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　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其唯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爲嗣；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爲嗣。然使譚而能爲泰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爲泰伯，則尚不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爲叔齊，則譚可取之；尚而不能爲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唯王修之語，爲金玉之論云。　甚矣，朋黨之爲禍烈也！　以袁氏觀之，初則衆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授爲一黨，審配、郭圖爲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尚而分爲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讐。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淹冀州，與決泗水以淹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爲奇。淹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淹冀州之策，即出於袁氏之舊臣爲奇。且下邳之淹，止一水耳，若淹冀州，則先遏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淹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烏巢之火於前，而乃有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　侯成以獻酒被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一降於決水之前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爲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爲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同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則又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眞是絕妙文章。　觀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紀之死。一冀州耳，韓忽變而爲袁，袁忽變而爲曹。其始也，馥失之，瓚爭之，而紹取之；其既也，譚失之，尚爭之，而操取之。興亡彈指，得喪轉盼，奪人者曾幾何時而爲人所奪。讀書至此，爲之三嘆。　陳琳之檄罵曹嵩，又罵曹騰，其罵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讐；陳琳罵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讐，何也？曰：琳爲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爲主而琳爲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闓，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爲曹操罵紹而爲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爲此度外之事，而操獨能爲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　此卷叙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變：袁尚始欲救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荆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

又　第三十三回：曹丕乘亂納甄氏，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尚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爲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麀之恥，所以弒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婦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毋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壻；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爲繼兒乎？紹妾毀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爲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爲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尚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顓頊焚僖負羈之家，而重耳殺顓頊以狥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眞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爲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讐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況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爲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眞，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

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爲眞慈悲乎？假爲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鬬。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滅之；於熙、尚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又　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聽密語，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卽以此名其臺，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虎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叙曹丕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叙劉禪生時之祥：皆爲後日稱帝張本也。然叙曹丕於入冀州之時，是追叙已往；此叙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叙目前。又是一樣筆法。

袁紹暱後妻，劉表亦暱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兩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曺操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有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玄德。畢竟聲望中人，猶較勝於閥閱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襲許都；至操擊烏丸之時，備乃勸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其故何也？從烏丸回救許都也遠，遠則可襲，勢不同也。且有不救也近，近則不可襲；袁譚而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兎，眞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嘆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玄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玄德亦當害怕；不獨玄德害怕，卽讀者至此，亦爲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叙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竊聽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爲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過滹沱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水中。李世民過澗之馬，却有三跳；劉玄德過溪之馬，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主檀溪之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之馬，死馬當活馬騎；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讀書至此，眞千古奇觀。　范增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玄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范增不能爲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爲政。由此言之，襄陽一會，其更險於鴻門哉！

又　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隱淪，單福新野遇英主　此卷爲玄德訪孔明，孔明見玄德作一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爲軍師，先有單福爲軍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卷有一雀一臺，此卷乃有一鳳一龍，是前卷又爲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未曾明指其爲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卽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眞姓名，「龐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於「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佩聲，幷半面亦不得見。純用虛筆，眞經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个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拏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尋還我兄，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爲人又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眞是好看。　前玄德以髀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使英雄氣盡。蓋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行吟澤畔，爲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卽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玄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於電走風馳之後，忽見石案香清，松軒茶熟。正在心驚膽戰，俄而氣定神閒，眞如過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閬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矣。至於夜半聽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王積

薪聽婦姑弈碁，雖極分明，却費揣度，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玄德比龍也。前蔡瑁捏造玄德反詩曰：「龍豈池中物。」亦以玄德比龍也。蘇子瞻《檀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又謂眞主一龍，駿馬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無數龍字，總只爲引起伏龍一人而已。水鏡之薦伏龍、鳳雛，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也？其人鄭重，而言之不甚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爲鄭重矣。唯鄭重言之，使知其人之重。說且不可輕說，見又不可輕見，用又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囚沮授，不知其善也。若劉表既知玄德之賢而不能用，既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緇衣》，與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巷伯》，與不知惡者等耳。元直之辭之也宜哉！觀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玄德。明日與玄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玄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謁，直待市上行歌，馬前邂逅，然後邀入縣衙。讀者至此，以爲此時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一則將欲用之，忽欲拒之。迨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歡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人；文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合處，便急欲其就，唯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又　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計取樊城，元直走馬薦諸葛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孔明之事。乃閱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出現，令人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身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遇矣。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副之。　敘單福用兵處，不須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略見一班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名優演名劇，而此一卷則是副末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爲主，而單福其賓也，即龐統亦其賓也。水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專薦伏龍，帶言鳳雛，於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略之，是又有賓主之別焉。蓋主爲重則賓爲輕，故玄德既知單福之即是徐元直，並不提起水鏡莊上先曾聽得；既知鳳雛之即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說出。此非玄德於此，有所不暇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龐統之叔與水鏡爲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爲交。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來歷，在牧童口中敘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敘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敘出。敘龐統止及其叔，敘徐庶止及其母與弟。敘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叔，幷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參差錯落，眞敘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拚見執於操：是徐母之膽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有之，即《豪士傳》中亦罕有之。　蔡瑁假玄德之詩，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子故也。緩則易於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起，不成其爲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譏焉。曹操不強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玄德不強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人之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佯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玄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玄德，而玄德唯恐曹操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觀玄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薦起一臥龍先生，頓使玄德破涕爲歡，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哀樂倏變，奇事奇文。

又　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草廬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招庶乎？此不得爲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唯恐玄德之無人，唯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

語，反以元直之薦爲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爲可惜，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爲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爲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爲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爲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爲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爲曙也，見月光而以爲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爲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爲雨也，聽泉聲而以爲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爲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卽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卽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輿、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爲之仲尼，則誰著尊周之義於萬年？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於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歟！　淡泊，寧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閒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覩，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爲孔明，於此領畧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於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妝腔，玄德做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余笑曰：爲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眞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玄德眞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虛脩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蓋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爲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亦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閱稗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予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又　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決策，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於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晝眠，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卽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旣知之，卻不卽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也。及初見時，玄德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只不肯賜教，於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悃，然後爲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旣畫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爲畫策，卻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旣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慇懃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旣受聘，却不卽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旣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曲折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旣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托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於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於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文章乎？或曰：孔明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爲孫、曹所有。故爭荆州於孫權，何如受荆州於劉表？此玄德之失計於先也。取西川於劉璋，無異取西川於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爲孔明病。　正叙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夾叙東吳，不但爲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爲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爲玄德畫策，便有周瑜爲孫權畫策以配之；孫權爲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爲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玄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荆益，甘寧亦請圖荆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辨與皇子協卧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衆，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爲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辨旣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

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爲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爲三日矣。吾以爲正統之主，則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爲日，而策爲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爲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二喬姊妹，分嫁二婿；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爲庶母；母死之後，權即以母姨爲繼母矣。以母姨爲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爲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即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爲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唐徐世勣起於盜賊之中，而甘寧亦起於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賊」，末號「佳賊」；而甘寧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寧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寧之錦乃眞錦也。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廬，而但學其晝寢；學甘寧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爲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爭戰；學徐氏者，不能學其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妝艷裏，言笑自若。爲之一笑。

又　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計，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爲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爲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玄德先授以求計之計。玄德、孔明，其眞天下有心人乎！　君之(適)[嫡]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粢盛，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嫡]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爲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教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　前徐庶在玄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正筆、緊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愈加(綰)[渲]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眞叙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襯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秋颸、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襯，寫徐庶誇獎，是順襯，寫夏侯輕侮，關、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爲一折；玄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中途疑沮，爲再折；人馬走發攔當不住，則又有夏侯猛省，傳令勿追，爲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妙，有非猜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爲援，故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操。此爲後文伏線也。甘寧借江夏爲避讐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爲避患之地，乃孔明爲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爲玄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爲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晉之代魏，尚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叙於曹操未攻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又　第四十回：蔡夫人議獻荆州，諸葛亮火燒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叙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叙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荆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略却數處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荆州；叙荆州，又叙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叙孔融處，補叙禰衡往事；叙荆州處，詳叙王粲生平。偏能於極忙中，著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事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尚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代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

降操，其臣敎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敎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爲曹操所自奪，而荆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尙未嘗不訃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哉？　玄德取荆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卽謂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荆州於劉琮降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爲曹操所有之荆州，又爲孫權欲得之荆州。於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還荆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爲。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卽無郤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禰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而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爲風，離爲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旣濟。惜乎曹操出兵之時，不蚤令管輅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陽矣。況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出愈幻，愈用愈奇。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又　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　前孔明敎劉琦，是走爲上計，今敎玄德亦是走爲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玄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玄德不忍之心爲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琮，則又可以不走。卽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捷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玄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疎於計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玄德；劉琮之死，天不假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于張繡之降則不殺，于張魯之降則不殺，卽于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於劉琮母子則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居？曰：琮之意在永保荆州，失之則悔，悔則必怨，怨則舊臣之未降者，或將噓餘燼以復燃，則可慮者一。卽其臣之已降者，見故主尙在，亦將懷二心以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爲我肘腋之患，則可慮者三。操之籌此至熟矣，琮卽欲不死，豈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長坂之役，子龍以一單騎而獨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過長坂而不能兩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關龍馬之力，當陽亦豈虎將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玄德棄荆州，旣失其地利，猶幸邀天之佑，得人之助爾。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玄德之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其違。一則投契於一時，一則孚信於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玄德之識不奇，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敘事之法，往往善於用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線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尙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于玄德，初無益於襄陽，而孰知預爲後日之用，眞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夫讐，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妻也。吳夫人臨死，托壯子于良臣；糜夫人臨死，托幼子于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于不死，臨難之托子，更難于平時之托子。則糜夫人之賢，又在東吳兩婦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坂一篇，玄德與衆將及二夫人幷阿斗，東三西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略又不可偏畧。庸筆至此，幾於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敘出；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敘出；二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敘出；簡雍報信，在翼德口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軍士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詳之。歷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漏。又有旁筆：寫秋風，寫秋夜，寫曠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描畫。予賞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軍，寫衆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爲文章紀

事之妙，莫有奇於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又　第四十二回：張翼德大鬧長坂橋，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後臨時之虛聲足以聳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雲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虛聲，渾無實際，他人喫盡老力，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翼德橫矛立馬於橋上，而曹兵疑爲誘敵之計，若非有孔明兩番火攻，驚破曹兵之膽，當時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長之先聲足以奪人；又非雲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奪人耳。玄德將阿斗擲地，亦擲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不如勿救矣。然從來豪傑不遇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于父，而其福則過於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寶，未幾而殂，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主賴虎將之力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主之福而不死，爲之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玄德本欲投襄陽，忽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之所不及也。劉表爲孫權之讐，劉表未死，孫權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又使人弔之。又猜測之所不及也。唯猜測不及，所以爲妙。若觀前事便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知其有後文，則必非妙文。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當子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玄德之時，懷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乃有如此變幻也。孔明勸玄德結孫權爲援，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爲援，所見畧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若魯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沒趣矣。妙在魯肅求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詞，又沒趣矣。妙在孔明並不挑撥魯肅，魯肅先來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魯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難，孔明勉強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態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眞是好看煞人。　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魯肅說出，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隨口贊成；此則既等魯肅說出來時，却又詐言不肯。愈出愈幻，愈轉愈曲，賞心悅目，蔑以過茲。

又　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羣儒，魯子敬力排衆議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回則是孔明之以舌爲兵也。其戰羣儒以舌，其激孫權亦以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爲水；言揚屬火，則又以舌爲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卧龍先生有先一番水戰，有先一番火戰矣。　劉琮之事，即孫權前車之鑒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爲尊官，而琮獨見殺，權而降操，亦猶是耳。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惟將軍不可降。眞金玉之言哉！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乎者也」，「詩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晉人之言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于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玄德客寓荆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不但荆州未取，而早爲其意中所有；即益州未奪，而亦預爲其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韓遂尚在，觀其鼎足一語，竟似未嘗有此數人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　曹操青梅煮酒之日，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與？蓋天下唯英雄能識英雄，不待識之於鼎足之時，而早識之於孤窮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赫奕，則畏而重之；見人淪落，則鄙而笑之。異故相非，同必相識。英雄之不遇識者，正爲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處，妙在孔明一至東吳，魯肅不即引見孫權，且歇館驛，此一曲也；又妙在孫權不即請見，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即見孫權，先見衆謀士，此三曲也；及見衆謀士，又彼此角辯，議論齟齬，此四曲也；孔明言語既觸衆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迨孫權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玄德之與孫權終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竟成虛往也者，然後下文峰

迴路轉，詞洽情投，將欲通之，忽若阻之；將欲近之，忽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眞是文章妙境。孫權既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不斷，寢食俱廢者，何哉？蓋非此一折，則後文周瑜之畧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權之果出于此，而作者特欲爲後文取勢耳。觀此可悟文章之法。

又　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　孫權破操之計，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瑜之言，而實決之以孫策臨終之言，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孫策之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孫策之語孫權能憶之者，憶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憶之以母妹憶姊之言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吳氏兩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二喬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大喬、小喬之破操可也。赤壁鏖兵，一場大功，得婦人之力居多。婦人眞可畏也。　張昭有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解之曰：『內事不決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天下未有能謀內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謀外事而能謀內事者。攘外乃所以安內，外患至而不能捍，謂之知內，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孫權，而致孫權之求助於玄德也。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孔明也。本是玄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求助於玄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眞妙絕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決於胸中，而詐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撥孔明，欲使其求助於我也。魯肅不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說假話，大家暗暗猜着，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間夾着一至誠之魯肅，說出幾句老實話以形之，寫來眞是好看煞人。　入門問諱，豈有入其國，不知其國之夫人者乎？而或疑孔明二喬之說，乃演義粧點耳，非眞有是言也。然吾讀杜牧之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不縱火，將二橋之爲二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必非孔明之所有。　《銅雀》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蝃蝀。」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蝃蝀比之，卽《阿房賦》所謂「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凌空，不霽何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改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連」字改作「攬」字，而下句則全改之，遂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可謂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患瘋病，蘇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瘋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其殆學孔明之改賦乎？　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爲之。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爲「弄麞」矣，「伏臘」而以爲「伏獵」矣，「芋」而以爲「羊」，「金根」而以爲「金銀」矣。吾不知其將賺何人，將施何計而亦學孔明之改別字也。爲之一笑。　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爲玄德所有則忌之，使孔明而爲東吳所有，則不忌也。觀其使諸葛瑾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龐涓之忌孫臏，同事一君而必欲殺之而後快也。一則在異國而招之使入我國，一則在我國而驅之使入異國。試以龐涓較周瑜，則周瑜眞愛孔明之至耳。

又　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羣英會蔣幹中計　凡大功之將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又有順有逆。敵方疑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此端之逆見者也。敵方輕我，而我先小勝以挫其銳，此端之順見者也。曹操當劉琮新降，豫州新敗之後，席捲荆襄，氣吞吳會，驕盈極矣。是不可不先有以挫之，周郎以江口之小勝，預爲赤壁之見端，殆不用逆而用順者乎？　玄德有檀溪躍馬一事在前，可謂險矣；而此處江口勞軍之事，則愈險。雲長有單刀赴會之事在後，可謂奇矣；而此處江口相從之事，則愈奇。險莫險於不知，奇莫奇於不露。蔡瑁追之而倉皇出奔，是知其險者也；周瑜送之而從容作別，是不知其險者也。却荆州之請，而以言折魯肅，是露其奇者也；立玄德之後，而以不言懾周瑜，是不露其奇者也。前後兩番，極其相類，文極其相反。眞妙不可言。　文有正襯，有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醜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襯之法。　孔明未出草廬之時，卽曰外結孫權。故荆州之守，關公欲分兵拒吳，則孔明止之；關公之沒，玄德欲興兵伐吳，則孔明諫之。至白帝托孤以後，終孔明之世，未嘗與吳相惡，蓋欲結之以共討漢賊也。惟魯肅之見與孔明合，而周瑜之見獨與魯肅殊。肅方引孔明以相助，而瑜則欲殺孔明；肅方引玄德以相助，而瑜又欲殺玄德。是瑜之不及魯肅遠矣。雖然，肅知玄德與孔明之爲人傑，故欲得之以爲援；周瑜亦知玄德、孔明之爲人傑，故必欲殺之以絕患。

天下非人傑不能知人傑，嗚呼！瑜亦人傑矣哉！　玄德在水鏡莊上，聽元直之語，妙在句句明白；蔣幹在周瑜帳中，聽軍士之語，妙在不甚明白。玄德耳中雖甚明白，心中不知元直爲誰，却是不明白；蔣幹耳中雖不明白，眼中已見張、蔡降書，却是極明白。兩樣聽法，亦作兩樣猜法。前後各各入妙。　陳宮在路上拾得玄德與曹操書，妙在千眞萬眞；蔣幹在帳中拾得張、蔡與周瑜書，妙在疑眞疑假。呂布見書，更無不信；曹操見書，初信後疑。陳宮所拾之書，並非曹操所作；蔣幹所拾之書，却是周瑜所爲。一樣拾法，兩樣來歷，前後又各各入妙。　秦慶童述董承私語，只一句兩句，妙在慶童不解；蔣幹述周瑜私語，亦只一句兩句，妙在蔣幹先知。慶童所聽，有義狀爲証，却是曹操搜出；蔣幹所聽，有降書爲証，却是蔣幹帶來。一樣述法，兩樣詳法，前後又各各入妙。　周瑜詐睡，是騙蔣幹；蔣幹詐睡，又騙周瑜。周瑜假呼蔣幹，是明知其詐睡；蔣幹不應周瑜，是不知其詐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蔣幹之醒，醒却是夢。妙在先說破他是說客，使他開口不得；又妙在說他不是說客，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在夢中呼子翼、罵操賊，使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來忘却呼子翼、罵操賊，一發使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極疎，却步步是密；蔣幹自道極乖，却步步是呆。寫來眞是好看。

又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獻密計黃蓋受刑　周瑜欲斷北軍之糧，明知其斷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東之箭，明知其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斷糧，不能使北軍無糧；而孔明不造箭，却能使江東有箭。則孔明之智爲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刀以殺孔明，早被孔明識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與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則孔明之智爲尤奇矣。十日之限已可畏，偏要縮至三日；三日之限已甚危，偏又放過兩日。令讀者閱至第三日之夜，爲孔明十分着急，十分擔憂，幾於水盡山窮，徑斷路絕，而不意奏功俄頃，報命一朝。眞乃妙事妙文。　借箭之計，其利有三：使東吳得十萬箭之用，一利也；既得十萬箭之用，而又省造十萬箭之費，是以二十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二利也；我有所得，則利在我，我縱無所得，而能使敵有所失，則利亦在我。今我得十萬箭之用，省造十萬箭之費，而又令曹軍有十餘萬箭之失，是以三十餘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三利也。在孔明不過施一小計耳，而其利至於如此，眞不愧軍師之稱哉！孔明用計之妙，善於用借。破北軍者，即借江東之兵；而助江東者，即借北軍之箭。是借於東又借於北也。取箭者，即借魯肅之舟；而疑操者，復借一江之霧。是借於人，又借於天也。兵可借，箭可借，於是乎東風亦可借，荆州亦無不可借矣。　周瑜以蔡瑁、張允之假書賺曹操，而曹操即以蔡中、蔡和之假降賺周瑜，此相報之巧也。曹操以二蔡之詐降賺周瑜，而周瑜即假二蔡之詐降，以賺曹操，又相報之巧也。乃蔡瑁、張允實實未嘗叛曹操，而操誤信其事；蔡中、蔡和，明明是來降周瑜，周瑜已知其非：則操之巧不如瑜。操使游說之客於敵國，適以殺吾軍得力之人；瑜納詐降之將於彼軍，遂借以通我將詐降之信，則瑜之巧過於操。兩智相欺，兩詐相敵，寫得眞動心悅目。　孔明掌中之字，與周瑜掌中之字，不約而同，此合掌文字也，又參之以黃蓋之言，是三人之文字皆爲合掌矣。孔明新野之火，與博望之火，大同小異，此重複文字也，又繼之以赤壁之火，是一人之文而三番重複矣。然必文如公瑾方許其合掌，文如孔明方不厭其重複。每怪今人作文，動手便合，落筆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後更無添換，即何不取周瑜、孔明之文而讀之耶？　黃蓋苦肉之計，苟非黃蓋之所自願，此豈周瑜之所能使哉？周瑜深欲用此計，而恨未得黃蓋之一計，唯黃蓋眞能舍此身，而後可行苦肉之一計耳。作者於此，不是寫周瑜之智，正是寫黃蓋之忠；亦只是寫黃蓋之忠，不是寫黃蓋之智。　周瑜反間之謀，只好黑夜裏騙蔣幹；黃蓋苦肉之計，偏要白日裏瞞衆人。蓋不瞞衆人，恐瞞不得曹操也。曹操之殺蔡瑁是眞，周瑜偏識二蔡之降爲假；黃蓋之忤周瑜是假，二蔡已信周瑜之怒爲眞。蓋欲瞞曹操，又必須先瞞二蔡也。乃衆人可瞞，二蔡可瞞，曹操可瞞，而孔明必不可瞞。不但公瑾不能瞞孔明，而孔明反囑子敬以瞞公瑾。則孔明之智又高公瑾數頭。吾嘗觀黃蓋苦肉之計，而嘆其計之行，亦有天意焉。蓋此計之可慮者有三：使黃蓋受棒太毒而至於死，雖捐軀而無補於國事，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一可慮也；使衆將不知，有憤激而生變者，則弄假成眞，未圖彼軍而先致我軍之叛，二可慮也；又使曹操懲於蔣幹之被欺，拒蓋之降而不納，則黃蓋徒然受刑，周瑜枉自粧呆，適爲曹操所笑，三可慮也。乃黃蓋不死，諸將不叛，曹操不疑，而周郎竟以成功，豈非天哉！

又　第四十七回：　闞澤密獻詐降書，龐統巧授連環計　欺庸人易，欺奸雄難。黃蓋受杖猶可不死於杖，闞澤獻書宜其必死於書。而卒能不死而成功者，以得說奸雄之法也。說奸雄之法，與說英雄之法，皆不當用順，而當用

逆。英雄所自負者義耳，張遼之說關公，妙在責其輕死之非義。奸雄所自負者智耳，閻澤之說曹操，妙在笑其料事之不明，所謂用逆而不用順者也。若使遼而甘言卑說，則公之拒愈峻；若使澤而伏地陳乞，則澤之死愈速矣。

前卷寫甘寧，此卷寫閻澤。而極寫閻澤，必先極寫曹操。不寫曹操之奸，不顯閻澤之巧。若彼不知爲苦肉計，而欺之不難；惟彼既知爲苦肉計，而欺之之爲難也。彼不知爲詐降書，而中之不足奇；惟彼既知爲詐降書，而我終能中之之爲奇也。計雖巧而無行計之人則亦拙，計雖庸而有行計之人則不庸耳。蔡和、蔡中之詐降，兩人同來者也。黃、閻二人之詐降，妙在一來而一未來。二蔡之詐降，竟以身來，而不先以書來者也。黃蓋之詐降，妙在身不來而書來。二蔡之詐降，竟來而不返者也。閻澤之詐降，妙在速返，又妙在初時不肯復返，而次後乃欲速返，一似速返則得返，不速返則不得返者。一般是降，却有幾樣降法；一般是詐，却有幾樣詐法。愈出愈幻，非復讀者意計之所及。

文章之妙，有各不相照者：二蔡現在，而黃蓋之降書初不煩二蔡爲通；閻澤渡江，而二蔡之報信不即使閻澤爲寄。文章之妙，又有各不相照，而暗暗相照者：黃蓋但以其謀告閻澤，而閻澤獻降書之後，忽然添出一甘寧；閻澤未以其謀告甘寧，而甘寧欺二蔡之言，有如關會乎閻澤。寫來眞是變幻可喜。

禦戰船之法，有彼方連而我利其斷者，有彼方斷而我利其連者。黃祖之舟，以大索相連，衝之不能入，甘寧以刀斷之，而艨艟遂橫，此則利其斷也。曹操之舟散而不聚，燒之不能盡，龐統以環連之，而火攻始便，此則利其連也。兵法變化無常，孫臏以減竈勝，而虞詡又以增竈勝。隨機而應，豈可執一論哉！

連環計，一見於王允，再見於龐統。前之環虛名也，後之環實事也。王允以貂蟬雙鎖董、呂二人，如環之交互相連，故名連環耳。每見近日演《連環記》者，乃作呂布以玉連環贈與貂蟬，此又是傳奇平空粧點出來，豈連環命名之意乎？若龐統則不然，實實以鐵環連鎖操船，與取名連環者不同。前以貂蟬爲環，止有一環；後以鐵環爲環，乃有無數連環。前虛後實，前少後多，各極其妙。

北兵多病，而龐統以連環之方治之，此藥毋乃太毒乎？雖然，賣毒藥者不獨一龐統也，黃蓋、閻澤皆是也。蓋之藥甚苦，澤之藥甚甘，統之藥甚辣。合苦者、甘者、辣者，共成一劑毒藥，然後周郎煎之以火，孔明扇之以風，而八十三萬大軍遂無一人有起色矣！

又　第四十八回：宴長江曹操賦詩，鎖戰船北軍用武　前於閻澤賺曹操一段正文之後，又有賺二蔡一段旁文以綴之。今於龐統獻連環一段正文之後，又有救徐庶一段旁文以綴之。所重在正文，而旁文不重也。然以賺二蔡帶寫甘寧，不但甘寧一邊不冷落，而又使黃蓋一邊加渲染；以救徐庶照出馬騰，不但徐庶一邊不疎漏，而又使馬騰一邊不遺忘。有此天然妙事，湊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稗官者，構思之所不能到也。

天下有最失意之事，必有一最快意之事以爲之前焉。將寫赤壁之敗，則先寫其舳艫千里，旌旗蔽空；將寫華容之奔，則先寫其南望武昌，西望夏口。蓋志不得，意不滿，足不高，氣不揚，則害不甚，而禍不速也。寫吳王者，極寫採蓮之樂，非爲採蓮寫也，爲甬東寫耳。寫霸王者，極寫夜宴之樂，非爲夜宴寫也，爲烏江寫耳。然則曹操之橫槊賦詩，其夫差之採蓮、項羽之夜宴乎？

曹操當舞槊作歌之時，正志得意滿之時也。而其歌乃曰「憂思難忘」，又曰「何以解憂」，又曰「憂從中來」，何其宜樂而憂耶？蓋樂者憂之所伏。《檀弓》之言曰：「樂斯陶，陶斯詠，詠斯舞，舞斯慆，慆斯戚，戚斯嘆矣。」淳于之諷齊王亦曰：「樂不可極，樂極生悲。」是不獨「烏鵲南飛」爲南征失利之兆，而即其釃酒臨江，固知其憂必及之耳。

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橫槊之歌，多引《風》、《雅》之句，而坡公《赤壁賦》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意而用之，其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即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其曰「哀吾生之須臾」，即所謂「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也；其曰「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亦即所謂「皎皎如月，何時可輟」也。取古人之文以爲我文，亦視其用之何如耳。苟其善用，豈必如今人之杜撰哉！

凡計之妙，欲使敵用我計而敗，必有不用我計而敗者，以堅敵之心，則焦觸、張南之敗是也。吳所以愚操者，連環之計耳。焦觸、張南敗於無環之舟，使操知不用連環之不利，而用連環之志愈決矣。凡計之妙，我欲行此計而勝，必有不用此計而亦勝者，以杜敵之疑，則韓當、周泰之勝是也。吳所欲用者，火攻之計耳。韓當、周泰勝以不火之舟，使操知東吳之不必用火，而後之用火乃爲操所不及料矣。人但知前卷之獻連環，後卷之燒赤壁，爲周郎破曹之事，而此卷則似乎閒文之無當於前後也者，孰知乃前後之關目也耶！

火攻之策，不但孔明、公瑾、龐統、黃蓋之所知，而亦徐庶、程昱、荀攸之所知也。徐庶不爲操言之，而攸與昱則爲操言之矣。爲操言之，而操亦未嘗不知之矣。知之而終不免於犯之，其故何

哉？蓋操知風之不東，而不知風之可借；知火之不利於南，而不知火之可轉於北。有回天之人，而天亦不可知；有助人之天，而人亦不可知耳。事有與下文相反者，又有與下文相引者。如操之臨江而歌，瑜之觸風而倒，此與下文相反者也。劉馥以烏鵲之咏爲不祥，周瑜以黃旗之折爲預兆，此與下文相引者也。不相反則下文之事不奇，不相引則下文之事不現。可見事之幻文之變者，出人意外，未嘗不在人意中。

又　第四十九回：七星壇諸葛祭風，三江口周瑜縱火　曹操假病，吉平以藥藥之而不死，不知其假也。周郎眞病，孔明以不藥藥之而得生，獨識其眞也。北軍之病，病在畏水，龐統鎮以金，而平其水，至水症平而火症發，則水不能制矣；周郎之病，病在畏風，孔明順其氣，而疏其風，使寒風息而溫風生，則風適爲用矣。病若周郎，人所莫識；醫如孔明，亦世所罕聞。吾嘗讀《易》，觀風火之爲家人，火風之爲鼎，竊以爲可與赤壁之戰相況也。惟孫、劉合爲一家，而鼎足之形成。孫之合於劉亦如火之合於風，風因火力而風愈揚，火藉風力而火乃烈。瑜之不可無亮，猶亮之不可無瑜耳。孔明之祭風，其孔明之用兵乎？杖劍登壇，號令嚴肅，彷彿與命將相似；安二十八宿，與六十四卦，彷彿與布陣相似。下一層，以青紅黑白，分列四方旗幟，彷彿與四路奇兵相似；中一層，又以五色間雜，分布八方，彷彿與八路奇兵相似；上一層，以四人分左右兩翼，又彷彿與兩隊奇兵相似。雖未用兵，而有同於用兵者。只一百二十人，不異千軍萬馬之勢。其視彼八十三萬大軍，不啻如腐草敗葦，摧而折之，眞不費力矣。寫周郎用兵，不於既戰時寫之，正於將戰未戰時寫之。一寫其東風未發之前，各處打點，各人準備，秣馬勵兵，治舟束甲，未戰而已勃勃乎有欲戰之勢；一寫其東風既發之後，諸將聽令，各軍赴敵，按部分班，星馳電走，將戰而已森森然有必勝之形。蓋用兵之勝，決之於將戰未戰之時，而不待於既戰之後也。若但觀其戰，不過某人射某人於水中，某人砍某人於馬下而已，又何以見江東士氣之壯，而周郎兵略之善哉！　周郎赤壁一戰，未調破曹操之兵，而先調取孔明之兵。以水陸十二隊，分取八十三萬人，而獨以兩隊當孔明一人，蓋以孔明一人爲大敵，又在八十三萬人之上也。乃八十三萬人可勝，而孔明終不可勝。忌其不可勝，而欲殺之，人以病周郎之刻。知其不可勝，而強欲殺之，吾以笑周郎之愚。　赤壁之火，不自赤壁始也，其下種在二回之前矣。以大江爲竈，以赤壁爲爐，而黃蓋其擔柴者也，鬭澤其送炭者也，龐統其添油者也。況更有蔣幹之乞薪於人，以佐其炊；二蔡之採樵於外，以資其爨者乎！迨乎孔明執扇而從之，周瑜因人而(熱)〔爇〕之，而風伯施威，祝融憑怒，殆又其後事云。　周郎調兵，分作兩段；諸葛調兵，亦分作兩段。如周郎於調兵之先，另取孔明；而孔明亦於調兵之後，別命雲長是也。然周郎既不知玄德之當結，又不知孔明之不死，則不知人而亦不知天；孔明既知曹操之不死，而又知雲長之必釋，則能知天而更能知人。由是觀之，則周郎之不及孔明也遠甚。　寫風寫火，此卷可謂奇矣。而定謀之初，則機密之至。周郎命各書一字於掌中，孔明亦暗寫一方於紙上。而不知紙上之風，風之始也；掌中之火，火之原也。從來燎原之威，必始於炎炎之細；土囊之口，必始於青蘋之末。其猶此夫！　此卷寫風之將來，有無數曲折；寫風之既至，又有無數點染。所云曲折者，如孔明上壇三次，下壇三次，並無動靜是也；又如等到天晚，不見風起，周瑜疑惑，言此時安得有東風是也；又如等到三更，先聽風聲響，出帳視之，旗帶忽飄西北是也；又如周瑜嘆詫爲奇，而曹操一邊見之，又以爲一陽初生，偶亦有之，不足爲奇是也。所云點染者，如丁奉、徐盛，迎風而走，守壇將士，當風而立是也；又如趙雲扯篷，其船如飛，小校望見遠帆，忽而孔明已到是也；又如曹操見月射波浪，金蛇萬道是也；又如黃蓋隔二里放火，又如風聲正大，不聽得弓弦響是也。至於此卷有風，却於前卷先寫霧，於後卷又寫雨，其餘寫月、寫星、寫雲不一而足，俱與風相映射。吾嘗嘆今之善畫者，能畫花、畫雲、畫月，而獨不能畫風。今讀七星壇一篇，而如見乎丹青矣。

又　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關雲長義釋曹操　凡計之中人，必度彼之爲何如人，而後中之，則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爲何如人，而後中之，則又未有不中者也。彼方自以爲智，而我即中之以其智，則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則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之料曹操於華容是也。夫舉火於此，而伏兵於彼，則智人之所爲，而爲彼之所知；舉火在此，而伏兵即在此，此愚人之所爲，而爲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虛實之法，而又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虛實之法，此其所以爲孔明之所中與？　或疑關公之於操，何以欲殺之於許田，而不殺之於華容？曰：許田之欲殺，忠也；華容之不殺，義也。順逆不分不可以爲忠，恩怨

不明不可以爲義。如關公者，忠可干霄，義亦貫日，眞千古一人。懷惠者小人之情，報德者烈士之志。雖其人之大奸大惡，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國士遇我，是卽我之知己也。我殺我之知己，此在無義氣丈夫則然，豈血性男子所肯爲乎？使關公當日以公義滅私恩，曰：「吾爲朝廷斬賊，吾爲天下除兇！」其誰曰不宜？而公之心以爲：他人殺之則義，獨我殺之則不義，故寧死而有所不忍耳。曹操可以釋陳宮而不釋，關公可以殺曹操而不殺，是關公之仁異於曹操。蔡邕哭董卓，而王允罪之；關公釋曹操，而孔明諒之。則孔明之見高於王允矣。孔明旣知關公之不殺操，則華容之役，何不以翼德、子龍當之？曰：孔明知天者也，天未欲殺操，則雖當之以翼德、子龍必無成功。故孔明之使關公者，所以成關公之義；而其不使翼德、子龍者，亦以掩翼德、子龍之短也。然則關公之釋操，非公釋之，而孔明釋之；又非孔明釋之，而實天釋之耳。前回寫江中之火，此回寫岸上之火；前回止寫周郎之火，此回續寫孔明之火；前回是寫帆檣之風，此回是寫林木之風；前回是寫孔明以風助火，此回是寫孔明以火繼風。而至於風止火息之後，又有風之餘勢、火之餘威，以點綴之：於風之後而遇雨，火之後而見烟，烟與雨正風與火之餘也。且其後文，又有與前文相反者。衣甲盡濕，又當燥之以風；軍士乏食，又當炊之以火。蓋卽一回之中，而前之風爲害，後之風爲利；前之火爲讐，後之火又爲恩云。操之習水戰而鑿池於北方，其名則玄武也，其象則習坎也。而龐統進之以勾陳，周郎則應之以朱雀，孔明當之以重巽，周郎則應之以重離。至於走彝陵，奔華容，則又爲螣蛇之驚，白虎之凶，明夷之於行不食，旅人之先笑後號矣。曹操於舟中舞槊之時旣大笑，今在華容敗走之前又大笑，前之笑是得意，後之笑是強顏；前之笑是適己，後之笑是罵人；前之笑旣樂極生悲，後之笑又非苦中得樂。前之笑與後之笑，都無是處。千古而下，又當笑其所笑。曹操前哭典韋，而後哭郭嘉，哭雖同，而所以哭則異。哭典韋之哭，所以感衆將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衆謀士也。前之哭勝似賞，後之哭勝似打。不謂奸雄眼淚旣可作錢帛用，又可作梃杖用。奸雄之奸，眞是奸得可愛。

又　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戰東吳兵，孔明一氣周公瑾　君子觀於南郡之戰，而歎兵家勝負之不可知也。曹操於赤壁大敗之後，而遺計於曹仁，遂使周郎於赤壁大勝之後，而中箭於南郡，以八十三萬之衆不能勝瑜，而一曹仁足以勝之；以江口烏林之兵未嘗失利，而一南郡則失之。斯已奇矣。更可異者，由前而觀，則黃蓋之中箭，爲大勝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爲大勝後之小挫；由後而觀，則曹操之算周瑜，爲大挫後之小勝，曹仁之失南郡，又爲小勝後之大挫。夫事之難料，至於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敗而沮，勝而驕乎？　讀前卷而見孫、劉之合，讀此卷而見孫、劉之離。蓋同患則相恤，同利則相爭，凡人之情大抵然矣。當曹操之來，氣吞吳會，赤壁之戰，吳非爲劉，實以自爲耳！迨乎曹操已破，北軍已還，而荆州九郡，劉備欲之，孫權又欲之，孔明欲爲玄德取之，周郎、魯肅又欲爲孫權取之。於是乃以破曹而德色於劉，因以索謝而取償於荆，遂致孫與劉終不得爲好相識，良可嘆也。　荆州之地，孔明讓吳先攻，而玄德患之；周瑜許劉後取，而魯肅又患之。蓋玄德之不欲奪劉表，不欲奪劉琮，與魯肅之不欲殺玄德，不欲殺孔明，同一仁人之心。而其不欲以荆州讓人，則皆仁者之智耳。然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尚有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　呂布在濮陽，開城賺曹操；曹仁在南郡，亦開城賺周瑜。同一賺也，一則賺使入城而燒之，一則賺使入城而射之；一則以詐走而賺之，一則使人詐降而賺之。斯則其不同者矣。乃呂布使人詐降，其後乃至於眞降；曹仁詐走，其後乃至於眞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處。眞妙事妙文。　曹仁以詐走賺周瑜，周瑜卽以詐死賺曹仁。同一詐也，而曹仁之詐，是曹操之所教；周瑜之詐，則是周瑜之所自爲。斯則其不同者矣。且周瑜以詐死賺曹仁，曹操亦曾以詐死賺呂布。則曹仁之智，不及周瑜，而周瑜之智，同於曹操耳。乃曹操詐死，未便眞死；而周瑜之詐，則若有預兆焉：周瑜做詐墮馬，金瘡假裂，其後至於眞墮馬，金瘡眞裂；其初佯怒、佯病、佯死，後乃至於眞怒、眞病、眞死。是相同中更有不同處。眞妙事妙文。　觀孔明之襲南郡，其卽呂蒙襲荆州之事所由伏乎？周瑜力戰而任其勞，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卽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吳卽欲不報，安得而不報？然而孔明則已有辭矣，孔明襲之於曹氏，非襲之於東吳，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旣取。則雖同一襲，而孔明之襲，又大異於呂蒙之襲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怨其計之疏耳。昔趙人空壁逐韓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幟趙城。今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於南郡之側，則何至爲子龍所襲乎？始之中箭旣輕進於前，

繼之失地又遲發於後。是瑜之智，殆出韓信之下。　當周瑜戰曹仁之時，正孔明遣將取三城之時。妙在周瑜一邊實寫，孔明一邊虛寫。又妙在趙子龍一邊，在周瑜眼中實寫；雲長、翼德兩邊，在周瑜耳中虛寫。此敍事虛實之法。

又第五十二回：諸葛亮智辭魯肅，趙子龍計取桂陽　荆州者，大漢之荆州，而非劉表之荆州也。非劉表之荆州，何必劉表之子方可有？即以爲劉表之荆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執此語以謝魯肅，則東吴之攻我必速矣。東吴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吴之相攻，而復乘其間以圖我，則我愈危。故不若借劉琦以緩之，緩之而彼不肯緩，則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於計也。　前卷玄德所取者，荆州尚未半耳。周瑜即能聽魯肅之言，而不攻劉備，安肯不分取荆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吴侯之召也。吴侯之所以召者，有合淝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戰曹仁，適爲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淝，又適爲孔明取四郡之助云。　三國人才絶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長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鬚之仲謀，及黄鬚之曹彰，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馬良，至今稱衆中之尤者，必曰白眉。雖然，形貌末耳。舜重瞳，重耳重瞳，項羽亦重瞳，黄巢左目亦重瞳；或聖而帝，或譎而霸，或勇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賢，豈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爲荆州牧以安衆心，可見荆州之人，未忘劉表，其從曹操者，迫於勢耳。使玄德於劉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追，而内變必作。故知玄德之遲於取荆州，未爲失算矣。或曰：荆州之人，既已未忘劉表，益州之人，豈其不念劉璋？玄德不背劉表於死後，而獨可奪劉璋於生前。其故何歟？曰：荆州者，東吴之所必爭也，宜權借劉琦以謝東吴；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曹操習戰玄武之時，未嘗須臾忘荆州也。外患既迫，我何能猝定荆州之人心，而消其内憂？及曹操既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遽窺益州也。外患尚遲，則我可徐撫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内變。是以荆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　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却有兩番。孔明取零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邢道榮之詐，孔明知之，而縱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龍之詐，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即一卷之中，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問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之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於劉備矣；張繡恥以其嬸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範不如張繡矣。趙範之意，以爲嫂復作嫂，一重親，何防更做兩重親；趙雲之意，以爲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　趙範之愛子龍以爲親，却是極疏；子龍之怒趙範以爲疏，却是極親。纔通譜，便令見嫂，是眞以之爲兄也，親也；然纔通譜，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爲兄也，疏也。纔通譜便打，是不認之爲弟也，疎也；然纔通譜便打，是已認之爲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而叔眞是叔，嫂眞是嫂，弟眞是弟，兄眞是兄矣。　讀子龍之事，戲成數聯云：「太守華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負却卓王孫；佳人翠袖捧金鍾，又憐美玉環不遇韋節度。」「李靖無心，枉了善識人的紅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擊，打斷了駕鵲仙橋；美酒三杯，撮不合行雲巫峽。」「雖非認義哥哥，也做着雲長秉燭；不學多情叔叔，羞殺他曹植思甄。」此數聯俱堪絶倒。

又　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黄漢升，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三郡用襲，後四郡用攻。而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零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稗官者，即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雲長不殺黄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爲殺墮馬之人，不足爲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爲宋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處此，不但墮馬不殺，即不墮馬亦不殺。何也？白髮黄忠，已在不禽二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黄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顔以對之；此處有黄忠射盔纓不射關公，前却有趙雲射蓬索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黄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顔，是竟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當殺姑不殺；黄忠不殺關公，是眞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更不相犯。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者，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文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部，雖人與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篇如一句，斯眞有數文字。　黄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卷方纔出名，寫來亦極出色；寫其刀，

寫其箭，猶但寫其勇耳；至於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敦請始出，能自愛也；請葬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爲郡守，不忘本也。不獨勇略過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者。與關、張、趙雲並列，夫何愧焉！方叙玄德取四郡，便接叙孫權戰合淝，蓋玄德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淝之時也。若不按下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玄德安能從容而取漢上之地？故夾叙孫權一邊，特爲玄德一邊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淝，則以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荆州之意，不至於甚急耳。是合淝之役，不獨爲上文發明，又將爲下文伏線也。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大將？又豈有一小卒爲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太史慈而死於是役，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之所以敗，皆以周郎怒氣沖激，養病柴桑之故。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於孔明，而合淝之戰亦當歸怨於孔明耳。張遼之守合淝，其眞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戰將之能耳。觀於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愼也；聞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爲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於黃忠見關公之神武，於張遼亦見關公之知人。

又　第五十四回：吳國太佛寺看新郎，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倏而弔喪，倏而作伐，倏而挂孝，倏而結親，斯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吉則是吉，猶未足可奇也。奇莫奇於戈矛劍戟之內，忽然花燭洞房；又莫奇於洞房花燭之中，仍是戈矛劍戟。凶卽是吉，吉卽是凶；吉伏於凶，凶又伏於吉。則此一篇，眞爲人意計之所不及量耳。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嘆今日之人情，大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爲劉表而弔也，爲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非爲劉備而弔也，爲荆州而弔也。弔本爲死，乃以爲生；弔本爲人，乃以爲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雖當弔而不弔焉；弔之而有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獨東吳爲然哉！又豈獨弔喪爲然哉！凡近世之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弔喪觀也。孔明之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謝之；劉琦既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二番措詞之與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正論，（既）〔卽〕明示不還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始託爲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卽其不還之意也。孔明嘗借箭於敵矣，嘗借風於天矣，借箭亦將還箭，借風亦將還風耶？　凡借物於人者，以己之所有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及）〔凡〕授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乃以契爲信。荆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世有謀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逋，而虛以抵契搪塞者矣。魯肅、孔明毋乃類是！至於兩家互相欺詐，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書，借契疑眞實假，婚書弄假成眞，一對空頭，眞堪捧腹。孔明誦《銅雀臺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東吳也；今授錦囊密計，是又以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玄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壻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卽用他自家人，教他怪別人不得。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眞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倒做成了。然則呂範非媒也，孫乾亦非媒也，喬國老乃眞媒也。而喬國老之爲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燒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爺作梗；倚了老丈母的勢，便堪女壻放刁。」「和尚寺中相女壻，禪堂倩作藍橋；新人房裏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迴廊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繡幃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又　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孫夫人，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實，周瑜則前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獨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嘗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不好戰，好戰甚於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　甚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爲玄德成婚之助，又卽借孫權之妹，爲玄德歸荆州之助。不但喬國老、吳國太爲孔明所借，卽孫夫人亦爲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荆州又何不可借哉？　孫夫人之配玄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丈夫女也。重耳不欲去，而齊姜遣之，玄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去恐去不成；孫夫人與玄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齊姜不告於其父，玄德之去孫夫人不告於其兄。一則殺采桑之女，是英雄手段；

一則退攔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婦人乞憐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三個錦囊，更不消卧龍先生傳授得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爲撞着拉親的曹老瞞；孫權追妹，追不轉來，爲遇着接親的諸葛亮。袁術討不成媳婦，止折了一個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賠了一個妹子。前後遙遙映射成趣。「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婦偏饒男子氣，壯矣賢妻。」「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跪，顧不得膝下有黄金；一個爲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軍前排白刃。」「家將公瑾。」「化難生恩的劉備，闌干貫索，翻成天喜紅鸞；弄巧成拙的周瑜，陽錯陰差，引出喪門弔客。」此數聯俱絶倒。

又　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銅雀臺，孔明三氣周公瑾　曹操赤壁賦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銅臺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未敗之前，其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欺人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瞞衆人，又欲瞞君子；不但瞞一時，直欲瞞盡天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　操以備之得荆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一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亦一龍也。向則一龍失水，一龍得水，失水之龍，猶受制於得水之龍。而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操以兗、許爲水，而玄德以荆、襄爲水。然玄德之得荆州，猶是借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爲自有之水。是得荆州，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荆州爲水，亦不以西川爲水，而直以孔明爲水耳。以西川爲水，則得水尚在荆州之後；以孔明爲水，則得水已在荆州之前。況孔明固所稱卧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卧南陽，則爲勿用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爲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奉應運之飛龍以敵戰野之孽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雖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孫權之表劉備爲荆州牧，非結備也，正欲使操之忌備而攻備也。操攻備而我得乘間以取荆州，是佯以己之所欲者讓備，而實欲以備之所有者歸我也。操之以周瑜爲南郡守，非畏瑜也，正畏備而欲使瑜之攻備也。瑜攻備而我亦得乘間以取荆州，是名以備之所得者授瑜，而實欲以我之所失者還歸我也。然則以荆州表劉備，即是魯肅索荆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無異曹仁守南郡之意。兩樣機謀，一樣詭譎。《戰國策》中多有此等文字，不謂於《三國》往往見之。　魯肅之索荆州者三，孔明之辭魯肅者亦三：初以劉琦未死辭之，繼以候取西川辭之，終又以不忍取西川辭之。前既云候取西川，而忽云不忍取西川；既云不忍取西川，而其後乃卒取西川，是前與後相謬也，詐也。孫權既使魯肅索荆州，而又表劉備爲荆州牧；既表劉備爲荆州牧，而又使魯肅索荆州，是前與後亦相謬也，詐也。彼以詐來，故此以詐往耳。孫權之上表既不足據，而劉備之立契又何足憑？周瑜之做媒既非好意，而魯肅之作保又何必不受騙耶？魯肅見玄德之哭而不忍，是以玄德之假不忍動其眞不忍也；周瑜聞玄德之喜而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賺其眞得意也，周瑜詐言取蜀，而魯肅誤以爲眞，是老實人不曉得弄虚頭；孔明詐許犒師，而周瑜不知其詐，是聰明人又撞了撮空手。寫來眞是好看。　三顧草廬之文，妙在一連寫去；三氣周瑜之文，妙在斷續叙來。一氣周瑜之後，則有張遼合淝之戰，孔明漢上之攻，玄德南徐之攻以間之；二氣周瑜之後，則又有曹操銅雀臺之宴以間之。其間斷續之處，或長或短，正以參差入妙。周瑜之欲殺玄德者三矣：誘令犒師江上，一也；誘使就婚南郡，二也；劉郎浦之追，三也。其欲殺孔明者亦三矣：先使斷糧，是欲令曹操殺之也，一也；繼使造箭，是欲自以軍令殺之也，二也；七星壇之遣將，是不以軍令，而直欲以無罪殺之也，三也。彼有三殺，此有三氣，亦相報之道宜然耳。況以氣報殺，以一報兩，報之猶爲厚矣。

又　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龍弔喪，耒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爲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爲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彧、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爲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爲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唯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眞敘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卧龍會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踪迹又自不同。始之爲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爲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玄德，極似鄧禹之謁光武。　龐統走謁荆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兩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耒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爲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能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幷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眞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戲，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識，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　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卽其後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　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人，卽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爲小人之戒。

又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曹阿瞞割鬚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爲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讐，爲父也，非爲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讐，爲父也，亦爲君也，公也。馬騰爲衣帶詔而死，則騰爲忠臣；超爲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爲孝子，而亦爲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爲賊，誤書之爲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爲得之。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父讐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　若馬超者，是眞能報讐矣。繞樹之槍，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膽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髮棄袍之事，而竊以爲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　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髮；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救敗。則洪與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乘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爲，劉備亦不爲。其故何也？　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於許都乎？　且其所欲得者，荆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卽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　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　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　不然庶縱不肯爲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卽不死，我知其必託病而歸田里耳。

又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鬬馬超，曹操抹書間韓遂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鬬之，亦不過以勇鬬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爲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與？　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間，而兩人則可間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非無端矣：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云。　周

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在白日。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叙寒溫，無一語及軍事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誤封草稿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有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惟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衆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爲衆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爲衆將之所歎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張角之以左道惑衆，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大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巾爲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爲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又　第六十回：張永年反難楊脩，龐士元議取西蜀《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爲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爲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爲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卻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玄德。玄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狎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未破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狎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荆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玄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玄德，更不叙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眞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爲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卻教玄德只做不知，憑他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眞是好看。　西川圖畫一軸，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略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畧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況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焉爲之先容，爲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荆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荆州當吳、魏之衝，苟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奈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荆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爲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衆君子之爭，曾不以爲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

又　第六十一回：趙雲截江奪阿斗，孫權遣書退老瞞　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不欲爲也。龐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傳爲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雲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爲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爲之後焉。常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請已。　孫夫人在荆，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攜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是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爲國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爲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　苟彧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勸操取兗州，則比之於高、光；繼之勸操戰官渡，則比之於楚、漢。凡其設策定計，

無非助操僭逆之謀，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誠爲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諫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彧之失，在從操之初，而欲蓋之以晚節，毋乃爲識者所笑。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子弟能承父兄之業尤難。當曹操討董卓之時，與孫堅並列，權特操之後輩耳。操之言曰：「生子當如孫仲謀。」隱然以前輩自居，而以後輩目權也。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孫權，此老奸識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孫權之擊合淝，宋謙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於濡須而獨能屢勝，何也？蓋東吳之兵，長於自守，而短於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濡須則自守之兵也。以攻取則一城不能拔，以自守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其亦長短之勢有異乎？　前卷與後卷，皆叙玄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川，更叙荆州，放下荆州，更叙孫權，復因孫權夾叙曹操。蓋阿斗爲西川四十餘年之帝，則取西川爲劉氏大關目，奪阿斗亦劉氏大關目也。至於遷秣陵，應王氣，爲孫氏僭號之由；稱魏公，加九錫，爲曹氏僭號之本。而曹操夢曰，孫權致書，互相畏忌，此鼎足三分一大關目也。以此三大關目，爲此書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與荆州分作兩邊寫，曹操與孫權合在一處寫，叙事用筆之精，直與腐史不相上下。

又　第六十二回：取涪關楊高授首，攻雒城黄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毁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既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又欲麾之去，則首鼠兩端，而釁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玄德初以徐州爲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荆州爲家，而操失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眞爲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荆，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懲於荆州之遲而滋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關，三曰取荆州。夫回荆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爲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爲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爲下計。玄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爲上歟！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慨於兄弟之間也。一則賣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懼禍及己，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況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爲之三嘆。　玄德其不用壯而善於用老者乎！急於取川者，壯圖之謀也；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黄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圖則凶。爲將之道固然，將將者用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爲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鬬之時，忽有一紫虚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巖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虚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爲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玄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　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玄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璝之謁紫虚，冷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黄忠之救魏延，玄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羕，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叙事妙品。

又　第六十三回：諸葛亮痛哭龐統，張翼德義釋嚴顔　前文之決水者二：曹操之決泗水以淹下邳，決漳河以淹冀州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襄〕江以淹七軍是也。獨此卷於涪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此之一虚，有此之一虚，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虚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於龐統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統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荆州；縱使撫川之事托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吕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凡荆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吕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由於龐統之死耳。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即爲關公哭也可，即爲荆州哭也可。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爲之告變矣，夢爲之告變矣，馬又爲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己，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哉！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告關公即以此耳。況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遂離。孫既與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

書於備以求援，而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嚴將軍頭本未嘗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爲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爲顏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斬嚴時。」竟似嚴將軍眞會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眞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眞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爲假固奇，前之以眞爲假尤奇。

又　第六十四回：孔明定計捉張任，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平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鎗砍刀；張任之伏止一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爲獨奇。玄德攻張任，正當爲龐統報讐，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哉？蓋欲資其才以爲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朱鮪譖殺劉縯，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平，不敢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寧，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眞斷頭將軍矣。楊阜之爲韋康報讐，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爲賊，而不知操之爲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毋同乎？余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惡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爲國賊，而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　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爲戰將，而不可爲大將。其殺韋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前既惑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玄德，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人謂姜叙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叙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叙之母，異於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爲賊；叙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爲賊。此則其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尚論者於楊氏、王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葭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尋原溯委，遂忽然夾叙隴西一段文字，卻與五十九回之末，遙遙相接。此等叙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又　第六十五回：馬超大戰葭萌關，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爲讐，劉璋亦與張魯爲讐。黃權之求救於漢中，如魯肅之弔喪於江夏，所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玄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間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間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間之，乃張魯之自間之也。　蔡瑁在荆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於備矣。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讐，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爲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亦爲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眞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跣踞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爲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於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

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於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於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於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濟寬之道。玄德以孔明爲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爲水，而爲火矣。曹操徙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於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爲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爲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

又　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伏皇后爲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你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唯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與人。」唯其能爲人臣，所以能爲人弟。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玄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攔當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攔當。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嘆公之往來自得，旁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爲然，豈但在一國爲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眞前史之所絕無而僅見者矣。或爲之解曰：「獻帝爲高帝後身，伏后爲呂后後身，曹操爲韓信後身，曹操女爲戚姬後身，華歆爲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爲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爲榮利之心未忘也。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寧坐卧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爲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寧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爲魏之樓，則箕山亦爲唐之山，潁水亦爲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爲周之薇矣。　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爲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丕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爲權臣，操與丕則又以權臣而爲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爲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爲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妃之時，以爲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死於弒伏后之前，以爲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弒伏后之本也，弒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之，弒伏后則華歆助之，是彧與攸之爲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粲、華歆者耶！

又　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漢中地，張遼威震逍遙津　操以許褚爲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爲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己者爲忠，猶未爲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爲賊，則眞能惡賊臣矣。夫賊而即見惡於賊，亦何樂而爲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爲賊哉？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爲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爲康之參軍，而爲康報讐，至於如此之激；德爲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操之得隴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爲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衆，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衆，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荆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爾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況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實有此三懼，而假托知足以爲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荆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則荆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而不果分，非關公

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荆州，則荆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偕之以來，關公已知孔明之佯許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兵有遲則得，速則失者，郭嘉之定遼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肥是也。或遲或速，或戰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子十三篇》讀。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實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歷有歸；於逍遙津之脱，亦知秣陵之王氣有驗。

又　第六十八回：甘寧百騎劫魏營，左慈擲盃戲曹操　魯連一矢爲人解紛，不若甘寧一矢爲己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爲之解紛也。廉頗怒藺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平；賈復怒寇恂，寇恂讓之，而賈復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讐，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寧之讓凌統不難，而救凌統難，蓋以讐讓讐不足奇，而以讐救讐乃足爲讐之深感耳。荀攸諫操稱王，而能暫寢稱王之舉；崔琰諫操稱王，而不能復遏稱王之謀。然君子以爲琰之賢過於攸，何也？攸與彧初既黨操，而繼乃規操；初不知有漢，而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若崔琰則無助賊之計，唯有罵賊之節，故尚論者當以攸爲魏之謀士，而以琰爲漢之忠臣。袁譚、袁尚，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琮，亦異母兄弟也。紹與表唯愛後妻，故欲立其所出，其溺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丕與植皆爲卞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才愛植，是爲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爲母之愛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不溺婦人之意，則可得而回。此賈詡之諫所以能入與！曹操當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請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意滿之時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無可如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族之亦不得，而於是奸雄之威喪，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詘，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熱鬧中，早笑其銷滅。不啻於秦長脚之遇風魔，令讀者快之。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實有大不同者：于吉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吉無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孫策，左慈敢於侮曹操，是于吉沒趣，而左慈有胆；于吉索命，而左慈不索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有于吉；曹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個左慈。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爲仙，若左慈之仙則眞仙耳！　但當空諸所有，不當實諸所無，左慈其借空柑點化曹操乎？漢家簫鼓，魏國山河，不轉盼而夕陽流水；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徑荒丘。漢也，魏也，吳也，晉也，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爲空，即知現前之亦是空；不待脱手而後空，即入手之時而未始不空。操若能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而漢祚可以不竊矣。

又　第六十九回：卜周易管輅知機，討漢賊五臣死節　前卷方寫一左慈，此卷又接寫一管輅。左慈術之幻者也，管輅數之眞者也。術之所變，令人不可測識；數之所定，亦令人無可奈何。誠知其無可奈何，而竭智盡能以圖逞其欲者，亦復何爲哉？故不獨左慈之術，所以點化老賊，而管輅之數，亦所以醒悟奸雄。當龐統未死，孔明未入蜀之時，先有紫虚上人八句讖語以爲之兆；今當夏侯淵未死，曹丕未篡漢之時，又先有管公明八句讖語以爲之兆。此皆以前之閒文，爲後之伏筆者也。乃紫虚八句，合作一篇；公明八句，分爲兩段。紫虚則劉璝往見，公明則許芝引來；紫虚則略其生平，公明則叙其往事。或略，或詳，前後更無一筆相犯，所以爲佳。　金禕若能先約劉備，俟操之出救漢中而後舉事，則備自外來，禕從中起，其事未必無成，而惜乎其發之太驟也。雖然，事之成敗不足論，而其忠肝義膽，實可對后土而告皇天。安見此五賢之有異於三傑乎？史官仍《魏史》之舊，誤書爲耿紀、韋晃等謀反伏誅，大爲背謬。自《綱目》正之曰：「耿紀、韋晃討曹操不克，死之。」《春秋》之旨，昭於千古矣。　或謂許昌失火之事，管輅不先言，則曹操不預防；操不預防，則操可以取漢中，而五臣之事，未必其無成矣。吉平、管輅，一醫一卜，而吉氏一門忠義，管輅爲操防灾，毋乃管輅之卜，不若吉平之醫乎？雖然，此不足爲管輅咎，五臣之舉火數也，管輅之言失火亦數也，曹操聽管輅之言亦數也。數之既定，無復可逃。但在奸雄，則當思一定之數，以戢其篡竊之心；在忠臣則不當因一定之數，而沮其報國之志耳。　元宵起義，董承先有其夢，而金禕乃實有其事，是前之夢早爲後之事作引也。元宵相約，先有吉平飲酒於前，乃有二吉舉火於後。是後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隔三十餘回，而虚實相生，父子相繼，斯亦奇矣。至於馬騰爲漢名臣之後，金禕亦漢名臣之後，而騰之事泄甚遲，禕之事發甚速。吉

邈、吉穆爲父而死，馬休、馬鉄亦爲父而死，而馬氏三人合在一處，吉氏三人分爲兩時，其照耀史冊者，參差不同，種種各異，更是可觀。觀耿、韋五家之僮僕，而竊歎董承之不及此五人也。董承之事，以一秦慶童泄之；而五家僮僕七百餘人，竟無有一人泄其事者。使非五人之能用其人，而何以能若是哉？田橫傳，而田橫之五百人賴以傳，乃五百人傳，而田橫愈以傳，君子於五家僮僕之賢，而益信五人之賢爲不可及云。

又　第七十回：猛張飛智取瓦口隘，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數卷之前，方寫關公飲酒，此處又接寫翼德飲酒。單刀赴會之飲，是飲他人之酒；瓦口寨前之飲，是飲自己之酒。關公之飲酒是胆，翼德之飲酒是智；關公之飲酒是豪，翼德之飲酒是巧。夫以膽而飲，飲又可以壯膽；以豪而飲，飲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與智則難矣。膽與豪，則與酒相近者也；巧與智，是不與酒相近者也。不與酒相近，而卒能於酒中用之，則飲如張公更不可及。　張郃草草用兵，誤以張飛之用兵爲草草耳。乃郃之驕，方視人如草，而飛之智，則又以草爲人，始知其醉之非眞醉也。若使醉爲眞醉，則眞張飛無異草張飛；唯醉非眞醉，故草張飛能賺眞張郃，而眞張郃反似草張郃耳。今日以醉取瓦口之張飛，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張飛，是前後竟有兩張飛也。而今日賺張郃之張飛，即前日賺嚴顏之張飛，是前後原無兩張飛也。乃其賺嚴顏者，林木前後張飛有兩；賺張郃者，寨門內外，張飛又有兩。疑鬼疑神，幾有同於左慈之身外身也者。張公其酒中之仙乎？　《詩》稱「方叔元老。」《易・繫》「師貞丈人。」將之貴用老成人也明矣。然用老而以少者佐之，尤不若以老佐老之爲妙也。有馬首欲東之欒黶，則荀偃不能行其意；有佽佽勇夫之三帥，則襄叔不能用其謀。黃忠之請嚴顏爲副，有以哉！　兵有貴於誘敵者：彼以我爲莽，而我即誘之以粗疎；彼以我爲老，而我即誘之以怯弱是也。然有誘兵居其前，必更有奇兵遶其後而後勝，如翼德、漢升，皆以小路取關之背，斯則其兵之奇者矣。故無誘不能用奇，而無奇不能用誘。

又　第七十一回：占對山黃忠逸待勞，據漢水趙雲寡勝眾　夏侯淵以妙才爲字，可謂實不稱其名矣。夏侯非妙才，若楊脩庶爲妙才。而有妙才之楊脩，先有一妙才之蔡邕；有妙才之蔡邕，又先有一妙才之邯鄲淳。百忙中夾叙一段閒文，雖極不相蒙處，卻有極相映合處。近日稗官中，未見有此。前卷與此卷，方叙戰勝攻取之事，幾於旌旗眩目，金鼓聒耳矣。忽於武功之內帶表文詞，猛將之中雜見列女，如曹女之孝，蔡琰之聰，黃絹幼婦之品題，外孫齏臼之穎悟，令人耳目頓換。紀事之妙，眞不可方物。　有以二老將而共建奇功者，天蕩山之役是也；有以一老將而再立奇功者，定軍山之役是也。蓋使可一不可再，則前者之功爲倖邀矣。惟可一而又可再，益信前者之功非倖致矣。且老者報主之日短，則其報主之心愈殷，黃忠眞不愧忠臣哉！　孔明之兩用黃忠，非用其老也，用其老而壯也；又非專用其壯也，用其壯而老也。蓋有老謀而後有壯事，老而壯，則其老不爲弱；壯而老，則其壯不爲輕。　上卷於黃忠之前，先寫張飛；此卷於黃忠之後，獨寫趙雲。雲之救黃忠於重圍，與前之救阿斗於重圍無異也；雲之據漢水以退曹兵，與飛之拒長坂以退曹兵無異也。然救阿斗與拒長坂，以兩人分任之不奇，救黃忠與(拒)(據)漢水，以一人兼任之則奇。救阿斗或仗後主之福不奇，救黃忠，獨賴將軍之力則奇；拒長坂但欲止之勿來不奇，據漢水更能追之使去則奇。其事相同，而比前更自出色。　子龍以一身當數十萬猝至之眾，若閉寨而守則必死，即棄寨而走亦必死，乃不棄寨亦不閉寨，而偃旗息鼓，立馬在外，以疑兵勝之，非獨膽包身，直是智包身耳！若但云膽而已，則大膽姜維，何以屢敗於鄧艾耶？

又　第七十二回：諸葛亮智取漢中，曹阿瞞兵退斜谷　曹操善疑，而孔明即以疑兵勝操。此非孔明之疑操，而操之自疑也。然雖操之自疑，而非孔明則不能疑之也。燒於博望，挫於新野，困於烏林，窮於華容，操之畏孔明久矣。見他人之疑兵未必疑，惟見孔明之疑兵而不敢不疑。故善用疑兵者，必度其人之可以疑而疑之，又必度我之可以用疑兵而後用之耳。即如韓信以背水勝，徐晃以背水敗，同一法而今昔之勢異。徐晃以背水敗，孔明以背水勝，同一時而彼此之勢又異。兵之善用，豈不視乎其人哉？操之不能守漢中，猶備之不能守徐州也。操既取兗州，則徐州爲操之所必取；備既取西川，則漢中亦爲備之所必取。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操欲跋涉山川，以與備爭此土，吾知其難矣。　漢高之破項王，賴有彭越以擾其後；先主之破曹操，亦有馬超以擾其後，前後殆如一轍也。五虎將中，關公既守荆州，而張飛、趙雲、黃忠之建功，又備寫於前卷，獨於馬超未有及焉。今觀此卷，則超之功，不在四人之下。　孔融、荀彧、楊脩皆爲忤操而死，而脩則不如融，並不如彧，何也？不事操而以正直忤操者，孔融也；先以不正不

直事操，而後以正直忤操者，荀彧也；既以不正不直事操，又以不正不直忤操者，楊脩也。脩爲楊彪之子，而屈身事操，既有愧於家門，復爲曹植之故而使操心疑，又不善處人骨肉。夫以正直忤操，則罪在操；以不正不直忤操，則罪在脩。故脩之死，君子於操無責焉。或疑操以才忌楊脩者，非也。士之才有二：一曰謀士之才，一曰文士之才。以謀士之才而爲操用者，如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賈詡、劉曄等是也；以文士之才而爲操用者，如楊脩、陳琳、王粲、阮瑀等是也。文士之才，不若謀士之才之爲足忌。而操之忌荀彧，但以阻九錫之故，前此未之忌焉，其餘謀士，亦曾未之忌焉。其視謀士之才且然，而何忌於文士哉？故雖罵操如陳琳，而操不以爲罪。蓋才而不爲我用則忌之，才而爲我用則不忌耳。使脩非植黨以欺曹操，則操可以不怒，而脩可以不死。彼謂脩之以才見忌者，殆未爲篤論矣。曹操於定軍之南，折其一股；又於漢川之東，折其二齒。股之折非眞，而齒之落則眞矣。於潼關之役，割鬚數莖；又於漢中之役，落齒兩箇。鬚之割不痛，而齒之落則痛矣。弟既死，身又傷，其兆大凶，恨不再令管輅卜之。鬚既短，齒又缺，其相已破，恨不再令管輅相之。此卷叙事之法，有倒生在前者，其人將來，而必先有一語以啓之，如操之誇黃鬚是也。有補叙在後者，其人既死，而舉其未死之前追叙之，如操之惡楊脩是也。有橫間在中者，正叙此一事，而忽引他事以夾之，如兩軍交戰之時，而雜以曹操、楊脩兩人之生平是也。至於曹操之平代北，則因曹彰而及焉；曹丕之忌曹植，則又因楊脩而及焉。其他正文之中，張、趙、馬、魏、孟達、劉封諸將，或於彼忽伏，或於此忽現，參差斷續，縱橫出奇，令人心驚目眩。作者用筆，直與孔明用兵，相去不遠。

又　第七十三回：玄德進位漢中王，雲長攻拔襄陽郡　劉備之爲徐州牧，爲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命以予之者也。其爲荆州牧，孫權佯表之，而操未之予者也。若其爲益州牧，則備自予之者也。然而自予之，勝於曹操之予之者，以操爲國賊，故操之予不足重也。備之爲左將軍宜城亭侯，是天子爵之者也。若其爲漢中王，則非天子爵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無異於天子之爵之者，以備能討國賊，則固天子之所欲爵也。表奏獻帝之文，稱與董承同受密詔，既受王爵之後，便令關公北伐樊城，大義昭然，炳若日月。故《綱目》於備之領益州牧，稱漢中王，無貶辭焉。　曹操稱公稱王，而子孫又追稱之爲帝，而稱於朝者，奪於天下，稱於一時者，奪於後世。天下後世之稱操，不曰公，不曰王，不曰帝，直曰賊而已矣。若關公之爲漢壽亭侯，又爲前將軍，一國爵之，天下不得而議之；一時爵之，後世不得而議之。後時且不獨侯之將之，又從而王之帝之，可見爵以人重耳，人豈以爵重哉！　孫權之求婚於關公也，當代爲公致對曰：「兩家之和不和，不在婚與不婚也。漢中王嘗受室於東吳矣，吳侯能惠顧前好，則有孫夫人在，何必又重以某之婚姻？苟其不能，雖婚無益。」如是則辭婉而意妙，不致大傷東吳之心也。雖然，若謂荆州之失，爲關公拒婚所致，則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孫權之弟，而竟無解於赤壁之師；曹操之女，亦爲獻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奪之志，此非其明驗耶？且玄德之自吳逃歸，權欲追而殺之，又欲並其妹而殺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殺玄德，安能以娶關公之女故而不奪荆州？然則，公之拒婚，誠不爲過，但「犬子」一語，太覺不堪耳。呂範假意做媒，倒弄假成眞；諸葛瑾好意做媒，反爲好成怨。或戲曰：「孫權之子，當令姑娘作伐；關公之女，須待伯母主婚。既欲親上加親，何不即使親人說親乎？」予笑曰：「姑娘撇卻姑夫而歸，伯母不顧伯父而去，上一輩正與下一輩看樣，東吳若傳孫夫人之言，一發不濟矣。」孔明若不使關公取樊城，則荆州可以不失；即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一大將以代公守荆州，則荆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計不出此，此不得爲孔明咎也，天也。關公若能聽王甫而不用潘濬，則關公可以不死；若不用糜芳、傅士仁，則關公亦可以不死。而關公又計不及此，此不得爲關公咎也，天也。人欲興漢，而天不祚漢，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卷正叙得襄陽之事，下卷又叙斬龐德，獲于禁之事，皆快事也。而出兵之前，乃有失火爲之告凶，又有惡夢爲之告變，是蚤爲七十六回伏線也。夫爲失意伏線，而伏於將失意之時，不足奇；惟伏於將快意之時，則深足奇。此非作者有意爲如此之文，而實古來天然有如此之事，奈何！今人眼光甚短，但能及寸，不能及尺；但能及尺，不能及丈耶！

又　第七十四回：龐令名擡櫬決死戰，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關公初欲與馬超比試，而今與馬超之部將爭鋒，是與戰馬超無異也。馬超即與關公爲一家，而龐德乃與關公死戰，是亦與戰馬超無異也。以關公敵馬超猶未爲損重，而以龐德鬬馬超，毋乃爲背主乎？其後既不肯背曹操而降關公，其初何以背馬騰而降曹操？故龐德之死，君子無取焉。　關公以水勝者有二：一

爲白河之水，一爲襄江之水。白河之水，是奉孔明之命而小用之者也；襄江之水，是得孔明之意而大用之者也。小用之，不過火後之餘波；大用之，遂作軍前之勝算。蓋孔明以水濟火，而關公則純用水。純用水而水之功更大於前矣。雖然，玄德以孔明爲水，孔明而用水，猶之以水濟水耳。若關公性烈如火，面赤如火，坐下之馬亦如火，則雖純用水，而亦可謂之以水濟火云。襄江之決，可以滌七軍，而不足以取樊城，何也？曰：水之灌兵也易，而灌城也難。灌兵之水順而速，灌城之水漸而遲。速則敵不及防，而遲則敵能自守也。然則決泗水而取下邳，決漳水而取冀州，將毋曹操之用水獨勝於關公乎？曰：是，又不然。使下邳無侯成之納款，冀州無審榮之獻門，則二城未必可入。操之幸勝，豈盡水之力哉？關公之欲決襄江，與冷苞之欲決涪江，其謀無異，不可以成敗論也。苞之所以敗者，彭羕告焉，而龐統防焉；公之所以勝者，成何覺焉，而于禁昧焉。法正知之蚤，故不移營而無傷；龐德知之晚，雖欲移營而無及。同一謀，而謀之成不成，亦視敵之愚與不愚耳。魚入罾口，而關公坐享漁人之利矣。乃龐德幾爲網之漏，而卒爲俎之登；于禁不爲校之烹，而幸爲池之畜。其故何也？蓋魚入罾而難脫，此禁之所以被擒；魚得水而不涸，此禁之所以終活與？觀於樊城之不下，而知天之不欲復興漢室也。當單福取樊城之時，其兵力不足以守樊城，故其後終至棄樊城。及關公圍樊城之時，其兵力將不止於取樊城，則其時甚利於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讀書至此，爲之三歎。

又　第七十五回：關雲長刮骨療毒，呂子明白衣渡江　吉平截指罵賊，是良醫爲烈漢；關公刮骨療毒，是烈漢遇良醫。可見忠臣義士，不怕疼痛；若怕疼痛，便做不得忠臣義士矣。然臨難不怕，必是平日先不怕。惟平日有刮骨之關公，然後臨難有截指之吉平也。華佗醫周泰，一請便到；醫關公，不請自來。古之名醫，志在濟人利物，絕不似今之名醫，善於拏人，巧於圖利，幾番邀請，方纔入門，先講謝儀，然後開手也。能慕忠臣者，即是忠臣；能救義士者，即是義士。吉平、華佗是一人，不是兩人。此卷方寫關公有病，而如無病，便即寫呂蒙無病，而詐有病；方寫華佗醫眞病，便接寫陸遜醫假病。華佗知藥箭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藥治藥也；陸遜知呂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托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有受病之心，尊己而傲物，是受病之心也。陸遜有去病之方，亦有發病之方，幣重而言甘，是發病之方也。呂蒙辭職，而關公以爲去一疾，視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荆州撤備，而關公又中一毒，視中藥箭之毒而更深。若孔明以借風醫周郎，而周郎愈；龐統以連環醫北軍，而北軍亡。二公分用之，而陸遜以一人兼用之，比前文更自出色。觀孫權之聽呂蒙，而吳與魏皆爲漢賊矣。權若乘關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以共分中原，則漢室可興，而操賊可滅。奈何忘砍案之誓，背昔日之盟，而反陰與操約，以圖關公乎？所以然者，不過爭一荆州耳。劉備取荆州於曹操，本未嘗假荆州於孫權，其曰借曰還，不過孔明一時權變之辭，欲結權以爲討操之助，而乃認爲眞借，而望其眞還，分之不足，又從而襲之，致使玄德之志不得伸，而關公之功不得就，豈不重可恨哉！　周瑜在而孫、劉之交離，周瑜死而孫、劉之交合；魯肅用而孫、劉之交合，魯肅死而孫、劉之交又離。蓋周瑜之見異於魯肅，而魯肅之見又異於呂蒙也。肅欲結劉備以拒操，與孔明所見畧同，故終魯肅之世，吳、蜀未嘗相攻。及呂蒙柄用，而背盟失義，至於如此，悲夫！　曹仁欲棄樊城，而滿寵止之；曹操欲離許昌，而司馬懿又止之。夫樊城棄而大河以南皆震動矣，許都遷而大河以北亦皆震動矣。乃韓信破趙之先聲，足以奪燕，而遂能取燕；關公破襄陽之先聲，足以奪操，而卒不能取操。豈關公之用兵不如韓信哉？遭時之不偶耳。唐人詩云：「關張無命欲何如！」誠哉！其無命也。　先主輕陸遜而敗，蚤有關公輕陸遜而失，以爲之樣子矣。呂蒙白衣搖艫而取荆州，先有周善白衣搖艫而取孫夫人，以爲之樣子矣。凡有一事於後，必先有一事以見其端者。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又　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戰沔水，關雲長敗走麥城　徐晃聲東擊西，此沒彼見，只一員正將兩員副將，寫來似有千軍萬馬之勢，可謂用兵之能者矣。晃之戰沔水，與張遼之戰合淝，髣髴相類。兩人皆有大將才，故關公與之友善。然遼能救公於患難之中，晃獨窮公於患難之際，則晃之爲人，殆遜於遼云。田單之克復齊城也，以騎劫焚城外之骨；關公之不得復荆州也，以呂蒙能撫城中之民。此則其事之相反者矣。張良之以楚歌散楚兵也，欲使楚人之去；呂蒙之以荆州兵召荆兵也，欲使荆人之來。此則其事之相類而相反者矣。關公用陽，而呂蒙用陰；關公用剛，而呂蒙用柔。其存恤將士之家，重待使命之辱，極加厚處，正是極奸猾處。　呂蒙之算傅士仁，與傅士仁之算糜芳同一機謀也。蒙恐士仁之志未堅，招糜芳則士仁無貳心矣。士仁恐糜

芳之意未決，殺使者則糜芳無歸路矣。孫權之策荆州，與曹操之策樊城，各一機謀也。吴致魏書，而囑魏勿洩，恐關公知之而回救，則荆州之襲未穩矣。魏得吴書而故令公知，使荆兵知之而欲歸，則樊城之圍自解矣。或同或異，俱極機謀之巧。或謂關公之走麥城，與前之屯土山無異也。何以前不拒張遼之説，而後獨拒諸葛瑾之言？曰：公固降漢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漢之名以招之，終不能致之者也。公但知有漢，不知有曹，又何知有孫？然則其守麥城之心，猶然守土山之心耳。劉封之不發救兵，孟達實教之。然則劉封之罪，其將視孟達而未減乎？曰：是不然。達故蜀之降將，劉璋可背，則關公何不可背？我無責焉耳。若劉封則漢中王之養子也，王與關公爲一體，負關公則是負王。負關公猶可言也，負漢中王不可言也。此不得爲劉封恕。

又　第七十七回：玉泉山關公顯聖，洛陽城曹操感神「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爲然也。吴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搗鬼。看普静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略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説法，盜襲幾句野狐禪，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塡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搗鬼，衆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爲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況青巾綠袍，並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説。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況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即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關公既經普静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爲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寧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淹七軍，直是未嘗淹也。

又　第七十八回：治風疾神醫身死，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佗，以佗之將殺操也。佗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則）〔可〕刮，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之無疑也。曷爲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惡。於其慕關公之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佗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或惜華佗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佗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矣。吴氏之婦焚之，爲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吴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蚤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爲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爲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爲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爲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曹操之托文王，與王莽之托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爲之，曹操不自爲之，而使其子爲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縢》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爲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歎耶！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爲平生奸僞，死見眞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眞，乃是曹操之僞也。非至死而見眞，乃至死而獨僞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己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爲其所欺，操眞奸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無眞，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眞，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眞，

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眞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眞，人只見得一假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眞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即眞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自娛其死後之魂，則己固有知矣。豈己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臺。我歎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嘆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檿弧」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己；王莽以易名應讖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爲西凉，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爲三；若謂後之夢爲西凉，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並識前之非。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考其後之是。讀者至此，爲之喟然。

又　第七十九回：兄迫弟曹植賦詩，侄陷叔劉封伏法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玄德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恩；一則欲親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比於文王；丕則不以文王之事自其父，而仍諡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革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丕篡之，實操篡之耳。操將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爲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萁」之歌，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煮萁」之咏，能發兄弟之悲。朱虛「耕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萁」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聞樂之對，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辭，能隕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爲然哉？凡今之人，有與兄弟而相煎者，觀於其文，亦宜爲之泫然矣。　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脩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却不出醜；不似今人倩人代筆，面試即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面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唯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觀曹氏之得免於內亂，而知天之不欲祚漢也。懦若曹熊，不足論耳。曹彰以勇略自矜，而驅雄兵於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觀文士於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尚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之，豈不大快事哉！乃熊既死，彰既歸，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爲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糜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既能拒之於終，何不拒之於始？既能斬孟達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救關公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難，糜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於死。惜其見之不早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救關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於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達於前也亦可諒。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既欲殺之，不即召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於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劉封當徐晃、夏侯尚、孟達之師，明知其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劉封幷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孟達已去，不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幷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羕四人皆賣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既歸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羕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始終事先主者，唯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達同功一體，孟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爲彭羕乎？　苟曰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敢信。

又　第八十回：曹丕廢帝篡炎劉，漢王正位續大統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則非。蓋征誅可學，而受禪不可學也。漢高學湯、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謬者，有王莽，再學之而謬者，有曹丕。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知舜、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舜、禹之事，行之以舜、禹之心。後人乃以羿、浞之心，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堯宮而迫堯子，奪舜璽而迫舜

禪，天下有如是之舜，如是之禹哉？　有妖孽而爲禎祥者，如九年之水開聖帝，七年之旱啓賢王是也；有禎祥而爲妖孽者，如魯桓公之書《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是也。不當瑞而瑞，即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即謂之孽。麟鳳黃龍，非曹丕受命之禎，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鳳也龍也，直等之青蛇之墮，雌雞之化而已矣。觀曹丕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嘗不予人心合也。人有心，天亦有心，人心不予魏，豈天心獨予魏哉？然不予魏者天心也，不予魏而終不能禁魏之篡者，天數也。不獨人不能違數，即天亦不能自違其數。數不可憑，而福善禍淫之心則可憑。紫陽《綱目》不以魏爲正統，蓋不以天數與之，還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奪之耳。　漢高之返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獻帝之禪許昌，有怪風之變，此漢末之悲風也。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同一風而有盛衰之異焉。雖然，風至漢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風？當仍歸之高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曌寵三思，而周幾代唐。若曹后者誠過之矣，曹后之罵曹丕，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后之貴，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爲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則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兄同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爲三云。　玄德之帝成都，與曹丕之帝洛陽，同一帝也，而史家之筆，予玄德而不予曹丕者，正與僭之異也。若論玄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爲逆取而順守；若論玄德之即帝位，則以劉繼劉，直是順取而順守矣。所可議者，續高、光之業，而不墜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瑁之妻，而立之爲后，似不免於瀆祖。君子於此，不能無遺憾焉。　玄德之稱漢中王也，在曹操稱魏王之後，夫曹氏可王，而劉氏獨不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即以獻帝臨之，曹可奪而劉可予也。玄德之即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後，夫丕可以篡漢，而帝室之胄反不可以繼漢乎？丕篡之，而玄德繼之，是獻帝廢而未廢也。晉之司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解！

又　第八十一回：急兄讐張飛遇害，雪弟恨先主興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亦知君臣之義也。觀其古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操，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乎？其伐吳之意，以爲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爲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剪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將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蓋不獨爲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即爲君臣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先耳。觀於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愈不得不決矣。翼德之死，爲關公而死也。爲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讐不可忍，殺兩弟之讐又何可忍乎？爲一己之私恩而釋曹操，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爲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訾先主？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於此二人，而獨爲先主之堂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興、苞之風，則鄧艾不能越陰平，鍾會不能踰劍閣，而「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爲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數言，李意止寫一字；公明唯憑卦象，李意自寫畫圖。極相類，又極不相類，而皆爲後文伏筆，令讀者於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線穿却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儲君之廢，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畫圖者三：初見孔明畫圖一幅，定三分之形；繼見張松畫圖一幅，定入川之計；最後見李意畫圖一幅，爲白帝托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當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佗被殺，曹丕襲爵，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間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篡漢、成都聞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間之。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夾叙，一筆不漏。如此叙事，眞可直追遷史。

又　第八十二回：孫權降魏受九錫，先主征吳嘗六軍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韓侯之所以自奮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邦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則亦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恥，良足歎矣！　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與待人加，則有間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受者也。人所不敢不與，與己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間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榮；受魏之九錫則足恥。爲篡漢而受漢之九

錫，則爲強；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爲弱。吾甚爲孫權惜之！　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拔劍砍案，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憊也！所以然者，失在爭荆州，而開隙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爲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萬之師；其既也與劉爲讐，則以江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君子於此，歎與國之不可絕，而輔車相依之勢，爲不可離云。　趙咨之對曹丕，有二語爲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爲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爲略」，所以抑彼之驕。夫七軍覆，龐德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乎？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有造於魏也。至於稽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不曰是識時務，而乃曰略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爲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眞不愧行人之選哉！　爲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嘗識字，聞鄺生勸立六國後，以爲此法失當，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其能讀《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人見用，眞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却是不曾讀得。　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爲易；權當國勢可憂之日，其信瑾爲難也。龐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之義爲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眞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即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殆於兄弟之相信決之耳。　還我汶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荆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毋乃已甚乎？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又毋乃太甚乎？然此讐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其爲劉玄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玄德之爲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之一人，可以愧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又　第八十三回：戰猇亭先主得讐人，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關公顯聖，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爲演義粧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即公之不沒於今日，可以信其不沒於當年。以爲有關公，何處是關公？以爲無關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面長髯者，而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殆無日不有一關公在天地，無日不有一關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糜芳、傅士仁、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獲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殺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主之兵可不敗，魚腹之八陣圖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賴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糜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刺，關公之靈，實式憑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寧唯是，即孫權之縛送范疆、張達，安知非翼德之靈實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孫夫人之尚在而寬孫權，豈肯以糜夫人之既死而赦糜芳乎？又觀先主之殺糜芳，而知其必不釋東吳也。不以殉難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豈肯以不告而歸之孫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奪其兄弟之情；而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於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大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唯書生而有大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先軫悅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名將，一書生也；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雅歌投壺，孟珙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人以書生相詬詈，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爲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爲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爲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興漢之烈；張良非進圮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能負重而能忍辱者，子胥唯懷破楚之略，故能乞食於丹陽；范蠡唯懷沼吳之謀，故甘受屈於石室。古今大有爲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一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當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爲是請纓之終軍、破浪之宗慤、三表五餌之賈誼，而用之也。鬭澤之薦陸遜，非以其少而薦之也，直以爲是皓首之子牙、白髮之充國、耆英之文彥博而薦之也。總之，人而才，則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當論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才與不少云。　周郎之戰赤壁，龐統與有力焉；呂蒙之襲荆州，陸遜亦與有力焉。乃魯肅薦統，而孫權不聽；鬭澤薦遜，而孫權聽之。豈信魯肅不如其信鬭澤哉？亦前後之勢有不同耳。一當赤壁大勝之後，故氣驕而言難入；一當猇亭新敗之日，故心小而謀易從也。

又　第八十四回：陸遜營燒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陣圖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之事難於周郎。周郎受命於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於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窺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龐統助之，黃蓋、闞澤、甘寧又助之，陸遜則張昭疑之，顧雍、步騭疑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於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獨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瑜之火在水上，遜之火在林間。水寨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達，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玄德之營，先自連屬；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燒之易。有此三易，以濟其三難，故遜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人初來之時，宜避其銳，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關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關公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關公，一次說玄德，亦只此一語之意也。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識見，大略相同，眞不愧難兄難弟。　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猇亭之兵，憤兵也。驕亦敗，憤亦必敗。況以陸遜爲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師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　苻堅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木，初非謝安能使之爲兵，魚腹浦之石塊，實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之才高於謝安矣。況在入川時，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遜之數不當絕，而特令丈人黃老做個人情。其神機妙算，至於如此，諸葛公眞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　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斯已奇矣。陸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襲，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於如此，眞非他書所有。　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特相犯，而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操不能設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敗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煙火處逃來，又向路傍有烟火處走去，以前之烟之爲眞，而誤以後之烟火爲假；陸遜向山中有殺氣處隄防，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爲實，而誤以後之殺氣爲虛。華容道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百兵捧着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勁卒，却到底十萬兵不見一人。種種變化，眞天地有數文字。

又　第八十五回：劉先主遺詔托孤兒，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托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讖。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托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爲煞尾，在後幅則又爲引頭耳。　觀先主托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爲重，終以伐魏爲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爲讐者魏耳，與我爲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猶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爲大善，亦不能爲大惡者也。不能爲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爲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爲眞話乎？爲假話乎？曰：以爲眞則是眞，以爲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爲曹丕之所爲，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眞，不是假；劉表之讓荆州，半是假半是眞。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語矣。　圖事之法，與弈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於前則妙，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着；酈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着。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

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弈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拏班，又在乃郎手中拏班，似乎粧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丕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廝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唯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唯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叙曹丕，不叙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叙曹丕、司馬懿，又叙後主、孔明。或詳或略，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又　第八十六回：難張溫秦宓逞天辯，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釁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獨以孫權一路爲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爲急。蓋其於四路，不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吳縱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既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　孔明之遣鄧芝，爲伐魏地也。然爲伐魏地，亦正爲吞吳地也。先主嘗讐吳矣，先主讐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爲不先滅魏，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天無二日」之言，章章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終先主吞吳之志耳。　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寄託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既爲《天對》以答問，又復爲《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舌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猇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猇亭之用火甚遲；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蹶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程普不服周郎，韓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韶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盛有邊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爲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爲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爲兵，禦陸遜於既勝；徐盛以木爲城，惑曹丕於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揑造稗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　若曹丕自守鄴都，吳亦以徐盛代守荆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於江淮之間，其鬬智必有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爲曹操，則龍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憊；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則曹丕之奔，必無生還之路矣。讀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數自出。

又　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孔明通吳之後，便當接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原而從事於南方者，何哉？曰：孫權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獲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魏借孫權以攻蜀，而蜀得收之，以爲我用，乃魏借孟獲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以爲我用。不惟不爲我用，又深足爲我患。則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遽欲伐魏，則孟獲將乘虛而議我之後矣。故凡孔明之通吳，非注意於東，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蠻，亦非注意於南，而注意在北也。　曹操致韓遂之書，妙在先與韓遂看，後與馬超看；孔明致雍闓之書，又妙在不令雍闓看，卻令高定看；周瑜假作張、蔡之書，妙在不與蔣幹看，卻令蔣幹偷看；孔明假作朱褒之書，又妙在自與高定看，更不消高定偷看。曹操、周郎分用之，而各見其奇；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極其變。　呂凱之圖善矣，猶不若馬謖之說爲善也。何也？呂凱能繪其地，未能繪其人，卽能繪其人，未能繪其人之心也；馬謖之意，不在取其地，取其人，而在取其人之心。故披呂凱之圖，能使南方無處不在孔明之目中；聽馬謖之說，直當使孔明無日不在南人之心中耳。　用兵之家，但知攻城與兵戰，至於攻心心戰之論，則《六

韜》、《三略》之所未及詳，《黃石素書》、《孫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載也。唯南巢牧野之師，爲能得此意。而不謂馬謖能言之，然非待馬謖言之，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此卷叙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三番擒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二人之被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用計者五。若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闓人認爲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人認爲雍闓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眞降，認爲假降。至於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非又用計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又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豈非絕世奇文？

又　第八十八回：渡瀘水再縛番王，識詐降三擒孟獲　二擒孟獲，即《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者也。詩云：「六月蓼蓼，戎車是飭。」孔明之征南蠻，其宣王之伐玁狁乎？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有異。何哉？蓋孟獲於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爲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禍，正以未盡伐之之力耳。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荼那、阿會喃，即初擒孟獲時之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犯而避之之爲難。如先主猇亭之兵，屯於林木之間；孔明瀘水之兵，亦屯於林木之間。而先主敗而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於孟優內應，孟獲外攻，皆被擒捉，於是拔寨多起，盡渡瀘水，非復前日依山傍林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即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遍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於二擒時早伏之也。三擒有相連而及之勢，三縱亦有相連而及之勢，二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止一擒，而孟獲又不服，所以有三縱云。馬岱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力；馬謖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謀。用其力，所以分衆人之力也；用其謀，所以合一己之謀也。知攻心之爲上，是與孔明七縱之謀合；知孟獲之詐降，是與孔明三擒之謀合。妙在皆不說明，事後方見。即今日讀者猜之，亦不能測其玄機，況當日孟獲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計乎？

又　第八十九回：武鄉侯四番用計，南蠻王五次遭擒　瀘水之險，不可徒涉；西洱河之險，不可方舟，可謂險之極矣。不謂又有啞泉、柔泉、黑泉、滅泉之惡，尤有甚焉。南方屬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於火，而忽又苦於水，眞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惟南方險阻，出於意料之外，乃愈顯丞相功績，出於意料之外耳。四擒孟獲，以假棄舊寨爲欲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退爲進也。五擒孟獲，以深入重地爲不可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進爲進也。五擒之難，倍難於四擒，則五縱之難，亦倍難於四縱。於四擒見孔明之智，於五擒見孔明之勇，於四縱五縱見孔明之仁。孔明乃先主之所謂水也，而有四泉以難孔明，則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則又以水濟水矣。至於拜井出泉，而水又自能生水，然則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魚之得水乎？每讀《封神演義》，滿紙仙道，滿目鬼神，覺姜子牙竟一無所用，不若《三國志》中之偶一見之也，如伏波顯聖，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井出泉，未嘗不仰邀神助，恍遇仙翁。然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使盡賴鬼謀，何以見人謀之善，使盡仗仙力，何以見人力之奇哉！文章之妙，妙在極熱時寫一冷人，極忙中寫一閒景，如萬安隱者，飄飄然有世外之風。其地則柏澗松巖，其人則竹冠藜杖。孔明之遇之，殆與先主之遇水鏡，劉璜之問紫虛，陳震之謁青城，幾相彷彿矣。然先主遇水鏡於難後，孔明則求萬安於難中。紫虛、青城未嘗賴之以救敗，萬安則實賴之以救死。是彼雖極閒，而見者之心極忙；彼雖極冷，而見者之心極熱。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無意，爲可見可不見之人也。最相類，又最不相類，豈非絕世奇事，絕世奇文。孔明之見隱者不足奇，而奇莫奇於卽孟獲之兄也。有四泉之惡，則有二溪之美，以爲之反。有助虐之孟優，則有助善之孟節，以爲之反。地旣有之，人亦宜然。然我謂孟獲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納孟獲之弟之詐降以誘孟獲，與以孟獲誘孟獲無異也。賴孟獲之兄之相救以制孟獲，與以孟獲制孟獲無異也。以孟獲誘孟獲，而孟獲不服；以孟獲制孟獲，而孟獲愈不服。惟以孔明勝孟獲，而孟獲始服。則吾得而更觀五縱之後矣。

又　第九十回：驅巨獸六破蠻兵，燒籐甲七擒孟獲　天下惟猛獸最難降，又惟婦人最難降。降猛獸而猛漢不足憂矣，降婦人而猛獸又不足憂矣。木鹿大王之驅虎豹，是猛漢伏猛獸之威以跋扈者也；孟獲之有祝融夫人，是男蠻仗女蠻之威以跋扈者也。降女蠻之法，妙在以我之漢將，擒彼之女蠻，

卽以彼之女蠻，易我之漢將，而女蠻亦爲我所用；降猛獸之法，妙在以我之假獸逐彼之眞獸，又使彼之猛漢，卽受逐於彼之猛獸，而猛獸亦爲我所用。諸葛眞神人哉！　木獸之用，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何也？木鹿大王亦獸類也。彼旣以獸驅獸，我亦以獸勝獸，特因其人而用之耳。使盡欲不用人而用獸，豈長恃之法哉？齊用火牛以攻燕而勝，楚用燧象以攻吳而不勝，觀於往事，可爲明鑒。　前卷祝井出泉，是孔明但邀神助；此卷以扇反風，是孔明自有神通。每讀《西遊記》，見孫行者之降妖，讀《水滸傳》，見公孫勝之鬬法，以爲奇幻。不謂《三國志》中已備《西遊》、《水滸》之長矣。況彼以揑造之事，雖層見叠出，總屬虛談；不若此爲眞實之事，卽偶有一二，已足括彼全部也。　七擒之中，縛送者三，有前二者之眞，而後之一假生焉。七擒之中詐降者二，有前者之降，而後之詐又因焉。孔明辨其眞於二擒五擒，而又辨其假於六擒，則知其異；識其詐於二縱之後，而又識其詐於七擒之前，則知其同。　武侯博望之火，新野之火，及助周郎赤壁之火，皆燒之不盡不絕，而獨於籐甲軍，則燒之盡絕，毋乃太酷乎？曰：此籐甲軍之自取耳。能禦金，金禦水，而獨不能禦火。不惟不能禦火，又特特引火，是如身負硫黃焰硝而行，於人何尤焉？且旣有四泉之惡，又有桃花溪之惡，而孔明以火治之，此以火勝水也。若夫南方屬火，而用火於南，此又以火勝火也。火與火遇，而火之威安得不烈耶？　武侯之欲撫南蠻，而卽用孟獲者，眞深得安蠻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之，不能不分兵，分兵則不能不轉餉，轉餉而輸輓徒勞，不若使自守之，而庇廕之下，皆吾土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設官，設官則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獄滋擾，不若使自治之，而函蓋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殺其身，不能變其心，殺之不足以爲武；而生其身，又復奪其地，則生之亦不足以爲恩。不殺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奪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　武侯仍以孟獲王南蠻，何如立孟節以王南蠻？曰：孟節在蠻而超於蠻者也，在蠻而超於蠻，則孟節非蠻人也。以非蠻治蠻，豈若以蠻治蠻之爲善乎？故雖使孟節肯受爵，而用節不如用獲也。然則荆蠻曷爲有泰伯？曰：泰伯聖人也，孟節賢人也，惟賢守節，惟聖達權。聖人可以治蠻，而賢人不可以治蠻。賢人不可以治蠻，則惟聽蠻人之自相治而已矣。

又　第九十一回：祭瀘水漢將班師，伐中原武侯上表　觀伏波之顯聖，而知南人之信神，眞有神；觀瀘水之夜哭，而知南人之信鬼，眞有鬼也。雖然明於天地之理者，不可惑以神怪，使鬼能作祟，何以虢亭七十餘萬之衆，不聞爲祟於林間，以阻陸生之駕；赤壁八十三萬之師，不聞爲祟於江上，以阻周郎之舟乎？若畏其鬼而祭之，則籐甲三萬人，孔明亦哀之矣。曷爲不祭盤蛇谷，而獨祭瀘水也？所以然者，爲死於王事，理所當恤，非動於猖獗之足畏，而動於忠義之可矜耳。且也曹操哭旣死之典韋，以勸未死之典韋；武侯哭陣亡之蜀將，以勸未亡之蜀將。蓋不獨爲死者而不得不祭，亦爲生者而不得不祭云。　讀武侯祭瀘水一篇，而嘆兵之不可輕用也。古人不得已而用兵，則有遣戍卒之詩，有勞還卒之詩，必備述其骨肉綢繆、室家繫戀之況。至於楊柳雨雪，蠕戶鹿場，無不代寫離憂，爲之永嘆。其待生者且然，況旣死乎？若爲上者不哀之，而使其人自哀之，則「死生契闊，與子成說」，《衛風》所以悲也；「轉予於恤，有母尸饔」，《祈父》所以怨也。「誰無父母，提攜捧負，恐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妻子，如賓如友。」嘗覽唐人《從軍行》，及諸《塞上曲》，如「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又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其詞之痛，情之傷，有令人泫然泣下者。今武侯秋夜奠文，可以彷彿矣。　兵固不可輕用，而有不得不用者，迫於討賊之義也。然伐魏所以討賊，平蠻豈亦以討賊乎？而伐魏之師必在平蠻之後者，何也？亦猶曹操之不滅呂布，則未敢謀袁紹；不滅袁紹，則未敢窺江南耳。不然，而夫差爭長於黃池，勾踐已入於國；符堅投鞭於淝水，慕容已襲其邦。此非其明驗哉？且魏欲借蠻以攻蜀，則武侯之平蠻，卽謂之伐魏也可。平蠻卽爲伐魏，則武侯之初伐魏，卽謂之再伐魏也可。　武侯北伐而無南顧之憂，此武侯之所樂也。武侯外伐，而終不免於內顧之憂，此則武侯之所懼也。何也？平蠻之後，憂不在於南人，而憂乃在於後主也。試觀武侯《出師》一篇，曰：「臨表涕泣。」夫伐魏卽伐魏耳，何用涕泣爲哉？正惟此日國事，實當危急存亡之際，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夢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不可輔」之言，固已驗矣。豈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之語，乃遂敢眞蹈也。於是而身提重師，萬萬不可不去；而心牽鈍物，又萬萬不能少寬。因而切切開導，勤勤叮寧，一回如嚴父，一回如慈媼。蓋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有甚難於嗣主者，非但爲漢賊之不兩立也。後日杜工部有詩云：「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正是此一副眼淚矣。今人但知此表爲討賊之義，而不知其爲戀主之忠。安得爲知武侯者耶？　《周禮》閽人，領之太宰，

則外庭有制內庭之體，而內庭無侵外庭之權。武侯之教後主者，止在宮中府中一語耳。使宮中親而府中疏，遂至小人近而賢人遠，此桓、靈之所以失也。於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後主寵黃皓之事；在七擒孟獲之後，猶回顧桓、靈寵常侍之文。後事於此伏焉，前文又於此照焉。《三國》一書，當以此卷爲一大關鍵，一大章法。武侯《出師》一表，固爲前後文之伏應；而馬謖反間之計，亦爲前後文之伏應也。何也？曹操欲立曹植而問賈詡，則在初稱魏王之時矣。「煮豆燃萁」之詩，則在曹丕初立之時矣。三馬同槽，一夢於馬騰未死之前，一夢於曹操將死之日矣。而謖之行反間，言曹植之當立，則前文於此應也；言司馬氏之欲反，則後文又於此伏也。不但此也，好言天象者莫如譙周，前稱天象以勸劉璋之出降，後復稱天象以勸劉禪之出降。而此卷諫武侯之語，亦正與前後文相連屬云。蜀使入吳，而有徐盛南徐之役。是雖吳之破魏，而實蜀之以吳破魏也。吳使入蜀，而有趙雲陽平之兵，是雖蜀之爲吳伐魏，而實蜀之爲漢伐魏也。然猶未大伸討賊之義也，《綱目》書云：「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出師伐魏。」則討賊之義所由大伸者，斷自武侯出師始。

又　第九十二回：趙子龍力斬五將，諸葛亮智取三城　此卷首寫趙雲戰功，所以成雲之志也。曷成乎雲之志？曰：先主初即帝位時，雲即以伐魏爲勸矣。先主之伐吳，以雲爲後應，爲其志不在伐吳故也。武侯之伐魏，以雲爲先鋒，爲其志在伐魏故也。英雄有復讐之志者，自惜其年，又惜讐人之年。不能及曹丕之未死而伐魏，已深爲曹丕惜，不更及趙雲之未死而伐魏，得不爲趙雲惜哉？然則雲之復讐，不敢以老而自愛，正以老而愈不得不奮耳。魏延子午谷之謀，未嘗不善，武侯以爲危計而不用。蓋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險以爭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險以爭之，即爭之未必勝。爭之不勝，而天下後世乃得以行險之失，爲我咎矣。惟兢兢然持一至慎之心，出於萬全之策，而終不能回天意於萬一，然後可以無憾於人事耳。一擒孟獲之前，先取三郡；一出祁山之前，亦先取三郡，斯則同矣。而前三郡之取，則俱易；後三郡之取，則兩易而一難。前者高定眞降，妙在假疑其詐；今者崔諒詐降，妙在假信其眞。前者高定與雍闓不睦，妙在使中我之計；今者崔諒與楊陵同謀，又妙在即用彼之計。令讀者觀其前文，更不能測其後文；觀其後文，乃始解其前文。事之巧文之幻，皆妙絕今古。蜀之有姜維，非繼武侯而終伐魏之事者乎？六出祁山之後，始有九伐中原之事，而一出祁山之前，蚤伏一九伐中原之人。將正伏之，先反伏之。正伏之爲蜀之姜維，反伏之爲魏之姜維。而此卷則猶反伏之者也。觀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結構之法矣。

又　第九十三回：姜伯約歸降孔明，武鄉侯罵死王朗　有將計就計之孔明，以破崔諒之計，斯已奇矣。又有將計就計之姜維，以破孔明之計，則更奇。以假裴緒賺天水，而姜維能料，斯已奇矣。即以假姜維賺天水，而姜維不能料，則更奇。夫以孔明之計，而有破之之人，則其人固孔明之所深愛也。以能料孔明之計之人，而終有不及料之事，則孔明又其人之所不得不服也。縱一夏侯楙以招姜維，而詐稱姜維之有書，是猶在人意想之中。遣一假姜維以見夏侯楙，而即稱夏侯楙之有書，是則出人意想之外。其變幻不測，疑鬼疑神，今日讀之者，且爲之迷心眩目，況當日遇之者，能不俯首屈膝哉？此卷有假姜維，前乎此者有假張飛矣。假張飛有二：一則張飛所以賺嚴顏，一則張飛所以賺張郃。而假姜維不容有二，乃孔明所以困姜維。試以《西遊記》擬之，則前之假張飛，是孫行者毫毛所變之假行者也，後之假姜維，是六耳獼猴所冒之假行者也。同一假，而或自假之，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然則《三國》之幻，殆不減《西遊》云。姜維有母，而孔明即以姜維之母，牽制姜維，亦猶徐庶有母，而曹操即以徐庶之母牽制徐庶也。然曹操假其母之書以招其子，孔明則不必假其母之書以招其子。所以然者，欲其人之背順歸逆，不得不以母子之情，奪其君臣之義；若使其人之背逆助順，則自有君臣之義，正不專恃其母子之情耳。且曹操之才，不足以勝徐庶；而孔明之才，實足以服姜維。庶不爲操屈，而但爲母屈；維則不獨爲母屈，而眞爲孔明屈矣。人但知討賊者當誅其首，而不知討賊者當先誅其從。何也？無賈充，成濟，則司馬氏父子不能肆其兇；無華歆、王朗，則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惡。故罵曹操而不罵華歆，未足奪曹操之魂；罵曹丕、曹叡，而不罵王朗，未足褫曹丕、曹叡之魂也。罵曹操者，有陳琳之檄矣，有衣帶之詔也，有漢中王進位之疏矣，獨於曹丕而缺焉。武侯雖有出師之表上告嗣君，恨無討賊之文布告天下。今觀罵王朗一篇，即以此當罵曹丕，即以此當布告之文可耳。兵家之有劫寨，題目舊矣。獨至此卷，而有翻陳出新者，料彼不知我劫而劫之，不足奇；料彼知我劫而仍劫之，則奇矣。待彼來劫我，而我往劫之，不足奇；知彼待我之往劫而後來，而我故賺其來，則又奇矣。不但此也，以我

劫寨之兵，截其歸寨之兵，又使彼歸寨之兵，即被殺於防我劫寨之兵，其愈出愈幻，至於如此。每見他書所紀劫寨之事，不過殺入寨中，並無一人，情知中計，望後便走等語耳。層層疊疊，數見不鮮，問有以舊題而作新文，若此卷之神妙者乎？

又　第九十四回：諸葛亮乘雪破羌兵，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讀《三國》者，讀至此卷，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後相因，殆合十數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其相反而相因者，有助漢之沙摩柯，乃有抗漢之孟獲；其不相反而相因者，有借羌兵之曹丕，乃有借羌兵之曹眞。其相類而相因者，有馬超在而即去之柯比能，乃有馬超死而忽來之徹里吉；其不相類而相因者，有六縱而不服之蠻王，乃有一縱而即服之雅丹丞相。至於孟達致書於李嚴，早有李嚴致書於孟達以爲之伏筆矣，申儀助司馬而殺孟達，早有孟達之約申儀而背劉封以爲之伏筆矣。文如常山蛇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豈非結構之至妙者哉！　此卷之內忽有一關公之神，突如其來，倏然而往。一救關興，再救張苞，可謂英靈之極矣。然越吉元帥之頭，何不即取之以雲中顯聖之偃月刀，而必待孔明之用計而後斬之乎？曰：《三國》一書，所以紀人事，非以紀鬼神。惟有一番籌度，一番誘敵，乃見相臣之勞心，諸將之用命，不似《西遊》、《水滸》等書，原非正史，可以任意結構也。　平蠻之後，又有平羌；籐甲之後，又有鐵車。一則在於未伐魏之始，一則間於既伐魏之中；一則炎天，一則雪地；一則出其全力，持之曠日；一則施以小計，定之終朝。或詳或略，或長或短，事不雷同，文亦不合掌。如此妙事，如此妙文，眞他書之所未有。　司馬懿不用，則孟達不死；孟達不死，則兩京可圖；兩京可圖，則曹氏可滅。曹氏之不遽滅，以爲司馬懿之功也。然而救魏之事，即爲篡魏之階。魏之以懿拒漢，猶之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耳。此卷於司馬懿起復之初，便敘師、昭二子之英英(露)〔靈〕爽。蓋非魏之亡於此救，而正魏之亡於此兆云。　蜀事之壞，一壞於失荊州，再壞於失上庸也。荊州不失，則可由荊州以定襄、樊；上庸不失，則可由上庸以取宛、洛。而原其所以失，則有故焉。當關公離荊州以伐魏之時，使別遣一上將以守荊州，則荊州可以不失；當孟達棄上庸而奔魏之時，更遣一上將以守上庸，則上庸可以不失。而先主不慮之，孔明亦不慮之，則皆天也，非人也。其所以失而不復者，又有故焉。當先主大戰猇亭之初，孫權願獻荊州，而先主不之拒，則荊州雖失而可復；當孔明初出祁山之時，孟達欲獻上庸，而司馬懿未之知，則上庸雖失而可復。而先主必拒之，司馬懿必知之，則又天也，非人也。天不祚漢，亦何咎於先主，亦何咎於孟達耶？　孟達不足咎，而孟達之不知人則可咎也。於諸葛亮之小心不之信，於申儀、申耽則信之矣；於司馬懿之機警不之信，於李輔、鄧賢則信之矣。不能料申儀、申耽，而何能料司馬懿？不能識李輔、鄧賢，而何能識諸葛亮哉？蓋惟諸葛亮能知司馬懿，亦惟司馬懿能知諸葛亮耳。

又　第九十五回：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　前卷方寫孟達不聽孔明之言而失上庸，此卷便接寫馬謖不聽孔明之言而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無進取之望，街亭失而幾使孔明無退足之處矣。何也？無街亭則陽平關危，陽平關危，則不惟進無所得，而且退有所失也。未失者且憂其失，而既得者安能保其得？於是南安不得不棄，安定不得不損，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撤，西城之餉不得不收。遂令向之擒夏侯、斬崔諒、殺楊陵、取上邽、襲冀縣、罵王朗、破曹眞者，其功都付之烏有，悲夫！　兵家勝敗之故，有異而同者，有同而異者。徐晃拒王平之諫，而背水以爲陣；馬謖拒王平之諫，而依山以爲營。水與山異，而必敗之勢則同也。黃忠屯兵於山，而能斬夏侯淵；馬謖屯兵於山，而不能退司馬懿。山與山同，而一勝一敗之勢則異也。馬謖之所以敗者，因熟記兵法之成語於胸中，不過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耳。不過曰「憑高視下，勢若劈竹」耳。孰知坐論則是，起行則非；讀書雖多，致用則誤。豈不重可嘆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書。　請守街亭之馬謖，即獻計平蠻之馬謖也，又即反間司馬懿之馬謖也。何以前則智，而後則愚？曰：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試以前二事論之，其策南人，則其言果效；其策司馬，則其言始效而不終效。豈非天方授魏，天方啓晉，而人實不能與天爭乎？故知一效一不盡效之故。而街亭之失，不必爲馬謖咎，更不必爲用馬謖者咎。　此卷乃司馬懿初與孔明對壘之時也，而孔明利在戰，司馬懿利在不戰，夏侯楙、曹眞皆以戰而敗，司馬懿則欲以不戰而勝。其守郿城、箕谷者，所以遏孔明之前，而使不得進也；其取街亭、柳城者，所以截孔明之後，而使不得不退也。使不得不退，而懿於是乎可以不戰矣。非不欲戰，實不敢戰，畏蜀如虎，蓋自此日而已然云。　唯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膽事。魏延欲出子午谷，而孔明以

爲危計，是小心者惟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軍士掃門，而退司馬懿十五萬之衆，是大膽者亦惟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爲信其小心於平日耳。爲將之道，不獨進兵難，退兵亦難。能進兵是十分本事，能退兵亦是十分本事。當不得不退之時，而又當必不可退之勢，進將被擒，退亦受執，於此而權略不足以濟之，欲全師而退難矣。試觀孔明焚香操琴，以不退爲退；子龍設伏斬將，又能以退爲進。蜀中有如此之相，如此之將，而卒不能克復中原。嗚呼！此天不祚漢耳，豈戰之罪哉？　自九十二卷至此，叙武侯第一次伐魏之事，而始之以趙雲，終之以趙雲者，衝鋒陷陣唯子龍爲功首也；班師整旅，亦唯子龍爲功首也。以連斬五將始，以殺一將、釋一將終。覺長阪之英雄如昨，漢水之膽智猶新，務自伸其討魏報漢之志，眞不愧先主之舊臣矣！

又　第九十六回：孔明揮淚斬馬謖，周魴斷髮賺曹休　觀孔明之自貶，而愈知馬謖之斬難寬也。丞相且以用參軍之誤而引罪，參軍得不以負丞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僞也。參軍且以誤丞相之故而受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厥愛之文，又不容責己而恕人。蓋孔明之治蜀以嚴，而治兵之法一如其治國而已。　趙括之母，預知其子之必敗，以其好言兵而又易言兵也。先主之知馬謖，亦猶此乎？以戰爲戲之子玉，其病在玩；過門超乘之三帥，其病在輕；舉趾高心不固之莫敖，其病在驕；截截善諞言之杞子，其病在佞。此數者，皆兵家之所忌。覽馬謖之事，可爲用兵者鑒，又可爲用人者鑒。　武侯之臨表涕泣，戀後主也；武侯之臨刑涕泣，念先帝也。其出師之初，一則曰先帝，再則曰先帝；其悔敗之餘，亦一則曰先帝，再則曰先帝。不獨斬馬謖爲奉先帝以斬之，即自貶三等亦奉先帝以貶之耳。君子於街亭之自責，而知武侯之盡瘁；於枋頭之自諱，而知桓溫之不臣。　樊城之役，蜀方伐魏，而有呂蒙襲荆州之事，是吳乃漢之罪人也。街亭之役，魏方勝蜀，而有陸遜破曹休之事，是吳又漢之功臣也。然非吳之能爲罪，又能爲功也，在乎蜀之能用之耳。武侯惟善用之故，終武侯之世，吳不爲罪，而但爲功云。　黄蓋、甘寧、闞澤之後，復有周魴，何南人之多詐歟？不知此非南人詐也，乃南人之忠也。用以欺敵，則謂之詐；用以報主，則謂之忠。不當曰南人多詐，正當曰南人多忠耳。有謂南人不可爲宰相者，此宋朝迂儒之論。試觀東吳當日，豈嘗借才於異國哉？　曹操詐欲自刎而割其髮，周魴亦詐欲自刎而割其髮。曹操以此欺我軍，所以申軍法也；周魴以此欺敵國，所以成戰功也。世之不古，乃有以父母之遺體而行詐者。雖然髮如此用，方爲不負此髮，髮不虚生，亦不虚棄。不似今日之和尚，無故自髡；又不似今日之割髮者，徒以供婦人雲髻之用也。

又　第九十七回：討魏國武侯再上表，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前出師表》開導嗣君，《後出師表》力辯衆議，辯衆議亦所以開嗣君也。《前出師表》憂在國中，《後出師表》慮在境外。慮境外亦所以憂國中也。何也？自失街亭斬馬謖以來，議者以爲但宜安蜀，不宜伐魏。武侯則以爲若不伐魏，不能安蜀；我不滅賊，賊必滅我。此不兩立之勢，非不欲偏安，正恐欲偏安而不能耳。漢與賊不兩立，則不共天地，不同日月。既以義斷之，而在所當奮矣。賊亦與漢不兩立，則如苗有莠，如粟有秕，不又以勢度之，而在所當慮乎？「不兩立」二語，今人但見得漢一邊，不曾見得賊一邊。然則表中「慮」字將何所指？是雖讀過《後出師表》一篇，卻是未嘗讀一字也。　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後爲之，此智者之事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爲之，此愚者之心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終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終必蹈之，此愚而愚者之事也。　先生未出草廬，已知三分天下。然則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覩而乃云非所逆覩者，何哉？蓋以智而愚者自盡老臣之責，而仍以愚而愚者，上杜幼主之疑耳。　武侯之死，尚在數卷之後，而此處表中結語，早下一「死」字，已爲五丈原伏筆矣。先生不但知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於是役也，以漢、賊不兩立之故，而至於敗亦不惜，鈍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嗚呼！先生眞大漢之忠臣哉！　文天祥《正氣歌》曰：「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殆於後一篇而愈見之。　武侯未出祁山，而天使姜維歸漢，特以備六出祁山以後之用耳。然將寫其歸武侯，不先寫其敵武侯，不見姜維之才之妙也。但寫其敵武侯於前，不寫其佐武侯於後，又不見姜維之才之妙也。此卷之賺曹眞，則其佐武侯者矣。武侯未死，而有佐武侯之姜維，然後武侯既死，而有繼武侯之姜維。人但知武侯既死，而後顯一能伐魏之姜維，不知武侯未死，而早見一能破魏之姜維。然則九伐中原之事，殆兆端於此乎！　周魴降魏，而曹休信之；姜維降魏，而曹眞

又信之。其事相類，而魴以書往，又以身往；維則不以身往，但以書往，曹休則賺之而來，曹眞則賺之不來，而眞之部將來。此則其不相類者也。孟達以蜀人歸蜀，而武侯信之；姜維以魏人歸魏，而曹眞亦信之；其事相類。而一則信之而是，一則信之而非；一則眞而孟達之謀不諧，一則詐而姜維之謀克遂。此又其不相類者也。至於天水城外，有一叫門之假姜維，曹眞書中又有一降魏之假姜維，或假而假，或眞而假，前後無不映射成趣。

又　第九十八回：追漢軍王雙受誅，襲陳倉武侯取勝　進兵有進兵之奇，退兵又有退兵之奇。使人不知我進而進，而後我不爲敵之所防；使人不知我退而退，而後我不爲敵之所掩。夫勝則不退，不勝則退者，人之所知也。不勝則不退，一勝則急退者，則非人之所知也。人不知而武侯知之，我於此奇武侯；武侯知之，而司馬懿又知之，我更於此奇司馬（懿也）。文有與前相應者，觀後事益信其有前事；事有與前相反者，讀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如武侯之斬王雙，襲陳倉，是則與前相反者矣。王雙之戰甚勇，郝昭之守甚堅，三戰之而不勝，而忽斬之於一朝；兩說之而不降，屢攻之而不下，而忽取之於一夕，不有所甚難於前，不見其甚易於後者之爲異耳。七擒孟獲之文，妙在相連；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連。於一出祁山之後，二出祁山之前，忽有陸遜破魏之事以間之，此間於數卷之中者也。二出祁山之後，三出祁山之前，又有孫權稱帝之事以間之，此即間於一卷之內者也。每見左丘明敘一國，必旁及他國而事乃詳。又見司馬遷敘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觀《三國演義》，不減左丘、司馬之長。三國之中，惟孫權之稱帝獨後，何也？曰：有不得不後之勢也。不稱帝於曹操未死之時，恐操之挾天子以伐之耳。至於曹丕稱帝，其亦可以尤而效之矣，而猶不敢者，蜀方伐吳，而吳遽帝，是益其伐也。吳方求援於魏，而吳遽帝是絕其援也。迨夫蜀既款，魏既離，蜀方有事於魏，魏方屢敗於蜀，夫然後乘間而踐天子位焉。此孫權之所以謹避於先，而審處於後者也。魏僭帝，吳亦僭帝，則魏賊也，吳亦賊也。武侯伐魏而不伐吳，不惟不伐，又加款焉。毋乃討賊之意未全歟？曰：原夫伏后之所以死，獻帝之所以亡，元惡大憝，不在吳而在魏也。君子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則惟討魏之是急，討魏急，則討吳不得不緩。且吳嘗稱臣於魏，而受魏之九錫矣，是欲魏之助吳以攻蜀也。吳既帝，而吳與魏必不復合，吳與魏不復合，不獨魏之勢孤，而吳之勢亦孤。然則武侯款吳之計，謂即吞吳之計也可。　武侯初出祁山而表一上，二出祁山而表再上，何至于三，而表獨闕焉？曰：武侯之志決而言切，已盡在《後出師表》一篇中矣。志既決則不必多言，言既切則不必更贅之以言。非獨三出祁山爲然也，即至六出祁山之事，亦不過「死而後已」一語，足以概之云。

又　第九十九回：諸葛亮大破魏兵，司馬懿入寇西蜀　武侯之計，未嘗不爲司馬懿之所料；而無如司馬懿之料武侯，又早爲武侯之所料也。懿料武侯之必出於是，而思有以破之；武侯又料懿之知我之出於是，而預有以防之。料其在祁山寨中，而已在武都、陰平；料其在武都、陰平，而已在祁山寨中。料其眞退，而竟是假退；料其假退，而竟是眞退。致使一足智多謀之司馬懿，而動多舛誤，束手無策，武侯眞神人哉！　武侯一出祁山而即歸，以街亭之既失也；再出祁山而又歸，以陳倉之未拔也；迨三出祁山，而陳倉拔矣。陳倉拔而糧道便矣，糧道便而街亭之兵不必憂矣。且蜀又屢勝，魏又屢敗，宜其不歸而終亦歸者，復因張苞之死，而致武侯之病。嗚呼！天不祚漢，於人乎何尤？　前文連寫三次出師，而兩間以吳國之事。此卷將寫武侯四番出師，而又間以魏國之事。夫以吳國間伐魏不足奇，即以魏事間伐魏則奇矣。以魏之侵吳間伐魏不足奇，即以魏之侵漢間伐魏則更奇矣。且魏方侵漢，而不得侵而去，是前所間之兩事爲實，而今所間之一事爲虛也。魏不侵漢，漢猶伐之；及其侵漢，漢乃不追而聽其去。是有前三事與後三事之實，而後間以此一事之虛也。斷斷續續，實實虛虛。豈非妙事妙文，天造地設！　爲將者不可不知天時。知天時而後能戰，亦惟知天時而後能不戰。赤壁之風，南徐之霧，破鐵車之雪，所以助戰者也。蜀道陳倉之雨，所以阻戰者也。知其戰而有戰之備，知其不戰而亦有不戰之備。乃孔明知之而禦之，司馬懿亦知之而不早避之，則司馬懿終遜孔明一頭。劉曄之戒漏言，與王肅之請回兵，同一意也。何也？兵爲詭道，聲趨左而實趨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事未發而謀先泄，猶恐敵人知之而備我，況勞師於外，曠日持久而不得進者哉。用兵之法貴在密，貴在速。不密則不速，不速則不密，故曰兩人之意同。　觀於魏之侵蜀，而四出祁山之師，愈不容緩矣。漢以魏爲賊，魏亦以漢爲賊。漢縱忘賊，賊不忘漢。故曰：不伐賊則王業亦亡。此「漢、賊不兩立」之言，於斯益驗也。我以彼爲賊，而伐之不得不急；至彼亦以我爲賊，而我之伐之又何得不急哉！

又　第一百回：漢兵劫寨破曹眞，武侯鬬陣辱仲達　將寫武侯與仲達決雌雄，先見仲達與子丹決雌雄。其以面塗紅粉，身服女衣爲賭，此以贏者爲雄，輸者爲雌也。然以仲達、子丹相較，則子丹是女，仲達是男；若以武侯、仲達相較，則又武侯是男，仲達是女。觀後文巾幗之受，其不異於面塗紅粉，身服女衣者幾希矣。　武侯氣王朗，只是一氣；氣曹眞，不止是一氣。姜維詐降，一氣也；王雙被斬，一氣也；秦良死而寨又劫，三氣也。與三氣周瑜之事，殆相彷彿矣。然周瑜未死之前，有兩句歌謠，一封書札；周瑜既死之後，又有一篇祭文。獨至曹眞而片紙之中，一番教訓，一番嘲笑，一番哀憐，直將歌謠、書札、祭文合成一幅，尤令見者解頤。　甚矣，爲將之不可不嚴也！武侯斬陳式而不殺魏延，憐其勇耳。若縱苟安而反爲其所譖，則寬之過也。且陳式未歸之時，恐其降魏，而使鄧芝撫之；魏延將反之日，預知其背漢，而使馬岱防之。獨至苟安而武侯慮不及此，又似失之於疎矣。雖然，此天之不興漢，豈武侯之咎與？　我以此計中人，而人亦以此計中我。如武侯曾以反間之計退仲達，而仲達亦以反間之計退武侯是也。雖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仲達雖智，豈能間英明之主哉？苟安不能愚後主，而宦官得以愚後主，又非宦官足以愚後主，而後主實受愚於宦官。昭烈所爲嘆息痛恨於桓、靈者，而其父恨焉，其子蹈焉，悲夫！　三出祁山之師，爲武侯之病而去，此仲達不知其去者也。四出祁山之師，爲苟安之譖而去，此仲達先知其必去者也。不知其去，則其去也易知；知其必去，則其去也難。而武侯卒不難於去者，則其減兵添竈之計得也。孫臏以減竈誘敵之追，武侯又以增竈遏敵之追，是得孫臏之意而變化之，可見讀古書者，讀此句必是此句，便是不能讀；用古事者，用此法必是此法，便是不能用。觀於武侯，可以悟矣。

又　第一百一回：出隴上諸葛粧神，奔劍閣張郃中計　或謂武侯粧神作怪，不過爲割麥之計，毋乃爲人所笑。予曰：不然。今天下之粧神作怪者，大抵類此矣。書符遣將，禱雨祈晴，使人羣相尊奉，稱其道法，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燒丹鍊藥，卻老延年，使人轉相傳述，指曰仙翁，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杖錫升座，講佛談禪，使人疑爲慧遠再來，生公復出，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歌姬舞妓，盡態極妍，使人疑爲天上飛瓊，山中神女，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翰墨丹青，琴棋諸藝，窮工鬬巧，竭智悉能，使人疑其筆下有神，腕中有鬼，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星卜堪輿，醫方雜術，推吉論凶，知生決死，使人疑其胸羅陰陽，心通造化，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推而準之，比比皆是，何獨笑一武侯哉？　勞師遠征，動以年歲，楊儀請立換班之法，可謂善矣。然使及期而不代，此連稱、管至父之所以作亂於齊也。一旦大敵猝臨，新軍未至，不從權則無以應敵，欲從權則又恐失信於我軍。當此之時，將何法以處之乎？而武侯則更有妙術焉。以爲我欲從權，而人必以我爲失信；惟我不失信，而人乃樂於從權，於是不以驅之戰者督其戰，正以遣之去者鼓其戰。《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武侯其得此道也夫！　君子讀書至此，而嘆糧之爲累大也。民以食爲天，兵亦以食爲天。武侯割隴上之麥，迫於無糧耳。司馬懿之不戰，亦曰糧盡而彼自退耳；郭淮之請斷劍閣，又曰截其糧道則彼自亂耳。前者苟安之被責而興謗，不過以解糧之過期；今者李嚴之遺書以相欺，亦不過爲運糧之有缺。嗟呼！兵之需餉如此，而餉之艱難又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故國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無甯去兵。　嚇司馬懿，則孔明之外又有孔明，東西南北，一人化作四人，何其多而幻也！誘張郃，則魏延之外止有關興，關興之外止有魏延。輪流轉換，兩人只是兩人，何其少而窮也！非多而幻，須嚇司馬懿不得；非少而窮，亦誘張郃不得。假張飛兩度撮空，假姜維一番竊冒，假孔明四面分身，前後可稱三絕。　嘗口川中捕一活魚，魚腹浦邊放一生鹿，木門道上獲一死獐，前後又可稱三絕。

又　第一百二回：司馬懿占北原渭橋，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觀武侯渭橋之敗，而益信魏延子午谷之計，非善計也。武侯不能必魏人之不防渭橋，魏延安能必魏人之不防子午谷哉？且燒渭橋而不克，則一敗猶可以復勝；若使出子午谷而不遂，則一敗將不可復勝。故武侯寧爲渭橋之偶有一失，而必不爲子午谷之僥倖於一得耳。　司馬懿之使鄭文爲內應，猶孟獲之使孟優爲內應也。而孟優未嘗殺一人，以取孔明之信，鄭文則自殺一將，以取孔明之信。是司馬懿之謀，巧於孟獲也。孔明欲賺司馬懿，而止賺一秦朗，猶姜維之欲賺曹眞，而止殺一費耀也。乃姜維則以我獻書，而使彼中我之計；孔明卽以彼獻書，而使彼自中彼之計。是孔明之謀，巧於姜維也。兩巧相對，而尤巧者勝焉。眞令讀者驚心悅目。　平蠻之時，曾用木獸矣。而驅兵之木獸，止用於一時。運糧之木獸，可用之永久。則後之獸更奇於前之獸也。割

麥之時，嘗粧神將矣，而隴上之神將，使人背地割麥；渭濱之神將，妙在當面奪糧。是後之將，更奇於前之將也。以木爲獸，能使之活；以人爲兵，能使之神。卻不止一番，偏用兩番，又各各驚人，各各出色。若在稗官揑造，不足爲怪，而此獨爲正史中之所實有者，豈非造物奇觀！　天下事有我能爲之，人亦能學之者矣。而學之者終不如爲之者能知其變，則學者不如爲者之智也。且爲之者能使學之者之適爲我用，則學者反受爲者之愚也。武侯木牛流馬，不但不禁人學，正欲使人學，而人乃至於不敢學。妙哉，技至此乎！

又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五丈原諸葛禳星　二出祁山之前，有魏侵吳，吳破魏之事。六出祁山之時，又有吳侵魏，魏破吳之事。猶是吳也，禦魏則勝，攻魏則不勝。何也？無討賊之志也。魏之侵吳，司馬懿在焉，乃曹休一敗，而司馬引歸，爲慮武侯之將伐魏也。吳之侵魏，陸遜在焉，乃諸葛瑾一敗，而陸遜亦引歸。此豈亦慮武侯之將伐吳乎？本無所慮，而一敗輒退，使武侯之倚賴於吳者，竟成畫餅。悲夫！　武侯一生用火攻者凡五：有燒之而不必殺之者，如博望之燒，不必殺夏侯惇；新野之燒，不必殺曹仁；赤壁之燒，不必殺曹操是也。有燒之而必欲殺之者，如盤蛇谷之燒，必欲殺籐甲；上方谷之燒，必欲殺司馬懿是也。乃不欲殺之，則果無一人之見殺；必欲殺之，則獨有一事之不同。何也？人曰：天之助魏。予曰：非天之助魏，而天之助晉也。天爲助晉而雨，則不惟不助魏，乃正所以滅魏與！　或謂武侯知曹操之不死，而特使關公釋之；知陸遜之不死，而特使黃承彥救之。若獨於司馬氏三人，而不能預知其不死，是不智也。知其不死，而必欲置之於死，是逆天也。予曰不然。華容之役，不遣別將，或以爲孔明咎矣。魚腹之役，不報猇亭，或又以爲孔明咎矣。以爲人之縱之，而非天之縱之也。唯至於上方谷之事，而殫慮竭能，盡其人力，然而人不縱之，而天終縱之。夫然後天下後世，不得以謀事之不忠咎武侯，而武侯亦得告無憾於先帝耳。　因糧於敵之計，善矣。而敵之糧不可常恃，則因糧不若運糧之善也。木牛流馬之輓輸善矣，而我之糧又未可常繼，則運糧又不若屯田之善也。屯田而轉餉不勞，蜀之兵便，而蜀之民亦便矣。三分其田，而軍屯其一，民屯其二，兵不妨民，民不苦兵。不獨蜀之民便，而魏之民亦便矣。後之有事於遠征者，武侯屯田渭濱之法，其何可以不講乎？　司馬懿尅日而擒孟達，未嘗受詔於曹丕；受巾幗而不戰，何獨受詔於曹叡！　知其軍中請詔之詐，而臨行所受之詔，亦必其密啓之魏主，而求其賜之者也。爲將之道，貴於隨機應變，便宜行事，豈有既出師以後，而爲將者復有欲戰之謀，千里而請命者哉？　則又豈有未出師以前，而爲上者主一不戰之說，先期而預定者哉？　由其後之非眞，益可悟其前之是假。《詩》之刺尹氏者曰：「誰秉國鈞，不自爲政。」蓋言大臣誤天子，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書，殆鑒諸此矣。託馬謖而馬謖失之，釋苟安而苟安負之，任李嚴而李嚴又背之，其猶敢以弗躬弗親而取咎與？　故處陳平、丙吉之世，可以不爲武侯；而當武侯之時，不得復爲陳平、丙吉。　天下豈有壽而可借者哉？　若壽而可借，則死亦可詛也。武侯祝之，仲達何必不詛之？　武侯自祝之，何不取仲達而詛之也？　天下豈有星而可救者哉？　若星可救，則雨亦可止也。我將借之，雨獨不能止之？　陳倉之雨，既知之而預備之。上方谷之雨，何以不知之，而勿燒之也？　然則武侯之祝壽而禳星者，毋乃愚乎？　曰：武侯非爲己請命，而爲漢請命耳。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父母，知其親之將殞，而不復爲之求醫，不復爲之問卜者，必非人情。然則武侯之披髮步罡，與《金縢》之秉圭植璧一而已矣。

又　第一百四回：　隕大星漢丞相歸天，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或疑武侯有靈異之術，如八陣圖、木牛流馬之類，幾於神矣，仙矣，而終不免於一死者，何也？　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長生不死，爲出世之神仙；有生有死，爲入世之聖賢。學聖賢則不失爲眞實，學神仙則多至於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疑；正以聖賢之無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法耳。　曹操、司馬懿之爲相，與諸葛武侯之爲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爲衆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篡，而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爲子孫計，一則不爲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丕，懿之臨終，必囑師、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則托之蔣琬、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諸葛瞻、諸葛尚曾不與焉。自桑八百株、田十五頃而外，更無有一事以增家慮。則出將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彈琴抱膝之孔明耳。原其初心，本欲俟功成之後，爲泛湖之范蠡，辟穀之張良，而無如事之未終，乃卒於五丈原之役。嗚呼！有人如此，尚得於功名富貴中求之哉！　五丈原之役，所以踐「死而後已」之一語也，而有死而不已者：後事有所托，則九伐中原將自此而始；前事有所承，則六出祁山不自

此而止也。又有死而不死者，蜀人之思孔明，皆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豈獨當日之刻像於車中者爲然哉！後世之慕義者，讀《出師》二表，無不欷歔慷慨，想見其爲人。則雖謂武侯至今未嘗死，至今未嘗已焉，可也。死爲定數，而武侯有不欲死之心，何也？曰：念托孤之任重，則不可以死；念嗣君之才劣，則不可以死；外顧敵之未滅，而內顧諸臣，更無一人堪與我匹者，則又不可以死。不可以死而死，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雖然，人事已盡，則亦可以無憾於死。無憾於死，則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責管仲，而獨不能以此責武侯。則武侯之死，殆賢於管仲多矣。管仲尊周，有撥亂之風；樂毅存燕，有繼絕之力。武侯自比管、樂，特以撥亂繼絕之意自寓耳。而武侯之才與品，有非管、樂之所能及者。其用兵，則年少之子牙也；其輔主，則異姓之公旦也，至其出處大綱，又與伊尹最相彷佛。如先識三分，非先覺乎？躬耕南陽，非樂道乎？三顧而出，非三聘之幡然乎？鞠躬盡瘁，非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兄弟各事一國，而天下不以爲疑，非猶五就湯五就桀之跡乎？專國十二年，而後主不以爲疑，非猶遷桐宮廢太甲之事乎？始之不求聞達，依然千駟弗視之心；繼之誓願討賊，無異一夫不獲之恥，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又　第一百五回：武侯預伏錦囊計，魏主拆取承露盤　此記武侯死後之事也。前營之星方殞，而魏延遂興反漢之兵，則武侯之不可以死也。錦囊之計有遺，而魏延終應生角之夢，則武侯之實未嘗死也。逆知其必叛，而不於未叛之時除之，於此見武侯之仁；不待其既叛，而早於未叛之先防之，於此見武侯之智。魏延既反，不獨司馬懿一大敵也，即魏延亦一大敵也。當其焚棧道，攻南鄭，使魏人知之而回兵轉鬬，則蜀之亡可翹足而待矣。且有楊儀與延互相訐奏，少主疑於內，諸將阻於外，且太后憂惶而未寧，廷臣聚議而未決，而卒能定之，俄傾易危而爲安，則武侯身後之功，不其偉哉！武侯死，而吳之君臣懼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惟其懼，而邊境之戍於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於是乎起。然則思武侯者，不獨蜀人爲然也。於其戍之勞，而吳之人不得不思武侯；於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凡後人之失，未有不本於前人之失，以爲之倡也。有銅雀、玉龍、金鳳之臺作於前，乃有總章觀、青霄閣、鳳凰樓之工興於後矣；有曹丕之殺甄后以作之於前，乃有曹叡之殺毛后以效之於後矣。然曹操止於築臺，而叡則更勞其民於拆臺；操止以其民充役，而叡至欲以官充役。毛氏比甄氏之來爲正，而其被黜亦與甄氏同。曹叡曾以射鹿之事諷其父，而其殺毛氏則與其父等。尤而效之，更有甚焉。則祖宗之爲法於子孫者，可不懼歟？

又　第一百六回：公孫淵兵敗死襄平，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孫權之欲結公孫淵以拒魏，猶曹丕之欲借孟獲以侵蜀也。公孫淵之斬吳使以獻曹叡，猶公孫康之殺二袁以獻曹操也。孟獲之叛漢者不一，而公孫之奉魏者至再。則魏於公孫其亦可以恕之矣。而武侯不殺孟獲，司馬懿必殺公孫，何仁與不仁之不同如是耶？厥後，懷、愍二帝爲劉淵父子所戮辱，前淵後淵其名不計而合，君子於此，有報反之感焉。　用兵之道，有勢同而事不同者：陳倉道口之雨，足以阻侵蜀之師；襄平城外之雨，獨不返平遼之馬是也。有勢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敵糧多而我糧少，則八日而取上庸，敵糧少而我糧多，則百日而後拔襄平是也。或退或進，或速或遲，隨時而易，變化無常。讀此可以悟兵法。　武侯之平蠻難，仲達之平遼易，何也？攻心則難，攻城則易也。且祁山未出之前，武侯有北顧之憂，而能肆志於南征，則其事非人之所能及。武侯既死之後，仲達無西顧之患，而後安意於東伐，則其事猶人之所能爲，故仲達雖能，終在武侯之下。　甚矣，管輅之深於《易》也。以不言爲要言，則正使人於不言而得其所言；以常談見不談，則又使人於其言而得其所未言。後世之侈陳陰陽、廣衍象數者，直謂之未嘗知《易》可耳。　曹操之父，爲乞養之子；曹丕之孫，亦爲乞養之子。夫以父而乞養，則前之世系於此紊；以孫而乞養，則後之宗祀於此斬也。蓋曹氏之絕，不待晉之受禪，而於曹芳繼立之時，已爲呂秦、黃楚之續矣。或以芳爲任城王曹楷之所出，然則宗室入繼，何以不明告之大臣，而乃秘而不傳，使人莫知其所從來乎？嗚呼！曹丕之謀之，如彼其艱難；而螟蛉之嗣之，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其亦鑒於此，而知沮也夫！以既死之孔明，而壯一未死之孔明，所以使仲達見之而懼也。以不死之仲達，而壯一將死之仲達，所以使曹爽聞之而喜也。見之而懼者，不疑此日所見之車，是既死而賺以不死，反疑前夜所見之星，是不死而賺以將死。然則仲達之臥牀，其殆以所疑於武侯者反用之也歟？

又　第一百七回：魏主政歸司馬氏，姜維兵敗牛頭山　甚矣，天之惡魏

也！繼之以不知所從來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夢死之曹爽，縱令司馬懿眞病而眞死，而其國亦必爲蜀、吳之所幷矣。縱使曹爽聽桓範之言而遷駕許都，檄召外兵，其勢必不勝，亦必終爲司馬氏之所幷矣。而況同槽之三馬，猝然閉城，戀豈之駑馬，靦然就縛哉！孟德奸雄，而再傳以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　知何晏、鄧颺之附曹爽爲必死者，管輅也；知司馬懿之謀曹爽爲必勝者，辛憲英也。然管輅知之不足奇，憲英知之則奇矣。當曹爽之未滅，而出從曹爽者，辛敞也，及曹爽之旣滅，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聽其姊以全我之義，不足奇，違其父以伸己之志，則奇矣。管輅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卜與相；憲英以女子知人，不必知之以卜與相。辛敞以男子之智，資於婦人，夏侯女則以婦人之志，過於男子。如此二女子者，殆《烈女傳》中所僅見。不以盛衰改節，此夏侯女之節，一武侯佐漢之節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報先帝之心也。然則耳之截，鼻之割，卽謂之張睢陽之齒，顏常山之舌可也。身毀而乃以全身，形殘而乃以踐形，是又管輅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輅但知鬼躁、鬼幽爲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目耶？　此卷叙曹氏失政，爲司馬篡魏之由。而夏侯霸入蜀，又爲姜維伐魏之始。然夏侯霸之心，非姜維之心也。霸所欲伐者司馬，而欲借漢以存曹也。維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霸以滅魏也。姜維之心則武侯之心也。武侯以先帝之心爲心，而欲終先帝之事。姜維又以武侯之心爲心，而欲終武侯之事也。霸與維事同而心則並，維與武侯心同而才則異。才異而一出卽敗，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　文之以前伏後者，有實筆，有虛筆。姜維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後，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寫一姜維，此以實筆伏之者也。鍾、鄧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後，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霸口中寫一鍾會，寫一鄧艾，此以虛筆伏之者也。且前有武侯之囑陰平，葬定軍，又虛中之虛。此處夏侯霸之言，又虛中之實。叙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又　第一百八回：丁奉雪中奮短兵，孫峻席間施密計　今人將曹操、司馬懿並稱，及觀司馬懿臨終之語，而懿之與操則有別矣。操之事皆懿之子爲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爲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賢者；懿之謀曹爽，是特殺宗室之不賢者。至於弑主后，害皇嗣，僭王號，受九錫，但見之於操，而未見之於懿。故君子於懿有恕辭焉。　曹丕乘喪以伐劉禪，曹芳亦乘喪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丕自主之，後之伐非芳自主之，而司馬師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一路是魏兵；後之兵有三路，而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戰而自解，後之兵戰而後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路實，而一路是虛；後之兵一路敗，而兩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後更無一毫相犯，豈非奇事奇文！　乘雪以誘敵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鐵車兵是也；而冒雪以犯敵，則未之有也。以黑夜劫營者有之矣，甘寧百騎之劫是也；而白日劫營，則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於險峻無人之處者，有之矣，鄧艾之襲陰平嶺是也；用之於平川大寨，則未之有也。以舟師破舟師者，有之矣，黃蓋之燒北船是也；而以舟師入旱寨，則未之有也。以前後所未有者，而獨於丁奉戰徐塘見之，眞異樣驚人。　丁奉成東興之功，而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績，其故何也？曰：魏來而我禦之則克，我往攻魏則不克，則明驗已見於前事矣。自周郎之禦赤壁，而吳一勝；乃孫權之攻合淝，而吳不勝。當曹操之攻濡須，而吳再勝；及張遼之拒逍遙津，而吳又不勝。及曹丕之攻三郡，而吳三勝；有徐盛之守南徐，而吳四勝。又曹休之取石亭，而吳五勝；乃諸葛瑾之被燒於滿寵，而吳又不勝。此非其章章者哉？畫江而守，自顧有餘，而取人不足。在孫權未死，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未亡之時，猶然如是，而乃欲於孫亮之日，進圖中原，吾知其難耳。　司馬懿之殺曹爽，是以異姓而滅宗室；孫峻之殺諸葛恪，是以宗室而滅異姓。恪與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氣驕而計疎則一也。外不能測張特之詐，內不能燭孫峻之奸，而又剛愎自矜，果於殺戮。聰明雖過於其父，而卒以恃才取禍，哀哉！

又　第一百九回：困司馬漢將奇謀，廢曹芳魏家果報　姜維一伐中原，因夏侯霸之來，乘其宗黨之內變也。再伐中原，因諸葛恪之約，乘其鄰境之外侵也。而前後皆無成功者，前則借羌兵爲助，而羌兵不至；後則羌兵至，而羌兵反爲敵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猶有鐵車之助魏，武侯死後，安得恃羌兵之助劉？若以羌兵爲可信，孰如南蠻孟獲之可信乎？武侯不聞求助於蠻，而姜維乃欲求助於羌。此則姜維之失計者耳。　姜維雖失計，不得以失計咎姜維也。何也？牛頭山之敗，固甚於武侯之失街亭，而鐵籠山之圍，則不異武侯之算上方谷也。無如上方谷之燒，則水自天來，鐵籠山之渴，則水從地出。街亭之水道絕，天不助馬謖以泉；鐵籠山之水道絕，天獨助司馬昭以水。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曰：不得以失計爲姜維咎。　五月渡瀘之時，武侯嘗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數十井，司馬昭所拜，止是一井，

一井而有數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鏖兵之時，武侯嘗借箭曹營矣，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有十萬枝，姜維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正是一枝。以一箭而勝十萬箭之力，不更奇乎？讀《三國》者，閱至後幅，愈出愈奇。誰謂武侯死後，無出色驚人之事？郭淮死，徐質死，而司馬昭不死，非天之愛司馬也。爲有一段絕妙排場在後，欲借司馬氏演出，爲後世亂臣賊子戒耳。獻帝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弒，魏亦有張后之見弒；漢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張緝之事泄。報復之來，何無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爲，後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嘗以衣帶詔而廢獻帝，司馬師乃以血詔而廢曹芳，則已甚矣！天之假手於後人，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衣帶詔之泄露甚遲，曹芳之血詔泄露甚速，則又快矣。天道好還，及其還也，又加倍相償。讀書至此，令人毛髮俱悚。甚矣，造物者之巧也。逆臣之報，不待後世之人言之，而卽令其子孫當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馬師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馬師。今人以董承比張緝，而曹芳亦自以其國丈比董承。此是現前因果，明明告世，不必更聽釋氏地獄輪迴之說矣。

又　第一百十回：文鴦單騎退雄兵，姜維背水破大敵　今人讀董卓之廢漢帝，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廢魏主，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讀曹操之弒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弒張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爲曹氏

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于詮一人爲忠臣；魏有不降賊之兵，則諸葛誕數百人皆義士。君子謂吳之一人，可以愧吳之衆人；而誕之數百人，愈以重誕之一人云。威克厥愛，爲將之道固然，而用法太嚴，御人太酷，又必敗之理也。朱異不殺，則吳將不至離心；文欽不誅，則魏將不至解體。讀書至此，可爲嚴酷之戒。曹操築土城于潼關之西，地高而無水患；司馬昭築土城于淮水之南，地卑而有水患。無水患，則城難墮，有水患則城易墮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發。與壽春相拒數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鐵籠山一井之漲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譙周《讎國論》之所以作也。譙周《讎國論》不過以成敗利鈍爲言耳。其不作于武侯伐魏之時，而作于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睹」一語，已足以破之矣。使人盡明哲，孰竭愚忠？使人盡知天，孰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讀《出師表》，不願讀《讎國論》。聞魏之釁而起，聞吳之敗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即返。前于三伐、四伐之時，魏軍中早有一鄧艾爲之設謀，爲之畫策，而維與艾尚未識面，直至此卷，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既見之後，而又略戰而退，未及大決雌雄。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又　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姜維鬬陣破鄧艾　天之報惡人，有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丕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也。孫綝以臣廢君，而孫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正者也。天以爲報之奇者不可訓，則還以報之正者訓天下而已矣。吳之有孫綝，猶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異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峻之後有孫綝，猶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毋丘儉、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曰魏之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假手於其臣耳。獻帝謀誅權臣，而一洩於國舅董承，再洩於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托國丈而事洩，止如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合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爲后父，而張緝亦爲后父，董承受血詔，而張緝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爲漢之兩人。董承不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必有兒，而全尚有兒，則又以漢之兩家，幷爲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癸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況全尚之妻，乃以兄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兄之故而幷殺其子，然君子不責全尚之妻，而責全尚，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雍糾；即幸而不至於敗，不可以學盧蒲癸。　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休知鄰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叙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　吳主以蜀有內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鬬筍處，亦絕妙伏線處。何謂鬬筍？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筍，於此鬬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如此伏也。叙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六伐中原，即謂是武侯之七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鬬陣法，姜維亦與鄧艾鬬陣法，而武侯鬬陣只是一番，姜維鬬陣卻有兩番。鄧艾之鬬陣是眞，即以鬬陣破之；司馬望之鬬陣是假，又不必以鬬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浦邊之石以爲之端；姜維布長蛇陣於祁山，先有天水城外之火以爲之端。陸遜不遇黃承彥則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則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每見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便不堪寓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轍矣。然司馬懿即以蜀人苟安爲反間，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黨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顧使蜀中無黃皓，魏即遣百黨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蜀間蜀也可。

又　第一百十四回：曹髦驅車死南闕，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于前，又有司馬昭之弑曹髦于後，天之報曹氏，毋乃太過與？曰：非過也。曹芳爲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爲操與丕之孫也，于其非孫者報之，不若于其眞爲孫者報之之爲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至于奪其祀之爲奇也。蒼蒼者之巧于報反如此。後世奸雄，尚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于內，必先立威于外，則司馬昭之弑君，當在伐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于外，必先除患于內，則司馬昭之弑君，又

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弒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弒之，而使賈充弒之，賈充又不自弒之，而使成濟弒之。所以然者，誠畏弒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于濟，而歸罪于充，又不獨歸罪于充，而歸罪于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弒君爲己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弒君爲己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進于賈充者，以充爲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于昭者，而昭又爲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爲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爲趙盾。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爲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爲人臣而篡國之辜，而仍以經之死爲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爲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于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于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　蔡和、蔡中，實爲蔡瑁之弟，猶不爲周郎之所信。王瓘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爲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識之，則鄧艾之計，又疎于曹操矣。武侯知鄭文之詐，而先斬鄭文，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瓘之詐，而不先斬王瓘，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瓘焚之，無異于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于武侯矣。文有後事勝于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又　第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讒，托屯田姜維避禍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謂畫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而七伐勝，而八伐不勝，是又畫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爲不然。蓋畫蛇而既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畫蛇而未就，則蛇正不可無尾耳。　洮陽之出，維以爲非艾之所料，而艾則知其料我之不料也；祁山之救，維知爲艾之所料，而艾則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于後主之召回，不獨維不料之，艾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常出于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于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爲之慨然！　又有讀書至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黃龍見井中之兆，令人思青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詠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詠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之人，猶未以前事相況也。至于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明以十常侍爲比，明明以靈帝爲鑒。於一百十回之後，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沓中與屯渭濱無異耳。以爲避禍，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爲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維未嘗有九伐之事，而後人以沓中之役，爲姜維之九伐中原。夫爲取魏而屯田，則雖謂之九伐焉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畫圖一幅；又得張松畫圖一幅；司馬昭將取西川，先見鄧艾沓中畫圖一本，又得鍾會全蜀畫圖一本。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眞奇文奇事。

又　第一百十六回：鍾會分兵漢中道，武侯顯聖定軍山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滅，尚在蜀滅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弒，雖奐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爲晉也。全乎其爲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于曹丕，而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于曹叡，而陳倉之兵，遇雨而引歸。是天之不欲以爲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興漢，而又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　鍾會將取蜀，而佯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爲取吳之地，其謀仍是眞。其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鄧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稗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衆，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張讓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　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魏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

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猇亭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爲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託夢于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已成夢，卽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又　第一百十七回：鄧士載偷度陰平，諸葛瞻戰死綿竹　有入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躍，後主當陽之奪，孫權逍遙津之逃，曹操濮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最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有如鄧艾之貫索於懸崖，裹氈於峭壁，持斧挾鑿，以行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卽好幽，幽不至此；文卽好奇，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樂。　南鄭橋邊之鍾會，猶鐵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幾死而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陰平嶺之鄧艾，猶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計爲危，而延不得自行其危；鍾會以艾之計爲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強耳。　武侯顯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神也。然既顯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之靈，毋乃太勞乎？今有不必顯聖而同於顯聖者，定軍有墓，武侯如在焉？陰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夢，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邊一碣，能決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古奇觀？　蜀之求援甚急，而吳之來援甚遲。論者以此咎吳，而不必以此咎吳也。何也？孫休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莫救，遠何望乎？且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卽使丁奉倍道而來，若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隴中之有楊松。內亂旣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爲吳咎，而但爲蜀咎。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旣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尙生則武侯死，瞻尙亡則武侯存。

又　第一百十八回：哭祖廟一王死孝，入西川二士爭功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當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爲之，則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臣死于君，識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于父，見昭烈之遺風。漢雖亡，凜凜有生氣矣。　西漢亡於孺子嬰，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爲漢朝生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之罵曹丕。然兩后皆未能死，則猶未見其烈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爲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於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節；而婦人無節，卽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才於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敍之母、趙昂之妻、辛敞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之妻、孫權之妹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邈之妻是也。至於權變如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訐奏鍾會，則鄧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爲楊儀所更易，則鍾會與楊儀異矣。且一在班師之日，一在克敵之初，其勢旣殊，其事亦別，令人耳目一新。鍾會之將叛，司馬昭之所料也；鄧艾之將叛，則司馬昭之所未料也。於其所未料者，而變生於意外，安得不於其所旣料者，防患於意中，故使會制艾，而卽自將以防會，防會而又恐會知之；於是諱之秘之，卽心腹如賈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誠不亞於曹操矣。會欲伐蜀而佯作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佯托收艾之名，治其人而卽用其法，出乎爾者反乎爾，其鍾士季之謂與？

又　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爲不深，其心不爲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瓘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瓘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

滅，艾滅而衛瓘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瓣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即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即死，豈得實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予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爲劉。」庶不負其苦心云。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請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能哭。予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着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哭；其聽北地王之自刃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郤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爲郤正哭，又當爲孔明哭，爲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託孤之時所以執手流涕；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或作高視劉禪之說曰：「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乃禪之巧於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憤思歸，奸雄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開目之劉禪，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失筯之劉玄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於用黃皓，不至於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矣。然則爲此說者，夫豈其然？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爲昭之愛兄，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爲公耳。今則陽託立侄之名，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爲長而攸爲次，若以炎爲師之子而立之，更無他議耳。今不以炎嗣師，而以攸嗣師，使人得執立長之說，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之義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丕之篡漢帝，知其必不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弒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偪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丕？再則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爲漢報讐，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末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弒，而魏三亡矣！何待於奐之見黜，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丕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再實之也。漢將亡，亦有黃巾之妖，魏將亡，亦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爲衆人，魏則又舉前之衆黃巾而合爲一人也。受禪臺有三，則兩實一虛，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又　第一百二十回：薦杜預老將獻新謀，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爲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於桓、靈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幷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謂以桓、靈收之可耳。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如鄧艾之拒姜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繼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諸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平蜀之役，二將不還；而平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臣，「亦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專焉，鍾會叛焉，姜維搆焉，而邵悌憂之，劉實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紞沮之，荀勗、賈充沮之，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比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合掌。凡書至終篇，每虞其易盡。有如此之竿頭百尺，愈出愈奇者哉！《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決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衡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祜，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餽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直覺險道化爲康莊，兵氣銷爲日月，眞夢想不到之文。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

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毋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爲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議焉？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爲之鑒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猇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舫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艦，斷之以刀，連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鎔之以炬，沉水之錐，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之。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由於閹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部大書，始之以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可爲閹豎之戒；首篇之末，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末，結之以孫皓之譏切賈充。可爲亂臣之戒。三國以漢爲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纂漢者魏也。漢亡而漢之讐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爲讐，於魏之亡又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爲終也。至於報復之反，未有已時：禪、皓稽首於前，而懷、愍亦受執於後；師、昭上偪其主，而安、恭亦見偪於臣。西晉以中原而幷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史在，不能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李卓吾《殘唐五代史傳演義》回評（存目）

傳記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七修類稿・辯證類・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

《百川書志》卷六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〇四卷。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非俗非虛，易觀易入，非史氏蒼古之文，去瞽傳詼諧之氣，陳叙百年，該括萬事。《忠義水滸傳》一〇〇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

《西湖遊覽志餘・委巷叢談》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脱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稗史匯編・文史門・雜書類》 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眞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略】豈直不堪犄角中原，較是更輸扶餘一着。

《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下》 今世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略】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爲《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也。

又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略】郎瑛謂此書及《三國》幷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

《書影》卷一 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刪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

又 《續文獻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此書未大傷元氣，尚受報如此，今之爲種種宣淫導慾之書者，更當何如？可畏哉！

又 《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矣。予謂世安有爲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爲耐庵作，不知何據。

《茶餘客話》卷一六 《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後？近則錢遵王《書目》亦有《水滸傳》，明時《文華殿書目》亦有《三國志通俗演義》。

又卷一八　羅貫中《水滸傳》，《文淵書目》中有之，《也是園書目》亦與《三國演義》并列。

莫伯驥《三國志通俗演義跋》　貫中元末杭州人，名本，以字行。性喜編撰說部，流傳於世後者，以《三國志通俗演義》、《說唐》、《粉妝樓》等爲有名。《水滸傳》自七十回以後，金聖嘆人瑞亦以貫中手筆。《平妖傳》，又稱《三遂平妖傳》，全四十回，相傳亦爲貫中作。

紀事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爲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爲司徒，語人曰：「今日爲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嵩生太祖。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　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夫濮陽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敕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

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爲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于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　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　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　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　夏四月，卓還長安。　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

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壽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壽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壽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爲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閒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

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閒遂有江東。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暐《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閒，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

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頗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頓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　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衆皆感慟。）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擒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于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分瑯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　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

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誅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種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種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幷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嘯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仵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嘯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遠保營。荀攸白：「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曰：「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塠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爲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幷，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遨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

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東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于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鄧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叙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于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逵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奬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尙代，譚自號車騎將

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曰：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朞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閒略民聚衆，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沮，河朔閒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壍，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荐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蹉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幷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幷，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幷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且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

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爲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過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幷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泒河口（泒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

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荆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按《吴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爲是。）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内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内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黄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

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敕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按《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于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陳，精光耀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幷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云：「贅猶綴也。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

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請侯釋位以閒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僭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輿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鯀則殛死。」）俾我國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箄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愼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於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創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陵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

崩亂，羣凶豪起，顚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已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敕外爲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卽大禮。今旣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値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貶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于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脩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

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懌、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閒苦繇役，音於是執太

守(東里袞)〔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卽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冬十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虜、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卽民主也。今殿下卽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旣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爲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爲妄矣。）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練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練帛以爲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囊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

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踞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陸機《吊魏武帝文并序》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迹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于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閨。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埽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于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于曩載，將稅駕于此年。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于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旆，登崤澠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嘱瘁，指季豹而濯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咎以悲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于履組，塵清慮于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于帷座，陪窈窕于玉房。宣備物于虛器，發哀音于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眄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于何有，貽塵謗于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世說新語・言語》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又《識鑒》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

以子孫相累。」

又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荆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

又《捷悟》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又　人餉魏武一梧酪，魏武嗽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又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黄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黄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又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牌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又《夙惠》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宫内，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又《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又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又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又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所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又《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又《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殷芸小說·後漢人》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云：「操白：足下不遺賢子見輔，今軍征事大，吾制鐘鼓之音，主簿應掌，而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銀角桃枝一枚，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騾騵一匹，戎裝金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侍衛之。幷遺足下貴室錯彩羅穀裘一領，織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楊太尉答書云：「彪白：小兒頑鹵，常慮當致傾敗，足下恩矜，延罪迄今，聞問之日，心腸酷裂！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又　曹公卞夫人與太尉夫人袁書：「卞頓首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方今戎馬興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諮。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伏念悼痛酷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一百匹，房子官綿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袁頓首頓首：路歧雖近，不展淹久，嘆想之情，抱勞山積。小兒疏細，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搜神記·樹出血》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爲魏武黄初元年。

《漢晉春秋·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論》（存目）

謝朓《銅雀悲》　落日高域上，餘光入總帷。寂寂深松晚，寧知琴瑟悲。

江淹《銅爵妓》　武皇去金閣，英威常寂寞。雄劍頓無光，雜佩亦銷爍。秋至明月圓，風傷白露落。清夜何湛湛，孤獨映蘭幕。撫影愴無從，惟懷憂不薄。瑶色行應罷，紅芳幾爲樂。徒登歌舞臺，終成螻蟻郭。

《獨異志》卷上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

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令壓衆謗。」詞遂息焉。

又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謀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野，人皆悲傷。其凶酷殘忍如此。

又卷下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又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響入雲。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歐陽修《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蘇軾《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幷，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爭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北，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東坡志林・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話》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容齋隨筆・曹操用人》　曹操爲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羣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幷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讋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又《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略】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又《三筆・無名殺臣下》《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略】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又《禰衡輕曹操》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志懷霜雪，疾惡若讎，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爲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爲融所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雄，其勢決不兩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僭篡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遊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起群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摯鷙啄孤鳳，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爲精當也。

又《四筆・曹馬能收人心》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幷州，幷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心，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幷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爲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己，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爲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又《取蜀將帥不利》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僞，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

又《五筆・奸雄疾勝己者》自古奸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昭、師，溫太眞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桓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沉湎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存目）

《獨異志》卷上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又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急，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

胡曾《咏史詩・檀溪》三月襄陽綠草齊，王孫相引到檀溪。的盧何處埋龍骨，流水依前繞大堤。

任淵《重修先主廟記》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胡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奸賊之資，以擅中原；孫氏席強大之勢，以幷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至於王室也。海內之士，劫於威制，雖俯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吊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爲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英特，駸駸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于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奸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付託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于運數，屈其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二里所，邱阜巋然，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附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牆，率皆頹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臨遣甚寵。粤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是歲十月己巳經始，落成于明年三月己丑。雖號爲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艧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八，爲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個，取于津步商旅之征，勞與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早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謂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于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爲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

《涪州志・藝文志》（存目）

陸游《謁漢昭烈惠陵及諸葛公祠宇》　雨止風益豪，雪作雲不動。淒涼漢陵廟，衰草卧翁仲。畫妓空笙竽。土馬闕羈韁。壤沃黃犢耕，柏密幽鳥哢。尚想忠武公，身任社稷重。整整渭上營，氣已無岐雍。少須天意定，破賊寧患衆。興亡信有數，星隕事可痛。陵邊四五家，茆竹居接棟。手斲紙上箔，（居民皆以造紙爲業。）醅熟酒鳴甕。雖嗟生理微，亦足逭饑凍。劉葛固雄傑，閱世均一夢。論高常近迂，才大本難用。九原不可作，再拜臨風慟。

朱熹《謁昭烈二首》　樓桑大樹翠總紛，鳳鳥鳴時曾一聞。合使本支垂百世，詎知功業只三分？空村常帶燕山雪，古廟猶飛蜀道雲。尚賴偏方傳正統，離離芳草伴斜曛。

誰憐漢室竟三分？桑柘枯條帶落曛。遺老凋零披草莽，故官慘澹會風雲。龍飛舊國傳今日，龜載穹碑篆古文。俯仰空成詩客恨，啼烏滿樹不堪聞。

文天祥《樓桑》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煙繞故宅。道傍爲揮淚，徘徊秋風客。天下卧龍人，多少空抱膝！

元好問《蜀昭烈廟》　合散扶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爲淒然。君臣灑落知無恨，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章武魏長編。錦宮羽葆今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

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踰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鎮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略】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幷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略】）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攝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

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諸葛氏集目錄：【略】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六〕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

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略】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俗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又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主。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旣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幷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鞅，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愼，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

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又《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褒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劍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陳，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鑿，又何祕要！昔在顓、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全晉文》卷四九《傅子三・補遺上》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餘力，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

又卷一三四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達人有作，振此頹風。彫構蔚采，鴟闌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雍。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咏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奥，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三招。

張輔《名士優劣論》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荆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禽勒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于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死〕于宛下，將〔獲〕〔復〕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恆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閒，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爲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抱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至如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董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于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動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己有功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于遐邇者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殷芸小說・吳蜀人》桓宣武征蜀，犹見諸葛亮時小吏，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正不見其比。」

又　武侯躬耕于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又　襄陽郡有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水臺。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而爲《梁甫吟》，因名此山爲樂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葺焉。

又　武侯與宣王治兵，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衆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

李白《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托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杜甫《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又《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邀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工。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邱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曾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又《詠懷古迹》二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沈迴《武侯廟碑銘并序》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主左僕射馮翊嚴氏，總帥文武將佐，洎蒙輪突蹄之旅，疆理南鄙，營軍沔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於時威武震疊，虜騎收跡，塞垣肅修，烽燧滅焰。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櫪，邊轂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古，周覽原隰，敬修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遠。雖簫鼓忻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構，土階莫數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陳。頹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滿徑，麋鹿走集。馮翊曰：丞相以命世令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邱壠南山，實在茲地。荒祠偏倚，廟貌垝裂，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菅，芟薙叢薄，是營是葺。眾工羣至，繚以高墉，隔閡芻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靈英昔賢，像設如左。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揚榷前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數君子，皆風雲相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則上讐獨夫，諸侯同舉。管氏藉強齊之力，以宗周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贊燕昭爲奧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州，介在山谷，驅羸卒，輔孱主，衡擊中原，撐拒強敵。論時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校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邑，厎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古今。倬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羣書，姑務統論大略，叙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至德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蝟起，毒蠚九州。天既厭漢，人思伐劉。沸渭交爭，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維武侯。伊昔武德，踡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魚脫溪泉，龍躍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清塵。前哲後賢，心跡暗淪。建茲新廟，式是梁岷。

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繇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

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邃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厎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乎居人，如適虚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墓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奥區，寇亂餘孽，罷屯未息，汙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乘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溫庭筠《過五丈原》 鐵馬雲雕共絕塵，柳陰高壓漢宮春。天清殺氣屯關右，夜半妖星照渭濱。下國卧龍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牀錦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

李商隱《籌筆驛》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胡曾《咏史詩・瀘水》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蘇軾《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概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

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俞文豹《吹劍錄》 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予兄文龍嘗攷其顛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疎遠，世數難考，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功，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謂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邪，爲劉備耶？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爾，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卽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劉盆子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爲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以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續書之僭也。予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容齋隨筆・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亦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奸辟側佞，充塞於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嘆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於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眞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陸游《謁諸葛丞相廟》 漢中四百天所命，老賊方持太阿柄。區區梁益豈足支，不忍安坐觀異姓。遺民亦知王室在，閩位那干天統正。公雖已沒有神靈，猶假賊手誅鍾鄧。前年我過沔陽祠，再拜奠俎哀淚迸。潔齋請作送迎詩，精忠大義神其聽。

朱熹《卧龍庵武侯祠》　空山龍卧處，蒼峭神所鑿。下月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聲，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文天祥《懷孔明》　斜谷事不濟，將星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眞英雄。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追謚羽曰壯繆侯。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董伾《貞元重建廟記》　玉泉寺在覆船山東，去當陽縣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信金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將軍都督荆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顗禪師者，至自天臺，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舍此地爲僧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虺，前劈巨嶺，下堙澄潭，壞材叢僕，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銳，孔明謂之絕倫。其於徇義感因，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爲英賢，沒爲神明。精靈所托，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昔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素入寺，皆若嚴官在傍，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公，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墜毀，廒縣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耶？乃命令張僎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欒櫨博敞，容衛端肅。惟曩時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制度，則列於碑後。

《容齋四筆・壽亭侯印》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繫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黄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幷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黄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繫環耳。予以謂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

張洵《義勇行》憶昔天下初三分，猛將並驅誰逸羣？桓桓膽氣萬人敵，卧龍獨許髯將軍。威吞曹瞞欲遷許，中興當日推元勳。惜我聖帝功不就，竟令豺兒還紛紛。血食千年廟貌古，歲時歌舞今猶勤。君不見天都靈武巢未覆，拊髀常思漢壽君。

胡琦《關帝事迹序》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壯繆傳，未嘗不釋卷而嘆想見其爲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後在當陽訪求章鄉帝死所，每過之尚懍懍如生，未嘗不徘徊顧瞻，慨然感動，而嘉其大節之不可奪也。嘗謂漢自中平已後，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於許都，孫權擅土地於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羣材並出，從而附之者，莫非漢臣。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人，迹其所爲，遺臭天下後世。孰若聖帝英勇憤發，心不忘義，事漢先主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奸雄之膽，可不謂壯哉？惜乎事機垂成，時數將盡，廼守其志終始不回，卓然爲漢忠臣，獨見稱於後世，廟食玉泉，至今不絕，四方祈謁，靈應如響，不亦盛乎？及考其事蹟，本末具存，國志所不載者，散在衆籍，文字交錯，難用檢尋，覽之者不無病焉。而世俗所傳，道聽途説，鄙俚怪誕，予竊笑之。故嘗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舊令尹孫君吉甫，燕山之彦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過予漳濱，問三國所以興亡，又問聖帝成敗之由，及玉泉靈顯之迹。予一一據實以對，吉甫喜甚，且曰：「先生盍裒爲一家之書。」予應之曰：「此僕本心也，不敢以愚淺辭。」於是退而具草，以本傳爲主，旁搜前史，互閲故書，校其同異差次而推衍之，編爲實錄。其文則因於舊，其事則詳於前，遂乃因而論之，以備遺亡。又輒用己意，稽古驗今，則爲八圖：神像圖、世系圖、年譜圖、司馬印圖、壽亭侯印圖、大王塚圖、顯烈廟圖、追封爵號圖。又廣覽載記，採事摭實，析作四門：曰靈異、曰制命、曰碑記、曰題詠，積年而後成，立名曰《關帝事蹟》，凡五卷，別爲《玉泉志》三卷，以附其後，雖不足傳之將來，且欲抄之山房，以成吉甫之美意焉耳。若夫重刊厥誤，續補其遺，以俟後之君子（原稱王今改稱帝）。至大元年正月上元日，漳濱隱士巴郡胡琦。

又《關帝論》按東漢之末也，董卓構亂，羣雄爭衡，曹操因之專秉朝權，竊窺聖器，先主起宗室，禮英賢，提孤軍以討漢賊，聖帝委質而事之，其志可尚矣。觀其敗於下邳，寧忍一時之辱，而未嘗有忘漢之心；勝於白馬，寧辭千金之賞，而不肯作背劉之事。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及持荆州之節，興南郡之甲直趨樊襄，以抗勍敵。鳴鼓則曹仁喪膽，揚旗則呂常束手，遂降于禁，誅龐德，鹵傅方，執胡修，于是威震中原，莫不響應。以曹操之雄，用兵制勝自謂無前，主議徙都以避其鋭，當是之時，義師之氣，可謂振矣。非有勇者能如是乎？不幸釁生於鄰國，禍起于蕭牆，墮吳兒計中。使其不死，歷以歲月，幷魏吞吳必矣。論者謂聖帝處置乖方，以短取敗。愚謂不然，看聖帝須看與先主、武侯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一片忠忱，對越天地，即是夏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也，雖古義烈無以加焉。後之君子當諒其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

又《蜀漢論》或問：「聖帝蜀將軍也，實錄稱漢，不稱蜀者何？」答曰：蜀郡名，漢國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王漢中，拜聖帝爲前將軍。是時天子在許都，先主表而授之，如此則受天子官也，而況聖帝之身没，又在此年之冬乎？以蜀稱之非實錄也。明年，魏氏代漢，降天子爲山陽公；又明年，先主始稱帝於成都，改元章武，立漢宗廟，初未嘗以蜀建國號也，其後陳氏志三國時事，分別爲蜀，由是因而不改。至司馬氏修《通鑑》，以漢紀之，而不以承漢統，蓋謂魏受漢禪故也。及朱氏作《通鑑綱目》，與司馬氏議論不同，以爲魏雖受漢禪，其實篡也；先主雖保巴蜀，廼漢室之胄也。於是黜魏，正其名曰漢云。

李鑑《關帝事迹序》嘗伏讀《後出師表》，而知帝之心，即武侯之心也。夫「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則討樊所以去賊，去賊所以興漢也。當其于禁出降，龐德就縛，許下議遷，中原響應，噓死灰於復然，續墜緒於將絕，

漢事若將成矣。炎靈告終，吳下阿蒙伏兵艫艫中，而擬其後；付託非人，芳、仁反噬，卒徒鳥驚獸散，而帝之父子見危致命矣！歸先軫之元，舐中丞之面，千載之下，猶爲之悽愴，況當其時乎！由是先主東兵連營歸峽，反爲竪子所困，聖帝不可得而用矣。豈非天不祚漢而然與？然天之心雖不可得而回，而神之心則雖百死而不忍背漢也。譬之干將焉，雖埋沒土壤，而衝斗之氣未嘗散也；譬之江水焉，束以瞿塘，厄以灩澦，鬬捍激撞，憤怒噴薄，而萬折必東之勢不可障也。方帝之衄於下邳，奔於袁軍，保於麥城，死於章鄉，而爲劉之心未嘗變也。嗟乎！此豈不知義者之所能爲乎？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帝之義勇，充塞宇宙，至今猶有生氣，遂使鯨浸之南，龍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雲旂天馬，恍惚見之。此豈區區禍福聳動而能若是耶？玉泉山川託帝而靈，瞿曇之教得帝而盛。香火之緣，褒崇之典，犧牲之祀有窮，天地亘古今不可磨滅者。巴郡胡君光瑋，隱居漳濱，淹貫經史，慨忠義之無傳，稽檮杌而有作，叙攻守之歲時，紀成敗之實跡，糾繆正訛，列圖述志，且字附其音，文通其義，使後之爲臣爲子者，知所競勸。其係於綱常，關于世道者，非淺鮮也。當陽尹洹水李侯夢熊，嘉其叙事之信，用心之勤也，將使玉泉山門鋟之于梓，以久其傳鑑，雖投老山林，筆墨荒落，奚敢碑南海而紀羅池。然神義勇之傳，與胡君紀載之詳，將並行於天地間矣。托名不朽，又何辭焉。至大戊申前進士雲巖李鑑。

《三國志・蜀書・張飛傳》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顔，生獲顔。飛呵顔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顔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顔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殷堯藩《張飛廟》威名垂萬古，勇力冠當時。回首三分國，何人賦黍離。

李商隱《驕兒詩》青春妍和月，朋戲渾甥侄。繞堂復穿林，沸若金鼎溢。門有長者來，造次請先出。客前問所須，含意不吐實。歸來學客面，闖敗秉爺笏。或譴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豪鷹毛崩劣，猛馬氣佶傑。截得青氈簟，騎走恣唐突。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又復紗燈旁，稽首禮夜佛。仰鞭罥蛛網，俯首飲花蜜。欲爭蛺蝶輕，未謝柳絮疾。階前逢阿姐，六甲頗輸失。

《三國志・蜀書・馬超傳》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德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

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槀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愼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三國志・蜀書・黃忠傳》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益州旣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三國志・蜀書・趙雲傳》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卧，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愼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旣定，以雲爲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旣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

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卻。公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三國志・蜀書・魏延傳》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

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愼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搜神記・孫策》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焦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吉，瑯邪人，道士。）

《殷芸小說・吳蜀人》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輒顧視之，行殆不復前。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存目）

陸機《吳大帝誄》 皇聖膺期，有命太素。承亂下萌，清難天步。（御覽一。）我皇明明，固天實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詳）〔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冲，叡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匪惠，早零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霄載紫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爍，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鼓振嚮，和鑾流聲。動軫閭闔，永背承明。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藝文類聚》一三）肆夏在廟，雲翹承□。（《宋書・樂志》一）

《搜神記・孫權死徵》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權死。

《獨異志》卷下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容齋續筆・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爲至尊，方在漢建安爲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爲計。」甘寧欲圖荆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爲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爲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三國志・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存目）

習鑿齒《周瑜魯肅》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人好惡於一面，摧魏氏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吳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托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崇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

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

李白《赤壁歌送別》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迹。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

《獨異志》卷下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又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居巢長，居母喪，過肅求糧。時肅有米兩囤，各三千斛，指一囤與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吳。

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資治通鑑・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謂有附琦者，有附琮者。）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吊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幷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容齋隨筆・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眞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爲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非偶然也。

無名氏《三國志平話》（存目）

《五代史平話》（存目）

《錄鬼簿》卷上 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節錄三國故事劇目）：關漢卿《關大王單刀會》、《關張雙赴西蜀夢》、《管寧割席》，高文秀《劉先主襄陽會》、《周瑜謁魯肅》，王實甫《曹子建七步成章》、《作賓客陸績懷橘》，武漢臣《虎牢關三戰呂布》（鄭德輝次本），王仲文《七星壇諸葛祭風》、《諸葛亮秋風五丈原》，李壽卿《司馬昭復奪受禪臺》，尚仲賢《武成廟諸葛論功》，石君寶《東吳小喬哭周瑜》，于伯淵《白門斬呂布》，戴善甫《關大王三捉紅衣怪》，李郎（或云張國寶作）《莽張飛大鬧相府院》，李進取《司馬昭復奪受禪臺》。

又卷下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鄭光祖《醉思鄉王粲登樓》、《虎牢關三戰呂布》（末旦頭折，次本）。方今才人相知者：趙善慶《燒樊城糜竺收資》，朱凱《黃鶴樓》，王曄《臥龍岡》。

《重訂曲海總目・元人雜劇》 元無名氏《連環記》、《隔江鬥智》。

《黃不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無名氏《諸葛亮博望燒屯》、《劉玄德德醉走黃鶴樓》、《關雲長千里獨行》、《十樣錦諸葛論功》、《曹操夜走陳倉路》、《陽平關五馬破曹》、《走鳳雛龐掠四郡》、《周公瑾得志娶小喬》、《張翼德單戰呂布》、《莽張飛大戰石榴園》、《關雲長單刀劈四寇》、《壽亭侯怒斬關平》、《關雲長大破蚩尤》、《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張翼德三出小沛》、《張翼德大破杏林莊》。

《今樂考證・諸雜大小院本》《赤壁塵兵》，《刺董卓》。
又《拴搐艷段》《襄陽會》，《大劉備》，《罵呂布》。
又《著錄二・元雜劇》《諸葛亮挂印氣張飛》，《諸葛亮石伐陸遜》，《壽亭侯五關斬將》，《關大王月夜斬貂蟬》，《關雲長古城聚義》。

著錄

《也是園書目》卷一〇　《古今演義三國志》十二卷。《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

周曰校《三國志通俗演義識語》　是書也，刻已數種，悉皆僞舛，茫昧魚魯，觀者莫辨，予深憾焉。輒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鑒參考，再三讎校。俾句讀有圈點，難字有音注，地理有釋義，典故有考證，缺略有增補，節目有全像；如牖之啓明，標之示準。此編此傳，士君子撫養心目俱融，自無留難，誠與諸刻大不侔矣。鑒者見諟書而求諸，斯爲奇貨之可居。

毛宗崗《三國演義凡例》　一、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今悉依古本改正，頗覺直捷痛快。一、俗本紀事多訛，如昭烈聞雷失箸，及馬騰入京遇害，關公封漢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又曹后罵曹丕，詳於范曄《後漢書》中，而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於《梟姬傳》中，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定。一、事有不可闕者，如關公秉燭達旦，管甯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俗本皆刪而不錄。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讀者得窺全豹。一、《三國》文字之佳，其錄於《文選》中者，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實可與前、後《出師表》並傳，俗本皆闕而不載。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備好古者之覽觀焉。一、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錯落無章，又於一回之中分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爲題，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一、俗本謬託李卓吾先生批閱，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評中多有唐突昭烈、謾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而以新評校正之。一、俗本之尤可笑者，於事之是者則圈點之，於事之非者則塗抹之。不論其文而論其事，則《春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將盡取聖人之經而塗之抹之耶？今斯編除句讀外別無塗抹，一洗從前之陋。一、叙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至「後人有詩嘆曰」，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與俗本大不相同。一、七言律詩起於唐人，若漢則未聞有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句，如鍾繇、王朗頌銅雀臺，蔡瑁題館驛屋壁，皆僞作七言律體，殊爲識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眞。一、後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義」所無，而今日傳奇所有者，如關公斬貂蟬、張飛捉周瑜之類，此其誣也，則今人之所知也；有古本《三國志》所無，而俗本《演義》所有者，如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此其誣也，則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誣，毋乃冤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讀者不爲齊東所誤。

許時庚《三國志演義補例》　是書爲本朝國初吳郡金聖歎先生加增外評，稱爲《第一才子書》，是後以訛傳訛，竟將《三國志演義》原名淹沒不彰，坊間俗刻，竟刊稱爲《第一才子書》，未免舍本逐末。今悉遵古本更正，幷請精於繪事者補像增圖，名曰《圖像三國演義》，似乎名稱其實，亦覺燦然美備，斐然可觀。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明清講史部》　《三國志通俗演義》。舊題「羅本貫中撰」。【略】此書刊本甚多。今所知見明本已不下二十餘種。書賈刻書時，屢易名色，極不一致，今各依其本稱，詮次如左：《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存。明嘉靖壬午（元年）刊大字本。黑口。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無圖。北京圖書館藏足本。日本文求堂主人藏本，缺第一本。商務印書館藏殘本，存七冊。日本德富蘇峯藏殘本，只存七八兩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首弘治甲寅庸愚子序。章二，曰「金華蔣氏」，曰「大器」。又：嘉靖壬午關中修頵子引，有「關西張尚德章」。按：《三國志通俗演義》，今所見者以此本爲最早。此外各家所記，則《百川書志》六《史部》野史有《三國志通俗演義》二百四十卷。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類有《三國通俗演義》，注云「武定板」，卽郭勛所刻者。鄭以楨本《三國志演義》封面題記，有金陵國學本。《古今書刻》有都察院刊本（書名《三國志演義》）。疑皆嘉靖刊本。此本刊極精，似是官刻書。今未知與諸本之關係。右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十二卷

二百四十則，存。明萬曆辛卯（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板心下題「仁壽堂刊」。修頡子引後有字一行，云「萬曆辛卯季冬吉望刻于萬卷樓」。精圖，左右有題句。記繪刻人姓名曰「上元泉水王希堯寫」，「白下魏少峰刻」。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村口書店）日本內閣文庫蓬左文庫藏覆本。插圖無刻工姓名。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明書林周曰校刊行」。有庸愚子序，關中修頡子引（無章）。封面上方有周曰校識語，謂「是書也刻已數種，悉皆譌舛。輒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鑑參考，再三讐校，俾句讀有圈點，難字有音註，地理有釋義，典故有考證，缺略有增補，節目有全像」云云。（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十二卷（當亦二百四十則），存。明夏振宇刊本。無圖。四周單邊。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每葉上欄有六字標題，橫書之。板心上題「官板三圖傳」。（日本蓬左文庫）題「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貫中編輯」，「書林夏振宇繡梓」。首弘治甲寅序，嘉靖壬午引。內容文字，並同周曰校本。當從周曰校本出。

又（新鐫校正京本大字音釋圈點）《三國志演義》十二卷二百四十則，存。明鄭以楨刊本。有圖，正文下有注。評在欄外。每卷末記年代起訖。（商務印書館）此本封面題「李卓吾先生評釋圈點《三國志》，金陵國學原板，寶善堂梓」。卷第下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卓吾李贄評註」，「閩瑞我鄭以楨繡梓」。所附詩詞多採自萬曆壬辰余氏雙峯堂刊本（見下），亦有周靜軒詩，據鄭西諦所記。

又（古今演義）《三國志》十二卷，未見。見《也是園目》十。按：此十二卷本。似亦二百四十則。書題與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均不同，爲另一刻本。右十二卷本二百四十則

又（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二十卷二百四十則，存。明萬曆壬辰（二十年）余氏雙峯堂刊本。上評，中圖，下文。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英國不列顛博物院）（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牛津本只存第十一卷、第十二卷兩卷。題「東原貫中羅道本編次」，「書坊仰止余象烏批評」，「書林文台余象斗繡梓」。此書增加批評及詩，稍異舊本。所評者爲事實，不涉文字。有周靜軒詩云云。據鄭西諦所記。

又（新刊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二十卷，存。明萬曆間余象斗刊本。上圖，下文。每冊前有大型繡像一幅。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書缺六卷，存一百六十四則。（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題「晉平陽陳壽史傳」，「閩文台余象斗校梓」。

又（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二十卷，存。明萬曆丙申（二十四年）書林熊清波刊本。插圖。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北京圖書館）（日本德富蘇峯成簣堂）題「東原羅貫中編次」，「書林誠德堂熊清波鋟行」。首《重刻杭州考正三國志傳序》。

又（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二十卷（封面題「三國赤帝餘編」當亦二百四十則），存。明萬曆乙巳（三十三年）閩建鄭少垣聯輝堂三垣館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卷末木記「萬曆乙巳歲孟秋月閩建書林鄭少垣梓」。日本內閣文庫、蓬左文庫、尊經閣文庫、德富蘇峯成簣堂，均藏此本。題「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少垣聯輝堂梓行」。首顧充序。

又（新鋟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二十卷，存。明萬曆辛亥（三十年）閩書林鄭世容刊本。四周單邊。十五行，行十七字。木記「萬曆辛亥歲孟秋月閩書林鄭雲林梓」。（日本京都帝大）題「東原羅貫中編次」，「書林雲林鄭世容梓行」。

又（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二十卷二百四十則，存。明萬曆庚戌（三十八年）閩建楊起元閩齋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卷末木記「萬曆庚戌歲孟秋月閩建書林楊閩齋梓」。（日本內閣文庫）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閩齋楊起元校梓」。內容與周曰校本大同小異。

又（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存。明萬曆間笈郵齋刊本。上圖，下文。封面題「《全像英雄三國誌傳》」，「笈郵齋藏版」。二十卷後有牌子云「閩書林笈郵齋梓行」。（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日本鹽谷溫藏一殘本與此本題名相同，不知是一本否？

又（新鍥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存。明閩書林劉龍田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封面題「喬山堂鍥」或題笈郵齋藏板。（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日本鹽谷溫藏本缺卷四至卷七）（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首屠維季冬朔日清瀾居士李祥序。

又（新刻按鑑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二百四十則，存。明閩書林楊美生刊本。上圖，下文。圖上欄外有八字標題。圖兩旁文各三行，行三十六字。圖下十行，行二十九字。板心上題「新刻《三國志傳》」。馬隅卿藏楊美生本抄本。清嘉慶間翻楊美生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志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首閩西桃溪吳翼登序。

又（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二百四十則（亦題新鍥官板全像音釋旁訓演義三國志傳），存。明刊本。上圖，下文。圖上有六字標題。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題「古臨冲懷朱鼎臣輯」。

又（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二十卷，存。明刊本。十二行，行二十六字。無圖。板心題「批評《三國志》」。（日本千葉掬香）題「景陵鍾惺伯敬父批評」，「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序缺。

又（天德堂刊本李卓吾先生評）《三國志》二十卷二百四十則，未見。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著錄此本。首閩西吳翼登序，則從楊美生本出。余見明八卷本《武穆精忠傳》爲天德堂刊本，則天德堂亦明書肆也。

又（新刻京本按鑑考訂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二十卷二百四十段，存。明天啓間閩芝城潭邑黃正甫刊本。上圖，下文。圖上有橫標題。半葉十五行，大行三十四字，小行二十六字。（北京圖書館）首癸亥正月山人博古生序。次《君臣姓氏附錄》。

又《三國志》二十卷二百四十回，存。明崇禎間雄飛館合刻《英雄譜》本，下層爲《三國志》。回數注於正文題目下。圖六十二葉。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日本內閣文庫及尊經閣均藏此本。題「晉平陽陳壽史傳」，「元東原羅貫中編次」，「明溫陵李載贄批點」。

又（李卓吾批）《三國志傳》二十卷二百四十則。煙水散人編次本。未見。日本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著錄。煙水散人爲徐震，所編次多爲嘯花軒刊。則此殆清初嘯花軒刊本耳。右二十卷二百四十則。

又（新刻按鑑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六卷二百四十則，存。清三餘堂覆明本。圖二十葉（像二十四）。正文半葉十五行，行三十二字。（北京大學圖書館）題「晉平陽侯陳壽志傳」，「元東原羅貫中（誤作貴志）演義」。首玉屏山人序。馬隅卿云：標題內容與楊美生二十卷本同，但字句間有改正之處。右六卷二百四十則。

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不分卷，存。明建陽吳觀明刊本。精圖一百二十葉。有「書林劉素明全刻像」字樣。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總評。（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蓬左文庫）此本封面二：一題「刻本卓吾批點《三國志》全像百二十回」；一題「《三國志演義》評」。首禿子（李贄）序，繆尊素序，無名氏序（實即庸愚子序），《讀三國史答問》，《宗寮姓氏》，目錄。按：此本以二則爲一回，目錄每回二句，即取前後二則標題。唯書中第九回下所題，仍是一句爲題，其下一句夾于此回正文中間，題則夾於正文之內，事實上仍與舊本分則者同。每回總評，每有「梁溪葉仲子譜曰」云云。

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眞本一百二十回，不分卷，存。吳郡寶翰樓刊本。圖一百二十葉。行款同吳觀明本。封面題「李卓吾先生評新刊《三國志》」。首繆尊素序。無宗寮，有目錄，有眉批總評。

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不分卷，存。明刊本吳郡綠蔭堂本從此本出。（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二部）清初吳郡綠蔭堂覆明本。圖一百二十葉。（北京市圖書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無窮會）（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首繆尊素序，有宗寮，目錄。綠蔭堂本有康熙丁卯戴易《書富春關侯祠壁文》。

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不分卷，存。清吳郡藜光樓楠槐堂刊本。圖一百二十葉。（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封面題「綉像古本李卓吾原評《三國志》」。首繆尊素序。有宗寮，目錄。其板刻形式與綠蔭堂本同，唯改眉批爲夾批。右一百二十回不分卷（自寶翰樓本以下，均從吳觀明本出）。

又《三國志》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存。清遺香堂刊本。板心有「遺香堂」三字。正文半葉十行，二十二字。每回分兩截。北京大學有殘本，存九十五至一〇三回。周紹良亦有殘本。首壬申（崇禎五年）夢藏道人序。有目錄。現存細圖四十二頁。正文缺一至四回，三十二至三十八回，四十六至四十七回，六十三至六十六回，一〇八至一一一回，共缺二十一回。夢藏道人序，文已不全。序稱「羅貫中書遭一剞劂即遭一改竄。今讀者幾以貫中爲口實」云云。

又（李笠翁批閱）《三國志》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存。清兩衡堂刊本。

行款與遺香堂本同。圖一百二十葉。（北京市圖書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封面題「笠翁評閱繪像《三國志第一才子書》」。首湖上笠翁李漁序。有目錄，宗寮。有眉批，無總評。評語與卓吾評不同。對原本文字偶有改動之處。其回目一依舊文，每回文字分二截，亦如吳觀明本。右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

又（毛宗崗評）《三國志演義》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存。清康熙刊本。首順治甲申（元年）金聖嘆序。覆本。通行本。宗崗字序始，江南長洲人。按：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論三國演義》有云：杭永年一倣聖嘆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今坊間通行本《三國演義》多於毛宗崗題名後另行題云「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疑永年未嘗自爲書，但取宗崗評本稍加評語。劉氏所據或即此等本，因誤以書屬之杭永年耳。又：日本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記《唱經堂外書》別行本有《第一才子書》六十卷百二十回。似聖嘆於《三國》亦曾有論評。今坊刻本所附「聖嘆外書」，或實有所據。唯此別行本《三國》余未見，不敢定也。右六十卷一百二十回。

又（鐫楊升庵批評）《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存。明萬曆己未（四十七年）姑蘇龔紹山刊本。四周單邊。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心魚尾上題《隋唐志傳》，下記卷數。（日本尊經閣文庫）。題「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菴楊愼批評」。首楊愼、林瀚二序。此書記隋末及唐一代事。至僖宗乾符五年而止。

又《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六十則，存，八卷本，題「李卓吾批點」。有圖，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六卷本題「玉茗堂批點」。每回附評，仍作卓吾云云。有圖，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五字。同治辛未重刻「書業德記藏板」本，六卷六十則。有圖。（天津圖書館）坊刻十二卷本。題「貫中羅本編輯。」首長洲周之標君建序。

又《明清小說部乙・靈怪第二》《三遂平妖傳》四卷二十回，存，明錢塘王愼修精刊本。圖嵌正文中，左右半葉合爲一幅。圖記刊工姓名曰「金陵劉希賢刻」。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書刻在萬曆二十幾年，封面右方題「馮猶龍先生增定」。係後來所加。（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田中慶太郎）。題「東原羅貫中編次」。首武勝童昌祚益開甫序，不記年月。此爲羅貫中原本，張無咎序《新平妖傳》所謂武林舊刻止二十回者也。

張無咎《批評北宋三遂平妖傳》 王緱山先生每稱羅貫中《三遂平妖傳》堪與《水滸》頡頏。余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開卷即胡員外逢晝，突如其來，聖姑姑不知何物，而張鸞、彈子和尚、胡永兒及任、吳、張等後來全無施設。方諸《水滸》，未免強弩之末。茲刻回數倍前，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始終結構，有原有委，備人鬼之態，兼眞幻之長。余尤愛其以僞天書之誣，兆眞天書之亂，「妖由人興」，此等語大有關系。即質諸羅公，亦云青出于藍矣。使緱山獲睹之，其嘆賞又當何如耶？書已傳于泰昌改元之年，子猶宦游，板毀于火，余重訂舊序而刻之。子猶著作滿人間，小說其一斑，而茲刻又特其小說中之一斑云。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明清部二》《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板本，國內近年所出，已多秘本。最初之嘉靖本，已登於北京圖書館。其他明本，各家所藏亦復不少；故余此次在日本閱書，於此書板本，未之注意。且就所見者而言，亦無以逾於吾國所存者。今以觸類所得，記其色目，略爲疏明如下：《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嘉靖本）。此書國立北京圖書館已有全本。日本則文求堂主人田中氏藏一部，第一本係抄配，上海商務印書館，曾借以影印。因該館又買得前半配補，遂影印全書。張菊生氏又爲田中氏影印所缺之一本贈之，與原書大小相當，用酬借書之惠。田中氏此書購自北京來薰閣，自言以百五十元得之，頗爲得意。又德富蘇峰氏成簣堂亦藏此書殘本，只七、八兩卷，乃鄭板橋故物。有二章曰「七品官耳」，「十年磨一劍」，亦田中氏購之中國轉售之德富蘇峰氏者。（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十二卷二百四十則（萬曆辛卯本）。周曰校刊。吾國馬隅卿先生藏此本。日京則文求堂田中氏藏有一部。村口書店主人亦有一部待售。長澤氏言內閣文庫及名古屋蓬左文庫，並有此本覆本，余未及閱。（新刊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二十卷不分回（萬曆丙申本）。德富蘇峰氏成簣堂藏此本。係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刊本。插圖，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三、四兩卷題「新刻京本補遺漢接晉三國志全傳」。卷第下題「東原羅貫中編次」，「書林誠德堂熊清波鍥行」。卷首有「重刻杭州考正三國志傳序」。吾國國立北京圖書館亦藏此本。（新刊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全像）三國志傳二十卷不分回（萬曆乙巳本）。成簣堂藏此本。上圖下文，刻工精。正文半葉十五行，行三十七字。封面大書「三國志赤帝餘編」，左下記云「三垣館鄭氏少垣刻行」。首顧充撰序。卷一題「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少垣聯輝堂梓行」。有木記

云「萬曆乙巳歲孟秋月閩建書林鄭少垣梓」。內容同周曰校本。聞內閣文庫尊經閣蓬左文庫均有此本。書在吾國未見。

又（鐫楊升庵批點）《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尊經閣）。明萬曆己未（四十七年）刊本。大型。四周單邊。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心魚尾上題《隋唐志傳》。下記卷數。十二卷後有長方木記，題一百十三字，末署云「萬曆己未歲季秋既望金閶書林龔紹山繡梓。」與北京圖書館藏萬曆乙卯（四十三年）刊本《陳眉公評列國志傳》同爲一人所刻。書題「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菴楊慎批評」。首楊慎序，頗空泛。次爲林瀚序，謂唐代演義久闕，瀚於京師得此本，審爲羅氏原本，因偏閱隋唐諸書編爲十二卷，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後署「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春坊諭德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官銜皆不誤。（褚人穫本載此序多異文，署名官銜上尚有「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後五日」十一字。戊辰爲正德三年，瀚元年爲南京兵部尚書，二年閏正月降浙江參政，致仕。五年劉瑾敗，復官，仍致仕。二年二月，瀚方降謫被罪，似不應逕稱以兵部尚書致仕也。）似所據爲羅氏舊本，而書成遠在正德之際，先於熊鍾谷《唐書志傳》者且四十餘年。而細觀全書，則似與熊書同出於羅貫中《小秦王詞話》（今有明諸聖鄰重訂本），熊據史書補，故文平而近實。此多仍羅氏舊文，故語淺而可喜。考書中文字，有與熊書同者：如楊義臣隱雷澤，收范願，及助竇建德滅化及功成身退事，幾無一字差忒。戰美良川事亦略同，唯此書三鞭換兩鋼事則尤粗鄙。有與熊書微異者：如裴寂以晉陽宮人私侍李淵，熊書與《通鑑》同，此則竟指爲張、尹二妃。有熊書紀事誤而此書不誤者：如破鐵勒九姓及薛仁貴三箭定天山本高宗時事；熊書以爲太宗時事，大是謬誤。此於太宗征遼，改鐵勒爲扶桑，（太宗征高麗，本無功而還，熊書尚不背於史，茲以高麗王輿襯出降，則亦誤也。）仍以薛仁貴事屬之高宗。又熊鍾谷所演以太宗爲主，故書終於征高麗，以「坐享太平」結束。而書又名《唐書志傳》，故李大年序即斥其「全文有欠，事實多缺」。今此書於九十二回後增補高宗以下事至僖宗而止，而文至草草，即褚人穫所謂「補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者。蓋高宗以下，更歷十餘朝，將三百年，事狀紛繁，非坊肆選家者流所能駕馭，其潦草綴補自爲不可免之事也。且即此書九十一回以前觀之，其規模間架，亦猶是羅貫中詞話之舊。唯於神堯起義以前增隋事數回而已。其記太宗事，有太宗爲李密所擒囚南牢之說；紀李密歸唐事，有秦王十羞李密之說；紀美良川之戰，有叔寶污敬德畫像之說，紀征高麗事，有叔寶子懷玉與敬德子寶林爭先鋒之說，有莫利支飛刀對箭之說。凡此種種，皆戲曲及詞話所演唱者，今猶可考。其事當時盛傳於閭里，人所習知，熊氏雖偶采一二，而欲託附風雅，大數拋棄，茲則盡量採之入書耳。以是言之，則此楊慎評本《隋唐志傳》號爲林瀚編次者其書當出於詞話。其增唐季事，當即萬曆間書賈所爲。所載瀚序，蓋依託耳。所疑如此，未知於事實如何，然核之本書所記，差爲近理，故不敢將時代前置，逕信爲正德時書。又熊書附詩，多云「周靜軒先生」。此本則每回多附「麗泉」詩。「靜軒」之名亦間見於各回中。而其俚拙實亦相埒。靜軒、麗泉，今俱不知爲何如人，殆與熊鍾谷輩爲一流人物。其十二卷後木記，云：「書起隋公楊堅，至僖宗乾符五年而止。繼此者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讀者不可不並爲涉獵。」今《殘唐五代傳》，每回亦多附麗泉詩，與此正同。顯係同時編次二書，而麗泉者亦參與其事之人。《殘唐五代》今署「羅貫中」，容係舊本，然附麗泉詩之《殘唐》，必與此附麗泉詩之萬曆己未刊本《隋唐兩朝志傳》時代相去不遠，則可斷言耳。又按：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藏有《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一書，係覆明刊本。全書十卷一百十四節，每節標目皆二句七言。自第九節以上，即襲楊慎評本之《隋唐志傳》。標目亦全採之，但增下聯，足成二句。自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則內容全同熊鍾谷書，凡楊慎評本所增益情節，皆無之。每節標目，亦全同武林藏珠館本，顯係自藏珠館本出者。第九十九節以後，則又全同楊慎評《隋唐志傳》，但併二回爲一節，標目亦一字未改。其採熊書之全部，而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以楊慎評本隋唐志傳補之，以符《隋唐演義》之稱，至爲顯然。（以熊鍾谷古風冠於第一節之首，亦同諸本《唐傳演義》。）十卷後木記百餘字，亦同楊慎評本，但不書年月，改「龔紹山繡梓」爲「武林書坊繡梓」而已。前有徐文長序，尚雅飭，無林瀚序。此書似當在楊慎評《隋唐志傳》之後。以與熊鍾谷《唐書》及託林瀚著楊慎評之《隋唐志傳》均有關係，今附記於此。楊慎評《隋唐志傳》與褚人穫著之《隋唐演義》，均載林瀚序，而文字有異。今並錄如左。《隋唐志傳》林瀚序：《三國志》羅貫中所編；《水滸傳》則錢塘施耐菴集成。二書並行世遠矣。逸士無不觀之。唯唐一代闕焉，未有以傳。予每憾焉。前歲偶寓京師，訪有此作，求而閱之，始知實亦羅氏原本。因于暇日偏閱隋唐

（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於風化者悉編爲一十二卷，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蓋欲與《三國志》、《水滸傳》並傳于世，則數朝事實，使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予頗好是書，不計年勞，抄錄成帙，但傳騰既遠，未免有魯魚亥豕之訛，不猶欲入室而先升堂也。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春坊諭德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十二卷後本木記。

又《明清部三・靈怪類》《平妖傳》。羅貫中編《平妖傳》二十回，今唯吾國馬隅卿先生藏有錢塘王愼修刊本，即張無咎序馮夢龍本所謂「昔見武林舊刻本只二十回」者。明季馮夢龍增其書爲四十回。日本內閣文庫藏之泰昌元年刻本有張無咎序者，爲馮書初刻原本。崇禎間，板燬于火，張無咎復重訂舊序而刻之。內閣文庫藏之金閶嘉會堂本即此本，是爲馮書重刻原本。今之坊本四十回《平妖傳》，皆自嘉會堂本出。王愼修所刊，圖古樸蒼秀，馮書泰昌初刻本及嘉會堂重刻本附圖，亦遒麗細密，墨光爛然。余於國內，既見武林刻之羅氏舊本，於日本又見馮書之初二刻原本，於坊間諸本，直將塵垢視之。自幸酸子眼福不淺也。

又（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內閣文庫）。目錄引首，書名均如此題。此爲泰昌元年刻本。引首葉上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隴西張無咎校」。首泰昌元年張譽無咎序謂「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疑非全書，兼疑非羅公眞筆」。「此書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云云。由此知馮氏《平妖傳》初出，猶冒羅氏之名，而張無咎序亦恍惚迷離如此，設非板燬重刻，則此翁狡猾，將騙盡天下人；而世所謂秘本舊本，傳自某府，纂於某人者，其可信程度，亦猶龍子之《平妖傳》而已。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插圖七葉，精絕。每葉前後二面，寫一回事，板心中題「第×回」。以此言之，則本全圖四十葉，此本不幸失之，僅存此數，爲可惜也。正文第一回前尚有引首一篇，爲今通行本所無。

又（墨憨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內閣文庫）。明金閶嘉會堂刊本。封面題「墨憨齋手校《新平妖傳》」。有識語云：「舊刻羅貫中《三遂平妖傳》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書也。墨憨齋主人曾於『長安』復購得數回，殘缺難讀。乃手自編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稱完璧。題曰《新平妖傳》，以別於舊。本坊繡梓，爲世共珍。」末署「金閶嘉會堂梓行」。又有二章，右下曰「潁川陳氏」。左上曰「勗吾發兌」。蓋書坊主人也。目錄葉題「墨憨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撰人題名，一變初刻之舊，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東吳龍子猶補」。首張無咎序，不記年月，序文及署名。均與今通行本同。所以題「龍子猶」之故，蓋重訂序中已明言子猶補作及重刻之故，故撰人題名亦從其實，不復爲猶龍子隱也。正文半葉亦九行，行二十一字。圖十葉，亦精。蓋二刻圖省工力，僅有十圖。第一回亦有引首，與初刻同。坊本皆從此本出，獨刪此引首，其愚妄尤不可解也。

藝文

高啟《魏宮》 翡翠明珠入貢頻，承恩長占鄴宮春。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間有洛神？

何景明《許下》 伊昔炎漢季，西京方遘患。宮室燒燔盡，乘輿播草間。劫遷留茲域，荆棘滿頹垣。橫流一以濫，大廈寧復完。豺虎互馳噬，鴟鴞厲飛翻。日月屢薄食，風雲變無端。嗟哉衆君子，杖策起周旋。荀公誠偉士，弘思濟其艱。陳琳自南至，王粲亦西還。從戎藉雄辨，騰步有榮觀。良蹇豈同御，鳳鶱不共餐。功名安足爲，明義乃高賢。

徐渭《觀碑》 曹瞞元不到東關，立馬捫碑本稗官。祇好漫供圖畫手，若須正史即須刪。

申涵光《鄴下懷古》 漳南落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還將歌舞屬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漢將軍？

陳恭尹《鄴中懷古》 山河百戰鼎終分，嘆息漳南日暮雲。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辭賦最憐君。銅臺未散吹笙伎，石馬先傳出水文。七十二墳秋草遍，更無人表漢將軍。

何景明《昭烈廟》 漂泊依劉計，間關入蜀身。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峽路元通楚，岷江不向秦。空山一祠宇，寂寞翠華春。

劉道開《昭烈墓》　錦官城外高墳起，萬里橋邊路迤邐。行人下馬遙瞻拜，此是漢家賢天子。臍然未熄炎精微，四海英雄爭奮飛。樓桑皇孫有大度，羽翼得人頭角巍。高才捷足蔚如雲，九州各姓成瓜分。東奔西走無寧處，唯有曹瞞識使君。南陽喚起眞龍卧，數應昌期王者佐。中原難競且收川，顚沛流離信義播。邊腹俱輸顧一角，國手高碁僅此著。當塗已築受禪臺，武擔何得更推却。受命之年帝已老，中道崩殂亦同夭。孤兒幸可託宗臣，百姓哀如喪妣考。弓劍藏來千百秋，從無樵採犯松楸。白日不許牛羊牧，夜深亦少狐兔遊。君不見公孫躍馬歸烏有，悍骨知他何處朽。又不見李雄王建多珠玉，麒麟古塚無蹤跡。誰似君王百代思，鬼神呵護無盡時。只今祠廟多零落，猶有人尋三絕碑。

吳騏《漢昭烈》　名儒盧鄭久周旋，正值黃星受命年。龍種已移三統曆，蠶叢還闢半隅天。金甌付託耕莘佐，玉几彌留《顧命篇》。一代英雄生死際，銅臺遺令最堪憐。

陳恭尹《蜀中》　子規啼罷客天涯，蜀道如天古所嗟。諸葛威靈存八陣，漢朝終始在三巴。通牛峽路連雲棧，如馬瞿唐走浪花。擬酹昔賢魚水地，海棠開遍野人家。

顧亭林《樓桑廟》　大雪閉河山，停驂阻燕界。日出見平岡，廟制頗宏大。昭烈南面尊，其旁兩侯配。陰森宮前木，蕪沒畦首菜。遺像纏風塵，荒碑委榛蒯。痛惟初平時，中原已橫潰。跳身向荆益，歷險誠不悔。終焉嗣漢業，上帝居禋類。獨此幽幷區，頻在衣冠外。不得比南陽，何由望豐沛？尚想舊宅桑，幢幢狀車蓋。黃屋既飄颻，霓旌亦杳靄。惟有異代臣，過瞻常再拜。不及二將軍，提戈當一隊。

楊士奇《武侯祠記》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而扶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於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爲之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功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畎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主，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足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者也。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庵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祠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爲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時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鼎創倡，寅宰及屬暨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於富室以助之。費既足矣，乃瀉材於川，輦石於山，陶甓於野，庀工傭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於中，凡鐘鼓几俎籩豆罍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庵既落成，徵予紀其顚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祠於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秦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之弗煜。師進於渭，星隕於營。混一之志，潰於垂成。有子曰瞻，死忠於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卧龍之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蓁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雘如故。乃潔籩豐，乃聲笙鏞。乃饎乃饗，乃享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終古盥薦。

李東陽《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倖中，而疵類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誣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顚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於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

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累蹶累進，至於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至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強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讋伏之耳。彼苟彧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於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彧不足道。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爲正。南陽府城西五里，臥龍岡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畊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修，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頹圮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以戊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以此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記云。

楊愼《武侯廟》 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慙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張時徹《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善於公，而智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尚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成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卧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胄，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掌中，光啓雄圖，上延絕緒，發憲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荆楚回應，直欲首吞鄴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略酬矣。卽其所自施設，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駕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強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耕，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力者。故道化行于國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爲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既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檗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已諸？昔孔發如仁之歎，《詩》詠勿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矗如也，而獨于侯之靳，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予，其何敢後？」乃請于蜀王，辟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予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尚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嗟忠武侯，曷躬耕南陽乎？曷龍潛於淵，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螗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仇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駕，亶劻勷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既布，漢祚弗將乎？曷將星告隕，中道崩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鍾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翱以翔乎？曷降鑒我民，四國于匡乎？

何景明《五丈原》 風日高原暮，松杉古廟陰。三分扶漢業，萬里出師心。星落營空在，雲橫陣已沉。千秋一瞻眺，《梁甫》爲誰吟。

卓爾堪《駐馬坡懷古》 坡下茸茸草，坡上蕭蕭樹。陳迹問居人，卧龍駐馬處。虎穴探孤身，形勝供指顧。北軍戰艦連，爨煙結江霧。聲勢壓江東，將士互憂懼。先生何從容，決勝搖白羽。老瞞竟生還，天不延漢祚。飛飛鴉

亂啼，掉頭下坡去。

又《卧龍岡》 東風吹野色，青山卧龍岡。窈窕春雲裏，蜿蜒白水旁。長吟看擾攘，三顧起潛藏。克復中原事，身存未可量。

趙藩《成都武侯祠楹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李東陽《解州拜崇寧宮》 漢關聖，義且武。冠三軍，震華夏。斬讎將，報知者。身不可留臣有主，老瞞不追猶有度。誰其讎者？吳陸呂。歲十二月帝出走，吳人縛帝生縛虎，死猶怒髯如虬眼如炬。吁嗟漢乎！天不祚，有馬不踐中原土，帝身雖亡神萬古。

又《聖帝塚》 天生一髯獰於龍，鹹良俘禁談笑中。鬼蜮方且避其鋒，誰數區區吳阿蒙。顧爲兒曹詐乃翁，窮途折翮父子同。玉山千古號悲風，漢灰冷矣大耳公，空留遺恨永安宮。

彭夢祖《關帝廟》 落日西山顛，戰鼓喧烽烟。赤帝尚有裔，三尺相周旋。美髯飄飄赤兔驁，桃園結盟對天地。神州不改漢山河，白日在空明此志。單刀欲截長江流，五關猛將失其頭。樓船北指華夏震，四海計日仍歸劉。皇穹厭漢廼如此，白衣蔽江鼓聲死。陰風慘淡長空裂，當陽之事堪切齒。帝君赫赫雷在天，雖亡未亡千百年。戈戟森森乍明滅，到處拯人無危顛。慷慨勿灑玉泉涕，萬方尸祝同蒸祀。煌煌帝闕廟貌尊，填門拜禱歲復歲。吁嗟乎！古來如帝幾丈夫，願帝闢天門，提昆吾，掃淨海氛絕荏苒。刲牲伐鼓向帝娛，帝兮爲我駐須臾。

楊慎《觀大理關聖帝畫壁影》 關聖帝廟蒼山旁，金生畫壁眞擅場。只今一百五十載，火旗雲馬神揚揚。古來好手吾能說，開元之中三昧絕。左衛將軍李思訓，右丞才子王摩詰。金生動筆思王李，古法不廢今罕比。何時放遣來滇水，尋奇亦遇蒼山址。乘興欻然掃秦壁，蛟龍扑舞長風起。千年戰功猶昨日，颯爽英姿炯不死。想見解衣槃礴時，寂寞後代覓心知。蛛絲蟲網日凋壞，賞者何人護者誰？翻嗟古來才士蕪沒亦何限，感慨爲爾擊節生遙悲。

王世貞《題關帝四畫》 轅門黑纛草頭靡，漁陽突騎俄已矣。剖然一聲如裂兕，刀纓絓髮鋒血洗。白馬城頭鼓初起，北人魂奪南人喜。兗州冀州兩國賊，委質酬恩竟誰是，有身終爲豫州死。（鹹顏良）鯨波漲天天爲赤，鼉鼓殷城城欲坼。七軍肉臭魚不食，于禁吞聲龐德吒。爾龐七尺殉漢賊，碧眼小兒黠於鼂。麥城將星忽中墮，高廟帝靈扶不得，有血還作西川碧。（破七軍）金支翠旗晻靄中，忽有赤驥騰秋空。山都木客爭趣工，駝石白象鞭豐隆。幻出七寶須彌宮，有爲之跡無爲功。永寧同泰虛爭雄，可憐南北民力盡，一炬贏得都城紅。（創玉泉）鼎湖龍髯久上天，妖魄再作修羅顛。快意一掃猗池穿，彼髯何爲扼我咽。玄女再授軒皇權，七冢劇削沈青烟。寧惟吾人脂其口，度支歲歲饒金錢，一奠北鹵三千年。（平蚩尤）

又《關帝贊》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乎數也，帝則奚愆！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渟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帝萬年。

又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帝批吭於前，而不虞奸於後。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牋，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稱帝耶！

李贄《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荆州，下襄陽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藐割據之英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其不死，則其吞吳幷曹，豈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業，復卯金之鼎者，天也。然公雖死，而呂蒙小丑亦隨吐血亡矣。蓋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雖不逆料其詐，而呼風震霆，猶足破權奸之黨，駕霧鞭雷，猶足裂讒賊之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問海內外足迹至與不至，無不仰公之爲烈。蓋至於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在宇宙之間也。某等來守茲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勸忠，朋友效義，固因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焉。彼不知者，謂秉燭達旦爲公大節。噫！此特硜硜小丈夫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又《題關公小像》 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韓信、張良，而曰劉備、張飛、關公。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諒與多聞，而曰桃園三結義。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況公皈依三寶，於金仙氏爲識法伽藍，萬億斯年，作吾

輩導師哉！某也四方行遊，敢曰以公爲逑。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

又《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煙可斷雲。既歸第一義，寧復昔三分。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又《過桃園謁三義祠》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誰識桃園三結義，黃金不解結同心？我來拜祠下，吊古欲沾襟。在昔豈無重義者？時來恒有《白頭吟》。三分天下有斯人，逆旅相逢成古今。天作之合難再尋，艱險何愁力不任？桃園桃園獨蜚聲，千載誰是眞弟兄？千載原無眞弟兄，但聞季子位高金多能令嫂叔霎時變重輕。

胡應麟《謁漢關聖帝廟歌有序》 帝義烈英靈，炳蔚萬古。獨生平大節，陳壽寥寥數簡，缺畧未詳。且筆削之正，創始紫陽，前此卽名世大儒，猶繫統曹魏。則帝之效命先主，率以爲盡心所事而已。其於翊衛炎精，恢復漢室之義，概乎未之有明也。至東吳諸人，乘時寇敓，跨割江表，傳之子孫，實漢蟊賊。烏林之役，先主奮身矢石，以啓全荆，而權百計兵爭，必瓜分而後已。帝睥睨其人，曾斗筲弗若，而肯俯與婚乎？蓋帝之絕婚孫吳，卽其辭爵曹魏。方寸昭昭，揭於天日。廼後人蒙憒，動以帝躁忽寡謀，何也？荆州之失，王元美以委帝角魏，其失當蔽之先主。余則以孫氏三世江東，民暇卒練，赤壁長驅，中原震動；而周瑜敝全吳之甲，曾不能乘鋒卷銳，恢江北之彈丸；比權親率大衆，朝食合肥，張遼以偏師一擊，隻輪靡返。則帝之舉襄圍樊，淹七軍而震華夏，允謂百代之殊勳，三分之上略也。當其時，吳一軍向徐沛，蜀一軍出秦川，弩力犄角，則中原之復，帝一人負荷有餘矣。天不祚漢，仁欲竄復留，操欲遷復止。若蒙若遜，爲鬼爲蜮。蓋世之伐，毀於垂成。漢事無復可爲，不待武鄉之沒而後定矣。然則帝之存亡，匪帝一身，漢四百載存亡，實帝焉繫，而決於蒙也，長江全據之一言。此余所爲咨嗟，掩卷太息，痛恨於吳寇者也。今帝精爽赫赫，昭假萬方，廻視東吳諸人，奚啻犬鼠！後世習論成敗，於帝正氣偉績，或多弗詧。余故稍摭其時事，繫以詩歌，俾尚論之士有所據，以折衷焉。芒碭天開九州牧，白水中興符赤伏。炎精四百運數終，海內瓜分魏吳蜀。巍巍聖帝起解梁，精忠大義扶三光。南權北操兩巨猾，帝也睥睨如蜩螗。憶破袁軍訪先主，十萬貔貅膽中裂。飛身立取上將頭，擲向曹瞞血猶熱。荆州坐鎮推元戎，恢圖漢室除奸雄。舉襄圍樊勢破竹，七軍電掃如秋蓬。禁俘德戡獵狐兔，大澤艨艟莽回互。天崩地坼華夏驚，六合幾還漢時故。自許以南遙受盟，壺漿簞食徯湯征。笑殺曹瞞挾漢帝，遷都無策迴鋒稜。苦恨東吳衆蟊賊，割據河山騁詐力。陰謀秘計日夜萌，舉國昏昏效鬼蜮。賊蒙詭疾遜嗣興，甘言蜜餌藏戈兵。帝也胸懷豁雲夢，那知故穴潛分崩。樊圍不沒僅三版，赤手荆州竟徒返。麥城困守臨沮悲，今古英雄遁扼腕。帝亡逾月蒙亦亡，流芳遺臭垂青綃。漢統興衰實帝繫，蒙身百斬寧堪償！權本狼貪遜狐媚，兇德於時偶參會。皇天有意灰炎精，詎曰羣奸智能遂。玉泉之山紫氣屯，帝今世世爲明神。童孩走卒競瞻拜，萬年廟食垂君臣。雲旂飄風互明滅，鐵馬金戈儼勝踏。紛紛成敗論俗儒，矇瞽何由睹雙睫。蘭陰胡生義俠流，筆端不減孫陽秋。爲帝作歌帝俯讀，掀髯一笑羣吳牛。

顧源《謁關帝祠》 嶽瀆披靈殿，弓刀肅壯儀。荆襄分壁壘，吳魏失旌旗。義魄存茅土，空山衛虎貔。高名縣日月，百代有遐思。

袁宏道《題關帝祠》 白衣豈至計，陸豎偶成功。天將移漢祚，先忌絕倫雄。

鍾惺《玉泉謁關帝祠》 義勇歸何處，凄然向此中。能尋眞帝胄，卽是大英雄。邱壑延神理，機鋒豁怨衷。厭聞懷古者，祠下說孤忠。

譚元春《卓刀泉謁關帝祠》 萬松如有意，聲冷帝君祠。幽隱臨泉得，靈光八境知。眞禪能久照，大勇必宏慈。休咎紛相瀆，精詳無厭時。

李如楷《題關帝塚》 高塚崔嵬萬木森，帝君忠烈可追尋。揮戈痛切呑吳淚，馳馬惟懸報國心。二主炎隨灰燼沒，三都跡付草萊深。獨留雒水一抔土，忠魄昭回自古今。

盧邦棟《五關斬將》 銅雀荒涼事已非，五關故址認依稀。風生古木疑餘怒，鳥避空壕尚識威。扼險熊羆隨地盡，竭忠介胄一身歸。丹心炯炯明千里，自使鴻名並日暉。

盧邦定《題關帝像》 徹膽常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譽振乾坤。忠勇高三國，英雄隱七屯。至今千載下，軍旅拜英魂。

吳偉業《過古城謁三義廟》 廟貌高原古，村巫薦白蘋。河山雖兩地，兄弟只三人。舊俗傳香火，殘碑說鬼神。普天皆漢土，何必史書眞。

錢澄之《田園雜詩》 鄰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日中挈壺榼，餉我于南

皐。釋耒就草坐，斟出盡濁醪。老叟自喜飲，三杯興亦豪。縱談三國事，大罵孫與曹。呂蒙尤切齒，恨不揮以刀。惜哉諸葛亮，六出計猶高。身殞功不就，言之氣郁陶。嗟此異代憤，叟毋太牢騷。

愛新覺羅弘曆《關聖祠詩》　蕭寺疎鐘引客尋，覆階松柏綠森森。壁圖省識風雲氣，天漢長懸忠勇心。繞屋竹風翻妙偈，當空水月滌塵襟。茲芻爲紀生平蹟，饒有閒情論古今。

愛新覺羅福臨《重建忠義廟碑記》　朕聞國家靈長之運，必憑藉高穹元貺，而乃永永於無疆者，其明禋美報當何如耶？茲都城北德勝門外土城前，舊有關帝廟一座，創自明朝，已歷多年，其間圮墁傾頹，瞻禮不雅，朕念神威赫奕，忠義昭然，有感必應，有禱即靈，隨發誠意，遣官重飾廟宇，莊嚴聖像。復建東西兩廊，山門圍牆，皆煥然一新，是豈無緣而致之也哉？今已功成，噫嘻，盛歟！作廟翼翼，億萬斯年。

《關帝聖跡圖志全集》卷首　世宗憲皇帝雍正三年，命天下直省、郡邑，皆得立廟，春秋祭以太牢，幷敕封關帝三代公爵，令直省府州縣地方，擇帝廟之大者，置主供奉後殿，春秋有司致祭。五年，准宣化總兵官李如柏條奏，關帝忠義神武超越今古，【略】如本廟有空閒正屋，應飭令移請正座供奉，或無空閒正屋，飭令移請就近關帝廟中，一體奉祀，務須加謹移請，毋致毀壞，幷飭知各該地方，嗣後有塑裝關帝神像供奉者，不許再塑侍立側座之像。八年，詔改關帝廟爲武廟，於五月十三日誕期特祀。

陳懿典《涿州重修張桓侯廟碑略》　漢車騎將軍張侯專祠在蜀，涿州其所生之鄉，州有廟舊矣。方侯之從先主起也，間關百戰，艱險周旋，身陷陣瀕危者數矣，而卒矢志興復，九死不回。及與諸葛亮泝江定蜀，三分鼎建之業，開拓爲多。作鎮巴西，破張郃之衆，曹操逡巡引退，不敢復窺漢川。庶幾哉。可與關壯繆爭烈矣。而侯氣吞吳魏，方勃勃未已，乃竟死帳下兵卒之手。其志鬱而未伸，其精爽必有不可磨滅者，則侯之有廟，以奔走其鄉之父老子弟宜已。然侯非獨勇烈茂也，蓋亦有君子之風焉。當搶攘中土，皆從強大就功名，獨侯依先主共事艸昧。孔明一出而居其上，黃馬後起與並列。壯繆猶待費司馬之解而後釋然，侯則退無後言。又嘗降級而釋嚴顏，此尤雄鷙者所難，而侯獨能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侯誠合乎祀典者矣。

曹仁虎《張桓侯廟》　岩岩廟貌凜眉鬚，想見雄姿敵萬夫。國士有風終定蜀，鄉侯無命未吞吳。風開曉帳長矛動，日落陰庭列騎趨。留得家聲綿竹戰，合教配食到尚隅。（侯孫遵與鄧艾戰死於綿竹。）

《曲海總目提要・連環記》（存目）

又《狂鼓吏》（存目）

又《古城記》（存目）

又《錦繡圖》（存目）

又《雙忠孝》（存目）

又《檣頭水》（存目）

又《小江東》（存目）

又《草廬記》（存目）

又《七勝記》（存目）

又《錦囊記》（存目）

又《射鹿記》（存目）

又《四郡記》（存目）

又《赤壁記》（存目）

《曲錄・雜劇部下》　朱有燉《關雲長義勇辭金》。

《曲錄・傳奇部下》　無名氏《隋唐》一本。

《曲錄・雜劇部下》　無名氏《李存孝大戰葛從周》、《狗家疃五虎困彦章》、《朱全忠五路犯太原》、《李嗣源復奪紫泥宣》、《飛虎峪存孝打虎》、《壓關樓壘掛午時牌》。

《曲錄・傳奇部下》　無名氏《平妖傳》。

馬二先生《三國演義之京戲考》　戲劇與小說有密切之關係。《三國演義》一書，爲歷史戲資料之淵藪，茲就吾人所習見者，分舉如左：（一）鬚生戲凡十八：捉放曹（第四回），打鼓罵曹（第廿三回），拷打吉平（第廿三回），薦

諸葛(第三十回)，草船借箭(第四十六回)，南屏山(第四十九回)，柴桑口(第五十七回)，取城(成)都(第六十五回)，逍遙津(第六十七回)，定軍山(第七十一回)，伐東吳(第八十二回)，連營寨代(帶)九(白)帝托孤(第八十四五回)，鳳鳴關(第九十二回)，天水關(第九十三回)，罵王朗(同上回)，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第九十五六回)，戰北原(第百零二回)，七星燈(第百零三回)。(二)小生戲凡五：借趙雲(第七回)，轅門射戟(第十六回)，白門樓(第十九回)，群英會(第四十五回)，取南郡(第五十二回)。(三)關公戲凡十一：斬華雄(第五回)，白馬坡(第廿五回)，贈袍賜馬(第二十六回)，挂印封金(同上回)，過五關(第廿七回)，古城會(第廿八回)，華容道(第五十回)，戰長沙(第五十三回)，單刀赴會(第六十六回)，水淹七軍(第七十四回)，刮骨療毒(第七十五回)。(四)老旦戲凡一：徐母罵曹(第三十六回)。(五)武生戲凡九：濮陽城(第十一回)，戰神亭(第十五回)，金鎖陣(第三十六回)，長板(阪)坡(第四十一二回)，金雁橋(第六十四回)，冀州城(同上回)，陽平關(第七十二回)，戰猇亭(第八十三回)，鐵籠山(第百零九回)。(六)花旦戲凡一：戰宛城(第十八回)。(七)青衣戲凡二：回荆州(第五十四回)，別宮祭江(第八十四回)。(八)武淨戲凡六：義釋嚴顏(第六十三回)，夜戰馬超(第六十五回)，瓦口隘(第七十回)，造白袍(第八十一回)，(紅)逼宮(第百零九回)，碰碭山。(九)神怪戲凡一：百壽圖(第六十九回)。(十)新排戲凡十：桃園結義(第一回，丹桂第一臺編)，連環計(第八回，天蟾舞臺編)，許田射鹿(第廿回，丹桂第一臺編)，三顧茅廬(第三十七回，時慧寶編)，舌戰群儒(第四十三回，貴俊卿編)，張松獻地圖(第六十回，汪笑儂編)，左慈戲曹(第六十八回，汪笑儂編)，走麥城(自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王洪濤編)，哭昭烈(九十七回，貴俊卿編)，哭祖廟(第百十八回，汪笑儂編)。

武樗癭《三國劇論》(存目)

雜録

《太平廣記》卷第二二六引《水飾圖經》　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一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犧。【略】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譙水，擊水蛟。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略】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劉備乘馬渡檀溪。

《七修類稿・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予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也。

又《奇謔類》　雲南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唯欲食人屍骸，人死，新朋羅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衍義《三國》諸葛亮七擒孟獲，蠻居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又《續稿・辯證類》　關漢壽，《桑榆漫志》，關侯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覬、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降神助兵諸怪誕事，又爲腐儒收冊，疑以傳疑。予以既爲神將，聽法使矣，解州顯異有錄據矣，諸所怪誕或黠鬼假假焉，亦難必其無也，但傳公謚壯繆，乃爲不學者所疑，當讀爲穆，如秦繆、魯繆是也，予已辨於繆字下。《謚法》壯爲克亂不遂、穆爲執義布德，此非神之行乎？玉泉顯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既援作普淨之事，復輳合《傳燈錄》中六祖以公爲伽藍之說，故僧家即妄以公與顏良爲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遇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隔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爲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爲監壇門神侍者之流也，此特褻公之甚。

《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譚下》　古今傳聞譌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其文，演義何所據哉？

《古今譚概・黠忍部》引《花木考》　曹操宴諸官於水閣，時盛夏，酒半酣，喚侍妾用玉盤進瓜，妾捧盤低頭以進，操問：「瓜熟否？」對曰：「極熟。」操怒，斬之，坐客莫敢問故。操更呼別妾進瓜，群妾皆驚，內一妾聰

敏，遂整容而前，操問如初，對曰：「不生。」操怒，復斬之。再呼進瓜，無敢前者，一妾名蘭香，操所深昵，衆妾皆遜之，香乃擎盤齊眉而進，操問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斬之。坐客皆拜伏請罪。操曰：「公安坐，聽訴其罪，前二妾吾斬之者，久在承應，豈不知進瓜必須齊眉而捧盤耶？及答吾問，皆開口字，斬其愚也。蘭香來未久，極聰慧，高捧其盤，是矣。復對以合口字，足知吾心，吾用兵之人，斬之以絕其患。」

《隨園詩話》卷五　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演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

《堅瓠首集》卷二　荆州張翼德廟，題咏甚多，當塗楊觀作，人頗傳誦。其後四句云：「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去尚吞吳。營星不隕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特有思致。

又《二集》卷三　張翼德顯應蜀中，人所尊奉，專降童以報禍福。一日降童，一生以句請對曰：「人是人，神是神，人豈能爲神也。」遲久不答。生曰：「何不對？」童曰。我本武夫，不諳文理，適到海中求蘇老泉先生代對，值彼弈棋，但云：「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一時傳爲絕對。

又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輟耕錄》：宋僉應符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以爲此詩之斧鉞，不知老瞞之骨，豈眞瘞七十二塚間？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雲霧，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後有反其意者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塚，更於何處覓君屍。」得其旨矣。又《鶴林玉露》：漳河疑塚，北人歲爲增封，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僧爲增土，世間隨事有知音。」

又《四集》卷三　《烏衣佳話》：杜公序（庠）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底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烟蕪。」一時人皆傳誦，謂之「杜赤壁」。又虛齋曹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有意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又《五集》卷一　曹操入荆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操軍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黄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黄州日，聞賊起旁郡，作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儁何敢下廬洲。」是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山西霍州，亦有赤壁。

又《六集》卷四　好漢把門，《孤樹哀談》：南京孝陵城西，孫權墓在焉。當築城時，有司奏欲去之。高皇曰：「孫權也是一好漢子，且留他來把門。」遂得不毀。

又《八集》卷四　桃源印鶴田能詩，中鄉試，仕成都别駕，題關雲長祠云：「赤面長髯國士風，解圍盡在笑談中。三分天下憑羸馬，八陣風雲聽卧龍。長劍倚天秋氣冷，堂空閉月夜燈紅。細談炎祚丁奇運，翻恨將軍失阿蒙。」詞政雄渾，與題相稱。

又《九集》卷二　《雪濤詩評》，有《題二喬觀兵書圖》云：「香肩並倚讀兵書，韜略原非中饋宜。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讀《關雎》。」亦雅致可喜。

又　武侯居隆中，客至，命妻黄氏具麵。頃之麵至，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拜求其術，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又《續集》卷一　商丘朱文康公權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聖賢。」公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又廣濟張長人仁熙於他處侯廟，見集唐一聯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又京口三義閣一聯云：「若傳粉，若塗硃，若點漆，誰謂心之不同如其面；忽朋友，忽兄弟，忽君臣，信乎聖不可知之謂神。」皆佳。又山西一友，言侯廟中有一對：「赤面凜赤心，乘赤兔追風，間關中無忘赤帝；青巾對青史，仗青風偃月，隱微處無愧青天。」巾字不若燈字。

又《廣集》卷四　關公在曹時，操表封公爲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在犍爲。

又《補集》卷一　魏武召禰衡爲鼓吏，着岑牟單絞之衣，爲《漁陽摻撾》。《暇七篇》：《漁陽摻撾》，曲名。摻，擊鼓法。撾，擊鼓槌。楊文公《談苑》載禰衡鼓歌曰：「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

又《秘集》卷三　《關西故事》：蒲州解梁縣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月甚明，啓窗越出，閒步園中，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兼有老人相向哭聲，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矣，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伏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傍，掬水洗面，自照其形，自水洗後，顏已變倉赤，不復識認，挺身到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賈賣止於上午，至日午，即將所存，下懸肆傍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任有勢力者不能動，且示人曰：「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至時，適已薄暮，往買肉，而翼德不在肆，人指井謂之曰：「肉有全肩，懸此井中。汝能舉石，乃可得也。」公舉石，輕如彈丸，人共駭歎。公攜肉而行，行人莫敢禦。張歸，聞而異之，追及，與之角力，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鞋適至，見二人鬥，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

又卷六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孔明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則訛而爲饅頭。又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恆用人祭之。《北史》韋珍爲東荊州刺史，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郡蠻從約。而春秋時，至用國君於社，如用邾子於次睢之社。其慘酷更倍於蠻俗矣。

《香祖筆記》卷一〇　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略】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歡喜踊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鄭毅夫有《馬遂傳》，嚴三點，已詳予《居易錄》。

《歸田瑣記・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量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略】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按今時以五月十三日爲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爲四戊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綱目》，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无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浪跡續談・貂蟬》　《三國志演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惟《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樝樝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蓋即指貂蟬事，而小說從而演之也。黃右原告余曰：「《開元占經》卷三十三，熒惑犯須女，占注云，《漢書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攷（原誤爲「放」），而刁蟬之即貂蟬，則確有其人矣。」《漢書通志》今亦不傳，無以斷之。

又《周倉》　《三國志演義》言關公裨將有周倉，甚勇，而正史中實無其人，惟《魯肅傳》云，肅邀與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關云云，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即周倉，明人小說似即因此而演，單刀二字，亦從此傳中出也。然元人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明以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卧牛山，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亦見《順德府志》，謂與參軍王甫同死。則里居事跡，卓然可紀，未可以正史偶遺其名而疑之也。王楙《秋燈叢話》云：「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稽其遺蹟，即長阪坡曹、劉交兵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沮水衝塌成河，僅存堤埂，名曰麥城堤。有任生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知縣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封樹其上，植碑

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之作僞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則英靈所格，豈子虛哉！」

《柳南隨筆》卷五　《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尚存。而通俗《三國演義》載，統進兵至此，勒馬問其地，知爲落鳳坡，驚曰：「吾道號鳳坡。此處有落鳳坡，其不利于吾乎？」落鳳坡之稱，蓋小説家妝點之辭，而後人遂以名其地。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而王新城詩中，有吊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于題。然則《演義》又有曹操表關羽爲「壽亭侯」，羽不受，加一「漢」字，羽乃拜命之説，亦可據爲典要，而以「壽亭侯」三字入之詩文乎？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論，開後人用小説之門也。

《竹葉亭雜記》卷七　《三國演義》不知作於何人，東坡嘗謂兒童喜看《三國志》影戲，則其書已久。嘗聞有談《三國志》典故者，其事皆出於《演義》，不覺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輟耕錄》載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罵呂布》之目。雍正間，札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憲皇怒其不當以小説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衛擢荆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怪問其故，將軍曰：「此地以關瑪法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殺老夫也。」聞者掩口。此又熟讀《演義》而更加憒憒者矣。「瑪法」，國語呼祖之稱。

《通俗編・故事》　《三國志・關羽傳》：「先主與羽、飛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又，羽謂曹公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按：世俗「桃園結義」之説，由此敷演。

又　《三國志・魯肅傳》：「備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此正史文，原有「單刀會」三字也。

又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按：此詩人推擬之詞，非曹氏當日果蓄此念也。《演義》附會之，有改二橋爲二喬之説。據正史《周瑜傳》：「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則「喬」字本當作「橋」。

俞樾《小浮梅閒話》　王允與呂布謀誅董卓，初無婦人預其事，惟《後漢書・呂布傳》曰：「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受信之。嘗小失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然則鳳儀擲戟，俗傳固出有因。而所謂貂蟬者，殆即因婢事而附會成之也。《後漢書・董卓傳》：「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此少妻當別一人，非即呂布所通之傅婢也，至呂布妻不詳何人。《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又云：「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又曰：「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肯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是布固唯婦言是用，然不知妻爲誰氏也。又《關雲長傳》注，引《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雲長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雲長心不自安。」據此則呂布妻必美，且又牽涉關公，雜劇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事，亦因此附會也。

戴延年《秋鐙叢話》　玉泉山，在當陽西三十里，形如覆舟，疊嶂回環，飛泉迤邐，爲四大名山之一。山麓有寺，創自隋開皇間。有禪師智顗者，來自天台，愛此山佳勝，欲建寺，而沮洳旋遶，無基可卜，乃入定喬木之下。見金甲神謂曰：「余漢壽亭侯也，願捨此地爲挂錫處，請安禪七日，以觀其效。」至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厲，化湫潭爲基址，而寺果成。事上，隋主賜額「玉泉」。其説載山志及邑乘中。前明孫松山作《關廟記》，謂浮屠立不經説，以侯願護法玉泉，誣侯實甚。余宰當陽，詢諸父老，皆稱其異。且云掘地尺餘即水，試之良然，又理之不可解也。寺東爲顯烈廟，有華表，勒漢壽亭侯顯烈處，蓋因帝顯聖建寺以答神功者。《三國衍義》謂帝殉節後，顯聖於普淨禪師，考之志乘，並無其事，未知何據。

《郎潛紀聞二筆・國初滿洲武將得力於三國演義》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忠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

爲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

《交翠軒筆記》卷四　明人作《琵琶記》傳奇，而陸放翁已有「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傳《三國演義》，亦明人作。然《東坡集》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涂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泉，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嚬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云。是北宋時已有衍說三國野史者矣。又李義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日俳優已有以益德爲戲弄者。

《江州筆談》卷下　《三國演義》可以通之婦孺，今天下無不知有關忠義者，演義之功也。忠義廟貌滿天下，而有使其不安者，亦誤于《演義》耳。《演義》結義本于昭烈遇關、張，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費詩亦曰：「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三義」二字，何嘗見于《紀傳》？而竟廟題「三義」，象列君臣三人，以侯于未王未帝之前稱爲故主者，與之幷坐，侯心安乎？士大夫且據演義而爲之文，直不知有陳壽志者，可勝慨嘆。

《山陽志遺》卷二　郡城有都土地祠，其神封山陽公，本不必實有其人。俗人讀《三國演義》，見曹丕奉漢獻帝爲山陽公，遂認以爲實，書廟榜稱之。不知《後漢書·獻帝本紀》註，明言「河內山陽」，何得移置此地？《郡志》亦知此言不典，改云：「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荊爲山陽公，治山陽，十七年爲王國，神乃世祖之子。」按：此說見于酈道元《水經注》，宜爲可據，然酈《注》亦誤：光武時，此地郡縣皆無山陽之名，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十人，如右翊，如楚，如東海，如濟南，如東平，如淮陽，如臨淮，如左翊，如琅邪。九處非郡即國，何獨子荊乃封之以非郡非國之山陽乎？古人封國，無是例也。道元因《明帝本紀》：「永平元年徙山陽王荊爲廣陵王。」後世接壤，遂誤認耳。荊所封實兗州山陽也。

陳鼎《黔游記》　霸陵橋即關索橋，水從西北萬山來，亦合盤江而趨粵西以入海。關索嶺爲黔山峻險第一，路如之字，盤折而上，山半有關壯繆祠，即龍泉寺，中有馬跑泉，甘碧可飲。相傳壯繆少子索用鎗刺出者。寺內大竹千竿，青葱可愛，寺外道旁，有啞泉，今已閉。碣曰：「亙古啞泉」。西巔即順忠王索祠，鐵鎗一株，重百余斤，以鎮山門。按：陳壽《三國志》：「壯繆長子平，從死臨沮之難，次子興爲侍中，數年歿。」未有名索者。意者建興初丞相亮南征，從者其索乎？有功于黔，土人祀之，黔人呼父爲索，尊之至而以父呼之耶？相傳索從亮南征，爲先鋒，開山通道，忠勇有父風，今水旱災癘，禱之輒應，故血食千古。一路至滇，爲關索嶺者三，而滇中亦有數處，似爲壯繆子，不謬也。或謂關鎮嶺之訛。程江夏《滿江紅》末句云：「當年陳壽是何人？史獨缺。」誠爲千載疑案。然正史缺者頗多，不獨索一人已也。但不知王實甫作（？）《三國演義》，據何稗史，而忽插入索乎？是皆不得而考也。

《荀學齋日記》庚集卷下　詣廣和樓觀劇，演諸葛武侯金雁橋擒張任事。余素惡《三國志演義》，以其事多近似而亂眞也。然此事則茫然。檢陳《志》，惟《先主傳》「建安十八年先主據涪城，劉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于涪，皆破敗，退保綿竹」。僅一見姓名耳。裴《注》兩引《益都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爲從事。」又曰：「劉璋遣張任、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橋戰，復敗，擒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嘆息焉。」《華陽國志·劉二牧志》與陳《志》同。《通鑑》：「建安十八年，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于雁橋，軍敗任死。」胡《注》：「雁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雁，故名爲雁橋。」是金雁橋實爲有本，深媿史學之疏，乃知村書市劇，亦有益也。考雒爲今四川成都府之漢川，去成都僅九十里，無山川之險，而當日先主親自攻圍至一年有余，龐統死焉，知循等之守，必有以過人者。陳《志》簡略，故事多湮沒，使無裴《注》，則任之志節不傳矣。

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一引《蕅廬雜識》　《三國演義》，多取材于陳壽、習鑿齒之書，原不盡子虛。唯詩人不加鑒別，概以入詩，致騰笑藝林者，亦復不尠。今河南有「恨這關」，相傳因關公過五關時，有「立馬迴頭恨這關」之句得名。明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這關，疆分楚豫幾重山。龍泉羽士嫌岑寂，鳥道征人歎往還。劍削夫容身欲奮，幽棲岩壑意仍閒。遐思壯繆當年事，歷盡江山識歲寒。」五關六將，語屬不經，吳拜經謂忠肅此

詩，特有爲而發，要未免失於檢點。

孔另境《中國小說史略》引《老圃叢談》 關羽而稱夫子，奇聞也。王夫之《識小錄》，謂主考本稱舉主，萬曆以後稱老師，崇禎末年稱夫子。關羽之稱夫子，蓋亦自崇禎始也。關羽爲三國名將，以曹操之善用兵，乃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宜諸葛亮稱爲「絕倫超群。」但古來名將，如關羽者甚多，而關羽獨爲婦孺所稱，則小說標榜之力。自《三國演義》風行，世俗幾不知有陳壽《三國志》，則不學之過也。《江表傳》稱：「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則羽本非經師，稱武將爲「夫子」，與民國官僚稱袁世凱、段祺瑞爲「老師」何異？今人動稱關公顯聖，此雖根于小說，然不始于《三國演義》，隋世已于荆州玉泉寺見靈跡。五代時，蜀王令趙忠義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見《益州名畫錄》。）知五代時已盛行關象。宋崇寧間，帝勅天師張虛靖召關羽破蚩尤，復鹽池，見靈，遂封崇寧眞君。明永樂時，北征雅失理，經闊濼海，斡難河，勒銘擒巫山，每見神前驅如關公，其馬白，凱還，居民言有白馬立正陽門殿，銘擒巫山，每見神前驅如關公，其馬白，凱還，居民言有白馬立正陽門殿，至暮汗出，乃制崇祀，五月十三日祭。萬曆四十二年乃遣司禮李恩，捧旒袍封大帝，關羽之稱帝，自此始。此極可笑。萬曆之位號，亦不過于帝，而人爲帝，寧非妄自尊大？【略】爲帝者以帝封人，蓋自明始。考帝之本義爲天帝，王者自稱，已覺不倫，況封人乎？此類事直同兒戲，皆由讀小說過熟，乃演成小說中之行事。至《三國演義》所載，雖不見正史者，亦往往有來歷。如正史但言羽斬顔良，演義幷言斬文醜。或疑虛造，然洪邁《容齋二筆》，言羽手殺顔良、文醜，則宋時有此說也。劉備與關羽、張飛，本無桃園結義之事，正史但言「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小說因此遂揑造桃園結義之事。然則曹操厚遇劉備，亦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豈曹、劉二人亦結義兄弟乎？世俗換帖，稱拜兄弟，乃拜于關羽之廟。文人作關廟柱帖，竟引用小說中不經之語，靦不爲怪。甚有論關羽華容道釋曹操爲非是者，不知此事全屬子虛。《山陽公載記》，言：「操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軍既得出，備放火而無所及。」此即義釋曹操之說所由來。其實曹操雖敗，亦不狼狽至此。赤壁一役，備僅能自保而已。小說中顚倒事實，尤莫如關羽之單刀赴會。《吳志》言：「魯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然則冒險赴會，乃魯肅就關羽，非關羽就魯肅也。【略】要之，關羽雖萬人敵，有國士之風，然世多溢美，皆小說之力。乾隆刊《三國志》，竟強改陳壽原文，易其謚法，此姑不論原謚之當否，要無勞乾隆之干涉也。

顧家相《五餘讀書廛隨筆》 帝王子孫衆多，漢代之例，冠以母家之姓。戾太子乃衛皇后所生，故稱衛太子。史皇孫，其母史氏，故稱史皇孫。但此亦親枝嫡屬則然，若旁枝宗室，偏于天下，其昭穆長于天子一輩者何限。（即長數輩者，諒亦不少。）豈能概加以「皇叔」之稱？尤無統稱以劉皇叔之理。作《演義》者，但欲表章昭烈之爲宗室，而實未悉當時情事也。魏晉以後，簒弑相仍，效尤接踵，故于曹操不加貶抑。唐人頌太宗者，有「神武同魏祖」之語。而杜子美《贈曹將軍》詩，首句即云「將軍魏武之子孫」。若在今日，施之于人，必怒詈不受，況敢以擬君上哉！蓋自《三國演義》盛行，又複演爲戲劇，而婦人孺子，牧豎販夫，無不知曹操之爲奸，關、張、孔明之爲忠，其潛移默化之功，關系世道人心，實非淺鮮。按東坡《志林》云：「小兒聽人說古話，聞曹操敗則喜，聞玄德敗則泣。」此即《三國演義》之先聲。北宋太祖得國，雖亦非正，而諸儒輩出，修身立品，遠勝前朝，（韓、范、富、歐已然，不始于濂、洛、關、閩也。）一時風俗人心，爲之丕變。沿及金、元，雖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學大昌，人存直道。傳奇院本所演劉、關、張、曹操之事，亦往往與《三國演義》相出入。以此知羅貫中之實有所本也。杜牧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蓋謂周郎借東風之力，僥倖成功耳。作注者，但照正史本事釋之足矣，若東風之所由來，固不必問，亦無可問也。乃江西坊本，有《唐詩三百首注疏》者，于此詩下竟引《三國演義》諸葛祭風事，余竊笑之。嗣見湖南重刻本，改「注疏」爲「注釋」，而此條注文，亦爲刪正，余方嘆世間固不乏有心人矣。一日，偶檢《淵鑑類函》，竟載有諸葛祭風事，云出《說薈》。《說薈》不知何書，而《淵鑑類函》乃欽定書，既經登載，則詞章家竟可引用矣，（詞章家引用，原不必問其事之眞僞有無，如「牛女渡河」之類。）乃嘆羅貫中幷非杜撰。而由此類推，凡正史所不載之事，固未可概斷爲必無也。史載關壯繆止二子：曰平曰興。而《三國演義》乃有關索，謂系公之幼子。荆州既陷，流落不偶，後始歸蜀。今南方諸省，關索遺蹟頗多。《大清一統志》疑索爲「帥」字之誤，然「帥」字雖通作「率」，而「將帥」之「帥」，究無讀入聲者，其說終不可通。按：宋江三十六人，有病尉遲孫立，病關索楊雄，

既與尉遲幷稱，則古來有此猛將可知。此固北宋以前草野相傳之舊聞，貫中采以入《演義》。但《演義》一序之後，亦未再見，則雖貫中所聞，亦不能詳，今更無可考矣。漢置十三部刺史，（即《舜典注》之十二州，而添一交州，內畿輔屬于司隸校尉，而分其外爲涼州，不名雍，又梁州改爲益州。）後改州牧，其權過于今之督撫。州牧所居，猶今之省城。劉表爲荆州牧，則治襄陽，殆取其距洛陽近耳。（刺史本系巡方，不應有常駐之地。州牧則爲統轄上司，以襄陽爲治所，是否始于劉表，俟考。）昭烈依劉表，而屯于新野，亦因其爲襄陽屏蔽，可以北御曹操也。（新野本屬襄陽，明代始分隸河南。）劉琮降操，不使昭烈知。迨操兵南下已至宛（即今南陽府），昭烈方知之，倉卒南奔，過襄陽城，或勸襲取之，而昭烈不忍，又南奔江陵。江陵爲南郡太守治所，乃荆州之枝郡也。操受琮降，遂有襄陽。赤壁敗後，雖引軍北還，襄陽終爲操有，故操所設荆州，仍治襄陽。（襄陽與樊城一水之隔，相爲犄角，水淹七軍，關壯繆雖暫得襄陽，而圍樊未克，旋即敗亡，襄陽仍爲魏有。）以今制擬之，荆州全境，猶湖北、湖南全境也。（邊界雖有出入，而大致不差。）曹操雖降劉琮，而旋爲周瑜所敗，于荆州全境，僅得襄陽，可謂嘗鼎一臠。孫、劉雖以全力爭荆州，畢竟未能得襄陽，可謂未達一間。襄陽竟不可得，遂改以江陵爲荆州治所，而江陵乃永擅荆州之名。（迄今江陵縣爲荆州附郭。）故赤壁戰後，所謂荆州者，皆以江陵爲主腦，而兼及全境，惟襄陽却不在內。若劉琮未降以前之荆州，則襄陽固省會也。羅貫中昧于此，故于躍馬檀溪諸事，叙述不明。稗官小說，不足爲典要，此其一端也。

林紓《畏廬瑣記》《三國演義》，爲元人王實甫撰。《七修類稿》又以爲明羅本貫中所編。金聖嘆評爲第一才子書。其書組織陳《志》裴注及唐宋小說而成。前清入關時，曾繙譯爲滿文，用作兵書。袁崇煥之死，即用蔣幹偷書之繆說，而督師竟死于奄奴之手。然諸葛忠武之忠，非是書不彰；而曹阿瞞之奸，亦非是書不著。

汪琬《松烟小錄》魏叔子《日錄》云：「料事者，先料人，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幷不能料愚。余嘗覽《三國演義》，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掃地，司馬懿遇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叔子之言良是。然孔明空城一事，自出郭冲所紀《諸葛隱謀》五事，非盡《演義》之說。冲之所記不確，裴松之《蜀志》已駁之。惟《通鑑》蕭承之事，乃絕相類。元嘉中，魏攻洮南，太守蕭承之率數百人禦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縣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此殆聞冲之說而用之者與？

陳際泰《太乙山房文稿》從族舅借《三國演義》，向牆角曝日觀之，母呼我食粥，不應，呼食飯，又不應。後忽飢，索粥飯，母怒捉襟，將與之杖，既而釋之。母後問舅：「何故借爾甥書？書中有人馬相殺之事，甥耽之，大廢服食。」

蔣瑞藻《花朝生筆記》《異識資觚》關雲長公嫩髭髯，內一鬚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勁，若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先往。」語畢，化爲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夜走麥城，與吳兵對，天曙捋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辭去者是鬚也。未幾，遂有臨沮之變。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效，有司夢黑衣神，自稱鬚龍曰：「能爲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焚香告許，至午果雨。雨霽，澹雲中烏龍見身，有司遂爲建祠。掘土得一長鬚，意即龍也。因以塑於頸中，題其廟爲「鬚龍廟」。按此事較玉泉顯烈，尤爲奇幻，而《三國志衍義》不載，壯繆大名，熟於茆檷婦孺之口，此說獨鮮稱道之者，特表而出之。

又《小說考證》引《闕名筆記》《三國志》有古、俗二本。俗本紀事多乖誤，如曹后罵曹丕，詳於范書，而俗本反誤書爲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於《梟姬傳》，而俗本但記其歸吳。孔融薦禰衡之表，陳琳討曹操之檄，文情並茂，錄入《文選》，而俗本皆缺而不載。諸葛亮無欲燒魏延於上方谷之心，諸葛瞻無得鄧艾書而猶豫之事，俗本皆好爲絢染，以誣古人。七言律詩，起於唐人，而鍾繇王朗頌銅雀臺，蔡瑁題館驛屋壁，皆作七言律體，此其謬誤處也。且文中加入「之、乎、者、也」等字，詞句又冗長，輒夠格磔如鳥語，尤見其拙。小說本有文言白話之別，文言加入白話，則俗不可耐，猶之白話加入文言，亦酸腐不可讀也，且白話中入以虛字，每成笑柄。林琴南有云：「京中有農者，兄遠出，弟寓之書，其時適死一人，而市肉較貴，新雇一佃戶，而其嫂方孕也。書曰：『村中死一人，其肉賣至一百七八十。家中新來一佃戶，嫂嫂肚子所以又胖矣。』『其』『所以』『矣』諸字，極可玩味。肉，人肉

也；嫂嫂肚子之胖，以新來一佃戶也。故於白話之中，加入文言之語助，必有耐人尋繹之處。」《三國衍義》，特卷帙繁重，讀者不經意而已。

又《古城會》一劇，取材於《三國衍義》，寫得翼翼有生氣，其實作者想當然耳，關羽未斬蔡陽也。《蜀志・羽傳》：「羽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唯《先主列傳》有「紹遣先主將本兵之汝南，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亦未明言斬陽者爲關羽，即果爲羽，則已在先主營中，更無與張飛在古城衝突之事，《衍義》附會爲羽事，更周內爲古城事。小說之善武斷，作如是觀可也。

施耐庵

論述

綜論

《詞謔・時調》　崔後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僞病之，不知叙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

汪道昆《水滸傳序》　小說之興，始於宋仁宗。於時天下小康，邊衅未動。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樂部，纂取野記，按以歌詞，與秘戲優工，相雜而奏。是後盛行，遍於朝野。蓋雖不經，亦太平樂事，含哺擊壤之遺也。其書無慮數百十家，而《水滸傳》稱爲行中第一。故老傳聞：洪武初，越人羅氏，詼詭多智，爲此書共一百回，各以妖異之語引於其首，以爲之艷。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去致語，獨存本傳。余猶及見《燈花婆婆》數種，極其蒜酪，餘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漸多，復爲村學究所損益。蓋損其科諢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畫蛇之足，豈非此書之再厄乎。近有好事者，憾致語不能復收，乃求本傳善本校之，一從其舊，而以付梓，則有正襟而語者曰：「十三經二十一史，不以是圖，奈何亟亟齊東氏之言而爲木災也。」余謂諸君得無以爲賊智而少之耶。《經》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若輩俱以匹夫亡命，千里橫行，焚杵叫囂，揭竿響應，此不過竊鉤者耳。夷考當時，上有秕政，下有菜色。而蔡京、童貫、高俅之徒，壅蔽主聰，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氣索然，厭厭不振，以就夷虜之手。此誠竊國之大盜也。有王者作，何者當誅，彼不得沾一命爲縣官出死力，而此則析圭担爵，拖紫紆青。道君爲國，一至於此，北轅之辱，固自貽哉。如傳所稱吳軍師善運籌，公孫道人明占候，柴王孫廣結納，三婦能擐甲冑作娘子軍，盧俊義以下，俱鷙發梟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終始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衆人，此一人者，必非庸衆人也。使國家募之而起，令當七校之隊，受偏師之奇，縱不敢望髯將軍、韓忠武、梁夫人、劉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楊氏輩乎。余原其初，不過以小罪犯有司，爲庸吏所迫，無以自明。既蒿目君側之奸，拊膺以憤，而又審華夷之分，不肯右絓遼而左絓金，如酈瓊、王性之逆。遂嘯聚山林，憑陵郡邑。雖掠金帛，而不虜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是亦有足嘉者。蓋誠如侯蒙與之言，惜蒙未行而卒，終不得其用耳。後乃降張叔夜。《史》與《宣和遺事》俱不載所終。《夷堅志》乃有張叔夜殺降之說。叔夜儒將，余不之信。《史》又言淮南，不言山東，言三十六人，不言一百八人。此其虛實，不必深辨，要自可喜。載觀此書，其地則秦、晉、燕、趙、齊、楚、吳、越，名都荒落，絕塞遐方，無所不通。其人則王侯將相，官師士農，工賈方技，吏胥厮養，駔儈輿臺，粉黛緇黃，赭衣左衽，無所不有。其事則天地時令，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刑名法律，韜略甲兵，支干風角，圖書珍玩，市語方言，無所不解。其情則上下同異，欣戚合離，捭闔縱橫，揣摩揮霍，寒喧嘬笑，謔浪排調，行役獻酬，歌舞譎怪，以至大乘之偈，眞誥之文，少年之場，宵人之態，無所不該。紀載有章，煩簡有則。發凡起例，不雜易於。如良史善繪，濃淡遠近，點染盡工，又如百尺之錦，玄黃經緯，一絲不紕。此可與雅士道，不可與俗士談也。視之《三國演義》，雅俗相牽，有妨正史，固大不侔。而俗士偏賞之，坐暗無識耳。雅士之賞此書者，甚以爲太史公演義。【略】《藝苑》以高則誠蔡中郎傳奇比杜文貞，關漢卿

崔張雜劇比李長庚，甚者以施君美《幽閨記》比漢魏詩。蓋非敢以婢作夫人，政許其中作大家婢耳。然則，卽謂此書乃牛馬走之下走，亦奚不可。或曰：子叙此書，近於誨盜矣。余曰：息庵居士叙《艷異編》，豈爲誨淫乎。《莊子・盜跖》，憤俗之情，仲尼刪詩，偏存鄭、衞。有世思者，固以正訓，亦以權教。如國醫然，但能起疾，卽烏喙亦可，無須參苓也。【略】余又惜夫人有才，上之不能著作金馬之庭，潤色鴻業，下之不能起名山之草，成一家言，乃折而作此，爲迂儒罵端，若羅氏者可鑒也。

余象斗《題水滸傳叙》 先儒謂盡心之謂忠，心制事宜之謂義。愚因曰：盡心於爲國之謂忠，事宜在濟民之謂義。若宋江等其諸忠者乎，其諸義者乎。當是時，宋德衰微，乾綱不攬，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杰，憤國治之不平，憫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東，烏合雲從，據水滸之險以爲依，渙汗大號，其勢吞天浴日，奔鯨駭鴛，可謂渙奔其杌，渙有丘矣。不知者曰：此民之賊也，國之蠹也。噫，不然也，彼蓋強者鋤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貧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雖未必爲仁者博施濟衆，按其行事之跡，可謂桓文仗義，並軌君子。玩之者當略彼□□之非，取其平濟之是。則豪□□□，貧困者生全，而奸官斂手。□□曰：有爲國之忠，有濟民之義，昔人謂《春秋》者，史外傳心之要典。愚則謂此傳者，紀外叙事之要覽也。豈可曰此非聖經，此非賢傳，而可藐之哉。

《焚書・童心說》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

《續焚書・與焦弱侯》 古今至人遺書抄寫批點得甚多，惜不能盡寄去請教兄。不知兄何日可來此一披閱之。又恐弟死，書無交閣處，千難萬難捨不肯遽死者，亦只爲不忍此數種書耳。有可交付處，卽死自瞑目，不必待得奇士然後瞑目也。《水滸傳》批點得甚快活人，《西廂》、《琵琶》塗抹改竄得更妙。念世間無有讀得李氏所觀看的書者，況此間乎。惟有袁中夫可以讀我書，我書當盡與之，然性懶散不收拾，計此書入手，隨當散失。嗚呼，此書至有形粗物，尙傍徨無寄，況妙精明心哉，已矣，已矣。

李贄《忠義水滸傳叙》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雀，納幣稱臣，甘心屈膝於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於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眞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於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於君義於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心腹，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譚柄，用兵者借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袁無涯《忠義水滸全書》發凡 一、傳始於左氏，論者猶謂其失之誣，況稗說乎，顧意主勸懲，雖誣而不爲罪。今世小說家雜出，多離經叛道，不可爲訓。間有借題說法，以殺盜淫妄，行警醒之意者，或飣拾而非全書，或揑飾而非習見，雖動喜新之目，實傷雅道之亡，何若此書之爲正耶。昔賢比於班馬，余謂進於丘明，殆有《春秋》之遺意焉，故允宜稱傳。一、梁山泊屬山東兗州府，《志》作濼，稱八百里，張之也。然昔人欲平此泊，而難於貯

水，則亦不小矣。傳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賊地，非賊人，故僅以「水滸」名之。滸，水涯也，虛其辭也。蓋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據有此泊也。其居海濱之思乎，羅氏之命名微矣。一、忠義者，事君處友之善物也。不忠不義，其人雖生已朽，而其言雖美弗傳。此一百八人者，忠義之聚於山林者也；此百二十回者，忠義之見於筆墨者也。失之於正史，求之於稗官，失之於衣冠，求之於草野。蓋欲以動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復加「忠義」二字，有以也夫。一、書尚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也。得則如着毛點睛，畢露神采，失則如批頰塗面，污辱本來，非可苟而已也。今於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無不拈出，使人知此爲稗家史筆，有關於世道，有益於文章，與向來坊刻，夐乎不同。如按曲譜而中節，針銅人而中穴，筆頭有舌有眼，使人可見可聞，斯評點所最貴者耳。一、此書曲盡情狀，已爲寫生，而復益之以繪事，不幾贅乎。雖然於琴見文，於牆見堯，幾人哉。是以雲臺凌烟之畫，豳風流民之圖，能使觀者感奮悲思，神情如對，則象固不可以已也。今別出新裁，不依舊樣，或特標於目外，或迭采於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爲貴也。一、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如本內王進開章而不復收繳，此所以異於諸小說，而爲小說之聖也歟。一、舊本去詩詞之煩蕪，一慮事緒之斷，一慮眼路之迷，頗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態，頓挫文情者，又未可盡除，茲復爲增定。或竄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無。惟周勸懲，兼善戲謔，要使覽者動心解頤，不乏咏嘆深長之致耳。一、訂文音字，舊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訛舛駁處尚多。如首引一詞，便有四謬。試以此刻對勘舊本，可知其餘。至如「耐」之爲「奈」，「躁」之爲「燥」，猶云書錯。若溷「戴」作「帶」、溷「煞」作「殺」、溷「檯」作「拴」、「冲」「衝」之無分，「逕」「竟」之莫辨，遂屬義乖。如此者，更難枚舉，今悉校改。其音綴字下，雖便寓目。然大小斷續，通人所嫌，故總次回尾，以便翻查。回遠者例觀，音異者別出，若半字可讀，俗義可通者，或用略焉。一、立言者必有所本，是書蓋本情以造事者也，原不必取證他書。況《宋鑒》及《宣和遺事》姓名人數，實有可徵，又《七修類稿》亦載姓名，述買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今以二文弁簡，幷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亦便覽記，以助談資。一、紀事者提要，纂言者鉤玄，傳中李逵已有提爲《壽張傳》者矣。如魯達、林冲、武松、石秀、張順、李俊、燕青等，俱可別作一傳，以見始末。至字句之雋好，即方言謔詈，足動人心。今特揭出，見此書碎金，拾之不盡。坡翁謂「讀書之法，當每次作一意求之」。小說尚有如此之美，況正史乎。

懷林《批評〈水滸傳〉述語》　和尚自入龍湖以來，口不停誦，手不停批者三十年，而《水滸傳》、《西廂曲》尤其所不釋手者也。蓋和尚一肚皮不合時宜，而獨《水滸傳》足以發抒其憤懣，故評之爲尤詳。據和尚所評《水滸傳》，玩世之詞十七，持世之語十三，然玩世處亦俱持世心腸也，但以戲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語言文字之外。《水滸傳》訛字極多，和尚謂不必改正，原以通俗與經史不同故耳。故一切如「代」爲「帶」、「的」爲「得」之類，俱照原本不改一字。和尚評語中亦有數字不可解，意和尚必自有見，故一如原本云。和尚又有《清風史》一部，此則和尚手自刪削而成文者也，與原本《水滸傳》絕不同矣，所謂太史公之豆腐賬，非乎。和尚讀《水滸傳》第一當意黑旋風李逵，謂爲梁山泊第一尊活佛，特爲手訂《壽張縣令黑旋風集》。此則令人絕倒者也，不讓《世說》諸書矣，藝林中亦似少此一段公案不得。

又《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　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爲善爲惡，彼俱無意，宋江用之便知有宋江而已，無成心也，無執念也。藉使道君皇帝能用之，我知其不爲蔡京、高俅、童貫、楊戩矣。其次如石秀之爲楊雄，魯達之爲林冲，武松之爲施恩，俱是也。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見人便哭，自稱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學，眞強盜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無用人也。當時若使之爲相，雖不敢曰休休一個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觀者矣。至於吳用，一味權謀，全身奸詐，佛性到此，澌滅殆盡，尚能置之帷幄之中，似亦可與陳平諸人對壘，屈指梁山，有如此者，若其餘諸人，不過梁山泊中一班強盜而已矣。何足言哉，何足言哉。或曰其中儘有事窮勢迫，爲宋公明勾引入夥，如秦明、呼延灼等輩，豈可概以強盜目之。予謂不能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便是強盜耳。獨盧俊義、李應在諸人中稍可原耳，亦終不如祝氏三雄、曾氏五虎之爲得死所也，亦終不如祝氏三雄、曾氏五虎之爲得死所也。

又《〈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 世上先有《水滸傳》一部，然後施耐庵、羅貫中借筆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過劈空揑造以實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婦人，然後以楊雄之妻、武松之嫂實之。世上先有馬泊六，然後以王婆實之。世上先有家奴與主母通姦，然後以盧俊義之賈氏、李固實之。若管營、若差撥、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陸謙，情狀逼眞，笑語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卽令文人面壁九年，嘔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滸傳》之所以與天地相終始也。與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心，亦覺瑣碎，反爲可厭。至於披掛戰鬥、陣法兵機，都剩技耳，傳神處不在此也。更可惡者，是九天玄女、石碣天文兩節，難道天地故生強盜而又遣鬼神以相之耶，決不然矣。讀者毋爲說夢癡人前其可。

又《又論〈水滸傳〉文字》 《水滸傳》雖小說家也，實泛濫百家，貫串三教。魯智深臨化數語，已揭內典之精微。羅眞人、淸道人、戴院長又極道家之變幻。獨其有心貶抑儒家，只以一王倫當之，局量區淺，智識卑陋，強盜也做不成，可發一笑。至於戰法陣圖，人情土俗，百工技藝，無所不有，眞搜羅殆盡，一無遺漏者也。更可喜者，如以一丈靑配合王矮虎，王定六追隨郁保四，一長一短，一肥一瘦，天地懸絕，眞堪絕倒，文思之巧，乃至是哉。恐讀者草草看過，又爲拈出，以作藝林一段佳話，如李大哥舉動爽利，言語痛快，又多不經人道之語，極其形容，不可思議。既有壽張令公之集，茲不具舉。

《處實堂續集・水滸傳序》 予讀《春秋》而知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夫仲尼之門，羞稱五伯，故孟氏以爲三王之罪人也。而葵丘之會，首止之盟，仲尼汲汲與之者何，以爲春秋之世，王跡熄矣。有五霸，名分猶有存也。是固禮失而求諸野，非得已也。論宋道，至徽宗，無足觀矣。當時，南牙北司，非京卽貫，非球(俅)卽劭，蓋無刃而戮，不火而焚，盜莫大於斯矣。宋江輩逋逃於城旦，淵藪於山澤，指而鳴之曰：是鼎食而當鼎烹者也，是丹轂而當赤其族者也，建旗鼓而攻之。卽其事未必悉如傳所言，而令讀者快心，要非徒虞初謬悠之論矣。乃知莊生寓言於盜跖，李涉寄咏於被盜，非偶然也。茲傳也，將謂誨盜耶？將謂弭盜耶？斯人也，果爲寇者耶？御寇者耶？彼名非盜而實則盜者，獨不當弭耶？傳行而稱雄稗家，宜矣。刻本惟郭武定爲佳，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成添足，賞音者當辨之。

《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卽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噦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叙事，針工密致，亦滑稽之雄也。

又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詠嘆之工，眞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又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韵，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今因嘆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又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場猛諢。因論《水滸》，得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太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宇宙間未嘗無對也。

袁宏道《聽朱生說〈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

又《東西漢通俗演義序》 漢家四百餘年天下，其間主之聖愚，臣之賢奸，載在正史，及雜見于稗官小說者詳矣。茲《演義》一書，胡爲而刻，又胡爲而評。中郎氏曰：是未明于通俗之義者也。里中有好讀書者，緘默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異哉，卓吾老子吾師乎。」客驚問其故，曰：「人言《水滸傳》奇，果奇。予每撿《十三經》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卽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滸》之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者也。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

《游居杮錄》卷九 袁無涯來，以新刻卓吾批點《水滸傳》見遺。予病中草草視之。記萬曆壬辰夏中，李龍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訪之，正命僧常志抄寫此書，逐字批點。常志者，乃趙瀫陽門下一書吏，後出家，禮無念爲師，

龍湖悅其善書，以爲侍者。常稱其有志，數加贊嘆鼓舞之，使抄《水滸傳》。每見龍湖稱說《水滸》諸人爲豪傑，且以魯智深爲眞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諸長老爲迂腐。一一作實法會，初尙恂恂不覺，久之，與其儕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燒屋。龍湖聞之大駭，微數之，卽嘆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眞長老遠矣。智眞長老能容魯智深，老子獨不能容我乎。」時時欲學智深行徑。龍湖性褊多嗔，見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楊鳳里至右轄處，乞一郵符，押送之歸湖上。道中見郵卒牽馬少遲，怒目大罵曰：「汝有幾顆頭。」其可笑如此。後龍湖惡之甚，遂不能安于湖上，北走長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癡人前不得說夢，此其一徵也。今日偶見此書，諸處與昔無大異，稍有增加耳。大都此等書，是天地間一種閒花野草，卽不可無，然過爲尊榮，可以不必。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眞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具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略】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鍾惺《水滸傳序》 漢家博一代奇絕文字，當最《史記》。一部《史記》中，極奇絕者，卻不在帝紀、年表、八書、諸列傳，只在貨殖、滑稽、游俠、刺客，【略】無此人，何怪卓吾氏□《水滸》爲絕世奇文也者。非其文奇，其人奇耳。噫，世無李逵、吳用，今哈赤猖獗遼東，每誦秋風思猛士，爲之狂呼叫絕，安得張、韓、岳、劉五六輩掃清遼蜀妖氛，剪滅此而後朝食也。

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全傳序》 夫天地間眞人不易得，而眞書亦不易數覯。有眞人而後一時有眞面目，眞知己，有眞書而後千載有眞事業，眞文章。雖然，其人不必盡皆文周孔孟也，卽好勇鬥狠之輩，皆含眞氣，其書亦不必盡皆二典三謨周誥殷盤也，卽嬉笑怒罵之傾，俱成眞境。故眞莫眞於孩提，乃不轉瞬而眞已變，惟終不失此孩提之性則眞矣。眞又莫眞於山川之流峙，烟雲之變化，乃一經渲染而眞已失。惟能得而至者，皆天下有心漢，娘子軍是。計虧時，不無以干戈始，以玉帛終，不謂眞相知，乃從干戈中得耶？試稽施、羅兩君所著，凡傳中諸人，其鬚眉眼耳鼻，寫照畢肖，不獨當年之盧面蒙愧，李笑口醜，蘇舌受慚，卽以較今日之僞道學，假名士，虛節俠，妝丑抹淨，不羞莫夜泣而甘東郭屨者，萬萬迥別，而謂此輩可易及乎。茲余於梁山公明等，不勝神往其血性。總血性發忠義事，而其人足不朽。至如血性不朽矣，而鬚眉眼耳鼻，或不經於著述，如是者易湮。嘗見夫《西洋》、《平妖》及《癡婆子》、《雙雙小傳》，甚者《浪史》諸書，非不紛借其名，入函戶緘，滋讀而味說之爲愉快，不知濫觴啓竇，只導人慆淫耳。茲余於《水滸》一編，而深賞其血性。總血性有忠義名，而其傳亦足不朽。何者，此傳一日留宇宙間，卽公明輩一日不死宇宙間，披借而得其如虬如戟之鬚，似蛾似黛之眉，或青白，或慈或慧，或逃之眼，若儋若白，若矚垣之耳，爲隆準，爲截筒之鼻。讀半則而笑罵聲宛然，讀全則而怒癡狀宛然，及讀上下相關處，而細作者冠冕其胸，奴隸者英雄其膽，僕人漁老，販子輿夫，每每潛天潛地，忽鬼忽蜮者，又狂豪情烈，其肝膈寓於編不少遺焉。嗟嗟，恨不親炙公明輩，猶喜神遇公明輩也。今天下何人不擬道學，不矜名士，不矜節俠，久之而借排解以潤私橐，逞羽翼以剪善類，賢有司惑其公道，仁鄉友信其義舉，茫茫世界，竟成極齷齪極污蔑乾坤。此輩血性何往，而忠義何歸，必其人直未嘗讀《水滸》者也。倘公明輩有靈，卽讀亦不解，況原不會讀也，何其悲哉，何其悲哉。雖然，與其爲僞道學，假名士，虛節俠，不若尙友公明輩矣。與其爲哦《西洋》，咏《平妖》，覽《雙雙》、《浪史》，不若羹牆《梁山傳》矣。且以罪人煞人，天地之生畸才不數，罡傳煞傳，古今之成異集亦不數，甚矣。此傳須慧心人參讀，而徒口者則以爲死人之糟粕矣夫。

楊定見《忠義水滸全書小引》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無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閱弗閱。或曰狂，或曰癖，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廣，書益播傳，卽片牘單詞，留向人間者，靡不珍爲瑤草，儼然欲傾宇內，猗歟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爾胸中，則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自吾游吳，訪陳無異使君，而得袁無涯氏。揖未竟，輒首問先生，私淑之誠，溢於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數過從語，語輒及卓老，求卓老遺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閱之遺書又甚力，無涯氏豈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義水滸傳》及《楊升庵集》二書與俱，挈以付之。無涯欣然如獲至寶，願公諸世。吾問：「二書孰先。」無涯曰：「《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滸》哉，其先《水滸》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發《水滸》之精神，非無涯不能發卓老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無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無涯矣。然無涯非

吾，亦誰能發無涯之精神者，吾不負卓吾先生，無涯亦不負吾茲游也。」於是相視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叙《忠義水滸傳》文同聲讀之，胥江怒濤，若或應答。吾忘無涯矣，無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

大滌餘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 自忠義之說不明，而人文俱亂矣。人亂則盜賊繁興，文亂則邪說橫恣，識者有憂之。乃曰禁盜而盜愈難禁，曰正文而文愈難正者，何也。莊語之不足以厭人心，以禁盜正文之人未必自禁自正也。故欲世知忠孝節義之事，當由童而習之。如晦翁之小學，閑翁之小兒語，早宜講明。自衣冠翰墨之間，有清寧之理。然百年樹人，匪伊朝夕。急則治標，莫若用俗以易俗，反經以正經。故特評此傳行世，使覽者易曉，亦知《水滸》惟以招安爲心，而名始傳，其人忠義也。施、羅惟以人情爲辭，而書始傳，其言忠義也。所殺奸貪淫穢，皆不忠不義者也。道揆法守，詎不相因哉。故能大法小廉，不拂民性，使好勇疾貧之輩，無以爲口實，則盜弭矣。且卽以此寫愚夫愚婦之情者，寫聖賢之情，則文體亦得矣。正辭禁非，或有權巧。蓋正史不能攝下流，而稗說可以醒通國。化血氣爲德性，轉鄙俚爲菁華，其於人文之治，未必無小補云。

熊飛《刊刻〈英雄譜〉緣起》 語有之：「四美具，二難並」，言璧之貴合也。《三國》、《水滸》二傳，智勇忠義，迭出不窮，而兩刻不合，購者恨之。本館上下其駟，判合其圭，回各爲圖，括畫家之妙染，圖各爲論，搜翰苑之大乘。較讎精工，楮墨緻潔，誠耳目之奇玩、軍國之秘寶也。識者珍之。

又《〈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譜乎。曰：無也。靈心影現，百道不窮。不刻死煞之印板於當下，不剿現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而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盡於《三國》、《水滸》乎。曰：不也。燕越不學函鎛，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各有鬚眉，誰是男子，不具血性。英雄有盡於《三國》、《水滸》也，是一指而鄧斗也。英雄無譜，而英雄又不盡於《三國》、《水滸》，則余之合《三國》、《水滸》而題爲《英雄譜》也何居？我人自無始以來，丐得些子眞丹，深貯八識田中，遇喜成狂，遇悲成壯，無題之詩，脫口便韵，不淚不泣，對物便鳴。況於筆花不吐，髀肉日生，曉風殘月，撩人幽思，悲憤淋漓，無從寄頓。更東望而三經略之魄尚震，西望而兩開府之魂未招。飛鳥尚自知時，婺婦猶勤國恤。乃欲使七尺男子，銷磨此嶔崎歷落之致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夫熱腸旣不肯自吞，而宇宙寥落，托膽復爾無人，則不得不取《水滸》、《三國》諸人而尸祝之，聚大疊大白於前，每快讀一過，賞爵罰爵交加，而且以正告於天下曰：此《英雄譜》也。庶有以奪毛錐子之魄，而鼓肝膽之靈乎。不然，余二三兄弟，矢讀奇書，日搆險語，一字之陳，不脫紙上，而取此戔戔者相鼠嚇乎。無論人不可欺，亦自食吾志矣。

楊明琅《叙英雄譜》 《英雄譜》者，《水滸》、《三國》之合刻也。夫《水滸》、《三國》何以均謂之英雄也。曰：《水滸》以其地見，《三國》以其時見也。夫時之與地者，英雄豪傑之士之所藉以奮其毛翮，吐其眼眉，而復以發抒其蕩曠無涯之奇，乃竟以此而譜英雄，豈英雄之樂以時與地見哉？曰：英雄之時與地也，非英雄之所樂處者也，英雄之以時與地見也，非英雄之所願聞者也。而英雄之不能不以時與地見也，又英雄之所大不得已，而又不可以已者也。夫英雄豪傑之士，其生也定非無故而生，則其見也亦非無故而見。獨是聖王在上，任政教以抒其驕悍，付爵祿以發其放逸，一種清明廣大之風，有以直達其忠君愛國之念，則英雄且不以英雄見，而又何可以譜英雄耶。是故以言其時，則一道同風，無復有所謂瓜之分、鼎之峙者，而英雄快。以言其地，則連袂升朝，無復有所謂雌之伏、龍之潛者，而英雄快。卽間有一二漏於羅網，厄於氣數，亦相與彈琴圍棋於寂寂寒山、潺潺流水之下，而英雄之心竟靡弗快。惟地既非英雄抒泄之地，時又非英雄展布之時，而胸中有如許嶔崎歷落不可名言之狀，又不能槁項黃馘老死牖下之間。嗚呼，此《水滸》、《三國》之所以竟以時與地見英雄也與。向使遇得其時，而處當其地，則桃園之三結與五臣之賡歌何以異，梁山一百八人與周庭師師濟濟何以異。梁父草廬數語，指畫如劵，雖爲公旦之負扆可也。公明主盟結義，專圖報國，雖爲亞夫之交歡可也。壽亭侯忠義千古，黑旋風孝勇絕倫，持其青龍偃月、撲刀大斧，何難劈開霄壤掃蕩妖氛耶。至若正平吐氣於三弄，與日月而爭光，夜叉發憤於一劍，登人肉於刀俎。其一時之志士貞夫，烈女壯婦，靡不接踵輩出，以逞奇於天地之間。而又無所謂聖君賢相者，以大竟其用，而卒究其才，則時安得不爲《三國》，地安得不爲《水滸》。而英雄之卒以《三國》、《水滸》見也，又豈英雄之所得已哉。然此譜一合，而遂使兩書英雄之士，不同時、不同地而同譜。則寒煙涼月、凄風苦雨之下，焉必無英雄豪傑之士之相

與慷慨悲歌，以共吐其牢騷不平之氣耶，而又安在非不得已中之一快哉。故爲君者，不可以不讀此譜，一讀此譜，則英雄在君側矣。爲相者，不可以不讀此譜，一讀此譜，則英雄在朝廷矣。經略掌勤王之師，馬部主犁庭之役，又不可以不讀此譜，一讀此譜，則干城腹心盡屬英雄。而沙溟鬼哭之慘，玉門冤號之聲，永不復聞於耳矣。此乃余合譜英雄意也，非專以爲英雄耳也。

熊飛《英雄譜圖贊》《洪太尉誤走妖魔》：英雄自有本色，何種何苗，何人能禁，何人能開。貞元會合，久屬腐譚，星煞生降，尤爲俗諢。到不如俗云：願天常生好人，以此題太尉自當以死。（張瑞圖）《智深打鎮關西》：俠氣愣愣壓泰華，殺人救人恰當家。只因合下機鋒利，博得瞿曇第一花。此魯大師自庋也，不得額上三拳機緣，怎庋個雄雄猛猛的提轄官，做個風風顛顛和尚去。（姜曰廣）《花和尚倒拔垂楊柳》：目光閃電，意氣吞牛，那堪坎壈。試捫古人，項王拔山，子胥舉鼎。低頭一霎自省，禪機正在糞井。解衣盤礴，拔柳拈花，一般微哂。（右調〔柳梢青〕）聊發紓其憤懣耳。英雄本色，千古如見。（顧錫疇）《豹子頭誤入白虎堂》：陷阱設于廣厦，英雄何處逃藏。紅顏值得底事，白虎幾殺忠良。太史公曰：衛世子以婦見誅，抑且兄弟爭死，何其悲也。豹子頭異世同禍，其妻義不受辱，則義烈矣。（黃景時）《柴進門招天下客》：血歃專（渚）〔諸〕豫〔讓〕，骨鏤聶政，荆軻。同聲同氣沛江河，滿川風逸龍卧。仰憐上帝簡在，俯從孔道張羅。打開當路蔽賢科，千古府門踢破。（右調〔西江月〕）李禿詩曰：「孟嘗門下三千客，狗盜鷄鳴絕可憐。自脱秦關歸去後，始知之子善參禪。」世上羞小節者，決非英雄。具異眼者，別有結納。俯仰古今，可勝浩嘆。（方應祥）《林冲雪夜上梁山》：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進聞犬吠，風雪夜投人。（唐人詩）玉龍酣戰，（麟）〔鱗〕殘甲紛飛。此等景色，英雄起舞。若看作計無復之，便自減色，讀者當抹煞王倫一段。（蔣德璟）《汴京城楊志賣刀》：牀頭黃金殘復殘，架上寶刀閒復閒。欲覓當家難復難，光射牛斗寒復寒。（右調〔字字雙〕）英雄失志，寶鋏削色，賣刀之恨，不磨千古。（劉必達）《吳學究說三阮撞籌》：英雄零落堪悲，水滸山涯共醉。鼓掌試同籌，兆應七星共綴。佳會，佳會，直把唾壺擊碎。（〔如夢令〕）此輩人豈山殺野簇能飽耶，睨視苞苴，有心久矣。學究三寸之舌未掉，三阮一腔之血已洒，有由然哉。（羅萬藻）《智取生辰擯》：十一擔金珠，千萬個百姓膏血也。百姓盼盼勤動，英雄眈眈虎視，不假爭奪，立取滿載，千古快樂。（張采）《私放晁天王》：心耿耿，室皇皇，急難相扶出野莊。打破□天寬結網，一腔熱血洒平原。（右調〔搗練子〕）難急然後見忠義之士，難急然後吐忠義之腸。（章世純）《林冲併王倫》：忠義高今古，風期在主盟。天心將有待，不惜併王倫。英雄創立，必有先驅。王倫之褊妬足以死，王倫之草創足以傳。（楊枝起）《宋江怒殺閻婆惜》：小山重疊燈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攲峨眉，留戀知阿誰。劍斬菱花綻，血與胭脂濺。割愛如屮蒿，直義（笠）〔嵩〕山高。（右調〔菩薩蠻〕）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黃端伯）《毒鴆武大》：懿厥哲婦，爲鴟爲梟。傳曰：有女戎者必有男戎。通國之北轅，蒙古之入主者，其履霜也與。春秋時，魯文公已爲文姜所弒。孟子稱亂臣賊子而不及賊妻者何，豈亦爲不忍出諸口者乎。（方逢年）《母夜叉賣人肉》：宋家一朝壯氣，盡淹沒于正心誠意之爭。士大夫談兵色變。屈膝虜庭，況于巾幗婦人乎。母夜叉肝人之肉，登之刀俎，居爲奇貨，窮凶極惡，卽粘沒喝見之，亦應吐舌。中國所望吐氣者，賴有此哉。虎臣吸民膏髓，而棄其屍于溝壑。渠獨轉市，無纖毫□者，庶不犯暴殄之戒乎？諢之此而毛骨俱冷矣。《醉打蔣門神》：落落高陽侶，沈沈麴蘗裏。路見抱不平，弩目無人情。殺人如椎狗，橫行如虎吼。安得一當權，天下無深冤。（調〔醉公子〕）慮事在識，成事在膽，氣吞蔣忠，當亦膽大如斗。（李若愚）《血濺鴛鴦樓》：攢身衆鏑飲深仇，直挺吳鉤作壯謀。熱血濺樓冤已雪，姓名還寫武都頭。嗟乎，深冤積恨，有沒世不得報者，憤鬱何如，至于厲鬼。殺賊之語，亦計無復之矣。武都頭立取（渚）〔諸〕仇，手自磔之，豈直武都頭之心快哉。（項煜）《潯陽樓題反詩》：潯陽江邊琵琶切，潯陽樓上詩句噎。復冤寧與復恩同，看來一般心腸熱。子胥有言曰：日暮途窮，吾故倒行而逆施耳，英雄豈樂反噬哉，仇怨迫之也。此宋公明所以血染（得的）〔潯陽〕江口也。（馬思理）《劫法場》：胸中直義比嵩高，生死交。觸禁網，猛激起牢騷，三尺等弁髦。狹路逢，肯相饒，法場俠氣干霄，千古人豪。（右調〔訴衷情〕）國法森嚴之地，生死轉睫之間，不顧成敗，立地相救，嗚呼，此其所爲梁山忠義也歟。（陳函輝）《假李逵剪徑劫單身》：剪徑眞，行事假，面孔眞，心腸假。嗚呼，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行事心腸，孰眞孰假。當時只假仁義，後遂假竊盜，五霸眞是禍魁。（徐泌）《吳學究雙掌連環計》：連環計打祝家莊，賺得英雄上戰

場。伉儷成就王矮虎，奇謀高誼世無雙。此回當以顧大嫂爲功首，非孫立不能用謀，非顧大嫂不能挾制孫立，吳學究不過因人成事耳。大嫂眞不愧母夜叉之號哉。（涂紹煃）《鼓上(皂)(蚤)盜甲》：身趫體弱，輕鈎猿臂黏高閣。如飛似掛人難學。卽欲偷天，那怕雲垂幕。翎毛鎧甲嵌朱鞓，心驚海盜懸樓角。胠篋無心，義重梁山泊。（右調(醉落魄)）（李明睿）《大破連環馬》：拐子馬，岳武穆滾藤牌破之，連環馬，徐寧用鈎鐮鎗破之。一奇一破，始可八面受敵。今之專城者能自槭一畫否。雖然，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徒以技角，伎倆有限。（楊言錫）《曾頭市晁蓋中箭》：天王名稱實，忠義作先聲。箭下收功早，天必別有人。晁蓋忠義爲梁山作祖，竟殞于一箭之下，使不得竟厥用，天意在宋公明也。乘除之際，可勝浩嘆。（劉大鞏）《吳用賺玉麒麟》：算命先生未聞能造命者，盧員外處豐席厚，卒使鴨嘴灘頭，蘆花烟水，有家難奔，有國難奔。嗚呼，其果命爲政耶，果吳學究爲政耶，吳學究眞能造命矣。英雄聚義費盡心力，宋公明百計購之，盧俊義一意距之，嗟呼，此其爲忠義水滸乎。（黎志陞）《燕青救主》：世之所謂辱人賤行者，莫奴若也。燕小乙，乞飯啖主牢獄間，卒脫之全之萬死中，崑崙不足比矣，可以奴呼之乎。直當尊爲老老先生、老老大人可也。何也，恐老先生、老大人不能逮也。嗟乎，平時託爲功名之場，多難謹遵明哲之戒，撇高天厚地而更尋一丘一壑，昧本以本性而學長生引年，豈直名教罪人哉，亦小乙罪人也。（錢位坤）《翠雲樓放火》：東風未放花千樹，早吹隕、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細，玉壺光滿，一夜魚龍舞。歌聲嘔啞黃金縷，笑靨盈盈暗香去。衆裏尋芳千百度，驀然回首，那知火起，在翠雲樓許。（朱健）《天書牌羣雄坐次》：在地爲河獄，在天爲日星，一百八人名位、坐次具列天書，豈偶聚哉。或曰：理所無。余曰：書所有。張開隻眼于殘篇，庶可友羣雄于異代。《書》曰：「昔在帝心。」《詩》曰：「維岳降神。」眞正英雄，定非濁骨凡胎，故傳說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也。（宋玫）《柴進簪花入禁院》：禁院心燈燈不倫，綠林豪客悉登聞。入宮何用將刀割，朝縉如今盡是君。（翻唐人詩）《傳》曰：「竊鈎者誅，竊位者侯。」莊生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乃知位不高則竊不厚，德不崇則竊不神。禁院之榜，貴有爵耶，尊有德耶。（李陳玉）《燕青撲擎天柱》：勝場世所必爭，英雄不多讓人，燕青撲柱，原與魯仲連義(不)(石)帝秦千古同轍。尤妙得黑大哥末後一鬧，使梁山平添氣色。阮嗣宗臨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爲鍾會、鄧艾發也。擎天柱不遇小乙，不亦雄蓋一世也哉。（文安之）《李逵壽昌縣喬坐衙》：不用補狀，不用差拘，來告便審，審了便去，絕好風流知縣。不用分上，不用主文，會打便放，吃打便枷，絕好公明知縣。黑爺爺其包龍圖化身耶。李逵不讀書，不讀律，天生仙吏，案牘一清。今之爲吏者能不愧此。當署上上考。（楊學愿）《吳用布五方旗》：五色旌旗耀日明，三軍司命一竿擎，指揮不亂東風嫋，彷彿當年細柳營。吳學究異材天授，陣法之變，妙入鬼神，漢文帝拊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耳，豈憂匈奴哉，予于學究亦云。（黎元寬）《宋江排八卦陣》：縱橫法陣，罡煞爭奔競。虎踞龍蟠(口)且靜，飛鳥(口)應難近。三才五行重重，九天九地無縱。展盡平生底蘊，天兵一掃成空。（右調(清平樂)）謁鬼神之奇，落童貫之膽。正欲動當事憐才之念也，莫作抗拒看。（張懋禧）《燕青月夜遇道君》：溶溶月轉迴廊，遊冶場。不圖心事瞥得、吐君王。昭雪盡，梁山泊，忠義腸。招安詔從此下，無留良。（右調(相見歡)）《易》云：遇主于巷，卽以此爲賡載歌也可。（呂一經）《混江龍太湖小結義》：水滸何淵深，太湖何清淺。既躍混江龍，遯而不履蹇。卜得與同人，悔吝從中演。漁家樂如何，楊柳串肥鮮。走狗尙且烹，庖肉亦作膳。所以方臘收，立取前盟踐。此與范蠡之智同然，成功之先，預尋退步，尤爲幾先之哲。（萊陽宋琮）《夜渡益津關》：夜渡溪山關外殊，益津遙望使人孤。沙彌誤作頭陀伴，錯認青牛紫氣無。（李焻）《張順夜伏金山寺》：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王陽明先生七歲遊金山寺詩）金山作江中砥柱，張順作江上英魂。陽明先生之咏，作金山象贊，可稱三友，亦可稱三絕。（陳組綬）《張順魂殺方天定》：死爲厲鬼以殺賊，張中丞之言也。張順魂則眞殺方天定矣。有此言，卽有此事，忠義不容泯滅也，人可不立志哉。靖難時，(鍼絃)(鐵鉉)義不屈，剝皮實草懸之朝廂，猶揮拳作犯駕狀。吁，可畏哉。（羅炌）《班師還朝》：江南半壁宋山河，可怪紛紛道學多。黃杏旌旗忠義漢，至今想見刃霜磨。宋公明逢人便哭，卻是一個好好道學先生。而忠義所激，一百單八人又個個英雄。惟其爲眞英雄，所以爲眞道學也歟。（繆沅）

陳洪綬《水滸牌》 呼保義宋江：刀筆小吏，爾乃好義。美髯公朱仝：許身走孝子，黥面不爲恥。入雲龍公孫勝：出入綠林，一清道人。行者武

松：申大義，斬嫂頭，啾啾鬼哭鴛鴦樓。拚命三郎石秀：防危於未然，見事于幾先。九紋龍史進：衆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混世魔王樊瑞：鬼神爲鄰，雲水全眞。撲天雕李應：牽牛歸里，金生粟死，爲烏保氏。黑旋風李逵：殺四虎，奚足聞，恢不殺封使君。霹靂火秦明：族爾家，烏乎義，忍哉匹夫終不貳。小李廣花榮：嗟嗟王人，嗟嗟賊臣。神醫安道全：先生國手，提囊而走。聖手書生蕭讓：用兵如神，筆舌殺人。豹子頭林冲：美色不可以保身，利器不可以示人。雙鎗將董平：一笑傾城，風流萬戶爲董平。急先鋒索超：仗斧鉞，將天罰。大刀關勝：軼倫超羣，髯之後昆，拜前將軍。金眼彪施恩：武松不死，彼燕太子。青面獸楊志：玩好不入，安用世及。金鎗手徐寧：甲冑以衛身，好之以陷人。鼓上(皁)[蚤]時遷：生吝施與，死而厚葬。爾乃取之，速朽之言良不妄。沒遮攔穆弘：斬木折竿，白晝入市；終不令仲孺得獨死。小旋風柴進：哀王孫，孟嘗之名幾滅門。智多星吳用：彼小范老，見人不早。曳石悲歌，張元吳昊。神機軍師朱武：師尚父，友孫武。兩頭蛇解珍：赴義而斃，提攜厥弟。母夜叉孫二娘：殺人爲市，天下趨之以爲利。神行太保戴宗：南走胡，北走越。一丈青扈三娘：桃花馬上石榴裙，錦撒英雄娘子軍。沒羽箭張清：唐衛士，烈炬死。廟貌而祀，一羊一豕。雙鞭呼延灼：將門之子，執鞭令史。玉麒麟盧俊義：積粟千斛貲盜糧，積錢萬貫無私囊。赤髮鬼劉唐：民脂民膏，我取女曹，太山一擲等鴻毛。活閻羅阮小七：還告身，漁于津，養老親。混江龍李俊：居海濱，有民人。插翅虎雷橫：好勇鬥狠，以危父母，賴茲良友。浪子燕青：子何不智，惜玉不慮。母大蟲顧大嫂：提葫蘆，唱鷓鴣，酒家胡。花和尚魯智深：老僧好殺，晝夜一百八。浪裏白跳張順：生潯陽，死錢塘。

《昨非庵日纂三集》卷一二　《水滸》一編，倡市井萑苻之首；《會眞》諸記，導閨房桑濮之尤，安得聲付祖龍，永塞愚民禍本。

莫是龍《筆麈》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今人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煩，多出于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如今之《燃犀錄》、《睽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蕪穢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休庵影語》卷一　《總批〈水滸傳〉》施耐庵作《水滸傳》，其聖于文者乎，其神于文者乎。讀之令人喜，復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浪，復令人悲歌慷慨。【略】耐庵，元人也，而心忠于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覺淋漓婉轉，刻畫如生。其稱宋江者，宋與宋同文，故以宋江爲之首。其謀主曰吳用者，吳與無同音，言宋家輔相之臣，皆無用以至敗亡也。奸臣必稱蔡京、童貫、楊戩、高俅者，誅元凶也。首稱破大遼者，即所以破金、元也。稱平河北，定淮西者，所以吐宋家懾懾不振之氣也。征江南方臘，而皇秀大半死亡者，宋家偷安江左，趙家一塊肉，終于此也。宋公明葬楚州，而神游蓼兒窪者，死不忘故土也。林冲之殺白衣秀士王倫者，王倫與王倫同姓名，倫首附秦檜倡成和議，殺之，所以雪憤也。晁天王不得其死者，君子惡亂始，所以戒後世也。宋江等之生始于洪信走魔者，蓋指道君信任左道，首開禍亂也。【略】其文縱橫出沒，莫敢逼視，當與十空經並垂不朽，若以世間小說目之，嗚呼冤哉。羅鶴林謂施耐庵作《水滸傳》三代皆啞，豈有如此之天道耶。

《樗齋漫錄》卷六　吳郡錢功甫曰：「《水滸傳》，盛于南宋遺民杭人羅本貫中，以後羅氏三世俱啞。」則天之不欲露奸僞譎詐于世可知矣。其書，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廝養隸卒，通都大郡，窮鄉小邑，罔不目覽耳聽，口誦舌翻，與紙牌同行，吁，可怪已。然雕刻頗廣，傳寫易訛，中間不無畫蛇添足，爲妄人增損。至我朝惟郭武定家刻稱精，未易得也。余惟此書，多與史傳不合，如《宋史》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知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未嘗命高太尉、童大王也；而《水滸傳》繫于四年。惟《宋史》宣和二年，方臘陷建德軍歙衢杭州，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帥師討之，三年四月，貫執方臘，八月伏誅，差後于三年二月。或者因知亳州侯蒙上書，有赦江罪命討方臘之言，疑江降後，貫調其兵隨軍至幫源洞乎。然臘未嘗陷蘇、常等州也。若政和五年，女眞完顏阿骨打已稱帝，國號金，改元收國，至七年又改天輔，大敗契丹兵，收其王京。至宣和四年三月，宋以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帥師巡北邊應金，而五月伐遼，貫敗績于白溝，退保雄州。【略】宋江何嘗從軍也，宋師何嘗勝遼也。余藏《癸辛雜識》、《宣和遺事》，所載詳略不同，若田虎、王慶、歸功《水滸》，固不足辨，如薊州五台，此時正屬契丹，宋人豈能掉臂出入耶。又瓦子團頭，杭州市井，豈出于杭人之筆，不免夾帶鄉談耶。而《黃花峪》、《花和尚》二雜劇，不見本傳何耶。愚意宋江自在山東，而《宋史》書淮南，已可笑。其金華將軍事，又可笑，金華令曹杲，眞定人，仕吳越，有功杭州，廟食湧金門內，載在祀典，與張順

何預耶。又金鈴釣掛，繫之華山，益可笑，蓋江未嘗越開封而至陝西明矣，抑訛泰山作華山，蔡衙內作任原耶。余聞貫中酷嗜水滸事，凡客自北來者，無不延請于家，咨其稱述，各筆之于槧，篋笥充滿，積有歲年，于是會萃纂葺，不論事之有無，祇即其可駭可愕者，聯而絡之，貫而通之，嘔心刻肝，雕腎剖腸，機械變詐，種種洩露，天不三世其啞而何哉。

又 頃閩有李卓吾名贄者，從事竺乾之教，一切綺語，掃而空之，將爲作《水滸傳》者，必墮地獄當犁舌之報，屏斥不觀久矣，乃憤世疾時，亦好此書，章爲之批，句爲之點，如須溪滄溪何歟。豈其悖本教而逞機心，故後掇奇禍歟。李有門人，攜至吳中，吳士人袁無涯、馮猶龍等，酷嗜李氏之學，奉爲蓍(蓍)〔蔡〕，見而愛之，相與校對再三，刪削訛繆，附以余所示《雜志》、《遺事》，精書抄刻，費凡不貲，開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其大旨具李公序中，余屑屑辨駁，亦癡人前說夢云爾。

《戲瑕·水滸傳》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過德勝利市頭回，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游情泛韵，膾炙千古，非深于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爲然。即《水滸傳》一部，逐回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武定刪後書矣。郭故附汪大僚，其于詞家風馬，故奇文悉被剗薙，眞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今爲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瓿。更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瑞猶及見之，徵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點)〔錄〕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並花石綱等事，施氏《水滸》，蓋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張叔夜擒賊詔語，因潤飾以成篇者也。

《金陵瑣事》卷一 《五大部文章》太守李載贄，字宏甫，號卓吾，閩人。在刑部時，已好爲奇論，尚未甚怪僻。嘗云：「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余謂《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較弘博，卓吾曰：「不如獻吉之古。」

《識餘》卷一 《文考》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並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英《類稿》記《(點)〔錄〕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搰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 元施、羅二公，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偉矣。迄于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競爽。勿論廊廟鴻編，即稗官野史，卓然夐絕千古。說書一家，亦有耑門。然《金瓶》書麗，貽譏于誨淫，《西遊》、《西洋》，逞臆于書鬼，無關風化，奚取連篇。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

左懋第《題本》 李青山諸賊嘯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東鼎沸。諸賊以梁山爲歸，而山左前此蓮妖之變，亦自鄆城梁山一帶起。臣往來舟過其下數矣，非崇山峻嶺，有險可憑。而賊必因以爲名，據以爲藪澤者，其說始于《水滸傳》一書。以宋江等爲梁山嘯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獄爲能事，以殺人放火爲豪舉，日日破城劫獄，殺人放火，而日日講招安以爲玩弄將吏之口實。不但邪說亂世，以作賊爲無傷，而如何聚衆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明明開載，且預爲逆賊策算矣。臣故曰：此賊書也。李青山等向據梁山而講招安，同日而破東平、張秋二處，猶一一仿行之。青山雖滅，而鄆城、鉅、壽、范諸處，梁山一帶，恐尚有伏莽未盡解散者。《水滸傳》一書貽害人心，豈不可恨哉。

《閑情偶寄·忌填塞》 施耐庵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聖嘆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

又《語求肖似》 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叙事，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絕技。

陳忱《〈水滸後傳〉原序》 昔孔子攝政七日，即誅少正卯，而不能伏盜蹠，其故何也？夫少正卯爲魯之聞人，詭辭詖行，害於人心，將啓楊墨之

禍，故毅然爲兩觀之舉。瞭之徒三千，橫行天下，日脯人之肝，說之不從，釋而不問，殆畏其威暴而不敢攖其逆鱗乎。非也。孔子之徒亦三千，有仲由澹臺子羽之勇，冉求之藝，端木賜之辯，七十子皆有可觀，豈不能上告天王，下檄泗上十二諸侯。孔子又嘗言我戰必克，何難殲厥醜類。不知瞭之日脯人肝，必弒逆之臣也，必梟獍之子也，必悖義之夫也，必淫蕩之婦也。孔子志在《春秋》，僅以空言懼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未若瞭之見於實事，而日顯戮天下之亂臣賊子也，正所以輔行《春秋》，必何見討瞭之能以壽考終，宜哉。宋自紹聖以後，何人非亂臣，何人非賊子。高賢肥遯，姦佞比櫛。宋江爲盜瞭之後身，橫行江淮間，官軍莫敢攖其鋒，替天行道，即《春秋》之別名也。惜多假仁假義，而不保其終，有以也。夫若一百八人，悉爲黑旋風、魯提轄、武行者，拚命三郎，則亂臣賊子何患不擴清，中原何致陸沉，二帝豈遂蒙塵哉。《後傳》之作，補末了之緒餘，如《春秋》之有左丘明、公羊、穀梁也。所存之人無一黑旋風、魯提轄、武行者、拚命三郎，而皆如宋江之假仁假義，何以能擴清中原之亂臣賊子，而挽頹波於末世也。故流於海外掩(而)〔面〕泣，以終西狩獲麟之意。知我者其唯《水滸後傳》乎，罪我者其唯《水滸後傳》乎。

又《〈水滸後傳〉論略》　《水滸》，憤書也。宋鼎既遷，高登遺老，實切於中，假宋江之縱橫，而成此書，蓋多寓言也。憤大臣之覆餗，而許宋江之忠；憤羣工之陰狡，而許宋江之義；憤世風之貪，而許宋江之疏財；憤人情之悍，而許宋江之謙和；憤強鄰之啓疆，而許宋江之征遼；憤潢池之弄兵，而許宋江之滅方臘也。《後傳》爲泄憤之書。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鴆於奸黨，故復聚餘人，而救駕立功，開基創業。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幸之全身遠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圍冒險。憤官宦之嚼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囊，倍償民利。憤釋道之淫奢詆誕，而有萬慶寺之燒，還道村之斬也。梁山泊先起者亡，王倫也；繼起者強，晁蓋、宋江也；後起者王，李俊也。英雄多詐，二代而下，開國創業者，孰不陰施陽設，何有於宋江。盜有道，特非君子之大道也，不可認眞。虞舜之烈風雷雨不迷，光武之渡河冰結，昭烈之躍馬檀溪，宋高宗之泥馬渡河，所稱王者不死。宋江不過綠林之豪，亦有十險：閻婆扭至縣前，一險也。朱仝揭開地窖，二險也。清風山剜牛子心肝，三險也。清風寨元宵被捉，四險也。揭陽嶺李立等候火家，五險也。穆家兄弟追至江邊，六險也。船火兒請吃板刀面，七險也。江州上法場，八險也。還道村神櫥內，九險也，攻大名，疽發於背，十險也。智取生辰綱，巧矣。以晁蓋之掌盤，吳用之運謀，公孫勝、劉唐之探報，阮氏三雄之效力，可謂周密之至矣，而失機於白勝。去年梁中書之生辰綱，亦被劫去，反不敗露，豈去年之豪客，更有神謀鬼算過此七人者哉。蓋不泄漏，則不上梁山。而《水滸》一傳，何由著成。與後之假蔡京家書，而誤用圖書，同此機局。宋江不通信，放七人走脫，則劉唐不送金子與書，不舍閻老棺材，則不娶閻婆惜，皆於施惠處便伏禍根，善不可爲，豈不信哉。吳用運籌帷幄，大有過人處，可惜失身小用，如韓延壽之投契丹，張元之歸趙元昊也。故賢宰相收羅人材爲主，困窮不售，必至他圖，不特失我良臣，更資敵國。其說三阮撞籌，圓融機變，鮮不墮其術中，況賭後如洗之際乎。潘金蓮之淫浪，王婆用十研光，似皆小題大做。文章家如獅王奮搏，不管家兔，俱用全力，謂當大敵勇小敵怯，吾不信也。林冲誤入白虎節堂，冤苦極矣，不有風雪山神廟，何以消其冤苦乎？雪天三限，屈郁甚矣，不有山亭大幷火，何以豁其屈郁乎。陸謙附勢忘友，王倫嫉功妬能，卒致殺身，讀之生氣勃勃。王倫之不納晁蓋，亦不可深罪，翟讓李密之事可鑒。其失着在不結納林冲，向使林冲久爲心腹，縱強賓壓主，猶不失絳灌爲伍，何至殺身。晁蓋爲梁山泊承上接下之人，衆好漢皆宋江延攬而至，惟一吳用是晁蓋先交，然第一流人物爲其所得，如昭烈之得卧龍也。忠義堂上靈位，亦得安坐。王倫之分例酒食，水亭號箭，晁、宋因之不改。如王介甫之助役新法，蘇端明勸司馬君實存之也。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大醉鬧法堂，火燒瓦棺寺，大鬧野豬林，直是活佛，不須放下屠刀。武松景陽岡打虎，勇士之常，其大節磊落。在念兄拒嫂，殺嫂祭兄，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恩仇見得分明，終遜魯智深一籌者，機警未脫世法。梁山泊餘人，只有武松一人不肯下海，豈惟餘子碌碌，高于王進遠矣。柴進天潢之派，金穴之富，而不折節安分，結交江湖，招納亡命，眞是敗家之子。兩番皆受姓高之累，兩番皆得節級之力，後爲丞相亦借門第之貴，雅望非常耳。朱仝是篤于友道人，捕盜而放晁天王，捉凶身而教宋江脫逃，解犯人而釋雷都頭，自去認罪，後又周旋其母，以致被難金營，眞實無僞，誠哉君子。盧俊義不上梁山，只一北京守錢漢耳。吳用說之入夥，其計最拙，而俊義泰安州進香，欲借此掃平山泊，其想最憨，宜乎

不聽燕青急流勇退之言，而墮水以亡也。李逵不顧性命，不貪名節，殺人以爽快爲主，吃酒以大醉爲主，純是赤子之心。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要去養娘，反背來喂虎，不害其爲孝；差去請公孫勝，反殺羅眞人，不害其爲友；賭博而搶注錢，不害其爲廉；作主人而自貪饕，不害其爲禮。賺盧員外而扮啞道童，訪李師師而充伴當，打擂臺而裝卧病，坐壽張縣而責原告，疑宋江而砍倒杏黃旗，作神行而偷吃牛肉，取鮮魚而被張順灌水，任人播弄，插科打諢，天機所發，觸處成趣。其跳酒樓，勇往直前，不解思索，以救宋江爲主，忘卻自家身子。石秀之跳酒樓，必然算計而後出此，蓋奉宋江將令。見盧俊義臨刑而不救，是無勇也。故只得棄卻自家身子同跳樓，一忘一棄，有天然勉強之別。石秀有申韓之學，峭刻而多疑。當其鄉下買豬回，見肉案收過，即將賬目與潘公賭誓，及楊雄醉後泄漏，不別而行，畢竟拿定把柄。翠屏山與潘巧雲質明心迹，而聳楊雄殺死，勸上梁山。如此人，唐宣宗云：近我者非大尉耶！使毛髮悚然。然安得公等數百，誅盡姦僧淫婦也。史進會莊上人捉賊，朱武用苦肉計，因理義釋，縣尉收捕，燒莊散去，不肯在少華山落草，去尋師父王進，是個漢子。楊志一生淹蹇。押花石綱，偏他翻了船。收拾一擔金銀營幹，被高毬批壞。無盤纏賣寶刀，遭牛二蠻奪。梁中書差押生辰槓，盡被劫去，可稱梁山泊鈍秀才。老奶公護短掣肘，似唐時用太監作監軍，主將不得專行號令，以致敗事。楊志當生辰綱劫後，宜上梁山，前者王倫欽敬款留至矣。何以到二龍山也，耐庵自有深意。王倫之欽敬款留者，欲其壓制林冲也。若楊志上山，則王倫有心腹矣。林冲、楊志，正是敵手，豈能大幷火。縱使得濟，而晁蓋等仇人相見，分外眼睜，豈得相安，故姑置之散地，所以全晁蓋諸人也，正所以全楊志也。公孫勝，學道人也。何以首啓劫生辰綱之謀，與劉唐二轍，稟于師，稟于母而後出耶。戴宗、李逵來請破高唐州，必要稟于師，稟于母而後出，致驚倒老母，斧劈眞人，豈晚年進德耶。破薩頭陀，急人之難矣。冰凍關白萬人同日而死，終見道家狠心辣手處。三阮各具雄姿，而小七尤駿爽，豈肯槁項而沒，故有張幹辦之衅，遂爲《後傳》之戎首。張順入水無間，殆鮫人遺種耶。霸於潯陽江，死於西湖，故君子不恃其長技。得爲金華將軍者，以其聰明正直耳。花榮風流爾雅，洵爲儒將，爲友之心甚切，因交宋公明陪一個妹子，喪一條性命，其妻妹之貞節，子之英□而貴顯，天之所以報施也。雙槍將董平不能退敵，而甘心臣賊，有挾而求，殺人之父母而妻其女，品斯下矣。與一丈青全家受害，而屈配王矮虎，二女略無怨意，女生外向，緹縈曹娥，豈不獨稱千古哉。一部《水滸傳》中，獨有扈三娘不置一語，內言不出於閫，還算良家女子。李應雄才大略，而爲天富星，兩番皆爲杜主管無心招禍，河北飲馬川，若非其主寨，必不能聚衆豪傑，而歸之江海也。燕青忠其主，敏於事，絕其技，全於害，似有大學問、大經濟，堪作救時宰相，非梁山泊人物可以比擬也。其過人處，在勸主歸隱。黃柑面聖，竭力救盧二安人母子，木夾解關勝之患難，微言啓李俊之施恩，遇艷色而不動心，辭榮祿而甘隱遁，的是偉男子。樂和，小牢子出身，作侯門狎客，心巧氣和，見機而作，救花逢春母子，□李俊犴狴，定金鼇，取遲羅，不亞於燕青，人豈可以門第論哉。關勝之降梁山泊，有愧祖先，賴有正諫劉豫至死不屈，以蓋前愆耳。朝廷遣將，收捕梁山泊大征戰凡五，呼延灼之連環馬爲最，若無鈎鐮槍破之，梁山岌岌乎殆矣。神火神水，只用一陣，後竟不說起，何也？關將軍亦碌碌無奇，童貫之十面埋伏，高俅三敗見擒，復手搏負於燕青，宜乎縱橫江淮間，官軍莫敢攖鋒矣。宋江，劇賊也。祝家莊、曾頭市幸與之相抗，人有讀《水滸》而快其敗者，如書諸葛入寇也，謬矣。宿太尉，傳所稱正人君子也。其人可誅，明背朝廷，暗通山寨；當進香之時，忍辱偷生，不殊童貫，迨頒詔之後，招亡匿叛，過於高俅。夫俅、貫猶仇視梁山也，宿元景誠何心哉。桃花山、二龍山、清風山、黃門山、對影山、少華山、枯樹山、砢碼山、白虎山、登雲山、飲馬川，合各山之豪傑，而總會於梁山，如江淮河漢，朝宗于海，羣峰羅列，岱華獨尊也。四太公：宋太公也，史太公也，孔太公也，穆太公也。皆生破車之犢而忘身破家也。義方之訓不可不嚴。四淫婦：潘金蓮也，閻婆惜也，潘巧雲也，賈氏也。其淫則一，其罪不同。潘金蓮錯配武大，售色於叔，不納，故再售於西門慶，無王婆，則不殺武大。閻婆惜嫌宋江之枕席情疏，而耽張文遠風流輕佻，尚可恕也，至於逼休書，勒金子，不還招文袋尚可恕乎。潘巧雲再醮之婦，通于海闍黎，比比皆是，其殺機在坑石秀，而逢狠手，然無害楊雄之心，罪當未減。至於賈氏，配豪傑之盧員外，非武大之猥鄙也，非楊雄之糊塗也，通餓殍之李固，無西門慶、張文遠之風流可喜也，握撥天之家私，而親證其夫之罪，殘鴆武大更甚，其服上刑何辭。《傳》中邀諸人上山，無如湯隆之哄徐寧，破祝家莊裝假太守捉李應杜

興也，一毫形迹不露，故曰吳用之說盧員外爲拙。時遷盜甲，極小文字，肖景摹神，寫得活現。周公制禮，釋迦說法，凡一切有其情無其事都先慮而爲之防範，如男女七歲，不同牢而食，古宿不聽釵釧聲是也。當知古聖賢，文心慧思，無所不有。戴宗之神行法，張清之石子，花榮之射，燕青之廝撲，安道全之醫，可稱梁山泊五絕。梁山泊好漢，盡不近色，而惟王矮虎好色；盡皆貪酒，而惟青眼虎不吃酒，亦是創見。有一人一傳者，有一人附見數傳者，有數人並見一傳者，映帶有情，轉折不測，深得太史公筆法，頭緒如亂絲，終於不紊，循環無端，五花八陣，縱橫錯見，眞奇書也。混江龍在梁山上中之材，何以得南面稱雄。古來豪傑，起於徒走多矣。如王建呼賊王八，錢婆留起於鹽徒，不可勝紀。安見李俊不可爲暹羅國主，況其存心忠義，輔弼得人，故前傳言太湖小結義，投外國而作暹羅國王也。一百八人，存在僅三十二，足以四子者，罷煞合而成三十六之數也。王進、欒廷玉等八人，不在梁山之數，何以概入也，英雄起事，豪傑景從，況與梁山俱有瓜葛。《史記》作傳，常有附見者，反勝本傳人物，此正此志也。楊林、穆春、鄒潤、杜興等，皆中下之才，而《後傳》中皆有可觀，如蜀漢之廖化、胡班皆得封侯拜相也。三女將中，唯顧大嫂巋然獨存，威風不減，〔鴆〕〔鳩〕盤茶愈覺可畏。漫言《後傳》李俊，出詞爾雅，不類漁戶出身，不知福〔志〕〔至〕心靈，古來豪傑，有目不識丁，而天縱聰明，吐納極有文采，如石勒聽讀《漢書》，驚立六國後爲誤是已。《水滸》曾見原本，稱古杭羅貫中撰。又有歸之施耐庵者，或施羅合筆，如王實甫、關漢卿之《西廂》是也。【略】文人著述，固有幸不幸焉，《前傳》膾炙海內，雖至屠沽負販，無不矢口成誦。

金人瑞《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一》 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爲言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荄分莢。於破荄分莢之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荄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爲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此苟且與愼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隤然放筆，自以爲是，而不知彼之所爲才，實非古人之所爲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聖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眞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己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眞不足誅，其書眞不足燒也。夫身爲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爲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叙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

又《序二》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

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爲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慙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爲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朴剽刖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幸免於宋朝之斧鑕。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庵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爲之一百八人，即得逃於及身之誅僇，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爲戒者而反將爲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劓刖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既已名實牴牾，是非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爲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檮杌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兇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爲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爲盜者，讀之而爲盜也。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雖在稗官，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愼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

又《序三》　施耐庵《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悟如也。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爲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爲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膽未堅剛，終亦不能嘗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與婢僕爲伍也。汝昔五歲時，吾卽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已，爲其人綽綽有餘也。《水滸》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爲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目猶目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覩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

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爲讀一切書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爲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贅語瞽，眞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鬥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殺人報仇、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即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攄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爲謀，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尚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爲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鮀》之篇，有四「鮀」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略皆佳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滸》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則夫十五國風，淫污居半，《春秋》所書，弒奪十九，不聞惡神姦而棄禹鼎，憎檮杌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

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眞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庵《水滸傳》眞爲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嘗)〔常〕兒之泛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庵，亦殊負吾，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郁郁乎哉。

又《宋史綱》批語　《宋史綱》：「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史臣斷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東諸郡，其罪應死，此書「降」而不書「誅」，則是當時已赦之也。蓋盜之初，非生而爲盜也，父兄失教於前，饑寒驅迫於後，而其才與其力，又不堪以鬱鬱讓人，於是無端入草，一嘯羣聚，始而奪貨，既而稱兵，皆有之也。然其實誰致之失教，誰致之饑寒，誰致之有才與力而不得自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湯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賞之亦不竊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爲，即豈稱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誅，爲天子之大恩，處盜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則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書之曰盜者，君子非不知盜之初，非生而爲盜，與夫既赦以後之樂與更始，亦不復爲盜也。君子以爲天子之職，在養萬民，養萬民者，愛民之命，雖蜎飛蠕動，動關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職在教萬民，教萬民者，愛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廬履霜爲冰之懼。故盜之後，誠能不爲盜者，天子力能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所爲九重之上，大開遷善之門也。乃盜之後，未必遂無盜者，君子先能圖其神奸而鎖以禹鼎，所謂三尺之筆，眞有雷霆之怒也。蓋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雖降而必書曰盜，此《春秋》謹嚴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輔王化也。後世之人，不察於此，而哀然於其外史，冠之以忠義之名，而又從而節節稱歎之。嗚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亂逆之心矣夫。張叔夜之擊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書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張叔夜，予其眞能知海州者也。何也，蓋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則曰知某州。知之爲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爾知其安，少者未育，爾知其育，饑者未食，爾知樹畜，寒者未衣，爾知蠶桑，勞者未息，爾知息之，病者未愈，爾知愈之，愚者未教，爾知教之，賢者未舉，爾知舉之。夫如是，然後謂之不廢厥職。三年報政，而

其君勞之，錫之以燕享，贈之以歌詩，處之以不次，延之以黃閣。蓋知州眞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既墜，而肉食者多。民廢田業，官亦不知，民學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饑餒，官亦不知，民漸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卽不免至於盜賊蠭起也。而問其城郭，官又不知，問其兵甲，官又不知，問其糧草，官又不知，問其馬匹，官又不知。嗟乎，旣已一無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爾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於張叔夜擊降宋江，而獨大書知海州者，重予之也。史臣之爲此言也，是猶寬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則實何事不知者乎，關節則知通也，權要則知跪也，催科則知加耗也，對簿則知罰贖也，民戶殷富，則知波連以逮之也，吏胥狡獪，則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誠一無所知，乃其所知者，且無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無所知，僅不可以爲官，若無一不知，不且儼然爲盜乎哉。誠安得張叔夜其人，以擊宋江之餘力而遍擊之也。

又《宋史目》批語　《宋史目》：「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史臣斷曰：觀此而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夫當宋江以三十六人起於河朔，轉掠十郡，而十郡官軍，莫之敢嬰也。此時豈復有人謂其饑獸可縛、野火可撲者哉。一旦以朝廷之靈，而有張叔夜者至。夫張叔夜則猶之十郡之長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獨多，非蒙國家之知遇獨厚也者。且宋江則亦非獨雄於十郡，而獨怯於海州者也。然而前則恣其劫殺，無敢如何，後則一朝成擒，如風迅掃者。此無他，十郡之長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貨重，各有其祿位，各有其性命，而轉顧旣多，大計不決，賊驟乘之，措手莫及也。張叔夜不過無妻子可戀，無貨重可憂，無祿位可求，無性命可惜，所謂「爲與不爲，惟臣之責，濟與不濟，皆君之靈」，不過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縶其臂而投麾下。嗚呼，《史》書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豈知叔夜固爲第一死士乎哉。《傳》曰「見危致命」，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則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張叔夜有焉，豈不矯矯社稷之臣也乎。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賊，而計出於赦之使贖。夫美其辭則曰「赦」曰「贖」，其實正是溫語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殺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於十郡，肆毒實惟不小，而輕與議赦，壞國家之法，二也。方臘所到殘破，不聞皇師震怒，而仰望掃除於綠林之三十六人，顯當時之無人，三也。誘一賊，攻一賊，以冀兩鬥一傷，烏知賊中無人不窺此意而大笑乎，勢將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傑之士，捐其頭顱肢體，而後得之，今忽以爲盜賊出身之地，使壯夫削色，五也。傳言「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今更無人出手犯難，爲君解憂，而徒欲以詔書爲弭亂之具，有負養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無罪者生心，從此無治天下之術，七也。若謂其才有過人者，則何不用之未爲盜之先，而顧薦之旣爲盜之後？當時宰相爲誰？顚倒一至於是，八也。嗚呼！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脫眞得知東平，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爲世僇笑者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又《讀第五才子書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餘諸紀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後來人不知，卻於《水滸》上加「忠義」字，遂並比於史公發憤著書一例，正是使不得。《水滸傳》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眞有犬彘不食之恨。從來人却是不曉得。《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或問施耐庵尋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題目盡有，何苦定要寫此一事。答曰：只是貪他三十六個人，便有三十六樣出身，三十六樣面孔，三十六樣性格，中間便結撰得來。題目是作書第一件事，只要題目好，便書也作得好。或問題目如《西遊》、《三國》如何？答曰：這個都不好。《三國》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躭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西遊》又太無腳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

之，處處可住。《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却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凡人讀一部書，須要把眼光放得長。如《水滸傳》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餘紙，只是一篇文字。中間許多事體，便是文字起承轉合之法，若是拖長看去，却都不見。《水滸傳》不是輕易下筆，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過百十來遍。若使輕易下筆，必要第一回就寫宋江，文字便一直帳，無擒放。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卽不然，只是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作《水滸傳》者，眞是識力過人。某看他一部書，要寫一百單八個強盜，却爲頭推出一個孝子來做門面，一也。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強盜，顯見逆天而行，二也。盜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許他便出頭，另又幻一晁蓋蓋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現，四也。臨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結，五也。三個「石碣」字，是一部《水滸傳》大段落。《水滸傳》不說鬼神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遊記》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水滸傳》並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眞是絕奇本事。《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至於中間事跡，又逐段自成文字，亦有兩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卽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眞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識字，便當教令反復細看，看得《水滸傳》出時，他書便如破竹。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場一篇，一發奇絕。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潘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景陽岡打虎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沂水縣殺虎一篇，一發奇絕。眞正其才如海。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極難題目，直是沒有下筆處，他偏不怕，定要寫出兩篇。《宣和遺事》具載三十六人姓名，可見三十六人是實有，只是七十回中許多事跡，須知都是作書人憑空造謊出來，如今却因讀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個人物都認得了，任憑提起一個，都似舊時熟識，文字有氣力如此。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心地厚實，體格闊大。論粗鹵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然不知何故，看來便有不及武松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處。《水滸傳》只是寫人粗鹵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鹵是蠻，武松粗鹵是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粗鹵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眞是一片天眞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個入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看來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緣故，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若無緣故時，直是無動手處，便作得來，也是嚼蠟。只如寫李逵，豈不段段都是妙絕文字，却不知正爲段段都在宋江事後，故便妙不可言。蓋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詐，故處處緊接出一段李逵樸誠來，做個形擊。其意思自在顯宋江之惡，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槍，本要殺人，反使出一身家數。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却節出李逵事來，另作一冊，題曰《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撅，不是好狗。寫李逵色色絕倒，眞是化工肖物之筆，他都不必具論，只如逵還有兄李達，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換姓時，反稱作李二。謂之乖覺，試想他肚裏，是何等沒分曉，任是眞正大豪傑好漢子，也還有時將銀子買得他心肯，獨有李逵，便銀子也買他不得，須要等他自肯，眞又是一樣人。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吳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與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吳用便明明白白驅策羣力，有軍師之體。吳用與宋江差處，只是吳用却肯明白說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說自家志誠質樸。宋江只道自家籠罩吳用，吳用却又實實籠罩宋江。兩個人，心裏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寫得眞是好看煞人。花榮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恁地文秀。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寫得另是一樣氣色。一百八人中，眞要算做第一個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對之，齷齪都銷盡。楊志、關勝是上上人物，楊志寫來是舊家子弟，關勝寫來全是雲長變相。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史進只算上中人物，爲他後半寫得不好。呼延灼却是出力寫得來的，然只是上中人物。盧俊義、柴進只是上中人物。盧俊義傳，

也算極力將英雄員外寫出來了，然終不免帶些獃氣，譬如畫駱駝，雖是龐然大物，却到底看來覺道不俊。柴進無他長，只有好客一節。朱仝與雷橫，是朱仝寫得好，然兩人都是上中人物。楊雄與石秀，是石秀寫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楊雄竟是中下人物。公孫勝便是中上人物，備員而已。李應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體面上定得來，寫處全不見得。阮小二、阮小五、張橫、張順，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劉唐是中上人物，徐寧、董平是中上人物。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雖《國策》、《史記》，都作事跡搬過去，何況《水滸傳》。《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略點幾則於後。有倒插法：謂將後邊要緊字，驀地先插放前邊，如五臺山下鐵匠間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國寺獄廟間壁菜園，又武大娘子要同王乾娘去看虎，又李逵去買棗糕，收得湯隆等是也。有夾敘法：謂急切裏兩個人一齊說話，須不是一個說完了，又一個說，必要一筆夾寫出來。如瓦官寺崔道成說「師兄息怒，聽小僧說——」，魯智深說「你說你說」等是也。有草蛇灰線法：如景陽岡勤敘許多「哨棒」字，紫石街連寫若干「簾子」字等是也，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有大落墨法：如吳用說三阮，楊志北京鬥武，王婆說風情，武松打虎，還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莊等是也。有綿針泥刺法：如花榮要宋江開枷，宋江不肯。又晁蓋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勸住，至最後一次便不勸是也。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戳進來。有背面鋪粉法，如要襯宋江奸詐，不覺寫作李逵眞率，要襯石秀尖利，不覺寫作楊雄糊塗是也。有弄引法：謂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寫周謹，十分光前，先說五事等是也。《莊子》云：「始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禮》云：「魯人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有獺尾法：謂一段大文字後，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餘波演漾之。如梁中書東郭演武歸去後，知縣時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岡來，遇着兩個獵戶。血濺鴛鴦樓後，寫城壕邊月色等是也。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後，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潘金蓮偷漢後，又寫潘巧雲偷漢。江州城劫法場後，又寫大名府劫法場。何濤捕盜後，又寫黃安捕盜。林冲起解後，又寫盧俊義起解。朱仝、雷橫放晁蓋後，又寫朱仝、雷橫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題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無一點一畫相借，以爲快樂是也，眞是渾身都是方法。有略犯法：如林冲買刀與楊志賣力，唐牛兒與鄆哥，鄭屠肉鋪與蔣門神快活林，瓦官寺試禪杖與蜈蚣嶺試戒刀等是也。有極不省法：如要寫宋江犯罪，却先寫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寫閻婆惜和張三有事，却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却又先寫宋江捨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有極省法：如武松迎入陽谷縣，恰遇武大也搬來，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魚湯後，連日破腹等是也。有欲合故縱法：如白龍廟前，李俊、二張、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寫李逵重要殺入城去。還道村玄女廟中，趙能、趙得都已出去，却有樹根絆跌土兵叫喊等，令人到臨了又加倍吃嚇是也。有橫雲斷山法：如兩打祝家莊後，忽插出解珍、解寶爭虎越獄事。又正打大名府時，忽插出截江鬼、油裏鰍謀財傾命事等是也。只爲文字太長了，便恐累墜，故從半腰間暫時閃出，以間隔之。有鸞膠續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報信，路遇楊雄、石秀，彼此須互不相識，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徑，又豈有止一小徑之理，看他便順手借如意子打鵲求卦，先門出巧來，然後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來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來。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閒事，此本雖是點閱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有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來。舊時子弟讀《國策》、《史記》等書，都只看了閒事，煞是好笑。《水滸傳》到底只是小說，子弟極要看，及至看了時，却憑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這些文法，他便《國策》、《史記》等書，都肯不釋手看，《水滸傳》有功於子弟不少。舊時《水滸傳》，販夫皂隸都看，此本雖不曾增減一字，却是與小人沒分之書，必要眞正有錦繡心腸者，方解說道好。

王仕雲《第五才子水滸序》

《水滸》一書，七十回，爲一百八人作列傳，或謂東都施耐庵所著，或謂越人羅貫中所作，皆不可知，要不過編輯綠林之劫殺以示戒也。原其意蓋曰之百八人者，非宋朝之亂臣賊子耶。苟生堯舜之世，井田學校，各有其方，皆可爲耳目股肱，奔走御侮之具，不幸生徽宗時，或迫饑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爲盜耳。作者之旨，不責下而責上，其詞蓋深絕而痛惡之，其心蓋悲憫而矜疑之，亦有關世道之書，與宣淫導慾諸稗史迥異也。近見《續文獻通考・經籍志》中，亦列《水滸》，且以「忠義」命之，又不可使聞於鄰國。試問此百八人者，始而奪貨，繼而殺人，爲王法所

必誅，爲天理所不貸，所謂「忠義」者如是，天下之人不盡爲盜不止，豈作者之意哉。吴門金聖嘆反而正之，列以「第五才子」，爲其文章妙天下也。其作者示戒之苦心，猶未闡揚殆盡，余則補其所未逮，曰《水滸》百八人非忠義，皆可爲忠義，是子輿氏祖述孔子「性相近」之論，而創爲「性善」之意也夫。

又《水滸傳總論》 施耐庵著《水滸》，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狀，所以責備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嚴于論君相，而寬以待盜賊，令讀之者日生放闕邪侈之樂，且歸罪朝廷以爲口實，人又何所憚而不爲盜。余故深亮其著書之苦心，而又不能不深憾其讀書之流弊。後世續貂之家，冠以「忠義」，蓋痛惡富貴利達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錢，發憤而創爲此論。其言益令盜賊作護身符，余謂不可使聞鄰國，誠哉，其不可使聞鄰國也。細閱金聖嘆所評，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終以石碣收妖，發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舉李逵，獨罪宋江，責其私放晁蓋，責其謀奪晁蓋。其旨遠，其詞文，而余最服其終之以惡夢，俾盜賊不寒而慄。天下亂臣賊子，從此有痛哭流涕之心，從此有畏罪不敢爲非之事。遇堯舜同勉于爲君子，遇桀紂亦不終爲小人，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人死饑寒者什九，死盜賊者什一。蓋人饑則死，寒則死。盜賊未必死，盜賊攫人金錢可救死，盜賊有官爭護持終不死。不死矣，而且小官之，大官之，執無侯非盜，無盜不侯之說以自解免，皆宋江作之俑也，《水滸》可不傳矣。《水滸》可不傳，而聖嘆評其文，望如評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閱《水滸》，喜閱聖嘆之評《水滸》，爲其終以惡夢，有功于聖人不小也。入梁山人如此之多者，非爲盜也，將爲官也。以盜爲官，故梁山一席，如海中江瑤柱，能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朵頤固也，若秦明、關勝、呼延灼、花榮、韓滔、彭玘、董平、張清、徐寧、楊志、索超、黄信、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凌振、龔旺、丁得孫者，皆宋朝之官，食君之祿，事君之事，乃捨官而爲盜，吾不知其心爲何心。世固有求官不得官，未有求盜不得盜者，如李鐵牛所殺之韓伯龍，爲盜而爲盜所殺，爲眞盜而卒以假盜殺，吾甚惜之，吾甚恨之。惜之者何，惜其已投梁山，而不得與于天罡地煞之數。恨之者何，恨其未投梁山，而輒欲竄入於天罡地煞之中。憶昔啓禎朝，雅尚聲氣，一時高才生多出詩古文詞以要聞譽。雖不可謂無名之心，然實至而名賓，莫得而非之也。嗣則紈袴家兒，剿襲時髦之字句，炙梨仇棗，結社邀盟，未登范滂之堂，輒附李膺之黨。竊恐此輩終不免爲韓伯龍，但未遇鐵牛持板斧耳。漢代州郡，有才著聞者，例得闢爲功曹掾屬，往往淹歷以致公卿。宋江豪猾大俠，草澤無賴，生當盛時，必不郁郁居人下。拘以名位，縻以爵祿，自不至犯上作亂而爲盜。最可異者，世人將錢買官，宋江則將錢買盜。將錢買官者，事發治以盜之罪，將錢買盜者，事發加以官之名。若論時宜，公明何其得計也。聞之蜃之爲妖也，吐氣成雲，爲城郭，爲樓台，爲奇花異草，爲怪獸珍禽，能令登樓游覽之士，注目而觀，延頸而望，傾耳而聽，握手而道。無其事也，不敢謂無其形，有其形也，不敢謂無其事，有詩有賦有記以表章之。余之論《水滸》也，亦若是而已矣。史稱淮南盜宋江，遍掠河北十郡，海州知州張叔夜擊之，令其討方臘以贖罪耳，不聞有天罡地煞之說也。一百八人未必盡有其人，而著《水滸》者，則既已著其人矣。一百八人未必盡有其事，而著《水滸》者，則既已著其事矣。既已著其人，不得謂無其人，既已著其事，不得謂無其事。且縱觀古往今來，興亡治亂之際，如《水滸》之人之事者，如較列眉，如指諸掌，又不可勝數。則又安得不借題發論，而就事言事也哉。蘇東坡居黄侅傺無聊，強人說鬼。夫鬼其不可見者，說之荒唐，近於子虛，近於烏有，近於無是。公以耳語耳，猶之以瞽語瞽，徒以生人疑惑，說也不如其不說也。若《水滸》之人之事，譬諸鐘磬，敲者有心，聞者有意，初不等之於海市蜃樓，幻也而答之以眞，譎也而對之以莊。言之無罪，而聞之得以自戒，不猶愈于東坡之口孽也乎。

延月草堂主人《題抄本水滸》 昭文黄慕庵曰：耐庵本書止於「三打曾頭市」，下皆羅貫中所續，今通行本則金采割裂增減施、羅兩書首尾成之。《語》云：「神龍見首不見尾。」龍非無尾，一使人見則失其神矣，讀小說者不可不知。

申涵光《荆園小語》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悦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幽夢影》卷上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遊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

《堅瓠癸集》卷一 潘之恒《葉子譜》云：葉子始於崑山，用《水滸傳》中名爲角觝戲耳。黎遂球《運掌經》云：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勇敢忠義，然後可

勝。而又非徒讀書者所能知，故署之以不知書之人。

《香祖筆記》卷一二　俗人傳譌襲謬，有絕可笑者，兗州陽谷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哄，互控于縣，縣令大笑，各撲一二人，荷枷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悟也。從姪鴻過陽谷親見之。

《在園雜志》卷二　小說至今日，濫觴極矣，幾於《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者居多。【略】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爲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再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眞是寫生妙手。金聖嘆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

句曲外史《水滸傳敘》　間嘗取稗史論之，《武皇》、《方朔》、《飛燕》、《靈芸》、《虬髯》、《柳毅》諸傳，或耀艷深蒨，或倜儻蒼涼，是亦正史之班范也。然而指事摛詞，人則一人，事則一事，各盡其技而止。孰若施耐庵《水滸》一書，取一百八人而傳之，分之而人各爲一人，合之而事則爲一事，以一百八人剛柔燥濕之性，各寫其聲音笑貌，而遂以揭其心思。織者毋使之爲弘，疏者毋使之爲密，非如化工之鼓舞萬物，欲其各肖而無一同也難。以一百八人邈若山河，豈惟走險者嘯而復離，抑且守正者仇而未合，非如化工之鼓舞萬物，欲其縱橫組織一合而無不同也難。然則《水滸》者，耐庵恢史公之合傳而廣之者也。不寧惟是，言椎埋則傳游俠也，言金幣則傳貨殖也，言卜算則傳龜策也。日星河岳之災祥，風雲水火之變動，以及朝廟威儀，車馬聲伎，無不備載。則《天官》、《河渠》、《禮》、《樂》、《律》、《曆》諸書，傾其瀝液者也。其他忠臣孝子之怨慕，童婦之貞淫，蟲魚鳥獸之聲色，各肖其狀而繪其神，有史公當日之思未及屬，筆未及濡，而褚少孫之茶弱所不能補者，謂非紀言紀事之大觀歟。考小說家始於魏晉，盛于唐，繁衍于宋。耐庵元人，乃能攙魏晉而上之，宜其書之足以傳世而行遠也。嗚呼，文章升降，關乎時代，至於稗史，豈亦有不盡然者歟。是書吳門金聖嘆批注久行於世，字多漫滅，懷德主人庀工新之，以公同好。余謂是書雖出游戲，然《莊》、《列》不皆寓言乎？花晨月夕，山麓水濱，把一卷讀之，不覺欲竟全部，讀全部既，輒再讀不欲去手。世之賞奇者，定復如此。當亟與新城先生諸說部並行，而坊友之重刻爲能先得我心也。

陳枚《水滸傳序》　百單八人當未入草澤時，或士、或掾、或富商、或貴介公子、或莽屠販、悍漁樵、與夫緇衲頭陀、黃冠道人，甚至巾幗女流，其出身履歷險阻，踪跡錯綜穿插，斗筍湊合，離奇變幻。權姦籌國，頃致無術，遂使羣雄各逞血性，顯出一番鬧熱。及命將討伐，而將且願隸麾下。噫，彼時乾坤，爲何如哉。卒之反邪歸正，出谷登喬，矢公宋室，爲王前驅，功業爛然。而僧既坐化，道亦還眞，雖後世未躬覩其事，而此傳叙得異樣精神，異樣出色，能不令讀者擊節歎賞淋漓呼酒耶。然吾願天下正氣男子，當效羣雄下半截，而重戒前途之難束縛，則此傳允爲古今一大奇事，可以不朽矣。

劉子壯《宋元春秋序》　《水滸》，傳也，曷以謂《宋元春秋》。曰：志宋之將爲元也，自古國家崇賄賂而不修廉節者，必有民患。又曰：施、羅二公，身居人國，而托之往代，不忍直言討童蔡四賊，而托之河北江南，蓋亦猶《春秋》之義云爾。

賞心居士《續水滸征四寇全傳叙》　閒閱《水滸》一書，見其榜曰「第五才子」，則與《三國志》諸書同列，而非野史稗官所可同日語也明矣。然自納款傾葵之後，尊卑列序之餘，竟恝然而止，杳不知其所終。是與天地珍重生才之心，豈不大相徑庭哉。夫以羣焉蟻聚之衆，一旦而馳驅報國，滅寇安民，則雖其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轍，以善其終，斯其志固可嘉，而其功誠不可泯。倘不表諸簡冊，以示將來英雄之衷，未免有不白。爰瀆是帙於卷後而付梓焉，使當日南征北討蕩平海宇之勛，赫赫在人耳目，則不獨羣雄之志可伸，而是書亦有始有卒矣，豈不快哉。

《二十七松堂集》卷一四　《金聖嘆先生傳》（金聖嘆）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

《聚星札記·淮南盜》　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爲張叔夜擊敗而降，後皆無表見，惟關勝爲劉豫殺於濟南。宋人龔聖予乃爲宋江等作

贊，周密遂全載於《癸辛雜識》。元人因演爲《水滸傳》。明閹黨誣陷東林，又取其名號爲《點將錄》，皆妖言惑衆，不可使子弟寓目也。

《桂宮梯・務本立命錄》 溫陵李某，見地超越，律身清愼，惟好評《西廂》、《水滸》等書，晚年竟遭非横，斃於獄中。迹其生平，不過口業筆業而已。

又《最樂編》 李卓吾極贊《西廂》、《水滸》、《金瓶梅》爲天下奇書，不知鑿淫竇，開殺機，如釀鴆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書、看此等書、説此等書、借貰此等書者，罪與造者、買者同科。

石成金《天基狂言》 施耐庵著《水滸》書行世，子孫三代皆啞。李卓吾最喜翻駁前人，終身蹭蹬，慘世非命。此卽以文害人之榜樣。古云：「刀筆殺人終自殺。」乃是實語，並不虚妄。

《撫鄂書牘・致嚴渭春方伯》 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芷湘筆乘》卷一 李卓吾贄，狂誕之士也。嘗摘錄《水滸傳》中黑旋風李逵事，勒成一帙，名曰《壽張令李老先生文集》。題其端云：「戴紗帽而刻集，例也。因思黑旋風李大哥也曾戴紗帽，穿圓領，坐堂審事，做壽張令半晌，不可不謂之老先生也。因刻《壽張令李老先生文集》。」嬉笑之言，甚于怒罵，後因狂縱達於當事，禮垣張問達具疏，請逮詔獄，自裁。

《巢林筆談》卷一 施耐庵《水滸》一書，首列妖異，隱托諷譏，寄名義于狗盜之雄，鑿私智于穿踰之手，啓閭巷黨援之習，開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壞風俗，莫甚于此。而李卓吾謂宇宙有五大部文字，並此於《史記》、《杜詩》、《蘇文》、《李獻吉集》，悖矣。若以其穿插起伏，形容摹繪之工，則古來寫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於此耶。

《五石瓠・水滸小説之爲禍》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説《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其老本營管隊楊興吾嘗語孔尚大如此。

劉玉書《常談》 讀《水滸傳》知施耐庵之該博，金聖嘆之精評矣。然有二事尚欠斟酌：其一，打虎武松雙手按虎之項而踢之，虎負痛力疾，前爪抓地成渠云云。但虎之性情，余固不知，虎之形狀，見之審矣。其前後爪皆可遍及周身，常以爪搔其首，若按其項，則兩臂必被抓傷，虎爪甚利，木可穿，石有痕，況人乎？虎之通體如貓，曾見人按一貓之項，轉瞬間手與腕血肉狼藉矣。其一，石秀既殺道人及殺海奢利，遂插刀死屍之手，妝點自戕之狀，而檢驗之人，竟以一被殺、一自戕成案，夫被殺與自戕之不同，判若黑白，世人皆知，況刑佐乎，稗官野史之難尚如此。

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自記》 《紅樓夢》脱胎在《西游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

《慾海回狂集》卷一 江南金聖嘆者，名喟，博學好奇，才思穎敏，自謂世人無出其右，多著淫書，以發其英華。所評《西廂》、《水滸》等，極穢褻處，往往摭拾佛經。人服其才，遍傳天下。又著《法華百聞》，以己見妄測深經，誤天下耳目。順治辛丑，忽因他事繫獄，竟論棄市。

《嗇庵隨筆》卷五 金聖嘆所批《水滸傳》、《西廂記》等書，眼明手快，讀之解頤，微嫌有太褻越處，有無忌憚處，然不失爲大聰明人。

《勸戒錄・善書與淫書之勸戒〈西廂記〉》 汪棣香曰：施耐庵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金聖嘆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

蘊香居士《水滸傳注略序》 《水滸》爲庸儓所閱之書，儒者以其近于誨盜而嫉之。然一經好古之士爲之注解，便覺奥博異常，可見昔人游戲著撰，亦屬不苟，異於今之淺見寡聞、拾人牙慧以爲生活也。婁東程逐亭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山右，引疾告歸，壽臻大耋。生平手不釋書，經史詩文，俱有述造，所尤著者爲《吳梅村詩箋》，惜未刊行。此二卷亦游戲之作，而徵引浩富，已令小儒咋舌，其學可知矣。先生同里嵇耘居士以鶴堤子手錄本見貽，爰授剞氏以綉之梓，非敢爲小説揚其波也，亦使海内學者知有事箋疏，當如先生之目窮四部，方可濡翰耳。

《一斑錄雜述》卷四 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云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切嘆風俗繫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乃此等惡劣小説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慾，誘爲不軌，所以棄禮滅義，相習成風，載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厄或可塞乎。

《撫吳公牘・札飭禁毀淫詞小説》 爲通飭一體查禁事。照得蘇省設立書局，刊刻《牧令》等書，並請旨飭下各直省嚴禁淫詞小説，以戢人心而維風化

一摺，經本部院於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恭摺奏明行知在案。查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爲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以致盜案姦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姦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遂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於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廣訓》，並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黏單札飭。札到該司，即於現在書局附設銷毀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並嚴飭所屬，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毀。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借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除俟恭奉上諭，再行欽遵咨行外，文到仍將遵辦緣由，及示稿先行稟送察核。毋違，特札。札蘇州、江寧兩藩司並各府州縣。

又《山陽縣稟遵飭查禁淫書由》 據稟已悉，該縣查禁淫詞小說，並不假手書差，遂得收繳應禁各書五十餘部，及唱本二百餘本，辦理尚屬認眞，應即記功一次，以示獎勵。仰江藩司注冊飭遵。並飭將收繳各書，即行親督銷毀。仍隨時嚴行查禁，務當收毀淨盡爲要。並候通飭各府州廳一體遵照。繳摺存。加函：淫書小說，最爲蠱惑人心，童年天眞未漓，偶得《水滸》、《西廂》等書，遂致縱情放膽，因而喪身亡家者多矣。前此分檄各屬嚴禁，初時，江北應者寥寥，旋據江甘二令搜索五百餘部，上元等縣續報搜索八百餘部，並板片等件，今山陽又復繼之。蘇常各屬，報繳尤多，或數千、數百部不等。板片則令解至省城書局，驗明焚毀。倘能再接再厲，得一掃而光之，亦世道人心之一轉機也。已將焚繳尤多者記大功，餘則記功。仍祈尊處通飭所屬認眞搜查，勿留遺種，庶通力合作，收效較賒也。

《椒生隨筆·西遊記》 《西遊記》一書，人多以小說視之，其實乃道書也。中有奇語云：「扭出錢中血。」又云：「手挽虛空結。」又云：「靈龜吸盡金烏血。」細心潛玩，於丹道思過半矣。相傳此書爲孝子所撰，其父閱畢而痼疾愈，似較《水滸》、《紅樓夢》之姦盜邪淫，高出百倍。

孟癡學人《夢癡說夢前編》 卽以《水滸》、《金瓶》而言，其書久經焚毀，禁止刊刻，至今毒種尙在。防河者懼水之害人，設以堤垸，不能禁水之漲泛。治水者導其淤，通其塞，疏其滯，正其流，亦惟順其性，轉其機而已。不見奇工，而所全者多，壩埽堤圩，治水者亦不棄，惟不恃耳。

王韜《水滸傳序》 《水滸傳》一書，世傳出施耐庵手。其殆有寓意存其間乎，抑將以自寄其嘅喟也。其書初猶未甚知名，自經金聖嘆品評，置之第五才子之列，而名乃大噪。當聖嘆之評《西廂記》也，吳下有識者曰：「此誨淫之書也。」及《水滸傳》出，則又曰：「此獎盜之書也。」嗚呼，耐庵、聖嘆皆讀書明理之人士，何至于獎盜。彼其意豈以爲世人傾險詐僞，固不如盜賊之可交也。亦豈以世人竊聲譽、干名器，避盜之名，而有盜之實，與盜不甚相懸。所謂「世上於今半是君」者，固有憤世嫉俗之心所迫而出之者也。誠如是，仍無異于獎盜也，實足爲人心風俗之隱憂，豈得爲善讀《水滸傳》者哉。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爲盜者。必至于途窮勢迫，甚不得已，無可如何乃出於此。蓋於時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賞善罰惡，倒持其柄。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於盜賊。嗚呼，誰使之然，當軸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善讀《水滸傳》者也。然天下上智少而下愚多，鄉曲武豪借放縱爲任俠，小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親爲尋常，未始非由此一書實階之厲。夫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蕩檢逾閑之譚默釀其殃。然則《水滸》一書，固可拉雜摧燒也。世傳報應之說，聖嘆及身被禍，耐庵三世喑啞，雖不必過泥其說，或非無因。而近世猶有付之剞劂，災及棗李者何也。則以世之閱此書者猶夥也。固非一時功令之所能惕，後世因果之所能勸也。莫厘頑石道人，爲風俗人心起見，別具創解，特以石印是書，請名手爲繪圖像。書成請序于余。余閱未及半，瞿然以思，懼然以興曰：「此書何爲而付之石印哉？既成不如其毀之也。勿使流傳于世以禍人也。」道人曰：「何爲我印是書，固有說以處此。我豈不知《水滸傳》一書，曾經查禁，久著甲令。然禁之自上，而刻之自下，牟利者何知焉。況禁久則弛，仍復家置一編，人懷一篋，亦無有過而問焉者。鄙意與其逆以遇之，不

如順以導之。世之讀《水滸傳》者，方且以宋江爲義士，雖耐庵、聖嘆大聲疾呼指爲奸惡，弗顧也。而揚波搧焰者，又復自命爲英雄，即正言以告之，弗信也。耐庵於《水滸傳》，終結以一夢，明示以盜道無常，終爲張叔夜所翦除。於是山陰忽來道人遂有《結水滸》之作，俾知一百八人者，喪身授首，明正典刑，無一漏網。今我以《水滸傳》爲前傳，《結水滸》爲後傳，並刊以行世，俾世之閱之者，懍然以懼，廢然以返，俾知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回者終必有報。即使飛揚跋扈，弄兵潢池，逆焰雖張，旋歸澌滅，又何況區區一方之盜賊哉。兩書並行，自能使詐悍之徒，默化於無形；乖戾之氣，潛消於不覺，而後耐庵、聖嘆之苦心亦可大白于天下。」余曰：「善。」即以頑石道人言，弁諸簡端，庶使閱是書者，知所警惕云爾。

《東池草堂尺牘・答周同甫》　說部優劣可傳可寶者，《三國》、《水滸演義》、《聊齋志異》、《紅樓夢》四種而已。識者無不以《水滸》勝於《三國》，愚謂《水滸》非《三國》匹也。《水滸》筆力，固推獨步，然注意者不過數人，事跡皆憑空結撰，任意而行，似易爲力。

卧虎浪士《女媧石敘》　海天獨嘯子以學期試驗之暇，謂我曰：余將作一小說，名之曰《女媧石》，君以爲何如。余曰：請道其故。海天獨嘯子曰：我國小說，汗牛充棟，而其尤者，莫如《水滸傳》、《紅樓夢》二書。《紅樓》善道兒女事，而婉轉悱惻，柔人心腸，讀（者）〔是〕書者，非入於厭世，即入於樂天，幾將曰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矣。是書也，余不取之。《水滸》以武俠勝，於我國民氣大有關係，今社會中尚有餘賜焉，然於婦女界，尚有餘憾。我國山河秀麗，富於柔美之觀，人民思想，多以婦女爲中心，故社會改革，以男子難，而以婦女易，婦女一變，而全國皆變矣。雖然，欲求婦女之改革，則不得不輸其武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知識，此二者皆小說操其能事，而以戲曲歌本爲之後殿，庶幾其普及乎。

吳沃堯《雜說》　輕議古人固非是，動輒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於今人之論小說，每一見之。如《水滸傳》志盜之書也，而今人每每稱其提倡平等主義，吾恐施耐庵當日斷斷不能作此理想，不過彼敍此一百八人聚義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會之現狀耳。吾曾反復讀之，意其爲憤世之作。吾國素無言論自由之說，文字每易賈禍，故憂時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說。且托之小說，亦不敢明寫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爲寓言，此古人著書之苦況也。《水滸傳》者，一部貪官污吏傳之別裁也。梁山泊一百八人，強半爲在官人役，如都頭也，教師也，里正也，書吏也，而一一都歸結於爲盜，則著者之視在官人役之爲何如可知矣。而如是等等之人，之所以都歸結於爲盜者，無非官逼之使然，則著者之視官爲何如亦可知矣。吾雖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然持此意以讀《水滸傳》，則謂《水滸傳》爲今日官吏之龜鑑也亦宜。

丘煒萲《菽園贅談》　《水滸傳》寫武松直是天人，《蕩寇志》偏以文同年行刺一段，醜詆武二哥何耶。俞仲華又以耐庵出色寫一關勝，直同雲長變相，譏爲惡札不堪，遂因而改關勝爲冠勝。不知《水滸傳》之三十六天罡，自宋江以下，各人名姓綽號，均見宋人周密所著《癸辛雜識》一書中，且聞《宣和遺事》亦嘗著錄及之矣。關勝姓關，非耐庵之臆稱，耐庵見此偶然姓關之人，聊借蜀漢雲長傳寫藍本，儒將風流，亦何溢美。仲華生於本朝，祇知自明以來，關侯廟食，祀典崇隆，不敢褻玩。耐庵時在元朝，宜其未喻及此乎，一笑。至削「關」爲「冠」，更失其眞。天下之大，豈有限定某姓不准人姓之理。如此貢媚，誠哉其拙。

又　人觀聖嘆所批過小說，莫不服其畸才，詫爲靈鬼轉世。其實聖嘆所批過之小說，恰是有限，今最流行者，一部施耐庵七十回《水滸傳》，一部王實甫、關漢卿正續《西廂記》，此外無有也。人見聖嘆嘗題《水滸傳》爲「第五才子書」，《西廂記》爲「第六才子書」，可巧又遇見聖嘆之取茂苑毛氏所批《三國志演義》一種，題曰「第一才子書」，遂恍惚誤以《三國志演義》亦謂爲聖嘆所批矣。不但將原書各卷毛氏題名看不明白，連簡端之聖嘆序文，所以傾倒於毛子者，亦未及一爲寓目矣。豈不可笑。抑知聖嘆所自稱其品定之才子書六者：一《莊子》也，二《屈騷》也，三司馬《史記》也，四杜律詩也，而五之以施《水滸傳》，六以王《西廂》。與《三國志演義》初並不相關涉，後見毛氏批了一部現成好筆墨，訝爲突出己上，愛之羨之，至不忍釋，遂暫舍其平日首選《莊子》之正論，而急急以「第一才子書」之嘉名徑相轉贈，此見於聖嘆撰《三國志演義序》中者，明明可考，殆一時興到語也，豈眞《騷》、《史》、杜詩反不若小說部演義，而甘爲之下哉。後來坊間因仍《三國志演義》爲「第一才子書」，而湊出《好逑傳》、《平山冷燕》、《白圭志》、《花箋記》各下乘陋劣小說，硬加分貼爲「第二才子書」、「第三才子書」，以下除却五才《水滸》、六才《西廂》，

還依聖嘆舊號外，一直排下到第十才子，無理取鬧。設聖嘆見之，當自悔不該爲作俑之始，使毛、施、關、王四位眞才子共起「何曾比余於是」之嘆也。

又　嘗謂天苟假聖嘆以百歲之壽，將《西遊記》、《紅樓夢》、《牡丹亭》三部妙文一一加以批評，如《水滸》、《西廂》例然，豈非一大快事。

又　施耐庵苦心孤詣，前無古人，撰出一部七十回《水滸傳》，須歷元朝至國初，良久良久，而後獲聖嘆其人，爲之批籙道竅，有盛必傳，且於原有語病處，則諉爲今本之訛，別托爲「見諸古本」云云，以修削之。聖嘆眞解愛才，耐庵堪當知己矣。【略】《水滸》亦有續、後，別名《征四寇》，乃羅貫中作，聖嘆毅然刪之，不少顧惜。

又　聖嘆通徹三教書，無所用心，至托小說以見意，句評節評，多聰明解事語，總評全序，多妙悟見道語，又是詞章慣家，故出語輒沁人心脾。此才何可多得，古之賀季眞、林和靖、徐文長、鄺湛若一流人物也。

又　世之刊《左傳》、《國語》、《國策》、秦、漢、唐、宋古文讀本，皆有評語，凡文章之筋節處，得批評而愈妙，衆人習見之矣。聖嘆自述其所批《莊》、《騷》、馬、杜、《水滸》、《西廂》六種才子書，俱用一副手眼讀來批出，知音者咸加首肯，獨奈何於專評古文者不譏，而兼評小說者遂譏之乎。小說言縱俚質，然爲中人以下說法，使之家喻戶曉，非小說不行，詩書六藝之外所不可少者，其惟小說乎。且天地間有那一種文字，便有那一種評贊，劉勰《雕龍》，陸機《文賦》，鍾嶸、司空圖之品詩，韓愈、歐陽修之論文，宋、明人之詩話、四六話，本朝人之詞話、楹聯話，下至試帖，制藝，共仿叢話之刻，大卷白折，亦有千祿之書。小說而有批評，傳奇而標讀法，金聖嘆之志，殆猶夫人之志耳，乃竟以此名家，則聖嘆之才過人，信也。

又　嘗論羅貫中《續水滸》全沒分曉，以忠義稱盜賊，隱釀誨盜之害，偶然而身後子孫三代皆啞，或遂歸咎爲筆孽之報。若兪仲華者，憎惡梁山，不寬一個，筆筆皆反貫中之道而行之，生前未食文章之報，乃其死後絕嗣，秋墳鬼餒，待祭于侄，是抑亦微詞遺行有弗檢者乎。不則，何其酷耶。或曰：仲華筆下，不問首從，盡殺《水滸傳》中一百單八人，殘虐以逞，方自爲功，倘其得行威福，處人家國，一日斫喪元氣，正不在漢廷酷吏之下。所謂嗜殺人者，幸不自殺其軀，終必自殺其後也。理或然歟。

又　梁山泊不知在何處，談者津津，堅稱世間確有其地。及問其地之在何處，則又東稱西指，莫定主名。大抵人情好怪，不稽事理，隨聲附和，往往而然，不爲喝破，反增疑竇，使無識者日馳情於無何有之鄉，則當世之惑，而人心之害大矣。今按《宋史》，並無梁山泊，而有梁山濼。梁山濼雖爲盜藪，究與宋江無涉。宋江事見《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者大略相同。三十六人除宋江外，皆不著姓名，更何有於梁山泊，其屬杜撰可知。若梁山濼事，見諸《蒲宗孟傳》，言梁山濼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偸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而所殺甚多云云。微論與江無涉，且宗孟爲神宗朝人，其去徽宗朝亦越數十年也。作者隨手扭捏一梁山泊地名，亦猶《三國演義》之落鳳坡，本無心於牽合，談者求其地以實之，不得，或遂指梁山濼爲梁山泊，如今時四川之有落鳳坡者，究未可知。要爲齊東野人之言，非大雅所宜出也。

又　昔人評畫家，謂「畫鬼魅易，畫人物難」。余謂「作小說者，亦復寫人謀難，寫仙術易」。施耐庵《水滸》專以寫人謀見長，兪仲華以《蕩寇志》結《水滸》一書，其寫仙術處，未免過於鋪張矣。然其用意，則較羅貫中以《征四寇》續《水滸》爲優。

又　詩文雖小道，小說蓋小之又小者也。然自有章法，有主腦在。否則，滿屋散錢，以何串起，讀者亦覺茫無頭緒，未終卷而思睡矣。卽如《紅樓夢》以絳珠還淚爲主腦，故黛玉之死，寶玉一癡而不醒，從此出家收場，無事《紅樓夢》後夢也。《西廂記》以白馬解圍爲主腦，故夫人拷艷，紅娘直認而不諱，從此名義已定，無事再續《西廂》也。《水滸》主腦在於收結三十六人，故以梁山泊驚惡夢戛然而止，意在於著書，故可止而止，不在於羣盜。故憑空而起者，亦無端而息，所謂以不了了之也。此是著書體例，非示人以破綻，後人不察，紛紛蛇足，幾何不令讀者齒冷。

又　元人施耐庵，賣弄才情，希名後世，與他人窮愁抑塞，發憤著書者不同，金聖嘆嘗言之矣。耐庵何題不可著書，何必取羣盜而鋪張之。蓋因史有宋江三十六人一句，以三十六人之多，然後足供揮灑也。此亦聖嘆之言也。相傳耐庵撰《水滸傳》時，憑空畫三十六人於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狀，每日對之吮毫，務求刻畫盡致，故能一人有一人之精神，脈絡貫通，形神俱化。惟小說家言，信筆揮灑，不無失檢。聖嘆從而潤色，托之耐庵古本，遂覺洋洋大觀。何物羅貫中強起干預，妄行續貂，七十回以前被其竄亂者亦復不少，實《水滸》一大厄也。至毅然以忠義之名褒羣盜，更爲耐庵所不及料。後

人不譏貫中而譏耐庵，曷不取聖嘆所批之本而觀之。此雖事之小者，然實關係於人心風俗之大，余故不能已於言。又羅貫中後人三世皆啞，俗指爲耐庵事，亦誤。

又《五百洞天揮麈》 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其惟傳奇小說乎。自有《西廂記》出，而世慕爲偷情苟合之才子佳人者多。自有《水滸傳》出，而世慕爲殺人尋仇之英雄好漢者多。自有《三國演義》出，而世慕爲拜盟歃血之兄弟、占星排陣之軍師者多。邯鄲學步，至死不顧，人哀其愚，彼適其願。蓋胸中有一先入者爲主，猶如佛未出世，人亦何曾見過地獄影響。佛既出世，世之死去復蘇者，咸隱隱若或一遇牛頭馬面，刀山劍樹來也。故欲轉移風俗，法語異語，毋寧廣爲傳奇小說語。

又《揮麈拾遺》 余嘗見日本人北村三郎近著《世界百傑傳》收及全地球古今人物，其例與《無雙譜》爲近，而其稱吾中國小說家，獨取施耐庵一人，謂爲所撰《水滸傳》有自由意境，此則金聖嘆所未及知者矣。

又《客雲廬小說話》 《水滸傳》得自由意境，《西廂記》脫果報範圍，此書在中國集部，可謂別開生面，不徒占小說界優勝地位也。西歐學說，嘗稱小說家文字實傾於美的方面，有同符焉。龔定庵詩云：「諸師自有眞，未肯附儒術。」可以移贈此兩書之秉筆者。

又 僞小說亦有甚深微妙者，唐李德裕門客僞牛僧孺撰《周秦行記》，明楊慎僞漢人殘本《雜事秘辛》，宜其傳誦至今，奇文共賞也。《雜事秘辛》尤文情穠郁，色澤醇茂，良由楊升庵多讀古書，熟精選理，選詞雅麗，精心結撰而成。近代金人瑞師其故智，變通用之，每有點竄《西廂》、《水滸》，必托之別見古本，既投時人崇古之心，且欲一世被其瞞過，文人狡獪，亦善遊戲三昧者也。

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 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說部之所持。《三國演義》者，志兵謀也，而世之言兵者取焉。《水滸傳》者，志盜也，而崔蒲狐父之豪，往往標之以爲宗旨。

《莊諧選錄》卷二 胡文忠公曰：本朝官場中全以《紅樓夢》一書爲秘本，故一入仕途即鑽營擠軋，無所不至。至草野中又全以《水滸傳》爲師資，故滿口英雄好漢，而所謂奇謀秘策，無不粗鹵可笑。

夏曾佑《小說原理》 寫實事易，寫假事難。金聖嘆云：最難寫打虎、偷漢。今觀《水滸》寫潘金蓮、潘巧雲之偷漢，均極工，而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蠻殺，固無足論，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頭於地，一手握拳擊殺之。夫虎爲食肉類動物，腰長而軟，若人力按其頭，彼之四爪均可上攫，與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貓爲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則其事之能不能自見矣。蓋虎本無可打之理，故無論如何寫之，皆不工也。打虎如此，鬼神可知。（注：《水滸》寫宋江遇玄女事，實是宋江說謊，均極工。）

又 史亦與小說同體，所以覺其不若小說可愛者，因實有之事常平淡，誣設之事常穠艷，人心去平淡而即穠艷，亦其公理，此史之處於不能不負者也。且史文簡素，萬難詳盡，必讀者設身處地，以意歷之，始得其狀，尤費心思。如《水滸》武大郎一傳，敘西門慶、潘金蓮等事，初非有奇事新理，不過就尋常日用瑣屑敘來，與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來言文章者推爲絕作。若以武大入《唐書》、《宋史》列傳中敘之，只有「妻潘通於西門慶，同謀殺大」二句耳，觀者之孰樂孰不樂可知也。科學書與經典更無此事，所以爲下。

浴血生《小說叢話》 自聖嘆批《水滸》、《西廂》後，人遂奉《水滸》、《西廂》爲冠，以一概抹煞其他之稗官傳奇，謂舍此更無及得《水滸》、《西廂》者，此亦非也。彼不知天下原不乏《水滸》、《西廂》等書，顧安得如聖嘆其人，取而一一讀之，一一批之。

又 或問於予曰：「有說部書名《水滸》者，人以爲荏苒宵小傳奇之作，吾以爲此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何以言之？其書中云，旗上書『替天行道』，又書於其堂曰『忠義堂』，以是言之耳。雖然，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水滸》諸豪，所亦知此理乎。或又曰：「替天行道，則吾既得聞命矣，叛宋而自立，豈得謂之忠乎？不忠矣，豈得謂之義乎？」雖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據亂之時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時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豈得謂之忠乎。吾觀《水滸》諸豪，尚不拘於世俗，而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使後世倡其說者，可援《水滸》以爲證，豈不謂之智乎。吾特悲世之不明斯義，污爲大逆不道。噫，誠草澤之不若也。

曼殊《小說叢話》「天下無無婦人之小說」，此乃小說家之格言，然亦小說之公例也。故雖粗豪如《水滸》，作者猶不能不斜插潘金蓮、潘巧雲之兩大段，以符此公例。即一百零八人之團體中，亦不能無扈、顧、孫之三人。吾初不信此公例，吾以爲此不過作者迎合時流，欲其書之廣銷而已，決非無婦人必不能得佳構也。其後聞偵探家之言曰：「凡奇案必與婦人有關涉。」乃始知小說之不能離婦人，實公例也。

定一《小說叢話》《水滸》可做文法教科書讀。就金聖嘆所言，即有十五法：（一）倒插法，（二）夾敘法，（三）草蛇灰綫法，（四）大落墨法，（五）綿針泥刺法，（六）背面鋪粉法，（七）弄引法，（八）獺尾法，（九）正犯法，（十）略犯法，（十一）極不省法，（十二）極省法，（十三）欲合故縱法，（十四）橫雲斷山法，（十五）鸞膠續弦法。溯其本原，都因是「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若無聖嘆之讀法評語，則讀《水滸》畢竟是吃苦事。聖嘆若都說明，則《水滸》亦是沒味書。吾勸世人勿徒記憶事實，則庶幾可以看《水滸》。

又《水滸》一書，爲中國小說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實施耐庵之功也。金聖嘆加以評語，合二人全副精神，所以妙極。聖嘆謂從《史記》出來，且多勝《史記》處，此論極是。又謂太史公因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故作《史記》，而施耐庵是無事心閑。吾意爲不然，凡作一書能驚天動地，必爲有意識的，而非無意識的。既謂史公爲有意識的，故《史記》方妙，今《水滸》且有勝過《史記》者，而云耐庵爲無意識的，龜毛兔角，其誰信之。世之以誨盜書視《水滸》，其必爲無意識的。聖嘆乃是聰明人，未有不知此理，所以不說明，欲使後人猜猜。後人都泛泛看了，豈不是辜負《水滸》。

又施耐庵之著《水滸》，實具有二種主義。一即上所言者。一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沈之禍，借宋江之事，而演爲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爲排外之起點，叙之過激，故不悟者誤用爲作強盜之雛形，使世人謂爲誨盜之書，實《水滸》之不幸耳。

平子《小說叢話》《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限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洩，不得已借小說以鳴之。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狀，略見一斑。然與《水滸傳》不同。《水滸》多正筆，《金瓶》多側筆。《水滸》多明寫，《金瓶》多暗刺。《水滸》多快語，《金瓶》多痛語。《水滸》明白暢快，《金瓶》隱抑悽惻。《水滸》抱奇憤，《金瓶》抱奇冤。處境不同，故下筆亦不同。且其中短簡小曲，往往雋韻絕倫，有非宋詞、元曲所能及者，又可徵當時小人女子之情狀，人心思想之程度，眞正一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

又《水滸》、《紅樓》兩書，其在我國小說界中，位置當在第一級，殆爲世人所同認矣。然於二者之中評先後，吾固甲《水滸》而乙《紅樓》也。凡小說之最忌者曰重複，而最難者曰不重複，兩書皆無此病矣。唯《紅樓》所叙之人物甚複雜，有男女老少貴賤媸妍之別，流品既異，則其言語舉動事業自有不同，故不重複也尚易。若《水滸》，則一百零八條好漢，有一百零五條乃男子也，其身份同是莽男兒，等也，其事業同是強盜，等也，其年紀同是壯年，等也，故不重複也最難。

又 金聖嘆定才子書：一《離騷經》，二《南華經》，三《史記》，四《杜詩》，五《水滸傳》，六《西廂記》。所謂才子者，謂其自成一家言，別開生面，而不傍人門戶，而又別於聖賢書者也。聖嘆滿腹不平之氣，於《水滸》、《西廂》二書之批語中，可略見一斑。今人誤以爲《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又謬托聖嘆所批，士大夫亦往往多信之，誠不解也。

又 聖嘆乃一熱心憤世流血奇男子也。然余於聖嘆有三恨焉：一恨聖嘆不生於今日，俾得讀西哲諸書，得見近時世界之現狀，則不知聖嘆又作何等感情。二恨聖嘆未曾自著一小說，倘有之必能與《水滸》、《西廂》相埒。三恨《紅樓夢》、《茶花女》二書出現太遲，未能得聖嘆之批評。

梁啓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略】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略】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略】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略】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

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

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叙》　小説爲輸入文明利器之一，此五洲萬國所公認，無庸喋喋者也。乃自譯本小説行，而人之蔑視祖國小説也益甚。甲曰：「中國無好小説。」乙曰：「中國無好小説。」曰：「如《紅樓夢》之誨淫，《水滸傳》之誨盜。」吠影吠聲，千篇一律。嗚呼，何其蔑視祖國之甚耶。近數年來，已有爲《紅樓夢》訟冤者，蔑視《水滸》如昨也。（《新小説》之《小説叢話》，有贊《水滸》者，只論文章，不足言贊《水滸》。《月月小説》有贊《水滸》者，又嫌其太於簡略，亦不足言贊《水滸》。）噫，《水滸傳》果無可取乎。平權、自由，非歐洲方綻之花，世界競相採取者乎，盧梭、孟德斯鳩、拿破侖、華盛頓、克林威爾、西鄉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無師承、無依賴，獨能發絶妙政治學于諸賢聖豪傑之先。（按：施耐庵爲元人，當西曆一千三百年之間；孟德斯鳩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盧梭生於一千七百十二年，當國朝康、乾之時。民約之義，盧氏祖述姚伯蘭基，姚氏生於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尚晚於施耐庵二百餘年。無論交通不便，不能師之，倘交通便利，則彼等皆當祖述耐庵矣。）恐人之不易知也，撰爲通俗之小説，而謂果無可取乎。若以《水滸傳》之殺人放火爲誨盜，抗官拒捕爲無君，吾恐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黄梨洲諸大名鼎鼎者，皆應死有餘辜矣。吾故曰：《水滸傳》者，祖國之第一小説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説家之鼻祖也。不觀其所叙之事乎，述政界之貪酷、差役之惡横、人心之叵測、世途之險阻，則社會小説也。平等而不失泛濫，自由而各守範圍，則政治小説也。石碣村之水戰，清風山之陸戰，虚虚實實，實實虚虚，則軍事小説也。黄泥岡之金銀，江州城之法場，出入飄忽，吐囑畢肖，則偵探小説也。王進、李逵之于母，宋江之于父，魯達、柴進之于友，武松之于兄，推之一百八人之于兄、于弟、于父、于母、于師、于友，無一不合至德要道，則倫理小説也。一切人於一切事，勇往直前，絶無畏首畏尾氣象，則冒險小説也。要之，講公德之權輿也，談憲政之濫觴也，雖宣聖、亞聖、墨翟、耶穌、釋迦、邊沁、亞里士多德諸學説，亦誰有過于此者乎？惜乎繼起乏人，有言而不見于行，而又横遭金人瑞小兒之厲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轉合、理弊功效批評之，致文人學士，守唐宋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販子村人，懼不通文章，恐或誤解而不敢寓目，遂使純重民權發揮公理，而且表揚最早極易動人之學説，湮没不彰，若存若亡，甘讓歐西諸國，蒔花而食果，金人瑞能辭其咎歟。嗟乎，施耐庵一何不幸，我全國之國民，一何不幸耶。僕自初知人世，即喜觀《水滸傳》之戲劇，取其雄武也。八九齡時，喜觀《水滸傳》，取其公正也。迨成童稍知文理，知閱金批，遂以金爲施之功臣，而不知已中金毒矣。年至弱冠，稍閱譯本新書，而知一國家也，有專制君主國、立憲君主國、立憲民主國之分。又稍知有天賦人權、物競天擇等學説，恍然曰：《水滸》得毋非文章乎。本此以摸索之，革故鼎新，數年以來，積成批評若干條，不揣冒昧，擬以質諸同好。格於金融者又數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適值預備立憲研究自治之時，即以貢獻於新機甫動之中國。諸君閱之，以愚爲施之功臣乎？以愚爲施之罪人乎，則愚不敢過問矣。書成，謹記數語如此云。

又《新或問》　或問：《水滸傳》一百八人，果有之乎，抑憑空結撰乎。答曰：不知。又問：既不知其人之有無，憑何以批評之乎。曰：一百八人之或有或無，實難懸揣。借曰有之，則死將千年，骨已腐化，遑論其他。縱有其人，又安知果有其事乎。縱有其事，彼自作事而已，豈倩施耐庵作彼等之書記生耶，余又安肯爲施耐庵作無代價之奴隸乎。著述云者，或藉前人往事，或假海市蜃樓，叙述一己之胸襟學問而已。批評云者，藉現存之書，叙述一己之胸襟學問而已。若有若無，誰復問之。問：《水滸傳》何爲而作乎。曰：施耐庵生於專制政府之下，痛世界之慘無人理，欲平反之，手無寸權，於是本其思想發爲著述，以待後之閱是書者，以待後之閱是書而傳播是書者，以待後之閱是書而應用是書，實行是書之學説者。又問曰：人言此爲消閑遣興而作，發爲文章而已，然乎否乎。曰：余非文人，余不知之，無已，則請問金人瑞。問：凡此皆不須辨。即子卓見而言，一百八人中，以何人爲第一流人物乎？曰：宋江。又問：先哲金聖嘆，屢有不滿於宋江之處，子何言宋江爲第一流人物乎。曰：子知金人瑞之人格乎，金人瑞者，奴隸根性太深之人也。而又小有才焉。負一時之人望，且好弄文墨，閱書籍。彼既批《三國演義》矣，既批《西遊記》矣，既批《金瓶梅》矣，既批《西廂記》矣。《水滸》爲卓犖不羣之作，使不批之，恐貽笑大方，於是乎批《水滸傳》。雖然，《水滸傳》者，專制政體下所謂犯上作亂大逆不道者也，於是乎以文法批之。然猶恐專制政府，大興文字獄，罪其贊成宋江也，於是乎痛詆宋江，以粉飾

專制政府之耳目，批評《水滸》，以釣贊成《水滸》之美名，其計亦良得，其心亦良苦矣。試思操縱予奪之權，耐庵之禿筆操之者也。使非第一流人物，何故安之於大統領之地位乎。明明曰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也，而金人瑞則曰「權術」。宋江與盧俊義讓位，雍容大雅，昭昭在人耳目，而金人瑞則曰「奪」、曰「弒」。假使晁而果怨宋也，夢中顯聖之時，何不殺宋，乃爲之指授計謀介紹醫士乎，若不顧事實，妄自懸揣，則堯舜可目爲奸慝，而趙高、曹操輩，亦不妨以神聖事之矣。果足以服人心焉否耶。若據金人瑞之言爲言，則吾不敢置喙矣。問：魯達是何等人。曰：魯達是才大心細之人。試觀其救金老父女也，恐有阻之者，則親發遣之，恐有追之者，坐於板凳，切肉臊子，以俄延時間，使之泰然出脫耳。其於村酒店也，恐店小二不容，則曰我是游方僧人。其於桃花村也，恐劉太公不容，則曰我是五台山來的。其於林冲刺配也，見人做手做腳，則秘密保護之，野豬林則示公人以威，迨近滄州，無僻淨處，然後示公人以恩，又再三叮囑而後行，何一非才大心細乎。問：人有言魯達鹵莽者，蓋以其殺人放火，不避艱險也，此說然否。曰：魯何嘗不避艱險乎，試觀其於瓦官寺也，力不敵則避之，於寶珠寺也亦然，何嘗不避艱險乎。至於以平天下之不平爲己任，專一捨身救人，則仁也，而非鹵莽也。神禹于一夫饑猶己饑之，一夫溺猶己溺之，孔則席不暇暖，墨則突不及黔。耶教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釋教言：衆生未度，誓不成佛。皆此義也，鹵莽云乎哉。若以捨身救人爲鹵莽，則自命不鹵莽者，其存心處世，可以知其梗概矣。問：一百八人中，不少兇頑惡劣之人，何故一見宋江，即斂而就範，仁信智勇，而無一毫私意乎，宋江操何術以馭之乎。曰：公明而已矣。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特患施治者不公不明耳。況諸人皆特具美質者也，無人以陶鑄之，則流於一偏而已。如武松之沉酗於酒，持厭世主義者也，彼見夫社會上、政治上之陰沉慘酷，毫無公理，滔滔者天下皆是，以爲世不可爲也，於是以醉謝之。陶征君潛，其先例也。迨一遇公明，乃知社會雖敝，仍存光明公道，遂振起其改革社會之心，悌孝仁勇，爲其素具，一振起其作事之心，斯無不孝悌仁勇矣。李立、張橫諸人，見夫一切官吏，養尊處優而利己也，羨之。考其致此之由，則行盜賊強劫之行，而加以諂媚傾軋而已。欲謀官吏，苦無媚骨，遂流爲直接之盜賊，以圖利己。及見公明之名震全國，人人欣仰，始知所謂利己者，在以愛他爲利己，而非以利己爲利己。於是亦公明矣，亦以愛他爲利己之手段矣。土豪若二穆，亦仿行大官之專橫者也。感於公明，斯公明矣。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特患施治者不公不明耳。夫復何疑。問：高俅爲何如人。曰：才智之士也。試觀其通於賭博、書畫、琴棋以及槍棒、踢球等類，無才無智，烏能有此乎。特未受正當之教育，故流於陰賊險狠。豈止高俅乎，黃文炳、西門慶，乃至於李固、閻婆、王婆諸人，皆才智之人也。專制政體之下，作之君者，只知深居簡出，置小民於不顧，而小民只知我之爲我，而不知他人亦大我，只知目前快樂，而不知有永世之快樂，遂陷於惡而不自知，非罔民而何，是以謀國家者重德育。問：祝朝奉父子爲何如人。曰：亦有道德之士，特知保守而不知進取耳。社會進化之例，由游牧而酋長，由酋長而專制，由專制而立憲，定理也。祝氏父子，生於專制政體之下，溺於天皇不可侵犯之說，賊人者謂之賊，虐我則仇，彼則不知也，放出死力以抗拒新軍。今當過渡時代，此等人物甚多，遑論祝氏乎。又問：所謂此等甚多者有例乎。曰：有。請君觀《粵匪紀略》，從而玩索焉可已。問：書中每言交戰，皆官軍不戰自潰，得毋偏歟。曰：不偏。是蓋痛募兵之兵制不善也。兵而出於募，則應募者只爲糧餉耳。於何故募兵，何故交戰，彼全不知。糧餉足則安，不足則不安，定理也。軍官之克扣糧餉，暗吃空名，兵之心無一日安也。一旦交戰，使之衝鋒破陣，不潰何待乎。潰則無糧餉而立成餓殍，則搶劫良民，非亦勢所必至乎。若梁山泊之兵也，安則同安，危則同危，猶今之民兵也。交戰之勝敗，於己身有絕大之密切關係，能無效命乎。人人效命，又安得不勝乎。問：梁山泊於交戰之後，無論如何大勝，必繼以添造軍械、房屋、馬匹、糧草等事，絕無驕人氣象，此是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義乎。曰：然。問：此書所載，無一人不愛使槍棒，古中國固如此乎。曰：非必果能如此也。作者知立國之道，在於強兵。欲強兵非有尚武精神不可。故言人人愛使槍棒，以提倡軍國民主義，非必爾時果能如此也。問：《水滸傳》之外，尚有所謂《水滸後傳》、《結水滸傳》者，子盍取而並評點之。曰：《水滸》豈容有後，《水滸》又烏得而結乎，《水滸傳》者，痛政府之惡橫腐敗，欲組成一民主共和政體，於是撰爲此書。迨至梁山泊無人敢犯，分班執事，則已成完全無缺之獨立國矣。後以何者爲後，以何者結之乎。彼羅貫中者，見有待朝廷招安之說，乃撰出《後水滸》平四寇之囈語。然則耐庵所慘淡經營甘犯不韙而著述者，僅跳出奴隸範

圍，以登自由之界，而復欲出自由之境界，再入奴隸範圍耶。其叙事之疏放惡劣，猶其疵之小焉者爾。兪蠡更不足道矣。彼生於專制政府之下，受壓制已久，如久荷死囚重枷者，偶一脱之，則上擋而步履不寧，於是欣然重戴之。且見人之脱枷，而必欲勸人重戴之。其言曰：《水滸》打家劫舍，戕官拒捕，何可不誅之，遂奮筆誅之而不疑。抑知所謂打家劫舍、戕官拒捕者，以獨夫之言爲斷乎，以輿論爲斷乎。如高俅縱子淫惡，奸人妻女，當誅乎不當誅乎，梁中書剝民脂膏，獻媚於有勢力之丈人，當劫乎不當劫乎，殷天錫強霸有主之產，弁髦太祖遺詔，當討乎不當討乎。他如鎮關西、張都監、劉高、黄文炳等等，果可容於天地之間乎。而兪蠡者，必欲陷人於黑暗地獄，其心始安，則媚上之心奴隸根性使然也。吾子必欲吾評之乎，則《後水滸》曰「溷」，《結水滸》曰「諂」。曰「溷」，則或有澄清之一日，曰「諂」，則一去其「諂」，中無所有矣。將以何者藥之乎。問：《水滸傳》亦有缺點乎。曰：有。如意不在於招安，而屢言招安是也。爾時共和立憲之説尚未暢行，施耐庵獨抒卓見，創爲是書。於此等處，未知有妥貼之名辭，於是以招安代之，究其實終欠恰當也。又如於功成之後，分撥執事，固井井有條，然未定自治之章程，自由之界説，是其短處。若能仿今日《新中國未來記》、《獅子吼》諸書，明訂各項章程，作爲國民之標本，則善之善者也。雖然，世界上之學問技藝，莫不由疏放而集約，又安可以今繩古耶。問：聞日本有譯本《水滸傳》，其視此書居於何等乎。曰：此最易了了者也。吾國説部之書，奚止汗牛，奚止充棟，日本志士，不譯吾之《金瓶梅》，不譯吾之《西遊記》，而獨譯《水滸》，其待《水滸》，不已見耶，況又有最簡單之批焉，曰：「《水滸》之有益於初學者三，起勇俠斯尚氣概矣，解小説斯資俗文矣，鼓武道斯振信義矣。」此非明證乎。又彼邦之賣衛生長壽丹者，題其袋曰：神醫安道全秘方靈劑，其爲假托固也，然何不題曰岐黄乎，何不題曰和緩乎。可見彼邦之文人學士、孺子婦人，有不知岐黄、和緩者，未有不知安道全者也。其器重《水滸》者何如哉。宜乎以吾國之一書，而經日人曲亭馬琴、高井蘭山、岡島冠山諸君之爭譯也。問：子之評點是書，亦有目的乎。曰：有。曰：何在。曰：吾亦不自知其何在也。請抽數日之暇，以觀吾書。問：金人瑞講文法，子既深惡而痛絶之，是著書立説，只求實事而已，更無所謂文也。進觀子之所言，亦似有起承轉合理弊功效之文法者，子何以亦講文法乎。曰：惡，是何言，文也者，自然之天籟也。日月星辰，非天之文乎，山川丘陵，非地之文乎，四肢百骸，語言動作，非人之文乎。他如飛潜動植，平原山岳之文也，枝葉花實，植物之文也，羽毛齒革，動物之文也。推之一億萬年，一刹那間，一世界，一粟米，無一非事，即無一非文。文固自然之天籟也，安得謂爲無哉，特不須人之講之耳。語曰：「文以載道。」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亦安可輕乎。若執文言文，定非知文者。亦猶欲求專門名家者，必普通學各各研究之，然後得擇一門以盡力。若開始即研究專門，而謂一門果克精通乎，文法亦猶是也。見事辦事，辦事之時，自有條理節奏。所謂條理節奏者，文也，雖不講之，安能無之乎。或曰：然。

楚卿《論文學上小説之位置》 吾昔見東西各國之論文學家者，必以小説家居第一，吾駭焉。吾昔見日人有著《世界百傑傳》者，以施耐庵與釋迦、孔子、華盛頓、拿破侖並列，吾駭焉。吾昔見日本諸學校之文學科，有所謂《水滸傳講義》、《西廂記講義》者，吾駭焉。繼而思之，何駭之與有，小説者，實文學之最上乘也。世界而無文學則已耳，國民而無文學思想則已耳，苟其有之，則小説家之位置，顧可等閑視哉。

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爲先》 中國成周優孟衣冠，爲劇之濫觴。及李唐時，梨園菊部，一時稱盛。厥後愈傳愈訛，久而漸失其眞。其所扮演者，多取材於説部裨史，綜其大要，不外寇盜、神怪、男女數端，如《水滸》、《七俠五義》，非橫行剽劫，犯禮越禁一派耶，《西遊》、《封神記》，非牛鬼蛇神，支離荒誕一派耶，《西廂》、《金瓶梅》，非幽期密約，褻淫穢褻之事。在深識明達者流，固知當日作者，不過假托附會，因事寓言，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亦視爲逢場作戲，過眼雲烟已耳。而閭閻市儈，鄉曲愚氓，目不知書，先入爲主，所見所聞，祇有此數。每於酒闌燈灺之候，豆棚瓜架之旁，津津樂道，據爲典要，且以一知半解，誇耀同儕。嗚呼，錮蔽智慧，阻遏進化，非此階之厲乎。

佚名《中國小説大家施耐庵傳》 緒論：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西國之人心，一死於羅馬以後之宗教家，死守尊教之義，日奉其性命財產，以獻於羅馬之教皇。中國之人心，一死於南宋以後之理學家（與明代理學有別），死守尊皇之義，日奉其性命財產，以獻於胡元之君主。斯時之民，冥冥沈沈，殺之剮之不知痛，犬之馬之不知羞。於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有大慈

悲大手筆大魔力不能。吾於西國得一人焉，以沙爾十二之傳記，而活已死之人心，曰福祿特爾。吾於中國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傳記，而活已死之人心，曰施耐庵。中國之小說，亦夥頤哉，大致不外二種：曰兒女，曰英雄。而英雄小說，輒不敵兒女小說之盛，此亦社會文弱之一證。民生既已文弱矣，而猶鏤月裁雲，風流旖旎，充其希望，不過才子佳人成了眷屬而止，何有於家國之悲，種族之慘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國文弱而示之以文弱，不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耶，益多而已矣。所以《牡丹亭》、《西廂記》之小說愈出，而人心愈死，吾於是傳施耐庵。

又　施耐庵之事跡：元施耐庵，東都人也。其軼事不少概見，散見於諸家著述，補苴掇拾，可以想見其爲人。性好友，風晨雨夕，故人不來，輒不歡。所著書都不傳，惟《水滸》行於世。相傳其書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於此一語，躍躍然如見焉。或云《水滸》本傳羅貫中作（見國朝周亮工《書影》），或云《水滸傳》宋人作（見田叔禾《西湖遊覽志餘》），或云《水滸後傳》陳雁宕作（見沈登瀛《南滌備志》），具不足信。

又　施耐庵之戟刺：漢武侈而《內傳》成，武曌淫而《秘記》作，古今小說，何莫非受異常之戟刺。其戟刺有大小，而耐庵特其大焉耳。知人論世，實有大大的戟刺二種在。一、異族虐政。「豺狼在邑龍在野」，「哀哀王孫泣路隅」。睹其鉤考錢谷也，恨無晁蓋以劫之。睹其括馬也，恨無段景住以盜之。嗟我南人（胡元虐待南人，酷於俄人之虐待猶太。）輾轉呻吟於胡元軛下，固已欲哭而無淚矣。雖其時何嘗無反動力哉，董賢舉耶，楊鎮龍耶，鍾明亮耶，以不忠不義之民（《水滸》提倡二字以此，聖嘆批評似亦未的。）而欲亡元，宜其飛蛾投火矣。「熱淚百川水，愁心千疊山」，耐庵之身世如此。一、理學餘毒。國破矣，家亡矣，林總如此其困苦，犬羊如此其憑陵，而士大夫猶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則理學之毒也。彼姚樞、許衡輩，何莫非漢人哉。而舞蹈胡廷，跼天蹐地於不公平之名分，醉生夢死於不明白之朝廷，此固林教頭之所火併，李大哥之所尿溺也。《水滸》出而理學壁壘一拳洞之，快矣哉。

又　施耐庵之著錄：聖嘆評曰：「耐庵心閒無事，而作《水滸》。」此欺人語耳。耐庵縱心閒，何必作《水滸》，耐庵縱作《水滸》，何必崇拜一百零八人。（如俞仲華作《蕩寇志》，即未懂得耐庵心事。）余謂耐庵之宿怨，固有大於腐遷者耳。「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人生到此，悲來填膺。而又舉足觸網羅，張口犯刑誅，既無言論自由之權，更無出版自由之利。不觀其自序耶，曰「談不及朝廷」，則其不滿於胡元，而又不敢顯誹也可想。曰「亦不及人過失」，則其不滿於時人，而又不敢明斥也可想。曰「所發之言，不求驚人，而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則其所談爲何事，所解爲何人。至於人不能驚，其可驚也又可想。至於人不能解，其難解也又可想。唯不解故不驚，唯不驚故不著錄，至是而無書可作矣。耐庵悲憤而著書，必察社會之程度，國民之心理，作一書而人不能驚，則此書可燒，作一書而人不能解，則此書更可燒。至《水滸》則驚矣解矣。曰「無賢無愚，無不能讀」，耐庵其躊躇滿志矣乎。托事於宋，思宋也。假迹宋江，以江轉掠山東，山東南北咽喉，斷之可以逐元也。宋江一押司，王倫一秀才，崇拜如彼，踐踏如此，則元人重吏輕儒之影也。殷天錫之橫暴，柴皇孫之失所，則又瀛國公之影也。書不及叔夜平盜，假盜賊以鼓勵英雄，不欲平之耳。書不及高人逸士，如《三國志》之水鏡，《蕩寇志》之念義，非祗不敢以文弱之風相軋，亦以元多賤儒，無可模範耳。

又　施耐庵之思想：天網地網，思想乃發。不必東國聖哲果合於西國聖哲也，而自無不合，則公理爲之也。請觀耐庵。一、民權之思想　民何物哉，只有服從之義務，而無抵抗之權利耶。耐庵以一「逼」字哭之。逼者，壓制之極也。非逼而作盜，則罪在下，逼之而作盜，則罪在上。作盜而出於逼，則強盜莫非義士矣。且皇帝又何物耶？人皆可以爲堯、舜耳。「晁蓋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此言借李逵發之。漢人臣元，何非奴才之奴才耶。「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此言借石秀發之。中國之民，罔聞民約之義，發之却有耐庵。耐庵可比盧梭。一、尚俠之思想　民風苶弱，至南宋而極點矣。耐庵慨漢人之不振，致胡馬之蹂躪，刀光劍氣，提倡俠風。一殺虎也，陽谷於焉揚名，一偷鷄也，梁山爲之不錄。非特武松、魯達諸人，英風動山嶽，高義薄雲天，即水泊之嘍羅，酒店之夥伴，亦隱隱有俠氣。則中國之武士道，發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西鄉隆盛。一、女權之思想　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國，而《水滸》之巾幗，壓倒鬚眉，女權可謂發達矣。即如潘金蓮，必寫其爲婢女，閻婆惜，必寫其爲流娼，潘巧雲，必寫其爲醜婦，托根小草，筆墨便不嫌褻。至賈氏，不過一富人之妻而已，形容即不盡致。則其重視婦女也爲何如。以視花前密約，月下偷情，以紅閨之淑媛，寫

作青樓之蕩婦，其價值有判若天淵者矣。則中國之女權，發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達爾文。

又　施耐庵之效果：誰謂元亡非亡於《水滸》。韓林兒，一《水滸》之產兒也。張士誠，一《水滸》之產兒也。陳友諒，一《水滸》之產兒也。明玉珍，一《水滸》之產兒也。而朱元璋尤其著者耳。不數十年，淮南豪傑並起而亡元族矣。夫布爾特奇以四十六之英雄（布氏著《希臘羅馬四十六人傳》），而產出無量劫無量數之英雄，而拿破侖爲魁。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產出無量劫無量數之英雄，而朱元璋爲魁。一則撓亂法疆，一則光復漢土。耐庵之功，偉於布氏矣。

又　結論：稗史氏曰：世以耐庵爲誨盜，金聖嘆氏又從而回護之。余以爲不必回護也。耐庵固誨盜，抑知盜固當誨耶。盜而不誨，則必爲張角之盜，爲朱三之盜，爲黃巢之盜，爲李闖之盜，擾亂治平，爲天下害。盜而受誨，則必爲漢高祖之盜，爲朱元璋之盜，爲亞歷山大之盜，肅清天下。李世勣曰：「吾年十二三爲亡賴賊」，此即未誨之盜也，「十七八爲佳賊」，此即已誨之盜也。余觀《水滸》之誨法，有三善焉：純用白話，一也，範圍不出下流社會，二也，主張民義，三也。昔英人杜末，憤腦門豆之橫暴，痛撒克遜之摧殘，摹繪英雄，傳之簡冊，一時歐洲民氣大振。耐庵猶杜氏之志也。論人必觀其世。《水滸》而出於漢、唐時代，則爲黃巾賊之天書，爲盜者師，燒之也可。《水滸》而出於胡元時代，則爲黃石公之天書，爲王者師，萬版之也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耐庵著書，豈顧小儒咋舌哉。

又　稗史氏又曰：世傳《水滸》成而耐庵盲目，以誨盜也。然則丘明作傳，以尊聖而盲目耶。三家村語，本不足辨。余以爲《水滸》既成，而耐庵之目亦可以盲矣。任永、馮信，有行之也，何忍見元之凶穢哉。「丈夫不虛生世間，本意滅虜收河山。」從事毛錐，而耐庵之心傷矣。

佚名《讀〈水滸傳〉書後》　余讀小說至《水滸》而生無限感情。夫宋江一小吏耳，狀貌不逮中人，武技拙於流輩，又非有父兄之餘勢、權貴之引援，何能爲有關時勢之人物。乃一旦出而造亂，巍然爲梁山黨魁，支配一百七個以殺人爲游戲之虎狼於足下，罔不俯首帖耳死心塌地以受其驅遣，奇已。及細繹耐庵筆意，其寫一百七人也，自有一百七人之性質，而此一百七人各各不同之性質，宋江一人均有之。宋江之腦，能包含此一百七人，而此一百七人之腦，不能包含宋江，此宋江所以能用一百七人，而一百七人不能用宋江也。然此一百七人中，其上流之人物，皆有過人之材智，自立之精神，其初孰不欲置身青雲，取斗大黃金印，得天下之豪傑而指揮之，孰樂入草嘯聚，殺人奪貨，爲一末吏效奔走者。無如社會雖大，食肉者雖衆，而竟無一人能知此一百七人中之一人，而此一百七人者，遂所如不合，或且被逐、被緝、被杖、被囚、被黥、被配，潦倒無復人理。而於其被逐、被緝、被杖、被囚、被黥、被配潦倒無復人理之時，知之愛之憐之者，獨有一宋江，假以銀錢，籠以恩義，不惜傾身結納，久之，宋江之術行，而及時雨之名遂遍於江湖上。彼一百七人者，雖能殺他人，而不能殺宋江，雖忍棄全社會之人，而不忍棄宋江，欲其不隨宋江以造亂，豈可得乎。宋江無特別之才，而腦中能容此一百七人，以一百七人之才爲其才，即特別之才。宋江眞異人哉。或曰：此小說家言，何得據爲事實。然則請徵之歷史上之帝王。漢高自言，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運糧不竭，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用之以取天下云云。亦與宋江之於一百七人同一理由耳。嗚呼，帝王非異人任，然非異人亦不克任。彼一才一技之士，豈足語哉。（按：英雄本有野心，無野心不能爲英雄。英雄者，一方有聖人性質，而一方則有盜賊性質者也。大抵聖人性質多於盜賊性質，則成帝王，盜賊性質多於聖人性質，則爲流寇，帝王流寇之分，視此而已。）

黃人《小說林發刊詞》　雖如《水滸傳》、《石頭記》之創社會主義，闡色情哲學，托草澤以下民賊奴隸之砭，假蘭芍以塞黍離荊棘之悲者，亦科以誨淫誨盜之罪，謂作者已伏冥誅，繩諸戒色戒鬥之年，謂閱者斷非佳士。即或賞其奇瑰，強作斡旋，辨忠義之眞僞，區情慾之貞淫，亦不脫俗情，無當本旨（《水滸》本不誨盜，《石頭》本不誨淫。李贄、金喟強作解事，所謂買櫝還珠者。【略】），餘可知矣。

又《小說小話》　《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幹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幾於烏托邦矣。曰「忠義堂」，盡己之謂忠，行而宜之之謂義，固迥異乎本書石秀所罵之奴

奴，及《石頭記》中怡紅公子所謂濁氣者之忠義也。曰「替天行道」，山泊所出死力而保護，揮多金以羅致者，固社會所欲得而馨香之、尸祝之者也。山泊所腐心切齒而漆其首、啖其肉者，固社會所欲得而唾罵之，投畀之者也。社會之心，天心也。且更取山泊之團體，與趙氏之政府而一比較之，呼保義與道君皇帝孰英明，孰昏暗乎，智多星、小李廣等與蔡太師、童郡王、高太尉輩孰賢孰不肖乎，花石綱、生辰綱之斂萬民膏血以資一二人之欲，與揮金如土，求賢若不及者，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乎。仁和龔自珍曰：「京師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即此日之現象也。耐庵痛心疾首於數千年之專制政府，而又不敢斥言之，乃借宋、元以來相傳一百有八人之遺事（《水滸》以前，宋、元傳奇小說中述梁山事者甚多），而一消其塊壘，而金采乃以孫復、胡安國之徽纆加之，豈不可怪哉。

又　勇如林、史，俠如武、魯，謀如花、吳，藝如蕭、金，將略如呼延、關勝，神奇如公孫勝、戴宗之屬，皆天才也。然皆待用於人，而非能用人者也。於此而欲求一統攝駕馭之者，若經寫作豁達大度之君主，休休有容之一人臣，則又不合分際。故耐庵尚論千古，特取史遷《游俠》中郭解一傳爲藍本，而構成宋公明之歷史。郭之家世無徵，產不逾中人，而宋亦田舍之兒，起家刀筆，非如柴進之貴族，盧俊義之豪宗也。郭短小精悍，而宋亦一矮黑漢，非有凜凜雄姿，亭亭天表也。解亡命餘生，宋亦刀頭殘魄，非有坊表之清節，楷模之盛譽也。而識與不識者，無不齊心崇拜而願爲之死，蓋自古眞英雄自有一種不可思議之魔力，能令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良、平失其智，金、張、陶頓失其富貴，而疏附先後，驅策惟命，不自見其才而天下之人皆其才，不自見其能而天下之人皆其能。成則爲漢高帝、明太祖，不成則亦不失爲一代之大俠，雖無寸土尺民，而四海歸心，槁黃之匹夫，賢於衮冕之獨夫萬萬也。故論歷史之人格，當首溯郭解，而論小說之人格，當首溯宋江。史遷之進《游俠》，其旨趣與尊孔子無異，皆所以重人權而抑專制也。此其意惟耐庵知之，亦惟耐庵能紹述之。不幸而有奴性之公孫宏，悍然爲當門之鋤。又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簧鼓邪說以取好於民賊。然宏之爰書數言，尚不失爲解之知己，而采則騶從前呵，但知辟人以張乘輿者之威福耳。此則地下之耐庵有知，所當笑破唇頰者也。

又　小說與時文爲反比例。講究時文者，一切書籍皆不得觀覽，一切世務皆不容預聞。至其目小說也，一若蛇蝎魔鬼之不可邇。而小說中，非但不拒時文，即一切謠俗之猥瑣，閨房之詬誶，樵夫牧豎之歌謠，亦與四部三藏鴻文秘典，同收筆端，以供饌箸之資料。而宇宙萬有之運用於爐錘者（施耐庵《水滸記》自序，可爲作小說者之標準。）更無論矣。故作時文與學時文者幾於一無所知。而作小說與讀小說者幾於無一不知，不同也如此。

又　小說之描寫人物，當如鏡中取影，妍媸好醜令觀者自知。最忌攙入作者論斷，或如戲劇中一腳色出場，橫加一段定場白，預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實事，未必盡肖其言。即先後絕不矛盾，已覺疊牀架屋，毫無餘味。故小說雖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見，如《水滸》之寫俠，《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艷，《儒林外史》之寫社會中種種人物，並不下一前提語，而其人之性質、身份，若優若劣，雖婦孺亦能辨之，眞如對鏡者之無遁形也。夫鏡，無我者也。

又　《水滸》魯智深傳中，狀元橋買肉妙矣，而尚不如瓦官寺搶粥之妙也。武松傳中景陽岡打虎奇矣，而尚不如孔家莊殺狗之奇也。何則，抑豪強，伏驁猛，自是英雄本色，能文者尚可勉力爲之，若搶粥吃狗，眞無賴之尤矣。然愈無賴愈見其英雄，眞匪夷所思矣，而又確爲情理所有者，此所以爲奇妙也。此種頰上添毫手段，惟盲左有之，史遷尚有不逮也。

又　語云：「神龍見首不見尾。」龍非無尾，一使人見，則失其神矣。此作文之秘訣也。我國小說名家能通此旨者，如《水滸記》（耐庵本書止於三打曾頭市，餘皆羅貫中所續，今通行本則金采割裂增減施、羅兩書首尾成之）。【略】非殘缺也，殘缺其章回，正以完全其精神也。即如王實甫之《會眞記》傳奇、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篇幅雖完，而意思未盡，亦深得此中三昧，是固非千篇一律之英雄封拜、兒女團圓者所能夢見也。

又　古來無眞正完全之人格，小說雖屬理想，亦自有分際，若過求完善，便屬拙筆。《水滸記》之宋江、《石頭記》之賈寶玉，人格雖不純，自能生觀者崇拜之心。若《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幾於全知全能，正令觀者味同嚼蠟，尚不如神怪小說之楊戩、孫悟空騰拿變化，雖無理而尚有趣焉。

又　《水滸後傳》處處模仿前傳，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

又　《蕩寇志》警絕處幾欲駕耐庵而上之（如陳麗卿、楊騰蛟諸傳，及高平山採藥，筍冠仙指迷各段，皆耐庵屐齒所未經），惜通體不相稱；而一百八

人之因果，雖針鋒相對，未免過露痕迹。

又　聞羅貫中有《十七史演義》，今惟《三國演義》流行最廣（據陳鼎《黔滇紀遊關索嶺考》，則以《三國演義》爲王實甫作，不知何本），其次則《隋唐演義》亦稍傳布，餘無可稽矣。【略】《英雄譜》即羅貫中之《續水滸》，筆墨亦遠不如前集，無論宗旨，宜金采之極口詆斥也。

王鍾麒《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　當乎此時，其思想有能高出社會水平線以外者，厥惟小說家。是以天僇生生平雖好讀書，然不若讀小說。讀小說數十百種，有好有不好，其好而能至者，厥惟施耐庵、王弇州、曹雪芹三氏所著之小說。【略】吾國數千年來，爲小說者，不下數百，求其與斯皆合者，時則有若施氏之《水滸傳》。施氏少負異才，自少迄老，未獲一伸其志。痛社會之黑暗，而政府之專橫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構成此書。設言壯武慷慨之士，與俗有所迕，憤而爲盜。其人類皆有非常之材，敢於復大仇，犯大難，獨行其志無所於悔。生民以來，未有以百八人組織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滸傳》。使耐庵而生於歐、美也，則其人之著作，當與柏拉圖、巴枯寧、托爾斯泰、迭蓋司諸氏相抗衡。觀其平等級、均財產，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其復仇怨，賊污吏，則虛無黨之小說也，其一切組織，無不完備，則政治小說也。阮小五之言曰：「若有人識得俺時，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又曰：「英雄盡有，只是俺不曾遇着。」觀乎此，則知耐庵者，不惟千古之思想家，亦千古之傷心人也。

遇圓《宋公明大起梁山寇打無爲軍復仇論》　復仇之義，春秋大之。然則宋江打無爲軍戮黃文炳，爲《春秋》許乎。曰：不許。宋江叛逆伏罪，僥倖漏網，烏得有仇。且黃文炳尤非宋江所宜仇者也。曰：黃文炳始則呈潯陽反詩，解童謠讖語，宋江於是乎下獄。繼則辨太師印章，訊戴宗僞書，宋江於是乎臨刑，不是之仇，將誰仇。曰：宋江將以仇趙官家也，將以仇宋赤子也。官家之仇，即臣僕之仇，赤子之仇，即父母之仇。黃文炳者，趙官家之臣僕，宋赤子之父母也。知盜將劫吾主而虜吾子也，以爲吾與盜無仇，與吾爲主與子而結仇於盜，無寧任盜之劫吾主、虜吾子，隱而不救，天下豈有是理哉？以故黃文炳不得不仇宋江，而宋江不得反仇黃文炳。黃文炳不得不以公仇而殺宋江，宋江不得以私仇報復黃文炳。宋江一生，具極狙、極狡、極狠、極猛、極暴戾、極毒辣、極破壞之內容方積，而外表以閔騫之孝、管仲之仁、郭解之義、尾生之信，一弄以柔軟嫵媚之手段以麻醉天下多數豪傑，籠之絡之，爲之附其翼而張其爪，而後陡然狂逞其崩山坼海、掀天卷地之風潮，此固不第江州之官吏軍民不能燭其奸，要亦非梁山泊一百七人之英雄好漢所能放其光線，透見其獨立之精神也。殊不意猛虎出郊，潯陽血染，凌雲志遂，丈夫黃巢，偏於揚子江濱，有名樓上，白粉壁間，醉筆一支，新詞數韵，其魍魎之形狀，百怪之癥結，已難逃禹鼎之鑄，溫犀之照矣。黑三雖就戮，固亦咎由自取，情眞罪當，豈得怨黃文炳之害己而仇之乎？然則黃文炳非誣害宋江，何反見殺於宋江，甚而至於一家四十五口皆見殺？曰：此黃文炳之自誤也。文炳智足以殺宋江，才足以殺宋江，而其勇獨不足以殺宋江。天下事固有勇力不足，以致百密一疏，成敗倏而相反，而禍福轉移於俄頃者。宋江以梁山巨寇，一旦敗露就縛，其勢固有岌岌不可以終日，使黃文炳而運以神鬼之算、鐵石之志、電光之手腕，當訊供戴宗假書之後，使蔡九知府即以神速之兵，授二逆之首於冰案下，豈非功成而孽鋤，何以徒知劫牢之有梁山寇，諄囑蔡九，自謂功成可以告退，而不知法場之中，竟有賣藥之夥，弄蛇之丐，挑擔之夫，推車之商，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鑼聲響，吼聲作，喊聲起，弓箭射來，板斧砍來，石子打來，標槍搠來，劊子死，監官逃，而十字街口，已見屍橫遍野，血流成渠，而所謂造反謀反之強寇，卒至不翼飛而不脛走，是誰之過歟。黃文炳惟以勇力不足，致不能殺一有罪之宋江，而使江州九百餘無罪軍民慘遭屠戮。此天所以假手於宋江，而宋江因得以報其私怨。不然，江特一實迹昭彰之叛逆草寇，豈能仇殺天子之命吏以逞其志哉。

王國維《人間詞話》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

又《刪稿》　讀《會眞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

侗生《小說叢話》　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說，不外言情，其書之結構，非二女爭一男，即兩男爭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細省其書，各有特色，無一相襲者。吾國施耐庵所著《水滸》，相類處亦夥。即以武松論，性質似魯智深，殺嫂似石秀，打虎似李逵，被誣似林冲，然諸人自諸人，武松自武松，未嘗相犯。

眷秋《小說雜評》　《水滸》與《石頭記》，其取境絕不同。《水滸》簡樸，《石

頭記》繁麗。《水滸》剛健，《石頭》旖旎。《水滸》雄快，《石頭》縹緲。《水滸》寫山野英夫，《石頭》寫深閨兒女。《水滸》忿貧民之失所，故爲豪傑吐氣。《石頭》痛風俗之奢靡，故爲豪戚貴族箴規。其相反如此。然兩書如華嶽對峙，並絕千古。故小說必自闢特別境界，始足以動人。後世作者，輒以蹈襲前人門徑爲能，自謂善於摹仿，宜其平庸無味，不值一顧。

又　故以結構論，《水滸》較《石頭記》嚴整有法。以描摹人情及社會狀態論，則《水滸》遜《石頭記》遠甚。《水滸》僅以一事見長，《石頭記》則如百川匯海，人間萬事莫不具備，自宮闈閥閱至閭閻逢輩，以及醫巫星相，花木農佃，博徒蔑片之流，皆躍然紙上。作者生平所觀察之社會，多能言之有故，非可勉強爲之。後之學《紅樓》者，往往競述瑣屑之事，自矜博雅，而按之事實，相差殊遠，眞可謂不量力矣。

又　吾國近代小說（指評話類），自以《石頭記》、《水滸》二書爲最佳。兩書皆社會小說，《水滸》寫英雄，《石頭記》寫兒女，均能描摹盡致，工力悉敵，然互相持較，亦各有優劣可言。以文章論，《水滸》結構嚴整，用字精警。《石頭記》則似冗長，不免脫沓散渙之病。《水滸》於每一人出現，必先就其一身敘述歷史，似列傳體，故綫索穿插，易於尋討。《石頭記》於一人出現，惟略敘其履歷，不追述以前經過之事。書中所述事體，首尾一貫，毫無間斷，其綫索穿插，皆伏於文字中，非細心鉤稽不可知，即作者自己亦難檢點，往往前後矛盾，令讀者茫無頭緒，似涉於太晦，然亦篇幅過長，且有不得已之苦衷，遂至如此，不足爲大詬病也。《水滸》寫人物，各有面目，絕不相混。《石頭記》寫諸人，亦各有不同處。然《水滸》所述一百八人，不外乎奇傑之士，雖其人之賦性或有特殊，善惡剛柔，妍媸文野不同，然其大致，皆懷抱憤恨不平之氣，思得一逞，遂不惜流爲盜賊，故雖謂爲一流人可也。如地煞七十二人中，則有特長者更少，益無從分別。《石頭記》則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自名士閨媛，以至卜巫僕媼之流，數百餘人，莫不有其特長，一人之事，斷不能易爲他人所作，此眞千古小說中之大觀，迥非《水滸》之囿於一部分者所可及矣。

又　世之讀《水滸》者，多喜其痛快淋漓，爲能盡豪放之致。《水滸》之敘事雄快，令人讀之塊磊俱消，自是其長處，然《水滸》之能冠古今諸作者，正不在此，實以其思想之偉大，見地之超遠，爲古今人所不能及也。吾國數千年來，行專制之政，壓抑民志，視爲故常。小說之寓言諷社會，率皆陳陳相因，以忠君愛國爲宗旨，即敘述亂君賊臣之事，其結局亦不能爲完滿之誅伐。自非有應運之君代興，則絕不敢一言斥及天子。若賊臣之誅，則除假手於君主之外，無他策。至於蚩蚩小民，遭逢亂世，備受干災五毒，雖未嘗不爲之太息咏嘆，而歸罪於君相之言，實不多覯。施耐庵乃獨能破除千古習俗，甘冒不韙，以廟廷爲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眞足令小儒咋舌，民權發達之思想，在吾國今日，獨未能普及，耐庵於千百年前，獨能具此卓識，爲吾國文學界放此異彩，豈僅以一時文字之長，見重於後世哉。

又　小說中之《水滸》、《石頭記》，於詞中可比周、辛。《石頭記》之境界悄怳，措語幽咽，頗類清眞，其敘黛玉之滿懷幽怨，抑鬱纏綿，便不減美成《蘭陵王》、《瑞鶴仙》諸作。《水滸》之雄暢沉厚，直逼稼軒，讀《北固亭懷古》及《別茂嘉十二弟》之詞，乃令人憶及林武師、武都頭。文字之感人如此，會心人當不以爲譬言。

又　《水滸》發揮作者之理想，故憑虛構造，雖假前人之事跡演成，其舉動一切，悉由自主。且所托係前代，故處處直書，毫無諱飾，以所發之感慨全係無形中一種不平之氣，無可顧忌也。

《舊學庵筆記・古本水滸》　向閱金聖嘆所評《水滸傳》，首載耐庵一《序》，極似金氏手筆，心竊疑之。後得明刊本，乃果無此篇，始信老眼無花。此本當刻於天啓末年，正李卓吾身後名盛之時，故備載李氏僞評，其中詩詞贊語頗多，九天玄女亦是長贊，金氏祇採仙容妙目八字，頓成絕世妙語，眞具有點鐵成金手段者。至字句之異同，更僕難數。大抵金評所謂俗本作某者，此本皆然；所謂古本者，皆其臆改者也，與《平四寇》共爲一百二十回。然一片鑄成，並無前後之說，放兒曾取兩本對勘，欲成《水滸札記》一書，尚未卒業。

鄧狂言《紅樓夢釋眞》　且小說之難，莫難於作楔子。作者因《水滸》之楔子妙空古今，而《桃花扇》之楔子亦復恰到好處，故絕不肯再作一篇落人窠臼文字，乃特創此體，而仍從二書脫化而出，又絕對的不見其相犯之跡。【略】《水滸》兼指宋、元，而其義並重，其文則獨托於宋，故亦可以宋人立說。

又　作者胸中抹煞一切才子佳人小說，而仍有一《水滸》、《金瓶梅》爲其所不敢輕視，二書皆政治小說而寄托深遠者也。

《小說考證》卷一　《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念奴嬌》一闋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幸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鷄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閑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六六八九，謂卽指百有八人也。或云：此蓋明人附托，說極有理。吾頗怪師師宋江，時代正相直，山左洛陽，相距亦未遙，施耐庵搦管作《水滸演義》，事實皆出虛構，何不如此詞所云，爲此兒一寫照，使全書生色乎。季弟瑞法，則云道君皇帝，時過其家，欲宋公明爲周美成之爲，下筆極難，斡旋亦不易，故寧割愛焉，未可知也。誠然，然《水滸》串插之妙，時出意表，耐庵腕下，何所不有。入一李師師，吾輩視之固難，以施氏之筆行之，或不至大費氣力耶。臣盜傳中，無此妓點綴其間，吾意終甚惜之。

又《續編》卷五《拾遺》　道光時，滿人文夢薇，頗深於邵子之學，謂《水滸傳》亦由《易象》參入。人舉宋江、李逵、劉唐三人相質，答曰：「宋江，訟也，天水訟，故號及時雨，刀筆吏出身，取訟象，人事起於訟，故以爲之首。李逵，井也，水風井，故號黑旋風，訪柴進入井，迎母入井，取井象。劉唐，鼎也，火風鼎，故號赤發鬼，縛之供桌，取鼎象也。」或又問：「《水滸》只三女，扈三娘號一丈青，何義？」答曰：「卦只三陰，故以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象之。三娘，歸妹也。雷澤歸妹、震三兌七，合成『一丈』。震居東方，其色『青』。扈成之妹，歸於王英，取卦象爾。」其言亦甚新奇。

《小說枝談》卷下　有謂《紅樓》描寫人物脫胎《水滸》者，確也。寶釵似宋江，襲人、熙鳳似吳用，黛玉、晴雯似晁蓋，探春似林冲，湘雲似魯達，薛蟠似李逵。晁蓋中箭，宋江獨哭。晴雯被逐，襲人獨哭。李逵罵宋江，薛蟠罵寶釵，李媽媽罵襲人，乃依樣葫蘆之筆，至頑童鬧書房，則以三打大名府爲藍本，金桂戲薛蝌，則師二潘之故智。又有謂《紅樓》之衍炎涼，係仿照《金瓶梅》者，亦確也。《金瓶》無一正人，《紅樓》亦無一正人。其人物之逼肖者，爲尤二姐之與李瓶兒。

分論

李贄《容與堂刻〈忠義水滸傳〉一百回總評》　卷一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　李載贄曰：《水滸傳》事節都是假的，說來却似逼眞，所以爲妙。常見近來文集乃有眞事說做假者，眞鈍漢也。何堪與施耐庵、羅貫中作奴。

又　卷二第二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李禿翁曰：史進是個漢子，只是朱武這樣軍師忒難些。

又　卷三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李和尚曰：描畫魯智深千古若活，眞是傳神寫照妙手。且《水滸傳》文字妙絕千古，全在同而不同處有辨。如魯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劉唐等衆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畫來各有派頭，各有光景，各有家數，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讀去自有分辨，不必見其姓名，一覩事實，就知某人某人也。讀者亦以爲然乎。讀者卽不以爲然，李卓老自以爲然，不易也。

又　卷四第四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李和尚曰：此回文字分明是個成佛作祖圖。若是那班閉眼合掌的和尚，決無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樣儘好看，佛性反無一些。如魯智深吃酒打人，無所不爲，無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來外面模樣看不得人，濟不得事，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歟，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歟。

又　卷五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李和尚曰：人說魯智深桃花山上竊取了李忠、周通的酒器，以爲不是丈夫所爲，殊不知智深後來作佛，正在此等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節，方是成佛作祖根基；若瞻前顧後，算一計十，幾何不向假道學門風去也。

又　卷六第六回：九紋龍剪逐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無一個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魯和尚却是個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樣，請問似出家人模樣的，畢竟濟得恁事，模樣要他做恁？假道學之所以可惡、可恨、可殺、可剮，正爲忒似聖人模樣耳。

又　卷七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李生曰：小衙內是不知事小兒，富安是不識體光棍，兩個也不必說了，獨恨高俅害

人，陸謙賣友，都差魯智深打他三百禪杖。

又　卷八第八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卓吾曰：形容公人情狀亦可。

又　卷九第九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李卓吾曰：施耐庵、羅貫中眞神手也。摩寫魯智深處，便是個烈丈夫模樣。摩寫洪教頭處，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撥處，一怒一喜，倏忽轉移，咄咄逼眞，令人絕倒，異哉。

又　卷十第十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禿翁曰：《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爲他描寫得眞情出，所以便可與天地相終始。即此回中李小二夫妻兩人情事，咄咄如畫，若到後來混天陣處都假了，費盡苦心，亦不好看。

又　卷十一第十一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李生曰：嘗笑天下忌才之人，狗也不值，彼既有了才了，忌他何益，且他豈終爲你忌了，適以殺其軀而已矣！何也？有才者，定是恩怨分明，既可明珠報德，亦能匕首殺仇。你若不信，王倫便是樣子。

又　卷十二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　卓吾曰：楊志是國家有用人，只爲高俅不能用他，以致爲宋公明用了，可見小人忌賢嫉能，遺禍國家不小。

又　卷十三第十三回：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鬥武　李贄曰：《水滸傳》文字形容既妙，轉換又神。如此回文字，形容刻畫周謹、楊志、索超處，已勝太史公一籌，至其轉換到劉唐處來，眞有出神入化手段。此豈人力可到，定是化工文字，可先天地始後天地終也。不妄，不妄。

又　卷十四第十四回：赤髮鬼醉卧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李生曰：晁蓋、劉唐、吳用都是偷賊底，若不是蔡京那個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來。

又　卷十五第十五回：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卓老曰：刻畫三阮處各各不同，請自着眼。又曰：劉唐固奇，公孫勝尤奇，却又都來尋晁保正，大奇，大奇，卽此便可知保正已。

又　卷十六第十六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禿翁曰：楊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濟得恁事也。須以恩結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體，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一味亂打衆人，自然拗起來。雖然由你智勇足備，亦不能跳出這七個人圈套了，徒自作惡耳。蠢人，蠢人。

又　卷十七第十七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李生曰：魯智深、楊志却是兩員上將，只爲當時無具眼者，使他流落不偶。若廟堂之上得有一曹正、張靑其人者，亦何至此哉。李卓吾爲之放筆大笑一場。

又　卷十八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李生曰：梁山泊賊首當以何濤、宋江爲魁，朱仝、雷橫次之，一邊問個走漏消息，一邊問個故放賊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又曰：從來捉賊做賊，捕盜做盜，的的不差，若要眞正除得盜賊，只須除了捕快爲第一義。

又　卷十九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李卓吾曰：吳用此人用得，用得。又曰：天下秀才都會嫉賢妬能，安得林教頭一一殺之也。

又　卷二十第二十回：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禿翁曰：可惜王倫那廝，却自家送了性命。昔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豈特造反，卽做強盜也是不成底。嘗思天下無用可厭之物，第一是秀才了。

又　卷二十一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卓吾曰：此回文字逼眞，化工肖物，摩寫宋江、閻婆惜幷閻婆處，不惟能畫眼前，且畫心上，不惟能畫心上，且幷畫意外。顧虎頭、吳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轉轉關目，恐施、羅二君亦不自料到此。余謂斷有鬼神助之也。

又　卷二十二第二十二回：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李禿老曰：朱仝、雷橫、柴進不顧王法，只顧人情，所以到底做了強盜。若張文遠倒是執法的，還是個良民。或曰：知縣相公也做人情，如何不做強盜。曰：你道知縣相公不是強盜麼。

又　卷二十三第二十三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李卓吾曰：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不如李逵勇猛也。此村學究見識，如何讀得《水滸傳》。不知此正施、羅二公傳神處。李是爲母報仇不顧性命者，武乃出于一時不得不如此耳。俗人何足言此，俗人何足言此。

又　卷二十四第二十四回：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李生曰：說淫婦便象個淫婦，說烈漢便象個烈漢，說呆子便象個呆子，說馬泊六便象個馬泊六，說小猴子便象個小猴子，但覺讀一過，分明淫婦、烈漢、呆

子、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婦、烈漢、呆子、馬泊六、小猴子聲音在耳，不知有所謂語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腸，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間無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

又　卷二十五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李生曰：　這回文字，種種逼眞。第畫王婆易，畫武大難，畫武大易，畫鄆哥難。今試着眼看鄆哥處，有一語不傳神寫照乎，怪哉。

又　卷二十六第二十六回：　鄆哥大鬧授官廳，武松鬥殺西門慶　李和尚曰：　武二郎殺此奸夫淫婦，妙在從容次第，有條有理。若是一竟殺了二人，有何難事。若武二郎者，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聖人，聖人。又曰：　我道周公尚非弟弟，武松方是弟弟。

又　卷二十七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李贄曰：　義氣事不可不做，你看武松殺了奸夫淫婦，知府、知縣幷一切上上下下的人，那一個不爲他。緣何衣冠之中反有坐視其家之醜，甚至對人喜談樂道也。嘗欲借武松之手以刃之，未及也。又曰：　孫二娘、武二郎却好是一對敵手，覺得張青還不相配。

又　卷二十八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卓吾曰：　這裏形容武松逼眞英雄，比景陽岡上打虎差得多了。又曰：　士爲知己者死。設令今日有施恩者，一如待武二郎者待卓吾老子，卓吾老子即手無縛鷄之力，亦當爲之奪快活林，打蔣門神也，不知者以爲爲口腹也，不知者以爲爲口腹也。

又　卷二十九第二十九回：　旋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李禿翁曰：　武松固難得，而施恩尤不易得。蓋有伯樂自有千里馬也，故曰：　賞鑑有時有，英雄無日無。

又　卷三十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李生曰：　看此回文字，乃知腹中劍、笑裏刀，世上無所不有。雖然，畢竟張都監作何結果，害人者人先害之矣，又何益哉。

又　卷三十一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卓翁曰：　武二郎是個漢子。勿論其他，即殺人留姓字一節，已超出尋常萬萬矣。

又　卷三十二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李和尚曰：　今人只看後來事體，便道宋公明不該救劉高妻子，殊不知宋公明若無這些，直是王矮虎一輩人了，如何幹得許多大事。彼一百單七人者，亦何以兄事之哉。

又　卷三十三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李生曰：　劉高妻子是個淫悍之婦不消說了，獨是花知寨太莽，宋公明亦欠細密，臨去時着幾人護送，也好討個信息，緣何如此托大，如黃信者，眞可人也，用得，用得。

又　卷三十四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李和尚曰：　國有賊臣，家有賊婦，都貽禍不淺。只如青州府失了秦明、黃信、花榮三個良將，皆劉高一人誤事，而劉高又妻子誤之也。眞有意爲天下者，先從妻子處整頓一番，何如。

又　卷三十五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雁　卓吾曰：　此回文字不可及處，只在石勇寄書一節，若無此段，一同到梁山泊來，只是做強盜耳，有何波瀾，有何變幻。眞是不可思議文字。

又　卷三十六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李和尚曰：　凡是有用人，老天畢竟要多方磨難他，只如宋公明，不過一盜魁耳，你看他經了多少磨難，此揭陽嶺上其一也。若是那些飽食暖衣、平風靜浪的驕子弟，眞是檻羊圈豕。

又　卷三十七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李和尚曰：　宋公明每至盡頭處，便有救星，的是眞命強盜。

又　卷三十八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鬥浪裏白跳　李生曰：　凡言詞修飾、禮數嫻熟的，心肝倒是強盜。如李大哥雖是鹵莽，不知禮數，却是情眞意實，生死可托。所以孔夫子曰：　巧言令色，鮮矣仁，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上大人，丘乙己，眞是個人精，眞是個人精。

又　卷三十九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李和尚曰：　黃通判大通。又曰：　回書脫卯處有生意。

又　卷四十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李禿翁曰：　晁蓋也須十七人纔來幹事，張順亦是九人方來刼牢，那裏如李大哥獨自一個兩把板斧便自救人，是如何膽略，如何忠義。或曰：　若無晁蓋、張順等衆人，終須喪了三人性命。卓吾曰：　如此一算，便無膽略，便不是忠義了。

若是眞正忠義漢子，卽事不濟，亦不礙其爲忠義也。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也與，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也與。

又　卷四十一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李卓吾曰：　黃文炳也是個聰明漢子，國家有用之人，渠旣見反詩如何不要着緊。宋公明也怪他不得。江州劫法場，只爲要救二人性命，不得不如此。若是無爲軍竟可省事，胡爲又做這一場。大不是，大不是。

又　卷四十二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李贄曰：　李大哥是個天性孝子，宋公明取爺有些道學氣味，亦算計利害耳。公孫勝望娘一團奸詐，如李大哥者，只是要娘快樂，再無第二個念頭。

又　卷四十三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李卓老曰：　只有假李逵，再無李逵假。又自評曰：　卓老此言若是李大哥知道，定以我爲大座師也。又曰：　李大哥殺死四虎，不特勇猛過人，亦是純孝格天地，至誠感鬼神，志壹神凝，有進無退故耳。若作勇猛論者，猶非李大哥知己也。識此，然後可與言射石飲羽之事。

又　卷四十四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李卓吾曰：　拚命三郎是個漢子，一刀兩段再無葛藤，却又精細，所稱智勇足備者非耶。楊雄一見便認他爲弟，亦自具眼，到底得他氣力，豪傑相逢，多是如此。若是道學先生便有多少瞻前顧後。又曰：　戴宗結識石家三郎一節，却自可取。

又　卷四十五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李生曰：　嗚呼，天下豈少有用之人哉，特無用之者耳。如石家三郎，楊雄用之，便得他氣力。且石秀爲人，非一勇之夫，委婉詳悉，矢不妄發，發無不中，的的大有用人。嗚呼，今天下豈少石秀其人哉，特爲楊雄耳，可嘆，可嘆。又曰：　描畫淫婦人處，非導慾已也，亦可爲大丈夫背後之眼，鄭衛之詩俱然。

又　卷四十六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莊　卓翁曰：　石家三郎作事精細，勇而且智。如楊雄者，特草草耳。雖然，當局迷旁觀淸，一雄已哉。

又　卷四十七第四十七回：　撲天雕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李和尙曰：　人家少年子弟不識世務，任着他驕傲性氣，每足喪家亡身，如祝彪者，可鑑也。

又　卷四十八第四十八回：　一丈靑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卓老曰：　王矮虎還是個性之的聖人，實是好色却不遮掩，卽在性命相併之地，只是率其性耳。若是道學先生，便有無數藏頭蓋尾的所在，口夷行跖的光景。嗚呼，畢竟何益哉。不若王矮虎實在，得這一丈靑做個妻子也，到底還是至誠之報。

又　卷四十九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卓吾曰：　毛仲義父子只因要討小便宜，做出一場大是非，可鑑也。又曰：　顧大嫂一婦人耳，能緩急人如此，如今竟有戴紗帽的，國家若有小小利害，便想抽身遠害，不知可爲大嫂作婢否也。

又　卷五十第五十回：　吳學究雙用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禿翁曰：　叙一個莊上的結果，都活變隱見的，是文章妙手。

又　卷五十一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禿翁曰：　朱仝畢竟是個好人，只是言必信、行必果耳，安有大丈夫而爲一太守作一雄乳婆之理。卽小衙內性命亦值恁麼，何苦爲此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好笑，好笑。

又　卷五十二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李生曰：　我家阿逵，只是直性，別無迴頭轉腦心腸，也無口是心非說話。如殷天錫橫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書鐵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貴介氣，不濟，不濟。

又　卷五十三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李逵斧劈羅眞人　李和尙曰：　有一村學究道：　李逵太凶狠，不該殺羅眞人。羅眞人亦無道氣，不該磨難李逵。此言眞如放屁，不知《水滸傳》文字當以此回爲第一。試看種種摩寫處，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當以趣爲第一。旣是趣了，何必實有是事幷實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豈不令人笑殺。又曰：　羅眞人處固妙絕千古，戴院長處亦令人絕倒，每讀至此，噴飯滿案。

又　卷五十四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鬥法破高廉，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卓吾曰：　此回文字不濟。

又　卷五十五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李和尙曰：　宋公明凡遇敗將，只是一個以恩結之，所云知雄守雌也，的是黃老

派頭。吾嘗謂他「假道學、眞強盜」，這六個字實錄也，卽公明知之，定以爲然。

又　卷五十六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李生曰：　人生決不可有所嗜好，如徐寧愛戀這副雁翎甲，併這個身子亦喪却了也，可發一笑。眞是纔有所嗜，便是繫驢繫馬之橛，嗚呼哀哉。

又　卷五十七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鉤鐮槍，宋江大破連環馬　卓吾曰：　一僧讀到此處，見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都是強盜，嘆曰：　當時強盜直恁地多。余曰：　當時在朝強盜還多些。

又　卷五十八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李生曰：　近來太守姓賀的最多，只少史大官人、花和尚這樣不怕太守者耳。

又　卷五十九第五十九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鬧西嶽華山　李生曰：　如賺金鈴吊掛，都是兒戲，無不幹成大事，何也，只是才大、識大、膽大耳，不然耶驚天動地濟得甚事。

又　卷六十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李卓吾曰：　改聚義廳爲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節，不可草草看過。又曰：　宋江吳用也是多事，如何平白地要好人做強盜，最可恨是賺玉麒麟上山也。

又　卷六十一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李卓吾曰：　今之算命賣卦的，雖不如梁山泊那班人，却也是個小賊，言禍言福，胡說亂道，不知誤陷了多少人，不道得單是一個盧員外也，要知得，要知得。

又　卷六十二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李載贄曰：　燕青救主已自難得。今之食君祿而不能爲其主者，既不堪作奴，若石家三郎，固然拚命，乃竟以孤身獨力，從法場上救取盧生，非忠義包身，膽智雙絕，何以有此哉。如兩君者，眞卓老所願百拜爲師者也。若夫依徊顧盼，算利算害，卽做天官，何能博李卓老一盼乎。

又　卷六十三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李和尚曰：　戴宗沒頭帖子極沒意思，若非梁中書、王太守，幾送盧俊義、石秀性命，蠢人，蠢人。又曰：　關勝竟取梁山泊的爲妙計，只是蔡京無恥，說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已屬書生之言，又說正合吾心，這老面皮實有三寸之厚。

又　卷六十四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李禿老曰：　宋公明只是一個黃老之杰，以退爲進，以捨爲取。可笑關勝、宣贊、郝思文那厮，都被圈套，盡爲出力，人品何在，眞強盜也。

又　卷六十五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卓吾曰：　此回文字極不濟。那裏張旺便到李巧奴家，就到巧奴家，緣何就殺死他四命，不是，不是。卽王定六父子過江，亦不合便撞着張順，張順却緣何不渡江南來接王定六父子，都少關目。

又　卷六十六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李和尚曰：　這回文字沒身分，叙事處亦欠變化，且重複可厭，不濟，不濟。

又　卷六十七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李卓老曰：　突出李大哥一段大奇。又曰：　李大哥作事奇絕，此番又幹這件大功，幾曾如他人興兵動衆而來乎，關勝當無面目見李大哥矣。

又　卷六十八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李卓吾曰：　要知宋江之讓，只爲中心有愧于盧俊義耳，非眞讓也。原與吳用粧成局面了，却此件不然，其中可讓者儘多，何急急讓此一人哉，平白地引誘他上山，到底良心過不去也。

又　卷六十九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識雙槍將　卓吾曰：　史進既是癡子，宋江又是呆漢，所以使吳用小兒浪得名耳。又曰：　最可恨者董平那厮，只因一個女子，便來賣國負人，國家有如是人，眞當寢皮食肉。

又　卷七十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李卓老曰：　這回文字不濟不濟，張清石子固好，叙處却沒伸縮變化，大不好看，特是張清人品差勝董平耳。

又　卷七十一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李卓吾曰：　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魯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漢，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吳用石碣天文之計，眞是神出鬼沒，不由他衆人不同心一意也。或問：　何以見得是吳用之計。曰：　眼見得蕭讓任書，金大堅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孫勝作法掘將起來，以愚他衆人。曰：　這個何道士恐怕不知。卓吾老子笑曰：　既有黃金五十兩，人人都是何道士了。不然何七日之後，定要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哉，可知已，可知已。

又　卷七十二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鬧東京　李生

曰：柴進用文，李逵用武，文者智絕，武者勇絕。這一遭東京城裏眞是好燈，大家請看何如。

又　卷七十三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梁山泊雙獻頭　卓吾曰：宋公明已是假道學了，又有假假道學的，好笑，好笑。又曰：　李大哥眞是忠義漢子，他聽得宋公明做出這件事來，就要殺他，那裏再問仔細，此時若參些擬議進退，便不是李大哥了，所稱畏友非耶。交藉中何可少此人，交藉中何可少此人。

又　卷七十四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李逵壽張喬坐衙　李卓老曰：燕青相撲已屬趣事，然猶有所爲而爲也。何如李大哥做知縣、鬧學堂，都是逢場作戲，眞個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戀，活佛，活佛。

又　卷七十五第七十五回：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黑旋風扯詔謗徽宗　李卓吾曰：張幹辦、李虞候極識大體，只少轉變，若是阮小七、李大(哥)，不過爲吳用所使耳，蠢漢，蠢漢。又曰：　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實是不經人道語。李大哥一派天機，妙人，趣人，眞不食烟火人也。

又　卷七十六第七十六回：　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卓翁曰：是一架絕精細底羊皮畫燈。畫工之文，非化工之文，低品，低品。又曰：　若欲借此陣法，封侯拜將，待河之清也。

又　卷七十七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宋公明兩贏童貫　李和尙曰：　粧點十面埋伏處，大象自家意思，文人任性如此，可笑哉。

又　卷七十八第七十八回：　十節度議取梁山泊，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李禿翁曰：《水滸傳》文字不可及處，全在伸縮次第，但看這回，若一味形容梁山泊得勝，便不成文字了，絕妙處正在董平一箭，方有伸縮，方有次第，觀者亦知之乎。

又　卷七十九第七十九回：　劉唐放火燒戰船，宋江兩敗高太尉　李禿翁曰：　從來小識見歪肚腸，幹得恁事，適以自誤誤人耳。彼方以爲張良、陳平不是過也，可發大笑。而王瑾者，其榜樣乎，戒之何如。

又　卷八十第八十回：　張順鑿漏海鰍船，宋江三敗高太尉　李生因(曰)：梁山泊好漢一味以戰爲戲，所以爲妙。又曰：　高俅醜態也夠了。

又　卷八十一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計賺蕭讓　李禿翁曰：　今人只管說男盜女倡便不好了，童貫、高俅那厮，非不做大官，燕青、李師師都指爲奸佞，是又強盜娼婦不如了，官大那裏便算得人。又曰：　燕青不承應李師師，是大聖人，風流少年定以爲滯貨。

又　卷八十二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卓吾老子曰：　梁山泊買市十日，我道勝如道學先生講十年道學。何也？以其實有益于人耳。可笑宋室好一夥君臣賜宴于殿上，與謀斬于城中，都是一般見識。

又　卷八十三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陳橋驛滴淚斬小卒　卓老曰：　這個軍校却是妙人，他何常要活，只是宋公明有些秀才氣耳，卽出至誠，一覺可厭，況參之以詐乎。

又　卷八十四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薊州城，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禿老曰：　朱武胡說。長蛇陣是老生常談，鵾化爲鵬陣是小兒強作解事，盧俊義連聲唯唯，的是聾聵之人，若渠一槍一馬獨戰番軍兩陣，則眞將才也。可取，可取。

又　卷八十五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關，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李載贄曰：　歐陽侍郎不特忠于大遼郎主，抑且忠于宋公明兄弟，特是信得宋公明太過耳，不可便以成敗論他。

又　卷八十七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戰幽州，呼延灼力擒番將　卓吾曰：描畫瓊妖納延、史進、花榮、寇鎭遠、孫立弓馬刀劍處，委曲次第，變化玲瓏，是丹青上手。若鬥陣法處，則村俗不可言矣。

又　卷八十八第八十八回：　顏統軍陣列混天象，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李卓吾曰：混天陣竟同兒戲，至玄女娘娘相生相尅之說，此三家村裏死學究見識。施耐庵、羅貫中儘是史筆，此等處便不成材矣。此其所以爲水(小)說也與。

又　卷八十九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宿太尉頒恩降詔　李和尙曰：　突出智眞長老一事，眞是匪夷所思，公孫勝道是自家道士，不來相見和尙，俗殺，俗殺。

又　卷九十第九十回：　五臺山宋江參禪，雙林渡燕青射雁　李贄曰：可笑蔡京那班人，不通世務，把梁山這些人馬放在京華，是分明移梁山泊到天子身邊也，萬一非宋公明有以收拾之，禍豈在江南方臘哉。

又　卷九十一第九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宋江智取潤州城　李和尙

曰：人說宋江人馬到征方臘時漸漸損折，不知此正是一百單八人幸處。不但死于王事爲得死所，倘令既征方臘之後，一百單八人尚在朝廷，當何以處之，即一百單八人亦何以自處。

又　卷九十二第九十二回：盧俊義分兵宣州道，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禿翁曰：李大哥爲韓、彭報仇，都是眞的，宋公明假哭，信他不得。

又　卷九十三第九十三回：混江龍太湖小結義，宋公明蘇州大會垓　李載贄曰：戴紗帽中絕少人品如費保四人，不要做官，却有見識。李俊要宋江保他做官，特地當一件事與費保說，正不知費保聽之失聲大笑也。人之知量不同如此。

又　卷九十四第九十四回：寧海軍宋江弔孝，湧金門張順歸神　李和尚曰：張順沒水入城，極莽極癡，不是白着送了性命。

又　卷九十五第九十五回：張順魂捉方天定，宋江智取寧海軍　李和尚曰：張順只因一念貪着西湖好水，便做了金華太保，永世不得出身，可惜，可惜。

又　卷九十六第九十六回：盧俊義分兵歙州道，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李生曰：此內儘有不必死而死之人，如解珍、解寶等是也。

又　卷九十七第九十七回：睦州城箭射鄧元覺，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李和尚曰：《水滸傳》文字不好處，只在說夢、說怪、說陣處，其妙處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

又　卷九十八第九十八回：盧俊義大戰昱嶺關，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禿翁曰：文字至此，都是強弩之末了，妙處還在前半截。

又　卷九十九第九十九回：魯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錦還鄉　卓翁曰：人但知魯智深成佛，李俊爲王，都是頂天立地漢子，不知燕青更不可及，意者其猶龍乎，意者其猶龍乎。

又　卷一百第一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兒窪，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李卓吾曰：施、羅二公眞是妙手，臨了以夢結局，極有深意。見得從前種種都是說夢，不然，天下那有強盜生封侯而死廟食之理。只是借此以發洩不平耳。讀者認眞，便是癡人說夢。

又《袁無涯刻忠義水滸全傳一百二十回總評》　第一回：張天師祈禱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　評：禳瘟是救世婆心，放魔是顯忠手段，作者於簡首拈出，大有深意。

又　第二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評：王教頭全身遠害，恰似天使他成就一個好徒弟。九紋龍設備防寇，恰似天使他結識三個好漢子。

又　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評：陳眉公有云：「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鄭屠以虛錢實契而強占金翠蓮爲妾，此是勢豪長技，若無提轄老拳，幾咎天網之疏。

又　第四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評：趙員外剃度魯達，非僅教以避難也。只因其剛心猛氣，姑勸他做和尚，庶幾可以摧抑之。又評：智深好睡，好飲酒，好吃肉，好打人，皆是禪機。此惟眞長老知之，衆和尚何可與深言。

又　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評：智深一打鎮關西，一打小霸王，兩拳俱大有妙用。若曰和尚路見不平，則幾失智深矣。

又　第六回：九紋龍剪逕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評：以上、中、下三等職事，安放諸僧，可見佛門廣大。　又評：清長老着智深去管菜園，亦是消磨銳氣一法。

又　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評：陸謙一輩，又絕交論中所未發，可續廣絕交一則。寶刀之計，豈曰斷金。

又　第八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評：兒女情深，英雄氣短，隻冲臨歧，猶見本色，作者便非凡筆。

又　第十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評：柴王孫一封書變爲雪冷，高衙內相思症空爾火熱。

又　第十一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評：此竟可作《水滸》第一回，刪削者斷從茲起，公明以前不數晁而數林矣。

又　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　評：宋之運花石綱，與秦之發戍咸陽，爲國家生出許多事來，可當一則千秋金鏡。

又　第十三回：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鬥武　評：梁中書如此憐才，而志落吳用計中，與朱仝誤失小衙內同抱負心之痛。

又　第十四回：赤髮鬼醉卧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評：保正識英雄，自是隻眼。　又評：突出智多星解紛，却是七星會合奇緣。

又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評：　一幅漁村圖，一首漁家傲，智多星口角却銛于釣鰲鈎。

又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評：　五星聚奎，是宋室文明之兆，七星聚義，是宋家殺戮之機。一治一亂，良有天意。　又　評：　生辰輒用十萬貫金珠，此必從掊剋得來，卒爲綠林中好漢取之，可爲貪得者之鑒。

又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評：　曹正奪寶珠寺，與韓信木罌渡軍何異，其以謀勝者與。青面獸、莽和尚以膽力佐之，自是千人闢易。今之共事疆場者，往往互相矛盾，讀此可發一嘆。

又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評：　何清閒裏覷着賊踪，精細極矣，若何濤則語以泄敗者也。　又　評：　公明吏也，朱仝差役也，救危拯急，何等心腸。豈爾時承行錢、承牌錢，尚未有此例與。

又　第十九回：　林沖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評：　王倫初時恐林沖占強，次後又勉強留于山寨，殺身之禍，固是自取。頭巾作略，如此沒用。

又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評：　梁山泊用兵彷彿孫吳更妙，在三阮水戰，又是孫吳所不及。

又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評：　翻手爲雲覆手雨，比刀頭上血，情更毒。牛兒到處看冷眼，可謂緩急有用人。

又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評：　美髯公義重如山，百計爲公明商量躲避之策，實是情至。若縣尹一片肝腸如雪如雲，淺淺了公明。

又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評：　柴王孫一味招延豪傑，而座上亦無俗客，是孟嘗君反遜一籌矣。武松視虎如蟻，後來梁山一班好漢，視童蔡輩爲虎而冠者也，所以急欲以景陽幾拳與之。

又　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評：　風情中智囊，斷以王婆爲第一，然淫穢之事，可爲世俗垂戒者，幸有武都頭之利刃在。

又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評：　武松不去，武大不死，然私正自難處耳，英雄人恨恨。　又　評：　鄆哥堪與唐牛兒合做一小俠傳。

又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評：　看此一篇，雖太公兵法、孔子春秋，不是過也。如星斗燦爛，昭布森羅，風霜嚴寒，疏軟髓骨。可敬可畏。

又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評：　張青不壞三等人，是何等愛惜人才。使當路者盡如此，天下豈有亂時。

又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評：　武松一味剛直，那得不使人敬仰，施恩專意款松，那得不爲感激。

又　第二十九回：　旋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評：　磨劍問不平，士爲知己死。武松打蔣門神一則，純是義氣用事。

又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評：　白虎堂寶刀，鴛鴦樓歡宴，小人謀傾義士，同一機局。若看到後來結果，方知傾人者所以自傾也。可不畏哉。

又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評：　此一段殺，說得燈月與刀光歷亂，使靜人懦士亦能憤雄。

又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評：　公明與武行者，臨別灑淚，叮嚀數語，丈夫意氣相期，眞切懇摯，然亦惟公明能如此眞切懇摯也。

又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評：　恩將仇報，世上多有此事。只看劉知寨妻認公明爲賊，眞使人恨極。

又　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評：　計捉秦明，變幻極矣。出奇制勝，酷似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手段，讀此可以知兵法。

又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雁　評：　呂、郭爭雄，戰法妙極矣。小李廣以一箭分開，此神技也。梁山好漢伎倆(詢)(洵)在伯仲之間。

又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評：　公明只以忠孝兩字爲重，說到逆天理違父教，便淚如雨下，似曾讀書識字過來，可敬可畏。

又　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評：　看李俊如此一種熱腸，憐惜英雄，便是太湖結義，根本可自作扶餘王。

又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鬥浪裏白跳　評：　黑旋

風稟忠直之性，即一味莽撞，大有可用處。好打強漢，最是快人。

又　第三十九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評：黃文炳抄反詩，勘破宋江假風症，到底有惡見識，不是沒用的人。只爲自己起官，主意害人，所以可恨。又評：聖手生、玉臂匠亦見藝中精巧。

又　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評：十七個好漢來劫法場，還讓黑大漢從空而下，有力有膽。

又　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無爲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評：行兵須以有策應爲主，公明去取無爲軍，以侯健爲內應，以張、阮、童、穆等爲水軍，石勇、杜遷等埋伏城中，如此運籌，可制大敵。

又　第四十二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評：於患難中別開天地，正是水窮雲起，筆意如入桃源，且不知秦漢，何論晉魏。

又　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徑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評：石鑪汲水，黑旋風亦頗有識，誰知反送了老母性命，雖深入虎穴，而終天之恨何能已已。

又　第四十四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評：此一段即見石秀有經緯器，使衆好漢，何減銓衡。又評：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石秀俠氣，楊雄知人，爲兩得之。

又　第四十五回：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評：和尚色中之餓鬼，妖艷登山入廟，是捨身爲餓鬼判斛施食。又評：回中字字教人防閑，推醒昏漢，不特爲石秀寫生也。

又　第四十六回：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評：石秀爲自己辯冤事輕，怕楊雄受害念重，是眞骨肉，是眞聖賢。又評：翠屏山上，楊雄猶無主意，終賴石秀做得一個烈丈夫。

又　第四十七回：撲天鵰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評：祝家莊路徑參雜，形勢不減八陣圖，而已被鐘離老人洩漏此機關矣。旺氣在梁山泊，誰能爲之敵手。

又　第四十八回：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評：花榮箭射紅燈，林冲活捉女將，兩人手段，正在伯仲之間。

又　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評：孫新救二解止有劫牢一策，顧大嫂發猛向前，眞是有膽。

又　第五十回：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評：孫立等來投，石秀等就擒，內應之謀成矣。輕信欒廷玉，而自貽伊戚，祝家三子，誰謂知兵。

又　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評：雷橫枷打秀英，眞是不忍辱其親者。此爲大孝，何愧聖賢。可謂傳中第一綱領，不得作小說看。

又　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評：殷天錫侵奪柴氏田園，得李逵一拳，大快。今世如天錫者不少，倘亦有黑旋風板斧而出，大可危也。

又　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孫勝，李逵斧劈羅眞人　評：戴宗千拜萬求，不如李逵三四板斧，義氣十分憤激。羅眞人說：「看李逵面上，叫公孫勝去。」雖象諢語，却是實話。又評：拔一毛利天下不肯爲的，此輩已無惻隱之心，吾恐眞人眞是葫蘆變的。

又　第五十四回：入雲龍鬥法破高廉，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評：柴王孫陷入虎穴，丹書鐵券，幾不足爲護身之符。梁山泊諸兄弟，殫厥心力，而出之泥塗之中，其義氣之重，千古無兩，亦由王孫平日肯禮賢下士得來。

又　第五十五回：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評：叙五陣戰呼延處，如夏雲出嶺，變化不測，令人目眩。又評：凡用兵全在相敵，故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可知連環馬、轟天炮，梁山水泊俱無用處。

又　第五十六回：吳用使時遷盜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評：軍中得時遷輩數人爲間諜偵探，何患不得敵情。又評：徐寧身陷綠林，雖是過信湯隆，實是天罡應聚。

又　第五十七回：徐寧教使鉤鐮槍，宋江大破連環馬　評：岳武穆以蔴札刀破拐子馬，徐將軍以鉤鐮槍破連環馬，英雄出奇制勝，自兩相符。

又　第五十八回：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評：宋公明救孔明，以沉謀而取勝，魯智深救史進，以淺躁而取敗，觀此而知，豪傑舉事須智勇參用者得之。

又　第五十九回：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鬧西嶽華山　評：俊杰相逢，只就齒牙眉宇之間，一回一酬，可以立覘底蘊，一顧一盼，可以洞見肺

腑。宿元景與宋江等相叙，固已稔知其才略矣，是以屢次與宋江等昭雪冤情。若高俅雖與宋江盟誓，入京竟是寒盟。忠佞所爲，霄壤懸絕。

又　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評：　宋公明堅心爲晁天王報仇，如玄德之於雲長。大義在人心，千古不泯。

又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評：　非關吳用賺俊義太刻毒，乃是奸淫貪污合當花報耳。

又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評：　柴進千金，都是俠氣，燕青兩弩，都是義氣，石秀一跳，都是正氣。盧員外有此弟兄護持，其誰得而死之。

又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評：　梁山泊出軍號令嚴肅，步伍整齊。梁中書不量力而逞螳怒之威，遣兵調將，無非爲天罡地煞，巧爲凑合之機耳。

又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評：「只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數語，剖肝瀝膽，勝公之心，已早感觸，故延灼之說，得以深入。若非公明義氣深重，恐勝公不爲用也。

又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評：　此篇有水窮雲起之妙，吾讀之而不知其爲《水滸》也。張順渡江迎醫，而殺一盜殺一淫，此是極奇手段。作此傳者，眞是極奇文字。及請得安道全，忽出神行太保迎接上山，此又機法之變，而不可測識者也，噫，奇矣。

又　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評：　兵馬屢次臨城，城中迭見奸細，正宜堅壁清野，巡邏防禦，何乃狃于年例，放燈叢奸。宋朝官府，直以城池百姓爲兒戲。

又　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評：　金兀朮宜戰不宜和，有一秦檜，而張、韓、劉、岳莫奏厥功。宋公明顒望招安，乃蔡京力主剿滅矣。趙大夫議撫，便獲罪譴，此宋事所以壞于權奸也。

又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評：　衆人十分擁戴江，而江愈謙讓，所以英雄帖服，豪傑歸心。

又　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評：　從來地方失事，皆因文武不和，不肯從國家起見耳。彼時獄中變亂已形，董平要挾已著，程萬里猶然以自己出自童貫門下，自視甚貴，焉得不取滅亡之禍。

又　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評：　張清石子，連打十五將，燕青一弩，可謂差強人意。　又評：　梁山泊一百八員好漢，得一善相馬者以足其數，然則當時千金買駿者誰乎，此英雄俱爲宋公明所有也。

又　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評：　公明一意招安，專心報國，雖李逵至誼，亦欲斬之。李逵不會諂阿，第一鯁直，而甘心囚禁，雖死無憾，酒後益見眞性，忠義至今凜凜。

又　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鬧東京　評：　柴進假扮王觀察，心膽甚細。李逵劈打楊太尉，意氣粗豪。

又　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梁山泊雙獻頭　評：　昔日江州冒血刃，劫法場，出萬死一生，雖粉骨碎身，亦不顧。今日儼然寨主，威靈煊赫，竟以雙斧相向，李逵人品超絕。

又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李逵壽張喬坐衙　評：　李逵從來認眞，今日公服上身，便如串戲，乃知公服是串戲行頭。

又　第七十五回：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黑旋風扯詔罵欽差　評：　小人不識時勢，壞了多少事體，如張幹辦、李虞候者比比。而時若無李大哥、魯、阮諸公一番脾胃，閱史者悶殺矣。雖然，蔡京、高、童諸小人，又一張、李也。

又　第七十六回：　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評：　如此布置，豈是小醜規模。童貫當之正如兔起鶻落，不容措手者也。

又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宋公明二贏童貫　評：　梁山泊諸頭領，以埋伏而獲奇功，直將童貫玩弄于股掌之上。當時宋公明不差戴宗傳令回軍，貫亦難保其首領矣。

又　第七十八回：　十節度議取梁山泊，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評：　蔡京已喪師失律，高俅起而繼之，宋朝可謂無人。且下水即度亦是有用人材，而統率者非人。僨轅覆轍，甚爲可矜。

又　第七十九回：　劉唐放火燒戰船，宋江兩敗高太尉　評：　高俅手下有張開、韓存保二將，亦可制敵。若聞煥章爲參謀，則鄙陋之甚矣。

又　第八十回：　張順鑿漏海鰍船，宋江三敗高太尉　評：　葉春造海鰍船制度奇甚，此水戰時必勝之撥也。梁山泊以計破之，更層層出奇，使不能

測。及捉得高俅，只用燕青一撲以懾其心，不識仍將歌兒舞女奏凱旋否。

又　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計出樂和　評：謀大事，必須一等極伶俐人，又須一等有主意人，若燕小乙爲李師師所引動，如何成得招安一事。

又　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詔破大遼，陳橋驛滴淚斬小卒　評：讀至宋公明滴淚斬小卒，其由衷之言，令人感泣不能已已。

又　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薊州城，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評：俊義單騎力敵四將，燕青一弩虜退五里，技勇絕倫，有是主，方有是僕。

又　第八十五回：宋公明夜渡益津關，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評：公明忠義性生，眞可百折不回，而歐陽侍郎欲以爵祿啖之，不猶管窺之見哉。雖然，從古固未有奸相在朝，而大將立功于外者也，議也高卓不腐。

又　第八十六回：宋公明大戰獨鹿山，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評：盧將軍深入虎穴，宋公明諸弟兄冒險出之，蓋其諸弟兄同懷報國之心，故破遼易于反掌。

又　第八十七回：宋公明大戰幽州，呼延灼力擒番將　評：兀顏小將排陣，其胸中亦有武庫。番將如十一曜二十八宿，其兵威亦有可觀，可謂當時勍敵。

又　第八十八回：顏統軍陣列混天象，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評：宋先鋒一腔忠義，久爲神明所呵護，混天陣法其玄機秘訣，自從夢中傳來。

又　第八十九回：宋公明破陣成功，宿太尉頒恩降詔　評：宋先鋒力可剿遼，童、蔡輩以貪賄而挫垂成之績，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信然。

又　第九十回：五臺山宋江參禪，雙林鎮燕青遇故　評：自來有心于世者，往往隱遁山林，許貫忠以三晉地圖托付燕青，其胸中已自不凡，而鳥盡弓藏之諷，可謂知幾其神。

又　第九十一回：宋公明兵渡黃河，盧俊義賺城黑夜　評：盧先鋒取高平，勢如摧枯拉朽，雖得降將耿恭之力，其所折服耿恭以得成功者，亦是智謀過人。

又　第九十二回：振軍威小李廣神箭，打蓋郡智多星密籌　評：鈕文忠小寇耳，以彼其衆欲敵宋公明，何異螻蟻之撼泰山，所以祇自取滅亡也。

又　第九十三回：李逵夢鬧天池，宋江分兵兩路　評：浮生若夢，人人都做富貴夢，誰似李逵做忠孝夢。

又　第九十四回：關勝義降三將，李逵莽陷衆人　評：唐斌單騎入衛州，是爲身謀，關勝單騎到山寨，是許國不謀身，義氣凜然，膽略過人，所以卒成大功。

又　第九十五回：宋公明忠感后土，喬道清術敗宋兵　評：一腔血性，滿紙忠義，此回中人物有男子氣。

又　第九十六回：幻魔君術窘五龍山，入雲龍兵圍百谷嶺　評：女媧氏煉石補天，斷鰲立極，帝堯使羿繳風射日，古今蓋載中何所不有。

又　第九十七回：陳瓘諫官陞安撫，瓊英處女做先鋒　評：一將功成萬骨枯，爲將者請三復「兵不血刃」四字。

又　第九十八回：張清緣配瓊英，吳用計鴆鄆梨　評：宋氏貞潔，葉清忠義，瓊英孝感，都是性成。張清精細縝密，才略又有大過人者。又評：兇暴化虎，貪穢化犬，堅貞化美石，固是至理。

又　第九十九回：花和尚解脫緣纏井，混江龍水灌太原城　評：地獄天堂，皆生于念，此實地喚醒人處，若非智深見識，明遠幾乎不脫。

又　第一百回：張清瓊英雙建功，陳瓘宋江同奏捷　評：若肯清夜捫心，邪念便不生發，只爲慶爲殃心自捫問，堪爲世人鍼砭。

又　第一百一回：謀墳地陰險產逆，蹈春陽妖艷生奸　評：王慶忤逆，矯秀偷漢，作者用心獨苦，看者也要着眼。又評：宋徽宗在李師師家娛樂，童貫姪女便與王慶娛樂。徽宗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又　第一百二回：王慶因姦吃官司，龔端被打師軍犯　評：宋江父子，林冲夫婦，比王慶父子夫婦如何？不省義方刑于之義者，宜熟讀此回。

又　第一百三回：張管營因妾弟喪身，范節級爲表兄醫臉　評：黃達、王慶喫打，張世開、龐元被害，孽由自作，禍是己求，龐氏良心纔萌，即免大禍，天道報施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又評：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此回堪做盈字直解。

又　第一百四回：段家莊重招新女壻，房山寨雙併舊強人　評：《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王、段失義，方壺範之教，到底何如？

又　第一百五回：宋公明避暑療軍兵，喬道清回風燒賊寇　評：屯紮

山林，一以休兵，一以誘敵，不拘古方，機變莫測。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誠不虛語。

又　第一百六回：　書生談笑卻強敵，水軍汩沒破堅城　評：　或贊蕭讓脫盡頭巾氣，卓老曰：　未必。或問故，卓老曰：　吾恐蕭讓只會笑談吃酒耳。

又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勝紀山軍，朱武打破六花陣　評：　宋江處山之下，是爲敵所囚。盧俊義深入重地，兩路受敵，卒皆破賊，可見善戰者，無動而非利地也。

又　第一百八回：　喬道清興霧取城，小旋風藏砲擊賊　評：　蕭嘉穗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保生民之命，有國士之風。其稔知忠良奸佞之不兩立，適野鶴閑雲之趣，明哲保身，知機其神。　又評：　許貫忠、蕭嘉穗易地則皆然。

又　第一百九回：　王慶渡江被捉，宋江剿寇成功　批：　李俊釋賊將，縛元凶，皆有大作用，眞虬髯之流。

又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宋江東京城獻俘　評：　宋江以山林鹵莽勸諭衆人，以不入城爲幸。使衆人將本來面目自捫，衆人焉得不帖服。又評：　吾願閻浮提衆生，皆化爲雁，則五常足備，天下永劫不亂。

又　第一百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宋江智取潤州城　評：　陳將士輸粟得官，枉送了一家性命，今之富翁而好結鄉紳者，請亟從此着眼。

又　第一百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宋公明大戰毘陵郡　評：　宋慶曆間，驍將王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卒，無以拒我，則我擒矣。吾前後數十虜陣，其戰未嘗兩矢也。」李逵之膽近似，然如此驍將而不至顯官，宋事可知。

又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龍太湖小結義，宋公明蘇州大會垓　評：　當事者盡如費保等敬禮賢才，推心致腹，決不至盜賊縱橫，赤黎塗炭。奈何當事者竟別具肺腸也。

又　第一百十四回：　寧海軍宋江吊孝，湧金門張順歸神　評：　三面青山，一湖綠水，直是臨安一幅丹青，寧止十里荷香，三秋桂子，可牽動長江萬里愁哉。其詞云：「日斜歸去奈何春。」又足盡景中情矣。

又　第一百十五回：　張順魂捉方天定，宋江智取寧海軍　評：　衆英雄之死，宋公明之哭，公義私恩，各極其至。若捉方天定，則又張睢陽厲鬼殺賊肝腸也。出色處佳甚。

又　第一百十六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評：　賠了夫人又折兵，更于錦繡陣中，獨占風流便宜，柴王孫福忒過分矣。繡旗女將錦緻夫人，止當末隊耳。

又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評：　能戰佳人，一場春夢，兩言創有千古，偏覺婉麗凄涼。

又　第一百十八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宋公明智取清溪洞（無評）

評：　轉眼興亡，眞一局棋耳。古來醉卧沙場，都入春閨夢裏，信然，信然。

又　第一百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錦還鄉　評：　到得功成名遂，已是漏盡鐘鳴，可發清夜深省。

又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窪，徽宗帝夢游梁山泊　評：　公明一腔忠義，宋家以鴆飲報之，昔人云：　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千古名言。　又評：　閱此須閱南華齊物等篇，始澆胸中塊壘。

金人瑞《貫華堂刻〈第五才子書水滸〉七十回總評》　卷五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　哀哉乎！　此書既成，而命之曰《水滸》也。是一百八人者，爲有其人乎？爲無其人乎？　誠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於水滸也，爲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於水涯。吾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無其人，猶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豈眞欲以宛子城、蓼兒窪者，爲非復趙宋之所覆載乎哉！　吾讀《孟子》，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大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二語，未嘗不嘆紂雖不善，不可避也，海濱雖遠，猶紂地也。二老倡衆去故就新，雖以聖人，非盛節也。彼孟子者，自言願學孔子，實未離於戰國游士之習，故猶有此言，未能滿於後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於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志矣，大義滅絕，其何以訓。若一百八人而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設言也。爲此書者吾則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爲如此設言，然以賢如孟子，猶未免於大醇小疵之譏，其何責於稗官。後之君子亦讀其書、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書，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材，又復若干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於稿，哀然成爲一書也。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過去，於是古人書中所有得

意處，不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趁水生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於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跡，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譚快笑之旗鼓。嗚呼，《史記》稱五帝之文，尚不雅馴，而爲薦紳之所難言，奈何乎。今忽取綠林豪猾之事而爲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讀者之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思盡沒，不知心苦，實負良工，故不辭不敏而有此批也。此一回，古本題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以瘟疫爲楔，楔出祈禳。以祈禳爲楔，楔出天師。以天師爲楔，楔出洪信。以洪信爲楔，楔出遊山。以遊山爲楔，楔出開碣。以開碣爲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謂正楔也。中間又以康節、希夷二先生楔出刼運定數，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陳達、楊春，以洪信驕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獕難認，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馬作結尾，此所謂奇楔也。

又　卷六第一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七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　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吾又聞古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之語，然則王進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則國家之祥麟威鳳員璧方珪者也。橫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跽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　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記事，今稗史所記何事，殆記一百八人之事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其天下無道？曰：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吾又聞古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之語，然則王進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則國家之祥麟威鳳員璧方珪者也。橫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跽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　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記事，今稗史所記何事，殆記一百八人之事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其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　史之爲言史也，固也。進之爲言何也？曰：彼固自許雖稗史，然已進於史也。史進之爲言進於史固也，王進之爲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幾聖人在上，可教而進之於王道，然後可教而進之於王道，然則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誅也。　一百八人，則誠王道所必誅矣。何用見王進之庶幾爲聖人之民？曰：不墜父業，善養母志，猶其可見者也，更有其不可見者，如點名不到，不見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見其尾也。無首無尾者，其猶神龍歟。誠使彼一百八人者，盡出於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終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終不之及，夫而後知王進之難能也。　不見其首者，示人亂世決無收場也。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爲主，而先做強盜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雖作者筆力縱橫之妙，然亦以見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蓋纔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爲虎爲蛇，皆非好相識也。何用知其爲是纔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師化現，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陳達、楊春是一百八人之總號也。

又　卷七第二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此回方寫過史進英雄，接手便寫魯達英雄，方寫過史進粗糙，接手便寫魯達粗糙，方寫過史進爽利，接手便寫魯達爽利，方寫過史進剴直，接手便寫魯達剴直。作者蓋特地走此險路，以顯自家筆力，讀者亦當處處看他，所以定是兩個人，定不是一個人處，毋負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爲頭先是史進一個出名領衆，作者卻於少華山上，特地爲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點污了。嗟乎，此豈獨史進一人之初心，實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蓋自一副才調，無處擺劃，一塊氣力，無處出脫，而桀驁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勢呼聚之，而於是討個出身，既不可望，點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盡入於水泊矣。嗟乎，才調皆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疆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誰之過也。　史進本題，只是要到老種經略相公處，尋師父王進耳，忽然一轉，卻就老種經略相公外，另變出一個小種經略相公來，就師父王進外，另變出一個師父李忠來，讀之眞如絳雲在霄，伸卷萬象，非復一目之所得定也。　寫魯達爲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爲人出力。孔子云：「詩可以興。」吾於稗官亦云矣。　打鄭屠忙極矣，卻處處夾叙小二報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個，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買肉主顧，第三段，又添出過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綺，並事情亦如鏡，我欲刳視其心矣。

又　卷八第三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看書要有眼

力，非可隨文發放也。如魯達遇着金老，卻要轉入五臺山寺，夫金老則何力致魯達於五臺山乎，故不得已，卻就翠蓮身上生出一個趙員外來。所以有個趙員外者，全是作魯達入五臺山之線索，非爲代州雁門縣有此一個好員外，故必向魯達文中出現也。所以文中凡寫員外愛槍棒，有義氣外，俱不得失口，便贊員外也是一個人，要知都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句中生出來，便見員外只是愛妾面上，着實用情，故後文魯達下五臺處，便有「好生不然」一語了結員外一向情分，讀者苟不會此，便目不辨牛馬牡牝矣。寫金老家寫得小樣，寫五臺山寫得大樣，眞是史遷復生。魯達兩番使酒，要兩樣身分，又要句句不相象，雖難矣，然猶人力所及耳。最難最難者，於兩番使酒接連處，如何做個間架，若不做一間架，則魯達日日將惟使酒是務耶。且令讀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濟不及矣。然要別做間架，其將下何等語，豈眞如長老所云，念經誦咒辦道參禪者乎。今忽然拓出題外，將前文使酒字面，掃刷淨盡，然後迤逗悠颺，走下山去，並不思酒，何況使酒，眞斷鰲煉石之才也。

又　卷九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智深取卻眞長老書，若云於路不則一日，早來到東京大相國寺，則是二回書接連都在和尚寺裏，何處見其龍跳虎卧之才乎？此偏於路投宿，忽投到新婦房裏，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婦房，則是作者龍跳虎卧之才猶爲不快也。嗟乎，耐庵眞正才子也，眞正才子之胸中，夫豈可以尋常之情測之也哉。此回遇李忠，後回遇史進，都用一樣句法，以作兩篇章法，而讀之卻又全然是兩樣事情，兩樣局面，其筆力之大不可言。爲一女子弄出來，直弄到五臺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臺山來，又爲一女子又幾乎弄出來。夫女子不女子，魯達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魯達不知也。和尚不和尚，魯達不知也。上山與下山，魯達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喫，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烏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兒，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魯達、武松兩傳，作者意中，卻卻遙遙相對，故其叙事亦多彷彿相準，如魯達救許多婦女，武松殺許多婦女。魯達酒醉打金剛，武松酒醉打大蟲。魯達打死鎮關西，武松殺死西門慶。魯達瓦官寺前試禪杖，武松蜈蚣嶺上試戒刀。魯達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蔣門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魯達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滾下山去。武松鴛鴦樓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準而立，讀者不可不知。　要盤纏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滾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酒器，滾不得下山耶，益見魯達浩浩落落。　看此回書，須要處處記得魯達是個和尚，如銷金帳中坐，亂草坡上滾，都是光着頭一個人，故奇妙不可言。　寫魯達踏匾酒器，偷了去後，接連便寫李、周二人分贓數語，其大其小，雖婦人小兒，皆洞然見之，作者眞鼓之舞之以盡神矣哉。　大人之爲大人也，自聽天下萬世之人諒之，小人之爲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或與其標榜之同輩，一遞一唱，以張揚之。如魯達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車仗，可不爲之痛悼乎耶。

又　卷十第五回：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吾前言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因特幻出新婦房中銷金帳裏以間隔之，固也，然惟恐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必別生一回不在叢林之事以間隔之，此雖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則何所不可之有，前一回在叢林，後一回何妨又在叢林，不寧惟是而已。前後二回都在叢林，何妨中間再生一回復在叢林。夫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避之之法也。若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中間反又加倍寫一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犯之之法也，雖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畢竟獨歸耐庵也。　吾讀瓦官一篇，不勝浩然而嘆。嗚呼，世界之事，亦猶是矣。耐庵忽然而寫瓦官，千載之人讀之，莫不盡見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寫瓦官被燒，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瓦官被燒也。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臾，三世不成戲事耶。又攤書於几上，人憑几而讀，其間面與書之相去，蓋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顚倒，畢竟虛空山河，不又如夢耶。嗚呼，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入詩料，以北西廂之語，而與聖人讀之，則謂臨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賢與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別，然則如耐庵之書，亦顧其讀之之人何如矣。夫耐庵則又安辯其是稗官，安辯其是菩薩現稗官耶。　一部《水滸傳》，悉依此批讀。　通篇只是魯達紀程圖也，乃忽然飛來史進，忽然飛去史進者，非此魯達於瓦官寺中，眞了不得，而必借助於大郎也。亦爲前者渭州酒樓，三人分手，直至於今，都無下落。昨在桃花山

上，雖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與大郎，其重其輕相去則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討得着實，而大郎猶自落在天涯，然則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況於過此以往，一到東京，便有豹子頭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時，即通身筆舌，猶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閒心閒筆來炤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過去，嗚呼，誰謂作史爲易事耶。　眞長老云：「便打壞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罷休。」善哉大德，眞可謂通達罪福，相遍炤於十方也。若〔清〕長老則云：「侵損菜園，得他壓伏。」嗟呼，以菜園爲莊產，以衆生爲怨家，如此人是清涼法師，一是鬧熱光棍也。　此篇處處定要寫到急殺處，然後生出路來，又一奇觀。　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從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丘小乙進去，和尚喫了一驚，急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睜着眼，在一邊夾道：「你說你說。」於是遂將「聽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說」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積廚來，見幾個老和尚，正在那裏怎麼，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來得聲勢，於是遂於「正在那裏」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進聽得聲音，要問姓甚名誰，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鬥到性發，不保其問，於是姓甚已問，名誰未說，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是三樣文情，而總之只爲描寫智深性急，此雖史遷未有此妙矣。

又　卷十一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閒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個魯達，出格親熱，卻接連便有衙內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個魯達，出格親熱，卻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鬥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況於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則要炤林家，叙林家則要炤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園一人躍躍欲來，且使此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之可也，今却端端的的便是爲了金翠蓮三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腳，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讀者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林冲氣忿，他人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勢，反用林冲來勸，一也。閱武坊賣刀，大漢自說寶刀，林冲、魯達自說閒話，大漢又說可惜寶刀，林冲、魯達只顧說閒話，此時譬如兩峰對插，抗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筍，雖驚蛇脫兔，無以爲喻，二也。還過刀錢，便可去矣，却爲要寫林冲愛刀之至，却去問他祖上是誰，此時將答是誰爲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科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亦只知其餘墨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節堂，是不可進去之處，今寫林冲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廳前立住了腳，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腳，然後曲曲折折來至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雖起史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哉。　打陸虞候家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八個字，寫林冲面色，衙內勢燄都盡。蓋爲藏却衙內，則立刻蘸粉，不藏衙內，則即日蘸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眞絕筆矣。

又　卷十二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豬林吃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氣短。只看他行文歷歷落落處。

又　卷十三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今夫文章之爲物也，豈不異哉。如在天而爲雲霞，何其起於膚寸，漸舒漸卷，倏忽萬變，爛然爲章也。在地而爲山川，何其迤逶而入，千轉百合，爭流競秀，窅冥無際也。在草木而爲花萼，何其依枝安葉，依葉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鬚，眞有如神鏤鬼簇香圃玉削也。在鳥獸而爲翬尾，何其青漸入碧，碧漸入紫，紫漸入金，金漸入綠，綠漸入黑，黑又入青，內視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豈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雲霞不必舒卷，而慘若烽煙，亦何怪於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於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醜如椵柮。翬尾不必金碧間雜，而塊然木鳶，亦何怪於草木鳥獸。然而終亦必然者，蓋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於文章而何獨不然也乎？　自世之鄙儒，不惜筆墨，於是到處塗抹，自命作者。乃吾視其所爲，實則曾無異於所謂烽煙、坑阜、椵柮、木鳶也者。嗚呼，其亦未嘗得見我施耐庵之《水滸傳》也。　吾之爲此言者，何也，即於松林棍起，智深來救，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詭譎變幻，一至於是乎。第一段先飛出禪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詳其皂布直裰與禪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爲智深。若以《公》、《穀》、《大戴》體釋之，

則曰先言禪杖而後言和尙者，並未見有和尙，突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皂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爲胖大，未及詳其腳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稍定，見其如此打扮，却不認爲何人而又不敢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　又如前回叙林冲時，筆墨忙極，不得不將智深一邊暫時閣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補叙還，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將林冲一邊逐段穿插，相對而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邊再加渲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眞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却被智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某甲矣。乃遙遙直至智深拖卻禪杖去後，林冲無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先一問，疑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卻說，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爪，眞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吃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眞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時時擠出兩個公人，心閒手敏，遂與史遷無二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然翻出笑來數語。參差歷落，自成諧笑，此所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爲貴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遠爲貴也者，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時拖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冲來時，柴進打獵歸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出去，則其波瀾乃在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謂在天爲雲霞，在地爲山川，在草木爲花萼，在鳥獸爲翬尾。而《水滸傳》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子三致意焉。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一可嘆也。夫陸虞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何足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卻不是壞我勾當，二可嘆也。夫現十兩賒十兩，便算一場勾當，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嘆也。四人在店，而兩人暗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別事也，訪柴進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語相惜，但云你沒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錢財與你，四可嘆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爲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米，五可嘆也。夫小人之污衊君子，亦更不於此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進送銀十兩，公人忙開不迭，六可嘆也。銀之所在，朝廷法網亦惟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兩亂之，七可嘆也。銀之所在，名譽身分都不復惜也。柴、林之握別也，又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八可嘆也。雖聖賢豪傑心事，如青天白日，也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若無之，便若冷淡之甚也，兩個公人亦賞發五兩，則出門時，林武師謝，兩公人亦謝，九可嘆也。有是物即陌路皆親，豺狼亦顧分外熱鬧也。差撥之見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嘆也。千古人倫，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約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營，差撥又落了五兩，止送五兩，十一可嘆也。本官之與長隨可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曰：「掐蝨偷腳」，比比然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三二兩銀子，十二可嘆也。但有是物，即無事不可周旋，無人不願效力也。滿營囚徒，亦得林冲救濟，十三可嘆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爲美談。信乎名以銀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尙不閉門學道，而尙欲游於世間，多見其爲不知時務耳，豈不大哀也哉。

又　卷十四第九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未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何其不見一事，即以爲一事，又見一事，即又以爲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纍纍然與正叙之事，並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兒李小二夫妻，非眞謂林冲於牢城營，有此一個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自在閣子背後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作此一個地步，所謂先事而起波也。　如莊家不肯回與酒吃，亦可別樣生發，卻偏用花槍挑塊火柴，又把花槍爐裏一攪，何至拜揖之後向火多時，而花槍猶在手中耶，凡此，皆爲前文幾句花槍挑着胡蘆，逼出廟中挺槍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尙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怒，故凡篇中如搠兩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

一句：把槍插在雪地下，醉倒後，莊家尋着踪跡趕來時，又特地寫一句，花槍亦丟在半邊，皆所謂事過而作波者也。陸謙、富安、管營、差撥四個人坐閣子中議事，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可得置，今但于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寫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約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不甚可指，斷碑之字不甚可讀，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於意外求而得之，眞所謂鬼於文、聖於文者也。殺出廟門時，看他一槍先搠倒差撥，接手便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曾寫完，接手却再搠富安，兩個倒矣，方翻身回來，刀剁陸謙，剁陸謙未畢，回頭卻見差撥爬起，便又且置陸謙，先割差撥頭挑在槍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頓割陸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個人殺三個人，凡三四個回身，有節次，有間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煩瑣，眞鬼於文、聖於文也。舊人傳言，昔人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挾纊，既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汗不止，於是千載嘖嘖，詫爲奇事，殊未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爲神奇之至也。耐庵此篇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便其寒徹骨，寫火便其熱炤面。昔百丈大師患瘧，僧衆請問：「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時便寒殺闍黎，熱時便熱殺闍黎。」今讀此篇，亦復寒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眞是一卷瘧疾文字，爲藝林之絕奇也。閣子背後聽四個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於聽得不仔細，山神廟裏聽三個人說話，聽得極仔細，又正妙於聽得極仔細。雖然，以閣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都兩番聽得，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猶剌剌說人不休，則獨何哉。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讀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陸謙，則有老軍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莊客借烘，又復恩情朴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爲可駭嘆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世上，觸手礙眼，皆屬禍機，亦復何樂乎哉。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炤顧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遍指。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又　卷十五第十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風者，惡風也。其勢盤旋，自地而起，初則揚灰聚土，漸至奔沙走石，天地爲昏，人獸駭竄，故謂之旋。旋音去聲，言其能旋惡物聚於一處故也。水泊之有衆人也，則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名柴進曰旋風者，惡之之辭也。然而又系之以小，何也。夫柴進之於水泊，其猶青蘋之末矣。積而至於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月尚有光明乎耶，故甚惡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視黑，則柴進爲小矣，此小旋風之所以名也。此回前半只平平無奇，特喜其叙事簡淨耳。至後半寫林武師店中飲酒，筆筆如奇鬼，森然欲來搏人，雖坐閨閣中，讀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接手便寫王倫疑忌，此亦若輩故態，無足爲道，獨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換，有筆如此，雖謂比肩腐史，豈多讓哉。最奇者，如第一日，並沒一個人過，第二日，却有一夥三百餘人過，乃不敢動手，第三日，有一個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個大漢來，都是特特爲此奇拘之文，不得忽過也。處處點綴出雪來，分外耀艷。我讀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撇在房中」句，「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句，眞正心折耐庵之爲才子也。後有讀者，願留覽焉。

又　卷十六第十一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　吾觀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訣，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則豈惟不避而已，又必於本不相犯之處，特特故自犯之，而後從而避之，此無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訣，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後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則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難，實能犯之難也。譬諸弈棋者，非救劫之難，實留劫之難也。將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後天下之讀吾文者，於是乎而觀吾之才之筆矣。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筆，爲之躊躇，爲之四顧，耸然中窾，如土委地，則雖號於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誰復敢爭之乎哉。故此書於林冲買刀後，緊接楊志賣刀，是正所謂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於是始樂得而徐觀其避也。又曰：我讀《水滸》至此，不禁浩然而嘆也。曰：嗟乎，作《水滸》者，雖欲不謂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筆，有非常之筆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才，無以搆其思也。非非常之筆，無以摛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無以副其筆也。今觀《水滸》之寫林武師也，忽以寶刀結成奇彩，及寫楊制使也。又復以寶刀結成奇彩，夫寫豪

傑不可盡，而忽然置豪傑而寫寶刀，此借非非常之才，其亦安知寶刀爲卽豪傑之替身，但寫得寶刀盡致盡興，卽已令豪傑盡致盡興者耶。且以寶刀寫出豪傑，固已，然以寶刀寫武師者，不必其又以寶刀寫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寶刀炤耀武師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寶刀炤耀制使，兩位豪傑，兩口寶刀，接連而來，對插而起，用筆至此，奇險極矣。卽欲不謂之非常，而英英之色，千人萬人，莫不共見，其又疇得而不謂之非常乎。又一個買刀，一個賣刀，分鑣各騁，互不相犯，固也，然使於贊嘆處、痛悼處，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卽亦豈見作者之手法乎。今兩刀接連，一字不犯，乃至譬如東泰西華，各自爭奇。嗚呼，特特挺而走險，以自表其六轡如組、兩驂如舞之能，才子之稱，豈虛譽哉。天漢橋下寫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緊接演武廳前寫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臺。咽處加一倍咽，艷處加一倍艷，皆作者瞻顧非常，趨走有龍虎之狀處。

又　卷十七第十二回：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鬥武　古語有之，畫咸陽宮殿易，畫楚人一炬難，畫觚艫千里易，畫八月潮勢難，今讀《水滸》至東郭爭功，其安得不謂之畫火畫潮第一絕筆也。夫梁中書之愛楊志，止爲生辰綱伏線也。乃愛之而將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獨提掇之，於是傳令次日大小軍官，都至教場比試，蓋其意止在周謹一分請受耳。今觀其略寫使槍，詳寫弓馬，亦可謂於教場中盡態極妍矣，而殊不知作者滔滔浩浩、莽莽蒼蒼之才，殊未肯已也。忽然階下左邊，轉出一個索超，一時遂若連彼梁中書亦似出於意外也者，而於是於兩漢未曾交手之前，先寫梁中書着楊志好生披掛，又借自己好馬與他騎了，於是李成亦便叫索超去加倍分付，亦將自己披掛戰馬，全付借與，當是時兩人殊未嘗動一步，出一色，而讀者心頭眼底已自異樣，驚魂動魄，閃心搖膽，卻又放下兩人，復寫梁中書走出月臺，特特增出一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重放砲，重發擂，重是金鼓起，重是紅旗、黃旗、白旗、青旗招動，然後托出兩員好漢來，讀者至此，其心頭眼底胡得不又爲之驚魂動魄，閃心搖膽，然而兩人固殊未嘗交手也。至於正文，只用一句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就此一句，半路按住，卻重複寫梁中書看呆，衆軍官喝彩，滿教場軍士們沒一個不說，李成、聞達不住聲叫「好鬥」，使讀者口中自說滿教場人，而眼光自落在兩個好漢、兩匹戰馬、兩般兵器上，不惟書裏梁中書呆了，連書外看書的人也呆了，於是鳴金收軍而後，重複正寫一句，兩個各要爭功，那肯回馬。如此行文，眞是畫火畫潮，天生絕筆。自有筆墨，未有此文，自有此文，未有此評。嗚呼，天下之樂，第一莫若讀書，讀書之樂，第一莫若讀《水滸》，卽又何忍不公諸天下後世之酒邊燈下之快人恨人也。　如此一回大書，愚夫讀之，則以爲東郭爭功，定是楊志分中一件驚天動地之事，殊不知止爲後文生辰綱要重托楊志，故從空結出兩層樓臺，以爲梁中書愛楊志地耳。故篇中凡寫梁中書加意楊志處，文雖少，是正筆，寫與周謹、索超比試處，文雖絢爛縱橫，是閒筆。夫讀書而能識賓主旁正者，我將與之遍讀天下之書也。　看他齊臻臻地一教場人，後來發放了大軍，留下梁中書、衆軍官、索超、楊志。又發放了衆軍官，留下梁中書、索超、楊志。又發放了索超，留下梁中書、楊志。嗟乎，意在乎此矣。寫大風者曰：始於青蘋之末，盛于土囊之口，吾嘗謂其後當必重收到青蘋之末也。今梁中書、楊志，所謂青蘋之末，而教場比試，所謂土囊之口，讀者其何以不察也。

又　卷十八第十三回：赤髮鬼醉卧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一部書，共計七十回，前後凡叙一百八人，而晁蓋則其提綱挈領之人也。晁蓋提綱挈領之人，則應下筆第一回便與先叙，先叙晁蓋已得停當，然後從而因事造景，次第叙出一百八個人來，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蓋出名，書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書在胸，而始下筆著書者，有無全書在胸，而姑涉筆成書者，如以晁蓋爲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叙起，此所謂無全書在胸，而姑涉筆成書者也。若既已以晁蓋爲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又不得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與出名，此所謂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者也。夫欲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輪迴擡疊於眉間心上，夫豈一朝一夕而已哉。觀鴛鴦而知金針，讀古今之書而能識其經營，予日欲得見斯人矣。　加亮初出草廬，第一句曰：人多做不得，人少亦做不得，至哉言乎，雖以治天下，豈復有遺論哉。然而人少做不得一語，人固無賢無愚，無不能知之也。若夫人多亦做不得一語，則無賢無愚，未有能知之者也。嗚呼，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豈惟民可使繇，不可使知。《周禮》建官三百六十，實惟使繇，不使知之屬也。樞機之地，惟是二三公孤得與聞之，人多做不得，豈非王道治天下之要論耶，惡可以其稗官之言也而忽之哉。　一部書，

一百八人，聲施爛然，而爲頭是晁蓋，先說做下一夢，嗟呼，可以悟矣。夫羅列此一部書一百八人之事跡，豈不有哭、有笑、有贊、有罵、有讓、有奪、有成、有敗，有俛首受辱，有提刀報仇，然而爲頭先說是夢，則知無一而非夢也，大地夢國，古今夢影，榮辱夢事，衆生夢魂，豈惟一部書一百八人而已，盡大千世界，無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覺者，自大雄氏以外無聞矣。眞蕉假鹿，紛然成訟，長夜漫漫，胡可勝嘆。

又　卷十九第十四回：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水滸》之始也，始於石碣，《水滸》之終也，終於石碣，石碣之爲言，一定之數，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蓋托始之例也，若《水滸》之一百八人，則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則又宜何所始，其必始於石碣矣，故讀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則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滸》斷自此始也。　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盡乎言矣。夫人生世間，以七十年爲大凡，亦可謂至暫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僅居其半焉，抑又不寧惟是而已，在十五歲以前，蒙無所識知，則猶擲之也，至於五十歲以後，耳目漸廢，腰髖不隨，則亦不如擲之也，中間僅僅三十五年，而風雨占之，疾病占之，憂慮占之，饑寒又占之，然則如阮氏所謂論秤秤金銀，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塊吃肉者，亦有幾日乎耶。而又況乎有終其有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於三阮名姓，深致嘆焉，曰立地太歲，曰活閻羅，中間則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無嘗，富貴難求，從吾所好，則不著書，其又何以爲活也。　加亮說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漸近，即縱之，既縱，即又另起一頭，復漸漸逼近之，眞有如諸葛之於孟獲者，此定非人之所能也。故讀說阮一篇，當玩其筆頭落處，不當隨其筆尾去處，蓋讀稗史亦有法矣。

又　卷二十第十五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蓋我讀此書而不勝三致歎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於內，涖事於外，竭忠盡智，以圖報稱，而終亦至於身敗名喪，爲世僇笑者，此其故，豈得不爲之深痛哉。夫一夫專制，可以將千軍，兩人牽羊，未有不僵於路者也。獨心所運，不難於造五鳳樓，曾無黍米之失，聚族而謀，未見其能築室有成者也，梁中書以道路多故，人才復難，於是致詳致慎，獨簡楊志而畀之以十萬之任，謂之知人，洵無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與兩虞候乎。觀其所云另有夫人禮物，送與府中寶眷，亦要楊志認領，多恐不知頭路，夫十萬已領，何難一擔，若言不知頭路，則豈有此人從賢女愛壻邊來，現護生辰重寶至於如此之盛，而猶慮及府中之人，猜疑顧忌，不視之爲機密者也，是皆中書視十萬過重，視楊志過輕，視十萬過重，則意必太師也者，雖富貴雙極，然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太師嚇然心動，而中書之寵，固於磐石，夫是故以此爲獻，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動也。視楊志過輕，則意或楊志也者，本單寒之士，今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楊志嚇然心動，而生辰十擔，險於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兩虞候爲監，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動也，然其胸中則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訓者，於是即又僞裝夫人一擔，以自蓋其相疑之跡。嗚呼，爲楊志者，不其難哉。雖當時亦曾有早晚行住，悉聽約束，戒彼三人不得警拘之敎勅，然而官之所以得治萬民，與將之所以得制三軍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楊志，一都管，又二虞候，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軍豈有得乎。《易大傳》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書徒以重視十萬輕視楊志之故，而曲折計畫，既已出於小人之道，而尚望黃泥岡上，萬無一失，殆必無之理矣。故我謂生辰綱之失，非晁蓋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軍之罪，亦並非一都管兩虞候之罪，而實皆梁中書之罪也。又奚議焉，又奚議焉。曰：然則楊志即何爲而不爭之也。聖嘆答曰：楊志不可得而爭也。夫十萬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腦竭，並中書相公之心血竭矣。楊志自惟起於單寒，驟蒙顯擢，夫烏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獨爲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萬之故而授統制易，以統制之故，而托十萬難，此楊志之所深知也。楊志於何知之。楊志知年年根括十萬以媚於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國士遇我者也，不能以國士遇我，而昔者東郭門武，一日而踰數階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諸飼鷹喂犬，非不極其恩愛，然彼固斷不信鷹之德爲鳳皇，犬之品爲騶虞也，故於中書未撥都管虞候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須一個人和小人去，夫一個人和小人去者，非請武陽爲副，殆請朝恩爲監矣。若夫楊志早知人之疑之，而終亦主於必去，則固丈夫感恩知報，凡以酬東郭驟遷之遇耳。豈得已哉。嗚呼，楊志其寓言也，古之國家，以疑立監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　看他寫楊志忽然肯去，忽然又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筆勢夭矯，不可捉搦。　看他寫天氣酷熱，不費筆墨，只一句兩句便已焦熱殺人，古稱盛冬掛《雲漢圖》，滿座煩悶，今讀此書，乃知眞有是事。　看他寫一路老都管

掣人肘處，眞乃描摹入畫。嗟乎，小人習承平之時，忽禍患之事，箕踞當路，搖舌罵人，豈不鑿鑿可聽，而卒之變起倉猝，不可枝梧，爲鼠爲虎，與之俱敗，豈不痛哉。看他寫棗子客人自一處，挑酒人自一處，酒自一處，瓢自一處，雖讀者亦幾忘其爲東溪村中飲酒聚義之人，何況當日身在廬山者耶。耐庵妙筆，眞是獨有千古。看他寫賣酒人門口處，眞是絕世奇筆，蓋他人叙此事至此，便欲駸駸相就，讀之，滿紙皆似惟恐不得賣者矣，今偏筆筆撒開，如弢弓怒馬，急不可就，務欲極扳開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爲其買者，眞怪事也。　看他寫七個棗子客人饒酒，如數鷹爭雀，盤旋跳霍，讀之欲迷。

又　卷二十一第十六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部書，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也。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貴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號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異於今之販夫之唱籌量米之法也者。而以誇於世曰才子之文，豈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之日視之，則彼一百八人，誠已齊齊臻臻，悉在山泊矣。然當其一百八人，猶未得而齊齊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時譬如大珠小珠，不得玉盤，迸走散落，無可羅拾，當是時，殆幾非一手二手之所得而施設也。作者於此，爲之躊躇，爲之經營，因忽然別搆一奇，而控扭魯、楊二人，藏之二龍，俟後樞機所發，乘勢可動，夫然後衝雷破壁，疾飛而去。嗚呼，自古有云：「良匠心苦」，洵不誣也。　魯達一孽龍也，楊志又一孽龍也。二孽龍同居一水，獨不虞其鬥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特於前文兩人出身下，都預寫作關西人，亦以望其有鄉里之情也。雖然以魯達、楊志二人，而望其以鄉里爲投分之故，此倍難矣。以魯達、楊志二人，而誠肯以鄉里之故，而得成投分，然則何不生於關西，長於關西，老死於關西，而又必破閑囓櫪而至於斯也。破閑囓櫪以至於斯，而尚思以關西二字，羈之使合，是猶以藕絲之輕縶二孽龍，必不得之數耳。作者又深知其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書爲林冲之徒，曹正貫索在手，而魯、楊孽龍，弭首帖尾，不敢復動，無他，天下怪物，自須天下怪寶鎮之，則讀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冲爲禹王之金鎖也。　頃我言此篇之中，雖無林冲，然而欲制毒龍，必須禹王金鎖，所以林冲獨爲一篇綱領之人，亦既論之詳矣。乃今我又欲試問天下之讀《水滸》者，亦嘗知此篇之中，爲止二龍，爲更有龍，爲止一鎖，爲更有鎖，爲止一貫索奴，爲更有貫索奴耶。孔子曰：舉此隅，不以彼隅反。則不復說。然而我終亦請試言之，夫魯達、楊志，雙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來也，夫魯達一孽龍也，武松又一孽龍也，魯、楊之合也，則鎖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貫索者也，若魯、武之合也，其又以何爲鎖，以誰爲貫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見夫魯達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嘗見之於實事也。第一叙之於魯達之口，一叙之於張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魯與武，即曾不相遇，而前後各各自到張青店中，則其貫索久已各各入於張青之手矣，故夫異日之有張青，猶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張青猶如曹正，則是貫索之人，誠有之也，鎖其奈何。曰：誠有之，未細讀耳。觀魯達之述張青也，曰：看了戒刀吃驚。至後日張青之贈武松也，曰：我有兩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魯達之戒刀也，伴之以禪仗，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間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則第觀武松初過十字坡之時，張青夫婦，與之飲酒至晚，無端忽出戒刀，互各驚賞，此與前文後文悉不連屬，其爲何耶。嗟乎，讀書隨書讀，定非讀書人，即又奚怪聖嘆之以鍾期自許耶。　楊志初入曹正店時，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楊志初入店時，一寫有曹正之妻，而下又遂有折本入贅等語，糾纏筆端，苦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斷以魯　楊爲一雙，鎖之以林冲，貫之以曹正，又以魯、武爲一雙，鎖之以戒刀，貫之以張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餘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即又烏能凌跨二三百紙，而得知其文心炤耀，有如是之奇絕橫極者乎。故作者萬無如何，而先於曹正店中，憑空添一婦人，使之特與張青店中彷彿相似，而後下文飛空架險，結撰奇觀，蓋才子之才，實有化工之能也。魯、楊一雙，以關西通氣，魯、武一雙，以出家逗機，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　讀至末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報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無兄弟人讀之心傷，有兄弟人讀之又心傷，誰謂稗史無勸懲乎。

又　卷二十二第十七回：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罪浮於羣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且暮遇之，此豈其人性喜與賊爲徒，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羣盜也，吟反詩爲小，而放晁蓋爲大。何則，放晁蓋而倡聚羣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

本傳之始，而初無一事可書，爲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眞不能爲之諱也。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密之至也。三更逕到白家，則機密之至也。五更趕回城裏，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頭臉，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也。何濤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候做眼，則機密之至也。衆人都藏店裏，則機密之至也。何濤不肯輕說，則機密之至也。凡費若干文字，寫出無數機密，而皆所以深着宋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寧恕羣盜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水滸》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眞不知馬之幾足者也。寫朱仝、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爲朱仝巧，雷橫拙，朱仝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過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蚤已做過人情，則是朱仝又讓過宋江一着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眞是寫得妙絶。

又　卷二十三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罵官吏，後半幅，借林冲口痛罵秀才，其言憤激，殊傷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於稗官又奚責焉。前回朱、雷來捉時，獨書晁蓋斷後，此回何濤來捉時，忽分作兩半，前半獨書阮氏水戰，後半獨書公孫火攻，後入山泊見林冲時，則獨書吳用舌辯。蓋七個人，凡大書六個人各建奇功也。中間止有劉唐未嘗自效，則又於後回補書月夜入險，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爭光，互不冒濫。嗟乎，強盜猶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食者，乃曾無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昉，當亦昉於風刺之旨也。今讀何濤捕賊一篇，抑何其無罪而多戒，至於若是之妙耶。夫未捉賊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賊也，而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慘於遇賊，則是捉船以捉賊者之即賊，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於船既捉矣，賊又不捉，而又即以所捉之船，排却乘涼百姓，夫而後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賊，正是賊要乘涼耳。嗟乎，捉船以捉賊，而令百姓疑其以賊捉賊，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涼，而令百姓竟指爲賊要乘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讀是篇者，其亦惻然中感而憤戢官軍，則不可謂非稗史之一助也。何濤領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寫來恰似深秋敗葉，聚散無力，晁蓋等不過五人，再引十數個打魚人，而寫來便如千軍萬馬，奔騰馳驟，有開、有合，有誘、有劫，有伏、有應，有衝、有突，凡若此者，豈謂當時眞有是事，蓋是耐庵墨兵筆陣縱橫入變耳。　聖嘆蹙然嘆曰：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當林冲弭首厦下，坐第四，志豈能須臾忘王倫耶。徒以勢孤援絶，懼事不成，爲世僇笑，故隱忍而止，一旦見晁蓋者兄弟七人，無因以前，彼詎不心動乎。此雖王倫降心優禮，歡然相接，彼猶將私結之，以得肆其欲爲，況又加之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與王倫頸血相吸，雖無吳用之舌，又豈遂得不殺哉。或林冲之前，無高俅相惡之事，則其殺王倫，猶未至於如是之毒乎。顧虎頭針刺畫影，而鄰女心痛，然則殺王倫之日，俅其氣絶神滅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又　卷二十四第十九回：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此書筆力大過人處，每每在兩篇相接連時，偏要寫一樣事而又斷斷不使其間一筆相犯。如上文方寫過何濤一番，入此回又接寫黃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攪海，後一番攪海翻江，眞是一樣才情，一樣筆勢，然而讀者細細尋之，乃至曾無一句一字偶爾相似者，此無他，蓋因其經營圖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後隨筆迅掃，極妍盡致，祇覺幹同是幹，節同是節，葉同是葉，枝同是枝，而其間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風痕露跡，變化無窮也。此書寫何濤一番時，分作兩番寫，寫黃安一番時，也分作兩番寫，固矣。然何濤却分爲前後兩番，黃安卻分爲左右兩番。又何濤前後兩番，一番水戰，一番火攻。黃安左右兩番，一番虛描，一番實畫，此皆作者胸中預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預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別，則雖湖蕩即此湖蕩，蘆葦即此蘆葦，好漢即此好漢，官兵一樣官兵，然而間架既已各別，意思不覺都換，此雖懸千金以求一筆之犯，且不可得，而況其有偶同者耶。　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紆筆也，爲欲宋江有事，則不得不生出宋江殺人，爲欲宋江殺人，則不得不生出宋江置買婆惜，爲欲宋江置買婆惜，則不得不生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後遙遙數紙，而直至於王公許施棺木之日，不過皆爲下文宋江失事出逃之楔子。讀者但觀其始於施棺，終於施棺，始於王婆，終於王公，夫亦可以悟其灑墨成戲也。

又　卷二十五第二十回：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此篇借題描寫婦人黑心，無幽不燭，無醜不備，暮年蕩子讀之咋舌，少年蕩子讀之收心，眞是一篇絶妙針劄蕩子文字。　寫淫婦便寫盡淫婦，寫虔婆便寫盡虔

婆，妙絕。　如何是寫淫婦便寫盡淫婦，看他一晚拏班做勢，本要壓伏丈夫，及至壓伏不來，便在腳後冷笑，此明明是開關接馬，送俏迎奸也。無奈正接不着，則不得已，乘他出門恨罵時，不難撒嬌撒癡，再復將他兜住，乃到此又兜不住，正覺自家沒趣，而陡然見有贓物，便早把一接一兜面孔，一齊收起，竟放出猙獰食人之狀來，刁時便刁殺人，淫時便淫殺人，狠時便狠殺人，大雄世尊，號爲花箭，眞不誣也。　如何是寫虔婆便寫盡虔婆，看他先前說得女兒恁地思量，及至女兒放出許多張致來，便改說女兒氣苦了，又嬌慣了，一黃昏嘈出無數說話，句句都是埋怨宋江，憐惜女兒。自非金石爲心，亦孰不入其玄中也。明早驟見女兒被殺，又偏不聲張，偏用好言反來安放，直到縣門前了，然後扭結發喊，蓋虔婆眞有此等辣手也。

又　卷二十六第二十一回：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終不復彈，後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爲之嗟嘆，彌日自云：「我獨不得與之同時，設復相遇，當能知之。」嗚呼，言何容易乎。我謂聲音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難。請舉易者，而易莫易於文筆，乃文筆中，有古人之辭章，其言雅馴，未便通曉是事，猶難請更舉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試開爾明月之目，運爾珠玉之心，展爾粲花之舌，爲耐庵先生一解《水滸》，亦復何所見其聞絃賞音，便知雅曲者乎。卽如宋江殺婆惜一案，夫耐庵之繁筆累紙，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成於殺婆惜者，彼其文心夫固獨欲宋江離鄆城而至滄州也。而張三必固欲捉之，而知縣必固欲寬之，夫誠使當時更無張三主唆虔婆，而一憑知縣遷罪唐牛，豈其眞將前回無數筆墨悉復付之唐棄乎耶。夫張三之力唆虔婆，主於必捉宋江者，是此回之正文也。若知縣乃至滿縣之人，其極力周全宋江，若惟恐其或至於捉者，是皆旁文踢蹴，所謂波瀾者也。張三不唆，虔婆不稟，虔婆不稟，知縣不捉，知縣不捉，宋江不走，宋江不走，武松不現。蓋張三一唆之力，其筋節所系至於如此，而世之讀其文者，已莫不嘖嘖知縣而呶呶張三，而尙謂人我知伯牙。嗟乎，爾知何等伯牙哉。寫朱、雷兩人各有心事，各有做法，又各不相炤，各要熱瞞，句句都帶跳脫之勢，與放走晁天王時，正是一樣奇筆，又却是兩樣奇筆，才子之才，吾無以限之也。

又　卷二十七第二十二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天下莫易於說鬼，而莫難於說虎。無他，鬼無倫次，虎有性情也。說鬼到說不來處，可以意爲補接，若說虎到說不來時，眞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滸》一書，斷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寫虎則不惟一篇而已，至於再，至於三，蓋亦易能之事，薄之不爲，而難能之事便樂此不疲也。　寫虎能寫活虎，寫活虎能寫其搏人，寫虎搏人，又能寫其三搏不中，此皆是異樣過人筆力。　吾嘗論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眞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計。卽如寫虎要寫活虎，寫活虎要寫正搏人時，此卽聚千人，運千心，伸千手，執千筆而無一字是虎，則亦終無一字是虎也。獨今耐庵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筆，而盈尺之幅，費墨無多。不惟寫一虎，兼又寫一人，不惟雙寫一虎一人，且又夾寫許多風沙樹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風沙樹石是眞正虎林，此雖令我讀之，尙猶目炫心亂，安望令我作之耶。　讀打虎一篇，而嘆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說矣。乃其尤妙者，則又如讀廟門榜文後，欲待轉身回來一段，風過虎來時，叫聲「阿呀」翻下青石來一段，大蟲第一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時，被那驚，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尋思要拖死虎下去，原來使盡氣力，手腳都蘇軟了，正提不動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隻出來，且掙扎下岡子去一段，下岡子走不到半路，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叫聲「阿呀，今番罷了」一段，皆是寫極駭人之事，却盡用極近人之筆，遂與後來沂嶺殺虎一篇，更無一筆相犯也。

又　卷二十八第二十三回：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寫武二視兄如父，此自是豪傑至性，實有大過人者，乃吾正不難於武二之視兄如父，而獨難於武大之視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際，至於今日，尙忍言哉。一壞於乾餱相爭，鬩牆莫勸，再壞於高談天顯，矜飾虛文，蓋一壞於小人，而再壞於君子也。夫壞於小人，其失也鄙，猶可救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詐，不可救也。壞於小人其失也鄙，其內卽甚鄙而其外未至於詐，是猶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詐，其外旣甚詐而其內又不免於甚鄙，是終不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視兄如父，是學問之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視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由學問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猶夫人之能事也，由天性而欲如武大之愛弟者，以愛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寫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寫武大以救君子之詐，夫亦曰兄之與弟雖二人也，揆厥初生，則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學問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廢學問，此自爲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於天性可也。　上篇

寫武二遇虎，眞乃山搖地撼，使人毛髮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寫武二遇嫂，眞又柳絲花朵，使人心魂蕩漾也。吾常見舞槊之後，便欲搦管臨文，則殊苦手顫。鐃吹之後，便欲洞簫清囀，則殊苦耳鳴。馳騎之後，便欲入班拜舞，則殊苦喘急。罵座之後，便欲舉唱梵唄，則殊苦喉噪。何耐庵偏能接筆而出，嚇時便嚇殺人，憨時便憨殺人，並無上四者之苦也。寫西門慶接連數番翌轉，妙於疊，妙於換，妙於熱，妙於冷，妙於寬，妙於緊，妙於瑣碎，妙於影借，妙於忽迎，妙於忽閃，妙於有波撵，妙於無意思，眞是一篇花團錦湊文字。寫王婆定計，只是數語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撵、一吐、一吞、隨心恣意，排出十分光來，於十分光前，偏又能隨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來，眞所謂其才如海，筆墨之氣潮起潮落者也。通篇寫西門愛奸，卻又處處插入虔婆愛鈔，描畫小人，共爲一事而各爲其私，眞乃可醜可笑。吾嘗晨起開戶，竊怪行路之人紛若馳馬，意彼萬萬人中乃至必無一人心頭無事者，今讀此篇而失笑也。

又　卷二十九第二十四回：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此回是結煞上文西門、潘氏奸淫一篇，生發下文武二殺人報仇一篇，亦是過接文字。只看他處處寫得精細，不肯草草處。第一段寫鄆哥定計，第二段寫武大捉奸，第三段寫淫婦下毒，第四段寫虔婆幫助，第五段寫何九瞧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篇而忽之也。寫淫婦心毒，幾欲掩卷不讀，宜疾取第二十五卷快誦一過，以爲羯鼓洗穢也。

又　卷三十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吾嘗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觀，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仲尼，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讀《水滸》不讀設祭，不知《水滸》之奇也。嗚呼，耐庵之才，其又豈可以斗石計之乎哉。　前書寫魯達，已極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寫出林冲，又極丈夫之致也。寫魯達又寫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寫出楊志，又極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狀，各自有其裝束，譬諸閻吳二子，門畫殿壁，星宮水府，萬神咸在。慈卽眞慈，怒卽眞怒，麗卽眞麗，醜卽眞醜，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別藏分外之絕筆，又有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搆，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也者，今耐庵《水滸》，正猶是矣。寫魯、林、楊三丈夫以來，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乃忽然磬控，忽然縱送，便又騰筆湧墨，憑空撰出武都頭一個人來，我得而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胸襟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心事也，其形狀結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形狀與如魯、如林、如楊者之結束也。我旣得以想見其人，因更迴讀其文，爲之徐讀之，疾讀之，翱翱讀之，歎續讀之，爲楚聲讀之，爲豺聲讀之，嗚呼，是其一篇、一節、一句、一字，實杳非儒生心之所搆，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矣。是眞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絕筆矣。如是而尙欲量才子之才，爲斗爲石，嗚呼，多見其爲不知量者也。　或問於聖嘆曰：魯達何如人也。曰：闊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狹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楊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駁人也。曰：柴進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厭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眞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吳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榮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盧俊義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鈍人也。然則《水滸》之一百六人殆莫不勝於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獨人人未若武松之絕倫超羣，然則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魯達之闊，林冲之毒，楊志之正，柴進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眞，吳用之捷，花榮之雅，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斷曰第一人，不亦宜乎。殺虎後忽然殺一婦人，嗟乎，莫咆哮於虎，莫柔曼於婦人，之二物者，至不倫也。殺虎後，忽欲殺一婦人，曾不舉手之勞焉耳。今寫武松殺虎，至盈一卷，寫武松殺婦人，亦至盈一卷，咄咄乎異哉。憶大雄氏有言：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兎亦用全力。今豈武松殺虎用全力，殺婦人亦用全力耶。我讀其文，至於氣咽目瞪，面無人色，殆尤駭於讀打虎一回之時。嗚呼，作者固眞以獅子喻武松，觀其於街橋名字，悉安「獅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殺虎，則是無賴之至也。然必終仗哨棒而後成於殺虎，是猶夫人之能事也。故

必於四閃而後，奮威盡力輪棒直劈，而震天一響，樹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以徒手當怒虎，而終亦得以成殺之功夫，然後武松之神威以見，此前文所已詳，今亦毋庸又述。乃我獨怪其寫武松殺西門慶，亦用此法也，其心豈不曰殺虎猶不用棒，殺一鼠子何足用刀，於是握刀而往，握刀而來，而正值鼠子之際，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奈何竟進鼠子而與虎爲倫矣。曰：非然也，虎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殺虎不用棒，殺鼠子不用刀者，所謂象亦全力，兔亦全力，觀獅子橋下四字，可知也。西門慶如何入姦，王婆如何主謀，潘氏如何下毒，其曲折情事，羅列前幅，燦如星斗，讀者既知之矣。然讀者之知之也，亦爲讀之而後得知之也。乃方夫讀者讀之而得知之之時，正武二於東京交割箱籠街上閒行之時，卽又奈何以己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武松聞何九之言，卽燎然知姦夫之爲西門，聞鄆哥之言，卽燎然知半夜如何置毒耶，篇中處處寫武松是東京回來，茫無頭路，雖極英靈，了無入處，眞有神化之能。一路勤叙鄰舍，至後幅，忽然排出四家鋪面來，姚文卿開銀鋪，趙仲銘開紙馬鋪，胡正卿開冷酒鋪，張公開餛飩鋪，合之便成財色酒氣四字，眞是奇絕，詳見細評中。每聞人言，莫駭疾于霹靂，而又莫奇幻於霹靂，思之驟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掛兩握亂絲，雷電過輒已絲絲相接，交羅如網者，一道士藏繭紙千張，擬書全笈，一夜遽爲雷火所焚，天明視之，紙故無恙，而層層遍畫龍蛇之形，其細如髮者，以今觀於武二設祭一篇，夫而後知眞有是事也。

又　卷三十一第二十六回：母藥又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前篇寫武松殺嫂，可謂天崩地塌，鳥駭獸竄之事矣。入此回，眞是強弩之末，勢不可穿魯縞之時，斯固百江郎莫不閣筆坐愁摩腹吟嘆者也。乃作者忽復自思文章之法不止一端，左之右之無不咸有，我獨奈何，菁華旣竭，搴裳便去，自同鼷鼠爲藝林笑哉。於是便隨手將十字坡遇張青一案，翻騰踢倒。先請出孫二娘來，寫孫二娘便加出無數笑字，寫武松便幻出無數風話，於是讀者但覺峰迴谷轉，又來到一處勝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要將頂天立地戴髮噙齒之武二忽變作迎奸賣俏不識人倫之豬狗。上文何等雷轟電激，此處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陽岡上大蟲，此處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後幅，便一發盡興寫出「當胸摟住壓在身上」八個字來，正是前後穿射斜飛反撲，不圖無心又得此一番奇筆也。　相見後，武松叫無數嫂嫂，二娘叫無數伯伯，前後二篇殺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後做伯伯，亦悉是他用斜飛反撲、穿射入妙之筆。　張青述魯達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個頭陀來，此文章家虛實相間之法也。然却不可便謂魯達一段是實，頭陀一段是虛。何則，蓋爲魯達雖實有其人，然傳中却不見其事，頭陀雖實無其人，然戒刀又實有其物也。須知文到入妙處，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聯綰激射，正復不定，斷非一語所得盡贊耳。　此書每到人才極盛處，便忽然失落一人，以明網羅之外另有異樣奇人，未可以耳目所及，遂盡天下之士也。卽如開書將說一百八人，爲頭已先失落一王進，張青光明寺出身，便加意爲魯達、武松作合，而中間已失落一頭陀，宋江三打祝家之際，聚會無數新來豪傑，而末後已失落一欒廷玉。嗟乎，名垂簡冊，亦復有幸有不幸乎。彼成大名、顯當世者，胡可遂謂蚌外無珠也。

又　卷三十二第二十七回：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上文寫武松殺人如嘗，眞是血濺墨缸，腥風透筆矣。入此回，忽然就兩個公人上，三翻四落寫出一片菩薩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過於武松也者。於是上文屍腥血跡洗刷淨盡矣。蓋作者正當寫武二時，胸中眞是出格，擬就一位天人，憑空落筆，喜則風霏露灑，怒則鞭雷叱霆，無可無不可，不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掳刀便撼者，所得同日而語也。　讀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之語，嗟呼，豈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兩個，則盡夫妻兩個也。如之何而至於松之兄嫂其夫妻兩個，獨遽至於如此之極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於生松之兄，是誠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與松之可以不捨兄而遠行，是皆人之所得爲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財主又必白白與之，松之志可以不捨兄而遠行，而知縣又必重重托之，然則天也非人，誠斷斷然矣。嗟呼，今而後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內尙有夫良妻潔雙雙兩個之奇事，而今初出門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張青一對如此可愛，松卽金鐵爲中，其又能不向壁彈淚乎耶。作者忽於叙事縷縷中，奮筆大書云：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嗟呼，眞妙筆矣。「忽然」字，俗本改作「因此」字，又於「兩個」下，增「厚意」字，全是學究注意盤飧之語，可爲唾抹，今並依古本訂定。　連叙管營逐日管待，如云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看時，是一大鏇酒，一盤肉，一盤子麪，又是一大碗汁。晚來，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

子來，是幾般菜蔬，一大鏇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人來，一個提隻浴桶，一個提一桶湯，送過浴裙手巾，便把籐簟鋪了，紗帳掛起，放個涼枕，叫聲安置。明日，那個人又提桶面湯，取漱口水，又帶個待詔篦頭，綰髻子，裹巾幘，又一個人，將個盒子，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吃罷，又是一盞茶。搬房後，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看時，却是四般菓子，一只熟鷄，又有許多蒸捲兒，一注子酒。晚間，洗浴乘涼。如此等事，無不細細開列，色色描畫。嘗言太史公酒帳肉簿，爲絕世奇文，斷惟此篇足以當之，若韓昌黎畫記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將寫武松威震安平，却於預先一日，先去天王堂前閒走，便先安放得個青石墩在化紙爐邊，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寫武松演試神力之時，却偏不一直寫，偏先寫得一半，如云「輕輕抱一抱起，隨手一撇」，「打入地下一尺來深」，如是便止，却自留下後半，再作一番寫來，如云「一提」、「一擲」，「一接」，「輕輕仍放舊處」，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盡情托出之時，却又還有一半在後，如云「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是也。讀第一段並不謂其又有第二段，讀第二段更不謂其還有第三段，文勢離奇屈曲，非目之所嘗覩也。

又　卷三十三第二十八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嘗怪宋子京官給椽燭，修《新唐書》，嗟乎，豈不冤哉。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止於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務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爲經，手以爲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叙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之重、戰陣之危、祭祀之愼、會計之繁、刑獄之恤，供其爲絕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問者，凡以當其有事，則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得議也。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矣。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此無他。君相能爲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爲之事必壽於世，能使君相所爲之事必壽於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詠不衰，起敬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顯矣。是故馬遷之爲文也，吾見其有事之鉅者而纂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爲文計，不爲事計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絕世奇文，斯吾之文傳而事傳矣。如必欲但傳其事，又令纖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爲絕世奇文，將吾之文既已不傳，而事又烏乎傳耶。蓋孔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若是乎事無文也，其文則史，若是乎文無事也。其文則史，而其事亦終不出於齊桓晉文，若是乎文料之說，雖孔子亦早言之也。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爲一代紀事，而猶能出其珠玉錦綉之心，自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稗官之家無事可紀，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横曲直經營慘淡之志者哉，則讀稗官，其又何不讀宋子京《新唐書》也。　如此篇，武松爲施恩打蔣門神，其事也，武松飲酒，其文也。打蔣門神，其料也，飲酒，其珠玉錦綉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陽岡上打虎好漢，其千載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場，出孟州東門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載第一酒場也。酒有酒時，炎暑乍消，金風颯起，解開衣襟，微風相吹，其千載第一酒時也。酒有酒令，無三不過望，其千載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監，連飲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載第一酒監也。酒有酒籌，十二三家賣酒望竿，其千載第一酒籌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邊，先已篩滿，三碗既畢，急急奔去，其千載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聲一哭，忽然恨到奸夫淫婦而拍案一叫，其千載第一下酒物也。酒有酒懷，記得宋公明在柴王孫莊上，其千載第一酒懷也。酒有酒風，少間蔣門神無復在孟州道上，其千載第一酒風也。酒有酒贊，「河陽風月」四字，「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十字，其千載第一酒贊也。酒有酒題，快活林其千載第一酒題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並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則施恩領却武松去打蔣門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書一行足矣，何爲乎又煩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無讀書之人，吾未如之何也。

又　卷三十四第二十九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看他寫快活林，朝蔣暮施，朝施暮蔣，遂令人不敢復作快意之事。稗官有益於世，乃復如此不小。　張都監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適所以自死，禍福倚伏不測如此，令讀者不寒而栗。　看他寫武松殺嫂後，偏寫出他無數風流輕薄，如十字坡、快活林皆是也。今忽然又寫出張都監家鴛鴦樓下

中秋一宴，嬌嬈旖旎，玉繞香圍，乃至寫到許以玉蘭妻之，遂令武大、武二、金蓮、玉蘭宛然成對，文心繡錯，眞稱絕世也。　看他寫武松殺四人後，忽用提刀躊躇四字，眞是善用《莊子》，幾令後人讀之，不知《水滸》用《莊子》，《莊子》用《水滸》矣。　後文「血濺鴛鴦樓」，是天翻地覆之事，却只先寫一句云：「忽然一個念頭起。」神妙之筆，非世所知。

又　卷三十五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我讀至「血濺鴛鴦樓」一篇，而嘆天下之人磨刀殺人，豈不怪哉。孟子曰：「殺人父，人亦殺其父，殺人兄，人亦殺其兄。」我磨刀之時，與人磨刀之時，其間不能以寸，然則非自殺之，不過一間，所謂易刀而殺之也。嗚呼，豈惟是乎，夫易刀而殺之也，是尙以我之刀殺人，以人之刀殺我，雖同歸於一殺，然我猶見殺於人之刀，而不至遂殺於我之刀也。乃天下禍機之發，曾無一格，風霆駭變，不須旋踵，如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人之遇害，不可爲之痛悔哉。方其授意公人，而復遣兩徒弟往掣之也。豈不嘗殷勤致問：爾有刀否。兩人應言有刀。卽又殷勤致問：爾刀好否。兩人應言好刀。則又殷勤致問：是新磨刀否。兩人應言是新磨刀。復又殷勤致問：爾刀殺得武松一個否。兩人應言再加十四五個亦殺得，豈止武松一個供得此刀。當斯時，莫不自謂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飛而起，劈而落，武松之頭斷，武松之血灑，武松之命絕，武松之冤拔，於是拭之、視之、插之、懸之，歸更傳觀之，嘆美之，摩挲之，瀝酒祭之。蓋天下之大，萬家之衆，其快心快事當更未有過於鴛鴦樓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之三人者也。而殊不知雲浦淨手，馬院吹燈，刀之去自前門而去者，刀之歸已自後門而歸，刀出前門之際，刀尙姓張，刀入後門之時，刀已姓武，於是向之霍霍自磨，惟恐不銛快者，此夜一十九人遂親以頭頸試之。嗚呼，豈忍言哉。夫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未嘗殺一人，則是不如勿買，不如勿佩之爲愈也。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今夜始殺一人，顧一人未殺，而刀已反爲所借而立殺我一十九人，然則買爲自殺而買，佩爲自殺而佩，更無疑也。嗚呼，禍害之伏，秘不得知，及其猝發，疾不得掩，蓋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之人，猶甘蹈之不悟，則何不讀《水滸》二刀之文哉。　此文妙處，不在寫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須要細細看他筆致閒處、筆尖細處、筆法嚴處、筆力大處、筆路別處，如「後槽聽得聲音，方才知是武松」句。丫鬟罵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問誰」句，此其筆致之閒也。殺後槽，便把後槽屍首踢過句，吹滅馬院燈火句，開角門便掇過門扇句，掩角門便把攛都提過句，丫鬟屍首拖放竈前句，滅了廚下燈火句，走出中門拴前門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筆尖之細也。前書一更四點，後書四更三點，前插出施恩所送棉衣及碎銀，後插出麻鞋，此其筆法之嚴也。搶入後門殺了後槽，却又閃出後門拿了朴刀，門扇上爬入角門，却又開出角門掇過門扇，搶入樓中殺了三人，却又退出樓梯讓過兩人，重複隨入樓中殺了二人，然後搶下樓來殺了夫人，再到廚房換了朴刀，反出中堂拴了前門，一連共有十數個轉身，此其筆力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個「燈」字，四個「月」字，此其筆路之別也。　鴛鴦樓之立名，我知之矣。殆言得意之事與失意之事相倚相伏未曾暫離，喻如鴛鴦二鳥雙游也。佛言：「功德天嘗與黑闇女，姊妹相逐」是其義也。　武松蜈蚣嶺一段文字，意思暗與魯達瓦官寺一段相對，亦是初得戒刀，另與喝采一番耳，並不復關武松事。

又　卷三十六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此回完武松、入宋江，只是交代文字，故無異樣出奇之處。然我觀其寫武松酒醉一段，又何其寓意深遠也。蓋上文武松一傳，共有十來卷文字，始於打虎，終於打蔣門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過岡」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後打虎，甚矣，醉之爲用大也。其打蔣門神也，又因「無三不過望」五字，至於大醉，大醉而後打蔣門神，又甚矣醉之爲用大也。雖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終恃，力不可以終恃，權勢不可終恃，恩寵不可終恃，蓋天下之大，曾無一事可以終恃，斷斷如也。乃今武松一傳，偏獨始於大醉，終於大醉，將毋教天下以大醉，獨可終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蟲，而有時亦失手於黃狗，神威可以單奪雄鎖，而有時亦受縛於寒溪，蓋借事以深戒後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猶尙無十分滿足之事，奈何紜紜者曾不一慮之也。　下文將入宋江傳矣。夫江等之終，皆不免於竄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生平一片之心，則固皎然如冰在玉壺，千世萬世莫不共見，故作者特於武松落草處，順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後文之必應之也，乃後之手閒面厚之徒，無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續一部，唐突才子，人之無良，於斯極矣。

又　卷三十七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看他寫

花榮文秀之極，傳武松後定少不得此人，可謂矯矯虎臣，翩翩儒將，分之兩隽，合之雙璧矣。

又　卷三十八第三十三回：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文人操管之際，其極爲至重也。夫某甲傳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傳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書在甲傳，乙則無與者，如花榮傳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傳，一傳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歸，世人不察，乃又搖筆灑墨，紛紛來作稗官，何其游手好閒一至於斯也。古本《水滸》，寫花榮便寫到宋江，悉爲花榮所用。俗本只落一二字，其醜遂不可當，不知何人所改，既不可致詰，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又　卷三十九第三十四回：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雁　此回篇節至多，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對影山遇呂方、郭盛是一節，酒店遇石勇是一節，宋江得家書是一節，宋江奔喪是一節，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宋江歸家是一節。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車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分調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記》。讀對影山鬥戟一節，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艷之文，蓋寫少年將軍，定當如此。讀酒店遇石勇一節，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直是撩撥不得，只是認得兩位豪傑，其顧盼雄毅，便仍如此，何況身爲豪傑者，其於天下人當如何也。讀宋江得家書一節，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偏用筆筆捺住法，寫得宋江大喜，便又叙話飲酒，直待盡情盡致了。然後開出書來，却又不便說書中之事，再寫一句封皮逆封，又寫一句無平安字，皆用極奇拗之筆。讀宋江奔喪一節，要看他活畫出奔喪人來，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馬」句，則又分外妙筆也。讀水泊一節，要看他設置雄麗，要看他號令精嚴，要看他謹守定規，要看他深謀遠慮，要看他盤詰詳審，要看他開誠布忠，要看他不昵所親之言，要看他不敢慢於遠方之人，皆作者極意之筆。讀歸家一節，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却恐疑其單薄，又反生一王社長陪之，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

又　卷四十第三十五回：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卽眞好，劣卽眞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由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劣也猶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節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誠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眞遂爲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稗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易作哉。

又　卷四十一第三十六回：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此書寫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徑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權詐不定者也。其結識天下好漢也，初無青天之曠蕩，明月之皎潔，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徑直，惟一銀子而已矣。以銀子爲之張本，而於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嗚呼，天下之人，而至於惟銀子是愛，而不覺出其根底，盡爲宋江所窺，因而並其性格，亦遂盡爲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陰變陽易，是固天下之人之醜事，然宋江以區區猾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遍天下，而遂欲自稱於世爲孝義黑三，以陰圖他日晁蓋之一席，此其醜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惡世間每有如是之人，於是旁借宋江，特爲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銀子結人，蓋是誅心之筆也。天下之人，莫不自親於宋江，然而親之至者，花榮其尤著也。然則花榮迎之，宋江宜無不來，花榮留之，宋江宜無不留。花榮要開枷，宋江宜無不開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訓，一時遂若百花榮曾不得勸宋江暫開一枷也者。而於是山泊諸人，遂眞信爲宋江之枷，必至江州牢城，方始開放矣。作者惡之，故特於揭陽嶺上，書曰先開了枷。於別李立時，書曰再帶上枷。於穆家門房裏，書曰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又書曰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於逃走時，書曰宋江自提了枷。於張橫口中，書曰却又項上不帶行枷。於穆弘叫船時，書曰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於江州上岸時，書曰宋江方才帶上行枷。於蔡九知府口中，書曰你爲何枷上沒了封皮。於點視廳前，書曰除了行枷。凡九處特書行枷，悉與前文花榮要開一段，遙望擊應。嗟乎，以親如花榮而尚不得宋江之眞心，然

則如宋江之人，又可與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節節生奇，層層追險。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險不絕必追。眞令讀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盡滅，有死之心，無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尋着村莊，却正是冤家家裏，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橫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認得梢公，是第六追。艙板下摸出刀來，是最後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眞是脫一虎機，踏一虎機，令人一頭讀，一頭嚇，不惟讀亦讀不及，雖嚇亦嚇不及也。　此篇於宋江恪遵父訓不住山泊後，忽然閒中寫出一句不滿其父語，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語，皆作者用筆極冷，寓意極嚴處，處處不得漏過。

又　卷四十二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鬥浪裏白條　寫宋江以銀子爲交游後，忽然接寫一鐵牛李大哥，妙哉。用筆眞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勝似罵，勝似打，勝似殺也。看他要銀子賭，便向店家借，要魚請人，便向漁戶討，一若天地間之物，任憑天地間之人公同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慳吝之人，亦並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與之銀子，不以爲恩，又並不與銀子，不以爲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權術，獨遇斯人而窮矣。宋江與之銀子，彼亦不過謂是店家漁戶之流，適值其有之時也。店家不與銀子，漁戶不與鮮魚，彼亦不過謂卽宋江之流適值其無之時也。夫宋江之以銀子與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銀子與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無宋江可騙，則自有店家可借，無店家可借，則自有賭房可搶，無賭房可搶，則自有江州城裏城外執塗之人無不可討，使必恃有結識好漢之宋江，而後李逵方得銀子使用，然則宋江未配江州之前，彼將不喫酒，不喫肉，小張乙賭房中亦復不去賭錢耶。通篇寫李逵浩浩落落處，全是激射宋江，絕世妙筆。　處處將戴宗反襯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醜，皆屬作者匠心之筆。寫李逵粗直不難，莫難於寫粗直人處處使乖說謊也。彼天下使乖說謊之徒，卻處處假作粗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對此而羞死乎哉。

又　卷四十三第三十八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此回止黃通判讀反詩一段，錯落扶疏之極，其餘，止看其叙事明淨徑捷耳。潯陽樓飲酒後，忽寫宋江腹瀉，是作者慘淡經營之筆。蓋不因此事，便要仍復入城尋彼三人，則筆墨殊費。不復入城尋彼三人，卽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與林冲氣悶，連日不上街來同法。　寫宋江問三個人住處，凡三樣答法，可謂極盡筆墨之巧。至行入正庫，飲酒吟詩，便純用「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筆氣，讀之令人慷慨。　篇首女娘暈倒一段，只是吃魚後借作收科，更無別樣照應。

又　卷四十四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寫急事不得多用筆，蓋多用筆則其事緩矣。獨此書不然，寫急事不肯少用筆，蓋少用筆則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戴宗，謀逆之人，決不待時，雖得黃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六日，已成水窮雲盡之際。此時只須云，只等午時三刻，便要開刀，一句便過耳。乃此偏寫出早辰先着地方打掃法場，飯後點士兵刀仗劊子，巳牌時分，獄官稟請監斬，孔目呈犯由牌判斬字，又細細將貼犯由牌之蘆席，亦都描畫出來，此一段是牢外衆人打扮諸事，作第一段。次又寫摳扎宋江、戴宗，各將膠水刷頭髮，各綰作鵝梨角兒，又各插朵紅綾紙花，青面大聖案前，各有長休飯，永別酒，然後六七十個獄卒，一齊推擁出來，此一段是牢裏打扮宋、戴兩人，作第二段。次又寫押到十字路口，用槍棒團團圍住，又細說一個面南背北，一個面北背南，納坐在地，只等監斬官來，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場，只等監斬，作第三段。次又寫衆人看出人，爲未見監斬官來，便細看兩個犯由牌，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斬。次看戴宗云，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斬。逡巡間，不覺知府已到，勒住馬，只等午時三刻，此一段是監斬已到，只等時辰，作第四段。使讀者乃自陡然見有「第六日」三字，便吃驚起，此後讀一句，嚇一句，讀一字，嚇一字，直至兩三葉後，只是一個驚嚇。吾嘗言讀書之樂，第一莫樂于替人擔憂，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樂太過也。　此篇妙處在來日便要處決，迅雷不及掩耳，此時卽有人報知山泊，亦已縮地無法，又況更無有人得知他二人與山泊有情分也。今却在前回中，寫吳用預先算出漏誤，連忙授計衆人下山，至于于路數日，則恰好是事發遲二日，黃孔目捱五日，三處各不相炤，而時至事起，適然湊合，眞是脫盡印板小說套子也。　寫戴宗事發後，李逵、張順二人杳然更不一見，不惟不見而已，又反寫兩番衆人叫苦以倒踢之，眞令讀者一路不勝悶悶，及讀至虎形黑大漢一句，不覺毛骨都抖，至于張順之來，則又做夢亦夢不到之奇文也。

又　卷四十五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前回寫吳用劫江州，皆呼衆人默然授計，直至法場上，方突然走出四色人來。此回寫

宋江打無爲軍，却將秘計一一說出，更不隱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與之相異也。然文章家又有省則加倍省，增卽加倍增之法，既已寫宋江明明定計，便又寫衆人個個起行，不寫則只須一句，寫則必須兩番，此又特特與俗筆相異，不可不知也。打無爲軍一一事宜，已都在定計時明白開列，入後正叙處，只將許多「只見」字點逗人數而已。譬諸善弈者，滿盤大勢都已打就，入後只將一子兩子處處劫殺，便令全局隨手變動，文章至此，眞妙手也。寫宋江口口恪遵父訓，寧死不肯落草，却前乎此，則收拾花榮、秦明、黄信、呂方、郭盛、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石勇等八個人，拉而歸之山泊，後乎此，則又收拾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侯健、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等十六個人，拉而歸之山泊，兩邊皆用大書，便顯出中間奸詐，此史家案而不斷之式也。一路寫宋江使權詐處，必緊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畫家所謂反襯法，讀者但見李逵粗直，便知宋江權詐，則庶幾得之矣。寫宋江上梁山後，毅然更張舊法，別出自己新裁，暗壓衆人，明欺晁蓋，甚是咄咄逼人，不意筆墨之事其力可以至此。

又　卷四十六第四十一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嘗觀古學劍之家，其師必取弟子，先置之斷崖絕壁之上，迫之疾馳，經月而後，授以竹枝，追刺猿猱，無不中者。夫而後歸之室中，教以劍術，三月技成，稱天下妙也。聖嘆嘆曰：嗟乎，行文亦猶是矣。夫天下險能生妙，非天下妙能生險也。險故妙，險絕故妙絕。不險不能妙，不險絕不能妙絕也。游山亦猶是矣，不梯而上，不緪而下，未見其能窮山川之窈窕，洞壑之隱秘也。梯而上，緪而下，而吾之所至，乃在飛鳥徘徊，蛇虎躑躅之處，而吾之力絕，而吾之氣盡，而吾之神色索然猶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變換，而吾之胸襟乃一蕩滌，而吾之識略乃得高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閣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盡變，出妙入神之文也。筆欲下而仍閣，紙欲舒而仍捲，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盡，而吾之腎斷，而吾之目曜，而吾之腹痛。而鬼神來助，而風雲忽通，而後奇則眞奇，變則眞變，妙則眞妙，神則眞神也。吾以此法遍閱世間之文，未見其有合者，今讀還道村一篇，而獨賞其險妙絕倫。嗟乎，支公畜馬，愛其神駿，其言似謂自馬以外都更無有神駿也者，今吾亦雖謂自《水滸》以外，都更無有文章，亦豈誣哉。　前半篇兩趙來捉，宋江躲過，俗筆只一句可了，今看他寫得一起一落，又一起又一落，再一起再一落，遂令宋江自在廚中，讀者本在書外，卻不知何故一時便若打併，一片心魂共受若干驚嚇者，燈昏窗響，壁動鬼出，筆墨之事能令依正一齊震動，眞奇絕也。　上文神廚來捉一段，可謂風雨如磐，蟲鬼駭逼矣。忽然一轉卻作花明草媚，團香削玉之文，如此筆墨，眞乃有妙必臻，無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廚搜捉，文妙于駭緊。第二段夢受天書，文妙于整麗。第三段羣雄策應，便更變駭緊爲疏奇，化整麗爲錯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樣筆法，不似他人小兒舞鮑老，只有一副面具也。　此書每寫宋江一片奸詐後，便緊接李逵一片眞誠，以激射之。前已處處論之詳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于寫宋江取爺後便寫李逵取娘也。夫爺與娘，所謂一本之親者也，譬之天矣，無日不戴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戴之，非有義可盡，亦並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講，亦幷非有情可說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說而已乎？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則爾之念爾父也，殆亦暫矣。我聞諸我先師曰：夫孝，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者，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謂之忠。以孝我父者孝我兄，謂之悌。以孝我父者孝我友，謂之敬。以孝我父者孝我妻，謂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謂之慈。以孝我父者孝我百姓，謂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于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順，謂之不孝。故知孝者，百順之德也，萬福之原也。故知孝之爲言順也，順之爲言時也。時春則生，時秋則殺，時喜則笑，時怒則罵，生殺笑罵，皆謂之孝，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說爲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說之人也。自世之大逆極惡之人，多欲自言其孝，于是出其狡獪陰陽之才，先施之于其父其母，而後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馴至殃流天下，禍害相攻，大道既失，不可復治。嗚呼，此口說之孝，所以爲強盜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畫之，蓋言強盜之爲強盜，徒以惡心向于他人，若夫口口說孝之人，乃以惡心向其父母，是加于強盜一等者也。我觀遠行者，必燕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惡人遠避，蓋畏強盜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當燕香祝曰：心孝相逢，口孝遠避。蓋爲父母者之畏口口說孝之子，眞有過于強盜也者。彼說孝之人，聞吾之言，今定不信，迨于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後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乃至若斯之極也。嗚呼，作者之傳宋江，其識惡垂戒之心，豈不痛哉。故于篇終緊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見

粗鹵兇惡如李鐵牛其人，亦復不忘源本，然則孝之爲德，下及禽蟲，無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屢自矜許，且見粗鹵兇惡如李鐵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實反過于宋江取爺百千萬倍，然則孝之爲德，惟不說者，其內獨至，宋江不爲人罵死，不爲雷震死，亦當自己羞死也矣。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孫勝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寫李逵見人取爺不便想到娘，直至見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寫李逵天眞爛熳也。一是寫宋江作意取爺，不足以感動李逵，公孫勝偶然看娘，却蚤已感動李逵，是寫宋江權詐無用也。《易・彖辭》曰：中孚，信及豚魚。言豚魚無知，最爲易信，中孚無爲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魚難信，蓋久矣權術之行于天下，而大道之不復講也。　自家取爺，偏要說死而無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疏失，便要他再過幾時。《傳》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觀其不恕，知其不忠，何意稗官有此論道之樂。

又　卷四十七第四十二回：假李逵剪逕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許李逵取娘，便斷其必不孝順太公，此不恕未有能忠之驗，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斷其不殺養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驗也。　此書處處以宋江、李逵相形對寫，意在顯暴宋江之惡，固無論矣。獨奈何輕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周歲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正深表忠恕之易能，非嘆李逵之難能也。　宋江取爺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聯絕倒。　宋江黑心人取爺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搗鬼，李逵遇白兔是純孝格天，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書，李逵遇鬼見兩把板斧，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天書定是自家帶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帶來，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到底無眞，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吃仙棗，李逵取娘吃鬼肉，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不忍見活強盜，李逵娘不及見死大蟲，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不願見子爲盜，李逵娘不得見子爲官，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還時帶三卷假書，李逵取娘還時帶兩個眞虎，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賢于生，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兄弟也做強盜，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聯又絕倒。　二十二回寫武松打虎一篇，眞所謂極盛難繼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寫出一夜連殺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換色，若要李逵學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學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興奇作怪，出妙入神，筆墨之能于斯竭矣。

又　卷四十八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以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線頭都結矣。不得已，生出戴宗尋取公孫，別開機扣，便轉出楊雄、石秀一篇錦綉文章，乃至直帶出三打祝家無數奇觀，而此一回則正其過接長養之際也。貪游名山者，須耐仄路，貪食熊蹯者，須耐慢火，貪看月華者，須耐深夜，貪見美人者，須耐梳頭。如此一回，固願讀者之耐之也。　看他一路無數小文字，都復有一丘一壑之妙，不似他書一望平原而已。　一部收尾，此篇獨居第一。

又　卷四十九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西門慶一篇已極盡淫穢之致矣，不謂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穢又復極盡其致，讀之眞似初春食河鮀，不復信有深秋蟹螯之樂，及至持螯引白，然後又疑聖兪不數魚蝦之語，徒虛語也。　王婆十分研光，以整見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是絕世文字。

又　卷五十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前有武松殺奸夫淫婦一篇，此又有石秀殺奸夫淫婦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蓮之淫，乃敢至于殺大，此其惡貫盈矣，不破胸取心，實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雲，淫誠有之，未必至于殺楊雄也，坐巧雲以他日必殺楊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雲之心也。且武松之于金蓮也，武大已死，則武松不得不問，此實武松萬不得已而出于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殺金蓮者，法也。今石秀之于巧雲，既去則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殺姓楊之人之妻，此何法也。總之武松之殺二人，全是爲兄報仇，而已曾不與焉。若石秀之殺四人，不過爲己明冤而已，並與楊雄無與也。觀巧雲所以污石秀者，亦卽前日金蓮所以污武松者，乃武松以親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辯，而天下後世亦無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則務必辯之，背後辯之，又必當面辯之，迎兒辯之，又必巧雲辯之，務令楊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後已。嗚呼，豈眞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種巉刻狠毒之惡物歟。吾獨怪耐庵以一手搦一筆，而既寫一武松，又寫一石秀，嗚呼，又何奇也。

又　卷五十一第四十六回：　撲天雕兩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人亦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見利器，夫不遇難題，亦不足以見奇筆也。

此回要寫宋江打祝家莊，夫打祝家莊，亦尋(嘗)(常)戰鬥之事耳。烏足以展耐庵之經緯，故未制文先制題，于祝家莊之東，先立一李家莊，于祝家莊之西，又立一扈家莊。三莊相連，勢如翼虎，打東則中帥西救，打西則中帥東救，打中則東西合救。夫如是而題之難御，遂如六馬亂馳，非一轡所轄，伏箭亂發，非一牌所隔，野火亂起，非一手所撲矣。耐庵而後迴錦心，舒綉手，弄柔翰，點妙墨，蚤于楊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東李，此之謂縶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將浴血苦戰，生擒西扈，此之謂戡其左腋。東西定，而殲厥三祝，曾不如縛一鷄之易者，是皆耐庵相題有眼，捽題有法，揭題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尾論長數短，謂亦猶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籌，量其落筆之萬難也。看他寫李祝之戰只是相當，非不欲作快筆，徒恐因而兩家不得住手，便礙宋江一打筆勢，故行文有時佔得一筆是多一筆，亦有時留得一筆是多一筆也。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個精細人，讀之，益想耐庵七竅中，眞乃無奇不備。

又　卷五十二第四十七回：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吾幼見陳思鏡背八字，順逆伸縮皆成二句，嘆以爲妙。稍長，讀蘇氏織錦迴文，而後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見希夷方圓二圖，參伍錯綜，悉有定象以爲大奇，稍長，聞諸葛八陣圖法，而後知天下又有如是縱橫神變之道也。今觀耐庵二打祝家一篇，亦猶是矣，以墨爲兵，以筆爲馬，以紙爲疆場，以心爲將令，我試讀其文，眞乃墨無停兵，筆無住馬，紙幾穿于蹂躪，心已絕于麾旗者也。歐鵬救矮虎，三娘便戰歐鵬，鄧飛助歐鵬奔三娘，祝龍便助三娘取宋江，馬麟爲宋江迎祝龍，鄧飛便棄歐鵬保宋江。宋江呼秦明替馬麟，秦明便舞狼牙取祝龍，馬麟得秦明便奪矮虎，三娘却撇歐鵬戰馬麟，廷玉助祝龍取秦明，歐鵬便撇三娘接廷玉，鄧飛捨宋江救歐鵬，廷玉却撇鄧飛誘秦明，鄧飛救秦明趕廷玉，馬麟便撇三娘保宋江，此是第一陣。此軍落荒正走，忽然添出穆弘、楊雄、石秀、花榮三路人馬，彼軍亦添出小郎君祝彪，雖李俊、張橫、張順下水不得，而戴宗、白勝亦在對岸助喊，此是第二陣。第一陣妙于我以四將戰彼三將，而我四將中前後轉換必用一將保護宋江，則亦以三將戰三將，而迭躍揮霍，寫來便有千萬軍馬之勢。第二陣妙于借秦明過第一撥中，却借第三撥花榮、穆弘作第二撥前來策救，眞寫出一時臨敵應變，不必死守宋江成令。而末又補出戴宗、白勝隔港吶喊，以見不漏一人也。然又有奇之尤奇者，于鳴金收軍之後，忽然變出三娘獨趕宋江，而手足無措之際，却跳出一李逵，吾不怪其至此又作奇峰，正怪其前文如何藏過，乃一之爲甚，而豈意跳出李逵之後，尚藏過一林冲，蓋此第三陣尤爲絕筆矣。　如此一篇血戰文字，却以王矮虎做光起頭，遂使讀者胸中只謂兒戲之事，而一變便作轟雷激電之狀，直是驚嚇絕人。矮虎三娘，本夫妻二人，而未入此回，則夫在此妻在彼，既過此回，卽妻在此夫在彼，一篇以捉其夫去始，以捉其妻來終，皆屬耐庵才子戲筆。

又　卷五十三第四十八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千軍萬馬後忽然颺去，別作湍悍娟致之文，令讀者目不暇易。　樂和說「你有個哥哥」，解珍卻說「我有個姐姐」。樂和所說哥哥乃是娘面上來，解珍所說姐姐卻自爺面上起。樂和說起哥哥，樂和却是他的妻舅，解珍說起姐姐，解珍又是他兄弟的妻舅，無端撮弄出一派親戚，却又甜筆淨墨絕無困蠢彭亨之狀，昨讀《史記》霍光與去病兄弟一段，嘆其妙筆，今日又讀此文也。　賴字，出《左傳》，賴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

又　卷五十四第四十九回：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三打祝家變出三樣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爲嘆賞者，如寫欒廷玉竟無下落，嗚呼，豈不怪哉。夫開莊門，放吊橋，三祝一欒，一齊出馬，明明在紙，我得而讀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殺之人，廷玉無死之地，從此一別杳然無迹，而僅據宋江一聲嘆惜，遂必斷之爲死也。吾聞昔者英雄，知可爲則爲之，知不可爲則瞥然颺去。譬如鷹隼，擊物不中，而高飛遠引，深自滅跡者，如是等輩，往往而有，卽又惡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則廷玉當亦未死，然吾觀扈成得脫，終成大將，名在中興，不可滅沒，彼豈眞出廷玉上哉，而顯著若此，彼廷玉非終貧賤者，而獨不爲更出一筆，然則其死是役，信無疑也。所可異者，獨爲當日宋江之軍，林冲、李俊、阮二在東，花榮、張橫、張順在西，穆弘、楊雄、李逵在南，而廷玉當先出馬乃獨衝走正北，夫不取有將之三面而獨取無將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誠不能無未死之議，然吾獨謂三鼓一砲之際，四馬勢如崩虎，使此時廷玉早有所見，力猶可以疾按三祝全軍不動，其如之何而僅以身遁計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驗也。曰：然則獨走正北無將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無將之面也，宋江軍馬四面齊起，而不書正北當是爲廷玉諱也。蓋爲書之則必詳之，詳之而廷玉刀不缺，

槍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卽廷玉不至于死，廷玉而終亦至于必死，則其刀缺、槍折、鼓衰、箭竭之狀有不可言者矣。春秋爲賢者諱，故缺之而不書也。曰：其幷不書正北領軍頭領之名，何也？曰：爲殺廷玉則惡之也。嗚呼，一欒廷玉死，而用筆之難，至于如此，誰謂稗史易作，稗史易讀乎耶。　史進尋王教頭，到底尋不見，吾讀之，胸前彌月不快，又見張青店中麻殺一頭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彌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欒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將不快彌月也。豈不知耐庵專故作此鶻突之筆，以使人氣悶，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氣悶，便是辜負耐庵，故不忍出此也。　第二連環計，何其輕便簡淨之極，三打祝家一篇累墜文字後，不可無此捷如風、明如玉之筆以揮灑之。

又　卷五十五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此篇爲朱雷二人合傳，前半忽作香致之調，後半別成跳脫之筆，眞是才子腕下，無所不有。　寫雷橫孝母，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活畫出一個孝子。寫朱仝不肯做強盜，亦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腸。笑宋江傳中，越說得眞切，越哭得悲痛，越顯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節、愛身体，越見其以做強盜爲性命也。人云：寧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筆，信哉。　景之奇幻者，鏡中看鏡，情之奇幻者，夢中圓夢，文之奇幻者，評話中說評話，如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眞對妙景、焚妙香、運妙心、伸妙腕、蘸妙墨、落妙紙，成此妙裁也，雖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江瑤柱連食當復口臭，何今之弄筆小兒學之至十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雙漸趕蘇卿妙絕處，正在只標題目，便使後人讀之如水中花影，簾裏美人，意中早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當時眞盡說出，亦復何味耶。　雷橫母曰：「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個孩兒。」此一語，字字自說母之愛兒，却字字說出兒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際，大都百無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與之食則得食，子不與之食則不得食者也，子與之衣服錢物則可以至人之前，子不與之衣服錢物則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睜睜地只看孩兒，政如初生小兒眼睜睜地只看母乳，豈曰求報，亦其勢則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見其垂首向壁，不來眼睜睜地看其孩兒者，無他，眼睜睜看一日而不應，是其心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又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終又不應，是其心夫而後永自決絕，誓于此生不復來看，何者，爲其無益也。今雷橫獨令其母眼睜睜地無日不看，然則其日日之承伺顏色奉接意思爲何如哉。《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雷橫之母亦曰：「若是這個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聲，讀之如聞夜猿矣。

又　卷五十六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進失陷本傳也。然篇首朱仝欲殺李逵一段，讀者悉誤認爲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與前了不相涉，只是偶然借熱鐺趁作煎餅，順風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嘗言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過世人，不爲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處道破，當于處處思過半矣，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寫作繼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親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既已無兒無女，乃其妻又是繼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決裂可勝道哉。繼室則年尙少，年尙少而智畧不足以禦強侮，一也。繼室則來未久，來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壓衆心，二也。繼室則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繼嗣未立、內有帷箔可憂，三也、四也。然則柴大官人卽使早知禍患，而欲歛足不往，亦不可得也。　嗟乎，吾觀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殷直閣又倚仗姐夫高廉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豈不甚哉。夫高俅勢要，則豈獨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僅其一也。若高俅之勢要，其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當莫不各有殷直閣其人，而每一高廉豈僅僅于一段直閣而已乎，如殷直閣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勢要，其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又將百殷直閣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羣狗黨二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寧宇乎哉。嗚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旣而高俅必當知之，夫知之而能痛與戢之，亦可以不至于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縱之，甚者此高俅之所以爲高俅也。　此書極寫宋江權詐，可謂處處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絕者，如此篇鐵牛不肯爲髯陪話處，寫宋江登時揑撮一片好話，逐句斷續，逐句轉變，風雲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庵，卽何難爲江擬作一段聯貫通暢之語，而必故爲如果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窮兇極惡，乃至敢于欺純是赤子之李逵，爲稗史之檮杌也。　寫宋江入夥後，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勸晁蓋：「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如祝

家莊，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兇惡，能以權術軟禁晁蓋，而後乃得惟其所欲爲也。何也，蓋晁蓋去，則功歸晁蓋，晁蓋不去，則功歸宋江，一也。晁蓋去，則宋江爲副，衆人悉聽晁蓋之令，晁蓋不去，則宋江爲帥，衆人悉聽宋江之令，二也。夫出則其位至尊，入則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餘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軟禁晁蓋，而作者深著其窮兇極惡，爲稗史之檮杌也。　劫寨乃兵家一試之事也，用兵而至于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兒女投擲之戲耳。而今耐庵偏若不得不出于此者，蓋爲欲破高廉，斯不得不遠取公孫，遠取公孫，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楊林之一箭，斯不得不用學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叙柴進失陷，然至柴進既陷，而又必盛張高廉之神師者，非爲難于搭救柴進，正以便于收轉公孫，所謂墨酣筆疾，其文便連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虧公孫救柴進，虧柴進歸公孫也。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眞有天書者，宜無不可破之神師也。玄女之天書而不能破神師者，耐庵亦可不及天書者也。今偏要向此等處提出天書，而天書又曾不足以柰何高廉，然則宋江之所謂玄女何知，而天書可知矣。前曰終日看習天書，此又曰用心記了咒語，豈有終日看習而今始記咒語者，明乎前之看習是詐，而今之記咒又詐也。前曰可與天機星同觀，此忽曰軍師放心，我自有法，豈有終日兩人看習而今吳用盡忘者，明乎前之未嘗同觀，而今之幷非獨記也。著宋江之惡，至于如此，眞出篝火狐鳴下倍蓰矣。

又　卷五十七第五十二回：戴宗二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眞人　此篇純以科諢成文，是傳中另又一樣筆墨，然在讀者則必須略其科諢，而觀其意思。何則，蓋科諢，文章之惡道也。此傳之間一爲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復爾爾，亦其意思眞有甚異于人者也。何也，蓋傳中既有公孫，自不得不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襯出公孫也。乃今不向此時盛顯其法術，不且虛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顯法術，固甚難矣。不張皇高廉，斯無以張皇公孫也。顧張皇高廉，以張皇公孫，而斯兩人者，爭奇鬥異，至于牛蛇神鬼，且將無所不有，斯則與彼《西遊》諸書又何以異，此耐庵先生所義不爲也。吾聞文章之家，固有所謂避實取虛之法矣，今茲畧于破高廉而詳于取公孫，意者其用此法與。然業已略于高廉，而詳于公孫，則何不併略公孫而特詳于公孫之師，蓋所謂避實取虛之法，至是乃爲極盡其變，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見借助成局段者也。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諢，皆所以襯出眞人，襯出眞人，正所以襯出公孫也。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而徒李大哥科諢之是求，此眞東坡所謂士俗不可醫，吾未如之何也。　此篇又處處用對鎖作章法，乃至一字不換，皆惟恐讀者墮落科諢一道去故也。　此篇如拍卓濺麵一段，不省說甚一段，皆作者嘔心失血而得，不得草草讀過。

又　卷五十八第五十三回：入雲龍鬥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請得公孫勝後，三人一同趕回，可也，乃戴宗忽然先去者，所以爲李逵買棗糕地也。李逵特買棗糕者，所以爲結識湯隆地也。李逵結識湯隆者，所以爲打造鉤鐮槍地也。夫打造鉤鐮槍，以破連環馬也。連環馬之來固爲高廉報仇也，高廉之死，則死于公孫勝也。今公孫勝則猶未去也，公孫勝未去，是高廉未死也。高廉未死，則高俅亦不必遣呼延也。高俅不遣呼延，則亦無有所謂連環馬也。無有所謂連環馬，則亦不須有所謂鉤鐮槍也。無有連環馬，不須鉤鐮槍，則亦不必湯隆也。乃今李逵已預結識也，爲結識故已預買糕也。爲買糕故戴宗亦已預去也。夫文心之曲，至于如此，洵鬼神之所不得測也。　寫公孫神功道法，只是一筆兩筆，不肯出力鋪張，是此書特特過人一籌處。　寫公孫破高廉，若使一陣便了，則不顯公孫，然欲再持一日，又太張高廉，趁前篇劫寨一勢，寫作又來劫寨，因而便掃蕩之，不輕不重，深得其宜矣。　前劫寨是乘勝而來，後劫寨是因敗而至，前後兩番劫寨，以此爲其分別，然作者其實以後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筆痕墨迹，如上卷論之詳矣。此回獨大書林冲戰功者，正是高家清水公案，非浪筆漫書也。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不其然乎。　李逵朴至人，雖極力寫之，亦須寫不出，乃此書但要寫李逵朴至，便倒寫其奸猾，寫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眞奇事也。　古詩云：「井水知天風。」蓋言水在井中，未必知天風也。今兩旋風都入高唐枯井之底，殆寓言當時宋江擾亂之惡至于無處不至也。　卷末描畫御賜踢雪烏騅只三四句，却用兩「那馬」句，讀之遂抵一篇妙絕馬賦。

又　卷五十九第五十四回：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此回凡三段文字，第一段寫宋江紡車軍，第二段寫呼延連環軍，皆極精神極變動之文。至第三段，寫計擒凌振，却只如兒戲也。所以然者，蓋作者當提筆未下之時，其胸中原只有連環馬軍一段奇思，却因不肯突然便推出來，故特就「連環」二字上顛倒生出「紡車」二字，先于文前別作一文，使讀者眼光盤旋

跳脫，卓策不定了。然後忽然一變，變出排山倒海異樣陣勢來，今試看其紡車輕，連環重，以輕引重，一也。紡車逐隊，連環一排，以逐隊引一排，二也。紡車人各自戰，連環一齊跑發，以各自引一齊，三也。紡車忽離忽合，連環鐵環連鎖，以離合引連鎖，四也。紡車前軍戰罷，轉作後軍，連環無前無後，直衝過來，以前轉作後引無前無後，五也。紡車有進有退，連環只進無退，以有進有退引只進無退，六也。紡車寫人，連環寫馬，以人引馬，七也。蓋如此一段花團錦簇文字，却只爲連環一陣做得引子，然後入第二段。正寫本題畢，却又不肯霎然一收便住，又特就馬上生出砲來，做一拖尾，然又惟恐兩大番後又極力寫砲，便令文字累墜不舉，所以只將閒筆餘墨寫得有如兒戲相似也。嗚呼，只爲中間一段，變成前後三段，可謂極盡中間一段之致，乃前後二段，只爲中間一段，而每段又各各極盡其致，世人即欲起而爭彼才子之名，吾知有所斷斷不能也。　前後二段，又各各極盡其致者，如前一段寫紡車軍，每一隊欲去時，必先有後隊接住，一接一卸，譬如鶺鴒也。耐庵却又忽然算到第五隊欲去時，必須接出押後十將，此處一露痕跡，便令「紡車」二字，老大敗闕，故特特于第五隊方接戰時，便寫宋江大將預先已到，以免斷續之咎固矣。然却又算到何故一篇章法，獨於第五隊中，忽然變換，此處仍露痕跡，畢竟鼷鼠技窮，於是特特又於第四隊方接戰時，便寫第五隊預先早到，以爲之襯，眞苦心哉，良工也。　又如前一段寫紡車軍五隊，一隊勝如一隊，固矣。又須看他寫到第四隊，忽然陣上飛出三口刀，既而一變，變作兩口刀，兩條鞭，既而又一變，變作三條鞭，越變越奇，越奇越駭，越駭越樂，洵文章之盛觀矣。　後一段，則如晁蓋傳令，且請宋江上山，宋江堅意不肯，讀之只謂意在滅此朝食耳，却不知正爲凌振放砲作襯，此眞絕奇筆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又如要寫砲，須另有寫砲法，蓋寫砲之法，在遠不在近，今看他于凌振來時，只是稱嘆名色，設立砲架，而砲之威勢，則必于宋江棄寨上關後坪然聞之，眞絕奇筆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寫接連三個砲後，又特自注云：兩個打在水裏，一個打在小寨上者，寫兩個以表水泊之闊，寫一個以表砲勢之猛也。　至於此篇之前之後，別有奇情妙筆，則如將寫連環馬，便先寫一匹御賜烏騅以吊動之。將寫徐寧甲，因先寫若干關領甲仗以吊動之。若干馬，則以一匹馬吊動，一副甲，則以若干甲吊動。洵非尋常之機杼也。

又　卷六十第五十五回：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蓋耐庵當時之才，吾直無以知其際也，其忽然寫一豪傑，即居然豪傑也。其忽然寫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寫一淫婦，即居然淫婦也。今此篇寫一偷兒，即又居然偷兒也。人亦有言，非聖人不知聖人，然則非豪傑不知豪傑，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庵寫豪傑，居然豪傑，然則耐庵之爲豪傑，可無疑也。獨怪耐庵寫奸雄，又居然奸雄，則是耐庵之爲奸雄，又無疑也。雖然，吾疑之矣，夫豪傑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傑之氣，以豪傑兼奸雄，以奸雄兼豪傑，以擬耐庵，容當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婦偷兒，斷斷然也。今觀其寫淫婦居然淫婦，寫偷兒居然偷兒，則又何也。噫嘻，吾知之矣，非淫婦定不知淫婦，非偷兒定不知偷兒也，謂耐庵非淫婦非偷兒者，此自是未臨文之耐庵耳。夫當其未也，則豈惟耐庵非淫婦，即彼淫婦亦實非淫婦，豈惟耐庵非偷兒，即彼偷兒亦實非偷兒。《經》曰：「不見可欲，其心不亂。」羣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既動心而爲淫婦，既動心而爲偷兒，則豈惟淫婦偷兒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筆一幅之紙之間，實親動心而爲淫婦，親動心而爲偷兒，既已動心則均矣，又安辯泚筆點墨之非入馬通奸，泚筆點墨之非飛檐走壁耶。《經》曰：「因緣和合，無法不有。」自古淫婦無印板偷漢法，偷兒無印板做賊法，才子亦無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緣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龍樹著書，以破因緣品而弁其篇，蓋深惡因緣。而耐庵作《水滸》一傳，直以因緣生法爲其文字總持，是深達因緣也。夫深達因緣之人，則豈惟非淫婦也，非偷兒也，亦復非奸雄也，非豪傑也。何也，寫豪傑奸雄之時，其文亦隨因緣而起，則是耐庵固無與也。或問曰：然則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謂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講于龍樹之學者也。講于龍樹之學，則菩薩也。菩薩也者，眞能格物致知者也。讀此批也，其於自治也，必能畏因緣。畏因緣者，是學爲聖人之法也。傳稱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也。其於治人也，必能不念惡。不念惡者，是聖人忠恕之道也。傳稱王道平平，王道蕩蕩是也。天下而不乏聖人之徒，其必有以教我也。　此篇文字變動，又是一樣筆法，如欲破馬，忽賺槍，欲賺鎗，忽偷甲。由馬生鎗，由鎗生甲，一也。呼延既有馬又有砲，徐寧亦便既有鎗又有甲，呼延馬雖未破，砲先爲山泊所得，徐寧亦便鎗雖未教，甲先爲山泊所得，二也。讚呼延踢雪騅時，凡用兩那馬句，讚徐寧賽唐猊時，亦便用兩那副甲句，三也。徐家祖傳鎗法，湯家却祖

傳鎗樣，二祖傳字對起便忽然從意外另生出一祖傳甲來，四也。於三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已稱奇絕，却不知已又於數十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五也。寫時遷入徐寧家，已是更餘，而徐寧夫妻偏不便睡。寫徐寧夫妻睡後，已入二更餘，而時遷偏不便偷。所以者何，蓋制題以搆文也。不搆文而僅求了題，然則何如幷不制題之爲愈也。前文寫朱仝家眷，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襯知府舐犢之情也。此篇寫徐寧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歲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後，而先世留下鎮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輕棄於人也。作文向閒處設色，惟毛詩及史遷有之，耐庵眞正才子，故能竊用其法也。寫時遷一夜所聽說話，是家常語，是恩愛語，是主人語，是使女語，是樓上語，是寒夜語，是當家語，是貪睡語，句句中間有眼，兩頭有稜，不只死寫幾句而已。寫徐家樓上夫妻兩個說話，却接連寫兩夜，妙絕奇絕。湯隆、徐寧互說紅羊皮匣子，徐寧忽向內裏增一句云：「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便忽向外面增一句云：「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綉毬的。」只「紅羊皮匣子」五字，何意其中又有此兩番色澤，知此法者，賦海欲得萬言，固不難也。由東京至山泊，其爲道里不少，便分出三段賺法來，妙不可言。正賺徐寧時，只用空紅羊皮匣子，及賺過徐寧後，却反兩用雁翎砌就圈金賽唐猊甲，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眞神撇鬼踢之文也。

又　卷六十一第五十六回：徐寧教使鉤鐮鎗，宋江大破連環馬　看他當日寫十隊誘軍，不分方面，只是一齊下去。至明日寫三面誘軍，亦不分隊號，只是一齊擁起。雖一時紙上文勢，有如山雨欲來、野火亂發之妙，然畢竟使讀者胸中，茫不知其首尾，乃在何處，亦殊悶悶也。乃悶悶未幾，忽然西北閃出穆弘、穆春，正北閃出解珍、解寶，東北閃出王矮虎、一丈青，七隊雖戰苦雲深，三隊已龍沒爪現。有七隊之不測，正顯三隊之出奇，有三隊之分明，轉顯七隊之神變。不寧惟是而已，又於鳴金收軍，各請功賞之後，陡然又閃出劉唐、杜遷一隊來。嗚呼，前乎此者有戰矣，後乎此者有戰矣，其書法也。或先整後變，或先滅後明，奇固莫奇于今日之通篇不得分明，至拖尾忽然一閃、一閃、一閃，三閃之後，已作隔尾，又忽然兩人一閃也。當日寫某某是十隊，某某是放砲，某某是號帶，調撥已定，至明日忽然寫十隊，忽然寫放砲，忽然寫號帶，於是讀者正讀十隊，忽然是放砲，正讀放砲，忽然又是十隊，正讀十隊，忽然是號帶，正讀號帶，忽然又是放砲，遂令紙上一時亦復岌岌搖動，不能不令讀者目眩耳聾，而殊不知作者正自心閒手緩也。異哉，技至此乎。吾讀呼延愛馬之文，而不覺垂淚浩嘆，何也。夫呼延愛馬，則非爲其出自殊恩也，亦非爲其神駿可惜也，又非爲其藉此恢復也。夫天下之感，莫深於同患難，而人生之情，莫重於周旋久，蓋同患難，則曾有生死一處之許，而周旋久，則眞有性情如一之誼也。是何論親之與疏，是何論人之與畜，是何論有情之與無情。吾有一蒼頭，自幼在鄉塾，便相隨不捨，雖天下之駿，無有更甚於此蒼頭也者，然天下之愛吾，則無有更過於此蒼頭者也，而不虞其死也。吾友有一蒼頭，自與吾友往還，便與之風晨雨夜，同行共住，雖天下之駿，又無有更甚於此蒼頭也者，然天下之知吾則又無有更過於此蒼頭者也，而不虞其去也。吾有一玉鈎，其質青黑，製作朴略，天下之弄物，無有更賤於此鈎者。自周歲時，吾先王母繫吾帶上，無日不在帶上，猶五官之第六，十指之一枝也，無端渡河墜於中流，至今如缺一官，如隳一指也，然是三者，猶有其物也。吾數歲時，在鄉塾中，臨窗誦書，每至薄暮書完，日落窗光蒼然，如是者幾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猶疑身在舊塾也。夫學道之人，則又何感何情之與有，然而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者，則吾得而知之矣。吾蓋深惡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無不有爲爲之，故特於呼延愛馬表而出之也。

又　卷六十二第五十七回：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打青州，用秦明、花榮爲第一撥，眞乃處處不作浪筆。村學先生團泥作腹，鏤炭爲眼，讀《水滸傳》，見宋江口中有許多好語，便遽然以「忠義」兩字過許老賊，甚或弁其書端，定爲題目，此決不得不與之辯。辯曰：宋江有過人之才，是卽誠然，若言其有忠義之心，心心圖報朝廷，此實萬萬不然之事也。何也，夫宋江，淮南之強盜也，人欲圖報朝廷，而無進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於強盜，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則私放晁蓋，亦誰逼之。身爲押司，骫法縱賊，此二大不可也。爲農則農，爲吏則吏，農言不出於畔，吏言不出於庭，分也，身在鄆城，而名滿天下，遠近相煽，包納荒穢，此三大不可也。私連大賊以受金，明殺平人以滅口，幸從小懲，便當大戒，乃潯陽題詩，反思報仇，不知誰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江以一朝小忿，貽大僇於老父，夫不有於父，何有於他，誠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順、鄭天壽、

王英，則羅而致之梁山，呂方、郭盛則羅而致之梁山，此猶可恕也，甚乃至於花榮，亦羅而致之梁山，黃信、秦明亦羅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雖未遂，營窟之心實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龍之劫，猶出羣力，無爲之燒，豈非獨斷。白龍之劫，猶曰救死，無爲之燒，豈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縣，只如戲事，劫獄開庫，乃爲固然，殺官長，則無不坐以污濫之名，買百姓，則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則拒殺官兵，王師則拒殺王師，橫行河朔，其鋒莫犯，遂使上無寧食天子，下無生還將軍，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後忽忠義名堂，設印信賞罰之專司，制龍虎熊羆之旗號，甚至乃至於黃鉞白旄，朱旛皁蓋，違禁之物，無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夫宋江之罪，擢(髮)無窮，論其大者，則有十條，而村學先生猶鰓鰓以忠義目之，一若惟恐不得當者，斯其心何心也。原村學先生之心，則豈非以宋江每得名將，必親爲之釋縛擎盞，流淚縱橫，痛陳忠君報國之志，極訴寢食招安之誠，言言剖胸臆，聲聲瀝熱血哉。乃吾所以斷宋江之爲強盜而萬萬必無忠義之心者，亦正於此。何也，夫招安，則強盜之變計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學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產，其既生產乏絕，不免困劇，其既困劇不甘，試爲劫奪，其既劫奪既便，遂成嘯聚，其既嘯聚漸夥，必受討捕，其既至於必受討捕，而強盜因而自思，進有自贖之榮，退有免死之樂，則誠莫如招安之策爲至便也。若夫保障方面，爲王干城，如秦明、呼延等，世受國恩，寵綏未絕，如花榮、徐寧等，奇材異能，莫不畢効，如凌振、索超，董平、張清等，雖在偏裨，大用有日，如彭玘、韓滔、宣贊、郝思文、龔旺、丁得孫等，是皆食宋之祿，爲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憂，已無不展之才，已無不吐之氣，已無不竭之忠，已無不報之恩者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於山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則必曲爲之說曰，其暫避此，以需招安。嗟乎，強盜則須招安，將軍胡爲亦須招安。身在水泊則須招安，而歸順朝廷，身在朝廷，胡爲亦須招安，而反入水泊。以此語問宋江，而宋江無以應也。故知一心報國，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誘人入水泊。諺云：餌芳可釣，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誘人入水泊，而人無不信之而甘心入於水泊。傳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彼村學先生，不知烏之黑白，猶鰓鰓以忠義目之，惟恐不得其當，斯其心何心也。自第七回寫魯達後，遙遙直隔四十九回，而復寫魯達，乃吾讀其文，不惟聲情魯達也，蓋其神理悉魯達也。尤可怪者，四十九回之前，寫魯達以酒爲命，乃四十九回之後，寫魯達涓滴不飲，然而聲情神理，無有非魯達者，夫而後知今日之魯達，涓滴不飲，與昔日之魯達，以酒爲命，正是一副事也。

又　卷六十三第五十八回：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鬧西嶽華山　俗本寫魯智深救史進一段，鄙惡至不可讀，每私怪耐庵，胡爲亦有如是敗筆，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如此。吾因嘆文章生於吾一日之心，而求傳於世人百年之手。夫一日之心，世人未必知，而百年之手，吾又不得奪，當斯之際，文章又不能言，改竄一惟所命，如俗本《水滸》者，眞可爲之流涕嗚咽者也。

渭河攔截一段，先寫朱仝、李應執槍，立宋江後，宋江立吳用後，吳用立船頭，作一總提，然後分開兩幅，一幅寫吳用與客帳司問答，一轉，轉出宋江，宋江一轉，轉出朱仝，朱仝一轉，轉出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是一樣聲勢。一幅寫宋江與太尉問答，一轉，轉出吳用，吳用一轉，轉出李應，李應一轉，轉出河裏李俊、張順、楊春，是一樣聲勢。然後又以第三幅，宋江、吳用一齊發作，以總結之章法，又齊整，又變化，眞非草草之筆。極寫華州太守狡獪者，所以補寫史進，魯達兩番行刺不成之故也。然讀之殊無補寫之迹，而自令人想見其時其事，蓋以不補爲補，又補寫之一法也。史進芒碭一嘆，亦暗用阮籍時無英雄故事，可謂深表大郎之至矣。若夫蠻牌之敗，只是文章交卸之法，不得以此爲大郎惜也。

又　卷六十四第五十九回：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讀《水滸》俗本至此處，爲之索然意盡，及見古本，始喟然而嘆，嗚呼妙哉，文至此乎。夫晁蓋欲打祝家莊，則宋江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晁蓋欲打高唐州，則宋江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晁蓋欲打青州，則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欲打華州，則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何獨至於打曾頭市，而宋江默未嘗發一言，而晁蓋亦遂死於是役。今我即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觀其書法，推其情狀，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經以斷斯獄，蓋宋江弒晁蓋之一筆，爲決不可宥也。此非謂史文恭之箭，乃眞出於宋江之手也。亦非謂宋江明知曾頭市之五虎能死晁蓋，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蓋之死，即誠非宋江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蓋之死爲利，則固非一日之心矣。吾於何知之，於晁蓋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勸知之。夫宋江之必不許晁蓋下山者，不欲令晁蓋能有山寨也，又不欲

令衆人尚有晁蓋也。夫不欲令晁蓋能有山寨，則是山寨誠得一旦而無晁蓋，是宋江之所大快也。又不欲令衆人尚有晁蓋，則夫晁蓋雖未死於史文恭之箭，而已死於廳上廳下衆人之心，非一日也。如是而晁蓋今日之死於史文恭，是特晁蓋之餘矣，若夫晁蓋之死固已甚久甚久也。如是而晁蓋至而若驚，晁蓋死而若驚，其惟史文恭之與曾氏五虎有之，若夫宋江之心固晁蓋去而夷然，晁蓋死而夷然也。故於打祝家則勸，打高唐則勸，打青州則勸，打華州則勸，則可知其打曾頭市之必勸也，然而作者於前之勸，則如不勝書，於後之勸，則直削之者，書之以著其惡，削之以定其罪也。嗚呼，以稗官而幾欲上與陽秋分席，詎不奇絕。然不得古本，吾亦何由得知作者之筆法如是哉。通篇皆用深文曲筆，以深明宋江之弒晁蓋。如風吹旗折，吳用獨諫，一也。戴宗私探，匿其回報，二也。五將死救，餘各自顧，三也。主軍星殞，衆人不還，四也。守定啼哭，不商療治，五也。晁蓋遺誓，先云莫怪，六也。驟攝大位，布令詳明，七也。拘牽喪制，不即報仇，八也。大怨未修，逢僧閒話，九也。置死天王，急生麒麟，十也。第二回寫少華山，第四回寫桃花山，第十六回寫二龍山，第三十一回寫白虎山，至上篇而一齊挽結，眞可謂奇絕之筆。然而吾嫌其同。何謂同，同於前若布棋，後若棋刼也。及讀此篇，而忽然添出混世魔王一段，曾未嘗有，突如其來。得此一虛，四實皆活。夫而後知文章眞有相救之法也。

又　卷六十五第六十回：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吳用賣卦用李逵同去，是偶借李逵之醜，而不必盡李逵之材也。偶借其醜，則不得不爲之描畫一二，不必盡其材，則得省即省，蓋不過以旁筆相及，而未嘗以正筆專寫也。是故入城以後，是正筆也，正筆則方寫盧員外不暇矣，奚暇再寫李逵，若未入城以前，是旁筆也，旁筆即不惜爲之描畫一二者，一則以存鐵牛本色，一又以作明日喧動之地也。　中間寫小兒自閑李逵，員外自驚天口，世人大小相去之際，令我浩然發嘆。嗚呼，同讀聖人之書，而或以之弋富貴，或以之崇德業。同游聖人之門，而或以之矜名譽，或以之致精微者比比矣，於小兒何怪之有。　盧員外本傳中，忽然插出李固、燕青兩篇小傳，李傳極叙恩數，燕傳極叙風流，乃卒之受恩者，不惟不報，又反噬焉。風流者，篤其忠貞，之死靡忒，而後知古人所嘆：狼子野心，養之成害，實惟恩不易施，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實惟人不可忽也。稗官有戒有勸，于斯篇爲極矣。　夫李固之所以爲李固，燕青之所以爲燕青，娘子之所以爲娘子，悉在後篇，此殊未及也。乃讀者之心頭眼底，已早有以猜測之，三人之性情行徑者，蓋其叙事雖甚微，而其用筆乃甚著。叙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筆著，故其好惡早可得而辨也。春秋於定哀之間，蓋屢用此法也。寫盧員外別吳用後，作書空咄咄之狀，此正自絹旗熟麻索之一片雄心，渾身絕藝無可出脫，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觸，因擬一試之於梁山，而又自以鴻鵠之志，未可謀之燕雀，不得已望空咄咄以自決其心也。寫英雄員外，正應作如此筆墨，方有氣勢。俗本乃改作誤聽吳用，寸心如割等語，一何醜惡絕句矣。俗本處處改作唐突之語，一何醜惡至此。　寫許多誘兵，忽然而出，忽然而入，番番不同，人人善譎，奇矣。然尤奇者，如李逵、魯智深、武松、劉唐、穆弘、李應入去後，忽然一斷，便接入車仗人夫，讀者至此，孰不以爲已作收煞，而殊不知乃正在半幅也。徐徐又是朱仝、雷橫，引出宋江、吳用、公孫勝一行六七十人，眞所謂愈出愈奇，越轉越妙，此時忽然接入花榮神箭，又作一斷，讀者於是始自驚嘆，以爲夫而後方作收煞耳，而殊不知猶在半幅，徐徐又是秦明、林冲、呼延灼、徐寧四將夾攻，夫而後引入卦歌影中。嗚呼，章法之奇，乃令讀者欲迷，安得陣法之奇，不令員外中計也。

又　卷六十六第六十一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寫盧員外寧死不從數語，語語英雄員外，梁山泊有如此人，庶幾差強人意耳，俗本悉遭改竄，對之使人氣盡。　寫宋江以忠義二字網羅員外，却被兜頭一喝，既又以金銀一盤誘之，却又被兜頭一喝，遂令老奴一生權術，此書全部關節，至此一齊都盡也。嗚呼，其才能以權術網羅衆人者，固衆人之魁也。其才能不爲權術之所網羅，如彼衆人者，固亦衆人之魁也。盧員外之坐第二把交椅，誠宜也，乃其才能不爲權術之所網羅，而終亦不如能以權術網羅衆人者之更爲奸雄。嗚呼，不雄不奸，不奸不雄，然則盧員外即欲得坐第一交椅，又豈可得哉。　讀俗本至小乙求乞，不勝筆墨疏略之疑，竊謂以彼其人，即何至無術自資，乃萬不得已，而且出於求乞。既讀古本，而始流淚嘆

息也，嗟乎，員外不知小乙，小乙自知員外，夫員外不知小乙，員外不知小乙故不知小乙也，若小乙而既已知員外矣。既已知員外則更不能不知員外，更不能不知員外，卽又以何辭棄員外而之他乎。或曰：人之感恩，爲相知也，相知之爲言，我知彼，彼亦知我也。今者小乙自知員外，員外初不能知小乙，然則小乙又何感於員外，而必戀戀不棄此而之他，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片之心也。非將以爲好也，其人而爲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異常耳，而非有所賴於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將以知爲之釣乎，必人知我，而後我乃知人，我將以知爲之報與。夫釣之與報，是皆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旋於相知之間，此鄉黨自好者之所不爲也。況於小乙知員外者，身爲小乙，則其知員外也易，員外不知小乙者，身爲員外，則其知小乙也難，然則小乙今日之不忍去員外者，無他，亦以求爲可知而已矣。夫而後小乙知員外，員外亦知小乙，前乎此者爲主僕，後乎此者爲兄弟，誠有以也。夫而後天下後世，無不知員外者，卽無不知小乙，員外立天罡之首，小乙卽居天罡之尾，洵非誣也。不然，而自恃其一身技巧，不難舍此遠去。嗟乎，自員外而外，茫茫天下，小乙不復知之矣。夫捨我心所最知之員外，而別事一不復可知之人，小乙而猪狗也者，則出於此，小乙而非猪狗也，如之何其不至於求乞也。自有《水滸》傳至今日，彼天下之人，又孰不以燕小乙哥，爲花拳繡腿，逢場笑樂之人乎哉。自我觀之，僕本恨人，蓋自有《水滸》傳至於今日，殆曾未有人得知燕小乙哥者也。李後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是燕小乙哥之爲人也。蔡福出得牢來，接連遇見三人，文勢層見疊出，使人應接不暇，固矣。乃吾讀第一段，燕青不覺爲之一哭失聲，哀哉。奴而受恩於主，所謂主猶父也。奴而深知其主，則是奴猶友也。天下豈有子之於父而忍不然，友之於友而得不然也與，哭竟不免滿引一大白。又讀二段李固，不覺爲之怒髮上指，有是哉，昔者主之生之，可謂至矣盡矣，今之奴之殺之，亦復至矣盡矣。古稱惡人，名曰窮奇，言窮極變態，非心所料，豈非此奴之謂與。我欲唾之而恐污我頰，我欲殺之而恐污我刀，怒甚又不免滿引一大白。再讀第三段柴進，不覺爲之慷慨悲歌，增長義氣，悲哉壯哉，盧員外死，三十五人何必獨生，盧員外生，三十五人何妨盡死。蓋不惟黃金千兩，同於草莽，實惟柴進一命，等於鴻毛，所謂不諾我則請殺我，不能殺我則請諾我，兩言決也。感激之至又不免滿引一大白。或曰：然則當子之讀是篇也，亦既大醉矣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無處索酒，余未嘗引一白也。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師也，最後上梁山者，盧員外也。林武師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盧員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於不換一字者，非耐庵有江郎才盡之日，蓋特特爲此以鎖一書之兩頭也。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盧兩傳，可謂一字不換，獨至於寫燕青之箭，則與昔日寫魯達之杖，遂無纖毫絲粟相似，而又一樣爭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爲才子，信矣。薛霸手起棍落之時，險絕矣，却得燕青一箭相救，乃相救不及一紙，而滿村發喊，槍刀圍匝，一二百人，又復擒盧員外而去。當是時，又將如之何，爲小乙者，勢不得不報梁山，乃無端行劫，反幾至於不免於一幅之中，而一險初平，驟起一險，一險未定，又加一險，眞絕世之奇筆也。必燕青至梁山，而後梁山之救至，不惟慮燕青之遲，亦殊怪梁山之疏也。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來打聽，則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爲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之爲梁山之人也。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之前，倒插射鵲，才子之爲才子，信也。六日之內而殺宋江，不已險乎，六日之內殺宋江，而終亦得劫法場者，全賴吳用之見之早也，乃今獨於一日之內而殺盧俊義，此其勢於宋江爲急，而又初無一人預爲之地也。嗚呼，生平好奇，奇不望至此，生平好險，險不望至此，奇險至於如此之極，而終又得劫法場，才子之爲才子，信也。

又　卷六十七第六十二回：宋江兵打大名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奴才，古作奴財。始於郭令公之罵其兒，言爲羣奴之所用也。乃自今日觀之，而羣天之下，又何此類之多乎哉。一閧之市，抱布握粟，梦如也。彼梦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山川險阻，舟車翻復，梦如也。彼梦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甚而至於窮夜咿唔，比年入棘，梦如也。彼梦如者何爲，爲奴財而已也。又甚至於握符綰綬，呵殿出入，梦如也。彼梦如者何爲，爲奴財而已也。馳戈驟馬，解脰陷腦，梦如也。幸而功成，卽無不爲奴財者也。千里行脚，頻年講肆，梦如也。既而來歸，亦無不爲奴財者也。嗚呼，羣天下之人，而無不爲奴財，然則君何賴以治民，何賴以安親，何賴以養子，何賴以教己德，何賴以立後學，何賴以傲哉。石秀之罵梁中書曰：「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誠乃耐庵托筆罵世，爲快絕哭絕之文也。　索超，先是已從楊

志文中出見，至是隔五十餘卷而乃忽然欲合，恐人謂其無因而至前也。於是先從此處斜見橫出，却又借韓滔一箭再作一頓，然後轉出雪天之擒，其不肯率然置筆如此。射索超，用韓滔者，何也，意在再頓索超，非意在必射索超也。故有時射用花榮，是成乎其爲射也。有時射用韓滔，是不成乎其爲射也。不成乎其爲射，而必用韓滔者，何也，韓滔爲秦明副將，便即借之也。以堂堂宰相之尊，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衆，而面面厮覷，則面面厮覷已耳。亦有何策上紓國憂，下弭賊勢乎哉。忽然背後轉出一人，忽然背後轉出之人，又從背後引出一人，忽然背後人所引之背後人，又從背後引出一人。嗚呼，才雖未必然乎，是何背後之多人也。然則之三人亦幸而得遇朝廷多事，尚得有以自見，不然者，幾何其不爲堂堂宰相、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脚底下泥，終亦不見天日之面也。之三人亦不幸而得遇朝廷多事，終亦不免自見，不然者，吾知其閉戶高卧，亦足自老，殊不願從堂堂宰相、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鼻下喉間，仰取氣息也。讀竟，爲之三嘆。

又　卷六十八第六十三回：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此回寫水軍劫寨，何至草草如此，蓋意在襯出大刀，則餘人總非所惜，所謂琬琰之藉，無過白茅者也。寫大刀，處處摹出雲長變相，可謂儒雅之甚，豁達之甚，忠誠之甚，英靈之甚，一百八人中，別有絕羣超倫之格，又不得以讀他傳之眼讀之。寫雪天擒索超，略寫索超而勤寫雪天者，寫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畫家所謂襯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

又　卷六十九第六十四回：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蓋至是而宋江成於反矣，大書背瘡以著其罪，蓋亦用韓信相君之背字法也。獨怪耐庵之惡宋江如是，而後世之人，猶務欲以忠義予之，則豈非耐庵作書爲君子春秋之志，而後人之顛倒肆言，爲小人無忌憚之心哉。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於其是非可不察乎。宋江之反，始於私放晁蓋也，晁蓋走而宋江之毒生，晁蓋死而宋江之毒成，至是而大書宋江疽發於背者，殆言宋江反狀至是乃見，而實宋江必反之志，不始於今日也。觀晁蓋夢告之言，與宋江私放之言，乃至不差一字，是作者不費一辭，而筆法已極嚴矣。打大名一來一去，又一來又一去，極文家伸縮變化之妙。前文一打祝家莊，二打祝家莊，正到苦戰之後，忽然一變變出解珍解寶一段文字，可謂奇幻之極。此又一打大名府，二打大名府，正到苦戰之後，忽然一變變出張旺、孫五一段文字，又復奇幻之極也。世之讀者，殊不覺其爲一副鑪錘，而不知此實一樣章法也。寫張順請安道全，忽然橫斜生出截江鬼張旺一段情事，奇矣。却又於其中間，再生出瘦後生孫五一段情事，文心如江流漩渦，眞是通身不定。梁山泊之金，擬聘安太醫，却送截江鬼，一可駭也。半夜却金，半夜宿娼，而送金之人與應受金之人同在一室，二可駭也。欲聘太醫，而已無金，太醫既來，而金如故，截江小船却作寄金之處，三可駭也。江心結冤，江心報復，雖一遇於巧奴房裏，再遇於定六門前，而必不得及，四可駭也。板刀尚在，血跡未乾，而冤頭債脚，疾如反掌，前日一條纜索，今日一條纜索，遂至絲毫不爽，五可駭也。孫五發科，孫五解纜，孫五放船，及至事成孫五吃刀，孫五下水，不知爲誰忙此半日，六可駭也。孫五先起惡心，孫五便先喪命，張旺雖若稍遲，畢竟不能獨免，不知江底相逢，兩人是笑是哭，七可駭也。不過一葉之舟，而忽然張旺、孫五二人，忽然張順、張旺、孫五三人，忽然張旺一人，忽然張順、安道全、王定六、張旺四人，忽然張順、安道全、王定六三人，忽然王定六一人，忽然無人，韋應物詩云：「野渡無人舟自橫」，偏於此舟禍福倏忽如此，八可駭也。

又　卷七十第六十五回：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調撥時，一人一令，及乎動手，却各各變換，不必盡不同，不必盡同。無他，世固無印板厮殺，不但無印板文字也。調撥作兩半寫，點逗亦作兩半寫，城裏衆人發作，亦作兩半寫，城中大軍策應，亦作兩半寫，又是一樣絕奇之格。寫梁山泊調撥劫城一大篇後，却寫梁中書調撥放燈一小篇，寫梁中書兩頭奔走一大篇後，却寫李固、賈氏兩頭奔走一小篇，使人讀之，眞欲絕倒。

又　卷七十一第六十六回：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夫忠義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據，亦非宋江之所得遜也。非所據而據之，名曰無恥，非所遜而遜之，亦名曰無恥。無恥之人不惟不自惜，亦不爲人惜。不自惜者，如前日宋江之欲據斯座，爲李逵所不許是也。不惜人者，如今日宋江之欲遜斯座，爲盧員外所不許是也。何也，蓋無恥之人，其機械變詐大要歸歸於必得斯座而後已，不惟其前日之據之爲必欲得之，惟今日之遜之亦正其巧於必欲得之。夫其意而既已必欲得之，則是堂堂盧員外乃反爲其所影借，以作自身飛騰之尺木也，此時爲盧員外者，豈能甘之乎哉。或曰：宋江之據之也。意在於得斯座，誠有之矣，獨何意知其遜之之亦欲得斯座乎。

曰：忠義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據，亦非宋江之所得遜也，使宋江而誠無意於得之，則夫天王有靈，誓箭在彼，亦聽其人報仇立功自取之而已耳。自宋江有此一遜，而此座遂若已爲宋江所有，然則後即有人報仇立功，其不敢與之爭之，斷斷然也。此所謂機械變詐，無所用恥之尤甚者，故李逵番番大罵之也。人即多疑，何至於疑關勝，吳用疑及關勝，則其無所不疑可知也。人即多疑，何至於疑李逵，宋江疑及李逵，則其無所不疑可知也。連書二人各有其疑，以著宋江、吳用之同惡共濟也。寫李逵遇焦挺，令人讀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謙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眞好鐵牛有此風流，眞好耐庵有此筆墨矣。打大名後，復不見有爲天王報仇之心，便接水火二將一篇，然則宋江之弒晁蓋，不其信乎。水火二將文中，亦殊不肯草草，寫來都能變換，不至令人意惡。寫關勝全是雲長意思，不嫌於刻畫優孟者，泱泱大書期於無美不備，固不得以羣芳競吐，而獨廢牡丹，水陸畢陳，而反缺江瑤也。

又　卷七十二第六十七回：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我前書宋江實弒晁蓋，人或猶有疑之，今讀此回，觀彼作者之意，何其反覆曲折，以著宋江不爲晁蓋報仇之罪，如是其深且明也。其一，段景住曰：「郁保四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夫曾頭市三字，則豈非宋江所當刻肉刻骨，書石書樹，日夜號呼，淚盡出血也者。乃自停喪攝位以來，杳然不聞提起，夫宋江不聞提起，則亦吳用之所不復提起，林冲之所不好提起，廳上廳下衆人之所不敢提起與不知提起者也。乃今無端忽有段景住歸，陡然提起，則是宋江之所不及掩其口也，其二，段景住備說奪馬之事，宋江聽了大怒，夫叢爾曾頭，顧不自量，一則奪其馬，再則奪其馬，一奪之不足而至於再奪，人各有氣，誰其甘乎。然而擬諸射死天王之仇，則其痛深痛淺，必當有其分矣。今也藥箭之怨，累月不脩，奪馬之辱，時刻不待，此其爲心果何如也。其三，晁蓋遺令，但有活捉史文恭者，便爲梁山泊主，及宋江調撥諸將，如徐寧、呼延灼、關勝、索超、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等，悉不得與斯役，夫不共之仇，不及朝食，空羣而來，死之可也。宋江而志在報仇也者，尚當懸第一座作重賞以募勇夫，宋江而志在第一座者，則雖終亦不爲天王報仇，亦誰得而責之。乃今調撥諸將，而獨置數人，豈此數人獨不能捉史文恭乎，抑獨不可坐第一座也。其四，新來人中，獨盧俊義起身願往，宋江便問吳用可否，吳用調之閒處。夫調將之法，第一先鋒，第二左軍，第三右軍，第四中軍，第五合後，第六伏軍，伏軍者計算已定，知其必敗，敗則必由此去，故先設伏以俟之也。今也諸軍未行，計算未定，何用知其必敗，何用知其敗之必由此去。若未能知其必敗，未能知其敗之必由此去，而又獨調員外先行埋伏，則是非所以等候史文恭，殆所以安置盧俊義也。其五，史文恭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炤夜玉獅子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夫史文恭所坐，則是先前所奪段景住之馬，馬之所馱，則是先前射死晁蓋之史文恭，諺語有之：好人相見，分外眼明，讎人相見，分外眼睜。此言眼之所至，正是心之所至也。宋江而爲馬來者，則應先見馬，宋江而爲晁蓋來者，由應先見史文恭，今史文恭出馬而大書那馬，宋江心頭火起而大書看見好馬，然則宋江此來，專爲馬也。其六，手書問罪，輕責其殺晁蓋，而重責其還馬，及還二次所奪，又問炤夜獅子，夫還二次馬匹而宋江所失僅一炤夜獅子已乎。若還二次馬匹，又還炤夜獅子，而宋江遂得班師還山，一無所問已乎。幸也保四內叛，伏窩計成，法華鐘響，五曾盡滅也。不幸而青凌兩州，救兵齊至，和解之約，眞成變卦，然則宋江殆將日夜哭念此馬不能置也。其七，盧俊義既已建功，宋江乃又椎鼓集衆，商議立主。夫商議之爲言未有成論，則不得不集思廣謀以求其定，如之何，如之何。不辭反復連引其語也。今在昔，則晁蓋遺令，有箭可憑，在今，則員外報仇，有功可據。然則盧俊義爲梁山泊主，蓋一辭而定也。捨此不講，而又多自謙抑，甚至拈鬮借糧，何其巧而多變，一至於如是之極也。嗚呼，作者書宋江之惡，其彰明昭著也如此，而愚之夫猶不正其弒晁蓋之罪，而猶必沾沾以忠義之人目之，豈不大可怪嘆也哉。

又　卷七十三第六十八回：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槍將　打東平東昌二篇，爲一書最後之筆，其文愈深，其事愈隱，讀者不可不察。何以言之，蓋梁山泊晁蓋之業也，史文恭晁蓋之仇也，活捉史文恭，便主梁山泊，則晁蓋之令也。遵晁蓋之令而報晁蓋之仇，承晁蓋之業，誓箭在彼，明明未忘，宋江不得與盧俊義爭，斷斷如也。然而宋江且必有以爭之，如之何宋江且必有以爭之，棄晁蓋遺令，而別鬮東平、東昌二府借糧，則盧俊義更不得與宋江爭也，亦斷斷如矣。或曰：二城之孰堅孰瑕，宋江未有擇也，是役之勝與不勝，宋江未有必也。何用知其必濟，何用知盧之必不濟。彼俱不

濟無論，若幸而俱濟，則是梁山泊主，又未定也。今子之言盧俊義必不得與宋江爭也何故。噫嘻，聞絃者賞音，讀書者論事，豈其難哉，豈其難哉。觀其分調衆人之時，而令吳用、公孫勝二人，悉居盧之部下也，彼豈不曰，惟二軍師實左右之，則功必易成。功必易成，是位終及之，庶幾有以不負天王之言，誠爲甚盛心也。乃我獨有以知吳與公孫之在盧之部下，猶其不在盧之部下也。吳與公孫雖不在宋之部下，而實在宋之部下也。蓋吳與公孫之在盧之部下，其外也，若其內，固曾不爲盧設一計也。若吳與公孫雖不在宋之部下，然而尺書可來，匹馬可去，借箸畫計，曾不遺力，則猶在帳中無以異也。且此岸上糧車，水中米船，而不出於吳用耶。陰雲布滿，黑霧遮天，而不出於公孫勝耶。去誠不出於吳與公孫，則已耳。終亦出於吳與公孫，而宋江未來，括囊以待，宋江一至，爭鞭而效，此何意也。迹其前後，推其存心，亦幸而沒羽箭難勝耳，不幸而使沒羽箭者，方且一鼓就擒，則彼吳用、公孫勝之二人者，詎不能從中掣肘敗乃公事，於以徐俟宋江之來至哉。由斯以言，則是宋固必濟，盧固必不濟，盧俊義之終不得與宋江爭也，斷斷如也。我故曰：打東平東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隱，讀者不可不察也。此書每欲作重迭相犯之題，如二解越獄，史進又要越獄，是其類也。忽然以「月盡」二字，翻空造奇，夫然後知極窘蹙題，其中皆有無數異樣文字，人自無才不能洗發出來也。刀槍劍戟如麻似火之中，偏能夾出董將軍求親一事，讀之使人又有一樣眼色。

又　卷七十四第六十九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批詳前一回中。古亦未聞有以石子臨敵者，自耐庵翻空出奇，忽然撰爲此篇，而遂令讀者之心頭眼底眞覺石子之來。星流電掣，水泊之人，鳥駭獸竄也。此豈耐庵亦以一部大書張皇一百餘人，實惟太甚，故於臨絕筆時，恣意擊打以少殺其勢耶。讀一部七十回，篇必謀篇，段必謀段，之後忽然結以如捲如掃如馳如撒之文，眞絕奇之章法也。　叙一百八人而終之以皇甫相馬，嘻乎妙哉，此《水滸》之所以作乎。夫支離擁腫之材，未必無舟車之用，而蹄齧嘶喊之疾，未必非千里之力也。泥其外者，未必不金其裏，寵下之厮養，未必不能還王於異國也，惟賢宰相有破格之識賞，斯百年中有異常之報効。然而世無伯樂，賢愚同死，其尤駑者，乃遂走險，至於勢潰事裂，國家實受其禍，夫而後嘆吾眞失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也。嗟乎，不已晚哉。

又　卷七十五第七十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或問石碣天文，爲是眞有是事，爲是宋江僞造，此癡人說夢之智也。作者亦只圖叙事既畢，重將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來，爲一部七十回書點睛結穴耳。蓋始之以石碣，終之以石碣者，是此書大開闔。爲事則有七十回，爲人則有一百單八者，是此書大眼節。若夫其事其人之爲有爲無，此固從來著書之家之所不計，而奈之何今之讀書者之惟此是求也。　聚一百八人於水泊，而其書以終，不可以訓矣。忽然幻出盧俊義一夢，意蓋引張叔夜收討之一案以爲卒篇也。嗚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愼而後其書得傳者也。吾觀《水滸》洋洋數十萬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之，其意可以見矣。後世乃復削去此節，盛誇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哀然以「忠義」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哉。　天罡地煞等名，悉與本人不合，豈故爲此不甚了了之文耶，吾安得更起耐庵而問之。

王仕雲《醉耕堂刻〈出像評點水滸傳〉七十回總評》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王望如曰：　徽宗聽林靈素講經，自稱教主道君皇帝，蓋妖魔之領袖也。妖魔立於朝，則百姓應於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高俅至而王進行，理有必然者。水滸一百八人，開口先提孝子王進，以見此人非盜，並見一百八人非生而爲盜。　又曰：　高俅爲東京破落戶子弟高二，貧而失教，得志而依草附木而逞奸。九紋龍爲華陰縣史家村史進，富而失教，壯年則拖槍使棒而爲盜，是以君子貴義方焉。

又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王望如曰：　鎮關西者非他，小种經略相公門下策應屠兒是也。占金老之女，居翠蓮之奇，則屠兒以上，假虎威者又不知幾何矣。魯達送金老時，攙坐城門，使小二趕不着。入鄭屠家，立肉案邊，使小二報不得。爲人爲徹，是粗魯漢極精細處。　又曰：　氣之所至，拳不寬假，無所爲而爲善，魯達一人而已。雖然，時當聖明，首告官司可耳，何必捐金報仇，殺身救人，爲斯之激切耶！嗚呼，其亦可以徵世變矣。

又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王望如曰：　魯達爲代州雁門縣出榜緝捕之人，恰遇着翠蓮的父金老，愛翠蓮的夫趙老，眞

絕處逢生也。員外非眞知魯達者，以愛妾之故愛魯達。不使爲俗而使爲僧，不過令其避禍耳。迨聞兩翻使酒，破壞佛法，金老報恩之心盡，孤老代妾報恩之心亦盡，惟聽智眞長老發落，不復再問去向矣。　又曰：衆禪和知魯達不是出家之人，眞長老豈反不知。止爲趙檀越施捨大，情面大，故一再罵坐，隱忍姑容。及打攤亭子，損壞金剛，辭之別去，仍致書智清，望其改過，討個安身，則又是智眞慈悲，不僅奉承施主格套。

又　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王望如曰：桃花莊上救劉公女，較渭州樓上救金老女，同一心事，同一作用。坐銷金帳，打得痛快，滾亂草坡，偷得燥脾。魯智深止不犯邪淫，便參上乘。那殺生妄語，偷盜貪酒，四條都應末減。

又　第五回：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王望如曰：渭州樓上，三人傾蓋，今李忠在桃花山坐第一把交椅，史進流落天涯，剪徑赤松林，幾爲智深所剪。後得取彼與此，落草二龍，一陷華州縲紲，再陷東昌縲紲，回憶對朱武「不肯玷辱清白」之言，竟成兩截矣。

又　第六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王望如曰：智深遇鄭關西便打，遇小霸王便打，遇崔道成、丘小乙便打，遇潑皮張三、李四便打，遇解差董超、薛霸便打。遇金老兒便救，遇劉太公便救，遇林冲便救。遇李忠便偷酒器，遇史進便送酒器。生殺予奪，極有分曉，不徒恃拔柳之力。　又曰：衙內爲高俅乾兒，素無教訓，妻人妻而不得，則思殺其夫以妻之，設手執利刃故入節堂之計，陷害林冲，眞狗彘不食其肉矣。東嶽廟前，何不聽智深擊殺此輩。

又　第七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王望如曰：開封滕府尹止知奉承太尉，那管草菅林冲。丈夫身負奇寃割捨妻兒，不失英雄氣概。張氏張老，善承林冲之志，到底不爲衙內所污，可稱眞泰山、眞節婦。　又曰：自有宋以來，野豬林中，結果了多少寃屈的性命，幾回得遇太白金星魯智深搭救。巧哉林冲，相交花和尚，便得花和尚之力，豈不是絕處逢生。兩解差同爲劊子手，董超初猶豫不決，後與薛霸同謀，智深殺之，而林冲救之。後以得罪高俅，流配大名，又受李固金，而欲死盧俊義，卒爲燕青冷箭所死。嗚呼，既已漏網，何又投羅，術固不可不愼也。

又　第八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王望如曰：進爲柴世宗後裔，慕孟嘗之名，行郭解之事，亦非聖世所宜有。然輕財好施，扶危濟困，患難人多歸之，當入太史公游俠傳。視其待林冲置酒捐金，亦交譜一則佳話。　又曰：洪教頭自負才過林冲十倍，又恐東君胸中有林無洪，故出鄙夷之詞以滅之，後世嫉賢宰相，得無類是。柴進虛懷善下，一心薄洪教頭，一心愛林教頭，又不肯以有盡之金錢供無窮之過客，借此演棒，平洪教頭之氣，試林教頭之才，若以之司黜陟，最能造就豪傑，惜乎其以草澤終也。

又　第九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王望如曰：林冲眞天相者哉，錢買董超、薛霸打不死，錢買管營差撥燒不死。柴進送他些錢，可以逃生，自己撒漫些錢，可以逃生。他人用錢害不得，自己用錢却救得。錢固有靈不靈也。李小二無錢，令妻閣後聽說話也可救得。自己不使錢，雪中廟前聽說話也可救得。不寧惟是，雪壓草屋而先沽酒，火燒草場而先宿廟，每到山盡水窮，便爾人天引手。古今豪傑處患難，從無如此湊巧。　又曰：虞候與林冲總角舊交，從無嫌隙，幫主人之閑，不顧好友之命。樊樓之謀未就，多金而買解差。猪林之計不行，使錢而賄管營。豈知一炬徒勞，三頭已落。今之隙末凶終，殺人媚人者，何異乎是。

又　第十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王望如曰：林冲殺三人，衆莊客縛送莊主，恰好便遇柴進。畫影圖形，遍地緝捕，不爲把守關隘所獲，恰好又遇柴進。汲引梁山，墜身狗竇，實由高俅爲兒奪妻，陸謙爲主殺友，數窮理極，情有可原，較殺人放火走水者不同。

又　第十一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　王望如曰：豹子頭持大恩人一紙，爲白衣秀士者，握手生平，待以國士，如之何銅臭逐客。迨客逐不去，竟令與小嘍囉爲伍，勒名狀，三日爲期，措大王倫，蓋盜而無道者也。林冲渡河，至三日不得一人，便思趁天未晚，束裝他去。及奪楊志行李，方容泊裏安身。英雄失路，如窮鳥投林，良可浩嘆。　又曰：青面獸，將門之後，不肯落草，從虎口奪還金帛，賄屬高俅，重謀制使，數奇不偶，裘敝金盡，不得已插標賣刀，汴京城卒無一知己。牛二愛之慕之，而思騙之，怒氣火發，不自知其以售人者殺人矣。丈夫不得志於時，抑郁無聊，所在皆有不平之氣，君子須悲其遇之窮，而恕其手之辣。

又　第十二回：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鬥武　王望如曰：楊志殺死牛二，爲天漢橋除此大蟲，自首官司，不忍株累百姓，刺配大名，却遇

梁中書世杰破格收錄。周謹退避三舍，遂與索超並轡聯鑣。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演武廳前，去天漢橋下幾何時，忽榮忽辱，判若雲泥，大爲失志漢爭氣不少。

又　第十三回：赤髮鬼醉卧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王望如曰：殿上醉漢，是賊非賊，何所見而捉，何所見而放。都頭奉差捕盜，拿平民請賞，放眞賊做情，往往然也。插翅虎不免習俗移人，若遇美髯公，斷然不肯。又曰：東溪村富翁材具頗優，俛首閭里，初意結納英雄，繼則甘心執私商牛耳。赤髮鬼投奔托塔天王，聲氣相感故也。都頭拿賊送保正，保正却暗地問賊，用此等細心何爲，劉唐送富貴與保正，保正便認作甥舅，用此等機謀何事。

又　第十四回：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王望如曰：三雄捕魚爲業，其母無斷機之教，兄若弟又不知互相師友，無端要求快活，此不得不爲盜之勢也。智多星緩頰游說，不介而孚。金聖嘆以學究「少人做不得，多人亦做不得」之語，可治天下。措大居然宰相才，奈之何不用以說敵國投誠，而說強人入夥也。又曰：晁蓋疏財仗義之人，爲肱篋探囊之事，不曰聚利，而曰聚義，眞替天行道者耶。嘯聚也，以爲動關天文，烏合也，以爲形諸夢寐，太師生辰綱，果注定是強人七星財否。

又　第十五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王望如曰：梁中書十萬重寶，不堪再誤，物色青面獸，望其出死力以相報。夫楊志階下虜耳，東郭門武，受國士之知，不敢報常人之遇，極知天下不太平，不肯去，又不得不去。去而爲一都管、兩虞候掣肘，祇以資盜糧而辱君命。前失高太尉花石綱，今失梁中書生辰綱，悲哉，楊志之遇也。又曰：劉唐、公孫勝，不曰不義之財，取之何益，而曰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得無以強官劫民，強盜劫官，其報應果相當耶。七輛棗車，兩桶水酒，似各不相照也，七棗客買一桶飲之，十一軍何必不買一桶飲之。學究把瓢兜桶時，酒中有藥，人不知也。白日鼠奪瓢傾桶時，酒中有藥，人更不知也。此種計策，疑鬼疑神，縱無一都管、兩虞候，重負長驅，納涼飲酒亦楊志令不行，禁不止者，況又有掣肘之人在耶。智多星得與諸葛公同時，正未知鹿死誰手。又曰：黃泥岡之失，一都管、兩虞候掣肘之罪居多。楊志既不敢回報，又不肯尋死，遠遁他州，勢固應爾。假使冒昧同來，都管禁軍交口擠排，豈不枉送了一條性命。

又　第十六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王望如曰：楊志遇曹正，猶之魯達遇張青。魯達奪雙珠不得，楊志奪雙珠亦不得，傾蓋投分，協力同謀，固也。妙有曹正苦肉計，方快其心，旋落其首，所謂下下人具上上智。

又　第十七回：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王望如曰：智多星計取生辰綱，偷天換日，而不能逃何清之窺伺者，一則賭場認得晁保正，一則行路認得白日鼠，一則鄆城時縣令行保甲之法，注明客商何處來，何處去，如日記然，可按籍而呼也。朱仝、雷橫，皆爭放晁蓋者。橫要打後門，仝賺橫打前門。仝做得人情，橫做不得人情。故聖嘆曰：朱仝巧、雷橫拙。又曰：重朋友，輕朝廷，市私恩，壞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獨鄆城宋押司也。朱仝、雷橫爭放晁蓋，而獨責公明者，以賺何濤茶坊等候，縱快馬報信東溪，緩縣官暮夜拿捉，計最巧，又最先耳。客曰：公明私放，以爲權術可，以爲仁術莫不可。余答之曰：千萬世末減宋江，爲有情面，無賄賂，若近人之得錢賣放，則又宋江之罪人矣。又曰：宋江爲晁蓋劃策，曰走爲上計。吳學究自爲劃策，亦曰走爲上計。朱仝爲蓋劃策，曰只除梁山泊可安身。吳學究自爲劃策，亦曰漸近梁山泊好入夥，此輩視梁山爲泰山久矣。晁蓋猶恐泊中不見納，吳用曰：有的是金銀，獻些與他便了。嗟乎，求官做要使錢，求盜做亦要使錢，此又足以徵時變矣。

又　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王望如曰：官兵則五百也，公人則五百也，大小船隻則不勝數也。加亮先生與赤髮鬼，挈家貲候李家道口，則止蓋等五人也。始借魚艇三阮出水師之奇，繼聚蘆葦一清制火攻之勝，賊視官兵公人，奴視巡簡觀察，以寡敵衆，止是得地利人和耳。又曰：宰相需用讀書人，爲其大度量，識時務。若王倫者，讀書隨讀書，定非讀書人，這水泊山城，原以待地煞天罡聚會風雲之所，豈容眼小如豆，心大如黍之白衣長年霸定。況有林冲不能用，有七兄弟不能用，逐客而死於客，應也，非冤也。

又　第十九回：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下走劉唐　王望如曰：林冲殺倫自立則爲小人，殺倫立蓋則爲君子。晁蓋謀奪頭領則爲小人，義讓頭領則爲君子。論者議林冲報王倫三限之仇，晁蓋設吳用機變之巧，夫禪受

堯舜，不免公中之私，征伐武湯，且有仁中之殺。然則泊上舉動，正未可苛求也。排列十一座，各當其材，循資而不抑，破格而不濫，聲氣漸廣，黨羽日繁，天下聞之者，不以爲打村劫舍之強人，以爲代天行道。遍掠諸郡，禍及朝廷，伊誰之咎歟。又曰：何濤割耳，黃安生擒，官兵畏泊如虎矣。乃晁蓋不恃威而恃德，於劫商之役，則曰不可傷人，不聚財而散財，於行賞之日，則曰不可偏薄。感宋押司、朱都頭私放之恩，則月夜致謝，念阮小五、阮小七之義，則置屋安居。如此行仁講讓，治天下何難，獨奈何不正用之而邪用之，不大用之而小用之。月夜冒險，劉唐視死如飴。受一辭九，宋江視金如糞。不能報押司之恩，反幾喪押司之命，危哉危哉。

又　第二十回：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王望如曰：宋江策應大尹，結納好漢，其於色慾，強弩之末，與婆惜淫性自不相入。即奈何携俊友之文遠，令之目挑心許乎。娶婆惜，公明一誤，携文遠，公明二誤，有此二誤，已成參商之勢。而閻婆必欲撮膠膝之山，無端撞着唐牛，左袒公明，不爲婆惜留客而爲婆惜逐客，無惑乎虔婆之乘醉披頰也。次早不知顛末，快閻婆之忿，解公明之圍，無妄之災，君子惜之。　又曰：婆惜眼中多宋江，宋江胸中無婆惜，固知婆惜撒嬌是假撒嬌，宋江使氣是眞使氣。但情鍾我輩，鮮有不移船就岸者。公明以如水對之，去之惟恐不速。迨去而復來，索招文不可得，朝廷不及察其通賊之罪，而婆惜必欲發其復焉。積嫌生怨，積怨生怒，烈哉公明，大爲天下男子漢吐氣矣。客曰：婆惜亡賴一婦人耳，彼之所戀戀者，乃押司所携之張文遠也。交通水泊，他人不知，文遠寧不知之。果肯以妾贈友，一紙如携，計不出此，殺婆惜幾自陷於殺，愚甚。宋公明非無機謀者，氣之所至，理不能遏，略肯轉念，何難兩全。負血性男子不可及處，正在徑情直遂，把身家利害都不顧。客胡盧而退。

又　第二十一回：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王望如曰：婆惜在色，閻婆在得，想其邀押司歸，進押司酒，調停於女假撒嬌、男眞使氣之間，無非是愛鈔伎倆。女死贈以多金，慮無不心安意肯，乃既允之，而復違之，至披頭散髮，必欲抵償而後甘心，張文遠唆訟有以致之也。宋公明喜任俠，好交遊，遠近知不知咸德之，獨不見德於同事之張文遠，蓋密近之人，肘腋之地，易怨而難恩，況其所殺者，又其所愛者乎。語云：怨怕傷心交貴擇，亶然。　又曰：宋江行事，自知天有眼，人有口，終不能逃乎法網也。於是置地窖，告文憑，別立門戶，且行孝而冒忤逆，污其跡以自全。此番脫逃，叙功首唐牛，次朱仝，又次雷橫，蓋無解圍之唐牛，則朱仝義釋無人無窖，見之朱仝，則雷橫做情何用。　又曰：閱書到這回，不能無賣友之嘆。朱、雷同表鄆令之命，其放晁蓋同，放宋江莫不同，同賣法，而各行其私，往往雷得後，朱得先，不是雷橫作事多疑，定是朱仝爲人忒巧。

又　第二十二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王望如曰：宋江同弟宋清脫免，不投蓼兒窪，而投橫海郡，可知宋江初心，原不肯坐梁山第一位也，宋江孝子，武松悌弟，兩人聚首，便訂金蘭。獨恨柴進東道主，胡爲欵留宋江時，自謂殺朝廷官府，盜倉庫錢糧，亦自不妨，不儼然強人自命乎。　又曰：別宋江，辭柴進，離滄州，抵陽谷，先飲酒，後打虎，雄哉松也。虎搏人，未聞人搏虎，衆人打虎，未聞一人打虎，衆人機械打虎，未聞一人拳脚打虎。述虎之勢，曰撲、曰撲、曰翦，述打虎之狀，曰閃、曰按、曰踢，用拳不用棒，雄哉松也。

又　第二十三回：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王望如曰：武松在十字坡、快活林、鴛鴦樓，風流豪爽。而於叔嫂名分之間，嚴氣正性，居然魯男子。瀕行囑咐，籬犬一語，已明識潘金蓮有淫蕩之事矣。那王婆五件事，十分光，雖寫得痛快淋漓，不過積世賣奸格套。　又曰：王婆之有鄆哥，猶閻婆之有唐牛也，不周旋之而叱咤之，其能免於假公洩私乎。但唐牛尋宋江受閻婆之氣，而終救宋江。鄆哥尋西門慶受王婆之氣，而反殺西門慶。於此見宋江、西門慶居心善惡之報不同，而閻婆、王婆通奸愛鈔之報無不同。

又　第二十四回：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王望如曰：鄆哥抱忿通信，定計捉奸，乃不能捉西門慶，而反使武大郎爲西門慶所踢。夫鄆哥定計不能捉西門慶，王婆定計便能死武大郎，亡之命矣夫。　又曰：金蓮爲富家婢，主人不能通，怒贈武大郎，大郎不自揣娶爲婦，又移陽谷縣前，與王乾娘比鄰，嗚呼，大郎所以死也。金蓮以西門慶財可結縣令之歡心，勢可壓何九之耳目，砒霜取之藥店，幫襯又有王婆，區區三寸丁穀樹皮，隨手結果，而獨不念有打虎之阿叔在，亦其色令智昏矣。

又　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王望如曰：武二打虎神威，其嫂不知懼，何九則知懼之。夫死者，武大郎耳，而飲盛饌，贈兼金，則在西門慶，有不且驚且疑者乎。況鄆哥茶肆一捉，彰彰在人耳目

間，故借送喪，偷骨殖，封識原銀，留以待武二之鐵證。而並不自首官司，其意者，武大陰魂有默相之者。不然，何以何九圖練智巧胡若斯之甚也。又曰：武二爲兄報仇，朝家自有王法，何至白晝提刀，呼鄰作證，既殺潘金蓮，旋殺西門慶，而自取罪戾若此。蓋縣尹久爲西門穿鼻，受贓枉法，恬不知怪。武松料仇不得報，又不可不報，故奮然以殺虎之手殺人，雖性命有所不恤也。

又　第二十六回：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王望如曰：武松以元兇配孟州，不謂非赦宥之恩矣。朝廷赦其罪，母夜叉得賣其肉乎。武松不肯爲曲逆侯之所爲，又豈肯爲司馬相如之所爲。摟住胸前，壓在身上，不過小試神通耳。而免自己做饅頭餡，並免兩公人做饅頭餡，抑何雄也。又曰：十字坡縱不遇張青，武都頭終亦不死者，孫二娘之伎倆，早爲武松所覷破也。張青定律：一不可殺僧道，二不可殺娼妓，三不可殺軍徒。娼妓不具論，那挂人頂骨念珠、佩雪花鐵戒刀的頭陀，久已做饅頭餡子，豈不可憐。僧如魯達，軍如武松，其不爲黃牛之續者，幸而免耳。客曰：孫二娘以戒刀念珠爲武松避難，此功可以贖罪。嗚呼，彼頭陀復何冤哉。又曰：魯達野豬林救林冲，冲卽求魯達免公人。張青十字坡救武松，松卽求張青免公人。蓋公人奉差，各爲其主，初無私嫌之可報也，好漢恩怨分明如此。或曰：松於十字坡不殺公人，於飛雲浦則盡殺公人，意又何居。余曰：要再入孟州殺都監，如何可不殺。

又　第二十七回：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王望如曰：松自景陽打虎，知與不知，莫不服其勇，自紫石除奸，知與不知，莫不服其義。聞風相思，納交恐後，施恩亦不因有所求而後致慇懃也。古今作惡人犯法，行好事被枉，多有水窮雲起，路斷橋成之望，而每致嘆於絕無而僅有。閱《水滸》，又覺如形之取影焉，眞耶，訛耶。　又曰：施恩自維其力與才不能奪，而借才力於人。借才力於人，而得一景陽打虎才與力之人。以故免殺威棒不已，又從而餽酒餽肉焉。獨計林名快活，人人得而奪之，朝梁暮晉，亦可朝晉暮梁，而必以奪之者爲義，取武松感恩圖報之心耳。若夫施恩之佔強霸市，王法有所不貸，義云乎哉。

又　第二十八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王望如曰：其於虎也，先醉後打，其於蔣門神也，先醉後打。其於王道人也，先殺後醉，其於張都監也，先殺後醉。或打或殺，皆藉酩酊以佐其神威，酒之動氣，甚矣哉。

又　第二十九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王望如曰：蔣門神託張團練通張都監，設治吳之計以死招，假裝圈套，搆成羅網，冤哉松也。不幸而遇孟州守，枉法得贓，以「莫須有」定人罪案，雖喙長三尺，卒無能辨一字，冤哉松也。雖然，胡爲而有康節級之鬆刑具，胡爲而有葉孔目之活供招，胡爲而有圖報之施恩，暗通關節，明助資財，君子於是掩卷而長嘆曰：天不絕人。　又曰：林冲野猪林有智深，武松飛雲浦止有武松。林冲之於公人也，勸智深勿殺之。武松之於公人也，殺之，且必盡殺之。此何以故。林冲安心配滄州，武松定計入孟州。配滄州，則公人不可殺。入孟州，則公人不可不殺。

又　第三十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王望如曰：施恩報蔣門神，借武松之才與力。蔣門神報施恩，借張都監之權與勢。然武松之於蔣門神，打之不聞其殺之也。張都監則誣之以盜，置之以法。松未殺而反以自殺，且張團練殺，蔣門神殺，夫人、玉蘭、養娘俱殺，嗚呼，豈不痛哉。都監與蔣門神，非素有兄弟之好也，私交囑託，亦未必有千金萬金之多且厚也。因友及友，搆怨興兵，抑獨何歟。　又曰：魯達事急，趙員外送入五臺。武松事急，張青夫婦送入二龍。花和尚未離五臺，便在桃花莊救劉太公女。武行者未到二龍，便在蜈蚣嶺救張太公女。佛家慈悲法門，自脫於難，而脫人之難，殊不失菩提種子。

又　第三十一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金聖嘆曰：怪力徒搏大蟲，而有時失手於黃狗，神威單奪雄鎮，而有時受縛於寨溪。以見酒能誤事，才與力終非戰勝之道也。　王望如曰：孔亮卒衆縛武松，其死也必矣，假使柴進家不曾會宋江，其死也必矣，假使宋江不來到孔家莊，其死也必矣。處處必死，而處處遇救死之人，人死固不易哉。　又曰：宋江武松，班荆北海之堂，其惓惓道故者，惟望朝廷恩赦，蓋深有見於「功名捷徑無如賊，宰相奇謀止用招」也。解之大象曰：「赦過宥罪。」言乎無心之過則赦，有心之罪則宥，仁而濟之以義，所以合天地之雨露風雷。若君子之過，則吹索之，小人之罪，則包荒之，是止盜以生盜也。可勝嘆哉。　又曰：清風寨中，燕順、王英、鄭天壽，負嵎行凶，牛羊視人，殺之惟恐不快者。聞及時

雨呼保義之名，則慨然釋之，而且兄弟之，而且俯首聽命之，固古今交游中不再見之事。《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蘇東坡曰：「盜有道，捕盜者無道。」寓意各自有在。

又　第三十二回：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王望如曰：宋江之釋劉恭人也，愛人以德。王英聽宋江之釋劉恭人也，納諫如流。後世將帥，搶掠民間婦女，恣意宣淫，方且攘臂交爭，孰肯勸人全節如公明也者。強盜中有義士，愚者不信，不感釋放之恩，而深切強奪之怨，亦人情所必至。然則識認矮黑漢於鰲山之下，冀杖斃以爲快焉，固其宜也。　又曰：文武同寅，多如兩牝之同夫，不相愛而相忌。小李廣與劉知寨，苟義篤友于，當公明入寨，備陳排難解紛之力，則劉高率妻而感仲連，斷無鰲山捉打，恩將仇報之理。即奈何搆衅在平日，乘間在一朝。宋江自認爲鄆城客人張三，花榮書稱爲濟州薄親劉丈，求之不得，稱兵奪之。語云：武將動手用槍，文官動口用筆，此劉高之申報青州而計遣黃信也。宋公明池魚之殃，吾於花榮不能無憾。

又　第三十三回：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王望如曰：氣運當否，官兵日弱，盜賊日強，黃信押解花榮宋江，反被清風寨燕順等率衆奪去。可憐劉高，理未經對，而身已先殺矣。　又曰：秦統制奉慕容知府之命討賊，而爲賊所困。性多怒，則誘之或來或去以挫其鋒。氣多嬌，則無端加膝墜淵以亂其志。借盔甲馬匹軍器之假謀，行殺人放火攻城之眞叛。將一個赤心報國大將軍，進退維谷，莫可誰何，不獨自己投降，並令黃信入夥。嗚呼，霹靂火豈眞爲盜者哉。　又曰：燕順殺劉高之室，矮腳虎有婦而無婦。秦明娶花榮之妹，霹靂火無妻而有妻。無妻而有妻者，所以安鰥夫之心；有婦而無婦者，所以除逢夫之惡。

又　第三十四回：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雁　王望如曰：酒店遇石勇，便撞籌入梁山泊。石勇送家書，便拭淚不入梁山泊，可知宋江非生而爲盜。歸見太公，太公曰：「恐你爲白虎山攛掇落草，做個不忠不孝的人。」可見宋江亦非學而爲盜，既無爲盜之性情，復無爲盜之家學。放晁蓋七人，爲梁山闢門戶，邀花榮九人，爲梁山廣聲援，孰爲爲之，誰令令之。　又曰：清風寨射門神，青州道射絨線，梁山泊射雁，技至此，養由基不是過也。以彼其材，不能爲國衝鋒破陣，生封萬戶侯，而徒以解宋江之厄，與自解其厄，不得不迫而爲盜。夫誰迫之而爲盜，曰劉高。嗟乎劉高，彼何人斯，而能迫人爲盜耶。

又　第三十五回：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王望如曰：臣以忠名，君之不幸。子以孝名，父之不幸。古今來靠忠孝作文章的，必非眞忠眞孝之人。然春秋以至今日，子不敢弒父，臣不敢弒君，仍恃有不甚忠不甚孝之人在。即如宋江生而未嘗不孝，多了個自以爲孝，生而未嘗不忠，多了個自以爲忠。況乎宋太公瀕行囑咐，莫爲梁山引去，試問宋江到底引去也未。滿口對晁蓋、吳用說，朝廷王法，不敢開枷，試問宋江開枷也未。眞是言清行濁，假君子，眞小人。雖然，得信奔歸，孝一，被捉見官，孝二，配江州過梁山，不即落草累及父母兄弟，孝三。金聖嘆曰：宋江處處眞，卻處處假，處處至誠，卻處處奸詐。余曰：處處假，處處眞，處處奸詐，處處至誠，於何見之？於大學誠中形外見之。　又曰：魯達、武松遇張青，宋江遇李立，都是饅頭料帳。達與松，張青救之，宋江則李立不能救，而李俊救之，較武松、魯達更危。人生無道之世，大半爲饅頭作料，豈必十字坡、揭陽嶺始能死人哉。

又　第三十六回：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大鬧潯陽江　王望如曰：宋江一生撒漫，皆討便宜，惟揭陽鎮送薛永銀伍兩，反喫了大虧，甚矣，銀子亦有誤事時也。穆宏、穆春兄弟爲鎮上一霸，追宿店不已，又追村莊，追村莊不已，又追潯江橫港。此時宋江乃悔曰，不如從直住梁山也罷。由此觀之，謂宋江不立意做強盜不信。　又曰：陸窮而舟至，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入一難。板麵、餛飩二者請擇之時，又值李俊片帆解救。結識了張橫，又結識二穆，又手援薛永，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得如許快事，吉凶禍福，寧有定在。

又　第三十七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鬥浪裏白條　王望如曰：智多星有一封薦書與戴宗，船火兒有一封薦書與張順，這兩封書救了自己，救了李逵。宋江賣弄手段，江湖上博山東及時雨大名：一則肯使錢爲朋友，一則好求書通聲氣。　又曰：宋江使錢，不擇地，不擇人，不擇書，一味撒漫，結納天下，無論他人，即天眞爛熳如黑旋風者，不免爲相見時十兩臭銅來得慷慨，死亦甘心。金聖嘆往往鄙薄之，若今之多財不施者，聖嘆之鄙薄正不可得。

又　第三十八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王望如曰：東京謠云：「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是宋江之反，上關天象，下應民謠，不在潯陽江樓詩句。別駕黃文炳，雖爲太守蔡公子私人，然出首反詩，上聞恩相，看破假信，律斬強賊，具見以義報國。　又曰：神行太保奉命寄書，圖救宋江也，不料卽假殺宋江並殺戴宗之書。智多星以太守起家子，事多糊塗，不難當面瞞過，而豈知在告鄉紳，料事如鏡，有黃文炳也者。

又　第三十九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王望如曰：律行謀叛，決不待時，宋江、戴宗危矣，幸有黃孔目延挨五日。飲永別酒，吃長休飯，宋江戴宗危而又危矣，幸有蔡太守等候時辰。而虎形之黑大漢李逵至矣，扮客商之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至矣，使槍棒之燕順，劉唐、杜遷、宋萬又至矣，扮挑擔之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又至矣，扮乞丐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又至矣。且水師張順至矣。張橫同穆弘、穆春、薛永、李俊同李立、童威、童猛各至矣。雙斧起時，同心協力，宋江、戴宗得免一刀之厄，異哉。江州去梁山非十里百里之近也，李逵、張橫、張順、李俊輩，非有置郵傳命之人也，雖吳用悔假書之誤，預謀出由安知其決不待時之人，必有五日之延挨也。乃不期而會，如有待而來，雖曰人事，豈非天道。　又曰：宋江、戴宗、李逵三人，晁蓋等十七人，張順等九人，共成二十九人，不曰強盜，而曰英雄，不曰聚利，而曰結義。所謂英雄者，殺人放火耶，結義者，打家劫舍耶。然小人予以君子之名者，非予小人也，悲君子也。言乎君子處世末流，其行事遠不逮小人也。

又　第四十回：宋江智取無爲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王望如曰：宋江恪遵父訓，死不落草，今者劫法場而不死，盟心龍廟，智取無爲，孝子之繼志述事，不聞有此。率衆上梁山，雖退居第二，而於發落別駕時，備述童謠，排列位次時，重加更立。曹操銅雀臺稱功頌德，自附文王，大略相似。　又曰：黃別駕家居養優，藏拙可耳，乃趨炎附勢，爲蔡公子作參軍希恩一顧，死灰復燃，賊未殺而家破身殞。文燁非其同胞合爨者耶，兄惠弟跖，成衣侯健咸知之，燁則保守令名，炳則身首異處。宋江豈眞能殺人者，或亦上天假手以除惡紳乎。

又　第四十一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王望如曰：宋朝生出宋江，燕順做不成醒酒湯，黃信解不到青州府，揚陽鎮做不成饅頭餡，潯陽江做不成餛飩，江州做不成法場鬼。豈趙能、趙得所可緝獲。故高卧還道村玄女廟之神廚，無端塵飛，無端風起，無端燈昏壁響，以俟李逵等之羣雄畢至耳。受天書，遇玄女，此寇萊公之詐也。神道設教，英雄欺人，不謂做強盜亦少不得。　又曰：九天玄女，不在天上，而在人間，李逵、歐鵬、陶宗旺是也。宋江肯聽吳用留住梁山，可免江州法場之嚇，肯聽晁蓋接取家眷，可免還道神廚之嚇，乃空慕孝名，幾遭慘禍，自取之咎，人乎何尤。　又曰：宋江只一條性命，立意歸省，時晁蓋動以途中捕獲之言，宋江曰：爲親死而無怨。神廚圍解時，晁蓋進以家屬登山之語，宋江曰：爲友死亦無怨。爲親死，爲友死，都是奸雄滑口應付套語，切不可聽。

又　第四十二回：假李逵剪徑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王望如曰：有眞，必有似，似者，眞之寇仇也。若李逵則不然，李鬼假其名姓矣，又黑墨假其面，又板斧假其器，又養母假其孝行，終不以剪徑污我而殺之，且贈以多金，冀其改業養母，眞孝子哉。李鬼歸來，正值鐵牛買飯，不自愧悔，而反圖蒙汗藥以利其所有，不死何待。　又曰：李逵不下山背母，母必不死於虎矣。背母而死於虎，旋報母而殺子母之虎。旋李鬼之妻幾殺逵，以報夫並報虎。宋江用朱貴護持李逵，因朱貴得朱富，因朱富得李雲，方救李逵性命。不然，鐵牛雖猛，不死幾希。　金聖嘆曰：武松打虎精細，李逵打虎大膽。由余論之，武松之於景陽岡，殆圍棋賭墅而僥倖成功者耶。若逵之乘虎未歸洞而入洞，以制其不及覺，乘虎在洞外而出洞，以殺其威之不及防，不徒大膽，抑且精細。

又　第四十三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王望如曰：《易・泰卦》之四爻曰：「不富以其鄰，不介以孚。」言其不恃力而驅之，不待令而信之也。神行太保尋公孫勝，卽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楊雄、石秀入梁山者非耶。當時不思做官而思做賊者，止因朝廷招安，則小賊做小官，大賊做大官，故李逵歸家背母，竟說鐵牛做官，非欺母也。　又曰：病關索押獄劊子手，拚命三郎流落薊州，負薪爲活，途中邂逅，輒爲解紛，邀異姓而同居，執路人如手足，綠林市井間，每多此義氣，若薦紳先生，則對面九嶷山矣。

又　第四十四回：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王望如曰：潘巧雲之做亡齋，還心願，登山入廟，楊雄知之。其擺香桌，敲木魚，楊雄則不知也。楊雄不知而石秀告之，自當定計捉姦。何以石秀之定計，遠過鄆哥，楊雄之捉姦，不逮武大。爛醉來歸，無因詬厲，不能除淫婦之污，幾失弟兄之好。吾故曰：夫如楊雄，夫而愚者也。　又曰：賊禿如海闍黎，楊雄不能殺，而石秀殺之。秀殺於忿，不殺於義也。石秀之於楊雄，不等武松之於武大，況楊雄尚在，死巧雲無法，死閻黎亦無名也。巧雲因醉罵之疑，生調戲之譖，石秀負冤而必欲白，故先殺胡道，次殺如海，又取刀置胡道手中，而各剝其衣服，以爲山頭對理之驗。且令官司無所指摘，而併不累於他人，人急計生，以爲白冤則得矣，若曰義，將何以處雄也。

又　第四十五回：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王望如曰：自古殺人之名正言順，理直氣壯，無如殺奸夫淫婦。楊雄既不能杜漸防微於前矣，泄良友之言，聽淫婦之譖。始而石秀代殺奸夫於深巷，繼而石秀計殺淫婦於翠屏，以名正言順者，而偷營劫寨，以理直氣壯者，而銷阻閉藏，卒至法網難逃，竄投水泊，竊爲楊雄不取也。　又曰：祝氏三杰誓必殺賊，殆所稱宋家忠義也者。楊雄、石秀，結伴入夥，而得時遷，信宿祝莊，索刀不已，殺其鷄，殺鷄不已，焚其屋，是何舉動。

又　第四十六回：撲天鵰兩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王望如曰：時遷被祝彪所縛，楊、石計無復之。忽遇薊州杜興，感楊雄恩，乞主人一紙，自是地脈已絕，天路忽生。乃李應致書一再不能救，而興師反爲其所中。夫李扈祝，乃唇齒相依者也。祝拿賊，李放賊，不論成敗而論順逆，吾寧取祝不取李。　又曰：石秀、楊雄，登山求救，晁蓋以時遷偷鷄，大壞法門，應斬，此正論也。戴宗則以莫阻賢路，迎合宋江之攻打，朝奉負盤陀之險，聯絡李扈爲聲援，擒細作之楊林，而漏探路之石秀，氣數使然，非謀之不臧也。

又　第四十七回：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王望如曰：王英不得劉高之妻，皇皇如有所失，陣上遇扈三娘，雨意雲情，方謂目挑心許，豈識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矮虎早已受縛乎。所喜陰消陽長，天道好還，一丈青終爲林冲所獲，畢竟是剛制柔、強制弱也。聞之赤繩繫足，仇敵爲婚，豹子頭其檢書月老耶，抑呼保義踐清風之約，果有信行耶。　又曰：塡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旌旗所指，忠義凜然。擒楊林、拿黃信、捉王英、鎚歐鵬、絆秦明、拖鄧飛，若宋江者，岌岌乎殆哉。失盤陀之地利，求李應之人和，而吳學究至矣，天不祐祝，其如天何。

又　第四十八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王望如曰：毛太公父子賴虎，屈陷解珍兄弟，王正、包節級久已几肉待，忽有小牢子樂和，垂雲天之手，而通大蟲之信。異哉。母大蟲慫慂孫新，逼勒孫立，聯絡鄒淵、鄒閏，劫牢越獄，以解獨龍山之圍，爲投梁山泊之地。

又　第四十九回：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王望如曰：宋江輕入險地，屢折多人，當鳥驚獸散之會，忽得學究之機謀，適乘孫立之入夥，交結欒廷玉而不疑，應援祝三杰而能信，欲取黃信、楊林、秦明、王英、鄧飛，而先予石秀以驕之，以故六漢脫網，三杰藁街，祝家大廈萬間，盡付火光一炬，造化鄒庇梁山，是何心哉。　又曰：人言逼上梁山，言乎有激而成也。其最狠毒者：如假攻青州城而迫秦明，如燒李家莊而逼李應，如殺小衙內而迫朱仝，如用鉤鐮槍而逼徐寧，如寫假書、刻假印而逼蕭讓、金大堅，如寫反詩紿李固而迫盧俊義。人間惡姻緣，大率類此。

又　第五十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王望如曰：雷橫胸中橫着一個不怕人的都頭，秀英胸中橫着一個知縣官的愛妓。以故蠻觸之爭，白姬暴死。《禮》云：「親在不敢以身許。」雷橫爲母不做強盜，如何反肯殺人，此是恃氣不認理之弊。　又曰：朱、雷之於晁蓋、宋江，從巧拙之間定優劣，朱仝不及雷橫。合此回觀之，雷橫負朱仝，其相去不止千里。朱仝愛友並愛其友之母，不難配其身以全人，雷橫負友並負其友之主，竟至深其怨以報德。

又　第五十一回：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王望如曰：高廉爲高俅之兄弟，則又一高俅也。殷直閣爲高廉之內弟，則又一高廉也。俅則奪人妻子，廉則佔人房屋。李鐵牛擊天錫快矣，安得此雙斧併擊高廉與高俅也哉。　又曰：柴皇城爲進叔父，高俅毆辱身死，此不共戴天之仇也。縱無鐵牛板斧，勢必刺殺天錫。故沒齒感李逵，不怨李逵。夫柴進有功於水泊，進而有禍，不可不救也，進之禍起於李逵，更不可不救也。

又　第五十二回：戴宗二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眞人　王望如曰：高廉而有妖法耶，高廉而有妖法，何不取天書以剪除神兵，猶僕僕令太保尋訪

入雲龍，有同於三請諸葛耶。一清脫離山泊，皈依眞人，同進道果，何因再上邯鄲，共助忠臣義士耶，共助亂臣賊子耶，抑天上有做強盜神仙耶。又曰：羅眞人有遁法，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與聖人之遯學，殊途而同歸。李逵班門弄斧，得不業因自現。然困苦之、磨折之，而終不誅戮之者，意者天縱殺星，未便輕死耶。又曰：李逵粗魯極矣，此番爲戴宗法馬所縛，又爲眞人神術所困，然究竟龍不能降，虎不能伏者，其性與人殊也。

又　第五十三回：入雲龍鬥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王望如曰：天兵之說，誠有之乎。曰無，不敢以爲無，曰有，不敢以爲有，猶之秦皇漢武求仙，未可盡信也。公孫勝破高廉劫寨之法，妙在一聲霹靂，掩襲三百神兵。然所以破高唐擒高廉者，仍賴吳用矯稱救兵一著。豹子頭借高廉以報高俅，而小溫侯、賽仁貴、病尉遲、美髯公各奏奇效，仍恃人不恃鬼。天兵之說，誠有之乎，抑無之乎。又曰：逵殺天錫，致柴進身繫囹圄。今者高唐破、高廉死，從井救之，云報也。獨計高廉欲殺柴進，必不肯遲以時日，何付託蘭仁，聽其或生或死而不之問乎。況蘭仁既投井中矣，又安能久延殘喘，以聽李逵之手援，小說荒唐，此其一。

又　第五十四回：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王望如曰：呼延灼，良將呼延贊之裔，保舉韓滔、彭玘三路進兵，方謂滅此朝夕。不思此寇非寇也，皆乃吾民也。奪其房屋，佔其妻子，賢奸不辨，賞罰不公，赤子潢池，興師動衆，迨剿之不得，又議撫焉，殺見怨而生不見恩，誰實致此禍者，曰高俅。又曰：一百隊軍，三千疋馬，鐵連環鎖，勢不可遏，宋江性命已坐斃甕中，視彼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輩，被箭中傷，有同血蝨，未幾，而彭玘方擒，凌振又捉，此恃火攻，彼恃水戰，連環馬、轟天雷，曾不足當吳用隆中之一算，何也。

又　第五十五回：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王望如曰：欲破連環馬，須用鉤鐮槍，欲用鉤鐮槍，先偷雁翎甲。有知藏甲之湯隆，又有善偷甲之時遷。梁山泊人才，如狄公之籠，參术桃李，無不輻輳。又曰：徐寧、呼延灼、秦明、黃信，皆不忍負宋道君者，無奈爲其所誘，爲其所迫。卽如徐寧，世寶家珍，固與性命相終始。失之，不得不性命求之者情也。賺其望空趕，賺其押賊趕，賺其登車趕，酒藥一下，醉抵梁山，而妻室至，而姪環至，而雁翎甲俱至，徐寧欲不從賊，安得而不從賊。

又　第五十六回：徐寧教使鉤鐮槍，宋江大破連環馬　王望如曰：徐寧詩云：「四撥三鈎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二十四步那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圍。」此訣習熟既久，梁山有鉤鐮槍，宋家無連環馬矣。又曰：不用馬兵而用步兵，有誘敵者，有放砲者，先使鉤鐮槍與撓鈎手，埋伏荒蘆敗棘之中，待軍馬衝突，藏兵捉將，縛馬鈎人，三千連環，一朝頓解，彭玘、凌振而外，又得韓滔。嗟彼灼將軍，獨騎踢雪烏騅，奔走青州道上。時兮不利，又爲桃花強人所竊。英雄不得志，到處荆榛，言之扼腕。

又　第五十七回：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王望如曰：灼將軍四海難容，一身無主，投青州慕容太守，太守收錄剿賊，亦大丈夫途窮哭阮時也。不幸李忠、周通合從二龍矣，又值孔明被捉，合從梁山，坑陷呼延。呼延計賺開城，救孔賓叔姪，但殺太守，以快秦明之心。是謂聚義，必如何而後爲不義。又曰：君子合君子難，小人合小人易，小人竊君子之名合小人更易，況武行者與宋公明投分既深，青面獸與孔秀士縞帶又久，且花和尚曾救豹子頭，毛頭星厚款武行者，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又何疑乎。獨魯智深桃花山偷酒器，有何面目再見李忠。乃李忠不念舊惡，而魯達也不自知其舊惡，可謂肝膽如雪。

又　第五十八回：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鬧西嶽華山　王望如曰：華州賀太守，奪大名府王義之女玉嬌枝爲妾，史進救玉嬌枝，刺太守不得，魯達救史進，刺太守亦不得，俱囚犴狴，夫亦窮兇極惡者矣。既無賺金鈴之事，神鬼必誅且殛焉。又曰：太尉宿元景，奉命西嶽朝香，侍從必多，沿途州郡關防護衛亦必多。梁山賊勢縱橫，劫太尉並劫金鈴，如此動地驚天，華州守寧不聞之，孰肯延頸就戮。況賊逼華州，有司不守城池而趨太尉，必無是理。小說荒唐，此其一。又曰：宋江開口說忠義，其打祝家莊，猶謂密邇水泊，有鼾睡卧榻之嫌也。若爲柴進攻高唐殺高廉，爲孔明攻青州，殺慕容，爲史進攻華州，殺賀守，重朋友而輕朝廷且不可，恩兄弟而仇君父豈可乎。

又　第五十九回：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王望如曰：混世魔王樊瑞與項充、李袞，兵弄碭山，自恃妖法，公孫勝則以圖法勝之。八陣長蛇，借風七縱，皆本諸葛武侯，卒末嘗祖述仙人將略也。又曰：凌州曾家五虎，鄆城祝家三杰，皆忠孝人也。曾市之謠曰：「掃蕩梁山清水

泊，剿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與祝莊義旗所書無異。當時中法華僧之計，受史文恭之傷，射殺天王，渠魁授首，則曾氏稱大功焉。雖然，死一晁蓋，又尊一宋江，於君民社稷復何裨哉。　又曰：金聖嘆痛惡宋江，而於風吹旗折，不止蓋行，坐以趙盾弒君世之弒父之罪，公明有知，當仰天搥首而嘆，奇冤之同覆盆也。梁山非晁家世業，宋江才名又遠過乎蓋、祝莊、高唐、青州、華州，親冒矢石，屢居奇功，蓋即不死，亦應義讓公明，而況乎其中箭死也。林冲曩尊晁蓋，今又尊宋江，雖舉目有河山之異，而風景不殊，悲喜交集，必加以咄咄相逼而曰伯仁由我，豈豹子頭亦與謀者耶。余不敢扶同入人死罪，故特平反也。

又　第六十回：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王望如曰：盧俊義與李固作子母，疲飲醇醲，嚼肉片，云何不樂。無端好使槍棒，名震京師。易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亶其然乎。口天算博士挾奇怪啞道童，沿街賣卜，有何新聞而諄諄下問，等於蓍蔡，此富貴公子好奇之誤也。　又曰：自「百日血光災，逃難千里外」之言出，盧員外已中蒙汗藥矣。在家不得不出門，出門不得不下水，下水不得不入山，入山不從賊，其誰信之。況李固先歸，縱無智多星灘頭偶語，亦必首告官司。蓋逆僕淫婦，贓官污吏，聲應氣求。而捉一員外，如羣蠅之逐羶，有不期然而然者。何以明其然也。吳用曰：梁山坐第二把交椅。李固則曰：勾連內應，要打北京。故知李固之罪過於吳用。卦歌云：「蘆花灘上有扁舟，俊杰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此非盧員外所題，李固知之。絹旗云：「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貨去。」盧員外之誓不從賊，李固知之。忠義堂前「生爲宋家臣，死爲宋家鬼」之言，「在家無死法，入泊無生理」之言，李固又知之。固而苟無蒸主母、佔家產之心，聽吳用灘頭之論，莫不以爲反間也，又何至借出首免罪之名，行墜井下石之事，賄蔡福、蔡慶，囑董超、薛霸，如此之狠毒也哉。

又　第六十一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王望如曰：李固燕青，同一僕也，固則爲負義之鴟鴞，無所不至，青則爲報恩之犬馬，無所不至。員外出門時，信青不知信固。員外歸家時，疑青並不疑固。果主人素無知人之明乎？抑固之賣主蒸母，習以成風，而青之殺身報主，忠本性生者乎。　又曰：魯達以杖救林冲，放董超薛霸而得生，燕青以箭救俊義，殺董超薛霸而幾死。李鐵牛救宋江合衆力得生，石三郎救俊義恃孤身幾死。俊義抱殺賊之心，而得通賊之報，天下卒無有一人白其冤也。

又　第六十二回：宋江兵打大名府，關勝議取梁山泊　王望如曰：宋江要救盧俊義、石秀，故興北京之師。彼名將如索超、李成，聞達，率皆棄甲曳兵。飛虎峪、槐樹坡、庾家疃，山川險阻，終無可恃。梁中書決策於王太守，絕無奇謀，惟豢養盧、石不敢妄殺，修書太師，耑望發兵，眞轅下駒也。　又曰：王定緊急軍情報到，太師以下各有懼色，所謂折衝樽俎者何在。宣贊薦關勝，關勝薦郝思文之三人者，各負才勇，太師皆等之車載斗量，曾不聞有一顧之知，乃定計攻梁山，不攻大名，誠棋譜「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之法也。

又　第六十三回：呼延灼月下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王望如曰：關勝帳中燈下，縛張橫，縛阮小七，罵宋江替何天，行何道，誠擎天之柱石也。不謂呼延灼以降賊之舊將，行劫寨之奸謀，其言曰：「宋公明忠義，誤入賊窠，夤夜殺死林冲，賊勢自解。」又曰：「將軍可建大功，我輩可贖重罪。」其言可信，不覺墮其術中。雖然，勝惟一死可耳，何出「君知報君，友知報友」之言，與宣贊、郝思文反面事賊。嗚呼，雲長先生有降曹之孫子耶，吾不信，吾不信。　又曰：索超號急先鋒，素以忠勇自命，韓滔一箭，數月平復，方圖抖擻精神，立擒諸賊。豈料爛銀深處，碎玉堆中，陷坑莫測，圈套難逃。夫秦明性急而故激之以緩，索超性急而即中之以急，網羅英雄，無非兵法。

又　第六十四回：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王望如曰：晁蓋於宋江，有恩可感，無怨可修，夢中救江之語，依然莊上救蓋之語，兩人情義堅篤，故死生不忘。金聖嘆欲正宋江之罪，每謂不爲晁蓋報仇，使晁蓋果有憾於公明，當作厲鬼報之，又安肯先示指南耶。宋江放晁蓋曰：「三十六條，走爲上策。」今晁蓋夢中亦如是言。　又曰：張順潯陽江賣餛飩、板刀麵，今日爲張旺、孫五所獲，因果一。孫五方設計害張順，張旺即設計害孫五，因果二。張旺劫江中之張順，用此板刀，用此繩索，張順報水上之張旺，即此板刀，即此繩索，張順喫餛飩而生，張旺喫餛飩而死，因果三。夫因之有果，如苗之秀，秀之實。千古來隱微巨細，絲粟不爽。　客曰：李巧奴母子抑何冤也，王定六父子抑何結怨也，余曰：是不然，李巧奴粉面金

剛，殺人無血，天假手於張順之手以報之。截江鬼圖財害命，惡貫滿盈，天假手於定六之口以報之。天有截長補短之法，每爲善惡打掃除，故今日之含冤，正以補昨日之漏網。

又　第六十五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王望如曰：　盧俊義石秀，納之縲紲，亦釜中魚耳，梁太守豈眞不作庖人者哉。蔡太師畏賊如虎，恐以殺生釁，故留此爲招安地也。盧石一日不死，則梁山謀奪之心不絕。大敵臨門，危如纍卵，猶復沿路張燈，慶賞佳節，翠雲之火，實自予之以薪焉。又曰：　大名城內所欲殺者，不過李固與賈氏。所欲奪者，不過石秀與俊義。梁中書王太守且可置之不問，況閤城百姓，苟非蔡福兄弟從旁排解，則翠雲火起，玉石俱焚。梁中書欲與民同樂，民卒未得同樂而反同憂，君子是有池魚之嘆矣。

又　第六十六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王望如曰：　賞兵之日，俊義發落李固、賈氏，凌遲處死，大快人心。李固之惡，甚於西門慶、張三郎。賈氏之惡，甚於潘金蓮、閻婆惜，非潘巧雲、裴如海可比。宋江、武松、石秀、楊雄當合借李逵板斧，分別臠之，以正僕主之分，而定夫婦之倫。又曰：　蔡太師斥趙鼎招降之謀，保舉水師單廷珪，火攻魏定國，梁山不應敵而迎敵。宋江用關勝，吳用疑之，而卒收水火二將。李逵自用，宋江疑之，而卒收焦挺、鮑旭，以救宣贊、郝思文。金聖嘆曰：　吳用疑關勝，則無所不疑可知，宋江疑李逵，則無所不疑可知，甚矣，疑多誤事，而反成功者，幸矣。

又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王望如曰：　曾氏五虎中李逵箭，中秦明箭，亦可褫梁山之魄矣。未幾，而花榮一矢，先死曾塗，次死曾索，不得已修書通好，返所奪之馬匹，質投獻之保四，冀苟延歲月，再報東門。不期吳用設番犬伏窩之計，彼劫寨而此進兵，郁保四倒戈相向，所掘陷坑，適以自陷，曾氏閤家，盡滅於法華之鐘響，哀哉。又曰：　盧俊義願爲晁蓋報仇，奮然前往，宋江不用爲先鋒而用爲埋伏，若予知史文恭之敗北逃竄，必取道乎此，而特送盧俊義之首功，以義讓梁山泊之一座也。乃宋江讓俊義、俊義讓宋江，雍容揖遜，絕不類篡弒謀奪氣象。金聖嘆責其不遵晁蓋遺命，不讓俊義大功，又以致曾書重責盜馬，輕說報仇。此充義盡類之語，不惟無以服公明之心，抑且無以表盧公之概。

又　第六十八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王望如曰：　晁蓋曰：「捉住史文恭者，爲梁山泊主。」宋江曰：「先打破城子者，爲梁山泊主。」此變通晁蓋之遺命而曲全俊義之美名也。　又曰：　東平之役，郁保四、王定六借糧之計窮矣，史進細作之計破矣，顧大嫂月盡之計誤矣，使太守程萬里、都監董平，一德一心。東平安如磐石，夫何秦晉之好未通，而吳越之謀已起，挾私仇而快賊憤，此又文武交爭之爲害也。　又曰：　董平箭壺上，有「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之聯，宋江從旁贊嘆之。絆索潛伏於草屋，美人計捉於馬前，不能攻東平，而卽用東平之董平以攻之。計賺開城，救九紋龍之命，成雙鎗將之親，今而後宋江第一座，人歸天與矣。

又　第六十九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王望如曰：　兵法矢石並稱，以矢制勝者多，以石制敵者少，若張清眞留侯者流也。飛石如錐，有同博浪，率領龔旺、丁得孫，次第擊郝思文、樊瑞、徐寧、燕順、韓滔、彭玘、宣贊、呼延灼、劉唐、楊志、朱仝、雷橫、關勝、索超、董平之十五人者，皆所稱一世之雄，中傷幾死，且生擒劉唐，解送東昌，水泊開山以來，從無此挫銳之事。　又曰：　糧與壯士孰重，吳用畫計，糧車糧船，水陸並進。公孫勝使法，陰雲滿布，黑霧遮天，雖曰棄糧取士，實是得士而並得糧。且救出劉唐，收錄皇甫端，又是得士而並得士。所薦之士，共成百八名數，故酌酒誓箭，不報魯達並十五人飛石中傷之仇。　又曰：　宋江破高唐州，擒高廉，破青州，擒慕容，破華州，擒賀州守，破東平，擒程太守，雖大名未擒梁中書，而王太守則正之以法，爲其賄賂公行，簠簋不飭也。東昌太守素有廉名，遂不殺。梁山黜陟大是公道。

又　第七十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王望如曰：　孟子曰性善，則梁山泊諸賊之性善無疑也。宋江爲一百八人綱紀，當午睡初足清夢乍廻之餘，自念刺面小吏，殺人在逃，輒致擄掠州郡，殘害官民，聚盜而飾聚義，逆天而矯代天。雖避朝廷之斧鉞，難逃神鬼之誅求。建醮祈福，正是肺肝如見，誠中形外，欲掩不得。若乘此自新，老妓之從一而終，屠子之放刀成佛，皆其所優爲也。奈之何轉念魔生，竟成久假，欲受招撫之恩榮，特創天星之奇說，深慮一堂之上，人無同面，面無同心，安必其有始而有終也，安必其同樂而同憂也，安必其不同生而能同死也。故以大地爲父母，以星辰爲兄弟，俾一百七人皆簧鼓於天罡地煞之中，不敢輕動而已，得

高坐水泊之上以聽招安。嗚呼，此宋江所以終於爲賊也歟。又曰：先儒云：思宮室則夢樓台，思美人則夢歌舞，矯稱伯夷之人，夢中畢露盜跖本色，言乎其不能假也。昔有盜環者，主人翁百計敲撲，不之認，忽聞其囈語，而知匿環處，卒得環。正《中庸》所謂「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者，梁山諸賊，朝廷不能誅，而神鬼誅之，神鬼不能誅，而自心誅之。作書者修之以驚夢，非謂浮生如醉，等之逆旅過客也。誠見君子終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上天可欺，此心難昧，其以逆挽亂臣賊子，不啻雷霆之在上在旁，豈其微哉。周靖之曰：梁山一百零八個強盜，非今日受天文之時方作夢，乃入伙之時一個一個入夢矣。不知此書施耐庵何爲而作也，若是眞事，則盧俊義之惡夢非夢也，兩個掷一個盡皆斬首，此理之必至，勢之必然。不然，太平天子在上，豈能容此一夥囚徒倡亂如此。世間豈無宋江一人者乎，或者施耐庵借此囚徒而發胸中一萬分苦惱耳。余曰：不信有此快活強盜耳。

傳記

楊新《故處士施公墓誌銘》 處士施公，諱讓，字以謙。鼻祖世居揚之興化，後徙海陵白駒，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尚不仕。國初，徵書下至，堅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積德累行，鄉鄰以賢得稱。生以謙，少有操志。續長，先承家業。父母以孝，兄弟以友，朋友以信，人無間焉。自以耕學扁齋，潛德弗耀，娶孺人顧氏妙善暨陳氏妙眞，皆自名門，淑德昭著。永樂辛丑歲，公上章困敦，甫及四十，以疾終。遠近聞者，罔不悼念，以爲仁而弗壽，天佑不肖。浮柩於本場高源，未卜壽藏。今年以通利，遂爲安厝。士人顧纂，行狀請銘，以志悠久。予惟處士，生於太平文運之時，禮俗敦厚之鄉。素與友善，更相姻婭。其爲人也，讀書尚禮，邪僻不干於心，出處不卑其志，理亂不聞，黜陟不預。忘形林泉之下，娛情詩酒之間。此亦命之所得耶。厥後，孺人顧氏陳氏，悲慕弗忘，漸忽棄世。且二孺人與公結髮後，相敬如賓。其爲處子，閨門之間，女儀妍潔，敦持婦道，上下無忌。綜理家事，各以儉約。至時祭祀，調和滌濯，必盡豐美。孝養舅姑，始終弗怠。生子七：長文昱字景龍，文學。次文顯字景順，國學生。次文曄字景明。次文胵字景華。次文暉字景清。次文升字景暘。次文鑒字景昭。文曄文暉，不幸早逝。而文昱等皆有能聲，□理家務，熾盛遜舊。女三：長適里人劉仲衡子鎰。次適邵文義子錢。次適劉宏義子堅，皆耆故之後也。公生於洪武癸丑，沒於永樂辛丑。顧氏生於洪武辛亥，沒於正統丙辰。陳氏生於洪武戊辰，沒於正統戊辰。嗚呼，生寄死歸，人之常也。信德既立，人之行也。故處士、孺人，各得其道焉。子文昱等又能繼述。請銘曰：嗟彼哲人，如金如璧。處士之賢，孺人之德。胡爲不壽，遂致窀穸。父道母儀，鄉鄰是則。佳城蒼蒼，既松且柏。勒石志銘，千載弗易。

王道生《施耐庵墓誌》 公諱子安，字耐庵。生於元貞丙申歲，爲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里，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志，賫恨以終。公之事略，余雖不得詳，尚可縷述，公之面目，余雖不得親見，僅想望其顏色。蓋公歿於明洪武庚戌歲，享年七十有五。屆時余尚垂髫，及長，得識其門人羅貫中於閩，同寓逆旅，夜間灺燭暢談先生軼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與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餘》、《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客傳》，即《水滸》。每成一稿，必與門人校對，以正亥魚，其得力於羅貫中者爲尤多。嗚呼，英雄生亂世，則雖有清河之識，亦不得不賫志以終，此其所以爲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與余牆一間，惜余生太晚，未親教益，每引爲恨事。去歲其後述元（文昱之子）遷其祖墓而葬於興化之大營焉，距白駒鎮可十八里，因之，余得與流連四日。問其家世，諱不肯道，問其志，則又唏噓嘆惋，問其祖，與羅貫中所述略同。嗚呼，國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負，以鷹犬奴隸待之，將遁世名高。何況元亂大作，小人當道之世哉。先生之身可謂不幸矣，而先生雖遭逢困頓，而不肯卑躬屈節，啓口以求一薦，遂閉門著書，以延歲月。先生之立志，可謂純潔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譜末焉。

無名氏《傳奇匯考標目》 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且》、《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戲小喬》。

吳梅《顧曲麈談》 《幽閨記》爲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滸傳》之耐庵居士也。

袁吉人《耐庵小史》 施耐庵，白駒場人，與張士誠部將卞元亨友善。士誠初繕甲兵，聞耐庵名，徵聘不至。士誠造其門，見耐庵正命筆寫《江湖豪客

傳》。士誠曰：「先生不欲顯達當時，而弄文以自遣，不亦虛糜歲月乎。」耐庵遜謝，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畢辭之，因避去。其孫述元應士誠聘，主麾下奉令招募，因見士誠驕矜亦逸去。

李恭簡《興化縣續志・施耐庵傳》 施耐庵，原名耳，白駒人，祖籍姑蘇，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順辛未進士，與張士誠部將卞元亨相友善。士誠繕甲兵，將窺竊元室，以卞元亨爲先鋒。元亨以耐庵之才薦士誠，屢聘不至。迨據吳稱王，乃造其門，家人不與見。士誠入內，至耐庵室，見耐庵正命筆爲文，所著爲《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傳》也。士誠笑曰：「先生不欲顯達當時，而弄筆以自遣，不虛糜歲月乎。」耐庵聞而擱筆，頓首對口：「不佞他無所長，惟持柔翰爲知己。大王豪氣橫溢，海內望風瞻拜。今桂駕辱臨，不佞誠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賢報主，不佞何敢固辭。奈母老不能遠離，一旦舍去，則母失所依。大王仁義遍施，憐憫愚孝，銜結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誠不悅，拂袖而去。耐庵恐禍至，乃舉家遷淮安。明洪武初，徵書數下，堅辭不赴。未幾，以天年終。

又《施耐庵墓記》 施隱士墓，在縣境東合塔壩內施家橋，葬元隱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陳廣德《施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也，所以溯根本詔來世也，其義與祠堂並重。族譜之興修在人，祠堂亦然。一家之興，必有人焉。出而考訂族譜，建立祠堂，於以敬宗追遠，合子姓而裕後昆，至偉也。吾興氏族，蘇遷爲多。白駒場施氏耐庵先生，於明洪武初由蘇遷興化，復由興化徙居白駒場。其第二世處士君，楊一鶴先生曾爲作墓誌銘。乃於施氏之自蘇施家橋來遷，即場之田廬復名以施家橋，及施氏爲先賢施子之常之裔種種遺說，皆未載。並聞康熙朝有名建侯者，頗精於棋，從海陵繆侍郎湘芷遊。此皆舊所傳，今其裔孫振遠所述者也。然則，施氏，望族也。銘所云：「精德累行，鄉鄰以賢德稱」者，信可徵也。振遠，武庠，有英聲。其尊人峻峰，勤勤於譜事，寶藏支譜於家，復又鳩合族人，於施氏舊祠遺墓成新祠焉。將見家族興起，必有光紹祖澤之賢裔，無愧乎耐庵之精於文，建侯之精於棋者。斯亦海邑之光也夫。是爲序。

紀事

李堂《十朝綱要》卷一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詔招撫山東盜宋江【略】。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乃降。六月辛丑，辛興宗、宋江破賊上苑洞。

《東都事略》卷一一 《徽宗紀》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於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又卷一〇八 《張叔夜傳》張叔夜【略】以徽猷閣待制出知海州。會劇賊宋江剽掠至海，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餘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鬥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泊宅編》卷下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托左道以惑衆。【略】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單、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

方勺《青溪寇軌》 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 宣和二年十二月，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 （宣和）三年四月戊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於睦歙間，分兵四圍，包幫源洞於中，【略】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公直並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 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至河間府，分雄州廣信軍爲東西路，以種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種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

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又卷四七 公諱師中，始斡離不既盟城下，擁衆北還，詔遣公將精甲三萬尾襲其後，賊迄出塞，不敢肆暴，因令公留屯眞定。未幾，趣公援太原，【略】乃由土門下井陘至榆次，金人先屯兵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乏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饑色。翌日，賊遣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志爲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前軍參謀官黃友戰沒，胡騎四集，官軍潰散，公獨與親兵小校數百搏戰，【略】遂力戰而死。

又 自賊入寇，兩河河北更無一戰，河東大小雖有數戰，惟孫翊、折可求、种師中之戰，有可以與賊相持，勝負之理，至於敗也，誠可惜哉。故臣皆有說焉。其餘焦安節敗於團柏，冀景敗於交城，楊志敗於盂縣，解潛敗於南關，范瓊敗於介休，劉韐敗於平定，張灝敗於郭柵，皆望塵而走，或交鋒而退，無足紀也。

又卷五二 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陷溫、台、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貫爲江浙宣撫史，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

又卷八八 張叔夜，字嵇仲，【略】有文武大材。後起知海州，破羣盜宋江有功。

又卷一一六 建炎二年四月，史斌據長安，吳玠擒斌，克長安，又克華州。金人既退兵，涇原將曲端遂下兵秦州，而鳳翔、長安各爲義兵收復。端大怒，執鳳翔劉彥希殺之。會叛賊史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忠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至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兵吳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襲張宗諤，殺之，收復長安。玠以斌凌遲處斬。

又卷二一二 宣和二年，方臘反於睦州，光世別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意，戰多捷，數郡之民，皆爲立生祠。臘敗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諜察知其要險，與楊可世遣宋江並進，擒其僞將相，送闕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建炎元年，七月，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本宋江之黨，至是作亂，守臣向子寵望風逃去。先是子寵在州，設關隘甚備。陝西士民避難入蜀者，皆爲子寵所扼，流離困餓，死於關隘之下者不可勝計。斌未入境，子寵棄城先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盧法原，先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溫共議，遣兵扼劍門拒之，斌乃去，蜀賴以安。

又卷一一 建炎元年十二月，同州既陷，河東經制使王襄之軍潰亂不能整。先是，閣門祗候張昱棄慈州奔襄，襄乃留昱治陝，而率衆由金商西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上行破衆議，迎襄屯興元府，且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僭號興州，將攻興元府。襄遣統制官韋知幾、統領官申世景領兵扼之，復興州。

又卷一八 建炎二年十一月，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遂徐圖之。曲端遣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襲擊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殺史斌，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庭杰《功績記》繫三年冬，戰青溪復華州之後，而云「金人內侵已三年矣」，其實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按：三年九月，長安已陷，而綸碑乃云「三年冬，劇賊史斌據長安，謀爲不軌」，實在誤矣。其實戰青溪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華州以十一月收復，而長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誌銘》 公諱可存，字嗣長，府州之折也。惟折氏遠有世序，茅土相紹，垂三百年，代不乏賢豪。公爲人剛直不撓，倜儻有大節。嘗慨然起功名之念，恥驕矜而羞富貴，篤學喜士，敏於爲政，名重縉紳間，果公家一代之奇才也。曾祖簡州團練使，贈崇信軍節度使，諱惟忠。曾祖妣劉氏，彭城郡夫人。祖果州團練使，贈太尉，諱繼閔。祖妣劉氏，雲安郡夫人。慕容氏，齊安郡夫人。考秦州觀察使，贈少師，諱克行，謚曰武恭。妣王氏，秦國夫人。公以武恭蔭補入仕，爲右班殿直，俄遷左侍禁，官制行，改忠訓郎，充統略司準備差使。公之仲兄，今節制承宣公也，時爲統制官，闢公主管機宜文字。夏人女崖，來擾我邊，西陲不寧者十有五年。女崖酋之桀黠者，伺吾虛實，洞察無遺，邊民苦之。朝廷立賞御逐，統制命公率所部捕之，衆不滿百。公設奇謀以伏兵生獲女崖，遂奠西土。功奏遷秉義郎，閣門祗候，升第四副將。宣和初元，王師伐夏，公有斬獲績，升閣門宣贊舍人。方臘之叛，用第四將從軍，諸人籍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將兵，奮然先登，士皆用命。臘賊就擒，遷武

節大夫，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遷武功大夫。張孝純帥太原，闢河東第二將。雁門索援，公受命不宿，曰：「固吾事也。」即駐兵嶧縣，城陷，被質應州。丙午歲自應間道而南也，季秋四日終於中山府北寨，享年三十一。庚戌十月四日葬於府州西，天平山武恭公域之東。公娶吉州刺史張世景之女，封安人。一子彥深，保義郎，早亡。女一人，許適蜀忠文公曾孫范圭。圭嘗聞公之來中山，蓋今太安人張氏，乃公所生母，尚在幷門，公欲趨，並拜母，無何，數不少延，壽止於斯。哀哉，忠孝兩不得盡，在公爲深憾矣。於其葬也，圭受命於承宣公，而爲之銘。銘曰：既冠而仕，仕已有聲。女崖巨猾，舉不再征。俘臘取江，勢若建瓴。雁門之役，爲將治兵。受命不宿，懷忠冗勤。間道自南，憶母在幷。公乎云亡，天道杳冥。誰爲痛惜，昭昭斯銘。

徐直之《忠義彥通方公傳》（宣和三年）公遂得生擒臘，獻軍中，檻送京師。八月丙辰，腰斬於市。所破州縣，漸復敉寧。是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幾亦就擒。

明庭杰《吳武安玠功績記》　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溪嶺。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

《揮麈後錄》卷七　《高俅本東坡小史》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解後，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賫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耶。」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貺，並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逾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耶。」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侄皆爲郎潛延閣，恩幸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胡元功云。

張守《秘閣修撰蔣園墓誌銘》　未幾，徙知沂州。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衝。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嘿然陽應，偵食盡，督兵襲擊，大破之。餘衆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或請上其狀。公曰：「此郡將職也，何功之有焉。」

汪應辰《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爲婺州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轉略京東，徑趨沭陽。公獨引兵要擊於境上，敗之，賊遁去。

《癸辛雜識續集》卷上　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並《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壹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迹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呼保義宋江：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智多星吳學究：古人用智，義國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玉麒麟盧俊義：白玉麒麟，見之可愛，風塵大行，皮毛終壞。大刀關勝：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活閻羅阮小七：地下閻羅，追魂攝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尺八腿劉唐：將軍下短，貴稱侯王，汝豈非夫，腿尺八長。沒羽箭張清：箭以羽行，破敵無頗，七札難穿，如游刃何。浪子燕青：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病尉遲孫立：尉遲壯

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國功可成。浪裏白跳張順：雪浪如山，汝能白跳，願隨忠魄，來駕怒潮。船火兒張橫：大行好漢，三十有六，無此火兒，其數不足。短命二郎阮小二：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曷不監之，清源廟食。花和尚魯智深：有飛飛兒，出家尤好，與爾同袍，佛也被惱。行者武松：汝優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鐵鞭呼延綽：尉遲彥章，去來一身。長鞭鐵鑄，汝豈其人。混江龍李俊：乖龍混江，射之即濟，武皇雄爭，自惜神臂。九紋龍史進：龍數肖九，汝有九紋，盍從東皇，駕五色雲。小李廣花榮：中心慕漢，奪馬而歸，汝能慕廣，何憂數奇。霹靂火秦明：霹靂有火，摧山破岳，天心無妄，汝孽自作。黑旋風李逵：風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爾亦凶。小旋風柴進：風有大小，黑惡則懼，一噫之微，香滿太虛。插翅虎雷橫：飛而食肉，有此雄奇，生入玉關，豈傷令姿。神行太保戴宗：不疾而速，故神無方，汝行何之，敢離太行。急先鋒索超：行軍出師，其鋒必先，汝勿銳進，天兵在前。立地太歲阮小五：東家之西，即西家東，汝雖特立，何有吾宮。青面獸楊志：聖人治世，四靈在郊，汝獸何名，走曠勞勞。賽關索楊雄：關索之雄，超之亦賢，能持義勇，自命何全。一直撞董平：昔樊將軍，鴻門直撞，斗酒肉肩，其言甚壯。兩頭蛇解珍：左嚙右噬，其毒可畏，逢陰德人，杖之亦斃。美髯公朱仝：長髯郁然，美哉豐姿，忍使尺宅，而見赤眉。沒遮攔穆橫：出沒大行，茫無畔岸，雖沒遮攔，難離夥伴。拚命三郎石秀：石秀拚命，志在金寶，大似河魨，腹果一飽。雙尾蝎解寶：醫師用蝎，其體貴全，反其常性，雷公汝嫌。鐵天王晁蓋：毗沙天人，證紫金軀，頑鐵鑄汝，亦出洪爐。金槍班徐寧：金不可辱，亦忌在機，盍鑄長殳，羽林是衛。撲天雕李應：鷙禽雄長，惟雕最狡，毋撲天飛，封狐在草。」此皆羣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奸雄，不免異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云。華不注山人戲書。

《宋會要》第一七五冊兵八　宣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遣童貫爲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五萬巡邊。五月十八日，續遣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蔡攸爲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於是西師稍集。种師道總東路之衆，屯白溝，王(亶)(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元國、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光世將選鋒。並聽劉延慶節制。

《宋史・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二月，甲戌，降詔招撫方臘。【略】癸巳【略】是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又《侯蒙傳》　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

又《張叔夜傳》　(叔夜)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又《高宗本紀》　建炎元年，秋七月，關中賊史斌犯興州，僭號稱帝。

又　(建炎)二年十一月，涇原兵馬都監(關)(吳)玠襲斬史斌。

又《盧法原傳》　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起知夔州，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彥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彥同破斌，復興州。

又《邵伯溫傳》　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

又《吳玠傳》　(建炎)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

陳泰《江南曲序》　余童丱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過梁山泊，遙見一峰，嵽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爲池，闊九十里，皆藕荷菱芡，相傳以爲宋妻所植。宋之爲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來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叙游歷，且以慰宋妻植荷之

意云。

《大宋宣和遺事》（存目）

李文蔚《同樂院燕青博魚》（存目）

康進之《梁山泊黑旋風負荆》（存目）

高文秀《黑旋風雙獻功》（存目）

李致遠《大婦小妻還牢末》（存目）

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存目）

無名氏《魯智深喜賞黃花峪》（存目）

《七修類稿》卷二五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臘，周公謹（密）載其名贊於《癸辛雜識》。羅貫中演爲小說，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爲立廟。據是，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但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爲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爲赤發鬼，一直撞爲雙槍將，以致淫辭詭行，飾詐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横、呼延焯、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横、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

《文海披沙》卷五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横行，官軍莫敢攖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敢收捕。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耶。

《升庵詞品拾遺》卷下　李師師，汴京名妓。張子野爲製新詞，名《師師令》，略云：「蜀綵衣長勝未起，縱亂雲垂地，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秦少游亦贈之詞云：「看遍穎川花，不似師師好。」後徽宗微行之，見《宣和遺事》。《甕天脞語》又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幸如何銷得。　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鷄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詞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一　《莊嶽委談》楊用修《詞品》云：「《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略】」案：此即《水滸》詞，楊謂《甕天》，或有別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憒憒也。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並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稿》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之理。世傳施號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居易錄》卷七　稗官小說，不盡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庵《水滸傳》，微獨三十六人姓名見于龔聖與《贊》，而首篇叙高俅出身，與《揮麈後錄》所載一一吻合。俅本東坡先生小史，工筆札，坡出帥中山，留以予曾子宣，辭之，以屬王晉卿。晉卿一日遣俅送篦刀子于端王邸，值王在園中蹴鞠，俅睥睨之。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耶。」曰：「能之。」令對蹴。大喜，呼隸云：「往傳語都尉，謝篦刀之貺，並送人皆輟留矣。」逾月，王登大寶，眷渥日厚，不次遷拜，數年間，持節至使相。父敦復，後爲節度使。兄伸，亦登八座，子侄皆爲郎。傳所云「小蘇學士」，即東坡而稍變其文耳，都尉，即詵也。俅富貴不忘蘇氏，每子弟入都，問恤甚厚，亦有可取。時梁師成自詭東坡之子。二人皆嬖幸，擅權勢，而叔黨卒終于小官，可以知其賢矣。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弟，至以扇障面而過之。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乃至云「念與黨人，偶同高祖」，此輩愧俅，師成，不亦多乎。（鄒浩《道鄉集》有《高俅轉官制》。）

又　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濼榜文云：「有赤身爲國，不避凶鋒，拿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雙執花紅。拿獲李進義者，賞錢百萬貫，雙執花紅。拿獲關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等者，賞錢十萬貫，花紅。拿獲董平、李進者，賞錢五萬貫，有差。」今門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花紅遞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語也。又傳中方臘賊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賊所陷乃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耳，詳《泊宅編》。又《七

修類稿》言《錄鬼簿》元汴梁鍾繼先作，載宋、元傳記之名，而于此傳之事尤多。

《香祖筆記》卷一二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傳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爲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志》。

《瓠剩續編·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爲通俗者，哀艷奇恣，各有耑家，其文章近于游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于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于龔聖與之三十六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雕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爲赤發鬼，易鐵天王晁蓋爲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

《鄉園憶舊》卷四 《水滸傳》，小說家言不足憑，而宋江等實聚於梁山濼，一名梁山泊。自今觀之，山不高大，山外一望平陸，疑其鋪張太過，按其地昔合汶濟之水，承大野澤下流與南旺蜀山諸湖泊相連，環山瀰漫數百里。金時猶有盜屯聚，赤盞暉破之獲舟千餘，又斜卯阿里破賊船萬餘，其聲勢較《水滸傳》所云加數倍。元時黃河南徙，大野澤竭，此水遂涸。明崇禎劇賊李青山作亂，梁山賊應之，其僞元帥爲侯嚴化，僞副元帥馮文運、呂同升，青山破東平皆先登，爲驍賊。蓋其初恃水爲窟穴，無水猶倚山爲巢，近來雨多猶積潦，沃壤宜麥。昔王安石講地利，東坡謂去梁山泊水可得地加賦，安石欣然問計，東坡曰：再得如梁山泊者，貯水則此地出矣。誰知當日戲談竟成實事，今山上設都司一員彈壓。或云此劉貢父語，傳聞異辭。

金埴《巾廂說》 往讀施耐庵《水滸記》，疑作者譏宋失政，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無者。繼讀《綱目》，載宋江以三十六人轉掠河朔，莫能攖鋒。又《宣和遺事》備書三十六人姓名，宋龔開有《贊》，侯蒙有《傳》，其人既非誣矣。意梁山者，必峰峻壑深，過于孟門、劍閣，爲天下之險，若輩方得憑恃爲雄。及予親履其境，又曾輯修《兗志》，梁山爲今壽張治屬，其山不過周遭五十里，耐庵乃云八百里，即宋江寨，山岡上一小垣耳。記中鋪張其事，使天下後世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爲然，長奸萌亂，莫此爲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且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水滸記》所載，雖有其人，而其事則不可盡信也。梁山濼音薄，作「泊」誤。

《湖壖雜記·六和塔》 武林有三塔：寶所塔實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虛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進瀧浦上，壓波凌江，巍然作鎮。舊傳塔燈夜燦，海舶望此而歸。此似在錢塘未築前語。今則長堤綿亘，去海甚遙，賈舶亦無收此者。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圓寂，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爲伏弩所射。又國初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惟湧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爲即張順，非是。

《堅瓠集·補集·李師師》 李師師，汴京名妓。徽宗微行幸之，見《宣和遺事》。《甕天脞語》：「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念奴嬌》詞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幸如何銷得。　回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鷄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閑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詞盛于宋，而劇賊亦工章句如此。」

《讀史方輿紀要·東平州》 梁山，州西南五十里，接壽張縣界，本名良山。漢梁孝王常游獵于此，因改爲梁山。《史記》「梁孝王北獵良山」是也。山週二十餘里，上有虎頭崖，下有黑風洞，山南即古大野澤。宋政和中，盜宋江等保據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

《談書錄·宋江》 《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借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御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而其實擒臘者乃韓世忠，以偏將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此事在《韓傳》，于宋江何與焉。方勺《青溪寇軌》云：「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出青、齊、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又云：「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賊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歙州遂陷。」是曾因宋江而去歙，歙所以陷也。而用宋江討方臘，則《青溪寇軌》亦無其事。若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國初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于此。稗乘所傳，不盡誣也。」此恐是杭人附會爲之。不然，南宋人紀錄多矣，何無一人言之，閱四百餘年，始有此異聞乎。

《韓門綴學續編・梁山濼》梁山濼在宋爲盜藪，世俗以爲宋江據此。考《宋史・蒲宗孟傳》云：「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不可勝計。」劉延世《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濼，至是賊以絕食，遂散。」此神宗時事，在淮南盜宋江犯淮陽、京東事在宣和初者，相隔四十年矣。《徽宗本紀》以侯蒙、張叔夜等《傳》，紀宋江事者，俱不及梁山濼。他若「許幾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又「任諒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迹無所容」。此俱及徽宗時，而未至宣和。宋江橫行在其後，其先或窟穴于此。逮至黃河移故道，梁山濼退地甚廣，民得恣意耕種，地已不屬宋矣。《金史・佞幸李通傳》：「正隆六年，即金世宗大定元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海陵南伐時，梁山濼水涸，戰船不得進。」《食貨志》云：「金刷梁山濼地，遣使安置屯田，民懼徵租，逃者甚衆。大定二十二年，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此乃宋孝宗淳熙九年，距宣和時又五十餘年矣。《元志・河渠》、《食貨》，都不及梁山濼，惟于決堤偶序及之。明洪武初，胡翰字仲子，金華人，有《夜過梁山濼》詩云：「洸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葭葦參差交，舟楫窈窕入。」又云：「往時冠帶地，孰踵萑蒲習，肆噬劇跳梁，潛謀固壞蟄。」是明時猶有水、有盜也。景泰間，河決沙灣，徐有貞請開廣濟河，謂「其外有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洩」，其地之窪下而閒空可知。今人見其無水，並疑小說言有水者爲謬，豈知地在宋、元爲衆水之所聚哉。

《談怪埋憂集・武松墓》六和塔在進瀧浦上，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寂，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昔江中有盜，劫得商舟財物，相與攜而藏其中，爲伏弩所射而斃，自是人不敢入。國初時，江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于此，稗乘所傳，當不誣也。惟湧金門金華將軍，俗傳即張順歸神，則無稽矣。今又僞爲青蛙將軍。史言：「劉豫降金，驍將關勝不從，殺之。」是關勝亦有其人，但不可據爲《水滸》之關勝耳。一則死于忠，一則傳以盜，是耐庵之罪也。

《瞥記》卷六　吾杭清泰門有時遷祠，行竊者祀之。石屋嶺又有楊雄、石秀廟，其妄政同。

《浪迹叢談・宋江》《水滸傳》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跡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借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御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清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搗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己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于此，稗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爲杭人附會爲之，恐不足信。

《通俗編・故事・水滸傳》《游覽志餘》：「錢塘羅貫中，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機巧甚詳，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俱啞。」《七修類稿》：「《宋江》乃施耐庵編。昨見《點鬼簿》載宋江傳記之名，而于其書之事尤多，則其書原亦有本，因而編成之，故曰編耳。」

又《三十六天罡》《宋史・張叔夜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癸辛雜識》載龔聖予《宋江三十六人贊》，備列名號，曰：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混江龍李俊、九紋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橫、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槍班徐寧、撲天雕李應。較小說多孫立、晁蓋，無公孫勝、林冲。其吳學究不著名，尺八腿、一直撞綽號大異，鐵鞭、

先鋒、賽關索、金槍班小異，先後次第尤多不同。《宣和遺事》，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並載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而「呼保義」等號無之。按：【略】龔所贊未見婦人，而其燕青贊云：「平康巷陌，豈是知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然則，時固有一丈青者，而不在數中，果復有所謂七十二地煞乎。

又《高俅出身》《居易錄》：「【略】俅本東坡小史，【略】晉卿一日遺俅送篦刀子于端王邸。【略】(王)令對蹴，大喜，【略】並送人皆輟留矣。逾月，王登大寶，眷渥日厚。不次遷拜，數年間，持節至使相。《傳》所云：小蘇學士，即東坡而稍變其文耳。都尉，即詵也。」

又《誤走妖魔》《錢氏私志》：「【略】河北賊方定，蔡京謂徐曰：『且喜天下太平。』徐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如何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此段即是《水滸・楔子》所由演。

又《續水滸傳》《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詞于壁。鍾嗣成《點鬼簿》：康進之樂府有《梁山泊黑旋風負荊》、《黑旋風老收心》。按：此等事今俱見《續傳》中。又陸友仁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云：「睦州盜起塵連北，誰挽長江洗兵革。京東宋江三十六，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則江降後，自有攻討方臘等事，《續傳》所演，皆不爲無因。或謂《宋鑒》劉豫所害關勝，即大刀關勝。想亦有之。

《茶香室叢鈔》卷一七《癸辛雜識》載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每人各四句，今不錄。惟其名號，與世所傳小有異同，三十六人中，晁蓋又不與也，故備錄于此【略】。按：「鐵天王」，今作「托塔天王」，然其贊有「頑鐵鑄汝」之句，則當時固作「鐵」矣。「尺八腿」、「一直撞」，亦與今異。

又《大刀關勝贊》曰：「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俗傳關勝爲關公之裔，亦非無因。今所傳有一丈青扈三娘，此則無之。」然《浪子燕青贊》云：「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未知何指。

又宋孫升《孫公談圃》云：「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恭敏獲其黨，先剔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濼，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絕食，遂散去。」按：梁山泊巨盜宋江等三十六人，人所知也，乃當時更有黃麻胡，則知者鮮矣。

又《蓮社高賢佛馱邪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按：小說書有神行之術，本此。

《茶香室續鈔》卷一六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蘇，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只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黃籙醮，爲謝罪乞命。」按：此梁山濼賊，即宋江等也。宋江事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降後爲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殺降獲冥譴，則人所未知也。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爲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聞其人，多于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爲圈，大徑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寖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錢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即此。」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茶香室三鈔》卷三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與晉卿善，在殿廬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欲解以掠鬢。』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云：『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賫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睥睨不已，王呼來前曰：『汝亦解此技耶。』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意，因大呼隸輩云：『可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賜，並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逾月，王登寶位，不次遷拜。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給養問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辭，歸京師，當時如童貫、梁師成，皆坐誅，而俅獨死牖下。」今小說家，說高俅

事，與此正合。

俞樾《小浮梅閑話》　固問宋江方臘事，余曰：宋江事，見《張叔夜傳》：【略】宋江降後，無使討方臘事。方臘事見《童貫傳》云：「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借以自信。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岩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徽宗始大驚，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以東。三年四月，生擒臘及妻邵氏、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又《韓世忠傳》：「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青溪峒，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是擒方臘者，韓世忠也。乃生前既爲辛興宗冒功，而數百年後，稗官演說，又歸之于武松。抑何蘄王之不幸也。唯《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至而卒。」是赦宋江以討方臘，侯蒙有此議，而實未之行。小說家即本此附會爾。又宋江原止三十六人，周公謹載其名于《癸辛雜識》，【略】今小說家以三十六人爲天罡，又增益地煞七十二人。而此三十六人中，晁蓋不與焉。李英訛爲李應，皆非其眞也。明郎仁寶《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昨于舊書肆中得鈔本《錄鬼簿》，乃元人大梁鍾繼先作，載之宋傳記之名，而于二書之事尤多，據此，知原亦有本，因而增成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二　畢氏《通鑑考異》云：「《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據《宋史・本紀》，宋江之降在次年，《別傳》誤，今不取。」案畢氏此言，似亦失考。今據《長編》所載：「三年，四月，戊子，童貫與王稟等分兵四圍包幫源洞，而王渙統領馬公直並裨將趙明、趙許、宋江等次洞後。」《十朝綱要》亦載：「三年，六月，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是宋江之討方臘，固有明證，而畢氏乃疑《童貫別傳》爲誤其說，殊未當也。

《庭立紀聞》卷一　崔秋谷云：「《金史・劉豫傳》：『關勝者，濟南驍將，屢出城拒敵，豫殺勝出降。』又王象春《齊音》云：「金兵薄濟南，守將關勝善用大刀，屢戰兀朮。金人賄劉豫誘勝殺之。」是勝未嘗降金也，《宋史》誤。

曹玉珂《過梁山記》　往讀施耐庵小說，疑當時弄兵潢池者，不過數十百人耳。宋勢雖弱，豈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蕩平，應作者譏宋失政。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無者。繼讀《續綱目》載：宋江以三十六人轉掠河朔，莫能攖鋒。又《宣和遺事》備書三十六人姓名。宋龔開有《贊》，侯蒙有《傳》，其人既非誣矣。意梁山者，必峰峻壑深，過于孟門劍閣，爲天下之險，若輩方得憑恃爲雄。丁未秋，改令壽張，梁山正在境內。擬莅止之後，必詳審地利，察其土俗，以綢繆于未雨。至壽半月，言邁瑕丘，紓途山麓。正午，停輿騎馬，流覽其山，塿然一阜，坦首無銳。外有二三小山，亦斷而不聯。村落比密，塍疇交錯，居人以桔槔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險無可恃者。乃其上果有宋江寨焉，于是進父老而問之，對曰：「昔黃河環山夾流，巨浸遠匯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險不在山而在水也。」又云：「祝家莊者，邑西之祝口也。關門口者，李應莊也。鄆城有曾頭市。晁宋皆有後于鄆。舊壽張則李奎擾邑令故治也。武松打虎之景陽岡，今在陽谷。」且戰陣往來，皆能歷述，多與《水滸傳》合。更津津艷稱忠義之名，里閈猶餘慕焉。

《壽張縣志》卷一　梁山在縣治東南七十里，上有虎頭崖、宋江寨、蓮花台、石穿洞，黑風洞等迹。《舊志》云：「漢文帝封第二子爲梁孝王，嘗田獵於此，山之北因名梁山。或曰本名良山。」《史記》：「孝王北獵良山。」又古邑名曰良，漢縣名曰壽良，皆以此。邑中惟梁山最大。附：《水滸傳奇》稱：「梁山重關疊險。」今山可十里。宋江寨，山岡上一小垣。乃鋪張其說，使天下後世，長奸萌亂，殊深駭異。邑中風氣強悍，圩寨甚多，防賊亦可資賊，要在司治者留心駕御焉。

吳趼人《我佛山人筆記》　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無公孫勝、林冲，而加入晁蓋及病尉遲孫立二人。赤髮鬼劉唐則作尺八腿，雙鞭呼延灼則作鐵鞭呼延綽，急先鋒索超，刪去「急」字，病關索楊雄作賽關索，雙槍將董平作一直撞，沒遮攔穆弘作穆橫，金槍手徐寧作金槍班，撲天雕李應作李英。按：《水滸演義》，晁蓋稱托塔天王，在宋江前稱首領，不在將列，而《贊》稱爲鐵天王。病尉遲孫立在七十二地煞內，《贊》乃及之。或《水滸》尚有別本

歟，抑傳誤歟，《贊》載《癸辛雜識》。

《小說考證・水滸》引《傭餘漫墨》 包倦翁《閒河日記》云：「阿井周圍百步，屬東阿，故東阿有貢膠役，士人頌之曰：『山東有二寶：東阿驢膠、陽谷虎皮。』虎皮今藏陽谷庫，相傳爲武松打死於景陽岡者，景陽岡在阿城東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谷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人民切齒，呼之爲武皮匠，言其剝削也。又呼爲賣餅大郎，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據此，則作者不爲無本。」按：施耐庵爲元人，此云明初，時代不合，待考。

又引《娛蔓室隨筆》 小說中事實，皆係悠謬無稽之言，不能據爲典要。而王漁洋《香祖筆記》，謂陽谷縣有潘、吳二姓，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且因演《水滸記》戲劇，致成訟事。是耐庵之書，固非盡出於讕言也。至翠屏山楊雄妻潘巧雲爲石秀所殺，《水滸》雖詳記其事，然知其必出於杜撰，斷不能求其人其地以實之。乃近讀冒氏《小三吾亭詩》，有《翠屏山》五古一首，並有自注云：「舞鶴樓在薊州城內大街，相傳卽潘氏妝樓。」據此，則潘巧雲竟有其人，翠屏山竟有其地矣。落鳳坡弔龐士元，昔賢曾見之題咏，然則郢書燕說，何嘗不足爲作詩之好資料耶。茲錄其詩云：「日落翠屏山，驅車過其右，人言潘家女，昔作楊家婦。府吏府中趨，空房愁獨守，情天有壞空，佛法無淨垢。阿難戒體毀，觀音鏁骨朽，至今梳妝樓，隱約蔽垂柳。一客聽未終，整襟屢搖首，虞初說九百，君子不上口。悠悠滕薛爭，誰能置可否。呼童且晚炊，爲我煮斗酒，宣和世已遙，茲事莫須有。」夫漢代叢書，唐人小說，當時亦不過爲文人一時之游戲，流傳既久，詞章家遂爲故實，安知數百年後，不卽引此詩以爲徵耶。是在好事者之廣爲傳播耳。

《小說枝談・水滸傳》引《花朝生筆記》 《花當閣叢談》：「張成，徐州人，短小精悍。善走，日可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負牆、抱樹乃止。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睡。近昆山人顧大愚亦然，云：『有符咒甲馬，拴於兩股，日亦可三四百里。』今聞其符咒書爲人竊去，不能走矣。」按：此事果信，《水滸》中之「神行太保」，殆非寓言耶。

又引《秋夜讀書記》 黃氏《士禮居叢書・新編宣和遺事》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匹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之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路中買酒吃，都被麻倒。」與小說《水滸》記吳用智取生辰綱大同小異。所載酒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尤爲雅艷。

林紓《鐵笛亭筆記》 《宋史》載：「劉豫降金，殺其驍將關勝，勝不從逆故也。」按《水滸》有關勝。《癸辛雜識》襲聖與作《關勝贊》云：「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以其時考之，宋江作亂，正在宋末。然則劉豫所殺之關勝，卽《水滸》之關勝耶。世之圖關勝者，赤面大刀，其狀似壯繆。於是凡關姓者，匪不赤臉，匪不大刀，而《施公案》之關太出矣。太號小西，蓋自命爲山西人，似卽壯繆之後，小說家無識盜襲，可笑。

著録

《百川書志》卷六 《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並從副百有八人，當世尚之。周草窗《癸辛雜識》中具百八人混名。

《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細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爲《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也。

《國朝名公詩選》卷六 李贄字宏父，號卓吾，福建人。官姚江知府，竟于任所披剃，由此獲罪，後以宥免。歸龍湖，終身不復蓄髮。所著有《藏書》、《說書》、《焚書》等集，板刻于長洲黃氏，人爭覩之，吳下紙價幾貴，以故坊間諸家文集，多假卓吾先生選集之名，下至傳奇小說，無不稱爲卓吾批閱也。惟《坡仙集》及《〈水滸傳〉敘》屬先生手筆，至于《水滸傳》細評，亦屬後人所托者耳。

《萬曆野獲編・勛戚・武定侯進公》 武定侯郭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古今書刻》上編 都察院：《水滸傳》。

《也是園書目》卷一〇《通俗小說》　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

金人瑞《貫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傳〉自序》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爲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飧，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卧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眞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桷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蓆。縛帚所以掃地，織蓆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嘗〕〔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嘗聞也。吾友既然皆繡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卽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略】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莫籬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恣，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嗚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書影》卷一　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刊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

又　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裨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又　《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覽志》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金聖嘆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矣。予謂：世安有爲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爲耐庵作，不知何據。

《茶餘客話》卷一六　《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後。近則錢遵王《書目》，亦有《水滸傳》，明時《文華殿書目》，亦有《三國志通俗演義》。

章學誠《丙辰札記》　《稗史》記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琵琶記》、《水滸傳》，此亦別有一說，未可輕議。但余見《續通考》，止有《水滸傳》，未見《琵琶記》也。又云：「《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余見《續通考》，題《水滸傳》爲羅貫著，不名貫中。「三世子弟皆啞」，并無其文，豈刻本有互異耶，抑《稗史》之誤識耶。

藝文

徐釚《本事詩》卷七引王猷定《聽柳敬亭說書》　英雄頭肯向人低，長把山河當滑稽。一曲景陽岡上事，門前流水夕陽西。

《茶餘客話》卷八　諸城邱太常海石《過梁山泊詩》云：「施羅一傳振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奇。」評賞太過，詩復不佳，海石固齊人也。

黃文暘《重訂曲海總目》　《明人傳奇》：李開先《寶劍記》、沈璟《義俠記》。

《曲錄・國朝傳奇》　李漁《偷甲記》、史集之《清風寨》、無名氏《花石綱》、無名氏《祝家莊》、無名氏《二龍山》、無名氏《玉麒麟》、缺名《翠屏山》。

雜録

《陶庵夢憶》卷五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皰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凈，並不嘮叨，嘞夬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閑中着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呫囁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甆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明清內閣大庫史料》上冊《明崇禎十五年六月嚴禁〈滸傳〉令》 兵部爲梁山寇雖成擒等事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崇禎十五年六月□日，本尚書陳等具題。十五日奉聖旨：降丁各歸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設法清察本內，嚴禁《滸傳》，勒石清地，俱如議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一、咨都察院，合咨貴院煩照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希轉行山東巡按，即嚴飭道府有司，實心清核，務令降丁各歸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滸傳》並原板，盡令速行燒毀，不許隱匿。仍勒石山巔，垂爲厲禁，清丈其地，歸之版籍。並通行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體欽遵，禁毀施行。一、咨東撫、登撫，合咨貴院煩爲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希嚴飭道府有司，實實清察，務使降丁各歸里甲，勿令仍前占聚殃民。一面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滸傳》並原板，速令盡行燒毀，不許隱匿。仍勒石山巔，垂爲厲禁，清丈其地，歸之版籍。期於窟穴肅清，萑苻屏跡，施行。一、通行九邊省直各督撫，合咨前去，煩爲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希大張榜示，凡場間家藏《滸傳》並原板，勒令燒毀，不許隱匿，施行。崇禎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郎中龔彝。

《吏部處分則例》卷三〇《禮文詞》 一、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詞《水滸傳》，俱嚴查禁絕，將版與書一並盡行銷毀。如有違禁造作刻印者，係官革職。買看者，係官罰俸一年。若該管官員，不行查出，每次罰俸六個月。仍不得借端出首訛詐。如該管官任其收存租賃，明知故縱者，將該管官降二級調用。

《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卷二六三《厚風俗》 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上諭內閣：滿洲習俗純樸，忠義稟乎天性，原不識所謂書籍，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皇祖聖祖仁皇帝欲俾不識漢文之人，通曉古事於品行有益，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鑒》等書，翻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並不翻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翻譯，使人閱看，誘以爲惡。甚至以滿洲單字還音抄寫古詞者俱有。似此穢惡之書，非惟無益，而滿洲等習俗之偷，皆由於此。如愚民之惑於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於滿洲舊習，所關甚重，不可不嚴行禁止。將此交八旗大臣東三省將軍各駐防將軍大臣等，除官行刊刻舊有翻譯正書外，其私行翻寫並清字古詞，俱着查核嚴禁，將現有者查出燒毀，再交提督從嚴查禁，將原板盡行燒毀。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是問。

江西按察司衙門編《定例彙編》卷三 吏部爲敬陳習弊等事，考功司案呈吏科抄出本部會議得掌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奏稱，【略】又奏稱：一，盜言宜申飭也。閱坊刻《水滸傳》，以凶猛爲好漢，以悖逆爲奇能，跳梁漏網，懲創蔑如。乃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聖嘆妄加贊美，梨園子弟，更演爲戲劇。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啓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凶爲美事，則《水滸》實爲教誘犯法之書也。查康熙五十三年，奉禁場肆賣淫詞小說。臣請申嚴禁止，將《水滸傳》毀其書版，禁其扮演，庶亂言不接，而悍俗還淳等語。查《定例》，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裨文業諸書，其餘瑣語淫詞，通行嚴禁，違者重究。是教誘犯法之書，例禁森嚴。今該御史奏請將《水滸》申嚴禁止等語，查瑣語淫詞，原係例禁，應如所奏請，敕下直省督撫學政，行令地方官，將《水滸》一書，一體嚴禁，亦毋得事外滋擾。等因，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議，欽此。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江省準咨。

《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卷九〇《靖奸宄》 咸豐元年辛亥七月乙巳，上諭

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教匪充斥，有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溫、良、恭、儉、讓五字號，每號總領數百人至數千人。又有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會首萬雲龍爲總頭目，所居之處有忠義堂名號。其傳徒皆用度牒，蓋以圖紀，聲氣聯絡，往來各處，皆供給銀錢飯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會，頭目乘轎騎馬，動輒數百人，搶奪淫掠，無所不至。地方官不敢攖其鋒，遇有呈報會匪字樣，逼令更換呈詞，或改盜爲竊，反將事主收押陵虐，遂致匪焰愈熾。又寶慶府之邵陽、新化、武岡等處，教匪以阻米出境爲名，肆行搶奪各等語。匪徒擾害閭閻，總由地方官不能覺察於先，又復容隱於後，似此，黨徒充斥，若不早絕其源，必致蔓延勾結。着程祭采會同駱秉章按照摺內所指各情，嚴密訪拿，務期消患未然，勿使釀成巨案，現已諭令徐澤醇訪拿峨嵋山會首，如該省訪獲要犯，訊出情形，即密咨四川，一體查辦。又據片奏，該匪傳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滸傳》兩書，湖南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蠱惑愚民，莫此爲甚。並着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版盡行銷毀。仍當飭各屬，勿令吏胥借端滋擾。

《得一錄》卷一五《江蘇按察使裕謙訓俗條約》 本部院前已奏明嚴禁淫畫淫書，並不許婦女入廟燒香及開設花茶館，犯者必應懲辦。自今各處園亭，不得開放。一應崑徽戲班，只許演唱忠孝節義故事，如有將《水滸》、《金瓶梅》、《來福山歌》等項姦盜之出在園演唱者，地方官立將班頭並開戲園之人，嚴拿治罪，仍追行頭變價充公。其各處茶館彈唱文詞，亦毋許男女雜坐，鬧至深更。凡我軍民，須知游熙皞之天，不得有越禮犯分之事，湖山花鳥，常此清妍，自愛之人，諒必樂聞斯語耳。

《江蘇省例藩政》 巡撫部院丁札開：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版流傳，揚波煽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爲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姦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於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並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黏單札飭，札到該司，即於現在書局，附設銷毀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並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毀。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借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並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計開應禁書目：【略】《水滸》，即《五才子》，【略】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飭。

《戲瑕・贋籍》 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者，刻畫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溫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選中郎，嘗爲余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即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籍，吳中鋟《藏書》板並廢，近年始復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並出葉筆，何關於李。頃又有贋袁中郎書以趨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撰，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秘諸帳中，等爲楚璧，良可嗤哉。書，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輒爲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即所著《檇齋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譏刺進賢，斯眞滑稽之雄已。

《書影》卷一 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溪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丘侯王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後誤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冤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

李煥章《水滸人傳》 水滸人，居乘東偏八里，世農，家無識之無者。至水滸人，性小慧，習句讀，通點畫。幼爲富人灌園，一日竊《水滸傳》，讀之竟，再讀，覺百八人在胸、在喉、在齒牙。就寢，則又在夢寐，不禁爲市人

演說。市人輒稱曰水滸人。余兄荆州太守公病，灼艾，愛謔談，延水滸人來，水滸人以百八人來，百八人宛自水滸人來。兄據案起，如楚太子之聞《七發》。水滸人嗜酒，不常得，得輒無厭。衆病之。水滸人曰：「梁山泊不容爾五斗甕耶。」崇禎末，大盜秦渠數萬，逼乘。時水滸人在圍城中，大言：「以我當敵，事必濟。」衆爲之失笑。已事急，姑聽之。水滸人乃爲帛書，一矢加城外曰：「邑中大腹豪，我素所仇也。今我大言誑邑中，邑中以事急，姑聽我，君夜半率二三騎來，止蕭公祠，大衆乘其後，城且陷，我與君共大腹豪焉。」秦渠果潛來，水滸人率精甲百人，突出縛之。大盜奔潰去。邑中人大驚喜，爭金帛厄酒奉水滸人曰：「若習孫吳幾年矣。」水滸人笑曰：「始自竊讀《水滸》時，孫吳我不知誰何氏，吾但知雪夜賺索超耳。」水滸人姓楊名文杰，妻閻，一男三女，皆衣食百八人。水滸人頗自矜，謂比施耐庵省筆墨。吾友徐大拙，隋襄名。魏思齋曰：寄語吳中不必注「五才子」，但一蒼頭扶水滸人遍天下足矣。或曰吳人柳敬亭說《水滸》名世，予不識其人，讀吳梅村《傳》，周茂山《歌》，其行事大相類，柳楊以《水滸》分霸南北矣。爲之傳。

劉基

論述

綜論

楊守陳《誠意伯文集序》 維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高皇，剪羣雄，混六合，讜言弦議，牖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嗚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漾中畜虬螭鮫鰐黿鼉之屬，覩者眙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元齡之文，僅辨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亦陋乎。

何鏜《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重刻序》 先生生在括蒼萬山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取精多者也。然當五百之昌期，輔眞人以肇造，籌帷帳而垂勳烈，昭昭乎若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以文爲？夫古昔聖賢，備具道德仁義之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憂憤康濟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帥行之，斯聖賢所爲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遇聖神而興起也。嘗概其集有六善焉，一曰窮經以明義，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曰知命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明義也。胡運式微，務爲陵替，撫狡寇而引非族，言之者抵釁起弊末由，痛心荼毒，於是乎卮言鬱離，比類旁通，故三閭澤畔之吟《離騷》，惓懇之意也；此寓言以徵用也。豪傑飆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置，寵賂肆章，騶驥服箱，夷羊在牧，乃先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誚玄，託稱覆瓿，莘野時幸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旦，由斯義矣，此遵養以俟時也。祈招式誦，冀訛王心，里巷謳吟，觀風是采，詩餘寄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鑒吾衷乎！此憂世以舒抱也。至於垂老見幾，引身高逝，璆琳戛擊，以和天倪，于是乎稱名犁眉，比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爲全德；此知命以樂全也。攷之已事，隆準大度，忍心殄醢，留侯色舉，明哲乃彰，藏弓請苑，百世而下有餘悲焉；高皇以來，世懋延賞，丁寧天語，焜燁龍章，具在翊運篇中，即魚水交驩，秬卣申錫，又何以過？此遭逢之無間也。

林富《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重鋟序》 富自童孺時，即聞有誠意伯劉公之勳烈，爲開國宗臣之冠。筮仕以來，求公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匪夷，故峻其所樹，嗇於蓄者無厚畜，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

深；遭元末運，沉於下寮，其志鬱而弗伸也，其謀浚而孔忤也，其才積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之意，而開闔操縱，皆經濟之資焉。大率施爲理而不失其宜，權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基文宏深肅括亞於潛溪；詩亦沈鬱頓挫，一洗元末纖穠之習。

徐泰《詩談》　青田劉伯溫《鈞天廣樂》，聲容不凡，開國宗公，不在茲乎？獨元季之作，詞多感慨。

《沙溪集》卷一三《無用閑談》　劉伯溫詩文足以擅一代，其得意處，尚當跨宋景濂、王子充、高季迪諸公而上之。獨以其顯於事業，詩文不見稱於人耳。

《國雅品・士品一》　劉文成伯溫公，伊呂之佐，文其緒餘耳。故駿才鴻調，工爲綺麗。古風如《思歸引》、《思美人》，近體如《古戍》，並出《騷》《雅》，亦足以追步《梁父》，憑陵燕公矣。

《藝苑卮言》卷五　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又　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

《明詩評》卷四　基詩如河朔少年，充悅伉健；又如果下騶騎，嘶有情至。乃坐策四維，逸推百筭，籌運帷幄，勛留鼎彝，賈其餘力尚追作者。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劉伯溫（名基）全集蒼莽不純，然國朝爲四言、騷、賦、古選、樂府者，俱自伯溫始。胡元瑞云：「劉青田（伯溫，青田人）《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國朝選體前驅。」歌行入錄者杳冥恍惚，最爲得體，宏大處更勝來儀，惜小有玷缺，又結語時涉餒弱。五、七言律入錄者雖不甚工，而氣亦不薄。餘悉爲宋人，而鹵莽過之。王元美云：「明興，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

《文脈・文脈新論》　劉文成《覆瓿集》詩賦豪邁，《郁離子》奇思哉；《送窮文》過昌黎也。

《皇明詩選》卷二　元季詩多尚詞華，文成獨標高格，時欲近逐杜韓，故超然獨勝，允爲一代之冠。

又　陳子龍曰：文成雅詞，微傷婉弱，令人思留侯之貌。

又　宋徵輿曰：文成詩似刻意中晚，而聲調稍雄。五言古亦遒邁。

又　李雯曰：伯溫如空庭老鶴，弄影月明，雖有蒼姿，不及風力。

《明詩綜》卷二　楊維新云：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名世，可謂千古人豪。

又　陳彝仲云：洪武間，高侍郎先鳴，文成次之，固已咀其精華，窺其堂奧。

又　穆敬甫云：劉公詩如乘風載響，音徽遠播。

又　胡元瑞（應麟）云：青田才情不若楊孟載，氣骨稍減汪忠勤，以較張、徐諸子，不妨上座。

又　何穉孝云：伯溫詩沿元習，其精者，學韓退之。

又　蔣仲舒云：劉詩如河朔少年，充悅伉健。

又　王介人云：文成詩體純正，較之四傑，雖縱橫少遜而似覺寡疵。

又　陸冰脩云：伯溫早見知於虞道園，道園稱其詩云：發感慨於情性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是不可及，若其體製音韻無媿盛唐，其推奬至矣。特不與楊廉夫、顧仲瑛輩結詩酒之社，然視四傑十友，皆後進也。

又　沈山子云：誠意樂府古詩勝近體。《覆瓿集》勝《犂眉公集》，固當與季迪爭長竝驅。王元美以劉次於高，胡元瑞以劉爲高之羽翼，要非篤論。至何仲默以袁景文爲明初詩人之冠，則置二公於何地乎？

又　鍾廣漢云：文成論詩，謂今天下爲詩者，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此語深中元人之病。試讀公集中詩，皆有古人之一體。可謂善於師古者矣。

《靜志居詩話》卷二　樂府辭自唐以前詩人多擬之，至宋而埽除殆盡。元季楊廉夫、李季和輩交相唱答，然多構新題爲古體，惟劉誠意銳意摹古，所作特多，遂開明三百年風氣。其五言詩，專仿韋左司，要其神詣，與相伯仲。諸體均純正無疵，若《二鬼》一篇，直欲破劉叉之膽矣。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犂眉公集》者，故誠意伯劉文成公庚子二月應聘以後，入國朝佐命垂老之作也。余考公事略，合觀《覆瓿》、《犂眉》二集，竊

窺其所爲歌詩，悲惋衰颯，先後異致。其深衷託寄，有非國史家狀所能表其微者。每盡然傷之。近讀永新劉定之《呆齋集》，撰其鄉人王子讓詩集序云：「子讓當元時，舉於鄉，從藩省辟佐主帥全普庵，勘定江湖間，志弗遂，歸隱麟原，終其身弗仕。余讀其詩文，深惜永嘆。嗟乎！子讓其奇氣肆矻，胸臆猶若佐全普庵時，以未裸將周京故也。有與子讓同出元科目，佐石抹主帥定婺越，幕府倡和，其氣亦將掣碧海、弋蒼旻。後攀龍附鳳，自擬劉文成，然有作，噫喑鬱伊，捫舌辟顏，曩昔氣澌滅無餘矣。」呆齋之論，其所以責備文成者，亦已苛矣。雖然，史家鋪張佐命，論蹙項之殊勛，永新留連幕府，惜爲韓之雅志；其事固不容相掩，其義亦各有攸當也。誦犂眉之詩，而推見其心事，安知不以永新爲後世之子雲乎！謹撰定犂眉公詩，居國朝甲集之首。而子若孫之詩，附見焉。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明代作者，當以國初爲勝。劉青田不以詩人自命，由其本領雄傑，故才氣軼羣，當爲一代之冠。

《圍爐詩話》卷六 劉青田詩，稍傷筆重，而力厚思深，有由心語，可觀者多，在明初可稱作手。

《明詩別裁集》卷一 元季詩都尚辭華，文成獨標高格，時欲追逐杜韓，故超然獨勝，允爲一代之冠。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誠意伯文集》 其詩沈鬱頓挫，自成一家，足與高啓相抗。其文閎深肅括，亦宋濂、王禕之亞。楊守陳序謂子房之策不見詞章，元齡之文僅辨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可謂千古人豪。斯言允矣。大抵其學問智略如耶律楚材、劉秉忠，而文章則非二人所及也。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開國之初，青田劉文成以名世之英，出經綸之餘，形於歌咏。當其未遇，已見知於道園虞氏。道園稱其「發感慨於性情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體製音韻，無愧盛唐」。

《養一齋詩話》卷三 明詩不可以輕心抑之也。明開基詩，吾深畏一人焉，曰劉誠意；明遺民詩，吾深畏一人焉，曰顧亭林。誠意之詩蒼深，亭林之詩堅實，皆非以詩爲詩者，而其詩境直黃河、太華之高闊也。首尾兩家，誰與抗手？抑明詩者，盍自較其所作乎！

又卷六 青田《旅興》、《感懷》，青丘《擬古》、《寓感》諸五古，氣格逼似唐人，然皆非如李、何等刻意摹畫之也。王敬美謂「季迪生弘、正李、何之間，未知鹿死誰手」。似以青田爲不逮李、何，而季迪第可與李、何匹也。不知李、何痕跡未融，劉、高天機自轉，高之秀偉，劉之深重，豈惟開國之巨擘，實亦一代之宗工。

又 予又就青田、青丘二子衡之，則青田之雄渾博大，又非青丘之所能及。蓋青丘猶詩人之詩，而青田則士君子言志之詩也。豈惟明一代之開山，實可跨宋、元上矣。予之論青田青丘優劣如此，此尤王敬美、陳黃門所不敢言者。

又 青田「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古來英雄士，各已歸山阿」。青丘【略】。此二詩殆不知有魏、晉，無論宋、齊以下，彼其胸中，豈復有摹擬彷彿之念滓之哉。李、何傑作不少，如二詩則無矣。此即優劣之分也。

《問花樓詩話》卷二 劉誠意功業文章，有明一代諸臣之冠。在元季有《覆瓿集》，入明有《犂眉公集》。其擬樂府諸篇，評者云在文昌、仲初之間。所爲《二鬼》詩千有餘言，尤瓌異，蓋一以比宋金華，一以自況。如云：「生鳥必鳳凰，勿生鴞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甲必龜貝，勿生蝓與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覃利傷人肌。」公之蘊抱，使盡用於時，誠救時賢相。

《筱園詩話》卷二 夫劉青田之詩，多皮傅盛唐，已兆七子先聲，遠遜青丘，稍有識者，不難立辨，豈以其身列佐命，遂可阿附爲一代風雅領袖乎？

又 樂府高於古詩，古詩高於近體，五言近體又高於七言。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夢蕉詩話》 青田劉伯溫，論者稱其乘時佐命之功，炳機克終之道，甚與漢子房相似。然或謂子房乃爲韓報讐，伯溫則嘗委事於元，其出處不免有間，是蓋未深論也。夫伯溫生元世，豈能超出天地外，不爲元人也哉？憂時痛國，每形於辭。如《憫亂》諸作二、三末句云：「惆悵無人奏丹扆，側身北望淚滂沱。淮濆何日歌《常武》？腸斷嚴城戍鼓撾」，「天涯地角風塵滿，極目雲霄欲斷魂。江湖愁絕無家客，佇看青天淚眼昏。」至如《吊諸葛武侯》、《祖豫州》、《岳武穆》諸賦，悲憤愁激，讀之使人躑躅思奮，其志可諒也。

又陳田按 文成《覆瓿集》元時作，《犂眉公集》則入明後詩也。《覆瓿》遠勝《犂眉》，前人已有定論，文成爲開國文臣，故錄其入明應制之作，以爲

壓卷。

《渚山堂詞話》卷一　劉伯溫有《寫情集》，皆詞曲也。惟其大閑頗窒滯，惟小令數首，覺有風味。故予所選小令獨多，然視宋人亦遠矣。

《蓮子居詞話》卷三　青田「蝴蝶不知身是夢，飛上花枝」，翻用《南華》，有作熟還生之妙。

《古今詞話・詞評下》《樂府紀聞》曰：【略】其詞雖婉麗而有感慨之句。又楊守醇曰：文成勳業爛然，可謂千古人傑。小詞亦見一斑。

又《詞話下》江尚質曰：青田《生查子》云：「蜘蛛網畫檐，一日絲千轉。紅盡落寒缸，心死無由見。」《謁金門》云：「風嫋嫋，吹綠一庭春草。」《轉應曲》云：「秋雨秋雨，窗外白楊自語。」《青門引》云：「相憐自有明月，照人肺腑清於水。」《漁家傲》云：「亂鴉啼破樓頭鼓。」《花犯》云：「餘香怨繡被。」《踏莎行》云：「愁如溪水暫時平，雨聲一夜依然滿。」《渡江雲》云：「定巢新燕子，睡起雕梁，對立整烏衣。」《山鬼謠》云：「離魂常在郊樹，月深星暗蒼梧遠，化作杜鵑歸去。」皆妙麗入神句。

分論

《郁離子》　楊士奇《郁離子跋》：《郁離子》一冊，括蒼劉基伯溫撰，郁離以言其文也。刻板在其家，余得之前浙江布政司照磨王仲志。《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二》：基居南田山下讀書，作《郁離子》十八篇。其醜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庶幾藏器，以遇眞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王禕《郁離子序》：《郁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者出，其立言皆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爲言人人殊。蓋其患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奇，愈奇則愈不勝。故諸子者，門分戶列，各立標準，奮其私智，騖其臆說，爲書日繁而能不詭於道術者幾希，宜其傳于後世者恆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於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道蓋所謂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溫，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狷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亂，益韜晦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用是，人尊信之以爲有道之君子云。

《戰城南》《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翔折悲壯。

《思悲翁》《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曰：平靜。

《聖人出》《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平頌不頹，轉韵回波一以自然，不至貌人倔強。

《思美人》《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曰：亦峭、亦煉、亦麗，而統之以潔。凡爲峭、爲麗、爲煉，而不能爲潔，一有筆性人輕薄傑樣耳，烏足道哉。

《楚妃嘆（刺奇后）》《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有括有放。

《王子喬（刺愛猷失理達臘）》《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駘宕深駿，漢人奪色，李賀、張籍何有哉。

《獨漉篇》《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亦苦亦俊，乃稱此體。

《長相思》《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破體換意而神情正近。

《大牆上蒿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一直九折，竟以舒爲斂，天授非人力也。

《蜀國弦》《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饒有往復，而無一溢詞，點染已至，而抑無一浮字。所謂拓小以大，居多以少者也，何得不推爲天才。

《東飛伯勞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較梁武始製，以雅奪鄭。雅而不作糲板氣，千古唯公獨步。

《前有尊酒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板腐理，以如許豪情逸度將之，文成賴此而爲王佐。

《無愁果有愁曲》《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等閑拈出，自然染骨透髓，足知不在刻鏤。

《靜夜思》《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狀景狀事易，自狀其情難。知狀情者，乃可許之紹古。文成起千年後，奪得《三百篇》漢人精髓矣。

《節婦吟》《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硬做。濫驅興比，正意即在中轉。

《畦桑詞》《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已入張文昌一派。用俗用腐，風華遂不可掩，猶非學杜者所得夢見。

《辛卯仲冬雨中作》《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儉而不寒，迫而不褊。

《秋懷八章》《明詩評選》卷三王夫之評：密靜緩至，變雅之後，得此者百之一二耳。陸清河以降，此音已絕，唐、宋有作四言者，腐吟浪語而已。公于此，詎不可云千歲一賢。陶令《停雲》、《榮木》，猶將望其末緒末得。

《寒夜謠》二首《明詩評選》卷三王夫之評：一意作黃初雅音，不欲以亢爽凌雜下仿建安。

《春夜》《明詩評選》卷三王夫之評：天情月旨。

《青陽》《明詩評選》卷三王夫之評：閑朗，古今無匹。

《感懷六首・驅車出門去》《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如轉如不轉，如結如不結，一爲平衍，一爲光耀。韋蘇州不逮此多矣，況陳正字一流輩。

又《柔桑生中國》《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一收正遠。又：一色，故不遠而遠。

又《東園多桃李》《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廣大深微。又：亦豪。

又《鰕魚湧姑射》《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意事唯一，所以推之可遠，引之可近。又：似詠小說白幽求事，乃使古人廣大。又：「白日寒曈曨」，崢嶸蕭瑟。

又《結髮事遠遊》《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光力似阮公，沉勇過之，是以所就不等。又：大景語極不易構，「天地一何闊」四句，用何等心光拾取。

又《壺公下天闕》《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排盪神速。又：全在點染處着意，即案即斷。

《詠史・野馬不豢食》《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以此知公不爲蒙古嗟咨，劉杲齋非知公者。又：尋常說秦事，此獨盡理勢，抑不落坑塹去。

又《周昌勇廷爭》《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雙起澹收，令人不知涯際。

又《燕昭志報復》《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意句俱豪，夫乃使人悲動，不然陳事耳。左思、袁宏亦但以此先人。

又《美人皎如玉》《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又妙在兩折不回互。又：亦飾亦樸，眞黃初遺響。

又《遊仙・天高河漢清》《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平遠。又：遊僊非此，步虛詞耳。世人未見郭景純心迹而妄作，遽欲凌厲三山。

又《費生市井兒》《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權奇如此，抑不可廢，嘗齩著一粒米故也。

又《娟娟姮娥女》《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明潔示人，深弘自處，眞漢人第一乘。

又《晨登女牀山》《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潔甚。淺人以爲奇麗，且道犖眉公見箇甚底，作恁麼說。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奇矯在承接之際，公中歲詩泛濫昌黎，以爲奇矯，似此者甚少。

《正月二十三日得台州黃元徽書有感》《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公佐石末幕以還，心計較粗，托于瑰奇以示異。雜詩三十餘首未足深駴靜者，如此篇乃見公本色，幾與《十九首》爭席矣。

《偶興》《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煩。

《黃慎之自閩見訪夜坐對酌悵然有感》《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亭亭。古今間亦無與比。

《雜詩》《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深而白，曲而一。

《旅夜》《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眞漢魏樂府中語。平直中，心斂腸回。

《感春》《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悲而不傷，雅人之悲故爾。古人勝人，定在此許，終不如杜子美愁貧怯死，雙眉作層巒色像。

《秋感》《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鍊不損韻。

《越山亭晚望》《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猶在劉文房左右，未入許渾。又：一結自在。

《次韵和謙上人秋興》《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密亮自佳。

《元夜》《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純成故昌。

《遣興》《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不愧遣興，鐵崖覺峻嶒已甚。

《蓮塘曲》《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江寧絕唱。

《嵩里曲》《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求不言之言，亦此至矣，過此反以幻故而入俗。

《吳歌三首》《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此種不入唐，亦不落宋，顧可以直承漢、魏，廣遠深至，有明一代之絕技也，文成爲開先矣。

《採蓮歌》《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古今人頂戴此一笑不起，只在空處寫出，詩可以觀，豈不賴此。又：阮籍呼漢高爲孺子，完非漫然，畏此閑中覷破耳。

《讀史有感》《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深婉。

《漢宮曲》《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情全事少。又聲情至此，不復問其古今，一倍妒殺。

《送金華何生還鄉覲省》《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名教風雅。

《旅興五十首》《詩藪續編・國朝上》：《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國朝選體前驅。

又一《皇明詩選》卷二：李雯曰：憂讒之言，深微不激。

又二《皇明詩選》卷二：宋徵輿曰：得騷人之旨。又：陳子龍曰：音調從阮公得來。

又四《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平。平之一言，乃五言至極處。盡唐、宋作者，止解出聲，不解內聲，凄緊唐突，唯不平耳。難言難言。

又七《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全不倚一端，凝神無外。

又一〇《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是唐以下第一首古詩，幾於無字。

又一六《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無端有緒。

又一七《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取意取景，廣大中有其微至，廣大，固難乎微至也。

又一八《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其韻、其神、其理，無非《十九首》者，總以胸中原有此理、此神、此韻，因與吻合。但從《十九首》索韵、索神、索理，則必不得。江醴陵、韋蘇州，一爲倣古詩則反卑一格以此。

又一九《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子卿贈別，不悲于此。又：調古情新，公之獨步。

又二〇《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精致無垠，疎遠不琢。又：大意總不落有字處。

又二三《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泛濫無所遏抑，顧筆間全用止勢，當於墨外求之。

又二七《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一色朗然，神理自密。

又二九《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總不可以色見聲求。

又三五《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二首又極似步兵《詠懷》，非取肖也，英雄略同。

又四一《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靜麗，眞東京之作。

又四二《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雲行風止之妙，古人未有，然必不可于今人中求之。

又四八《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深長亢爽，亦不意人間有此。

《侍宴鍾山應制》《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無綻筆。《藝苑卮言》卷五：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略】劉誠意《侍宴》：「萬里玉關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略】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鍾山應制》詩，汪朝宗句云：「松下鸝眠無客到，洞中龍出有雲從。茶煎紫筍逢支遁，藥煉丹砂羨葛洪。」詹同文句云：「瑤花如雨三千界，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袞服，池涵樹影拂青天。」孫西菴句云：「三山避迹投鯨海，五嶽齊肩擁帝宮。」「九成秦樂喧泉澗，百職聯班蹴磴苔。」紫寫山中景物。青田此詩，詞意迥別，蓋以侍宴時，蘭州方秦捷也。

《春興七首》《皇明詩選》卷一〇：宋徵輿曰，穠整。結句意度不淺。

又四《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看他用氣處，破盡一切虛實起落之陋。又：用竹簡事，閑妙。

又六《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英英乃不踔厲。

《走馬引》《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一淺一深，俱致極人心，太白尚遜其峭出。《明詩綜》卷二：錢謙益云：明宗被弒于晃忽。又《庚申》：帝即位七年乃以尚書之言撤文宗主于太廟，而詔書但以私圖傳子爲言，昧于《春秋》復讎之大義矣。公此詩蓋深譏之。

《題太公釣渭圖》《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五六是王佐氣岸。《明詩別裁集》卷一：通首言高，隱然有王佐氣象。《問花樓詩話》卷二：「偶應飛熊兆，尊爲帝者師。」誠意《題釣渭圖》句，蓋自道也。

《晚同方舟上人登師子巖作》《皇明詩選》卷二：宋徵輿曰，已在晉宋之間。《明詩綜》卷二：謝茂秦云：逸韻飄舉，幽思泉發。

《感時述事》《明詩綜》卷二：程孟陽云：感時諸詩，可謂詩史，追配杜老，邁元白矣。

《感時》《問花樓詩話》卷二：《感時》詩云：「十羊煩九牧，自古貽笑嗤。任賢苟不貳，多人亦奚爲？」先廣文以謂深識治體之論。

《二鬼》《明詩綜》卷二：程孟陽云：公樂府多似太白少陵，間學張文昌、王仲初，此又在盧仝馬異間。奇怪直彷彿昌黎矣。又：錢謙益云：此詩蓋擬昌黎《二鳥》而作。所謂二鬼，公蓋自謂及金華太史公也。其推挹金華如此。

《薤露歌》《明詩綜》卷二：鍾廣漢云：音韻悲凉。初讀之嗚咽，再讀之慷慨。

《琴清堂詩》《明詩綜》卷二：周青士云：神似蘇州。

《長門怨》《明詩綜》卷二：宗于相云：不作怨語，怨已自深。

《梁甫吟》《明詩別裁集》卷一：拉雜成文，極煩冤瞶亂之致，此《離騷》遺音也。

《憶山中》《升菴詩話》卷一〇：劉伯溫《憶山中》篇：「四時嵐彩飛瓊雪，百道泉流湛玉霜。」上句本种放詩「嵐沉玉膏冷」，下句嵇含《山居賦》「滌滓之膏玉」。

《過南望時守閘不得行》《皇明詩選》卷之七：李雯曰，結句沉切。

《九難》《名山藏・臣二》：其《九難》篇，倣《七發》、《七啓》而爲之，而其末歸於講堯舜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秋晚》《渚山堂詞話》卷二：「煙草萋萋小樓西，【略】」劉伯溫《秋晚》曲也。「雲壓雁聲低」與「春山碧樹秋重綠」二語動人。或謂未經前人道破，以予所見，亦轉換「雲開雁路長」與「春草秋更綠」耳。

《謁金門・秋晚》《渚山堂詞話》卷一：秋晚曲寄《謁金門》，劉伯溫作也。首云：「風嫋嫋，吹綠一庭秋草。」爲語亦佳。然即「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格耳。以二言細較，劉公當退避一舍。

傳記

黃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公諱基，字伯溫，世爲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略】會帝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略】適總制官孫炎以帝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款，帝從之。【略】洪武元年正月帝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略】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略】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稿五卷，名曰《犁眉公集》。【略】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帝成大功，帝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即此可知矣。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帝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鷹請錄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爲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明史・劉基傳》劉基，字伯溫，青田人。【略】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爚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元至順間，舉進士，除高安丞，有廉直聲。行省辟之，謝去。起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爲臺

臣所阻，再投劾歸。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首稱基，以爲諸葛孔明儔也。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基爲元帥府都事。基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兒招諭國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厚賂基。基不受。國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遂詔撫國珍，授以官，而責基擅威福，羈管紹興，方氏遂愈橫。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復辟基剿捕，與行院判石抹宜孫守處州。經略使李國鳳上其功，執政以方氏故抑之，授總管府判，不與兵事。基遂棄官還青田，著《郁離子》以見志。時避方氏者爭依基，基稍爲部署，寇不敢犯。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基未應，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築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略】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略】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明年賜歸老於鄉。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茆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跡如此，然究爲惟庸所中。初，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爲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爲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爲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涂節首惟庸逆謀，幷謂其毒基致死云。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己以聽，常呼爲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顧帷幄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傳於世。子璉、璟。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明經舉進士第，累仕皆投劾去。方谷眞反，爲行省都事，建議招捕，省臺納方氏賄，罷官羈管紹興，感憤欲自殺，門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太祖定婺州，規取處，石抹宜孫總制處州，爲其院經歷。宜孫敗走，歸青田山中，伏匿不肯出。孫炎奉上命鉤致之，乃詣金陵，後以佐命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正德中，謚文成。公自編其詩文曰《覆瓿集》者，元季作也；曰《犁眉公集》者，國初作也。公負命世之才，丁有元之季，沈淪下僚，籌策齟齬，哀時憤世，幾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與石抹艱難共事，遇知己，效馳驅，作爲歌詩，魁壘頓挫，使讀者僨張興起，如欲奮臂出其間者。遭逢聖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爲宗臣，斯可謂得志大行矣。乃其爲詩，悲窮歎老，咨嗟幽憂，昔年飛揚肆矶之氣，漸然無有存者，豈古之大人志士義心苦調，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測量其淺深者乎。

劉耀東《劉文成公年譜》（存目）

王馨一《劉伯溫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楊儀《明良記》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峰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靜志居詩話》卷二　公在元時，有《和王文明絕句漫興》云：「夜凉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有帝者起，吾當輔之」，此妄也。當公羈管紹興時，感憤至欲自殺。藉門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明初既定婺州，猶佐石抹宜孫拒守，卽其酬和詩句，如：「中夜登高樓，遙瞻太微座。」「衆星各參差，威弧何時正。」「鴻鴈西北來，安能從之飛。」「周棼不恤緯，楚放常懷闕。」「却秦慕魯連，存齊想田單。」蓋未嘗終食忘大都也。是豈預自負身爲佐命者邪。其題《太公釣渭圖》云：「偶應飛熊兆，尊爲帝者師。」則公自道也。世人多以前知目公，至凡緯讖、堪輿、若《披肝露膽》等書，皆指爲公作，豈其然乎。

作品本事

《平西蜀頌》《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陳田按：洪武三年，遣將分道伐蜀。征西將軍湯和與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泝江而上。征虜前將軍傅友德以步騎出秦隴，蜀將戴壽以兵阨險，和、永忠頓兵不能進，而友德已自秦隴深入。四年，壽撤精銳禦友德，留鄒興等守瞿塘。永忠乃先驅破瞿塘關，入夔州。和引兵繼之，入重慶。蜀主明昇降，友德亦敗戴壽於漢州，進圍成都，壽亦降。師還，太祖面數和逗留罪，和頓首謝，乃免。友德、永忠受上賞。太祖製《平西蜀文》，所謂「論將之功，傅一廖次」者也。又云：「有臣在南，家居括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此頌當卽應制作也。但太祖文則分記傅、廖之功，基則渾括其詞，其立言之體，有不同爾。

《送黃生莅祀福建》《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陳田按：宋景濂《送黃贊禮莅祀閩省詩序》云：洪武七年，皇帝御奉天殿，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莅之。浙、鄂、齊、汴、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列。淵靜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尚書牛公士良各賦詩以爲贈。余檢《劉子高集》，有《送贊禮郎黃淵靜北平秋祀畢還京》詩云：「聖王秩祀周寰宇，使者承宣莅北平。」則淵靜奉使非一次矣。又高季迪《青丘集》有《送祠江瀆使者》詩云：「源發岷峨萬里通，函香迢遞問齋宮。神馳白馬靈光近，禍奉元牲禮秩崇。驛下換船潮湧日，廟前沈璧水迴風。重煩使者徼多福，南國無疵黍稌豐。」史稱洪武二年，命都督孫遇仙等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三年，詔定嶽鎮海瀆神號，江稱南瀆大江之神，遣官以更定神號告，其典又重於監祀矣。

《臨江仙》《白雨齋詞話》卷三：伯溫《臨江仙》云：「鏡中綠髮漸無多。淚如霜後葉，撼撼下庭柯。」以開國元勳而作此衰感詞，蓋已兆胡惟庸之禍矣。

《明月生南浦》《詞徵》卷六：阮志《金石略》，載張以甯詞序曰：廣州省治，南漢主劉鋹故宮，鐵鑄四柱猶存。周覽歎息之餘，夜泊三江口，夢中作一詞，覺而忘之，但記二句云：「千古興亡多少恨，總付潮回去。」因檗栝爲《明月生南浦》一闋云：「海角亭前秋草路。【略】。」

《沁園春・清明日作》《歷代詞話》卷一〇引《詞苑》：昔文履善過張、許廟，作《沁園春》，詞旨壯烈。劉伯溫過余闕廟，亦作《沁園春》以哀之，其詞可與履善相匹，今載於此。「生天地間，【略】。」

又《鄭德章暮春感懷呈石末元帥》《古今詞話・詞話下》：沈雄曰：劉文成未遇時，便與石末元帥填詞贈答。時石末方鎮江浙，而文成每以《滿庭芳》、《滿江紅》調寄之。若其次和石末《沁園春》一闋，感憤情詞，有足述者。「萬里封侯，【略】。」石末亦有次文成者，不及載也。文成集二百三十三首，堪採者多。

《春怨》《渚山堂詞話》卷三：劉伯溫《春怨》，蓋感嘆時事也。末云：「無計網斜暉【略】。」觀「豹關深」之句，知元季兵起，賢者感時傷事，非不欲獻言於上，以銷禍亂。而九重阻深，無路自達，徒登高恨望而已。「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悉。」所謂日暮腸斷之意類如此。

《水龍吟》《渚山堂詞話》卷一：劉未遇時，嘗避難江湖間。往見有《水龍吟》一闋云：「鷄鳴風雨瀟瀟，【略】。」此詞當是無聊中作。風雨瀟瀟，不知昏曉，則有感於時代之昏濁。而世無劉表，登樓王粲，則自傷於身世之羈旅。

著録

楊士奇《跋〈覆瓿集〉》《覆瓿集》，誠意伯括蒼劉基著，其家有刻板，余

所蓄三冊，得之黃學士宗豫。劉之文不減宋潛溪，而世獨稱宋者，劉掩於功業耳。

楊守陳《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若幷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廙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鋟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晝久而寖湮，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君用與其棠薛君諫、楊君琅謀重鋟，廼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略】三御史之重鋟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羅汝敬《覆瓿集序》 先主諱基，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我聖祖之克典神天也，卽委心聽命，遂成鼎定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呂者幾二十年。今旣九京不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明經》、有《犁眉》、《覆瓿》諸集，壽諸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貂間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道，先生之道著於文，人皆知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不知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之事高皇帝能盡其心，又不知天以先生輔佐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飫斯民於饑頓顚踣者也，覆瓿云乎哉！

林富《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重鋟序》 公文梓行久矣，歲遠寖湮，字不復辨，富承乏括蒼，典型在目，視篆之暇，訂其譌落，重加編輯，捐俸再鋟諸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天下後世亦知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樊獻科《重編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引》 誠意伯集，舊刻于括蒼，凡二十卷，首《翊運錄》，次《郁離子》，次《覆瓿集》，次《寫情集》，次《春秋明經》，次《犁眉公集》，各就篇名，統爲全集，其間製作雜陳，未可類別，兼以歲久，刊板遺落，字多魯魚，讀者難之。獻科爲公鄉人，來按畿南，攜是集笥中，嘗置几席，暇卽頌讀，誠不識其涯涘！竊謂公勳業垂于史籍，光昭奕代，而文章流播縉紳，或未免渙漫，獻科切懼焉，因裒爲一十八卷，少易舊編之次，而公之製作始可類觀，爰付諸梓。若勳業文章之盛，向有確論，獻科何足以知之。嘗記四明楊文懿公有言，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兵甲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見符檄，未見開國之勳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李本《重編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序》 舊刻凡二十卷，曰《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公集》，各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君按治畿內，公暇更定編次爲十有八卷。先像贊、行狀，概事業之全；次御書詔誥，紀勳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詩歌，載製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曰《重編誠意伯文集》。刊成，請余序。余浙人也。嘗謂公國朝元勳、鄉邦典刑，文章與事功並著，尤罕儷焉，願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嘉樊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爲之序。樊君名獻科，縉雲人，蓋公之同郡人云。

何鏜《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重刻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翊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國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爲之序。正德中，郡守莆田林公刻置公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編之，刻于眞定。今侍御虬峰謝公按部括蒼，修謁先生祠堂，討論遺文，得里第本，病其漫衍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依眞定本翻摹授梓，余爲校正若干字。梓成，屬爲序。【略】先生所編，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其占諗象緯諸書，先生啓手足時命其子獻諸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

陳烈《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重刻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固括一方文獻，實爲明百代文章勛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也。刻自永樂初王太史景，後凡三易梓矣！歲久寖堙，論次或鑿，海內學士大夫誦說睹慕公者，每嗟咨焉。嘉靖己未，公鄉達斗山樊侍御嘗刻於北畿巡院，東南修辭士人尠得覩覩，且經義刪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章虬峰謝公持斧按兩浙，丕崇正學，風厲人文，行部至括，握劉公簡籍惻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道，舍是何所法程哉！廼檄烈搜討遺文，重手校而鋟焉，公諸遠爾，意甚渥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

《明史・藝文志四》 《覆瓿集》二十四卷、《拾遺》二卷（皆元時作）、《犁眉公集》四卷、《文成集》二十卷（彙編諸集及《郁離子》、《春秋明經》諸書）、詞

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誠意伯劉公文集》 所著有《翊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犂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刻於永樂初年，翰林學士王景爲序。嘉靖丙辰縉雲樊獻科合諸集重編爲十八卷，刻於眞定，卷首刊像贊、行狀、碑記。此隆慶六年陳烈重刻樊本，前有烈自序及何鏜序。文成遺著永樂分編之本，今不可見矣，卽眞定刻本藏書家亦未見著錄，則讀劉集者此爲最古矣。卷首鈐有汪魚亭藏閱書朱文方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誠意伯文集》 基有《國初禮賢錄》，已著錄。其詩文雜著凡《郁離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寫情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犂眉公集》二卷、本各自爲書。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鰲等始合爲一帙，而冠以基孫廙等所撰《翊運錄》。蓋以中載詔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書究屬廙編，用以編入卷數，使此集標基之名，而開卷乃他人之書，殊乖體例。今移綴是錄於末簡，以正其譌。餘十九卷則悉仍戴本之原次，以存其舊。基遭逢興運，參預帷幄，祕計深謀，多所裨贊。世遂謬謂爲前知，凡讖緯術數之說，一切附會於基。神怪謬妄，無所不至。方技家遞相熒惑，百無一眞。惟此一集，尙眞出基手。

《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別集類》 劉誠意文鈔三卷，（明）劉基，（日）奧野純編。日本天保十五年刻（一八四四）浪華羣玉堂刻本。

又 劉誠意文鈔三卷，（明）劉基撰，（日）奧野純編。日本天保十五年刻青木嵩山堂本。

又 誠意伯詩鈔四卷，（明）劉基撰，（日）垣內保定編。日本天保十一年刻（一八四〇）帶香草閣刻本。

又 劉誠意文粹三卷，（明）劉基撰，（日）奧野純編。日本 天保四年刻青木嵩山堂印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十八卷，八冊，明嘉靖間刻本。明劉基撰。卷內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縉雲後學樊獻科編次。」按此本爲獻科巡按直隸時刻於眞定者，眞定知府于德昌執行梓役。余嘗以此類刻書，爲明代吏政一弊，大吏以提倡風雅爲名，小吏借以獻其慇勤，而百姓被魚肉矣。眞定非刻書之地，而竟刻此一部大書，撫卷欣然，然不禁問其刻貲何自來也。李本序（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樊獻科序（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

又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二十卷，二十二冊（《四庫總目》卷一百六十九）明正德間重刻本，明劉基撰，每卷書題下題：「處州府知府林富重編。」按《繡谷亭薰習錄》載成化六年楊守陳序刻本，編次稍異。此本有守陳序，知爲依成化本重編校者。茲舉其內容如次：卷一《翊運錄》（王景序　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卷二至四《郁離子》（吳從善序　徐一夔序　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卷五至十四《覆瓿集》（羅汝敬序　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卷十五、十六《寫情集》（葉蕃序　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卷十七、十八《春秋明經》。卷十九、二十《犂眉公集》（李時勉序　宣德五年（一四三〇）。楊守陳序（成化六年（一四七〇））。林富序（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葉式序（嘉靖七年（一五二八））。

又 《覆瓿集》，殘。存七卷，二冊。明初刻本。明劉基撰。是集存卷六至十二，凡七卷。攷成化間楊守陳爲《誠意伯全集》作序，稱「《覆瓿集》幷《拾遺》二十卷。」隆慶間張時徹撰《神道碑銘》，則稱：「《覆瓿集》二十四卷。」當卽《千頃堂書目》所載《覆瓿集》二十四卷、《拾遺》二卷之本。國會圖書館藏正德間重刻《誠意伯全集》，其卷五至十四爲《覆瓿集》及《拾遺》，則所據當爲二十卷本，合併兩卷爲一卷也。此本卷六至十二，在正德《全集》本爲卷六之後半至卷八之末，成七與二又二分之一之比，因推知此本當是二十四卷本之殘本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 覆瓿集二十四卷（明劉基撰，存卷一至六，十九至二十四，計十二卷），明宣德五年劉貊刊本，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雙闌。前有宣德五年羅汝敬序。（寶應劉啓瑞氏藏，庚申夏見。）

又 重鋟誠意伯文集二十卷（明劉基撰），明成化刊本。卷一《翊運錄》，二至四《郁離子》，五至十四《覆瓿集》幷拾遺，十五至十六《犂眉公集》，十七、十八《寫情集》，十九、二十《春秋明經》。有楊守陳序。鈐印錄後：「廷檮之印」（朱）、「袁又愷氏」（朱）、「五硯樓袁氏收藏金石圖書印」（朱）、「曾藏汪閬源家」（朱）、「潘志萬長壽印」（白）、「潘氏桐西書屋之印」（朱）、「潘茉坡圖書印」（朱）、「宗室文慤公家世藏」、「聖清宗室盛昱伯義印」（朱）。（盛昱遺書，壬子景賢見示。）

藝文

朱元璋《贈劉伯溫》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吳滅漢顯英謨。不居鳳閣調金鼎，卻入雲山煉玉爐。事業堪同商四皓，功勞早賤管夷吾。先生此去歸何處，朝入青山暮泛湖。

高啓《青城先生戴笠圖》 暫脫朝冠白髮輕，南村羣犬莫相驚。行吟不覺逢山雨，但聽瀟瀟葉上聲。

陶安《喜伯溫景濂輩至新京》 東帛徵賢出磵阿，來從明主定山河。攄才要濟邦家用，爲治當調鼎鼐和。定見百年興禮樂，先從四海戢干戈。當朝輔佐侔伊呂，汗簡芳名耿不磨。

又《寄劉伯溫宋景濂二公》 水溢中原又旱乾，風塵從此浩漫漫。東山好慰蒼生望，南國那容皓髮安。要整綱常崇黼黻，還成文物萃衣冠。聖賢事業平生志，幽樂何須戀考槃。

劉璟《敬贊先考誠意伯像》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已肅。以生民休戚爲憂喜，以天地晦明爲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吳公願《祭誠意伯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吳公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鋤犁以爲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滃滃而眯目兮燄炎炎而漲天，計剽殺爲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實挺生夫聖明，探仁義爲甲冑兮嬰忠信以爲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啓予之雄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彧猛兮謂伊呂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覩王氣之攸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鬱予衷之耿耿兮舍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効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祕計不可以言喻兮恆決勝於千里。彼僞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蘄黃與鄂兵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譽茲兩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爲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構患兮動宸衷之憫惻，帝曰卿其遄歸兮畀優游於祿食。賜絲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貴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隲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頹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愁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勳於開國兮況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芳藹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餼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佇同心之友朋兮敬瓣香之是藝。登脩牲于几俎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冷冷而凄其靈，惝怳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雜録

謝鐸《勅賜翊運祀碑記》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此理也，亦勢也。世至元末，而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暴且亂蓋不若是甚也。此我聖祖再造乾坤之功，所以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是亂於世，必預爲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國之英，出而爲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在《復》則有朋來之助，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夫管仲相桓所攘者不過一楚而已，吾夫子猶動色稱之，況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被其賜者，亦烏可得而忘之哉。我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膂力爪牙之士，而謨謀帷幄指受羣帥則皆誠意伯劉公之功，蓋天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夫何歷世既久寖遠而堙，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爲之立廟以祀，弘治中

尋以吏科給事中吳仕偉之言錄其九世孫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蓋先是郡人鄭以璋嘗有立廟之請，詔下所司巡按分守等官實奉行之。至是瑜還監察御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公賓首謁公廟，復通道立坊扁曰翊運元勳之坊，於是廟制煥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地相爲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糜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爲之一振，是誠不可以異代而論也。旗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人在所必錄，亦豈區區所得而贊之哉。因繫之詞曰：天生至人兮輔我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不售兮國用以傾，故將大有爲兮待文王而後興。風塵鬨動兮六合靡寧，乾旋坤轉兮四海廓清。公神不死兮百世如生，在帝左右兮熏蒿愴悽。於穆廟祀兮崇階兩楹，灑酒釃牲兮芯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不爽兮來止來寧。

蘇伯衡《御製慰書贊并序》　我高皇帝宸翰，賜誠意伯劉公基者也，公薨後十六年仲子璟出以示臣伯衡。竊惟公丁太夫人憂，帝聞公欲奔喪，於是作此慰留之，蓋不以一節之孝望公，而望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公忍不以天下之重自任，顧處一節之孝哉，被旨聳然不敢求去宜矣。夫公負命世之材，本之以皇王之略，輔之以天人之學，在勝國也，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徊散地逾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我皇龍興，肇基帝業，遂以耆老爲腹心之臣，天也生元聖而遺之作配也。方是時，俊乂如雲布，列帷幄，眷倚之重，則屬之公，豈偶然哉。若公，所謂不可一日無者也，而可使一日去左右哉。公感激遭遇，殫其智慧，矢其策畫，上贊廟謨神筭，曾不十年，濟一統之功，成萬世之業，固不負特達之知。帝登大寶，論其功，班爵位次公侯，傑然爲開國宗臣，推恩二代，而太夫人追封永嘉郡夫人，報功之典抑亦至矣。於戲，豈非千載之盛者乎。敬拜手稽首贊曰：煥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略尊卑之分而形迹之不存，篤上下之交而元首股肱之爲親。蒙異眷而感厚恩，且不難於殺身而喪元，況於鞠躬竭慮附翼攀鱗，建大業而集大勳乎。於皇聖神所以駕馭英雄而再造乾坤者，雖非草茅所敢與聞。由此觀之，亦惟虛已盡下以心感人而已矣。一札之頒，見於劉氏之門，求諸同時莫比倫。可以勸羣臣，可以華子孫，方之鏤金爲券，詞林代言，假手儒紳不猶玉之於瑳。然則敕書誠爲希代之珍。於戲休哉！

趙天澤《送儒學副提舉劉公序》　古之大有爲於天下，其抱負設施非庸流所能識也。磻溪之兆，有莘之聘，惟有道者盡之。既而同心協德，應天順人，克造丕業，是皆有以關世運，係安危，豈偶然而已。故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輔是君，君不知是臣，臣終不爲是君用也。方其未用，處木石，友猿鶴，猶擁腫一夫耳。既用之，而功烈巍然，爲後世師法。無他，其抱負有素而設施自異，蓋驗之於成蹟，人猶未至，察之於未形，誠不易知，故知人自古所難。今以器識斗筲而求之於未形，益難矣。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公伯溫，人知其賢，而未爲盡知也。抽經抉史作爲文章，考藝棘圍得人爲盛，爲士者知尊儒宗矣。在江西政事沛然，適奸若神在薇垣，按律不移贊助爲多，爲仕者知讓廉明矣。在儒司恥道不行，移文決去，勇退者知芥視軒冕矣。是皆得之於事爲之末，又烏足以知公之蘊哉。余遁跡林下，無用於世，公不以卑鄙，愛之重之，每頌少陵之詩謂余曰：用爲羲和天道平，用爲水土地爲厚，孰能當之，政夫子自道也。間嘗侍行省大臣左右僚屬咸在，因論江左人物，余正色首以公對，衆愕然，既信且疑。嗚呼，使貪婪闒茸者聞之，未必不指爲朋黨，過稱而竊笑之矣。雖然有卞氏而知荆山之寶，有九方皐而知千里之才，天機所到不獨湯文之識伊呂也，蕭何拔韓信於諸將中，劉豫州師孔明於草廬，何世之人曾蕭劉之不若也。向非信之篤而用之專，則泜水之奇八伍之圖，何由照耀後人，況抱負非止於二子者耶。知不知用不用天也，世運安危之所關係也。噫，是固非庸流所能識也矣，是固非庸流所能識也矣。

《夢蕉詩話》卷上　青田劉伯溫，論者稱其乘時佐命之功，炳機克終之道，其與漢之子房相似。或謂子房乃爲韓報讎，伯溫則常委事于元，其出處不免有間。是蓋未深論也。夫伯溫生元世，豈能超出天地外，不爲元人也哉？憂時痛國，每形于辭。如《憫亂》諸作二、三末句云：「惆悵無人奏丹扆，側身北望淚滂沱。淮潰河日歌常武，腸斷嚴城戍鼓撾。」「天涯地角風塵滿，極目雲霄欲斷魂。江湖愁絕無家客，佇立看天淚眼昏。」至如《吊諸葛武侯》、《祖豫州岳武穆》諸賦，悲憤愁激，讀之使人躑躅思奮，其志可諒也。闕後元政益亂，四海糜沸，進不可爲，退無所容，不得已乃轉而爲救民之舉，出求眞主佐之，竟使天地再立，日月再明，綱常華夏之分再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伯溫之謂也。況其去元就明，而所輔尤正，孔子固不以先事子糾爲管仲病焉。予敢謂伯溫去元之迹似百里奚，憂國之忠似杜甫，攘夷之功似管仲，豈特知謀之似子房耳哉！

趙汸

徐泰《詩談》 東山趙汸，根于筆削，尤稱雅則。

《明詩綜》卷五 汪仲魯云：子常詩因感發而形之詠歌，雖不專乎是，然長篇短哦，亦不一字苟爲也。

又 詹烜云：先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唐人。

又 汸，字子常，休寧人，隱居東山。元季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幷授江南行樞密院都事。丙申內附。洪武二年召修《元史》，書成不願仕，還。有《東山集》。

《明史・儒林傳一・趙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傅，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游。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雞初鳴輒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春秋》。初以聞於黃澤者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注》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汸轉側干戈間，顚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詔修《元史》，徵汸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稱東山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東山存稿》 元趙汸撰。汸有《周易文詮》，已著錄，初，汸於洪武二年應召修《元史》。歸，未逾月而卒。其門人汪蔭哀輯遺文爲一編。後其門人范準又蒐羅補綴，汪仲魯爲之序，但稱若干卷而不詳其數。似作序時尚未編定也。又有嘉靖戊午鮑志定序，稱「文集散佚，閒輯於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於先生爲莫逆交，故諸所撰述，蓄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好，收摭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攜遊北雍，潛川豫菴汪君亟請繡梓」云云。則此本乃志定之父所編，非汪蔭、范準之舊也。凡詩詞一卷，文六卷，附錄一卷。詩文閒註本事，有似汸自註者。有稱汸爲先生，如《贈推命焦月巖》、《咏蟋蟀》二詩及虞集私試江西六君子策之類，灼然爲後人所加者。詳其語意，殆汪、范二人所附入。康熙辛酉趙吉士重刊跋，稱第六卷虞集行狀中闕二頁。今考此篇之末，其文未畢，蓋尚闕其末一頁，不但二頁也。有元一代經術莫深於黃澤，文律莫精於虞集。汸經術出於澤，文律得於集。其淵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議論有根柢，而波瀾意度均有典型，在元季亦翹然獨出。詩詞不甚留意，然往往頗近元祐體，無雕鏤繁碎之態。蓋有本之學，與無所師承，剽竊語錄自炫爲載道之文者，固迥乎殊矣。

陳基

《明詩綜》卷五 顧仲瑛云：敬初古文詩章同輩雖極力追之不能及。

《秋懷》（秋水不可涉）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純。

又（梧桐墮金井）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基詩多俗，此愔愔自惜，去雅不遠。又：是秋懷詩，所以得雅，若作閨思詩，則不足紀矣。《采葛》詩十二字，不刪而傳，豈非此哉？朱子於此失却眼。

《明史・文苑傳一・陳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少與兄聚受業於義烏黃溍，從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嘗爲人草諫章，力陳順帝並后之失，順帝欲罪之，引避歸里。已，奉母入吳，參太尉張士誠軍事。士誠稱王，基獨諫止，欲殺之，不果。吳平，召修《元史》，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冬卒。初，士誠與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書檄多指斥，及吳亡，吳臣多見誅，基獨免。世所傳《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猶備列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夷白齋稿》 所作詩文皆操縱馳騁，而自有雍容揖讓之度，能不失其師傳。【略】基寓舍有夷白齋，故以名其稿。凡內集詩十一卷，文二十四卷。外集詩文合一卷。大抵皆元世所作也。朱存理《樓

居雜著》有《跋夷白齋稿》一篇，稱得鈔本於王東郭家，臨寫一部，計二百九十六番，裒爲五冊。而不言其卷數。又有《跋夷白齋拾遺》一篇，稱尚寶李公前修郡乘時，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冊，復有遺文三十五篇，予悉錄之。今得王氏本相校異同，於海虞本錄出爲拾遺一卷。吳中尤氏有遺墨數紙，內有陳基傳謝徽詩，併存拾遺後云云。據其所言，頗與今本相近。然存理但云拾遺爲遺文，而此本外集有詩，或後人又有所更定歟。

《讀書敏求記》卷四　陳基《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陳基字敬初，天台人）。弘治乙卯，張習廣搜敬初詩文，勒成十二卷刊之。志其後曰：「先生文集名《夷白》者，三十四卷，留吳下士大夫家，秘不傳。蓋當時原書難覯，故所刊不全，君子惜焉。　此從其稿本摹寫者。稿本舊藏葉林宗家，林宗嘗出示予，摩挲賞玩，移日不休。予語林宗：「敬初《過虞山詩》，悼張楚公之亡，指斥太祖不少遜避。戴良編題此集，亦稱我吳王。淮張之能得士心如此，非一時群雄所可企及。」因相與浩嘆而罷。回念疇曩，良友過從，奇書欣賞，曾幾何時，等之威音劫矣。展卷懷人，不覺潸焉出涕。

《靜志居詩話》卷二　敬初家臨海丹邱之麓，其在吳，結小丹邱，戴叔能爲作記。其詩亦叔能所編。顧仲瑛輯前後交友詩爲《玉山雅集》，柯敬仲以下即次以敬初詩，謂同輩極力追之不及。蓋當時之月旦然矣。

楊翮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佩玉齋類稿》　翮字文舉，上元人。父剛中，大德閒官翰林待制，著有《霜月集》，今已不傳。翮初爲江浙行省掾，至正中官休寧主簿，歷江浙儒學提舉，遷太常博士。剛中爲時名宿，所學具有原本，當代勝流多與之遊。翮承其家訓，益嫉厲爲古文辭。觀虞集、楊維楨等所作序，皆儼然以父執自居，則其指授提撕，必爲親切。故其文章格律，多得自師友見聞，意態波瀾，能不失先民矩矱。雖邊幅未廣，醞釀未深，而法度謹嚴，視無所師承，徒以才氣馳騁者，則相去遠矣。　是集刊於至正末，而劉仔肩選明《雅頌正音》，乃採入其詩。又楊基集悼楊文舉博士詩，亦有「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還鄉」句。則翮之沒當在洪武初年。今以其未受明祿，故仍系之元人焉。

《讀書敏求記》卷四　楊翮《佩玉齋類稿》不分卷。翮字文舉，以文類其稿，不分卷帙，元刻中之佳者。

楊基《悼楊文舉博士詩》　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還鄉。八分書古追東漢，七字詩工到盛唐。謫死已無書滿屋，病久惟有藥成囊。我慚同姓曾聯職，宿草西風淚千行。

錢惟善

徐泰《詩談》　錢塘錢惟善鍾湖山之秀而發于詩，故多秀句。

《明史・文苑傳一・錢惟善》　維楨徙松江時，與華亭陸居仁及僑居錢惟善相倡和。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據枚乘《七發》辨錢塘江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號雲松野衲。兩人既歿，與維楨同葬干山，人目爲三高士墓。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江月松風集》　元錢惟善撰。惟善字思復，自號心白道人，錢塘人。領至正元年鄉薦，官至儒學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退隱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明洪武初卒。惟善初應鄉試時，題曰《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不知所出。獨惟善引枚乘《七發》，證錢塘之曲江即羅剎江。大爲主司所稱，由是知名。其作《西湖竹枝詞》，乃稱斷橋曰段家橋，爲瞿宗範所譏，竝見瞿宗吉《歸田詩話》。然考證之疎密與吟咏之工拙，各自一事，不以地理之偶誤，病及其詩也。其集在明不甚顯，故焦竑撰《國史經籍志》收元人詩集頗夥，而惟善所作不著錄。其傳於世者，惟賴良《大雅集》所錄詩九首而已。此本初爲惟善手書眞跡，藏於練川陸氏家。後歸嘉興曹溶，康熙中金侃於溶家鈔得，又以甫里許氏藏本較其異同，始行於世。顧嗣立《元詩選》所錄，即據此本採入者也。前有陳旅序，稱其妥適清蒨，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品題頗當。又有至元五年淳安夏溥序，以宋末四靈指爲晚唐之人，紕

謬殊甚。今惟錄旅序以弁首，溥序則削不載焉。

汪廣洋

論述

綜論

宋濂《鳳池吟稿序》 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仗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朝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羣峰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宣教化，而弼皇猷，有物有則，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之文而已。而山林之下，誦公之詩者，莫不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爲豐腴矣。

徐泰《詩談》 維揚汪廣洋，瑤臺月明，鳳笙獨奏。

《明詩評》卷二 丞相負排解之異，才表磊落，可稱偉氣。作爲歌詩，如振鐵生光，跳珠呈曜。格姑未論，聲重一時矣。

《藝苑卮言》卷五 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

《國雅品・士品一》 汪忠勤朝宗，詞新調閒，不失唐人大檢。至如「倒簷懸宿鳥，絕壁掛晴霓」，「嶺樹垂紅葉，汀沙聚白鷗」，「樹密巢歸鳥，溪迴響暗泉」，並稱幽致也。《卮言》云：「汪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余謂較之朱絃路叢故不足，蘆簧土鼓尚有餘耳。

《靜志居詩話》卷二 忠勤詩饒清剛之氣，一洗元人纖縟之態。五言如「平沙誰戲馬，落日自登臺」，「湖水當門落，松雲傍枕浮。」【略】可入唐人《主客圖》，靜居、北郭，猶當遜之，毋論孟載也。

《明詩綜》卷三 兪汝成云：右丞氣骨雄渾，語意爽朗，卓然可傳。

又 穆敬甫云：汪詩如春林舒葉，嬌鳥羣飛。

又 高朗有致，構思頗覺不苦。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鳳池吟稿》 至於學問文章，則史稱其少師余闕，淹通經史，善篆隸，工爲詩歌。今觀是集，大都清剛典重，一洗元人纖媚之習。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摘其五言之「平沙誰戲馬，落日自登臺」，「湖水當門落，松雲傍枕浮」，「懷人當永夜，看月上疎桐」，「對客開春酒，當門掃落花」，「天垂芳草地，漁唱夕陽村」等句數十聯。以爲可入唐人《主客圖》。靜居、北郭猶當遜之，毋論孟載。其論頗爲允愜。雖當時爲宋濂諸人盛名所掩，世不甚稱。然觀其遺作，究不愧一代開國之音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陳田按 忠勤七律風格高騫，《詩綜》不錄茲體，特登之以補其缺。

分論

《九日》 《皇明詩選》卷七：宋徵輿曰：忠勤《九日》之篇，已是盛唐。又：李雯曰，粗有旄仗氣。

《遠游》 《皇明詩選》卷二：宋徵輿曰：壯直。

《嶺南雜詠・牂牁法水碧潺潺》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無限崖門之悲，一字不涉，此公自英雄，那得有棧豆之戀。

又《石鼎微薰茉莉香》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偏寫入凉去，已高人一頭地。

《淳安棹歌》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全在脱手處好，俗筆亦往往以此自驕，孰知不然。

《江上》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一往可憑。

《送許時用歸越》 《明詩別裁集》卷一：當時有歸去而身未全者，宋潛溪是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善篆隸大書，工歌詩。游寓太平，事太祖於帥府，出參軍事，參政行省，召入，爲中書左丞，封忠勤伯，拜右丞相。貶廣東，行至太平，有詔追斬之。有《鳳池吟稿》五百三十餘首。宋景濂序其詩，以爲絕人之資，博極羣籍，從征伐則震盪超越，在廊廟則莊雅尊嚴。王元美詩評曰：「王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鳳池吟稿》　明汪廣洋撰。廣洋字朝宗，高郵人，流寓太平。元末舉進士。太祖渡江，召爲元帥府令史。官至右丞相，封忠勤伯。洪武十二年，坐貶廣南，於中途賜死。事蹟具《明史》本傳。廣洋有幹濟才，屢參政柄，亦無他罪惡。徒以初與楊憲同爲中書左右丞，又與胡惟庸同爲左右丞相，俱隱忍依違，不能發其姦狀，卒以黨誅。蓋巧宦而適以巧敗，故史稱其有負於爰立。

《明史・汪廣洋傳》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流寓太平。太祖渡江，召爲元帥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軍都諫司，擢諫官，遷行省都事，累進中書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事，參常遇春軍務。下贛州，遂居守，拜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山東平，以廣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撫納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爲中書省參政。明年出參政陝西。三年，李善長病，中書無官，召廣洋爲左丞。時右丞楊憲專決事。廣洋依違之，猶爲所忌，嗾御史劾廣洋奉母無狀。帝切責，放還鄉。憲再奏，徙海南。憲誅，召還。其冬，封忠勤伯，食祿三百六十石。誥詞稱其剸繁治劇，屢獻忠謀，比之子房、孔明。及善長以病去位，遂以廣洋爲右丞相，參政胡惟庸爲左丞。廣洋無所建白，久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而帝心終善廣洋，復召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廣洋頗耽酒，與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帝數誡諭之。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節言劉基爲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廣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姦，賜敕誅之。廣洋少師余闕，淹通經史，善篆隸，工爲歌詩。爲人寬和自守，與姦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於禍。贊曰：明初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筦領樞要，率以勳臣領其事。然徐達、李文忠等數受命征討，未嘗專理省事。其從容丞弼之任者，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三人而已。惟庸敗後，丞相之官遂廢不設。故終明之世，惟善長、廣洋得稱丞相。獨惜善長以布衣徒步，能擇主於草昧之初，委身勠力，贊成鴻業，遂得剖符開國，列爵上公，乃至富極貴溢，於衰暮之年自取覆滅。廣洋謹厚自守，亦不能發姦遠禍。俱致重譴，不亦大負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諸左右之職業也夫。

著録

王伯祥《鳳池吟稿跋》　汪先生當草昧之初，力挽宋元舊習，爲明朝詩學正宗，所著《鳳池吟稿》，膾炙人口，不啻夜光和璧。嘗考儲文懿集中有《寄葛庭光侍御書》云：承惠《鳳池吟稿》，汪公名迹久湮，聞於後者賴有文字之懿，自非執事表章先哲，則幷此集散失之矣。甚盛舉也，忻忭忻忭。但僕所得抄本，后集有胡仲子標註，未有三序，聞前集亦有標註，惟今閣老丘公家所收本有標註，不可並得，但此三序不可不刊，謹錄上乞付之梓也。余查葛公以成化十四年登曾彥榜進士，弘治初年始改山東道御史，其刻先生集正此時也，至今上改元纔七八十年耳，勿論板刻弗存，即印本亦不多見。先君子嘗以藏本示不佞兄弟曰：楓落吳江冷，其誰能逾後死者之責乎。手爲校訂，將欲就梓，而倏捐館舍留之篋中，又二十年矣。然其集全無序文，亦不分前後字樣，不知果即侍御刊本否耶。儲公所寄三序，豈竟未付之梓耶，抑已梓而今復失之耶。余向過海陵，訪求抄本於柴墟先生諸孫而竟不可得，其扼腕可勝道哉。今年秋，李孝廉袁素從焦弱侯太史家覓得廣右刻本，前有宋承旨一序，蓋先生嘗左遷於此故，廣中亦有是刻也，因相與兌閲，更訂二十四字以付剞劂，九原有知亦庶幾少慰先人之初志矣。至若考求舊序及胡公註本則尚有望於博物君子云。

《明史・藝文志四》　《鳳池吟稿》十卷。

陶安

論述

費宏《陶學士先生文集序》 先生志於道德功名，其所樹立固不待文而傳，然以其嚮往之端，生蓄之富，凡筆之簡札者，類皆深醇釀郁、辭備理正，固宜登名於文章之籙也。古稱文如金玉，即埋沒於一時，而其精氣光彩不可晦蝕，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兹集遇二守而傳，非此類也夫？覽者慕其人而論其世，則知斯文參天地之化爲不誣，而儒者難與進取之説陋矣。

《明詩綜》卷三 俞右吉云：郡公謀略文章，孝陵推爲第一，詩亦拔俗，五言未免冗長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安之文名亞於宋景濂，然學術深醇，詞皆平正典實。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陳田按 主敬初謁太祖，首陳王畧：不殺人，不虜掠，首取金陵，以圖王業。有諸葛君、王景略一輩氣象，詩亦清勁，不愧雅音。

《郡寓偶成》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清壯。又：壯以清，故佳。後來七子輩不濁不能壯也。

傳記

《明名臣琬琰録・行省參政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季嘗試於有司，爲明道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秩滿，避亂家居，沉涵道藝，賦咏自樂若將終身。乙未夏六月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略】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擬。【略】某年安有疾，既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於官。

《明史・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博涉經史，尤長於《易》。元至正初，舉江浙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避亂家居。太祖取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太祖召與語。安進曰：「海内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悦服，應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留參幕府，授左司員外郎，以習爲太平知府。習字伯羽，年八十餘矣，卒於官。安從克集慶，進郎中。及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太祖問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黄州初下，思得重臣鎮之，無逾安者，遂命知黄州。寬租省徭，民以樂業。坐事謫知桐城，移知饒州。陳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諸將欲盡戮民之從寇者，安不可。太祖賜詩褒美。州民建生祠事之。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時徵諸儒議禮，命安爲總裁官。尋與李善長、劉基、周禎、滕毅、錢用壬等刪定律令。洪武元年命知制誥廉修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邪説害之也。」帝曰：「邪説害道，猶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邪説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何謂深探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洪武元年四月，江西行省參政闕，帝以命安，諭之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敷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地，撫綏莫如卿。」安辭。帝不許。至任，政績益著。其年九月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子晟，洪武中爲浙江按察使，以貪賄誅。其兄昱亦坐死，發家屬四十餘人爲軍。後死亡且盡，所司復至晟家勾補。安繼妻陳詣闕訴，帝念安功，除其籍。

初，安之裁定諸禮也，廣德錢用壬亦多所論建。

《明詩綜》卷三　（存目）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存目）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　（存目）

著録

費宏《陶學士先生文集序》　所爲詩文甚富，其存者，在元有《辭達類鈔》，在中書有《知新近稿》，赴武昌有《江行雜詠》，守黄州有《黄岡寓稿》，在桐城有《鶴沙小紀》，總若干卷，今刻置太平郡齋，則前守嚴陵徐公時中圖其始，今守嘉興項公誠之成其終，當塗學諭鉛山張君天益校其譌、次其類，而郡倅董君德美、張君瑞夫、辛君公應、李君宗漢、守儀皆與聞其事焉，蓋距先生之卒已百三十餘年矣！

張祜《陶學士先生文集跋》　祜置教來姑孰之明年丁巳，郡侯嚴陵徐公，以所得學士陶先生《辭達類鈔》詩文三卷督命校刊，因詢先生之孫致政貳尹廷玉、庠生曰華、曰端，始得其所藏全集外，即曰《知新近稿》、《江行雜詠》、《黄岡寓稿》、《鶴沙小紀》，總二十餘卷，謹併摭其類而次之。未幾，徐公秩滿北上，刊而未能。值今侯嘉興項公下車之初，祜以是集呈覽，請梓傳之以畢徐公之志，公遂欣聽復命，重加校編，毋怠厥事。噫！顧予何人斯，而敢□(與)是耶？且先生之集，繕之非一手，積之非一日，其殘膏剩馥不□(能)無魯魚亥豕之譌，故每講暇□(莊)誦而詳攷之，猶懼弗復其眞□(以)副其責也。集既成，君之士夫□(有)與言曰，先生起天造草昧之時，弼成王業，去今已遠，其製作之盛人□(多)慕之而未見，勳蹟之異人多知之而未詳，雖同鄉輩出，猶恒竊餘憾也。兹幸吾郡侯偕諸君□(倅)謀爲梓傳，而又得春坊費先□(生)子充以歷叙之，遂使觀者於□(百)餘載之下，而併得之於一展□(手)之間，顧不偉歟？

《明史·藝文志四》　《陶安文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陶學士集》　明陶安撰。安字主敬，當塗人。元至正八年中浙江鄉試。入明，官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事蹟具《明史》本傳。其詩一曰《辭達集》，一曰《知新近稿》，一曰《黄岡寓稿》，一曰《鶴沙小記》，一曰《江行雜咏》，本各自爲集。此本分體編次，與所作詞賦共爲十卷。其文亦十卷，而送人之序引居其半。或以安文章宿望，人得其贈言以爲榮，故求之者多耶。又安以儒臣司著作，於郊社宗廟典禮，皆有奏議。若明初分祭南北郊，及四代各一廟之制，皆定於安。又刑律亦安所裁。而集中均不載其文，殆以朝廷公牘，同署者不一人，故不復列入私集也。世言祝壽之序，自歸有光始入集。考此集已有二篇，則不自有光始矣。安聲價亞於宋濂，然學術深醇，其詞皆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一代開國之初，應運而生者，其氣象固終不侔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所著郊社宗廟典禮奏議及刑律諸牘皆不列入，氣象固是不同。宏治十二年鉛山費宏序云：安集甚富，在元有《辭達類鈔》，在中書有《知新近稿》，赴武昌有《江行雜咏》，守黄州有《黄岡寓稿》，在桐城有《鶴沙小記》，總若干卷。刻置太平郡齋，郡守徐時中項誠之所刊。當塗學諭張祜校其譌，次其類，是總二十卷者，爲祜所編次也，并爲後跋，前列學士事蹟一卷，有養一李兆洛印，申耆白事諸印。

楊引

《明史·隱逸傳·楊引》　楊引，吉水人。好學能詩文，爲宋濂、陶安所稱。駙馬都尉陸賢從受學，入朝，舉止端雅。太祖喜，問誰教者，賢以引對，立召見，賜食。他日，賢以褻服見，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復以纂修徵，亦不就。其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嘗揭《論語·鄉黨》篇示人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乃節飲食，時動息，迄老視聽不衰。既歿，安福劉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卓然有陶潛、徐穉之風。

呂誠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誠，字敬夫，崐山之東滄人。今隸太倉。博貫經史，工於楷法。東滄之俗尚靡，獨能去豪習，事文雅，名士咸與之交。家有來鶴亭、梅雪齋，日與郭羲仲、陸良貴唱和其間。由是詩意清新，不爲腐語。鐵崖題其詩曰：「蘇支邑凡六，獨崑山多才子。魁出者往往稱呂、袁，子英、敬夫也。」邑令屢聘不起，卒老于鄉。

張憲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玉笥集》　憲學詩於楊維楨，維楨許其獨能古樂府。今集中《樂府琴操》凡五卷，皆頗得維楨之體。其他感時懷古諸作，類多磊落骯髒、豪氣坌涌。詩末間附評語，蓋亦維楨所點定云。

又　憲早歲入元都，所作《紅驃馬歌》、《酬海一漚》諸篇，皆在集中。奇氣鬱勃，頗有志於功名。後從淮張之招，非其本願。故其《枕上感興》詩云：「拓疆良在念，擇木詎忘覯，嘉猷固久抱，忠憤欲誰展。」蓋初同王粲之依劉，晚類韋莊之仕蜀。亦自知所託非人，而貧賤銜恩，不能自拔。讀其詞，可以知其志矣。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楊廉夫云：「吾用三體詠史，古樂府不易到，吾門惟張憲能之。」又曰：「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其似憲及吳下袁華輩者，不能十人。」

《哀亡國》《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非一結之俗率，豈不登樂府首座。足知非其才不能率，果其才自不率也。

《投贈周元帥十韵》《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使事用襯俱稱，一結風藻。

《送哲古心往吳江報恩寺》《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筆有回波。

《贈西僧》《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亦淨。

傳記

《明史・文苑傳一・張憲》　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詞學知名者，又有張憲、周砥、高明、藍仁之屬。張憲，字思廉，山陰人。學詩於楊維楨，最爲所許。負才不羈，嘗走京師，恣言天下事，衆駭其狂。還入富春山，混緇流以自放。一日，升高呼所親，語曰：「禍至矣，亟去！」三日而寇至，死者五百家。後仕張士誠，爲樞密院都事。吳平，變姓名，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歿。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憲，字思廉，山陰人。負才不羈，薄游四方，誓不娶，不歸鄉里。嘗走京師，創言天下事，衆駭其狂。還入富春山中，混緇黃以自放。一日，升高望遠，呼所親曰：「亟去。」三日，而逃寇猝入，兵死五百餘家，始悔不用生言。淮張據吳，禮致爲樞密院都事。吳亡，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旦暮手一編，人不得窺。死後視之，其生平所作詩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玉笥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玉笥集》　是集卷首有同時楊維楨、周砥、戴良及成化初安成劉釪四序，又孫大雅《玉笥生傳》一篇，楊基《玉笥生傳書後》一篇。其平生事狀，尚略具梗概。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集爲常山丞黃玉輝發其先世藏本以梓行，成化五年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安成劉釪爲序。此本有雲間陸耳山錫熊識，

謂錢塘施舍人直舍見有《玉笥集》鈔本借歸錄副留案頭，不知爲誰取去，今舍人貳守宜春，戒行有日，因假四庫官本付楷書手疾寫成帙以歸行笈，愧不及原本之精楷也，又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玉笥集十卷》 咸豐丁巳歲夏六月讀此集，以弘治壬子年嘉定令王伯仁刻本校一過。王本僅有《詠史樂府》及《古樂府》一冊，不分卷，與此本字句微有不同，編次先後亦異，蓋別得一初稿本刻之也。中有鐵崖評語，極爲推重。松雲居士季錫疇記。

又 此書尚有楊維禎、周砥、戴良序，孫大雅《玉笥生傳》，楊基《玉笥生傳書後》，共五篇，當覓而補錄之。

張　經 金壇人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經，字德常，金壇人。父監，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草堂溪上，倪瓚、張雨皆稱曰「張有道」。至正丙申，張士德渡江，選令丞，簿尉以下十一人，德常徙家起家爲吳縣丞，三年升縣尹，明年除同知嘉定州，壬寅調松江府判官。所至人歌思之。德常爲吏，出士德選擇，歷任遷轉，皆出淮藩，時人有詩云：「楚公賓客最爲賢。」又云：「肝膽豈能酬楚國。」士德手創伯業，知人能得士如此。

周霆震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 霆震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卒於明洪武十二年己未，年八十有八。親見元代之盛，又親見元代之亡，故其詩憂時傷亂，感憤至深。如《二月十六日青兵逼城》、《古金城謠》、《李滄陽死節歌》、《兵前鼓》、《農謠》、《杜鵑行》、《過玉成砦》、《關城曲》、《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龍劍歌》、《寇至雜咏》、《寇自北來》、《軍中苦樂謠》、《宿州歌》諸篇，竝叙述亂離，沈痛酸楚，使異代尚如見其情狀。昔汪元量《水雲集》，論者以爲宋末之詩史，霆震此集，其亦元末之詩史歟。

又 霆震字亨遠，安成人。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田子初，省其文則曰石初。早年刻意學問，多從宋諸遺老游，得其緒論。延祐中行科舉法，再試不售，遂杜門專意詩古文。

又 是集爲廬陵晏璧所編，集後行狀誌銘之屬，亦璧所附也。

《石洲詩話》卷五 石初（霆震）多亂離紀事之作，有關史事。

《明史・藝文志四》 《石初集》十卷。

華幼武

《靜志居詩話》卷四 詩頗淺易。《寄曲林》、《睡起》二絕特工。

又 彥清以貲雄於鄉，陳子貞謂「其愛詩甚篤，而奪於多事。題其集曰《黃楊》，且云『黃楊遇閏則厄』，彥清能不爲閏所厄，則干霄聳壑，予將承其餘陰之下矣」。其後，宅燬於火，始移吳郡。繼遷海虞，又居吳江。瑣尾播遷，吟詠不廢。當明之初富家類多徙濠。彥清獨以《上中山王詩》得免於禍，幸矣！

又附錄 俞有立云：棲碧翁處患難流離未嘗廢吟咏，老而愈工。要其胸中不以窮通得喪易其志，槩可見矣。其詩一以工部爲法，句不苟造，章不漫成，務去其牚鄙而求其雅麗。長篇舂容，短吟潔淨，有人所不及者。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幼武，字彥清，無錫人。家甚富，師事陳方子貞爲詩。子貞戲題其稿曰《黃楊》，謂其愛詩甚篤，而奪於多事，未肆然爲之，如黃楊之厄潤（閏）而不長也。彥清遂自命其集爲《黃楊》，不以子貞之戲爲憾，君子多之。

《石洲詩話》卷五 華彥清幼武詩，竹垞評其淺易，其《義兵行》一篇，雖從《兵車行》脫出，而質直潔淨，尚不同吞襲調子。

《明史・藝文志四》 《黃楊集》四卷。

黄樞

游震得《後圃黄先生存集重刊序》 先生以德義開後學，雲雷方屯，則懷珍以蒙難，天下文明，則被褐以沒世，先生之於道可謂窮矣！而其發於詞翰咏歌之際，則皆溫厚平澹，【略】斯文之所以可傳而不朽也。

李本立《後圃黄先生存集序》 平生措辭爲文、發言爲詩，皆合古人法度。又　先生名樞，字子運，所居故址讓于二弟，廼於後圃購屋而居，故號曰後圃先生，世居休寧之古林，爲詩禮家，其先多著顯。厥考君啓先生，讀書明理，尤精於陰陽地理之學，與風林朱學士、東山趙太史交契甚厚，以故先生出入二公之門，受經講學，日益強盛，見知於澍江行省總戎李克魯，以禮敦請。值元綱解紐，泰運未開，竟無意進取，乃聚徒講學，與弟子中先生日相討論，隱居求志而已。我朝定國，文致太平，有司累舉爲校官，以左蹙之疾，辭不就召，但以斯道淑諸人，若金雪坡、戴比玉俱其高弟也。先生待人循循善誘，尊前席上詠歌笑語，詼諧灑落，絕無崖岸倨傲氣象。其諸庶務悉置度外，惟讀書論道至老不倦，洪武丁巳遂以考終。

《明詩綜》卷一一 樞，字子運，休寧人。洪武初被徵，以蹙免，鄉人稱爲後圃先生。有《後圃存稿》。

黄杲《後圃黄先生存集識重刊刻後》 族太甫後圃翁詩文四卷，原梓于洪武癸亥，尋經回祿，迨今百有餘歲，未有克復之者。嘉靖庚戌春，族裔孫豪玹、遙珀、運新輩，倡欲翻刻，請正於族，于是衆義樂成，踰月而工畢，復以其孫景高公詩文若干篇附于後，此猶見斯文之有嗣，而吾黄氏之詩禮弗替也。則夫規規於末利是圖是吝，侈然自富，易世無紀者，禮後圃翁二百年之斯文、景高公之繩其祖武，今日之烈爲何如？所謂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是也。刻完，敢識此以告諸後人，使知斯文之可貴而末利不足尚，以詩書淑其子孫，豈不偉歟？

程叔春《後圃黄先生存集後序》 後圃黄先生，平生所作詩文家無完稿，既歿世，佳吟雅製之膾炙人口者，初不以歲月之遠而致遺逸也。厥嗣則惠父日搜月採，積累既富，輒以後圃存集名其編焉，其徒道生李公序之，而比玉戴先生梓之，又徵予言以殿之。

黄遙《後圃黄先生存集跋後》 族翁後圃先生，當元季，隱居不仕，讀書自娛，豐腴貲業讓於諸弟，而自屏居於後圃，蘊藉日深，從遊益衆，名則日起，入國朝，屢聘不就也。凡有感遇輒見於咏歌，每篇章一出，人爭傳誦之，然自未嘗留稿，是故不得而彙焉。先生既歿，門人戴先生與其子則惠公，求諸鄉士夫家，僅摭百之一二，命曰存集，繡諸梓矣。繼而罹燬殘缺，於是稿之存者益鮮。嗚呼！先生之文匪徒藝之爲工，篤實英華，豈無幾於道耶？何湮於今而使世莫知之者，遙重有傷焉。一日族老僉謂曰，先生之集傳於昔而晦於今，吾子孫之責也，幸而得蒐其遺文四卷，洎其胤景高翁嚮明集一冊，總爲一帙，欲梓以傳。遙躍然曰，述先啓後，吾素志也，敢襄厥事以成，庶幾彰先世之幽光，而吾人亦以逭不明不仁之譴云。

汪思《後圃黄先生存集重刊序》 先生元季肥遯，不齒名利，性復孝友，以所居讓二弟，而結茅後圃居之，故人稱曰後圃先生。日月既出，樂爲太平之民，有聘召不應也，以書自娛而已。平生製作甚富，成則棄去，曰：「適吾意耳，乃欲以傳世乎？」既卽世，則惠與其門人戴比玉、李本立輩遍訪之，如搜逋捕亡，得什一於千百，時亦入梓，而後復失之，逮今幾二百年無完帖矣！族等是以傷而重梓云。

宋氏女子

《國雅品・閨品》 閩州婦：《明音》作宋氏女子，其《題郵亭歌》是自序體，殊悽惋剴切。殊不詳其夫之姓字，爲僚佐所嫉，監司坐贓被繫，竟餓而死。仍籍其母子婦置之金齒，子復暴死中野，其婦一身奉老姑，萬里之戍，狼狽甚矣。歌末云：「妾心汪汪澹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又：「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讀此至再，不覺潸然。獨悲其邅迴窮荒，饑寒至困，猶能從容文辭，深得情性之正，蓋凜乎有烈丈夫風節者，當續之

古《列女》。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初婦人，僅金華宋氏一篇。自云太史同宗，其詩甚長贍，雖格不能高，頗眞朴濃至脫元習。至處境之逆，殉夫之誠，奉姑之孝，咸備厥躬，蓋前代未覩者。

釋宗泐

論述

徐一夔《全室集序》 凡六籍之所存，百氏之所粹，名家巨集之所錄，日務記覽，涵揉停蓄，而後吐出其胸中之奇，譬之築九仞之臺，其基既厚，何患其不崇且大也。故公學甚辨博，才甚瓌偉，識甚超邁，而皆發於聲詩。其詩不淪於空寂，推叙功德則發揚蹈厲，可以薦宗廟。褒贊節義則感慨激烈，可以厲風俗。至於緣情指事，在江湖則其言蕭散悠遠、適行住坐卧之情，在山林則其言幽敻簡澹、得風泉雲月之趣，在殊方異域則其言慨而不激，直而不肆，而極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媺惡。其詩衆體畢具，一句一字，滌去凡情俗韻，一趨乎雅，有一倡三歎之意焉，故其大篇短章之出，四方萬里爭相傳誦，震耀耳目，皆曰泐公猶廣智也。

朱右《全室集序》 所著《全室集》若古詩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讀之累日不厭。惟見其高古溫厚，風度悠揚，煜然若翔空之孤鳳覽德來儀，欲快睹而不可得也。昂然若霜晨之老鶴聲聞九皐，欲近之而不可卽也。追乎黃流之玉瓚緝栗而有章也。澹乎清廟之朱絃一唱三嘆而有遺音也。是非其識之高，工之精，而趣之妙能若是乎。置之古人未易甄別，詎不可以行後也哉。【略】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朝詩僧無出來復見心者，宗泐有盛名，而詩遠不逮。

《國雅品・釋品》 宗泐博達古雅，實當代弘秀之宗。高皇帝嘗奇之，賜今號。其詩如乘蘆涉江，雪浪凌空，步步超脫塵埃。選中有「不辭鬬死多，但恨生男少」，【略】都從陶韋乘中來。

《明詩綜》卷八九 王達善序云：潭公詩章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而一以理爲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 宗泐雖託蹟緇流，而篤好儒術。故其詩風骨高騫，可抗行於作者之閒。徐一夔作是集序，稱其如霜晨老鶴，聲聞九皐，清廟朱弦，曲終三歎。彷彿近之。皎然、齊己固未易言，要不在契嵩、惠洪下。與句曲外史張羽，均元明之際方外之秀出者也。

《江南曲》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雅。又：緩故雅。

《采芹》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孤清自裕，孤清者固難裕也。

《登相國寺樓》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兩節自有相關處。又：凡兩節詩，自賢於三段。三段者，兩端虛，中間實也。四段者，中復分情景也。皎然老髣，畫地成牢者在此，有心血漢自不屑入。

《送徐伯廉歸南陵》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足云弘敞。

《長安少年行》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不亂。

傳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宗泐，臨海人。洪武初舉高行沙門居首，命居天界寺。尋往西域求經，還，授左善世。先是太祖幸天界，泐方住持，賞其識儒書知禮義，命畜髭髮。髮長數寸，欲授以官，固辭，太祖親作《免官說》。時宋學士濂好佛，太祖目爲宋和尚；泐好儒，太祖呼泐爲秀才。嘗奉詔製贊佛樂章，蒙嘉歎賜和平日所作詩。晚歸老鳳陽之槎峰，勅曰：寂寞觀明月，逍遙對白雲。汝其往哉。後智聰坐胡惟庸黨，詞連泐及來復，謂泐西域取經，惟庸令說土番爲外應，有司奏當大辟，詔免死，其受知者深矣。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全室外集》十卷，《西游集》一卷。（洪武中，宗泐爲右善世，奉使西域求遺經，往返道中之作。）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是編題曰外集。蓋釋氏以佛經爲内學，故以詩文爲外，猶宋釋道璨《柳塘外集》例也。首二卷爲應制詩及樂府供佛讚佛諸曲。三卷至八卷爲古近體詩。九卷爲疏及題跋。續集詩文合編，而詩文之間闕四頁，其原數遂不可考。今所存者凡詩三十六首，題跋十五篇。《千頃堂書目》作《全室外集》十卷，蓋合此一卷言之耳。【略】千頃堂書目載宗泐尚有《西遊集》一卷。蓋奉使求經時道路往還所作。見聞既異，其記載必有可觀。今未見其本，存佚殆不可知矣。徐楨卿《翦勝野聞》謂宗泐奉使西域，未至其地，塗遇神僧幻化而歸者。蓋未知宗泐有此集，故造是「齊東」之語，與所謂宗泐蓄髮還俗同一謬妄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全室外集》十卷（永樂刊本）。此集第一卷皆欽和御製及應制之作，首題補刊二字，蓋必有所諱而補編以冠其端；二卷爲樂府，讚佛樂章皆在焉；三卷五古；四卷七古；五卷五律；六卷七律；七卷七絕；八卷六言五絕；九卷疏；十卷續集。【略】卷端蓋翰林院印且多塗乙之筆，當爲館中底本也。

釋來復

論述

宋濂《蒲庵集存叙》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采見者甚衆，晚閲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櫜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清朗横逸無流俗塵土之思，真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略】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缺也，有若公者，拔於十百之中，超然騰舉，而臻賢者之閫奥，其傳言者也，不加於文者也，是膠柱鼓瑟而不知變通者也。

楊士奇《題蒲庵詩集》《蒲庵詩》，釋見心復公所作。【略】洪武初，公與季潭泐公皆用高僧召至京，二公詩於時表表叢林中。泐公清淡古雅，復公豐腴條鬯。

歐陽玄《蒲庵集存叙》蓋見心以敏悟之資，超卓之才，於禪學之暇發于文辭，其叙事簡而明，其造理深而奥，其吐詞博而贍，其寓意幽而婉，至於抑揚頓挫、開合變化，藹乎若春雲之起于空也，皎乎若秋月之印于江也，浩乎若衆流之會于海也，鋪乎若震霆之警于蟄也。

張寧《蒲庵集跋》沈履德所藏蒲菴手書詩稿二帙，多應世之作，脱去空寂，章然作者之用心，當時業儒而隱于釋者，隱於釋將以求聞而竟聞之，其跡愈奇名愈顯，此稿固其所也，此蒲菴之所以終其生也。

徐泰《詩談》釋來復【略】雄深雅健，殊不類僧家之作。我國初詩僧盛矣，要皆以避世，故寄跡空門，而玉蘊山輝，自不可掩。

《國雅品・釋品》復公富於題咏，並多感慨，所乏幽淨永思。《蘭若》曰：「楓林不驚虎卧石，山雨忽來龍聽經。」頗頗警拔。

《詩藪續編・國朝上》國朝詩僧無出來復見心者。

《寄洞庭人》《藝苑卮言》卷五：來復《寄洞庭人》：「丹壑泉春雲確藥，橘林風掃石牀花。」【略】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來復，字見心，豐城人。族姓黄氏。禮南悦楚公爲師。蚤有詩名，游燕都，親炙虞文靖公、歐陽文公諸君子，與張潞公交尤厚。元政不綱，遂航海至鄞，於雙林之定水寺止焉。洪武初，與泐季潭用高僧召至京。上詔侍臣取其詩覽之，褒美弗置。賜金襴袈裟。蜀王椿最賢，上所鍾愛，命儒臣李叔荆，蘇伯衡及師與之論道。蜀王最重師命，撰正心、觀

道、崇本、敬賢四箴，牓于宮。除授僧錄寺左覺義，詔住鳳陽槎芽山圓通院。二十四年，山西太原獲胡黨僧智聰，供稱隨泐季潭、復見心往來胡府，合謀舉事。見心坐凌遲死，年七十三。野史載，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田汝成《西湖志餘》則云逮其師訢笑隱，旋釋之。見心應制詩，載在《皇明雅頌》，初無觸怒之事，而笑隱爲全室之師，入滅于至正四年，俗語流傳，可爲一笑也。公詩文有《蒲菴集》。洪武十二年，其徒曇鍠，釐爲十卷，宋學士爲之序。元季之作，見賞於道園諸老者，此集皆不載。

紀事

楊士奇《蒲庵集題後》 蒲菴詩釋見心復公所作，余初得之陸伯陽，皆七言古近體，其五言古近體及文嘗見之，而未得也。余藏之久，近會僧錄覺義南浦，言及之，南浦忻然請刻以傳。復公江右豐城人，雖從釋，凡其所交遊往還論議率儒者。少壯游燕都，親炙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諸君子，而與張潞公交尤厚，蚤有詩名。元政不綱，遂航海至鄞止。洪武初，公與季潭泐公皆用高僧召至京，二公詩于時表表叢林中，泐公清淡古雅，復公豐腴條鬯，中朝大夫士多所推讓，而求者日接踵戶限。吾聞鄉先生劉子高言，見心學博而才敏，于詩援筆立成，未嘗苦思，日雖十數篇，如源泉混混無難者。丁鶴年云，見公澹泊寡欲，至於加禮逢掖，士有吳全節風致。噫！此其詩之所由昌歟！南浦既刻，屬余一言于後，復公詩宋學士言之備矣，余特著其平生之概與南浦之好義云。

《燕京百咏》 《歷代詩話》卷九引《龍莊甄敬》：元起沙漠，宮掖事無足採者。永樂元年，賜周憲王一穿宮老嫗，嫗爲元后乳姆之女，久居內庭，通書翰，記元宮中事甚悉。王暇日訪之，具得其詳，多有史氏所不載者，因製詞百首。別有張昱《輦下曲》，來復《燕京雜咏》各百首，勝國事蹟，燦然在目。

《明史・藝文志四》 《蒲菴集》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蒲菴集》六卷(正統刊本)，門人曇鍠法住編次(釋)來復見心撰，前有盧陵歐陽元序。【略】又洪武十二年金華宋濂序。【略】其徒曇鍠編類成書，釐爲十卷，來徵濂序云云。後有正統五年徽州府僧綱司都(綱，豫章雄山靖菴孫以寧)重刻後序，附豫章雲峯幻庵法住詩一卷，有煙霞道人一印。

袁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介，字可潛，凱之父。其先自蜀來，占籍華亭。元末爲府掾，作《檢田吏》一篇。載於陶九成《輟耕錄》，今錄之於此。觀其詞旨，激昂沈痛，知海叟之詩法，蓋有自來也。

梁本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坦菴文集》 本之與其兄潛齊名。蕭鎡稱所作泓渟澄深，端重典則，蓋莊人學者之文。然規模與其兄相近，骨力根柢則皆不及其兄也。

又 本之名混，以字行，坦菴其別號也，泰和人。洪武中爲瑞州府學訓導，遷溧陽教諭，改魯王府紀善。

楊榮《送梁本之紀善赴魯府》 曾從巴蜀輔親藩，零落堂萱泣血還。喜向孔林懷聖德，遙從魯國綴清班。曳裾時復臨沂水，杜笏多因望泰山。老去宦情隨意適，優游文翰樂幽閒。

朱升

《明史・朱升傳》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

講授有法。蘄、黃盜起，棄官隱石門。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吳元年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洪武元年進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之禮。尋命與諸儒修《女誡》，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編上之。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踰年，請老歸，卒年七十二。升自幼力學，至老不倦。尤邃經學。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官禮部侍郎，坐事死。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陳田按　太祖下徽州，聞允升名，訪之。允升進三策。太祖大悅，命預帷幄密議。所居梅花初月樓，親灑宸翰榜焉。允升由金陵還山，諸公爲賦《梅花初月樓詩》餞行。允升作長歌答之。厥後允升子同以文學世其家。張來儀復爲作《梅花初月樓歌》，【略】允升嘗編《類選小詩》，始漢、魏，終晚唐，分三十八體，門目瑣碎，頗爲識者所譏。《楓林集》錄詩不多，頗襲《擊壤》餘派。摘其佳聯如「酒盡一尊山意晚，舟行六月水風涼」，「松葉亂雲孤嶂暝，杏花疎雨晚窗寒」，未嘗不清脆可誦也。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陳田按：友德卽衛國公鄧愈也，初名友德，太祖賜名愈。年十六領軍事，史稱兵興諸將，早貴未有如愈與李文忠者。愈善撫降附，所至得人心。此頌蓋其移鎮宣州，以兵取休寧、績溪、徽州時作也。節制之師，撫綏之策，將率得人心如此，有明造邦之烈，於是覘之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楓林集》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註》，已著錄。是編前八卷皆詩文，而以官誥及太祖手敕編入第一卷首，與升文相連，殊爲非體。第九卷載《徽州府志》本傳一首，廖道南所撰詩贊一首，並《翼運節略》十餘則。第十卷爲附錄，皆當時投贈詩文也。升於明興之初，參贊帷幄，兼知制誥。一切典制，多出其手。與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陳敬則《明廷雜記》嘗稱其李善長、徐達、常遇春、劉基四誥，惜《明文衡》未及收入。《明史》本傳載太祖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蓋據是文。然統觀全集，文章乃非所長。詩學《擊壤集》而不成，頗近鄙俚，故朱彝尊《明詩綜》絕不登其一字。況升身本元臣，曾膺爵祿，而《賀平浙東賦序》肆言醜詆，毫無故君舊國之思，是尤不可爲訓也。

范涞《朱楓林集序》　時在吾休，則有朱楓林先生，名升，字允升，以程朱闔奧兼康節淵微，隱於歙南石門之山，而予族祖平仲公亦以師事之，討論三載。先生著述甚富，業立萬世功，際高皇底定徽郡，大兵下連嶺，出石門，親臨其室，召問治道，尋徵入帷幄，密贊征討，繼入翰林，掌制誥，裁定典章，藏在秘閣者衆，莫得而窺，惟旁註易、詩、書、禮、樂、周官、四書、孝經、小學、孫子諸籍傳於世，茲所集詩文若干卷，皆著述之緒餘，存十一於千百云耳。

鮑恂

徐泰《詩談》　嘉禾鮑恂，大雅君子。

《明史・鮑恂傳》　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好古力行，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至正中，以薦授溫州路學正。尋召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科舉取士，召爲同考官。試已，辭去。十五年與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以明經老成爲禮部主事劉庸所薦，召至京。恂年八十餘，長年、詮亦皆踰七十矣，賜坐顧問。翌日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仲孚爲人愼重不可狎，而學行名天下。後以事累，卒于外。

《明詩綜》卷三　周青士云：西溪詩，傳者絕少，曩聞海鹽胡氏有刊本，求之不得。嘗見其題畫詩云：「山橫紅葉晚，寺鎖碧雲涼。」亦佳句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至正庚辛倡和集補傳》　中孚，元統間三領浙，元至正甲申、至元癸巳皆入闈校士。卜居郡之西溪，耕桑自樂，自號環中老人。明洪武中，賜敕放還，與貝清江、程柳莊結社講道，學者稱西溪先生。

又引《槜李詩繫》　楊鐵崖至嘉禾，貝廷臣以書幣乞《吳越兩山亭志》，幷選諸詞人題詠。楊卽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啓視，則皆嘉禾能詩者也。率人人持金繒，乞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翥、顧文奕、金網四首。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於

此，諸什尙須脫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俱揮出門外，閉關藏燭，曰：「風雅掃地矣。」

《景德寺詩會得過字》《明詩紀事》甲籤卷三陳田按：至正庚辛詩會，再與者二人，徐大章與中孚也。

孫炎

論述

宋濂《孫伯融詩集序》 詩道之倡，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足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渾涵絕，無斲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爲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爲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日取唐諸家詩而紬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之曰是肖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鼓俠氣而超氛壒，其髣髴乎先生者邪。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嘯於風月寂寥之鄉，春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較之金頭大鵝芳腴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邪。允中深以予言爲然。

《明詩評》卷四 左司俠氣鷙發，辨辭虹矯，疆圍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羽千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

《藝苑卮言》卷五 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

徐泰《詩談》 句容孫炎詞氣豪邁，類其爲人。渥洼神駒，一蹴千里。

《靜志居詩話》卷二 伯融至正中，與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下筆百紙立盡。譎處似李長吉，質處似元次山。在處時，明祖命招致伯溫，伯溫堅不肯出，以寶劒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爲劒當獻天子，封還之。伯溫無以答，乃逡巡就見，而李時遠《詩統》謂此劒左司家藏，作歌以贈劉者，誤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 汪忠勤《過叢山關觀孫炎題壁》詩云：「空翠深深啄竹雞，叢山塞口日沈西。數行大字光如漆，知是孫炎醉後題。」可以想其豪宕之氣。

《龍灣城》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遠大悲涼。又：後來作者如此下筆極少，不從根數說，徹底說盡不休。無論多寡長短，即四句二十字，亦須上追盤古，下盡賢劫。又其劣者，爲匏庵、石田盲婦彈弦詞。公登歌行之座，而詩亡遂盡矣。悲夫。

《寶劍歌》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列朝詩集》：伯融在處時，以上命招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寶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

傳記

宋濂《孫伯融詩集序》 伯融諱炎，姓孫氏，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及皇上定鼎建業，出爲江南行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遷本省都事總制處州軍馬。苗寇賀甲、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辱國，贈徵事郎封丹陽縣男。爲人磊落有俊氣。貌然白面書生，而其胷中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勳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於世，惜哉！雖然，伯融藉此亦足爲不朽矣。

方孝孺《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略】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明史・忠義傳一・孫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面鐵色，跛一足。談辨風生，雅負經濟。與丁復、夏煜遊，有詩名。太祖下集慶，召見，請招賢豪成大業。時方建行中書省，用爲首掾。從征浙東，授池州同知，進華陽知府，擢行省都事。克處州，授總制。太祖命招劉基、章溢、葉琛等，基不出。炎使再往，基遺以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就見，送之建康。時城外皆賊，城守無一兵。苗軍作亂，殺院判耿再成，執炎及知府王道同、元帥朱文剛，幽空室，脅降，不屈。賊帥賀仁德熾雁斗酒噉炎，炎且飲且罵。賊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見害，時年四十。追贈丹陽縣男，建像再成祠。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炎，字伯融，句容人。高帝下金陵，辟行省掾，以省都事總制處州。壬寅二月，苗將叛，被禽，罵賊死。追封丹陽縣男。伯融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長於歌詩。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劘，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常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搥案大呼，譁聲撼四鄰。在處州，以上命招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今其詩具集中。

著録

宋濂《孫伯融詩集序》 時伯融總戎干括，予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亦歿。予今耄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鏤板傳世，每念允中之名泯泯，訪其遺稿三十餘首，錄藏青蘿山房，頗恨伯融之什未有所托。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釐爲若干卷，介翰林典籍蔡宗默求予序其首。嗚呼！道隱民散久矣，朝執經於講帷，暮反眼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如行簡之不忘其師，非紛紜百鳥中間此孤鳳凰歟。因不辭爲稽其師友淵源次第而爲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

《明史・藝文志四》 《左司集》四卷。

藝文

汪廣洋《贈孫炎》 建業孫公子，文如李謫仙。江頭看明月，醉枕酒瓶眠。

又《贈孫伯融之官池陽》 江浦晚霞明，桃花春水生。來攜建業酒，送子池陽城。臨發贈寶劍，開筵彈玉箏。況當理新國，珍重在斯行。

又《登鳳凰臺懷孫伯融》 故人不可見，遠懷良未開。烟樹暮雲合，江帆春雨來，含情望三益，撫卷歌七哀。聊以酒一斗，攜上鳳凰臺。

又《贈孫炎》 拜命趨侯府，持書出省曹。宦遊千里外，公論一時高。曉日鳴珂珮，晴天簇羽旄。暫爲東楚別，且醉太平皋。祖席陳麟脯，賓筵集鳳毛。清歌來窈窕，名酒挹葡萄。好奮雲中鶴，須持海上鼇。贈言良在耳，極意對揮毫。野色薰青草，瀾光灩碧桃。徘徊瞻鵲喜，彷彿及蠶繅。疇昔成戎服，陪行擁戰艘。每同登虎帳，恆得進龍韜。況復膺新寵，休云任獨勞。漢廷思賈誼，晉室望山濤。多事煩經濟，羣情慰鬱陶。撫摩深見托，佐理未爲叨。周道期回轍，強弓擬載橐。豺狼終見化，蜂蠆亦何逃。陋巷騰歡笑，交衢絕慟號。九華應遠待，飛翠照恩袍。

陶安《哭孫伯融》 陸梁未息竟亡身，誰爲祛除四海塵。幣帛敬惟招俊乂，死生端只念君親。丹心故國江楓曉，白骨他鄉塞草春。不是交游重相感，幾多悲戚爲斯民。

又《送孫伯融總制赴括蒼》 遠攜行伍定安危，況子才高邁等夷。勇息煙塵今日計，道經邦國古人爲。撫綏黎庶通恩澤，捭闔風雲刷羽儀。文武功臣頭尚黑，熙朝重見太平時。

夏煜《哀孫炎》 垂老戎馬間，相如復何有。幼與孫炎交，於今俱白首。炎也雅好詩，落魄惟耽酒。醉中有神助，不放持杯手。才豪不受羈，焉肯事田畝。精勤脫穎出，盤錯迎刃剖。浪迹帝王州，結交英俠數。嗟嗟朝陽桐，

濯濯新春柳。南北暗兵塵，妖星下天狗。我皇入金陵，一見顏色厚。高談天下計，響若洪鐘叩。卽拜承相掾，奉身事明后。再分太守符，兼綰都官綬。括蒼實重地，豺虎白日吼。皇曰汝孫炎，其往總制某。再拜謝不敏，寵命敢虛受。一年風俗淳，二年民物阜。三年遠人歸，上表請官守。文章曹劉亞，政事龔黃右。舊歲過金華，與炎適相偶。寒燈夜半花，春盤雪中韭。終宴竟忘疲，落月斜半牖。臨分各上馬，攬轡復立久。爲言有小女，離家方襁負。今來已五周，見父能認否。未必到家期，封書附姑舅。置書篋笥閒，纔隔兩月後。墨色尚未乾，語音猶在口。胡爲內變生，哭我平生友。復恐是夢中，仰天當戶牖。斗柄昏建辰，月魄夕在酉。乃知眞死矣，慟哭吞聲哽。復聞遇害時，扞刀落雙肘。奮怒髮衝冠，大罵血漂臼。維時東南天，彗出芒如帚。淫淫苦雨愁，曄曄驚電走。魂兮早歸來，空山不可狃。我過孰與規，我病誰云灸。春酒釀薔薇，奠子墳山峭。西京七葉貂，零落成草莽。旣有千載名，焉用百年壽。裘裘馮公巖，與子同不朽。

夏煜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夏煜，字允中，金陵人。元季，丁復仲容以詩名，煜爲入室弟子。丙申，太祖下金陵，辟爲行省博士。戊戌，調澍東分省。太祖西伐友諒，儒臣惟鎔基與煜二三人侍左右。鄱陽之戰，命煜等草檄賦詩，揚旗伐鼓，橫桴中流，天威震動，友諒窮蹙走死。《國初事蹟》云：「夏煜犯法，取道湖廣，投於江。」俞本《記事錄》云：「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夏允中家人販鹽敵境，提至軍前，置黃鶴樓下大江中，三日而死。」余考《陶主敬集》，有洪武元年送夏允中總制浙東兼巡撫之詩，允中讀宋太史潛溪集詩云：「景濂其字，大夫爵。」宋以洪武二年六月總修元史，始得階亞中大夫，則洪武元、二，允中尚在，安得云癸卯歲沈於楚江也？姑闕疑以俟博考。

宋訥

論述

《明詩綜》卷三　李時遠云：宋公師道，尊嚴爲一代典型。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祭酒師道尊嚴，爲一代典型。詩文渾健古雅，同輩推之。而《過元宮》諸作，悲涼酸楚，雖庾信《江南》之賦無以過之。若：「華表柱頭相語鶴，秣陵江上獨歸鴻。」【略】又未嘗不風神獨絕也。

傳記

劉三吾《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略】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爲時聞人，中經繹騷，乃被褐懷寶以自韜晦。皇明受祚，徵詣公車於召見次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也。【略】最其平生所裒集先世碑銘傳，曰《紀德錄》一集，所自著述曰《西隱集》又十七卷。旣號西隱，復別號所居別業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略】銘曰：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遭時雍。身逢堯舜接夔龍，代言文淵掌辟廱。感惟皇上倚注降，率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槩冰霜容，教行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綉胷，蔚爲海內諸儒宗。譽髦多士振文風，棟梁我道伊誰功。夫何一疾遂罹凶，至尊爲之惻淵衷。命醫與祭恩禮豐，年登八十善考終。歸窆祖塋得幽宮，銘阡者誰青藜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明史・宋訥傳》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元侍御史。訥性持重，學問該博。至正中，舉進士，任鹽山尹，棄官歸。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編《禮》、《樂》諸書，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久之，用四輔官杜斅薦，授國子助教，以說經爲學者所宗。十五年超遷翰林學士，命撰《宣聖廟碑》。稱旨，賞賚甚厚。改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至膚始覺。帝製文警之。未幾，遷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嘗數千人。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恆止學舍。十八年復開進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學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悅，製詞褒美。助教金文徵等疾訥，搆之吏部尚書余熀、牒令致仕。訥陛辭。帝驚問，大怒，誅熀、文徵等，留訥如故。訥嘗病，帝曰：「訥有壽骨，無憂也。」尋愈。帝使畫工瞷訥圖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對，帝問昨何怒。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蹌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訟耳。且陛下何自知之？」帝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進士，擢御史，出爲望江主簿。帝念訥老，召還侍。二十三年春，訥病甚，乃止學舍。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又遣官祭於家，爲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者，自訥始。正德中，謚文恪。訥嘗應詔陳邊事，言：「海內乂安，惟沙漠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于引却。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採用其言。訥既卒，帝思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誡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明開國時即重師儒官，許存仁、魏觀爲祭酒，老成端謹。訥稍晚進，最蒙遇。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斆。三人年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張美和、聶鉉、貝瓊等皆名儒，當洪武時，先後爲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所成就。

紀事

《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四》訥遲重不妄言笑，記聞該博。元末舉進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拜國子助教。橫經發難，剖擊蔀蒙。嘗應制撰勅文一十六通，操筆立就，上奇之，超授翰林學士。

《壬子秋過故宮》《明詩別裁集》卷一：「劈正」，斧名，以玉爲之，自殷時流傳至元代者。朝會時，一人執之立于陛下，取正人不正之意。

又一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南村輟耕錄》：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士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簧首爲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偏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又八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柳亭詩話》：洪武三年，庚申君殂于沙漠，詔謚曰順帝。是年，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宋文恪《過故宮》詩「侯封一代皇孫爵，帝紀千年太史書」，指其事也。

著録

劉師魯《西隱集後序》　予儋析滑符，蒞止越禩，民喻予衷，而予得間于民聽也。乃往據獻哲，考摭舊章，則祭酒西隱宋先生其彰彰較著者也。爰諏其家藏，得一篋焉。予睇之，蓋載輯于上海張君趨教滑時所手錄，而滑先達王先生崇之令上海，從其後得之，正諸學士錢先生，序而刻于其邑者也。滑故艱有之，即茲篋中歷多久，爛斷汙漫，幾不可觸手接睫，索其副無有矣，大悚息。此邦文獻，雖光遠自他有耀，而桑梓尠見，可乎哉？可乎哉？惟時憲節顧明府公，篤文嗜古，討幽彰教，予持而上之，惠徼弁首教言，遂趣工複鏤，用弘布焉。

顧爾行《西隱文稿刻序》　今年春，滑臺令劉君手持一帙示余曰，此宋祭酒先生《西隱集》也，先生當高皇帝時，名藉藉在諸大夫口，實與宋景濂、王子充輩相羽翼，二先生集今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天矣，乃先生獨泯沒不傳，後死之謂何？願命工壽諸梓，敢乞一言以志不朽。不佞受而卒業。

《明史・藝文志四》《西隱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西隱集》劉三吾撰訥墓誌，稱所著《西隱集》十七卷。而《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十卷。此本有東萊劉師魯序，稱其集初爲上海張趨所手錄。滑人王崇之令上海，從其後求得而刻之，歲久漫漶，師魯因鳩工重刻。蓋即十卷之本。豈張趨繕錄之時，又有所刪併，故與墓誌不合歟。集前四卷爲賦詩，後六卷爲雜文，附以明太祖手敕四道及《白雲茅屋賦》二篇、記一篇。白雲茅屋者，訥所築別墅之名也。訥領成均胄子之任，師道嚴正，爲一時典型。文章亦渾厚醇雅，其奉敕製《太學碑》，極爲太祖所賞。今具載集中。又有《壬子歲考試秋闈次北平》詩及《秋闈即事》諸詩。壬子乃洪武六年，蓋訥未仕之前，已應聘爲北平考官。而本傳墓誌均未之載。其《過元故宮詩》十九首，尤纏緜悱惻，有風人忠厚之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甚推其「半船涼色潮生海，兩岸秋風浪拍沙。華表柱頭相語鶴，秣陵江上獨歸鴻」諸佳句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西隱文稿十卷（萬曆刊本），滑臺後學王崇之編次、東萊後學劉師魯校刊。西隱集本十七卷，而《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所載均與此合。萬曆戊寅知滑縣事劉師魯序云：公集蓋上海張趨教滑時所手錄，而滑先達王崇之令上海從其後得之，請大名推官吳興顧爾行序之。

藝文

陳南賓《白雲茅屋賦》　國子先生，遊乎太素之天，沐乎土階之化。醉周孔之六經，窮羲文之八卦。飄揚於霄漢之間，笑談於閭閻之下。托茅屋之白雲，寄幽情於圖畫。諸生有問於國子先生曰：斯圖之作，美則美矣，而白雲茅屋，先生何以知其趣。【略】嘗高卧其間，藉以裀褥，元氣浹乎肌膚，祥光散乎心目。庶幾爲貧賤之交，無榮而無辱也。先生其知之乎？先生仰而嘆曰：勞於身者未必得於心，爲其事者未必知其意。常俯仰於兩間，付今古於一嘯，吾心淡焉。結白雲之綢繆，吾身安焉。專茅屋之幽邃，故雖純潔其行而有傅巖霖雨之心，儉樸其居，而有杜陵萬間之志。此所以寓意於斯而豈子之所企乎！生乃恍然如失，悠然而悟。走山中之穎，泚秋空之露，展白雲而書之，遂以爲先生之賦。

張以寧

論述

宋濂《張侍講〈翠屏集〉序》　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於叢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雖亡，其絢爛若星斗，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亡也。信於今而垂於後者，豈不有在乎。

劉三吾《翠屏集序》　先生生光嶽渾全之時，文得大音完全之體，雖製作當瓜分幅裂之際，而其正氣渾涵，有不與時俱磔裂，而節制以柳，宏放以韓與蘇，醞經飫史，吞吐百氏，治世之音完然也。

陳璉《翠屏集序》　銳志古文辭，自先秦兩漢唐宋以來諸大家文章靡弗周覽詳究，矧所友皆一時鴻儒碩士，論辨淬礪者有年，積之既久，淵渟涌溢，沛乎其莫能禦。每操觚立言，引物連喻，貫穿經史百氏而一本於理，其氣深厚而雄渾，其辭嚴密而典雅，不務險怪艱深以求古，不爲綺靡縟麗以徇時。其五七言古詩及近體諸詩沈鬱雄健者，可追漢魏，清婉俊逸者，足配盛唐。蓋可謂善學古人者也。

石光霽《翠屏集原刊後序》　先生以穎悟之資、博洽之學，故其爲文超卓而雄渾，追古作者，人或推其豐腴而不流於叢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信非溢美者矣。

陳南賓《翠屏集序》　其長篇浩汗雄豪似李，其五七言律渾厚老成似杜，其五言選優柔和緩似韋，兼衆體而具之，信乎名下無虛士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以寧氣骨豪上，國初寡儔，藻繪略讓耳。

徐泰《詩談》　古田張以寧，高雅俊逸，超絕畦畛，翠屏千仞，可望不可躋。

《國雅品・士品一》　張學士志道，境入清頓，未脫夙武。如：「野烟喬

木晚，江雨落花深。鹿跡閒行見，松香獨坐聞。鳥影似猶見，猿聲疑或聞。」此例思深且幽，非元調也。

《明詩評》卷四 學士革命遺臣，皇初禁掖。朱方奉使，數博望之乘槎；白首投荒，鮮陸生之垂橐。詩既目變故，復備延采。韻語亦健，氣格少完。但達致未云耳。

《明詩綜》卷三 陳延器云：學士詩沉鬱雄健者可追漢魏，清婉俊逸者足配盛唐。

又 穆敬甫云：翠屏健翮凌風，急疾無前。

又 王元美(世貞)云：學士韵語亦健，氣格少完。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翠屏集》 其文神鋒雋利，稍乏渾涵深厚之氣。其詩五言古體，意境清逸。七言古體，亦遒警。惟《倦繡篇》、《洗衣曲》等數章，稍未脫元季綺縟之習。近體皆清新，閒有涉於纖仄者。如《次李宗烈韻》詩，「浮生萬古有萬古，濁酒一杯復一杯」之類。然偶一見之，不爲全體之累也。【略】徐泰《詩談》稱以寧詩高雅俊逸，超絕畦畛，如翠屏千仞，可望而不可躋。雖推挹稍過，然亦幾乎近似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明三十家詩選》 志道七古骨力遒健，才氣排宕，發源杜陵，出入遺山、道園之間，可以獨張一軍。

又陳田按 志道八歲賦《琴堂》詩，釋伯父于獄。史稱其與朱升、秦裕伯等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可謂榮幸。《翠屏》一集咀含英華，當爲閩詩一代開先，二藍、十子，皆在下風。

《閩關水吟》 《皇明詩選》卷五：李雯曰：清麗不弱。

《峨眉亭》 《明詩別裁集》卷一：「秋色淮上來」二十字，何減太白。

《送重峰阮子敬南還》 《明詩別裁集》卷一：情致纏綿，神似《飲馬長城窟》詩。又《說詩晬語》卷下：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跗接萼，神似《飲馬長城》詩。

《嚴陵釣臺》 《明詩別裁集》卷一：明人詠嚴陵者，以此章爲最。如「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不有雲臺諸將力，釣臺亦在戰爭中」皆風雅之魔道也。方正學古體一章，議論極正，但語近于腐，且廢郭后事在徵嚴光以後，于事不合，故舍旃。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以寧，字志道。先世固始人，宋南渡，徙閩之古田，家翠屏山下，因號翠屏山人。登泰定丁卯進士，與其同年黃子肅、江學庭，俱有聲當代。歷官郡邑。世亂，留滯江淮。至正中，官翰林學士承旨，尋拜祭酒。國初，例徙南京，後爲侍講學士，使安南，凡三往，卒年七十。以寧穿貫經史，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傳辯疑》，最爲辨博，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于安南之寓館。明年春，書成。踰月，病革，作自挽詩而逝。門人淮南石光霽輯其詩文，有《翠屏前後集》。

《明史・文苑傳一・張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父一清，元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以寧年八歲，或訟其伯父於縣繫獄，以寧詣縣伸理，尹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得釋，以寧用是知名。泰定中，以《春秋》舉進士，由黃巖判官進六合尹，坐事免官，滯留江、淮者十年。順帝徵爲國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在朝宿儒虞集、歐陽玄、揭傒斯、黃溍之屬相繼物故，以寧有俊才，博學強記，擅名於時，人呼小張學士。【略】以寧爲人潔清，不營財產，奉使往還，襆被外無他物。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譔《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踰半歲，始卒業。元故官來京者，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稿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

紀事

《焦磯廟題壁》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小草齋詩話》：張以寧以元學士入明，嘗過焦磯廟，題詩壁上云云。後再過之，有人改其末句云：「神雞忍逐他人去，羞殺清秋月滿山。」以寧大慚，刮去其詩。

著録

陳南賓《翠屏集序》 今年春，仲濂遣其子詣維揚，購先生遺稿，得詩百餘篇，遂以示予。予伏而讀之，【略】讀畢，仲濂謂予曰：吾沐先生之教多矣，先生之詩文雖未獲其全，今姑以其存者錄諸棗，而其未得者續當求而傳之，吾兄嘗見知於吾先生，曷一言以弁其首？予觀昌黎韓公詩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則昔人之詩遺逸者多矣。先生平日所爲詩，不知其若干首，兵燹以來，其全稿不可復見，而百篇之詩讀者莫不擊節稱歎，況求而有得乎？

陳璉《翠屏集序》 先生平昔著述甚富，後多散佚，文則其子孟晦彙次，太史宋公景濂序之，詩則其門人國子博士石仲濂編次，學士劉公三吾、長史陳公南賓序之，今諸孫南雄教官隆復以使安南稿續板行世，先生著述至是始克全見，文采爛然，足以垂後著世，與陳之《安雅堂集》、林之《覺是集》並傳無疑矣。

《明史・藝文志四》 《翠屏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翠屏集》 明張以寧撰。以寧有《春王正月考》已著錄。是集爲宣德三年所刊，陳璉爲之序。稱以寧文集爲其子孟晦所編，宋濂序之。詩集爲其門人石光霽所編，劉三吾陳南賓序之。其孫南雄教官隆復以安南稿續版行世。今三序皆冠集首，而詩文集總題光霽編次，嗣孫德慶州訓導淮續編。與序不同，未喻其故。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翠屏集》四卷（宣德刊本），門人國子博士淮南石光霽編次。詩則門人石光霽先爲編刊，綴有小跋；文則其子孟晦彙次，有宋濂、劉三吾、陳南賓等序，石光霽跋。宣德三年諸孫南雄教官隆復更以安南稿續刊，羊城陳璉爲後序。此爲宣德間刊本。

雜録

陳璉《翠屏集序》 在至正中，嘗傳經壁水，視草玉堂。尋拜大司成之命，所歷皆宜其官，聲名赫然，與陳、林二公相埒。不惟中朝重之，四方舉重之矣。聖朝初定天下，例徙南京，復爲學士，奉使安南以卒，實洪武三年庚戌也。先生平昔著述甚富，後多散佚。文則其子孟晦彙次，太史宋公景濂序之。詩則其門人國子博士石仲濂編次，學士劉公三吾、長史陳公南賓序之。今諸孫南雄教官隆，復以使安南稿續板行世，先生著述至是始克全見，文采爛然，足以垂後著世。與陳之《安雅堂集》、林之《覺是集》，並傳無疑矣。隆博學有文，克世其家，間徵言爲序。顧余淺陋，奚足以知之，然不虛辱其意，因書此以致景仰之私云。

劉三吾《翠屏集序》 自予習舉子業，則聞古田張志道翠屏先生有古文聲，未之見也。後乃得其令六合時所贈吾里彭彥貞文。讀之金石鏘鳴作，而嘆曰：時文舉子顧有此作也耶！又三十餘年，再得其文二三通于先輩胡古愚之子季誠所，其時所地在禁林，文名埒潞公，筆力則霜餘，水涸涯涘洞見矣，然每恨不得其文集之完而觀之。文集之完，治世之音之完不完所繇見也。今年春，其子炬以歲貢上庠，攜其詩若文全集，過乃翁高第弟子春秋博士石仲濂所，仲濂一見悲喜交集。先生生光嶽渾全之時，文得大音完全之體，雖製作當瓜分幅裂之際，而其正氣渾涵，有不與時俱磔裂而節制以柳，宏放以韓與蘇，醞經飫史，吞吐百氏，治世之音完然也。仲濂以予知先生之素，俾其子獻請序其首而壽諸棗。予嘉仲濂之能不私其所有，睎世之祕，不以示人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略】先生之文古而精粹皆能脫去時文窠臼而自成一家者。然則仲濂以其徒而情之親不讓李漢，炬以其子而不靳其父之文賢於楊宣遠矣，咸可書也。因不辭而爲之序。

陳南賓《翠屏集序》 福之張公學士號翠屏先生，登丁卯進士第，以詩文鳴天下。予少年讀書時，聞其名籍甚，心竊慕之。洪武己酉夏六月，蒙朝廷以賢士舉赴京，獲一見先生面，先生許可之。七月予有山東行，不得侍教左右，以償其夙願。未幾而先生逝矣。越十有六年，予助教太學，與同寅石仲濂交。仲濂舊從先生游，每論及此，未嘗不慨然也。今年春，仲濂遣其子詣維揚購先生遺稿，得詩百餘篇，遂以示予。予伏而讀之，其長篇浩汗雄豪似李，其五七言律渾厚老成似杜，其五言選優柔和緩似韋，兼衆體而具之。信乎名下無虛士也。讀畢，仲濂謂予曰：吾沐先生之教多矣。先生之詩文雖未獲其全，今姑以其存者錄諸棗，而其未得者續當求而傳之。吾兄嘗見知於吾

先生，曷一言以弁其首。予觀昌黎韓公詩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則昔人之詩遺逸者多矣。先生平日所爲詩不知其若干首，兵燹以來，其全稿不可復見，而百篇之詩，讀者莫不擊節稱歎，況求而有得乎。予也重先生之學，嘉仲濂之義，若掛名其文字間，以識其高山景行之意，豈非夙昔之所願哉。於是執筆謹書以序其顛末云。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閩書》　學士奉使安南，御製詩送之。北還，道卒。學士亮直通敏，廉謹自將，臨終口占曰：「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又引《筆精》　淮西闔帥夏貴，以至元丙子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薨。有吊以詩曰：「自古誰不死，惜君遲四年。問君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元學士古田張以寧以洪武二年徵爲原官，四年卒。與夏貴略相似。

宋濂

論述

綜論

朱右《潛溪大全集序》　金華宋先生景濂，素負材氣，積學纘言以文章名世。往予承乏蕭山縣庠，辱寄示所著《潛溪集》若干卷，抽思騁辭，循蹈規矩，法度森嚴而光燄自著。後數年，抵武林獲睹其後集續集，若《辨諸子》三十八篇、《燕書》四十篇、《演連珠》五十首、《問對》四十二條、《雜傳》數十，至紀功、表墓、談玄、讚空、題咏、贈送，隨物賦形，入無出有，浩乎江海之淵深，巍乎山岳之峻拔，固有非管窺蠡測可得而彷佛也。今天子詔修《元史》，先生實總論裁。予獲與編纂，日讀制作，時接緒論，知其蘊乎中者富，發乎外者高，厚而該博。其筆削之嚴，是非之公，褒貶勸懲，凡前代興衰之故，善惡之實，甲兵錢穀軍馬之數，天文地紀災祥豐凶之變，瞭然簡冊，以垂傳將來，則又若山川之出雲雨，澤被萬物，有非向者所見高廣靡測而已，是宜爲當代所宗也。【略】濂洛以來，聖學未明。文愈難治，工辭章者或昧於理，務直述者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要之辭嚴而理闡，氣壯而文腴，什無二三。嗟乎！文章可謂難矣。先生當文運肇開，褒然司文衡之枋，盛衰之機其在先生乎。

楊維楨《翰苑集序》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澌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燁乎其虎豹煙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以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於實踐，而取信於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嘻！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岐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韙吾言，錄吾言爲子宋子《潛溪》新集序。

王禕《潛溪先生集序》　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爲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即其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

楊汝《宋學士文集序》　及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漰湱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控捥；又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又如尋

河之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使余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蓋積之也厚，滀之也久，養之也素，固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

歐陽玄《潛溪集序》 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蹟終南，衆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唯眞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余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置，使常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國琛集》卷上 少慕古人之學，研究經史，析理精微而泛濫於百家言，悉得其旨要。乃發而爲文雄麗溫雅，浩然不息。

《國雅品・士品一》 宋文憲景濂，文既綜緯，詩稍平易。

《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四》 楊維禎稱濂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著書凡千萬言，文師性，性師道，道師先聖先王，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

又 莆田陳旅稱濂之文辭韻沉鬱，體裁簡嚴。

《文脈・文脈新論》 國初洪武間一格也。宋文憲《潛溪集》四十卷，至正初壯年擬古之作，漢魏六朝俱備。入我朝老矣，筆力漸衰，詞格過熟。

《明詩綜》卷三 兪汝成云：學士詩文俱著，而文勝於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宋學士全集》 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溍爲一朝之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溍，其授受具有源流。又早從聞人夢吉講貫五經，其學問亦具有根柢。《明史》濂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竝。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燕饗、律曆、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鉅卿、碑記刻石之詞，咸以委濂，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其文集。《劉基傳》中又稱基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濂竝爲一代之宗。今觀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略有間矣。方孝孺受業於濂，努力繼之，然較其品格，亦終如蘇之與歐。蓋基講經世之略，所學不及濂之醇。方孝孺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濂之粹也。

張以寧《潛溪集序》 先生之文，其進於韓氏之爲乎。其言理直而不枝，其叙事贍而不蕪，鹵疎而極嚴縝，恣縱而甚精深，簡質而自宏麗，敷腴而復頓挫，非有意於爲艱亦奚心於徇易，所向而合，靡事鑱削，旁通釋老咸得其髓。蓋夫韓之於文，始乎戛戛陳言之務去，成於渾渾然覺其來之易。先生之進於韓其有悟於是乎。嗟夫！是豈一朝夕之積也哉。集義以養其氣，孟也。游覽以壯其氣，馬也。而韓亦云氣盛則言從，猶水之於物小大畢浮。先生天稟特異，所居又邃幽，嘯歌山林，脫去汙濁，得以博究群言，窮探衆賾，瀦而涵之，既厚既深。其志靜，故其氣完。其神昌，其造詣至於是也宜。

童冀《宋太史新集後序》 鄉先生太史宋公，蚤以文章著名當代。其文舊有前、後、續三集行於世，晚際維新之朝薦當載筆，所以潤色鴻業，登載勳庸者，別爲十卷，命曰《新集》，臨川黃公昭嘗爲題其端。會先生得告歸金華間以示冀，俾識其末。冀惟先生之文志古道者也。古之道斯行諸今，古之文顧不可新諸今乎。兵興以來，古道浸隱，先生首翼文軌，黼黻新運，凡王業肇建，內脩外攘，文事武備，咸加纂錄。舊典新制，蔚然可觀。昔陸賈述古今成敗爰著《新語》，桓譚考當世行事厥有《新論》，其視昔人蓋兼之矣。年幾耳順，好學靡倦，六經諸子史傳讖緯百氏之言，蒐羅剔抉自成一家，其於著述之功，方日新而未已也。

張縉《宋學士文集新刊後序》 惟我高皇帝乃武乃文，以定天下，時則有耆俊之臣夾輔林立，而太史金華宋公景濂首之。凡所以演綸綍、裁典禮、定律令、頌瑞靈，以至銘開國之元功，發儕友之志行，其言凌踔漢唐，羽翼三代，氣雄而辭麗，理典而道深，信皇代之文宗也，後學莫不知嚮。

《藝苑卮言》卷五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

又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

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

《明詩綜》卷三　朱朗詣云：太史之文，舍人璯之書評者以本朝第一目之。韻語則非所長，集雖多不作可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濂學古文於吳萊，後又受業於柳文肅、黃文獻。所爲文《明史》稱其淳深演迤，與古作者並。

徐泰《詩談》　詩亦純雅，以文名。

《詩藪續編・國朝上》　宋承旨不喜作六朝語，而《思春曲》十韻，如「南浦沉書傳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略】等句，特精工流麗，與孟載詩皆七言排律妙唱，第稍異唐調耳。

又　王元美（世貞）云：宋景濂王子充雖以文名，而詩亦嚴整妥切。

鄭眞《跋宋學士送吳教授詩》　予讀此詩，詞如雅頌，非宋公不能作，非吳先生亦莫克當也。其治世之音矣哉。

分論

《送張翰林歸娶》　《藝苑卮言》卷五：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略】宋潛溪《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略】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題李廣利伐宛圖》　《皇明詩選》卷五：宋徵輿曰，亦是中晚遺調。特起手稍健，故可存耳。又：陳子龍曰，辭調差合。又李雯曰：潛溪猶襲元調，《伐宛》一篇，微見風格。

《和劉伯溫秋懷》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局約言博，可以千年萬里。如此襟次，一爲昌黎、眉山所桎梏，便鎖入格子裏翻筋斗。甚矣，流俗之所謂古學者，損天下之已酷也。

《清夜》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太史清姿自絕，未免爲韓、蘇所困，泛濫時不能自已。如此作者，道氣、雅情、騷腸、古韵備矣。亦何必定如俗之所謂古學而後爲古哉。

《蘭花篇》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宛折無痕。又：此太史公髣髴作也，靜遠之度，早已如是，涵泳久之，何古人之足勞，其企逮進追《三百篇》有餘矣。一爲韓、蘇所引，舍其恒度而從之也，遂成黃稗。韓、柳詖淫之詞，但以外面浮理浮情誘人樂動之心，而早報之以成功，憚于自守者，不爲其蠱鮮矣。太史雋才深致，且爲河間挑許，況未逮太史者乎。伊川言學者于佛氏，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韓、蘇亦然，無他，唯其挑達引人，夙多狐媚也。

《秦宮謠》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深。又：如此乃可以刺。

《送許時用還剡》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王、孟之間。密不如王，褊不落孟。

《艷陽詞・南國佳人玉作腰》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雅人高唱，自然玄至。又：且道是美是刺。又：且道是羣是怨。

傳記

王禕《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畯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妊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裨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闚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

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奮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略】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及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閟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略】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置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踈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彷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眞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捭闔譆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羅山吟稿》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濂，字景濂，浦江人。少與胡翰仲申偕往白麟溪，從吳萊先生學，悉得蘊奧。又游於鄉先生柳貫、黃溍之門，兩公歿，遂以文名海內。至正己丑，用大臣薦，卽家除翰林院編修，以親老固辭，入仙華山爲道士，易名玄眞子。庚子歲，徵至建康，授皇太子經，居禮賢館，修元史，召爲總裁官，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太祖稱爲開國文臣之首。四夷咸購其文集，問其起居，學者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正德中，追謚文憲。公生平著作甚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入國朝者，劉誠意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于義門書塾。丙戌歲，余于內殿見之。孝孺字名皆用墨塗乙，蓋猶遵革除舊禁也。悲感之餘，附識于此。

《明史・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遊柳貫、黃溍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時已改寧越府，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爲《五經》師。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徵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恒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略】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安遠知縣，旋召爲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是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濂傅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云。【略】六年七月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命與詹同、樂韶鳳修日曆，又與吳伯宗等修寶訓。九月定散官資階，給濂中順大夫，欲任以政事。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從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帝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濂性誠謹，官內庭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曰「溫樹」。客問禁中語，卽指示之。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爲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間召問羣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略】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

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勳業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禮樂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其明年，卒於夔，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名，復移塋華陽城東。弘治九年，四川巡撫馬俊奏：「濂眞儒翊運，述作可師，黼黻多功，輔導著績。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卹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謚文憲。

紀事

《夢蕉詩話》卷上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一曰：「天語丁甯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蓋瀕行聖祖諭曰：「卿事朕十九年，忠誠可貫金石，故有是賜。卿今六十有八，可待三十二年後，以作百歲衣也。」其二曰：「楮鏹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既受文綺之賜，復出寶鈔數十錠與之，曰：「卿東歸當酒錢也。」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迹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四明史靖可復補作二首曰：「君王親爲計歸程，幾日携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曉辭龍衮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勅更宣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君。」蓋入辭聖祖，復諭之曰：「大江春來風浪多，宜就裏河達家。」子燧孫愼俱列侍從，相與扶掖，賜食乃出。其寵優可謂至矣！後二年，以愼坐法，安置茂州，尋卒。嗚呼！若景濂者，當我聖祖龍飛之初，以道德文章首被知遇，國家大經大典，所以垂世而立範者，多其裁定。事業之偉，未容以他臣語也。議功議賢之條，其謂之何？君子顧不有曰：「愼以年少書生，未必力能跋扈，借使有罪，雖不可幸爲十世之宥，其不幸爲一人之猶憫乎！」惜哉！大美之弗終也。

《藝苑卮言》卷八　明興，高帝創自馬上，亦復優禮儒碩，至親調甘露漿及御撰《醉學士歌》賜金華宋承旨濂。

《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四》　王忠文禕傳，濂疎曠不簡飭，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彷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嶺雲出沒巖扉間，悠然自樂。世俗生產作業，皆不暇顧。其爲人與文如此。

《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　景濂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期約。又嘗入青蘿山，不下書屋者屢年。得鄭氏所畜書數萬卷，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師事吳淵穎、黃文獻、柳待制，皆元代耆宿。學既刻苦，授受復有淵源，故所著文章，雄峙一代。遭時遇主，司制作之柄，爲開國文臣之首。蠻夷朝貢，數問宋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雕板國中。當其恩遇優濃，醉學士之詩歌，甘露百歲衣之賞賜，論者傳爲盛事。暨乎安置茂州，侘傺於荒江野寺，投繯以歿。方希古祭文云：「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迹於峨岷，蓋將吊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吁！可悲也！」集中小詩，猶是元習；長篇大作，往往規橅退之，時亦失之冗沓。蓋兼才爲難，自唐以來如韓退之、蘇長公世不多見，正不必美備難具也。

答祿與權《送宋承旨還金華》　《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潛溪歸老時，中書舍人葉寧、朱芾、史靖可有送行詩，見於各家紀述。余撿孫蕡《西菴集》，有《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詩，多至二十五首，其云「門生日日侍談經，獨向孫蕡眼尚青」，則西菴嘗及潛溪門也。其云「高麗日本朝王使，長向仙班問姓名」，則外國貢使數問宋先生起居事也。其云「東夷買得《潛溪集》，已向扶桑石上鐫」，則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事也。其云「秘府圖書翻閱盡，卻從方士借丹經」，則潛溪嘗爲道士，自號玄眞子，留心道籙也。其云「歸途跨得銀鞍馬，原是天閑小乘黃」，則洪武九年賜馬事也。其云「祖考榮封寵數優，君王親爲製詞頭」，則致政時詔加贈二代，誥辭皆太祖所親製也。其云「海內才名五十年，聖恩榮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紅鞋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箇事，瓦瓶春水自煎茶」，「蓋世文章未是雄，眞純卓有古人風。賜金長是沽春酒，醉殺鄰家桑苧翁」，「鳳翥龍飛御製文，人間未見墨花新。恩榮獨爲詞林重，親向宮門賜老臣」，潛溪一生，事業榮遇，綜括略盡。因錄道夫詩，附見於此。

《送方生還寧海》《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此詩有作贈鄭楷者，蓋遵革除之禁也。牧齋謂于內殿見《潛溪文粹》，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此可知矣。希古《謝太史公書》云：「近有人說執事賜敎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蓋謂此詩序也。又云：「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希古自負如此，不僅以歐、蘇文章自居矣！楷亦潛溪弟子，《潛溪行狀》即楷筆也。

《送錢允一還天台詩》《明詩紀事》甲籤卷四引宋琬《金華詩錄》：乾隆壬午，聖駕南巡台州。武肅王後裔臣錢文銓奉鐵券至省，其同族嘉興在籍食俸刑部尚書臣錢陳羣率同族衆恭呈御覽。皇上垂念前勳，御製歌詩一章，勑諸券櫝。此所述淳化、元豐、洪武三登庭者，不足多矣。俯閱前詩，仰維睿藻，謹記國典之隆，用章舊澤之遠，竊願武肅子孫世世勿忘也。金華府知府臣黃彬恭記。

著録

楊士奇《續潛溪文粹跋》右《續潛溪文粹》二冊，多缺板本，曹冀成家書借余而未歸者也。對之每興山陽聞笛之歎。

張縉《宋學士文集新刊後序》而其集久且漸湮，雖有潛溪前後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兹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嗚呼！韓文冠唐室，法百世，而踰二百年歐陽子始得之漢東弊篋，遂流無窮，如掛星漢；公集亦越百載，而今且復廣，予不敢擬歐陽子，而公固吾明之韓也。感其事頗近，因刻就聊志其自，而附申之云爾。

鄭潔《潛溪集跋》潛溪集一編，總六萬有餘字，皆金華宋先生所著之文也。先生自以爲辭章乃無用空言，凡所酬應，鮮存其稿，出於渙兄仲舒所編者僅若是。仲父都事公取以錄梓，渙謹以先生近作益之，復用故國子監丞陳公昔所爲序冠于篇端。其文多係雜著，弗復分類，詩賦別見蘿山稿，不在集中，群公所述記傳、贊辭及尺牘之屬有繫於先生者，摘爲二卷，附於其末。惟先生奧學雄文，有非區區小子所敢知，姑用識其刊刻本末於此，嗣是下有所作者，當爲後集以傳。

雷禮《新刊宋學士全集序》先生舊有《朝京稿》、《凝道記》、《潛溪》、《翰苑》、《鑾坡》、《芝園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然各集出一時故舊以己見集者，今知浦江事韓叔陽萃爲一編，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題曰《宋學士全集》，梓行之。叔陽高淳人，以進士除今職，有治績，而雅及於此，其知政本云。

鄭濟《宋學士文粹跋》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溫丈之所選定者也。濟及弟洧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刊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生著述頗多，其已刻行世者《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芝園集》尚未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製作。竊意劉丈選之或有所遺，尚俟來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聖主，轉導東宮，名滿天下，文傳四夷，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

鄭柏《宋學士續文粹跋》洪武康申，潛溪先生宋公有西蜀之行，手持所著文集未刊行者《翰苑集》、《芝園集》各四十卷以授柏曰，付子斯文，其謹藏之。柏乃與兄楷約同門友某□選其精要者，得文一百三十篇，詩賦三十首，繕書爲續文粹一十卷。今請於家長英齋伯父，命印工應孟性等刊於義門書塾，以廣其傳。起手於辛巳年春閏月二十一日，畢工於秋七月二十日，凡歷一百一十六日云。仰惟先生德業文章，既已傳播於天下，衣被於四海，而其精粹純一之文，學者未能盡見，是書之行，其可不與韓子、歐陽子之文並觀也哉？

黃溥《潛溪先生集題後》《潛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文章名昭代，其著述之盛，有曰《文粹》、曰《朝京稿》、曰《蘿山

吟稿》，又曰《潛溪內外集》者，流行天下，四方學者，既已家傳人誦之矣！惜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集錄，編目雖繁而纂集無次，章篇雖富而體製不分，兼之久歷年所，而校刊字畫脫落者多。予家學時每思欲爲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也。歲景泰甲戌，幸叨官蜀憲臺，詢知先生舊謫居成都，間爲討訪之，而其曾孫賢盡出其家所藏遺稿。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明善考論而纂集之，復請鎮節松維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讐校，正其差訛，汰其重復，凡詩賦、詞曲、論說、議辨、書表、記序、傳贊、碑誌、箴銘、題跋、雜著、表狀，各以類歸，若所述無補於人倫，無關於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以從簡約，總得三百三十四首。而先生之碑傳、誥命諸作亦附卷後，蓋欲使讀文者得以論其世，亦庶幾能得先生之實也。因其存曰，學者尊爲潛溪先生而不字，故亦命其集曰《潛溪先生集》。集成，屬其外孫茂州醫學典科嚴塤繕寫入梓以傳。

《明史・藝文志四》《潛溪文集》三十卷（皆元時作），《潛溪文粹》十卷（劉基選），《續文粹》十卷（方孝孺、鄭濟同選），《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鑾坡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芝園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別集》十卷，《朝天集》五卷），《詩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宋景濂未刻集》　明宋濂撰。濂集重刻於嘉靖中，行世已久。此本乃國朝順治乙未濂裔孫實穎得文徵明家所藏舊稿以示金壇蔣超，超擇其中今本未載者得三十八篇，編爲此集，以補其遺。今以韓叔陽刻本重勘，其中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等十一篇，皆今本所已載，超蓋檢之未審。其餘二十七篇則實屬佚文。推究當日之意，蓋或以元代功臣諸頌及誌銘諸篇大抵作於前朝，至明不免有所諱。或以尊崇二氏，不免過當，嫌於耽溺異學而隱之。觀楊士奇《東里集》、倪謙《文僖集》，並用楊傑《無爲集》例，凡爲二氏而作者，皆別爲卷帙，附綴末簡，不散入各體之中。則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之持論，可大略覩矣。然古來操觚之士，如韓愈之於高閑文暢，持論終始謹嚴，固其正也。其餘若蘇、黃諸集，不入學派者勿論。至於胡寅、眞德秀，皆講學家所謂大儒，致堂、西山二集，此類正復不少。蓋文章一道，隨事立言，與訓詁經義，排纂語錄，其例小殊。宋儒尚不能拘，則濂作釋老之文，又何必欲滅其迹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宋學士先生文集》二六卷（天順刊本孫淵如藏書）。其集元時所刻者，已有《潛溪》前、後、續、別四集。明洪武間又刻《潛溪新集》，楊維禎、揭汯爲序。其後，在翰苑所作曰《翰林集》，歸田所作曰《芝田集》，各四十卷，見鄭楷所爲行狀。又合《潛溪》、《龍門》諸集總爲一百三十卷，見吳之器《婺州書》。今諸刻皆亡矣。近日競尚張潛所刻八編本，據稱得景濂次子璲繕寫墨迹，遂以鋟本，正德以前未之有也。此書爲天順間浙藩左參政莆田黃譽合《潛溪》前、後、續三集及《文粹》等書選擇分類，得文六百餘首，刊於浙中，其鑒別頗能持擇。景濂喜爲二氏撰述文字，嚴榮刻本所載極多，實爲全集之累。此刻刪削淨盡，讀之心目爲之一清。前有魏驥序。此書嘉靖三年有翻刻本，有附錄二卷，遠遜此本之精雅。卷首有伯淵朱文方印。

又　《宋學士文集》八編總七十五卷（明正德刊本，西畇草堂藏書）。明宋濂撰。凡《鑾坡集》十卷，《鑾坡後集》十卷，《翰苑續集》十卷，《翰苑別集》十卷，《芝園前集》十卷，《芝園後集》十卷，《芝園續集》十卷，《朝京集》五卷，俱大題在上，小題在下。前有洪武庚戌會稽楊維禎《翰苑集序》，又豫章揭汯序，又清江貝瓊序；後爲正德九年太原張潛重刊後序，云：初太史公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因爲鏤刊。有西畇草堂陳仲遵印二印。

又　《潛溪集》八卷（嘉靖刊本，汪魚亭藏書）。金華宋濂著。前有莆田陳旅、義烏王禕、廬陵歐陽元三序及東陽胡助撰《宋氏世譜記》，鄭濤撰《潛溪先生小傳》，蘭谿徐元、青田苗睿，會稽屠性、浦江戴良、蘭谿趙良恭、浦江鄭濤、蘭谿吳沈、金華許元、烏傷王禕撰畫像贊，附錄柳待制、黃侍講、陳徵君、胡博士、吳山長五書後，有至正十六年門人浦陽鄭煥識語。嘉靖間徐中望氏嵩重刊，西蜀高節爲跋，有篁庵氏印，汪魚亭藏閱書印，篁庵豈卽全謝山耶？按潛溪入明之作，劉誠意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革除之後，多爲禁絕，今兵燹之後，更無從得矣。

又　《重刊宋濂學士先生文集》二十六卷、附錄二卷（嘉靖刊本　怡邸藏書）。此書卽重刻天順間黃譽刻本。前有蕭山魏驥序，序後有嘉靖三年春月安至堂新刊行一條，多附錄二卷，有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嘉慶庚午金華嚴太守榮刊《文憲集》，彙張刻、徐刻、周刻、陳刻、傅刻、彭刻諸本備校而獨遺此本，則無論原刻、重刻，傳印之稀已可見矣。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潛溪先生集》（存目）
又《宋學士集》（存目）
又《潛溪後集》（存目）
又《宋學士文粹十卷補遺一卷》（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劉基《青羅山房歌寄宋景濂》 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淛河之東。連山掎拔瀛海上，上與河鼓天津通。憶昔四女下天來，遺鬟墮髢根龐鴻。仙華傑出寂恠異，望之如雲浮太空。嶔崟峛崺齾齧，不可上薈蔚雜樹昏朣朧，虎龍咆號猿鶴叫，山鬼呵歘生悲風。嗟哉若人兮，胡爲乎其中。梁檀柟兮桂桂楓。結青蘿兮以帡幪，不翦不伐兮不鑿以攻。晨嵐暮藹滴晴雨，烟條霧葉相蒙蘢。縿縿兮纚纚，菶菶兮蓬蓬。繚糾要紹兮若蒼龍，垂胡降玄穹。棽麗披離兮，若翠鸞，振迅飛氋氃，鸝黃和鳴桑扈應，髣髴牙曠之絲桐。幽泉發竇鏘玲瓏，六月赤日收蘊隆。陽凌陰蓄春始融，巖花澗草紛白紅。有時皇初平清夜，騎羊朝帝君。璦蕤羽蓋冰玉珮，華月閃爍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翿影旆旆兮聲渢渢。娛目悅耳兮樂不可言，世間塵土何夢夢。山有芝，隰有蕈，石鑿鑿兮水漴漴，猗若人兮美且充。飢食倦息兮可以保我躬。逍遙兮棲遲，人何必訪廣成于崆峒。

又《潛溪圖歌爲宋景濂賦》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尤絕奇。羣峯峻極河漢上，一峯獨立芙蓉陂。先生結廬在其下，文追班揚兼賈馬。遂令此山增壯觀，野有樸樕皆梧檟。上清道士方方壺，乘興爲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出樹如蘇。溪流穿林還度谷，十里一達五里伏。龍湫吐景生白虹，藤蘿振雨松呼風。却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雲下天室。鐘鏞鏗鍧簫鼓發，霓裳羽衣飄滅沒。初平騎羊前啓行，長髯鬖髿飛玉霜。秦娥吹笙玄鶴舞，牽牛河鼓凝寒芒。相思迢迢頻入夢，夢駕兩鸞從一鳳。覺來毛髮猶爽淅，目送征鴻度空碧。山有蔬，水有魚，幽澗有泉清可斢。何時上疏乞骸骨，寄聲先遣雙飛鳧。

汪廣洋《宋景濂承旨致仕還金華》 力操鉛槧代橐鞬，贊翊無如子獨賢。璧水屢游來後學，瀛州高步領羣仙。乞歸際遇明良日，近侍從容二十年。況有兒孫能繼武，鳳凰池上羽毛鮮。巾車久不到潛溪，溪上篔簹箇箇齊。玉檢金封勞紀述，石田茅屋稱幽棲。賀公共喜勞歸老，疏傅誰言早見幾。此去東南形勝處，知君一一有新題。

釋宗泐《送宋學士歸金華》 當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儲宮賢少傅，開國老詞臣。際遇超今古，優容異等倫。莫歸蓮作炬，前席錦爲茵。班固材尤贍，揚雄語大醇。一麟生治世，長劍倚秋旻。仲子金閨彥，佳孫玉樹春。尋常勞聖眷，七十解朝紳。戀闕行猶緩，還家樂更眞。都門開祖帳，里曲候征輪。未覺鄉音改，其如此志伸。凈名應杜口，善慧必觀身。婺女星辰逼，蘿山雨露均。挑燈書細字，置酒洽比鄰。白石求眞侶，青松結社人。無心誠契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支遁，空知讓許詢。三生情是夢，十載法爲親。別去投青簡，秋來覲紫宸。涼風吹彩鷁，攜手大江濱。

答祿與權《送宋承旨還金華》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墟，天池之北。自昔初平牧羊處，至今靈氣鍾名德。聖人立極開太平，賢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擅文章名。至尊臨軒時顧問，皇子傳經當繡楹。漢室舊聞疏太傅，明庭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誥詞御製煥奎文，子孫簪筆當朝立。先生種德非常倫，聖明天子優老臣。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與初平鄰。

王禕《宋景濂像贊》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孫蕡《陪翰林宋承旨遊鍾山》 天上禪關敞薜蘿，每緣休沐得經過。雲籠梵宇青蓮濕，地接皇居紫氣多。甘露結花凝木末，醴泉和雨落岩阿。欲陪謝傅金屏約，未解朝簪奈爾何。

又《餞宋承旨潛溪先生致仕歸金華》 鰲峯朝日鵲聲稀，內使傳宣下紫微。予告不須留秘閣，許歸仍及賜春衣。恩濃玉檢天書濕，人去金莖瑞氣晞。況是陽和二三月，都門柳色正依依。承恩初入詞林日，亦得叨陪侍從班。雲影九重開鳳閣，天光咫尺近龍顏。彤闈侍讀青春暖，彩筆題詩白日閑。此去

定酬優老願，軟輪遊遍越東山。　保傅儲皇二十春，白頭歸去歲華新。優賢寵渥非緣老，蓋世文章不是貧。　錦誥渙頒雲五色，青宮喜見日重輪。贏得青山似虎溪，□□□□□□□。　羅浮山水滄江曲，水連清溪樹連屋。舊雨仙翁乘興來，荔支應過楊梅熟。　溪雲漠漠樹宛宛，不是三湘定輞川。花氣曉迷桃葉渡，虹光夜貫米家船。　小甕松花已潑醅，縛柴門子夜長開。天寒動有王猷興，應放清溪夜艇回。　驚濤一葉海門關，秋淺吳楓未著班。十載宦遊今看畫，澹煙斜日小孤山。　不見扁舟採芰荷，天風何處度清歌。兰鞋此日雲門寺，應是鑑湖秋水多。　望湖亭上倚清秋，水落吳城樹色幽。何日松巢招五老，九江同泛釣魚舟。　愛此名山似蜀中，山如斑笋樹如龍。瞿塘幾日漩渦小，欲駕扁舟訪赤松。　沾恩幾載入承明，雲冷漁磯白鶴盟。忽見新圖被山惱，欲辭簪組乞歸耕。　白鷺洲前野艇歸，釣魚磯上綠楊垂。人間野況都如畫，奈此窮生薄祿爲。

又《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二十五首

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　春初。公卿祖帳都門外，人道風流似二疏。　歸遲。春坊一掬臨分淚。記得垂髫受業時。　尚青。幾度背人焚諫草，風灰蝴蝶滿中庭。　芳聲。高麗日本朝王使，長向仙班問姓名。　中傳。雞林買得潛溪集，已向扶桑石上鐫。　文名。朝廷禮樂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　恩寬。小儒日侍絲綸閣，不得囊中奏稿看。　班郎。一門三代沾恩澤，更著錦衣歸故鄉。　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相家。歸去山中無箇事，瓦瓶春水自煎茶。　人風。賜金長是沽春酒，醉殺鄰家桑苧翁。　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種在雙溪淺水邊。　能行。懸燈夜讀元朝史，認得前編老祖名。　君恩。却將視草堂前筆，歸去題詩水竹村。　已多。從此黃庭不須讀，自開池水養羣鵝。　性靈。秘府圖書翻閱盡，却從方士借丹經。　海內才名五十年，聖恩榮許晚新賜宮衣雪色如，歸榮況及早二十餘年侍禁闈，趨朝常早晚門生日日侍談經，獨向孫黃眼千載班揚亞六經，先生高步續萬丈文光北斗縣，清名不獨域頭白勳庸列上卿，君王豈是重幾逆龍鱗進治安，朝回只說聖令子內庭書制誥，佳孫復作序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紅鞋金帶荔支花，三品詞林內蓋世文章未是雄，眞純卓有古乞與山童潤筆錢，歸時正及早玉樹芝蘭取次成，小孫開歲亦不用黃牛教子孫，爲儒三世受山僧野客莫相過，碑板人間刻榮歸詔許老山坰，火棗交梨養近欲長參不語禪，水雲飛盡月輪圓。惟餘一冊龍門子，留與西江學者傳。

方孝孺《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韵》　隆替存恆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搆，既往有餘愍。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公來作蓍龜，王略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旂常揭日月，鍾磬羅廣虡。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溫，力篳。導大川引。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顚頓萬里行，流離閩門殞。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賙賑。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又《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聲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又《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後學無歸誤少年，在於賁也更　華髮朱顏六衷餘，還鄉猶駕軟　祖考榮封寵數優，君王親爲製　羽衣來自大江西，打得旌陽鐵　建業鐘殘禁漏稀，九重天上早　鳳翥龍飛御製文，人間未見墨　晚出金閨望故鄉，芙蓉峯影月　堪憐。聯班欲上陳情表，留取先生住講筵。　輪車。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止青牛乞著書。　詞頭，臨流好起雲章閣，高壓清風八詠樓。　柱碑。聞道珊瑚纏藥石，碧潭清夜老龍嘶。　朝時。玉堂清署風霜冷，常恐先生入奏遲。　花新。恩榮獨爲詞林重，親向宮門賜老臣。　蒼蒼。歸途跨得銀鞍馬，原是天閑小乘黃。

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尙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玆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翛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尙享！

童冀《三次韻奉簡太史宋先生》 憶昔公車徵待詔，東書歲晚起岩栖。蓬萊望日三山近，閶闔倚雲雙闕齊。當宁每承宣室問，退朝多在掖垣西。山林北口惟高枕，疇念彤庭拜紫泥。蚤歲能文賦子虛，掛冠甫見二毛初。久依丹地朝王所，恆憶鈞天夢帝居。紫禁九關嚴虎豹，青山一榻註蟲魚。漢家天祿新雲構，劉向能忘舊校書。一舸秋風下大江，歸來寄傲倚南窓。平生諾重黃金百，有子才如白玉雙。進善舊師羊舌赤，退毗近學鹿門龐。山田見說秋多秫，雲液懸知釀滿缸。太史在官多病久，幾年簪筆侍金華。上嘗賜告踰三月，內錫黃封醞九霞。退直不言溫室樹，歸休每憶上林花。雲山未覺青霄遠，星漢遙連海上槎。帝鄉一別又經年，却向丹丘訪羽仙。閶闔五雲丹鳳闕，江湖春水白鷗天。儒林接武登羣彥，官署弘文易舊聯。頗念草玄揚執戟，白頭能復賦甘泉。（時楊宗敏尙留京。）東華曉漏聽朝鷄，幾見彤庭簇仗齊。一夜楊前催草詔，九重天上降芝泥。拜官西掖承殊寵，策士南宮憶舊題，此日江湖殊戀闕，蓬萊北望五雲低。

雜録

劉基《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

朱元璋《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卽遣長孫愼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謂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爲此。於是召其孫愼，謂曰：爾翁去北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愼稽首拜手曰：臣愼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愼請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新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曰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尙欲實封爲陛下補闕耳。朕旣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聞卿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倣老禪。不語久之知貫道，以心詳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跡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藝苑卮言》卷六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

《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四》 濂爲人篤倫品，寡嗜慾，內外誠恕。自少至老，未嘗去書。豐體近視，乃一黍上能作字十餘。

《靜志居詩話》卷二 王子充叙《景濂集》云：「古今文章作者未易悉數，卽婺而論，南渡後有東萊呂氏，說齊唐氏，龍川陳氏，各自成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近則蒲陽柳公，烏傷黃公竝時而作。踵二公而起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當呂氏、唐氏、陳氏之竝起也，新安朱子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胡仲申叙《王子充集》云：『吾婺以學術稱者，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竝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附和於下，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首稱。』合兩公之言繹之，金華文章理學之源備於是矣。景濂於詩，亦用全力爲之，蓋心慕韓、蘇而具體者。」

答禄與權

《明史・答禄與權傳》 答禄與權，字道夫，蒙古人。仕元爲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入明，寓河南永寧。洪武六年用薦授秦府紀善，改御史。請重刊

律令。盱眙民進瑞麥，與權請薦宗廟。帝曰：「以瑞麥爲朕德所致，朕不敢當，其必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明年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未行，復爲御史。上書請祀三皇。下禮官議，遂幷建帝王朝。且遣使者巡視歷代諸陵寢，設守陵戶二人，三年一祭，其制皆由此始。又請行禘禮，議格不行。改翰林修撰，坐事降典籍，尋進應奉。十一年以年老致仕。禘禮至嘉靖中始定。

《送宋承旨還金華》《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潛溪歸老時，中書舍人葉寧、朱芾、史靖可有送行詩，見於各家記述。【略】潛溪一生，事業榮遇，綜括略盡。因錄道夫詩，附見於此。

《明史・藝文志四》《答祿與權文集》十卷。

《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　道夫其先蠻部人，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爲氏。明初流寓河南永寧。余觀道夫題咏，自署洛上人，則著籍永寧明矣。道夫集十卷，著錄於《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今罕傳本。史稱道夫博學強記，明初祀三皇、建帝王廟，皆自道夫發之。余從《宋文憲集》附錄得詩一首，以補明初詩家缺遺焉。

朱芾

《賦得秦淮送宋仲珩》《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俊于江醴陵，逸于王寧朔，居然在三謝之間，此技唯國初人能之。臨川因以問津。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芾，字孟辯，以字行，華亭人。才思飄逸，千言立就。工於草書、篆、隸，鐵崖門人也。洪武初，以徵聘至，官編修，改中書舍人。

《寄張子政》、《爲志學聘君題惠麓秋晴圖》、《自題蘆州聚雁圖》等三詩《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此三詩《文憲集》附錄標目云：「契生中書舍人葉寧、朱孟辨忝廁侍從，躬覩皇上眷顧之隆，謹記一時盛事，賦絕句三首。」《夢蕉詩話》、《堯山堂外記》僅屬之孟辨一人，疏矣！董穀《碧里雜存》云：「宋太史乞歸，御製詩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濂續云：『臣身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據此，則第三絕句又非孟辨詩矣。詞亦小有異同。」余以爲此說蓋出附會，終以《潛溪集》附錄爲得實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四引《松江府志》　朱芾自號滄洲生。少從楊鐵崖遊，才思飄逸，工詞章，兼善翰墨，眞草隸篆，清潤遒勁，風度不凡。繪事亦擅聲於時。《太祖御製集》有《和朱孟辨落花》詩。

又引朱謀垔《畫史會要》　孟辨善山水、白描人物。

牛諒

《西吳里語》卷三　國朝牛諒，字士良，東平人，後居烏程。洪武初由秀才仕至禮部尚書。大明集禮多諒所裁定。

《明詩綜》卷四　郁伯承曰：公優於文學，嘗與唐應奉肅有《丁未九月聯句》，蓋國初才士。

《明史・牛諒傳》　牛諒，字士良，東平人。洪武元年舉秀才，爲典簿。與張以寧使安南還，稱旨，三遷至禮部尚書。更定釋奠及大祀分獻禮，與詹同等議省牲、冠服。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太祖下其議禮官，併命考歷代帝王有功德乾廟祀之。七年正月，諒奏三皇立廟京師，春秋致祭，漢、唐以下，就陵立廟。帝爲更定行之，亦詳《禮志》。是年怠職，降主事。未幾，復官，後仍以不任職罷。諒著述甚多，爲世傳誦。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諒，字士良，東平人，寓吳興，以秀才舉。洪武六年二月，任禮部尚書。七月，降主事，八月，復任。十二月免。

《靜志居詩話》卷二　牛諒，字士良，東平人，流寓吳興。以秀才舉，除翰林典簿，使安南，還擢工部員外郎，歷禮部尚書，降主事，尋復任，免。有《尚友齋集》。

又　尚書流寓吳興，時過檇李，與鮑恂仲孚、邱民克莊、張翥翔南、王綸昌言、聞人麟彥昭、曹睿新民、徐一夔大章、尤存以仁，【略】集郭西景德寺，攜酒賦詩。其在南京，則與唐肅處敬，【略】會飲聯句。及同張以寧志道使安南，志道賦長句以贈，有云：「更喜清詩慰遲暮。」蓋當日風雅之林，每屈一指，不徒以功名顯也。又在元時中甲午大魁，亦見志道詩句。

《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　士良與張志道奉使安南。志道卒，士良枕上成句云：「出使艱虞萬里同，歸期日日待秋風。【略】」詩頗沈痛，足增友誼之厚。士良名附見鄭端簡《吾學編・陶凱傳》中，傳稱「凱姿性過人，【略】文章遂盛傳於世」。《明詩統》誤以此數語屬之士良。宋弼《山左明詩抄》遂沿其訛。余閱《吾學編》，詳考文意，特爲辨正，附見于此。士良在明初亦山左一作家，惜集不傳。

吳　雲

《靜志居詩話》卷二　尚書送李民瞻一律，體格極似高季迪《送沈左司》詩，而聲色不同，未免近於土木形骸矣。錄之以諗知言之君子。

《明名臣琬琰錄・吳尚書傳》　尚書吳公雲，字友雲，宜興清泉鄉人。世業儒，父仲餘仕元湖南財賦提舉。公少有文行，爲國子生，同輩皆推重之。國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遣魏國徐公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遣公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八年坐事被逮至，上重其才卽釋之。時以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公使諭之。【略】遂被害。【略】則公之名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於世也。

《明史・忠義傳一・吳雲》　韓死雲南之三年，死事者又有吳雲。雲，宜興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爲湖廣行省參政。洪武八年九月，太祖議再遣使招諭梁王，召雲至，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我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令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紿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雲子敞，上雲事於朝。詔馳傳返葬，以敞爲國子生。弘治四年五月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韓並祠，改祠額曰二忠。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　雲，字友雲，宜興人。元翰林待制。洪武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縣丞。遷刑部郎中，進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奉召招諭雲南，死之。弘治中，贈刑部尚書，謚忠節。

吳　沆

《詩藪續編・國朝上》　吾邑與諸公同時者，吳正傳禮部子，大學士沆最爲太祖眷遇，然初不以詩名，余往甚忽之。近得其遺集，雖儒生本色時露，而高華整肅，體格天成，合處詎出當時名家下。惜全篇完善差寡，輒句摘之，以俟賞音。其《讀史十咏》如《黃石履》云：「躡劉舒國步，蹴項立炎光。」《中郎節》云：「窖中同卧雪，海上共驅羊。」《子陵裘》云：「大澤垂綸夜，東都繪象時。」《諸葛扇》云：「白旄麾牧野，赤幟指咸陽。」《太白靴》云：「遠遊觀宇宙，高舉躡星辰。」《中散琴》云：「新聲鳴廣廈，雅曲奏閒房。」皆用事精切。《神州十詠北闕雲》云：「縈風細作千行紫，捧日高騰一朵黃。」《居庸翠》云：「春雲映處屏如畫，御輦來時色欲流。」《內苑花》云：「萬年枝上紅雲擁，五色屏前繡幙開。」《都門柳》云：「萬樹連營春細細，千條夾岸雨絲絲。」《禁城鐘》起句「華鯨飛舞出滄溟，直上中天望闕鳴」，《上林鶯》結句「飛飛更向高枝語，三十六宮春晝長」，尤爲俊爽。他若「風清霧捲明東壁，野迥天垂出太行」，「星環太乙尊黃道，日麗層霄映翠華」，「九成殿上飛金雀，萬歲山中舞碧鸞」，「視草玉堂蓮炬絳，紬書金匱竹編青」，國初殊自錚錚，而諸選絕不及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沆，字濬仲，蘭谿人。元禮部郎中師道之子。以家學自振。國初，召爲翰林待制，尋升東閣大學士。以文學被寵。後以懿文太子故，被讒，死於獄，朝野憐之。東閣詩有「風清霧捲明東壁，野迥天垂出太行」，「星環太乙尊黃道，日麗層霄映翠華」，「九成殿上飛金雀，萬歲山中舞碧鸞」之句，皆應制中琅琅者也。

《明史・吳沆傳》　吳沆，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沆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已，命沆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

制。沉謂修撰王鏊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於朝。鏊言恐觸上怒。沉不從，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慤人也。」遂眷遇之，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沉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錄》，命沉撰序。居一年，降翰林侍書，改國子博士，以老歸。沉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沿其說。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沉發之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引《皕宋樓藏書志》《澱川集》十卷，舊抄本。是集各家書目罕見著錄，《四庫》所未收也。

王禕

論述

宋濂《華川集序》　子充少濂一十二歲，頗觀其幼時所爲文，幅程廣而運化弘，光燄燁燁起諸公間，譬之搆廈屋者，掄材甚夥而基緒亦以廣矣。及齒踰弱齡，輒出游浙東西，復渡江涉淮，歷齊魯之墟，至燕代而休焉。所見喬嶽長河，摩日月而盪雲煙，精神翕然，與之冥會，故其爲文，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雹集，五采競明而十日並照，譬之臺閣已建，楹礎駢列，觚稜高騫，而氣象益以沈雄，薦紳之徒咸以爲不可企仰，而子充自視則猶欿然也。於是退藏重山密林中，愈沉酣於古，而密體於方今，凡天人之理、性命之奧，皆肆其玄覽而養厥靈淳，其學遂底于成，而年亦已踰四十矣。故其爲文，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之而逾深，味之而弗竭，其平日華綺豪放之習至是刊落殆盡，譬之堂陛嚴邃，左俎豆而右瑟琴，鴻生鉅夫冠冕佩玉，雍容揖遜於其間，而閭巷布韋之士欲望其餘光有不可得，非其一而弗二、密而不繁，而造夫精醇之域者，其孰能與於此哉！烏傷有四君子，曰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季直，皆以文鳴于近代，蔚茂汪洋，固不可涯涘，若以子充廁於其中，濂未知其孰爲之先而孰爲之後，非深知子充者鮮不以斯言爲過情也。如濂不敏，與子充同受業黃文獻公之門，亦嘗有志於文辭，海內作者無不得觀之，每讀子充之文，獨心醉神融，若飲醇酎，子充亦以濂爲知己，俾序後集之首簡。

蘇伯衡《華川集序》　先生以絕人之資承家傳之舊，而與侍講黃文獻公居同里，游其門最久，心傳指授悉得其蘊奧，且山林之日長，考索之精、造詣之深尤非諸人所能及；故發而爲文，溫溫乎其純雅，恢恢乎其宏辨，秩秩乎其密察也，而要其歸無不本於經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非歟？

胡翰《華川集序》　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媿，意銳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出其文以示余，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布，如風雲蛇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勃乎水湧山立，而其進未已也，余亟讀之不暇。

《國琛集》卷上　待制王禕，義烏人。屹然有奇氣，人初見若不敢即。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於經史百家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

《靜志居詩話》卷二　子充文脫去元人冗沓之病，體製明潔，當在景濂之右，惟詩亦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王忠文公集》　禕師黃溍，友宋濂，學有淵源。故其文醇朴宏肆，有宋人軌範。濂序稱其文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可謂知禕之深矣。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精密而氣弱。非篤論也。集中多代擬古人之作，蓋學文之時，設身處地以殫揣摩之功。宋代諸集，往往有此，亦未可以遊戲譏焉。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陳田按　忠文《書俞生擬古詩後》云：「《三百篇》非出於一人之手，而亦非一人所能爲。後世視古人爲何如，而顧欲以一人之所能兼乎？古人之所不能亦難矣。元、明之交，擬體雖開，未盡流變，使見後來諸集，不知當作如何云云也。」忠文詩，質賢體潔，時作小詩，亦有風致。《南城曲》云：「素羅束髮雙髻拖，大紅衫子小紅鞾，並馬早出南城路，問人

杏花多未多？」余謂此可補入楓江漁父《本事詩》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禕文醇樸而宏肆，具北宋之遺。景濂稱其體凡三變，可謂深知甘苦。

徐泰《詩談》　王子充詩亦純雅。

《文脈・文脈新論》　王忠文《華川集》學蘇欠俊，《文訓》效七體甚佳。

《明詩綜》卷三　俞汝成云：忠文詩平易切實，然在當時與宋潛溪首倡浙東，功不可泯。

《送許時用歸越》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引《金華詩錄》：唐賢送行，每推一人擅場。此與潛溪詩工力悉敵，均不愧擅場之作。宋云：「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此云：「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宋云：「因君動歸興，予亦夢柴扉。」此云：「鑑湖求一曲，吾計尚茫然。」其後宋卒于遷所，王致身使節，皆不得遂首丘之願，一時興到之語，遂成詩讖。此詩亦見《汪忠勤集》。

傳記

《明名臣琬琰錄・翰林待制王公墓表〈禕〉》　公諱禕，字子充，金華義烏人。祖炎澤，考良玉皆仕元爲學官。公少從學於侍講學士黃公溍。其爲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偉度，天祖皇帝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甚悅，即處以幕職。未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禮郎兼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爲同知南唐府事。及太祖皇帝即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二年己酉詔修《元史》，復召公還，與翰林學士宋濂同爲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公既爲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與宋濂耳。公凡兩佐郡事，皆有善政。【略】公學問深粹，博覽經籍，兼綜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閎偉，卓然鮮儷，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爲之首也。公之學問文章既已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炳然昭如日星不可遏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於古烈丈夫矣。公之忠義在人心，其行實在國史。

《明史・忠義傳一・王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及長，身長嶽立，屹有偉度，師柳貫、黃溍，遂以文章名世。覩元政衰敝，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幷薦，不報。隱青岩山，著書，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爲中書省掾史。征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累遷侍禮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賜金帶寵之。太祖將卽位，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爲漳州府通判。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爲總裁。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還。五年正月議招諭雲南，命禕齎詔往。至則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且夕至。王不聽，館別室。他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鷁艫，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卽爲改館。會元遺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邪！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爲汝屈！」或勸脫脫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繼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斂之。建文中，禕子紳訟禕事，詔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胡行簡《王忠文公文集序》　又數年，浮海過上虞，會林供奉希元詢及浙水東人物，希元稱子充之美不絕口，且曰，子充之文，黃先生之文也。余驅馳王事，不遑細論，乃今得子充文集而讀之，其材贍，其學博，其識正，凜然有良史風，擬左氏史遷諸文，譬之璆琳琅玕、大玉夷玉，雜然陳之于前，識者知爲至寶，終莫敢優劣也。他所著述，皆溫潤典雅，成一家言。考其源委，雖本之先生，而超出乎規矩之外者，蓋深造自得之矣。希元以與先生之文並觀，余謂駕宋軼唐，轢西漢先秦而駸駸乎三代也。先生在朝罕所接納，惟危君大朴、傅君子通得相講貫。二君之文，余歸田後不能知其所至，卓然

可傳於世，子充一人而已。子充靜重篤厚，謙恭自持，其交於人久而彌敬，其敏于學不耻下問，所謂有德有言者於是乎見之矣！

《藝苑卮言》卷六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

《臨漳雜詩》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陳田按：忠文以議禮忤旨，降漳州通判。《雜詩》十首即此時作也。其佳聯如「地偏冬少雪，海近夜多風」，「茉莉頭圍白，檳榔口沫紅」，「兒童皆喚囝，男女總稱孃」，「綠筍供春饌，黃蕉入夏筵」，「珉紫裁爲硯，犀花解作杯」，「不雨猶穿屐，因喧盡佩香」，閩中風土如繪。忠文不獨文章炳煒，其遺愛在人，漳州半芝山下有遺祠在焉，正如朱邑之俎豆桐鄉也。

著録

劉傑《王忠文公文集題後》　予昔在鄉校時，獲覩金華太守同邑方公素易所集《翰林待制子充王先生華川集》刻本，凡若干卷，披閱終日不能釋手，未嘗不嘆先生之文醇正典則，而喜方公好事而能成人之美也。正統戊午秋，予來官先生之鄉邑，始得知先生出使滇南臨難不屈忠義之詳，又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之下，於是具行實疏，請于朝。尋蒙聖恩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賜謚忠文，閔悼褒崇，極其華顯，是則先生孤忠大節自足以傳不朽矣，然先生平素著作，惜其刊板多歷年所，遺失莫存。既而先生之孫叔豐出示遺稿六帙，復得四川憲僉王公迪所藏前集，予因備録而增廣之，分爲二十四卷三十七類，以篇計之總六百二十有奇，姑以繼吾先正方公纂集之素志耳。又賴同寅大尹盧陵劉公同重爲校正，僉謂宜繡諸梓以永其傳。辛酉春，予述職京師敬以是編質諸縉紳，今杜國少師東里楊先生展玩之餘深嘉歎賞，慨然序諸卷端，名曰《王忠文公文集》。其所以發幽潛之光而爲之表著，風厲於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未必無小補云。

張維樞《王忠文公文集重刻叙》　忠文公之殉滇也，滇人業祠地藏寺尸祝之，而易名之典，間墨墨於革除。正統五年，孝烏丞劉傑白之朝，得贈學士如故，謚忠文。傑復集公草，丐楊文貞序以傳，於是公之英爽徽韻歸然並千秋。歷二百餘年來，前刻幾亥豕不能句，雖忠魂亙天，而遺編墜地，何以風後？維樞竊從復守坟之議以重鋟，上請，俱報可，因倡王氏宗謬加校訂，役竣，謹拜手言曰，樞卒業是編，嘆聖祖知公，公不負聖祖知也。

《明史・藝文志四》《忠文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王忠文公集》　明王禕撰。禕有《大事記續編》，已著録。是集前十二卷題鄱陽劉傑編輯，盧陵劉同校正。十三卷以下則編輯者改題同，校正者改題傑。意二人各刊其半歟。傑即正統六年爲義烏丞時表禕之忠於朝，得贈官賜謚者也。禕所著本爲《華川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傑等合編爲此本。卷端胡翰、胡行簡二序，皆爲前集作。宋濂、蘇伯衡二序皆爲後集作。其楊士奇一序，則爲此本作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王忠文公文集》二四卷，附《繼志齋稿》二卷，《贖齋稿》一卷，《齊山稿一卷》（萬曆刊本星渚于氏藏書）。初著《華川前集》十卷，胡翰、胡行簡爲序；又著《華川後集》十卷，宋濂、蘇伯衡爲序。正統五年義烏丞劉傑既請於朝易謚，復合輯其集而乞楊文貞士奇爲之序，首刊洪武三年、正統六年誥敕。此本乃萬曆甲辰溫陵張惟樞重鋟自爲序、爲傳，並刻吳寬撰祠記、李默撰祠墓記，而附其子國子博士王紳《繼志齋文稿》二卷，王稌《贖齋詩稿》、王汶《齊山文稿》各一卷，有「星渚于元仲珍藏書籍」、「九葉傳經」、「一經傳舊業」、「子子孫孫引無極」諸印。

雜録

胡翰《王忠文前集序》　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居中朝，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者久之，又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嘗用薦者檢討經筵編修史館訖無所遇合，傑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頌其美，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余聞謁公華川上，質其所業，公不以爲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媿，意銳俗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出其文以示余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布如風雲蛇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

黃公如出一律，勃乎水涌山立而其進未已也。余亟讀之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二十年，縉紳學者不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然不旋踵而摧折身陷死地翦爲俘囚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者果孰優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爲，天苟使之有位而措諸行事，則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昔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其文而知之，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吾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之於道，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爲天下道哉。

蘇伯衡《王忠文後集序》　自宋南渡以來尚論學術之懿，未有過於吾婺者也。上下數百年，作者往禪來續至于今，而華川王先生出焉。先生以絕人之資，承家傳之舊，而與侍講黃文獻公居同里，游其門最久，心傳指授，悉得其蘊奧。且山林之日長，考索之精，造詣之深，尤非諸人所能及。故發而爲文，溫溫乎其純雅，恢恢乎其恑辨，秩秩乎其密察也。而要其歸無不本於經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非歟！文爲《華川集》前後各十卷，前集胡君翰既序以傳，先生復俾伯衡序之于後。伯衡少先生八歲，蚤又不能忘情於科目訓詁箋註名物度數，是講是肄，以追世好。殆二十年後，厲志於古學，又不得碩師造就之，視先生之夙有譽於斯文，起敬起愧之不暇，尚何能贊一辭哉。雖然窮鄉晚進，仰望先生之風采而莫之見也，想聞先生之議論而莫之及也。得覩其言語文章以觀其志之所存，學之所至，道之所成，庶幾有所啓迪焉。此固先生立言之微意也。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求知先生者，夫亦徵諸其文而已矣。

楊士奇《王忠文集序》　古之爲士者，文行皆備而必行爲之本。故三代以上，文最高古而無以文名者，其所本不係於文也。秦漢以來，士始有專以文名，如或違道畔義，君子不道也。楊子雲《劇秦美新》是已。若斷斷焉發於忠君愛親之誠，讀之使人感激奮發希慕之不置，雖去之千載，猶目前然者，諸葛武侯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是已。近數百年來，士多喜讀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之文，要皆本其立朝大節，炳炳焉有以振發人心者也。我國家隆興之初，金華宋公景濂、王公子充相繼入翰林持文柄，時詔修《元史》，二公皆任總裁，巋然一代之望也。已而王公以翰林待制奉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嚮服，會有倔彊拒命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王公死事始暴白於中朝，然旌褒之澤未及也。皇上嗣大統之五年，義烏丞劉傑白其忠于朝，下諏於衆而信，詔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賜謚忠文，於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命下之日，輿論欣快，蓋忠孝人人性分所固有者。爲天下者必表章之，以正人心善俗化，治道所係也。其或晦於前而必彰於後者，天道顯忠佑善雖久遠必不爽也。傑又輯王公平素之文，將刻以傳，屬予序。公之文，蚤有聲於勝國時，既入國朝，首見用於朝廷、於郊廟，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錄其死節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公名禕，義烏人，死年五十有二。傑所建白十事采用其九，論公死事在焉，其亦可爲達於政體者矣。

方孝孺《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於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還。國家遐荒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於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

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魏呈潤《王忠文公集序》 顧吾黨又以公集爲念，蓋公之遺草，其始鐫也草創于劉丞，時未得善本，歲久寢壞；溫陵張子璟檄烏傷更梓之，然位置相沿，中少差次。漳其過化之鄉，又一時文獻非乏也，余不敏，力搜先代之遺，與王中丞而弘、張徵君紹和共司參訂，而茂才張煜叔更加精覈，俾無遺謬，蓋踰年而始竣事焉。計公生身五十有二載，青巖山其峙基，地藏寺其終局，而丹霞嶼片席則吉光殊羽之所經過，而驪龍唾後之珠，在緯蕭者雖不能得，亦既頷下粗有領略。今茲鴻編，副在墨卿，夫故借鸞龍以文其陋，非摩挲拂拭之遂足以重鸞龍也。公集中諸製，大較勝國時屬綴爲多，入明以來僅三之一，想初集先已行世，故爾盛傳，後集尚閟篋中，大地風霾，輒遭散佚若此。余讀《祈天永命》一疏，懇惻眞至，簡在帝心，吾漳署中所起草也，前刻見遺，而今裒然爲集中鼎呂，忠魂有知，定應相賞爾。公詩奕奕動人，間取清漳十詠，按節歌之，便堪爲南國先世作圖經，雞犬新豐咸識故處。公文源本六經，合成繪水，今觀金浦孔廟碑，草昧雲雷，範型都備，又如文翁禮殿，魚雅可尋，嘗其一臠，幷羅全鼎，于以發舒義概，鼓吹休明，使讀之者得其藻思赤心，蹶然起，奮然思齊，所裨非細故也。宋景濂久侍帷幄，曾出爲長水令，而未及啓行，遂少此一番宦轍所都，乃信少日屏星，編是瓜葛正非偶然。余於祀事及錡事幸而並觀厥成，長識嚮往，又何啻酹卞忠貞之冢，而深隨武子之思哉？

詹同

論述

宋濂《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辭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宏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色，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

徐泰《詩談》 新安詹同，赤色精金，與鍮鈆自別。

《靜志居詩話》卷二 同文與吳濬仲、樂致和、宋景濂齊名，號中朝四學士。吳、樂韻語寥寥，宋亦非其本色，於四子中，遂爲翹楚。

《清江曲送宋尚德自峽中回》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意在字外。又：總是欣幸意。

《送黎蘭谷遊永州》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非不可旁及，無事爾耳。

《入峽》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從空實寫，情在景中。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同，字同文，婺源人，初名書。元末爲郴州路學正，遇亂，家黃州，事陳氏，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歸附，賜今名，授國子博士，直起居注，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致仕，復起爲承旨，卒。宋景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色，觀者從傍鼓噪，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

《明史・詹同傳》 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幼穎異，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至正中，舉茂才異等，除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仕陳友諒爲翰林學士承旨。太祖下武昌，召爲國子博士，賜名同。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教爲文，才思泉湧，一時莫與並。遷考功郎中，直起居注。會議祫禘禮，同議當，遂用之。洪武元年與待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龔

魏觀等循行天下，訪求賢才。還進翰林直學士，遷侍讀學士。帝御下峻，御史中丞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所以勵廉恥，存國體也。」同時侍側，遂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復剴切言之。帝嘗與侍臣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因事納忠如此。四年進吏部尚書。六年兼學士承旨，與學士樂韻鳳定釋奠先師樂章。又以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請編《日曆》。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七年五月書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凡五卷，名曰《皇明寶訓》。嗣後凡有政績，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是年賜敕致仕，語極褒美。未行，帝復命與濂議大祀分獻禮。久之，起承旨，卒。同以文章結主知，應制占對，靡勿敏贍。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無取浮薄。同所爲多稱旨，而操行尤耿介，故至老眷注不衰。

紀事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引《翰林記》 洪武六年，開局修《大明日曆》。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詹同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時繕書監生黃昶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斝。少選奉御傳宣召濂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酲猶未解，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顧濂亟取之。既上奏，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於是受命書焉。濂歸與昶言之，以爲詞壇盛事。

又陳田按 同文早歲，虞伯生呼爲才子，及遭遇明主，賜《方竹》之記，和贈人之詩，談者詫爲盛事。要其天才俊發，咳唾琳琅，不虛也。當時與吳濬仲、樂致和、宋景濂號中朝四學士，魏杞山詩所謂「詹吳宋樂皆時彥，譔述承恩晝夜同」也。景濂之文，同文之詩，良足媲美。

《飲楊廉夫拄頰樓時余奉命徵賢松江故有此作》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陳田按：洪武初，召諸儒纂修《禮》、《樂》書。帝以楊維楨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特遣同文奉幣詣門。維楨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因作《老客婦謠》云：「老客婦，老客婦，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猶有舊箕箒。南山阿妹北山姨，勸我再嫁我力辭。涉江采蓮，上山采蘼，采蓮采蘼，可以療飢。夜來道過娼門首，娼門蕭然驚老醜。老醜自有能養身，萬兩黃金在纖手。上天織得雲錦章，繡成願補舜衣裳。舜衣裳，爲妾佩，古意揚清光，辨妾不是邯鄲倡。」又作《不赴召有述》云：「太守枉於堂下拜，使臣空向日邊回。」使臣即指同文也。帝復遣松江別駕追趣，賜安車詣闕，留百有餘日。禮文畢，即以白衣乞骸骨。宋景濂詩所謂「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也。維楨元遺老，例不入此集。因錄同文詩，附見於此。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詹同文集》三卷。

藝文

劉基《雪鶴篇贈詹同文》 有鶴有鶴丁令威，碧玉爲骨玄霜衣。曾城十二身所依，千年伐毛一度歸。洗髓織女黃姑磯，瑤臺雪花大十圍。食之神爽肉不肥，乘風振羽芳菲菲。丹砂結頂煜有輝，咳唾璀錯生珠璣。朝遊明星夕大騩，騰光躡景超巍巍。滕六驂乘虹蜺騑，蕊宮仙娥頊帝妃，鎔雲鍊雨成瓊葳，眩晃晝奪扶桑輝。離眸閃爍不可睇，回猋摐摐翼稿旗。白虎觳觫艮厥排，鸞鵷鳥鴻鶉鵠翬。鷺鶚鸛鵲鷵與鵗，局促縮朒潛崿崎。惟有皓鶴從之飛，竦翮夜過東皇畿，玲瓏琪樹戛金徽，砉然長鳴驚海圻。海波噴作煙霧霏，馬銜罔象蹲若鞿。鯤鯨夭矯相噓唏，銀河腹堅膠蜄豨。王母桃花凍不緋，五色石裂女媧譩。祝融上訴開九扉，帝命養之青鎖闈。賜以流瀣憐其

饑，朝朝暮暮朝太微。翅翎披拂天香靡，北斗粲爛星依稀。翠裾抱日露未晞，圓肮脥趾逸且頎。蹌蹌蹈舞霍以揮，散仙引領空相希。嗟哉清峻天下稀，勿歎遼東城郭非。桂華窅窪甘露澄，味美遠勝商山薇。擷英爲羞堪咀嘰，比之琅玕亦庶幾。盤空硬語去脂韋，歌以贈君君莫譏。

釋宗泐《送詹承旨致仕還鄉》 玉堂學士老歸田，聖主垂情賜寶篇。辟穀張良方遂志，散金疏廣共稱賢。晴江畫訪波濤穩，秋浦黃花雨露偏。應夢楊前催草詔，夜深宮使送金蓮。

危素

論述

《養一齋詩話》卷三 危太樸初以文學徵起，士君子皆想望丰采，或問於虞道園曰：「太樸事業當何如？」答曰：「太樸入京以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知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說學齋稿》 素晚節不終，爲世僇笑，其人本不足稱。而文章則歐虞黃柳之後，屹爲大宗。懋竑跋稱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可幾及，非熙甫莫知其深。其珍重鈔傳，蓋非漫然矣。

又《雲林集》 然氣格雄偉，風骨遒上，足以陵轢一時。就詩論詩，要不能不推爲元季一作者矣。

《趙文敏飲馬圖》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陳田按：此圖見《江村消夏錄》，圖後有柯九思、丁復、唐珙、釋祖瑛、劉基，沙門守仁、韓性、張大可、胡一中、凌說、潘嘉、姚安道、沙門本無、李孝光題詠，即此詩中所謂十四客也。括蒼古色，指劉基也。

傳記

宋濂《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略】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爲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爲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爲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博羅特穆爾入相，出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承制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探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略】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恆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晫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爲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徽政院使圖們岱爾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爲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旅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構公罪，翺死金陵，公爲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爲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略】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

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二氣孕精，至文迺生，凝爲川嶽，煥爲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俊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奧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陞，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薦饑，黎首告病，公跼而言，民爲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矇瞽有相，化其荒鄙，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或爲宗伯，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冤弗雪，孰善弗褒，孰蠹孰莠，弗除弗嬰。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抉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訾，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爲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吁，吾胡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遑遑，如涉失桴。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爲，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太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爲山，孰深爲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明史·文苑傳一·危素》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少通《五經》，遊吳澄、范梈門。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修宋、遼、金三史及注《爾雅》成，賜金及宮人，不受。由國子助教遷翰林編修。纂后妃等傳，事逸無據，素買餉餅饋宦寺，叩之得實，乃筆諸書，卒爲全史。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轉大司農丞、禮部尚書。時亂將亟，素每抗論得失。十八年參中書省事，請專任平章定住總西方兵，毋迎帝師悞軍事，用普顏不花爲參政，經略江南，立兵農宜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窴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力圖中興。」尋進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參知政事，俄除翰林學士承旨，出爲嶺北行省左丞。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素爲人侃直，數有建白，敢任事。上都宮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素諫止之。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進講陳民間疾苦，詔爲發錢粟振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亂，素往廉問，假便宜發楮幣，振維揚、京口饑。居房山者四年。明師將抵燕，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起爲承旨如故。素甫至而師入，乃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元實錄》得無失。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亡之故，且詔撰《皇陵碑》文，皆稱旨。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歲，復故官，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偕諸學士賜宴，屢遣內官勸之酒，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各以詩進，素詩最後成，帝獨覽而善之曰：「素老成，有先憂之意。」時素已七十餘矣。御史王著等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先是，至元間，西僧嗣古妙高欲燬宋會稽諸陵。夏人楊輦眞珈爲江南總攝，悉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哀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資皆籍於官，顱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顱骨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紹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故陵，實自素發之云。

祝允明《野記》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爲舒徐。上隔屏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文天祥來。」（或云伯夷叔齊。）

著録

歸有光《說學齋稿跋》 《說學齋稿》一百三十三首，予前三十年從吳純甫借觀。今吳氏之書，往往散失，予一日忽憶此書，亟問其家，幸而尚存，爲之甚喜。蓋公所自書，前有臨川危素太樸著七字，而篇別不爲聯卷，紙尾皆暗記作所年歲，獨以賦頌贊記序爲次，以此知公自珍其文若此，蓋錄藏之，以待編次者也，然尚有其半而軼矣。《說學齋稿》者，亦予向時所見，標題亦

公之眞跡，今復脫去。昔宋太史稱公在至正中以文名天下，淵深精純，獨繼歐虞之後，予家苦無書，而公集五十卷尚未之獲見，故命童子錄而存之。

《靜志居詩話》卷二　太樸《說學齋文》傳鈔都非足本，《雲林集》係葛邏祿易之所編，前有虞伯生《送行序》。

《明史・藝文志四》　《學士集》五十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危素《說學齋》三十卷。《太樸集》失傳於世，世人搜訪明初文獻，以未見公集爲憾。此稿爲葉文莊公菉竹堂藏書。震川先生嘗從公之乃孫求觀而不可得。予與九來借抄，慨然不以一鴟見拒。古人云：「文章自有眞。」公之集如渾金璞玉，予何幸獲睹全稿。原書未分卷數，因爲次而編之，排成三十卷。今九來已作古人，其所著《金石補錄》，學識遠在明誠上，曾留稿本於予處。將爲整齊其書，垂之久遠，不使人琴俱亡，亦可藉此以報我良友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雲林集》　明危素撰。皆在元代所作之詩，納新爲編次成集者也。素家居臨川，相近有雲林山，嘗讀書其上。方方壺爲作雲林圖，陳旅等俱賦詩以記其事，故集即以是爲名。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發雕於後至元三年。則彝尊所見，乃元時舊版。此本卷帙相符，蓋猶從原刻鈔傳者。特彝尊跋稱前有虞集序，而此本所載乃集贈行序一篇，絕與詩集無涉，似爲後人所附入。觀其《靜志居詩話》，亦稱前有虞集《送行序》，則已自知其誤而改之矣。素於元末負盛名，入明以後，其人不爲世所重，其文亦遂不復收拾。故《說學齋集》僅存在元之文，而此集亦僅存在元之詩，不足盡素之著作。【略】原集共詩七十六首，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本復從他書蒐採，增入補遺十四首，較爲完備。今竝仍而錄之焉。

又《說學齋稿》　明危素撰。素有《草廬年譜》，已著錄。據《千頃堂書目》，其文集本五十卷，明代已散佚不存。此本乃嘉靖三十八年歸有光從吳氏得素手稾傳鈔。其文不分卷帙，但於紙尾記所作年歲，皆在元時所作。有光跋稱共一百三十六篇。此本乃止一百三十三篇。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集跋，稱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以有光跋爲傳寫之誤。然據懋竑所列，實止一百三十七首，數亦不符。殆舊無刊版，好事者遞相傳錄，故篇數參差，不能畫一，實則一本也。

又《別集類存目二・危學士全集》　明危素撰。素有《草廬年譜》，已著錄。其原集本五十卷，世久無傳。明歸有光得其手稾，因編爲《說學齋稿》，凡一百三十餘篇。又所作詩名《雲林集》乃納新所編。此本文十三卷，詩一卷，乃其鄉人取二集彙輯而成。雖名全集，實非原本。故今仍錄《說學齋稿》、《雲林集》以存其舊，此本則附存目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危太樸集四卷（吳志上鈔本）。有文集五十卷，宋元史若干卷，皆失傳。嘉靖間歸氏有光得其手稿，皆元時所作者，遂傳錄於世。此本賦三、贊一、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二、序七十有九，共一百四十篇。較之王白田雜著所記數增三篇，又多哀詞一、詩二十首。前有宋濂所撰碑銘，有州來氏藏書記，吳允嘉印，石倉手校海昌吳奎里收藏諸印。

又　危太樸《雲林集》二卷、附文四卷（舊鈔本紅藥山房藏書）。南陽迺賢易之編。黃文獻溍所作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徙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即素之父也。集名雲林當本乎此。詩皆元時之作，前有虞集送行序，當是後人所綴。原詩七十六首，此本八十三首，似鮑廷博補遺之十四首尚不在內，當再核之。後仍附文四卷，有紅藥山房收藏私印，平江黃氏圖書、宗橚詠川、古鹽張氏諸印。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　宋潛溪作《太樸墓誌》稱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又謂至正初，太樸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其力居多。然則《宋史稿》固嘗採用於史館矣。太樸入明，其人不爲世所重，故其集散佚。嘉靖中，歸太僕酷好其文，嘗有《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僕集並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詩云：「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樸文。獨立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少略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氛。如欲復大雅，斯人眞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嗟乎輕薄子，狂犬方狺狺。惜哉簡袠亡，家麓少所蘊。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四賢臣遊地，博達多前聞。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迄今所傳《說學齋》百三十七篇之文，即太僕傳抄本也。《雲林詩集》二卷刻于元時，明初採詩者以太樸所作，元時傳誦已多，故轉從略。觀徐泰《明風雅・凡例》云「元詩人入國朝，年齒最高者若危太樸，其詩刻元集已多，但錄一二可證也。太樸之文，明初當無抗手，其詩亦可並立於作者之林，採錄雖多，猶憾未窺其備云。

藝文

吳伯宗《美危太樸奉使南歸》 使者南歸海上城，遠還慰藉見交情。書來烏喙知彊健，詩到魑羅識姓名。綺語紅塵忘結習，黃麻紫誥被恩榮。傳經更憶危夫子，一代衣冠屬老成。

又《送危學士赴京》 親庭拜舞綵衣裳，祖廟留連碧玉觴。六月火雲連海岱，一篙潦水下舟航。蓬萊宮殿煙霞遠，翰苑文章日月長。霄漢飛騰屬髦士，即看簪筆侍君王。

王冕《危太樸奉使求史館遺書於河南江西歷四明會葉君敬常借船過東湖訪古跡其樂好事者畫之太樸命之曰借船圖復自叙以記之葉君敬常作詩太樸和今勒諸石時賢從而題之余亦爲之贊》 樓觀重重錦綉扶，東湖風景即蓬壺。海雲入樹青山小，野水滔天白鳥孤。學士借來船似屋。書生歸去畫成圖。老夫一見何瀟洒，涼雨滿堤生綠蒲。

雜録

雍虞集《雲林集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一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去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而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集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靜志居詩話》卷二 太樸居大都鐘樓街，明師入燕，走報恩寺，將入井，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由是不死。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輦而出之。累朝《實録》，得無恙。然《元史》成日，曾未獲與筆削。近錢牧齋尚書亦以國史自任，乃絳雲樓一炬，史稿盡亡，將無兩公是非未必皆公，故天有意阨之邪。

魏觀

《靜志居詩話》卷二 其五言古詩，念切民瘼，纏綿悱惻，不減元道州。近體亦清脱可誦。當日高皇游觀上苑，召與危素、宋濂、詹同、吳琳同宴奉天門東紫閣，謂曰：「前日送卿還，今日與卿飲，何其樂也。」命各賦詩紀之，亦稱殊渥矣。乃緣誣善之人一言，坐以慘法。甚矣，君恩之不可恃也。

《國琛集》卷上 魏觀，江夏人，讀書勤苦不輟，倜儻有治才。太祖初，辟入詞垣，多所制述。擢祭酒，尋謫縣令，後守蘇州時，懲陳寧苛政。戎事倥傯，百物雕耗，禮文衰落。公能力挽躬率，風教勃興，課績爲天下最。後以御史誣劾興士誠既滅之基遂罹害。太祖卒悔之，命所在致祭，哀賻有加。

《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四》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履行高潔，母宋氏。七歲能誦《曲禮》、《內則》。居母與姑之喪哀毀，絕酒肉者三年。觀通《周易》。爲人疏達洞暢，見義勇爲。與劉基、宋濂同時被徵，起家

平江州學政，累遷起居注。洪武初命侍皇太子說《書》大本堂及授諸王經。二年冬，上遊内苑，煖氣如春，觀與學士危素、詹同、吳琳、宋濂被召賜燕。御製詩一章，命諸臣盡賦，以述君臣之樂。明年轉太常卿。其冬以爲國子祭酒，而宋濂爲司業。居一歲，坐考祀孔子禮後與並謫知縣道。召還，爲禮部主事，賜燕奉天門。上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樂如之！」仍命人賦一詩。五年，上察觀治才最，命爲蘇州知府。以微時故人爲指揮佐之。既辭，高皇后亦有賜。觀治蘇，樹良鋤暴，封部翕然。乃闢孔廟，舉鄉飲，聘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闡文學。崑山民周壽誼，年百十歲，吳縣楊茂、林文友皆九十餘，延爲上賓。壽誼還崑山，親餞諸郊，再拜送之。禮教興洽，課績最天下，陟四川行省參政，父老上疏乞留，仍守本郡。觀以太守邸故張士誠居撤更之，通浚城中河。御史度誣劾觀興滅國之基，開錦帆之涇。又，觀所更太守邸，請高啓作上梁之文，上以蘇州新附，恐張氏有餘枿包毒，選觀本故鎮委。至是大怒，遂與啓並伏誅，剖啓屍爲八段。上亦旋悔，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賻觀有加。

《明史・魏觀傳》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元季隱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國子助教，再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運使，入爲起居注。奉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未幾，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三年轉太常卿，考訂諸祀典。稱旨，改侍讀學士，尋遷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旋召爲禮部主事。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蘇州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羽訂經史，耆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爲天下最。明年擢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張士誠以蘇州舊治爲宮，遷府治於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既滅之基。帝使御史張度廉其事，遂被誅。帝亦尋悔，命歸葬。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陳田按　《列朝詩集》稱：「杞山爲起居注，進太常卿，翰林侍讀學士，侍皇太子及秦、晉、楚諸王授經，遷國子祭酒，年六十有六矣。以衰耄乞歸，賜參政俸，優贍于家。既行，復召還，與詹同、宋濂賜宴奉天門，命各賦詩以記其事。」考杞山授經，在洪武元年，時官起居注。至二年秋，命偕文原吉、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遺才，所舉得人，始轉太常卿，及考訂祀典稱旨，改侍讀學士。再遷祭酒，當在三年中矣。其賜宴奉天門也，杞山本集詩標題云：「二年十一月，和煖如春，上遊觀上苑，召侍臣危素、宋濂、詹同、吳琳及觀等，賜宴奉天門東紫閣，命觀等各賦一詩，以紀今日之樂。」宋景濂《應制冬日詩序》云：「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上御外朝，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起居注臣觀等列坐左右，大官進饌，賜黃封酒。上親御翰墨賦詩，命各以詩進。」據此則賜宴賦詩時，杞山僅官起居注，安得序次于官太常、侍讀、祭酒後耶？又何喬遠《名山藏》云：「杞山坐考祀孔子禮，謫知縣，召還爲禮部主事，賜燕奉天門，上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樂如之！』此或謫龍南召歸時，別有賜宴事，而諸家紀載，牽合爲一，踳駁如此，余詳考而正之。杞山五古質慤有味，近體亦多佳聯，如「青蟲懸絲不到地，黃鳥蹴花時近人」，「一葦載雲歸晚淑，百花吹雨入春流」，「竹樹晴煙浮楚甸，柳花春雨隔樊城」，「窗前峭壁懸青雨，屋上流泉繞白雲」，「松扉近挹橋邊翠，花島平分水上雲」，「鳥度春陰歸漢甸，江含雲影護襄城」，皆可誦也。杞山治蹟擅絕一時，徒以修守邸、浚城河，御史張度誣以基興滅國，涇開錦帆，遂遭慘戮。高季迪、王常宗亦牽連以死。哀哉。

《大本堂》　《明詩紀事》甲籤卷五陳田按：元時置端本堂，爲太子講讀處。宋仲敏《過元故宮》詩所謂「端本有書遺鶴禁」也。明洪武元年，置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親王，用學士宋濂、待制兼編修王禕、修撰王僎、耆儒陶凱輩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所授經書，帝親督之，時時賜燕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字。尋命勛舊之子執經入侍，鄭國公常茂、瑛國公李景隆、蘄春侯康鐸等與焉。杞山有詩云：「鄭國蘄侯弟子羣，儲闈時得奉殷勤。」紀其事也。杞山以洪武元年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早朝奉天殿詩》云：「白頭謬忝儒紳後，大本先容赴講筵。」其遷祭酒也，午門闕上賦詩云：「成均被命仍敷教，大本承恩復說書。」蓋其官京職，先後皆得與教胄，誠榮遇也。此詩所云六王，蓋指秦王樉、晉王棡、燕王棣、周王橚、楚王禎、齊王榑。厥後太子讀書在文華堂，而親王則出就所居府矣。

《明史・藝文志四》《蒲山集》四卷。

胡翰

論述

宋濂《胡仲子文集序》 吾友胡先生【略】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

劉剛《胡仲子集後序》 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訇乎其有聲，炳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鼓階陛、盛趨常，而候伯華戎之分截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陶匏、燔牲玉，而龍袞璪冕之容恪如也。先生恒不以爲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片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爲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于玉堂之置，黼黻皇猷，彌綸文化，而整飭一代之言。

徐泰《詩談》 金華胡翰，雄壯。

《藝苑卮言》卷五 文：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厨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

又 金華胡翰雜用歐曾蘇黃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

《國琛集》卷上 胡翰，金華人。學博無所不究，爲文章明潔簡峻，論議出人意句灑然不落坌俗之態。

《靜志居詩話》卷二 明初，浙東睦有徐舫詩派，甌有趙次誠《詩選》，越有求漁《鍾秀集》，而金華承黃文獻潛、柳文肅貫、吳貞文萊諸公之後，多以古文辭鳴，顧詩非所好。以詩論，吾必以仲申爲巨擘焉。獨孤及之論曰：「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疎越，太羹遺味之嘆。」誦仲申五言，正猶路�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庶幾哉，升堂之彥乎。宜潛溪有「學林老虎文淵鯨」之目也。

《明詩綜》卷五 朱叔英云：仲申五言古詩超然夐邁，雖潛溪亦莫企及，餘子何足道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胡仲子集》 詩不多作，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爲高秀。

《鬱鬱孤生桐》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謀而至，不介而親，不裁而止，一引人遠，一引人近，此所謂大音希聲也。國初人不受唐、宋纏棘，獨出心手，直承風雅，仲申尤爲大宗。吳人朱淑英論仲申，五言超然夐邁，雖潛溪亦莫企及，篤論也。

《人生苦偪側》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在鄴中爲公幹，在六代爲陽源，不可于唐人中求形似。仲申固曰：「作者推李、杜，于古未足多。」其歷目命志，非世人所測久矣。

《擬古》二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一結作全首歸墟，而涵詠平緩，正不作歸墟形色，故通體陳王，乃不落陳王排設中。此天壤至文，雲容水派，一以從容見神力，非吞剝古人者，得十里外間香也。

又五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犯清波。

又六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空中結構。又：言有象外，有圜中。當其賦「凉風動萬里」四句時，何象外之非圜中，何圜中之非象外也。

又七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唐、宋人于「寧遣同宿莽」之下，必捺忍不住，將下半截道理衍說，則有議論而無風雅。「杲杲晨出日」逆補上半截，止「寧遣」句攝，盡神運氣，中無涯際也。故知簡字不如簡意，意簡則弘，任其繚繞，皆非常枝葉。嗚呼，此夕堂不惜眉毛語，知誰領取！

《遊仙詩》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沉爽悲涼，足抗弘農之槩。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翰，字仲申，一字仲子，金華人。國初，大臣交薦其文行，上閔其老，命爲衢州教授，召修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紀，及丞相拜住等傳。史成，賜金帛遣歸，隱居長山之陽。暮年無子，移居北山。洪武辛酉四月卒，年七十五。仲申少師事吳萊立夫，盡得其學，游於黃文

獻、柳文肅之門，與潛溪、華川爲友，既而黃、柳凋謝，而仲申繼之，一時文譽大著，與宋、王不相上下。集中皇初井牧諸文，造詣淵源，踔厲風發，視諸公殆有過之無不及焉。至於五言古詩，超然夐邁，雖潛溪亦莫企及，餘子何足道哉。潛溪遭時遇主，一時高文典冊，皆出其手；仲申老於廣文，位不配望，是以天下但知有潛溪，鮮知仲申也。仲申歿後二百四十餘年，吳郡朱良育叔英論之如此。

《明史・文苑傳一・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幼聰穎異常兒。七歲時，道拾遺金，坐守待其人還之。長從蘭谿吳師道、浦江吳萊學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同郡黃溍、柳貫以文章名天下，見翰文，稱之不容口。游元都，公卿交譽之。與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善。或勸之仕，不應。既歸，遭天下大亂，避地南華山，著書自適。文章與宋濂、王禕相上下。太祖下金華，召見，命與許元等會食中書省。後侍臣復有薦翰者，召至金陵。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人多業儒，鮮習兵，籍之，徒糜餉耳。」太祖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初，聘修《元史》，書成，受賚歸。愛北山泉石，卜築其下，徜徉十數年而終，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紀事

《夜過梁山濼》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引《韓門綴學》：元志《河渠》、《食貨》俱不及梁山濼，惟於決隄偶序及之。明洪武初，胡翰《過梁山濼》詩：「洸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葭葑參差交，舟楫窈窕入。」又云：「往時冠帶地，孰踵萑苻習？肆嗷劇跳梁，潛謀固坏蟄。」是明初猶有水盜也。景泰間，河決沙灣，徐有貞請開廣濟河，謂其外有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其地之窪下而閒空可知。今人見其無水，並疑小說言有水者爲謬，豈知地在宋、元，爲衆水之所聚哉。

著録

楊士奇跋《胡仲子文》 《胡仲子文》刻板在金華吾家，二冊，周紀善是修所惠者。

王懋溫《胡仲子集跋》 家君未仕時，嘗與吾師論天下才德士，僂指必以長山先生爲首，懋溫私竊識之。既而先生過予家，而獲親炙之，其德毅然而溫，其才充然而長，始知吾師與家君之言信哉！予家方義聚五世，先生獎之勸之，其言雅而正、簡而明，內外大小咸知，佩服先生之教，吾師特手類先生集，將欲圖諸不朽，家君遂與諸仲父謀爲之刊梓，迺告于大父，大父忻然從之，起手于洪武庚申夏六月，而畢工于明年冬十一月也。雜著文十卷，古近體詩二卷，附錄一卷，共九萬九千六百九十餘言。凡印生日用百須之具，大父則命懋溫專給之。家君既仕嶺南，重受方面之託，還書于家，俾克終先生集，不幸先生於今年春已易簀矣，惜乎不克觀厥成也。雖然，先生懷才抱德，固不得位而易於事業，而今獨傳於文章，四方學者爭先覩之爲快，先生倘知之，寧不瞑目於九原也歟？

劉剛《胡仲子集後序》 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唯謹。【略】不幸先生以今年春正月九日卒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咸相與欷歔太息。剛也不敏，安敢祕先生之言而靳其德，敬倣荀卿賈誼諸書，文居詩賦之首，編次成帙，號《胡仲子集》，通若干卷，既請太史公序其端，將與願學先生者同以爲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教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斯豈非其義舉歟。

吳訚《胡仲子先生信安集序》 文集舊刻於浦陽王氏，歲久湮晦，學者有不得而見，吾衢邦伯沈公重其人、愛其文，而惜其不行於世，以先生嘗爲衢庠師，訪求於衢之人，得其作凡若干篇，將鋟梓以行，謀於佐郡賀公，志相協也，遂刻之，名曰胡仲子信安集。工甫訖，適進士都君玄敬以全集屬邦伯廣其傳，邦伯甚喜，將續刻並行焉，是則文之行否存乎道，而其所以行否存乎人，先生之文其得人以行乎哉！

《明史・藝文志四》《胡翰文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胡仲子集》　明胡翰撰。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以薦爲衢州府教授。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乃其門人劉剛及蒲陽王懋溫所編，以洪武十四年刊版。今印本罕傳，惟寫本猶存於世。凡文九卷，詩一卷。史稱其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今合爲一集，豈剛等所併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胡仲子集》十卷（洪武刊本，徐興公藏書）。門人同郡劉剛編。學子劉剛編次其集，浦江義門王懋觀刻之，各有識語，而同郡宋濂爲之序，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文凡九卷，詩一卷。洪武十四年版行。《提要》謂其印本罕傳，惟寫本猶存於世，此則洪武刻本也。有晉安徐興公家藏書慕齋鑒定宛平王氏家藏胡氏茨村藏書諸印。

雜録

宋濂《胡仲子集序》　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劭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年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其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劉剛《胡仲子集後序》　剛生也後，不得聆諸老之謦欬而窺其德之淺深，嘗私竊爲憾，幸洒掃潛谿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太史公所得也深，先生所得也精，其言之皆確而弘者，剛日諦玩之，味於口，飫於心而不敢釋諸身也。國朝初，太史公出握文衡，居禁代天子之言，言之發於德者有集傳於世矣。先生繼亦被召與修元史，史成詔職詞垣以備顧問，而力以疾辭，重賜白金文綺俾歸，振教鐸於姑蔑之郡。未幾復以老辭還，處長山之陽。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惟謹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訇乎其有聲，炳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嚴階陛，盛冠裳，而侯伯華戎之分截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陶匏，燔牲玉，而龍袞璪冕之容恪如也。先生恒不以爲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片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爲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於玉堂之署，黼黻皇猷，彌綸文化，而整飭一代之言。不幸先生以今年春正月九日卒於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咸相與欷歔太息。剛也不敏，安敢秘先生之言而靳其德，敬倣荀卿賈誼諸書，文居詩賦之首，編次成帙，號《胡仲子集》通若干篇，既請太史公序其端，將與願學先生者同以爲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教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斯豈非其義舉歟。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取元都，獲其十三朝《實錄》以歸。二年二月，召修《元史》，命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爲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祁門汪克寬德輔、餘姚宋禧无逸、天台陶凱中立、臨海陳基敬初、新淦曾魯得之、休寧趙汸子常、寧波張文海、淳安徐尊生大年、新喻趙壎伯友、鄞傅恕如心、長洲謝徽元逸、傅著則明、高啓季迪及黃篪、王錡爲纂修官，仲申與焉。開局天界寺，八月史成。諸人各授官，賜金帛遣歸。无逸《寄潛溪》詩所謂「當時十八士，去留各有緣」也。惟庚申君一朝，史官職廢，無實錄可徵，召禮部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書者，令郡國上之。三年二月重開史局，濂、禕仍爲總裁官。與纂修者，臨海朱右伯賢、崇德貝瓊廷琚、義烏朱廉伯清、嘉定王彝常宗、浦江張丁孟廉、河南高遜志士敏、當塗李汶宗茂、江陰張宣藻仲、吳張簡仲簡、杜寅彥正、耒陽李懋中卿、殷弼兪寅、壎復與焉。七月書成，授官賜歸如前。余錄前後兩局諸公

詩，惟子常、德輔、敬初、无逸、仲簡、顧俠君已採入《元詩選》，不列此集，與《詩綜》體例差別。竹垞采詩時，元詩選本尚無大集，元遺老詩不妨兼收。此集義取斷代，如舒道原、謝龜巢、華黃楊、沈茶山、劉仲修、貢南湖、張光弼、吳主一、沈花溪諸人概不入選。仲申文與潛溪、華川鼎峙金華，詩學有端係，爲吳立夫入室弟子。立夫有《胡仲申至》詩云：「新文十餘篇，筆墨擅百鍊。口傳發秦壁，竹簡鑿晉竁。考論無差爽，風雅有正變。世儒弄俗學，雅曲極熒衒。羣羊雖冒虎，草悅豺則戰。誰其制橫潰，或者瘳瞑眩。牛毛獨不多，麟角時一現。」獎許甚至。余讀《淵穎集》，凌厲震宕，仲申詩乃純古蒼渾。師弟子之淵源，豈必在面貌之似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胡仲子集》 史又稱翰少從吳師道及吳萊學爲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今觀其文章，多得二吳遺法。而持論多切世用，與謙之坐談誠敬小殊。然嘗與修《元史》，《五行志序論》即其所撰。今見集中，於天人和同之際，剖析頗微；《犧尊辨》、《宗法論》諸篇，亦湛深經術。則又未嘗不精究儒理也。

徐尊生

《靜志居詩話》卷二 大年詩格清老，譬諸畫手，毫無鉛粉之飾。顧諸選家多不甄錄，何也？

《明史・文苑傳一・張簡》 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元史》成，受賜歸，復同修日曆。後以宋濂薦授翰林應奉，文字草制，悉稱旨。尋以老疾辭還。

又《藝文志四》 《徐尊生制誥》二卷、《懷歸稿》十卷、《還鄉稿》十卷。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尊生，字大年，嚴陵人。洪武三年，詔修《元史》。史成，在局儒士壯者授官，老者許歸。大年自引求去，省臣留續修庚申君史，又編集禮樂書。七閱月，書成，大年去志益堅，雖隸春官，與大成修明禮樂，敝衣破屨，爲山林憔悴之容，當國者乃聽之去。《睦州志》云曾授翰林待制不就。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 大年以洪武二年奉召至京師，與修《元史》。史成辭歸，旋留禮局，集《禮》成，乃得歸。高季迪《送徐先生歸嚴陵序》云：「嚴陵徐先生大年被召至京，與修《元史》。書成上進，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爲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據此則修史時未受官矣。六年，召修《日曆》，以宋景濂薦，復與纂修。《日曆》成，謝病歸。景濂送徐大年《還淳安序》云：「中書奉旨纂修《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余疏大年名以聞，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驩然應命。《日曆》成，廷議將錫之官，大年固辭：『今堯堯、舜在上，夔龍滿朝，大年春秋猶未高，沈疴容有卻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盡展所蘊。』」又景濂《進日曆序》云：「纂修官則有布衣臣徐尊生。」據此則修《日曆》時未受官矣。其官翰林應奉不知果在何時，決不在修《日曆》前矣。竹垞《詩話》引《懷歸稿》中有《授翰林應奉》詩云：「布衣昨日孤寒士，翰苑今朝已授官。幼有文章淹滯久，老無筋力進趨難。隨班香案晨簪筆，列坐宮門午賜餐。早晚歸休宜引分，免教白髮點金鑾。」以爲通籍之證，誠爲確鑿。復云：「六年九月，詔編《日曆》，大年復與纂修之列，固辭還山，拂帝意，出爲陝西教授。未行而卒。」則大年官應奉又似在修《日曆》以前，事疑不能明。竹垞又云：「大年自引求去，省臣留之續修庚申君史。」此則絕無之事。宋景濂《元史目錄記》云：「舊所纂錄之士，或仕或隱，散之四方，惟趙壎始終其事。」據此則修庚申君史者，惟壎一人重參史局，大年無緣得與於十四人之列，明矣。至《全浙詩話》於大年事蹟，修史先後全不明晰，囂囂置辯，又不足論矣。

《送操公琬還鄱陽》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趙子常《送操公琬歸番陽序》云：「聖天子既平海內，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詔修《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汸以衰病，屢謝徵命，亦誤在選中。既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在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可歸。公琬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汸目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公琬疾，俾予連榻卧，談論經史，俄而得旨遣歸。公琬乃爲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公琬之歸，咸賦詩爲贈。」大年此二詩，當即此時作也。宋景濂亦有《奉詔總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實與纂修尋以病歸作詩序舊》云：「帝曰元有史，是非尚紛揉。苟不亟刊修，何以示悠久。宜簡岩穴臣，學識當不苟。衮斧嚴義例，執筆來聽受。使

者行四方，持檄盡蒐取。非惟收譽髦，最欲尊黃耆。余時奉詔來，君亦至鍾阜。一見雙眼明，不翅蒙發蔀。大啓金匱藏，一一共評剖。發凡及幽微，勝辨白與黝。奈何君有疾，客邪干氣母。僵卧木榻間，臚逆夜加嘔。日念芝山青，親之若甥舅。翩然賦《式微》，使我心如灸。平生湖海情，臨岐思分手。官樓沽酒別，無錢更留綬。須記送君時，四月日丁丑。」計開局始二月，史成在八月。公琬以四月去，故青上《元史》時，未得列名也。

謝徽

《明史・文苑傳一・張簡》 徽博學工詩文，與同邑高啓齊名。弟恭，字元功，亦能詩。

《蓬窗類記・著作紀》 謝徽，字玄懿，與高啓同被薦修《元史》。成，授翰林國史編修。復命，俄授諸王及授開平王二子經。久之，拜吏部郎中，懇乞致政。雖忤旨，仍賜白金以還，卒於家。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 元逸與高季迪同徵修《元史》，史成同授編修。洪武三年，帝御闕樓召對，擢季迪戶部侍郎，元逸吏部郎中，俱以踰冒辭，賜白金放歸。季迪有詩酬元逸云：「顧余忝鄉里，才華敢論美。丹詔偶見徵，雲蘿欻同起。謁帝入九關，咫尺瞻天顏。從茲謬通籍，接武諸公間。朝侍青坊讀，夜陪玉堂宿。講罷分御羹，吟成刻官燭。並命超列卿，寵極翻憂驚。我叨掌國計，君佐持權衡。偕辭向明主，叩天聽天語。勅賚內帑金，東還特相許。」紀其事也。

朱右

論述

宋濂《白雲稿序》 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眞，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咏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

危素《白雲稿序》 其志傳序記等書，詞義優洽，叙事多理趣，有兩漢風。其五經義皆正大嚴密，不勦取前人之成說，不爲時俗律拘。

張天英《白雲稿序》 白雲稿者，朱君伯賢之所作也。（伯賢，天台人，名右，父母具在，日望親舍白雲託於賦詠故，因有所稱焉，伯賢幸臨，既坐定，出一編授余，余盡讀之。）《吊賈生》環奇類賈生《利澤碑》、《震澤賦》，雄健有西漢風。讀詩感興，當不在魏晉下。至若讀史論議，雖當世宿學弗過也。

劉仁本《白雲稿序》 識其氣體渾厚有西京裁制，而辭章嚴密典雅，不務險怪艱深以求古，不爲綺靡縟麗以徇時，若此者，宜其不利於有司而可馳騁於賈董班揚之疆場，以垂美於後觀也。

楊翮《白雲稿序》 繇其學務師古且嘗經承作者講畫，是以詞氣光焰流麗可觀，而其奔逸跌蕩合散起伏之態，象物成形有莫能名狀其妙者，故人稱伯賢之文章爲善於變化。惟物之變化不常者莫如龍，幽也而能顯，小也而能大，潛見飛躍也而能神，至其全體妙用曾不可得而測識。雲從龍者也，其善變化亦然。然則伯賢之所著號《白雲稿》不以其變化之出於自然而無待乎藻繪以爲飾，誠有類夫白雲之在天者乎。

倪中《白雲稿序》　天台朱君伯賢，清愼好學，志專而才贍。當羣士進取之日，獨能致力於空言之文。非六經之道不傳，非史漢之書不取，斤斤然惟古是法，其所撰著誠可謂高潔博茂有足喜者。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白雲稿》　右爲文不矯語秦漢，惟以唐宋爲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爲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實權輿於此。其格律淵源，悉出於是。故所作類多修潔自好，不爲支蔓之詞，亦不爲艱深之語。雖謹守規程，罕能變化，未免意言竝盡。而較諸野調無詞，馳騁自喜，終不知先民矩矱爲何物者，有上下牀之別矣。

《廣琴操》　《靜志居詩話》卷二引郭公葵曰：伯賢《廣琴操》出人意表，非徒擬而作。又：《琴操》作於韓子之後，立言尤難，其宜與古人並傳哉。

《感興》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張楠渠稱其《感興》不在魏晉下。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右，字伯賢，臨海人。後徙上虞。爲文章，淵淪深博。元末，累舉不就。洪武三年，宋濂薦修《元史》。六年，纂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明年，授經晉王，擢晉相府長史。九年，以疾終。有《白雲稿》十二卷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白雲稿》　明朱右撰。右字伯賢，臨海人，自號鄒陽子。元至正二十一年嘗詣闕獻《河清頌》，不遇而歸。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修《洪武正韻》，尋遷晉府右長史，卒於官。《明史・文苑傳》附載《趙壎傳》中。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　《明史》及諸家撰述均不言伯賢以考《禮》徵，惟謝肅《密菴集》有《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云：「皇帝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據此則伯賢以考《禮》徵，而潛溪又薦之以修《元史》。此足補史闕矣。明茅坤有《八大家文鈔》，至國朝儲欣增爲十家，然言古文者，至今仍謂八家，不謂十家也。《明詩綜》、《四庫提要》均謂伯賢嘗選定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爲《八先生集》。八家之目實權輿於此。余檢貝廷琚《清江集》有《唐宋六家文衡序》云：「《唐宋文衡》三百三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昌黎韓氏倡於唐，河東柳氏次之；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蜀蘇氏父子次之。」據此則《文衡》所選實八家，云六家者，并蘇氏父子爲一家也。又謂《六家文衡》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則伯賢亦有所本矣。《白雲稿》十二卷，《四庫》所收僅五卷，有《琴操》而無詩。余據魏氏《敦交集》、石倉《明興詩選》所錄差廣，然終不如得全稿之爲完備也。

著録

宋濂《白雲稿序》　伯賢以《白雲稿》若干卷請予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蓋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書傳發揮》、《春秋傳類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元史補遺》皆不在集中。

《明史・藝文志四》　《白雲稿》十二卷。

《靜志居詩話》卷二　《白雲稿》凡十卷，予僅鈔得前五卷，止有《琴操》無詩，其後五卷僅得內閣本一過眼，恨未鈔成足本。《琴操》有郭公葵跋。公葵，吾鄉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白雲稿》　所著《白雲稾》本十卷。今世所傳僅存五卷，雜文之後僅有《琴操》而無詩。檢勘諸本竝同，無可校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後五卷嘗得內閣本一過眼，恨未鈔成足本。則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白雲稿》十一卷（舊鈔本）。《四庫》著錄祇五卷，朱彝尊嘗於內閣見有後五卷，惜未鈔成。此本卷一騷賦，卷二、三雜著，卷四、五序，卷六記，卷七遊雲門五記、遊四明東湖諸山五記及諸記，卷八銘贊，卷九題跋，卷十哀誄，卷十一攖寧子傳，附明初宋濂、劉基等七人題序。序其稿者，至元五年永嘉李孝光、清河張天英，至正甲申臨川危素，甲午稟成城倪中，至正庚子上元楊翮，同郡劉仁本，金華宋濂。

陶凱

《靜志居詩話》卷二　惟凱與魯位三九之列，二公詩俱罕傳。祭酒長歌特雄放可喜。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凱，字中立，天台人。好學有識量，弱冠負盛名，領至正丁亥鄉薦。尤工于詩。蚤歲與張仲舉、蘇昌齡爲文字友，有名淮海間。洪武初，召修《元史》，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復以參政致士。自稱耐久道人。上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

《明史·陶凱傳》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領至正鄉薦，除永豐教諭，不就。洪武初，以薦徵入，同修《元史》。書成，授翰林應奉，教習大本堂，授楚王經。三年七月與崔亮並爲禮部尚書，各有敷奏。軍禮及品官墳塋之制，凱議也。其年，亮卒，凱獨任，定科舉式。明年會試，以凱充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爲定例。帝嘗諭凱曰：「事死如事生，朕養已不逮，宜盡追遠之道。」凱以太廟已有常祀，乃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明奉先殿之制自此始。五年，凱言：「漢、唐、宋時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明年二月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起爲國子祭酒。明年改晉王府左相。凱博學，工詩文。帝嘗厭前代樂章多諛辭，或未雅馴，命凱與詹同更撰，甚稱旨。長至侍齋宮，言宜有篇什以紀慶成。遂命凱首唱，諸臣俱和，而宋濂爲之序。其後扈行陪祀，有所獻，帝輒稱善。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出其手云。凱嘗自號耐久道人。帝聞而惡之。坐在禮部時朝使往高麗，主客曹誤用符驗，論死。

《明詩紀事》甲籤卷四陳田按　士良名附見鄭端簡《吾學編·陶凱傳》中，傳稱凱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初遊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

又卷六陳田按　徐大章作《陶尚書集序》稱中立才高學博，識見卓遠。又與《王待制論修元史書》稱中立有史學。惜集今不傳。

曾魯

《靜志居詩話》卷二　侍郎在史館，潛溪稱其補苴罅漏功最多，既爲誌墓，又贊其像云：「當議禮而考文，較損益於錙銖。」蓋其所長不在吟詠也。詩稿失傳。

《國琛集》卷上　侍郎曾魯，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凡古今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悉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十九謁虞伯生，知博而反說於約。太祖起公脩《元史》，當羣言沸騰，公歷舉傳記答之，時謂公能以舌爲筆，宋潛溪以筆爲舌。

《明史·曾魯傳》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五經》，一字不遺。稍長，博通古今。凡數千年國體人才，制度沿革，無不能言者。以文學聞於時。元至正中，魯帥里中豪，集少壯保鄉曲。數具牛酒，爲開陳順逆。衆皆遵約束，無敢爲非義者。人號其里曰君子鄉。洪武初，修《元史》，召魯爲總裁官。史成，賜金帛，以魯居首。乞還山，會編類禮書，復留之。時議禮者蜂起。魯衆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說則是，從某說則非。」有辨詰者，必歷舉傳記以告。尋授禮部主事。開平王常遇春薨，高麗遣使來祭。魯索其文視之，外襲金龍黃帕，文不署洪武年號。魯讓曰：「龍帕誤耳，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於義何居？」使者謝過，即令易去。安南陳叔明篡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曹已受其表，魯取副封視之，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耶！」卻其貢。由是器重魯。五年二月，帝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持典制，不之許。戍將捕獲倭人，帝命歸之。儒臣草

詔，上閱魯稿大悅曰：「頃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復如此，文運其昌乎！」未幾，命主京畿鄉試。甘露降鍾山，羣臣以詩賦獻，帝獨褒魯。是年十二月引疾歸，道卒。淳安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以舌爲筆者曾得之也。」魯屬文不留稿，其徒間有所輯錄，亦未成書云。

《明詩綜》卷五　徐大年云：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以舌爲筆者曾得之也，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也。

《送黃尊師還九宮山》　《靜志居詩話》卷二：詩稿失傳，僅錄其《送黃尊師還九宮山》一首。黃尊師者，雙井人，涪翁八世孫也。弱冠以門資襲爵爲固始尉，患風痺棄官，【略】侍郎則賦長歌，中間叙尊師本末頗詳。山爲眞牧張眞君道靖鍊丹之所，故詩有「眞牧之子世莫儔」之句，其事不甚著，故具書之。

練子寧《寄曾得之》　高鳥知還久倦飛，分甘萬里遠王畿。虎頭食肉侯何用，鷄舌含香事已違。博望尋源經月去，長卿爲蜀暫時歸。寄言玉笥雲中客，終擬相從採蕨薇。

張孟兼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白石山房逸稿》　孟兼與宋濂同里，其被召也，濂實薦之。太祖與劉基論一時文人，基稱宋濂第一而已居其次，又其次即孟兼。今雖不覩其全集，而即二卷以觀，其詩文溫雅清麗，具有體裁，而龍驤虎步之氣，亦隱然不可遏抑。接迹二人，良足驂駕。基雖一時之論，即以爲定評可矣。

又　明張孟兼撰。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略】《藝文志》載《孟兼文集》六卷。集竝《國史經籍志》亦同。其本久已散佚。近時有孟兼十一世孫思煌者，始掇拾他書所載，重編定爲五卷。而集內收他人唱和題贈之作幾十之七八，孟兼著作仍寥寥無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視思煌本較多數首，疑尚出明人裒集，故思煌未之見也。

方孝孺《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略】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略】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女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賈錢，民以爲病，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隨筆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召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拏垂死特論棄市。

《明史・文苑傳一・張孟兼》　張孟兼，浦江人，名丁，以字行。史成，授國子學錄，歷禮部主事、太常司丞。劉基嘗爲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頷之。孟兼性傲，嘗坐累謫輸作。已，復官，太祖顧孟兼謂濂曰：「卿門人邪？」濂對：「非門人，乃邑子也。其爲文有才，臣劉基嘗稱之。」太祖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幾，用爲山西僉事。廉勁疾惡，糾摘奸猾，令相牽引，每事輒株連數十人。吏民聞張僉事行部，凜然墮膽。聲聞於朝，擢山東副使。布政使吳印者，僧也，太祖驟貴之，寵眷甚，孟兼易之。印謁孟兼，由中門入，孟兼杖守門卒。已，又以他事與相拄。太祖先入印言，逮笞孟兼。孟兼憤，捕爲印書奏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太祖大怒曰：「豎儒與我抗邪！」械至闕下，命棄市。

又《藝文志四》　《張孟兼（名丁，以字行）文集》六卷。

又《別集類存目二・新本白石山房稿》 明張孟兼撰。孟兼有《白石山房逸稿》已著錄。是編乃其十一世孫思煌所重編。思煌序稱孟兼舊有《白石山房文稿》二十卷與《蜀山遺集》並遭回祿，無片紙隻字之存。及觀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孟兼集六卷，乃知萬曆初猶存文淵閣。（案：竑書雖名《國史經籍志》，實鈔合諸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而成，非明文淵閣所貯之書，楊士奇張萱二目可以互勘。思煌此語殆誤，謹附訂於此。）然祕之內府，人閒不得而觀。茲不過殘編斷簡中採而輯之，僅存什一於千百云云。今計編中五言古詩九首，七言古詩三首，排律一首，五言律三首，七言律六首，七言絕句四首，樂歌八章，聯句二首，記四首，行狀二首，傳一首，雜文一首，皆掇拾他書而得者。附以諸家跋語，分爲二卷。其三卷至五卷皆載同時投贈及後人詩文傳誌。卷帙雖增於舊本，而孟兼之著作則無所增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舊鈔本，張學安藏書），孟兼文六卷，《藝文》、《經籍》兩志所載相同，原本久佚，十一世孫思煌搜湮拾沒，編爲五卷，中錄他人唱和題贈轉浮原作。此本較多數篇，或出明人手編。前有宋濂手識，劉伯溫序。張孟兼文稿後有義門鄭淵撰白石山房稿跋，有張紹仁印，學安張氏祕篋讀異書齋四印。

又 白石山房逸稿六卷（勞氏校鈔本）。浦陽張丁孟兼撰。稿二卷，上詩下文，附錄一卷。此本爲仁和勞權平甫所校補，有平甫識語并圖記。

劉基《送張孟兼之山西按察司僉事任》 平明集冠蓋，祖帳清江濱。天懸赫曦日，山湧崔嵬雲。大舶發中流，碧水龍鱗紋。宿雨霽初伏，川原無垢氛。修楊翦深綠，禾黍氣如饋。蘆荻響微風，鸛鶴鳴相聞。市酒雖云薄，情至心自醺。贈詩雖不多，芳意同蘭薰。丈夫樹遠業，兒女徒紛紛。農夫務去草，稊稗職所耘。蒼鷹司鷙擊，梟鸞愼其分。利劍斷犀兕，不數雀與鼢。籌邊有廟算，樽俎茂奇勳。巍巍太行山，蒼翠浮絪緼。萬古戒華戎，峻極通天文。老罷當道卧，氣讐狼虎羣。引領望征旆，迢迢隔河汾。營平曜前烈，定遠揚後芬。制勝在兩楹，豈必疲三軍。功成早歸來，華衮昭玄纁。

孫蕡《送張翰林孟兼赴山西行軍二首》 漢將防邊意氣豪，參軍行處擁旌旄。雲連白雪飛花片，風捲黃沙似海濤。塞曲但聞吹篳篥，人家多自種葡萄。昇平見說從戎樂，欲解儒衣問戰袍。

清時況是金閨老，躍馬關河鬢未華。翠柳東門開祖帳，黃河北岸擁高牙。安邊羽檄傳司馬，落帽西風憶孟嘉。萬里封侯吾輩事，遲君談笑鎮龍沙。

釋宗泐《題張孟兼太常白石山房圖》 浦江先生張太常，白石山下開山房。讀書養親不下堂，青山自高溪自長。一從攀龍上天闕，山中十年春草歇。夜飛清夢到山房，堂上雙親已華髮。孫卿頗擅丹青好，爲寫新圖慰懷抱。秋雲半掩草齋寒，白鶴不歸松樹老。我見新圖憶舊山，石梁垂瀑蘿陰閒。金華赤城咫尺間，何日拂衣從此還。

宋濂《跋張孟兼文稿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恆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爲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卽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卽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謬爲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稟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士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

《靜志居詩話》卷二 孟兼與景濂同里，景濂薦之朝。伯溫侍孝陵，論一時文人，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孟兼也」。然負才傲物，屢凌其鄉曲。及請假還縣，令丞門謁奉牲酒，孟兼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卻之，其亦無禮甚矣。當其之官山西，景濂以文贈行，有云：「鸑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雝雝。獬豸之彊彊，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儉壬之不革其行，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景濂可謂盡朋友相規之義矣。卒之怙終不悛，與吳印爭訐，印兩上封事言狀。帝怒，械至闕下，命衛士捽髮搥之垂死，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噫，印一鍾山寺僧爾，帝寵任之，授室賜金，至爲之復讎，必期快其意而後已，毋乃過與。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 孟兼官國子學錄時，國學旁有玉兔泉，宋丞相秦檜之所鑿也。孟兼作《玉兔泉銘》爲泉洗辱。劉伯溫聞之，繼作《後玉兔泉銘》云：「嗚呼泉乎夫何辜？爲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污？檜死爲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惑斯祛。」洪武五年，宋潛溪與仲子璲過孟兼於

成均，命侍史汲玉兔泉瀹茗。俄熊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呂太常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孟兼出新造《玉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娛，請舉泉聯詩。」潛溪爲之倡，餘則以次而續，鬥奇據勝，鬨鬨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散去。【略】孟兼、子諒贖、辱二聯，蓋猶是洗辱之意也。潛溪此會招高季迪，不就。【略】諸公才藻風華，生際承平，岸幘哦詩，詢可作成均一段佳話也。

又　孟兼以潛溪薦，得召見。孝陵謂曰：「張丞骨相薄，仕宦徐徐進可耳。」卒與禍會。方希古爲作傳云：「法雖過嚴，其底於此酷，厥有自哉！」孟兼恃氣凌人，而才鋒峻立，青田與孝陵評隲才人，品居第三。惜《白石山房稿》散佚，莫由賞其神駿耳。

王彝

論述

都穆《王常宗集序》　先生之文，精嚴縝密，明暢英發，不爲諛辭浪語以逐世好。要之根據乎六經，出入乎諸子百氏。而其識見之卓，論議之妙，求之當時已不多得，而況遺之百數十年之遠，其可以弗傳耶。【略】先生少貧，嘗讀書天台山中，師事孟長文氏，長文蓋蘭谿金文安公弟子，故先生之學遠有端緒。若文則其所自得者爲多，而未嘗苟同於人。初，會稽楊維禎以文雄一時，吳越諸生多歸之者，先生獨目爲文妖，作文詆之凡數百言。穆於是又有以驗先生之學之正。推是心也，豈希寵盜名以徼一時之利者哉。是以史成而歸，身猶布衣，而惟以讀書奉母爲事。嗚呼，若先生者，匪徒能言，實允蹈之，而足爲鄉邦之重者也。

劉廷璋《王常宗集後跋》　其學之傳出於仁山金氏，故淵源有自。發爲詩文，皆平順和暢，根于至理。

俞禎《嫗蛙子集序》　《嫗蛙子集》者，吾蘇練川王先生常宗所爲之文與詩也。先生靜觀天人之理、古今之蹟、時世之變，洞明熟察，而可驗可憑久矣，盍出而行之，擴前聖，救當世，不幸值元叙季，乃潛伏海濱，以圖保全，初無營於時，然而憂世之心鬱勃於胸襟者，其何能已乎？因發之於不得已之言，鑿鑿乎如穀菽之可療飢，斷斷乎如藥石之可祛病，良爲拯救元元之利器，惜乎莫有舉而用之，徒托諸空言而已。迨至國朝，嘗用薦入京修《元史》，畢即引疾東還，亦莫展其用；故凡所見之親切，雖云禮樂制度煥然維新之日，而區區進補之忠誠，恆爲之汲汲而弗容已，則天下後世之慮，又不能不於斯發之也。適其性情而不累於客情浮氣之妄動，非文人致飾之詞，天下之至文與古之名世者同一揆焉者爾。先生歿餘二十稔，愚始得之，惟世之知者寡，故深自爲儆，錄以序之，後之君子見之，當有以歎斯言之可行而天下不能行，是可與其知道而亶其然哉？先生名彝，常宗字，嫗蛙子其別號云。

《續吳先賢讚・文學》　既博贍廣肆，於古無不窺。其所爲文雄沉以暇嚴加有典則。

《靜志居詩話》卷二　常宗自號嫗蛙子，學有淵源。集中《孔子廟學碑》、《南門記》、《鄉飲酒銘》，文甚高潔。

又　其爲詩，若《神弦四曲》、《露筋孃子》篇，尚沿鐵崖流派。而集外有《題宋復古鞏洛圖》六言云：「斜陽欲雨未雨，別嶺歸人幾人。峰迴忽見月出，穉子相迎澗濱。」頗有摩詰、文房遺韵。又題《宋徽宗畫百合圖》【略】亦有思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爲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墮入惡道，餘體亦不能佳，安能與高、楊相頡頏乎云云。【略】然其文大致淳謹。詩亦尚不失風格，雖不足以勝張羽，必以爲一無可取，則又太過。《香祖筆記》成於士禎晚年，詆訶過厲，時復有之。固未可據爲定論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詩如：「斜陽欲雨未雨，別嶺歸人幾人。峯凹忽見月出，穉子相迎澗濱。」頗有摩詰遺韻。又題《宋徽宗畫百合圖》云：「偶爲美名圖百合，不知南北已瓜分」，亦有思致。

又　彝少孤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孟長文，得金文安之傳，其學遠有

端緒。所作《蘇州孔子廟學碑》、《南門記》、《鄉飲酒碑銘》，文甚高潔，不僅以《文妖》一篇詆楊廉夫爲錚錚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引《香祖筆記》《王徵士集》，都少卿元敬編。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爲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墮入惡道，餘體亦不能佳，安能與高、楊相頡頏乎！

又陳田按 楊鐵崖擅名元季，王常宗作《文妖》以詆之，李西涯領風雅於成、弘之間，張孟獨謂其蕪沒先進，鬥一韻之艱，爭一字之巧以詆之。厥後錢牧齋爲西涯修怨，至謂孟獨竊康德涵之詩；王漁洋爲鐵崖復仇，至謂常宗擬溫、李墮入惡道。士憎多口，天道好還，亦可畏哉！平心而論，常宗詩類鐵崖，本自眷屬一家，胡乃操戈同室？都元敬謂常宗文明暢英發，或以此屈鐵崖，未可知也。

《文妖》《靜志居詩話》卷二：時鐵崖以文雄東南，傾動一世，常宗獨作《文妖》一篇詆之。【略】誦其文可謂獨立不懼者矣。

《江貫道長江圖》《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貫道此圖題者二十五人。文徵仲跋云：「諸賢題詠皆清麗可喜，字畫亦精謹不苟。」余錄常宗此作，並錄諸作之佳者附見於此。高啓詩云：「前峯落照明，後嶺層嵐積。葉盡露山村，潮來沒江石。遙遙射雁子，慘慘聽猨客。何處下歸帆？西陵渡頭夕。」張適詩云：「溪南山曲折，舍北水西東。樵響千峯雨，漁歌五兩風。煙生寒谷暝，潮落晚江空。爲客經行處，悠然此畫中。」徐賁詩云：「風定江聲稍息，霜清山色逾妍。浦橋漁舟夜火，沙市人家晚煙。」陶琛詩云：「石出夜潮落，山明寒霧消。江空千里棹，村迥一歸樵。樹色連沙嶼，人家傍野橋。還同舊棲地，風景日蕭蕭。」潘伯濟詩云：「岷峨雪消春水急，瀟湘雨餘雲樹濕。迢迢翠嶼孤鶴迴，湛湛珠宮老蛟泣。征帆數點風濤中，出沒不計天西東。鄉關杳渺在何處？矯首遙送雙飛鴻。」金問詩云：「霜落半林秋，鶴鳴衆山靜。僧寺夕陽邊，殘鐘送孤艇。悵望未歸人，空江澹雲影。」王璲詩云：「涼風動蘋州，江上秋來早。落葉滿溪橋，荒村人跡少。何處是漁家？炊煙起林杪。」此圖曾藏高澹人詹事家，載《江村消夏錄》。

傳記

都穆《王常宗集序》 先生名彝，其先蜀人。父東軒公，嘗教授崑山州學以卒。嘉定，崑山之接壤也，故先生遂爲嘉定人云。

《明史·文苑傳一·趙壎》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爲崑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王貞文，得蘭谿金履祥之傳，學有端緒。嘗著論力詆楊維楨，目爲文妖。《元史》成，賜銀幣還。又以薦入翰林，母老乞歸。坐知府魏觀事，與高啓俱被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明王彝撰。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仕元爲崑山教授，遂遷嘉定。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賜金幣遣還。尋選入翰林，以母老乞歸養，自號嫗蜼子。後以魏觀上梁文事，與高啓併誅。《明史·文苑傳》附載趙壎傳中。

著録

都穆《王常宗集序》 洪武史臣嘉定王先生常宗有遺文一編，穆鄉嘗校定，釐爲四卷，藏之篋笥者二十年矣。劉君子珍世居嘉定，好古博雅，謂是集爲里中故物，刻梓以傳而俾穆序之。

浦杲《題王常宗集後》 杲童幼稔聞長老論及嘉定鄉先生學行純正、文章典雅，必王先生常宗爲稱首，自恨生晚，不獲一摻杖履，以備牛馬之走。間嘗得其詩文一編，曰《三近齋稿》，其議論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杲所爲恨生晚不得以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杲也？吾友劉君子珍，過而見之，默然有契於中，乃曰，君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孰若鏤板以傳，庶斯文之不墜，而先生之名亦得以垂不朽也？遂許捐金以成厥美。其間多有陶陰亥豕等字，復求進士都公玄敬校讐點檢，略無苟且，復爲序文以弁首簡。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其

集本名《三近齋稿》，宏治中都穆編爲文三卷、詩一卷。劉廷璋浦杲又輯補遺一卷。今世所傳鈔本，又有續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輯。考其體格、與全集相類，似非贋作也。王士禎《香祖筆記》曰《王徵士集》，都少卿元敬編。

《明史・藝文志四》《嫗蜼子集》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宏治刊本）。舊有《三近齋稿》久佚。此本宏治十五年吳郡都穆釐爲四卷，劉子珍世居嘉定刻梓以傳，附補遺，穆有序，同邑浦杲劉廷璋竝有後序。

周子諒

《明詩綜》卷七　劉仲修云：子諒之文豐而不汎乎辭，約而能達其意。其詩清新婉麗春容幽遠。

又　子諒名愷，以字行，廬陵人。與修禮書。授工部虞衡司主事。

張　宣

《感鄰婦》《明詩別裁集》卷二沈德潛評：貞節語好在斬絕，與「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一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宣，字藻仲，初名瑄，江陰人。父端，字希尹，博學好修，鄉人稱溝南先生，仕爲海鹽州判官。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考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廷，即日擢翰林院編修，常呼爲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年已三十矣。六年，謫濠，道卒。臨終以詩辭父曰：「出世再當爲父子，此心終不間幽明。」聞者悲之。

《靜志居詩話》卷二　藻仲入翰林，年未三十，孝陵以小秀才呼之。既奉詔歸，娶邵亨貞女，宋學士送之以詩，所傳「紅錦裁雲春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是也。及謫濠，道卒，以詩辭其父溝南先生端云：「出世再當爲父子，此心終不間幽明。」誦之使人心惻。

《明詩紀事》甲籤卷六引《澄江詩選》　張藻仲古詩語多警絕，律則始振唐音，使天假之年，未有涯矣。

又陳田按　藻仲少有才名，尤善草書。高季迪有《草書歌贈藻仲》云：「昔聞汝祖東吳精，醉傳草聖醒而驚。汝今能飲不滿杓，逸氣欲與相崢嶸。高堂把筆若把槊，長綃一拂悲風生。陰垂大澤雷雨過，響破巨峽波濤傾。颺颺遊絲舞晴晝，落落高斗回寒更。飲猨連臂深澗絕，飢鶻捩翅荒煙橫。自言靜裏觀萬物，故能變化窮其情。」其爲當時推重如此。詩亦俊爽有氣格。

顧文昱　顧文煜

《白雁》《明詩別裁集》卷二：風格高於海叟《白燕》詩，一結尤見作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文煜，字光遠，蘇之嘉定人。元季以才辟掾鎮江。王師渡江，謁高帝於建康，命監大軍倉，升龍陽知州，改知泰和。母喪，留翰林議編大明律，尋奪情起廣東行省左右郎中。洪武二年，拜吳王副相，未行，以他事詿誤，逮問得疾，飲水病結胸而卒。光遠爲吏，有聲跡。嘗學詩於楊仲弘，清新婉麗，得其家法。晚號蔗境吟稿。

貝　瓊　貝　闕

論　述

蔡時鼎《清江貝先生文集序》　是故余觀其所爲作，旁引曲喻，博綜異籍，包併百家，則班、馬之富也；引經據理，文藻蔚敷，而綜覈確緻，則

歐、曾之純也；而要其指歸，率閒曠逍遙、豪宕不羈之趣居多，則莊、列之逸也；先生之於文可謂粹且精矣，論者咸以爲是足爲先生重，是足爲先生傳，而余獨謂先生之足重而傳且遠者，固自有在非區區文詞間也。

徐一夔《清江貝先生文集序》 先生天資夐出輩流，其所居邑爲澥以西，望取科第、領鄉薦者前後相繼，邑之人父教其子、兄授其弟，惟場屋之文是務，先生獨曰此有式之文也，爲之不難，乃取經史百氏暨大家集，博覽強記，漸漬儲蓄，發而爲文，以追古作者。其言引物連類，奇論層出，濡筆伸紙，千數百言立就，每一篇出，輒爲楊公歎伏；於是聲譽大起，而貝氏之文章遂擅名於一時矣。余評其文馳驟奇崛，如長風駕濤，銀山鐵壁澎湃疊至，龍鼉蛟龍百怪出沒，而金支翠旗焜耀前後，何其才之贍而氣之雄也！

《靜志居詩話》卷三 姚文公燧爲承旨時，一日玉堂宴集，聲妓畢奏，有眞眞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寧，坐盜用縣官錢，賣妾以償，遂流落倡家。」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棣朮華曰：「汝無妻，以此姬配汝，吾卽其父也。」貲裝皆出於公，棣後官翰林待制。廷琚爲作《眞眞曲》以紀其事，盛傳於時。

又 其詩爽豁類汪朝宗，整麗似劉伯溫，圓秀勝林子羽，清空近袁景文，風華亞高季迪，朗淨過張來儀，繁縟愈孫仲衍，足以領袖一時。此非鄉曲之私，天下之公言也。

李詩《清江貝先生文集後序》 清江先生之文間見于《皇明文衡》及《文章辨體》諸集中，而未見其全也，求之再朝，胥以淪缺報委，晚乃得之玉川顏君，蓋顏君敦厚好古，故能藏其遺編，然亦幾於昏腐矣。余旣得而讀之，則手自讐錄稍加刪正，雖其平生所述不及國家大事，然有求輒應，援古準今，辭旨煥發，間有所感則又創有譔著，要皆規切之言，不可謂於世教無補也。夫輕縑素練、太羹玄酒與夫豐肌膩理、濃雲鬱興，體裁雖殊，而稱文則一，均足傳遠，先生學博而思邃，氣融而理達，若大呂天球，和雅清越，蓋國初名家也；然《石經》、《大韶》二賦不見於本集，而見于《皇明文衡》，則知先生之文其流布四方而散逸失紀者蓋亦多矣，今卽不爲之計，則此集將亦遂泯，加之數傳，誰復有足以徵先生者哉？余竊閔焉，乃率諸庠士協圖梓之。

《藝苑卮言》卷五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貝瓊「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清江詩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 其論文，稱立言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雖出於維楨之門，而學其所長，不學其所短，宗旨頗不相襲。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詩爽豁類汪廣洋，整麗似劉基，圓秀勝林鴻，清空近袁凱，風華亞高啓，朗淨過張羽，繁縟愈孫蕡，足以領袖一時。鄉曲之言，未免過實。然其詩溫厚之中自然高秀，雖不能兼有諸人之勝，而馳驟於諸人之間，實固無所多讓。其文亦沖融和雅，有一唱三歎之音。史稱宋濂爲司業，建議立四學，竝祀舜禹湯文爲先聖。瓊作《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則其考證古禮，尤有依據，不但詞采之工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學詩於楊廉夫而獨不嶄絕刻峭荒唐險怪。

《董逃行》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走筆百折，亦自有餘。清江徹骨風雅，不復勞施整理，詎非天假之哉！ 又：以爲自青蓮來，或可；若使繼少陵，不但不知貝，且不知詩也。

《行路難》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掉鞅左禽，偏得鮑照飛鳥。

又：錯綜入化。

《郭忠恕出峽圖》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閱題畫詩不下數百首，無一佳者，總以筆痕摺郭分明耳。此用北苑一色墨氣。 又：妙在自然，非《蜀道難》詩，字字是畫。

《己酉清明》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入時事不減古致，唯供奉能之。

《鳳凰山歌》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驚心愴魄，自有至處，不待歷數往事而後興懷，故曰「可以怨」。

《晚眺》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平平說出，乃使人不知其首尾。

《秋懷》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一泓萬頃，神韻奔赴，彥昺、廷琚，國初一雙玉箸，更不令三百年來作第三座也。

《初冬》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匠心削莽，唯古乃新，此方是清江彩筆。

《早春》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淨。

《初夏郊居》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必學陶，居然有陶理，定居

韋、柳之先。　又：以「天朗氣清」刪《蘭亭序》者，窗燈下分門別類見解耳。天無定候，目無定感，仲夏氣清天高，良然非妄。

《春日宴滄洲》《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未是清江上駟，風範自是弘整。

《寓翠岩菴》《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迎頭入景，宛折盡情，興起意生，意盡言止，四十字打成一片。信陽印板套子，半錠鈔不買也。

《夜泊》《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風期千古。　又：五六是一句，妙。

《丁未除夕》《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沈、宋正宗。　又：切盡丁未除夕事，以溫雅故，令俗人不知耳。千年一日，吾魂魄猶應戀此。王逢、丁一鶴狸奴耳。

《送楊九思赴廣西都司經歷》《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當賞其深密，勿以氣矜求之。《明詩別裁集》卷二：「明珠薏苡無人辨，行李歸來莫厭窮」，即「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工于脫化。

《庚戌九日是日聞蟬》《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必不可謂此爲仿杜，自有七言以來，正須如此。仿杜者必多一番削骨稱雄，破喉取響之病。

《送王克讓員外赴陝西》《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後來歷下標宗，以風骨自矜。即言風骨，彼正不能逮此，風罡風，骨白骨，無生之氣矣。

《辛亥七夕》《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寄意。好。

《穆陵行》《明詩別裁集》卷二：「白雁」字音似「伯顏」，見當時童謠。

《八六子・秋日海棠》《渚山堂詞話》卷一：貝清江嘗有《秋日海棠》詞，其腔則八六子也。後闋云：【略】句意思警妙，古作中不多見也。

傳記

《明史・貝瓊傳》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篤志好學，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屢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賜歸。六年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瓊嘗慨古樂不作，爲《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立四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太祖既紬其說，瓊復爲《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與美和、鉉齊名，時稱「成均三助」。九年改官中都國子監，教勳臣子弟。瓊學行素優，將校武臣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卒。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六年，除國子助教。八年，遷中都國子學助教，教功臣子弟。十年，致仕。明年，卒於家。按諸集並載貝瓊，無貝闕；《光岳英華》載貝闕廷臣，無貝瓊。程慶琉《會選》則貝闕、貝瓊並列。據陶九成《輟耕錄》載姚文公嫁妓女事云：「嘉興貝闕有詩，今眞眞曲，載在《清江集》中。」而貝瓊本字廷臣，則闕乃瓊之別名，非兩人也，今正之。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三　廷琚從學於楊廉夫，其言曰：「其言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於楊而不阿所好者也。

《送王克讓歸湖南侍親幷柬李中卿縣丞》《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中卿名懋，耒陽人。洪武三年，與修《元史》，除棠邑縣丞。《明史・文苑》附見《趙壎傳》中，而不詳其字里事蹟。廷琚文集有《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云：「湖南李敏卿謁余成均，蓋棠邑丞中卿之弟也。中卿與余預編纂《元史》者五月，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余每咨之，而中卿亦稱余之序事直而不詭。史成，予歸檇李。且三年，又徵爲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及見敏卿道其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下，挹湍瀨玩雲月也。」據此則中卿學問出處均有可觀。錄此以補史闕，幷以告湖南之徵文獻者。

《眞眞曲》《明詩紀事》甲籤卷六陳田按：廷琚此詩見《篁谷筆記》而作，高季迪《青丘集》有《眞氏女詩序》云：「余在史館日，談次，有言姚文公飲玉堂落籍眞氏女事者，同館之士聞之，多賦詩。余亦爲作一首。」

著録

蔡時鼎《清江貝先生文集序》　余至桐，程都憲之集已刻行，且以板入庫

籍，令傳之遠也，獨貝先生以舊有《清江集》行于世，未及重刻，然其集多散逸無存，即士大夫好書籍之家猶希有之，幾乎遠而不傳矣！邑博李君雅以文才自負，亦重有慕於先生作，懼其集久而廢也，乃極意旁羅博購，一日而抄集其錄，編次以詣予曰，欲付之刻，且謂予當序之首，余曰，善哉茲舉也！余方有志焉未就，君何就之速乎？余誠當序不敢辭。會政劇，方援筆未就，值李君欲致位歸，促余成序，終刻以行。

方義壯《清江貝先生文集後序》 越明年，同寅海虞志齋李君謂，先生邑之聞人也，遺文闕佚，無以表先聞，風多士。於是旁搜手錄，刪其亡謂者若干篇，存可傳者若干篇，刻之學宮，以廣其傳。於是工告成矣，屬予叙述先生之行，嗣刻焉。【略】於是知先生之集不可無傳矣。曩李君嘗請刻《巽隱集》于邑中，今復刻是集，而先生之文章與都憲之節義足並垂於不朽，若李君者，豈非文獻之攸幸哉？德業之遜因可知已。集凡四卷，詞皆根極理奥。邑大夫漳浦調吾蔡公詳序於前，予不敢復贅云。

楊士奇《跋〈貝清江集〉》 《清江集》者，檇李貝瓊廷臣著。瓊嘗師楊廉夫，洪武初預修《元史》，仕爲國子助教以卒。余家三冊，得之其子楚府紀善季翔云。

《明史・藝文志四》 《清江文集》三十卷，詩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清江詩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 《兩浙名賢錄》載瓊集二十卷，明萬歷中所刻乃止三卷。此本凡詩集十卷，文集分《海昌集》一卷，《雲閒集》七卷，《兩峯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稾》九卷，《歸田稾》一卷，僅有鈔本流傳。康熙丁亥桐鄉金檀購得之，始爲刊版。瓊學詩於楊維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清江貝先生詩集十卷（明初刻墨口本，汪閬源藏書）。舊集二十卷。萬曆中所刻止三卷。此本爲詩十卷，前後無序跋，當即桐鄉金檀重雕之祖本而佚其文集者。有汪士鐘藏一印。按《文瑞樓藏書記》云：先生之子翔以文學選爲楚府紀善，積其祿餘刊爲此書。有天台徐一夔序。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高啓

論述

綜論

《鳧藻集》本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敏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藐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秋月冰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元酒之味，不閑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慊。爲文尚氣，多辯難攻擊之體，讀之亹亹忘倦，大抵以先聲掩其兼美。

《國琛集》卷上 高啓【略】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麗則。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鳧藻集》 啓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爲一代巨擘，而古文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爲層廓冗沓，號臺閣體者所及。

周忱《鳧藻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發之，理明矣。而氣或不充，則意雖精，辭雖達，而萎薾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蘇文定公曰：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善觀文者，觀其氣之所養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而下，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賈、董、班、馬、劉、揚，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王之數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豈必追琢絺繪，學爲如是之言乎？其所以寬厚宏博，汪洋放肆而

不可掩者，則其浩然之氣所養可知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鑒近世華靡之弊，制誥典冊之文，一尚淳朴。當時在兩制居史館者，皆極天下之選，而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略】四方之人，莫不知其詩名，而獨未見其文也。予來姑蘇，訪求於先生之內姪周立，得其手鈔先生之文曰《鳧藻集》，凡五卷，因取而讀之，愛其意精而深，辭達而暢，有溫純典則之風，而不流於疎略；有謹嚴峻潔之度，而不涉於險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采自呈，不追琢而光輝自著。蓋由其理明氣昌，不求其工而自無不工也。

金檀《鳧藻集序》 余既校訂高青邱先生詩，爲之注而序之，凡一十八卷；嗣又得先生《鳧藻集》文五卷，乃復訂而爲之序。夫文自唐宋以來，昌黎起八代之衰。當時識高志偉，以韓氏爲宗者，有李習之。廬陵變五季之失，當時心慕手追，爲歐陽氏揚其波者，有曾氏、王氏、蘇氏父子。及乎元代，虞、揭、黃、柳而外，吳淵穎、歐陽圭齋諸家，流風派別。明初猶宣此質實，洗此精華。覺百餘年中，其盛殆不可紀極，青邱先生固其一也。夫以先生夙負異才，豈必步趨某代某集；然即五卷之文，紆迴中復極峻潔，時與至大後諸家同而異，異而同。竊意先生早偕北郭諸子，以文行相善，自謂久而優游有得；凡耳濡目染，其淵源于前賢遺老可知。逮後應徵入史局，以宋文憲、王忠文爲總裁，汪環谷、胡仲申、趙東山輩爲同列，相與上下其論議，醇而後肆，一時之集思廣益，考獻徵文，更何可量？欲不目先生爲虞、揭而下，希風托響之一人不得也。至其沉思鬱結，常似幽憂失志之爲，以婁江之東望煙雲爲自適，以江渚之山巔水涯爲所好。及幸爲退吏，思鼓枻以長歌，引浮槎以自況，視古所謂無宦情者，奚啻過之。蓋坐磨蝎而生丙子，先生固自分文人，賦命祇與韓、蘇千百年若合。而文章留天地間，當自有呵護之而使之先後並傳，此皆有默信于中者在也。既與韓、蘇合焉，並傳焉，先生亦不可謂不幸矣。若是集爲周公禮氏手鈔，人方以未見其文爲憾。賴周文襄、鄭侍御亟謀與詩並傳。且集中有誌魏夫人篇，似距其沒時不遠，亦不爲存什一于千百。原刻舛譌實甚，今悉正其校之疎。觀者合詩集讀之，如雙環，如兩劍，庶以知先生文之必傳于後，亦以知明初文之盛，殆虞、揭諸公之遺也夫！

鄭顓《書鳧藻集後》 予在京師，嘗得高先生季迪所著詩曰《缶鳴集》、《姑蘇雜詠》者讀之，愛其清淳典雅，得詩人之旨趣，意其文當稱是。既而奉命出按吳中，暇日因過巡撫亞卿周公寓所，又得先生之文曰《鳧藻集》觀之，反復再四，見其能闡造化之祕，發義理之微，窮人事之變，引物連喻，導歆規諷，貫穿經史百氏之言，一本諸至理，而氣以昌之。可以明人事吉凶禍福之幾，監古今成敗得失之迹，視彼絺繪藻琢，不明乎至道，無關乎世教者，烏在其爲文哉！」爰命鋟梓，欲其與詩而並傳也。若夫先生之出處志節，名位履歷之詳，則有隴西志光李公與今亞卿周公爲之紀述矣，茲不復贅。

謝徽《缶鳴集序》 始季迪之爲詩，不務同流俗，直欲趨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隱隱起諸公間。及遊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漱滌，日新月異，薦紳諸老，咸自以爲不及。季迪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之辭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豈皆出於一人之手？或著其一二，皆可以遺之後來，尚奚以多爲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篤，殆與人之耽悅世好者同一肆志留情，而其樂蓋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爲然。當其一室燕坐，圖書左右離列，拂拭塵埃几案間，冥默靚思，神與趣融，景與心會，魚能出沒巨海中，殆難以測度。或花間月下，引觴獨酌，酒酣氣豪，放歌作楚調，已而吟思俊發，湧若源泉，捷如風雨，頃刻數百言，落筆弗能休。故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開闔變化，而不拘拘乎一體之長。其體製雅醇，則冠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清遠，則秋空素鶴迴翔欲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采縟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俊逸，如泰華秋隼之孤騫，崑崙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季迪之於詩，可謂能盡其心焉爾。

吳寬《高太史大全集序》 惟蘇文忠公有言：「詩至於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爲師，而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子美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世以爲確論。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中蕭散閒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於數百載之上，以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爲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誇其樂府擬古及五言律爲勝，其意亦可識矣。

劉昌《高太史大全集序》 先生生元丙子，少稟神慧，長讀六經諸家之書，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取而力行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川之決防也，鏘乎如洞庭之張樂也，儻乎如幽壑之舞蛟也。致之於用，如射者之於的，準乎其無疑也。然值國步之既促，不苟於用，隱于青邱，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若將於世無足爲者。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肆詔徵賢，先生起與元史之修，錄善醜惡，儒者之功，庶幾彰施。史成，授諸王經，進戶部侍郎，尊顯極至。先生感之，力頌先王之道，以匡濟世務，言多雄偉奇古，足以聳張德業，裨益治化，時甚賴之。未久，卽辭去，去後亦蹇連以死。嗚呼！殆天所以厄斯文也！嘗竊論焉，天道惡滿，取之不可以全，然詘其身則必信其聲，是以董、賈貶逐而名長，甫、白窮放而詩傳，韓愈、歐陽修、朱元晦雖號通顯，而未免罷斥，然其言至於今誦習而師承者不衰。正柳宗元所云：「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也。」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優游而待之，則得將止於是乎？言將止於是乎？行將止於是乎？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勒圖傳之，亦使聞者考之而可知，見者用之而可行，以明其言之果有賴於世也。嗚呼！厚矣。

張泰《高太史大全集序》 余初入詞林，院長南陽李公、永新劉公謂余言：爾蘇之詩，在當朝惟高太史爲然，猶言文必舉金華宋學士也。比修《一統志》已疏其爲郡之第一人矣。夫豈但一郡之詩，天下之詩也，數千百載之詩也。余服膺二公確論，後莫有能易此。或疑先生之詩，其粹已在前二集，茲特其魄耳，殆不然。李、杜二大家，無一之不載，莫不有意味存焉。譬之多藏之家，消歇之餘，尙足以副中家之假貨，蓋所從來者遠也。企翺編行之意，不爲無謂，觀者自有得焉。

高德《高太史大全集書後》 姑蘇高太史，平生所爲詩若干篇，郡人徐用理類而編之，名曰《大全集》。觀其辭氣春容，音律渾雅而光彩自著，如清風徐來於修篁古松之間，鏘然成韻，略無矯飾。豈彼粗疎不實、固滯不通有若秋螢夜燐可同日語哉。誠吳下之詩宗也。吳草廬嘗言：詩者，譬如釀花之蜂，必查滓盡化，芳潤融液，而後貯於脾者，皆成蜜，又如食葉之蠶，必內養既熟，通身明瑩，而後吐於口者，皆成絲。非可強而爲，非可襲而取，太史之詩是已。然是集也，吾邑漕溪思學劉公宗文，昔旣助刊，歷歲滋久，字畫漫滅，厥胤以則慮久而湮沒，又恐傳之不廣，而四方學之者鮮能觀習，重行補刻，以廣其傳；來屬序於予，故不敢以鄙陋辭，謹書此於末簡，俾世之人知劉氏世德之相紹，而不沒人善如此，則太史是集亦賴以傳之永久而不朽焉。

陳璋《高青邱詩集注序》 吾吳高青邱先生詩，流傳三百餘年，冠於明，勝於元，高於宋，兼乎晉、唐，追乎漢、魏，此其古今體之大概也。序青邱詩者，則有胡、王、謝、周、劉、吳諸賢，評青邱詩者，皆一時名流鉅手，靡不揚其聲律，證其宗派，想其才情，窺其理致，洋洋千百言，已盡作詩之妙矣。

又 竊讀先生《自序》三篇，於《婁江吟稿》云：「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見於詩。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笑。」於《缶鳴集》云：「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於《姑蘇雜詠》云：「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攷得失。」然則先生之詩，可以經，可以史，可以子，包含萬有，凌轢百家，其自道倍親切有味，又爲諸叙論之所不逮。矧余未能言詩，烏能更綴一詞於青邱詩後哉？

金檀《高青邱詩集注序》 竊嘗以先生論詩，曰格、曰意、曰趣，三者得而變化隨之如萬物之有洪纖，四時之有榮悴，而詩之道備。故其所自喜，乃在兼全衆長，有淵明之曠，而又可以頌朝廷；有長吉之奇，而又可以詠邱園。實爲有大方而無偏執。劉氏欽謨序之，至謂「天道惡盈，取之不可以全」，要豈先生之有意于取其全哉。生同韓、蘇之星舍，自同韓、蘇之詩筆，其差不同者竄逐，卒視潮州惠州益難言之，先生概有所不得辭焉矣。論者曾謂四傑詩名，先生視楊、張、徐三家實爲獨絕。苟天假之年，所得猶未止是。夫南渡尤、蕭、范、陸四家，當時亦謂蕭不早夭，不止誠齋敵手。然此皆深服其所造，深惜其不永，非以詩猶未詣其極。況蕭詩幾湮晦，而先生詩，人奉拱璧，所由使名齊者實出其下，是其才力豈易至歟！余雅喜先生詩，又自惟詩學荒蕪，不足深味其妙。

胡翰《缶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於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詠

歌之、載賡之，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模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爲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浼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滸，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爲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鼛鼓之聲讙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曾子歌之；焱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明詩評》卷一　悲哉乎，元格下也。太史因沿浸淫，雖忽忽未振，而弘博凌厲，殆駸駸正始。一時宿將選鋒莫敢橫陣格。姑左次弗評論。其辭快若迅鶻乘颿，良驥驟景；麗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蓉。縱負可點之瑕，奚廢連城之賞，詞家射雕手也。若使少就沈思，兼反古調，豈可出何邊下耶。

周傳《姑蘇雜詠識語》　《姑蘇雜詠》一百三十六首，鄉先生高太史季迪所作也。蘇爲江南名郡，自周泰伯封地爲吳，至壽夢而始大，歷漢唐宋以迄於元，其間人物之盛衰，風俗之厚薄，學者所當知也；山川之清古，宮室之廢興，學者所當考也。然欲知之者，不但知其粗，必欲知其精；欲考之者，不但考其事，必欲驗其迹。因其迹以究其精，此《雜詠》所以作也。傅嘗考閱郡志，雖知其概，然以未得吊古追覽爲恨。間得休暇，從畸人逸士，徜徉山澤，詢於故老，皆曰：「昔之巍宮而峻宇者，鞠爲草莽之墟矣！昔之崇臺而茂苑者，更爲麋鹿之所矣！」我聖明受命，涵煦生民，三十餘年，雖昔宮室之有廢興，然山高而水清者，固自若也；人物之有古今，然風淳而俗美者，猶自如也。吊古追覽之際，能無所感乎！此《雜詠》所以人傳誦而不已也。錫山蔡伯庸氏，得其全集，謀鋟諸梓，慮其傳寫之訛，屬傅編次而校正之，復需言識於簡末。傅媿庸陋，不足以序其後，然以晚生是邦，雖不獲從先生杖屨以遊，幸得覩其全集，與二三故老，更唱迭詠，以助升高望遠之懷，亦太平之一樂也，尚何以庸陋辭哉！若其詩之妙絕，足以鳴盛世之音者，已有大方之論，茲不敢贅，覽者必自得焉。

《藝苑卮言》卷五　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

又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妝，巧笑便辟。

又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季迪《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京師秋興》：「伎同北郭知應濫，俸比東方愧已多。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履已分無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西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謝送酒》：「欲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梳頭好鳥語窗下，洗盞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霜飛。」「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

又**卷六**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於鳥，瓊瑤之於石，松桂之於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略】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

《國雅品・士品》　《寒山寺》云：「船裏鐘催行客起，塔中燈照遠僧歸。」佳在實境得句，足以嗣響盛唐，宛如霜隼摩空，風翮健捷。《卮言》云「季迪如射雕胡兒，伉捷急利，往往命中」，亦是名鑒。集中諸作。如：「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霜飛。」各臻高妙，不能多采。

《詩藪續編・國朝上》　高太史諸集，格調體裁不甚逾勝國，而才具瀾翻，風骨穎利，則遠過元人。昭代初雅堪蒂祾，而弘、正諸賢，揚搉殊不及之。

李東陽《麓堂詩話》　嘗觀夏宏《聯錦集》，有一絕句曰：「懸燈照清夜，葉落堂下雨。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下註高啓等四人。因訝之曰：「妙一至此乎！」時季迪詩未刻行，既乃見其鈔本，則四句固全篇，特以次三句捏寫三人名姓耳，其妄誕乃爾。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國朝詩人，敦古昉於季迪，匠心始於孟載。然季迪五言古長於唐體，疎於漢、魏。

又　季迪歌行豪蕩俊逸，多出青蓮、嫣蜼子、黃大癡，稍近於變。王敬美云：「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元美謂歌行之有獻吉，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愚謂麟鳳之喻，當歸季迪。

又　胡元瑞云：「高太史昭代初雅堪稱禰，而弘、正諸賢揚搉殊不及之，至兩琅琊（元美、敬美）咸極表章，衆論遂定。」愚按：弘、正諸賢揚搉不及，則以元習未去故，樂府、律詩是也；兩琅琊咸極表章，則以才具瀾翻故，五、七言古是也。

又　季迪五、七言古，才具瀾翻，風骨穎利，故含蓄深沉者少，而字句亦有未安，蓋其氣豪不能精思故耳。王華川序言之最切。至其才情所到，則絢爛溢目。

又　季迪七言律，如《鳴蟬聲中》、《落日登高》、《秦金不厭》、《新烟着柳》、《重臣分陝》、《少年耽着》、《風卷雙旌》，足爲國初正始。然前四首盛唐遺響，後三首亦晚唐俊調，餘悉爲中、晚矣。七言絕率皆晚唐。

《皇明詩選》卷二　陳子龍曰：季迪詩如渥洼生駒，神駿可愛，特未合鸞之度耳。

又　宋徵輿曰：季迪妙有才情，翩翩矯逸，國初詩人，允宜首推。

又　李雯云：季迪如春池黃鳥，游目可念。

《靜志居詩話》卷三　侍郎跌宕風華，鳳觀虎視，造邦巨擘，所不待言。而何仲默別推袁景文第一，試合諸體觀之，袁自非高敵也。又曰：季迪之才，始於兼，故其體備。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王子充曰：「季迪之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渠，不假雕飾，翛然塵外。」

《薑齋詩話》卷下　若劉伯溫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略】絕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

又　伯溫、季迪以和緩受之，不與元人競勝，而自問風雅之津。故洪武間詩教中興，洗四百年三變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標一成之法，扇動庸才，且倣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羈絡騏驥。

《明詩綜》卷八　吳原博云：季迪雄不敢當子美，高不敢望晉、魏，然能變其格調，足以彷彿韓、柳、王、岑。

又　劉欽謨云：季迪詩，多激烈慷慨，雄偉奇古。浩乎如大川之決防也，鏘乎如洞庭之張樂也，儻乎如幽壑之舞蛟也。

又　陳約之云：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季迪爲之冠。

又　徐子元云：季迪岱峰雄秀，瀚海渾涵，海內詩宗，豈惟吳下。

又　楊用修云：季迪一變元風，首開大雅。

又　穆敬甫云：高詩奇拔爽朗，可並唐之燕、許。

又　李時遠云：季迪詩穠麗而無粉澤，清新而復高古，優入盛唐。

又　何无咎云：季迪矩矱全唐，獨運胸臆，近體不無中、晚纖弱之調，尚沿元季餘風。

又　顧玄言云：高侍郎始變元季之體，首倡明初之音，發端沈鬱，入趣幽遠，得風人激刺微旨，足以嗣響盛唐。

又　王敬美云：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又　繆天自云：季迪詩自古樂府、《文選》、《玉臺》、《金樓》諸體，下至李、杜、王、孟、高、岑、錢、郎、劉、白、韋、柳、韓、張，以及蘇、黃、范、陸、虞、揭，靡所不合，此之謂大家。誦《青丘子歌》，其自負亦不淺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大全集》　啓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啓實爲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啓爲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啓過也。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爲後人詬病焉。

《圍爐詩話》卷六　高季迪各體俱工，七律有數十篇可觀。

《劍溪說詩》卷下　論詩如論士，品居上，才次之。若但以才言，更千百世之下，無出眉山右者。必求諸品，當知韋、柳既沒，清音遂杳者五百餘年。迨明初高季迪樂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情兼贍，而元習未除，骨稍輕，氣稍薄也。

《退庵隨筆・學詩二》　王漁洋《古詩選》，至虞道園，吳淵穎止。蘇齋師《志言正集》，亦至遺山，道園止，於明詩皆一概舍旃。惟趙甌北《十家詩話》，獨以高青丘接放翁、遺山之後，青丘詩固足爲明人弁冕，然祇可稱名家，而不足當大家。余但愛誦其七律，如「重臣分陝出臺端」一首，眞足方駕古人。然在集中，已不可多得。而論者每盛稱其樂府及擬古詠古諸作，以爲祇叙題面，不著議論，神似青蓮，則非余之所知矣。

《養一齋詩話》卷六　青田《旅興》、《感懷》，青丘《擬古》、《寓感》諸五古，氣格逼似唐人，然皆非如李、何等刻意摹畫之也。王敬美謂「季迪生弘、正李、何之間，未知鹿死誰手」。似以青田爲不逮李、何，而季迪第可與李、何匹也。不知李、何痕跡未融，劉、高天機自轉，高之秀偉，劉之深重，豈惟開國之巨擘，實亦一代之宗工。

又　予又就青田、青丘二子衡之，則青田之雄渾博大，又非青丘之所能及。蓋青丘猶詩人之詩，而青田則士君子言志之詩也。豈惟明一代之開山，實可跨宋、元上矣。

《問花樓詩話》卷二　高青丘才氣俊逸，當明初一掃綺靡之習，《虎丘次清遠道士韻》詩，直逼大謝；《牧牛詞》尤澹樸。余讀其《登雨花臺望大江》、《夜聞謝太史誦李杜詩》諸作，輒爲擊節。

《筱園詩話》卷一　七古以杜、韓、蘇三公爲法，而參以太白、達夫、嘉州東川、長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劍南，金之遺山，明之青丘，皆有可采。揮灑凝鍊，整齊變化，備於以上各家。

又卷二　前明一代詩家，以高青丘爲第一，自元遺山後，無及青丘者，不止一變元風，爲明詩冠冕已也。【略】青丘才力、天分、工候，皆極其至，所爲詩，自漢、魏、六朝及李、杜、高、岑、王、孟、元、白、溫、李、張、王、昌黎、東坡，無所不學，無所不似，妙筆仙心，幾於超凡入聖矣。惜不及四十枉死，未及融會貫通，聚衆長以別鑄眞我，造於大成，亦可哀也。然自元至今，所有詩家，無出青丘右者，洵可直繼遺山，爲一大宗矣。

《明詩別裁集》卷一　侍郎詩，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靡不出入其間，一時推大作手。特才調有餘，蹊徑未化，故一變元風，未能直追大雅。

《甌北詩話・高青丘詩》　詩至南宋末年，纖薄已極，故元、明兩代詩人，又轉而學唐。此亦風氣循環往復，自然之勢也。元末明初，楊鐵崖最爲巨擘。然險怪仿昌谷，妖麗仿溫、李，以之自成一家則可，究非康莊大道。當時王常宗已以「文妖」目之，未可爲後生取法也。惟高青丘才氣超邁，音節響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筆即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關有明一代文運。論者推爲開國詩人第一，信不虛也。李志光作《高太史傳》，謂其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至大曆以後，則藐之」。此亦非確論。今平心閱之：五古、五律，則脫胎於漢、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則參以中唐。七絕並及晚唐。要其英爽絕人，故學唐而不爲唐所囿。後來學唐者：李、何輩襲其面貌，仿其聲調，而神理索然，則優孟衣冠矣；鍾、譚等又從一字一句，標舉冷僻，以爲得味外味，則幽獨君之鬼語矣。獨青丘如天半朱霞，映照下界，至今猶光景常新，則其天分不可及也。

又　李青蓮詩，從未有能學之者，惟青丘與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青蓮樂府及五古，多主叙事，不著議論，蓋用古人意在意外之法。此古詩正體也。青丘樂府及《擬古》十二首、《寓感》二十首、《秋懷》十首、《咏隱逸》十六首，亦祇叙題面，不復於題面內推究意義，發揮議論。如《咏向長》，則但說長之畢婚嫁、遊名山。《咏周黨》，則但說黨之辭徵聘、樂田里。而一種邁往高逸之致，自見於楮墨之外。此正是學青蓮處。七古內如《將進酒》、《將軍行》、《贈金華隱者》、《題天池石壁圖》、《登陽山絕頂》、《春初來》、《憶昨行》等作，置之《青蓮集》中，雖明眼者亦難別擇。昔司馬子微謂青蓮有仙風道骨；而青丘《贈陶逢先生》亦云：「謂予有仙契，泥滓非久淪。」蓋二人實皆有出塵之才，故相契在神識間耳。然青丘非專學青蓮者。如《游龍門》及《答衍師見贈》等作，骨堅力勁，則竟學杜。《太湖》及《天平山》、《游城西》、《贈楊榮陽》、《寄王孝廉乞貓》等作，長篇強韻，層出不窮，無一懈筆，則又學韓。《送徐七往蜀山書舍》，古體帶律，奇峭生硬，更與昌黎之《答張徹》，如出一手。集中本有《效樂天體》一首；又《聽教坊舊妓弟子陳氏歌》一首，亦神似長慶。《中秋玩月張校理宅》，又似李義山。《玉波冷雙蓮》及《鳳臺曲》、《神絃

曲》、《秦箏曲》、《待月詞》、《春夜詞》、《黑河秋雨引》，又似溫飛卿。《蔡經宅》及《書夢贈徐高士》、《送李外史》等作，又皆似《黃庭經》。可見其挫籠萬有，學無常師也。即如身當元季，沉淪江村，身未歷殿陛，目未覩典章，一旦召修《元史》，列於朝班，其詩即典切瑰麗，雖賈至、岑參等《早朝大明宮》之作，不能遠過。此非其天才卓絕、過目即胎契，而能若是乎？惜乎年僅三十九，遽遭摧殞！遂未能縱橫變化，自成一大家。然有明一代詩人，終莫有能及之者。

又《青丘子歌》一首，自言其作詩之憔悴專一，有云：「朝吟忘其饑，暮吟散不平。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向水際獨坐，林間獨行。斲元氣，搜元精，冥茫八極遊心兵。微如懸破蝨，壯若屠長鯨。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是其功力之精至，可謂極矣。然集中惟《登西城門》云：「幷吞何時休，百骨易寸土。」《題畫鷹》云：「秋筋束老骨，天寒勢逾矯。」《太湖》云：「聲吹地將浮，勢擊山欲壞。」此數句最爲警策，其他亦少有驚心動魄者。蓋其用力全在使事典切，琢句渾成，而神韻又極高朗，此正是細膩風光，看是平易，實則洗鍊功深。觀唐以來詩家，有力厚而太過者，有氣弱而不及者，惟青丘適得詩境中恰好地步，固不必石破天驚、以奇傑取勝也。

又　青丘詩亦有複句。如《次韻西園公咏梅》云：「春後春前曾獨採，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師咏梅》第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採」爲「探」耳。《次韻陳留公見貽湖上之作》有云：「葉應隨鳥散，山欲趁波流。」而《月夜遊太湖》排律內亦有此二句。《晚尋呂山人》有云：「君家最可認，隔樹有書聲。」而《題畫贈內弟周思恭》亦云：「君家還可認，爲有讀書聲。」《送思上人》有云：「野飯晨留鉢，城鐘夜到船。」而《送衍師》亦云：「村中乞米晨留鉢，城外聞鐘夜到船。」但變五言爲七言耳。《咏樵》有云：「伐木驚禽起，穿雲畏虎過。」又一首《咏樵》云：「穿雲衝過虎，伐樹起棲禽。」皆未免重複。（已見《陔餘叢考》。）至如《咏梅》九首內，以「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爲佳句，而第五首「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住山中」，此則雖不複詞，而窠臼仍複。

《白雨齋詞話》卷三　詞至於明，而詞亡矣。伯溫、季迪已失古意。

《古今詞話・詞評下》《柳塘詞話》曰：季迪十宮詞，思深致遠，不僅典贍見長也。即如《長門怨》云：「君明猶不察，妬極是情深。」可以想見其情思。青邱樂府，大致以疏曠見長，而《石州慢》又纏綿之極，綠楊芳草，年少拋人，晏元獻何必不作婦人語。

《渚山堂詞話》卷三　季迪號稱姑蘇才子，與楊孟載輩齊名。他詩文未論。獨於詞曲，楊所賦類清便綺麗，頗近唐宋風致。而高於此，殊爲不及。豈非人之才情，各有獨得之妙耶。高詞予所選數首外，遺珠剩玉，蓋不多見。乃知詞令雖小道，至論高處，正未易易耳。

分論

《涼州詞》《皇明詩選》卷一三：宋徵輿曰：用意能渾唐人佳處。《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詩之深遠廣大，與夫捨舊趨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爲古詩，宋人以意爲律詩、絕句，而詩遂亡。如以意，則直須讚《易》、陳《書》，無待詩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豈有入微翻新，人所不到之意哉。此《涼州詞》總無一字獨創，乃經古今人盡力道不出，鏤心振膽，自有所用，不可以經生思路求也如此。

《送謝恭》《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調平體雅。《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刻削化盡，大氣獨昌，正使尋聲索色者不得涯際。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皇明詩選》卷五李雯曰：神似太白，遂爲本朝七言古之前茅。又轅文曰：太白佳處，在迴蕩轉折，如不經意而景物俱在天際，使人百思。此作具得三昧。又卧子曰：跌宕淋漓。《明詩別裁集》卷一：跌踢淋漓，神來之候。又：結處頗近率易，故陳卧子選節去後六句，然終似神氣未舒，故仍從原本。

《秦箏曲》《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竟似無張主，遂成一曲，唐以下人非建鼓以求亡子，遂無從下筆。季迪樂府，起八百餘年之衰，得諸昭文之不鼓琴也。

《襄陽樂》《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驚心奪目，誰不良然。欲問知音，正爾不易。

《白紵詞》《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飛心埋血，氣斂而神益流，晉、宋《白紵》欲至此而尚未。

《征婦怨》《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此則唐、宋人能之，妙在不作啼眉涕鼻態。又：通首皆比，是以高唐、宋人一等。雖然，此良人非季迪好仇。

《短歌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氣勢在曹瞞之右，沈勇亦不下之。唐以來不見樂府久矣，千年而得季迪，孰謂樂亡哉！

《當壚曲》《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用事如不用，一色神采。又：究竟含蓄。

《堂上歌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乃似大無意味，不知中有三山十二樓在。熟讀《三百篇》及漢人樂府，方知其妙。

《君馬黃》《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借題橫發，自作樂府，興、比、賦順手恣用，如岳侯將兵，妙在一心。

《櫂歌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直下，不讓古人。又：「歸愛一花迎」，本色佳句。

《東飛伯勞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華贍中有神有骨。

《採蓮涇》《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有韵有意。

《越來溪》《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冷雋不佻。

《送黃主簿之湖州歸安縣》《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簡俊，亦似唐人，古詩賴其溫浹。

《題曹氏春江雲舍》《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鍊而不劖，儉而不削，彷彿江郎早歲。

《贈竹里子》《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靜極淡極，位置之王、孟、儲、韋中卻又不得，豈非眞古詩。

《柳絮》《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眞才子眞詩人，必不入炫爛。

《咏殘燈》《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心欲如髮。

《過白鶴溪》《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聲情俱備，遂欲左挹玄暉右拍太白。

《桐樹》《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咏物聖證，不作意而自有餘情。

《陳氏秋容軒》《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時一輕脫，要不失爲陳隋傑，未入唐人魔界。

《報恩寺逢蔣主簿就送還如皋》《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矜潤。

《郊野雜賦四首》一《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苦學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奪杜胎舍，以不從《夔府詩》入手也。

又二《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尤工結句。

又三《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形神都勝。

又四《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取新不厭，風味超忽，不落松陵唱和體。

《詠夢》《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冥搜無迹，揀取精純，一皆在王、駱、沈、宋間入手。何、李以之爲雄健，鍾、譚以之爲渾奧，兩相髣髴，究竟瞠乎其後。一代詩人，非季迪不足以當之也。

《和友人過采石》《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光不炫，巧不纖，千古一新、一新千古。

《送朱從事之吳興》《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取新擷秀，不廢高古。

《送曾主簿之平樂》《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全不入意，字字是意。「只是夜猿多」，方之淺矣。

《天界寺》《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五六得景意外，質事生文。收以平勝。

《夜宿太廟齋宮》《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季迪禁掖詩，溫雅無倫。不溫則不足雅，故愚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寒儉不禁。

《西清對雨》《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有于雨上寫雨，有不于雨上寫雨，妙絕。

《聖壽節早朝》《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當行中不失風味。

《登西澗小閣》《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益琢益適，不必似李賀、賈島也。又：結寫情中景，妙。

《送石明府之崑山》《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一味旁取，韶光奪目。又：五六寫循吏，傳神生色。

《題張靜居畫》《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提寫數語後，忽宕開一折，合成一片，立體高渾。

《送唐博士肅迻家檇李》《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自可無半點筆墨氣。

《城西客舍送周著作砥》《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如晴，如春，如仙樂自空中來，吾心折矣。又：五六本幽險事，說得如許韶美，中唐人可起，何顏對此。

《送楊從事從軍》《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季迪工于取景，乃或巧密太至，不覺入賈島去。「天籠平野迥」不入賈矣，氣象風裁，誠不可廢，特不欲如歷下之孤特此耳。

《莫春送陳郎中出守檇李》《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有壯有密，皆成逸韵。

《送陳則》《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方成慷慨。

《月夜遊太湖》《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平適。不作險語、大語、清通語、誕語，正當如此。

《寄熹公》《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直有曲，曲有直，命句乃爾。

《送顧別駕之邊郡》《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深亮。

《詠夏冰》《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既多新句，亦自純成。

《晚步遊楮家竹亭》《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筆筆斂，步步遠，初唐人得之以爲近體首出，不意得之。

《早春寄王行》《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攪碎歌行絕句作近體，佛家所謂意生身也。分段生，分段死者，眞可憐憫。

《岳王墓》《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岳墓詩最厭，此能不作無病呻吟，當由神情遠至。

《次韵西園公詠梅二首》一《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翔意生情。

又二《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眞不愧作梅花詩，古今人擱筆可矣。如此又何嘗從清空入手，竟陵以清空炫，可曾得此一字來。

《送梅侯赴錢塘》《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以頷聯言之，用事如揀沙得寶，那得不增其悲壯。

《寄余左司》《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雄不以色，悲不以淚，乃可謂之悲壯雄渾。披狐獾，啖棗麪者，曷以與於斯。

《春來》《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季迪早歲，七言拘忌不闕，此則氣昌神遠，進一格矣。

《晚登南岡望都邑宮闕二首》《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平雅有體。

《梅花》《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白描生色，喚作古今梅花絕唱，亦無不可。高又有句云：「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亦第一等雅句。顧其頷聯，則世所傳「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十四字，惡詩也。古今藝苑，遞有推譽。謝客則「池塘生春草」，玄暉則「大江流日夜」，特標片語，必爾籠罩乾坤。流及既下，乃至賈島「落葉」之吟，和靖「暗香」之語，雖幽細未弘，猶矜雅式。國初袁景文、高季迪集中，片羽略亦不乏，乃以白燕則漢水梁園，梅花則美人高士，月明雪滿，參差共之，不過三家村塾師教村童對語長技耳。擇藝吟圃者，乃以傳之，三百年千人一齒。嗚呼，蔑言作者，即求一解詩人亦不可得。一二稍知其非者，又將矯往以求元、白、郊、島之中，何怪乎詩人不亡也。

《丁校書見召晚酌》《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高五言近體，神品也，七言每苦死拈，時有似許渾者。此詩傲岸蕭森，不愧作家矣。

《懷陳寅山人時居西山昭明寺》《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閑點微中。

《題畫贈別》《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亦一段說。

《折楊柳二首》一《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剛得柔，麗得清。

又二《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卸脫已盡，但有神魂。

《詠弓》《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詠物必如此下筆，乃不纖俗。

《小長干曲》《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雅至。又：至者恆不易雅，非眞詩人，死亦不信此境界。

《竹枝詞》《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風物中寫出情事，乃中《竹枝》。

《洞房曲》《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心情腕墨，洪細交盡。

《江上送客》《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平純。

《過北塘道中》《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正得遠。

《早至闕下候朝》《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只此已生光怪。又：李、藍、汪、胡之死，於此可覘，故曰可以觀。「忽傳」三字帶下，粗豪盡見矣。

《隋宮詞》《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須看他安頓字句，必不隨俗。又：詠古以己情摻拌，淋漓中自有含吐，方不入胡曾惡道。

《踏歌行》《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眞樂府，眞絕句，除卻風雅嫡系中人，摹他綫路不得。

《少年行》《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一氣磅礴，定不下王江寧矣。

《送宿衛將出守鄧州》《皇明詩選》卷七：陳子龍曰：詞意俱佳。

《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汪由御史中丞出》《皇明詩選》卷一〇：音節氣味，格律詞華，無不入妙。青丘集中爲金和玉節。

《送前國子王助教歸臨川》《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取其眞。

《江上寄王校書行》《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結得輕新。

《顧榮廟》《皇明詩選》卷二：李雯曰：似謝康樂。

《送程較理遊江上》《皇明詩選》卷二：李雯曰：娟秀。

《雜詩》《皇明詩選》卷二：宋徵輿曰：矯然。

《吳宮》《靜志居詩話》卷三：季迪《楚宮詞》云：「細腰無限空相妒，不覺瑤姬夢裏逢。」《秦宮詞》云：「掖庭無用恩難報，願上蓬萊采藥船。」《魏宮詞》云：「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間有洛神。」思非不深，第傷於巧，不若《吳宮》云：「芙蓉水殿屧廊東，白苧秋來不耐風。教得君王長夜醉，月明歌舞在舟中。」殊近雅也。

《梅花》《薑齋詩話》卷下：高季迪《梅花》，非無雅韻，世所傳誦者，偏在「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句。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格以高下論。如坡公詠梅：「竹外一枝斜更好」，高於和靖之「暗香」「疏影」，林又高於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

《築城詞》顧嗣立《寒廳詩話》：屺公謂：陸魯望《築城詞》有云：「城高功亦高，爾命何足惜？」直得好。高青邱則云：「大家舉杵莫放手，城高不用官軍守。」却比此婉得好。

《吳越紀遊・海昌城樓望海》《石洲詩話》卷二：嘆其筆力優裕。

《明妃曲》《香祖筆記》卷一：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裏賢。」此三家邨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

《塞下曲》《明詩別裁集》卷一：爲千古開邊者垂戒。

《明皇秉燭夜游圖》《明詩別裁集》卷一：「光明燭」二語，活用聶夷中《田家》詩意，與題中「秉燭」相應，巧而不纖。

《贈金華隱者》《明詩別裁集》卷一：「松花」、「瑤草」一聯，太白佳境。

《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時至正己亥歲作）》《明詩別裁集》卷一：與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歌》同一用意。蓋惓惓故國之思，意不在教坊弟子也。而詩格則在元和、長慶之間。

《送葉判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明詩別裁集》卷一：南陽太守成璔任功曹岑晊，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璔但坐嘯。」三語切判官，四語切使安南還也。如此運古，乃見典切。一結切高唐。

《沁園春・雁》《白雨齋詞話》卷三：「隴塞間關，江湖冷落，莫戀遺粱猶在田。須高舉，教弋人空慕，雪海茫然。」託意高遠，先生能言之，而終自不免，何耶？

《寒夜》《渚山堂詞話》卷三：高季迪《寒夜》曲云：「蕙火紅銷金鼎【略】。」誠亦可誦。

傳記

《槎軒集》本傳　先生諱啓，字季迪，世吳人。居城東北陬。考順翁以上俱裕饒，有田百餘畝，在沙湖東，迤南切吳淞江，遂僑江滸之大樹村，以便課耕。先生生元丙子，稍長，兄咨戍淮右，繼失怙恃，卽綜理家政，往來江城以居。性警敏，書一目卽成誦，久而不忘，尤粹羣史。嗜爲詩，出語無塵俗氣，清新俊逸，若天授之然者。年十六，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雖位隆望尊，然禮賢下士。聞先生名，使使召之再，先生畏避久之，強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綠、曲韻。時先生一願稱耳，衆易之，侍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以其含蓄深遠，非稱作可及，延之上座，特爲書於圖。諸老爲之掣肘，自是名重搢紳間，縱前輩靡弗畏之。年可十八，頎而未冠，嘗聘青丘鉅室周翁仲達女，因家落，弗克備六禮。一旦翁病，所交戲之曰：「若婦翁有不安，盍往問之，可乎？」先生曰：「諾，願偕往焉。」遂同抵其第。翁謂所交

曰：「吾疾近稍愈，未可率爾與新客見。聞其善吟，客位間有《蘆雁圖》，脫一題足矣。」先生走筆一絕云：「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霜露立多時。」翁笑曰：「若欲偶之意亟矣。」語所交請其回，當擇日妻之也。踰弱冠，日課詩五首，久而恐不精，日二首，後一首，皆工緻沉著，不經人道語，然有以當乎人心，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元季俶擾，張士誠據浙右，時彥皆從之，先生獨弗與處，挈家依外氏，以詠歌自適，故有《青邱子歌》幷《江館》一集寓志焉。先生尤好權略，論事稠人中，言不繁，而切中肯綮，人莫不聳動交聽而厭服其心。故饒及方鎮丁仲容締交如驗左契。所與王彝、楊基、張憲、張羽、周砥、王行、杜寅、徐賁、宋克、余堯臣、釋道衍輩，皆豪宕不羈，談辯精確，憫然以爲天下事可就。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二年正月，蒙召入京，與同里謝徽修《元史》。二月開局，總裁宋公，以曆自黃帝以來，聖君所重，微遠難明，特委之先生爲考據運氣、度數、歲餘、歲差、授時、步氣之屬，徵古驗今，必求脗合乎天道，非苟焉而已。及他志、傳，節有詳明，文實事核，深爲公獎賞。八月，書成上進，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命教諸功臣子弟。次年二月，官翰林編修，至七月，特擢戶部侍郎。以年少未諳理財之任，懇辭致政，實洪武庚戌也。仍賜白金，與徽同歸，復居青邱。時盧熊修郡志初成，爲之考據，幷躬探覽於風俗、古蹟、祠廟、冢墓、山水、泉石、園亭、寺宇、橋梁、雜賦。每系一詩，衆體兼備，共若干首，名《姑蘇雜詠》，傳於世。移居虎邱西麓訓蒙，未幾，遷城南。歲壬子，國子祭酒江夏魏觀來知府事，與先生嘗會于京，敦舊好，爲徙居城中夏侯橋，以便朝夕親與。蓋觀爲勝國遺才，頗自矜詡，剖解《青烏經》術，到任，第欲更張，以吳城無蛇門，則自東南水陸來之生氣間沮，故百年之富，極品之貴，甚有所妨，圖欲闢之。先是，在城諸委港久淤，舟艇往來不便，役民挑濬甚急，已多斂怨；又以府治乃前元都水屯田司，偏於西，則出武衛之下，即城中央舊治而新之。吳帥處其居左，且觀由內出，諸帥俯見，弗爲禮，銜而密疏之。尋有張度御史來，微行廉其跡，以先生嘗爲撰《上梁文》，王彝因浚河獲佳硯爲作頌，併目爲黨，俱攣赴京。衆洶懼喪魄，先生獨不亂，臨行在途，吟哦不絕，有「楓橋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還」，「自知清澈原無愧，盍倩長江鑑此心」之句。歿於甲寅之九月也，年甫三十九。人無貴賤賢否老少，咸痛惜之。先生所著有《缶鳴》、《吹臺》、《鳳臺》、《槎軒》，詞則《扣舷》，文則《凫藻》等集。議論精鑿，叙事典贍，賈誼、班固之流乎！詩之高古類魏、晉，沖澹如韋、柳，和暢如高、岑，放適如王、孟，質直如元、白，樂府多擬漢制，其新聲雖張籍、王建所不逮。數千萬言，兼乎衆長，出人意表，不啻良金美玉，取重於時，布帛菽粟，可用於世。老杜所謂道眼前句，先正所謂隨事命意，遇景得情。自唐以來，爲世詩豪，而自成一大家者也。天何靳其才，年止於斯！設使登下壽，所就又可量耶！太史公傳賈生，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而不及也。」先生之才，不下於生，出處亦不相遠，雖年稍過之，而終值首極。夫名者，古今美器，造化深忌之，故兩間無完名。范母云：「既有令名，而欲壽考，可得兼乎？」茲亦若此。悲夫！門人呂勉撰。

《開國臣傳・侍郎高啓》　公名啓，字季迪，吳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能詩文，尚氣，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據平江，文士響臻，啓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見啓詩大驚，禮爲卒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尤好權略，一時武勇士多下之。明興以薦，偕謝徽等應召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命教諸王及諸王子弟。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召見啓及徽，聞其對句大悅，擢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未幾，力辭罷去。仍賜金給牒放還，復居江上。自號槎軒，又號青丘子，銳志翩翩。先是，啓以史事爲祭酒魏觀所知（一日避江夏相識。）及是觀爲吳守，延居城中，延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興繕郡治，讒者搆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難。時年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闚。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史楊基，翰林侍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於世。啓集曰《缶鳴》、《凫藻》。

王常宗《青丘高季迪先生年譜小引》　先生系出渤海，（集中詩云：「我祖舊都鄴，神武爲世雄。」是也。）世爲汴人，南渡隨蹕家臨安，（所謂「我家本出渤海王，子孫散落來錢塘」是也。）後趨吳，居郡之北郭，遂爲吳人。（《送唐處敬序》云：「余世居吳之北郭。」）祖本凝父。一元，（見《錢塘高氏家譜》字順翁，又見《呂勉傳》。）兄咨，（並見呂傳。）先生其次也。少孤，（本集詩：「嗟予少已失庭闈。」）配周氏仲達之女，（見李、呂二傳及本集詩。）亦能詩。（集中

有《答內》詩。）子曰祖授，（集有《子祖授生》詩。《張子宜哀詞序》云：「中年始得子，喜若不能容。」）殤。僅二女。（周立《缶鳴集》序云：先姑夫不幸無後。方彝《哀詞》云：「寢祀蒸嘗要乏主嗣，遺二弱息，悲啼深幌。」）姪曰庸、曰常。（見詩集。）

《三十家詩選・高啓小傳》 啓，字季迪，長洲人。少孤力學，有文武才。家北郭，與張羽、徐賁、王行、高遜志、宋克、唐肅、余堯臣、呂敏、陳則卜居皆鄰近，以詩文相砥礪，號「北郭十友」。又與楊基及羽、賁稱「吳中四杰」，【略】初季迪以國史事爲祭酒魏觀屬員，觀重其才行，與締忘年交。及觀守蘇，爲季迪徙居城中夏侯里，接見甚密。洪武七年，觀以張氏據府舊治爲宮，今治湫溢，因按故址徙之。吳地多水患，復浚錦帆涇以資民利。指揮蔡本與觀有隙，爲飛語上聞，帝使御史張度覘之。度，憸人也，誣觀興既滅之基，有異圖，遂被誅。季迪嘗爲觀撰《府治上梁文》，度目以黨，帝怒，併逮至京論死，年三十九。季迪癖於詩，日課一章，當元至正時，會稽楊維楨稱詩東南，尚險怪靡麗之習，門人以千數，惟季迪與王彝不屑附和。其論詩曰：「詩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略】而免夫偏執之弊。」此蓋自道其所得也。

《明史・文苑傳一・高啓》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博學工詩。張士誠據吳，啓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御闕樓，啓、徽俱入對，擢啓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並賜白金放還。啓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及歸，居青丘，授書自給。知府魏觀爲移其家郡中，且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啓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於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吳下多詩人，啓與楊基，張羽、徐賁稱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云。

紀事

作家逸事

高啓《缶鳴集序》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爲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爲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殫心神，搜刮萬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神贖，吟聲咿咿不絕於口吻，或視爲廢事而喪志，然獨念才疎力薄，既進不能有爲於當時，退不能服勤於畎畝，與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騖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爲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閒，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於山巔水涯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近客東江之渚，因間始出而彙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缶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別爲之集焉。藏之巾笥，時出而自讀之，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歷涉，親友睽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蹟，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棄而弗錄也，若其取義之或乖，造辭之未善，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

又《婁江吟稿序》 天下無事時，士有豪邁奇崛之才，而無所用，往往放於山林草澤之間，與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聞於世也。逮天下有事，則相與奮臂而起，勇者騁其力，智者効其謀，辯者行其說，莫不有以濟事業而成功名；蓋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羈留而狎玩者，亦各因其時焉爾。今天下崩離，征伐四出，可謂有事之時也。其決策於帷幄之中，揚武於軍旅之間，奉命於疆場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辯之士也。使山林草澤或有其人，孰不願出於其間，以應上之所需而用己之所能，有肯槁項老死於布褐藜藿者哉？余生是時，實無其才，雖欲自奮，譬如人無堅車良馬，而欲適千里之塗，不亦難歟！故竊伏於婁江之濱，以自安其陋。時登高邱，望

江水之東馳，百里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洶歎，煙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之盛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於詩。蓋所以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笑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積而成帙，因名曰《婁江吟稿》。若在衡門茅屋之下，酒熟豕肥，從田夫野老相飲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適其適矣。因序其篇端，以見余之自放於江湖者爲無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

又《姑蘇雜詠序》 吳爲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余爲郡人，暇日搜奇訪異於荒墟邃谷之中，雖行躅殆偏，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京師，屏居松江之渚，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以自遣，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余向嘗得於煙雲草莽之間，爲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歷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廢興之故，不能無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辭語無陋不足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弔古之意，與夫撫事覽物之物，喜慕哀悼，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考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也。況幸得爲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長歌，以樂上賜之深，豈不快哉！因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姑蘇雜詠》，合古今諸體凡一百二十三篇云。

周立《缶鳴集序》 天資穎悟，志行卓越，當元季，挈家累侍吾先祖仲達父隱，居吳淞江上，閉戶讀書，混跡於耕夫釣叟之間，而與吾父思敬，諸父思齊、思義、思恭、思忠日相親好，酣暢歌詠，以適其趣，所賦者《江館》《青丘》等集，皆在是也。獨《鳳臺》一集，入我聖朝洪武初爲史官時作也。後選諸集中詩九百餘篇，總而名之曰，《缶鳴》。時多好事者，欲爲板行，先姑夫恐其致聲益隆，乃止之。

王常宗《青丘高季迪年譜小引》 至正十三年，癸巳，十八歲。出處據呂傳：是年先生外舅仲達語所交，擇日成婚。則知未婚以前，仍居北郭，既婚以後，往來北郭青丘間矣。洪武二年，己酉，三十四歲。（時事：命都督孫遇仙等十八人，祭天下五嶽、四瀆、四海之神。二月，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曾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溍、傅恕、王錡、傅著、謝徽、趙壎及先生共一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出處：先生是年以薦修。《元史》（赴金陵，寓天界寺。）洪武三年，庚戌，三十五歲。（出處：是歲先生移家至金陵，去天界遷寓鍾山里第。正月，開平王二子侍學東宮，奉命授之經。二月，授翰林院編修。七月，帝御闕樓召對，擢戶部侍郎，辭；給金幣放歸。既旋里，復居江上之青邱，作《姑蘇雜詠》，至四年十二月告成。）洪武五年，壬子，三十七歲。（時事：十月，以禮部主事魏觀爲蘇州府知府。遣王禕諭雲南故元梁王。出處：先生居城南，時魏觀爲郡，有舊，相與往還。）洪武六年，癸丑，三十八歲。（時事：二月，陞蘇州府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尋以蘇爲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十二月，故元梁王殺使臣王禕、吳雲等。出處：是年春，先生自城南徙居夏侯里。著作：《槎軒記》《郡治上梁》。）洪武七年，甲寅，三十九歲。（時事：蘇州知府魏觀，以復舊治被劾死。出處：先生等爲魏觀闡文學，誣者目以黨觀得罪，先生與王彝皆與其難。考正：先生之卒，因爲魏觀撰《上梁文》。）顧黔國沐公，楊璽卿、彭少保、廖春坊序觀遺集曰：《蒲山牧唱》，俱言觀陷于誣，詔以禮葬祭，諸王爲哀賻。是觀冤旋雪，先生死非其罪，益可見因憶故友吳揚曾太顛書傳後有云：「按張羽：《靜居集》有《槎史赴臺》一詩注爲高季迪而作，有『遊者固云樂，子去不復還。平生五千卷，寧救此日艱？天網詎恢恢，康莊徧榛菅』之語。是先生赴命金陵無疑。」而李志光傳暨《聽雨樓記》云：「蹇連以沒。」云「歸卒于家」，秪憐而諱之之辭。第《上梁》一文，世卒未之見。自呂勉傳及《吳中故語》、《泳化類編》、《七修類稿》、《東吳名賢記》、《續吳先賢傳》、《詞林人物考》、《傳信錄》諸書雖相沿無異詞，惜其文不載。《堯藻集》中僅《大全集》留《郡治上梁》詩；其爲諱而不存，逸而莫考，終未可知，不免撫卷茫然。若錢牧齋先生據《吳中野史》又謂「因詩觸怒，假手魏守之獄」，致後人或援入傳稟，或疑好事者附會。而牧齋注中所謂《昭示》諸錄，其載李韓公善長子姪諸小侯，及豫章侯胡美罪狀。豫章侯事發爲洪武十七年，距先生沒已幾及十載，李氏諸小侯之案，因胡惟庸事敗後再爲人續告，既而一幷發露，事在洪武二十三年，去豫章侯又七八年，安有預知詩之爲諷乎？知之將根究之，而豫章父子、韓國諸雛之難免，又豈待十年以後及胡案之發哉！故謂詩之有爲而作與因詩而死，尤文人不幸，耳食難辭，非特爲賢守著文之招忌，令人信而疑，疑而信，曠代而感喟也！因附記于此。

楊基《夢故人高季迪三首幷序》 辛亥八月十八夜，夢與季迪論詩。已而各出詩稿，互相商榷。季迪在吳時，每得一詩，必走以見示，得意處輒自詫

不已，夢中抵掌，故態如常時。因賦三絕，季迪且索其舊作云：詩社當年共頡頏，我才慚不似君長。可應句好無人識，夢里相尋與較量。老來久不誦君詩，得見都忘是夢時。我最憐君君識我，此中未許俗人知。驚人新句嘆無前，故態疎狂似少年。便寫錦囊三百首，爲君披詠步涼天。

《蓬窗類記・著作紀》　高啓字季迪，別號槎軒。初居吳城東北隅。張士誠據吳日，時彥皆從之，啓獨徙青丘避焉，號青丘子。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拜翰林國史編修，尋擢戶部侍郎，懇辭致政歸。適江夏魏觀以國子祭酒來爲郡守，高以魏嘗同在史館，爲徙居夏侯里，以便朝夕親焉。魏以府治隘弗稱，即士誠廢址遷之。衛主師疏於朝，遣御史張度廉得其跡，執觀械繫至京，斬於市。高與王彝輩，悉坐觀黨以死，時年三十九。所著有《姑蘇雜詠》、《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凫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賁同有詩名，世號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

《名山藏・臣林記・魏觀》　觀以太守邸故張士誠居，撤更之，通浚城中河。御史度，誣劾觀興滅國之基，開錦帆之涇。又，觀更太守邸，請高啓作上梁之文。上以蘇州新附，恐張氏有餘枿包毒。選觀，本故愼委，至是大怒，遂與啓並伏誅。剖啓尾爲八段。上亦旋悔，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賻觀有加。

都穆《南濠詩話》　韓文公詩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東坡謂公身坐磨蝎宮，而己命亦居是宮。蓋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纏也。星家言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名雖重於當世，而遭逢排謗，幾不自容，蓋有相類者。吾鄉高太史季迪爲一代詩宗，命亦舍磨蝎，又與坡公同生丙子，洪武初，以作文竟坐腰斬，受禍之慘，又二公之所無者。吁！亦異矣。

作品本事

《穆陵行并序》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周密《癸辛雜識》云：「楊髡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越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未言其爲飲器也。羅有開所撰《唐玉潛傳》、鄭天祐所書《林義士事》，備詳西僧發陵始末，亦未及飲器事。臨川危太樸博洽舊聞，嘗與太祖論宋、元興替，因言及夏人楊輦眞珈爲江南總攝，悉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哀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資皆籍於官，顱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太祖聞之，歎息良久，遣工部主事谷秉彝至北平索飲器，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訥所，詔應天府尹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及紹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故陵。此事見於《明史太樸》傳末。余謂太樸入明，惟此事差強人意，史官綴此亦有微意也。

《送王檢校錡赴北平》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王錡，洪武二年與修《元史》。附見《明史・文苑・趙壎傳》中。史不詳其授官，此詩足以補闕。

《吊七姬塚》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引王鏊《姑蘇志》：七姬墓在郡城東北隅潘氏後園，張羽作《權厝志》。七姬皆良家子，事浙江行省左丞滎陽潘公，皆爲側室。性皆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翦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羣居和而有序，皆不爲怙寵忮美之行。公每聞閭閻間婦女能以節概自立者，歸必爲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爲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城下，公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當自引決，毋爲人恥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于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何若遽死耶！」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斂其屍焚之。復以其遺骸瘞于後圃，合爲一塚。公還，啓其封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爲志。及踰月，始狀其事屬羽，將勒石追瘞于塚側。

《贈醉樵》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引《藝苑卮言》：勝國時，法網寬大，人不必仕宦。涮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楊廉夫輩主之，宴賞最厚。饒介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張仲簡詩擅場，居首坐，贈黃金一餅，高季迪白金三斤，楊孟載一鎰。後承平久，張洪修撰爲人作一文得五百錢。

《宮女圖》　**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引《列朝詩集》：吳中野史載季迪因此詩得

禍。余初以爲無稽，及觀國初《昭示》諸錄所載，李韓公子姪諸小侯爰書，及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隱避之詞，則知季迪此詩蓋有爲而作。諷諭之詩，雖妙絕今古，而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論者詳之。又引《本事詩》：按《堯山堂外紀》載：「洪武間金華張尚禮爲監察御史，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沈沈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高帝以其能摹寫宮闈心事，下蠶室死。」此事正與季迪相類。又引《靜志居詩話》：世傳侍郎因《宮女圖》詩賈禍，孝陵猜忌，情或有之。然集中又有《題畫犬》詩云：「猧兒初長尾茸茸，行響金鈴細草中。草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夜半出深宮。」此由不類明初掖庭事，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傅會也。《甌北詩話·高青丘詩》：青丘之死，據《堯山堂外紀》，謂其有《題宮女圖》云：「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明祖聞而銜之，故及於禍。李志光所作傳，則謂啓謝事歸里，適魏觀守蘇，甚禮遇啓，啓不得已，爲其上客，遂連蹇以死。（傳作于洪武乙卯，故並不言被誅。）則青丘似專爲魏觀所累。惟《明史》本傳謂：「啓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歸家，以觀改修郡治，啓爲作《上梁文》，帝怒，遂腰斬於市。」是青丘先以詩召嫌，而禍發於觀之《上梁文》也。按青丘又有《題畫犬》一首云：「莫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半夜出深宮。」則更不止「隔花吠影」之句矣。獨是張士誠有浙右時，羣彥多受其官，青丘獨屏居吳淞江上，其不仕於僭僞，已有卓識。及洪武初召修《元史》，史成，令授諸王經，旋擢戶部侍郎。青丘畏禍，力辭而歸。可謂明哲保身矣。乃又以詩文召禍，何其不自檢耶！（按《上梁文》不可見。而集中尚有《郡治上梁》詩一首云：「郡治新還舊觀雄，文梁高舉跨晴空。南山久養千尋器，東海初生貫日虹。欲與龍庭宣化遠，還開燕寢賦詩工。大材今作黃堂用，民庶多歸廣庇中。」）《問花樓詩話》卷二：世言啓賦詩，帝有所嗛，坐法死。或云以《題宮女圖》。按青丘詩云：「小犬隔花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又有《題畫犬》云：「莫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夜半出深宮。」有明宮闈嚴肅，二詩刺庚申君事，忌者傅會成獄耳。

《木蘭花慢》《渚山堂詞話》卷二：張士誠據姑蘇，凡高門大宅，悉爲其權倖所占，計其一時歌鐘甲第之富，輿馬姬妾之盛，自謂安享樂成，永永無慮。孰知不五六年，煙滅雲散，如高季迪之《木蘭花慢》所慨是也。高詞云：「笑匆匆夢短，【略】。」

著　録

周立《岳鳴集序》於乎！先姑夫迨今歿且二十餘年，不幸無後以傳，四方之士莫不仰慕風裁，爭錄其稿而傳誦之。然而傳寫之訛，不得眞者多矣。幸吾姑尚無恙，藏其手澤親稿在焉。因不揆庸陋，益加考訂校正，重編足一千首，俾學子李盛繕寫成帙，用繡諸梓，貽於不朽。非惟以成吾先姑夫之志，抑且與夫學者共之矣。至其詩之平易流麗，才之富贍俊逸，大篇短章，備乎衆體，而自成家。則有太史公胡仲申、翰林待制王子充、國史編脩謝元懿諸公序而評之矣，愚不敢贅也。及鏤是編，同志之士或有喜助之者，太原王震則贈以板云。

又　先姑父槎軒高先生平生著述甚富，其詩則有《鳳臺》、《吹臺》、《江館》、《青丘》、《缶鳴》、《南樓》、《姑蘇》、《勝壬》等集，文則有《堯藻集》，詞則有《扣舷集》也，幾二千餘篇。

謝徽《缶鳴集序》季迪之詩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鳳臺集》，凡爲詩幾二千首，皆當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訪之吳淞江上，季迪出其詩示予，蓋取舊所集諸詩，益加刪改彙粹爲一，總名曰《缶鳴集》自古樂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詩九百餘篇，皆其精選，富矣哉！亦可謂不易矣，然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作，當別自爲集。季迪不以余不肖，屬余序之，庸敢序諸篇端以俟。

劉昌《高太史大全集序》故嘉議大夫戶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諸王經青丘先生高啓文集一十八卷，舊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廣也。用理既以類廣先生文集，乃以示昌。

吳寬《高太史大全集序》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缶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公禮，嘗刻板於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於火，郡人徐用理復取刻之，增多倍於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缶鳴》公自爲序云：「自戊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庚戌之作，蓋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又云：「自此而後著者，當別

自爲集。」蓋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死于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三篇，而用理所增僅三年之詩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嘗觀謝翰林元懿序，謂公初爲四集，刪改會粹，始成《缶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棄去者，猶存於世，錯置其間歟？不然，作於三年者，悉取而未及刪歟？讀者頗以爲病，則欲侈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暐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文，謂《缶鳴》爲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重刻。又以舊板缺公自序，更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憶爲童子，公之詩往往成誦，稍長棄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略】是集又聞嘗刻于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詠》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爲工，則有板在郡中云。

金檀《高青丘詩集注序》「余自己亥春，重訂貝清江、程巽隱二先生集，洎博覽明初諸家，輒以高青丘先生詩，允爲一代之冠。按先生諸集，曾手自詮次，逮沒後，周公禮氏從《缶鳴》一編增訂，再經徐用理氏彙爲《大全集》以傳。自是重鐫不一，先生所手定，早同《廣陵散》矣。加以時地之鉤稽或略，字句之讎勘多疎，作者之旨，間被晦蒙。沿至於今，苟非參校特詳，考證無遺，于以識天然之振藻，迥不侔於凡響，曷足稱善讀者焉。【略】屢購諸本，校其訛字，因以次注釋，發一難，得一解，古人所謂注詩誠難，常心識之，終媿見聞寡陋，鮮就正以決擇。凡四易寒暑，始獲告竣，不惜較清江、巽隱之訂，遲之久而始出者也。夫青丘與清江，先後被命史局，同教胄，以《清江集》之藏弆者少，新之當亟，《青丘集》之流傳久遠，亦釐正之不容已。此又余向來臆見，今幸無偏廢，可幷書之，爲同好質焉爾。

《高青丘詩集注例言》一、先生所著詩爲《吹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詠》等編。詞曰：《扣舷》，文曰《凫藻》。按：《缶鳴》一集，先生自序云：「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洪武三年謝徽序云：「季迪取舊所集諸詩，益加刪改，彙粹爲一，凡九百餘篇，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是又益以三年詩矣。初僅十載之作，後萃諸集之秀，篇帙多寡已異。永樂初，周立公禮氏訂定千首鏤板，又非原本，嗣益失其舊。今通行本爲景泰改元徐庸用理氏以類分彙，曰《大全集》，後率因之，各種集均不復見原本久矣。故編次仍依《大全集》：一、《姑蘇雜詠》，間有舊刻單行，中多脫謬處。國朝康熙己卯周氏本，鋟板亦潦草。若《槎軒》一集，鈔自呂勉功懋氏，成化中，張習企翱氏編行，云即《江館》等集。昨借得東巖顧君崧齡藏本，按係《缶鳴集》外更益以庚戌後四年詩。凡《大全集》所不載，今補列諸體後。一、刻本多稱高太史某集，按先生早隱吳淞之青丘，自號青丘子。後召修《元史》，以詞職被擢辭歸，復居青丘，始終以青丘著，合稱《青丘高季迪先生詩文集》。一、《凫藻集》五卷，購得周文襄公舊刻原本校正授梓。《扣舷》一集附於詩後。一、《舊序》、《本傳》應列卷端。前後評論，奚啻鍾嶸之推上品，自當以次采列。書後間佐考正，幷哀悼篇章，及諸論記均附卷末。

王益《高青丘詩集注書後》《缶鳴集》乃永樂初周公禮始刻詩一千首，至景泰初徐用理重刻，詩二千首，印行久矣。今用禮以板付益藏之，乃增太史公幷周君序于前，李志光傳于後，庶知此集權輿于公禮，盡美于用理也。姑書此記始末，俾讀詩者鑒之。

《三十家詩選・高啟小傳》其詩有《江館》、《青丘》、《吹臺》、《鳳臺》、《南樓》、《槎軒》、《姑蘇雜詠》等集，自選爲《缶鳴集》凡九百餘首。既歿，無後，夫人周氏藏其手稿，以授內侄立。永樂元年，立爲梓行千首，仍以《缶鳴》爲名，而非原本。門人呂勉痛其寃酷，韜晦避禍，絕口不談詩文，將歿，出季迪詩十卷及所撰小傳，授成化進士張習之父，習編次爲《槎軒集》。景泰中，吳郡徐庸彙而刻之，凡二千餘首，名《大全集》，然字句多舛誤。國朝雍正二年，桐鄉金檀爲校正之，復加箋注，並其文曰《凫藻》，詞曰《扣舷》，合二十四卷重鋟行世云。

《明史・藝文志四》高啟《槎軒集》十卷，《大全集》十八卷，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凫藻集》是集不知誰所編。以其詩集例之，殆亦啓自定。末有《魏夫人宋氏墓誌銘》。魏夫人者，蘇州知府魏觀母也。按《明史》本傳，啟坐爲觀作上梁文見法，則爲其末年之作。蓋平生古文，盡於此集矣。初無刻本。周忱爲蘇州巡撫時，始得鈔本於郡人周立。立之姑，即啟婦也。正統九年，監察御史錢塘鄭士昂又得本於忱，因命教授張素校刊之，而忱爲之序。此本爲雍正戊申桐鄉金檀所刻，即因鄭本而正其譌，多所校正。檀即註啟詩集者，故併刻是集，成一家完書云。

又《大全集》明高啟撰。啟字季迪，長洲人。元末避張士誠之亂，遁居松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至戶部侍郎。後坐撰魏觀上梁文被誅。年僅三十九。事蹟具《明史・文苑傳》。

所著有《吹臺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詠》，凡二千餘首。自選定爲《缶鳴集》十二卷，凡九百餘首。啟沒無子。其姪立，於永樂元年鏤版行之。至景泰初，徐庸掇拾遺佚，合爲一編，題曰《大全集》，劉昌爲之序，即此本也。

《甌北詩話·高青丘詩》 青丘詩有《吹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咏》等編，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時有徐庸字用理者，彙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餘首，名之曰《大全集》。青丘詩之在世者，惟此本最爲完備。然編次尚多錯互。既分體爲卷，自不專在編年，然分體中亦須隨其年之先後，閱者始了然。今則中年之作，或雜於少時；元季之作，又入於明初，使人悶悶。如《送張進士會試》有云：「邇來國運屬中圮，爭慕死節羞生全。潯陽老守鬚汙赤，山東大帥魂沉淵。」蓋指李黼、董搏霄等殉難之事，則元季詩也。而皆編在《始歸江上夜聞吳生歌》之後。中有云：「解紱今年別紫宸，歸舟江上又逢君。」則青丘已應召修史，擢戶部侍郎辭歸矣。其後又有《送張員外從軍越中》之作，有云：「明朝若上越王臺，應有中原陸沉嘆。」又有《送王稼赴大都路》等詩，則又是元季所作。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前後倒置，不勝披尋。至如五排及七律，皆以明初在朝之作冠於首，而先後里居、客居詩在後，此固明人習氣，好以承明著作壓卷，以爲冠冕。然五七古則又以里居、客居詩編在前，五律又以在朝之作編在中間，而里居、客居詩分列前後；七絕又將《車駕享太廟還宮》等作編在卷後。體例皆不畫一。明人刻書，不加考訂，往往如此。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缶鳴集十二卷（永樂刊本，五硯樓藏書）。明高啟撰。是集乃先生存日手自訂定之。詩目錄下注：卷一之十二卷，詩凡一千首。殆《明詩統》所稱，侍郎坐法死，所爲詩幾千首，自薈萃爲集，凡四冊號《缶鳴集》、《列朝詩集》所稱詩凡二千餘篇，自選得《缶鳴集》十二卷，歿後無子，其妻周氏，藏其遺稿授姪立於永樂元年鏤版，有洪武庚戌王禕，洪武二年胡翰序，洪武三年謝徽後序，周立跋。此本王、胡、謝三序鈔補，周跋已佚，有五硯樓廷檮之印，袁氏又愷五硯樓收藏金石圖書印，此先生刻本之最先者也。

又 高太史《凫藻集》五卷附《扣舷集》一卷（正統刊本），後學周立編輯，明高啟撰。啓詩才富健，爲一代詞宗。而古文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去宋未遠，猶具前輩典型。集末有《魏夫人宋氏墓誌銘》，實魏觀之母也。啟爲觀作蘇州府治《上梁文》，坐法，則末年所作已盡於此。仍題周立編輯，當亦其姑周氏所授或即啟所自編。正統九年，工部侍郎周忱撫蘇時，得其鈔集於周公禮家，藏且十年。適監察御史錢塘鄭士昂過而見之，乃屬司訓張素校正，命長洲縣丞邵昕以公錢刻置郡學，忱爲之序，並列洪武乙卯同里李志光所撰高太史傳於前，而附《扣舷集》於後，尚有鄭禺一跋已缺。桐鄉文瑞樓金檀所刻者，即據此本也。

又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吳郡高啟季迪著。南州徐庸用理編。有《鳳臺》、《吹臺》、《江館》、《青丘》、《南樓》、《槎軒》、《姑蘇雜詠》諸集。沒後無子，其妻周氏藏弆諸稿授其姪立，永樂元年鏤版、行世，景泰間徐庸會梓爲《大全集》有景泰元年吳劉昌序，並列洪武二年胡翰、王禕，洪武三年謝徽《缶鳴集》舊序。

《蓬窗類記·高士紀》 呂勉字懋功，嘗從高太史學。太史死，勉居南濠，絕口不談詩。永樂中始謂人曰：「吾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槎軒》、《江館》等集手稿，並其所作太史傳。及社中張子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楊孟載、張來儀、浦長源、梁用行諸公哀挽事，載《槎軒》集。後百餘年，廣東提學僉事張企翰始以其集梓行於世。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高季迪（名啟）詩，初有《吹臺集》、《缶鳴集》、《鳳臺集》，後自刪改彙次爲一，總名曰《缶鳴集》，僅三百餘首。今有《高太史大全集》，凡二千餘篇，極其冗濫，乃正統間徐庸所廣也。

藝文

王燧《和高季迪將進酒》 君不見雲中月清光，乍圓還又缺。又不見枝上花，容華不久落塵沙。一生一死人皆有，綠鬢朱顏豈能久。樽前但使酒如澠，肘後何須印懸斗。咸陽黃犬歎已遲，至今千載令人嗤。請看古來功業士，何如陌上遊冶兒。百年飄忽寄宇內，日日歡遊能幾歲。勸君莫惜囊中金，但趁生前常買醉。臨邛壚頭綠蟻香，柳花卷雪春茫茫。吳姬越女邀相向，痛飲須盡三千觴。興來狂笑縱所適，愼勿畏它權貴客。東風吹落頭上

巾，此日獨醒端可惜。綺羅生網塵，粧樓空鎖青娥人。酒星不照九泉下，孤鳥自哳山花春。解我金貂脱君素裘，白日既沒秉燭遨遊。君爲我舞我爲君歌，歌舞相合其樂如何。

王行《祭文》　於乎！塊而蠢然兮，或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哂。睿而粹然兮，雖菑及其身，而爲後世之所愍。孰主宰是兮，有不可而致詰。惟公論之攸在兮，不可得而泯也。噫，夫人之好修兮，内外並稱而無間。致學之博贍兮，通乎萬類而弗窘。詞之縟兮，粲海天旦晚之綺霞。文之典兮，列宗廟夏商之彝鼎。表章逢之才兮，居位與衆而同轍。抱危惕之憂兮，端分亟還乎小隱。何速讒有不免兮，竟罹禍之慘烈。咎聲譽之不祥兮，所以取造物之顛隕。若螢爝之微光兮，嘅軀命之卑。有常存於天地間兮，不可得而少損。稽盛衰禍福之隱伏兮，雖聖賢所不違。惟既死猶不死兮，以見君子所以異於人而莫之能盡也哉！於乎！吾儕締契以道兮，式相好而靡離，北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諒修短之有數兮，兹又何愆。第獨居而寡知兮，耿中懷之叵忍。陳菲殺與清醑兮，奠於廣漠。魂其來歆兮，涕淚於焉而偷抆。

方彝《祭文》　生爲死流，福爲禍門。孰如聖人，克探其源。衆之得失，盍視所爲。苟非其辜，禍至焉辭。無愧於天，委命而已。恢恢兩間，適值於子。況多異才，美其文辭。蛟翔虎躍，玉佩瓊琚。萋斐貝錦，光耀簡冊。修已純雅，處有順逆。順逆攸在，賢哲靡改。宰予之夷，仲由之醢。以至淮陰，大梁殊勳，末路何如。更有機雲，麗詞飽學，同歸冥漠。張華嵇康，周顗郭璞，絶倫智藝，俱弗獲壽。泛觀慨慷，今復何有？嗟子室人，惸無依倚。寢祠烝嘗，要之主嗣。遺二弱息，悲啼深幌。聞者酸凄，矧我交往。英魄之遊，溷世莫知。想驂文螭，上騎尾箕。敬望原野，奠告以言。庶獲享格，用表寸悃。

徐賁《哀悼》　昔別會有期，兹別渺無跡。茫茫堪輿間，飄然竟何適？音容啓遐想，恍忽猶在側。眼底乏異香，疇能致魂魄。且暮悽以深，形影弔單隻。惟餘瑤華言，和諧重金石。寄示者歷歷，滿紙雲煙墨。一讀一愴情，老淚屢揮滴。有名齊李杜。泉下奚太息。

楊基《哭高季迪舊知》　鸚鵡才高竟殞身，思君別我愈傷神。每憐四海無知己，頓覺中年少故人。祀託友生香稻糈，魂歸邱隴杜鵑春。文章穹壤成何用，哽咽東風淚滿巾。

張羽《哀悼》　燈前把卷淚雙垂，妻子驚看那得知。江上故人身已歿，篋中尋得寄來詩。消息初傳信又疑，君亡誰復可言詩。中郎幼女今癡小，遺稿千篇付與誰。生平意氣竟何爲，無祿無田最可悲。賴有聲名消不得，漢家樂府盛唐詩。

吴泰《哀悼》　鳴世文章出類才，少年多譽衆驚猜。杜陵野老生今世，又爲傷情賦一哀。

釋道衍《雪夜讀高啟詩》　吹臺長別最傷情，詩句流傳到遠林。此夜雪窗開帙看，宛同北郭對牀吟。

雜録

張習《高太史大全集書後》　先生寓江滸時，有呂勉功懋者，實從之學，痛先生死非其辜，矧己抱王哀之戚，乃徙城西之南濠，依族人以居，絶不道詩書「所謂謹於保身也」。至永樂中，世尚彌文，禮重賢士，始謂人曰：「吾高槎軒之徒也。」先贈承德府君，時年弱冠，即以詩求益，爲改數語，甚當。談及先生履歷甚詳，出示先生手稿曰《江館》等集，并其所作傳，洎諸公贊祭哀悼衆作，曰：「此吾師之蹟也，後生其領之。」先君謹受而藏之篋笥，垂三十年。迨不肖稍有知，將請質，先君已棄背矣。兹又四十年，并録梓之，不惟不忘乎先德，於前輩事師之誠，詎弗少襮哉！

盧熊《題周南老〈吴中雜詠〉後》　昔吾友高季迪作《吴中雜詠》嘗以示余，且曰：「子該洽好古，試爲我評之。聞子纂《吴記》，有古迹可命題者，幸并示我，續爲賦詠。」余因復季迪云：「舊志如吴郊臺、丁令威、祿里村、黄姑廟等題，皆無其實。破虜將軍孫堅及其夫人，其子桓王等墓，今人因郡記之譌，但以爲桓王，不知堅，策皆葬于此。朱翁子妻死郡舍後園郭門，有死亭灣之名。烏夜村在海鹽，而誤云在崑山。石季倫死洛陽，黄幡綽仕長安，固不當在此。乘魚非琴高，乃《列僊傳》吴子英事。諸如此類，及浮屠道家之説，多涉不經。其它古題云云，尤可補雜詠之缺。」季迪躍然以喜曰：「非子之言，吾幾踵其謬矣。幸詳述其故。」余暇日録吴事若干條，置篋衍中，將以遺季迪，而季迪死矣。嗚呼！惜哉！

楊循吉《吳中故語》 蘇州郡治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爲宮。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治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煨焰爲荒墟。知府魏觀，學道愛人，臨治大得民和，因署隘，按舊地徙之，正當僞宮廢址。初城中有港曰錦帆涇，久已湮塞，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爲飛言上聞云：「觀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上使御史張度覘焉。度一狡獪人，至郡則僞爲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觀以親勞其下，人與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啟爲《上梁文》。初，啓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父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愼與相見。」啓由是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觀賢守，愛被殷勤，啓遂忽夢告。至是，御史還奏觀與啓並得罪，前工盡輟，郡治猶仍都水司之舊。

陸深《金臺紀聞雜鈔》 國初，高啟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清新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王圻《稗史夢徵》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得於恍惚嘻嚱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忒焉。又聞其致仕後，夢一人執其手書二「蘇」字囑之，後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太守魏觀，嫌府治反居衙之右不稱文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衙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觀得罪，高連坐。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爲諱之之辭。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遂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甌北詩話・高青丘詩》 志光所作傳，謂「啓與饒介爲詩文交，最相契。他定交者，又有王彝、楊基、杜寅、張憲、張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賁，皆不羈才」云。《明史・王行傳》載「北郭十才子」，則高啟、王行、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今按青丘《懷十友詩》，則張羽、楊基、王行、宋克、徐賁、王彝、余堯臣、陳則、呂敏及僧道衍。而與賁贈答尤多：五古有《同徐山人賁過妙蓮佛舍》一首，《懷徐七》一首，《雨中留徐七》一首，《送徐七往蜀山書舍》一首，《次徐山人與倪雲林贈答詩韻》一首；七律內有《期徐七遊雲巖》一首，《答徐記室病中作》一首，《徐記室北歸見訪南渚》一首；七絕內有《和徐七聞鄰家酒槽聲》一首，《寒夜逢徐七》一首，《讀徐七北郭集》一首，《徐記室謫鍾離歸同登東丘》一首，《徐記室客京師余至京而記室已歸》一首。此可見二人踪跡之密也。此外，則道衍亦最厚。五古內有《答道衍見贈》一首；七古內有《和衍上人觀梅》一首；五律內有《賦得履送衍上人》一首；七律內有《衍師見訪鍾山里第》一首，《送衍師還相川》一首，《咏梅次衍師韻》一首。是時道衍方以詩與諸才士角逐名場，固未知後來爲佐命功臣也。

陸粲《書〈姑蘇雜詠〉後》 鄉先生太史高公季迪所著《姑蘇雜詠》一編，古今諸體咸備。論者謂可考見吳中故實，不徒詩之工而已。公既坐魏守事以卒，同時有周正道者，亦作雜詠，於公頗肆詆訾，又摘《龍門》一詩，謂其身貽黨禍，所行非所言。余竊惑之。方公之在朝也，與魏守實同事史局。及魏來治蘇，因與往還，豈有意爲李膺之客者哉？夫士之處世，其所遇禍福，大抵有幸不幸。如太史者，君子哀而不譏也。正道所云，亦少恕哉！若其辭視公孰爲工拙，則知詩者必能辨之。里人某，重刻公《雜詠》以傳，余爲題其後。

楊基

論述

綜論

江朝宗《眉庵集序》 夫詩言志也。三百篇之後變而爲漢魏，爲六朝，宋元以前惟唐爲盛。今先生之詩，穠麗纖蔚，藹然正大和平之音殆有唐人風味，夫豈易得者哉。僉憲公能俾先生之詩大顯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即其詩可以知其志，知其志可以知其人，然則先生不但有光於吳，而且有光於蜀也。

予後生小子，因僉憲公之命不敢以繆悠辭而僭序之，其景仰之誠得不於是而少舒哉。

《蓬窗類記・著作紀》　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穠麗纖蔚，所著有《眉庵集》。

《明詩選》卷二　基詩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顦頓特甚，情至之語，風骨掃地。

《國雅品・士品一》　楊廉訪孟載，才長逸蕩，興多雋永，且格高韻勝，渾然無迹。如《掛劍臺江村郊居岳陽樓過豐城無題》諸作，全篇幽暢，方之錢劉或未迨，元白斯有餘。五言如：「石枕支頤冷，江瓢漱齒腥。」「斷甓沉沙嘴，殘碑露石稜。」「空闊魚龍舞，娉婷帝子靈。」七言如：「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又彷彿唐中興語矣。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楊孟載（名基）五、七言律、絕悉入晚唐，而七言律較工，後人遂以爲出張上，誤也。

又　國朝古、律之詩爲豔語者，自孟載始，然情勝而格卑，遠出溫、李之下，元美謂其情至之語，風雅掃地。予謂果爾，則溫、李諸子宜盡黜矣，豈詩家恆論哉？

都穆《南濠詩話》　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略】予愛其閒曠。及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略】則又歎其困窮。如云「紅雨落花來袞袞，綠波芳草去迢迢」，【略】余愛其含蓄。及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略】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箏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略】則又見其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青苔澁，武帝金盤玉露多」，【略】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悶雨沉沉」，【略】則又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又　楊孟載詩律精切，其追次李義山無題五首，詞意俱到，眞義山之勁敵也。

《皇明詩選》卷七　陳子龍云：孟載如吳中少年，輕俊可喜，所乏莊雅。

又　李雯曰：孟載如玉袖臨春，翩翩自喜。

《明詩評選》卷六《客中寒食有感》王夫之評　國初藝苑以高、楊、張、徐並稱四才，楊之于高，聲氣之交耳，殆猶富獪之視王孫，邸妓之擬閨秀，清濁異流久矣。蒙古之末，楊廉夫始以唐體杜學，救宋詩之失，顧其自命曰鐵，早已搏擻張拳，非廓清之大器。然其所謂杜者，猶曲江以前，秦州以上之杜也。孟載依風附之，偏竊杜之垢膩以爲芳澤，數行之間，鵝鴨充斥，三首之內，紫米喧闐，冲口市談，滿眉村皺。乃至云「丈夫遇知己，勝如得美官」，云「李白好痛飲，不聞目有痤，子夏與丘明，不聞飲酒過」，云「淚粉凝啼眼，朱珠壓舞腰」，（《雪中柳》）云「溪友裁巾幘，虛人作飯包」，（《荷葉》）云「何曾費錢買山果」，及溪魚云：「巴人與湘女，相逐買鹽歸」，云「清流曲幾回，吃飯此山隈」，云「人情世故看爛熟，皎不如污恭勝傲」，云「他年大比登髦俊，應報新昌縣裏多」，云「先生種苧不種桑，布作衣裘布爲褲」，如此之類，盈篇積牘，不可勝摘。嗚呼，詩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後詩，又降而有學杜者，學杜者降而爲孟載一流，乃栩栩然曰吾學杜，杜在是，詩在是矣。又何怪乎近者山左，兩河之間，以爛熏糕酸漿水之脾舌，自鳴風雅，若張、王、劉、彭之區區者哉。操觚者有恥之心焉，姑勿言杜可也。

《明詩綜》卷九　徐子元云：孟載天機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之沖雅。

《靜志居詩話》卷三　吳中四傑，孟載猶未洗元人之習，故鐵厓亟稱之。王元美《厄言》謂孟載七律「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梅似半開時」，類《浣溪沙》詞中語。予謂不特此也，如「芳草漸于歌館密，落花偏向舞筵多」，【略】試填入《浣溪沙》，皆絕妙好辭也。然其五言古詩，足與季迪方駕。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楊基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春水染衣鸚鵡綠，江花落酒杜鵑紅」，「斜陽芳草遲遲暮，流水桃花去去春」，「席因留客常虛左，簾爲青山盡捲西」，「松下琴書晴亦潤，竹西窗戶晚猶明」。

又　楊孟載詩，可比韋莊，工力細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眉庵集》　史稱基少以《鐵笛歌》爲楊維楨所稱，與高啟、張羽、徐賁號明初四傑，其詩頗沿元季穠纖之習。都穆《南濠詩話》摘其佳句十二聯，其所品題，得失參半。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孟載春草詩最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幙怕朝東」直艷詞耳。故徐泰《詩談》謂其天機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啟之沖雅。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情至之

語，風雅掃地」。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摘其詩語類詞者至數十聯，而獨推重其五言古體。然近體之佳者，亦自清俊流逸，雖不能方駕青邱，要非餘子所及也。

《養一齋詩話》卷四　楊孟載詩「柳色嫩于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花青見萼，輕雷驚筍碧抽尖」，「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皆沿元人之習，詩之近於詞者也。詩近于詞，則似婦人女子作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　《眉庵集》中》不乏冲雅之作，特才華爛漫，時傷纖巧。弇州摘其「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菩薩蠻》語。「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竹垞附和之，摘至數十聯。昔人評蘇子瞻詞是詩，秦少游詩是詞。弇州、竹垞所云，固未損其聲價。

《渚山堂詞話》卷三　獨於詞曲，楊所賦類清便綺麗，頗近唐宋風致。

《古今詞話・詞評下》《樂府紀聞》曰：眉庵詞饒有新致。

《靜志居詩話》卷三　附錄：王介人云：孟載詞勝於詩，其詠春草云：「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亦不失爲佳句也。

分論

《結客少年行》《詩藪續編・國朝上》楊孟載《結客少年行》用沈君攸體。如：「豪名獨擅秋千社，俠氣平欺蹴踘場。【略】等語，視沈作遠過之。

《岳陽樓》《詩藪續編・國朝上》又《岳陽》一首，壯麗欲亞孟浩然。其末句「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尤爲膾炙。然元調未除，正坐此音節迫促故也。《皇明詩選》卷七：陳子龍曰：起句果稱神境。　又李雯曰：結語無定姿。《明詩別裁集》卷一：應推五言射雕手，起結尤入神境。

《春草》　李東陽《麓堂詩話》：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豔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靜志居詩話》卷三附錄引王介人云：其詠春草云：「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亦不失爲佳句也。　《明詩別裁集》卷一：孟載《春草》詩云：「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誠爲佳句，然大概近纖。他如「春風顛似唐張旭，天氣和如魯展禽」，「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殊乖大雅矣。集中收七言律二章，風格頗上。

《花朝》　《渚山堂詞話》卷二：《花朝》曲古作者多矣，予見楊孟載一闋云：「鶯股先尋翻草釵，【略】。」此詞造語雖富麗，然正宋人所謂看人富貴者耳，未必知富貴也。

《清平樂・新柳》　《渚山堂詞話》卷一：楊孟載新柳清平樂云：「猶寒未煖時光。將昏漸曉池塘。記取春來楊柳，風流全在輕黃。」狀新柳妙處，數句盡之，古今人未曾道著。歌此闋者，想見芳春媚景，暝色入簾，殘月戒曙，身在芳塘之上，徘徊容與也。

《落花》　《渚山堂詞話》卷一：楊眉庵落花詞云：「當時開拆賴東風，飄零還是東風妬。」意甚悽婉。又云：「綠陰深樹覓啼鶯，鶯聲更在深深處。」語意蘊藉，殆不減宋人也。

《浣溪沙・花朝》　《詞則・閑情集》卷二：此調麗極，然雅而不纖，固是作手。

傳記

江朝宗《眉庵集序》　予布衣時雅聞楊孟載先生盛名，及入翰林爲史官，奉勅纂修大明一統誌，攷先生先世，予蜀嘉州人，因大父仕江左而生吳中遂家焉。又誦先生詩云：「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見岷山發源處。」於是乎益知先生雖生吳中實蜀人也。先生生於元末，仕於國初，宏遠之器，醇正之學。初任滎陽令，再謫鍾離，閒居江寧句曲，久之被薦陞江西省幕賓，復使湖南廣右，累官山西按察使。誌載先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與高啟、徐賁、張羽爲詩友，故時有高、楊、張、徐之稱云。

張習《眉庵集後志》　眉庵楊先生孟載，吾蘇之吳邑人，家天平山南赤山之下。自幼敏悟絕人，日記數千言。弱冠工文詞，議論古昔亦數萬言，謂之

論鑿，嘗挈以試儀曹，值元季兵興弗果就職。當時文章大家若饒參政介之，周左丞伯溫，見皆奇之。會稽楊廉夫以詩伯一時少所推可，僑寓雲間，往來吳下，以所號鐵笛，謂先生能歌之乎。先生曰：「不惟爲作鐵笛歌，尤且切效老鐵體。」翌日成以示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已蕪，今復得子，老鐵當退步讓爾出一頭地也。」遂偕之東遊，呼所從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等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交與成忘年，故當時有老楊少楊之稱云。避兵圍城中，日與才友高季迪、王止仲、張來儀、徐幼文輩相倡和以自適。迨我聖祖肇基之初，卽受薦任河南滎陽令，尋謫鍾離，閒居秣陵江濱。久之又用薦爲江西省幕賓，以累，復落職處句曲山中，又起，奉使湖南廣右，旣而擢山西按察副使陞按察使而卒。此履歷聞諸故老，驗諸詩所載，特其大槩緣當時無有筆其行實者，故莫克致詳。

《明史・文苑傳一・楊基》 基，字孟載，其先蜀嘉州人，祖宦吳中，生基，遂家焉。九歲背誦《六經》，及長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遭亂，隱吳之赤山。張士誠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客饒介所。明師下平江，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離。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起官，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遷山西副使。進按察使，被讒奪官，謫輸作，竟卒於工所。初，會稽楊維楨客吳中，以詩自豪。基於座上賦《鐵笛歌》，維楨驚喜，與俱東，語從游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

紀事

《寄楊鐵崖先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鐵崖文集・七客者志》云：「抱遺老人嘗得斷劍於洞庭縴氏子，鍊爲笛；又得古琴於赤城，相傳賈師相故物；得胡琴於太陵呂氏；得管於杭老宮人所，云宋道君內府物；又得玉帶硯一、古陶甕一，硯爲文文山之手澤，甕爲秦祖龍藏中器也。旣而闢一室以居六者，老人時燕居其中，六者皆以客待之，而又命之名：鐵笛曰『洞庭鐵龍君』，琴曰『赤城焦氏秋』，胡琴曰『西域斛律珠』，管曰『象山管氏同』，硯曰『文山玉帶石』，甕曰『陶氏太古春』。老人以不遇於世，又自客六者之間而七焉。總而顏客之所曰七客者之寮。」孟載此詩所云「寮中七客」，卽謂此也。抱遺老人，鐵崖別號也。

《聽老京妓宜時秀歌慢曲》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青樓集》：「順時秀姓郭氏，字芳卿。」高季迪《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云：「燕國佳人號順時。」蓋順時秀，芳卿別號也。又云：「回頭樂事浮雲改，瘞玉埋香今幾載？世間遺譜竟誰傳，弟子猶憐一人在。」蓋謂芳卿死後，弟子僅遺陳氏一人也。又云：「江南年少未曾聞，元是當時供奉曲。」孟載此詩亦云：「風塵回首江南老。」蓋二人聽歌同在江南，則所謂宜時秀者，當卽陳氏之別號也。孟載又有《贈宜時秀》絕句云：「欲唱清歌卻掩襟，晚風亭子落花深。坐中年少休輕聽，此曲先皇有賜金。」

《白門答高二聘君》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又《青丘集》中有《次韻楊儀曹雨中》、《次韻楊禮曹移疾》五律二首，初不知儀曹所指何人，及檢徐幼文集有《次韻楊孟載》詩，正與青丘二詩韻合，據此則孟載嘗官禮曹矣。孟載《寓江寧村居寫懷詩》云：「囊無太史新頒曆，衣有容臺舊賜香。」張來儀《續懷友詩》云：「賓筵罷醇醲，容臺淹下秩。」下注云：「懷嘉陵楊典簿也。」據此則孟載官太常典簿矣。云「禮曹」者，太常統於禮部也。又劉子高有《奉寄楊使君孟載詩》云：「憶昔京闕初相逢，承詔作樂調笙鏞。彤闈春樹集鸞鳳，畫省秋水開芙蓉。江西徵還入司馬，天上兵曹動聲價。」據此則官禮曹當在江西幕官之前矣。徧檢《明史》及《列朝詩集》、《明詩綜》、江東之《眉庵集序》、劉子威《續吳先賢贊》均無言孟載官儀曹者，而余以數詩鉤稽得之，姑附見於此，以補孟載仕履之闕云。　又：孟載與季迪交分不淺，《青丘集》有《贈楊滎陽》詩云：「嘉陵美山水，亦復富文彥。楊君產其邦，材拔性高狷。平生眼無人，遇我獨相善。陌頭每並出，兩騎無後先。喜從兔園遊，慙受狗監薦。君歌我固服，我賦君亦羨。有時出城西，山水恣攀踐。龍門剝陰苔，高什記題徧。歡遊正相酣，世事忽驚變。朋儔半死生，一往如激電。我棹返江濤，君車赴淮甸。旋聞逐流人，居濠又移汴。聖恩忽加憐，收拔佐山縣。卑曹敢云辭，執版謁府掾。低飛蓬蒿間，不異雉帶箭。有親寓京師，年老闕供饌。欲奉朝夕歡，去職胡敢擅。晨上宰相書，得歸遂微願。我時別君久，問訊愧無便。空題憶君詩，細字書滿卷。今春被詔起，前史預編撰。始來長干門，楊柳正飛燕。逢君風塵餘，不改舊顏面。握手話苦辛，悲喜雜慶唁。」據此則孟

載令滎陽後，以養親得告，來遊白門，而季迪適以修史至。兩人酬唱，情誼何其深摯也！

《鐵笛歌》《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孟載少負詩名，楊鐵崖來吳下，于坐上屬賦《鐵笛歌》，即效鐵體歌云：「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嚼含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闥，彤庭跪獻丹扆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唾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勗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慍南風琴。」鐵崖得此詩大喜，挾與俱東，謂從遊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矣！」此詩雖不見工，然對客揮毫，可以想其豪宕之氣矣。

著録

江朝宗《眉庵集序》先生所著《眉菴集》有五七言古體、五七言律詩及歌行排律絕句詞曲總若干篇，教授鄭鋼編休已板行矣。字多訛謬，先後失序，而缺略尤甚，識者惜焉。吳中張公企翱以名進士累官廣東，僉憲素重先生之詩，每遇公暇輒研究之，補其缺略，次其先後履歷之序。字之訛謬者悉考正之，釐爲十二卷，繡梓以廣其傳，其用心亦厚矣哉。間以示予俾爲之序。

張習《眉庵集後志》然先生平日之詩甚富，皆率意爲之，累不存稿。嘗見先生自序一袟云：「因吾友方君不得見予全集爲恨，故留此以示之爾。」則是先生盛年稿已散失，今流傳人間者十無二三，況皆抄本，又無序志，家異而人殊。後至天順間，郡人鄭教授嘗爲刊行，間多訛謬，矧諸奇作失載，識者病焉。習在髫齡即愛誦先生之詩，徧假抄錄，覬圖彌盈。及長而仕，偕以出入有年，猶每隨訪隨錄，卒莫致其全。茲官嶺表，念齒已邁，爰命庠生顏恭文起，會各本錄就，請前翰林學士西蜀江君序諸首，重圖鋟梓以傳。

《明史·藝文志四》《眉庵集》十二卷，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眉庵集》集初爲鄭鋼版行。成化中吳人張習重刻，嘉州江朝宗爲之序，習爲後志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楊孟載《眉庵集》十二卷（寫本）。成化中吳門張習官廣東僉憲訪求其詩，釐爲十二卷，梓工傳之，江朝宗爲序。嘉靖間鄉先生郎仁寶瑛著《七修類稿》，尚稱其集甚少。此從高安陳邦瞻重刊本寫藏者也。

《靜志居詩話》卷三集亦張企翱所編，吾鄉項氏天籟閣藏有孟載手錄《眉庵集》六卷，中闕七言絕句，以勘張本，亦無大異。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眉庵集》十二卷補遺一卷（明楊基撰）明成化二十一年吳郡張習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有明嘉靖間王獻臣、王玉芝題字，黃丕烈跋。按：此書據古渝江朝宗序，教授鄭鋼曾爲刊行，今鄭本不可得見，傳世刊本當以此本爲最早。癸丑歲獲之蘇州楊馥堂，同年董綬經堅求割愛，因以歸之，後游南中，復得此帙，與靜居北郭俱。沅叔。

藝文

高啟《次韻楊孟載早春見寄》雪後西園韭初剪，流澌晚動春塘淺。閉門有客抱深愁，久不題詩硯生蘚。風塵健兒誇得意。獨坐寂寥誰所遣。應緣少學與時違，不習弓刀誦文典。城中物貴市門靜，好事猶能具盃饌。琴堂朝夕共清歡，舉白頻浮不容免。鈴騶已遊賓客醉，深夜垣扉罷扃鍵。一燈晤照對牀談，沸鼎松聲烹綠茸。五更上馬子先去，擁被獨眠窗日晛。起聞啼鳥忽興發，欲往江邊雲隔巘。人家舊燕盡巢林，草滿長洲絕遊輦。春耕咫尺阻歸計，野水自流閒澹畎。吾鄉繁華天下稀，花柳邨邨隨步轉。久聞離亂今始見，煙火高低變峰熒。登臨吹笛散羣羌，此事空嗟千古鮮。朝來風雨況淒黯，雨溼城頭旗不展。鄰里銜泥備役夫。縣官不肯憐疲喘。安居且復俟時寧，出豈無能非退卷。范莊紅杏幾株在，好待開時同折撚。對花憂患不須言，剩喚一杯供脚軟。

又《次韻楊孟載暑令雨中卧疾》雙桐分蔭曉池清，乍喜新晴覺病輕。蛛

曳林風吹欲斷，鷺經沙雨洗偏明。吟多稍怯臨窗寫，卧久渾忘出市行。不道春歸踰一月，起聞歌鳥尚疑鶯。

又《春日懷十友詩・楊署令基》詞苑擅高步，早歲許追隨。屢枉瑤華句，長依瓊樹姿。齋居積冲抱，園賞過芳時。暫關今朝會，勞人耿耿思。

張羽《挽楊基》恨不尋君未死前，須臾離別便千年。慰人幸有童烏在，他日應能續太玄。

徐賁《次韻楊孟載觀芍藥作》輕陰釀綠寒猶薄，龜甲疏簾映朱閣。美人偏有惜花心，新水銀瓶送紅藥。當堦惟恐流塵污，纖手籠春爲花護。一捻芳容飽弄嬌，胭脂細結玲瓏露。綵貼單屏襯碧紬，微風纔動見花搖。香凝膩粉肌全濕，影艷方諸臉半潮。高枝開滿低枝捲，翠檻移來隨鳳輦。濃染如分織女機，巧裁似出宮娥剪。花情最重是何人？應有鴛鴦帳裏身。不用傳心題綺字，踏歌當爲喚眞眞。

又《楊孟載畫竹》江南看竹不爲罕，水郭山村常種滿。東里千竿繞佛亭，西隣萬本連書館。密葉分陰小閣深，斜枝度影虛簾短。蕭疎夜月翠羽涼，搖曳南風鳥聲暖。嗟余好竹處處遊，徑造豈減王猷誕。湘江淇水無不到，嶰谷柯亭亦嘗欵。人間音律性所好，收作鸞笙與鳳管。或裁文籜製小冠，時尋新笋供清饌。朝行竹下暮仍往，自謂竹緣終不斷。竭來幷州苦寒地，沙土撲面心煩懣。寧無寒草共山花，惟覺龐疎俗吾眼。胸中塵氣久已積，對此汾河詎能澣。君心飽有渭川思，揮灑風烟意閒散。封圖遠送邀我題，措語苦澁顏何赧。

又《次韻楊孟載感故園池閣（四首）》草閣開清曉，鈎簾爽氣通。綠蒲藏藥裏，文荇縛詩筒。盥手纔臨澗，梳頭得面風，此時應得暇，行繞碧梧桐。

草閣開清晝，官閒過客多。枕材便礪石，酒具給池荷。蕉長宜聽雨，萍交不見波。此時晴爛熳，歌咏復如何。

草閣開清晚，凉生自有期。菊因風始護，竹待雨方移。妓進調成瑟，童牧奕罷棋。此時盃酒裏，明月是相知。

草閣開清夜，垂垂星斗零。水蒲藏白小，露草宿蜻蜓。文梓裁憑几，生綃畫卧屏。此時凉似水，看子拾流螢。

又《折蓮子呈孟載》落盡紅衣見綠房，折來猶帶水雲香。柔絲零落芳心苦，未及秋風已斷腸。

又《四月一日夢孟載自滎陽歸覺後因寄》昨宵兩度夢君歸，相見匆匆語亦稀。聞說歸來秣陵住，未知此信是還非。

又《次韻楊孟載夢歸》夢歸纔喜覺還悲，長說歸期未有期。莫怪燈前重垂淚，一千里外對眠時。

又《回文次孟載韻》秋風晚靜木花紅，葉落閒堦滿院空。樓映月低人寂寂，愁多怕見獨飛鴻。

又《次韻答楊孟載池閣晚坐（四首）》獨坐面萍池。微凉汎碧漪。意緣多病懶，詩是苦吟遲。孤柳風難定，叢篁雨不欹。蕭閒此中趣，未信鬢如絲。

晚凉池閣靜，藹藹綠陰交。野燕將新子，牆桑發舊苞。藥房因雨閉，茶臼待晴敲。誰念孤吟客，繩床坐岸坳。

閣晚颺初歇，池萍水不漪。衆禽鳴未定，獨鶴宿常遲。無悶杯仍酌，多眠枕屢欹。黃梅時節裏，常是雨絲絲。

習靜消微恙，驚時念故交。花殘紅剩萼，蕉長綠成苞。茶器晚猶設，歌壺醒不敲。遙知凉思足，行樂到林坳。

王行《次韻楊孟載見寄》（廿載誰詢獨處情）（存目）

又（懷刺歸來卧枕書）懷刺歸來卧枕書，白雲滿榻閉門初。草玄未信揚雄病，禮法從知阮籍疎。短障夕陽悲蟋蟀，方塘秋水老芙蕖。南村口燥呼難得，一任狂風捲弊廬。

張羽

論述

綜論

《國雅品・士品一》張司丞來儀，體裁精密，情喻幽深，頗似錢、郎。

其《送僧還日本》云：「杖錫去隨緣，鄉山在日邊。偏參東土法，頓悟上乘禪。呪水歸龍鉢，翻經避浪船。本來無去住，相別與潸然。」字字沈著。至《遊山

寺》，句有「松老知僧臘，禪空悟佛心」，或譏其剽竊韓翃「僧臘」，「禪心」語也。昔子卿有「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子美有「落月照屋梁，猶疑照顏色」。庾信有「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王勃即仿「齊飛」與「一色」成句，不以爲病。今來儀用「老知」「空悟」虛字轉妙。【略】寓目得句，偶與此合，豈有意述古邪？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張來儀（名羽）五言古靡所不有，而學杜者爲優。歌行完美者在伯溫之上。五、七言律悉入中、晚，其爲中唐者淘洗頗工，然與古詩、歌行如出二手。七言絶太逼晚唐。

《靜志居詩話》卷三　來儀五古微嫌鬱轖，近體亦非所長，至於歌行雄放，駸駸欲度季迪前，固當含超幼文，跨躡孟載。

《明詩綜》卷九　張企翱云：國初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眉庵盈川令終如一，太史之斃同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首領，而非首丘，先生投龍江又與盧照鄰無異。噫，亦異矣。

又　王元美云：張來儀、徐幼文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

又　程孟陽云：靜居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歌行材力馳騁，音節諧暢，不襲宋元格調。律詩清圓渾脱，不事雕繢，全是唐音，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謂張、徐不及高、張，此耳食之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靜居集》　史稱其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詩。太祖重其文，洪武十六年，嘗自述滁陽王事，令羽撰廟碑。何喬遠《名山藏》亦稱其文詞典雅，紀載行事，詳而有體。顧其詩名尤著，故編集者亦僅錄其詩，而文則未之及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五言微嫌鬱轖，近體亦非所長，頗不免於微詞。今觀其集，律詩意取俊逸，誠多失之平熟。五言古體低昂婉轉，殊有瀏亮之作，亦不盡如彝尊所云。至於歌行，筆力雄放，音節諧暢，足爲一時之豪。以之接跡青丘，先驅北郭，盧前王後之間，亦未必遽作蜂腰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歌行材力馳驟，音節諧暢，不襲宋元格調；律詩清圓渾脱，全是唐音。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　來儀五古可肩隨孟載，七古奔軼絶塵，超孟載而上之，特方之季迪尚非其倫，如虬髯客見太原公子，未堪並驅中原。

分論

《懷友詩》　王行《題張來儀懷友詩》：張君處圍城中，朝夕自憂之不暇，廼能推己之憂，以憂朋友之憂，形諸賦詠，其於友義何如也。且君學茂德修，所著必爲世重，是詩既傳則於朋友之道，所補不深已乎。

《咏折枝桂》　《七修類稿》卷三八《宋徽宗畫詩》：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宜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凉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子也。

《秋日苕溪道中》　《皇明詩選》卷二：宋徵輿曰：來儀《秋日》一篇，亦自雅澹，結頗寄傲。

《燕山春暮》　《皇明詩選》卷一三：宋徵輿曰：中晚佳境，在絶句中不可廢。

《過瓜州》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來儀近體多失之熟，以熟筆作生新用，必無纖澀之病。「客囊」句用事不泥。

《雨中試筆》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靜善。其靜可學，其善不可至也。

《酒醒聞雨》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寧平必不囂，寧淺必不豪，寧委必不厲，古人之決于養氣體也固然。

《三江口望京闕》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一用三謝，盡得其神。季迪之近體，來儀之古詩，雙羽凌空，是鶴是鳳。

《歸過白馬湖》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浮榮卻盡，天采孤飛。

《舟中》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念深禮謹，洵大雅之章。

《擬過園隱阻雨》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一字千鍊。又：平起平入，前不知有引子，末不知有抽刃，大似不足，乃以有餘。措大于此，更何從覓針綫，故無容渠坐處。

《月夜舟行入金山》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平淡，不慙小謝。又：「皓月懸高天，廣川散飛霜」，千古金山，只此十字。又：妙在令人不知爲金山詩，張祜小子，渠寧不逢蘇君之世。

《雜言》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來儀沈雅，良宜五言。顧恆苦

意言之繁，仍似唯恐人不曉。了此作一致不淫，即已高茂。

《春日陪諸公往戴山眺集莫入北麓得石牀巖洞諸勝》《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五言之製衰于齊，幾絕于梁，而大裂于唐歷下之云，非過激也。顧衰之自生，恆乘乎極盛，以知晉、宋之五言，猶東周之四言，足亘千古，非韓退之一流敢以爝火爭光矣。國初諸公，根科不妄者唯司丞耳。雖才不自攝，偶成煩沓，而當其純浹，眞不知世有謝朓、王融，況俗目所驚之李、杜哉。曠世得師，其知音有獨焉者矣。

《春初遊戴山》《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全從西晉來，抑視二潘成公，夏侯爲有檠括。又：「俯仰天地間，微軀良不輕」，是心精語，非口耳人所得。

《雨夜》《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寢閣去門遠，何關雨夜。正得居雨者之神。又：矜重。

《初晴登望》《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一字不溢，神勤內守。

《金川門》《明詩別裁集》卷二：李辰山云：詩作于洪武甲寅，未三十載而燕師從此入矣。讀之可勝浩嘆。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羽，字來儀，以字行，更字附鳳，潯陽人。既壯，從其父宦游，泝江踰澥，受易於山陰夏仲善。爲文學歐陽子，縝密宛轉，雖前輩自謂不及也。兵阻不得歸，因僑武林。來吳，喜吳興山水，與徐賁約，卜居家於戴山之東。元末，授安定書院山長。國初，舉賢良，不出。徵起，廷對稱旨，擢太常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十六年，上親稿滁陽王事實，命來儀撰廟碑。當時以大制作推任如此。以事竄嶺表，未半道，召還。抵京信宿，知不免，自投龍江以死，年五十三，十八年之六月也。歸葬九里岡，儒學教授金華童冀爲銘。有《靜居集》六卷。吳人張習曰：「國初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眉庵、盈川，令終如一；太史之斃，同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先生投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噫！亦異矣。」程孟陽曰：「靜居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樂府歌行，材力馳騁，音節諧暢，不襲宋元格調。眉庵樂府，尚多套數語，不若靜居才力深渾，有自得處。七言律詩，清圓渾脫，不事綢繆，全是唐音，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謂楊不如高，又謂張、徐不及高、楊，皆耳食之論也。」

《明史・文苑傳一・張羽》張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本潯陽人。從父宦江浙，兵阻不獲歸，與友徐賁約，卜居吳興。領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吳。洪武四年徵至京師，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十六年自述滁陽王事，命羽撰廟碑。尋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羽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詩，作畫師小米。

紀事

《題陳長司畫（是其臨難時作）》《明詩紀事》甲籤卷七引《列朝詩集》：陳惟允洪武初官濟南經歷，坐法死。臨難從容染翰，畫畢就刑。張來儀記其事。惟允西市之日，能以翰墨結習，遺豁至怖，視嵇生琴、夏侯瑟尤爲難事。以兵解之法推之，謂之畫解可也。

《懷友詩》《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來儀《懷友詩》不及季迪、孟載、幼文、止仲、唐卿，蓋作詩時同在吳城圍中。來儀本集有《續懷友詩序》可考也。《懷友詩》自牛文學諒以下廿三人，懷牛文學云：「名高登第後，俸歇喪親時。」諒於元蓋曾登第者，此可與張志道詩稱諒爲元末甲午大魁相印證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靜庵集》明張羽撰。羽有《靜居集》，已著錄。此本刪存原集四分之一，改名《靜庵集》，不知何人所選。其去取未爲精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新刊《靜居集》四卷（萬曆刊本）。潯陽張來儀

著，高安陳邦瞻德遠訂，新都汪汝淳孟樸校。宏治辛亥張企翺習搜求其稿序刻之，謂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略】此爲萬曆中重刊，前有吳興張睿卿題引，後有金華童冀撰墓銘，南郭呂勉挽詩，近從石渠寶笈法帖中得其至正丁未追寫懷友詩廿三章附於後。

又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士禮居鈔本）。卷首有黃復翁丕烈識云：「余藏《靜居集》，明初張習刊本，未載其文。」《四庫》但載詩四卷云：「其文不傳。」而洪武時命作《濮陽王廟碑》，又吾郡《七姬權厝志》亦羽撰文，見行於世，羽固非不以文著名也。頃書估攜來，雖殘毀已甚，余詫爲得未曾有，因出重資購之，續檢《文瑞樓書目》，《靜居集》四卷後又有文集一卷，知金星軺家先有此書矣。後又有堯圃三跋。按集中文爲湖州所撰者最多，蓋來儀嘗避苕上也。中有《竹深亭記》脫文甚多，以厲氏《東城雜記》填補，可見樊榭老人曾見完書，安得別有佳本校補其全耶？寫手精工韶秀可愛。

《明史・藝文志四》《靜居集》六卷。

藝文

高啓《題張來儀畫贈張伯醇》　風起澗聲亂，景寒雲氣深。山人歸卧晚，詩意滿秋林。

又《送張羽後夜坐西齋》　閒齋聽鐘坐，憂緒悵多端。鳴雁雨中急，離人江上寒。秋燈下木葉，夜艇隔風湍。別後情蕭索，方知舊會歡。

又《詠雨酬張進士羽見寄》　珠碎復絲輕，颺迴乍拂楹。望中來曉峽，愁裏度秋城。莎濕蛩應冷，荷響鷺還驚。聽絃知瑟潤，卧簟覺幃清。一覽停雲句，離抱轉難平。

又《和張羽懷吳興舊遊之作效其體》　城貫綠川長，朱閣暎飛梁。鶯嬌山唱度，蓮豔水嬉張。花童搦翠管，桑婦挈銀筐。箬谿酒脂碧，顧渚茗旗香。擇勝事未厭，驚亂意俄傷。回看舊遊地，秋草變淒涼。

又《春日懷十友詩・張校理羽》　端居養恬素，獨詠聖人篇。夕景臨池酌，春寒掩閣眠。芳藥初翻雨，新篠稍披煙。累日虧幽訪，慙余塵務牽。

楊基《寄舊契張來儀》　秦山萬點接烟霞，東出關門鬢已華。無奈異鄉仍哭子，可能孤館不思家。貧逢北客長賒酒，飯比南人只喜茶。我住東林數間屋，每同談坐到栖鴉。

徐賁《中秋夜淮河舟中看月懷張羽》　長淮浪平風暫息，萬里雲消楚天碧。東方月出海門寬，浩浩清河黯無色。樓船伐鼓順下流，今夕何夕當中秋。金繩轉影素華滿，卸帆且作須臾留。夜深人家市聲靜，我獨高吟衆船聽。思奪梁園席上才，氣壓南樓座中興。百年此夜不多好，人世浮雲何足道。雖有鄉心自感傷，能無樽酒相傾倒。人間清景不可幷，杯當暫輟歌亦停。翻思年年看月伴，如今落落如晨星。此懷此念誰能識，苕水東頭靜居客。爲渠寫作看月詩，西方擬附南飛翼。

又《賦得露溼寒塘草送張來儀》　寒蘂泫幽露，清漪湛虛塘。月時潤芳氣，風處偃微光。初溥叢綴白，將晞葉翻黃。欲采贈遠別，沾衣徒感傷。

又《答張來儀嘉予見過之作》　會合自昔有，茲遇諒非常。敦知謫餘者，而復登君堂。承顏愜素仰，聆論慰離傷。矧乃二月中，物景届春陽。歷歷嘉禽哢，靡靡衆樹芳。清芬已云好，重有酒盈觴。詢候舉舊札，攄情藉新章。榮貴豈衷慕，所蘄樂時康。

又《題張來儀懷友詩後》　亂前草草別相知，亂後風光不盡思。惟我與君今日見，不堪來讀卷中詩。重讀潯陽懷友詩，衆中多是我相知。秋風落木鄉園外，可有人能爲我思。

釋宗泐《酬張來儀見寄》　東閣日無事，能枉野人書。坐想西巖菊，寒花媚秋餘。闐闐車馬道，赫赫王侯居。寂寞揚子雲，遊心在玄虛。

王行《中秋張來儀宅賞月》　隱君家住虹橋南，美景良辰性所耽。適當平分秋色夜，賞月邀朋同盍簪。座間文會總知己，胸襟灑落無留含。仰觀太虛雲霧卷，星宿斂跡山藏嵐。穹穹窿窿天上下，萬里一色垂青藍。須臾白蓮出東海，凌高直湧憑誰探。漫流金波澈銀汞，光輝如晝明相涵。玉蟾吐彩耀孤鏡，冰輪碾空脫兩驂。只疑顧兔擣靈藥，因依桂影長毿毿。諸公樂翫豪興發，浮觴覓句崇高談。爭奇衒巧各有味，如啖蜜蠟回香甘。謫仙問歌詞韻勝，陽春寡和吾當慙。卻憐此月不易得，一別一載理所諳。商飈扇涼繁露泫。啼蟲遶階淒以酣。後期未審果何境，不如引滿直抵酣。於焉就室相枕藉，隣雞喔喔將鳴三。

童冀《次張來儀題金華山居圖韻》　我昔采玄芝，東上金盆山。仙人五雲

車，可望不可攀。授我日月鼎，粲然鉛汞斑。持歸石室中，神光燭茅菅。自從落城府，歲運亦已還。頗聞青田鶴，近自遼海還。口銜五色圖，飛下青冥間。山中舊茅屋，言歸老雲關。丹液庶有成，白首回童顏。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引《書史會要》 張羽喜臨蘭亭帖。

又引《六硯齋筆記》 張來儀不獨能詩，兼亦善畫。曾臨高房山小幅，感而作歌，有云：「我縱有心嗟欲老。」又云：「乾坤浩蕩江湖闊，縱我執筆嗟何從？」蓋深心於是者。

又引《畫史會要》 張靜居畫法米氏父子，筆意最妙。亦喜高房山，曾臨其小幅山水，有「五峯秀出青芙蓉，雲氣鬱鬱如遊龍」之句。

《懷友詩》 李日華《六硯齋三筆》：張來儀博學有高致，善畫，以摩詰爲宗，世不多見。周敏仲攜示一卷，雲林蕭疎，煙岫出沒，乃平遠之佳者。來儀詩澄淡婉逸，與徐幼文、張伯雨並行。卷中有《懷友》詩二十三首，人占其一，然獨及倪山人瓚，而幼文輩不與。想此詩作於蘄、黃盜起後，各自避戎離散，因而興懷，故所舉不同耳。來儀書法纖婉有異趣，髣髴謝莊《月賦》，亦墨寶中結璘火齊也。詩本集逸去，今錄於此。

徐賁

論述

張習《北郭集後錄》 先生之詩清淳邃古，弗溷塵俗，五言古律似陶、韋，七言在高、岑間，樂府則上可泝漢、魏，回視張籍、王建其儗倫哉！譬之盤蔬盂飯，日用所需，老圃黃花，幽韻自足，評者當爲何如？字體楷健俊逸類晉王侍中虞，常用水墨寫圖，疎宕不拘，多詩其上，然巨幅罕見，與高、楊輩游相唱和，故得齊名，比唐之四傑。或云，張、徐稍不逮。故老云，靜居嘗題宣和畫瓶中折枝桂云：「玉色宮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新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洎先生詠紫菊之作，諸公咸爲之閣筆。如此而謂之並駕，詎有先後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北郭集》 賁善畫，亦工於書。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其楷筆秀整端愼，不爲沓拖自恣。詹景鳳《小辨》亦稱其小楷，「法鍾兼虞，然皆拘拘法內。蓋其天性端謹，不踰規矩。」故其詩才氣不及高、楊、張，而法律謹嚴，字句熨貼。長篇短什，並首尾溫麗，於三家別爲一格。

閔珪《北郭集序》 先生之才晦必顯、詘必信，與時而偕行，信不違乎天者矣，況其詩之清也，秋空皓月，丹桂分香，其右也商鼎周敦，宛存法象，頗類晉、唐諸公，然予非知詩者，此得之李職方貞伯。

《國雅品・士品一》 徐方伯幼文，詞彩遒麗，風韻淒朗，殆如楚客叢蘭，湘君芳杜，每多惆悵。皋亭山作，全佳處當似耿湋。余嘗愛其《折蓮子》絕句云：「柔絲零落芳心苦。未及秋風已斷腸。」讀之頗增悲慨。集中有《送曾伯滋赴河西將幕》云：「上將初分閫，儒官解習兵。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歸營。洮水從岷下，祁山入隴平。知公能載筆，草檄報邊聲。」中二聯並佳，亦足入選。特起句不切幕職，惜之，仍附于品。

《靜志居詩話》卷三 呂志學題幼文所畫山水圖，謂肆筆遒麗，清潤而帶書法，於詩亦然。才氣方之高、楊、張三君稍爲未逮，然詩法耆然，森有紀律，長篇險韻極其熨帖，頗有類皮、陸者。

《明詩綜》卷九 王元美云：方伯體裁精密，情喻幽深，頗似錢、郎。

《晚步》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幼文多俗冗，此獨自愛良多。

《戊申正月試筆》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千秋此日，那得不助人吟思。

《送朱知事》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斂宕間大有心理。

《登廣州城樓》 《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七言今體，二百八十年屢變不一，要之出許渾圈繢者無幾。張、徐已先將身插入，何怪來者。此作俯仰將迎，特有神爽，唯不落彼谿徑耳。

傳記

閔珪《北郭集序》 先生名賁，家吳城望齊門外，早穎悟有才行，尤工於

詩，與同郡高季迪、楊孟載、潯陽張來儀時相倡和，大著詩名，故吳中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焉。于時僞吳張士誠開閫招賢，強起之，先生知其終不可與有爲也，遂與來儀避地吳興，來儀居菁山，先生居蜀山，皆幽勝之地也。至洪武九年，始用薦入朝，欽授給事中，尋改監察御史，出按山西，陞廣西參政，歷河南左布政使，所至皆有惠政，後卒於官。

張習《北郭集後錄》 先生生元乙亥，世操奇嬴，而靡庸之，惟事經書，爲文章，於詩尤致意焉。遭世叔季，割據三吳者禮下賢士，先生知其終不可與有爲，遂避地徙吳興之蜀山，蜀山云者，繇宋蘇長公倅湖嘗登之，愛其幽勝，類其蜀之諸山而名之也。先生上代亦蜀之郛人，寓之有以哉！至大明洪武丙辰始用薦者出，廷遣之詢俗晉、冀，歸檢其橐，惟紀行詩數首，餘一無有所得，下情以達，稱旨，特授給事中，後因廣東闕巡按，改監察御史，往嶺南二年，廉聲疏雪，克振憲體，又改刑部，主事權部事，平反允當，有無冤之譽，陞廣西參政，轉河南，歷左布政使，在任頗久，持己清愼，處事剛方，行諸民者簡易不煩，一時稱便。時戈鋌既息，民痍未瘳，先生篤加保愛，當大將提六軍靖洮岷，往返中原，以所司歉其犒勞，銜而誣訴之，上以賁迂疎儒者，其於軍士之恤固未諳也，下囹圄，幸全要領而歿，實癸酉七月也。

《明史·文苑傳一·徐賁》 徐賁，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詩，善畫山水。張士誠辟爲屬，已謝去。吳平，謫徙臨濠。洪武七年被薦至京。九年春，奉使晉、冀，有所廉訪。暨還，檢其橐，惟紀行詩數首，太祖悅，授給事中。改御史，巡按廣東。又改刑部主事，遷廣西參議。以政績卓異，擢河南左布政使。大軍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勞不時，下獄瘐死。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賁，字幼文，其先蜀人，由毗陵徙居吳，家城北望齊門外。時稱十才子，幼文其一也。工詩，善畫山水。淮張開閫，辟爲屬，與張羽俱避去。之吳興，張居菁山，徐居蜀山。甲辰九月，建蜀山精舍。丙午，吳城解圍，後復隱於蜀山。洪武七年，用薦起家。丙辰二月，遺廉訪晉冀，簡其橐，惟紀行詩數首，授給事中，改監察御史，出按廣東，改刑部主事，陞廣西參政，河南左布政使。大將軍兵出洮岷，往返中原，訴所司缺犒勞，上以賁迂疎儒者，不即誅，下獄死。詩名「北郭集」，成化中，吳人張習編次。習「後錄」云：「幼文以丙辰起家，其卒以癸酉七月。」余考洪武六年癸丑，幼文與呂志學宿蜀山書舍，爲志敏作畫，次年甲寅，衍師過佛慧精舍，題此畫云：「幼文仕於朝，季迪已入鬼錄。」則幼文以甲寅入朝，非丙辰也。庚申七月，志學題幼文畫云：「幼文已矣，而畫獨存。」則幼文之死獄，當在己未、庚申間，非癸酉也。習云：「先生履歷，述諸故老所談。」故其紀年，舛誤如此。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三附錄 愚山云：《北郭集》亦吳人張習編，謂：「幼文以丙辰起家，其卒以癸酉七月。」予考洪武六年癸丑幼文與呂志學宿蜀山書舍，爲志學作畫，次年甲寅衍師過佛慧精舍，題此畫云：「幼文仕於朝，季迪已登鬼籙。」則幼文以甲寅入朝，非丙辰也。庚申七月志學題幼文畫云：「幼文已矣，而畫獨存。」則幼文之死於獄，當在己未、庚申間，非癸酉也。載觀高、張二集，高有《答余新鄭》詩云：「君初隨例詣闕下，有旨謫徙鍾離城。異鄉何人恤患難，喜有楊子兼徐卿。去年聖恩念逐客，特賜扶拭加朝纓。初春天子下明詔，辭謝不得來南京。」楊卽孟載也，余則永嘉余堯臣，北郭十友之一。蓋三人同受淮張辟爲掾屬，吳亡例謫臨濠。洪武二年放歸。余主新鄭簿，楊知滎陽縣，徐未知何官，當亦此時銓授。而季迪徵修元史，正在南京，得相贈答也。楊有《夢綠軒詩序》云：「予與徐君幼文同謫鍾離，結屋四楹，幼文居東楹，予居西楹。」詩云：「去年吳城正酣戰，卻倚危樓望蔥蒨。今年放逐到長淮，萬綠時於夢中見。」則楊、徐謫濠，在吳亡之次年，其赦除在洪武二年，歷歷可考。而張習以爲吳亡後，幼文隱居蜀山，洪武七年用薦起家。習自謂得諸故老傳聞。其入朝死獄之年，一一舛誤，何與。

《送曾伯滋赴西河將幕》 《皇明詩選》卷七：宋徵輿曰：有謂此詩起句不切幕職者，大謬。「上將」指西河將，「儒官」乃曾伯滋耳。

《菜過爲永嘉余唐卿右司賦》 《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唐卿於越之桂桐里治圃結茅，署曰「菜遇」，徧徵名流題詠。幼文此詩最爲擅場。楊孟載《舟入蔡河懷幼文》詩云：「縱橫千字戚生筆，迭宕百韻余公菜。」卽謂此詩也。高

季迪、姚獨菴詩附錄於此。季迪詩云：「桂桐里中君始歸，荣花滿園黃蝶飛。桔槔倚樹長不用，江南雨多山土肥。方畦獨遶看新綠，晚食何須尚思肉。翠縷登盤春薤香，金釵出盎冬菹熟。我家亦在專菰鄉，秋風便應歸共嘗。潮州司馬成何事？回首空愁萬足羊。」獨庵詩云：「余君抱奇言不誇，種荣擬學元修家。臨溪築廬競誅草，傍路樊圃多編葭。長鑱短钁自成列，不與文筆相交加。畦界條條任橫縮，溝澮一一隨紆斜。種多不減三十品，分苗撒子時無差。溉灌未能親抱甕，設計巧欲爲翻車。一畦既傳渤海薤，五色更接東陵瓜。新菘脆美初研鱠，嫩瓠肥白纔煇豝。馬齒忽驚齊發莧，牛乳始識駢垂茄。芳心纏絲惡網蛛，老葉畫籀忻涎蝸。自能墾土不無穢，便可應候登柔嘉。長奴芟夷腳自赤，老婢採擷頭還髽。不令筐筥混葵藿，反任鼎俎兼魚蝦。蒓美自適頗豪邁，薍齏可辦何咄嗟。誰云小摘畏傷指，我欲大嚼常搖牙。何時攜杖叩君室，且需木耳幷槐芽。苟能眞率見情親，奚鄙酒薄兼尊汙。一飧自足飽空腹，豈待薑桂烹雞鴉。丈夫不能知此味，五鼎日食成淫奢。君今措事慕諸葛，蔓菁隨處爲生涯。」

《陽臺》《明詩紀事》甲籤卷七陳田按：此幼文《晉冀紀行十四首》之一。自識云：「貢於洪武九年往山西，與顧僉同受上命，問俗于晉民。自京師下長江，歷淮、蔡，入大梁，渡黃河，登太行，覽唐、虞故都，周旋於吉、絳、汾、沁間。過雁門，代郡，回觀上黨、長平之舊迹，跋涉五千餘里。其間山河形勢，佳景殊俗，未暇盡述，姑賦其萬一，聊以擴吾之見聞云爾。」史稱遣黃廉訪晉、冀，檢其橐，惟紀行詩數首，授給事中。卽此詩也。《詩綜》已錄十章，輒復補此。

著録

閔珪《北郭集序》 先生之詩名《北郭集》，有樂府、五七言、古體、近體、排律、五言、六七言、絕句、五言聯句共十卷。先生去今百餘年之久，集未有傳，廣東僉憲張君企翺始壽諸梓，以予吳興人，知先生有素，書來請序于篇。

張習《北郭集後錄》《北郭集》者，吾蘇徐幼文先生所作詩也。謂之北郭者，由祖自毘陵來居吳城北望齊門外，故以名集，後雖屢遷，仍繫舊名，乃首丘意也。【略】先生平昔所作甚富，已成大家，所存殆不止此，此其散亡之餘。習自幼借錄以觀，得之私淑者夥矣，茲已老，更加編校，圖梓以傳，併述諸故老談先生所學所履之概如右，尚俟博識君子畀詳正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北郭集十卷（舊寫本）。貢先本蜀人，徙常州，又客吳城北之齊門，故集稱《北郭》。【略】成化丁未同郡張習搜其散亡編校付梓，同時吳興閔珪序其詩云，其清也秋空皓月丹桂分香，其古也商鼎周敦宛存法象，頗類晉唐諸公。云萬曆間汪志淳重刻併爲六卷爲《四庫》著錄，此猶影寫張企翺僉憲初刊之本也。

《明史・藝文志四》《北郭集》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北郭集》 其客吳時，常居城北之齊門，故名集曰《北郭》。舊本爲吳人張習編次。今是集前後無序跋，題曰陳邦瞻校。蓋萬曆間重刻之本，又非習所編之舊矣。

藝文

高啓《徐記室謫鍾離歸後同登東丘亭》 同上高亭一賦詩，喜逢君是謫歸時。不然此日登臨處，應望天涯有遠思。

又《寄徐記室》 惆悵江東日暮雲，我來君去苦離羣。不知此日君思我，還似當時我憶君。

又《戲和徐七見寄卧聞鄰槽酒聲之作》 春瀉鄰槽入夜聞，遠疑泉響隔松雲。題詩爲問醒眠客，幾滴還能醉得君。

又《寒夜逢徐七》 松下柴門密雪封，故人驚喜夜相逢。明朝歸棹還當別，莫聽楓橋寺裏鐘。

又《讀徐七北郭集》 一卷忻看故友詩，詩留人去喜還悲。西窗夜雨燈前讀，不似連牀對詠時。

又《不寐懷徐記室》 齋寒掩孤燭，城遠沈雙杵。憶爾忽長吟，驚散牀頭鼠。

又《久別幼文偶見其畫遂題》 幾疊蜀山雲，秋林半夕曛。畫中藜杖者，

相見只疑君。

又《懷徐七》 哀鴻已鳴渚，落葉初覆陌。故園當授衣，却思遠行客。客行日已遠，我思日已積。東南望歸棹，鳥去煙波夕。憂來不成言，滿抱空戚戚。豈無一尊酒，黃花爲誰摘。

又《雨中留徐七賁》 江寒宿雨在，落葉滿村濕。留君繫君艇，莫犯風潮急。試問欲歸城，誰家借簑笠。

又《初入京寓天界寺西閣對辛夷花懷徐七記室》（存目）

又《春日懷十友詩·徐記室賁》（存目）

又《期徐七遊雲巖》（存目）

又《喜幼文北歸》（存目）

又《答徐七記室病中作》（存目）

又《徐記室賁北歸見訪南渚復送還城》（存目）

楊基《舟入蔡河懷徐幼文》 憶初見君江浦外，七尺長身齒含貝。君年未冠復新婚，錦帶吳鉤紫絲佩。豪姿俠氣颯蕭爽，春鴻輕便秋隼快。結交梁楚燕趙間，追慕廉藺羞郭解。誓將弓櫜事鞍馬，耻作寒儒服巾帶。余時瑣屑箋虫魚，折几寒燈寫秋芥。相逢一笑恍自失，不異低岑仰高岱。殺雞爲黍三日談，深中肯綮入骸骼。方喜師君竟兄我，卮酒動輒受百拜。停觴爛漫出險語，磔裂鬼膽窮百怪。天然清眞去雕飾，王嬙西施洗鉛黛。漱芳雋腴再三讀，項上之臠左手蟹。技痒礪秣互掎角，十捷一二八九敗。余實羨君敏且博，君亦憐余強而邁。英雄敢誇君與我，強弱不止楚敵蔡。孟潴豪士渤海高，（季迪也。）時復峙足如鼎鼐。高才於我十倍不，尚歎追君力不逮。縱橫千字戚生筆，迭宕百韻余公榮。（幼文與余唐卿作榮邁詩二百句甚工。）僧房秋迴鉢聲長，雪屋香銷燭痕在。清游未竟夕漏終，落月殘星悲一慨。激烈正醉金陵酒，漂泊共泛濠梁載。城荒地僻生計拙，時脫春衫倩人賣。破樓夜雨隣鐘急，委巷秋風茅屋壞。斯時愁絕正難禁，君獨相看勸余耐。別來奔走向西洛，面色痿黧病新差。章臺握手須臾立，胸臆梗塞若有碍。平生耻作兒女悲，此別戚戚若有槩。今朝過蔡將入陳，漸見舟艫艤灘瀨。平漪細石魚跳渚，斜日低烟雁橫塞。相思無奈客中愁，聊述長歌歌一再。

又《夢綠軒》 余與徐君幼文同謫鍾離，結屋四楹，幼文居東楹，余居西楹。文嘗賦詩曰：「夢裏綠陰幽草，畫中春水人家。何處江南風景，鶯啼小雨飛花。」蓋深有意於故園也。 蜀山（蜀山乃吳中山名幼文所居在焉，非西蜀之山也。）江頭萬章木，細草幽泉蔭修竹。五月六月山雨晴，空翠紛紛滿衣綠。杖藜或來陰下行，雲影不斷涼風生。青連翠結欲無路，彷彿上有黃鸝鳴。去年吳城正酣戰，却倚危樓望葱蒨。今年放逐到長淮，萬綠時於夢中見。夢中見綠覺始知，索我亦賦夢綠詩。逢人說夢子堪笑，替人作夢余何癡。世間萬事同野馬，覺後非眞夢非假。五色過眼本虛空，富貴於人誠土苴。南風劃然吹夢破，樹頭不知微雨過。從今寤寐俱兩忘，靜與白雲相對坐。

又《舟次邵伯有懷徐幼文》 文章小技耻雕蟲，也逐羣才赴洛中。多病不宜秋色裏，相思只在暮江東。鷄豚籬罅茅茨雨，鳧鴨陂塘菡萏風。欲買一樽澆寂寞，傷心不與故人同。

張羽《題幼文爲費景祥寫古蕭山寺圖》 山人手持酒一卮，長跪向我求新詩。自言此□君所識，乃是河南使君之。所爲(闕)匡怒瀑形絕奇，天門閣道相因依。中有臺殿橫天梯，金繩碧瓦光參差。使君當年作此時，祇是昂藏一布衣。豪雄意氣今已□，圖畫應知得者稀。右丞輞川不易得，此公名位豈卑微。請語世上悠悠者，人生貧賤安可欺。人生貧賤安可欺。

又《初至西林喜遇幼文》 與君三秋別，成此一會期。清言美無度，離緒忽相遺。況復在丘園，俱無冠帶縻。逶迤下田遊，皎潔艷陽時。桃紅媚墟囿，牟綠遍川坻。覆觴申宿戀，開帙問新知。澄懷悟淵泳，脫迹仰冥飛。幸同賞心遇，白首永無違。

王行《聞徐幼文轉河南布政因寄》 憶昔交游重鄉邑，孔思周情總英特。喜君文采尤出奇，玉樹臨風擬標格。倏承剡薦登天衢，切任耳目官黃樞。澄清式攬范滂轡，獻替或引辛毗裾。出巡南州動山嶽，金吾將軍膽欲落。澡明滯獄沛甘霖，埽却炎氛淨邊廓。紫薇花開分省春，左轄步履凌星辰。尋陞諸侯古方伯，一柱兀障中霄雲。綬綰銀章造民福，立勳定繼皐夔躅。蹇予林下渺相思，翹首長空翥黃鵠。

雜録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補遺《書徐布政賁詩後》 余錄幼文詩，採吳人張習

集後記錄，撮爲小傳。引據衍公呂敏題畫之語，辨證紀年之誤。是時僑居吳門，攜書不多，聊引其端，而未及詳考也。載觀高、張二集，高有答余新鄭詩云：「君初隨例詣闕下，有旨謫徙鍾離城。異鄉何人恤患難，喜有楊子兼徐卿。去年聖恩念逐客，特賜扶拭加朝纓。初春天子下明詔，辭謝不得來南京。」楊，即孟載也；余，則永嘉余堯臣，北郭十友之一。蓋三人同受淮張辟爲掾屬，吳亡例謫臨濠，洪武二年放歸，余主新鄭簿，楊知滎陽縣，徐未知何官，當亦此時銓授，而季迪徵修元史，正在南京，得相贈答也。楊有《夢綠軒詩序》云：「余與徐君幼文，同謫鍾離，結屋四楹，幼文居東楹，余居西楹。」詩云：「去年吳城正酣戰，却倚危樓望葱蒨。今年放逐到長淮，萬綠時於夢中見。」則楊、徐謫濠，在吳亡之次年；其赦除，在洪武二年，歷歷可考。而張習以爲吳亡後，幼文隱居蜀山，洪武七年，用薦起家，習自謂得諸故老傳聞，其入朝死獄之年，一一舛誤。《姑蘇志》於孟載傳，記其謫濠事，而幼文傳略同，張習都無辨證，游寓中又不爲堯臣立傳，志成於弘治間大儒，而記載闕略如此。文獻無徵，不獨吳故也。余撰此集，仿元好問「中州」故事，用爲正史發端，搜摭考訂，頗有次第。十月之交，不戒於火，三百年琬琰盡矣。劫火秦灰，斯文蕩然。行且瘞硯家筆，以答天戒。繙閱幼文之集，戚戚心動，謹書其後，以告世之君子，或亦爲撫卷而三歎也。庚寅嘉平月再望，蒙叟謙益書於絳雲餘燼室。

《靜志居詩話》卷三　張來儀先從吳移居戴山，以詩招幼文云：「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蠶餘即宜稼，樵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幼文乃移居蜀山，兩山蓋相望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引《吳郡丹青志》　徐幼文畫山水林石，濯濯可愛。《六硯齋三筆》：徐幼文作繪，清潤恬雅，所題楷筆，亦秀整端愼，不爲沓拖自恣。今得覩其草書《泰山紀遊》三詩，雄緊跌宕，出入旭、素，無不淋漓快健，乃知古人之不可測也。詩云：「萬仞峯頭上帝居，紫宸絳節接清虛。崑崙尚想周王制，贔屭猶傳秦相書。盤礴三齊橫地軸，孤根西北接天樞。自是仙人眞窟宅，願得安期一起予。」其二曰：「山下更衣路漸難，巖巖高上歷巉巇。天關遙控三千里，煙磴斜懸十八盤。複殿尚留元狩碣，老松仍挂祖龍官。怪來爽氣清人骨，玉峽流雲瀑布寒。」其三曰：「翠削芙蓉倚碧霄，盤空霞磴度飛軺，絕壁金銀雙闕迥，澄空鐘磬萬山岩。天門過雨嵐光合，日觀標霞海色遙。穹碑讀罷占遺跡，欲共玄暉問泬漻。」《畫史會要》：陳仲醇云：「幼文字學晉王廙，畫法董源，曾于項氏見之。」

又引《本事詩》　楊孟載《夢綠軒序》曰：「余與幼文同謫鍾離，結屋四楹，幼文居東，余居西。詩云：『去年吳城正酣戰，卻憶危樓望葱蒨。今年放逐到長淮，萬綠時於夢中見。』因題其室曰夢綠。幼文《紀夢詩》云：『夢裏綠陰芳草，畫中春水人家。何處江南風景？鶯啼小雨飛花。』又《聽歌》云：『纔得聽歌便淚垂，眼前不似舊題時。青春多半遭離亂，白髮能消幾許悲？』」知其身傷離亂，又遭逢遷謫，故閒情之作，亦復淒楚。

又陳田按　季迪與幼文投契不淺。季迪《送徐七往蜀山書舍》詩云：「獲君乃瑚璉，顧我猶斗筲。高懷矯衰薄，雅音變哇咬。談《詩》辨六義，讀《易》窮諸爻。情親豈殊意，氣合眞同胞。因依像輪輻，暢和諧塤匏。妓席夜留宴，僧扉晝攜敲。要眇送謳唱，瀾翻雜詼調。」《北郭秋夜喜徐幼文遠來兼送南歸》云：「東海徐君我同里，日共周旋接冠履。斯人自是眞可人，不見心憂見之喜。」懷徐七云：「客行日已遠，我思日已積。東南望歸棹，鳥去煙波夕。憂來不成言，滿抱空戚戚。」《徐記室謫鍾離歸後同登東丘亭》云：「同上高亭一賦詩，喜逢君是謫歸時。不然此日登臨處，應望天涯有遠思。」可謂情溢言外。幼文詩才，不及高、楊、張，而蹈矩中規，亦自善用其短。詩集稱《北郭》，而呂志學《跋幼文惠山圖》云：「幼文所製樂府詩文若干卷，籤題《悟澹集》。」此又讀幼文詩者所當知也。

朱元璋 明太祖

論　述

劉基《高祖御製文集後序》　御製文集五卷，論、記、詔、序、詩、文凡若干篇，翰林學士臣樂韶鳳、宋濂等之所編錄。臣劉基謹拜稽首讀畢而爲序曰：【略】及夫萬幾之暇，作爲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言雅而旨

遠。至于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見其肺肝。

宋濂《恭題御製文集後》（存目）

郭傳《高皇帝御製文集後序》 然自臨馭以來，雖萬機之際，未嘗不游心乎道學、存志乎詩書，是以匡飭臣庶，或詔諭邊方，輒寓辭竹帛，親搦奎翰，意無停機，一揮而數千百言，群臣環視靡不讋服，若設諭、省頒、紀夢等篇，與典謨訓誥實相表裏，及宏詞雅什、助宣聲教者，粹然一出於情性之正，侍臣錄之凡五卷。其爲文也，去浮靡之華，惇惇古之本，爛乎與日星同其耀也，風雲同其變也，河嶽同其高深也，大章韶濩同其奏也；浩乎與江海同其波，瀚漫汪溢，莫能窺其涯涘也；沖乎與陽春同其和煦，而草木得以遂其生也。

《藝苑卮言》卷五 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書，既下集慶，始厭馬上。長歌短篇，操筆輒韻，有魏武樂府風。制詞質古，一洗駢偶之習。

梅純《損齋備忘錄》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憑看遍九垓。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洽，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又 太祖征僞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如此。

又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明詩綜》卷一上 鄭曉曰：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暇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視。作爲文章，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觚授詞，混混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動引經史，足法萬世。

又 高岱曰：太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饑渴之如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帷幄朝夕，諮訪不倦。至於解析經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者。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陳田按 自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大風》一歌，妙合音節。明祖起自布衣，與漢合符，御製篇章，炳爲巨集。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乾集上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共五卷，翰林學士樂韶鳳、宋濂編錄。濂之言曰：「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爲文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日之間，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嘗爲濂賦『醉學士歌』二，奉御捧黃綾以進，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誠所謂天之文哉！」解縉曰：「臣縉少侍高皇帝，早暮載筆墨楮以俟。聖情尤喜爲詩歌，睿思英發，雷轟電觸，玉音沛然，數十百言，一息無滯。臣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上進，才點定數韻而已，或不更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鏗鉤炳朗之作，尤惡寒酸咿嚶齷齪鄙陋，以爲衰世之爲，不足觀。」詩僧宗泐進所精思刻苦以爲得意之作百餘篇，高皇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閎偉，下視泐詩，大明之於爝火也。臣謙益所撰集，謹恭錄內府所藏弆御製文集，冠諸篇首，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其他稗官小說，委巷流傳，及掇拾亂眞者，皆削而弗敢載焉。

《靜志居詩話》卷一 明太祖，諱元璋，姓朱氏，字國瑞，濠之鍾離東鄉人。元至正十一年辛卯起兵，丁未，稱吳元年；戊申，建元洪武，國號曰明。在位三十一年。崩，葬孝陵，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有御製詩集五卷。

《明史·太祖本紀》（存目）

紀事

《山樵暇語》卷一 高皇愛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大書於屏間，朝夕諷誦。其詩云：「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一日，高皇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宮降六花。九曲河深疑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

「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憑看遍九垓。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乎盛哉。

《明詩綜》卷一上　朱國祚曰：高皇帝詩發乎天籟，自然成音。當日賡歌颺言匪僅詹吳樂宋四學士而已。若答祿與權吳伯宗，【略】右諸臣進詩咸賡其韻。今諸臣之作十九無聞，而聖藻長垂宇宙，高矣，美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解縉《春雨軒集》　洪武二十有八年，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今上皇帝遣使來進，羣臣上表賀。太祖高皇帝親御翰墨，爲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沖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誡，大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滋於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維，不能自已，乃永樂三年用摹勒於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明太祖文集》五十卷，《詩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明太祖文集》　明巡按直隸督學御史姚士觀南京戶部督儲主事沈鈇仝校刊。分十六類。曰詔、曰制、曰誥、曰書、曰敕命、曰策問、曰敕問、曰論、曰樂章、曰樂歌、曰文、曰碑、曰記、曰序、曰說、曰雜著、曰祭文、曰詩。案：太祖集初刻於洪武七年。劉基及宋濂文集所載序文俱云五卷，稱翰林學士樂韶鳳所編錄。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已不著錄。所著錄者有《太祖文集》三十卷。註曰甲集二卷，乙集三卷，丙集文十四卷，詩一卷，丁集十卷。又《太祖文集類編》十二卷。又《太祖詩集》五卷。又《太祖御製書稿》三卷。均與此本不符。焦竑《國史經籍志》列《太祖文集》二十卷、又三十卷。此本卷數與竑所列前一本合，當即竑所著錄歟。其刻在萬曆十四年，編次不知出誰手。目錄之末有姚士觀等跋語，乃據舊本刻於中都，亦未能詳考所自來也。考朱彝尊《明詩綜》載有太祖《神風操》一首，而集內無之，則亦未爲賅備。然所謂三十卷者，今未見傳本，其存佚均未可知。近時諸家所藏弆，大抵皆即士觀等所刻。今亦據以著錄，存有明一代開國之著作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御製文集四集三十卷（明初刻本）。明太祖撰。甲集文二卷，乙集文三卷，丙集文十四卷，詩一卷，丁集文十卷。前有《制語》一篇，是晚年作也。版寬刻湛，紙潔印精，此與《千頃堂書目》所載之四部第一部，《國史經籍志》所載之第二部卷數相符，即《四庫提要》所謂三十卷今未見傳本者是也。

又　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明萬曆刊本）。卷一、二詔，卷三制誥，卷五書，卷六至卷八敕，卷九敕命，卷十策問、敕問、論，卷十一樂章，卷十二樂歌，卷十三文，卷十四碑記，卷十五序說，卷十六雜著，卷十七、卷十八祭文，卷十九古詩、歌行，卷二十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末載萬曆十年臣姚士觀謹識云：右御製文集二十卷，我太祖高皇帝萬幾之暇，躬灑翰墨而筆之汗青者。當是時，操觚之士如劉基、宋濂、陶安、王禕諸君，雲集闕下，而詔誥表敕以洎祀奠樂章咸御筆親裁之，即諸臣非無作者，皆莫之能及也。是集曩刻之維揚迺中都，爲聖祖龍興之邦，翳獨缺焉。偶於年友沈鈇氏獲覩舊本，持歸署中，是用侍史染翰，厥人供役，冀興都人士共焉。仍刊洪武七年十二月甲寅臣劉基謹序於後，此即《四庫》著錄之本也。

雜録

《靜志居詩話》卷一　孝陵不以馬上治天下，雲雨賢才，天地大文形諸篇翰。七年而御製成集，八年而《正韻》成書。題詩不惹之菴，置酒滕王之閣。賞心胡閏蒼龍之詠，擊節王佐黃馬之謠。日歷成編，和黃秀才有作；大官設宴，醉宋學士有歌；顧天祿經進詩篇，披之便殿；桂彥良臨池聯句，媲於颺言；韻事特多，更僕難數。惟其愛才不及，因之觸物成章。宜其開創之初，遂見文明之治。江左則高、楊、張、徐，中朝則詹、吳、樂、宋。五先生蜚聲嶺表，十才子奮起閩中。而三百年詩教之盛，遂超軼前代矣。

又附錄　郭傳曰：自漢而下，興王代作，然文經武緯，一弛一張，率不能兼濟其美，惟唐太宗以兵力定亂，及踐阼之後，詞章奮發，論者以其雕奇鏤彩徒與騷人韻士爭錙銖之巧。惟皇上以一旅取天下，不數年間混一南北，至萬幾之暇，復游心道學，志存詩書，寓辭竹帛，親搦管翰，意無停機，一揮數千百言，粹然出於情性之正。

又　解縉曰：臣少侍高皇帝，早暮載筆墨楮以俟，聖情尤喜爲詩歌，睿思英發，雷轟電燭，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上進，才點定數韻而已，或不更一字，故嘗喜誦古人鏗鍧炳朗之作，尤惡寒酸咿嚶齷齪鄙陋，以爲衰世之調，爲不足觀。詩僧宗泐進所精思刻苦以爲得意之作百餘篇，上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闊偉，下視泐詩，眞大明之於爝火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黃瑜《雙槐歲鈔》　洪武八年秋八月，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黃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賓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杓，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曰：「卿更宜醻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觶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濂既醉，下筆欹傾，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濂至，命編脩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謝。上更敕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賁。彭與孫皆吾廣人也。

又引黃佐《翰林記》　太祖嘗出御製詩文，以示詞臣。太子正字桂彥良即於上前大聲誦之琅然，左右驚愕，學士承旨詹同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

又引廖道南《殿閣詞林記》　丙午年六月，上禱雨鍾山獲應，賦七言《喜雨詩》，命侍制黃哲等賡和。已而諸將告捷，多令翰林諸臣應制賦詩，上親加品評。洪武十年十二月，上制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嘗幸清流關，賦詩，命扈從儒臣和之。起居注劉季道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嘆賞曰：「可謂安不忘危。」賜以白金文綺。又起居注蔣子杰應命即物賦詠，立成。上大悅，特寵賜和章。一日命羣儒撰《豢鶴文》，吳府伴讀王驥操觚立就，學士宋濂爲之進呈。上稱善。及日將南至，大祀於圜丘，上復命羣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驥與黃昶先成，跽讀御榻前。上聽畢，加獎勵，命進學禁林云。

余堯臣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堯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學著。客居會稽。越鎮帥院判邁善卿，參政呂珍，羅致幕下，與有保越之功，薦剡交上，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柱里治圃結茅，署曰《菜邁》。已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啓，張羽爲北郭十友，卽所謂十才子也。【略】吳亡之後，與楊基、徐賁，同被徵謫濠。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此見於高啓答詩者也。曰司馬，又曰左司，必東越鎮將版授之職銜，而今不可考矣。

《明史・文苑傳一・李德等》　堯臣，字唐卿，永嘉人。入吳，爲士誠客。城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陳田按　唐卿與楊基、張羽、徐賁、王行、王彝、宋克、呂敏、陳則、釋道衍爲高季迪「北郭十友」。季迪《答余新鄭》詩云：「日高破竈煙未起，閉戶不絕哦詩聲。」又云：「須臾出君寄我札，上有秀句如瑰瓊。」亦豪於吟事者，惜集不傳。僅見題秀野軒一詩而已。

《秀野軒詩》《明詩紀事》甲籤卷八陳田按：《秀野軒圖卷》乃朱澤民爲吳人周景安作者。澤民山水蒼潤清逸，此圖最爲名蹟。歷藏檇李項氏、江村高氏。卷前周伯溫爲之引，首篆秀野軒三大字。卷尾題者二十一人，唐卿此詩亦在其列。

戴良

朱彝尊《戴良傳》　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凉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咏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愧。」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九靈山房集》　良詩風骨高秀，迥出一時。睠懷宗國，慷慨激烈，發爲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故其自贊謂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蘇伯衡贊其畫像，亦謂其跋涉道途，如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如正則之自放云。

又　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故自號九靈山人。其集曰《山居稿》、曰《吳游稿》、曰《鄞遊稿》、曰《越遊稿》。後跋又云，集外有《和陶詩》一卷。今檢集中，《越遊稿》內已有《和陶詩》一卷。而其門人趙友同所作墓誌亦云《和陶詩》一卷、《九靈集》三十卷，不在集目之內。或本別有《和陶詩》一卷，而爲後人合併於集中者，未可知也。

又《九靈山房遺稿》（存目）

楊士奇《跋戴九靈和陶詩》　九靈姓戴名良，字叔能，號九靈山人。金華人。少與宋景廉，胡仲申同學，文亦齊名。九靈洪武初屢徵不出，變姓名隱四明山中二十餘年，後坐累卒於京。此集余得之丁鶴年。九靈別有文集四冊，余嘗於趙彦如家見之，醇粹博雅，有六一風致，亦一時巨擘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貫，黄侍講溍，學詩于余忠宣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淛東已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挈家泛東海，渡黑水，悲登萊，求間行歸獷廓軍，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豪傑，奮欲有爲，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遣使物色求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文詞若干篇，留會同館，命大官給膳，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待罪。次年四月，卒于寓舍，蓋自裁也。世居金華九靈山下，有《九靈山人集》三十卷。良自元亡後，不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媿。」

《明史・文苑傳一・戴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通經、史百家暨醫、卜、釋、老之說。學古文於黄溍、柳貫、吳萊。貫卒，經紀其家。太祖初定金華，命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明年，用良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太祖既旋師，良忽棄官逸去。辛丑，元順帝用薦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學提舉。良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擴廓軍，道梗，寓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元亡後，惟良與王逢不忘故主，每形於歌詩，故卒不獲其死云。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

又《藝文志四》《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張仲簡

徐泰《詩談》　姑蘇張仲簡，翠釜駝峰，瑤觴法醞，時可對壘者杜彦正、金德儒乎？國初之時，莫盛吳下，但未盡脱元格。至王行、王汝玉輩，漸入清雅，然不及高、楊耳。

《續吳先賢讚・文學》　張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爲黄冠。張氏之亂反服養母。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饒介爲游閩公子嘗延諸客，授簡使賦，季迪孟載方締思，簡已就篇，衆推第一，介贈黄金一餅。王偉嘗序其詩。

朱應辰

《續吳先賢讚・文學》少爲陳氏禮業舉子，當元季數與計對，復棄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楨遊。洪武初辟爲郡掌故。應辰爲文繁而不猥，詩亦工爲長短句。篆籀亦類古。洪武初嘗命書符印，有集傳。

王　行

《續吳先賢讚・文學》王行止仲，【略】爲文宕逸而譎，氣陵一時。

《明詩綜》卷一〇　余子元云：行詩清雅，第不及高、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半軒集》蓋負其桀黠之才，有不肯槁死牖下者。故其文往往踔厲風發，縱橫排奡，極其意所馳騁，而不能悉歸之醇正，頗肖其爲人。詩格亦清剛肅爽，在北郭十子之中，（案：《明史・文苑傳》，行與高啓、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號北郭十友，亦曰十才子。）與高啓稱爲勍敵。就文論文，不能不推一代奇才也。

《古今詞話・詞評下》沈雄曰：王止仲國初遺老，有賦《迎春樂》，用夾鐘商調。賦《解語花》，用林鐘羽調。前輩之按律塡詞如此。

《明史・文苑傳一・王行》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幼隨父依賣藥徐翁家，徐媼好聽稗官小說，行日記數本，爲媼誦之。媼喜，言於翁，授以《論語》，明日卽成誦。翁大異之，俾盡讀家所有書，遂淹貫經史百家言。未弱冠，謝去，授徒齊門，名士咸與交。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鎰計，行輒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則然臍之慘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爲學校師。已，謝去，隱於石湖。其二子役於京，行往觀之，涼國公藍玉館於家，數薦之太祖，得召見。後玉誅，行父子亦坐死。【略】初，高啓家北郭，與行比鄰，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

又《藝文志四》《半軒集》十二卷。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涼國延教其子孫，止仲數以兵法進說，涼國大喜，頗與商舉事，卒用是敗。止仲好從釋老游，深契道衍，以爲盍有所得，不當以其法老。有贈道衍文二首，在《楮園集》中。

《甌北詩話・高青丘詩》《明史・王行傳》載「北郭十才子」，則高啓、王行、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今按青丘《懷十友詩》，則張羽、楊基、王行、宋克、徐賁、王彝、余堯臣、陳則、呂敏及僧道衍。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半軒集》十二卷補遺一卷楮園草一卷。（宏治刊本。黃堯圃藏書。）吳郡王行止仲著。集有洪武辛未同郡金文徵序，宏治辛亥同郡後學張習所刻。嘉慶間爲同郡黃丕烈所校補，洵秘笈也。有汪閬源藏書一印。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引《筆精》　吳郡王止仲，國初布衣也。王文恪筆記稱其才敏，嘗識姚廣孝於未遇。余嘗得楊文敏公遺書，中有王行《半軒文集》十二卷，寫本也。其詩不甚多，如：「高館疏簾晚乍開，讀書聲裏故人來。山中本自無塵土，催得家僮掃綠苔。」清逸可誦。

又陳田按　「北郭十子」，能畫者五人。幼文畫蹟流傳最多，孟載、來儀、仲溫、止仲今罕傳者。止仲喜潑墨成山水，時人謂之王潑墨。自題所作畫詩云：「高館良宵睡思遲，葛巾重著半曛時。都將滿抱林泉興，付與閒窗墨半池。」可想見盤礴之趣矣。

謝應芳

《明詩綜》卷一一　張志道云：子蘭詩雅正純潔，可與傅與礪相伯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龜巢集》今集中詩頗雅潔，文則多應酬之作。然其中如《上周郎中論五事啓》、《上奉使宣撫書》、《與王氏諸子書》、《上周參政正風俗書》、《上何太守書》、《上武進樊大尹書》、《與林掌諭請建先

賢祠書》，皆有關於國計民生，人心風俗。非徒以筆墨爲物役者。史稱其年益高，學行益卲，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蓋不誣焉。

又　應芳有《思賢錄》，已著錄。集一卷爲賦，二卷至五卷爲詩，六卷至十一卷爲雜文，十二卷爲詩餘，十三卷至十五卷又爲雜文，十六卷十七卷又爲詩。編次頗爲無緒，疑後人傳寫，亂其舊第。抑或本爲前集十二卷，後集五卷，一則先詩而後文，一則先文而後詩。傳寫誤併爲一集，故參錯如是也。史稱其詩文雅麗醞藉。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耿介尚節義，作爲文章，感有根柢。元末徙吳之葑門，避兵吳淞江上。所至，人欽其德，延致恐後。築室松江之旁。年逾八十，歸隱橫山。自號龜巢老人，故以名其集。范陽盧熊曰：「閩人張志道評先生之詩，雅正純潔，可與傅與礪相伯仲。」識者以爲名言。子蘭著《辨惑編》四卷，亦昌黎《原道》之類。丙戌五月，余在南城中見其稿本，塗乙宛然。次日復簡視之，不可復得矣。

《明史・儒林傳一・謝應芳》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也。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元至正初，隱白鶴溪上。搆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號。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爲弟子師。久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有司徵修郡志，強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勁。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詩文雅麗蘊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爲深。卒年九十七。

又《藝文志四》　《龜巢集》二十卷。

張庸

《明詩綜》卷一一　烏斯道云：處士律詩渾淪雄偉鏗鏘典麗，不待論矣。其歌行性所喜而尤用意者如長江萬里。其靜也，湛然一碧，雲漢萬里，參錯其內；及其怒也，波濤奮迅，蛟龍魚鱉出入其中而莫之測。

又　庸字惟中，慈谿人。元季兵亂，竊據者署爲上虞山長不就。明初，聘不仕。有《全歸集》。

又　馮損之云：先生與寓公都事龍子高、編修馬易之、少監揭汯、正字桂彥良爲倡和交，風晨月夕意有所到，一於詩發之。

《靜志居詩話》卷四　惟中高遯世之節，然與龍提學子高、桂正字彥良、烏永新繼善諸君子，先後往還酬和。其送胡維舟《金陵歌》云：「金陵帝都天下壯，萬國會同天浩蕩。昔年聘我我曾游，曾上鳳皇臺上頭。」則明初亦嘗受聘幣而未通籍者。殆昔人所云「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耶？

宋克

《明史・文苑傳一・宋克》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史。少任俠，好學劍走馬，家素饒，結客飲博。迨壯，謝酒徒，學兵法，周流無所遇，益以氣自豪。張士誠欲羅致之，不就。性抗直，與人議論期必勝，援古切今，人莫能難也。杜門染翰，日費十紙，遂以善書名天下。時有宋廣，字昌裔，亦善草書，稱二宋。洪武初，克任鳳翔同知，卒。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克，字仲溫，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見天下亂，學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道梗，周流無所合。張氏據吳，度其無成，藩府欲致之，不能得。闔門却掃。工草隸，時賦詩見志。國初，徵爲侍書，出爲鳳翔府同知。家南宮里，高啓作《南宮生傳》。

《靜志居詩話》卷三　（高侍郎）又有《酬宋軍諮見寄》詩云：「少爲鬬鷄兒，鮮裘奮春明。走馬出飛彈，撇捩誇身輕。氣服諸俠徒，不倚父與兄。落花錦坊南，美人理妝迎。酒酣迸五木，脫帽呼輸贏。及壯家已破，狂游耻無成。遂尋鬼谷師，從之學言兵。業成事燕將，遠戍三關營。奇勛竟難圖，迴臨石頭城。覽時識禍機，不因憶尊彝。飄然別戎府，震澤還東征。耻求薦辟

書，傲然揖公卿。知音竟爲誰，四海嗟惸惸。【略】誦之可得其行概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引劉鳳《續吳先賢贊》 仲溫謝客杜門，取薄蹤臨魏、晉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藝，眞行章草，皆有意稱，妙盡古法。今所傳《七姬志》等類鍾元常。祝允明論書謂：「如初筵忽見三代鼎彝，蓋亦天授，非人工能逮。」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不減克，時稱精媚。

又引《六硯齋二筆》 宋仲溫書法《急就》，勁利古雅，髣髴鐘鼎。溢爲繪事，唯寫細竹，嘗見其作《雞栖石叢篠》一幅，題語極自滿意，有「藝成不覺自斂手」之句。蓋謂不可復得也。

又陳田按 明初書家，仲溫與宋廣稱二宋，合宋璲稱三宋。倪元鎭贈仲溫詩云：「江上欣逢宋仲溫，蕭條古道向君論。我居笠澤已十載，看竹惟君欵我門。」又云：「宋公天下士，畫竹就鼓琴。來我北渚下，相從論古心。」元鎭不輕許人者，仲溫之品概可知矣。

陳則

《明詩綜》卷一〇 錢謙益云：文度文詞清麗，元季僦屋授徒，以工詩名於吳下，高啓北郭十友之一也。

《續吳先賢贊・辟命》 則與高啓等齊名。詩亦豐縟。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則，字文度，崑山人。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俄進侍郎戶部，以閱實戶口，調大同府同知，復遷爲守。則文詞清麗，元季僦屋授徒，以工詩名於吳下。高啓北郭十友之一也。

《明史・文苑傳一・李德等》 陳則，字文度，崑山人。洪武六年舉秀才，授應天府治中。俄擢戶部侍郎，以閱實戶口，出爲大同府同知，進知府。

唐肅

論述

戴良《丹崖集序》 丹崖乃鄉弟子，自幼天質警敏，於書多所諷繹，長益盡友先生長者，切磋討論，務極其所至廼已。故其詩文澹而華、質而麗，直而不倨、簡而不嗇，優柔而有容、深潛而有輝，人之見者，徒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源之所以遠、流之所以長也。

宋濂《丹崖集序》 予與唐君處敬共居淛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願與二三子曰，屏斥蕪類，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脈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燦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議禮被徵，會于南京，亟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余入詞垣爲學士，處敬亦來，爲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懽，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願與二三子曰，沈涵於經而爲之本原，饜飫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此作有之，又頗愧向之知處敬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爲之昏眯，繁音嘈襍而五聲爲之失倫，求其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

危素《丹崖集序》 金陵楊君文舉與僕有斯文之世契，比歲，提舉江淛學校事，僕自燕附海舶書，問士爲誰。逾年，楊君報書曰，吾前掌紹興幕，有唐肅處敬也者，妙年而能文。用越紙繕寫其文一卷爲寄。讀之典雅而光潔，徵諸理無悖焉，謹藏去于寓舍，中朝公卿大夫通文事而好善，則出而賞焉。久之，僕還江南，見楊君，譚處敬學行者再四。未幾，楊君物故，處敬亦來應聘，始相識。又得其文一卷，紆徐而辯博，徵諸理無悖焉者，乃益信楊君之鑒裁，喜處敬之劬學。昌黎韓氏有曰，學古道必兼通其詞，詞雖古而道不古，君子恆患之，於是物我之相形、勝負之相傾，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則文者徒流爲一藝，反足以增吾之累，曾不若質野無譁之爲愈，故學古詞必先用

力於古道，端其本原，去名就實，然後其文因其人而重，匪以文重其人也。處敬方盛年，其進也蓋不知其所止，古道微矣，振而起之誠有望於一時之英彥，處敬尚愼之哉！

申屠衡《息耒稿序》 予憶與丹崖會吳，初締文字交，俱少壯可喜，時之淳方十餘歲，侍父側聽議論，玉雪楚楚，眞唐家千里駒也，予固期其有立矣。時丹崖方以舉子業戰勝鄉闈，有聲薦紳間，一朝慨然曰，士君子功業不著于時，則爲文章以見志，聲律記誦之學求合於主司，不足以傳後。乃肆爲古文，本之於經，輔以《史》《漢》，而博之以諸子百氏。所有既富，申紙下筆，如水湧山出，一揮輒數百千字，然後削冗長爲精切，變熟腐爲奇偉，尖新纖麗無有也，梗戟巉澀無有也，而文之能事畢矣！先是，近臣薦爲應奉翰林文字，時臨川危公、金華宋公皆當世名能文者，少所許可，獨於丹崖則亟稱重焉。然其在朝之文，固足以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而或俯徇時宜，復有不能究其才者。及謫耕于濠，乃能弄文墨自慰以忘其憂，放言高論，馳騁上下，感事觸物一見乎辭，如風檣陣馬，快意適情，冒風濤歷坡坂，極其所詣而卒，趣於安流坦道而後已，平日所得於心而不能自已者，皆於是而發焉。

《明詩評》卷三 應奉和雅，侍講清麗，足稱奕世之美。若曰詩家正源，概未挹也。

《國雅品・士品一》 唐翰林處敬，思頗清僻。【略】唐如：「山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月到翻經榻，苔緣挂碧琴。」亦是高唱。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初聞人，率由越產，如【略】唐處敬輩，諸方無抗衡者。

《靜志居詩話》卷二 處敬文極爲危太樸、宋景濂、戴叔能、申屠子廸所許。詩與謝僉事原功齊名，稱「會稽二肅」。

《明詩綜》卷四 蘇平仲云：應奉律詩步驟盛唐。

又 戴叔能云：處敬詩文澹而華，質而麗，直而不倨，簡而不嗇。

又 顧玄言云：翰林思頗清僻。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肅，字處敬，會稽人。九歲入郡庠。至正己亥，中江浙鄉試，授黃岡書院山長。乙巳，轉嘉興儒學正。丙午內附，以故官例至京，選入誥局，例移濠。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疾失朝，罷歸里，謫佃濠之瞿相山。歲餘卒。子之淳，函骨歸，葬於赤土山。

《明史・文苑傳一・唐肅》 唐肅，字處敬，越州山陰人。通經史，兼習陰陽、醫卜、書數。少與上虞謝肅齊名，稱會稽二肅。至正壬寅舉鄉試。張士誠時，爲杭州黃岡書院山長，遷嘉興路儒學正。士誠敗，例赴京。尋以父喪還。洪武三年用薦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其秋，科舉行，爲分考官，免歸。六年謫佃濠梁，卒。子之淳，字愚士，宋濂亟稱之。建文二年，用方孝孺薦，擢翰林侍讀，與孝孺共領修書事，卒於官。

紀事

高啓《送唐處敬序》 余世居吳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餘年來，徐君幼文自毘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壎滯之懷，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隱約之既久，而優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

《靜志居詩話》卷二 其爲學正也，盡挈其家居檇李，徐幼文送以詩云：「路出三江外，程淹一日間。」高季廸詩云：「舟重全家去，詩多一路題。」處敬亦有留別詩，存《丹崖集》中。

《應制賦海東青》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引姚福《青溪暇筆》：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自記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

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陳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我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

著録

申屠衡《息耒稿序》 洪武甲寅之冬，會稽唐丹崖卒于濠，明年春，其子之淳將裹骨歸附先人墓左，持所著文集來請曰，先君不幸歿於謫所，不肖孤遠違二千里外，不得跪床下、受遺訓，獨手澤尚存，罔敢逸墜。先君留濠凡十有六月，若詩若文，率爲好事者持去，其筆于稿者十才二三，歷訪於交遊間，得輯錄于稿，共若干首。先君於先生辱知最厚，幸爲文序其端，庶以圖於不朽也。

沈琮《丹崖集跋》 丹崖集八卷，翰林應奉越唐先生處敬所著也。劉師邵篋錄本，至南京以視余，因錄之，余又篋而至廣。先生在國初以文章推重江南，有唐、劉、毛、蔡之稱，曰唐者，蓋謂先生與先生之子愚士也。先生入翰林時，又遊于宋太史公景濂、王忠文公子充諸先生間，而宋、王之文梓行久矣，而使先生一代製作可以無傳乎？爰爲捐俸，以壽諸梓，若先生之文，則諸先生序之并附錄中論之已詳，無俟余贅。

《明史・藝文志四》《丹崖集》八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丹崖集八卷，附錄一卷（天順刊本，張訒庵藏書）。洪武八年吳郡申屠衡叙之，附錄同郡翁好古撰行狀，眉山蘇伯衡撰墓誌銘及金華吳沈，天台朱右，潯陽張羽睦，徐尊生，吳郡申屠衡、渤海高啟、金華宋濂、同郡胡惟仁、錢塘白範、里友馬弓、句乘陳韶、眉山蘇伯衡像贊及弔文挽章。天順八年平湖沈琮刻於粵，自識於後，有吳郡張紹仁學安藏書、執經堂張氏藏書諸印。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藝文

徐賁《海雪詞與唐處敬題》 摶桑亭塵帖帖，三山曲連屏樣疊。馮夷竊得鮫人綃，巧裁六花不用刀。瓊芳攪空夜迷影，神挾剛風去俄頃。馬御骨戰泣貝宮，咸池凍合烏愁冷。回首烟生九點青，冰車飛輪天上行。下看荒月斜照城，鼓角未醒鷄無聲。

又《送唐處敬赴嘉興》 莫漫唱陽關，愁多湖上山。春風催去艇，酒色解離顔。路出三江外，程淹一日間。官亭車馬散，俱是送君還。

王行《送唐君處敬序》 至正乙巳冬，會稽唐君處敬將之官嘉禾，永嘉余君唐卿、西蜀楊君孟載、九江張君來儀、太原王君常宗、渤海高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洎余相與觴而餞之。酒且竟，唐君起曰：肅之獲交於諸君，陪朝夕之論，漸習之惠多矣。兹當遠去，幸人賜一言，使佩服之，則朝夕誦諸君言如面諸君焉可乎？坐之人合辭曰：以君之賢尚須吾輩之言哉！雖然，今而與君別，別將久，久必有思也，思而不能置，必有言，有言而百里以寄君，其情不猶庶幾乎？今奚言也。【略】然君之德勉之既非余之所能勉，規之余文何足以規之也。終欲何言哉。若夫贊詠其文，華稱其賢行則具於諸君之文矣，姑泄其思爲之歌以寄焉。歌曰：維游伊處兮我朋我儔，孰云是與兮繄道之求。慝以友修兮淑以友輔，羌胡爲兮獨遐爾驁。時既淹兮思孔深，甫云去懷兮又入我心。崇登兮遙企，木黝黝兮奄予。爾睇川之水兮有波，君兮君兮我心奈何。

雜録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陳田按 處敬入吳，與高季迪爲詩友。【略】其移家檇李也，贈以詩云：「杏花開北郭，誰復共招攜？」其爲寓公增重如此。處敬與謝密庵稱會稽二肅。《密庵集》佚。四庫館開，從《永樂大典》錄出《丹崖集》，收藏家尚有傳本，迄今並峙藝苑。核其詩品，正不相下。處敬兼長六

法，嘗自作《梅石圖》，賦詩題之。

謝肅

戴良《密庵集序》 原功自幼強記捷識，敏於學問。比壯，經史百家皆搜抉摺擢，毫分縷解，積之既久，淵泓湧溢，浩乎其沛然矣。嘗一試浙江鄉闈不利，輒謝絕場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於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刮摩淬礪，訖爲聞人。後稍典教吳中，從軍淮右，以應聘藩維而浮沉常調者數載。迨疆土內附，例徙南京，既與考禮樂，而達官貴人有強致原功於遠郡者。於是踰江渡河，北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文氣益壯。奈何不一二年，復以疎傷不羈棄去，平生抱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功之文肖其爲人，其立論閎以正，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彬蔚而穠麗，庶幾傑出一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攜其所著《密庵》稿若干卷，授予曰：吾所與游而久者誰歟！惟是文章宜有序，敢以請於子。予不得辭，謹爲論次其學之有得孟韓者書于簡首，使世知原功之文。非徒粉澤道密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蓋由有氣以充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之上虞人，名肅，字原功，《密庵》乃別號也。故以題其稿云。

又《又序》 原功之詩，五言古律則本之漢魏，歌行則遵李杜，近體則祖少陵。六朝、晚唐無論焉。他若山川之離合，土地之沿革，人物之廢興，可以正史策之訛謬，補志書之缺略者，則又等前數人而上之。紀行之詩，而至原功可謂盛矣。夫詩之紀行，自少陵秦蜀以後，作者豈無其人，然皆循守故轍，一唱百隨，求其自出新意以古爲則者曾不多見，而原功獨卓卓如是，豈其學問之富使然歟。原功之學富矣，至其爲文尤高出時輩，沛然有古作者之遺風。昔司馬子長徧游名山川，而文氣益盛。原功以既富之學，沛然之文而加之壯游，孟子所謂莫之禦者也。則其所恃以不朽者徒詩乎哉。而余尤切切云爾者，蓋見原功於一聲律之微亦無不盡心焉爾。嗟夫！原功年向老，平生自信曾不及少試，是以人亦無所因以窺原功之所至。若即是詩，攷其筆力之雄健，胸次之魁廓，亦足以知其志之有在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陳田按 原功古詩樸健，七律尤爲到格。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肅，字原功，上虞人。少與唐肅齊名，於時稱會稽二肅。博學負氣，坐論海內事，若囊之出物，無所不有。至正末，宣城貢師泰以戶部尚書漕粟閩海，原功執經海上，日相辯論，至於赤面汗背而後已，師泰深器重之。張氏據平江，慨然欲見宰相，獻偃兵息民之策。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師泰爲文送之，欲其察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且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誠勉之，而卒無所遇。師泰歿於海寧之寓舍，原功經紀其喪。內附後，歸隱於越。洪武十九年，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風裁凜然，與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昉不職，置於法。出按漳泉，有虎患，移文告境內之神，即日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死。有《密庵集》十卷。

《靜志居詩話》卷四 原功謁貢禮部玩齋於吳山仰高亭，進曰：「先生之門亦有瑰偉倜儻拔出之士乎。」時貢奉詔漕閩廣粟，當泛舟大海，貢語曰：「子能從吾游乎。」對曰：「丈夫觸蛟龍犯風濤如行衽席上爾。」遂同載至海昌，屬海上多警，因留居州北。執經問難，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折衷論議，必當於理乃已。既而貢沒於寓舍。原功經紀其喪，刊其遺集。及出按漳泉，坐事被逮，孝陵御文華殿親鞫，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死。夙與唐處敬齊名，號會稽二肅。其詩雖不及處敬，亦磊落不凡。

《諭虎行》 《明詩紀事》甲籤卷八陳田按：牧齋謂原功出按漳、泉，有虎患，移文告境內之神，即日遁去。今觀集中有《諭虎行》，自序云：「將之泉南，道出興化，人云有猛虎傷人者甚衆。余未信，薄暮而行，果遇虎。虎伏不敢動，良久將遁。辭以諭之，并示八閩官吏。」詩云：「當前立馬一叱虎，卒隸意氣方崢嶸。鎮籃焚香明奪晝，照耀崖谷無潛形。」夫以卒隸之衆，焚香奪晝之明，虎雖猛，即不逢按察，詎不遁且伏耶？原功之意，蓋以虎喻苛吏。其曰：「我職分符省風俗，狐兔必掃豺虎逐。於菟跑躍最豪雄，啗人肥己當先戮。」其後劾布政使薛大昉不職竄法，有如此虎矣。世遂附會其說，稱

文告神，虎遁出境，若宋均渡虎之事，不絕於後世也。異哉。

又《四庫提要》稱：《密庵集》傳本久希，藏書家罕著於錄，惟《永樂大典》中所錄肅詩文頗多，採綴編次，歷爲八卷。我朝四庫館開，凡前人著作之遺佚者，無不甄錄。明初專集如錢宰《臨安集》、藍仁《藍山集》、藍智《藍澗集》、鄭潛《樗庵類稿》、龔敩《鵝湖集》，皆從《永樂大典》錄出。

《明史·藝文志四》《密庵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密庵集》《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載肅《密庵集》十卷。而傳本久稀，藏書家罕著於錄。惟《永樂大典》中所收肅詩文頗多。其時肅沒未久，而姚廣孝等已錄其遺集，與古人同列，知當日即重其文矣。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肅初謁貢師泰於吳山仰高亭，時貢方奉詔漕閩廣粟，當泛舟大海，因與同載至海昌，留居州北，執經問難。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折衷論議，必當於理乃已。是肅之學問淵源，實出師泰。觀集中《題天風海濤亭詩序》云：「用先師尚書貢公玩齋所詠詩一句爲起，以仰止於公。」又師泰遺集亦肅所刊行，均惓惓不忘其本。故所作古文詞，格律具有法程。其在濰州寄人一詩，載所與同徵修禮書者有張紳、楊翮等十人之名，爲《明史·禮志》所未及。又《送行人蔡天英頒琉球國王印寶》一詩，考之《明史·外國傳》，但有賜中山、山南、山北三王鍍金銀印一事，而不言曾遣行人。凡此之類，於考史尤有所裨益。謹採掇編次，釐爲八卷。又戴良原序二首別見《九靈集》中，今竝取弁簡端，以略還其舊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密庵集》八卷（舊鈔本）。明謝肅撰。《密庵集》十卷，金氏文瑞樓猶藏其書，年深湮沒，館臣採自《永樂大典》，釐爲八卷，即此本也。仍錄金華戴良原序二篇於前。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孫蕡

論述

綜論

《藝苑卮言》卷五　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

《國雅品·士品一》　孫翰籍仲衍、黃待制庸之、李長史仲修，舊稱「廣中四傑」，並有盛才，特閑于七言。如孫之《蔣陵兒次武昌》【略】能自迥出常境，綺嶄處亦類初唐語。楚《騷》云：「南州炎德，桂樹冬榮。」三君子之謂也。至五言近體，非其所長，故尺有所短耳。

《說郛續》卷三二引《蓉塘詩話》卷二〇《孫仲衍》　詩格高粹。

《靜志居詩話》卷三附錄　曹潔躬云：仲衍善言風景，於廣州則云：「丹荔枇杷火齊山，素馨茉莉天香國。」於羅浮則云：「紫極房櫳倚日開，蕊珠樓閣中天起。」於雲南則云：「蠻官見客花布襖，邨婦背鹽青竹籃。」於武昌則云：「武昌城頭黃鶴樓，飛檐遠映鸚鵡洲。」「漢陽樹白煙景溼，行人如鷗沙際立。」使未至其地者誦之，亦當神往。若「酒徒散落黃金空，獨卧茆檐夜深雨。」「松花酒熟人不歸。瑤草東風幾回碧。」風韻不減唐人。他如「荒蘿遶屋秋夜涼，山鬼吹燈冷光溼。」「興闌移席傍寒梅，雙眼如貓對花碧。」亦不失爲韓冬郎語也。

《明詩綜》卷一〇　黃才伯云：仲衍詩初若不經意，而氣象雄渾，興喻深致，駸駸乎魏晉之風。

又　徐子元云：嶺南五先生，惟仲衍清圓流麗，如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雄俊豐麗，殆敵手也。

又　李時遠云：仲衍豪邁瑋麗足追作者，其七言古體不讓唐人。

又　葉處元云：先生五七言古風，雖唐人不能遠過。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西庵集》　蕢當元季綺靡之餘，其詩獨卓然有古格。雖神骨雋異不及高啟，而要非林鴻諸人所及。

《明詩紀事》甲籤卷九引《泳化類稿》　孫蕢博學善詩，豪逸足追古，爲宋潛溪高第。

又引《本事詩》　仲衍才調傑出四人之上，即吳中四傑亦應讓步。

分論

《驪山老妓行》　《詩藪續編・國朝上》：孫仲衍《驪山老妓行》，濃麗繁富，殆過千言，而中多猥冗。蓋歌行雖極長贍而精嚴不失，逸宕之內而紀律森然，乃爲可貴。不然，即萬言易與耳。孫同時嶺南黃哲亦長七言古，才情少劣，氣骨勝之。

《朝雲》　都穆《南濠詩話》：其《朝雲》三律，皆集古句而成，若出自一手，而不見其牽合。本朝集句，雖多其人，視之仲衍，蓋不止於退三舍也。

《將進酒》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一片聲情，如秋風動樹，未至而先已颯然。仲衍、季迪，開代兩大手筆，凌宋爭唐，不相爲下也。

《白紵四時詞（夏）》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清甚，故可麗；勁甚，故可柔。嗚呼，誰其知之。

《古意烏棲曲》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但看他密渡處，安得不留三日香。

《短歌行》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何期令人全無著筆墨處，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又：英雄蘊藉，不蘊藉而以英雄，屠狗夫耳，北方之爲詩者以之。

《南京行》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勻適生動。又：雖有次序，而不落元白，故無損于風韻。成化以降，姑蘇一種惡詩，如盲婦所唱琵琶弦子詞，挨日頂月，譴謫不禁，長至千言不休，歌行憊賤，於斯極矣，非但如杜默瘟中村酒之譏而已。我思先民嗣音，誰俟哉。

《蔣陵兒》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遞換點染，得關生不關生之妙。

《白雲山》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乃可聽其蕭爽。

《往平原別高彬》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高情亮節，眞岑嘉州嫡嗣。曠五百餘年，除宋人烟雨，而披青天，臨白日，洪武諸公廓清之功大矣。嗣者無人，乃令高棟，何景明敗乃公事，能無扼腕。

《次武昌》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平遠。

《次歸州》　《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步步活寫，生情無限。

《閼門書所見》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諷意全在「閼門」二字，建文之禍，此爲早見矣。詩有待題顯者，俗筆捉題做，安足語此哉，題有則詩不必更及也。又：著「方山遙望」四字，眞主犖然，妙在第二句上安頓。

《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用陳如新，妙在「龍江關」三字。

《秋閨思》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全不及所思，自然關生。又：梨花，嶺外景物也。

《寄王彥舉》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前兩句說夢，非有意倒裝，正從此說起，唯然，故高渾玄微。

《寄高彬》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神動天流。又：此小詩正宗也，夕堂於此，每寬一格以待才情，至仲衍，則心爲之盡，王江寧而後一人而已。

《送翰林典籍張敏行之官西上》　《明詩別裁集》卷二：善學嘉州。

傳記

《明史・文苑傳一・孫蕢》　孫蕢，字仲衍，廣東順德人。性警敏，書無所不窺。詩文援筆立就，詞采爛然。負節概，不妄交游。何眞據嶺南，開府辟士，與王佐、趙介、李德、黃哲並受禮遇，稱五先生。廖永忠南征，蕢爲眞草降表，永忠辟典教事。洪武三年始行科舉，蕢與其選，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兵燹後，蕢勞徠安輯，民多復業。居一年，召爲翰林典籍，與修《洪武正韻》。九年遣監祀四川。居久之，出爲平原主簿。坐累逮

繫，俾築京師望都門城垣。黃謳唫爲粵聲，主者以奏。召見，命誦所歌詩，語皆忠愛，乃釋之。十五年起爲蘇州經歷，復坐累戍遼東。已，大治藍玉黨，黃嘗爲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長謳而逝。時門生黎貞亦戍遼東，黃屍乃得收斂。貞，字彥晦，新會人。工詩文，嘗爲本邑訓導，以事被誣，戍遼陽十八年，從游者甚衆。放還卒。黃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及《西庵集》、《和陶集》，多佚不傳。番禺趙純稱其究極天人性命之理，爲一時儒宗云。

紀事

董穀《碧里雜存》 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幷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窗閑殺碧桃花。」

《輪役蕭牆》 《明詩紀事》甲籤卷九陳田按：黃才伯《廣州人物志》云：「仲衍爲平原簿，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上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當即指此詩也。

《臨刑口占》 《明興雜記》：高皇誅藍玉，籍其家，凡有隻字往來，皆得罪。黃因與玉題一畫，故殺之。此詩乃絕命詞也。高皇問監殺指揮，孫黃死時何語，指揮以此詩對，高皇怒云：彼有此好詩，汝乃不復奏而殺之，何也？竟殺指揮。郡邑傳皆謂黃死以梅思祖，非藍玉，豈雜記別有考與？今頌此詩，黃可謂一死生，而高皇亦憐才矣。《明詩紀事》甲籤卷九引趙翼《陔餘叢考》：明孫黃爲藍玉題畫，臨刑口占云云。按：此詩乃五代時江爲所作。爲建州人，值王氏國亂，其友欲亡奔江南，爲爲草《投江南表》。其友未出境被擒，搜得稿，遂併收爲。爲臨刑詞色不撓，乃索筆爲詩曰：「衙鼓驚人急，西傾日又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事見潯陽陶岳所撰《五代史補》第五卷。今乃移之仲衍何耶？豈仲衍被刑時誦此詩以寓哀，聞者不知，遂以爲仲衍自作耶？

《送翰林典籍張敏行之官西上》 《明詩紀事》甲籤卷九陳田按：敏行名訥，長安人。元進士，入明爲翰林典籍。其之官甘肅衛經歷，宋景濂有序贈行云：「敏行官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爲諸俊秀肄業之所，中使傳宣索書，即啓鑰以上。一日，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曰：『爾能詩乎？』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爾詩甚佳。』由是日承顧問，特命爲甘肅衛經歷，賜內府金，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仲衍此詩，當即此時作也。仲衍又有詩贈敏行云：「文章堂上論交日，對榻哦詩白晝長。晴日畫簾窺水暈，暖風羅袂散天香。尋常應制才堪並，四十從戎鬢未蒼。春半黃河冰片解，旄麾幾日望燉煌。」敏行蓋亦擅吟事者，惜無詩可採，附見其事於此。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西庵集》四卷。（黃與王佐、黃哲、趙介、李德另有《廣中五先生詩》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西庵集》 是編前有黃佐、葉春及所撰小傳，稱黃著述甚富，自茲集外，尚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和陶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則宋濂爲之序。黃歿，諸書散逸。其詩文今行世者爲門人黎貞所編。然佐稱《西庵集》八卷，而是編詩八卷，文一卷卷端題姑蘇葉初春選。或初春別加釐訂，抑佐但舉其詩集歟。【略】小說載書生見蘇軾侍姬朝雲之魂者，得集句七言律詩十首，七言絕句十五首，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蓋黃游戲之筆，即黃佐傳中所稱集古律詩一卷是也。黎貞乃綴於集後，又併載其序。遂似黃眞有遇鬼事者，殆與林鴻集末附載張紅橋詩同一無識。姜南《蓉塘詩話》又從而盛稱之，更無當矣。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 （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 （存目）

張昱

徐泰《詩談》　盧陵張昱雄俊，去元未遠，照乘之珠，見者目眩。

《靜志居詩話》卷四　其詩派出西崑，未免過於濃縟，如：「萬斛春光金盞酒，百年心事玉人箏。」【略】令楊大年見之，定把臂恨晚也。

《明詩綜》卷一一　楊士奇云：先生詩氣宇閎壯，節制老成而從容雅則稱其所傳。

《石洲詩話》卷五　張光弼之詩，竹垞謂其派出「西崑」，未免過于濃縟。然其筆勢，却自平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可閒老人集》　其詩學出於虞集，故具有典型。【略】其詩才氣縱逸，往往隨筆酬答，或不免於頹唐。然如《五王行春圖》、《歌風臺》諸作，皆蒼莽雄肆，有沈鬱悲涼之概。《天寶宮詞》、《輦下曲》、《宮中詞》諸作，不獨詠古之工，且足備史乘所未載。

又　舊稾散佚。正統元年楊士奇始得殘帙於給事中夏時，以授浮梁縣丞時昌刻之。此本即從正統刻本傳寫者，士奇原序尚載於卷端。【略】顧嗣立《元詩選》嘗錄其詩於辛集中。其小傳引楊士奇序云云，所見蓋即此本。舊版久佚，流傳漸寡。國初金侃得毛晉家所藏別本，改題曰《盧陵集》。侃復爲校正，閒附案語於下方。然其本亦從此本傳錄，非兩書也。

《養一齋詩話》卷六　竹垞謂其派出西崑，以「萬斛春光金盞酒，百年心事玉人箏」，「燒殘蠟燭渾成淚，折斷蓮莖卻是絲」，「牡丹開後春無力，燕子歸來事可憐」盡之，殊不然。其「未添白髮三千丈，又見銅駝五百年」，「長空孤島望中沒，落日數峯烟外青」，「揚州城郭高低樹，瓜步帆檣上下風」，雄爽可愛，西崑無此吐屬也。

《白翎雀歌》　《石洲詩話》卷五：張光弼《白翎雀歌》，竹垞取入《明詩綜》。亦是清直之作，非可與道園詩同論。但舉以證題作本事詩可耳。

《歌風臺》　《石洲詩話》卷五：張光弼酒間爲瞿宗吉誦其《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然此詩只起二句豪邁稱題，以下亦不能酣恣也。

《感事》　《養一齋詩話》卷六：獨愛張光弼《感事》一律云：【略】悲凄婉篤，尋諷不厭。五句痛使命之梗，六句歎金甌之破，尤爲寄託入微。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昱，字光弼。盧陵人。早游湖海，爲虞集，張翥所知。楊左丞鎮江浙，用才略參謀軍府事，遷杭省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天下用兵，藩府官多侵官怙勢，光弼詩酒自娛，超然物表。左丞死，棄官不出。張氏禮致，不屈，策其必敗，題蕉葉以寓言。居西湖壽安坊，今之花市也。貧無以葺廬，凌彦翀爲疏募焉。酒間，爲瞿宗吉誦《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太祖徵至京，深見溫接，閔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徜徉瀰西湖山間，年八十三而終。

《歷代詞話》卷九引《龍莊甄敬》　元起沙漠，宮掖事無足採者。永樂元年，賜周憲王一穿宮老嫗，嫗爲元后乳姆之女，久居內庭，通書翰，記元宮中事甚悉。王暇之訪之，具得其詳多有史氏所不載者，因製詞百首。別有張昱《輦下曲》，來復《燕京雜咏》各百首，勝國事蹟，燦然在目。

《明史・藝文志四》　《張昱詩集》二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淮張用事，諸人宴安逸豫，不以烽警爲虞。光弼《春日》詩云：「一陣春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箇懵懂醉，看得春光到牡丹。」瞿宗吉謂其隱刺淮張而作，詞婉情深，有風人之遐思。今此集不載，何也？

趙宜生

《明詩綜》卷一四　黃太冲云：其詩五言學陶，七言彷彿李長吉。

又　宜生，字德純，餘姚人。洪武初訓導。

又　黃太冲云：德純本宋宗室子，至正中晦迹耕牧，自號騎牛野人。洪武初舉爲鄉邑訓導。宋無逸詩「往來慰衰暮，感慨寧無同」者，謂德純也。

黃　哲

《詩藪續編・國朝上》　孫（仲衍）同時嶺南黃哲亦長七言古，才情少劣，氣骨勝之。

《靜志居詩話》卷三　其五言詩源本六代，七言亦具體，品當在仲衍之下，彥舉之上。

《過梁昭明太子墓》《明詩別裁集》卷二：過昭明墓詩，應作選體。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哲，字庸之，番禺人。性好山水，結廬蒲澗，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出游吳、楚、燕、齊，止于秦淮。龍鳳中，太祖駐師金陵，李善長、張昺、汪廣洋交薦之。乙巳，建吳國，拜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翰林典籤。洪武初，奉使青、徐，尋出知山東阿縣。經毛貴亂後，民多流徙，聞哲善政，皆復業。辛亥，升東平府通判，疏決河于梁山，尋上疏陳時務，上怒其狂妄，放歸。乙卯，召回山東以他事詿誤，竟竄於法。

《明史・文苑傳一・李德等》　黃哲，亦番禺人。歷仕州郡，以治行稱。

《明詩紀事》甲籤卷九引黃佐《廣州人物傳》　庸之刻苦讀書，通《五經》，嘗借《文選》手抄之，遂能作詩。性好山水，結廬蒲澗，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以爲未足，辭家度庾嶺，遊吳、楚、齊、燕，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詠，沽酒大噱，二人嗤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

又陳田按　孫西庵應制賦《醉學士歌》贈宋景濂，景濂集後附錄獨不載此歌。西菴本集亦不錄，殊爲缺典。《西庵集》中應制遊鍾山諸詩，亦不見好。庸之官翰林典籤時，左丞相徐達北伐捷聞，太祖命賦詩稱旨。未幾祈雨鍾山獲應，御製七言詩志喜，庸之復應命奉和云：「雨暘時若民乃康，孰令熯旱憂吾王。九土如焚嗟亢陽，天津欲竭陰虹藏。齋宮對越騰馨香，眞宰默應徵休祥。靈祇率職妖魅禳，甘霖信宿仍汪洋。白龍后土占歲穰，黍稷報功王道昌。小臣頌述歌虞唐，巍巍端拱垂衣裳。」音節殊自高朗。庸之非徒擅長風雅，吏治亦復可觀。知東阿時值旱，麥苗盡彫，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祠龍池禱雨，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讙呼曰：「此黃公雨也。」庸之有詩紀事云：「齋沐戒徒御，星言趨絳壇。屬茲愆陽序，雩祀罄衷丹。龍湫窅深閟，神物時蜿蟤。馨潔始云薦，靈祈紛可干。沛然感敷施，霢霂濟多艱。淅淅在林畹，冥冥被岡巒。焦原幸沾濡，庶類同忻懽。鳴鶴集穹室，翔鱗躍紋瀾。郊坰悅童耄，庠塾慶衣冠。所協詠歸趣，方希民俗安。賡歌誦《雲漢》，元化奚能殫。」誦此詩，如見元魯山一輩人也。

郭善理

《國雅品・閨品》　郭國嬪善理，宣宗聞其賢，聘至都，竟病卒，封國嬪。事在《淑秀集》。其自哀古體，酷效蔡文姬，尤得情性之正。屬壙辭於淹訣之頃，春容永懷，非聞道超悟者疇能之。推其恒居所詠，必多雅詞，而見者不多，惜哉。古之宮闈里巷之語，頗關政化。今閨品中刑於內範者，自嬪始。

李　德

《靜志居詩話》卷三　長史好效長吉，孫仲衍戲之曰：「子誠混元皇帝孫也。」然其詩實與長吉相遠。

《金陵逢趙汪中》《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帶古意，好。

《明史・文苑傳一・李德》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三年以明經薦授洛陽典史，歷南陽、西安二府幕官，並能其職。以年衰乞改漢陽教諭，秩滿，調義寧。義寧在粵西，荒陋甚，德爲振舉，文教漸興，解官歸卒。德初好爲詩，晚究洛、閩之學，謂誠意爲古聖喆心要，故嶺南人稱理學，必曰李仲修云。

《明詩紀事》甲籤卷九陳田按　仲修歷官洛陽、濟南、西安，自陳不能

吏，願就教官，得漢陽教諭。秩滿改廣西義寧教官。黃才伯《廣州人物傳》云：「仲修任義寧縣學，孜孜勸諭，科貢漸盛。」此正學官之職，而《列朝詩集》、《詩綜均》云仲修官義寧知縣，誤矣！仲修詩長於古體，短篇音節流美，長篇則才力較弱，不奈多吟耳。

趙　介

《明詩綜》卷一〇　陳廷器云：臨清出入漢魏盛唐諸大家闖奧，而尤究心《三百篇》之旨，以故所作出乎情性，止乎禮義，讀之有關世教非若世之絢采色，調聲響者所能及也。

《明史・文苑傳一・趙介》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及釋、老書。氣豪邁，無仕進意。行以囊自隨，遇景，賦詩投其中，日往來西樵泉石間。有司累薦，皆辭免。洪武二十二年坐累逮赴京，卒於南昌舟次。四子，潔、絢、繹、純，皆善詩文，工篆隸。絢，隱居不出，有父風。純，仕御史。

《靜志居詩話》卷三　伯貞絕意仕進，植雙松於庭，榜曰臨清，蓋以淵明自擬也。屢往還西樵山中，有索題詩者，去不顧。其集雖不傳，然名在五先生之列，乃刊詩者去伯貞而冠汪忠勤於卷首，可爲失笑也。

王　佐　洪武時人

《明詩綜》卷一〇　黃才伯云：彥舉才思雄渾，體裁甚工。

又　趙懷璨云：彥舉古風歌行伯仲高岑，律詩絕句方駕虞揭。

《書所見感舊》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不浮。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佐，字彥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宦南雄，遂占籍南海。孫賁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時謂搆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沈着，孫不如王。何眞開署求士，與賁首被禮聘，掌書記。洪武六年，徵至京師，拜給事中。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爲歌，命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居二載，乞骸骨，賜鈔遣還。

李賢《古穰雜錄摘抄》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重。初爲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以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應制賜宋承旨馬》　《明詩紀事》甲籤卷九陳田按：洪武九年，拜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濂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愼爲儀禮序班。太祖時訓誡之，笑語濂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爲卿教子孫。」以濂行步艱，詔太子選良馬以賜。親灑宸翰作《馬歌》，並詔諸臣和之。【略】彥舉「臣騎黃馬當赤心」句，特爲太祖所賞，賜鈔一錠。

徐賁《題王彥舉聽雨軒》　高竹覆南榮，寒蕉滿前渚。蕭閒此中意，適對清秋雨。踈當簾外飄，密向窗前聚。聲聞俱兩忘，悠然坐無語。

孫賁《寄王給事佐》　休沐展幽眺，步出鍾阜阿。卉木春氣盎，淮水揚素波。泛泛波上鷗，游泳鮮羽儀。端坐愧此鳥，長遊成蹉跎。安得理歸楫，翩然解珮珂。揚舲過關右，鼓枻入江沱。友于事讌集，物候方陽和。酌酒南園上，與君同笑歌。

又《送王給事南還》　良時幸一遘，嘉運難再逢。流序若飛電，倏忽歲云終。羨子瑚璉器，林麓隱高蹤。適此徵俊彥，奮起惠家邦。觀光充上賓，恩禮赫以隆。金門拜給事，百辟肅敬恭。迴翔忽斂翼，言歸滄海東。昔若雲中鳳，今若南飛鴻。出處各有道，顯晦詎能同。微官慚苟祿，仰首慕清風。文成德亦著，節立道斯崇。願言秉夙志，永葆貞素功。

又《寄王彥舉》　綠楊陰下玉驄嘶，絲絡銀瓶帶酒攜。夢入南園聽夜雨，不知身在蔣陵西。

《明詩紀事》甲籤卷九陳田按　彥舉與仲衍蹤迹最密，何左丞眞開府廣州，兩人同爲書記，後復同遊琪琳聯句。彥舉酬仲衍詩云：「春風草檄將軍幕，夜月聯詩羽客壇。」紀其事也。彥舉給事黃門，二年即乞骸骨歸。時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彥舉以恭愼得歸，當時以爲難。彥舉舟次匡廬，寄同朝諸

公詩云：「天上鵷鸞還接武，江邊鷗鷺已忘機。他年行部如相問，秋水蘆花是釣磯。」以高季迪諸人視之，有幸有不幸矣。

林鴻

論述

劉嵩《鳴盛集序》 今觀林員外子羽。詩始窺陳拾遺之閫奥，而駸駸乎開元之盛風，若殷璠所論神來氣來情來者，莫不兼備。雖其天資卓絕，心會神融，然亦國家氣運之盛，馴致然也。

倪桓《鳴盛集序》 吾友林鴻子羽，早顯悟，獵涉羣書，提要鉤玄，去其糟粕而掇其英華，悉取資以爲詩。自盛唐以上，歷晉魏漢代十九首楚辭三百篇皆沈浸醲郁，一日援筆而賦，動數十什。洋洋大篇，溶溶短章，皆新奇俊逸。馳騁若騏驥，浩蕩若波濤，清絕若雪山冰崖，皎潔若瓊琚玉佩，擇其尤者置之韋、柳、王、孟間，未易區別。臨川王先生郁一見而異之，曰：「此大曆才子復見於今矣。」且天性倜儻，樂山水，好翱翔，率嘗與子登道山清泠臺薛老峰，泉石膏肓，風雲氣概，故其詩邁俗軼塵，良有以也。

徐泰《詩談》 閩南林鴻，師法盛唐，唐臨晉帖，殆逼眞矣，惜惟得其貌耳。

李東陽《麓堂詩話》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略】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幷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

《國雅品・士品一》 林員外子羽，才思藻麗，如游魚潛水，翔鳶薄天，高下各適情性。廬陵劉子高序其集云：「已窺陳拾遺之奥，大有開元之風。」五言全佳者，如《芙蓉峰出塞送高郎中讀書臺》，其句有「苦霧沈旗影，飛□濕鼓聲。」似「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又「燈影秋雲裏，書聲晚磬中」，似「塔影挂青漢，鐘聲扣白雲」。七言如：「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並稱警絕，信不在大曆下也。

《藝苑卮言》卷五 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遙。

《明詩評》卷二 子羽命才充裕，摽格華秀，「堤柳」「宮花」之句，至於拈名它作，實多勝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閩林員外子羽，諸體皆工，五言律尤勝，合處置唐錢、劉，不復辨別。

又 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積雪明山殿，玉澗飛流帶苑牆。」【略】皆氣色高華，風骨遒爽。而諸選家，例取其「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啣來」等句，迺其下者耳。

《皇明詩選》卷七 宋徵輿曰：國初閩中詩人，子羽爲冠。而王弇州呵爲小乘，要亦是作家。

又 李雯曰：子羽如出林新鶯，羽翮初成。

《靜志居詩話》卷三 閩中十子，子羽稱巨擘焉。而循行矩步，無鷹揚虎視之姿，此猶翡翠蘭苕，方塘曲渚，非不美觀，未足與量江海之大。

又附錄 愚山云：閩人言詩者皆本鴻。黃元、周元、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趙迪，悉鴻之弟子，其詩派禰三唐而祧宋元，摹其色象，按其音節，庶幾似之。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

《明詩綜》卷一〇 穆敬甫云：員外自負良高，晚與浦舍人結社，愈詣妙境，兩人皆詩家俊豪也。

又 蔣仲舒云：子羽命才充裕，標格華秀，雖以隄柳宮花之句得名，他作實多勝者。

又 劉子高云：子羽詩已窺陳拾遺之奥，大有唐開元之風。

《明史・文苑傳二・林鴻》 鴻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於鴻。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林鴻有「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吾郡林子羽、鄭繼之咸工七律，子羽刻意三唐，已造堂奧，繼之髣髴工部，幾奪神骨，同時高、袁、李、何亦爲卻步，所不能與爭名者，以樂府古體也。今人議吾鄉詩多本子羽，聲調平穩，目爲閩派，大抵緣《晉安風雅》一刻故耳。《晉安風雅》由當時王、李之派盛行，選者不能另出手眼，特取聲調整齊者以悅里耳，非作者之咎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鳴盛集》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能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併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自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是在宏正之閒，已有異議。故論者謂閩中才雋輩出，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云云。是其末流且馴至爲世口實。然鴻倡始之時，固未嘗不春容諧雅，自協正聲。未可以作法於涼遽相詆斥。況高棟尚不免庸音，鴻則時饒清韻，尤未可不分甲乙，一例擯排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〇引《少洲詩話》 閩當國初，詩法尚沿宋、元之故，至鴻始以唐人音調倡鳴鄉黨，遂爲一時風雅之宗。

又陳田按 子羽詩以盛唐爲宗，諸體幷工。論者謂晉安一派，有詩必律，有律必七言，引爲口實，亦蹈襲者之過也。劉子高序《鳴盛集》云：「子羽詩若殷璠所論神來氣來情來者，莫不兼備，天姿卓絕，心會神融。」子高詩流，其言亦可爲定論矣。

又引《槎上老舌》 子羽詩文，一洗元人纖弱之習，爲開國宗派第一。萬曆初，袁太守景從、馬參軍用船，同選十才子詩，雖復精勤，不無罣漏。如「人分滄海色，江轉白雲痕」，「山鐘知寺遠，海月憶家貧」，【略】如此蒼辣警策，亦在所刪，何也？

《出塞曲》 《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二詩亦自輕矯。

《塞上逢故人》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一結檃括有餘，以縱爲擒，方可問津吟苑。子羽亦知有此，奈何生僻淺劣之宗。又：子羽，閩派之祖也，於盛唐得李頎，於中唐得劉長卿，於晚唐得李中，奉之爲主盟，庸劣者翕然而推之，亦與高廷禮互相推戴，詩成盈帙。要皆非無舉，刺不刺，生立一套，而以不關情之景語，當行搭應之故事，塡入爲腹，率然以起，湊泊以結，曰吾大家也，吾正宗也，而詩之趣入于惡，人亦弗能問之矣。千秋以來作詩者，但向李頎墳上酹一滴酒，卽終身洗拔不出，非獨子羽，廷禮爲然。子羽以平緩而得沓弱，何大復、孫一元、吳川樓、宗子相輩以莊激而得頑笨，鍾伯敬飾之以尖側，而仍其莽淡，錢受之游之以圓活，而得其疏梗，屢變旁出，要皆李頎一燈所染。他如傅汝舟，陳昂一流，依林、高之末焰，又不足言已。吾于唐詩深惡李頎，竊附孔子惡鄉原之義，睹其末流，益思始禍，區區子羽者流，不足誅已。

《金鷄巖僧室》 《明詩別裁集》卷二：「夜來滄海寒」十字，得常建神理。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鴻，字子羽，福清人。少任俠不羈，讀書能強記。洪武初，以人才薦，授將樂儒學訓導。居七年，拜膳部員外郎。高皇帝臨軒，試「龍池春曉」、「孤雁」二詩，一日名動京師，是時年未四十。性脫落不善仕，遂自免歸三山。周玄、黃玄皆師事鴻，所謂二玄也。凡閩人言詩者，皆本鴻。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趙迪諸人，皆鴻之弟子。

《靜志居詩話》卷三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薦授將樂訓導，久之拜禮部員外。與高棅、陳亮等同時稱閩中十子。有《膳部稿》。

紀事

《國雅品・士品二》 浦舍人長源，詞彩秀潤，初遊閩中，訪林員外子羽，自誦《荊門詩》云：「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於是林始驚歎，遂延入社。元美品浦，林爲小乘法師，言未到佛境界也。又云：【略】。時王學士達善、王舍人孟端爲同邑名人。學士有「路分京口樹，帆渡月中潮」，舍人有「臘釀多藤酒，春禽半竹鷄」，並稱秀句。湛、李之後，錫中三賢稍嗣中落。

都穆《南濠詩話》 無錫浦源字長源，讀書工詩，洪武中爲晉王府引禮舍人。聞閩人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而無由。一日以收買書籍至閩，時子

羽方與其鄉人鄭宣王元輩結社作詩，自以天下爲無人。長源謁之，子羽欲聞其所作，以觀何如。長源乃誦《送人之荆門》詩，中有「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之句，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社，與之唱酬。

《春日遊東苑應制》 李東陽《麓堂詩話》：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隄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明詩紀事》甲籤卷一〇陳田按：孝陵臨軒，試子羽《龍池春曉》、《孤雁》二詩，一日名動京師。其應制諸作，若「隄柳」一聯，終是唐人名句，不得以西涯之論抑之也。

《義象行》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〇引王圻《稗史彙編》：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有猴，賜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坐側，猴急擲號裂衣。溫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鵰見幼主崩，哀鳴躑躅，竟墜水死。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國初林子羽有《義象行》。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引《蠶尾續文》 《鳴盛集》三卷，廣陵門人殷彥來譽慶自閩中手鈔寄余。集爲明初林鴻子羽著，其同郡邵銅編刻，徐煒家藏本。銅作後序，成化三年丁亥歲也。卷首有劉尚書崧、吳興倪桓二序。張宗柟按：《古夫于亭雜錄》及《蠶尾續文》再跋邵銅所編《鳴盛集》，俱作四卷，此云三卷，誤也。

《明史・藝文志四》 《鳴盛集》四卷。（鴻與唐泰、黃玄、周玄、鄭定、高棅、王偁、王褒、王恭、陳亮另有《閩中十才子詩》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鳴盛集》 此本爲成化初鴻郡人溫州知府邵銅所編。末有銅跋，稱覽其舊稿，慨然興思，因詳加校勘，補其闕略。然如張紅橋唱和詩詞，事之有無不可知。即才人放佚，容或有之，決無存諸本集之理。此必銅摭小說妄增之。《夢游仙記》一首，疑亦寓言紅橋之事。觀其名目，乃襲元稹《夢游春》詩，可以意會。銅亦附之簡末，殊爲無識。葉盛《水東日記》載銅天順中爲御史，以言事忤權姦，左遷知縣，則其人亦錚錚者。或平生以氣節自勵，文章體例，非所素嫻歟。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雜録

《古今詞話・詞話下》 閩中良家女張紅橋，平日欲得才如李青蓮方字之。林鴻投詩，紅橋稱善，遂委身焉。林鴻金陵作《念奴嬌》留別，紅橋次韻答之，【略】胡穎瑗曰：《念奴嬌》贈答二首，一則打算歸來，一則商量去後，情事如見。

王恭

論述

林環《白雲樵唱集序》 有所謂《白雲樵唱》、《草澤狂歌》、《鳳臺》、《清嘯》凡若干卷，其談道理致，則天地造化道德性命無不臻其妙；其模寫物概，則山川風月蟲魚草木無不極其形容；其叙人事，則興廢得喪戚愉悲樂無不委曲盡其情。高而不浮，深而不僻，清新而不巧，古雅冲澹而有餘味，信能合諸家之長，而泛溢旁出者也。【略】若先生始自放山水之間，不以勢利攖其心，其志趣冲澹，襟度贍豁，固已默契道妙而又得肆力於學，以充平日之所養，故流坎隨遇不礙於物，蓋由先生道明而涵養性情者得其正故也。是以形之詩，一皆渾涵忠厚之發，不加繩削而自合，是豈尋常雕章鏤句者所能彷佛哉。

《國雅品・士品二》 王翰籍安中，思多悽怨，託喻頗深。如《塞下》云：「嘶馬邊塵黑，鳴笳隴日昏。」《昭君》云：「身隨胡地遠，心是漢宮愁。」《寒村》云：「古路無行客，閒門有白雲。」《鷓鴣》云：「長沙有遷客，莫向雨中啼。」《老馬》云：「只今棄擲寒郊路，猶自悲鳴向主人。」讀此例數篇，俱堪淚下。昔班姬寓扇寫怨，應瑒託雁言懷，良有以也。公才高不遇，嘗隱於長樂山

中，自稱「白雲樵者」。竟淪於幕職，悲夫。

《靜志居詩話》卷三　顧光遠以《白雁》詩得名，然如「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侵衣」，亦不若王安中之「夜雨蘆花看不定，夕陽楓樹見初飛」也。安中整練不及子羽，而風華跌宕，多縹緲之音，固似勝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白雲樵唱集》　恭與同邑高棟齊名，同以布衣徵入翰林。然棟出山以後詩，應酬潦倒，無復清思。恭則歷官未久，投牒邊歸。迹其性情，本耽山野。此集又作於田居之日，故吐言清拔，不染俗塵，得大曆十子之遺意。其格韻遠在棟上。當時次第甲乙，以棟居第三，恭居第四，殆亦所謂恥居王後者矣。

又《草澤狂歌》　大致與《白雲樵唱》相近，而中年所作，情思較深。《靜志居詩話》嘗摘舉其集中佳句數聯。然如「渭水寒流秦塞晚，灞陵殘雨漢原秋」，「樓櫚葉上驚新雨，砧杵聲中憶故園」，「幾處移家驚落葉，一年歸夢在孤舟」諸句。皆詩家常語。至「雲歸獨樹天邊小，雪罷孤峯鳥外青」句。則小字形容頗拙，罷字節次未明。又「鳥外明河秋一葉，天涯涼月夜千峯」句。尤爲疵累。夫書見飛鳥，不見明河。夜見明河，不見飛鳥。上四字自不相貫。一葉落而知秋，不係乎明河。天河夏月已明，不係乎落葉。下三字亦不相屬。蓋興之所到，偶然拈及，不足以盡其所長。讀恭詩者毋執是以刻舟求劍可矣。

《明詩綜》卷一〇　穆敬甫云：王詩工而有調，乃潛心風雅者。

又　林衡者云：皆山善得中唐之韻。如「渭水寒流秦塞晚，灞陵殘雨漢原秋」，【略】均有大曆十子遺音。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〇陳田按　安中詩亦是唐調，設色選聲，妙極鎔匠，與王虛舟可抗行，二人品次，在子羽之下，漫士之上。安中以六十出山，旋投牒歸，其《詠白頭翁》云：「竹下棠梨花漸稀，白頭相對語依依。五陵年少多金彈，莫戀殘春忘卻飛。」可謂善於自喻矣。

又引徐渤《閩畫記》　趙景哲工水墨山水，師法二米。王恭題其畫云：「濡毫不見米南宮，墨客猶傳寶晉風。應有離悄何處著？盡隨殘雨上青楓。」可以知其風旨矣。

《妾薄命》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謀篇高貴。王恭亦解作此詩，人不患無才，患所從惡劣耳。

《梅江送林澤中還嶼南》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俯仰自足，學錢、劉而得此，尚不傾盡醋盞。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恭，字安中，閩縣人。少游江海間。中年葛衣草履，歸隱於七巖之山，凡二十年，自稱曰皆山樵者。王偁爲作《皆山樵者傳》。永樂四年，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〇引《閩書》　王安中寓居長樂，採樵行歌，自號皆山樵者。文廟時修《永樂大典》，鄭定、高廷禮交薦之，強起至京，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戲謂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答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歸，益尚徉丘壑，足迹殆偏。有詩數十卷。盧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強起決去，若朝陽孤鳳。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王恭詩》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白雲樵唱集四卷附錄一卷》　其詩凡三集。一曰《鳳臺清嘯》，乃官翰林以後作。此集及《草澤狂歌》，則皆未仕以前所作。恭沒之後，湮晦不傳。成化癸卯，南京戶部尚書黃鎬蒐恭遺稿，始得此集於吏部郎中長樂黃汝明家。因屬汝明編次分爲前後二集。卷首有永樂三年林環舊序，兼爲三集而作者。序中所列次第，以此集爲首。知其詩在《草澤狂歌》以前。卷末又有永樂中林蕙諸人所作皆山樵者傳贊辭說，則刻成之後，續爲增入者也。

又《草澤狂歌》　案恭所作三集，《鳳臺清嘯》已不傳。故《千頃堂書目》有其名，而闕其卷數。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存其《白雲樵唱》，而無此集。此集出自秀水汪氏，蓋幾佚而僅存也。

王俔《皆山樵者傳》 七閩爲東南奥區，其地有武夷諸山之勝，西北引匡廬天姥，相去峙立不千里，而近古之隱德之士，名可得聞而人不可得見者，恆不在于此山之巔則在于彼水之涘，若今所謂皆山樵者，其殆庶幾於斯人之流歟？樵者少業爲士，漫游江海間，中年乃棄去名迹，葛衣草履，樵隱于七巖之山，逮今二十年矣。當其披雲岑，履月磴，礪斧清澗之濱，弛檐中林之野，仰觀孤雲，俯聽群籟，油然興發，拊石而歌之。歌曰，朝採吾樵兮西山之岑，暮歸來兮白雲深，我形雖勞兮庶無累於我心。又歌曰，陟彼西山，言採吾樵，幽幽長林，可以息勞，堯舜之世，豈不美兮？邈西山之暮，招我思古人。於焉逍遙，歌以長嘯，聲若鸞鳳，山鳴谷答，林樹振動，翛然若將蛻汙濁而超鴻濛者。既而迺曰，夫環吾閩皆山也，山皆可樵也，顧何必於是乎？於是復持其斧斤，東探海上諸峰，西登武夷，造九曲之深，往來于幔亭仙掌間，又將道三衢，入爛柯山，求古人陳迹而覽之，以候安期、羡門于煙蘿雲逕之表，冀有所遇，因自號曰皆山樵者云。論曰，昔莊周行山中見大木焉，伐木者止其傍而弗顧。周曰，此木以不材壽，又曰，夫直木則先伐矣，此皆材之累，而中道之夭于斧斤者。樵者入山有年，其所見得不有同于是乎？遯世之士雖非中庸，潔身守志君子取焉。余爲樵者著傳，越五年，朝廷搜羅遺逸，而樵者以聘至京師，且入東觀與校讎之列。暇日過余翰林，相視一笑，余因戲之曰，君得不以會稽之章綬而來乎？樵者笑曰，子幸毋深誚我，吾之斧柯固無恙也。因爲重書前傳，漫識于此。

王俔

論述

王汝玉《虛舟集序》 孟揚之詩，其趣高，其調逸，其詞雄，其學富，出入漢魏盛唐不爲近代之語，眞傑作也。抑何由而致是哉？余聞培之深者發之茂，積之廣者出之沛。蓋孟揚幼生閩粵間，負英邁之姿，席先世之澤，閉門讀書逾二十年。又閩多君子，孟揚得師友助，之其所資所養者豐矣。比其出遊也，觀濤於浙江，吊禹功於震澤，入京師見都城之雄偉，宮闕之莊麗，府庫之充實，九夷八蠻之會同。官翰林耳目所接莫非朝廷之典章，一代之制作，政教所布，號令所施。彧彧乎且得屢預國家大事，入侍講筵，身親禮文之盛。及奉命親藩，泛洞庭，留長沙，探古蹟於名山川。又浮沅湘，歷九疑，從大將軍觀兵交趾，極於南表，胸中亦汪洋浩博矣。宜其吐爲辭章，超卓凌轢，不自知也。昔司馬子長生龍門，講道齊魯之鄉，東上會稽探禹穴，北適燕趙與其豪俊子弟交遊，故其文雄深雅健，跌宕不羈。孰謂孟揚之於詩不由是歟。

解縉《虛舟集序》 孟揚之爲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且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於詩則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嘆賞思避竈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於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辨如懸河，眞若超千古而立於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絀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余其有負於孟揚哉！余其有負於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徵予言，遂敬書以復之。

桑悅《虛舟集序》　予觀孟揚之文，上有續書評其文如宜僚弄丸左之而右，右之而左，皆縱橫如志。至如西域神馬過都，歷塊微有躑躅之感，怨而不怒，信能言士哉。【略】孟揚臨終有《自誄詞》一篇，與陶淵明、秦少游自挽詩意同，得陶之曠達，兼秦之悽愴。讀之，至今使人淚下而不禁。

《明詩評》卷二　倜詩如塵中車，但取馳騁，未辨所載，較之解生，近似小勝。竟以恃才傲橫，羅讒口盆死囚獄，良可傷也。

《國雅品・士品二》　王翰檢孟揚，典雅清拔，綽有天寶俊聲。如「諸天花雨遍，雙樹慧燈懸」，「夜月桓伊笛，秋風驃騎營」，【略】並是司空皇甫之餘。

《明詩綜》卷一〇　徐子元云：孟揚凌駕漢唐，見推解子，東南天柱，焉用洪達。

又　蔣仲舒云：虛舟詩句從新鑄，材自故來。

又　穆敬甫云：王詩從容典麗得風人體裁者。

又　曹能始云：孟揚詩本李白，矯矯不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虛舟集》　倜與解縉友善，其才氣學問，約略相似，卒同被讒譖以死。然縉詩頗傷剽直。倜詩恬和安雅，殆爲勝之。自述稱服羣聖，獵百家，窮幽明，每遇登高吊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其命意亦殊不凡。故集中若《感遇》諸作，規橅拾遺。《詠史》數篇，步趨記室。《將進酒》、《行路難》等亦頗出入於太白。雖未必盡合古人，而意度波瀾，時復具體，固不比於優孟衣冠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〇引王兆雲《詞林人物考》　孟揚氣節高勁，議論英發，文章偉博，書法遒妙。學士解大縉嘗稱其人品在蘇長公之列。

《和王舜舉春日襄陽之作因送之歸》　《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結甚高老。

《感遇・照影莫唾井》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出入不極一往。

又《繁條蘊徂謝》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氣度閒整，自是孟揚長技，顧往往失之弱緩。《感遇》兩篇奕偉，特有生氣。

《晚宿雙峯驛樓與故人陳哲言別》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一結尤不泛。又：孟揚、子羽、安中、彥恢，皆閩詩鼻祖也，一瓣香俱從唐人掂起，便落凡近。而于唐人中又揀錢、劉爲宗主，卑弱平俗，益不可耐，相對正令人生氣都盡。就中彥恢尤爲薄劣，《唐詩品彙》一選，但逢庸賤者，即投分推心，足以知其所藏矣。孟揚於諸子特爲錚錚，而近體亦漫無足觀，古詩三首猶爲可讀。雖自唐人來，尚是唐人之有淵源者，劣氣遂捐。詩之不可不善擇宗主也，如是夫。

傳記

王倜《自述誄》　是時倜方生九齡，家轂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艱難備嘗，手疏先君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署教之。外王父姓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簽閩憲，再召入爲秘書丞沒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參知政事，淹貫靡不究，博古好雅，翰墨之妙絕當世，倜不及見之。閩先生聞過，齋吳公學行醇偉，爲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先君沒時屬倜夫子教之第未弱冠，夫子沒，倀倀罔依歸，賴外王父遺圖書手澤，多杜門自研掘，少多病負第者三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與陳君從範遊，陳蚤入聞過夫子室，獲其指授，懇懇汰其瑕礫，示以瑜瑾，一旦斯發蔀矣。洪武庚午賓興，歲領薦方去海濱觀光上國會試禮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下，日求齊魯士與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表陳情乞終養，高帝憫之。

解縉《虛舟集序》　君靈武之世家也，其先君守湖州死義於勝國，母夫人守節自誓教之。其外大父秘書公尤博學知名當時，君皆不及事之。自知讀書爲文，兩家善慶所鍾也。君生於閩，弱冠舉進士來京師，陳情歸養。太祖高皇帝憐而許之。退而家居，定省之暇，扁舟載月，左右圖書，從遊者數人，淪清泉而剝丹荔也，人望之如在天表，其視區區世俗之淺者爲何如哉。聖天子龍飛，初求斯文之環傑，近臣爭言君。使使聘之至，待以殊禮，坐之黃閣之下，日傳其議，衣冠甚偉，衆見皆靡。又輒自陳願退學校以宏斯文之化，卽日有詔，擢國史院檢討。以布衣授是官異數也，而君逡巡其間，如在高帝時。由其文章足以自娛，得乎內者重，而待於外者輕，自期者甚遠，而於斯文亦莫能窺其所至也。蓋其新足以濯天下之陳腐，其雄足以振末流之頹靡，其清足以汰奕世之污濁，其密也足以通羣聖之蘊奧。貫而一之也，洗沃日月若引江海而上之，挽河漢而下之。霖雨九土也，浩乎養氣之盛，析理之精，充乎宇宙而洽幽明。包乎六合之外也，其可以世俗之淺淺者觀之哉！其可以

世俗之淺淺者觀之哉！其眞有見於素王之卓爾，而欲罷不能者歟！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偁，字孟揚。其先東阿人，宋寶慶中，沒於西夏，元賜姓唐兀氏。父翰，用薦至潮州路總管。元末道梗，浮海至閩，留永福山中，爲黃冠十年。國初，有詔徵用，恥事二姓，自引決死。孟揚生六齡，其母手疏先人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略教之。弱冠領鄉薦，乞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太宗卽位，近臣爭言孟揚，聘至京，待以殊禮，待詔閣下，衣冠甚偉，衆皆屬目。自陳願退處學校，卽日有詔授國史院檢討，充大典副總裁。英國公張輔征交阯，奉命參軍事，還守故官。在交阯與解縉交好，坐縉黨，下獄死。縉序其《虛舟集》云：「永樂初，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以纂修集闕下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徹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爲人，眼空四海，目如曙光，辯若懸河，視餘子瑣瑣，不啻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自代不果。」孟揚才力器蘊，與大紳略相類，兩人者最相得，交相推許，亦竟同禍。孟揚在獄中，爲自述誄，而極之以呼天之辭，至今讀之者，猶爲隕涕，悲夫。

《明史・文苑傳二・王洪等》 王偁，字孟揚。父翰仕元，抗節死，偁方九歲，父友吳海撫教之。洪武中，領鄉薦，入國學，陳情養母。母歿，廬墓六年。永樂初，用薦授翰林檢討，與修《大典》。學博才雄，最爲解縉所重。自負無輩行，獨推讓同官王洪。

《名山藏・臣林記・永樂臣一》 修《永樂大典》時，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集闕下者數千人，惟偁博學深思。解縉第其人品文章，當在蘇子瞻之列，每擬薦之自代。偁壁立千仞，常有抗舉浮雲之志。遇知己與談吐，凌駕超越，視餘子瑣瑣不啻卧之地下。以此名譽雖彰，謗亦隨之。既坐罪謫交阯，坐解縉事連逮繫獄，竟卒獄中。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虛舟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虛舟集》 是編乃其詩集。前有王汝玉序。又有解縉序二篇，一題《虛舟集序》，一題《王孟揚文集序》。又有宏治六年桑懌序，則爲袁州守王世英翻刻《虛舟集》而作。不言其別有文集，蓋當時已失傳矣。集末附書評及自述誄各一首。

高棅

論述

闕名《高漫士嘯臺集序》 吳航高廷禮氏隱龍門，偃蹇不屑仕進，致專於詩，思偶唐賢，矻矻踰十稔，涯涘洞見，如陳拾遺之雅正，孟襄陽之清高，李白之氣象飄逸，杜甫之沉鬱痛快，若悲壯則高適、岑參，超凡則李頎、常建，與夫儲、王、劉、韋諸君子所長者，靡不心契神融，每吟詠性情，必倚其聲響而摹擬其形，似珠積璧疊，裒萃成編，詩凡若干首，題曰嘯臺集。洪武戊寅夏，余會廷禮于玉融邑庠，出是編，徧而閱之，不質以俚、不靡以華，淵乎其醇以深，較當時作者先鋟弧而登，以余不武，且退避之三舍矣。

陳音《高漫士嘯臺集後序》 吾閩高漫士先生，當國初隱于長樂之龍門，宿學既富，復棲身玩宇樓二十年，屏謝紛囂於天下，書無所不讀，而尤肆力於詩，嘗謂詩至于唐作者愈盛而諸體畢具，既爲之品彙編次，復模倣其體，隨興趣所到見諸篇什，曰《嘯臺集》則未仕時作，曰《木天清氣集》則官翰林時作也。時館閣鉅公見其詩，皆嘆賞推重，遂以詩名動四方。【略】予自卉角時，聞先生詩名，亟欲見其詩不可得，仰思懊嘆三十有餘年，今幸得而閱之，見其造意深遠，而用事措辭皆有源委，高古清純，如冰厓千仞，可望而未易躋，以其所作參之開元大曆諸名家卷中，蓋未易區別其孰爲後先也。

《國雅品・士品一》 高翰籍廷禮，才識博達，嘗輯《唐詩品彙》，世稱精鑒。及閱其集，文多而意少，且乏新興。至《擬古》諸作，頗擅雕蟲，往往青於藍者。

《皇明詩選》卷一〇 李雯曰：廷禮如製錦善手，頗有尺度。

《明詩綜》卷一〇 兪汝成云：漫士意興俱佳而歌行尤勝。

又　李時遠云：廷禮深得唐人風致。

又　漫士《嘯臺集》其山居擬唐之作，音節可觀，神理未足，時出俊語，錚錚自賞。《木天集》應酬冗長，塵坌堆積，不足與宋元人作僕，何況三唐。

《靜志居詩話》卷三　廷禮擬唐，如薛稷、鍾紹京之雙鈎，終下眞蹟一等。五古若「長空一飛雁，落日千里至」，「夜色不映水，微風忽吹裳」，「銜杯雙樹間，百里見海色」，「飛雨一峰來，微雲度疎竹」，不失唐人遺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　棟嘗選《唐詩品彙》，專主唐音。實與閩縣林鴻其開晉安一派。沿習既久，學者剽竊形似，日益庸廓，併創始者受詬厲焉。今觀《嘯臺集》詩八百首，尚稍見風骨。至《木天清氣集》六百六十餘首，大率應酬冗長之作。清氣之云，殆名不副實。其初與林鴻齊名。日久論定，鴻集尚見傳錄，而棟集幾於覆瓿，蓋亦有由矣。

《說詩晬語》卷下　高典籍（棟）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野。飛雨霞際晴，夕陽雁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輩未之或先。

《明詩別裁集》卷三　典籍詩以五言古爲勝，兪汝成盛推歌行，非篤論也。至擬唐諸作，初無君形者存。

又　林尚默云：詩始漢魏，至唐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然知者尚鮮。先生選《唐詩品彙》，議者服其精博。

《早朝》《皇明詩選》卷一〇：陳子龍曰：可參王岑之坐。　又：宋徵輿曰：彥恢深於唐詩。此篇不失尺寸。

《九月八日郭南山亭宴集分得下字》《明詩別裁集》卷三：「飛雨」十字，寫晚景入畫。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棟，字彥恢，仕名廷禮，別號漫士，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永樂癸卯，卒於官，年七十有四。流傳篇詠，毋慮千餘篇。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書得漢隸筆法，畫出米南宮父子，時稱三絕。門人林誌志其墓曰：「詩至唐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唱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詩人推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林之論閩詩派，可謂悉矣。推閩之詩派，禰三唐而祧宋元，若西江之宗杜陵也，然與否耶？膳部之學唐詩，摹其色象，按其音節，庶幾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倣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神秀呈偈黃梅，謂依此修行，免墮惡道。昔人亦謂，日臨蘭亭一紙，終不成書。自閩詩一派盛行永、天之際，六十餘載，柔音曼節，卑靡成風。風雅道衰，誰執其咎？自時厥後，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嘵笑盛唐，傳變滋多，受病則一。反本表微，不能不深望於後之君子矣。漫士詩所謂《嘯臺集》者，其山居擬唐之作，音節可觀，神理未足，時出俊語，錚錚自賞。《木天集》凡六百六十餘首，應酬冗長，塵坌堆積，不中與宋元人作奴，何況三唐。漫士既以詩遇，出山之後，遂無片什可傳，所謂「不復能歌渭城」者乎。余於漫士詩，僅錄《嘯臺集》者以此。

《明史・文苑傳二・高棅》　高棅，字彥恢，更名廷禮，別號漫士。永樂初，以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性善飲，工書畫，尤專於詩。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

黃鎬《高漫士嘯臺集序》　而先生平日所作擬古歌行，長篇短句，或律或絕，積有八百首，皆自錄之，分爲二十卷，名曰《嘯臺集》。逮先生沒，詩稿散落人間，時同鄉門人金吾指揮使彭伯暉藏有斯集全稿，方鋟梓，竟未成而沒。成化癸卯冬十月，伯暉之子致仕，都閫大用，出斯稿請曰，此先人未成之志，幸爲我成之，使先生之名垂於不朽，亦足以爲後世學詩者之龜鑑也。【略】抑予聞先生於永樂初起爲翰林，待詔爲典籍之時，又有木天清氣詩集，惜予求未之見也。今刻《嘯臺集》，梓匠告成，謹書先生出處與作詩之大概於

卷首，以復邦拱之請，將使後之學詩者有所考而知所宗云。

陳音《高漫士嘯臺集後序》 先生沒百年以來，抄本人各珍秘，而見者希矣，今南京戶部尚書吾閩黃公叔高，博學工詩，雖位高且老而忘倦，近得《嘯臺集》二十卷，命其屬郎中陳君孟明校正之，爲鋟梓以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 其山居時所作名《嘯臺集》。入京後所作名《木天清氣集》。

丁鶴年

論述

《歸田詩話》卷下 作詩極工，《題梧竹軒》云：「鳳鳥當年此地過，至今梧竹滿邱阿。曾聞翦葉書周史，又聽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壇風細夜涼多。中郎老去知音少，共負奇材奈爾何？」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爲斂衽。又《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云：「不學揚雄事草《玄》，且隨蘇晉暫逃禪。無錐可卓香嚴地，有柱難擎杞國天。謾詫丹霞燒木佛，誰憐玉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鼈，何處堪容魯仲連？」感時書事，而鍊句精緻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丁鶴年集》 鶴年既絕意於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頗深。尤長於五、七言近體，往往沈鬱頓挫，逼近古人，無元季纖靡之習。至順帝北狩以後，興亡之感，一託於詩。悱惻纏緜，眷眷然不忘故國。瞿宗吉《歸田詩話》所稱「行蹤不異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句，及《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一篇，可以知其素志。宗吉又稱其《梧竹軒》詩，謂其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爲斂衽。今考其詩中二聯，堆砌無味，徒以起二句用鳳凰事，以棲梧桐食竹實關合。末二句用蔡邕事，以焦尾桐柯亭竹關合。頗爲工巧耳。以是求鶴年之詩，失之遠矣。

《石洲詩話》卷五 鶴年齧血葬母，忠孝性成。其《感夢》、《遷葬》諸什，悲痛沉鬱。《異鄉清明》一律，直到杜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楚藩序云：檢閱先生詩稿讀之，皆春容典雅，溫厚和平。凡忠君愛國之誠，愛喜勞逸之意，一於是發焉。

《題鳳浦方氏梧竹軒》 《石洲詩話》卷五：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七律，時作者俱爲斂衽。然末句共負奇才，似乎再一含蓄更妙。

傳記

烏斯道《丁孝子傳》 丁孝子，名鶴年，字鶴年，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自其祖入中夏，世爲顯官。

楊士奇《題丁鶴年詩》 鶴年，其先西域人。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國，因以爲姓，故鶴年亦丁姓。其祖、父皆仕元，二兄皆舉進士，爲顯官，鶴年獨泊然布素寒士。元亡歸四明，與戴叔能相善，尚節操，有孝行，叔能嘗爲作傳。後隱武昌山中。余在武昌遇之，甚相得，時已老矣。別後數歲卒。此集蓋其卒後得之武昌鄧存誠。

《明史·文苑傳一·丁鶴年》 時又有丁鶴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巨商。元世祖征西域，軍乏饟，老丁杖策軍門，盡以貲獻。論功，賜田宅京師，奉朝請。烏馬兒累官甘肅行省左丞。父職馬祿丁，以世廕爲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江。母歿，鹽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爲童子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爲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以永樂中卒。鶴年好學洽聞，精詩律，楚昭、莊二王咸禮敬之。正統中，憲王刻其遺文行世。

紀事

《歸田詩話》卷下　後至杭，見予所集《鼓吹續音》，繙閱再過，惜其中有未盡善者，謂予：「當以此爲限，更博求諸作，得一善者，則易去一疵者，此亦著述之法也。」因手鈔所作序文而去。今此集久已散失，而鶴年言猶在耳，可爲太息也。

《明史・列女傳一・月娥》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女也。【略】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海巢集》三卷。（本西域人，後家武昌，永樂中始卒。楚憲王爲刻其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丁鶴年集》　其詩本名《海巢集》。此本題《丁鶴年先生集》，不知何人所編。末附有鶴年長兄浙東僉事都元帥吉雅摩迪音（原作吉雅謨丁，今改正。）詩九首，次兄翰林應奉阿里沙詩三首，又鶴年表兄樊川吳惟善詩五首，亦不知何人所續入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鶴年先生詩集四卷》（存目）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鶴年先生詩集一卷、附一卷（明正統刊本）。門人雲間管延枝編輯後學錢塘馬純校正。此爲正統九年楚府刊本。【略】昔兄憲王欲梓未果，爰命本府紀善管延枝馬純編輯校刊，後列四明烏斯道撰傳幷其兄吉謨雅丁、次兄愛理沙、表兄吳惟善諸詩。

又　鶴年詩集三卷（影寫元刊本）。門人四明戴穆、戴習、修江向誠、向信道，方外曇鍠編次。前有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又虎邱澹居老人至仁序。目錄：卷一，五言古詩、絕句、律詩、古詩長篇、排律、歌行；卷二，七言古詩、律詩、排律、絕句；卷三，四言銘。附錄，吉雅謨丁，愛理沙、吳惟善三人之詩。後四明烏斯道撰丁孝子傳，又闕名高士傳，萬曆丁未徐興公記，即元刊三卷之別一刻也。藏陸氏皕宋樓，今借而影寫之，與檜亭集可稱雙丁雙璧云。

又　鶴年詩集四卷（影元刊本）。門人四明戴稷、戴習，門人修江向誠編次。是本前有至正甲午金華戴良序。卷首題《鶴年海巢集》卷一，夾注行海濱避兵時所作，門人四明戴稷編次。次題《鶴年哀思集》卷第二，夾注海濱避兵時所作，門人四明戴習編次。次題《鶴年方外集》卷第三，無夾注亦無編次姓名。次題《鶴年續集》卷第四，夾注兵後還武昌所作，門人修江向誠編次，後附兄吉謨雅丁、兄愛理沙、表兄樊川吳惟善三人之詩，後有虎丘澹居至仁跋，此顧氏廣圻得於玉峯而歸於黃氏丕烈者也。堯圃跋云：余向藏正統重刊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集，嘗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即如《海巢》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而明刻列諸卷二，失其旨矣。他如《哀思》以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後之稱者僅據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證盧山面目。廣圻、丕烈與夏文燾各有「丁」字、「年」字韵五律詩二首，紀其韵事，今從而錄出者。

又　丁鶴年詩集三卷（明鈔本振綺堂藏書）。按元槧本三卷，次行題門人四明戴稷戴習，修江向誠、向信道，方外曇鍠編次。前有至正甲申戴良序，澹居老人至仁序，後有烏斯道丁孝子傳。【略】後有廬陵楊士奇跋。又萬曆丁未徐興公題稱：余嚮藏丁鶴年詩三卷，乃永樂間刻本，有楊文貞士奇跋，紙墨古潔，余珍惜之。茲本爲元版，亦分三卷，簡首有高惟一印章，惟一國初人，有孝行，詳郡志。二本俱善，合藏之。此本爲明鈔，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余渡錄元槧格式題跋於其上，彷彿見元刻焉。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烏斯道《賦得吳王避暑宮陶侃讀書堂二詩送丁鶴年歸武昌》　章華之臺浮雲空，繁華又到吳王宮。西山烟光照林麓，南浦雲氣隨蛟龍。瑤殿金扉倚虛曠，象牀玉几生雄風。忽然夢入紫微內，綃衣霧濕天香中。夢醒芙容日亭午，但知六月不知暑。侍臣不敢催鸞輿，輦路光飛洒塵雨。當時銅雀凌漳

河，錦城雪影搖岷峨。天下蒼生苦垓鬱，三處較涼誰最多。東下長江二千里，樓閣高連冶城起。豈知炎熱正如焚，鼎沸難容一杯水。初憂未破曹劉牆，再欲食魚還武昌。回首寒溪舊遊處，烟草凄凄畊牧場。君今歸去訪遺跡，自古興亡休歎息。有酒可獻重瞳墳，南望九疑纔咫尺。千年陶侃讀書堂，故老相傳在武昌，九曲亭前入雲路，寒溪下接江流長。劍池龍去日色薄，梅偃層崖幾開落。書堂爲寺寺還荒，惟有青山度黃鶴，當日讀書清夜深，至今遺響聞空林。千里旌旗入州牧，都在分陰辛苦心。君泝長江忽歸去，政是英雄讀書處。百靈奔走護先丘，就結茅堂倚高樹。平生讀書才氣多，要回落日揮長戈。蒼天不借丈夫力，鬢霜獨奈秋風何。且訪雲間入林下，依舊從容詠風雅。古今窮達貴同風，莫媿前人面如赭。

吳王都武昌，去武昌數里許，西山之麓建避暑宮。前面南浦九疑山上隔一湖，宮側有洗劍池，上有九曲亭。再上一里許，有寒溪，寒溪之上有陶侃讀書堂，山上有樓。后侃討海賊得銅鑄觀音於沙上，奉於書堂，就捨書堂爲寺。今寺亦廢，爲鶴年先大夫丘隴，鶴年廬於其側。

管時敏《和鶴年丁先生宿東巖韻兼呈洪山海禪師》 借榻東巖第幾層，山中主者佛圖澄。浮榮過眼寧非夢，清苦前身本是僧。齋罷雲扃時聽講，詩成雪屋夜懸燈。虎溪有約仍三笑，自愧爲官老未能。

又《和謝鶴年見壽》 秋色南山曉共妍，今朝初度會羣賢。清尊談笑同爲客，白髮風流半是仙。目睹鳳麟當盛世，齒隨犬馬待餘年。過情佳句煩稱道，自愧迂疎敢浪傳。

又《和鶴年先生訪補衲和尚詩》 半霄峰頂擁丹霞，兩策登登豈憚賒。老衲倒穿迎戶外，山禽啼上石榴花。

劉東生

《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 劉東生之詞，如海嶠雲霞。

又 鎔意鑄詞，無纖翳塵俗之氣，迥出人一頭地，可與王實甫輩並驅，藹然見於言意之表，非苟作者，宜列高選。

明文學部一・丁鶴年　劉東生　陳　亮

又《群英所編雜劇》 劉東生：《月下老世間配偶》、《嬌紅記》二本。

丘汝乘《嬌紅記序》 元清江宋梅洞嘗著《嬌紅記》一編，事但而文深，非人莫能讀，余每恨不得也。《崔張傳》獲王實甫易之以詞，使途人皆能知也。竊待於人，久未見之。越人東生劉先生，待予以忘年之交。一旦過顧，示以若編，繼索爲序。展而讀之，一唱三嘆，鏗乎金石，燦乎文錦也。夙以浙者于斯見矣，可覺言哉。於戲！是詞所能，非褐寬博也，必沉潛聲律，厭餤絲竹，抵其極者，唯東生孰能任歟！且夫其詞之才，朱絃翠管不足以盡其華，聯珠駢玉不足以似其美，月夕風宵不足以□□清，倒峽奔流不足以壯其勢，□若已懷，懽若已出，鈎深彰德，宛極事態，靡靡盡於是矣。白居易有言，元微之能遣人室中事，東生良友矣。李溉之嘗題《崔張傳》曰：「安得斯人復生，相與弄琴舉酌？逝西江之水，酹長安之月，□括巫山，一夜秋風流，未必下某人也。」余謂劉先生誠能盡其美矣。故叙。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 劉東生，名兌，作《月下老定世間配偶》四套，極爲駢麗，傳誦人口。

《月下老定世間配偶》 《續幽怪錄・定婚店》。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 劉東生二種：《嬌紅記》二本，《月下老世間配偶》。

陳　亮

《明詩綜》卷一〇 李時遠云：亮詩沖澹有陶韋風。

《明史・文苑傳二・王洪等》 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摶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彥爲九老會，終其身不仕。

《明詩綜》卷一〇 亮，字景明，福州長樂人。明初累詔不出。有《儲王齋集》。

周玄

《漢上聞胡人吹笛》《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結甚渾合。

《明史・文苑傳二・王洪等》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授禮部員外郎。嘗挾書千卷止高棟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

黄玄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玄，字玄之，侯官人。其初將樂人也。林子羽爲將樂樂官，玄爲弟子。子羽雅重玄，嘗爲詩，稱「青衿二十徒，達者惟黄玄。」及子羽棄官歸，玄挈妻子入閩，終身師事之，以歲貢入成均，授泉州訓導。

《明史・文苑傳二・黄玄》黄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訓導。

釋德祥

都穆《南濠詩話》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貂名並出，黄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亦佳句。

《靜志居詩話》卷二三　止庵詩，原出東野，意主崛奇，而能斂才就格，足與楚石季潭，巾餅麈拂，鼎立桑門，蒲庵以下，要非其敵。

又　姚恭靖《祥老草書歌》云：「祥師只今爲巨擘，上與閑、素爭巉屼。錢塘山水甲天下，秀氣毓子爲靈檀。十年不出筆成冢，中山老兔愁難安。晴軒小試烏玉玦，雙龍隨手掀波瀾。昨將一紙遠寄我，天孫機錦千花攢。願師勿置鐵門限，從他需索來熱官。縉紳相與歎莫及，便欲奪去加巾冠。」然則止庵之草書，更妙絕時人矣。

又附錄　愚山云：集有《句容道中》詩云：「十年三度上京華。」則洪武中嘗應召。又有《爲王駙馬賦清眞軒》詩，則永樂中尚存也。

《西園》《靜志居詩話》卷二三附錄：愚山云：「吴之鯨《武林梵刹志》稱：止庵與夢觀同參，相與肆力於詩。夢觀因南粤進翡翠，作詩寓諷，止庵亦以《西園》詩忤上，幾不免。」《西園》詩云：「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凉。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不知所謂忤上者何語？野史流傳，不足信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桐嶼集》今案送僧一聯，乃四靈之末派。詠蟬一聯，尤落滯相。穆之所品，殊屬乖方。朱彝尊《明詩綜》於此集雖多所採錄，然氣格薄弱，終不能與泐等並馳也。

又　吴之鯨《武林梵刹志》稱德祥以《西園詩》忤上意。今觀集中所載《夏日西園》一律，有「熱時無處可乘凉」，又有「林木三年未得長」諸句，語意頗近譏諷。之鯨說當有所據。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　德祥，字麟洲，錢塘人。持戒律。書宗晉人，擅名一時。詩刻苦，高逼郊、島，有詩曰《桐嶼集》。洪武初，住持徑山，臨終倚座曰：「一隊瞳糟漢，我爭如爾何？」談笑而逝。姚少師《祥老草書歌》云：「祥師只今爲巨擘，上與閒素爭巉屼。錢塘山水甲天下，秀氣毓子爲楩楠。十年不出筆成冢，中山老兔愁難安。晴軒小試烏玉玦，雙龍隨手披波瀾。昨將一紙遠寄我，天孫機錦千花攢。願師勿置鐵門限，從他須索來千官。縉紳相與歎莫及，便欲奪去加巾冠。厥聲已播不知息，箱篋盛貯光爛爛。」其爲一時推重如此。吴之鯨《武林梵刹志》云：「祥公與夢觀仁公同參，相與肆力於詩。仁公以南粤進翡翠，作詩寓諷云【略】止庵亦以西園詩忤上，幾不免。」西園詩今載集中，不知所謂忤上者何語，野史流傳不足信也。祥公有題倪雲林、周履道書畫云：「東海東吴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又有爲王駙馬賦清眞軒

集，則知公生元季，至永樂中尚在也。有和御製賜赤脚僧詩，又句容道中詩云：「十年三度上京華。」則洪武中應召浮屠也。田汝成《西湖志》云：「故宋時爲僧，入元屬念舊國，有風雨望月諸詩。」汝成志稱詳博，其疎繆如此。

《明史・藝文志四》《桐嶼詩》一卷。

又 卷首有福建布政使富春姚肇序，稱詩集一卷。今本實四卷，又集外詩一首。其爲何人所分析，則不可考矣。

釋睿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松月集》 明釋睿略撰。睿略字道權，號簡庵，蘇州人。嘗以松月扁其軒，人呼爲松月翁，因以名集。前有洪武癸酉俞貞序。後載姚廣孝塔銘稱其詩格高趣遠，絕肖唐人製作，無一點塵俗氣。今觀其集，大致亦承九僧四靈之派，而陶冶之力則不及古人。故邊幅淺狹意言並盡。五首以外，規模略同。廣孝之言未爲篤論也。

劉崧

論述

宋濂《劉兵部詩集序》 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於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滇、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搉之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勺曲江，翫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斟口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眞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

《明詩綜》卷四 宋濂云：于高天賦超逸之才，加以稽古之力，雕肝琢胷，宵吟夕詠，而又得師友之資，江山之助，五美云備，詩於是乎大昌。凌厲頓迅，鼓行無前，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繩尺。

又 顧文玉云：子高虛澹不墮習氣。

烏斯道《槎翁文集序》 先生之詩，不刻削而工，不峭峻而蒼，不隱晦而深，不險怪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蓋先生自科第進官職方郎中，轉北平按察副使，南徧雷瓊，北極燕冀，閱歲餘三十載，視泰否變遷，通塞得爽，山川俗尚，人情物理既稔，又以舉足輿嘅，惟道是娛，一發之於詩，若是則豈非年益高工益深，以致其然哉？

張應泰《槎翁文集刻序》 翁詩大都沉涵蒼勁，槩嫥先民，結體嚴，庀材博，長篇灑灑，力每有餘，短韵杼柚自成類，亦嫣然多致，鄉令翁與李唐人並軌而馳，錢、劉可伍也。王弇州擷秀咀華，纔登二語是或得一臠爾，烏覩翁全鼎哉？翁生末造，俗漸於夷，顧能振響天衢，壹還大雅，詎不謂難？大江以西，陶元亮而後，弘紹宗風定當以翁爲適矣！

徐泰《詩談》 吉安劉崧詩工，自奔竄嚴谷中來。冬嶺之松，老而愈秀。時同省劉姓者數人，如彥昺、承直輩，雄俊相似。

《明詩評》卷二 崧詩如雨中素馨，亦復嫣然，情色俱勝。若作寒梅老樹便自風骨。其風人之頴，出皇始之盛家也。

《藝苑卮言》卷五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略】

劉崧：「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略】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詩藪續編・國朝上》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略】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靜志居詩話》卷二　子高句鍛字琢，頗具苦心。惜其體弱，局於方程，不能展拓。於唐近大曆十子，於宋類永嘉四靈，於元最肖薩天錫。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槎翁詩集》崧七歲能賦詩，及長，日課一篇。讀書天寒輒裂不少輟。其在官舍，孤燈諷誦，夜分不休。蓋一生耽嗜吟咏，至爲刻苦。【略】史亦稱崧善爲詩，豫章人宗之，爲西江派。大抵以清和婉約之音，提導後進。迨楊士奇等嗣起，復變爲臺閣博大之體，久之遂浸成冗漫。北地信陽乃乘其弊而力排之，遂分正、嘉之門戶。然崧詩正平典雅，實不失爲正聲。固不能以末流放失，併咎創始之人矣。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劉崧有「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核其體格，於唐近大曆十子，於宋類永嘉四靈，於元最肖薩天錫。

《明詩別裁集》卷二　子高詩辭采鮮媚，骨格未高，應是學溫飛卿一派。

傳記

《明名臣琬琰錄》卷一二尹直《司業劉公言行錄》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國初改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六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絕人。年五歲誦書日記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鷄聲因命爲題，公應口成一絕，末句：「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嘆：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筆作文手爲皸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十九遊南昌，時善賦者稱千才子，見公製作推讓爲先列。【略】宋學士景濂嘗觀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有過之者。而於詩則尤所推讓。【略】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詩集行於世。

《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四》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明經進士。好爲詩，豫章李敬、萬石、周浪、楊士禮、鄭士同並崧詩友。折膠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浙中，歷江廣，觀覽名勝，而詩道大昌。歐陽日新者，有道之士也。高帝下江西吉安州，知州吳去疾，薦日新爲第一流人，而崧以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爲胡惟庸所謫，輸作京師。尋放歸，惟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以年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司業。既至，上甚歡，並賜鞍馬，令朝夕見。未十日卒。得疾猶強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所言無一語及家。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殮，爲文以祭。崧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廉慎忍貧。布被鼠嚙橫裂，居屋破茅補之。居官僅攜一蒼頭，至便遣還。每夜燃燈讀書，五更衣冠坐。北平兵後，崧招徠慰安。尤慎威刑之用，小人儉狡，輒先事爲防制。其爲人雖溫顏巽詞，而見者稟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賙給之。

《明史・劉崧傳》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家貧力學，寒無爐火，手皸裂，而鈔錄不輟。元末舉於鄉。洪武三年舉經明行修，改今名。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略】明年三月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爲司業。【略】崧幼博學，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讀書，往往達旦。善爲詩，豫章人宗之爲「西江派」云。

紀事

鄒守益《槎翁文集後序》方元之不綱也，輕儒術而崇吏威，驅一世於權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經史自課，斂精蓄銳，以肆於詩文，思與古之作者馳騁上下，而無所撓。天下大亂，避吾里良山中，拾木葉，挹泉研石，以相倡

和。遭逢國朝，以明經掌職方，出司北平憲事，茹糲被素，不以家自隨，時從庫吏假圖籍千卷，嗚嗚几上。及貳禮部，攝冢宰，齒髮耗矣，而志不衰，故其詩沈致奇勁，自成一家，而高文雄渾間雜，馳驟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都看不得跡。翁之見可謂透此關矣，故其自許亦曰，平生無能過人者，獨富貴患難之適然，吾前曾不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是樂。

劉永之《槎翁文集序》　予友西昌劉子高善歌詩，其爲人學博才贍，志趣高遠，窮居數十年，莫有知者。家故業儒而甚貧，兄弟三人有宅一區，田一頃，恆空匱不給，豁如也。尤樂山水，遠近名勝之處無所不至，遇孤峯絕壑、幽泉茂樹，景與意會，終日忘返。至其爲詩，秉翰操牘，成於頃刻，若不經思，而創意造語，窅絕不群，它人窮思竭慮不能及也。其多至千餘篇，而未嘗抱膝苦吟，爲憔悴憤懣怨嗟之語。及天下大亂，觝隔轉側二十餘年，困蹶極矣，亦不爲少折，出語益奇，其器能識量，世之知之者寡，至於詩則莫能，蓋其所長也。當是時，豫章萬石、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秣陵周湮、鄭大同，亦以歌詩自雄，子高與之馳騁上下，名聲相埒。石之齒最長，特折輩行與友，而尤親善者同郡曠達也。十餘年間，數子相繼淪逝，而子高遭逢國朝，起家拜職方郎中，出爲北平按察使者，既已貴顯，而澹然如布衣。北平元之故都，去家五千餘里，惟一童侍側，已復遣還。晡時吏退，獨處一室，據几吟咏，或夜分不休，其年愈老，其思愈壯，其詩愈工，然則所謂不以窮達累其心而後其辭有大過人者，豈不信歟？使其傳於後世，尚有讀其辭想見其人而爲之低回歎息者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嵩家業儒苦貧，兄弟三人有宅一區，窮居數十年，豁如也。痛目督策，日課一詩，多至千餘篇。天下大亂，不爲少折。遭逢貴顯，淡如布衣。北平，元之故都，去家五千里，惟一僮侍側，晡時吏散，獨處一室，據几吟咏，夜分不休，句鏤字琢，苦具經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一陳田按　子高詩有《鍾陵》、《五雲》、《鄧溪》、《雙溪》、《鳳山》、《瑤峯》、《墨池》、《東門》、《珠林》、《龍灣》、《北巖》、《龍門》、《戊巳》十有三集，合爲《槎翁詩選》。其自序云：「年十六，得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誦之，晝夜不廢。益求漢、魏而下，盛唐以來號爲大家者，究其意之所在。知成樂必本於衆鈞，故未嘗執一器，以求八音之備，調膳必由于庶味，故未嘗設一品，以求八珍之全。其不能自已於言者，譬如幽鳥之鳴春，秋蟲之號寒。」可謂究極此事之甘苦。宋潛虛、劉仲修、烏春草作集序，甚致推崇。王弇州、胡元瑞、錢牧齋、朱竹垞亦有論定。余獨賞漁洋「七言爲最」一語。故此選七言採掇爲多云。

《題張京尹所獻嘉州瓜圖》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一陳田按：洪武五年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觀家園產嘉瓜，雙實同蒂，圓如合璧。京尹張遇林函以素氈，圖其形於上，移文禮部，請以奏聞。尚書陶凱等奉瓜以獻。帝御武樓觀之，丞相汪廣洋等奏漢元和中嘉瓜生於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天錫珍符，實見于茲。帝謙讓弗居，命寘乾清宮。翌日，薦於太廟，特製《嘉瓜贊》以紀之。宋景濂亦有頌云：「句容之墟，物無疵瘕。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比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蜜房均甘，圭冰競爽。明月重輪，彷彿堪象。」此詩所謂「詞臣上頌」，當即指景濂也。

《陪陶尚書宋太史夜宿齋宮分韻得萬字》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一陳田按：宋景濂《郊禋慶成詩序》云：「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上出宿齋宮，有司戒見。及期行事，百辟卿事，後先駿奔。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祕書監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諸人詩多不傳，惟子高此作尚在集中。子高又有《陪祀方丘應制詩序》云：「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皇帝將有事於北郊，進詣齋宮以居。有旨命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之士與俱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林應奉臣張籌、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道、蔣子杰、給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張孟兼、禮部主事臣孫某、國子學正臣夏閎、學錄臣蕭執、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趨出齋廬，因命賦殿下柳檜幷荷露詩一首。臣琳等覃思濡翰，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中貴人傳旨，令賦詩者咸往殿後觀梔子花，俾人各賦詩。既成，序進如初。」《明史蕭執傳》亦紀此事，稱帝閱執詩喜，遍示諸臣，召使前，寵眷傾一時。詩亦不傳，附見其事於此。

著録

宋濂《劉兵部詩集序》　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羅欽忠《槎翁文集新刻目錄序》　平生詩文萬篇，詩刻于蕭氏者既非其全，而文集所錄亦僅存此，凡爲銘、贊、傳、說、序、記諸體若干首，藏于家百五十年，于兹□莫，好而傳之者，玉光劍氣，固不容掩。邇者，家兄吏侍在告家居，得而校之，未畢也，迫於召命，瀕行奉以告吾吉郡太守徐侯士元，侯受之，閱已，謂是郡之文獻也，惡可不傳？乃畢校之，且捐俸刻之梓。

鄒守益《槎翁文集後序》　詩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以傳；文曰槎翁集，羅吏部允升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于時距翁百有五十年矣。以百有五十年，而殘篇散簡猶爲士君子之愛慕，而思以永之，回視豐貲高爵、氣焰炫赫而今且蕩爲泠風者，所獲不既遠乎？刻既成，侯遣俾以示于山中，廼論其世以風厲學者，使知求合于古，而毋以俗爲進退也。

《明史・藝文志四》《劉崧文集》廿八卷，詩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槎翁集》　明劉崧撰。崧有《槎翁詩集》已著錄。是編乃其文集，羅允升所校正，而吉安知府徐士元爲之刊版。其文頗傷流易，殊不及其詩。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洪武五年宋景濂叙其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所存亦十之七八。門人蕭翀所編，清江劉永之、四川烏斯道又爲之序。目錄後有萬曆庚戌王正吉，山陰王應遴堇父監梓於眞如齋中木記。

又　槎翁文集十八卷（嘉靖刊本張訒庵藏書）。正德庚辰秋校正，嘉靖紀元夏梓完。泰和後學羅欽忠序云：先生平生詩文萬篇。詩刻于蕭氏，而文則爲銘、贊、傳、說、序、記諸體若干首，藏於家百五十年於兹矣，玉光劍氣固不容掩。家兄吏侍在告家居，得而校之，未畢，迫於召命，瀕行，奉以告吾。吉郡太守徐侯士元畢校捐刻之。有安成東郭山人鄒守益後識。《四庫》刊入存目，有張紹仁印，學安訒庵執經堂長洲張氏收藏諸印。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許伯旅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一　廷慎詩格調高老。

又引徐泰《詩談》　許廷慎若天台，雁宕，雄踞東南。小杜之稱，豈容多讓。

又陳田按　《介石稿》已不傳。朱竹垞云「《赤城續志》所載，寥寥數篇」，余極力搜訪，如《明風雅》、《黄岩詩集》，差較完備。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伯旅，字廷慎，黄岩人。官上刑科給事中。有詩名，所著有《介石稿》。

《靜志居詩話》卷四　天台林公輔嘗述廷慎論作詩之法矣。其辭曰：「法可言也，法之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用法，得法之似。吾詩幾用法矣，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爲開闔，如是而爲抑揚頓挫，如是而爲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辭必與俱，固未嘗囿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若庖丁輩，隨其心手所出，無他焉，亦用其法爾。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用法而能神者也。」又論宋、元二代之詩云：「人皆謂宋之文高於元，元之詩高於宋，殊不知宋之詩亦高於元也。論詞語工麗，音節瀏亮，宋或不及於元，至於說古今，道事理，輕重明白，豈元諸公所能及宋哉？」其言具有深旨，宜當時有小杜之目。惜其集不傳，惟餘《赤城續志》所載寥寥數篇而已。

韓守益

《靜志居詩話》卷二　中允無詩名。七言如「幽禽曉聚岸花動，錦鯉春肥溪水溫」，「柳葉雨晴鸚鵡語，木棉風暖鷓鴣飛」，「隔簾花影散棠棣，何處鳥聲啼栗留」，具有風致。

又　韓守益，字仲修，石首人。明初以儒士攝教宜都，擢廣西按察僉事，入爲河南道御史，改春坊中允，有《樗壽集》。

趙俶

《明史・趙俶傳》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授國子博士。帝嘗御奉天殿，召俶及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爲教，愼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諸臣頓首受命。俶因請頒正定《十三經》於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讖卜諸書，勿列學宮。明年擇諸生穎異者三十五人，命俶專領之，教以古文。尋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皆見用。九年，御史臺言博士俶以《詩經》教成均四年，其弟子多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今年逾懸車，請賜骸骨。於是以翰林院待制致仕，賜內帑錢治裝。宋濂率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卒年八十一。子圭玉，兵部侍郎，出知萊州，有聲。

《續蘭亭會詩》　《靜志居詩話》卷二：本初《續蘭亭會詩》不見佳，取其有晉人遺韻。

吳伯宗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榮進集》　詩文皆雍容典雅，有開國之規模，明一代臺閣之體，胚胎於此。其鄉試、會試諸篇，可以考見當時取士之制，與文字之式。

又　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集》共二十卷，又《玉堂集》四卷。今皆未見。此本中有《奉使安南》、《國學釋奠》、《玉堂燕坐》諸詩，疑原集散佚，後人掇拾殘賸，合爲此編也。一卷冠以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小傳》一篇，次爲鄉試、會試、御試卷。二卷、三卷皆詩，而附以賦及詩補遺。四卷爲雜文。目錄首列序文，而卷首無之，蓋傳寫佚脫。【略】惟陸深《金臺紀聞》稱，洪武前三科猶沿元制，用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而集中所載試卷，乃經義而非經疑，殊不可解。又第三卷有《上問安南事》五言詩，與諸選本所載日本使臣嗐哩嘛哈《答明太祖詔問日本風俗》詩，僅字句小異，未詳孰是。然其詩皆誇大日本之詞，不應出自伯宗之手。或伯宗後人因其曾使安南，誤剽入之歟。今姑仍舊本錄之，而記其所疑，以備參考焉。

《國琛集》卷上　吳伯宗，洪武開科狀元，金谿人，性勁直不回。【略】初業舉，識者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掩。」後果克然。

《明史・吳伯宗傳》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四年，廷試第一。時開科之始，帝親製策問，得伯宗甚喜，賜冠帶袍笏，授禮部員外郎，與修《大明日曆》。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爲國患。辭甚愷切。帝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稱旨。除國子助教，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旨雅潔，賜織金錦衣。除太常司丞，辭。改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教諭。未至，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進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冬，坐弟仲實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詞連伯宗，降檢討。伯宗爲人溫厚，然內剛，不苟媕阿，故屢躓。踰年，卒於官。伯宗成進士，考試官則宋濂、鮑恂也。

又《藝文志四》《吳伯宗集》二十四卷。（《南宮》、《使安》、《成均》、《玉堂》凡四種。）

劉三吾

論述

徐泰《詩談》　長沙劉三吾，詩不多見。天閑老驥，骨相自別。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學士老於文學，典司文章，當宿老凋謝之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其文膚棘，不中程度，殊乖國初典雅之風，教習修書，屢忤上旨，以老獲宥，而上之禮遇，視金華諸老，始懸絕矣。史家稱其備顧問與密議，抗論建旨，有秦、晉二王之對，皆附會之語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坦齋文集》　三吾於洪武中典司文章，頗被恩遇。然其文鉤棘而淺近，未能凌轢一時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二引鄧顯鶴《沅湘耆舊集》　坦翁以文學顯，諸家紀載有謂其以罪死於洪武時者。今按詩集中《得告致仕過長沙》詩，結語云：「八十還家能有幾？當時晝錦亦堪誇。」知其優游故里，以老壽終，諸家所記皆不確矣。詩迅筆直書，不暇矜鍊，雖時病粗豪，要有眞氣。至其憑弔故墟、感時書事諸作，悲涼沈鬱，不減遺山。

又陳田按　學士詩有佳句，殊少完篇。《哭伯兄存吾推官》云：「黃甲題名前進士，白頭死難古宣州。」《湘中紀行》云：「流水石梁迷故宇，夕陽煙樹出疏鐘。」《與先復初州》判云：「欲涉湘江采蘅杜，美人遙隔暮雲中。」《次蔡元禮過洞庭》云：「欲向黃陵懷帝子，鷓鴣啼處雨斑斑。」皆可誦也。

傳記

《明名臣琬琰錄》卷九《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如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齋，素以字行，系出宋楚國公之裔，世爲茶陵人。【略】三吾美鬚髯，有雲鵬海鶴之姿，性情警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自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南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爲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離饑饉之歲，與艽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不廢文墨。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吾幡然應聘而起，日與宋濂、詹同、孫蕡輩侍上左右，眷顧特隆。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三吾多所刊定，因著《學業啓蒙》，嘗被旨考正《周禮纂》、《書傳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爲之。屢典文衡充讀卷官某。

《明史・劉三吾傳》　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兄耕孫、肅孫皆仕元。耕孫，寧國路推官，死長槍賊難。肅孫，常寧州學正，死僚寇。三吾避兵廣西，行省承制授靜江路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召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略。帝銳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帝製《大誥》及《洪範注》成，皆命爲序。敕修《省躬錄》、《書傳會選》、《寰宇通志》、《禮制集要》諸書，皆總其事，賜賚甚厚。帝嘗曰：「朕觀奎壁間嘗有黑氣，今消矣，文運其興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稱朕意。」帝製詩，時令屬和，嘗賜以朝鮮玳瑁筆。朝參，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殿中。與汪叡、朱善稱「三老」。既而三吾年日益老，才力日益減，往往忤意，禮遇亦漸輕。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職，降國子博士，尋還職。三吾爲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懿文太子薨，帝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也。」太孫之立由此。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也，坐贓死。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復爲學士。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

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還，久之卒。

紀事

《姑蘇郎事》《靜志居詩話》卷二：學士元之故老，其詩雖不中程，足補庚申外史。當張士誠在吳，海運阻遏，元主以御酒龍衣請之，不得。及蘇州既平，學士賦詩云：「姑蘇自王亦豪雄，藩屏東南一旦空。粳稻祇今誰阻遏？海門元與直沽通。」又云：「吳中既失無門戶，海道長驅有舳艫。」蓋猶覬元之未亡。其云：「廉藺同心如結好，蜀吳異地豈俱亡。」則有感羣雄之失策。至云：「萬年圖籍來江表，一曲琵琶度塞門。」斯與宋文恪《過元故宮》詩並其悽切矣。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坦齋集》二卷（一作《坦翁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坦齋文集》知其集在明代不甚傳，故以曉等熟於掌故者亦未之見矣。此本乃成化中桐江俞蕙官茶陵時所刊。萬曆戊寅，茶陵知州韓城賈緣又重刊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坦齋劉先生文集二卷（萬曆刊本）。雲南提學副使宗晚學劉應峯訂正，知茶陵州事韓城賈緣輯梓，同知州事高安張東暘校閱。文集在明時已不甚著，成化中桐江俞蕙官茶陵時始爲輯刊。此本萬曆戊寅劉應峯重刊自爲序，并有譚希恩一序，前列先生遺像、宋濂贊及正統四年永新劉定之題識，成化十九年華容黎淳題語。

雜録

劉應峯《坦齋劉先生文集序》乃宋、王二公之集流播詞林盛矣，獨先生之瑰章瑋帙家藏甚富，因燬於回祿，遂不盛傳宇內，縉紳士慕其名者，每慨焉全帙之未睹。成化間，桐江俞君蕙以御史遷官茶陵，曾搜其散逸録之梓；然以校讎未詳，字句多訛缺，讀者恆難之，歲久板遂湮沒不存，迄今距又百年矣！郡大夫賈君緣一日語應峯曰，茶之文獻，在國朝肇迹坦齋學士，而文正李公、文毅張公卽後先繼之，文章勳德交輝迭映，時稱三學士，特祀于鄉；顧二公咸有集傳，而先生獨闕如焉，寧非守土者所亟圖哉？乃從先生後裔索舊帙觀，而庠生可述可造，始以家藏抄本進，仍訛缺未之校也。因屬應峯校訂，將刻之郡齋，俾與李、張二集並傳於世，爲吾茶文獻重云。應峯既受命大夫，備檢先生生平所著作者，遍讀而詳閱之，乃知盛世大雅之文其在茲乎！譬之商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闇然，其獨存也，世有好古君子，寧令湮沒，不與宋、王輩並美傳哉？集中魯魚謬以所知者稍稍改訂，而魯魚之甚，義難強解者，則姑刪闕，俟後之博雅續焉。

朱善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一齋集》善以文章爲明太祖所知。然核其品第，究不能與宋濂諸人雁行。

又　善有《詩解頤》，已著録。是集首載聶鉉所作墓誌，稱名善繼。然集中自稱曰朱善，而《詩經解頤》亦題曰朱善，則繼字殆刊本誤也。是編前集十卷，後集五卷。又《廣遊集》一卷，附刊於後。

《明名臣琬琰録》卷九楊廉《文淵閣大學士朱公言行録》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

他日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爲己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強侯憲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於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師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譔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公略無慍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證之。」十七年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讀。十八年奉旨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月遘危疾，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闕上訴蒙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

《明史・朱善傳》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事繼母以孝聞。洪武初，爲南昌教授。八年，廷對第一，授修撰。踰年，奏對失旨，改典籍，放還鄉。復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帝許之。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嘗講《家人卦》、《心箴》，帝大悅。未幾，請告歸。卒年七十二。著有《詩經解頤》、《史輯》傳於世。正德中，謚文恪。

又《藝文志四》 《一齋集》十卷，《遼海集》五卷。

龔敞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鵝湖集》 詩雖多沿元季餘波，而清婉諧暢，亦自琅琅可誦。文則原本經術，結構謹嚴，實能不愧於作者。其《送周倬張溥使高麗序》，稱洪武十八年命倬等往封國王，而《明史高麗傳》失載其事。又《贈劉叔勉奉使西洋回序》，稱洪武二年春，詔叔勉往使。三年夏，纔至西洋。而《明史涉泥傳》乃稱三年八月命御史劉敬之往使，閱半年始抵其國。年月參錯不合，自當以敞所記爲得其實，是亦足以資考證也。

又 敞，鉛山人。《明史》無傳。惟《太祖本紀》載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杜佑、龔敞、杜敞、趙民望、吳源爲春夏官。又《宋訥傳》稱訥爲祭酒，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敞。三人年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亦不詳其本末。考《鉛山縣志》，稱敞先以明經分教廣信，輯朱子之說，補六經圖。御史葉孟芳薦其學行，徵入爲四輔官。以老乞歸。又召爲國子祭酒，卒於官。著有《經野類鈔》二十八卷。蓋亦窮經篤學之士也。

又 其集見於焦竑《經籍志》者六卷，流傳甚尠。程敏政《明文衡》、黃宗羲《明文海》蒐採極博，而均不及其名姓。則亡佚久矣。今惟《永樂大典》尚頗載其詩文。【略】謹掇拾薈粹，仍依原目，定爲六卷著於錄。

《明史・藝文志四》 《鵝湖集》六卷。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二陳田按 洪武十三年，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敞、杜敞、趙民望、吳源等。召至，命爲四輔官。繼爲是官者，有安然、李幹、何顯周，不久官廢。余力搜諸公詩，其可見者，二敞、一吳而已。史稱敞爲司業，與祭酒宋訥、司業王嘉會共定學規，三人年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余嘗檢訥《西隱集・勅建太學碑文》，云：「上躬臨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敞執經」，是敞又嘗爲博士矣。《鵝湖集》中佳句，如「眼前此景不易得，客裏好懷先自開」，「雨昏湖口生春水，天入江東有暮雲」，「夢熟池塘春晚後，酒醒窗戶月來時」，殊自軒爽。

杜　敦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二　敦字致道，壺關人。元末舉河東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遷台州學正。洪武中徵爲四輔官，以老病歸。有《拙庵集》十卷。

又陳田按　《拙庵集》、《明史・藝文志》著錄，而選家多不之及。余從程之玿《潞安詩抄》錄數首。明初山右之以詩鳴者，致道其開先矣。致道嘗薦宋西隱爲祭酒，稱爲得人。常侍宴游，聯句賦詩，太祖特幸其私第，亦可謂儒臣之榮遇矣。

《明史・藝文志四》　《拙庵集》十卷。

周　滎

《舟中望九華山》　《明詩別裁集》卷二：善學謝公，「巖回」十字尤佳。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滎，字伯寧，江寧人。丙午秋，以饒之長史，陞湖廣都事。洪武二年十月，任刑部尚書。三月，降惠州經歷。

《寫江岫春晴圖》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二陳田按：尚書善寫山水，蘇平仲《題周伯寧春晴江岫圖》云：「尚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數尺新圖爲君寫。」吳友雲有《題伯寧江山送別圖》詩。劉子高有《題伯寧梅谿圖》詩，又《贈曾沂畫山水詩序》云：「上元周滎伯寧以翰墨名，品重當世。曾生及門而受益焉。」余偏檢紀明一代畫家者，無尚書名，當據此數詩，以補其缺。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二陳田按　宋景濂序劉子高詩云：「子高東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滎、楊士弘、鄭大同遊，五人負能詩名，相與揚榷風雅。」劉仲修序子高詩亦云：「豫章萬石、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秣陵周滎、鄭大同以歌詩自雄。子高與之馳騁上下，名聲相埒。」據此，五人中惟萬石爲豫產，其餘皆僑寓於豫章者也。《列朝詩集》、《明詩綜》、《金陵瑣事》稱滎爲江寧人。《明史》、《江西詩徵》稱滎爲鄱陽人，一據其本籍，一據其流寓耳。子高與滎交分不淺，寄詩云：「交友今誰在？東遊最憶君。清樽澄夜月，綵筆動春雲。楚甸烽煙合，秦淮樹色分。相思愁日暮，花落正紛紛。」又《題薛克恭金陵竹西堂歌》云：「上元周滎吾故人，別來五見桃花春。昨朝卷中誦題句，使我感慨懷清眞。」滎集不傳，所可見者，《列朝詩集》數詩而已。

又引曾燠《江西詩徵》　周滎鄱陽人，與李宗頤、劉原善、辛敬、萬石、楊伯謙輩，稱江西十才子。

滕　毅

《靜志居詩話》卷二　尚書詩不多傳，亦具風骨。

《秋興》　《靜志居詩話》卷二：彷彿宋文恪《過故宮》之作。

《感事》　《明詩別裁集》卷二：故國之思，如聞《黍離》、《麥秀》，比宋文恪《過故宮》作，風神較勝。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毅，字仲弘，鎮江人。以儒士徵，從事徐相國幕下，授起居注。洪武元年，初設六部，首擢吏部尚書。九月，參政江西。

楊訓文

《靜志居詩話》卷二　元詩華者易流于穢，貫酸齋輩是也。清者每失之弱，薩天錫等是也。明初若【略】楊克明，其源皆出于天錫，質羸之恨，諸公不免。

又　丙午年自太常卿知湖州。移知汀州。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訓文，字克明，潼川人。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遂居江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兩遷左司郎中。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四年，改戶部，出參政河南。五年卒。

谷子敬

《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谷子敬之詞，如崑山片玉。

又　其詞理溫潤，如璆琳琅玕，可薦爲郊廟之用：誠美物也。

又　谷子敬：《三度城南柳》、《枕中記》、《雪恨鬧陰司》。

王世貞《曲藻》國初十有六人。【略】谷子敬如崑山片玉，可入首等。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谷子敬，金陵人，樞密院掾史。洪武初，戍源時。明《周易》，通醫道。口才捷利。樂府、隱語，盛行於世。蒙下堂而傷一足，終身有憂色，乃作《耍孩兒》樂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極爲工巧。《城南柳》（西池母重會天上桃，呂洞賓三度城南柳），《枕中記》（終南山呂公雲外遊，邯鄲道盧生枕中記），《鬧陰司》（昌孔目雪恨鬧陰司），《借屍還魂》（司牡丹借屍還魂），《一門忠孝》（卞將軍一門忠孝）。

《邯鄲道盧生枕中記》《太平廣記・異人二・呂翁》。

《寶文堂書目》卷上（存目）

黃丕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存目）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存目）

《曲話》卷一　谷子敬作《三度城南柳》。

又《瑞仙亭》、《嬌紅記》，次本。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湯舜民二種：《嬌紅記》、《風月瑞仙亭》。

湯舜民

《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湯舜民之詞，如錦屏春風。

王世貞《曲藻》湯舜民如錦屏春風。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湯舜民，象山人，號菊莊。補本縣吏，非其志也。後落魄江湖間，好滑稽，與余交久而不衰。文皇帝在燕邸時，寵遇甚厚。永樂間，恩賚常及。所作樂府、套數、小令極多，語皆工巧，江湖盛傳之。

楊景賢

論　述

《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楊景言之詞，如雨中之花。

蘊空居士《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總論》一、《太和正音譜》備載元人所撰詞目，有吳昌齡《東坡夢》、《辰鈎月》等十七本，而《西遊記》居其一焉。然僅見抄錄秘本，未經鏤板盛行。一、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以馬東籬、張小山等十二人爲最，而以貫酸齋、鄧玉賓等七十人次之。悉著題評，極其典核，謂昌齡之詞「如庭草交翠」。至董解元、趙子昂、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則成、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等凡五百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等，俱不得借齒牙，其取舍可謂嚴矣。而昌齡爲所推重如此，非詞家之擅長挾兩挾者耶。一、昌齡嘗擬作《西廂記》，已而王實甫先成，昌齡見之，知無以勝也，遂作是編以敵之。幽艷恢奇，該博玄雋，固非埒井之蛙所能揆測也，其於《西廂》允稱魯衛。【略】一、北調僅《西廂》二十折，餘俱四折而止，且事實有極冷淡者，結撰有極疎漏者。獨是編至二十四折，富有才情，最堪吟咀。嘗見俗伶所演《西遊》，與此大不相同，殊鄙褻可笑。是編出，而桃花扇底增一鉅麗之觀，庶可與俗伶洗慚矣。一、卷中不無小疵，要是瑕考珠類，奚損照乘連城？即如「布衣中跳到洪州路，倒不如借住在步兵廚」。「攄一縷白練，寫兩行紅字，赴萬頃清流」。「趁着這一江春水，向東流離了，上源頭則願你有了下場頭」。「塵昏了老絹帛，金黃了舊血痕，這的是一番提起一番新，與我那十八年的淚珠都徵了本」。「俺孩兒經卷能成

事，你說甚文章可立身」。「我不申口內詞，你自想心間事」。「英雄將生扭得稱居士」。「讀那孔夫子文字，着他們拜如來，節外生枝」。「曉來登眺，眼前景物周遭。石洞起雲清露冷，金櫻生寒秋氣高。故國迢遙，恨壓眉梢」。「漢明帝佛始來中國，唐太宗僧初入外夷」。「你若要西天取經，先去這東土忘機」。「休言道仗你釋伽威，則尋思念彼觀音力」。「爲足下常有殺人機，因此上與師父留下這防身計」。「蛩帶秋聲鳴屋角，雁拖雲影過江南」。「有時俯視溪流看，更嶮似軍騎贏馬連雲棧；有時鶴淚(唳)青松澗，更慘似琵琶聲裏君恩斷」。「身邊有數的人，眼前無數的山」。「見一幅畫來的也情動，見一箇泥塑的也心傷」。「宰下肥羊安排的五味香，與俺那榮饅頭的老兄騰了肚腸」。「對一溪春水，卧半畝閒雲」。「腳根牢跳出陷人坑，手梢長指破迷魂陣」。「他不能求扁鵲，安肯問胡孫？你正是明醫了三十載，暗換了一城人」。「當日棄卻黃金鋪地，今日倒騎着白鹿朝天。雖然是眼下工夫，也要箇夙世良緣，比着他十萬里取經的不甚遠」。語語皆抽秘逞妍，他傳奇不能方駕。一、弁州《藝苑卮言》，凡詞家悉加月旦，或摘其佳語，或標其名目，可謂詳贍矣。至昌齡則僅舉其所撰《東坡夢》、《辰鈎月》而稱之，竟不及是編，何以故？夫弁州該覽羣籍，纖鉅靡遺，豈是編尚未之覩耶？茲役也，蒐中郎之秘檢，發汲冢之鴻輝。弇州而在，當爲撫掌。勾吳蘊空居士書於宙合齋。

傳記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 楊景賢，名暹，後改名訥，號汝齋。故元蒙古氏，因從姐夫楊鎮撫，人以楊姓稱之。善琵琶，好戲謔。樂府出人頭地，錦陣花營，悠悠樂志。與余交五十年。永樂初，與舜民一般遇寵。後卒於金陵。

紀事

《西遊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佛印燒猪待子瞻》《續傳燈錄・了元禪師》、《堅瓠六集》卷一《燒猪肉》。

明文學部一・楊景賢　黃元吉　張楷

《田眞泣樹》《續齊諧記・紫荊樹》。

黃元吉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流星馬》(左賢王招百載桂枝節、黃廷道走千里流星馬)。

黃丕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黃廷道夜走流星馬》。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 黃元吉一種：《黃庭道夜走流星馬》。

張楷

《明詩綜》卷一八下 徐子元云：式之和唐，所謂服堯之服，惜其自作殊不疾意。

又 蔣仲舒云：中丞遍和唐詩，可謂捧心效顰，究其才致，可謂一時之彥也。

又 國初詩家，遙和唐人起於閩人林鴻、高棅。永天以後浸以成風。式之遍和唐音及李杜詩各十餘卷，又有幷和瀛奎三體諸編者塵容俗狀填塞簡牘，捧心學步，祇供嘔嘔。昔人有言，賦名六合，已是六愚，其此之謂乎。

《靜志居詩話》卷六 中丞和唐，不獨律詩踵韻而已。至歌行古風，幷上句亦和之。同時餘姚陳贊維誠亦然。登黃鶴者，必賡崔顥之章，宴滕王者，必仿子安之體，人雖至愚，不愚於此矣。

又 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授江西道御史，出爲陝西僉事，轉副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有《和唐集》。

《明史・藝文志四》《和唐音》二十八卷，《和李杜詩》十二卷。

李質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質，字文彬，德慶人。元末以府掾聚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全城歸附，授中書斷事遷大督府。洪武五年，任刑部尚書，出參政浙江，終靖江王相。弟文昭、子伯震，皆能詩。

韓宜可

《靜志居詩話》卷二　伯時詩見《滄海遺珠》。句如「松迷鶴徑渾無路，花暗簫聲不見人」，「青天有月來今夜，白髮無家度幾秋」，「芳草東風沙上馬，青山遲日柳邊鶯」，均有思致。

《明詩綜》卷四　宜可，字伯時，會稽人。洪武初徵拜御史，出爲山西布政，謫雲南，後起爲左副都御史。

《明史・韓宜可傳》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略】九年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略】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皆稱旨，惠帝即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

黃肅

《明詩綜》卷四　王子充云：子邕詩簡易平質，一本漢魏，絕去近代聲律之習。

《短歌行》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極意不極筆，可與言古矣。

《白頭吟》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雅不懦，疏不硬，近不俚，必欲問津，漢人也寧此。

《咏懷・匣鏡三十年》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到吃緊處，卻於死際得生，雅俗之間，詎不在是。又：疏勁。自不欲效東晉以還，終不效建安磊磊，後來矜氣自雄，一疏即喪，皆爲假建安所誤也。

《咏懷・中園桃與李》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死踏着地，居然千里。

《匣鏡》　《靜志居詩話》卷二：尚書《匣鏡》一篇，當是懷故主遠在沙漠而作。其云「夫子新好合，不能思故家」，則刺同時佐命之臣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肅，字子邕，新城人。元季官禮部主事，自北平來見，上命仍故官。明年，升侍郎，已降郎中工部，陞侍郎。洪武五年，任尚書。明年，出參政廣西。後坐黨禍。其詩集王子充爲序。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二　肅字子邕，建昌新城人。元季官禮部主事。明初歸附，命仍故官。擢侍郎，降工部郎中，復擢侍郎，進尚書，出爲廣西參政，坐黨禍死。有《醉夢稿》。

梁寅

《靜志居詩話》卷三　孟敬入禮局，雖不爲好爵所縻，然《石門集》中賦南歸則云：「煌煌乎大明之盛典兮，搜巖穴而旁徵；承賜金之渥恩兮，荷錫服

之殊榮。【略】《洪武四年正月四日恭覩龍飛歡忭而作》詩云：「赫赫大明逢盛代，載歌周雅贊皇文。」感恩頌德之詞，不一而足。方之抱遺翁似有間矣，故序於通籍者之列。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石門集》 寅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皆有訓釋。又有《策要》、《史斷》諸書，頗究心於史學。又有《耄言》、《論林》、《蒐古集》、《格物編》諸書，亦兼講考證。故其文理極醇雅，而持論多有根柢，不同剽掇語錄之空談。詩格尤春容澹遠，規仿陶韋。惟《河源》一記，過信篤什所傳，其謬與潘昂霄相類。蓋儒生拘限舊聞，故承譌襲誤。然有元一代，皆主火敦腦兒之說，不獨寅一人爲然，存而不論焉可矣。

又 寅有《詩演義》，已著錄。其集世有二本。一卽此本。乃馬氏玲瓏山館所鈔。一爲新喻知縣崇安暨用所刊本。分爲十卷，與此本稍有詳略，而其大致不甚相遠。蓋卽此本而析其卷帙以就成數耳。

《明史・儒林傳一・梁寅》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自力於學，淹貫《五經》、百氏。累舉不第，遂棄去。辟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年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幣。將授官，以老病辭，還。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爲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鄰邑子初入官，詣寅請教。寅曰：「清、愼、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又《藝文志四》 《石門集》四卷。

劉紹

《明詩綜》卷四 紹，字子憲，後以字行，建昌新城人。洪武中官翰林應奉。詩載《元音遺響》。

《靜志居詩話》卷二 府志載紹於洪武中官翰林應奉文字，後以國子助教致仕，不得謂之「元音」矣。《登道山亭》五言，《遺響》不錄。【略】元澤編子憲詩，題曰：黎川劉紹。然則紹非吉安人，審矣。

黃肅《寄劉紹》 城南劉子憲，來往卽吾家。連榻書樓小，鉤簾石壁斜。金圓霜捧橘，冰碎夏分瓜。苦爲吟詩癖，更闌更煮茶。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二陳田按 《元音遺響》十卷，前八卷南城胡布詩，後二卷南城張達及子憲詩也。布字子申，達字季充，皆以隱居終，惟子憲入明，曾通仕籍。《提要》云「三人皆元遺民」，緣編輯者旣題《元音》，而子憲在明初，名不甚著。故誤稱遺民耳。《建昌志》及徐泰《皇明風雅》皆云官翰林應奉。明初江右詩家，首推劉子高，如子憲者，正可雁行。子憲五言，風骨勁特，蓋與胡、張生同鄉曲，雅志復古。觀子申與子憲論詩文云：「黃口至白髮，鼎鼎鳴文章。嘐嘐古之人，濡沫粃與糠。旣無卓爾見，難局升斗量。披竊月露餘，已如風雷翔。翹首故踧踖，稱辭聲老蒼。識每下萬人，足未踰一邦。師學無從來，反規以求方。留難譏苦澁，陳腐如馨香。烈烈《三百篇》，《王風》肇鴻龐。五言起漢魏，已泄大雅莊。文字炳秦漢，六代弊流唐。對偶一相諧，理趣因隨亡。況事尖麗間，委曲叶宮商。言新意不續，道失語徒狂。樸素輕典型，巧薄高飛揚。稍無效顰恥，安受時譽光。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枉君陳矢辭，端竭世儒行。」趣嚮旣高，宜其詩之不蹈凡近也。

袁凱

論述

綜論

張璞《在野集序》《在野》之集，吾松袁先生所著詩也。先生國初以科第發身，拜監察御史，得癲疾告歸，終老田野，集因以名。一集之中，詩百廿有六篇，若賦若興若比，深得殷周詩人之正脈，若格調、若音響、若含蓄，兼有盛唐諸家之體裁，故所哀所樂發之於言渾渾噩噩，沉著痛快，令人誦之則心志自然感發懲創與！泛泛無補於世教者雖多，亦奚以爲？百稽諸古，吾松詩人，由晉之機雲而至於梁之野王，由梁之野王千有餘年而至於先生，然而吾松無有乎詩？亦豈吾松眞無有乎詩？

王兪《海叟集序》余少嘗讀李陵泣別一詩，快暢千古，忠義凜然，不但其辭之工也。逮後在西城，董氏獲閱全編，而儼山諸老表揚甚力，尤見前輩風流雅致，同聲倡和，好古樂善之心與是集並有光焉。雖然，詩豈易傳哉！由漢魏以來，浸淫於唐盛矣。以李杜之聖而尚有遺論，何也？蓋文章者道之精華，而詩又其文之精而華者也。獨玄才妙思，神所嚮往。一遇知音，聲施無窮耳。此海叟之所以傳而至今不朽也。我朝文武開創之初，元氣未漓，至人迭作，則所謂聲音之道與治通焉，其信然乎。偶續前刻，輒附數言。

徐泰《詩談》雲間袁凱師法少陵，格調高雅，奚止《白燕》九峰三泖之秀？

李東陽《麓堂詩話》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幷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略】其選袁凱《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

《國雅品・士品一》袁侍御景文，才情遒拔，往往有奇語，尤閑于詠物。其題《白燕》、《聞笛》，頗爲時口膾炙，蓋七言律不易得。元和以還，千百年之中，僅見高侍郎一家，何其寥寥也！昔王獻之調季琰曰：「弟書如騎驢，駸駸欲度驊騮前。」袁之追風尚遠，騁思頗逸，得次之接武。

《四友齋叢說摘鈔・詩》袁海叟尤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之。而空同以爲《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太工，乏興象耳。

《明詩評》卷二凱詩如兒鷹試風未成長已自縱快，蘇、李之圖頗見風雅。《白燕》之什，亡忝閨房。雖未登大曆之堂，實已超宋人之乘。至其玄覽先事夷跡，藏身丘園削賁，金石留響，庶幾哉，逸民之行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袁景文（名凱）七言律悉學子美，而不成語者幾半，然僅得杜文駘蕩。至《白燕荷花鏡中梅》，則晚唐格也。《白燕》最工，當時號爲袁白燕云。五、七言絕多非本相。

《詩藪續編・國朝上》仲默於國初特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弗如也。

《皇明詩選》卷一李獻吉謂海叟師法杜子美。

又　何仲默謂歌行得杜之體。

又　李雯曰：海叟如三吳解事子弟，頗有游涉，未登堂奧。

又　確士以爲平直未極變化。若七言斷句在李庶子、劉賓客間，青邱、孟載俱未及也。

又　陳子龍曰：海叟亦能作俊語。

又　宋徵輿曰：景文秀不及季迪，健不如伯溫，而體格莊雅，時見逸思。故獨爲仲默所許。

《明詩綜》卷一六張汝弼云：景文渾厚含蓄，遠逼盛唐。

又　陸子淵云：凱詩專學杜。

又　海叟詩，國初未見其比。

又　李獻吉云：海叟師法子美。集中詩《白燕》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

又　何仲默云：我朝諸名家集多不稱鄙意，獨海叟較長，叟歌行法杜，

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必自漢魏以來者，蓋具體而未大耳。

又　莫子良云：景文志窮騷雅，力挽頹靡，詩非少陵勿道。是乃得其髓不獨咀其華，領其神不獨標其格。讀《在野集》寥寥數簡令人有一唱三嘆之思焉。

又　王世貞云：袁景文如師手鳴琴，流麗有情，高山尚遠。

又　何元朗云：袁景文古詩學選，近體宗杜，格調最正。

又　俞汝成云：誦海叟詩，知爲恬澹先機之士。

又　蔣仲舒云：景文如兒鷹軾風，雖未長成，已自縱快。

又　（景文）雖未登大雅之堂，寔已超宋人之乘。

又　程孟陽云：海叟詩，氣骨高妙，絕去雕飾，天然道貌，卽之泠然。自宋已來學杜未有如叟之自然者。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明初詩人，劉文成、袁御史、高太史鼎足相當，雄視一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海叟集四卷集外詩一卷》　凱以《白燕》詩得名，時稱袁白燕。李夢陽序則謂《白燕》詩最下最傳，其高者顧不傳。今檢校全集，夢陽之說良是。何景明序謂明初詩人以凱爲冠。蓋凱古體多學《文選》，近體多學杜甫，與景明持論頗符，故有此語。未免無以位置高啓諸人，故論者不以爲然。然使凱馳騁於高啓諸人之閒，亦各有短長，互相勝負。居其上則未能，居其下似亦未甘也。陸深《金臺紀聞》載啓贈凱詩曰「清新還似我，雄健不如他。」其語殊不似啓，殆都穆等依託爲之。（案：二語啓集不載，深聞之於穆，穆聞之史鑑，鑑聞之朱應祥云。）然深以兩言爲實錄，則頗不謬云。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引何景明《大復集》　我朝諸名家集，獨海叟詩爲長。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

又陳田按　孝陵嚴切，海叟以權譎免，幸矣！《大雅集》錄海叟《蚊詩》云：「羣蛇戢戢方鬥爭，蝦蟇螻蛄相和鳴。百足之蟲行無聲，毒氣著人昏不醒。蚊蚋雖微亦縱橫，隱然如雷吁可驚。東方日色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元季傷亂之作。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引爲譏切太祖，亦附會之過也。海叟詩骨格老蒼，摹擬古人無不逼肖，亦當時一作家。何大復標爲明初詩人之冠，過爲溢美，宜諸公之不取也。

分論

《白燕》　《藝苑卮言》卷五：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袁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略】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皇明詩選》卷一：陳子龍曰：「獻吉最惡《白燕》之作。」予謂此等詩未必不佳，若欲倚此作人聲價，便爲兒童之識。又：宋徵輿曰：《白燕》詩起句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此是作家語。三、四云：「月明湘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上句稍巧，下句則唐人俊語也。至五、六云：「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則全乎溫、李矣。結則云：「趙家姊妹爭相妒，莫向昭陽殿裏飛。」乃宋學究詠物詩耳。此詩有盛名而余輩不錄。其章法雖非盛唐，而美惡不相掩，惜未有詳之者。遂因卧子之言，推論之如此。《圍爐詩話》卷六：明初咏白燕者，紛然推袁凱第一，稱爲袁白燕。起句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失之于泛，燕亦可用。次聯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二語是操，第三聯應縱，而曰「柳絮池塘春入夢，梨花庭院雨沾衣」，與次聯輕重無別，如時文之後比，亦實做如中比也。唐人之中二聯無虛實者，必第七句轉，末句收。凱不知此法，其末聯云「趙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陽殿裏飛」，語泛與起同。八句中起結是燕，非白燕，第三聯重出，止有兩句是白燕，比《衛將軍廟》詩如何？使凱學識大進，重作此題，于白燕上一絲不漏，只可比崔珏《鴛鴦》、鄭谷《鷓鴣》死句，未是曹唐《病馬》活句，以無袁凱在其中，畫也，非詩也。詩須有爲而作，非自託則寄慨寄規。正德間有妓女咏骰子者云：【略】字字切題，而又字字寄慨，有此妓在詩中，豈如袁凱詩止有二句畫白燕乎？凱詩雖非合作，而猶清新。弘、嘉陳濁者當拜凱以學畫，凱乃拜此妓以學詩。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袁海叟《白燕》詩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人服其工妙，然亦有藍本。唐寇豹與謝觀以文藻齊名。觀謂寇曰：「君《白賦》有何佳句？」豹曰：「曉入梁園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袁句本之，第「無影」、「未歸」，於燕字尤見巧思耳。

《楊白花》　《皇明詩選》卷一：陳子龍曰：感慨深長。又：李雯曰：

相傳爲故君之思，意特悲婉。　又：宋徵輿曰：亦是晉宋間謠詞一派。但其寄意深厚，自是至性人語。

《書北山精舍壁》《皇明詩選》卷二：宋徵輿曰：清整之作，其源出於王粲。

《偕友人早出郊》《皇明詩選》卷二：李雯曰：清踈掩映。《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景文筆意高，平淡中往往有英氣，惜其一行自盡，不復詣入。此篇謀體淨，着想沉，濯句精，允爲勝矣。

《遊會稽山》《皇明詩選》卷七：李雯曰：勁爽。《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弘敞不浮。

《淮西夜坐》《皇明詩選》卷一三：吳明伯云：悲惋欲涕。

《淮東逢張十二信》《皇明詩選》卷一三：李雯曰：似子美存沒口號。

《題蘇李泣別圖》《皇明詩選》卷一三：陳子龍曰：不減李益。　又：王世貞曰：所見風雅。詞婉意嚴，李陵之罪自見「漢臣」二字。《說詩晬語》卷下：袁景文《題蘇李泣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李庶子間。

《聞笛》《皇明詩選》卷一三：李雯曰：本是律詩，因中四句散弱刪作絕句似更成章。《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中取、邊取、合取、離取，取新已竟，而恰爾成章，無回無駁。此較《白燕》惡詩高百倍以上，宜空平崆峒之嘆。

《鷄鳴》《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李獻吉謂凱學杜，非也，凱詩正自沈約來。約散弱，爲宋人禘祖；凱淡緩中有斂束，乃賢于約。此章純純無筆墨痕，學杜者何足以及之。

《獨漉篇》《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破格而不破體，寸幅蟬蜿，微言悲壯，眞《獨漉篇》也。

《與倪元鎮飲得江上雨》《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養局養氣，較雲林一倍深廣。

《古意》《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安度紆徐，妙在但記情事，不施論斷。

《送張七西上》《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凱時會自與杜肖耳，意中正不期似杜，一往深折，引人正在縹渺間。

《送李千戶時將有海東之役》《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不愧高岑。

《飲馬氏東園》《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一色。　又：結法不用抽戈，迴主作賓，正使丰神獨絕。

《立春日飲任氏西園》《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琅然中律。

《春日溪上書懷》《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一用興會標舉成詩，自然情景俱到，恃情景者不能得情景也。

《次方明謙指揮海上築城韵》《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倜儻不浮。

《新草》《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落句旁取傳神。　又：「雙雙」「迢迢」筆外生動，正得個中。

《江上》《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奇而不恢。

《無題》《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豔而有則。　又：遣句適。

《題吳王納涼圖》《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活寫，好。

《陪鄭明德倪元鎮遊天平山》《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平遠，詩無欺人氣，故佳。　又：自別有旨。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父可潛，以詩鳴淞中。凱幼孤力學，少以《白燕詩》得名，人呼爲袁白燕。洪武間爲御史，上慮囚畢，命凱送東宮覆審，東宮遞減之，凱還報，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不懌而罷，以爲持兩端，心啣之。凱惶懼，託癲疾辭歸。上使人詗之，佯狂得免。生平負權譎，有才辨，雅善戲謔，卒以自免於難。歸田後，每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峯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王叔明《秋山讀書圖題》云：「景文袁先生，以布衣拜御史。數月，謝政歸，讀書淞水之陽九峯山中，翛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爲寫其逸態云。」《海叟集》四卷，叟手自編定。弘治中，陸深子淵購得京師寫本，力爲表揚，盛行於世。李獻吉曰：「海叟師法子美。集中詩，白燕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何仲默曰：「我朝諸名家集，多不稱鄙意，獨海叟較長。叟歌行法杜，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必自漢、魏以來。」程孟陽曰：「海叟詩，氣骨高妙，天然去雕飾，天容道貌，卽之泠然。古意二十

首，高古激越，雄視一代。七言古詩，筆力豪宕，尠不如意。七言律詩，自宋元來學杜，未有如叟之自然者。野逸玄澹，疎蕩傲兀，往往得老杜興會。空同諸公，全不悟此。七言絕句，似乎率易似古樂府，亦是老杜法脈。」

《明史・文苑傳一・袁凱》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元末爲府吏，博學有才辨，議論飈發，往往屈座人。洪武三年薦授御史。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衆，凱上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敕臺省延名士直午門，爲諸將說書。後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訊，多所矜減。凱還報，帝問：「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言：「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老猾持兩端，惡之。凱懼，佯狂免，告歸，久之以壽終。凱工詩，有盛名。性詼諧，自號海叟。背戴烏巾，倒騎黑牛，游行九峰間，好事者至繪爲圖。初，在楊維楨座，客出所賦《白燕》詩，凱微笑，別作一篇以獻。維楨大驚賞，徧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

紀事

楊儀《明良記》 袁凱佯狂避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讎？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廝，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爲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遣使潛察之。凱益爲狂廢，以糖和熟米，摶爲犬豕糞狀，夜密棄牆根草際，晝取爲食。使者見之，以爲食犬豕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甲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

都穆《南濠詩話》 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疏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璧。文東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文東善書，故云然。亦可謂善謔也已。

又 松江袁御史景文，未仕時，嘗與友人謁楊廉夫，几上見有《詠白燕》詩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景文素能詩者，因謂之曰：「先生此詩，殆未盡體物之妙也。」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詩嘆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云。

李夢陽《海叟集序》 《海叟集》雲間袁凱氏所著，海叟其自號也。會稽楊廉夫嘗作《白燕》詩，及覽叟作，驚歎以爲不及。叟詩法子美，雖時有出入，而氣格韻致不在楊下，其耿耿於叟者要非一日矣。按集中《白燕》詩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雲間故吳地，叟亦不與四傑列，皆不可曉者，夫毀譽可盡信哉。洪武間叟爲御史，上將戮一人，太子固諫而止。上以問叟，對曰：「陛下創業之義，東朝守成之仁」，上意遂解。未幾以病免歸。翰林陸吉士子淵叟同郡人，間道前事，令人侃侃生氣，夫斯亦足以傳矣，而況於詩乎。叟名行既晦，集亦罕存，子淵購得刻本於京師士人家，楮墨焦爛，蠹涅者殆半，乃刪定爲今集，仍舊名者，著叟志也。夫韓退之，唐之聞人也。其文至宋歐陽公始暴於世。然則如叟者尚奚尤哉，仲默謂國初詩人叟爲冠，故子淵表揚甚力，君子以爲知言。李夢陽序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引陸深《金臺紀聞》 國初高季迪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都玄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清新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戴。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白燕》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松江有白燕庵，袁海叟故居也。康熙丙戌，門人周策銘（彝）翰林寫其遺集相寄，【略】余感而題之云：「鼎足高楊爾不慙，百年遺蹟改名藍。烏衣王謝俱零落，七字風流白燕庵。」《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引楊儀《驪珠雜錄》：常熟時大本賦《白燕》詩云：「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頷，國中儁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錄呈楊鐵崖。

鐵崖亟稱「珠簾」、「玉剪」之句。袁景文在坐，曰：「詩雖佳，未盡體物之妙。」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之，鐵崖擊節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以此得名。

著録

董宜陽《海叟集序》　是編爲海叟手定全集，國初刻於張氏者久燬，陸公儼山因編次爲別本，蓋急於流布也。世所傳《在野集》者，中多朱、張二公以己意更竄，如「烟樹微茫獨倚蘭」改爲「烟樹微茫夢裏山」，「故國飄零事已非」改爲「老去悲秋不自知」，蓋淺於知叟者矣。然郡中作者代起而鮮知叟何耶？其富有力者，又多繼凿，無暇爲先輩表章風雅，每與西谷張君論及，深有感焉。因出示此編漫識其實如此。

劉詵《海叟集跋》　先司寇怡間公守松日得袁海叟詩，愛誦之。後居東省託矩庵陳公校刊，今逾廿餘稔，偶於南都又得叟全集，觀者謂宜重刻。詵以板存手澤弗忍廢，因錄遺別刻，並藏家塾。嗚呼！詩莫盛於杜，至今無有號能選而敢易一字者。海叟宗杜有大名於國初，輒爲選者遺其半，暇嘗校評，未見集中之遺者，果皆弗如選也。然則詩安可以易選乎哉，海叟風概詳見矩庵崆峒二公序，兹不贅。

張璞《在野集序》　嘗得吾友朱岐鳳評點先生之詩，校選手錄，錄畢深歎舊無刻本，使先生詩道鬱堙，是遺吾松之愧。適吾故人楊瑛氏之仲子傅，聞吾歎而走竭，慨然曰，傅請于父刻之嘉惠後學，吾喜傅之有志斯道，又喜吾故人之有子也，遂僭序于先生《在野集》端。

陳鎬《在野集重刊題後》　雲間袁景文先生，洪武初爲監察御史，時海宇新造，百度峻整，而先生耽嗜吟詠，不樂于職，懼以是得罪，託疾乞歸。每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出入峯泖間，好事者寫以爲畫，淞人至今談之。所爲詩體裁、音節各臻其妙，非尋常筆墨蹊徑比，所惜不多，意其中更變故，此特幸存者耳。鎬弱冠時借獲舊本，誦而愛焉，今左方伯鄢陵劉公守淞時，於是集尤極珍慕，攜以自隨，頃至山東，捐俸重刊以傳，謂鎬粗知先生出處，俾題末簡。鎬惟先生之詩如明珠白璧，世所共寶，若公以旬宣劇地，迺能留意文事，殆所謂胸中別有一段丘壑者哉！然則閱是集者，豈獨景文之高風雅詠可想見也？

《明史・藝文志四》　《海叟詩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海叟集四卷集外詩一卷》　其集舊有祥澤張氏刻本，乃凱所自定。歲久散佚。天順中朱應祥、張璞所校選者名《在野集》，多以己意更竄。如「煙樹微茫獨倚欄」改爲「煙樹微茫夢裏山」。蓋以詩用刪山韻，而欄字在寒桓韻。不知《洪武正韻》已合二部爲一。凱用官韻，非奸韻也。「故國飄零事已非」改爲「老去悲秋不自知」。蓋以凱已仕明，欲諱其前朝之感。不知據陶宗儀《輟耕錄》，是詩作於至正末，乃用金陵王、謝燕事，下句自明，非爲元亡作也。至「雨聲終日過閒門」改爲「雨聲隨處有閒門」。更不知其點竄之意何居矣。宏治間，陸深得舊刻不全本，與何景明、李夢陽更相刪定，即所刊《瓦缶集》、《既悔集》是也。隆慶時，何元之得祥澤舊刻，以活字校印百部傳之。萬曆間，張所望復爲重刻。此本乃國朝曹炳曾所校，以張本爲主，而參以何氏本，正其謬誤，較諸本差完善焉。

又《別集類存目二・別本袁海叟詩集》　明袁凱撰。凱有全集，已著錄。此本乃正德元年陸深同李夢陽所刪定，而何景明授其門人孫繼芳刊於松江。深及夢陽景明各爲之序。其版久佚。今所存者傳鈔之本也。後有萬曆己丑王兪跋，已佚其前半，不能考見始末。惟篇終有偶續前刊，輒附數言之語。似乎兪又有所續入。然題下多註選入詩綜字，又似朱彝尊以後之本，非其舊編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海叟集四卷（萬曆刊本）。雲間袁凱景文著張所望叔翹校定。集四卷，手自編定。宏治間陸深購於京師，寫之力爲表揚焉。此本前有正德元年北郡李夢陽序，信陽何景明序，萬曆己酉郡人張所望重刊序。後有陸深題語，嘉靖甲子郡人董宜陽，隆慶庚午何玄之，萬曆庚戌張所敬跋。

又　在野集（淡生堂鈔本張芷齋錢夢廬藏書）。雲間袁凱景文著後學張樸校選後學朱應祥評點。前有天順甲申山東兗州府沂州儒學學正同郡張樸序，後有正德丙寅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江東陳鎬跋，稱今方伯鄢陵劉公守淞時於是集尤極珍慕，攜以自隨，至山東捐俸重刊。此本版心有淡生堂鈔本五字，又有松下藏書張載華印佩兼芷齋圖籍錢夢廬家藏印諸圖記。《四庫提要》

稱此書多以己意更竄，然當原本未見之時刊餉後學，似未可遽廢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雜録

《靜志居詩話》卷六　嫣蜼子斥楊鐵崖爲文妖，惟詩亦然。雖才情横逸，而習氣太深。沿其派者，高則溫岐、李賀，下或雜以宋詞、元曲，孟載、子高皆所不免。獨海叟純以清空之調行之，洵不易得。然合諸體觀之，則不及季迪、伯溫尚遠，何仲默推爲國初之冠，似非篤論也。世傳海叟賦《楊白花》，有讒之者曰：「欲種楊樹於深宮，將蒔花萼於何地。」海叟聞之，遂佯狂，騎烏犍，杖木笛，行九峰三泖間。徵典郡校不起，對使者歌《月兒高》一曲，是又河西傭、補鍋匠之亞矣。海叟居松江府治東門外，崇禎末，單麻城恂，即其址構白燕庵。李舍人待問書聯於柱云：「春風燕子依然入，大海鰻魚不可尋。」相傳孝陵有言：「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爲海叟而發也。恂字狷庵，庚辰進士，以詩文名，待問字存我，癸未進士，精書法，死於難。

貢悦

《明詩綜》卷一一　李宸之：南湖詩清新可傳。

《靜志居詩話》卷四　貞晦詩滑而不澀，縱而不控，固是雲林、玩齋家法。若《越王臺作》「風作鳴潮吹雨散，山如走馬渡江來」，則警策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悦，初名性之，字友初。世家宣城之南湖，因號南湖先生。元季爲閩省理官。國初隱居越之山陰，更名悦。從兄弟仕於朝，迎歸金陵、宣城，俱不往。遂終於越。門人私謚貞晦先生。

蘇伯衡

論述

劉基《蘇平仲文集序》　故平仲今爲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爲國子學錄即陞學正，上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爲之擊節焉。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爲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典冊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煜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卬者，則莫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平仲文稿留余所良久，今得告省親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概序而歸之，以致期望之意云。

宋濂《蘇平仲文集原序》　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而不龐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

徐泰《詩談》　蘇伯衡豐腴，太牢之味與藜藿自別。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陳田按　平仲以古文鳴，宋景濂《送平仲還鄉序》云：「平仲辭章，體裁嚴比，姿態横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又云：「司馬溫國公光《資治通鑑》成一家言，宋之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元史》新修，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富而辭章美。其東還也，將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其爲老輩推重如此。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伯衡，字平仲，其十世爲眉山文定公。文定長子遲，知婺州，遂家焉，遂爲婺州之金華人。仕皇朝爲國子學正，擢翰林院編修。宋景濂以翰林承旨致仕，薦平仲自代。召至，復固辭，賜文綺遣歸。後起教授處州，以表箋忤旨，坐罪，卒于獄，士論惜之。二子恬、怡，救父，幷被刑。

《明史・文苑傳一・蘇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宋門下侍郎轍之裔也。父友龍，受業許謙之門，官蕭山令，行省都事。明師下浙東，坐長子仕閩，謫徙滁州。李善長奏官之，力辭歸。伯衡警敏絕倫，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於鄉。太祖置禮賢館，伯衡與焉。歲丙午用爲國子學錄，遷學正。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贍有法。」太祖即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二子恬、怡，救父，幷被刑。

紀事

宋濂《蘇平仲文集序》 平仲，文定公之裔孫，仕皇朝，由國子學錄爲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聘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九世矣。

胡翰《蘇平仲文集後語》 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呫畢一儒者耳。天子知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于兄弟之間，愉愉然閒讀書，爲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瞽說》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鉤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敝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瞽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

《靜志居詩話》卷二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其法良善。逮明孝陵，恩威不測，每因文字少不當意，輒罪其臣，若蘇平仲、徐大章輩是也。當日有事圜丘，惡祝冊有「予」「我」字，將譴撰文者。桂正字彥良言於帝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率今，未足深譴。帝怒乃釋。可謂善於悟主矣。惜未有爲平仲調解者，竟瘐死於獄，悲夫。

著録

黎諒《蘇平仲文集後語》 右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凡一十六卷。前蒙陰縣簿林公與直編類鏤板郡庠。傳世既久，朽失過半。別駕曹侯下車之初，尋訪舊本繕寫繡梓以補其缺。然舊存者率多昏翳訛謬，恐誤後學，諒於是不揣無陋，公暇躬自校正，乃命郡人葉景森繕寫成書，謀諸郡守武公、揮使牛公、貳守曹公、通判黃公，各捐己俸重壽諸梓，遣吏蔣處育以董其事。經始於壬戌春二月朔，畢工是歲秋八月望，凡七閱月而書成，燦然一新。編卷目錄悉依其舊，中間字義脫落無可引據者，則不敢強而質之，始虛以俟後之君子爲考訂焉。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蘇平仲集》十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蘇平仲文集十六卷（舊鈔本）。迪功郎蒙陰縣主簿永嘉林與直編集。卷一雜著，卷二雜著、表文、謚、冊文、制誥、頌、贊、策題，卷三說傳，卷四傳序，卷五序，卷六序記，卷七、八、九記，卷十題跋，卷十一祝文、上梁文、碑銘、記品、謚議、祭文、哀辭，卷十二碑誌碣，卷十三誌表述，卷十四誌壙，卷十五詩、賦、辭、古今詩，卷十六空同子《瞽說》。前有洪武四年括蒼劉基、十三年宋濂序正統壬戌章貢黎諒識；後有洪武八年金華胡翰《瞽說》，跋並處州推官黎諒又識云：太史蘇先生所著詩文凡一十六卷，鏤版郡庠傳久朽半，別駕曹侯尋訪舊本，梓補其缺，然舊存者昏翳譌謬恐誤後學，不揣躬校，乃命郡人葉景森繕寫成書，謀諸郡守武公、揮使牛公、貳守曹公，通判黃公各捐俸重梓，始於壬戌二月，畢工八月，燦然一新，此識語前刻本已脫，特補於此。

又　蘇平伯文集十六卷（正統刊本，振綺堂藏書）。迪功郎蒙陰縣主簿永嘉林與直編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校正重刊。洪武四年劉基爲集序，當是初稿。八年胡翰爲後跋，十三年宋濂又序之。正統壬戌處州推官黎諒識云：蘇先生詩文若干篇，前蒙陰主簿林與直編類分爲十六卷鏤版郡庠，年久版朽過半。正統庚申官栝郡，求其集不可得。因公抵溫，謁少保黃先生，以《平仲集》見示，惜字多昏翳譌謬，乃躬自謄錄，重壽諸梓，即此本也。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六　（存目）

釋宗泐《和蘇平仲見寄》　蜀中人物在江南，喜有文章繼邵庵。卧病已聞辭翰苑，老來深欲事禪龕。留衣寄別猶存跡，解帶投機不用參。尚恐時人知姓字，肯書博士舊官銜。　西去諸峯千萬層，帳房牛糞夜然燈。馬河只許皮船渡，戎地全憑驛騎乘。青蓋赤旛迎漢使，茜衣紅帽雜蕃僧。愧如玄奘新歸洛，欲學翻經獨未能。　緇衣垂老忝朝臣，未敢辭官愧古人。今代有誰爲棄物。萬方無地不歸仁。休論服色青如玉，自笑頭顱白似銀，它日方歸華頂去，政須結社約遺民。

方孝孺《寄處州教授蘇平仲先生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遠七年。論心思盡地，會面極升天。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何時絜卮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久自羞。故人猶比數，文苑昔同遊。婺女遺言絕，胡公學制優。料君施善教，才俊滿南州。　蘿山同業士，存沒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寧修地下文。劉郎應屏跡，鄭谷自清芬。搔首看征雁，天寒遠索羣。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屬和，無計復邀回。賴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童冀《題蘇平仲詠梅花卷》　我懷蘇子瞻，白髮謫嶺南。當時梅花有佳句，至今清氣遺江潭。江潭見耳孫，氣貌殊不凡。平生不識耕與蠶，經史六藝俱沉酣。昔年橫經坐太學，壁水浩蕩恩波涵。高堂忽念垂鶴髮，丹陛一夕辭朝簪。歸來結屋依蒼巖，白日對客惟清談。我家茅屋深烟嵐，門前綠樹垂黃柑。微書一夕下巖穴，長江萬里隨風帆。雲根黃獨如斗大，十年無夢攜長鑱。讀君新詩如夢覺，令我一唱嘆者三。逋仙舊居偶一過，夜雨蒼苔荒石龕。南枝久已化荆棘，縞衣無復來毵毵。我方束書上京國，百拙自嘆無一堪。長途雨腳倦行役，黃塵樸面羞青衫。明年儻遂歸田約，白首相見期無慚。

又《次平仲酬唐宗魯侍郎韻二首》　（存目）

又《次蘇平仲編修北山記遊韻二十四首》　（存目）

雜録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陳田按　平仲之官學錄也。在丙午七月。吳元年丁未進學正，見所作《國子學同官記》。其被薦在洪武元年庚戌，集中有《庚戌七月九日晡時御筆宣喚》詩云：「玄霜濕霧動龍香，水殿書題愛晚涼。蟻虱小臣惟感愧，姓名衣被五雲章。」《明日入見奉天門口號》云：「玉階俯伏聆天語，金匱抽書亦許陪。」又《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云：「只緣多病兼無似，只合山林送此生。」蓋引見後授編修，即以病辭也。其官國子前後五年。胡仲子跋《平仲集》云：「平仲居太學六年。」《提要》疑爲史誤。余詳檢本集，蓋仲子誤加一年，史不誤也。集中又有《被留校讎元史史館雜書》詩云：「筆削自從尼父後，文章無過馬遷優。坐銷官燭知無補，絲絡翻慙進庶羞。」蓋辭官後又被留史館，至明年始得還也。平仲夙懷恬退，《連雨雜書》詩云：「決去胡不早，無營尚盤桓。」《東齋夕書》詩云：「偶隨孤鶴行，時見疎螢度。即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厥後景濂薦以自代，力辭還山。二十一年聘主會試。後辭

還。尋授處州教授，以表箋忤旨下獄死。二子恬、怡救父並被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爲斯人言哉！《平仲集》十六卷，詩僅一卷，非其所措意，而澤古既深，風格亦自騫舉，其他著述無聞，集本近亦罕見，余假之江陰繆氏雲自在龕。

童冀

《明詩綜》卷七　姚廣孝曰：中州才力老成，問學淹貫，二十年來奔走南北，雖涉歷世故，樂天知命有合於靖節之志趣，其和詩如繭抽泉，決略不見其艱窘，矧有牽強者邪。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引胡翰《仲子集》　陶徵士高節，非晉、宋人比，故世慕之。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中州是集，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

又陳田按　中州《金華城川十詠序》云：「洪武丙辰冬，忝徵至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泝大江西上五千里。」是嘗爲全州教官矣。集中《零陵水車行》、《贈丹崖隱者》等詩，皆此時作也。《次衍公約看杏花》詩云：「往年爲客上湘水，萬里不異僧行腳。東還苕霅又十年，日夜思歸歎蕭索。」蓋官湖州教授者最久，故云「苕霅十年」也。張來儀爲中州題畫詩云：「吳興博士今鄭虔，故山未歸雪滿巔。今年召對席屢前，蒙恩親賜水衡錢。」蓋職教湖州時，曾朝京，賜錢遣歸也。集中《擬古》詩云：「我生七九年，始識廣莫風。」則遷北平教授時，年已六十三矣。中州《前和陶》詩，胡仲子書其後。錢牧齋云：「蘇平仲書其後。」余檢《平仲集》，無此跋，疑牧齋記誤也。《後和陶》詩，獨庵少師跋云：「中州才力老成，學問淹貫，其和詩如繭抽泉決，略不見其艱窘。」又《奉答中州》詩云：「金華先生老而逸，欲作山中看花客。寄來長律冰雪清，往往丁寧看花約。」深致推挹。金華明初作家林立，往往以古文擅長，若中州之詩，與數子角立於壇坫之間，當亦不多讓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尚絅齋集》　冀在明初，與宋濂、張羽、姚廣孝相唱和，詞意清剛，不染元季綺靡之習。雖名不甚著，而在一時作者之中，固亦足相羽翼也。

又　此集不知何人所編，分詩文爲二集，體例雜糅，殆不可讀。就其編目考之，原目當爲《金華集》、《南行集》、《霅川集》、《北游集》四種。前三集兼載詩文，惟《北游集》有詩無文。後人不知古法，以詩歸詩，以文歸文，分爲二集。而詩文之中，又不各歸其類。前後複疊，職此之由。幸其雖經割裂，尚未竄亂，其次第猶有端緒可尋。今詳考標題，仍分爲四集，中間時有闕文。又《霅川集》末《跋唐五王醉歸圖》一篇，《書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後》一篇，《書王簡死事傳後》一篇，《書金節婦傳後》一篇，《書集芳詩文卷後》一篇，《卜釋》一篇，悉有錄無書。蓋蠹蝕殘闕，今亦仍其舊。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冀，字中州，金華人。文學與蘭溪吳沉齊名。洪武丙辰，被徵修書。明年，職教全湘，後爲湖州府學教授，遷北平教授。坐罪卒。

申屠衡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引楊維楨《西湖竹枝集》　仲權少貧，恥爲商賈胥吏之習。銳志經史，善屬文。然爲時經生而兼工詩翰，度越流輩，時論難之。其擬詞云：「青瑣春閒漏點遲，博山香煖翠煙微。隔簾誰撼金鈴響？知是花間燕子歸。」可以列才子之林矣。

又陳田按　仲權，鐵崖弟子。洪武三年，被徵草《喻蜀文》稱旨，授翰林院修撰，以病免，旋謫濠。作爲詩歌，號《扣角集》。貝廷琚稱其大篇短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懟之辭。庶幾知命者。詩沿鐵體，流傳不多。

《續吳先賢讚・文學》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揚粵間，與楊維楨游，推其博贍。嘗客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困，及命筆爲文則亹亹有思致。洪武初徵使草檄喻蜀，大稱旨，授修撰。亡何，病免，疑不肯仕，謫徙濠。

王立中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　立中字彥強，長洲人。以蔭授開化尉，元末，知嘉定州，遷松江知府。吳元年歸附，攝松江知府。有《稗齋》、《寓齋》、《辨隱》三集二十卷。

又陳田按　《實錄》：「吳元年，大將軍徐達攻蘇州，遣元帥楊福、參謀費敬直諭松江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令立中就攝府事。既而上命荀玉珍代之。」高季迪《送王太守遷雲間》詩云：「男屠豬羊女釃酒，共禱神詞留太守。太守今年遷大州，除書已下誰能留？兩州相去無百里，失君應愁得君喜。安得如君數十人，一時盡福東南民。」又有《送王邑長彥強》詩云：「雨昏沙溆蒹葭濕，離人暮逐江鴻集。田家迴首隔村遙，煙路逶迤一帆入。縣齋明日寫秋吟，古城高樹清砧急。」彥強生三子：璉字汝器，璲字汝玉，璡字汝嘉。璉吏部主事，璲、璡官翰林。璲最顯。

又引楊維楨《西湖竹枝集》　彥強少年傲達凌物，晚刻節厲行，能以門蔭公子爭秀於作者之林。

涂穎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三　穎字叔良，進賢人。明初授中書典籤，遷太常博士。

又陳田按　黃庸之遊金陵，與叔良及朱文昭倡和。文昭詩不可得見。叔良七言斷句，頗有風致。

滕克恭

《明詩綜》卷一一　李川父云：先生詩律清婉，頗有足觀。

又　克恭，字安卿，祥符人。仕元爲集賢院直學士，遇亂避地錢塘。洪武初兩聘充本省考試官。有《謙齋稿》。

葉顒

《靜志居詩話》卷四附錄　詩多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

又　顧俠君云：景南自序所作詩，以爲「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響」，故名其集曰《樵雲獨唱》。長孫雍編次成帙，曾孫戶部尚書淇重刻之，廣東布政使安邱袁凱爲之序。

《續吳先賢讚・文學》　葉顒者，洞庭人。自其父從游說之士，多交海內豪傑，然嚮文學。故時者方幸無事，相與恬筆和墨，坐而吟。顒知亂且起，慨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盡得其慨。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顒，字伯愷，金華人。元末，隱居不出，自號雲顯天民。至正庚子，自刻其詩曰《樵雲獨唱》。洪武中，舉進士，官行人司副。免官家居，授徒甚衆。

顧觀

《靜志居詩話》卷四　顧觀，字利賓，丹陽人。仕元爲星子縣尉。遇亂流寓紹興。

又　吳主一、顧利賓入明未聞通籍，然其詩編入劉仔肩《明雅頌正音》。

又附錄　王元美云：觀《送人》詩「重經白下橋頭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吳江》詩「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此等語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圖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顧觀有「重經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

陳秀民

《採茶詞》《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平情說出，羣、怨皆宜。

《打麥詞》《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淺不入俚，以其本用述哀，全不遣鼻涕垂頤旁也。

《悲歌》《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如緩，如不欲言。萬年四方，神搖天動。

《送遠曲》《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摘一段情作，寧爲曹鄴生，不入長慶老嫗聾。

《鑿渠謠》《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直而不肆。

《與客飲西園花下》《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下亦不失爲張謂。

《劉松年畫》《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一句收一篇，亦以此乃知爲題畫，或猶不知，妙。

《太白》《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白戰直陳，正爾豐神逸豔，此乃以知天授。

《燕台客舍送友歸天台》《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神閑，不必學陶。

《送強彥栗歸吳》《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流水自遠，回風自轉，於五言大有邂逅。國初詩體雅正，往往度絕唐、宋，故多得之，其後不能繼矣。

《濼陽道中》《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本色中自有含性。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秀民，字庶子，溫州人。博學善書。至正中，爲武岡城步巡檢，知常熟州。張氏時，爲參軍，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入國朝，未詳所終。周玄初《鶴林集》載庶子作來鶴詩，在洪武己巳二十二年。

王士琛

寰中散人《順成集稿序》　予受而讀之，技玩數四，乃知廷實之文質而不華、簡而且要，不泛泛於言，規度森然，凡贈送記序之作，未嘗過稱溢美，必先焉鋪序其概，次焉陳其事實，終焉勉其未至，丁寧告誡，俾人服誦而歸於善，誠足以垂世範俗矣！讀者初不免有太羹玄酒之棄爲味，始弗甘腴，已而既飽既醉，方饜飫而不能置，其視纖靡浮淺無益於實用者，何啻霄壤哉？昔楊萬里論歐、蘇之文有曰，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裘之溫，乘拍天之浪，則蘭桂爲舟不若一瓠之固。廷實之文眞裘瓠乎。

徐節《順成集稿後序》　吾鄉王庭實先生，在元季兵亂之時，固已肆力學問、洞究諸經，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及入皇朝，有道不仕，討論講貫之功老而彌篤，間以所見著之筆端，嚴重而老成，條暢而馴雅，氣骨高而法度縝，士之能文者，讀之於初，心目〔爲〕之開明，讀之於再，神采爲之飛動，譬之坐冬日，愈坐則愈溫；譬之登高山，愈登則愈高；譬之觀都市，愈觀則愈麗，自非深於道者而能有是乎哉？

又　節生也晚，不獲承教，而吾師子進先生實先生之仲子也，心原道奧，傳之有自，然則節之微知薄識，蓋雖子進先生之所啟沃，實先生之所啟沃者矣。況得先生順成稿一集凡三卷，其文若干篇，以爲矜式，啟沃之功不其又在於此乎？然不敢秘以自私，敬即是集，並陶學士所惠書、諸名公所爲跋，及子進先生所狀先生行實，附錄于後，命工綉梓以廣其傳，俾人皆有所矜式也。

王士琛《順成集稿序》　嗚呼！文之難言也，秦漢而下致力文章以自誇者

衆矣，然卓然名家者代不數人，嗚呼！文之果難言也較然矣。予年弱冠，留心舉子業，孳孳勉勉，夜以繼日，程式之文耳。比壯遇天下亂，故業益廢，流離避地閩浙間，旅瑣中，獲交名公賢士，竊聞古文大要，退而求之昔人，恍若有得，第恨無書可讀以充拓寸思，間隨所見，著之篇翰，每爲諸公而妄推焉。夫文以氣爲主，而順理成章之謂也，苟爲之而不違理，庶乎其可矣，至求其一句一字不愧於古，吾見亦罕矣。若夫雕鐫以爲巧，裁剪以爲工，剽掠模仿以爲能，夫我則不暇。舊稿多不存，近裒輯於應酬者，錄止乎是，因名之曰《順成集稿》，且引其首以貽我後人，俾知文之不易云爾。洪武己未，雲閑山人王士琛父書。

金絅

《明詩綜》卷一三　絅，字子尚，嘉興人。元季舉鄉試，洪武初知蘇州府，以上書請減賦額賜死。

《靜志居詩話》卷四　子尚在元季雅負詩名。家有詠軒，周致堯爲賦詩。其守蘇州也，以百姓苦官民田賦不齊，里胥因緣爲姦，乃上疏請減賦額，觸高皇帝怒，賜死。王文恪《姑蘇志》、柳太守《嘉興志》具書其事。

涂幾

《靜志居詩話》卷四　涂君於文高自矜許。【略】然其文頗牽率，鄉人鄒矩元方序之，謂「沈雄悲壯，跌宕奔逸」，此欺罔之言也。詩亦平平乏警策。俗傳《酒詩》一卷，或云是幾所作。

又　涂幾，字守約，又字孟規，宜黃人。有《涂子類稿》。

《明史・藝文志四》　《涂子類稿》十卷。

徐一夔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始豐稿》　其文皆謹嚴有法度，無元季穴沓之習。其與王禕論修史》書《明史》載之於本傳。陳繼儒嘗稱其《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核精確。王士禎又稱其《錢塘鐵箭辨》精於考核。其《歐史十國年譜備證》一篇，謂歐陽氏於吳越改元，止據寶石山制稱寶正六年爲證。一夔復得錢鏐將許俊墓磚有寶正三年字，以證歐史之不誣。又謂元璀襲位後，不復改元。立說皆有根據。觀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間錢德洪所撰《吳越世家疑辨》，謂改元之事別無證據者，特爲先世諱耳。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工也。

傳記

《明史・文苑傳一・徐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與義烏王禕善。洪武二年八月詔纂修禮書，一夔及儒士梁寅、劉于、曾魯、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並與焉。明年書成，將續修《元史》，禕方爲總裁官，以一夔薦。【略】未幾，用薦署杭州教授。召修《大明日曆》，書成，將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辭，賜文綺遣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嘗游徙嘉興。及海甯危太僕素薦授建甯路學教授。入明試杭學教授，徵修《元曆》、《大明集禮》，將授翰林官，以足疾辭，仍實授杭州府學教授，年逾七十卒於官。《翦勝野聞》所載明太祖怒其表文有「天生作則」斬之者，誤也。

紀事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四引《至正庚辛倡和集補傳》　大章博學善屬文，危太樸在元時，嘗言於朝，授建寧路教授。元末避兵於郡之白苧里。有屋三四楹，牖外有大柞，因作《獨柞軒記》以見志。錢塘潘時雍題一詩曰：「蕭洒幽軒水面開，軒前老樹倚雲栽。閒來扶杖過三币，醉後支頤看百回。風雨欲隨龍化去，雲霄常聽鶴飛來。結鄰擬共榮枯事，遮莫人知是散材。」

著録

《靜志居詩話》卷三　大章遺稿罕傳，余於京師見之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先生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是足本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始豐稿》　一夔有《藝圃搜奇》，已著錄。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大章遺稿罕傳，余於京師見之新城王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是足本。案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當即朱彝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爲前稿，自四卷至十四卷爲後稿，皆雜文無詩，當即王士禎家所藏矣。據《千頃堂書目》，載一夔《始豐類稿》十五卷，此本所佚不過詩一卷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始豐稿》十四卷（明初刻本黃薳圃藏書）。《千頃堂書目》載《始豐稿》十五卷，朱氏《靜志居詩話》云，大章遺稿罕傳。余見之王貽上所。凡十四卷，皆雜文無詩，與《四庫》著錄合。此一卷至六卷，乃明初所刊，即竹垞所稱家藏之本，後七卷至十四卷乃續刊，爲黃薳圃影寫顧抱冲藏本，跋稱字體頗得其似迥非鈔胥比矣。有汪士鐘讀書三十五峰園主人員喬蘐齋水竹野鳳皇池上客諸印。別藏刻本卷九至卷十一凡三卷，亦有黃丕烈印，薳圃兩朱記。余雖補鈔全帙，不能如黃昏影寫顧本之工，又不忍將黃氏所影者撤去，故兩存之。

雜録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四陳田按　明初以考《禮》徵者，如楊維楨、王錡、張宣、朱右、魯淵、錢宰、林弼、劉儼、張翥、陳世昌輩，不堪枚舉。其見於《明集禮》者，僅徐一夔、梁寅、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曾魯十人。【略】蓋自吳元年至洪武三年，無歲不詔諸儒考《禮》。三年九月，《集禮》成，特以大章等十人竣事耳。大章爲王子充所薦續修《元史》，力辭。其《報子充書》，深明史法，爲世所稱。《始豐稿》十四卷，獨缺詩。今所錄者，皆散見於他選本者也。

劉承直

《明詩綜》卷七　王子充云：劉君工選體，出入鮑、謝之間。又　承直，字宗弼，以字行，贛州人。元進士。明初與修禮書。官國子博士，升司業，出爲浙江按察司僉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承直，字宗弼，章貢人。至正辛丑進士，贛人第進士自宗弼始。丙午春，爲國子博士。丁未秋，升司業，拜浙江按察使僉事。王子充論其詩，以尤工選體，出入鮑、謝之間。

林弼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弼，字元凱，龍溪人。初名唐臣，以國禁改名。元末領江浙鄉薦，授建寧考亭書院山長，擢漳州路知事。戊申內附，以儒士登春官，修禮樂書，除禮部主事，使安南，卻其饋千金，遷豐城令，坐事繫詔獄。上特原之，戍濠。安南亂起，再使，還擢禮部主事，知登州府，卒於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登州集》　弼字元凱，龍溪人。元至正戊子進士。爲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修禮樂書，授吏部主事。官至登州府知府。弼嘗與王廉同使安南，以卻贐金爲太祖所器。弼又名唐臣，以時禁國號名氏，遂仍舊名。是弼其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詩綜》則云弼初名唐臣，當由宋濂序謂唐臣更名爲弼致誤。然宋序未嘗言初名唐臣也。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荷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實。今仍署弼名，著之錄焉。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四陳田按　《實錄》云：「元凱登元至正甲午進士第，有文詞，著聲閩、浙間。入國朝，與修《元史》，授考功主事。」而諸書又云：「以儒士登春官，修《禮樂書》。」余考《元史》前後兩局及《禮書》，無元凱名。續修《元史》，以洪武三年二月開局，七月書成。纂修《禮書》，以洪武二年八月始事，三年九月書成。元凱奉使安南在三年四月，疑未及書成以使事去。正如操公琰之不得列名《元史》，魯道原之不得列名《集禮》耳。宋景濂序《元凱使南稿》，稱其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其爲名輩推重如此。

論述

王志道《林登州遺集序》　括蒼論公所爲詩文，皆雄偉跌宕，清峻之語，夐出塵表，有味乎其言之也。凡詩若文，清則易弱，非有一種邁往不屑之氣行乎其中，安在其能雄偉跌宕？蓋公之峻生於清，其雄偉跌宕生於峻，清而弱，郊寒島瘦，清而能壯，則清之一字廼千古詞人之脈之骨，非獨蘇州、襄陽一流，至於十九首亦云澄至清、發至要焉爾。古今之變每每自清而趨麗，枚叔、蘇、李清於建安，晉尚清言，而潘、陸已侈於曹、劉，三謝又侈於太康，至唐而忽清於齊、梁，所以爲初盛，廼知骨脈之貴非不用故實，不用典要語之爲清也，雖二陸三謝以逮齊、梁，絢爛之極，亦必有輕盈澄秀行乎其間，但有至有不至耳。文心所至，其志潔、其行芳，不屑一切，故能出之文字，播之咏歌，濯泥淖而蛻塵埃。以此論公，其爲千古一家何疑？今梅雪齋使南登州諸集具在，雖與季迪幼文爭鳴夏聲於正始，寧問誰漢誰我耶？

李斯義《林登州遺集序》　然卽就其詩與文論之，有韻之言溫柔敦厚，原本忠孝，又其爲音冲和渾穆，淵淵乎清廟明堂之奏，固將與青丘分路揚鑣，雖子羽猶將遜之，其他如鄭孟宣、高廷禮輩又不堪方駕矣，古文辭風格在史漢八家之間，而自出機杼，絕不傍人門戶，足以行世傳後無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登州集》　其《使安南集》宋濂曾爲之序，稱其文辭爾雅。王禕亦嘗贈以詩，與之唱酬。其墓誌卽王廉所作，稱其詩文皆雄偉跌宕，清峻之語，夐出塵表。蓋明初閩南以明經學古擅名文苑者，弼實爲之冠也。

《秦皇廟》　《明詩別裁集》卷二：結意與李義山「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同是一種風刺。

著録

王志道《林登州遺集序》　近者，吾社曹能始採閩中先正風雅，以附於十二代詩選，昔友張紹和力搜先生詩，偶遺所輯本，意甚恨之，今其弟煜叔廼得之散帙中，相與纂定，予從姑子林渙卿見之曰，我家藏本諸集外尚有續

集，是登州以後作，無有失墜，遂相與再纂，而付殺青。

李斯義《林登州遺集序》　先生舊有《梅雪齋集》、《使南集》、《續集》等書，其概曰《登州集》者，從後所居秩以名之也。先是，閩先正王而弘中丞曾校刊先生全集，歲久漸失其板，今參戎所藏一帙，蓋僅而獲存，亦可謂幸矣！參戎恪守先澤，將梓而新之，懇余爲序。

林興《林登州遺集跋》　先登州公以經術鳴盛於洪武間，其詩歌、古文辭實爲明初閩南文苑之冠，同時如宋文憲公、王忠文公，皆一代大儒，雅相推許，今見於志序者可考而知也。崇禎中，同郡王中丞而弘先生曾爲校刊行世，洎遭兵燹，遂失其版，小子興於家傳故篋中搜得一帙，珍奉藏之，久思重梓以傳焉，適節使大中丞長山李公來撫吾閩，興幸隸麾下，公餘進見，謹呈是編，蒙公一見嗟賞，慨然作序，兼爲訂其譌闕，凡魯魚亥豕一一讐勘，不使有字畫之差，我公表章盛心亦良至矣。小子興敬受而付剞劂，庶幾先人墜緒，於湮沒之餘得以復耀，皆大君子嘉惠之德也，豈特小子興有厚幸哉？工既竣，不揣固陋，謹盥手而識之末簡。

張紹科《林登州遺集引》　往家聘君選漳詩，凡前縑片楮無不探而索之，《林登州集》則余小子索之其裔者也。公著作充棟，世遠言湮，遂有散軼，余廼從其家藏寫本，搜而緝之，以集狐當窺豹，心慕苦矣。先是，黃幼玄太史謀表章之，而聘君覓其原本已亡去，每每恨焉，引爲風流罪過。聘君既沒，余檢所藏書，忽於亂籍中獲此，喜不自禁。適王而弘中丞來，具以告之，中丞欣然以剞劂爲任，而命余爲役，第斷管殘墨，都無倫次，且字句訛脫，余廼稍稍編次就班，又與中丞商略，訛者改之，脫者補之，始勒成一家言焉。因思文章之合有神而傳有數，閩中文獻落落，廼壇坫相望，代不乏人，若唐有常觀察，而歐陽四門佐之，宋有朱紫陽，而陳安卿佐之，一主一翼，若鼓宮商，八明而益彬彬矣。自王忠文開漳來，而有登州同時同調，衿契之雅，不減唐宋諸公。忠文《清漳詩》云：「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而《登州集》中亦有喜子充赴召之什，唱余和汝，洵一時勝事也。客歲，魏中嚴給諫刻忠文集，遂令紙貴，又一歲，而《登州集》繼出，豐城寶劍一時偕來，所謂神也。《忠文集》或傳或不傳，《登州集》幾傳矣，而復失之，今得兩先生表章，而二百年剩璣殘璧始成觸目琳瑯，則所謂數也。兩先生固自有功前彥，而余小子獲以編摩之役，交修二妙間，余則幸矣，惜不得起家聘君見之，釋其風流罪過之恨耳。語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三復斯編，不勝墓劍牀琴之感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登州集》　生平著作有《梅雪齋稿》、《使南安集》。是集總名《登州》，蓋彙爲一編，總題以所終之官也。凡詩七卷，文十六卷。

藝文

王禕《臨漳雜詩》　科名唐進士，道學宋先儒。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元凱也。）

張翼

《靜志居詩話》卷三　《梓宇集》不傳，朱翰輯《檇李英華》取其詩壓卷。

《明詩綜》卷七　翼（或作翼）字翔南，建德人，徙居嘉興。元至正乙巳舉于鄉薦，主甬東書院山長不就。吳元年徵入禮局告歸。有《梓宇集》。

劉永之

《東里續集》卷一八　《山陰集》者，清江劉永之仲修著。仲修治《春秋》學，其詩文清麗古雅，尤爲當時所重。

《明詩綜》卷七　梁孟敬云：仲修遣辭發詠，追金琢璧，鉅篇短章，榘度悉合。

又　敖子發云：山陰翁詩，諸體皆工，而七言絕句尤佳，不徒深入簡齋門戶，亦可與晚唐諸賢白戰於變風境上而莫之雌雄者。

又　簡一溪云：先生詩詞格調精工，諸體備至，颯颯乎風雅之遺。

《靜志居詩話》卷三　宋景濂以辭章翰墨雙絕稱之，【略】其識出環谷、東山諸君之上，其詩務去陳言，取材新穎。五言如：「青年杜書記，白髮漢郎官。」【略】七言如：「過橋柳暗鳥爭樹，當戶花開燕入簷。」【略】何其似姚少監、鄭都官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永之，字仲修，清江人。治春秋學。詩文清麗古雅，爲當時所重。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家富於貲，賑貧施數郡。仲修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以書籍翰墨自娛。客至不爲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鳴琴而已。家事未嘗一留意。非逢掖士，未嘗一接言笑也。始，仲修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爲友壻，蚤有文譽，婦翁特異視之，而庸衆人遇仲修。既歸，發憤就學，日夜不懈。數年學大進，時譽更出伯升右。有《山陰集》，楊東里述之如此。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永之字仲修，臨江人。少時隨父宦游四方，嗜學能文。迨遭喪亂，與郡士楊伯謙，彭聲之究論雅道，如承平時。洪武初徵用儒雅，一至京師，宋氏景濂道同意合，留之不可，乃賦詩餞之。忽嗣子奉獲罪，邑令乃籍其家。奉既死，永之亦徙東萊，至桃源病卒。

又　劉仲修先生詩集六卷文集二卷（舊鈔本）。新喻章喆爲采輯其詩文得若干，何光從而編次。洪武壬戌同郡梁寅序首，嘉靖癸丑其裔孫東園重刻。先集清江敖英書後。

《明史・藝文志四》《山陰集》五卷。

孫作

論述

宋濂《滄螺集序》　僕嘗窺其成書一二，如魯齋王公，仁山金公、白雲許公，諸鄉先正，義有未竟，理有未白，公一一析決，不啻親承曾思之傳，洞曉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此公之學不可及者一也。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惟公折旋蟻封不失毫髮，下上峻坂如履康莊，此公之文不可及者二也。公負二不可及乃欲以文稿屬余，余謂文之有序，本故舊門生類次成編，志其歲月非以爲文之重輕也。矧公事業文采方壯未老，顧豈菲辭所能贊其萬一哉。唯東家子宜有序，又故左丞周公伯溫已述於前，獨小傳缺然未書，余辱在記載，姑摭其概以貽知是書而不知其人者觀焉。贊曰：「東家子，中虛外夷，剏鋤城府，雖巖栖谷飲遊於造物者不能過也。至於折衝造詣弗苟異同，卓然自成一家，眞士之謂謂者矣。」《圖說》、《答性難》等篇，神采俊發，正氣滿容，濂洛之外康成輩有是言與。人言東家子書，其醇正似孟軻，其環瑋似莊周，其謹嚴似通書，其峭厲似法言，而又約以六經之淵奧，周以天下之知慮，博大哉，仁義之言，斯其爲東家氏之學也。吾於公之文亦云。

《明詩綜》卷七　李武曾云：胥元季之人，咸襲抱遺老人詩派，「東家子」獨以蘇黃爲師，洵特立之士也。

《靜志居詩話》卷三　修《日曆》者七人，孫大雅與焉。大雅自號東家子，以文見知於牛士良。宋景濂爲作《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惟公洞矚千古之上，折之則理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其推許至矣。

又　詩絕去元季之習，好盤硬語。有云：「蘇子落筆崩海江，豫州吐句敵山岳。【略】」蓋欲力追涪翁，宜詩之不肯猶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滄螺集》　是集凡詩一卷，文五卷。其詩力追黃庭堅，在元季自爲別調。集中與《陳檢校》詩有曰：「蘇子落筆崩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絕崖岸，粵粵木石森劍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貙與鱷。至今雜還呼從賓，誰敢崛強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其宗旨灼然可見。然才力不及庭堅之富，鎔鑄陶冶亦不及庭堅之深，雖頗拔俗而未能造古。《東家子傳》一字不及其詩，蓋有微意，非漏略也。至於文則磊落奇偉，而隱有程度，卓然足以自傳。《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詞不暢，肆於詞則理不直。惟作洞矚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闢之則詞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明史《文苑傳》亦稱其文醇正典雅云。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四引《澄江詩選》　孫次知五言古實近東坡，七言律絕氣味淳厚。

傳記

宋濂《滄螺集》序　東家子名作，字大雅，官以字行，故一字次知，姓孫氏，世爲常之江陰人。自曾大父澈川先生四傳至公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盡古人未發，雜之子書中，益不能辨也。江西饒介之，以才自負，不輕與人，尤喜其書，曰：公勉成之，會有識者，奚必後世揚子雲哉！至正兵，挈家三吳間，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弊篋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於淞焉。自余在禁林時，已聞其名而未之識也。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修日曆，以濂與總裁，間求士於禮部尚書牛諒，諒首以公對，且出其文一編，讀之不覺嘆曰：安得與此人比肩一時以快平生之願與。未幾，公起自田里，詔與編修入內，因得朝夕相歡。越六月書奏例除翰林編修官，公獨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選天下學官內任，公復在行。比考春官，廷對皆第一，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前後八載與公對牀促席擁爐夜話，皆未若出入禁闥同宿翰林日最親且久也。公器宇凝靜，似不能言而通亮過之，與人交初若烁霜之不可狎，久則如冬曦之不忍去。雖或以是非煽公，惟自切責，終無忤色。平生所得，一出古人，文特餘事耳。然亦靳爲之有至數年不獲一字者。唯好著書，當劍戟之聲相應，遇其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數誚讓之，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饑寒既，無益於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余而余所以事天之心也哉。」其勵志不息若此。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陰人。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間，惟載先世藏書兩篋。張太尉廩祿之，以母病謝去。衆爲買田築室于淞。洪武癸丑，召纂修日曆。書成，例授翰林編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除國子助教。明年，分都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宋景濂作《東家子傳》，稱其性好著書，劍戟之聲相磨，遇其得意，窮其日夜不輟。《滄螺集》六卷，里人薛章憲得其文於都穆，得其詩於黃應龍，合而傳之。

《明史・文苑傳一・孫作》　孫作，字大雅，江陰人。爲文醇正典雅，動有據依。嘗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元季，挈家避兵於吳，盡棄他物，獨載書兩篋。士誠廩祿之，旋以母病謝去，客松江，衆爲買田築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曆》，授翰林編修，乞改太平府教授。召爲國子助教，尋分教中都，踰年還國學，擢授司業，歸卒於家。

著録

薛章憲《滄螺集記後》　鄉先生孫大雅，在洪武初以文名一世，于時學士金華宋公於文最少許可，雅重公，特爲作傳，鄭重委曲，考其文可見已。章憲生後公百年，時從人得片言隻語，猶能想見風采，以不能偏覩公平生論述爲慊，求之且廿年矣，乃得公所爲文曰《滄螺集》于都君玄敬，又得公詩于黃君應龍，各丐以歸，如得重貨。以示中表弟徐直夫，而謀刻之未果也。歲乙卯九月，玄敬、直夫同領鄉薦，歸自南都，乃重言焉。直夫於是捐金傭工，而玄敬手爲板勘，始得竣事，凡爲詩若文七十六首，共六卷。二君以章憲求之之勤、得之之幸也，謂宜有言，然不以猥淺累公，姑記其全次、顯晦大較如此。

《明史・藝文志四》　《滄螺集》六卷。

瞿莊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莊，字敬孚，常熟人。孝子嗣興之子。以薦擢翰林典簿。宋濂爲侍講，稱其文學蔚茂，應制諸作，率皆稱旨。遷禮部員外郎，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四　莊字敬孚，常熟人。洪武初以薦授翰林典簿，

與修《正韻》。尋遷禮部員外郎，擢福建右參政，轉左參政。

趙撝謙

《明詩綜》卷七　撝謙，名謙，一名古則，餘姚人。洪武初徵修正韻，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罷歸。尋以薦召爲瓊山教諭，卒於官。有《考古餘事》。

《明史·文苑傳一·趙撝謙》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幼孤貧，寄食山寺，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眞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迮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撝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作《六書本義》，復作《聲音文字通》，時目爲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撝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授中都國子監典簿。久之，以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於番禺。其後，門人柴欽，字廣敬，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考古文集》　撝謙有《六書本義》，已著錄。《明詩綜》引黃宗羲之言，謂其詩集名《考古餘事》幾千首，不傳於世。今考焦竑《國史經籍志》，撝謙集已不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列其名，而不著卷數。則亦未見原本，信乎其久不傳也。此本所錄詩僅十餘篇，古文亦祇五十餘篇。前有順治丁酉黃世春序，稱其子孫式微已甚，而能錄其遺集，出沒於藏書之家，殆天將藉是而彰考古云云。蓋其後人掇拾散亡，重哀成帙者耳。集後附遺言十六條，又載其裔孫諸生護上瓊州姜參政請復姓書，及與浙中族姓札數通。蓋撝謙沒後，其幼子流寓海南，依母族冒吳姓，故護請於姜而復之。又撝謙所作《造化經綸圖》，亦附於後，編次頗無條理。然傳刻先集者多因祖父以附子孫，自宋元以來卽往往以文集爲家牒。陋例相沿，亦不自是編始矣。撝謙以小學名家，不甚以文章著。此本又僅存殘賸，未必得其精華。而意度波瀾，頗存古法，究與鈔語錄者有別。是則學有原本之故也。

錢宰

論述

《明詩綜》卷七　徐子元云：博士詩如霜曉鯨音，自然洪亮。

又　黃才伯云：博士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補其未馴者，詞林稱之。

《靜志居詩話》卷三　博士詩波瀾老成，諸體悉稱，韓宜可、唐愚士皆師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臨安集》　宰學有原本，在元末已稱宿儒。韓宜可、唐之淳皆其弟子。其詩吐辭清拔，寓意高遠，刻意古調，不屑爲豔仄之體。徐泰《詩談》譬以霜曉鯨音，自然洪亮。古文雖非所擅長，而謹守法度，亦無卑冗之習。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其詩波瀾老成，諸體悉稱。

又　文亦謹守法度，無卑冗之習。

《擬客從遠方來》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三折，得不言之妙。

又：《十九首》曠世獨立，固難爲和，然以吟者心理，求躋己懷於古志，而以清純和婉將之，古人亦無相距之理。李于麟輩心理不逮，求之無端，競氣躁情，抑不相稱，固已拙矣。竟陵復以浮狹之識，因于麟而盡廢擬古，是懲王莽而禁人之學周公，不愈悖乎！且竟陵於《子夜》、《讀曲》一切淫媟市巷之語，字規句矩，而獨以一凡泥封正始之音，安在其舍擬議以將性情邪。歷下、竟陵之前，自有此種雅道，齊固失之，楚尤未得，亦觀于天子之上林乎。

《白野太守游賀監故居得水字》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以情事爲起合，詩有眞脈理，眞局法，則此是也。立法自敝者，局亂脈亂，都不自知，哀哉。

又：只二語打迭賀知章，簡甚。然前六句都從此迤邐來，針綫

甚密。知神理之中，自有關鎖、有照應，腐漢心不能靈，苦於行墨求耳。

《擬庭中有奇樹》《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純淨無枝葉。

《泛舟新湖塘次王敬助韵》《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順叙不煩，泠然自善。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公字子予，一字伯均，會稽人。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也。至正間，中甲科。親老不赴，公車教授於鄉。唐之淳，韓宜可，皆出其門。國初，以明經徵修禮樂書，尋以病歸。洪武六年，授國子助教。上疏乞歸。二十三年，召爲會試考官。二十七年，又召校書翰林，命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王廟樂章，皆稱旨。是時老儒凋謝，與學士劉三吾，並承眷倚。每進見，必賜坐侍食。年幾耋，再三乞骸骨，加博士，賜勅致仕，遣行人護歸。子尚絅，字兄裳，舉洪武首科鄉試，主新城簿，以文行稱。公嘗早朝，口占絕句云：「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明日，文華燕畢，上面諭曰：「昨日好詩。朕曷嘗嫌汝，何不改『憂』字？」又曰：「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公率諸老人拜謝，皆遣還。公自叙《臨安集》云：「先世自文僖公與其從昆弟祕監昆，侍讀藻，咸出入詞林，世以文承家。顧惟不肖固陋，勉置身文字間。自成均致事歸，間緝舊業，或得以不墜前人之緒耳。吾錢氏自樞密公纂集宗門歌詩，自武肅王以下，駟馬錦樓之什，曰《吳越錢氏傳芳集》，族子仙芝，又撰後集五卷，宋綬爲序。國朝則自澹軒先生博士以下凡三十九人。」

《明史・錢宰傳》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至正間中甲科，親老不仕。洪武二年徵爲國子助教。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王廟樂章》，皆稱旨。十年乞休。進博士，賜敕遣歸。至二十七年，帝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尚書唐鐸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斬權等。行人馳傳徵至，命劉三吾總其事。江東諸門酒樓成，賜百官鈔，宴其上。宰等賦詩謝。帝大悦。諭諸儒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年最高，請留。帝喜。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厚賜，令馳驛歸。卒年九十六。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臨安集》　其集《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俱未著録。則在明代行世已稀。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編排，參以諸選本所録，釐爲六卷，以備明初之一家。宰本浙東人，集以臨安名者，蓋自以爲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從其舊貫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臨安集十卷（舊鈔本）。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詩文各五卷，均有自序。《四庫》從大典輯出，釐爲六卷，此則原本也。

雜録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四陳田按　子予仕履，各家紀載多有錯誤。《列朝詩集》踳駁尤甚。《實録》：「洪武六年三月，以儒士錢宰爲國子助教。」是年，命建歷代帝王廟，則子予撰帝王廟樂章當在此時。牧齋叙次于修《書傳》之後，誤一。《實録》：十年三月國子助教錢宰以年老乞致仕。上敕云：「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數年，倬有成效，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而牧齋云：「二十七年召校書翰林，加博士，賜敕遣歸。」誤二；修《書傳》時，江東諸門酒樓成，賜百官鈔，宴其上。宰等賦詩以獻。帝大悦，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諸儒年耄思歸者遣之。宰年最高，請留。而牧齋云：「公嘗口占絕句云：『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明日文華宴畢，上面諭曰：『昨日好詩，朕曷嘗嫌汝，何不改憂字。』又曰：『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睡熟矣。』公率諸老人拜謝，皆遣還。」此詩當賦於官助教之時。而叙次於修《書傳》之後。必無去留聽便之人，忽賦思歸之句，自相牴牾。誤三。《四庫提要》云：「《臨安集》中《金陵形勝論》末署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國子博士致仕錢宰進。」九月書成，

六月己先署博士，此尤早加博士之確證。又云：「是致仕卽在奉召之年。」修書遣歸，非致仕也，亦小有誤，偶不檢耳。子予詩如畫家淺絳法，雖亦著色，不沒骨幹。

沈夢麟

論述

徐泰《詩談》 沈夢麟亦清雅。

《靜志居詩話》卷四 原昭詩格清穩，特少警拔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花溪集》 夢麟與趙孟頫爲姻家，傳其詩法。七言律體最工，時稱沈八句。劉基早與之遊，嘗寄贈曰：「杜陵老去詩千首，陶令歸來酒一罇。」其文其人，具見於是矣。

《和邵山人》《明詩別裁集》卷二： 晚唐風韵。

傳記

《西吳里語》卷三 國初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癸巳以《易經》中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縣尹，以儒術緣飾吏治，後以疾辭歸。洪武間五主文衡於閩浙，太祖高皇帝呼爲老試官。年九十三卒於家。詩有盛唐風，時人稱爲沈八句。有《花谿先生集》行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夢麟，字原昭，湖州人。博通羣經，尤邃於易。元季應進士舉，棄去，隱居華溪之濱。洪武二十三年，上聞其經學，聘爲京闈考官，辭歸。年九十三卒。原昭爲趙文敏姻家，傳其詩法，時稱沈八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花溪集》 夢麟字原昭，吳興人。舉後至元己卯鄉薦。授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至正中，解官歸隱。明初以賢良徵，辭不起。應聘入浙閩校文者三，爲會試同考者再，太祖稱之曰老試官。然知其志不可屈，亦不強以仕。年垂九十而卒。夢麟以前朝遺老，不能銷聲滅蹟，自遁於雲山煙水之間，乃出預新朝貢舉之事。此與楊維楨等之修《元史》，胡行簡等之修禮書，其蹤蹟相類。以較丁鶴年諸人，當降一格。然身經徵辟，卒不受官，較改節希榮者，終加一等。仍繫諸元，曲諒其本志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花溪集》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溪集三卷（舊鈔本）。江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邑人陸珩編副使郡人吳瓊校正。集爲元孫清所編。宏治六年刑部尚書彭韶序，有沈溥李思仁二跋，又有無名氏後序。此本題邑人陸珩編，殆在清之後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花溪集》 是集爲其元孫江西按察司僉事清所編。凡詩文四百二十四篇。

揭軌

《明詩綜》卷七 沈山子曰：孟同詩以唐人爲圭臬，斤斤不爽，方之高漫士差優。

又 軌字孟同，臨川人。洪武初，以明經舉除清河主簿。陞知縣，謝歸，教授生徒。召定《書傳會選》。

《宴南市樓》 《明詩綜》卷七：姜明叔云：「國初於金陵聚寶門外，建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觀揭孟同《宴南市樓》詩，可知國初搢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後始有禁耳。」又：《詩話》：相傳定正《蔡傳》書成，宴編纂者於醉仙樓上。然揭孟同詩云：「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題曰：「宴南市樓，則非醉仙明矣。」《實錄》：【略】

是則編纂諸儒，先與百官並賜宴者，醉仙樓也。繼以書成賜宴者南市樓也。【略】而孟同詩云：【略】追憶承平都會之盛，君臣相遇之隆，亦一段佳話也。

鄭潛

《明詩綜》卷一三　程以文云：彦昭詩駸駸乎格高律熟而入於精者。

又　潛，字彦昭，歙人。元季泉州路總管。洪武初以故官起除授寶應縣主簿遷潞州同知。有《白沙稿》、《樗庵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樗庵類稿》　潛雖起家掾吏，而天資絶異。其詩詞意軒爽，有玉山朗朗之致。視元末纖穠之格，特爲俊逸。入明以後，名位不昌，距纂修《永樂大典》之時年代又近，而書局諸人顧特編錄其遺稿，追配古人。知當時必有以取之，非徒然也。

又　潛字彦昭，歙縣人。元末由內臺掾廣東帥府從事，上計京師，遂爲監修國史掾。後擢正字。歷官監察御史，福建行省員外郎，海北道廉訪副使，泉州路總管。入明，起爲寶應縣主簿，遷潞州同知，至洪武十年乃致仕。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其始末甚詳。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列之元人，誤也。

又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其始末甚詳。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列之元人，誤也。虞稷載《樗庵類稿》二卷。今從《永樂大典》裒輯得古體詩五十首，近體詩一百四十首，併原序三篇，仍可編爲二卷，計所遺亦無幾矣。是集皆其在元所作。程以文序稱行役小稿二卷，豫章鄧文著所編，凡一百五十餘篇。其時方爲監察御史。貢師泰序稱集其歌詩爲二卷，題曰《行役稿》、《攬轡稿》。其時爲福建廉訪副使。揭汯序始稱爲《樗庵類稿》，不言卷數。據其所言，仍成於元末官福建時。蓋初爲《行役稿》二卷。後刪併爲一卷，而益《攬轡稿》一卷，仍爲二卷。終乃合爲一編，改題曰《樗庵類稿》。蓋數經增損而後勒爲定本，則其成集亦不苟矣。

桂彦良

《明詩綜》卷四　烏斯道曰：其字句雖刻削點綴，自令人稱道不已。

又：先生詩文在鄉里曰《清節集》，在京師曰《清溪集》、《春和詠言》，爲主傳時曰《山西集》，爲長史時曰《拄笏集》，還鄉後曰《老拙集》。又有《和陶詩》、《中都紀行》皆不在集中。

《靜志居詩話》卷二　長史以德望重，韻語非其所長。然如「巴園五月收丹橘，丙穴三春饌白魚」，亦小有風致。吳江史明古爲作傳，稱孝陵嘗咏蝌蚪云：「池上看蝌蚪，分明古篆文。」命長史續之，應聲曰：「惟因藏水底，秦火不能焚。」可稱敏絶。

《國琛集》卷上　長史桂彦良通經史百家言，嚅嚌儒學。洪武六年被徵，白衣賜宴，諮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而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屢援經訓獻納，太祖每稱善。有以墨敗者處死，力諫，當如律。又問法行數犯曰用德佚，用法勞。嘗進皇太子心圖及上太平十二策。太祖曰：「卿，帝者師也。」

《明史・桂彦良傳》　桂彦良，名德俔，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公車，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彦良就御座前朗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朴直。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彦良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彦良對必以正。帝每稱善，書其語揭便殿。七年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彦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彦良所論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彦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彦良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帝曰：「彦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

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越二年卒。明初，特重師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諸王傅亦愼其選。彥良與陳南賓等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顏與駙馬都尉胡觀傅徐宗實，尤以嚴見憚。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五　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教授。洪武初，徵授太子正字，尋爲晉府右傅，改長史。追贈編修，謚敬裕。有《清節》、《清溪》、《春和詠言》、《山西》、《拄笏》、《老拙》、《和陶》、《中都紀行》等集。

《送顧謹中少尹赴荆州》《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五陳田按：謹中《皇明混一頌》頗有時名，解大紳云：「臣縉近奉內廷，獲覩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祿詩集》二編。」此詩「秀句新傳鳳榻前」，當即指此事也。

朱　模

《明詩綜》卷一三　張伯雨云：朱子範詩有虞揭遺響。

又　模，字子範，休寧人。元季六安州判官。洪武三年爲賊所害。有《白沙行稿》。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五　時舉初名槐，又名樸，以字行，莆田人。洪武初官興化訓導。有《方壺集》。

又陳田按　閩中有壺山文會，初會九人：宋貴誠、方樸、朱德善、丘伯安、蔡景誠、陳本初、楊元吉、劉晟、陳觀。續會者十三人：陳惟鼎、李苾、郭完、陳必大、吳元善、方炯、鄭德孚、黃性初、黃安、陳熙、方坦、葉源中、釋清源。月必一會，賦詩彈琴，清談雅歌以爲樂。余始見《福建通志》有方樸等《壺山文會集》，逮檢鄭王臣《莆風清籟集》而其事始詳。凡與會者共二十二人。錢牧齋《列朝詩集》稱郭完元末隱于壺山，與方時舉等十二人結社。王臣譏其失考，以閩人考閩事，此固其專長耳。壺山會中，詩多雅音，以較十才子詩不多讓也。時舉有《莆陽人物志》，《福建通志》既錄方樸《莆陽人物志》二卷，此後又有方時舉《莆陽人物志》二卷，歧爲二人，誤矣。

柯　欽

鄭王臣《蘭陔詩話》　欽自號深隱老人，詩源出晚唐。其七言如「空城落木羣鴉噪，斜日西風瘦馬行」，亦高唱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五　欽字叔敬，莆田人。洪武中官興化訓導。有《采薇集》。

伍　衡

鄭王臣《蘭陔詩話》　前輩稱時敏歌行，麗縟奇崛，有溫、李遺意。近體充贍英美。惜其集散佚不傳。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五　衡字時敏，莆田人。洪武中官增城知縣。

王　璉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璉，字汝器，璲之兄也。洪武壬子，以會試舉子簡授編修，肄業文華堂，後爲吏部主事，卒。文學不減汝玉，而早卒。不甚著。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五　璉字汝器，長洲人。立中子。洪武中吏部主事。

宋禧 宋僖

《靜志居詩話》卷二　无逸有盛名，詩見於選本絕少，予購得其集，句如「欲雪未雪雲葉暗，似暮非暮風花寒。」【略】「二月江村三日雪，百花時序半春陰。」對法流轉，頗饒自然之趣。

又　其《寄景濂學士》詩云：「修史與末役，乏才媿羣賢。強述外國傳，荒疏僅成篇。」則自《高麗傳》以下悉无逸手筆，覽《元史》者所當知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庸庵集》　禧學問源出楊維楨。維楨才力橫軼，所作詩歌，以奇譎兀奡凌躒一世，效之者號爲鐵體。而禧詩乃清和婉轉，獨以自然爲宗，頗出入香山、劍南之間。文亦詳贍明達，而不詭於理。可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矣。

又　禧初名元禧。後改名禧，字无逸，庸庵其號也。餘姚人。元至正庚寅中浙江鄉試。補繁昌教諭。尋棄歸。洪武初，召修《元史》。所撰《外國傳》，自高麗以下悉出其手。書成不受職，乞還山。復與桂彥良同徵主考福建。故《明史》列之文苑中，附見《趙壎傳》末。然集中《題桐江釣隱圖》有云：「黃冠漫憶賀知章，老病憐予簡書趣。」又《寄宋景濂》云：「當時十八士，去留各有緣。」而戴良贈以詩亦有「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之句。則亦沈夢麟、趙汸之流，非危素諸人比也。

又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庸庵文集》三十卷，又《庸庵詩集》十卷。自明以來，未有刊版，故流播絕稀。今浙江所採進者，乃其詩集，即《千頃堂書目》所云十卷之本。而文集則已久佚。惟《永樂大典》各韻內詩文並載，尚具梗概。以浙本相校，其詩惟多七言絕句四首，詞一首。其他轉不若浙本之詳備。疑編錄之時，多所刪汰。其雜文每題之下各載年月。檢勘皆至正間所作，而入明乃無一篇。當亦不免有所遺脫。然世無傳本，惟藉此以獲見一斑，尤不可不亟爲甄錄。謹據浙本參互考證，仍編詩集爲十卷。文集則別釐爲四卷。又從《西湖志》補詩二首，《餘姚志》補文二首。統題作《庸庵集》，以備元末之一家焉。

《明史・文苑傳一・宋僖》　宋僖，字無逸，餘姚人。元繁昌教諭，遭亂歸。史事竣，命典福建鄉試。

又《藝文志四》　《宋僖文集》三十卷，詩十卷。

《明詩綜》卷五　禧，初名玄禧，字无逸，餘姚人。學於楊維楨。洪武初徵修元史。有《庸菴集》。

王沂

《明詩綜》卷一一　沂，字子與，泰和人。洪武初徵爲諸王說書，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辭歸，學者稱爲竹亭先生。後以孫直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與弟佑俱以詩名。有《竹亭遺稿》。

又　烏繼善云：子與四言詩春容嫻雅如陶淵明，五言冲澹瑩潔如魏、晉、齊、梁，七言宮詞情景悠遠如王建，七律歌行典麗鏗鏘莫非方軌盛唐諸君子。

又　胡行簡云：子與詩根於學問之功，發乎性情之正，冲澹高雅音韻鏗鏘卓然成家非世之琢句鍊字極意模仿者比。

又　彭聲之云：先生五言迥出流輩瑩如冬冰、清如秋露，馥如春蘭、潤如夏簟；歌行有天驥之馳驟，無寒蜩之悲鳴；而律絕之佳者，若秋水芙蓉映照初日，清麗無塵。

又　胡光大曰：子與詩春容典則，優入盛唐。

又　楊士奇云：竹亭先生於詩古體用意魏晉以上，近體不肯出中唐下。

又　鄒仲熙云：先生之詩，平澹簡遠，如玄酒在尊，而自有至味，非世俗夸靡相尚者可企及也。

《靜志居詩話》卷四　子與詩格清婉，如水墨雲山，絕勝調鉛殺粉。

《明史・藝文志四》　《徵士集》八卷。

王佑

《明詩綜》卷一三　陳一德云：子啟壁立千仞不負所學，雖賴蕭氏刻集以傳，而其得意者無幾。

又　梁用之云：子啟先生以校官舉，與永豐丁堅子節，同邑劉穀原寔等一十八人俱同日俱拜御史。所爲詩沉渾雅淡，質而不俚，華而不媚。

《靜志居詩話》卷四　王佑，字子啟，沂弟。洪武三年舉教官，擢監察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改知崇慶州。有《長江萬里稿》。

又附錄　梁用之云：子啟先生以校官舉，與永豐丁堅子節、同邑劉穀原實等一十八人俱同日俱拜御史。所爲詩沉渾雅淡，質而不俚，華而不媚。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佑，字子啟，泰和人。元末與兄沂，隱居平川山中，與辛敬萬、石曠逵、楊士弘、劉永之、練高爲詩友。龍鳳十一年，李韓公書其名，遣使者召至。喪未除，辭諸行省，得免。洪武三年，舉教官，至京師入見，是日太史奏文星見。同時十八人，皆擢御史，陞廣西按察僉事。三年，王師平蜀，徙知崇慶州，坐累免官，邑人請爲儒學訓導。踰年卒。無子。爲人孝友端方，所至鋤姦植善，風概凜然。沂嘗爲諸生說書，徵授福建鹽運司同知。未起，以老罷歸，太保文端公之祖也。沂字子與，兄弟皆有集行世，潛溪、東里皆稱之。

《明史・藝文志四》《長江稿》五卷。

藍仁

論述

《明詩綜》卷一一　蔣師文云：靜之昆仲切磨，塤篪迭奏，和平雅澹，辭意融怡，語不雕鎪，氣無脂粉，出乎性情之正，而有太平之風。惜其不列承明著作，浮湛閭里，傲睨林泉，有達士之襟懷，無騷人之哀怨。卽屢更患難，而心恆裕如，要其所作，皆治世之音也。

又　張雲松云：靜之詩，平居時優柔沖澹，處患難則憤激而憂思，交朋友則眷戀而情深。箴規而意篤，不怒罵，不諛諂，不蹈襲以掠美，不險怪以求奇，麗則而不苟，雋永而有餘，深得詩史之遺意。

又　陳延器云：藍山詩力追盛唐，規員矩方，靡不合度。

又　蔣仲舒云：二藍勢力相敵已入作者之室。

《靜志居詩話》卷四　二藍學文於武夷杜清碧，學詩於四明任松卿，其體格專法唐人，間入中晚，蓋十子之先，閩中詩派，實其昆友倡之，藍澗仕而藍山隱。其《戲題》絕句云：「朝野文章自不同，壤歌何敢敵黃鐘。山林別有鈞天奏，長在松風澗水中。」然其《述懷》詩云：「無才甘下位，有識笑庸人。」又云：「何事漁磯棄，空煩鵲印隨。」又有《甲寅仲冬攝官》詩題，則靜之亦不終於山林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詩法唐人，間入中晚，已開十子先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藍山集》　仁詩規摹唐調，而時時流入中晚。蔣易作是集序，稱其和平雅澹，詞意融怡，語不彫鎪，氣無脂粉，出乎性情之正，而有太平之風。惜其不列承明著作，浮湛里閭，傲睨林泉。有達士之襟懷，無騷人之哀怨。卽屢更患難，而心恆裕如。要其所作，皆治世之音也。雖推之稍過，實亦近之。閩中詩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爲之開先。遂沒其創始之功，非公論也。

《賦網巾》《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引宗室恆仁《月山詩話》：朱竹垞云網巾之制，相傳明孝陵微行見之云云，獨藍靜之有詩。余觀謝宗可咏物詩有《賦網巾》云：「篩影細分雲縷滑，棋文斜界雪絲乾。」蓋元時已有之矣。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仁，字靜之，崇安人。元末，杜清碧隱居武夷，崇尚古學，仁與其弟智，俱往師焉。授以四明任松卿詩法，遂謝科舉，一意爲詩。國初內附，隨例徙濠，居瑯琊者數月。放歸，以老壽終。而智以應薦起家，羊城陳璉序靜之《藍山詩集》，謂應詔官憲僉，誤也。

《明史・文苑傳一・藍仁》藍仁，字靜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元時，清江杜本隱武夷，崇尚古學，仁兄弟俱往師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詩法，遂謝科舉，一意爲詩。後辟武夷書院山長，遷邵武尉，不赴。內附後，例徙濠梁，數月放歸，卒。智，洪武十年被薦，起家廣西僉事，著廉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藍山集》仁字靜之，崇安人。《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稱元末杜本隱居武夷山，仁與弟智往師之。授以四明任松鄉詩法，遂謝科舉，一意爲詩。後辟武夷書院山長。遷邵武尉，不赴。又稱其明初內附，隨例徙臨濠，則必嘗仕張士誠。又集中有《甲寅仲冬攝官》詩。甲寅爲洪武七年，則放歸又嘗仕宦，特其始末不可考耳。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四　又云網巾之制，相傳明孝陵微行，見之於神樂觀，遂取其式，頒行天下，冠禮加此，以爲成人，三百年未之改，然題詠者寡，獨藍靜之有三詩，予錄其一焉，其詞云：「白頭難掩雪霜蹤，織手穿成絡索同。映帶暮年微翼鑠，遮藏秋色久蓬鬆。牽絲柢訝蛛臨戶，覽鏡翻愁鶴在籠。便與黃花相見好，不愁破帽落西風。」

著録

《靜志居詩話》卷四　集有蔣易、張榘二序。易字師文，自號橘山眞逸，嘗選《皇元風雅》，予有其書。榘字孟方，自號雲松樵者。靜之贈詩云：「文宗曾子固，篆逼李陽冰。」惜其著作罕傳矣。

《明史・藝文志四》《藍仁詩集》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藍山集》《明史・藝文志》載仁集六卷，朱彝尊作《明詩綜》時猶及見之。今外閒絕少傳本，杭世駿言吳焯家有之。（語詳藍集）條下。然吳氏藏書今進入書局者，未見此本。其存佚不可知，恐遂湮沒。謹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裒輯，得詩五百餘篇。仍釐爲六卷，以符原目，著之於錄焉。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引杭世駿《榕陰詩話》　二藍集閩人無知者。何氏《閩書》：藍仁有《藍山集》，藍智有《藍澗集》。竹垞嘗輯入《詩綜》，以爲十子之先。閩中詩派實其昆友倡之，集本合刻。吳明經焯嘗於吳門買得《藍山集》，是洪武時刊，有蔣易、張榘二序，與竹垞言脗合。而《藍澗集》究不可購。徐惟和輯《晉安風雅》時，二藍闕焉，則此集之亡久矣。

又引陸心源《儀顧堂題跋》　《藍山詩集》六卷，明藍仁撰。前有正統二年丁巳秋八月朔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陳璉序，洪武庚辰歲花辰日武夷文學西江吉水倪伯文序，雲松樵者張榘序，橘山眞逸蔣易序，計詩六百八十餘首。《藍澗詩集》六卷，明藍智撰，題曰友生程嗣祖奇遠編。集前有至正壬寅冬戊子進士戶部尚書西夏張昶序，張榘題，蔣易序，計詩五百餘首。案兩集明正統以後無重刻本，故流傳甚少，乾隆中開四庫館，亦無人進呈，館臣從《永樂大典》抄出著於錄，《藍山集》得詩五百餘首，《藍澗集》得詩三百五十首。此從明刻原本抄出，《藍山集》多得詩一百五十餘首，《藍澗集》多得詩一百五十餘首，較《大典》本約增三分之一。近閩中郭蘭秋主事重刻二集，不言所據爲何本，前無原序。核其詩與提要著錄之數相符，當即《大典》傳抄本也。《藍山集》誤收《藍澗詩》五十餘首，《藍澗集》誤收《藍山詩》三十餘首。《永樂大典》本往往有此，此非館臣之誤，乃《永樂大典》纂修諸臣草率之故。

又陳田按　竹垞稱《藍山》、《藍澗》二集選家誤有參錯，今依明初雕本刊正。而陸氏《儀顧堂題跋》所謂郭氏新刻《藍山集》誤收藍澗詩五十餘首者，中如《秋山懷友》、《擬貧士》、《宿田家》、《望武夷山》、《宿橘山田家》、《懷蔣先生》、《暮宿田家》、《正月十四日》、《西山感興》、《風雨不已簡我同志》、《暮秋懷鄭居貞》、《西山暮歸》、《暮歸山中》、《雲峯秋霽圖》、《高彥敬畫楚江春曉圖》、《贈魏士達》諸詩，竹垞《詩綜》均錄作藍山詩，正與郭氏本一一相合。大抵郭氏所據之《四庫》本與竹垞所見之本相同。陸氏所得之本又與竹垞所謂選家誤有參錯之本相同，各據所見，紛如聚訟，今亦不能定爲誰是誰非也。惟陸氏本《藍山集》多有倪伯文序，《藍澗集》多有張昶序，又二集詩各多至百五十餘首，此亦足廣異聞耳。藍山骨格老蒼，藍澗音節高亮。二人才力各不相下。余錄明人之兄弟稱詩者，當以二藍爲開先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武夷藍山先生詩集六卷（正統刊本。金星軺藏書）。四庫館不得其集，從《永樂大典》中與藍澗集各輯爲六卷。此本仁之子仲穆所編，未及擬梓，諸孫幹等始鋟以傳。崇安邑宰麗水金君懷請羊城陳璉爲序，時在正統二年，先有雲松樵老張榘、橘山眞逸蔣易及吉水倪伯文三序，而張榘序後刻有洪武庚辰秋藍山書舍刊長方水記，豈正統間重刻耶，【略】按杭大宗《榕城詩話》云：何氏《閩書》，仁有《藍山集》，智有《藍澗集》。竹垞嘗輯入《詩綜》集本合刻，吳明經焯嘗於吳門買得《藍山集》，是洪武時刊有蔣、張二序，與竹垞言合而《藍澗集》究不可購云云。又按《文瑞樓藏書記》，嘉靖丙戌，山、澗六世孫可軒藍鉏等合刻二藍詩集，豈明初集本各刊，故《藍澗集》不能購得耶。有家住黃山白岡之間金星軺藏書記，汪魚亭藏閱書諸印。

又　藍山集六卷（舊鈔本。朱氏結一廬藏書）。原集已詳前記，乃當日館中所搜《永樂大典》之底本，有翰林院印，輾轉散出，又爲塘栖朱氏結一廬所藏，足與原本攷核其缺佚也。

藍　智

《詩藪續編・國朝上》　藍智皆有可觀。

明文學部一・藍　仁　藍　智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引《筆精》　武夷藍明之名智，永樂中辟爲廣西僉憲，與兄布衣靜之齊名。詩詞俊逸，雅有唐風。嘗見其書《銅雀臺瓦》詩於建陽友人處，可泣鬼神。詩云：「曹瞞騁志吞劉社，銅雀臺高瞰中夏。徒知扼腕有卧龍，豈料垂涎已司馬。萬里河山尚出師，九原魂魄歸何時？清秋風雨滿陵樹，落日笙歌空總帷。翠蛾紅袖恩情絕，廢塚荒臺狐兔穴。空餘片瓦落人間，千載奸雄磨未滅。」

又引《明三十家詩選》　明之五律老成嫆鍊，卓然長城，殆駸駸欲度哲兄前矣。

又陳田按　《藍澗集》，《四庫》錄本僅三百餘首，余所得藍氏刻本多百餘首，前有張昶序，與陸氏儀顧堂本同。昶序云：「崇安藍明之長於詩，古彷彿魏、晉，律似盛唐，長句豪健，五言溫雅。昶作序在至正壬寅。當元時已名重如此。明之集中有《贈張尚書四十韻》，即贈昶也。《藍澗》佳什琳瑯滿目，《詩綜》所錄寥寥，特備錄之，以補其缺。杭董浦謂二藍集閩人無知者，殊不然。曹石倉《明興詩選》錄二藍詩至二卷，蓋曾見全集者。明之爲廣西僉憲在洪武十年。徐氏《筆精》謂永樂中辟爲僉憲，誤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藍澗集》　智詩清新婉約，足以肩隨其兄。五言結體高雅，翛然塵外。雖雄快不足，而雋逸有餘。七言頓挫瀏亮，亦無失唐人矩矱。與《藍山》一集卓然可稱二藍。《靜志居詩話》謂《藍山》、《藍澗》集中詩，選家互有參錯。殆亦因其格調相近，不能猝辨歟。

又　其字諸書皆作明之，而《永樂大典》獨題性之。當時去明初未遠，必有所據，疑作明之者誤也。《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稱洪武十年以薦授廣西按察司僉事，著廉聲。志乘均失載其事迹。考集中有《書懷》詩十首，乃在粵時所作，以寄其子雲松樵者。張榘爲之跋，稱其持身廉正，處事平允，三載始終無失。則史言著廉聲者，當必有據。《劉彥昺集》有《輓藍氏昆季》詩云：「桂林持節還，高風振林谷。」則晚年又嘗謝事歸里矣。

又　智集原目已不可考。觀焦竑《經籍志》所載，惟有《藍靜之集》而《藍澗集》獨未之及。是明之中葉已有散佚，近亦未見傳本。故杭世駿《榕城詩話》曰「二藍集閩人無知者」。何氏閩書，藍仁有《藍山集》，藍智有《藍澗集》。竹垞嘗輯入《詩綜》中，以爲十子之先，詩派實其昆友倡之。集本合刻。吳明經焯嘗於吳門買得《藍山集》，是洪武時刊，有蔣易、張榘二序。與竹垞言脗合。

而《藍澗集》究不可購。徐惟和輯晉安風雅時，二藍闕焉。則此集之亡久矣云云。惟《永樂大典》各韻中所收尚夥，蒐輯裒綴，共得古今體三百餘首。雖篇什不及《藍山集》之富，而大略已見。謹以類編次，釐爲六卷。俾其兄弟著作，均不致泯沒於後世云。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智，字明之，仁之弟。元末棄去科舉學，與其兄師杜清碧，倡和爲詩。國初，應辟薦授廣西按察司僉事。劉彥昺輓藍氏昆季詩云：「桂林持節還，高風振林谷。」張榘序藍澗詩則云：「客死他鄉，不永天年。」彥昺與二藍同時，當以其詩爲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智，字明之，仁之弟。元末棄科舉，與兄師杜清碧倡和爲詩。洪武十年，應辟授廣西按察僉事，著廉聲，處事平允，三載始終無失德，劉彥昺《挽藍氏昆季詩》云：「桂林持節還，高風振林谷。」則暮年又嘗謝職歸里，而張榘序《藍澗詩》則云客死他鄉不永天年，是誤傳耳。

又 《藍澗集》六卷（舊鈔本。朱氏結一廬藏書）。集久湮沒，焦氏《經籍志》亦不載其目，館臣從《大典》中輯出之，與《藍山集》同爲六卷，此即輯時底本，鈐有翰林院印，又有塘栖朱氏結一廬圖書記一印。

《靜志居詩話》卷四 二藍出處不同，《藍山》、《藍澗》二集，選家誤有參錯。今依明初雕本刊正。

《明史・藝文志四》《藍智詩集》六卷。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陳約

《明詩綜》卷一三 約，字博文，嘉興人。洪武中官大理寺卿，出爲山西布政使，與弟絅、繹、緝，並有詩名。

陳緝

《明詩綜》卷一五上 沈客子曰：四陳之中，熙文詩秀蒨可誦，直逼晚唐。

又 緝，字熙文，絅（字簡文，嘉興人）弟。

李毓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陳田按 長民亦公與兄弟行也，一號藥所。許介石有《題林藥所家藏子昂枯木竹石圖》詩。長民詩沖淡，有陶、韋意趣。

又 毓本姓林，字長民，黃巖人。

《題弟齊民禱雨有感卷》《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陳田按：《三台詩錄》稱齊民上寒坑祈雨有應，士人爭爲歌詩，此詩亦同時作也。潘時岡《喜林橘隱禱雨立應》云：「寒坑山，倚天起。六丁鑿開混沌髓，下根滄溟幾千里。六月陰風吹鬼雨，陰囂出入雲纚纚。今年旱魃肆威怒，林君乞靈誠亹亹。側足玄宮不自憐，風先驅分雨隨履，頃刻如注天瓢水。郊原一覽生意新，松底流泉自相語。」時岡字鶴亭，黃巖人。

繆仲琳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陳田按 仲琳與弟仲卣有《壎篪集》。蘇平仲稱其麗藻交映，逸韻迭發，鏗鏘炳煥，震耀遐邇。洪武初兄弟皆徵至京師，官之，不拜。歸而縣丞延仲琳爲訓導，縣令延仲卣爲訓導。惜《壎篪集》不可得。

僅見仲琳一詩而已。

又　仲琳，永嘉平陽人。洪武初，平陽訓導。

黎　慎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六引楊士奇《東里文集》《東里文集》：充輝詩清新雅則，有唐人韻致。

又　愼字充輝，以字行。清江人。

又引《江西詩徵》充輝童子時爲詩輒有奇語，長從梁石門遊，博通羣籍，落魄不羈，永樂初，應明經召至京，授職不就歸。

又陳田按充輝與弟潛輝有倡和詩，楊東里序其簡端云：「黎氏伯仲京華倡和之什，贍而實，婉而切。清江、玉笥之間，山川靈秀鍾於人，挺然英傑，兄弟並起，馳聲當時，而流聞來世，如二劉、三孔者，去今未遠也，將無繼之而興乎？」爲名輩引重如此，充輝有清節，潛輝永樂朝進士，另詳別卷。

劉　炳　鎏　炳

論　述

綜　論

宋濂《劉彥昺集序》予昔與劉君彥昺遊，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及其奉命佐戎幕於閩，別去且十年，重會秦淮上，亟問近什如何，彥昺解橐中得數十篇，予讀已大驚。璞玉輝春，蠙珠浴月，溫潤清逸，何其似韋應物歟！勝軍百萬，鼓行沙漠，風酸霜苦，鐵騎驚秋，雄渾悲壯，何其類岑嘉州歟！英英乎芙蓉濯太液之波，楚楚乎蘭茝沐湘沅之雨，氣韻秀麗何其近謝康樂歟！商敦周彝，朱漆翠飾，龍章鳥蹟，欵識獨存，典刑古雅，若樂府諸題，又何其駸駸乎漢魏之風也。蓋彥昺天分既高，人功又深，凡有模擬輒步驟似之，予今猶舉其概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長鄉公，謂必歷諳諸體究其制作聲音之眞，然後自成一家，彥昺之學正與予同，自愧跛蹩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昺何以能致於斯也。頗聞其先人友梧翁乃月灣吳公高弟，善爲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禮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詞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絕於人者，不然，彥昺之詩何爲膾炙人口而不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予耄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姑摭昔奇彥昺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

危素《劉彥昺集序》湖海間大夫士每有以劉彥昺詩見示余，多爲之賞歎，但弗克與之晤語爲憾。丁丑冬，廼惠然過我，懽如平昔，相與唱酬有諧金石，因取其疇昨所製而觀之，有若闢武庫而森乎五兵也，聆廣樂而揚乎八音也。又若臨鉅浸而濤波衝激魚龍出沒抃舞莫測也。諷之不能去手，匪其才識瑰邁該涉博備，豈若是哉。可謂肩盛唐而擬諸晉魏者矣，夫誰曰不然。其睥睨詞林，高出時輩，固宜有所珍尚，是用錄木傳之將來。【略】予觀彥昺五言類韋蘇州，律詩本少陵，樂歌駸駸乎漢魏晉宋齊梁矣，何其聲之似古人也！蓋若天姿卓犖，神思俊逸，喜遊名山大川，有烟霞泉石之趣，閒居靜室奇花異卉，清流美竹，焚香鼓琴危坐終日，視人間富貴澹如也，故其詩清新而流麗。及馳騁戎馬，決勝籌帷，奇謀雄辯有古烈士風，故其詩悲壯而沉鬱。詩以言志，豈徒然哉。君今以文學躋顯，庸佐方伯，以殿南服，偃武修文，維其時矣。方將隆雅頌之音，鳴治平之盛，被絃歌而刻金石，當不止於今日所觀也。僕雖無用於時願擊壤而和之。

俞貞木《劉彥昺集序》鄱陽劉彥翁，其生平之問學抱負遊宦履歷憂喜哀樂一發之於詩。其爲句必煅煉，故工緻而雅麗。其體格必模倣，故富贍而有法。叙事有次第，論事必確實，寫懷必和暢，可謂得作詩之情性也。古體之冲淡，長篇之舂容，八句之森嚴，絕句之簡潔，一字煅煉之不苟，一句治擇之必精，全篇首尾氣脈之聯屬，華靡不流於艷冶，恬淡不失於枯澀。

周象初《劉彥昺集後序》　右《春雨軒詩集》一編，諸體大備，爲詩若干首，鄱陽劉彥昺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卓越之才，際文明之運，急英雋之交，職典籤，草戎檄，解銅墨以歸休乎田里。故其發於吟詠若是其富有也。蓋嘗論之溫柔敦厚詩之教焉，迨夫世變相乘，與辭偕極，要必有正始之意，使人得於唱嘆，然後爲可貴哉。《離騷》而後漢、魏之五言是矣。晉代以還，嵇、阮絶出，而陶公爲至。宋、齊之世，雕鏤益工，而興寄彌簡。梁、陳逮隋，風骨耗矣。唐之興也，雅道幾復，王、楊、盧、駱之徒出而陳子昂爲至，有若李翰林、杜工部其得於天分者若殊，然皆義存風雅，氣摩屈、宋，體裁漢、魏，趣挹陶阮，詞該累葉，才括數公，故卓然爲詩家準的。若元次山、儲光羲、王、孟、高、岑、崔顥、常建之儔，悉盛唐之選也。大曆已還，名家輩出，有若韋、柳之高婉邃雅，溫、李之瑰瑋濃縟，李義山之雄麗，許用晦之精切，皆偉然而自拔，整轡徐驅而方駕者之所馳騖，規規然意恐後賢者也。先生乃約數子之長，成一家言以隋夫盛唐之闇奥，其哀余忠宣之類，則又逼夫漢、魏矣。蓋其言與事稱有不期然而然者，宜夫延譽於大方，高踏乎一時，膾炙乎文人之口。洪武戊寅，先生以爲詞源之沛夫江漢，而雲夢之足觀遊也，挾其所輯以來大蒙賞激，雖駿骨之市燕，照乘之寶魏，連城之歸趙，不足方也。先生之幸會可謂厚矣。遂鋟梓以傳，則先生之精堂將遂不朽，而膏馥於後人者博哉。庸敢摭其崖畧，蔽以管窺編諸末簡以備。

《明詩評》卷二　彥昺詩篇峻潔，尤多樂府。清絶之氣雖可觀，凄楚之調爲尤甚。既累簡質，然亦非本語耳。

《靜志居詩話》卷四《鎏炳》　彥昺詩純效鐵厓，宜鐵厓之傾倒也。至其病，過於繁豔，特擇其淡雅者著於編。

又附錄　楊維楨則愛其詩兼諸體，特爲評點。其推重之如此。

《明詩綜》卷一二　蔣仲舒云：彥昺詩篇峻潔，尤多樂府。清絶之氣可觀，凄楚之調爲甚。既累簡質，然亦非本語。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鄱陽徐矩序云：劉君彥昺以詩鳴於時，得其所爲《春雨集》者，讀之巍乎其峻也，浩乎其廣也，廓乎其容也，窅乎其深也，瀏乎其清也，濯乎其新也。蓋所謂深於道者也，所謂惟意是適而動中乎準繩者也，所謂千變萬化而不可一律裁者也，所以可以移風易俗而厚教化者也，是亦謂之至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七陳田按　明初詩家燕京感事者，以宋仲敏《壬子秋過故宮十九首》爲最，劉子高《早春燕城懷古》六律亦其亞也。【略】彥昺詩爲楊廉夫、宋景濂、危太樸所推重。余衡其品於西江明初詩家，在子高之次，與新城劉子憲正足旗鼓相當。彥昺精鑒賞，流傳古書畫往往有其題跋，宋景濂嘗稱之。

分論

《歌風臺賦》　《劉彥昺集》卷一：楊維楨評：備盡漢事，惜用韻未純耳。

《修竹賦》　《劉彥昺集》卷一：楊維楨評：語意清麗可讀。

《簡孔博士》　《劉彥昺集》卷二：楊維楨評：倣韋也。

《出塞》　《劉彥昺集》卷三：楊維楨評：又似初唐體格。

《烏棲曲》　《劉彥昺集》卷三：楊維楨評：語新。

《河中之水歌寄劉子雍程伯羽同賦》　《劉彥昺集》卷三：楊維楨評曰：香奩之流。

《燕子樓同周伯寧賦》　《劉彥昺集》卷三：楊維楨評：再不忍誦。《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亘古。只銷五十六字，兩鏡互參，不立賓主，遂使字字成血。

《邕熹》　《劉彥昺集》卷三：楊維楨評：古調也。

《明妃曲》　《劉彥昺集》卷三：楊維楨評：結句佳。

《見月行》　《劉彥昺集》卷四：楊維楨評：曲折備盡。

《金銅仙人辭漢歌周伯寧同賦》　《劉彥昺集》卷四：楊維楨評：深戒窮兵之咎。

《漢之季哀故御史余公闕守舒城死節而作》　《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音節古甚，足爲余公傳誦之。古意可哀，琅然漢魏之意。

《題呂花園草堂代宋景濂先生作》　《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風致有度。

《題夏博士晉王羲之像》　《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晉人風致。

《予昔與孟思魯參戎事於三衢監司宋公幕府及兵潰得間道還鄉遂歸休之志故歷叙之》　《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激烈悲壯，老馬長鳴。

《潯陽行》《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效高適、王維者。

《江都行》《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唐體。

《澶州行》《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曲盡事實，可哀可誦。

《題諸葛武侯廟》《劉彥昺集》卷五：楊維楨評：節義如生。

《行路難》《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未知于鮑參軍何似，要不讓吳叔庠半步。又：卽起，卽轉，卽收，神龍尺木，不須羽脛。

《桃葉青》《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承授間總不可方物，彥昺獨力起古人，但資得此。

《過南湖嘴》《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全不措志，自然漫興有餘。

《燕子樓同周伯寧賦》《明詩評選》卷三：王夫之評：直古。只銷五十六字，兩鏡互參，不立賓主，遂使字字成血。

《瓊姬墓宋仲珩同賦》《明詩評選》卷二：王夫之評：與《燕子樓》作俱只從中捎出一段說，首尾無限，俱浮浮紙外。彥昺妙于擇意立局，巧奪漢人袖錦。

《古意》《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安度紆徐，妙在但紀情事，不施論斷。

《左掖門朝復呈吳待制諸公》《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簡傲。不嫌固在吳均，柳惲之間。

《春夕直左掖懷周侍御》一《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貴甚。又：不儉于外，大儉于中，所以簡不寒，華不膩，故曰貴甚。

又二《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平中著色。

《經白將軍故第》《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駱丞僅筆。

《夜直呈翰林諸友》《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沈亮。

《文樓早朝柬呈程邦民諸公》《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結不生意高淨無倫。又：彥昺風華奕赡，不在季迪下，而靳于用意，儉于用句，往往自相合同，不以此自歉，寧使俗目驚其不奢，必不橫索非分。以是命心，孰敢當之。

《寄賈文彬巡檢》《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山城旗影中流見」，往往無人經心出手。

《早春呈吳待制》《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撰飭天然。又：「山連曉氣蟠龍虎，臺枕東風憶鳳凰」，千古金陵，一時王氣，只十四字嚲括無餘。謂此作爲三百年第一首律詩，亦無欠在。

《春寒寄魏居敬》《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無懈可擊。

傳記

《明史·文苑傳一·劉炳》炳，字彥昺，鄱陽人。至正中，從軍於浙。太祖起淮南，獻書言事，用爲中書典籤。洪武初，從事大都督府，出爲知縣。閱兩考，以病告歸，久之卒。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劉彥昺集》炳字彥昺，以字行，鄱陽人。洪武初，獻書言事，授中書典籤。出爲大都督府掌記，除東阿知縣。閱兩考，引疾歸。《明史·文苑傳》附載《王冕傳》中。【略】炳事蹟略具《明史·文苑傳》中。而《江西通志》引《豫章人物志》，所紀炳歷官本末與史多有不合。如史云炳至正中從軍於浙，而志乃云爲參政于光使金陵，不知所據。史云炳以言事爲典籤，而志乃云先參贊沐總制守鎮江，尋授廣東衛知事。考其《弔余闕墓》文，結銜稱大都督府掌記，在洪武十二年。而《哀曹國公詩》有「三年參記府」句，《沐西平輓詩》有「十年參幕府」句。李文忠以洪武三年領大都督事，沐英以洪武四年同知大都督府。以年數計之，不應未授典籤，先參贊沐英軍事，前後亦相舛迕。蓋稗官野史，傳聞異詞，往往如此。今一以史文爲據，而並存其同異以備考核。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四附錄　愚山云：「彥昺洪武己未弔余廷心墓文，自稱大都督府掌記。」集載《哀曹國公詩云》：「三年忝記府，龍鍾侍文墨。」又《沐西平輓詩》云：「十年參幕府，慙媿簪纓客。」曹國公以洪武三年領大都督府事，西平以四年同知大都督府，蓋彥昺初任中書典籤，而後從事於都府也。

《漢之季（哀故御史余公闕守舒城死節而作）》《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七陳

田按：忠宣守安慶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無不勝，糧絕城陷以死。彦昺嘗從忠宣軍事間，故能道其詳如此。

《瓊姬墓宋仲珩同賦》《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七陳田按：《姑蘇志》：「瓊姬墓，夫差女也，與夫差墓相近。」高季迪、徐幼文均有詩，附錄於此。季迪云：「夢別芙蓉殿頭，墮釵零落誰收？士昏清鏡忘曉，月冷珠襦恨秋。麋鹿昔來廢苑，牛羊今上荒丘。香魂若怨亡國，莫與西施共遊。」幼文云：「館娃宮裏已堪愁，況值泉臺閟小丘。月冷寶奩無復曉，池空玉雁不知秋。蘿間舊屋僧來住，竹下新亭客過遊。不有佳名留郡志，誰能識此爲停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春雨軒集》十卷，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劉彦昺集》所著詩文本名《春雨軒集》，乃其門人劉子昇所編，楊維楨嘗爲評定。其評亦附載集中，維楨及危素、宋濂、徐矩皆爲作序，王禕、俞貞木、周象初皆爲作跋。此本題曰《劉彦昺集》，不知何人所改也。炳當元季兵亂時，與弟煜結里閈相保，寇至輒卻走。依余闕於安慶，以其孤軍不振，辭歸。蓋亦才識之士。故詩格伉爽挺拔，類其爲人。惟末附雜文一卷，氣象薾弱，殊遜其詩。知所長不在此，特以餘事及之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鄱陽劉彦昺詩集九卷（舊鈔本）。鄱陽劉彦昺撰，太史會稽楊廉夫評。此書前有臨川危素，金華宋濂，會稽楊維楨、徐矩序，後有同郡許瑤撰《澤存堂》、王禕撰《春雨軒記》及俞貞木、周象初跋。凡詩七卷，詞一卷，雜文一卷。此本紅格竹紙舊鈔，版心有「古炤堂」三字，前有翰林院印，曾經四庫館鈎勒塗改而發還者也。

又　鄱陽劉彦昺詩集九卷（舊鈔本文瑞樓藏書）。鄱陽劉彦昺撰，門生同郡劉子昇編，太史會稽楊廉夫評。所著名《春雨軒集》，乃門人劉子昇編，此不知何人改題，前有洪武著雍攝提格元虛羽人序，【略】有余闕、周伯溫兩跋。卷一至七爲賦、操、樂府、古今體詩，卷八南詞，卷九雜文，後附翰林待制李燦撰故府君劉公墓誌銘，劉公諱明，字衮明。又余闕撰劉府君墓碣。府君諱斗鳳，字友梧，乃彦昺之父也。又宋濂撰鄱陽劉節婦朱氏墓碣銘。朱氏諱則中，乃彦（昺）之母也。安成周浩撰故處士鄱陽劉公墓誌銘。處士諱由孫，字傑夫，乃彦昺之祖也。又同郡許瑤撰《澤存堂記》，烏傷王禕、默齋蔡深同撰《春雨軒》二記，皆爲彦昺作也。俞貞木、周象初並爲後序。有結社溪山文瑞樓金星軺藏書記，浙江盧氏寶鳳樓藏書印，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

藝文

楊維楨《劉彦昺集序》賦詩難而知詩爲尤難，蓋能知者固不在於必賦，而能賦者固在於必知也。永嘉李季和氏嘗與予論古今人詩，亦曰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信矣哉。予讀劉彦昺氏《春雨軒集》，驚喜數日忘倦，觀其長篇短章體制各殊，非流連光景者所可擬也。若樂府諸題，儼乎漢魏遺響，殷殷乎金石之聲，悲壯雄渾古意猶存，安得起吾季和而見之，寧不爲之擊節而起舞乎。烏乎！大雅希聲寥寥久矣，黄鍾毀棄，瓦釜雷鳴，斯所以謂知詩爲尤難也。千里之姿可不表而出之，爲之歌曰：「緊房星兮孕精，濯渥洼兮降靈，膺鳳翼兮矯矯，脊虎文兮英英，駕鼓車兮康衢，籲浮雲兮上征，遡天風兮萬里，期振鬣兮長鳴。」歌闋，彦昺拜而謝曰：「伯樂一顧價增十倍，吾今知駿骨之不虛售也。」彦昺鄱陽人，先大夫友梧君與吾同事場屋，辱交於王眉叟眞人之丹房而觴飲焉，時泰定丙寅之秋也。彦昺於予有通家之契焉，信乎其家學之有淵源也，故爲題其篇首。予愛其詩，兼諸體制各殊，特爲評點，庶不負其用心之苦，使知詩者覽焉。

許瑤《澤承堂記》親窶牆而見堯，觀河洛而思禹，蓋聖德元功著於宇宙，澤在人心久而不泯，歷千萬歲猶一日也。況生之膝下，覆育之恩如天罔極，劬勞之念敢一日而忘哉。故《禮記》之言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杯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鄱陽義城劉氏爲郡著姓，元至正之季，彦昺劉君以義旅從軍於浙，見時政日乖，其志莫遂，迨龍飛江左，以獻書言事受知於上。擢官清要，輔政藩閫，出宰百里，兩考而歸，以病告老林下，構堂故址取《禮記》之意而扁以澤存，著思親也。嗚呼！兵革以來，故家文獻牙籤錦帙皆爲灰燼，而劉氏能存之，君復能守之，顧諟在前必

恭敬止，豈特春雨霜露而興怵惕悽愴之思，其氣發揚於上，而動昭明蒼蒿之慮，終身之慕，寧或少替，其與羹牆之見，河洛之思，同符合轍，豈不可尚也耶。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其然乎。故《祭義》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人子之思其親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況以其手澤之存者乎。宜乎其不忍忘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劉氏賢子孫登斯堂者，必有所觀感而興起於無窮也。故爲記於堂之左方焉。

陶安《次韻劉彥炳典籤感秋（七首）》 涼風肅庭戶，愛此山氣幽。森然林間葉，倏爾水上浮。維天有四時，高爽莫若秋。中情苟恬晏，無勞慕丹丘。我本隱逸人，手種籬菊黃。養直亦好道，忽已五十霜。夜涼不能寐，稽古燈在床。天明驅馬出，秋興滿江鄉。英雄逐秦鹿，諸兵日相侵。義師獨縞素，感動天下心。三傑功名顯，亞文終陸沈。時方求善策，不計陳平金。孤桐倚絕壁，長養材質奇。截爲焦尾琴，奏成白雪辭。倘非爨下聲，知者復誰其。物固有佳遇，待時何足悲。多爵得固易，設施爲甚難。房杜居黃閣，功業彌兩間。志士繹遺經，有得心自歡。一朝乘飛雲，龍鱗或能攀。切直慕汲黯，孤忠憫湘纍。懷才若盡展，膏澤靡不滋。每思湯武興，能用伊尹爲。君子處心正，何嫌迹逶迤。九月霜未降，青溪尚瀰漫。驚飈颯蒲柳，蒼桂秀團團。倚仗觀白雲，孤飛時往還。窮達聽天命，怡然絕憂歎。

練高《寄參謀劉彥昺行軍已度劍關次韻志喜》 遙駐旌旄已渡瀘，壺漿父老迓前驅。幕中司馬徵韓愈，灞上將軍詔亞夫。金甲琱弓朝洗箭，銀燈虎帳夜投壺。應知橫槊題詩處，錦瑟凝歌翠袖扶。

甘瑾

《國雅品・士品一》 甘二守彥初【略】思頗清僻，甘如：「一瓢風外樹，雙屐雨中山。」「白草交河道，清笳捕虜營。」【略】亦是高唱。

《詩藪續編・國朝上》 甘瑾【略】皆有可觀。

《明詩綜》卷一三 張仲舉云：彥初詩如美女簪花。

又 徐子元云：彥初工於律，矛戟森然，望之可畏。

又 瑾，字彥初，臨川人。明初嚴州府同知（一云官翰林待制）。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甘瑾有「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瑾，字彥初，餘干人。元末，張丞旨翥僑居雲錦山中，與彥初及張可立，甘克敬往返甚數，評彥初詩如美女簪花，可立如貞婦守節。彥初入國朝，爲嚴州府同知，或云翰林待制，皆未詳也。或云臨川人。

《公孫》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七陳田按：甘彥初「躍馬公孫氏」一章，爲陳友諒而作也。淮張事多有以詩紀之者，友諒事不多見。余檢孔邇《雲蕉館紀談》，陳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爲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翦繡於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黃信詩不多見，附錄於此。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七陳田按 彥初詩集不傳，他本所選者多五、七言近體，余從朱性父《珊瑚木難》見彥初《植芳堂》詩，題名鄱陽甘瑾作，豈流寓不常，錄詩者以所在題之耶？《明音類選》、《光嶽英華》均題作餘干人。彥初律體音節高亮，是錢、郎一輩人。

趙迪

論述

林誌《鳴秋集序》 夫是集若干篇，古詩要不下魏、晉，而諸作則醇乎唐矣，毋容一言贊也，若夫後生千百餘載，與前人聲氣若出一口，雖氣運也，亦學力也，則進而三百篇可馴致矣，有志之士可無勗哉？

《國雅品・士品一》 趙山人景哲，【略】興洽清眞，並是逸才。

《靜志居詩話》卷六　景哲五古學唐人而得其丰韻，二元遠遜之。不知當日何以不列十子之目。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陳田按　明初有二趙迪，余既錄宜陽趙迪詩入甲籤。景哲閩人，詩格修整，五言尤有遠韻，善畫山水，學米南宮，見《閩畫記》。

《送樂舞生歸京》《皇明詩選》卷一〇：陳子龍曰：麗切。

《山水圖》《明詩綜》卷一九上：周青士云：頗近常建。

傳記

《皇明詩選》卷一〇　字景哲，閩人。洪武初與林鴻齊名，所著有《鳴秋集》。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迪，字景哲，閩人。俞憲《百家詩》云：「山人，國初與林鴻齊名。」《湖海耆英集》載迪元夕應制詩。《皇明風雅》云：「宜陽人，官吏部侍郎。」未詳孰是。然景非山人，則明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引徐燉《鼇峯集》　鳴秋先生系出宋室，林尚默爲序未嘗談及，讀其《寫懷詩》有云：「衣冠有恨先王後，家世應從南渡來。」則先生誠天水之裔，第未考何王之後耳。再讀鄭公望輓鳴秋詩，有「白湖小隱入雲間」之句。則先生又隱居白湖，其子姓今未知誰是也。

著録

趙壯《鳴秋集跋》　壯在襁褓時，不幸先生奄棄，大兄尚幼，荷慈母鞠育之恩，寬柔之誨，至于成立，命從師學。宣德乙卯，濫竽科目，幸叨微祿，嘗痛念先人值時多故，投老林泉，著作無有虛日，惜夫舊稿厘存者十有一二，壯不肖，弗能光紹先志以亢厥宗，焉敢沒先人之所存？敬錄諸體詩，分爲《鳴秋集》二卷，置于家塾，垂諸永久，爲我子孫珍藏而寶愛之。

雜録

《送樂舞生歸京》《皇明詩選》卷一〇：李雯曰：原本作「儽裘」，不若「裳」字雅，故易之。

劉秩

《明詩綜》卷一三　李時遠云：伯序古體高古，近體秀麗。

《靜志居詩話》卷四　伯序詩亦整鍊，如「芙蓉隔浦聽秋雨，楊柳長亭看晚潮」，【略】亦琅然可誦也。

又　劉秩，字伯序，豐城人。洪武中知崇明州。有《秋南集》。

王蒙

論述

《靜志居詩話》卷四　蓋文敏書畫詩皆尚工緻，而叔明意在活脫，所寫溪山林木或有柯無葉，畫家謂之不了樹，惟詩亦然，往往不費推敲而有自然之致，乃知善得師者，不在循行矩步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引王達《聽雨樓諸賢記》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松雪之外孫也。素好畫，得外氏法，然不求妍於時，惟假筆意以寓其天機之妙，爲文章不尚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

《宮詞》《皇明詩選》卷一三：仁和俞友仁見此詩以爲盛唐佳作。又：陳子龍曰：亦杜牧、李益耳。何遽盛唐。然景調俱佳。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蒙，字叔明，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畫山水師巨然，得外氏法，然不求妍於時。爲文章不尚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隱於黃鶴山，自號黃鶴山樵，人以此稱之。元末，官理問。洪武初，爲泰安州知州。陶九成弔王黃鶴詩序云：「洪武乙丑九月初十日，卒於秋官獄。」考《清教錄》，僧知聰招云：「十二年正月，往胡丞相府，見王叔明【略】在彼吃茶看畫。」云云。則知叔明坐罪，亦以胡黨也。

《明史·文苑傳一·王蒙》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於文，不尚築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時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瘐死獄中。

紀事

《題鐵網珊瑚圖》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引安岐《墨緣彙觀》：王蒙《竹樹水石圖》，綠絲界闌，水墨蒼筠數竿，枯樹二株，下作坡石流泉，自題詩云云。詩後范立、胡儼和韻。綠絲闌外。上下左右有顧祿、王彥文、李仁、王士顯、沈瑜、張禮和韻，皆書法精工。下又顧祿、范立重和。顧祿隸書于闌內。此圖因詩有「鐵網網得珊瑚枝」之句，故世呼爲《鐵網珊瑚圖》，如倪迂《優鉢曇花》之稱。

《錢塘懷古》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陳田按：《姑蘇》、《錢塘懷古》詩各三首，乃陳惟寅首倡，和者七人：饒介、倪瓚、陳秀民、余詮、潘牧、叔明與惟寅弟汝言也。墨蹟流傳，後數十年，吳匏庵、沈石田、呂秉之復追和，王濟之、顧華玉有跋語。文徵仲影叔明此詩刻入《停雲館帖》。眞蹟國初藏安儀周家。

雜録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引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 黃鶴山樵王叔明爲錢塘崔彥暉作《雲林小隱圖》。叔明所長在重巖複嶂，楓丹栗黃，宏麗之致耳。而此圖則清遠溶鬱，大有北苑、襄陽妙致，驟見之以爲大癡老人，又疑老人不辨是也。圖後意似小未盡，問之王百穀，云：「猶及見全本，蓋少有浥瀾，爲裝師截去耳。」題署者僧泐季潭。叔明既手書所撰《雲林詞》，而同時爲辭賦記序詩歌者凡廿七人，多佳士。而余所知僅山陰王裕、金華蘇伯衡、始豐徐一夔、嘉興鮑恂、桐廬俞和、臨安錢宰、會稽唐愚士而已。沈道禎戲謂余惜不及文待詔生，當一一爲放以報。蓋待詔最能詳勝國先朝士大夫始末故也。

又引《六硯齋筆記》 王叔明倣董北苑《風雨蕭寺圖》，氣韻掀簸，物象俱備，不知較北苑所作相去幾何？顧叔明自是寫圖手，遠近位置歷然，不爲山林煙靄之所汩沒。

又引張丑《清河書畫舫》 王叔明小畫一幀，首題巖居高士，次題「黃鶴山人王蒙爲雅宜山中陳惟寅畫」。筆法秀雅，積墨清潤，點染之間，咫尺千里，自非胸襟灑落，心手和調，斷斷不能以成斯圖。益知名下無虛士。觀此眞跡，殊覺僞者甚可笑也。

又引張丑《眞蹟日錄》 黃、王合作小幅：「僕暇日爲郡曹劉彥敬畫《竹趣圖》甫畢，而一峯黃處士見過，僕出此求印正。處士以爲可爲添一遠山幷樵逕，天趣迥殊，頓增深峻矣。時省郎耿君督兵華亭，索僕畫甚急，思拙筆弱，頃刻不就，因輟此奉獻。吳興王蒙敬題。」「叔明公子，文敏公之外孫也。天姿神品，其於翰墨，深入晉、漢，至於鑒裁，尤所精詣，鷗波之宅相，非予而誰耶？至正壬辰冬，□□□人公望拜□。」

陳汝言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陳尚書汝言，【略】其詩亦清麗可誦。

《靜志居詩話》卷四 吳縣二陳居船場巷，並有雋才，俱善詩，工畫山水，又皆多髯，故有大髯小髯之目。

又 陳汝言，字惟允，吳縣人。明初官濟南經歷，坐法死。有《秋水軒稿》。

《明詩綜》卷一三 嚴蓀友云：惟允精於山水詩。如「秋水濃於酒，山雲白似衣」，詩中亦有畫也。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陳汝言有「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汝言，字惟允，汝秩之弟也。兄弟並有雋才，惟允尤倜儻知兵。張氏時，客潘元明所，辟藩府參謀，親信用事。嘗騎馬過吳市，遇王止仲徒行，不爲下，以手招之曰：「王止仲，可來我家看畫。」止仲尾之往，弗敢後。其矜伉專己如此。洪武初，官濟南經歷，坐法死，家破。婦吳，育其孤繼，遺書尚數萬卷。

又 惟允臨難，從容染翰，畫畢就刑。張來儀記其事。惟允西市之日，能以翰墨結習，遺豁至怖，視嵇生琴，夏侯瑟，尤爲難事。以兵解之法推之，謂之書解可也。惟允有《秋水軒詩集》，倪元鎮爲叙。

又 惟允與王叔明契厚，叔明知泰安州，廳事後有樓面泰山，叔明張絹素於壁，興至捉筆，三年而圖成。惟允自濟南往訪，方看畫，雪大作，欲改爲雪景，而難於設色。惟允沉思良久，曰：「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叫絕，以爲神奇，題曰「岱宗密雪圖」。圖藏陳氏，徐武功猶及見之。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引《六硯齋三筆》 陳惟寅、惟允兄弟，蘇門高士，繪法宗唐、宋。傅采著色，有李思訓、李營丘標致。

又引《畫史會要》 陳惟允能詩文，山水宗趙魏公，清潤可愛。兄惟寅高士，有雅宜山居，亦善山水。寅號大髯，允號小髯。

又引《無聲詩史》 陳惟允當國初爲潘左丞客，有《壽左丞仙山樓閣圖》，此畫之精絕者。徐幼文題其《山居圖》云：「昔年爲客處，看圖懷故山。今日還山住，儼然圖畫間。泉來遶蘭徑，月出對花關。應知農事畢，高坐有餘閒。」

又引尤鋐《清賢紀》 陳惟允工爲詩歌，而圍棋鼓琴，無一不造其妙。與倪元鎮爲契友，故有「覓句仍工畫，看山不愛名。棋枰消永月，琴調寄閒情」之贈。

又引《墨緣彙觀》 陳汝言《百丈泉圖》筆墨高古，無一不規法董、巨。相傳松江王氏藏北苑《谿山行旅圖》，有「江南半幅董元」之稱。太倉王氏有巨然《潯暑山行圖》。董文敏題爲北苑。此二圖皆江南名畫。余見石谷臨本，思慕有年，不能一見眞蹟。今覩此圖筆法與石谷所摹二圖相彷彿，爲元人中超軼者，當作董、巨觀。

又陳田按 惟允淮張時用事，牧齋云：「惟允嘗騎馬過吳市，遇王止仲徒行，不爲下，以手招之曰：『王止仲可來我家看畫。』止仲尾之往，弗敢後。」其矜伉專己如此。余考文徵仲《溪山秋霽圖》跋云：「惟允貴顯時，止仲爲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止仲學，故其辭稍距。惟允壻劉政見之，罵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以筆抹之。」今抹筆隱然猶存，則牧齋之言信矣。惟允與王叔明爲素交。合作《泰山密雪圖》，爲畫苑佳話，惜畫今不傳。嘗見戴醇士侍郎畫冊跋云：「叔明《泰山圖》絕蹟以意想像爲之，其畫空靈駘宕。侍郎眞一代畫家也。」惟允詩少局邊幅，不能如其人之豪宕，七律意格靈變，殊有別趣，西市之日，索筆作畫，從容就刑，事詳張來儀詩後。

王冕

論述

劉基《竹齋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元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避地至會稽，始得盡觀元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引支允堅《梅花渡異林》 勝國王元章，豪俠士也。其詞語跌宕不羈，可想見其爲人。如「五更驟雨隨風過，滿眼落花如雪飛」，「可愛華山陳處士，風流文采卻貪眠」，「桓溫豈解知王猛，徐庶從來識孔明」，「野蒿得雨長過樹，海燕隔花輕笑人」，「可喜一湖楊柳色，不禁三月杜鵑聲」，「青苔蝕盡床頭劍，白日消磨鏡裏霜」，皆爲時事而發。至「花落不隨流水去，鶴飛長帶白雲來」，「獨鶴遠從天際下，老夫如在畫中行」，「秋風遶屋樹聲雜，夜雨落山溪水多」，「萬里山河秋杳杳，一天風雨夜蕭蕭」，亦佳句不可沒也。

《國雅品・士品一》 王參軍元章，才贍思新，善繪梅竹，得意處輒題，往往奇拔，尤長于七言。如：「雲合紫駝開虎帳，天連春草入龍沙。」「海氣或在山背雨，江潮不到石頭城。」「千峰回影陷落日，萬壑欲盡松風聲。」抽思雖奇，摛詞未秀。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竹齋集三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 冕天才縱逸，其詩多排奡遒勁之氣，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視闊步，落落獨行，無楊維楨等詭俊纖仄之習，在元明之閒要爲作者。

《送欽上人》 《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疏硬欲入中唐，而興致自全，不屑宋人蒼黓。

《紅梅二首》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二首紅梅絕唱，既足媲其芳麗，仍不闌入繪刻，眞生香活色也。

傳記

宋濂《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兢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荊棘生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僮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株，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廬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鸞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眞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

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宗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瞻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筵，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眞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冕，字元章，號煮石山農，諸暨人。本田家子，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通春秋諸傳。一試進士舉，不第，卽焚所爲文，讀古兵法，着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咸以爲狂生。嘗遊燕都，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爲。」冕工于畫梅，以胭脂作沒骨體，長安貴人爭來求畫，乃自畫一幅張壁間，題其上曰：「冰花箇箇圓如玉，羌笛吹他不下來。」或以爲刺時，欲執之，卽日遁歸，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賦詩輒千百言，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王師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宋景濂作《王冕傳》，亟稱爲奇士，其大略如此。福溪徐顯集傳曰：「歲己亥，君方晝卧，適外寇入，君大呼『我王元章也』，寇大驚，重其名，與至天章寺，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乃肆擄掠，吾寧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賊殺乎？汝不能聽我，卽速殺我，我不與若更言也。』明日，君疾，遂不起，葬山陰蘭亭之側。」《保越錄》曰：「冕見太祖于軍門，陳攻取方略。上大悅，命軍前諮議。大軍用冕計，有石堰之敗，頗咎冕，以此疎之。」傳、錄載冕軍前事多互異。徐傳所云「大帥」者，卽胡越公也。天下未定，敵國指斥之詞，流傳簡牘，習其讀者，或有考焉。

《明史・文苑傳一・王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幼貧，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然。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長明燈讀書。會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稱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屢應舉不中，棄去，北游燕都，客祕書卿泰不花家，擬以館職薦，力辭不就。既歸，每大言天下將亂，攜妻孥隱九里山，樹梅千株，桃杏半之，自號梅花屋主，善畫梅，求者踵至，以幅長短爲得米之差。嘗倣《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

紀事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引汪日起《潤亭漫鈔》 至元中，楊璉眞伽恢復佛寺三十餘所，時棄道爲僧者七八百人，皆挂冠於上永福寺帝師殿梁間、飛來峯石壁皆鐫佛像。會稽王元章冕詩云：「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

又陳田按 顧俠君據朱竹垞所作元章傳，云元章爲元逸民，未嘗一日參軍事。且引徐顯《稗史集傳》爲證，錄入元詩。《四庫提要》云：「明太祖下婺州，聞冕名，物色得之，授諮議參軍，未幾卒。宋濂爲作傳，載《潛溪集》中，叙其始末甚備。舊本題爲元人，非其實矣。」余謂稗史傳聞異辭，《提要》據宋景濂傳以爲信，識卓矣！元章詩雄快豪宕，七古尤爲獨絕，稱其爲人。

《題申屠子迪篆刻卷》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陳田按：子迪名駉，東平人，御史致遠子。子迪爲紹興理官，問交於王止善艮。止善曰：「吾里人有王元章，志行不求於俗，欲與語，非就見不可。」子迪至，卽遣吏以自通。元章曰：「我不識申屠公。」謝不與見。子迪奇其爲人，進謁禮益恭，且白於大尹宋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廬以請。元章爲之強起，入學舍講授。元章此詩所謂篆刻卷者，子迪重刻嶧山秦《碑》二石置於紹興學宮，今世所謂申屠本也。又詩所謂「申屠墨莊有傳授」，致遠嘗聚書萬卷，名曰《墨莊》，見《元史》本傳。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竹齋詩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竹齋集三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 詩集三卷，其子周所輯，劉基序之。續集詩及雜文一卷，又附錄呂升所爲《王周行狀》，則冕女孫之子駱居敬所輯。【略】集中無絕句，惟畫梅乃以絕句題之。續集所收，皆自題畫梅詩。史稱其隱居九里山時，種梅千株，自號梅花屋主。

尤善畫梅。求者踵至，以幅長短爲得米之差云。

雜録

魏驥《書竹齋先生詩集後》《竹齋先生詩集》者，諸暨駱稱大年之所彙粹者也。先生世諸暨人，名冕，字元章，竹齋其別號。豪放不羈士也，其爲人概具學士，宋公所撰王冕傳，謂馬不覊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予又聞之，先生善寫梅，自成一家，其法則出入楊無咎，平生愛讀《周禮》，探其微，嘗著書一卷曰：「吾不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值元季，視時政不綱，負氣懷憤，則出言無所顧忌，率多譏刺。其任事之人致人目之爲狂。豈眞狂者哉？走四方其足跡殆半天下，志無所遂，迨謁太祖高皇帝于金華，與語頗合。獲留餉午具，惟飯一盂，蔬一盤，先生且談且食，盡飽乃已，拜，上喜曰：「先生能甘粗糲如是，可與共大事」，即授以諮議參軍。未幾，遘疾遽亡。知之者謂使天假之以年，其樹功烈當不在元勳之下，是知其詩爲先生餘事耳。況其大篇短章豪雄俊偉，汪洋浩瀚，酷似其爲人，故誠意伯劉公嘗序其集曰：「其言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誠得先生之心者也。其集甚富，惜厄兵燹不全，其今大年所集，僅能收拾於煨燼殘缺之餘，蓋千百而什一也。是則先生之手澤尚存亦可謂之不死矣。大年實先生之曾孫壻，端愿謹慤，有文有藝，子三人，居安、居敬、居恭，亦讀書尚禮，稱其家兒，談者謂其父子所得皆出於尊人溪園先生之教。溪園今年幾九十，篤厚君子，博學能文，嘗出粟助有司賑恤貧困，奉璽書旌爲義民，以彙粹是集不沒先生之善，而觀，亦駱氏義舉之一端云。溪園名象賢，字則民，故併識之。

白圭《書竹齋先生詩集卷後》是集之傳，實先生曾孫壻駱大年之所自也。大年端介愿慤儒素自居，雲栖乃別號。婦王，字永貞，從大父山樵翁，笄而命之壺彝，素率配德，警戒無違。子三人，長居安，次居敬、居恭，閑習詩禮，雍雍氣誼之間。居敬梅之墨妙亦精，其尊人溪園先生博學擅古文辭，山樵爲忘年交，遺稿刊刻，深切于衷。溪園嘗輸粟貸貧民，奉旨以義民旌淑預光祿酒饌，采輯諸暨志，工費毋溷於人，書成大家贊見具羶醴，悉拒絶之，狷介若是，非義而何？逮若婦王保佑其家世，其竹齋遺稿輔相克觀厥成，行無攸遂，賓敬有儀重，山樵十年乃字之得人。竹齋襟懷曠絶，矯時慢物，嘗曰：「士生天地間，苟不以道德功名顯，亦當文翰傳後，何得生無益而歿無聞焉。」諸孫武昭克能佩服斯訓，凡諸述作無不記憶，叩之朗然成誦，慨古懷今，蕭然吟詠自若，明日鐺無粟煑不暇論。事殊世異，幾及百年，雲栖相謂興起休烈，導揚篇簡，具載刊置，九原可作，平生志願酬矣。懲勸風刺，措諸言辭之表，人得而見矣。詩凡三卷，弁諸首簡，誠意伯青田劉公基出處詳悉幷載，太史金華宋公濂，訓導諸暨張公辰傳中。予也與王氏居連里巷，山樵爲執友，仁侍席聽講常多，重以溪園文字交好，斷金之誼，姻親之往來，詳于見聞，高山仰止。書成渙乎一新，因不辭而書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其斯之謂乎。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引郎瑛《七修類稿》王冕字元章，號山農。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蓑，著長齒屐，擊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遊。嘗遊京城，名貴側目。平生嗜畫梅，畫成未嘗無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夕遁。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飯蔬羹，山農且談且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參軍。一夕暴卒。應制作絶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未刻。昨見蒲庵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奇特也。因舉其概，同錄歌云：「會稽王冕高頰顴，愛梅自號梅花仙。豪來寫徧羅浮雪千樹，脱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閒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卧雲草閣秋瀟灑。短衣迎客嬾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疏，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瞋目怪殺黃髯胡。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老無遺株。詩魂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

又引顧嗣立《元詩選》元章嘗遊燕都，工於畫梅，以臙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曰：「疏花箇箇團冰玉，羌笛吹

他不下來。」或以爲刺時，欲執之。冕覺，亟歸隱於會稽之九里山，自號煮石山農。

烏斯道

論述

《靜志居詩話》卷四　繼善與兄本良性善，並著才名，鄉人目性善爲春風先生，繼善爲春草先生。宋學士濂稱其文云：「俊潔如明月珠，洶湧如春江濤。」楊布政子器稱其詩云：「疎秀若雨後春山，綺麗若雲中翠巘。」矜許至矣。戴叔能贈詩云：「達士不羈世，投身向寬閒。」又云：「不有同心人，誰其慰枯槁。」知非營營名利者也。句如「四顧聞無人，一鳥空中鳴」，「江水豈吾限，可以相往還」，「朝陽煦游絛，晴風送飛翼」，「寂焉千載事，傷此百年身」，「落日近崦嵫，於何從遠道」，「鶴鳴子不和，徒然有哀音」，具饒清氣。其言曰：「詩之作非得夫人地之清氣者不能也。」信然哉。

《明詩綜》卷一三　張惟靜云：繼善詩，興寄高遠，瀟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罷官後，求詩及書者，戶限常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春草齋集十卷附錄一卷》　斯道詩寄託深遠，吐屬清華，能剗滌元人繁縟之弊。文亦雅令，不爲劍拔弩張之狀，夷猶淡宕，頗近自然。宋濂爲作集序，所謂俊潔如明月珠者，蓋狀其圓潤。所謂洶湧如春江濤者，則與其文之紆餘爲妍，頗不相肖。推濂之意，特狀其詞源之不竭，非謂其騁才恃氣，以驚風駭浪爲奇特也。史稱斯道工古文，兼精書法，不及其詩。殆在當時文尤見重於世歟。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鄭梁《寒村見黃稿》　春草先生善弈、工畫、精琴，楷書、行草尤妙。爲文章質實有體裁。詩則清新瀟洒，一洗元人雕鏤塡砌之習。

《澤畔》《皇明詩選》卷二：陳子龍曰：古拙。又：宋徵輿曰：起句奇特。全篇亦緊勁。

傳記

《明史・文苑傳一・烏斯道》　斯道，字繼善，慈谿人，與兄本良俱有學行。洪武中，斯道被薦授石龍知縣，調永新，坐事謫役定遠，放還，卒。斯道工古文，兼精書法。子緝，亦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榮陽外史。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　斯道字繼善，慈谿人。洪武初以薦起知石龍縣，改永新。坐事謫戍定遠，尋放還。有《秋吟稿》、《春草齋集》。

紀事

鄭眞《送烏先生歸四明序》　吾鄉烏先生繼善居慈溪文元楊公之里，姿貌玉雪，自壯歲得公所著書，妙悟心契，雄文懿行，模範後進者幾四十年。際聖運肇興，徵入天官，授知化州府石隆縣事。縣當海徼，遠王化，號難治，先生以其道教誘之。隣邑寇竊發，率其民爲備具，寇不敢犯境。三年考滿，調吉安之永新。永新之民素健訟，先生訓以仁義，則皆化服。由是興學校，禮賢才，創建節婦祠，以風厲流俗。先時民苦苛役逃。居他邑者二千餘口，至是聞先生之政，來歸恐後，遂以經濟之學聞諸列郡。不寧惟是，凡縉紳士大夫有所撰述，皆請爲執筆，而先生之言，遂被于江廣間矣。不幸旁邑事累，當置對，御史廉知無罪而未如之何，坐輸作鳳陽之池河。先生躬事隴畝，飢窘勞苦不爲戚戚。暇則抱琴自適，著古詩文樂府以見意。且謂人曰：「吾知所以自處矣。」逾二年，蒙詔旨許還故里，過濠梁以同郡兩世之契慰藉良厚。予因起而告之曰：「傳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先生之謂乎。夫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儒先君子之處憂患而檢身律己之爲也。況先生素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乎。故其仕也，知道之當行；其謫也，知道之當晦；其歸也，知道

之當止，凡其身之所存皆其道之所寓。窮通隱顯，曾何芥蔕於胸臆也耶。維吾明文獻之邦，自漢以來，董子以孝行稱，任奕以文章顯。降至有宋慶曆淳熙，諸大老道德性命之學，有名於朝。至於公侯卿相衣冠蟬聯百年之後，猶有其人，其立言行事足以垂世立教者甚多，然而世緒湮微，討論訂正固有望於後人矣。今仕宦以歸老爲難，晚節完人尤世所少。先生年逾耆艾，遄而言歸，豈天欲壽斯文而默有以相之耶。故家遺澤之僅存者，旁搜遠訪甲分類別以傳諸天下後世，使天下之人曰文獻足徵在吾明郡，豈非鄙賤之所望哉。」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陳田按　繼善在明初以文名，詩亦高秀，以事謫戍定遠，放還。鄭千之寄繼善詩云：「誤傳海外蘇公死，終許羌村杜老還。」紀其事也。《列朝詩集》、《詩綜》均云以疾去官，蓋未得其實矣。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春草齋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春草齋集十卷附錄一卷》所著有《秋吟稿》及此集。《千頃堂書目》載《秋吟稿》之名，而闕其卷數。蓋明代已佚。此集凡詩五卷，文五卷，與《千頃堂書目》卷數相合，蓋猶舊本。又附錄傳贊一卷，則萬曆間其八世孫獻明所續輯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藝文

鄭眞《用韻烏先生留別（二首）》　太古遺音識者稀，酒邊一曲帳分違。池河共說神魚蟄，瀛海還看獨鶴飛。水濶三江雲縹緲，涼生六月雨霏微。客途爭似還家好，過眼休嗟舊事非。　老來歸去世應稀，功業寧憐與世違。淮甸天遙雙鬢改，海城家近寸心飛。可應騷客傷遲暮，料得詩人賦式微。鄉社斯文如一綫，好令後學認公非。　同郡烏先生繼善蒙恩還里，過濠上待舟留二旬餘，予以契家周旋無虛日，將行著序爲贈。先生復留詩以別，遂用韻以致惓惓，併附先生留別詩於後：　十載長愁信息稀，異鄉相見復相違。自慚墮地非千里。誰似沖天任一飛。解帶石邊蒼樹合，升仙橋上好風微。篋中空有南征稿，不爲從容較是非。

又《寄烏繼善先生》　紅心驛外望家山，颯颯西風兩鬢斑。繫雁書成霜滿地，飯牛歌罷月臨關。謾傳海外蘇仙死，終許羌村杜老還。客底不知強健否，何時訪我白雲間。

又《和烏先生見寄韻》　貞心澄默與天通，虛白涼生一榻中。共喜西河尊子夏，儘教蜀郡慕揚雄。浮塵要刮金篦膜，皎月長吟玉樹風。江水西流千里隔，祇將幽意託寒鴻。　東南地重四明山，人在金堂玉室間。彭澤陶潛終勿仕，鑑湖賀老竟辭還。學仙志欲求三島，報國心猶戀九關。想見水仙灣上路，碧雲步步逐瑤環。

又《寄烏先生》　田園歸去好從容，故舊相看夢寐中。把鏡尚憐愁鬢白，持盃休惜辭顏紅。歌彈長鋏風生席，曲奏瑤琴月滿空。應念淮山千里客，寄詩須是杜陵翁。

張紳

《明詩綜》卷一三　徐子元云：方伯詞格清健，管見一斑知其爲豹。

又　方伯詩文不經意而自成一家，蓋北方豪傑之士也。

《靜志居詩話》卷四　其詩不藉雕琢，琅然可誦。如《湖中玩月》詩：「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亦佳句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紳，字仲紳，一字士行，濟南人。有才略，不瑣瑣於世事。慷慨激烈，詞辨縱橫，終日亹亹不休。能篆書，詩文不經意而自成一家。蓋北方豪傑之士也。爲本朝浙江布政使而歿。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八　紳字仲紳，一字士行，登州人。洪武十五年以薦授鄠縣教諭，尋召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布政使。

又引《聽雨樓諸賢記》　張紳字仲紳，濟南人。慷慨激烈，不瑣瑣於世事。作爲詩文，雖不經意，而自成一家。能議論，終日亹亹不休，蓋北方豪傑之

士。爲本朝浙江布政。

又引《書史會要》 張紳字士行，山東人。負才略，談辯縱橫，能作篆書。

又陳田按 《列朝詩集》、《詩綜》均以仲紳爲濟南人，蓋據王達善《聽雨樓諸賢記》也。考《實錄》十五年，耆儒鮑恂等四人被徵至京。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驛召之。恂、詮、長年先至，命爲文華殿大學士，以老疾辭，放歸。紳後至，授陝西鄠縣教諭。紳登州人，以學行稱。《明史》、《四庫總目》均以紳爲登州人，今據此改正。明初山東以詩文名家者，仲紳、牛士良外，指不多屈。宋弼輯《山左明詩》，洪武間寥寥數人。當時豈無作者？無好事者表章之耳。仲紳兼善書畫，高季迪題《張雲門畫竹詩》云：「臨池書罷《換鵝文》，餘墨猶堪寫此君。一段湘娥廟前意，淋漓秋雨共秋雲。」朱竹垞云：「仲紳精於賞鑒，自稱雲門山樵、雲門遺老。」此外尚有山門老樵、雲山人，皆仲紳別號，亦書畫家所當知也。

顧　禄

《明詩綜》卷一四 解大紳云：謹中詩噓吸風雲，奔走造化。

又 張汝弼云：謹中詩雄肆瓌奇，簡知高皇帝宜也。

又 大紳目無一世，顧盛稱祿詩，豈有才情爛熳不經師匠，略有似者與？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 祿初名天祿，字謹中，松江華亭人。洪武初以太學生除太常典簿，遷蜀府教授。有《經進集》二十卷。

又引《列朝詩集》 顧祿少有才名，嗜酒善書。高士敏贈詩有「兩京詩博士，一代酒神仙」之語。

又引《青溪暇筆》 太常博士顧祿善詩歌，有《過鄱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又引《華亭志》 顧謹中能詩善書，行楷學蘇文忠公，而尤工於分隸。

又引《書史會要》 顧謹中善雜畫，亦能鉤勒竹石。

又陳田按 謹中詩，看似汪洋大篇，實則一覽易盡；集中短章較工，亦才限之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祿，字謹中，華亭人。以太學生除太常典簿，後爲蜀府教授。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其作。解縉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其集名《經進》云。祿少有才名，嗜酒善書，高士敏贈詩，有「兩京詩博士，一代酒神仙」之語。解大紳目無一世，顧盛稱其詩，以爲噓吸風雲，奔走造化，豈其才情爛熳，不經師匠，略有相似者與？

《宮詞》 《麓堂詩話》：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

《靜志居詩話》卷五 謹中過鄱陽湖賦詩云：「臨行釃酒酹湖神，打鼓開船出要津。雲霧氣蒸迷日月，波濤聲撼震乾坤。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咫尺南昌城郭近，且將雙足洗征塵。」孝陵聞之，命盡進所作，披之便殿。桂彥良所云「秀句新傳鳳榻前」是也。說者謂因破敵句受知。竊疑《正韻》書成，無有遵之作律詩者，謹中特合眞元韻並用，此其所以深契帝懷爾。

《明史・藝文志四》 《經進集》二十卷。

浦　源

《國雅品・士品二》 浦舍人長源，詞彩秀潤。【略】元美品浦、林爲小乘法師，言未到佛境界也。【略】又云：「聽雞曉闕疏星白，走馬春郊細柳黃。」「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亦是相中色語。時王學士達善、王舍人孟端爲同邑名人。學士有「路分京口樹，帆渡月中潮」，舍人有「臘釀多藤酒，春禽半竹雞」，並稱秀句。湛、李之後，錫中之賢，稍嗣中落。

《明詩評》卷三 長源一鳴驚人，遂優詩社，二語信佳境也。結粗率，遂捐成調。它篇亦燁燁可采。

《詩藪續編・國朝上》 浦源【略】皆有可觀。

《靜志居詩話》卷四 長源居九龍山中，築聽松軒。凌彥翀爲作記。其後

舟經淮河溺死，故王達善祭以文云：「長源之文，豔若天葩。云何不幸，竟墮泥沙。」詩雖與子羽同調，然才不逮林，當與二玄伯仲。句如：「聽雞曉闕，疏星白，走馬春郊細柳黃。」【略】均有風韵，匪僅「雲邊」「樹裏」一聯而已。

又　亦善畫山水竹石，學倪雲林，程原道詩所云「雲林弟子浦長源」也。

又附錄　愚山云：長源聞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無由，以收買書籍至閩。子羽方與其鄉人鄭宣、黃玄輩結社，長源謁之，衆請所作，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歎曰：「吾家詩也！」遂邀入社。

《明詩綜》卷一三　沈子山云：舍人詩如舞草從風，偏反有致。

《明詩別裁集》卷二　舍人名句如「細雨疏燈聞落葉，斷雲高樹見明河」，「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雨中黃葉孤村路，湖上青山遠寺鐘」，「杏花寒食春江店，榕葉熏風瘴海船」，均是詩中有畫。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源，字長源，無錫人，洪武中，爲晉王府引禮舍人。聞閩人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而無由，以收買書籍至閩。子羽方與其鄉人鄭宣，黃玄輩結社，長源謁之，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子羽遂邀入社，因避所居舍之，日與唱酬。長源卒時，年纔三十有六。

《明史·文苑傳二·王洪等》　晉府引禮舍人浦源，字長源，無錫人也。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鴻延之入社。

李東陽《麓堂詩話》　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

都穆《南濠詩話》　無錫浦源字長源，讀書工詩，洪武中爲晉王府引禮舍人。聞閩人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而無由。一日以收買書籍至閩，時子羽方與其鄉人鄭宣王元輩結社作詩，自以天下爲無人。長源謁之，子羽欲聞其所作，以觀何如。長源乃誦《送人之荆門》詩中有「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之句，子羽甚加嘆賞，遂許入社，與人唱酬。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浦長源有「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陳田按　舍人非徒善詩，兼長於畫。趙景哲《題浦舍人梧竹圖》詩云：「頗懷出塵想，飛思凌滄州。湘江夜來雨，寒色川上浮。」程原道《題浦舍人畫梧桐竹石》詩云：「雲林弟子浦長源，風雪相逢白下門。請寫江南山水窟，著我讀書秋樹根。」舍人遊閩，以林子羽賞拔，得詩名。集中合作，不在子羽下。

《送人之荆門》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筆精》：浦長源《送人之荆門》詩，近見一詩話載此詩稍異，今錄於後：「疋馬南歸望古城，半林殘雨夕陽明。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墮淚有碑苔色古，甘棠無樹酒旗横。那堪回首成陳迹，笳鼓西風慘客情。」詩話無名氏，余得之杭州僧房。又引《閩小記》：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色》詩，名動京師。既歸家，從者如雲。毘陵浦舍人聞其名，往見之。子羽不出，使弟子周玄、黃玄往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爲詩耳。」因出所作，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曰：「此吾家詩也。」因白子羽出見之，定交而去。

馬琬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　琬字文璧，江寧人。（一作松江人。）洪武初官撫州知府。有《灌園集》。

又引《西湖竹枝集》　馬文璧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然皆其天姿之所出也。

又引《清江集》　文璧早歲從鐵崖楊公受《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灌園集》凡五百餘首。余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太羹玄酒而撤芻豢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爲工也。

《靜志居詩話》卷四　文璧以畫名，詩亦清脫。

又　馬琬，字文璧，江寧人。洪武初仕爲撫州知府。有《灌園集》。

《題趙仲穆竹西草亭圖》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紫桃軒雜綴》：華亭楊竹西，住張堰，家有不礙雲山樓，與曹雲西、顧金粟、倪元鎮諸公遊。吳繹寫其像，元鎮爲布樹石，而諸名士題咏之。余家有楊鐵崖書竹西記，趙仲

穆作圖，而馬文璧諸公皆有詠，蓋風流文雅之俠也。元季，士君子不樂仕，而法網寬，田賦三十稅一，故野處者，得以貲雄而樂其志如此。　又引《畫史會要》：馬琬號魯鈍，松江人。山水宗董源。善平遠曠闊之景。　又陳田按：楊元誠名瑀，竹懶《六硯齋筆記》云：「元誠氣豪而有清尚，一時諸公皆與往還，晚棲峯，泖間，種竹千竿，自號竹西居士。趙仲穆圖，楊廉夫作記，元誠自題云：『翠玉蕭蕭在屋東，主人歸作竹西翁。』仲穆、張伯雨、馬文璧、錢惟善、陶宗儀皆有題咏。」

史謹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獨醉亭集》　其詩不涉元季綺靡之習，亦不涉宋季酸腐之調。平正通達，而神采自然高秀，在明初可自爲一家。偶桓選《乾坤清氣集》，號爲精鑒，其論詩多否少可，而此集有送桓詩及題桓家攬勝樓詩。二人契分頗深，則謹之詩格可見矣。

又　是集前有陳璉序，稱洪武武壬午九月。按洪武無壬午，壬午爲建文五年，蓋革除之後，傳錄者所追改。又有《獨醉亭記》一篇，不著作者名氏，稱謹爲滇陽史先生。則竄謫之時，即以編管之地著籍也。據璉所序，是集蓋謹所自編。但以體分，不題卷數。自武當八景以下九十三首，別題曰遺稿。疑謹沒以後，其後人掇拾晚年所作附於集末。然中有《經人鮓甕》詩《謁黔寧王廟》詩，則皆在謫雲南時。又有《雪酒爲金粟公賦》詩，金粟道人乃顧阿瑛別號，則元末明初之作亦在其中。殆雜採佚篇，不復甄別。觀所載題畫之詩特多，必丹青手蹟，一一錄入矣。今以原本所有，亦併存之，與謹所自定諸詩共釐爲三卷。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謹，字公謹，崑山人。洪武中，謫居雲南。與王學士景善，用景薦，爲應天府推官。未幾，左遷湘陰丞，尋罷。僑居金陵，性高潔，耽吟咏，工繪事，搆獨醉亭，賣藥自給，以詩畫終其身。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梅花草堂集》　史謹字公敏，少從毘陵倪瓚、郡人高啓遊。博學好古，工詩什，善丹青。讀偶武孟集得所爲《與史敏結交行》一篇，其詞云：「故人故宅居婁城，嗟予避地臨東溟。兩鄉相去不多遠，擇交已結雞豚盟。適從別來三十載，百粵東西隔嶺海。臨風對月每思君，人寰滾滾知何在？我今行年七十餘，客遊都門扶病軀。莫愁家東杏林下，握手一笑情何如？子居巷南我巷北，幾度論心話疇昔。輔車今日幸相依，故作歌詩寫胸臆。」《崑山志》云：「謹字公謹」，誤也。

又引周暉《金陵瑣事》　史謹太倉人，流寓金陵，自號吳門野樵，工繪事，長於寒林雪景。嘗自題其畫云：「雨餘山色翠如苔。樹杪寒煙濕未開。童子無端掃紅葉，隔林知有故人來。」集中佳句，七星關云：「路遠家難問，愁多酒易醒。」《西山精舍》云：「碉戶蜂留蜜，松巢鶴墮翎。」《遊清涼寺》云：「古徑依山轉，清猨向晚哀。」《攬秀樓》云：「殘霞擁樹作秋色，空翠襲衣生暮寒。」《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嘵鳥落花天。」《日晷爲張布政賦》云：「靜遞青春回禁柳，暗移白髮上朝簪。」《萬松軒》云：「秋聲出樹曉無迹，雲氣入簾風滿庭。」《遊天界寺》云：「地煖漸生眠鹿草，松枯欲折挂猨枝。」《贈吳羽士》云：「松下翦雲縫鶴氅，花開滴露寫鵝經。」

張簡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顧仲瑛曰：簡於詩，淡雅有陶韋風，翰墨無俗氣，而暗合書法。

又　王子充序仲簡詩曰：溫麗清深，有類韋、柳。

又　王元美曰：勝國時，法網寬大，人不必仕宦，澗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楊廉夫輩主之，宴賞最厚。饒介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仲簡詩擅場，居首。

《靜志居詩話》卷二　張簡，字仲簡，吳人。初師張伯雨爲黃冠，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洪武初，召修《元史》，有《白羊山樵集》。

又　饒介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仲簡詩擅場，居首坐，贈以黃金一餅，高季迪白金三斤，楊孟載一鎰。今其詩載其集中，殊不見好。

《明史・文苑傳一・張簡》張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隱居鴻山。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薦修《元史》。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聘一二文章鉅公主之，四方名士畢至，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爲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

周砥

《明詩綜》卷一一　顧仲瑛云：履道與倪雲林最相友善，故其詩畫亦似之。

《擬古・迢迢遠別離》《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以氣焰取古，以精心雅度得之，遂幾誤人津濟。

《擬古・翡翠栖蘭苕》《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深遠中光欲燭天。

《對春雪》《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體制自矜，迂回思路，必不使唐人五言一相凌藉。

《風雨一首同季迪韵》《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清不激，放不逞，曲不煩，古人不必爾，正掏得古人髓。

《贈葉秀才》《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有直而不激，有曲而不煩，有亮而不浮，有質而不亢，國初人留意古裁，起宋、元之衰者如此。歷下搏擊張拳，何爲也哉。

《過任昉釣台没》《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入題全在旁語帶出，不立疆埒，此法不傳久矣。

《過西澗》《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清潤彷佛右丞，不落襄陽褊度。

《顧仲瑛芝雲堂》《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不作餘波，不加轉折，自非大曆以下詩。

《續吳先賢讚・文學》周砥履道，少齷齪自好學，博學工文詞。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砥，字履道，吳人，寓居無錫。博學工文詞。兵亂避地，與義興馬治孝常善，往舍荆溪山中。治爲治具，巾車泛舟。窮陽羨溪山之勝，有《荆南倡和集》。義興多富人，與治厚善者，咸治酒爲具，召履道，履道心惡之。一日，貽書別治，夜半遁去。歸吳，與高、楊諸人游。書畫益工。已又去之會稽，歿於兵。

《明史・文苑傳一・周砥》周砥，字履道，吳人，僑無錫。博學工文詞，與宜興馬治善，遭亂客治家，治爲具舟車，盡窮陽羨山溪之勝。其鄉多富人，與治善者咸置酒招砥。砥心厭之，一日貽書別治，夜半遁去，游會稽，歿於兵。治，字孝常，亦能詩。洪武時爲內丘知縣，終建昌知府。

《蓬窗類記・著作紀》周砥，字履道，與馬元素有《荆南唱和集》，頗有唐人家法，至正壬寅，客會稽，卒於家。

虞堪

都穆《南濠詩話》　元末吾鄉有虞堪勝伯者，善作詩。嘗題趙子昂《苕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爲人膾炙。近沈先生啓南《題子昂畫馬》一絕，寄予評之，詩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先生又爲予誦周方伯良右題子昂竹枝云：「中原日暮龍旂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三詩皆主刺譏，而勝伯之詞尤微婉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希澹園詩》　詩多題畫之作。又丁元末造，時有憂時感事之言。古體氣格頗高，近體亦音節諧婉。惟七言律詩，刻意欲效黃庭堅，而才力淺薄，終不相近。然大致婉約秀逸，頗饒情韻。無當時穠豔之習，亦可謂娟娟獨立矣。

又　堪字克用，一字勝伯，長洲人。至正中隱居不仕。故其《題趙孟頫畫》絕句有曰：「王孫今代玉堂仙，自畫苕溪似輞川。如此青山紅樹裏，可無十畝種瓜田。」深諷其出事二姓。然堪至洪武中，竟起爲雲南府學教授，卒於官。蓋與仇遠入元事同一例。

又　原本題曰元虞堪，非其實也。堪隸籍長洲，而集中《巖居高士圖歌》有「我亦本是青城人」句。《畫山曲》有「家山萬里隔，蜀道正難行」句。朱仲叔《山水引》有「西蜀書生」句。而《西蜀》二絕句，《三峽謠》、《旅懷》詩，《憶錦官》詩，《送張士皋歸閩中》詩，《次韻陸高士見寄》詩，皆於蜀有故鄉之思。而《成都使君王季野席上》詩，則併作於蜀。考宋史虞允文本蜀人，而虞集亦每自署西蜀。堪於允文爲七世孫，於集爲從孫。意其流寓長洲，而於蜀仍往來未絕歟。此集後有自跋，稱丁未歲冬至前一日。案丁未爲元至正二十七年，則皆元時所作。而入明以後篇什，遂不復見。相傳堪沒後，所遺翰墨尚數篋。其子孫不讀書，漫置屋中，久而亡之。則其散佚者固亦多矣。【略】世又有堪詩別本，題曰《鼓枻稿》者，與此集互相檢勘，其詩篇數多寡並同。惟前後編次稍異。或即堪之原本，或後人別題以行，均未可定。今附存其目於此，不復錄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古體氣格頗高，近體音節諧婉。

又　《鼓枻稿》一卷（舊鈔本）。集乃門人襄陽邱晉民編輯，後載先生自跋，今不存。《四庫》著錄作《希澹園集》三卷；《也是園書目》作《鼓枻稿》，又有稱《虞山人詩》者。《菰宋樓藏書志》載有宋氏賓王較本及黃氏蕘天跋本云：舊爲香嚴書屋所藏，予因罕祕，出重價收之。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陳田按　勝伯古詩痕迹未化，七言斷句，大有君家伯生風趣。

又引《畫史會要》　虞堪宋丞相允文之裔，山水亦思致可愛。

《題松雪畫》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本色好詩，含諷尤曲。

《靜志居詩話》卷五：《鼓枻集》中，《題松雪畫》一絕特工。

《續吳先賢讚・文學》　虞堪者，宋宰相允文後也，徙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多雍公遺。又行重購，校讎日夜不休，自稱僻焉。爲詩頗清潤，兼好吮朱設色，圖畫樹石。盤礴睥睨，故爲賞好所移，盡費其產。從祖伯生嘗愛重之，其書乃亦賴之傳。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宋丞相雍公諸孫也。後家長洲，隱居不仕。家藏書甚富，手自編輯，尤重雍公遺文，雖千里外必購得之乃已。好爲詩，兼能寫山水。洪武中，爲雲南府學教授，卒於官。

楊　彝

劉球《遯遊楊先生行狀》　詩有《鳳臺》前後集四卷，《澹溪近稿》兩卷。皆出入漢魏六朝唐宋諸名家體，隨事寄諷咏，氣渾厚而詞雍雅，類乎其情。

又　先生生長太史公家，目儀則耳誨言既稔且飫，又自知力學問，不問五經四書百家言，悉能口誦心憶，樹植其中有根柢，故施之文有序跋說百二十，記五十一，傳贊二十二，祭文哀詞行狀墓誌二十五，書表啓四十二，居室器用之銘事物雜著九十，總三百六十篇。無一詞剝掇前人陳言，深弘而重密，類其爲德。

《靜志居詩話》卷四　楊君傳詩不多，頗饒跌宕之趣。

又　楊彝，字宗彝，餘姚人。洪武中以人才舉爲沔陽倉副使，遷都察院司獄，調長泰主簿。以獻詩擢吏部考功主事。謫居滇南。有《鳳臺》、《貴竹》、《東屯》、《南游》諸稿。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莫友芝《黔詩紀略》　宗彝餘姚人，晚居普安衛。自少卓犖擅詩名，工書畫。洪武間，官長泰簿，子顯被誣，死刑部獄，孫志編戍普安。宗彝棄官，詣闕自陳。以獻詩擢吏部考功司主事。二十四年，從駕幸華山。獻《攬勝賦》稱旨。明年，請老，乞就養孫戍所，遂終焉。衛東屯多松，開萬松軒以居，自號萬松老人。又於衛西北結亭曰天風。年八十乃卒。高郵沈勖銘其墓曰：「才行兼偉，身與名全。雄詞藻翰，蛟舞鳳騫。耋耄而康，孰不曰詩之仙？峨峨佳城，觀者仰止。詎云殊鄉？於光萬里。」

又陳田按　吾黔普安衛明初隸雲南。沐景顯《滄海遺珠錄》謫宦雲南及寓公詩，宗彝與焉。宗彝以孫志編戍普安，就養孫所。竹垞《詩綜》云「謫居滇南」，非其實矣。《紹興志》稱：「宗彝別號銀塘生，乘牛出入四明洞天，遇風景林壑之美，即箕踞長嘯狀其草木水石，題詩於上，墨光動盪，可謂韻士。」《貴竹》、《東屯》二集，皆寓黔吟稿也。吾黔寓公之以風雅擅名者，當以宗彝爲開先矣。

王　履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祝允明《祝氏集略》　王畸叟學術淵邃，吐露奇傑。滄州武將軍家藏得其《華山圖子》凡數十段，詩數百首，首尾爛然完整。發卷便如攜人到異境，詩句巉窅，模象深古，叙記脱邁。人間世藝事有如此俊者哉！近世當有幾何？許西岳雄詭精神，與人蹤跡。言語間相警發者，韓公、杜老、潘子、陳先生後，乃始得叟。

又引《弇州山人四部稿》　遊華山者，往往至青柯坪而止。至韓退之登其顛不能下，慟哭與家訣，其語聞於人，而仙掌、蓮花間永絶搢紳先生之迹，而僅爲樵子牧豎所有。洪武中，吾州王履安道獨能以知命之歲，挾策冒險，凌絶頂，探幽宅，與羽人靜姝問答，歸而筆之記若詩，又能託之畫，而天外三峯高奇曠奥之勝盡矣！畫冊凡四十幅，絶得馬、夏風格，天骨遒爽，書法亦純雅可愛。安道没，歸之里人武氏，而失其四。後於長干酒肆見之，宛然延津之合也。傾橐金購歸，爲武家雅語。

又引《續吳先賢讚・文學》　王履善爲詩文，圖畫學夏圭。使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在前，故麗密。嘗遊華山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稱合作。

又引《梅花草堂集》　王安道興孤心遠，讀書無所不極，心手都靈。所作詩文字畫，皆成獨造，無規則首尾而神脈清澈，欲令千載上未有古人。

又陳田按　安道《華山圖》、詩、記，向爲名人所傾慕。王弇州曾屬陸叔平摹二十許幅，兪質父錄其詩與序。錢牧齋錄其詩百餘首，入《列朝詩集》。朱竹垞始有異議，謂其詩不足採。余謂安道人奇事奇，畫詩俱韻，平心細閱，爲之擷其精華。《入山》云：「廬山秀在外，華山秀在裏。」《蒼龍嶺》云：「驚魂及墜魄，往往隨風吹。」《宿玉女峯》云：「松林延幽風，倏忽天樂沸。」入夜聞聲疑風雨大作不敢睡云：「松底踏碎月，過清寒不支。」《鐵鎖》云：「伯梁度世無尋處，卷取松風獨自還。」《林中遙見白物疑是白鹿》云：「何當快與劉根約。白玉床前看紫雲。」《下山近青柯坪》云：「一澗破秋寂，萬松噓晝寒。」《石棋局》云：「弈仙何處石枰空，細細松陰婉婉風。」《玉泉院》云：「昨轉希夷洞，傍山兩畫屏。宿雲團溶白，微峭吐寒青。」《友人見過請談所遇》云：「正御風將還白鶴，忽隨雲又上蒼龍。」如此名句，種種可傳，恨不得見其圖一一印證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履，字安道，崑山人。篤志問學，博通羣籍。教授鄉里，爲後進楷則。能詩文，工繪事。精於醫藥，盡得金華朱彦修之傳。著醫書累百卷。洪武十六年秋七月，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自有華山以來，游而能圖，圖而能記，記而能詩，窮攬太華之勝，古今一人而已。安道畫少師夏圭，評者謂行筆秀勁，布置茂密，作家士氣咸備。及游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過紙絹相承，指爲某家數，於是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出之。有問何師，則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又云：「先正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愼勿與馬首之絡相似，余遊華之詩，敢謂軼昌黎而配少陵，庶免乎馬首之絡之弊而已。」余錄安道詩，並附其跋語於後，世之君子能以近代李于鱗之詩與記，參互觀之，而爽然自失焉。於文章家正法眼藏，庶幾思過半矣夫。

《明史・方伎傳・王履》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彦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爲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爲病熱」，言常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然義猶未盡。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脱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爲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名曰《浙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醫家宗之。履工詩文，兼善繪事。嘗遊華山絶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爲時所稱。自滑壽以下五人，皆生於元，至明初始卒。

宋璲

論述

方孝孺《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今仲珩草書自作詩，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靜志居詩話》卷四 仲珩受業於趙古則，故精於六書。南村稱其大小篆純熟姿媚，行書亦有氣韻。今誦其五言，離奇妥帖。惜不永天年，兼爲書法所掩。

《春夜詞》 《詩藪續編・國朝上》：仲珩《春夜詞》、《采桑曲》皆工。

傳記

方孝孺《宋仲珩壙誌銘》 璲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照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祀，忠孝愼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巳。姪性迎喪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鄙。祔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璲，字仲珩，太史公之仲子。洪武九年，召爲中書舍人。十三年，兄子愼坐胡黨，連坐伏法。仲珩工書法，眞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爲「威鳳狌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公之文，舍人之書，皆本朝第一，而其詩尤駿發，汗血一蹶，未見其止，惜哉。

《名山藏・臣林記・洪武臣四》 璲字仲珩。初學巎子山草書而篆師於張有講、宋秀子、吳志淳、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危素，乃令師王獻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爲宗。嘗見梁朝《草堂法師墓》篆及吳天璽中皇篆書三段石刻觀之，至忘寢食，遂悟筆法，絕出流輩。小篆之工，爲國朝第一。

《與耕漁子山館燕集分韻得花字》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陳田按：此詩見吳伯榮《辛丑消夏記》，仲珩書寄徐良夫者。良夫萃當時人投贈詩文爲《金蘭集》。國初良夫十二世孫大業出先世所藏詩箋百餘幅，正草篆隸靡所不有，皆元季明初諸公手蹟。朱竹垞及見之。未幾，以訟破家，悉爲有力者所得，此詩亦其一也。乾隆庚辰，其裔孫友竹重刻《金蘭集》，不載此詩。徐氏子孫有好事者，當援此補之。

雜録

劉基《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先生以事命璲，暫還故里，而在朝羣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璲，望其即還。則璲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也。璲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纘承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靈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于郊，爲子佇立。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載吹我裳。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維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維日西馳，載昏載朝。維水東流，以汐以潮。芃芃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矣，維其長矣。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允。」

方孝孺《題宋舍人篆書》（存目）

又《題宋舍人篆書千文後》（存目）

又《宋仲珩像贊》 璠璵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燦然，爲世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又《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予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夭。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窘於所

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衮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恆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膂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靜志居詩話》卷四附錄 愚山云：仲珩工書法，眞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爲：「威鳳狎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公之文，舍人之書，皆本朝第一。而其詩尤駿發。汗血一蹶，未見其止。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名山藏》 （存目）

又陳田按 （存目）

宋珩

《明詩評》卷三 宋（濂）有子珩，翰詞雋發，泛駕之才，汗血便隕，薦紳悲憫之矣。

盧熊

《明詩綜》卷一三 熊，字公武，崑山人。元季吳縣教授。洪武初授中書舍人，出知兗州府，坐累死。

《蓬窗類記·著作紀》 盧熊，長洲人。元季兵起，隱居著述。嘗修郡志。於凡古跡祠墓山水泉石園亭寺宇，靡不悉備，高季迪每爲賦一詩，號《姑蘇百咏》。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水東日記》 盧熊，洪武初名儒，通篆籀學。嘗爲兗州知州，既視篆，具奏印文「兗」字誤類「衮」，上不怡，幾被禍，後卒坐累。

又引《梅花草堂集》 盧兗州弟熙，字公暨，博學好古，善楷法。洪武初以薦授睢州同知，一意休息，未久卒官。兗州嘗贈之詩云：「齏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人以爲不愧斯語。

又陳田按 洪武時，詹孟舉、解大紳以善書通顯。公武與周履道亦以書名，而祿位不及。祝京兆《書述》云：「詹、解鳴於朝，盧，周著於野，朝者乃當讓野，公武嘗與沈伯熙訪吳桓王墓於平江盤門外石湖。墓上有木如虯龍，每陰雨，若鬼物操舟蕩漾之狀，人或逐之，不見。政和間，居人伐樹掘地，得金船長二尺許，其怪遂息。」公武著《高陵篇》以弔之。所謂「或云金龍船，光怪發靈閟。登陟增感傷，宰木亦斬刈」也。同時作者有吳興沈毅、登州張坤。紳詩最工，余已錄於前卷。厥後朱凱緝爲《高陵編》，作者當不止此。惜余未覩其備耳。

馬治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九引沈敕《荆溪外紀》 馬治爲詩文，典雅沖澹，善眞行書。

又陳田按 孝常好遊，有勝具，與周履道砥俱主宜興周氏。周氏好學，有賢行。爲屋澗東西以館之。置茶具酒椀，屬其子弟從之游。窮陽羨溪山之勝，隨事倡和，積詩一帙，題曰：《荆南倡和集》。履道詩情畫才超出流輩，而孝常爲之亞。所作俱清粹雅淡，有古作者之意。履道旋去遊吳，與高季迪、徐幼文結社。已而張士誠據吳，傾懷接士，履道從軍會稽，遂歿於事。

高季迪有《得亡友周履道記室在繫所詩次韻》云：「擬出置羅再卜鄰，死生俄判兩吟身。百年豈料逢今日，四海何由見此人。吳地有園花已盡，楚山無塚草空新。一篇《幽憤》時時讀，風雨寒燈夜獨親。」據此詩則履道在繫室，因而殞命，今亦莫得而詳也。徐幼文有《題呂山人所藏荆南倡和集後》詩云：「故友空悲生死異，名州曾託亂離頻。因君重讀《荆南集》，已憶溪山又憶人。」末注云：「時履道歿於兵。」蓋亦約略其詞，未道其詳也。《倡和集》爲履道手書與高季迪者，季迪屬其鄉人呂志敏藏之。成化間，始付雕本。履道畫有《銅官山色》，爲世所珍。錄孝常詩，附見其事於此。

《元日試墨同周履道》《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卜格不無趨新之過，筆中自有淵渟，猶不開竟陵褊細。

《過西澗》《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必如此，乃可許之清空。今人所云清空者，正似山東老儒，肩骨欲出衣五寸，崖柴逼人。

《出西澗過龍岩途中瞻眺》《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密情斂勢，參差在陰，何間。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治，字孝常，義興人。周履道避地義興，與孝常游荆溪諸山，極山水之勝，作《荆南倡和集》，鄭明德爲之序。洪武初，知內丘縣，終建昌知府。

《明詩綜》卷一三　治，字孝常，宜興人。初爲沙門。洪武初知內丘縣，終建昌知府。有《荆南倡和》、《海漁》集。

董紀

《明詩綜》卷一三　張汝弼云：良史詩率漫若弗冀有傳者。

《靜志居詩話》卷四　述夫元之耆舊，其詩賴善卿編之《大雅集》中，題《海屋》云：「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船。」亦不爲率漫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西郊笑端集》　紀詩平易樸實，視袁凱諸人稍爲不逮。故張汝弼作是集序，謂其漫爾而仕，漫爾而歸，詩文亦漫爾而著，弗冀有傳。頗致微詞。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舉其《題海屋》詩「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船」句，謂亦不爲率漫。然紀集明世未經再刻，流播頗稀，《明史・藝文志》亦闕而不載。彝尊《明詩綜》所錄但採之賴良《大雅集》中，未及見其全帙，故所摘佳句僅此。今觀此集，過質傷俚之弊誠所不免。然其合作，往往得元、白、張、王遺意。汝弼以一格繩人，不足以盡詩體。彝尊執一二語以爭之，亦未盡紀所長也。

又　築西郊草堂以居。因卽以名其集。然未及鋟版，稿藏其門人周鼎家。成化中，鼎孫光祿寺少卿庠始爲刊印。此本有宣德辛亥鼎後跋，又有成化戊子錢溥序。蓋又從庠刻本傳寫者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引《樵李詩繫》　良史詩閒整流利，諸體俱可觀。

又陳田按　良史七言斷句，風致翩翩，殊有別趣。

《江行》《皇明詩選》卷一二：宋徵輿曰：高、岑。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紀，字良史，上海人。詞翰俱佳，與陸宅之、吳子愚相頡頏。洪武初，官江西僉事，尋引疾歸。有《西郊笑端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紀，字良史，更字述夫，上海人。時與會稽楊廉夫，曲江錢惟善，郡人陸宅之，以古學鳴。洪武壬戌舉賢良方正，擢江西按察僉事，辭歸，結西郊草堂以終老。在元嘗主蒲溪周鼎家塾。

又　興之所至，發而爲詩，多不留稿，客或見之，則曰供一笑而已。有《煮鶴》一詩結句云：「恐襲乘軒防」，微意亦深可稱翻新出奇，不獨《題海屋詩》「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船」之膾炙人口也。

又　西郊笑端集二集（鈔本）。松江董良史著後學周庠校刊。集藏鼎家，成化中鼎孫光祿少卿庠始爲刊印，有宣德辛亥鼎跋，并同郡張弼、錢溥二序。

張適

論述

《續吳先賢讚・文學》　張適，父仕於元。適少悟絕，爲詩立成。【略】爲

詩若文，與高啟、楊基齊名，而辛楚寒薄困阨之意溢於辭。【略】所著有《江館》、《湖濱》、《昆明》諸集。

《明詩綜》卷一二　陳嗣初云：甘白先生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甘白集》　文體修潔，而未造深厚。如在嘉、隆以後則爲雅音，在元、明之間則未能與諸家壁壘相當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詞旨修潔，頗爲雅音。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適，字子宜，吳人。父爲元海道萬戶總管，母賤，其嫡妬之，名曰狗子。幼穎悟，七歲能賦詩彈琴，十歲通五經，十三應江浙鄉試，人以爲聖童。洪武初，以秀才舉，擢工部都水郎，以病免。得朱長文樂圃故地，與周正道、陳惟寅輩觴咏自得，復以明經舉，授廣西理問，歷滇池魚課、宣課二司大使，衣食不給，竟死於官。其詩名《甘白先生集》。有《樂圃集》二卷。《江館》、《南湖》、《江行》、《滇池》集，各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適，字子宜，蘇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賦詩、彈琴，九歲能誦五經，十三應江浙鄉試，人以神童目之。元運將革，不仕。明洪武初與高啟同徵修《元史》。授水部郎中，乞歸，復朱樂圃故基居之。後復以明經薦授廣西理問，歷雲南滇池魚課司大使，終於官。

《蓬窗類記・著作紀》　張適字子宜，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赴鄉試，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幾辭歸。與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浦長源輩結爲詩社，號十才子。

紀事

《明詩綜》卷一三　錢謙益云：全室泐公有《送王叔潤詩》云：「平涼來又去，官滿復之官。」則叔潤任平涼之華亭，非松江華亭也。

《樂圃林館》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引《姑蘇志》：樂圃在清嘉坊北，朱長文所居。中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知州章岵表爲樂圃坊，有邃經堂、華嚴庵、招隱橋、見山岡、琴臺、鶴室、墨池、筆溪，及西圃草堂共二十景。元末張適號甘白，築室於上，題曰「樂圃林館」，與高啓、倪瓚、陳麟、謝恭、姚廣孝賡和爲十詠。

著録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六卷，文集六卷（《十萬卷樓》鈔本）。遺稿卷一、二爲《樂圃集》，卷三《江館集》，卷四《南湖集》，卷五《江行集》，卷六《滇池集》。文亦六卷。【略】正統丁卯其子收因手錄未刊，屢遭回祿，存者十之七八。收二子長曰敔教授鄉里，次曰柷以進士官大理評事，始得研耕之資，俸祿之餘，命長孫綱刻爲十二卷，六年方成，收有識，時年已八十有六。前有正統六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郡陳鎰序。此爲蕭山王氏《十萬卷樓》鈔本，有王宗炎所見諸書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甘白集》　明張適撰。適字子宜，蘇州人。明初以儒士徵，授水部郎中。旋放歸。見集中所作其妻沈氏壙志。而其祭西平侯文則自署雲南滇池漁課司大使。是洪武末又嘗官雲南，故集中每自稱滇池老漁也。集爲正統丁卯其子收所編。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陳田按　子宜與高季迪爲素交，不入「北郭十子」之列。晚官滇南，沐景顒《滄海遺珠集》亦不錄焉。蓋名在顯晦之間者也，詩有《樂圃》、《江館》、《南湖》、《江行》、《滇池》等集。與文集合爲十二卷。《明史・藝文志》僅稱子宜有《樂圃集》六卷，《四庫提要》存目有《甘白集》六卷，蓋均未見其全也。余所得爲翁覃溪、顧千里舊藏本，詩文皆具。《樂圃集》多摹擬未化，《江館》、《南湖》以後，特爲俊爽。集中有《畫竹贈王生》、《寫竹枝壽周南老》等詩，蓋嘗與陸天游、倪元鎮諸人遊，故兼擅盤礴之長。此亦紀明初畫家者所當知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　（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陳田按　《姑蘇志》第錄高季迪、陳文昭、謝元功詩。余檢姚廣孝《逃虛子集》有《題張山人適樂圃林館》詩，附錄於此：「去官歸故里，僑隱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幽通西崦曲，涼入北窗深。此處堪清賞，時來一解襟。」「開牖依林樾，迢迢去市遙。翠低承雨竹，綠碎受風蕉。夕嶺還侵戶，春流欲斷橋。主人緣愛客，時爲出山瓢。」「松桂圍林屋，遙知處士家。疏簾宵受月，虛幌曉承霞。藥味園中朮，詩材檻外花。尋幽須到此，毋惜去程賒。」「林居無俗韻，琴史引來賓。逕狹難容轍，池深可縱鱗。登山新製屐，漉酒舊裁巾。我亦耽幽者，他年願託隣。」又倪雲林爲甘白作《樂圃林居圖》，題句云：「暮投齋館靜，城郭似幽林。落月半林影，涼風孤鶴音。汀雲縈遠夢，桐露溼青琴。喧卑靜塵慮，蕭爽集沖襟。余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成此一詩，并寫小圖，呈甘白以寓笑樂耳。」

《靜志居詩話》卷四　子宜免都水郎歸，卽朱長文樂圃故地居之，詩所云「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也。一時名流都爲題詠，見《鐵網珊瑚》。又　詩有《樂圃》、《江館》、《南湖》、《江行》、《滇池》等集，燬於火，其孫柷得十之二三於煨燼之餘，及士林傳誦之作，合爲《甘白先生集》。今雕本已罕傳，予從其後人星借觀錄之。

謝恭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　恭字元功，長洲人，徽弟。有《蕙庭集》。

又陳田按　張子宜稱元功詩文俊麗，惜《蕙庭集》不傳。

潘仁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　仁字子安，和州人，流寓沔陽。（據《歷陽遺音》。）官夔州府同知。（據《明風雅》。）有《天遊集》、《海天清嘯集》。

又引戴本孝《歷陽遺音》　潘子安郡逸士也。工詩好遊，流寓沔陽，著有《海天清嘯集》。

又陳田按　張子宜《甘白集》有送《潘子安歸沔陽序》云：「沔陽潘公爲雲南右衛指揮，其猶子子安自其鄉來省侍焉。子安將家子，讀書明理，俊其才而豐於詩，諷讀所爲《天游集》，春容乎短章，優游乎長篇，澹焉而慮清，坦焉而氣平。」子宜此序稱子安爲沔陽人。竹垞《詩綜》據《湖海耆英集》稱子安爲和州人，而未詳其字。余檢李文秀所集《黔寧集》及《雲南通志》，均有潘仁詩。稱仁字子安，和州人。始知竹垞疑潘伯濟爲子安字者，未確。而沔陽、和州異貫，得戴鷹阿子安流寓沔陽之說，而疑始釋。子安明初詩流，所至著聲。《黔寧集》、《滇志》所錄皆子安省侍潘公至滇時作也。余合數家撰述，詳定其官籍名字如此。

《沐黔寧挽詩》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陳田按：子安二詩，見《黔寧集》，黔寧王沐英內侍李文秀所輯錄也。王鎮滇十一年，功德在人，歌咏不輟。其薨也，遠遊詞客、謫宦墨卿多以詩挽之者。「百年未盡安邊略，一寸徒遺報國心」，則沅州劉有年句也。「玉門東望歸無日，銅柱南開鎮有年。將星夕向南荒隕，仙馭秋乘北斗懸。」則慈溪桂愼句也。「諸葛渡瀘當五月，昆明歸漢又千年。惆悵侯門曳裾客，此時瞻望思茫然。」則松陽王景彰句也。子安「中原父老」一聯，當推擅場。

邾經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經，字仲誼，杭州人。王原吉《謝邾仲義進士詩》云：「釋褐平生友，郎官辟屢辭。」詩見《滄海遺珠》，知其後曾入滇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　經字仲誼，仁和人。元進士。洪武初以事徙滇有《玩齋稿》。

又引《列朝詩集》　王原吉《謝邾仲義進士》詩云：「釋褐平生友，郎官辟屢辭。」詩見《滄海遺珠》，其後曾入滇也。

又陳田按　沐景顒錄仲誼等二十一人之詩爲《滄海遺珠》譬諸謫仙夜郎之什，東坡儋耳之篇。六詔遷客，琅琅振玉。當時轉徙西南一隅者，人才如此。可想見明初詞客之盛矣。

《靜志居詩話》卷五　仲誼元之舊臣，沐景顒編《滄海遺珠》，以其詩壓卷，蓋明初徙滇者也。《虎邱詩集》一卷，王高士賓所錄，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中載仲誼《登虎邱賦呈居中長老》詩，起句云：「虎邱山前新築城，虎邱寺裏斷人行。」【略】春虎邱築城，吳人亦鮮有知者，予嘗泊舟山後，見遺址尚存。

逯袒

《靜志居詩話》卷四　光古詩學晚唐，句如：「潭淨開天鏡，山昏著霧巾。」【略】令賈島佛見之當亦點頭也。

又　逯袒，字光古，修武人。有《逯光古集》。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　袒字光古，修武人。有《清華》、《車軒》、《方外》等集。

又陳田按　明初，大河南北稱詩者，宋西隱而外，當推光古。詩見沐景顒《滄海遺珠》。其《舟下淮水》云：「舟人有嚴程，知我歸朝客。」是曾通仕籍者，其因何事至滇，今不可考矣，光古歿於滇，多以詩輓之者。胡粹中云：「獨騎玄鶴上丹丘，爲記釣天白玉樓。詩板刊成應自校，草書零落有誰收？」可能覓酒府中去，無復携笻寺裏遊。欲寄東風一行淚，蜀江不肯向西流。」僧機先云：「昨日來過我，今朝去哭君。那堪談笑際，便作死生分。曠達陶徵士，蕭條鄭廣文。猶憐埋骨處，西北有孤雲。」玩此二詩，是曾官校官而客於沐氏者。余詳考各家選光古詩，皆自《滄海遺珠》錄出，其集當不可復得矣。

葉見泰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　見泰字夷仲，臨海人。明初取台州，召爲部從事。使安南，擢高唐州判，轉睢寧知縣，入爲刑部主事。有《蘭莊集》。

又陳田按　宋景濂序夷仲集云：「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瘠。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蓋亦明初作者，惜集不傳。

《明詩綜》卷一六　見泰，字夷仲，臨海人。刑部主事。有《蘭莊集》。

《靜志居詩話》卷五　夷仲，侯城之友。【略】而侯城集中有《祭葉主事文》云：「昔我先公，與公最懽。我爲童稺，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牀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蓋論交在紀、羣之間者也。

戴奎

《秋夜有懷》　《靜志居詩話》卷四：「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秦淮海句也。文祥《秋夜有懷》云：「欲憑詩句寄秋風，吟到宵分蜜炬終。月色如銀庭樹冷，一絲和露墮青蟲。」移入夜景，可謂青出於藍。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　奎字文祥，黃巖人。元末錢塘錄事。明初徙濠，以薦爲齊河主簿。有《介軒集》。

又引戚學標《三台詩錄》　文祥經事前朝，《答弟文信詩》云：「萬里輿圖新入貢，一時遺老復遷官。祇緣舊國輕周鼎，徒使仙人泣玉盤。」不忍忘元之心，言下益顯。

沐英

《明史・沐英傳》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少孤，從母避兵，母又死。太祖與孝慈皇后憐之，撫爲子，從朱姓。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鎮江。稍遷指揮使，守廣信。已，從大軍征福建，破分水關，略崇安，別破閔溪十八寨，縛馮谷保。始命復姓。移鎮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尋遷大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府中機務繁積，英年少明敏，剖決無滯。后數稱其才，帝亦器重之。【略】二十五年六月，聞皇太子薨，哭極哀。初，高皇后崩，英哭至嘔血。至是感疾，卒於鎮，年四十八。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涕。歸葬京師，追封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歲較屯田增損以爲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辨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均力役。疎節闊目，民以便安。居常讀書不釋卷，暇則延諸儒生講說經史。太祖初起時，數養他姓爲子，攻下郡邑，輒遣之出守，多至二十餘人，惟英在西南勳最大。子春、晟、昂皆鎮雲南。昕駙馬都尉，尚成祖女常寧公主。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陳田按　史稱黔寧讀書不釋卷，暇則延諸生講說經史，及觀其《贈掌記劉彥昺之東阿》詩，亦彬彬乎雅音也，黔寧鎮滇後先十年，有威惠。其卒也，多以詩挽之者，內侍李文秀輯爲《黔寧集》。如和州潘仁、沅州劉有年、慈溪桂愼等詩，余皆具錄別卷。

郭奎

論述

宋濂《望雲集序》　《望雲集》者，郭君子章所作之詩也。子章嘗從青陽先生學治經，而性尤嗜詩，自黃初以降諸名家多嚅嚌其芳腴，故剔句鏤辭，趣味雋永而韻度婉微，青陽亟稱其能。曾未幾何，戈甲搶攘，二親與弟昆咸亡，子章隻影飄零於江湖間，進退無依，遂仗劍從軍，艱難險阻莫不備嘗。凡世道之污隆，時序之推移，人事之變更，每觸之於目，必有感於心，感久輒悲，悲不能已，乃悉假詩以寫之。通名其集曰《望雲》，望雲志思親也。余常取而觀之，何其情思之縈紆，音節之激烈哉。譬猶秋風刁騷，霜月凄白，孤臣畸士慟哭於山澤，蒼涼之間，而聞者莫不隕涕焉。哀思之切，何其一至此乎，在昔先王之世，四方乂寧，民各保其室家，頌聲洋溢，播之郊廟。及其衰也，政賦日逼，士困於行役而不能歸，至有陟屺岵以望其父母與諸弟者，說者謂其思之切，而哀之至。況子章兵難相仍，非特行役之勞而已，親沒家燬，非特不能歸而已，宜其情之所觸有不能自已也。夫以子章之才之美，不生於太平無事之日，以頌清廟閟宮之盛，顧獨馳騁于變風之末，嗚呼其命也耶！其命也耶！雖然，否與泰相爲循環者也。今天已厭亂，戈甲將向息矣。子章方宣嘉猷以著勞烈，其必吐和平之音以鳴天下之盛耶。子章名奎，淮南人。

吳廷翰《望雲集序》　爲讀數過，其古選高雅渾厚，出入漢魏，近律亦微婉疎暢，不落谿徑，而絕句清新俊逸，尤有風致，然皆憂思所感，胡鬱而爲凄清，激而爲壯烈，繹而爲紆徐，放而爲弘亮，莫不有憂思之道焉。夫其性情眞，故詞旨暢而音節茂，趣味完，有《三百篇》之遺音矣。詩自《三百篇》後，唯漢、魏爲近古，唐次之，餘無稱焉耳。

趙汸《望雲集序》　聞者相與太息，於是乃得子章所賦曰《望雲集》者，與

一二友朋共吟諷焉。古五言遠宗魏晉，得其高風遠韻，不襍後人一語，近體亦質厚微婉，足以達其志氣所存，信乎淵源之有自也，又可見余公居常教人，悉本朱子，至其斧藻盛時，陶寫幽抱，獨與虞公相表裏，而不必他人之己同，斯其所以合作者與？以子章之才能，守師法而不變，亦可謂賢矣。友人有請而傳之者，乃述所聞書于卷端，庶觀者知所自來也。或曰，郭公志士也，今四海橫流，生民塗炭，起管夷吾、舅犯、先軫諸人，相與屬櫜鞬、執鞭弭以救之，猶恐不及，顧相與論歌詩之源、制作之體，無乃非公意乎？雖然，吾聞子章少無宦情，嘗欲泛大江上三峽，徜徉蜀漢之間，覽觀山川之奇秀，吊昔人經營遺迹，求嚴君平岷峨之墟，咨訪大人先生之流，相與上下其議論，然後大發於詩，遭亂，志弗遂也。語曰：「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使子章據功名之會，眞有以自見于當時，而誦其詩者，考論師友淵源與其高蹈之志而傳之，不亦可乎？

《明詩綜》卷一二 王元美曰：參軍帥幕風流，詞藻清麗，究其品格，在張、徐之次。

又 曹潔躬云：參軍詩以骨勝，一洗元人穠麗之習。

《靜志居詩話》卷四 參謀詩格清剛，句無浮響，頗近汪忠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望雲集》 奎當干戈擾攘之際，仗劍從軍，備嘗險阻，蒼涼激楚，一發於詩。五言古體，原本漢魏，頗得遺意。七言古體，時近李白。五言律體，純爲唐調。七言律體，稍雜宋音。絕句則在唐宋之間。元末明初，可云挺出。趙汸、宋濂皆爲之序，推崇甚至，良不誣矣。

又 集中《送陳克明歸茶陵》詩，瑚璉字押入平韻，蓋古人三聲之法。古詩《上山采蘼蕪》，以素餘故同押。劉琨《贈盧諶》詩，以璆叟同押。蓋卽其例，非落韻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詩格清剛，句無浮響，蒼涼激楚，一發於詩。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〇引《詩談》 郭掾史子章興洽情眞，固是逸才，如「落日平淮樹，春潮帶皖城」，「東鄰茅屋新煙起，南磵石橋春水生」，此例佳甚。

又陳田按 參謀詩天才挺拔，俊逸不凡，鬱塞磊落之氣，時露毫端。如《亡家》云：「杖策鄧生猶未遇，亡家韓信定誰依？凌風欲便乘槎去，天上秋虹跨海飛。」《富池江口夜泊》云：「華髮青燈共一船，聞雞獨起看龍泉。風雲未遂平生志，慚愧周瑜長十年。」「草昧英雄望列侯，夢中三十六春秋。功名總被儒冠誤，兩岸猿啼一夜愁。」《南康除夜》云：「十年客淚不曾乾，丘隴成行骨肉殘。爲報淮南兄與弟，紫髯樵悴未爲官。」甚賦《感士不遇》矣。

《長相思》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斂奇歸純，不妨特製。

《烏夜啼》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借古題作新詩，奇不怪，文不醋，曲不雜，自不入時。

《次錢子貞蘇門感懷》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大體淨。

《寄陳檢校》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高華百倍。又：有放有隱，其放可知，其隱不可知也。

《送王素行》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五六以上，神氣始出，末用事恰好。

《送孫良玉還同安》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國初人詩，一片晴光亮眉，眞景龍以前嫡系。如此許五言起五百年龐雜之衰，詎有慙德。

《開歲卧病》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今古風流。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奎，字子章，以字行，巢縣人。嘗從青陽余闕學治經，青陽亟稱之。世亂，飄零江湖間，仗劍從軍，從事吳國公幕府。辛丑歲，皇姪朱文正開大都督府，節鎮洪都，太祖特選子章以儒士爲輔佐參謀。乙巳歲，文正得罪，子章以不諫隨被誅。

《明史・文苑傳一・郭奎》 奎，字子章，巢縣人。從余闕學，治經，闕亟稱之。太祖爲吳國公，來歸，從事幕府。朱文正開大都督府於南昌，命奎參其軍事，文正得罪，奎坐誅。

著録

吳廷翰《望雲集序》 集五卷，爲五言古詩者三十七，爲詞、歌曲者十三，爲五、七言律者百有九，排律七，雜詩四十四，淮南郭君子章之所作也。舊名望雲，板刻於廬，今巢邑亦有之，歲久字多漫滅，間取稍正之，【略】子章吾鄉先生，其履歷不可考，其清忠直亮之氣、慷慨奇特之節、堅貞靜一之守、雄健俊逸之才庶幾見之，猶幸而有是集焉，而可泯乎哉？集付括守吳君亞甫校刊之，亞甫亦以余言爲然也。

《明史・藝文志四》 《望雲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望雲集》 五卷之末，附短札三篇。案：嘉靖辛卯吳廷翰重刊是集，但稱五言古詩三十七，詞歌曲十三，五、七言律百有九，排律雜詩四十四，不言有文。豈後人得其手稿附入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望雲集五卷（裘杼樓鈔本）。集有趙汸，宋濂二序，嘉靖辛卯郡後學吳廷翰付括守吳亞夫校刊廷翰有序。此本版心有「裘杼樓」三字，蓋新安汪氏鈔本也。

雜録

趙汸《望雲集序》 暇日觀公詩稿，試以此說求之，頗得去取大意。往來江湖間。每論諸能詩者，或唯唯，或否否。唯武威余公所賦，迺若一以公言爲師，無復他有出入，而高雅渾厚自非齊、梁間作者可及，豈禁苑從游時嘗論及於斯耶，抑所見之偶同也。自是每恨不得全稿觀之，兵興以來此事姑置。歲辛丑春正月初與淮南郭公子章遇於星源，子章嘗游余公之門者也。因論公平居崇尚選學，於後來變體一無取焉。而五、七言近體每欲棄絕不爲，公大節既立，而詩文皆散逸罕存矣。

谷宏

論述

《行經華陰》 《皇明詩選》卷一〇：宋徵輿曰：調既不卑，景色亦合。又：李雯曰：是錢劉高調。《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陳田按：元末明初詩人，如吳漳楚望《武侯祠》詩、王旬子宣《宮詞》、谷宏《行經華陰》詩最爲膾炙人口。所謂千首不爲多，一首不爲少也。《華陰》詩見《明詩綜》，頗有點竄字句。余據《明風雅》、《列朝詩集》存其眞焉。

傳記

《明詩綜》卷一三 宏，閩人（一云新淦人），中書舍人。

蕭翀

《靜志居詩話》卷四 鵬舉爲劉子高弟子，編其師集以傳者也。詩格卑卑，不如其師遠甚。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 翀字鵬舉，泰和人。洪武中以賢良薦，除蘇州同知，歷山東鹽運副使。

又引裘君弘《西江詩話》 蕭鵬舉洪武中以賢良應制，賦《指佞草詩》稱旨。

又陳田按 鵬舉，劉子高詩弟子，其佳句如「明月不可得，孤燈還近人」，「舊馴野鶴丹生頂，新買河魚錦作鱗」，「函關曉霧青牛去，華表秋風白

鶴來」，殊可誦也。

白范

《明詩綜》卷一四　范字以中，紹興山陰人。洪武中黃州府同知。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　范字以中，錢塘人。《列朝詩集》、《明詩綜》作山陰人，余據萬曆《錢塘縣志》改正。洪武中黃州府同知。有《虛室集》。

又陳田按　以中爲岐陽王客，岐陽府第有西塘之勝，以中作《西塘八景》詩。徐大章稱其清切精緻，吐辭有盡，含意無窮，誠爲雅製。惜《虛室集》不傳。

練高

《明詩綜》卷一三　王子充云：伯上詩溫厚而豐麗，大江以西能繼范德機，虞伯生、揭曼碩而起者。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高，字伯上，新淦人。王子充叙其詩，以爲溫厚而豐麗，大江以西能繼范德機，虞伯生、揭曼碩而起者也。洪武中，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安爲遜國忠臣。太宗所謂「練子寧若在」者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陳田按　伯上詩音節高亮，虞伯生、王子充爲作集序，惜今不傳。楊東里云：「清江劉仲修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翁長子壻也。蚤有文譽，翁家特異視之，而庸衆人視仲修。既歸，發憤就學，日夜不懈，學業大進，時譽更出伯升右。」余檢《練中丞遺事録》，伯升，伯上弟也，著作今亦不傳。

史遷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陳田按　良臣詩尚眞率，卻無慢聲俚句。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遷，字良臣，金壇人。洪武中，用辟召除蒲城令，遷知忻州，以祀事去官。庚申，復知廉州，歸田十年，作老農賦以自見。追和元遺山樂府三百餘篇。楊君謙録其詩文於《大明文寶》，問之鄉人，不能舉其姓氏矣。

《明詩綜》卷一三　良臣追和元遺山樂府三百餘篇，楊君謙録其詩文入《大明文寶》，今問之鄉人，不能舉其姓氏矣。

吴文泰

《靜志居詩話》卷四　文度與同郡丁遜、敏學專事苦吟，嘗閉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煙，往視之，方瞠目相對，忘其未食也。評者謂其詩，僻蹇似孟郊。今觀其集頗淺易，不煩冥索乃爾？

又　吴文泰，字文度，吴縣人。洪武中，涿州同知。有《愚庵集》。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引《姑蘇志》　吴文泰耽於詩，清才逸思，雖罹憂困，而嘲弄不輟。

《送人之巴蜀》《明詩別裁集》卷二：中疊用四地名，亦是一病，然唐人每有之。

《續吴先賢讚·文學》　吴文泰者，貧而湛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閉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則方瞠目相對，亦忘其饑也。語皆厲苦，若孟郊，益僻蹇矣。文泰洪武間同知涿州，坐累謫徙雲中。

吴斌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陳田按　韜中詩學太白，頗有奇偉之觀。

《醉歌行》《明詩綜》卷一四：江禹乂云：章短氣長，學太白神似太白。

《明詩綜》卷一四　斌字蘊中，休寧人。洪武中用薦授平陽縣主簿。有《蘊玉山房集》。

葉子奇

《草木子》《靜志居詩話》卷四：世傑坐事繫獄，於獄中撰《草木子》。又有《餘錄》，紀元季明初事頗詳，可資國史采擇，詩特餘技爾。

朱彝尊《葉子奇傳》　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曆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苗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記時，以木記歲，以自況其生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王師入處，子奇上書總制孫炎，謂龍鳳當繼宋正統，改紀元政，用薦主巴陵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極之說，儒者多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以令用祭城隍神，羣吏竊欲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世傑時至，亦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因續成之，號《草木子》。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一陳田按　子奇所著有《太玄本旨》九卷、《草木子》四卷、《範通元理》二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太玄本旨》、《草木子》二種。子奇博學多通，小詩亦翩翩有風致。

胡奎

論述

涵虛子《斗南老人集序》　先生以詩鳴於世者久矣，然生而穎悟，天性不凡，其胸次之量又是一般涵養與人不同處多，但託興於詩酒，隱化淪景有出世間語，非神仙中人莫能及也。白玉蟾有曰：「收入酒生涯，擁出詩世界。」蓋有得於此矣。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籬下燕雀徒啾啾耳，豈不然乎。其高處若披太華之朝霞，叫天門之閶闔，泛泛者莫能及也。駑騏之競騏驥，愈望愈遠，不過伏櫪俛首而已。其幽深邃遠者，飄然如凌霄之鶴，雖鄒衍相如不足以形容其高。其雄傑豪邁者，凜然如嘯風之虎，雖季子、張儀不足以張皇其大。其咀嚼道妙者，雖邵子、种放不足以研襲其賾。其遊方之外者，雖子休、列生不足以摹寫其眞，酩酊造化盤礴宇宙鬼神爲之駭矚。兩稱斗南之名可謂異矣。

《藝苑卮言》卷五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略】胡虛白《送人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

徐泰《詩談》　海昌胡虛白豪邁，一鶚橫秋，百鳥戢翼。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斗南老人集》　奎詩不事雕飾，往往有自然之致。彝尊謂其功力既深，格調未免太熟，誦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其言誠不爲過。然春雍和雅，其長處亦不可掩。視後來之捃拾摹擬者，固有閒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二引《清江集》　虛白從民曹貢公玩齋學詩，公爲指授三經、三緯法，及論漢、魏以下之變。故虛白未三十，已進於詩，凡觸物而成者，粲然春翹之擢穎，翕然天籟之投曲。

又陳田按　虛白長於樂府，七言斷句，風藻翩翩，殊有標致。余所見《斗南集》係影鈔寧國文英館本。與《四庫》著錄一千九百餘首之數適合，洵爲罕見

之笈，《詩綜》第錄六詩，不足見其所長，特廣爲甄錄，與海內談藝家共賞之。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斗南老人集》 奎字虛白，海寧人。生元至順間，嘗遊貢師泰之門。明初以儒學徵，官寧王府教授。

紀事

涵虛子《斗南老人集序》 昔宗哲徐將軍居西山，有道士過訪，飲間童子以蕨獻於几上，道士指之曰：「一拳打得地皮穿，握住東風不放拳。只待杜鵑啼血後，展開鳳尾始朝天。」問其所作，以著書「斗南一人」四字於几上。時先生未有是稱，宗哲曰：「昔狄仁傑稱『斗南一人』，莫非仁傑之詩乎？」道士但搖手大笑俛而不答。少頃酒酣，失其所在，宗哲異之，後得先生詩稿，方知先生詩也。其道士仙也。先生之詩鬼神亦嘗取矣。稱爲「斗南一人」，豈非神仙中人耶。及先生歸海寧，泊於鄱陽之望湖亭，見碑上有東坡詩曰：「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先生賡其韻曰：「鷗外清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龍在珠宮月在天。」書于壁間，久之或有老人狀貌甚奇，觀其詩曰：「幾六百年無此詩矣，爾非斗南老人耶？」乃爲長揖，舉首不知所往，因是以斗南爲其號，時人皆稱之爲詩仙，信不誣矣。故命壽諸梓以傳無窮焉。

都穆《南濠詩話》 海寧胡教授虛白，洪武間歸自江西，泊舟鄱陽之望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詩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虛白賡其韵曰：「鷗外清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書之於壁，忽有老者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邪？」乃爲長揖，舉首不知所往。虛白因自號斗南老人。

《禹家墓》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二引《檇李詩繫》：禹氏名淑靜，吳守正妻，居崇德石門鎮，元季苗僚之亂，亟與夫操舟以遁，苗及之，叱淑靜止，淑靜度不免，遂抱幼女投水中死。明日得尸僵立如生，藁葬其地。守正入越，亦死兵間，遺孤德昂無依，去金華山中爲僧。後度錢塘省墓，宋學士濂序以送之，稱其至孝，有儒行曾修《元史》，德昂入京，以母死事告於史氏，遂得列傳。歸盧母墓，榜曰「白雲先壟」，鎮人表爲貞母阡。徐一夔有記，胡奎有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斗南老人集》 是集前有寧王權序，稱其晚年泊舟鄱陽望湖亭，見石刻東坡「黑雲堆墨未遮山」詩，次韻和之。俄見一叟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耶。因以自號。其事頗怪，疑好事者附會之，莫由詰其眞妄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吾鄉雲東逸史曾手錄其稿，舊藏項氏天籟閣，繼歸高氏稽古堂，後爲華山馬思贊所藏。案：今世所傳奎集皆出天籟閣鈔本，止有四卷。前有項元汴題識，而無寧王原序。此本爲明初寧王府文英館所刊，見於寧藩書目。崑山徐氏傳是樓又從原刻影鈔，實分六卷。凡詩一千九百餘首，與項氏所藏互校，乃知彼多所脫佚，不爲足本。觀寧王序中，又載宗哲徐將軍居西山，有道士過訪，食蕨。道士吟一絕句云：「一拳打得地皮穿，握住東風不放拳。只待杜鵑啼血後，展開鳳尾始朝天。」問其所作，以箸書「斗南一人」四字。時先生未有是稱，後得先生稿，方知先生詩也。與《望湖亭和詩》一事，文相連屬，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獨未採錄。知彝尊所見惟天籟閣殘本。其記望湖亭事亦從都穆《南濠詩話》摭入耳。

藝文

高啓《贈胡校書奎》 我初遇子東海濱，苧衫席帽凌風塵。登城觀濤共歎息，見者不識何如人。歸時憶近看燈節，孤舟夜過黃岡雪。書來書往道加餐，幾日相逢五年別。再會之計何悠哉，我未及去君能來。秋風吹殘太湖水，乘興上得吳王臺。吳王臺前白楊柳，西施去後吳娃醜。四海同爲此地人，百壺獨買誰家酒。更尋豪客作夜遊，簸弄明月琵琶洲。有愁爲君亦蕩滌，何況我輩元無愁。醉中狂談君可恕，且共周旋莫歸去。秋光已箄逼重陽，好爲黃花三日住。

雜録

貝瓊《送胡虚白歸海昌序》 余客海昌時，嘗謁民曹尚書貢公玩齋於北郭，坐有胡虚白者，公極稱其好學，工文辭，遂納交焉。未幾公如閩，余亦挈家過雲間，不相知者十餘年。既老，而講學檇李之殳史兩山下，數得虚白詩讀之。嗚呼！尚書公已没，及門之士皆散於四方，惟余與虚白尚有耿耿殘月太白之相配，能無今昔之相感邪。初，虚白從公學詩，公爲指授三經三緯法及論漢、魏以下之變，富若曹、劉，精若鮑、謝，淡若陶靖節，玄若陰常侍，至於李、杜之壯麗，王、岑之和平，長吉之奇，東野之僻，必出入數家中而盡其意象焉。故虚白未三十已進於詩，凡觸物而成者，粲然春翹之擢穎，翕然天籟之投曲，殆非一時學者之所及也。此余喜讀其詩且恨不及尚書公見之，而世亦無大雅之徒能知作者之得失矣。昔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召試之，對曰：「臣則能斲之矣，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其爲詩也亦然，又安得起公九京如郢人聽匠石之斲哉。是以益重余之悲也。余病且廢學，方將與虚白逍遥東阡西陌爲驩。今年春又有國子助教之命，遂來京師，何其相遇之難歟。會徵天下諸儒，海昌亦以虚白應詔，至則以母老求歸。執政許之，亟走橋門見余而别，因歷序其始終如此。而君子樂道人之善，且及於師友者亦厚之至也。

朱權《斗南老人集序》 是詩者，斗南虚白胡先生之詩也。其序也涵虚子臞仙之所作也。凡欲舉其事，必先昭揭其文以發揮之，務在煇煌炫赫，以光厥績。然有其詩而無其文，如舟之無水，不能以行遠。今先生之詩，又非艇艇之比，乃萬斛之舟焉。非巨浸不能以達江海，莊子所謂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予之文實不足以比巨浸之厚，而先生之詩實不侔乎艇艇之小，故借予之文，以假巨浸，庶幾可以達於江海，通於天下，是有望於斯文也。乃呼中書君即墨侯而告曰：「詩之行於世也多矣，而作詩者又多矣，而無一人與焉，雖孩提之兒亦能言之，而童顓沒齒者不能作也。是知人之爲詩者易，而不知詩之爲人者難，難易之說非窮微至妙而不能以窺其徼也。苟非酌天和歙玄化而得性理之端倪者，曷足以觀於此哉。」先生淛之海寧人也，生於元至順乙亥。及長師事於參政貢師泰之門，因客與師泰評古詩，有「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之句，師泰曰：「太行在何處？舒州在何處？紕謬太甚。」時先生方十有二歲，在傍笑曰：「太行雪消時莫不天下雪都消盡耶。」師泰奇其神童，曰：「此子日後必能作詩。」後歷元三朝，聲譽聳於京臺，詩名震於淵藪。我朝國初以儒學授教授，予求爲王門師，居豫章七年，予憫其衰老，遣使送歸海寧，明年卒於家，時年七十有五。

《靜志居詩話》卷五 其詩功力既深，格調未免太熟，誦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吾鄉雲東逸史曾手書其稿，舊藏項氏天籟閣，繼歸高氏稽古堂，今爲華山馬思贊所藏。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二引《七修類稿》 浙省員外郎張光弼名昱，廬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果如其言。海昌胡虚白作詩以弔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葬詩人。老逋泉下應相見，爲説梅花寫得眞。」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即今之花市也。

王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梁園寓稿》 翰始抗驕王，終殉國難，其立身具有本末。發爲文章，率見剛勁之氣，故古體往往有質直語。然自抒性情，無元人穠纖之習。七言古體，聲調亦頗高朗。

又《明史・藝文志》載所著有《敝帚集》五卷，《梁園寓稿》九卷。《敝帚集》今未見。此書卷數與明史合。焦竑《經籍志》止稱寓稿二卷，誤也。焦志別載《翰山林樵唱》一卷，今亦未見，殆併佚歟。【略】朱彝尊輯《明詩綜》，未錄翰詩，當由未覩斯集。今以其人而特存之，亦聖代表章忠烈、闡揚幽隱之意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所爲詩文，勁氣直達，自抒胸臆，一洗纖穠

之習。

又　《梁園寓稿》九卷（正德刊本陳奕禧藏書）。夏臺王翰時舉著曾孫繼善編梓。《明史・藝文志》載《敝帚集》五卷，《寓稿》九卷，《敝帚》未見，朱檢討《明詩綜》未錄，其詩罕見可知。此本前有正德戊寅九川呂經序，並鈐陳奕禧印。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翰，字時舉，夏臺人。元季隱居中條山中。國初，出爲周藩相。王素驕，有異志，正諫弗納，斷指佯狂去。王敗，竟無所坐，起爲翰林編修，謫廉州教授。夷獠亂，城陷，抗節死。有《敝箒》、《樵唱》、《梁園》諸集，韓邦奇爲之序。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二　翰字時舉，夏縣人。洪武中，以經明辟夏縣訓導，改平陸，遷鄢陵教諭，擢周府長史，棄官。復用薦爲翰林編修，謫廉州教授。夷獠亂，城陷抗節死。有《敝帚集》、《梁園寓稿》、《山林樵唱》。

又引《夏縣志》　王翰結廬中條山，有所得，取落葉書之。風起輒飄滿澗谷中，按節高歌，聲振金石。

又陳田按　時舉先世祥符人，父仲文爲夏縣令，遂家焉。《四庫提要》稱時舉禹州人，不知何據。余檢《禹州人物志》無時舉名，惟於《藝文》載王翰《梁園寓稿》，當是據《提要》採入也。時舉詩，蘊藉中特饒秀勁之色。《久雨述懷》云：「匡時疏拙無奇策，憂國衰殘負此心。」蓋身事驕王，憂時之思，見乎篇章。卒以數諫不納，佯狂斷指去。再官廉州，以身殉城，名節完人，豈獨以詩傳哉！

《明史・藝文志四》《敝帚集》五卷，《梁園寓稿》九卷。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管時敏

吳勤《蚓竅集序》　雲間管公字時敏，竹間其別號也。公蚤歲讀書三泖之上，鍾山水之秀爲文儒。嘗師事廉夫楊先生，執經座下爲高弟，故其心術之正，學問之博，文章德行之精醇，用於文明盛世，而功名事業炳乎其有耀也。壯年時仕爲楚府紀善，扈從來武昌，邂逅旅邸，一見知爲佳士，讀其詩，風格高古，一一可追古之作者。其五言樂府有漢魏體，五、七言律詩多出盛唐，春容雅澹，譬之黃鍾大呂之音，孰不爲之洗耳者乎。別去二十年，余忝膺敎命來是邦，復得朝夕見，讀公篇什，愈老愈健，尤見筆力所至，而製作之富倍於昔時，如碧海冲融，天光萬頃汪洋莫能窺其涯涘，如華峰千仞，翠屏倚空，莫能陟其層巔；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倡三歎有遺音，何其快人意歟。僕以衰邁之年，得聞治世之音，啓余多矣。公晚年由紀善陞秩長史，其忠誠愛君之心，一於詩歌發之，而學問德業其所從來者遠矣。集中詩凡數百篇，嘗名其集曰《蚓竅》，蓋取韓子石鼎聯句之語而名之也。以余觀之，公之作鏗鍧炳燿流出肺肝，鍾山水之秀而鳴治世之音，是奚足以名其集歟。以是名其集者公之謙德也。辱不鄙徵言序其篇首，諷詠再三，不能自已，於是乎書。

胡粹中《蚓竅集序》　雲間管公時敏，輔翼匡贊，開陳啓沃凡二十五年，而賢王仁厚，明恕寅畏，恭儉之德，聞於天下。公自紀善超左長史，屬余來備員陪位，得日聆其緒言餘論，間出示所自作詩一編，古製近體通若干首，春容乎其意度，鏗鍧乎其節奏，追琢乎其文章，其言麗以則，其思深以遠，其義葩而正，溫柔敦厚，不迫不切，方諸古人亦未多讓，顧自謙曰《蚓竅集》。夫古之人修於身者不必施於政事，施於政矣無待見於言語，然德之發於口者爲言，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有不容已者。公立身行事實踐其言，故發爲文辭，和平中正其可傳於來世也，較然矣。

《靜志居詩話》卷四　管師事廉夫，集經鶴年論定，春容疏越豈出景文之下，而說詩家入選寥寥。卧子、舒章生長五茸，知有袁而不知有管，竟置不錄。徑寸之珠，詎可遺哉。

《明詩綜》卷一三　丁鶴年云：時敏詩氣象雄渾，襟懷曠達，用事親切，措辭醇雅。黃文獻謂文章莫難乎詩，詩莫難於近體。時敏體製嚴整，間出新語，亦復清俊，非文獻所云難者歟。

又　五、七言律至晚唐氣漸衰靡，不可爲法。惟絕句詩至晚唐尤爲精緻，宋人不得其門而入，元人惟龍麟洲、范清江、虞青城得其三昧，餘或偶得之而不純。時敏絕句俱有法度，豈非常私淑於三公故邪。

又　時敏詠物詩形容精密，非筆頭有五色花者不能。

又　楊仲舉云：長史文章務以理勝，尤長於詩。

又　廖鳴吾云：長史詩清新幽柔，可與袁景文並駕。

又　胡粹中云：長史古製近體春容乎意度，鏗訇乎節奏，追琢乎文章。其言麗以則，其思深以遠，其義葩而正。溫柔敦厚不迫不竭，方諸古人，亦未多讓。

又　吳孟勤云：長史樂府五言有漢魏體，律詩源出於盛唐。如碧海冲融，天光萬頃，汪洋莫窺其涯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蚓竇集》　時敏學詩於楊維楨，而不蹈襲維楨之體。所作春容淡雅，多近唐音。張汝弼作《董紀集序》，歷數松江詩人，獨謂時敏詩清麗優柔，足與袁凱方駕。蓋不誣也。時敏又有《秋香百詠》還鄉紀行諸篇在集外別行，見周子治所作《全庵記》中。今皆未見，殆久而佚矣。

又　時敏初名訥，以字行，華亭人。洪武九年，徵拜楚王府紀善，從王之國。後進左長史，事楚王楨。二十五年乞致仕歸里。楨請命於朝，留居武昌，祿之終身。築室黃屯山，命曰《全庵》。而名其集曰《蚓竇》，蓋取韓愈石鼎聯句語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訥，字時敏，華亭人。九歲能詩。長師楊廉夫，友袁景文。洪武九年，徵拜楚王府紀善，之國後升左長史，事王二十五年，乞致仕歸里。王請命於朝，留居本國，祿之終身。葬郡城東黃屯山。初從楚昭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固爭之得免。昭王曰：「管長史一言，活數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王喜，名曰延枝。畜之宮中，長爲府紀善。延枝爲丁鶴年門人，有詩，見《湖海耆英集》。

《詠菊》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二陳田按：《四庫提要》稱時敏《秋香百詠》在集外別行，見周子治所作《全庵記》中，今皆未見，殆久而佚，余從《松風餘韻》採錄二首，亦《秋香》之賸馥也。

又　是集即楚王所刊，中有丁鶴年評語。鶴年家於武昌，與時敏皆爲楚王所禮重，故幷其評語刻之。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　（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王珙

《明詩綜》卷一五上　王汝嘉云：竹居道者，詩無雕琢浮靡之習，有渾厚淳雅之氣。

又　張宗海云：處士治生富贍，構幽居於深竹之中，詠歌其情思，詩皆和平之語，治世之音。

又　徐以恭云：先生詩富麗清奇如秋月春雲起人景仰。

又　李世賢云：王君卜宅於虞山北之蕭溪，植竹萬竿，容與其中，興之所寄，輒形吟詠，其詩和平典雅，質不近於俚，澹不流於枯。

《靜志居詩話》卷五　竹居治生之餘不廢吟詠，華幼武一流也。詩嫌太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竹居集》　明王珙撰。珙字廷珪，常熟人。是集爲其曾孫仲申所輯，其六世孫古始刊版。朱彝尊《明詩綜》不載其名，蓋偶未見也。其詩多用《洪武正韻》，蓋當時功令使然。大致出入於月泉吟社一派，亦時有秀句。而邊幅單窘，興象未深，數首之後，語意略同。觀卷中絕無古體，其根柢可知矣。

貝翱

《靜志居詩話》卷四　紀善集以平澹名，【略】詩如「夕陽山好樓中見，春水船齊樹杪行」，信乎平澹矣。所云山者，蓋指殳、史二山。

《明詩綜》卷一三　翱，字季翔，崇德人。助教貝瓊之子。洪武中官楚府紀善。有《平澹集》。

《明史・藝文志四》　《舒庵集》十卷。

吕不用

《明詩綜》卷一一　曾伯曼曰：則耕詩老邁放曠，有傲世不羈之懷，蓋山林草木之秀傑者。

又　王叔雨云：則耕長篇短歌無一語塵腐。

又　不用，字則耕，新昌人。洪武初舉本學教諭，以謺辭。自號石鼓山聾。有《得月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得月稿》　不用字則耕，上虞人。元亡不仕。洪武初舉教諭，以聾辭。自號石鼓山聾。

又　是集爲其孫鳳所編。凡詩三卷、文一卷。前有洪武九年曾衍、王霖二序，推之甚至。然詩多粗俚，文尤冗漫。

胡粹中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粹中名由，以字行，山陰人。治《毛詩》、《春秋三傳》，永樂初楚府右長史。與管時敏，貝翱參預講筵，粹中乃撰《學則》一，《好學》二，《勤學》三，《思學》四，《勉學》及《次第進學必成說》以進，詞理明暢，人共傳之。在王門悉心輔導凡二十年，及卒，府中皆涕泣。著《漢史筆記》、《元史續編》行於世。

又　《思復齋稿》六卷（永樂刊本文瑞樓藏書）。此書前有丁鶴年序云：故長史朱公廉紀善貝公翱今左史管公時敏，胡公粹中皆以所學施於有政，發爲文章，尤爲人所誦。管公《矧窾集》，貝公《舒庵集》悉有雕版，而朱公之文先鏤於金華，獨粹中後至，未有刻本，及是刊爲《思復齋稿》云云。此本雕鏤精工，有「文瑞樓眞意結社」、「溪山家在黃白岡之間」、「金星軺藏書記」、「汪魚亭藏閱書」各印。

陸　闓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二　有《友蘭集》十卷。

又引《東里集》　伯陽長於詩，古體宗魏、晉，近體主盛唐。兼工書法，極力鍾元常、王逸少父子。常曰：「去此非第一義。」畫山水木石，亦爲當時所重。

《明詩綜》卷一三　闓，字伯陽，揚州興化人。楚府伴讀。

陶宗儀

論　述

《明詩綜》卷一一　唐士紳云：公以忝離麥秀之餘，而有駿發蹈厲之氣。撫羈窮淪落之景，而無危苦憤激之辭。足以見其有所存矣。

《靜志居詩話》卷四　南村練習掌故，元朝野舊事藉《輟耕錄》以存。其餘若《草莽私乘》、《游志續編》、《書史會要》皆有裨史學。

又　入明自稱其居爲小栗里，雖好爵未縻，然其集中詩如《乙卯人日》云：「天子居大室，念民日孜孜。上帝昭聖心，報錫以雍熙。」【略】竊謂此等詩可以不作，可以不作而作之，宜錄入明詩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南村詩集》　毛晉品其詩如疎林早秋，殊不甚似。然格力遒健，實虞、楊、范、揭之後勁，非元末靡靡之音。其在明初固屹然一巨手矣。

《南浦》　《歷代詞話》卷九引《古今詞話》：有《南浦》詞，其卒章曰：「水蓮搖晚，月明一笛潮生浦。欲問漁郎無恙否。回首武陵何許。」其高致可想

見也。

傳記

孫作《陶先生小傳》　先生諱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略】先生沖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弃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卤，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篆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遇人無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士誠闕闔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方。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曰：「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矯若是？」先生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巳，餘悉種鞠。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閒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嘻，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邈矣，得見典刑者，斯可矣。」憶余幼侍先君子，采宋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錄而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世無其人久矣。不自意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錄》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爲寶也。使知爲寶，則先生心術之微，雖無余言有不傳耶。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宗儀，字九成，台之黃巖人。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出游浙東，師張翥、李孝光、杜本。抵淞，教授弟子。至正間，累辭辟舉。張氏開閫，辟軍諮，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舉人才，至京，以病固辭，得放歸。遭亂播遷，必以卷帙自隨。有田一廛，家於松南。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盎至十數，編次成書，卷帙甚富。九成詩自叙，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率諸生赴禮部考試，讀大誥，賜鈔遣歸。而孫作小傳不載，豈其晚年亦曾列官教授耶？建文初尚在，亦其詩云。

《明史・文苑傳一・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父煜，元福建、江西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少試有司，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事張翥、李孝光、杜本。爲詩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學，習篆氏趙雍篆法。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舉爲行人，又辟爲教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署爲軍諮，亦不赴。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舉人才，皆及宗儀，引疾不赴。晚歲，有司聘爲教官，非其志也。二十九年率諸生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歸，久之卒。所著有《輟耕錄》三十卷，又葺《說郛》、《書史會要》、《四書備遺》，並傳於世。

紀事

《南村雜賦》、《南村後雜賦》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引《六硯齋筆記》：天台陶九成避亂泖南，王叔明爲作《南村圖》，茅堂蓬戶，遶以田疇，水碓耕犁，種種備具，兼以鵝、鶩、犬、貓、牛宮、豕柵，覽之眞江南農舍也。竹樹原隰，與煙霏山色，聊一點綴而已。以此見南村翁眞率之趣，不愧柴桑。又引《六硯齋二筆》：陶九成《南村圖》余見叔明、雲西輩數本矣。今又見杜東原《南村十景圖》，磅礴蒼秀，極得北苑遺法。其景曰：竹主居、蕉園、來音軒、闔陽樓、拂鏡亭、羅姑洞、蓼光庵、鶴臺、漁隱、蝸室。杜自題云：「余少遊南村先生之門，清風高致，領略最深。與其子紀南最相友善。不意先生去世，忽焉數載！偶從笥中得《南村別墅十詠》，吟誦之餘，不勝慨慕，聊圖小景，以志不忘。圖成即置之故甌中。一日紀南過訪，檢出相示，欣然謂：『先君可從此不朽，傳之後世，猶令人知胸中丘壑。』強欲持去，遂命錄先生詩於後，并題數語而歸之。正統己亥春三月既望，京兆杜瓊識。」又陳田按：九成《南村圖》，王叔明、倪雲林皆有畫本，著錄於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汪砢玉《珊瑚網》。余又檢梁章鉅《退菴題跋》，有黃大癡爲九成作《南村

草堂圖》軸，張丑《清河書畫舫》有吳仲圭爲九成作《野竹居圖》卷，後有詩跋十餘人，始錢惟善訖王冕，則元四家皆爲九成作圖矣。九成博雅好事，故爲名流引重如此。余錄九成《南村雜賦》，附著南村畫本於此，以爲誌勝地者作南村故實焉。

《說郛》《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引姚弘緒《松風遺韻》：郁文博嘗手錄《說郛》一百卷，其校《說郛》有作云：「白頭林下一耆儒，終歲樓中校《說郛》。」今坊間所刻《說郛》，首列郁序，知即文博手定本也。

《輟耕錄》《古今詞話·詞評下》：《柳塘詞話》曰：《輟耕錄》緣起於天台陶宗儀，九成其字也。崎嶇離亂日，每以筆墨自隨，時時休息於樹陰。有聞見輒摘葉書之，貯破盎埋樹根下。積數十日，盡發其藏，作書曰《輟耕錄》，嗣有《南村集》，有宋頒韻序一篇。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南村詩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南村詩集》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毛晉嘗刻入十元人集。劉體仁《七頌堂集》有《與張實水尺牘》，稱「讀史不載陶南村」，竊謂此君靖節一流人。今考十元人集內，如倪瓚、顧阿瑛亦皆親見新朝。然瓚遁跡江湖，阿瑛隨子謫徙，未沾明祿，自可附朱子綱目陶潛書晉之例。宗儀則身已仕明，孫作《滄螺集》中有《陶九成小傳》可證。晉仍列之元人，非事實矣。觀集中洪武三十一年《皇太孫卽位》詩曰：「老臣忭舞南村底，笑對兒孫兩鬢霜。」則宗儀臣明，原不自諱。又集中《三月朔日至都門》、《二日早朝》、《三日率諸生赴禮部考試》、《十日給賞》、《十一日謝恩》諸詩，卽《明史》本傳所謂洪武二十九年率諸生赴禮部試時作也。是又豈東籬採菊之人所肯爲之事，又何必曲相假借，強使與栗里同稱乎。是集不知何人所編。考其題中年月及詩中詞意，入明所作十之九。惟《鐃歌》、《鼓吹曲》諸篇，似爲元時作耳。其編次年月，頗爲無緒，殆雜收遺稿而錄之，未遑詮次。又顧阿瑛《玉山草堂雅集》所載《澂懷樓》七律一首，《送殊上人》七律一首，皆不見收。知非宗儀自編也。

又《別集類存目二·滄浪櫂歌》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詩詞合爲一卷。前有正德丁丑松江唐錦序，稱其集不傳，惟得此一卷爲宗儀所自編。今考其中詩詞皆已載《南村集》中。惟題《卞莊子刺虎圖》七言古詩一首，《題岳王廟》七言長律十四韻一首，爲《南村集》所未載耳。又《對月》七言律詩「甘旨未能娛綵侍」句，《南村集》作「娛綵服」，疑此本爲誤。《南浦詞》序中「一水並九山，南過村外以入於海」句，《南村集》作「一水兼九山」，則《南村集》誤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引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柵中老寇四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鐫，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棄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博古之士多有就寇家鈔錄者，及刻出，不知者以爲《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

雜録

《靜志居詩話》卷四附錄高二鮑云：九成畫《天台山圖自題》云：「予挈家避地雲間杜樹之北，背負九峰，皆平衍無奇，每憶故山，爲作此圖。」所謂杜樹之北，在松江府治東北十餘里，卽今泗涇，南村草堂之址在焉。又名小栗里。倪元鎮、王叔明俱爲之寫圖，予皆見之。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陳田按汲古閣刻《元十家集》有《南村詩》四卷。每疑南村在明初亦一作家，而明人選本多不之及，大抵皆以爲元人，則不自毛晉始矣。至牧齋引《丙子率諸生赴禮部考試》，疑其曾列官教授。竹垞又援其《乙卯人日》等詩，謂此等詩可以不作而作之，宜錄入明詩。《四庫》收入明人集類，論乃定矣。易代之際，非特出處不可苟，卽著作亦不宜輕易下筆，義嚴矣哉。

黎貞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秫坡詩稿》 貞字彥晦，秫坡其自號也，新會人。洪武初舉邑訓導，不就。坐事戍遼東，尋放歸。《明史・文苑傳》附見《孫蕡傳》中。是集初刻於嘉靖，庚戌歲久散佚。國朝康熙丙寅，其後人搜輯重刊。凡詩詞賦三卷，雜文四卷，卷八附以贈言。貞少從孫蕡學詩，蕡集即其所編次。雖所造未深，而風格尚爲遒上。惜此本掇拾於殘闕之餘，其菁華已不概見矣。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陳田按 竹垞評彥晦詩多庸實。余錄七言斷句三章，風韻獨絕。

《明詩綜》卷一四 貞，字彥晦，新會人。洪武初舉邑訓導，不就，坐事戍遼東，尋放還。有《秫坡集》。

《靜志居詩話》卷五 秫坡，爲孫仲衍門人，仲衍就誅，解衣裹尸，負其棺萬里歸葬，鄭巨君而後，不多見也。陳公甫曰：「高山景行，吾鄉先輩，黎秫坡一人而已。」其推崇若此。詩多庸實，予游嶺南，借得鈔本，錄其《行路難》一篇。

蘭茂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 茂字廷秀，楊林人。洪武中布衣。有《止庵吟稿》、《山堂雜稿》。

又引《明滇南詩略》 楊升庵詩云：「蘭叟和光卧白雲，賈生東晦挹清芬。何人爲續嵇康傳？題作楊林兩隱君。」和光，止庵別號，東晦名惟孝，亦能詩。

又陳田按 金馬碧鷄之鄉，蜻蛉蝗螂之域，采明詩者，當以廷秀數詩爲西南雅音之首矣。

又 廷秀家世楊林，楊林於明初爲縣，隸嵩盟州。升庵所謂楊林隱君也。所著有《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編》、《安邊策》、《條止庵吟稿》、《山堂雜稿》，今皆不傳。

陳謨

《明詩綜》卷一五 劉子高云：先生鉅篇大軸，流播郡邑，幅巾野服，翱翔山水之間，門生兒子扶攜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

又 羅子理云：先生詩文出入古今變化不可測。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海桑集》 謨字一德，泰和人。生於元成宗時。洪武初召赴闕，以疾辭歸。後屢聘爲江浙考試官。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集有謨家傳，稱卒年九十六。考集中年月止於洪武十七年。晏璧於永樂七年作《海桑集》序，稱謨卒後二十年。則卒於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也。謨書《劉氏西齋唱和卷》後稱生大德間，爲前朝太平幸民六十餘年。由洪武戊辰上推大德元年丁酉，僅九十二年。或晏璧所稱乃約成數也。其詩集、文集各五卷，爲其甥楊士奇所編。國朝康熙庚申，其裔孫邦祥重刊。然《靈山寺》詩以五言長律入古體，《悼劉生詩》以七言拗律入古體，而《崆峒雲居》詩又以古體入律體，士奇未必舛誤如是，殆邦祥又有所竄亂歟。集中《通塞論》一篇，引微子、箕子反復申明，謂革代之時不必死節。最爲害理。故其客韶州時爲太祖吳元年，元尚未亡，已爲衛官作賀表。而集中頌明功德，不一而足，無一語故君舊國之思。其不仕也，雖稱以老病辭。然孫仲亨跋其墨跡，稱太祖龍興，弓旌首至，先生雖老，猶輿曳就道。一時老師俗儒，曲學附會先生之論，動輒矛盾。是以所如不合，遂命駕還山，拂衣去國云云。則與柴桑東籬之志固有殊矣。至於文體簡潔，詩格春容，則東里淵源實出於是。其在明初，固颯颯乎雅音也。

《明史・儒林傳一・陳謨》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詩文，邃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耍於至當。隱居不求仕，而

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不可不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孝，友於其弟。鄉人有爲不善者，不敢使聞。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屢應聘爲江、浙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又《藝文志四》《海桑集》十七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謨字一德，號心吾，學者稱海桑先生，吉之泰和人。以《易》、《詩》、《書》教授，爲鄉郡所宗，洪武初徵議禮，以老辭。所著有《書經會通》、《詩經演疏》、《海桑集》，見《大明一統志》。

又　陳聘君海桑先生集十卷（明刊本）。廬陵陳謨著門人楊士奇編裔孫德文錄。《四庫》著錄爲康熙庚申其裔孫邦祥重刊本。中《靈山寺》詩以五言長律入古體，《崆峒雲居》詩以古體入律體，《悼劉生》詩，又以七言拗律入古體，士奇未必舛誤如是，殆邦祥又有竄亂。此本乃六世孫德文所錄，其誤正同。惟邦祥重刊詩、文各五卷，此則詩二卷、文八卷。目錄後有後學宜山李資深，儋耳郭九皋校正，後學長樂曾一卿同校兩條，又德文輯先生通傳一卷附於後。前有永樂七年山東提刑按察僉事後學晏璧序，稱先生生元大德乙巳，而先生集中有歲己未乃洪武十二年，上數乙巳正七十五年，而通傳之首稱年六十六卒於家，是爲庚午。由辛未而下數永樂己丑晏璧作序之時正先生歿之二十年也。書之貴乎先刊者如是，如是。

梁蘭

《明詩綜》卷一五上　王希範云：先生養高丘園，攄悠遠之思，著爲詩歌，曠然有古高士之節。

又　王達善云：畦樂先生之詩出於自然，默契靖節於千載之上。

又　胡若思云：誦先生詩，蕭散閒澹之趣，悠然於篇詠之間。

又　鄒仲熙云：梁君隱居樂道，其詩沖澹閒雅，有自得之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畦樂詩集》　蘭字庭秀，又字不移，泰和人。右贊善梁潛之父也。田居不仕，故以畦樂自號。於楊士奇爲姻家，士奇嘗從之學詩。此集卽士奇所編，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士奇序。考士奇所作蘭墓誌，稱卒於永樂八年，則編此集時，蘭猶及見之也。舊本列《泊庵集》後，蓋用《山谷集》後附刻《伐檀集》之例。今以各自爲集，仍分著於錄。原目列古今體詩二百三十四首，而五言古詩中註闕七首，實二百二十七首。題中有闕字二處，詩中亦有闕字二處。均無別本可補，今亦仍之。士奇序稱其志平而氣和，識精而思巧，渢渢焉，穆穆焉，簡寂者不失爲舒徐，疎宕者必歸於雅則。優柔而確，譏切而婉。雖自重其師，過相推重。而於繁音曼調之中，獨翛然存陶韋之。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陳田按　庭秀陳一德弟子，才調不及其師，而音節和粹，乃復相似。

《西畦自適》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陳田按：楊東里作《庭秀墓誌》，稱庭秀日與故人尋山水之樂，命酒賦詩，任意所適。於邑西柳溪之上闢畦蔬，雜植花竹，引泉灌注，築室其中，逍遙自得，作《畦樂》詩數篇，時歌以自適。此詩卽其一也。

唐桂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白雲集》　桂芳一名仲，字仲實，號白雲，又號三峯，歙縣人。教授元之第五子。少從洪焱祖學。弱冠爲明道書院司訓。元至正中，用薦授建寧路崇安縣教諭。再任南雄路學正，以憂歸。明太祖定徽州，召對稱旨，命之仕，以瞽廢辭。尋攝紫陽書院山長。卒年七十有三。此集在程敏政所編《唐氏三先生集》中。廬陵鍾晦撰桂芳行狀，稱其文一以氣爲主。今觀集中有《與陳浩書》，稱嘗慕蘇老泉閉戶探賾，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筆源源，而無艱險窘迫態。輒謂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此蘇老家傳法也。蓋其平生宗旨如此。故所作容與逶迤，絕無鋟牙晦澀之習。詩亦清諧婉麗，頗合雅音。集中《重修興安府孔子廟記》，稱龍鳳元年，大丞相統軍下太平，克應天。六年冬，僉事黃公行郡興安，重建府學。

又贈汪德元序，稱大丞相吳國公。又《黃憲僉唱酬詩序》，稱大丞相位冢宰之明年。案龍鳳乃韓林兒年號，大丞相卽明太祖。蓋明興時實假僞宋號令，故用其紀年。徽州改興安府在丁酉年，見《明史・地理志》。其爲冢宰事則明史不載。蓋必林兒所加官，而其後諱之。此亦可以證史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引陳敏政《新安文獻志》 朱大同云：「唐仲實詩清新流麗，格律高古。」

又陳田按 盧陵鍾晦撰仲實行狀稱其爲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讀之琅然愜聽。

又 仲實文宗老蘇，詩亦格律蒼老，其《和吳生維新》詩云：「老來懶吐驚人語，水落寒天露沙渚。蚤年枉費餖飣功，謾把紅花嬝青蕊。」可以識其意趣矣。

又 仲實《武夷小稿》、《白雲集略》四十卷，今罕見傳本。《四庫》著錄《白雲集》七卷，蓋自程克勤所編《唐氏三先生集》錄出。【略】又謂太祖下歙，訪問耆儒，僉院鄧愈以朱升、唐仲實名聞，召對稱旨，有尊酒束帛之賜。《五倫書》又謂歙人姚璉與唐仲實同迎蹕於街口。《四庫總目》錄入明人集部，蓋與錄陶宗儀《南村集》同意也。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仲實，名桂芳，一名仲，以字行，歙縣人。甫十歲，從學杏壇洪潛夫，日記數千言。及從平江龔子敬遊，聘爲明道書院司訓，遷儒學學正。戊戌歲，太祖駐蹕徽州，延訪儒碩乃對稱旨，賜尊酒束帛，事載《五倫書》。命之仕，以贅廢辭，攝紫陽書院山長，學者稱白雲先生。子子儀，亦以文學徵。父子皆有集行世。

《明史・藝文志四》 《白雲集略》四十卷。

易恒

《明詩綜》卷一一 莫士安云：久成年逾八十有四而能吟詠太平，娛樂晚節，短句嶄絕，長什沖融，近體齊整不難步追先古。

又 周叔訓云：久成五古優柔詳雅，七古敦厚春容，近體清新美麗，誠爲治世之音。

《靜志居詩話》卷四 《陶情》一集，邊幅太拘。其《示諸生》詩云：「情婉味終涵雋永，調高語不在矜持。」其所尚然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陳田按 九成詩自然流露，不事鑱刻，不愧陶情之號。

又引《姑蘇志》 易恆，宋蓮峯先生斗南之後，能詩勵行，與袁華同爲顧氏客。

又引《梅花草堂集》 恆性簡淡，卜居淞南之大泗瀼，仰讀伏思，無域內想。闢地數百弓，引流種樹，號曰泗園，興有所會，嘯咏不輟，以此終其身。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恆，字久成。本盧陵人，曾祖斗南，宋進士，爲平江常熟尉，攝警崑山，因家焉。恆能澡勵，循其家範，闢地數百弓，引泉藝花竹，名曰泗園，日詠歌其中。家貧日不能自給，視聲利泊如也。洪武中，應薦至京，以老罷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恆本盧陵人，曾祖斗南宋進士，爲平江常熟尉，攝警崑山，因家焉。恆能澡勵，循其家範，闢地引泉，蒔花藝竹，名曰泗園，歌詠其中。家貧日常不給，視聲利泊如也。洪武初應薦，以老歸，年八十餘終。其示諸生云：「情婉味終涵雋永，調高語不在矜持。」可以見其吟品矣。

又 陶情集六卷（舊鈔本）。前有永樂三年吳興莫士安序，後有永樂四年汝南周傳跋。

韓奕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韓山人集》 元韓奕撰。奕有《易身遺意》，已著錄。其詩古體傷於淺率。近體如《新秋次韻》云：「豐年稻熟村如畫，南國尊生水亦香。」《送縣學教諭》云：「官清便似居高品，任久長如在故鄉。」《東湖放舟》云：「樹影不隨流水去，荷香常帶遠風來。」《晚晴》云：「西風颯颯林閒葉，乍聽猶疑是雨聲。」一知半解尚稍得宋人格律。其瓣香當在劍南。

然如《桃源小隱》云「山迴水轉疑無路，樹密花深別有香」，則全襲陸游舊句，不免生吞活剝矣。

《續吳先賢讚・辟命》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矜莊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舍去，游行山水間，並歌並進，若狂焉。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所對。或興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與(王)賓俱以醫浮沉於俗。

《明詩綜》卷一一　奕，字公望，吳人。有《蒙齋集》。

《靜志居詩話》卷四　明初吳中高士三人，一爲長洲王賓仲光，一爲崑山王履安道，其一則公望也，三人皆隱于醫。仲光詩多俚率，安道遊華山作詩一百五十首，然無足錄者，必以公望爲巨擘焉。

又附錄　愚山云：公望生於元文宗時，少目眚，筮得蒙卦，遂扁其室曰蒙齋。絕意仕進，與王賓偕隱於醫。姚善守吳，造請之，公望於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掩入其室，公望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善歎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當日吳中高士以公望與賓爲稱首。

王賓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光庵集》　其文務爲奇崛之語，閒傷穴鑿，未能成家。詩詞亦頗傷流易。

又　賓字仲光，長洲人。博聞強記，尤精醫學。隱居奉母，以孝行稱。少與姚廣孝相善。《吳中往哲記》稱廣孝既貴，歸訪賓，賓弗與見。方盥，掩面而走。黃姬水《貧士傳》所記相同。《明史・廣孝傳》中亦略載其事。然觀賓集有所作《賑災記》，稱廣孝爲少師，鋪陳功德甚至。賓沒後，廣孝爲之傳，亦極稱譽。是兩人交契，終始如一。蓋流俗欲推尊賓者造作此言，殊非事實。

又　集凡文一卷，後附諸家贊頌及吳中古蹟詩一卷。詩共一百三十七首，各有小序。【略】首記唐鈺、林德陽二事，全錄舊文，而無所論斷。或賓嘗手書此二節，後人不考，誤編入集歟。

明文學部一・韓奕　王賓　陶振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　賓初名國賓，字仲光，長洲人。有《光庵文集》、《吳下古蹟詩》。

又引《姑蘇志》　仲光博綜文籍，經史諸子、曆數兵政，百氏小說靡不該貫，制行奇狷，不娶不宦。姚善爲守，特往求見，仲光執禮抗節，風軌甚高。

又陳田按　高季迪、周正道皆有《姑蘇雜詠》，仲光有《吳下古蹟詩》一卷。《詩綜》題作《姑蘇雜詠》，非其實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賓字仲光，長洲人。精於醫，不樂醫富貴人，遇里巷貧窶者輒趨往診視，且與藥餌。奉母極孝，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不舍。郡守姚善賢卻騎從訪之，傲不爲禮，欲薦之不敢言也。少與姚廣孝善，廣孝既貴訪賓，世稱賓方盥，掩面而走。然集中《賑災記》極稱揚廣孝之功德。其沒也，廣孝爲之傳。吳兒委巷之語未可以爲證也。

又　《光庵文集》一卷(舊鈔本毛古愚藏書)。集尚有《吳中古蹟詩》一卷，今惟文集存。集中叙吾杭鹽橋蔣侯廟極詳。有西河毛古愚兩印。

《明史・藝文志四》　《王賓詩集》二卷。

陶振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　振字子昌，吳江人，徙居華亭。洪武二十三年舉明經，授吳江訓導，改安化教諭。有《釣鼇海客》、《雲間清嘯》二集。

又引陸學士《題跋》　陶振一號癯叟，歸隱九峯中。所著詞賦歌行，雄拔豪壯，有追風逐電燕雲劍俠之氣。

又引《槜李詩繫》　振自號釣鼇生，學於楊廉夫，治《詩》、《書》、《春秋》三經。天才超拔，吐語豪俊，少有神童之名。洪武間薦授吳江訓導，嘗坐佃居官房，逮至京，進《紫金山》、《金水》河二賦，得釋，改安化教諭。歸隱九峯，一夕死於虎。王達善輓詩云：「昔爲海上釣鼇客，今作山中飼虎人。」

《續吳先賢讚・儒林》　陶振者，授學楊維楨所。洪武初以三經舉。言詩則熹，書則沈，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樂其近，皆名陶生學。爲掌故吳江，久之坐法傳詣鍾官，奏賦三篇多俚語俳調，得釋，復爲掌故安化。振才易辭近

卑，俛爲時格，本無足稱，而爲經生者本之。

《明史・藝文志四》《陶振賦》一卷（振獻《紫金山》、《金水河》及《飛龍在天》三賦）。

李　羣

論　述

《明詩綜》卷一二　徐大章云：宗表詩緣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搜苦索之態而語皆天然，不煩雕刻。

又　朱伯清云：宗表善爲詩，精熟清新氣雄而詞暢，一出李杜二公機軸。

又　蘇平仲云：艸閣詩多合乎《三百篇》，格律與李杜不遠。

《靜志居詩話》卷四　艸閣得詩法於李季和，然季和猶爲廉夫薰染，艸閣歌行則一氣孤行，獨開生面，正如淮陰之師，多多益善，囊沙拔幟，辟易萬人。當時四傑、十友、二蕭、二玄各有標榜，如此逸氣高格，顧詩家月旦不及焉。信夫，知音者之難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引《明三十家詩選》　草閣詩源於杜陵，七古力勁神完，縱橫如意，有駿馬下坂之勢。

又陳田按　草閣本以古體見長，《詩綜》採錄已多，故轉詳近體。

《王子約雙鉤竹歌》《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引《六硯齋二筆》：金華王药字子約，善畫竹，多用鉤勒，與蘭溪徐良甫梅、徐舜舉書號三絕。蘇伯衡嘗爲《鉤勒竹歌》以美之。

傳　記

《靜志居詩話》卷四　李羣，字宗表，錢塘人。洪武初國子助教。有《艸閣集》。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三引《金華詩錄》　草閣先生以薦官國子助教，病免，卜居永康。《明詩綜》錄草閣詩，以爲錢塘人。蓋草閣原在錢塘北關外也。然壽山、方巖、石室、大通寺屢見吟詠，《誕日醉吟》云：「近來結屋翠峯下，我家住近東屏山。」則其移居永康可徵。

蕭　執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四陳田按　子所爲國子學錄三年，以父老乞歸。家居太和甘竹里，後徙武山，連山環峙，澄溪分流，雜樹千章，巨竹千个。其歸也，貝廷琚作序送之，云：「高秋之夕，方春之辰，奉其父往來甘竹、武山之境，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其至樂哉！」匪徒辭榮，得遂養志，可謂至言。子所與劉子高爲詩友。子高《冬日同諸友訪蕭國錄》詩云：「改秩俄南北，還家乃後先。西樓初看竹，南澗復聽泉。神劍驚重合，蠙珠得再聯。莫辭燒燭坐，且復對床眠。」

《明史・蕭執傳》　又蕭執者，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鄉舉。爲國子學錄。明年夏至，帝有事北郊，召尚書吳琳、主事宋濂率文學士以從。執偕陶凱等十二人入見齋所。令賦詩，復令賦山梔花。獨喜執作，遍示諸臣，寵眷傾一時。時帝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異。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參政。尋召還侍左右，應制作《鍾山賦》，賜金幣。在陝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而執以親老乞歸，親沒廬墓側。申國公鄧鎮剿龍泉寇，不戢下。執往責之，鎮爲禁止，邑人以安。兩人皆篤行君子也。

鄒　奕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四　奕字弘道，吳江人。元進士，除饒州錄事。洪武初贛州知府，坐事謫甘肅，永樂初赦還。有《吳樵稿》。

又引《姑蘇志》　弘道，論議英發，文詞高古。

又引《水東日記》　蘇州鄒弘道有文行，國初謫關西，與一時知名士若江右夾谷希顏、三衢徐蘭與善、錢塘童權與可、天台姚文昌、錢塘楊志善、山東趙敬主一、秦州劉純宗厚、同郡沈繹誠莊、陸禧彥吉、婁江丁晉仲敏爲倡和友，詩文甚多。仲敏蓋吾崑人也。弘道尤有文名，關中以弘道文章、誠莊唐律、夾谷希顏篆書爲一時兼美云。

顧　協

《靜志居詩話》卷五　詩頗清穩，五言如「亂峰烟外紫，殘日樹頭黃」，佳句也。

又　顧協，字允迪，無錫人。貢監生。有《鳴志集》。

邵亨貞

《靜志居詩話》卷五　貞谿詩辭氣和易，比於袁景文、管時敏則不及，方諸陶九成、顧謹中，似爲過之。

又　邵亨貞，字復孺，嚴州人，徙居華亭。明初爲松江府學訓導。有《蛾術集》。

又附錄　愚山云：復孺自號貞谿，有詩帖云：「僕僕從軍吳秀間，近始謁告還家。」有「儒冠不解明韜略」之句。錢應庚詩帖云：「復孺先生自軍中回署，其年至正乙巳也。」王原吉詩，稱復孺屯田。復孺《祭伯文》云：「己亥之歲，以屯役宿吳門。」則復孺蓋嘗有事行間也。

《古今詞話・詞評下》　沈雄曰：邵亨貞字清溪，曾有《沁園春》二首。一賦美人眉，一賦美人目，新豔入情，世所傳誦。其單調《憑闌人》云：「誰寫江南一段秋。妝點錢塘蘇小樓。樓中多少愁。楚山無限愁。」僅此四句，爲創調，氣竭於直，而情亦不贍。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亨貞，字復孺，嚴陵人。徙居華亭，卜築溪上，以貞谿自號。博通經史，贍於文詞，工篆隸。與王原吉，申屠仲權、邾仲義交。嘗爲陶九成作《南邨草堂記》，洪武戊午歲也。復孺詩帖云：「僕從軍吳秀間，近始謁告還家。有『儒冠不解明韜略』之句。」錢應庚詩帖云：「復孺先生自軍中回署，其年至正乙巳也。」王原吉詩稱：「復孺屯田。」復孺祭伯文云：「己亥之歲，以屯役宿留吳門。」則復孺蓋嘗有事行間。入國朝，爲松江府學訓導。卒年九十三。有《蛾術文集》十六卷，《蛾術詞選》四卷。天啟辛酉，江陰李如一過赤岸田家，屋梁懸故紙一束。取視之，乃《蛾術稿》，復孺手筆，問其人，則復孺之後裔自雲間流寓赤岸也。集後有《學庵集詩》一卷，云：「復孺之子伯宣所作，與劉昌、卜榮同時。復孺女嫁江陰張宣漢仲。」卽宋學士賦詩送張翰林漢仲歸娶者也。

《沁園春・美人眉》　《詞則・閑情集》卷二：「江亭」四語，切合大雅。餘尚不過纖小。

《明史・藝文志四》　《蛾術文集》十六卷。

王逢

論述

綜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梧溪集》逢少學詩於陳漢卿，得虞集之傳。才氣宏敞，而不失謹嚴。集中載宋元之際忠孝節義之事甚備。每作小序以標其崖略，足補史傳所未及。蓋其微意所寓也。

《石洲詩話》卷五　王原吉才力富健，而抑揚頓挫，不盡如元人概塗金粉。至此而元人之境與宋人之境，歸於一矣。

分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詩則纏綿惻愴。

《梧溪集》《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所記宋元之際人才國事多史家所未備。

《古從軍行》《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原吉自近體高手，古詩往往陷唐人搶攘臼中。然如此作，在唐人中爲傑唱。以其但寫正面，不落褒貶也。

《塞上曲》《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莊不入板，亦不易。

《奉寄趙伯器參政尹時中員外五十韻》《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純靜無折疊紋。固不可與學杜人同傳。

《送太常奉禮郎劉仲庸以二宮命使南省織金段龍鳳帳還京》《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必爾乃可以諷諫。又：全不凌駕。

《丙申八月紀事時自鄉里入吳還華館遂卜隱鴻山》《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純說情事詩，得與許鳳藻，總由棄取移受之際，自重自珍。雖有芳華，任其一往，亦敗菅耳。

《宮中行樂詞》《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沉響能高。又：句句用習熟事發新意。

《題垂虹橋亭》《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靈警不入小巧，自是名筆。

《贈李宣使》《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意新氣老，居高、岑、錢、劉之間。

《錢塘春感・紫罽駢車從六龍》《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一結盡千古。

又《瑤池青鳥集觚棱》《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色愉神悲，悲乃以至，猶惜「鄙塢」句刺牛閑堂有迹。

又《王氣凌虛散曉霞》等三首　《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文化有餘」四字，收歸上科，妙在前六句全不見貶。

又《金爵觚棱月向低》《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每於分外得十倍佳語，此技夕堂獨矜，不謂席帽先我。風光心理，足以當人主，不知何座次安尹夫人也。又：六首一色。

《秋感・苕花黃葉繞林扉》等二首　《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可許之以悲壯。

《贈陳韋羌員外》《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亮雅。

《古懷》《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密不礙氣，自高松陵唱和詩一輩。

《雜題》《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風味不期能爾。

《夜何長》《石洲詩話》卷五：王梧溪《夜何長》三疊，蓋寓亂極思治之意，不減寧越《扣角歌》。

《白翎雀引》《石洲詩話》卷五：王梧溪《白翎雀引》亦主石德閭，而其詞該括有元一代興亡之事，其旨則《書無題後》詩云：「莫讖白翎終曲語，蛟龍雲雨發無時。」可以相證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逢，字原吉，江陰人。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避亂于淞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築草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張氏據吳，大府交辟，堅卧不就。洪武壬戌，以文學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泣請，上命吏部符止之。戊辰歲，年七十，元旦自製壙銘，是歲卒。有《梧溪詩集》七卷。

《明史・文苑傳一・王逢》　逢，字原吉，江陰人。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於元以拒明。太祖滅士誠，欲辟用之，堅卧不起，隱上海之烏涇，歌咏自適。洪武十五年以文學徵，有司敦迫上道。時子掖爲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頭泣請，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詩集》七卷。逢自稱席帽山人。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逢字原吉，江陰州人。幼從陳漢卿學詩，與柯敬仲同事虞伯生得其傳，故與楊范齊名。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因祖母徐手植雙梧於故里橫河之上，自號梧溪子；築草堂於上海烏泥涇，又號最閒園丁，席帽山人。

紀事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有《梧溪詩集》七卷，記載元、宋之際人才國事，多史家多未備。余嘗跋其後云：原吉爲張氏榮畫策，使降元以拒臺，故其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于張楚公之亡，有餘恫焉。而至于吳城之破，元都之亡，則唇齒之憂，黍離之泣，激昂愾歎，情見乎詞。前後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遁，哀皇孫之見俘，故國舊君之思，可謂至于此極矣。謝皋羽之於亡宋也，西臺之記，冬青之引，其人則以甲乙爲目，其年則以羊犬爲紀，廋辭讔語，喑啞相向，未有如原吉之發攄指斥，一無餘避者也。《戊申元旦》則云：「月明仙怨鶴，天黑道橫蛇。」《丙寅築城》則云：「孺子成名狂阮籍，伯才無主老陳琳。」殆狂而比於誖矣。【略】嗚呼，皋羽之於宋也，原吉之於元也，其爲遺民一也。然老於明之世二十餘年矣，不可謂非明世之逸民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梧溪詩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梧溪集》　是書傳本差稀，王士禎屬其鄉人楊名時訪得明末江陰老儒周榮起手錄本，乃盛傳於世。榮起號硯農，究心六書，毛晉汲古閣刊版，多其所校，蓋亦好古之士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梧溪集七卷(明洪武本，鮑以文嚴九能藏書)。江陰王逢原吉。前六卷梓行於未歿之時。至正丙戌新安汪澤民，己亥番陽周伯琦並叙之。第七卷乃其子掖之所刻，景泰七年錢塘陳敏政補跋，其後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初於劍吠齋購得前二卷，越十餘年從顧修遠家借鈔院書，則刊本之稀可(見)矣。此本版雖浸漶，悉用朱筆描全，有馬思贊印，仲韓老屋三間賜書萬卷歙西長塘鮑氏知不足齋藏書印，元照九能諸印。

沈貞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茶山老人遺集》　勞鈙《湖州府志》稱所著《茶山稿》十二卷。而顧應祥《長興志》則稱所著《茶山集》凡五十卷。朱彝尊《明詩綜》，僅搜得《樂神曲》一十三首，尚多闕文。則原集之佚久矣，此本凡詩一卷，文一卷，乾隆戊午，長興知縣鮑鈐與吳江王藻、歸安姚世銓、姚世鍾蒐輯而成。鈐序稱縣志所載寥寥，惟從書賈船中購得顧箬溪長興舊志，所載稍多。因刺取諸書，編錄梓之。然所刺取之書，不著其名，未免無徵不信。《靜志居詩話》稱其人品高於楊維楨，至其詩文則頗涉粗淺，不逮維楨遠甚。如《南川軍砦》詩「關嚴虎豹千山月，埜宿貔貅萬竈煙」一聯，對句全用蘇軾語。出句改令嚴爲關嚴，改鐘鼓爲虎豹，改三更月爲千山月，乃點金成鐵。《了臼

嶺詩》、《彭殤》等齊皆妄作，何爲「更泣牛山衣」，襲用杜牧語。而牛山衣字更拙。疑後人有所附會，非盡貞之舊稿矣。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沈貞，字貞吉，號南齋。恆，字恆吉，號同齋。皆以字行。其父徵士孟淵，好客，多長者之游，而塾師爲陳繼先生，耳目濡染，蔚有聞望。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奇石嘉樹，儼如畫中。風日晴美，兄弟被古冠服，登樓眺望，或時扁舟入城，留止僧舍，焚香瀹茗，累夕忘返。皆善繪事，妙處逼宋人，然自重不苟作。每營一障，賦一詩，必經旬閱歲乃出。皆善爲詩，兄弟自相倡酬，下至僮僕，皆諳文墨。南齋年八十餘，同齋六十有九。同齋則石田先生之父也，吳文定爲表其隆池阡云。

《明詩綜》卷一一　貞，字元吉，長興人。元末隱居橫玉山之士林，自號茶山老人。明初不仕。有《茶山集》。

《靜志居詩話》卷四　茶山老人敦「蠱上」、「履二」之節，從白雲游，始終不出，方之楊廉夫輩，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者如論弈然，更高一品矣。

又　集五十卷，惜不傳，從陳編中搜得《樂神曲》一十三首，不無冗長，且多闕文，因汰其六，稍爲刪易補綴，頗覺奇古。

袁　華

楊維楨《可傳集原序》　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如張憲及吳下袁華輩者不能十人。華自二十歲後，三十年所積亦無慮千有餘首，而吾選之得若干首蓋又倍於龜父矣，故命其集曰《可傳》。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五引《西湖竹枝集》　袁子英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縉紳間。如「三峯月寒木客笑，丹陽湖深姑惡飛」，皆膾炙語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早春」，可稱才子矣。

又引《續吳先賢讚・文學》　子英工爲詩。楊廉夫爲樂府，有所風刺，前代別爲格，惟引子英與同。

又引《水東日記》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爲縣吏，坐累並子英徙南京以卒。詹孟舉挽詩曰：「吳門山水隔陳雷，魚雁依然得往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隴頭梅。但知抱道非貧病，誰料生兒是禍胎。老淚盡從枯眼出，西風遙洒鳳凰臺。」

又引《姑蘇志》　子英少穎悟不羣，讀書一二過輒記誦不忘。工詩，尤長於樂府，與顧阿瑛友善。其家所藏書畫，悉經品題。

又陳田按　子英鐵門弟子，玉山遊客，風華雖擅，骨氣自遒。吳人若高季迪吾不敢知，自楊孟載以下，豈容多讓。子英兼善品題書畫，其題雲林生着色山水云：「門外青林生紫煙，龍泓一道落飛泉。卻如靈石山中宿，爲說倪迂似米顛。」跋云：「向客張貞居澗阿，言米南宮有潔癖，書畫俱小幅，近代惟倪雲林頗似之。米以顛名，余故以迂名倪。今觀遺畫併及之。」余又檢玉笥生詩有云：「艮岳恩榮雨露荒，平泉銷廢子孫忙。久無人下公庭拜，賴有倪迂繼米狂。」倪迂之見於詩者，當以二詩爲最先矣。

《拜石壇》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五引《玉山名勝集》。仲瑛嘗於東城庵假山廢基得一石，上有蘇子瞻題識，石理瑩潤類璧，雖傍缺損，然尚奇甚。博士柯敬仲見而奇之，再拜題名而去，字曰「拜石」。御史白野達兼善，爲作古篆書之後。仲瑛偶得子瞻答維揚王忠玉提刑飲快哉亭帖，與石上題識相合。仲瑛謂此石卽忠玉家快哉亭物也，特不知何以至此。仲瑛遂爲記其事，倩朱伯盛刻之他石，而與河南陸仁、汝南袁華各爲詩詠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耕學齋詩集》　華字子英，崑山人。生於元季，洪武初爲蘇州府學訓導。後坐累逮繫，死於京師。此集凡古體詩七卷，近體詩五卷，不知何人所編。《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考楊維楨爲作《可傳集》序，明之初年，作者林立。華爲諸家盛名所掩，故人與詩皆不甚著。實則銜華佩實，具有典型，非後來僞體所能及，固未可以流傳未廣輕之。華贈閔中孚初度詩，有「同生延祐丙辰年」句。以干支推之，下至明太祖洪武元年，已五十三歲。故集中詩句，元代所作爲多。如甲午、丙申、己亥、庚子、乙巳、丙午、丁未諸紀年，皆在順帝至正中。惟《癸丑正月風雨中偶成》一首作於洪武六年，頗露悲涼感慨之語。蓋欲自附於元之遺民。然已食明祿，不必作是語矣。

又《可傳集》　其本爲至正癸卯楊維楨所刪定。華、維楨弟子也。前有維楨序，【略】其集名亦維楨所題，蓋推獎之甚至。《華耕學齋稿》卷帙較富，世多行之。此集《明史・藝文志》亦不著錄。《千頃堂書目》雖著錄而不載卷數，

蓋黃虞稷亦未見之。今以其爲楊維楨所手定，去取頗嚴。故一取其備，一取其精，與全集並著於錄焉。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華，字子英，崑山人。性穎悟，讀書一二過，輒記誦不遺。該洽莫比。工詩，爲鐵崖所推重。洪武初，授郡學訓導。其子爲吏，被罪，坐累逮繫，卒於京師。鐵崖序《可傳集》云：「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如張憲及華輩者，不能十人。」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耕學齋詩集十卷（舊鈔本）。汝陽表華子英著河東呂昭克明編。諸家著錄皆二十卷，此十卷，各體咸備。別有《可傳集》一卷。

徐達左

《續吳先賢讚・儒林》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讀書。鄱陽邵弘道善爲易，從受之。又授書於董仲仁，喜與諸儒論難，益求其說。時兵革方息，學者尚寡，達左教授於鄉，多所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辟署東殿，守仁辟爲文學博士，凡六年，卒。嘗著《顏孟四子書》。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一・全蘭集三卷附錄一卷》　明徐達左編。達左當末仕以前家蘇州之光福里，於所居築耕漁軒。一時名流往還，多爲題詠。此集乃其所輯同時酬贈之作。又附錄一卷。【略】其十一世孫翊爲之校梓以行。前附載正統九年徐珵所作耕漁子傳。珵卽有貞初名也。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五　達左字良夫，吳縣人。洪武初用薦爲建寧訓導。有《耕漁集》。

又引《續吳錄》　徐達左詩在張、徐間，亦相與善。其與盧熊游鄧尉山也，有鈕安仲文、楊本景和、王諶之常者各賦詩，才亦相埒。

又陳田按　元季吳中好客者，稱崑山顧仲瑛、無錫倪元鎮、吳縣徐良夫，鼎峙二百里間。海內賢士大夫聞風景附，一時高人勝流，佚民遺老，遷客寓公，緇衣黃冠與于斯文者，靡不望三家以爲歸。良夫輯二十年友朋往來之詩文爲《金蘭集》三卷，梓於洪武乙卯，歲久失傳。宋牧仲撫吳謀重刻，以元本不可得而止。良夫裔孫友竹，以其家藏鈔本，重刻於乾隆庚辰。元季明初罕見之作，賴之以傳。良夫當時爲風雅所歸，可稱好事。至今仲瑛、元鎮人皆知之，而良夫或不盡知也。《詩》綜不錄良夫一篇，豈非缺典？余爲採掇其穎出者數篇，以爲好事之勸云。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引《居易錄》　《金蘭集》三卷，元蘇人徐達左良夫輯其友朋贈答之詩，王行止仲序之。良夫居光福山中，自號耕漁子。元末如周伯琦、高啓、鄭元祐、倪瓚、張雨、仇機沙諸名勝皆在，不減金粟道人《玉山雅集》。

周南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五　南一名南老，字正道，吳人。元季江浙行省照磨。明初徵詣太常議《禮》，《禮》成發臨安居住，放還。有《姑蘇雜詠》、《拙逸齋稿》。

又引《西湖竹枝集》　周正道才性清贍，刻意讀書，所交皆一時名公卿，其爲詩文，尤有法度。

又陳田按　明初高季迪有《姑蘇雜詠》，王仲光有《吳下古跡詩》，周正道亦有《姑蘇雜詠》。陸子餘跋季迪詩後謂正道於季迪頗肆詆訾，可謂不自量。然正道嘗與楊鐵崖、倪元鎮諸人遊，稱爲好事。元鎮每入城訪正道，必先使人投刺。正道禮遇特厚，凡燕室柱礎之間，先洗滌然後延坐。故元鎮常主其家，爲作著色山水。李竹懶常見之，詫爲雲嵐霞靄，尤極鮮麗。所寫松皆枯亳渴筆，就意爲之，而天趣溢出。正道題云：「雲林小景着色者甚少，嘗客寒齋，間作一二，觀其繪染，深得古法，殊不易也。」元鎮畫，江南人家以有無爲清俗，若著色山水尤百不得一二也。正道詩牧齋評爲庸劣，詆訾過甚。余甄錄數詩，亦殊不墮惡趣也。

殷奎

《續吳先賢讚・儒林》　奎爲文爾雅深厚，不爲浮誇。

又　殷奎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授春秋義楊維楨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聞太常籍奏試通一義遂請諸能稱者，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見忤，調咸陽即盡節所守教諸弟子，文義甚美，獨念其母不置竟鬱鬱死。諸弟子私謚文懿先生。【略】學亦頗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書甚衆，若《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支離稿》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強齋集》　奎字孝章，號強齋，崑山人。洪武初，以薦例授州縣職。以母老請近地，除咸陽教諭，卒。奎受業於楊維楨之門，學行純正，爲當時所重。是集乃其門人余熇所編。詩文雜著凡九卷，又益以其交游贈答詩文暨行實墓誌，共爲十卷。元明之間，承先儒篤實之餘風，乘開國渾樸之初運，宋末江湖積習，門戶流波，湔除已盡。故發爲文章，雖不以華美爲工，而訓詞爾雅，亦頗有經籍之光。如奎等者，在當時不以詞翰名，而行矩言規，學有根柢，要不失爲儒者之言。視後來雕章繢句，乃有逕庭之別矣。集本刊於洪武十五年，崑山儒學訓導錢塘陳振祖爲之序。其文亦樸雅，可想見一時風氣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奎字孝伯，一字孝章，其先由華亭徙居崑山。幼與盧熊同受小學；長從楊廉夫授《春秋》。應江浙鄉試不利，有司延訓州學。洪武四年薦赴京師試春秋道統論，置高等，例授郡縣，以母老請近地便養，咈當軸意，調咸陽教諭。時咸陽久罹兵革，士不知學，奎往任，文教大行。念母致疾，卒於官舍，年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弟璧字孝連，徒步二千里，以其喪歸。

又　殷強齋先生文集十卷（正統刊本，葉文莊藏書）。門人余愠編。新安余愠從先生學，官至冢宰，刻不忘師，聚諸稿合曰《強齋先生集》，既序之（以錢塘陳振祖同事崑學請爲序）未版行而愠謝世。正統十三年後學龔詡於其孫援家得余公手錄本，因遇東海王叔正捐金刻成。詡作後序，以明校刻始末，其盧熊行狀哀辭墓銘祭文挽詩均載十卷中，末有康熙己丑五月何焯記曰：集刊於正統十三年，顧今已難得，此出崑山葉氏，猶是文莊公書也。有右僉都御史印、南陽叔子苞印、二泉下學齋書畫記諸印。

又　奎志不欲以文章名後世，而其文則溫潤縝密，動合矩度，洵爲有德之言。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五引《姑蘇志》　殷奎文章精審有法，尤深於性理，勤於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崑山志》、《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婁曲叢稿》、《支離稿》、《渭城寐語》。

又陳田按　孝章以薦試高等將授郡縣職，母老請近地，忤旨，除咸陽教諭。其之官也，王常宗贈以序，高季迪、秦文仲、方明敏、袁子英各有贈詩。

又　孝章曾與顧阿瑛玉山雅集，《西遊覽古》諸作，情韻不匱，亦是琅琅雅音。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崑山。生數歲，與盧熊同受小學。長從楊廉夫授春秋。應江浙鄉舉，不利。屢聘不起，有司延訓導州學。洪武二年，薦赴京師，試高等，將授郡縣職，以母老，請近地便養，忤旨，調咸陽縣教諭。念母致疾，卒於官舍。年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弟璧，字孝連，徒步二千里，以其喪歸。孝章勤於纂述，著書甚富。有《道學統系圖》、《家祭儀》、《崑山志》、《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婁曲叢稿》諸書。

陳燧

《靜志居詩話》卷五　民初詩不多見，《送邵鍊師》作亦稱具體。他如「江湖千里去來易，故舊一尊離別難」正自不俗。

《明詩綜》卷一四　燧，字民初，永嘉人。訓導。

朱岐鳳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岐鳳，字應祥，松江人。敏於辭翰。嘗有詩曰：「嗜酒揚雄甘寂寞，忍貧原憲厭繁華。」爲人所稱。選袁海叟《在野集》。何元朗云：「《白燕詩》『故國飄零事已非』，朱改作『老去悲來不自知』，如此不少，正蘇長公所謂爲庸俗人所亂者耶？」

張著

王直《永嘉先生集序》　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爲古文必本於經傳，其義正，其詞確，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

又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經史，欲以見于世。元末遊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家常熟，常熟學者爭師之，舉爲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大肆力于文章。國朝受命，海宇寧一，洪武庚戌始設科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將會試禮部，而朝廷急于用人，遣使者賫勅命至家，授膚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井蕭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業，撫循勞來，出于至誠，由是邑以完復。既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人，既沒，人猶思之，事具前侍儀使廬陵周仲方所爲傳。蓋先生學問明正，而操行淳潔，故所立如此。

又　平生詩文甚富，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於散軼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既彙次成帙，因大理寺正嚴君志道求予序之。

吳訥《永嘉先生集序》　先生之學根柢乎六經，旁及乎子史羣書，故理明氣昌，爲文紆徐曲折，或約或豐，而動合矩度，至其發于聲詩，亦克備兼衆體，或雅贍而春容，或流麗而俊逸，賦景寫情曲盡其妙。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著，字則明，永嘉人。元末遊學至常熟，道梗弗克歸，學者爭師之，舉爲州學訓導，遂家焉。洪武三年，領鄉薦，卽家授延安府膚施知縣，陞臨江府同知，卒於官。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六　著字則明，浙江平陽人，徙居常熟。洪武庚戌舉人，授膚施知縣，遷臨江同知。有《永嘉集》十二卷。

又陳田按　《列朝詩集》、《明詩綜》稱則明永嘉人。余藏《永嘉集》十二卷，首有廬陵周槩《永嘉先生傳》云：「則明自號永嘉子，人稱永嘉先生，世居溫之平陽，至正間遊學至姑蘇之琴川，兵梗弗克歸，遂占籍焉。」牧齋、竹垞蓋未見斯集，故誤稱永嘉人也。則明知膚施以吏事見稱，公暇與同年金文徵、黃廷玉唱和，有《長安唱和詩集》流播於時。《永嘉》一集雅健麗則，諸體並工，亦明初詩家罕見之笈也。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劉驅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愛禮集》　驅字宗道，龍谿人。洪武初徵秀才入試者八千人，驅爲第一。授都御史。尋坐事徙滇卒。門人私謚愛禮先生，故以名集。凡文三卷，詩二卷，《中庸說》一卷，《書啓》三卷，附錄一卷。驅宗陳淳之學，詩文多涉性理，略似語錄之體。《中庸說》乃講授口義，亦無所發明。集爲宏治六年浙江參政林進卿所刊。附錄《愼獨翁行狀》，紀驅父寶與驅平生行實頗具，乃其門人漳州陳拯所述。又附趙先生書一首，則驅之師趙彥進也。

《澄心》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六引《東南嶠外詩話》：劉宗道自號悔怍子，《愛禮集》中有《澄心》一絕云：「一鑑方塘本自明，無端潢潦聽縱橫。日來惟賴投醪力，坐見寒光徹底清。」置之南宋諸儒集中，幾無以辨。

鄒説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六　説字習之，新淦人。有《竹莊集》。

又陳田按　習之詩見查夏重《西江志》，不詳其出處，有《和曾得之侍郎喜雨》詩，蓋明初人也。詩格老成，選家均未之錄，亟補之。

劉璉

論述

黃伯生《自怡集序》　《自怡集》者，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參政劉君孟藻所著詩也，詩凡九十四首。蓋孟藻少臨事而又年三十二以卒，其所著述亦多散亡，故其所見止此。嗚呼！爲士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業，固不假是以傳。然使後之人，頌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將不有賴于此乎。【略】孟藻先中丞以宏才大略佐上定天下，策勛受封，而且以文章擅一代之盛。孟藻侍游輦下，所與交者皆鴻師碩儒，既而入贊考功試御史出佐大藩，余嘗見其奏對詳明，遇事剛果，坐折奸佞不撓不阿，宜其少年銳氣，盛滿于中。今讀其詩顧乃溫柔冲淡，怛然有愛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欿然如有不足。噫！若孟藻非所謂有德而庶幾乎聞道者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自怡集》　今讀其詩，顧乃溫柔冲淡，怛然有愛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欿然如有不足，以爲庶幾於聞道。今觀其詩，惟七言律詩頗涉流利圓美，不出元末之格。然僅三首，蓋非所喜作。至於五言古體，居集中之太半，皆詞旨高雅，而運思深摯，殆於駕爾宋而上之。以繼《犂眉》諸集，可謂不愧其父。而明人罕稱道之者，殆轉以勳閥掩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五言古體皆思沉力摯，詞旨高超；七言律詩則輕圓流利，不媿淵源。

《春日書事》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靜好。

《自武陵至丁郭舟中雜興》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國初詩有直接魏晉者，有直接初唐者，後來苦爲僞建安、僞高、岑、李、杜，一種粗豪抹殺，故末流遂以僞元、白、僞郊、島承之，而泛濫無已，不可方物矣。如孟藻此作，雜之王、駱、沈、宋中，尤覺積薪居上，正使何、李鞭心不得形似，況曆昌以降，吾楚之言詩者乎。

《自君之出矣》　《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出色。

《白楊河》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尋常旅泊野興，居然風流不損，所稱貴公子奕奕者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璉，字孟藻，誠意伯之冢子。誠意伯家居，璉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輒燕見，類家人父子。上喜曰：「伯溫有子。」洪武十年，拜考功監丞，兼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卒於官，年三十二。《閣門使恩遇錄》載太祖聖諭，璉死亦中胡惟庸之毒也。著作多散佚，遺詩有《自怡稿》，僅九十四首。

《明史・劉璉傳》　璉，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太祖常欲大用之，爲惟庸黨所脅，墮井死。璉子廙，字士端，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嗣伯，食祿五百石。初，基爵止及身，至是帝追念基功，又憫基父子皆爲惟庸所厄，命增其祿，予世襲。明年坐事貶秩歸里。洪武末，坐事戍甘肅，尋赦還。建文帝及成祖皆欲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間卒，子法停襲。景泰三年命錄基後，授法曾孫祿世襲《五經》博士。弘治十三年以給事中吳士偉言，乃命祿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八年加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年，刑部郎中李瑜言，基宜侑享高廟，封世爵，如中山王達。下廷臣議，僉言：「高帝收攬賢豪，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猷。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往往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諸葛之喻。基亡

之後，孫鴈實嗣，太祖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鴈嗣未幾，旋卽隕世，褫圭裳於末裔，委帶礪於空言。或謂後嗣孤貧，弗克負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猜嫌。雖一辱泥塗，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君子所歎。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瑜宜嗣伯爵，與世襲。」制曰：「可。」瑜卒，孫世延嗣。嘉靖末，南京振武營后變，世延掌右軍都督府事，撫定之。數上封事，不報，忿而恣橫。萬曆三十四年，坐罪論死，卒。適孫萊臣年幼，庶兄蓋臣借襲。蓋臣卒，萊臣當襲，蓋臣子孔昭復據之。崇禎時，出督南京操江，福王之立，與馬士英、阮大鋮比，後航海不知所終。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自怡集》是集爲其子鴈所編。末附洪武十三年國史院編修官吳從善所作哀辭，備述基從太祖起兵，璉在南田山，制馭諸草竊，請設談洋巡檢，以靖逃盜之源。及沮沈立本媚附權臣事。惟以材略氣節稱之，不及其文章。卷首載秦府紀善黃伯生序，乃稱嘗見其遇事剛果，坐折姦佞，不撓不阿。宜其少年銳氣，盛滿於中。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自怡集一卷（趙氏鈔本）。括蒼劉璉孟藻著。是集爲其子所編，僅詩九十四首，多半五言古體。【略】集前有洪武十三年秦府紀善同郡黃伯生序，後有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同郡吳從善哀詞。此本末有乾隆戊子夏日杭郡趙氏竹影盦較錄一條并有古歡書屋趙輯寧印諸圖記。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七陳田按　潛溪有仲珩，犁眉有孟藻，眞不愧王謝家兒。仲珩集不傳，《自怡集》得表章於《四庫》宏開之日，幸矣。

郭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一・靜思集》鈺字彥章，吉水人。《江西通志》稱其元末遭亂，隱居不仕。明初以茂才徵，辭疾不就。集首有洪武二年廬陵羅大已序，亦稱其有經濟，能自守。今案集中有「辛亥秋詔舉秀才，余以耳襲足躄，縣司逼迫非情，因成短句」一詩。辛亥爲洪武四年，又在作序後二年。則所謂能自守者信矣。又《癸丑首正》詩中有「盲廢倦題新甲子，醉來謾說舊山川，貞元朝士今誰在，東郭先生每自憐」之句。是其不忘故國，抗跡行吟，志操可以概見。又有《乙卯新元六十生辰》詩，則其入明已八年矣。跡其生平，大抵轉側兵戈，流離道路，目擊時事阽危之狀，故見諸吟咏者每多悉苦之詞。如《悲廬陵》、《悲武昌》諸篇，慷慨激昂，於元末盜賊殘破郡邑事實，言之確鑿，尤足裨史傳之闕。其遺集本藏於家。嘉靖間，羅洪先始爲序而傳之。而其孫廷詔等不知編次之法，前後舛錯，殊無義例。以行世既久，今亦姑仍其舊錄之云爾。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七　鈺字景南，濠人，營國公英子。

又陳田按　營國子孫最名風雅，景南詩清迥絕俗，紈綺中乃有如此標致。

王澤

《明詩綜》卷一三　徐子元云：青霞天廚之珍，自然適口。

《靜志居詩話》卷四　叔潤詩，音聲嘹亮，亦是作家。

《姑蘇感事》《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七陳田按：士誠滅後，姑蘇感事之作。叔潤二詩最爲膾炙人口，杜東原《耕餘錄》、姜明叔《墨餘錢鐏》、蔣一葵《堯山堂外紀》、瞿宗吉《歸田詩話》皆紀之。又引《歸田詩話》：吳元年，國兵圍姑蘇。臨危，張士誠聚其族齊雲樓，舉火焚之，縊不死，就擒。王叔潤有詩哀之，先伯亦有絕句云：「虎門龍爭既不能，雞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皆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前元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皂羅辮兒緊札梢，頭戴方檐帽。穿領闊袖衫，坐箇四人轎。又是張吳王來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武夫健將，惟束手賣降而已。詩意有所謂也。

《徽宗畫瓶中桂花》《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串入無痕。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澤，字叔潤，號清霞，天台人，僑居山陰之江北里。嘗爲華亭縣丞。全室泐公有《送王叔潤詩》云：「平涼來又去，官滿復之官。」則叔潤任平涼，非松華亭也。

戈鎬

《靜志居詩話》卷四　仲京詩原出於溫岐。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七陳田按　仲京詩濃縟中有清氣，與專事塗澤者自別。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鎬，字仲京，鎮江人。洪武初徵士，官禮部主事。《京口志》云：「鎬隱居不仕。」所著《鳳臺集》。

俞貞木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七陳田按　貞木有集，朱竹垞嘗見之於王山人翊書齋，後訪之藏書家，不復得。余從席玕《湖山靈秀集》錄詩六首，風骨高秀，超然埃壒之表，正與雅道清標，互相映發。

又引《姑蘇志》　貞木爲人清苦，敦行古道，作官務崇禮化，有古循吏風。晚歲益勵清節，或炊爨不繼，未嘗有所干請，人尤難之。郡守姚善延以訓子。爲鄉人所誣，逮詣京師，卒。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貞木，初名楨，字貞木，後以字行，更字有立。元季不仕。洪武初，以薦知樂昌縣，後改都昌，罷官家居，郡守姚善延以訓子，以鄰人事連坐，逮詣京師，卒。建元三年七月也。劉鳳記云：「以勸姚守起兵，爲衛尉執送死之。」誤矣。俞氏爲吳中世儒，貞木祖石磵先生琰精于易，居吳城之南園，號南氏俞氏。貞木自都昌還，惟一弊筐，以布裹物，甚重，家人啓視之，乃官上一斫柴斧耳。其清苦如此。貞木無子，以族人子毓爲後，毓孫元盲，無妻子，入存恤院。吳文定云。

《明詩綜》卷一三　貞木初名楨，以字行，更字有立，吳縣人。洪武初以薦知樂昌縣，改都昌（一云南安府南康縣）。有集。

《靜志居詩話》卷四　明府有雕本集二冊，予嘗見之於里中王山人翊書齋，山人頗稱其詩，而今訪之藏書家，遂不復得。又有《日錄》亦無存。當日若金侍郎問、陳簡討繼，皆其弟子也。

李延興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八陳田按　繼本詩詞峯磊砢，風格老成，有拔山蓋世之氣。明初北平詩家當以繼本爲開先。《詩綜》錄繼本詩最多。《四庫提要》云：「朱彝尊《明詩綜》蒐羅最備，獨未錄《一山集》。」良由《四庫》著錄以字行，《詩綜》題其名，偶不檢耳。

《丙申歲詠懷》　《明詩別裁集》卷二：得杜詩氣體，但渾厚沉鬱處未到。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延興，字繼本，東安人。先世河南人，元初占籍北平。父士瞻，前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少以詩名。至正丁酉，中王宗嗣榜三甲進士，授太常奉禮兼翰林檢討。中原俶擾，隱居不仕。河朔學者，多從之，以師道尊於北方。有《一山文集》，其自叙云：「歲壬辰，爲雄邑招致，親夏楚事。」又有「移教房山留別雄縣周尹詩」。繼本辭官設教，士友咸稱廣文先生，不稱故翰林。元季，崇師重道，其流風可觀也。又云：「洪武乙卯，典邑校於涞，以口耳之學，爲桐子師。丁巳秋，得告還里。戊午夏，永清劉宰招致，攝其鄉學。」國初學官聽郡邑長吏推擇名碩爲之，故繼本雖元亡不仕，猶出典邑校也。畿南志皆未詳，故志之。

《靜志居詩話》卷五　李延興，字繼本，東安人，占籍北平。至正丁酉進士，授太常奉禮，兼翰林檢討。洪武初屬典邑校。有《一山集》。

又　一山，北方之學者，其詩文頗拔俗，長歌尤擅場。洪武中雖未仕于朝，集有《與友人書》云：「從東安丞李遂招致，親夏楚事。」未幾逼爲訓導。又有《移教房山留別雄縣周尹》詩。又《涞水縣學記》云：「延興猥以謫才，代

置學職。」又《自叙》云：「洪武戊午永清劉宰招致攝其鄉學。」則其典邑校者屢矣。故自贊畫像有云：「雖同乎今之人，而以聖賢爲矩墨。雖食夫今之祿，而視軒冕猶泥塗。」然一山本元進士，而《上總戎詩》則曰：「大將軍，出沙漠，萬里河山盡開拓。獲其名王歸，四面凱聲作。功成獻俘蒲萄宮，天清日白開鴻濛。遂使樓煩之壤化爲冠帶，衍爲提封。」未免言之太盡，無復一成三戶、黍離麥秀之思矣。

凌雲翰

《靜志居詩話》卷五　柘軒學於陳衆仲，故其詩華而不靡，馳騁而不離乎軌。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獵圖》，才情奔放不可羈勒，直可搴郁離之旗，摩青邱之壘。集中《與張行中論詩》云：「艱深文淺近，臭腐化神奇。每到眞成趣，由來不費辭。」其自得之深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柘軒集》　雲翰字彥翀，錢塘人。元至正十九年舉浙江鄉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洪武辛酉，以薦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貢舉乏人，謫南荒以卒。事見《歸田詩話》。瞿宗吉與之最契，語必不誣。或以爲卒於官者，誤也。所作詩文雜著，藏稿於家。至永樂中，其孫始編爲四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雲翰學於陳衆仲，故其詩華而不爲靡，馳騁而不離乎軌。今案集有宣德中王羽序云：莆田陳衆仲提舉浙路儒學政，以文鳴於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柘軒汎掃程門，獲承指授。其里人夏節，作雲翰行述，亦云早遊黌南程以文之門，是雲翰所師事者乃程以文，而非陳旅，諸家所記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據。至謂其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獵圖》，才情奔放，不可羈勒，直可搴郁離之旗，摩青邱之壘。則評品頗當，於雲翰非溢量也。

《明詩綜》卷一四　瞿宗吉云：先生兼工諸作，不以一善成名。

又　陳光世云：柘軒詩諸體悉備，莊敬而不褻，和樂而不淫。雖無刻苦麗密之工，而平易典則發乎情之自然，有足觀者。

《古今詞話・詞評下》　凌彥翀領至正鄉薦，洪武初辟爲成都倅。嘗作《霜天曉角・梅》詞、《柳梢青・柳》詞，有《梅柳爭春集》。後退居吳興，與楊復初築室南山，俱號避俗翁。

又　《柳塘詞話》曰：柘軒詞格爽逸，非儷玉駢金者比，《無俗念》咏月云：「正面相看君記取，全體本來無缺。空裏非空，夢中是夢，莫向癡人說。」爲悟後人語。

夏節《柘軒集行述》　先生諱雲翰，字彥翀，先元至治癸亥歲，家義安谷里闤闠間，以柘軒自號。早遊黌南程公以文之門，力學博通經史，潛心周孔之書，處一室左圖右書，講習其間，研幾極深，嚴寒盛暑不輟。維揚朱仲誼，世號博聞，於人愼許可，過而取其文讀之稱奇士，遂定交。至正十九年己亥，浙省以便宜開科取士，登鄉試榜以道梗不及赴都，授紹興路蘭亭畫院山長不赴，教授姑蘇之常熟。高郵張氏兵起，退居吳興梅林村，號避俗翁。國朝洪武初建立學校，招延文學老成經明行修之士訓迪生徒，時則典教葉居仲、徐大章，司訓王好問、瞿士衡、莫景行、何彥恭、適同其事，咸稱得人。浙省參政鄱陽周公伯溫扁其讀書處曰安易，總制馬公參政徐公接以賓禮，與之唱和。洪武辛酉以薦舉召授四川成都教授，卒於官，時洪武戊辰歲也。【略】先生性詳雅和易，強於記問。飲酒不過多，朋友至者則必與傾倒盡歡，雅善張昱光弼、兪和子中、王謙自牧、宋杞授之、楊明復初、瞿佑宗吉、兪友仁父輔、王正道子中、張興行中，方外若簡易道泐、季潭玘大璞仁一初及王景周、毛起宗爲詩文友。進士沈新民葉蕡、方質逮宏等咸出其門。先生之學本之六經以明道，參之史漢莊騷以爲文。題跋古今書畫考論詳備，其爲詩詞，賦情詠物纖縟穠麗而不失其正，至今膾炙人口，傳誦不輟，予幼從存齋瞿公得侍先生几杖，見其談笑議論雖古今傳記稗官小說卜筮陰陽雜家一切諸書莫不歷覽記誦。今先生已歿四十年，舊稿再經兵燹，所存者十不一二。其孫文顯能不墜其業，命子昱爲邑庠弟子員，數過從予，間至其家報謝，與文顯昆仲談及往昔，因出所存稿，蓋輯於癸亥之歲者。其間塗註點竄不可盡識，歸至夾城別業時，平地積雪數尺，門無雜賓。推測文義，補綴殘缺，其間不能無舛訛之憾，乃次第詩文爲若干卷，命長子暹繕寫成帙，俾藏於家，以傳將來。嗚呼！世固有以詩文名世及其身後遺文舊稿託之門生故吏，期鋟梓以傳不朽之名，不幸厄於蟲鼠童孺水火者甚多，孰得如先生有子若孫使手澤不廢其儀刑，聲欬儼然如在，復加繕寫將垂不朽之譽。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雲翰，字彥猷，仁和人。至正九年鄉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洪武初，除成都府學教授，以乏貢舉，謫南荒，卒。歸葬西湖。瞿宗吉作詩送之，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璧瘞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彥猷於宗吉爲大父行，彥猷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梢青》各一百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猷驚嘆，呼爲小友，宗吉以此知名。

《題鍾馗圖》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八引《歸田詩話》：鄉丈凌彥猷名雲翰，號柘軒。至正間以《周易經》，與士衡叔祖同登浙省鄉榜，授平江路學正，不赴。才高而學博，爲鄉黨所推。一日來訪，叔祖不在，以所和石湖《田園雜興》詩一帙留寄舍下。數日予盡和之，及見，大驚喜，爲作序文於前，因是遂刮目相視。且嘆叔祖之不能盡知也。繼以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者屬予和之。予亦依韻和就，大加賞拔。予視先生猶大父行，而先生不以齒德自居，過以小友見待，每於諸長上前稱之不容口，喜後進之有人也。洪武庚申冬，爲人《題鍾馗圖》云云。不數日，爲鄉人官於外郡者飛舉，里胥臨門，不容辭避，迫脅上路，到京授四川學官，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舉，謫南荒以卒。歸骨西湖，予送之葬，有絕句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璧瘞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蓋感知己也。

《鬼獵圖》　《靜志居詩話》卷五：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楊棐。其初類設色爲之，至龔高士聖予易以深墨，其法師趙千里《丁香鬼》，離奇變化，自比書家草聖，于是詩林多作長歌。自聖予而外，若宋子虛、李鳴鳳、王肖翁、韓性、陳叔方、楊廉夫、李宗表、劉伯溫，各事摹寫，要未若柘軒之淋漓盡態也。

王羽《柘軒集序》　昔宋南渡，僑寓錢唐五十年間，詩書流澤逮元，元統至元，可謂極矣。莆田陳衆仲提舉，浙路儒政以明潔精深之文鳴於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柘軒先生，汎掃程門而獲親承指授。家素饒裕，典籍之富，擬於鄴侯，且天分異常，務學強記，而尤潛心易理。嘗領鄉薦路梗阻試春闈行省，授蘭亭書院山長不赴，先生志也。維揚朱仲誼於人愼許可，得先生詩文讀之亟稱奇士，遂納交也。聖朝更化，尤重儒術，首聘先生訓迪，時則石林葉廣居居仲，始豐徐一夔大章，會稽王裕好問，同官者也。王謙自牧、張昱光弼、俞和子中、宋杞授之、楊明復初，瞿佑宗吉、俞友仁文輔、王正道子中、張輿行中，方外若簡易道泐，季潭圮大璞仁一初相友者也。資培既厚，發於辭章益無愧於古作者矣。後陞成都郡庠典教卒於官。羽比冠，叨廩府庠，先生適司訓事朔望謁先聖畢會講堂側，聞衆先生談論，雖劇，談吐語咸根理要在先生折衷居多。今越去三十餘寒暑，仰前賢之豐采，與先生之道德，恍猶昨日。

陳釣

《明詩綜》卷一五下　徐器之云：衡臣詩體法聲調一歸於正。

又　釣，字衡臣，羅源人。洪武中以人才薦，官建德縣丞。有《退軒集》。

鄭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滎陽集》　眞字千之，鄞縣人。成化四明郡志稱其研窮六籍，尤長於春秋。吳澄嘗策以治道十二事。皆經史之雋永，眞答之無凝滯。洪武四年鄉試第一。授臨淮縣教諭，陞廣信府教授，與兄駒弟鳳並以文學擅名，眞尤以古文著。初與金華宋濂聲價相埒，嘗與濂共作裴中著存堂記。眞文先成，濂爲之閣筆。後濂致位通顯，黼黻廟廊。眞偃蹇卑棲，以學官沒世，故聲華闃寂，傳述者稀。今觀所作，雖不能與濂並駕詞壇，而義有根柢，詞有軌度，與濂實可肩隨，未可以名位之升沈，定文章之優劣也。原集百卷，明代已佚其三十集。今所存者亦多殘闕失次，譌不勝乙，或至於不可句讀。殆世不甚傳，故莫爲是正，其不全佚者幸耳。今推驗文句，各爲校定。其必不可通者，則仍原本錄之，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八引《甬上耆舊詩傳》　千之先生博極古今。吳草廬嘗發策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先生年甚少，爲盡答之，由是有重名。嘗採

摭鄉先生言行文章，撰《四明文獻錄》，後學稱之。

又陳田按　滎陽外史邃於經學，以文名家；詩亦清俊，不愧雅音。

《靜志居詩話》卷五　鄭眞，字千之，鄞縣人。洪武壬子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秩滿入京，賜燕，陞廣信教授，引年歸。有《滎陽外史集》。

又　千之文極爲宋濂溪推重。裴典簿中嘗屬其撰《著存堂記》。別請濂溪爲之。千之記先成，濂溪見而歎曰：「人徒慕吾名爾，使我執筆，焉能過之。」後數年，典簿復請於濂溪，答曰：「有鄭先生記在，發明洞徹，使之獨步可也。」

許繼

論述

方孝孺《觀樂生詩集序》　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八陳田按　士修侯城畏友，爲之序其集，銘其墓。所作《觀樂》九詩，宋景濂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惜年三十七而卒，未見其止。集中五言，趨步陶、謝，胸次既高，非徒摹擬。

《擬遠游篇》《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不許文人，不許理人，文人無此心宇，理人無此心旌也。只「水光流素寒」五字，令黃山谷，陳無已無處挂羚羊之角。

《夜宿期修德不至》《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青雲裴徊。

《初日》《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有持心之力，有遺心之韵，尋常詩人必不到此。非其力不足韵不佳也，難言之矣。

《夜宿淨土寺》《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但從一切懷抱函攝處細密繚繞，此外一絲不犯。故曰「詩可以興」，言其無不可興也。有所興則有所廢矣。士修師潛溪而友正學，早歲卽已出二公上。使永年以盡其生平，固當醇於宋，通於方，不測所就也。

《懷友》《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通首一句，大圓不規，大方不矩。

《秋夜》《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金情玉性。又：讀「往已來不聞」五字，覺陳子昂厄言徒煩。

《村中晚興》《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深於陶，純於柳，舊云公詩有陶、柳之風，皮相耳。

《雪》《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皆以離境取而得，妙。末十字尤匪夷所思。

《對雨》《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清整。又：「去家」二句空頓，妙。只如閑點。

《曉渡范家灘》《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煉氣歸液，玉壺清盎。

《雨中有懷》《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五言，靜業也。然織人之靜，非佻則晦，彼貌日靜，彼心日動，安得蠲煩以向逸乎？唐三百年，詩人淵藪，能此者張曲江一人而已。是知織人君子，言無不如之理。又：士修得見於當世，當與曲江幷駕，吾以其詩知之。

《自遣》《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清神遠韵。

《賦蜘蛛落葉》《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咏物小詩，消得如許高雅。高人自不能得卑調也。

《夜坐》《明詩別裁集》卷二：「空山」十字，前人寫秋俱未到此。

傳記

方孝孺《許士修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修，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修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欲焉如未有得。使假

以壽年，其所志當舊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修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修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修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修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修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修相好。士修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略】銘曰：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修，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儔，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列朝詩集小集》甲集　繼，字士修，寧海人。方希直志其墓曰：「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士修，言動趣舍，（咸）則乎古之君子。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風韻。別自號觀樂生。或傳其觀樂十詩，金華太史公歎賞，以爲不媿古人。精思力學。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凡三年而卒。」瑯琊王錡《觀樂生傳》曰：「家貧壁立，與知已語，必忘食。對俗客，或不發一談，即談亦不文。暇日作五言詩以達其情，有陶柳之風。」士修嘗爲台州儒學訓導。洪武十九年卒，年僅三十有七。

紀事

方孝孺《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於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

《靜志居詩話》卷六　士修，自號觀樂生。賦詩九章，其言曰：天地間物物可樂也，況垂象成形之大者乎。塵土憂勞，亦人自爲耳。靜以觀之，取其寓於目而樂於心者，爲《觀樂九詠》。九者何？青天也，白雲也，初日也，霽月也，丹霞也，滄海也，遠山也，澄淵也，古書也。

又　士修《夜坐詩》云：「不意片楮間，乃見古人心。」《自道》詩云：「聖言久瀰宣，有求即可得。」皆守道之言也。

藝文

楊榮《送許編修歸省》　秋風蕭瑟天氣涼，梧桐落葉鴻雁翔。詞林有客思故鄉，雙親壽考俱在堂。滿頭白髮明秋霜，久矣離別各一方。白雲飄飄日飛揚，欲往從之道路長。朝回幾度心彷徨，東山岌嶪恆在望。九重懇懇陳封章，拜恩歸去喜莫量。擧桂棹兮理蘭槳，錦衣白晝生輝光。到家正是籬菊芳，親雖已老身尚強。烏紗珠翟相焜煌，擿鐘考鼓獻壽觴。願祝千歲猶未央，人生此樂應不常，聖恩廣大安可忘。

方孝孺《祭許士修》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污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

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斁。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孰謂子夭，吾見子壽。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幷。天實佚之，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實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耶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劉涣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八陳田按　彥亨，貢南湖堉，故詩品略相近。

又引《詩談》　會稽劉涣，涣子績，績子師邵，金章紫綬，祖孫相傳三世名家。

《柳花》《明詩評選》卷八：　王夫之評：　無意取必盛唐，居然得之

《絕句》《明詩評選》卷八：　王夫之評：　韵勝即雅，竟陵淫媟已甚，亦由韵不足耳。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涣，字彥亨，號石田。世家雒陽。後爲越人。通毛氏詩。至正間，御史奧林薦爲三茅書院山長。道梗不赴。老以詩酒自娛。子績，孫師邵，皆有才名。

劉仔肩

《明詩評》卷三　仔肩清麗，頗識選體。

《明詩紀事》甲籤卷三〇陳田按　汝弼輯《雅頌正音》，宋景濂、張孟兼皆爲之序。其應召至京，以陶主敬薦。當時名輩重之如此。觀其所作，音調鏗鏘，時露新穎，附名風雅，良不虛也。

《公子》《明詩評選》卷五：　王夫之評：　只寫一日一事，大凡已見，作者之意亦見。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仔肩，字汝弼，鄱陽人。陶安守饒州，薦汝弼文行，應召至京師。洪武三年，集一時名公卿詩，曰《雅頌正音》，宋景濂、張孟兼爲之序。

金　慎

《靜志居詩話》卷四　金尉《柿林新居》一詩，格調雖卑，然微官能詩，足以見當時文教之盛。

又　金愼，字子肅，嘉興人。洪武初，貢士，官典史。

方孝孺

論述

綜論

王紳《遜志齋稿序》　天台方君正學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

唐堯臣《遜志齋集刻叙》　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爲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黄，而細不遺於蚊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默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敘，所横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爲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私毅，故膚鬯凝厚，亦惟仁以爲己任者能自得之。譬則水之爲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致，卒成而不毁，以生群物，成天能，人概有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頹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

王可大《遜志齋集重刻叙》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裏、操履經略實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澌盡，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以振作綱常爲己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爲己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爲己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略】夫寧海自天姥迤逦而東，土根靈遠，扶輿清淑之氣已萃於卧龍諸山，而桐栢蓋蒼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產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時即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於顔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有緹縈、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絶學之功，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勒爲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叙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

《藝苑卮言》卷五　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然少波瀾耳。

又　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瀠洄滉瀁之狀頗少。

《國琛集》卷上　讀書務精思力踐，擔荷綱常，羽翼斯文，凜乎其不可拔。其爲文，辭藝森蔚，千變萬化不主故常而義意濯然常新。一時士數推服，建文倚重之。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陳田按　希直文章淵源出於宋景濂，而學術純正則過之。姚江《明儒學案》云：「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希直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有明之學祖也。」誠爲確論。

孫如游《遜志齋集重刻序》　得先生遺文讀之，其氣醇龐博朗，沛乎有餘，勃乎莫禦，若日月光昭，風霆迅發，江海奔流，山嶽嵽峻，其根據必準於六經四子，其議論必歸於仁義道德，其辨晰旁證，折衷羣疑，而必要於當，其盡言極意，變態溢出，而必繩於法，有德有言，先生以之。

劉大謨《遜志齋集重刊序》　嗚呼，先生之文，磅礴若天地，昭著若日星，泛溢若江海，崇峻若岷峨，變化不測若雷電風雨，奇偉異常若麟鳳龜龍，溫純無疵若精金美玉，切實有用若布帛菽粟，自宋濂溪而下，稱之不容口矣。

《文脈・文脈新論》　方侯城《遜志齋集》綽有東坡之才，健逸過王，博不及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王學之文，昌明博大，開闔自如。雖有小韓之名，實與大蘇方埒。

《明詩綜》卷一六　徐子元云：希直文章大家。詩亦豪壯，非所長也。

又　李時遠云：正學詩渾朴淳正，大率如其人。

《夢蕉詩話》卷上　方孝孺《過嚴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己，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直於子陵心上說出來。向使當時少爲富貴所餌，未必其能終也。特羊裘不免微有形迹。

分論

《扇贊》　《山樵暇語》卷三：方正學先生《扇贊》云：「大火流金，天地爲爐。汝於是時，伊周大儒。此風其涼，雨雪載途。汝於是時，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噫，先生忠義之操，已見於平日賦詠之間，豈徒言之而已哉。

《勉學詩》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先生詩文自濂溪來，一往恢奇獨創。又往往似青田晚年之作，未免胎乳宋人。斯篇弘遠矣。

《懿文皇太子挽詩》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首尾自然。又：「笙鶴哀音」，用事入情，兩妙不倚。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孝孺，字孝直，一字希古，世居臨海侯城里。洪武丙辰，謁太史公于翰林。丁巳，執經于浦陽山中，先後四寒暑，盡得其學。召至京，除蜀王府教授，獻王師事之，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亦曰侯城先生。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靖難時，以死殉。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正學歿後，文字之禁甚嚴，門人王稌叔豐收其遺文藏之，宣德後稍傳於世，有《遜志齋集》四十卷。

《明史・方孝孺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未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及惠帝即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略】乙丑，金川門啓，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下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鯈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略】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紀事

范惟一《遜志齋集重刻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續斯道於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來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跡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廩廩不可犯，而顯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嶽降其地，實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視其性術，大抵疆執峭直，砥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遜志齋集》　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然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爲之諱。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即委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

都穆《南濠詩話》　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詩。

《懿文皇太子挽詞》　《今言》：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止也。《國史唯疑》：高皇《祭光祿寺竈神文》「朕經營天下，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年老精力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可見開基都金陵非滿志事。初欲都臨濠，以劉基言止，再欲都秦，以懿文太子薨止，而高皇亦已老矣。文皇北遷，蓋神靈若陰啓之。

著録

黃孔昭《遜志齋集新刊後序》　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敎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歿，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顒、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謝鐸《遜志齋集後序》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伯

首，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敎諭洪實始録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黃君孔照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録者，皆粹焉，既又從柳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邑人也，是不可廢，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略】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爲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敎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並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爲別録云。

張弼《遜志齋集書後》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霽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稿見示，乃録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閭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守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於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於乎，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

顧璘《遜志齋集重刻書後》 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黃公孔照，益廣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今漫矣，乃會黃參軍綰、應吉士良、趙大行淵，刪定僞謬，重刻斯編，以行于世，俾知夫奮大忠者本如此云。

劉大謨《遜志齋集重刊序》 司空東橋顧公守台日，曾刻之郡齋，其鄉人趙君弘道、侯君世言繼參蜀藩，攜以自隨，今殿下適庵夙勤嚮慕，既取而梓諸書庶以傳播之。

范惟一《遜志齋集重刻序》 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僭叙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同郡人。

王可大《遜志齋集重刻叙》 先生爲郡寧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督學中方范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實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叙之。

孫如游《遜志齋集重刻序》 獨其遺文散逸，幸而存者僅十之六七，而邇時操觚自好者，目道德爲迂論，厭馴雅爲無奇，往往掉臂弗顧，尤可慨嘆。維時大中丞丁公、大鴻臚錢公暨余協謀重梓，稽衆僉同，爰發公帑羨金，俾授剞劂，而先生裔孫諸生道行，出家藏舊本，屬翰林孔目錢君、禮部司務羅君讐校之，訂訛補闕，凡四閱月而梓成，丁公、錢公以序見屬。

姚履旋《方正學先生外紀小引》 所傳《遜志齋集》，序者爲説已詳，集中皆先生之自爲言也，因别摭夫言先生者以爲外紀，自附録而推廣之，由表揚以迄祠典，分爲十則，後有續者，當再紀之。

徐階《遜志齋集重刻序》 遜志先生集其初刻於蜀，有臨海林公右、金華王公紳所爲序，然林序稱洪武三十年，而不書輯者之姓名，亦不著卷數，王序則直題爲文稿，今以傳考之，洪武之末，先生時猶教授蜀藩，則殆先生所自輯且未成之書也，厥後先生樹奇節、罹慘禍，集因諱不傳。天順癸未，臨海敎諭趙君洪始購遺文二百六十首，以屬梓人，而集乃行於世。成化庚子，黃巖選部黃公孔昭、祭酒謝公鐸盡搜縉紳家所藏，得文千二百首，合爲集三十卷，拾遺十卷俾寧海尹郭君紳重刻之，顧其所取博而未精，識者以爲憾。正德庚辰，刑書姑蘇顧公璘守台，刪正訛謬，定爲文二十二卷、詩二卷，刻置郡齋，則今集是也，歲久字漫滅不可讀，嘉靖辛酉，提學憲副華亭范君惟一、分巡僉憲南昌唐君堯臣、台守吳郡王君可大，相與校刻以傳，蓋集至是四易版矣。【略】先是刻成，未有識歲月者，萬曆乙亥秋，分巡僉憲姑蘇王君嘉言以書屬階序，階非知言者也，何能序先生之文？且林、王諸君子之作在，無所俟予言也，姑次第刻之先後，幸其傳於今，而冀其衍於後者如此。

《明史·藝文志四》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黃孔昭、謝鐸同輯）。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附録一卷（嘉靖刊本）。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浙江按察司僉事南昌唐堯臣、浙江台州府知府東吳王可大校刊。初孝孺既死，門人王稌叔豐收其遺文藏之，宣德後稍傳於世。天順癸未初刻詩文僅二百六十七首，有林公輔、王紳二序及臨海趙洪序，是爲蜀本。再刻於成化庚子，凡四十卷爲文千二百首，有謝鐸、

黃孔昭序，張弼書後，寧海令郭紳刊，是爲邑本。正德庚辰顧尚書璘守台刪併爲二十四卷，梓於郡齋，是爲郡本，璘有序。此本嘉靖辛酉王可大守台與提學范惟一、兵憲唐堯臣據上三刻重加審定有刪有補，是爲第四刻卽令所傳定本也。有范、唐二序及徐階序並正學小像，後有附錄一卷。

又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成化刊本)。永樂初，文禁甚嚴，宣德後稍傳於世。此成化己亥黃巖、謝鐸與黃孔昭因天順中趙敎諭洪初刊本未備，乃蒐葉文莊盛、林秋卿鶚王忠公之孫汶所傳錄者。又從柳別駕演盡得時人之所藏，視昔不啻倍蓰。寧海令郭君紳願傳諸梓，喜而序之云：次年庚子太平黃孔昭又爲序，越翌歲壬寅，南安府知府華亭張弼書其後，是爲第二刻。惜闕一、二、三、六、八凡五卷，其第四、五兩卷首尾復有闕葉；拾遺闕第六一卷，覓之三十年，不能得其全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遜志齋集》　孝孺有雜誡，已著錄。是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誄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卷。史稱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稔藏其遺稿，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頗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遺十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此本併爲二十四卷，則正德中顧璘守臺州時所重刊也。【略】都穆《南濠詩話》曰，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作。然兩集互見，古人多有。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穆說備考焉。

《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王紳《送正學方先生》　交久情自篤，道同誼彌深。豈曰足可取，偶契賢哲心。樗樸產深谷，莫爲斤斧尋。誤蒙匠石睨，價比南州金。鈞天絕遺響，竽籟競哇淫。孰識爨下質，乃是稀世音。物理固則然，天命良足諶。握手岐路側，慨然發長唫。

又《史館和侍講方先生韻》　丹華散虛彩，萬里流光清。夜陪玉堂仙，高論藹餘情。維時當首夏，神皋寒暑平。著述豈其事，纘纘蛙蚓鳴。知心諒獨難，不忝斯爲榮。終期繼先業，卽綴末簡名。

鄭居貞《次韻方希直》　闕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主，議論每過人。漢水元通蜀，台山亦近閩。何時江海上，樽酒話西秦。

雜録

周是修《編修館與總裁方先生希直書》　先生以文行純誠，黼黻聖躬，首承明命，奬率善類，領袖斯文，足爲名敎之光，不負士林之望，實千載而一時，此衆人之言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自方正學死事，海內諱言其文，近時大行褒顯，而祠廟尚缺。萬曆中侍御蕭公廩，督學滕公伯輪，郡守吳公自新，合築創宇臨安，四方忠義大快。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方孝孺之族也，尚書魏公澤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極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骨。澤後過方故居，有句云：「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至今讀之嗚咽。

《靜志居詩話》卷五　正學先生文，昌明博大，開闔自如，雖有小韓之名，實與大蘇相埒。潛溪學士贈詩云：「方生來海上，玉立而春溫。同餐太倉粟，共勘典與墳。澡蒼扣無始，溟涬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鉗之，若大樂建鈞。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黃鐘壓瓦釜，庭燎滅鬼燐。以茲稽古力，可敵戡定勛。濡毫寫雄顯，勢足移峨岷。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自出之，愈見光景新。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豈知萬牛毛，難媲一角麟。」葉夷仲亦贈詩云：「雄文細字塞巨帙，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險遏雲漢，其幽通窈冥。贍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豐隆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蔓苓。直須上追《虞書》媲《周雅》，於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其傾倒也至矣。說者謂先生詩非所長。然五言熟精選體，當在潛溪華川之右。其談詩絕句

云：「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辭。」又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崐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曆諸公著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抵熙豐作後塵。」其意蓋瓣香東坡居士也。予謂先生宜配食孔子之庭。嘗贊柯納言聳疏請于朝，廷議以先生但能成仁，不可謂道學。且祇有文集而無語錄，以是抑之。納言幾獲罪。不知語錄乃浮屠家法耳。祀典闕如，不能無望于後之君子。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引《吾學編》 皇太子卽位，廷臣交薦孝孺，侍講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幾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輭彤庭尙薄寒，御爐香遶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練子寧

論述

徐泰《詩談》 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爲世所寶。

《詩藪續編・國朝上》 若練子寧【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靜志居詩話》卷五 其詩娟秀妍雅，七言如「丹梯下壓龍蛇窟，鐵鎖高懸虎豹關」，【略】皆泠然可誦。

錢琦《忠祠議》 故左副都御史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係臨江府新淦縣人，今分峽江縣，則公峽江善政鄉二都人也。公父伯尙，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調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於官。其烈節家風有自來矣。公少與金幼孜友善，嘗謂幼孜曰：「子異日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于鄉，明年對大廷，極言近日朝廷用人，狥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因歷陳古昔敎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迹，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己任，多所建白，又改御史大夫。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子寧改御史中丞。靖難兵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陰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頭大呼曰：「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爲國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旣渡江，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當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尙不能容人言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於朝，爲鄉人所持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子寧尙在，固當用之，況習禮乎。昭皇踐祚，詔稱方孝孺、練子寧等俱是忠臣。宸章褒愍，心迹愈明。竊念練公力挽綱常，志扶天地，以身殉國，何慙苟息之言。見義忘家，遂赤要離之族。精誠貫于金石，大節振于古今，固宜隨在表揚者也。況追踪故土，實光靈降陟之鄉而肇建新邦，又風化激揚之日，大饗崇祀誠爲要典，該縣城西有廢廟一所，近議拆毀合改爲祠宇，以祀練公，俾冤有託，餒鬼來歸，不惟可以慰泉下之忠，抑足以作後來之氣云爾。又有自靖祠詩云：「中原龍戰起，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見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明史・練子寧傳》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尙，工詩。洪武初，官起居注，以直言謫外任，終鎮安通判。子寧英邁不羣，十八年以貢士廷試對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丁母艱，力行古禮。服闋，復官，歷遷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並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己任，多所建白。未幾，拜御史大夫。燕師起，李景隆北征屢敗，召還。子寧從朝中執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爲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卽陛下赦

景隆，必無赦臣。」因大哭求死，帝爲罷朝。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並不納。燕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書下廷臣議，用事者盛氣以詬二人。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詬者愧而止。燕王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子寧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變，同妻沉劉家河死。里人徐子權以進士爲刑部主事，聞子寧死，慟哭賦詩自經。子寧善文章，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子寧，名其堂曰「浩然」。

《廣陽雜記》卷一　洪武乙丑科，【略】練子寧爲榜眼。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州人。幼從鄉之長者竹莊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奇之。遊邑庠，與金幼孜友善，嘗謂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洪武十八年延試入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帝覽之喜，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益以名節砥礪，尋陞吏部右副都御史。建文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靖亂兵起，日夕畫策防禦，李景隆敗還，極論其奸邪，請誅之。時蕭用道周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之罪，齊黃詬之。子寧曰：「事至此尚不容人言乎？」詬者媿而止。永樂即位，詔治奸黨，李景隆言於上，必欲殺之。練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遂族其家。

《中丞集》附錄《羣忠事略》（存目）

紀事

《中丞集》附錄《敖英雜言》　靖難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建文遺臣有行遯者題詩娥眉亭云：「一箇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又《遜國臣記忠錄》　文皇即位，指揮劉傑縛練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曰：「成王安在！」族其家。

《小草齋詩話・雜篇下》　練子寧宅在峽江縣三洲，羅念庵詩云：「三洲煙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淚下頻。破塚有山歸別主，遠孫無食寄貧鄰。百年天地誰非幻？萬古君臣獨在身。何必英雄竟憔悴，風塵多少未歸人。」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引《吾學編》　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

又　子寧始居淦之東山，後遷三洲。嘉靖間析淦六鄉爲峽江縣，三洲遂屬峽江。兩地人爭祀練公，至相詬厲，節義之足維繫人心如此。太祖果於殺戮，臣工有小故，輒不免。子寧廷對有云：「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天下之才，生之爲難，成之爲尤難，豈忍以區區小故而即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其志節之壯，不待見於殉難之日矣。

《蓉塘詩話・練子寧詩》　「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隕，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此練子寧謁安慶余忠宣公祠之詩也。子寧名安，新淦人。洪武中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建文時官至御史府左副都御史。靖難變起，子寧死之。可謂不負其言者矣。御史府即都察院，建文時所更名也。

《送花狀元詔許歸娶》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引《因樹屋書影》：少年及第奉旨歸娶詩，明初練子寧《送花狀元》詩。又解縉《送劉探花素吉》云：【略】。金陵白正蒙《送周狀元延儒》云：【略】。近華亭陳繼儒《送吳榜眼偉業》云：【略】。明朝二百六十餘年，少年及第歸娶者不數人。練詩用《洪武正韻》，當時遵太祖功令甚嚴耳。又弘治乙丑榜眼董玘年十九，正德丁丑榜眼倫以訓年十七，皆予假歸娶，當時必有贈詩，惜不傳。　又引《升庵詞品》：杭州花綸年十八，黃觀榜及第三人。初讀卷官進卷以花綸第一，練子寧第二，黃觀第三。御筆改定以黃第一，練第二，花第三。南京諺有「花練黃，黃練花」之語，故後人猶以花狀元稱之。其科《題名記》及《登科錄》，皆以黃、練二公死革除之難剗毀，故相傳多誤。花有詞藻，其謫戍雲南有《題楊太眞畫圖水仙子》一闋云：「海棠風，梧桐月，荔枝塵。《霓裳》舞，翠盤嬌，繡嶺春。錦裯嬉，金釵信，香囊恨。癡三郎，泥太眞，馬嵬坡血污遊魂。楊柳眉侵顰黛損，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芽翦草除根。」其風致不減元人小山、酸齋輩。滇人傳唱，多訛其字，余爲訂之云。　又陳田按：黃溥《簡籍遺聞》謂：「練中丞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娶》詩，花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一人，不

應有奉詔歸娶事。」溥知綸非狀元而不知綸爲乙丑第三人及第。余檢《雙槐歲鈔》、《升庵詞品》、《弇山堂別集》皆云花綸洪武乙丑及第。又嘉靖《仁和縣志》云：「花綸字正言，登洪武十七年鄉薦，明年成進士第三，授編修。性孤潔，杜門絕迹往來，其於權勢之交更疏冷，有私媚者常惡之，竟遭誣害。」《雙槐歲鈔》亦云：「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得罪不令終。」與升庵「謫戍雲南」語略同。升庵謂綸爲黃觀榜第三人，亦誤。又解縉《送劉探花》詩，乃宋濂送編修張仲藻者，附見張宣《青陽集》後，《書影》亦誤。

著録

郭子章《練中丞公文集序》 集元分上、下二卷，文三十二首，賦詩八十四首，予再酌定練公手蹟一卷，而附羅文恭跋中丞遺事一卷，凡朝野詩文有係於公者悉屬之，練裔歸峽一卷，孫綺自閩歸，公移詩文悉屬之，而大書重刻，不能無望於司風教者。

《明史·藝文志四》《金川玉屑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練中丞集》 當燕王篡立之初，誣建文諸臣爲姦黨，禁其文字甚嚴。宏治中，王佐始輯其遺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詩說》有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爲世所寶之語。此本乃泰和郭子章重編。附以遺事一卷，其裔孫綺復增輯之。黃溥簡籍遺聞嘗記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娶》詩。謂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狀元但有吳伯宗、丁顯、任亨泰、許觀、張信、陳郊、胡靖七人，無所謂狀元花綸。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二人，不應有奉詔歸娶事。一曰《故耆老理庭黃公墓誌》謂子寧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誌後題洪武丙辰三月之吉，乃洪武九年，不應結銜稱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一曰集後雜考，引葉盛《水東日記》載長樂鄭氏有手卷，練子寧賦，張顯宗跋，稱顯宗狀元及第。洪武時亦無此狀元。其言頗核。蓋子寧一代偉人，人爭依託，因而影撰者有之。然終不以僞廢其眞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練中丞文集二卷、附遺事一卷、崇祀實紀一卷（萬曆刊本，汪季青藏書）。宏治中瓊海王佐輯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祠以祀并刊其集。此萬曆己酉泰和郭子章序刊本，并遺事一卷、崇祀實紀一卷，有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印。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林　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林公輔集》 是集多記序酬應之作，惟題後數則間及史事，亦無特識。至於故國舊君，動多詆斥。其視徐鉉撰《李煜碑》但陳運數有歸者，用心之厚薄尤相去遠矣。

《明詩綜》卷一六 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間中書舍人，進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挂冠歸。有《林公輔集》。

《明史·藝文志四》《林右集》二卷。

黃子澄

《明詩綜》卷一六 朱平涵云：方練集已盛行，惟太常文章泯滅，單詞片語流落人間，氣燄光華固不必多也。

《明史·黃子澄傳》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寺卿。【略】始帝信任子澄與泰，驟事削藩。兩人本書生，兵事非其所長。當耿炳文之敗也，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曹國公李景隆可大任。帝遂以景隆代炳文。而景隆益無能爲，連敗於鄭村壩、白溝河，喪失軍輜士馬數十萬。已，又敗於濟南城下。帝急召景隆還，赦不誅。子澄慟哭，請正其罪。帝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及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爲人告，俱被執。子澄至，成祖親詰之。抗

辨不屈。磔死。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一子變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中，進士黃表其後云。

《廣陽雜記》卷一　洪武乙丑科，【略】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

《靜志居詩話》卷五　太常受《易》于歐陽貞，受《書》于周與學，受《春秋》于梁寅。初謁寅時，寅令其作《枯梅》詩，立就，甚異之。詩云：「百千年樹未全枯，三五个花何太疎？聞道石門春意動，不知曾有暗香無？」石門，寅所居也。

卓敬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卓敬【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引郁袞革《革朝遺忠錄》　卓敬爲文章精粹峭拔，磊磊落落，似其爲人。詩詞宏婉，有一唱三歎之遺音。

又引《露書》　卓侍郎敬詩「白雲忽去山在戶，紅日乍晴人倚欄」，「一聲兩聲花鳥好，千樹萬樹松風寒」，皆出人意表。

《明史・卓敬傳》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穎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命改官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歷官戶部侍郎。建文初，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燕王即位，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贄，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猶不忍殺。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論，凡天官、輿地、律曆、兵刑諸家無不博究。成祖嘗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萬曆初，用御史屠叔方言，表墓建祠。

又《藝文志四》　《卓氏遺書》五十卷。

姚善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姚善【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明史・姚善傳》（存目）

胡閏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胡閏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明詩綜》卷一六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中官右補闕，陞大理少卿。靖難師入，不屈死。

《靜志居詩話》卷五　大理少與吳存輩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畫一松於壁，題曰「蒼虯出壑」。系之以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神物。」太祖平陳友諒，下饒州，過而見之，喜甚，問得其名。及舉秀才，入見，帝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邪？」因令通籍，不遺一善若此。

《明史・胡閏傳》（存目）

陳南賓

《明史・陳南賓傳》詩文清勁有法。

又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元末爲全州學正。洪武三年聘至都，除無棣丞，歷膠州同知，所至以經術爲治。召爲國子助教。嘗入見，講《洪範》九疇。帝大喜，書姓名殿柱。後御注《洪範》，多採其說。擢蜀府長史。蜀獻王好學，敬禮尤至，造安車以賜。爲搆第，名「安老堂」。二十九年，與方孝孺同爲四川考試官。【略】卒年八十。

金信

《靜志居詩話》卷五　中孚爲鐵厓入室弟子，嘗序其詩云：「金華金信從予游於松陵澤中，談經斷史，於古歌詩尤工。如《古琴操》、《趙璧辭》，【略】其氣充，其情激，其辭鬱以諧。吁，信之詩有法矣。」今鐵厓所稱諸篇，皆不可得見，惜也。

又　金信，字中孚，金華人。以茂才舉不就，隱居自怡，人稱漫吟先生。有《春草軒集》。

鄭涔

《靜志居詩話》卷五　廣文詩不多傳，跌宕自喜。

又　鄭涔，字起深，黃巖人。洪武末爲樂清訓導。有《直正齋集》。

王叔英 黃叔英

論述

林佑《靜學文集序》　王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通和也，若巧夫之呈技，斂散反覆機括轉移之間有非在己者。求之於世，能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曰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心也。其氣節庚庚略不爲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之所以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驕人世，迺所以重乎天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黃叔英【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靜志居詩話》卷五　王叔英，名元采，以字行。黃巖人。洪武末爲仙居教諭，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師逼江，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自經於玄妙觀。有《靜學齋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靜學文集》　今觀是集，大抵皆規橅昌黎，稍失之拘。而簡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存雖少，已可以見其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爲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爲用世之儒。蓋不誣云。

傳記

黃綰《靜學文集本傳》　先生姓王氏，諱原采，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也。少孤，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彩，實王氏也，居亭嶺，今屬太平縣。洪武中爲僊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爲翰林修撰，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云正學薦之。嘗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

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當時急務。【略】比入朝，與正學相期身致三代之治。未幾，太宗皇帝入繼大統，先生與正學皆死之。時先生方募兵廣德，將進，適尚書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遂止退館于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比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案曰：「生既久矣，媿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以辭裹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庭之柏。月明犬吠，隸人啓戶視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爲塟于橫山。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撰王公之墓，【略】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于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用，世儒也。論曰：先生與正學先生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爲之三復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遠哉。

《明史・王叔英傳》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爲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歲旱，絕食以禱，立應。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會齊泰來奔，叔英謂泰貳心，欲執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慟哭，共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其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錄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酈，信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時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廣德募兵，知事無濟，再拜自經。妻宋氏下獄，亦自經死。

著録

翁仲益《王靜學文集序》 是集也，故傳楚中，乃寶慶守謝世修氏刻於宦邸，而桑梓後學猶藉手錄，余乃請於郡伯李翁梓之，以廣其傳，乃得漢陽祈雨文三首，與宗伯黃宗賢氏所爲傳以益之。或謂先生之文當與古人奚若？余曰，先生譚世務可措經濟，論節義有風頑懦，語民瘼足裨循良，至贈遺詩跋，汲汲箴戒，蓋有德之文也。然則方諸韓蘇何如？曰，先生之才不謝二家，顧先生猶未屑屑於此者。嗚呼，讀其文想見其爲人，雖與周濂溪、程伯子相上下可也。

郭鎮邦《王靜學文集序》 粵稽往古，有人以文傳者，有文以人傳者，皆足昭垂於後世，後世讀其文可以想見其爲人，雖時移代易，久而彌彰，莫能泯沒者。予以甲申冬欽奉簡命，協守茲土，於整理戎務之暇，訪求邑之人物文獻以資治理。邑之紳士諸君子不以予不敏，出明翰林王靜學先生文集一冊示予，且慮此集之原板湮沒，欲商重付剞劂以廣其傳，平邑紳士景仰前賢，可窺其一斑矣。【略】幸賴邑侯竟陵徐公學博、西泠沈公、古越林公，皆欣然有同志，謹錄元集登之梓，前後序跋、年月姓氏悉皆載入，以不泯從前闡述之意。

《明史・藝文志四》《靜學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靜學文集》 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並無之。案徐敬孚跋，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

文，求無完本，深悼惜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募刻以廣其傳。蓋搜葺重編，非其舊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人所錄入，非即爲此本作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王靜學先生文集三卷（寫本）。《四庫》著錄止一卷，凡三十篇，僅序記二體。按是集初刻於成化壬辰，邑人謝省爲後序，徐孚爲跋。謝氏《赤城新志》云：《靜學集》有版刻，即指此本。再刻於萬曆丙子，知太平縣事翁仲益爲序，益以漢陽求雨文三篇及黃絅所爲傳。三刻於康熙乙酉太平參將郭鎮邦爲序。四刻於嘉慶甲子，邑人項調陽爲序，補《利害策》一首，又附弔謁詩七首。今復據《赤城論諫錄》補《資治策》八首，幷序一首，釐爲三卷而附序跋傳記等十六首。弔謁詩七首爲首末二卷，於靜學之文亦庶幾備云。又聞胡心耘有舊鈔本六卷，附錄一卷。心耘名珽仁和人，居蘇州，亂後不知書在人間否。

雜録

徐孚敬《書靜學王先生文集後》　先生洪武中與同郡方公孝孺、林公佑以文行著名。林公嘗叙先生之文而先没，方亦繼。先生謝世，今其文章有刊刻流布者矣。先生之文，東里楊少師存日欲加纂集，求無完稿，深悼惜之。今寶慶太守謝君世修甫慨生也後，而不及拜先生以承其教。幸得先生文將以私錢募工刻之爲序於後，以廣其傳，使後來景先生之行者可因文而考先生之心，爰以書來告且俾相其事。嗚呼，林公序先生之文詳矣。死而成仁之義，孚恐歲月易將有不知其詳者，敬以幼聞父兄之言書達謝君附之卷尾，使後讀先生之文者庶因而得先生之本心云。

郭鎮邦《王靜學文集序》　靜學先生當遜國之餘，臣死君、妻死夫、女死父，一家綱維，成仁取義，曩曾讀其靖難之絕命詞，其品行節義，歷今凜凜猶有生氣，又安在以文而始傳其人耶？一日相與遡先生故里，先生之斷碣殘碑已土覆矣，殉難之井址已迷塞矣，而東郊俎豆先生之忠節祠，亦傾圮數椽，不蔽風雨矣。世事滄桑，歲久人湮，而先生之文集又安可聽其同於斷碣殘碑，不亟謀之同志以廣其傳耶？況文如其人，字字心印，聖賢皆從性靈中發出，可以感天地、泣鬼神，雖其人不必以文傳，而讀其文想見其爲人，而人又不益以文傳耶？

顔伯瑋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顔伯瑋【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明史・顔伯瑋傳》（存目）

黄　觀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黄觀【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明詩綜》卷一六　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洪武戊辰賜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奉詔摹兵聞。金川門師入，投李陽河死。

《明史・黄觀傳》（存目）

周是修

論　述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周是修【略】輩，皆工句

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芻堯集》 凡詩三卷，賦及雜文共三卷。大抵風骨棱棱，溢於楮墨，望而知爲忠臣義士之文。其矩度波瀾，亦具合古法，不在當時作者下。世不甚稱，殆轉以氣節掩歟。

《長安古意》 《皇明詩選》卷五：陳子龍曰：「酒酣」二句殊有氣象。又宋徵輿曰：難於初唐未純，然亦富麗。又李雯曰：起語殊健爽。《靜志居詩話》卷五：予謂此等詩，但似古人骸骼，無關性情。又：亡友陸麗京亦亟稱之，云是神龍景雲以前風調。又：紀善詩最傳者，《長安古意》一篇。李時遠云，可與初唐四子相埒。

《牧童謠》 《靜志居詩話》卷五：就《芻堯集》中擇之，不若《牧童謠》一首，猶存張、王遺韻也。

傳記

楊士奇《周是修傳》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世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修所自出也。後徙陽岡里舉子岡。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遊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其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邱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纂修於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太宗文皇帝靖難，至京師，既渡江，馳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修密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遂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六月十六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數人者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雖徵不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締思，授毫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詠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芻堯集》、《進思集》。是修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恆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淑悊皆知名當世。是修之學貞而且純，凡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托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猝不及詳。

解縉《墓誌銘》 周是脩死京師，將歸葬，縉將欲爲之銘，乃發其所自序平生著述，有《廣演太極圖》一卷（原缺），《類編》二卷，《詩譜集義》一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篇、集忠貞小傳爲《觀感錄》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表狀、書策、序記、傳說、論贊、銘文數百篇，詩賦千餘首，《周氏族譜》一卷，其皆非苟作者。其人顏色整齊如廉秋峻壁，語言眞確如利刃霜鍔。考其平生所行無一不酬其言者，非泛然矜名譽事著述爲文辭比也。

王直《周是修墓表》 先生諱德，字是修，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卒於應天府學舍，年四十九。【略】先生少孤貧喜學，力於孝悌忠信。其胸次坦夷明白，事非義不爲。遇人無少長賤貴皆有恩意，然於是非白黑無所混。初受業於里儒胡渚樵。渚樵愛之，以孫女妻焉。又從國子學錄蕭先生執授《詩經》。學成舉教官授霍邱訓導。太祖高皇帝奇其貌，問常所業。對曰：「教鄉人子弟，讀書爲善」，遂停訓導，擢爲周王府奉祠正，尋陞紀善。王聞其好著書，使歸取以進。予時始識先生，清修玉立，溫然君子也。高皇帝上賓，王以過失聞，府中官屬皆得罪，先生以能諫獲免。改衡府紀善，入翰林預纂修。嘗侃侃論國事，詆諸柄臣，衆嫉而挫抑之，先生不爲動。太宗文皇帝靖難至京師，宮中自焚。先生即爲書以後事託其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文皇帝以臣民推戴，既即位，御史有言周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之。上曰：「彼自盡其心而已。」置不問。上之心天地之心也。【略】平生書無不讀，經史百氏皆能言其意。爲文思若湧泉，然必根於理而尤好吟詠。

《明史・周是修傳》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遷紀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王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惠帝母弟，未之藩。是修留京師，預翰林纂修，好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京城失守，

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九。燕王即帝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不直；烈女不慮死生，故行無不果。」嘗輯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援筆立就，而雅贍條達。初與士奇、縉、靖及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臨難，惟是修竟行其志云。

紀事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陳田按　建文二年，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載於典籍可爲鑑戒者，纂爲《類要》。【略】先生與焉。【略】先生詩逸情古調，寄託遙深。

著録

劉應秋《芻蕘集刻序》　先生所著有《詩小序》、《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進思集》、《觀感錄》、《邇言家訓》等書，總廿餘種，亦或傳或不傳，今其存者僅十一，藏於家，曰《芻蕘集》，先生所自名也。先生之孫吳令應鰲謀鋟諸梓，而屬應秋爲之序。應秋曰，昔穆叔以言爲不朽傳言也，其不可傳者，其人與骨俱朽矣！先生鋒鍔外斂，精神內朗，其英忠峻節可以參三光，而與天地爲常，百世之下有聞風興起者，猶旦暮遇之也，惡用言傳？先生其以此爲贅疣乎。雖然，弓劍棁捲，先人之手澤存焉，匣而藏之，重之至也，矧其遺書也乎哉。

姜士昌《芻蕘集序》　而先生之裔孫如春，適舉進士爲丹陽令，出示先生所著《進思集》、《芻蕘詩集》、《邇言家訓》、《集訓大成》與所述《綱常懿範》諸書，昌受而讀之，乃知先生自其平居動容修辭，亡不澤於仁義，湛於經術，語及忠孝率有味其言，以此知先生能爽然於死生之際，要非其意氣偶合而已。嗟庳！世之人無徒慕先生之節，尚讀其文，追思其人，彼其篤行誠心，尚友千古，視他歧異論若莛與楹，卓不可奪，以臨大節，復安所動其中哉？蓋先生遺文至是始得盡行於世。

《明史・藝文志四》《芻蕘集》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芻蕘集》　是修有《綱常懿範》，已著錄。是集爲其孫應鼇所編。凡詩三卷，賦及雜文共三卷。【略】史稱是修由霍邱訓導遷周王府紀善。王多不法，是修動繩以禮。今觀集中《修己十箴》與《保國直言》二篇，蓋即是時之所作。其剛正不阿，不待後來始見矣。末附解縉所作誌銘及楊士奇所作傳。誌銘但稱歸京師，爲紀善，預翰林纂修以死，竟不言其殉節。傳乃言其自經應天府學。蓋縉作誌在永樂九年，時黨禁方嚴，故諱其事。士奇作傳則在宣德四年，時公論稍明，故著其實也。傳又稱是修數論國家大計，至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其挫折之云云。於當時情事，亦得其眞。雖是修精貫三光，不待二人之文而顯，二人之文尤不足以榮是修。然有誓死不死者，而後見眞能死者之難。有委曲以文其不死者，而後見慷慨就死者之不愧不怍。並錄存之，亦可以相形而益彰矣。

雜録

程通《贈周紀善序》　泰和周子是修，通之莫逆友也。初任霍丘訓導，入見太祖，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四十有四。」又問曰：「家居何事？」對曰：「導人爲善而已。」太祖喜擢周府奉祠正。尋有訴王府不法事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王府紀善。是任也，非賈董之任哉。授以是任也，豈疎賈董者倫哉。致望於汝意甚殷矣。尚其畢力覃忱以副太祖任使之意哉。

應宗祥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詩文好古，不自貶以趨世。

又　宗祥，字尚履，黃岩人。少好學，讀書達旦，懸髻屏床以自警。爲諸生未久，即棄去，搆書屋於澧川之上。【略】弟子私謚曰文貞，黃少保誌其墓。

茅大方 茅大芳

梅純《損齋備忘錄》　廣陵茅大方，作詩一時莫能尚，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公時在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忠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茅大方【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靜志居詩話》卷五　《希董集》流傳未廣，集中如「萬山入漢秦關險，孤棧連雲蜀道難」，「縱使火龍蟠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花間鶯避春城仗，林杪僧歸晚寺鐘」，「萬里不來青鳥使，千年空老碧桃花」，皆佳句也。

《明詩綜》卷一六　大方，字希董，泰興人。洪武中爲淮安府學教授，擢秦府長史。建文時官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至，死於難。有《希董集》。

《明史・茅大芳傳》（存目）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大方字希董，泰興人。有學行。洪武中爲淮安府學教授，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希董之堂以彰聖訓，方孝孺有記。建文時，官副都御史。靖難兵至，死於難。正德末，始祠於鄉。

又　希董先生遺集五卷（舊鈔本璜川吳氏藏書）。遺文則宏治初柴墟輯成五卷，從子洵嗣子灝乞弋陽姜清爲序，實嘉靖壬辰也。次年泰興令山陰朱篪刻之，自跋於後。朱彝尊曰：「《希董集》流傳未廣，集中如『萬山入漢秦關險，孤棧連雲蜀道難。』【略】皆佳句也。」《四庫》著錄革除時人文集自練子寧至龔詡凡八家，而此集未經著錄，傳世之罕可知矣。璜川吳氏收藏圖書。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引《吾學編》　大芳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建文君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遣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忠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

《明史・藝文志四》　《茅大芳集》五卷。

劉璟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易齋集》　璟少通諸經，慷慨喜談兵，太祖嘗以爲眞伯溫子。而詩文傷於犖率，頗遜其父。天台盧廷綱稱其詩云：「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冰甌玉盌貯繁露，和如大廷清廟鳴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蓉。」雖譽之未免過實。然其氣勢蒼勁，兀傲不羣，猶有《覆瓿集》之一體。且其值革除之際，捐生完節，不墜家聲，尤宜以其人而重之矣。

《靜志居詩話》卷五　天台盧廷綱稱其詩云：「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冰甌玉盌貯繁露，和如大廷清廟鳴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蓉。」譽之未免過實。

《古意》一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起興超，結束淨，乃翁風流未損。

傳記

《易齋集・誠意伯次子閽門使劉仲璟長史傳》　誠意伯仲子曰璟，字孟

光，生時月蝕復光，誠意伯嘆曰：「夫墜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幼沉朴峻厲，羣於兒，恆坐視，弗逐弄。弱冠，咀嚅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說，旁及釋老。年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慮，鋒稜古人。嘗及兄璉侍父入朝，高皇帝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洪武乙卯，誠意伯卒，兄璉繼亡，廷賻日數至，公引納如制，適甌寇葉丁香叛，朝廷勅延安侯唐宗提兵討之，決策於公，破之復命，白公才略，高皇帝喜曰：「璟眞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緩之，不虞速樹如是。」會參軍胡琛子伯璣來白事，高皇帝遣還囑之曰：「爾歸致命劉璟來見」，公馳上見帝，帝曰：「爾家與國同休，用汝，顧汝年少，維拓勵膺重托耳。日者誅葉丁香可嘉！可嘉！」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賜楮幣勅歸。時父兄新喪，門第草草，鄉富人蔣邦臻素不齒於公，計中之。適都督府移文勾取逃軍劉二貫，公幼名二官，蔣執官貫同聲，署公應解，羈公崇道觀，觀道人王松澗曰：「朝廷與君通家，君盍直走上愬」，縱公抵京見上於左暖房。上曰：「爾何來朝？」公白其事。上愀然曰：「國家曠爾爵土，故讎誣乘間」，詔公襲爵，公辭以世嫡姪鷹與臣俱來。上喜曰：「如此功爵輒讓人，有所不爲，其介可知」，即日封鷹誠意伯。公偉貌豐髯，論說英侃，帝愛之。次日召公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閣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之上。爲朕宣喚傳遞處爾無踰此官」，遂拜職，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摘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之。」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忤旨，公當殿以簡擊其項，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公。時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公風力，樂公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者不能，閤門使劉璟其人也。」上頷之，即日授谷王府長史。【略】二年春二月，公病甚，谷王遣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舍人送公還家養疾。辛巳公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嗣帝不用，命公歸燮待用，道遇宋景濂孫翼自戎伍來，窘甚，公解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默覩天下動靜。壬午六月太宗入承大統，公辭疾不起，上欲用公，罪公逃叛，親王繫公至京，強以官，公辭，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公獄。一日辮髮自經。時鄭朱子罪沒其家，權宦希旨緣例，帝曰：璟家難例，鄭朱子置之，詔其家歸葬之。初公被繫，夫人徐氏別曰：今皇帝聖神嗣統，先生勳舊殘孽，宜弗底刑剭，唯順承天心，可以永譽，願終圖之。公瞪目視曰：「毋長辭，吾生死之分已決，今幸近太廟耳。」拂衣而去。道經白巖，姻人吳彪餞公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公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捆席而出，座客震栗，不敢挽。嘉靖乙酉江右萬公，按浙東視學究輿議，始立像配享誠意之廟。公生平慷慨多大節，不事產業，稍盈裕輒以周賑。好書史，山居聚門生故友奮議攬蹠古今成案。善書法，古碑簒篆剝落辨誦多金購之爲玩。居南田，勢重元勳，角巾布服與鄉里老稚聚笑，沖然相忘。御壬夫小子，稜幅益厲，事有可爲，悉心力爲之，其弗我必者恆曰有命焉。別號易齋，所著《越吟稿》、《無隱集》、《易齋稿》若干卷，藏於家。又曰先生取義於永樂壬午，至嘉靖乙酉萬公按浙東視學究輿議立像配享文成之廟，其忠聲義聞泯沒沉晦者百六十年，鬼神固之祕而奇之發也。

《明史・劉璟傳》 璟，字仲璟，基次子，弱冠通諸經。太祖念基，每歲召璟同章溢子允載、葉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洪武二十三年命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鷹在。帝大喜，命鷹襲封，以璟爲閤門使，且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儀禮司。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達爲職，不特禮儀也。」帝臨朝，出侍班，百官奏事有闕遺者，隨時糾正。都御史袁泰奏車牛事失實，帝宥之，泰忘引謝。璟糾之，服罪。帝因諭璟：「凡似此者，即面糾，朕雖不之罪，要令知朝廷綱紀。」已，復令同法司錄獄囚冤滯。谷王就封，擢爲左長史。璟論說英侃，喜談兵。初，溫州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稱璟才略。帝喜曰：「璟眞伯溫兒矣。」嘗與成祖弈，成祖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成祖默然。靖難兵起，璟隨谷王歸京師，獻十六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敗，璟夜渡盧溝河，冰裂馬陷，冒雪行三十里。子貊自大同赴難，遇之良鄉，與俱歸。上《聞見錄》，不省，遂歸里。成祖即位，召璟，稱疾不至。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成祖以基故，不許。宣德二年授貊刑部照磨。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易齋集》　其遺文久佚不傳。明末，楊文驄令青田，從諸生蔣芳華家得鈔本，始以授梓。考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載璟集十卷，疑此尚非完帙。又别有《無隱稿》一卷，今佚不見。其與此本同異，亦莫可考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易齋稿》五卷，光補一卷。（明初刊本汲古閣藏書。）所著有《越吟稿》、《無隱集》、《易齋集》，崇禎壬午青田令楊文驄從諸生蔣芳華芳萼兄弟得鈔本，篇章淆雜，反覆考訂，始序而梓爲二卷。此本卷一至五有虞山毛氏汲古閣收藏汪魚亭藏閱書兩印，與《千頃堂書目》十卷合，惜闕下五卷，核與楊氏二卷本多出古詩四十餘篇，五七律、五七絕詩一百餘篇，而以楊本之詩賦琴操序傳記書銘箴頌題跋錄於後。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陳田按　長史《易齋集》，吾鄉楊龍友令青田，曾刻之。

鄭榦

《靜志居詩話》卷五　永樂十二年年已七十有二矣，值長陵埽平沙漠，因進五言詩，帝嘆曰：「可謂滿朝詩伯第一。」

又　鄭榦，字叔恭，元宣政院使渭之子，梴之弟。從宋學士游，永樂初，以薦授監察御史。

又　叔恭宣撫廣東，民以取珠爲苦，至卽奏罷。

程本立

《詩藪續編・國朝上》　當時死事諸臣，若【略】程本立【略】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巽隱集》　本立字原道，巽隱其號也，桐鄉人。洪武九年，以明經擢秦王府引禮舍人，以母憂去。復補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歷官至右僉都御史，調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篡位，遂自盡以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詩二卷，文二卷，爲其曾孫山所編。宏治乙丑，桐鄉知縣莆田李廷梧序之。嘉靖初，南溪吳氏爲刊版，西虞范氏又重刊之。歲久皆散佚。此本乃萬曆乙丑桐鄉知縣濮陽棗得遺稿於其裔孫九澤，而屬訓導李詩校刊者也。本立文章典雅。詩亦深穩樸健，頗近唐音。不但節義爲足重，卽以詞采而論，位置於明初作者之間，亦無愧色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陳田按　明初櫆李詩人首推清江，次及巽隱。巽隱詩，格渾氣遒，七律尤隊仗整齊，固當與嶙峋大節並留天地。

《明史・程本立傳》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先儒頤之後。父德剛，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爲陳利害。成悅，戢其部衆，欲奏官之，辭去。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嘗謂之曰：「學者爭務科舉，以窮經爲名，而無實學。子質近厚，當志聖賢之學。」本立益自力。聞金華朱克修得朱熹之傳於許謙，往從之遊。舉明經、秀才，除秦府引禮舍人，賜楮幣鞍馬。母憂去官，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開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攜一僕之任。土酋施可伐煽百夷爲亂，本立單騎入其巢，諭以禍福，諸酋咸附。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知本立賢，屬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山行野宿，往來綏輯凡九年，民夷安業。三十一年奏計京師。學士董倫、府尹向寶交薦之。徵入翰林，預修《太祖實錄》，遷右僉都御史。俸入外，不通餽遺。建文三年

坐失陪祀貶官，仍留纂修。《實錄》成，出爲江西副使。未行，燕兵入，自縊死。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本立，字原道，桐鄉人。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十三年，除周府禮官，從王之國，進長史。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建文初，徵入翰林，充「太祖實錄」纂修官，陞試左僉都御史。坐失陪祀，調江西按察副使。未行，聞燕師靖難，自縊死。所著《巽隱集》，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於閩。

《明史・藝文志四》《巽隱集》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巽隱先生集四卷（萬曆刊本）。桐鄉縣知縣濮陽斐捐俸梓行儒學訓導李詩校正編次縣丞顧同校刊。所著《巽隱集》詩文各二卷，其曾孫山編，宏治乙丑桐鄉令李廷梧序之，嘉靖中南溪吳氏西虞范氏先後刊版，未幾湮佚。此萬曆元年濮陽斐得其集於裔孫九澤而屬李詩校刊者也，有斐序及詩後跋，仍列李廷梧與嘉靖林廷棉原序於前，附錄事狀略，有檇李蔣石林藏書畫印朱記。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　（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陳繼之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　繼之號雪庵，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入，不屈死。

又引《蘭陔詩話》　長陵殺戮革除諸臣，備極慘毒。雪庵之死，碎骨揚灰，嗚呼酷矣！林懋揚云：「雪庵眞蹟詩一幅，流落金陵市中，徑寸草書，筆法高古，酷似王令，間出《急就》。其詩意度閒適，格調雅正，眞巨匠之矩矱也。」

李　昱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草閣集六卷拾遺一卷文集一卷附筠谷詩一卷》　昱字宗表，號草閣，錢塘人。《南雍志》作臨安人，蓋偶署宋代地名，非明之臨安也。洪武中官國子監助教。昱元季避地永康東陽間，館於胡氏。故集中與胡伯宏兄弟贈答之什最多。此集乃昱沒後伯宏及其友徐孟璣、陳公明所輯。拾遺一卷則其門人唐光祖所輯。拾遺之後又附雜文四篇，題曰文集，不知何人所續輯，或亦出光祖之手歟。昱詩才力雄贍，古體長篇大抵清剛雋上，矯矯不羣，近體亦卓犖無凡語，雖爲高、楊、張、徐諸人盛名所掩，實則並駕中原，未定孰居先後也。末附《筠谷詩》一帙，不著名氏。案：宋濂作昱詩序，稱其子轅字公載，爲詩能繼其家。《千頃堂書目》亦載有李轅《筠谷集》，註爲李昱之子，官宜綸縣丞。殆編錄者以卷帙無多，附其父後。觀詩內有《冬至前日侍父讌胡伯奇濟生堂》七言一首，是轅作之明證矣。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昱《草閣集跋》，而不言末附筠谷詩，或所見之本偶佚此卷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昱字宗表號草閣，錢塘人。少從進士永樂鄭公天趣學，奇其才，妻以女，鄭嘗得詩法於李五峰。昱十七歲嘗上五峯詩，大稱之。後結草閣於北關門外，將終老焉。旋避兵東陽。永康間館於胡氏伯宏昆弟家。洪武中奏補國子監助教，尋以病歸，仍就永康授徒。其歿也，葬之魁山下。

又　李草閣詩集六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附筠谷詩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其子轅字公載，爲詩能繼其家，不幸以瓊州宜倫縣丞歿於官，詩文由是散失。友人徐孟璣、陳公明及伯宏哀其古今詩四百餘篇，門人唐光祖文拾其遺詩一卷幷附雜文，更以轅作《筠谷詩》附綴焉，朱廉爲序。此舊鈔本，經吳石倉校閱，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吾友王松溪大令嘗刻於西江官舍。松溪歿後，版亦朽蠹，余據此本重刊焉。

謝常

《靜志居詩話》卷五 彥銘，楊廉夫弟子，詩尚纖麗。

又 謝常，字彥銘，吳江人。洪武中舉秀才，召試《丹鳳朝陽賦》稱旨，帝欲官之，辭歸，隱震澤東溪。有《桂軒稿》、《東溪集》。

又 縣志稱：「洪武末舉秀才，帝欲官之，辭疾不拜。」考集中詩，事在洪武十五年八月。其詩云：「歸養慈親荷聖恩，喜傳天語出金門。河陽敢問花誰種，彭澤應知菊尚存。」則以養親辭，非以疾辭，而所辭之官，似屬縣令也。又《寄靈谷定巖長老》詩，序云：「不肖衰朽目昏，髭毛皆雪，幸有老母，百又六歲，荷蒙恩渥，勅許終養。」足爲明證矣。集又有《永樂元年八月陪祀縣庠丁祭》及《鄉飲分題》之作，句云：「喜當時盛陪清列。」或者曾攝邑校邪？

程通

論述

歐嵩《獲寅賓堂詩卷序》 其詩與文，蓋不能以盡見之。然而下筆輒數千百言，滔滔不竭，長篇短詠，如不經意，亦見其才識有餘之士也。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貞白遺稿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封建二策，乃其受知於太祖者，持議頗正。其他詩文，亦俱醇樸有法。雖所存無多，而大節凜然，有不僅以詞章論者，固宜與方練諸集並傳不朽矣。

傳記

程敏政《長史公傳》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程里再遷坊市。【略】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略】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于廷，公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得幸，公每召而笞戒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簿錄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略】爲詩文不求異而主於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於官。宗人敏政曰：「公歿世既久，其遺事絕無知者」，敏政嘗從故老問之，得其概，又見公從孫上林苑監署丞京於京師，因掇拾爲傳，如右。噫，公與方希直、周是修二公同時友善，今希直之文梓行於世，是修又得楊文貞公爲之表章，獨公事湮沒而無聞，此遠宗後學所不能自已者歟。

《明史・程通傳》 程通，績溪人。嘗上書太祖，乞除其祖戍籍。詞甚哀，竟獲請。已，授遼府紀善。燕師起，從王泛海歸京師，上封事數千言，陳禦備策，進左長史。永樂初，從王徙荊州。有言其前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於獄。家屬戍邊。并捕其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論死，籍其家。

著録

歐嵩《倡和集序》 《倡和集》者，乃前遼王左長史程通彥亨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職居王相，任股肱輔導之責不爲不重，當分茅胙土之佐不爲不大，而政

聲之美，功業之著，固有在焉。其於公暇之際，或作爲文章，或發爲聲詩，一以詠寮宋宦況之情，一以鳴國家太平之盛，偉矣傑矣，非胸中蘊經天緯地之文，五色琅玕之秀者，不能發而爲此作也。賡唱迭和，長篇短什，使人誦之慕之，一唱三嘆不忍釋手，不啻如珠璣錦繡之光輝也。公今逝矣，其集雖傳錄，然未能有表章而板行焉。予惜公館閣之文而掩於無文之地，因與公從弟彥良言之，彥良遂屬予序，以廣其傳。嗚呼！先生之詩文，固有不待予而後傳者，特晦顯自有其時耳。後之觀者幸毋忽焉。

《明史·藝文志四》《程通遺稿》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貞白遺稿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所著述凡百餘卷，悉毀於官。後十年，其弟赴荆州，遼王以所圖通像及遺稿授之。嘉靖中，黨禁漸弛，其從孫長等乃搜訪佚篇，裒爲六卷。附以遼王並同時諸人贈言及行狀、小傳等篇，別爲四卷。天啓中，其裔孫樞及子應階又集前後建祠請謚之文，爲《顯忠錄》二卷，附綴於末。卽此本也。初，通以祖平久戍，陳情乞賜還鄉，人稱其孝。及建文中，遭逢國難，上防禦封事，而卒以是死，人稱其忠。今陳情之表具在，而封事獨有題無文。蓋嘉靖中刻集時，猶有所諱而不敢存也。

藝文

汪溥《長史公像贊》 詩豪李白，文度昌黎。孝全祖禰，忠篤天彝。義義翬山。悠悠乳溪。偉哉令聞，水遠山齊。

程輅《長史公像贊（有小序）》（存目）

馮靖《獲長史公詩卷感賦》 我羨奇哉程長史，學問精深有源委。工夫博約極玄微，度量誰能窺涯涘。輝輝文彩貫虹霓，出輔賢王有經濟。府東構館號寅賓，會聚昂昂縉紳士。於斯暇日談古今，何異唐賢登瀛意。賢王重道禮儒臣，勸士幸游館中地。不惟優寵賜詩文，又爲卷端書大字。天章寶篆燦雲霞，官樣文章駭人世。長篇短詠滿華箋，盡是英賢吐經緯。宦遊南北卷長隨，一旦歸來俄失志。星霜久歷嘆難尋，萬里南歸有其弟。詩文譜牒卷咸修，斯卷得之鄉友處。如歸趙璧喜無涯，復徵名筆昭其懿。我今展誦爲長歌，深愧才難發幽趣。家聲忠壯慶源長，奕葉簪纓前後繼。新安十室九爲程，俯仰宗先有先霽。還君此卷甚珍藏，世世相承傳厥裔。

又《獲寅賓堂詩卷》 山川鍾秀產英良，出輔明時國運昌。堂搆寅賓遼海上，職專潘傅講筵傍。雄文特賜宸恩重，華扁親書寶翰香。手卷卽今傳從弟，有時開誦煥雲章。

彭延《寅賓堂辭（三章）》 明明兮晨暾，浴咸池兮麗天門，天爲大兮日爲之尊。清明在躬兮夜氣孔存，延接以禮兮容貌是溫。昭回萬里兮下照覆盆，永灼堂構兮五色繽紛。大明兮麗天，六龍旣駕兮羲和是鞭。若人敬禮兮寸心秉虔，鷄人唱曉兮擊鼓淵淵。平秩東作兮生意紛然，太和一氣兮駐爾長年。朝陽兮煜煜。拂扶桑兮徘徊若木，明東方兮曰暘谷。敬之敬之兮冠裳肅肅，助神功之亭毒兮，調四時之玉燭。秉寸虔以旦旦兮，錫爾躬之百福。

汪伯琛《輓長史公》 玉樹冰壺夐出塵，翬山乳水萃精英。文敷妙理先多士，表達深情感大廷。幽邸日斜悲賦鵬，長江月冷醉騎鯨。弘才未展經綸用，恆使知音恨不平。

雜録

孫伯祥《貞白遺稿跋》 我先長史貞白公，生平所爲文夥矣，遘難而後始泯焉無傳也。間藏片楮復譽於禁而重秘之。猗歟！忠孝遺文不光後世，其何觀焉。伯祥系托宗祏，自惟謭劣，居恆以不能張公爲歉。幸從網解之餘，時獲緒言而雜出不倫保無終化烏有乎，因集先後所採者以壽諸梓，而竊綴一言於貂末。伯祥惟人貌文名，掞藻摛華，汗牛充棟，聽睹一時足侈，迨歿而靡不與其人俱銷沈也乃今，公往矣，而睠茲遺言，猶凜凜有生氣何哉？是蓋公之存，固身植大節，而以其人爲文；卽公之亡亦世拂餘風，而以其文爲人。以文爲人，而見公之爲人於公之爲文矣。嗚呼！公寧有生死哉！公寧有生死哉！

程長《叙貞白遺稿後序》 長垂髫時，從先君苑監公官京師，每聆先君與敏政公談從祖貞白公死節事及陳情表封事疏，皆惋悃之吐露，則未嘗不欷歔太息而流涕也。蓋公由貢舉御試第一，官至遼府左長史，入胄監，陳情乞

祖，而高皇眷其孝，居藩府疏防北兵而建廟諒其忠以至夾輔天潢藩屏王室，則精白一心，蓋天植也。會文皇帝興靖難之師，一時，當寄諸臣昧齒剛舌柔之戒者，靡不以達權通變爲言，而保有榮祿，乃公以一介藩臣，又非三事當寄者埒，顧獨以君父大義，高皇特恩並等於天地；侵假脂韋光寵而偷以全生如大義何如，皇恩何維，是與方、黃、周、練諸君子，觸忌諱、甘斧鑕、殺身夷族而不悔，此其忠孝大節迄今耿耿乎猶有生氣者矣。惜也，公之奏議詞章幾百十卷，悉遇革除而竟爲雲飛鳥散，每令人扼腕而痛恨。於是偕從姪伯祥輩旁搜博訪，得若干首，裒而輯之，併所家藏彙成一帙，分爲六卷，題曰《貞白先生遺稿》，而卷末則以藩王寵翰英賢贈言附焉。於戲！休茲良不偶矣，錄成將見琳琳琅琅，輝映簡編，而公之手澤復昭於世，寧不猶碎結錄而含輝，殘懸藜而耀色也乎哉。若公忠節，具載《遜國臣紀》、《革朝遺忠錄》，矧今朝議已定，而褒忠錄，後之卹典是在俟來焉。公諱通，字彥亨，貞白其別號云。

胡松《貞白遺稿序》 夫威鳳之翔必有遺羽，應龍之升必有遺甲，英賢之出必有遺言，非其遺者貴也，有貴於遺者也。吾邑長史貞白先生，忠孝天植，問學淵深，昔在建文，若方公孝孺，周公是修，黃公觀，卓公敬，先生偕之遊慮無不意氣相期，凡有著作輒相酬賞，則先生之爲先生，固自有在。而詩若文特其一斑耳。原集百有餘卷，當文皇帝靖難兵南下，先生躬冒忌諱，遂逮詔獄，夷其二子而簿錄其家。以故，卷帙悉毀於官。卽先生之死難，諱而不稱者，亦奪於國威也。迨永樂末年詔釋諸死難家屬，而厥弟彥迪走謁荆藩，廼王雅重先生，因出所藏遺稿，與其畫像授之以歸。最後從孫長公郡丞伯祥公訪諸戚里，獲其贈言幷其題詠，裒而集之，厪數卷。蓋雖逸者什九，存者什一而手澤在焉。至是子姓重加編次，屬序於予，以付剞劂，而永其傳。予夙昔慕先生之爲人，廼今獲披遺稿，恍挹前芳，大都先生因心爲言，不假雕刻，是故叩閽陳情，脫祖戎伍而眷渥高皇，則琅琅乎李令伯之遐標也。策對封建，詳懇剴切，而匡輔宗社，則纚纚乎賈太傅之遺響也。疏上北防，忠憤激烈，而委身殉國，則凜凜乎胡樞密之卓軌也。其它雄篇偉制，雅調鴻詞，則又駕軼歐蘇，躪步甫白，殆浩乎河瀆之潣潏，而燦乎日星之炳耀者也。藉非天佑忠孝，復振斯文，惡能俾公之遺言緒論，重光後祀哉。至若藩王睿翰與諸賢華章悉附於集。一以彰君臣魚水之歡，一以昭寮寀金蘭之契，庶千百年後知有先生，並知有賢王英哲，不亦曠世相感也乎。或謂披藏盈尺，是惡覩先生之藩籬哉。予曰鳳羽龍甲，夫人而珍之，矧先生忠節，固將與天壤同不朽，安在非稿弗傳乎。故因諸公之請，爰爲之揭其概，令知古人之言，果有貴於遺者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引《惜抱軒集》 明高皇帝以封建策問諸生，而績溪程長史通試爲第一。其言：「置子當置之艱阻備嘗之中，不當置之膏肥美麗之地。」此其言最有當於高皇心者。卒又言「垂流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此乃足括後事之變，眞可謂通人名論。

樓璉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 璉字士連，義烏人。洪武中，以儒士授主簿，遷藍田知縣，入爲監察御史，以事謫雲南。建文初，起爲翰林侍讀。燕師入，方孝孺不草詔，改命璉，一夕自經死。

又陳田按 侍讀以權死義，卒完其宗。官御史時，謫雲南，沐景顒錄其詩入《滄海遺珠》。

《明史・藝文志四》 《居夷集》五卷。

石允常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 允常字恆德【略】有《遇安集》。

又引《三台詩錄》 僉事詩筆韶秀，好句迭出。官行人時，席上爲蜀王題《八陣圖》，盛傳於時。

又引許相卿《革朝志》 允常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以誣左遷常州同知。北師起，棄官歸。文皇登極，追錄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贖米五十石，命於原官加一

秩，仍用之。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年七十代還，過西畿，感愴病卒舟中。

《明史・石允常傳》 石允常，寧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坐事謫常州同知。建文末，帥兵防江。軍潰，棄官去。後追錄廢周藩事，繫獄二年，免死戍邊。

高遜志

《明詩綜》卷一六 李時遠云：太常詩深純典雅，成一家言。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引《皇明詩選》 宗人士敏《辛丑集》有春容溫厚之辭，無枯槁險薄之態，豈山林館閣者乎？

又引徐一夔《始豐稿》 士敏奇偉卓絕，挺然立於作者之林。

又陳田按 徐大章《始豐稿》云：「士敏入史館，擢編修，轉秦府紀善，未幾引退。今召起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謫居昫山。」諸家紀載均云「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非事實也。又俞貞木《次高太常韻詩》序云：「太常高先生與僕別餘三十年，喜聞還朝，入翰林，升太常。」計士敏授編修，改官後再入翰林，遷太常餘三十年，正建文改元時也。靖難後，或云卒於官，或云兵敗自經，或云存歿無考。朱竹垞據蔣之翹家譜云死於永嘉山中。士敏父德，所至與宗工鉅儒遊，如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余文忠公闕、貢公師泰、程公文、周公伯琦、張公翥、危公素、張公以寧，士敏皆得親承其緒論文章，故學有淵源，華年篤志，以善屬文稱。用薦爲鄞山書院山長。徐大章、高季迪交口稱之。一與史局，再入翰林，及主文會試，所拔識王艮、胡靖、吳溥、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等，皆爲名臣。身遭革朝，遯迹空山以死，論者哀其志云。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遜志，字士敏，河南人。元末僑寓嘉興，徙吳門，受業于貢師泰、周伯琦、鄭元祐。洪武初，徵修元史，入翰林，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太常右少卿兼學士。鄭曉《遜國記》云：「靖難後，遜志存歿不可考。」周玄初《鶴林集》遜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初吉，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遜志」。又《祈雨詩》後書云「河南高遜志，大明洪武吏部侍郎」。革除之後，不署建文職官，故稱洪武吏部侍郎太史，而《遜國記》未之詳也，俟更考之。

《明史・高遜志傳》 有高遜志者，艮座主也，蕭縣人，寓嘉興。幼嗜學，師貢師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家言。徵修《元史》，入翰林，累遷試吏部侍郎，以事謫朐山。建文初，召爲太常少卿，與董倫同主會試。得士自艮外，胡靖、吳溥、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等皆爲名臣。燕師入，存歿無可考。

又《藝文志四》 《齋齋集》二卷。

周是修《高少卿遜志寫眞贊》 學足以爲王者之師，才足以爲當時之傑，道足以爲當時之徒，行足以爲後進之法。再總國書而直筆參夫造化，七遷官守而忠誠貫夫日月。非金石莫喻乎所執之堅，非冰雪莫並乎所履之潔。是宜佐天子以濟黎元，闡訏謨而贊鴻業。然則若公之生也，豈不爲大有功於名教，而實無愧於往哲者哉。

《靜志居詩話》卷五 （兢）實太常弟子，有祭太常文。其略云：「歲在壬午九月晦。吾師士敏高先生卒。師以國破家亡，遁影東甌雁蕩山中，頹齡疾苦，僕從竄逸，隻影自矢爲西山餓夫。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來偷息於此，相對若夢寐，淚涔涔下，侍吾師厪五十日，吾師竟長逝。就瞑之頃指畫『恨』字，既而曰『復何恨』，復何恨者，正吾師泣血椎心，萬古耿耿之長恨也。兢窮塗無以成禮，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諸樵叟，斂而藁之芙蓉峰北。嗚呼，天降喪亂，蕭牆禍起，君國殄瘁，臣所當死。博浪無椎，環柱失匕，遁跡空山，潔身以竢。邂逅之間，師師弟弟，命之窮兮，師疾不起。爲營一抔，山崖水涘，杖履莫追，涕泗曷已。」然則金川門師入之後，太常自潔其身遠遯，未嘗卒于官。其詩有云：「生死尚無懾，寵辱何足驚。」蓋矢之有素矣。

又 高季迪《送唐處敬序》云：「予世居吳北郭，同里友善者惟王止仲一人。十餘年來，徐幼文自毗陵，高士敏自河南，唐處敬自會稽，余唐卿自永嘉，張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皆與予鄰，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是「北郭十友」，其初士敏、處敬與焉，其後徙居檇李，是以季迪懷十友詩不及也。

又　太常之死。傳聞異辭。《革除遺事》及《吾學編》皆云：靖難師起，存沒無考。劉琳《拊膝錄》謂盛庸兵敗，自經。柳琰《嘉興府志》謂卒于官。趙太守瀛撰《嘉興圖紀》稱太常卒，謚文忠。彭比部輅亦云，未知何據。

又　《列朝詩集》據《鶴林集》云：太常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初吉，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遜志」。又《祈雨詩》後書云「河南高遜志，大明洪武吏部侍郎」，因疑革除之後不署建文職官，故稱洪武。第壬午正月。靖難師尚未渡江，讓皇帝猶在位，豈有預書洪武三十五年之事乎。考革除之命，是年七月始下，則二書題名蓋出於道士，未足依據也。《嘯庵遺稿》詩、文各一卷，太常十世孫佑鈀博采成編。

鄭桓

《明詩綜》卷一六　桓，字居貞，歙人。洪武中舉明經，官至河南左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死。有《閩南》、《關隴》、《歸來》、《檜庭》諸集。

《靜志居詩話》卷五　侯城取友於林公輔，鄭居貞最親。【略】云：「林鄭爲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

又　鄭詩傳者無幾，林尤罕見。曩在都日，梁溪顧梁汾典籍得其手抄文集，塗乙尚存，尋歸之崑山徐氏傳是樓，惜未及謄其副，至今耿耿於懷。

龔詡

論述

龔詡《野古集自序》　世之罵疎俗粗鄙者類曰野，而目方直廉介者類曰古。余生草野間，所交與者黃童白叟而已，是故蹤蹟罕涉乎勢利之途，談論不越乎耕牧之事，衣冠不隨乎時，禮貌不狥乎俗，與夫一言一動，舉不諧人耳，悅人目，而適人意也。或者以野罵之，或者以古目之，余聞而竊自揣焉。罵我野者誠得我實，不足深過；而目我古者，虛譽過情，非余所敢知也。於是兼取二字以命其齋，庶爲晨夕接目警心之助，以求去其野而馴致其古已耳。然余平生好吟，所成就僅百餘篇，其鄙俚迂誕直所謂吳歈巴唱也。他日不恥貽騷壇作家之笑，錄以成編，因齋名而題之曰《野古集》。區區之心，非敢以自擬也。傳有之曰：「詩言志。」余之命意措辭之拙，固懸絕於古人，而野人拳拳之意或可少見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野古集》　蓋詡詩格調在《長慶集》、《擊壤集》間，其傷於鄙俚淺率者，繼貞稍汰之也。要其性情深摯，直抒胸臆。律以選聲配色，彫章琢句，誠不能與文士爭工。律以綱常名教之旨，則不合於風人者尠矣。

《竹枝歌》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怨而不誹。

傳記

王執禮《龔詡傳》　龔詡字大章，號鈍庵，洪武十五年生於岳州。兵科公謫時，纔三歲，母王氏盡瘁育之抵於成人。年十七詣闕陳乞就伍，時北兵日近，因留京師守金川門。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谷王開門迎降守者崩潰時，詡年二十一歲，投戈慟哭，回顧宮中火起，傳言乘輿異去，詡即亡命出城，徬徨郊外，莫知所之；乃變姓名稱王大章。遯歸鄉里。伺後興復，已而知府姚善被執。乃轉匿任陽大姓陳、馬二家，常言畜狗尚戀舊主，況於人乎，道及先朝事即悲不自勝。時召捕補伍者甚急，崑山四百七十人，詡在其中，義不欲往，族人瑀陰爲賂脫，晦處二十餘年，賣藥授徒以給朝夕，人知王大章即所捕龔詧子也，然憐其志，尚無訐之者。宣德七年蒙恩例移附近鎮海衛，終不就籍。後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屈己下士，咨詢民瘼，因條上所宜興革二十餘事。文襄以爲賢，屢薦署淞江太鎮衛學教授，皆堅辭不去。文襄躬親往勸，始吐實謝却，猶迫之不已，乃曰：「某固非食祿之臣，仕亦無害，但今從明公辟舉，則負往日城門一慟耳」，因泣下沾裳，文襄感服嘆息而去。無

子，不立繼嗣。惟養兩女，贅壻爲倚。至成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癸未，壽終整衣端坐，口誦大學首章而逝，有白氣起屋極，上衝霄漢。自號鈍庵逸老，詩名《野古集》。生平忠憤，時或不掩。其《鐵心行》云：「我有胸中一塊鐵，贈君鍛鍊成寶刀。總然埋沒不復用，終使神光夜燭星斗高。」其《話舊》云：「誰知痛定還思痛，毛骨於今尚悚然。」其《有感》云：「六十年來不平事，至今提起便長號。」可以窺其蘊矣。吳文恪公訥深敬之，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是年閏二月壬申宗人紱縉爲經理襄事，葬儒學西先塋之昭。弘治初年知縣楊子器立祠於富春橋下，比歲久湮沒，十一年祀之鄉賢。隆慶六年詔書褒顯革除時，忠臣義士劉下，所在撫臣建祠表墓恤錄苗裔，乃復立祠學宮之西近其母子葬處。

《續吳先賢讚・辟命》 龔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謫死。詡少與母逋播，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周公忱數就之，語必移刻。所爲發地利，治粟帛多所計畫。兩薦之爲掌故松江太倉皆力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所書牘若軌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娶，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步，卒八十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野古集》 詡字大章，崑山人，父督，洪武中官給事中，以言事遣戍五開衛，詡遂隸軍籍。後調守金川門。燕王篡位，詡變姓名遁歸，賣藥授徒以自給。正統己未，巡撫周忱薦爲松江學官，不就。又薦爲太倉學官，亦不就。嘗語都御史吳訥曰：「詡仕無害於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成化己丑始卒，年八十八。

紀事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引《遜國臣記》 龔詡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難兵首入金川門，詡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詡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

又引《梅花草堂集》 靖難軍逼金川門，公大慟遁去，夜走任陽，寄馬、陳二家。二家故多藏書，頗修朱家、郭解之義，匿公大囤中。公讀書其間，多所纂述，又時時乘夜渡婁省母，旁皇舊遊家，冷吟孤嘯。嘗有「童汪非怯當年事，爲有慈母在故園」之句，讀者傷之。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野古集》 是集乃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前有李繼貞序，稱刪其十之二三。【略】末附《上周忱書》及王執禮張大復等所作家傳墓誌謚議像贊等篇。又有年譜，稱詡族姪紱所編。

又 於建文四年，稱傳言乘輿遜去。於正統七年，稱舊君還京，先生作《落葉吟》見意，案紱之作譜在成化十三年，楊應能事應久已論定，不應有舊君還京之語。且落葉一詩本無明指，安知非別有託諷。而顧據斷爲惠帝出奔還京之作，亦未見其然。此譜於康熙乙巳挺得本於其族弟維則，故崇禎乙亥原刻總目不與墓銘家傳等並列。觀是一條，其眞爲紱作與否，猶在兩可間也。疑以傳疑，姑並存之而已。案練子寧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之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同器，於義未安。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己丑，更遠在縉等之後。今亦升列於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也。

藝文

吳瑞《畫像贊》 不絕其名而絕其嗣，與林和靖同，而先生則三娶乎妻。不昌其身而昌其詩，與孟貞曜同，而先生則不忘乎時。其容之和藹乎陽春，三尺之童可與俱。其介之峻巍乎華嶽，萬夫之勇不可移此。其所以生稱逸老，沒謚安節，而可爲百世之師者也。

王曰敏《畫像贊》 幼罹父難，克遵母教。長從正學，力任師道。儒言儒行，深衣幅巾。逍遙鄉里，儀表縉紳。其穀不辰，美玉韞匱。行稱乎謚，壽享乎福。嗚呼先生，世胄黃門。雖曰乏後，身死名存。

陳中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　中字舜用，莆田人。永樂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有《介庵集》。

又引《蘭陔詩話》　舜用才情敏贍，嘗遊壺山眞靜崖，和盧希韓詩，疊韻二十，叩鉢而就。其詩如「山迴瘴嶺榔煙白，路入蠻鄉荔雨晴」，「黃鶴不來松樹老，白雲已去洞門閒」，雖苦吟者不能及也。

魏澤

《明詩綜》卷一六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刑部尚書。靖難後謫寧海典史。

《靜志居詩話》卷六附錄　愚山云：彥恩錄方博士家時，藏其幼子。以故方氏不絕。謝方石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是也。

《過侯城里有感》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引《遜國城記》：文皇滅方孝孺十族，魏澤是時謫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支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爲詩悲悼之。

唐之淳

論述

《明詩綜》卷一六　王元美云：侍讀清麗足稱奕世之美。

又　云：侍讀爲李景隆子師，數從景隆徧歷燕薊周秦名都故跡。酒酣以往作爲歌詩，高詠擊節，其詩尤雄傷，而今多不傳，可惜也。

方孝孺《侍讀唐愚士墓誌銘》　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略】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援筆有賦，詞旨超絕，必驚壓一時。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其詩雖未經簡汰，金礫並存，而氣格質實，無元季纖穠之習。其塞外諸作，山川物產，尤足以資考核。《會稽懷古詩》一卷，乃其少作。凡五言古詩三十首，題下各有小序，仿阮閱會極張堯同之例。其中如舜廟不取地志耕象之說，禹廟不取禹穴藏書之說，皆爲有識。

《對酒》　《明詩評選》卷三：王夫之評：縱橫深遠。

傳記

方孝孺《侍讀唐愚士墓誌銘》　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饑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凄切動人，聞者

爲之掩泣。【略】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天子卽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卽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略】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既優乎。

《明史·文苑傳一·唐肅》（唐肅）子之淳，字愚士，宋濂亟稱之。建文二年，用方孝孺薦，擢翰林侍讀，與孝孺共領修書事，卒於官。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之淳，名愚士，以字行，山陰人。應奉肅之子。建文二年，以方孝孺薦，召爲翰院侍讀。明年病卒。建文帝詔給舟歸葬。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長于詩翰。父謫死臨濠，求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淒咽，聞者掩涕。洪武中，爲李景隆子師。數從景隆，徧歷燕薊周秦名都故跡。酒酣以往，作爲歌詩，高咏擊節。其詩尤雄雋，而今多不傳，可惜也。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徐禎卿《翦勝野聞》載明太祖以布囊貯之淳，夜越宮牆入便殿，點竄十王冊文一事。其事荒誕不經，殆委巷小人因之淳文思敏捷，造是妄語。張芹《遺忠錄》稱洪武中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蹟，援筆而賦，凌轢一時。考《明史》李文忠傳，景隆以洪武十九年襲封曹國公，不載其北征事。惟《馮勝傳》載洪武二十年與傅友德藍玉趙庸等北征，常茂李景隆鄧鎮皆從。是年歲在丁卯，與集中《寓寧軒記》所載洪武丁卯相合，當卽其時也。

又 是集僅其丁卯戊辰二年所作，似非完本。又詩文相間成編，而總題曰詩，亦非體例。疑當日雜錄手稿，存此一帙，後人因鈔傳之，故編次叢雜如此歟。【略】此卷本於集外別行。然篇頁寥寥，今綴於集後。末附長洲戴冠和詩三十首，大抵湊泊成篇，不及之淳原唱。以舊本所有，姑亦並存焉。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陳田按 方希直稱愚士《萍居稿》數十卷，今《四庫》著錄僅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不過十之一二耳。愚士名父之子，詩才閎肆，不愧乃父。愚士領書局、修《類要》，在建文二年庚辰十月十二日，見周是修《芻蕘集》。竹垞《詩話》云：「建文三年同事纂修，是年閏月卽病死。」蓋誤會希直愚士墓誌「天子卽位之三載」一語耳。

《靜志居詩話》卷六 《萍居》詩，流傳特寡，聞松陵一故家有鈔本。亟往購之，已轉付新安質庫，不可得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會稽懷古詩一卷（舊寫本，鳴野山房藏書）。山陰唐之淳著長洲戴冠次韻。冠嘗秉鐸於越。前有之淳自識云：余性好遊，故凡山川祠宇之在吾郡者，靡不極其幽遐，以自放於荒忽奇偉之境。間於暇日萃諸嘗遊之所，各爲一詩，詩凡三十首，不足以著揚鄉土奇勝之萬一，然於君臣父子之際，一事一物之微，寓美刺焉，將俟續郡乘者之去取云，爾時洪武辛酉十月。又紫霞子序，同郡翁好古序，天台王俊華序，天順五年山陰張傅士習後識，而宏治庚申戴冠序云：會稽《懷古詩》惜余冷官未及翻刻，歲己未河南杜侯宏以名進士來尹山陰，優於治邑，就余問郡中文獻，余以此對，侯卽欣然命工鋟刻云云。後有題云，嘉慶庚午山陰沈復燦搜輯明以前鄉賢詩，得是集於同邑杜孝廉煦家，因假歸影摹一本，以廣其傳。有鳴野山房一印。

王紳

論述

鄒緝《繼志齋集序》 洪武三十一年秋，余以薦被召來京師，官于太學，未幾，而金華王君仲縉亦來爲博士，仲縉翰林待制子充之子也。待制公當國

初時與其同郡太史宋公景濂俱以文章名天下，心常慕見其爲人而未之能得也，及與仲縉交，始得其文而讀之爲之歎息，以爲非今世之人所能及之也。已而仲縉復自出其所爲《繼志齋集》，見其豐茂典則有追古作者之風，蓋能世其家之文者也。因竊歎夫世之爲文章者，其才每不足而其氣又有所不充，以故不能以幾於古之人。使能養其才而充其氣，博於取而深於積，則文雖不蘄於古，而自不能不至於古矣。今夫江河之渾浩流轉而蛟龍魚鼈百怪之所聚，山嶽之崇高深厚而虎豹犀象百獸之所駭愕者，以其積之厚而蓄之富也。昔者君之先待制公與太史宋公皆學問博洽，才氣超越，觀其於六藝百家之書諸史百子之言，網羅搜索無所遺漏，而又本之以詩書之要，故其發爲文章，馳騁變化，縱驟放軼，傑然追蹤先秦兩漢之間而不可以涯涘窮也。君既以世家之學，而又嘗游於宋太史之門，所聞者深而所積者富，言論意氣逸發橫出，宜其有非人所能及者。則其才氣之所至不既深矣乎。嗚呼！可謂能不愧於待制公矣。惜其仕不大顯於時，而遽賚志以沒也。仲縉嘗欲余爲之序，久而未之能復，今仲縉不可作矣。然朋友之義不可以終泯也，故於是書之。

王達《繼志齋集序》 先生酷嗜於《古選》，一字一句必煅煉而後出，故其所作往往高出倫輩。流麗圓轉陶鑄乎韋、柳之間，晚唐諸子蓋不數也。

《詩藪續編・國朝下》 王忠文子紳【略】工詩，婺中一時之盛。

《文脈・文脈新論》 紳《繼志集》亦可。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繼志齋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紳，名父之子，又師承有自，其文演迤豐蔚，不失家法。詩亦有陶韋風致，無元季纖穠之習。在洪武建文之時，卓然自爲一家，不但行誼之高也。名其齋曰繼志，可謂無忝所生矣。

傳記

鄒緝《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諱紳字仲縉姓王氏婺之義烏人【略】君幼孤鞠於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見史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鄉先生翰林承旨宋公景濂遊。宋公教以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人意表。宋公極稱之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亦皆以爲不可及。然君不自以爲足，益搜閱經史下至諸子百家考索無遺。【略】君學問亦遂成名聲籍籍於人矣。洪武辛未，蜀王方求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其學行文章有稱於時遂遣使以幣羅。【略】歲戊寅閏五月，給事中徐誠，監察御史黃凱，復以文行共薦君，君遂入拜國子博士。其時四方賢士皆來集京，師君復與其知名者相遊處，其文章益工，而名日益盛，其位將益顯以大，而君竟不幸以疾卒於金陵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一，時庚辰十二月十六日也。君平生志行修潔，性寬厚，善於取友。有與之契合，輒傾意以接之。人或相忤，亦不與之較。常曰：「吾於坦懷接物，虛己納人，庶幾有焉。」所奉素儉薄，居家亦無所矜飭。酷嗜著述，每夜孤燈獨坐，吟詠多忘寢食，雖祁寒盛暑不少變。至於體憊力疲，而猶未已也。爲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稱其家法。尤善爲五言詩，沖澹古雅，有陶韋風致，所居四壁蕭然，無華靡玩好之物，惟經籍滿架而已。【略】君所著詩文有《繼志齋集》三十卷。平生所交游文章豪傑之士甚衆，或以事先卒，或仕宦散處四方，無能爲君發其幽光者，然則非余其誰銘。

《明史・忠義傳一・王紳》 紳，字仲縉。禕死時，年十三，鞠於兄綬，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啓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卽死所致祭，述《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與方孝孺友善，卒官。子稔，字叔豐。師方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鄭珣輩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絕意仕進。初，紳痛父亡，食不兼味。稔守之不變，居喪，不飲酒，不食肉者三年，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子汶，字允達。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讀書齊山下。弘治初，言者交薦，與檢討陳獻章同召，未抵京卒。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王紳文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繼志齋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其集冠以鐃歌十二首，卽建文初所獻。次爲賦二篇。次爲古今體詩及諸雜文。末爲附錄一卷。

方孝孺《次金華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璧》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汙，流惡寧有足。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徼福。羣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寵祿寧肯干。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污，聞之媿心顏。嗃嗃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烟。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福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羣動何紜紜。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偶合，秉心殊未純。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眞。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眞。卑卑章句中，徼祿求潤身。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彭聃死于壽，夭者死於殤。萬生皆長存，所貴德譽光。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蔡，果勝蘭蕙芳。封倫論治道，盛訊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嗟此古遺直，磊落胸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劉黃豈不偉，結舌竟如癡。浚恆寧獨然，天運固若斯。焬焬趨念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熇復能幾，木葉忽已墜。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寢。支離如病鶴，顧形獨長唳。黃雀飽稻粱，笑爾垂兩翅。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幾。縕袍汗沃若，絺綌風凄其。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朵頤多所失，苦節未可非。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愼心，何必求扁倉。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小人徒婷婀，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有能外兩途，逍遙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曰予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奮庸有伊周，處約有騫淵。敬承聖哲訓，遮慰遲暮年。

姚廣孝

論　述

王彝《衍師文稿序》 至正間余被圍吳之北郭，渤海高君啓，介休王君行，滹陽張君羽，郯郡徐君賁，日夕相嬉遊，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師。其爲古歌詩，往往與高徐數君相上下。是時余所居鶴市，聚首輒啜茗，坐樹下哦詩論文以爲樂，顧雖禍福死生榮瘁之機乎，其前亦有所不問者。師儒林之出也，而託跡於浮屠之間，余故不以浮屠待師，而師亦不自待以爲浮屠而已也。

《國雅品・士品二》 姚恭靖廣孝，性空思玄，心寂語新，其興彌僻，其趣彌遠。如：「籠馴傳信鶴，池蓄換書鵝。」「翠低承雨竹，綠碎受風蕉。」「過林纔見日，到渡不逢山。」此例已到彼岸。惠休法振，不得專譽禪藻矣。且公以慧智翊贊靖難，勳極公階，乃蕭然緇衣以終。其身了無慢憧，不賢于悻悻功名之士乎？

《明詩評》卷四 少師棲遁禪宗，衷纓世網，既參佐命，卒返初服，互逃儒釋之間，未獲進退之所。其詩如入忉利天，雖自快樂，未就解脫，魔障既深，終當墮落。

《詩藪續編・國朝上》 永樂中，姚恭靖【略】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逃虛子集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 其詩

清新婉約，頗存古調。然與嚴嵩《鈐山堂集》同爲儒者所羞稱。是非之公，終古不可掩也。附載《道餘錄》二卷，持論尤無忌憚。《姑蘇志》曰，姚榮國著《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人張洪謂人曰，少師與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熒棄云云。是其書之妄謬，雖親暱者不能曲諱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皇藻集》　斯道上人《獨庵集》閎放馳騁，以發其才，優柔曲折，以泄其志；險易並陳，濃淡迭顯，兼采衆家，不事拘狹。

《明詩綜》卷一七　俞汝成云：少師詩縱淺近宜傳。

又　高季迪云：衍公詩險易並陳，濃淡迭顯，能兼采衆家，不事拘狹。

又　蔣仲舒云：少師棲遁禪宗，中嬰世網，既參佐命，率叛初服。互逃儒釋之間，未獲進退之所。其詩如忉利天，雖自快樂，未就解脱。魔障既深，終當墮落。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姚廣孝有「林封茅屋常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

《百花洲》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平起淡收，雖輕俊，猶在吳、柳之間。

傳記

《七修類稿・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王光庵賓世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于姚，學博行高，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習醫，私師相城道士席應珍。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爲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十五年，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于是左善世宗泐、季潭舉之，遂見知成祖于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成，賜今名，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慶壽寺，故今聞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之像于寺。後命賑饑蘇松，三謁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在獄已久，願赦之，朝命中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餘生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成祖念其功，官爲尚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留稿，有《道餘錄》，專攻程、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于我至厚，今無以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虛子》一集行世。諡恭靖，配享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紀其所知云。

《明史・姚廣孝傳》　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爲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眞，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賜贈服還。經北固山，賦詩懷古。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爲誦經薦福。宗泐時爲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瓮甒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都指揮張信輸誠於成祖，成祖遂決策起兵。適大風雨至，簷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兵起，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號其衆曰「靖難之師」。道衍輔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襲大寧，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禦甚固，擊却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等先後敗遁。成祖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從之。遂連敗諸將於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

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永樂二年四月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出振蘇、湖，至長洲，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重修《太祖實錄》，廣孝爲監修。又與解縉等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京。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閤就學，廣孝侍說書。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徧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頓首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賜葬房山縣東北。帝親製神道碑誌其功，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奬之。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逃虛子集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 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以僧宗泐薦，選侍燕邸。燕王謀逆，資其策力居多。簒立之後，乃使復姓賜今名。爵至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封榮國公。然迄未改僧服。

紀事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水東日記》 劉原博嘗見姚榮公小像，僅寸許，周遭皆書公詩句，警聯如《詠團扇》云：「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御溝》詩云：「靜涵金殿影，清斷玉街塵。」此類甚多。

又陳田按 《逃虛子集》有《讀韋應物詩》云：「古淡豈易學，五字眞吾師。」集中斯體最爲到格。與高季迪遊，列「北郭十友」之一。季迪贈詩云：「衍師本儒生，眉骨甚疏峭。軒然出人羣，快若擊霜鶻。」固不待袁珙見三角目僧，知爲病虎。

《劉文貞公墓》 《靜志居詩話》卷六：少師獨早著才稱，晚參帷幄，文與「北郭十友」之林，武居靖難諸臣之首，咄咄怪事。觀其入燕兩謁劉太保墓，賦詩云：「良驥色同羣，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終世不怨讟。偉哉藏春公，簞瓢樂巖谷。一朝風雲會，君臣自心腹。大業計已成，勛名照簡牘。身退即長往，川流去無復。佳城百年後，何人敢樵牧。斯人不可作，再拜還一哭。」蓋早以藏春子自況矣。

《京口覽古》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陳田按：史稱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道衍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固山，賦詩懷古，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即此詩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逃虛子集》十卷，《外集》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逃虛子詩集十卷、續集一卷、逃虛類稿五卷、補遺一卷、道餘錄一卷（馬氏鈔本）。道衍初與高啓爲北郭十友之一，所著初名《獨庵集》。沒後吳人合刻之曰《逃虛子集》。詩則清新婉約，頗有古趣；文則皆方外之作。尚有《別集》，乃應酬世俗之文，彼教中所謂「外集」，今不傳。《道餘錄》皆詆程朱無忌憚，其友人張洪謂人曰：「少師與我厚，今死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孰知死後五百年，焚之不盡，其不能掩惡，益可儆矣。」此本出自舊鈔，有翰林院印冊，面有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兩淮鹽政李質穎送到馬裕家藏姚廣孝《逃虛子集》壹部計書肆本朱字木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逃虛子集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 廣孝爲高啓北郭十友之一。所著初名《獨庵集》，沒後吳人合刻其詩文，曰《逃虛子

集》。後又掇拾放佚，謂之《補遺》。

《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存目）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藝文

高啓《西澗訪衍上人》　日暮冒餘雪，望烟西澗陰。不因師住遠，何事到山深。

徐賁《賦鉢送僧道衍》　舊日天王獻，初因佛祖傳。藏龍元有法，乞米但隨緣。不受蕭郎擊，寧求魏后憐。托歸村口寺，洗傍石根泉。此去留香積，當參飽飯禪。

又《訪衍上人不值次壁間韻》　僧院深無地，清幽慰客心。衆山同晚色，孤墅肅秋陰。托興詩頻賦，論情酒罷斟。開簾知樹杪，過竹是溪潯。雲靜明遙望，猿哀續短吟。秋風空返棹，偶此記登臨。

又《寄衍斯上人》（存目）

又《次衍師韻》（存目）

王行《寄衍獨庵斯道》　蒲團功向熟，那許業緣侵。悟道原非佛，論詩卻見心。鉢香紅稻米，屋老綠蘿岑。吾亦惟求靜，支笻盍遠尋。

又《與韓公望衍斯道遊穹窿山次韻留題顯忠寺》　春來看山奚獨後，佻狹少年豈不有。雲山登眺本清事，今朝始逢知己友。共操小舸過西郊，抵岸芒鞋競行走。群峰雲擁怒猊攫，高松風撼長鯨吼。謾攜仙子採藥筐，願縮天人散花手。磴危苔滑側身緣，力疲仰嘆前無偶。翠微深處聳招提，殿宇虛明敞窓牖。到時少憩借禪床，老衲呼茶我需酒。一尊未罄起吟哦，任使流光換辰酉。乘興去探法雨泉，蜿蜒瀉出蒼厓口。洄湍響激玉霄琳，舞沫逆灑山椒柮。諒茲幽勝天所畀，恣意飽觀寧用趣。況皆無辱又無榮，故鄉佳景耽宜久。詎因貶謫抱羈憂，全勝當年柳州柳。

又《行香子・和衍上人見寄（二首）》　踪跡祇園。談笑神仙。到尊前，人愛逃禪。波瀾舌底，風月吟邊。似辯中安，書中素，醉中顛。忘情世慮，泉石因緣。兩芒鞋，幾度朝天。歸來此日，重話他年。共夜窗燈，春苑樹，晚湖船。時世推移。造化難齊。幾多般，簸弄成虧。鼠肝蟲臂，臭腐神奇。却又何論，侏儒飽，歲星飢。胸中磊磈，眼底妍媸。便將都，付與希夷。從前解事，今已無知。但睡時茶，醒後酒，興來詩。

又《送道衍之逕山序》（存目）

又《贈道衍上人序》（存目）

金幼孜《次少師姚廣孝禁體雪詩韻（歐陽公雪詩不許用梨梅練絮白舞鷺鶴等事謂之禁體）》　江空歲晏天作雪，滕六先驅勢遒裂。同雲慘淡始異色，眼底紛紜忽驚瞥。山川高下漸堆積，東西岐路那分截。晨光炫爛隱烏彩，夕景微茫封蟻垤。上林千樹夐相宜，九重雙闕何殊別。金河水淺凝不流，玉碗無聲凍先結。滿城泥滑馬蹄深，空院香清鳥聲絕。不聞窗外林葉聲，時聽階頭竹枝折。聯翩亂洒入衣袖，宛轉斜窺投隙穴。拂檻穿雲去復來，隨風帶雨吹還滅。書生把卷愜清妍，紅女停針愁凜冽。貂裘翠被未覺溫，火井湯泉那復熱。棹回剡曲發佳興，詞傳郢客停歌舌。淮陰破敵誇神速，渤海思家歎騷屑。知公素有冰蘗聲，歲寒不變青松節。梁園賦就筆屢呵，石鼎新烹水微咽。臘前預喜兆豐年，潛祛螟螣消餘孽。陰陽順序民物和，昭錫異瑞天心悅。嗟予才薄慚蹇塞，十年載筆詞臣列。捐軀報國誓匪他，長秉忠誠心似鐵。朝回看雪天上來，屬和長歌資一咲。

夏原吉《挽少師姚公廣孝（三首）》一　早負經綸濟世才，翩然杖錫謁金臺。孔明原自隆中起，仲晦都傳蔔北來。翊贊聖明清宇宙，吹噓賢俊出塵埃。功成特拜三孤命，烈烈聲光際上台。

又二　七十之年自古稀，多公眉壽接期頤。童顏鶴髮神仙侶，玉帶朱衣太子師。報國有心頻獻策，退朝無事只哦詩。如今乘化逍遙去，玄塔風生草樹悲。

又三　昔年奉命賑東吳，懷抱相親過友于。月下詩成頻屬和，花下酒盡更令沽。劍池訪古肩輿並，笠澤尋幽畫舫俱。回首舊遊今已矣，憶公空有淚如珠。

唐之淳《題衍斯道詩卷後（自八月二十六日入北平城以下並在湛露府中作）》　二十年來老輩稀，白頭僧見說當時。西風落葉前朝寺，讀遍燕山一卷詩。首首開元大曆間，月中星瀑雨餘山。自緣嬾寫勤看咏，欲得從師借不還。

又《和答衍斯道見貽》　五色雲緘喜自開，驪珠遙帶佛香來。孰知近處無靈轍，可信前生是辨才。白馬秋清陪鶴駕，貝章風靜啓蓮臺。飛虹橋下重尋日，煩具鄉山綠茗杯。

雜録

《靜志居詩話》卷六　少師與十高僧同徵，當時孝陵「知人則哲」，何不移來復之誅誅之。考前代桑門得預軍謀者，若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支曇猛、竺朗，皆非盛世之事。少師獨早著才稱，晚參帷幄，文與北郭十友之林，武居靖難諸臣之首。咄咄怪事。

金　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其文浩瀚馳逐，清簡峭拔；詞賦援經據騷，贍麗以則；詩歌本唐人音響，古體純似韋陶。

又　幸字用誠，開化人。永樂初詣闕條陳王道十篇，嘉納之，復問策二道，對稱旨，命入翰林，預修太祖《實錄》，授典籍。又預修大典，授春坊司直郎，改授衛士。遇仁廟登極，陞左長史，尋卒於京邸。

又　《覺非齋文集》二十八卷（天順刊本）。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蜀府紀善吉安黎紘校正。歿後二十年子紈自蓬州守歸，彙萃詩文而名之曰《覺非齋文集》，屬先生門生雲間錢溥爲序，適溥之門生唐廷美瑜以禮科給事中守衢，遂命刻之，又有成化元年臨川黎久大序。凡賦頌一卷，詩八卷，文二十一卷，附錄楊士奇撰墓誌銘輓詩祭文一卷，知衢州府事海上唐瑜爲後序。按覺非之詩未見於《明詩綜》，當時集已罕見，惟《千頃堂書目》曾載其名，《四庫》亦未見著錄。

顧　謙

王直《主事顧叔謙墓表》　叔謙，諱謙，姓顧氏，其先蘇之吳縣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有隱德而不仕。父至善，以閭右民實京師，遂家上元。叔謙自幼穎敏不凡，七歲善屬對，十歲能作詩，賓客每命之賦，其應如響。選爲應天府學生，從豐城丁季恆受詩經，嶷然端重如成人，衆皆奇之。洪熙初以善書徵。未幾，拜中書舍人。凡外制多叔謙執筆，既三年，上以爲能，錫之勅命且加恩其親，至善，甫爲中書舍人，母與妻皆孺人。秩滿陞禮部精膳主事。當是時，朝廷清明，德化大行，四方貢獻無虛日，凡廩餼燕犒之事，皆精膳主之。叔謙才智有餘，勤慎不懈，故事無不當，而人用協和。海外諸番使者，歸其國故事必擇廷臣知大體者送之，閩廣宴餞而遣之，每以命叔謙，而人皆以爲宜。其姿貌豐偉，襟度磊落，然事上接下，待賢納士，無違禮。事父母極孝敬，處兄弟極友愛。於故舊親戚恩意尤厚，鄉閭里巷之人，不問貴賤貧富遇之各盡其道，由是人人敬愛之。在官留意政事，凡可裨益理道，輒以聞，蓋有志於功名者。正統乙丑，主事滿九年，當路者多屬意薦之，遭外艱歸上元。丁卯三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四十八。

侯　復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詩豪放清逸，效法青蓮；文亦條暢。

又　助教侯先生詩集二卷、文集四卷（舊鈔本）。門人黃迪芳編輯。有永樂九年天台楊觀序。

又　復，字祖望，號觀雲，進賢人。官國子監助教。

胡廣

楊士奇《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神遂碑銘》 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庵，因以爲號，【略】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

《明史・胡廣傳》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子祺，名壽昌，以字行。陳友諒陷吉安，太祖遣兵復之，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子祺走謁帥，力言不可，復免。洪武三年以文學選爲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帝稱善，遣太子巡視陝西，後以太子薨，不果。子祺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改知彭州。所至平冤獄，毀淫祀，修廢堰，民甚德之。遷延平知府，卒於任。廣，其次子也。建文二年廷試，時方討燕，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授翰林修撰。成祖即位，廣偕解縉迎附，擢侍講，改侍讀，復名廣，遷右春坊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帝北征，與楊榮、金幼孜從。數召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行或稍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嘗失道，脫衣乘驒馬渡河，水沒馬及腰以上，帝顧勞良苦。廣善書，每勒石，皆命書之。十二年再北征，皇長孫從，命廣與榮、幼孜軍中講經史。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職如故。帝徵烏思藏僧作法會，爲高帝、高后薦福，言見諸祥異。廣乃獻《聖孝瑞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言其不可，遂不許。廣上《却封禪頌》，帝益親愛之。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然頗能持大體。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姦黨，株及支親，爲民厲。」帝納其言。十六年五月卒，年四十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始。喪還，過南京，太子爲致祭。明年官其子橚翰林檢討。仁宗立，加贈廣少師。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胡文穆集》 明胡廣撰。廣有《胡文穆雜著》已著錄。是集其裔孫張書等所刻。凡詩八卷，應制詩文一卷，各體文七卷，題跋二卷扈從詩及《扈從北征日記》一卷，其第十九卷即所謂雜著也。朱彝尊《明詩綜》錄其《楊白花》一首，謂世傳袁景文賦此題。蓋緣讓皇遜國而作，不無故主之思。集中過顏平原文《信國余青陽祠》，輒有弔古之作。其《題宋思陵所書洛神賦》，詞意悽惋，不類牧豬奴云云。似有意爲廣湔洗。又卷首米嘉積序，極論靖難之事，斥死節諸臣之非，而以廣之迎降爲是。然公論久定，要非可以他說解也。集中論漢高祖初入關，秦王子嬰獻傳國璽。王莽篡漢，亦從孺子嬰取傳國璽。其受傳相似，所謂天時，非人力所致。又論李若水乃宋之賊，豈可以列之忠義，宋史失討賊之公云云。持論殊爲倒置。惟《記高昌碑》有裨史事，《李元忠神道碑》所載事蹟頗詳，亦足備唐史之闕耳。

《明史・藝文志四》 《胡廣集》十九卷。

李昌祺《寄胡學士光大（二首）》 薊門五月似新秋，易水金臺王氣浮。行在星辰環帝座，故人霄漢扈宸遊。林桑葉盡春蠶老，庭樹條空夏果收。良會未期成闊別，幾回飛夢到瀛洲。

還別悠悠各一方，思君空有九回腸。掖垣梧竹秋生草，官舍琴尊暑退涼。白髮庭闈頻積念，青雲故舊未相忘。燕京今夜雲霄月，肯把青光照草堂。

金幼孜《大學士胡公輓詩序》 公以故家大族承先人之遺緒，篤志厲行，力學好古，端方純確，不事表暴。自其少時已有聲，煜然馳於遠邇。而其氣識之超詣，風韻之遒逸，尤非他人所能及。一旦出而戰藝文場決巍科踐清華遂知名天下。今天子入正大統，公特被眷遇，秉代言之政，侍從之久，幾二十年。小心慎密，克盡於職。公雅善筆札而才思敏速。其爲文溫潤典則，每數勅俱下公索筆一揮，恆數千百言頃刻而就，略無血指汗顏之態。至於典冊之施，詔誥之播，故實之講，所以黼黻贊襄而裨益於國家者，公可謂兼盡其美者矣。

又《黃公宗豫元夕請賞蓮花燈次光大胡公韻》 錦簇星房巧樣新，畫堂不夜暖生春。瓊杯貯露承仙掌，絳幕流霞度暗塵。艷質交輝風度席，紅粧低照月隨人。年年此夕陪清燕，傾倒寧辭醉脫巾。

又《和答光大胡學士至日喜雪之作》 微陽初動煖生灰，晨雪霏霏應候來。漸覺飛花迷粉署，忽驚舞絮滿瓊臺。銀河有影光初合，金水無聲凍不開。總道豐年三白好，且須酌酒勸深杯。

又《山居八景爲大學士胡公光大賦》（存目）

又《和學士胡公陪祀南郊之作》（存目）

又《內閣新成次大學士胡公韻（四首）》（存目）

夏原吉《挽故文淵閣大學士胡公光大（二首）》 黑頭染翰侍宸旒，煜煜才華眷顧優。豈謂藏舟移夜壑，遽令行轍避西州。人間名著黃金榜，天上文懸白玉樓。此日臨風歌楚些，不堪嗚咽淚橫流。候直曾占日影墫，騎鯨今作月臺仙。閣中遺像神如在，案中餘文墨尚鮮。終始哀榮遭聖主，邇遐吊酹走羣賢。諸郎更喜多英俊，肯墜箕裘不世傳。

解縉

論述

楊士奇《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

晏文輝《解學士全集序》 余鄉之春雨解公，爲筠澗先生之中子，其先代封王封公，簪紳若若，不可縷數云。公生卽穎異，其讀書也，五行俱下乎一目，其操觚也，倚馬可待乎萬言；及其長，而總國史也，其筆直，知制誥也，其詞醇，問學似董子，封章似陸贄，古文似韓愈，而天分越之，詞賦似司馬，詩歌似太白，草書似逸少，而正大踰之。我高皇帝甚奇其才，聲傳海外。

蔡朔《解學士文集序》 觀夫是集諸作，立論措辭各有根據，至於新奇宏壯、豪縱放逸，一自胸中流出，略無適俗韻，譬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覽者靡不心驚而目駭，非稟天地之正氣、出而爲世之豪傑者能之乎？嗚呼！先生逝矣！先生之作尚足追踪乎韓柳，匹休乎歐蘇，是集一出，播傳中外，吾知先生之名與韓、柳、歐、蘇長留於天地間，雖千百之下，誦其詩，讀其文，感發而興仰者，將亦驗其爲豪傑否乎？

黃諫《文毅集序》 暨得所作上高廟書六十餘事及五、七言詩歌讀之，其論切時務，其言格君心，其忠犯人主。其學之贍，才識之高，如布帛菽粟充溢庾藏，視金玉雖貴，錦繡雖美，而卒有益於人國之用，莫若是也。其詩如古體諸篇使入太白集中，孰別其爲近時之作。其言非雕琢，其意卓然有見而非泛其氣象，嚴峻凜然而有不可犯之色也。豈非一代雄偉俊傑宏博碩大之才也。

《國琛集》卷上 解縉，吉水人。自幼穎悟絕人，宏才浩志，爽闓通捷。其爲文，辭勁意精，不經慮語出口人輒不能到。

《明詩評》卷四 學士黃閣首參，玉堂名俊，詩家者流，寰海推價。然多對客之揮，頗謝撚髭之苦。彼相如腐毫，摩詰走甕，匪乏兼人。勞此徑日，詩如蒲纍。海邊野馬，飲啄雖雄，馳驟無節，不堪羈靮。

《藝苑卮言》卷五 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曾棨《巢睫集》 公爲中書庶吉士，嘗應制《春雨詩》、《養鶴賦》，操筆而成，造語奇崛。時中書舍人詹孟舉以書名世，亟稱公書有法，而用筆精妙，出人意表。爲文興至落筆數千言，倚馬可待，未嘗創稿。人以太白擬之。

任亨泰《解學士文集序》 公之文所以汪洋大肆而無齟齬其間，正直閑深而無偏陂之失，未嘗拘于一足之法，而未嘗失其一定之法也。兼說萬有，貫通而時出之，浚其源於六經，要其歸于周孔，雖不求工，文與行如影響之出於形聲，混然天成，卓爾出類，集義養氣，孳焉未已，余何足以知公之萬一哉？

《藝苑卮言》卷五 解大縉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

《藝苑卮言》卷五 解大縉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

《明詩綜》卷一七 李賓之云：學士才名絕世，詩無全稿，傳者眞僞相半，頓令觀者有楓落吳江之歎。

又 廖玄素云：學士興會所到，肆意成章。水搏蛟蚪，陸剸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有餘。

又 俞汝成云：解學士才冠一時，積學尤富，宜無與敵。乃多率意遣辭不事磨練。若信筆游戲者然，蓋在國初，風會習尚使然也。

又 穆敬甫云：解詩如塵起朱輪，風生綠幰，乃詩中貴游也。

又　李時遠云：學士天質甚美，詞鋒甚銳，但少溫厚和平之氣。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詩談》　吉水解縉獨駕青鸞，翱翔八極，使謫仙遇之，當懸榻以待。

《吊太白》《升庵詩話》卷一一：近日解學士縉作《吊太白》詩云：「也曾槌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副淨滑稽之語。

《寄黃玄齋》《皇明詩選》卷一三：李雯曰：此詩亦不失盛唐格調。

《送劉繡衣按交趾》《皇明詩選》卷一〇：宋徵輿曰：大紳粗率。此首却成章。

《怨歌行》《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藏吐有風裁。永樂初，大紳光大風韵自存，向後諸公采掇，近似套語，以供應制而詩遂爲之中絕，以啓景泰十子之陋。將道泰則文否，兩者不並立乎？

《朝回卽事》《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具足。

傳記

楊士奇《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參議春雨解先生墓碣銘》　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成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九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言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議論考其所學。【略】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川。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眷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略】明年冊仁宗皇帝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國，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殮之，外姪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子禎亮爲中書舍人，從子禎期爲大理評事。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岸崖，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略】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略】銘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楩楠百尋，其才之蠹，寧見捐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欣快，何泯沒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解公沒，光大約余各爲文字，未及爲而光大歿。余初爲解公傳，去年得周恂如所錄公洪武中奏對稿，近得禎亮將來世譜，又改傳爲此文。雖於公平素磊落軒豁意度有未悉，然所爲可傳於後者在此，不在彼也。遂以授禎亮，禎亮淳篤有爲，今幸蒙天恩，悉還其故廬園田則奉親敬長之餘，一志於進學進德，庶幾稱公之子而亦以副吾輩之望。禎亮勉之。

曾棨《內閣學士春雨解先生行狀》　公生而秀異，穎敏絕倫，爲嬰兒時母夫人畫地爲字以教之，一見不忘，父亦奇之，每賓客過從，公在提抱間，有問輒對，聲皆成文，由是衆亦異之。七歲能屬文，書過目成誦如流，爲詩歌操筆立就，往往出奇語，先輩罕及焉。稍長益肆力於學，日記數萬言，父子兄弟切磨講貫，自爲師友，通五經尤長於易書。時縣令姑蘇沈士行聞公及其妹壻黃金華俱有名，遂選爲縣庠生。自是文思大進，若水湧山出，崢嶸浩汗，不可名狀，一時名公鉅儒折輩行與之交。洪武丁卯年十九，與兄綸暨金華試江西皆中選，公以年少魁江右士，由是聲名籍籍。明年春試禮部三人皆登進士第，太祖皇帝嘉其年少穎異，顧語廷臣曰：「解氏二子一壻並爲進士，非有賢父其能致是乎。」嗟賞久之，公遂與黃金華皆爲中書庶吉士，嘗應

制春雨詩，養鶴賦，操筆而成，造語奇崛，太祖益愛之。其爲庶吉士，日造中秘書，因得繙閱所藏古今天下之書，由是意會心融，而其中宏博深窈，弗可涯涘。時中書舍人詹孟舉以書名世，亟稱公書有法而用筆精妙，出人意表，遂相與講求古人書法，悉得其要領，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什襲不啻重寶。上以其親老，二子皆仕，特賜歸省。暨還朝，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歲庚午，詔近臣有父在者皆得入覲。時公父年八十餘，卽日上道。及謁見太祖，深加禮遇，因憫其老，特命公歸侍以終養焉。公至家事親之暇，閉戶讀書，率意爲古文，其於性命道德之奥，諸子百家之說，以至佛老方技之書，靡不研究，其造詣益深矣。或半酣興至，落筆數千百言，倚馬可待，未嘗創稿，人以太白擬之。二親相繼以沒，旣襄事，用大臣薦，起爲翰林待詔。壬午之夏，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咨文學老成德望重者有言公，卽召至，親加勞問，公應答敏捷，無所凝滯。一時詔勅號令頒布四方，皆出公手，於是上深眷遇之，拜翰林侍讀學士。其在職日侍左右，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永樂甲申春，建儲東宮，愼筵進以道義之說，輔以聖賢之學，從容啓沃，匡益爲多焉。上方銳意稽古禮文之事，詔修《列女傳》、《永樂大典》諸書，公爲刊定凡例，刪述去取，幷包古今，蒐羅隱括，纖悉磨遺。公在朝專備顧問，言論剴切，無有所隱，彌綸黼黻之功，不可殫述。其薦拔人才，引進善類，性恐弗及。歲丙戌以事出爲廣西布政司參議。未幾復調交趾，公至以夷人新附，撫綏安輯不失其宜，南夷安之。乙未正月卒於北京，享年四十有七。【略】公生而秀朗，目光如水，才具衆長，學貫千古，上旣信任，苟有益於國家，雖遠衆而行，無所顧忌，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公退，一室蕭然，惟留心翰墨，揮洒忘倦，言笑竟日，不爲崖岸。其所著有《白雲稿》、《東山集》、《太平新說》凡若干卷，其平生行能可見者若此，而其中之所蓄，淺見薄識之士有不能窺其際也。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縉，字大紳，一字縉紳。自唐時家吉水，七百年矣。洪武二十六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高皇帝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爲持硯。嘗入兵部，索皂隸，登堂指尚書嫚罵。上曰：「縉以冗散自恣耶？」除御史以苦之。好直言，爲衆忌，上惜之，俾侍父歸：「進學十年後，來事朕。」高皇帝崩，來奔喪，謫河州衛吏。李曹公錄進登華嶽詩，詔侍詔翰林。太宗卽位，進侍讀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逾年，進翰林學士，出爲廣西參議，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會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譖之，徵下獄。十三年，瘐死。或云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公生而穎絕，未能言，卽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五歲時，族祖抱置膝上，戲之曰：「小兒何所愛？」應聲作四絕句，其一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蓋記其事也。年十九，舉進士，倚待輒數萬言，未嘗起稿，善爲狂草，揮灑如雨風。才名烜赫，傾動海內。俗儒小夫，讒言長語，委巷流傳，皆藉口解學士。今其集存者，出自後人掇拾，往往潦草率率，不經意匠，巧遲拙速，遂令學士蒙謗千古，則後死者之過也。古今詩五百餘首，今削而存之如右。

《明史・解縉傳》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略】書奏，帝稱其才。已，復獻《太平十策》，文多不錄。縉嘗入兵部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韓國公李善長得罪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冤。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歸八年，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謫河州衛吏。時禮部侍郎董倫方爲惠帝所信任，縉因寓書於倫，【略】倫乃薦縉，召爲翰林待詔。成祖入京師，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女傳》。書成，賜銀幣。永樂二年，皇太子立，進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略】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所忌，遂致敗。【略】永樂八年，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俑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幷及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皆瘐

死。十三年，錦衣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略】正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產。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夫。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數反，還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

黃諫《文毅集序》（存目）

紀事

黃諫《解學士文集序》 雖然，先生之名豈待是文之傳而後顯哉？昔在太祖皇帝時，先生以江西第一人貢至京師，隱然名動公卿間，暨登第即蒙寵眷，授中書庶吉，日侍左右，諮訪政事，俾補甚多。嘗進封事，切中時宜，皆見采納。時先生年方十九，毅然以天下自任，雖老成練達，莫之或先，比之賈誼尚少，而才亦優，故高廟之待遇又遠過文帝，雖百絳灌之毀，而終莫易帝意，此高廟洪度如天地，又豈漢文之所及哉？奈何龍去鼎湖，而竟遭權臣之害，遠謫西陲。文廟正大統，首召爲翰林侍講，尋陞學士，凡朝廷詔勅及大制作、大經典，皆出先生手，與凡大政事、大議論有關國家生民之重者，先生皆與之，建儲之議羽翼之功尤多，其知之深、信之篤、任之專，一時文臣未有及者。雖在位不久，而道行當時，功施國家，澤被生民，聲名之在天下，雖遐方異域以及千百世之遠，無不知之，初非待文而後顯也。誠以先生得之天地，鍾於山川，本諸道德，著爲事業，以炳耀天下而垂後世者，必於是焉發之，則先生之可傳者未必不在是也。

都穆《南濠詩話》 解學士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嘆。嘗聞學士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即應聲作詩四絕，其一云：「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其二云：「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鷄鳴時，冷然鐘磬音。」其三云：「聖人有《六經》，天地有日月。日月萬古明，《六經》終不滅。」其四云：「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他日學士嘗書其後云：「予未能言時，頗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者，當五六歲來，遂盛有作。然未甚能書，往往忘不復記。此詩頗傳誦，不欲棄置，因識之。」

《靜志居詩話》卷六 明初詩傳者多失眞，如楊廉夫《題鍾山》作，此吾鄉朱山人純詩也。解學士題《虎顧衆彪圖》，則又廉夫之詩也。乃說詩者謂「太宗幾欲廢嫡，見詩而止」，傅會之言，殊堪發笑。學士詩敏捷不大推敲，其言曰：「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其立意固如是矣。然就近體而論，如「細雨乍過西掖樹，薰風遙聽上林鶯」，【略】未嘗不符作者，亦何至叫囂隳突，若世所傳詠物諸詩，衆惡皆歸，皆由敏捷召之。乃知「騶裹以迅驟爲主，鷹隼以輕疾爲妙」，張純之言，大非篤論。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國史唯疑》 成祖自平胡、平安南，以及河清、麟見，騶虞、龍馬之祥，胡、楊、蹇、夏諸公皆撰爲賦頌，惟解大紳作差可觀耳。

又引《列朝詩集》 縉爲庶吉士，高皇帝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爲持硯。高皇帝崩，來奔喪，謫河州衛吏目。李曹公錄進《登華嶽詩》，詔待詔翰林。

又引《鮑翁家藏集》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爲首。

《趙松雪畫杜陵戴笠圖》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王士禛《居易錄》：趙松雪畫《杜子美戴笠圖》，深衣烏帽，加竹笠其上，足躡芒鞋，昂首袖手，若行吟之狀。下方有「趙子昂氏」及「松雪齋」二印。上有劉崧子高題絕句云：「杜陵憔悴鬢如絲，飯顆淒涼日午時。爲報西流夜郎客，錦袍霜冷更相思。」自跋云：「右草堂杜拾遺戴笠小像，吳興趙文敏公所畫。往年余得之高安劉氏。它日與□□徵士觀畫於桃源山中，因持以歸之。併題識其上云。洪武庚申秋仲，珠林生劉崧書。」解春雨又題七言長歌一篇，書法精勁。類邢太僕，末題「前翰林解縉書」，詩不見本集。予平生所見唯故友宋荔裳所刻秦州像、何宇度所刻成都浣花草堂像，皆石本。蓋皆臨松雪畫，而風神不及遠矣。《蠖齋詩話・戴笠圖》：西昌蕭伯玉太常舊藏杜陵戴笠圖，高可盈尺，純用白描而神采高寒，趙文敏筆也。劉公子高題句云：【略】解縉春雨又書長歌其上：【略】此詩既佳，而解集失載，字體作指大行草，遒潤有法，絕非世所傳解書體也。時以趙畫，劉、解兩公題爲三絕。余官湖西，從蕭氏孟昉見之，賞異作詩。蕭輒欲見贈，不受，及歸田再贈，始受之。時一展對，如揖浣花老人也。

《過三合驛》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石渠隨筆》：解縉自書雜詩卷，字

迹揮灑自如，頗似懷素，特轉折處露鋒耳。故此公工力正自不少。詩極奇麗，多粵中詩。蓋永樂五年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旋改交阯，督餉化州，八年始還。此詩爲謫後所作，觀此可知僞《文毅集》中之繆。今擇錄《廣西感舊》、《過三合驛》二絕，末款云：「此余近日所作，數詩皆率爾而成，今又率爾書之，雖然，未嘗敢棄古自爲也。中間複筆覆筆返筆之妙，付有識者自辨之。」

《落梅風》《詞苑萃編》卷一六：成祖於中秋夜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命解縉賦詩。縉遂口占《落梅風》一詞，云：「嫦娥面。【略】。」成祖覽之歡甚，又賦長歌，成祖益喜，同縉飲至夜半，月復明朗，浮雲盡散。成祖笑曰：「卿眞奪天手段也。」

著録

黃諫《解學士文集序》及來京師，訪其全集于先生仲子中書舍人禎亮家，謂先生之於文，有求輒應，下筆滔滔，不待思索，雖千萬言頃刻立就，所作流播天下，遺稿不復盡拾，合存萬無一二。於是遍求大夫士家，及聞人口誦而錄之，併諫所藏者，共得古今詩二百五十五首，文雜體共十七首，爲之校編成集，分成六卷。乃積所得俸資，托宗友用和謄刻。五、七言絕句事五十首，因被命修史，日趨館閣，不暇以爲。南京國子監吳祭酒與儉聞之，復寄詩一集，及御醫胡秉常處又得序記十餘首，所未載者仍爲併入，又增六卷，自喜所得之富蓋有待以完也。今年春皇上光復寶祚，諫叨進侍讀職，朝回無事，欲畢前工。無幾，使交南命又下矣，茲工不果就，重爲慨然。秋九月，使自南回，過廣西龍川、太平，至橫州貴縣，皆先生經行之地，於致仕蕭教諭鳳歧諸君處，共得雜文六十餘篇、詩百首，梧州又得廣西何布政孟煥所寄詩數首。曩嘗以類廣而未考其作之先後，茲於舟中按地里歲月遠近而次弟之，共成三十卷。先生雖終交廣參議，而學士則天下人所共稱而易知者也，因名曰《解學士先生集》。先生於洪武戊辰自吉來京師，又一年賜歸故里，三十一年戊寅赴京，扼於權臣，謫西河州，曹國公李景隆錄登華嶽詩聞，始用爲翰林待詔。太宗文皇帝爲衆心推戴登寶位，先生即入應詔，遂得大用。又七年，以廣西巨藩出先生佐理，後遷交趾，往來湘桂、蒼梧、海南、思明、龍州、欽化，題詠甚多，此蓋得其半耳。昔爲興慨，茲喜過先生故里與所經行之地，所得之富尤倍於昔，又非有所待乎？十月丙申至南海，巡按監察御史徐公逅予舟中，因見是集，特以示中貴總戎及藩臬諸公，交口譽諫較輯之勞，又謂所集之文乃公天下事，勞則固爾，費難獨任也，咸助己資，命工刻梓以傳，俾諫之心果於有成，而使先生之文與名得傳於後也。

羅洪先《文毅集序》公蒙禍既酷，稿附外氏，洪先再過其下，欷歔嘆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江省弔古采言檄縣禮葬，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緝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僞，不盡刪繁，亦以見公不屑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覽斯集者，其辨人中之嶽安在，無徒高卑之校也哉。

解悅《文毅集跋》公生平著作甚富，有《白雲稿》、《東山集》、《太平奏疏》若干卷。流播人間，不盡收拾，兼以迭罹青蠅，蒙禍殊酷，愈多散亡矣。明天順年間，金城內翰黃公諫情切景仰，雅意蒐羅，得古今體詩傳記等文，腋集成帙。一時中貴暨藩臬諸公咸爭捐貲，謀爲鋟刻，至若寶慶指揮使姚公深以闡將而倍切信從，亦聞而生慕，慕而樂爲梓焉。於此見公之文章，本諸性道，有足感動人者。然考其所得，大要皆公西謫及交廣歷覽之作，其於生平十未三四。嘉靖壬戌，會遵化古松段公來江省弔古采言，將刻其遺文以傳世，同邑念菴羅公偕從孫桐緝錄成卷，梓諸海內。迨明末世際板蕩，復遭兵火，原刻業經灰燼，延今七十餘載矣。公之道德勳庸奚藉於是，然精光不可久蝕，至寶亦宜公世。悅慚爲嫡裔，遏佚前光，欲表章而未能，懼朽蠹以重罪爰，不揣庸陋，重爲編輯，補其遺漏，訂其訛誣，次其後先，勉付梨棗，經始於丁酉菊月，成於戊戌長至，兩閱冬而功幸畢俾。公之文章與公之德與功而並垂不朽云。

解韜《文毅集跋》先文毅公，經濟才識，卓絕古今，載之史冊者詳矣。生平詩古文辭，久已流播海內，吉光片羽，莫不奉爲鎮圭。然晚遭讒搆，蒙禍殊酷，加以時事遷移，不無文獻凋殘之感。幸一輯於前明侍講黃公，再輯於念庵羅公。至我朝康熙戊戌，伯父腴堂先生更加裒集，雕開既成，遠近懇求者甚衆，板印日不暇給，迄今將五十年。梨棗漸成，蠹簡字畫脫落幾於亥豕魚魯之誤。韜自慚不敏，未能克迪前光，顧皇皇大文，奕世爲昭，而爲之

後者，聽其朽蠹不復修輯，非惟無以仰對先公，亦何以垂示來裔也。爰與弟姪輩取舊簡訂其訛謬，重付梓人，惟期後之子孫隨時而新之，則幸甚。

《明史・藝文志四》《學士集》三十卷，《春雨集》十卷，《似羅隱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文毅集》縉所著有《白雲稿》、《東山集》、《太平奏疏》等書，歿後多散佚。天順初，金城黃諫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卷，後亦漸湮。嘉靖中，同邑羅洪先復與縉從孫相輯成十卷。《千頃堂書目》又載有《似羅隱集》一卷，《學士集》二十卷，今並未見。此本十六卷，則康熙戊戌其十世孫悅所補輯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解學士文集十卷（嘉靖刊本）。縉天才奔放，所爲詩文盛傳人口，然眞贋莫別。天順元年，金城黃諫始裒其集凡三十卷，自爲序，又有任亨泰、蔡朔二序，後亦漸湮。此有嘉靖壬戌羅洪先序云：「柱史遵化古松段公來江南，從其從孫桐輯錄爲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僞，不盡刪繁也。」後附墓誌等文。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又〔皇明大學士解春雨先生詩集不分卷〕，明解縉撰。是集墨釘滿幅，無序跋，無卷數，無年月，無校刻人，顯係未成之刻。僅有詩歌一百三十六頁，詩句內間有一作某某等校語，又顯係校輯衆本，擬彙爲全集者，則全書當不僅此，此蓋第一冊之校印樣本也。

藝文

楊士奇《書解大紳作其兄墓銘哀詩後（三首）》　少年兄弟同金榜，一日聲名四海聞。更賜同歸侍親老，全家稽首戴天恩。

紅芳庭館紫垣陰，對酒論文夜向深。三十餘年如昨日，埋銘一誦一傷心。

新詩字字皆愁痛，不待勞心苦思成。揚子江波深不極，未知難弟憶兄情。

王璲《贈解學士》　憶昔先皇臨紫極，軺車屢降徵山澤。君時年少挾奇才，徒步觀光來上國。萬言策進蓬萊宮，劍花出匣森詞鋒。九重非常賜顏色，一朝聲譽凌長虹。玉堂初秉絲綸筆，金多俄遷烏府秩。廷臣俊乂數千人，當代諫書推第一。殿前端立近宸旒，西風鵬翮橫清秋。片言直折田丞相，幾度請斬安昌侯。貴戚勳臣金與霍，終年陪從親帷幄。長安市上多家奴，一日聞風皆膽落。天恩旋許歸寧親，放迹西江山水濱。長讀南陔采蘭句，繡衣晴炫斑衣新。陽春明月秋風夜，憶篋鵷行侍龍駕。中天回首五雲高，清夢長飛雙闕下。鼎湖白日歎龍昇，君亦倉皇西北行。孤臣遙望帝鄉遠，血淚如雨沾長纓。萬里棲棲復歸日，弊裘羸馬無人識。玄都觀裏看桃花，總是劉郎後來植。我皇繼統傳萬年，囊括四海收英賢。賈生遂膺宣室召，諸葛不顧南陽田。含香重入鑾坡直，屢草丹書宣帝德。金鷄銜出紫泥書，蓮炬照還青瑣夕。先皇盛業超虞唐，命君紀述開秘藏。編成再拜獻中禁，勅賜文綺兼緋黃。萬機燕閒宮漏夕，東閣西清常侍側。恭承顧問進嘉謨，上補兗衣無闕職。明良際合古今稀，況復兩朝蒙眷知。子房一遇赤龍子，倒海傾心山不移。嗟余識君雖恨晚，君常顧我多青眼。丈夫傾蓋即情親，結交何必論深淺。勸君松栢勵貞心，歲晚不爲霜霰侵。投軀盡悴報明主。袖拂五湖烟水深。

程通《送解大紳》　九重丹詔下徵賢，驛騎旋飛又著鞭。壯志先凌鵬海外，驪歌疊唱鶴祠前。聲名振達雲霄上，文彩光輝日月邊。鵷鷺齊班榮寵渥，羅衣新惹御爐煙。

鄒元標《解春雨先生祠堂記》　成祖立極，即問解先生何在，竟首相公，蓋仰體高祖德意。

李賢《古穰雜錄摘抄》　文廟初甚寵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郡邑。【略】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藝苑卮言》卷六　解大縉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爲中書庶吉士，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即之尚書所嫚罵。尚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縉逸當爾耶。」苦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爲一時冠，而意氣闊疏，又性剛多忤，上聞之，亦弗善也。山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上大怒，徵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李東陽《麓堂詩話》　詩文之傳，亦繫於所付託。【略】解學士縉大紳，才

名絕世，詩無全稿。黃學士諫收拾遺逸，漫爲集刻。今所傳本，如《采石弔李白》、《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眞僞相半，頓令觀者有「楓落吳江冷」之歎。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文毅集》 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迄今委巷流傳，其少年夙慧諸事，率多鄙誕不經。故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其詩無全稿，眞僞相半。蓋出於後人竄亂者爲多。然其中佳句閒存，亦復不減作者。至其奏議《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長冤》諸篇，俱明白剴切。黃汝亨《狂言紀略》詆其文義繁縟，使當賈長沙，直是奴隸。苛矣。又案大庖西封事中有云，陛下好觀韻府雜書，鈔輯穢蕪，略無文彩。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云云。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縉實爲總裁官。果用分韻編類之法，勒爲巨帙。一切遺文墜簡，竟賴以傳於今日，以待聖朝之表章。卽以功在典籍而論，其著作亦宜存錄，可不必銖銖兩兩而繩之也。

《明詩綜》卷一七 錢謙益云：學士才名烜赫，傾動海內，俗儒小夫讕言長語，委巷流傳，皆爲藉口。今其集存者，出自後人掇拾，往往潦草率率，不經意匠，巧遲拙速，遂令學士蒙謗千古，則後死者之過也。

《蠖齋詩話・戴笠圖》 西昌蕭伯玉太常舊藏《杜陵戴笠圖》，【略】解縉春雨又書長歌其上云：「碧雞坊裏春風顚，浣花溪邊晴日暄。浩歌一曲花弄影，慷慨不及開元前。飯顆山頭憶相見，歷下新亭舊時面。吟詩未遣髭鬚愁，愁絕胡塵暗河縣。平生落筆五嶽搖，調笑不作兒女嬌。錦袍仙人伯仲耳，孰謂有作徒相嘲？詩卷長留兩不滅，玉顏癯骨俱清絕。萬古詩人照膽寒，松柏蒼然傲冰雪。吳興公子眞天人，落影自與韓衆親。新圖古色照秋水，如此子美方逼眞。槎翁老仙我所敬，十年寤寐遊珠林。新詩墨妙聚片紙，令我觀之諧夙心。嗟余豈是諸公徒？青天空行一字無。紛紛餘子風斯下，獨立惟見明星孤。吁嗟杜陵焉可呼。」此詩既佳，而解集失載。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陳田按 大紳詩才氣縱橫，不暇收拾，流傳訛雜，又復過之。朱氏《詩綜》洗滌太淨，但錄寥寥短篇，不足見此公眞面。今略廣爲甄錄，逸情勝概，可想見風流人豪也。

楊士奇

論　述

黃淮《東里文集序》 觀於今少師東里楊公士奇，可見矣。公江右西昌宦族，蚤失怙，奮志卓立，讀書數行俱下。既冠，涉迹湖湘漢沔，所交鴻儒碩士，所談道德仁義，而所受清明粹溫者養之直而資之深，芳潤內融，彪炳煜乎外見，濡毫引紙，力追古作。於是聲名洋溢，受薦而起，際遇太宗文皇帝正位宸極，建內閣以嚴禁密。公與淮等七人首膺拔擢之命，典中秘兼知外制，歷事四聖，熙洽之朝。凡大論議、大制作出公居多，肆其餘力，旁及應世之文，率皆關乎世教，吐辭賦詠沖澹和平，渢渢乎大雅之音，其可謂雄傑俊偉者矣。公之立心制行本之以忠貞亮直，持之以和厚謙愼。以故清議咸歸重之。

王鏊《恭題仁廟監國令旨》 嘗讀《東里集》，謂汝玉於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之義。今觀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於聖心必大有開發者邪。當時帷幄啟沃之言可以懸想，獨詩法乎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 明初三楊並稱。而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髣髴。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叙事，極平穩不費力。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遂爲七子之口實。然李夢陽詩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亦不盡沒其所長。蓋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風氣，非偶然也。

《名山藏・臣林記・永樂臣二》 士奇文法歐陽修，韞麗夷粹雖不逮之，質而理，婉而顯，備有先正典型，當時號館閣體。至校讐古書，辨正舛誤，稱博洽焉。

《明詩評》卷二　少師韻語安協，聲度和平，如潦倒書生，雖復酬酢馴雅，無復生氣。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宣廟尚文，五言古大多古體。東里五言古多法漢魏，正是風化所及。獻吉《送昌穀詩》云「偉哉東里廊廟珍」是也。但較于鱗稍爲淺易，又不免多用古句。律詩較楊、張諸子始漸入闊大，但以全集觀，氣格不甚高耳。

徐泰《詩談》　廬陵楊士奇，格律清純，實開西涯之派，文則弱矣。

《詩藪續編・國朝上》　永樂中，【略】楊文貞【略】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靜志居詩話》卷六　東里優游按衍，諸體皆蘊藉可觀。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李西涯曰：文貞亦學杜詩，古樂府諸篇間有得魏晉遺意者。

《明詩綜》卷一七　楊弘濟云：東里歌頌太平，未嘗不致儆戒之意，至於觸物起興亦莫不各極其趣。體製音響皆發乎性情，非求之工巧者比。

又　王世貞云：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

又　蔣仲舒云：少師韻語安協，聲度和平，如潦倒書生，雖酬酢雅馴，無復生氣。

又　（錢謙益）云：東里辭氣安閒，首尾停穩，不尚藻辭，不矜麗句，太平宰相之風度可以想見。以詞章取之則未矣。

《賦得滄浪送陳景祺守襄陽》　《皇明詩選》卷七：宋徵輿曰，應酬語頗有致。

《漢江夜泛》　《皇明詩選》卷一：宋徵輿曰，雅飭。　又：李雯曰：楚楚自好，不失選體。

《發淮安》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上二句與下二句何干，自然映帶成一致，須於此悟去。　又：暗主賓，中如雲林畫，不必畫人。

《古意答伯陽》　《明詩評選》卷七：王夫之評：體制高絕，了了在人心目間，而不能名言其所褒刺。

《同蔡尚遠尤文度朱仲禮楊仲舉蔡用嚴游東山》　《明詩別裁集》卷三：胚胎晉宋，端厚不佻。

傳記

王直《少師泰和楊公傳》（存目）

《明史・楊士奇傳》（存目）

楊士奇《東里老人自志》　吾名寓字士奇，後以字徵。一歲而孤，陳夫人鞠之教之，既壯，起家文學，除吳王府審理副改翰林編修陞侍講，又四轉至左春坊左諭德翰林學士，又五轉至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遂進少師繇承事郎累轉至光祿大夫柱國。歷事四聖，皆居清密，越自授官，所覩行道，心存體國，志在濟人。惟理無窮盡，而學殖未充，事有甚難，而智慮弗逮，故秩愈進而憂愈重，寵愈厚而畏愈切。進慕陳善，退勤省躬，而施以公，而守以約，始終一意，夙夜不忘。若蒙負乘之譏，昧止足之義，皓首徒弊，毫末無稱，反思惕然，內愧何已。風燭奄及，幸保歸全，輒循杜牧之故事，聊述平生用藏幽室，亦以示於子孫。【略】銘曰：昔也其浮，今也其休。曠八極兮逍遙，聊委蛻兮茲丘。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士奇，初名寓，以字行，泰和人。以辟召事建文皇帝，入翰林。太宗靖難，改編修，入直文淵閣。歷事獻、景、裕三陵，累官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正統六年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國初相業稱三楊，公爲之首。其詩文號臺閣體。今所傳《東里詩集》，大都詞氣安閒，首尾停穩，不尚藻辭，不矜麗句，太平宰相之風度，可以想見，以詞章取之則未矣。《東里集詩》凡五百六十餘首，公手自選擇，其子孫又刻爲續集。李西涯曰：「文貞亦學杜詩，古樂府諸篇間有得魏晉遺意者。」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　（存目）

紀事

《名山藏・臣林記・永樂臣二》　皇太子愛歐陽修文，輒有生不同時之嘆。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讐，曰：「廬陵之君子也，士奇鄉後進，尤當以自勵。」

又　贊善王汝玉數爲皇太子稱說詩法。他日，皇太子顧士奇曰：「古人主誰善詩？」對曰：「詩言志也。則有喜起南薰，大風之歌，雪耻除兇之作秋風之辭，下至隋煬、陳後亦皆有之。然漢高帝，唐太宗霸業耳。漢武氣志已衰，隋煬陳後萬世戒也。殿下可觀兩漢詔令，非直文詞高簡，亦裨治道。詩不足爲。」皇太子曰：「詩無過太祖，何不足爲？」對曰：「太祖聖學之大在《尚書注》。諸書帝王自有所重。」對曰：「世儒何如？」對曰：「世儒爲之。然品有高下，終重於道德。」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懸笥瑣探》　況公鍾治蘇，剛果敏達，不畏強毅，有惠政。九載滿去，郡民赴闕留者八萬餘人，遂再遣任。楊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又迎張益州。」在郡十有一年，卒於官。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祠。

著録

楊學琐《東里文集跋》　太師公文集六冊，全集二十二冊，外有代言錄三帙，名爲東里別集，又年譜、傳碑上下二本，曩者固守勿替，亦爲留俟復梓。今文集因伯祖臨皋、貞叔兩先生所刻，修補告成，其餘諸集，願在同志始終一心，依次出費，早付剞劂，以公天下，庶幾無忝於公之後裔云爾。

韓雍《書東里文集續編後》　廬陵楊文貞公，卽世三十載，其所著《東里詩文集》傳於世久矣，然纔二十八卷耳。士君子恆以不得見全集爲憾焉。成化七年秋，其子尚寶卿肇奉使廣西爲予言：「肇幼侍先公凡所著作稿皆先兄收，兄沒諸子姓珍惜秘不發，肇又忝侍從不能歸，茲幸歸而得之圖，惟梓傳敢以累執事」，予敬諾焉。肇既還京師，編錄成卷六十有二，託吏部侍郎葉公與中校正，乃以寓予且屬序一言。予遍閱之躍然曰：「此當代文章鉅公手筆，天下之人仰慕想見者也。予何敢不力。然公詩文舊刻，永嘉黃文簡公，江陵楊文定公序之詳矣，後生小子何敢置喙於其間，嗟乎！大羹元酒，不資薑桂雅有眞味，泰山華嶽，奇峯疊擁，不覺其繁。玉雲行空，流麗自然，初若無意而能成雨，澤被萬物，此公之冠絕一世，予不能不樂爲天下道也。故敢僭書于後。」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楊東里（名士奇。）《前集》諸體共五百七十七首，《續集》諸體共一千四百二十首。東里卒於正統八年，年八十。《前集》有楊江陵序，乃正統元年所撰，是時東里已七十三，則《續集》之多乃其子稟幷收前集所遺而刻之，故應酬者十居六七。《前集》五言古漢、魏最長，而唐體短篇亦勝，《續集》則唐體長篇多有可觀。國朝五言古漢、魏、唐體兼善者，僅東里一人。七言古《前集》寡鴻鉅之製，《續集》入錄者較勝。五、七言律《前集》實多佳篇，《續集》可采者甚少，七言僅得百中二三。

《明史・藝文志四》　《東里集》二十五卷，詩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　士奇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集分正、續二編。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其別集四種：一卽《代言錄》，一爲《聖諭錄》，一爲《奏對錄》，一爲士奇傳誌諸文，綴於末爲附錄。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爲人竄入數首。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所有芟棄，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往往有足備考核者，故仍其舊幷錄之焉。

又《別集類存目二・別本東里文集》　士奇有《代言錄》，已著錄。是集記二卷，序六卷，題跋四卷，碑銘十卷，雜文三卷。末一卷題曰方外，凡爲二氏所作悉別編焉。蓋用楊傑無爲集例。疑卽懷麓堂詩話所謂士奇自定之本。以不及全集之完備，故附存其目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東里文集二十五卷、詩集三卷、續集六十二卷、別集四卷、附錄四卷（天順刊本文瑞樓士禮居藏書）。明初相業稱三楊，公爲之首。詩文號臺閣體。文集二十五卷，正統五年永嘉黃淮序。詩集三卷，正統元年江陵楊溥序。續集六十二卷，正統九年金陵李時勉序，有嘉靖庚戌袁郡嚴嵩重刊序，成化九年吳郡韓雍書後。別集四卷：一，聖諭錄；一，奏對錄；一，啟附錄；四卷則誥命敕諭傳贊祭文墓銘也。每卷末有天順某年某月男稟編定一條，有文瑞樓金星軺藏書記黃丕烈印蕘圃諸印。

《中國善本書提要》　（東里詩集續編九卷）八冊（《四庫總目》卷一七〇），（國會）明天順間刻本。原題：「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每卷後刻：「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一行。按北京圖書館藏《東里文集續編》，與此本行款相同，當是同時所刻。

又〔東里文集二十五卷〕八冊（《四庫總目》卷一七五），明嘉靖間刻本。明楊士奇撰。卷內有：「阮印玉鉉」、「許鴻年荔生氏圖書印」等印記。原書無刊刻年月，余疑爲嘉靖間所刻全集零種也。黃淮序〔正統五年（一四四〇）〕〔東里文集二十五卷〕。

又　八冊明刻清印本。原題：「廬陵楊文貞公士奇撰。」黃淮序後有：「萬曆戊午仲秋金陵後學朱之蕃重錄」兩行，知原本爲萬曆末所重刻者。按《四庫全書》既載是集入《東里全集》內，《存目》又別載《別本東里文集》二十五卷，余考其內容實相同，不知館臣何故以別本目之？《提要》引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爲人竄入數首。」以意度之，全集本似經後人竄入之本，然則館臣所謂「別本」者，殆指廣東所刻原本歟？卷內有：「漢陽吳氏次愚識」印記。黃淮序〔正統五年（一四四〇）〕楊學瑚跋〔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

又〔東里文集續編三四卷〕十冊，明天順間刻本。原題：「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每卷末刻：「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一行。卷內有：「會稽楳梁馬蘊仲陽印」、「溫陵張氏藏書」、「虞封賞鑑」等印記。李時勉序〔正統九年（一四四四）〕。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　（存目）

藝文

胡儼《三友圖爲楊學士題》（存目）

又《士奇少傅以詩及絨縑慶七十次韻奉答（二首）》　隔千里兮共明月，相思兩地寸心懸。仙郎使節來江上，少傅題槭自日邊。遠荷絨縑溫我老，輒將珠玉向人傳。已經四百廿甲子，潦倒徒誇絳叟年。　千梳白髮如霜染，一寸丹心向日懸。夢斷鷄聲茅屋裏，朝回鳳闕綵雲邊。壽徵遠致高賢祝，詩句頻煩過客傳。靜坐窗前推物理，梅稍消息又新年。

又《次答楊少傅士奇見寄（二首）》（存目）

又《憶昔四首寄士奇勉仁二少傅幼孜少保》（存目）

又《聞楊學士士奇卧病賦詩寄簡（十首）》（存目）

王直《東里先生眞贊》　肅肅楊公，盛德在躬。祇事三聖，不易其忠，文爲國華，鋪張揚厲。克闡大猷，以輔于治，朝夕左右，是曰藎臣。雍容廟堂，正笏垂紳。其行有常，其言有則，衆人是瞻，學者是式。豈弟君子，邦家之光，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楊榮《竹鶴雙清圖爲西楊學士題》　修竹琅玕直，仙禽迥立清。扶疎三徑色，嘹唳九皐聲。勁節風霜老，貞姿玉雪明。朝回賓客靜，吟對獨含情。

又《少傅東里公像贊》（存目）

又《雪山圖爲東里楊公作》（存目）

又《次西昌楊學士贈太守張鳴玉詩韻》（存目）

又《和答少傅東里先生》（存目）

金幼孜《二月八日入試院奉柬諭德士奇諸同志》　羣才濟濟會南宮，奮筆爭趍戰藝中。江海魚龍乘化雨，雲霄雕鶚借長風。文章自昔歸時論，選拔由來合至公。聖代求賢思治理，共預努力副宸衷。

又《和答庶吉士楊之宜就柬宗豫大學士士奇諭德及翰林諸同志（九首）》（存目）

又《晚同楊少傅蹇夏二尚書宿田家》（存目）

又《廿五日早奉旨同楊少傅先歸京》（存目）

又《同楊少傅蹇夏二尚書過山寺（因小酌作小米飯）》（存目）

又《扈從車駕巡邊過裴村田舍與楊少傅共酌》（存目）

又《小景五首爲楊少傅東里作》（存目）

黃淮《追和東里詩韻三絕》　與子別來久，相思日幾回。有時成邂逅，多是夢中來。　去歲當秋別，今年秋末回。逢秋能幾度，白髮鬢邊來。　日晏出西掖，鳴珂每獨回。感懷如有作，應寄塞鴻來。

雜録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東里楊文貞公士奇，洪武中被薦教授職，未幾以失事去官，更姓名曰易大可。游湘鄂間，嘗題詩黃鶴樓曰：「黃鶴飛去竟不回，青山樓閣自崔嵬。昔年賣酒人何在，今日題詩客又來。舟繫城邊官柳

長，笛吹江上野梅開。不堪回首東歸去，目斷長安一雁哀。」又先生《少日即事》賦詩云：「霏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爲劉伯川所器。此二詩也，一則當流離之際而瀟灑自如；一則處寒沍之時而興致不改。出而當天下事，其堅定凝重以致君澤民，不爲是非利害所搖奪，三朝相業有光昭代，豈偶然而已哉。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陳田按　文貞晚年思歸，嘗自述：「胡光大語余：術者言同官中，吾兩人將老得退。果若其言，即各具小舟可二僮操者，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徑入舟，同泝流至五雲驛，望夫容峯，則返櫂及君入舟處。君獨歸，廣不過，君竟去；君訪廣亦然，但沿流至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訪，用此共適餘年。」

王直《恭題少師楊公所藏宸翰後》（存目）

又《題少傅楊公贈善學兄五言詩後》（存目）

又《東里先生翰墨卷引》（存目）

楊榮

論述

胡儼《兩京類稿序》　公以英傑之資、卓越之才簡在帝心，恩遇之隆豈他人所得與哉？蓋嘗見公制作之暇，應四方之求，執筆就書，若不經意，及其成也，江河演迤、平鋪漫流，言辭爾雅、不事雕琢，氣象雍容、自然光彩，譬之春日園林，群英競秀，清風澗谷，幽蘭獨芳。及余休致而歸，間得見公所作，筆力愈健、波瀾老蒼，尤深起敬。此誠公遭遇列聖太平雍熙之運、聲明文物之時，故得攄其所蘊，以鳴國家之盛，足以傳世示後矣！至於鏘金鳴玉，從容廟堂，黼黻皇猷，奉揚天聲，布之遐邇，錫福斯民者，則有玉堂之稿在。

周敘《文敏集序》　復以其宏博之學，敏贍之才，發爲文章，與古之作者頡頏後先。高文大冊，施諸朝廷。雄詞直筆，著於國史。嘉猷讜論，達於經筵。凡文武大臣勳績之所紀述，中外名流先德之所表揚，以及海內縫掖之士，欲有所借譽者，得片言隻字莫不以爲至幸，公亦隨其人之所求，樂然應之不倦，皆各適其意以往，何其富哉。

錢習禮《文敏集序》　至爲文章，見於詔誥命令訓飭臣工誓戒軍旅撫諭四夷，播告萬姓，莫不嚴正詳雅，曲當人心。出其緒餘，作爲碑銘誌記序述贊頌以應中外人士之求，又皆富贍溫純，動中矩度。詩亦備極諸體，清遠俊麗，趣味不凡。稿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子尚寶司丞恭屬爲之序。

王瓚《楊文敏公集序》　瓚游京師，屢欲求前輩文獻以爲私淑之地，多有不及見者，而辱交郎中、侍郎兩君，乃獲公集讀之。曰，蔚乎懿哉！由其計慮之精審，而知識局之純正；由其議論之英發，而知建立之超卓。其諷詠之清暢，則和順之充也；其鋪張之雄贍，則涵蓄之富也。雖事叢勢遽，而未嘗不暇整；雖泛酬曲應，而未嘗不瑰達也。明經術以洪其原，博世故以通其變，雖不屑屑於雕繪，而體制氣焰未嘗不俊逸而妍縟也。夷考是時，惟公量能有容而無忌克之私，亦往往於詞焉見之。其勳秩之崇、胤嗣之昌，騰重望於一時，流弘譽於百世，寧無所自而然哉。

《詩藪續編・國朝上》　永樂中，【略】文敏【略】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楊文敏集》　榮當明全盛之日，歷事四朝，恩禮始終無閒。儒生遭遇，可謂至榮。故發爲文章，具有富貴福澤之氣。應制諸作，渢渢雅音。其他詩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爲人。雖無深湛幽渺之思，縱橫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實無疵，臺閣之文所由與山林枯槁者異也。與楊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國既久，晚進者遞相摹擬，城中高髻，四方一尺。餘波所衍，漸流爲膚廓冗長，千篇一律。物窮則變，於是何李崛起，倡爲復古之論，而士奇、榮等遂爲藝林之口實。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無不生弊。微獨東里一派，即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併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之衰，併掩沒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與榮哉。

王直《建安楊公文集序》 間爲文章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任事與！凡官署民居，所以施政教，適性情，而欲有所紀載，孝子慈孫，欲銘著其祖考之美，以垂諸不朽者，多請求於公，公皆有以應其求。其學博，其理明，其才贍，其氣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變化開闔，而自合乎矩度之正，蓋渢渢乎盛，傳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寶而藏之，而今不可復得矣。

《靜志居詩話》卷六 東楊詩頗溫麗，上擬西楊不及，下視南楊有餘。

《古樸子傳》 金幼孜《書古樸傳後》：右《古樸子傳》，今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公勉仁所譔，而雲南參政陳必恭之所號也。必恭世居建之浦城，爲人質實，不事表暴。宅心坦夷不爲町畦。崖岸遇事，任情無所矯揉，人或以古樸目之，因亦以之自號云。必恭來京師，既請公作傳，復來求予言以識其後。嗚呼！大朴既散澆僞日滋，世惟機巧詭誕之是務。媮薄矯飾之相師，孰有能全其所賦而不鑿於私智哉。必恭以名進士爲御史中臺，出冤洗滯，所至民受其惠。及蒞政藩闔協贊旬宣，而聲譽益著。推其所存蓋爲敦厚而不爲險刻，爲忠信而不爲詐諼，爲儉約而不爲浮華。持之以謙而不伐，守之以誠而不貳。恂恂悃悃，表裏一致，蓋幾古樸者之爲矣。予知必恭有素，竊喜其尚古道，可以風厲世俗，故舉其平昔之近樸者書以歸之。

《虢宮送何丞市馬》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一徑下，好。又：「秦山半夕陽」，眞虢州景，非用王維語。

《平安南頌》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陳田按：西楊亦有《平安南詩》，格義精整。《東里集》人所習見，故捨彼錄此。

傳記

楊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建安楊公神道碑銘》 公生而不凡，自少力學，以科第發，身入翰林，爲編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修舉成憲，開內閣，擇儒臣六七人掌機密，公尤爲精敏周緻。不踰年，屢遷至侍講。及建皇太子授諭德，尋陞右庶子，皆兼翰林職事，論思而退，則進講東朝，趨事惟謹，未嘗知倦。又嘗受命輔皇太孫。未幾陞翰林學士。上巡幸北京，營建都邑，親征朔漠，制勅條畫，公偕同事二三人秖順贊襄，罔不盡心。至若將帥賢否，軍機調度，邊務緩急，遠人叛服，必詢之公，公亦以身任之。陞文淵閣大學士兼舊職。征北班師，軍食不繼，亟言於上，以御膳餘糧給之。西羌叛，命往經理，公言敵人叛服不常，招撫之，便不必勤兵，未幾叛者皆歸寧。夏報西寇犯邊，召公計之，公以城堡堅固，士卒精銳，賊必不能持久，料今已去矣，無勞聖慮，既而得報如所料。方西征，有言建文時所募江西民兵可十餘萬宜徵用，公言嘗有詔令，復業不可失信於民。再征北敵，公言軍士久勞，請釋其前罪班師。麗水政和山寇聚衆，有司請發兵捕之，公曰：「愚民窘於衣食，重爲有司所苦，求活朝暮耳，少緩之，必散；用兵則害及良善，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上皆嘉納之。再從北征，上升遐，奉殮如禮。傳遺命，仁宗昭皇帝即位。預議喪禮，悉遵古制。詔汰冗費，蠲逋負，舉困窮，省刑罰，出宮錢，贖民間所鬻子女，用圖惟新。不踰年，仁義忠厚之政舉，行無遺，公與力焉。陞太常卿兼舊職，尋陞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賜銀印文曰：「繩愆糾繆。」未幾，以經畫喪事勞賜勅獎勞，特陞工部尚書仍兼二職，支三俸。復命護梓宮葬長陵。宣宗皇帝上賓，迎皇太子嗣位，益見信用。庶人高煦叛，從駕東征，不旬日平之，公有參贊之功。交阯叛，請寬其伐，以卹我師。未幾陞少傅仍兼前二職。今上即位，議即政事宜，及開經筵以廣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日侍講學，退而綜理庶事。進少師兼官如舊。以久違先壟請告，詔許之，賜璽書褒諭，優加恩賚。乘傳南還，遣中官相行，事竣力疾，就道至杭州，卒於武林驛。訃聞，上深悼之，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濙祭於其第，復命中官護其柩歸，勅有司營葬，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官其子恭尚寶司丞。公事列聖四十餘年，自右庶子至少傅，三受誥，推恩追封三代考妣。凡朝廷大制作，若四朝實錄，性理大全，歷代臣鑒，外戚事鑑，皆爲總裁。大冊封，大祭享，恆命行禮，所賜御製詩文圖書及金帛衣服乘馬寶帶珠玉金銀器皿諸物，歲無虛月。寵任益隆，勤慎益至。凡所理事，可集辦者，未嘗踰宿。公素孝友，自家食至大官，於宗族師友鄉黨及所知識，困苦婚喪必賙卹，患難必救援。卒之日，聞者莫不傷之。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訓子編》、《北征記》。配繼皆劉氏，贈封如制，側室葉氏、武氏、張氏。子六人：長曰恭，次曰讓，曰錫，曰賜，曰貴芳，曰貴通。女七人：

長適兵部主事雷潛，次適詹鑌，次適大理寺評事陳順德，次適蘇潤，皆士人，餘在室。孫男十二人：曰泰、儼、俊、倫、儉、佶、儆、佐、倧、偉、倜、儀。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卒以正統五年七月壬寅。是年十二月丁酉葬於甌寧縣豐樂里山之原。

《明史·楊榮傳》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成祖初入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成祖遽趣駕謁陵。自是遂受知。旣卽位，簡入文淵閣，爲更名榮。同值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略】十六年，胡廣卒，命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榮麾衛士出圖籍制誥，舁東華門外。帝褒之。榮與幼孜陳便宜十事。報可。【略】仁宗卽位，進太常卿，餘官如故。尋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旣而有言榮當大行時，所行喪禮及處分軍事狀。帝賜敕褒勞，賚予甚厚，進工部尚書，食三祿。時士奇、淮皆辭尚書祿，榮、幼孜亦固辭。不允。【略】英宗卽位，委寄如故。正統三年，與士奇俱進少師。五年乞歸展墓，命中官護行。還至武林驛而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永樂末，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帝時在塞外，奏至，以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安南之棄，諸大臣多謂不可，獨榮與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其老成持重類如此。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重修《太祖實錄》及太宗、仁、宣三朝實錄，皆爲總裁官。先後賜賚，不可勝計。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家富，曾孫曄爲建寧指揮，以貲敗。詳《宦官傳》。

紀事

王直《兩京類稿序》 國朝旣定海宇，萬邦協和，地平天成，陰陽順序，純厚清淑之氣鍾美而爲人，於是英偉豪傑之士相繼而出，旣以其學贊經綸、興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復發爲文章，敷闡洪猷，藻飾治具，以鳴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樂，蓋文明極盛之時也，若建安楊公者其可多得哉？直在鄉校時，聞公領鄉薦第一，名譽赫然，思欲識公未能也。太宗皇帝卽位之明年，直亦取進士，選入翰林，俾盡讀中秘書，學古爲文詞，而公已在內閣典辭命，職論思，所與共事者六七公，皆天下之望。又後二年，直再被選拔得從諸公後，諸公不以直爲愚，而皆辱教焉。聽其所言，觀其所存，信一代之偉人也。而公復以達政務，善應變最爲上所親任，凡制馭夷狄，飭師旅撫順討逆，慮邊將有不能辦者，必命公往圖之，公決機發策，皆適其宜。上躬御六師清沙漠，必命公從行，所以贊襄裨益爲多。其在朝廷，朝夕侍左右，圖議政事，以安利兆民，而人蓋陰受其賜。

錢習禮《兩京類稿序》 公少有大志，刻苦務學，博洽經史，於治亂興懷之由、是非得失之理，莫不究盡，慨然以功名自期許。始由進士入官翰林，太宗正位，簡文學之臣凡七人，入祕閣掌密務，公在選列，姿度英爽，每侍閒燕有所顧問，敷對剴切，上奇其材可大用，於凡政之得失、民之休戚悉以問之，公卽小心一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皆見聽納，其言之行而功利及於民者不可勝計，然多公所獨知，它人有不得而與知者。上益察知其忠，日見親任，邊情軍務一皆諳練，嘗西鄙有警，夷虜情僞不可測，遣同大將籌之，旣至，洞識事機，措置得宜，邊境帖息，回奏大見奬賚。上每親征，公皆在行，從容帷幄，贊畫居多。繼事三朝，忠勤始終如一日，被所以寵待之者，羣臣莫能及。

王瓚《楊文敏公集重刻序》 公初舉進士，入翰林，徧誦中祕之藏，其形諸製作者，或頌述聖政，或諭誥天下，或緣官署民居以申政教，或緣國史典冊以昭勸懲，或紀臣工之勞伐，或志士庶之行事，操筆摛藻不煩思索，悉足以潤色皇業，彰示世猷，其文章可謂偉矣！公爲國史編修，太宗文皇帝簡文

學七人入秘閣，公與焉，五轉而爲文淵閣大學士，歷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加少傅，終榮祿大夫、柱國、少師，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其秩位可謂極矣。太宗素才公，腹心耳目之寄莫先焉，居則參掌機密，出則謀謨帷幄，而公究徹國體，善應事變，凡政治得失、民生利病、軍機進止、夷狄征撫、文武臣僚之用舍，皆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殫輔翊之誠，致寅亮之道，宗社藉以尊安，海宇賴以熙謐。比事三宗，終始如一，恭勤忠藎，老而彌篤，蓋以身任國家之重垂四十年，巍巍乎其勳庸之茂也。曰士儆，天順己卯貢士，拜中書舍人；曰士倧，天順丁丑進士，拜無爲知州；曰士偉，成化乙未進士，拜兵部主事；公諸孫也。曰昂，爲順德知縣；曰昇，鴻臚序班；曰互，成化丁酉貢士，今爲南京戶部郎中；曰旦，弘治庚戌進士，今爲禮部右侍郎；曰昉，弘治戊午貢士，今爲宣平知縣；曰易，正德戊辰進士，今爲戶部主事；曰是、曰昕，俱爲訓導；公之曾孫也。曰崇，與昉同舉，今爲刑部司務；曰邁，弘治辛酉貢士；公之玄孫也。其績學家庭、肄業庠校，林立雲興，莫克枚數，而顯于仕途者，又皆以文學行業取重當世，是匪惟世其科，且世其美于無窮，彬彬乎其子孫之蕃且賢也。

《翰林記》卷二〇《杏園雅集》 正統二年三月，館閣諸人過楊榮所居杏園燕集，賦詩成卷。楊士奇序之，且繪爲圖，題曰《杏園雅集》。預者三楊、二王、錢習禮、李時勉、周述、陳循與錦衣千戶謝庭循也。榮復題其後，人藏一本，亦洛社之餘韵云。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閩小紀》 閩有貧生客京師，飢寒濱死，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因以兩幅獻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云：「誰家老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迹到，祇應啼鳥隔花聞。」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湧起。

《平湖》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殿閣詞林記》：永樂八年，成祖北征至野狐嶺，召學士胡廣等賦《平胡》詩。楊榮曰：「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上甚嘉之。未幾，諜知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臺讐殺，東西奔遁，乃召榮諭曰：「此賊果自殘滅，汝前日之詩，安知不爲讖乎？」榮下馬叩謝。上喜，命賜羊酒。

著録

楊士奇《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墓誌銘》 所著文章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訓子編》、《北征記》，藏於家。

王瓚《楊文敏公集序》 公集曰《兩京類稿》、曰《玉堂遺稿》者，公家子允寬符鄉梓行已久，板藏書坊燬於回祿，今兩君偕諸昆季圖翻刻以傳，總名曰《楊文敏公集》，共二十五卷，屬瓚爲序。

《明史・藝文志四》 《兩京類稿》三十卷、《玉堂遺稿》十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稿則公子尚寶寺丞藏於家，正統五年豫章胡儼先序其《兩京類稿》。正統十一年泰和王直及吉水錢習禮又爲之序。迨正德十年版遭回祿，重爲翻刻，總名曰《楊文敏公集》，共二十五卷，永嘉後學王瓚序之，附錄二卷，皆志銘之文也，有吳城敦復二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楊文敏集》 榮有《後北征記》，已著錄。

藝文

陳循《少師楊公誄文》 緜緜楊宗，肇漢太尉。繼而顯者，自唐之季。遂官于閩，因家浦城。崇安建陽，其徙屢更。卒遷建安，卜宅乃定。世積忠厚，子孫日盛。盛豈徒然，厥務惟臧。冠裳文雅，表于其鄉。有偉達卿，好義尤篤。惠賙於人，恆不自足。達卿雖往，萬木尚存。鄉人所植，酬其施恩。再傳士美，性亦樂施。人謂達卿，積德有繼。聖明撫運，世際太平。歲丁辛亥，而公遂生。易云爲善，必有餘慶。公之生也，詎非其應。警敏疏達，其孰與公。遇義果爲，亦罕所同。公自少時，已拔流輩。長游鄉校，學篤弗懈。堂堂閩藩，寘興賢能。公試其間，獨冠群英。既領薦書，春闈校藝。爲第三人，鵬搏鵠起。大廷進對，公擢高科。授職史館，日事編摩。皇皇太宗，入正大統。特更公名，以昭眷寵。眷寵維何，偕此七賢。置諸宥密，專

典代言。代言之典，豈眞文翰。託以腹心，俾盡誠欵。公每論事，必持度權。時會機要，被奬上前。數月之間，其官疊進。匪徒進公，旌乃勤愼。官雖六品，出入禁廷。襲衣之賚，制視六卿。擢兼宮僚，用資贊輔。進講之餘，仍治職務。凡承咨問，有事于民。匪寬不對，匪恕不陳。廷臣狎恩，忌公伉直。徉言薦公，踈以外職。上賴明聖，私計不行。公疏十弊，指斥其情。公雖伉直，爲衆所忌。上益重公，委信不貳。車駕屢發，巡幸親征。往還扈蹕，公咸在行。內而館閣，外而夷狄。衆或罕預，公悉機密。有事邊閫，往必命公。公受親信，或過元戎。公每還朝，隨事獻替。成敗利鈍，多如所計。兵將勇怯，邊方實虛。公且究知，如履其區。公非能武，蓋知武者。能者用之，或出其下。公雖知武，所典者文。凡百製述，克任以身。五經性理，聖明所右。纂緝編校，公預領袖。四朝實錄，盛德豐功。帝命總裁，公在其中。一典京闈，九侍廷試。校文讀卷，克稱上旨。公居清密，四朝所同。未嘗一朝，譴辱在躬。於赫仁皇，褒錫孔厚。範金刻文，繩愆糾繆。方直剛正，簡在宣衷。亦用範金，刻文賜公。或褒璽書，或賜詩畫。文綺繡服，玉帶名馬。三代考妣，褒典咸加。施及家室，幽顯光華。自昔文臣，罕臻極品。公位三孤，更見親信。儒者稽古，苦難遭時。公之際遇，孰幸如之。抑公平生，所存忠厚。有陷非辜，力爲解救。憫人疾苦，猶已不寧。汲汲思濟，必底于生。家故多貲，俸賜且倍。施賑貧乏，恆恐弗逮。公宜耆耄，丞相朝廷。胡歲七十，溘然仙升。千里訃聞，主上震悼。爲輟視朝，曰失元老。亟命有司，爵贈太師。謚以文敏，於禮誠宜。紀德述行，已具太史。顧予有情，聊爲公贅。迢迢南服，建水閩山。計公之靈，返棲其間。

胡濙《少師楊公哀辭》 性之蘊兮乾剛，行之著兮端莊。明心易而多才兮，早發軔於科場。踵世德而顯融兮，掌絲綸於玉堂。承列聖之寵眷兮，殫心力於巖廊。贊廟謨而密勿兮，佐泰運以榮昌。位益高而勛益著兮，知經筵而啓沃乎聖皇。上念厥功兮賜歸展墓，公詣先隴兮追遠焚黃。事畢復還兮炎夏，疾革捐館兮錢塘。訃音聞上兮爲之感愴，遂輟視朝兮卹典逾常。諭祭營葬兮恩沐存亡，追贈加謚兮萬古流芳。雖沒不死兮永耀耿光。

楊士奇《晚同宗豫先歸詣清河途中寄勉仁弘濟》 載書先發赴前營，雨浥飛埃晚更晴。人喜望家三舍近，馬知歸路四蹄輕。風飄點點溪花送，日射行行野樹明。却憶今宵氈帳底，翠壺紅燭伴雙清。

又《獨遊山寺奉簡宗豫少保勉仁少傅弘濟太常》（存目）

又《題勉仁學士草蟲圖》 種瓜于田，既勤且劬。棄瓜于道，遽厭其餘。羣趨於腐，爲蟻斯足。蟲睨于傍，其亦有欲。物各付物，天道流行。動植之微，可微生成。

又《題勉仁學士歲寒圖》 歲晏朔風勁，雨雪何霏霏。原陸莽蕭條，百卉具已萎。鬱鬱凌雲松，猗猗修竹枝。皎皎林間梅，鮮葩亦已披。並秀以相依，況與瑤華宜。瀟洒清白居，足怡君子懷。艷陽耀丹萼，頹霞映紫蕤。當春豈不時，不及商飈摧。諒非沍寒節，曷表貞素姿。永託金石契，遲暮以爲期。

又《題少師建安楊先生行樂圖（五首）》 聖明圖治任忠良，正倚純誠柱廟堂。畫史但知塵外意，青山爲寫午橋莊。

馬蹄踏遍龍沙路，載筆頻年從屬車。且緩馳情向蕭散，禁中頗牧有誰知。

手扶金鼎事調元，玉署賢勞四十年。待致雍熙却歸去，丹山眞作地行仙。

水色山光絕世塵，長松千尺繞龍鱗。何妨添我青藜杖，俱是蓬萊頂上人。

玉堂金馬同三紀，晏歲梅花雪共妍。廬阜武夷歸去日，東西來往挾飛仙。

胡儼《次韻答楊少傅勉仁（二首）》 蕭然一榻病相如，獨卧城南水竹居。玉笥松楸懷故里，青燈風雨課殘書。眼前文物交游少，霜後園林橘柚餘。藥裏尋常筋力盡，敢勞谷里有來車。

之武平生信不如，衰年懷土事幽居。山中已迫桑榆景，天上重煩故舊書。伏枕塵勞灰百念，傳家生計在三餘。鄰翁花木春來好，扶杖看花當小車。

金幼孜《爲勉仁學士題王孟端所畫松檜圖》 長松參天苔蘚碧，飛泉迸落蒼厓石。霧雨三秋入杳冥，風林六月含蕭索。伊誰妙筆與神通，力斡造化千鈞雄。此材卓犖爲世用，老大猶當備梁棟。老檜蒼蒼擁高蓋，交柯崛起蛟龍背。懸厓慘淡雷雨生，白日蒼茫鬼神會。朝回坐對太古姿，凜然不受霜雪欺。爲君歌罷久嘆息，要知畫好如此詩。

又《爲楊學士勉仁題小景》 積陰生巨壑，飛翠落崔嵬。古木雲蘿暗，蒼崖雪瀑開。幽人揮麈坐，稚子抱琴來。想有登臨興，看圖日幾回。

雜録

王直《送少保楊公省墓歸南郡序》　正統六年二月，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南郡楊公以去墳墓之久也請於上，得歸省焉。一時仕者皆以爲公榮。直聞而歎曰：省墓云者，君子追遠之道也，古之人皆重去，墳墓以爲親之體魄所藏，不可以無主，故重之。及列國廢，天下歸于一，有志事君而行道於天下者，豈能終老墓下哉。苟有爲之主則去之，雖聖人不以爲異也。然既去之矣，其心固未嘗忘，而縻於職務久不得一省焉者，則亦未嘗不慊然于心。國家著省墓之令，蓋前代所未有，眞所謂如天之仁也。於是而歸省焉，安得不謂之榮哉，然直於公之歸，有以見上之仁於公也厚，而公之德之賢於人也遠矣。蓋公事四聖，踰四十年，皆以文學謀謨居侍近。今天子在位，圖任老成，而公與少師廬陵楊公眷注尤深。軍國重事多訪問焉。日侍經筵，孜孜啓沃，非堯舜之道，不以陳，誠不可一日去左右。而公乃切切於是行，世之職仕有不如公者反後之，非公之德賢於人遠哉。而聖天子輟公於倚任之中宥密之地，使得盡追遠之道，其仁之厚可知矣。於乎！舉前所無之今典，而於公特厚焉，公之所以致此豈偶然哉。直從公亦久矣，見公之教人皆忠孝仁義之言，而其所行不異是，誠所謂邦家之光，豈特歸爲閭里榮哉。禮部郎中潘勤輩亦嘗受公之教者，於公之行皆有戀慕之意，而欲見於文，屬直爲序之，使觀者知公之德，而有所興起云。

又《贈少傅建安楊公扈從巡邊詩序》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而以至仁撫之。是故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凡有土有民者，皆奔走奉貢，稽顙闕下。今天子丕承列聖，德威所臨，無間遠邇，益効臣節，是以內安外順，熙然同風，蓋太和極盛之時也。宣德九年八月，上臨朝諭羣臣，其意若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況天下既安，不可忘武。邊塞者內外之限，雖宿重兵以守之，其能不以安而怠乎。今穡事既成，朝廷多暇，朕將親率六師以行邊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羣臣皆頓首稱善，乃卜以九月甲申啓行。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公實從。公秉德蹈道，兼資文武，昔事太宗皇帝從容於禁密之地。凡禮樂名物，政令施設，皆參與其間。至於南征北伐，指麾號令，雖皆出宸衷，然文告宣布，多自公手。而北伐之役，公未嘗不從。故於邊事詳練，雖老校宿將無以過之。宜其簡在上心而眷遇益至也。直嘗觀之，周自文武，疆理天下，繼以成王，攘外安內，可謂盛矣。後世忘備，於是遂有外侮。宣王中興，任疆場之事者，則有文武吉甫焉。蓋有是君，斯有是臣也。國朝大一統之業，聖聖相承。重熙累洽，而猶不忘武備，以保乂萬邦，又得如公者左右焉，蓋所謂明良之遇也。賡歌相成，與有虞等矣。豈但比隆成周而已哉。公將行，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君英時彥等皆喜公之有是行也，析唐張說詩「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二句爲韻，各賦五言詩二章以贈行，而直則爲之序云。

楊溥

《國琛集》上　楊溥，石首人。以文學潤飾太平，大制作咸出其手。

《靜志居詩話》卷六　三楊位業並稱，南楊詩名獨不振。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溥，字弘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除翰林編修。靖難後，轉太子洗馬，下詔獄。宣德元年，以太常卿兼學士直內閣，歷官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正統十一年卒。謚文定。時稱三楊學士。泰和爲西楊，建安東楊，石首南楊。公中更險難，復還弘文，再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識者謂丙午扈駕一章，勞臣之苦心，亦少概見云。

《明史・楊溥傳》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永樂初，侍皇太子爲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採文帝事編類以獻。太子大悅。久之，以喪歸。時太子監國，命起視事。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遲，帝怒。黃淮逮至北京繫獄。及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逮繫錦衣衛獄。家人供食數絕。而帝意不可測，且夕且死。溥益奮，讀書不輟。繫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卽位，釋出獄，擢翰林學士。嘗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賜鈔幣。已，念溥由己故久困，尤憐之。明年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值。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

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值閣中。命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尋進太常卿，兼職如故。宣宗卽位，弘文閣罷，召溥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居四年，以母喪去，起復。九年遷禮部尙書，學士值內閣如故。英宗初立，與士奇、榮請開經筵，豫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愼選宮中朝夕侍從內臣。太后大喜。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國公張輔及士奇、榮、溥、尙書胡濙入，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不意今尙見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爲太子，被讒，宮僚多死詔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時時於宮中念諸臣，太后亦久憐之，故爲溥言之如此。太后復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入閣，至是乃與士奇、榮並。六年歸省墓，尋還。是時，王振尙未橫，天下淸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牆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馬愉、高穀、曹鼐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官其孫壽尙寶司丞。後三年，振遂導英宗北征，陷土木，幾至大亂。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至此。而後起者爭暴其短，以爲依違中旨，釀成賊奄之禍，亦過刻之端也。

楊士奇《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弘濟自舉進士入翰林，已籍籍有賢名縉紳間。太宗皇帝臨御之又明年，建儲擇輔擢兼洗馬。仁宗皇帝在位陞翰林學士再陞兼太常卿。初開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簡文學之士五人，日直其中職，討論，其第一人弘濟也。弘濟時就中論事，有裨益。上嗣大統，覽先朝羣臣所上奏，嘉弘濟之能直也，親擢秘閣，預機要，士奇得共事焉。士奇竊自念，初以布衣被召入西掖時，天下文學之士召至者二十餘人，同稽古纂述之事，而翰林之臣三人參領之。忽忽廿五六年矣。三人者今獨弘濟在，二十餘人之尙在者，士奇二三人耳。以是恆相與親厚。弘濟爲人忠厚惻怛，愛人以德，凡所與處，必輔之於道不肯苟且阿狥，蓋非獨於余有切磨之益，朋友資益之者，蓋多也。弘濟有孝行，處憂患困繫十年。念母老不得朝夕侍也。辛苦自力，節縮日給之費，寓歸以助養，蓋聞者皆動心焉。幸復履亨，淬膺委任，未敢遽言其私，而其中之惓惓者固未嘗已也。旣受誥命，以其官贈祖考，又封其母爲太淑人，以奏歸省。旣得請，將行，同官卿士相率祖餞文明門外，觴酌之次，各賦詩道離別之意，而謂余序之。余曰：「士官至三品先九卿，日在上左右，得以所學論天下事，又得推恩其親，而朱衣象笏承懽婉愉，用慰悅親顏於違闊之久。如弘濟今日者，何其榮也。固本於上之大德，其亦弘濟之賢太淑人之福有以迓承之歟。宜以爲弘濟賀。」又曰：「人之所尊君親一也，自弘濟官侍近先朝，所以寵待之何如，上所以親用之何如，弘濟素所自任又何如，其肯久昵於私而後於公乎。請以爲弘濟祝。」弘濟起謝曰：「微子言溥，猶將自奮，矧子之篤我於義，敢忘率承？」遂次第其說書之簡端。

楊榮《和少保楊先生退食之作》 皇仁廣大與天同，萬姓咸歸覆幬中。任重未能弘聖化，才疎深擬效愚忠。喜逢海宇文明日，敬仰中和位育功。制治保邦明訓在，退朝憂思倍忡忡。

《明詩紀事》乙籤卷三引李賢《古穰雜錄》 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莫測，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

又引《水東日記》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卽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譔祭文，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卽已之。

又陳田按 世稱西楊文學，東楊政事，南楊雅操，犴獄十年，養晦愈明。漢庶人反，南楊《從征》詩云：「欃槍耀齊分，龍御勤六師。出門馳馬去，不暇告妻兒。親友送我行，欲語難爲辭。死生豈不卹，國事身以之。」可謂社稷臣矣！《文定集》世所罕見，余從眞定梁氏購得，甄錄較他集爲多。

金幼孜

論述

《詩藪續編・國朝上》永樂中，【略】金文靖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金文靖集》幼孜在洪武建文之時，無所表見。至永樂以迄宣德，皆掌文翰機密，與楊士奇諸人相亞。其文章邊幅稍狹，不及士奇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頗亦肩隨。蓋其時明運方興，故廊廟黼黻，具有氣象，操觚者亦不知也。

《靜志居詩話》卷六　文靖扈駕北征，大漠窮沙，靡不身歷，故其詩時露悲壯之音。

《明詩紀事》乙籤，卷四引胡儼《頤庵集》　金諭德《北征》詩詞雄句傑，遠揚天聲，如金鐘大鏞，震乎寥廓之外。

傳記

楊士奇《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卒。【略】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雪崖先生神道之碑。公自幼嗜學問，內承家訓之篤，長從前進士聶鉉先生受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改翰林檢討。居無幾，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爲侍講授承德郎。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史，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睿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授奉訓大夫。七年車駕巡狩北京，公與光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冬還南京，陞奉直大夫。【略】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爲總裁官，授奉議大夫。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從巡北京預修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略】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匡直勉之。公其一也。【略】是歲丁太夫人憂。上嗣位，詔修兩朝實錄，起公爲總裁官。明年奉命持節之寧夏，冊封安化、眞寧二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弔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故址，悉見賦詠。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於上。實錄成，賜金織襲衣文綺白金鞍馬。是歲扈從巡邊，至宣府而還。歲餘得疾。上遣太醫院官視療，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爲人簡易沈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事上以誠。持論必正。

《明史・金幼孜傳》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卽位，改翰林檢討，與解縉等同直文淵閣，遷侍講。時翰林坊局臣講書東宮，皆先具經義，閣臣閱正，呈帝覽，乃進講。解縉《書》，楊士奇《易》，胡廣《詩》，幼孜《春秋》，因進《春秋要旨》三卷。永樂五年遷右諭德兼侍講，【略】十二年命與廣、榮等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遷翰林學士。十八年與榮並進文淵閣大學士。【略】仁宗卽位，拜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略】洪熙元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學士如故，並給三俸。尋乞歸省母。明年，母卒。宣宗立，詔起復，修兩朝實錄，充總裁官。三年持節寧夏，冊慶府郡王妃。所過詢兵民疾苦，還奏之，帝嘉納焉。從巡邊，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宴居之室曰「退庵」。疾革時，家人囑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

紀事

李齡《金文靖公文集序》 江西自昔以文章鳴，代不乏人，若今少保金文靖公是已。公世爲臨江新淦人，生而岐嶷，英邁夙成，奇偉秀出，父雪崖先生喜而遣從前進士聶先生鉉授左氏春秋，鉤玄剖微，得屬詞比事之旨。既長入邑庠，與諸士子游，涵煦陶養，德器大就，遂韞匱六經，博極羣書，引觚吐辭動千百言，條達疎暢，若決江河而注之海，滔滔汩汩，衝風激石，噴薄洄洑，而奇變自生，卒本於仁義道德之淵源，此公之文所以駸駸乎前作，而非近世之務爲工巧者可擬倫也。洪武庚辰，由鄉薦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恭遇太宗文皇帝卽位，首以文名與少師楊公士奇等擢入內閣，參掌機密，弼亮四聖，公忠鯁亮，勳業巍然，而凡典章訓誥之製、賦頌詩歌序記之作，溫潤而豐縟，典雅而清麗，誠足以宣揚皇澤，發明功德，播管絃、垂翰簡，以昭一代文明之治於無窮，其有裨於世道也大矣！昔人以韓愈、歐陽修爲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信乎然也；然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今觀公之文章如此、勳業如此、遭遇如此，則修未盡用，公大用矣，非斯文之幸，實斯道之幸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金幼孜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金文靖集》 明金幼孜撰。幼孜有《北征錄》，已著錄。《千頃堂書目》載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北征集》，大漠窮沙，靡不身歷，時露悲壯之音。則彝尊猶及見之，今亦未見。是編爲其子昭伯所輯，詩文多應制之作，蓋卽黃虞稷所謂十卷之本。別冠以三朝恩榮錄一卷，則其敕諭誥命祭文像贊神道碑之屬。幼孜事蹟已詳明史。核以本傳，多其子孫誇侈之詞，無關考證。今刪去不載，惟以本集著錄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金文靖公集十卷（宏治刊本）。此爲成化時冢嗣昭伯所編，詩文各五卷，潮陽李齡爲之序。閱三十年版有錯落，宏治癸丑知新淦縣事盧淵補鋟其全，復爲之序。首載畫像贊敕諭誥命御祭文神道碑。又外集一卷，今不存。

藝文

練子寧《柬金秀才幼孜》 令譽常從早歲聞，麟經學問獨超羣。篝燈寒聽清宵雨，覓句時看白晝雲。未向月宮攀古桂，先從泮水採香芹。交遊幸遂論心樂，尊酒常同坐夕曛。

楊士奇《唐人醉歸圖爲金學士題》 翩翩六駿出騰驤，醉裏衣冠見盛唐。彷彿開元無事日，不知誰是賀知章。

又《從狩密雲早發次韻幼孜》（存目）

又《題金學士畫》（存目）

又《題侍講雲山障子》（存目）

又《鬼谷圻橋東山雲房四圖爲金學士題》（存目）

又《遵化行營夜夢金少保有作（時奉使慶府）》（存目）

又《思金少保（前四年余與金少保同飲於泥河李氏今復飲李氏思金愴然）》（存目）

又《送太子少保金公歸省》（存目）

又《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神道碑銘》（存目）

王直《少保金公哀辭》 惟少昊之淳懿兮，開胤嗣之淑靈。後百世而猶顯兮，肆夫子之挺生。抱忠信之美質兮，服仁義以自潔。旣閎覽又博知兮，紛獨有此姱節。擷芹茅以徜徉兮，曰俟時吾將行。忽翱翔于天路兮，遭永樂之盛明。鳳翩翩而高翥兮，炳文章之五色。引醴泉以爲漿兮，精瓊靡而爲食。驂玉虬以上下兮，俯凌睨乎大荒。贊神謨之煇赫兮，夫豈昔日之子房。痛橋山之弓劍兮，仰重明之兩作。人文粲而宣朗兮，復修備於禮樂。偉夫子之左右兮，曰圖任乎老成。朝吾遊夫玉堂兮，夕吾息於承明。非堯舜不以陳兮，

蹈先哲之遺則。步金馬於椒丘兮，紉蘭茝以爲服。彼疾騁而競趨兮，檄既充夫佩幃。循素履其坦坦兮，指洙泗以爲期。嗟天道之孔神兮，實謙好而順助。羌獨戾於夫子兮，傷抑鬱而奚訴。荷便蕃之渥惠兮，悼天之不愁也。生既榮而死又哀兮，乃夫子之幸也。竊獨懷夫疇昔兮，儼三四之俊傑。曾日月之幾何兮，乃一二之在列。予猶以爲依兮，冀示予以不恌。何夫子之復逝兮，悵巫陽之能招。年雖耆而未老兮，天奚奪之亟也。彼衛武之永年兮，此何乖而弗之及也。造天關而問兮，天瞢瞢而不聞，幸芳烈之有聞兮，庶不朽而彌存。蹇徘徊於故武兮，心憯裂其若焚。攬荃蕙以抆涕兮，聊抒意於斯文。

雜録

楊士奇《送禮部尚書兼大學士金公歸省詩序》 洪熙初元，歲事肇新，春陽布和，萬彙咸亨。天子御明堂，敷仁澤，覃被天下，載念臣工，久勤職務，未遑于私，有詔親在者歸省，否亦歸展。桑梓咸有錫賚，視其秩而等差焉。於是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幼孜其太夫人春秋八十，首奉命以行。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歌詠聖天子之大德及太夫人之盛福，以爲公贈而謂士奇爲之序。夫人之倫，莫大於君親，而行亦莫重於忠與孝，忠孝一致也。昔者明君之使臣也，必體其愛親之心而命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監，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將母來諗。」何其念之深而言之數也。君子謂臣之事君，先公後私；君之使臣，先恩後義。今天子推恩其臣，比隆成周盛時，明君之大德矣。先皇帝初臨御，簡用文學之臣七人任之於宥密，幼孜與士奇皆與焉。於是召七人者之命婦入覲中宮，惟幼孜以母行，宴賚隆厚，加有冠服之賜。蓋二十有餘年，先帝先后升遐在天，其七人者亦有存沒之異，而太夫人安享祿養至于今，榮進二品之封，益壽而益康，何其福之盛哉，宜乎歌詠之有作也。公歸朱衣象笏，升堂拜慶，使其子若孫歌之以佐壽觴，鄉閭族姻其必有歆豔而竊歎曰：「金川玉笥之間，前所未有也。」又必有觀感而興起曰：「使爲父母者，率以忠孝導其子，後將無繼今者乎。」則是詩之作豈徒以侈當時，其有係於後來者，不亦重乎。

《明詩紀事》乙籤卷四陳田按 文靖與楊文敏、胡文穆在成祖時最爲親幸，征伐巡幸，常在左右。有句云：「御前視草冰生硯，帳下題詩雪滿氈。」又云：「近苑獵回猶賜饌，行宮朝罷更題詩。」文臣榮遇，於斯極矣。

夏原吉

論述

楊溥《忠靖集序》 詩文平實雅淡，不事華靡，觀者亦可想見其爲人也。公在永樂中，攝冬官政，子朴嘗爲冬官郎中，相知爲深。在常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子朴歷官已四考。政和民洽，用心於此良厚矣。又能使公詩文得傳聞於人，殆知言者哉。予亦湖湘人，嘗得與公同事，用是書之簡首云。

《涌幢小品・夏忠靖詩》 夏忠靖公曾宿我源慈感寺，有「貝葉曉翻龍側耳，珠光夜吐蚌傾心」之句。又登道場山，有「泉迸石梁存虎迹，峰名金蓋擁螺鬟」之句，俱切實可誦。

《明詩紀事》乙籤卷四陳田按 忠靖詩慤質有味。《諭饑烏》云：「饑烏來屋頭，軒然振雙翼。啞啞向我啼，其意欲得食。我行顧我廚，餘餱頗云積。足可療烏饑，盡與非所惜。緣以目前人，困乏動千億。況此所餘餱，粒粒出民力。我食尚懷愧，飼烏寧不惕。饑烏勿此啼，山林有榛栗。」藹然德人之言也。

《咏徽廟墨竹》 《七修類稿・宋徽宗畫詩》：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窗着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眞瀟灑，爭奈金山不愛看。」此責徽宗之不君也。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子也。

傳記

楊榮《故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夏公墓誌銘》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自浙之會稽徙三衢，五代時有諱膺者，惡吳越虐政，復自開化徙饒之德興。【略】公年十三而孤，母太夫人守節自誓，辛勤訓誨俾務於學。公祗服慈訓，夙夜克勤，弱冠充縣學生。洪武庚午，領湖廣鄉薦。明年試禮部弗偶，入太學。壬申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有能聲。歲戊寅陞戶部右侍郎。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以公謹厚可任，轉左侍郎尋陞尚書，【略】庚子以北京宮殿成，奉勑召皇太子於南京，既至賜以白金羊酒鞍馬。辛丑太宗以朔方遺孽未殄，復議征之，公以邊儲未備被繫。甲辰秋七月，太宗賓天，仁宗皇帝卽位，首釋公，復其官【略】。八月拜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尋拜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略】宣德戊申上以師保之重，專職寅亮，不煩以政事命輟戶部之務，日在左右討論至理以寧邦家，公益竭乃心，忠勤彌篤。庚戌春正月壬戌進兩朝實錄，賜白金綵幣襲衣鞍馬。戊寅錫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國家」，言訖而終。訃聞，上爲之嗟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物，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

楊溥《忠靖集序》 少保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長沙夏公詩文遺稿，常州太守桂林莫君子朴以其俸餘鋟梓，公之子尚寶司丞瑄請予序。公之德，存乎人，望隆一時，有以服人之心，感人之情，況所寓諸詩文，皆本學問，亦不可泯也。公儒家子，天性明敏而溫厚，加以詩書涵濡之以成其器，在邑里時，卽有善譽。洪武中由鄉薦入太學，試地官屬，各司疑難往質問之，而悉以理折衷，不以利害爲心，遂有聲於朝。未幾，自部僚超拜亞卿尋陞大司徒。經賦之政，寬而有制，國用以充，民不告乏，遂馳聲於天下。立朝四十年餘，每議大政，務從寬厚。處同官未嘗失色，待僚屬取其所長，略其所短，以是人多德之。宣宗皇帝爲皇太孫時，公受命輔導。三朝實錄，皆預監修。公於理有定見，故其所行，夷險無間，人以爲難。列秩六卿，位次三公，人不以爲過，時論朝之大臣，有德量者，以公爲冠。卒之日，朝野惜之。追贈太師，謚忠靖，錄用其子，此其始終大概也。

《明史·夏原吉傳》（存目）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六 長陵靖難而後瑞應獨多。【略】當時詞臣爭獻賦頌，夏公長律會萃而詳書之，具見閎麗。【略】讀之如覽西周《王會之圖》，披北魏、南齊《符瑞之志》，亦可云詩史矣。特魚虞模並用，殆猶遵《洪武正韵》乎？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夏原吉集》六卷。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楊士奇《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溯夏厥初，以國爲氏。衍於會稽，綿綿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暨唐中和，復徙千番。懿夏之時，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續。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洊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嶷然不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祗事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舄几几。國有老成，堂有柱石。遽不慭遺，當寧興惻。既榮且哀，隆隆寵光。嗚呼忠靖，沒世不忘。

《忠靖集》附錄《蘇州府欽奉春秋公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某月朔日，直隸蘇州府欽奉朝命，祭于少傅戶部尚書贈太師謚忠靖夏公工部尚書謚

文襄周公之靈曰：東南數郡，國賦所先。昔有名臣，來莅茲土。治水效平成之績，理財盡經制之宜。人雖亡而政則存，歲愈久而澤不替。輿情上訴，秩典下頒。序方屬于仲(春秋)，禮並陳于明薦。統祈歆格，以慰瞻依。欽命特賜祭田貳拾伍畝，守墓僕婢肆口。嗚呼！我先忠靖公自筮仕即受知于太祖高皇帝，逮事文皇仁宣三聖，托以股肱心膂之寄，建大功而躋大位，始終幾四十年。幸蒙累朝寵眷特，賜誥勅宸翰御祭文若干軸，照耀千古，眞世守之珍寶也。先通政府君，襄嘗彙次成帙，將鋟梓，以廣其傳。夫何厥志未償，而竟遺九原之憾，遂使宏休麗澤，湮淪沉滅，莫能見示於人，人可勝歎哉。茲勉刻聖製六通，冠諸遺事之首，雖弗獲悉承庭訓，聊以彰君恩揚祖德而少釋墜簏之咎，俾覽斯集者，庶幾知我朝明良胥慶之美，夫豈偶然也耶。

又《校刻夏忠靖公集成敬述》 嗚呼忠靖公，靈秀鍾國器。生當有明初，厥考席穜地。少小解勤學，失怙倍策勵。端方稟慈訓，菽水率二弟。婉愉得歡心，鄉黨推行誼。喜怒嘗不形，已負大人志。未幾領鄉薦，太學勤講肄。遂受太祖知，農部主厥事。漕務當叢脞，理繁弗辭勩。攄誠析羣疑，同官服高義。晉階撫閩軍，愛民先察吏。成祖深眷注，連陟尚書位。治水師禹功，疏決發神智。放海獲安瀾，吳人食其利。況乃賑民饑，全活千萬計。恩施逮官校，矜恤尤備至。扈從攝諸曹，輔守稱上意。擬諸古名臣，寵錫三代貤。披鱗效朱雲，忠讜甘拘係。仁宗復徵起，公以母喪避。馳諭期協心，曰卿朕攸倚。玉帶環腰圍，殊榮耀門第。愆謬繩且糾，煌煌燦金字。得君古良難，盡瘁亦匪易。禮儀故嫻熟，除難見經濟。含弘復貞靜，表德銀章記。維時春秋高，褒嘉示優異。庶務毋久煩，啓沃資謀議。兩朝實錄成，宴賚有特賜。勳名震寰宇，勞謙贊盛治。至性門內全，仁厚遐邇被。扶顛更振乏，接物展光霽，襟期浩以深，疇復窺其際。休休有容德，包荒無巨細，子明稚圭風，雅度眞無媿。忠勤歷四朝，夷險歸一致。騎箕當宁惻，宣廟爲墮淚。謚法酌古今，曠典營葬祭。生榮死亦哀，慶澤流後裔。閑情寓詩文，不朽兼游藝。天眞弄柔翰，豈爲章句累。懿忝諭湘膠，景慕多年歲。執鞭既無從，拜墓讀碑誌，人以文乃傳，遺集嗟失次。搜羅魯魚辨，編就喜不寐。三春日摩挲，髣髴風騷氣。殫力事雕鐫，庶以垂奕世。

金幼孜《贈太師夏公輓詩序》 昔在有周，召公、畢公佐文武以定天下，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嘉謨偉烈，施于國家，被于生民，故詩人之頌召伯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康王之告畢公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蓋古今所稱元老大臣，與國同休者，莫或過之也。惟我聖朝，天啓昌運，篤生賢臣，爲國良輔，若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贈太師謚忠靖夏公原吉，早以明經領薦入仕，事太祖皇帝累遷爲戶部侍郎，事太宗皇帝爲戶部尚書，屢兼六卿之政事，仁宗皇帝洎今上皇帝居保傅之任，前後四十餘年，其勳績之茂，在太宗時爲最久，輔弼之勤在仁宗今上時爲尤著，揚于朝廷播于天下，垂諸國史，人人所共知見也。蓋公以純明淵懿之資，宏博寬裕之量，德優才具，罔施不宜，而其踐履之確，寵辱不動其心，始終不渝其操，人無賢不肖皆欽仰愛慕之，而無所間。故其歿也，天子輿悼，百僚盡傷，下及武夫胥吏，識與不識咸相與咨嗟歎息，或爲之涕泣霑襟。嗚呼！何其感之深而傷之切如此耶。其賢者感深傷切而尤有不能已乎其情，遂相率作爲詩歌以輓之，是皆出於人心之自然非勉強而致也。嗚呼！若公者方之詩書所稱元老大臣如召公畢公者，又豈愧之哉。予嘗論之，國家有大混一之氣運，必有大混一之聖君賢臣以成之，故夫周家開八百年之業者以文、武、成、康爲之君，周公、召、畢爲之臣也。我朝列聖在上，創業繼統，光啓鴻圖，又有若公輩諸臣爲之輔，則所以衍聖明無窮之緒者，夫豈偶然哉。輓詩成什，諸君子俾予序之。予因述公平生之概且著公之所以有係於國家者，弁其端，庶觀者知所考也。

張元禎《夏忠靖公遺事序》 天生聖君賢輔也不數而亦甚難乎其相遇。生而復相遇焉，則所以開一代平康之治，成乎天所以生物之仁實於是焉。在天心無他，一于生物，人得是心以生，非聖君賢輔莫能推而達之，以覆天下，而被後世，聖君賢輔固天爲斯世而生者歟。往古勿論已。如我高皇帝以至于今，聖君賢輔多不世出者，其於天所以生物之仁，日月雨露風霜雷霆雖懦育凜洌，鼓舞震擊之不同，然遂其所以仁之之心則一也。過也或洩之。縮也或贏之。軒也或輊之。弛也或張之。闢也或翕之。閡也或達之。糾也或舒之。隘也或廓之。或引之於前，或推之於後。或委曲以遇，或奮迅以決。或默贊之於無形，或顯相之於既著。或牖所未明於已明，或增所已能於未能。或深沉莫知其端倪。或嚴重不動乎聲色。凡諸類是，言莫能既。位彌高，斯仁亦溥。年彌久，斯仁益究。若夏忠靖其一也。公自結知高皇，傳及列聖，皆任以心膂，信如筮龜。勢利不能敗，讒間不能行。行誼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

石。詳茲遺事之集公之縮洩弛張，默贊顯相，如前所類列，皆所以致生物之心以成天與列聖之仁，卓乎有非一時所能冀者也。開我皇明平康之治，以基聖子神孫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禎獲覩茲集，敬識數語，俾公孫通政君寄序編端，庶覽者知公仁者之功，遇我列聖有如是云。

吳仲《夏忠靖遺事序》 夏忠靖遺事一帙，大率與楊文貞公三朝聖諭錄相出入，而其氣象之弘闊，德器之優裕，遭逢之正大或過之。我國家忠厚一脈，源遠流長，有由然哉！有由然哉！予行縣至湘陰，得之于其曾孫弘濟而讀之有餘感焉。遺事舊未有專刻，且多所多舛訛，公餘略與較正數字，遂鋟之梓，俾其子若孫世守而傳焉。匪直侈其世美，所以昭君度，著臣軌，勵我後人者三事備矣。公之勳業有國事，有列傳，有神道碑。公之文章有蘇常所刻文集六卷，楊文定李文正諸老爲之序，紀載詳明，予小子烏乎敢贊一詞。

朱棣 明成祖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名山藏》 文皇御製條達宏遠，如萬騎千乘，馳驟植立於平沙大漠之中。

又引《翰林記》 永樂四年二月，上視學，服皮弁，御宸翰，賦長詩賜太子、親王。祭酒胡儼、司業張智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以聽，講畢賜茶。

又引《奉山堂別集》 永樂五年，授交趾明經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仍賦詩一章各送之。

《闕里孔子廟詩》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陳田按：明代御製《闕里孔子廟碑文》及詩凡三見，成祖此詩其開先也。憲宗、孝宗詩具後。

《列朝詩集小傳》乾集上 上靖難犂庭，神武不烈。戎馬之餘，鋪張文治。敕修《經書大全》及《永樂大典》。昭代文章，度越唐、宋。御製集藏弆天府，不傳人間。恭錄御賜榮公二詩，以見神龍之片甲云。

《靜志居詩話》卷一 明成祖諱棣，高皇帝第四子。初封燕王，之國北平。建文元年稱兵靖難。四年入金川門，建文帝自焚。帝即位，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踰年，建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崩於榆木川，葬長陵，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中更成祖。有御製集。

又 長陵稱兵靖難，踐位之後，加意人文，成均視學有碑，闕里褒崇有述，以及姑蘇寶山之石，武當太岳之宮，靡不親製宸章，勒之豐碣。而又《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有書，《聖學心法》有書，《大典》有書，《文華寶鑑》有書，爲善陰隲有書，孝順事實有書，務本之訓有書，不獨紀之以事，抑且系之以詩。至於過兗州則賜魯藩，於吳則壽榮國，交阯明經甘潤祖等一十一人，庶常吉士曾棨等二十八宿，咸承寵渥。三勒石於幕南之廷，四建碑於海外之國。此謚法之所以定爲文與。由是文子文孫復加繼述，內閣則有三楊，翰林則有四王，尚書則東王西王，祭酒則南陳北李。觀燈侍宴，拜手賡歌，嗚呼盛矣。

《明詩綜》卷一上 錢謙益曰：帝神武不烈，戎馬之餘，鋪張文治。御製集藏弆天府，不傳人間。惟賜榮公詩御書用紫金粉金龍箋，後題云：八月十三日。旁有爲善最樂。圖書少師攜至常熟入餘慶書院。守僧淨心少與榮公同衣鉢，謂之曰御製第二詩，有「餘慶」二字留此永鎮山門，今在院中。

《勅泥長寧鎮國山詩》 《明詩綜》卷一引《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丁丑遣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送嗣淳泥國王遐旺等還國。初，故淳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言「蒙朝廷厚恩賜封王爵，國之境上皆屬職方，而國有後山，乞封爲一國之鎮」。至是其子遐旺復以爲請，遂封其山爲長寧鎮國之山，命謙等即其地樹碑。上親製文系之以詩。又沈德符曰：「文皇帝封外國山者凡四。」【略】（永樂）六年十二月封淳泥後山曰長寧鎮國之山，【略】皆出御製詩文以炳耀海外，且詞旨雋蔚，斷非視草解楊諸臣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兵力僅伸於漠北，而屈於遼水。若文皇帝威德直被東南古所來賓之國。贔屭穹碑，昭回雲漢，萬祀所無也。《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野獲編》：永樂三年，滿剌加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爲一國之鎮。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上御製碑文，賜以銘詩。四年，日本國王源道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六年，嗣淳泥國王遐旺還國，賜金鑲玉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繡、紗羅、衾褥、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賜爵，國之境土，皆屬職方，而國有後山，封爲一國鎮。至是，其子又請。上

命封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及銘詩。先是，淳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過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於三公府。未幾，卒于會同館。上祭以禮，葬安德門外，賜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爲國王，並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山。上親製碑文，繫以詩。蓋封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睿製詩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雋蔚，斷非視草解、楊諸公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兵力僅伸於漠北，而屈於遼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南古所未賓之國，贔贔宏文，昭回雲漢，其盛恐萬禩所未有也。

黄約仲

黄獻可《靜齋詩集刻志略》 公諱約仲，號靜齋，少博學工詩，聲調祖初唐。永樂初年，召天下文學之士實史館校諸書，公時以庠士被命入京修大典。書成，文皇御西角門，親試《天馬歌》、《上林曉鶯》二詩，擢第一，遂官翰林典籍，遷檢討，在翰苑二十年，以親老疏求近地教職，便祿養，乃命允除汀州府教授，尋卒于官。其詩文、書法多傳於後，惜散落不一，家庭所掇拾又多或失眞，丙申秋始採閱之，去其重複，僅得六十餘篇，錄刻之。噫，公之志行孚于朝紳，孝弟信于鄉閭，名在史錄，規訓在庭闈，是詩之刻，志公文耳。

王時彦

楊榮《送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王時彦詩序》 彦少孤，母氏守志弗易，以訓以育，冀其有成。而時彦亦克自勵。當太宗皇帝卽位之初，首以明經領江右鄉薦。明年甲申登進士第，始繇翰林庶吉士進職修撰侍講以擢今官。處詞林二十餘年，文學聲譽振耀發越蔚然爲士林之望。

朱高熾 明仁宗

《藝苑卮言》卷五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獨好歐陽氏之文，以故楊文貞寵契非淺。又喜王贊善汝玉詩。聖學最爲淵博。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雙槐歲鈔》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仿歐陽，詩尚《選》體。

又引楊士奇《三朝聖諭錄》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如何？」對曰：「詩所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詩，不足爲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爲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注》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鳳棲梧・九日海棠》 《詞苑萃編》卷七引《蘭皐集》：仁宗《鳳棲梧》賦九日海棠云：「煙抹霜林秋欲褪，【略】。」娟秀絕倫。

《列朝詩集小傳》乾集上 仁宗在東宮久，聖學最爲淵博，酷好宋歐陽修之文，乙夜繙閱，每至達旦。楊士奇，歐之鄉人，熟於歐文，帝以此深契之。嘗命贊善徐善述改竄其詩，致書稱謝，又云：「令旨說與好古，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爾爲選擇。王燧眞明日早進來看。」其虛懷好學如此。御製集上、下二卷。尹直《瑣綴錄》載上觀象戲與曾棨賡和詩，御製集及棨集並不載，故削之。

《靜志居詩話》卷一 明仁宗諱高熾，成祖長子。建元洪熙，在位一年

崩，葬獻陵，謚曰昭皇帝，廟號仁宗。有御製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卷。

又　獻陵天稟純明，雅志經術，東朝監國，命徐贊善善述纂《尚書直指》進講，詩成亦命善述改竄。令旨呼其字而不名。又嘗與曾少詹棨賡和，如《江樓秋望》詩云：「蘋洲晴亦雪，楓岸晝常霞。」絕似唐太宗，設享年加永，則成功文章巍煥何如焉。

《明史・仁宗紀》（存目）

《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石渠隨筆》：明仁宗楷書：「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豐采清雋，眞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輔予爲勞。似卿材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予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琢磨。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明史・藝文志四》《仁宗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卷。

黃　淮

楊榮《省愆集序》　自洪武迄今，鴻儒碩彥，彬彬濟濟，相與詠歌太平之盛者後先相望，公以高才懿學，夙膺遭遇，黼黻皇猷，鋪張至化，與世之君子頡頏振奮於詞翰之場者多矣，此蓋特其一時幽厲之作，而愛親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懷，藹然溢于言表，眞和而平，溫而厚，怨而不傷，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

又《送少保黃先生還鄉》　憶昔事太宗，從容侍帷幄。時時被顧問，密邇居館閣。維公我最厚，交契得所托。丰標獨清奇，襟度自恢廓，獻納効忠勤，論思攄謇諤。青綾每同直，彩毫時間作。出入二十年，親愛宛如昨。龍輿忽上賓，銜哀淚俱落。仁皇嗣寶位，任舊多寵渥。公時特承恩，不日登峻擢。三孤位隆重，兼秩祿非薄。寧期望鼎湖，弓劒隔冥寞。今皇紹大統，眷遇恩禮數。公刀文嬰疾，懇辭返丘壑。聖情念老臣，錫賚何輝霍。歸帆指東浙。養親以爲樂。榮名動宇宙，英聲振南朔。到家懷遠音，好寄雲間鶴。

又《黃少保像贊》（存目）

楊溥《省愆集序》　今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洪武中，由進士官禁近，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擢居翰林，日侍左右，公以宏達有爲之才，盡心殫慮以奉其職，大見信用，復俾兼宮僚。及車駕幸北京，皇太子監國，公以春坊大學士輔導，久之，以職務被繫者若干年，時其尊府封少保公，及母夫人皆在堂，公深自克責，念君親之恩，惟圖存，庶報稱於萬一，乃託之詩歌以舒其抑鬱憔悴之懷，故凡風景之接乎目而感乎情者，皆發之於詩，久而成卷，名之曰《省愆集》。仁宗皇帝即位，首釋公，復其官，未幾，進位師保，人皆謂公忠孝之心無間於夷險而卒獲其報也。

金幼孜《省愆集序》　公在館閣時，予實與同事，凡四方萬國制命之下，日不下數十，固未暇於詩，雖間有所作，不過黽勉酬應，亦不暇於求工也。是集蓋公居幽時之作，凡愛君念親、感時書事、憂鬱自適之懷悉於是發之，其言正而無邪，哀而不傷，詠歎而自懲，紓徐委備，卒本於忠厚惻怛，其情藹如也，殆窮而後工者歟！雖然，聖兪在當時，低徊小官，志不得奮見於事業，徒於詩有稱耳，若公以宏才碩學，遭遇聖明，垂三十年，聲光著於海內，其見於此者特以一時寓於羈蹇岑寂之中而發之，視聖兪之終身屈抑以窮而老者，可同日語耶？

又　公在洪武間，以名進士授中書舍人，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膺拔擢，由翰林編修歷遷右春坊大學士，嘗被命輔皇太子監國，朝夕左右，付託隆重，久之，以事去職，遂居幽十餘載。仁宗皇帝自東宮嗣登宸極，思惟舊人，再拔用公，又累轉今官。

《翰林記》卷五《養疾》　宣德初，大學士黃淮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陛辭，加賜萬貫。既歸，遂乞致仕。丁外艱，賜祭葬以一品禮。淮入謝，賜遊西苑，召淮之子采從行，且特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於山之麓。淮獻詩以謝，上悅。比辭，宴餞於太液池，親洒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上留之數月，乃還。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省愆集》　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燕王篡位，命入直文淵閣，陞翰林院編修。累進右春坊

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爲漢王高煦所譖，坐繫詔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保。卒謚文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淮當革除之際，身事兩朝，不免爲白圭之玷。史又言淮性頗險，同列有小過，輒以聞。解縉之死，淮有力焉。人品亦不甚醇。然通達治體，多所獻替。其輔導仁宗，從容調護，尤爲有功。雖以是被謗獲罪，而賜環以後，復躋禁近。迨至引年歸里，受三朝寵遇者，又數十年。遭際之隆，幾與三楊相埒。其文章春容安雅，亦與三楊體格略同。此集乃其繫獄時所作，故以《省愆》爲名。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溫厚，無所怨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故特存之，以見其著作之梗概。至其退直入覲歸田三稿同編爲《介庵集》者，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既已著錄，則是可姑置焉。

又《別集類存目二・黃介庵集》 淮有《省愆集》，已著錄。案《千頃堂書目》載淮所著有《介庵集》、《歸田稿》，均不著卷數。此本總名《介庵集》，而分退直入覲歸田三稿。疑黃虞稷未見此本，但據傳聞載入也。據目錄，本十二卷。今第七卷已佚，故以十一卷著錄焉。

《明史・黃淮傳》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方國珍據溫州，遁跡避僞命。淮舉洪武末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召對稱旨，命與解縉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重務悉預聞。既而與縉等六人並直文淵閣，改翰林編修，進侍讀。議立太子，淮請立嫡以長。太子立，遷左庶子兼侍讀。永樂五年，解縉黜，淮進右春坊大學士。明年與胡廣、金幼孜、楊榮、楊士奇同輔導太孫。七年，帝北巡，命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十一年再北巡，仍留守。明年，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重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繫十年。仁宗即位，復官。尋擢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與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同掌內制。丁母憂，乞終制。不許。明年進少保、戶部尚書，兼大學士如故。仁宗崩，太子在南京。漢王久蓄異志，中外疑懼，淮憂危嘔血。宣德元年，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明年以疾乞休，許之。父性年九十，奉養甚歡。及性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入賀。英宗立，再入朝。正統十四年六月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淮性明果，達於治體。永樂中，長沙妖人李法良反。仁宗方監國，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忌太子有功，詭言彬不可用。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急遣。」彬卒擒法良。又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洪武末年已有敕禁，不宜復理。」吏部追論「靖難」兵起時，南人官北地不即歸附者，當編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廣。」帝皆從之。阿魯台歸款，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西域僧大寶法王來朝，帝將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用『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嘉納。其獻替類如此。然量頗險。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其見疎於宣宗也，亦謂楊榮言淮病瘵，能染人云。

又《藝文志四》 《省愆集》二卷，詞一卷。

《靜志居詩話》卷六 長陵北征，留文簡輔皇太孫，漢庶人中以蜚語，繫詔獄十年，遂以《省愆》名集。集中詩所云「寶劍薙豐城，爛斑土花碧」，又云「十年頓足圜扉間，時向牆頭看柳色」是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省愆集二卷（正統刊本馬半查舊藏）。著有《退直》、《入覲》、《歸田》諸稿。右《省愆集》乃繫獄時所作，中有「寶劍薙豐城，爛斑土花碧」，又「十年頓足圜扉間，時向牆頭看柳色」，可謂不失風人之旨矣。前有自序，宣德七年南郡楊溥，八年建安楊榮、臨江金幼孜爲序，廬陵楊士奇爲跋。正統八年京口王豫以按察副使行部至郡請梓以傳，并跋於後。有翰林院印馬氏半查珍藏書籍印，蓋始進之《四庫》而發還者也。

黃福

楊榮《黃少保集序》 公天資過人，自其少時居家塾游儒庠治經之餘，發爲吟咏，語輒驚人。蓋其壯也，繇佐郡邑，以參方岳，歷亞卿而列八座，登三少。政務之暇，大篇短章，傳誦於人者鏗乎金石奏而咸韶和，輝乎珠玉粲而雲錦張也，何其偉哉。蓋公生當皇明氣運隆盛之初，遭逢列聖得以所學，揚歷中外，建立勳業，至于文章，特其餘事爾。雖然，世之欲求公平生之志

者觀之是編，亦可少見矣。或謂公之言，皆公志所發也，而有激切和平之不同者何哉。蓋其出鎮南交則銳意于撫綏，及既還朝居守南京，則存心于經綸，故其所發自然有異也。其他隨寓興懷，即物賦形而魁特超邁之氣，見于其間者無不可喜可愛，是編在他人得之，必爭相快覩惟恐或後，況爲子孫而寶藏莊誦其敢忽乎！庸僭書其端，俾後之觀者有所考諸。

《明史·黃福傳》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歷金吾前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太祖奇之，超拜工部右侍郎。建文時，深見倚任。成祖列姦黨二十九人，福與焉。成祖入京師，福迎附。李景隆指福姦黨，福曰：「臣固應死，但目爲姦黨，則臣心未服。」帝置不問，復其官。未幾，拜工部尚書。永樂三年，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明年坐事，逮下，詔獄，謫充爲事官。已，復職，督安南軍餉。【略】英宗即位，加少保，參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機務。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隆用福言，政肅民安。正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匱乏而已。初，成祖手疏大臣十人，命解縉評之，惟於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無少貶。福參贊南京時，嘗坐李隆側。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守備者邪？」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士奇之省墓也，道南京，聞福疾，往候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士奇深服其言。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回，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汝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福卒，贈謚不及，士論頗不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宣。

又《藝文志四》《家集》三十卷、《使交文集》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黃忠宣集》 是集爲其子琮所繩冠以奉使安南水程，殊乖體例。餘多手札公牘，皆不入格。蓋福本以政績傳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黃忠宣公文集十三卷(明刊本)。此爲其子琮所編。卷一，列奉使安南水陸記；卷二爲序；卷三、四爲書，卷五爲祭文；卷六爲表論頌譜銘贊；卷七檄文；卷八雜著；卷九至十三古近體詩。有正統三年建安楊榮、四年南郡楊溥及交河馮時雍序。《四庫》存目載集八卷，蓋有文無詩耳。

王直《少保戶部尚書黃公像贊》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歷事五朝凡五十餘年，自簿領之卑至孤卿之尊，忠君愛民之心始終未嘗間，誠所謂國之元老。其德行之懿，政事之善，勳績之殊茂，文章之淳雅，見知於朝廷，見重於士大夫，至於遠方之人亦莫不尊且信者，是宜爲邦家之光。壽考百年，終享盛福，而天不愁遺君子惜之。其儀形風采之可見者，猶足以使人起敬，起慕，況直忝知遇之舊哉。乃作贊曰：天佑聖君，必遺之臣。喬岳降神，乃生偉人。維公堂堂，間世之傑。有謀有爲，有勞有烈。昔事太祖，裨贊師干。一言悟合，遂佐冬官。雍容在朝，垂紳正笏。敬恭將事，罔有遺闕。明明太宗，實克用公。公亦盡誠，委致其躬。南夷之平，帝命公往。撫循勞來，皇德用暢。三聖相繼，寵任不渝。既踐列卿，乃進三孤。翼翼南京，根本之地。公職留務，靜重以治。寅亮天地，弼于一人。夙夜允懷，亶其良臣。國家盛隆，賢俊是賴。山頹木萎，君子所嘅。遺像儼然。具瞻在茲。不亡者存，後世之思。

嚴震直

《明史·嚴震直傳》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時以富民擇糧長，歲部糧萬石至京師，無後期，帝才之。二十三年特授通政司參議，再遷爲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六月進尚書。時朝廷事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凡二十餘萬戶。震直請戶役一人，書其姓名所業於官，有役則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稱便。鄉民訴其弟姪不法，帝付震直訊。具獄上，帝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坐事降御史，數雪冤獄。二十八年討龍州，使震直偕尚書任亨泰諭安南。還，條奏利病，稱旨。尋命修廣西興安縣靈渠。審度地勢，導湘、灕二江，浚渠五千餘丈，築渧潭及龍母祠土堤百五十餘丈，又增高中江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悉通。歸奏，帝稱善。三十年二月疏言：「廣東舊運鹽八十五萬餘引於廣西，召商中買。今終年所運，纔十之一。請分三十萬八千餘引貯廣東，別募商入粟廣西乏糧衛所，支鹽廣東，鬻之江

西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便。」帝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其年四月擢右都御史，尋復爲工部尚書。建文中，嘗督餉山東，已而致仕。成祖即位，召見，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

《明詩紀事》乙籤卷四　震直名子敏，以字行，烏程人。洪武末，以糧長授通政司參議，再遷工部侍郎，進尚書，改右都御史，尋復爲工部尚書，致仕。成祖即位，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有《遺興集》。

又陳田按　尚書事蹟，竹垞詩話考據極詳。《詩綜》錄尚書詩於洪武諸臣之列，義仍未允。今遵《明史》，列於永樂諸臣之次。

《靜志居詩話》卷二　尚書由運糧萬石長舉爲布政司參議。未之官。留署通政司事，歷工部尚書。洪武三十一年春致仕，建文元年己卯，復以年老辭，不與事。帝念其任事久留住京師。考《遺興集》中有《譙集賜第之葵心堂》詩，乃是年三月十五日事，分韵者爲董學士士倫、茹尚書瑺、高太常遜志、任尚書亨泰、程都御史本立、李尚書至剛、鄭庶子濟、黄侍郎福、張尚書紞、高經歷暘凡十有一人。太常詩云：「偉哉尚書公，致政鳴珂里。賜第最幽敞，迥出京塵裏。」庶子詩云：「尚書遂休致，賜第居京洛。」侍郎詩云：「司空居廟堂，愛國髯如絲。挂冠神武門，賜第留京師。」歷歷可證。而《續藏書》謂尚書歸老在里，長陵以兩馬夾袋舁至京。《致身錄》又稱，靖難兵起時，督餉山東，皆妄也。載攷《文皇帝實錄》壬午七月二十三日詔云：「朕居藩邸，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年來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義者，爲宗社生民計。今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朕夙夜不安。乃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略】等分往山西、山東、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尚書受詔往山西，是秋九月十一日病卒於澤州公廨。合之忠誠伯茹瑺所撰《嚴公神道碑》無異，初不聞奉長陵密詔往雲南訪建文帝也。《吾學編》、《遜國表》、《忠紀》等書不知何所據，信吞金爲實，列尚書爲後死忠臣之首。

朱瞻基 明宣宗

《藝苑卮言》卷五　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每遇南宮試，輒自草程式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而一時館閣諸公，無兩司馬之才，衡向之學，不能將順黼黻，良可歎也。

梅純《損齋備忘錄》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純又嘗於一故家獲覩《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帝王之言也。

又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宣廟尚文，五言古大多古體。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珊瑚網》　章皇帝聖能天縱，一出自然，若化工之於萬物，因物賦形，不待矯揉，各遂生成。敬觀《九鸞》、《蘆雁》二圖，柳絲鳥毳，細過於髮，一種生動之致，又居然寫意家神逸品。

又引《書史會要》　宣宗時，三楊、蹇、夏諸賢輔政，泰交之際，常有御製詩歌，必親灑宸翰賜之，行雲流水，飛動筆端，眞天藻也。

又　宣宗萬幾清暇，留神詞翰，山水、人物、花鳥、草蟲，隨意所在，皆極精妙。

《草書歌賜程南雲》　《明詩綜》卷一上：何喬遠曰：章帝寤寐思賢，未嘗一日去書。下筆蜂涌，皆傳修齊治平之道。翰墨圖畫，隨意所在，盡極精妙。又：錢謙益曰：帝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每試

進士，輒自撰程文曰：此不當會元及第耶。萬幾之暇，游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爭勝；而運際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賡歌繼作，則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　明宣宗諱瞻基，仁宗長子，建元宣德。在位十年崩，葬景陵。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有御製文集四十四卷，詩集六卷。

又　景陵當海宇承平之日，肆意篇章。嘗於九年元夕羣臣觀燈，各獻詩賦，彙成六冊，惜今已無存。即所遺御製集諸詩，視民如傷，從善不及。宜薛祿武人比之南仲、山甫，而拊心感泣也。

又附錄　何喬遠曰：章皇寤寐思賢，未嘗一日去書。下筆蜂涌，皆傳修齊治平之道。翰墨圖畫，隨意所在，盡極精妙。

《列朝詩集小傳》乾集上　帝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每試進士，輒自撰程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萬機之暇，游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爭勝；而運際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賡歌繼作，則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於乎盛哉。

《減租詩》《明詩綜》卷一上引《明實錄》：宣德七年三月庚申朔，勅諭行在部院：「近年百姓稅糧遠運艱難，官田糧重，艱難尤甚。自宣德七年爲始，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勅諭恩例減免，中外該管官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稅，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詞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言，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卿當體念勿忘也。」

《憫旱詩》《明詩綜》卷一上引《明實錄》：宣德六年乙酉，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憫旱詩》。

《賜許廓巡撫河南》《明詩綜》卷一上引《明實錄》：許廓，字文超，河南襄城人。由國子生授錦衣衛經歷擢工科給事中轉鴻臚左寺丞陞兵部右侍郎。洪熙元年轉左侍郎。宣德六年陞兵部尚書。嘗扈從北征董饟運交趾入職方，朝廷遣廓往覆實戶口田賦。尋召還，後命招撫河南流民，歸者數萬戶。尚書張本卒，以廓代之。

《憫農詩示吏部尚書郭璡》《明詩綜》卷一上引《列卿紀》：郭璡，初名璡，字時用，保定新安人。由國子生出身，永樂初爲戶部主事歷遷福建參議，山東參政，進工部右侍郎改吏部。洪熙初兼少詹事。宣德初命掌行在詹事府事進尚書。

《詠撒扇》《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西河詩話》：舊宮中用撒扇，合竹骨二十餘，黏以藍紗，撒大片箔金，而以木柄之，可收可放，自司禮掌印至管事牌子皆得於夏月取用。明宣廟御製「湘浦烟霞交翠」六字詩，即賦此物。

《醉太平・賜學士沈度》《詞苑萃編》卷七引《蘭皐集》：宣宗有《醉太平・賜學士沈度》云：「濃雲散，【略】。」其留心農事如此，不須《七月》繪豳風矣。

《明史・藝文志四》《宣宗文集》四十四卷、《詩集》一卷、《樂府》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明宣宗詩文》案：《明史・藝文志》載《宣宗文集》四十四卷，今未見傳本。此冊僅《廣寒殿記》一篇，玉簪花賦一首，詩歌詞曲三十九首，非其全帙也。朱彝尊《明詩綜》所錄宣宗詩，多此冊所未載，意者彝尊尚及見其集歟。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朱有燉

論述

綜論

《靜志居詩話》卷一　憲園留心翰墨，譜曲尤工。中原絃索往往藉以爲師。李景文夢陽詩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牛左史佸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是也。其詩不事嘔心，頗能合格。梅花、牡

丹、玉堂春，一題動成百詠。才思不窮，誠宗藩之雋矣。

《曲品》上　周憲王，有燉，字誠齋。周憲王色天散聖，樂國飛仙。嗣出天潢，才分月露。

《萬曆野獲編・詞曲・塡詞名手》　本朝塡詞高手，【略】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

民國《甘肅通志稿》卷九七　明周憲王有燉，勤勞好古。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音律諧美。

王國維《雜劇十段錦跋》（存目）

分論

《元宮詞・十六天魔按舞時》《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有意。

又《侍從皮帽總姑麻》《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序不必斷。

又《上都隨駕自西回》《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活蕩。

又《采繩高掛綠楊烟》《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四詩平寫中麗氣，妖氣，膻氣皆也，故曰可以觀。

《辰鈎月》《遠山堂劇品・雅品》：吳昌齡有《辰鈎月》劇，周藩踵之，以桃妖代嫦娥。其序云：「太陰至精之正氣，不可誣以幽會之事，故耳風、花、雪、月，必點綴出相，見作者之苦心。」吳梅《辰鈎月跋》：此劇用嫦娥愛少年一語，反演出之，結構頗生動。四折皆旦唱，亦合格式。惟每折各換一人，如首折桃仙唱，二折乳母唱，三折、四折皆嫦娥唱，未免雜湊。余意四折皆用桃仙唱，嫦娥一面，不必登場，較爲整潔。但古人傳作，未便輕議也。首折世英守禮，不愧愼獨之君子。繼以桃仙欲去，即便俯順。轉捩處微露痕跡，能再圓融，較佳。元劇中，如《封陟遇上元夫人》、《襄王會神女》諸作，皆不傳。今讀此劇，亦可揣測知之矣。劇中措詞，備極柔媚。如〔寄生草〕云：「則你這塵靴踏到廣寒宮，抵多少布衣走上黃金殿？」〔紅繡鞋〕云：「又不曾翠被暮寒生，那裏也西廂和月等？」〔二煞〕云：「恰便似指山賣磨，緣木求魚，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皆字字馨逸，決非屠長卿、梅禹金輩所能道隻字也。嫦娥受屈，須訴諸天師。細思殊可嗢噱。然由此觀之，「名節」二字，雖天上亦復鄭重。益笑《周秦行紀》之無謂矣。

《甄月娥春風慶朔》《遠山堂劇品・雅品》：范希文亦作是語乎？試觀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之詞，則亦一往有深情者。周藩作妓曲，無不極才情之變，此猶少遜之，而渾樸典雅，自非今人可及。　吳梅《慶朔堂跋》：《慶朔堂》四折，記范文正、甄月娥事。劇中情節，本子虛烏有。而詞華豐豔，實爲王之佳構也。元劇首折，皆用〔點絳唇〕。憲王諸作，亦復如是。或以爲聲調未免雷同，不知此套譜法，本有兩類。一用〔小工〕，一用〔正工〕。兩調任用，無礙奏演。況此劇首折〔寄生草〕下，用〔村裏迓古（宜爲「鼓」）〕、〔元和令〕等七曲，又與他劇不同，此又見王之心細矣。又〔游四門〕有一字韻句，如《西廂》云：「偏，宜貼翠花鈿」，此一字句。作家每多失檢，王此曲正合律也。第二折〔煞〕曲，明書〔二煞〕，而曲祇一支，恐有脫譌。但原刊如是，不敢更易。第三折〔石榴花〕，首句作五字，余初以爲非，繼檢《北詞廣正譜》引《西廂》「大師一一問行藏」曲，將「大師」二字作襯，方知首句實止五字。清代各譜，皆未能確考也。又〔耍孩兒〕〔一煞〕兩曲，爲〔般涉調〕，不屬〔中呂〕。因管色相同，可以聯套，北詞中謂之借宮。不獨〔中呂〕之與〔般涉〕也。惟以月娥屬諸范希文，卻是奇特。與《青衫淚》之裴興奴，爲白太傅舊伎，同是荒唐。劇家事實，泰半假託。必欲雪中郎之冤，闢龜溪之謗，未免嘵嘵辭費矣。

《獲騶虞》《遠山堂劇品・雅品》：永樂間騶虞出於中州神后山，周藩作樂府以頌其盛。詞如朱瑟冰絃，可以薦之明堂清廟。吳梅《得騶虞跋》：此劇亦吉祥文字。以汴中神后山發現騶虞，由細民喬三報知，州官發兵，秋獺因得瑞獸，上獻藩府，進貢朝廷。劇情原無大勝人處，惟排場結構頗有可取。如第一折，喬三婦以淨角扮演，極詼諧之致。第二折，秋獺分五色軍隊，次第獻技，排場遂不冷落。第三折，用四探子演述打圍情狀，帶唱帶舞，結構又復生動。末以典樂官讚歎瑞應作結，立意亦高。如此枯窘題目，能通體不懈，且寫得如火如荼，足見王之才大矣。至劇詞，亦樸質可喜。首折〔混江龍〕增句「牛王廟裏」四語，並不協韻，元人原有此格，不足爲病。〔油葫蘆〕、〔天下樂〕二曲，語語絕倒，描寫醉態，非常靈動。〔賺煞〕云：「也不願高官重爵，也不願精銀響鈔，只願得將俺一方民庶免差徭」，深得盛世良民情狀。此等亦頌揚語，第不似館閣文章之陳腐。讀之遂覺戛戛獨造，學者可悟作文

之法也。通劇楔子亦有二處，此是誤。

《三度小桃紅》《遠山堂劇品・雅品》：作手能開闢者，自於尋常科宕翻出新彩。如此劇，二聖以音樂着魔，卽從音樂喚醒，便覺從來傳仙佛濟度者，同癡人說夢矣。《柳枝集》本孟稱舜評：「氣味渾厚，音調復諧，畢竟是本朝第一能手。近時作者雖多，終難望其項背耳。」吳梅《小桃紅跋》：《小桃紅》四折，與元劇《任風子柳翠》相類。而敷演宗門教旨，又極精微，非沉潛內典者不能也。首折〔混江龍〕爲增句格，自「晉潘安容貌」至尾「生實誠」，皆是增添者。按格，凡增句不拘多少，而收處，總須仍用本調平平去、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三語，以還〔混江龍〕本格。此劇云：「不憑錢，贍表得成歡，空握拳，入馬和他」，並不依平平去原格。蓋用《西廂》「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之例，亦不可謂失律也。〔混江龍〕增句，以《牡丹亭・冥判》爲最多，洋洋數百言。於是洪昉思《長生殿》之《覓魂》，蔣心餘《臨川夢》之《說夢》，皆有意顯神通，多至千餘言，實可不必也。此劇用方言至富，如「贍表」，謂子弟俊美也；「入馬」，謂夜度也；豫章城，卽雙漸趕蘇卿事，元人常用之，皆一時勾闌中語。通體詞藻，皆映帶桃字，語語貼切。第三折〔端正好〕下，注子母調。子母調者，不用高唉，僅用平調歌也。賓白中參禪問答，凡劇中皆如此式。如臨川《南柯記》，西堂《桃花源》，皆襲用之，但詩句不同耳。此劇亦歌舞戲。末用十六天魔隊舞作結，排場尤爲熱鬧。元人以有唱有做者，爲旦末雙全，此作得之矣。

《曲江池》《遠山堂劇品・妙品》：才膽橫軼，猶不及石君寶劇，而推敲點染，已極精工，是法勝於才者。一曲兩唱，一折兩調，自此始。吳梅《曲江池跋》：此卽明鄭若庸《繡襦記》祖本。惟通劇用五折，與《趙氏孤兒》同。雜劇體例間有之。非如王辰玉《鬱輪袍》，合南北詞七折成書，非驢非馬，斯不可爲訓耳。按：元人賦榮陽生事者，有高文秀之《鄭元和風雪打瓦罐》，及石君寶之《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二種。今此劇題目正名，正與高、石二劇相合。因有疑憲藩此作，爲改易舊詞者。此說非也。據《太和正音譜》所載，《破審記》二本，一爲王實甫作，一爲關漢卿作。《麗春園》二本，一爲王實甫作，一爲庾吉甫作。譜中並列，決非因襲舊文。卽明代傳奇，如《白兔記》有二本（一爲富春堂本，一爲汲古閣本），《紅梨記》有二本，古詞儘有名同文異者，不獨此劇然也。且《打瓦罐》一劇，雖遺佚不可見，而石作《曲江池》，固儼然在《元曲選》中。兩相比較，殊不相類。惟楔子〔賞花時〕〔么篇〕，與石作同。此非王之襲石作也，或卽臧晉叔據此劇以改石作，而刪去〔端正好〕一曲耳。又石作第三折，有〔商調〕〔上京馬〕一支，卽此劇第四折中曲文，亦疑是晉叔改竄。而王之原作，固昭如星日也。惟〔四季蓮花落〕四曲，與若庸《繡襦》中〔鵝毛雪〕不同。顧各有妙處。余謂〔鵝毛雪〕一套，專尚白描。決非若庸所能辦，恐是別一元人所作。昔人如王伯良、沈詞隱輩，已有疑之者矣。余未見此劇時，以爲若庸〔蓮花落〕詞，或借用王作。今讀全豹，又爽然自失焉。

《義勇辭金》《遠山堂劇品・雅品》：不但關公之義勇，千古如見，卽阿瞞籠絡英雄之技倆，亦現之當場矣。每恨關公未有佳傳，得此大暢。吳梅《義勇辭金跋》：《義勇辭金》雜劇，明周憲王撰。元人中賦壯繆事者，如關漢卿《西蜀夢》、《單刀會》，戴善甫《紅衣怪》外，僅無名氏《古城記》、《三國志》稍傳述歌場。而漢卿二種科白已不完備，《紅衣怪》久佚，《古城》、《三國》亦未見全本，其賓白科介無一遺漏者，獨有此作而已。劇中事實，雖本稗官，而詞語古拙，雅有元劇風格。第二折〔平沙秦凱歌〕卽〔雙調得勝令〕之別名。第四折〔端正好〕套中用〔九轉貨郎兒〕，格律最正，較《貨郎旦》之入〔南呂〕夾套者，遠勝數倍。蓋貨郎兒〔本隸〔正宮〕，則聯合套數，正不必旁入他調。今人不學此劇，而好效《貨郎旦》，如洪昉思《彈詞》，瞿鶴亭《述概》諸套，皆未見此本故也。《納書楹》題此折爲《挑袍》，節去〔端正好〕、〔滾繡球〕、〔倘秀才〕三曲，且以爲《古城記》文，是亦未見憲藩原本。懷庭見聞至博，而仍不免舛誤，則此劇之難求可知矣。第三折用探子歌唱，而以魏武作陪，雖變元體格，而仍未用末唱，亦正兩全之道，一則令末角可以休憩，二則排場較熱鬧，此深于劇情者當知之。

《花裏悟眞如》《遠山堂劇品・妙品》：向詞曲中談禪，遂令子夜、紅兒爲散花天女。此劇於證果、妙清則盡矣，於哈元善略欠發揮；惟茶三婆一折，於閒中見景，是作手高絕處。吳梅《悟眞如跋》：此劇以毘盧尊者點化散花仙女，及蓮花童子淹貫宗乘，深德（爲「得」字）禪家三昧。元劇如《月明和尚》、《馬丹陽》等，皆非敵手。卽徐文長之《翠鄉夢》，屠赤水之《曇花記》，亦瞠乎其後也。劇中情節，妙在不以仙女童子爲眷屬，而以哈舍人爲遊客，同受古峯師訓誨，得登覺路，省去多少葛藤？雜劇結構，輒傷冗雜。此作布局，實爲簡淨矣。楔子〔賞花時〕四支，第二句皆協仄韻，頗不經見。元劇及

憲藩他作，概用平韻。不知此劇何以獨用仄協。又通體凡四曲，而標名爲〔三轉賞花時〕，或係誤刊歟？任婆用淨色，哈舍人用孤色。淨本可飾女，孤則當場裝官者。舍人爲丞相不花子，故以孤飾之也。首折〔那吒令〕、〔鵲踏枝〕、〔寄生草〕諸曲，可作冶遊子弟座右銘。並可與《誠齋樂府》中「風月擔兒」各曲，參互讀之。亦少年場中一服清涼散也。〔青哥兒〕末二句，用紅蓮故事。調侃僧伽，亦殊有風趣。第二折起，語語禪機，耐人籀諷。論其造詣，惟西堂《桃花源》劇可與頡頏。第三折問答機鋒，不作七言尋常語，亦脫參禪舊套。第四折以茶婆作收科，得言外妙意。佛光照座，開示愚蒙。此等境界，參學人自能領悟。通劇楔子亦用二處。鄙意不如將「坐化」一段，別作饒戲，當更醒豁，且免疊床架屋之弊也。劇詞俊語絡繹，可藥囁嚅之病。

《蟠桃會》《遠山堂劇品・雅品》：誠齋向有〔南呂〕一曲，值其初度，因足成之。煉氣養神之訣，至第二折已津津道盡，但一味填詞，覺詞溢於格。吳梅《蟠桃會跋》：此亦慶賀祝壽之詞。宣德己酉，爲王初度，因就舊作《南呂宮》一套，演成劇本也。劇情以金母設蟠桃宴，邀集羣眞，又以仙樂歌舞，俾通場不致寂寞。結構之冷熱，恰到好處。又以東方朔偷桃，爲仙女偵察，略涉詼諧，亦復蘊藉。因念楊笠湖《吟風閣劇》中，《偷桃捉住東方朔》一折，或即胎脫於此。惟楊作諧謔，此作僅點綴一二語，乍讀之，幾疑出藍矣。通體頗言修鍊工夫，又合「神仙道化」體格。蓋明代宗室，大半好道。如寧獻王權，晚慕沖舉，自號臞仙。王亦喜作遊仙語，蓋身既富貴，所冀者惟長生耳。秦皇漢武，惑於方士，亦此意也。第二折〔正宮〕〔端正好〕一套，全說鍊己之理，雖摭拾道書，而頗合養生之旨，當與集中《悟道吟》參觀。余嘗謂寧、周二藩，皆工翰墨，皆嫻音律，皆喜修鍊。寧藩有《囊雲詩》，蓋學陶弘景事，月必令人往廬山，囊雲以歸，就小齋放之，以爲笑樂。周藩有《送雪詩》，蓋汴中風俗，每遇初雪，則以盒子盛之，饋送親故，以爲喜慶。一囊雲，一送雪，皆宗藩之佳話，要其才亦相等也。今讀憲藩各劇，論鍊道之功，備極周至。追憶遺事，記之如此。

《牡丹仙》《遠山堂劇品・艷品》：六一先生曾作《洛陽風俗牡丹記》，誠齋即以此記作劇。其摹描處，如目擊東都花事之盛。第於永叔欣賞之意，稍未暢耳。吳梅《牡丹仙跋》：此亦歌舞劇。憲藩府中，牡丹最盛。觀《誠齋樂府》賞花諸詞，以牡丹爲多。故曲劇亦多及此。如《牡丹品》、《牡丹園》諸作，皆是也。此劇情節，本無奇異。特以紅亭讌賞，作記題芳。於是九仙好名，亦邀品騭，瑤池歌舞，慶賀昇平，足見奉藩之安逸矣。劇詞妍雅飽滿，自是盛世元音。惟第二折〔草池春〕，及第四折轉調〔青山口〕，增句至多，讀者易爲眩惑，不可不細核之也。按：〔草池春〕一曲，《正音譜》云：「句字不拘，可以增損。」實則亦有定格。寧獻王譜所錄〔謁魯肅〕一支，即爲增句。大抵首三句，二句爲三字，一句爲四字，以下六字句與四字句，多少不論。以下七字句一、六字折腰句一、二字句一、收處四字句或一或二，此〔草池春〕定式也。此劇首三句，兩句三字，一句五字，似乎舛誤。不知「慶喜色洋洋」句，慶字本可作襯，仍四字句也。以下，自「正遇豐稔時光」起，至「月延州紅臙廣」，爲六字增句。自「融和春陽」至「麗色流芳」爲四字增句。「萬年好事」下，仍還〔草池春〕本格。惟收處四字句，作兩語耳，通體全合格律也。至〔青山口〕一調，考訂較難。緣此調自湯若士《邯鄲・西諜》折，別創格式，（《長生殿・合圍》折依之）王舜耕《西樓樂府》改換句法，遂至不可究詰。於是此調與〔中呂〕之〔道和〕，〔雙調〕之〔梅花酒〕，同爲北詞中之難正者矣。案：此調首四句，應用扇面對。如《伯道棄子》云：「這裏那裏百忙裏，百忙裏取甚的？欲回待回怎生回，亂軍中是怎地？」可以爲證。今云：「獻壽醞，斟美醞，釀百花露香醞，聽玉笙，和錦箏。」僅作一排，自是變體。以下「樂聲頻」至「花下飲芳樽」，爲此調正式，但「穀雨春」下，省去七言疊字兩語而已（如「這壁那壁廝喚只，行裏坐裏廝等只」類）。自「春也么春」起，至「永長新」止，共十四句，皆是增格。此等增句，可用五字或四字，無一定式也。自「萬朵千枝」下，仍還本調正式。故此曲僅首數句少一排，餘則處處合格。北詞中有十餘支，皆可增句。詳見余舊著《北詞簡譜》中。實則增添之處，各有定則，非亂次以濟也。討論北曲，當就此等處考核，其他皆迎刃而解矣。

《桃源景》《遠山堂劇品・妙品》：酷似元劇中語，恐亦未免蹈元人之谿徑。惟其氣韻高爽，胸有成竹，便能自我作古，即以元人擬之，作者不屑也。末以番語入曲，尤爲奇絕。吳梅《桃源景跋》：《桃源景》四折，記李釗、韓桃兒事。雖煙花粉黛之辭，而情節卻能曲折。如李赴試及第，忽受失儀遣戍，一也；韓改妝尋夫，又爲店人窺破，致遭凌謔，二也；及至口北，滌器當壚，又遇胡人調笑，三也。此皆尋常劇曲所無也。通體用方言至多，如「吞子」爲「嗓子」，「撇末」爲「演劇」，「猱兒」爲「雛伎」，「撅丁」爲「龜奴」，此

各劇通有之，無足爲異。至用蒙古語入曲，則此劇所獨有。臨川諸曲，喜以番語協律，實皆沾丐於憲藩也。如第四折〔滾繡毬〕曲云「蒙豁是阿堵兀赤」，言蒙古放馬人也。又〔倘秀才〕曲云「哈撒」，言問訊也；云「埽兀」，言坐地也；云「鎖陀八」，言酒醉也；云「倒剌」，言歌也；云「孛知」，言舞也。設非自爲詮釋，正不知於意云何。此實是曲中壞處，後人不察，遞相祖述。如《邯鄲》之《西諜》，《長生殿》之《合圍》，以及西堂《弔琵琶》之《楔子》，作者紛紛，實非曲家之正宗。特無人爲之拈出而已。又通本楔子有二，末折後多〔饒戲〕一曲，亦非正格。惟創自王手，未敢明斥其非耳。若第一折〔賞花時〕二曲，以數目字湊合成文，自一至十，錯雜見巧。而〔賺煞〕一曲，復自十至一，倒出作句，係游戲手筆，原無深意。湯若士《牡丹亭》效之，亦偶然興到之作。而後人乃云：「自一至十者，爲小措大。自十至一者，爲大措小。」不知《南九宮譜》本無大措小之名，此說亦殊無謂。苟讀此劇，當亦爽然自失矣。

《牡丹品》《遠山堂劇品・艷品》：按譜選詞，蓋名花之勝，而少欠虛景。至組織樂府名，無一不巧，無一不恰，蓋已極人工矣。吳梅《牡丹品跋》：《牡丹品》四折，爲內府賞花之樂。誠齋散套中，亦載《讌賞牡丹》散曲，即與此劇第四折相類。中以內庭教習爲主角，而以歌姬爲輔佐。蓋純爲歌舞劇也。此劇情節本無足論，惟爲名花品藻，宴樂昇平，足徵奉藩安逸。明初，藩邸能讀書屬文者，寧獻以外，必推憲府，此亦千古之公論矣。首折〔點絳唇〕套內〔寄生草〕下，用〔金盞兒〕四支；二折〔滾繡毬〕、〔倘秀才〕疊用，後接〔叨叨令〕一支；四折所用牌名，多別立新目，如〔寶樓臺〕、〔慶天香〕、〔紫雲芳〕、〔海天霞〕等，皆故作狡獪。而〔金盞兒〕、〔叨叨令〕二牌，律以套曲次序，亦覺緩急不合。此皆大醇中小疵也。通體詞藻雖多，頗能樸拙，無雕繢氣，是可貴矣。

《踏雪尋梅》《遠山堂劇品・艷品》：以殊艷之詞，寫出淡香疎影，而艷不傷雅，以是見文章之妙。但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之句，終身放逐，何必拜官天祿，乃爲文人勝事乎？吳梅《踏雪尋梅跋》：此譜孟襄陽、賈浪仙事，而以李白、羅隱爲輔，未免荒唐。惟用《憶秦娥》、《清平調》諸作聯綴成套，亦復可喜。此蓋從《集異記》旗亭故事，變換成文，詞藻亦能渾協，洵可傳也。末以孟浩然由太白舉薦，得入翰林，尤想入非非。與張志和西塞山封拜、杜子美輞川園授官，（《杜子美》劇，見王九思《碧山樂府》內。）同一詭譎，同一雋妙。清尤西堂曾作《李白登科記》，即用作者之意。閱之，輒忍俊不禁。昔人辨張、崔之訛，雪中郎之枉，嘵嘵不已，殊屬多事。作劇之道，在入情入理而已。必欲證時代之後先，考故實之眞僞，即是笨伯矣。此劇之妙，在濃淡得宜。首折之酒家呼伎，二折之野店尋梅，一濃一淡也。三折之牡丹、梅花，錯落賡詠，前喁後于，各不相讓，亦一濃一淡也。即浩然始則自甘隱遯，後則策名木天，亦先淡後濃也。或謂羅隱未有結束，是爲漏筆。顧明人作劇，未必一一收束。如《玉簪》之耿衙女，《紫釵》之盧太尉，皆未當場歸結。此等處，不必吹求矣。首折之〔一半兒〕，實即〔憶王孫〕調，惟末句用〔一半兒〕云云，遂立今名。與詞中之「大江東去」，「如此江山」，同一標題。南北曲中，此類正多。如〔綵樓春〕名〔拋球樂〕，〔鸚鵡曲〕名〔黑漆弩〕，指不勝屈焉。二折之〔黃鍾尾〕，六字增句，亦可不拘，可量才作之。末折之〔凌波仙〕，即〔水仙子〕，亦名〔湘妃怨〕。又〔蟾宮曲〕，即〔折桂令〕也。

《八仙慶壽》《遠山堂劇品・雅品》：境界是逐節敷衍而成，但仙人各自有口角，從口角中各自現神情，以此見詞氣之融透，字字發光明藏矣。吳梅《八仙慶壽跋》：《八仙慶壽》四折，純爲祝嘏佐尊之詞。觀憲王《小引》，以神仙傳奇爲不宜用，知當時忌諱之深。無怪清嘉、道間，官場忌演《邯鄲夢》，以爲不吉也。通本以西王母蟠桃宴集，邀福、祿、壽三星，八洞天仙，慶賀桃宴，而以香山九老作陪，即取人瑞之意，合天地人同慶也。劇中第三折前毛女上唱，用〔出隊子〕四支。以漁筒簡子合歌，最爲可聽。後人學者蓋鮮，惟尤西堂《桃花源》劇，武陵漁登場，曾一效之。分述桃源四時景狀，亦娓娓動人。末後用〔端正好〕，以明〔出隊子〕非楔子之用，此最賓主分明。西堂曾讀此劇，故能摹仿之也。此劇通本末唱，中間用旦曲數支，布置既勻，耳目亦新，不獨節省末角之勞而已。〔正宮・端正好〕一套，以〔醉太平〕、〔叨叨令〕二曲，置〔倘秀才〕、〔滾繡毬〕後，其誤與《牡丹品》同。至其演藍采和瘋癲狀態，恐元人手筆，亦無以過之矣。

《福祿壽》《遠山堂劇品・雅品》：鍾馗之語帶趣，想其作軀老俱在畫圖中。以俗境而獨入雅道，蓋繇韻勝其詞耳。吳梅《仙官慶會跋》：《仙官慶會》四折，記鍾馗蕩邪驅鬼，福、祿、壽三星獻瑞事。亦內廷吉祥劇，事實原無足深論。惟鍾進士數曲，頗有風趣。如〔天下樂〕曲云：「畫的咱黑模糊硬髭鬚有偌長。一隻手揪着箇小鬼，一箇腳蹉定箇魍魎，塗抹的咱有一千般醜

勢樣。」讀之不禁忍俊。所謂「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天下萬事，實際止一二分妝點，輒到十二分也。又第二折用〔三轉貨郎兒〕，亦不見他劇。自《貨郎旦》用〔九轉〕後，於是《古城記》之《挑袍》，《義勇辭金》之《餞別》，皆用〔九轉〕。即《長生殿》之彈詞，《鶴歸來》之首折，亦皆九支。今讀此劇，始知〔貨郎兒〕轉數，不拘多寡也。又第三折，驅鬼，排場至爲熱鬧。四鬼十六儺神，鍾馗，神荼、鬱壘，齊集獻藝。其舞態動作，定多奇趣。及虛耗擒獲，方歌〔青哥兒〕一支。鑼鼓之後，繼以小曲，更令人悠然不盡。此是劇中最勝處也。末後〔後庭花〕、〔柳葉兒〕二曲，爲世界清寧後，三星方下降散福，是此劇正文。故不在套內，別作小令，以饒戲作收束。吉祥止止，深合供奉劇體焉。

《黑旋風仗義疎財》《遠山堂劇品・雅品》：粗豪之曲，而獨於假新婦處冷然入趣。即如《貨郎》數調，反令元人望後塵矣。北詞五折，兩人唱，此變體也。吳梅《仗義疏財跋》：此劇以李逵、燕青爲主，摹寫都巡淫濫，實堪髮指。李、燕二人，以游俠身手救護愞古，足爲義士生色。余嘗謂梁山遺事，傳述繁多。耐庵一傳，未盡搜集。即如元劇中《燕青博魚》、《雙獻功》等事，皆出耐庵《水滸》之外，不獨此劇情節軼出施氏手也。元人詠黑旋風事者，以東平高文秀爲最富。如《黑旋風鬬雞會》、《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敷衍劉耍和》、《黑旋風雙獻頭》（即《雙獻功》）劇、《黑旋風借尸還魂》，此八種中，雖僅存《雙獻頭》一劇，此外事實，無從概見。第就劇目推測，大半非耐庵所紀錄者。可云極詭妄之趣矣。通劇用五折，亦爲少見。（與《趙氏孤兒》同。）第末折點綴平方臘事，有曲無白，亦可視爲饒戲。仍無礙全劇結構也。第二折〔紅繡鞋・么篇〕，所引李師師上元驛、趙玄奴、楊太尉諸事，皆《宣和遺事》所未及。而劇中引此數事，言外可見時政矣。余最愛〔石榴花〕下半曲云：「便做是窮莊家不敢違尊命，也存些天理人情。卻怎生走將來不下些花紅定？平白地奪了箇女娉婷。」其俊爽疏朗，直與儕梅香相等，非尋常劇本所能也。劇中用方言頗多。如「樺老」謂「衙役」也，「撇道」謂「腳」也，「爪老」謂「面」也，「幫老」謂「盜夥」也。蓋王之時代，去元人未遠，故一切皆仍舊稱。由此亦可知言語之沿革矣。又貨郎之名，雖見元劇，而所販貨物，從未說過。《爛柯山・寄信》一折，亦言之未詳。此劇〔新水令〕、〔駐馬聽〕、〔雁兒落〕、〔水仙子〕、〔沽美酒〕、〔太平令〕諸曲，詳載貨郎各物，據此又可見元明風俗之一斑。不當僅視爲詞藻，輕易讀過也。〔收（憶）江南〕末句云：「俺三十六人活擒方臘見明均。」余案：均字，當作君。恐原刊之誤。

《香囊怨》《遠山堂劇品・妙品》：按律之曲，精到者又恐筆鈍耳。此劇毫鋒銛利，以現成語簇出新裁。元人「韋曲」之調，當無能出其右者。吳梅《香囊怨跋》：此劇述妓女守義，以一死報所歡，亦深得情之正者。余獨爲此詞在雜劇上願（頗）有關繫。如第一折所述各種劇名，多有曲家所未及見者。計所提劇目，有二十八種，如《氣張飛》、《漁樵記》、《單刀會》、《薛仁貴》、《曲江池》、《薦福碑》、《雙鬬醫》、《進西施》、《貶夜郎》、《遊赤壁》、《田眞泣樹》、《管寧割席》、《劉弘嫁婢》、《秋胡戲妻》、《張生煮海》、《臨江驛》、《霸王別姬》、《鑿壁偷光》、《舉案齊眉》、《黑旋風》、《孟母三移》、《銀箏怨》、《金線池》、《西廂記》、《東牆記》、《留鞋記》、《販茶船》、《玉盒記》等，見諸《元曲選》者，不過十餘種。至《氣張飛》、《雙鬬醫》、《田眞泣樹》，且不見各家著錄。是此劇於戲曲史上大有價值也。又《販茶船》，爲王實甫作。《進西施》、《鑿壁偷光》、《管寧割席》，爲關漢卿作。《東牆記》、《銀箏怨》，爲白仁甫作。《霸王別姬》，於（爲）張時起作。此等劇詞，亡佚已久，今劇中一一臚列，足徵明代宣正間尚有流傳。而臧選不及，遂至泯沒，滋可惜矣。至詞內情節，盡在周生一書，殘軀已灰，香囊未燼，海枯石爛之情，於此可見。此其所以爲怨歟，大體與《團圓夢》相類，而一則雙殉，一則獨殉，各極其妙。在「煙花粉黛」劇中，可云巨擘焉。余又愛其第二折〔滾繡毬〕、〔倘秀才〕諸曲，備述風塵苦況，較《復落娼》、《桃源景》、《半夜朝元》中各詞，更親切有味。必如此下筆，方有精采。否則，易落元人窠臼矣。

《復落娼》《遠山堂劇品・妙品》：句句是痛罵。罵得快時，不知其爲文字矣，但見金兒一輩人，啼笑紙上，即閱者亦恍然置身戲場中。吳梅《復落娼跋》：《復落娼》四折，記劉金兒事。通本情節頗奇詭，摹寫伎女醜狀，至可噴飯。余案：寧獻王權亦有《復落娼》一劇，未知與此劇何若。但獻王題作「楊姨復落娼」，則非劉金兒事可知。惜獻王書已佚，未能持校此本耳。劇中金兒之淫濫，與臘兒之高潔，兩相對照，一則辱身玷行，一則殉烈行芳。一薰一蕕，相去不可道里計矣。雜劇四折，例以一人終始之。如旦唱，則四折皆旦唱；末唱，則四折皆末唱。此本首折臘兒唱，二折劉佳景唱，三折徐母唱，四折白婆唱，此是變通成格。雖非一人，而同是旦色，不妨通融也。元

劇支時一韻，最爲窄狹，不得與齊微韻混。如《西廂》之《請宴》〔點絳唇〕套，《鴛鴦被》之首折〔點絳唇〕套，皆塙守韻格，絕無假借。此劇第三折〔端正好〕一套，亦復如是。自「舊瓜仁，新薑鼓」起，至〔尾聲〕「冤屈煞俺青春少年子」止，通體不雜他韻一字。〔小梁州・么篇〕云：「常則是做經商手足胼胝」，此「胝」字，是爭詩切，陰平聲，不作丁衣切。又〔滾繡毬〕云：「嗽咳的我抹淚揉眵」，「眵」，撐詩切，不作寅兮切。此足見王之用韻，非亂次以濟也。金兒，始爲樂戶妻，繼從高兼至鈞州。又隨徐福一至江右，又不慊意，投牒按察司。幸問官廉明，勘斷確實，發還原籍。仍入樂戶。是其人行爲乖僻，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案：明制樂戶隸教坊司，不與四民等觀。伎女從良，則脫樂籍。今云復落娼者，蓋深賤之也。

《豹子和尚》《遠山堂劇品・雅品》：元人多喜製《水滸傳》詞，然皆非羅貫中所作。周藩亦戲撰《豹子和尚》一劇，雖極意摹元，而實自得三昧之妙。吳梅《豹子和尚跋》：《豹子和尚》四折，演魯智深出家事。此事不見耐庵《水滸傳》。元劇中，儘有賦梁山事，爲《水滸》所未載者，不獨此劇然也。劇中以魯智深作末，四折末唱，頗有聰俊語，實與花和尚不類。又智深有妻子、有母，亦爲耐庵所未及。全劇曲文，皆整潔可誦。套數次第，亦有法度。惟第三折〔尾聲〕後，再用〔窮河西煞〕二曲，殊不可解。元劇從無此格也。又〔端正好〕〔滾繡毬〕首二支，用襯字至多，較原格不啻三倍字。此因散板，曲內可以多襯。若是有節拍之曲，勢必多加板式，而正襯反不分明矣。元人以多襯爲能，輒有一牌字數增至二三倍者，故用板至無定格。明末沈伯明、龍子猶，欲定北詞板數，而迄未成書。非考訂之難，實字數多寡之不同。乃至拍數亦不能劃一也。又劇中所述張善友家，當如柳隆卿胡子傳例，意是實有其人。柳胡爲衆惡所歸，張則百善皆集。所謂「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否則，如陳員外、趙大公、小劉屠、郭橐駝、瘸王二、馬回回、黃蠻子、何仙姑、楊大姐、丁娘子、秦二嫂、褚師婆、鄭媽媽、審八姨、陸姐姐、劉老娘、蘇媒婆等，決不能憑空臆造多人也。此劇結構，與《不伏老》略同。《不伏老》以尉遲託疾，徐勣計賺之。此則以智深逃禪，宋江計賺之。古人於排場間，不甚措意如此。

《團圓夢》《遠山堂劇品・妙品》：只是淡淡說去，自然情與景會，意與法合。蓋情至之語，氣貫其中，神行其際。膚淺者不能，鏤刻者亦不能。吳梅《團圓夢跋》：此劇寫義夫烈婦，甚爲可敬。雜劇十二科中，所謂「孝義廉節」者是也。錢、趙二姓，貧富不均。改易婚約，本劇中常事。所難者，貞姬耳。早歲訂盟，中更險阻。艱難合巹，倉卒從軍。迨至哭奠靈幃，從容自盡。寫貞字，眞到十二分地步。而語語簡潔，頭緒不多。此又見筆墨之淨，雖高東嘉且不及也。元人稱公子爲衙內，或稱舍人。此劇丬舍，猶云丬公子。第丬字含有瓦罐意味。瓦罐爲乞兒用物，大有調笑之思。所以正淨登場，自云小子姓字，奇拗也。第一折〔混江龍〕曲，歷舉孟德耀、魏溥妻以下諸婦名，蓋借作渲染。且元劇着手處，皆裝點飽滿。喬夢符所云「鳳頭」，即指首折耳。〔賺尾〕云：「侍養的年老慈親樂有餘，奉晨昏、康健安居，自供廚將飲饌甘腴，則願的當軍去的兒夫歸故廬。」琢詞拙樸，如家常話。而安貧守分之意，自於言外見之。安知爲天潢貴胄之筆哉？又劇中贈銀一節，最有斟酌。盜泉惡木，且污我高潔。況有丬舍伺其旁乎？否則父賜女金，極是正大。姬之故作一曲折者，不獨見其不忘舅姑也。此等皆作劇者細心處。至鎖兒之守義，讀者皆知之矣。

《常椿壽》《遠山堂劇品・雅品》：紫陽之度椿，與純陽之度柳相似。惟谷子敬劇，局更變幻，詞則相伯仲耳。吳梅《常椿壽跋》：此爲「神仙道化」劇。與《馬丹陽》、《月明和尚》、《岳陽樓》等相類。惟必將老椿轉世，花王作眷，然後爲之度脫，未免多一轉折。若云土木形骸，不能證道，顧既能幻化人形，何不直捷超度？此微傷冗泛也。末折〔水仙子〕，將八仙姓名，一一點述，亦落窠臼。雜劇之道，亦須去盡陳言。所謂陳言者，不獨在詞藻間也。排場科介，尤當簇簇生新。李笠翁譏並世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王作固不至此，而此劇略覺落套耳。第就曲文論，首折之〔油葫蘆〕、〔醉扶歸〕，第二折之〔梁州〕、〔牧羊關〕，第三折之〔倘秀才〕、〔呆骨朵〕，皆是妙詞。凡作游仙語，不可貪襲道家言。王作妙就椿樹、牡丹發揮，便合本地風光，非憑空結撰也。第三折中〔三轉小梁州〕，蓋疊用三曲，〔尾聲〕增句，蓋用《風雲會・訪普》折格，唱時仍用板，惟末句散唱，與尋常散板尾不同。此尾增句，亦不拘多寡云。

《牡丹園》《遠山堂劇品・艷品》：周藩三傳牡丹，以美人配名花，飄韻欲仙，綴詞如綉，繁英嫩蕊，零落滿楮。吳梅《牡丹園跋》：《牡丹園》五折，亦識賞牡丹之作。所謂十美人者，即十種佳品。如姚黃、魏紫、壽安

紅、素鴛粉、娥嬌、鞋紅、寶樓臺、紫雲芳、玉天仙、醉春容是也。與《牡丹品》所列名目，不甚相同，汴中此花固勝，王析圭此土，宜其富美矣。開首金母唱〔賞花時〕二支，標名曰楔子。楔子者，北劇中之饒戲也。門限兩旁小木，曰楔，所以安置門限者。凡劇中情節略繁，必用楔子。所以，布置一劇中之情實，不致畸輕畸重，故以楔爲喻也。明人以北詞之前腔謂爲楔子，實是大謬。元人小說，亦有用此作引首者，如何可作前腔論乎？且在楔子內，所用曲牌非〔賞花時〕，即〔端正好〕，而〔端正好〕又可增句。如《西廂》五劇，皆可作證。而第四劇首折楔子，即〔端正好〕增句格，此更顯然也。惟第三折前，又有楔子〔賞花時〕二支。一劇中用兩楔子，此爲僅見。全劇以金母宴請十美人，亦純爲歌舞劇，通本微嫌冷淡。故以酸、甜、辣、淡四婢作科諢，更將琴、棋、書、畫爲劇中點綴，俾不寂寞。此作者之苦心經營處。蓋作劇之難，全在結構也。此劇用五折體，爲北詞中少有。元劇惟《趙氏孤兒》有此一格，餘則未多覯矣。又首折通篇用江陽韻，獨〔青哥兒〕一曲改叶蕭豪，亦所不解。

《繼母大賢》《遠山堂劇品・妙品》：賢者繼母，傳之有關風化。其詞融鍊無痕，得鏡花水月之趣。然元人多於風簷中作劇，故至第四折往往力弱，周藩至此，亦覺筆陣少減，何耶？　吳梅《繼母大賢跋》：此劇情節頗佳。寫賢母處，語語生動。世之爲繼母者，往往漠視前妻子女，藉作避嫌之地，而於親生者，則愛護惟恐不至。及其老也，彼避嫌者，未必皆惡，而愛護者，輒復破家。讀此劇可憬然悟矣。通本皆用本色語，無餖飣習氣，猶有元劇體思。明葉文莊盛《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蕭王光武、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騃婦女，尤所酷好。據此，則此劇在當日，固風靡一世。惟文莊不知爲王作，疑出坊人射利，遂有貶詞。苟知之，恐未必如是云云也。元劇中，凡幫閒鑽懶者，皆用胡子傳、柳隆卿二人，或實有其人，遂致衆惡皆歸耳。此劇用費達苗啟，不拾元人牙慧，固佳。而第三折〔太平令〕曲云：「他比那胡子傳心腸很煞，柳隆卿行藏尤賽。」仍提二人姓名，此亦可見劇場習慣矣。〔草池春〕一曲，首三句云：「心似刺，難自理，止不住哭哭啼啼。」較《牡丹仙》中一支，句法更明顯。其六字句，大抵以六句爲則。四字句，大抵以四句爲則。過此限者，皆爲有意顯神通。第四折用封贈作收，亦極飽滿。略似南戲，不妨也。

《十長生》《遠山堂劇品・雅品》：《十長生》每折即一齊列出排場，尚有板實之議。然搆詞之工，幾能化雕鏤爲淡遠矣。詞中必點綴十物，各還以切貼之語，此北詞之定式也。　史寶安《東華仙三度十長生序》：全陽道人，爲明初豫藩。值永樂建國之時，尤多猜疑顧忌。故當時諸藩，每每假托神仙，借以養晦自全。予家棗花閣書庫中，藏有憲藩所編雜劇多種，強半涉及神仙家言，可恍然而知其故矣。斯劇尤爲世界祕本。所詮取坎塡離，抽鉛添汞，金公木母，黃婆媒介，允符玄旨，深合道妙，直可奉爲仙經淺說，甚未□□□□之也。秋窗明淨，紙墨精良，提筆四顧，得意疾書。覺仙風道氣，拂拂從十指而生，頓時身廣由旬，□輕半銖，天風泠泠，撩耳而過。彷彿從上界仙子，翱翔於十洲三島間矣。

《海棠仙》《遠山堂劇品・雅品》：太行之陽，有海棠嶺者，開時萬花如繡。周藩移數本植苑中，既從而歌咏之，又製爲新聲，蓋欲高燒銀燭之時，不令紅粧寂寞耳。南極作壻，西母爲媒，韻致絕勝。

《靈芝慶壽》《遠山堂劇品・雅品》：慶賀之曲，以工整爲佳。既工整矣，又不板實，則如《河嵩神》劇之獨步詞壇，復何疑哉。

《降獅子》《遠山堂劇品・雅品》：雖是靈鷲峯頭一件可傳之事，畢竟境界淺促。

《半夜朝元引》《遠山堂劇品・雅品》：元人於青樓諸曲，無不極摹擬之妙，故此劇於「遜入華山」一折，洗刷更自瑩淨；「遊仙」三折，大略點綴，不失先輩矩範。　吳梅《半夜朝元跋》：此劇以伎女修眞入道，爲劇家別開生面。涵虛子論劇，分爲十有二科，中有「神仙道化」與「煙花粉黛」二類。此劇則合而爲一矣。憲王《自序》云：「仙姑能守婦道，雖出倡優之門，而節義俱全，比之良家婦女，不能守志者爲何如是(耳)？」作詞宗旨，亦復正大。明中葉，詞人好作麗語，王蓋唾棄之矣。劇中警策處頗多。如首折〔混江龍〕增句，「指山賣磨，見景生情」等語，屬對工巧。〔後庭花〕引用《楚陽臺》、《曲江池》、《翫江樓》等，皆劇場故實，亦得元人運典之法。他如第二折〔滾繡毬〕諸曲，第三折〔梁州〕〔感皇恩〕諸曲，第四折〔新水令〕、〔雁兒落〕、〔折桂令〕諸曲，尤精心結撰，爲劇中勝處。又，元劇凡詠神仙事者，末折輒數述八仙作結。即如臨川聖手，《邯鄲・合仙》，亦未脫爛調。此劇以細樂步虛作收，不

拾前人牙慧，更爲高潔。其中〔青天歌〕，倘亦以步虛聲歌之，當令人耳目一新也。

《喬斷鬼》《遠山堂劇品・雅品》：本尋常境界，而能宛然逼眞，敷以恰好之詞，則雖尋常中亦自超異矣。吳梅《喬斷鬼跋》：《喬斷鬼》四折，摹寫文人結習，可云妙肖。徐行以畫幅六幀，命工封聚潢治，聚乾沒之，行索取不與，憤恨而死。通本事實止此。至鬼神報應之事，雖儒者所不談，而爲下愚人說法，亦可爲治道之助。傳奇家布置事跡，務極奇詭。遇山窮水盡，輒假神鬼爲轉圜餘地。但期不詭於理，固君子所許也。憲王此作，即是此意。首折述三教源流，不無迂腐語，此正得元劇之意。如《范張雞黍》、《僽梅香》，皆如是也。此劇〔混江龍〕，較《小桃紅》更長。勿爲所眩，即增句略多而已。通劇樸素，無飾飣詞藻，更不可及。曲家摹豔情、狀山水等作，文人皆優爲之。至屏絕藻飾，實寫本色，則百無一二。劇中各曲，如〔賺煞〕、如〔一枝花〕、如〔醋葫蘆〕、如〔滾繡毬〕、〔倘秀才〕等，僅工綺語者，恐一語做不得。元劇中《燕青博魚》之記賭狀，《柳毅傳書》之記龍鬬，皆非詞章家所能辦，曲至此方爲神技。余心折焉，而未能也。〔梁州第七〕一支寫鄉居之樂，此蓋本白無咎《鸚鵡曲》。白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箇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煙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着綠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以此劇相較，可知裁翦之工矣。又第三折〔後庭花〕、〔青哥兒〕二曲，亦有增句。〔後庭花〕「觀着畫手不停」下三句，〔青哥兒〕「來往陰陵」四字四句，皆是也。此二曲增句，亦無限制，與〔混江龍〕同。

《烟花夢》《遠山堂劇品・妙品》：一劇中境界凡十餘轉，境本平常，詞則珠圓玉潤，咀之而味愈長。內多用異調，且有兩楔子，皆元人所無也。吳梅《烟花夢跋》：《烟花夢》四折，記蘭紅葉、徐翔事。案甯獻王《太和正音譜》，雜劇有十二科，而「烟花粉黛」列在十一。元劇中，如《兩世姻緣》、《紅梨花》、《曲江池》等，皆此類也。劇中情節，不過男女燕媟之辭。而詞華精警，不讓關、馬。且運用方言，亦有大都東平之風。較明人以飣餖爲能者，不啻霄壤。首折極寫倡伎苦況，又與《兩世姻緣》不同。喬作僅言伎藝之高下，此則直陳門戶中惡習矣。他如〔一枝花・梁州〕之高爽，〔耍孩兒・五煞〕之凄苦，皆是妙詞，非憲王不能。蓋妙在質樸也。惟通劇楔子亦用二處，其誤與《牡丹園》同。而〔三轉賞花時〕，亦劇中少見。〔端正好〕增句格，自守布襖，至兩和諧。多至十六句，爲〔仙呂・端正好〕創格，此固無礙於歌者也。又首折夾唱詞〔離亭宴〕一支，爲馬東籬《秋思》套煞尾。末折〔新水令〕一套，全學關漢卿《憶別》散曲，又名二十換頭，因通套二十支也。此則詞家所未盡悉者焉。又劇中好用劇詞典故，如「販茶船」，即王實甫之「蘇小卿月夜販茶船」事。「陽臺夢」，用王子一之楚陽臺事。「藍橋驛」，用庾天錫之裴航遇雲英事。元人喜以劇中故實運入曲中，憲王此等處，正得古意也。

《賽嬌容》《遠山堂劇品・艷品》：文人學士有歌舞四時花木者，不若花木之自爲歌舞，此周藩所以爲花木歌舞之也。此劇但以詞勝，故工整獨至；然須用狚子十五六人，場上竟不可演。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乾集下　王諱有燉，周定王之長子，高皇帝之孫也。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在位二十八年，謚曰憲。王遭世隆平，奉藩多暇，勤學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蹟十卷，手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歷代重之。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繇今日思之，東京夢華之感，可勝道哉！王詩有《誠齋錄》、《新錄》諸集傳於世。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樓風靜落花閒。」《春夜》云：「彩檻露濃垂柳濕，珠簾風靜落花香。」《秋夜》云：「梧桐露滴鴛鴦瓦，楊柳風寒翡翠堂。」《牡丹亭書景》云：「鶯歸小院穿青柳，燕蹴飛花過粉牆。」《日暮》云：「林鳩喚友常知雨，海燕將雛不避人。」《雲林清趣》云：「采藥一僧雲外去，巢松雙鶴雨中還。」《送人》云：「南浦斷虹收雨去，西風新雁帶霜來。」《漫興》云：「南國音書歸雁盡，西園風雨落花愁。」《和王長史》云：「採得藥苗還竹徑，着殘棋子坐花陰。」《紅心驛》云：「枕上夢回鶯語滑，窗前風定柳陰涼。」《橫堤晚望》云：「神如秋水十分淨，心似中原萬里平。」皆風華和婉，颯颯乎盛世之音也。

宛委山堂刊本《說郛續》卷八引《藩獻記》　周憲王恭謹，好文辭，兼工書

畫，製《樂府新聲》，大梁人至今歌舞之。正統四年薨，無子，妃鞏氏暨生、戴、韓、歐、陳、李六夫人同日自經以殉。

《靜志居詩話》卷一　周憲王有燉，周定王長子，高皇帝孫。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有《誠齋錄》、《新錄》。

《明史稿・諸王傳一・周定王橚》　子憲王有燉嗣，博學善書，爲世子時，刻東書堂帖，製《樂府新聲》，大梁人歌之。弟汝南王有爌數訐有燉。【略】正統四年有燉薨，無子，妃鞏氏及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殉死。

又　周定王橚，【略】子憲王有燉嗣，博學善書。【略】有燉，正統四年薨，無子。

《明書・皇子諸王宗室記・周記》　王有燉以宣德元年嗣，少有孝行，善爲詩賦，工書法，尤長於塡詞，每有所著，超絕古今，天下咸膾炙焉。王請詣闕謝諸弟封，不許，止。【略】有燉得以獲全，在位十四年，薨，無子，有爵嗣，謚曰憲。

光緒《祥符縣志》卷二三　明周憲王朱有燉，定王子也。少有志性，負才□甚。博學工詩，旁通繪事，而楷、篆尤冠絕一時，所臨摹晉唐諸名賢法，妙入山陰父子堂奥間，世稱爲《東書堂帖》，人多珍藏之。建文時裁抑諸藩，以父被讒，莫能自白，遂上書引爲己罪，乞從末減，安置臨安。成祖登極，詔王復國，親製《純孝歌》賜之。所著《誠齋集》、《樂府家訓》、《牡丹譜》諸書。正統四年薨，謚憲。以封建例，不入傳誌。

紀事

《雲英》　《列朝詩集》前集上：雲英姓夏氏，憲王之宮人也。生五歲，閣誦《孝經》，七歲盡通釋典。淡妝素服，色藝絕倫。其居曰端清閣，有《端清閣詩》一卷。年二十二卧病，求爲尼以了生死，受菩薩戒，作偈示衆而卒。憲王自爲誌銘。

《送雪》　《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上引《列朝詩集》：汴中風俗，每歲遇初雪，則以合子盛雪，送與親知，以爲喜慶。置酒設席，相請歡飲。亦昇平之樂事，宮中尤尚之。

《洛陽風月牡丹仙》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略】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帝，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坡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

《關雲長義勇辭金》　《全相平話三國志》卷中《關公千里獨行》。

《甄月娥春風慶朔堂》　《西溪叢語》卷下：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跡在鄱陽士大夫家。

著録

《百川書志》卷六《外史》　《甄月娥春風慶朔堂傳奇》一卷，《美姻緣風月桃源景傳奇》一卷，《清河縣繼母大賢傳奇》一卷，《趙貞姬身後團圓夢傳奇》一卷，《劉盼春守志香囊傳奇》一卷，《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傳奇》一卷，《福祿壽仙宮慶會傳奇》一卷，《神后山秋獬得騶虞傳奇》一卷，《黑旋風仗義疏財傳奇》一卷，《紫陽仙三度常春檮傳奇》一卷，《東華仙三度十長生傳奇》一卷，《羣仙慶壽蟠桃會傳奇》一卷，《瑤池會八仙慶壽傳奇》一卷，《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傳

奇》一卷，《洛陽風月牡丹仙傳奇》一卷，《天香圃牡丹品傳奇》一卷，《十美人慶賞牡丹園傳奇》一卷，《張天師明斷沈鈞月傳奇》一卷，《孟浩然踏雪尋梅傳奇》一卷，《小天香半夜朝元傳奇》一卷，《李妙清花裏悟眞如傳奇》一卷，《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傳奇》一卷，《惠禪師三度小桃紅傳奇》一卷，《搦搜判官喬斷鬼傳奇》一卷，《豹子和尚自還俗傳奇》一卷，《蘭紅葉從良煙花夢傳奇》一卷，《河嵩神靈芝獻壽傳奇》一卷，《四時花月賽姣容傳奇》一卷，《南極星度海棠仙傳奇》一卷，《文殊菩薩降獅子傳奇》一卷，《關雲長義勇辭金傳奇》一卷。皇明周府殿下錦窠老人全陽翁著。各具四折，詳陳搬演科唱，或改正前編，或自生新意，或因物生辭，或寓言警世，或歌唱太平，或傳奇近事，密異足駭人心，煙花不污人志，蓋處貴盛之時，消磨日月，故發此空中音耳。凡三十一種，總名《誠齋傳奇》，異樂府行也。

《寶文堂書目》卷中《樂府》《河嵩神靈芝慶壽》，《四時花月賽嬌容》，《南極星度海棠花吟晚海棠仙》，《文殊菩薩降獅子》，《關雲長義勇辭金》，《黑旋風仗義疎財》，《豹子和尚自還俗》，《呂洞賓花月神仙錄》，《搦搜判官喬斷鬼》。

《鳴野山房書目》卷三《子之十・樂府家三・雜劇・名劇彙》《仗義疏財》，《八仙慶壽》，《靈芝慶壽》，《踏雪尋梅》，《風月姻緣》，《豹子和尚》，《義勇辭金》，《繼母大賢》，《花酒曲江池》，《花裏悟眞如》，《夜半朝元引》，《三度小桃紅》，《甄月娥》，《降獅子》，《辰鈞月》，《獲騶漢》，《海棠仙》，《牡丹品》，《賽嬌容》，《牡丹園》，《烟花夢》，《復落娼》，《喬斷鬼》，《福錄壽》，《牡丹仙》，《蟠桃會》，《十長生》，《神仙會》，《香囊怨》，《團圓夢》。

《也是園藏書目》卷一〇《古今雜劇》《天香圃牡丹品》，《十美人慶賞牡丹園》，《蘭紅葉從良烟花夢》，《瑤池會八仙慶壽》，《河嵩神靈芝慶壽》，《四時花月賽嬌容》，《南極星度脫海棠仙》，《文殊菩薩降獅子》，《關雲長義勇辭金》，《惠禪師三度小桃紅》，《搦搜判官喬斷鬼》，《豹子和尚自還俗》，《甄月娥春風慶朔堂》，《美姻緣風月桃源會》，《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福祿壽仙官慶會》，《神后山秋獼得騶虞》，《黑旋風仗義疎財》，《小天香早夜朝元》，《張天師明斷辰勾月》，《李妙清花裏悟眞如》，《洛陽風月牡丹仙》，《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清河縣繼母大賢》，《趙南姬身後團圓夢》，《劉盼春守志香囊怨》，《紫陽仙三度常椿壽》，《東華仙三度十長生》，《羣仙慶壽蟠桃會》，《呂洞賓花月神仙會》。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天香圃牡丹品》，《十美人慶賞牡丹圖》，《蘭紅葉從良煙花夢》，《瑤池會八仙慶壽》，《河嵩神靈芝慶壽》，《四時花月賽嬌容》，《南極星度脫海棠仙》，《文殊菩薩降師子》，《關雲長義勇辭金》，《惠禪師三度小桃紅》，《搦搜判官喬斷鬼》，《豹子和尚自還俗》，《甄月娥春風慶朔堂》，《美姻緣風月桃源會》，《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福祿壽仙官慶會》，《神后山秋獼得騶虞》，《黑旋風仗義疎財》，《小天香半夜朝元》，《張天師明斷辰勾月》(吳昌齡有此目)，《李妙清花裏悟眞如》，《洛陽風月牡丹仙》，《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石君寶同目)，《清和縣繼母大賢》(元無名氏同目)，《趙貞姬身後團員夢》，《劉盼春守志香囊怨》，《紫陽仙三度長春壽》，《東華仙三度十長生》，《羣仙慶壽蟠桃會》(元無名氏有此目)，《呂洞賓花月神仙會》。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雜劇》《牡丹仙》，《香囊怨》。

《曲錄・雜劇部下》《天香圃牡丹品》一本，《十美人慶賞牡丹園》一本，《福祿壽仙官慶會》一本，《蘭紅葉從良烟花夢》一本，《神后山秋獼得騶虞》一本，《瑤池會八仙慶壽》一本，《黑旋風仗義疎財》一本，《河嵩神靈芝慶壽》一本，《小天香半夜朝元》一本，《四時花月賽嬌容》一本，《張天師明斷辰勾月》一本，《南極星度脫海棠仙》一本，《李妙清花裏悟眞如》一本，《文殊菩薩降獅子》一本，《洛陽風月牡丹仙》一本，《關雲長義勇辭金》一本，《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一本，《惠禪師三度小桃紅》一本，《清河縣繼母大賢》一本，《搦搜判官喬斷鬼》一本，《趙貞姬身後團圓夢》一本，《豹子和尚自還俗》一本，《劉盼春守志香囊怨》一本，《甄月娥春風慶朔堂》一本，《紫陽仙三度常椿壽》一本，《美因緣風月桃源會》一本，《東華仙三度十長生》一本，《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倡》一本，《羣仙慶壽蟠桃會》一本，《呂洞賓花月神仙會》一本。右三十種，明周憲王有燉撰。

《奢摩他室藏曲目》（存目）

《明代雜劇全目》卷一（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藝文

李夢陽《汴中元宵》　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雜録

道光《大清一統志・開封府二》　周憲王墓，在祥符縣西南朱仙鎮。

史寶安《文殊菩薩降獅子序》　案《明史》載：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橚，洪武十四年就藩開封。王好學，能詞賦，嘗作《元宮詞》百章。子憲王有燉，博學善書云云。然則製斯劇之全陽老人，即太祖之孫、定王之子、世所稱憲藩者是也。王父子既擅詞曲，解音律，又承元季劇學昌明，競思標新領異，鬬艷爭妍，故所編雜劇，均屬一代傑作。余家棗花閣書庫中，珍藏多種，內有數齣，爲世界祕本，人所罕見，茲劇即其一臠。斯書本名《誠齋樂府》，種凡百，今存者已損之又損，不及半矣。每聞劇家言，有明一代詞曲，以全陽老人父子爲開山鼻祖。馴至末季所演之《春燈謎》、《燕子箋》、《桃花扇》諸傳奇，其流風餘韻，尤有耐人深長思者。寶安家本中州，與王同里。而所遇之時，所履之境，適相反也。避地薊門，著述多暇，取文房四寶之古雅而精良者，對花書之，對月書之，錄爲副本，助其豔麗。當操觚時珠玉琳瑯，燦然滿目，得意疾書，長歌鳴鳴，時作天際眞人想。及情之所倦，境之既遷，又忽忽若忘，不復少置於懷。任性而動，意無固必。與古爲徒，與天爲徒。當是時也，貌蘧蘧然，意陶陶然，適其所適，羌不知人間何世矣。僕本傷心人，今也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其所以歡忻鼓舞於斯劇者，不更有在於牝牡驪黃之外也耶！

又《賽嬌容序》　予家棗花閣祕笈中，藏有明初豫藩全陽老人所編雜劇多種。內有八齣，乃世界祕本，茲劇即八中之一。予前纂《史晟》，供職內廷，曾蒙德宗景皇帝，頒賜上方康熙製羅紋箋成帙。京居著錄餘暇，自磨明貢烟，用雞毫筆仿黃庭楷法書之，亦文章游戲中一消遣法也。書既竟，客調之曰：「以如是之麗曲，如是之紙、之墨、之筆，又佐以我公書法，可稱劇界五絕。恐自唐開元教坊製曲以來，雖《霓裳羽衣》調絕千古，亦未必曾享受若是之待遇，涉獵若是之艷福。此劇僅後生小輩，竟坐獲各種奇異供養，助之張目。字裏行間，不知當如何自鳴得意。」予曰：「唯唯，否否。我書本庸陋，常爲荒傖所不滿。劇果有知，豈其性與人殊，想隱隱中，當亦負冤呼屈不已。而吾子反偏袒以觸渠怒，恐斯劇將號召儕輩，紙、墨、筆等，羣以身爲利器，挺起而驅逐之，以痛詈夫己氏之無目也。」客默然退，似面從而有後言。

章珍

《度荆門望楚》　《皇明詩選》卷七：宋徵輿曰：穩秀。

《皇明詩選》卷七　字文重，永樂時人。

黃守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　守字約仲，以字行，莆田人。永樂中以薦授翰林典籍。遷檢討，乞終養，改汀州教授。有《靜齋集》。

又引鄭岳《莆陽文獻》　黃約仲永樂間以楷書選赴行在，預修書。詞臣有薦其能詩者，試中優等，授翰林典籍，陞檢討。約仲詩語意清婉，音調和適，至今人傳誦之。

又引《蘭陔詩話》　靜齋在翰苑二十年，乞終養，授汀州教授。其詩五言如「雙樹映寒澗，一燈明翠微」，七言如「黃沙白草雲隨馬，畫戟雕戈雪照營」，猶見唐人風格。

李至剛

《靜志居詩話》卷六　尚書無詩名，其僅存者頗娟秀。

又　李至剛，名銅，以字行，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舉明經，試禮部郎中，出爲河南布政司參議。永樂初以薦擢右通政，拜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

《明史・李至剛傳》　李至剛，名鋼，以字行。洪武二十一年舉明經。選侍懿文太子，授禮部郎中。坐累謫戍邊，尋召爲工部郎中，遷河南右參議。河決汴堤，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成祖即位，左右稱其才，遂以爲右通政。與修《太祖實錄》，朝夕在上左右，稱說洪武中事，甚見親信，尋進禮部尚書。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宮講筵，與解縉後先進講。已，復坐事下獄，久之得釋，降禮部郎中。恨解縉，中傷之。縉下獄，詞連至剛，亦坐繫十餘年。仁宗即位，得釋，復以爲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劾至剛輩十餘人，當大行晏駕，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帝念至剛先朝舊人，出爲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再歲，歿於官。至剛爲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傅會。首發建都北平議，請禁言事者挾私，成祖從之。既得上心，務爲佞諛。嘗言太祖忌辰，宜傚宋制，令僧道誦經。山東野蠶成繭，至剛請賀。陝西進瑞麥，至剛率百官賀。帝皆不聽。中官使眞臘，從者逃三人，國王以國中三人補之，帝令遣還。至剛言：「中國三人，安知非彼私匿？」帝曰：「朕以至誠待內外，何用逆詐。」所建白多不用。妻父麗重法，至剛爲乞免。帝曰：「獄輕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剛曰：「都御史黃信爲臣言。」帝怒，誅信。初，至剛與解縉交甚厚。帝書大臣姓名十人，命縉疏其人品，言至剛不端。縉謫廣西，至剛遂奏其怨望，改謫交阯。

葉砥

魏驥《坦齋文集叙》　入我國朝，文運之盛超越往昔，浙河之東以文名世者，則嘗宋公潛溪、蘇公平仲其人也，宋而蘇以下，若吾越坦齋葉公亦其一焉。自公少時，博極羣書，日記數千言，即有盛名于時。高皇帝龍飛，初科首擢進士第，中書左丞忠勤伯汪公朝宗嘗廉得公名，蘄上聞以官禁近、備咨詢，如東廳故事。會以例授丞定襄，繼僉廣西憲事。文皇御極，官翰林編修，兼史事進講經筵。纂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遷考功郎中，終饒州知府。【略】予嘗贊公像曰，首掇巍科，荐登臺仕，文章顯乎經席詞垣，政事著乎黃堂憲府。惟純惟正，有守有爲，蓋盛世之麟鳳，後學之表儀。遺像斯在，生氣尤存，其泰山北斗，有不特起瞻仰于子孫者也？公之大節蓋如此。

王直《知府葉公墓誌銘》　公葉氏，諱砥，字周道，更字履道，蓋楚名臣沈諸梁之後，以所食采爲氏，居南陽，【略】公天性明粹，喜讀書。早喪母童氏，又喪其父，皆能以禮居喪，不惑於流俗。嘗受學於鄞陳文昭、檇李鮑仲孚，二先生皆元故老，博學有文章，嘉公篤志，爲之傾竭底裏，由是學行大進。洪武庚戌，公以明經取進士第，得定襄縣丞。兵荒之餘民未安業，公勤於撫字，流亡來歸。乙卯坐累謫涼州，公處之泰然，曰：「吾無愧於心足矣。」日杜門爲學，有詩寄子曰：「不須詢遠道，窮達信乾坤。」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邊者皆宗之。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爲子師。己卯求賢，陝西按察副使羅某，臨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李惟忠，皆薦其學宜任史事，遂起爲翰林編修。又有言其堪任風憲者，復陞廣西按察僉事。【略】永樂初，以史事被逮，籍其家，惟薄田敝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命與史事。書成，改考功郎中。公進退人才，品第高下大小，各適其用。尚書蹇公謂其年邁一以藻鑑任之他不溷以事。會修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命公爲副總裁，稽經考史，無不愜當。仁宗皇帝在東宮，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公預焉。其言於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爲郎中九年，俾食四品祿職如故，公重聽，誤以爲授他職，上親灑翰授之，至今寶

焉。久之公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砥老矣，過蒙優禮，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小民，庶効報萬一」，吏部以聞，即拜饒州知府。【略】公年益高而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爲者，嘗賦詩以自適。辛丑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睦宗族和戚姻重義輕利毋貽譏於後世，尤以不能報國恩爲慊，是月廿一日卒於郡廨之正寢，距其生元至正壬午三月初六日享年八十。公平生爲文甚多，號《坦齋集》，今所存者《南行稿》、《退朝稿》、《芝山稿》、《經進稿》及《經筵講義》。【略】博極墓書，手不釋卷。其所著述必根於義理之正而有益於世教。蓋於漢魏唐宋諸大家無不學，故其所立蔚然有盛名當世，而可示法於後來。於乎！公有德行文學之美，而又兼政事之長，誠一代之鉅人君子矣。葬三十五年而墓未有銘，至是冕來京師以綏所爲狀求予銘，予從祖思忠與公同取洪武初科進士第，及公來翰林，予亦忝從公後，蓋於公舊矣。則今銘墓奚可辭。銘曰：葉氏之先，實楚名臣。源遠流長，子孫振振。暨公承之，乃舉進士。奮迹文章，揚譽政事。經幄詞林，寵命自天。堯舜是陳，維公則賢。公既老矣，皇用殊錫。加乃常祿，仍乃顯秩。公有誠言，願守一州。惠此羣黎，庶幾寡尤。湖山之間，厥壤千里。人之愛公，不異其子。公逝不留，民心則悲。豈弟之化，百世之思，裁裁新阡，公安於此。昭德有銘，垂耀無已。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砥，字周道，改字履道，上虞人。洪武庚戌進士。授定襄縣丞。坐累，謫涼州。建文己卯，起翰林編修，陞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以史事被逮，籍其家，惟故書數篋。事白，仍命與史事，改考功郎中，修大典，爲副總裁，侍講東宮郎中。九年，引年求去，不許。乞一小郡自效，拜饒州知府。年八十，卒於郡廨。王文瑞誌其墓。有《坦齋集》行世。

葉冕《坦齋文集跋》　右先曾大父《坦齋文集》一冊，凡五卷，共八十五篇。先伯考應天州學正暨先考府君存日，久藏于家，將壽梓以貽我後人。正統間，鄱陽許君養晦任肥鄉大尹時，力請刊行，先伯考感其意厚，遂以全集畀之，不意其所居厄于火，焚燬不存，先伯暨先考每言及于此，痛憤不勝。冕自涉仕途，于兩京及鄉里蒐羅尋緝，幷于故櫝，共得若干篇，惜經筵講義並應制諸作俱莫可得，近因致仕歸，感恩之餘，躬自抄錄成帙，託南都舊友鄭宗毅、張潛之，購募彼善刊刻者，刊刻成書。

陳璉

《靜志居詩話》卷六　琴軒詩較孫仲衍不及，視雪篷、聽雨諸君似勝之。

又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永樂初知許州，改滁州，尋以揚州知府攝州事，擢四川按察使，入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終南禮部侍郎。有《琴軒集》。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　璉字廷器，東莞人。洪武丁卯舉人，除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永樂初，知許州，改滁州。尋以揚州知府攝州事，擢四川按察使，入爲南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終禮部侍郎。有《琴軒稿》三十卷。

又引《抑庵集》　陳公文詞典重，人愛之如拱璧。

又引《廣東詩粹》　黃才伯云：「琴軒當永樂初，鋪張朝廷盛德，爲《平安南》、《巡狩》、《平羌》三頌，及《鐃歌鼓吹曲》十二首以獻，文皇覽之，大加稱異，以滁州守超擢西蜀憲使。文人遇主之隆，論者以比相如奏賦，殆有過之云。」

又引《廣東新語》　明興，東莞有鳳臺、南園二詩社，其詩頗得源流之正。琴軒陳公嘗錄自宋元至國初，爲《保安詩錄》。

又陳田按　侍郎詩，詞格俱精，天然秀拔。

《明史・藝文志四》　《琴軒稿》三十卷。

錢仲益

《明詩綜》卷一七　魏仲房云：先生詩有體裁，麗而不浮，奇而不僻，易而不俚。

《靜志居詩話》卷六　長史詩格爽朗。

又　錢仲益，無錫人。永樂初以翰林編修，轉周王府長史。有《錦樹集》。

又　惜遺集罕傳，予從秦對巖前輩購得，亟錄其八首，猶未盡其蘊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　仲益名允升，以字行，無錫人。元末中浙江鄉試，爲杭州路錄事。洪武末舉明經，爲本縣訓導。建文中以薦入爲太常博士，遷翰林修撰。永樂初改漢府長史。有《錦樹山人集》八卷。

又引《盛明百家詩》　錦樹兼善寫生，所題圖畫，人以左手字跡驗之。

又引都穆《談纂》　無錫錢仲益，洪武末爲本縣訓導。後以御史薦，入爲太常博士，與修《高帝實錄》，陞爲翰林修撰，卒於漢府長史。後漢府謀叛事敗，帝閱其啓，大加賞嘆，其家得免於難。

又陳田按　《詩綜》稱仲益爲周府長史。余檢《錦樹山人集》，有《奉令作戰馬歌》云：「王師奉天命，南征下江淮。乘之大小七十戰，南衆望風先已摧。屹然當陣如立壁，猛氣凌空勢無敵。仰天奮迅時一鳴，萬馬震驚皆辟易。曾著六矢不動身，其鋒銳若雷將軍。」又有《奉令作大將軍八面威風歌》云：「身居玉帳臨三軍，牙旗雙立開轅門。周圍森擁百萬甲，劍氣射落秋空雲。」考《明史》，成祖起兵，漢王高煦從，常爲軍鋒，成祖屢瀕於危，轉敗爲功者，高煦力爲多。正與仲益奉令所作詩意合。周王橚成祖起兵時，已爲建文帝錮之京師，安得有奉命南征事也。後又檢《都公談纂》，得所謂仲益卒於漢府長史者，與余言合，益信竹垞周府之說非其實也。仲益身事驕王，必有如古所謂以詩三百篇諫者。一時賢傅，所當表章其事，以補史闕。其詩風格老成，在三華中當爲巨擘。仲益有《弈棋》詩云：「我老無所好，所好惟弈棋。每遇對手時，竟夕不告疲。不惟忘憂樂，寧復知飽飢。方當得意候，如病逢良醫。又如好飲人，妙趣祇自知。」仲益待詔禁垣時，成祖呼爲棋仙，此亦翰苑一段佳話也。

王　璲

魏驥《青城山人集序》　若茲集不淪虛寂不流靡漫，洋洋乎，渢渢乎，緣情指事，駕蘇李而凌元白。其慨而不激，直而不肆，殊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誠不負爲一代之名家也。

又　先生名璲，字汝玉，姑蘇人，青城其號也。官至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贈太子賓客，謚文靖。

又　余弱冠，時已聞青城王先生，刻厲於詩之名矣。及遊京師，獲拜先生於給事中天台蔣君所，辱先生不以後生待余，而與之進。頃之，蔣君以送宋侍書歸金華詩求於先生，先生卽伸卷濡墨題曰：「少小離鄉國，歸時及壯年。三巴百指住，萬里一家全。青瑣榮新秩，金華復舊田。聖恩何以報，晚節保貞堅。」題竟卽擲筆而去。予時異先生於詩不涉搆思，才之敏句之新也有如此而不負昔之所聞也矣。

《明詩評》卷三　汝玉流麗之作，受賞儲宮。

《明詩綜》卷一七　徐子元云：汝玉不及高楊，漸入清雅。

《靜志居詩話》卷六　其詩不費冥索，斤斤唐人之調。吳人徐用理集永樂後詩家三百三十人，以汝玉壓卷焉。

又　翰林四王並稱，而汝玉弟璉汝器、璡汝嘉，一門又有三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青城山人集》　然所著詩稿散佚。正統十二年其孫鏜始裒次爲編，其姻家華靖刪定爲八卷，卽此本也。《靜志居詩話》稱其詩「不費冥索，斤斤唐人之調」。吳人徐用理集永樂後詩家三百三十人，以璲壓卷。今觀其詩，音節色澤，皆合古格，誠有擬議而不能變化者。然當元季詩格靡麗之餘，能毅然以六代三唐爲楷模，亦卓然特立之士，又不得以王李流弊預繩明初人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　璲字汝玉，後以字行，長洲人，立中子。洪武中，舉浙江鄉試，以薦攝府學教授，改應天訓導。永樂初，擢翰林五經博士，遷右贊善。坐事當戍邊，宥之，除翰林典籍，進左贊善，坐解縉累下獄死。洪熙初，追贈太子賓客，謚文靖。有《青城山人集》八卷。

又引《姑蘇志》　汝玉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名大振。爲文兼古今體製，而賦尤贍麗。詩語雋永，得唐人風格。

又引《畫史會要》　王汝玉能書，亦能畫。

又陳田按　長陵與解大紳評論人才，大紳稱汝玉文翰不易得。信非虛語。汝玉詩沐景顒錄入《滄海遺珠》，豈洪武間亦嘗遊滇耶？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璲，字汝玉，以字行，長洲人。立中之子也。少而穎異，文不加點。年十七，中浙江鄉試。洪武末，以薦攝郡學教授，擢翰

林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春坊贊善，預修大典。仁廟在東宮，特深眷注，嘗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居第一，解縉次之。汝玉後進，聲名大噪，出諸老臣上，又與解縉、王偁輩互相矜許，遂被輕薄名。仁廟監國，宮寮多得罪，汝玉與徐善述、梁潛輩，先後下詔獄論死。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于其家。

王洪

《明詩綜》卷一七　徐子元云：希範詩清雅，惜氣不足。

又　吳明卿云：希範《擬陶》，風味似晉；《舟中雜興》聲調似唐，皆非人所易及。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洪，字希範，錢塘人。生八歲，能文章。稍長，從訓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才思穎發。十八舉進士。永樂初，授吏科給事中，入翰林爲檢討，與修《大典》，歷修撰，侍講。又二年，論五星事，忤胡文穆，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署部事。詔作佛曲序，逡巡不敢應制，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晚得末疾卒。當時詞林稱四王，皆有才名，希範與閩人王偁、王恭、王褒也。而希範早入，偁最自負，推重希範，不敢以鴈行進。希範嘗與修撰張洪論詩，自誦所作，竊比漢魏，張哂而未答，復自謂曰：「終不作六朝語。」張曰：「六朝人豈易及？無論士衡、靈運，且自視比江□云何？子詩傍大李門牆，猶未窺其奧也。」希範始屈服，曰：「平生喜讀大李詩，君評我甚當。」修撰，吳中宿儒也，作《學古詩叙》，備載其語，以爲學詩者夸誕之戒云。

《靜志居詩話》卷六　希範詩最爲孟揚所重，至不敢與鴈行。其對張宗海論詩，自誦所作，竊比漢魏，張哂而未答。復曰：「終不作六朝語。」張曰：「子詩傍大李門牆，猶未窺其奧也。」希範始屈服。今誦其詩，率規仿唐人，具體而已，品當在孟揚下。

《明史・文苑傳二・王洪》　王洪者，字希範，錢塘人。八歲能文，十八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改翰林檢討，偕偁等與修《大典》。歷修撰、侍講。帝頒佛曲於塞外，命洪爲文，逡巡不應詔。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卒官。而偁後坐累謫交阯，復以縉事連及□□中。

又《藝文志四》《毅齋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毅齋詩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八，舉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尋擢吏科給事中。以薦入翰林，由檢討歷官修撰侍講。爲永樂大典副總裁官《明史・文苑傳》附載林鴻傳中。稱成祖嘗命洪爲文，洪逡巡不應詔。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而是集有劉公潛所作輓詩序，及莫珣後跋，乃言洪預修國史，會大臣欲載其家瑞異入日曆中，洪持不可。至聞於成祖前，坐謫禮部主事，卒於官。曾棨輓洪詩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亦指是事。明史蓋偶遺也。此集即莫珣所編。雜文皆樸雅。駢體亦工。詩尤具有唐格，而不爲林鴻、高棅之鉤摹。其序文及序書二篇，立論具見根柢。其序胡儼詩集，謂至元天曆間，趙廉、范梈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麤豪爲壯，以尖新爲奇。語言纖薄，音律怗懘。論元末之弊，至爲切中。則洪之所見，高出當日遠矣。雖名位不昌，要爲有明初年屹然一作者。《明史・文苑傳》稱王偁預修《永樂大典》，學博才雄，自負無輩行，獨推讓同官王洪。則洪之文章，概可見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陳田按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有凡例未當者，王孟揚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耶？」孟揚矜己凌人如此，顧折節於希範，不敢與雁行。希範與汝玉、孟揚、達善同以詩鳴，號爲「翰林四王」。其左遷禮部主事也，或謂與胡文穆、議五星不合，遂爲所擠，與《四庫提要》所紀，稍有不合。

楊榮《挽主事王洪》　一夕悲風起夜臺，蘭苕秀質倏傾擢。九京已作騎鯨夢，半世空憐倚馬才。蒿里凄涼朝露積，錢塘寂寞暮潮回。懸知窮達皆由命，始信馮唐最可哀。

夏原吉《挽王主事希範》　正喜南官秩任榮，俄驚天上玉樓成。逍遙一笑騎鯨去，寂寞何年化鶴鳴。聖主恩深歸旅櫬，嚴尊淚盡哭銘旌。懸知瘞玉錢塘麓，湖咽無聲江自橫。

王　達

陳璉《天游文集序》　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寶之初，公由助教入翰林爲編修，不踰年陞院長，蓋由公才名素聞於上，致有斯擢也。公警敏過人，志趣高邁，初禮部尚書同邑張公籌未仕時，開門授徒，公從之游，得聞緒論，所爲詩文有古作者意，大爲張器重。洪武中，歷無錫、大同儒學訓導，師道尊嚴，學者咸有矜式，文學之譽大聞於時矣。於戲！文者言之精華，而詩者又文之精華也，夫豈易能哉？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四者一有未具□□□與詩之純美見□□人得乎！公天分甚高，有志古學，自司訓教國子，講授之餘，益得肆力於經史百家之言，故學與識益博，才與氣益高，故其文典雅而溫潤，詩則清麗而工緻。逮居翰院，以雄才奥學典司帝制，黼黻皇度，地望清高，文名益著。及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官，書成，寵錫優渥，凡遇大慶禎祥之事，所獻歌頌渢渢乎治世之音，是宜受知于上，而見重於公卿大夫也，有如公者，奚讓古人哉？唐韓昌黎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張宇初《天游文集序》　間示其所著《天游集》若干篇，可謂理造而道著者也，凡長編巨帙，岳峙川流，雄贍淵雅之音見之辭表，而視諸名家者相與齊驅並駕，未知孰先後焉，又豈世之姱麗藻繪以取譽一時者，所可同日語哉？宜其遭際聖明，龐恩濊澤非它可倫儗者，良有自矣。矧其雅操高風，凡得之濂、洛、關、閩者，恬退隱約之志，惟槁梅幽芷可得而同其逸趣，又豈拘拘言辭是効者比哉？尚何容心於窮達而已耳？予也學而無聞，又何足以語文辭哉！抑知達善非一日也，其亦若將可語夫莊周之謂天游者乎！予當與之和以天均、造乎天倪之外也，則求夫天游者，亦豈出乎理氣之外也哉？

《明詩綜》卷一七　黃才伯云：耐軒詩有唐人風韻。

《靜志居詩話》卷六　耐軒與大紳、孟揚、汝玉、希範號東南五才子。其詩太便利，不耐咀嚼。然如《送人入都作》起句云：「鶯啼細雨中，一騎發城東。」又《送人從軍作》云：「細雨都門酒，東風驛路塵。」未嘗不矜鍊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　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舉明經，爲大同訓導，以薦遷國子助教。永樂初，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有《問津》、《南歸》、《天游》、《梅花百詠》等集。

又陳田按　學士七絕，風骨成削，殊堪矜賞。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達，字善達，無錫人。少孤貧力學。洪武中，舉明經，除國子助教。永樂中，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達善有盛名，與解大紳、王孟揚、王汝玉輩，號東南五才子。四人者，先後得罪死，達善獨以壽考終。今所傳《耐軒》、《天游》二稿，詩文皆平爾，不稱其名，何也？達善未仕時，與吳門韓奕先生、王芾、孟端、詩僧眞性海，偕游慧山，汲泉瀹若，孟端作四士圖，公望爲十六韻題其上。公望、孟端一時高士不輕許可，而達善得與四子之刊，其風流儒雅，必有大過人者，固不當以文辭末技，輕爲軒輊也。

翟厚《天游文集書卷後》　夫所採者，如諸子辯及館閣鉅製咸未見錄，厚比見諸鄉校，恐久湮墜，乃假歸，重爲增補編次，仍爲十卷，嘅力綿薄，欲刊未能。邇有南平令尹胡均季淵，道經故里，均，先生之門人，又居姻親家，一見茲集語余曰：「先生之文幸子集之，使弗入刊，終亦湮墜，予官所去建陽書坊不遠，盍以此予余往爲入梓，行之四方，以嘉惠後學，使天下後世之士，讀先生之文知先生之道，如此不亦可乎？」先生平生著作甚多，已載于給事中山陽門人王孚之辭。

王孚《天游文集跋》　《天游文集撮稿》，耐軒先生作也。孚由鄉貢入太學，獲侍先生於舘下，日觀先生所作甚多，若《天游小稿》、《梅花百詠》、《古今孝子讚》，俱已梓行，有《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耐軒雜錄》五卷、《問津集》一卷、《南歸集》一卷、《通書發明》一卷、《天游詩集》十卷、《天游文集》三十卷，編次已完，今於文集中撮其可式者十卷，凡我同志晨夕得用觀焉。噫！文以載道，文不載道不作可也。先生之文清婉詳雅，玉潔珠明，掃滌陳言，發揮至理，可謂萬科泉源不擇地而出者矣。因目其集曰《天游撮稿》。

《明史・藝文志四》　《天游集》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王天游集》　達有《筆疇》，已著錄。是集乃其門人王孚所編。卷末又有其門人翟厚跋，謂其館閣鉅製及諸子辨等篇，咸未見錄。乃重爲增補編次，仍爲十卷云云。則厚所重定，非孚之舊本

矣。據孚稱達所著有《天游小稿》、《梅花百詠》、《古今孝子讚》，俱已梓行。《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又有《耐軒雜錄》五卷，《問津集》一卷，《南歸集》一卷，《通書發明》一卷，《天游詩集》十卷，《文集》三十卷，今皆未見。惟景仰撮書一卷，《筆疇》二卷，附於此集之末者，今尚有別本行世。蓋即從此集鈔出云。

王　景

《明史・王景傳》　其與倫同時爲禮部侍郎者，有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爲懷遠教諭。以博學應詔。命作朝享樂章，定藩王朝覲儀。累官山西參政，與倫先後謫雲南。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實錄》。用張紞薦，除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成祖即位，擢學士。帝問葬建文帝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永樂六年卒於官。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　景字景彰，以字行，松陽人。洪武壬子舉人，授懷遠教諭，擢開州知州，累官山西參政，以事謫雲南。建文初，召入翰林，用薦除禮部侍郎，兼侍講。成祖即位，進學士。

又陳田按　景彰洪武中以浙江布政使安然薦直翰林，製《藩王朝覲儀》，改《賜日本書》，作《樂章》與《京城鐘鼓樓記》。黃才伯《翰林記》但述永樂元年，詔侍臣議作樂章，學士王景等擬述以聞，知其一不知其二矣。景彰謫雲南，沐景曇錄其詩入《滄海遺珠》，玩其所作，亦當時才士也。所擬樂章，已具錄首卷。

蘇伯厚

《靜志居詩話》卷六　蘇君傳詩絕少，其五言神意閒審，綽有魏晉風。陳嗣初稱南閩偉奇超卓之士，必以蘇先生伯厚爲之首，不誣也。

又　蘇伯厚，名垿，以字行，建安人。洪武中以薦授建寧府學訓導，遷晉府伴讀。永樂初擢翰林侍書，遷檢討，以子鎰仕，贈吏部員外郎。有《履素齋集》。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陳田按　伯厚詩不多見，竹垞稱其五言有魏、晉風。余從《武夷山志》得其七絕三首。

《明史・藝文志四》《履素集》十卷。

金幼孜《挽蘇伯厚編修》　先生交誼重金蘭，十載同朝列從官。天祿校書知姓字，經筵進講識衣冠。花迎旅櫬春雲暗，樹掩銘旌暮雨寒。目送歸魂招不得，忍將別酒酹江干。

陳全《挽蘇伯厚先生》　寒暑有代謝，節序忽蹉跎。夫子乘運化，悽愴將奈何！生存簪組榮，死歿歸山阿。向來歡娛人，零落亦已多。西日不返照，逝川無停波。懽忽魂若存，感慨成悲歌。

張宇初

論　述

朱植《峴泉集序》　《峴泉集》者，嗣漢四十三代天師張眞人之所作也。眞人學行淵邃，資識超穎，貫綜三氏，融爲一塗，旁及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暢曉。故其發爲文辭論議，雄邁偉傑，讀之令人擊節不已。予嘗愛其文如行空之雲，昭回絢煥，變化莫測，頃刻萬狀，睟乎其成章也。又如入秋之水，膏停黛蓄，微風興波，萬頃一碧，湛乎其泓澄也。詞賦詩歌又各極其婉麗清新，得天趣自然之妙，可謂兼勝具美矣。且聞龍虎名山，靈氣翕聚，鍾英毓秀，挺生列眞，以道德相傳其來遠矣。若道腴內充，華藻外振，以文雄一代者乃今獨於眞人見之。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光嶽氣全，天運之興，文明三十餘年矣。今上皇帝踐祚以來，氣益昌而運益盛，雖遐陬僻壤，莫不呈材獻藝，擷文掞藻，以自見於時，況在文獻之邦，神明之胄，優游乎

德澤，涵泳乎詩書，大肆厥辭，鋪張盛美，以黼黻太平之治不亦宜乎。雖然此特其餘事耳。至於眞人超然獨得之妙，艷道之士又當於詩文之外求之。

程通《峴泉集序》 嘗銓次其平日所作詩文凡若干卷目曰《峴泉集》。英華煥發，照耀簡編。以言乎詩，則託物寓情，優游不迫，得詩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則雄奇汪濊，鋪叙有法，得古人述作之體。是以海内文人碩士，傳頌而稱羨者，比比焉。自非眞人學通百氏，道貫三才，體用兼該，精詣獨得，安能發而爲此耶。及觀集中所著《冲道》、《愼本》、《太極》、《河圖》、《原性》諸篇，義理之玄微，研究之精極，議論之閎肆，其於天地造化山川人物禮樂制度靡不該貫，雖專門擅業，皓首窮經之士，有不能及者。非惟有功於玄教，其於世教亦有裨焉。將見斯集流傳於天下後世，與峴泉相爲悠久而無窮也必矣。且眞人嘗爲通著《尚義堂記》，俾先祖父之志行亦得託於不朽，斂襟三復深有感焉。因書此於卷末以致其私意云。

《靜志居詩話》卷二三 愚山云：宇初五言古詩，意匠深秀，有三謝、韋、柳之遺響。唐、宋以來，釋道二家並重。明初，名僧輩出，而道家之有文者，宇初一人。厥後益寥寥矣。

《明詩綜》卷八八 王仲縉云：峴泉詩冲邃幽遠，篇章翰墨各極精妙。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峴泉集》 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中若太極釋先天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有合於儒者之言。問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嘗以雲師、風伯荒怪之說張大其教。以視誦周孔之書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實轉爲勝之。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然則若宇初者，其言既合於理，寧可以異端之故，併斥其文乎。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其文如空行之雲，入秋之水；詞賦詩歌亦極婉麗清新，均得自然之妙。

《晚霽》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寬平澹靜，自有微至，眞國初第一好手。溫如青田，密如來儀，抑昭代有數作者，在臨川季孟之間，神韻稍遜之，情理不相讓也。

《步南澗》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繁得不冗，正見其收攝。又：「由知悔吝長，得失從嗤誚」，是眞理學，妙於「矜」字上寫出。

《晚興偶成》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字中句外，得寫神之妙。古云實相難求，以此求之，何實相之不現哉。

《元夕後喜晴登靖通庵》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圜中綿密，局外嚴謹，運思戡神，欲令鬼哭。又：「晴岑列窗黛」，正可於事中意外想之。

《仲春喜晴》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神入理出，想其用意時淳泓蕭瑟。又：結無結態，妙。

《旅懷》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必不入齊、梁以下，亦不強效漢人，正令唐、宋區區者望洋側目，但此是五言正宗。又：情景互出，更不分疆界非其人豈能。有時洗濯而出，如「起早明尚明，微風響庭樹」，何必出張孟陽下。

《乙亥季夏還山居偶興》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平叙中自挾靈氣。

《夕懷》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亦兩折，乃自無痕。

《晚游新興寺》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純淨無枝葉。又：「花落午風晴」較「花塢夕陽遲」，孰爲天巧，孰爲人巧，必有辨之者。

《臘月望夜》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子璿詩一以鄭重其心魂爲至，近體亦挾古意，正可奪絕一代。

《野眺》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韶光勝情，引我入寥天之表。又：眞是不經人道語。

《春寒》 《明詩評選》卷五：王夫之評：非杜不能，正不從杜得。

《四月三日赴演法禪斷碑因感》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可興可怨，乃得踞詩人獅子坐，如此人才，乃從黃冠紈綺中罨殺，令人俯仰大慚。

《忽雨》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居然有遠寄。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 宇初，字子璿，嗣漢四十三代天師正常之冢子也。五歲讀書，十行並下。嘗侍父登樓，見雲霧起西北，金扉洞開，天神護衛，鎧仗森列。父戒之曰：「天機勿泄也。」洪武十年，方髫丱，襲掌道教。入見

奉天殿，上熟視，笑曰：「瞳樞電轉，絕類乃父。」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也。永樂八年，示疾，書誦而逝。宋文憲公稱宇初穎悟有文學，人稱爲列仙之儒。王紳仲縉序其集曰：「公於琅函蕊笈，金科玉訣之文，博覽該貫；六經子史百氏之書，大肆其窮。索篇章翰墨，各極精妙。蓋江右文宗，多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遺緒，而公能充軼之也。」今所傳《峴泉文集》二十卷，詩居其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峴泉集》 宇初字子璿，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世孫。洪武十年襲掌道教。永樂八年卒。《明史・方技傳》附見其父《正常傳》中。稱其建文時嘗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又稱其嘗受道法於長春眞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訐。其人品頗不純粹。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宇初字子璿，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世孫。洪武十年襲掌道教，建文時坐法奪印，永樂中復襲。嘗受法於長春眞人劉淵然。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峴泉文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峴泉集》 朱彝尊《明詩綜》稱其集二十卷，詩居其半，王紳爲之序。此本皆所作雜文，惟末附歌行數十首。卷首雖載紳序，而二十卷之舊已不復存。蓋又掇拾重編之本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耆山無爲天師峴泉集六卷（明刊本，蔡少泉藏書）。五十一代嗣孫顯庸重校。集故二十卷，金華王紳及遼王新安、程通爲之序。《四庫》著錄僅四卷，《提要》稱所作皆雜文，末附歌行數十首。此本有崇禎間文震孟、鄒鳳梧重刊兩序，凡六卷。核之文淵閣本始知五、六兩卷皆闕也。有少泉蔡氏珍藏印。少泉江右人，嘗捐職主事，往來京師，收賣書籍，年七十餘歿。

袁珙

《靜志居詩話》卷六 寺丞於九流百氏靡不涉究。歌詩亦能入格，不失菊村家數。

又 寺丞得相法於別古厓，識文皇於潛邸，遂遷寺秩。然家本士族，其父彥章仕元爲翰林國史檢閱，世稱菊村先生。嘗作《布衣歌》云：「我家頗讀書，初非田舍翁。」蓋道其實也。

《明史・方伎傳・袁珙》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季舉進士。元兵至，不屈，舉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檢閱官。珙生有異稟，好學能詩。嘗遊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別古崖，授以相人術。【略】珙在元時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數十百，其於死生禍福，遲速大小，幷刻時日，無不奇中。【略】珙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爲人孝友端厚，待族黨有恩。所居鄞城西，遶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永樂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賜祭葬，贈太常少卿。

《明詩綜》卷一七 珙，字廷玉，鄞人。以相術拜太常寺丞。有《柳莊集》。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廷玉，名珙，以字行，鄞縣人。得相法於別古厓。洪武間，識長陵於潛邸，登極後，召拜太常寺丞。公於九流百氏，靡不涉究。好爲詩歌，人稱爲柳莊先生。子忠徹，承其家學，由鴻臚寺序班，歷尚書司少卿，亦有詩集行世。

吴溥

《明詩綜》卷一七　胡若思云：先生志不事浮藻，故其詩質實不浮，殆所謂布帛菽粟而溫厚和平之意藹然見於辭氣之表，其視世之纖媚工巧者不侔矣。

又　溥，字德潤，崇仁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翰林編修。永樂初陞修撰，遷國子司業。有《古崖集》。

《靜志居詩話》卷六　博士，聘君尊人，詩格楚楚，不若聘君之塵腐滿楮也。

趙汸

《靜志居詩話》卷六　尚書識于忠肅於弱齡，可謂具知人之鑒。忠肅序其詩云：「尚書雍容廟堂之暇，發爲辭章，長篇短什，操楮立就。有沈雄而典重者，有舒徐而優柔者，有平衍而沖淡者，有光采煥發而豪宕放逸者，有清新流麗而慷慨悽惋者。變態不一。豈區區拘泥聲律，摹仿前人於萬一者之可擬哉！」其稱許未免過情，蓋知己之感深矣。

《成南書事》《皇明詩選》卷一三：陳子龍曰：頗有嘉州之風。《明詩別裁集》卷三：略同宋文恪句法。

《明史・趙汸傳》　趙汸，字雲翰，夏人，徙祥符。洪武中，由鄉舉入太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阨塞，並屯戍所宜以進。帝以爲才，遷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參政，建策捕海寇，有功。永樂二年使交阯，還奏稱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改禮部。五年進尚書，賜宴華蓋殿，撤膳羞遺其母。初，汸每以事爲言者所劾，帝不問。九年秋，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汸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安其業。十五年丁母艱。起復，改兵部尚書，專理塞外兵事。帝北征，轉餉有方。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御史張楷劾汸及侍郎兪士吉怠縱。召至，命致仕。汸性精敏，歷事五朝，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正統元年卒，年七十三。

又《藝文志四》《趙汸集》三卷。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汸，字雲翰，祥符人。洪武中，由鄉舉爲夏官屬，超浙江參政。太宗召爲刑、工、禮三部侍郎，進禮部尚書，改兵部。仁宗即位，又改刑部。楊東里爲作《石田茅屋記》。

高得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節庵集八卷續編一卷》　得暘字節庵，錢塘人，遷居臨安。洪武間有司以文學薦，三爲校官。永樂初擢爲宗人府經歷，充《永樂大典》副總裁。是集首雜著一卷，次各體詩七卷。鄒濟墓誌謂其生平稿多不存，故所錄僅止於此。誌又稱得暘與修《永樂大典》，分掌三禮編摩有方。今核所纂三禮諸條，於前人經說，去取尚爲精審。蓋亦博識之士。其詩文以清麗爲宗，如曲澗迴溪，瑩澈見底。而一往清激，尚少渟蓄之致。姚廣孝序「乃以江漢奔流，曲折千里」擬之，過其實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詩文以清麗爲宗，多不存稿。所詠錢塘十景，傳播人口。

又　得暘字節庵，錢塘人，遷居臨安。洪武間以文學薦，三爲校官。永樂初，擢宗人府經歷，充《永樂大典》副總裁，分掌三禮。

又　節庵集八卷、續稿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此書首雜著一卷，次各體詩七卷，續稿一卷，有姚廣孝序乃同修大典時所作，鄒濟撰有墓志，此本已佚。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

鄭本忠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安分齋集》 本忠自號安分先生，鄞縣人。洪武癸丑舉明經，不起。郡教授趙思盛薦，授昌國訓導。尋陞秦府教授。是集乃永樂中其子復言、永言所編。凡記三卷，序二卷，賦詩四卷，雜文一卷。《寧波府志》稱本忠少篤學，從鄉先生舒卓受尚書。方國珍據浙東三郡，擅爵祿人，本忠義不食其粟，杜門不仕。益務綜覽，涵濡淳蓄，爲文必中矩度。又稱同時有鄭恕者，字本忠，亦爲昌國訓導。建文四年，靖難兵至，不屈死。事載《遜國名臣傳》，疑爲一人。然考是集詩文有作於永樂間者，姓字官爵偶爾相同，未可合而爲一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五 本忠字本忠，鄞人。洪武中，以薦爲昌國訓導，遷秦府教授。永樂初，仍故官。有《安分齋集》十卷。

又陳田按 《安分齋集》、《四庫》錄入存目，胡文學輯《甬上耆舊詩》僅錄本忠一詩，蓋未見斯集也。

王紱

論述

曾棨《王舍人詩集序》 其爲詩觸景撫事即形之於言，隨其興之所至，情之所發，初不計其工拙，而自合矩度。

胡廣《徵事郎中書舍人王孟端墓表》 律詩學大歷諸才子，時有警句。

王進《王舍人詩集序》 今觀集中長篇短章，春容爾雅，無斧鑿痕，而理趣兼至，蓋其心志坦夷，故詞語渾成，而不假於琱琢也。然非學識之超邁，曷能臻於此哉！

章昞如《政中書舍人孟端王公行狀》 所作古詩類韋、柳，律詩類晚唐。詞語婉媚，馳騁於世。

《明詩綜》卷一七 李時遠云：舍人詩清新典麗，想見其人。

又 繆天自云：舍人詩格疏爽，有松石間意。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國初王孟端以墨竹擅名，雅善畫，能以篆隸筆法作松檜奇石。詩尤有致，得風人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王舍人詩集》 紱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韻蕭灑，妙絕一時，說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詩雖結體稍弱，而清雅有餘。蓋其神思本清，故雖長篇短什，隨意揉染，不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合度。都穆《南濠詩話》獨稱《寄別娶婦者》一絕，則傖父面目，不足以見紱之長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引《因樹屋書影》 王孟端詩畫雙美，近見其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亞。如「舊業暫歸翻似客，異鄉重到卽爲家」，「通仙要得懸壺術，遺世聊存荷鍤風」，「草色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幙動輕寒」，「鳥從萬木陰中響，人在亂山深處行」，皆意新而調逸，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

又陳田按 九龍山人畫品超絕，詩亦別有風趣，稍錄其矜練之作，如讀一幅著色雲林畫也。

傳記

章昞如《故中書舍人孟端王公行狀》 公諱紱，字孟端，世居常州無錫縣某里。祖某，父某，皆隱居不仕，樂善好義，歷世相承而厥後克昌焉。公生而貌岐嶷，性敏慧，甫髫齔，矩度若老成人，出言中節，恂恂有禮。十歲能屬詩。早喪母夫人貝氏，哀毀幾滅性。及成人充縣庠弟子員，尋以事免歸，乃偃息九龍山中，味泉石以爲樂。嘗偕其大夫士三五輩，或臨流，或登高，意氣傷邁，襟懷蕭爽，故自號九龍山人。尤嗜繪畫，不由師授而卓絕過人。遊覽之頃，每遇長廊素壁，索酒飲滿數觴，縱橫揮灑，若不經意，至則層巒

疊嶂，烟雲浩渺不可測其端倪，或輒題其上，至百千言，咸若宿所搆者。自是聲益重，而求之者益繁，甚有投金帛而購其片楮者，公則拂袖而興，未嘗少頷焉。其或山林之士盡一揖之誠，卒與之無靳色。洪武戊午徵天下罷閒弟子員，登其能者仍授以官，公亦與焉。未幾以事累謫戍山西朔州。公雖在戎旅間，布衣韋帶，意氣自若，內無搖奪之心，外無沮餒之色，不自知其爲謫戍也。主守者知其賢，亦加優禮。無何，籍其養子以代之。既而歸鄉里，隱居教授，孜孜訓誨，子弟率多寘興。永樂初，聖天子務隆養賢之道，詔求天下文章之士，洎善書者各二十八人，登文淵閣以被選。一時執政大臣首以薦公，繼至者彬彬焉。十年三月甲子拜中書舍人，明年大駕巡狩北京，命所司遴選英髦之士，以備扈從，時公在選列，合同行者十有二人。簪纓繡歡，前後相望，賡歌宴賞，悉皆俊乂，進退起居，光賁隆極，噫！可謂榮矣。今年春以病卒於官舍，實二月初六日也。嗚呼，痛哉！其在病革，朋友咸相視而泣，顧謂公曰：「子脫有不幸，當以身後事囑我。」公曰：「余生平無愧，俱無可言者，但忠君之事未盡，實天地間罪人也，復何言爲」，語畢而絕。公生於壬寅五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五。【略】公在生時，性倜儻有卓犖不羈之才，寡交接重然諾然好讜言不匿人過。人有一善必稱之，一惡必斥之，正顏極論，不憚權貴，或詆其太過，則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峭直類如此。身在顯宦，常有烟霞丘壑之想，每論及乘肩輿，登惠山煮茗僧房，留連日夕之事，則風采頓發，昂肩竦背，若憑高眺遠之狀。至於聲利浮靡之事，則澹然不以芥於中。論他事亦皆脫略穎悟，必先名節大體，不以死生榮辱爲心，尤好黃老清虛之術，及佛氏之學亦皆闚其奧窔，然以名教自尊，故一染指而不爲其累也。少習右軍書，小楷尤精【略】所畫山水竹石，古今罕儔。至於器識之高，又有逾於斯數者。惜乎未底大用以觀其蘊止乎此而已矣。

曾棨《王舍人詩集序》 故中書舍人毘陵王君孟端，自少以聰敏聞，好讀書喜吟詠，尤工山水墨竹。中更多故，厄窮連蹇於羈旅道路之間者，十有餘年。其後乃用薦以善書選入翰林者又十餘年，始得拜官。未幾遂以疾歿於北京之官舍。嗚呼！其命矣夫！君爲人負氣節，狀貌奇偉，襟懷灑落，其平生於人無所屈。雖工於畫，遇知已輒縱筆揮灑無所悋，往往至於入神造妙有不可於意。或非其人，輒白眼相視，至詬詈弗顧。【略】其所著凡若干篇。君沒若干年，其長子陰陽訓術默持以至京師請余爲序。嗟夫！詩之道大矣！以其時之高下，世之治亂而音調見焉，是豈細故也哉。古之人常因此以觀世道尚矣。君之生也，幸際國家無事泰平之時，以得有官於朝，假之以年則其惕厲奮發於和平之音，以鳴當世之盛者，宜何如其至耶，惜其僅止於此也。君諱紱，孟端其字，其別號曰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云。

王進《王舍人詩集序》 士君子以一長擅名於世，必其苦心焦思用志不分，乃能超出凡庸，而造夫微妙，其有不經思慮而奇絕卓異者，則又天資之美，學力之至，而非偶然也。無錫王君孟端，自幼負瑰偉之材，遊學邑庠，時鄉之先進若四輔官周士平，侍讀學士王達善，長史錢仲益，教諭呂志學，引禮舍人浦長源輩皆以詩著名於時，孟端窮經之暇，每相過從倡酬賡和，甚爲諸公所稱許。尤善於繪事，長江遠山，叢篁怪石，隨意所適，無不妙絕，字書深得鍾王筆意。雖兼衆長，然當揮灑吟詠之際，援毫立就，未嘗見其凝滯也。後被逮屏處邊陲十有餘年，而寫物寫懷，發於詞翰，意趣益工，以知者薦授中書舍人，玉堂儒碩咸器重之。永樂丙申以疾卒于官舍，其子默哀輯遺稿得詩若干首，彙次成帙，題曰《友石先生詩集》將壽諸梓，求余序之。余自弱冠與孟端交處，雖中更契闊，後復同仕朝著，情好尤深。今孟端不可復作，有子表章其所著述以傳於久遠，可謂能繼志者矣。茲承其請，寧可以蕪陋辭。余聞詩以理性情，貴乎溫厚和平，固不以葩藻富麗爲尚也。

王洪《王孟端小傳》 孟端諱紱，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雁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環岸，議論踔勵，益加器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爲中書舍人。嘗自以蒙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札，媿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平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俗俯仰，雖見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卧病北京寓舍，朋友日問致醫藥。

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貴此心不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錢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甚。及識孟端，觀其爲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薄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遭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殆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爲之傳焉。

胡廣《徵事郎中書舍人王孟端墓表》　孟端諱紱，字孟端，以字行，毘陵之無錫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孟端幼穎敏，稍長，好學入鄉校爲弟子員，治經習舉子業，既數奇，連遭困頓即棄去，放跡江湖間，越太行，上巴蜀，歷名勝，探古蹟以蓄其奇氣，縱情於詩酒，交結名士，所遊皆公卿貴人，無不敬愛，尤善眞行書，筆法出入晉唐間，【略】間戲墨爲山水竹石，用意高古超然，無俗韻，人往往作意求之。或經數歲不能得一筆，偶遇適興連掃數幅不辭，精妙入神，態度横出。或就題詩於上以發其魁壘之氣，語皆奇特，觀者莫不跌足驚喜，而孟端亦不自知其至此也。然每欲秘之不欲人知。嘗投筆痛恨曰：「誤爲此也。」雅好博古，於諸書皆蒐獵，至於釋老之學亦闚其閫奥。聖天子即位之初，詔求善書者侍從之臣，首以孟端爲薦，命習書中秘集天下能書者得十餘人，日臨諸帖，必求至古人乃已，已皆稱旨。【略】孟端性介直，不能容物，人有忤之者，胸中勃勃不平，即面折之，以是與人寡諧，退求其中不留也。然襟懷灑落，神情曠逸，宛然如晉宋間人。每退朝家居，黄冠野服，望之蕭然，有林下風。靜坐，一室焚香煮茗，怡然自得，遇客至即呼酒傾倒。及其歿也，人皆惜之。生故元至正壬寅五月日，得年五十有五。【略】有詩集若干卷。予表於其墓曰：「嗟乎孟端！負傑然之才，剛毅之氣，所蓄者固有兼人之長，而早遇偃蹇困踣，蓋天所以老其才而爲今日之用也，何嗇其年而遽奪之速耶！抑其命止於斯耶！嗟乎孟端！官爲侍從，顯登清要，不爲不幸矣。視彼老死山林而無所稱道者，相距懸絶。苟使孟端無可稱述，雖過百齡何益，是以君子不可不勉於爲善，有如孟端者，名附不朽，固無所憾。特惜其死求若斯人者少也。遂寫予之所以知孟端者以哀之於無窮且以慰其寮友之思焉。」

《明史・文苑傳二・王紱》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木竹石，妙絶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筆，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幣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雖豪貴人勿顧也。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乘興寫《石竹圖》，明旦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毬飴餽，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索前畫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國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畫耳。」晟走及之，果以畫請，紱頷之而已。踰數年，晟復以書來，紱始爲作畫。既而曰：「我畫直遺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與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絶俗如此。

紀事

都穆《南濠詩話》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作客京師，乃別娶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王紱詩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王舍人詩集》　集爲其子默所編，又名《友石山房稿》。前有曾棨、王進序，後附章昞如、胡廣等所作行狀墓表。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六　友石先生詩集五卷（明王紱撰）。明弘治元年榮華刊本，十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永樂二十年壬寅秋七月下澣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國史廬陵曾棨序，次洪熙元年龍集乙巳仲春朔日翰林院侍講承直郎吳門王進汝嘉序，序後有弘治元年歲次□月辛丑科賜進士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知縣藍田榮華重刊二行。卷末附錄王洪著王孟端小傳，章昞如撰行狀，胡廣撰墓表。

藝文

楊榮《挽王孟端》 襟懷瀟瀟晉人風，翰墨流傳羨獨工。三峽波濤生筆下，千山丘壑出胸中。蚤遊鳳沼聲名在，久處詞林意氣同。今日凄涼歌楚些，臨岐揮淚思無窮。

金幼孜《輓中書舍人王孟端（二首）》 雅韻高懷夐絕倫，矯如修鶴出風塵。半生浪迹甘羈旅，一日蜚聲列近臣。自信王維非畫史，誰知賈至是詩人。高齋夜雨看遺墨，欲賦招魂淚滿巾。平生氣概薄虹霓，之死超然更不疑。流水浮雲無盡意，新圖妙墨係深思。尚懷退食歸青瑣，猶憶揮毫對鳳池。惆悵東風回旅櫬，淡烟芳草徧天涯。

胡儼《題王孟端墨竹爲鄒侍講賦》 堂前颯颯秋氣高，王郎醉脫宮錦袍。銅盤和露墨花墜，寫出江南金錯刀。錯刀紛披風雨急，瀟碧都含烟霧濕。翡翠飛來楚客酣，鷓鴣啼斷湘娥泣。一雙琅玕千尺強，空山歲晏饒冰霜。傍有孫枝亦垂實，會看翩翩儀鳳凰。素庵無塵絕蕭灑，幽居如在青林下。興到高歌淇澳篇，閒來擬結山陽社。更斸蒼苔三逕開，拄杖時時好客來。顛狂却笑劉伶鍤，爛熳時傾阮籍杯。綠陰棋罷還誇敵，綵筆詩成不待催，幾回夢繞青原麓，白鷺洲前看蒼玉。夢回花暎玉堂清，忽對畫圖洗心目。何因置我綠綺琴，爲公一彈風滿林。

王洪《題王孟端畫竹》 王郎昔年愛畫竹，興至不須求者促。清湘淇澳入壯懷，白晝雲雷起平陸。鵷鸞冥冥曉垂翅，珮玦落落鏘鳴玉。建章朝回鳳池靜，幾擲霜毫自捫腹。祇今此圖尤絕奇，蕭然獨立清秋姿。長江水深滄溟闊，幾時斫得珊瑚枝，綠窗坐對清晝遲，涼風吹香入硯池。乃知好手不可得，凡畫紛紛徒爾爲。

又《題王孟端枯木竹石圖》（存目）

王燧《送王孟端隨駕之北京》 龍馭時巡幸北京，屬車侍從魯諸生。周廬未徹黃茅起，磴道新開輦路平。星拱紫垣嚴宿衛，天臨華蓋肅行旌。馬卿素有凌雲志，應有詞章頌聖明。

又《題王孟端竹》（存目）

又《送王孟端侍從北巡予將適武清先賦奉餞》（存目）

又《王孟端寫竹木圖爲院判劉士賓題》（存目）

又《爲華彥謀題王孟端寫枯木竹石》（存目）

雜録

《靜志居詩話》卷六 錫山自倪元鎮後，孟端山水竹石瀟灑出塵，筆蹤可繼，人品亦未多遜。在京邸與一商人鄰居，月下聞吹簫聲，明日往訪之，寫竹以贈，曰：「我聞簫聲，用以簫材報。」其人不解事，以紅氍毹爲餽，乞再寫一枝爲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又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應，私念曰：「是必索我畫爾。」後十年，寫尺幅萬里遺焉。予嘗見孟端爲惠山僧畫竹茶壚圖，羣賢題咏甚衆，今存顧典籍貞觀山莊。當時夏太常杲亦善寫竹，儲藏家得其十幅，不敵孟端之一也。詩亦清疎，一如其畫。章舍人昞如狀云：「永樂初詔求天下文章之士，洎善書者各二十八人，登文淵閣，公被首薦。」蓋與吉士並入直者，此國史所未詳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引《匏翁家藏集》 畫家惟墨竹頗寓書法，近時得其妙者，莫過於毗陵王孟端舍人。

又引《儼山集》 國朝墨竹最擅名者金陵王孟端中書、婁江夏仲昭太常。婁江出於金陵，其後略變，然瀟瀟絕俗，中書爲多；精神氣力，太常亦自能到。

又引《弇州山人四部稿》 孟端竹爲國朝第一手，有石室居士、梅花道人遺意，而清標高格又似過之。余嘗記其二事：其一，沐黔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僚素厚黔公者，使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爲公也。」其二，月夜聞鄰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甚喜，具蛇絨、文綺各二，求孟端一配幅。孟端却其幣，手裂畫壞之。《湖山佳趣》一卷，初閱之以爲黃鶴山樵也，清思直撲人眉睫間，應接不暇，至題尾，知爲九龍山人王孟端。孟端在永、宣間，聲價不下黃鶴山樵。今來漸寂寂然，使有眞鑒賞者，而知其胸中富丘壑也。吾東吳菰蘆人，步武之外皆卷中境界。晚途復作吏，不覺自遠，聊置此卷案頭，於春明退朝之暇，時

一展看，不令衿裾煙霞色盡也。卷初屬陸太宰時，乞李文正篆額，吳文定題字，邵文莊作歌，其爲名士所推如此。

又引李日華《恬致堂集》 孟端寫竹，於倪徵君、柯博士兩家斟酌多寡濃淡而爲之。是以有倪之逸，無其疏野；有柯之雄，無其伉浪。

又引《六研齋二筆》 王孟端贈黃叔洪山水一幀，用筆精到，超出幼文、天游之上，而與叔明幷駕，平生所絕少者。耐軒居士王達一詩亦佳，詩曰：「萬古山川一鑑開，層層曲曲見樓臺。雲隨曉月峯前墮，鷗逐春溪樹裏來。兩岸落花人蕩槳，半汀殘雨客銜杯。寰區何處有此地？物外四時無點埃。豈但右軍多筆法，要知黃石是仙才。奔灘觸浪非赬鯉，絕壁凝嵐護翠苔。玉室金堂疑太華，紫芝瑤草憶蓬萊。相看六月不知暑，一榻清風眞快哉！」

又引《無聲詩史》 孟端自號九龍山人，又號友石生，志氣高逸，工古詩歌，尤善山水石竹。每酒酣，對客著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

陳繼

《明詩評》卷三 嗣初清新之才，應推元相。

《續吳先賢讚・儒林》 陳繼嗣初，祖徵本溢城人，從婦父江承相來吳。父惟允僞吳時客潘元明所，矜伉專己，王行輩皆望塵走，事之良謹。騎而呼止仲：「隨吾來！何自喜也。」後允死家破，母吳操節育長之。遺書尚出萬卷，遂從止仲學，又遊於俞貞木。時經術頗廢，乃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不敢立異，而於箋疏略皆通究釋其滯，人稱陳五經。他書亦多淹誦。爲文有思致，楊文貞見而善之。

《明史・陳繼傳》 陳繼，字嗣初，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奉母至孝，府縣交薦，以母老不就。母卒，哀毀過人。永樂中，復舉孝行，旌其母曰貞節。仁宗卽位，開弘文閣。帝臨幸，問：「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初不識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以示士奇，士奇心識之。及帝問，遂以繼對。召爲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直弘文閣。宣宗初，遷檢討。引疾歸，卒。

又《藝文志四》 《怡庵集》二十卷。

《靜志居詩話》卷六 嗣初爲惟允遺孤。惟允坐法誅，家無長物，惟閱過書二萬餘卷，其母吳教之成學。以薦授五經博士。時獻陵於大內之西思善門闢宏文館，命楊學士溥主之，嗣初與王侍講璡入直焉。

又 其詩本之家學，持論以爲詩者，非得乎天地之清氣則無以極其妙。今所存《怡庵集》一十五卷，詩未之錄。嘗見《題漁父圖》有云：「夕陽漸紅江轉綠」，分明畫出一幅漁村晚景也。

謝縉 謝晉

《明詩綜》卷一九上 張繼孟云：孔昭詩，憤戚而不傷，和悅而不流，可謂得性情之正。

《靜志居詩話》卷六 然其詩集，刊於永樂中，汝南周傳，浚儀張肯序之，卷末有《送盛啓東還吳》詩，並寫《雲陽早行圖》以贈，題云：「永樂丁酉十月。」徐用理選其詩入《湖海耆英集》，不得謂之元人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 縉一作晉，字孔昭，吳人。自號蘭庭生，亦號深翠道人。有《蘭庭集》。

又引《姑蘇志》 謝晉號葵丘，工畫山水，重疊爛熳，千幅不同。尋丈之間，不日而就。亦能詩。

又引《無聲詩史》 孔昭善山水，得其窅渺深意，而構體落勢，態各不同，又善詩。

又陳田按 孔昭畫流傳甚少，詩特蘊藉，在宋人中似陸游一派。

虞謙

楊士奇《故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虞公墓碑銘》公諱謙，字伯益，姓虞氏。【略】其文章以詩名於時，所著有《玉雪齋稿》若干卷。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引《東里集》益以詩名於時，喜寫山川木石，幽淡簡遠，有倪雲林風致。

又引《畫史會要》謙家多蓄法書名畫，公餘寫金錯刀竹。

又引《無聲詩史》伯益畫竹石，與夏太常齊名。

《明名臣琬琰錄・大理卿虞公言行錄》虞謙字伯益，鎮江金壇人，仕洪武宣德間，官至大理寺卿。公自幼秀朗端重，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太學生擢刑部山東部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尋陞左副都御史。甲辰春轉大理寺卿。恆曰：「爲臣之道愛君愛民二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略】公儀觀偉然瀟洒絕俗，以詩名於時。有《玉雪齋稿》，喜寫山水木石，有倪雲林韻致。宣德二年卒，年六十三。

《今獻備遺》卷九　虞謙，字伯益，鎮江金壇人也。洪武中以太學生擢刑部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尋陞左副都御史。【略】謙偉儀貌，瀟灑不羣。工詩。所著有《玉雪齋稿》。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乙亥，繇太學生擢刑部郎，知杭州府。永樂中，召爲大理寺少卿。仁宗監國，奏除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及卽位，拜大理寺卿。朝退得風疾，卒於位。楊文貞墓志稱其儀觀偉然，瀟灑絕俗，以工詩名於時，善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風致，又爲序其《玉雪齋稿》。

馬軾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一・標舉類》引《香祖筆記》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世人多耳食，抑何從知之。如【略】明欽天監博士馬軾字敬瞻《送岳季方閣老》云：「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結句：「祭罷鰐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右二詩，卽使當世專門名家操觚染翰，未必能到。

《送岳季方》《詩藪續編・國朝上》：馬軾者不知名，而《詩鈔》載其《送岳季方》詩，如「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而鳴秋」，「豐城劍氣東南起，合浦珠光晝夜浮」，格特高華雄俊，足爲嘉、隆前驅，不可以名取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　軾字敬瞻，嘉定人。欽天監刻漏博士。

又引《吳中人物志》馬軾精繪事，與戴文進、謝廷循同擅畫名於京師。

又引《續吳錄》馬軾以刻漏博士從征廣右，讀書負氣，工詩善畫。天順初岳正左遷欽州，親知無敢及門，軾獨爲詩送之。其畫高古有法，遂掩其人。

陸顒

白珩《新編頤光先生集後序》若興化頤光先生，以弘遠之器，蘊之以和順之德。以明正之學，持之以廉潔之操。其歷官從政之由，朝廷寵異之實，前序載之至詳且悉。然其素蘊所發而形於觚翰之間者，或頌聖德，或歌太平，或寫交游故舊離合之情，或述感時觸物起興之懷，體製雖殊，音響節奏無不各詣其極。文則根柢六經，出入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沈浸騷選，理到矣氣充焉，詞嚴矣意婉焉，該博而不流於綴緝，明白而不失於淺近。其言鑿鑿，若秋霜肅殺，水落而石出；其氣雝雝，若春陽和煦，木秀而花妍。不雕飾而華彩，不鍛鍊而精純，一皆性命道德之宣著，而不窘於町畦，讀之使人

可以想見其形容而興起者，信乎有德之言也！

又　大冶縣判簿陸公叔溫，彙其先大夫禮部員外郎頤光先生詩文若干卷，質諸翰林侍講高公，編選類次，詳序其端，將行刊梓，復徵予序其末。

楊復《新編頤光先生集序》　先生諱顒，伯瞻其字，頤光其號，揚之昭易人，累代業儒，任春官主事。洪武中，使朝鮮，繼修實錄，積勞應陟，遂授員外郎，屢獻詩天子，獲嘉賞，上嘗以「三絕」稱之，由是英聲動一時。

又　畫□理讞，夕夕篝燈，玩稿中所製幾三百篇，五七言、古律、長歌、絕句皆隨煆得格，熟亮可法，非久於豪墨，未易及此。瑄謂故稿多失，存者百一二，則牛鬼蛇神之足駭、雪車冰柱之足珍者，弗止如干而已，惜哉！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　顒字伯瞻，揚州興化人。楚府伴讀闍弟。洪武中舉明經，授禮部主事。永樂初，與修《太祖實錄》，奉使朝鮮。有《頤光集》。

又引《畫史會要》　陸顒能畫人物。

《明史・藝文志四》　《頤光集》二十卷。

杜瓊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　瓊字用嘉，吳人，自號鹿冠老人，又號東原耕者，門人私謚曰淵孝先生。有《東原遺集》二卷。

又引王鏊《震澤集》　東原好爲詩，喜畫山水人物，故其詩於評畫尤深。

又引楊循吉《吳中往哲記》　東原詞翰與人品俱重，善畫層巒叠嶂，師董源。

又引王穉登《丹青志》　淵孝先生明經博學，家貧道尊，貞淡醇和，粹然爲山林之表，畫亦遒麗。

又引《珊瑚網》　杜東原題自畫山水云：「紛紛畫債未能償，日日揮毫不下堂。郭外有山閒自在，也應憐我爲人忙。」東原得朱長文樂圃東偏地，結亭聚石，號曰東原，故曰「郭外有山」，然云「日日揮毫」，而所存者無幾。余僅有其《玄墓看梅圖》、《仿趙善長山水》而已。

又引《畫史會要》　鹿冠道人畫，沈啓南父恆吉師之。

又引《無聲詩史》　杜東原畫效南唐董北苑、元王叔明。

又陳田按　東原題畫詩云：「山水金碧稱二李，水墨高古推王維。」又云：「諸公盡衍輞川派。」蓋謂宋、元以來作家士氣皆備者，必導源於輞川也。可謂得畫宗旨。又云：「友石臞樵眞仙骨，落筆自然超等夷。葵丘爛漫文鼎潤，獨醉獨數寒林枝。縣州寓意最深遠，數月一幀非爲遲。」考文鼎姓金，號尚素生。獨醉，史公謹別號也。縣州、姑蘇復官縣州守。皆同時畫家也。

沈貞吉

都穆《南濠詩話》　吾鄉沈處士貞吉，讀書能詩，暮年好道，奉純陽呂仙翁甚虔，每有事輒負箕召之，一日得詩二絕云：「鶴背發長歌，清聲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獨鶴忽不見，閒雲自來去。」處士驚喜下拜，以爲眞神仙來也。後徐武功見之，亦曰：「此詩非純陽不能作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六　貞吉名貞，以字行，號南齋，長洲人。

又引《吳中往哲記》　沈氏二先生曰貞吉、曰恆吉，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

又引《丹青志》　沈貞吉、恆吉二處士，並善丹青，風格明秀，壎篪相映，時謂趙文敏同流。恆吉之畫師杜徽君瓊。

林環

《靜志居詩話》卷六　侍講未第之先，縱酒自放，雖在玉堂，詩無臺閣氣。又　林環，字崇璧，莆田人。永樂丙戌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陞侍講。有《絅齋集》。

《國琛集》上　林環，金陵人。侍父宦游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環，字崇璧，莆田人。永樂丙戌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侍講，總裁《永樂大典》。兩扈從北巡，受長陵最深。未及十年而卒。

《明史・藝文志四》《林環文集》十卷，詩三卷。

鄭關

《明詩紀事》乙籤卷七　關字公啓，閩人。有《石室遺音》。

又陳田按　公啓、公望兄弟皆能詩，見曹石倉《歷代詩選》。

王誼

王直《侍郎王公墓表》　公王氏，諱誼，字內敬，越之山陰人，宋尚書載之裔。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復初，皆有德誼而不仕，公自少好學，經史百氏之書靡不究，於世俗紛華未嘗涉於意，獨坐一室，研精覃思，手不釋卷，至夜分而後寢，苟有所得則復起燃燈書之，由是其學沛然矣。先生長者皆折輩行與之交，鄉邑學者多從遊，公亦樂爲之盡然。初無仕進意，惟肆力於詩。山川草木之姿狀，烟霞雲月之奇變，身之所歷，情之所感，耳目之所見聞，雖憂悲愉佚之不同，一皆於詩發之，大篇短章渢渢乎盛也。其事親至孝，始終不違於禮。歲時祭祀必誠必敬，親族鄉黨處之各盡其道皆，歡然有恩，人亦無不敬愛公者。其有曲直不能平，得公一言則意滿而去。輕財重義，急於振施，賓客往來，則相與觴詠爲樂，窮日夜不厭。洪武中坐累謫遼陽，人皆疑公所以處憂患當如何，而公不改其素。公事之暇，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於是乃大服公。

《明詩紀事》乙籤卷七　誼字內敬，紹興山陰人。宣德初，待詔翰林。有《鑑止集》。

又陳田按　內敬以事謫戍遼陽，弟懌賦《隔谷歌》云：「兄羈囚，弟露宿，兄弟本連枝，誰令隔山谷？兄受飢寒日困辱，弟欲救之力不足。力不足，可奈何！願作高飛鴻，銜之出網羅。」哀惻動人，彌臻鶺鴒之歎。內敬五言格意俱高。

梁潛

論述

楊士奇《梁用之墓碣銘》　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聘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若干篇，皆可傳後。

王直《泊庵集序》　四方求文字者必求之先生，蓋先生之文，溫厚和平而豪壯迭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與風遇，則波瀾勃興，魚龍百怪出沒隱見，可喜可愕，眞當代之傑作也。

又《梁先生文集序》　先生於泰和爲儒家，代以文學顯，至先生尤俊邁不羣。嘗從先叔祖僉憲公子啓受詩經，而其伯舅陳公仲述亦以古文有盛名，先生皆獲承教。凡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而於左氏傳、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每

注意焉。性命道德之奧，文章著述之妙，多其所自得，而充之以奇氣，發之以逸才，沛然莫之能禦，遂以文名縉紳間。同游雖多，獨與少師楊公士奇最相好，有麗澤之益。永樂初修高廟實錄，先生徵自縣，令與執筆其間。據事直書，精切詳雅。【略】蓋先生之文，溫厚和平而豪壯迭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與風遇則波瀾勃興，魚龍百怪出沒隱見，可喜可愕，眞當代之傑作。

鄭瑗《井觀瑣言》梁用之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泊庵集》潛文格清雋，而兼有縱橫浩瀚之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潛墓誌稱其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閒出莊列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

傳記

楊士奇《梁用之墓碣銘》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礲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且暮坐講席，開諭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廣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踉，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脩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競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蒞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召問具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爲所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闓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略】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誚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略】銘曰：楩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嘗嘗，爲善罔祐。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永不亡。

《明史・梁潛傳》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末，舉鄉試。授四川蒼溪訓導。以薦除知四會縣，改陽江、陽春，皆以廉平稱。永樂元年召修《太祖實錄》。書成，擢修撰。尋兼右春坊右贊善，代鄭賜總裁《永樂大典》。帝幸北京，屢驛召赴行在。十五年復幸北京。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臣，翰林獨楊士奇，以潛副之。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令官謫交阯。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讒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逮至行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由潛！」然卒無人爲白者，俱繫獄。或毀冕放恣，遂併潛誅。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子棨，由進士爲刑部主事，善辨冤獄。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布政使。將士多殺良民報功。棨諭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全活無算。田州土官岑鑑兄弟相讐。棨爲解之，却其厚餽。撫服梗化女土官，民夷服其信義。終浙江布政使。

紀事

王直《題梁先生詩後》 右七言近體詩一章，前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贊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賦以呈內閣三先生者。胡公吉水人，名廣字光大。楊公建安人，名榮字勉仁。金公新淦人，名善字幼孜。皆太宗皇帝所親任，其文章德行天下所推仰而與梁公最相好。梁公清修玉立，文字奇古，而每出新意，時輩爭傳誦之。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東角門內，故謂之內閣，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閣，梁先生輩處之。雖地位相懸，而四公情好之密，文字之娛，則無間也。當時唱和蓋不止於此。此詩今爲刑科給事中廖莊安止所藏，安止與胡公同邑，故愛慕不忍置。詩末言太液廣寒，蓋廣寒殿，乃前元所建在太液池上，萬歲山頂，當時極爲華麗。太宗皇帝在潛邸時，去其甚者而存之，以爲殿鑒，未嘗增飾。恭儉之德，比隆堯舜，其初幸北京，三先生實從，嘗特奉詔縱覽焉。胡公有五言近體詩十首，諸公皆屬和，梁公此詩猶有羨慕之意。安止若又得之以續於此，使觀者得以考見其事，豈不美哉。梁公與胡、金二公相繼卽世，計賦詩已二十年矣。俯仰今昔，爲之慨然。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泊庵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泊庵集》 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爲潛子黎所編。考蕭鎡《尚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潛以職務違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估書冊，賣錢入官。循遣人訪求，倍價贖還。今鋟梓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稿爲潛所自編，因循而傳於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遭際，蓋諱言其賜死耳。【略】此本有文無詩。集末有康熙辛酉潛裔孫天清續刻家集小引云，泊庵公詩集已瘞文冢，不復存人間。則舊本久佚矣。

藝文

楊士奇《別用之後其夕聞尚留江上賦此奉柬》 日出高城啼曙烏，城邊風光柳踈踈。關河歲晏侵冰雪，客子天寒歎道途。明旦乘潮應鼓枻，誰家燒燭且傾壺。平生未解傷離別，却掩衡門坐鬱紆。

金幼孜《次用之梁贊善人日觀駕之作四首》 森森羽衛肅清晨，扈蹕千官候紫宸。旗擁蛟龍收宿雨，輦隨丹鳳輾輕塵。三陽應候頻占歲，七日宜晴自可人。極知聖德同天運，萬彙從茲又一新。

朝罷金輿出建章，慶雲五采絢晨光。霓旌拂樹開仙蹕，寶馬穿花散御香。金水繞梁初泛綠，仙醪貯甕尚封黃。鎬京侍晏沾恩澤，燭對南山獻壽觴。

幄殿當中錦繡開，千官先進紫霞杯。花間合樂晴雲度，柳下停鑾晝漏催。日麗綵筵金作屋，雲迴寶仗玉爲臺。東風澹蕩春先到，已有陽和徧九垓。

萬乘行春展豫遊，忝從載筆荷恩休。碧桃花重偏迎輦，御柳寒輕不入裘。天香盡日隨冠蓋，佳氣無時近冕旒。聞道故人歌詠好，詩成先擬進瀛洲。

雜録

王直《恭題梁氏所藏仁宗皇帝賜詩後》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翰林侍讀梁潛者，皆仁宗皇帝御製。永樂十五年太宗皇帝復巡幸北京，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時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潛亦兼右春坊贊善。皆留輔導仁宗皇帝，緝熙聖學，道德日新，而又篤意文事。臣潛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詞雅正，其言多契於上心，上深重焉。二詩蓋是年所賜者，皆上所自書。觀詩之所謂，則知潛之所以受賜者，非苟然也。其後臣潛坐累赴北京以卒，而諸子不在側，於是二詩皆失之。雲漢之章，奎璧之文，必有所麗，終不淪晦。然梁氏之子孫與凡知梁氏者皆深惜焉。今年臣潛之子黎會試來北京，記憶聖製，求吏部郎中程雲南繕寫成卷，俾直識一言。臣聞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百世之下不必親見其書，凡經

之所予者，莫不以爲榮。今宸翰雖逸而睿詞具在，所以寵榮梁氏而貢飾之者，豈有窮哉。梁氏之子孫，尚永保之。

《明詩紀事》乙籤卷七陳田按 用之五言，《選》體爲多，近體有唐人格律，而時參宋派，永樂詩家最爲傑出。詩集鮮傳，錢牧齋、朱竹垞皆未見，故所錄寥寥。余所獲《泊庵詩鈔》，乃用之曾孫廉嘉靖中刻於辰州者。用之《灤水瓊芽》詩序云：「前代揭學士稱灤水瓊芽，蓋芍藥芽也。以代茶最勝，惜在北京時不及采而嘗之。」詩云：「每憶京臺事事佳，還聞灤水產瓊芽。玉膚簇簇輕含雪，紅甲重重淺映霞。陽羨初嘗須並美，鷰林新賜可同誇。儻教采掇封題去，自是春泉煎雪花。」鷰林，武當茶也，明初入貢品。今豐臺芍藥盈畦彌隴，園丁捆載入市，士大夫家供瓶盂者在在皆是。儻掇芽而烹之，爲芍藥增一故實，亦爲我輩添一韻事也。

王　懌

《明詩紀事》乙籤卷七 懌字內悅，誼弟。正統初，官溧水知縣。有《娛清集》。

又陳田按 山陰二王，並以詩鳴。內悅詩較麗密。

陳叔剛

《明詩綜》卷一八下 錢原博云：侍讀詩沖和贍麗，諸體各極其妙。

又 叔剛，名棖，以字行，閩縣人。永樂辛丑進士。官翰林修撰，遷侍讀。有《絅齋集》。

《明史・藝文志四》《絅齋集》十卷。

陳仲完

《明詩紀事》乙籤卷七 仲完名完，以字行，長樂人。知縣伯康弟。（見《甲籤》。）洪武乙丑進士，授延平訓導，改寧國。永樂初，用薦擢翰林編修，進贊善。有《簡齋迂稿》。

又陳田按 仲完與兄伯康俱以詩名。伯康卒於洪武中，詩見《甲籤》。仲完永樂初用薦爲編修，進贊善，侍仁宗東宮，以淳實稱。仁宗登極，先一年卒。居贊善二十年不徙官，楊文貞爲傳甚惜之。仲完與蘇州陳完同名，選家錄詩，互有參錯，辨見後。

陳　寬

《明詩紀事》乙籤卷七 寬字孟賢，吳人。檢討繼子。

又引《姑蘇志》 孟賢詩新麗和平，頗得唐法。

又引《續吳先賢讚》 孟賢鑄詞深苦，命篇甚遲而工。有姬辨慧知書，孟賢所爲，皆能誦之，時謂女書記。

蔣主孝

《明詩紀事》乙籤卷七 主孝字務本，儀眞人，徙句容。有《樵林摘稿》。

又引《筆精》 淮南蔣主孝自號樵林居士，諸家選詩皆不及焉。有《五王擊毬圖》云，【略】較元張思廉亦伯仲間也。

又陳田按 樵林居士述楊仲弘之旨，詩取才於漢、魏，而音律則以唐人

爲宗，故所作時有合處。與弟主忠均以詩名景泰間。主忠名列十子，詩別見。

曾棨

論述

楊士奇《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子啟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群芳奮發，組繡爛然，可玩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興之所至，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

王直《曾子啓挽詩序》 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至其爲文則思發如湧泉。大篇短章，各極其趣，詩詞尤雄放清麗，出入盛唐諸大家。

李時勉《與同年曾學士書》 蒙示高作《巢睫集》讀之，長篇多春容演迤，短篇亦皆精嚴雅麗，信乎四方播誦如南金美玉，足以垂世傳遠也無疑矣。日昨會語間言不及唐人有活法，自以爲歉。愚聞專祖蹈襲者謂之死法，脫胎換骨者謂活法。昔呂居仁序江西詩派，言靈君有自得之妙，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得，萬變而不窮，是即眞活法也。閣下之作，已皆曲盡其妙，蓋自活法中來，奚必屑於唐人之軌轍而後謂之造詣也耶。但在優游厭飫以培其本爾。如愚輩奚足以攀乎逸駕者耶。

《明詩評》卷三 少詹詞鋒艷發如青萍倚天，韻語清華若紅蕖秀水。天馬之歌援毫面試，寶帶之錫同袍莫比。又如封節度東征，旌甲曳札，衣裝鮮爛。然多市人，堪戰者寡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宣廟好文，海內和豫，雖大手希聞，而名流錯出。若曾子啓、劉孟熙【略】輩，皆浸潤明風，鮮脫元習，然才俱不甚宏鉅，非國初比。

吳期炤《曾西野先生集刻序》 公眞史局之宗工，儒臣之盛軌哉！乃至于今，則其華章大篇不可盡覩矣！茲集也，錄杞宋之遺，蓋存什一于千百，非其全也。余因是重有慨焉！傳稱不朽者三，立言其一也，曾公嫻于文詞，受知當宁，詎不謂能言之士？顧二百年來，言與人而俱逝，則所謂不朽者又何居乎？余聞之，言以闡性靈、宣理道，上之幷包天地，而下之綜理民物，誦之可以羽翼聖眞，而用之可以咸登三五，是故其言足重而藏之名山、弢之金匱，其或散之詩歌，則亦採而被之管絃之中，俾世世人人咸奉以爲蓍蔡，而莫敢厭斁，是爲不朽；苟徒以綺縠之文誇耀一世，即擬之登壇作者，而自有道觀之，祗與劍呟春英等爾，其言之存與亡也奚重焉？曾公厚于德，尤工于文，讀其大廷一對已可想見。其緼言固有足重者，獨求其所爲不朽之事，則僅僅此集之文已焉。

《明詩紀事》乙籤卷八引鄭瑗《井觀瑣言》 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

《國雅品・士品二》 曾少詹子啓，該博逸蕩，其才長於七言。古遂切直，健捷爲工，頗以繁靡爲累，故永成間多效其體。先輩于肅愍楊文貞諸公，互相宗尚，亦一時藝林風氣使然也，其《行路難》、《燉煌》二作，頗不失唐家聲。袁氏獻實云：「曾公浩如懸河，所乏嚴潔。」此是確喻。

《靜志居詩話》卷六 子啓下筆不休。不事推敲，偶合繩墨。五言如：「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暝色迎官舫，春寒到客衣。」「雨從江北少，山到宿州多。」「殘燭明官舫，疎鐘出郡樓。」「寒潮瓜步月，殘雨秣陵舟。」七言如：「雲中鸞鳳扶雕輦，水底魚龍識翠華。」「草綠野塘多是水，雨晴沙路不成泥。」「平鋪碧甃連馳道，倒瀉銀河入苑牆。」均不失唐人風格。

《皇明詩選》卷五 陳子龍曰：學士詩如南金在握，未入丹鼎。又如金羈玉勒，微有蹄齧之恨。

《明詩綜》卷一八上 徐子元云：曾詩於天馬行空，不可控御。

又 袁永之云：曾公浩若懸河，所乏嚴潔。

又 王元美云：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

又 項子長云：啓天才雄麗，所乏者謹嚴精潔耳。

又 穆敬甫云：曾詩富於才情，湧瀉如泉，在永樂中可稱獨步。

又 蔣春甫云：少詹詞鋒豔發，若青萍倚天。韻語清華，如紅蕖透水。又如金羈玉勒，微有蹄齧之恨。

《明詩別裁集》卷三 子棨五言【略】有中唐風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西墅集》 棨文章捷敏，信筆千百言立

就。劉昌《懸笥瑣探》稱成祖嘗御試天馬歌，槩文先成，詞旨瀏亮。成祖賜以瑪瑙帶。其思速可見。然集中一題百首，往往才氣用事。而按切肌理，不耐推敲。是亦速成之過也。【略】鄭瑗《井觀瑣言》曰，曾子棨詩，佳處不減崑體。曹安《讕言長語》亦曰，曾學士棨《巢睫集》，絕似唐人。殆未確焉。

《姚少師所藏八駿圖》《皇明詩選》卷五：李雯曰：毛骨驪俊。

《陳員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別長句》《皇明詩選》卷五：陳子龍曰：子啓詩元美評爲封節度東征之卒，此作差有細柳部署。又李雯曰：此詩如健兒躍馬，殊見風力。

《居庸關》《皇明詩選》卷一〇：李雯曰：已有七子氣概。

傳記

楊士奇《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君名棨，時以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授承務郎，遂晝夜淬礪，文與學俱進。上時召試子啓，迅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文采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上屢舉羣書隱僻事以驗所學，靡不悉對，以是深見獎重，遂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子啓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紳，胡光大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善譚論，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擇勝而遊，未嘗以事廢其天性。孝友慈厚，喜獎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義，急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恆以文學在侍近，所及者未廣也。素有痰疾。一日侍朝疾作遽引退，上遙見之，勑免常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療，明年正月廿一日卒。訃聞上爲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章敞賜祭，命有司營葬，給舟還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皆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文人如子啓，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云。【略】楊公既爲著葬銘，余爲書其墓石，而係以詩曰：「鄒出有夏少康裔，曲列啓封國爲氏。去邑爲曾適魚仕，郰國聖學述傳義。親承素王道統系，後十餘葉新莽際。爰以闔宗徙南避，宅盱與吉心洙泗。章逢蟬聯如櫛比，歐陽之鄉吉之委。宋元連縣起祿位，天啓文運赫昭晰。公奮而興屬隆世，天經煌煌表人瑞。彫纓垂組侍廷陛，操觚含毫應帝制。岷江茫洋萬里勢，春空澄明雲錦麗。重瞳回矚天容霽，紀功述德封金匱。操執權衡品文藝，宏章大什耀海內。朝陽和鳴鳳翩翩，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溺懷惠濟，惟仁攸存未弘施，沒奚憾兮此賁志。」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棨，字子棨，吉之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廷試第一人。太宗親批所對策，褒美之。詔選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子棨爲之首。嘗召問典故，奏對如響。應制賦天馬海青歌於上前，子棨獨先成，賜寶帶名馬。軀幹豐碩，飲酒至數石不醉。居長安右門外，因醉不戒於火，延及禁垣，上弗問也。歷侍講、讀學、右春坊大學士。宣德初，進詹事府少詹事，日直文淵閣。踰年，卒於位，年六十一。病革將絕，呼酒痛飲，自爲贊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青出白雲，樂哉斯丘。」子棨爲文章，才思奔放，頃刻千百言，文不加點。楊文貞稱其詩文如「園林得春，羣芳奮發，錦繡爛然，可翫可悅。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彼嘗有餘。」而王元美《詩評》則云：「曾子棨如封節度募兵，精華雜沓，殊少精騎。」合兩公之論，則子棨之所造，爲可見矣。

紀事

《讕言長語》卷上 曾學士棨《巢睫集》，絕似唐，予天順六年校文江西，舟回泊鄱陽湖女兒港，舟人下舟問予讀何書。予呵之，其人曰：「我少從曾棨學士泊此港，有一詩。」予索一誦，其人卽誦，予筆之。詩云：「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今幾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柳似顰眉花濺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前從大姑問，大姑默默凝新恨。紅顏薄命眞堪惜，女兒名姓無人識。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吊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巢睫集》中無此，豈非滄海遺珠。

《陳員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別長句》《明詩紀事》乙籤卷八陳田按：陳員外名誠，字子魯，吉水人。永樂十一年，西域哈烈諸國來貢京師，及

歸，帝命誠及戶部主事李暹、指揮金哈、藍伯偕中官李達送之，就齎璽書文綺紗羅布帛諸物分賜其酋長。其行也，京朝官多贈誠詩，子啓之外，王希範詩云：「劍珮翩翩出武威，關河秋色照戎衣。輪臺雪滿逢人少，蒲海霜空見雁稀。蕃部牛羊沙際沒，羌民煙火磧中微。茲行總爲宣恩德，不待葡萄苜蓿歸。」

《蓮竹堂紀》《明詩紀事》乙籤卷八陳田按：子啓未第時，見賞於解大紳，爲作《蓮竹堂記》，其文章爛漫亦頗似大紳。不甚持擇，故遭譏議，然論才人於永樂時，終爲軼羣之駿也。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曾棨集》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西墅集》此本乃萬曆中永豐知縣德清吳期炤所選錄。雖頗爲簡汰，而菁華終鮮。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楊士奇《題曾學士竹》石田篔簹不百箇，滿池冪冪春雲陰。神仙疑來旌節隆，風雨欲動蛟龍吟。江南種竹家家好，比來見竹如見寶。何人胸中富淇澳，醉墨淋灑爲公掃。六月蕭蕭不知夏，白日長空翠如瀉。九龍山人不可作，對此陰森亦瀟灑。馬頭紅塵千丈深，朝馳暮走積滿襟。興來拂衣何所適，夢憶山陰修竹林。愛君城西卷雨軒，蕭爽可以舒鬱煩。朝回借坐共永日，不須砍鱠傾金尊。

又《送曾侍講歸省》（存目）

又《齋宿次韻曾學士》（存目）

又《子啓見和再用韻奉簡時曾新市馬》（存目）

又《子啓學士見過僕適他出不遇奉簡二首》（存目）

又《有懷子啓行儉時彥時勉諸君子》（存目）

又《蘇州道中見菊花有懷子啓時彥行儉時勉諸君子》（存目）

又《子啓學士見過僕適他出不遇奉簡》（存目）

又《子啓見和再用韻奉簡》（存目）

楊榮《祭曾學士文》嗚呼子棨，一世之英。昔在學校，遹駿有聲。永樂初科，進士第一。韡然其華，充然其實。列官翰苑，多士若林。子獨俊茂，簡在帝心。述作之富，河輸海匯。天寵所加，屢進厥位。兩朝實錄，子在其間。執筆贊述，千古弗刊。我等於子，斯文之契。久要不忘，惟道與義。歲時閒暇。詩酒唱酬。式驩以敖。不競不絿。謂相毗輔，以迄百歲。詎意於今，子乃先逝。嗚呼哀哉，始子有疾，我數往候。上命醫藥，奔走赴救。謂子且起，旦夕同朝。天不憖遺，去莫能招。嗚呼哀哉，贈官給葬，恩禮已至。我念疇昔，悵何能已。哭奠一杯，以寫我情。惟子有靈，想若平生。嗚呼哀哉，尚享！

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曾公墓誌銘》偉哉曾公，卓犖瑰奇。少處鄉邑，才已不羈。永樂初科，首賜及第。玉質金聲，爲國令器。居官翰苑，克慎克勤。文行之懿，遠近著聞。歷事三朝，竭心贊翌。寵眷殊深，屢進清職。弗究厥施，遽止於斯。恩命之隆，生榮死哀。惟茲鄉邑，山盤水遶。銘諸其藏，千古有耀。

金幼孜《次曾侍講對雪二首》北風作雪試寒冬，遠近飄飄未覺重。禁苑鶴迴迷玉樹，長天雁落避遙峯。偏宜映字臨書卷，不畏衝寒候早鐘。最是玉堂清致好，煮茶高詠獨從容。落雪如花屬莫冬，關河萬里白重重。飛花亂點城邊樹，積素遙遮海上峯。雙闕塵消清輦道，九城月淡度疎鐘。平生心事應如許，肯與春光鬬冶容。

又《和子啓曾侍講勅建內閣之作》（存目）

又《和曾侍講禁內聞鶯》（存目）

又《和子啓曾侍講元日早朝》（存目）

又《再和曾侍講韻》（存目）

李昌祺《送同年曾侍講扈從北行二首》長樂疎鐘曙色催，千官扈蹕出蓬萊。香飄輦路鸞輿至，日射天袍雉扇開。九域車書同盛典，兩京詞賦屬雄才。

從容得侍清閑宴，更捧南山萬壽杯。　天子宸遊幸北京，從官誰是最知名。青鸞紫鳳隨行在，玉碗金盤出內庭。芳草細承宮珮軟，飛花故落御衣輕。賡歌何限鄒枚匹，獨說相如賦有聲。

又《寄同年曾學士子啓》（存目）

又《送劉生赴會試兼寄曾學士子啓》（存目）

又《寄曾學士子啓》（存目）

又《送陳郎中重使西域次曾學士子啓韻六首》（存目）

又《酬曾學士子啓見贈復職之作》（存目）

胡儼《閱古作寄簡子啓八首》　詩壇莫笑廉頗老，且放長兵接短兵。批亢下施雕琢貴天然，綺麗猶慚泰始前。到得擣虛聊復爾，堂堂正正鬼神驚。西風塵土淨，芙蓉秋水淨涓涓。吟咏隨時見，雕琢何須刻肺肝。渣滓消融盡，自是冰壺不染塵。靈響生銀漢，都付奚囊詠不窮。萬折歸滄海，到底方知出處高。織巧還純古，蘇李當年獨擅場。玉振金聲處，廣樂鈞天萬舞時。

李時勉《古意寄曾學士二首》　百川日夜流，浩浩以東注。環海幾萬里，不見涯涘處。混涵無不容，日月自吞吐。風波任蕩漾，貝錯極生聚。萬古長若斯，焉能爲量數。蛟龍挾雲雨，倏忽甘澤布。深弘有如此，豈比尋常具。　梧桐生崇岡，亭亭出雲林。一朝樵夫採，斤斧來相尋。幸爾爨下餘，斲削成素琴。粲粲絃朱絲，燁燁徽黃金。當窗試一彈，悠然太古音。清風流水遠，白雲蒼山深。世無鍾子期，誰能識其心。

王洪《龍潭八景爲曾侍講賦》（存目）

王璲《九竹軒爲侍講曾棨作》　君家種得青琅玕，森然挺立凌雲端。默符陽剛協乾德，欲與主人同歲寒。向時分根自何所，有客移送來仙壇。時君新魁龍虎榜，甲第初賜臨長干。侵晨結珮謁青瑣，薄暮入直趨金鑾。夙心雖與此君契，何暇問信求平安。一朝春雷動土脈，錦襍斑斕香粉乾。大廷奏簡退日早，歸來却對青檀欒。蒼龍亂落望無際，翟葆高擎知幾竿。鸞飛或爲鸞鳳舞，夭矯忽作蛟龍蟠。還疑玉井花亂發，更訝羽林槍列攢。胡爲滿十仍損一，數不成偶奇相看。將同箕疇昔垂範，還似虞廷掌命官。寧非天道忌盈盛，示君此理戒其完。嗟彼佳人在空谷，天寒日暮徒長歎。君今高名遍海宇，日侍清問班鴛鸞，紛綸屢草九重詔，民物樂育皇恩寬。簫韶已成獸率舞，夷蠻成貢民均歡。勸君冰霜節益勵，垂輝青簡終不刊。我歌九竹歌未止，天風滿林江月團。

雜録

《藝苑卮言》卷六　曾學士子啓，上嘗召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寶帶。又因醉遺火，延燒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名山藏・臣林記・熙宣二朝臣》　曾棨，吉永豐人，進士第一。成祖召問典故，應對如響，即摘羣書隱僻事，皆能舉之。試詩文千言立就。狀寫之工，極其天趣，自是喜棨。

周　述

陳璉《東野詩集序》　所作歌詩，衆體兼備，其辭醇而雅，其聲和而平，蓋由性情之正，出於自然，有非刻意雕琢以爲奇者比，可不謂善鳴者歟？矧其文章高古，有經濟之才，惜夫不及陞庸，以疾卒于官也。

又　公名述，字崇述，別號東墅，生文獻家，襟懷夷曠，與物無忤，力學制行，才譽聿彰。與從弟孟簡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太宗文皇帝御批其廷試策云：「文足以達義，辭足以達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罔俾二蘇，專美前世。」與孟簡同入翰林，俱爲編修，縉紳榮之。後大駕巡狩北京，時仁宗爲東宮，監國，選公輔□，後隨侍至北京，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修國史，賜誥褒崇，榮及乎親。東宮即位，入侍經

筵進講，有以感動淵衷，賞賜優渥，寵眷益隆。爰自擢科，久居侍從，經事四朝，受知列聖，在廷諸公莫不推重。

又　其家嗣錞，夙承庭訓，恪守家範。由國子生，今爲廣州府通判，佐政公勤，卓有能譽。間取公平昔所作，編成鉅帙，以公別號名之曰《東墅詩集》，求文爲序。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東墅詩集》　述字崇述，東墅其別號也，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事蹟具明史本傳。述及第時，與從弟孟簡同牓，成祖至比之二蘇。史亦稱其文章雅贍。然其詩不出當時臺閣之體也。

《賜觀燈詩》《皇明詩選》卷七：宋徵輿曰：具初唐之體。

《明史・周述傳》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並進士及第。帝手題二人策，獎賞之，並授翰林編修。尋詔解縉選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述、孟簡皆與焉。司禮監給紙筆，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宅居之，一時以爲榮。述嘗扈北巡，累進左春坊諭德。仁宗卽位，命從皇太子謁陵南京。召至榻前，問所以匡弼儲君者，對稱旨。宣宗時，進左庶子。正統初，卒官。孟簡在翰林二十年，始遷詹事府丞，出爲襄王府長史。有言宜留備顧問者，帝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簡靜，未嘗有疾言遽色，文章雅贍。孟簡謙退不伐，生平無睚眦於人。並爲世所重云。

王英

吳節《王文安公詩集序》　君子每評先生之文者，謂其春容浩汗，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莫知其所止而終于海。此名言也。其詩體之清新、字法之雄壯，則又全緒焉。臨川，前晏元獻、王安石以政事顯，吳文正、虞文靖以理學著，國朝當一代文章之任，以紹續先賢之休光者，則有先生一人焉，可謂盛矣哉！

又　先生資性粹敏，儀表端莊，在童幼時已知務學之要，及長遂掇危科。及遭茂選，亦大肆制作，每放筆伸意，動輒數千百言，深爲同輩所推讓，其立朝與泰和抑庵王公同以學士知制誥修國史，主文衡凡三十餘年，天下稱文章元老者，必歸之二王無異者。及抑庵晉北，先生以列卿進位大宗伯，移秩于南，士林慕其流風，縉紳承其高誼，人士景仰奔走而求文者，門無虛日，凡得其片紙隻字，以爲至寶，可謂一代之雄才、儒林之巨手筆者矣，有裨於國家。

《靜志居詩話》卷六　西王密切謹嚴，句無浮響。如：「別路斜陽京口樹，他鄉明月洞庭船。【略】皆琅然清圓，可誦也。

《明詩綜》卷一八上　蔣春甫云：尚書詩雄壯宏大，氣象自好。

《明詩紀事》乙籤卷八陳田按　泉坡早結主知，雖陟清華，未及柄用。史稱好規人過，故與三楊齟齬不合。余觀東王祭泉坡文云：「出入朝廷，敬恭將事，不翕而同，不矯而異。」可以知其旨矣。詩五言如良玉縝栗，迥異當時臺閣之體。

《明史・王英傳》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帝察其愼密，令與王直書機密文字。與修《太祖實錄》，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讀。二十年扈從北征。師旋，過李陵城。帝聞城中有石碑，召英往視。既至，不識碑所。而城北門有石出土尺餘。發之，乃元時李陵臺驛令謝某德政碑也，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蒙古名，異日且以爲己地，啓爭端。」命再往擊碎之。沉諸河，還奏。帝喜其詳審，曰：「爾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且用爾。」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邪？」因曰：「軍中動靜，有聞卽入奏。」且諭中官勿阻。立功官軍有過，命勿與糧，相聚泣。以英奏，復給予。仁宗卽位，累進右春坊大學士，乞省親歸。宣宗立，還朝。是時海內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與諸學士談論文藝，賞花賦詩，禮接優渥。嘗謂英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汝勉之，毋俾前人獨專其美。」修《太宗仁宗實錄》成，遷少詹事，賜麒麟帶。母喪，特與葬祭，遣中官護歸。尋起復。正統元年命侍經筵，總裁《宣宗實錄》，進禮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浙江民疫，遣祭南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年七十，再乞休。不許。十二年，英子按察副使裕坐事下獄。英上疏待罪。宥不問。明年進南京禮部尚書，俾就閒逸。

居二年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謚文安。英端凝持重，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爲會試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銘志碑記者不絕。性直諒，好規人過，三楊皆不喜，故不得柄用。裕後累官四川按察使。

又《藝文志四》《王英文集》六卷，詩五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英字時彥，別號泉坡，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太宗命解縉選進士穎秀者與狀元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讀書，英與焉。又與王直入祕閣書進呈機密奏疏修太祖《實錄》，授翰林修撰擢侍講，定太宗喪儀。正統乙丑，浙之台寧疫，命祀南鎮以禳民癘，時久旱，至越大雨，田野沾足，有《御祭感應記》刻石廟中。旋陞南京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五，謚文安，後改文忠。

又　王文安公詩集五卷、文集六卷（樸學齋鈔本）。此詩文集卷數與《千頃堂書目》合，前後無序跋，惟載四明陳敬宗撰傳。《明詩綜》引蔣春甫云：「詩雄壯宏大，氣象自好。」朱檢討則稱其「密切謹嚴，句無浮響」。如「別路斜陽京口樹，他鄉明月洞庭船」，「舊館空餘秦地月，古壇猶似漢宮秋」，皆清圓可誦。舊鈔版匡外有樸學齋三字。

金幼孜《爲王侍時彥題秋意圖》　長天帶遠景，絕島含秋意。橋響客時過，竹深門獨閉。蒼烟迴蕭瑟，落日生迢遞。回首大江西，故山何處是。

章敞

《靜志居詩話》卷六　侍郎兩使南交，却金不受，以清德聞。其詩不費雕鏤，間合榘度。

《明名臣琬琰錄》卷二二《章尚文傳》　尚文名敞，世居會稽。【略】同狀元曾棨而下二十八人續學文淵閣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尚文究心理斷，訖無寃滯。久之復入翰林纂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受重賚。【略】尚文爲人尚誼氣，睠卹朋友曲盡其道，不以患難死生爲輕重。平居簡靜，遇朋友談笑戲謔襟度豁如。然絕口不道政事，及臨事井然有條。爲文簡潔。所著有《質庵稿》藏于家，壽六十二。

《明史・章敞傳》　章敞，字尚文，會稽人。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山西盜發，捕逮數百人。敞察其冤，留詞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明日訊之，留者盜，餘非也。遷郎中，改吏部。宣德六年擢禮部侍郎。偕徐琦使安南，命黎利權國事。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啾以聲色，不爲動。還致厚賮，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關，悉閱貢物，封其贖，付關吏。利死，子麟嗣，敞復奉詔往，却賮如初。正統初，纂洪武以來條格，使諸司參酌，吏無能爲奸。尚書胡濙寬大，敞佐以聲肅。二年十二月卒。子瑾亦累官至禮部侍郎。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質庵文集》　敞字尚文，會稽人。永樂甲申進士。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官至禮部侍郎。嘗與修《永樂大典》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事蹟具《明史本傳》。其集本四十卷，其子瑾等所編。因倭亂散失。茲編所存不及十之二三，乃其裔孫元綸所蒐輯也。凡賦四篇。詩百餘首。文僅三篇，二篇爲記，一篇爲叙，又一篇併不標題。皆錯雜於詩中，殊無倫次。又《明詩綜》載敞《長安雪夜歸興》絕句，集中無之。則舛漏亦殊不少。末附錄《祝壽詩》一卷，亦非古法也。

陳敬宗

《國琛集》上　陳敬宗，慈谿人。莊持好禮，善論議，□容止。沉潛於經史百家，生平所自負於人鮮所推讓。爲文雅厚而暢。

《皇明詩選》卷七　陳子龍曰：文定詩典質和平，盛世之風。

《靜志居詩話》卷六　祭酒清德，與李忠文並重，號南陳北李。詩特雍容溫粹，洵稱盛世之音。

《明詩紀事》乙籤卷九陳田按　光世學行爲六館師表，與李祭酒時勉稱南陳北李。中官王振欲納交光世，求書程子《四箴》，署名而已。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卿貳，獨久不調，意豁如也。向推其應制諸作，余謂五字詩尤沖澹有韋、柳遺意。

《觀燈應制》《皇明詩選》卷七：宋徵輿曰：亦軒然自貴。《雙槐歲

鈔》：永樂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鼇山，歲以爲常。車駕駐兩京，皆賜觀燈宴。上或御午門，示御製詩，使儒臣奉和，覽而悅之，賜以羊酒鈔幣。時評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爲工。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二《祭酒陳公言行錄》 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略】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與修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修《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爲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

《明史·陳敬宗傳》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內艱歸。宣德元年起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帝諭之曰：「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九年，秩滿，遷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實長奸惰，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爲屬草，辭稍遷就。敬宗驚曰：「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爲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顧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十二年冬乞休，不允。景泰元年九月與尚書魏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三年五月卒，年八十三。後贈禮部侍郎，謚文定。初，敬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後二人同時爲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又《藝文志四》《澹然集》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澹然集》 敬宗字光世，號澹然居士，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官至國子監祭酒。贈禮部侍郎，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敬宗與李時勉同舉進士，同時爲南北祭酒。時勉立朝剛勁，而待諸生則平恕。敬宗亦立身端直，而待諸生則甚嚴。然同以德望爲士林師範，世不得而優劣之。惟文章質樸太甚，又遜於時勉耳。所著詩文集《明史·藝文志》作十八卷。此本乃萬曆四十四年慈谿知縣吳門陳其柱所編。僅詩三卷，文二卷，亦非完本也。

楊榮《送陳祭復任南京》 考績新來謁聖君，悠悠心事得重論。未誇紫綬金章貴，且喜丹心素節存。仕歷四朝名獨重，望高六館德彌尊。東風浩蕩門牆闊，桃李咸沾化育恩。

王直

論述

《藝苑卮言》卷五 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啟、王行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王行儉（名直）諸體共二千六百三十首，然應酬倉卒者多，故字句時有未妥。五言古漢、魏體甚少，然較東里，實能稍變唐體。全集實多膚淺，入錄者頗亦稱工，然不及東里之大。七言古惜少變化，中數篇才力實勝東里。

又 行儉五、七言律，全集實多淺近。然五言入錄者冠冕典雅，大變國初之習，餘亦唐調。七言律凡一千一百二十一首，入錄者僅三十之一，可次

五言，其他題詠亦頗稱工。聲響色澤與五言俱勝東里，前人俱不稱述，未曉。

《明詩綜》卷一八上　李原德云：抑庵詩文清緻，追古作者。又：錢原博云：王公含咀英華，出入經史，文辭典雅，超邁今古。又：鍾廣漢云：東王諸體斐然，徽徽溢目。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抑庵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　詩文典雅純正，有宋元之遺風。自永樂初爲庶吉士，即承命入閣，典司制誥。後在翰林二十餘年，朝廷著作多出其手。當時與王英齊名，有西王東王之目。而直尤爲老壽，巋然負一代重望。蕭鎡作是集序，稱其文汗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輸寫萬狀。蓋明自中葉以後，文士始好以矯激取名。直當宣德、正統間，去開國之初未遠，淳樸之習，猶未全漓。文章不務勝人，惟求當理。故所作貌似平易，而溫厚和平，實非後來所及。雖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謂尚有典型者矣。

《西湖》　《詩藪續編・國朝下》：弘、正前，七言律數篇外，惟【略】王直《西湖》，【略】得初唐調。

傳記

王直《自撰墓誌》　王直字行儉，其先瑯琊人，晉太傅導之後。太傅從晉南渡家金陵，唐有崇文者爲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孫贊侍郎顯於宋，又徙泰和，故今爲泰和王氏。代有顯人，國朝以直忝竊之，故曾祖以道，祖子與皆由處士顯。父伯貞由肇慶知府皆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直早喪母，而父以事去。家貧力薄，獨賴繼祖母李夫人撫育教訓以底成立。永樂初試於有司，取進士。時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與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師古爲文辭，未幾選入內閣，凡政務之密，亦使執筆其間。陞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而直亦與其末。勤慎不懈，幸免於過。及再幸北京，直亦從行。遂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太宗皇帝賓天，仁宗皇帝即位。陞侍讀學士。宣宗皇帝爲皇太子，選宮僚，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勅，皆兼任之。又兼記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仁宗皇帝上賓，宣宗皇帝即位，一時從官，皆陞進，直仍領舊職。修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襲衣等物，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宣宗皇帝上昇，今皇帝登大寶位，詔修先朝實錄，直叨與總裁。書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鞍馬等物，陞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久之陞吏部尚書，又陞太子太保兼領吏部，又陞少傅兼太子太師，仍兼吏部尚書。蓋由進士爲修撰，在翰林春坊詹事府者三十七年，實任禮部侍郎者三年，陞吏部尚書少傅兼東宮師保者十五年，前後歷官凡十任，竊祿五十四年。散官自承務郎累陞至光祿大夫，從一品。以直之駑下，學不足以窮理，文不足以述事，明不足以知人，量不足以容衆，才不足以成務，言不足以決疑辯惑，徒守朴忠，懷謹畏叨，侍近車駕，謁陵寢，飭邊務，兩奉勅書命居守，屢充殿廷讀卷官考禮部會試士，簡賢授職，收擇衆才，小大之務，罔不盡心。然老病日加，終無寸益，其得罪多矣。累疏乞身，未蒙矜許。皇上復正大位，其仁如天，特憫而宥之，使得以病退歸，賜勅書一通，白金三十兩，織金綺衣一襲，新鈔三千緡，兵部給驛舟廩食以行，天順元年二月初四日也。夫人陳氏先以壽終，年八十二。事聞，命禮部賜祭工部治墳以葬，恩至渥也。直今亦八十三，身老而氣益衰，思斂手足以歸，于考妣而効結草之報。於朝廷平生事爲可見者，當世君子自有公論，其無詞蔓說不足以示人者，則藏于家。惟我子孫宜勤學問，以忠孝友弟誠敬寬厚爲本，庶幾德立名揚，無愧先哲，予不足法也。予生既無益於世，死亦無可稱道，朝廷諡法事出至公，不可妄求以干憲典，因仿白樂天自述壙誌，俾窆之墓中，錄之家乘，後世子孫由是而知有我足矣。

李賢《尚書文端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庵。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略】公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略】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按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略】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煜然，大江之右。鸞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富，惟譽之芳。遂秉鈞衡，不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父我烝民。列聖汝嘉，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既祿且壽。國藉耆龜，士仰山斗。公之云

亡，軫我聖衷。節惠二名，錫命三公。有美哀榮，無然愧怍。銘在豐碑，元老之墓。

《明史・王直傳》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略】直幼而端重，家貧力學。舉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讀書文淵閣。帝善其文，召入內閣，俾屬草。尋授修撰。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侍郎，學士如故。五年出涖部事，尚書胡濙悉以部政付之，直處之若素習者。八年正月代郭璡爲吏部尚書。十一年，戶部侍郎奈亨附王振，搆郎中趙敏，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廷鞫，論亨斬，直等贖徒。帝宥直、義，奪亨、新俸。帝將親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諫。【略】帝不從，命直留守。王師覆於土木，大臣羣請太后立皇子爲皇太子，命郕王攝政。已，勸王卽位，以安反側。時變起倉卒，朝臣議屢上，皆直爲首。而直自以不如于謙，每事推下之，雍容鎮率而已。加太子太保。【略】直爲人方面修髯，儀觀甚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多出其手。與金谿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直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益廉愼。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稹爲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朝廷以直老，命何文淵爲尚書佐之。文淵去，又命王翱，部遂有二尚書。直爲尚書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帝優禮之，免其常朝。比家居，嘗從諸佃僕耕蒔，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舉觴上壽，直歎曰：「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哉！」天順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紀事

《小草齋詩話・雜篇下》 王文端公直嘗寄詩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叙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聞於公，公不以爲意。後大年爲史官，困於讒讒，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有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棄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大年卒，公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乃止一校官耶？」

著録

張時啟《抑庵文集續編後序》《抑庵文集》前後五十卷，太保王文端公所作也。前集公之長子翰林檢討希稷所編集，既鋟梓以傳矣，四方之士病其訛舛者多，蓋有掩卷而嘆息者。公之次子存齋居士希誠深知其然，亟取公遺稿精校而重刻焉。篇目雖如故，而訛舛則無矣，是爲前集十三卷者也。然公平日於文章不經意存稿，其散在四方而爲士林所傳誦，固有多於所存者，此希誠所爲尤惓惓也。乃廣求博訪，得公眞迹輒錄焉。蓋積久益多，遂續加編集以刻，是爲後集三十七卷也。

王有霖《重編王文端公文集序》 先文端公前集，高伯祖檢討公編授門人鋟諸梓矣。高祖贈後軍都督府經歷存齋府君，總前後續集，詩集編次入梓，少師蕭公鎡、祭酒陳公敬宗、吳公節、學士錢公溥、學錄梁公栗咸有序，世久日剝，不便覽觀，先叔祖改齋太史意欲約修未就，有霖追憶其志，懇劉大夫見川先生詳校重編，彙爲一集。其留駕、迎復、乞休諸疏，舊集所未載，今增入之，而散佚者尚多。先公德業文章略載書首名公諸篇，有霖何敢贅？刻成，敬識其歲月云。

劉教《重編王文端公文集序》 太保王文端公，自永樂至天順歷仕五朝，爲國名臣，其文章爲海內學者所宗，蓋自楊文貞公沒，公遂獨擅作者之盛。公詩文有抑庵前後續集若干卷，皆公之子希誠編輯而梓行之，顧當時酬應浩繁，錄稿頗無倫次，未免重複紛雜，卷帙既多，觀者病焉。公曾孫翰林編修改齋先生思，嘗有志刪校，未果而卒。教，改齋壻也，得偏讀公之諸集，未嘗不惜改齋之志未遂，而無能任其責者也。頃者，公之五世孫有霖攜公集謁教山中，以刪訂重編見屬，教雖非能任其責者，而誼不容辭，乃覈僞正訛，

稍加删次，以類相從，合諸集爲一，定爲詩七卷、文三十三卷，總題曰《王文端公文集》云。【略】是編凡再更寒暑而成，有霖將壽諸梓，敎因序所以重編之意，而附鄙說于後。

胡直《重編王文端公文集序》（存目）

《明史・藝文志四》《抑庵集》四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抑庵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集爲其子檢討穡所編。成化初，其次子植復加校訂，而以原集未錄及致仕後所作別爲後集云。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楊士奇《行儉像贊》學博而志端，識敏而才充。其秀發也粲芙蓉於淥水；其清拔也挺華嶽於晴空。承明庭閣足以續休乎家世；詞命論思足以增重於國華。方當任賢興理之時，祿位所臻，豈吾所能量其涯哉。

又《慶行儉初度并贈禮闈校文之行三首》（存目）

金幼孜《壽菊爲行儉王修撰賦二首》剪折曾聞出禁垣，誰知生意久能存。敷榮不異烟霞色，秀植何殊雨露恩。盡日幽香迴玉署，經時艷彩照清尊。持茲好爲嚴親壽，服食區區未足論。玉堂分得一枝來，坐對高秋亦快哉。餘英絢日時堪把，殘蕊凌風久更開。祇訝生成資灌溉，翻憐襛郁勝栽培。保此孤芳期晚歲，贈君高詠擬瓊瑰。

雜録

《明詩綜》卷一八上沈景倩云：王文端以庶常爲文皇所眷，不數年，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授修撰。駕幸北京，太子監國，與黃淮楊士奇三人輔導，儼然宰相職矣。帝再幸北京，公扈從進侍讀。仁宗朝爲侍讀學士，又以庶子兼侍讀學士。宣宗時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英宗卽位充《實錄》總裁，尋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正統六年，禮部闕人，始命出部治事。自此以後，雖拜吏部尚書加保傅，不復兼學士矣。墓誌本傳中云，公自言西楊不欲我同事內閣，出我理部事。據此則公在內閣凡歷五朝，爲東里所擠始出理部事，其初固閣臣也。而海鹽鄭氏豐城雷氏太倉王氏紀述宰輔更不及此公，何耶。

《靜志居詩話》卷六東王不得爰立，西楊之力也。觀其撰東楊文集序云：「直之去翰林，惟公深惜之，而反爲忌者所病。夫士之進退出處有命焉，非人力所能勝，奚以病爲哉。」又《題東里翰墨》卷云：「楊氏與王氏世有連，予竊祿翰林，從先生者三十七年，敎益多矣。予之事先生，負恃親愛，於凡所當言者，盡言不諱則有之，非理而諂語則奚敢。後予去翰林，或謂出先生意。蓋言語以爲階，豈旁觀側聽者固能知其情邪。而予實不自知也。」繹其辭雖隱而情事躍如矣。特其人長者，故爲東里作傳，止揚其善已。君子哉若人乎。其《論詩》有云：「詩者，志之所發也。方其動於中而形於言，雖各有自然之機，然非取法於前人，而欲從容中度，不失其正亦難矣。」覽集中詩，未遽出西楊下，顧元美、元瑞諸公，品隲詩家甚廣，獨不及焉，何與。

《明詩紀事》乙籤卷八引《水東日記》王抑庵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卽欲干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敎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又陳田按東王詩沖融雅飭，可肩隨西楊。史稱東王自內閣出治部事，蓋西楊擠之。《水東日記》云《楊文貞公傳》，王抑庵尚書作。公嘗三致書商榷書削，再致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田謂此西楊恐其有憾，故於生前預求作佳傳，以掩其迹，其譎於取名如此。

朱同

范涞《覆瓿集序》文則羽翼六經，詩則盛唐風致，猶可想見國初渾渾噩噩之景象焉？

范檉《覆瓿集跋》禮侍公楓林先生子也，諱同字大同，以外家陳姓號朱

陳村民，又號紫陽山樵，志景仰也。公文才武略圖繪丹青無所不精，時稱爲三絕。洪武中以異材見舉，備員東宮，懿文太子崇重特甚。晉禮部侍郎，吁遇亦隆矣哉。尋以被誣得罪，太子救之弗及，然非其辜也。嘗憶族祖平仲公師事楓林先生，從隱石門三年，後舉明經以理學名世。汪仁峯先生集擬之，胡雲峯陳定宇之儔，及門之士猶然，況家學淵源如先生，必無不殫悉要領，窮究精微，豈其明哲不足以保身而顧罹於禍，天耶！命耶！於先生何尤耶！語有之，求忠臣於孝子。今觀集中思慕之篇不一而足，數十年如一日，所謂五十而慕，非與世烏有爲孝，而不爲忠者哉，亦足以徵先生矣。嗣官其子夢祥公朔州守，則先生之迹，信可白於天下後世，而高皇之心不亦深可亮乎，先生爲不亡也已。檟桑梓末學，每勤仰止而欷歔乎往事，恨未覩其遺編。今歲暮春展拜像下從其後裔求舊跡，見畫菊題咏及是稿數種。文追兩漢書逼晉人，詩儷盛唐，洵所謂三絕者也。噫，是皆先生之緒餘也。夫且若爾其他不尤可推哉。茲裔孫無垢，甫將以遺稿壽之於梓，後之慕先生者，因其文遡其人必有爲之扼腕而三嘆，又必有爲之深信而傳述者，夫奚俟乎。余言特以臆見志其快覩云耳。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大同既優於學，而機巧天成，故精於書又善繪事。凡音律技藝之事，皆能諳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二·覆瓿集七卷附錄一卷》 明朱同撰。同字大同，自號紫陽山樵，休寧人。翰林學士升之子。《明史》附見升傳末。是集末有范檉跋，稱洪武中以人材舉，爲東宮官，尋進禮部侍郎。而同時范準作雲漢歸隱圖跋，則云由吏部員外郎陞禮部侍郎。準字平仲。嘗受業於升，與同交至契，所記宜得其實。又《明史》但載同坐事死，而不著其詳。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乃云同以詞翰受知，宮人多乞書便面。一日，御溝有浮尸，帝疑之，遂賜死。其說頗荒唐，未可信也。集凡詩三卷，多元末之作，爽朗有格。文四卷，議論純粹，不愧儒者之言。惟編錄者不解體裁，知有拗體律詩，而不知何者爲拗體。遂以七言古體之八句者，列爲律詩，弁陋殊甚。今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謬焉。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五陳田按 黃瑜《雙槐歲抄》稱：大同父升，得六壬之奧，生子同。升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天兵過徽，高皇帝素知升名，召問，遂預帷幄密議，臨行問所願欲。升跽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淺矣。」後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詠，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亦至於此，與《堯山堂外紀》所言同一不經。今檢《覆瓿集》有《遭誣得罪賦詩見志》云：「四十趨朝五十過，典章事業歷研磨。九重日月瞻依久，一代文章制作多。豈有黃金來暮夜，祇愁白髮老風波。歸魂不逐東流水，直上長江訴汨羅。」蓋以贓罪見誅也。大同兼長書畫，詩格高老，亦明初一作家。

朱權

論述

康海《太和正音譜序》 近世歌曲所傳，唯十二調，三百三十五章，然音律之本，亦稍見矣。明興，丹丘（邱）先生采輯元賢暨今之詞客所撰，彙爲斯譜。閒居有作，率譜擬調，法度宛然。歌詠之餘，情之所欲，宣暢略盡。吁，亦奇矣。原本前卷載古今作者名氏，及傳奇種數，與元人雜論。雖搜括甚多，而於後作，初無少益，今悉刪去，但取周德清《作詞七法》，列諸篇首。若曰曲固有譜，作亦有法云耳。開卷之際，指趣咸備，顧非詞林之一快乎。

《宮詞》 《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只就一端起興，好。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乾集下 王諱權，高皇帝十六子，生而神姿朗秀，白皙美鬚髯。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尤深於史。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國大寧。文皇帝踐祚，改封南昌，恃靖難功，頗驕恣，多怨望不遜。晚年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覆殿瓴

甌，不請琉璃。搆精廬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著書其間。晚節益慕冲舉，自號臞仙，建生壙緱嶺之上，數往游焉。江右俗故質樸，儉于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海寧胡奎以儒雅著名，請爲世子師傅者七年，告老而歸，爲輯其詩文，序而傳之。凡羣書有祕本，莫不刊布國中。所著《通鑑博論》二卷，《漢唐祕史》二卷，《史斷》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活人心》二卷，《太古遺音》二卷，《異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玄樞》、《琴阮啓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祕譜》各三卷，《采芝吟》四卷，其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冶諸術皆具。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王者。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四章。

《明詩綜》卷一下　（寧獻）王高皇帝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七年之國大寧，永樂二年移南昌，正統末薨，有《采芝吟》。

又　愚山氏曰：王博學好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尤長於史。【略】令人往廬山之巔，囊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裊動，如在巖洞。注纂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冶諸術皆具。凡群書有祕本莫不刊布，國中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王者。

《靜志居詩話》卷一　寧獻王權，高皇帝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七年之國大寧。永樂二年移南昌，正統末薨，有《采芝吟》。

又　獻王助長陵靖難，以善謀稱，及徙封豫章，頗多觖望。晚乃折節讀書，開雕秘笈，囊雲廬山之巔，鼓琴緱嶺之上，其有淮南八公之思乎。

《明史・諸王傳二・寧王權》　寧獻王權，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踰二年，就藩大寧。大寧在喜峯口外，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鎮。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權數會諸王出塞，以善謀稱。燕王初起兵，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諸軍慓悍。吾得大寧，斷遼東，取邊騎助戰，大事濟矣。」建文元年，朝議恐權與燕合，使人召權，權不至，坐削三護衛。其年九月，江陰侯吳高攻永平，燕王往救。高退，燕王遂自劉家口間道趨大寧，詭言窮蹙來求救。權邀燕王單騎入城，執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謝罪。居數日，款洽不爲備。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陰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燕王辭去，權祖之郊，伏兵起，擁權行。三衛騰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歿。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大寧城爲空。權入燕軍，時時爲燕王草檄。燕王謂權，事成，當中分天下。比即位，王乞改南土。請蘇州，曰：「畿內也。」請錢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寧、重慶、荆州、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永樂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親製詩送之，詔即布政司爲邸，瓴甋規制無所更。已而人告權巫蠱誹謗事，密探無驗，得已。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成祖世得無患。仁宗時，法禁稍解，乃上書言南昌非其封國。帝答書曰：「南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餘年，非封國而何？」宣德三年請乞近郭灌城鄉土田。明年又論宗室不應定品級。帝怒，頗有所詰責。權上書謝過。時年已老，有司多齮齕以示威重。權日與文學士相往還，託志狎舉，自號臞仙。嘗奉敕輯《通鑑博論》二卷，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四章、《漢唐祕史》二卷、《史斷》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其他註纂數十種。正統十三年薨。

《明史稿・諸王傳二・寧憲王權》　權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帝大怒，權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疾卧城樓，乞封南昌。帝不得已，詔即布政司爲邸，改封王南昌，瓴甋規制，皆無所更。已而人告權巫蠱誹謗事，密探無驗得已。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成祖世得無患。仁宗時法禁稍解，權乃上書言事，嘗請乞南昌灌城土田及論宗室不應定品級。宣宗怒，頗有所詰責。權已老，諸少年吏多齮齕以示威重，權不以爲意，日與文學士相往還，託志狎舉，自號臞仙。

紀事

《名山藏一・分藩記二・寧王》　王白皙美髯，負氣好奇，嗜學博古。自其髫齕時，自稱大明奇士，老號癯仙。弘獎風流儒雅之士。【略】所論著及於卜筮、修煉、琴弈諸書，手製博山鑪及古瓦硯，皆極精緻。

《宮詞》　《雙槐歲鈔・臞仙入宮詞》：「忽聞天外玉簫聲」一絕。王司綵《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入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嘵月明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

鮮人。權尤禮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朝鮮國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寺卿，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聖德剛明不爲蠱惑如此。

《卓文君私奔相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王白日飛昇》葛洪《神仙傳·劉安》：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凡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闇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犬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群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遂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鞿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遺累，負笈山林。然風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澤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原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略】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繫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白日昇天。

《齊桓公九合諸侯》《史記·齊太公世家》。

《豫章三害》《晉書·周處傳》。

著録

《寶文堂書目》卷上《太和正音譜》，六本。

又《淮南王白日飛昇》，《冲漢子獨步大羅天》，《瑤天笙鶴》，《豫章三害》，《客窗夜話》，《肅清瀚海平胡傳》，《周武帝辯三教》，《齊桓公九合諸侯》，《北酈大王勘妬婦》，《楊娭復落娼》，《卓文君私奔相如》，《烟花鬼判》。

孫毓修《太和正音譜跋》《太和正音譜》二卷，明寧獻王撰。卷端題丹邱先生涵虛子，蓋其別號也。涵虛子《詞品》一卷見《四庫》附存目，卽此書上卷，而提要誤爲元人。其所據爲曹溶《學海類編》本，而曹本又出於《元曲選》卷首所錄，蓋取譜中卷首論曲之語，別爲一書也。全帙僅見明程明善《嘯餘譜》中。初明刊本，流傳絕少；此尚是從洪武本影寫，精雅絕倫。收藏有「汪印士鍾」、「平陽伯子」印記，又有「蔡廷楨」、「卓如珍賞」、「醉經主人」、「梁溪蔡氏」、「伯卿一字孫峯」等印記。按蔡氏，居無錫北鄉張塘橋，諸生。雅好收藏，值汪氏藝芸書舍之書不守，傾囊得之，所儲益富。光緒中葉乃散，辛勤一世，而名字翳如，故附記於此。

《百川書志》卷一八《臞仙文譜》八卷，國朝涵虛子臞仙著，共九十九體。

又《臞仙詩譜》一卷，《詩格》一卷，國朝臞仙製，十三格，古今一百二十八體。

又《太和正音譜》一卷，臞仙製，又稱丹邱先生。

乾隆《鳳陽縣志》卷一四《通鑑博論》三卷、《漢唐祕史》二卷、《寧藩書目》一卷、《神隱志》二卷、《爛柯經》一卷、《神奇祕譜》三卷、《原始祕書》十卷、《注素書》一卷、《臞仙神隱志》四卷、《乾坤生意》四卷、《壽域神方》四卷、《肘後神樞》二卷、《琴阮啓蒙》一卷、《庚辛玉冊》八卷、《造化鉗鎚》一卷、《運化元樞》一卷、《瓊林雅韻》、《採芝吟》一卷。

乾隆《南昌縣志》卷三〇《史斷》一卷，《大雅詩韻》七卷。

道光《安徽通志》卷二五一《葉良貴歙硯志》四卷，《歙石說》一卷。

同治《南昌府志》卷六二《寧國儀範》七十四章、《家訓》六卷、《異域志》六卷、《臞仙文譜》八卷、《西江詩法》一卷、《詩譜》、《詩格》一卷、《活人心》二卷、《遐齡洞天志》二卷。

光緒《江西通志・藝文志》《陰符性命集解》一卷，《道德性命全集》二卷，《救命索》一卷，《命宗大乘五字訣》，《內丹節要》一卷。

《皖志稿集部考》《瓊林雅韻》不分卷，明寧獻王朱權編。權有《神隱志》。是書凡分十九韻：一穹窿、二邦昌、三詩詞、四丕基、五車書、六泰階、七仁恩、八安閑、九鰲鸞、十乾元、十一簫韶、十二珂和、十三嘉華、十四硉硊、十五清寧、十六周流、十七金琛、十八潭巖、十九謙謙。襲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體例而易其名。前有自序。洪武三十一年刻。清《四庫存目》，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採芝吟》明寧獻王朱權撰。江南通志及道光、光緒《通志》皆載是集，無卷數。博學好古，於書無所不窺，旁通釋志，尤長於史。晚搆精廬，著書其間，志慕沖舉，自稱臞仙。嘗令往廬山囊雲以歸。結屋齋曰雲。每日放雲一囊，如在巖洞也。《明詩綜》錄三首。

《千頃堂書目》卷二寧獻王權《神奇秘譜》三卷，《琴阮啓蒙譜》一卷。

又卷五寧獻王權《通鑑博論》二卷，又《史斷》一卷。

又卷八寧獻王權《遐齡洞元志》四卷。

又卷九寧獻王權《臞仙茶譜》一卷。

又卷一三寧獻王權《注素書》一卷。

又寧獻王權《肘後神樞》二卷，又《運化玄樞》二卷。

又卷一四寧獻王權《乾坤生意》四卷，又《乾坤生意秘韞》一卷，又《活人心法》三卷。

又寧獻王權《壽域神方》四卷。

又卷一五寧獻王權《爛柯經》一卷。

又卷一七寧獻王權《采芝吟》四卷。

又卷三二寧獻王《臞仙文譜》八卷。

又寧獻王權《詩譜》一卷，又《詩格》一卷，又《西江詩法》一卷。

《曲海總目提要》（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明代雜劇全目》卷一（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雜録

《明書・皇子諸王宗室記・寧記》寧王權，母楊氏，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妃，二十七年之國大寧都司。王有材略，多智數，博綜技藝。【略】每歲秋九月，上嘗命燕、寧、遼、谷、代、晉、秦、慶、肅九王會出塞捕寇，名肅清沙漠，以故九王皆有重兵。建文中，徵王赴京朝，不至，削護衛。燕兵起，太宗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朵顏諸彝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王書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邀太宗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且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漸入城，遂令陰結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喜定約。太宗辭去，王餞郊外，伏兵起執王擁入關。諸胡戍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略】當是時，王在燕軍，時草檄傳諭。太宗卽位，是時王留北平，遣書諭王再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封南土，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書諭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建文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王

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改封王。已而人告王誹謗巫蠱事。上諭以書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乃遣人捕王，左右急，王蔽不發。上復曰：「兄弟至親，兄數年躬歷難，亦爲保全骨肉，近者之事悉不問，但欲去小人以示警爾。」因逮殺其親密數人。王懼自戕。仁宗卽位，請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乞改封。上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至云江西非其封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叔其審之。」宣宗卽位，以大父行，又復輒恣横，請於封內選女子，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等已而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祖訓所載祿米蓋視親親次序，無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同，至是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諸語多不倫。上答書謂：「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棄祖訓。肆煩說王，卽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徒恃尊屬，輕朝廷，典憲具存，朕不敢庇。」是時漢庶人高煦見擒已三年，王復上表，謂：「不避斧鉞，乞赦免之。」上曰：「覽來書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乃爾。朕以書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托此爲名耳，不然何？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廢也，尚其謹之。」未幾進扇，因求鐵笛，上謂侍臣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王之意，其在此乎？笛雖無，命工製予之。」已而乞灌城一鄉田，上諭以書曰：「所諭田，朕何吝惜，但戶部言：灌城田千六百餘頃，鄉民賴以衣食，別無閑荒之田。稽之祖訓，亦無其例。今以與叔祖，百姓失業，必歸怨叔祖矣，不可。」後稍斂，托志神仙。正統十三年薨，謚曰「獻」。

宛委山堂刊本《說郛續》卷八引《藩獻記》　寧獻王諱權，皇帝十六子也，生而神姿秀朗，白皙美鬚，冉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國大寧王。智略淵宏，被服儒雅，數會邊鎮諸王，出師捕□，肅清沙漠，威震北荒。建文中齊黃用事，疑忌諸藩，多所出削，以王英武，擁重兵于邊下，勅召還京師，王未奉命，遂創王護衛軍。後文皇帝踐祚，不欲壯王在外。永樂元年二月改封王於南昌，王亦深自韜晦。所居宮廷，無丹彩之飾。□殿瓴甋不請琉璃。搆精廬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讀書其間，故終長陵之世不被譴責。晚節益慕冲舉，自號臞仙，建生壙緱嶺之上，數往游焉。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乃弘奬風流，增益標勝。在位五十八年，壽七十有一，正統十三年九月望日薨。

天順《大明一統志》卷四九　寧獻王墓，在西山緱嶺。

李時勉

《靜志居詩話》卷六　忠文古之遺直，不以詩名，而《扶風》數篇，雖未遠擬《秋胡》，要非拙手可辦。

又　予嘗獲公致湯都閫手書，楷法遒勁，乃知書亦能品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先生在朝廷以骨鯁稱，在國雍以嚴正立身，任斯道者四十餘年。其文則舂容而雅暢，衍迤而宏肆，懇懇乎仁義道德之敷陳，無一語非規諷忠愛之心悃。

又　古廉李先生詩集二十卷（景泰刊本馮開之藏書）。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吳節編輯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沒後三年門人吳節裒集其稿分十一卷，景泰七年弋陽李奎序之。前有先生遺像，楊士奇、李奎並爲贊。【略】金星軺補書於卷端，有文瑞樓結社溪山身在書生俠士間文瑞樓主人四印；又有孤山草堂馮氏圖書二印，乃明馮開之舊藏終歸休寧汪季青家。又有藏書籍印，又有雲溪范藻印。此書疊爲名家所庋，尤可珍貴。古廉尚有文集六卷，惜不能得耳。

彭琉《朝列大夫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兼修國史知經筵官致仕謚忠文安成李懋時勉行狀》　先生諱懋，字時勉，號古廉，姓李氏，其先系出南唐烈祖第五子景遹之後。【略】七歲孝經小學四書皆已成誦。十二三詩詞歌賦語皆驚人。十四五言動不苟卽以聖賢自勵，嘗曰：「顏子不貳過，不遷怒，曾子日三省其身，予所願學者二子也。」十六入縣庠，大肆力於羣書，攻習舉業之外，益究道德性命之學，【略】永樂癸未中江西鄉試。明年甲申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

時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作新人材，興起斯文，於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俾就文淵閣讀書，免常朝，光祿供膳，司禮監給紙筆，內庫給鈔爲膏火之費，蓋期之於伊傅周召韓柳歐蘇諸賢，而先生與焉。先生益自淬礪磨濯，造詣精深，同列亦多推讓之。明年預修《永樂大典》。【略】十一年授承直郎。十二年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先生仍預焉。冬十二月進承德郎。【略】未幾爲飛言所中下獄。二十一年七月，邊人內侵，太宗皇帝念前所言，散處韃官諸事，慮患深遠，特宥之，仍舊職。宣德改元，冬十月宣宗皇帝幸萬歲山，謂左右曰：「李時勉所言爲社稷計，忠臣也」，立召至前，備問激怒先帝之由。先生奏對懇切，感動聖衷，特憐而宥之，仍爲侍讀，預修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兩朝實錄。五年庚戌五月，陞侍讀學士。【略】七年壬子，命爲南京鄉試考官，秋還京。八年癸丑掌翰林院事。【略】十年己卯，預修宣宗皇帝實錄。是年秋命爲順天府鄉試考官。正統元年丙寅，兼經筵講官。三年戊午二月，給授勳階協正庶尹。四月實錄成，陞學士。【略】先生雖處林野，而其心未嘗不在朝廷，景泰元年三月嘗建議四事，一曰獎忠節，二曰修武備，三曰加恩賞，四曰通和好，具本遣長孫騏達于朝。騏既行三日，先生在別墅病作，四月十二日謝世，享年七十有七。【略】先生德性粹美，操履修潔，事父母、處兄弟孝友篤至。事君忠義，激發不爲身謀。遇朋友誠而有禮，緩急可以託死生。【略】少師東里楊先生嘗稱於人曰：「時勉，當今第一流人也。」故於經濟大略密與商論者居多。侍講鄒先生緝曰：「時勉可追配古人。」學士高公穀曰：「先生文學足以媲美乎陸贄，忠義足以追蹤乎汲黯，道德足以比肩韓愈」，世以爲知言。先生學問奧博，詞翰兼美，有得其片言隻字者寶重之如拱璧。故平生文稿多爲好事者持去，所存於家者殆十一二耳。

《明史・李時勉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太祖實錄》。授刑部主事，復與重修《實錄》。書成，改翰林侍讀。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時務十五事。成祖決計都北京，時方招徠遠人。而時勉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卒多施行。尋被讒下獄。歲餘得釋，楊榮薦復職。　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阯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　宣宗即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錄》成，遷侍讀學士。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六年代貝泰爲祭酒。八年乞致仕，不允。　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太后，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繼不拘檢柙，時勉嘗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竟得其助。大用，豐潤人。樸魯，初不爲六館所知，及是名動京師。明年中鄉試，官至戶部主事。　九年，帝視學。時勉進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連疏乞致仕，不允。十二年春乃得請。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　英宗北狩，時勉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景泰元年得旨褒答，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五年，以其孫顯請，改謚忠文，贈禮部侍郎。　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

葬者，節省餐錢爲贍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始，太祖以宋訥爲祭酒，最有名。其後寧化張顯宗申明學規，人比之訥。而胡儼當成祖之世，尤稱人師。然以直節重望爲士類所依歸者，莫如時勉。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又《藝文志四》《李時勉文集》十一卷，詩一卷。

吳節《謚忠文古廉文集序》 先生生洪武甲寅，早孤，以兄誨游泮庠、飭經學，登甲申進士第，遭逢聖明御極，選入中秘爲庶常吉士。歷事累朝，爲主事、爲御史、爲侍讀、爲史官，負氣剛方不群，每遇時政缺失，即具疏開陳，連數千萬言不已。屢遭飛言，或下獄折脅損肢骨，瀕死不顧，起而復以言，其亦負大勇浩然之氣有以致之者歟！少師東里常稱其人可比漢汲直、朱雲，其文可方唐陸贄、韓愈，此不易定論也。晚際嗣聖相承，嘉其忠直，進爲翰林學士、國子祭酒，清名雋節，振播當時，卒賴存全，解組以歸。生有美名，沒有嘉□，可謂君明臣直，爲昭代盡臣者矣。

又 先生沒，遺文多散失，門人戴難哀集得若干篇，謹錄成帙，徵予序附，其孫知縣顒鋟諸梓。予承誨於先生久且故，竊惟先生聞望在天下，固不俟著述而可知，然文本乎內而發乎外，欲知先生抱負忠毅、拳拳於愛君不置者，又當於文考之可也。

李顒《古廉文集跋》 顒惟先大父忠文公，平生所著文集甚多，奈歲久散失，存者無幾，門人戴先生嘗編錄成卷若干篇，國子祭酒吳先生又爲序以弁其端。顒以菲材弗克繼述，叨承前休，授今惠之長樂令，嘗於公退之暇，覽大父手澤，不勝感戚，於是遍求餘稿而增益之，繕寫成帙，特以託廣郡守鄉先生伍公希淵重加校正鋟梓以傳。雖然，先祖之居官行實，昭昭然名於當世，固不待文而顯。然禮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苟是編不傳，則不智不仁之恥，顒莫逃焉。匠氏告完，姑述其概以紀其成。柳子有云：至哀無文，至敬不飾，顒竊以爲。

戴難《文廉文集跋》 難少承先生誨導，俾侍筆硯間。及先生歸榮與解組又得執巾杖爲山澤游，俱非一日也，豈期先生物故，遺稿多失，遂與諸孫及交游士大夫通得若干謹錄成四冊，別以文行。忠信質之同門，吳卿與儉曰：汝當以書付其孫知縣顒，鋟梓以傳。愚受先生指教之恩，誼深淵海，是集焉敢不用情者乎。餘文散失，尤冀斯文君子採寄示予，續編可也。

蕭向彝《古廉文集後序》 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古廉李先生之歿，三十餘年。其孫顒，宰惠之長樂，數年始克彙集先生文稿若干卷，託廣州郡守鄉先生伍公校正壽梓以傳，屬予一言以序諸末簡。子觀先生之文，渾厚醇正，博洽贍麗，淡然菽粟之味，鏘然韶鈞之鳴，眞可以追蹤古人，卓冠當世，後生小子安敢容喙於其間哉。然予少居鄉閭，聞先生之忠言讜論切於時政，一時名聞海內，如景星鳳凰。天下之人爭先而快覩焉。及予叨領鄉薦，宦遊四方，先生雖已物故，而凡見公卿大夫出自先生之門者，無間隱顯，莫不相與感慨夫先生之儀刑，有不可得而復作焉。是則，先生之忠義德教傳之天下，浹於人心，愈久不忘，而況於文章之作，有不足以歆動於人而傳於世耶。夫泰山之峻絕，天下之人雖不盡見，而皆知其爲高，河海之浩瀚，天下之人雖不盡涉，而皆知其爲大。先生之文，本之以道德，參之以才氣，而又浸淫乎六經，蒐獵乎百家，其言辭之發，見諸行事之實，皆足以扶世立教，正君善俗，如是而鳴當時，傳後世，豈不猶泰山河海之高大，天下之人幸而見之者，莫不有以快其心目焉。雖然，此特先生之餘事爾。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載諸史冊而無愧。勒之金石而不磨，千載之下，猶可以使人感慕興起，奚翅文章之傳而已哉。姑書以爲序云。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楊士奇《像贊》 氣充而志端，外和而內剛。其學也本原純深，其文也篤實輝光，史館謹嚴，經筵裨益，有規有矩，惟正惟直。玉署金馬，四朝于茲。國有老成，儒有表儀。胄監成賢，允屬者老。需祐隆平，天子有詔。

李奎《像贊》 其儀愼肅，其貌清癯。志奪三軍之帥，胸蟠萬卷之書。行之潔也，無愧古廉之號。學之確也，誠爲君子之儒。歷登華要，處之裕如。節操貞松勁栢，襟懷秋月冰壺。于以揚芳翰苑，負文章之重望，進秩胄監，爲天下之師模。又豈不與昔之令狐綯、孔穎達之並駕而齊驅者乎。

彭時《古廉先生祠堂記》 自古宏才碩德之士，負人望之重者，志不大展於當時，名必益彰於後世。何也。用不究其才，而天下共惜之。惜之不已，

至形於言，暴諸事，則其名在世愈久而愈彰。夫如是，其榮過於得志於一時者遠矣。吾安成古廉李先生，負天下之重望而官終於祭酒，識者蓋深惜焉。故其沒也，尚德君子交章請行褒卹之典，最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韓公雍列其誼行以請，乃得謚爲文毅，當是時有司已崇祀於學宮矣。今提學僉憲潮陽李公齡復命建祠于家，而尊崇之益至。嗟夫！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先生資稟秀異，涵養深厚，清德正學，追蹤古人。方其爲翰林侍讀也，感太宗文皇帝作養之恩，疏陳時政十五事，言甚切直，下獄踰年乃釋。洪熙改元，又條十事上之，皆人所不敢言者，坐是激怒宸衷，命以金瓜撲之於庭，不死，降監察御史。凡三日，章復三上，遂下獄。宣宗皇帝嗣位，出於獄親鞫之，嘉其志乃釋，爲侍讀。自是忠直之名，震天下，雖庸人孺子皆知尊而慕之。正統中，自學士爲祭酒。當國學政教弛弊之餘，嘅然以成就賢才爲己任。嚴條約，勤課試，程才叙進，一以至公，而賑貧藥疾，恩意尤篤，故教化行而人心樂，從其出而取高科躋要途者，累累相繼。於是天下皆知先生之教，恩義兼盡，眞一世之師表也。既老，懇乞休致家居，而憂國愛君之念不少忘，比聞土木之難，聖駕北狩，痛憤累日。即疏安攘大政所宜先者，遣長孫騏達於朝，事未報而先生下世矣。天下之人，又皆聞其事而壯其言，謂先生忠毅之氣，沒齒不衰有如此。嗚呼！先生盛德之士也。不獨忠誠義氣爲世所稱，至其仁厚之心，廉潔正直之行，通達宏偉之才，雖一時名公鉅卿亦莫不推而下之，然獨不得並列於公卿，以大其用，以霈其澤於天下。宜乎人望有不滿焉，而惜之深，仰之至如此也。僉憲嘗爲國子師，屬知先生爲詳，故景仰愛慕之尤切，而遂欲因以垂教於來學，此專祠之所以建歟。祠在先生所居之左，爲間者二，有門有廡，不侈不儉，實邑令黄巖李君會經營以成之。其成也司訓桐廬姚君稷以書屬時記其意。嗚呼！二三君子惓惓於先生如此，非尚德好義之尤者歟。先生得此名，於是愈彰而不朽矣。時念先生家食時與先祖交莫逆，父叔輩皆受學焉，其教國子也，時亦執經在諸生後，於先生文章道德之實，耳熟而目詳矣。此不能悉著，謹著其概以詔其子孫與邑之來學，俾相與勉慕，以追芳躅于萬一，庶無負於僉憲公之教云。先生名懋，字時勉，別號古廉，登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轉侍讀列學士。至景泰元年卒，年七十有七矣。

周忱

《明詩綜》卷一八上　王行儉云：公詩文出入唐宋諸大家。

楊廉《尚書大襄周公言行錄》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永樂宣德間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略】長史金實送公還東吳詩云：「公當永樂初，讀書文淵閣。閣下四庫書，我實司管鑰。繙閱窮古今，寐寤攻製作。氣若橫海鱷，志欲吞恆岳。駿如汗血駒，千里思一躍。時雨沐春葩，鵜膏淬霜鍔。拜官屬司寇，利器遇盤錯。無情不得盡，焉用施敲朴。中年樂散地，娛嬉事棋槊。巧匠高縮手，無地施善斲。天生有用才，豈俾久寂寞。忽如鵬快風，萬里翔寥廓。東吳財賦疆，國用之所託。料量出心計，調度歸掌握。守令受成筭，里胥奉條約。富豪絕兼併，農田逐耕穫。官儲足賑貸，私負釋纏縛。雖遭大侵歲，不致塡溝壑。小民相與言，輒以手加額。自從相公來，濟利誠溥博。既無倒懸苦，迺有邨田樂。相公朝天去，還期在冬朔。屈指筭歸程，扶攜候江郭。東南數十郡，到處省民瘼。潤如甘雨零，明似福星灼。大夫得如此，豈負平生學。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國計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明史・周忱傳》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成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忱有經世才，浮沉郎署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稍遷越府長史。宣德初，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略】以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興二府稅糧，又命同刑科都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忱素樂易。先是，大理卿胡概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撫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

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鍾及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常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歷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朝廷委任益專。兩遭親喪，皆起復視事。忱以此益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略】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景泰四年十月卒。謚文襄。

又《藝文志四》《雙崖集》八卷。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忱，字恂如，廬陵人。永樂二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簡進士穎秀者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應列宿之數。公自陳少年乞預，時人謂之挨宿。授刑部主事，轉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超拜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凡二十二年。景泰中致仕。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靜志居詩話》卷六 進士改庶常，相傳自永樂甲申始。是科命解學士縉選得二十八人以應列宿。【略】其後文襄鎮撫江南凡二十二年，以經濟名世，詩非所長。然性好儲書。其《藏室詩》云：「羣經既並蓄，百氏無棄捐。所至每充棟，來往勞車船。」嗜學如此，宜其吟諷亦未遠遜二十八人也。故彭惠安贊云：「學博而邃，沛乎有容。二十八宿，誰能右公。」

《明詩紀事》乙籤卷九陳田按 甲申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者二十八人，恂如自陳年少，得與其選，蒞吳有惠政，吳人思之不衰。篤於交誼，解大紳繫獄，交知絕迹，薪米之奉獨出恂如，大紳贈詩有「當時霜雪被滿野，惟見青青松樹枝」之句。

朱祁鎮 明英宗

《明詩綜》卷一上 廖道南曰：英廟載製《峴山》之賦及《漢水》諸詠，直可追軼虞休，上媲姬姜，豈漢唐諸君所可企及哉。

《漢江歌賜襄王》《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廖道南《楚紀》：天順四年，英宗皇帝御製《峴山》、《漢水賦》，賜襄憲王，以其有奉迎六飛、恢復九宸諸疏，故嘉賞焉。粵稽諸古，大舜《卿雲》之歌，文王《鳴鳳》之詩，太和氤氳，溢于帝藻。逮乎漢祖《大風》之詞，霸心猶在；唐宗《興慶》之詠，王迹猶微。惟吾皇祖親撰《鍾山》之賦及《閱江》詩，英廟載製《峴山》之賦及《漢水》諸詠，直可追軼虞休，上媲姬姜。豈漢、唐諸君所可企及哉。

《靜志居詩話》卷一 明英宗諱祁鎮，宣宗長子，建元正統。十四年北狩。皇弟郕王祁鈺，奉皇太后令即皇帝位，改元景泰，尊帝爲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帝還自迤北，居南宮。七年，奪門復辟，改元天順。八年崩，葬裕陵。謚曰睿皇帝，廟號英宗。有御製詩文一卷。

又 裕陵以冲齡繼寶命，即崇尚文治，賜循良以招隱之歌。及翠華返駕，紫禁奪門，而《峴首》、《襄陽》，頻頒宸藻，昭同雲漢，爛若星辰。固知朔漠驚塵，南宮夜雨，文字之助，所得良深耳。御製詩文一冊，後附寶文圖書，《春對》、《酒帝》諸作。今亡。

《明史·英宗紀》（存目）

《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引《雙槐歲鈔》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朝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輩作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薊門煙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蘆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雨、南囿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御製《清暑》、《解慍》二歌，大概言爲臣者，仰輔上德，俯恤民窮，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鉸，書經傳格言以示訓飭，越一二

日，乃召大僚於內殿，賜象骨銀釘鉸扇，然但畫以物象，其有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又陳田按　裕陵御製詩文一冊，不見傳本。予撿廖道南《楚紀》有賜襄憲王瞻墡御製《襄陽四景歌》云：「適情細膾槎頭鯿，洽歡滿泛宜城酒。」又云：「無窮風景峴山亭，亭前數點峯巒青。新葉滿林鶯綠暗，驕陽入戶延朱明。」又云：「賢王此日多清賞，臺榭虛明隔塵鞅。瑤階瑩澈水晶簾，冰簟凈涵雲母帳。」又云：「滿貯寒瓜薦蒼玉，細分雲藕飛銀絲。」又云：「飛螢草際流疏景，華月騰輝星耿耿。廣庭清露滴高槐，越苧生涼湘簟冷。」又云：「鹿門山下行吟客，冒冷尋香日幾回？」詞旨韶令，可錄入摘句圖也。

李昌祺

論　述

李時勉《李方伯詩集序》　河南布政李君昌祺，集其平生所作之詩，凡若干卷，不遠千里以示予。反覆觀之，有典則溫厚如正士立朝，有流麗動快如明珠走盤，有春容浩瀚如長河大海，滔滔不息。論方今之作者，李君固其人也。夫詩本情性，學問以實之，仁義以達之，篤敬以足之。學問其力也，仁義其氣也，篤敬其誠也。學問不足則其力不固，仁義不至則其氣不充，篤敬或間則其神不清。三者不備，不可以言詩。三者備矣，又必先明體制，審音律；體制明矣，音律審矣，又必辨清濁，去固陋；清濁辨矣，固陋去矣，又必得乎興象，則其發也，沛然矣。夫如是，雖處富貴榮華煩擾之中，貧賤羈孤無聊之際，發於其心而見於言辭者，無不得焉。何也？其本立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宣廟好文，海內和豫，雖大手希聞，而名流錯出。若【略】李昌祺及閩中諸王輩，皆浸潤明風，鮮脫元習，然才俱不甚宏鉅，非國初比。

《靜志居詩話》卷六　方伯務謝朝華，力啓夕秀，取材結體頗與段柯古相似。

《明詩綜》卷一八上　陳德遵云：公於詩本之以理，克之以氣，故其雅澹清麗宏偉新奇，無所不備。不必遠較於古，就今而論，千百之中不過數輩而已。

又　鄭德新云：先生詩清新富麗，音調爽徹，隱然有一唱三歎之音。

又　蔣仲舒云：方伯詩亦清新，要非作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運甓漫稿》　史稱昌祺預修《永樂大典》，凡僻書疑事，人多就質。其詩清新華贍，音節自然。陳循序稱其本之以理，充之以氣，故雅淡清麗，宏偉新奇，無不該備。不必遠較於古，就今而論，千百之中不過數輩。曹安《讕言長語》極推其題文丞相研一首。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李禎詩務謝朝華，力啟夕秀。取材結體，頗與段柯古相似。蓋由其一變綺靡纖巧之習，而以流逸出之。故別饒鮮潤，迥異庸蕪。鄭瑗《井觀瑣言》乃曰，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運甓詩稿》，浮豔太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椷也慾，焉得剛云云。是《梅花》一賦，足累宋璟之生平矣。執《文章正宗》一編以進退古今之作者，不亦隘乎。惟其中《駱虞歌》、《汴城閱武》諸篇，或稍傷俚俗。然論一篇之詩，當字銖句兩而求之。論一家之詩，則當統觀其全局，不以一二章定工拙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九引李時勉《古廉集》　李布政詩如織雲浮空，變態而難狀；春泉注壑，瀲灩而無窮。

又陳田按　方伯詩色新意古，諸體並工，在永樂詩家中，獨標一格。當時選二十八士進學文淵閣，有才如此，不與其列，操鑑衡者，能辭其咎乎？

《剪燈餘話》　曾棨《剪燈餘話序》：余友廣西布政李君昌祺，於旅寓之次，取近代之事得於見聞者，彙爲一帙，名之曰《剪燈餘話》。余得而觀之，初未暇詳也。一夕，燃巨燭翻閱，達旦不寐，盡得其事之始終，言之次第，甚習也。一日，退食，輒與同列語之，則皆喜且謂曰：「邇日必得奇書也，何所言之事神異若此耶。」既而昌祺以屬余序。夫聖賢之大經大法，載之於書者，蓋已家傳人頌；有不可思議，有足以廣材識，資談論者，亦所不廢。昌祺學博才高，其文思之敏贍，不啻泉之湧而山之積也。故其所著，穠麗豐蔚，文采爛然；讀之者莫不爲之喜見鬚眉，而欣然不厭也。又何其快哉。

又王英序：余讀廬陵李君昌祺所著《剪燈餘話》，所載皆幽冥人物靈異之事，

竊喜昌祺之博聞廣見，才高識偉，而文詞製作之工且麗也。【略】余於是編，蓋亦有所取也。其間所述，若唐諸王之驕淫，譚婦之死節，趙鸞、瓊奴之守義，使人讀之，有所懲勸；至於他篇之作，措詞命意，開闔抑揚，亦多有可取者，此余之所以喜也。【略】昌祺所作之詩詞甚多，此特其游戲耳。又羅汝敬序：《剪燈餘話》凡四卷，計二十篇，廣西布政使昌祺李公繼錢塘瞿氏之作也。公嘗以明經擢高第，又嘗以名進士纂修中秘書，其雄辯博洽，蓋有素矣。故其發爲文章，昭諸翰墨，皆足以廣心志，擴見聞，而資益學識，往往搜奇剔異，詳書而備錄之，亦豈無意乎！而或者乃謂所載多神異，吾儒所未信。余曰：「不然！夫聖賢傳之垂憲立範，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可尚矣。其稗官、小說、卜筮、農圃、與凡捭闔籠罩，縱橫術數之書，亦莫不有裨於時。矧茲所記，若餅師婦之貞，譚氏婦之節，何思明之廉介，吉復卿之交誼，賈、祖兩女之雅操，眞、文二生之俊傑識時，舉有關於風化，而足爲世勸者。【略】若布政公之所記，徵諸事則有驗，揆諸理則不誣，政人人所樂道，而吾黨所喜聞者也，神異云乎哉。」又李昌祺自序：往年余董役長干時，獲見睦人桂衡所製《柔柔傳》，愛其才思俊逸，意婉詞工，因述《還魂記》擬之。後七年，又役房山，客有以錢塘瞿氏《剪燈新話》貽余者，復愛之。銳欲效顰，雖奔走埃氛，心志荒落，然猶技癢弗已。受事之暇，捃摭謏聞，次爲二十篇，名曰《剪燈餘話》，仍取《還魂記》續于篇末。以其成於羈旅，出於記憶，無書籍質證，慮多牴牾，不敢示人。既釋徽纆，寓順城門客舍，學士曾公子棨過余，偶見焉，乃撫掌曰：「茲所謂以文爲戲者非耶？」輒冠以叙，稱其穠麗豐蔚，文采燈然。由是稍稍人知，競求鈔錄，亟欲焚去以絕迹，而索者踵至，勢不容拒矣。因思在昔聖人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矧余兩涉憂患，飽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奕，非藉楮墨吟弄，則何以豁懷抱，宣鬱悶乎？雖知其近于滑稽諧謔，而不遑恤者，亦猶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諱哉？雖然，《高唐》、《洛神》，意在言外，皆閑暇時作，宜其考事精詳，修辭縟麗，千載之下，膾炙人口；若余者，則負譴無聊，姑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爲之，以取譏大雅，較諸飽食、博奕，或者其庶乎？遂不復焚，而並識其造作之由于編末，俾時自省覽，以毋忘前日之虞，而保其終吉。好事者觀之，可以一笑而已，又何必泥其事之有無也哉？　祝允明《野記》：李布政昌祺才學贍雅，少時曾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之靡，其間多譏失節，有爲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而心惡之，李不屑意。其《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紀其行概。及韓公雍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以爲文人，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也，縱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墨疵戲彙之。　安磐《頤山詩話》：李昌祺《翦燈餘話》記事可觀，集句如「不將脂粉涴顏色，惟恨緇塵染素衣」，「漢朝冠蓋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對偶天然可取也。《明詩綜》卷一八上：錢謙益云：昌祺富於才情，多所結撰。效瞿宗吉《剪燈新話》作《餘話》一編，借以寫其胸臆。其歿也議祭於社鄉，人以此短之乃罷。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

傳記

錢幹《河南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永樂甲申廷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凡以科取士而咸稱是科得人爲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以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會修永樂大典，禮部奉詔選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修，公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僻書疑事有所未通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博。精力倍人。辰入酉也，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爲詩文，應人之所求者皆典贍，非苟作，隱然聲聞館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爲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主客，視他司最繁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怠剸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枵然無長物，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礪節，時流少與爲比。【略】公諱禎，昌祺字也，僑庵白衣山人運甓居士其號也。李八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仕爲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元時諱某者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徙今之螺川巷爲廬陵人。曾大父道華，大父充國，皆隱不仕而以行義稱，父伯夔力學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資稟英悟，早即嗜學。成童屬對賦詩，語出驚人。弱冠爲文，藻思溢出，蔚有老氣，不惟一時材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啓輩，相與頡頏，名聲不相上下。鄉之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顯於世。平生所著詩

文有稿若干卷藏于家。平居孝弟友順出於天性，恤孤赴難皆盡其力。

《明史・李昌祺傳》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僻書疑事，人多就質。擢禮部郎中，遷廣西左布政使。坐事謫役，尋宥還。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與右布政使蕭省身繩豪猾，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潔寬厚，河南民懷之，請起昌祺。命奪喪赴官，撫恤甚至。正統改元，上書言三事，皆報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屏跡不入公府，故廬裁蔽風雨，伏臘不充。景泰二年卒。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運甓漫稿》　是編皆古近體詩並詩餘，乃天順三年吉安教授鄭綱所編。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楊士奇《送李昌祺》　盛年讀書擢科第，共睹詞華艷雲綺。翰林高步逐英賢，東閣潛心效文史。身違定省五六年，夢繞庭闈二千里。昨夜攄情達丹扆，特許歸寧承玉旨。謝恩初辭鳳闕前，買船遽向龍江涘。江天未明早潮上，況復連朝北風駛。二月初旬應到家，冠帶升堂親爲喜。囊中盡倒官俸錢，郡市西頭致滌灑。叙言契闊洽朋知，趨走牽攜懽稚子。愛親敬君事所重，況乃皇恩厚無比。還應回首顧王程，螺渚行艫須早理。

又《寄李昌祺》（存目）

史謹《送布政李昌祺之廣西》　遠别金臺向百蠻，路經五嶺更千山。要陪馬援題銅柱，肯學班超厭玉關。荔子枝頭鸚鵡綠，栟櫚葉底鷓鴣斑。定知此去爲霖雨，清夢猶聯玉笋班。

梁潛《送李昌祺還鄉序》　翰林庶吉士廬陵李君昌祺以省親得告還家，其同年交游之士各賦詩餞之，屬予序其首。予與昌祺同在禁林者六年矣。見昌祺持己接人之密，未嘗一日有異也。蓋昌祺年方壯，負氣而抱材，學足以達其志，行足以揚其學，又自處者甚高，非禮義之所在，雖千金不顧。達人貴士雖平生知識，不肯一造其門。故昌祺氣益高而與之合焉者益少也。其或與昌祺傾蓋而莫逆者，必剛方峭直之士，苟容而阿媚者皆望風引去不敢近。昌祺如此，豈一時尋常者可擬倫哉。孔子嘗曰：「吾未見剛者。」夫孔門德行文藝之所萃，所乏豈直剛者，而孔子每有意在是，抑獨何也？豈以柔靡卑下者易於邪佞乎！抑爲士者，不有以養其浩然則不足以當大任，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在是也。苟如是，非學問之深到有以審夫義理之至精詳處，而篤行之未有不屈於欲者也，屈於欲則不得爲剛矣。然無欲，未易也。吾之有望於昌祺，故嘗畏而愛之。邵子以謂與人處，降意最難，吾欲強交昌祺而每降意焉，又不知昌祺謂予何如也。昌祺二親俱康強，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必其心甚喜之。想昌祺之歸也，林泉幽深而賓客填集，烹羊擊鮮，舉酒以相壽，何樂如之。吾又知昌祺於是時和色婉容之藹然矣。是爲序。

雜録

楊士奇《與李昌祺書》　奉别極久，懷仰彌積，緬惟致政以來，燕處高閒，靈臺明淨，神相多吉。大江之西，一人瑞也。視僕僕馬，衰朽之軀，馳驅塵俗而不得息者。霄壤懸絕，豈非清閒之福，天固不輕以異人哉。小兒來承不鄙棄，賜之高文，重以善誨，感刻感刻。兹因太守陳君行專此奉謝，兼有瑣瀆。兒曹近日收集鄙文數篇，區區妄意欲干閣下一序，冠於卷首，以示後之子孫。計四十年斯文交契之深，必所不靳。誠得數語，增重於端，尤深感厚。胥晤未期，千萬若時加愛不具。

《明詩紀事》乙籤卷九引《水東日記》　廬陵李禎爲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贊其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爲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蓋亦有爲言之也。景泰中，韓都御史雍告之故老，進列先賢祠中，獨以嘗作《翦燈餘話》，不得與。

張徹

胡儼《退軒集序》 玉瑩學足以博古，識足以通今，才足以有爲，以經術發身，其文已焜燿於當時矣。列官朝著，推其所有應四方之求者，不然，退休鄉里，從容涵泳，益肆志於詩文，平其心、和其氣，發而爲文，質直溫厚，不爲奇怪，不尚艱深，殆所謂辭達而已者，玉瑩以之。

洪鈞《退軒集後序》 每得其文觀之，典而顯、簡而盡，直而不肆，語意兼備，詞氣渾厚，至於詩賦，則溫雅有醞藉，務以頌美太平爲事，浩浩乎皆自其胸中流出，使人把玩終日，不能釋手，不自知其有以投予好之深也。

又 一日以公事詣大府，獲晉謁巡撫侍郎趙公于官署，見其座右有曰《退軒集》，謂鈞曰：「張考功之作，能爲刻之？」鈞不可辭，於是捐己俸，命工以綉諸梓，因得附名於後，庶觀覽之君子有以知鈞之所以好者，以其文章關氣運之盛，而皆以黼黻一代文明之治，所以刻者，以侍郎公之命，而非敢自專，或可與同好共之也。

趙新《退軒集序》 吏部郎中張徹玉瑩，由永樂初元進士選入翰林，得盡觀中秘書。其□（爲）考功，清愼端方，推舉得人，其爲文章，源源有根據，簡則數語已足，多至數千百言不窮，如水之流而無限隔，京師四方以文章名家者多見推許，非汎汎者比焉。宣德改年，以老疾告，得暫歸。越四年，予巡撫江右，欲強其復用，見其衰甚，不可煩以事。間示予以所作詩文六卷，曰《退軒集》，將以訓其子孫，欲鋟梓而無可托者。予置諸座右，適新喻令洪鈞以公事入謁，見□請刻之。居數月告成，復求序其首。予謂一代之文□以有一代之著作，皆有關於氣化，非偶然也。退軒之集粹然有以成一家言，意其平生清苦，晚得告歸，殆天將有以成其志而鳴國家之盛耶？向使久居其位，以致擢用，其事業雖有光於一時，而其文章或不得傳於□久，其所得失果何如哉？予□文，固未能盡知，而妄意□以鋟梓者，得以彰我朝之文明，而洪新喻又能相與以成其美，是亦可嘉也。若夫集中之有得有失，覽者其必有擇焉。

羅肅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寅庵集三卷外集四卷附錄一卷》 肅字汝敬，號寅庵，以字行，廬陵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陝西巡撫。是集爲其元孫廷相所編。詩文無詭僻之習，亦無精深之致。外集四卷，皆誥敕像贊誄祭之詞。附錄一卷，爲桃林四景詩文，蓋羅氏聚族之地也。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肅，字汝敬，以字行。永樂二年進士，讀書文淵閣，歷翰林修撰、侍講，言時政十五事，降監察御史，超工部侍郎，使交南，還督兩淛漕運，巡撫陝西，致仕。

楊榮《贈羅侍郎致政還鄉詩序》 士當太平有道之世，奮自儒科，致位通顯，有猷有爲，而無負國家之所屬任，固君子所共，與其或徘徊耽戀溺於寵榮聲利至衰老而不知止足者，亦君子之所共恥也。若夫進退有道而皆不失其宜者，於今工部侍郎羅君汝敬見之。君世家吉之文江，以永樂初科進士，選列二十八人績學翰林，已而擢修撰，陞侍講。仁廟嗣位，遂膺御史之命。宣宗皇帝擇使南交，廷臣咸以君爲宜，遂超拜今官。至則宣德音揚國體，大有以慴服遠人之心。還朝未幾，奉命巡撫關陝，久而多著勞績，兹以老疾承恩致政而歸。翰林學士王君時彥、王君行儉、李君時勉、暨太僕少卿沈君志行與君爲同年，且同績學。於其別也有不能釋然者，咸賦詩以贈，而屬予爲序。予惟進退跡也，而所以進退者心也。跡有同而心則異焉。蓋壯而進用於朝，思所以致君澤民，老而退歸其鄉以遂其優游閒散之適者，君子也。進爲利祿之計，退爲子孫之謀者衆人也。故善觀人之進退者不於其跡而必於其心焉。君自擢進士，入翰林，歷憲臺，咸克舉其官，既陟亞卿，出使能不辱命膺，巡撫而餽餉給兵民，安其進固無媿矣。兹以年及古稀，乃浩然而歸，曾無纖芥耽戀之意。觀君之心，非偉然大丈夫，深明進退之幾者疇克爾耶。宜乎諸君子不能已於言而形諸歌咏也。予與君相知深且久，於其歸又惡能已於言乎，故不辭而爲之。

熊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西澗文集》直字敬方，吉水人。永樂中舉人。以子概貴，贈右都御史。是集詩二卷，文十四卷。有宣德五年楊士奇序，稱蘇明允父子，一時皆有文名。而明允老成歸然，時號老蘇，其官位竟不顯。暨子貴，乃進身後之命。敬方亦今之明允乎。今觀其文，視明初宋濂王禕，去之尚遠，似未容上擬眉山也。

魏驥

《池北偶談》卷一三　秀麗可誦。

《靜志居詩話》卷六　其文極醇雅；詩雖非專長，亦頗蘊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南齋摘稿》是編爲其孫增福建布政使錢塘洪鍾所編。前集四卷，兩京居官時所作。後集六卷，自景泰辛未歸田至成化辛卯所作。蓋驥年九十八始卒。故身歷七朝，各有著述也。前有鍾序云，公爲文一本諸性情所發，初不事雕刻，務奇巧。其稿具存，皆公親書。但其簡帙浩繁，未易偏刻。再閱原稿，凡題上有點注者，皆公墨迹。玩其詞意，皆有意於事者也。因摘取以付諸梓，名曰《摘稿》。黃稷《千頃堂書目》別載有驥前後集二十卷，蓋其未摘之全稿。今未見傳本，其存佚不可考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驥爲文一本諸性情所發而根於理道，初不事雕刻務奇巧，千百言下筆立就。

又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十卷（宏治刊本）。寧國縣知縣前纂修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通奉大夫福建左布政使洪鍾校補。驥卒年已九十有八，故篇章極富。其子完編次成帙，卷軸浩繁，未及梓行而卒。孫增洪鍾閱視原稿，凡題上有點注者摘取以付梓，編成十卷，蓋驥意所欲存者也。卷一至卷四爲前集，目下有注曰：「此南京居官時之作。」卷五至卷十爲後集，下注曰：「此歸田時自景泰辛未至成化辛卯之作。」前有宏治十一年錢塘洪鍾序。其中碑版之文爲吾杭作者最多，大有資於掌故，原不僅寶其文章之溫雅也。書凡四冊，爲余增陳光照所贈。據云書中雖無印記，其尊人實得十萬卷樓後人者，其家尚存王氏舊藏殘本數百冊。

葉盛《史部尚書文靖魏公墓誌銘》公魏氏諱驥，字仲房，紹興蕭山人也。永樂四年會試乙榜，爲松江府學訓導，遷太常寺博士。甲辰從征國有大事，公悉與聞，遷吏部考功員外郎，陞太常少卿，尋爲行在吏部左侍郎以老辭，調禮部，又辭，特改南京吏部，示優待焉。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尚書。景泰庚午已四乞骸始得歸，時年七十有七。自承事郎累轉至資善大夫。天順甲申詔下進階榮祿大夫。嘗纂修永樂大典，聘考江西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三，奉勅巡視畿甸持節慶代府冊封郊廟耕藉諸禮典無不預。公爲人以端重祇慎簡默廉動爲本，頗好別白君子小人。【略】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衣冠相對，不間寒暑。莅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大體。【略】於乎，公孝友行于家，信義重于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爲六朝名卿，爲一代達尊。生軫帝思，沒歷國謚，銘其宜哉，銘曰：于嗟乎公，公官八座，人不以爲過。于嗟乎公，公壽百齡，或猶以爲斯人之不久生。于嗟乎公，厥聲隆隆，厥位崇崇。實繁其衆，孰如文靖公。公也何爲，一德初終。于嗟乎公，永世清風。

《明史・魏驥傳》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常夜分攜茗粥勞諸生。諸生感奮，多成就者。召修《永樂大典》。書成，還任。用師逵薦，遷太常博士。帝謂曰：「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輕予人也。」宣德初，遷吏部考功員外郎，歷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屢命巡視畿甸遺蝗，問民疾苦。八年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尚書王直言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復以老辭。不允。十四年進尚書。英宗北狩，驥率諸司條上時務，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驥居官務大體。在太常，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內生瑞麥，皆卻不進。在吏部，有進士未終制，求考功。同官將許之。驥持不可。法司因旱卹刑，有王綱者，惡逆當辟，或憫其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故也。」獄決而雨。正統中，王振怙寵，凌公卿，獨嚴重驥，呼「先生」。景泰初，以請老至京師。

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端厚祇慎。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恆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隄遺跡。驥倡修螺山、石巖、畢公諸塘堰，捍江潮，興湖利。鄉人賴之。居恆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騏，雖耄益恭。時戴笠行田間。嘗遇錢塘主簿，隸訶之。答曰「蕭山魏驥也」。主簿倉皇謝慰而去。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臣魏驥里居，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隄濬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勖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驥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諳世事，瞭國體。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四方仰德，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祿畢其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几杖者，上齒德也。驥齒德有餘，爵在上卿，可稱達尊。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覽奏嘉歎，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驥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蕭山民德驥不已，詣闕請祀於德惠祠，以配楊時。制曰「可」。

又《藝文志四》《魏驥摘稿》十卷。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〇引《雙槐歲鈔》魏文靖公天順甲申遇憲廟卽位，詔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一歲，進一品官階。《閒居述懷》云：「一品新升遵紫誥，百年將届荷蒼穹。」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深恩秩更加。」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酒香旋漉迎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辛卯，年九十八歲，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詩》云：「瑤島不勞青鳥至，菊籬還許白衣來。」官至一品，年近百歲，國朝大臣，罕與之儷。

洪鐘《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敘》南齋魏先生文靖公，始由乙科進士分教松江卽有大志，以作興人材爲己任，其設教也，務先德行而後文藝。日每坐齋與諸生同講習，益得以肆力於文學。夜必再詣校舍，二鼓聞有書聲者，則遺以一茶，至三鼓不輟者，更遺之以粥。由是生徒感奮，勉於進修，人材盛出，若大學士錢公溥、大司馬張公鎣輩，皆其門人也。用大臣薦，入爲太常博士，清愼一節，五遷而至南京吏部尚書，年七十餘，四疏請老，始獲致仕。家居十數年，復蒙恩詔，進階一品榮祿大夫。又越數年，耄及期頤，矍鑠如壯，事聞于上，特遣行人賫勅存問，制有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之褒實異典也。逮公薨，有司具聞，上深悼惜，特謚文靖，兼賜葬祭。

又　其稿具存，皆公親書，寧國君嘗編次成帙，將圖梓行，賚志而沒。鍾忝館甥，幸獲拜觀而徧閱之，起而嘆曰，惟公弘才正學，充諸內而形于言，粹然道德之敷陳，眞典則之文，有非工富麗、尙清峻者之所能及也，其可以不傳乎？但其簡帙浩繁，未易徧刻，廼再閱原稿，凡題上有點註者皆公墨蹟，玩其詞意，其有補于事者也，因摘取以刻諸梓，蓋亦千百中纔什一耳，名之曰《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

林長懋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〇　長懋字景時，莆田人。永樂乙酉舉人，除南昌教諭。改靑州教授，擢翰林編修，遷中允，出知鬱林州。忤旨下獄十年，遇赦之官。有《竹莊集》。

又引《蘭陔詩話》竹莊詩恪守唐人矩矱，不踰尺寸。

《明史·林長懋傳》長懋者，莆田人。以鄉薦歷靑州教授，擢編修。仁宗初，進中允。爲人剛嚴，累進直言，與綸善。宣宗卽位，加恩宮僚，擢綸兵部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命參贊交阯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之，綸抗辯，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復其官，還守鬱林，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

陳全

《靜志居詩話》卷六　果之五言，專法韋、柳。

《明詩綜》卷一八下　全，字果之，長樂人。永樂丙戌賜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歷侍講署院事。有《蒙庵集》。

謝瑾

《明詩綜》卷一八下　李杲堂云：《蝸濡集》於腐題爛句中，時作驚人語。

又　瑾，字庭蘭，鄞人。永樂丙戌進士，除刑部員外郎，歷郎中，出知平陽府遷廣西按察使。有《蝸濡集》。

曹閶

《期東里》《靜志居詩話》卷六：《期東里》一篇，情致纏綿，髣髴謝監《南樓》風調。

又　曹閶，字冀成，江夏人（一云黃巖人）。永樂丙戌進士，官監察御史。

劉髦

王直《封編修劉公墓表》　公劉氏，諱髦，字孟恂，永新人。以子定之貴封翰林編修文林郎。正統乙丑十月九日以疾終于家，年七十三。劉氏之先居安福荊山，世以宦學顯聞，後乃徙居永新之藥湖。其曰才卿、溪所、元傑三世皆不仕，則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元傑爲永新城北歐陽氏贅壻，遂家城北而生公。早從鄉先生劉逸安、吳孟勤、謝子方學，穎悟絕人，經史淹貫，鄉之學者又多集其門。公事親孝，始冠即能幹父蠱，公私之事皆身任之不以勞其親。母性最嚴，公夫婦奉事甚謹，若意有未慊，即惴惴引咎立階下不敢退，或俟命寢門外，至夜分必意解乃已。母嘗病痢勢危殆則晝夜扶持至手掬其矢溲。二親沒，治喪一用古禮，而哀戚過焉。永樂戊子領鄉薦，爲易經冠，然以多病不欲出，退居石潭上，課童奴，治耕稼講學以爲樂，弟子從之者彌衆，稱爲石潭先生而不名。有姊早寡，從兄四人皆無後，公篤於愛敬，生則迎養，死則殯葬焉。鄉人有急，周之恐不至，時諸縣丁夫伐材萬羊山，道出永新，適歲飢疫，死者盈道上，公率家人荷鍤往，上下三十里間掩藏者几百餘。有鄉人李自遠歸病且死，同舟者懼貽累及公里中，舉置河上神祠而去，公知之與湯藥，不能救，瘞之祠下，錄其橐榜祠庭，數日李兄至悉以歸之。兄與隣人曹有怨，誣曹殺其弟，訴之官，曹引公爲證，憲臺遣人逮公，索重貨，遂傾其家。或笑公行仁乃得禍，公怡然不爲變，篤意教子以通經博古爲務。定之受公教，會試禮部亦以易經冠多士，遂入翰林爲編修，而褒封及公矣。然公所以教戒者，尤切。初娶楊氏無子，又娶留氏生四子，定之、寅之、安之、宜之，其葬以□年□月□日，其墓在某之原。平生所著有《覆瓿集》若干卷，《示兒偶錄》若干卷，《易經撮要》四卷藏于家。於戲！公之學，以聖賢爲師，而其道必本於仁義，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門人弟子之所講說，與夫應事接物酬酢進退之間，未嘗違乎此。至於權謀術數，常情用以自豪，而無復顧忌。公往往陳義訓切之不改，則與之絕，猝然遇卽退避，引卻若將浼已，然其爲人如此，蓋所謂篤行君子也。一鄉一邑而有一人焉，

則好修之士有所師法，而興起若公者，雖久生於世而不厭，乃今已矣，豈不可惜哉。定之來求予文表諸墓，乃爲著其美且附以予之意而使歸刻焉。

又《石潭八景詩序》 劉先生髦，居永新禾川上。川水自義山來百餘里至先生所居匯爲潭，泓渟靜深，洞見毛髮，尤於良夜觀月爲宜，心甚樂之，學者因號爲石潭先生。先生講授之暇，即往坐潭上，縣之巽隅，有兩峯巍然正在前，衆山莫之敢抗，雲浮兩峯間，悠揚上下，蓋所謂無心於出者，先生有契焉。川上漁艇往來，欸乃之聲相應和，旁有澗水，水上爲石橋，俯視之亦清澈可愛。先生意愜則循石橋行芳草間，尋孚惠廟古碑而讀之，蓋囂然自得也。暮歸坐林屋，掩重關，青燈熒熒，學者更請益，先生應之不倦。夜久神祠鼓罷乃退休，黎明道院鐘動即起，盥櫛正衣冠，坐堂上講授如常時，時先生年幾七十矣。間取其景物命爲題曰巽嶺雲閒。石潭月皎，小橋流水，芳草殘碑，江船漁唱，林屋書燈，叢祠暮鼓，道院晨鐘，與士大夫歌咏之。先生子定之爲翰林編修，諸公聞先生之風者亦多爲賦詩。定之取而書之冊，復請予序其端。予謂山水之樂非仕宦者可得而兼也。故雖不能忘於懷而亦有不得不忘者，勢使之然也。先生以子貴封翰林編修，有名爵之榮，而又得山水之樂，天之於先生何其偏厚如此哉。然古之君子喜盡天下之大觀，故予尚有望焉。今之北京萬方會同之都也，山河之雄深，宮闕之鉅麗。聲明文物之炳煥，誠超越古昔，而有所謂八景者，賦詠之傳於天下久矣。先生倘遂一來，得接於耳目而播之聲詩，豈不快然樂哉。予輩得從先生遊而訪石潭之所以樂，是亦一快也。故爲序其詩以俟。

《明史・藝文志四》《石潭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石潭存稿》 明劉髦撰。髦有《易傳撮要》，已著錄。是編上卷爲詩，中卷即《易傳撮要》，下卷爲《義方錄》。《義方錄》者，皆寄其子定之之手札，而定之彙粹成編者也。

柯暹

《明詩綜》卷一八下 劉上靜云：東岡詩文奇崛，出人意表，清瑩無滓。

又 吳與儉云：用晦詩思深沉而幽永。

又 宋爾章曰：東岡詩清淡古雅，得意處追蹤盛唐。

又 暹，字啓暉，一字用晦，池州建德人。永樂乙酉年十七領鄉薦，明年預修大典，尋選入翰林知機宜文字進《玄兔詩》，授戶科給事中，坐言事，出知永新吉水二縣，歷官雲南按察使。有《東岡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東岡集》 暹字啓暉，更字用晦，建德人。永樂乙酉領鄉薦，年僅十六。明年與修《永樂大典》，選入翰林。知機宜文字，進《元兔詩》，授戶科給事中。以三殿災，應詔陳言，謫交阯驩州知州。累遷雲南按察使，致仕歸。事蹟附見《明史・鄒緝傳》。是集乃暹晚年所手訂。劉定之序稱其詩文奇崛，出人意表。今觀所作，文豪邁有餘，而落筆太快，少濯洄渟蓄之致。詩亦矢口即成，不耐咀詠。是亦登科太早，才高學淺之效歟。

《明史・藝文志四》《東岡集》十二卷。

習經

劉儼《尋樂習先生文集序》 先生永樂十六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累官編修、修撰、侍讀，在翰林三十餘年，所事惟承顧問、預纂述、考試士類，他不以煩焉，故得盡讀天下之書，書友天下之士，盡考天下土地人物風俗之實，其所養殆蘇子所謂弱至於剛、虛至於充者矣，宜其發爲文章，馳騁上下，光壯龐蔚，足以媲美乎古作者，是固非尋常之可及矣。晚歲始自翰林陞太常少卿，今上皇帝初建儲，簡文臣學術材行爲時所高者爲輔導，先生進今官，方將推其所養見諸事業，而大故及矣！然文章所存，功業所存也，觀先生之文章，足以見先生之功業矣，況以之鳴國家之盛，則規規事爲之末者，又不足爲先生道也，予以是知先生信無負國家之所養矣。先生名經，字嘉言，晚號尋樂，故是編曰《尋樂文集》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尋樂文集》 經字嘉言，號寅清居士，晚自號尋樂翁，新喻人。永樂戊戌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經於成祖時亦以

試《黃鸝鵡賦》稱旨，擢授編修。其賦今在集中。又有《皇都大一統賦》，朱彝尊撰《日下舊聞》未經收入，蓋未見此集也。集爲其子興化府同知襄所編。其文結構頗有法，而意境太狹，往往失於枯寂，未可云似淡而腴。詩則七言長句，清婉頗似東陽，而他體未能悉稱也。

胡儼

論述

楊榮《頤庵文集序》　公豫章世家，少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羣經罔不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賢士大夫相師友。熊伯機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文，亟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公既入翰林受知聖主，侍講經筵，主典成均，位望益進，所養益深，其文之正者有得於孟之緒，雄健宏深有以造于司馬昌黎之奥，偉然成一家言，足以追古之作者。

涵虛子臞仙《頤庵文選序》　今先生之文，其辭雍容而其氣洋溢，藹然蔚然之意見乎言義之表，故其文幽深混涵人莫可測，仰而視之若匡廬華嶽，巍然有層巒疊嶂，莫能躋其分寸；俯而察之，若彭蠡洞庭浩乎洋洋莫能得其蠡測；臆而思之若空明之灝瀚，味而咀之若玄酒之與太羹。其高處若躡層霄挽牛斗於星河之上；其妙處若郢人之斲堊凜乎其不可犯而又得之。其妍麗也，若桃源春曉霞舒霧捲旭日初旦也；其抑揚也，若天驷脫羈振鬣一鳴而萬馬皆喑。其壯也，若橫槊西風揮戈指日；其清也若老鶴之巢松孤猿之叫月，其幽深思遠者，若幽蘭之發乎深谷，但聞其芬馥而莫測其所從來，非有眼力者曷能識也。是知文章之於得人也難矣。【略】其莆田方伯靜者好學之士也，嘗得先生之文稿焉。一日予以文學自論，伯靜乃出是書而獻之，其間文理皆出人言意之外。或一篇之中，一句之內，有得性理之奥者，有出於神奇之妙者，不覺心與妙融，且驚且愕，未嘗不爲之掩卷興嘆，嘅然自釋，便覺胸中有所自得。若述志感寓歸休之賦，別墅之文，聽雪之記，大有過於人矣。其楚詞也，如謁文丞相祠及石鼓毀壁，秋風等篇，皆深得騷體，其意趣高古，而人所形容不至者而皆得之矣。又若友竹友桐之序，皆能摹寫造化而得物之性情，可謂盡其神矣。豈庸腐可得而想像哉。至於詩詞樂府之作，如述古雜詠之詩，大能感發人之情興又可嘅也。其碑銘墓誌也，如溫忠武公廟碑之作，皆能昭述前烈，以繼後世，萬古一日也。若是者實文章之歐冶，可以陶鑄後學。

王洪《頤庵詩集序》　當是時，公以儒學德行，由翰林侍讀春坊諭德爲大司成，師表四方之士，而文章卓然名于一時。蓋其所作必欲追蹤古人，事核而喻切，辭醇而旨遠，沨沨乎春容正大之音，可以無媿于古，而公則歉然自視若不足也。

胡廣《頤庵文選序》　今公之文，沈實不肆，溫厚雅贍，有疎宕之氣，鑿鑿乎欲追古立言之爲。

《名山藏・臣林記・永樂臣二》　未冠知名，博極羣書。其作文之法得之於同里熊釗，而釗得之虞集者。

又　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爲文章，事核辭醇，冲融雅贍，卓然無媿於古。

《國琛集》上　博學，爲文尚純實。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頤庵文選》　其詩頗近江西一派，詞旨高邁，寄託深遠。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文章則得法於熊釗，釗學於虞集。授受淵源，相承有自。故其氣格高老，律度謹嚴，可以追蹤作者，卓然爲明初之一家。

《四時詞・夏》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微傷輕俊，自不以撮拶爲工。

《採蓮曲》　《明詩評選》卷一：王夫之評：不須入情，正爾情至。

傳記

楊溥《國子祭酒胡先生墓碑》　先生諱儼字若思，世居臨江之新淦，元末

徙南昌。先生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郎汝器。及游鄉校，從郡中請先輩講學，若書若琴若詩若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先輩皆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詔許之，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爲令。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午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聞先生名，召試之稱旨，特授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樂甲申陞左春坊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庚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讀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春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此其歷官也。【略】先生雖掌國學，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去館閣。【略】其爲文以理爲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頤庵詩文若干卷行於世。【略】門生楊溥爲之銘曰：「繄古有君子，觀光于朝。爲國賓之，及老而歸。儀式後學，師道事尊，是爲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噫先生其人也。

《明史・胡儼傳》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學，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無不究覽。洪武中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能以師道自任。母憂，服除，改長垣，乞便地就養，復改餘干。學官許乞便地自儼始。建文元年薦授桐城知縣。鑿桐陂水，溉田爲民利。縣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桐人祀之朱邑祠。四年，副都御史練子寧薦於朝曰：「儼學足達天人，智足資帷幄。」比召至，燕師已渡江。成祖卽位，曰：「儼知天文，其令欽天監試。」既試，奏儼實通象緯、氣候之學。尋又以解縉薦，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俱直文淵閣，遷侍講，進左庶子。父喪，起復。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永樂二年九月拜國子監祭酒，遂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至，卽奏除之。七年，帝幸北京，召儼赴行在。明年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國子監祭酒。當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內興禮樂，外懷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充總裁官。居國學二十餘年，以身率教，動有師法。洪熙改元，以疾乞休，仁宗賜敕奬勞，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復其子孫。宣宗卽位，以禮部侍郎召，辭歸。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淡泊，歲時衣食纔給。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人。正統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頤庵文選》 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院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內閣，遷國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史稱儼少嗜學，於象緯、占候、律算、醫卜之術無不通曉。又稱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纂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而以議論戇直，爲同僚所不容。故久於國學，未能大用。

紀事

《夢蕉詩話》卷上 國朝胡頤庵（儼）以文學鳴世，洪武間爲東宮侍讀官，入永樂爲國子祭酒，嘗就學舍謁文山祠，有詩，末四句云：「南歸慷慨勤王日，北上從容就死時。千載英風動毛髮，黃鸝碧草不勝思。」予謂頤庵之句佳矣，特所謂「思」之一字恐未也。不然，則「思」之誠有「不勝」，而至于三，則惑矣。嗚呼，董狐不作，公道猶在，正學、子寧二公與先生舊爲同官，地下修文處相見，當不免話及往事。

著録

楊榮《頤庵文集序》 公著述既多，流傳已久，今吏部侍郎富陽趙公新奉命巡撫江右，復取公前集刻之，益廣其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頤庵文選》 《明史・藝文志》載頤庵集本三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非其全帙。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概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四陳田按 賓客詩，詞格軒爽，較勝晃庵，惟大篇不

耐多吟。《頤庵集》未附詩話數則，述虞伯生《寫韻軒》、《滕王閣》等詩，多《在朝稿》、《歸田稿》所未載者。大興翁覃溪閣學輯《虞文靖集》，搜羅頗富，於《滕王閣》詩僅錄二首，蓋未見斯集也。李文正《麓堂詩話》云：「胡文穆《澹庵集》載虞伯生三詩。」今檢文穆集無此詩。文穆別號晃庵，無澹庵之號，蓋偶誤記也。賓客於永樂壬午遷侍讀，甲申遷諭德，見楊文定所著墓碑。史稱直文淵閣，遷侍講進左庶子，與碑不合，偶未檢耳。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藝文

唐之淳《和頤庵安山湖對月之韻》月白際高天，波明滅遠川。風聲羌管細，星影酒杯圓。去雁穿雲幕，驚鷗響荻鞭。將軍占破敵，太白更西邊。

又《和頤庵登東昌忠心閣之韻》（存目）

又《又和頤庵見貽韻》自別金陵笑語稀，中途相見得相依。也知幕府無多客，共候將軍幾日歸。

又《自徐抵宿道中紀事有懷北平頤庵公松軒公子》（存目）

又《奉懷頤庵先生》（存目）

又《和答頤庵先生寄示二絕句之韻》（存目）

又《留別頤庵先生及李徐袁高四公子分韻得朝字（自四月二十一日出師以下詩皆軍中作）》（存目）

楊士奇《寄胡若思賓客》樂靜忘憂養性靈，豫章城外一茅亭。窗涵南浦千尋碧，門對西山萬疊青。每羨林泉歸倦翼，獨憐江海尚浮萍。已知安邑渾無累，猶有人求伏氏經。

又《胡祭酒食葵而病戲用奉簡兼謝惠蔬二首》（存目）

又《簡胡祭酒三首》（存目）

又《次韻答胡若思賓客二首》（存目）

又《次韻答頤庵二首》（存目）

又《和胡祭酒對雪韻》（存目）

又《寄胡祭酒二首》（存目）

又《胡祭酒宅秋菊盛開僕攜酒就賞胡有詩因次其韻二首》（存目）

又《和胡祭酒見寄韻二首》（存目）

又《寄壽胡祭酒七十》（存目）

楊榮《陽山看碑和胡祭酒》退朝連騎出嚴關，曉霧濛濛拂面寒。村落喜從行處見，江山如向畫中看。岩松凝翠森晴蓋，籬菊浮香簇露團。皇祖聖靈端有在，穹碑萬古樹巉巇。

又《挽胡祭酒》（存目）

又《和致仕祭酒胡公詩三首》（存目）

又《陽山看碑和胡祭酒韻二首》（存目）

又《玉笥白雲爲胡祭酒題》（存目）

又《送胡祭酒致政還鄉》（存目）

金幼孜《和答祭酒胡公移居》故人遠自西江至，借得幽居意自新。茶竈筆床忘俗慮，紙窗石榻淨氛塵。賓朋問候時相過，雞犬移來久自馴。共喜北來風景好，霜晴十月暖如春。

又《退朝口號和答祭酒胡公》（存目）

又《次若思胡祭酒立春早朝》（存目）

又《次胡祭酒元日早朝》（存目）

又《頤庵爲祭酒胡公賦》（存目）

又《和胡祭酒快雪喜晴之作（九月廿八日也）》（存目）

又《和若思胡祭酒至後詠懷二首》（存目）

又《除夕次胡祭酒》（存目）

又《輓亡友胡若思》（存目）

又《次祭酒胡公移居禁城之西韻四首》（存目）

又《次韻寄祭酒胡公若思蓋嘲之也》（存目）

又《洪厓山房歌爲祭酒胡公作》（存目）

又《和答祭酒胡公移居》（存目）

夏原吉《和胡祭酒雨中獨坐詩韻》連朝風雨泥濘深，幽人不見心沈沈。想應齋居有餘暇，坐披卷籍窮古今。過眼瀾翻五車熟，却喜床頭新酒綠。開樽勸飲是何人，好似顏家小銀鹿（顏魯公家童名銀鹿）。載歌載酌三杯餘，新詩百首皆親書。封題寄我意何厚，恍如十二珊瑚株。欣然便欲馳車馬，走送

詩壇共誇詫。出門未定復入門，無奈長空雨飛灑。

又《至日喜雨和胡祭酒韻》（存目）

又《和胡祭酒索黃精詩二首》（存目）

又《和胡祭酒雨後見示詩韻》（存目）

又《題頤庵胡祭酒先生玉笥白雲圖卷》（存目）

王洪《出龍河次胡祭酒韻》畫船鳴鼓發宮河，共說仙郎此地過。山色遙連吳苑樹，雨聲微長楚江波。蒲汀渺渺來魚艇，柳岸悠悠起棹歌。春日共承恩澤重，風光隨處散陽和。

又《舟過石灰山和胡若思祭酒韻》（存目）

又《胡祭酒席分韻得難字》（存目）

又《癸巳二月十三日扈從奉旨同胡祭酒及同僚先行渡江有作呈諸公》（存目）

王紱《和祭酒胡先生題種菊韻（儼字若思）》佳菊移從何處來，髻絲相對共徘徊。閒情未得籬邊種，老眼長看客裏開。花吐清香飄滿徑，根培宿土砌成臺。高風遠慕陶彭澤，詩句應須著酒催。

王直《祭胡祭酒先生文》公以奧博之學，雅贍之文，在洪武中，名已著聞。歷任政教，入官禁苑。綸閣之嚴，公預其選。帝心簡在，遂遷司成。蔚爲儒宗，四方所稱。永樂大典，包括無外。高廟信史，傳之萬代。誰其總裁，皇以命公。從容紀述，以成厥功。巍巍仁皇，念公蓋久。公以疾聞，恩眷彌厚。賓客之陞，歸老于家。賁以璽書，華暉其華。公身雖退，公譽益選。北斗以南，似者蓋鮮。惟士奇輩，託好實深，道義之言，有契于心。山川邈悠，悵此乖闊。孰謂于今，千古之別。歷歷五朝，壽八十年。始終哀榮，公奚憾焉。白馬素車，不克臨送。致奠陳詞，侑以一慟。

雜録

楊士奇《頤庵文選序》豫章胡若思先生，自其童冠從鄉先生得吾郡王與耕經學之傳，又從而得虞公之傳。益自肆力浚而深之，擴而大之，蓋於諸書無所不讀而必本於經，於學無所不通，而必主於聖賢之道。嘗施其政教於百里之邦矣。已而，入禁林典詞命侍講讀遂兼諭德輔導儲君，又拜大司成爲國子及四方來學之師。先生智識有餘，材猷宏遠，而凡存諸心見諸言行者，皆在於仁義。至爲文章嚴於架矱而雍容溫裕，詞潔義正，於經旨必融會衆說而推明之，弗極弗已。序記銘傳之類，雖時應人之求，未嘗苟有稱說，非其篤於經之道而不愧乎古君子之文者乎。若夫見諸詞賦，體物緣情，端厚而微婉，有古人之意者，蓋自袁伯長，虞伯生而後復見於先生焉。周禮以六詩教國子而興道諷誦言語皆成均之教也，先生又奚讓哉。先生有文集若干卷，翰林諸公序之詳矣。不鄙謂余相知又屬序焉，故特本其所學之正言之，亦使學於先生者皆將如先生之正其學也。

王直《胡先生挽詩序》太子賓客頤庵胡先生，以正統九年某月某日卒于南昌里第，訃至京師，禮部以聞，上爲之惋惜，遣使賜祭，命有司治墳塋。京師士大夫聞之，莫不惻然傷悼致賻奠之禮。於其葬也，又爲作哀挽之詞，使執紼者歌以送之。蓋先生之學問文章，施用於朝廷，流播於海內，而清德懿行表然，爲儒林之望，宜久生於世，使後進之士得有所取法而敏於爲善。乃今已矣，則凡知先生者，其安能已於情哉。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此哀挽之詩所以作也。憶永樂之初，直取進士入翰林，先生與解胡諸公皆在內閣，太宗皇帝親任之。直先叔祖啓翁先生在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與先生之叔父虞部府君同朝爲莫逆，直是以辱愛於先生。未幾，先生去爲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及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直與執筆其間，而先生爲總裁，所以教愛者尤至。然先生已多病，不能復談笑如曩時。仁宗皇帝即位，念先生病久，故不欲煩以政，加太子賓客，俾致其事。還，直持勅賜之，士大夫以爲榮。先生既歸，雖聲問不至於朝廷，而在朝之論舊德，耆俊必歸於先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之徵言者，足相躡於門。先生應之不倦，人得而玩之不啻若拱璧。以直之愚，而先生賜之言，大篇短章洶洶乎其盛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而其言存。直每讀之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則直之哀蓋又有甚者焉。漢之挽歌有《薤露》、《蒿里》二曲。《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士大夫庶人，皆歎夫人命之不長。今先生年躋八十，不可謂少矣。且官至三品，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可以無憾矣。獨吾黨之士，所以哀思先生，蓋有在於此之外者，皆於詩見之。故敬爲序，使後之人有考焉。

鄒緝《頤庵文選序》若予友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豫章胡公其所謂遭逢盛

明膺際遇之隆，而其文章足以發之而爲人貴重者歟。公自少穎發，讀書爲文思若湧泉，鄉之先達長老多折輩行與交。舉進士於鄉，歷教華亭、長垣、餘干三縣學，皆有師法，以薦擢知桐城縣有能名。今上初卽大位，復以薦陞朝入翰林，由檢討轉侍讀，未幾爲左春坊諭德遂拜國子祭酒，自始仕至於今凡三十年，而居於朝者十有五年矣。承聖上之知遇沐寵眷之優隆，討論述作，荐被顧問，其才識器度益明而達，而其文章純深雅奧可與古作者並也。觀其鋪張至治之美，以黼黻乎國家之盛，雄偉光大，富贍不窮，卓乎其不可及也。天下之人仰而望之，惟恐其或後，至求所以光昭其先德，發揮其事功，又無不造而請焉，而公應酬之者，常若取諸其左右而不以爲難。嗚呼！此非其學問之有素，養之深而積之厚，何以至是哉。【略】惟公以豪傑奇偉之資，負學問才識之長，窮性命之理，察道德之歸，以上究夫聖賢之閫奧，後進之士聞言而心服，是可見其學之得其本者矣。宜其文章之盛美爲世所貴重足以傳之後世而無疑也。

熊釗《頤庵文選序》 南昌胡若思，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之言，靡不研究，發而爲文，積以成編。予得其書而讀之，其氣英邁，其辭雄偉，其所本一歸之義理之淵微，彝倫之雅正，無委靡不振之習，有浩博宏廣之容，其所以養之於中不淺而深也明矣。【略】若思乘國家之興運，宦游之隙，博究書籍之奧，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詁之繁，厚積而薄發之。年方富，力益彊，其必將鳴乎國家一代之盛，而追踪乎古之作者。因題其集之端，信其有傳於世也。

《靜志居詩話》卷六 長陵靖難之後，簡詞臣入贊機務者七人。踰年而解大紳、胡若思出。續入者王行儉、楊宏濟，久而王亦出，以是相業盛稱三楊。論世者謂解、胡、王三公才品學術在三楊之右。使其不出，發於事業，必更有可觀者。然揆之以時，度之以勢，有所不能也。賓客學文於鄉先生熊釗伯幾，伯幾學於虞集伯生，故其文有源本，詩亦近西江派。

《明詩紀事》乙籤卷四引《畫史會要》 若思以水墨禿筆寫羊鹿，甚生動，亦能竹石蘭蕙。

賈仲名 賈仲明

論述

《太和正音譜》卷上 賈仲名之詞，如錦帷瓊筵。

傳記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 賈仲明，山東人。天性明敏，博究群書。善吟咏，尤精於樂章隱語。嘗(傳)〔侍〕文皇帝於燕邸，甚寵愛之。每有宴會應制之作，無不稱賞。公豐神秀拔，衣冠濟楚，量度汪洋，天下名士大夫，咸與之相交。自號雲水散人。所作傳奇樂府極多，駢麗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時儕輩，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後徙居蘭陵，因而家焉。所著有《雲水遺音》等集行於世。

紀事

《菩薩蠻》 《詞苑叢談》卷一二：張世英館於蕭公讓家，公讓妹蕭淑蘭挑之，張拒不納。蕭賦《菩薩蠻》詞曰：「天教劉阮迷蓬島，桃花片片依芳草，芳草惹春思，王孫知不知？紅顏輕似葉，薄倖堅如鐵。妾意爲君多，君心棄妾那。」張辭歸。蕭又賦云：「有情潮落西陵浦，無情人向西陵去。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憶了千千萬，恨了千千萬。畢竟憶時多，恨時無奈何。」後公讓知之，以妹許張，備禮而婚。

《金童玉女》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云王母蟠桃會上，金童玉女，一念

思凡，謫下人間。男曰金安壽，女曰嬌蘭，配爲夫婦。機緣已到，王母命鐵拐李度脫歸眞也。按漢桓驎《西王母傳》云：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以東華至眞之氣，化而生木公。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梁陶弘景《眞靈位業圖》，則云紫微元靈自玉龜臺九靈元眞元君。又云：西王母侍女王上華、董雙成、石公子等，凡十五位。《漢武帝內傳》：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眞靈官也。」鐵拐李，別見鐵拐李岳劇中。略云：北地金安壽，娶夾谷童家女嬌蘭爲妻。家世豐，夫婦綢繆。嬌蘭生日，設家宴上壽，一道者化齋，曰從三島來，度爾往蓬萊去。安壽笑曰：「我方安享富貴，安能舍此從爾吃菜根乎？」因命家伶盛陳伎樂，以誇道者。更爲道錦堂繡幙之華，朝歌暮絃，勝於十洲三島。道者爲言仙家之福無窮，安壽終不契也。自是道者日來，安壽頗憎之。時當春日，攜嬌蘭郊外踏青，道者卽借春色指點，安壽猶不契。倏忽炎夏，夫婦深鎖重門，納涼後院，以不見道者爲幸。而道者忽在前，安壽始訝之。道者先以語開導嬌蘭，嬌蘭省悟，復引安壽入夢。以其本身嬰兒姹女，意馬心猿，現形點化。夢醒來已閱世四十年。乃悟夫婦本來是王母金童玉女，道者乃李鐵拐也。於是同赴瑤池，謁見王母。王母喜其重證仙果，爲奏八仙歌舞云。【略】按嬰兒姹女，其說不一。大旨不外於動靜交養，坎離交媾，以至於脫胎移鼎而成仙也。回道人詩曰：「水府尋鉛合火鉛，黑紅紅黑又玄玄。氣中生氣肌膚換，精裏含精性命專。藥返便爲眞道士，丹還本是聖胎仙。」又云：「水火平均方是藥，陰陽差互不成丹。」又云：「尋常水火三回進，眞箇夫妻一處收。」又云：「嬰兒只戀陽中母，姹女須朝頂上尊。」又云：「坎男會遇逢金母，離女交騰嫁木郎。眞箇夫妻齊守志，立教牽惹在陰陽。」又云：「九盞水中煎赤子，一輪火內養黃婆。」皆丹訣也。

《對玉梳》《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劇中顧玉香與荊楚臣別，斷玉梳，各持其半，後復得合，故以爲名。其事之有無不可考。據所演，玉香推財助困，不污強暴，卒成其志，爲青樓中傑出之婦，殆可存也。揚州秀才荊楚臣，與松江妓顧玉香厚，傾其貲，爲假母擯出，寄居故舊。玉香誓不他接。東平賈柳茂英，以厚貲啗母，強玉香。玉香不從，而邀楚臣至家，盡脫金珠釵珥，助之赴舉，瀕行出玉梳一枚，斷爲二，各收其半。楚臣既行，母說誘百端，茂英長跪以懇，輒爲玉香所訶。楚臣應舉得第，授句容縣令，方欲遣人迎玉香。而玉香不堪逼，與婢潛行，將之京訪楚臣，於丹陽遇風，捨舟登陸。茂英知之，追至黑林中，逼擄邀歡。不從，將殺之。適楚臣奉府牒下鄉催租，過林外，聞呼殺人聲，迹之，禽茂林送府治罪。攜玉香歸署成婚，各出玉梳之半，令巧匠以金對嵌，復合爲一。史稱設形容，揲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爲青樓常態。然房千里之稱楊娼，許堯佐之傳柳氏，所謂青蓮之擢淤泥也。作者蓋本此意。散樂女助宋齊丘事，與玉香頗相類。

《蕭淑蘭》《曲海總目提要》卷三：演張世英拒奔女蕭淑蘭，後以淑蘭之兄作合爲夫婦事。有無不可考，自是有關風化之作也。按自古拒奔女不納，史冊甚多。自魯男子以下，摘近事相似者並載一二，以備參閱。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嫗不建門之女乎？（以體覆之曰嫗。不建，門名。）」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哉。」明謝遷，餘姚人，少館毘陵某家，主家女乘父母出，詣館見遷。遷諭之曰：「女子未嫁，夫身於人，父母夫族皆無顏面，吾決不從。明日辭館。成化乙未，神告曰：「上帝以子能不亂人婦女，中今科狀元。」（見《狀元錄》，與世英事如一。）陶大臨，年十七，美姿容。赴鄉試。寓有隣女來奔。三至三卻。遂徙他寓。寓主夜夢神語曰：「明日有秀才來，乃鼎甲也。因其立志端方，能不爲奔女亂，上帝特簡。」寓主以告陶。陶益自砥礪，後中榜眼，謚文僖。（見不可不可錄。）茅坤，歸安人。弱冠遊學餘姚，寓於錢應揚家。錢有美婢，慕茅丰姿。一夕至書室呼貓。坤曰：「汝何獨自來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貓。乃呼大茅耳。」坤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他日何以見父，又何顏見若主？我必不就。切勿再來。」婢慚退。後登嘉靖戊戌榜，官

副使，年九十。（見《庸行錄》）略云：張士英，字雲傑，浙江溫州人。苦志勵學，博通經史。蕭山友蕭公讓，雅重其人，延爲館賓。公讓之妹淑蘭，美貌能詩，及笄未字，窺見世英，悅其丰姿。清明節，公讓與室崔氏，及其二子，俱往墓祭掃。淑蘭托病不行，潛至書館見世英。世英若不見，淑蘭以言挑之。世英正色曰：「男女婚媾，必遵父母之命，從媒妁之言，不然則非禮。非禮之事，吾不爲也。況蕭公待我爲上賓，他日我何顏見之。當速歸爾室，兄嫂至，必見責也。」淑蘭惶恐而退。世英欲與公讓言，又慮責其妹，將言輒止。淑蘭抱疾作一詞，使老嫗達世英。詞云：「君心情遠迷蓬島，妾心命薄連芳草。芳草正凄凄，君心知不知。妾身輕似葉，君意堅如鐵。妾意爲君多，君心棄妾何。」世英終以禮自持，欲執詞告公讓，嫗窘避。世英乃托故往西興，瀕行，題詩於壁云：「感公清盼寄餘生，三載交遊兩月情。別去難言心下事，月明酒醒在西興。」公讓見詩，不解其故，修書遣使往彼相懇。淑蘭病中聞之，復作一詞，欲并以入兄書寄去。詞云：「無情水滿西興渡，多情人往西興去。西興去路遙，叫奴魂夢勞。今將心內苦，聯作相思句。君若見情詞，同諧連理枝。」詞爲公讓見，審得其詳，益重世英品，於是託媒以禮至西興，招世英爲妹壻云。

《玉壺春》《曲海總目提要》卷二：演李斌遇妓李素蘭事。玉壺春者，素蘭所畫蘭及所作春詞也。廣陵人李斌，字唐斌，別號玉壺生。美才品，遊學嘉禾。清明，遇妓李素蘭於郊外，各相愛慕，遂訪其家，眷戀不能舍。密友陶綱，字伯常者，官杭州郡佐，聞斌客嘉禾，過而訪之。勸斌就試，告以爲李羈留。綱索其文，出萬言策示之。綱袖而去，云當代若呈獻。斌乃與李情好益篤。李畫素蘭一枝，插玉壺中，題詞云：「香嬌淡雅天然格，蕊嫩幽奇能艷白。看四季，永馨香，遠蓬蓽。堂鄰野陌，惟待客，不許遊人閒摘。玲瓏瑩軟無瑕色，玉潔冰清有潤澤。玉壺內，插蘭花，壓梅瓣。壽陽點額，休挪捽，莫伴羣芳亂折。」斌極稱賞。嗣後資斧漸乏，假母欲拒斌。有山西紬客聞蘭美欲娶之，蘭堅拒，使斌娶己。斌屬蘭義妹陳玉英作合，而假母言同姓不當結婚姻。蘭云己本張姓，非李所出，無嫌也。假母利客財，復強之，蘭截髮以拒。母甚怒，鳴於官。適綱復至嘉禾，拘而質之，即李斌也。詢蘭意所適，蘭出自繪玉壺春圖并春詞以見志。母尤爭不已。值京使至，云斌策稱旨，授杭州郡倅。母乃已紬客以蘭妻斌。

著録

《太和正音譜・群英所編雜劇》賈仲名：《度金童玉女》。

《寶文堂書目》卷上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山神廟裴度還帶記》。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呂洞賓桃柳昇仙夢》、《蕭淑蘭情寄菩薩蠻》、《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重訂曲海總目》卷三　《意馬心猿》、《對玉梳》、《蕭淑蘭》。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賈仲名四種：《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即《金安壽》、《呂洞賓桃李昇仙夢》、《蕭淑蘭情寄菩薩蠻》、《荆楚臣重對玉梳記》、《意馬心猿》。

吳梅《蕭淑蘭情寄菩薩蠻跋》《蕭淑蘭》雜劇，明賈仲名撰。仲名字里無考。所作有《金童玉女》、《對玉梳》、《昇仙夢》及此劇。臧晉叔《元曲選》錄取三種，息機子《古名家雜劇》又錄其《昇仙夢》一種，仲名之詞幸無散佚矣。此劇四折皆用窄韵，實是有意顯神通，而語如鐵鑄，不覺選韵之苦，此由才大，非關人力，元人中似此者，亦不多覯也。惟劇中情節太簡，又專寫閨闥，割鷄牛刀，未免小題大做耳。明初十六家，如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湯舜民、楊景言、楊文奎等，皆有雜劇，而傳者寥寥。獨仲名所作，幸而獨存。【略】文之傳不傳，亦有天也。

《明代雜劇全目》卷一　（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　（存目）

于　謙

論　述

《明詩評》卷四　少保負穎異之才，蓄經綸之識，詩如河朔少年兒，無論風雅、頗自奕奕快爽。

葉向高《太傅于忠肅公奏議序》　公之言論丰采，其大者已見于史書，惟奏議之文，史不能盡收，令其時所爲持危定傾匡濟之謨謀，後世不得盡見。少保溫陽李公嘗得其遺草于大司馬項公家，詮次而傳之，歲月既久，字畫漫漶，客部吳君立甫偶從公署架中檢得舊本，復徧搜他牘，增益其所未備，共若干卷，與其鄉之縉紳共付之梓，來請余一言。余嘗慨年來章疏誕謾繁猥，浮淫無當，甚失人臣告君之義，今讀公奏議，指事陳詞，明白曉暢，寧質毋漫，寧徑毋支，使人主見之，洞然得其顛末曲折之詳，而劃然明于利害得失之故，言必聽，計必行，是亦納牖之準繩，而投艱之舟筏也。其最難者，趙充國老將也，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至金城，圖上方略，公一孱書生耳，身不出國門，而南征北伐，凡有陳奏，無不曲中機宜，即悍弁猾帥，如石亨、楊洪輩，皆俛而受公之鞭箠，無敢越軼，此非天佑國家，篤生偉人以維世運，安有此哉？

《靜志居詩話》卷六　少保社稷之臣，其詩特多秀句。如「風來疎牖銀燈暗，月轉高城玉漏遲」，【略】皆意態自然，不煩雕琢。其論詩曰：「詩豈易言哉，發於心形於歌詠，盡乎人情物變，非深於理而適於趣，則未易工也。」觀其持論，造詣深矣。

《明詩綜》卷一八下　陸子淵云：于公有社稷功，其詩亦足冠冕時輩。

又　夏時正云：公詩文多至千篇，皆塡撫餘閒車馬道塗寄興之作。及秉邦正不復經心，所見僅一二爾。語皆自胸次流出，思親戀闕憂人及物眷眷不忘，溢於言表。

又　錢謙益云：少保詩頃刻千言，格調不甚高而奕奕俊爽。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于忠肅集》　謙遭逢厄運，獨抱孤忠。憂國忘家，計安宗社。其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集所載奏疏，明白洞達，切中事機。較史傳首尾完整，尤足覘其經世之略。至其詩風格遒上，興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上。亦足見其才之無施不可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一引《西湖志餘》　于肅愍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蕭颯行囊君莫笑，獨留長卷倚青天」，「天外冥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清癯」，「風穿疏牖銀燈暗，月轉高城玉漏遲」，「渭水西風吹鶴髮，嚴灘孤月照羊裘」，皆直寫胸臆，不當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又陳田按　辛丑一科有三偉人：薛文清、劉忠愍、于忠肅也。科目得人，于斯爲盛。忠肅絕句，極有風致。

《到澤州》《皇明詩選》卷七：陳子龍曰：俊爽不羣。　又李雯曰：似張睢陽軍城作。

傳　記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山西道御史。越五年，超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梁晉，歷十八年還部。己巳北狩，拜兵部尚書，歷陞少保。裕陵復辟，死西市。茂陵念其忠，賜謚肅愍。事具國史。

《明史・于謙傳》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爲傾聽。【略】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略】在官九年，遷左侍郎，食二品俸。【略】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略】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即遷本部尚書。【略】九月，景帝立，謙入對，【略】十月

敕謙提督各營軍馬。【略】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略】謙既死，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尚書。未一年敗，贓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戍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白。成化初，冕赦歸，上疏訟冤，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曆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

紀事

葉向高《太傅于忠肅公奏議序》　正統己巳之際，蓋宇宙一大變也，翠華狩而金甌晏如、國體彌尊、辰樞再奠，亦古今一大奇事也。當其時，舉朝倉皇，莫知爲計，至倡南遷之議，而忠肅于公以一貳卿，奮然當禍變之衝，獨任天下之重，力排邪說，尊立景皇。虜以數十萬衆躪郊關，穹廬鳴鏑，環向于都城，公從容指麾擊卻之，自此知中國之不可犯，稽首悔罪，奉六龍以歸。皇祚之所以長鞏萬萬世未艾者，皆公力也。公之臨危決策似寇忠愍，而時勢之難不啻十倍；其所當之變似李忠定，而雄謀勁氣殆稍過之。忠定不能挽宋轍之南，忠愍以戰始以和終，欲爲宋盡數百年無事之策，而終不遂，雖其遭逢委寄不能及公，然忠愍歷官所至，多有侈聲，而忠定輕聽姚平仲言，促戰以取敗，遂使人主不能自堅，而持異議者得脅而動之，一蹶而不復振矣。公自筮仕爲御史、爲中丞，馴至筦樞當軸，一意奉公，絕無聲色綺麗之好，身沒之後，囊橐蕭然，英皇爲之嘆息。至于命將治兵、運奇制虜，箐無遺策，以也先之勁，藉累勝之鋒，挾萬乘以爲重，竟不能動中國之分毫，穆清之上，倚公而安，恬然若不知有虜，其餘威遺烈，即數世而後，猶能使黠酋解辮稱臣，受我戎索，蓋上下千年間，人臣蒙危難，安社稷之功未有及公者，彼誠有所挾持，非偶而已也。

《七修類稿》卷三三《于肅愍詩》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惡客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蘑姑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鄉閭話短長。」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後功業之如天也。

《說郛續》弓三四引《雪濤詩評》　于忠肅公謙，平生居高位，甘清苦，不以詩名。然間有題咏，肝膽畢見。其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錐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及爲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蘑菇與綫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閭閻話短長。」讀其詩，可想其人。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于謙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茂相《于忠肅公集存序》　奏議十卷、詩二卷，故太傅于忠肅公遺集也。公有微管之功，言論丰采，大者載在國史，其料敵治兵、呼吸應變，史所謂一日章數十上，揮翰如流，悉中事機者，非奏議弗備。至于詩篇，特公之餘事，然平生抒寫自得之眞，可想見大略。此是集之所以刻也。噫！己巳之變，此宇宙何等時哉！以數十年覆盂之天下，忽有白龍魚服之變，當時二三耆德，以安常有餘，以應卒不足，其他布列在位者，多庸人、褊人，甚則宵人也。庶官而賢者，多肥腸滿腦，忿懣而不可平。公以樞篋感時自奮，片言遇主，遂寄肺腑。當此之時，使公同于君子易，使君子同于公難，使君子不異于公易，使小人不異于公難。公以身任天下，卒能輯和廷臣，指臂相使，笞中行說之背，繫單于之頸，取虞淵之日而升之中天，龜鼎危而復安，威命屈而更尊，漢唐以來定難大臣，未有先公者也。公立朝四十年，家無長物，未五十不再娶，居止朝房，食無重味。葉給事劾公，公待之有加；吾訓導撓公，公爲之叙用；王侍郎譖公，公付之不辨，尤可異者，石亨本公所進，官至封伯，公不分其功，徐有貞本與公異議，後治河得峻擢，更名嚮用，公不沮其進，蓋公之所知者，惟宗廟安、社稷固否耳，視身家子孫、人我異同

不異浮漚噩夢然，此其心事，至今有可想見者。嗟乎！嗟乎！公能奠天宇、安地廬，而不能挽西湖之涸，能感太行之盜、泣曹閹之隸，而不能厭貪功之士，蓋公之生也天，其死也天，一腔熱血灑向何處，公固已自言之矣，豈二三鼠輩得而殺公也哉？余嘗讀史，于靖康、建炎間，多所不平，至岳忠武之死，泣下者屢矣，及讀國史，至英廟事則又躍然奮曰，有是哉！此故南宋之棄策也，古來忠言至計，不效于一時而效于後世有如是哉！夫等死耳，爲忠肅而死不猶愈于爲忠武而死乎？間嘗考杭之故迹，若故宋之宮、皋亭之壘，皆不可見矣，獨忠武、忠肅兩少保馬鬣巋然，憑而弔者殆無虛日，忠義在人心不容泯滅如此！此集行，其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不淺，余何幸得而見之。

李之藻《于忠肅公集存合刻序》 正統己巳秋，統幕失利，天子蒙塵，所不爲永嘉、靖康續者，忠肅于公一人之力。維時力排和議，決計戰守，治扈從失律之罪而軍紀明，簡城營將帥之臣而材武奮，鑒宋室南遷之禍而鍾虞不搖，除中行說腹心之疾而劫質計沮，立團營而積弱再振，戰城北而驕虜鋒摧，通灣之困移，而牟駝不爲盜資，畿內之胡徒，而羌羯無由雲擾。至於迎鑾決策，君臣兄弟之倫，實賴公之一言以爲九鼎。而黔、粵、閩、浙之間所在蠢動，沉機制勝，萬里安瀾，猶其功烈之細者也。用以再造乾坤，重輝日月。蓋浙之文臣有大功於國者三，劉、王兩文成暨公，而劉際聖神開闢，其攀附易，王處濘戊昏迂，其刈薙亦易，當公世而中國幾無主矣，擁立不易，復辟更難，然而兩文成以功名終，公獨以讒賊死也，悲夫！宰嚭進讒，鐲鏤賜，秦檜擅國，金牌徵，夫皆浙事，蓋亦暨公而三，所不同者，抉目東門，無救陽山之厄，含冤大理，不暢黃龍之飲，而公灑血燕市，乃在乘輿反正、國事大定之後，蓋不俟憐忠詔下，而白雲堆裏，公已含笑長逝，無所悔於其衷已。乃不知公者，尚以易儲不諍、諍不得不去爲公遺恨，不知公實疏諫易儲，景皇不豫，公又再疏復儲，疏入不省，公歿，英廟撿牘宮中，覽之而泣，孝恭太后又爲備述公功，自後諸憸漸次伏法，成化恩綸，所謂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者，蓋指此也。令公坐視虞淵之霣，憲廟亦應且憎，其孰能褒卹頻繁，種種出之獨斷，官其子至京兆，廕及爲其後者世千戶秩乎？身殞家籍，徐石負嵎，害己是祛，樞牘不存什一，何況疏闕國本，縱造膝泣爭，不在李長源下，處人父子，情勢極難，且外人奚自聞耶？若乃言紲身留，更自有說，天下方視公去就爲安危，公身委社稷業，死生以之矣，而況倚眷如彼其專也。鴟夷赤松，福緣自似分定，功高妬酷，後來之事，公固潛自知之，對客擲梧，佯怒其子，卒之公及於禍，而京兆君獲以失愛免孥戮，亦何嘗不智？周詒燕，而寧出之以寧武之愚，則公之忠所以爲不可及者也。公初謚肅愍，神廟時易今謚，予祠額，錄爲公後者秩緹帥，不能生圖麟閣，猶幸歿饗太常，假令血胤仍存誠意，新建之賞，朝廷豈有靳焉？如公此日，蓋已恩涵明聖之波光，賁麒麟之塚政，不必與怒捲胥濤、迴柯岳樹同類，而共弔之也。讀公本兵覆疏，洞暢簡嚴，凜凜斧鉞，卽督撫大臣無錯貸，想見當日廟堂有人臂掉指運，朝廷之體自尊。至近日而百行勘也，百廷議也，東胡小醜一蹻躅，幾不可制，夫安得起公九原，馬箠折而藁街懸，豈光岳氣歇，時無眞才，抑魚水之契、鍼芥之投，徒慨慕於景泰之世，而魯之鼎、齊之瑟未免荃宰之適相左耶？太守孫公昌裔下車，景行前哲，得公詩集、奏疏二種，凡若干卷，合梓郡齋，藻頃從客舍又得旌功舊本，中有程篁墩序，語多關係，併寄付梓。嗟夫！公去今百六十年，不可復覩矣，詩文可覩，卽公猶可師也。世無商高有其算，世無秦越人有其禁方，當國難而冀効其匡扶，此獨非算術禁方也乎哉？太守公雅志尚凡某可將、某可攻、某可守、某城可軍、某軍可調、某人言可用不可，一日或上四五疏，一疏或數千言，無不審固精詳、箬無遺策，郎吏罷于繕寫，兵民上下覘公起居以爲命，公處之裕然若無有，卒之夷虜頓顙，疆土廓清，雖宗社之祚無疆，而帷幄之籌，公則多矣！是以雖晚罹讒憸，而跡彌彰。賓不敏，辱知爲深，間得其一時奏議凡若干篇，於今兵部尚書項公忠所，而敬讀之，深歎國史收入有限，簡牒散軼無幾，而登對密勿之言又外人所不及知，遂恐後世無以稽公戮力朝廷懇至如此，竊取所得諸篇，正譌詮類，釐爲十卷，圖永其傳。賓觀古之名臣，當國步顛越之日，寓誠章奏、隨事就規，終能成撥亂反正之功者，惟唐陸宣公贄，迄今耿耿有餘烈焉。公所遭與宣公適相類，而事勢之難易、功力之大小，識者當能辨之，乃或有以案牘委瑣、辭采弗逮疵公者，亦淺之乎知公矣！昔人稱宣公者，不過日精於吏事，固未嘗舍此取彼，知所重之不在彼也。又或疑公書生不知兵而遙制閫外，其不失事機幸也，非與？夫兵政事之一，周稱文、武、吉甫，仲尼之門則仲由，冉求之能事，公之才識施無不可，而於此固以濟一時之急耳。茲集既行，後之人可因是而通夷夏之情、熟

山川道路之險易、審餽餉戎馬調發之宜，不必遠探隆古之規，而皆的然如指諸掌，邦政之舉，允有攸賴，又豈徒以濟一時而已哉？僭序篇首，以俟知者。

夏時正《節庵先生存稿序》　賢才之生而用之也，世際和平，則作穆迓衡之績熙，運厄顛危，則弘濟艱難之勳建。挺持前軌，標表一時，從會遭逢，與時偕來，若宰之冥冥者有意斯人，故其出也不先不後，周於用也無所不足，而有所假之人存焉，天下有所倚沒焉，思之不能忘。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眞有以哉！鄉先達少保兵部尚書節閣先生于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爲文雲行水涌，不知止極，人莫不以是稱公，而公則卓以古功業自期待，若不屑也。二十登科，三十顯陟卿侍，輟之命巡撫河南、山西兩藩。于時國家承平百年，四方無虞，公因鎮以簡靜，振挈綱維，以行賞罰，官吏守職，民輯以和，如是者一十八年，既庶且富，至于今相恬於樂生興事之餘，公之功也。公歸朝不二年，偶步之頻，蠻輿北狩，虜人乘我衅釁，寇犯京師。方是時，內無制筵之虞、外無蚍蟻之援，人心震惶，將士畏懾，建議者紛蝟，多奇斜于正，虜且欲襲亡金之所以弊宋者弊我，公皆不聽。宗社生靈岌岌乎其危，係公一身，而公亦以身當不讓，忠謀於心而人不疑，義形於言而人感奮，數日攻守具完，乃用身先戎行，一鼓殄虜前驅，虜褫魄夜遁，城以無事，公之功盛矣！當虜之遁而去也，或言邀擊之便，公曰：「勝之不足以雪恥，稍失之則所損惟多，況所全者又有大於此乎？」彼豈無有人心，寧冥然無所覺乎？既而皇天悔禍，虜効順而翌華南舉，二聖重懽，萬衆欣忭，公之心於是而益明。故識者論公之功成此爲難，不亦尤盛已乎！公則如未嘗有也，方以天下未治爲憂，言之輒見於色，秉正持公，門不容謁，請托蹤銷，屏贓汙、抑奔競，賢是舉而勞不遺，仁雖溥而罰必行，如是者蚤夜皇皇，如不暇給，亦將求所謂奮庸熙載，以成一日之治，而不能者，故也，亦天也。公持身甚嚴，平居惡衣菲食，不問家之有無，先業在故鄉者盡讓與弟，自買宮一區，不異民廛，封君董夫人，下無媵妾之奉，夫人沒時，公纔四十之年，不再娶，領家僮一人自隨，棲之直廬，人不堪之，公裕如也。孟子曰：「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蓋內有所重，而於外也自輕，彼其欲有所立，而乃蠱於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且暮營不休，視公果何如哉？昔諸葛武侯相蜀，三分天下，宰壽山河，手握重兵，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其遺子孫桑八百株、田十五頃耳。葛侯之所以照耀今古、炳炳丹青，何非自其本源澄澈來耶？千載之下，公其侶矣，故今沒已久，而人思之久不忘，上而朝廷，內而士夫，遠而小民，其事不同，而思之則同。夫朝廷思之、士夫思之、小民思之宜也，何至素爲公所厭棄，如彼憸人鄙夫，而亦思之，是豈聲音笑貌之可爲哉？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斯之謂也。竊嘗因之有以知公文章不爲無用空言，事君不爲黨援，惟以忠誠，自信政之有益國家爲之，無所顧慮，用能翊際昌辰，難靖一時，信乎有冥冥者宰之，故公之所以不負所學，乃所以不負朝廷，所以不負天也。公詩文多至千篇，皆巡撫餘閒暨車馬道途寄興之作，及歸秉政，則不復經心，所見僅一二爾。痛惟家難，散落不存，其所存者，公嗣子郎中君冕得之四方傳錄，間屬時正正字之訛。時正藐焉末學，念昔忝竊郎曹，蒙公不屑教誨，得之語言威儀多矣，此心未嘗敢忘，顧於咳唾餘芬，廼敢以淺薄自嫌自外哉？故用受而讀之，正其一二，而復僭評數語。公才高氣完，而學又足用，故語皆自胸次流出，如春陽鬯達而萬物自煇，山川出雲而動含澤物，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紫騮不羈，蹀躞九衢，嘶風弄影，志千里也。而思親戀闕，憂人及物，眷眷不忘，溢之言表，公忠誠有素可見，而傳可不朽矣！惟公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名聞四夷，下至愚夫愚婦皆能知之，而其詳載國史，四方欲見不可得也，故於公存稿略摭其概，附之首簡，俾讀之者知體鉅而發必洪、源深而流自長，有非呻吟佔畢者之工於一藝以爲名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于忠肅集》　倪岳作謙神道碑，稱謙平生著述甚多，僅存節庵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歿後遺稿已多散佚。世所刊行者，乃出後人掇拾而成，故其本往往互有同異。《明史・藝文志》載謙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又嘉靖中河南刊本詩文共八卷，而無疏議。此本前爲奏議十卷，分北伐、南征、雜行三類，與藝文志合。後次以詩一卷，雜文一卷，附錄一卷，與藝文志迥異。與嘉靖刊本亦迥異。蓋又重經編次，非其舊本也。【略】又案王世貞《名卿績記》，及李之藻序謙集，皆謂謙嘗再疏請復儲。今集中實無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惟倪岳神道碑稱景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是當時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謙一人，故集中不載其稿。世貞等專屬之謙，殆亦考之未審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于肅愍公集八卷、附錄一卷（嘉靖刻本，黃氏廣仁義塾舊藏）。此本前列成化二年諭祭文及嘉丁亥巡按河南山西道御史新喻簡霄序，刊於大梁書院，蓋不忘公十八年之遺愛也。凡賦詩六卷，文二卷，附錄奏議序祠記祭贊詩篇。按《四庫》著錄爲十三卷本，奏議十卷，詩及雜文附錄各一卷。此集八卷無奏議，尚在嘉靖間未易忠肅諡前所梓，且鈐有長印，大書「廣仁義學」四字木印，斜蓋於全部版心折縫處，使人不能竊取。義學乃黃樹穀號松石所構，在杭州武林門外東馬塍之北，前明少參貞父先生故第即其居，開塾聚書其中，供四方來學者閱誦，故卷冊用此印垂久，今猶隱隱可認耳。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雜録

《忠肅集》附錄《諭祭文》　維成化二年歲次丙戌二月戊戌朔越十一日戊申，皇帝遣行人司行人馬璇諭祭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故復卿前官，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後，允愜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靈爽如在，尚其鑒之。

又《賜謚忠肅諭祭文》　維萬曆十八年歲次庚寅二月癸酉朔十六日戊子，皇帝遣都御史傅孟春諭祭太傅兵部尚書于謙謚忠肅曰：惟卿鍾靈間氣，著望先朝，屬多難以馳驅，矢孤忠于極蕩。社稷是守，力摧城下之要盟，樽俎不驚，坐鎮道傍之流議，肆返皇輿于萬里，迄維國祚以再安。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祿，丹心炳日，寧甘武穆之冤。此卹典所以洊加，而公論猶有未愜。爰頒諭祭，載易嘉名。貴華衮于重原，表清風于百世。卿靈不昧，尚克祗承。

又《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功大者褒典宜隆，行偉者揚名必遠。惟顯忠于既往，斯勵節于方來，古今攸同，豈容緩也。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氣稟剛明，才優經濟，兼資文武，茂著聲猷。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難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選將練兵，摧鋒破敵，中外賴以寧謐，人心爲之晏然，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搆，乃隕其身。輿議咸冤，卹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立祠致祭，用昭旌崇之典。於戲！執羈靮，守社稷，勞蓋均焉，表忠直，愧回邪，理則明矣，誕數嘉命，永貢幽局，靈爽如存，尚其歆服。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一引《全浙詩話》　《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中載于忠肅《落花吟》云：「昨日花開樹梢紅，今日花落樹頭空。花開花落尋常事，未必皆因一夜風。人生行樂須少年，老去看花亦可憐。典衣沽酒花前飲，醉掃落花鋪地眠。風吹花落依芳草，翠點胭脂顏色好。韶光有限蝶空飛，歲月無情人自老。眼看春盡爲花愁，可惜朱顏變白頭。莫遣花飛江上去，殘紅易逐水東流。」忠肅墨迹世不多見，此詩爲汪玉水所藏，今不知歸於何所矣。

劉球

《明詩綜》卷一八下　李時遠云：忠愍金春玉映如月璫天犀，人共寶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兩溪文集》　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以楊士奇薦，入侍經筵，改侍講。後忤王振，下詔獄，爲振黨馬順就獄中支解死。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所作雜文。球歿後二十八年，其子廣東布政司參政鉞所編，彭時、劉定之皆爲之序。當王振盛時，侯伯公卿，惴惴趨風恐後。而球以一文弱詞臣，仗大義以與之抗，至死屹不少撓。沈德符《野獲編》記其見害之後，猶爲厲於馬順家。《明史》亦載其事於本傳。是其剛毅之氣，亘生死而不可磨滅。今觀其文，乃多和平溫雅，殊不類其爲人。其殆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然味其詞旨，大都光明磊落，無依阿澒涊之態，所謂君子之文也。雖殘章斷簡，猶當寶貴。況全集裒然具存，固宜亟爲採錄，以風厲名教者矣。

《古意》　《明詩評選》卷四：王夫之評：情深語切，直與睢陽《聞笛詩》并峙千年，不但以其人也。昔人恨絳，灌無文，吾亦惜李元禮才遜伯喈，文

文山藝非子昂，今於此釋憾矣。

《明名臣琬琰續錄・侍講忠愍劉公言行錄》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愍。【略】其在經筵，拳拳于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爲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恆切（並李時勉撰墓志）。【略】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鯨鏗鰲答，光前偉後，爲一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正，以古賢哲爲歸。以子孝臣忠爲榮，此其素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爲文，其本深矣。觀《兩谿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賁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蠙奧之孕月也，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劉定之撰兩谿集序）。【略】于惟忠臣，詞林之英。沈思力學，好義勇行。太阿倒持，執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險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彭韶撰贊）。

《明史・劉球傳》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十年，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錄》，改翰林侍講。【略】（正統）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略】初，球言麓川事，（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倚振勢爲姦，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略】球死數年，瓦剌果入寇。【略】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立祠於鄉。

又《藝文志四》《兩谿集》二十四卷。

鄧林

《二月九日大駕北巡賦詩紀事》《明詩綜》卷一九上：沈子山云：初唐遺逴。

《明詩綜》卷一九上　林，初名觀善，字士齊，新會人。洪武丙子以明經中鄉舉，官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文皇改名林。後坐法戍保安，遇赦。晚居杭州。有《湖山游詠錄》、《退庵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退庵遺稿》明鄧林撰。林初名彝，又名觀善，字士齊。後成祖爲改今名。新會人。洪武丙子舉人。任潯州府貴縣教諭。秩滿入京，預修《永樂大典》。凡五年，出爲南昌教授。後又秩滿試高等，遷吏部主事。宣宗時以事謫杭州。在杭多湖山之遊，倡和甚富，田汝成作《西湖志》多採之。此本乃太常寺少卿會稽陳贊爲廣東參議時掇拾遺稿而成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林，初名觀善，字士齋，新會人。洪武丙子領鄉薦爲廣西貴縣教諭，考滿入京師，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閱其詩文相謂曰：嶺南一代文人也。暫留史館修書，尋出教南昌，多有薦其學行者，乃遷吏部驗封主事，太宗改名曰林。宣德四年以事忤旨，謫戍保安，遇赦。晚居杭州僦里仁坊居之，杭士大夫多從之游，與布政使姚肇、處士夏誠諸人讌遊倡和，仁和張震編其杭州郡邑志俱入寓賢傳。

又　退庵鄧先生遺稿七卷（舊鈔本）。古岡鄧林著，會稽陳贊編集，鬱林陶魯、富川葉芳、龍巖王命濬、邑人黃淳重校梓。景泰時會稽陳贊得是集於先生仲子，時習已有殘缺重纂成編，欲刊未果，自爲一序，後陶葉同爲梓行。萬曆間先生裔孫良臣悲舊刻殘蝕，謀之龍巖王命濬與邑人黃淳重爲校梓，後有天順時四川建始縣教諭一跋，名已闕。

平顯

陳霆《松雨軒集重刻序》仲微生世多齟，其鬻孤用抑，流離頓挫之懷，撫今悼往，生全歿舍之感，一發之詩，陳子讀而悲之，蓋拘而楚冠，寓而萍海，登樓而興思，結草而期報，要其大旨所在，然且和平靡怨，舍蓄匪激，冲碩弗浮，信其人之窮，詩之工者也。【略】雖然，修辭本乎誠，仲微履蹈忠敬，取孚蠻貊，加之探頤索奧，老且不息，酣芳飫潤，積則眞久，修辭既有地矣。既而歸息故山，含光葆順，箕倨長松之下，支頤片石之上，挹風煙、

狎魚鳥，意與景諧，言從物召，是故取材值源、出口合轍，華以實副、逸用莊蔽，斐然而成章，油然而有光，哀然而可名家，夫所謂老成冠冕、肆其作者之風，將非其人歟？

又　松雨軒集凡若干卷，鄉先生平仲微氏詩也。【略】集初刻于滇南，世遠地阻，傳者益寡，裔孫本、楷、朴懼遂湮泯，謀重刻以傳，而丐爲之序。嗟乎！【略】予生也晚，扣壇訂社邈乎無及，然概其生平斯足盡矣，爲少加是正而歸之。元集皆詩，今本、楷、朴裒拾殘賸附之，記賦凡三首。

張洪《松雨軒集序》　後來被徵聘，出宰廣西藤縣，廼求書載酒，泝長江、經洞庭，弔□□于泉石，詠坡翁於黃州，捧蘋藻以禴湘靈，過蒼梧而祠靈帝，既而□夜郎以謫罪明，蛟龍所居、虎豹所藏，靡不經涉，司馬遷之西征南略不是過也。故其爲文、爲歌詩，變怪莫測，豪放不羈，有類乎遷，其不□當五百年之□者聖聖相承，制作具備，孔道復明於世，粲如日星，非故漢儒之昧昧，各□其□爲一家之說□時雖欲自擬爲遷□不□也明矣。然其風□氣習，猶有風人騷客之遺韻。

柯暹《松雨軒集序》　松雨平先生詩文燦然，理氣之作也，翰林修撰張宗海以司馬子長許之。先生家于澠西之錢唐，爲令簿于廣西之藤邑永淳，謫于滇南，考終于京都。其足迹半天下，有似於子長先生，學博而行峻，直道而屈身，寓喜怒哀樂於詩文，其高古險怪亦必有似於子長者。

《明詩綜》卷一九上　張宗海云：仲微泝長江，徑洞庭，遁夜郎，謫昆明。其爲歌詩，怪變豪放，得於遠遊之助。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五　今觀其詩，及風土之同異，道途之阨塞以及友朋之離合，悉見於篇，蓋得於遠游之助爲多耳。

又　顯字仲微，錢塘人。洪武初薦授廣西藤縣知縣，謫戍雲南，沐黔國公請除其伍，延主西席，卒年七十五。

又　松雨軒集八卷（舊鈔本，何夢華藏書）。集初刻於滇南，有景泰元年雲南按察司池陽柯暹、宣德五年東吳張洪爲序。嘉靖時裔孫本楷樸重爲刊版，邑人陳霆爲序。四庫館開時未及搜錄，儀徵阮氏元撫浙時進呈內府，著爲提要，云：暹序稱其足迹半天下，有似於子長，學博而行峻，直道而屈身云云。【略】此本有錢塘何元錫字敬祉號夢華又字蜨隱圖記。蓋夢華在文達幕中所錄也。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三陳田按　仲微謫滇，沐黔國爲脫伍籍，延之幕府，晚以校官歸。沐景顯錄其詩入《滄海遺珠》。選家據此採錄，其全集則未之見也。余所得《松雨軒集》八卷，乃鮑氏知不足齋本，首有張宗海序，稱其歌詩變怪豪放，良非虛語。

郭　文

《明詩綜》卷一五　楊用修云：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其《登碧雞山大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寺，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耳。

又　文，字仲炳，號舟屋，滇中詩人。

《靜志居詩話》卷五　舟屋《竹枝詞》【略】顧仲瑛編入《玉山雅集》，則是詩元季已流播矣。用修稱是永樂間人，其集既不可得，無由臆決。偶閱柯暹《東岡集》，附錄《滇南別意詩》，則平、居、陳、郭四人之作，皆存焉。【略】郭善詩文，征南將軍，都督沐繼軒璘師之。【略】考東岡引疾去滇，在景泰二年七月，《別意詩》即是年之作。郭於元時撰《竹枝》，入明八十四年，未必尚存。用修雖稱見其全集，竊疑《竹枝》非集中詩，《玉山雅集》所載，當別是一人也。

唐文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梧岡集》　文鳳字子儀，號夢鶴，歙縣人。與祖元父桂芳俱以文學擅名。永樂中薦授興國縣知縣，改趙府紀善。卒年八十有六。文鳳宰興國，著有政績。泰和劉鴻嘗爲作賢令祠記，見程敏政所編《唐氏三先生集》附錄中。其詩文亦豐縟深厚，刊落浮華，能不失其家法。其五世孫澤撰墓表云，先生著述在鄉校者曰《朝陽類稿》。在興國者曰《政餘類稿》，又曰《章貢文稿》。在藩府者曰《進忠類稿》。在洛陽者曰《洛陽文稿》。歸

田後曰《老學文稿》。今此編所存者止詩四卷，文四卷，蓋不逮十之三四。然亦足見其大凡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三陳田按　紀善詩骨幹老蒼，如豫章淩雲，非復尋常近賞。

陳亢宗

《午門觀燈》《靜志居詩話》卷六：員外《午門觀燈應制》詩，景陵品居第一，然實遜曾襄敏、陳文定諸公。

《送友》《靜志居詩話》卷六：《送友》一律，調雖荏弱，源本隨州。

《明詩綜》卷一七　亢宗，名宗，以字行，永嘉人。官兵部員外郎。

薛瑄

論述

閻禹錫《河汾詩集序》　至其支言、詩賦凡若干篇，亦自號曰《河汾詩集》，皆發于情，本于性，一動靜，一語默，一行止，一草木，一水石，近而一塵之微，遠而天地之大，觸景動中，皆沛然形諸比興，而卒歸于道，初無雕刻意。觀其賦黃河有曰，庶晝夜之靡虧。登州觀海有曰，有物無名大莫比。歌黔陽江則曰，有物不名復不凋。觀太極圖則曰，理在象中原不離。至于擬古諸篇尤爲沖澹，而于辯異端、闢邪說尤嚴，詩云乎哉？於戲！此物何物乎？必知物物而不物于物者，然後知之，是即所謂道也，非聞見所及也。

張鼎《敬軒薛先生文集序》　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沖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于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

《藝苑卮言》卷六　講學者動以詞藻爲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爲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略】何嘗不極其致。

《明詩綜》卷一八下　蔣仲舒云：文清以理學名，其詩則非宋調。

《靜志居詩話》卷六　文清《讀書錄》專以宋儒爲師，其詩有云：「吾意六籍外，尚多古人書。一朝秦燄烈，焚蕩無遺餘。掇拾煨燼者，補綴誠區區。訛闕固已多，盡信寧非愚。獨有羣聖心，昭哉難翳如。多謝宋諸老，萬世開迷塗。」宜於詩，亦宗《擊壤》矣。而集中五言醇雅，有陶、孟、韋、柳之風。予嘗謂宋之晦庵、明之敬軒，其詩皆不墮宋人理趣，未見有礙於講學，又何苦而必師《擊壤》派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薛文清集》　（張）鼎自爲序，引朱子贊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二語爲比。殆無愧詞。考自北宋以來，儒者率不留意於文章。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家究謂之別派。相沿至莊杲之流，遂以「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京」等句，命爲風雅嫡派。雖高自位置，遞相提唱，究不足以厭服人心。劉克莊集有《吳恕齋文集序》曰：「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閒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則宋人已自厭之矣。明代醇儒，瑄爲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絕不以俚詞破格。其詩如翫一齋之類，亦閒涉理路。而大致沖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韋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當之。然後知徒以明理載道爲詞，常談鄙語，無不可以入文者，究爲以大言文固陋，非篤論也。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薛瑄有「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長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二陳田按　文清古體淡遠，律體雄闊，絕句極有風韻，非一時講聲律者所能及。

《沅洲雜詩》《皇明詩選》卷一〇：宋徵輿曰：中四句氣壯景實，七言

佳境。結句少陳，終不可廢。

傳記

李賢《禮部侍郎薛公神道碑銘》 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氏。【略】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之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大以爲憂。公乃補鄢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略】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略】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略】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略】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略】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朝廷得訃遣官諭祭其家，復命有司營葬事褆，乃以公門人國子監丞閻禹錫之狀來請銘其神道之碑。嗚呼！予豈足以知公也哉。然義有不可辭者。銘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聞。相彼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猶篤。學優而仕，寔始爲親。仕日以進，學日以新。學非辭華，寔欲聞道。身體力行。遂以深造。惟公之心，勝己之私。惟公之迹，不慍不知。富不倖求，難不苟免。隨遇而安，名亦丕顯。成彼後學，篤是先賢。在古爲難，公無間然。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我銘其隧，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得其眞。

張鼎《敬軒文集序》 先生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宣德丁未初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陞大理寺左右少卿，以獄事詿誤，閒居七年。正統己巳用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勅總督松潘糧餉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通前章三上方得俞允，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於家。朝廷遣官諭祭爲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清。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己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而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沖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於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績載在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

《明史・儒林傳一・薛瑄》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略】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鄢陵。瑄補鄢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璡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

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先聖廟庭。

紀事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公正學大儒，不事著述，一掃訓詁語錄之習。顧自喜爲詩，所至觀風覽古，多所題詠。

著録

謝庭桂《河汾詩集後題》　右《河汾詩》一帙，鄉先生薛文清公所作，其孫刑部主事褆之所彙萃，門人國子監丞閻君禹錫讐校之以授予者也。詩凡八卷，一千一百三十首，其篇什既多，繕寫者間不能無脱誤，予暇日復訂正之。方謀鋟梓，郡人好義者，致仕通政知事朱維吉適過予，請効資費，曾不逾時而板刻成矣。

張鼎《敬軒薛先生文集序》　先生名瑄，字德溫，別號敬軒，世爲山西河津人，自幼篤信好古，博學善記，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于世，惟文集則先生孫前刑部員外郎褆曾托前常州同知謝庭桂板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先生同鄉謫官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集。暢曰：「某于毘陵朱氏得之矣。」予喜而閱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倣唐昌黎集，校正編輯，總千七百篇，分爲二十四卷，凡三易稿始克成編。於戲，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餘年，今傳于世，豈非其數有所待與？

《明史・藝文志四》　《敬軒集》十卷，詩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河汾詩集》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是集第一卷載賦五篇，餘皆古今體詩。其孫褆於成化間裒拾遺稿而成，門人閻禹錫爲之序。今考所載詩賦，皆已編入全集中，此猶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又《別集類二三・薛文清集》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關西張鼎所編。初，瑄集未有刊本。瑄孫刑部員外郎褆以稿付常州同知謝庭桂，雕版未竟而罷。宏治己酉，監察御史楊亨得其稿於毘陵朱氏，鼎又從亨得之。字句舛譌，多非其舊。因重爲校正，凡三易稿而成書。共得詩文一千七百篇，釐爲二十四卷。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六（存目）

《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存目）

《中國善本書提要》（存目）

毛　鉉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四　鉉字鼎臣，紹興山陰人。以薦官國子學錄。有《北郭集》。

劉鷹

《靜志居詩話》卷六　詩師吳興沈原昭。

又　趙周臣自號閒閒居士，士瑞亦自號閒閒子。其集名《盤谷》者，士瑞襲爵之後貶秩歸農，築室於青田舊宅之西，雞山之下，因其地山水盤旋，故以名焉。

《會寧道中別姜惟清主事》《明詩評選》卷六：王夫之評：雄不崚嶒，顯不下里，自俗筆所不能辦。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鷹，字士端，誠意伯基之孫，江西右參政璉之子。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封。明年，以其叔閣門使事有連，上赦之，貶秩歸里。築室於里第西，雞山之下，命曰「盤谷」。洪武丁丑，譴戍甘肅，越三月，太祖上賓，赦還。建文及太宗皆欲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某年，卒於家。公侯伯襲封底簿，據兵部貼黃：「鷹，以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次年九月卒。」《吾學編》諸書並同。考鷹所著《盤谷集》及《括蒼陳谷閒閒先生傳》，乃知鷹罷官謫戍本末。且永樂中尚無恙。貼黃載鷹以襲封次年卒，諸家因之皆誤也。余別有考甚詳。鷹有《盤谷集》十卷、《盤谷倡和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盤谷集》十卷。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五引《玉堂漫筆》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鷹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褐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盤谷集五卷（舊鈔本）。此本有詩無文，當佚後五卷耳。前有門人同里甘泉生陳谷序，稱年未三十，膺襲重爵，免而退居，有屭脫富貴之心，卜築西雞山下名之曰盤谷，日與文人秀士尋幽抉勝，寓情山水，觸物興懷，於詩文見之云。按誠意伯文集未見佳刻，此雖鈔本與《易齋稿》版刻同爲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當即《古今書刻》所載。處州府有《盤谷唱和無隱集》、《自怡集》、《易齋稿》、《劉府稿》同爲一時之所刊者。五百年來零落如是，可慨又可幸也。

沐昂

《滄海遺珠》《靜志居詩話》卷六：定邊平麓川之寇，威著西南，而能以餘暇，留情文詠。輯明初名下士官於滇及謫戍者，自郛仲經以下二十一家，詩凡二百五十首，目曰《滄海遺珠》。楊東里序之，謂：「當時選錄諸家，劉仔肩過略，王偁雖精且詳，猶未免有遺。惟沐公所擇，和平婉麗，可玩可傳。」其賞識若此。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昂，字景顒，黔寧昭靖王之子，定遠忠敬王之弟。以左都督鎮守雲南。正統間，討平麓川寇任思發。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所著有《素軒集》。嘗輯國初名士，官於滇南及謫戍之詩，爲《滄海遺珠集》。

《明史・沐昂傳》　昂，字景高，初爲府軍左衛指揮僉事。成祖將使晟南討，乃擢昂都指揮同知，領雲南都司，累遷至右都督。正統四年佩將印，討麓川，抵金齒。畏賊盛，遷延者久之。參將張榮前驅至芒部敗，昂不救，引還，貶秩二級。已，任思發入寇，擊却之，又捕斬師宗反者。六年，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將大軍討任思發，昂主餽運。賊破，復昂職，命督軍捕任思發，不能得。十年，昂卒。贈定邊伯，謚武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素軒集》十二卷（明刊本）。昂字景顒，黔寧昭靖王第三子，定遠忠敬王之弟，以左都督鎮守雲南。正統間討平麓川寇任思發，威著西南。餘暇留情文詠，輯明初名士官於滇及謫戍者，自郛仲經以下二十一家，詩凡二百五十首，曰《滄海遺珠》，楊東里序之。與其子錦衣副千戶沐僖、孫右都督總兵沐璘均能武緯文經，並著聲績。《天一閣書目》及《文瑞樓書目》均載，僖字可昭，著《敬軒集》四卷；璘字廷璋，著《繼軒集》十二卷，世稱《三軒集》，而《千頃堂書目》則單列《素軒集》，豈先有專行之本與此帙相合歟？惟文瑞樓記稱《素軒集》刻於天順間，行世已久，嘉靖時重梓。此帙前後無序跋，豈書賈因《三軒》不全而割去之歟？

蕭 鎡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鎡，字孟勤，泰和人，狪之子也。宣德二年進士，入翰林。景泰三年，以祭酒學士，入直內閣，加太子少師戶部尚書。景帝立儲，鎡曰：「無易樹子因天變。」陳言甚切。天順元年爲民。成化初，召用，先卒，復其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尚約居士集》　事蹟附見《明史・陳循傳》。案鎡爲蕭鵬舉之子。鵬舉學詩於劉崧，鎡不墜其家法。史稱其學問該博，文章爾雅。其門人邱濬序，稱其文正大光明，不爲浮誕奇崛。蓋洪、宣間臺閣之體大率如是也。

《明史・藝文志四》　《蕭鎡文集》二十卷，詩十卷。

王 佐 天順時人

《宮怨》　《明詩別裁集》卷三：似少言外意，而寫情逼眞。《列朝詩選》採《夢蕉詩話》，謂宮女媚蘭仙子詩，恐近于傅會也。詩見《王廷用集》中。

《靜志居詩話》卷七　王佐，字廷用。天順己卯舉人。福州衛籍，官訓導，以子鼎貴，封都御史。有《三留稿》。

又　廷用《宮怨詩》云：「芙蓉帳冷減容光，愁倚薰籠嬾著牀。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迴廊。」是詩載集中。侯官曹能始《十二代詩》采之。游用之《夢蕉詩話》謂南寧伯毛舜臣留守南都。灑埽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宮人題詠。年久剝落，不可辨識，其一署曰媚蘭仙子書，卽此詩末二句也。當出好事者傅會。不然裕陵定都北京之後，康陵未南巡以前，安有宮人以廷用詩書之南內壁乎？

晏 鐸

《明詩綜》卷一八下　李時遠云：振之詩溫柔典麗，自是作家。

《靜志居詩話》卷六　振之采明初詩，爲《鳴盛集》，惜未之見。「花月金陵十四樓」之句，盛傳於時。或云在「宣德十才子」之列。今其詩存者甚少，格調平平，僅與海寧三蘇伯仲。

又　晏鐸，字振之，富順人。永樂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福建道御史，以言事謫上高典史。有《青雲集》。

瞿 佑

論 述

綜 論

木訥《歸田詩話序》　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余觀歷代工詩者，在漢魏晉則有曹劉陶謝輩，在唐則有李杜柳岑輩，在宋則有歐蘇黃陳輩，在元則有虞楊揭范輩。諸賢詩，刊行久，固足以爲後學法矣。余同鄉宗吉瞿先生早以明經薦，筮仕於仁和臨安宜陽三邑庠，陞國子助教，文名播於篇章，膾炙人口舊矣。復陞藩府長史，克勝輔導之任。無何居閒寓金臺，太師英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先生不以夷險易心，暇日則篤嗜

評古人篇什，取其旨趣微妙者著之。及觸景動情，形於吟詠以自遣者，亦錄之。凡百二十條，析而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錄》，先生自述其事弁諸首。一日，其姪德恭暨弟德宣德潤共圖鋟梓，持以示余，展玩再四，不能釋手。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誦少陵詩，則有識大體之稱；誦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誦唐人採蓮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誦晏元獻詩，則歎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以至錄自己《香奩八詠》之詩，和他人《西湖竹枝》之作，幷雜述之類無遺。非先生以誠而得古人作詩之要，蘊蓄之久，安能記之詳而評之當哉？殆與宋儒輔氏讀《國風·凱風》篇而引文王《羑里操》以爲證，朱文公註《小雅·大東》篇。而歎非老於文墨者，有不能默契之妙，其致一也。先生苟以夷險殊塗，一動其心，則困苦抑鬱之不暇，安能肆情於風月，而評前人之述作乎？余恨生晚，不得侍函丈以聆其緒論爲慊，姑書是於先生自序之次。

徐泰《詩談》 瞿宗吉組織工麗，其溫飛卿之流乎。但新聲與雅樂，恐難並奏也。

《靜志居詩話》卷六 瞿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升周府右長史。永樂間，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赦還。有《存齋樂全集》、《香臺百詠》。

又 明初詩家以楊廉夫爲祭酒。廉夫見同調，綴以評語，不曰牛鬼，則曰狐精，此王常宗論文卽以狐比廉夫也。宗吉幼爲廉夫所賞，拾其唾餘，演爲流派，劉士亨、馬浩瀾輩爭效之。譬諸畫仕女者，肌體癡肥，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其稍有風骨者，如「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蹈海莫追天下士，折腰難事里中兒」，庶與凌彥翀、李宗表相近。當時嘗取宋、金、元三朝律詩一千二百首，編爲《鼓吹續音》，惜乎不得見矣。

《養一齋詩話》卷五 瞿宗吉《歸田詩話》頗多揚抶，所作《天魔舞》樂府，聲調殊不盡合。至《義士行》「陋矣哉烏江八千軍，壯矣哉海島五百人」，尤不成詩句。《看燈詞》「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來晴。村裏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此與村歌何別？吾惟愛「白蓮橋下暫停舟，垂柳陰陰拂水流。舞榭歌樓俱寂寞，滿天梅雨過蘇州」一絕耳。

又卷六 竹垞斥【略】瞿宗吉【略】之豔詩如膩污人。

《蘭墟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瞿佑有「射虎何人逢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三陳田按 宗吉才華爛漫，詠古之作最爲警策。若徒賞其《安榮美人行》、《美人畫眉歌》及《漫興》、《書生歎》諸篇，鮮不爲才人之累矣！

瞿佑《剪燈新話·序一》 余旣編輯古今怪奇之事，以爲《剪燈錄》，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襞積于中，日新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爲文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鬼目鴻耳之論以發揚之耳。旣成，又自以爲涉于語怪，近于誨淫，藏之書笥，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卻之，則又自解曰：《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爲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龍戰于野，《書》載雉雊于鼎，《國風》取淫奔之詩，《春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余此編，雖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理，故書之卷首。

凌雲翰《剪燈新話·序二》 昔陳鴻作《長恨傳》幷《東城老父傳》，時人稱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牛僧儒之《幽怪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事之有無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工矣。鄉友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乃類是乎？宗吉之志確而勤，故其學也博，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贍。是編雖稗官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補于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墮泪者，蓋亦有之。自非好古博雅，工于文而審于事，曷能臻此哉！至于《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鶯鶯傳》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

吳植《剪燈新話·序三》 余觀宗吉先生《剪燈新話》，其詞則傳奇之流，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學淵源，博及群集，屢薦明經，母老不仕，得肆力于文學。余嘗接其論議，觀其著述，如開武庫，如遊寶坊，無非驚人之奇，希世之珍；是編特武庫、寶坊中之一耳。然則觀是編者，于宗吉之學之博，尚有□也。

桂衡《剪燈新話·序四》 余觀昌黎韓子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

謂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奬類若此。及子厚作《謫龍說》，與《河間傳》等，后之人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耳矣。余友瞿宗吉之爲《剪燈新話》，其所志怪，有過于馬孺子所言，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喙于其間，何俗之不古也如是！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游其耳目于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可以懲創者，彙次成編，藏之篋笥，以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余不敏，則既不知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爲可取，何者爲可譏。伏而觀之，但見其有文、有詩、有歌、有詞、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駭、有可嗤。信宗吉于文學而又有余力于他□者也。

金冕《剪燈新話跋》　余幼時觀洪邁《夷堅志》，嘗恠其好奇之甚，然獨百事有於昔於今乃不目之耶，故置之不復詳覽。非特自矜於己，又恐見誣於人。及考邁在南宋時爲內翰，春秋之筆寓於德暴間，將使後世之善心者感發之，而惡志者懲創之，蓋少補於教化之方云。余同門友瞿宗吉輯其聞見之實，書於簡編，則不拘拘於德暴而誣見說，蓋亦自負董狐之才，將以擴著述之志云爾。今宗吉學富才充，余何企及哉。第因不鄙，出以見示，故敢書于卷端。洪武辛酉重陽前一日嚴陵金冕於唐昌邑庠之由義西齋寫。

胡子昂《剪燈新話卷後紀》　山陽瞿先生《剪燈新話》四卷。僕昔叨尹蜀之蒲江。公餘詣邑泮，廣文田以和出示斯集。閱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實，模寫情意，醞釀文辭，濃郁絕麗，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擊耳聞，懲勸善惡，妙冠今古。誦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後聞先生爲國子助教，拜親藩長史，榮亦至矣。恨不獲荆識，越十載之間，與先生簪盍兩京，一見如平生歡。未幾別去，又八稔，先生謫居保安。今年春，僕適有興和之行，掾邊將幕下，去保安遠二百餘里，聲跡相聞。書郵往覆，以快平昔景慕之願。公暇躍馬一訪城南，而先生方擁皋比之席。欣然倒屣相迎，亟呼童子市酒肴，論舊好，感今懷昔。因談及《剪燈新話》今失其本，喜余存是稾。遂賦詩留別，繾綣之情爲何如也。一日瑞守唐孟高氏公事抵邊城，以斯集奉寄，又得先生親筆校正，出于一手。不二旬，唐守仍緘回原稾。展玩久之不能釋卷，就中舛誤頗多，特爲旁注詳明，遂俾舊述傳記如珠聯玉貫，煥然一新，斯文之幸耶。輒濡毫次第書之，藏于巾笥，以便觀覽。併賦鄙什一首，紀其本末，承先生之清教云：「《剪燈》携得至興和，傳寫辭疑豕渡河。遠託郡侯親寄奉，又經國相訂差訛。牡丹燈下花妖麗，桂子亭前月色多。讀到三山恩負處，令人兩淚自滂沱。」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二　宗吉風情麗逸，見之詩篇者，往往有歌扇舞裙之興，金公素謂之司空見慣者，誠然也。夏時正修《杭州府志》，獨不錄其詩詞，而白、蘇、楊、薩，偎紅倚翠之篇，悉皆裒採，豈非貴耳而賤目者哉？宗吉嘗著《翦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使其果然，亦元微之會眞意也。桂孟平讀此書而作歌一篇，語涉諷刺，而思致穠縟，可誦也。

《聽雨紀談》　錢塘瞿宗吉佑著《翦燈新話》，多載鬼怪淫褻之事。同時，廬陵李昌祺復著《翦燈餘話》續之。二書今盛行市井。予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州吳山上。楊廉夫在杭，嘗之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戲爲作此，將以貽主人也。宗吉少時爲富氏養壻，嘗侍廉夫，得其稾，後遂掩爲己有，惟《秋香亭記》一篇，乃其自筆。今觀《新話》之文，不類廉夫，周先生之言，豈別有本耶？

《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下》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極於《翦燈》、《秉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伎倆，在厥體中，要爲絕到。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驟讀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噱。夷考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瞿廣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才情縹緲，工語絕多，詞尤婉縟。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句可觀。李詩律殊精詣，宜成間亶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錚錚，儕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擅譽，二書律之，慚沮甚矣。（鎮南詩人孫蕡有朝雲集句。亦此類。）

又　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同時曾子啓不能過。既復閱瞿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及讀《孤樹哀談》，得李不入鄉賢事。又《西湖志餘》云：「宗吉嘗著《翦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秋香亭記》乃其事。」兼桂孟平有題《新

話》歌，始知信二君作。蓋一時遊戲筆端，不復經意耳。田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妓鞋等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眉顰黛色》云：「恨從張敞毫端起，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減勝國也。

分論

《過蘇州》《明詩評選》卷八：王夫之評：不減劉夢得當年。

《書事》《藝苑卮言》卷五：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略】瞿佑《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略】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四溟詩話》卷二：瞿宗吉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却容私。」范謝瞿皆出祖襲，瞿得點化之妙。

《巫山一段雲》《渚山堂詞話》卷一：昔人謂：凡詩言富貴者，不必規規然語夫金玉錦綺。惟言氣象，而富貴自見，乃爲眞知富貴者。予謂瞿山曲一曲有之。《巫山一段雲》云：「扇上乘鸞女，屏間跨鶴仙。博山香裊水沈烟。飛燕蹴箏弦。　水簟波痕細，風車月暈圓。銀瓶引綆汲新泉。培養並頭蓮。」

《木蘭花慢》《渚山堂詞話》卷二：聚景園有故宋宮人殯宮，瞿宗吉嘗作《木蘭花慢》云：「記前朝舊事，【略】」瞿詞雖多，予所賞愛者此闋爲最。然瞿有咏金故宮白蓮詞，即用此腔，而語意亦仍之。首云：「問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即此起句也。是知此詞爲瞿得意者，故疊用如此。

《卜算子・春歸》《渚山堂詞話》卷二：僧如晦作《春歸》云：【略】瞿宗吉一曲云：「雙蝶送春來，【略】。」二詞皆咏春歸，皆寄《卜算子》。然比而觀之，如晦則意高妙，宗吉則語清峭，殆不相伯仲也。

《秋香亭記》晏文甫跋：夫婦，人之大倫，然天緣有分，人事難齊，雖苟合於一時，貽譏嘲於千古。若相如之於卓文君，陶穀之於秦弱蘭，一以琴心挑戲，一以詞語合歡，中冓之言，大可醜也。予觀山陽瞿宗吉長史《秋香亭記》述錢塘商氏與姑女楊采采事相慨焉。二家聯姻親之夙好，佩父母之成言，事不和諧，時相乖異，寓恩私於詞翰，適中正之道途。而異其事，感其人，憐其才，爲著其美，賦唐律一章云：「秋香亭上月明宵，好是商郎悅采嬌。青鳥傳書懷阿母，綵鸞移帳失文簫。釵分剪燈灰心久，錦寄回文入夢遙。烏鵲橋頭風景異，此情應與恨俱消。」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佑，字宗吉，錢塘人。楊廉夫游杭，訪其叔祖士衡于傳桂堂。宗吉年十四，見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俊語疊出。其《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韻，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聞笑語，采苹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香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歎賞，謂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杯命題，宗吉制《沁園春》一闋，廉夫大喜，命侍妓歌以行酒，歡飲而罷。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十年。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三載放歸，卒。年八十七。宗吉風情麗逸，著《剪燈新話》及樂府歌詞，多倩翠倚紅之語，爲時傳誦。其在保安，當興河失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選子弟唱之，時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聞者凄然泣下。又有《漫興》詩及《書生歎》諸篇，至今貧士失職者，皆諷詠焉。

清《浙江通志・人物・瞿佑》《萬曆杭州府志》：字宗吉，杭州人。學博才贍，年十四，鄉人張彥復命賦《鷄詩》，美甚，遂有名。洪武中以薦累遷周王府右長史，永樂間詩禍作，編管保安。久之，釋歸，復原職，內閣辦事。年八十七卒。所著有：《春秋羅珠》、《詩經正葩》、《閱史管見》、《鼓吹續音》、《存齋集》行世。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二　瞿宗吉佑，錢塘人，學博才贍，風致俊朗，少不爲其父所知。鄉人張彥復，自福建檢校回家，瞿翁殺雞具酒待之，宗吉年十四，適自學舍歸，彥復指雞爲題，命賦之。宗吉應聲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瞿翁遂搆傳桂堂，而淩彥翀、丘彥能、吳敬夫咸鄉丈，與爲忘年友。

紀事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二 瞿宗吉風情麗逸，見之詩篇者，往往有歌扇舞裙之興。金公素謂之司空見慣者，誠然也。夏時正修《杭州府志》獨不錄其詩詞，而白、蘇、楊、薩偎紅倚翠之篇悉皆裒採，豈非貴耳而賤目哉！錢塘陳崇子肅者，喜遊俠，爲奇俊語，宗吉甚奇之。嘗春日遊湖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紵》，墨黑燕子來烏衣。」後薄於閩中，盤桓妓館，賦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枝十八誰家娘？」逾一歲而卒，年二十三云。宗吉作《念奴嬌》詞悼之，曰：「海山何處，嘆人間，別有芙蓉城闕。霧閣雲窗深幾許？獨駕青騾超越。香靄雲屏，被翻錦浪，笑捧龍綃袜。鏡鸞舞罷，半簾燈影明滅。誰信一飲瓊漿，玉山自倒，魂逐驚鴻沒。瘴雨蠻煙歸夢斷，愁滿空梁殘月。疇昔相期，殺雞炊黍，中道成長別。故山秋晚，何人共採薇蕨！」

唐岳《剪燈新話卷後志》 予昔官臺幕，識錢塘瞿存齋先生于胄監。衆推先生學識俊邁。予請爲《歷代叙略題辭》，未遑詳接談論。予尋以內艱，守制金華。服闋，應求賢奉，拜春官儀制員外。先生以才德老成，陞擢王相，之河南矣。間以進表至京，一見即別。及待少宗伯浚儀趙公語云：「前參政浙垣，曾見先生所著《剪燈新話》，紀事有善惡，有悲喜，可勸懲，雖涉怪奇，而善形容寓意，文贍而詞工。可誅姦諛，勵貞節。」予心識之，惜未及見。後出守瑞州，地遠事繁，睽隔久之。適以事移潔陽，先生亦繼至。朝夕請益，語及《剪燈新話》，云舊本失之已久，自恨終不得見矣。既而趙公由大宗伯轉夏官司馬，奉命同監察御史鄭君貴謨等按臨關外，因至潔陽。公餘談及先生《秋香亭記》，俾予求稿。先生書之以奉。越歲，盱江竹雪翁胡子昂以備禦興和，將幕掾訪予，同拜先生。觴酌間，子昂告以昔尹蜀以之蒲江，文學掾甲以和出示先生所著《剪燈新話》，令人謄錄，多魯魚亥豕之失。稿今留僑寓。先生喜甚。予因至興和，得而覽之。於趙公之言有徵，可以豁冲襟而發忠憤。遂假以歸，求先生爲正其訛謬，謄本收藏。緘原本□子昂。遂志其由於卷末，後之覽者知所自云。

《歷代詞話》卷一〇引《西湖志餘》 凌彦翀於宗吉爲大父行，彦翀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梢青》各一百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彦翀驚歎，呼爲小友，宗吉以此知名。後彦翀自南荒歸葬西湖，宗吉作詩送之云。

《詠物詩》 樂全叟《詠物詩序》：少日見謝宗可詠物詩，愛之，因效其體亦擬百篇，其已詠者不重出也。大抵詠物之作，拘於題則固執不通，有黏皮帶骨之陋，遠於題則空疏不切，有捕風繫影之失，故自昔名家鮮有此作。被謫以來，原稿久已失去。留滯山後，追憶舊章，得其全者四十首，書附吟稿，以備遺忘，且以應答士友之知而求索者。及回南京，又於鄉友董以誠處得其所傳三十首。今至淞江，居閒事簡，復續三十首，以足百篇之數。才疏語拙，不可追配前人，藏之家塾，以資吟覽，庶不忘少日之勤苦用心爾。倘有見者，幸勿以前所言二病爲誚也。

《望西湖》 《渚山堂詞話》卷二：往見其《望西湖》十闋，其自序云：「丁巳歲夏，寄居富氏餘清樓，頫視西湖，如開一鏡。凡陰晴風雨，寒暑晝夜，未嘗不與水光山色相接也。技癢不能忍，因製《望西湖》十闋。其腔即晁无咎《買陂塘》舊譜也。」宗吉工詩詞，其所作甚富。然予所取者止十餘闋，惜其視宋人風致尚遠。

《八聲甘州》 《渚山堂詞話》卷三：瞿宗吉寓姑蘇，作《八聲甘州》以自遣。首闋云：「荷危樓，【略】。」其自叙云：「丙午秋，重到姑蘇，登樓有作。」按丙午乃至正二十六年，時張士誠尚據姑蘇。明年丁未滅亡，則是時張之國勢蓋蹙矣。初，士誠稱吳王，不惜美官豐祿，以招徠天下之士。凡前元不得志者，悉投之。宗吉薄遊姑蘇，豈亦謀祿仕之計耶。然宗吉以至正丁亥生，屈指至丙午，年纔弱冠。即(鈔本作則)其再遊姑蘇，非必汲汲於營進也。特以采采故耳。繼此則返棹。丁未燕巢之禍，脫不預焉。其視張思廉等有間矣。

《沁園春・鞋盃》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樂府紀聞》曰：瞿宗吉父士衡與楊鐵崖爲友。鐵崖至，父命宗吉以鞋盃行酒，鐵崖遂以沁園春調賦鞋盃屬其填詞。宗吉詞云：「一掬嬌春，【略】。」鐵崖大喜，爲之延譽。

《香奩八題》 《歷代詞話》卷一〇引《列朝詩選》：楊廉夫游杭州，訪瞿士衡於傳桂堂。士衡之從孫宗吉年十四，見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俊語疊出，【略】廉夫大喜，命侍妓歌以行酒，極歡而罷。

《望江南》《歷代詞話》卷一〇引《西湖志餘》：瞿宗吉風情麗逸，著《剪燈新話》及樂府歌詞，多倣紅倚翠之語，爲時傳誦。及謫戍保安，當興安太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於塞下，選子弟唱之。時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詞旨凄絶，聞者皆爲泣下。

著録

《百川書志》卷五 《香臺集》三卷，皇明錢塘存齋瞿佑字宗吉著，纂言紀事，得百一十題。事關閨閣，辭切勸懲，仍以本事附於題後，傍註係於詩下，資人吟詠之趣而廣見聞之方，庶幾詠史之作也。

又卷六 《剪燈新話》四卷附錄一卷，錢塘瞿佑宗吉著。古傳記之派也，託事興辭，共二十一段。但取其文采詞華，非求其實也，後皆倣此，俱國朝人物。

《明史·藝文志三》 子部小說家類：瞿佑《香臺集》三卷。

又《藝文志四》 集部別集類：瞿佑《存齋樂全集》三卷，詞三卷。

又 集部文史類：瞿佑《吟堂詩話》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存目·樂府遺音》 佑有《四時宜忌》，已著錄。是集自卷一至卷二皆古樂府，自卷三至卷五皆詞曲。其古樂府綺靡軟熟，近於溫李，不出元末習氣，詞欲兼學南北宋，反致夾雜不純，殊不稱其名也。

又《詩文評類存目·歸田詩話》 佑永樂中以作詩事繫獄，戍保安，至洪熙乙巳始赦歸。據歐陽修《歸田錄》爲例，則似成於放還後，而末一條叙塞垣事，稱尚留滯於此，未得解脱，又似戍所之語，殆創稿於保安，歸乃成帙歟？後宏治中廬陵陳叙刻之，以佑別號存齋，易名曰《存齋詩話》，無所取義，今仍題《歸田詩話》，從佑所自名也。此書所見頗淺，其以搥碎黄鶴樓作李白語，以王建《望夫石》詩爲陳克，譏張耒《中興碑》「玉環妖血無人掃」句謂楊妃縊死，未嘗濺血，是忘《哀江頭》血污遊魂句也。於考證亦疎，而猶及見楊維楨、丁鶴年諸人，故所記前輩遺文，時有可採焉。

《渚山堂詞話》卷二 瞿宗吉，號山陽道人，有《餘清》及《樂府遺音》等集，皆南詞也。

藝文

桂衡《剪燈新話序》 宗吉索余題，故爲賦古體一首以復之云。山陽才人疇與侔？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怦怦，道是無憑還有憑，沉沉帳底晝吹笛，煦煦窗前宵剪燈。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金柵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纔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寒骨聳錚有聲，脱幘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落落云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耳，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云母屏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幷棲。久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啣春几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三山福地志》 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四：《庵内看惡鬼善神，幷中談前因後果》。

《金鳳釵記》 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三：《大姊魂遊完宿願，小妹病起續前因》，沈璟《墜釵記》。

《聯芳樓記》 《南詞叙錄》著錄佚名戲曲《蘭蕙芳樓記》。

《渭塘奇遇記》 《孤本元明雜劇·王文秀渭塘奇遇》。

《翠翠傳》 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六：《李將軍錯認舅，劉氏女詭從夫》。明葉憲祖雜劇《金翠寒衣記》。清袁聲傳奇《領頭書》。

《綠衣人傳》 明周朝俊傳奇《紅梅記》。

《寄梅記》 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一一：《寄梅花鬼鬧西閣》。

雜録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三引姜南《洗硯新錄》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

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嘗讀瞿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觀此，則自昔蓋有之矣。

垂胡子《剪燈新話句解跋》 志恠之書尚矣，雖曰不經，苟非博雅不能言矣。山陽瞿存齋實惟博雅之士，不遇於世，退而放言。其所著述多方，幾數十篇。且是篇蓋本諸傳奇，雖符於語怪，固亦文章游刃地。況又善可勸，而惡可懲者，其惡可已乎？近世記誦文字者必於是焉假途而祈嚮，然而引用經史語多，咸況無釋爲恨。歲丁未秋，禮部令史宋冀者，求釋於余。余以爲稗說示適於實用，何以釋爲？乃辭。既而思之：《山海經》、《博物志》語涉弔詭，俱有箋疏，佛氏諸典，字本梵書，尚皆鑿空而演解。其釋是書不猶愈於釋梵書者乎？於是就滄洲火人而謀焉。意既克合，方始輯疏。纔解一錄，而滄洲適居棘于宣城。余獨以平昔所記聞竊爲之畫釋。學雖愧於三多，註不讓於五臣。但所釋者雖似煩冗，其於易解未必不爲擊蒙之指南矣。資是而學爲文字，則亦不可謂無少補矣。或有嘲於余曰：「昔韓愈嘗作《毛穎傳》，張籍譏其駁雜無實。瞿氏是書固駁雜之尤者也，而吾子從而解，寧無譏乎？聖賢經世之書，不一而足，吾子去彼而取此何？」余答曰：「聖賢之書，先儒之訓詁備矣。然猶今世之學者，其深造乎道者盡無，與其學聖賢書而不能深造于道，孰若學是書而以爲談助乎？豈古人以爲，經傳，道之筌蹄也，況是書乎？雖然，初學者誠能解文於此，而求道於彼，則是書亦經傳之筌蹄也。顧何以譏余乎？」遂爲讎正，委諸宋冀，使之募印。嘻，冀之志勤矣。冀，吏也，惟簿書是急，乃於是書已欲昭昭，而又欲使人詔。推此志也，雖古之與人爲善者不是過也。然而冀也不克鏤板，乃輳合木字而印之。字多刓缺，覽者病焉。今茲滄洲以天官鄉兼提調校書館而諸員尹繼延者，稟於其提調欲入梓以廣其傳。余更爲之刪煩就簡以爲句解，而滄洲實訂正焉。因撮其注釋之梗槩書諸顛末。冀之印本訖於己酉而繼延之鐫刻終於己未詳錄其年俾來者知之。

高　穀

錢溥《肖齋先生詩集序》 若今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淮南高肖齋先生，早以儒家子，際太宗皇帝聿興文治之初，即舉進士，入翰林，盡閱中祕書，沉潛穠郁，益深蹈厲，繼而歷事列聖，侍經幄，典綸命，凡所以黼黻皇度，鋪張治道，以鳴國家之盛，視全集概可考已。夫古之沉抑山林，奔走下僚而爲詩，雖曰待窮而工，然皆非鳴其盛者，得鳴其盛，則又鮮不雜乎憂讒畏譏、遷謫無聊之思以發乎詩，豈若先生少承家學，壯歷仕塗，凡四十餘年，賡歌明良，酬應湖海之作，一皆純乎沖澹和樂之音，略無讒佞播遷之雜，謂非身際其盛能之乎？詩烏得而不昌也哉？

又 詩自五七言絕律、長短歌行，總若干卷，其門人戶部員外郎江陰卞榮彙次成集，因所號而名之曰《肖齋詩集》，屬溥序之以傳。

《明史・高穀傳》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英宗即位，開經筵，楊士奇薦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侍講讀。正統十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典機務。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學士，掌閣務如故。【略】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易儲，加太子太傅，給二俸。應天、鳳陽災，命祀三陵，振貧民。七年進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略】英宗復位，循、文等皆誅竄，穀謝病。英宗謂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舟以歸。」尋復賜敕獎諭。穀即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天順四年正月卒，年七十。穀美豐儀，樂儉素，位至臺司，敝廬瘠田而已。成化初，贈太保，謚文義。

又《藝文志四》《高穀集》十卷。

蕭儀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襪線集》 儀子德容，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官吏部主事。以疏論遷都北京不便，忤旨見殺。《明史》附見夏原吉傳中。是集乃其子超進所編。據其原目，凡文十卷，詩十卷。此本僅十五卷，蓋詩佚其五卷矣。其文有紆徐曲折之致，而意境不深。其詩爲朱彝尊《明詩綜》所不錄，殆偶未見歟。

周叙

蕭鎡《石溪周先生文集序存》 石溪集者，翰林侍講學士周功叙先生之作也。先生吉水人，石溪其所居之地，集以地名者，所以著其世也。先生年二十餘，以書經掇高科，聲動場屋，比入翰林，尤以古文詩歌擅名，當時館閣諸前輩長者皆愛重之。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周翰林之文章，求者之屨日滿外戶，而先生所以應酬之者，沛然有餘。其詩歌清肆典則，若金石之奏，輕重疾徐，名中音律；而書疏、序記、碑銘之製演迤閎博，若江河之放，紆餘百折，瞬息千里。蓋永樂以前諸先輩，以古文名家者不啻十數，而自宣德以來，所以繼起而和應者，先生其傑然者也。先生在翰林三十年于今，其所作甚多，不自收拾，此集蓋其子滁州學正蒙所編次，殆什之三四而已，然觀此則其他固可以想見也。

《明史・周叙傳》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作《黃鸝鵡賦》，稱旨，授編修。歷官侍讀，直經筵。正統六年上疏言事，帝嘉納焉。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效忠補過之言，徒陳情乞用而已。掌銓選者罔論賢否，第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耕桑，惟勤賦斂。軍士困役作，刑罰失重輕，風憲無激揚，言官務緘默。僧道數萬，日耗戶口，流民衆多，莫爲矜恤。」帝以章示諸大臣。王直等皆引罪求罷。十一年遷南京侍講學士。郕王監國，馳疏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殿下宜臥薪嘗膽，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効力，務掃北庭，雪國恥。先遣辯士，卑詞重幣乞還鑾輿，暫爲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新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王嘉納之。景泰二年又請復午朝，日接大臣，咨諏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從臣講論政事，并詔天下臣民直言時政缺失。帝因詔求言。叙負氣節，篤行誼。曾祖以立，在元時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叙思繼先志，正統末，請於朝。詔許自撰，銓次數年，未及成而卒。

又《藝文志四》 《石溪集》十八卷。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叙，字功叙，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學士，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元三史，力疾詮次，不少輟。有《石溪集》八卷行于世。國初館閣，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語。而文集流傳，自東里、西墅、頤菴之外，可觀者絕少，如石溪又其靡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石溪文集》 是編詩三卷，賦頌詞一卷，文三卷，又以誥敕誌傳爲附錄一卷。【略】其集編次無法，至以五言六句別標一體，區之古詩之外。而五言長律反入於古詩之中，殊乖體例。

劉鉉

論述

文徵明《劉文恭公詩集叙》 至其爲詩，一定不安，更數月必改定乃已，其愼重如此，殆非苟作也。

吳寬《劉文恭公詩集序》 故其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爲工，往往於和平簡淡之中，而有溫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爲似其爲人焉。

《明詩綜》卷一八下　李原德云：劉公詩古澹春容，自有餘味。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一引《姑蘇志》　劉鉉文渾厚，詩春容豐贍，皆有法則。

傳記

王直《副使劉公墓碑》　君劉氏，諱鉉，字鼎貫，世居吉水之文昌鄉夏朗里，以儒名家。宋咸淳進士桂陽軍教授曰天聲者，其五世祖也。高祖益厚，曾祖維德，祖永寧，考率性，皆不仕而皆以學行爲鄉里所敬。率性尤剛果愛人，人德之。君生而秀穎喜讀書，士君子所稱道。稍長爲文多出新意，同輩俱讓其美，而君志益勵。【略】永樂乙未取進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獄無滯囚，有白金文綺之賜。【略】宣德元年，又出按湖廣。【略】丁太孺人憂，服除改貴州，又改四川。滿九年蜀人猶不忘惠其得於人如此。而君以老年倦勤，浩然有歸志，或勸止之，則嘆曰：「吾一介寒士，清儉自守，幸三十餘年，無缺失，今位至四品，可以見祖考於地下矣，吾何慊乎。苟媚於世不能自盡其道，人亦何取於我哉。」明年又乞歸。上察其實許焉。於是作歸駟橋頤老堂以明志。痛父早喪不及養而事母極孝敬。季弟鼎重亡，有遺子女撫育婚嫁如己出。治先人之田廬而理其墳墓，作祠堂以奉先宗族。親戚有貧乏如張興、王武者，資給之使能立。鄉人減耗而賦役尚存，則言於縣議寬減以紓民困，若此類尤多。君歸老，老年得優遊而樂者。□年而以天順四年四月四日卒，距其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八。配帶源王氏南雄教授定夫之女，封孺人。二子長頎爲士，次順早卒。女一嫁解瑛頎。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同鄉藥陂塘頭坑，而以墓碑爲請，予老病不能文，然與君交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銘曰：惟劉故家，詩禮之華。其源自天，其委則遐。惟君承之，表表兪偉。爲名進士，爲賢御史。出入中外，憲紀是司。植善糾邪，舉無不宜。君乃引年，七十致事。詔歸田里，臣敢忘賜，頤老之堂，歸駟之橋。親知來同，於焉消搖。惟君平生，克享其樂。進退從容，惟天是若。今其已矣，歲月徂遷。藥陂之原，啓此新阡。我作銘詩，刻諸貞石。子孫保之，垂耀無極。

《續吳先賢讚・文學》　劉公諱鉉，余從祖。永樂中以善書徵預修史，進侍講。英皇帝深所眷知。【略】在翰林時王汝玉輩爲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於經國匡導納於善爲多，不與輕薄體同也。所著蓋多藏之不出，久乃散佚，惟詩二卷傳。尤工於書，楷法溫媚，極爲時所重，不肯爲人題，故益少存者。

《明史・劉鉉傳》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生彌月而孤。乃長，刲股療母疾。母卒，哀毀，以孝聞。永樂中，用善書徵入翰林。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時，預修《成祖、仁宗實錄》經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廷。正統中，再修《宣宗實錄》，進侍講。以學士曹鼐等薦，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景帝立，進侍講學士，直經筵。三年，以高穀薦，遷國子祭酒。時以國計不足，放遣諸生，不願歸者停其月廩。鉉言：「養才，國家急務。今倉廩尚盈，奈何靳此？」遂得復給。又令甄別六館生，年老貌寢、學藝疎淺者，斥爲民。鉉言：「諸生荷教澤久，豈無片長。況離親戚，棄墳墓，艱苦備至，一旦被斥，非朝廷育才意。乞揀年貌衰而有學者，量授之官。」帝可其奏。尋以母喪歸。服闋，赴都，陳詢已爲祭酒。帝重鉉，命與詢並任。天順初，改少詹事，侍東宮講讀。明年十月卒。帝及太子皆賜祭，賻贈有加。憲宗立，贈禮部侍郎，謚文恭。鉉性介特，言行不苟。教庶吉士及課國子生，規條嚴整，讀書至老彌篤。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瀕行，閱其衣篋。比還，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瀚官終副使，能守父訓。

紀事

文徵明《劉文恭公詩集敘》　公起高科，歷仕五朝，爲時名臣，其文章在史官，政事在國學，碩德實行著稱朝野。景皇時，國家多故，謀臣倖吏往往附時取寵，致位通顯，而公毅然自守，不肯苟有所徇，英廟復辟，遂用爲宮詹，方將大拜，而公非久物故，一時士論有遺望焉。公剛方博大之氣、端居自守之節，蓋嘗以古人自期，文章翰墨特其餘事耳。然所論著精深博雅，當其時亦未見有以過之者。嘗言前輩爲文，楊文貞公必歷時乃就，而王汝玉日可數篇，然精駁雜出，非楊公比也，今曹文襄、張士謙文亦易成，而余非歲月不可。其意隱然有自負者。至其爲詩，一字不安，更數月必改定乃已，其

愼重如此，殆非苟作也。

吳寬《劉文恭公詩集序》 劉爲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宦相承，入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愼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爲人儉質無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一引《水東日記》 正統十三年彭時榜進士，詔選北士爲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長洲劉詹事先生宗器，公安王祭酒先生伯宣亦嘗同事。時山東士二人，尹旻同仁、孫昱廷昭也。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尊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更青瑣共趨朝。西風鴻雁南歸急，落日雲煙北望遙。此際送君無限意，疏疏楊柳玉河橋。』」

著録

文徵明《劉文恭公詩集叙》 平生所著有《假庵集》若干卷，公仲子陝西按察副使瀚嘗刻於閩中，吳文定公寔叙之，今叙文載《匏庵集》，而其書竟不傳，蓋副使沒而其家文獻或散失也。比歲，公之孫桐宰湯溪，謀重刻之，以不得原稿而止，今鄉貢進士畿，湯溪之孫也，搜諸故篋，及訪於親友，得雜詩數十篇，遂以鋟梓，意蓋有所俟也。昔虞文靖公求其八世祖雍公文集不可得，得《辨烏》、《誅蚊》二賦，遂手錄以傳，冀得其餘爾。此詩或公簡汰之餘不可知，而鑄詞命意固合作也。嘗鼎一臠可以知味，他日得全集而傳之，此固不可廢也。公文之妙麗，吳公既已論次，此特著其重刊之意云爾。

吳寬《劉文恭公詩集序》 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爲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爲之，以寬居同里，乃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

劉畿《劉文恭公詩集序》 先高祖文恭公遺《假庵集》六十卷，兹刻特十之一耳。曾伯祖憲副公，嘗以全集求序於吳文定公，聞刻諸閩中，而恨未之見。先大父湯溪公謀重刻於家，又以蚤世弗竟厥緒，畿每痛之，思嗣先志，而原稿爲憲副公所掌，遺之後人，珍襲之過，未能遽得，乃始旁搜博采，積之數年，僅得是詩三百餘首，因體別而類聚之，均爲六卷，命子份手錄成帙。第缺誤頗多，因就正於華陽皇甫子，而折衷於衡山太史公，先以登梓，俟他日獲購全集續梓行之。其行實載在史志、銘傳、散見於諸家之所紀錄者，合爲一冊，以冠諸首，俾誦言者因以考德，庶幾不泯先文恭之美，且以成先大父之志云。

皇甫沖《劉文恭公詩集題後》 文恭公功德名位，所以垂休國史、貽範人心者，觀文定公所爲公集序，可以概見。今其集子孫珍襲之過，無傳焉，莫不以爲恨。公玄孫鄉進士畿，克敦家學，雅意廣之，無從也，近於散帙中得其詩若干卷，紀行詩若干卷，先欲命梓，屬予刪定，予久傾山斗，幸覩瑰璠，不復以淺陋辭也。時適有金陵之遊，攜之旅館，莊誦數過，慨然嘆曰，往哲之名言若是夫！今之談詩者，競藻爭妍，失其雅純，則妍藻出而浮靡入之矣！貞松勁柏，扶疎偃蹇，豈必凝丹縹蒨，逸艷飄芳而後爲可覩耶？公之詩抒思敦厚，吐詞和平，可以語教，可以觀德。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於斯詩見之。其所用多今韻，則猶從周之意云。既爲刪定。因題其末，以告諸知言者。

劉璞《劉文恭公詩集跋》 吾劉氏在吳中稱世家，蓋自宋迄國朝，簪組不絕者閱幾百年，而聲華文物之益盛，則自我先高叔祖文恭公始也。公修行力學，以永樂間發科，久居翰林，後由國子祭酒擢少詹事，沒贈禮部侍郎，謚文恭。其所著古文詩最多，而嘗選其尤粹者六十卷，名《假庵集》，以遺諸後。後曾叔祖憲副公、叔祖湯溪公，皆將梓行，而弗竟其志，此吾宗一欠事也。邇者從弟畿深惟先澤之不可泯，先志之不可不繼，於是搜之遺書中，得公之詩若干首，裒校成帙，諸體略備，復於諸家紀錄中，取公之志傳冠諸卷端，遂爲梓之，而其全則俟之後日。

《明史·藝文志四》 《劉鉉詩集》六卷。

曾鶴齡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松臞集》詩多率率之作，命意不深，而措詞結局，往往爲韻所窘，殆非所擅長。文則說理明暢，次序有法，大抵規橅歐陽，頗近王直《抑庵集》。而沈著則不及也。直爲作墓誌，於其文章亦無所稱譽云。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一陳田按　延年五言慤質有味。

劉球《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公行狀》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爲光州團練使曰慶者，再傳至構，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略】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爲庶吉士翰林以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斬然，無足賴者。又以閭右齟齬、弗克康厥居，積學之餘，稍出所有，授徒以自給。久而從焉者衆，贄入益不貲，廼營故業邑城之西爲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時今少師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公諸篇，悉優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爲最，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撰。洪熙乙巳，受勅封贈父母妻。宣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農二陵修祀事。宣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太宗仁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爲翰林侍讀。明年乞歸省道聞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修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爲翰林侍講學士，尋授奉直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言，衆皆懾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甚艾而精神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旦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沒，蓋正統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也。【略】其文有詩歌詞賦頌贊累千篇，傳記序說半之，行狀墓銘碑讖雜文三百，皆出新意，得古法，無所襲於外，而有益於道德仁義之說爲多。可謂沒而有不可沒者矣。

《明史・藝文志四》《松臞集》三卷。

楊榮《送侍講曾鶴齡歸省》才高曾占甲科名，官任詞垣獨有聲。載筆久看承雨露，寧親今喜荷恩榮。長河風暖冰初泮，故里花開日正晴。想見升堂頻拜舞，滿傾春酒祝長生。

金幼孜《萬竿烟雨圖爲侍讀曾鶴齡作》平生愛佳竹，常有江南情。忽見此新圖，玩之有餘清。千竿挺寒玉，一片蕭湘青。離離紫鳳梢，尚與烟雲平。依微拂厓石，隱約入杳冥。聲雜瀑泉小，色映寒溪明。茆亭亞蒼雪，美韻諧琴聲。旁有灌木叢，鳥雀時喧鳴。秋風即搖落，突兀枝交撐。獨高此君節，寒暑無變更。不逐桃李芳，不隨蒲柳零，惟應松與柏，可以同堅貞。

錢習禮

《靜志居詩話》卷六　其詩雖非作家，然亦無塵坌氣。

王直《禮部右侍郎謚文肅錢公神道碑》公諱斡，字習禮，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初吳越歸宋，子孫皆顯仕，其爲吉州防禦使曰惟濟，子昕，遂家廬陵，三傳至貴和，徙吉水諸源，爲望族。曾祖以吉，祖立志，父好德，母赤岸陳氏皆以德義重鄉里。公生而喜學，父母兄弟皆鍾愛，凡所師友者，見其文敏而思深，且多出腹稿。莫不奇其才。從學南昌訓導顏子明，而卒業於翰林修撰張伯穎。永樂六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中第十。時車駕幸北京，廷試不果。由是從容京師間，縱觀聖朝政化之美，聲明文物之盛，四方萬國謳歌朝覲之會同，而才益進。九年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尋陞檢討參史職。甲辰會試，命公爲同考。八月仁宗皇帝卽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知制誥。洪熙元年，賜勅褒贈父母及封其妻。勅同修《太宗皇帝實錄》。仁宗皇帝升遐，宣宗皇帝正大位，勅修《仁宗實錄》，公亦與焉。【略】今皇帝卽位。二月上宣宗尊號，賜白金。秋九月詔修《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改元正統，大臣建議開經筵，詔可其奏，公與爲講官。【略】公孝友

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君子稱之。至姻戚故舊，亦無悖於理者。在位三十餘年，以文章議論爲士類所敬。樂於教人，學者亦樂從之。遊典文衡者八，讀卷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歌咏，以揚太平之盛美。及老而歸頤老之堂，子孫侍教者十五年，凡所著述論思聯爲大卷，有《應制集》、《詞垣稿》、《詞垣續稿》、《歸田稿》藏於家，後世傳焉。天順四年九月嬰疾，五年四月益甚，五月二十二日終於正寢，春秋八十有九。訃聞，上爲之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爲治祠墳，謚曰文肅。【略】至是鳳躍以其親戚高僉憲所述行狀請於予曰：「先考文行公知之，且交最久，神道之碑，非公孰宜爲。」予老且病，不得辭，乃勉副其意，詩曰：洲背之山，有崔者墳。是誰所營，武肅令孫。惟此令孫，克勤帝載。由唐而興，日廣且大。歸於有宋，以德以仁。衣冠相傳，有土有民。天胙忠孝，賢者相繼。維時能來，緊公是視。公之遊此，旌旆于于。山靈來瞻，風卷雲舒。植木有本，醽水有源。公之本源，人其式旃。公每來歸，子孫翼翼。誦詩讀書，有永無斁。惟公世家，海內所聞。政事文章，亦煥其羣。我與爲友，式篤於義。九十而終，尚利後嗣。公官三品，神道有碑。我作銘詩，百世之詒。

又《錢侍郎像贊》 吳越世家服書詩兮，慶澤所鍾毓此奇兮。文行之華邁等夷兮，仕于聖時禮樂司兮。正其衣冠肅有儀兮，雍容進趨步赤墀兮。天威咫尺敢弗祇兮，端笏澄心儼若思兮。云誰之從古夔夷兮，惟直惟清日孜孜兮。白髮蒼顏福履綏兮，自天申之百歲以爲期兮。

又《祭錢侍郎文》 於惟先生，閥閱之胄。遭遇宋興，大振厥後。子孫相承，詩書授受。德業之華，式克毖懋。公於經史，夙夜深究。載筆而升，在帝左右。文章神奇，海內之秀。三四十年，名塞宇宙。天賦公壽，八十有九。聚哭親朋，哀傷故舊。我年視公，四歲差又。念欲送葬，疾妨撫柩。令男致禮，嗟我遺叟。何時見公，淚如懸溜。

《明史·錢習禮傳》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習禮與練子寧姻戚。既仕，鄉人以奸黨持之，恆惴惴。楊榮乘間言於帝，帝笑曰：「使子寧在，朕猶當用之，況習禮乎。」仁宗卽位，遷侍讀，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讀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聞。帝命具座。後遂爲故事。正統九年乞致仕。不許。明年，六部侍郎多闕，帝命吏部尚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於禮部。習禮力辭。不允。王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習禮恥爲屈。十二年六月復上章乞骸骨，乃得歸。習禮篤行誼，好古秉禮，動有矩則。家居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謚文肅。

又《藝文志四》 《錢習禮文集》十四卷，《應制集》一卷。

楊榮《送翰林侍讀錢君習禮南歸詩序》 翰林侍讀錢君習禮奉敕命歸祀祖考于其家，蓋習禮始以明經，擢魁江右，遂會試春官，入對大廷，皆在前列。初授翰林檢討，以進今秩。其在職，夙夜恭勤，莅事通敏，屢與纂修，而勞效益著，其操履超乎儕輩，其聲譽揚于遐邇，故能近穆穆之清光，以踐華要，而躋顯秩，有非庸衆之所可及也。今而蒙荷恩命南還故鄉，撫松楸於高丘，薦蘋藻於春雨，得以致其孝思，釋其違離閒闊之懷，然後與賓客故人觴酒賦詩以爲樂，因相與道論聖朝明良際遇之盛，德教治化之隆，典章文物之備與夫四方萬國朝覲會同皆前古之所未有。則習禮之歸也，蓋非特有以爲鄉閭之榮而於我朝以聖繼聖祖述憲章之美，皆可得而概見焉。豈不榮盛也哉！於是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予爲之序。

林　誌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〇 誌字尚默，閩縣人。永樂壬辰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歷修撰、侍讀、右春坊諭德。有《郘齋集》十五卷。

又陳田按 尚默之卒也，同館多有挽詩。侍講泰和余學夔詩云：「詞華推哲匠，科第重明經。泛覽窮奇僻，幽探洞窈冥。凄涼遺舊事，惻愴看新銘。日暮西岩曲，猨嘵不可聽。」「多病文園久，仙遊去不還。喪車經衛水，丹旐入閩關。野鳥悲殘雨，浮雲蔽舊山。孤雛扶櫬往，辛苦冒危艱。」檢討東魯許彬詩云：「故友留長劍，孤兒哭素帷。茂陵無舊稿，杜曲有遺詩。黃甲名猶在，青雲志可悲。潞河丹旐去，行道亦漣洏。」修撰泰和曾鶴齡詩云：「卧病京華衆所憐，青燈孤榻夜蕭然。賜歸方擬辭雙闕，長逝旋聞隔九泉。桂館餘

風人共惜，詞垣遺稿世應傳。迢迢旅櫬南還路，遙指三山若箇邊。」修撰吉水劉子欽詩云：「憶昨春明話別離，寧期數月永相違。半生富貴成春夢，一舉科名冠盛時。老我忽驚雙鬢改，懷人更覺寸心悲。校文應過揚雄宅，灑淚臨風不盡思。」諸公詩世不多見，附錄於此。

又　尚默爲王孟陽弟子，詩沿閩派，時有警音。

《明史・藝文志四》《蔀齋集》十五卷。

陳鎰

《靜志居詩話》卷六　僖敏開濟之才，韻語非其所務。湯尚書潛庵稱其文有組舞磬控之樂。顧遺集罕傳，予從其裔孫彥瑜所見之。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〇　鎰字有戒，吳人。永樂壬辰進士，除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督寧夏、延安、綏德邊備。進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謚僖敏。有《介庵集》。

又陳田按　僖敏鎮陝西，有威惠，陝人呼爲「黑髯翁」。閩中陳泰挽公詩云「關西民仰黑髯公」，紀其事也。

《明史・藝文志四》《陳鎰文集》六卷。

陳循

《靜志居詩話》卷六　少保詩絕意規摹，饒越石清剛之氣。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乙未狀元。授行在翰林修撰。正統十年，以翰林學士直內閣。景泰中，歷升尚書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復辟後，謫戍鐵嶺。有《東行集句》千首。天順五年，譔進皇廟中興四朝神功聖德頌四章。詩二十首，得放還。明年卒於家。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一　循字德遵，太和人。永樂乙未第一人及第，除翰林修撰。洪熙改元，進侍講。宣德初，進侍講學士。正統中，進翰林學士，入文淵閣典機務，旋進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景泰中，進少保，歷文淵閣、華蓋殿大學士。英宗復辟，謫戍鐵嶺，尋放還。有《芳洲集》十卷。

又引《蹇齋瑣綴錄》　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代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忠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圈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賜內閣，問二楊先生曰：「『壽域』二字如何？」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如何？」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指『壽域』爲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贊》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正統間，朝鐘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製祠鐘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柯挺《芳洲文集序》　及考公生平所揚歷，則自讀中秘，凡三十年而始執政，又十二年濟大過，終公之世厘一任子，卽任子不祿，纔一再傳，苗裔至無以自存，則公之不矜不伐不封，此足以概矣。夫自昔爲國家定大難、豎大功，而不食報，往往而是，顧靡不伸於公評，而獲報於其子孫千萬祀而下。如核公當日，試舉建炎矛盾諸臣相提而論，且詰金櫃之所以渝盟，與遡虞淵之所以取日，公之功當侈公評無已時，而以博士君爲之後業，且繩武圖不朽，食報方未艾矣。矧今上褒功錄節，慰英魄於九泉，來駿骨於千里，詔靡歲不下，直靳於革除也與哉。

又　乃閱公所爲文集，若陳說上前，則三代禮樂六經精微之旨；若代天言，則典謨訓誥之體；若抒性靈，則風雅之遺；若所酬答，按事屬辭，揚微闡幽，則玄酒之味、太音之聲。不佞匪曰知之，第於公之宏抱石畫，邃蓄醇中，亦藉以咀其一胾云。

郭子章《芳洲文集序》　予生也晚，未及嚴事公，顧章五世再從伯王父武略公，實以子妻公，長老傳聞公事最核。公生而清惠，稱神童，鄉試、廷試俱第一人，南宮第二人，文章妙天下，咳唾熙笑，人爭傳寫，官侍從三十年，拜相五年，元相八年，國家大詔令、大典冊多出公手，黼黻憲猷，鼓吹

休明，具載集中，奚俟予言？

又　大學士少保陳芳洲先生沒百四十餘年，其四世孫以躍爲建安博士，萃公文十卷，刻於建安。已，博士稍遷貴州思南郡丞，來綰貴陽符，屬章序公集。

陳以躍《刻先公遺集小引乞言》　先公平日詩文甚多，今所梓者，收之散逸之後，僅什一耳，大都布帛菽粟，國初渾噩之氣自存，攄情止理，不事文彩，以表見於後世。而其行己立朝，亦如其文，質直自任，絕不市恩沽譽，爲身後之計，凡可爲國家植基本、爲古今扶道脈、爲海宇沛福澤，毅然行之，而名歸主上，功泯已出，人罕知焉，當年大政紀可考鏡已。夫文者心之聲也，功者心之跡也，讀先公之文，覈先公之功，而可以論先公矣。集既梓，將乞言于鴻鉅，弁諸首簡，故不忖其謬陋而直述之，惟名公採焉，幸甚。

陳馥《詩譜跋》　先少保芳洲公，被誣謫戍，政東行時，每於風晨月夕摘取古人所製詩句，集成短絕，凡若干首，彙以成編，幸叔父無逸先生系以年譜幷頌辭，板行於世。不料遽遭回祿，迨板亦燬久矣。嗚呼，惜哉。馥念先人手澤尚新，曷可泯滅，爰抽己貲，命工重刊，于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俾後之子若孫得有所考云。

《明史・藝文志四》《芳洲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芳洲集》　是編其裔孫以躍所輯。附錄一卷，則諭祭文誌銘、祭文輓詩，乞恩復官疏及祀鄉賢文移。首列奏對而無章疏。其自訟疏本傳尚載其略，乃削而不存，未喻何故。殆久而佚其稿耶。

又《東行百詠集句九卷附芳洲年譜一卷》　是編乃其被謫東行時集古人詩句以成七絕。初得三百首，復疊和其韻至千餘首。集句皆不著姓名，頗多竄易牽就。和韻諸作，更多累句。後附年譜一卷，乃其門人王翔所錄。當時敕諭及循所進詩頌，俱載入其中，亦非體例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循字德遵，泰和人。甲午解元。永樂乙未會試第二人，殿試一甲一名。景泰中官至戶部尚書少保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英宗復辟，謫戍鐵嶺。先是土木之變也，先擁駕入關，會集防禦。未幾虜悔，送上皇還居南內。壬午粵西土官黃竑希寵，奏請景皇立己子。景皇令中貴以疏覘循意，循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堂堂天朝得毋啟萬世之譏乎？」景皇不悅。八年景皇疾，不朝。羣臣議請復立茂陵，未及上奪門之兵起矣。徐有功石亨以宿憾誣循，遂謫戍。未幾，徐石敗。循撰《皇朝中興四朝神聖功德頌》四章詩二十首進呈，得放還，明年卒。

又　《東行百詠集句》三卷、和三卷、再和三卷、三和一卷、附年譜一卷（天順刊本，天都汪氏藏書），陳循撰。前有天順壬午循自引云：余承恩譴東行，省躬思咎，餘何所營，因憶古人詩篇，篇摘一句，集成三百首，中間地名數目事拘拘不可用者，則易一二字，以從實，亦十百中一二，復各和爲韻語，通千餘首，均分十卷，附年譜一卷，遺像二贊列於首，有門人同邑王翔子瑛跋。【略】尚有《芳洲文集》十卷，《續集》六卷，《憫忠錄》一卷，均未見。此本乃天順間刊。《四庫》入存目。有天都汪氏承雅堂圖籍陳書崖讀書記兩印。

陳　輝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一　輝字伯煒，閩人。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出爲貴州按察僉事，遷廣東副使。有《存庵》、《琴邊清唱》二集。

又引謝肇淛《福州府志》　陳輝工詩善鼓琴，草書學懷素，老而筆力尤勁，解縉雅推服之。

又陳田按　伯煒詩格清婉，永樂中當推作家。其官吾黔按察僉事時，與巴陵方御史與佺唱和。永樂甲辰，御史巡察赤水，得一聯云：「雲生石洞重陰合，雨過峯巒積翠深。」索伯煒卒成之。見《琴邊清唱集》。而黔志《職官》列巡按御史方佺於宣德朝，誤矣。

郭登

論述

《明詩評》卷四　定襄奇士也。磨盾操檄，橫槊賦詩，雄論風生，絢辭電掃。如送季方之作，怨而不怒。它篇奕奕固是將種。登詩如弄波榜人，大自標捷；又如魏司徒善射，令人驚目。

《今獻備遺》卷一六　登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塞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國雅品・士品二》　郭忠武元登，《麓堂詩話》云：「公詩爲國朝武臣之冠。」余鈔其《戰場》、《征人》二作，平易渾厚，直言賦事，譬之兵法，正而無奇，循守繩墨者也。句有「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天戰血腥」，將無突圍破敵，有平吞疆場之志。公嘗謫戍甘州，時《送岳正》云：「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其激烈壯志可想。

李東陽《麓堂詩話》　國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蒙翁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旋客，白頭雙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於世。予集蒙翁《類博稿》，見舊草紙背翁親書《王母宮》四律，愛而錄之，頗疑無改竄字，與他草不類。久之見所謂《聯珠集》者，乃知爲此老詩，幸不誤錄也。

《明詩別裁集》卷三　定襄《山王》、《楸樹》、《咏梟》諸篇，盛推衆口，然才力恣肆，或非正聲。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五陳田按　忠武詩才力雄博，大篇最爲見長。竹垞推其《詠梟》諸作，可謂具眼。沈歸愚以爲非詩正聲，非通論也。《聯珠集》今鮮傳本，余就所見錄之，殊憾不足盡所長耳。

又引《王奉常集》　定襄起將校，得之於邊雲塞草間，已復謫戍，老困思歸，而後詩益工。

《甘州》　《皇明詩選》卷一三：宋徵輿曰：眞意氣語。從搖落中見之。

《送岳季方還京》　《明詩別裁集》卷三：《皇明詩選》裁末四語作斷句，《明詩綜》因之。然通體纏綿有情，不迂不促，故仍用原本。

傳記

《明史・郭登傳》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孫也。幼英敏。及長，博聞強記，善議論，好談兵。洪熙時，授勳衛。正統中，從王驥征麓川有功，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又從沐斌征騰衝，遷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車駕北征，扈從至大同，超拜都督僉事，充參將，佐總兵官廣寧伯劉安鎮守。【略】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尋令代安爲總兵官。十月，也先犯京師，登將率所部入援，先馳蠟書奏。奏至，敵已退。景帝優詔褒答，進右都督，登計京兵新集，不可輕用，上用兵方略十餘事。景泰元年春，偵知寇騎數千，自順聖川入營沙窩。登率兵躡之，大破其衆，追至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邊將自土木敗後，畏縮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爲之一振。捷聞，封定襄伯，予世券。【略】憲宗即位，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奏邊軍償馬艱甚，至鬻妻子，乞借楚、慶、肅三王府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之。用朱永等薦，召掌中府事，總神機營兵。成化四年復設十二團營，命登偕朱永提督。八年卒。贈侯，謚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爲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嘗以意造「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以土木如平地。敵入圍中，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皆陷。又倣古製造偏箱車、四輪車，中藏火器，上建旗幟，鉤環聯絡，布列成陣，戰守皆可用。其軍以五人爲伍，教之盟於神祠，一人有功，五人同賞，罰亦如之。十伍爲隊，隊以能挽六十斤弓者爲先鋒。十隊領以一都指揮，令功無相撓，罪有專責，一時稱善。登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

武臣無及者。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能詩文。永樂末，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木薑川。九年，從沐斌征騰衝。功皆最。土木之難，以都督僉事守大同，虜擁上皇至城下，登陣謝卻之。景泰元年，虜大入，力戰破之，追奔至栲栳山，進封定襄伯。上皇復辟，謫戍甘肅。成化初，復爵。卒贈侯，謚忠武。李西涯曰：「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郭定襄。」有《聯珠集》行於世。《聯珠集》者，公自錄其詩，而先之以其父鉞暨其兄武之作，凡二十二卷。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聯珠集》二十二卷。（景泰初，登封定襄伯，有詩名。是集以其父珏兄武之作，與登詩合編。）

雜録

《國雅品・士品二》　初公以拒北狩駕見謫，當時或謂公曰：「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公曰：「吾誓與此賊存亡，不使諸君獨死。」及擁上皇去，公登城大慟，則非無歸駕意，故社稷爲重也。商立毅爲公誌曰：「廉潔尚謀，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余觀公節概頗奇，所取不顓文辭也。

聶大年

論述

徐泰《詩談》　臨川聶大年俊逸，九轉丹成，毛骨盡蛻。

《明詩綜》卷二一　俞汝成云：壽卿詩尚襲元調。

《靜志居詩話》卷七　聶大年掌教武林，揭對聯示諸生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於按察司。」以是見忤達官，九年不調。泰和王行儉掌銓衡，以詩寄戴文進索畫，自叙十年始成，大年題其後云：「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稍聞於王，而王不介意也。天順初被徵入史局。病中以詩別行儉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行儉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行儉爲作墓誌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諸體平熟，惟絕句小詩差有韻致，比於劉泰士亨、陸昂元倫、馬洪浩瀾、王澄天碧諸子，似勝之。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樂府紀聞》曰：其《東軒集》中，有「玉樓人醉東風晚，高捲紅簾看杏花」，眞詞筆也。

《卜算子・粉淚濕鮫綃》　《詞則・閑情集》卷二：「中有怨情，令人尋味不盡。」

《讀人楊廉夫詩集》　郎瑛《七修類稿》卷三〇《詩能叙實》：聶大年先生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彩鳳凰雛，酒債詩豪膽氣麤。白髮草玄揚子宅，紅妝檀板謝家湖。金鉤夢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母夢金鉤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實。今集中無也。

傳記

王直《敎諭聶大年墓誌銘》　大年聶氏，世爲撫州臨川人。曾祖某，祖伯善，皆不仕。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太宗皇帝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鑾喝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比長，喜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意古文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趙松雪，皆臻其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傳於遠邇。迎其母來杭，旦夕率婦子，備物以養，必誠必孝，母之心歡焉。逾六年母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詔旌表其門閭。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諭。仁和之人得大年復大喜，敬愛逾往時。大年乃言於有司，修學校，嚴學規，訓勵彌切，諸生日加親慕，教用有成，登第者彌衆。寘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大年所至，能得士，人服其公。凡所經歷處，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必見諸賦詠，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朝廷有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藥，凡與善者數往來問候，冀速愈而勢日危殆。大年知不能起，呼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朝廷之恩，下負平生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蓋景泰丙子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矣。【略】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月初三日，及其卒也，享年五十又五。配陳氏，前平樂太守用晟之女，有賢行。四子，（闕）女四，孫男四。大年有詩文四十卷，多可傳者，斯足以不朽矣。章奉柩歸臨川，將以（闕）年（闕）月（闕）日葬（闕）山之原，予乃爲述其行，而系以銘。銘曰：學足以爲人師，才足以適事宜，出既逢時亦將有爲，何天不慭遺而未究厥施，嗚呼噫嘻，其誰不悲。

《明史・文苑傳二・聶大年》　聶大年，字壽卿，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官翰林侍書、中書舍人。燕王入京師，迎謁，道暍死，死後五月而大年生，母胡撫之。比長，博學，善詩古文。葉盛稱其詩，謂三十年來絕唱也。書得歐陽率更法。宣德末，薦授仁和訓導。母卒，歸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子賢行上之有司，詔旌其門。服闋，分教常州，遷仁和教諭。景泰六年薦入翰林，未幾得疾卒。始，尚書王直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自序昔與文進交，嘗戲作詩一聯，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賢者，天下寧復有遺賢哉。」直聞其言，不怒亦不薦。及大年疾篤，作詩貽直，有「鏡中白髮孰憐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墓耳」，遂爲之志。

紀事

《藝苑卮言》卷八　我朝如聶大年唐寅輩，咸旋食廛居，不堪其憂，邇來謝客糊口四方。

《蓉塘詩話・聶大年》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遺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疏。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於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庵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古今詞話・詞評下》　《樂府紀聞》曰：聶字壽卿與馬洪齊名。聶賦《卜算子》，蓋自況也。爲武陵訓導，天順初，被徵修史。投詩於王抑庵冢宰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抑庵爲之泣下曰：「欲我銘其墓耳。」

藝文

姚夔《輗聶大年先生》 胸中風月浩無邊，每見詩文世共傳。詩逼蘇黃氣吞海，文追韓柳筆如椽。芹宮久惜淹胡瑗，史館方看得馬遷。才未及施人已化，士林誰不一潸然。

吳訥

《今獻備遺》卷一四 吳訥，字敏德。【略】廉直敬愼，持正不撓。爲文根據義理而本于六經。有《文章辨體》行于世。

又 時仁皇帝監國，命敎諸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所遺餽金，題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幷土物，任敎沉匿碧波間。」廉而不激類此。

《續吳先賢讚・文學》 吳訥，常熟人。幼而有成人度，能遍誦五經。父爲沅陵簿被逮，訥請代未得而歿，喪之哀，時稱有禮。乃用善醫起。仁宗素賢之，授以御史。其所蒞必興敎化獎進貞義，黜姦邪除暴戾之意表閭里，修忠臣墓，時稱敦質，法無抵嚴。歷官都御史，皆以仁厚稱。致仕歸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書多行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 訥，字克敏，休寧人。少學兵法，習騎射，從父總管禮於靖江，收復五溪蠻峒。至正末，蘄黃盜破徽州，待制鄭玉，前進士楊維禎，薦其才於澍省，授建德路判官兼義兵萬戶，與元帥李克魯會軍昱嶺關，同復徽州。維禎爲文送之，勉以張睢陽事。丁酉歲，天兵臨郡，隨元帥阿魯輝退屯澍西札溪源，巡邏至界首白際嶺，戰敗不屈，引刀自刎死，年二十七，有《吳萬戶詩集》五卷。

楊子器《思庵先生文粹叙》 先生世爲常熟望族，少孤貧，銳志力學，以醫業遊京師，楊文貞公遇而薦之。初爲御史，後爲都御史，竭忠勵節，冰蘗自持，扶植紀綱，表率庶府，眞所謂臺省老成、中外具瞻者也。其平生性度文雅，輝光宣著，至于發言爲詩，抒言爲文，連篇累牘，莫不根據道理，關係名敎，無一點風雲月露之態，讀是集者，豈徒可以言語文字視之哉？本朝文章，自方正學而下，則先生與薛文清而已。

又 吳思庵先生集凡十一卷，乃其孫淳所編葺者。刻板藏于家廟，近年爲族子竊取而質于人，遂亡逸過半，僅存者亦朽腐不可印揭，予乃校正訛謬，命工重刻以成，遂序而付其曾孫堂，俾藏焉而勿褻且慢焉，庶將來文獻有足徵考。

《明史・藝文志四》 《吳訥文集》二十卷，詩八卷。

盧儒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儒，字爲己，崑山人。祖熙，字公暨，洪武中同知睢州公武之弟也。父充耘，字次農，以公武死，誓不仕。爲己博學能文，自負甚高。天順初，以薦授中書舍人。嘗在翰林，上命撰《雪賦》甚急，諸公皆束手，儒援筆立就，一時驚嘆。

劉績

《明詩評》卷三 績更煜煜妍妍雅，法長吉歌行，雖有時譽，終難名家。

《國雅品・士品二》 劉孟熙，渙之子，恕之弟，爲會稽名家。其才思雄健，長歌頗放誕。如：「馬嘶秋草闊，雕落暮雲平。」「野雪消不盡，春江流正深。」屬興豪華，非鄙促語。七言《早春寄白虛室》云：「帝城佳氣接煙霞，草色芊芊紫陌斜。霽雪未消雙鳳闕，春風先入五侯家。歌鐘暗度新豐樹，游騎晴驕上苑花。獨有揚雄才思逸，應傳麗句滿京華。」頗遒麗，自是弓裘家範也。

《靜志居詩話》卷六 「殘雪未消雙鳳闕，新春先入五侯家。」晚唐張蠙詩

也。孟熙易「殘」以「霽」，易「新春」以「春風」，攘爲己作，遂以此得名。人或少之。然「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非江爲詩乎。林君復易「疎、暗」二字，竟成千古名句。所云一字之師，與活剝生吞者有別也。張作全詩不稱，不若劉之首尾相當。其《自題詩本》云：「幼小工刺繡，極知鍼綫難。祇緣花樣古，不耐俗人看。」是時人爭學溫、李，宜其以拔俗爲嫌耳。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劉績有「歌鐘暗渡新豐柳，遊騎晴驕上苑花」。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四陳田按　會稽三劉，稱詩孟熙最爲傑。隱居不仕，人稱西江先生。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績，字孟熙，山陰人。渙之子，貢友初之甥也。教授鄉里，不干仕進。家貧，轉徙無常地，所至署賣文榜于門，有所得，輒市酒。樂賓客，緣手而盡，嘗有客至，呼名，久不出，怪之，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爇薪，一笑而已。家有西江草堂，人稱爲西江先生。著《嵩陽稿》、《詩律》及《霏雪錄》。

偶桓

《明詩綜》卷一九上　王世貞云：吏目頗協風格，故多鴻爽之詞。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四　桓字武孟，太倉衛人。洪武中，以薦爲崇安從事，授桂林河泊大使。永樂中，終荆門州吏目。有《江雨軒稿》、《醉吟錄》、《鳳臺吟嘯集》。

又引《姑蘇志》　武孟少嘗接識楊維楨、倪瓚。瓚謂其詩有超乘挽纚之力，日升川至之漸。

又引《梅花草堂集》　偶武孟落拓嗜酒，喜吟詠，年八十二卒。嘗自作挽詩云：「堪憐八十白頭翁，自笑生前萬事慵。北闕薦賢雖有剡，南村作守竟無功。毓詩不愧詩才拙，嗜酒惟愁酒盎空。留得五湖風月在，浪遊誰復繼遺蹤？」著《江雨集》。遊秣陵，雅慕醉吟先生之爲人，又作《醉吟錄行》於世。

又引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江雨軒稿》八卷，自題義陽偶桓武孟。按：《太倉志》：「偶桓字武孟，少嘗接識楊維楨、倪瓚。瓚亟稱之。洪武二十四年，應秀才舉，爲崇安從事，授廣西桂林河泊大使，終荆門州吏目，致仕歸。遇淮南故人蔣文用，即隨入京，僑居建安坊下，放情觴詠，久之乃還，卒年八十二。家桃源涇，築江雨軒，每自題『瞎牛』，又號海翁。」志所云桃源涇者，即茜涇也。明初茜涇尚屬崑山縣，故黃容叙其集，稱爲崑山偶武孟也。其《辛卯立春日試筆》詩云「野老行年七十三」，是武孟生於元順帝至元五年己卯，其卒當在明永樂十八年庚子矣。武孟有《自題桃花書屋詩卷》詩云：「野翁家住桃源曲，手種桃花結書屋。太平老作葛天民，自喜無榮亦無辱。」又有《元夕寫興寄茜上諸友》詩。予所藏乃葉文莊菉竹堂鈔本，前有巡撫宣府關防印。

又陳田按　偶武孟選元人及明初詩，題曰《乾坤清氣》。錢塘金弘選元人詩，亦曰《乾坤清氣》，貝廷琚爲作序，見《清江集》。武孟《江雨軒稿》世不多見，予檢陸文量《菽園雜記》云：「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元末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羲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強齋集》、袁華子英《耕學稿》、易恆久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復齋稿》、林鍾仲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麐公振《淞南漁唱》、屈昉季明《寓庵集》、王資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時久《平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集》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俱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矣！」錢竹汀《江雨軒集跋》云「得自菉竹堂鈔本」，當即文量所見者也。《明史・藝文志》、《四庫提要》均未著錄，安得好事者爲物色而甄錄之。

《續吳先賢讚・文學》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倪瓚愛之，勸令學，遂日誦數千言。試令爲詩，語警絕，若素工聲律者，因爲延譽，嘗所往來，名一日起。洪武中大搜，故爲游者至則命爲吏。武恐及，輒盡力所守主。自從事閩之崇安，更桂林，又徙荆衡。所著有《江雨軒》諸集。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桓，字武孟，太倉人。家於桃源涇，性落拓嗜酒。年少俠游，客於諸公，倪瓚愛之，勸令學，日誦數千言，試令爲詩，語多警絕，瓚爲延譽諸公間，名大起。洪武二十四年，應秀才舉，爲崇安從事，授廣西桂林河泊大使，終荆門州吏目，致政歸，卒年八十二。武孟眇一目，每

自題「瞎牛偶桓」。谷楷目眇性嚴，號瞎虎，故以自號。又別號海翁。有《江雨軒詩集》。

郭　廑

《明詩綜》卷一九上　廑，字敬夫，福州人。有《鏡湖清唱》。

又　徐興公云：敬夫吾鄉隱君子，百年來，罕有知者。其《題青舖嶺》絕句云：「家林想在空濛外，一帶螺江隱翠微。」又有「門前湖白與山青，分攜空過白湖亭」之句。其所居當在白湖螺浦之間，與趙景哲相鄰並也。

邱　濬 丘　濬

論　述

綜　論

徐泰《詩談》嶺南孫仲衍、王彥舉、黃庸之、趙伯貞、李仲修，時稱「五傑」。惟仲衍清圓流麗，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雄俊豐麗，殆敵手也。德慶李文彬，亦時勁敵。後瓊山邱濬，詞雖睚眥，警秀則少矣。

李東陽《瓊臺吟稿序》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爲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製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生邱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爲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爲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逾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錄，以至金滕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爲劇談高論，如繅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理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概見。著而爲文，如鰲負山，鵬連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旬鍛而月鍊，乃有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謗識，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爲主，亦或以江山爲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製作之名，以靳於後世，有不可得者矣。

程敏政《邱先生文集序》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於上曰天文，見於下曰人文，見於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辦，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腴條達，見於治則民格，著於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爲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岐而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爲文，而別於經術。昉此日寖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略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爲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於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於斯世，則亦安能盡刊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爲說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爲毛、董而不爲鄒、枚，爲韓、李而不爲燕、許，爲歐、曾而不爲楊、劉，爲陶、杜而不爲徐、庾、溫、李，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求不倍於孔門，而後可乎？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公先生，先生是其言以爲知道，然走實不足與於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士蔣君冕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爲若干卷，間奉以視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歎曰：

「何其養之深而出之霈然，一至此哉！」先生嘗爲走言：「世之作文者，類喜煅煉爲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或剽竊以爲功，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於世。無補於世，縱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於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於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於兩間，作楷模於來世，使道不爲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揮遠之而以爲羞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若先生豈多得哉！

又《書瓊臺吟稿後》　禮部尚書瓊山丘公，以學識才氣聞天下，天下之人當公意者指不多屈，然獨心進予爲可語，蓋茫然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公每謂「作文必主於經，爲學必見於用，考古必證於今」，鄙意適然，遂爲知己。故公有制作必示予，予得縱觀焉。如所謂《大學衍義補》者，已經進御。他如《世史正綱》、《朱子學的》之類，率皆有關於世教人心，不可少者。至於詩文，總若干萬言，雖間出於應酬之作，然一不求合於時好，直趨秦漢，上薄騷雅。故竊評其文如大江長河，一瀉千里，雖析而爲三，播而爲九，顧其原必自岷山星海，扼底柱、束瞿塘以爲奇，而後沛然東向，莫之禦也；其詩如仙翁劍客，隨口所出，皆足驚人，雖或兼雅俗、備正變、體裁不一，然諦視而微諷之，氣機流觸，天籟自鳴，格律精嚴，亦不失人間矩度。蓋予僭評如此。

蔣冕《瓊臺詩稿序》　竊觀先生之詩，擬李而似李，擬杜而似杜，擬韋、柳而似韋、柳。遇有所爲，無不各臻其妙。此豈偶然得意而爲之，若世之能爲乎此而不能爲乎彼，拘拘於一才者哉。蓋其得於天地者，變化莫測故也。

又　先生之謨謀，在朝廷議論，在天下事業，在著述，固不待詩而後見也。然欲知先生之爲人者，抑或於詩而可以見焉。

《藝苑卮言》卷五　丘文莊裁而俗。

又　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

《玉堂叢語・文學》　丘濬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誌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公環奇跌蕩，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峰回海立，公直欲相雄長，無畏。

《曲品・具品》　邱瓊山大老雖尊，鴻儒近腐。閒情賦罷，元亮原是趣人；雙文句刪，微之且爲薄倖。乍辭講幄，亟譜家詞。造捏不新，知老輩之多鈍；莊諧幷寫，庶末俗之可風。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博極羣書，尤熟國家典故，平生作詩幾萬首，口占信筆，不經持擇，亦多緣手散去。今所存《瓊臺集》，尚千餘首。

《明詩綜》卷二一　李賓之云：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

又　黃才伯云：先生信口爲詩，語皆警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重編瓊臺會稿》　濬相業無可稱。其立朝與葉盛不相能，又與莊昶相惡，具載《明史》盛、昶二人傳中。其嗾御醫劉文泰陷王恕一事，雖其妻亦知其非，具載《明史》恕傳。講學家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護，迄不能與公論爭也。其兩廣平賊之策，言之鑿鑿，然韓雍力駁其說，竟奏蕩平，具載《明史》雍傳中。則其好論天下事，亦不過恃其博辨，非有實濟。然記誦淹洽，冠絕一時，故其文章爾雅，終勝於遊談無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諸作者之列焉。

《今樂考證・著錄五・明院本》　沈景倩云：「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塡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儗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書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眞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即不掩亦可。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四首》《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少時，有《夜坐和張曲江〈感遇詩〉四首》，其一曰：【略】其二曰：【略】其三曰：【略】其四曰：【略】當先生和此詩時，曲江全集猶未梓行於世，先生之所見者，惟此數詩，故其所和止此。曲江《感遇詩》蓋不止於此也。竊嘗論之，曲江之有文獻，猶瓊山之有先生也，文獻之顯於唐，猶先生之顯于今也。是則先生之詩與曲江之詩，幷傳於天下後世無疑矣。

《採蓮曲》《明詩歸》卷三：詩元風雅物耳。若作詩不入風雅，便失詩之體矣。瓊山淵博大儒，於詩一道，豈不能冠冕其詞？而亦借兒女情態語弄風雅，詩之體應如是耳。彼塡塞經史以爭淵博者，元未嘗識詩也。

《綠珠行》《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又有《綠珠行》云：【略】末句以葛王妃事斷之，其處置尤善，如此詩詞然後有關世教，不爲徒作。

《桃源行》《瓊臺詩話》卷上：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皆惑於神仙之說，唯王介甫指爲避秦之人，爲得淵明《桃源記》意。先生亦嘗作《桃源行》，則又以爲楚人避秦來居於此，意尤新奇，蓋桃源本楚地也。其詞云：【略】所謂武關者，自楚入秦之地。

《登高丘而望遠海》《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十餘歲時，作《濁海歌》，其詞可與吳隱之《貪泉詩》幷觀。《貪泉》言簡而盡，《濁海》語近而遠，當不可以優劣論也。歌曰：【略】「穢瓠」二字出柳文。今此詩瓊臺稿中不存，冕蓋聞之于瓊人云。

《丁卯舟中望鞋山因憶解學士〈吊李白〉詩戲作》《瓊臺詩話》卷上：正統丁卯，先生會試春官，舟過鄱陽，遙望鞋山，因憶解學士《吊李白》詩，戲作古詩以詠之。按解公詩曰：「吾聞學士眞風流，豪氣直與元氣侔。金鑾殿上拜天子，呼叱龍倖如蒼頭。楊貴妃，捧硯石，高力士，脫靴兜，平生落魄羸得虛名留。也曾不惜千金裘，呼兒換取采石酒，黃金滿泛黃金甌。醉來問明月，月映金波流。大呼陽侯出江海，騎鯨直向北極游。我來采石日已暮，潮生牛渚聊艤舟。白浪一江雪滾滾，黃蘆兩岸風颼颼。我欲起學士，相與更唱酬，恐驚水底魚龍眠不得，天上星斗散亂難爲收。草草留題吊學士，學士不須笑吾儕，磊落與爾俱同儔。」先生詩曰：【略】二詩皆氣雄語壯，非他人所可及。然移「踏碎黃鶴樓，趯翻鸚鵡洲」二語以詠鞋山，則意思親切，過於解公泛泛然之言矣。

《歲丁卯過采石吊李白》《瓊臺詩話》卷上：正統丁卯，先生會試春官，舟過鄱陽，遙望鞋山，因憶解學士《吊李白》詩，【略】先生是年過采石，亦有《吊李太白》詩云：【略】先生是詩，可與太白、解公之詩幷傳於世矣。蓋三子者，異世而同符者也。

《岳王墳》《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又有《題武穆墳》詩，詞極警拔。

《輓羅都御史》《瓊臺詩話》卷下：先生嘗作《羅都御史輓詩》，叙事詳明，造辭峻潔，足爲一代之詩史。按羅公名亨信，字尚實，羊城東莞人，由進士起家，至前官。嘗奉命巡撫宣府地方。正統己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時公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口外人至今能言之。其詩曰：【略】先生凡爲歌行，雖不拘唐人之鍊字鍊句，然隨意所至，信筆疾書，每篇皆理到意工，音響激切，自足以成一家之言，以鳴國家之盛。但其所作雖多，所存無幾，爲可惜耳。

《題李都督虎》《瓊臺詩話》卷上：先生《題李都督虎》詩云：【略】嘗聞人言吳中張孟端曰：「先生《題李都督虎》詩雜於卞華伯諸名人詩中，正猶小兒戰栗於大人之旁耳。」

《懶詩爲莆田許氏作》《瓊臺詩話》卷下：先生嘗爲莆田許處士作《懶詩》，可與希夷《對御歌》幷觀。詩曰：【略】許，丹客也，故末句云然。

《明妃曲三首》《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又有《明妃曲》三首，其一云：【略】蓋漢裙宮鬢不勝胡霜塞雪之凋裂，當此之時，如毛延壽固爲可恨，然作計和親者劉敬尤爲可恨也。詩纔二十字耳，而其含蓄深遠如此。其二云：【略】蓋言自昔寵幸之人皆有害於家國，明妃獨以不見寵幸，下嫁胡人，而有功於漢也。其三云：【略】蓋言明妃戀漢庭而至死不忘。

又三《瓊臺詩話》卷上：《明妃曲》古今所稱者，歐陽公、王荊公數篇。然嘗讀荊公之作，見其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之句，未嘗不爲之嘆惜。夫發乎性情，止乎禮義，然後足以爲詩。苟蕩其情而不止於禮義，則何詩之足云？夫人之相與，顧禮義何如耳！苟徒以恩之淺深以爲相

知相樂，而不復知有禮義可乎？昔人嘗論「君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之句，爲此詩者必不忠。冕於公此詩亦云。一日，有人謁先生以明妃圖求題，先生題其上云：【略】今以先生詩與荆公詩并觀，則其高下淺深概可識矣。

《蘇武圖》《瓊臺詩話》卷上：又有《題蘇武圖》詩云：【略】蓋言子卿在雪窖時，齧雪啖氈，蹈背出血，可謂萬死不移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而此心之慾，終未能除去。由此言之，人慾之移人，雖英傑忠貞之士猶有所不免者，況常人乎？朱文公《題胡澹庵》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悞平生。」正此意。三詩之言，皆不襲故常。按，澹庵貶於海外十年，北歸之日，飲于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嫗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韻十四首》《瓊臺詩話》卷下：冕下第南歸，先生不以冕不可教，和宋太史公《送方希古詩十四解》以見賜，且爲之序云：【略】其詩云：【略】嗟乎！自聖賢之學不明，師弟子之道廢，己雖有得，鮮有能推以及人者。或有之，又不過私相授受於章句訓詁之間，假此以階利祿希進取。一不利於有司，則爲弟子者又從而求諸他，而爲其師者亦不以是罪其弟子。蓋習欲降而風氣移，其勢則然也。先生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宗師，恆以引掖後進爲心，雖駑鈍朽腐如冕者，亦不棄而收之門下，俾占弟子之籍，諄諄然教誨之，不殊於子侄，而期勉之，則極於聖賢之所爲。今兹南歸，又辱和太史公詩見賜，且不以太史公自居，而乃以太史公之望於其徒者望冕。教育之意，至於如此，冕雖駑鈍朽腐，然竭其心思，罄其知慮，窮其精力，勉強學問，萬一有歲，使將來或有所述焉，則先生之所望於冕者庶幾可以無負乎。竊惟希古年三十，始從太史公游，時公六十有七矣。今先生之年去公尚遠，而冕較於希古稍幼，自此以往，勉而不怠，雖不能必如先生之所望，然亦安敢負先生之所望哉？

《感寓》《瓊臺詩話》卷上：先生有《感寓》詩一律，冕凡誦之，未嘗不慨然也。詩曰：【略】蓋謂人生天地間，凡得失利害皆相爲乘除，得者利者未幾，而失者害者踵至，正猶海中之風雲波浪，變態恆多，而安流恆少，可不安於分而守乎在已者哉？「纔喜」「俄驚」四字最妙。「開洋」「擱淺」皆江湖上行船語，略經點化，殊有佳致。

《廬山瀑布》《瓊臺詩話》卷上：飛泉在處有之，然皆不如廬山最高且大，故論者稱廬山爲第一。水不能立，飛泉懸空而下亦似立，然水立於山間，則一山分爲兩山矣。「直瀉」「平沾」一聯最佳，可與「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之句千載爭輝。然或者又謂廬山不近海，而月照還空，凡水皆然，豈獨特瀑布耶！

《寄題金山寺》《瓊臺詩話》卷上：金山寺題詠最多，佳句絕少。惟張祜詩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識者稱其可爲金山絕唱。後孫魴題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訪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說者謂天多地少，可用於落星，金山不應如此狹，而濤濺佛身，金山又不應如此低。且其言夸大，無足取者。祜之末句，亦不甚親切。曾見先生《寄題金山寺》詩云：【略】蓋此寺在大江中，江自岷山而來，至此數千里矣。吳居其南，淮居其北。雖不問其題，誦此詩可知其爲金山寺作也。「潮聲」「波影」一聯可與祜「樹影」「鐘聲」并觀。結句悠遠，無夸大意，視魴何如哉？方回謂張祜之後有梅聖俞，愚按先生亦云聖俞詩，附錄於此。其詞云：「吳客獨來後，楚橈歸夕曛。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巢鵲常窺物，馴鷗自作群。老僧忘歲月，坐石看江雲。」

《人日有懷》《瓊臺詩話》卷上：歲首八日，一日鷄，二日犬，三日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先生《人日有懷》詩云：【略】「逢人」對「作客」，最爲親切，且以經冬與隔歲襯早春事，殊可佳也。

《甲午除夕五首》一《瓊臺詩話》卷下：先生《甲午除夕》詩云：【略】蓋當客途歲暮，欲歸無期，兒女至親遠在鄉國，況又功業未就，精神漸衰，在他人處此，鮮有不憂憤者，而先生便欲奮發，莫有遲疑，則其自強之功何嘗一日息乎？

又二《瓊臺詩話》卷下：蓋人一世壽止於百，添一年則減一歲矣，故曰「歲月添中減」，凡人事於利處必有所害，於得處必有所失。凡其黠者即其癡矣，故曰「人情黠處癡」。

又五《瓊臺詩話》卷下：蓋歲除之夕，守到三更，則舊歲方去，新歲將來，客在萬里，其心當何如哉？故曰「愁界兩年間」。且語句精切，轉移不動，與昔人所稱「關河先臘遠，天地小臣孤」，「髮短悉催白，顏衰酒借紅」等

句異矣。

《穀日》《瓊臺詩話》卷上：歲首八日，一日鷄，二日犬，三日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先生【略】又有《穀日》詩云：【略】味其詞，有物各止其所之趣。起句蓋翻用杜子美「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詩案也。

《偶書》《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偶作六言詩云：【略】冕因此窺見先生之詩，開闔蓋精微，先生實有之。且萬里千年之久遠，於一日間，皆經營注想於心胸，先生之事大矣，誰謂無事也耶？

《初過梅關》《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初過梅關》詩云：【略】蓋未到關時徒聞其名，只謂滿山皆梅故得此名。及過關而惟見荆棘野花充塞道路，與昔日之聞者大不相符，然後知無其實而竊其名耳。嗚呼！天下之事無不然也，豈獨梅關哉！豈獨梅關哉！冕聞先生言慈溪馮益謫海南時，嘗寫此詩寄朝中大夫。

《曉閨》（少作）《瓊臺詩話》卷上：又有《閨怨》、《春閨》、《曉閨》數首，語皆可喜。《曉閨》一意而成，尤爲可愛。

《因事有感》《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少年嘗作《因事有感》詩。其序曰：「唐人有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有曰『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主人貧亦歸』。是皆憫世悼俗之言，味其詞可以知其時矣。由今日以觀，尤有甚于此者。故反其詞爲一絕云。」其詩曰：【略】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閨怨二首》一《瓊臺詩話》卷上：先生之詩，其絕句率多類此。如《閨怨》詩云：【略】夫膏粱，美味也，今食之而無味，管絃，樂聲也，今聞之而生哀。歸舟時至，欲候之，而怕上望江之臺，恐望之不見，愈生悲戚。羨春江之潮朝去夕來，恆不爽信，始雖極其哀怨，終則歸於脫灑，詩意之妙，至於如此。

《題明妃圖》《瓊臺詩話》卷上：又有一絕云：【略】又翻案體詩之出奇者。

《題淵明圖》《瓊臺詩話》卷上：五羊詩人在國初顯名者，有黄哲、孫賁、王佐數人。佐嘗有《題靖節歸來圖》詩，先生愛其用意深遠，因卽其題作一詩。按，佐詩云：「家國陵夷日已非，高情豈爲督郵歸。東離黄菊南山豆，千載清風與蕨薇。」先生詩云：【略】節祖侃謚桓，當晉時削平僭亂，故起句云然，蓋含忠孝之大意云。

《若不及焉有感書此》《瓊臺詩話》卷上：唐時繁華地稱揚一益二，是天下之勝境，莫有過於揚州者。今揚州視淮陰反若不及焉。盛衰不常，昔之繁華者，今則寂寞矣，然則今之寂寞者，安知他日不至於繁華乎？亦可見世道之一變也。

《讀郝經〈繫雁帛〉詩偶成》《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嘗讀郝經《繫雁帛》詩，偶書一絕云：【略】蓋子卿居胡庭，北雁爲遞書於南，伯常居眞州，南雁爲遞書於北。子卿之事固虛，伯常之事則實，故後二句設爲疑詞以問。子卿，蘇武字；伯常，郝經字也。經詩附錄於此，其詞云：「霜落秋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衆臣有帛書。」按：元中統元年，經拜翰林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宋館于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雁惠經，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經感悟其意，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畢，雁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而從之。後虜庭虞人獲之，以獻于世祖。或又疑無此事，乃元人附會云。

《客中夜雨》《瓊臺詩話》卷上：《容齋隨筆》有曰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蓋作客遠涉，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於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冕觀先生之詩亦有似者。詩云：【略】蓋當旅館，秋夜風雨適來，遠離鄉國，未至神京，中途履此，愁何如哉？徹夜不眠，哀吟到曉宜矣，第二句一句而含三意，尤爲可誦云。

《題傅岩圖》《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嘗有《題傅岩圖》詩云：【略】蓋謂自高宗形求傅說之後，世之人主所以形求者惟油頭粉面之物而已，千載而下，繼高宗之芳躅者誰歟？「惟」字最有深味，言雖有盡而意則無窮也，豈徒詩哉？

《擬唐宮詞二首》二《瓊臺詩話》卷上：宮詞古今作者多矣，然自唐人後，佳者無幾。先生嘗擬作宮詞數十首，皆失其稿，今惟存其一、二。其一云：【略】蓋衾裯久虛，塵埃日積，宮門夜開，歌舞之聲，不知在於何處。於斯時也，舒枕就牀，冀或一夢，奈何君王之履聲纔至窗外，而報曉之鷄聲又

到枕邊，衷曲之私無由得遂，寂寞之態不言可知。然怨而不怒，有不盡之意，無窮之思。先生所作詩詞，諸體皆備，竊意其絕句高如此篇者，何可多得也。聞之長老，洪武初有某給事中嘗作宮詞，有曰：「宮殿深沉晝漏清，玉堦芳草伴愁生。夢中纔得君王見，又被流鶯叫一聲。」意思固妙，然詞語迫切，怨而且怒，視先生之詩，詞氣爲何如？

《鸚鵡》《瓊臺詩話》卷上：先生有《題鸚鵡》詩，詞極警拔。其詞曰：【略】世之露才揚己，不循自然之性而有意外之干，一爲人所拘攣，則終身不脫者多矣。觀此寧不悚然作惕然懼乎？

《題虞美人墓》《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嘗有《題虞美人墓》詩云：【略】蓋言項羽當其喑呼叱咤萬人皆廢之時，其自視以爲何如人。及垓下被圍，四面楚軍，驚而起嘆，慷慨悲歌，泣下數行。而所以歌之意，惟拳拳於虞姬，平生百鍊鐵石之腸，至是盡化繞指之柔矣。又有《題蘇武圖》詩云：【略】朱文公《題胡澹庵》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悞平生。」正此意。三詩之言，皆不襲故常。按：澹庵貶於海外十年，北歸之日，飲于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嫗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

《偶成》《瓊臺詩話》卷上：先生生海南，少孤。無從得師，然天資絕人遠甚，往往暗與道合。年甫十二，即偶成唐律一首。云：【略】其意蓋謂其生也在絕島窮荒之地，既無鯉庭之教，又無麗澤之益，猶面牆而立耳，偶從窗間之隙得餘光之照，一旦人欲盡去，天理復明，於斯之時，心志初定，正猶斗柄初昏之際，日既落，星初明，於斯推測天象，無不灼然有一定之見矣。見既有定，志既克立，此心此景隨其流動充滿，無少欠缺，於是盡收天壤間之物而一攬攬之，且不厭歲月之久，其任重而道遠之意，凜然於末十四字之間矣。

《五指參天》《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少時，曾作《瓊臺八景》詩，其首一章《五指參天》詩云：【略】其中「盥」「摘」「探」「弄」等字，及「玉筍現於空中，明珠懸于掌上」等句，皆自「指」字中來，而「撐起炎荒」及「伸臂數中原」二語，意見於言外，非但咏山也。蓋以先生今日所至言之，尤足徵也。

《主一齋爲陳敬作》（少作）《瓊臺詩話》卷上：詩人能言義理者，自《三百篇》而後恆不多見，惟韓昌黎、程明道、邵康節、朱晦庵數君子能言之。雖在少陵，晦庵猶譏其未聞道，況其他乎？至于近時能言者，益以鮮矣。或言之又未免似有韻文字，故七言律詩能言義理者，尤爲少見。先生少時爲人作《主一齋》詩云：【略】可謂能言義理而不失詩人之意。

《浮生夢》《瓊臺詩話》卷下：先生嘗閱謝宗可詩有《無題》數首，先生和之。今其稿惟記《浮生夢》、《春陰》二首。《浮生夢》詩云：【略】此詩末句最妙。黃帝孔子之夢皆以覺爲夢，先生反其事則以夢爲覺也。

《春日郊行》《瓊臺詩話》卷上：又有《春日郊行》詩，其氣象固富貴而詞語又艷麗。

《多景樓》《瓊臺詩話》卷上：鎮江多景樓，歷代名人多有題詠。宋人劉改之詩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恨，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如今惟有酒，中原在望忍登樓。西風戰艦今何在，且辨年年使客舟。」先生亦有詩云：【略】論者謂改之詩第二句最妙，可爲此樓絕唱，然第四句無少含蓄，幾於罵詈，而後四句視前三句未稱，亦未爲純也。先生起句便高，足盡此樓之景，倚欄吟眺，其愁奈何，浮雲蔽京國之間，落日隔鄉關之遠，一則憂乎國，一則思乎親，蓋用黃鶴樓、鳳凰臺兩詩下半意也。且浩蕩乾坤，此心共遠，其志大矣！而蹉跎歲月，兩鬢空皤，有志而不獲騁焉，此其愁當何如於斯之時。但手擊如意仰面浩歌，不怨不尤，付之一醉而已。如此則登此樓無限意思，可以爲此樓絕唱。

《十四夜至十七夜月》《瓊臺詩話》卷下：中秋之夕，先生嘗與客玩月於中庭。客誦楊眉庵《十四夜至十七夜》詩，先生言其詩多有不切題，可以移之他月者。客屬先生別作，先生略不經意，即席而成四首。【略】先生之詩，意圓句妥，第一句譬則經義之破題，二句則承題也，三、四、五、六句則講題，而七、八則結題，精密親切，轉移不動，其視眉庵詩中所謂「自對嫦娥歌宛宛，誰教楊柳舞纖纖」。「繞樹鵲驚霜落早，吹簫人恨夜眠遲」等句移之他夜皆可通用者，識者當以爲如何？蓋眉庵語意雖奇，然不如先生之工也。大抵詠物之詩殊不易作，然在先生之作，則若無難者，其才之通變，無一不能也。眉庵詩附見於此。《十四夜》詩云：「仙家玉斧斲猶偏，天上瓊樓看欲全。未滿固當勝既滿，已圓終不似將圓。今宵對影人先醉，明日成珠蚌有緣。惆悵吳宮與唐殿，冷風魚鑰夜如年。」《十五夜》詩云：「龍宮浮出白蓮花，海宇通明濕素霞。琪樹有陰銀闕冷，玉盤無缺絳河斜。十分夜色如開鏡，多少離人

正憶家。但舉觥籌行百罰，莫聽更鼓疊三撾。」《十六夜》詩云：「已覺來遲未捲簾，漸經樓閣照東檐。清光念爾隨秋減，白髮憐予向晚添。自對嫦娥歌宛宛，誰教楊柳舞纖纖。昇州憶似鄜州看，香霧雲瓊濕翠奩。」《十七夜》詩云：「坐久星繁影漸虧，也應天轉玉輪欹，葵邱伯主初盟後，天寶君王欲倦時。繞樹鵲驚霜落早，吹簫人恨夜眠遲。不須戚戚悲圓缺，長使清光灩酒巵。」

《金陵卽事》《瓊臺詩話》卷上：先生之詩，有與古人暗合而惟數字異者，如高季迪《望都邑宮闕》詩云：「秦金不厭氣佳哉，紫蓋黃旗此日開。殘雪已消鳩鵲觀，浮雲不隱鳳凰臺。山如洛下層層出，水自巴中渺渺來。六代衣冠總塵土，幸逢昌運莫興哀。」先生《金陵卽事》詩與之合。其辭云：【略】先生自叙云：「歲庚午，來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卽事》之作。明年復至，因觀高槎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剽竊，然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咏二首。」其一云：「雲中雙闕俯秦淮，天外三山對鳳臺。二水合流趨海去，六峰飛翠過江來。金陵王氣千年盛，鍾阜晴雲五色開。愧我才非班馬匹，可能無賦奏蓬萊。」其二云：「父老依稀說六朝，當時霸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墮，辱井妖魂不可招。瓜步客帆朝帶雨，長干僧艇晚隨潮。行人不用誇天塹，南北輿圖總層堯。」

《姑蘇懷古》《瓊臺詩話》卷上：姑蘇懷古詩，多是用宋以前事，鮮有用近時事者。能用近時事且言詳盡而意婉微者，惟先生之詩爲然。詩曰：【略】按張士誠據吳時，用黃、菜、葉三參軍，吳人謠曰：「黃菜葉用鹵頼，一夜西風來乾壓。」九四，士誠乳名。萬三，吳中富人，姓沈氏，名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當元時，躬親稼穡，以勤儉起家，田疇廣數千頃，歲所積粟累數百萬斛。既卒，二子茂、旺，當國初應詔廷見，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連廊坊，造橋梁甃城垛，以至甲冑人馬多有所助。高廟以茂爲廣積庫提舉，侄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後坐罪籍其全家，至今稱鉅富者必曰沈萬三。云九四、萬三，人名數目偶對甚切。玉虹、金虎皆吳中故事。末句蓋謂榮國公姚廣孝也，幼嘗爲僧，名道衍。

《寄題虎丘可中庭》《瓊臺詩話》卷上：虎邱寺可中庭，古今題咏頗多，吳人稱聶大年詩爲第一。其辭云：「三年不到可中庭，此日題詩酒半醒。華表鶴歸城郭是，劍池龍去水雲腥。天垂碧海僧初定，地布黃金地有靈。一味相看山下去，斷崖高樹倚空青。」說者謂其太泛，若去首一句，則雖他處皆可通用。先生亦嘗有詩《寄可中庭》云：【略】玉宇，天也；寶界，寺也；寒影，月也；恰相應，可也，「一庭寒影恰相應」雖不待思索，題意自見矣。且其中所用者虎邱事，皆不可移於他處，似乎相此爲第一。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瓊臺詩話》卷上：郭功甫與王荆公登鳳凰臺，追次李太白韻。功甫援筆立成，一座盡傾。其詩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邱。風搖落日催行棹，湖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覓處，年年蕪草向人愁。」先生寓金陵，與友人遊臺上，和太白韻，【略】又有《和太白韻寄題金陵》詩云：【略】「烟波雲日」用崔顥《黃鶴樓》、李白《鳳凰臺》兩詩末句。昔人謂崔、李眞敵手棋，今觀先生較功甫所作，豈但敵之而已哉，其氣象豪邁，詞語雄壯，功甫蓋瞠乎其後矣。

《和李子擒都門春日韻二首》《瓊臺詩話》卷上：《趙松雪集》載李子擒《海子上卽事》云：「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晚鼓雲和。光風漸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弦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春感，喚取娥眉對酒歌。」先生偶閱之。諷咏數次。時冕侍側，因覓紙和之，落筆卽成二首。【略】子擒名才元，京兆人。生七十，與松雪翁同於海子上賦詩，松雪稱其詩雜於唐人詩中，未易辨也。以冕觀之，先生之詩亦無愧于松雪所謂者哉。松雪詩亦附見於此：「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等閑來洗馬，舞靴輕妙迅飛鳧。油雲拚污纏頭錦，粉汗生憐絡臂珠。祇有道人塵境靜，一襟涼思咏風雩。」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公多和之意蓋有寓間出命予屬和予村學究也不能外題以爲詩姑詠史以復之四首》《瓊臺詩話》卷下：無題詩自唐李商隱而後，作者代有其人，然不傷於誕則傷於淫，且詞晦旨幽，使人讀之，茫不知其意味所在。南京童給事中志昂嘗和商隱《無題》詩韻，劉欽謨諸公亦多和之，間以屬先生和，先生曰：「予村學究也，不能外題以爲詩。」遂詠史以復之。【略】意以大雅不作，古風寢衰，周家轍迹一朝而東，三代之盛不復可觀，越裳之雉，音塵既隔，四夷無復來王，五丁力士開通西蜀，而秦之伯圖起矣。至於荆軻入秦，一死不歸，於是六國悉爲秦有。焚書坑儒，流毒海內；煨燼之餘，六經晦塞。然博士之藏，猶幸其有存者，奈何楚人一炬，三月尙紅，而煨燼之所餘者無幾矣！淳風旣沒，天下紛紛屢更，豈不猶轉蓬也哉！自鴻溝初斷，漢楚兩立，斯之時，猶一場之夢，五更

之鐘焉耳。幸而漢祖滅秦吞項，安定四方，夫何賜羣臣而醢君臣之義薄，分一杯羹而父子之情乖。垂統之君既如此，則繼統之君從可知矣。至於武帝遣張騫通西南夷，以圖遠功，作仙人掌擎承露盤以求神異，漢業之衰於是始萌。迨永始之際，五侯既封，黃霧四塞，而秦關之險遂爲新莽之所竊據焉。及夫魏明帝載銅仙入洛，天下英雄蜂起角逐，於是不知幾年矣。高祖起晉陽而唐業興，則天僭大號而唐業衰。至於元宗之時，貴妃既幸，九齡既死，唐之天下遂不可支，陵遲至廣明之亂，殺人數十萬，血流遍野。於斯時也，胡僧所謂人間有劫灰，豈不信哉！紛紛擾擾，國步艱難，非一日矣。宋藝祖生夾馬營中，聿受周禪而有天下，至於二帝北遷，幽於黃龍堆上，高宗南渡，訖不能復父兄之仇，迨天訖其運，其仇方復。元居中國，幾於百年，我聖祖出，掃清禍亂，復我疆宇，是時起輦谷之魂始驚，而其骨已寒矣！今則日月幷明，萬方仰戴，元人之讖於是驗矣。蓋先生之詩，無一句不可解，無一言無出處，眞有古作者之風焉。近代評詩者謂詩至於不可解，然後爲妙。夫詩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爲詩，詩而至於不可解，是何說耶？且《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者哉？抑昔人詠史詩多是直述其事而押以韻，說者謂爲押韻史書，今先生此詩皆意在言外，雖不直述其事，其事亦未始不明白可知。近世詩人咸稱四明之張式之、江陰卞華伯、臨川聶大年之數子者，詩非不美，然求其足以勸戒感發如此數篇者，胡可多得？巨眼之人自當識之。

《春日田園雜興四首》《瓊臺詩話》卷下：元蒲陽吳淸翁嘗樹月泉吟社，延致鄉遺老方鳳、謝翱、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預以書告浙東西以詩鳴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月收卷。月終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淸翁乃屬方公輩品評之，選中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榜，其第一名羅公福贈一縑，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淸翁乃錄其選中者之詩自一人至六十人，總得詩七十二首，又摘出其餘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啓及其事之始末爲一帙，而版行之。其一名羅公福詩云：「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秋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隴，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冷魂入夢招。」先生偶閱其詩，冕侍焉。其詩多有不滿先生意者，冕請先生和焉。先生口占四首，命冕書之，略不更易一字，【略】先生之詩，凡寫景物皆如目見，若此數詩，於春日田園間興趣無不盡，其妙處豈尋常想像者所能道哉？冕嘗於仲春焚香靜室，兀坐其中，誦先生詩，想像其趣，恍然若至一處，有田有園，游魚戲蝶各適其情，菜甲秧針成遂其生。村夫見予喜溢顏面，相與持杖著屐，蹈莓苔，穿畎畝，閑觀牛背雊鵓、樹頭鶫鴣，嘆息東皇發生長育之心。忽聞鶯語笙簧，蛙鳴鼓吹，村夫酌予酒於花間，予辭不飲，索筆題詩數篇，一笑而罷，尋舊道歸，而不知身之在室中也，默然者久之。昔聞少陵詩可愈瘧疾，今誦先生詩，能令人得田園趣，詩哉！詩哉！

《閒中有懷》《瓊臺詩話》卷上：先生之詩，固多雄渾奇偉者，如《寄所知》及《閑中有懷》二首，氣魄豪宕，音鄉瀏亮，尤可誦而可歌也。【略】《閑中有懷》詩云：【略】世傳「朝朝朝」三字未有能對者，先生以「處處處」對之，足爲佳句。

《哭張書紳大尹弟紀》《瓊臺詩話》卷下：奚元啓一日謁先生於官舍。方坐間，適值人來爲舉子張紀求輓詩。先生援筆而成，其詞云：【略】元啓觀未竟，揖先生曰：「後一聯予勉強或能爲之，前一聯雖勉強十年不能爲也」。朗吟數過，共相與一笑而已。元啓平日自負能詩，不肯服人，而於先生詩，獨深服如此。

《過采石吊李謫仙》《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嘗語冕曰：「國初有李思迪者，山東歷城人。官翰林，爲侍讀學士，坐事謫宰瓊山，善吟咏，幼時聞父老誦其《過采石吊謫仙》詩，詞亦可取，小子識之。其詞曰：『金精入夢母先知，生得丹山彩鳳奇。若被宮人呼酒醒，曾嫌力士脫靴遲。醉魂猶繞千秋月，佳句堪爲百世師。今日蛾眉亭下過，一堆黃土草離離。』」冕退而識之，因記先生亦嘗有《過采石》詩，謹錄於其左。其詞曰：【略】「德色」「餘醞」二句語意俱新，蓋言山川因人而勝，太白所經之處，向人猶有德色，其草木因醉死猶帶餘醞，此等語皆昔人所未嘗道。

《和楊鐵崖風月仙人詩韻二首》《瓊臺詩話》卷下：楊鐵崖晚寓松江，優游光景殆二十年，姬妾十數人，曰桃葉，曰柳枝，曰璚華，曰翠羽。年旣八十，精力不衰，璚、翠尚有弄瓦弄璋之喜。客有小海生者，賀之爲江山風月福人，貌鐵崖像而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三百六字大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福山一擔擔。天年已至九十九，好景常如三月三。小素小蠻休比似，桃根桃葉尚宜男。」鐵崖和之曰：「紅兜羅巾白氈衫，金鑾致仕得頭銜。家無撲滿從誰破，世有鐵枷人自擔。黃白未嘗傳八八，龍蛇奚用辨

三三。人間黃闔在平地，付與西京妾一男。」先生於成化己亥四月四日和之云：【略】和畢題其末云：「信筆書此，其意非有爲也。」他日又和之云：【略】冕聞鐵崖自矜才力者，韻愈險，句愈奇，先生亦嘗稱鐵崖前二首詩能不爲韻所縛。以冕觀之，鐵崖不過蒐摭奇僻以成，不若先生之詩語句清雄，神理悠裕，雖曰和韻，而實不類和韵詩，古所謂博虎手也。

《丁酉春偶作》《瓊臺詩話》卷下：丁酉春，先生偶書一詩云：【略】先生爲人天性剛決，不肯依阿澭涊與世浮沉，而惟著書立言以待後世，故有取於齊客瑟蜀儒玄云。

《菩薩蠻・迴文秋思》《瓊臺詩話》卷上：迴文詩，昔人固多作者，迴文詞則不多見，惟朱文公、劉靜修嘗有《菩薩蠻》詞。二公詞語俱極高妙，然隨句倒讀不免意複，不如至尾讀，迴之爲妙也。先生一日坐願豐軒中，值金風徐來，焚香煮茗，秋思不可奈，遂以《秋思》爲題，作迴文《菩薩蠻》調一闋，詞語亦極高妙，且自尾讀迴，翩然有出塵之趣。文公詞云：「晚紅飛盡春寒殘，尊酒錄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劉圭父韻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斜。客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靜修詞云：「水圍山影紅圍翠，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鶴對言無。」先生詞云：【略】又聞先生少年曾以村居爲題作《菩薩蠻》詞一闋，今稿中不復存矣。他日作迴文詩，兩讀字意不別，詩與此詞皆古人所未嘗有。

《三禽言・得過且過》《山樵暇語》卷三：華山有鳥名「寒號蟲」，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五靈脂，即其糞也。瓊臺丘公有《禽言詩》云：【略】東海張汝弼亦有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二公之作雖禽言，亦《緜蠻篇》之遺意歟。

《沁園春・寄題岳王廟》《瓊臺詩話》卷上：岳武穆之死，人皆悲之，往往形諸歌咏。今《精忠錄》所載，亡慮數千百首，然爲世所稱許者，葉經翁、趙子昂、潘子素數詩而已，然皆責秦檜而不責高宗。先生之詩獨不然，以爲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詔殺之，則高宗必可欺而蔽也。嘗作《沁園春》詞一闋，書於武穆廟。其詞曰：【略】說者謂此詞可與文山《題睢陽廟》詞并傳，其知言也哉！蓋文山之詞以警世之爲人臣者，先生之詞以警世之爲人君者。雖同詞章之作，其所關係豈小哉？

《鷓鴣天・己亥初度》《瓊臺詩話》卷下：歲庚子，先生口占《鷓鴣天》詞云：【略】先生平生未嘗一日卧病，或有病焉，不過心思忡忡而已，蓋由先生不嗜欲不飲酒，未病之先既無不僅，或覺體之不寧也，又能和調安養，不致成疾，以故精力不倦，神氣清爽。職務稍暇，又有餘功著書立言以圖不朽，豈吉人君子天固賦以至健之資，而又默有以相之歟？所謂「幸無熱病兼寒病，免得花迷更酒迷」，非虛語也。末二句蓋自警之意，年雖將老而戒懼之心不衰，與武公《抑詩》同一揆也。

《念奴嬌・題情慰奚原啓下第》《瓊臺詩話》卷下：奚元啓嘗會試下第，先生以《情》爲題作詞一闋慰之，名《念奴嬌》，云：【略】謹錄於此，凡失意觀之，亦足以自慰也。

《滿庭芳・旅思》《瓊臺詩話》卷上：詩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蛾蛾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如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文屬，尺尺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閶閶樹牆垣，巉巉架車廐。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秀。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往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至於詞則不多見，惟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然起頭連疊七字而已，非通篇疊字也。詞之通篇疊字者，冕惟於先生見之。先生少年嘗以「旅思」爲題作《滿庭芳》，詞云：【略】可謂奇而奇者也。先生凡作詩詞甚易，至於歌行詞曲，尤不費思索而成。非德成篇章，又可誦可傳也。每見人所作有所不愜意者，輒因其題別作數篇，往往多不存稿。如此等詩詞，何翅千百，甚可惜哉！甚可惜哉！

《江行阻風》《瓊臺詩話》卷上：先生《江行阻風》詩云：【略】蓋夏多南風，此常理耳，我來而遇北風，則非常理矣，固氣候之使然也，豈江神之精亦與世同，而固爲此以阻我哉？此正有德者之言，在他人必曰江神亦與世情同矣。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末句蓋用其意。又按，《離騷經》有《天問篇》。

《貴公子》《瓊臺詩話》卷上：先生之詩，自不作寒乞聲，如《貴公子》詩云：【略】人謂善言富貴者不說錦繡金玉，惟說其氣象。此詩雖說錦繡金玉，而其氣象未嘗不富貴，寒乞者自無此聲也。

《和周明老〈題龜山〉韻》《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嘗與友人馮元吉夜宿江

館。元吉誦宋人周明老《題龜山》迴文詩，屬先生兩和其韻。先生和之，元吉擊節歎賞，以爲非明老所及。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魚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逕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水連天碧，藹藹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潮，碧波千點數鷗輕。」先生詩曰：【略】明老語意固有可喜者，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既曰水連天又曰水接海，一意而兩出矣。當魚舟釣月之際，安得紅霞映日乎？先觀明老之詩，后觀先生之詩，信乎先生非明老所及也。

《初過梅關題張丞相廟》《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初過梅關題張丞相廟》詩云：【略】昔人題丞相祠者多言其功業智識，先生獨詠其所植之松。雖不言其功業智識，而其功業智識，溢于言辭之表。丞相終于唐開元末年，至是踰五百年而先生生焉，是詩其孟子所謂「則亦無有乎爾」者哉。

《和楊廉夫〈花游曲〉》《瓊臺詩話》卷上：先生《和楊廉夫〈花游曲〉》，高情遠致，見於言外。其詞曰：【略】按廉夫於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偕茅山寶君老仙烟雨中遊石湖諸山，已而午齋，登湖上山，過寶積寺，妓者瓊英折碧桃華下山，廉夫爲賦《花游曲》。其詞附錄於此：「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烟雨裏，唱徹湖烟與湖水。水天紅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躡飛步，步上山頭小眞墓。華陽老仙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杯。寶山枯禪開名椀，木鯨吼罷催花板。老禪醉筆曲闌西，一片花飛落粉題。蓬萊宮中報花使，花侶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試蜀麻箋，寫盡春愁子夜篇。」時玉山顧瑛、崑邱郭翼、袁華陸仁、馬麐奏約、匡廬于立皆和之，今不能盡錄也。

《挽畢義士詩》《瓊臺詩話》卷下：又冕常侍先生，適王濟之編修來謁，坐定，語及詩，濟之曰：「曾在淮陰見先生《挽畢義士詩》，其中一聯云：『晉鄙盡薰陽子德，郗人不愛魯侯盟。』皆意在言外，人所未嘗道者。」先生應酬之作，率多佳句，如此類者蓋不少也，其稿多不存，惜哉！

《左右箴銘》《瓊臺詩話》卷下：先生嘗作《左右箴銘》，其序曰：【略】其《左箴》曰「命」，其《右箴》曰「罷」。嗟乎！世之希求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以俛仰權貴，逶迤勢利，以闚闞爲精神，以向背爲得失，見先生此言，其不嗤且笑者寡矣！豈知先生之心乎？誠使世人皆安於當然其分，息其求足之心，而以先生此心爲心，吾知奔競之風自此而息，廉耻之節於是乎崇，以培國家元氣於無窮，將必有賴於斯矣！冕得先生此文於遺棄舊稿中，愛之不能釋手，因備錄其文於此，而竊附己意於後，非徒示人，亦以自警。且古人箴銘皆無一字者，先生此作，抑又可以爲文中一體云。

「江東門外上新河」句《瓊臺詩話》卷下：歲甲午，先生起復，重過新河有感，因作一詩云：「江東門外上新河，【略】唐人詩云『前度劉郎今又來』，又云『隔江猶唱後庭花』，以『前度句』對『隔江歌』，而以『賡』『聽』二字寘於其上，自是一種新句法。

「聖皇秩祀蒞郊壇」句《瓊臺詩話》卷下：成化己亥正月十日，大祀南郊，先生奉命分獻中鎮。及歸，作詩云：「聖皇秩祀蒞郊壇，【略】前代郊天皆設壇壝，今制以殿宇代之。奠璧之禮實行其間，故曰『奠璧禮行金闕下』。先生爲學士時，凡大祀皆與執事於其間，是年則以祭酒陪祀云。

「功名富貴似危竿」句《山樵暇語》卷七：瓊臺丘公嘗與友人論及時事，友人言某官者，起自寒微，一旦驟登顯位。公卽口占一詩云：「功名富貴似危竿，【略】」此詩意賅而理長，可以爲人情世態者警。

《五倫全備記》《百川書志》卷六：凡二十八段，所述皆名言，借爲世勸，天下大倫大理，盡寓於是。言帶詼諧，不失其正，蓋假此以誘人之觀聽，苟存人心，必入其善化矣。　王世貞《曲藻》：《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顧曲雜言・邱文莊塡詞》：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塡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徐復祚《曲論》：《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煙花風柳。如「花邊柳邊」，「黃昏古驛」，「殘星破暝」，「紅入仙桃」等大套，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龍泉記》、《五倫全備》，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一蟹不如一蟹矣。《曲品・舊傳奇・具品七》：大老鉅筆，稍近腐。內《送行》「步躡雲霄」曲，歌者習之。或謂此記以蓋《鍾情麗集》之怨耳。《遠山堂曲品・能品・伍倫》：一記中蓋述伍倫，非酸則腐矣，乃能華實並茂，自是大老之筆。或謂：「文莊有《鍾情麗集》，自述少年所遇。或有譏之者，遂令門客促成此記，以節孝掩風情耳。」《笠閣批評舊戲目》：《五倫記》，邱相國作。中中。《劇說》卷三引《南園漫錄》：邱文莊【略】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謔浪戲笑，尤甚高明。

《鍾情麗集》《顧曲雜言・邱文莊塡詞》：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卽不掩亦可。《劇說》卷三引《南園漫錄》：邱文莊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於稹。

《投筆記》《曲品・舊傳奇・具品六》：詞平常，音不葉，俱以事佳而傳耳。何不只用曹大家？與任尙書事，猶無謂。許守白《投筆記跋》：其文詞古懿樸茂，勝於《荊釵》，稍遜於《琵琶》一間耳。前數年，偶得瓊山所著《鍾情麗集》，已極可珍，況此曲苑中秘笈乎！吾粵能曲者，亦僅一瓊山爲最著，得此貶我文字因緣亦不薄矣，焉得不盥微誦之？甲子六月，許飮流。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濬，字仲深，瓊山人。少孤，七八歲能詩，敏捷驚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掌詹尙書。弘治四年，年七十餘，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八年卒於官。贈太傅，謚文莊。

《明史・丘濬傳》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尙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尙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淸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尙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愼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惠、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紀事

《瓊臺詩話》卷上　先生年八、九歲時，從大父往鄉間，過道旁學館，適教者以鴝鵒爲題，命學子作詩，因屬先生作。先生卽口占以答之，其中一聯云：「應與鳳凰爲近侍，敢問鸚鵡閒聰明。」教者驚曰：「是兒年少如此而能作此詩，他日所就，其可量乎？」遂加禮待之，且每向人稱嘆不已。瓊人恨不見其全篇也。先生平生作詩，幾於萬首，然得之甚易而遺忘亦易，且又多不存稿，故今稿中所載不過千百之一二而已。凡遇人求題，卽細書於紙尾，或失其稿，別作一篇與之，及尋得舊稿乃與新作，復不相似。其爲文也亦然。

又　冕聞瓊人言，先生初領鄉薦歸，有司爲立石爲坊，以表異之。命工取石於山，有鉅石植立於群石中。工師率群工拽倒之，忽見石上有「登雲」二大字，細視之，其旁又有「天下太平」四小字。其山高峻，人迹罕至而乃有

此，豈賢人君子將出於世，而天先以示之耶？非偶然也。先生當時作律詩一首紀其異，冕惟聞其一聯及結句云。其聯云：「雲根前示登雲兆，月窟新成步月梯。」其結句云：「行人不用心頻羨，門外行看又築堤。」冕以先生今日驗之，信非偶然者矣。

《玉堂叢語・識見》 丘仲深編修與修《英廟實錄》，或謂于少保之死，當著其不軌，丘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危矣。人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黃竑易儲之奏出尚書江淵，丘曰：「竑殺其兄，而以此覬免死。且廣西奏楮用土產，易辦也。」索其奏驗之，果土楮。

又《刺毀》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喜，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爲閣老餅。

《古今譚概・酬嘲部・錢索子》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劇說》卷六引《談芬》 邱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曰：「老僧於此悟禪。」

著録

《玉堂叢語・纂修》 丘瓊山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通鑑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係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

《百川書志》卷三 《學的》二卷，明瓊臺邱濬採輯朱子語，以擬論語，繼孔子之後也。凡二十類。

許守白《投筆記跋》 《投筆記》傳奇，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略】所著傳奇有《五倫記》（又名《五倫全備》）、《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諸種。沈寧庵《南曲譜》間有引《五倫記》曲文，而《投筆》、《舉鼎》、《羅囊》諸記，各曲譜都未引及，以爲久佚矣。忽睹明刻本《投筆記》，不禁狂喜。

《明詩綜》卷二一 濬字仲深，【略】有《瓊臺會稿》。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邱瓊山：《五倫記》、《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

《明史・藝文志四》 丘濬《瓊臺類稿》五十二卷，詩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重編瓊臺會稿》 其文集世不一本。初其門人蔣冕等刻其詩曰《吟稿》。續又裒其記、序、表、奏曰《類稿》。嘉靖中，鄭廷鵠合二稿所載，益以所得寫本，釐爲十二卷，名曰《會稿》。天啟初，其裔孫爾穀遴《類稿》十之二，增《會稿》十之三，併《吟稿》合刻，曰《重編會稿》。卽此本也。雖不及《類稿》、《會稿》之完備，而簡汰頗嚴，菁華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

《曲話》卷一 作曲人自一種至數十種，有姓氏可考及或隱其本名而寓上他稱者，【略】以傳奇言之，【略】明人如：邱瓊山之《五倫》、《投筆》、《舉鼎》、《羅囊》。

《今樂考證・著錄五・明院本》 邱瓊山四種：《五倫》、《投筆》、《舉鼎》、《羅囊》。

又 沈景倩云：【略】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五倫》、《投筆》、《舉鼎》、《羅囊》。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邱濬：《投筆》、《五倫》（亦名《五倫全備》）、《舉鼎》。

藝文

程敏政《禮部尚書瓊山丘公像贊》 鍾嶺嶠百年之秀，際豐芑千載之期。識該古今，必爲有用之學；文宗濂洛，不作無益之詞。然執經陪帝者之輔，授業主國人之師，裁放勳之典而總其事，補先正之書而達其支，雖抽厥緒，未需其施。天將錫之年於耄耋，晉其位於丞，疑使主上知體元經化之具，天下見制禮作樂之時，庶足以伸王佐之志，愜士望之私也。

李東陽《壽瓊山先生》 周嶽生申日，商巖夢說辰。共瞻調鼎任，純用讀

書人。位迫登三事，年高過七旬。辭章極懇懇，天語慰諄諄。風雨停參謁，山林謝隱淪。甌金名早定，帶玉寵方新。月彩占卿象，台階切帝宸。汗青嚴衮鉞，製草出絲綸。芸閣編克棟，鴛班禮絕鄰。著龜言必驗，藻鑑識還眞。韋孟分傳業，王褒頌得臣。飽經誇腹笥，憂國見眉顰。義補西山闕，途知泗水津。正綱歸史法，餘藝入詩神。彼杜徒稱斷，爲曹但飲醇。武林論絳灌，儒肯墮揚荀。斗柄初迴子，葭灰擬報春。雲棲高鸑鷟，雪骨瘦松筠。具爾鈞衡地，巍然柱石身。壽筵如許預，歌詠敢辭頻。

吳儼《丘閣老先生》 官居鼎鼐秪如貧，贏得聲名動紫宸。一代文章歸館閣，三千禮樂化成均。壯年報國丹心在，老去憂民白髮新。試問開元到今日，匹休房杜有何人。

黃仲昭《祭丘閣老文》 嗚呼！人之生也，文才德業，多得其偏。天之於人也，富貴壽考亦不能使之兼全。嗟惟先生氣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邁，而輔以學術之精專，故其文章之純雅，如鈞天廣樂之奏；才器之宏肆，如汪汪萬頃之川。早魁名於虎榜，人皆快覩麟鳳；繼列官於翰苑，人又喜其論思啓沃，不愧乎古之名賢。著書以闡治平，既有以示九重之鑑；評史而定得失，又足以成一家之言。十載成均，允矣斯文之宗主；三年黃閣，巍乎百職之具瞻。壽踰古稀，位列台躔，是則先生於文才德業，固云備矣。而天之於先生，富貴壽考，亦罔不兼焉。所可惜者，翱翔館閣三十餘載，迨登樞軸，已及暮年，悵設施之未究，遽一疾而登仙。然而可沒者身，其不可沒者，勳業之流傳；可埋者骨，其不可埋者，聞譽之昭宣世之無賢不肖。讀其文，誦其詩，莫不想見其人，而願爲之執鞭。況某等或辱知愛，或遊門牆，念幽明之永訣，感中心之悄悄。今夕何夕，旅櫬南旋，扁舟暫泊，南浦之堧，陳殽之薄，秉心之虔，酹一觴而揮涕，安得復起先生於九泉。嗚呼哀哉！尚饗！

羅玘《祭丘文莊公文》 不肖玘慕公於草野間幾二十年，及識公年已四十矣，公在太學時，而不肖又以例進。凡例進之士，既以庸濁混淆清流，人所鄙棄，雖有卓然自拔，亦時無以自明。況公宏博雄大之聲，又先有以蓋吞一時，而凡私相標榜盜名者，皆屏息斂藏，惴惴然，恐露頭角。如素負其妍而實未自決者，惟恐鑑之懸于前也。況遐外寡昧，兼以荒落困憊之餘如不肖者，尚何敢影響於公乎？不意公之包荒納汙，遂以盈尺之紙，瑣屑之辭，援不肖汙溝之中，濯以清波，襲以芳馨，而又風而飄之。不肖至今靜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不肖之心，自以爲父母生之有此身也，若微公也，則將委棄沉淪於昧昧中，與無是身等耳，而父母亦何賴焉。用是思，欲效絲毫之報於公。前年丁先人憂家居，私作一書，首以公歸爲勸，情頗激烈。及來拜公，公首肯前語，不肖感公之不疑也。凡懇章一再上，皆從，更不敢依違同於衆人。然天子方確然留公，公之去志雖久決矣，卒亦無如之何，而至於此。公之文章，不肖將與蔣冕成之，而刻以行，又將出管窺之見，揀以爲私抄，以成公志。公之喪，天子使臣護焉，可歸也；若公之名，在後世當必有聞而興起者，不肖何足以知之？因拜奠之頃，涕泣不知所云。公尚鑒哉！

蔡清《祭邱國老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南向哭祭于故恩師瓊臺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鍾，且取其所著書於大內，用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厓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爲虛生也已。清閩泉凡子也，先生之教國學，清得厠四方之士，以沾教澤於科條之下，辱閔其暗而與進策勵之，頗出衆人之上，此恩之重，曷克副之。徒守空言，於世無補，慚負師門，歲益云邁。方以母喪在殯，而聞先生之訃，曰親曰師，痛割交慘，不得撫柩一慟，瓣香遙致寸心附焉。嗚呼！想瓊山之巍峩與南海之浩波，懷先生兮不可復見。嗟門生亦老矣，向之所受云何。尚饗！

雜録

《瓊臺詩話》卷上 嘗聞瓊人言，先生八、九歲時，社學師命作東坡祠詩。其中一聯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冕叩其全篇，則曰：「歲久不復記憶，歸家求得之，當書以寄子。」今已數年而不可得，可嘆也已！醉翁、迂叟、歐公、溫公別號。東坡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又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用古人所作詩就題其人祠堂，前人所未有。又聞先生在太學時，與同舍人遊文丞相祠，口誦文公詩，就集其句爲一絕，

今附於此。其詞云：「如此男兒鐵石腸，英雄遺恨落滄浪。人生自古誰無死，烈烈轟轟做一場。」

又　先生少時，客有誦宋人龍太初沙詩者，先生謂其有體無用，客因屬先生足成之。先生即口占以答之。按：太初詩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迴日射星。」先生足之曰：「築堤連象府，度磧到龍庭。見說西河裏，漂流不暫停。」蓋用沙堤、沙磧、沙河之事。唐詩曰：「新築沙堤宰相行。」虜中沙漠曰磧。《書》曰：「西被於流沙。」今流沙河是也。然又以相府之相借「象」字，以對龍庭。龍庭者，單于祭天所也。單于六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城即龍庭也。《東漢書》載竇憲登燕然山，班固作銘曰「勵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是也。詩成，客大嘆賞，以爲先生用事之善如此，視太初拘拘以形容之者異者。又按：太初題詩之由，附載於此：郭功父方與王荊公坐，有一人投刺，乃詩人龍太初。及相見，既坐，功父欲其作詩，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荊公因命以沙爲題。太初不頃刻而成，即前所云者，因此名聞東南。

又　先生在太學時，先君亦以會試不偶，卒業於其間。先生與先君同爲兩廣人，且舍館切近，故相與之情視諸人最厚。正統己巳，先大父卒，先父援例將南歸，先生作輓送之曰：「高人厭世氛，一夕斂天眞。花落閒庭晚，鳥啼空谷春。藥囊餘舊劑，茶竈冷香塵。埋玉湘江上，悲風起白蘋。」是時孔詹事公恂、柯詹事潛諸名公皆在太學，與先父亦嘗有半面雅，皆有輓引之作，然惟先生之作爲優。

又　宋張平叔自謂遇眞人授以金丹藥物火候之訣，可以還嬰返老，變化飛昇，著爲《悟眞篇》五卷。其間所載律詩十六首、絕句六十四首、西江月十二首，又歌、頌、樂府及雜言各數首。其意將使後人讀之，庶幾盡還本明性之道，而見未以悟，捨妄以從眞。先生嘗聞其書，嘆曰：「世豈有此理哉！」乃用其詞反其意作詩三首以關之。其一曰：「眞鉛眞汞結眞丹，簡易工夫不在繁。道是悟眞應未悟，悟眞寧用許多言。」其二曰：「天然義理本來眞，自古原無不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人。」其三曰：「張翁自謂得眞傳，喫緊教人學大還。今去翁時未千載，如何不見在人間？」嗚呼！平叔作書教人學長生，今去平叔纔數百年，平叔安在哉？其無此理明矣。誦先生此詩，令人悚然。

又　先生嘗題常熟王節婦詩曰：「所天蚤逝可奈何，始終一節矢靡它。眞松自無桃李態，古井不起江湖波。九重綸綍褒獎厚，百世綱常關係多。清風凜凜敦薄俗，虞山萬仞同嵯峨。」嘗聞之人，先生未仕時作此詩，朝中名公鉅卿見之，無不稱嘆，因此聲譽益隆。然此詩所關實大，不爲徒作。

又　嚴子陵釣臺賦者甚衆，然爲人所膾炙者范文正、黃魯直、戴式之數詩而已。先生亦嘗有詩云：「祚終四百已無漢，灘歷千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語意俱新，眞足以匹休諸公，而所謂「灘歷千年尚姓嚴」者尤出人意表。少年又有《題子陵臺》詩云：「常嘆劉歆頭，不及嚴陵足。厥角稽首勢若崩，況敢橫足加帝復。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若高雲臺。清風遼邈一萬古，落日頹波挽不回。」少年又有一絕，其結句云：「雖然一隻塵泥脚，曾跨君王腹上來。」惜乎不見其全篇。

又　先生嘗過僧舍，書一詩云：「僧房暇日偶經過，話到忘機不覺多。鳳契自應知我是，任緣無復問誰何。香從內腸烏龍挂，經自西來白馬馱。斜日半山歸路晚，數聲鐘磬出煙蘿。」今內府御香名烏龍挂，用烏龍挂對白馬馱，最爲親切，且語新意巧，當與「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一聯并觀。

又　先生嘗與公卿會飲，座中有彈箏者作《白翎雀》曲，即俗所謂海青打鵝也，因語及元事，口占一詩云：「元運消沉漢道興，氈車穹廬大城平。興隆無復殘笙譜，劈正誰知舊斧名。起輦谷前駝馬迹，居庸關里子規聲。不堪亡國音猶在，促數繁絃叶白翎。」按：洪武戊申春，徐魏公、常鄭公與諸將會於臨清，集克元都。順帝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道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而元亡矣。興隆笙，其製植衆管於柔韋以象大匏，上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簧首爲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元時設于大明殿下，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樂皆作，笙止樂亦隨止。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燦然。元制，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起輦谷，元陵寢所在，元人不用因山之制，既窆之後，即以駝馬躚平之，令後人不知其處。又至正十六年，有子規啼於居庸關。所謂白翎雀者，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祖命伶人顧德閭製曲，以名之曰《白翎雀曲》者，元之教坊大樂也。始雖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

又　先生平生於功名初無患得患失之心，蓋其大志素定，自壯至老，始

終一節，故雖以豪傑之才經濟之學而再屈名場，略無嗟怨之意，凡其發於言辭，形於聲詩，皆優游自得而略不累於功名，先生正統甲子以禮經發解廣東，戊辰、辛未會試，皆得校官，辭不就。其未登第也，皆曾作詩以自慰。冕惟記其辛未所作之律，其一云：「一笑出都門，薰風正晏溫。逍遙閑歲月，俯仰舊乾坤。戀闕心徒切，談天舌漫存。滿懷今古事，誰可細評論。」其二曰：「萬里一遊人，自憐還自嗔。無錢堪使鬼，下筆或通神。孰識琴中趣，空懷席上珍。欲憑詹尹卜，如我豈長貧。」其三云：「壯志冷於灰，歸心疾似飛。白雲長在望，清淚欲沾衣。五月收金植，三春采嫩薇。故鄉雖僻遠，生計未爲微。」意思深遠，詞氣和平，而無迫切之態。其與唐人「情如刀劍」、「將淚見花」等句，其規模氣象，豈不大有逕庭哉？吳中奚昌元啟，近時之詩人也，與先生最厚，嘗以其下第所作詩陳於先生，至有「沙鷗欺人故傍船」之句，先生哂之，元啟曰：「先生亦嘗下第，恐不能無此意。」先生因覓舊稿，僅得此三律。示之，元啟大愧服。冕惟先生景泰甲戌已高登甲第，在翰林爲名學士，在太學爲名祭酒，自立朝之初而名已聞於四海。朝鮮國人見先生送張中書使其國詩用「魚鱉成橋」事，嘆曰：「自古詩人未有用此者！」因詢先生之容貌、出處，而以不得一見爲恨。而元啟自正統甲子鄉薦，至成化己丑會試方得一第，然竟未受一官而身已不起矣。古人謂詩可以觀，人豈不然乎？《送張中書》詩云：「玉節煌煌照海東，羨君去意拂晴虹。鳳麟瑞世人爭覩，魚鱉成橋道自通。天入元菟低沒鶻，江浮綠鴨澹蜚鴻。茲行喜從文章客，多少豪吟倡和同。」是詩雄壯豪宕，讀者自當見之。先生送人使外國詩大概類此，謹以冕所見者備錄於左。其《送陳修撰使高麗》詩云：「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客錦宮袍。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鷄林價倍高。萬仞鰲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夷未識中原鳳，爭覩文章五色毛。」《送祁郎中》詩云：「鸞鵲天書五色裁，中原使者天下來。白山綠水元菟境，玉佩瓊琚繡虎才。絕域喜霑新雨露，遠人驚見舊鐏罍。懸知不是乘槎客，肯帶葡萄苜蓿回。」又有《送凌尚寶使交南》詩云：「旭日初昇萬國明，銀函玉札下南溟。符臺自昔瞻鄉日，遠道於今望使星。老樹古香生桂蠹，亂山殘雨帶龍腥。茲行萬里眞奇絕，好把新詩紀所經。」《送錢學士》詩云：「五色天書寶作函，手持龍節使交南。玉堂金馬才名重，丹檄朱鳶德化覃。一點文星明海島，萬山晴日斂烟嵐。歸來應有詩千首，留與詞林作美談。」《送王給事中》詩云：「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諭俗好傳司馬檄，歸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邈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莫過遺虛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冕又聞先生言，彭閣老見此詩，問其末句意欲如何，先生曰：「鷓鴣聲曰：『行不得也哥哥。』」

又　瓊山去燕萬里餘，顓顓居大海中，而先生生乎其間。冕少時聞先生名，則意其或爲神仙人而降生於世也。及獲遊先生之門，得先生夢中所作詩，觀之然後信其爲不偶然焉。其詩有序，序曰：「家居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夜，夢鬘頭童子問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答之，覺而呼燈疾書於城東之遠遊軒。」詩曰：「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請言六合虛空外，曾見三皇混沌前。元圃麟州非遠境，延康龍漢未多年。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橘金花滿下田。」仙家有上田、中田、下田之說，先生所居村名偶與之合，似不偶然也。且六合之外，世人所不言，而今言之；三皇以前，世人所不見，而今見之。元圃、麟州乃海上仙山，今則盡在目前；延康、龍漢乃上古年號，今則未爲多日。非仙人而何？

又　先生在學中讀書，有雁集泮池，先生記之曰：「正統壬戌八月辛丑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偶息遊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於學宮洿池之中，比鵝鵝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傍徨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見者，盍觀之。』予偕鍾秀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贄，而士婚媾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於沙漠之墟，隨陽之南征，集於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間，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流，而爲河渚，而爲沼沚，視斯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於茲，謂其無意可乎？』鍾秀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雁又隨陽之物，秋賓南而春歸北，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乎？昔既有徵，今既有驗矣。』鍾秀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雁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揮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雁集瓊庠記》。」

今考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記中所用語多出六經諸史，可見先生少年非徒天資高邁，而學力過人固已遠甚，「以文字治天下」驗之今日，豈虛語耶？後二十餘年，鍾秀爲某縣尹，先生適在翰林，作詩十數章送之，其中一首云：「雁飛不到海南天，來集芹池豈偶然？當日臨流同看處，羨君偏自炳幾先。」正謂此也。

《國雅品・士品二》　桑別駕民懌，狂士也。少有辯才，嘗以孟軻自任，目韓愈文爲小兒。號自稱曰「江南才子」，頗不羈慢世。丘文莊公每屈節下之，其文詞多寡味。

《玉堂叢語・賞譽》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又《刺毀》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概矣。嘗與同寅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邵燦

《曲品・妙品》　常州邵給諫，既屬青瑣名臣，乃習紅芽曲技。調防近俚，局忌入酸。選聲儘工，宜騷人之傾耳；採事尤正，亦嘉客所賞心。存之可師，學焉則套。

《香囊記》　徐渭《南詞敘錄》：以時文爲南曲，元末、國初未有也，其弊起於《香囊記》。《香囊》乃宜興老生員邵文明作，習《詩經》，專學杜詩，遂以二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爲害事。夫曲本取於感發人心，歌之使奴、童、婦、女皆喻，乃爲得體；經、子之談，以之爲詩且不可，況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輳補成篇。吾意：與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曉也？　又：《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然有一二套可取者，以其人博記，又得錢西清、杭道卿諸子幫貼，未至瀾倒。　王世貞《曲藻》：《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曲品・舊傳奇・妙品三》：詞工，白整。儘填學問。此派從《琵琶》來，是前輩最佳傳奇也。《曲律・論家數第十四》：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觀元劇及《琵琶》、《拜月》二記可見。自《香囊記》以儒門手脚爲之，遂濫觴而有文詞家一體。　又《雜論第三九上》：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釵》、《白兔》、《破窯》、《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　徐復祚《曲論》：《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煙花風柳。如「花邊柳邊」、「黃昏古驛」、「殘星破暝」、「紅人仙桃」等大套，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遠本色。　《帶經堂詩話・叢譚門二・瑣綴類》張宗柟案：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釵》、《白兔》、《破窯》、《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　吳梅《香囊記跋》：記中頗襲《琵琶》、《拜月》格調，如《辭婚》、《驛會》，皆胎脫二書。今錄《辭婚》不取《驛會》者，以襲君美之語太形似也。《藝苑卮言》云：「《香囊》雅而不動人。」余謂此記詞藻，殊不工麗，惟通本好用儷語，已開《浣紗》、《玉合》之先矣。

賀士諮《送邵大尹序》　達孟卿揮使爲余言：「母舅邵先生愛菊特甚。有名品數種，東土所無，嘗爲好事者遣僮竊去，其幸存者自後每當發蕊輒掐去之，不令放花，時時撫玩其萃以自適耳。」余聞，賦此奉寄。因憶古有無弦之琴，今有不花之菊，復成一絕，幷以錄呈。他日面晤，尚當叩問菊之眞趣如何也。

《劇說》卷四引《說楛》　邵宏治，荆溪人，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弟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爭田，因大喜，割畀之，今名「渡喧田」。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邵弘治號半江，宜興人。官給諫。《香囊》。

賀士詔《寄大尹邵文明》　長官辭縣賦歸來，獨愛幽花手自栽。何日一樽同笑傲，東籬飽看帶霜開。

又　鄉書曾得共推賢，金榜題名子更先。大尹有才還解組，瑣闈無補早歸田。利名風浪都無與，泉石膏肓兩不偏。同在故園不相見，閶山遼水思悽然。

又《寄邵大尹》（存目）

蘇復之

《太和正音譜》卷上《古今羣英樂府格勢・國朝一十六人》　蘇復之詞，如雲林文豹。（指揮）

《曲品・舊傳奇・妙品五》　《金印》：季子事，佳。寫世態炎涼曲盡，眞足令人感喟發憤。近俚處，具見古態。今有張儀而改名《縱橫》者，稍失其舊矣。（蘇復之作）

《遠山堂曲品・具品・新金印》　此俗優所演者，較原本十改五六。一經抹塗，色澤大減。另名爲《新金印記》。燕石、良玉，固自有別也。

《曲海總目提要》卷五《金印記》　第一齣詞云：「可怪郝趨炎惡冷。多少世情人。」蓋借季子不禮於其嫂，以明人情之反覆，而勢利起於家庭也。劇中蘇秦云：「父母偏愛。」與兄嫂分居。又以其兄爲蘇厲。按：《史記》，蘇秦之弟蘇代，代弟蘇厲，則厲非蘇之兄。特借名以實之耳。（以佩六國相印，故曰《金印》。點出說六國之指，故曰《合縱》。追原其未遇困頓之時說秦不合，黑貂裘敝，故曰《黑貂裘》，其實一也。）

又　按《史記・蘇秦傳》云：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之利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弗能用。去遊燕，說燕文侯。文侯曰：「子必欲合縱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趙王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又說韓魏齊楚，於是六國縱合。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又《張儀傳》云：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縱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君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又　一名《合縱記》，又名《黑貂裘》。明蘇復之撰。

吳梅《金印記跋》（存目）

《戰國策・秦策一》（存目）

《史記・蘇秦列傳》（存目）

又《張儀列傳》（存目）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存目）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存目）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乙〕戲曲全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一百種）（存目）

《明代傳奇全目》卷一《金印記》（存目）

又卷三《金印合縱記》（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三《金印記》（存目）

又卷一〇《金印合縱記》（存目）

姚茂良

《曲品・能品》 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覩《雙忠》。筆能寫義烈之剛腸，詞亦達事情之悲憤。求人於古，足重於今。

又《舊傳奇・能品八》《金丸》：元有《抱妝盒》劇。此詞出在成化年，曾感動宮闈。內有佳處，可觀。

又《能品九》《精忠》：此岳武穆事。詞簡淨。演此令人皆裂。予欲作一劇，不受金牌之召，直抵黃龍府，擒兀朮，返二帝，而正秦檜法，亦一大快事也。

又《能品十》《雙忠》：此張、許事，境慘情悲，詞亦充暢。其調有採入譜者，予曾爲校正。（以上三本，武康姚靜山所作。）

《遠山堂曲品・能品・金丸》 鍊局鍊詞，在尋常繩規之內，惟「拷問」南北曲，叶支思一韻，古雅絕倫，或即元人《抱粧盒》劇中語耶？聞作此於成化年間，曾感動宮闈。

又《精忠》 雖庸筆，亦不失音韻。「金牌宣召」一折，大得作法。惜閒諢過繁。末以冥鬼結局，前既枝蔓，後遂寂寥。

又《雙忠》《姚茂良》 傳張、許事，詞意剴切，可以揭忠義肝腸。但睢陽已陷之後，必傳大創安、史，收復兩京，方爲二公吐氣，乃以陰魂聚首，結局殊覺黯然。張之母、妻，亦何必同遊地下也？且後半詞亦不稱。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三《精忠記》 演岳飛秦檜事多據史傳。《西湖志》：葛嶺下爲岳武穆王墓，又有翊忠祠、分骸檜、流芳亭。武穆王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毅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觔，弩八石。宋高宗時以戰伐功，歷官都統制，屢陳恢復大計。而丞相秦檜揣帝旨，力主和議。會飛敗兀朮于朱仙鎮，指日欲渡河。檜乃召張俊、楊沂中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明年。解其兵權。會兀朮遺檜書，言飛不死，和議終不成。檜乃諷臺臣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兵攻淮西，飛至舒蘄而不進，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張俊又劫王俊，誣飛令張憲、岳雲通書協謀，冀以兵權還飛。檜遣使捕飛父子下獄，令諫議大夫万俟卨鞫成之。歲暮，獄無佐證，檜以片紙致獄吏，即日報飛死，蓋摺殺之。年三十九。雲、憲皆棄市。獄卒隗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殉，樹雙橘識焉。孝宗時詔復飛官，謚武穆，改葬于棲霞嶺，雲祔其旁。廢智果院爲祠，賜額曰褒忠衍福寺。嘉定四年，封鄂王。雲，飛養子也。每立奇功，飛輒隱之。能握鐵椎重八十斤。死年二十三。陶九成《弔岳武穆祠詩》：「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游。」《通鑑》：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史言飛按兵淮上，而《記》言屯兵三關，是增飾語。三關在雄莫間，飛是時不得屯兵也。飛白云：「已欲屈招，因兩兒駐軍朱仙鎮上，恐其領兵報怨。遂招二子同入獄。」飛傳無此事。按春秋時，楚平王囚伍奢，欲殺之。奢恐子尚與員報冤，乃以書招其二子。此《記》借用奢事也。《左編》：檜力謀殺飛，以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捕下獄，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卨，卨入臺月餘，獄遂上。《記》云：万俟卨奉檜意旨，將飛父子三人俱在風波亭上弔死。與正史不合。《西湖志》：忠佑廟在按察司左。宋紹興十三年，以岳飛故宅改爲太學。學中時時相驚以岳將軍見。孝宗朝詔復其官，追謚武穆，建廟學左曰忠佑。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已而學中復驚岳將軍降爲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立爲土神。封鄂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王之父母妻子，下逮將佐，皆有命秩。祠後有銀瓶娘子井。銀瓶娘子者，王季女也。聞王下獄，哀憤骨立，欲叩閽上書，而邏卒攖門，不能自達。遂抱銀瓶投井死。王原吉詩云：「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牀。綺疏光流大星墜，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報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媿死緹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王原吉名逢，元末明初人。著《席帽山人集》。《堯山堂外紀》：浙江按察使址，武穆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聞王被收，抱銀瓶投其中死。按察使梁大用建亭覆之，榜曰孝娥井。西蜀劉瑞銘曰：「天柱虢，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

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世稱銀瓶烈女。」王原吉有《銀瓶娘子辭》。《西湖志餘》：元至正間，杭州經歷李全重興岳王廟，塑王像。以其子雲、雷、震、霖、霆祔焉。後作燕寢，像王父母及王夫人與王之女號銀瓶娘子者。按女本抱銀瓶入井，今《記》以銀瓶爲女名。《西湖志》：張憲，武穆愛將也。紹興中累立戰功。會秦檜主和班師，憲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乃自爲狀付奸人王俊，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還飛兵權。張俊親行鞫煉，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乃手具獄詞。告成于檜，憲坐死。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元總管夏思忠爲立石表其墓。《西湖志》：牛皐墓在劍門關畔。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爲岳武穆部將。累立戰功，轉寧國軍承宣使。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之也。《西湖志》：施公廟在石龜巷口，其神曰施全，宋殿司小校也。紹興二十年二月，全憤秦檜奸邪誤國，俟其入朝，懷刃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相病心耳。通敵欺君，戕剝忠義，非病心何以有此。」檜大怒。命磔于市。郡人且哀且憤，詬曰：「此不了事漢也。」相與立祠祀之。《左編》云：施全，岳飛舊卒。《宋史·飛傳》云：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又《世忠傳》云：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記》因增飾世忠上疏，爲飛訟冤云。史但言何鑄明飛無罪，又言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宗正卿士僙請以百口保飛，未及周三畏，蓋三畏棄官去。而諸保飛者盡獲罪，故未及載三畏事也。《樵書》：錢希言作《剪頭仙人傳》云：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剪頭仙人，日祇飲淨水三甌，間用法水療疾。延綏開府鄭汝璧，檄關大帥李如樟，敦請至榆林城。偶論宋史及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質其姓名年紀，默然不應。已而強應曰：「姓周。」晝夜百餘人環衛，忽逸去，不知所之。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墜下名紙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考之《通鑑》，則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先勘武穆，爲白其冤，而檜乃改命万俟卨等羅織之也。應以此時棄官入山而得道耳。《金陀編》、《顧天辨誣錄》，皆遺三畏之名。今按此《記》，言周少卿棄職入山，與《通鑑》及希言《傳》有合，故坿錄之。《左編》：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汴京失守，檜從帝至燕山，賜撻懶爲任用。首倡和議，撻懶縱之使歸，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命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與撻懶求和書，秦檜白云：「官授都御史之職。」按檜傳言檜爲臺長，蓋御史中丞也。史但云登第，亦不云爲狀元。檜白云：「欽賜玉帶一條，精忠旗一面，着差人送與岳飛。」此是增飾。檜白云：「曾與大金盟誓，得放還鄉，願作他國細作。」《宋稗類編》：秦檜一日在某寺中慶聖節，一樹上貼一榜子云，秦相公是細作。《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俟卨鍛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于東廂窗下畫灰密謀，其妻王氏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流徙兩家妻孥，貲產皆沒官。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瞑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于天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快快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現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荊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爲看陰間趙宋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朝野遺記》：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犁然當心，致片紙付入獄。是日岳王薨于棘寺。《迪吉錄》：岳侯獄成，檜居東窗下。以爪畫柑皮，如有所思。檜妻王氏云云。檜即書片紙付獄，是日岳侯縊死。王氏無子，未幾亦死。有押衙何立者，檜差往東南第一峯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夫人帶枷備刑，楚毒難堪。語何立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押衙復命言其事。檜憂駭皇皇，數日亦死。何立後住山修行，成地仙。《江湖雜記》云：秦檜置岳飛於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窗下掐橘皮沉吟不決。妻王氏問故，檜以告。王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難。」檜計遂定。片紙傳獄，即報飛死矣。飛既死，檜向靈隱寺祈懺。有一行者持大筒，亂言譏檜。問其居止，即賦詩曰：「棄了袈裟別了參，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戀，薄利虛名不道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如孤月下寒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龕。」僧去，檜立遣隸皂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甚嚴邃。僧坐決事，即作詩僧也。聞傍人曰：「地藏殿

方決陽間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犯矣。」秦檜號秦長脚。檜妻王氏，宰相王珪女孫，號長舌婦。《左編》：檜于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綱、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使鼎子汾自誣與張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西湖志》：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鼎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浚、胡文定安國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于几，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王世貞《滿江紅》詞：「十二金牌丞相詔，風波片紙君王獄。」其意蓋云金牌雖出朝廷，而實由檜矯詔，故曰丞相詔。風波亭之死，雖由秦檜，而高宗若不欲殺飛，則檜亦當不敢，故曰君王獄也。

又　不知誰作。（按：此劇傳姚茂良撰。茂良字靜山，浙江武康人。呂天成《曲品》稱「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覩雙忠。」則此記恐非其作。徐渭《南詞敘錄》著錄《岳飛東窗事犯》一本，下註「用禮重編」。或即此本。「用禮」或疑爲周禮之誤。周禮即周靜軒。）以西湖建精忠祠祀岳飛，故名《精忠記》。按秦檜白云官都御史，宋無此官。自明太祖革去丞相御史大夫，始設都察院，此記乃明人所作也。

又卷三九《金丸記》　指宋李宸妃事。（宋眞宗御花園中，以金丸打鶯，宸妃拾得，召幸生仁宗。說本《抱妝盒》，不見史傳。）與明代紀太后事相類，或作者借宋事以寓意耳。太后乃憲宗妃，孝宗生母也。太后賀縣人，本土官女，以征蠻俘入掖庭。通書史，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治使墮之。一日帝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之，一幸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鉤治之，婢繆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生孝宗，貴妃使門監張敏溺焉，敏佯奉命而密藏之他室，至五六歲猶未剪胎髮。成化十一年，帝偶召敏櫛髮。照鏡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在，太監懷恩頓首曰：「皇子潛養西內。」帝大喜，即日遣使迎皇子。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明日入賀，頒詔天下。而萬貴妃日夜泣，怨羣小紿我。其年妃暴薨，敏亦吞金死。孝宗立，悲念太后，遣官之賀縣訪其家，得紀父貴、紀祖旺以聞。俱授錦衣衛指揮同知等官。然太后入宮時年尚幼，實不能知親族也。蠻中紀與李同音，遂有韋父成者，冒姓李氏，有司以聞於朝。而貴、旺又曰我實姓李氏，乃逐父成。後帝崩官訪知貴、旺亦僞，遣戍邊海，而太后家族卒不可得。按《宋史》，章獻劉太后善播發，十五入襄邸。眞宗即位，入爲美人，久之立爲后。李宸妃生仁宗，以爲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又云，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爲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焉。又按李宸妃爲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眞宗以爲司寢。既有娠，生仁宗，章獻以爲己子。仁宗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又按楚王元佐，太宗長子，封楚王。有狂疾，廢居南宮。眞宗即位，復封楚王。元佐生日，眞宗賜以寶帶。仁宗即位，兼江陵牧。無收養太子之事，亦無劉后使太監溺死之說，故似指紀太后事，況紀姓當時曾以爲李也。《元人百種》有《金水橋陳琳抱粧盒》雜劇，即此事也，然無撰者姓名。恐是明弘治後所作，而嫁名於元人者。劇中情蹟，以陳琳、寇承御共救仁宗爲大關目，本《抱粧盒》而增飾之。大段皆抱粧盒事。詳載元劇中。所增者契丹南來，眞宗與大臣共議，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南京。惟寇準決計勸幸澶淵，而畢士安贊其議。此乃據《宋史》實事添出點綴者。金丸之說雖無所本，王建《宮詞》云：「衆裏遙拋金吉子，就中收得便承恩。」恐是因此詞而緣飾云然也。

又　（明史磐撰。按此劇《曲品》、《新傳奇品》、《今樂考證》、《曲錄》等俱題姚茂良撰，惟《曲品》又稱「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覩雙忠。」今依黃宗羲《思舊錄》定爲史氏作品。）

又卷四四《雙忠記》　演唐張巡、許遠故事。皆是實跡。蓋巡、遠同守睢陽，後先殉節，時人目爲雙忠。睢陽立廟曰雙廟，故此記名《雙忠記》也。（按：此記作於明代。明建文時山東布政使鐵鉉，力抗成祖。王世貞嘗以配張巡，名曰「雙忠」，作者或由此而起。又正德中，江西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抗寧王不屈。於是又有「雙忠」之稱，或因此而借張許以相影託，未可知也。）《通鑑綱目》：至德元載二月，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秋七月，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十二月，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二載春正月，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三月，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十二月，追贈死節之士。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

吏民哭於老君廟，起兵討賊，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令狐潮與張巡有舊，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賊。」巡設天子畫像，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令狐潮築城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河東節度使號王臣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勅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二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子奇乃走。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實。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五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賊爲雲梯鉤車木驢以攻，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皆應機力拒，賊不敢攻。士卒纔六百人。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巡令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座中皆爲泣下。霽雲至寧陵，與城將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賊圍益急，城中食盡。張巡、許遠堅守。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饗士。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遠、巡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忠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並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生致許遠於洛陽。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書法。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李翰傳巡事復不及遠，《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發明。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未幾亦死于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　李愷、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唐書張巡傳》：巡字巡，鄧州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調眞源。又云：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十餘萬攻睢陽，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又云：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又云：巡出愛妾，殺以大饗。遠亦殺奴童以哺卒。又云：霽雲見賀蘭進明，進明無出師意。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劇與此合。是據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綱目》據柳宗元《南霽雲碑》，故云自嚙其指。）霽雲得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及啓門入，相持大哭。城陷，子奇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訾、雷萬春三十六人遇害。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巡長七尺，鬚髯盡怒，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又云，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閬潞州大都督。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傳》：右相敬宗曾孫。嘗爲高要尉。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

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南霽雲傳》：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雷萬春傳》：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均。（按：明末流賊攻保定，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鎮監方正化，率里紳張羅俊羅彥兄弟，及金毓峒等，固守，後爲流賊所破，皆抗節以殉。當時衆論，亦以何邵爲雙忠。作者或因此事，借張許以表章，亦未可定。）按：許眞人《玉匣記》，張巡、許遠皆受上帝命爲神。又按今各州縣多有東平王祠，即張巡也。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七《金水橋陳琳抱妝匣》（存目）

韓愈《張中丞傳後叙》（存目）

《新唐書・張巡傳》（存目）

又《許遠傳》（存目）

《宋史・岳飛傳》（存目）

又《韓世忠傳》（存目）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樂府》《雙忠記》。

《南詞叙錄・本朝》《岳飛東窗事犯》。（用禮重編。）

又《張許雙忠記》。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子部・傳奇類》《雙忠記》。

《古人傳奇總目》《金丸》，姚靜山作。（抱妝盒事。）

又《精忠》。（姚靜山作。武穆事。）

又《雙忠》。（姚茂良作。張巡、許遠事。）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姚靜山：《雙忠記》、《金丸記》、《精忠記》。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雙忠》、《金丸》、《精忠》，（右三種姚靜山作。）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乙）戲曲全本《汲古閣六十種曲》（存目）

又《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一百種）《張巡許遠雙忠記》二卷。（明姚茂良，明富春堂刊本。）《金丸記》二卷。（明姚茂良，抄本。）《精忠記》二卷。（明姚茂良，汲古閣刊本。）

又（丙）戲曲散齣散曲總集《新鐫出像點板北調萬壑清音》八卷《精忠記》。（瘋魔化奸。）

又《醉怡情》八卷《金丸記》。（救主、搜盒、收養、拷寇。）

又《精忠記》。（寫本、祭主、見佛、回話。）

又《綴白裘》十二集共四十八卷《精忠記》。（奏本、掃秦、交印、刺字。）

王　濟

李東陽《送王公濟歸武昌歌》方今修文復偃武，家詩書，士冠組。地靈人傑眞快覩，予獨無能愧鄉土。王君磊落人中豪，十年書劍隨遊遨。撫揮七怨動流水，點染萬象歸秋毫。有時縱筆作詞賦，出入經史窺風騷。豈徒文思比唐勃，應遣頌聲如漢褒。南宮四舉不一薦，駿馬未脫鹽車勞。君今拂衣去京闕，瀛海浩蕩蓬山高。高歌向空空宇闊，白日鼓枻凌風濤。昔作鳳朝陽，今爲鶴鳴皐。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吳興王雨舟，人物高遠，奉養雅潔，刻意詩詞，【略】其《宮詞》尤蘊藉可喜，姑舉一二，染指可知鼎味矣。詞云：「駕幸長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如飛。上房供奉忙多少，才拭龍牀布地衣。」「昨夜閩中進荔枝，君王親受幸龍池。先將並蒂承金盒，密賜修儀盡不知。」「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名。宣索宮花親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餘皆類此。

又所著有《宮詞》一卷，有《水南詞》一卷，有《谷應集》，有《鐵老吟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岳岱云：「善托今辭，邀歸古意。若和宮詞，王建難稱獨步矣。」

又濟，字伯雨，烏程人。以貲爲橫州判官，富而好客，與劉南垣、孫太初、張允清，結峴山社。所居有長吟閣、寶峴樓，圖史鼎彝，奪目充棟。

《曲品・妙品》烏鎮王雨舟，人以曲稱，曲緣事重，頗知鍊局之法，半寂半喧；更通琢句之方，或莊或逸。我欽高手，世想令名。

又《舊傳奇・妙品六》《連環》：詞多佳句，事亦可喜。原有《奪戟》劇，亦妙。（王雨舟作。）

《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連環》　元有《奪戟》劇，云貂蟬小字紅昌，原爲布配，以離亂入官，掌貂蟬冠，故名。後仍作王司徒義女，而連環之計，紅昌不知也。

天啟《吳興備志・詭徵二》　王雨舟，名濟，湖之烏鎮市人也。其父王翁，家巨富而性吝，無子。其家臨市河，旁有市橋，久廢矣。一日，有老僧至門，以修橋爲請，怒叱數四，其請益堅。翁曰：「汝於市中募緣，吾當爲主。」僧不肯，必欲翁一力成之。不得已而諾焉。費之百金，成焉。仍建亭橋側，俾僧居之。僧戒律清苦，時時與翁往來笑語，甚相得也。居且十年。時翁側室有妊，將就館矣。一夕，翁夢此僧踉蹌進門，徑入閨中。翁夢中大怒，追逐，遂醒，而內室啼聲聞矣。舉家大喜。天明得外報云：「僧于半夜坐化于亭中。」翁大驚異，因命子曰濟，蓋取義于橋也。雨舟後官橫州別駕，詞翰俱佳。亦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善，此其所自言也。（《碧里雜存》）

嘉慶《廣西通志・宦績錄八・明三》　王濟字伯雨，烏程人。正德十六年判橫州。比蒞州，州方缺守。既攝篆視事，盡得其俗之習尚、政之利弊，召父老庭下集議可否而從革之。於是，民知嚮方，盜亦潛息，俗有丕變。其風土物產之異者輯錄一編，曰《日詢手鏡》。後以養母乞歸。（《金志》）

光緒《桐鄉縣志・人物下》　王公濟字伯雨，號雨舟，晚號白鐵道人。穎敏好學，弱冠爲諸生，以高資例入太學，授廣西橫州判，攝州事。悉其習俗利病，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故多盜，自公受事後，盜亦潛弭。夙工詩，能文章。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詠其下，採其風土物宜與域中異者類爲一編，名曰《君子堂日詢手鏡》，內載岑猛作逆事始末幷預籌禦蠻之策。後去官，而猛逆屢不靖，識者服其先見。不二載，以母老疏乞終養歸。與致仕尚書劉麟、僉事龍霓、太白山人孫一元共結崇雅小社，詠無虛日。又與姑蘇張天方、石川父子往來吟眺，有《浙西唱和集》行世。所藏金石、書畫甚富，所尤寶貴者嵇叔夜手勒《山巨源絕交書》及朱紫陽《小學》原稿。公天性孝友，尤樂施予。從弟洲，少失怙，又罹多難，賴公教育成立。凡姻黨鄰里，以貧病婚喪告急者，傾囊濟之，無吝色。晚遊王陽明先生之門，以禮讓爲家法。（《舊志》參《鎮志文獻》）

《國史經籍志》卷三　《日詢手鏡》一卷。（王濟）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王濟《谷應集》，又《水南詞》，又《和花蕊夫人宮詞》。（字伯雨，別號雨舟，烏程人。太學生，橫州判官。）

又卷三〇　王濟、張寧《浙西唱和詩》。

《古人傳奇總目》　《連環》，王雨舟作。（王允、董卓事。）

乾隆《烏青鎮志》卷一二《著述》　王濟二溪編《白鐵道人（《兩浙名賢錄》作山人）集》、《谷應》、《水南詞》、《鐵老吟餘》。　又《君子堂日詢手鏡》二卷。劉麟云：「濟判橫州，公暇採其風土物宜與域中異者類爲此編。」（《湖錄》）　又《和花蕊夫人宮詞》。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連環記》　以元人《連環計》爲藍本，而粉飾之。情蹟關目，互相轉換。此更與正史合者居多。元劇，以一貂蟬兩用之，故曰《連環計》。此劇，王允以玉連環予貂蟬，授之密策，故曰《連環記》也。劇云，卓議廢立，王允、袁紹、曹操、蔡邕俱在。袁紹抗議，不合而出。（按史，董卓集議時，百僚大會。卓奮首而言，袁紹獨橫刀長揖而出。曹操蔡邕官小，未必能與其議。）操往謁允，允與銳劍，潛相定計，以劍獻卓欲刺之。卓覺而操走免。（此伍孚事，詳後。）允乃以貂蟬餌呂布許以爲婚，密送於卓，令布飲恨圖卓。（大略與元劇相仿。此以允賞貂蟬玉連環，貂蟬拜月，允察其有心，告以心跡。呂布虎牢關與劉關張大戰，失去紫金冠，董卓訶責。允知，即製冠送布，布往謝允，允令貂蟬侍酒，即以許之。及布復往虎牢，允乘其出，移送于卓。布歸，見貂蟬于鳳儀亭。正與私語，卓見而擲戟，布走免。卓使李肅逐之，至允家，乃定議反戈。此各異也。卓布方盛，劉關張尚未顯，據《演義》云然耳。洛陽與虎牢近，而卓已遷長安，布不煩往虎牢，亦與正史不合。卓欲出，李儒阻止不從，自撞死。與元劇合，正史不合。）及卓既誅，貂蟬改粧遁至允家，允令配布爲夫婦。後又有載曹操使關羽擒呂布，貂蟬百計媚羽，羽怒而殺之。王世貞詩曰：「心心託漢壽。語語厭溫侯。」蓋指此也。（按史，呂布殺董卓後，乃封溫侯。今貂蟬口稱溫侯，亦誤。）《後漢書》：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由郡吏、刺史辟爲別駕從事，遷侍御史。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累官太僕，守尚書令。獻帝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圖書以從。時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

公業等，謀共誅之。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明年，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後爲卓部將李傕、郭汜所殺。董卓，隴西臨洮人。少以健俠知名，累戰功至前將軍，拜幷州牧。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未至而何進敗。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迎少帝於北芒，與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語，以爲賢。遂有廢立意。何進兄弟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幷其衆。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卓遷太尉，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卓遂縱放兵士，淫掠婦女，掠擄資物，妻略宮人。羣僚內外，莫能自固。東方兵起，卓遂遷天子西都，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分遣諸將拒孫堅等，諷朝廷拜己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誅關中舊族，殺衛尉張溫。（溫故司空車騎將軍，卓其副將。）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肅，呂布同郡人。）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侍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盡滅其族。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卓子壻牛輔等。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幷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幷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兇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按《布傳》與傅婢通，《卓傳》少妻止之，即《記》所指爲貂蟬者也。獻劍非曹操，乃伍孚事。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存目）

又《魏書・呂布傳》（存目）

《後漢書・董卓傳》（存目）

又《呂布傳》（存目）

《元曲選・錦雲堂暗定連環計》（存目）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樂府》《連環記》。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子部・傳奇類》《連環計》。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王雨舟：《連環記》。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連環記》，王雨舟作。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丙）戲曲散齣散曲總集《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六卷（存目）

又《新鐫繡像評點玄雪譜》四卷《連環記》。（潛窺、設計。）

又《醉怡情》八卷《連環記》。（賜環、拜月、梳粧、擲戟。）

又《綴白裘》十二集共四十八卷《連環記》。（議劍、梳妝、擲戟、起布、問探、賜環、拜月、小宴、大宴。）

又（乙）戲曲全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一百種）（存目）

《明代傳奇全目》卷一《王濟・連環記》（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三《連環記》（存目）

《明代傳奇全目》卷一《合璧記》（存目）

又卷三《王恆・合璧記》（存目）

又卷四《許次紓・合璧記》（存目）

又卷六《金丸記》（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三《金丸記》（存目）

又《張巡許遠雙忠記》《南詞敘錄》、《曲品・舊傳奇》均著錄。明萬曆間金陵富春堂刊本，凡三十二齣，《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據富春堂本影印。有清鈔本，程硯秋藏。【略】其第一折下場總目詩曰：「張中丞江淮保障，許睢陽協守關中；爲厲鬼新店殺賊，興唐室廟賜雙忠。」記中情節，均屬史蹟，大抵依附《唐書》編製而成。清闕名有《雄精劍》、《睢陽節》皆演其事。

又《精忠記》《南詞敘錄》、呂天成《曲品・舊傳奇》均著錄。明萬曆間金陵富春堂刊本，明末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據汲古閣原刊本影印。《敘錄》題《岳飛東窗事犯》，用禮重編。用禮或即周禮誤。宋、元戲文，元雜劇均有《秦太師東窗事犯》。此戲當屬於同一系統，似經改編者。青霞仙客有《陰抉記》傳奇，則又據此稍加改竄，見後文。

又《玉夏齋傳奇十種》《金印記》。（蘇復之）

又《暖紅室彙刻傳奇》《金印記》。（蘇復之）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丙）戲曲散齣散曲總集《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四卷《金印記》。（蘇季子逼妻賣釵、蘇季子途中自歎。）

又《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六卷《金印記》。（周氏臨粧感歎〔缺〕、周氏當釵見誚〔缺〕、周氏對月思夫〔缺〕、一家封贈團圓〔缺〕、命婢灑掃花亭、三叔陽關餞別、蘇秦途中自歎、蘇秦壽觴稱慶。）

又《鼎刻時興滾調歌令玉谷調簧》六卷《金印記》。（叔嬸泥金報捷、周氏對月憶夫〔缺〕。）

又《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六卷《金印記》。（季子逼妻賣釵、季子負劍西遊、周氏對月思夫、季子榮歸團圓。）

又《樂府清音歌林拾翠》（二集）《金印記》。（開宴、預占、賣釵、求名、唐二、當釵、不第、回家、西遊、拜月、踏雪、團圓。）

又《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六卷《金印記》。（當釵。）

又《新鍥天下時尚南北新調堯天樂》上、下兩卷《金印記》。（周氏當釵、途中自歎、焚香拜月。）

又《鼎鍥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六卷《金印記》。（周氏對鏡梳粧、周氏當釵見誚。）

又《新刻精選南北時尚崑弋雅調》風集　往魏求名（《金印記》）、周氏拜月（《金印記》）。

又雲集　周氏投水（《金印記》）。

又《綴白裘》十二集共四十八卷《金印記》。（封贈、不第、投井、逼釵。）

沈　采

論　述

《曲品》卷上《能品》　沈鍊川名重五陵，才傾萬斛。紀游適則逸趣寄於山水，表勳猷則熱心暢於干戈。元老解頤而進卮，詞豪擺指而擱筆。

《四節記》《曲品・舊傳奇・能品五》：清倩之筆，但賦景多屬牽強。置晉於唐後，亦嫌顛倒。此作以壽鎮江楊相公。初出時甚奇，但寫得不濃，只略點大概耳，故久之覺意味不長。一記分四截，是此始。

《千金記》《曲品・舊傳奇・能品六》：韓信事，佳。寫得豪暢。內插用北劇。但事業有餘，閨閫處大寥落，且旦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千金》：紀楚、漢事甚豪暢，但所演皆英雄本色，閨閣處便覺寂寥。

《還帶記》《曲品・舊傳奇・能品七》：裴晉公事，佳。鋪叙詳備。但周女何苦作嫠婦，纏繞人家？當作閨女。周叟出獄，送女謝裴，而裴不納。女竟不嫁，後陪夫人入京，年且長矣，夫人苦勸裴留之，而生幼子讌，爲宣宗朝學士。入此一段姻緣，則各有結局。《遠山堂曲品・能品・還帶》：裴晉公生平事功，表表唐史，還帶其末節耳。是記雖無雋冷之趣，而局面正大，詞調莊練，其《金印》、《孤兒》之亞流乎？《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三《還帶記》：摹寫炎涼之態，毫髮無遺。似因親戚參商，別有寓意。度無此事也。別頭巾一折，第資笑噱。然風雪月三段詞調甚佳，賓白亦巧。

《四紀》《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四紀》：一紀四起是此始。以四名公配四景。沈練川作此壽鎮江楊相公者。

紀事

《東山記》《世說新語・雅量》：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晉書・謝安傳》：（存目）《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七：言安與王羲之暑月圍棋。（此是增飾。）聞其姪玄破苻堅信，不覺屐齒之折。（此是實事。）謝安本以東山著名，故曰《東山記》也。謝安欲約白雲、明月二妓遊東山，（攜妓遊山是實，增出白雲、明月。）姪玄以爲不至。安與賭紫香囊，二人果至。玄輸香囊與安，安遂取燒之。（安燒玄香囊是實，關目是增出。）是時桓溫平蜀破燕，威名甚著。而苻堅率苻融，將兵六十萬南伐。溫乃薦安與玄。召至京師，用安爲司馬，玄爲中郎將。命玄伐堅。（大段本之正史，節其略耳。）白雲、明月隨安至京。（此是增飾。）玄將出兵，詣安作別。安與圍棋，玄棋素高，是日安勝。與二妓言之，以資懽笑。玄與苻堅戰，大敗堅兵。堅陣中受傷。融戰沒。其將士聽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皆是實事。）王羲之造安，安與圍棋，互有勝負。奏捷者至，安若爲不知。羲之問之，乃云玄已破賊。羲之既去，安屐齒折而不知。（此皆實事，但史不指羲之也。）溫叙安叔姪之勳，並加顯爵。（按：安、玄破苻堅時，溫已沒。其弟桓冲爲政，非溫也。此與史不合。）《晉書》：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又云：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劇中有白雲明月二妓，因此。）又云：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東山標目本此，即會稽東山也。蒼生二句，劇移作使臣口中語。）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肥水。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嘗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劇中所引皆實。但圍棋者，《晉書》云是張玄，《世說》則云謝玄，此據《世說》也。其後對客客問，《晉書》未言何人，劇則竟以爲王右軍矣。）玄字幼度，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長有經國才略。桓溫辟爲掾，轉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長有經國才略。桓溫辟爲掾，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苻堅彊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苻堅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先遣苻融等至潁口。玄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衆凡八萬。堅列陣臨肥水。玄使謂苻融：「君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卻，令將士得周旋。」融麾使卻陣。玄等渡肥水決戰，臨陣斬融。堅衆奔潰，沒水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詔遣殿中將軍慰勞。以勳封康樂縣公。

《金蓮記》《宋史・蘇軾傳》：（存目）。陳汝元《金蓮記》：（存目）。《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三：記蘇軾傳金蓮歸院事。軾生十年，父洵游學，母程氏親授以書。嘉祐中制策入三等。王安石行新法，軾極論之，因遂請外，通判杭州。後知湖州。時事有不便民者，軾不敢言，而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等摭其表語，幷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因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召爲禮部侍郎，尋除翰林學士。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因言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今進用卿，蓋以此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此《金蓮記》所由名。但本中移作登第時事耳。紹聖初安置惠州，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獨與幼子過處。徽宗立，量移廉舒等州。後卒于常州。本中資政殿學士太師等官，皆高宗追贈之爵也。子邁、過，俱善爲文。邁駕部郎中，過承務郎。軾遷海外，過獨侍之。又按《蘇轍傳》：轍與軾同登進士科，極言新法不便，出爲河南推官。後權吏部尚書，使契丹。《傳》中無遷兵部尚書出鎮之事。徽宗即位，罷祠居許州，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按《程頤傳》：軾不

合于頤，頤門人合攻軾。本中因是附會，有過于調侃道學處。按《黃庭堅傳》：庭堅與秦觀等俱游蘇軾門。而庭堅尤長於詩，人以配軾。故稱蘇黃。而《秦觀傳》亦云觀善文詞，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風，後亦坐黨籍出貶。又按《章惇傳》：惇初與蘇軾游，後哲宗用爲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爲國是報復怨仇，無一得免。又起同文館獄，欲覆諸人家。後爲任伯雨劾奏，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軾亦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舍。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本中蘇章相遇事，即仿佛此節爲之。又按《李定傳》：定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表語侮慢，又論軾文章怨謗，竄之黃州。而《張璪傳》亦云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致軾於死，卒不克。以上雜見史傳。按《東坡年譜》：壬戌七月在黃州，遊赤壁，有《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又按《東坡詩集》：「聖主如天萬物春」二詩序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見侵，自度不能脫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之。」又按《東坡詩注》：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日，解所係玉帶以鎮山門。又《朝雲詩序》云：「予家有數妾，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又《悼朝雲詩序》云：「朝雲從泗上比丘尼學佛，略聞大義。」以上俱見蘇軾本集。又琴操，錢塘妓也，亦通佛書。軾守杭日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之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軾因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片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見《山堂肆考》。本中事蹟，俱可考證。但前後情節不無少改。如軾母程氏卒于嘉祐二年，父洵卒于治平三年，妻王氏卒於治平二年，年譜可考。不應南遷時尚在。又軾與佛印、朝雲、琴操，爲明悟、五戒、及紅蓮、清一後身。雖相傳俗說，然屬不經。

《赤壁記》 蘇軾《赤壁賦》：（存目）。又《後赤壁賦》：（存目）。《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七：點綴軾事，以赤壁之遊爲主。作四時中秋景。虛實相參，互見《赤壁遊》雜劇及《金蓮記》內。（按：《赤壁遊》見本書卷七。《金蓮記》見卷十三。）言蘇軾居內翰，以詩託諷，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所劾，貶黃州團練副使。生日，妾朝雲置酒祝壽，杭妓琴操亦特至稱賀。佛印禪師居州中妙覺寺，黃庭堅魯直訪軾未值，往謁禪師。軾遣人邀兩人共遊赤壁，命酒聯吟。有旨召軾翰林，復爲學士承旨。佛印庭堅餞行。軾歸朝，進講經筵，反覆開導。皇太后與哲宗俱在便殿，召入咨訪朝政。天色昏黑，命撤御前金蓮寶炬，送歸禁苑。後復爲御史趙挺等所劾，言其規切時政。貶知杭州。挈朝雲遊西湖，邀琴操同往，相與參禪。操言下大悟，削髮爲尼。佛印自黃徙杭州天竺，訪琴操不值。會軾蒙恩復召，佛印與琴操俱詣軾賀喜，印、操始獲相識。軾遂奉命還朝。按：軾嘗直史館。又判官告院。又權開封府推官。又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又徙湖州。時王安石方行新法。事不便民者，軾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媒孽所爲詩，逮赴臺獄。貶黃州團練副使。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記》云由內翰貶黃州。誤也。宋時翰林與館閣有分。軾嘗直史館，可稱館閣，不可稱內翰也。《記》中《鷓鴣天》詞云：「思眼赤，望腰黃。」宋時學士入禁中，朱衣雙引，謂之眼前赤。服金帶則腰黃。故館閣中每相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也。《赤壁賦》中有二客從遊語，並非了元、庭堅，不過借以點綴耳。軾生日在臘月之十九。其設宴時，有客爲賦《鶴南飛》一曲以侑觴。今點綴朝雲、琴操，亦借意也。召還學士，非在黃州時，蓋已移汝州，知登州矣。作者不得不徑省也。「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記》中所引，乃神宗移軾汝州手札。金蓮歸院，琴操參禪，俱詳載《金蓮記》內。軾知杭州，在元祐四年。蓋因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恐不見容，自奏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可稱改外，未可云貶官也。軾通判杭州，在熙寧時，知杭州在元祐時，相去廿年矣。《記》中述朝雲、琴操、佛印之往來，似止三四年間事。蓋亦作者不得不從徑省也。軾在杭州，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記》中天恩重召，本此。

《曲江記》 杜甫《曲江二首》：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七：因少陵《曲江》詩，有典衣盡醉之句，故標其事而增飾成之也。（詩云：朝回日日典春衣，苑外江

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劇云：天寶十三載，杜甫奏賦三篇，授集賢院待制。遷左拾遺。（按：甫以獻《三大禮賦》得官，未嘗官待制。杜詩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蓋召試于集賢殿，非授職集賢院也。擢左拾遺，亦係後來，非獻賦時事。）與禮部賀知章、翰林李白，共詣曲江遊樂。（按：賀知章爲禮部侍郎時，甫尚未授官。迨甫授官，李白亦已去官矣。作者以此二人最知名，故點綴爲時事也。知章有金龜換酒事，白又有宮錦袍事，一并叙出，以爲合錦。）甫與黃四娘舊好，四娘居曲江頭萬花村，三人因就飲花下。（按：黃四娘乃蜀人。杜甫在蜀時，有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蓋子美寓蜀而作。今以爲出自教坊，寓居曲江，亦是翻換。）尋避安祿山之亂，甫依節度使嚴武於蜀。（此是實事。杜詩：「得歸茅屋赴成都，眞爲文翁再剖符。」以文翁比嚴武也。）四娘亦他徙，依杜韋娘以居。（此是增飾。賓白中引「春風一曲杜韋娘」句，又引杜鴻漸、韋應物，以相點綴。）甫在蜀時，知章、白亦同流寓，相與造甫，登臺覽古。嚴武亦來訪，報李豬兒已刺祿山。（按：甫在蜀中，李白相隔甚遠，甫時時有詩憶之。知章則已逝矣。吹臺懷古，則因杜詩有此，「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是也。嚴武訪杜，則杜詩中「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正叙此事。劇又借祿山作孽降天誅，及朝廷問府主二作，據以爲嚴武報平賊信耳。）於是甫與賀、李，同歸京師。四娘亦偕杜韋娘，返曲江舊宅。甫尋夙好，復與賀、李詣飲，用相歡慶云。（按：此並係增飾。）按《新唐書》：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杜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所謂待制集賢院者，不過候旨於集賢院耳，非官名也。其官所授，如尉與參軍之職，皆甚微。若宋與明初之待制，則爲清貴近臣矣。至德二年，甫走鳳翔上謁，始拜右拾遺。蓋麻鞋見天子，辛苦賊中來，以忠誠受知，故加超擢也。曲江之詩，是爲拾遺時所作，移在祿山叛逆以前。其後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嚴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記》中武命駕訪甫，即此事也。《記》中所引杜韋娘詩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唐人詩話等所載或以爲韋應物作，司空謂杜鴻漸。或以爲劉禹錫作，司空謂杜佑。二說未知孰是。此《記》引作應物詩，蓋以鴻漸、應物，與甫同時耳。

《還帶記》《唐摭言・節操》：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縵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筴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就彼。時寺門始闢，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塗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祇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三：演裴度香山還帶事。言度相寒薄，以陰功致顯位。但云妻弟劉二欺度，待以不堪。度榮貴，乃曲盡諂媚。【略】施神童名曰槃。施槃乃明正統己未狀元。吳人劇於狀元多以二生爲之，此獨花面。作蘇語，似有意調弄。香山婦人云借帶於彭鄒兩公。按：彭韶、鄒幹，皆名卿貳，與槃同時。疑即所指。唐小說：【略】裴度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蕩平宿寇，爲盜憎。入朝遇刼，不能傷，遂拜相。爲蔡州節度使四十日，擒吳元濟。未幾，平鄆州。太和五年，冊拜司徒。累拜侍中中書令。凡六拜。近古儒生未有也。

《郵亭記》《玉壺清話》卷四：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分攜結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選其主。廣順中，穀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略】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李相密遣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曰：「吾輩緜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

毀，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爲驛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釵，旦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託身父母，卽守驛翁嫗是也。」情旣濱，失愼獨之戒。將行翌日，又以一闋贈之。後數日，醮于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縠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釂。釂罷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攜壺漿薄餞於郊。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宋史·陶穀傳》：（存目）。戴善夫《陶學士醉寫風光好》：（存目）。《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七：記陶穀使南唐，遇秦弱蘭於館驛，作《風光好》詞，有「祇得郵亭一夜眠」句，又合雪水煎茶事。以爲冬景故實。用備四景之一。陶穀奉使南唐。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聞其所經歷之地，詞色毅然，人莫可犯。熙載設計，令妓女秦弱蘭，僞爲驛卒之女，暮夜掃亭。穀留與狎。弱蘭求得《風光好》詞。熙載置酒宴穀，命弱蘭歌此詞以侑酒。穀頗靦覥，不別熙載，冒雪徑回。時党太尉進，令党姬侍酒賞雪，爲姬所嘲，心默銜之。會穀歸詣進，留飲，談及郵亭一事。進知穀有風情，卽命党姬出拜勸酒。酒罷，以姬贈穀。穀回家，命琴童以雪水烹茶，與姬同啜。而秦弱蘭以鸞膠續斷之句，買舟冒雪特造陶齋。穀遂並納爲姬侍，啜雪水之茶，飲羊羔之酒，爲風流韻事云。按：秦弱蘭事蹟，已詳元人《風光好》雜劇內。但穀使南唐，尙是周時。元劇與此，皆曰宋太祖時。此小異也。《宋史》云：穀，邠州人。元劇云：李主託疾不見，留穀於館驛。僞相齊丘命韓熙載至驛，察穀動靜。穀題「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公廚飯」十二字於壁。（按：摭遺所載，乃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網詣內庫，於皇華驛見美婦人，擲書云云。詳得獨眠孤館四字。元劇牽作陶穀韓熙載耳。）熙載解出獨眠孤館四字，遂使弱蘭誘之。此記不取此說，蓋直據本事而作也。弱蘭僞爲驛卒女，此記從其實。元劇以爲驛卒之孀妻，於陶更欠周旋矣。宋齊丘亦應在前，與陶穀不相值。此記不及齊丘爲是。弱蘭姊秦夭桃，是此記添出，非實事。元劇云：陶穀因秦弱蘭事，不可留南唐，又無顏歸宋，遂往依吳越王錢俶。曹彬下江南收李煜，弱蘭逸出。吳越得之，貯於別室。大會賓客於湖山堂，令弱蘭于衆中自認。遂得重合。吳越王朝京，奏復穀官。與弱蘭爲夫婦。此《記》無此轉折，而云弱蘭自來覓陶。亦是添出，非事實。又宋人雜說中，有言陶穀出使遇妓，本是使吳越時事。故元劇兩相牽引。此記無此轉折，而白中乃云錢塘驛，則又是暗指吳越也。党進醉飽摩腹，曰：「吾不負汝。」其姬曰：「將軍不負腹，恨腹負將軍，不能出少智慧也。」此是一事。陶穀得党進之姬，嚴冬雪水烹茶。謂曰：「太尉當此時若何。」曰：「但于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又是一事。此記合兩事爲一。又以爲進贈穀以姬。蓋亦巧于綴合也。又党進嘗使畫工寫眞。閱之而怒曰：「畫虎尙須一雙金眼睛，我獨無有耶。」令添畫眶金于上。《記》中云：「人皆謂我目光如電，望之若神。」蓋本此耳。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宋初轉禮部尙書、翰林承旨。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爲人雋辨宏博。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党進，朔州馬邑人。開寶二年，太祖師臨晉陽。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隍中。會援兵至，緣繩入城獲免。上激賞之。九年，命將河東行營兵，征太原。入其境，敗太原軍于城北。太平興國二年，爲忠武軍節度。在鎭歲餘卒。贈侍中。進出戎行，容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擐甲冑，毛髮皆豎。

《千金記》《史記·項羽本紀》：（存目）。又《淮陰侯列傳》：（存目）。《漢書·韓信傳》：（存目）。《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三：千金報漂母，本韓信實事。惟韓信妻高氏，高氏之兄高起，無所考據。按《漢書·韓信傳》：信，淮陰人。家貧，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謂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衆辱信，令信俛出跨下。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入蜀，信亡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滕公壯其貌，與語，大悅之，釋勿殺。言于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不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及來謁上，上問所追者誰，曰：「韓信。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因欲召信拜爲大將。何曰：「王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信已拜，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信遂擊魏，擒魏王

豹。因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以奇計，餘不聽。信卽夜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戒曰：「趙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于是夾擊破趙軍，斬安成君泜水上，擒趙王歇。令軍中生購廣武君，頃之，縛至戲下。信解其縛，東嚮坐，西嚮對而師事之。及已定臨淄，楚使龍且將，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不勝，還走。且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擊殺龍且。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說信。信不聽。蒯通又說信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亦不聽，乃會兵垓下。項羽死，漢立信爲楚王。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都尉。按《史記・項羽本紀》：項籍者，字羽。其季父項梁，與籍與吳中兵，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梁自號武信君，後爲秦將章邯破滅。邯因復圍趙，項羽卽渡河救趙，破秦軍，降章邯，行略秦地。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羽大怒。沛公左司馬曹無傷復言于項王曰：「沛公欲王關中。」范增因說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馳之沛公軍，具告以事。張良要項伯入見沛公，終旦日來謝。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項王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令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于是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日之事甚急。」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項王賜之卮酒彘肩。噲旣飲酒，拔劍切肉啗之。項王因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沛公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臣。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乃令張良留謝，持白璧一雙獻項王，玉斗一雙與亞父。項王受璧置座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漢五年，韓信與彭越旣會垓下。項王兵少食盡，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大驚，則夜起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美人和之。遂夜潰圍南出，馳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項王笑曰：「我何渡爲。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乃自刎而死。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按《張良世家》：良旣封侯，乃稱曰：「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遂學辟穀導引輕身。又按彭越始起澤中，助漢引兵會垓下，破楚，立爲梁王。周昌從沛公起沛，爲漢中尉，擊破項籍，封爲汾陰侯。盧綰與高祖同里，亦從破項籍，後封燕王。灌嬰初以中涓從沛公於碭，後以功封穎陰侯。項籍敗垓下，嬰受詔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夏侯嬰初以功封滕公，後定楚，封汝陰侯。樊噲封舞陽侯，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故其比諸將最親。曹參始從韓信攻魏，又從擊趙，又從破齊，又從擊龍且。及高祖六年，乃以功封平陽侯。英布始從楚，籍因立爲九江王。旣而歸漢，俱會垓下。籍亡，漢以爲淮南王。呂馬童以騎司馬追項王，項王死。以功封中水侯。以上俱雜見《史記》、《漢書》，摘其梗概如此。惟本中張邯，疑卽章邯之誤。而邯本秦降將，爲楚拒漢。漢圍之廢丘，邯自殺，無從韓信屬項之事。又魏豹始從楚，繼歸漢，後又畔漢，韓信擊虜之，漢王令守滎陽。楚困之急，周苛懼其有變，因殺之。不應此時猶在。又《史記・陳豨傳》云：豨不知始所以得從，亦從未明言從破項籍。又《史記・功臣表》：止有河陽侯陳涓，無奚涓及閔子奇殷蓋。《漢書》則有奚涓。《高祖本紀》：「高起王陵對曰。」或以高起爲人名，或以爲高坐者起而對。此遂以高起爲信妻兄也。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四節記》。

《南詞叙録・本朝》《裴度還帶記》、《韓信築壇拜將》。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　《四節記》。

《古人傳奇總目》《千金》，沈練川作。（韓信事。）

又《還帶》，沈練川作。（裴晉公事。）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沈鍊（嘉定人）：《千金記》、《還帶記》（壽楊一清而作）、《四節記》。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千金》、《還帶》、《四節》，有三種沈練川作。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乙〕戲曲全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一百種）

《千金記》四卷。（明沈采，明富春堂刊本。）《裴度香山還帶記》二卷。（明沈采，明世德堂刊本。）

又〔丙〕戲曲散齣散曲總集《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四卷　《千金記》。（蕭何月下追韓信。）

又　《四節記》。（興遊赤壁。）

又《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六卷　《四節記》。（興遊赤壁〔缺〕、邀賓宴樂。）

又《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六卷　《千金記》。（楚王營中夜宴、韓信棄漢逃歸、蕭何月下追賢。）

又《新鐫出像點板北調萬壑清音》八卷　《千金記》。（擊碎玉斗、月下追賢、吹散楚兵、轅門聽點、十面埋伏。）

又《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六卷　《千金記》。（激隱、散楚。）

又《新鐫天下時尚南北新調堯天樂》上下兩卷　《四節記》。（郵亭適奐。）

又　《千金記》。（咸陽夜宴。）

又《新鍥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一、二兩卷　《四節記》。（詞贈弱蘭。）

又《新刻精選南北時尚崑弋雅調》風集　渭濱垂釣（《千金記》）、遇賢贈劍（《千金記》）。

又《醉怡情》八卷　《千金記》。（追賢、點將、別姬、埋伏。）

又　《四節記》。（賈志誠嫖院。）

又《綴白裘》十二集共四十八卷　《千金記》。（跌霸、別姬、楚歌、探營、起霸、撇斗、拜將。）

又　《四節記》。（嫖院。）

《戲曲小說叢考》卷上《祁氏曲品劇品補校・曲品補校・雅品・千金》（存目）

又　《四紀》：（存目）。

又　《雜調・赤壁》：（存目）。

《明代傳奇全目》卷一　（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三　（存目）

顧　清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於詩清新婉麗，深得長沙衣鉢。正、嘉之際，獨存正始之音。今人以其不爲何、李輩所推，不復過而問焉。斯所謂耳食者也。

又　清，字士廉，華亭人。弘治壬子，舉南京鄉薦第一。考官王濟之批其文曰：「昔歐陽子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斯人是也。」癸丑試禮部第二，選翰林庶吉士。李賓之爲館師，得其指授，益有名於時。授編修，進侍讀。「實錄」成，進秩。逆瑾惡之，降編修，尋調南車駕員外。瑾誅，還侍讀，進少詹。世廟嗣統，會議迎駕冊立諸大禮，援古衷今，多所救正，忌者借他事摭拾，因自引退。復起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致仕。謚文僖。

《明詩綜》卷二七上　孫貞父云：文僖吟詠篇章，有關民情世用。

又　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讀。忤劉瑾，調南京車駕員外郎。瑾誅，還侍讀，進少詹事。引歸爲南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致仕。謚文僖。

《靜志居詩話》卷九　東江詩法西涯，觀其險韻再四疊用，足見其能事。當日諸公，受長沙衣鉢，或推方石，或稱二泉，或首熊峰。以鄙見衡之，要皆不敵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東江家藏集》　是集凡《山中稿》四卷爲初集，乃未仕時作。《北遊稿》二十九卷爲中集，乃既仕後作。《歸來稿》九卷爲後集，乃致仕後作。皆清晚年所自編，故體例頗爲精審。又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爲其子孫所續輯，今不傳矣。清學端行謹，砥礪名節，當正德時，諫疏凡十數上。嘉靖初，力請停遣旗校，於時政皆有所獻替。其詩清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簡鍊醇雅，自嫻法律。當時何李崛興，文體將變，清獨力守先民之矩矱，雖波瀾氣焰未能極俶奇偉麗之觀，要不謂之正聲

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翹楚矣。

《明史・顧清傳》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相砥以名節。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柄，清邑子張文冕爲謀主，附者立尊顯。清絕不與通，瑾銜之。四年摘《會典》小誤，挫諸翰林，清降編修。又以諸翰林未諳政事，調外任及兩京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會父憂，不赴。瑾誅，還侍讀，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少詹事，充經筵日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爲尚書，清協恭守職，前後請建儲宮，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爲御史李獻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家居，薦者相繼，悉報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用內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上言：「錦衣職侍衛，祖宗朝非機密不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內騷然，陛下所親見。近乃遣千戶勘揚州高瀾爭私財事，囚其女婦，憯毒備加。請自今悉付所司，停旗校無遣。」從之。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謚文僖。

又《藝文志二》　顧清《松江府志》三十二卷。

又《藝文志三》　顧清《田家月令》一卷。

又《藝文志四》　《顧清文集》四十二卷。

《玉堂叢語・恬適》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略】。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不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閒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也。

又《纂修》　顧清與修《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與彭華有隙，誣其附以得進，欲清以風聞書。清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敗，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嫌而欲節略者，不爲動。

又《師友》　顧公清教庶吉士，陶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江右舒芬、南廣倫以訓、建康陳沂、貴溪汪佃、關中馬汝驥，至今稱爲一代雅流。

《四友齋叢說》卷一七　顧東江清於弘治六年以解元會魁登第，李西涯當國，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江首往謁之。時尚未考館選，莊簡有意欲留在吏部，語之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留汝在我部中亦好。」東江曰：「某是箇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行，幾曾見錯了。」亦可謂名言。

《千頃堂書目》卷六　《松江府志》三十二卷。

又卷一〇　《周文襄公年譜》一卷。

又卷一二　《田家月令》一卷。

又卷二一　《東江文集》四十二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東江家藏集》，顧清著。華亭人，禮部尚書。

楊一清

論述

程敏政《贈中書舍人楊君序》　楊君與予少受國恩最厚，前後教養于翰林，又前后舉進士爲侍從之臣。而君學問宏碩可以當師儒之尊，議論嚴正可以受臺諫之託，才術優裕可以備藩府之長，予蓋不及也。

段炅《督府稿序》　我邃庵先生，自外臺提學，歷監牧、巡撫、總制，及今以師相徵，起提督軍務，凡四持節來臨關中。先生之道德、之政事文章，天下尊仰若爲山斗，然多聞而知耳，不若關中之人薰而炙之，眞見而知之也，故關中人之尊戴，於天下特甚焉，而田夫走卒於先生，去必思其再來，宿儒舊德於先生，未見必思其摳謁，於是見先生之道德政事，甄陶漸被，以入於人心，既深矣哉！故先生之言語文字，雖片簡半牘，得之者悉尊而信、藏而珍，見之者莫不悅誦而圖傳之以無忘也。去年之夏，先生既仗鉞以至，士或曰，先生德輝吾可復瞻，政澤吾可復蒙，而先生之文章殆不可多見矣。夫方今虜聚河朔，防禦是急，儲餉既虛，士馬焉需，矧兵騎寡羸，城郭圮覆，將貪庸以怯，任使孰稱，先生於此，計處籌畫，日不暇給矣，奚以文事爲？今觀《督府稿》，乃見紛結盤錯之中，先生從容優裕，無少困煩，猶於文

章安焉以著如此。炅嘗求先生制戎之迹，卒騎日盛，儲峙日充，將悔行以勵勇潔也，邊城既創其無，修其廢，虜環伺莫敢入，間以精騎竊入，輒被俘戮且盡，自是遠竄不復敢近邊牧馬，而先生戎幕奏牘之上數踰百，署牘之下數迨千，計所有事，誠日無暇，猶浩焉篇什如常時，炅以是知積之深而時出也，蓋有是心，言斯沛矣。今天子神聖，亟召先生，以光輔治理，漬浹宇內，而全陝百姓，則以不獲久治蒙澤，興歎道路，其爲將領者則曰：「自公之來，我輩始有鬬志，今大功未集，公奈何去其士卒？」士氓則曰：「自公之來，我輩始有衣食，始寧幹止，今沾被未久，公奈何去？」先生以君命諭之，皆歔欷號泣，聲振原野，留之不得，則乞留先生像以寓思，先生不許，行旌所及，攀留俛伏者遮道，又乞留先生像不得，則命畫史攀車竊視以圖之，迨節過長安，又有竊持所圖貌以証其肖者，而爭以《督府稿》各留刻焉。嗚呼！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夫既覩先生之容，又誦先生之言，自茲感仰尊信之志，既少自舒乎？其益有深乎？且先生入掌機務，其尊主庇民，吾道有賴，而關中人士與天下同被其功化，此益以遂其感仰而尊信乎！嘉靖五年丙戌二月甲子，門生金城段炅頓首謹序。

唐鵬《督府稿書後》 愚讀石淙先生《督府稿》，至於三復，然後作而歎曰，懿哉！先生之道之大也。夫文武一也，天地之陰陽，吾心之動靜也，自觚翰以爲文，兵戎以爲武，而後道二，道二而天下紛紛矣。先生是編，論者謂其得於戎壇，有古橫槊雅歌之風，類以文事優之，而不知先生之武功蓋出於此，何者？其氣也，士卒之倡也；其思致也，籌算之勝也；其體裁也，紀律之嚴也；其光彩也，節鉞之震耀也；其變化無方也，機局之縱橫闔闢，奇正捷出而不可窮也；是皆生於心之神明，以經緯民物而戡禍亂，非空言者。是故施之四方，施之政本，其道一也。或乃章句是攻，則騷人韻士焉爾矣，何庸於武？而亦何足以語先生之文哉！愚於其間嘗謬爲評訂，而恐其言之盭於道也，謹推先生之大者以爲天下告。嘉靖丙戌春三月，門生京口唐鵬謹跋。

《藝苑卮言》卷五 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略】楊文襄一清，【略】凡所制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

徐復祚《曲論》 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璧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略】楊邃（葬）〔菴〕【略】，彼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游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眞所謂種種殊別，新新無已矣。

《明詩綜》卷二四 李獻吉云：先生詩矜持嚴整，俊拔典則，七言律爲最工。雖唐宋調雜，瑜瑕靡掩，然所謂千慮一失也。

《靜志居詩話》卷八 邃菴古詩，原本韓、蘇，近體一以陳簡齋、陸放翁爲師。獻吉送昌穀詩云：「吾師崛起楊與李，力挽元化迴千鈞。」初意楊非李敵，不過爲師同耳。及觀《石淙集》，實有高出李者，乃知文士以千秋自命，類不輕許人也。

《筱園詩話》卷二 吾滇詩人，有明當以楊文襄、張含爲兩巨擘，雄視一代矣。文襄詩，選明詩者未見全集，所錄不多，皆非其出色得意之筆。

《明詩紀事》丙籤卷二陳田按 文襄《石淙全集》利鈍雜陳，其傑出之篇，實可與茶陵旗鼓相當。

《邃庵操》 王廷相《邃庵操序》：「操」之意，爲節有所執守而不奪於外之云也。惟邃菴先生以之，故作《邃庵操》。古今作者，類多簡略齊平。簡略，則其文寂寥而不能引抒其情；齊平，則其聲拘一而不能推變於調，故琴師無所采焉。今作五解，以宮爲調主，各變其辭而引其意。引而能變，是又邃厥聲者也，庸以發「邃」之義。

《聞人道漢中事》 《筱園詩話》卷三：楊文襄公《聞人道漢中事》諸作，篇幅雖長，而不免牽強，且率句稚句笨句，時見敗筆，皆未完善，亦不足道。

《甘涼道中書事感懷》 《明詩別裁集》卷四：「不復在西戎」，言所憂者正多也。大臣心事，昭然如揭。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明文遠》卷三五：公忠體國之言，提綱挈領，字字典要，眞不媿天子大臣矣。

《急修大本圖治安以盡修省疏》 《明文遠》卷三五：三事皆武宗對症之藥，昌言偉論，典則可傳。

傳記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世爲雲南之安寧州人。【略】父喪解官，卜葬於京口，遂家焉，定爲丹徒人。【略】提調陝西學校，尋進副使，【略】創正學書院，選英儁其中，而躬自教督之。所識拔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而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理、張璹輩皆與焉。一清貌寢而佻，顧資警敏，甚能爲詩文與書，多慕效李夢陽，其工力不如也。

《玉堂叢語・夙惠》　楊文襄幼穎異，日誦數千言。人歲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父徙巴陵，又徙丹徒。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成化八年進士，由中書舍人歷提學副使，太常卿。弘治中，以副都御史，出理馬政。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再出總制陝西諸邊，入爲戶、吏二部尚書，直內閣。嘉靖初，卽家起兵部尚書，提督軍務陝西，召入內閣，罷歸，謚文襄。

《明詩綜》卷二四　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陞山西提學僉事，遷陝西副使。召爲太常卿，拜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歷戶部尚書，入直內閣，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

紀事

《玉堂叢語・廉介》　羅念庵曰：「世以多欲疲楊文襄，某獨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旣退，分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

又《器量》　嘉靖己丑，邃庵楊公爲首相，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於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敏公韜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刻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勞，例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又《恬適》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值楊邃庵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算。」

《古今譚概・酬嘲部楊李二公》　邃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怯寒。二公同坐，西涯屢以足頓地作聲。邃翁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戲云：「天寒驢嘴氣騰騰。」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江西宸濠謀逆，武宗親征，旣得凱旋，駐蹕金陵，復渡江幸致仕楊一清第，賜絕句二十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爲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之，然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再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鏊有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迴鑾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華，慇懃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慚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盡，梨園新部出《西廂》。」

《皇明十六種小傳・楊一清計誅劉瑾》　一清，仕武宗朝，爲宰相。時太監劉瑾專政五年，毒遍海內，人人切齒，然日與上起居，莫有指者。會寘鐇以誅瑾爲名，起兵內犯，上遣太監張永督兵往討之，未久，寘鐇就擒，永自挾以爲不世功也。一清心欲除瑾，念無間可乘，獨計永有夙憾於瑾，又新立功，其言易信於上，乃造永曰：「明公剪鋤叛藩，勳在社稷，封侯之賞，所不必言。然功更有進於此者，亦惟明公能成之，豈有意乎？」永問：「何事？」一清曰：「方今海內所共憤，縉紳士民所共欲食其肉者，劉瑾是也。然

城狐社鼠，誰嬰其怒？惟是明公親近主上，又新立大功，上所敬服，若還朝之日，密言於上，立誅此人，不啻再克一寧夏，明公功愈高，望愈重矣。否則，養虎貽患，彼且忌公功出己右，思以剪其所忌，明公欲食前功之報，庸可幾乎？」永乃勃然作色，曰：「吾亦恨此廝久矣。第彼於上近而密，未易措手，奈何？」一清曰：「正爲近且密，故須早計之，公不圖彼，彼且圖公。與其使彼圖公，不若公先圖彼，幸而勝，則天下頌公，能誅君側之惡；萬一不勝，亦使上知公曾以國事圖彼，而不復聽其私譖，未必非策。」永沉思久之，曰：「公言是也。」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訴於上，言瑾流毒四方，激變寧夏，心不自安，謀爲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疏其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陛下安之？」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千四百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銀鈎三千，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噫，逆瑾當日虐焰燔天，楊文襄公不動聲色，借力於永，崇朝而夷大憝，如撲蟻虱，世鮮測其所由者。此與陳平交周勃以安漢，狄仁傑引張柬之以安唐，豈不千載同烈，稱大臣作用也哉？

《劇說》卷六引《堯山堂外紀》 楊邃翁壽日，嘉定沈練塘作《還帶記》以侑觴，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邃翁喜，圈此八字。

著録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江西宸濠謀逆，武宗親征，既得凱旋，駐蹕金陵，復渡江幸致仕楊一清第，賜絕句二十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爲二卷，名《車駕幸第錄》。

《百川書志》卷二〇 《詠雪唱和》一卷。明楊一清提學陝西，出巡郡縣，往返積雪中幾四十日，得詩三十六首。秦藩賓竹道人和之。

又 《髻游聯句錄》一卷。明都憲巴陵柳應辰同楊邃庵一清作也。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關中奏議》，楊一清著。

《明史・藝文志二》 楊一清《西征日錄》一卷、《車駕幸第錄》二卷。

又《藝文志四》 《楊一清奏議》三十卷、《石淙類稿》四十五卷、詩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石淙稿》 明楊一清撰。一清有《關中奏題稿》，已著錄。考《明史・藝文志》載《一清奏議》三十卷、《石淙類稿》四十五卷、詩二十卷。今所傳《關中奏題稿》已與三十卷之數不符。此本有詩無文，首《鳳池稿》，次《省墓稿》，次《禪後稿》，次《西巡稿》，次《北行稿》，次《容臺稿》，次《行臺稿》，次《歸田前稿》，次《自訟稿》，次《制府稿》，次《吏部稿》，次《玉堂稿》，次《歸田後稿》，次《督府稿》，次《玉堂後稿》，各以類分。止十九卷，與《藝文志》卷目亦不合。惟《督府稿》後別附簡札一卷，當爲文集中一種，裒緝誤入於此。史志或併此數之歟？

又《詔令奏議類・關中奏議》 明楊一清撰。【略】此編以其生平章疏分爲五類。卷一、卷二曰馬政類，卷三曰茶馬類，宏治十五年以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時所上。卷四、卷五、卷六曰巡撫類，則寇入花馬池，命巡撫陝西時所上。卷七、卷八、卷九曰總制類，則正德初寇犯固原隆德，一清以延綏甘肅寧夏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領之，卽命一清總制時所上。第十卷曰後總制類，則其忤劉瑾致仕後，以安化王寘鐇反復起時所上也。以所陳多陝甘邊事，故以關中爲名。嘉靖初始刊行於南京。其閒所載，不盡皆一清奏稾。凡當覆疏，及前後所奉諭旨，悉編入之。故於時頗爲詳盡。史稱一清官陝西提學副使時邊情利弊。嘗當羽書旁午，一夕草十疏，悉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藝文

顧清《待隱園爲邃菴冢宰賦》 先生奇才天下聞，先生早達非隱淪。名園十畝手自闢，遠意正在桑榆曛。蒼生日夕要霖雨，碧山豈得留閒人。君不見晉公綠野晚始就，魏公老圃當秋芬。人生適志亦有日，彈丸鴞炙空勞神。隱

待園，園待隱，塵海茫茫幾時盡。會須重夢竹間翁，煙雨春風謝招引。

又《送楊遂庵提學陝西》（存目）

又《遂庵》（存目）

雜録

《劇説》卷三引《越巢小識》　棟翁《七子緣》傳奇，其間串合，以對山救空同爲主；而楊文襄與張永謀誅劉瑾，亦與其中。

《玉堂叢語・賞譽》　世宗在藩邸時，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也。」

《曲律・雜論第三九下》　弇州所謂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遂庵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凰笙」、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王威寧之《黄鶯兒》，今惟「寂寞過花朝」一曲尚有傳者，自餘皆不及見，不知其工拙如何，要皆坊間盲賈棄擲不存之故，殊可惜也。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提學陝西，賞識李獻吉，召置門下，故《石淙類稿》屬獻吉評點行世，而獻吉亦亟稱公之詩筆與長沙並駕，蓋當成、弘時長沙爲一世宗匠，獻吉並舉楊、李，不欲使專主齊盟，軒楊正所以輊李也。文章千古事，非一家私議，而獻吉之用心如此，於兩公則何所加損哉。

《餘庵雜録》卷下　嘉靖六年正月，閣臣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内有「愛看冰輪清似鏡」句。上以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知爲元宵作矣。

莊昺

李東陽《麓堂詩話》　莊定山孔暘未第時已有詩名，苦思精鍊，累日不成一章。如「江穩得秋天」，「露冕春停江上樹」，往往爲人傳誦。晚年益豪縱，出入規格，如「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之類。陳公甫有曰：「百鍊不如莊定山。」有以也。

《升庵詩話》卷九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於生前，淺學者相與效其「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爲奇絶。又有絶可笑者，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語，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宦苞苴》詩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晚年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養庵》兩篇，七言如《題玉川畫》，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眞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瑯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又如：「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病眼》云：「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江山霧裏詩。」《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秋燈小榻留孤艇，疏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字韻》云：「心無牛口千秦穆，跡繼龍頭愧邴原。」又云：「藜羹莫道無萊婦，蘭畹應知負屈原。」《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顔。」《次東嶠韻》云：「電懸雙眼疑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豈無湖水甘神潩，更有溪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雲卧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履，橘洲歲月有殘棋。石横流潦潛蚪角，梅迸垂蘿屈鐵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次首云：「沙苑草非騏驥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虚有約千回醉，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爲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賓鴻不記有家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許甘邱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虚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眞。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觀者決不謂定山作也。

《藝苑卮言》卷五　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

《明詩評》卷三　詩以緣物極興，非爲詁義訓辭。昺與陳獻章俱號山林白眉，至乃鳥點天機，梅桃太極，如巫師降神，里老罵坐，兒女走聽，雅士掩耳。然昺詩別至自有佳處，全篇不足存也。

又　莊昺字孔暘，江寧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肯爲上作元宵詩，疏其事下遷行人司副，乞歸。久之以薦南京吏部，即病不能之任，罷歸。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莊定山集》 景官檢討時，以不奉詔作鼇山詩，與章懋、黃仲昭同謫。淪落者垂三十年，世頗推其氣節。惟癖於講學，故其文多闡《太極圖》之義，其詩亦全作《擊壤集》之體，又頗爲世所嗤點。然如《病眼》詩「殘書楚漢燈前壘，草閣江山霧裏詩」句，楊慎亦嘗稱之。其他如：「山隨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背牆烘野日，午溪隨步領和風。」「碧樹可驚遊子夢，黃花偏愛老人頭。」「酒殘漫傾剛月上，釣絲纔颺恰風和」諸句，亦未嘗不語含興象。蓋其學以主靜爲宗，故息慮澄觀，天機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論，要亦文章之一種。譬諸釣叟田翁，不可繩以禮貌，而野逸之態，乃有時可入畫圖。錄之以備別格，亦論唐詩者存寒山子集之意也。

《端午食賜粽有感》 《明詩別裁集》卷四：杜老心事，理學人何必專作頭巾語。

《憶舍弟》 《明詩別裁集》卷四：一氣揮灑，絕去對偶之迹。

《明史・莊昺傳》 莊昺，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昺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丘濬素惡昺，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昺也。」弘治七年有薦昺者，奉詔起用。昺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二 昺字孔暘，【略】以諫謫桂陽州判，遷南行人司副，進禮部郎中。【略】有《定山集》。

《百川書志》卷一三 《定山先生集》五卷，南京吏部郎中江浦莊昺孔(易)〔暘〕著，作八體八十八篇。

又卷一六 《定山先生詩集》五卷，南京吏部郎中江浦莊昺孔(易)〔暘〕著，作六體八百九十八首。《莊定山詩續集》一卷，莊昺作，著諸體共一百十五首。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莊昺《定山集》十卷。

陳獻章

李東陽《麓堂詩話》 陳白沙詩，極有聲韻。《厓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豎子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和者皆不及。餘詩亦有風致，但所刻淨稿者未之擇耳。

安磐《頤山詩話》 陳白沙公甫隱居不仕，成化、弘治中甚有高名然。公自禪學，其詩亦然，如曰：「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諸君試向東南望，何處凌空拄杖飛。」「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部經。」「無奈華胥留不得，起馮香几讀楞嚴」之類是也。若論其興致之高，自成一家，可以振響流俗，亦一時之英，不可誣也。

《升庵詩話》卷七 白沙之詩，五言沖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者少。徒見其七言近體，效簡齋康節之渣滓，至於筋斗、樣子、打乖、個裏，如禪家呵佛罵祖之語，殆是《傳燈錄》偈子，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謬解者，篇篇皆附於心學性理，則是癡人說夢矣。

《藝苑卮言》卷五 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游戲三昧。

《明詩評》卷三 獻章襟度瀟灑，神情充預，發爲詩歌，毋論工拙，頗自風雩。間作瘦語，殊異本色，如禪家呵罵擊杖，非達磨正法；又類優人出諢，便極借扣，終乖大雅。而增城湛若水取爲詩教，要加箋釋，眞目中無珠者也。固知陳氏之忠臣，必將鳴鼓湛生之罪矣。

又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鄉薦，七上春宮不第，退而講道於白沙。用大臣薦，授翰林院檢討，卒。

《文脈・文脈新論》 陳白沙詩有天趣。

《靜志居詩話》卷七 成化間，白沙詩與定山齊稱，號陳莊體。然白沙雖宗《擊壤》，源出柴桑。其言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

則無詩矣。」故所作，猶未墮惡道，非定山比也。其云：「百煉不如莊定山。」蓋謙辭爾。

又　陳獻章，【略】正統丁卯舉人。【略】謚文恭。從祀孔廟。有《白沙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白沙集》　史稱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麤野不可嚮邇。至今毀譽亦參半。王世貞集中有《書白沙集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出法與體與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蓋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又　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曆間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於後。

又《別集類存目二・白沙詩教解十卷附詩教外傳五卷》　明陳獻章撰，湛若水註。獻章有《白沙集》，若水有《二禮經傳測》，皆已著錄。《白沙詩教》凡一百六十六篇，皆闡發性理之作。《詩教外傳》則皆獻章語錄之類，足與詩相發明者。若水以類排纂，各爲之標目。獻章於詩家爲別調，不妨存備一格。若水務尊師說，必以爲風雅正宗，至別撰此書以行。言之似乎成理，而實則不然。王士禎《居易錄》曰：「如欲講學，何不竟作語錄。」可謂要言不煩矣。

《明詩紀事》乙籤卷一二引《夢蕉詩話》　陳獻章作詩脫略凡近，其書法得之於心，隨筆點畫，自成一家。

又引《廣東新語》　粵人以道爲詩，自白沙始。白沙書，晚年用茅筆，奇氣千萬丈，峭刻槎枒，自成一家。

《贈世卿》　《明詩歸》卷四：鍾惺云：北風凌厲，正是冬後歲寒，人品當于此立。勉勵之情，溢于言外。

《有懷世卿》　《明詩歸》卷四：鍾惺云：明□□講道學，却似全不講道學者，妙在不着相。　譚元春云：筆墨如行雲流水。

《明史・儒林傳二・陳獻章》　陳獻章，【略】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祕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謚文恭。

又《藝文志四》　陳獻章《白沙子》八卷，《文集》二十二卷，《遺編》六卷。

《百川書志》卷一三　《石翁浮稿》二卷，翰林檢討廣東番禺陳獻章著。

又卷一六　《石翁浄稿》七卷，翰林檢討番禺陳獻章著。起成化甲午，至弘治辛亥，十八年之作也。《白沙詩近稿》十卷，獻章著。起成化甲辰，盡弘治乙卯，十二載所作。前此二稿，非一手所編，故年次不同耳。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白沙集》、《白沙文編》、《白沙詩教》，新會陳獻章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增城陳獻章《白沙江門集》。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陳獻章《白沙集》二十二卷。又《白沙子》八卷。又《白沙遺編》六卷。【略】又《白沙文編》六卷。（楊起元編。）

吴寬

論述

綜論

李東陽《匏翁家藏集序》 予覽之悵然歎曰：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誥、誓、命、爻、象之謂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爲詩，變於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爲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粗淺跼滯，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誇誕，則汗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而爲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爲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爲程試，既而遍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爲部使所迫，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爲詩，深厚醲鬱，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爲文，典而不俗，嚴而不泛，約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眞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

又《麓堂詩話》 原博之詩，釀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徐源《匏翁家藏集後序》 詩以詠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純疵，世道隆污之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具載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則直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故誦其詩、讀其書，而其時其人概可想見也。降自漢唐，其文其詩雖各有表見，回視風雅典謨之制，迥然不倫，何怪乎風頹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不足道，有宋眞儒輩出，則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自闢一途矣。於乎！時之變遷，文之造詣而其人之品格，殆與世相須而莫之能違也如是哉？吾故友吳文定公幼游學校，稟賦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筆力雄健，賦詩屬文，卽能鄙遠塵俗，追蹤古人，予也叨陪研席，同舍橋門，出入相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歎異，館閣之具也。已而禮闈廷對，果皆首冠，自是入官翰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啓沃爲職，位望日益高，製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大，形之諷詠，著之紀述，若雅音畢敬山泉，宿潭必底其極者，不止千篇而已也，方將憤樂忘老，而無妄疾作，遂殞矣。【略】於乎！公之名編，蓋亦示謙耳，若其詩其文，予旣知之，上而朝廷政治，下而父子兄弟朋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于四方者，其去孝經、小學人知傳讀者爲不遠，是皆發乎人情，止乎理義，渾然治世之音也，非我國家當天運之隆，臻治化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言耶！是集也，固藏之天下、藏之人人者也，豈特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海，以鳴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有不在于是集也耶？

王鏊《匏翁家藏集序》 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吳公，官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布中外，海內宗之。公旣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請序。余不自揆，竊嘗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千言，不見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其爲詩，寄興閒遠，不爲浮艷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于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爲之最爲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自托于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于外者與！

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公端靖淵穆，不溷溷爲同，不嶢嶢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慍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

子者乎。公爲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悠長。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著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

邵寶《書華世宏所藏鮑翁卷後》 鮑翁此詩，予二十年前嘗見之，今世宏復持以相示，竊有感焉。翁詩如漢循吏所至，無赫赫聲而去思不已，世或模擬之，鮮能似也。

羅玘《祭鮑庵先生文》 嗟夫，世之矜持門戶多矣。任學術者，非周則張，或自以爲程朱；語文章者，非柳則蘇，或自以爲韓歐；談詩歌者，非梅則黃，或自以爲李杜；論史學者，非壽則競，或自以爲遷固。其所以自待者，可謂厚矣，而世卒莫之許焉者，皆是也。維公於是數者不自以爲名而名歸之，不自以爲是而人師之。世卒未有異同者，蓋其實不足而外自飾者，終不可以欺天下，而實大者，雖欲自掩而卒不可掩，若公其人乎？然則位不滿其德，用不究其才，皆不足爲公少多。而公既有以自壽者，如此區區之存歿，奄忽間事耳，又何足爲公之修短也耶。某等公門下士也，撮公之大者，於醉奠之間，不得不告以慟公於宴漠之表，惟公鑒之。尚饗。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

《藝苑卮言》卷五 吳匏庵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閑雅，不脫酸習。

又 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

《明詩評》卷三 文定力掃浮靡，一歸雅淡。詩如楊柳受風，煦然不例。又如學究論天下事，亹亹竟日，本色自露。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吳文定公寬》 公宏亮粹夷，爲文章務典雅，不事詭僻。書法眉山，能起雅去俗。在翰林餘三十年，前後主會試及分典者各再，纂實錄及會典者三，於國家大典制，攷據詳核，衆無敢先之者。公望鬱跂，乃見阻忌人，公澹然弗屑也。今像似中年，筆疎眉目，豐下而長，美髯翛翛，望而知其鉅公長者。贊曰：弘治諸賢，鬱爲昌朝，而公其時鶴禁元僚。匪澄而清，不矯以翹，大義昌言，若空中標。退而澹然，怡神寂寥，國悲憖遺，世惜屯膏。夫惟弗庸，是以獨超。

《玉堂叢語・文學》 吳文定爲文，不事雕琢，體裁俱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紓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似蘇，而多所自得者。

又《行誼》 吳公爲人靜重醇實，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士人。成、弘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

袁宏道《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略】吳文定寬，【略】凡所制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先生經明行修，頎然長德，學有根柢，言無枝葉。最好蘇學，字亦酷似長公。而其詩深厚醲郁，自成一家。少壯好學，老而彌篤。所藏書多手鈔，有自署吏部東廂書者，蓋六十以後筆也。服官禁近三十餘年，前後奉諱家居，不滿六載。風流弘長，沾丐閭里，迄於今未艾。吳人屈指先哲名賢，搢紳首稱鮑翁，布衣首推白石翁，其他或少次矣。

《靜志居詩話》卷八 鮑庵與沈啓南、史明古衿契最深，車馬簦笠，往還無倦。其詩亦足相敵，在都門闢東園，築玉延亭留客，園中草木，莫不有詩。吏部後園，亦爲掃除，欄藥檻花，暇必酬和，極友朋文字之樂。余嘗見公家遺書偶有流傳者，悉公手錄，以私印記之。前輩風流，不可及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家藏集》 寬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平生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縑素流傳，賞鑒家至今藏弆。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極稱其《雪後入朝詩》，雖非高格，至謂其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典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則頗爲得實。以之羽翼茶陵，實如驂之有靳。

《明詞彙刊・鮑翁詞》 鮑翁行履高潔，不爲激矯，而自守以正，不少阿附。於書無所不窺，作詩文雅有典則，兼工書法，詞亦窺見門徑，不同庸下。

趙尊嶽《鮑翁詞跋》 鮑翁行履高潔，不爲激矯，而自守以正，不少阿附。於書無所不窺，作詩文雅有典則，兼工書法。詞亦窺見門徑，不同庸下，因爲刊存之。甲戌重九日珍重閣。

分論

《與沈石田手札》 王鏊《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謹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蓋略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來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絕矣。

《雪後入朝詩》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吳文定公原博，【略】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灑頻扶白玉欄。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飢烏隔竹飡應盡，馴象當庭踢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哀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帶，灞橋驢背，自是閒話頭。

《題沈石田過吳江畫圖》 《山樵暇語》卷三：吳文定公詩，多渾厚平夷，無斧鑿痕。《題沈石田過吳江畫圖》云：「吳松江腹太湖頭，雌霓連蜷卧碧流。我昨經行覺尤勝，滿船明月下滄州。」讀之令人胸次灑然，眞佳句也。

《過臨清與榷稅主政》 《覯齋詩談》卷八：如此婉妙敏捷，何減中晚？此等詩充口而出，不待思索，所謂神來不可多得。然讀熟此等，也便有箇種子在胸中，遇事聽其自發，不必摹擬。

《浣溪紗・苦雨》 《古今詞統》卷四：「半壁雨收殘日去，滿江風送晚潮來」，暮景愁人。此起二句，暮景快人。

傳記

王鏊《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於戲！公其遽至是耶！當寧之所倚，海內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虛耶。於戲！公諱寬，字原博，世爲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羣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以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旋被選侍先皇帝於東宮。九年，進太子右諭德。先帝卽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制誥，仍侍今上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爲匏庵先生，而不敢字。每東朝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唯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耶？」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詔從之。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慰留。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之，褒載閱月卒，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奭授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

當道忌之，遣徊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又固辭之。【略】於戲！公由侍從致位八座，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朝廷恩數不爲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爲不壽矣，而遠近齎咨，若有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持軸以行其志耶？夫公之所自立，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爲不貴，且壽也，況其兼得之耶。其又奚慊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怨，亦公之志也。

王世貞《吳中往哲像贊》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學者稱爲匏庵先生。公補諸生久，次膺貢入太學，鄉試第三人，舉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修撰，遷右諭德，爲左春坊左庶子，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直東閣，司誥敕久之，進禮部尚書，餘若故。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

《明詩評》卷三　吳寬字原博，【略】進少詹事。母喪歸，復拜吏部侍郎，改兼翰林院學士，視詹事府事，以禮部尚書入東閣知制誥久之。卒年七十，謚文定。有集行于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蔚有聞望，徧讀左氏、班、馬、唐、宋大家之文，欲盡棄制舉業，從事古學。部使者迫促，乃就鎖院試。成化八年，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累遷至掌詹禮部尚書，司內閣誥勅。弘治十七年，卒於位。

《明史・吳寬傳》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秩滿進右諭德。孝宗卽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宮。宦豎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其僚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並葬裕陵，祔睿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帝終以並祔爲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爲最，謝遷次之。遷既入閣，嘗爲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吳公科第、年齒、聞望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授長子奭中書舍人，補次子奐國子生，異數也。寬行履高潔，不爲激矯，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賀恩疾，遷至邸，且夕視之。恩死，爲衣素一月。

紀事

李東陽《麓堂詩話》　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能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蕭海釣爲致一詩曰：「京華旅食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陞辭日，見考官彭敷五爲誦此詩，戲謂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爲第一，亦奇事也。

《戒庵老人漫筆・吳文恪公教外孫》　常熟吳文恪公思庵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大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詡，且述當時錢捷後謁見命執埽除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教者眞是能教，受者眞是能受，汝孩兒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玉堂叢語・行誼》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全德不可勝紀。未第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於車旁，從人欲一

較，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刓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無已，令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黔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卽從之，遷佐別郡。

又　吳文定篤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又　吳公少有介行，聞於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方笄，窺見公，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通意於公，公卽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又《義概》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遘疾，遷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死於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金爲賻，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又《恬適》　公未遇時，下第回，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轄官主政拘留，公不爲意，以詩上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關者慚而釋之。

又　吳文定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

道光《蘇州府志》卷一四六《雜記三》　吳文定公忠信宏厚，天性學力，夾成全德。未第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於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刓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重刻而已。」縣令矯淑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卽從之，遷佐別郡。

著録

李東陽《匏翁家藏集序》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爲詩三十卷，不分體制，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於家，未畢也，闋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

徐源《匏翁家藏集後序》　既葬之又明年，其子中書舍人奭與其從兄奎、奭、奕蒐閱笥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詩凡三十卷，序記誌說之類凡卅七卷，自題曰《家藏集》，蓋將以遺其後人，知精力之有在也。奭懼或散失，既壽之于梓，以公平生知厚莫予先也，請序于帙，【略】予不能辭，僭爲之序。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朔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友人瓜涇徐源書。

《明史・藝文志四》　吳寬《匏庵集》七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家藏集》　集爲寬所自訂，李東陽、王鏊二序皆稱詩三十卷，雜文四十卷，總爲七十卷。今此本詩目相同，而文集實多七卷，又附以補遺文六篇。後序亦稱寬子中書舍人奭，蒐閱笥稿，得詩三十卷，文四十七卷，與前序頗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寬原編，而其後七卷則出奭等所附益也。

藝文

李東陽《吳原博修撰醫俗亭》　吳君天下士，愛竹比良友。平生益者交，意豈在杯酒。亭居衆鞅絕，林卧清風久。十年別江南，吟諷常在口。嗟吾寡留玩，性本厭塵垢。願招肩輿郎，徑造羲皇叟。此物生已遐，斯人亦希有。託君多病軀，籍此鍼石手。茲意予所投，君當報瓊玖。

又《偶過匏庵見東軒成留壁上》（存目）

又《謝原博惠筍叠前韻》（存目）

王鏊《匏庵臂疾予問之偶有詩見貽次其韻》　偶因請告得閒身，子墨依然日見親。湯媼曾聞能作崇，竹奴何事亦欺人。堂前客至惟長揖，池上詩成一欠伸。自笑東鄰來問疾，如何翻後陸徐陳。

又《奉和匏庵讀白集二首》（存目）

又《祭吳文定公文》（存目）

邵寶《舟中讀匏翁詩》　不見此翁還此詩，讀詩眞想對翁時。峰迴深谷樹重疊，渚漾輕波草陸離。載道絲歌鄒魯國，旅庭彝鼎孔周祠。平生海月庵中興，應許藤床竹几知。

又《祭匏庵吳先生文》（存目）

沈周《雨夜宿吳匏庵宅》　雨中客舍苦局促，故人招我有尺牘。書云竹居可閒坐，烹茶剪韭亦不俗。得書徑往興亦豪，何慮衝泥污雙足。開門山林在城市，濕綠知雲亞羣竹。主人罄折故意深，道慰契闊須信宿。榻上爲我設衾枕，堂中爲我羅酒肉。我時肺病已絕飲，弱舉一觴連五六。長談細辨困僕夫，燈影簷花亂書屋。羨君有弟雅誼同，山水光陰信珠玉。故事方思衛八家，還咏逍遙堂後木。人生良會豈易易，他日如今又難卜。繆圖菲語何足記，雪泥聯耳知鴻鵠。

又《讀吳文定公御祭文》（存目）

又《用清虛堂韻送匏庵少宰服闋還京》（存目）

又《謝吳匏庵序拙稿》（存目）

文徵明《次韻石田題匏翁臨終手書》　百年韓孟氣相投，四海平生幾舊遊？豈謂書來隔令古，空餘迹在想風流。蹉跎鄉社成長負，珍重交情到死休。莫怪獨持雙鯉泣，江東菰米爲誰收。

又《哭匏庵先生四首》（存目）

又《懷吳文定公》（存目）

祝允明《懷知詩・吳文定公》　穆穆文定，淵淵金玉。風被四遠，譽髦歸淑。伊余小子，欽承在夙。簡雲駿附，潛泥蠖伏。嗣林銜恤，閟息茅廬。扣戶請益，拱肅趨隅。教曰勗旃，竭景劬書。默爾富獲，單辭靡餘。選曹展丘，俾書皇綸。山房接夕，返棹同津。永言夙好，傍諗前聞。虛膺秖受，充然萬珍。公耆後先，三四及門。一瞻百益，矧曰終身。望之如日，就之如雲。大雅既喪，悼霣徒紛。

又《吳文定公挽歌詞》（存目）

雜録

《樓居雜著・題匏庵詩後》　右雜詩一帙，乃吳文定公匏庵先生所作，陳中丞成齋先生所書。二公皆舉子，時也道誼相合，氣味相同，非他人之爲友者也。中丞家陳湖之濱，有書館在封門裏，文定有別業在東城下，與中丞書館近，故二公數相會焉。或飯後遂野步，終日嘯咏，水邊林下，或止僧房茶話而已，蓋尤得夫麗澤之深。後二公皆躋顯仕，惜今仙去久。

楊儀《明良記》　太學之制，廣業最在後，初入監生員，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爵祿之。其後此法不行，人以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吳文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

《玉堂叢語・科目》　狀元兩主會試者二人：吳寬，成化丁未以右諭德，弘治壬戌以吏侍學士，兩主會試。

又　狀元有謚者二十七人：【略】吳文定寬。

又　會元登狀元者八人：【略】吳寬【略】。

又《企羨》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曰：「爲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匏庵集》七十卷，手自編輯。匏庵者，先生之自號，亦以老居台閣，不得大用，蓋用以自寓云。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五・書畫類下》引《居易錄》　門人潛江朱載震悔人爲顧舍人貞觀梁汾以《竹罏卷》索詩，王舍人孟端物也。罏在惠山聽松庵，吳文定及見之，與盛侍郎冰壑賦詩相倡和，程篁墩、謝文正、倪文毅皆和，錢鶴灘跋，共爲一卷。

《明詞綜》卷二　時有趙寬字栗夫，爲匏庵所取士。詞名《半江集》，匏庵嘗曰：「不遇吳寬，爭得趙寬。」

馬中錫

孫緒《馬東田漫稿序》 心不大則無遠韻，氣不勁則無昌言。詩者，性情禮義之宗，言韻之精英也。淺胸卑局而欲有軼塵邁俗之作，難矣。魏晉而降，論詩例稱唐人，唐人例稱李、杜、昌黎，三君子之什，膾炙千載，不俟評議。然蟻蠓貴近，傲睨強藩，勇犯人主，此其人爲何？如秋空江漢，泬寥無涯，泰華匡廬，俯視萬象，神龍怪鰐，莫可罨羈。讀其詩，想見其人，使人毛髮森豎。高、岑、王、孟而下，達者摸稜廟堂，窮者曳裾權倖，揚揚施施，營營呶呶，昏酣陷溺，相率而不自知。是其鏗鍧巧麗之音，非不足以竦動視聽，而獻諛售佞，希恩覬寵之懷，牢橫不可破。囁嚅觀望，委靡消縮，情隘而莫伸，氣卑而不暢；言惴惴而不敢盡，故奄然莫能自振。長慶之後，作者類無取焉。東田先生馬公，蚤以詩名海內，海內士翕然宗之。半聯一語，篇什未成，輒遠播數百里外。公何以獨雄一世哉？觀其所存可知已。劾萬二、梁方、汪直，檢料嘉祥長公主田，蓋嘗屢犯宸威，屢瀕於死，而烈衷直節，愈老愈勁。正德初，逆瑾當國，虐焰熾天，公以直嬰之。瑾怒，捃摭下之獄。陳梗負杖，死生在毫芒。獄吏引對，奮色亢膺，無沮無懾。目睫之下，初不知有劉瑾，瑾竟無以加也。至今談及往昔，凜凜猶有生氣。志士想望風采，思執鞭而不可得。此其人爲何如？故其詩類其爲人。憫時痛俗，以極于體物盡性，而要諸變，雄渾深沈，無急蹙狹小之病。間于閨情、幽思、旅懷、宮怨以自況，而閒情逸興，時得之諷詠之外。洪音廣調，溉如也，泱如也，若不見紛龐于中而嶮巇于外者。玄圃不生礪石，沆瀣不受污濁，卽此可以談詩矣。瑾誅後，嬰禍者類擢不次，以旌直風。公才節資望，迴出時右，而嬰禍又最酷，端揆之任，謂不能舍公他適。顧畀以羸卒，屬以巨冠，功摧未成，志齎以沒。天邪？人邪？衆方睢睢，公獨崖崖，孰不思毀折以快讒妬，又肯使之雍容紫禁，完名清世哉？語云：「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公之謂矣。遺稿十喪七八，公子監生師言得詩、賦、歌辭、樂府若干於蟲鼠之餘，屬緒爲評，時議擬公詩足邁許渾，高者當在劉長卿、陸龜蒙間，令三子之集俱在，試取而讀之，有公之胸次乎？使公得列廟堂，虛衷融心，和鳴國家之盛，昌言遠韻，當與李、杜、昌黎下上。惜哉！公不值也。欲讀公詩，先觀其人；欲學李、杜、昌黎詩，當先論世以自厲。不然，竊片語，摹數字，規規于聲韻步驟，吾恐模倣愈工，背馳愈遠矣。

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先生馬公行狀》 公諱中錫，字天祿，別號東田，姓馬氏，世爲大都人。曾祖從周爲雄縣歸義驛丞，始占故城籍。祖顯，父處州知府偉，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胡氏，妣姚氏，俱贈淑人。繼妣朱氏，封太淑人。公生于正統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幼警穎不羣，三歲識字，八歲能賦小詩。時處州方爲唐府長史，王多不法，處州每諫不能爲委曲語，王怒處州，械送京師，姚淑人以下皆下之獄，公以幼免。分巡劉僉事按部適至，公具牒投訴，辭語清辯若成人。劉憫泣，廼詣王，曉譬怵以法，王悟，家得釋。公依母走訟於朝，事卒得白。年十六，丁內艱，服闋入邑庠爲諸生，成化甲午舉鄉試第一，登乙未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憲廟萬妃方擅寵，其弟萬二驕恣不法，公疏其奸，語過切直，兩被杖於午門幾殆。某公主侵大名府民田，上命公往覈田，屬民者悉給還之。其家以危語嚇公，公屹不動。辛丑同考會試，號得人。太監汪直、梁方，怙勢放恣，朝野以目，公陳其不法十餘事，直怒，命邏卒日覘於門，竟無可乘，以故久不得遷。既考績，遷雲南按察僉事。舊例，給事中滿九載多授京秩四品或外藩三品，公獨得遠方五品，縉紳愕然。已而知其出於直，噤莫敢問。尋丁外艱，服闋，復除陝西僉事督糧延綏分司。舊有歲供銀三百餘兩，名曰公用，其實督糧者陰攘之，公至，革去，土人形諸謠。弘治己酉，監鄉試所刊文字盡出公筆，太宰三原王公讀試錄歎曰：「奇才！奇才！」遂改提學，尋陞副使。公立條約謹章程，士習丕變，登巍科者相望。壬子，陞大理寺右少卿。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蝟興大獄，人兢兢不自保，主事婁性發其姦，上兩次遣官廉問，俱爲所中，事經久不結。朝議再遣廷臣，人人有難色。公方舉家罹重疾，毅然請行。既至，庭訊琮，不事刑威，惟以言誘，致盡得其情，抵琮於法。大司空才公時爲刑部郎中，歎曰：「古人訊獄不如也。」乙卯，陞左少卿。上命閱實居庸紫荊倒馬諸關，稱旨，賜羊酒寶鈔。丙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巨鎮也，鎮守以下，影射頗多。公首革巡撫門下諸技藝百餘人，還伍，人皆望風效慕，聞有不樂者，畏公嚴正，亦勉從之，不數月，尺籍充實，士樂用

命。連疏總兵馬某及丘監鎗孫參將之姦，三人相繼去。又以居庸關控制南北，爲往來襟喉，出者例於後府挂號，入者或不給引，加以榆林、大同諸鎮門客，貿遷餽遺，往來雜沓，恐姦宄混其中，難以防範，欲於巡撫衙門給符挂號，如後府式，庶間謀不得竊發，賄賂難於交通。上可其奏。公去鎮即罷。在鎮三年，申嚴禁例，杜絕請託，凡糧芻、工匠、馬匹之利勢家夙所擅者，悉奪歸之官。己未二月，北敵擾邊，公督兵斬俘甚衆，捷奏，賜白金文幣。三月以疾辭，得如請，宣人萬計具疏叩闕願留。上亦惜其去，顧詔旨已下，特勅有司，待病痊起用。里居七年，足不及官府，築西庵獨嘯亭、抱甕亭、半里橋以自適。親舊李懷慶、翟鴻臚輩，日夕與盡醉，圖籍花卉，若將終身。而在廷諸君子，論薦不息，自太宰以下，給事中張文、許天錫，御史劉淮、費鎧，知府施槃，前後凡十有三疏。乙丑十二月，今上命公巡撫遼東。遼東屯田，舊爲鎮守參戎諸勢家所占者，多至三五萬畝，歲役卒收其租，屯田頃畝惟寄虛名。而營伍播種纔得斥鹵淤沙，近邊之地又代勢家納賦，遼人苦之。公具疏於朝，悉奪諸所占，而虛名無實者盡除其籍，遼人相慶曰：「得公住三年，則家給人足矣。」太監朱某，開客店，擅馬市，專利自殖。武弁轉相效尤，各有錢戶、魚戶、識字頭目諸稱謂，肆爲侵漁。公一裁以法，且疏朱之姦，抵其用事者黃某罪，人大儆服。正德丙寅六月，陞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劉瑾方用事。朱瀛者，瑾之腹心，以邊功當得官，應預者數十百人，實皆攘奪冒報。瑾脅兵部爲之論奏，閣司馬亦既許之矣。公曰：「如此則冗員日增，邊疆解體，正當據實上請耳。」司馬有難色，公不可奪，卒如所論上事得已。而瑾之憾深矣，十二月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未幾復令致仕。瑾怒猶未已。故事沿邊糧芻每三歲遣官覈實奏請，事下戶部，有缺乏則預處之，且防侵盜實分司督糧諸司及倉氏之責。丁卯十月，使遼者以聞，瑾即矯上命，誣公巡撫重臣邊儲腐損溢常數，自原籍繫至京，下錦衣獄。臺閣諸老多爲申解，瑾怒愈甚，必欲寘公死地。戊辰三月，械送遼東獄，責限賠償。計其費，當用銀數千兩，公自分無生還理，訣親故而去。遼人聞公來，爭出迎候，擔囊輓車，願代輸者盈路。公曰：「此將益重吾辜。」固謝之。有司望風追迫，公易田廬貸親故，親故亦多憫公冤，相率出貲，遼人憤無所泄。適侍郎韓某覈屯田抵遼，韓，瑾之鄉人，因取公前所除屯田，盡什一之以投瑾好。遼人益憤。己巳三月某日，廣寧卒數千人午夜荷介策馬，登城喧呼將爲變，韓窘，不知所措，使人告公，公偕獄吏往登城，遙謂曰：「馬某在此。」諸人相顧自失曰：「奈我公何！」遂引去。瑾聞，亦惡韓所爲，公禍得少解。歲餘。償完，祓爲民。庚午九月，瑾誅，上起公巡撫大同。大同乘瑾擾之後，瘡痍殘破，公多方撫綏，抑貴幸，育羸弱，如宣府遼東時。宗室某邀去任馮同知，奪其貲，馮貧不能歸。公廉得其實，疏諸朝，上爲罪宗室，給還馮故貲。宗室怒，亦具疏：誣公，上雅知公，不之問。威聲赫奕，縉紳想望其風采焉。值山東寇亂，劉六、楊虎輩衆號五千，殘破山東、河北諸州邑，遠近騷然。上命陞公右都御史，授大將、節鉞，往督軍務，賜白金文幣。公兼程逕征，至河南彰德府與寇遇，公帥其師衝其鋒，寇敗，夜遁，追至河間泊頭鎮，又敗之，前後斬馘五百有餘。捷奏，降敕獎勵，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已而，寇遁入山中數月復還，則其衆數萬，我軍寡不能敵矣。辛未七月，圍棗強，公調參將宋振兵遮其前，而自引兵躡其後，蓋將以腹背攻之。振素恇怯，所部多近倖少年，不識戰陣，惴惴不敢前。翌日，棗強陷，令以下死者近千人。振既辱公命，公懸孤軍止七百餘，亦未敢深入。寇志益驕。公素多術，知進戰決無成功，乃便服單車從數僕直抵寇壘，諭以朝廷恩威，曰：「若悔過自新，則俱保。」首領寇感泣，橫刀誓水示不復爲惡，連名投牒，願丐餘命。公上其事於朝，制曰：「可。」然豺狼其性終難撫馴，未幾復縱兵焚掠，言者遂論公信賊愚誑，以重民禍，乃並總兵官惠安伯張公偉、巡撫御史邊公貫、蕭公翀俱徵下之獄，廷議。以寇日猖獗，終非膏粱紈綺所能辦，乃檄諸邊勁卒併力蹙之。改命大臣往涖其事，師衆之盛比公時殆將什伯，諸將又素出邊陲，累建戰功，旬月之間，事勢頓異。公在獄聞之時疾已革，歎曰：「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吾值其難，人襲其易，奈何。且吾惜生靈，供億欲不勞以成功，而一敗至此，豈非天哉！」在獄八月，感疾而卒，壬申五月二日也，年六十七。配吳氏，處士某之女，大司空中之孫，有賢行，封孺人，累贈淑人。繼室林氏，都督某之女，封恭人，贈淑人。子男一人：曰師言，娶孫氏先吏部季女，緒之妹也。女三人，適庠生呂韶國子，生戈霽、義官、裴佐，俱吳出；孫女二尚幼。公耿介孤峻，一毫不以千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游宦幾四十年，寒素始終如一。然巉巖太露，勇於任事而不遑恤其他，平生問遺未嘗及權貴，至其便利之區復力爲裁抑，故動與物忤，鄉鄰親識或事當屬公者，矯枉常過當，曰：「如此

庶不廢法。」以此所至多赫赫名，而塾黨嗛其少恩。事繼母朱曲盡愛敬。兄元喆蚤卒，遇嫂氏，撫兄諸子有恩，族人老而困窶者，預爲具棺，斂諸所需，月廩其家。至終身凡六七人。孝友之譽，屹爲鄉評所重。居家嚴整有法，肅如官府儀。歲時奉母爲壽，諸卑幼雜侍，雖盡歡無敢言及他事者。公於例當蔭子，然須援例陳乞，家人乘間爲言，公正色曰：「乞字豈宜出諸口。」竟日耿不樂。酷嗜讀書。始爲諸生，厭棄俗學，日取六經、百氏騷人才士之作及史牒治亂得失之迹諷詠而玩索之，以求馳騁貫穿於古作者之域事，或毛密隨機應酬，手抄口誦不輟，同舍生頗訝其迂，亦有竊笑之，公不顧。提學閻御史禹錫見其文，極口稱歎，公益自信。其文縱橫闔闢，變幻百出，迄無一凡近語，荒裔絕徼勝衣總角之士，皆知誦習景慕，謂列法從久矣。公甫弱冠也，既筮仕。文益橫逸奇崛，尤工四六，片言隻語，往往膾炙人口。詩蚤慕許渾，晚入劉長卿、陸龜蒙間。嗚呼！士習猥陋，則道術戔薄，而施於政事，卑簡不足觀。衆方陋於學，公無所沿襲，力以好古自任，卓然名家。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非耶。使夙用公弭寇，當有方不至若是酷烈；不然，用之少遲，得諸邊兵之力，則容與笑談勛名可立致。會厄數奇，漫無可藉，欲徒手搏虎豹以逭咎而竟不免。悲夫！歿後三日，姜都憲洪有疏，謂公招撫之計爲是。又數日，同繫者俱被釋。公不及見矣。公正色立朝廷，威名播中外，德惠浹軍民，文章聲譽在天下，乃末路一蹶，死非其所，固志士無窮之恨，而公論之所同爲扼腕也。豈不痛哉！【略】師言將以今年六月某日，與二淑人合葬城西先塋之次，乃彙集公章奏手稿，俾緒狀其行。緒於公爲姻家，且故人子也，知公頗悉，敢昧荒陋，掇拾梗概如右，俟立言君子採擇。謹狀。

又　所著有《入秦稿》、《棘寺稿》、《上谷稿》、《廣丘稿》、《遼西稿》、《雲中稿》、《東征稿》、《族譜》、《甘陵志》、《箋經》、《寓言》貽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天祿早慧，三歲識字，七歲能賦詩，爲文有雋才，刊落凡近，於詩尤工，評者謂其體格早類許渾，晚入劉長卿、陸龜蒙之間。

又　中錫，【略】疏劾萬昭德之弟，再疏，再得杖，瀕死不悔。出爲雲南僉事，改陝西，陞大理少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武廟初，起撫遼東，召爲兵部侍郎。劾罷瑾黨冒邊功傳陞者，瑾恨之，矯詔改南京工部，尋罷官，械繫遼東，盡鬻田廬，償遼鎮芻糧，乃得褫職爲民。瑾誅，起撫大同。流賊抄掠山東、河北，召爲右都御史，往督軍務，陞左都御史，掌院事，以老師玩寇，徵下獄。踰年，以疾卒，御史盧雍追頌其冤，予祭一壇。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東田漫稿》　是集爲其子師言所編。同邑孫緒序之，稱其詩卑者亦邁許渾，高者當在劉長卿、陸龜蒙之列。而其末力詆竊片語，掇數字，規規於聲韻步驟，摹仿愈工，背馳愈遠。蓋爲李夢陽而發。其排斥北地，未爲不當。然中錫詩格，實出入於《劍南集》中，精神魄力，尚不能逮夢陽也。

又《別本東田集》　是集爲國朝康熙丁亥，中錫鄉人賈棠所刊。凡文五卷，詩十卷。案《嵩陽雜識》曰：李空同與韓貫道草疏，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賴康澄西營救而脫。後澄西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人作《中山狼傳》以詆之。王士禎《居易錄》亦稱中錫《中山狼傳》爲刺李夢陽負康海而作。今其文在第五卷中。然海以救夢陽坐累，夢陽特未嘗救之耳。未嘗逞凶反噬，如傳所云云也。疑中錫別有所指，而好事者以康、李爲同時之人，又有相負一事，附會其說也。

《明詩紀事》丙籤卷三陳田按　《東田集》句律渾成，有明珠走盤、彈丸脫手之妙。是時茶陵執盟詩壇，東田別派孤行，可謂特立之士。

《謚元世祖廟》　《明詩綜》卷二五：曹潔躬云：用事典實，鑄辭悽惋，可稱絕唱。

《元世祖廟》　《明詩別裁集》卷四：起輦，谷名，元諸陵在焉。　又：曹潔躬云：用事典實，鑄詞悽惋，可稱絕唱。

《明史・馬中錫傳》　字天祿，【略】中錫舉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橫，再疏斥之，再被杖。公主侵畿內田，勘還之民。又嘗劾汪直違恣罪。歷陝西督學副使。弘治五年召爲大理右少卿。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兵部郎中婁性、指揮石文通相訐，連數百人，遣官按，不服。中錫偕司禮太監趙忠等往，一訊得實。性除名，琮下獄抵罪。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劾罷貪耄總兵官馬儀，革鎮守以下私役軍士，使隸尺籍。寇嘗犯邊，督軍敗之。引疾歸，中外交薦。　武宗卽位，起撫遼東。還屯田於軍，而劾鎮守太監朱秀置官店，擅馬市諸罪。正德元年入歷兵部左右侍郎。劉瑾初得志，其黨朱瀛冒邊功至數百人。尚書閻仲宇許之，中錫持

不可。瑾大恚，中旨改南京工部。明年勒致仕。其冬，逮繫詔獄，械送遼東，責償所收腐粟。踰年事竣，斥爲民。瑾誅，起撫大同。中錫居官廉，所至革弊任怨，以故有名。六年三月，賊劉六等起，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乃薦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伯張偉統禁兵南征。劉六名寵，其弟七名宸，文安人也，並驍悍善騎射。先是，有司患盜，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彥名等協捕，頻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於寵等不得，誣爲盜，遣寧杲、柳尚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寵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屋，複壁深窖，素招亡命爲逋逃主。宦官張忠與鄰，茂結爲兄，貪緣馬永成、谷大用，于經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蹴鞠，而乘間爲盜如故。後數爲河間參將袁彪所敗。茂窘，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愼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已，茂爲寧杲所擒，寵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忠與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不能辦，逃去。既而瑾誅，有詔許自首。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効。寵等憚要束，未幾復叛。黨日衆，所至陷城殺將吏。中錫等受命出師，敗賊於彰德，既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然賊方熾，諸將率畏懦莫敢當其鋒，或反與之結。參將桑玉嘗遇賊文安村中。寵、宸窘蹙，跳民家樓上，欲自剄。而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寵、宸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玉大敗。參將宋振禦賊稟強，不發一矢，城遂陷，死者七千人。當是時，寵、宸等自畿輔犯山東、河南，南下湖廣，抵江西。復自南而北，直窺霸州。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東抵文安，與寵等合，破邑百數，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中錫雖有時望，不習兵。偉亦紈袴子，見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酷吏寧杲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而朝廷以京軍弱，議發邊兵。中錫欲戰，則兵未集，欲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會寵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營，與酒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寵慷慨請降，宸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閹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而是時方詔懸賞格購賊。寵等偵知之，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兵部尚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卽不然，毋爲所誑。既而寵等終不降，乃遣侍郎陸完督師，而召中錫、偉還。初，中錫受命討賊，大學士楊廷和謂楊一清曰：「彼文士耳，不足任也。」竟無功，與偉同下獄論死。中錫死獄中，偉革爵。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中錫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潛請益兵，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乃復中錫官，賜祭，予蔭。

又《藝文志二》　馬中錫《宣府志》十卷。

又《藝文志四》　《馬中錫奏疏》三卷，《東田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馬中錫《東田集》六卷。

《劇說》卷三　戒庵云：「《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書豈了其意之所屬哉！」朱竹垞云：「《中山狼》乃東田馬中錫作，今載其集中。世傳訾獄吉者，數其負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隙末。黃才伯有《讀林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耳。」王阮亭云：「《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空同、對山，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刺空同無疑。」其說之不同如此。大抵對山意氣高邁，救李一事，尤爲獨絕，故士君子樂道之。

李東陽

論述

綜論

楊一清《懷麓堂稿序》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者，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叙之爲文，詠歌吟諷之爲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間氣，挺生于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梓所刻，卷帙所錄，幾編海内，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時名。中年益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爲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聯篇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彙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暢；近或習爲廋辭硬語，使人不復可句，以是爲古，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絶識，獨步一世，而充之以問學，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倔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脱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彼旬鍛月鍊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于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咤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即之者傾心，至其衆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益遠，則如大河之源，出于崑崙，至于積石，又至于龍門砥柱，既乃吞納百川，以達于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嗚呼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于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

靳貴《懷麓堂稿後序》 予嘗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修班制，敷爲述作，以昭覿文華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鑒昭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兹盛，如周至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于時尹吉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咸能先後禦侮，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詠，以道其事，如《車攻》、《崧高》、《蒸民》、《江漢》、《韓奕》諸作是已，夫周之治，固郁郁其文，然微諸賢，則所謂至今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又惡能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引養引恬，至於成化、弘治間，人文之盛，於斯爲極，公適出會其期，攄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既已光朝著而澤海宇，而長篇短述，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疎逖，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名一時，豈偶然哉！夷考公平生，小心慎密，不事矯襮，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德訪落之初，及元凶鞠人忮忒之際，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間扶持善類，將順德意，陰利天下，蓋有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益啟淵衷，進賢屏惡，溥惠滌瑕，以植民生，而綿國脉，傳謂爲人臣者，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公實有焉。及其憂則違之，賁于丘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人、興一善治，必喜動顔色，如自己出，或議及古今政疵民瘼，亦復恫瘝乃身，故予嘗爲文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爲念，在山林未嘗不以廟堂爲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既捐館，國論益明，朝貤節惠，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德與位侔，亦烏能獲是名于天下後世哉？公之所謂文者蓋如此，然非予一人之私言也。

王瓚《擬古樂府書後》 右《擬古樂府》詩二卷，今致仕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之所作也。方石謝公鳴治、南屏潘公時用，嘗加評點，瓚受而熟復焉，因作而嘆曰：於戲盛哉！自有樂府以來所未有也，所未有而今有之，庸非學士大

夫之快覩者邪？竊嘗由是而究樂府所繫之大，固宜有此以振衰微、扶世教，使先生緣樂化人之意不全泯也。是故樂府本爲教樂之官，起于商，備于周，而亦遵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春秋之世其制猶存，孔子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秦不師古，蔑棄盡矣，漢武帝立樂府而定其名，以詩謠可以被絃歌也，其節奏有高下疾徐之異，其音聲有清濁長短疏數之殊，彼此之際，鏘諧銖協，其容以易爲乎？知不容以易爲，又或雕繪纖麗以爲能，留連光景以爲高，崇鄭退雅，無關名教，導欲荒志，求悅俚耳，詞愈工而意愈淺，則君子亦何所取焉？如李長吉諸人往往而是。今公是編，不襲故常，不徇俗尚，擷往事以立題，據本義而生說，沈鬱頓挫，清暢和平，多或數十言，少或二三語，微而顯之，偏而正之，皆可以開悟人心，翊樹倫紀，似澹實腴，似邇實遠，言有盡而意無窮，或美或刺，有以嗣風雅之遺音，一褒一貶，有以寓《春秋》之微法，諷詠涵濡之餘，雖不必被之絃歌，而所以助興亦多矣！然非本之聖賢淵奧之學，充之以古今踔絕之才，源通委會，博洽而化，其孰能之？公勳業在宗社，行履在國史，而宏文偉製勒金石而播海內，人人誦法之，此特筆墨之餘溢者耳，而可傳已如此，況其大者乎！學者求觀全集可也。正德八年三月望日，門下生國子祭酒。永嘉王瓚謹識。

高文□《刻擬古樂府跋》 予守潭，公餘輒展閱眞西山心政二經，以端仰止，又或手西涯樂府誦味之，借爲養□情之助，二公一仕潭，一產潭，著聲海內，□予之師資也。其書予皆刻而新之，聞西涯妙齡奇質，當□廟時，育於□邸，故造詣博洽，爲一時翰學宗匠，他作具在文集中，可攷也，復游戲樂府，詞調雅寓□筆，誦之可以興、可以觀焉，人謂杜少陵爲詩史，偉哉！西涯謂爲詞史也，非與？觀者當自得之。隆慶庚午四月既望，鳳渚高文□謹識。

吳寬《後同聲集序》 二公平生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於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譬之樂，則如堯氏之鐘，薄厚適宜，侈弇中度，自然無石播柞鬱之病。其爲聲也，眞同所謂金聲乎。予之鄙陋，固不足以識其妙，然以是論之，亦可謂聞樂而知德者乎。

王鏊《篁堂詩話序》 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

李東陽《篁堂詩話》 彭民望始見予詩，雖時有賞歎，似未犁然當其意。及失志歸湘，得予所寄詩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黯然不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乃潸然淚下，爲之悲歌數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論文耳。」蓋自是不閱歲而卒，傷哉。

又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嘗謂人曰：「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

謝遷《題李西涯翰墨卷後》 涯老詞翰精妙，人求之不甚靳。【略】此卷精絕，大非尋常應酬者。

又《祭西涯先生文》 公海內文宗，詞林人傑。

梁儲《賀閣老西涯李公七十詩序》 公之生也，鍾和毓秀，全備衆美，仁義忠孝，樂善不倦。自少至老，德無二三，雖道不相謀者，亦必以公爲君子。至公秉鈞握軸，謨猷密勿，口不言功，以人事君，常若不及。弼諧先帝，身致時雍，受遺詔，輔訪落，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不幸值權姦干政，時事一變，又能處之以巽，而行之以漸。包荒持重，圖善厥後，卒能感悟明主，殄除元惡。舊章成憲，率由罔墜，反正之功，于茲爲大。然則天之所以慭遺元老，與先帝之所以顧命舊學者，夫豈偶然之故哉！乃若根本六經，沈浸子史，作爲文章，其書滿家。若入告奏議之文，代言應制之文，纂修筆削之文，其所以用之朝廷邦國，以訓敕臣工，敷賁四海，傳之于千萬世而不泯者，其爲用也大而博矣。若夫碑志序記，聲詩詞賦，在公文章中又爲餘事。然叙事如《書》，銘贊如《詩》，簡嚴如《春秋》，雄深雅健如司馬氏，或清新俊逸而有餘味，或紆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餘溢爲奇怪，沛然莫禦而皆安流。蓋不專一，能兼具諸體，傳之後學，皆可爲法。古人所謂「一代不數人者」，是固宜然矣。

林俊《祭太師涯翁李文正公》 我國家河洛効靈，人文啓聖，鉅儒宿學，高詞大策，步典墳而追風雅，固已岡連峰出矣。巍然而特起者，洪武時則潛溪翁，永樂而後則楊文貞公。成化及今文之盛又極矣，吾師文正公又特起其時，渾厚紆徐，無刻深峭絕之態，而油然其光蒼然，其色抑揚正變，如迴風立海倏焉，砥平良將，勍敵優游而暇豫，又如長江大河，瀇之不盈，支之千

百派無見其縮。先生於文蓋深矣。

邵寶《李文正公麓堂續稿序》 公生四年，以神童承顧寵，儲養進修。又十餘年，學用大成，既舉進士，廻翔翰苑。久而後，登秘閣，進位師傅，歷三朝五十餘年，高明端雅，盛德嘉謨，上沃下敷，澤被海內。乃或當艱應遽，定震稽疑，所謂道者，隱然在公之身。故其爲言，弘衍旁流，即物陳義，惟其所當皆能極乎其所止，雖其言篇篇殊，而所謂道者，錯然在焉。【略】公德厚而彰，功鉅而遠，古稱三不朽，公實兼之，天下後世當有公論焉。

徐泰《詩談》 長沙李東陽，大韶一奏，俗樂俱發，中興宗匠，邈焉寡儔。獨擬古樂府，乃楊鐵崖之史斷，此體出而古樂府之意微矣。

《升庵集》卷五四《胡唐論詩》 唐子元薦與予書，論本朝之詩，【略】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猶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

《國雅品・士品二》 學既該博，詞頗弘麗，且老於掌故。其詠史樂府，乃所優也。當時如丘邵二文莊、吳文定石文隱諸縉紳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疊和累篇，每以什計。昌穀謂「先輩便於七言者，以聲長字縱，可以牽合成章也。今京師縉紳每謂七言律，書軸庶不寥索，遂失作者之意」。殊不知律者以古雅沈鬱爲難，而七言尤不易。往有誦先輩七言律句，各減去二字，亦成章，舉座大笑，故在句句字字不可斷爲工。又以句句字字直屬爲病，在氣貫節續，如脉絡然。所謂圓如貫珠者，即衲子數珠，若減截一二子，便不成串矣。雖盛唐諸公，惟王維李頎二三家臻妙，太白浩然便不諳矣。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李何徐諸公作矣。《卮言》曰：「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頗善比興。讀公之《花將軍歌》、丘之《羅都御史》、吳之《送武靖西征》、邵之《胥門》、石之《契芯兒》諸篇，稍頡頏馳騖矣。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永叔。李西涯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不可廢者。

又卷二六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

《四溟詩話》卷一 李西涯曰：「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開合呼應，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夏正夫謂涯翁善用虛字，若「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是也。西涯虛實，以字言之；子昂虛實，以句言之。二公所論，不同如此。

又卷二 《樂書》：「伏羲造琴瑟以律呂，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黃帝樂曰《咸池》。」蓋樂始於伏羲，而成於黃帝，是以清和上升，風俗丕變，未有詩也。李西涯謂詩爲樂始，誤也。

《讀書後》卷四《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吾嚮者妄謂樂府發自性情，規沿風雅，大篇貴樸，天然渾成，小語雖巧，勿離本色，以故於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論議，過爾抑剪，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不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聲語斷爛者而模倣之，以爲樂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而已。

《明詩評》卷四 東陽髫年供奉，早捷賢科，一時才名大噪。晚登三事，鈞握二紀，聲施四垂，詩家達者。惜乎未講體格，徒逞才情，枚生累紙，少遊揮毫，角險爭捷，加災墨卿。予嘗譬之，如積潦成陂，雖復汪洋，輕淺易涸。樂府自謂絕世，實則史斷一章。有子名兆先，未立而夭，其風韻奕奕，絕句四首，大數竹枝佳境，少加鉛槧之年，奚止箕裘之業。

《藝苑卮言》卷五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略】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憚於結撰故耶？

又 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澹泊，而易見底裏。

又 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

又卷六 長沙公少爲詩有聲，既得大位，愈自喜攜拔少年輕俊者，一時爭慕歸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又 李文正爲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

《玉堂叢語・賞譽》 世宗在藩邸時，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也。」

又《恬適》 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逸老堂詩話》卷上 《麓堂詩話》載同官獻諛之辭，如西涯專在虛字上用

力，如何得到？又云西涯最有功於聯句。又云西涯所造，一至此乎？又云莫太洩漏天機。至若與吳文定公和般斑韻，西涯公詩警聯，俱載於內，文定和章，不錄一句。文定未第時，有《贈西涯》詩，全篇俱載。古人詩話未必如此。噫，涯翁天下士也，何必亦著此語？雖非自矜，亦未免起後人議論。

《詩藪續編・國朝上》 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致，幾於盡隳。獨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興起李、何，厥功甚偉。是時中、晚、宋、元諸調雜興，此老砥柱其間，故不易也。

又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石文隱瑤，謝文肅鐸，吳文定寬，程學士敏政，凡所制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

《明詩綜》卷二二 穆敬甫云：李公才情兼美，於何、李有倡始功，大似唐之燕許。

又 陳卧子云：文正網羅羣彦，導揚流風，如帝釋天人，雖無與宗派，實爲法門所貴。

又 陳元孝云：西涯樂府得古詩之遺，風刺並見，含蓄可味，使人自得於言外。別爲一格，奚而不可。

《靜志居詩話》卷八 文正宏奬羣英，力追正始，由其天材穎異，長短豐約，高下疾徐，滔滔莽莽，惟意所如。其自序謂：「耳目所接，興況所寄，左觸右激，發乎言而成聲。雖欲止之，有不可得而止者。」此自得之言也。昔賢以大謝繁蕪爲累，大陸才多爲患，此翁亦然。若其擬古樂府，因人命題，緣事立義，別栽機杼，方之楊廉夫、李季和輩，似遠勝之。至或剛而近虐，簡而似傲，文之佳惡，文正蓋自得之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慧悟夙成，風神娟秀，歷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奬成後學，推挽才雋，風流弘長，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門牆者，文章學述，粲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門人也。」【略】國家休明之運，萃於成、弘，公以金鍾玉衡之質，振朱弦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渢渢乎，洋洋乎，長離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北地李夢陽，一旦崛起，侈談復古，攻竄竊剽賊之學，詆諆先正，以劫持一世，關隴之士，坎壈失職者，羣起附和，以擊排長沙爲能事。王、李代興，祧少陵而禰北地，目論耳食，靡然從風。吾友程孟陽讀懷麓之詩，爲之擿發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後，西涯一派煥然復開生面，而空同之雲霧，漸次解駮，孟陽之力也。余嘗與曲周劉敬仲論之曰：「西涯之詩，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治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其詩有少陵，有隨州、香山，有眉山、道園，而其爲西涯者自在。試取空同之詩，汰去其吞剝掇撦吽牙齟齒者，求其所以爲空同者，而無有也。」

又 王元美《書西涯古樂府後》云：「余嚮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倣之，以爲樂府如是，則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嘉、隆之際，握持文柄，躋北地而擠長沙者，元美爲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舊學銷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悼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譚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爲金科玉條，引繩批格，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爲土苴唾餘乎？平津刻舟之人，知劍去已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微元美之言，將使誰正之哉。

《薑齋詩話》卷下 一解弈者，以誨人弈爲游資。後遇一高手與對弈，至十數子，輒挪揄之曰：「此教師棋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爲「大家」，爲「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略】次則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穀之密贍，高子業之戍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沈酣自得，正以不懸牌開肆，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燄熊熊，莫能揜抑，豈與碌碌餘子爭市易之場哉？

《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 又李西涯作詩三卷，次第詠古，自謂樂府。此文既不諧於金石，則非樂也；又不取古題，則不應附於樂府也；又不詠時事，如漢人歌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直是有韻史論，自可題曰史讚，或曰詠史詩，則可矣，不應曰樂府也。詩之爲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唯在達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西涯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乃其叙語譏太白用古體，謬矣。西涯筆端高，其集中詩多可觀。惜哉，

無是可也。

賀貽孫《詩筏》 近日李東陽復取漢、唐故事，自創樂府。余謂此特東陽咏史耳！若以爲樂府，則今之樂，非古之樂矣。吾不知東陽之辭，古耶今耶？以爲古，則漢樂既不可聞；以爲今，則何不爲南北調，而創此不可譜之曲。此豈無聲之樂，無絃之琴哉！伯敬云：「樂府可學，古詩不可學。」余謂古詩可擬，樂府不可擬，請以質之知音者。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評駁類》引《池北偶談》 海鹽徐豐厓跋《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爲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朝選》，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又《記載門四・書畫類上》引《蠶尾文》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聲畫集》。因念六朝已來題畫詩絕罕見，【略】。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奥，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於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

又《外紀門一・答問類》 樂府之名，始於漢初。【略】唐人唯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

宋犖《漫堂說詩》 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

《古歡堂集雜著》卷一 李西涯以論事作樂府，別闢新調。

《明史・文苑傳序》 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

又《李東陽傳》 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

《明詩別裁集》卷三 永樂以後詩，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廢。後李、何繼起，廓而大之，駸駸乎稱一代之盛矣。王元美謂「長沙之于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此習氣未除，不免抑揚太過，宜招後人之掊擊也。

《說詩晬語》卷下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力挽頹瀾，李、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方世舉《蘭叢詩話》 古樂府必不可仿。李太白雖用其題，已自用意。杜則自爲新題，自爲新語；元、白、張、王因之。明末好襲之以爲復古，腐爛不堪，臭厥載矣。李西涯雖間有可取，亦可不必。

薛雪《一瓢詩話》 李西涯說詩極正，謂「律可涉古，古不可涉律。」是也。自叙律中涉古句云：「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固佳，而「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則拙矣。

《劍谿說詩》卷下 李長沙自是風雅道喪時一大作手，然平心論之，終出李、何之下。

又 長沙詩格在唐、宋之間，虞山則全體皆宋矣。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二・懷麓堂詩話》 李、何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閣耆宿主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爲宗。至何、李既出，始變其體。然質古之病，適中其所詆訶，故後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編所論，多得古人之意。雖詩家三昧不盡於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姚希孟《松癭集》有此書跋云：李長沙詩以勻穩爲主。其爲古樂府，弇州譏其類小學史斷，廼其談詩頗津津。是時詞林諸公多以詩爲事，卷中所載如彭民望、謝方石輩，相與抨彈甚切。讀之猶想見前輩風致云云。核其詞意，似頗不滿於東陽。然王世貞詆西涯樂府乃其少年盛氣之時。迨其晚年作《西涯樂府跋》，已自悔前論。希孟所引，殊不足爲憑。惟好譽其子兆先，殆有王福畤之癖，是其一瑕耳。

《甌北詩話》卷九 高青丘後，有明一代，竟無詩人。李西涯雖雅馴清澈，而才力尚小。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永樂以還，崇尚臺閣，迄化、治之間，茶陵李東陽出而振之，俗尚一變。但其新樂府，於鐵崖之外，又出一格，雖若奇創，終非正軌。

《雨村詩話》卷下　李東陽工明史樂府，近尤西堂效作，皆可備史料。

尚鎔《三家詩話》　詩文至南宋後，文章一大轉關也。就詩而論，雖放翁以悲壯勝，遺山以沉雄勝，道園以老潔勝，鐵崖以奇麗勝，青丘以爽朗勝，西崖以清峭勝，究不逮李、杜、韓、白、歐、蘇、黃之全而神，大而化，況他人乎？

《昭昧詹言》卷二一　李西涯、楊鐵崖都作樂府，何嘗是來。

《養一齋詩話》卷四　詩與樂相爲表裏，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詩爲六藝之樂，是專於聲韻求詩，而使詩與樂混者也。夫詩爲樂心，而詩實非樂，若於作詩時便求樂聲，則以末汩本，而心不一，必至字字句句，平側清濁，亦相依仿，而詩化爲詞矣。豈同時人服西涯詩獨具宮聲，西涯遂即以詩爲樂乎？

又卷六　西涯七古，大氣流行，亦欠簡勁，然音節無不可愛。此翁於音節最留神，且其振起衰靡，吐納衆流，實聲詩一大宗。王元美以爲西涯之於李、何，如陳涉之於漢高，不無抑揚失當。愚謂崆峒如淮陰侯雄略蓋代，大復如張子房英氣內聳，而西涯則蕭相國之包含羣策也，可漫爲軒輊哉？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　崔廷槐《樓谿集》：西涯樂府優於詩。

又陳田按　西涯宏才碩學，汲引風流，播之聲詩，洵足領袖一時，惟相業差有可議耳。

分論

《論語・欲罷不能》一節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二：原評：卓爾只在日用事物上見道，此顏子進步異於高堅，前後時也。實理實事，字字皆經體認，方能成此文，宜當年館中推爲第一。

《孟子・所謂故國者》一章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五：方苞評：裁剪之妙，已開隆、萬人門戶。其順題直叙，氣骨蒼渾，乃隆、萬人所不能造，可見後人之巧，皆前人所已經，於先輩繩墨之外求巧，未有不入於凌亂者。

《麓堂詩話》　王鐸《麓堂詩話序》：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辭，殊不強人意。惟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關中既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藏之家笥，未嘗出以示人，鐸得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獨得，實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隲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於是亦云。用託之木，與《滄浪》並傳。

《山樵暇語》卷四：《麓堂詩話》，近世作者莫及。但其間載同官獻諛之辭，如：「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力，如何到得。」又云：「西涯最有功於聯句。」又云：「西涯所造一至此乎。」又云：「莫太泄漏天機。」至若與吳文定公和般、班二韻，西涯詩具載《詩話》中，吳公詩竟不錄及。文定未第時有《贈西涯大篇》「時復見文章」之句。此詩全篇載之。噫！西涯公天下士也，何必著此語，雖非自矜，恐不免他議。　鮑廷博《麓堂詩話跋》：李文正公以詩鳴成、弘間，力追正始，爲一代宗匠。所著《懷麓堂集》，至今爲大雅所歸。《詩話》一編，折衷議論，俱從閱歷甘苦中來，非徒游掠光影娛弄筆墨而已。仁和倪君建中手鈔見贈，亟爲開雕。俾與《滄浪詩話》、《白石詩說》鼎峙騷壇，爲風雅指南云。乾隆乙未仲秋上浣知不足齋後人鮑廷博識。《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二・懷麓堂詩話》：林炫《卮言餘錄》曰：成化間，姑熟夏宏集句有《聯錦集》，《懷麓堂詩話》載其「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爲高季迪詩，宏捏寫他人姓名，今考集中無之，云云。《聯錦集》今未見。然炫與東陽均正德間人，所見之本不應有異，或東陽偶誤記歟。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此編，於浦源「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句下註曰：「案：二句《宋詩紀事》以爲鬼詩。」今考《宋詩紀事》所載吳簡詩，誠有此聯，惟上句稍異一二字。然厲鶚所據乃《荊門紀略》，其書爲康熙戊戌、己亥間胡作炳所撰。餖飣龐雜，頗無根據，似未可執以駁東陽。況浦源此事，都穆《南濠詩話》亦載之，知當時必有所據。安知非《荊門紀略》反摭源此聯僞撰鬼詩耶？是尤不當輕信新聞，遽疑舊記矣。

《五月七日泰陵忌辰詩》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李文正公《懷麓堂稿・五月七日泰陵忌辰詩》云：「秘殿深嚴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慍，漢陵西望欲消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岳陽樓》　安磐《頤山詩話》：西涯《岳陽樓》：「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或駁之曰：「杜子妙在『坼』與『浮』字，西涯失之。」彭民望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可邪？」或者之說信不可，

然病不在「吳楚」、「乾坤」也。曰：「天下句」詩語固如是乎？

《題扇詩》《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體製類》引《居易錄》：羅明仲嘗語李賓之，三言詩亦可自爲一體，以扇命作。李援筆題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其意致頗近古。《養一齋詩話》卷四：西涯嘗自述其題扇詩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意到矣，機自流，神自遠，何曾校算字法而後出羣哉？

《靈壽杖歌》《明詩別裁集》卷三：從橫跌宕，能盤硬語。又：牧齋詆斥空同，緣其常用杜句法也。而茶陵此詩亦極規橅少陵，牧齋偏盛推之，渠胸中豈有眞是非存耶？

《花將軍歌》《養一齋詩話》卷六：李西涯《花將軍歌》，縱橫激壯，音節入神，眞得歌行之奧。尤妙後幅「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雲汝不死猶兒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數句瀠洄峭健，面面懇到，眞有《史記》、《漢書》筆力，所作論史樂府，轉不逮此。

《安石工》《養一齋詩話》卷六：論史諸樂府，予只取《安石工》後數句云：「匹夫憤泣天爲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筆筆轉側有鋒，論斷神境，然終與古樂府不類。陳元孝謂可自爲一格，平允之論。尤西堂專仿此格，爲《明史樂府》，愈不逮西涯之簡勁矣。

《漸臺水》《養一齋詩話》卷四：李西涯《漸臺水》樂府末句：「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瀰瀰。」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絕望意。西涯自謂用「不」字，乃見「高高」、「瀰瀰」，無可奈何，有餘不盡意。質之謝方石，亦不能決。予謂字法固當著功，要之先爭命意。意之上者，無問字法；意之下者，雖鍊字施百分力，終無入處；惟意之次者，須字法轉斡，使遒健耳。此詩末四句，意本平平，無論「不」字、「當」字，味皆不足，則舍旃可矣，何必用精神於不必用者也。

《觀棋》《養一齋詩話》卷四：李西涯《漸臺水》樂府末句：【略】其《觀棋》三言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此等率筆，雖百般改字又何益？若謝方石者，《送人兄弟》云：「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此直剝宋人雪詩「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全句，而味亦不足者也。西涯詩中鉅公，何亦傳賞不置？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謚文正。

《明史・李東陽傳》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餌。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些竊，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

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瑾既得志，務摧抑縉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搆之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芳與張綵爲解，乃已。瑾兇暴日甚，無所不訕侮，於東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爲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璋以違制乘肩輿，從者妄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冒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奎、彧釋爲民。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寬恤數事，章下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並鄰里及爲之囊橐者。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從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乃免。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四年五月，《孝宗實錄》成，編纂諸臣當序遷，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奪陞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錄》功復之。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稿，眞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捐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寘鐇平，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草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

紀事

作家逸事

《夢蕉詩話》卷上　西涯李閣老以詩文雄海內，具耳鼻眼孔者皆知敬之。迨其晚年，氣萎節刓，與時浮沈，頗多馮道之擬。一日，有書生投謁，置緘牒於案，不俟見而去。乃一絕云：「蚤年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啓讀悵然，尋上疏忽乞休。予謂公之去似矣，惜乎不早也。瑾賊之禍，不撲於將然，公奚其辭？

《四友齋叢說・詩三》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

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卽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絶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絶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卽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藝苑卮言》卷六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過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

王世貞《曲藻》　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鄠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疎。人或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李聞之，益大恚。

《玉堂叢語・師友》　李西涯當國時，【略】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卽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絶佳。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略】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卽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

又《規諷》　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清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慚。

又《夙惠》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敏政同召，上試對云：「螃蜞渾身甲冑」，敏政對曰：「鳳凰徧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官學士，李大拜，兆於此矣。

又《儉嗇》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古今譚概・謬誤部・陳太常》　陳師召清旦入朝，悞置冠纓於背。及見同僚垂纓，府視頷下，怪其獨無。一人遽持纓而正曰：「公自有纓，但無背後眼耳。」李西涯贈詩，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

又《酬嘲部・楊李二公》　邃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怯寒。二公同坐，西涯屢以足頓地作聲。邃翁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戲云：「天寒驢嘴氣騰騰。」

又《地諱》　李西涯在翰林時，與河南一學士相謔。河南公謁李，見簷曝有枯魚，嘲曰：「曉日斜穿學士頭。」李應聲曰：「秋風正灌先生耳。」蓋湖廣有乾魚頭、河南有偷驢賊之謠，又諺云「秋風灌驢耳」故也。

又《專愚部・馬速非良》　李東陽嘗得良馬，送陳師召。騎入朝歸，成詩二章，怪而還其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此馬止二詩，非良也。」東陽笑曰：「馬以善走爲良。」公思之良久，復騎而去。

又《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詒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眞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又《談資部・隨口對》　李西涯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謁，有言「閣下李先生」者。公聞之，旣相見，因曰：「請諸君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疑其太易，轉思未工。各沈吟間，公曰：「何不對『閣下李先生』。」相賞而笑。

《翰林記》卷一一《應制詩文》　弘治初，上注意講學，遣太監戴義傳示聖意，命學士李東陽等各撰詩十首，用寓啓沃。東陽擬十題，各撰七言律詩一章，曰「敬天」、曰「法祖」、曰「勤政」、曰「務學」、曰「任賢」、曰「訥諫」、曰「節用」、曰「愛民」、曰「恤刑」、曰「講武」，上嘉納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東陽）罷相家居，購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砥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聽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明史・李東陽傳》　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王韋舉進士，有歌過其邸者云：「朝來睡起繞花行，香霧襲衣寒氣重。」後閣試《春陰》詩，遂用之。李西涯擊節，謂非世

人語，改庶吉士，視錢起《湘靈鼓瑟》事何殊。

《養一齋詩話》卷三　白傅五律，有與少陵相似者，有與王、孟相似者，有與義山相似者。反覆按之，則別具流利之機，究與諸公似而不似。李西涯自命具耳，或擇白詩之僻者，偶誦其一，便知爲《長慶集》。此神明過人，後學不敢望。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引《餘冬叙録》　西涯先生晚年耽對棋酒，春不善棋，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棋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

又引王兆雲《烏衣佳話》　西涯李公曾與客聯句，拆敝褥中故絮以代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人刻燭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看花不厭傷多酒，燃絮還供未了詩」，蓋紀其實也。

又引《國史唯疑》　李長沙云：「余今年作《詩止詩》自戒。越兩月，爲鳴治、師召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拆簡告罰。乃以雞酒往受盟，鳴治、師召以豬紅三斤、蛤蜊數十爲助。亨父、明仲聞亦來稽。」師召，太常音，鳴治，謝文肅鐸。太平休暇，詞臣共詩酒爲樂，最福德事，所欽饌僅爾，儉質具見。

作品本事

《瓜祝倡和詩》　程敏政《瓜祝倡和詩序》：西涯李學士寘之家，有蔬圃種絲瓜，歲結實甚盛，偶分以餽友人之未有子者，取《綿》之義而祝以詩。適友人得男，以瓜祝爲驗。自是，凡未有子者必徯其餽。石城李學士世賢邃未有子，西涯餽而祝之，一乳兩男，由是益自神其瓜與詩。詩出必要人和，不肯但已，士友間相傳爲嘉話。而石城之卷，自西涯倡之，和者數十。其事在成化己亥、庚子之間。

《花將軍歌》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引黄金《開國功臣録》：花雲守太平，僞漢陳友諒以舟師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上。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爾爲膾也！」遂奮躍大呼，縛盡解。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於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賊不少變。雲妻郜氏生一子煒，甫三歲。初雲與賊戰方急，郜氏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花氏惟一兒，若等善撫之。」雲就擒，郜氏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氏屍，葬之。遂抱兒欲逃他所，爲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惡小兒啼，孫氏恐兒遇害，以簪珥屬漁家嫗鞠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後王師伐僞漢，漢敗。孫脱身至漁家，視兒在，瞷漁人出，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僦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偕行，達上所。上聞雲兒，即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以爲神。兒年十三，授虎賁後衛千戶，後命爲水軍左衛指揮僉事。

《學士柏》　《翰林記》卷二〇《學士柏》：公署後堂有二柏，亦柯潛所種。潛教庶吉士時，李東陽承詔受業。及東陽復教庶吉士，出《學士柏》爲題，汪俊有「一日百匝行樹底」之句。悵然感之，因衍爲一篇曰【略】。於是倡和成卷，以遺潛之子，使藏焉。蓋潛能汲引後進，令人不忘如此。

《過安平鎮減水石壩有懷劉司馬長句》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陳田按：永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便。乃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凡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二十旬而功成。論功禮第一，受上賞，潘叔正亦賜衣鈔。十年，禮復建言海運經歷險阻，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每船用二十人，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會通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歲兩運。已而平江伯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功亦相繼告竣，於是河運大利便，漕粟益多，十三年遂罷海運。雷鯉《列卿記》云：「禮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伯之功益彰。

故今人惟頌平江而不及宋禮。」故丘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云：「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卽此詩所謂「文皇建都向燕薊，中導汶泗通漕綱。尚書宋公富經略，世上但識陳恭襄。」恭襄，平江伯諡也。厥後弘治中，主事王寵始請爲禮立祠，詔祀之南旺湖上，以金純、周長配。邵文莊《歸興》詩云：「漕隄楊柳昔人功，六月清陰處處同。我有瓣香何所致，禮官新祀宋司空。」紀其事也。鄭端簡《今言》云：「嘉靖癸卯，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事。西涯詩所謂『幾渡會通河上望，竟無人說宋尚書』。」此蓋端簡誤記丘詩爲李詩，附正於此。

《題清明上河圖》《明詩紀事》丙籤卷一引都穆《寓意編》：《清明上河圖》藏閣老長沙公家，公以穆遊門下，且頗知書畫，每暇日輒出所藏，命穆品評。此蓋公生平所寶祕者。觀其位置若城郭市橋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意態，毫髮無遺。蓋汴京盛時偉觀，可按圖而得，而非一朝夕之所能者，其用心亦良苦矣。圖有金大定丙午燕山張著跋云：「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京師，後習繪事，工於界畫，自成一家。」又引向氏《圖畫記》謂擇端復有《西湖爭標圖》，與此幷入神品。元至正壬辰西昌楊準跋則謂前有徽廟標題，後有金諸老詩及私印若干。今皆不存。長沙公自爲詩，細書其後。又引李坤元《忍齋雜識》：王公思質爲分宜害，實以《清明上河圖》故。圖寸馬豆人，爲宋朝人手筆。思質得之，價止二百金，係先曾叔祖狷庵公居間者。狷庵名如訥，卽儀部敬齋子，而思質從甥。予嘗見思質任制府日致狷庵手書，始悉其由，既分宜索取此圖，思質以臨筆與之，而分宜門下客精於辨畫者，覘知其故，從思質假金，思質拒之，因白分宜言圖之僞，復披細觀，指其絓漏處云：「安有一小鳥腳而跨二瓦溝之理。」分宜大怒，遂借端中傷，以圖之微而竟嬰禍殞身。君子責備賢者，謂思質實自貽伊戚焉。又引《野獲編》：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冑君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託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爲贋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院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重，且爲崇如此。又陳田按：王氏與分宜搆禍之由不僅爲此圖，然此圖亦賈禍之一端也。李坤元、沈德符所紀各有不同，姑兩存其說。後此圖流傳，董香光尚及見之，見《容臺集》。都南濠稱，賞鑒家王氏所藏，卽西涯所題圖也。錄西涯詩附著其事於此。

《師召有盲馬售錢六百諗之以詩》《明詩紀事》丙籤卷一引《餘冬叙錄》：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西涯先生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

《西涯雜詠》《明詩紀事》丙籤卷一引《沅湘耆舊集》：梧門祭酒法式善《西涯考略》云：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衙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荷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牐卽越橋下牐，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湯西厓《懷清堂集題李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卽《慈恩寺》，其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涯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云：「城中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淥水亭雜識》所云「西涯有李長沙別業」，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年數得經此，見風漪瀰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庵在其上，意其爲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海子亦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不特琳宮佛屋刼灰無存，而圖中所有喬木蒼

巖、長橋斷岸亦不復能仿佛矣。莊簡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淚痕應共水俱流」句。又云：「撫今念舊，爲此愴然。」集中如《禪後述哀》云：「應謝西涯舊時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密縫衣上綫。」又云：「愛日慚非稚子歡。」又云：「痛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爲何人？」則莊簡所云「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涤水亭雜識》所云「公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公罷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豈能更爲平泉木石計！余綜諸說，與地址印證，蓋廣福觀之南，響脯之西，越橋之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煤廠爲文正所生之地，後貴顯始有賜第。所云李閣老衙衙者，殆即其地耶？《帝京景物略》云：「李文正公祠近在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涤水亭雜識》似足爲據。至於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蔚，水石清幽，其先爲法華庵，今建匯通祠，乾隆二十六年御題也。桔槔亭、稻田、楊柳灣沿洄逦迤，皆可指識其地。淨業湖、十剎海分流匯注而下，歸宿於澄清閘。余居距其地址不數十武，門外即楊柳灣云云。其考西涯根據甚詳。近賀學博《攸輿詩鈔》引《懷麓堂集誥命碑陰記》證西涯爲公誕降地，而云「與篁墩倡和，《西涯十二詠》不盡在別業中」，蓋不知別業即舊業也。又云：「《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和之，彭民望亦和之。」彭詩今佚一首，乃《桔槔亭》。《懷麓堂詩話》中所云「春風滿畦水，不見野人勞」，疑即此作也。但《懷麓堂集十二詠》，有《廣福觀》無《明月橋》，《老葵集》則有《明月橋》無《廣福觀》，意者《廣福觀》一作亦已散佚，後人雜取《明月橋》詩以益之，而不知其非也。然不可考矣。其說近是，然明月橋亦距西涯近，或偶爾參互當日未定之作云爾。

著録

楊一清《懷麓堂稿序》　先生嘗自輯其詩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于前稿之末，《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于《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士，間從所知得副本，乃謀諸同知王君仲仁輩，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余序，予辱先生知與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爲指摘疵垢不少隱，顧庸惰不立，少而學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況望窺其室堂哉？然平生企向之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爲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爲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于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乏內閣，始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爲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正德丙子秋七月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兼經筵官，石淙楊一清序。

靳貴《懷麓堂稿後序》　此少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干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奉勅碑記若干首，奏疏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嗚呼富矣！【略】集刻于徽州群□□守熊君桂請予序□□今守張君芹又繼請不已，且□□屬纊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敬爲論著聖朝文運治化之盛與公平生志節之大如右，俾讀是集者有所考焉。正德戊寅十二月朔旦，門生京江靳貴謹序。

吳寬《西涯遠意錄序》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爲一卷。而詩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爲多，總題曰《西涯遠意錄》者，蓋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

又《後同聲集序》　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遊賞，與夫感嘆懷憶餽遺，悉發之詩。今見卷中者，西涯特錄己作，而方石則有聯句在焉，總五十首，號《同聲集》。蓋往時二公同在翰林，詩已成卷，陳愧齋太常嘗以《同聲集》號之。此則二公并以家艱先後終制，從修實錄之命，復聚於翰林相與倡和者，故以「後」云。

邵寶《李文正公麓堂續稿序》　《麓堂續稿》若干卷，太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致仕後所著也。公所著有《麓堂前後稿》者，刻於徽郡。公門下士提學侍御張君汝立，實與圖焉。公卒之明年，汝立復得是稿，遂於蘇郡刻之。

《百川書志》卷一七　《東祀錄》一卷、《奏議》一卷、《紀行雜志》一卷，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奉勅東祀闕里，往迴之作也。疏五，文九，詩二十八。

又卷一八　《麓堂詩話》一卷，國朝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撰，即西涯先生。

陳大曉《麓堂詩話跋》　《麓堂詩話》，實涯翁所著，遼陽王公始刻於維揚。

余家食時，手鈔一帙，把玩久之。雖然，予非知詩者，知其有益於詩教爲多也，將載刻以傳而未果。茲欲酬斯初志，適匠氏自坊間來，予同寅松溪葉子坡南、長洲陳子棐庭咸贊成之，迺相與正其訛舛，翻刻於縉庠之相觀庭，爲天下詩家公器焉。時嘉靖壬寅十一月既望，番禺後學負暄陳大曉景曙父跋。

吳承恩《重刊擬古樂府序》 西涯李文正公有樂府二卷，題曰《擬古》，而篇名、音節不循漢魏之舊，蓋公專於詠史而不專於樂也。亡友淮洲章公爲諸生日，最愛是編，披吟往復不去手口，蓋公於人倫世變之際，每致意焉，而不專於辭也，及其登武元，開閩闈，常篋以自隨，將授梓焉而病且逝矣，嗣子承庵君應昌武而文，不媿其家者也，載傷手澤，因刻之齋中，以畢公志，烏乎！孝子之思親也，思其所嗜，故曾參慕晳，感鍾羊棗，而況於書乎？夫承庵之刻此，以其親嗜之也。知淮洲之嗜此不在於辭，則承庵之所以承其親者，亦豈在於刻邪？趙括讀父書醜以敗趙，不如無書。鄴侯萬軸傳家，背正黨邪，君子惡其不肖，書何貴於多哉！今此一編，見其父子兩世心神之所會，故觀於斯者，謂爲章氏之大訓河圖可也。隆慶庚午冬十月既望，射陽吳承恩書。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懷麓堂稿》、《擬古樂府》，茶陵李東陽著。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詩文有《懷麓堂集》及《續集》、《南行》、《東祀》諸集若干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李東陽《懷麓堂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卷。又：《後集》三十卷、《詩集》十卷。又：《懷麓堂續稿》二十卷。又《西涯古樂府》一卷。（何孟春注。）又：《講讀錄》一卷。又：《東祀錄》一卷。又：《南行稿》一卷。又：《北上稿》一卷。又：《求退錄》三卷。

《明史・藝文志二》 李東陽《燕對錄》二卷。

又 李東陽《東祀錄》三卷。

又 李東陽《懷麓堂前後集》九十卷、《續稿》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六・東祀錄》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燕對錄》，已著錄。此錄乃宏治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東陽奉使往祭，哀其途中所作記序銘文奏疏詩章等篇，共爲一編。而冠以敕文祝詞，又以記行志附於後。已載《懷麓堂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

又《別集類二三・懷麓堂集》 明李東陽撰。【略】其集舊版已燬。此本爲國朝康熙壬戌茶陵州學正廖方達所校刻。凡《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又《雜稿》十卷，曰《南行稿》，曰《北上錄》，曰《經筵講讀》，曰《東祀錄》，曰《集句錄》，曰《哭子錄》，曰《求退錄》，凡七種。其詩後稿本十卷，張鴻烈跋作二十卷，筆誤也。前有正德丙子楊一清序及東陽自序。然自序爲《擬古樂府》作，不爲全集作，後人移弁全集耳。

藝文

顧清《涯翁六十七歲壽詩》 玉堂黃閣四朝班，甲第安車未老閒。名姓兒童傳海外，文章琬琰遍人間。情懸北闕時占歲，家近西城飽看山，自是皇穹壽平格，不煩大藥駐朱顏。

又《涯翁七十壽詩二首》（存目）

又《憶李文正公次崔世興符臺韻》（存目）

吳寬《次李賓之用陶韻止詩》 昔觀止詩詩，意謂詩已止。嗒然吾喪吾，翻在辯說裏。淵明寧止酒，文術乃責子。苦思得孟郊，新聲有侯喜。紛紛諸詩人，一言予可起。何況數百言，和答各有理。茲事已三年，屈指丁及巳。穰穰京邑間，散落亦富矣。秋水盛呂梁，安能辨涯涘。寥寥十二篇，眼中邈商祀。

又《答李賓之》（存目）

倪岳《次賓之韻賀遷新居》 綠槐庭院晝渠渠，總謂新堂勝舊廬。素壁初留王宰畫，華籤久貯鄴侯書。古人一室有眞樂，老我三年無定居。苦欲從君仍憚遠，夕陽門巷早將車。

又《西涯雜題十二首爲李賓之西涯》（存目）

程敏政《齋居有懷李賓之侍讀次街字如字二韻》（存目）

又《羅明仲以所和謝鳴治枕上有懷李賓之之作見示倚而和之》（存目）

又《正月十二日慶成宴後有懷賓之用鳴治紅字韻》（存目）

又《病中齋居兼謝西涯學士見過》（存目）

莊昶《上西涯先塚和程學士》肯將黎杖負康強，採藥尋詩每日忙。龐老儘容吾拜晚，瀧岡眞托此碑長。高名豈更垂今日，厚德何慚蓋一鄉。墓木我來今漸拱，可勝哀泪到淋浪。

謝遷《祭西涯先生文》惟公海內文宗，詞林人傑。嗟我晚生，幸從後列。荷公接引，不鄙疎拙。紫閣同升，屢更歲月。敬皇殊遇，我慚淺劣。同寅協恭，不爲容悅。楊前顧托，相期盡節。龍馭上賓，憸邪作孽。于時乞身，草草言別。詎謂與公，遂成永訣。自我告歸，茫茫燕越。公嘗念之，音問不絕。聖明嗣統，邪黨熄滅。我已衰頹，困臥巖穴。召命下臨，勉強赴闕。公不可見，徒勞企渴。公墓在茲，敬來瞻謁。宿草已荒，含淚嗚咽。公靈不昧，鑒我虔切。尚享！

又《題西涯篆書卷後感懷》（存目）

又《和答西涯見寄諸作致仕述懷韻》（存目）

又《酬西涯仍次聯句韻》（存目）

又《寄壽李西涯七十用雪湖韻》（存目）

又《哭李西涯》（存目）

梁儲《李程二學士被命教庶吉士唐大夫有作奉柬子次其韻》奎璧光茫夜徹天，兩公新命領羣仙。金堤曉日聯絲鞚，玉署春風醉錦筵。鸞掖文章瞻具美，鯉庭詩禮屬多賢。中丞賸有新篇紀，明日都城作話傳。

邵寶《涯翁先生七十壽辭》《燕山高》：九重宮闕相岧嶢，台斗錯落聯層霄。下有碧海深且澈，閶風中峙瀛周遭。萬里咫尺通虹橋，群仙相望手可招。烟光霞彩夕復朝，清氣磅礴無塵囂。降神維嶽生賢豪，童年冠目茲遊敖。偉如元凱逢唐堯，自天題賜雲錦袍。維帝有制手所操，斟酌元氣廻招搖。坐令四海妖氛消，鏗然大雅鳴鈞韶。晚開綠野方逍遙，壽公何以燕山高。《湘水深》：來明一穴遠可尋，蒼梧九疑雲氣陰。雲飛入溪升復沈，分爲三湘流古今。東行洞庭西有潯，白沙碧石清人心。復有棻竹如球琳，雲陽先生多德音。又歷數世達者興，文章道德宗儒林。玉堂不啻臺千金，昔嘗南遊和楚吟。歸挾天漢爲商霖，正聲尚在薰風琴。舊相居洛海內欽，雲山千里空北南。老人星照衡陽岑，何以壽公湘水深。

又《聞太師謚文正》（存目）

又《憶文正公嘗欲卜居宜興》（存目）

又《不寐思文正公》（存目）

石珗《得西涯先生手教》多少英豪望後塵，清風長播玉堂春。斗星麟鳳光天下，韓柳蘇黃合一人。附驥慚非千里翼，登龍敢負十年身。青雲仰止情何限，會逐鳴環上紫宸。

沈周《岳麓秋清爲西涯李閣老題》蕩摩雲漢覺喬然，形勢雄看岳勢連。赤帝奠靈天立極，紫陽宏道地生賢。人凌灝氣攀珠斗，峯落清湘見玉蓮。上相舊遊今不忘，寫懷還復事圖傳。

雜録

何孟春《餘冬詩話》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覺飛信，庭覲先陳鯉退時。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丁憩庵憂，閑爲春言之，以爲詩讖。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徵伯嘗與春席上題《夢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一作「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非無兆，地下修文信有郎。」夢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讖也。

孫緒《無用閑談》王福畤有譽兒癖，時人訾之，然勸、勃、勸、勖輩俱有俊才，不負於譽也。而其所以譽之者，不過述其著作而已。西涯李公譽其子兆先，至謂「慧識巨眼出唐人之上」，載之《麓堂詩話》。一時無耻者，謂爲非過。今兆先之詩固在，果遂跨唐人乎？

又　錢狀元福未第時，遊西涯門下。西涯嘗試以《司馬溫公贊》。其中云：「羣賢拔茅，惟公在朝。群姦奔馬，惟公在野。」西涯不勝嘆賞，遍舉以告人。時邃庵楊應寧提學陝西，謄書數千里外告之，且曰：「溫公平生心跡，數語包括俱盡。此子終當魁天下。」及錢沒，西涯誌其墓，復載此事。夫此數語固佳，然有何不可及處，而西涯好之乃爾？乃知古人「池塘春草」、「風雨重陽」及二句三年之說，非虛也。是故人之好尚不同，然亦好怪弄奇，

非其本心。識之以俟同志。

《逸老堂詩話》卷上 《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蟾，卽今之深紅箋也。又有百韻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名也。其次學士箋，則短於百韻矣。西涯李文正與客索箋紙，數日酬和過半，因名爲子母箋。其詩云：「朝來東館暮西涯，子母箋成豈浪誇？猶有貪心勞望眼，半隨詩句落誰家？」子母箋自西涯始名。

又 房白雲皞字希白，與元遺山爲友。其《別西湖》詩云：「聞說西湖可樂饑，十年勞我夢中思。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近見李西涯《麓堂詩集》，謂樂天所作，誤也。

《山樵暇語》卷一 李西涯云：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陸鼎儀論劉恆以左袒。西涯有《讀虞郡庵詩》云：「少陵門下多蹊徑，五百年來見幾人」之句。

又卷二 石湖范文穆詩云：「誰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亦夢中。若向夢中尋夢覺，覺來還入大槐宮。」西涯李文正詩云：「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轉夢長。」二公之詩，同一夢也。

又 李西涯與衆客會讌，用各姓依序賦詩云：「陳根今歲發新枝，喬木陰中偶見之。汪藻正停揮制手，趙奢方及罷兵時。何於水部元同調，劉以豪名本爲詩。崔鶚勝遊皆妙士，李邕多客豈空卮。」往歲，家君與虛齋曹翰卿先生結詩社，亦以座中客姓氏賦云：「此約寥寥祇七人，湯詳莫濟總儒紳。張芝字妙書通聖，沈約詩高句有神。文數陸雲歸簡古，才誇俞尙得清新。不才愧我非曹植，也向詩壇繼後塵。」於乎！臺閣山林固不同，然其樂則一也。

《升庵詩話》卷二《北走》 李文正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雨雪』與『胡騎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同乎？」愼對曰：「按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奏，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季布走北胡』之走是，疑不同。」先生曰：「爾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待御在側曰：「恐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鑿耳。

楊儀《明良記》 李文正公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子暮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日黃封。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四溟詩話》卷二 李西涯閣老善詩，門下多詞客。

王文祿《詩的》 正德間，翰林王渼陂，關中人，性直無隱。有一同年學詩，每以詩稿請正，渼陂抵擲不少貸，因啣之。抄內閣李西涯詩爲己詩，後請正，渼陂仍抵擲曰：「此首類晚唐，此首類元末。」不逆詐也。其人送西涯，因譖渼陂輕薄，妄加抵擲。西涯信之，大怒，出史部，謫知壽州，隨棄歸，作《杜甫遊春記》，比西涯爲林甫，又作《十絕句》譏之。有曰：「進士山東李伯華，逢人亦笑李西涯。」又曰：「不有李何開藻鑑，頓令後進落門牆。」噫！談詩者，不可不愼；作詩者，不可輕信。

《玉堂叢語·師友》 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沒時，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嘗言之。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又《規諷》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玳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常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槭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豫章詩話》卷六 長沙李文正，卽岳季方閣老之婿也。文正父行素，攜文正還茶陵訪祖。是時文正爲編修，岳有詩送之曰：「幾處聚觀元獻雋，千年爭訝令威歸。」元獻，晏殊謚，則固以閣老期文正矣。本朝南充陳氏父子閣老，安福彭氏兄弟閣老，岳與李則翁婿閣老，亦奇事也。

《昭昧詹言》卷二一 李西涯云：詩貴不經人道。按此語須善會：循是而爲之，恐入於怪俗奇險，入小家派。「語不驚人死不休」，意亦同人，但造語奇倔耳。

《養一齋詩話》卷四 西涯謂：「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遒健，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靡無生氣。」此卽趙秋谷《聲調譜》耳。詩原不可廢此，而豈詩之本耶？然西涯詩

如「童子無語對人閒」，實古詩之不合調者。「芳草晴烟已滿城」一句中三用上聲字，又於聲調合耶？唐人張喬詩「起讀前秋轉海書」，亦一句三上聲，皆不合調。

又「開闢以來原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此皆廓而無當，以皮殼爲詩者，以西涯精詣，而亦賞之，異矣！然學詩之失，戒廓則每入於纖，纖亦不可不防也。如《紅梅》詩云：「錯認桃林欲放牛。」纖極矣！西涯又賞之。且桃林，地名，非桃花林也。桃林之放牛，乃周王武功告成時事，與牧人何干？由纖得誤，直不堪一笑者，而猶以爲名句耶？

又 李西涯謂古詩不可涉律調，是也。然謂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已移於流俗，則不可解。「池塘」句天然流出，與「明月照積雪」，「天高秋月明」，同一妙境，皆靈運所僅。以此爲俗，將以「薄霄愧雲浮，栖川怍淵沈」，「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等拙句爲古耶？「紅藥」句乃玄暉作，謂靈運亦誤。玄暉如「紅藥」句甚多，頗含清韻，不可以爲俗也。如老杜「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卿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雖大家亦有此俗句。而西涯轉謂與右丞「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同一淡遠之妙。評語幽深，令人昏然如夢。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李氏東陽曰：「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叠，然亦有自然之聲。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可以爲樂。如太白《遠別離》，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按西涯此則論樂府，頗得懸解，不似于鱗等摹襲爲古，割裂爲奇。然論杜則獨以《桃竹杖》引爲極則何也？太白《遠別離》一作，怳惚變化，實造絕之搆；若《桃竹杖引》，特一時興到語耳，非其至也。必求其至，《兵車行》爲杜集樂府首篇，其長短音節，拍拍入神，在《桃竹杖引》之上。西涯殆舍熟就新，遂不自知其偏耳。

馬位《秋窗隨筆》 李西厓《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予謂此不過敷衍老杜「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泊沈塘坳」，何足爲奇？

陸釴 吴釴 天順時人

論述

徐泰《詩談》 陸釴九霄之禽，翩然高舉，莫測其意向。

李東陽《答陸鼎儀誨言》 少年被纓冠，側身羣賢後。狂悖寡自持，多言衆所咎。繁辭劇無益，欲制已出口。有時雜詼諧，觸冒遭詆詬。雖言不爲虐，於德實云疚。三復白圭篇，令人重顏厚。愧無請益辭，負我直諒友。陸君多雅懷，指我以瑕垢。翻然爲起敬，竦立斂雙肘。退之喜嘲狎，籍諫終不受。才高使之然，嗟我實未有。書紳古人戒，敢不佩左右。感子期重陳，終焉愧瓊玖。

《藝苑卮言》卷五 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

又 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

《明詩評》卷二 釴詩如噬乾胏，少有風味，殊難齮齕。西涯稱其有作必遥殫精劇，不肯苟就，然多晦澁之辭，無取敦彝之舊。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李西涯曰：「張亨父、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亨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間見叠出，人莫攖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俗，雖或矯枉過正，弗恤也。二人者，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知到何等地位，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鼎儀沉靜好學，解悟過人，而矜嚴自持，人少當其意者。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崑山陸鼎儀、鄞縣陸舉之，其名同。賜進士第二人同。一從史館出爲太常，一從史館出爲外臺，適相合也。鼎儀盛有詩名，詩却平平。舉之不以詩名，而詩似勝於鼎儀。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四三 騎馬蹁躚過玉河，瓊林燕罷醉時歌。西涯年少交遊久，春雨同賡學士波。（陸釴）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引《懷麓堂集》 鼎儀詩調高古，盡去濃豔，當所得

意，縱筆揮灑，刻意極力者，顧追之而不可及。尤嗜書，清勁可愛。

又陳田按 陸鼎儀、張亨父詩均爲茶陵所稱許。鼎儀有清裁，而力弱不能自舉。

傳記

《明詩評》卷二 陸弋字鼎儀，太倉人。舉進士，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爲翰林編修，遷修撰，滿考爲諭德，進太常少卿，翰林侍讀，以疾歸，卒。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弋，字鼎儀，崑山人。天順癸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遷修撰。孝宗在東宮，侍講讀。進止閒雅，最爲得體。及即位，進太常少卿，翰林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將進講，忽得末疾，給驛歸，卒于家。【略】有《春雨堂稿》，藏于家。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字鼎儀，榜姓吳，後復姓。崑山人。一甲第二人。太常寺少卿。

《明史·文苑傳二·張泰》 張泰，字亨父，太倉人。陸弋，字鼎儀，崑山人。陸容，字文量，亦太倉人。三人少齊名，號「婁東三鳳」。泰舉天順八年進士，【略】弋與泰同年進士，殿試第二。授編修，歷修撰、諭德。孝宗立，以東宮講讀勞，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得疾歸。泰、弋皆早卒。

《明詩綜》卷二二 弋，字鼎儀，崑山人。天順甲申賜進士第二，【略】時與張泰、陸容稱「崑山三鳳」。有《春雨堂稿》。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 弋字鼎儀，【略】歷修撰、右春坊右諭德，【略】有《春雨堂稿》三十卷。

紀事

《靜志居詩話》卷七 鼎儀與西涯同登第，西涯時年十七，鼎儀《瓊林醉歸詩》所云「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是也。西涯好推挽人才，求詩者至塡塞戶限，乃賦詩以止作詩。鼎儀聞之失笑，劇作《八止詩》貽之，西涯申雞酒之約，未踐也。會謝鳴治、陳師召促西涯題詠，西涯遂渝止詩之約，偕謝、陳兩公，載酒鼎儀邸舍，李明仲、羅亨父亦至，即席分韻，詩成，書之卷軸。鼎儀又嘗與陸文量飲朱懋暹宅，有教坊弟子王秀侑觴，夜深風冽，琵琶屢斷，主人以洞簫繼之。秀舍絃按拍，清歌數曲，歌詞有「學士波」字，蓋方言也。鼎儀爲賦詩紀其事，有「醒後空慙學士波」之句。當日諸公，逢太平盛際，翰苑風流，經過輒成勝引。予嘗過北平孫侍郎蟄室，獲覩西涯《陵祀歸和鳴治騎字韻詩》，和者數十人，裝成行看子，足稱玉堂嘉話也。鼎儀邸在新堤，今已不知其處。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 十月二十八日，予與文量晚酌朱懋暹處。懋暹以教坊弟子王秀侑觴。夜深風冽，琵琶屢斷，而懋暹以洞簫繼之。已而秀舍絃按拍，清歌數曲，中有所謂《學士波》者，余不解，文量哂之曰：「此方言也。」文量醉甚，戲問秀：「杜韋娘安否？」秀茫然無以對。因相與撫掌而罷云。

又陳田按 天順七年癸未二月會試，棘闈火。八月再試，取吳弋等二百四十七人。至甲申乃舉廷試，東陽二甲第一，年最少，僅十七。

宋定國、謝星纜《國史經籍志補》 陸弋（鼎儀）《春雨堂稿》（詩□卷，文□卷。崑山人，與陸文量容，張滄州泰稱「婁東三鳳」）。

《明史·藝文志四》 陸弋《春雨堂稿》三十卷。

張泰

論述

徐泰《詩談》 太倉張泰，孫吳之兵，奇正迭出，人莫攖其鋒。

都穆《南濠詩話》 張修撰亨父工於詩，嘗歲晚與翰林諸公聯句，有云：「生事殘年話，風流後輩誇。」竟以是月卒，亦詩讖也。

《升庵詩話》卷一〇《張亨父詩》 張泰字亨父，姑蘇人。詩句清拔，名於

一時。其《正月十六日》詩云：「長安元夕少燈光，此夜歡娛覺更忙。十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銀燭照紅妝。虹橋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閟晚香。醉着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其手書稿，愼於先師李文正公處見之。

《藝苑卮言》卷五　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

《明詩評》卷二　泰詩如飲醇酪，甘鮮可口，不耐咀嚼，亦少筋骨。間有一二清絶，如曲澗流泉，（之致）長沙，易殆猶甚。調彼精思，不亦宜乎！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亨父爲人坦率，絶去厓岸，恬淡自守，獨喜爲詩，雖不學書，亦翩翩可喜。李西涯序其《滄洲詩集》曰：「先生於文，無所不能，而必工于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騭遠，一字一句，寧闕然而不苟用。晚乃益爲沈著高簡之辭，而盡斂其峭拔奔洶之勢。蓋將極于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亨父之詩，其見推于西涯而惜之如此。唐元薦論本朝之詩曰：「弘治間藝苑，則以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或流于率易。」在當時蓋以李、張並稱，今長沙爲臺閣之冠，而亨父之名知之者或鮮矣。人不可以無年，信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滄洲集》　泰爲人恬淡，獨喜爲詩。初與李東陽齊名。後東陽久持文柄，所學彌老彌深。而泰不幸早終，未及成就。故聲華銷歇，世不復稱。今觀是集，大抵圓轉流便，而短於含蓄。正如清水半灣，洮洮易盡。視東陽《懷麓堂集》實相去逕庭。故東陽作序亦云，將極於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云。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陳田按　亨父才華爛漫，與陸鼎儀、陸文量號「吳中三鳳」。館選時，劉文安爲院長，語某吉士云：「古詩、律詩各有體裁，與亨父叩其妙可也。」其爲老輩推重若此。

《逸老堂詩話》卷上　滄洲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詩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鬢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莊誦此詩，可以想見太平氣象。向使滄洲入吳清翁吟社，吾知羅公福又讓子出一頭地矣。

又　張修撰（亨父）詩云：「東風潑地掃煙埃，桃李無情柳乏才。留不住春花落去，捲成團雪絮飛來。」此格本「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之句。

《揮麈詩話・田峻醉歸圖詩》（存目）

傳記

《明詩評》卷二　張泰字亨父，太倉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累遷修撰，卒年四十有九。所著集今行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泰，字亨父，太倉人。天順八年進士。

《明史・文苑傳二・張泰》　張泰，字亨父，太倉人。陸釴，字鼎儀，崑山人。陸容，字文量，亦太倉人。三人少齊名，號「婁東三鳳」。泰舉天順八年進士，【略】爲人恬淡自守，詩名亞李東陽。弘治間，藝苑皆稱李懷麓、張滄洲，東陽有《懷麓堂集》，泰有《滄洲集》也。

《明詩綜》卷二二（存目）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　泰字亨父，太倉人。天順甲申進士，【略】有《滄洲集》十二卷。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六　《滄洲詩集》十卷，翰林修撰太倉張泰亨父撰。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滄洲詩集續集》。

又　《滄洲詩集》。

宋定國、謝星纏《國史經籍志補》　張泰（亨父）《滄洲集》（□卷，三冊。太倉人，天順進士，官翰林修撰）。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張泰《滄洲集》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泰《滄洲集》十卷、《續集》二卷。

謝鐸

論述

李東陽《桃溪淨稿序》 予與方石先生同試禮部時，已聞其有能詩名，及舉進士，同爲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見所作京都十景律詩，精到有法，爲保齋劉公、竹嵓柯公所甄奬，又見其經史之隙，口未始絕吟，分體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竊愧畏之，同官十有餘年，先生學愈高，詩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愛我日至，每所規益，必盡肝腑，見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憂去，謝病幾十年，每恨不及亟見，見所寄古樂府諸篇，奇古深到，不能釋手，比以史事就召，盡見其桃溪雜稿若干卷，乃起而歎曰，詩之妙一至此哉！夫詩有二要，學與識而已矣，學而無識，譬之失道，兼程終老不能至，有識矣而學力弗繼，雖復知道，其與不知者均也，漢唐宋以來，作者間出，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後世，肩差而踵接者代亦不過數人，其餘冥行窘步，卒歸于泯滅澌盡之地者不知其幾也，世豈患無詩哉？患不得其要耳。先生蚤負絕識，雖古人詩，鮮或意滿，而自視亦嚴甚，命志帥氣，顧劣者所不及，則其屣脫塵靡，力起頹廢，以至於此也，豈非世之所必傳哉！或乃謂古今文章局時代、關氣運，斷不相及，遂不復致力其間，亦自棄之甚矣。然此猶以體格言之，又嘗觀三百篇之旨，根理道、本情性，非體與格之可盡，先生好古力踐，深猷遠計，發而爲言者，固其所自立也，又可獨歸之時代也乎？然於此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見先生之賢，斷有以立乎世者，而非徒言也，予無似，懼終不能自振，以名託交游爲幸，因序論之。【略】弘治己酉夏四月八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經筵官、兼修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又《麓堂詩話》 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爲翰林庶吉士時，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詩，皆精鑿不苟。劉文安公批云：「比見張亨父《十景》古詩，甚佳。」二友者各相叩其妙，可也。

又 陸鼎儀嘗言謝方石詩好用「夢」字及一「笑」字，察之果然。間以語之，亦一笑而已，不易。因憶張亨父嘗言杜詩好用「眞」字，豈所謂「許渾千首湲，杜甫一生愁」者，雖古人亦不能免耶？

又 近時作古樂府者，惟謝方石最得古意。如《過河怨》曰：「過河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夜半檄》曰：「國威重，空頭敕。相權輕，夜半檄。」皆警句也。

又 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亦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匡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矣。

王廷相《方石先生墓誌銘》 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節，愼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蔬食，終身弗厭。故平生不吝義退，不榮倖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己，奮迅而決去。雖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粵自成化以來，內閣司禮交相倚藉，閹泊朝政，士必夤緣依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韜德迪義高邁清遠之儒，不陞沉於下僚，則擯棄於草野。夫以三原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之，使不得久於其位。他可以振壓無恐者，不啻歐逐矣。朝寡廉節，習稔汙風，三事九列有愧於具瞻者，亦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弘濟大烈，以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羲易幽貞之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激貪立懦，而又何歉乎哉。銘曰：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邃墳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惟聖之尊。持正于家，倫義靡忒。持正于國，忠貞匪石。講筵渠渠，啓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

都，棫樸協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聊爾小試。尼父天知，子輿不遇。時不苟合，道不虛行。用則鳳騫，退則鴻寘。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也有道。匪公儒素，孰啓其節。匪公端誠，孰遺其哲。道敝風虧，邈哉黃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污。天台之陽，有丘崔嵬。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顧璘《桃溪淨稿序》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醇氣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關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行，豈小物也哉？【略】唯我皇明聖祖神宗，履道敦化，至憲孝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醇厖湛濊，蓋天地一大運會也，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間，吐發正義，抒宣宏辭，以潤色治理，培植道脈，何其符合與？如丘文莊公、程篁墩公、吳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述，皆臺閣之望，儒林之宗也，考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蓋不俟百世乃可知也。璘執此仰歎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孫必陛見其遺文若干卷，蓋文正所選定者，其文明健閎博，根柢經傳，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遠聲利爲情，詩與文同致，合發情止義之則，而鍛鍊馳騖莫爲有無，蓋其所負者獨遠大矣。嗚呼！公居朝汲汲於爲忠，而常恐愧乎其祿，居家汲汲於爲義，而常恐愧乎其生，是以方進而輒退，既老而益勤，充其極，雖周、召由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積，合世與人言之也，僭踰之罪無所於逃，所冀同好之知我爾，曰桃溪淨稿，仍舊名也。正德辛巳仲春既望，守台州，姑蘇後學顧璘謹序。

羅僑《桃溪淨稿後序》 言而至於道，言之至也；次而極性情，該物理，關涉世教，言與意會，筆與心應，而亦自到至處，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積之充然，而發之沛然，養之溫然，而形之粹然，語在至近而指極奧妙，斯亦善言者也；下此斯贅矣。予讀謝文肅公之詩與文，皆極性情，該物理，關涉世教，非尋常拈弄筆墨，嘲吟風月，掇織巧艷麗以爲技，務聱牙嶇硬以爲奇，而其風韻神采自在，非衆人之所能及，公蓋一代人物也，而豈台郡之所能獨當哉！僑每於詩文中，竊見公於西涯李公極加推遜，而西涯於公亦甚敬服，蓋二公可謂知己，而其文章德業，出處進退之際必有能論之者，予併及之，作桃溪淨稿後序。時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知台州府，後學吉水羅僑謹序。

《盛明百家詩存後編・謝文肅公集序》 方石謝公詩不免限于時代氣運，然李文正公已稱其精到有法，學高而識絕矣，豈後世詞人所易及哉！【略】平生好古力學，自附朴忠，東橋顧公嘗稱其詩文同致，大抵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遠聲利爲情，殆知言哉！

安磐《頤山詩話》 李西涯云：謝方石好用夢字、笑字，每以語之，不易也。然不知方石尤好用敢字、極知字，十詩常七八有之，比之夢字、笑字爲尤多，西涯偶未之覺耳。

《山樵暇語》卷一 謝文肅公（鐸），天台黃巖人。文章功業，天下知之，余何言哉。往歲借友人《桃溪淨稿》，暑中讀之，不覺爽然而涼。偶記憶數聯，恐久遺忘，因筆於此。《寄陳士賢》云：「江海交情青眼在，乾坤憂髻壯心消。」《懷林一中病起》云：「青雲着步今全別，白髮論交老更難。」《入雁山》云：「名應耳熟如曾到，路亦心貪不怕艱。」《春懷》云：「也知依樣元非畫，未信無絃不是琴。」《梅花》云：「垂涎竟墮奸雄口，調鼎空憐鐵石心。」《歲終》云：「不知世外棋千變，又是人間歲一終。」《詠松》云：「老松莫漫誇頭角，已污秦封五大夫。」又《述懷》云：「清世且須開笑口，好官何必賽多錢。」《九日》云：「興猶未敗催租雨，病忽先驚落帽風。」又云：「放教黃葉催人老，依舊青山不世情。」又云：「人向老來難免病，地於忙處好偷閒。」但覺流出凌雲之氣，非抽黃對白者之可到也。

又卷三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侈大，月中無地着奸雄。莫教強聒終宵在，正爾蘧蘧蝶夢中。」余友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眞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又卷八 儇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公有詩云：「廣眉大袖半成風，古樣今時盡不同。只合輕肥任人去，莫教還問舊章逢。」又云：「闊狹高低逐旋移，本來尺度盡參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樣何能更入時。」文肅公此詩，蓋有爲而作。民俗偷薄，重可憂也。

《藝苑卮言》卷五 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

《明詩評》卷四 文肅資之玄朗，功深琢磨，遜心長沙之門，用搆臺閣之體。

《詩藪續編・國朝上》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略】謝文肅鐸【略】凡所製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李西涯曰：「謝方石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院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余指疵，不指不已。予有所質，亦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作厓山詩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至此。』予又爲端禮門樂府，以爲未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躍然而起。」二公同年同館凡十餘年，輯其聯句唱和詩，題曰《同聲集》。及李公當國，謝自田間，再起而唱酬，不異往日。又有後集、續集若干卷。當國家承平，詞館優閒無事，以文字爲職業，而先輩道義之雅，僚友切磨之誼，亦具見于此。因錄詩而及之，亦可以三歎也。

《揮麈詩話・詠蛙詩》（存目）

傳記

李東陽《桃溪淨稿序》　先生姓謝氏，名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講，號方山，後更號方石，桃溪其所居地也。

王廷相《方石先生墓誌銘》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于家，年七十有六，有司以聞，乃贈禮部尚書，諡祭，賜謚文肅。命官治葬事于其里，暘壑大夢山之原。窆之已二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君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逖矣，嗣孫弱不克，事猶未勒，有壙中之石，綰實悲之。君遊先生門下，應切義念，茲文非君而何。」嗟乎，先生尚未有銘耶，奚以掩幽示後，乃泫然揮涕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爲韻語。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義。將冠，遊邑校，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二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賜銀幣陞俸。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帝嘉納之。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略曰：「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且乖離矣，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陞侍講，入預經筵，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內外艱，飲水蔬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廢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棲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逸老登眺方巖雁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初新庶政，徵賢銓德，庭臣交章論薦，會修《憲廟實錄》，遂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供事兵館，於汪直玉越開邊事書之最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士皆刮滌舊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愼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略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弟，實衍延平之泒，新經之闢，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讎，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先祀罔託，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日重，薦者益力。銓部乃擬國子監祭酒，上特命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再疏辭疾，李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上意，乃行。又以求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乃始受命。在國學教胄務先成養器識，濯磨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貯于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圮廢之需，至今猶行之。以疾乞致仕，疏凡五上，

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命馳驛，歸時六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吏部薦先生儒術弘深，當大用，會權閹用事，矯令致仕，在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食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山書院贍宗戚婚喪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黨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所著有《桃溪集》、《續眞西山讀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志》、《文集》、《詩集》、《論諫錄》、《緗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樂公，宋經略使軼始遷黃巖。元末高祖孝子溫良，再遷桃溪，今隸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贈禮部右侍郎。妣趙氏，贈淑人。考衍，封編修，累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贈淑人。配陳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夭，興寅，側室焦氏出。女二，長聘黃侹俱，夭，次適金忻。孫男一，必阼，興義遺腹子，以蔭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某。從叔父省，寶慶府知府，即逸老先生，及弟王成山人績，皆以學行重於時云。

《盛明百家詩存後編・謝文肅公集序》公名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弘治壬戌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翰林侍講、禮部侍郎，卒謚文肅。

《明詩評》卷四（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存目）

《明詩綜》卷二二　鐸字鳴治，天台人。【略】有《桃溪淨稿》。

《明史・謝鐸傳》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性介特，力學慕古，講求經世務。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曰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養兵積粟，收復東勝、河套故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晚唐債帥。敗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剋侵軍餉，辦納月錢，三軍方怨憤塡膺，孰肯爲國效命者？」語皆切時弊。秩滿，進侍講，直經筵。遭兩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弘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略】其正祀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祀如故。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起之。帝素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屢辭，不許。時章懋爲南祭酒，兩人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引疾歸。鐸經術湛深，爲文章有體要。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修堂室，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恤之，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殮。家居好周恤族黨，自奉則布衣蔬食。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　有《桃溪淨稿》八十四卷。

紀事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引姜南《蓉塘紀聞》桃溪謝文肅公鐸有《順天鄉試錄次韻寄潘時用》詩云：「又是西風桂子秋，不聞仙錄上瀛洲。青燈入夜西涯老，誰復朱衣爲點頭。」末注云：「時西涯李學士爲考官，而時用不第，豈非命哉！」蓋時用與西涯平生最相知者。時用名辰，後以薦舉，官至太常。

又引《三台詩錄》文肅既歸，路過新河，有軍笑之曰：「有官不會做，有錢不會接。」文肅聞之，笑曰：「軍其知我哉！」遂賦一絕云：「五陵裘馬日更新，白髮歸來苦愛貧。除卻新河軍識我，平生知己更何人！」亦前輩一段佳話也。

著録

《盛明百家詩存後編・謝文肅公集序》詩凡二百餘首，列爲後編，蓋取諸《桃溪淨稿》。【略】桃溪其所居地，稱淨稿者，初名雜稿，後爲文正公所刪

定也。隆慶庚午夏日，無錫年家晚生俞憲識。

《百川書志》卷一三　《桃溪淨稿》三十五卷，國子祭酒禮部左侍郎太平方石文肅公謝鐸鳴治撰。

又卷一六　《桃溪淨稿》四十五卷，文肅公國子祭酒翰林侍講方山謝鐸鳴治撰。

又卷一九　《赤城詩集》六卷，皇明翰林侍講謝鐸鳴治輯赤城鄉賢自宋宣和間至國朝洪武永樂，得五十九人詩三百六十一首。

又卷二〇　《同聲集》一卷、《後同聲集》一卷，皇明西涯李東陽、方石謝鐸前後左掖垣經歷應接聯句唱和之作也。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桃溪淨稿》。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太平謝鐸鳴治《姚溪淨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鐸《桃溪集》三十九卷。

又　《赤城集》六卷（謝鐸）。

又　《同聲集》二卷（李東陽、謝鐸）。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歸夷雜詠》，謝鐸著。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謝鐸《桃溪淨稿》四十五卷。　又：《桃溪詩稿》三十六卷。　又：《偲山集》七卷。

又卷三〇　李東陽、謝鐸《同聲集》二卷。　又：《同聲後集》一卷。　又：《續集》□卷。

又　謝鐸《赤城詩集》六卷。　又：《詩集補遺》五卷。（輯本郡人詩，起宋宣和間，迄明永樂時。）　又：《續編》八卷。

《明史・藝文志二》　謝鐸《名臣事略》二十卷（洪武至成化時人）。

又　謝鐸《尊鄉錄》十卷。

又《藝文志四》　謝鐸【略】文稿》四十五卷、《詩》三十六卷。

又　謝鐸《赤城論諫錄》十卷（鐸與黃孔昭同輯天台人文之有關治道者，宋十人，明六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桃溪淨稿》　明謝鐸撰。鐸有《赤城論諫錄》，已著錄。是集凡詩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蓋李東陽因其舊本再取而芟之，故以《桃溪淨稿》爲名。然瑕瑜參半，猶不能悉爲刊除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謝鐸《桃溪淨稿》八十四卷。

吳希賢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字□□，莆田人。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攝院事。

又　吳希賢《聽雨亭稿》五卷。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　希賢字汝賢，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修撰、左諭德，遷南侍讀學士。有《聽雨亭稿》。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莆田吳希賢，汝賢，《聽雨亭稿》。

桑　悅

論　述

計宗道《思玄集序》　古之名能文者何可勝數？夫欲擅一代之制作，流百世之楷範，實有幸不幸在焉，然非無鴻篇偉辭足以華國而飾治，第優於文者或懵於道，得於道者或略於文，此其不能相無而存乎其人也，審矣！幸而得位，則措諸事業，以康當時，昭然日星之麗于天也，斯文之光也；不幸而不得位，則託之簡袂，以傳後世，沛然江河之行于地也，斯文之澤也。察乎上下而無間，兼乎窮通而無遺，大之極乎寰宇而莫能載，小之入乎芒秒而莫能破，循之而孰窺其端，追之而孰究其跡，放之而不失之縱，收之而不失之拘，其必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焉者，幸不幸又無足論矣。思玄先生生于海虞，東吳之人也，卯角時已有能文名動場屋，尋領鄉薦上春官，主司雖奇其文而不見取，後以親老圖養，弗獲已，拜泰和翊教，自是居散地，得博綜羣書，而大肆於文，而名益隱隱動天下，連數大藩聘司貢舉，海內之士挹其高名者尚其文，遇有力者欲收之出於其門下，許以美官，不之就，由是竟

外補而且遠移，蓋謂倅郡催科非所長，故長沙，之柳州，奄有惠政，及其聞父憂，遂束書東歸，而終喪不出矣，是則先生之初仕非爲道也，貧也，文亦因窮而工也，至其終喪不出，抱道而自守，孰能踰之？先生與宗道久敦斯文之好，嘗與語曰：「士不幸不獲展其經濟之策，時或出其緒餘而一鳴之，後必當有知者。」又曰：「屬辭須宗屈宋班馬，造理宜祖周程張朱。」今即其言而夷考之，先生無乃假文以鳴道乎？況其穎悟絕人，記覽捷敏，厥志固欲翱翔乎千古之上，而鐫鑿乎萬有之象也，望之其外，瀟灑可近，清談戲劇，而小節若不拘扣其中，則落落莫可奪其才氣，更如天閑神駿驁曼振鬣而不羈也，是其爲文必信今傳後，列於名家，豈直吳產云爾而已矣。

《山樵暇語》卷六　桑民懌（悅），蘇之常熟人也。蚤有經世志，負才傲物。應鄉薦後，屢試春闈不偶。吳檢討（世賢）主試時，桑答策云：「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爲世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丘文莊公（仲深）所黜，其豪邁之氣亦不少挫。李文正公有詩贈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後授泰和訓導，尋陞柳州通判，致仕而卒。有《思玄集》若干卷傳世。

又卷八　弘治間，常熟桑民懌（悅）嘗訪一富翁，適值其主買田立契，忙不加禮。桑遂口占一絕誚之云：「廣買田莊眞可愛，糧長解戶專相待。轉眼還看三四年，挑在擔頭無處賣。」近年以來，田多者爲上戶，即僉爲糧長，應役當一二年，家業鮮有不爲之廢墜者。由是人懲其累，皆不肯置田，其價頓賤，往常十兩一畝者今止一二兩，尚不欲買，蓋人皆以喪身滅家爲慮故也。江南之田，惟徽州極貴，一畝價值二三十兩者，今亦不過五六兩而已，亦無買主。民懌之言，雖出于戲，以今觀之，切中時弊。噫，民爲邦本，民之生，本乎五穀，五穀之本，繫乎田。今棄其本而賤之，良有司者，盍不知所務以復于古哉。

《戒庵老人漫筆》卷二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泰和》一律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題下注：「民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詩，爲吳檢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丘學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一，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遂有是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苟非雅訓，則雖有奇抱，將無窮乎？有不得概委之於命矣。

《國雅品・士品二》　桑別駕民懌，狂士也。少有辯才，嘗以孟軻自任，目韓愈文爲小兒。號自稱曰「江南才子」，頗不羈慢世。丘文莊公每屈節下之，其文詞多寡味。《厄言》云：「桑詩如家無儋石，一擲萬錢。」譏其狹而淺也。

《明詩評》卷四　民懌一覽輒誦，千言不草，氣凌五侯，目鮮百代，可謂文陣之健兒，人群之逸驥矣。詩如洛陽博徒，家無儋石，一擲百萬。又如灌將軍罵坐，雖復伉健，終鮮致語。

《藝苑卮言》卷五　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擔石，一擲百萬。

又　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

《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二《墨蹟跋下五十六首・桑民懌卷》　桑民懌才名噪一時，幾有雕龍繡虎之稱。此卷爲盛秋官書者，尤多生平得意語。其書似不勝文，文似不勝詩，大要不能去俗耳。

《弇州續稿》卷一六三《國朝名賢遺墨五卷・第三卷》　思玄子桑悅，常熟人，負才而躁，爲柳州通判，侘傺失意。故其語曰：「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又云：「投荒此日無言語，不與宗元競柳州。」雖弘曠不足，而旨趣亦悲切矣。

《詩藪續編・國朝下》　桑民懌高自稱許，今覩其集，體格卑弱之甚，可謂大言無當。

錢謙益《思玄集重刻叙》　思玄先生集十六卷，吾友翁奉常兆隆所重刻也，刻成而命余爲之序。序曰，余羈貫時則好讀先生集，及游穿山，極目湄溪，望先生之墓，慨焉想見其人云。而吳郡閻秀卿氏志狂簡之科，首著先生，知先生者，蓋莫如閻氏。子言之，斐然成章。夫狂者之章，澹蕩歷落，脫落世事，言無定術，行無常儀，要之，可以至于道。先生爲諸生，持刺謁部使者，高自稱許，與禰正平之一刺漫滅，豈有異也？試于禮部，五策多大言駭俗，簾內皆指稱江南狂生，當是時，館閣諸公如瓊臺者爭物色先生，先生不欲以射策甲科入諸公網羅，故以怪迂自放，蓋亦廢之中權者與？由此觀之，此眞先生之章也已。所流傳文辭，枝葉扶疎，先生蓋已土苴視之，而世

猶尋行數墨，用以訾議先生，不已末乎？先生自言吏長沙日，入岳麓山，于巖峻見唐虞氏之石，于舒卷見唐虞氏之雲，于暢茂條達見唐虞氏之草木，日暮歌而過市，人目以爲迂腐。先生受知王端毅，率以資判長沙，而消搖擺落旅人遷客之況，不入其胸中，此亦狂者之效也，士不狂不知道，讀先生之庸言，則思過半矣。余嘗謂，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儒亦孔氏之支流餘裔耳，而世之譚道者必以儒爲儀的，儒者又以講學爲儀的，襲其衣冠笑貌者，幾而取之，而不如是則狂簡如先生昭昭乎知道者，不得以綴于儒者之林，兆隆之刻斯集也，其有狂簡之思，夫抑亦有憂患矣！夫傳先生者閻秀卿氏，與先生同時，以諸生蚤死，其文詞不甚傳于世。萬曆丙辰秋八月，同里後學錢謙益敬撰。

陸化熙《思玄集重刻序》　我虞入國朝不乏高第膴仕，若以才子稱者，思玄先生一人而已。夫才不離學與文，獨其得之莫知所以，然而出之常不遇，則雖博雅名能文章猶未足以當之，惟先生躬自命曰才，世亦翕然稱曰才，即以好焉如丘文莊能紐其科名，不能掩其聲價，豈偶然哉！世徒見茂苑閻秀卿傳其大言詭言與牢騷不平之言，遂以概先生之爲人而不復論著其才，不知人非胸中實有所挾，徒爲此夸誕籠人，有識者何至遂爲所籠？先生少年見學者必務尋章摘句而已，獨曠覽乎天地古今，筆下如注，不禁其矜而詡之，此亦古來才人常態也。及既落魄一官，處不得展之地，遇不相知之人，而強自貶損，與時委蛇，將無何爲，彼爲是偃蹇落訴，若激若傲，亦若托以自適己志，而本懷絕不以語人，人亦莫能測之，然其所爲文固在也。西都及異烏續思玄諸賦，有睥睨平子以下諸人之意焉，詩亦多古禮，所自負略見于此。其他著述議論頗宗儒，宋儒之言亦經之言也，以繩荀揚王韓自宜不得及格，觀其以後天圖所襲先天卦位，證邵子變爻爲用之說，鑿鑿可推，且謂卦位之變當不盡于後天，前人有語及此者乎？其于易精其邃矣！羣經諸史一以貫之矣。熙向者讀先生集，雅爲此服膺，而竊疑世以迂誕爲先生才者，于尚論先達猶淺也，故于其裔孫孝成之重刻請序，聊一拈出此意。蓋文範卮言諸書所載，多言其負才，而余直論其才，自不妨小異爾。捐貲重刻者爲余友奉常翁兆隆氏，兆隆以端方謙厚表儀海內，而特景慕先生，即此足徵先生之爲人，惜乎刻未及成，而兆隆亦睡之地下矣，用而不竟，夫才而不用者能幾何哉！則不能不爲之三歎。同里後學陸化熙羽明父謹序。

翁憲祥《思玄集重刻叙》　近世文章即海內亡不推吳會，顧三代之盛，吳會尚夷於介鱗，而海虞則已有巫咸父子、仲雍兄弟起商周之間，文明蓋已見倪。至子游氏學於仲尼，獨傳文學，所述檀弓列于六藝，後世文人亡不盡心，而莫有能彷彿其氣韻者，蓋吳會之文斯實。正始、永嘉而後，作者雲蒸霞蔚，照暎域中，迄近世而爛熳極矣，乃余邑則獨以制義競爽，而詩文顧若少遜於旁郡邑然者。成、弘間，桑民懌先生始以驚絕之才起少年而參於作者，旁睨一世無可其意，而世亦鮮與應和，所刻之稿，幾至覆瓿，殆無有知者。夷攻先生之世，始者文章家尚承晚宋之遺，不事藻飾，沿之者益以不振，北地信陽矯而爲古，文必西漢、詩必盛唐，濟南婁東新都踵而佐之，加以矜嚴，斥宋人不得與壇坫，然識者不無優孟抵掌之疑，沿習未幾，遂生厭斁，至進所斥之爲宋人者而陰奉之，其勢然也。先生負一往儁氣，奔放自喜，鳴亳颯颯，瞬息萬言，勢如決水於萬仞之山，建瓴而下，疑能崩崖轉石，見者辟易震悸，即未可知其爲西漢歟？盛唐歟？近代歟？而要能言所欲言而不屑傍人門戶，庶幾衍文學之派而卓然成一家言者，其可傳無疑也。【略】奉使過里，聊與先生後裔道凝氏取先生故集，拂拭塵埃，正其譌闕而付之剞劂，使天下知文章有眞，而且備余邑之文獻焉。語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家世有之，文亦宜然，以余觀於海虞，行有鍾形勢之全而嗣子游之適傳者，是特其螯弧云爾。萬曆丙辰冬十一月，太常少卿，同邑後學翁憲祥撰。

翁應祥《思玄集跋後》　思玄先生才擅雕龍，傲同題鳳，乙科偃蹇，嗟下第之劉蕡，萬里投荒，悲行吟之屈子，遇之不幸，何如也？然而任運自標，直無與讓，才情所詣，要有足傳，古有禰正平、稽叔夜可與顏行，今之徐文長、盧次楩差堪方軌，斯已奇矣。惜也中郎有姪，伯道無兒，墓草荒涼，孰弔塚中之魄，遺文漫漶，誰抽架上之書，非好事之無人，亦世數之使然爾。余兄奉常志在表章，景懷先哲，搜蠹魚而更新梨棗，校訛舛而再正魯魚，豈以市德于前人，庶幾風起乎後進，斯其用意，不亦遠乎？余不佞，竊因是而有所感焉，我虞風流文采彪映後來者，在進賢固多，而在孝廉亦復不少，略數之，如鄧文度之淹雅、孫子虛之敏捷、陳孝敷之夙慧、邵伯如之雄鍊，皆足媲美思玄，而近日吾友顧朗仲亦其人也，思玄而後，有奉常爲之表章，未知表章數君子者又誰耳？余才能無足比數，而遇多連蹇，于諸君不無景附之思，亦多虎賁之感，聊因刻成而爲之識其後如此。同邑後學翁應祥謹。

徐威《思玄集序》 古者文以載道，是故道者文之隱，文者道之費。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曰，文卽道也。自孟子而後，諸儒輩出，得其理者略乎辭，妙乎辭者失乎理，先儒云，程門文字脫不得訓詁家風，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氣習，比而觀之，蓋可知矣。光被四表，卽之乃日月也；津潤八極，就之乃江海也；理之與辭混而爲一，不能無待于先生焉。先生資稟卓異，聞道甚早，少潛心聖賢之學，充然有得，出其緒餘，欲以經世，世難爲用，山林日長，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刑之屬，無不究極其精微，而探其肯綮，加以震蕩八極之才、凌轢千古之氣，故其發之于文，橫之若直，斜之若正，入陰陽而不亂，乘鬼神而不忒，鞭駕造化而莫測其端倪，其根本則濂洛，其枝葉則荀楊，兼百代之所長，離諸子而獨立，先生之文其集大成矣乎？或曰，子謂先生之文至矣，元之不可爲宋，宋之不可爲唐，唐之不可爲秦漢，秦漢之不可以爲商周，猶老者不可復少，先生之文縱高視一世，其能遡千古而獨上乎？予應之曰，七返九還，伐毛洗髓，摩銅狄而比壽，約令威以來歸者，斯人世不常出，果可以老少常例視之耶？予遊先生之門日久，受教育最深，雖于先生之道未測其津涯，或者因文以窺道，頗得其一二，故于詩賦之屬偶蒙指示者，略爲註釋，以便後世觀覽，因爲序其大略如此，後世復有知先生者，必不以予言爲阿私所好也。泰和門人徐威撰。

李祝《思玄集序》 思玄桑先生，三吳人，抉翳詞源，蒐奇理窟，名在公卿間籍甚，家素貧，亡所蓄書，從肆中得過目輒棄去，以孟軻自況，原遷以下弗論也。矯亢偃蹇，一時權貴雖氣焰熏炙，視之蔑如，嘗倅余柳，飭紀宣和，剔蠹潤嫩，種種瀲澤，滲漉人臆，迄今永歲，猶思慕之不忘。與余大父自山公友善，嘗爲撰高大父方伯公誌銘，洎曾祖妣陳夫人節壽堂記，哀然傳家之珍也。其所著全集，余鄉先達計羅池公已序而刻之，今清流侯守白先生從子也，以歲久漫漶，欲翻刻以傳，屬余序諸末簡。余惟作者之林，摛華繪藻，非不蔚然盛矣，顧著述稱雄，而於聲詩或詘，以近體較勝，乃古體弱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不能相兼類如此，乃先生則學有本原，囊括蒼黃，規度姚姒，於性命道德，眞有得其大者，故著爲詩文，如瓊林武庫，隨取隨足，吁！美哉！信可傳已。雖然，昔蔡中郎以論著高一代，曾不再世而遺逸過半，非以傳盛者之缺故耶？今清流君於是集也，珍藏彙輯，慮散失，復以授諸梓人，且文章政事，炳炳烺烺，克濟其美，以先生而視中郎，其幸與不幸，不相徑庭耶？余與先生有世講之誼，今清流君又同事於汀，其敢以不文辭？因幷識之，以表桑氏之盛云。粵西李祝撰。

錢承德《思玄集後跋》 內兄思玄桑先生集凡若干卷，其人品文格，吾邑侯羅池計公序之詳矣，予奚容置喙，特念先生蚤歲登科，官轍南北，以文章交遊海內豪傑，相知非不多也，而卒無一人爲出薦口，使躋顯榮，故自柳州倅拂衣歸山，索然寡居，適我計公來治邑事，視先生爲故人，賞先生之奇俊，待先生爲國士，使先生室廬藹然春融，是則知己之遇，惟公一人而已，夫何奄忽謝世，公爲周旋後事，獲殯深土，先生之魄得不于是而安乎？繼又卽其所藏文稿重加編訂，鋟梓以行，用傳不朽，先生之志，得不于是而顯乎？是固故人知己之誼，亦曠世所未易見者，昔韓昌黎之文，遇歐陽文忠公而顯，尙在三四百年之後，今先生之文卽顯于蓋棺之日，微公之知，孰能爲之？人曰，先生之知己，莫公若也。予曰，先生之知音，亦莫公若也。集成，公囑予題，故爲書于末簡。弘治十八年菊月之望，同邑錢承德撰。

《文脈・文脈新論》 桑思元好古不法古，特賦有楚聲。嘗曰：「翰林有羅玘，吳下有祝允明，知言哉。」

《靜志居詩話》卷八 民懌說《易》謂：「萬物莫逃乎數。」說《詩》謂：「刪後無詩。」率本堯夫之餘唾。其於律呂，亦拾蔡氏之陳言。才識平平爾。乃敢大言。述《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作《學以至聖人論》，則曰：「我去而夫子來。」居然以孟子自況。而非薄韓子，比其文於小兒號嗄。其在長沙，著《庸言》，自詡窮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而曰：「吾詩根於太極，天以高之，地以下之，山以峻之，水以流之，庶物以飛潛動植之。日月宣其明，雷霆發其震，雨露播其潤澤，散之則同元氣流行。收之於心，發之於言，被之管絃，則可感天地，動鬼神，乾坤毀，日月息，詩廼收聲，復歸太極。」其言大而誇狂也，幾於悖矣。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桑民懌《過禰衡墓》云：「能言賈禍眞鸚鵡，覽德冥飛愧鳳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思元集》 史稱悅爲人怪妄，敢爲大言以欺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悅在長沙，著《庸言》，自詡窮究天人之際，

非儒者所知，又自稱其詩根於太極。則史所云怪妄，不虛也。所作《兩都賦》，有名於時。然去班固、張衡實不可道里計。而誇誕如是，淺之乎其爲人矣。

《明詩紀事》丙籤卷四陳田按　民懌《跋唐詩品彙》云：「唐人詩三百餘家，大抵賦多而比興少，句多而意少。其傑出者，陳子昂、李太白、杜子美、韓昌黎四家耳。併唐三百餘家之意，不如陳、李、杜、韓四家。併陳、李、杜、韓之意，又不如阮籍《咏懷》詩、漢古詩數十首。」可謂知要。第其所作利鈍雜陳，妄自矜詡，宜爲前人詆訶。其訓導泰和也，李文正贈詩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華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憐才之意，溢於言外。

傳記

《明詩評》卷四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未冠，舉鄉薦，久之不第，授太和訓導，累遷柳州通判，引疾歸，卒。

《藝苑卮言》卷六　桑民懌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

之，作兩都賦，慕阮公咏懷，作感懷五十四章。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爲窮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吳郡閻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懌首列狂簡，曰：「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余少嘗著論，以秀卿爲深知民懌云。

《明史・文苑傳二・桑悅》 時常熟有桑悅者，字民懌，尤怪妄，亦以才名吳中。書過目，輒焚棄，曰：「已在吾腹中矣。」【略】年十九舉成化元年鄉試，試春官，答策語不雅馴，被斥。三試得副榜，年二十餘耳，年籍誤二爲六，遂除泰和訓導。學士丘濬重其文，屬學使者善遇之。【略】遷長沙通判，調柳州。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益狂誕，鄉人莫不重其文，而駭其行。【略】所著書，頗行於世。

著録

計宗道《思玄集序》 凡所著作甚富，晚年厭其浮于理者，刪去不少，如易春秋周禮與夫子史多所發明成卷，惜乎伯道無兒，身後散逸無幾，此尤不幸也，幸而有此集，則有文爲不朽，不幸之中是不有幸焉者在乎？昔稿比參今本，句字間亦自重訂，宗道因次之爲十六卷，集曰《思玄》，取張平子賦題以爲號，先生桑姓，名悅，字民懌，竊欲就其文評之，當有待諸大方家云。弘治歲乙丑十有八年秋月，賜進士柳州計宗道手書。

《百川書志》卷一三 《思玄文賦》二卷，江西太湖訓導海虞桑悅民懌著，凡十四篇。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常熟桑悅，民懌《思玄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桑悅《思元集》十六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大明兩都賦》，吳桑悅撰。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桑悅《思玄集》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桑悅《兩都賦》二卷、《古賦》三卷、《文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思元集》 是編賦一卷，文八卷，詩六卷，詩餘一卷。附刻一卷，則悅之志傳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桑悅《思元集》十六卷。

羅倫

論述

張賢《一峰羅先生文集序》 同寅盛君斯徵既刊羅一峰集于郡齋，余得而披閱之，因竊疑焉，古今人文集多矣，而斯徵獨刊是集，何邪？【略】昔歐陽公作《朋黨論》，其大意謂君子遇君子則相合，小人遇小人則相合。其小人相合也，不過爲勢利之交，一時苟合而已；而君子之合，則雖其所生之時有先後，所居之地有彼此，然以其志同而道合，心孚而意契也。故見其文，知其爲道德之精華，而非枝葉之文之可比，見其詩，知其爲性情之呈露，而非淫蕩之詞之可倫，觸于目而不忍釋諸手，就于心而必欲播諸人，故表暴刊布，嘉與同志者觀之，使之知所感發而興起焉，是固古君子仁人之用心也。而斯徵之所以刊一峰之集之意，亦寧不有在於是歟？矧一峰以西江詩禮鉅族，自其先世武岡公偕文山死節，英風浩氣，光溢史冊，傳至一峰，以宏博碩大之學，彌綸經濟之才，奮魁大庭，拜官內翰，遂以其所學者欲大布于時，朝夕獻納，冀有匡扶，中忤權貴，恬退家居，乃謝絶聲利，攜徒講道，菁莪濟濟，藹滿座之春風，弦誦洋洋，溥一壇之化雨，儼然朱子白鹿洞之氣象也。其師弟子授受之間，或贈送交游，或摹寫景物，發而爲文也，汗瀾卓踔，燦乎黼黻之章，發而爲詩也，迭宕溫雅，鏗乎金玉之音，有關於世教，有補於民風，而非無益之贅言也。嗚呼！若一峰者，其亦一代之偉人也哉！今吾斯徵之學之才之甲第不減一峰，【略】茲刊一峰集，特以見志云爾，奚暇他及哉。

盛斯徵《一峰羅先生文集跋後》 予既得一峰先□（生）文集重刊而布矣，或有問□，文章因人而重，子今所刊一峰斯集，豈重其人耶？抑有所得而然耶？曰，予豈知文者？獨慨夫三代而下，論文章者，必以韓柳爲宗，韓之於柳，人品固有高下，而紫陽朱夫子猶不滿於韓待命宰相之事，嗚呼！功名

何物？動人一至此哉！一峰早以明經擢魁大廷，柄用所基，亦□□□，顧獨不以一身之進退□□爲念，而所建陳所敷□□□□〔著〕述動切以扶綱常□□□□忠義有關於天下□□□□氣斯文吾道之命□□□□當時卒之以疾終其身□不起，嗚呼！雖其功業未竟所施，是其志固可得而測耶！豈非所謂功名不足以動其心者耶！然則是集於世其□□〔可少〕哉？讀者當自得之矣！敬□□□□正德元年十二月□□□□□賜進士、順慶府通□〔判〕□□□□事，後學姑蘇盛□□〔斯徵〕□□□。

羅洪先《一峰先生文集重刻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斂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飆，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岳，奔而爲湍瀾，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於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群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嘆，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羨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峰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鐫，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惴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墊之迅霆也夫！嘉靖己酉季秋晦，吉水後學羅洪先謹書。

林應芳《一峰先生文集跋後》 一峰公以文章節義風天下，芳也竊廑執鞭之思，迨宦恩江，謁其廬，接見其子孫，盡得公手墨而讀之，快夙心焉。歲己酉，龍田張侯至，敦慕古雅，式新書院，用淑多士，仍謀梓公全集以傳，芳不揣，爲之蒐輯讎校，凡舊本遺逸者多公親稿，敢僭彙次，粗若明備，序諸雙翁師者詳矣。刻成，敬附諸末簡曰，夫通極古今，貫徹區宇，浩然之氣而已。公之完是氣也，以□敢於犯人主、忤權貴而不懾，甘於去華要□閩海而不沮，樂於註經授徒而不倦，饑寒終老於金牛而不悔，其發之於文，奔騰軒翥，沛然如決江漢，無復繚繞卑弱之習，而不詭於聖人，是則可傳也。雖然，公之所自待者抑遠矣，其言曰，聖賢之學，道成于己，而文自顯，苦心砥行，尚友篤學，孜孜以求，盡乎其性，夫豈淺鮮之所能識哉！嗟夫！馨風千古，撫卷興思，固浩然者之不磨也，讀者其深考於斯！嘉靖己酉歲冬十月之吉，永豐縣儒學教諭，延平林應芳撰。

吳期炤《重校一峰先生集叙》 予髫年，先大父直齋府君述當時賢豪以訓小子，必首一峰先生，又謂往在京僦先生旁舍，見先生作爲文章，必舉筆祝天而後屬草。予記憶其言，渾如隔世寤語，然先生光明正大之氣象，因是亦可想云。歲丁亥，予授吉州永豐令，永豐先生故里也，弔往哲之遺蹤，稽當世之行事，大都盡於白沙先生之傳，蓋先生所期許者，以周孔之聖爲必可爲，以唐虞之治爲必可致，以周官之法爲必可行，其砥礪名行也，必西山採薇者而後不辱，其身其肩荷艱重也，必天民先覺者而後無負于世。卓哉！先生高可以齊泰嶽，堅可以盟金石，而精可以役鬼神，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軟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先生之論若此，天豈忿世而激之者歟？然執此以交上下，固知其所如之不合也。當其退處金牛洞，日以著述爲業，予行役兩過其處，躡嶠踰巒，巖壑深寂，松筠猿鶴之外，窅無聞見，先生出塵高蹈之致，百年若覩之矣。【略】予聞先生之里從昔囂然難治，自先生帥以禮義之教，而其俗爲之一變，今鄉民尚有慕義好修者，先生之遺教存也。士君子生于斯世，進則抗節以植綱常，退則飭躬以表鄉俗，能若先生者幾？卓哉！予恐君子之澤久而漸斬，固聿新斯集，蓋欲此方之民，誦先生之言，而感動興起者，久而不替也，匪爲集也，遂叙其事以記歲月。時萬曆庚寅秋七月，德清後學吳期炤拜手謹書。

聶豹《重刻一峰先生集序》　予嘗稽吾邑文獻，文章道德爲江右斯文鼻祖，如文忠歐陽公尚矣，繼歐而作則有文毅羅一峰先生焉。先生學孟子者也，善養吾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發而爲詩若文，沛然若決江河，不知秦漢以來作者何如，要以正人心、明先聖之道、以翼世教，則所拳拳。先生少貧，未嘗有一日溫飽，砥獨立之行，周之不受，招之不來，比舉于鄉，入對大廷，賜進士第一，釋褐三月，輒抗疏論起復元臣之非，侃侃萬餘言，讀之令人凜然奪氣，時以此榮之，而亦以此忌之，遂落職泉州市舶，淹卹再期，用舉者復南京翰林修撰，尋以病請歸，潛金牛山中，日以著書授徒、繼往開來爲業，縕袍疏食，環堵蕭然，至凍餒其妻子，晏如也，故聞先生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蓋青天白日，其心足稱云。國朝自開科來，狀元及第凡五十餘人，其所傳非無文也，然不一再世，與人俱陳，惟先生則久而益光，片紙流落，遞相傳誦，然後知科第不足以榮人，科第以人榮也，文不足傳，傳者人也。

《藝苑卮言》卷五　羅彝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而玄趣自少。

《涌幢小品・陳白沙先生》　先生《輓羅一峰先生》詩云：「狀元文史少微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說盡行事。只此四句，可當一篇好墓誌，人誰做得？

《文脈・文脈新論》　羅一峰有東坡之才，《扶植綱常疏》、《羅浮庵記》甚佳，但未入古格。《大忠祠》、《文丞相祠》、《陶桓公祠》三記一格，效昌黎廟碑。後講學，不復攻矣。

《靜志居詩話》卷八　一峰以論南陽奪情事，謫廣東市舶副提舉，實學士陳文所畫策也。久之復官，南陽已謝世，既而文死，薛御史之綱作詩誚之曰：「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然李公賢相，贊裕陵釋建庶人，居之鳳陽，許其自便。卽此一事，啓沃已多，亦未可輕訾也。一峰專心理學，詩不與韻士爭長，而集中紀夢詩多至三百餘首，難乎免於癖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結茅棲息，取給隴畝。客晨至留飯，借粟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不以爲意。陳公甫爲作傳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彝正詩集二卷，沈石田極稱其「禪房花木塵中蝶，淨土池塘劫外魚」之句，而集本不載。

《明儒學案・師說・羅一峰倫》　愚按：一峰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聲欬也，而欷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眞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又《諸儒學案上三・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軟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仿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嶷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一峰集》　《明儒學案》云：「倫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語，不爲軟巽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砢不凡，雖執義過堅，時或失於迂闊。又喜排疊先儒傳註成語，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強中乾者比也。後載《夢稿》二卷，記夢之詞至三百餘首。隱約幻渺，幾莫測其用意所在，亦文集中罕見之體。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傳。

傳記

張賢《一峰羅先生文集序》　一峰謂誰？丙戌狀元，永豐羅倫氏，應魁其

字，一峰其別號也。正德元年仲冬長至日，賜進士、中順大夫、順慶府知府，祥符張賢序。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成化丙戌狀元，除翰林修撰。抗疏論李南陽起復，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教授，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三・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峰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謚文毅。

《明史・羅倫傳》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爲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己。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

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殣，解以覆之。晨留客飲，妻子貧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爲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　倫字彝正，【略】坐論事貶泉州市舶提舉。起南大理評事，就遷修撰。【略】有《一峰集》十卷。

紀事

沈周《石田雜記》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祠。是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之詩曰：「纓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必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說郛續》弓一九引《暖姝由筆》　成化間羅狀元倫乞致仕，上不允，問居政與致（政）孰樂？因獻詩曰：「醉裏功名夢裏拋，青山自結白雲巢，迎將化雨多栽藥，準備秋風厚蓋茅。白髮滿簪陶令菊，綠陰高繫仲尼匏，有人若問興亡事，請把韋編玩一爻。」

《豫章詩話》卷六　（存目）

《百川書志》卷一三　《一峰文集》十卷，翰林修撰羅倫著。

又卷一七　《一峰詩》，翰林修撰羅倫著。

張言《一峰先生文集後跋》　一峰先生文集，正德初，先生之嗣邑博君嘗刻于江陰，逮今已字刻訛舛矣。予以政暇，課諸生一峰書院，先生之孫庠生邴攜先生手筆遺稿相示，予讀之，視舊刻加多，而青天白日之心、壁立萬仞之節，宛然想見，欲取而增之，因以質諸雙江先生，先生乃出其家藏、弘治年間王尹抑之所嘗刻者而示之，與今手書相符，蓋王尹所刻，已爲兵火煨燼，而江陰之刻，則邑博君宦邸所僅存者，故篇次有多寡之異耳。予不敏，亦知一峰先生非徒以文章重天下者，第恐簡冊湮沒，而沿流遡源者無所適從，是故茲刻之不可已也，遂謀之學諭林君，分類校正，翻刻於書院，俾諸生咸得仰誦遺言，勃興思齊之志，是亦先生啓迪無窮之惠也。若夫先生之德業梗概已詳之傳記史錄者，奚俟予贅云。嘉靖己酉季秋穀旦，臨桂後學張言跋。

吳期炤《重校一峰先生集敘》　第其所稱著述者，會先年焚于流寇之難，不復有存，予更令蒐拾其遺，僅得《周易》、《春秋》、《禮記》三經，皆出先生手錄，有更數稿而就者，惟楮墨斷落，聚不可句，余綴而讀之，《周易》多修傳註而間補己意，《禮記》多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先生注意經學，是亦苦而勤矣，可卒令魚蠹覆埒耶？亟命儒生輩繕寫一過，置之學宮，俾異日深于道者考正而存之，若《春秋》則字模難辨，卽襄、定兩公亦逸，故不及錄，先生舊有集，再刻于嘉靖己酉，迄今餘四十年，板蝕而敗矣，且前後銓次，尚似有訛，予因謀之南皋鄒先生，重校鋟梓，又從山民某搆先生手錄夢稿一冊，計詩三百餘首，幷原刻夢稿，別爲二卷，統策奏序記詩文爲十卷，梓既竣，邑之耆達僉謂，曩刻先生集，雙江、念庵二先生輯之已無遺錄，詎意今日復有三經及夢稿者，豈人文隱見固有時耶？

聶豹《重刻一峰先生集序》　先生文集，弘治初年邑令揭陽王公嘗刻之，燬於火，正德丙子，先生仲子幹署江陰教，復刻於江陰，至是則江陰板訛矣，乃臨桂張進士來令予邑，屬教諭林君應芳蒐前集所遺詩文，得若干首，捐俸重梓，稱全集云。王侯名昂，字抑之，東廣潮人，循良爲永豐第一。張侯名言，字思默，號龍田，下車未幾，首新先生之祠，督諸生日相講授，毅然欲循復揭陽之政，以子惠斯民者，是豈俗吏所能辯哉！嘉靖己酉季秋望，永豐後學聶豹書。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羅一峰集》。

又　《一峰文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吉安羅倫《一峰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倫《一峰集》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羅一峰集》，永豐羅倫著，官修撰。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羅倫《一峰集》十卷。【略】（一作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羅倫《一峰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羅倫《一峰集》十卷。

雜録

《蠖齋詩話・傳詩之誤》 世傳羅一峰起用時，《哭友》詩有「九原若遇南陽李，爲報羅生已復官」，予疑其忿狹不類一峰。偶問施偉長，則御史薛之綱輓廬陵陳莊靖者也。其詩云：「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墳門客散名猶在，附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爲報羅生已復官。」蓋陳不協鄉評，又嘗與李同齮齕羅公者也。

程敏政

論述

顧清《篁墩先生挽詩》 理學龍門後，文章太史公。蜚騰當景運，簡注切淵衷。載筆皇猷潤，傳經帝業崇。芬華霑草木，名姓熟兒童。琬琰鐫磨徧，川源滌溉空。爲霖須海內，騎尾忽天東。往事浮雲改，遺書列屋充。掀髯懷指授，擿埴歎顓蒙。悵望仙衢遠，追攀逸駕窮。南山秋月夜，愁斷白楊風。

李東陽《篁墩文集原序》 吾友篁墩程先生，資稟靈異，少時一目數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觀中秘書，用經學及第，讀誦常至夜分，遂能淹貫羣籍。下上其論議，訂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爲學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見，而于朱子之說，尤深考竅，自以爲得我師焉。賾探隱索，註釋經傳，旁引曲證，而才與力又足以達之，雖皆出于經史之餘，而宏博偉麗，成一家言，質諸今日，殆絕無而僅有者也。顧中遭忌嫉，晚罹奇禍，經濟之用，不能盡白于世。其所自見，不過進講經幄及于儲宮校正綱目、預修續編之類而已。若全梓所刻，卷帙所錄，家藏而人誦，自都邑以徧于天下，貽之後世，則雖巧詆深嫉，亦惡能使之無傳哉。功名富貴，固士之所不道，予獨慨先生年不及下壽，雖所謂文，亦未竟其所欲爲者耳。

何歆《書篁墩文集後》 迨弘治壬子，計偕上春官，幸爲今少師西涯李公所收錄。時丘公在館閣，據禮當見，因請求當時之文人。丘公歷數自宋景濂諸公而下至于其同時，又極多推讓。而篁墩程先生亦在所愛重焉。且曰：「篁墩晚年進學，其爲文，才富氣銳，可嘉也。」于時竊識之，【略】竊見其以才驅氣，以氣駕文，豪放奔逸，俱有餘地，匪直如丘公所云富銳而已也。雖于道亦未知其如何，要亦韓、柳、歐、蘇之儔，與丘公《大學衍義補》俱世不可無者也。

李汛《篁墩文集後序》 此我篁墩先生集也。先生居館閣三十餘年，製作之富，流布天下，天下之人莫不愛而誦之。少師長沙公謂其「宏博偉麗，成一家言，質諸今日，殆絕無而僅有。」則先生之文爲可知矣。【略】先生一代人豪也，文翰雖其餘事，而抱負之宏、造詣之邃，蓋將于是乎徵。如《萬言應試》一策，敷匡時之大略；《宋紀受終》一考，訂千古之大疑；《續修宋元鑑》，謹嚴得《春秋》之大旨；《附註心經考》，合朱陸之道，則又深探理學之大原。至疏宋儒龜山楊氏從祀孔子，而斯道之大統以究，詔視學議，奠而不獻，而敬先師之大禮以明。請以德祖比周后稷，太祖太宗比周文武，百世不遷，奉祧懿祖，歲暮祫祭，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奉享，而宗廟之大典以定。以國初佐命勳舊，泯而無傳，非所以昭先烈，乃策兩漢故事以祿食其後，而君臣之大義以隆。以四配大賢之考位文廟廡下爲未安，請別建祠以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而父子之大倫以正。凡此皆先生學識之過人，足以濟時而淑世，不但華國而已。奈何忌之者衆，使先生不獲大用，是可慨也。雖然，遭時讒沮，在昔聖賢有不免者，豈惟先生然哉？噫，先生不可作矣，而其文之行于世，燁然與奎壁爭光，巍然與嵩華爭高，此又可見君子之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而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藝苑卮言》卷五 程克勤如假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

王世貞《鄭獬庵先生集序》 徽地險而沃，其人行賈徧天下，以財相傾高。而成、弘之際，乃有程克勤先生者出，而以古文辭名世。程先生之於文，宏肆辨博，詩亦埒之，然不肯爲精思以求超乎一代之格。當時和之者不知其鄉幾何，人亦不復有與程先生並稱者。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略】程學士敏

政，凡所制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

《靜志居詩話》卷八　篁墩數與西涯酬和，集中存詩數千，究乏警策。至其輯錄諸書，若《明文衡》、《新安文獻志》，甄綜有法。餘如《宋紀受終考》、《宋遺民錄》，皆有功史學。獨是議孔廟祀典，而屏鄭康成不與，未免過於刻薄。若夫《蘇氏檮杌》一編，謂眉山父子，罪浮於王安石，蓋借文公《雜學辨》而周內之，其意第欲爲伊川復讐，不知徒貽有識者笑也。

《明詩綜》卷二四　李時遠云：篁墩著述甚富，體格不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克勤修眉長髯，風神清茂，考證古今，精詳博洽，追配其先龍圖大昌，近儒莫及也。《篁墩文集》九十餘卷，李長沙爲序。他所撰輯《宋紀受終考》、《遺民錄》、《新安文獻志》，皆可觀。惟著《蘇氏檮杌》，力詆眉山，以報雒蜀九世之仇，則腐而近愚，且比於妄矣，爲賢者諱，君子略之可也。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六・書畫類下》引《居易錄》　文正、篁墩書甚佳，但詩限于韻，亦成弘前風氣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篁墩集》　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談無根者比。特以生於朱子之鄉，又自稱爲程子之裔，故於漢儒宋儒判如冰炭，於蜀黨洛黨亦爭若寇讎。門戶之見既深，徇其私心，遂往往傷於偏駁。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作《蘇氏檮杌》，以鍛鍊蘇軾，復伊川九世之讎，至今爲通人所詬厲。其文格亦頗頹唐，不出當時風氣。詩歌多至數千篇，尤多率易，求其警策者殊稀。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雄才博學，挺出一時。集中徵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誤者固多。其考證精當者，亦時有可取。要爲一時之碩學，未可盡以蕪雜廢也。

又《總集類四・明文衡》　所錄如吳訥《文章辨體序》題劉定之《雜志》之類，皆非文體。而袁忠徹瀛國公事實之類，事既誣妄，文尤鄙俚，皆不免蕪雜之譏。朱右攟《寧生傳》雜述醫案，至以一篇占一卷，亦乖體例。然所錄皆洪武以後、成化以前之文。在北地、信陽之前，文格未變，無七子末流摹擬詰屈之僞體。稽明初之文者，固當以是編爲正軌矣。

又《新安文獻志》　其中有應行考訂者，敏政復閒以己意參核，而附注之。徵引繁博，條理淹貫。凡徽州一郡之典故，彙萃極爲賅備。遺文軼事，咸得藉以考見大凡。故自明以來，推爲鉅製。其中小小踳駁者，如凡例稱朱子詩文錄其涉於新安者，而通判泰州江君墓銘竟爾見遺。又朱子所作其父松行狀，松所作其父森行狀，既已並收，而松《韋齋集》中有錄曾祖父詩後序一篇，又復不錄。皆不免於脫略。然司馬光《資治通鑑》已稱牴牾不能自保，是書卷帙繁重，不能以稍有掛漏，遂掩其蒐輯之功也。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陳田按　克勤少慧，四川巡撫羅綺以神童薦，英宗召試，命賜食。即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詔讀書翰林。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弱冠成進士，學問該博，爲一時冠，數遭齮齕，未竟其用。《篁墩集》存詩甚夥，擷其精華，不愧一時作者。特以蕪蔓不翦，爲世訾議，亦可爲存詩太多之誡云。

傳記

《玉堂叢語・夙惠》　程篁墩生而蚤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歲隨父參政蜀藩，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朝。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命賜之食。詔館閣即日試之，賦《聖節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燦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暨進呈，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弱冠，中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授編修。（先東之撰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敏政，字克勤，休寧人。尚書襄毅公信之子。十歲，以神童薦，【略】踰冠，舉成化丙戌進士，一甲第二，授翰林編修，歷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先是台臣論奏，請退姦進賢，克勤在所進中，用是見忌。會雨災，言官遂指摘及之，請罷免以塞天變。詔致仕。沈啓南贈詩云：「人從今日去，雨是幾時晴。」海內傳誦。久之，用師薦，詔還，歷遷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己未主考會試，給事中劾其鬻題賣士，請與廷辨，事得白，乃再請致仕，詔許之，而盡斥言者，未行而卒。贈禮部尚書。歿後闈事益白，刑部主事鍾祥、沈文華抗疏伸雪，士論歸焉。

《靜志居詩話》卷八　成化丙戌賜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掌院事，遷禮部右侍郎。

卒，贈尚書。有《篁墩正續稿》。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敏政字(以)〔克〕勤，休寧人，官太常卿。

《明史・文苑傳二・程敏政》十歲侍父官四川，巡撫羅綺以神童薦。【略】成化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歷左諭德，直講東宮。翰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眞純稱陳音，各爲一時冠。孝宗嗣位，以宮僚恩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敏政，名臣子，才高負文學，常俯視儕偶，頗爲人所疾。弘治元年冬，御史王嵩等以雨災劾敏政，因勒致仕。五年起官，尋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進禮部右侍郎，專典內閣誥敕。十二年與李東陽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敏政、昶、經、寅俱下獄，坐經嘗贄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黜爲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後贈禮部尚書。或言敏政之獄，傅瀚欲奪其位，令昶奏之。事祕，莫能明也。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　歷左諭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事罷官。尋起復，改太常卿，仍兼侍讀學士，進詹事，再進吏部侍郎。贈尚書。有《篁墩集》九十三卷。

紀事

《古今譚概・微詞部・五經題》孝宗時，程學士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直千金。」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對曰：「程學士家名爲五更啼也。」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引《殿閣詞林記》孝宗時尤重經筵，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寶鍊。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桃杏、郁李、蓮房、鮮筍、青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曰：『黃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韠袍。敏政預賜織金雪雁緋袍一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韠，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有詩紀之云：『日映罘罳曉殿清，湛恩稠疊駕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漸漸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又引查慎行《人海記》劉文靖以程篁墩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

著録

李東陽《篁墩文集序》先生之文，有《篁墩諸稿》，共百有餘卷。沒之七年，爲正德丙寅，其門人輩摘而刻于徽州，名曰《篁墩文粹》論者以爲未盡其選。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暨休寧知縣張九逵，王鏜徵于其子錦衣千戶壎，得全稿焉，將幷鋟諸梓，以示來者。【略】先生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詠史詩》、《程氏宗譜》、《貽範集》、《篁墩錄》、《新安文獻志》、《休寧縣志》，共百餘卷，別行于世。《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逸民錄》，又百餘卷，藏于家，不在集中。

何歆《書篁墩文集後》弘治己未，承乏清理西江戎籍，至壬戌，竣事還臺，即領守徽之命。篁墩徽之休寧人也，思之不可得復見矣，因訪求其遺文于其孤錦衣千戶君壎，與其從子門人廩員曾，遂以全集求刻，因得檢閱。【略】歆也慕之久，既恨其得之晚，敢不公其傳于天下，以彰國朝文人之盛耶？慨然許刻，而未就板，其門人有撮其一二刻之，名曰《篁墩文粹》。時論皆不厭，以爲篁墩之文不可揀選也。正德丙寅，歆以考績上京師，謁見少師公，首以此爲問，歆具白其意，因與錦衣君以全集請序。公曰：「篁墩之文誠不可以不全刻，刻之非吾序之不可也。」歆奉候月餘，公之序未脫稿，然公事既畢，理不可以久留，而休寧尹張君九逵隨亦考績至，乃令候之，而張即擢入諫垣，未及領，至今尹王君鏜來代之，公始發與錦衣君領到，乃正德丁卯三月也，即命鏜督任其責。鏜名進士，老成有識，素知雅重是文者，乃銳意爲之。篁墩之門人鄉進士王君寵、汪君玄錫與曾尤校對密審。刻完，錦衣君固請吾序其後。

李汛《篁墩文集後序》 先生沒，稿留于家者百二十卷，族子曾嘗選其文之粹者，以白邑尹大庾張君九逵，刻而行矣。觀者猶以未得其全爲恨，于是曾復上書郡守博羅何公欵，公曰：「此予責也。」遂取先生全集而刻之。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八 《皇明文衡》一百卷。明程敏政輯。

又 《皇明文衡》一書原板出在金陵，廼於我朝名賢之所著，纂集百餘卷。其間載有聖道、治度、詔誥、表章、詩書、禮樂、詞賦、碑銘、序文、形物、議論、諸事類，正後跋俱全集也。今書坊宗文堂購得是本，命工刊行，以廣其傳，四方君子幸爲鑒焉。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程篁墩集》、《篁墩續稿》、《宋逸民錄》十五卷、《行素稿》、《程氏紀宗譜》、《程氏貽範集》、《篁墩新稿》、《蘇氏檮杌》、《眞文忠公新經註》三卷、《迎賢奏對錄》、《道一編》六卷，俱程敏政著。

又 《皇明文衡》一百卷、《金獻彙言》，程敏政著。

《明史・藝文志二》 程敏政《宋紀受終考》一卷。

又 程敏政《宋遺民錄》十五卷。

又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一百卷。

又《藝文志四》 程敏政《篁墩全集》一百二十卷。

又 程敏政《明文衡》九十八卷。

又 程敏政《詠史詩選》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三・宋遺民錄》 此書前列王炎午、謝翱、唐珏三人事蹟及其遺文，而後人詩文之爲三人作者，並類列焉。七卷以後，則附錄張宏毅、方鳳、吳思齋、龔開、汪元量、梁棟、鄭思肖、林德暘等八人。

又《別集類二四・篁墩集》 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集爲敏政所自訂。據《千頃堂書目》，尚有《外集》十二卷，《別集》二卷，《行素稿》一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今皆不在此編中，疑其本別行也。

又《總集類四・明文衡》 是編首代言，爲詞臣奉敕撰擬之文。次賦，次騷，次樂府，次琴，次操，次表箋，次奏議，次論，次說，次解，次辨，次原，次箴，次銘，次頌，次贊，次七，次策問，次問對，次書，次記，次序，次題跋，次雜著，次傳，次行狀，次碑，次神道碑，次墓碣，次墓誌，次墓表，次哀誄，次祭文，次字說，爲類凡三十有八。悉從《玉臺新詠》之例，題作者姓名。惟方孝孺則書字，蓋是時靖難文禁稍弛，而尚未全解，故存其文而隱其名也。內琴操闕一首，表闕四首，秦議闕十首，辨闕一首，頌闕一首，贊闕二首，記闕十一首，序闕十五首，題跋闕四首，雜著闕一首，傳闕一首，神道碑闕十一首，墓碣闕四首，墓誌闕八首，墓表闕二首，祭文闕二首。皆有錄無書，各註闕字於目中，未喻其故。

又《新安文獻志》 是書於南北朝以後文章事蹟，凡有關於新安者，悉採錄之。六十卷以前爲甲集，皆其鄉先達詩文，略依眞德秀《文章正宗》之例，分類輯錄。其六十一卷以後則皆先達行實，不必盡出郡人所論撰，分神跡、道原、忠孝、儒碩、勳賢、風節、才望、吏治、遺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烈女、方技十五目。

藝文

吳寬《次韻程克勤抱病齋宿》 嬾著朝衣侍禁門，非關好睡只昏昏。吏歸別院鷄聲起，客去當階馬蹟存。展卷書魚常自拂，倚牀辟虱未堪捫。知君痛定還思痛，便腹空留百壯痕。

倪岳《篁墩爲程克勤賦》 十畝新篁翠色屯，依然還是舊家墩。浮名豈惜隨時改，直節元知自古存。一代清風重有主，千年遺澤又生孫。已除蕪穢供遊樂，不異晴洲斷石村。

李東陽《送程克勤諭德歸省尚書》 楊修家世本公卿，庾信文章自老成。館閣盡推良史筆，君王親記講官名。金函玉展丁寧詔，去馬歸舟日夜程。却倚三台看北斗，鯉庭鸞挹正含情。

又《中元送篁墩先生謁陵》 （存目）

又《篁墩先生奉命同教吉士有詩見貽次韻奉答》 （存目）

沈周《謝程篁墩贈龍尾硯》 篁墩品硯歙居右，雅稱先生翰墨手。先生與硯俱歙產，眉子羅紋誇富有。櫝中種種自懷玉，能割一愛到石叟。自嫌隅處小有病，臨出摩挲要難授。我云先生豈無藥，庸貲一銘如砭灸。曏然捉筆從背書，石上煌煌麗星斗。頭巾折角與人傳，此硯因銘名亦久。尚憐龍尾是奇材，東坡何以嘲牛後。

梁儲《李程二學士被命教庶吉士唐大夫有作奉柬子次其韻》　奎壁光芒夜徹天，兩公新命領羣仙。金堤曉日聯絲轡，玉署春風醉錦筵。鸞掖文章瞻具美，鯉庭詩禮屬多賢。中丞賸有新編紀，明日都城作話傳。

雜録

《客座新聞・程篁墩受誣》　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篁墩程公敏政，字克勤，新安人。弘治己未會試，爲主考，被誣臺諫，屢上章以請。上以公爲舊官僚，且素知公名，屢下詔慰留之。公懇辭解職，章三上，遂獲致政，然感不平之憤，疾作而薨。後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公降筆云：「雪夜因與東坡蘇子遊，聞有請降仙者，予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詩以記之。詩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遠，海東夜夜有蓬萊。』又曰：『紫閣功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直松遭毀謗，杜陵芳草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又詩云：『斯文今古不堪哀，道學眞傳已作灰。鴻雁求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啟金縢策，紫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其辭氣超絕，尤類平生所作。公博學負才氣，故人多忌之，屢躓屢起，人皆期其入相，公意亦多自任。乙卯歲，朝廷起公爲會典副總裁，道經吳門，余候於舟次，因語及國朝典故文物，灑掃如貫珠。余退而嘆曰：「先生豈但博古今哉！」罹此奇禍，豈惜俊才，亦天喪斯文也歟！余有悼章云：「高官博學可辭誣，一疾長徂只悼嗟。君子不知蠅有惡，小人寧信玉無瑕。聖恩浩浩湯除網，帝極茫茫鬼載車。歸把餘文殉身葬，看從地下發光華。」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五・書畫類下》引《居易録》　門人潛江朱載震悔人爲顧舍人貞觀梁汾以《竹廬卷》索詩，王舍人孟端物也。廬在惠山聽松庵，吳文定及見之，與盛侍郎冰壑賦詩相倡和，程篁墩、謝文正、倪文毅皆和，錢鶴灘跋，共爲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篁墩集》　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黃積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爲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

李旻

《拜經樓詩話》卷三　明錢塘李子陽先生（旻），成化甲辰大魁，入翰苑，累晉少宰，未任卒。其事蹟見於鄭曉、王世貞等所紀載，《明史》無傳。當時吟咏，多與王德輝（華）、吳原博（寬）、王濟之（鏊）、白秉直（鉞）、程克勤（敏政）諸公唱酬。其《東厓集》世頗罕傳。

張弼

論述

徐泰《詩談》　惟張弼清俊。弼明珠數顆，舉世寶之。

吳寬《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右張駕部出守南安紀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爾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見於近日喪名檢而害身家之人，最入仕者之所當知也。

李東陽《東海張先生文集存序》　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觀於海而有得焉，因以東海自號。少善草書，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同時名能書者皆莫能及，碑板卷帙，流布邇遠，至於外國，東海之名，遂徧天下。其爲詩，清鍊脫俗，力追古作，意興所到，信手縱筆，多不屬稿，即有所屬，以草書故，輒爲人持去，先生亦自謂刻集太多，願矯時弊，不復置意其間，清詞警

句，時或傳誦，而見其全集者差鮮。其爲文，隨事觸物，必根理義，不爲華藻枝葉之辭，特自愼重，不苟作，又以無稿，故益加少焉。故以書掩其詩，詩掩其文，說者乃謂藝之至者不兩能，非知先生之深者也。【略】昔之論書者，必先人品，豈惟書哉？人之品必先道德，所謂道德者，非必禹行舜趨、服堯之服而後爲至，惟義利邪正不汩於中，涵養既久，則英華自發于外，如珠藏玉韞，有不可掩者，先生晚得科第，爲兵部郎官最久，志操耿耿，不爲汙合，開口論議，無所顧忌，未嘗諂媚以干進取，中所自負，往往于辭章發之，及知南安，律己愛物，政宜其人，未久而致仕以去，故其政事又爲文章所掩，而其文之存亦止此，豈不重可惜哉！然空青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塊甄之，亦知其爲至寶，固不必堆疊積笥然後爲富，而況於文哉！況于其人之可重者哉！使後世知其人之重，則其文益重矣。

又《送張君汝弼知南安詩序》 華亭張君汝弼博學工詩，有文章，尤雄于草書，乞其門者踵接無虛日，卷軸填委，聲名遍天下。凡論今郎署之有文章者，必曰張君張君。然君恒若弗自屑，每論古今人政得失，介然不容髮。事涉忠義，輒力爲之，扶植褒奬無所孫。觀其意不欲與齷齪者齒，慨然思有所施于世，故凡論文士之有風概者，亦必曰張君張君。君得科第晚，徊翔郎署間爲貳佐，歷武庫車駕，政皆簡。中間惟武選稍繁劇，又不久處，落落無大以自見，然益負其有，不能屈以干人。循次待籍十餘年，而有南安之命。論者又謂如君者置之朝廷之上，雖不日煩政務，亦足隱然爲諸曹之重，而必使爲郡，郡所領皆吏事，非其素習，不能無惑乎今之爲銓曹者。噫，斯言也，可以觀俗矣。夫惟世之有衒華藻而不達于政者，有狂志高論揆之實用而不足者，而後有是言。以此概士，其失之粗矣。夫所謂政者，必抵經據史，飾之以材藝，資之以議論，而振之以氣節，然後左宜右有，旁行而不滯。苟泥法守律，剪剪焉寸紙隻字之間，而曰我善爲政，今之所謂能官者，吾惑矣。慨自儒吏之迹判，而士往往不得以盡其用，用之不盡乃或從而短之，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予之懷此論久矣，方喜君之得試其所未盡，亦以窺銓曹者之得用人之道于此也，而又奚惑哉？與君游者多時名大夫士，皆爲詩以相君之行，予非工詩者，又不可爲君默，則以太史喬君師召之意爲序云。

又《麓堂詩話》 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清健有風致。如《下第》詩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送羅應魁》曰：「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假髻曲》等篇，皆爲時所傳誦。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大字勝小字」。予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

孫承恩《張東海先生詩集序》 詩不可徒作也。昔者聖人之叙詩也，自非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者，輒斥弗錄，蓋泯焉無聞者不知幾倍所存矣！後之作者又何浩瀚不可殫紀哉。夫《三百篇》遠矣，不可幾矣！然必不背孔氏之意，而後可自附於《詩》。騷人墨客所以流連自放於禽魚花竹之間，以寓其歡欣悲戚之意，非不工且麗也，而《三百篇》之旨希矣。甚則又有爲淫褻燕昵之語，則凡端人正士諱且羞之，而謂不見斥於孔氏之門，無有也。東海先生詩名滿天下，興之所到不假雕琢，而氣昌辭偉寓意正大，所謂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往往具見，其於淫昵之辭無及焉，庶幾所謂不背孔子之意者乎。至其所以自信不愧不怍者，則十每四五。嗚呼，先生之於詩，信非徒作者也。夫作詩本無法，有之自後世始。專門之論曰：「興欲其遠，故爲渺漠汗漫如醉夢人語。」曰：「意欲其深，故詭匿如商度隱語，使人讀之卒不可曉。」二者爲詩家要旨。流連自放，而於其大旨則忽焉。竭精弊神，卒背孔氏之教。先生之詩，何嘗不深且遠也，而其所自得者豈徒拘拘惟是哉。先生平生作甚富，而不甚靳惜，故多散逸。其仲子都諫君輯錄僅是，然諸體班班具矣。都諫恐久亦併亡也，欲梓刻之，屬予引一言於首，輒敢僭論如此。或曰：「詩本人情性，大率與其人類。」考之諸名家之詩，可見先生爲人高邁曠達，故其詩多超逸明爽，雅負志操，故其詩多慷慨自許。或曰：「昔蘇長公讀涪翁詩，謂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復論鄙事。」先生之詩脫出塵囂，此語若爲先生發。是三家者之言，雖不足盡先生之詩之大，而要非無所見者，併附於後。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張東海集序》 予隣郡先輩華亭張公弼字汝弼，別號東海居士，成化丙戌羅倫榜進士，歷官駕部郎，止于南安太守，南安多惠政，士民至今稱之。公平生草書得名，詩文遂爲所揜。詩多發明正義，且平易切近，可以感物而興起，是用刻之；賦五篇又出詩上。或詆其詩近于俚，殆不然也。隆慶庚午冬夜，無錫俞憲汝成甫識。

王世貞《墨蹟跋下・五十六首・張東海册》 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此冊《鐵漢篇》用禿筆，差遒緊可存。

又《墨蹟跋・有明三吳楷法二十四册・第十册》張南安汝弼二五言律，皆倒韻，而語亦平平。後有數行，極推伏陸務觀，以爲李杜之後便到此翁，小巫氣索，宜其爾也。南安多狂草，吾吳人又不好收之。今此小行雜楷法，幾於優鉢曇花，然純熟中有緊密，恐不減李貞伯。

《蟬精雋・詩關風教》華亭張東海汝弼先生，善草書，田成化丙戌進士歷官郎署，晚任江西南安守，嘗有詠宋史二詩云：「女中堯舜豈虛名，惜也垂簾月晝明。後世春秋誰秉筆，應將斧鉞示儀刑。」眞史鉞也。又云：「一枝薜荔二千銀，買得中原萬里塵。縱有龍鱗與風雨，不知艮嶽屬何人。」有黍離之悲。又《梅嶺聞鷓鴣》云：「曉行梅嶺鷓鴣啼，草樹荒涼路欲迷。莫道哥哥行不得，馬蹄南北又東西。」有一唱三嘆之餘意。時有妖人王臣以左道媚中貴，得授錦衣千戶，以採藥爲名，請以中貴偕出川廣直隸兩浙等處買辦，民不堪命，而藩臬巡鎮大臣皆不敢誰何。有司承迎奔命不暇，尤且百般掊索，科斂財物。及回，爲各巡鎮守令交章飛劾，而科道併彈。於是憲皇天威震怒，斬首傳詣其所歷地方梟示。嗚呼，其惡報之著耶。東海初至南安，適聞其事，作詩曰：「過嶺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薄田蕩盡猶輸稅，惡客時來橫索錢。窮髮東南皆赤子，舉頭西北是青天。不才無計甦民困，食祿乘軒自赧然。」凡此皆有關風教。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少善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東海之名，遂流布外國。爲詩信手縱筆，多不屬稿，即有所屬，以書故輒爲人持去。李西涯詩話曰：【略】世傳東海渡江詩「六朝遺恨晚山青」，爲平生佳句，乃虞山錢曄詩，誤入東海集中也。已見乙集。

《靜志居詩話》卷八　汝弼詩云：「酒杯不及陶彭澤，詩法將隨陸放翁。」故其律體全學劍南。如「魚兒浦口酒船小，燕子風前茶焙香」，「酒遇故人隨量飲，花當好處及時看」，「自從都下三年別，不寄江東一紙書」，「孤艇夕陽荷葉亂，小樓春雨杏花殷」，「鬢毛零落風前鷺，心緒悠揚簇上蠶」，「一頃新田收晚稻，數椽茅屋補秋蘿」，「浪花作雨汀煙溼，沙鳥迎人水氣醒」，「萋萋芳草日將暮，點點飛花春可憐」，「灤水入春冰半黑，平山消雪草微青」，「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草露松風千里夢，秋霜春雨百年心」，「僧中今見大小朗，世上爭傳長短歌」，「霍光有傳何曾讀，疏廣無金亦自歸」，可稱具體，與定山輩專倣《擊壤》者，不同也。

《明詩綜》卷二四　王濟之云：「東海詩不苟作，作必超詣豪宕，擺脫近世尋常語。」

又　王子衡云：「先生詩氣豪而逸，發乎性情之正。」

《圍爐詩話》卷六　張汝弼云：「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粧假髻亦裁然。花鈿玉珥重重綴，眼底誰能辨眞僞？瑣窗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可比張籍。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東海文集》　弼工草書，爲世所重。其文則直抒胸臆，不事鍛鍊。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載，弼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以爲英雄欺人之語，誠篤論云。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引李濂《嵩渚集》　華亭張汝弼詩文俱自成家，草書天趣逸發，論者推爲一代冠冕。觀其送子弘宜會試詩云：「直道遜詞眞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可以見其爲人。

又引《震澤集》　張汝弼詩多警句，往往爲人傳誦。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墮石，瘦如枯藤，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其蹟，世以爲顚張復出也。

又陳田按　東海詩有豪氣，不受羈勒，七言斷句，尤推擅場。

《假髻曲》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引《雲間雜識》：張東海作《假髻曲》諷刺時貴，當路銜之，出守南安，不得調而歸。邵二泉作輓詩云：「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養馬行》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陳田按：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國初，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已量免糧差，而賠補受累者多。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不通淫而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賠二駒，九年已賠六駒，產已廢矣。」東海此詩可以相證。陸清獻稱東海《養馬行》諸詩用意深遠，與杜子美《兵車行》諸作相表裏，有天下國家者所不可不知，良非虛矣。

《渡江》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引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張東海題詩金山「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

海內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醉素，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少減，然行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傳記

李東陽《東海張先生文集存序》　先生諱弼，汝弼其字也，松之華亭人，其舉進士在成化丙戌，卒于丁未，年六十有三，子弘宜、弘至皆繼舉進士，弘至爲翰林庶吉士，世其家，弘正、弘圭、弘玉、弘金皆不失矩範，諸孫繼而起者相望，張氏之文獻固於是乎徵。

《明詩綜》卷二四　弼字汝弼，松江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略】有《鶴城》、《東海》二稿。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弼，【略】弘治丙戌進士，爲兵部郎最久。志操耿耿，開口論議，無所顧忌。嘗作《假髻行》，以刺時貴。出知南安府，律己愛物，大得民和。未久致仕。

《明史・文苑傳二・張弼》　張弼，字汝弼，松江華亭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遷南安知府，地當兩廣衝，奸人聚山谷爲惡，悉捕滅之。毀淫祠百數十區，建爲社學。謝病歸，士民爲立祠。弼自幼穎拔，善詩文，工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自號東海。張東海之名，流播外裔。【略】與李東陽、謝鐸善。【略】鐸稱其好學不倦，詩文成一家言。子弘至，自有傳。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　弼字汝弼，【略】有《東海集》九卷。

紀事

《謳言長語》卷上　吾松張弼以草書擅名，如其古文詩超邁等夷。《禽言》一首寄予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跋云：「此禽寒號蟲也，古人未作，予故補之。予與以寧先生萬里相思，無以寄意，聊書以通云。」時予在滇之臨安，成化五年也。十二年秋，予之京，除武邑，又送一詩云：「三十餘年走宦途，壯心牢落雪盈顱。著書只欲明忠義，垂橐何曾計有無。天地恩私蒙聖主，河汾事業在諸徒。嗟予鄉曲無窮意，都付臨岐酒一壺。」小序云：「先生所纂《比干錄》、《王文忠公錄》，皆有關於世教，詩故及之。」《題晉寧凌節婦》云：「柳葉桃花幾度新，寒窗獨坐不知春。世間碌碌隨流者，空有鬚眉愧婦人。」又《題一舟泊一舟行小畫》：「前船乘風棹千里，後舡追矸猶未起。同在江湖各待時，傍人且莫論行止。」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引《東海集》　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甫應詔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亭張汝弼欲曹參禮蓋公故事，款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月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弗亟辦，容與數日耳！」東海不能強。石齋有詩曰：「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石齋自製，類華陽巾，直方而無襞積者。東海籧籧斷斷，論議或有戾於其道，而云破此巾也。遂以一絕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耐風吹易染塵。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石齋復以《玉枕山》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原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跋曰：「東海居士詠《玉臺巾》，侮我太甚，口占《玉枕山》詩答之。」東海和答曰：「炎瘴多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眞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山亦南安之照山也，故自依天柱以玉枕與石齋，順其意耳！而又作二絕句云：「客囊羞澀客衣單，欲買南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閒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

又引姜南《丑莊日記》　成化間，妖人王臣者，跛一足，人稱王瘸子，遊食京師，以左道事中貴，得授錦衣千戶。請爲上合大丹，以採藥爲名，與中貴偕出川、廣、直隸、兩浙等處買辦，搜索寶玩，需求珍異，民不堪命，巡鎮大臣莫敢誰何。有司官吏頤指氣使，奔命不暇。及回京，爲各處巡撫守令交章飛劾，而科道併彈。於是上大怒，斬臣首，傳詣所歷地方令，民心大快。初臣至廣東，南安守華亭張東海目覩其驕橫，作詩嘆曰：「過嶺囊箱下瀨船，丁夫日夜少安眠。薄田蕩盡猶輸稅，惡客時來橫索錢。窮髮東南皆赤子，舉頭西北是青天。不才無計甦民困，食祿乘軒自赧然。」

又引《武進縣志》　雲間張汝弼有盛名。赴南安郡守，道經毗陵。時陸詹事簡方得告南歸，張訪之，適展墓不見，乃索紙筆題一絕於陸世經堂，有「始

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參」之句。陸歸急追之，已行遠矣。

著録

李東陽《東海張先生文集存序》 先生沒且三十年，其子廣西按察副使弘宜亦卒，家又先遭回祿之變，戶科都給事中弘至撿諸舊篋，不能十一，又訪諸婿友所藏及胥吏所私錄者，得其二三，爲幾卷，而時所傳誦者尚未之備，以續錄未已，隨所得爲先後，將刻梓以傳，以先生之詩之文而止此，甚可惜也。【略】集既成，弘至以書上京介翰林侍讀學士顧君士廉請予序。嗚呼！予言豈足爲先生重哉？正德乙亥長至前一日，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長沙李東陽序。

《百川書志》卷一三 《東海文集》四卷，附錄一卷，南安守華亭張弼撰。

又卷一六 《東海詩集》四卷，南安華亭張弼汝弼撰。

又卷一七 《張弼詩》一卷、《陳獻章詩》一卷、《莊昶詩》一卷，明南安知府東海居士松江張汝弼、翰林檢討石齋新會陳公甫、行人木齋金陵莊孔易三先生之作也，予各有其全集，此卷未詳錄出何人也。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張東海文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華亭張弼汝弼《東海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弼《東海集》五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東海集》，華亭張弼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張弼《東海文集》五卷。又：《東海詩集》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張弼《文集》五卷、《詩》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東海文集》 是集前四卷皆雜文，後一卷皆附錄弔輓銘贊之作。考吳鈇序，稱其子輯錄詩文若干卷，則其文原與詩合刻，此本偶佚其半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弼《東海文集》五卷。

雜録

王世貞《史乘考誤六》 《菽園雜記》載：張南安汝弼《誚陳獻章詩》末云：「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又云：獻章，汝弼門人也。按：獻章正統甲子舉人，汝弼成化丙戌進士，輩行在後，門人之說誤也。獻章以老母乞歸，正與李密同，何得言誚？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引陸深《春風堂隨筆》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詩詞詠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姝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面烏竹骨充貢，出自東夷果然。

又陳田按 郎瑛《七修類稿》謂成化初高麗貢摺疊扇至，朝命倣製以答，復書格言以賜羣臣。高江村《天祿識餘》亦謂聚頭扇揮灑翰墨，始於成化間。予檢曾棨《西野集》有交趾削竹黏紙爲摺扇以充貢。永樂乙未夏命中書舍人寫傳格言於上，以賜百官，詩云：「捲霧舒霞疊水紋，中官擎出御前分。溪藤蕭颯裁新樣，汗竹參差綴古文。爽氣尚含鮫室雨，墨香偏染鳳池雲。極知當暑清肌骨，願播仁風答聖君。」則揮灑翰墨不自成化間始矣。

陸容

論述

吳寬《讀陸參政文量歸田稿》 陳塘宿草遍新塋，別集年來又刻成。鳳鳥自憐毛羽好，孤栖終有不平鳴。

王鏊《式齋稿序》 己未春，予乞告歸省。舟且發，文量之子伸哀其父之

遺稿爲六褱，作書且萬言貽予。予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之，多予所未見者，敷腴圉達如其詩，而奏議尤有經世之志焉，亦其所以見嫉於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亦未爲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又況深於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幸，遽喜伸之能子也，於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伸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山樵暇語》卷八　陸式齋《詠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雁鶩行，挽舟終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今謂詩文無關世教，雖工何益。吾於陸公之詩蓋三復焉。

《弇州續稿》卷一六三《國朝名賢遺墨五卷・第三卷》　文量名容，吾州人，有經濟才，以浙江左參政中萋菲罷歸。所舉德清道中語，眞能引分自安者，而罷未久，以邑邑不樂，疽發背卒，何也。

《靜志居詩話》卷八　參政與張亨父、陸鼎儀齊名，號「婁東三鳳」。詩皆非所長，式齋則至登第後始爲之，見所述《菽園雜記》。若其藏書之富，見聞之周洽，似非亨父、鼎儀所能及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二・菽園雜記》　史稱容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釴，而博學過之。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陳田按　參政與張亨父、陸鼎儀稱「婁東三鳳」，所著《菽園雜記》，王守溪稱爲明代說部第一。平生不以詩名，而學問既博，掇其佳篇，究非專語性靈者所得比擬。參政自言登第後始作詩餘，而《靜志居詩話》云式齋登第後始爲詩，豈未細檢《菽園雜記》耶。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容，字文量，太倉人。少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成化間，由進士授南京驗封主事，改兵部職方郎中。賈胡進師子，奏乞大臣往迎，諫止之。奏奪二武弁夤緣中貴陞都督者，當道不悅，出爲浙江右參政。復條奏兩浙不便者八事，後以浮議罷歸。文量好學，居官手不釋卷，家藏萬餘卷，皆手自讎勘。所著《式齋集》三十八卷、《菽園雜記》十五卷。子伸，字安甫，亦舉進士，能讀父書，撰《式齋藏書目錄》，桑悅，祝允明、徐禎卿爲之序。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字文量，榜姓徐，後復姓，崑山人。浙江布政司右參政。

《明詩綜》卷二四　容字文量，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改兵部。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二・菽園雜記》　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

《明詩紀事》丙籤卷五　成化丙戌進士，觀政工部，授南吏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中，出爲浙江參政。有《式齋稿》、《浙藩稿》、《歸田稿》三十七卷。

紀事

《菽園雜記》卷一〇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爲一闋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霹靂爲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菽園雜記》。

《國史經籍志》卷一　《菽園雜記》十五卷。（陸容）

又卷五　陸容《澠藩稿》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菽園雜記》，崑山陸容著。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陸容《菽園雜記》十五卷。

又卷二〇　陸容《式齋集》三十八卷。　又：《浙藩稿》十卷。

《明史・藝文志三》　陸容《菽園雜記》十五卷。

又《藝文志四》　陸容《式齋集》三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二・菽園雜記》　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叙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略】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紀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爲第一。」即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陸容《菽園雜記》十五卷。

董越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四・朝鮮賦》　孝宗即位，越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同刑科給事中王敞使朝鮮，因述所見聞，以作此賦。又用謝靈運《山居賦》例，自爲之註。所言與《明史・朝鮮傳》皆合，知其信而有徵，非鑿空也。考越自正月出使，五月還朝，留其地者僅一月有餘。而凡其土地之沿革，風俗之變易，以及山川亭館人物畜產，無不詳錄。自序所謂得於傳聞周覽，與彼國所具風俗帖者，恐不能如是之周而。其亦奉使之始，預訪圖經。還朝以後，更徵典籍。參以耳目所及，以成是製乎。越有《文僖集》四十二卷，今未見其本。又別有《使東日錄》一卷，亦其往返所作詩文，不及此賦之典核。別本孤行，此一卷固已足矣。

又《別集類存目二・使東日錄》　越有《朝鮮賦》，已著錄。是集乃宏治元年越爲朝鮮頒詔正使途中紀行之詩。考越奉使時官庶子，而刻本首行結銜乃作儒林郎大理寺。寺字以下刊版刓滅不可辨其姓名，疑或校刊者所題歟。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越，字尚矩，寧都人。成化五年進士及第三人，入直經筵，出使朝鮮。多所撰述，官至翰林學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僖。集四十二卷，李西涯爲序。

《明詩紀事》丙籤卷六　越字尚矩，寧都人。成化己丑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歷侍讀、庶子、太常少卿，擢南禮部侍郎，進南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禧。

《百川書志》卷一七　《使東日錄》一卷，大司空圭峯董越尚矩，弘治改元，以春坊庶子充頒正朔使之朝鮮作也，附文四篇。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董越《文僖集》三十九卷。

宋定國、謝星纏《國史經籍志補》　明董越《朝鮮賦》。（乙卷，一册。）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董越《董文僖公集》四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董越文集》四十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董越《使東日錄》一卷。越見史類。（臣）等謹案，是集乃弘治元年越爲朝鮮頒詔使途中紀行之詩。

又　董越《朝鮮賦》一卷、《朝鮮雜志》一卷。

邵珪

李東陽《麓堂詩話》　邵文敬善書工棋，詩亦有新意。如「江流白如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爲「邵半江」。間變蘇書，予亦以蘇書答之。跋云：「戲效東曹新體。」邵誤以爲效其詩，作「依」字韻詩抵予，首句曰：「東曹新體古來稀。」予又戲其次韻曰：「東曹新體古來稀，此意茫然失所歸。字擬坡書聊共戲，詩於崑法敢相譏。休誇騕褭才無敵，未必葫蘆樣可依。卻問棋場諸國手，向來門下幾傳衣？」因相與大笑而罷。

又《次韻答邵戶部文敬前後得七首》二　一代文章數首詩，幾人贏得鬢成絲。閉門頗笑陳無己，憂國誰憐杜拾遺。滿座圖書嗟我病，十年心賞荷君私。憑君直欲追風雅，須到周南未變時。

又五　來往郵筒不斷詩，君才眞似繭中絲。詞華彷彿三王後，字畫分明兩晉遺。得失寸心元自許，品題今日豈吾私。吳江落木何須道，渾勝當年未見時。

又《送文敬知思南序》　宜興邵君文敬與予交殆十年，語笑欵洽，辭翰往復，議論相出入，久而益親。遊必聯騎，燕必接幾席，動窮日夜。每一過

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以爲常。當其情興交洽，雖有他故不復顧憶。及夫戰酣角後，惟意所得，一時之樂，殆無以相易也。今年秋，君被擢知貴州思南府。報者至，人皆歎且惜之，曰：「邵君奈何作郡，縱使作郡，奈何置此數千里外。」蓋無間疏戚邇遠識不識皆然，而況久且親如予者哉！然予恆謂士之自養，必一窮達，齊得失，而後可以爲士。故凡事有不當意者，未嘗不自制，不以動其心。君不以予爲可棄，若深有契乎此者，蓋其所養之定乎中久矣。今官至四品，地方千里有民社之寄，是亦何歉於君而顧以之動其心乎。獨人才之在天下，小大繁簡各有攸宜，柱不可以摘齒，馬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不可以錐履，徑寸之珠不可以彈爵，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量，則物不費而事各有濟。是故天下之才，當爲天下惜之。予於君雖不爲私惜，亦難乎其爲情也。且今天下之藉口於文士者，非以其長於辭藻而短於政事乎。思南雖僻且簡，所謂民與社者固在。君其悉志殫力，化椎卉爲冠組，治要荒爲侯甸。又以其餘者待用於天下，使天下之人信文士之可有爲，而用之者之有未盡，則予言之於君亦驗矣。若君能詩工書，通經史，多材藝，則天下固多知之，奚待於予言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李西涯云：「邵文敬善書，工棋，詩亦有新意，如『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爲邵半江。」今其詩名《半江集》，殊無佳什，不免楓落吳江之歎。

又　珪，字文敬，宜興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嚴州太守。【略】今其詩名《半江集》，【略】錄楊用修《詩鈔》所取二首。

《明詩紀事》丙籤卷六　珪字文敬，宜興人。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嚴州知府。有《半江集》六卷。

又引董越《送邵文敬》　思南太守我同年，吏隱東曹筆似椽。曾有清詩膾人口，半江帆影落樽前。

又陳田按　文敬以戶曹郎將出守思南，李賓之、陸鼎儀、徐謙齋有《送邵思南序》，倪舜咨有《南園別意記》。賓之諸人有《南園別意》聯句云：「送客南莊秋色清，（羅璟）酒杯花事總關情。（黎淳）長材用事須爲郡，（吳希賢）野興逢人慣出城。（李東陽）好憶行囊詩卷富，（倪岳）還看遠道驛舟迎。（楊時暢）黑頭太守黃金重，（陸釴）汗竹應垂千載名。（陳音）」文敬有《留別詩》云：「狹道山川非禹州，壯懷都屬望京樓。親分符竹承天寵，遠藉珠璣託俊遊。古道未能忘一硯。宦情今已付孤舟。迂疏滿負羣公意，翻笑謀生拙似鳩。」賓之次韻云：「徼外天留萬里州，送君無賴倚高樓。閒將筆札供餘興，盡閱江山壯遠遊。紅樹夕陽深駐馬，碧溪芳草漫隨舟。人生巧拙渾閒事，莫更重論鵲與鳩。」董尚矩亦有《送別》詩，見前。一時翰藻紛紜，其實文敬以半道丁艱去，未嘗至吾黔也。文敬在當時稱好事，詩筆亦雅令瀟洒。

《明詩綜》卷二四　（存目）

《國史經籍志》卷五　邵珪《半江集》五卷。

《明史・藝文志四》　邵珪《半江集》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邵珪《半江集》六卷。

屠　勳

陳懿典《合刻屠氏家藏二集序》　屠氏二集者，司寇東湖公《太和堂集》及其子宮諭漸山公《蘭暉堂集》也。二公各以所居堂名集，二集梓行歲久漫漶，合刻而新之者，其裔孫繩德、維德也。二生從余游，美秀而文，茲舉也，顯揚之意甚盛，請余爲序，序曰，國家人文苞孕停蓄於洪、永、宣、成之間，至泰陵而始騰茂，至永陵而益昌熾，蓋其時天子皆乘衰敝頹敗之後，加意講求治理，修明禮樂，而一時之人材，亦爭自濯磨斧藻以應，不獨功業爛然，而文章更自霽發煇煌，觀於二集可覩已。司冠釋褐成化中葉，懸車正德初祀，而以功名顯，實在孝廟朝。《太和堂集》，詩文渾厚和平，足爲弘治太平鼓吹。宮諭弱冠登朝，在世廟嗣服議禮之際，選入中秘，才名藉甚，與趙平涼、唐武進輩並驅，以新貴人排抑庶常，出爲曹郎，卒以宮僚之選，復還詞林，雖有弋者，譽望益重。《蘭暉堂集》，【略】司寇引身於權璫用事之初，不能一有所加，而開府薊門，獨注意於潮河川，後庚戌，虜果由茲入薄都城，至於止銀魚之設廠、開鑛之見端，由今思之，可謂先見。二公父子，寧獨文之足重哉？司寇所不盡而有宮諭，宮諭所不盡而有諸子若孫，繼美代興，是在後之人矣。萬曆乙卯季春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同郡陳懿典撰。

王鏊《屠康僖公文集序》　詩發乎情者也，情之適者，其聲和以平，情之

激者，其聲憤以怨，情之鬱者，其聲慘以幽，故詩之作，多出於不得志之人。郊島之凄也，韋柳之婉也，義之怪也，仝之險也，長吉之菁也，天下之奇皆在焉；蓋其壓溺、摧挫、鬱伊、憤激於中，而不覺其洩於外。若夫和平之音，則鮮聞焉，豈非難哉？橋李屠公，早登甲科，揚歷中外，綽有聲績，其爲省郎，方事會校，出內贏縮，訊鞫論報，在大理奏讞，日不給；以中丞巡邊，理屯田，勑馬政，揮扼要害，以峻夷夏出入之防，隱然爲北邊長城；及爲大司寇，平反庶獄，惟恐天下一民之冤；他若寶坻之採鮮、麻峪之開礦、河間之訟田，皆執義不回，而凡敬天恤民、修德勤政之實，歷歷爲上言之，蓋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國，其於詞章末技，若不暇以爲，而乃日事佔畢，更倡迭和，與幽人曲士爭工拙於毫釐，然皆和平之音也。古稱技之至者不兩能，故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公必欲兼之，志則遠矣。公之子兵部郎應埙出其集示余，余故爲之序。正德十四年中秋節，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撰。

張弘至《屠康僖公文集序》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屠公謝事歸東湖，逾八載歿，其嗣應埙自公奔訃，喪事已，乃集公遺稿，得詩文奏疏凡若干卷，將壽梓以傳，屬予紀其末簡。予少稔公才名于吾東海先君，洎忝從仕，侍公同朝，目公偉績，肅邦憲，捍邊陲，撫畿甸，爲國倚毘，而又未之及見也。公歸東湖，予時家食，卷帙流布，沾被拭目，猶未知其奧，一何該古今、備體裁、渢渢郁郁，若是之富且粹也。夫文與政通，而不可得兼，古則然矣，公以文學飾政治，震耀卓絕，功著上下，而制作之盛又如此，不其難哉！然稽之及物潤身，若歐陽子之言，即是集不見於世，要未爲公歉，而時易事變，非是何以繫思而垂久也？蓋即詩而得其和平，即文而得其俊爽規益，即奏疏而得其憂國奉公之誠，則去公雖遠，而其平生履歷，襟期風度猶宛然也，其又可以泯而弗傳已乎？若遂究其所至，則猶有未盡其用者，蓋公少厲志操，養充于氣，勤敏問學，至老不厭，此又文與政之根柢，殆非斯集所能蓋，而亦于是乎窺焉。公立朝四十載，官階十有一轉，而請老甫逾六旬，忠勤懇至，誠欲大有建立，卒斂以就晦，其終始功業，進退有餘，得非一代之偉人，儀刑後進，則斯集也，夫豈爲吾東南之私，成厥嗣人之孝彰先美而已耶？公六子皆賢，趾美競秀，又足以徵公之德不衰，哀緝而嗣守之，將引遺烈于無窮，顧不在茲乎？弘至辱在公愛，仰止實深，重以職方君之有屬也，用述所知而已，然豈足以知公也哉？正德十四年己卯臘月朔，賜進士、徵仕郎、戶科都給事中、雲間張弘至撰。

《靜志居詩話》卷八　吾鄉先正，若呂文懿有子秉之，屠康僖有子文升，詩名皆勝其父。然兩公韻語，亦自成家。屠集如「浦樹遠分楊子渡，江風吹過石頭城」，「吟看雁影秋來早，坐聽潮聲月上遲」，「夢裏只疑身有翼，燈前未信眼生花」，「江湖路遠身仍健，天地恩深罪亦宜」，「野寺可能添一榻，水田應只欠雙鷗」，「山腰樓閣天低樹，江上人家水拍城」，「八韻八叉皆秀句，一年一度此深杯」，均饒風致。宜西涯、篁墩、守溪、邃菴諸公，交與和酬也。

《明詩綜》卷二四　楊應寧云：屠公屢更劇曹，手不釋卷。與余爲文字交，居嘗過從，必有倡和。辭章之名，播於中外。

又　勳字元勳，平湖人。成化己丑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太保，謚康僖。有《太和堂集》。

《明詩紀事》丙籤卷六　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中、南大理寺丞，進大理少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召拜刑部侍郎，改左副都御史，復爲刑部侍郎，歷右都御史，進刑部尚書。忤劉瑾，引疾求去，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保，謚康禧。有《太和堂集》六卷。

又陳田按　康禧以政事名，詩亦雅飭。

《百川書志》卷一三　《東湖遺稿》十一卷，太保大司寇平湖屠勛元勳撰。

又卷一六　《東湖詩》，太保大司寇平湖屠勳元勳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屠勳《東湖遺稿》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屠勳《東湖遺稿》十二卷。　又：《家藏集》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屠勳《東湖稿》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太和堂集》　是編詩四卷，文二卷，以神道碑墓誌附於末。陳懿典序稱合刻屠氏家藏二集。蓋其子應埈有《蘭暉堂集》，當日合爲一編耳。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屠勳《太和堂集》六卷。

周瑛

《明詩綜》卷二四　林雨可云：先生奇語奇情，出之簡易。嘗自題稿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當爲定評。

又　瑛字梁石，【略】有《翠渠類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翠渠摘稿一卷補遺一卷》　所著詩文集曰《翠渠類稿》。此本乃其門人林近龍所選錄，故曰《摘稿》。鄭岳撰瑛傳，稱其文章渾成雅健，詩格調高古。瑛亦嘗作絕句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則其自命不在以繁音縟節務諧俗耳矣。朱彝尊《明詩綜》鄭王臣《莆風清籟集》並載瑛《履霜操》樂府，其言怨而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近龍去取失當，誤佚之歟。末附《說》三篇，《序》一篇，詩十八首，共爲一卷。乃康熙戊子其七世孫維鑣於家乘中鈔出，以補《摘稿》所遺者。然冠以鄭岳所撰傳。其八世孫成又於雍正壬子求得瑛自撰誌銘，補錄於後，又列於題跋之中，均乖編次之體。張詡作《陳獻章行狀》，稱瑛爲獻章門人，而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之集考之，蓋始合而終睽者。詡與成之說皆各執其一偏。《明史・儒林傳》亦稱瑛始與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云。

《明詩紀事》丙籤卷六　瑛字梁石，【略】歷四川參政，擢布政使。有《翠渠摘稿》七卷。

又引《莆陽文獻》　梁石文章渾深雅健，有根底；詩格調高古；書初學晦翁，變爲奇勁。

又陳田按　梁石與陳白沙講學旨趣不合，晚與黃未軒修《興化府志》，持議亦牴牾，自號莆陽拗史。詩擬古音節極合，律絕亦饒風趣。

《履霜操》　《明詩別裁集》卷四：昌黎作過於怨矣，此方是怨而不怒，與昌黎《拘幽操》一忠一孝，並有千古。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四・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辯》，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早年即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閭爲友。與醫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觜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原，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明史・儒林傳一・周瑛》　周瑛，【略】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以善政聞，賜敕旌異。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滿，省親歸。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起瑛四川參政，久之，進右布政使，咸有善績，尤勵清節。給事、御史交章薦，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略】學者稱翠渠先生。子大謨，登進士，未仕卒。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翠渠先生摘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瑛《翠渠集》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周瑛《翠渠摘稿》七卷。

《明史・藝文志四》　周瑛《翠渠摘稿》七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周瑛《翠渠摘稿》七卷，《補遺》一卷。

楊光溥

《明詩紀事》丙籤卷六　（先）（光）溥字文卿，【略】官山西按察副使。

又陳田按　文卿詩有閒適之趣，覺柴桑風景，去人不遠。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字文卿，沂水人，江西副使。

又　楊光溥《沂川集》六卷。

《明詩綜》卷二四　光溥，字文卿，【略】成化己丑進士。有《沂川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瑯琊楊光溥《沂川集》。

丁鏞

《明詩紀事》丙籤卷六　鏞字鳳儀，【略】成化己丑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興化知府。有《石厓集》。

又陳田按　鳳儀耽詩，尤愛佳山水，生平多出宿山寺，栖託清曠，焚香對書，頽然自適。出守興化，能折疑獄，推爲神明。《金陵詩徵》第錄一詩，不足見所長。余從周翠渠《弘治興化志》獲詩數首，亟登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字鳳儀，上元人，南京刑部郎中。

又　丁鏞《石厓集》。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一二中《考（藝文中）・別集類》　丁鏞《石厓集》。

謝　遷

《明詩綜》卷二五　李時遠云：木齋歸田後專事吟詠，有沖澹閒雅之趣。《山莊》一首眞得陶家情景。

又　遷字于喬，【略】有《歸田稿》。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四八　侃侃謨明亦賦詩，休官詔下尚圍棋。江湖得遂歸田樂，中屢同遊羨佩之。（謝遷。馮蘭，字佩之，與先生唱和，有《雪湖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歸田稿》　遷之在內閣也，與劉健同心輔政。史稱其秉節直諒，見事明敏，天下稱爲賢相。其文集全稿，嘉靖中倭亂被燬。此集乃其致仕以後及再召時所作。自題曰《歸田稿》，以授其子至者也。國朝康熙中，其七世孫大名府同知鍾和復加釐輯，梓而傳之。集中奏疏，類多晚年陳謝之作。凡在朝時嘉謨讜論，均已無存。卽史所稱請罷選妃嬪、禁約內官諸疏，亦不在其間。則其散失者當復不少。然遷當歸里以後，正劉瑾、焦芳等挾怨修郤，日在危疑震撼之中。而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惟惓惓寄江湖魏闕之思。老臣憂國，退不忘君。讀此一編，已足以知其忠悃矣。

《明詩紀事》丙籤卷七　遷字于喬，【略】歷諭德、庶子、少詹，兼侍講學士，入閣參預機務。進詹事，擢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改禮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請誅劉瑾忤旨，致仕，除名。瑾誅復職，再致仕。起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略】有《歸田稿》八卷。

又引王鏊《震澤紀聞》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次則謝遷。兩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含宏，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亞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遷入內閣十餘年，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健但笑而已。

又引皇甫庸《近峰聞略》　弘治乙丑，大學士木齋謝公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己，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又陳田按　木齋以忤劉瑾致仕。瑾意叵測，人皆危之。木齋曰：「天佑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棋賦詩。可謂雅量。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弘治八年，以少詹學士入直內閣，歷官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康陵卽位，

忤逆瑾，罷歸。嘉靖六年，再召晉謹身殿，次年致仕，贈太傅，謚文正。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字(子)〔于〕喬，餘姚人，一甲第一人。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正。

又　謝遷《謝文正公集》四十卷。又木翁《歸田稿》十卷。

又卷三〇　謝遷、馮蘭《湖山倡和》二卷。（餘姚令劉應徵刻。）

《明史・謝遷傳》　謝遷，【略】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爲講官，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閤，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尚書倪岳亦爭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乘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武宗嗣位，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內閣，亦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民。四年二月，以浙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二人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逮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上訪舉失實，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詔幷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爲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卽位，遣使存問，起迪參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乃遣行人齎手敕卽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清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遷愈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藥餌，光祿致酒饌，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三月辭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迪仕至廣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弘治末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又《藝文志四》　謝遷《歸田稿》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歸田稿》。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謝遷《歸田稿》八卷。

王鏊

論述

綜論

邵寶《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王公墓誌銘》　公立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恆如一日。史館諤諤，有所可否，不少徇總裁意。經筵之進，以不及執政門，故遲之，然公望重，終不能抑也。主考南畿，知有典法，不知權勢，絕關節，蔑震撼，隱然爲吾黨重。先後會試，再爲同考，主考尤稱。公嚴能得人，教諸吉士，不惟

其業，亦惟身，率以道稱，能成人，論者擬諸泰山喬嶽，蓋坐鎮之功大矣。而東山之望，晚繫天下，尤重惇叙慎修，持身持家，表裏周浹。讀書著文，樂以忘老。雖士夫雅博清玩，一不屑意，人莫敢干以私者。公稟少怯，臨事接物，或不能無動於心。偶讀程子「明理治懼，克己治怒」二言，箴以警焉。及涵養既久，進講奏對，從容詳雅，得告君之體。觀公之成者，未嘗不三嘆於斯。其爲文，先愛三蘇，才思川湧，援筆如不能止。既自超蛻，力追古作，自昌黎上溯秦漢，駸駸乎幾矣，論起衰者歸之。嘗言：「吾文得法於孟子。」君子曰：信雄而辯，鬯而雅。晚精理學，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

又《祭王文恪公文》 若古有志道德、功、言稱三不朽，公皆有之。既博且久，公之節行，海內所宗。維北有斗，泰山在東，雅頌公詩，典謨公書，經世大筆，舍公誰與？

文徵明《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爲人敦悃靖謐，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性愜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有得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遇事直前，無少係慴。雖勢利在前，不爲屈折。植志高明，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爲翕翕熱；而默然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下上，未嘗出口。每進官，輒遜避不敢當。晚益韜斂，以踰越爲戒。今上入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遣子弟入謝，即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竊已多，豈可更此徼冒？」遂自遞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爲事奪。少工舉子文，既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四出，士爭傳錄以爲式。公嘆曰：「是足爲吾學耶？」及官翰林，遂肆力墓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略】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如此。爲文淵宏博贍，而意必己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爲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爲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

霍韜《震澤先生集叙》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谿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橫漢，如列缺劃雲，如駿飆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麴，大音不弦，古鐘石磬，俚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辯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憤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略矣，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密椒宮大臣，無恥者趨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武皇帝時，瑾權橫赫，無恥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慮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游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柏松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董其昌《震澤先生集序》 文恪公昭代偉人也，其文章著撰，則千秋宗匠也。余不佞，未弁而誦公之牘，長而企公之品，既忝較天祿，悉公立朝之遠猷，綸靡之鴻筆，晚而稅駕五湖之濱，師公難進易退之節，壁立千仞，今且讀公之集，概公經世之學，經世之識，貫穿天人，揚抑今古之手眼，炳炳麟麟，金石可泐，大業不朽矣。嗟乎！公之風節在朝廷，文章在海內，即無論中秘之奇，名山之藏，全豹莫窺，如制舉八股之藝，開闢一代，士之茹其華而食其實者，迄今如一日也。坡仙有云，山川奇麗秀杰之氣，恆爲能文者用，其原本之以相發，精靈足以相往來也。公鍾扶輿之清淑，挾巨浸之浩

淼，吞吐日月，噓吸江漢，亘代挺生，夫豈偶然也哉！今雖乘箕尾、游帝鄉，具區之汪洋，爛而爲雲煙，蕩而爲波濤，蹙而爲文漪鑠瀾，焉知非公咳唾之餘沫？七十二峰之森峙，結靄閟靈，仙幻恍惚，不可窮詰者，焉知非公之寓筆床茶竈于其間也？以此啟祐後人，鬱鬱三槐，逾久逾茂，爲國世臣爲首世家，寧有既耶？

王世貞《四十詠（有序）・王文恪鏊》 文恪辭家流，廣庭振華轂。帝時紬師臣，遙跡肇枚卜。豎人窘犬步，怒焉歎一木。歸卧洞庭野，世往譽恒馥。

《藝苑卮言》卷五 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於寡。

袁宏道《叙姜陸二公同適稿》 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先生經學通明，制行修謹，冠冕南宮，迴翔館閣。弘治間，文體春容，士習醇厚，端人正士，居文學侍從之列，如金鐘大鏞之在東序，而中吳二公爲之眉目，何其盛也。【略】文章以修潔爲工，規摹韓、王，頗有矩法。詩不專法唐，於北宋似梅聖俞，於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疎放，於先正格律之外，自成一家。

《明詩綜》卷二五 先生詩不專法唐，於北宋似梅聖俞，於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疎放，先正格律之外自成一家。

《靜志居詩話》卷八 濟之以經義重，詩非所長。集中十二絕句，甚得諷諫之體，今錄其三，諸公南巡詩雖多，皆當遜席。詩云：「少年天子重邊功，烏帽戎衣手角弓。行徧漁陽來上谷，並無驥騎到雲中。」「安化跳梁即日平，中原羣盜敢縱横。洪都定亂誰堪使，除是君王自將兵。」「燕雲漠漠鎖重樓，八駿驅馳正未休。莫道十旬猶不返，金陵原是帝王州。」

《明史・王鏊傳》 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爲一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震澤集》 鏊以制義名一代。雖鄉塾童稚，纔能誦讀八比，即無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遒潔，有唐宋遺風。蓋有明盛時，雖爲時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汎覽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窮其波瀾。鏊困頓名場，老乃得遇。其澤於古者已深，故時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史稱鏊上言欲仿前代制科，如博學鴻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脱去諛聞之陋。時不能用。又稱鏊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宏正間文體爲一變，則鏊之所學可知矣。集中《尊號議》、《昭穆對》，大旨與張璁桂萼相合。故霍韜爲其集序，極爲推挹。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朋黨之私。然其謂鏊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則固公論也。

《明詞彙刊・震澤詞》 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

分論

題《論語・君賜食》一節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二：原評：語語皆體貼情理而出，不獨意法周密先正，講書作文全是將自己性情契勘，所以氣厚聲和，而俗化日上也。

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三：方苞評：層次洗發，由淺入深，題義既畢，篇法亦完。此先輩眞實本領，後人雖開闔照應，備極巧變，莫能繼武也。

又《邦君之妻》一節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三：原評：句句詳核，股法變換參差，尤見手筆。方苞評：實能抉禮意之精微，古茂雅潔，典制文字，此爲極軌。

《中庸・武王纘大王及士庶人》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四：方苞評：精語卓立，氣格渾成，當玩其苦心撰結處。

《孟子・周公兼夷狄百姓寧》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五：原評：字字典切，可配經傳。佳處尤在用意深厚，是聖人使人物各得其所。氣象粲然明盛，晏然安和，昇平雅頌之音，河嶽英靈之氣。方苞評：渾厚清和，法足辭備，墨義之工，三百年來無能抗者。

又《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六：方苞評：音調頗與後來科舉揣摩之體相近，而意脈自清，在稿中另爲一格。

又《晉之乘》二節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六：方苞評：如題順叙，而波折自生，於過接處收束處着意數筆，便覺神致疎宕不群。

又《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一節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六：方苞評：殊有踔厲風發之勢，實能寫出孟子語，妙。

又《附於諸侯曰附庸》《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六：方苞評：只用清寫，而舉義該洽，波瀾闊老。

又《大國地方百里》三節《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六：方苞評：無甚奇特，但局老筆高，又得說書之正體，遂使好奇特者鏤心鉥肝而不能至。

又《桃應問曰》一章《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六：方苞評：化累叙問答之板局，而以大氣包舉，實理充貫，有龍象蹴盤之概。此文一本作邵圭潔，或疑守溪文，尚無此發揚蹈厲氣象，但邵稿中亦未見此種，恐仍屬王興會適至而得之也。

《五就湯五就桀》《制義叢話》卷五：董文敏公（其昌）曰：王文恪、邵北虞皆有《五就湯五就桀》文字，若以縱橫逸宕論，邵作似勝。但文恪小講云：「擇君而事者，智士之所以定其交也，委心不變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則有不以然者。」便高出邵公幾等。何則？此題眞種子，要在何必同。而邵卻單做「伊尹五就」，雖詞章揮霍，已離於宗，故不得爲大家。

《河源考》《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震澤集》：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篤什所言，似爲有見。而雜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則考證殊爲疎舛。此由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軺車不到之地，徒執故籍以推測之，其影響揣摩，固亦不足怪矣。

《詠落花絕句》《山樵暇語》卷三：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起，一詠三十律，一時詩人倡和者鬱然至。有和韻者，未免東坡搗辛誚。王文恪公《詠落花絕句》云：「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鶴慘顏。只有道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閑。」觀此詩，一洗山林陳腐之陋，奚以多爲。

《贈梁都憲巡撫四川》《明詩別裁集》卷四：「人散小團營」，謂亂萌不作，猶張方平之鎮蜀也。

傳記

邵寶《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王公墓誌銘》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少傅王公卒於吳城里第，於是公致仕歸十五年矣。先是，上卽位，遣行人卽其家存問，勑有「全德盛名，海內推重」之語。公上謝疏，進《講學》、《勤政》二篇。上嘉納焉，官一子爲中書舍人。越三年，又遣有司存問，恩禮隆重，時方仰之。至是訃聞，上爲輟視朝一日，賜賻米及布，命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恪，仍命工部治葬事。比葬，其子延喆等以其長女壻徐侍讀子容將屬銘于寶，寶以公國元老，銘宜館閣大筆，且公鄉郡固有作者，奚宜至於寶哉？延喆曰：「先公遺命也。先公知公深矣。」寶乃不敢辭。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別號守溪，晚更拙叟，學者稱震澤先生。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家吳之洞庭山。曾祖妣陸氏、祖妣葉氏、妣葉氏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年十六隨父在國學，始課舉業。落筆過人，有傳其論策於文莊葉公，公大奇之，曰：「此子他日忠肅乎？」忠肅，鹽山公謚也。公與同姓，且嫌名，故稱之。於是聲名動京師，有屈年舉行，引爲友奚元啓者。居二年，歸游吳庠，凡考必居首。陳提學天台先生，尤以天下士期之。甲午試，應天第一，主司謂：「安得東坡復出？」至全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第一，廷對策入，衆擬第一，執政有忌其言直而抑之者，諉曰：「文太長，難讀也。」冢宰尹公讀之，遂置第一甲第三，初授翰林編修。孝宗初，開經筵，充展書官。《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用徐文靖公薦爲侍講學士。尋進日講，以宮寮選兼左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吏部侍郎。丁外艱去，終喪，復任命兼國史副總裁，繼命以其官兼翰林學士，入閣典機務，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再進今官勳柱國階光祿大夫，致仕。公在翰林，益肆力於學，閉門讀書，避遠權勢如恐不及。士請業者遠近踵至，惟中貴弟姪皆絕之。在經筵，雅志啓沃，每講至天理人欲之際，及君子小人之用舍，必詳必懇。上方春出游，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無逸》，至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反覆規諫。上悚聽，爲之罷遊。仍傳飭內侍，廣今日講，官意指爾爾好爲之云云。東宮將出閣，司馬鈞陽馬公疏請選正人以端國本，詔會議至公名，同聲曰：「此眞其人。」遂以爲首。吏部闕侍郎，侍郎韓公攝事，以公與壽寧故有連，既貴而能遠之，其正可敬也，首薦而用之。在吏部抑躁獎恬，清簡得體。北兵入塞，上《籌邊八事》，議論激切，侵權倖始，雖尼之後多施用大學士，餘姚謝公以災異求退，舉公與吳文定自代，時論稱允。武宗諒闇時，公協韓司徒，將率諸文武大臣伏闕請誅內侍導荒遊者永成等八人，以除亂本。疏首當屬冢宰焦公，焦

辭，乃屬韓疏入，上大驚，怒，欲庇八人，內閣持不可。俄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司禮榮乃曰：「上言卿等所言，罷宴樂，勤政事，皆當從之。惟八人者，不可去。」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天下何由而治？且今日之舉果何爲乎？」侃侃不屈。韓亦危言繼之。榮等語塞，爲慰言而罷，國論倚以爲重。既而八人者乞憐於上，歸咎岳一人，斥之南京，尋用八人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內閣劉謝二公皆去。詔補其缺，衆推焦公及公。公雖以前言見忌，然重違公議，遂俱入閣。時李文正公尚辭疾不出，焦公每事推公。上見公班尚書後，因進公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公以資淺辭不許。未幾，賜蟒衣玉帶。公聞尚寶崔璿、郎中張瑋、副使姚祥以微眚被枷瀕死，亟言於瑾曰：「士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亦何顏復立於此。」由是三人者皆得釋。韓公雖逐，瑾銜未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公言：「韓清德粹行，海內所知，今無故加罪，恐不能服人。」不聽。會廷中得匿名書斥瑾罪惡，瑾意稍戢，韓得紓焉，亦以公前言故。先是，應詔舉經明行修六七輩，有餘姚人者，瑾欲因是逮謝公幷及劉公。公與文正公力救，乃已。司馬華容劉公被逮，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不卒叛，何變之激？」劉得減死。或言：「都憲石淙楊公在陝西築牆，太勞費。」瑾信之，屢以爲言。公曰：「今安得文學政事作人。有功如楊某者，爲國修邊，奈何罪之？」廢后吳氏之喪，將祕不發，公不可。瑾曰：「何以成服？」公曰：「雖然，葬不可苟也。景泰汪妃薨於邸，時疑其禮，曰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中外權悉歸瑾，公初開誠與之言，間亦見聽。及焦事媕阿，議乃不合，瑾益狂悖橫厲，禍流縉紳，公救之不能得，蹙然見顏面。瑾望見之，曰：「王先生居高位，何乃爾哉？」公再疏求去，甚情而懇。或以公咈瑾意，虞有奇禍。公曰：「吾自省無咎，何畏彼哉？」瑾使邏者詗公，以公絕贄幣報。瑾笑曰：「過矣。」於是公疏至三，上許焉，賜璽書乘傳以歸，歲夫月米具給，當時以爲異數云。【略】公卒時，距其生景泰七年八月十七日，壽六十九。配吳氏，繼張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男四，長卽延喆，中書舍人；次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諸生；次延昭。女五，長歸侍讀子容名縉，次歸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次歸諸生邵鑾，俱先卒；次歸中書舍人靳懋仁，其季受諸生嚴濡聘。孫男三女二。墓在東洞庭梁家山之原，葬之日爲明年乙酉正月元日庚申。銘曰：明至中葉，道與時升。君子觀國，人焉是徵。我求其人，憲孝之世。偉哉王公，植我元氣。公有忠義，文章以宣。成化制策，弘治經筵。在正德初，少宰入輔。彼宄濟奸，公心獨苦。先是伏闕，偕二三臣。請劍未許，徇國以身。公如砥柱，百撼靡動。平生二箴，況也自誦。豈無加秩，少傅尚書。奭裕未足，伊任有餘。時方倚公，公去則亟。僉曰貞哉，亦有殊錫。公在廟堂，鼎實棟隆。公在山林，斗揭嶽崇。公既老矣，猶望其起。公亦壽矣，而祝未已。震澤萬頃，莫釐千尋。英靈還止，山高水深。

文徵明《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其地爲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隸學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爲弟子員。後仕爲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纖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以爲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翺新逝，文莊以公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安知非後來忠肅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以浼子也。」既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爲問，公舉《周書》、《無逸》、《易》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反覆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言者。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爲言。言激而直，當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爲冢宰，不可，曰：「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爲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爲盛事。九年陞侍講。弘治初，充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覆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上爲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武宗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

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臟賄狼藉，大臣多被點污，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藉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竊恥之，乃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骫骳，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爲治，遂用爲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賓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爲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錄》，充副總裁，時上沖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劉蕆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洶洶，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寮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奪筆具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妮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爲八人。八人者，實蠱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不回，將有處分。會內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泣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己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橫，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既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詗伺。既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讐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摭以爲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慫恿贊決爲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謀，一時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仍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公年齒方壯，海內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閒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訃聞，上爲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謚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自始卒至葬，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其曾祖伯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吳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詰、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鑾、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生嚴濡。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自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四年致仕。嘉靖初，遣行人存問，將召用而卒。

《明史・王鏊傳》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絕不與通。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鏊以本官兼諭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略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

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諛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鏊爭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鏊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專婥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卽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

紀事

《逸老堂詩話》卷下　弘治乙丑，王文恪公（濟之）丁內憂，郡守林公世遠延文恪修郡志，時館於西城書院。庭中有白蓮一盆池，秋晚一朵忽開，文恪有詩云：「埋盆若個便爲池，玉花亭亭有一枝。不以格高知者少，奈因開晚謝還遲。庭前曉日自相媚，江上秋風空爾爲。我欲舉杯同此賞，天高露下月明知。」吳中搢紳能詩者和之甚衆，勍敵殊罕。唯枝山祝希哲詩云：「賓館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閣涼枝。孤寒未必遺眞賞，開布何須怨較遲。長恨六郎殊不肖，徒聞十丈亦何爲？徐搖白羽開新詠，想對薇花獨坐時。」時枝山翁亦預纂修郡志，故前云云。爲字險韻，句句帖題，文恪獨加稱賞。

《玉堂叢語・夙惠》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人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風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識者知其爲遠器。

著録

邵寶《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王公墓誌銘》　所著有《震澤集》、《震澤編》、《震澤長語》、《紀聞》各若干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震澤先生文集》、《震澤長語》、《震澤編》，吳縣王鏊著。

《明詩綜》卷二　王鏊，【略】有《文恪公集》三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二》　王鏊《震澤紀聞》一卷、《續紀聞》一卷、《震澤長語》二卷、《守溪筆記》二卷。

又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

又　王鏊《震澤編》八卷。

又《藝文志四》　《王鏊文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震澤集》　鏊有《史餘》，已著錄。

《明詞彙刊・震澤詞》　鏊【略】著《姑蘇志》、《震澤集》、《震仲長語》、《春秋詞命》、《史餘》諸書。

吳寬《懷濟之》 東街良會正愁稀，況復秋來重久違。已向昨朝辭北闕，預知多士候南闈。祖筵莫聽驪駒唱，驛棹遙瞻畫鷁飛。試擬還朝何日是，都門應見雪霏霏。

祝允明《懷知詩・王文恪公》 肅肅文恪，有嚴我師。扣竭空鄙，博約兼資。片語必法，寸履皆規。甘雨中含，滋浹時熙。屢蹟於征，靡辭有戚。公薦以升，黃閣有職。援呼曰三，導掖謨百。嗟予不肖，鼎冶負德。邦作封史，來相予總。謂言冢君，車迎館奉。力襄懷報，寧公戾衆。公往趣成，傍誚莫誦。公聞斯慍，命我專統。謂守載屬，同羣益洶。終亦靡克，公愾滋勇。有矢畢命，卒隊茲恐。公歸在堂，復侍函丈。三變泰如，揚休彌暢。湖山奠高，風霆下上。嗟予懦與，弗從以往。中星載迴，遄失几杖。梁木既壞，吾將安放。

又《祭王文恪公文》 嘉靖三年，歲在甲申十一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門生前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允明，謹以柔毛庶羞清酌，奉祭于杜國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文恪王公尊師守溪先生之靈。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郊鱗崴龍，聖賢亦窮，騎箕蝕璧，揆相必終，何傷於吾公與？將哭公以私也，鑄金百冶，擢桂千枝，賜也奔走，商也贊辭，何戚於吾師與？惟士之節，報死于知。何不才有如小子，而蒙被乃超于等夷，待以國士，要以遠期。所謂春澍膏萌，蕭蘭同德，而焦枯之枒倍榮，秋月揚彩，遐邇齊昭，而迷塗之夫加賴。昔者允明上公之語，公既諒之矣。幽明有殊，心口豈異，所最痛者，生無所立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死以從公之遊，悵進退以無據，徒銜知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毀以絕，亦何補而何贖。祖載即期，敢藉茅鬯，因薦心曲，贊德頌業。銘不朽而鏗無窮者，出在天子，興在四海，職在國史，非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迷絕，奈何奈何！惟公尚饗。

王弼

林俊《王南郭詩集序》 詩抒性靈而補裨風教者也。感遇可以觀化，諷諭可以觀情，托興可以觀物。《關雎》、《鵲巢》見王化之盛；其衰也，《黍離》、《揚之水》作焉。《旄丘》斥其臣，《北門》歸諸天，詩人忠厚如此。而「樸樕」、「杕杜」、「鴇羽」、「騶虞」，草木鳥獸之名，其可勝道耶。然其始也，多出里巷之歌謠，要其歸，非賢人君子莫能作也。虞夏而降，漢魏騰聲，蘇、李、顏、謝，按音節而諧風雅。迨沈、宋律體盛，而詩一大變。李唐時也。朱夫子欲集漢魏與景純、元亮爲一編，眞西山詩選不及唐律，可謂樹古詩之赤幟，然亦未之有改焉爾。國朝參集諸體，作者益盛。成化間刑部屬稱小翰林王南郭存敬尤號奇崛，逸才橫發，壯思雄飛，泉地出而星空流，主盟雲物以盡洩桃源山川之氣，陳思之風骨，少陵之體裁，出入韋、柳、蘇、黃，宋筋唐響，通其正變，意所詣極，將欲自附名家者流，而未見其止也。公於是乎有遺音矣。吏事精絕，自起進士宰溧陽，聿發清敏之聲。由郎署出守吾莆，褫奸剔蠹，宴然以靖。赤子父母之病爲禱，歿葬其衣冠尸祝之，公於是乎有澤矣。夫詩名吏望嘗相掩者也，公獨不然。文與行恆騖違者也，公又不然。柄授方屬中身而委其化，斯公之不能爲造物獨爭者也。然由莆之績前無其始，亦無後以躡其蹤，豐碑巍巍，名宦血食，重以詩篇之流布，天壤俱敝可也，其得終詘之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存敬爲郎時，與楊君謙爲詩社。君謙稱其忠信醇實，神凝目定，早有詩名，才思豪逸，後師山谷，故多拗句，造思甚苦，與初詩骨格稍不同。

又 弼，字存敬，黃巖人。成化十一年進士，除溧水知縣，入爲刑部主事，出知興化府。興化多豪，郡稱難治，存敬律身端潔，倣古循吏教化，式鄉人劉閔之廬，旌其節孝，延至郡庭，設賓榻尊禮之，行之期年，郡中大治。旦日視事，日中則郡無留人，坐公堂則讀書竟日而已。病作，民爭走禱；歿，羣聚哭甚哀，立祠祀之，請衣冠葬焉。

《明詩紀事》丙籤卷七引《三台錄》　南郭詩才思豪逸，後師山谷，多拗句，造思頗苦。自謂不如是，不足以遠甜俗一派。

又陳田按　南郭治興化稱循吏。詩如回甘諫果，正味森森。

《明詩綜》卷二五　弼字存敬，【略】有《南郭集》。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存目）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黃巖王弼存敬《南郭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弼《南郭集》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王弼《南郭集》八卷。

劉　忠

《明詩紀事》丙籤卷七　忠字司直，【略】遷南禮部侍郎，進尚書，改南吏部。召還，拜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略】有《野亭遺稿》八卷。

又陳田按　太保不以詩名，七言斷句有古人風調。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性峻少通，幾三紀始拜翰林學士。正德初，爲講官，規諷剴切，將陞南禮部侍郎，進吏部尚書，用焦芳薦，徵入翰林。正德五年，以吏部尚書入直文淵閣，進武英殿。次年致仕。嘉靖二年卒，贈太保，謚文肅。

《明史・劉忠傳》　劉忠，【略】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遷侍講，直經筵，尋兼侍東宮講讀。又九年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以宮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筵。正德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遊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遊、崇正學數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傳經義，規帝闕失，而指斥近倖尤切。帝謂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兩人，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特請用爲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患之，甫兩月，即擢忠本部尚書。其冬，就改吏部。時留都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綵所暱也，秩滿，皆署下考。疾吏胥詭名寄籍，督諸曹核汰千人。大計京官，所黜多於前。又疏請不時糾劾，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然是時，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繩墨待下，糾劾過峻。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頗歸怨焉。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制詔。兩疏乞休，不報。瑾誅，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無功驟得，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瑾雖誅，張永、魏彬輩擅政，大臣復爭與交驩，忠獨無所顧。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由是與永輩左。前後乞休疏七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掎，乞省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給月廩，歲隸終其身。世宗即位，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有所獻納，帝褒其忠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忠《文肅集》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劉忠《野亭遺稿》十卷。

林　俊

論　述

徐泰《詩談》　莆田林俊，雄健之詞，困而不撓，剛大之氣，至老不衰。

邵寶《見素先生詩集後序》　世有詩人之詩，有非詩人之詩，非詩人之詩而才情風致、音調格律皆詩人也，則謂之詩人也亦宜。曷爲而謂之非詩人之詩也？有所重焉者在爾。《七月》，周公之詩也。《卷阿》，召公之詩也。說者謂萬世法程在是。《離騷》，屈原之詩也。說者謂風雅再變，爲後世詞賦之祖。然千載而下稱周公者曰聖，稱召公者曰賢，稱屈原者曰忠，而不曰詩人，有所重焉者在，則不敢以所輕者加之，其固然哉！今致政右都御史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天才高邁，尚友千古，天下之稱德學者歸焉，稱經濟者歸焉，稱風節者歸焉，公之望於天下重矣。而公夙好吟咏，大篇短章，傳播海內，視漢

以下諸名家所謂代不數人者，翱翔驅馳，未知誰歟後先下上，而況今之人乎！今之論詩人者固不能不先公也，而稱且不敢，公亦不欲自命。乃今之集而公聽之何居？蓋吾嘗聞公初以秋官郎言事左遷，久而長憲湖南，以疾歸，越數年，起佐南臺，未幾巡視江西，以憂歸。又數年，起靖蜀寇，功成乃老。今又數年，年七十而望繫乎天下益重。其間四十餘年，所至有詩，其時與地皆可考焉，而所謂性情禮義者於是乎在。公在山中，時取而讀之，其所感者深矣。矧公盛德謙虛，凡天下之所稱者退然不居，賓友過從，絕口世事，而獨以詩相娛，即謂之詩人，公其辭諸乎？公之績在朝廷，國史書之，金石弦歌播而傳之，是詩之傳，將非其羽翼乎？此固集之者之心也，而或謂以其所輕而加乎其所重，亦過矣。

李夢陽《林公詩序》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暌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詩，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廋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則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眞者則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歎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囂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眞。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

郭應聘《見素文集序》 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佞聘懷茲忱於先生素矣，【略】廼先生孫及祖哀梓先生集而屬之叙，若謂不佞知先生者，不佞得卒業，悚然神嚮，藉手先生集執鞭先生，生平幸也，願學士大夫叙先生集者，業纚纚具矣。先生當憲廟朝，毅然糾權璫、妖僧於廷，明之罪聲，震雷電而搏魑魅，是韓昌黎佛骨之表也，國史將大書特書之，然而以國事皦皦自鳴，非先生志也。而侈竹帛者，復豔譚先生伐，先生填江右則藩濠杜請，淞川蜀則藍、鄢投戈，是汲長孺之寢淮南，趙清獻之撫西蜀也，兩國人固百世尸祝之，而先生則非倖勳伐爲聲者。若術先生文，則是編具在也，疏牘先忠懇而後藻飾，辭章崇神理而薄俶詭，是又陸敬輿之奏議，歐陽永叔之文章而集其成者，操觚士類能誦之，不佞忱無敢謂知先生，請明先生所以兼茲三不朽者。夫人一心耳，是曰靈府，一以紛華寵利淬其中。萬動窒矣，先生善白沙陳先生，探致虛主靜之學，雅性恬澹，不以物累滑心，方起家爲郎，建言逮獄，時胸中已無死生，何論利祿！已而藩臬辭者再，填撫辭者十一，卿列辭者十三，最後典邦禁，僑居省闥，無少牽位，意其難進易退類如此，是豈紛華寵利得淬其靈府哉！靜虛之學，蓋湛乎其澄、淵乎其邃矣！以故挺爲勁節，鬯爲駿猷，蔚爲文詞，一本之涵養學問中來者，蓋昔諸葛武侯際主也，於漢家勳詎不焯爍，而托孤之節、出師之表，騰諸誦說至今，揆厥所原，則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實本之，儻以先生質武侯，非耶？嗚呼！先生之節之勳之文，昭昭垂不朽矣，而睹先生之不朽，亦必有明先生之學者，環寓內而遙曠以百禩，聞先生風猶然興起，矧也辱生桑梓之邦者乎？不揣援是叙先生集云。萬曆乙酉歲季秋上澣之日，郡中後學郭應聘頓首拜撰。

張詡《見素文集序》 文章以救時爲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庵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曆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悚，恨不生並時，而願爲之執鞭也。下此則鬥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係焉，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爲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爲秋官員外郎時抗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流涕，見其劾匪人、糾權倖，凜然鈇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庵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荐歷

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先帝以言者起方伯，不赴，再起爲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亦爲之斂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如是，蓋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又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爲文爲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裁異制，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曩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不傳於世，不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爲此特醬瓿上意思耳，夫豈以是爲自足者哉！

劉春《見素文集序》　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世固有勤一世於佔畢間矣，然心無所操，氣不得其養，則其論著雖工，乃有謂之不識節義者，其於世教，亦何所益損哉？然心之操、氣之養，亦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學之正、積之久而後能眞知，獨見中有所主，於是而行，了無留礙，譬如火然泉達，不可禁禦，其視世之窮通得喪，舉無足以動於中者，故其言之成文也，理到而辭自達，修於身而體無不立，發於政而用無不行，若此者豈易易哉！副都御史莆田林公待用所著見素集者，余得而觀之，則皆自莅官，凡進諫陳謀以及應求於人所著，其詩歌記序諸作，體裁雖不一，而奇崛奧博，要非無所師資者，而其心之操、氣之養，則余自信以爲徵於公而益不失也。蓋公學有本原，自上世即以儒術著稱，而其忠義清約之操，相傳世守焉，其教於家，以端其趨，嚮者固非耳目所剽竊也。比發軫刑部，當憲宗在位，海宇又安，而一二倖璫得怙寵，挾妖僧以肆其蠱惑之術，縉紳之士非但無敢言，而且有階之以進取者，公抗疏極論，人甚危之，賴憲宗監其無他，僅左遷遠郡，未幾叙復。孝宗嗣統，用大臣薦荐擢憲使，已而乞休，復起擢今職，巡視江西，又乞休，見權倖用事，累薦皆辭，尋蜀寇麻沸，今上詔起視事，復上疏比諫，懇誠剴切，尤人所難言，蓋雖其忠義出於所性，然非學得其正，其心之操、氣之養，安能視窮通得喪爲一也！故其言有所本而能成家，而讀之者自足以廉頑立懦，非苟爲著述而已也，然則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公宦轍所至，皆有聲績可紀述，至平蜀寇尤卓越，益可見其有用之學矣！以非是集所繫，故略之。

楊廉《見素文集序》　天下之動，惟天下之靜者能制之，然事或既往，何由考見，亦惟即其言語文字之間而可以得之矣，此予於見素先生西蜀奏議，而知其爲天下之靜，而能有以制天下之動也。當蜀寇之起，廷議非先生無以靖之，方家居，朝命及門，即日就道，捫參歷井，彌望賊區，先生經略其間，凡其形之章疏，從容暇豫，委曲詳盡，有本有末，有目有綱，味其詞氣，眞若處於恬然無事之秋，絕無倉卒急遽之態，有餘不盡之意，往往於言外見之，靜定如此，宜其處事精明而有以制天下之動哉！先生之靜，其本安在？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舉世俗之營營，無毫髮入其胸次，此其臨事所以靜歟？先生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大約如醫和治病，不專於驅逐風寒，而全在於調護元氣，以故效緩而大，率由於此。抑唐大臣當元戎之任，類辟高才名流以爲僚屬，凡文辭之事，悉以委之，故雖以裴度之能，亦用韓文之工拙，亦惟其人，先生以淹貫之學、奇偉之資，本之以仁義，發之以忠孝，其章疏故自不易得也，此編乃先生門客范知縣府先屬予序，既而於其震器武選達盡得而讀之，輒爲僭論如此。先生在蜀，人畏之如神明，或比之宋張詠，今海内之士皆視其出處，以卜世道，而高卧不起，其如蒼生何哉！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順天府府尹、前刑科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豐城楊廉撰。

張琦《見素文集序》　堯禹咨俞成典謨，出史官贊記之文，中庸、七篇爲子思、孟氏所親作，非其當時方言謂語粗發而成章，遽若是乎其懿也！是故言者文之形也，文者言之精也。自夫問辨淺則見古之深，習識陋則見古之粹，曰彼其時然而言然耳，高視尚古，伦視下處，以爵之噪終莫爲鳳之吟，逐流駛駛，姑辭酬物，於是乎望其復爲古也難矣。大都憲見素林先生蓋嘗卑此曰：「載籍所書，先覺之尊德行事皆夫人職業，獨文乎哉？」是故翦截陳言，力欲攜今而還之古，志於不朽，既乃平蜀來歸，嘗投予檢使觀焉，覆而益縝，探而益深，久然後有得，論曰，先生序事如杜預之溫詳，志記如司馬遷之沈實，銘書如彝鼎文之嶢峭，短簡小墨如良工之玉屑，得之皆可以飾簋簋而增華重。然則古之文今之文與范宣子侈其先世爲不朽，魯穆叔曰，此世祿，非不朽，其在言之立乎？雖久不廢。先生顯祖開始於九牧之賢，歷帝皇者五易姓，而文臣學士滿天下，范氏莫加焉，先生無以爲也，氣節勳能，海内聞之數十年，蓋立德立功胥之矣，言餘事也，而猶如彼乎用□哉！是之謂

三有立焉，是之謂不朽。四明張琦撰。

王鳳靈《續集叙》 士有童而習之，白茫如也，宦成業隳，以文字爲土芻，窮年彌性，概無述焉，而碩輔元僚所以彌綸翊贊者，竭思盡慮，其於述作又未暇，數數然者非有兼知之資、日孳之學，而欲文行蔚其相宣，功言同於不朽，固甚難矣。公以直毅忠勤，受知四聖，自部郎、臬使，歷御史中丞、大司空、司寇，晉秩宮保而歸，中間論妖僧，按逆寧，平蜀寇，持詔獄，光輔新政，天下想望風儀，如赤麟青鳳，莫能爲象，而其出處大致，昭揭日月，則人皆仰之也。雄文秀句，流播綺石，胡然而嶽峙，胡然而川注，一時師匠實推先焉。【略】夫以功成之未慮、老盡之餘年，而猶矢筆成編，積言累萬，有他人沒齒櫝門所不能庶者，公所謂獨智兼人、好學不倦，非與？或謂公道危履獨，於事主酬世爲難，所爲文，語奇而思苦，後進或不能以誦法，今觀其垂終數疏，懇惻忠慕，讀之可使人涕，其與群公相和答、披豁衷，素貞而婉，情至而可深思，獎賢嘉善，忘己而欲賓之懷，如贈黃、余、三慰諸篇，眞休休有容之度，謂危與獨也乎哉？若乃微言奥義，蓄而約於文詞，則自艾軒而上溯於檀弓、左穀，無異趨者，公有所誦法而然矣！抑平生不負文節，道固有同者，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論其世，然則公是集也，於詩書爲絕筆，於世爲完局，蓋棺事定，此尤足以觀矣，悲夫！嘉靖丙申冬十月初吉，門人耕原王鳳靈頓首拜手謹叙。

《藝苑卮言》卷五 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癡重何？

《明詩評》卷四 俊詩頗極刻削，又復癡重，如灌莽中突起奇石。又如折翅角鷹，捩撇難振。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舉進士，李長沙亟稱之，曰：「當以文名世。」楊石淙評其詩曰：「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己間。初視之，若有隱澀語，久而咀嚼悠然，有餘味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 俊爲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奥，不沿襲臺閣之派。其詩多學山谷、後山兩家，頗多隱澀之詞，而氣味頗能遠俗。奏議分兩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政、秋臺六稿，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平生經略，此足見其大凡矣。

《明詩紀事》丙籤卷七陳田按 尚書詩晦澀者不必言，時遇疏豁者，如絕壑疏林，別有風景。

傳記

劉春《見素文集序》 公諱俊，待用其字，別號見素，後進慕之，咸稱爲見素先生，遂因以名集云。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經筵講官、同修國史、東川劉春撰。

《明詩評》卷四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也。舉進士，爲刑部郎。坐論妖僧忤旨，下獄，謫姚州倅。累遷湖廣按察使，引疾告歸。以右僉都御史召撫江西，再乞歸。復以副都御史撫蜀，討蜀寇有功，加右都御史，又乞歸。久之，嘉靖初，召爲工部尚書，後復改刑部尚書，又乞歸。加太子太保，廼卒。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俊，【略】成化戊戌進士，刑部員外郎。極論妖僧繼曉，下獄，謫姚州判官。用王三原論救，叙復南部，擢雲南副使，湖廣按察使，移疾歸。起拜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改撫江西，復召以副都御史，出撫湖廣，改四川，平藍鄢諸寇，加右都御史。嘉靖初，召爲工部尚書，改刑部，抗論時政，多所執奏。上詰責甚峻，以不得其職乞致仕。八疏乃允，加太子太保致仕，謚貞肅。

《明史・林俊傳》 林俊，【略】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輒屬俊治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尋以正月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薦擢雲南副使。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萬人，爭以金塗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償民逋。又毀淫祠三百六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宮。干崖土舍刀怕愈欲奪從子宣撫官，劫其印數年。俊檄諭之，遂歸印。進按察使。五年調湖廣。以雨雪災異上疏陳時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請著爲例。不從。九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右布政使，不拜。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

十四年正月朔，陝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瓘、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已，屢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新昌民王武爲盜，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俊巡視。身入武巢，武請自効，悉擒賊黨。詔即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歲祿，率倍取於民，以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武宗即位，言官交薦，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史，再撫江西，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眉州人劉烈倡亂，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俊繪形捕，莫能得。會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巴州。猝遇之華躆，單輿抵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淫雨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俊擊敗之龍灘河，遣知府張敏等追敗之門鎮子，遂擒廖惠。而廷瑞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遂移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佯聽令，使弟琯劫如故。指揮李蔭斬琯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以元日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搗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已，本恕、廷瑞爲永順土舍彭世麟所擒。俊論功進右都御史。甫黨方四亡命思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敗之去。捷聞，璽書獎勵。俊在軍，與總督洪鍾議多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御史兪緇走避賊，而僉事吳景戰歿。緇慚，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於是俊前後被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世宗即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樸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遷就以廢公議。既抵京師，會暑月經筵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已七十，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俊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王瓚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俊以耆德起田間，持正不避嫌，既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賜隸廩如制。俊數爭「大禮」，與楊廷和合。嘗上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以上。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撲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疊裹，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概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後一年，《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廷和，削其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貞肅。

《明詩綜》卷二五　俊字待用，【略】有《見素西征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　俊字待用，【略】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以糾權璫遠謫。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爲弘、正間名臣。晚年再起，斷斷持正。卒以不附合張璁桂萼，致歿後削籍，葬以士禮。尤見後凋之節。

又　所著詩文，張詡序謂俊致仕之時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此本文二十

八卷，奏疏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其起廢以後所作，併附以遺疏四首。與詒序不符。蓋已出後人裒輯，非俊自編之原本也。【略】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原有詩集十四卷，此本無之。別有《西征集》，凡詩歌二百二篇，跋二篇，賦一篇，書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記五篇，亦不以詩爲一集。觀其孫則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尚闕。是當時本未同刊，故流傳頗尠。今仍其原第著錄云。

又《別集類存目二・西征集》 明林俊撰。俊有《見素文集》，已著錄。是集皆其正德四年再起官四川巡撫，平定巴夔土寇時作，故以西征爲名。凡詩歌一百二篇，跋二篇，賦一篇，書二十三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記五篇。末附戴錦所撰《西征傳》，述靖亂始末頗詳。

《明詩紀事》丙籤卷七 俊字待用，【略】有集五十四卷。

邵寶《見素先生詩集後序》 集凡十有四卷，刻於吳縣尹西蜀高君公次，今致政少傅邃庵楊公既爲之序，而公之甥今太倉知州黃君廷宣復屬某數言於後，某獲侍公三十餘年，雖未敢謂知公，幸竊誦公之詩，與聞天下之論，於是乎言。其文若干卷，別有刻者，茲不著。

李夢陽《林公詩序》 林詩一十二卷，凡千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詡《見素文集序》 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爲我叙之。得書時薄暮矣，亟篝燈快讀，次日即促筆，于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爲幸，遽忘其謗陋且讓云。正德改元丙寅冬十一月上澣，南海病夫張詡廷實撰。

林及祖《見素文集跋》 先大父少保公揚歷兩都，忠事四聖，宇內高其節概，崇其文章，公亦愼所與，著作百有餘卷，諸叔少司馬省吾翁錄二十五卷，梓于百粵，太史泰泉黃公嘗編校之。嘉靖壬戌，莆罹慘禍，家遭兵燹，版籍蕩于煙塵，士大夫過莆，懇之莫應，祖懼前光遏佚，旁求舊本，至榕城，得之大司農鍾陽馬公所藏者。公嘆曰：「名碩之生，代乏多人，莆稱文獻，惟尊公爲獨盛，生仰止舊矣。」讀其疏劾梁方引用僧繼曉，則左道者屏息，抑寧藩府第易琉璃，則逆萌者寢謀；按權璫私入李陽鳳于獄，三封還詔書；追巨盜藍廷瑞據四蜀、王武寇江右，公單騎兩入賊壘，宣德意而撫之，忠貞激烈，循國忘身，芳名與日月爭光，勳業與天壤共敝，矧文章山斗品藻寓勵世之機，豈瑤華玉振之是飾，宜亟圖之。祖歸梓諫草七卷，民部尚書郎希齋柯公校之，難餘力詘而止。穆宗登極，南省岑公少谷疏薦補大父卹典，祖承恩澤授端官司簿，諸大老日索文稿，祖抱隱憂，及改留都樞幕，黽勉鋟梓，以少逭罪愆，憶嘉靖乙酉，省吾翁梓是集于穗城，今祖成是集于白下，歲之合符，誠不苟矣，續集諸姪度支正郎大繡捐俸梓之，惟詩集尚缺，冀子姓宦遊者續成焉。萬曆乙酉季冬臘日，孫男及祖頓首拜記于洪樞公署。

王鳳靈《續集叙》 素翁《續集》十二卷，我先師見素林公起廢以後作也。蓋是時公已七十矣，後二年乃請老，又後四年遂以永逝，悲夫！【略】《文集》三十五卷，《詩集》十四卷，公令子吏部大夫愧吾君達先已錄次刻行，是集出最後，以別諸前刻，乃稱《續集》云，集而續之，是述作之全也。

林大黼《重刻續集跋》 諸祖見素翁，以貞忠雅抱受知四朝，其所著作，式窺元始，以澤於道，與古作者分鑣並驅，燐燐炳炳，誠一代之英也。先是，《文》則省吾翁刻於兩廣，《詩》則寒谷翁刻於三衢，《續集》則愧吾翁刻之於家塾者，壬戌之變，板刻俱燬，諸叔子述氏有深痌焉，黼因任分刻之責，顧浮沉埃壒，期會繆牽，負諾責者廿餘年，茲贅留曹，稍有暇晷，廼受《續集》於叔氏而梓之，若其餘則叔氏亦駸駸然備之矣。噫嘻！方翁之疏妖僧，抗逆濠、討藍賊，身與家何有也？尚有於文之傳與否？迨夫勳垂旂常，行列史乘，芳猷偉樹，所至稱山斗焉，則文之傳與否，似亦奚與也！然君子頌言以考世，哲士緣迹以度衷，談道德者得鉤其玄，覈事功者爰采其實，諸刻似亦與有助焉。吾莆文獻，由來尚矣。前此漫渙毋稽，武廟時，少司馬山齋鄭公始編輯以永其傳，翁爲敘之，謂如景星慶雲，轉瞬而消滅以盡，豈不深可慨與？黼誦斯言而三復焉，竊有窺於諸刻之意，故因斯刻成而並識之。時萬曆十二年秋九月菊旦，姪孫大黼拜手謹書。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莆田林俊，時用《見素齋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林俊《見素集》四十九卷、又《續集》十二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林見素集》、《見素奏議》，莆田林俊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林俊《見素文集》二十八卷。 又：《續集》十二卷。 又：《詩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林俊《文集》四十卷、《詩》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林俊《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略】（臣）等謹按，張詡序謂俊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此本共

四十七卷，數與詡序不符，蓋後人裒輯，非俊自編原本。又別本《西征集》無卷數，已見全集內。

雜録

《山樵暇語》卷五　宮保刑書林見素（俊），閩人，自幼好作古文，戊戌同考編修。莆田李學士（仁傑）好時文，見素在場屋始傚之，文成，見其體卑弱，嘆曰：「得失有命，何必苦拘座主之意也。」乃就題改作如燈窗下文字呈之，自謂雖不中亦無愧矣。分卷在西涯李公處，公識此文，遂擢高第。不負所學，其有幸也如此。

《靜志居詩話》卷八　《中山狼》小説，乃東田馬中錫所作，今載其集中。世傳以訾獻吉者，數其負德涵也。攷之康、李，未嘗隙末，黄才伯有《讀見素球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耳。

邵寶

王鏊《容春堂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嚴則望之巉巉，其可畏者也；暢則即之溫溫，其可愛者也；皆文之嫩者也。而兼之難，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失也流而爲晦，甚則僻塞艱蹇，齾牙而難入；文至歐蘇可謂暢矣，其失也流而爲弱，甚則熟爛萎薾，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之過，學之過也。學韓柳者束於法，有意而不得逞，學歐蘇者惟意之適而不知法以裁之，是二者皆過也。於乎！斯亦難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爲戶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鰲山蓋嘗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予舟中，出所著視予，固已超然脱去凡近，雖不得即而友之，亦未克沃而忘之也。其後官于朝，公以進士補外，久之召還，予且以告歸，今兹公亦告歸，地且孔邇而衰病錮之，不能朝夕數數，獨時得其文與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欽歎，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屑爲近世之文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之文焉所師？曰，予也讀之，不能窺其所至，又安能知其所出，然妄意論之，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有不同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似韓，此善學韓者也。雖然，此特論其外之文耳，抑復有深於是者焉？未敢遽論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渴賢之日，方將復起，大見於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而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題其首以俟，併以復侍御君，以爲何如也？正德丁丑歲秋八月望，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震澤王鏊譔。

李東陽《容春堂集序》　文之好尚不同而相信者絶少，蓋文者人心之聲，信其人斯信其文矣。人豈易信哉？見之而不能知，弗信也；知之而以爲不足信，弗信也。杜子美之於李太白，韓退之之於柳子厚，張籍皆極推許，而三子者有異議焉，惟歐陽永叔於蘇子瞻稱其奇才，欲相遜避，而子瞻心誠服之，至以比孟子，此何哉？信不信之間耳。世恆説古今人不相及，今之君子果於自信而無所取信乎人，故雖有奇才博學，或陷於一偏而莫之覺，於是益歎夫相信之難也。予於南畿之試，得邵君國賢，意其非場屋士，見所爲古文歌詩，愛其峭拔，與之論焉，數年而見之則加厚矣，愛其簡潔，與之論焉，數年而見之則又加裕矣。比乃見其《容春堂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恬情事，摹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辛苦不怡之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蓋國賢信我太過，而其所自信者固存，獨非有所合而然哉！國賢清修好古，自領科第以來，爲州守、爲郎正、督學政，歷長藩臬，更踐臺省，雖公務叢委，而條貫整飭，未嘗以文廢政。屬以母老乞終養，不得請，僅予告以歸省，色養之暇，大隸力於所謂文者，故其所得益深，而猶未見其止也，作信難以貽之。

又　國賢名寶，成化甲辰進士，今爲戶部左侍郎，容春者其先世所居之堂，國賢所修復者，因以名集，其他集尤多，予獨備見其前集云，特進、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譔。

浦瑾《容春堂前集序》　今天下以古文名大家者彬彬相望也，其在東南凡幾人，在常之無錫則有若少司徒泉齋邵公。公早孤力學，弱冠即名於鄉，既

第進士，則遊少師西涯李公之門而有得焉，蓋自是仕且學餘三十年，文日進以邁。西涯，人物懸衡也，實以天下士目公，於是公隱然爲東南之望。瑾晚末無似，辱公寵而教之，嘗從容問公曰，文將安師？曰：師今之名天下者，無以，則先進乎？無以，則古之人乎？曰：先進而上，宋古乎？曰：有唐有東西漢者在。唐兩漢古乎？曰：有先秦古文在。古至先秦至矣乎？曰：庶乎其亦古也已！曰：將不有六經在？曰：六經尚矣，夫學文而曰必且爲六經，吾則不敢也。它日問詩，公詔之如問文曰，將不有三百篇在？曰：三百篇尚矣，夫學詩而曰必且爲三百篇，吾則不敢也。瑾切志之。及公以侍養歸自戶部而病，病愈無所於事，則繙錄舊所著文若詩，【略】凡得文之類篇若干，詩之類篇若干，其謹重精純，蓋得諸宋；其雄渾森嚴，蓋得諸唐；其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至其諸篇，每曰君子曰云云者，則左氏蓋爾也，而公乃自附焉。於是知公之嘗以詔瑾者，信乎不誣。然文不必若六經，而粹乎卒潭於理義；詩不必若三百篇，而溫乎有風雅之遺音，是又奚啻先秦而已也與哉！蓋所得於西涯與所自得焉者，厥亦深矣，其望東南而名天下也固宜。

又　及公以侍養歸自戶部而病，病愈無所於事，則繙錄舊所著文若詩，日誦諸容春精舍以爲樂，樂則傳以視瑾，使篇爲可否之，瑾不佞，輒繆復曰，某者爲可，某者不爲可。公則取所可者覆誦焉，曰：然乎？然乎？又樂也。如是者百七十日，錄始定，凡得文之類篇若干、詩文類篇若干，【略】公之諸門人請先刻今所錄者爲前集，公謂瑾嘗與聞於斯集也，命爲之序，瑾不敢沒公之教，且樂附名焉，乃謹序其委源聲實之概，俾天下後世之敦文獻者於是乎徵。公名某字某，其奏議公移在別集，其後集在續稿，其德其政在史書。正德甲戌秋八月既望，鄉貢進士，晚學生同邑浦瑾撰。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

俞憲《盛明百家詩・邵文莊公集》卷首　先子九思府君嘗師文莊公二泉邵先生。憲生晚，又得及公之門而燕侍焉。公所批訂私試文義猶有存者。比憲讀公詩，將授之梓，客有在坐曰：「嘗聞公詩不如文，蓋詩爲文掩耳。」憲曰：「其然，豈其然乎？公詩正大嚴重，如端人直士，侃侃諤諤，可爲世風。古有詩史，固其流也。詞林如公者，復幾何人？第逸韵少而氣骨多，意象精而興味稍或不逮，故於正音微有間耳。然其才情，豈在元宋名家下乎？」客起唯唯。因書首簡。公諱寶，字國賢。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嘗爲江西提學，最有聲。公少孤力學，終成大名。既陟宗伯，即懇疏侍養親，終亦不復出。年六十八而終。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舉南畿，受知於西涯，及爲戶部郎，始受業西涯之門，西涯以衣鉢門生期之。越三十年，以侍郎予告，西涯作《信難》一篇以貽之，以歐公之知子瞻及子瞻之服歐公者爲比，蓋西涯之絕筆也。西涯既歿，李、何之焰大張，而公獨守其師法，確然而不變，蓋公之信西涯與其所自信者深矣。竟陵鍾伯敬嘗語予曰：「空同出，天下無眞詩，眞詩惟邵二泉耳。」余與孟陽亟賞其言。

又　寶，【略】成化二十年進士，【略】以副都御史總漕江北。再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請養母歸。陞南禮部尚書，再請終養。母喪闋，請致仕，不允，卒謚文莊。

《靜志居詩話》卷八　二泉詩，如平原彌望，雖盡翦其荆榛，惜少芳華可采。

《明詩綜》卷二五　李賓之云：國賢集該括情事，摹寫景物，極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

又　王濟之云：國賢古詩有魏晉之風，師其意不師其辭，興寄閒遠，體裁簡重。

又　林待用云：國賢根躰宋儒，標致秦漢，莊以潔，和以平，紆徐容與，辨博而不肆。

又　浦文玉云：先生詩謹重精純得諸宋，雄渾森嚴得諸唐，爾推深厚得諸漢。

又　寶字國賢，【略】有《容春堂前、後集》、《泉齋勿藥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　寶舉鄉試，出李東陽之門。故其詩文矩度，皆宗法東陽。東陽於其詩文亦極推奬。當寶以侍郎予告歸，東陽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摹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辛

苦不怡之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爲比。其心之相契如此。然東陽所見祇有《前集》。其《後集》、《續集》、《別集》則寶後所續編，東陽弗及覩也。今統觀四集，其文邊幅少狹，而高簡有法，要無愧於醇正之目。《明史・儒林傳》稱其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其文典重和雅，以李東陽爲宗。而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殆非虛美。其詩清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顧元慶《夷白齋詩話》極稱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一篇，謂其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蓋其眞摯不可及云。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　寶字國賢，【略】有《春容堂》前後集三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

又陳田按　文莊詩格平衍，其蘊藉入古處，則學爲之也。在茶陵詩派中，不失爲第二流。

《明詩評》卷三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舉進士，爲許州守，擢戶部員外郎，遷郎中，進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遷左布政使。召拜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入爲戶部左侍郎，乞養母歸。以南京禮部尚書召，不赴，久之卒。

《明史・儒林傳一・邵寶》　邵寶，【略】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昺。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爲禍福，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躬課農桑，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爲戶部員外郎，歷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卻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絕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併及寶，勒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留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說》、《漕政舉要》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

又　邵寶《容春堂全集》六十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三　《二泉文集》六十六卷：《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容春堂別集》九卷、戊寅至壬午五集三十七卷，戶部左侍郎無錫邵國賢撰。

又卷一七　《二泉詩》，少司徒錫山邵寶國賢撰。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容春堂續集》。

又　《容春堂前集》、《後集》、《別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無錫邵寶國賢《容春堂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邵寶《容春堂集》六十六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容春堂集》，錫山邵寶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邵寶《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又《後集》十四卷。又《續集》十八卷。又《別集》九卷。又《泉齋勿藥集》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邵寶《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

儲　巏

邵寶《柴墟文集序》　儲公天資超邁，自幼學時已有尚友千古之志，涵養既久，其性情風度從容詳暇，接引後進穆如可親，至論國事人才、正邪忠佞，辯涇渭義，色法言凜莫可犯，歷兩考功，品署惟允，及佐中臺，薦起名

節如恐不及，剡牘之餘，溢於言論，時稱大雅君子，必公焉歸！故其爲詩或恬澹平雅，或渾雄跌宕，或洒落清遠，所謂風雅遺音，公蓋有之。其爲奏疏、爲書啟、爲碑表、序記、銘誌諸作，繫天下國家大體，關乎古今治亂者，則方正嚴毅，斬截崛奇，雖片言單詞，蒼然古色，壁立千仞，望之嵬然而未易卽焉，其長篇大章抑不待論也。烏乎盛哉！故觀公之爲人者，雖未嘗執簡披閱，可以知其言；觀其言者亦然。若夫公所蓄積，書自六籍外，先秦兩漢以來諸子者之所撰無不讀也；詩自騷、選以來，魏晉唐宋諸家者之所賦無不誦也，其博如此。乃若近事，自宋金元季至我國初諸老之遺言逸跡，旁詢壽耆，徵之故府，歷能道之。元夫鉅人自公卿達於韋布號有識者，無不賓禮交游，相與參訂焉，至欲筆之爲書，其言則曰「知古非難，知今爲難，通達國體者古難其人，而況今乎」云云。繼之以嘆。由是觀之，充公所志，使見柄用，必將大建勳業，上追古人，而以時以地未之究也。其所述作托諸縑楮金石者，皆公之餘爾，然公之所蘊，執是以暴於天下，而徵乎其所行，夫誰曰不可哉！予自甲辰以公登第，越十年被召自州，相從郎署者數年，凡公所著，往往得承面論而私讀其稿，故嘗僭有所論如此。先是，公之知友山西憲使東吳顧君華玉嘗以台守過我，亦將屬序，未果，今乃卒爲台州執筆，固亦予之分也。【略】台州名洵，辛未進士，累官兵部郎中，由沔陽知州遷今官。嘉靖乙酉冬，南京禮部尚書、詔許有疾調理，前戶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友生句吳邵寶序。

又　正德癸酉，公在南京，余請告家居，各以病，間公小愈時，予尚榻臥，及秋，予幸漸復，公乃不起，予聞之，深以知己凋謝爲恨，而弔使誄辭坐病俱廢，居閒之暇，北望海陵，未嘗不慨然興懷也，序吾烏乎辭！【略】公諱嚾，字靜夫，柴墟其別號也。其邑里、世系、官階、履歷在碑誌者不書。

又　南京吏部左侍郎柴墟先生儲公既卒之十有三年，其從子台州貳守平甫以公集若干卷刻于沔陽郡齋者，謁予二泉山中，請爲之序，其言曰，先伯父爲先生知素矣，是集之序非先生其誰圖之？敢虛首簡以請。予媿乎其言，抑有感焉。【略】集初名《柴墟》，刻既成而賜謚命下，遂稱之，上以昭聖明崇獎名德，不遺遐故之盛典，下以慰公於九原云爾。

儲昌祚《柴墟文集序》　公在朝凡若而年，正色侃侃，眞有古大臣風，其建豎鴻懿，載在國史郡志及家乘等書不具論，論其逸事。公家居，每與諸名儒講聖賢之學，踐履一如其言，喜接引後輩，戶外之屨常滿，既掇巍科，猶手不釋卷，縑緗之業儲蓄甚富，該覽甚博，至朝家典故，尤所究心，每謂知古非難，知今爲難，故耆儒老生多所詢訪，卽稗官野史咸加採錄，眞有經世之略，而惜猶未究其用也。公既沒，猶子平野公以名進士出典州郡，刻公之集行於世，世共珍之，今讀其詩，溫厚典則，綽有風人之致，而其文則遒勁古雅，直逼西京而上，我朝所稱名家，誰有出其右者？猗與盛哉！昌祚嘗聞之先封翁云，文懿公嘗念水木根源，欲復我邦族，故其送同邑杭稽勳詩云：「買田擬就吾宗住，爲訪東坡舊屋廬。」此仁人不忘本之心也，惜當時工部未爲買宅，致公之駕不南，所稱珠還璧合之美未覩其盛，今猶憾焉。

又　侍郎文懿公於昌祚爲曾伯祖，公裔出臧林，其先以閩左徙居海陵，越四世而生公，聰明俊偉，度越一世，弱冠發解南畿，旣而大魁天下，人咸以三元期之，因試卷沾墨不獲進呈，士類惜其少遜商公云。【略】昌祚與弟顯祚輩每讀公集而重有感於今也，吾宗自曲阜而遷莊城，自莊城而遷臧林，敦詩悅禮，世有聞人，在宋元及國初爲尤盛，具在譜牒，無容言矣。卽成、弘之間，登甲第而同朝者猶有四五人，故公之詩有曰：「怪得前人尚王謝，從來家世有人材。」彼其時輪轂盈衢，南北競爽，豈不稱鍾鼎名家哉！而今何寥寥也。易稱堂搆，禮重箕裘，所爲無忘前人之緒，庶幾美而彰，盛而傳者，凡我宗盟，胡可忽諸！胡可忽諸！

又　公集之板歲久而敝，不肖方欲新之，因風塵役役，繙校未遑，今叔祖寅賓自捐百金，更其梨棗，甚盛舉也，因爲之跋數言於後。賜進士第、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曾侄孫昌祚頓首拜跋。曾侄孫邦泰頓首拜書。

儲耀《柴墟文集跋》　耀竊論曰，我老祖文懿公，人皆稱爲天下才人也，我以爲我老祖蓋神仙中人也，何也？公性靈絕異，體骨不凡，抽翰布辭，往往似不食煙火人語，爲人修潔清善，澹漠沖和，眞有道者氣象，以故處溷濁而不汙，履盛滿而不危，負高才美名而人不忌，其得全身避世之術者耶！逮乎騎箕之際，神意蕭爽，遺命忠孝，翩翩而逝，闔棺後天葩瑞藻繡於戢身之宮，變幻非常，殆不可以瞬視，道家謂之尸解，或又以爲公生平不盡之奇麗，於此盎發云，當公於神仙中人，亦豈矯誣之說！若乃文章詩賦、功業人品，國史已有定評，耀何敢贅於末簡。萬曆甲寅仲夏吉旦，三世曾孫耀百拜謹撰。陽山徐來復改之甫書。

又　燿莊誦我老祖柴墟文懿公集凡十五卷，惟我伯祖平野公嘉靖乙酉刻於沔陽宦署者是也，已行之天下矣。行之既遠，則原板用之彌勤，墨瀋蠹嚙，雖有棗梨，必無幸矣，士夫購求茲集率無以應，識者憾之。君子曰：「先烈之弗彰非孝也，後學之靡式非公也。」非孝非公，燿於是有大懼焉，搜笥中僅存原藁一部，自備百金，重授之梓，更撿鄭澹泉吾學編傳、顧華玉靈徵記、趙叔鳴靈徵詩併圖、歐楨伯廣陵十先生傳之一、皇明世說新語數則，咸補入邵二泉集序之後，列爲一卷，合原集共十六卷，繕寫校刊，閱二年而始就，庶乎可以當宗器、存口澤也歟哉！

《靜志居詩話》卷八　文懿掉鞅詞場，與楊君謙、徐子仁、杜檡居衿契，君謙嘗題扇寄之，文懿愛惜緘題字，未開視也。一日，子仁、檡居過，出扇作畫，文懿因題詩寄君謙云：「爲惜緘題入手遲，清風千里故人思。畫成一事知還欠，封寄江南乞寫詩。」亦藝林韻事也。李獻吉敘倡和詩云：「予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嘉定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杭氏兄弟、郴州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都元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尤也。」當日倡和，文懿實居其首，及李、何教行，執政欲加擯斥，文懿以文章復古，爲國家元氣，極其扶植，得不傾陷。風雅蔚興，斯人攸賴。今之論詩者鮮及之，論世者所當表微也。

又　文懿卒於南都，在正德癸酉。後三年，歸柩海陵，攢於墓舍。丁丑將葬，啓視棺，上生黝墨成繪畫文，具畫家皴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篠，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夭矯，梢著數花。右如左，而樹枝差短，其文深入木理，四方來觀，詫爲神異。華玉爲作《靈徵記》，此事甚怪，近靈壽傅去異撰《有明異業》。寶應劉禹峰撰《史外業譚》。採幽索隱，獨此未載，故附識之。

《明詩綜》卷二五　顧華玉云：公詩沖澹沈鬱，兼晉唐之風。

又　巏字靜夫，【略】陞太僕寺少卿，進本寺卿，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略】有《駒野》、《柴墟》二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柴墟齋集》　是集爲其曾孫耀所刊。詩五卷，序文三卷，墓誌一卷，雜著二卷，奏疏一卷，書簡三卷。巏嘗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相倡和，其詩規仿陶韋，文亦恬雅。至於才力富健，則不及夢陽等也。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　巏字靜夫，【略】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召拜戶部侍郎，引疾歸。【略】有《柴墟集》十五卷，《駒野集》一卷。

又引《春容堂集》　柴墟詩渾雄跌宕，洒落清遠，風雅遺音，公蓋有之。

又陳田按　柴墟以西涯爲師，空同爲友，故詩力雄厚，迥異臺閣之體。

王世貞《國朝名賢遺墨五卷・第四卷》　南京吏部左侍郎泰州儲文懿公瓘《次韻雨花臺》一律，詩拙而微有句，書拙而微有筆。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巏，【略】成化二十年，進士第一，除南京吏部考功主事，改吏部考功郎中，歷太僕卿左僉都御史，戶部侍郎。再起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卒於官。謚文懿。

《明詩評》卷三　儲巏，字靜（之）〔夫〕，泰州人。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考功郎中，擢太僕少卿，累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卒。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海寧儲巏著。成化甲辰會元，吏部左侍郎。

又《（柴）〔柴〕墟文集》、《（駒）〔駒〕野集》，海寧儲巏著。

《明史・文苑傳二・儲巏》　儲巏，【略】。九歲能屬文。母疾，刲股療之，卒不起。家貧，力營墓域。旦哭冢，夜讀書不輟。成化十九年鄉試，明年會試，皆第一。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嗣位，疏薦前直諫貶謫者，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吉等皆錄用。久之，進郎中。吏部尚書耿裕知其賢，調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覈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巏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羣僚咸在側，裕大慚，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擢太僕少卿，請命史官記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時不能用。進本寺卿。武宗立，塞上有警，條禦邊五事，又陳馬政病民者四事，多議行。正德二年改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召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督倉場，所至宿弊盡釐。劉瑾用事，數陵侮大臣。獨敬巏，稱爲先生。巏憤其所爲，五年春，引疾求去。詔許乘傳，有司俟疾痊以聞。其秋，瑾敗，以故官召，辭不赴。後起南京戶部左侍郎，就改吏部，卒官。巏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進士顧璘嘗謁尚書邵寶，寶語曰：「子立身，當以柴墟爲法。」柴墟者，巏別號也。嘉靖初，賜謚文懿。

又《藝文志四》　儲巏《文集》十五卷。

孫緒《無用閒談》 司徒儲靜夫巃，於余爲先進。初未相知，因送王翰林九思歸省，席上聯句以贈。儲有句云：「詩許奪袍供戲綵」，坐客俱未能對。余時年最幼，居末坐，起續其下曰：「腹藏充棟未題籤。」儲喜甚。既而共談《史記》，喬太宰希大有句曰：「午夜卷舒驚落蠹。」余應之曰：「當年辛苦費雕蟲。」儲起執余手曰：「吾當讓子一頭地。」自此遂相知。

《國史經籍志》卷五 儲巃《文懿集》十五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儲巃《柴墟文集》十五卷。【略】又有《駟野集》。）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儲巃《柴墟齋集》十五卷。

喬 宇

王世貞《喬莊簡公集序》 當憲孝朝海內乂安，人主意不欲競於武，縉紳先生爭自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石淙楊太保爲之冠。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弟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爲古文辭甚著，自喬公爲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平銓衡，有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顧喬公之自喜爲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游，游輒搜奇剔幽，有記詠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八法，喜延說後進，不爲貴倨，海內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下風，借標相重者比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少實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從容調兵食，約束吏士，大小受署，奪逆王膽於數百千里外，事甫定，天子以其倖來，公先幾伐謀，抗死請鑰，大奸惕息於肘腋之內而不敢動，蓋前是石淙公數立功西北，稱名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勳第一，封侯伯，而公復建社稷之業於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也。嘉靖初，天子進公位少保，爲大冢宰，虛己以聽，公推轂者舊，一時彬彬朝寧間，前後建白，軒舉國是，而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稍不合即奉身退，高卧於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玄而望其復起，即嚮所稱長沙、石淙、伯安諸公，視公於出處之際蔑如也。公之爲大司馬，不佞大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太宰，相過從驩甚，公有鄉人林宗之鑒，先君子甫髫而侍公，進之膝曰，兒異日庶幾余哉！則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先君子居恆與不佞及公，未嘗不津津言之也。其貌頎然而偉長，色毅然而方溫，然而親人若傷，詩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蓋喬公歿三十又五年，而今皇帝錄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予葬，【略】嗚呼！即憲，孝間，士大夫習公文者，將謂公寡折衝之略，推遜介胄，迨後習公留都事者，毋乃謂公木強持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輩耶？茲集行，庶幾有以窺公全矣。隆慶辛未夏月，吳郡後學王世貞撰。

又 蓋喬公歿三十又五年，而今皇帝錄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予葬，又三年而不佞承乏晉臬，首訪公家室，則公之血胤絕久矣，糾其遺文，得十之一二，歸而謀梓行之，會清簡之孫世良者，時丞崇明，聞而損奉，共剞劂之役，集成凡得詩賦四卷、奏議及雜文六卷。【略】茲集行，庶幾有以窺公全矣。隆慶辛未夏月，吳郡後學王世貞撰。

《藝苑卮言》卷五 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

《靜志居詩話》卷八 莊簡詩有雄概，當時與邊、李實爲唱和交。顧華玉叙其紀行之作，謂：「正者準雅則，奇者抉幽險，是不特功存社稷，亦風雅之領袖也。」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 宇字希大，太原樂平人。【略】有《白巖集》二十卷。

又引《列卿紀》 喬公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辭，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雋，有作者風氣。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喬宇，希（夫）〔大〕，樂平人。成化甲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宇，字希大，【略】受經李長沙、楊石淙之門，與李獻吉、王伯安切磨爲古文。累官吏部尚書，謚莊簡。公參贊留都，當威武南幸之日，有社稷功。世廟初，以議禮去，高卧不起。正嘉之間，巋然爲鉅公長德。歿後三十餘年，王元美爲晉臬，訪其詩，序而刻之。要之，公固不必以詩傳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宇希（夫）〔大〕，山西樂平人。吏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謚莊簡。

又 喬宇《白巖集》二十卷。

又卷三〇 王雲鳳、喬宇《簪萍錄》一卷。

《明史・喬宇傳》喬宇，【略】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郎中。皆以清節顯。宇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弘治初，王恕爲吏部，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鎮、西海。還朝，條上道中所見軍民困苦六事。已遷光祿卿，歷戶部左、右侍郎。劉瑾敗，大臣多以黨附見劾，宇獨無所染。拜南京禮部尚書。乾清宮災，率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習戰鬬，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帝遠遊塞上，而監國無人，請早建儲貳。帝將自擊寇，宇復率同列諫。皆不報。未幾，寧王宸濠反，揚言且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攜客燕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內外宴然。指揮楊銳有才略，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瑯與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帝至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諸臣朝服賀。江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復，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亦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倡諸臣三請回鑾，又自伏闕請。駕旋，扈至揚州。明年加太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世宗卽位，召爲吏部尚書。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興府需次官六十三人，乞遷敘。宇言此輩虛隸名籍，與見供事者不同。黜罰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蔣輪、邵喜爲伯，宇不可。無何，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封后父陳萬言爲伯，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而子授尚寶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帝並不從。史道訐楊廷和，宇言道挾私，遂下之詔獄。曹嘉助道劾宇，宇求罷，帝命鴻臚趨視事。宇遇事不可，無不力爭，而爭「大禮」尤切。帝欲加興獻帝皇號，宇言加皇於本生之親，則干正統，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獻帝爲本生考，帝改稱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於大內，宇等復連章諫。特旨用席書爲禮部尚書，宇又偕九卿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季本、陳逅，召張璁、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効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繇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尋復請罷璁、萼，書，而出爭「大禮」者呂柟、鄒守益於獄。會璁、萼至京，詔皆用爲學士。宇等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若士大夫一預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馳傳給夫廩，猶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前議，奪官。楊一清卒，宇渡江弔之。南都父老皆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宇幼從父京師，學於楊一清。成進士後，復從李東陽遊。詩文雄雋，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僕，宇端坐不動，虎徐帖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身歿，二妾劉、許皆從死。穆宗卽位，復官，贈少傅，謚莊簡。

又《藝文志四》 喬宇《白巖集》二十卷。

《明詩綜》卷二五 宇字希大，【略】遷太常少卿、光祿卿，陞戶部右侍郎，遷左侍郎，出爲南京禮部尚書，【略】有《克蒙稿》。

孫緒《無用閒談》 喬太宰希大與張司空進之同年，最相善。居第在龍驤衛側，張在松樹巷。一日，張在告，喬詩曰：「巷名松樹兒童識，牆過雞棕第宅通。」雞棕者，雲南方物中珍味也。張，雲南人，故喬詩如此。張得之，擊節稱賞。後數月，喬病目，張以詩問之，中有句云：「久違鵷序春風裏，空憶龍驤夜月東。」喬亦賞歎不置。張謂人曰：「是可以逼松樹雞棕之句矣。」詞人必欲相軋如此。

《國史經籍志》卷五 喬宇《白巖集》二十卷。

又《簪萍錄》一卷。（王雲鳳、喬宇作。）

王世貞《史乘考誤八》 《餘冬序錄》言：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乩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若夙搆。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答曰：「吾回道人也，君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六韻。」梁蓋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用十六

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仙雄。冰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荒風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挂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玉虛子，淩風出沒游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眞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胸襟磊砢誰磨礲。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示春，春爲之跋曰：「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全，爲其篆字，併詢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李全之爲鬼爲仙不可知，若疑其所託則漢之和君。尤陋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能量也。坡他日爲《韓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蓋無怪于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謁滕宗諒于岳陽，稱回道人，高策爲之傳。近世好事者又梓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迹，有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梁生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巖者也。詩跌宕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譆，亦異矣。汪家神不聞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果有仙能久而不忘者在視聽之外耶？吾于此乎驗矣。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劉苞事不足言矣。秦楚材之積金峰，蘇養直之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聞，諸記載家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日自公觀之，是詩尚可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于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人賦詩？後二年七月二日又七日識。」按此方士者王姓，無錫人，余猶及見之，一禿瘦老翁也。呼百韻可頃刻而就，蓋借仙鬼售其術耳。梁廷用後名宏，字裕夫，亦余中表戚也。二人實相與謬爲之以欺白巖公。家伯父談其事極詳。

楊循吉

論　述

史鑑《讀楊君謙古樂府》　去古日已遠，雅樂久沉淪。桑間與濮上，靡靡多哀淫。楊君媚學子，高志故不羣。一聞世俗音，謂非吾所湛。冥心太古初，識樂得其眞。律呂既調協，五音和且平。咸英與韶護，曠世令再聞。豈惟以自娛，擬將獻吾君。奏之郊廟上，庶以和神人。

《逸老堂詩話》卷下　南峰楊君謙循吉，作古文甚有時名，其詩亦閒雅。余每愛《夏日宿禪房》云：「暖分香水浴，涼借好風吹。」《與友人夜話》云：「杯柈草草免空去，飲酒無多閒話長。」《題支硎山僧院》云：「泉噴雪花冷，鳥含蠻語柔。」《送僧》云：「禪從逆境打，衲到暑天收。」《秋夜》云：「月色寶珠瑩，酒顏枯木春。」佳句也。有《松籌堂集》。

《明詩評》卷三　儀部急流勇退，刻意篇章，末路難期，殊成醜怪。詩法初唐，未臻實境，間趨晚調，乃可備觀。始信斯道之無窮，益覩名家之絕物。

王世貞《四十詠（有序）・楊儀部循吉》　儀部志狂者，墳丘事冥討。三十而掛冠，握機豈不早。胡哉昧遠算，一出爲小草。攬其遺文辭，悼彼耄昏夭。

《藝苑卮言》卷五　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君謙爲詩，傲兀自放，多闌入盧仝、任華諸家，不屑屑規摹三唐，故其持論如此。近代崇奉俗學，以剽賊摸擬爲能事，君謙斯言，眞對病之藥也，余故表而出之。

《靜志居詩話》卷八　君謙官儀曹，人目爲顓主事。每稱病不出，長官厭之，人或勸之歸，賦詩云：「鄙人自從三月來，腹心久已病癥瘕。晨興至午尚不食，夜枕呻吟睡尤寡。有人謂我病如此，何不抽身向林野？一聞此言即再拜，誰有愛人如此者。久知山水淡有味，漸覺功名輕可舍。乘今秋事天漸涼，定買扁舟向南下。」遂疏請致仕。沈啓南聞其歸，賦詩云：「都門祖帳百

花飛，多見龍鍾賦《式微》。較取柳條千萬折，不曾送一少年歸。」是時君謙年僅三十有一也。其後康陵南巡，爲伶人臧賢所薦，冠武人冠，見帝。應制，賦《打虎曲》，稱旨。恆在御前塡詞，與俳優雜處，乃謀於賢，請急放歸。其論詩曰：「詩不當以格律體裁爲論，惟求直吐胸懷，實叙景象，婦人小子，皆曉所謂，然後定爲好詩。其他餖飣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綫索以舉動者，吾無取焉。」故其詩多俚近。然如《陽山大石》一篇，賦情傲兀，用韻妥帖，非讀破萬卷書，不能作也。君謙好蓄異書，孜孜不及，《題書廚詩》云：「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爲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一一義貫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恃此用爲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地不肯拾，斷爛無與憐。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付不肖子，持去將鬻錢。」又《鈔書詩》云：「沈疾已在躬，嗜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羅致。手錄兼貿人，恆輟衣食費。往來遶案行，點畫勞指視。成編亦艱難，把玩自珍貴。家人怪我癖，既宦安用是？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是時吳中藏書家，多以祕册相尚，若朱性甫、吳原博、閻秀卿、都元敬輩，皆手自鈔錄，今尚有流傳者，實君謙倡之也。

《說詩晬語》卷下　《劍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沈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己。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松籌堂集》　其平生詩文雜著幾及千卷，蕪累頗甚。是集雖經別裁，尚多俗體。蓋循吉任誕不羈，故其詞往往近俳云。

又《燈窗末藝一卷攢眉集一卷》　皆所作古文。合兩集僅四十餘首，頗宕逸有奇氣。而縱橫曼衍，亦多不入格。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陳田按　君謙才力富贍，徒以不受古人檢束，取易曉於里夫豎子，故體多近俳，然集中合作如《詠陽山雲泉菴大石》、《詠石假山》諸篇，未嘗不嘆爲奇寶也。

傳記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　楊南峯先生諱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舉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敏洽，工古文辭，居曹事簡，好讀書，然頗鬱鬱不得志。乞改校官便養，不許，遂請致仕，時年僅三十，天下聞而稱之。居十二年，而上書復請建文帝號，禮曹爲大驚，不敢舉其案，賴天子寬仁，不罪也。先生既負高簡癖，又好以學窮人，往往至頰赤。而久廢，中不能亡動意，顧亡能尉薦之者。武廟南狩至金陵，以名故驛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且將授伶官職，先生大愧，私于幸臣得免歸，而先生名大損。然其爲僻益甚。顧尚書華玉，時以藩伯道吳，用一幣贄先生促膝論文事，歡如也。郡伯爲會，折簡邀顧公，先生忽色變起，策之出曰：「野人安敢與郡公爭客？」戒其子來曰：「以前幣置舟所即返」，呼之愼無應也。顧公尋跡先生，往謝罪，竟閉門不出。顧公每舉謂人，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亦毋易造楊先生。先生晚節益落莫，嘗自爲生誌，卒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金小史》、《吳中往哲記》、《奚囊雜纂》諸書，今像如其年，尚猶使人畏之。贊曰：「才太高，跡太奇，始而服，中而疑，終而非。噫，先生何所歸？」

《明詩評》卷三　楊循吉，吳人也。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即乞病歸，歸近六十載而亡。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

《藝苑卮言》卷六　楊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踔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何！」即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合，出敝冠服羸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靴韈戎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

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嫻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歸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

崇禎《吳縣志・人物》 楊循吉字君謙，南濠人。因讀書南峰山，自號「南峰」。少敏慧，從舅氏劉參政昌學《易》，弱冠領成化丁酉鄉薦，甲辰成進士，授禮部主事。時郎中上奏，語涉中宮，忘循吉在告，誤僉其名，上責郎不敬，連循吉，人勸其自白，恐累郎愈重，入謁待罪，後得釋，輦下翕然稱循吉長厚。尋事孝廟，時五王就封，隨尚書從事，得賜宴直房，幷賜羅綺。循吉以文士爲諸公鄉推轂，名籍甚，而會曹事煩，性不習，暇則箋《南華篇》以見意。俄病請改教職，不允，遂乞致政，年僅三十，輦下又翕然稱循吉高尚。歸途登泰山，讀先秦碑，徘徊四顧，下訪封禪壇、明堂諸遺跡。林居七載，會詔求直言，循吉上封事，以故禮官得言禮，請復建文帝號，以景皇及元順帝爲比，不報。迄神宗始得復，實循吉爲之開端。結廬天峰院，構野興堂，折松枝爲籌，課麟葩二經，餘書益博奧，內外典稗官雜說，罔不通，亦罔不丹鉛。後又奉詔舉用隱逸，臺察首以循吉薦，力辭不應，山居惟著書爲樂，四方走幣徵文者踵相接。性嗜異書，每節口食以購。晚歲益貧。武宗南巡，于北固山見循吉留題，問徐霖，霖薦循吉。上召之，循吉著武人冠，衣韤韐趨見，命作樂府，立撰以進，上稱賞不置。當聖躬不豫，猶傳旨召見，及至而上不待矣，遂還。築室支硎，修葺舊聞，朝夕所需，惟藉筆耕。時知縣蘇祐以縣志請爲操筆，稍存一縣典故，然年力已衰，搜攷不及詳核。世宗朝，肇興九廟，循吉上頌，幷華陽齋共進，上嘉納，付史館。尋返故居，築生壙，作生志，語極孤憤。所纂惟遼金二史鏤版已成，《宋紀》未竟外，《皇明文寶》暨《通志》俱散亡。類書曰《雲峰廣要》，亦未成，僅《奚囊手鏡》尚存一二云。集曰《松籌》，曰《攢眉》等名五種，洎《金山志》俱梓行。《往哲記》、《倚玉集》、《故語》、《蘇談》、《谷應》諸刻，別傳于世。最晚藏書俱散，年八十九猶能著撰，未幾卒。爲文特長纂述，得提要鉤玄之法。生子或逸或死，竟無後。後得祀于學宮。（史兆斗表微。）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則手足踔掉，不能禁，人呼爲顛主事。在郎署，每稱病不出。浹歲中促數移病，長官厭而訶之，即疏請致仕。年纔三十有一。居家好畜書，聞某所有異本，必購求繕寫。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以松枝爲籌，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作文淫思竟日，不肯苟。性狷狹，好持人短長，又好以學問窮人，至頼赤不顧。正德庚辰，武廟幸南都，問伶臧賢：「南人有善詞曲者乎？」賢以君謙對，武廟立召之，命賦《打虎曲》，稱旨。每扈從，輒在御前承旨，爲樂府小令，然不授官，與優伶雜處。君謙恥之，謀于賢，爲請急放歸。嘉靖中，上九廟頌、華陽求嗣齋儀，報聞而已。晚節落莫，益堅僻自好，寄食以卒。自爲壙志。年八十有九。

劉鳳《楊君謙論略》 君謙尚氣好競，性執而污，漸不諧于時，乃乞歸。既少年無復之，惟玩弄文史自娛，自云讀書不善記，又不能遠自引，日怔怔然，行已頗近怪，事皆可笑。所撰著時雜闡諧。獨購書甚富，既性所嗜，聞某所有異本，即夙夜求之。是時有故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閱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所著遼金小史最善，曰《金山》、曰《盧陽》二志，嘗手授余，而惟《手鏡》一書極爲博綜，自昔類者，不過繁則略，未有若是要者。文學韓愈氏，似之而時有恢調，若所善則有明以來莫之先矣。嘗使子上書請復建文年，不報，繇孝廟明聖也。

《明史・文苑傳二・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略】一歲中，數移病不出。弘治初，奏乞改教，不許。遂請致仕歸，【略】父母歿，傾貲治葬，寢苫墓側。【略】清寧宮災，詔求直言，馳疏請復建文帝尊號，格不行。武宗駐蹕南都，召賦《打虎曲》，【略】帝以優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爲恥，閱九月辭歸。既復召至京，會帝崩，乃還。【略】晚歲落寞，益堅癖自好。尚書顧璘道吳，以幣贄，促膝論文，歡甚。俄郡守邀璘，璘將赴之，循吉忽色變，驅之出，擲還其幣。明日，璘往謝，閉門不納。卒，年八十九。其詩文，自定爲《松籌堂集》，他所作又十餘種，幾及千卷。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好讀書，每當得意處，則手足踔掉不能禁，人呼爲顛主事。年未三十，即致仕，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以松枝爲籌，不精熟不止。武宗南巡，召見，命賦《打虎曲》稱旨，每扈從輒在御前承旨。循吉恥與優伶雜處，請急歸，自定其詩文爲《松籌堂集》，會粹諸類書曰《奚囊手鏡》，最爲該博。

趙尊嶽《松籌堂詞跋》　循吉字君謙，成化進士，授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致仕歸，年甫三十有一，結廬支硎山下。惟性狷隘，好論人短長。武宗駐蹕南都，召賦《打虎曲》，稱旨，易武人裝侍御前。善爲樂府小令，帝以優俳畜之。循吉以爲恥，辭歸。晚歲益落寞，堅癖自好，卒時年八十九。著《松籌堂集》。北海書藏得原刊本，斐雲宗兄過錄，見惠，因輯入明詞別集云。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　循吉字君謙，【略】有《松籌堂集》十二卷、《都下贈僧詩》一卷。《菊花百詠》一卷、《齋中拙詠》一卷、《燈窗末藝》一卷、《攢眉集》一卷。

紀事

作家逸事

《逸老堂詩話》卷下　成化間，吳中大水，郡守劉瑀酷虐子民，督徵糧稅，鄉民苦楚，血肉狼藉，破產蕩業，不勝栲掠，時人目爲「白面虎」。楊儀部循吉有《酷吏行》刺之云：「酷吏面上無慈色，手中長提法三尺。怒肉橫生髯奮張，高呼拍案氣揚揚。鞭笞在前視如戲，人血縱橫流滿地。水浸生荆尚怪輕，銅包大杖猶嫌細。貧窮百姓眞可憐，每每見官多被鞭。忍饑忍痛哭向天，公人更覓行杖錢。」劉竟不得其死，可爲酷虐者戒。

《古今譚概・儇弄部二二・楊南峰》　俗傳三月三爲浴佛日，六月六爲浴貓狗日。有客謁楊南峰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不解，謂其傲也，思以報之。楊乃於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洗浴。君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

又　楊南峰嘗觀優而善之，謂優曰：「汝曹第努力，當以一金勞汝，恨目前未便耳。」因索紙判賞付之，期明日來取。優喜於得賞，畢獻所長。楊極歡而罷。次日，羣優持票徵賞。楊笑曰：「汝眞欲賞乎？我愛汝戲，快活竟日。汝貪我賞，亦快活一夜。我與汝兩準可也。」又有僧額患癬，楊自詫有秘方，取鳳仙花搗爛，使以帕裹於額上，三日卽效。如期開視，染成紅額，僧彌月不敢見客。

又　先是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峰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老先生，老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有識者笑曰：「此詈公也。」蓋上列「皇老烏龜」四字，公乃悟。

又　有富翁鄉居，求楊南峰門對一聯。此翁之祖，曾爲人僕。楊乃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又　有喪家其子不戚，楊南峰爲諸生時，特製寬巾往弔。既下拜，巾脫，滾入座下，楊卽以首伸入穿之。幕中皆笑。楊遽出，此子遂蒙不孝聲。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引《續吳錄》　家君嘗云，楊君謙先生過，大父令題家君扇，語以當擴大其意，遂題云：「山人捫摸胸次笑，煙水萬頃雲千層。」又題一畫扇云：「一竿竹，一笠簑，知是陸魯望，知是張志和。醉醒張眼問人世，我是何人識得麼？」又題云：「蠶豆香生澗水深，溪邊閒立聽風吟。有人識得寒山子，直到天臺寺裏尋。」此皆過家君時頃刻書，故載之。

又引《筆精》　吳郡楊循吉初授官卽致仕歸。讀書支硎山南華寺，沈石田賦詩以美之云：「到手功名賦《子虛》，深山長谷覓安居。讀書已足功名事，更讀人間未見書。」「都門祖帳百花飛，多見龍鍾賦《式微》。較取柳條千萬折，不曾送一少年歸。」

作品本事

《都下贈僧詩》　吳寬《都下贈僧詩後記》：君謙儀曹幼時讀書吳城西金山中，倦則取釋典閱之，久而自謂恍然若有所得，故其與佛者遇，輒作佛語投之，雖率爾韻語亦歸于是，殆今日之宋承旨也。齋居燈下，讀此一過，書其後云。丙午秋八月上戊日，吳寬書于春坊朝房。

《詠陽山雲泉庵大石奉和諸公同遊聯句》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陳田按：《姑蘇志》：陽山一名秦餘杭山，一名萬安，在城西北三十里，高八百五十餘丈，逶迤二十餘里，以其背陰面陽，故曰陽山。一支東北過金芝嶺，曰巃山，山北大石湧出，如蓮花，上有雲泉庵。吳匏庵《陽山大石巖雲泉庵記》云：「陽山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傴者。當欽崇礫碏間，有僧居在焉。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松陵史明

古往遊。自澗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喜而就宿，聯爲長句云：『巖巖者大石，（李）奇觀人所誦。遐想十年餘，（吳）來遊五人共。舍舟始登陸，（張）杖策不持輦。是時日當夕，（史）茲山氣逾滃。入門信突兀，（李）拾級駭空洞。落星何破碎，（吳）靈鷲相伯仲。仰觀神欲飛，（張）俯瞰心屢恐。鱗皴苔蘚剝，骨立冰雪凍。（史）神驅道撝呵，（李）鬼劈文錯綜。尊嚴凜君臨，（吳）張拱儼賓送。環列盡兒孫，（張）擁護等僕從。欲假愚公移，（史）諒非雍伯種。卧鼓慨桴亡，（李）對臼怯杵重。猊吻呀未收，（吳）龍鬣怒難控。凝血疑痛鞭，（張）立肺詎冤訟。上漏還啓窗，史中通自成衖。大惟補天功，小可砭肌用。分矢肅愼來，（李）浮磬泗濱貢。（張）廉利並攢劍，兀臬側倚甕。嶧山辱嬴秦，（吳）艮岳遺汴宋。節彼民具瞻，（張）壯哉客難奉。（史）落照紅抹赭，歸雲白流汞。僧講點頭鷹，（李）將射沒羽中。塵緣契三生，（吳）陣圖懷七縱。（張）在縣太師擊，攻玉詩人諷。仙煮充腹饑，俗搶免腰痛。瑤琨產維揚，（吳）琅玕出乃雍。高題少室名，（李）怪作東坡供。半空見玉蝙，千仞附青鳳。（張）栖禪逾百年，問僧僅三衆。憑虛圍曲闌，（吳）架閣出飛棟。（史）竹幽補堂坳，樹古嵌崖縫。寶黑炊煙熏，（李）坎平鍾乳壅。盤盤棧道危，（吳）瀲瀲水泉動。（張）登頓足力疲，眺望眼界空。（史）松露髮欲濡，潭月手可弄。（吳）窮扳任生皺，（李）醉吟微帶齁。列坐對彎跧，（張）大呼應鍠硿。嗜癖牛李愚，（史）詩戰鄒魯鬨。拜奇得顯名，憂墜成噩夢。（吳）試與叩山靈，肯售捐薄俸。（李）』君謙此詩即和鮑翁等韻也。鮑翁又跋《大石聯句》後云：「予與諸公《大石聯句》，偶寄一時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韜持以來見。韜云：『自公留題後，庵名盛傳於時，游者不絕。』」鮑翁又云：「予再還吳中，太僕以下相繼而逝，不能獨遊，徒得沈啓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余檢《姑蘇志》有啓南《大石狀》詩，附錄於此：「望望秦餘杭，首尾行不了。大石突其尻，翹然一拳撟。山體厚藏骨，吐秀此特表。正類抱中嬰，頭頂露於褓。形大氣則散，趣足喜在小。其深雖未即，接目遠已好。頃來莫能窮，繼至敢草草。循牆道林麓，記曲乃遺杳。登登覺向峻，漸漸駕木杪。猊峯據門左，呵禁口欲齩。有磴沿百級，有殿嵌山造。並殿跨偃石，懸身龍嫋矯。行人自其下，恍惚怖四爪。轉高踏其背，股慄身亦掉。鎮腦結佛亭，所仗力可擾。四壁滿題句，貴賤成雜掃。次尋巖間寮，蜂房互窈窕。緣勢盡西向，局地窄接橑。雲磴中貫穿，所歷平地少。陽崖詫唇歙，陰竇疑目窅。虛含風颼颼，濕映雲稍稍。衆縐不可熨，亂疊龜折兆。層層百寶合，正紺或廁縹。危椒壓屋脊，雷雨常怯倒。蒼松長深縫，牢絡萬蘿蔦。斜見山桃花，微紅映叢篠。既夕氣更佳，延月象倍皎。尚欠一踏雪，意先有瑤島。東坡昔袖去，援例我非狡。山僧苦着相，便覺生煩惱。」

《都下夜集對雨聯句》《明詩紀事》丙籤卷八引《七人聯句詩記》：余頃得請，將還山中，承古直老人、一夔、存敬、公繩、栗夫四刑部約以飲食過余作餞。次日爲八月二十四日丁酉，余命家人掃地布席。栗夫工部適至，諸君繼至。徐栗夫將起去，余與諸君共挽留之，遂復入坐。時日暮雨作，乃命家僮出肴核蔬菜，陳列几上，又令別設一小案，具紙筆以待諸君叙坐。古直老人黃岩、王仁甫南向左位第一，工部主事海寧徐栗夫寬南向右位第二，刑部主事松江陳一夔章北向左位第三，刑部主事黃巖王存敬弼北向右位第四，刑部主事華亭侯公繩直西向位第五，刑部主事吳江趙栗夫寬東向位第六，禮部主事吳郡楊君謙西向，次公繩之下，位第七。酒行，家僮以紙筆進，余請於諸君作長句爲樂。因復請立一人爲詩監，以典賞罰留駁，就請命題，以趙栗夫爲之。栗夫曰：「今對夜雨，只此可詠也，詩用五言，以落字爲韻。」誠曰：「詩只詠雨夜事，不許汗漫無干，如此者罰酒，仍不准詩，聽詩監詳定。」於是古直老人先唱一句，諸人繼成之，共二十一韻，爲句四十二，爲言二百十，爾我交評，咸以爲佳詠。方聯句時，一客秉筆構思，則六客無事，一巡詩至，須待二三刻。余以爲不樂，乃僭立一令裂紙如掌闊者七紙，請於趙栗夫曰：「聯句未至時，請各自述一詩，述不當者詩監主之。」栗夫曰：「諾。」余乃以六小紙散諸君之前，而自留其一。時徐栗夫先成曰：「黃金臺下雨聲稠，白玉橋邊水亂流。戀闕思親情更切，不堪今夜故人留。」陳一夔次成曰：「自笑馮郎老更迂，故山田舍半荒蕪。縱然麟閣在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王存敬次成曰：「七賢言志一燈前，次到迂夫獨筧然。食祿十年官再徙，不曾留得買書錢。」楊君謙次成曰：「長揖諸君從此辭，病人筋力自家知。如今祇抱醫方看，做得功名也是癡。」古直老人次成曰：「秋雨繞檐聲滴滴，夜堂燒燭影輝輝。自憐王粲身飄泊，白首人間尚未歸。」侯公繩次成曰：「馬蹏日日走紅塵，自怪微官繫此身。滄海煙波無限好，未歸眞是不如人。」趙栗

夫次成曰：「苦憶東南山水隈，已無情緒走塵埃。何人先自清遊去？我有青鞋亦共來。」諸君自述既周，是時雨益甚不止，而聯句猶未成。諸君各作此自述詩，與聯句無妨，始甚樂。余復以一詩未盡諸君之興，乃別作七鬮著盤中，置几上，諸君訝問何爲，余笑曰：「此當尤樂耳！」乃請於詩監趙栗夫曰：「七人當互相贈答，以鬮爲定，諸君拈之。」於是古直老人首得贈楊君謙，徐栗夫得王存敬，陳一夔得趙栗夫，王存敬得陳一夔，侯公繩得徐栗夫，趙栗夫得侯公繩，楊君謙得古直老人。拈既定，乃請乘聯句之暇，各爲之，聯句到則復輟而爲聯句，句成付肩下客而爲贈答詩，誠無誤公事。於是徐栗夫遂贈王存敬云：「根在丹崖葉在吳，百年鄉思豈能無！對君欲贈平生意，愧乏一雙明月珠。」存敬答云：「問字纔休已駕車，我來還復挽君裾。留連未說鄉情好，今夜詩壇正要渠。」栗夫本黃巖人，徙海寧，亦吳地。次陳一夔贈趙栗夫云：「菜布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疏。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儋石儲？」栗夫得詩，仰而笑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紱計，知公天性在山林。」時一夔雅有長往之志。次楊君謙贈古直老人云：「草聖詩狂兩得名，家家歡喜老先生。翻嫌邵叟身多累，愛把車兒礙散行。」古直老人答云：「文章直可接前賢，江海知名已十年。手裏長篇許贈我，老夫今夜不能眠。」次趙栗夫贈侯公繩云：「頌洞胸中一事無，世情官況兩蕭疏。野人久坐春風裏，自覺年來鄙吝除。」公繩答云：「三百人中子實才，兩年書牘共秋臺。自憐茅塞無除理，卻謝先生爲我開。」次王存敬贈陳一夔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裏吐虹光。」「白銀漿」即一夔餉予白蓮花酒也。存敬詩師西江。一夔答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似冰。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裏一枝藤。」次侯公繩贈徐栗夫云：「建安詩派流傳遠，驥足曾馳七子中。夜雨燈前成邂逅，一談一笑得相同。」栗夫答云：「山思天竺連峯碧，鱠憶松江出水紅。兩地相過殊不遠，他年杖屨可能同。」古直老人贈楊君謙云：「秋宗聲譽滿京華，壯歲詩文老作家。病後愈加才力健，不教天上草黃麻。」君謙答云：「誇世不過持爵祿，綴文亦是弄時光。但求身健無疾病，編緝閑談勝草黃。」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八月二十六日，病子楊循吉記。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 《春秋經解摘錄》一卷。

又卷五 《遼小史》一卷，《金小史》一卷。

又卷六 《長洲縣志》十卷，《金陵雜志》，《吳邑志》十六卷，《吳中故語》一卷，《蘇談》一卷，《吳中故實記》一卷，《續吳中故實記》一卷，《補遺》一卷，《蘇州府纂修職略》五卷，《廬陽客記》一卷，《章丘縣志》四卷，《寧海州志》二卷。

又卷八 《金山小志》一卷。

又卷一〇 《吳中往哲記》一卷。

又卷一五 《奚囊手鏡》二十卷，《雲峯廣要》，《七人聯句詩紀》，《史癡翁傳》。

又卷一六 《經進華陽求嗣齋儀》十卷。

又卷二〇 《松籌堂遺集》。

又卷三一 《大明文寶》八十卷，楊循吉等《倚玉集》一卷。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其詩文總自定爲《松籌堂集》，會粹諸總類書曰《奚囊手鏡》，多人間未見之書，最爲該博。劉子威、王元美分得其稿，今散佚不存，可惜也。

《明史・藝文志一》 楊循吉《春秋經解摘錄》一卷。

又《藝文志二》 楊循吉《遼金小史》九卷。

又《藝文志三》 楊循吉《奚囊手鏡》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楊循吉遺集》五卷。

又 楊循吉《明文寶》八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二・蘇州府纂修識略》 明楊循吉撰。【略】正德元年，以修《孝宗實錄》，禮部遣官至江南采訪事蹟。蘇州亦開局編類，而請循吉總其事。因爲撮紀大略，凡分十五目。所錄皆已得旨舉行之事。其奏疏碑記等作有關時事者亦附載之，而以蘇州府公牒一通冠諸卷首。

又《傳記類存目六・七人聯句詩記》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

略》，已著錄。是編乃循吉與王仁甫、徐寬、陳章、王弼、侯直、趙寬六人會飲聯句，因成是記。後列六人小傳，而以自撰小傳附其後。復以會中盛事系之卷末。蓋偶然寄興作也。所載勝事，以六官一隱者爲大奇，亦未能免俗矣。

又《雜家類存目八・奚囊手鏡》 循吉好蓄異書，聞有祕本，必購求籍寫。是編薈粹諸類書，頗稱博贍。而門目未分，茫無體例。劉鳳、王世貞曾分得其稿，後遂散佚。《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卷，此止十三卷，不知爲鳳家之半部，抑世貞家之半部也。

又《別集類存目二・松籌堂集》 明楊循吉撰。

又《都下贈僧詩》 循吉好與方外遊。成化丙午，大給祠牒，吳僧多集京師。其所識緇流，時或往訪。比其還也，各賦詩以送之，因錄爲一通。吳寬跋其後。後二年，循吉復摹寬書，刻之持定塔院。

又《菊花百詠》 以菊花種類，各案其名，系以七言絕句，分爲十一類。天文類自滿天星以下三首。地理類自岳州紅以下三首。人物類自狀元紅以下二十一首。宮室類金樓子一首。珍寶類自銀絞絲以下七首。時令類自海棠春以下六首。花木類自白牡丹以下三十二首。身體類自金寶相以下三首。鳥獸類自金鳳仙以下十三首。衣服類自黃叠羅以下十四首。器用類自蘸金香以下十八首。

又《齋中拙咏》 凡古今體詩二十一首。皆循吉官禮部主事，以病乞歸，將發京師，及至家後所作。又以成化甲辰、丙午至宏治戊申所作聯句詩六首附於末。徐景鳳彙刻循吉所著爲《南峯逸稿》，此其一種也。

又《燈窻末藝一卷攢眉集一卷》 明楊循吉撰。【略】徐景鳳亦嘗刻入《南峯逸稿》中。

藝文

沈周《題楊君謙南峯行窩》 遠結遊窩怕近城，雲峯窈窕阻人行。草堂一力資誰送，檟木三年樹自成。地吉不妨分佛界，山空亦好發書聲。無心富貴知楊素，還恐驊騮入谷鳴。

又《支硎山麓逢楊君謙》（存目）

明文學部一・楊循吉　王雲鳳

又《聞楊君謙致政賦此以致健羨十五首》（存目）

吳寬《送楊君謙》 子有好學名，得之直從幼。矻矻志其疲，每以夜爲晝。誰令不自愛，坐與簡編鬬。旋致心腹間，有病見脈候。鄉人嘗謂子，文筆眞似舅。舅也昔養痾，亦在掇抖後。七日儀部官，在告月且又。服藥未見功，具疏遂入奏。昨朝獲俞音，顏面喜欲皺。西風作新寒，南去不可逗。相過一何疎，相別一何驟。子去固欣然，孰與箴老繆。惟子有書癖，舍書莫能救。譬如病酒人，戒飲貌愈瘦。何如稍飲之，病去漸復舊。子病偶類茲，簡編實醇酎。茹多仍吐之，紙上發奇秀。三年當復來，觀子所成就。

又《送楊君謙致仕》（存目）

又《又答楊君謙二首》（存目）

邵寶《答楊儀部》 公有千秋計，名山獨著書。閒逢僧亦可，靜問我何如。儀羽青霄上，原泉潦水餘。和篇須早及，東望正勤渠。

雜録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引談遷《棗林雜俎》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忌者因以爲伶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餬口，其赴召也，典衣爲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卮言》，因而傳播天下，冤哉！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顚而止。楊公實顚，不以伶人事也。」愚按：正德十六年癸未發京師，是日卽杖臧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王雲鳳

張夢蟾《博趣稿序》 居恆博嗇羣書，上下今古，嘅所謂猗行君子者寡不道以艱成。釋褐而來，與諸貴倨者游，語及虎丘王公之賢，私心輒向往之，

治宦處方城，儷偕同窀，一峯王君則公之再從子也，叙公之家世甚詳且悉，秖緣乏嗣，文籍散逸亡存，越數日，溘然采厥誌碑祠堂諸文授予，目之益信。公自少蹔老，自始困蹔巍陟，靡事靡不歸於正也，晉中若公，詎易得哉？公大都志堅守定，與道爲際，與德爲鄰，法顔、曾提其身，法董、賈匡其國，法程、朱造其士，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殆庶幾哉！宫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者乎！然其不悦以色，不縣以利，則始終大機括也。公眞近代人豪，古之誠君子歟！概觀衰世湊學，不知原心返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視公不天淵哉！惜乎所遇牴牾，其通學通才，猶未盡展於世也。涇野諸公訣然見公之德之才，而讚頌哀慕之，其厚知公哉！荀子云：「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誠然也。於戲！公□在當時，名垂後世，兹集梓行，與名臣言行錄互相發明，知公者將徧宇内也，孰謂公以乏嗣而泯耶！萬曆戊寅泰月生明日，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固安縣事，壽陽晚學張夢蟾頓首撰。

《靜志居詩話》卷八　虎谷與王恭襄、喬莊簡齊名，號「河東三鳳」。頗留意吟詠，《古意》云：「中夜有所思，所思君不知。春風吹露草，秋風吹霜枝。所以别離人，悠悠負心期。别離非所惜，年華難再得。只恐君來時，妾已無顔色。顔色既已非，君寧無歎息。」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雲鳳，字應韶，遼州和順人。父佐，南京戶部尚書。六歲時，尚書公與坐客論易，及馬爲行地之物，公從旁問曰：「何者爲行天之物？得非龍乎？」坐客大驚。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疏劾太監李廣，下獄，降知州，陞陝西提學僉事，歷副使、按察使，召爲國子祭酒，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丁尚書憂，服闋遂不起。甲辰歲，晉人得雋者，公與王瓊、喬宇號河東三鳳，厥後皆爲名卿。虎谷、晉溪、白巖三公，名滿天下，事在國史，不具列。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　雲鳳字應韶，【略】歷員外、郎中，以劾太監李廣誣下獄，謫陝州知州。遷陝西提學副使，歷山東按察使，召爲國子祭酒，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博趣齋稿》。

又引《國史唯疑》　劉瑾末年欲收羅人望，蔡清、王雲鳳俱以致仕起兩京祭酒。蔡未聞命卒。王輒請瑾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復請校刻瑾近行法例，永俾導守。雲鳳甫釋褐，知禮蔡清爲師，中緣忤李廣謫，生平可觀，不意末路披猖至此。晉人猶以侶喬宇、王瓊並稱「三鳳」，不知何説。

又陳田按　河東三鳳，白巖品學政績稱最，晉溪、虎谷俱以交納嬖幸爲玷。虎谷文采較晉溪差優。如「洮水南分羌部落，鐵城西控漢山川」，「天連瀚海雲常慘，風起龍沙客自愁」，「草侵戰血秦王壘，塵没雕梁竇氏宫」，「老僧相見坐無語，一院野花山寺秋」，皆可誦也。

《百川書志》卷一三　《王虎谷博趣齋稿》二十一卷、附錄二卷，右副都御史虎谷王雲鳳應韶撰。

又卷一六　《王虎谷詩》，右都御史虎谷王雲鳳應韶著。

又卷二〇　《簪萍錄》一卷，皇明王雲鳳關西紀行之作。

又　《繹過亭聯句稿》一卷，皇明前御史淮陽杜旻按隴時同副使王雲鳳、參議邵棠所聯也，凡十五首。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和順王雲風應韶《博趣齋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雲鳳《虎谷集》二十一卷。又《附錄》二卷。

又　《簪萍錄》一卷（王雲鳳、喬宇作）。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王雲鳳《虎谷集》二十一卷。又《博趣齋稿》二十三卷。

又卷三〇　王雲鳳、喬宇《簪萍錄》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王雲鳳《虎谷集》二十一卷。

林廷玉

《明詩紀事》丙籤卷八　廷玉字粹夫，侯官人，陝西平涼衛籍。成化甲辰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改工科，以論事下獄，謫判海州，遷茶陵知州。歷廣東僉事，副使，山西參政，入爲通政使，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改南京總督糧儲，致仕。有《南澗先生集》。

又陳田按　粹夫以劾程克勤鬻題事，爲世所不直。史但書給事中華昱劾鬻題事不實，調南京主簿，而遺粹夫事。克勤一時賢者，出獄後憤恚卒，言者能不職其咎乎。錄粹夫詩，附著於此。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字粹夫，侯官人，平涼衛籍。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

又　林廷玉《南澗文錄》七卷。【略】一作《南澗先生文集》十二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　《南澗詩餘》一卷，皇明侯官林廷玉撰。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南澗詩餘》。

又　《南澗樂府》。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長安林廷玉《南澗集》。

費　宏

徐鉉《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序》　昔歲癸未，鉉濫出公之門，公嘗詔之曰：「文章可以觀人，其文如長江大河，則其人必能有所容受承載，若如溪澗之流，雖其清可以鑑，然而爲用微矣。」鉉謹再拜識之，退而考公之文，出入經傳，平正弘博，無一不如其言；又退而觀公之爲人，其度廓乎有容，其氣象渾厚悼大，足以任天下之重，又無一不如其文；於是始悟爲文之法，而竊自幸獨獲聞公之教，庶幾有所成就，以無忝於門下士。然又嘗疑之，自漢以降，士以文章名家者，莫過於韓柳歐蘇，四子之中，柳文差傷於峭薄，而其行與業，柳亦在第四，以是質公之言，可謂信矣。然柳子者，翹然負秀出之資，其所自待宜不甘於人下，而顧三子之不能及，此必有物以蔽之。公於人品文章兼有其盛，此必有以爲之本者，于時鉉既未能叩，而公亦不以告，豈其自得之妙不容輕授？姑發其端，而使鉉深思而自識之歟？今去癸未餘三十年，公已不可復作，而鉉亦向老，進修弗力，無以副公之教，惕焉不寧於心，然不敢以身之不肖，使公之言沒而弗傳也。刻成，因論次所聞幷及所未能叩者，以告後之君子相與思焉。

又　費文憲公摘稿二十卷，凡爲詩四百五首，文四百十篇，公伯子禮部郎中懋賢之所錄，仲子尚寶卿懋良、嗣孫官生延之之所校，而巡按江西侍御吳君遵之所刻也。【略】公歷官至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憲，故稿以文憲名。吳君能爲文，有古行，故其刻是稿在公卒之後，又以板歸尚寶，藏於公之祠。嘉靖乙卯季春望日，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門人華亭徐鉉序。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在武廟時，以守正拒寧庶人，事具國史。世廟再起枋政，上政暇，輒與討論詩詞，御製詩，輒命恭和，至盈卷帙。御製七言詩，有「睠茲忠良副倚賴，未讓前賢專令名」之句。安仁深忌，疏言：「詩詞小技，猥勞聖躬，且使宏窺意指，竊恩遇以壓朝士，假結納以救過。」上報之，殊弗爲動，亦不甚鐫責也，當時大臣，其忮悍無禮如此。

又　宏，【略】年十六，領鄉薦。十九，登成化丁未進士，廷試第一人。正德六年，以禮部尚書直文淵閣。九年致仕。嘉靖初召還。六年致仕。十四年再召，進華蓋殿，卒於位。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宏字子充，【略】。有《鵝湖摘稿》二十卷。

又陳田按　世宗朝，先以議禮，次以齋醮，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然其初政，如費文憲、楊文襄、石文隱輩，未嘗不傾心延接，君賡臣和。史稱帝御平臺賜宏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宏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嘆其尊禮，前此未有。余檢《宸章輯錄》，帝賜文憲詩云：「每從古訓尋治理，歌詠研磨陶性情。詩成朕意或未愜，中侍傳宣出紫清。」賜文襄詩云：「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寬朕西顧憂，遂使吾民康。」賜文隱詩云：「卿以延薦入，性資特剛方。在木類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贊，忠實無他腸。」張璁、桂萼以議禮貴，忌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靈，凌壓朝士。」未幾，宏、琓皆去，一清被傾陷，發憤疽發背死，而琓致仕，後卒，且得下謚矣。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　費宏，字子充，廣信之鉛山人。少溫茂有才識，能文章。二十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垂成而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小需俟恩命耶。」宏謝曰：「疾安能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金帛賚。病已，守故官，選侍皇太子，改左春坊左贊善，連丁父母憂歸。服除，以裁纂《通鑑》召，滿九載，拜左諭德兼翰林侍講。皇太子卽位，推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孝廟實錄》，仍充經筵日講，遷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久之，進尚書，日講如故，賜玉帶蟒衣。時逆瑾專，於諸部事多所更創，既誅而矯之，宏於禮部功爲多，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原羣盜平，錄一子錦衣衛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尋

改兼戶部尚書。時瑾死，而錦衣帥錢寧暴貴，用事幾如瑾。會得贈三代，夜使其私人以白金重綵餽宏，宏卻之。再修它珍餽，又卻之，以是慚恚。而寧王宸濠欲復其所削護衛，行萬金錢寧，而謂宏其鄰壤人也。時宏從弟宗爲翰林編修，乃托宗行千金宏，宗卻之，而以語宏。宏入內閣，颺言曰：「徧京師皆寧王金矣。且彼王者，虎也。而授之翼，可乎？予護衛不便。」已而王疏下兵部，時兵部尚書陸完故善王，又以錢寧屬之故，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如祖訓何。」宏正色曰：「公自爲之，吾不與知也。」尋詔予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合而怨宏。居兩月餘，忽中旨詰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乞休，遂幷編修宗皆罷。寧使騎尾宏，至臨清，焚其副舟，頃刻燼。宏歸而里居，不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豪姓爭地相讐，豪至南昌訴之，臺使者不行。寧王乃要而授以指，俾入京上章，誣宏它罪，下臺。臺之長彭澤詰豪而斥之。寧王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相率掘宏墳墓，毀其家。宏走之郡，自繫獄，僅得免。臺爲捕豪眞理，而亡何，寧王竟以反滅，錢寧亦坐交通誅。於是中外爭薦宏，亡慮十餘上。世宗之初卽位，使使馳傳，徵宏入輔。陛見慰喻再三，賜玉帶蟒衣，進少保。時論翊戴功，廷和、冕、紀皆擬封伯爵。而宏世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固辭，改廕正千戶及七品文職，復辭，宏始以忠節著。及再召用，天下想望風采。而會「大禮」議起，宏頗測知上意所嚮，凡廷和等三臣所持議，雖預名其間，不復爲特疏。石珗最晚入，然亦有特疏。而上遂心德宏，議禮之臣桂萼、張璁輩亡所修怨矣。毛紀歸，宏遂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時故輔臣楊一清由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爲少傅，宏故超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清上。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支正一品俸。萼、璁雖以當上心驟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共功名。宏亦不能異也，以故萼、璁爲詹事兼學士。而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具員而已。萼、璁以是復恨宏，甚於恨楊廷和。而是時上頗好賦詩，往往假宏潤色，賞賜隆渥，至爲御平臺，召對手歌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集，署其官曰「內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一時以爲榮，而萼、璁聞之，不善也。萼至上言：「詩文小技，非聖學所急，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聞。於是萼、璁前後數上疏攻宏，大有所誹詆。宏亦自辯，因乞歸。上溫旨慰留而已，不以咎萼等。於是萼等益橫，其所以攻宏甚口，宏亦不能抗。而是時諸閣臣獨石珗諤諤，數以持議忤旨，錦衣衛革職。百戶王邦奇窺其端，乃追論故輔臣楊廷和等誤甘肅邊事，而宏與石珗爲之黨。既事白，乞休，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大臣致仕恩澤皆弗予。石珗疏辭小憊，上不悅，遂不得馳驛，歸而卒。宏性寬和，與物無競，又以引進僚屬，而抑萼、璁等，諸後進皆悅之，時時念宏，不忘家居者凡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居首揆矣，久而移病乞骸骨。上許之，乃使行人奉璽書卽家起宏。宏遂星馳入止朝房。上卽遣中使勞以上尊御饌，詢及時政。既入對，賜金幣，且諭之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宜盡心輔導，以稱塞朕意。」自是顧問益周切。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羣臣才行，皆當。宏輔政之二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年六十有八。上爲咨嗟久之，予祭及葬，賻賜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宗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爲上所寵信。當宏之再相也，宗爲春坊贊善，從子懋中進士及第授編修，而子懋賢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明史・費宏傳》費宏，【略】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武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講讀。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耽於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魯府鄒平王子當溳當襲父爵，爲弟當涼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溳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爲動。明年冬十二月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卻之，寧慚且恚。宸濠謀復護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偏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宗，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卻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宗不當留翰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幷宗致仕。【略】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等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劫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愬於朝。下巡撫孫燧按狀，始遣兵剿滅。宸濠敗，言者爭請召宏。世宗卽位，遣行人卽家起宏，

加少保，入輔政。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協贊，數勸帝革武宗弊政。【略】及廷和等去位，宏爲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委任甚至。戶部議督正德時逋賦，宏偕石珗、賈詠請斷自十年以後。從之。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宏等因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兵變，張璁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焚；不勝，彼將據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爲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於「大禮」不能強諫，亦未嘗附離。而是時席書、張璁、桂萼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書由是憾宏。璁、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帝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略】璁、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萼遂與璁毀宏於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賕謀起用，幷及其居鄉事。宏上書乞休，略曰：「萼、璁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璁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璁日攘袂搤擊，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祈賜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因宏子懋良坐罪下吏，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讜璁、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汙故大學士廷和等，幷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二月也。十月，璁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間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萼既前死，璁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卽家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璁、萼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未幾卒，【略】宏三入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讒搆，訖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宗爲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爲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並列禁近。宗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

《明詩綜》卷二五　宏字子充，【略】有《鵝湖摘稿》。

《靜志居詩話》卷八　文憲在康陵時，以守正拒寧庶人。《有感》一篇，因南昌已平，而康陵猶南征而作也。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鉛山費宏《鵝湖集》。

《國史經籍志》卷一　《宸章集錄》一卷（費宏）。

又卷五　費宏《文憲集》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費宏《鍾石先生文集》二十四卷。　又：《自慚漫錄》。

《明史・藝文志二》　費宏《宸章集錄》一卷。

又《藝文志四》　《費宏文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費文憲集選要》　所著《鵝湖摘稿》本二十卷，此本乃徐鏏、劉同升所選錄，非全帙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費宏《文憲集選要》七卷。【略】（臣）等謹按，宏所著《鵝湖摘稿》本二十卷，此編乃徐鏏、劉同升所選錄本也。

石珗 石珗石瑤

孫緒《無用閒談》　熊峰石閣老瑤清苦力學，作詩純用唐格。而禮賢下士，惟恐不及。平居如不勝衣，至決大疑，臨大節，則萬死不懼。《送馬汝礪守廬州》云：「載送廬山去，廬江春水平。山如王事擁，江比使君清。入闕單車載，歸舟五綵輕。來朝風雨夜，夢裏話分明。」眞有唐人風致。嘉靖丁亥去位，朝辭出，獨乘一羸馬竟歸。朝士供張餞送，公已去矣。死後囊中止有售京邸銀三百兩，無愧趙閱道也。

《藝苑卮言》卷五　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寶。

《詩藪續編・國朝上》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略】石文隱瑤，【略】凡所制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

《明詩評》卷三　文隱清修之士，風調爾雅。詩亦僅類之。

又　石珚字邦彥，藁城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久之，遷修撰，再遷南京侍讀學士，國子祭酒。入爲禮部左侍郎，改兼學士。進吏部尚書，改掌詹事府，知東閣誥勅。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太子太保，罷歸卒。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其爲歌詩，淹雅清峭，諷諭婉約，有詞人之風焉。初入詞林，李長沙亟稱之，曰：「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長沙又嘗評其詩曰：「邦彥詩詞，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脱凡近，衆所不及。」蓋正、嘉間，館閣文章得長沙之指授者，文隱其職志也。所著有《恆陽集》，曲周令皇甫汸删定爲四卷，詩僅一百九十餘首。其言曰：「蓋欲美愛則傳，是以其存無幾。」君子善之。

又　珚，【略】成化二十三年，與兄玠，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簡討，歷官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廟入嗣，首推吏部尚書，從輔臣請仍兼學士，在内閣管誥敕。嘉靖三年，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内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六年致仕。謚文隱。公登庸在世廟初，諸大臣議禮罷斥之後，上頗欲援以自助，公據經守禮，多所駁正，上以爲非通儒，心弗善也。守己鯁狷，持論堅確，三封内批，進退凜然，古大臣無以加。【略】所著有《恆陽集》，曲周令皇甫汸删定爲四卷，詩僅一百九十餘首。

《靜志居詩話》卷八　少保爰立，在永陵初年，是時諸臣以議禮忤旨，帝初欲援以自助，而鯁直自守，至三封内批，帝心弗善也。故雖位列中台，其詩多蹇產而不釋如，云：「黽勉二十年，十事九失意。」又云：「人生值命薄，所遇多不平。」又云：「雖云日偃仰，亦復成局促。」又云：「趾發物已迕，意行悔相連。」又云：「軒冕豈不華，一喜生衆惕。」又云：「幡幡鳴春鳥，解使朝變昏。」又云：「古來忠與邪，往往激褊淺。」又云：「苟移造化柄，簣土亦易崇。」又云：「寧爲白璧碎，不作脂與韋。寧爲鈍劍折，不作鉤與錐。」又云：「事去朝露空，安辨窮與達。」又云：「牋誥日紛綸，君臣互相諛。但聞都俞聲，無復咈與吁。」又云：「終然千古下，忽有知己歎。」蓋當日綸扉之間，未盡和衷之雅，一傅衆咻，誰與爲善。乃知人生不得行胸懷，雖作相，與不遇等也。近見東南文士，有推少保詩爲北方之冠者。又或謂得長沙之指授，俱未盡然。其詩頗類明初西江一派。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熊峯集》　珚出李東陽之門。東陽每稱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惟珚一人。皇甫汸嘗删定其集爲四卷。歲久版佚。國朝康熙丁未，餘姚孫光曇爲藁城知縣，得別集遺稿於其家，爲合而重刊之。嗣聞眞定梁清標家有其全稿，乃購得續刊，共爲十卷。即此本也。自一卷至四卷爲詩，五卷、六卷爲文，七卷至九卷又爲詩，十卷又爲文。蓋刊版已定，不能依類續入，故其體例叢脞如是也。珚詩文皆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體，故東陽特許之。當北地、信陽駸駸代興之日，而珚獨堅守師説，屢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於正。雖才學皆遜東陽，而湜湜持正，不趨時好，亦可謂堅立之士矣。

又《別集類存目二・別本熊峯集》　珚有全集十卷，已著錄。案朱彝尊《明詩綜》稱珚所著名《恆陽集》，曲周令皇甫汸删定爲四卷，詩僅一百九十餘首。今此集題作《熊峯先生集》，前後無序跋，詩亦一百九十餘首。而《詩綜》所錄惟《春日雜言》、《秋蓮曲》、《會昌宮詞》三首在集中，其《送邵國賢》、《芟田行》、《春渡滹沱》諸篇皆未之載。疑此爲初刊別行之本，非汸所選，故集名亦各不同。然卷數篇數又合，殊不可解。今未見原刻，其同異莫能詳也。以此雖舊本，而不及康熙中所刻新本之賅備。故錄其新本，而此本附存目焉。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珚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略】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乞歸。【略】有《熊峯集》十卷。

又引《列卿記》　文隱詩歌成一家言。少師李文正曰：「邦彥詩詞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脱凡近，衆所不及。」

又陳田按　少保立朝，嶽嶽懷方，不肯隨人作計，詩亦清音亮節，不愧詞人。

《明史・石珚傳》　石珚，【略】父玉，山東按察使。珚與兄玠同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居家。孝宗末，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珚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測，珚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王瓊爲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珚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内閣楊廷和有所不悦。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敕。嘉靖元年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珚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三

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瑐抗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瑐與毛紀助之。無何，「大禮」議定，紀去位。瑐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明年建世廟於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衞道繼言之，貶秩調外。瑐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璁、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爲言，帝不報，趣具儀。瑐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璁輩所引廟見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慍。瑐爲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闊，弗善也。議「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瑐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意，璁、萼輩亦不悅。璁、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以瑐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和，誣瑐及宏爲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瑐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瑐者。自瑐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瑐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謚文隱。隆慶初，改謚文介。

又《藝文志四》 石瑐《熊峯集》四卷。

《明詩綜》卷二五 （存目）

《百川書志》卷一三 《熊峯集》二卷，相公石瑐撰，凡二十八首。

又卷一七 《熊峯集》二卷，相公石瑐撰，律絕古風凡百十二首。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熊峯先生文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石瑐《熊峯集》四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熊峯集》，藁城石瑤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石瑐《熊峯集》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石瑐《熊峯集》十卷。【略】（臣）等謹按，朱彝尊《明詩綜》稱瑐所著名《恆陽集》，皇甫汸刪定爲四卷。今本《熊峯集》乃餘姚孫光裒爲藁城知縣，得別集遺稿於其家，又聞梁清標家有全稿，乃購得續刊，其爲十卷，校舊本頗爲賅備。又別本四卷，題作《熊峯先生集》其名又不同，亦非汸所選也。

毛紀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嚴分宜作墓誌，稱其平居手不釋卷，老而彌篤，作文渾厚典實，一根於理。

又 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弘治十三年，以禮部尚書，入直東閣，晉武英殿。嘉靖三年，致仕。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紀字維之，【略】有《鼇峯類稿》二十四卷。

又陳田按 謝文正致仕復起，以楊文襄不爲之下而歸。費文憲復起，毛文簡有《推讓名次疏》云：「臣加少保偶在宏先，僉議謂臣列銜立班宜居其上。竊惟宏加秩雖在臣後，而宏入閣則在臣先，宏學識才猷過臣甚遠，恐不可概以爵鈞論也。」庶幾可以愧躐進者。小詩亦有清致。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 毛紀，字維之，萊州掖人也。少惇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充經筵講官，俄侍東宮講讀。修《大明會典》成，遷侍讀。皇太子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中貴人瑾恨之，奪左諭德，復爲侍

讀。《孝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尋爲學士，權戶部右侍郎，遷禮部左侍郎，母憂歸。服除，改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遣中貴人使西域齎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勅，賜玉帶蟒衣。尋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無何，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泣請留，不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上晏駕，紀與廷和等合簽迎興世子及捕誅江彬等。興世子卽位，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武廟實錄》總裁，論功與廷和、冕俱賜封伯爵，力辭。改文武蔭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以一品六載滿，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追崇興獻帝，勅諭甫下，而上復入桂萼、張璁等言，驟遷其官，而下禮部議，稱孝宗爲皇伯考，獻帝爲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奏不聽，令具儀聞，於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各上疏爭之。上怒甚，逮爲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珗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留之。而當上聖母册時，大臣多不至者，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而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待罪闕門者尚衆，人情洶洶。紀乃上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人心。上使司禮監諭數紀朋奸背君，紀自辯，且乞休益力。上乃責而許之，具恩禮猶視蔣冕，紀之代蔣冕，亦僅三月。而廷和子翰林修撰愼以倡其僚宗伏闕慟哭，杖之數十幾死，謫戍雲南之永昌。又三載，璁、萼益貴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罪狀廷和，謂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民。蔣冕、毛紀俱冠帶閒住。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皆年七十。修撰愼數更赦，不得歸，而其家亦無敢以恤典請者。獨毛紀老無恙，援恩詔，得復官，上亦且忘之。年八十，命撫按官卽家，以幣彩牢醴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謚文簡。廷和、紀有子，多貴顯，而冕無子，皆廉靜不苟取。久之，家悉貧。

《明詩綜》卷二五　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略】有《鼇頭類稿》。

《明史・毛紀傳》　毛紀，【略】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敕，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卽位，錄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旨。三年，廷相、冕相繼去國，紀爲首輔，復執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珗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與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覩顏朝寧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叙復，帝亦且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略】子渠，進士，太僕卿。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鼇峯類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毛紀《鼇峯類稿》二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六・歸田雜識》　紀有《密勿稿》，已著錄。紀於成化丁未通籍，嘉靖甲申賜休。自以位登台輔，全節完名，製爲四朝恩

遇圖一冊，凡十有六幀。每幀皆先敘作圖始末，而以制詞、敕旨具錄左方。又闢尋樂軒，與二三故老立恣形會。軒有記，會有約，有啓。與恩遇圖幷刊之。分爲上、下二卷，總題此名云。

又《別集類存目二・鼇峯類稿》 紀有《密勿稿》，已著錄。是集乃紀致仕後所手定。前十八卷爲文，後八卷爲詩。朱彝尊《明詩綜》載紀有《鼇頭類稿》，蓋卽此編，校刊偶疎，誤以「峯」字爲「頭」字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毛紀《鼇峯類稿》二十六卷。

又 毛紀《聯句私鈔》四卷。

吳廷舉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廷舉字獻臣，【略】有《東湖奏疏》、《西巡類稿》。

又引《列卿記》 廷舉作詩效陳白沙。

又引《國史唯疑》 吳廷舉初請從李獻吉學詩，音響不諧，爲所哂，怒相排抵，免官去。後顧疏薦李。余誦李《放歌》云：「東湖子，君非淟涊闇沕之丈夫，余亦豈卑卑與世而浮沈。恂復共鬬非庸劣，廉藺終投萬古欽。」吳亦報之詩：「夫既覯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相參差。」蓋兩公皆偉人，負氣不下，微生睚眦，旋消釋久矣。

《明史・吳廷舉傳》 吳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戍梧州，遂家焉。成化二十三年登進士，除順德知縣。上官屬修中貴人先祠，廷舉不可。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與之，曰：「非產也。」中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耳。」會廷舉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學宮、書院。宗器謂有所侵盜，執下獄。按之不得間，慚而止。爲縣十年，稍遷成都同知。憂歸，補松江。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薦，擢廣東僉事。從總督潘蕃討平南海、清遠諸盜。正德初，歷副使。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劉瑾矯詔，枷之十餘日，幾死。戍雁門，旋赦免。楊一清薦其才，擢江西右參政。敗華林賊於連河。從陳金大破姚源賊。其黨走裴源，復從俞諫破之。賊首胡浩三既撫復叛，廷舉往諭，爲所執。居三月，盡得其要領，誘使攜。及得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內亂。官兵乘之，遂擒浩三。與副使李夢陽不協，奏夢陽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歲俸。起廣東右布政使，復佐陳金平府江賊。擢右副都御史，賑湖廣饑。已，復出湖南定諸夷疆地。寧王宸濠有逆謀，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爲豫防計。世宗立，召爲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詆陸完、王瓊、梁儲及少傅蔣冕，而自以爲己昔居憲職無一言，乞罷黜以儆幸位。時完早得罪，瓊及儲已罷去，廷舉借以傾冕。冕遂求罷。帝頗不直廷舉，調南京工部，而慰諭冕。冕固請留之，不聽。嘉靖元年，廷舉乞休。尋以災異復自劾求罷，勸帝修德應天，因奏行其部興革十二事。尋就改戶部，遷右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官張志聰。志聰伺波出，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腆操兵教場，急率兵救。百姓登屋，飛瓦擊志聰。志聰奏逮波、景腆，廷舉具白志聰貪黷狀。帝乃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志聰亦召還。三年，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故事，令兩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並詢家居老臣，采而行之，彙爲一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生考，廷舉窺帝意不慊，故爲此奏。給事中張原、劉祺交劾之，不報。尋改南京工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語多詼諧，中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致仕。廷舉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言行必自信，人莫能奪。其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僕死，自煮藥飲之。負以如廁，一晝夜數十反。玘嘗語人曰：「獻臣生我。」廷舉好薛瑄、胡居仁學，尊事陳獻章。居湫隘，亡郭外田，有書萬卷。及卒，總督姚鏌庀其喪。隆慶中，追謚清惠。弟廷弼，舉於鄉。廷舉枷吏部前，廷弼臥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爲奏記張綵，乃得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西巡類稿》 此集乃其正德初官廣東按察司副使時，巡歷省治以西諸郡所上奏疏，及往來文牘詩詞之類，故曰《西巡類稿》。《明史》言其發中官潘忠罪，爲忠反訐下詔獄。劉瑾矯詔枷之，幾死。今觀此編，廷舉所上凡十疏，內有劾岷王府內監陳鶴稱令旨差往廣東，違法乘驛騷擾。又奏各省鹽務差內監查盤者，因斂銀內進。又有人事銀以賄各衙門，賀禮銀以賄司禮監。此三者並科擾百姓，請敕御史體察。而盤查廣東鹽庫之內監韋霦將鹽課盡解京，令廣東無以充軍餉。其事不可行。其關涉於內官者不過如此。無發潘忠罪事。編首有劉瑞序云，逆瑾切齒於君，其黨探望

風旨誣奏，即械下錦衣衛獄，枷吏部門左，垂死而後釋之。瑞，廷舉同時人，其言必得實。然則史傳疑誤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吳廷舉《西巡類稿》八卷。

王世貞《史乘考誤八》　野史謂：吳公廷舉乞休疏引張忠定詠語「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語上，以其怨望，斥之歸。忠定在當時已有納忠者改「恨」爲「幸」矣，惜乎吳公不之知也。攷之吳公再疏，實謂「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乃知野史之誤。又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及用「嗚呼」字，上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勒令致仕。此豈告君之體乎？致仕亦幸矣。

王鴻儒

崔銑《文莊凝齋集序》　成化中，容思先生段公之治南陽，脫略簿書，宣揚教化，拔才於幽夐，流貞於閨闥，作士二人焉，曰文莊公王氏，諱鴻儒，字懋學；曰舉人張氏，諱景純，字文粹。段公之教兩公也，開賢軌，達聖涂，俗習濫詞一切刮剝；兩公之學容思也，言擬行模，心融慮豁。兩公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貫百氏，本主六經。張氏未仕而卒，文莊公起進士，爲地官郎，出督學政，入晉監師，已貳太宰於北，守司徒於南，政有繁簡，地分邇逖，而服儒誦書弗因官輟，暗述古昔不謬方名，旁舉僻隱，若稱章句，發興喻物，咸成斐然。是故詩達蘊抱，罔溢眞也；文切事理，罔挹泛也；援典相時，罔間協也；正譌申旨，罔鏤細也。可以翼經，可以裨傳，可以播黌序，可以貞宦仕。文莊公既歿之十有四年，其少弟懋德守廬，粹而梓焉。往者銑在翰林，公守少宰，屢侍公談，粗測厥概。公閫朗光大，言無支浮，目所眞覩，步必履之，是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雜，公鼠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受嚴卻介之義，薦絕養交之私，上下遠近咸稱爲大雅君子云。嘉靖癸巳春正月甲寅，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致仕，相臺崔銑序。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鴻儒字懋學，【略】。有《凝齋集》九卷。

又陳田按　尚書以名德重，頗稱好事，嘗獲《陳後山集》，鏤版行之。詩亦清俊不凡。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穎悟，讀書過目不忘。爲府史佐書，郡守段容思見而奇之，使爲弟子員，教以經術，薦爲大儒。成化丁未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官吏部侍郎、南京戶部尚書，謚文莊。相臺崔銑稱其閫朗光大，言無支浮，服儒誦書，弗因官輟。邊武得權，政門旁雜，鼠憂飲泣，如困葛藟，嚴卻介之義，絕養交之私，上下遠近，咸推爲大雅君子云。

《明儒學案・河東學案上・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明史・王鴻儒傳》　王鴻儒，【略】少工書，家貧爲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遣入學校爲諸生，遂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山西僉事，進副使，俱督學政。居九年，士風甚盛。【略】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收召名流。四年夏，起爲國子祭酒，以父喪去。再起南京戶部侍郎，歷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四年遷南京戶部尚書。甫履任，宸濠反，命督軍餉。疽發於背，遂卒，謚文莊。鴻儒爲學，務窮理致用，爲世所推。在吏部，清正自持，門無私謁。弟鴻漸，鄉試亦第一。以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靜稱。

又《藝文志二》　王鴻儒《掾曹名臣錄》一卷。

又《藝文志四》　王鴻儒《凝齋集》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鴻儒《文莊集》十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王鴻儒《凝齋集》九卷。　又：《別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四・凝齋筆語》　此書論《易》十三條，論

《詩》三條，論《書》一條，論《左傳》一條，論《周禮》三條，論《四書》三條，論史三條，論子書三條，引朱子《答王子合書》一條，其自立論者，惟男女有別一條耳。大抵皆掇拾舊說。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鴻儒《凝齋筆語》一卷。

羅玘

論述

陳洪謨《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序》　文以命意爲上，意立而辭斯達矣。是故意卑則辭萎，淺則辭陋，偏則辭詘，蕩則辭誕，斯四者文之弊也。殷周之盛，文體備矣，若盤若誥，亹亹百千言，究其歸，則曰無傲從康，曰明德愼罰，曰其疾敬德，實貫穿其中，則立言之意也，故曰郁郁乎文哉！下至左傳、國語，羅絡今古，搜抉奇隱，辭非不足也，君子猶曰浮誇，非病其意未至歟？圭峯先生自少肆力群經，無所不學，迨游館閣，益擴其所蘊藏，凡爲文辭，皆就題命意，不逐時格，或設疑發難，初若蹇屈不可讀，及轉折數語，意見層出，首尾融洽，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辟如泉原之出地，汩汩其流，及與山谷曲折，則隨物賦形，雜然飛越之勢，尋其脈絡，則自龍門禹穴，遠不可窺。說者謂先生之言出左氏，愚獨謂其直泝盤、誥之支餘也。雖然，亦豈易能哉！昔者宋元君召畫史，一史後至，儃儃然獨就館舍解衣，盤礴累日，乃命筆則入神矣。聞先生爲文必嘔心積慮，至局戶牖，或踞木石隱，度逾旬日，或遲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陋詘誕之微，雖數易稿不憚。人知先生之文之奇，而不知由苦心中來也，又可以易視乎哉。

夏良勝《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後序》　昔人登鶴樓，讀崔詩，遂擱筆不賦，矧良勝寡昧，何以當末簡之役？顧于先生面受法程，嘗從圭峯之後得其緒論，弗敢隱也。夫天下之至變者文也，至不變者道也。《易》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文若圭峯，其善變已乎？一字法而數變有焉，句法而數變有焉，章法而數變有焉。故人而數變或未已焉，代而數變足當其會焉。追惟聖治，隆道以敷文明之統，維其不可變益明矣，矧當道化之盛，而繼諸公以文者，有不思一變而之道乎哉？故曰，文之變者，文之文也，道之不變者，文之至也，是在先生有以風之也。

邵廉《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序》　羲禹疇畫，則象龜龍；尼父春秋，厥紀麟止。漢太史遷南遊江淮，探禹穴、會稽，北歷汶泗，講業鄒魯，而作《史記》，亦以獲麟終紀。夫神聖英賢，豈不自構機軸；周爰象法，蓋禎符天章。山嶽地紀，文章心精，會逢渾合，良有由然。旰江明秀幽雅甲他郡，然文章名家自宋李旰江、曾南豐，明羅圭峯其三也。公以鳳凰磁龜儲其秀，天妃兆其異，天又早挫折之，俾不達，應輸粟陝西邊關，坎軻入北太學，而盡得周歷子長奇游處。已乃登鼎甲，官翰林，進禮侍，而文章益奇。當是時，文事沿宋、元萎弱之後，李、何未振之先，公奮格衆見，獨立標準，海內文士始而吠聲，竟而逐響，而文體亦翕然以變。顧卽知公者或評公奇，不知公涂轍墳、索，跬步周行，第削萎靡，法乃反正也；或評公新，不知公意匠中程，指揮合度，第削蕪累，法乃反舊也。公之譬之翩翩李飛將，而部伍刁斗則程將軍，堂堂郭令公，而布壁壘旗幟乃光弼密矣。顧世方知音者希，斯變文難也。韓子常變唐文矣，其言曰，大好則大怪，小好則小怪。韓子文變而法變，奇之奇也；圭峯文變而法不變，正而奇也；比韓尤平砥矣。然以龜龍麒麟，人安得不目以瑞，而以其世未嘗有也，安得不謂之怪。卽怪無疑也，顧又評之變。文之難蓋有三，徵應者天，資助者地，才識學者人，而識定者氣完，氣完而力昌，斯尤難也。漢孟堅之文非不遷也，而太史遷以奇節著，故其文亦以氣力雄；唐柳子厚之文非不韓也，而韓以關二氏、諫佛骨著，故文亦以氣力雄。理不必天地有，語不必千古道，類非循縫際、寄籬下者能窺。何者？氣厚而力乃益昌，難也。聞公爲諸生時，蟻蠓豪家，白眼視軒冕士，郡縣有司皆折節下之，不爲屈，名以起，而亦以此罔謗。在朝，當中貴人用事時，公指示奴視之，人以此危公，而亦以此爲正德中砥柱。故今其爲文，拔山障海，打鳳擒龍，卽其所爲翰苑、禮侍，若無足當意。蓋納須彌、吞雲夢若八九，氣完力昌，雄蓋一世如此，顧孰非坎軻邊關動忍力耶？其晦也不久，則光也不長。昌黎子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李杜視公尤晦矣。公之光焰何假輩傳，故國朝文家一變也。龜龍麟鳳今論定矣，人人爭

先快覩之，鄉國後生乃縮縮歛讓，不敢爭覩者，非夫也，因序而刻布之。

《藝苑卮言》卷五　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

又卷七　黃五嶽省曾言南城羅公玳好爲奇古，而率多怪險俎豆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峯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

《文脈・文脈新論》　玳《圭峯續集》甚古，惜應酬作也。宏治後文宗秦漢，自圭峯始。

《詩藪續編・國朝上》　弘、正間，宗工巨擘，若【略】羅景鳴，皆文人兼氣節者。

涵素道人《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刻題辭》　予聞昔人有言，人生而不學與無生同，學而不能文與無學同，能文而不載乎道與無文同。至哉言乎！然文豈易言哉？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以六經爲載道之文、不刊之典。故文能宗經者，體有六義焉，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辭麗而不淫。此彥和雕龍之所爲作，而休文謂其深得文理者歟？予於圭峯先生之文，初取其章奏讀之，廼以明允篤誠之意出之，爲辨析疏通之詞，婉惑曲孚，自足回天轉日，非深於敷奏以言之旨、摛風裁興之衷乎？至餘所撰作絕不類，若出兩人手筆，有謂其奇險不易通、聱牙不易句者，良繇讀者非稟氣浮淺，卽居心不淨之過，先生文實不如是也。隨事位置，如造化之因物賦形，變變化化，罔不克肖克盡，非易無定體而偏包乎事物者耶？或以一字見義，爲獲麟之涉筆，而箴銘之製，廼三禮之菁華，所謂文能宗經者先生也。予又謂取其補於身心性命，則有先生之四論在，取其關於主德民生，則有先生之九疏在，是載道之文也。先生其無媿於昔人之言也哉！至生平出處、文品氣節，諸敘評傳誌詳具，予不復爲蛇足。

王維夔《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夔讀而嘆曰，巍乎壯哉！其夏聲也乎！先生困約諸生久，後廼幟辟雍，種學積文以蓄其用，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誠昌黎所云然者。比陟上第，迴翔館閣，聲譽久爲名公卿推信，而忠直任氣節，扶護師友，切大義不避有患，更以身翼。跡其致，爲能動義概而忤雄心，不得已，漸而放於筆墨。陳同父所云，拓開萬古，推倒一世。先生何媿哉！前題先生者躋先生甘盤，謂直不史，史亦左氏語，非餘也。嗟乎！古不得不遷爲今也，經耳竟史之矣，今之非必不可古也，以訓銘文告擬謨、誓則合，以傳敘記述擬編年、紀傳則合，式懸數千載上而靡者下流多近習，曾流染焉，不以爲憎。蓋嘗遙規百代，平覽一代之運，必謀始者振奇而蹈閑，其人與言爲近于古，譬諸歲然，先候而鳴，雷霆鼓之，切切之響，幾何聲破人寐也？王司寇之品文也，曰歷下古而棘，晉江毘陵而今。夫今則於古，奚當哉？國朝作者十數家中，名崛碩能，創獲無右歷下，而北地實先之；北地雄閎雅健，渺薄漢晉以後，而圭峯先生實先之。先者事之近于古也。經之傳六，尚書最先，易先而未文也；子之傳百有十，柱下史最先；史之傳十有四，左氏最先，其言或明道德，或通世務，咸幅辭而居特于意，幅意而居特于理，蓋河源之淳，熠熠星日，而積山者務致豐于其初。當孝宗朝，文運蓊鬱，然方芽茁於破，膏見田之會，先生沐浴其化而奮踴之。學足以存亡篋，貫三五八九之書，而力芟其稗；識足以穿天心、出月脅，而力節其游；才足八面，辨足萬人，而力隄其險且詭。舍彼中駟，馳彼上駟，或決然而奔，爲龍門之激已，俄然變如蜃城，幻而燁然赤霞之界也。夔不佞，讀先生文想見其爲人，意其思沉而視遠，膽決而氣有餘，四者文章爭勝之具，而先生挾是四者，以陰持如天不可抗之貂璫，早樹堅不可移之國本，使謀淮南者贅絲，以羅先生一語不可得。然則以是四者竟先生，先生弗此焉竟也。夫文人業自好任氣，殆其常耳，而古之豪傑于文者，其詞感激用壯，廼至盡廢其餘，先生旁睨千古，何論北面臣？諸少年顧恂恂不敢斥矩矱，卽其章鍛句研，爭銖黍于修約隆伏之間，政使苟冒凌僭者未能窺其審謹，故曰夏聲也。斯所爲蹈閑而近于古者乎？唐人有云，今已無事，圖報國恩，要惟文章。先生矜闢古學以導興後作者，後作者因先生文追憶國家蓊鬱之盛，且進求之甘盤、左氏語，以遠洗流便近習，先生之功顧不偉哉。

陳起龍《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奇正環生，必先明於勢而後可。風霆震盪，天勢隆焉；岳瀆盤旋，地勢赫焉。勢者陰陽之變局也。語曰，形分止，勢分行。土處無心之位，而迎其動氣則生。何者？其勢活也。孫子之言兵也，先於審勢，失勢則弱，得勢則強。夫文法猶兵法也，韓昌黎悟文章之變，而行奇陣於抑揚虛實之間，故其文整而有

威、堅而多力，天下莫敢爭雄焉；宋文原本昌黎而結勢不遒，往往屈才而伸理，筆鋒之末，衰氣襲之。故唐之國運強而宋之國運弱者，其勢之所立者殊也。乃規矩昌黎氏而卓然成一家言者，則盱郡羅圭峯先生是也。先生於秦漢之書無所不讀，而獨得勢於唐之大家。跌宕縱橫，神奇莫測，一以爲風霆之震盪，一以爲岳瀆之盤旋，變局奇情，循環不斷，所謂千古奇人，非耶？今人耳食李、何，以爲庶幾秦漢之際。雖音聲逼似，然僅得其形耳。若夫奇正相生而機行於閃爍，非深於勢者，孰能之？先生負骯髒之姿，目攝豪貴，天下以氣節高之，而名位之崇亦與昌黎相亞，其國子先生再來耶？余嘗評其詩賦，或讓北地、信陽，而文實據二公之上，後有作者必以余言爲非佞。云其繼先生而起，而以理學特聞者，則有近溪羅子，一姓之中而有兩賢並立，豈地氣使然耶？先生尋常手牘皆爲科斗之文，食氣之淵，傳於十指，先生之於古道深矣。

鄧澄《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圭峯先生之集行，天下業競梓而傳之矣。傳既久，郡齋板日就刓缺，於是其世孫曾玄若而人謀復梓，而徵序於余。余秘局晚進，又受室諸孫，即不敏，其敢辭？竊惟一代文章之運繫乎其人，衰盛之端視所創始。由國初而來，至天順、成化間，赫濯底定，累洽重光，國事可謂之極盛，文事則不可不謂之衰。有先生起而振之，一時學士大夫眼耳心靈翕然丕變，自是天下始知章句傳註之外，別有奇文古學，則主其運者先生，創其始者先生也。令其時尊立壇坫，號召收羅，乘朝氣之方新，際人心之競爽，登高順風，誰不臻附雷同，風尚豈俟今日？迺先生穆然獨以其文章自賞而已，天下亦恬然安於先生之文之奇，無敢模擬剽竊，爲所欲爲者，屹乎若九鼎之在清廟，巍乎可望不可即，若五星之在天，先生亦得以其彫琢之璞敦然獨完，則先生之創始者固其所以善後者與？後一傳而德、靖，已漸啟伐異黨同；再傳而隆、萬，遂顯然齊盟狎主，一倡百和，入主出奴，至於今餔糟啜醨者日益多，太羹玄酒之味薄，捧心抵掌者益近似，幽尋邃詣之力微，遠識之士目厭其盛，竊竊然心慮其衰，於是羣追咎三四大家，開端作俑，反思先生孤行獨復於振往開來間，爲邈不可及，則豈非一代文章衰旺之運，先生固有早見而預爲之所者乎！或謂先生以前之衰在面首而其中實，先生用之，可化腐爲新，今者之衰在血脈，外強中乾，縱先生復生，亦安能移江河而山之？嗚呼！世宙何窮，質文遞禪，變通鼓舞，職維其人。先生往矣，梓先生遺集於今，殆亦迷途之指南、文囿之鍼石也。其集文奧異高出，非承學所敢論，論其關繫運會者若此，亦識其大者云。

鄒之文《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世有必至之常期，而唯文章爲無窮。有必傳者，有不必傳者，亦有必不傳者。當身而妄意嗷名，自詭爲可傳，而後卒無傳，或不一傳而失之；有無意於傳而卒不能不傳，則其傳益遠。吾鄉先生圭峯羅先生文章，蓋必傳之業也。當其時業已傳之下下矣，數十傳而學士大夫愈用相慕說不衰，至於今，宜益大光顯。蓋我明立言，北地號稱反正，先生與相後先，才蓋尤卓絕凌厲、橫肆幽渺，出乃恆不主於故常，庸不亦超乘而上之；瑯琊鞭撻千古，掊擊當代，其推尊北地不啻戶祝，謂爲天下瑰瑤，尚以先生非三代之器。夫北地叙事之文，取其上駟誠足當先生中駟。以先生持論相提而論，獻吉之膚視先生之奧，不勝也；獻吉之蹈視先生之變，不勝也。是孰爲商周法物哉！先生學蓋本原六籍，出入檀、左，具絕世之識、絕世之才，而讀者謬以爲源出昌黎，豈以其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則第謂先生與昌黎兼有振衰之功也可，而不可謂其出之也。先生醞蓄蓋乃發金匱、石室之藏，故老大家之牘，是故文典則高古，所結撰又往往與朝家經制道術政事相表裏。識者謂文章之權原在館閣，後稍旁落。館閣誠不乏人，最著者如德涵藻雅、用修博物，高文大册猶似未遑允寧史漢，優孟、叔敖亦姑舍是，餘未悉數。然則振天下之文章者館閣也，能振館閣之文章者先生也。桑民懌誕士耳，高自位置，而曰，次者允明，次者先生。桑、祝剽掠旁小，視先生腹胸丘、墳，手抉雲漢，空天絕地，其相去奚啻層累之上哉！雖然有本，先生蓋少即負奇氣，性骯髒不諧俗，狎貴舞豪，嫉邪衛正，領解成均，以高第推擇，入讀書中秘。弘、德之際，權倖之時，先生立朝，風議侃侃，直聲動天下，故所發爲文章，有千仞壁立之風，有百折不迴之氣，沉心勁骨，霞思天想，樹顛瞑去，文人結習。先生所爲，久而益傳以遠者，在此亦在彼。唯夫有韻之文或當別論，是退之之所不能兼者也。余燥髮學操觚，即知嚮往先生，茲髮種種矣，得以姓名附先生不朽，非能傳先生，而藉先生以傳者幸也。

黃瑞伯《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文者神明之業也，天人並至，則其事獨隆於古今。才者天之分也，學者人之分也，二分偏受，其不足則隨其所詘之處而見瑕焉。余讀羅圭峯先生之文章，而知其兼盡天人之分也。先生神

授奇姿，睥睨一世，而又好抉靈文秘典，以佐發其英才，閉戶冥思，積歲時而後動，相題生變，不守一方，而筆陣簡嚴，奇而不詭於法，章有堅節，字無緩音，可謂匠心獨照者矣。先生負昂藏之性，凌轢貴人，筆墨之間，頗形傲骨，聲爲情哀，信乎！世儒齷齪爲懷，言多苟且，入耳出口，取利於三寸之間，惡能與先生絜長短哉？先生與李獻吉同時，其氣力亦相敵，而文勢之遒勁過之。蓋獻吉爲太史公而拘於法，先生爲昌黎子而逸於才。漢雜霸而昌，宋假王而替，此二先生之辨也。嘗攷孝宗之世，氣運日隆，故有名公鉅人以飾太平之象，豈偶然哉！先是，艾千子遇予盱上，亟稱先生之文章特奇，既得刻本於吳兆笥中，始信前言不謬。已與先生之曾孫羅寬相接，又獲其逸稿而讀之，於是盡付梓人，以告諸天下之學古者。寬與其兄寰、冕俱有儁才，明德之傳久而弗替，人爲之耶？抑天爲之邪？

過周謀《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夫相未遇之文者，知其人之大用於世；相既遇之文者，知其人之立朝事業。文人應氣而出，氣行乎文之中，能使人之五臟六腑，華爲色澤而肖爲聲歌；能使人之志慮形色，矢爲氣節而激爲感慨。昌明博大，高古幽奇，太行之險峻，武夷之九曲，才士之文也。其神骨可相也，氣焰可盡也，獨其忠臣義士，孝子悌弟，丰裁侃侃，不與俗靡，道貌冲恬，不茹不吐。故其爲文也，或亢，或遜，或強明，或光亮；或如汲長孺之戇直，或如晏嬰之譎諫；或如日月之中天，或如霜雪之勁傲，大都可嘯可詠，可歌可哭，總以傳其性情，而貞爲世教，此其神骨難相也，其氣焰難盡也。吾鄉圭峯羅先生以文名當代，天下相其文而知其人。先生未遇時，不爲豪貴所抑，凌霄而往，有塵垢王侯、糠粃師相之概。國初入太學者躬賁錢拯邊，且例無科雋，先生以才遇大司成，疏上聖天子，開科雋之例，爲南宮第一人，此猶搏鵬之下視槍榆也。獨怪其以置我青雲之大師，隱有逆璫之附，先生移檄諫之曰：「願削門人之籍。」然後公之天下，遂使柔腸繞指者凜乎未敢失足。當宸濠之警跡尚未露，仍有陰黨之者，先生曰：「賊濠必反，門下乃有心人，豈可遺萬世以臭名？」已而當易簀時，亂賊之報隱，又移郡守曾大夫曰：「宸濠不軌，路人所知，願君蚤勒勤王，使老夫快覩地下。」此先生絕筆也，忠義之氣凜烈千秋，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無懷二心者。故其爲文也，神奇幽古，高深險怪，長歌短幅，無不可見先生之性情，而露先生之相貌。蓋先生之節慨得諸天者既厚，先生之文章發諸天者不薄，此其神骨難相也，其氣焰難盡也。余小子聞其風，竊欲師其人，人皆嘉其文，余併嘉其人。嘉其文者，紙貴洛都，嘉其人者，義埒首陽，司馬遷之首伯夷傳，良有以也。先生曾孫寰、冕、寬、宇諸子，搜其遺編併付鐫梓，史氏謂附青雲士而聲施後世，則夫人苟有賢子孫，其什倍於青雲士乎！先生之澤其不斬也。

羅志儒《文肅公集小言》　宇宙有大文章，曰山，曰水。水象動者也，山象靜者也。然而雲蒸雨施，流行坎止，動而未始不靜，靜而未始不動也。江右山水甲天下，而建武山水又甲江右，故其間人文鍾靈毓秀，亦往往樹幟中原。余宗前哲文肅公迄今以文特聞，尤我明興以來，屈指不可多得者。嘗于他卷中見公文，每一唱三嘆，以爲有岳峙川流之趣，而匪猶風雲月露之形也。第自恨生晚，不得立雪坐風以親炙指南耳。甲戌十月之望，余以使事過盱上，晤寰、冕、寬諸子，係公雲孫者，乃獲公文集暨諸名家序評而讀之，故知公之文者名匪虛傳也，而公之得名不徒以文也。試攷公生平立朝大節，直道讜言，侃侃不磨，如救龐泮、救夢陽，請令大臣自陳以重具瞻諸，早見儲貳以絕窺覬，固用獨也而不致弗衆；如書削西涯之籍，勉成曾嶼之忠，又處變也而不至亂常。此其識力氣節，眞足以拔山回波而不比發蒙振落者。然則孔之忠信、曾之弘毅、孟之剛大，皆是物矣。惟其立德如此，故其爲文每杜門謝客，一稿數易，不肯苟也。今讀其文者，一以爲層巒疊翠，一以爲澎湃汪洋，一以爲千仞壁立，一以爲百折不回，而又以爲閒雲出岫、風恬浪靜也。崔子鍾曰：「公言捷于異而根于典，其見昭于細而神于大。」可謂公知己矣。繼公有近溪先生，以明德著，從姑山其講壇也，余瞻拜之餘，見萬山環列，二水夾流，知先生建壇于此，蓋以登山小魯、觀瀾尋源之旨示人也，所以人士從之，不啻山之朝舞，水之朝宗者然，迄今誦公之文、景公之德者，猶遡先生之功于不衰，云爲山學海儒，與寰、冕、寬當共勗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景鳴少出西涯之門，爲詩文振奇倒古，必自己出。在金陵，每有撰述，必棲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閉坐一室，客有竊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步以出。常語都穆少卿：「吾爲尊公作銘，暈去四五度矣。」今所傳《圭峯稿》，大率樹巔死去之所得也。桑悅於文章，無所推讓，嘗語丘仲深曰：「舉天下文章唯悅耳，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羅圭峯文集》　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乞定

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橅韓愈，戛戛獨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於言外。陳洪謨序稱，【略】蓋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奥折也固宜，而磊落嶔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噩，亦緣於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爲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教習宦官，謂之內館。據玘所作《白江墓碑》，蓋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爲宦官作者頗多。雖玘之風概，可以共諒於後世，然其爲微瑕，不止陶集之《閒情》。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陳田按　景鳴鄉舉出西涯之門。西涯依違劉瑾，景鳴寄書責之云：「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册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門生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此書可以報舉主矣。景鳴文章綽有矩範，詩非所長，作文至瞑去四五度，劉彥和文章傷命之戒，諒哉。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歷南京太常少卿、吏部右侍郎。景鳴在詞林，多所論救。正德中，疏言逆瑾逐榮王，虛朝廷，上未有子，大臣依違，不肯爲國長慮。忤時宰，致仕去。寧庶人卑詞致餽，走避深山中。病革時，聞南昌之變，移書討賊，投筆而絕。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明史·文苑傳二·羅玘》　羅玘，【略】博學，好古文，務爲奇奥。年四十困諸生，輸粟入國學。丘濬爲祭酒，議南人不得留北監。玘固請不已，濬罵之曰：「若識幾字，倔彊乃爾！」玘仰對曰：「惟中祕書未讀耳。」濬姑留之，他日試以文，乃大驚異。成化末，領京闈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益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據高樹，或閉坐一室，瞑目隱度，形容灰槁。自此文益奇，玘亦厚自負。尤尚節義。臺諫救劉瑾盡下獄，玘言當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具識大臣賄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玘上言曰：「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惡，啓遠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攻摘，且玷終身。臣請降敕密諭，使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爲朝廷羞，而仕路亦清。」李夢陽下獄，玘言：「壽寧侯託肺腑，當有以保全之。夢陽不保，爲侯累。」帝深納焉。秩滿，進侍讀。正德初，遷南京太常少卿。劉瑾亂政，李東陽依違其間。玘，東陽所舉士也，貽書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尋進本寺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遇事嚴謹，僚屬畏憚。畿輔盜縱橫，而皇儲未建，玘疏論激切，且侵執政者。七年冬，考績赴都，遂引疾致仕歸。寧王宸濠慕其名，遣使餽，玘避之深山。及叛，玘已病，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嘉靖初，賜謚文肅，學者稱圭峰先生。

《明詩綜》卷二五　玘字景鳴，【略】有《圭峯集》。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玘字景鳴，【略】有《圭峯集》三十卷。

紀事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引《國史唯疑》　羅圭峯由輸粟入監，年四十餘。祭酒丘文莊公議南士不聽北留，羅固請至再三，受扑不挫，面數之曰：「若能識幾字，崛強乃爾？」大聲應曰：「唯中祕書未讀耳。」丘異之，識其名堂柱。再試，文奇甚，六館士莫有及者。驚嘆爲延譽於朝，遂以其年發解聯第，蔚爲名儒。

著録

陳洪謨《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序》　舊刻本凡六卷，予以爲當存梓里，曰按旺，方知爲荆本也。本且遺佚，鄉士夫家亦罕有存焉者。噫！先生之文可俾其湮淪若此哉？乃命郡官從其子姓復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並鑱諸梓以

傳。郡官丐予題其首，顧予學殖荒落，惡能叙先生之文？然以竊誦有年，實勤嚮往，遂不辭爲之書，其亦不自量也已。

夏良勝《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後序》　鄉哲羅圭峯先生以節行名世，而肆學藝文，力追古先，故天下學士宗之，不獨以文也。其前集刻常州，本歸太學，人不多得；再刻荆州，本與續集奏議刻南畿，流布雖遠，恆愧吾鄉郡文獻之遺也，然皆莫之序者。圭峯之文難知也，而況言之乎？難言也，而況言其所以爲文者乎？是又天下文獻之遺也。日者，高吾先生撫循吾境，稽逸弔古，敦化右文，以風士節爲治先。搜致圭峯全集，爰命郡丞余子行義刻于郡齋，且盡發圭峯之所以文者爲序，信若韓子爲宗師，有作絕類宗師，足以備古今之遺，獨吾郡也哉？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圭峯文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玘《圭峯集》十八卷。又：《續集》十四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圭峯文集》，泰和羅玘著。

涵素道人《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刻題辭》　惟是從前苦無善本，先生諸孫能讀其書，復能搜羅遺逸，拮據而壽之梓，二三名人更爲是正，用免於子才三魚之猜，令讀者便之，眞茲郡之一大盛事云。

王維夔《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圭峯羅先生詩古文詞版而行者三，觀者猶懼覆逸，建武君子偕其嗣孫獵而全之，别鏤木以行，其於先生殆高山詩意也。【略】夔受簡而敘先生志，亦在高山之詩矣。

鄒之文《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序》　先生舊本刓缺，亦寡詮次，不近名如此。裔孫寘、冕、寬、宇網羅散失，編纘成書，差無遺憾，自是而先生之傳益遠矣，寘等亦翩翩能世其家學。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羅玘《圭峯文集》十八卷。又：《續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羅玘奏議》一卷，《文集》十八卷，《續集》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羅圭峯文集》　《因樹屋書影》稱玘集一刻於盱眙，再刻於南國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本所敘，則初刻於常州，再刻於荆州，版皆佚。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荆州本六卷，又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彙而重刊。後其鄉人黄端伯又於玘曾孫寬處求得逸稾，合原集編爲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入，已非其舊。兹數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爲康熙庚午玘八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文爲冠，而以奏議列雜著後。詩亦以壽詩爲冠，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前，皆爲顛舛。其《凡例》第二條云，集中詳加評綴，凡有資舉業者，聯圈標出。所見如是，則其失於刊削，以多爲貴亦宜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羅玘《圭峯文集》三十卷。

鄒智

張吉《立齋遺文序》　物必有本，而後觀其妙用之流行。人必有本，而後卜其言議風聲之必傳於世。大而天地之運化，日月列星之昭曜，川嶽之峙流，微而昆蟲草木之夭瘁鳴喑不失其節者，以一陰一陽爲其樞紐也。六經之言，皆古聖賢道德仁義彪炳之微，故能與天地相爲悠久。自餘百家之説，雖或不能與經俱永，然必有本而後可傳，未有能傳于後而無其本者，古今一道也。弘治己酉，吉既蒙恩量移肇慶，亡友西川鄒智汝愚適操石城軍幕謫檄至廣，邂逅一見，遂爲莫逆之交。無何，汝愚死矣。【略】先是成化丁未，今上龍飛，諒陰之始，適有星變。智以翰林庶吉士伏闕上書，力陳：「是皆大臣不職，閹宦弄權所致。勸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於是中外權奸怨入骨髓，陰嗾臺官檢劾煅煉成獄。竟以竄死，天下聞而哀之。曩予讀其封事，未嘗不三復流涕，竊有天下奇才之歎。今忽忽十年以外，俯仰悲嗟，遂成陳迹。使他日國史、野史特筆大書，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伊誰之過與！汝愚其心正，其理明，其氣勁。惟其心正，故内無禍福之念，外無顧瞻觀望之私，知有吾君而不知有權倖，知有宗社生靈大計而不知有其身家。惟其理明而氣勁，故陳説是非利害，歷歷如指諸掌，而又毅然奮發，如決河堤以灌梁宋之墟，如操嚴刃以搏猛虎，無敢攖其鋒者。或又謂其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其忠款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唫之態，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豪俠，又能根據義理以爲之宗，亦可謂知汝愚也已。嗚呼，汝愚必傳於世者，此也。然其所以爲此而能永其傳者，固有本矣。未知汝愚者用是觀之，固可得其彷彿。而欲求汝愚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區區譸説，安知非其實錄耶。要知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有宋諸儒沒後，如吾汝愚者蓋不多見。

使天假之以年，其所造詣，固未可量，安知非斯世斯民之福。而汝愚不幸死矣，嗚呼惜哉！

又　汝愚，蜀之合州人。立齋乃其別號，又號秋囷。卒年纔二十有六。而楊、吳二公皆同年榜，最相厚善者云。

又　弘治己酉，吉既蒙恩量移肇慶，亡友西川鄒智汝愚適操石城軍幕謫檄至廣，邂逅一見，遂爲莫逆之交。無何，汝愚死矣。予哭諸寢門之外，三日不絕。時蒼梧進士吳君獻臣、方尹順德，收其遺稿，得奏議及諸雜體文若干篇，古今詩若干首，萃爲一帙，名曰《立齋遺文》，懼且湮沒，亟壽諸梓以傳。其所以爲汝愚地者，固亦勤且博矣。今光祿寺少卿劍江楊君霞見而善之，謄書獻臣以序見屬，吉亦自念素善汝愚，而又惜其蚤世，義不敢辭。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汝愚介直孝友，雅負奇氣，據經守正，多所建明。三原公應召至京，汝愚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三原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古城張吉克修謂：「汝愚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志氣類乎陳亮，而能根據義理，不事豪俠。」人以爲知言云。

又　少貧，居龍泉菴，掃樹葉燃之，讀書達旦。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弘治二年，星變陳言，請退小人，用君子，黜萬安、劉吉、尹直諸人，而用王恕、王竑、彭韶。不報。次年坐與御史湯鼐等妖言惑衆，下獄，免死，謫廣東石城所吏目。衣結屨穿，毅然就道。得從陳公甫游，其學益進。居四年，得疾暴卒，年纔二十六。

《靜志居詩話》卷八　立齋以吉士建言，請黜萬安、劉吉、尹直三小人，而進用王恕、王竑、彭韶三君子。泰陵初政不報，既而萬、尹被彈事去，劉獨銜憾刺骨，嗾其黨攻吉中書人，湯御史鼐辭連立齋，及劉壽州槩、李主事文祥、董沔陽傑。謂：「數人以詩酒相結納，互相標榜，詆毀朝政。槩貽鼐書云：夜夢一人，騎牛將墜，鼐手挽之不仆，又見鼐執五色石，引牛就正道，人騎牛者，朱也，以爲鼐將有扶持社稷之力。」法司周內，坐以妖言惑衆律，罪當死。賴王端毅、何文肅、徐文靖諸公，力持之得生，而立齋遠謫化州千戶所吏目。既踰嶺，從陳文恭講學，未幾夭折，惜夫！其《獄中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誦者傷之。至《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放臣逐客，讀之尤爲悽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立齋遺文》　金祺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吳廷舉附註，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末有附載寄吳獻臣一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爲廷舉所編次刊刻。此本前有什邡縣訓導李廷樑序，稱舊版佚闕，案臺李公芳麓重梓。蓋天啟乙丑所刊也。凡奏疏一卷，雜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智疏劾權姦，直聲動天下。然於君國之間，纏綿篤摯，至死不忘，無一毫怨尤之意。其《在獄詩》有云：「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有云：「雲韶聲靜拜彤墀，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疎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竟何悲。」與明季臺諫務以矯激沽名者，相去萬萬。故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閒傷樸遬，而眞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智字汝愚，【略】有《立齋遺集》五卷。

又引《雙槐歲鈔》　鄒吉士汝愚謫雷州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邮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月獨照窮愁人。狼藉幾株桃李樹，謫仙亭上可憐春。」

《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下・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略】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尚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徐鵬、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槩寓書於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鼐、槩及先生，俱下詔獄。先

生供詞：「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民生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即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明史・鄒智傳》鄒智，【略】。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葉繼晷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熟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亦並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騭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爲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

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鼐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鼐與恕亦未能用其言。會劉槩獄起，吉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鼐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事具《湯鼐傳》。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略】天啓初，追謚忠介。

又《藝文志四》　鄒智《立齋遺文》四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立齋遺文》。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合州鄒智如愚《立齋遺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鄒智《立齋遺文》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鄒智《立齋遺文》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鄒智《立齋遺文》五卷。

夏　鍭

《盛明百家詩・夏赤城集》　公詩意圓詞潔，理愜趣長，不肯輕落時調。

《明詩歸》卷二　譚元春云：夏鍭《相和歌》錯落中姿態忽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赤城集》　其詩欲爲別調，而轉乖雅則。文亦惟意所如，不可繩以古法。史稱鍭宏治四年謁選時，疏請復李文祥、羅倫官，併請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後官評事時，又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薄戚里侵漁狀。蓋亦讜正之士，非專意於詞章者也。

《明詩紀事》丙籤卷九　鍭字德樹，【略】謁選入都，疏請復李文祥、鄒智官，罷劉吉，忤旨下獄。【略】有《赤城集》二十三卷。

又陳田按　德樹以讜論著，詩亦迥不猶人。

嘉靖《浙江通志・人物》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大理評事。弘治初御史湯鼐劾內閣劉吉，吉使御史魏璋伺察鼐，鼐家壽州，因得其知州劉槩與鼐書談夢，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鼐及槩下錦衣獄。翰林庶吉士鄒智、兵部主事李文祥先後論救，皆遠謫，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時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若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鍭，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丁未進士，除南京大理評事。懇疏乞終養，居鄉，砥礪名節，游泳詩文。年八十三。詩名《赤城集》。

《明史・夏鍭傳》　鍭舉進士。弘治四年謁選入都，上書請復李文祥、鄒智等官，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鍭素無宦情。居官僅歲餘，念母老，乞侍養，遂歸。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出。

《明詩綜》卷二五　（存目）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赤城夏評事集》。

又《赤城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天台夏鍭德澍《赤城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夏鍭《赤城稿》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夏鍭《赤城集》二十三卷。

姚綬

論述

文徵明《穀庵集選重刻叙》 文章以意爲主，以氣爲輔，而理以爲質，充之以學，而出之以辭，昔賢所論，莫之能易也，然非人品不足以將之，是故高朗特達則物務不能攖，邁往踔絶則憂患不能撓，氣足以輔辭，而辭足以達意，發藻綴言，斯無餘蘊矣。前監察御史嘉禾姚公早以文學知名，繼起高科登顯仕，一言忤物，即自解歸，歸若干年，年踰七十，雖系名仕籍，而山林之日居十之九，家有園池之勝，室廬靚深，花竹秀野，所蓄□圖書器物，不下乙品，左右陳列，鑒賞評騭，樂以忘世，晝舫輕橈，放浪湖山間，所至領室□游，銜觴賦詩，風流雅尚，照暎林谷，人望之如列僊異人，聲光殷殷，燁然於三吳兩浙之間者，垂四十年，其高朗之情，邁往之氣，惆然自得，豈復有物務之攖、憂患之撓哉！故其所爲文精深暢茂，詩亦雋永有法，仕雖不達而無怨懟不足之辭。

邵銳《穀庵集選舊刻序》 予讀穀庵姚公集，爲詩備古今諸體，咸清婉可誦，文若序若記，典雅有足稱者，可以集名矣。夫詩非難爲也，本諸性情則難，清婉斯近之矣；文非難爲也，協諸軌度則難，典雅斯近之矣；斯二者惟公則然，是不可以集名者邪？間考公素，語其穎敏，得諸天者厚矣；語其博洽，輔諸學者弘矣；語其勇退，假之年者益長且裕矣；顧於茲藝也，得臻茲美也，有若是者，亦不易矣。抑公巡淮以救荒薦，里居以善養聞，公固有本者，善讀公集者，尚知所重哉！惟公曾孫曰堦者孱弱自奮，日奉遺集入梓以傳世，德之徵於是乎在。勗爾良胤，尚世寶之。

屠應埈《穀庵集選舊刻序》 吾郡當吳越山水之交，土衍而澤秀，蓋多博達宏雅方聞之士云，漢武帝時，登選俊茂，繡黻章軌，而朱買臣、莊助父子則以吾郡之彥著聲公朝，龍驤鳳儀，軼覽千仞，矯矯文學之宗也，英哲代興，篇籍日播，縫章異制，咸夏殊曲，皆彬彬□有其文質焉，嗟乎盛矣！近世丘巖之士，剽見襲聞，萎腠章句，蓋于古鮮稽也，至于縉紳先生，寅亮休廷，纏糾榮譽，雖時時有所論述，欲以振緒文林，協玄典素，豈不罕哉？先生少雋異，不諧俗好，仕又才數年，竟自免去，徒欲以空言憲後迹，今所存雖縱軌歧路，兼義謠雅，究其用心，固已雄視當時，先登儁匹矣。予生也晚，不獲究聞于先生，而風流嫻雅，每從長老言之，未嘗不心慕也，乃序其簡端若此。

文彭《穀庵集選題後》 姚氏爲嘉禾鉅族，雖代有文人，而其大實始於穀庵。穀庵起家進士，爲名法從，未幾即解官而歸，優游林下者四十餘年，時以扁舟往來吳越間，携所蓄法書名畫以自隨，名山勝境無所不至，飄飄然望之如神僊，至今吳人猶道之不置，蓋雖龜蒙之筆牀茶竈不足多也。雖然，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夫穀庵之前有可閒，穀庵之後有觀頤、東齋，後先濟美，輝暎浙西，固莫有能過之者，然非子玉集而刻之，則其傳不傳不可必也，使子玉而無文，則刻不刻亦不可必也，然則子玉是舉也，其重矣乎！所以於流離困頓之中，守之益固，行之益堅，以求無廢先人之緒，嗚呼其難矣哉！子玉交余父子間最久，故既請先君叙穀庵之集，而復令余題其後者，不忘世誼也，豈眞以余言爲可傳哉？子玉有集若干卷，足以繼其世，而未刻者，蓋將有所待也，余官嘉禾，其子自虞爲余門人，與弟憲虞、應虞，皆恂恂誠慤必能繼父之志者，因併及之。

沈概《穀庵集選舊刻識後》 概惟吾檇李以文鳴先朝者，於姚子同時有桐村周伯器、方洲張靖之，最後有九柏秉之呂氏，皆聲實流衍，爭炫所長，罔可軒輊，而先生之文，揮毫獨敏，傳布獨後，晦蝕幾四十年，其要如立朝風采，可占之奏牘者，已漫不可考，僅發精光什一於今，豈遲速虧盈，物數固懸於天，而抑揚噓吸，初非委諸人歟？概嘗謂文有三難，垂世用以寥寥，作者難，識者難，知所尚而傳之者難，先生天才曠放，繡黻爛然，無媿作者，堦以蚤孤勉學，百責瘁躬，而能首成紹述，振揚墜典，可謂知務，顧概晚學，非知先生，徒竊勾溪之明以自附，或俾厥美，尚有遺憾，斯則無以自解焉，人有言，典籍非亡於秦，亡於漢耳，言其謬也，先生之文將無亡於今日也邪？姑書以俟識者。

王熙《穀庵集選舊刻後跋》 唐李翺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君子之所恥也。穀庵先生揭德振華，發爲詩文，一時名碩推先善之，可傳者也，其曾孫皆梓行於異世之下，明也，仁也，孝而公於天下者也，恥也吾知免夫，書此以殿諸卷。嘉靖乙未中秋日，書于雲溪僊館。

《四友齋叢說・畫二》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喜畫。善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間寫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靜志居詩話》卷八 吾鄉丹邱先生，成化中，以侍御謫知永寧縣，集中《永寧有感簡周縣諭》詩云：「孤臣漂泊萬山中，家住鴛鴦湖水東。爲縣底須論地僻，謫居應不笑文窮。五株柳樹無端綠，一點榴花作意紅。百八灘頭船可買，思尊何必待秋風。」遂以母老辭歸。今府縣志，但云：「出知永寧。」錢氏《列朝詩集》，加一府字，誤矣！吉安《秩官》表可稽也。先生初號穀庵，居大雲寺之東，亦號雲東逸史，又自稱蘭臺逸史、天田老農、上清仙吏、嬾仙、仙癡、紫霞碧月翁。家有振衣亭，出乘滄江虹月之舟，粉窗翠幕，吹竹彈絲，望者以爲水仙。畫書詩皆逸品，戶部郎江陰卞榮贈詩云：「西崦新爲墅，東橋近在坰。」太常卿同郡呂憲贈詩云：「兩屐登山輕上下，一橋分宅作東西。」尚書烏程閔珪贈詩云：「松徑埽雲招野鶴，畫船搖月貫晴虹。」皆實錄也。先生吟情甚敏，今《穀庵集》所載不及什一。吾宗寒中上舍，購得先生七律多至二百餘，又從書畫家儲藏眞蹟所見尤不少。念遺集爲先生手定，故集外詩不多錄云。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四六 鴛鴦湖上五株柳，八百灘頭一棹風。野鶴招雲松徑宿，畫船夜夜貫晴紅。（姚綬）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〇引《六硯齋筆記》 姚雲東小景，好作沙坳水曲、孤釣獨吟。其闊幅《重林遠汀》，著四五漁船而已。此公壯歲入中臺，不及攬轡驂鸞。晚年好道，向平之願蚤畢，三山五嶽之屐懸而未試。直以逸趣自寫胸中而已，未可以文、沈作略概之也。

又引《書史會要》 姚綬書類張伯雨。

又引《檇李詩繫》 穀庵詩頗清麗，不著一塵，書畫妙絕一時。初號穀庵，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天田老農、上清仙吏、嬾仙、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人間，唯丹丘先生爲尤顯。平生慕張貞居之爲人，所見片紙隻字，無不收藏。嘗得其鐵冠與遺像，爲撰《句曲外史小傳》。《鐵冠歌》云：「昔爲柱史冠鐵冠，螭頭屼立霜風寒。歸來野服山林下，不類峨然鐵冠者。句曲外史人中仙，此冠已餘二百年。繡斑蝕鐵鐵欲穿，棱棱巧製銅色妍。黃篾樓中想應貯，玉鈎樓邊舊行處。二儀三綱浪得名，竹簟鹿皮無此清。芙蓉吐花金玉幷，鐵葉細薄不易成。外史星壇月明夜，醮禮茅君鶴曾借。出塵風度向誰彈？坐看瑤池碧桃謝。予號逸史雲之東，髮已種種今成翁。冠乎冠乎磨冷鐵，今鐵曷能如古烈。君不見，古鐵性烈今不如，作冠寧住仙人居。流落四海幸屬予，著之稱我青霞裾。」

又陳田按 雲東逸史，畫勝於書，書勝於詩。

傳記

屠應埈《穀庵集選舊刻序》 姚先生者，嘉之豪賢人也，名綬，字公綬，英皇帝時起家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理兩淮鹺政，禁奸摘隱，摧抑豪右，于是謗嗡嗡起，未幾出知永寧，素剛直不任吏，則嘆曰：「嗟乎！夫人生于世，若馳電也，進不能憑翊清時，勒功鼎室，退則捐軒裳，竄巖穴，脩素辭以自見耳。」乃竟解官歸，放浪江湖間，因神僊之說以自廣，稱丹丘生，又稱穀庵子。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綬，字公綬，嘉善人。天順末進士，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寧府，解官歸。公綬善書畫，初水墨，後遂進唐品，得古意。作滄江虹月之舟，遊泛吳、越間，粉牕翠幙，擁僮奴，設香茗，彈絲吹竹，讌笑彌日。家設亭館稱是，作室曰「丹丘」，自稱丹丘先生。人望之亦以爲神仙云。

《明詩綜》卷二二 綬字公綬，【略】謫知永寧縣，告歸。有《穀庵集》。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宦蹟志二》 姚綬字公綬，【略】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鉤剔積弊。淮饑，畫策賑濟，流民賴以全活。（《浙江通志》）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〇 綬字公綬，嘉善人，處士敞子。【略】有《穀庵集》十卷。

紀事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〇陳田按　錢舜舉《浮玉山居圖》卷，紙本，七分用墨，三分設淺綠色，筆法絕類輞川。有黃公望、倪雲林、顧阿瑛、仇山村、鄭元祐、楚石道人諸題跋。舜舉自題云：「瞻彼南山岑，白雲何翩翩。下有幽棲人，嘯歌樂徂年。藂石映清泚，嘉木澹芳妍。日月無終極，陵谷從變遷。神襟軼寥廓，興寄揮五絃。塵飄一以絕，招隱奚足言？」張貞居於至正戊子得於書肆，詫爲景趣既高，筆墨精妙，詩亦雅麗，非近人語。和韻云：「秋風動巖樹，歸鳥何其翩！我思巖中人，可以樂忘年。夫君乃詞客，畫手故作妍。吳興圖畫藪，詎隨時好遷。上巖雲積雪，下巖水鳴弦。展卷纔尺許，坐對兩無言。」成化癸卯，公綬得此卷於璜溪沈氏，驚爲至寶，題詩至廿餘首，此詩其一也。後又歸項墨林天籟閣。國朝康熙中，此圖爲安儀周所得，著錄《墨緣彙觀》。安氏中落，購入內府。光緒甲午，此圖復流落人間。余獲見舜舉《山居圖》二，一爲二紀題者，係金碧山水；一爲此圖，以淺綠和墨，靜穆之趣，超乎塵表。五百年來無此作矣！題爲《浮玉山居》者，以鄭遂昌題有「餘不之水浮玉山」句也。此圖亦著錄卞中丞《式古堂書畫考》。

著録

屠應埈《穀庵集選舊刻序》　善楷書、圖畫，所著文、詩千餘篇，久日散逸，後四十年，曾孫堦始裒次之，蓋存者什二三云。

沈概《穀庵集選舊刻識後》　前侍御穀庵先生遺稿，舊云凡詩文三十卷，大易天人合旨十卷，冢嗣鴻臚公以授吳門楊儀部校選，歲久淪逸，厥孫惟詹、惟誠者皆名士，志在裒刻，未果，惟誠嘗手摹遺墨數篇，勒石以行，工甚，惟誠卒，其獨子堦，吾甥也，痛先志未就，益求散亡，得十數帙，刪訂於勾溪陳用明氏，既而概以病肺謝客，稍爲損益編次，分類十八，爲卷者十，它手有爲穀庵而作、可徵平生者，附錄卷後，歸堦鋟梓焉。

姚堦《穀庵集選重刻志》　往歲戊子，堦嘗卒業於舅氏平齋沈翁，假楊麟湖之三味軒，因獲潛神楮穎，謹錄我曾王父穀庵遺稿若干卷，三稅葛裘，奉刻登選，恆痛散亡而未盡收輯也。壬寅冬，以呈內翰衡山文翁，顧慰堦曰：「憲後之言，寧少毋濫，靡弗珍焉。」復質諸沂陽王子，則喟然曰：「美斯愛，愛斯傳，貴精不貴多也。」兩領教言，蘊緒糾結，數年來，舊本漫漶，擬圖徹新，會罹多故，剞劂既空，遂循齟齬，方今島夷流突，孤墅危蹤，靡常攸止，尤惴惴斯圖之或弛也，輒抱集竄奔遐幽，而重梨勉舉焉。遡惟穀祖幸際清朝，恬歸裕老，嚮意和鳴，以贊昌運，迄可徵鑒矣，廼茲刻竟，適奏凱旋師，而金飈埽穢，澤國生春，則斯集也，又幸與泰日駢驅已爾。嗟乎！自我穀祖高軌難追，而英風勁節，猶延譽於縉紳君子，肆門祚傾頹，餘休尚賴，豈惟遺編不朽邪！獨恨堦不肖，矧丁不辰，修立無能，棲衡偃蹇，大慚繩武，奚道厥辜，然而羹牆如在，霜露凝思，敢藉是刻也，先評於舅氏，加訂於衡翁、沂子、吸精咀華，僉慎采錄，非忍約也，僭語末簡，統攄萬一之私云。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姚綬公綬《穀庵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姚綬《雲東集》□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姚綬《雲東集》十卷。【略】集爲曾孫堦鐫。屠應埈序題曰《姚侍御集》，鄒衡《嘉興府志補》又作《穀庵集》三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姚綬《雲東集》十卷。

李應禎

楊守陳《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中書舍人李君應禎，告歸展墓，交游皆贈之詩。詩凡四十六首，首有題。題自都門至范莊，皆山川、城郭、亭臺、祠冢之屬。非名勝之景，則古陳之迹；非其道所過，則鄉所遊；非其耳目所寓，則心志所嚮者。都門爲萬國之會，猶百行之元，故爲首題。中間若牛首、虎丘諸山，江、淮諸水，仁智所樂也。獲麟堆，宣聖之遺烈也。泰伯廟，尚至德也。圮橋，子房帝漢之基也。卞將軍廟、掛劍墓，忠義足法也。

黃樓，蘇守捍大患之績也。太白酒樓、丁卯橋，文名彰也。長干寺、無雙亭，異教之昌可嘅也。長洲苑、歌風戲馬臺、隋堤、石城，古今興廢之故可欣可痛可鏡戒于無窮也。范莊相國之勳而睦族之義士可歸宿者，故以終焉。題不主送歸，詩不專贈別，意新而辭美，皆京師之耆碩譽髦特爲君倡之與故常贈送之什，夐殊矣。穆如之頌，非爲仲山甫不作。孔碩之詩，亦爲申伯得之。君篤學美辭翰，初以鄉選升國學。有巨璫勢方赫，知其名，欲俾訓子姪，亟招之，不應。一日，巨璫被旨薦熏于文廟，託學官召之，堅避不見。後拜今官，選侍便殿，嘗命金書老釋經。君上疏言：「老釋所述非經也，書之妄，費而無益。若治天下以九經，教天下以六經，則四方寧而君民皆祉且壽矣。」嗟乎，秦燹景監，衛鞅因之，傳燈有錄，楊億潤色，其孰肯背寵以事奧，批逆鱗而鬬異教也耶？君於是加於人不啻一等矣！宜乎贈詩夐殊乎故常之什也。余亦與君善，故爲序詩之大旨而併述君之大節，俾覽者有考焉。

沈周《觀李貞伯小像》 浮生百年內，誰能畢其期。感彼先露人，遺影及茲披。浩浩儻宕懷，炯炯玉雪姿。宛宛若啟齒，黯黯蔑言辭。存歿各如夢，卷之吁以悲。

王世貞《四十詠・李少卿應禎》 少卿善書法，強起侍中秘。詔爲譯經藏，卿也獨奏記。吾道有九經，上其幸留意。百折終不回，榮名淪末位。

又《墨蹟跋下五十六首・李范庵卷》 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純綿裹鐵，視祝京兆不愧冰清。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遒勁有生氣，可重也。少卿當憲廟時，抗疏不肯書佛經，爲藝林樹赤幟。今給事岑君允穆於鼎革之際，白簡數上，皆國家大笑。至救周太常一疏，尤卓犖偉甚。余故舉而歸之，且以慶貞伯此書之得所托也。

《國雅品・士品四》 李武選應禎性尚放誕，傲世寡羣，日事嘯咏，頗以酒爲名。宦非所樂，其在留曹時，閉戶獨飲朗吟。有造門者，聆其音急，呼而扣之，勃然答曰：「勿廢我酣興！假令作陳屍，亦復相尋邪？」竟弗顧自若。於時風譽，以晉中興高流目之。余與應禎同學，其束髮便能詩。嘗集余東林，有「不辭竹葉朝來碧，却訝蓮花秋自紅」之句。輒文戰不利，乃銳意舉業。其集中皆擢第後所輯，並朗秀沖閒之辭，已造中唐佳境，當續之李晏閣，故不多讓。

《靜志居詩話》卷七 少卿入太學，中官牛玉請爲塾師，固拒之。在中書日，應制寫佛經進，曰：「臣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有佛經也。」不受命。可謂婞直矣！歸田後，與吳原博、史明古、張子靜輩，賦詩聯句，其《寄友詩》云：「別墅圍棋常載酒，晴湖泛月不張帆。」風流可想也。

《明詩綜》卷二一 李時遠云：少卿詩朗秀沖閒，已造中唐佳境。

又 應禎，名甡，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景泰癸酉舉人，授中書舍人，仕至南京太僕寺少卿。有《李氏遺集》。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〇 應禎名甡，【略】授中書舍人。遷南兵部郎中、尚寶司卿、太僕寺少卿。有《李氏遺集》。

又引《甫田集》 太僕書《魏府君碑》，謂徵明曰：「吾學書數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爲多，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虛腕疾書，今人莫能及。

又引《書史會要》 少卿眞行草隸旨清潤端方，如其爲人。

又引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 范庵公入太學，中官牛玉聞其名，延爲弟子師，公不往。以善書選中書舍人。故事，中書班列給事、御史上，近輒易其次。公上書爭，不報。中旨詔諸舍人書佛經。公言：「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佛經也。」上恚，廷杖，公幾死，致仕歸。郡守劉某征斂苛急，人呼「白面虎」。公作《虎渡河》詩致之。公博學能詩，書法自成家，然每恥以是名，清彊果毅，侃侃終始，眞吳人士之神砥已。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李應(貞)〔禎〕《李氏遺集》四卷。

同治《上江兩縣志・考(藝文中)・別集類》 李應(楨)〔禎〕《李氏遺稿》。

周鼎

都穆《南濠詩話》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失寵，退居吳下。虞文靖公作《風入松》詞贈之，中亦微露此意。予聞柯嘗書《黃鸝》、《白頭》，題詩二絕。《白頭》云：「春濃不放小禽棲，白髮衝冠向曉啼。簾幕半開

人未起，樓臺風煖日猶低。」《黃鸝》云：「春風嬌軃綠陰肥，上苑鶯花紫翠圍。卻向後宮深院裏，一枝閒自理金衣。」近嘉興周丈伯器嘗題二圖，爲予誦之。詩云：「奎章閣下老詞臣，吟徧鶯花上苑春。回首金衣閒自理，綠陰多處少風塵。」「重重羅幕護輕寒，聽徹春禽午夜闌。無限江南歸興裏，不將華髮漫衝冠。」蓋用其語，而反其意也。

《靜志居詩話》卷七　桐村開濟之略，戎幕宣勞，顧一尉白頭，又遭蹇苡之謗。哀哉斯人，實命不淑。同時杜州牧庠貽詩云：「功名已覺邯鄲夢，衰老猶耕谷口田。」汪縣令貴詩云：「白首九旬還向學，黃粱一夢總成虛。」呂太常宬詩云：「斯文籍籍歸輿論，何物區區戀抱關。」沈處士周詩云：「山縣軍書前吏迹，墓堂文字老生涯。」吳江史處士鑑詩云：「行誼故絕人，文章復名世。碑版照南州，煌煌自無替。」集中詩題，有《未死作》云：「在塗嗟未歸，行橐日已貧。正如風中絮，未肯沒車塵。」《嘲雁》云：「何地不虞網，此身非故鄉。」誦之使人心惻。詩不見佳，第恥拾人遺唾，亦有志之士，明古實師事之。

《明詩綜》卷二〇　都元敬云：先生以文名浙西，《土苴集》二卷詩不止是，然不期驚人而人自驚，不期去陳言而陳言自無不呿。宋人惟山谷老人不隨人後，說者稱其能出新意，若先生詩可傳已。

又　陸秀卿云：先生雖文士，而學務實用。如議水利，鑿鑿不迂。故金榮襄公薦之，謂可居館閣。乃卒不遇，姑託文以自見，依隱玩世，多鏗鏘幼眇之音。其志亦可悲矣。

又　俞右吉云：伯器文勝於詩。

又　鼎字伯器，【略】有《桐村》、《疑舫齋》、《土苴集》。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〇陳田按　伯器工書，善賞鑒，名人書畫，往往見其題跋，小詩亦有風致。

《蓬窗類記・穎慧紀》　嘉禾周鼎，字伯器，穎敏絕倫，初爲大司徒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公從討閩中寇，師次杭州。四明章文重慕伯器名，來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作《南征詩百韻》，進兩生於前，爲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遂各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請從末句倒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讓君矣。」周以從征功爲某縣典史，迂腐不任事，罷歸。晚年，乘小舟遨遊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文者甚衆，卒藉此爲生涯。又以衍餘買田數百畝，家遂裕。嘗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蠅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信手與目，毫髮不爽。成化中，罹回祿，詩文稿一無所存。周蒙被而卧數日，忽起書，釐爲一十二冊，不下千數百篇，不惟無遺忘，而前後次序亦不紊。嘗爲予作先太宜人壽序文始堂及東樓記。卒時年近九十云。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鼎，字伯器，嘉善人。博極經史，爲弟子師。例當以掾曹得官，謝病歸。正統中，大征閩寇，沐陽伯金忠參贊軍務，辟置幕下，議進取方略，多見用。嘗與千戶龔遂奇，從數騎入尤溪山寨，降其衆而還，幕府不知也。寇平，遇土木之難，格其賞，久之，授沐陽典史，坐累下獄。事白，致仕，以老壽終。【略】門人最有名者，松陵史鑑，用柳文例，志其墓曰「桐村繭室記」，蓋石文。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字伯器，嘉善人。一名鑄，字九鼎。有文名。從金又濂平鄧茂七有功，授沭陽典史。

又　周鼎《桐村》、《疑舫齋》、《土苴集》八卷。又《土苴詩集》二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土)(土)苴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周鼎伯器《疑舫齋集》。

金琮

王世貞《墨蹟跋下五十六首・金元玉卷》　王大可比部亟爲予言，金元玉書法勝徐子仁。問之吳中，人不識也。亡何，購得此卷。元玉筆樵仿吳興老意，縱橫神爽，奕奕可愛，惜結筆小未去俗耳。視子仁堆墨不啻，誠過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元玉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精工可愛，文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畫梅有逃禪老人筆。弟璿，字元善，精于醫，旁及繪事，當畫袁安卧雪景圖，元玉題其後。盛仲交嘗彙元玉及史癡翁詩，題曰「金陵二隱」。元玉丹陽道中云：「丹霞推日出，陰壑帶冰流。」仲交所亟賞也。

又　琮，字元玉。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自號赤松山農。居常遐矚清視，人莫能窺，處己接物，高簡粹白。王公大人，非先施不造其門。倪青谿參贊南京，擬薦于朝，不果。以弘治辛酉卒。

《明詩綜》卷二六　琮字元玉，上元人。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〇引《金陵瑣事》　山農金元玉書，初法趙子昂，晚學張伯雨，精工可愛，落筆人便持去。吳中文徵仲極賞之，凡得片紙，裝潢成卷，題曰「積玉」。畫梅花有逃禪老人筆意，自題絕句云：「一別西湖未得歸，孤山風月近何如？春來賸有看花興，又向君家寫折枝。」

又引《辛丑消夏記》　蔡之定云：赤松銳於臨池，每夜作書，以五寸燭爲度，燭盡而止。其勤如此。其書品在莫雲卿、聶大年之上。

又引顧起元《客座贅語》　金元玉嘗遊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自號赤松山農。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至其門。

朱存理

沈周《題朱性甫詩稿》　四十精思成此稿，吳鄉吟輩未堪儕。擷苗豈是時能長，啖蔗應知老漸佳。雖止百篇諸體備，不拘一律大方諧。野航秋水空塵迹，細屨春風有好懷。公道未應無賞識，文章安可使沈埋。冠端感慨儀曹筆，跋尾吹噓借舫齋。已藉二君高論在，贅辭慚愧老夫偕。

《畫禪室隨筆・評詩》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趙千里亦圖之，此皆詩中畫，故足畫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自元季迨國初，博雅好古之儒，總萃於中吳，南園俞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後，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繼杜東原、邢蠡齋之後者，則性甫、堯民兩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則又有邢量用文、錢同愛孔周、閻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趙同魯與哲之流，皆專勤績學，與沈啓南、文徵仲諸公相頡頏，吳中文獻，於斯爲盛。百年以來，古學衰落，而老生宿儒，笥經蠹書者，往往有之。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逾萬卷。錢穀叔寶，畫史也，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居今之世，後生末學，不復以讀書好古爲事，喪亂以後，流風遺書，益蕩然矣。余嘗欲取吳士自俞石磵、王光庵以後，網羅遺佚，都爲一編，而吳岫諸人，亦附著焉，庶幾前輩風流，不泯沒於後世，且使吳人尚知有讀書種子在也。錄詩至存理，俛仰感歎，而附志之如此。

又　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學制科，謝去，從杜瓊先生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居恆無他過從，惟聞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爲志，手自繕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若《鐵網珊瑚》、《野航漫錄》、《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鶴岑隨筆》，又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歎息。卒於正德間，年七十矣。所著《野航詩集》，楊君謙叙之，今不傳。其文集手稿，余得之於錢允治功甫，錄其詩數章。

《靜志居詩話》卷八　性父晚年，募刻己詩，疏曰：「嘔心少日，已無錦囊之才；流淚終年，空有碧雲之歎。髮白因其搜索，雌黃費我推敲，抹去若干，存來十一。欲望收拾，在後子孫，莫若流傳，先自朋友。」其情甚爲可憫。祝希哲贈詩云：「書抄滿篋皆親手，詩草隨身半在舟。」沈啓南題稿云：「雖止百篇諸體備，不拘一律大方諧。」惜乎，其稿罕傳矣！

《明詩綜》卷二三　楊君謙云：性父居吳趾門之外，左圖右書，一吟一咏。或應親友之求，或寫胸臆之見，率皆簡淡高古，有味有法，不落穠麗枯澀之境。其詩未嘗自匿，恆亦流布人間，而知之者蓋鮮。

又　存理字性父，長洲人。有《野航漁歌》、《鶴岑集》。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〇　存理字性甫。【略】有《野航集》。

又引《甫田集》　性甫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躡古人。

又引祝肇《金石契》　性甫書闚晉戶，吟升宋堂。

又引《續吳先賢贊》　存理工篆籀。

又陳田按　性甫好藏書，手自鈔錄，精緻不苟。又好硯、鑒別書畫。自記謂消除歲月，惟品硯、借書、鑒畫三事而已。所輯《鐵網珊瑚》，萬曆時，爲常熟趙琦美所得，增錄數卷。雍正中，年希堯鏤板行之。又《珊瑚木難》八卷，至今好事家多有鈔本。元季明初，吳中舊俗好古之士多以文史自娛。南

園俞氏、笠澤盧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來，若葉文莊、吳文定，都玄敬、杜東原、邢蠶齋、沈石田、文徵仲、錢孔周、閻秀卿、戴章甫、趙與哲之流，多手自鈔寫，流播人間。余嘗謂博雅收藏，海內多有，若手自鈔錄，精册名編，此吳人獨絕者也。

《四友齋叢說・詩三》 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匾王氏教書。王亦吳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至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此亦一時盛事也。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朱存理《野航漁歌》。又《鶴吟集》。

《明史・藝文志三》 朱存理《鐵網珊瑚》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稿一卷野航文稿一卷附錄一卷》 存理有《旌孝錄》，已著錄。據文徵明作《存理墓誌》，稱所著有《野航集》，不言卷數。存理自作募刻詩疏，稱選得一百首之外。沈周題其詩稾，亦有「雖止百篇諸體備，不拘一律大方諧」句。知其集不過一卷。《千頃堂書目》載其《野航漁歌》、《鶴岑集》二種，亦不言卷數，蓋已久佚。是編爲其族孫觀潛所輯。惟《樓居雜著》一卷，爲當時原帙。凡題跋二十二篇，引一篇，逸事一篇，記二篇，尺牘二篇，募疏二篇。然雜亂無次第。又以王鏊《募造野航疏》一篇竄入其中，殊不可解。《詩稿》、《文稿》各一卷，則觀潛採掇諸書而成。《詩稿》僅十四首，其中一爲佚句，一爲聯句，實止十二首。仍冠以楊循吉、祝允明二序。《文稿》亦僅十篇，而見於吳都文粹續集者八。益以欣賞編所載一跋乃顧氏憩賢堂所藏一帖而已。《附錄》一卷，雜錄存理逸事及諸家詩文爲存理而作者，而以觀潛跋語終焉。存理嗜古，精賞鑒。雜著中如《題雲林子詩後》、《跋席上腐談》、《跋夷白齋稿》、《跋夷白齋拾遺》、《書楊鐵崖遺文》、《書吾氏類集》、《跋鳴鶴餘音後》諸篇，皆足以考證諸書之始末。詩文則皆散佚之餘，不足以盡所長，姑附存以備一家耳。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當時盛推其「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句。其事今載《附錄》中。然二語格意殊卑，不審何以傳誦。折楊皇荂，嗑然而笑，殊不足爲存理重。蓋成宏之際，大抵沿臺閣舊體。故見一本色之語，遽覺耳目一新，而不知實非其至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朱存理《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稿》一卷、《野航文稿》一卷、附錄一卷。

又　朱存理《珊瑚木難》八卷、《鐵網珊瑚》十六卷。

秦　旭

《明詩綜》卷一九下 趙枉野云：先生詩因事成言，遇景命賦，直吐胸臆，風骨自存。

又　程克勤云：公詩醲郁峻整，諸體咸備。

又　李賓之云：公詩得肯綮，能作驚人語。

又　旭字景暘，無錫人。有《修敬先生集》。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三七 碧山吟社惠泉旁，十老題詩鬢客蒼。一幅石田秋色裏，湖波點筆記錢塘。（秦旭。余戊午年曾觀《碧山吟社卷》于秦小峴觀察署，題詩其上。）

《千頃堂書目》卷一八 字景暘，無錫人。

《靜志居詩話》卷七 景暘，五峰之父。五峰於天順間通籍，景暘詩名，著於鄉閭久矣。成化壬寅，結碧山吟社於惠山之麓，與者十人，陸勉懋成、高直惟清、陳履天澤、黃祿公福、楊理叔理、李庶舜明、陳公懋行之、施廉彥清、潘緒繼芳，其一則景暘也。時舜明年八十六，景暘八十五，天澤八十三，懋成八十二，惟清七十九，公祿七十三，叔理七十二，行之六十九，彥清六十一，惟繼芳年未五十，諸公強之入社，其後享年八十餘。是時常熟馬紹榮宗勉榜其門，長洲李應禎貞伯扁其堂，盱江左贊時翊名其亭，同邑邵寶國賢爲之記，長洲沈周啓南爲之圖，江左傳爲佳話。吟社九人皆處士，獨景暘以子貴，封武昌知府。行之好著書，故景暘詩云：「先生豈特天趣高，著書厭嚼前人糟。」後於弘治元年，上所著書，大要謂：「《尚書》、《周易》、《大學》、《中庸》注失經迷，臣有一得，頗能析理。」通政使以奏，內自稱庶人，且穿鑿害道，乞正其罪。泰陵命焚其書，押遣還鄉。事載《實錄》，而談修《惠山

古今考》遺之。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一陳田按 景暘詩境閒適，讀之令人意遠。成化壬寅與陸勉懋成、高直惟清、陳履天澤、黃祿公祿、楊理叔理、李庶舜明、陳懋行之、施廉彥清、潘緒繼芳修碧山吟社於惠山之麓，若冰洞之前，黃公澗之上。時舜明年八十九，景暘八十五，天澤八十三，懋成八十二，惟清七十九，公祿七十三，叔理七十二，行之六十九，彥清六十一，繼芳年未五十，重其人邀之入社。諸人皆一時隱君子，惟景暘以子夔貴封江西布政使。其會惟論詩，詩成有燕，殽核數盤，飯一盂，酒八九行而已。中間秋林陳進之歸自工部，冰壑盛時望歸自都臺，景暘子夔歸自江藩，亦時時一至，不在恆數。於時朝野清娛，從容吟宴於林壑之下。沈啓南爲之圖，邵國賢紀其事，吳匏庵寄題吟社詩云：「詩壇高築壬寅歲，勝事遙傳大曆年。買地有貲酬野衲，品泉無譜問茶仙。樹藏亭子清風裏，路繞雲根小洞邊。賡倡願隨請老後，結盟遲我賦歸田。」王思軒寄詩云：「少游何處開吟社，借得西神數畝山。一代衣冠追洛下，千金詞賦播人間。」其爲搢紳傾慕如此。

《與懋成惟清公祿叔理舜明山行歸途有作》《明詩紀事》丙籤卷一一陳田按：「松庵相地開詩社」，此景暘紀首開碧山吟社作也。社中諸人詩附錄於此。陸懋成《花朝開社》句云：「修竹茂林思往事，雨香雲淡屬花朝。」陳天澤《重陽日社中諸老登高》句云：「尊前黃菊未堪把，樹杪清泉時自聲。」黃公祿《吟社開宴》句云：「酒籌不計看花飲，詩句將成爲雨催。」高惟清《社集詩》云：「池亭面面遶朱闌，每月探泉到碧山。樂事還尋諸老共，浮生能得幾時閒。行廚送饌來花外，啼鳥催詩出樹間。扶醉登舟天已暮，月明湖上放歌還。」

《千頃堂書目》卷一八 秦旭《修敬先生集》。

龍瑄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一 瑄字克溫，宜春人，僑寓金陵。有《鴻泥集》二十卷。

又引《江西詩徵》 宜春龍瑄以世襲武職，遂爲金陵人。與丘仲深、羅彝正、陳公甫爲布衣交，有聲江湖間。自號半閒居士。

又陳田按 《鴻泥集》著錄《明史·藝文志》，《詩綜》未錄一字。克溫爲景、天間一詩家，亟登之。

宋定國、謝星纏《國史經籍志補》 龍居士瑄，字克溫，宜春人。襲父職，遂爲南京人。子霓，字致仁，弘治進士。克溫著作甚富，有《鴻泥集》、《燕居集》。

《明史·藝文志四》 龍瑄《鴻泥集》二十卷。

劉欽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一 欽字汝忠，【略】有《西橋集》。

又引《國史唯疑》 劉文和翊子欽，甫八歲召入，拜起如禮，善屬對，授中書舍人。慮牙牌獨損，以銀易之，仍不時召見。欽後博學多識，官太常卿，駕朝陵有御制詩用「康」字，諸臣屬和一律，欽獨引遺塚存康事，云「成祖詔斥陵旁塚，惟留竇、褚、康三姓」，信奇聞也。

又陳田按 汝忠早慧，年八歲，泰陵召見，除中書舍人。宮殿門高，同官楊一清常提之出入。能詩，與邊華泉、何大復相倡和，惜集不傳。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字汝中，大學士翊子以父任歷官太常寺卿，兼五經博士。好聚書，嘗刻其古今同姓文集五十餘家行世。

又 劉(銳、(欽)《西橋集》。又《望洋遺稿》。又《承恩應制》等編。

《明史·劉翊傳》 劉翊，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略】弘治三年卒，謚文和。嘉靖初，以言官請，賜祠額曰昭賢，仍遣官祭之。子欽，字汝中。八歲時，憲宗召見，愛其聰敏，且拜起如禮，即命爲中書舍人。宮殿門闕高，同官楊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易損，命易以銀。歷官五十餘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經博士，仍供事內閣誥敕房。博學有行誼，與長洲劉棨並淹貫故實，時稱「二劉」。

秦夔

邵寶《五峯遺稿序》 方伯秦公以文與政望於時。其政之大且著者載諸金石，兩朝實錄收之。其小者士頌民歌，有公論焉。乃若其文，陳義永言，有懷必露，無所叩而不應，往往爲吏事之飾。【略】寶昔在京師，隣於羅太史圭峯。圭峯，建昌人也，於公爲相知。嘗論公文，寶謂：「公始愛柳，繼充之以蘇，又益之以歐。詩始馳騖中唐，久之得其風格，既而讀杜，時取而出之。復參諸蘇黃以下數家，故所就如此。」圭峯曰：「然。然公才裕矣，氣亦昌矣，邁矣，論者固當先之。」予亦曰：「然。」今是稿也出，將不謂予與圭峯然乎。

又 公諱夔，字廷韶，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武昌建昌知府，福建參政，江西右布政使，致仕以卒。其世裔事行，具銘表諸作。

又 乃若其文，【略】意其必有巨編數十，而公當作時多不稿，即稿亦輒棄去，存者什四三耳。公卒之二十三年，其子太學生國英檢故篋而手錄焉。又錄於人，僅得若干篇。既屬潘君繼芳校而成帙，則來視寶。寶以公雄才博學，施諸有政，宜其入贊謨謀，出任經略，俾澤被海內。乃遲迴郡藩，而疾病及之。論者謂公以英特取忌於時。夫固若有然者若夫文之殘逸，抑又何哉。【略】初，國英手是稿也，其從兄瑞安尹國重見之，曰：「瑞安多刻工，吾將任梓事。」乃用書告其從弟今御史中丞國聲於湖南。中丞贊之加亟，且謂：「序宜屬寶。」寶生也晚，於公之父修敬先生嘗拜忘年之辱，至公加引重焉，以齒以德，公皆前輩行也。序，吾惡敢。顧國英再請益勤，遂書所嘗論者歸之，公歸築草堂龍山第五峯下，稿是焉藏，故名。

《明詩綜》卷二二 邵國賢云：廷韶詩始馳騖中唐，久之得其風格。既而學杜，復參諸蘇黃以下數家，故所就如此。

又 程克勤云：公詩清麗豐蔚，不名一家。

又 錢與謙云：廷韶詩流麗有唐人風。

又 夔字廷韶，【略】有《五峯遺稿》。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二 夔字廷韶，無錫人，處士旭子。天順庚辰進士，授南兵部主事。歷郎中，出爲武昌知府，改建昌，累遷江西右布政使。有《五峯遺稿》。

又陳田按 廷韶爲處士景暘子。景暘結碧山吟社，廷韶與弟旦、奭亦稱詩，可謂一家韻事。致政歸，築五峯草堂於九龍山下，率二弟奉景暘遊衍其間，登山臨水，歌詠繼作，如是者蓋數十年。享士夫清曠之福，爲一時所僅見云。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夔，字廷韶，無錫人。天順庚辰進士，累官江西布政使。自幼齡卽工詩，博覽羣書，有《中齋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秦夔《五峯稿》二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秦夔《五峯遺稿》二十四卷。

秦奭

《靜志居詩話》卷九 仲孚爲修敬封公季子。封公暴中心痛，仲孚刺血於胸和酒飲之。母殷恭人膝傷，吮之而愈。郡縣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子」。泰陵卽阼，賜以冠帶，嘗作溪山清興堂，清遠閣，結亭於後圃，顏曰：滌煩。《九日》詩云：「抱病忽聞佳節至，獨攜藜杖強登臨。黃花笑我容還瘦，綠酒盈樽手自斟。處處辭巢知社燕，家家悲杵送秋音。不堪覽鏡頭如雪，折得好枝嬾去簪。」次日，得疾不起。其詩較父兄別裁體格，頗有清疎之氣。

又附錄 趙元默云：昔人評詩，謂有詩中畫，有畫中詩。集中如「杖藜扶我溪橋步，看盡湖南十里山」，則詩中畫也；「微風輕颺茶烟起，知有人家在水西」，則畫中詩也。

《明詩綜》卷二六 奭字仲孚，無錫人。夔之弟。有《滌煩亭稿》。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秦奭《滌煩亭稿》。

樊阜

《靜志居詩話》卷八　括蒼山壤，風雅之士寥寥。獨縉雲樊氏門才頗盛，時登而外，曰敬公愼，曰叙公倫，曰源時濟，曰通時亨，曰昌永盛，曰甫永美，曰貴永芳，曰鐸伯廣，皆能詩。叙有《用拙稿》，源有《竹軒稿》，昌有《友菊詩》，甫有《磵櫟集》，貴有《桂岡集》，鐸有《畏齋存稿》。惜乎，流傳者寡矣！

《明詩綜》卷二四　阜，【略】成化戊子舉人，官延平儒學訓導。有《樊山摘稿》。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二陳田按　時登集樊氏詩爲《樊山集》，乞吳匏庵序，今不見傳本。余閱曹石倉《歷代詩選》，有《樊氏摘稿》一卷。時登最爲傑出，五言如「夕陽雨外明，溪上山色好」，「棗花落靡靡，一大護柴關」。七言如「夕陽半落山迴影，蹇驢一老尋詩還」，「人家三兩溪南村，桃李成行門對門」，「石門晴雪落松響，沙島寒雲壓竹低」，「半簾暝色松杉靜，一笻春香笋蕨肥」，「山迴薄暝牛歸後，江變新寒雁過時」，「廚煙著樹添嵐翠，野水歸塘亂瀑聲」，「暝色催人詩欲就，一聲沙鳥半溪雲」，「橋西有客耽詩癖，買遍青山種白雲」，皆佳句也。

《列朝詩集小傳》乙集　阜，字時登，號古厓，縉雲縣人。天順間舉人，延平訓導。吳匏庵極推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樊阜《樊山摘稿》。

莫藏

《明詩綜》卷二三　藏，字用行，（《士林詩選》作恒。）海鹽人。有《素軒》、《佩觿》二集。

《明詩紀事》丙籤卷一二引張寧《方洲集》　莫藏作墨花，清潤可喜。又引《槜李詩繫》　莫用行工詩文及眞草篆隸諸體，鐫古印章，繪花木蟲魚水仙皆可愛。《送鄭東谷之廣東》詩：「津頭貰酒桐花落，馬首看山荔子垂。」可稱警句。

沈周

論述

綜論

吳寬《石田稿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爲至矣。予則以爲窮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爲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爲工也。蓋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爲生，琴書爲務，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爲何制，鐘鼎爲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絕，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於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於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縄庵徵士，已有詩名於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於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遡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爲詩，辱相倡

和，方自愧於松陵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稿》者，予何以爲序也？噫，聖兪既仕，而得乎窮名；啟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啓南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李東陽《書沈石田詩稿後》 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爲聲、藻繪以爲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爲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爲難。說者謂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爲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爲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橫絕，夐出蹊徑，片楮匹練，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爲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斂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

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 先生風骼潔修，眉目媚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爲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倔。間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

祝允明《刻沈石田詩序》 唐人以詩爲學爲仕，風聲大同，情性略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絕，猶十五國各爲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宋劣於唐，居然已其有傑出若楊、劉、歐、梅、錢惟演、王元之、林君復、魏仲先、蘇子美、晏同叔、王介甫、惠崇之流，猶唐聲也。無已刻志少陵，蘇、黃亦爾，雖門行若別，而堂室暗符，故能豪擅自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曾、戴、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觀、廷秀，又自蘇、黃而變，然轉奧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或以宋可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區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國朝詩人，其始如劉崧、林鴻輩，以至四傑十才而來，班班然可知也，有不以宗唐而勝與！沈公獨釃涓流，橫放四海，一時風騷，讓以右席。嘗試觀之，唐與宋與，衆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耳。是以興觀羣怨，君父動植，已發之而自愜，人推之而莫辭。號爲我朝詩人，謂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況其上者乎！公始愛予深，其子雲鴻，又余表姊之家也。辱公置年而友，昔命雲鴻持詩八編，倩爲簡次，皆公壯歲之作，純唐格也。後更自不足卒老於宋，悉索舊編毀去。後學者皆不知，此余猶爲惜之不已。今人重公詩，亦多震於聲爾。公學練左氏傳，平生語言義理，皆左與杜也。

錢百川《觀沈石田詩集》 古詩《三百首》，不知幾千祀。後來繼者誰，一個陶公耳。變風與變雅，其如杜子美。宋周程張朱，道大言莫比。迄今五百年，惟陳白沙氏。不曰莊定山，鶴臺先君子。造作非不多，亦得爲詩史。石田世所愛，音響略相似。智者傷局促，才者務淫媚。以是却疑非，雖非以爲是。失之毫厘間，對面若千里。大言余不慚，乃爲天下恥。

唐寅《題沈石田先生後集》 先生守硯石爲田，水似秋鴻振滿天。千首新詩驚醉飲，一簞脫粟共枯禪。移山入眼成青色，和雪勞心顯白顛。自是隨行掌捧席，故將姓名附餘編。

文徵明《沈先生行狀》 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群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師眉山爲長句，已又爲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物，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遊繪事，亦皆妙詣，追蹤古人。

都穆《南濠詩話》 沈先生啟南，以詩豪名海內，而其詠物尤妙。予少嘗學詩先生，記其數聯，如《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繆，無任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長情？」《詠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楊花》云：「借風爲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却託生。」先生又嘗作《落花詩》，其警聯云：「無方漂泊關遊子，如此衰殘類老夫。」送雨送春長壽寺，飛來飛去洛陽城。」「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族行。」「懊惱夜生聽雨枕，浮沈朝入

送春杯。」「萬物死生寧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皆清新雄健，不拘拘題目，而亦不離乎題目，茲其所以爲妙也。

《四友齋叢說・詩三》 余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談盡日。見衡山常稱「我家吳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蓋卽匏庵、范庵、石田。其平生所師事者，此三人也。一日論及石田之詩曰：「我家沈先生詩，但不經意寫出，意像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往往不滿人意。」因口誦其率意者二三十首，亹亹不休。卽余所見石田題畫詩甚多。皆可傳詠，與集中者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論不虛也。

《藝苑卮言》卷五 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

《明詩評》卷三 居士夙神畫理，兼精翰墨，塚筆可封，戶屨恒蒲。其詩如村童唱榜歌，時操粵音，亦自近情可喜。一欸滄浪，便覺無復餘興。

王世貞《四十詠・沈居士周》 沈生逸者流，夙尙丘壑賁。緬懷狗所好，十日一山水。游戲無全目，縱橫得眞理。平生所餘事，耿耿乃在此。

又《像贊・沈石田先生周》 先生博學，無所不通。喜爲詩，其源出白香山、蘇眉州，兼情事，雜雅俗，當所意到，訾亹不得休。書法雙井，矻矻未化。至丹青之學，久而天下愈寶之，以爲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勝國諸賢勿論也。先生生短小而皙，眉目媚秀如畫。今像則已老，所謂見其杜德，機者非耶。贊曰：退兮若不勝，澹兮若無求。誦其詩以爲白香山，又若以爲蘇眉州。聽其談，或小吏之黃衣；跡其隱，則釣父之羊裘。其骨僅一丘，而丹青被乎九州者耶！

《百川書志》卷二〇 皇明長洲沈周啓南，詩畫馳名，凡作畫必題一詩，尤善書，人稱三絕。

袁宏道《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

陳仁錫《合刻兩先生稿引》 兩先生之品不以畫重，兩先生詩格多以畫掩之。或曰，解畫易，解詩難。予謂正坐解畫者少耳，其實詩中原無畫，畫中原無詩，何也？詩與畫皆寄也，若寄之中又有寄焉，則空庭之影爲之不落，水上之波爲之不縐，不知畫烏知詩哉？故兩先生之畫不與其詩謀，詩不與其畫謀，詩與畫兩相高而兩不相知，又烏意乎人知？予謂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二者朝士犯之十五，隱士犯之十九，蓋必中情澹漠，而負義慷慨激烈如兩先生者，其人可以隱，故每每於筆墨間微示其磊砢傀俄之色，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吾觀一代始興，聖君賢相之景色未開，已有人埋畎畝之光，及其衰也，人材政事煨燼無餘，而又有人從畎畝收之，此隱士與氣數相爲終始。吾所稱淡漠而激烈者，紫陽猶知此意，故書晉處士陶潛卒則不拘其官，書管寧卒于魏則不拘其地，史臣無識，往往以山野陋夫充隱逸傳，隱士之統遂亡。夫不爲貞松必爲槿花，朝榮夕殞，矧其疾黎？蓋二先生之所必剪矣。石翁與先中丞同在成、弘之際，官大理時，爲贈姚江十二詠，瑞蓮有圖，分竹有吟。予讀書東禪，覩翁遺像，有「留與清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題其齋，蓋累世臭味也。既編先白翁集，購翁稿合授之梓，而謀廣于錢先生成若干卷。嗟乎！吾耳天下名人熱矣，未有垂老讀書，絕俗邁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錢允治《石田先生集序》 長洲東鄉相城有沈氏，自勝國時有諱良琛者大其家，代有聞人，傳至孟淵，延陳嗣初繼於家，以教二子恒吉、貞吉。恒吉生石田先生，先生集祖父之大成，加之以宏才邃學、淵識朗鑒，發爲文章，郁郁霏霏，又世擅丹青，傾動一時，無少長貴賤，罔不向慕恐後，然而畫多於詩也。【略】嗟乎！石田先生歿於正德己巳，去今百餘年，丹青縑素在在寶重，所題詩詞至多，今十不得三四，遺者夥矣，豈勝惜哉！獨後人輒以先生學長慶爲訾，不知元、白二集具在，有入其閫奧者乎？縱使爲高、爲岑、爲李、爲杜，自張其軍，今高、岑諸集具在，有窺其藩籬者乎？石田先生傳其家學，蘊蓄洪鉅，而天姿駿逸，自得爲多，且不事干謁，逍遙雲水，人來求我，我不求人，若與今日較量，不啻如段干披裘，詎可容易訾毀哉！近有妄男子謂詩不必師古人，任性縱情，率意矢口，便成風雅，便合元聲，其言最駭俗耳，最便俗情，假令一聽其旨，決裂恣肆，不知底止，卽欲如長慶且不可得，疇漢魏六朝初盛中晚耶？大抵佛者苦梵網之密，逃而爲禪；仙者苦金丹之難，逃而爲玄；儒者苦經傳之博，逃而爲心學，心學者卽禪家之明心見性也。夫詩小技也，不博采漢魏，烏能大其識？不軌則初盛，烏能矩其步？區區鬪湊棲泊，卽指以爲天地元聲在是，吾不信也。雖然，人各異稟，才各異品，穠郁者鄙寂寥，清澹者惡繁縟，代代人人，見不相遠，矧長慶乎？石田之集具在，吾願後人虛心披抉，勿以前說橫置胸中，當必有默契灑然者。若論其家學師模，則請俟他日，吾懼今之奔走勢途、乞書薦引者不

悅也。

瞿式耜《石田先生詩鈔存跋》 嗚呼！先生風流弘長，映被一代，當時李文正、吳文定之流俱惜其以畫掩詩，而君謙尤目爲文章大家，謂山水樹石乃其餘事，然吾讀其詩，如與楊宮詹論事、周文襄畫像等篇，此其寄託感慨，又豈僅僅欲以文章名世哉！第後之尚友先生者，舍是篇章，更無從彷彿萬一耳。蘇長公有言，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好其詩與文者蓋寡矣，而況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繇此觀之，古來高人韵士遭逢盛代，意匠經營，使人流連感嘆於毫素間者，固不惟石田先生一人已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沈啓南（名周）古、律、絕句，七言爲勝。成、弘間多尚宋體，入錄者僅啓南一人。啓南律，深晦者未可爲法，專詣者或掩宋人，至李、何一變，遂爲初、盛正音。其傳誦者恐出於僞，未敢入錄。

又 啓南五七言古，全以意見爲主，語雖精快，然不及宋人之大。七言《夏珪山水》、《題畫卷》，則宛出東坡。

又 啓南七言律，如「馬上黃沙」、「少年儒將」、「天連湘漢」、「落日荒荒」等篇，體亦爲正。如：「得喪有塵齊後滅，是非無種辯時生。」「老盡鬚顏略相似，記來年紀久應訛。」「青山一杖付歸客，玉洞千花留故人。」「特抱琴來僧已出，欲因山竚鶴先行。」「高歌激物鳥忽語，樂事會心人不爭。」「藥如效世黃金賤，年莫瞞人白髮公。」「山窮借看堂中畫，花盡來尋竹主人。」「穿窈窕來憑拄杖，可盤桓處藉闌干。洗開山色雲生浪，鍊出秋容樹轉丹。」「頭衰要雪消難得，山缺教雲補不妨。」（《傳公得余詩畫失去重補》。）「算春已及一百五，問老今慙七十三。桑戶日長蠶足食，竹堂風暖燕交談。」「山雨乍來茆溜細，谿雲欲墮竹梢低。簷頭故壘雌雄燕，籬脚秋蟲子母鷄。」「觀生如寄誰非客，視死爲歸此是家。」「鶴表虛名待誰錄，狐丘宿約與妻偕。」（四句《埋墳》。）「款有杯盤及奴輩，話因門戶惜丁男。」「欲博晏眠高着枕，便圖老眼大抄書。」「屋須矮小茆須厚，窗要清虛竹要疎。」「着味笑堪陪座客，劖分癡好作家翁。（《耳聾》。）語意精快，宋人每家可得二三聯，啓南全篇可得二十餘首，當在宋人之上。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先生風神散朗，骨格清古，碧眼飄鬚，儼如神仙。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列，戶屨填咽，賓客牆進，撫翫品題，談笑移日。興至，對客揮灑，煙雲盈紙，畫成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風流文翰，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生既以畫擅名一代，片楮匹練，流傳遍天下，而一時鉅公勝流，則皆推挹其詩文。謂以詩餘發爲圖繪，而畫不能掩其詩者，李賓之、吳原博也；斷以爲文章大家，而山水竹樹，其餘事者，楊君謙也；謂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者，王濟之、文徵仲也；謂其獨醞衆流，橫絕四海，家法在放翁，而風度主浣花者，祝希哲也。余與孟陽，居耦耕堂，嘗評定其詩，而爲之序曰：「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眞爛熳，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間擬長吉，分刌比度，守而未化；已而悔其少作，舉焚棄之，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老蒼，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册，亦時所不免，茲固已盡汰之矣。」

錢謙益《石田詩鈔序》 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眞爛熳，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間擬長吉，分刌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老蒼，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册，亦時所不免。

又 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叙之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既富方穀，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産則中吳，文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老蒼，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册，亦時所不免。

又 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既富方穀，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産則中吳，文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庵、欽謨、原博、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雒陽之小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而先生獨當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

懂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大隱、躋大耋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

《明詩綜》卷二六　先生以畫擅名一代。而鉅公勝流，則皆推挹其詩文。謂以詩餘發爲圖繪，而畫不能掩其詩者，李賓之、吳原博也；斷以爲文章大家，而山水竹樹其餘事者，楊君謙也；謂以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者，王濟之、文徵仲也；謂其獨脫衆流，橫絕四海，家法在放翁，而風度主浣花者，祝希哲也。要之，先生之詩，出入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其或沿襲宋元，沉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册，亦時所不免，而舒寫性情，天眞爛熳，風流文采，足以照映一時。

《靜志居詩話》卷九　石田詩不專仿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學，每於平衍中露新警語，人既貞，不絕俗，詩亦變而成方，惟七言律詩差少全璧。句如「明河有影微雲外，清露無聲萬木中」，「落木門牆秋水宅，亂山城郭夕陽船」，「竹枝雨暗蠨蛸戶，豆葉風凉絡緯籬」，「翦取竹竿漁具足，撥開荷葉酒船通」，「牆凹爲避鄰居竹，圃熟多分路客瓜」，「酒醉又移花下席，書多別起竹間樓」，「青山一杖付歸客，玉洞千花留故人」，「竹裏行廚青玉案，酒邊官妓茜紅裙」，「片帆南浦草仍雨，斗酒長亭花又風」，「歲晏雞豚鄰社鼓，秋深鰕蟹水鄉船」，「芭蕉夜雪蘭新興，蛺蝶春風卷畫圖」，「明月未來風滿樹，夕陽猶在鳥無聲」，「蘼蕪細雨山連郭，翡翠斜陽水滿川」，「野色迎人過橋去，春風吹面傍花行」，所謂詩中有畫者，非邪？昔郭熙撰《林泉高致》，具摭唐人之句取可入畫者授人。若翁之詩，即此亦圖之不盡也。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四・書畫類上》引《蠶尾文》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聲畫集》。因念六朝已來題畫詩絕罕見，【略】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奥，筆補造化。【略】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

《隨園詩話》卷八　文、沈、唐、仇，以畫名前朝。仇畫從無題咏。唐能詩，恰無佳句。詩畫兼工者，惟文、沈二公。而筆情超脫，則沈爲獨絕。【略】有《愛日歌》、《七十自壽》兩篇奇絕，惜篇長難錄。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石田詩選》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載：都穆學詩於周，嘗作《節婦詩》有「青燈淚眼枯」句。周以《禮》寡婦不夜哭，議燈字未穩。是周於詩律不爲不細。然周以畫名一代，詩非其所留意。又晚年畫境彌高，頹然天放。方圓自造，惟意所如。詩亦揮灑淋漓，自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棲心邱壑，名利兩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琱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之以繩削。其於詩也，亦可謂教外別傳矣。都穆《南濠詩話》稱其《詠錢》、《詠門神》、《詠簾》、《詠混堂》、《詠楊花》、《詠落花》諸聯，皆未免索之於句下。蓋穆於詩所得不深，故所見止是也。集前有吳寬序，稱其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核實而論，周固以畫之餘事溢而爲詩，非以詩之餘事溢而爲畫。寬序其詩，故主詩而賓畫耳。

又《別集類二五・甫田集三十五卷附錄一卷》　徵明與沈周皆以書畫名，亦幷能詩。周詩揮灑淋漓，但自寫其天趣，如雲容水態，不可限以方圓。徵明詩則雅飭之中，時饒逸韻。

又《別集類存目二・耕石齋石田集》　周詩猶以天趣勝，文則更非所長，徒爲贅疣矣。

《筱園詩話》卷四　惟石田秀拔不羣，時饒格韻，洵畫家之能詩者矣。「山雨乍來茅溜溼，溪雲欲墮竹梢低」，此一聯善寫微雨之景，當時稱之，都南濠錄入詩話，又賞其落花詩。孫退谷《庚子消夏記》，亦賞其《愛日歌》、《七十生日作》兩長篇，歎爲奇絕。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引《六硯齋二筆》　沈石田小幀四時山水，倣北苑筆，在烏戍人家，題句亦甚豪邁。中原七子輩談詩，謂啓南本富詩才，而以題畫取辦倉猝，故遂入別調。此猶咎張旭縱酒，吳生塗鬼，致筆蹤狼藉也，可笑。

又引《丹青志》　沈周繪事爲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卉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兼總條貫，莫不攬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洽然，使夫鑒者若雲霧生於屋中，山川集於几上，視衆作眞培塿耳。一時名士，如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於風雲之表。信乎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

又引《畫禪室隨筆》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澹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

又引《筆精》沈啓南畫入神品，而詩亦清眞可詠，不必觀丹青水墨，詩亦可當生綃粉本也。

又陳田按　明四家畫稱沈、文、唐、仇。白石翁畫、詩均是蒼堅一派，惟畫神明模範，深入董、巨之室，詩則不受拘束，吐詞天拔而頹然自放，俚詞讕言亦時攔入，然其奇警之處，亦非拘拘繩墨者所能夢見也。畫家有粗文細沈之目。余見翁《和香亭圖》，工細絕倫，洵稱合作。獨惜十洲不能詩，未免有彭澗材之恨耳。

分論

《新燕篇》《山樵暇語》卷三：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衹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諒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詠蠶》《戒庵老人漫筆・詠桑蠶等詩》：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甘寂寞，卻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詠蠶》云：「衣被深功藏蠢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飡葉，二月吳民要賣絲。」【略】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比，可獻之采風者。

《咏落花詩》《三易集》卷五：余少聞長老言，石田先生有《咏落花詩》。庚子之春，乃見其手書，凡三十首，蓋上規錢劉，下擬皮陸，其他浸淫於鄭谷、齊己，雜出楊萬里、陸務觀之間。初未謂其工也，再讀之則見其鉤索多端，才情溢出，不純高雅，不避凡淺，而善發難明之語，能顯必至之情，可謂盡寫物之工，極詞人之致者矣。

《題墨荷》《恬致堂詩話》卷一：沈石田《墨荷》，一花一葉，一房一蕊，下連折藕一段，先以墨汁濃淡漬成，後以焦筆辨其筋縷孔竅，氣象渾化，生意弈然。題句云：「爲愛南塘好，倩郎種綠荷。秋時來踏藕，兼聽櫂吳歌。」此老清眞寡慾，絕無冶豔之好，而筆端風調如此。

《題四時山水》《恬致堂詩話》卷三：沈石田小幀《四時山水》，倣北苑筆，在烏戍人家，題句亦甚豪邁。中原七子輩談詩，謂啓南本富詩才，而以題畫取辨倉猝，故遂入別調，此唐猶張旭縱酒，吳生塗鬼，致筆蹤狼藉也，可笑。沈詩曰：「紅滿枝頭綠滿湖，水邊人影夕陽孤。春波消雪三千頃，賒與溪翁作酒壺。」「雪壓高居玉樹中，曉來寒栗不禁風。村沽急辦雙罌碧，卯飲聊充兩頰紅。」「長竿不屬忙人弄，要自閒人管領之。釣月哦風一般趣，黃塵沒馬是何時。」「湖上新晴宿雨收，平頭舫子貼天遊。癭樽容得三千斛，大醉去題黃鶴樓。」

《寄竹鶴翁》《恬致堂詩話》卷四：沈石田有《寄竹鶴翁》詩，擘窠書極雄快，詩尤眞率有味。

《從軍行》《明詩別裁集》卷四：忘世人有此悲壯之作，諸選本往往遺之。《圍爐詩話》卷六：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沈周有：「匈奴久自忘甥舅，僕射今誰託父兄？雲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

《賦簾影》《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引《六硯齋筆記》：沈啓南才情灑落，見於所作畫上題語，想其一時滿志，氣酣神縱，不知其工也。如《賦簾影》云：「誰放春雲下曲瓊，一重薄隔萬重情。珠光蕩日花無語，疏影通風笑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知無緣分難輕入，敢當楊花燕子爭。」情思駘宕，如少年不自持者。夷考公生平篤行，乃知是廣平《梅花》耳。

「萬事從今一旦休」詩《山樵暇語》卷五：沈石田臨終時神氣清爽，索筆賦詩云：「萬事從今一旦休，又承仙命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個，野草閑花土一丘。夢短夢長俱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放開身子安然卧，不管乾坤幾百秋。」余觀是作，石翁眞達生委命之士。其詩話載眞州儒醫殷叔用《製壽木詩》云：「天地逍遙有此州，人間不着反瀛州。清風明月吾三友，野草閑花土一丘。夢短夢長俱是夢，憂生憂死亦空憂。身前打算併身後，萬事悠悠萬古愁。」石詩題蓬島歸舟石田詩人。豈蹈襲者想愛是詩，合爲己有，亦未可知也。

「幽居臨水稱冥棲」詩《四友齋叢說・詩三》：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居臨水稱冥棲，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茆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秋蟲子母鷄。此處風光小韋杜，可能無我一青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豈容易可及。畫學黃子久，亦甚佳。今

質在朱象玄處。

「滿城風雨重陽句」詩　《恬致堂詩話》卷三：沈石田倣董北苑山水闊幅，上層作圓巒，濃瀋點苔，半如小樹，下四五樹平坡，一老跂坐，手執書卷，神韻古淡，晚年得意筆也。有題句云：「滿城風雨重陽句，今日端陽雨滿家。把酒且因時節醉，湖田無稗亂鳴蛙。湖田無稗亂鳴蛙，未見吾生底是涯。白首把書聊訓子，生涯如此悔農家。　端午日雨作，蓋承前月積陰，湖田浩然一浸，強與承恩張先生小酌破時，而農計縈懷，殊無樂地。酒半，乃形詩二絕，觀此可知老況。甲寅沈周。」此幅余十年前得於昭慶寺廊擺攤鋪，每一展閱，覺天眞爛然，詩語率眞，亦取辦咄嗟者。古人以此消玩歲月，何息取妍於後，而後人終不能捨。此如獅子糞金，正涕唾膿液，皆至寶也，豈容人銖兩其間耶！

「平生有眼厭桃李」詩　《恬致堂詩話》卷四：石田又有寫梅一紙，氣格簡古，其題語亦甚得意，乃知此老撮捏虛空，無不成趣，所謂海印發光，眞仙宮佛度人也。詩曰：「平生有眼厭桃李，但託梅花是知己。小橋初春帶淺水，青鞋布襪從此始。看花嚼蕊冰雪中，清浹肺肝香沁齒。歸來拈筆弄清眞，淡墨依希春繞指。花光補之今不作，我欲師之竟誰是。橫梢的歷寄疏略，自我意爲聊爾爾。正如北人煮牀簀，筍味茫茫舉其似。理之嫌我太草草，斜補竹枚成玉倚。要知君子德不孤，勿謂畫圖而已矣。」

「忙忙展枕逐鷄棲」詩　《西園雜記》卷下：沈石田詩云：「忙忙展枕逐鷄棲，碌碌梳頭鷄又啼。傀儡不曾知自假，髑髏方始笑人迷。昨朝清鬢今朝雪，滿眼黃金轉眼泥。輸我一尊酬見在，有詩還向醉時題。」又一詩。不知誰所作，云：「坐對湖山酒一觴，醒時歌飲醉時狂。丹砂不是千年藥，白月難消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爲誰忙？得些好處且爲樂，光景無多易散場。」二詩格調皆同，可謂達矣。營營名利老死不悟者，亦獨何哉？

「揮金買笑逞豪英」詩　《西園雜記》卷下：石田詩云：「揮金買笑逞豪英，自媿當初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裏桃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眞綫索，等閒趯倒戲兒棚。」足爲少年蕩子之戒。

「山雨乍來茆溜濕」句　《明詩別裁集》卷四：句如「山雨乍來茆溜濕，溪雲欲墮竹梢低」，倘遇郭熙，應采入《林泉高致》中以當畫本。

傳記

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恆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略】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浚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卧起。館婺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延譽不已。先生娶於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與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略】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聞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敓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爲渾鍠，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文徵明《沈先生行狀》　高祖懋卿。曾祖良琛。祖孟淵。父恆吉，母張氏。本貫蘇州府長洲縣相城里，沈周年八十有三狀。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肇家，生二子：曰貞吉，曰恆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恆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朗絕人。少學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高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孟賢遂遜去。年十五，貸其父爲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爲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己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

傅，既而師眉山爲長句，已又爲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物，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遊繪事，亦皆妙詣，追蹤古人。所至賓客牆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長練斷素，流布充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浒，欲以賢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禮，尤爲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封章伏諫，非鄙野人所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爲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爲知言。同時文學之士，爲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爲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爲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戶屨常滿。先生既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怠。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生爲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與人處，曾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爲延譽於人，不藏也。尤不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先生不能飲，每爲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夫人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召病瘵，不內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圜，稚未練事，爲植產使均於己。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爲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略】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葬先生於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以信於後，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知先生爲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存目）

《明史・隱逸傳・沈周》 沈周，字啓南，長洲人。祖澄，永樂間舉人材，不就。所居曰西莊，日置酒款賓，人儗之顧仲瑛。伯父貞吉，父恆吉，並抗隱。搆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畫，臧獲亦解文墨。邑人陳孟賢者，陳五經繼之子也。周少從之遊，得其指授。年十一，遊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鳳凰臺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文摹左氏，詩擬白居易、蘇軾、陸游，字仿黃庭堅，並爲世所愛重。尤工於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郡守欲薦周賢良，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決意隱遁。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彩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耶？奈何離膝下。」居恆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母老辭。有郡守徵畫工繪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周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守益愕，復漫應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詢左右，乃畫壁生也。比還，謁周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周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紀事

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 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譙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

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屨滿乎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爲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戒庵老人漫筆・石田爲賣古董門對》 蘇州賈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筆親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兪尚書士悅住云。

《古今譚概・沈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畫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硃票拘之。沈至，命立廡下獻技。沈乃爲《焚琴煮鶴》圖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其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以質之從者，則硃票所拘之人也。守大慚恨，踵門謝過焉。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五・書畫類下》引《香祖筆記》 史癡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詩畫樂府，【略】嘗訪沈石田于吳中，不值，見堂中幢絹素尚未渲染，輒濡墨縱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石田歸見之，曰：「吾吳中無如此人，必金陵史癡也。」亟追邀之，相見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陳田按 石田有《虞山古檜圖卷》，藏江村高氏。江村云：「水墨作虬枝三株，蒼古屈曲，誠名品也。石田自題云：『虞山至道觀七星檜，相傳爲梁時物，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爲詭異，眞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齡因請圖之歸。此詩亦附書於後。卷後又有吳興張淵詩云：『虞山老檜三株青，斗壇半掩招搖星。道人丹成化鶴去，三檜夭矯飛龍形。是誰手植經千載，曾見昭明讀書在。幾回天上葬神仙，不獨人間變滄海。古人今人繞樹行，古今人去樹長生。乃知勁氣合元化，不與凡木爭枯榮。長洲老石好奇者，百里攜杯游樹下。浩嗟天下有樹此樹無，我去此樹何人圖？三日經營雙眼力，滿空蒼翠移眞迹。鶴骨虬筋左紐文，雷裂霜皴古秋色。日暮袖歸歸不得，滿山風雨山靈惜。居然贈與卧雲人，長嘯寒風生石壁。於乎石君詩畫天下知，此筆尤爲天下奇。勸君風雷當掩戶，恐化蛟龍擘空去。』」

著録

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 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録》若干卷。

祝允明《刻沈石田詩序》 其集稿甚富，稍有華氏、沈氏二刻本，淮陰王揮使廷瑞又以所得百數篇成刻。

文徵明《沈先生行狀》 先生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録》、《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

《百川書志》卷一七 《石田稿》二卷、《沈詩補遺》一卷，石田沈周啓南著，長洲人。

錢允治《石田先生集序》 先生遺集一刻於成化甲辰，鄱陽童太常軒爲之序，一刻於弘治癸亥，安城彭中丞禮爲之序，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爲之序，互有去取，互有得失，嗣後散佚漫漶，莫有愛惜收拾之者，逮今萬曆中，稍稍復知向慕，欲付剞劂則不可多得矣。陳孝廉明卿既刻其先白陽山人集，復欲裒先生集，而苦無善本，不佞爲之訪於故藏書家，稍獲一二，於是按體分類，都爲若干卷，付書林翁氏。

瞿式耜《石田先生詩鈔存跋》 縑片紙爲稽其歲月，而徐閱其篇咏，恍知當年作者志意之有在，非世之圖繪爲工者可以同年而語。會吾師方評定本集，因搜録題欵，進備採擇，間有舊刻所未載，亦補入是集中，于是讀石田之書者，庶可以無憾矣。【略】編成付梓，味吾師之序言，聊述簡末，以視後之讀書論世者云。

錢謙益《石田詩鈔序》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

又 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余序之。

《千頃堂書目》卷一九 沈周《石田詩集》三卷。【略】又《畊石齋石田詩鈔》十卷。（錢謙益編。）

《明詞綜》卷二　有《石田集》八卷。

《明史・藝文志三》　沈周《客坐新聞》二十二卷。

又《藝文志四》　沈周《石田詩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三・石田詩選》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雜記》，已著錄。此集不標體製，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蓋方宋人分類杜詩之例。據慈谿張鉄跋，蓋其友光祿寺署丞華汝德所編也。【略】集前有吳寬序，【略】又有李東陽後序。東陽與周不相識，時已爲大學士。與周勢分懸隔。以吳寬嘗以寫本示之，重其爲人，故越三十年後又補爲作之。然二序皆爲全集而作，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而錄之，非序此本者也。

又《別集類存目三・耕石齋石田集》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雜記》，已著錄。是集乃瞿式耜所删定。凡詩八卷，文一卷。其詩與華汝德本互有出入，文則華本所未收。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　周字啓南，【略】有《石田集》十卷。

藝文

史鑑《贈沈啓南》　椅梧生南岳，枝葉交相加。孤生不自異，衆木何其多。鳳凰翔中天，時來息其柯。中郎久不作，奈此良材何。誰能爲琴瑟，奏曲諧雲和。遂令清廟器，寂寞捐山阿。

吳寬《次韻沈啓南僧齋夜坐》（存目）

又《過沈啓南有竹別業》　繫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餘。遙踏無媒徑，重尋有竹居。筆精知宋畫，器古鑒商書。前輩題名在，風流邈不如。

又《次韻石田七十自壽》（存目）

又《沈啓南像贊》　金石其聲，玉雪其膚，身處乎一邑，名揚乎兩都。設几乞言，有敬老之郡縣；款門求見，有好賢之士夫。辨博傾坐人，而守之以訥；通明識時務，而處之若愚。塞胸中之丘壑，洩指下之江湖，演而爲詩，溢而爲書，豈特王摩詰之輩，抑亦文與可之徒妙哉！鍾老寫此，酷如清冰玉壺之瑩徹，碧梧翠竹之扶疎，吾又見石巖裏之謝幼輿也。

王鏊《沈石田寄太湖圖》　遠寄蕭蕭十幅圖，霞明霧暗雨模糊。眼中覺我無雲夢，胸次知君有太湖。溪壑懷人如有待，烟雲入手若爲逋。黃金萬樹秋風裏，撥棹西來莫滯濡。

祝允明《懷知詩・沈周先生》　有華東陽，燁於吳門。古有遺高，展也兹存。孰爲先生，秀降三辰。胸集萬寶，手揮五雲。九淵湛暎，千葩芸齊芬。鶴跱霄逵，抗百風塵。維子二祖，式契且姻。親公自髫，屬於夕昕。齒惟父子，視猶季昆。聚晤貞貞，援推勤勤。謂子良史，左丘馬班。謂子鵬運，直舉横騫。安知乘馬，班如迍邅。終需於泥，以卒歲年。余既暮矣，公猶皤然。於何不臧，自遐不因。一往不復，追悔空辛。豈念平生，我思古人。

張琦《落花詩歌石田先生韵》六　不勝春重落紛然，新故相尋後趣前。秉燭夜園空李白，乞詩晴案藉陳玄。神姿已墜塵埃格，香影今無水月緣。藏得黃封酒從事，老夫延賞待新年。

唐寅《題沈石田先生後集》　先生守硯石爲田，水似秋鴻振滿天。千首新詩驚醉飲，一簞脱粟共枯禪。移山入眼成青色，和雪勞心顯白顛。自是隨行常捧席，故將名姓附餘編。

文徵明《宿相城有懷石田先生》（存目）

又《雨中檢篋得石田丁卯歲贈詩及今十年追和其韻以致感歎》　碧雲何處寄遐思，往事惟應歲月知！奕奕風流今昔夢，離離殘墨死生期。憶公憾慨身難贖，顧我飄零鬢亦絲。欲詠江城當日句，淚花愁雨不成詩。　花落江城有所思，雙娥寺裏寫相知。高人不見王摩詰，長笛空悲向子期。細草含烟情脈脈，涼風吹雨淚絲絲。十年不踏西州路，忍啓緗奩讀舊詩。

又《哭石田先生二首》（存目）

雜録

吳寬《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兩至宜興，與克溫翰林謀游張公洞，輒爲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願始遂。因作圖而繫詩於後，更爲序引，述其勝殊備。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蓋雖未及游而兹洞已在吾目中矣。

《山樵暇語》卷二　石田喜翻古人詩案，如《看山圖詩》云：「白雲無雨草

無塵，滿眼青山一老身。我欲題詩報靈徹，如今林下有閑人。」朱用明亦有一絕云：「白雲深處訪禪關，行過溪橋便見山。今日若教靈徹在，始知林下有人閒。」詩亦清絕可誦。

又卷七 《沈石田詩話》載，薛泳，字沂叔。《新溪小泛》云：「柳斷橋方出，雲深寺欲浮。」石田謂「浮」字人詠不到。予見僧宗泐《題屋舟詩》云：「吳人舟似屋，今子屋爲舟。四面水都繞，一身天若浮。」亦佳句，石田偶未之見耳。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王文恪公鏊自內閣歸，石田先生病亟，遣人問之。答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難識，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不載。

《恬致堂詩話》卷四 石田畫法宗北苑，近代則王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三家其所醉心，他則旁及而已。以故倣倪雲林，往往縱橫有餘而幽澹不足，亦所自歉而不能強者。有删改舊倣雲林以貽崔君，題句云：「迂倪戲于畫，簡到更清癯。名家百餘禩，所惜繼者無。況有沖澹篇，數語弁小圖。吳人助清玩，重價爭沽諸。後雖多學人，紛紛墮繁蕪。崔子強我能，依樣求葫蘆。墨瀝不成運，林慚澗與俱。何敢希典刑，虎賁實區區。醜惡正欲裂，捲去不須臾。今夕秋燭下，再見眼模糊。妄意加潤色，泥塗還附塗，崔子豈不鑑，愛及屋上烏。」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啓南傳，馮元成詳言之。門下學詩學畫者皆一時盛名之士，如都玄敬、文徵仲、唐伯虎等，故其名最著。然後人所慕如《落花》等，但得其膚淺耳，於精快處無一語也。觀其摘句，當知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詩鈔刻於瞿氏耕石齋。

查爲仁《蓮坡詩話》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寄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引孫承澤《庚子消夏記》 嘗見石翁題畫有絕佳之詩，而集中俱不載，安得有心人，肯大爲搜羅以成快編也。

唐寅

論述

綜論

祝允明《跋六如倣宋郭河陽手卷》 唐居士子畏，坦夷踈曠，漫負狂名，舉業之餘，益任放誕。託情詩酒，寄興繪事，務去塵俗，冥契古人。

又《唐子畏墓誌幷銘》 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斑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卽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愼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欽其才望，而媢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災，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儕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欵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寃宜如何已。子畏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

文徵明《致欽佩》 唐君一出遂潰，爲文士重諱，祇今事猶未解，深可悼念也。

《國寶新編》　唐寅字子畏，【略】坐事廢，垣夷疎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類。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袠所刻，僅僅數篇，則其絕詣也。贊曰：「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滅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徐禎卿《新倩籍》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通，不爲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悄厲，嘗負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盼，莫能觸懷。家貲微羨，而饜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銜杯對友，引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耶？若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死生相護，毋遺舊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概云。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俶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遠慕，顧命儔侶，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移，恆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永勿散飛，天地閉合，乃絕相知。」

《山樵暇語》卷二　唐解元寅，詩多類白樂天，善於模寫，深得人情物態，悲懽窮達。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義矣。

《藝苑卮言》卷五　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

《三吳墨妙》卷上　唐解元一札草草，其書軟熟亦不惡。

王世貞《像贊・唐六如先生寅》　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於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今像頗質而野，顧猶襲太學衣裾若重戴者，可悲也。贊曰：奪汝薦，冒以據。汝何惡？讒面醜。樸其外，文其中。咄惜哉！以樂窮。以窮工，藝乃終。

何君立《唐伯虎全集序》　吾吳伯虎唐先生，以風流跌宕，擅名一時，厥後坎軻淪落以死。議者謂良玉善剖，寶劍善割；嗟嗟唐生！終已焉哉！愚曰：「不然，伯虎當宸濠物色時，名已敗矣！身已廢矣！英雄末路，能不自點者幾人哉？伯虎佯狂自污，卒以獲免；此豈風流跌宕之士，所能窺其際乎？其殆幾于智者歟？」議者終咎其失足于徐經，以爲口實。於戲！伯虎尚不失足于宸濠，乃甘以其身徇徐經耶？雖然，文人無行，自古有之。司馬長卿才絕古今，倘略其才而第指其竊貲一事，則長卿窮矣。其是其非，曷足爲唐生咎乎？故夫伯虎者，風流跌宕人也，蓋有才而不善用之者也；彼自負有才而善用之者，強半皆工于肇帨者也。工于肇帨者，不取也；則不如伯虎之不事肇帨，而卒以成其爲伯虎者也。愚故曰：「伯虎殆幾于智者也。」所著詩文，翩翩有奇藻，乃其邁往不羈之韵，卓然如埜雀之在雞羣，是烏可以無傳哉？

又　伯虎亦嘗領袖東南，才名藉甚；不幸坎軻落魄，其胸中磈礧鬱勃之氣，無由自洩假諸風雲月露以洩之；雖語涉不經，亦以自攄其才情之所至而已。

袁宏道《唐伯虎全集序》　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余爲吳令，雖不同時，是亦當寫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詩文，不足以盡子畏，而可以見子畏。故余之評隲，亦不爲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專以詩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爲俗吏乎？

又《叙姜陸二公同適稿》　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

《徐氏筆精》卷四　唐伯虎疎狂玩世，嵇、阮之流也。詩雖不甚雅馴，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如：「去日苦多休檢歷，知音諒少莫修琴」，「生涯畫筆兼詩筆，踪跡花船與酒船」，「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苦拈險韻邀僧和，煖簇薰籠與妓烘」，皆自寫胸次，非若組織套語者也。

《畫禪室隨筆》卷三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浩蕩恩無涯」，不免器小之誚。

江盈科《雪濤詩評》　姑蘇唐寅，字伯虎，發解南畿，旋被詬削籍，放浪丹青山水間，以此自娛，亦以自闢。嘗題所畫小景，云：「不鍊金丹不坐

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受人間作業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簑衣影。」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刻伯虎詩者，都删之，蓋以繩尺求伯虎耳。晉人有云：「索能言人不得，索解人亦不得。」誠然。

《曲品・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 唐解元巧擅解衣。【略】蓋諸公多濬文章之派，幷揚詞曲之波，歌套數洋洋盈耳之歡，唱小令嗚嗚沁心之妙。篇章應不朽，姓字必兼存。允爲上品。

曹元亮《唐伯虎集序》 自古荆玉夜珠，爲世所寶者，非其傳愈久而神愈光耶？文亦有之。三吳自公游闕藻，代有逸才，而清豪之致無遜隴右者，獨伯虎唐先生。先生幼奇穎，豪宕不羈，有專季風，落筆雲煙，不加點綴。弱冠負氣跅弛，半爲江南路鬼掀揄，賴梁文康、吳文定兩相國延譽公卿間，才名日噪，而鹿鳴首薦之後，益爲入宮所姤，青蠅搆讒，便掛吏議，先生嘆曰：「寒山一片空老鶯花，寧特功名足千古哉！」遂築室金閶門外，日與祝希哲、文徵仲詩酒相狎，踏雪野寺，聯句高山，縱游平康妓家，或坐臨街小樓，寫畫易酒，醉則斥幘浩歌，三江煙樹、百二山河，盡拾桃花塢中矣。嘗夢得龍劑墨一囊，文愈奇，詩日益藻，然吐語珠璣多不屬草，是以散逸少傳。

徐復祚《曲論》 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璧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略】唐伯虎【略】，彼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游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眞所謂種種殊別，新新無已矣。

《顧曲雜言・南北散套》 南詞自陳、沈諸公外，【略】，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伯虎詩少喜穠麗，學初唐，長好劉、白，多悽怨之詞，晚益自放，不計工拙，興寄爛熳，時復斐然。蘇台袁表輯伯虎詩，僅存其少作，而顧華玉以爲絕詣在是，此固未知伯虎，抑豈可謂知詩也哉！

王世貞《鳳洲筆記》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吳人也，舉鄉薦第一，坐事除名。評曰：「寅實異才，中道齟齬，既伏吏議，任誕以終。詩少法初唐，如鄠杜春遊，金錢鋪埒，公子調馬，胡兒射雕，暮年脱略傲睨，務諧俚俗。西子蒙垢土，南珠襲魚目，狐白絡犬皮，何足登牀據几，爲珍重之觀哉？」

《詩辯坻》卷一 要期合律，雖遞襲而不妨乎高，苟乖大雅，則彌變彌墮。于是斯有彦伯澀體，長吉鬼才。近如唐六如之俚鄙，袁中郎之佻倪，竟陵鍾、譚之纖猥，亦俱自謂能超象跡之外，不知呵佛未易，直枉入諸趣耳。

閻秀卿《吳郡二科志》 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儷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

《明詩綜》卷二七下 顧華玉云：伯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殉節體物，託興歌謠，罔避俳文，務諧里耳，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

《靜志居詩話》卷九 六如淪落明時，恒賣畫爲活。故其詩云：「領解皇都第一名，猖披歸卧舊茅衡。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又云：「青衫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誦之悽然，足以悲矣。然於畫頗自矜貴，不苟作，而詩則縱筆疾書，都不經意，以此任達，幾於游戲。此袁永之輯其集，僅存少年之作，實未足以盡其長。余於集外，從畫卷錄其留題絕句八首，饒有風致，未至如乞兒唱《蓮花落》也。

又附錄 愚山云：子畏詩少喜穠麗學初唐，長好劉、白，多悽怨之調，晚益自放，不計工拙，興寄爛漫，時復斐然。蘇臺袁表輯其詩，僅存少作。而顧華玉以爲絕藝在是。此固未知伯虎，抑豈可謂知詩者哉。

《隨園詩話》卷八 文、沈、唐、仇，以畫名前朝。仇畫從無題咏。唐能詩，恰無佳句。

唐仲冕《唐伯虎全集序》 先生才名冠世，人豔稱之；而落拓不羈，或爲方領矩步者所不樂道。余讀其傳，考其行事，哀輯其所著文，知其寓氣節於風流，與俗所稱有文無行迥異。

《筱園詩話》卷四 子畏詩縱筆率意，俚俗頹唐，與解大紳輩同墮野狐禪魔道中，不足言詩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陳田按 子畏詩才爛熳，好爲俚句，選家陶汰太過，並其有才情者不錄，此君眞面不見。子畏領解後，以事下獄，可謂不幸。

分　論

《報文徵明》 《藝苑卮言》卷六：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

有逗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贋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伯虎他作俱不稱，稚欽於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

《悵悵詞》《四友齋叢說・詩三》：唐六如嘗作《悵悵詞》，其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減六朝人耶。《詩辯坻》卷三：何元朗《叢說》所摘明詩，【略】錄唐六如《悵悵詞》一篇，雖不入格，而措語酸傷有情，當爲淚下，可與《寄文徵仲書》並觀。然元朗謂之六朝，亦遙遙矣。

《桃花庵歌》王世貞《跋伯虎畫》：余嘗有唐伯虎《桃花庵歌》八首，語膚而意雋，似怨似適，眞令人情醉，而書筆亦自流暢可喜。

《漫興十首》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

《詠帽》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詩》云：「坐消歲月渾無迹，老惜交游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有青天。」人多傳誦。李太師《懷麓堂稿》、《上元客罷》云：「春回花柳元無迹，老向交游却有情。」《謝人惠東坡巾》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愧烏紗頂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席上答王履吉》張元長《筆談》：「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莊，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滄浪。感君呼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爲？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佻浪不自重，然觀其宸濠所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猥人有此作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烏巾措大，猶指之爲猥爲佻也，不亦悲夫！

傳記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子畏死，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歸敎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襏，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柰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堵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秖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勑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遠游，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暨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瘉，稍治舊緒。【略】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裴回，星辰下上兮雲雨灌。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穫，孔翠錯璨兮金芝蕨薤，

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袁袠《唐伯虎全集序》 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縣人也。少有雋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故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今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獨故太守文公林奇之，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耶？」頗爲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跅弛將黜之。比試，故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嘆，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故尚書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爲吏，恥不就，免歸。友人文徵明以書切責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爲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于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徒增垢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污。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于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嘗滿座。風流文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元；勤究內典，旁精繪事。

黃魯曾《吳中故實記》 解元唐君子畏，吳縣人。幼小聰明絕殊凡，作選詩肖古人之風雅，然性則曠遠不羈。補府學生，與張夢晉爲友，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鬬，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邪比也。後玉峯翁中殿元立竿，有旂帶飄飄之影往來于君屋角，短檠光照，君遂攬衣通宵劬書，不判年學成。至弘治戊午鄉試首薦。會試遇江陰富人徐姓者，有賣題之毀，君與徐則舊交也；徐以三四書題，丐君代作。而君不知其文衡，泄之。被給事中華昶，因劾程篁墩先生，事連逮下獄，落其桂籍。然篁墩道學之士，決無以私滅公之弊；而家人之竊窺以售得其金，未可保也。後歸林下，每見重于人；且善畫，逼宋人筆勢，可當石田一面。每陪邑令宴叙，則朗誦長歌以諷之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上有錢要不了。」其貪黷者內赧焉。

閻秀卿《吳郡二科志》 唐寅字伯虎，【略】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偃偃》詩，其詞曰：「偃偃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讖也。後作多怨音，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金說客剩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于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歟？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鮮骨也。」

《明史擬稿・唐寅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童髫入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縱酒放懷。諸生或笑之，慨然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主考洗馬梁儲還朝，攜其文示詹事程敏政，相與歎賞，遂招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寅乞敏政文以餞。己未會試，敏政爲考官，同舍生徐經，以幣交敏政家人。爲給事華昶所參，詞連寅，俱下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浙藩爲吏。不就，放浪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築室桃花塢，與客般飲其中。

嘗緣故去其妻，自傷放廢，無所建立，譬諸梧枝旅霜，苟延何爲？復感激曰：「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作《偃偃》詩，讀者悲之。寧庶人慕其名，厚幣聘往。寅一見，知其有異志，佯狂以歸。少嘗乞夢九鯉，仙贈墨一擔，自是才思日進。其學務窮研造化，尋究律曆，求揚馬元虛邵氏音聲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烏壬遯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其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厭苦徵求，亦不盡其所至。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年五十四卒。張靈字夢晉，家貧嗜酒，亡所得；寅嘗晨詣之，卧未起，呼之。靈作色曰：「乃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寅與遊虎邱，見數賈飲于可中亭，且賦詩。靈更衣爲丐者，賈與之食，靈且噉且談，詞辨雲湧，賈始駭。令賡詩，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易維蘿陰下，賈使人跡之，不得，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天魔舞，形狀殊絕。靈亦能畫人物，間作山水，斬然絕塵，惟掩其醉得之，莫可購取。

紀事

《山樵暇語》卷六　唐子畏僑居南京，日嘗宴某侯家，卽席爲《六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子畏賦先成。其警句云：「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侯大加稱賞。前句出李延年歌，後句出詩《君子偕老篇》。由是其名愈著。

又卷九　唐子畏未第時，往仙遊縣九仙山祈夢。凡祈者先至判官前致禱，祀以自雞，留一宿，夜必有夢。子畏夢一人遺墨一擔。弘治己未，發解應天府第一；橫遭口語，坐廢，日以詩酒自娛。夢墨之兆始驗。踰年，復往祈之，夢人示以「中呂」二字，子畏訊諳多人，皆不可曉。一日，偶訪守溪王公於洞庭山中，見壁間揭東坡書《滿庭芳詞一軸，下有「中呂」二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子畏遂惻然不樂。後壽止五十三而卒，果應百年強半之語。噫，人生出處，自有分定，不可強也。

《藝苑卮言》卷六　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嘗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逸老堂詩話》卷上　余訪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庵別業。子畏作山水小筆，遂題一絕句於其上云：「青藜拄杖尋詩處，多在平橋綠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花落一溪風。」余曰：「詩固佳，但恐『脛』字押平聲未穩。」子畏謂我何據，余曰：「老杜有『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子畏躍然曰：「幾誤矣！」遂改「紅葉沒鞋人不到」。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與世之強辯飾非者，殆逕庭矣。

《堯山堂外紀》卷九一　唐寅，字伯虎，【略】私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

《古今譚概・苦海部時藝》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質於唐六如，唐稱贊不已。士又再三求正，唐曰：「細玩，『能近取』三字不做，覺偏枯些。」士嘿然而去。

又《文戲部・烹雞誦》　唐六如遊僧舍，見雌雞，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誦，當不靳也。」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腳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咄！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得死所，無憾矣。」乃烹以侑酒。

又《唐解元二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求不遂，譖僧。令笞僧三十，復枷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過僧所，戲題枷上云：「官差皂隸去收茶，祇要紋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詢之，知爲唐解元筆，笑而釋僧。

又　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乞紙筆求畫。唐遂畫海蛸數百，題其上云：「海物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

又《佻達部・傭》引《涇林續紀》　唐子畏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晚泊河下，登崖閒步，見肩輿東來，女從如雲，中有丫鬟尤艷。唐跡之，知是華學士宅。因逗遛請爲傭書，改名華安，復寵任，謀爲擇婦，因得此婢，名桂華。

居數日，爲巫臣之逃，華令人索之不得。久之，華偶至閶門，見書肆中一人，持文繙閱，極類安。私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謁，審視無異。及茶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終難啓齒。唐命酒對酌，華不能忍，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華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華不安，欲起別去。唐曰：「少從容，當有所請。」酒復數行，唐命燭導入後堂，召諸婢擁新娘出拜。華愕然。唐曰：「無傷也。」拜畢，因携女近華曰：「公向言某似華安，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說圃識餘》卷下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貶及于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易。吾閱人多矣而仙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自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于扇曰：「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唐伯虎先生外編》卷三引《國朝圖書印譜》　伯虎領鄉薦第一後，試春官，以題字見疑，卒被黜。有一圖書云：「龍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裏醉千場。」功名不終，兆是矣。

又引《風流逸響》　與南濠都君穆游，雅稱莫逆。江陰有徐生名經者，豪富而好結交吳中諸公，聞與六如友善。徐故太學生，弘治戊午，歲大比，徐通考官得關節。徐亦能文，念非唐先生莫可與同事者，遂以關節一事語唐，唐得之更以語穆。是歲唐遂舉第一人，而徐與穆亦得同榜。徐德唐甚，相與偕計，徐更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光，期得場中試目，復以語唐。唐爲人洞見底裏，無城府，如前語穆。未揭榜前，穆飲於馬侍郎（失其名）邸寓，與給諫華昴俱會。有要宦謁馬，馬出接之，與談會試事。宦云：「唐寅又舉第一矣。」穆從隔壁耳之，宦去，馬入與穆語，喜盈於色，穆輒起嫉妒心，遂語馬以故，昴亦與聞之，一日而遍傳都下矣。昴遂論程幷連唐徐。至廷鞫，兩人者俱獲罪，程亦落職。是歲凡取前列者，皆褫名，都以名在後，反得雋，而唐先生遂終身落魄矣。唐後與穆，終恨誓不相見。如此累年，有一友生游於兩君之門者，欲合其交。伺唐飲於友人樓居，亟聞於穆，乃語唐曰：「穆且至。」唐聞之，神色俱變。穆謂友已通情，疾入樓襲見之，唐瞥見，遂躍樓窗而下，亟趨歸，友人恐其傷也，踪跡之，已抵家，口呼：「咄咄！賊子欲相逼耶？」亦竟無恙。兩人者，遂終身不相見。穆後官至太僕，亦有文名。子畏鬱鬱不得志，以詩酒自娛，其繪事不減顧陸云。按此事絕無知者，少嘗聞之陸蕙田先生，先生陸海觀南之子，性迂怪，好談吳中故實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長者，口不談人過。」一云：「方語此時，詞色俱厲。」且云：「人但知穆爲文人，不知媚嫉反覆若此，此事蓋實錄云。」

又　吳郡一僧，以犯姦事發枷號通衢，伯虎戲對僧吟曰：「精光頂上着紫光，頂有情人，受一無情棒；出家人反做在家人，小和尚連累大和尚。」一時聞者無不絕倒。

又　吳僧伯子亭，與子畏最善，一日僧往支硎山，憩一店舍，其主人出紙筆求詩，僧遂援筆戲書一絕云：「門前不見木樨開，惟有松梅兩處栽；腹內有詩無所寫，往來都把轎兒擡。」揭之于壁，久無解者。一日，子畏偶憩其舍，忽指壁間大笑云：「此詩誰人所作？蓋嘲店中無香燭紙馬耳。」

又　有人以列仙圖求子畏題詠，即援筆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偶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癩癩。」

又　宸濠事敗，六如幾不免，當事者甚憐之，然不能挽也。及見題壁一詩云：「碧桃花樹下，大腳黑婆娘；未說銅錢起，先鋪蘆蓆牀。三杯渾白酒，幾句話衷腸；何時歸故里？和它笑一場。」遂保護其壁，深白伯虎鬱鬱思歸，略不與黨狀，復奏得釋。

又引《王道衡私記》　余聞之長者，有大帥從唐子畏先生乞詩，爲題其篦云：「隨心燈下窗前筆，濺血糢糊陣上人。」大帥感泣而去。嗟乎！材官之吏，飲刃成功，迺籍口籌幄者，偃然居之，或反操文墨，而議其後，迨異日之史椽，又以私意褒誅之。語謂君子畏三端，由斯以觀，鋒端又當畏筆端矣。因先生詩而聊以志慨。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引《堯山堂外紀》　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唯乞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有《言志》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常時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項元汴《蕉窗雜錄》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

日賦詩，能容乞子屬和乎？」客大詫，已而戲曰：「試爲之。」伯虎索紙筆，大書「一上」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四字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以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一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眞欲先生作詩乎否耶？」遂舉酒一飲輒盡，援筆續成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即席盡醉而返，竟不知其何許人也。

又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閶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即金閶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閶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恆注目子畏。客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懽。明日治百金裝，併婢送歸吳中。

《劇說》卷三　《桐下聽然》云：華學士鴻山，嘗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觴，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往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子畏作《嬌女篇》與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小說傳奇，竟成佳話。

又　朱素臣《文星現》傳奇中事，多有據，唱蓮花落、乞酒，本《堯山堂外紀》；挾伎調文衡山，本《說圃識餘》；傭書宦家，本《蕉牕雜錄》。

又　《茶餘客話》云：「雜劇中《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

又　卓珂月《花舫緣》、《春波影》二劇序云：「友人有《唐解元》雜劇，易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余以爲反失英雄本色，戲爲改正。」

又　山陰孟稱舜，字子若。其《柳枝集》有《花前一笑》雜劇，即唐伯虎遇侍婢事。卓珂月本其事作《花舫緣》，改華爲沈，改秋香爲申慵來。

著録

張鼐《唐伯虎集叙》　余讀唐伯虎先生《與文衡山先生書》，慷慨激烈，悲歌風雅，眼底世情，腔中心事，一生沖宇宙，凌海岳之氣，奮在几席，掩卷究其本末。嗟乎！丈夫遭時不遇，遂至此哉！余生也晚，濫竽木天，畏友曹寅伯爲先生校刻其藏。夫南渡諸人，大家不二數，趣好不同，靈竅不一，先生以磊落不羈之才，放浪形骸之外，爲吳中傑士，與名人儔伍。戊午發弘治第一，以不檢落籍，知者惜之，佯狂宸濠，佚詠山林，不啻數萬言，已入堂奧，而今傳者未免有靳容德色之病，遺散七八，寅伯僅收一二，有神契焉，傾囊梓之。先生之文一新，行流日煥，吳葺密邇，景星慶雲，幸切瞻慕，得捧遺編，如睹璉璧，秘中當有收之者，李杜而下，更有定論，不敢加喙其間，獨喜先生之吟得寅伯而後著，何知賞之難哉！好古者其在茲歟！嗟乎！劉定之《退災記》爲先生公案識者，烏乎刪定！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文林郎、華亭張鼐書。

袁袠《唐伯虎集序》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伯虎他詩文甚多，體不類此，此多初所作，頗宗六朝，雖游金、焦、匡、廬、嚴陵、觀鰲山諸詩，及嘯旨後序，乃中年所作，亦可入選，故附入選。【略】袠童時常獲侍高論，接梧酒之歡，哲人已遠，九京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摭，庶存梗概云爾。嘉靖甲午臘月，吳門胥臺袁袠序。

曹元亮《唐伯虎集序》　胥臺袁先生袠重先生文，已刻樂府、雜文、賦四十七首，爲世片玉，而海虞何君之柱復稍加補葺，然終非完豹也。今所集二

十二種百五十餘篇，大都皆先生中年作，悲歌慷慨而寄韻委婉，謔浪笑傲而談言微中。先生善畫，恨不得於畫見先生，今於茲集見之矣，謹校閱付梓，遺珠在世，博雅鑒補，則先生益不朽。萬曆壬子相月，雲間曹元亮寅伯甫題并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唐寅《伯虎集》二卷。

何大成《唐伯虎全集序》 《伯虎集》既成。有客過而問曰：「子之集唐生文備矣。乃其殘膏賸馥，風流輝映，至今騷人墨士，以爲美談；忍令湮沒弗傳，可乎？【略】予因是旁蒐逸豔，併輯其志銘，暨諸名公贈答，釐爲若干卷；題曰外編，附刻卷末，以貽同好。

又 一日，予友王平叔過我云：「鳳林孫師齋頭，有《伯虎集》二卷，曹寅伯氏梓而行之者也。卷中搜錄遺亡，十得八九。」不佞索觀之，大都按予舊本，稍增損顛倒其間；而金粉一賦，補亡之功，于斯爲大矣。

《唐伯虎全集》卷四《附伯虎雜曲》 何子讀六如先生曲譜，而喟然有感焉。【略】嗟夫！人與世衰，音隨代舛，蕪音累句，徒傳《白苧》之篇；拗韻顛腔，秖豔《紅(泉)綠)》之帙。詎審填詞按曲，別準金科；疊譜和腔，須逢繡指，未易以一二爲旨道矣。《詞林選勝》一編，乃魏良輔點板，所載六如曲富甚，予備錄之。其微詞秘旨，種種不傳，惜爲三家學究，漫置題評，十市街頭，私行改竄。鶯聲柳色，第聞亥豕魯魚；鳳管鸞箏，莫辨浮沉清濁；纖妍雖具，妙義全乖。不佞耳慚師曠，心賞伯牙，捐貲募工，亟爲繕寫；更以諸本刊誤，附列如左。庶幾礪砆對連城而失色，明月錯魚目而愈珍，即起六如西巖兩公于九原，當不以予爲僭父也。

又 伯虎雜曲，散見諸樂府，或誤刻他姓，或別本互見者，種種不同。不佞悉爲詮次，以備闕遺，然皆各有所據，不敢混入，以滋贋誚云。

《明史·藝文志四》 《唐寅集》四卷。

唐仲冕《唐伯虎全集序》 先生爲文，自言後人知我不在此，其集致多散佚。余於袁徵君棠王孝廉曇睿何文學元錫，得袁中郎批本四卷，及萬曆間何君立本二十二卷，輯而刻之。補之以家藏山水畫端詩，阮中丞元黃司馬易，所藏墨蹟；王太守文治邵茂才駿趙上舍輅魏茂才標，所見詩篇；且刻其制藝，畫譜。而孫觀察星衍寄示康熙甲戌，宋中丞刊本表墓詩一卷；韓封君是升有明天啓間周廷簡所臨畫像題跋；并采錄外集，都爲十六卷。遺文軼事，亦稍搜羅矣。然傳志稱先生，窮研《象數》、《律曆》、《揚馬》、《元虛》、《五遁》、《太乙》諸書，以余所見，《周髀算經》中有先生辨證趙君卿甄鸞諸人勾股法數十條，最爲精核；則其著述之弗傳者，又豈少哉？

《唐伯虎先生外編》卷三引《燕中記》 伯虎絕筆詩，他本互異，予僑居燕中友人邵百朋手一編來，云此係伯虎定本。詩云：「一日兼他兩日狂，已過三萬六千場；他年新識如相問，祇當飄流在異鄉。」併記于此。

孫唐卿《談觚》 唐伯虎有《金粉福地賦》、《汗巾賦》，俱莫得其傳。今《金粉賦》已殺青，所闕者《汗巾賦》耳。

《明詞彙刊·六如居士詞》 六如居士【略】全集以當時袁中郎批四卷本、萬曆何君立刊二十二卷本爲最佳。嘉慶六年，其長沙族裔名仲冕字陶山者，復裒輯重梓，爲內集七卷、外集六卷，凡遺事、投贈、題跋、詩話無不畢詳，別附所作制藝、畫譜、纏綿以行。蓋居士遺著，至是庶幾備具。

藝文

祝允明《哭子畏二首》 天道難公也不私，茫茫聚散底須知。水銜於此都無準，月鑑由來最易虧。不泯人間聊墨草，化生何處產靈芝。知君含笑歸兜率，祇爲斯文世事悲。萬妄安能滅一眞，六如今日已無身。周山既不容神鳳，魯野何須哭死麟。顏氏道存非謂夭，子雲玄在豈稱貧。高才賸買紅塵妬，身後猶聞樂禍人。

文徵明《夜坐聞雨有懷子畏次韻奉簡》 皋橋南畔唐居士，一榻秋風擁病眠。用世已銷橫槊氣，謀身未辦買山錢。鏡中顧影鸞空舞，櫪下長鳴驥自憐。正是憶君無奈冷，蕭然寒雨落窗前。

查爲仁《蓮坡詩話》 唐六如墓在桃花庵，日久廢傾。商邱宋漫堂中丞(犖)重爲修葺，一時名士吟詠甚多。有《重表唐解元遺墓詩》一卷，內韓慕廬宗伯(菼)一聯云：「誰昔唐衢惟解哭，祇今宋玉與招魂。」序曰：「唐解元以曠世逸才，屢飛觴而醉月；桃花塢爲芳年勝地，曾聚德而占星。當時行樂之場，盡是言愁之日。人非漁父，如入武陵之溪；地接梵宮，不異元都之觀。衲衣持鉢，晚懺青雲少年；蓮花供僧，早證白骨公案。何人不旅？即此言

歸。風悲一邱，夜長萬古。嗟乎，飛霜不擊，冤獄誰明？落桂無枝，孤墳入恨。況復中郎有女，憔悴誰邊；鄧攸無兒，冥茫天道。亡何木拱而伐，封斧而平。居民數家，流水一曲。何邱收骨？迷若蒼梧、九疑；有石點頭，語以韓陵一片。蘚苔剝蝕，幾欲生金；高下變遷，斯堪墜淚。傳之好事，達我中丞。發教而愾子房，下馬來瞻董相。垣其幽隧；覆以孤亭。柳子岡前，棗強之碑故在；鳳林下畔，襄陽之墓重完。感我公之意氣千秋，矧吾屬之蕭條異代。五湖共放，亦是當世畸人；一燈自憐，須弔下場才子。隻鷄絮酒，補往日之衣冠；語燕啼鶯，續多情之絃索。猶幸曩者踟躕之地，丈室依然；故人針露之題，墨痕特妙。文人慧業，靈運已夙生天，再世因緣，浪仙自堪鑄佛。寧止一盂之薦，行修兩禊之遊。栽去後之桃花，待現來之優鉢。於戲！草木氣味，何必同時；文字生涯，不勝遙契。春風小隊，公既爲挂劍之人；細雨僧房，走願作鳴驢之客。敬先長句，供下掃之秕糠；用啓諸賢，綴上頭之珠玉。」錢塘洪昉思（昇）詩曰：「吳興僻性解憐才，踏雪唐家墓上來。豚柵雞棲無覓處，獨尋殘碣洗荒苔。」「頗學吳趨年少狂，逃禪垂老悔詞場。不知他日西陵路，誰弔春風柳七郎？」

雜録

《逸老堂詩話》卷上　《能改齋漫録》云：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於沙丘，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唐子畏著《四庫碎金》云：「皇帝崩後，未有謚號，故曰大行。行者德行之行，讀作去聲。」二説未知孰是？

《戒庵老人漫筆・唐伯虎漫興》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并録之：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内園歌舞黄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滿榻書上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不才贏得腰堪肥，病對緋桃檢藥方。此生甘分老吳閶，萬卷圖書一草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弦管醉千場。跏趺説法蒲團軃，鞋韈尋芳杏酪香。祇此便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一身憔悴挂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鬻。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修琴。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壇費朗吟。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何望不甘心。

倀倀暗數少時年，陳跡關心自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黄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乞食院門前。

驅馳南北鬌頭塵，襤褸衣衫折角巾。萬點落花俱是恨，滿杯明月即忘貧。香鐙不起維摩病，櫻筍難消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戲兒棚上下場人。

平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中酒身。短夢風煙千里蜨，多情弦索一床塵。黄金誰買長門賦，黛筆難描滿額顰。惟有所歡知此意，對燒高燭送殘春。

自怨迂疏更自憐，焚香掃榻枕書眠。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探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

蹋遍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低頭。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空鵬賦，黄金遊客賸貂裘。年來縱跡眞堪畫，飛葉僧房細雨舟。

盡怪趨蹌總不能，自知才命兩無憑。難尋萱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聖僧。兩字功名成蜨夢，百年疏水曲吾肱。盡嘗世味猶存舌，荼薺隨緣敢愛憎。

造物元來最忌名，太平又合老無能。交遊冷落綈袍冷，風雪飄颻瓦甑冰。二頃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試倩家人道，消盡粗疏氣未曾。

《唐伯虎先生外編》卷三引《燕中記》　予社友丁百原云伯虎有詞數闋，贈其父孝廉公壽，已裝潢成卷，奉爲世寶，俟南還，當檢付梓。今丁尚家燕中，竟未知合璧何時也。

又　姚江邵百朋云：曾與永嘉何無咎，同在榆陽，渠嘗日誦唐伯虎逸詩，并小詞數闋，皆種種絶倒，皆集所未收，惜弟不記得，不錄得耳。

又　伯虎詠破衣詩，有錢仁夫屬和，今不傳。

道光《蘇州府志》卷五一《冢墓・吳縣》　解元唐寅墓，在橫塘王家村，墓至今尚存。本朝康熙中，閶門内居民，于寅讀書之準提庵西，掘得一碑，大書唐解元墓，蘇守胡纘宗書也。時商邱宋犖撫吳，亟臨祭之，爲搆「才子亭」于其旁，宗伯韓菼記以詩。然唐墓實在橫塘，當時未詳考爾。明末井研雷起剛重修唐解元墓，其記略云：「崇禎甲申暮春既望，余與徐元歎葉羽遐毛子晉馬人伯孫月在釋石林放舟于吳門之橫塘，羽遐指野水叢薄間曰：『是爲唐伯虎先生之墓，童烏之嗣既乏，若敖之鬼已餒矣。今其墓牛羊是踐，是可悲！』余遂與諸友人披棘拜之，訪于田夫之鄰者，問其遺族。云：『族並乏，止有城内桃花塢一老嫗，尚是伯虎姪孫婦之孀者。』余與友人淒然歎曰：『是

朋友之罪也，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時與並乎？理厥封樹構數楹而祠之，是在吾儕今日耳。』子晉然欣任之，同儕各賦詩以紀。閱兩月而祠成，更勒石以遺千古之有心者。」

又　唐解元寅宅，在桃花塢，今尚存六如古閣。又有桃花庵：今爲準提庵。

《隨園詩話》卷一四　宋牧仲撫蘇州，爲唐六如修墓。韓宗伯慕廬題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略】余按：《宋史》有唐寅，名伯虎，亦在《文苑傳》。

唐仲冕《唐伯虎全集序》　其被黜禮部也，人謂徐經本富人，而程篁墩愛先生才，或不免有鬻題事。近見沈宗伯德潛題畫像記，據《孝宗實錄》辨之甚晰，數百年疑獄始雪；第當時對簿，不屑置辯，故甘以廢黜終耳。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引《國史唯疑》　程敏政會闈發策，用劉靜修《退齋記》爲問，時罕知者，徐經、唐寅坐是得禍。記具載劉因集中。科場尚正大明白，不炫奇辟。程此問原措大氣，禍傳爲都穆譖成。

祝允明

論　述

綜　論

吳寬《跋祝生文稿》　生嘗具書，以雜詩文一卷投予，予既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李公復示此册，於是閱之，則生之進於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文徵明《題希哲手稿》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歲作。於時公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玄敬者，與君幷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略相上下。而祝君尤古邃奇奥，爲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酬，不間時日。于時年少氣銳，倜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場屋，而憂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爲徒官。君與唐雖舉於鄉，亦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尋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爲庸劣，而仕亦最后。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映東南，至今猶爲人歆羨。余雖老病幸存，而潦倒無聞，不足爲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鑄詞發藻，居然玄勝。至於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亦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某題，時年六十有七。

《國雅品・士品二》　公之腹笥奇僻，出入《史》、《漢》。其《俠少》云：「艷妓掌列盤，孌童口承唾。郭氏族盡滅，銅山死猶餓。」《歸舟》云：「高嘯迎風轉，低眠看樹行。」《隱者》云：「琴傳雷氏斲，書是汲丘藏。」其筆力殆能扛鼎者。《國寶新編》曰：「祝子傲睨冠紳，游戲文囿，蓄之海匯，發也雲蒸。」信哉。

陸粲《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少有意用世，既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睥睨，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

皇甫汸《祝氏集略序》　其爲文也，芳腴融於心極，雕繢暢於辭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分吏占牘則十紙互通，對客揮毫而千言立就。同時乃有楊儀曹之博極、都太僕之沖澹、徐迪功之俊婉、唐處士之縱誕，公將兼之，自謂取高第反覆掌耳，乃僅舉於鄉。晚歲試宰興寧，超倅京兆，著有異績，皆非所好也，因自免歸。而四君者仕罔通顯，業並終窶，謂非伯季之風節激之然邪？諦閱公集，述道德則闡而弗畔，紀象緯則覈而有徵，論政治則可推而行，陳事情則委曲而款，談名理則標顯慧宗，志靈怪則不誣幽祕，至夫賦綺靡而有則，詩藻贍而寄深，辭託諷以感物，聲諧律以赴節，神構匪襲，肺吐必新，體裁具備，意無不逮者矣，鴻匠如公，不獲振鷺羽於彤階、奏鳳音於

清廟，亦命也。方王文恪掄材之初，徐春卿揚譽之日，豈直以鉛槧垂聲哉？思欲銘彝鼎而不偶者也，悲夫！悲夫！再閱《大遊》一篇，則又讀蒙叟之卮言，陋公孫之繩辯，逸騁雕龍，指深喻馬，探其襟抱，將扶搖宇內，豈區區搶榆所可控而笑哉。

《明詩評》卷二　允明書法雄勝，滑稽傲睨。詩法六朝，兼采後代。如五陵少年，走馬峻壁；又如咸陽一炬，玉石難辨。作小解雜劇，頗累風人面目。諸他五七律未講，開元、大曆之間者也。

《藝苑卮言》卷五　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

又　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

又卷八　近代桑民懌見丘相公，問天下文人誰高者，曰：「惟桑悅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耳。」

王世貞《四十詠（有序）・祝京兆允明》　希哲寄聲酒，詼諧放情素。翰墨人盡研，巧者由機悟。游龍宛霞浦，芙蕖發朝露。世上亦何有，悲此邯鄲步。

又《題祝希哲詩後》　祝京兆好書自撰數律，以其能得晚唐人三昧也；亦好作此結法，以其稍出眉山、雙井上也。吾所見人間幾十餘本，此其最翹首者，聊爲拈破。

又《像贊・祝京兆先生允明》　先生天質穎絕，讀書目數行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洽。自其爲博士弟子，則以文辭稱，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雅鄭時揉錯，然至成、弘際，名能復古者先生，蓋先登矣。書法魏晉六朝至顏蘇米趙，無所不精詣，而晚節尤橫放自喜，故當爲明興第一。【略】先生之文，縷古餤今。其爲詩歌，庀景匠心。獨於八法，形而下者。蠕蠕十指，若役造化。超明轢宋，與唐上下。跌宕沈冥，景純斯亞。

又《有明三吳楷法》　祝京兆古近體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中多《曹娥》、《洛神》風格，清氣朗朗射眉睫。其辭亦秀傷，不作晚唐應酬。而所擬《元日早朝》排律，重押「新」、「人」、「百」字，不可曉也。又雜詩二首，別搆一體，久看乃能識其用意。

王驥德《曲律・雜論下》　近之爲詞者，【略】南則金陵陳大聲、金在衡，武林沈青門，吳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龍，而陳、梁最著。唐、金、沈小令，幷斐禧有致；祝小令亦佳，長則草草；陳、梁多大套，頗著才情，然多俗意陳語，伯仲間耳。

又　散曲絕難佳者。北詞載《太平樂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小令及長套多有妙絕可喜者，而南詞獨否。【略】余爲言：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漫語。

徐復祚《曲論》　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璧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略】祝希哲【略】，彼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游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眞所謂種種殊別，新新無已矣。

《顧曲雜言・南北散套》　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剌剌」等套，尚是化、治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

錢允治《枝山志怪序》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窺，天姿英邁，俊朗卓絕，舉一世無有當其意者。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吳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伯虎、鄭若庸三人媲美。京兆能爲大套，富麗而多駁雜。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允明【略】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耳濡目染，貫綜典訓，發爲文章，茹涵古今，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略】顧璘曰：「希哲超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麤，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問猥鄙，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亦蕭灑自如，不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矣。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國寶新編》　希哲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問猥鄙。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義、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懷星堂集》　王世貞《藝苑卮言》以乞兒唱蓮花落詆之。顧璘《國寶新編》稱允明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亦蕭灑自如，不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矣。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國寶新編》　希哲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問猥鄙。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義、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

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左。

又引《續吳先賢讚》 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即誦，爲詩時有壯語，書法得魏、晉人髓。

又引《珊瑚網》 文徵明曰：「吾鄉前輩書家稱武功伯徐公，次爲太僕少卿李公。李楷法師歐、顏，而徐公草書出於顛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孫，太僕之壻也。早歲楷筆精謹，實師婦翁。而草法奔放，出於外大父。蓋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

又引《容臺集》 枝指山人書如綿裹鍼，如印印泥。

又引王澍《虛舟題跋》 平生見祝京兆書凡數十百卷，莫有同者，蓋書到熟來，無心於變，自然觸手盡變者也。吾嘗論有明一代書法，祝京兆變化不拘，董宗伯天才超軼，二公於三百年來足可籠罩。

又引翁方綱《復初齋集》 今日書家皆知祝書小楷勝其大草。然予見其行書合歐、褚爲一手，直追晉法，不易幾也。王虛舟乃譏枝山骨韻未清，殆僅見其贋蹟歟。

又陳田按 枝指生言情之作頗有麗藻，不盡合轍。書法深得古人神髓。有口號云：「枝山老子鬢蒼浪，萬事遺來剩得狂。從此日和先友對，十年漢晉十年唐。」可以知其攻苦矣。

《蕙風詞話》卷五 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爲允協之論。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義仍工曲，詞則敝甚)、施子野輩，僂指不過數家，何致爲全體詬病。

分論

《罪知錄》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評駁類》引《香祖筆記》：祝允明作《罪知錄》，論唐詩人，尊太白爲冠；而力斥子美，謂其「以邨野爲蒼古，椎魯爲典雅，粗獷爲豪雄」，而總評之曰：「外道。」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誖至于如此，醉人罵坐，令人掩耳不欲聞。《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祝子罪知》：其說好爲創解，如謂湯武非聖人，伊尹爲不臣，孟子非賢人，武庚爲孝子，管蔡爲忠臣，莊周爲亞孔子一人，嚴光爲姦鄙，時苗、羊續爲姦貪。謝安爲大雅君子，終弈折屐非矯情，鄧攸爲子不孝，爲父不慈，人之獸也，王珪、魏徵爲不臣，徐敬業爲忠孝，李白百俊千英萬夫之望，种放爲鄙夫，韓愈、陸贄、王旦、歐陽修、趙鼎、趙汝愚爲匿非。論文則謂韓、柳、歐、蘇不得稱四大家。論詩則謂詩死於宋。論佛老爲不可滅。皆勦襲前人之說，而變本加厲。王宏撰《山志》曰：「祝枝山，狂士也。著《祝子罪知錄》。其舉刺予奪，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蓋學禪之弊。乃知屠隆、李贄之徒，其議論亦有所自，非一日矣。聖人在上，火其書可也。」其說當矣。

《浮物》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浮物》：是編取韓愈「文氣，水也；言，浮物也。」之義命名。皆務爲新奇之論。甚至以《詩》三百篇《春秋》二萬言爲聖人之煩，則放言無忌可知矣。蓋允明平生以晉人放誕自負，故持論矯激，未能悉軌於正云。

《讀書筆記》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讀書筆記》：言頗近理，不似其他書之狂誕。前有自識，稱於乙巳居憂時偶有所得，隨筆箋記，就有道而正之。乙巳者，成化之二十一年。蓋其少時所作，猶未蕩然禮法之外也。

《沈氏良惠堂銘》 文徵明《跋祝希哲良惠堂叙》：右祝希哲所作《沈氏良惠堂銘》，古奥艱棘，讀不能句，蓋楊子雲、樊紹述之流，非昌黎子莫能賞識，眞奇作也。

《怨詩》 《明詩歸》卷四：鍾惺云：枝山與衡山、伯虎三公之詩，不患不風趣，而患不古。枝山此作，又能以古勝人。可見詩人負一時之名者，元有一種過人處，以自表見，不幸爲俗眼人傳其俚俗之句以掩之也。予請以此洗之。

《龍川山中早行》 《明詩歸》卷四：譚元春云：山光鳥性，寫出如畫。

《三月初峽山道中》 《明詩歸》卷四：鍾惺云：此是枝山本色，亦自風趣。

《即景復爲七言兩韻》 《明詩歸》卷四：鍾惺云：不律不絕，興到筆到，不強添一語，所謂即景也。作詩而必欲古，必欲律，必欲歌行，此應酬耳，豈知詩者哉。聊錄此破人之拘。

《眞行雜詩賦》 《弇州續稿》卷一六三：京兆此詩，是才情初發時語。

《新機錦》 徐渭《南詞叙錄》：本朝北曲，推周憲王、谷子敬、劉東生，近有王檢討、康狀元，餘如史癡翁、陳大聲輩，皆可觀。惟南曲絕少名家。

枝山先生頗留意於此，其《新機錦》亦冠絕一時，流麗處不如則誠，而森整過之，殆勁敵也。

《燕曲》　徐渭《南詞敘錄》：最喜用事當家，最忌用事重沓及不著題。枝山《燕曲》云：「蘇小道：『伊不管流年，把春色銜將去了，卻飛入昭陽姓趙。』」兩事相聯，殊不覺其重複，此豈尋常所及？末「趙」字，非靈丹在握，未易鎔液。予竊愛而效之，《宮詞》云：「羅浮少個人兒趙」，恨不及也。

《金索掛梧桐》、《七犯玉玉玉

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誶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王世貞《像贊・祝京兆先生允明》 祝京兆先生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曰枝指道人。【略】爲人好酒色六博，不檢勵，頗不受方內士賞許。其令興寧政術顧時，時以嗜好奪之。遷應天府通判，致仕。【略】卒年六十七。今像乃朝衣冠，老矣而尚睨澤，或云不能全類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參政顒之孫，徐武功之外孫也。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弘治壬子，舉於鄉，王文恪爲主司，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自喜，以爲能知人。連試禮部不第，除興寧知縣，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自免歸。卒年六十七。希哲生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少年習歌之，間傅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贄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游，使女伎掩之，皆捆載以去。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嚾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忭笑資。其殆也，幾無以贍云。

《明史・文苑傳二・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祖顯，正統四年進士。內侍傳旨試能文者四人，顯與焉，入掖門，知欲令教小內豎也，不試而出。由給事中歷山西參政，並有聲。允明以弘治五年舉於鄉，久之不第，授廣東興寧知縣。捕戮盜魁三十餘，邑以無警。稍遷應天通判，謝病歸。嘉靖五年卒。允明生而枝指，【略】稍長，博覽羣集，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詩文集六十卷，他雜著百餘卷。

紀事

吳寬《跋祝生文稿》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爲文成，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異之，因指文中雜字以問，無弗識者。益奇之，且料其他日必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

《逸老堂詩話》卷下 弘治乙丑，王文恪公（濟之）丁內憂，郡守林公世遠延文恪修郡志，時館於西城書院。庭中有白蓮一盆池，秋晚一朵忽開，文恪有詩云：「埋盆若個便爲池，玉花亭亭有一枝。不以格高知者少，奈因開晚謝還遲。庭前曉日自相媚，江上秋風空爾爲。我欲舉杯同此賞，天高露下月明知。」吳中縉紳能詩者和之甚衆，勍敵殊罕。唯枝山祝希哲詩云：「賓館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閣涼枝。孤寒未必遺眞賞，開布何須怨較遲。長恨六郎殊不肖，徒聞十丈亦何爲？徐搖白羽開新詠，想對薇花獨坐時。」時枝山翁亦預纂修郡志，故前云云。爲字險韻，句句帖題，文恪獨加稱賞。

《古今譚概・佻達部・祝京兆》 祝京兆有債僻，每肩輿出，則索逋者纍纍相隨，蓋債家謂不往索恐其復借，而京兆亦恬然不爲怪也。嘗托言款客往友家借銀鑲鍾數事，既借，主人心疑，遣僕隨其輿察之，則已汲汲辯銀而棄胚於外矣。僕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卽我物也。汝欲用，亦拏一兩事去不妨。」又歲盡乏用，遍走柬於所親知，托言弔喪，借得白員領共五十餘件，幷付質庫。過歲首，諸家奴雲集，則皆索白員領者也。覓典票，已失之矣。

又 祝希哲見古法書名畫，每捐業蓄之，卽故昂其直弗較。或留客值窘時，卽以所蓄易置，得初值僅什一二耳。黠者俟其窘。日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得。已小饒，更自貴也。一富家持厚幣求公書墓文，公鄙而不許。既窘極，友人乘間爲言。公曰：「必計字償錢乃可。」富家治酒延之，公半酣趣筆墨研來，因令前置一器，每書一字，則投十錢於器內，既書可二三百字，睨視器中曰：「足矣。」欣然持器竟出。衆留之不得，富家因別倩人筆焉。

又《委蛻部・枝指》 祝枝山右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因多指。」枝山應曰：「誠不以富，亦秖以異。」

文徵明《跋祝希哲良惠堂叙》 「良惠」，乃宋思陵書以錫沈氏者。傳數世，而失其被賜者之名，子孫每以爲恨。故京兆爲叙其事，而諸生演必欲勒之石，殆又懲前事之失耶？嘉靖乙巳正月既望。

著録

文徵明《題希哲手稿》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歲作。

錢允治《枝山志怪序》 孔子不語怪而《齊諧》志之。《齊諧》之書不傳，而續之者吳均、曹毗、祖台之、牛僧孺紛如矣。吾吳祝枝山先生，有《志怪論》若干卷，沒後止存五卷。會其曾孫化甫文學圖刻《罪知錄》，欲并刻茲編，而不能全也。余家有五卷，遂總付之。

皇甫汸《祝氏集略序》（代張中丞景賢作） 余家食時，蓋聞祝枝山云，迨遊京師，每學士大夫持其片言寸翰，爭相傳視，咸加歎賞，惜乎未覩其全也。丙辰之秋，叨奉簡命，來撫茲邦，【略】間詢所謂枝山公者，則已物化三十載矣。而公之元子方伯續，謝秩屏居亦久矣。訪其廬，蓬逕蕭然也，索其籍，珍發篋中也。翰墨僅存其一，又蠹所殘缺也。蓋公少落魄，不事家業，而方伯克守其祖參知公清白之遺，力莫能梓，翰墨爲時所重，書竟，人皆持去，家無餘也。世德其賢矣哉！【略】昔魯肅披卷以臨麾，燕公視學于戎幕，予媿非其人，悼往哲之不作，而懼斯集之久湮也。又先大父與方伯公同登進士，忝茲世誼，圖爲鋟梓，時則蘇守雲中溫君，飾吏右文，樂任其事，用廣其傳云。集之分類凡十有二，曰騷賦，曰樂府，曰古調，曰歌行，曰近體，曰古體，曰論議，曰書牘，曰碑版，曰傳志，曰紀叙，曰外教。勒爲三十卷，總曰《祝氏集略》，皆公手自編定，富矣哉。其四君著作，都未閑於辭賦，唐則篇章寂寥，楊復簡帙散失，傳者徐集耳。公別有《祝子通》、《祝子罪知》、《蘇（林）〔材〕小纂》、《浮物蠹衣》、《太中遺事》、《野記》、《興寧縣志》、《祝子微》、《祝子雜》、《語怪》、《槧鐸音》、《江海殲渠記》，多未遑及。後有好事者，因予興起，庶搜輯羣玉，不使韞櫝名山也。是爲序。

王世貞《像贊・祝京兆先生允明》 所著《祝子通》、《祝子雜罪知》、《蠹衣》、《浮物記》、《語怪》、《蘇材小纂》、《興寧志》，合詩文數百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祝允明集略》三十卷。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子續，【略】刻其遺文曰《祝氏集略》，他書如《蠹衣》、《罪知錄》、《野記》之類，凡數百卷。《祝氏集略》別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七集。集各有小序。

《靜志居詩話》卷九 祝允明，【略】有《祝氏集略》，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王）〔玉〕期》等集。

《明史・藝文志二》 祝允明《九朝野記》四卷、《江海殲渠記》一卷。（紀劉六、劉七、趙風子事。）

又 祝允明《蘇材小纂》六卷。

又《藝文志四》 祝允明《祝氏集略》三十卷，《懷里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三・蘇材小纂》 是書記天順以後蘇州人物。前有自序，稱宏治改元，詔中外諸司撰集事蹟，上史館爲實錄，簡允明等數弟子員司其事。因私纂紀爲此書。第一曰簪纓，纂徐有貞以下十九人。第二曰邱壑，纂杜瓊以下五人。第三曰孝德，纂朱灝一人。第四曰女憲，纂王妙鳳以下三人。第五曰方術，纂張豫等二人。大約本之碑誌行狀，而稍爲考據異同，註於本文之下。其叙徐有貞事，頗有諱飾。蓋允明爲有貞外孫，親串之私，不能無所假借云。

又《雜家類存目一・祝子罪知》 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是編乃論古之言。其舉例有五：曰舉，曰刺，曰說，曰演，曰系。舉曰是是，刺曰非非，說曰原是非之故，演曰布反復之情，系曰述古作以證斯文。一卷至三卷皆論人，四卷論詩文，五卷、六卷論佛老，七卷論神、鬼、妖怪。【略】《千頃堂書目》載《祝子罪知》十卷。此本僅七卷，而佚去八、九、十三卷。卷爲一冊。惟第五卷併入四卷之後。藏書者未經繙閱，以爲闕第五卷，乃改七卷「七」字爲「五」字，攙入六卷之前，不知五、六兩卷皆論佛老，安得參以七卷之神怪妖怪也？殆坊肆賈人無知者之所爲歟。然如是之書，不完亦不足惜也。

又《浮物》 明祝允明撰。

又《讀書筆記》 明祝允明撰。凡三十四條。

又《別集類二四・懷星堂集》 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本傳稱其詩文集六十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

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略》及此集，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

雜録

《山樵暇語》卷一　祝希哲允明曰：「或以宋可幷唐，至有謂過唐者，如劉因、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暗陋吠聲附和之徒，皆村學嬰童，肆恣狂語，無足深究。」余嘗見希哲有「詩死於宋」論，極有理。

又卷六　祝希哲允明嘗偕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登虎丘浮屠。躋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慮屏息，飲酒樂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允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下，烟霞掌握中。偶然飛咳唾，珠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己，發付與東風。」夢晉云：「慮遺塵寰外，天歸眼界中。新詩三百首，句句搭松風。」壽椿云：「詩寄千峰杪，春横一鏡中。携壺兼荷鍤，不減晉人風。」詩成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太虚，如神物掀舞，行將擲地，重爲蒼鷹，所舉竟不知其所止也，遂名爲飛詩會。衆客請紀其事。希哲援筆而就，不加點竄。其詞云：丁未之春，甲辰之望，集江表之五子，繼山陰之群賢。于時山水在望，鶯花媚人。度匏樽于輕舟，豪興未已，飛蠟屐于叠觀，高懷轉增。送目蒼烟，飛詩碧落，鏗鏘金石，琳琅天樂之音，歷落珠璣，宛轉春葩之彩。楮生將命，走秋蛇于毫端，風伯知心，托霜鷹于掌上。迴翔多態，俯仰可觀。俄而一蜚冲天，遂爾悠然而逝。地非塵世，不殊金母之青鸞；人是謫仙，竊比玉堂之黄鶴。爰列字氏，歸之絺綌。推予鄙言，用爲游券，深幸附驥，不耻續貂，因爲引之如右。

《石洲詩話》卷四　吴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后山、簡齋爲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後來頹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伯虎之放肆，陳白沙、莊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安、鍾伯敬之佻薄，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復返，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

文徵明

論述

綜論

顧璘《跋衡山詩卷》　徵仲七言詩，愜當飄逸，唐風宋語兩相融化，自是一機軸也，海内可多得邪？

徐禎卿《與文子叙别》　我試論之：大雅特介，吾孰與子？議論英發，吾孰與子？詩藻工絶，吾孰與子？書畫精麗，吾孰與子？聞見博洽，吾孰與子？吾者皆弗如也。

姚淶《贈行序》　自唐承隋敝，設科第以籠天下士，爵禄予奪，足以低昂其人。於是天下風靡，士無可稱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以抗於世。而天下之人，亦罔不高之。求之唐則元魯山，於宋得孫明復。二子豈有高第顯位爲可誇哉，徒以其矯世不涅之操，好古自信之旨，足以風勵天下，而一時名流，皆樂爲之稱譽焉耳。今之世如二子者，誠難其人。吾於衡山先生，竊以二子比之。而衡山之所造，則又有出于二子之所未純者。先生明經術以爲根本，采詩賦以爲英華，秉道誼以爲壇宇，立風節以爲藩垣。蓋嘗聞之：卻吏民之賻，以崇孝也；麾寧藩之聘，以保忠也；絶猗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饋，以敦介也；不懾於台鼎之議，以遂其剛毅也；不溷於輶褻之招，以植其堅貞也。此數者，足以當君子之論，而先生未始以爲異也。聲震江表，流聞於天子之庭，先生亦烏得而逃哉。曩者先生之貢于春官也，朝廷錄其賢，拔而官之翰苑，儒者共指以爲榮，而先生不色喜。爲官僅三載，年僅五十餘，先生遽以南歸爲念。吾每謬言留之，而先生持益堅，三疏乞歸，竟得請以去。先生其有悟於達人之指耶？嗟夫！先

生嘗試於鄉矣，有司以失先生爲恥，而先生之名益高。嘗官於朝矣，銓曹以不能留先生爲恨，而先生之節益重。榮出於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爵羅之所不能取，縶維之所不能縻，樊籠之所不能收，彈射之所不能驚。翩然高翔，如鳳皇之過疏圃，飲湍瀨，回蒙汜，下視泰山之鴟，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傳所謂難進而易退，易祿而難畜者，其先生之徒與！自大道既漓，好惡立於一鄉，而不可達于天下之廣，毀譽狥於一時，而不可合於萬世之公。故吾之論先生，直以魯山、明復爲喻。而使世之觀先生者，不當以三吳之士求之也。

胡纘宗《贈文待詔徵仲》 高逸詩中畫，清新畫里詩。輞川鼓枻處，芸閣聽鶯時。

文嘉《先公行略》 詩兼法唐、宋，而以溫厚和平爲主。或有以格律氣骨爲論者，公不爲動。爲文醇雅典則，其謹嚴處一字不苟。故一時文章，多以屬公，而獨持文柄者垂六十年。或有得其書畫，不翅拱璧，雖尺牘亦藏弆爲榮。海外若日本諸夷，亦知寶公之跡。然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詩文，知其詩文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公平生雅慕元趙文敏公，每事多師之。論者以公博學，詩、詞、文、章、書、畫，雖與趙同，而出處純正，若或過之。

《國雅品・士品四》 吳中往哲，如公之博鑒，雅步藝苑者，宜冠林壑矣。其文恬寂整飭，詩亦從實境中出，特調稍纖弱。王元美謂其「如小閣疏窗，位置都雅，眼界易窮，似或有之」。

何良俊《奉壽衡山先生三首序》 吳郡衡山文先生，純粹沖雅，沉懿淵塞。德全白賁，道契黃中。卻千金而不顧，棄名爵其如屣。堅辭玉署，高卧江東。【略】溯沂上之高風，追山陰之逸軌。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木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又卷二六 衡山嘗對余言：「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門，故格調卑弱，不及諸君皆唐聲也。」此衡山自謙耳。每見先生題詠，妥貼穩順，作詩者孰能及之。

黃佐《將仕佐郎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 銘曰：奕奕衡山，傳秀吳中。展也徵仲，炳靈祝融。遷自廬陵，始揆文教。中奮武衛，復摛光耀。敦詩說禮，淶水承家，施於交木，邦傑國華。交木惟喬，衡山惟梓。節操文章，高朗南紀。其守堅白，其言明清；廓而閎之，苞湘帶荆。意象經營，神氣盈軸；瞻而仰之，朱陵青玉。衡山之道，惟直是行；彼爲眇論，尚口匪誠。衡山之門，惟實是履，沖泊粹醇，誦義千里。中丞騰薦，元輔齊名，彈冠充賦，委珮揚廷。待詔金門，含毫玉署，疇不少需，鴻漸鳳舉。確乎懷卷，翩然不留。停雲搆館，頫視虎丘。墨妙筆精，四方是寶，賙及困窮，且以娛老。期頤之壽，歸潔其身，志惟帥氣，天不違人。至大而剛，不愧以怍，懿此碩儒，光于信國。

《翰詔・文翰詔集識語》 翁擅名藝苑，素稱多能。或曰：「字勝畫，畫勝詩。」或又曰：「人品勝詩、字、畫。」要之，行高于藝，吾吳梁伯鸞之徒，古所謂一節士也。以歲貢行膺薦，除授翰林待詔。不久，乞歸。惟沉冥文墨，游戲山水而已。父嘗爲溫州太守，卒于官，能辭千金之賻。自是名益起，而進取之念日以隳。然自庠校至致仕家居，四方之人以藝事請者門如市。其詩似晚唐，參以元調，惜散亡無紀。

《明詩評》卷三 徵明方素爲賓，博雅多能，卻田叔之千金，擅鄭虔之三絕，藝苑重其珪璋，夷荒比之珠貝。要其所就，可得而擬，大抵徵明詩如老病維摩，不能起坐，頗入玄言。又如衣素女子，潔白掩映，情致親人，第亡丈夫氣格。其它率易，種種可厭，今方膾炙人口，良□□歎。

《藝苑卮言》卷五 文徵仲如仕女淡妝，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

又卷六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一中貴人，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傳，亦足稱懺悔文耳。

王世貞《文先生傳》 先生好爲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

又《書趙松雪集後》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畫也。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小莊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沈，其離古

同也。

又《四十詠(有序)·文待詔徵明》 文翁負耿介，至巧亦天性。髫年卻金賻，中歲辭藩聘。既三鄭氏絕，仍齒伏生境。遙裔播休華，千秋猶輝映。

又《像贊·文衡山先生》 先生所嚴事故吳尚書寬、李太僕應禎、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吳徐工古文歌詩，吳又能書。李祝工書，祝又能古文歌詩。沈唐工繪事，又能歌詩。而皆推讓先生，以爲不可及。先生小隸師右軍父子，古隸師鍾梁，畫師龍眠吳興，尤精絕。詩得中晚唐格外趣，獨于文取達而已。【略】贊曰：先生之才，以迨書繪，庶幾吳興，所獨勝者高蹈蚤引，卒完厥名。先生之詩，以逮壽考，小隃務觀所尤勝者，不以文事受役平原。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重，誰言不用，不用之用，斯其爲用。

又《文太史三詩》 文太史八十四時，爲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以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構復不疎。三詩濃婉不在溫飛卿下。唯《明妃曲》爲永叔所誤，不免時時作措大語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又 文待詔此書，眞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骨遒爽，殆似過之。諸絕句如「老病于疎非傲客，祇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又 文太史歸隱後，扁舟秣陵，與劉司寇、顧司空倡和，大是香山社風度。書筆視平時小縱而蒼老秀潤，時時有法外趣，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句往往落韵。

袁袠《十懷十首·文內翰徵仲》 內翰小子師，卓行古人傑。辭金抗幼齡，解組修晚節。丹青紛雲烟，篇翰爛虹蜺。瑚璉世所珍，昭代表三絕。

袁尊尼《貞獻先生私謚議》 蓋琬琰詔飾終之稱，克允斯貴；豐桓紀易名之典，具美爲難。若乃位居下士，而羣品篤其宗依；形容悉肖，寧止畫鯔之足奇。是以朝野嚮慕，無論賢愚；緗素祈求，弗問遐邇。附影借噓者，獲咳唾爲袞褒；鏤金鐫石者，丐手筆爲寶秘。立言則文章之大家；居身則儒宗之名世。公卿虛位，以幼安不出爲嗟；士庶爽行，以彥方或知爲懼。持人倫品藻之衡，握名教叙詮之柄。隱約丘樊之下，而震赫霄壤；優游戶庭之間，而奔走華夷。近古以來，鮮儷其盛焉。迨乎耋期倦勤，九十考終，乘化全歸，沒齒無憾；然而人抱云亡之戚，衆軫安仰之悲。傷白駒之竟逝，痛黃鳥之莫贖。告第徯追錫之命，奉牢佇有司之祠。苟以爵不應於令甲，秩未協於憲制，絀其尊名之禮，泯其表賢之謚；則輿誦之繫思曷慰？而羣情之缺望何伸？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聰明叡哲曰獻。惟公志氣清明，神情朗瑩。博覽多識，妙悟旁通。學貫九流，藝窮三絕。自青衿而潔修，迄皓首而純固。求仁斯得，蹈道自信。典刑具於老成，文獻徵於壽耇。皐陶之叙九德，彰厥有常；尼父之稱君子，胡不慥慥。質名範於先正，則陳尚書、王太保之倫；擬聲華於寰區，則韓吏部、趙文敏之匹。逸少、長康，異世而集其能事；君平、靖節，曠代而軼其高軌。可不謂思通之哲乎？可不謂安節之亨乎？垂之列傳，而大雅卓爾；奮乎百世，而清風穆如。致美非誣，節惠斯允，請謚公曰貞獻先生。

《明詩歸》卷四 鍾惺云：枝山與衡山、伯虎三公之詩，不患不風趣，而患不古。

《翰林選·文翰林甫田詩引》 太史鵲起世宗朝，能詩，與字與畫稱三絕。【略】若夫詩，必深於風雅者知慕太史，而俗流不與焉。太史詩以超曠爲神，妍秀爲澤。高者足敵王、岑，下駟亦不減子瞻、魯直，大較在唐、宋之間。不佞何敢謬爲揚詡，失太史之實。乃余所願執鞭太史，抑有進于詩者。夫少陵、青蓮，一代偉人，其詩直千古無兩；然亦未免依嚴節度、永王璘以自托。終唐之世，號詞宗失身權璫宮倖者，又不知凡幾。太史澹于嗜慾，恬于仕進，即奉召爲博士，如千仞鳳凰，偶投彌天之網紉，非其好也。宸濠以皇叔稱顯諸侯，天子自爲。四方豪傑赴者，如蟻走羶，而獨不能致太史。太史之行誼，顧不加少陵、青蓮二公一等耶？而世不盡知。昔人謂王休徵以德掩言；若太史者，可謂以字與畫掩其詩，以詩掩其人矣。不佞于郡人謬忝師帥，故因序詩而及太史之爲人，使夫知太史之可傳，以彼不以此。廉頑立懦，庶幾風化一助云。夢珠加額曰：「微令君之言，先子直詩人爾。今而後論先子之世者，不專以詩，而況夫字與畫也。」

又《文翰林甫田詩叙》 《甫田詩》者，衡山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爲溫州守交木公仲子，勤於績學，雅負不羣之才。以經濟自任。顧屢試不第，將畢志於隱。迺以朝臣之薦，授翰林待詔，非其好也。故身游巖廊，而心存泉石。感時觸物，每有歸與之興。居少日，竟掛冠歸。今徜徉林壑，且二十年。嗚呼，其眞脫屣於名利之場也哉。余讀《陶靖節傳》，未嘗不灑然欽其爲人，以

爲迥絕塵俗，無與爲侶。以今觀於先生，其出處大致，略無少異。而高潔之操，介特之行，夷曠之懷，深遠之識，有不可以古今論者，豈眞戀情於一丘一壑間哉？先生著述甚富。其所吟咏，根極名理，匪止炫華。

又《文翰林甫田詩選跋》 公瑕云：太史詩，即一字一句，皆入風雅，信自一代大家。近有刻《昭代詩紀》而不入太史詩，亦猶《河嶽英靈集》之不入李、杜詩，政謂大家全集，非可摘取耳。今世方以不得見太史大全集爲恨，而此僅僅者，迺欲復爲選損邪？

《六硯齋二筆》卷一 文衡老詩，清婉婉約，弇州、歷下諸公，每以「吳歈」目之。然獨施於登眺讌集，或稍涉輕縟流易耳。余見屠伯起所藏公書《文信公事》四首，不獨忠憤激烈，耿耿有貫虹偃日之氣；而語格亦多雄渾典碩，舍杜老未易窺者。乃知公養邃蓄深，蓋難爲垂綏也。

秦祖永《七家印跋・蔣仁跋》 古之兼工書畫者，摩詰外，而坡仙、米顛及趙吳興、董華亭其尤也。而吳中則莫如待詔文衡山先生。予觀其《甫田集》，清眞古淡，詩品之高，與畫品同。千百年後，挹其清芬，有餘慕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徵仲父溫州守宗儒，有名德，吳原博、李貞伯、沈啓南皆其摯友。徵仲授文法於吳，授書法於李，授畫法於沈，而又與祝希哲、唐伯虎、徐昌國切磨爲詩文，其才少遜於諸公，而能兼撮諸公之長。其爲人孝友愷悌，溫溫恭人，致身清華，未衰引退，當臺公凋謝之後，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文人之休有譽處壽考令終，未有如徵仲者也。【略】嘉嘗撰行略曰：「公生平雅慕趙文敏公，每事多師之。」又曰：「公於詩，兼法唐宋，而以溫厚和平爲主。或有以格律氣骨爲論者，公不爲動。」先生詩文書畫，約略似趙文敏，嘉之所擬，庶幾無愧辭。論詩而及於格律氣骨，有徵詞焉。厥後吳門之詩，抽黃對白，日趨卑靡，皆名爲文氏詩，嘉固已表其微矣。

周亮工《印人傳》 吳人張鳳翼曰：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曆。

《蓳齋詩話》卷下 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然其中有本無才情，以此爲安身立命之本者，【略】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門庭故自桎梏者，李獻吉是也。其次則譚友夏亦有牙後慧，使不與鍾爲徒，幾可分文徵仲一席，當於其五、七言絕句驗之。

《明詩綜》卷三八 俞汝成云：徵仲詩似晚唐參以元調。

又 穆敬甫云：徵仲書法高一代，詩亦秀雅可傳。

又 陳卧子云：衡山詩尚平實，韻致却勝。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先生人品第一，書、畫、詩次之。胥臺袁氏《十懷詩》，其一云：「內翰小子師，卓行古人傑。辭金抗幼齡，解組修晚節。丹青紛雲煙，篇翰爛虹蜺。瑚璉世所珍，昭代表三絕。」可謂片言中倫矣。先生嘗語何孔目元朗云：「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音也。」然則文之佳惡，先生得失自知。豈與左虛子輩，妄自誇詡者比哉！今公治別業於碧漪坊北，池荷岸柳，有軒三楹，懸先生手書於壁，即《池上》一見所寫朱竹，即以朱書題詩其上。惜無好事者，廣搜爲續集也。曩從父維木冷煖自知，皎然不誣其本志。然周天懷坦易，其畫雄深而蒼莽，詩格如之。徵明秉志雅潔，其畫細潤而蕭灑，詩格亦如之。要亦各肖其性情，不盡由於所倣效也。

又《總集類四・文氏五家詩》 徵明詩格不高，而意境自能拔俗。

《明詞綜》卷三 《太平清話》：衡山極熟勝國遺事，能口述其故實里居。性介潔，太宰喬白巖、司空林見素，爲延譽於朝，授翰林待詔。即乞歸，往來姚山、遯浦，小詞散布，隸書尤工。

《筱園詩話》卷四 衡山詩有佳句，惜多劍南、石湖平調，語秀而格不高；古詩徒肖《選》體形貌，絕少生氣，亦非詩家當行。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引《讀書後》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畫也，

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沈，其離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絕同也。行押則趙於三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遜也。署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隸則文勝，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畫則趙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在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一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帙，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又陳田按　衡山詩弇州輩動以吳歙少之。余謂和平蘊藉，於風雅爲近，奚必以模宋範唐，自矜優孟衣冠耶！書畫亦精絕過人，爲世寶重。名德大年，林見素、王宗貫於藝事外推之，可稱具眼。

分論

《病起遣懷》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詩譚》卷四：文衡山先生有《病起遣懷》二首。【略】此詩傳因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直亮明哲，想見其人。

《寄義興杭道卿詩》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詩》云：「坐消歲月渾無迹，老惜交游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有青天。」人多傳誦。及讀李太師《懷麓堂稿·上元客罷》云：「春回花柳元無迹，老向交遊却有情。」《謝人惠東坡巾》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愧烏紗頂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飲酒詩》　《四友齋叢說》卷二六：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窗眠。」余愛其有雅致，絕似白太傅。

《煮茶》　《恬致堂詩話》卷四：文衡山先生詩，有極似陸放翁者，如《煮茶》句云：「竹符調水沙泉活，瓦鼎燒松翠鬣香。」吳中諸公，遣力經寶雲取泉，恐其近取他水以詒，乃先以竹作籌子，付山僧，候力至，隨水運出以爲質。此未經人道者，衡老拈得，可補茗社故實。（按：東坡愛玉女洞水，有調水符。）

《秋夜不寐有懷錢二孔周》　《明詩歸》卷四：譚元春評：風流幽艷，想見其人。

《前年》　《明詩歸》卷四：譚元春評：低頭短氣之言，不堪多讀。鍾惺評：徵君之美，豈羨一第。以衡山高品，猶以未薦賢書此作苦語。名心之難忘，制科之動人，乃爾。

《齋宿》　《薑齋詩話》卷下：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靄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張皇使大，反令落拓不親。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近唯文徵仲《齋宿》等詩，能解此妙。

《滿江紅》　《詞苑叢談》卷九：激昂感慨，自具論古隻眼。

《西苑》　蔣一葵《長客客話》：文待詔《西苑》十律頗工，郭江夏所賦亦俊，得陶崇政《大內歌》，稱三絕。

《感懷》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上陳田按：何元朗《四友齋叢說》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黃泰泉、馬西玄、陳石亭與相得甚歡。二人祇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涞、楊維聰者耶！」玩此詩意，元朗之說非虛矣。

《聞蛙》　《山樵暇語》卷三：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邨落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侈大，月中無地着奸雄。莫教強聒終宵在，正爾蘧蘧蝶夢中。」余友文翰林徵明亦賦云：【略】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湖上修眉遠山色」句　《明詩別裁集》卷六：待詔嘗有句云：「湖上修眉遠山色，風前薄面小桃花。」亦廣平之賦梅花也。

傳記

文嘉《先君行略》　文氏姬姓，裔出西伯。自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帳前指揮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寶，與丞相信國公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元有諱俊卿者，爲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從高皇帝平僞漢，賜名添龍，以功授荆州左護衛千戶；次定聰，侍高皇帝爲散騎舍人，贊浙江都指揮蔡本堉。定聰生惠，自杭來蘇，堉於張聲遠氏，遂爲蘇之長洲人。惠生洪，字公大，始以儒學起家，中成化乙酉科舉人，仕爲涞水縣學教諭。洪生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歷知永嘉、博平二縣事，進南京太僕寺寺丞，仕終溫州知府，公之父也。母祁氏，贈安人。繼母吳氏封安人。公諱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以世本衡山人，號衡山居士，學者稱爲衡山先生云。少時，外若不慧，然敦確内敏，雖在童穉，人不敢易視。稍長，讀書作文，即見端緒，尤好爲古文詞。時南峯楊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鳴，然年俱長公十餘歲。公與之上下其議論，二公雖性行不同，亦皆折輩行與交，深相契合。或有問先君於祝君者，君曰：「文君乃眞秀才也。」公名既起，然不苟爲人述作。或有托其名爲文以售者，楊公輒能辨之。溫州於吳文定公寬爲同年進士，時文定居憂於家，溫州使公往從之游。文定得公甚喜，因悉以古文法授之，且爲延譽於公卿間。溫州在南太僕寺，少卿李公應禎，博學好古，性剛介難近，少所許可，而獨重公。公亦執弟子禮惟謹。一日，見公書稍涉玉局筆意，即大呫曰：「破却工夫，何用隨人腳踵。」且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因以筆法授公。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君寅，天才俊逸。公與二人者，共耽古學，游從甚密，且言於溫州，使薦之當路。都竟起家爲己未進士；唐亦中南京戊午解元。時溫州在任，還書誡公曰：「子畏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徐迪功禎卿年少時，袖詩謁公，公見徐詩，大喜，遂相與倡和，有《太湖新錄》、《落花》等詩傳於世。及溫州在任有疾，公挾醫而往，至則前三日卒矣。時屬縣賻遺千金，公悉却之，溫人搆亭以致美云。溫州既歿，公與游諸君祝、唐、都、徐，皆連起科目，而公數試不利，乃歎曰：「吾豈不能時文哉？得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時好，吾不能也。」於是益肆力爲古文詞。時雅宜王君寵，異才也。少公二十四歲。公雅相推重，引與游處，王竟以德學名。公年漸長，名益起，而海内之交多偉人，皆敬畏於公，故天下傾慕之。寧藩遣人以厚禮來聘，公峻却其使。同時吳人頗有往者，公曰：「豈有所爲如是，而能久安藩服者耶？」人殊不以爲然。及寧藩叛逆，人始服公遠識。巡撫李公充嗣露章薦公，督學欲越次貢之，公曰：「吾平生規守，豈既老而自棄耶？」督學亦不能強，竟以壬午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甫十八日，吏部爲覆前奏，有旨授公翰林院待詔。翰林諸公見公推與太甚，或以爲過。及見公，咸共推服。而新都楊公愼、嶺南黃公佐，愛敬尤至。故事，翰林以入之先後爲坐次，公年既長，其中又有爲公後輩者，遂以齒讓公。公竟上坐，衆亦不以爲迕。既而與修《寶錄》成，當遷官。或言宜先謁見當道，公竟不往，官亦不遷，惟賜銀幣而已，公亦無所慙也。先是羅峯張公爲溫州所拔士，公亦與交。及張將柄用，遂漸遠之。公於早朝未嘗一日不往，偶跌傷左臂，始注門籍月餘。時議禮不合者，言多訐直；於是上怒，悉杖之於朝，往往有至死者。公幸以病不與，乃歎曰：「吾束髮爲文，期有所樹立，竟不得一第。今亦何能強顏久居此耶？況無所事事，而日食太官，吾心眞不安也。」遂謝歸。方上疏時，或言：「公居官已三年，若一考滿，當得恩澤，或可進階。」公笑而不答，竟不考滿而歸，時丙戌冬也。屬河凍舟膠，不可行，乃與泰泉黃公同守凍潞河。有欲疏留公者，公令人謝之曰：「吾已去國，而偶滯於此；若疏入，是我猶有所覬覦矣，何君不知故人如此？」留者遂止。或勸公從陸路遄往歸，公曰：「吾非以斥逐去國，行立均耳，何必窮日之力而後爲快哉！」明春冰解，遂與泰泉方舟而下。到家，築室於舍東，名玉磬山房。樹兩桐於庭，日徘徊嘯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於是四方求請者紛至，公亦隨以應之，未嘗厭倦。惟諸王府以幣交者，絕不與通；及豪貴人所請，多不能副其望。曰：「吾老歸林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蓋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卒之時，方爲人書志石未竟，乃置筆端坐而逝，翛翛若仙去，殊無所苦也。是歲，爲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

《翰詔・文翰詔集識語》　先名璧，字徵明，長洲人。以先世楚產，號衡

山。後更名徵明，字徵仲，又自號文仲子。年九十而卒。

黃佐《將仕佐郎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公生而少慧，貌古神完，八九歲語言猶不分明，他人或易視之。而其兄奎爽朗俊慧。交木獨器公，曰：「此兒他日必有所成，非迺兄所及也。」隨侍往滁，讀書務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師。交木命往從莊定山景游，景與語奇之，贈行有「忘年」「得友」之句。既而見諸人浮談上達，互相標榜，其勢甚熾，遂口不談及。乃受業於吳文定公寬，被選爲郡校弟子員。時作爲詩文，漸臻精工。性簡靜，居常不喜受人之惠。有僉中丞諫者，知其貧，極力欲周旋之。因謁見間，問曰：「聞汝甚貧，何以爲生？」公對曰：「生亦未甚貧。」僉指其襴衫曰：「何得破損至此？」公復對曰：「雨下，惟衣舊衣耳。」蓋不欲受其惠也。僉益敬服。嘗造其廬，見門前河道湮塞，謂曰：「據堪輿家言，此河一通，汝必第矣，吾當爲汝通之。」公懇告曰：「開河必壞民廬舍，孰若不開爲愛。」他日僉悔曰：「此河當通，向不與文生言，則功成久矣。」家中穿井，有二缸相合，聞驩呼以爲財，欲啓之。公亟止之曰：「儻其中有異物，將何以處之耶？」於是家人恐懼，不敢復視，其廉愼類此。弘治己未，聞交木有疾，挾醫而往，至則歿已三日矣。故事，卒于官者，郡邑咸賻，官尊則益厚。時所賻幾千金，公盡却之。爲書以謝曰：「吾父以廉吏稱，而吾忍污其死耶？《傳》不云乎，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溫人駭異曰：「廉官則吾見之矣，未有爲公子而廉者也。」由是聲稱藉甚，溫人爲立却金亭以識之。【略】嘉靖壬午冬，予初授官史館，得公藝文於王司業同祖，因雅知公。居無何，聞巡撫李梧山充嗣以公及故元老劉文肅公忠同薦。公尋以歲貢至，會予寓舍，與之上下議論，古今經籍，無一不知者，且折衷具有卓識。予出白沙墨蹟，卽嘆訝久之。因曰：「吾初入學，忽夢一老人告曰：他日出處與陳獻章同。」已而命下，擢公翰林待詔。蓋白沙亦以薦爲檢討，適相類也。時楊修撰愼，薛吏部蕙皆有文名。楊則自負博洽，菲薄宋賢。薛則顓精內典，泡影經籍。聞予談公學行，皆未以爲然。已而晤公，二公乃大詘服，遂爲莫逆交。時大司寇見素林公俊，愛公尤深。每晤余，必速公共語。三日不相見，輒折簡邀之。一時諸名士覿德相先，戶外屨常滿。供奉二年，輒引疾求去。疏下吏部，寢不行，強起就列。又一年考滿，例磨勘。馬考功理勸詣部，當得恩澤；君不肯往。或勸暫且告病，笑而不答。復上疏乞休，至于再，至于三，語益懇切，吏部始以聞，於是詔從其請。時年纔五十有七，非懸車之期也。鄭御史洛上章請留，不報。士論莫不高之。會予省親南歸，丙戌孟冬，與公同辭朝，出潞渚，阻凍，同寓灣中。旦夕過從，相與倡和，殊甚驩洽。比凍消，乃聯舟而下。將抵臨清，則有官吏率數人負韉矢跪路左以迎。或誰何之，則曰：「兵備道迎候文公。」比至，則一豸服者詣舟稽首四拜，捧縑綳請染翰，公峻拒之。其人復詣予語及，復稽首四拜，托余轉請，公乃諾焉。其爲人所重類此。蓋公於書畫雖小事，未嘗苟且。或答人簡札，少不當意，必再三易之不厭。故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細入毫髮者。或勸其草次應酬，曰：「吾以此自娛，非爲人也。閒則爲之，忙則已之，孰能強予耶？」有商人以十金求作畫者，公面斥之曰：「僕非畫工，汝勿以此污我。」其人大慚而去。凡富貴者來求，多靳不與，貧交往往持以獲厚利。片楮隻字，爭得以爲寶玩，至有待而舉火者。尤好賙人之急，或有所入，往往緣手散去，有感泣者。張少傅孚敬始名璁，交木守溫州時所取士也，嘗薦諸吳文定公。歲壬午，張在留都部曹遇公，卽以大禮爲言，公唯唯而已。既而官京師，方柄用，公遂遠嫌不相往來。楊邃庵一清起用至京師，止都門外，傾朝往見，公獨不往，曰：「尚未面君，吾何見焉。」及會，謂曰：「余，汝父同年相好，何相見之晚也。」公曰：「生非敢後，自先君之沒，有一字見及者，未嘗不答。」楊曰：「此則余之罪也。」聞者爲之縮舌。嘗訓諸子曰：「道德性命，宋儒講之詳矣。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則人之所當行者也，今人孰不知之。一關利害，便不能踐。汝等於日用彝倫，但不安於心者勿爲之，是卽孝悌忠信也。便宜於己者勿爲之，是卽禮義廉恥也。循是而行，雖不至於聖賢，亦可以寡過矣。」寧藩宸濠嘗遣使召之，力辭而遯。使者求公弗得，案間書幣封識如故，乃持之而返。世皆稱公見幾。然各王府以幣納交者，公悉却不受。如周府以古鼎古鏡，露封其書，徽府以金寶瓶及銀幣約數百鎰，悉却不受。使者謂：「意本無求，惟少通微誠於賢者爾，盍啓封一觀乎？」公謝曰：「既見書，當有回啓，不若不見之爲愈也。」平生足跡未嘗一涉邪狹之館。嘗謂諸子曰：「交結親王，狎妓飲酒，律有明條，安可犯哉，汝其識之。」致仕後，監司以修理牌坊爲名，多致厚餽。公並謝却曰：「吾非欲自異也，但以利交，私心自不安爾。」優游林壑三十餘年。四方文儒道吳者，莫不過從，亦有枉道至者。名士如彭年、陸師道、周天球，文行並有顯聞，皆出其門。藝文布滿海內，家傳人誦。而公勞謙自牧，

未嘗一置身於有過之地。壽屆九十，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與嚴侍御杰書其母墓誌，執筆而逝，翛然若仙，人皆歎異。先是，予遣人持薄禮豫觴之，抵吳以戊午冬月。公復余書，謂懸弧之辰，尚隔期月，不知能到與否。且錄前數載初度詩，意若有所跂者。至是仙逝，殆類前知云。

王世貞《文先生傳》　先生生而外椎，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千百言。嘗從溫州公宦於滁，以文贄莊昶郎中，莊公讀而奇之，爲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爲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爲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爲溫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污逝者。」其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先生爲能子。」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恆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爲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游，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跅弛自喜，於曹耦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懽然無間也。兪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兪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爲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兪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兪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旁民舍。」異日，兪公乃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柰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隆。寧庶人者，浮爲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無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爲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爲具召先生，曰：「座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爲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飄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恆悒悒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逡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諷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不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不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誖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逾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留先生爲翰林重，朝論韙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它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眞不能當贋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

又《像贊・文衡山先生》　文衡山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云故丞相天祥裔也。避其祖璧諱，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十六而父溫州公林歿於官，郡寮合數百金賻，先生卻之，曰：「孤不欲以生污逝者。」既服除，補諸生，下帷讀書，恆至丙夜。而以其才傍及諸秩，文及書繪皆精絕。【略】而其試亦不利，久困諸生中。甫貢，而臺使者薦之試吏部，得翰林待詔，預修史。史成，賜金幣。時故相楊文襄公、張文忠公皆貴用事，爭欲客公，而公不往。亡何，致其事歸。先生歸而以翰墨自娛，造請戶屨長滿顧所許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即強之，竟日不倦。其他郡國守相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寶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蹏，而先生所最不輕許者藩王、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蓋正德中寧邸以厚幣聘，先生固謝不肯往。未幾，寧敗，天下稱之。先生暇則一出，遊近地佳山水，所至奉迎恐後。居閒客過，從焚香薰茗，談古書畫彝鼎，品水石，道吳中耆舊，使人忘返，如是者餘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時猶爲人書志石，停筆栩然若蝶化者，人以爲仙去不死也。余故嘗識先生，今像最逼眞。

《翰林選・文翰林甫田詩引》　文太史氏其先自楚徙吳，世有文獻。【略】用召入，待詔金馬門凡三歲，以病請歸，九十齡而終。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尚書李充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略】徵仲少而修長者之行，溫州卒於官，屬城賻遺累千金，悉不受，溫人構亭以旌之。寧庶人以厚幣招致海內名士，徵仲謝弗往；伯虎往，佯狂而返。識者兩高之。永嘉爲溫州門下士，以議禮貴顯，徵仲在翰林，恥與附麗。會上杖濮議諸臣於朝堂，遂決計引去。歸田之後，四方求請者紛至，惟絕不與王府通。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受拜，而却其贄，曰：「此國體也。」築室於舍東，曰「玉磬山房」，樹兩桐於庭，日徘徊嘯咏其中。博習典故，元末國初，故家遺老，流風舊事，從容抵掌，歷歷如貫珠。晚年衣紅絨衣，戴捲檐帽，坐白紙窗下，擁爐曝背，劇談竟晷，坐客皆移日忘去。卒之時，方爲人書志石未竟，欠伸閣筆，端坐而逝。

《明史・文苑傳三・文徵明》　文徵明，長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父林，溫州知府。叔父森，右僉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爲賻。徵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徵明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於吳寬，學書於李應禎，學畫於沈周，皆父友也。又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輩相切劘，名日益著。其爲人和而介。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所衣藍衫，謂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諫竟不敢言遺金事。寧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不赴。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吏部試，奏授翰林院待詔。世宗立，預修《武宗實錄》，侍經筵，歲時頒賜，與諸詞臣齒。而是時專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連歲乞歸。先是，林知溫州，識張璁諸生中。璁既得勢，諷徵明附之，辭不就。楊一清召入輔政，徵明見獨後。一清亟謂曰：「子不知乃翁與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有慚色，尋與璁謀，欲徙徵明官。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徵諸王以寶玩爲贈，不啓封而還之。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文筆徧天下，門下士贋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

紀事

作家逸事

《七修類稿・事物類・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解嘲云：「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

《四友齋叢說・史十一》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贋物，先生必曰：「此眞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款者，先生即隨手書與之，略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故先生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方與人書墓誌，甫半篇，投筆而逝，無痛苦，無恐怖，此與尸解者何異。孰謂佛家果報無驗耶。

又　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小人持餅餌一箸來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爲可洽。嘗聞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賫捧來蘇，求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書不肯啓封。此承奉逡巡數日而去。

《玉堂叢語・行誼》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又《方正》　衡山待詔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祇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又《廉介》　文徵明家居，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詆他珍貨值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

「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

陳繼儒《陳眉公見聞錄》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于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眞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古今譚概・儇弄部・竹堂寺》 唐伯虎、祝希哲與文徵仲氣誼甚深，而情尚迥異，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遊竹堂寺。近寺故多劣妓，唐預使人持柬金示之，囑云：「此來若何衣冠者，文君也。其人多狎邪遊，而喜人媚，不善媚人。若輩有能得其歡者，卽以此金爲酒資矣。」妓信之，伺文至，爭先獻笑，牽衣挽袂，堅不肯釋。文五色無主，見唐、祝匿笑，悟曰：「兩公詭我耳。」明剖其故，一笑而散。

項元汴《蕉窗雜錄》 文徵仲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伯虎與諸狎客縱飲石湖上，先携妓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歌，呼妓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于湖上買蚱艋逸去。

作品本事

王兆雪《烏衣佳話》 蘇郡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忽涸。其下嵌若空洞，深邃莫測。好事者執燭而入，見內有叠板如門戶。相傳闔閭王所葬處。文衡山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磚。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吾已見滄田。金鳧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蒼烟。」越歲，其泉復舊。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名物類》引《漁洋詩話》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爲修煉者，用竹篾編成，懸於屋梁，僅可弓卧，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煩他人，如陶靖節籃輿之類。文徵仲爲寫《神樓圖》，諸詞人多詠之，皆不得其旨。余按：虞山《列朝詩傳》，劉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楊升庵《後神樓曲序》亦云然。皆所謂不得其旨者也。

著録

《翰林選・文翰林甫田詩選跋》 先待詔詩凡三付劂氏矣，顧尚以搜羅未盡，不能無遺珠之歎。蓋當時稿本，皆公手書，故多爲人持去，所存不得什一。後藏和州府君所，迺又逸去大半。今則所鋟梓者，僅什一中之什一耳。姪龍有志蒐輯，顧方業公車，未暇也。間從人間覓得逸詩若干首，又舊梓未能精繕，因取原三刻幷今所得者，送周公瑕氏，俾之訂選，復莊刻焉。

《續翰詔・續文翰詔集識語》 文翰詔詩刻成，客有遺余《甫田集》者，起自弘治庚戌，終于正德甲戌，乃四十年前舊物也。然亦足以探其志矣。其次序當在《懷歸》諸詩之前，業已不可更置，故又于集中取其聲之成文者刻如左。嘉靖丙寅秋。

王世貞《文先生傳》 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文衡山集》、《甫田集》，文徵明註。

《明史・藝文志四》 文徵明《甫田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甫田集三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文徵明撰。【略】是集凡詩十五卷，文二十卷。附錄行略一卷，其仲子嘉所述也。【略】朱彝尊《明詩綜》錄徵明詩十五首。其《池上》一詩，得諸墨迹，爲本集所不載。且稱其集外流傳者甚多，惜無廣搜爲續集者。然縑素流傳，半眞半贋。與其如吳鎮、倪瓚諸集多收僞本，固不如據其家集，猶不失本來面目矣。

藝文

祝允明《送徵明計偕御試》 恭人當遠別，思念畏寅送。詎惟離群悵，吳邦去光重。奇珍不橫道，遄爲宗廟用。君其保氣體，訊問慰寤夢。鄙夫誰向扣，日益守空空。時來玩鵾雞，頫仰見翔鳳。怠賦李陵詩，願爲王褒頌。

薛章憲《鵝峯寓舍酬石翁徵明》 詩壇老將兩眉龐，百斜龍文力可扛。始意負荆頗屈藺，終遭斫樹臏收龐。搴旗倉卒猶横擊，仆鼓逡巡擬豎降。況有

偏師最年少，指揮談笑更無雙。

陳沂《懷文待制徵仲》 杳然林壑在人間，爲別多年似絕攀。不獨朋友傷白首，每緣遊興憶青山。門前蠟屐焉能至？溪上蘭舟詎肯還？欲待乘春同訪勝，劍池崖石坐潺湲。

劉麟《壽文衡山》 人日衝泥獻壽卮，追惟舊學老吾師。際天丘壑聊揮翰，滿目風雲盡入詩。淇奧青青歌竹後，渭川瀰瀰得魚時。仁明見說東朝出，何事商山久茹芝？

顧璘《贈文徵仲》 志士厲高節，夫君狷者流。舉足唯大道，邪徑焉肯由？田仁甫弱冠，卻賻矜清修。掩面過行女，閉門拒王侯。天然冰玉操，不與思慮謀。師資快吾黨，少長咸低頭。五車聚腹笥，發詠崇溫柔。鮮雲澹華澤，美玉辭雕鎪。【略】乃驚鐵石腸，遺韻仍綢繆。伯陽信神物，變化不可求。

俞允文《祭文內翰文》 邈矣季子，清風肅然。誰其紹之？先生之賢。獨視千古，篤行自專。研綜典籍，含腴以鮮。發爲文章，相如、馬遷。乃與時迕，亦復迍邅。雖以薦聞，非心所便。臨組乍緤，旋憩丘園。隱跡矯時，秉操彌堅。閉心靜居，心耽其玄。籀篆邊隸，草稿楷法；至於善畫，隨意所宜。上自王公，下逮窮閭，爭識宮牆，肩摩踵駢。往往四裔，碑版摹鐫。於惟先生，立德立言，遐邇景附，猶海納川。登享壽考，九十三年。子孫彬彬，禧祉實縣。資始守終，德茂山淵。今所追悼，位與德愆。邦失休範，士失師傳。胡不慭遺，歸神下泉。某忝姻末，夙奉光顏。心欷目泫，瞻望靈筵。申奠告哀，以展薄虔。尚饗。

王穉登《祭文待詔先生文》 嗚呼！神劍在獄，青霓白虹；既出于匣，復化爲龍。明星在漢，玉衡紫極；既殞於地，復化爲石。昔公結髮，流聲藝苑；鳳雛英英，南州冠冕。金馬清風，花落鶯啼；仙人方朔，辭客王維。飛章解組，抗疏爲農；避人鸚鵡，辭弋冥鴻。公之一身，山河靈淑；海胡之肆，懸黎結綠。發爲文章，日星光焰；東南之美，寧獨竹箭？發爲篇什，開元、大曆；咀翠含香，冰霜齒頰。發爲丹青，蓬萊雲氣；千齡並秀，虎頭之技。昌邑懷金，虛橐東還；譬彼楊震，公尚無官。楚國設置，扁舟烟水；譬彼穆生，公非爲醴。既文亦行，迺才而德；天賦不偏，齒角足翼。鏡中鶴髮，燈下蠅頭；四朝耆舊，千古風流。援毫摛藻，挾儔燕樂；紫氣東來，化爲白鶴。長松峩峩，虬枝億歲；風雷忽摧，林谷失翠。廈屋渠渠，廣榭崇廊；棟橈以凶，寒士彷徨。某等蓬藋，生於麻中。夾持以長，實公之功。清酒名香，肅肅堂几，歌聲無懽，士爲知己。嗚呼，霜壑蕭森，風泉哽咽，至人不死，夢爲蝴蝶。

又《冬日齋居奉懷文待詔先生》（存目）

雜録

文嘉《先公行略》 公古貌古心，言若不出口，遇事有不能決者，片言悉中肯綮。尤精於律例及國朝典故，凡時事禮文之有疑者，咸以公一言決之。初歸時，適玉峯朱公希周與公先後歸，又同里閈；時吳中前輩多已雕謝，遂以二公之德望文學並稱者垂三十年。

又 公讀書甚精博，家藏亦富，惟陰陽、方技等書，一不經覽。溫州公善數學，嘗欲授公，公謝不能。乃曰：「汝既不能學，吾死可焚之。」及公奔喪至溫，悉取焚去。

又 性鄙塵事，家務悉委之吳夫人；夫人亦能料理，凡兩更三年之喪，及子女婚嫁，築室置產，毫髮不以干公之慮。故公得以專意文學，而遂其高尚之志者，夫人實有以助之也。

又 公兄雙湖公徵靜，性剛難事，公恪守弟道，而以正順承之。雙湖瀕涉危難，公極力周護，得不罹禍，雙湖亦遂友愛，怡怡之情，白首無間。

又 公平生最嚴於義利之辨，居家三十年，凡撫按諸公餽遺，悉卻不受，雖違衆不恤。家無餘貲，而於故人子弟及貧親戚賙之尤厚。與人交坦夷明白，始終不異。人有過，未嘗面加質責，然見之者輒惶愧汗下。絕口不談道學，而謹言潔行，未嘗一置身於有過之地。蓋公人品既高，而識見之定，執守之堅，皆非常人可及。故雖年登九十，名滿天下，而始終操履，未或少渝，豈不爲難哉！公恆言：「人之處世，居官惟有出處進退，居家惟有孝弟忠信。」今詳考公之平生，眞不忝於斯言矣。

王世貞《文先生傳》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哉？誦者少其貶詆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抑何其詳亹厭志也！

范詹事爲《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者，卽無論田畯婦孺裔夷，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間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能獨廢藝哉？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兼所重也。

又　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搉藝文，品水石，記耆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

又　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爲異代人，而怪其在，謂爲仙且不死。己未，爲嚴御史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翛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

又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靖公希周並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比聲先生哉？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迺大悔。

歸有光《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眞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眞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四友齋叢說・詩三》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小兒者是也。同愛少美才華，且有俠氣，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卽其壻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薰蕕不同器。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中所藏衡山一畫，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塵尾長，墨痕狼藉練裙香。水亭納扇歌楊柳，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錦篇章。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書白玉堂。」蓋寫同愛之風流，宛如畫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減宋廣平矣。

馬位《秋窗隨筆》　《漁洋詩話》：宋牧仲嘗於淮北旅舍見二絕句云：「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陽間。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宋題其後云：「新詩寫向黃泥壁，未許人間識姓名。」余曾見文衡山書一幅，字如碗大，乃前一絕也。當是待詔詩爲後人所錄，緜津、漁洋未之考耳。

《養一齋詩話》卷六　竹垞《明詩綜》，可謂覈矣。選詩不盡可人意，猶未敢盡議之。乃致有編輯之誤，人人共見者，如六十八卷顧俊彥詩：【略】三十八卷文徵明《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詩：「竹根雨過石苔斑，鐘梵蕭然晝掩關。坐愛微涼生碧殿，忽看飛雨失青山。雲分暝色來天外，風捲湖聲落樹間。最是晚晴堪眺詠，夕陽橫抹蓼花灣。」五十卷陸治《治平寺納涼》，直此一詩，惟「堪詠」字換作「宜聽」字耳。又陳淳《聞鳥》詩：「重重煙樹鎖招提，野客來尋路不迷。纔過板橋塵路隔，落花無數鳥爭啼。」此詩亦文徵仲題畫之作，見張泰階《寶繪錄》，絕非陳淳詩也。按陸治師陳淳，陳淳師徵仲，故徵仲詩可誤入兩家集中。

李夢陽

論述

綜論

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 追昔爲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爲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幷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略】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

邊貢《題空同書翰後》 魯公，聖於書者也。子美，聖於詩者也。李子兼之，可謂豪傑之士已矣。今之學者之爲詩若書，莫不曰乃所願則學李子也。及其成也，弗顏弗杜，則顧曰：「非我也，天也。」嗟乎，詩有宗焉，曰《三百篇》，書有祖焉，曰蟲沙鳥跡，斯李子之學矣。今之學者求顏杜於李子，無乃已疏乎！古之人有言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斯李子之謂矣。

王廷相《四友歎》二 獻吉跡轉晦，幽求日深造。禮樂百年餘，詞苑見古調。補衮燼藻火，敦彝薦郊廟。如何夷門下，弄月自長嘯。（李員外夢陽）

又《李空同集序》 弘治中，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興治。于時君臣恭和，海内熙洽，四夷即叙，兆甿允殖，輶軒無靡及之歎，省寺蔑鞅掌之悲。由是學士大夫職思靡艱，惟文是娛，不榮躍馬之勳，各競操觚之業，可謂太平有象，千載一時矣。時則有若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閎統辯之才，成沉博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游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爲上乘，以沉著爲三昧，以雄渾爲神樞，以蘊藉爲堂奥，會詮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冥冥爚爚，無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歎賞不暇，尚安能爲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掩顏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己格爾。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規冶古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或有言之：「古人順意靡刻，空同則矜持。古辭疎朗達意，空同則援精。浚川子曰：「非然哉，厥睹誤矣。大觀逖炤，雖經墳子史，判不相能，以各發舒其華也。淡道逮政，雖堯舜三王，靡所摠攝，以各際會其變也。況兹以文命乎率由，嗜好成於性資，安能古今擬議，同一區畛？即云空同子調，亦無不可矣。」空同子往與余論文云：「學其似，不至矣，所謂法上而僅中也，過則至且超矣。子不聞喬白巖登華山乎？至華坪，道士曰：『諸登者此止矣。』喬瞪目而起，窮探嶮涉，不但已已，遂能摩蓮峯，捫仙掌，下視方夏爲眶中物。昌黎子挽索岧岧，即悲號恐矣，彼安得知華？」嗟乎，空同子之爲文豈易易言乎哉？鳳陽守曹君仲禮，空同甥也，以余於舅氏爲知友，刻其集而請序。浚川子曰：「空同爲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時依貴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故再罹顛蹶，卒不能起而大受。匪無容之，無深知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雖然，於空同所得，奚損哉！」

黃省曾《空同集序》 夫文者所以發闡性靈，叙詔倫則，形寫人紀，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聲諧而節會，乃玄黃之英華，而神理之自然也，譬彼霞

輝星彩，匪繪而煥，龍章鳳色，不繡而奇，豈出造爲精機妙吐已！況夫深居幾榻可達志於八方，暫控形骸得寓心於萬代，一言耀帙，黃壤如生，片撰升堂，藻園不廢，所以達賢古聖莫不尚之。解繩以來，六籍底績，體各殊科，道由一致，故裁訓者必依其本，贊事者必準其實，此命觚之骨髓，而執簡之要規也。經熄時遷，茲教燼喪，飾虛者繁，眞核者寡。炎漢御宇，載煽王風，西京之文，號爲爾雅，但渾質既淪，儒流瀾縱，得之者虎蔚於藝林，失之者螢息於晨草，校披千載，入室幾何？蓋詞非僞借之可傳，語必肺本而攸永，來世方遠，焉可眩欺，鬼燦神昭，若握柄宰，如執簧之韻，耕田之唱，短調無芊眠之富，直音無潤色之美，亦且緝陟孔經，采居賈史者，良由出之惻怛嗟嘆之眞，自當流誦於無極也。粵我空同先生嶽降於熙雍之運，鵬騫良於平章之朝，夙稱八斗之才，遂擅九州之秀，非姬公宣父之書不陟於目，非左馬班揚之策不發於笥，非《騷》、《選》李杜之篇不歷於思，由是代方享弊，樹獨幟於旌墟，士舉安凡，振孤轅於廣陌，雖和之者自萃珪璋之儁，而訕之者頗繁雞狗之輩，物忌勢危，終於擯落，然先生風節凝持，卓立不懼，卒能浣學囿之污沿，新彤管之瑣習，起末家之頹散，復周漢之雅麗，彬彬乎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趨風而宗之，自是埏宇之內倡和鏗鈞，文章經緯與三代同驅矣。載論先生之撰，蔚雄閎衍，無體格之弗統，酌稟圓融，何高深之弗臻！矩之音氣，何密弗研！獲其神精，何奧弗範！如玄造該包乎物器，海渤匯納，夫波流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奏，鬱憂愉喜，婉附委陳，性靈著矣；五道四德，諄敷重締，倫則表矣，將迎酬酢，萃擷鋪綴，人紀備矣，兩間萬貌，緜絡籠挫，天化宣矣；由是品擬先民，則銓情播義，釀浸於洙典，星離緝貫，幅尺於丘明，約暢淵綺，棗簏於宋荀，騁頓激昂，陶鑪於遷固，緣方形似，合步於相如，體新揮述，齊能於杜甫，祖轍求源，法同於康樂，抉衰續古，功並於拾遺，誠遊藝之鉅工，而摛翰之鴻匠也。客有惜先生懸車之早，以爲未究厥施者，予曰：「不然，天生英哲，或用之顯績，或用之述經，先生興起學士，挽回古文，爲天下作者之首冠，則天之用先生者不小矣，仲尼旅人，騶軻弗寧，亦將以爲未究厥施耶？」

呂柟《空同集後序》 他日王子公濟過，會予于燕子磯，予告之，王子曰：「信哉！李子之集不可以莫之行也。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選樂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書序，卽如屈宋賈馬；擬之而必至，創之而先合，海內士爲文若詩者多宗法之，眞天下奇材也。」予嘆曰：「果若人言，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訂頑，卽如程張；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王子曰：「人有定品，材有定格，必居一以限之，吾懼子之難乎其論世也。」曰：「子雖知李子矣，猶未知予知之深也。昔在弘治中，天下方苦于二病三害六漸，如人元氣受傷，棘須療理，然自卿相以下，莫能計也，李子時爲戶曹主事，詳列其故，犯貴戚，觸近倖，不顧刑戮，惟冀民生之遂焉。及正德之初，幸閹八人，日導武皇造爲淫巧，支蕩其心，狗馬鷹兔，擊毬角抵，隨欲而中，時號八黨，然自輔弼以下，莫能正也，李子時爲戶曹郎中，乃奏記部尚書洪洞韓公，韓公深取之，卽令屬草，且率羣臣伏闕，請除八閹，惟冀君德之成焉。嗚呼！使弘治之疏行，卽病害皆去，而下可爲民；使正德之疏濟，卽褻御皆正，而上可爲德；當其爲志，雖商傅說、周召虎皆思可企而及也，又可難於曾思程張乎？今顧其爲集，乃工於曹、劉、李、杜之間，精於屈、宋、賈、馬之場，夫世有干霄之材，斷而爲侏儒之柱者則必悔，人藏照乘之珠，分而嵌糟醃之槃者則必怨，此非其力之不贍，及其藝之未審耳，故予每讀二疏，深爲李子驚，及觀他文詩，則又悵然惜矣！」曰：「李子存，吾子不以是告；李子亡，吾子乃以是言；雖爲吾子知李子，將無陷於病李子乎？」曰：「非然也，吾與李子，生既不能數會，死若又不能以盡言，則爲負此知已，使天下後世知吾李子止可爲曹阮李杜輩，而不知究其極有如此之美也，且今天下之材如李子者，幾人哉？如李子之材而未究其極，予而塗人也則可，予而苟一交遊也，寧能忘於懷乎？夫如李子之材，未究其極也且如此，天下無李子之材者，乃或又遺其大，而惟他乎徇焉，則又豈但爲予之所惜乎？雖然，觀李子之集者，能先請事乎狀疏一卷，徐以讀他文若詩，亦可以思過半矣。」

陳沂《哀詞六首・空同李按察獻吉》 崆同少負氣，下視無與頡。吐論排衆紛，所向前莫當。今世鮮述作，重憶令悲傷。厥子吾所錄，健思亦昂藏。

《四友齋叢說・文》 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尚黃》、《書傳》、《康長公墓碑》、《河上草堂記》、《徐迪功集序》諸篇，極爲雄健。一代之文，罕見其比。

又《詩三》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

相與附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陳拾遺乎。

《洹詞》卷六《祭李獻吉文》 君郎署是參，而危言劘主，敢於臺諫，今人與居。而雄詞追古，志於周秦。堂堂乎節折而不橈，燁燁乎聞幽而弗潛，可謂成章君子矣！銑壯而識君，強而定交，奈一水之爲隔，竟十年而弗覿。南望隕涕，綴詞寫哀，惟君鑒之。

又《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 銘曰：伊天閟之，伊人嫉之。專方者礙，固正則危。隱約委蛇，於河之湄。大昌厥詞，永式來思。

《明詩評》卷一 此道無千餘年，至夢陽始闢之，社稷勛哉！其詩如孫吳用兵，奇正闔闢，變化不窮。又如蒼鶻擊空，雲龍戲海，健急怪偉，種種入神。

《藝苑卮言》卷五 李獻吉如金鳩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

又 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瓌寶，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

又卷六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遒利，天授既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略陳。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眞者，然不如自運，滔滔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歌行縱橫如意，開闔有法，最爲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絕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厭服衆志。文酷倣左氏司馬，叙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又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漠》，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爲堂奥，以蘊藉爲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黃勉之云：「興起學士，挽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空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李之駁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闊大者鮮把持。文又無針線。」又云：「如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後爲離，與勉之言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搆易，則粗縱而弗工。

又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語雜。易則沉思者病之，雜則顓古者卑之。

又 獻吉文，如譜傳《于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其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甫爲于鱗誌銘云：「能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者乎？」唯于鱗自云亦然。

《盛明百家詩·李空同集序》 我朝稱詩文大家必曰李空同，何大復以其力變文體，首倡藝林，蓋比之漢遷固、唐李杜云。今觀空同先生詩，汪洋浩渺，光耀變幻至不可測識，誠哉一代之宗匠也。玩誦再三，別爲抽錄，聊便觀覽，昭我思存。

馮夢禎《重刻空同先生集序》 夫詩道至今日卑甚矣。閭巷小人，豔一青衿不得，即搖筆學爲詩，遊大人以媒食。士大夫或不得意于名場，而後染指焉，以其灰冷無用之精神，問津萬里之途，安能遠到？詩道安得不卑？其間非無有志縉紳與獨行布衣，銳志以詩爲事者，而患無命世作者如空同先生其人以鼓倡之。業衰於寡助，精靡于衆咻，此又不可幾之數也。蓋余于今日而思先生深已。或曰：「然則先生之於詩，其至矣乎？」馮子曰：「未也，先生嘗言之矣。」其述王叔武之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羣和者，其眞也，眞詩在民間。而文人學士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其情寡，其詞多，詩於何有？」則先生且不免焉。然就先生之詩而評之，則五、七言律與七言歌行最稱擅場，蓋先生所深嗜而冥契者杜陵，故得其神理而面目隨之，實非有意摸擬，如宋人生吞活剝之說也。至其序記碑銘諸作，則謹嚴莊雅，質有其文，鎔精兩漢而雜出之，藻不傷琢，眞不涉俚，蓋庶幾稱盛世之文哉！然先生所以爲詩若文者，又有本焉。先生生熙洽

盛時，稟精既厚，而其立朝，骨鯁抗疏折時貴，幾陷九死不顧。官僅至藩臬，卒以忤時退。其英風勁節，皎皎在人耳目。以秋實發春華，文而行遠宜已。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得先生之集而讀之，如見先生咏歌玩味，期于深造自得，以窺初盛唐六朝漢魏《三百篇》之詩、西京先秦六籍之文，何難登峰哉！

《詩藪・近體上》 杜五言律，規模正大，格致沈深，而體勢飛動。自宋以來，學杜者但刻意深沈，如枯枿朽株，無復生意。惟獻吉於杜體勢最親。所恨者陶冶未融，刻削時露，且於正大沈深處，反欠工夫耳。至句語偶爾相犯，豈足爲疵，觀其安身立命可也。

又《近體中》 杜「桃花欲共楊花語」，後改爲「細逐楊花落」，亦改者勝。然不可據此爲案。如李獻吉少時題十六夜月云「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精絕之甚；晚年用意乃大不及前，即仲默所謂過也。

又《近體下》 詩至五言絕，語極寂寥。而獻吉豪宕縱橫，往往有拔山力。

又《續編・國朝上》 李獻吉詩文山斗一代，其手闢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摩西來，獨闡禪教；又如曹溪卓錫，萬衆歸依。至品藻人倫，則尚有不愜人意者。如序《徐昌穀集》云：「大而未化，故蹊徑存焉。」何元朗謂獻吉詩比之昌穀，蹊徑尤甚。王長公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何、王爲篤論，則獻吉非至言。駁何仲默書云：「君詩如風螭巨鯨，步驟雖奇，不足爲訓。」然仲默詩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與李評殊不類。又誚何「百年」、「萬里」，層見叠出，今《李集》此類尚多於何。所極稱張光世詩，讀《芝陵集》亦殊未見超，遠非何、徐比。

陳文燭《刻空同集序》 仲尼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是文之法也。」三代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釋，不見于後世，孔門稱身通六藝、可與言詩者屢屢耳，後以其徒授列國，遂逸不傳；而秦人燔棄特甚，漢建元、元封間，抽金匱石室之藏，而良于史者太史遷一人而已，漢之文稱盛，而六藝缺焉；建安、黄初駸駸大雅，開元、天寶各以聲律名，至號大家，驚人而泣鬼神，工部甫一人而已，唐之詩稱盛，而漢魏之旨寢微，是詩與文代不能兼，氣運使然也。壯哉！獻吉起百世之後，而奄有太史、工部乎？高皇帝驅左衽而反之正，乾坤再闢，文士興起，劉宋諸公稍開其原，弘、德之際尚沿宋、元故習，獻吉與何仲默超乘而上，柄臣惡之，且曰，是賣平天冠者，故官不列近幸。獻吉職掌錢穀，雅意振古，嘗言有物有則，文之法如規矩于方圓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寂，未皆倍與班爲之，而方圓至者有所同也，故不泥法而法中，不求異而言殊，《易》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易》所謂文而遠者，即仲默不能難也，故上孝廟書類賈長沙，而譜傳于肅愍、康長公諸碑、與《伯夷列傳》自序者埒矣，賦騷摹屈三閭，而歌行壯麗、近體雄深，與《哀江頭》、《哀王孫》、《秋興》諸篇埒矣，其古選宗曹劉鮑謝，絕句排律多杜法，雜文出入《左傳》、《國策》，而詞意鼓鑄，司馬崔蔡不足多也，蓋獻吉天才高邁，究極壺奥，非秦漢以上書不讀，充實而有之，大而化之，如太華靈秀，削成五千仞，如黄河走崑崙，播九河而注于海也，東西京而有詩，大曆而有文，天下益尊子長子美而還之古，明興以來，一人而已。昔人言詩書隱絕，欲遂其志之思也，龍門令幽縲紲而史成，少陵遭坎壈而詩聖，獻吉高文典册，宜待詔金馬門，而廢棄終身，斯亦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者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剛正忠直，歷千載而三與！沔守克承家學，啓圖亦仲默孫，有詞名，文人之後興焉，是天之未喪斯文也，假令李、何而在孔門，庶幾游、夏之儔矣，文不在茲乎？竊願後死者之與於斯文也。

費尚伊《刻空同集序》 余惟自有文章以來，至元而靡曼極矣，高皇帝汛掃六合，誕敷文教，於時劉宋諸公並衍厥緒，永成而後，代不乏人，斯不稱一時之盛哉？然皆沿襲故常，雷同附和，卒未聞有獨造兼詣以追先民之則者，則無廼斯文之運既衰復振，譬則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者耶？先生以命世才崛起弘、正間，高覽遐矚，謂文不秉於《左》《國》東西京，不足爲文，詩不程於晉魏諸名家以迄杜少陵，不足爲詩，即所撰構一裁諸古，蓋是時學士大夫始知文有《左》《國》東西京，詩有晉魏諸名家以迄少陵，莫不改易弦轍以應先生。徐昌穀、邊廷實、康德涵輩，號稱名流，皆趨望下風，自遜以爲弗及，獨何仲默以名高爲敵，持堅白不下，已，卒逡巡不敢取前茅以進，蓋天下仰先生，不啻泰山喬嶽，珍先生之制作，不啻明珠珙璧，遂使中興文運燁然一新，斯非明興一人哉！今憐先生者，爲先生稟靈毓秀，爲時赤幟，上不躋鐘鼎竹帛之業，敝藻一代，下不從金馬石渠之彦，筆削千古，徒託空文以自見，爲先生惜；而病先生者，又爲先生負才大高，持己太峻，曾不少貶以徇時好，卒坎軻偃蹇，白首夷門，爲先生咎，不知先生既以文章名世，業垂

不朽，卽假令稍自貶損以就功名，浮雲朝露，何如身後名哉？是目論皮相，未窺先生之大者也，故余嘗竊論先生伉厲自喜，慷慨論事，雖在疏逖，雅意本朝，於洛似賈生，遇公正發憤，卒以直道賈禍，退而著書大梁之墟，於隴似司馬子長，流落放逐，身被竄黜之名以老；而激昂悲壯愛君憂國之私，時一寓之篇什，則似少陵，廼其才與文若詩又似；千載而下，倘有韙吾言者乎？卽謂先生明興一人可也。

蘇雨《重刻空同集序》 嗟乎！國家中興之文在茲哉！盍重梓以廣其傳，惟某某知先生之文矣，而未知先生之品，其知先生之品矣，而不知其所以爲品也，世謂昌黎子文起八代之衰，似矣，而不知其挽旣頹之世教，人知空同子文振永、成之弱，似矣，而不知其維將頹之士風。貞、元而下，崇尚佛老，招提德士，徧滿中夏，世教何如也？而佛骨一表與日月爭光，使中國之不夷狄，愈之功也；張戚驕恣，瑾閹僭逆，士夫縮足屏息，風會幾蝕矣，而獻吉二疏震撼殿廷，提撕士氣，功不在韓下矣。故以文士目先生者，小先生者也；以文學惜先生者，淺乎知先生者也，空同子可以文盡乎哉？

聶豹《空同子小序》 或曰，空同子文跨一代，隻字流落輒爲所傳頌，而子獨以八篇，何哉？予□曰，文以見道，道以經世，斯其至矣。夫見道者詣精，經世者識達，唯精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達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若空同子者，天假之年，起而究厥施焉，則其所以名世者，文不足道矣。或曰，空同子嘗仕也，乃落落爲世所擯，何耶？予曰，前乎此者疑於道猶未也，蓋其英氣太露，常有凌轢古今之意，其不爲世所容有以也，五十以後，則盡悔平生，而幷其所謂詞章者，若將爲而不屑矣，是故懲艾深而眞見定，八篇之作而豈徒哉！予故讀而嘆之曰，此空同子文之至也。

高尙忠《空同子跋》 夫其上者參天，下者極淵，中者舉類，鉅之國經，細之物理，明者人，而幽者神，邇之眉睫之間，而遠則宇宙之外，隨所觸而寤焉，而書焉，芒芒乎其微眇也，深深乎其不可以涯涘測也，非深於道者能若是乎？我明固多作者，至先生而滌今追古，提衡藝林，功於是爲大，今修詞之士方且循軌而趨，望標而止，卽隻字片語猶共珍之，況斯編也哉！或曰，先生之集則大觀備矣，必求之斯編也，何居？是不然，夫創方含毫，抒華奮藻，斯詞人之極則也，然不能無意焉，廼若觸而寤，寤而書，而冥然自合於道，蓋無意於文，而文未嘗不寓者也。今先生之文朗若日月，固夫人而尊卬之矣，而斯編猶腌焉，可乎？

葛曦《結腸集序》 或曰，吁！異哉！化碧爲石，傳聞匪據，纘組回文，杼軸之巧麗焉耳，若而結腸者，其目覩者也，而誰則爲之？夫雲漢爲章，人不爲詫，一旦盤結虬龍，浮駐白晝太空之間，則莫不奔闐群聚以相指顧，何者？駭其異也，夫《結腸》亦若此矣，宜振亭公之欲序而梓也。葛子曰，嘻！是豈徒以標異乎哉！昔崔文敏公原此爲厚倫之格，余謂斯集可以觀世德焉。夫倫有五，均重也，而夫婦父子君臣，《易》序卦獨有以闡之，豈非以閨閫肇化，而惟孝可移於君哉？故詩咏關雎、頌蓼莪，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生一失厥耦，展轉悲歌，曲盡情愫，奚啻殊彼鼓盆者？而嗣君結腸一賦，怨慕辛楚，慘乎有蓼莪遺風。君子曰，胥厚也，長歌之哀其於痛哭，可以觀德矣。乃振亭公念承先志，惟恐手口澤或湮，必圖以永其傳，非孝思之永言者乎？於戲！是豈徒足標異乎哉！抑余少讀先生疏，談時事不避權貴，其拂宸濠於江右，先大夫嘗韙之，意其爲人凝峻高潔，剛直方正，斷乎爲古之烈士藎臣，匪直以文章雄視百代，嵩嶽巍峨，寔厪仰止，茲觀其內行式孚如是，宜其見於廷者，挺然著大節也。余生也晚，猶幸躬見振亭公宅心則白日，操行則冰壺，持身貞教則春風化雨，政以渾厚精明並用，而四民各以分取，足其願欲，境以內蓋以恬以愉，登之春臺，而愛慕永結無已也。第跡此問望，已足光先世，稱濟美已，爲之後以盛其傳，斯編其同昭揭永永無艾矣乎！聞者作曰，信哉！是可以徵舊德、風世維教矣，爰次其語。

臧爾勸《空同集後序》 夫文運莫厄於金元，皇祖驅逐胡虜，蕩滌腥羶，重新日月乾坤，還諸三代文明之盛，獨文之餘風未殄，有待熙洽。慶陽李獻吉氏崛起弘治郅隆間，一掃金元靡陋之習，力追先秦、西京，以接於風雅，郁郁乎！爾雅深厚，稱盛世之文，於我聖祖耿光大烈，庶幾潤色而黼藻之，自是作者繼出，人思隨踵左馬，家欲比肩漢魏盛唐，獻吉先之也，文家推爲社稷勳，信哉！【略】昔唐宋有韓歐氏，說者謂其以文扶世運。獻吉功齊二氏，而力殆倍之，顧由歐陽子後數百年，而始有獻吉，由獻吉後百餘年，而其鄉始有今梓，獻吉其有奇遭邪？乃公則不獨雄其文已也，獻吉挺挺特立，視高步遠，不能儕俗取容，勁氣赤心，憂國家而擔世道，二病三害六漸八黨人兩疏，頡頏賈董，關弘、正兩朝重輕，批九陛之逆鱗，犯貴戚權璫之虎

口，歷百折而慷慨雍容，無少屈撓，此其品格事業胡可量？獻吉獨文人已哉？又孰非其所以爲文者哉？秦士從此家傳戶誦，論世而尚友，彬彬質有其文，則公之鼓鑄弘矣。

鄧雲霄《重刻空同子集叙》 詩者人籟也，而竅於天，天者眞也，王叔武之言曰，眞詩在民間。而空同先生有味其言，至引之以自叙。夫空同先生跨軼千古，力敵元化，乃猶稱眞詩在民間，而吾夫子亦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以吾夫子之聖，不能外於斯民之直，空同先生固聖於詩也，孰能外民間眞音，而徒爲韻語？古者先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吾夫子删《詩》，先《風》而後《雅》，里謡途咢，至與清廟明堂之聲同鏗鏘焉，即清廟明堂登歌賡唱，亦當時矢口發籟，直布胸臆，非如後世文人墨客抽黄對白，剪綵隨園，學步邯鄲，徒以韻語相矜詡也。自唐以詩取士，而詩道寖衰，而其眞而近古者，往往得於侘傺無聊不平之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從原而觸情，從情而發音，故赴響應節悠悠然，光景屢新，與天同其變，徐而歌之，暢然愀然，足以感耳入心，移風易俗，美愛而傳，亦與天同其久，固知空同先生所以集大成而自帝此道者，蓋有本矣。

馮時可《空同子集序》 不佞嘗謂文章關乎世運，世隆則從而隆，世污則從而污。國之興也，如日始出，霞采熹明，其盛也，如日方中，晴霄晶朗，漢盛孝文，唐盛文皇，宋盛慶曆，於時洛陽、射洪、廬陵輩挺生拔起，闢榛塗而導芳軌，蒸蒸焉與治化相昭炳，此皆扶輿所鍾，光嶽所降，非偶然矣！我太祖再造中國，至敬皇帝而海内熙洽，盛於漢唐宋，於時先生領群彦而起，高標獨幟，從横千古，遠出諸君子之上，其關係抑豈渺小？世以追古重先生，而不能不以擬古病先生，未觀其深者也。夫文之爲物也，其法與兩儀相不易，而其用與萬彙相變化。法有不易，故不能舍古以立砭範；用有變化，故不當泥古以薄風神。輓近世作者非安凡而固陋，則務高而牽合，是以於古不能窺，而於變不能盡。先生所稟注于天者厚，所醞釀於習者深，故能以古範我，而不與世波，又能以我馭古，而不爲古役。試舉其諸撰論之，《騷》賦之爲屈宋也，《選》體之爲蘇李也，建安也，下而顔謝也，五言之爲初盛唐也，碑誌之爲左史也，序記之爲四家也，有趨而弗詣者乎？有詣而弗超者乎？有設情以爲情，擇言以爲言，隱肝肺而僞聲欬者乎？至於歌行縱横開闔，神於青蓮，七律雄渾豪麗，深於杜陵，此則金中之金，錦中之錦，又爲宇宙間異色絶燄，吾無間然矣。議者或右詩左文，以爲叙事優、持論短，如犧尊龍衮天下瑰寶，不無追絲蝕理之病，是豈通論？文章猶造化，天包地孕，何所不蓄，星斗燿空，不廢嵐霧，魚龍變海，不卻濁污，即先生觸憤而舒，縱機而吐，間有玼瑕，庸傷其大乎！先生沒而七子興，廣賁猛起，互爲壇坫，然已開源靡麗，而濫觴浮薄，於是益服先生深厚醞藉，廓前矩後，眞所謂風雅嫡系、秦漢正統，實與國家方中之運相宣朗，而非偏師魁盜、張形飾勢者所能爭雄競勝也。先生一昌言以排貴戚而容，再昌言以擊奄人而廢，故其詩曰：「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余讀此，每爲嗚咽，嗟乎！精變天地，不能見容於魑魅，光昭日月，不能不掩於雲霧，其遭然也。然使在今日，北風萇楚之嗟，又當何如？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樂府五七言、雜言，有自出機軸者，有摹擬相肖者，獻吉（李夢陽）則兩失之。元美謂「獻吉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眞者」，直夢語耳。

又 歌行本於《離騷》。獻吉熟於《騷》，其歌行妙處皆得於《騷》。【略】獻吉歌行入錄者，紆回隱約，有餘不盡。短篇嚴緊精鍊，不雜一常語，此國朝諸公所無。長篇體雖縱横而意實渾涵，實兼李杜所長。（與論李杜不同第四則參看。）其不及李杜者，則累語累字爲多，而全集益見蒼莽也。《漢京篇》、《楊花篇》、《去歸詞》專學初唐，附見本體之後。

又 獻吉五言律，入錄者僅十之一，然於初唐、子美，得其神髓，惜不免有玷缺者。

又 獻吉七言律，入錄者益少，然氣格蒼古，本乎自然，非矯強可到。若全集，則有生句、稚句、庸句、鄙句，其鹵莽率意、近於學究者有之。國朝諸公論詩多貴耳賤目，惟元美庶爲有見，至論獻吉七言律，亦貴耳賤目矣。

又 獻吉五七言律、絶，於朝廷、郊廟、邊塞諸作則工，於山林、田野、閒適諸詩則拙。蓋才性各有所宜。若李杜，則無不兼善矣。七言絶《帝京篇》、《郊祀歌》等，氣格本乎李杜，惜未盡工。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鷙之才，倜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爲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自時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曆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誖也！何其陋也！

夷考其實，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溯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興會，舒寫性情，其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牽率模擬，剽賊於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桐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運會，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而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再闢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麤材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訛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僞體如少陵者，殆必以斯言爲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明文授讀》卷三六《詩集自序》 先夫子曰：李夢陽，字獻吉，大梁人，江西提學副使。自明初以來，文之正統未嘗之絕，然或過于質直，則邊幅自狹，或過于繁縟，則靡弱難改，故有不得不變者。變之之道，則本之太史以求其潔，本之六經以來其精微而已。其時王文成可謂善變者也。空同乃摹倣太史之起止、《左》《國》之板實，初與文成同講究之功。文成深悟此理，翔于寥廓，反謂文成學不成而去。空同掩天下之耳，目于一時，豈知文成掩空同之耳目于萬世乎！

《明詩綜》卷二九 顧華玉云：獻吉詩卓爾不羣，或失則犷，矯枉之偏，不得不然。又云：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於杜，如至(員)(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員)(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邪？

又 徐子容云：空同子詩衆體兼長，渾厚沉著，格高調古。尤工七言，古歌辭開闔縱橫，人不能述者，獨摹寫曲盡，雄健可喜，即錯置杜甫、高適歌行中，莫能辨也。

又 黃勉之云：空同先生靈蛇早握，天池獨運，黃鍾特奏，白雪孤揚，主張風雅，深詣堂室。樂府古詩駸淫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往哲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

又 楊用修云：空同以復古鳴弘、德間，觀其樂府幽秀古豔，有鐃歌童謠之風。其古詩緣情綺靡，有徐庾顏謝之韻，而人但稱其律詩。予謂空同之可傳者不在律，空同之律，少陵之餘瀝遺胏耳。

又 任少海云：獻吉詩如媧皇鍊石補天，奔走百靈，雷電日月星辰悉躔爐治。

又 徐子元云：空同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龍門之派，一瀉千里。

又 穆敬甫云：李詩雄奇高古，律法嚴整，貫少陵之壘而拔其赤幟。

又 吳明卿云：空同詩縱橫跌宕，搖五岳而凌滄洲。

又 王允寧云：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縱橫奇正不一，其裁粹美同也，珩琚璜璫弗一，其形溫柔同也。至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善用之後，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覩其大，漫肆詆醜，以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掠。嗟乎，空同賦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竝生當代，不爲李則爲杜矣。

又 徐伯臣云：獻吉力持氣格，濟以葩豔，可謂雅道中興。惜其和平之氣未舒，悲涼之情太勝。

又 黃清甫云：昔陳思總東京之闕，謝客振江表之衰，子昂變陳隋之靡。今李公夢陽湔宗元之陋，斯文肇起，實由於茲，厥功邈矣。其詩專意上摹，逝遵故轍，斷自漢魏，迄於少陵，少陵以下，薄不經目，故能近謝靡曼，遠標遒舉，一篇一詠，咸有所屬，無論堂室，直將竝驅，豪雄之氣，矯然千仞之上。如「時來屠沽奮，跡往英雄傷」，「斗然一峰上，不信萬山開」，「中宵見海日，南斗豁天門」。斯並純任骨力，振絕鉛華。故能獨挽頹波，屹爲文柱，故嘗之才，難與慮始。

又 王百穀云：明興以來，作者絕少。逮乎正統以後，則益猥弱雕瑣，無足采觀。李君崛起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古必漢魏，律必盛唐，一時海岳英靈之士，翕然趨之，風雅之學，亦遂復振。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體正而意庸，力有餘而巧不足也。何則？矯枉太過，和平不及，摹仿刻深，陶鎔未暇。此猶戰國嬴秦之後繼以炎劉，方其持寶鍔，斬白蛇，除煩章，削苛政，其功非不快也，然問其《詩》《書》則陸生爾矣，禮樂則叔孫通爾矣。此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者也。

又 孫文融云：空同格律雄渾，眞無可疵。其古詩更高絕，近代罕兩。

又 江進之云：空同、于鱗，世謂其有復古之力，然二公固有復古之

力，亦有泥古之病。彼謂「文非秦漢不讀，詩非漢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漢以下者皆不宜引用」，噫，何其所見之隘也！夫詩人所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時，不相假借。如雎鳴、螽斯、棗扈、蟋蟀、椓木、夭桃、芣苢、葛藟，是《三百篇》所用之物也。降而爲《離騷》，則用芷、蕙、荃、蓀、木蘭、菊英、蛟龍、鳳皇、文虹、赤螭，曾有一物假借於毛詩乎？又降而爲唐人之詩，則用江梅、岸柳、澗草、林花、乳燕、鳴鳩、羣鴉、獨鶴，曾有一物假借於《離騷》乎？非不欲假，目到意隨，意到筆隨，自不暇舍見在者而他求耳。至於引用故事，則凡已往之事與我意思互相發明者，皆可引用，不分今古，不論久近。乃曰漢以上故事方用，此特有見於漢家故事字眼古雅，遂爲此言。其實繫用之善不善，非繫於古不古也。

又　陳卧子云：獻吉志意高邁，才氣沉雄，有籠罩羣俊之懷。其詩漢魏以至開元各體見長，然崢嶸清壯，不掩本色，其原蓋出於《秦風》。

又　曹潔躬云：獻吉雖產於秦，其父正教授封丘，遂徙家大梁，故《登科錄》直書「河南扶溝人」，居於康王城，葬於大陽山麓，然則李何皆中州人矣。李王後起，以中原二子自居。王稱李云：「人龍自起中原卧。」李稱王云：「高卧中原堪有客。」又云：「足知上國羣公疏，猶作中原二子看。」蓋隱然自比於李何也。

又　孫豹人云：先生五言古詩本於陸謝，句中皆有筋骨。七古能以紀事兼諷議，誦之風颼烈烈。五律意象俱妙。七律高亮，間入於宋。絕句信手拈來，調絕今古。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獻吉五古，源本陳王、謝客，初不以杜爲師，所云杜體者，乃其摹仿之作，中多生吞語，偶附集中，非得意詩也。至效盧、駱、張、王諸體，特游戲耳。惟七古及近體，專仿少陵，七絕則學供奉。蓋多師以爲師者。其謂：「唐以後書不必讀，唐以後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如「江湖陸務觀」、「司馬今年相宋朝」、「秦相何緣怨岳飛」等句，非唐以後事乎？

又附錄　俞右吉云：獻吉五言古詩，康樂以後一人。七言近體少陵以後一人。七言絕句，太白以後一人。惟五言近體少遜，前賢頗有多才之恨。然如「江從樹裏斷，山入雨中無」，「隴樹迷關道，吳山蔽驛樓」，「揚鞭指河洛，立馬說周秦」，「楚越窗中地，江山戰後容」，「風雲餘霸氣，吳楚混前朝」，「塞口孤城斷，峰腰細澗分」，「林疎山盡出，風順櫓齊開」，「暮雨津城樹，春帆水國樓」，「江山百戰後，登眺兩人初」，爽氣固殊倫也。

《圍爐詩話》卷六　獻吉病笨重，氣又傲，如對傖父，酪羶蒜臭觸鼻。

又　獻吉亦知詩妙處在有言外之意，求工於字句，心勞日拙，而所作反是。元美之譏錢起「佳氣長浮仗外峯」爲泛，亦然。

又　教職彭民望落魄不遇，李賓之贈以詩云：「斫地高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此詩細密，獻吉必不能辦，何以妄輕賓之？山谷官葉縣尉，有詩云：「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介甫見之，以爲非奔走俗吏，除北京教授。獻吉、于鱗之橫行，總由居上位者無目爾。

《劍谿說詩》卷下　空同詩削其摹古太着跡者，餘皆卓犖可觀。而虞山詆諆不遺餘力，祇可誑盲俗耳。

《明詩別裁集》卷四　空同五言古宗法陳思、康樂，然過於雕刻，未極自然。七言古雄渾悲壯，縱橫變化。七言近體開合動盪，不拘故方，準之杜陵，幾於具體，故當雄視一代，邈焉寡儔。而錢受之詆其模擬剽賊，等於嬰兒之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吾不知其爲何心也。

又　追逐少陵，實有面目太肖處，集中掃而空之，不欲使掊擊前賢者得以藉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空同集》　又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詆厲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嘽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因樹屋書影》載其「黃河水繞漢宮牆」一詩，以落句有郭汾陽字，涉用唐事，恐貽口實，遂刪除其稿不入集中。其堅立門戶，至於如此。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亦有「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

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也。其文則故作蹇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明人與其詩並重，未免忧於盛名。今並錄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著風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紛競之始焉。

又《雜家類存目一・空同子》 夢陽文摹擬秦漢，多艱深詰屈之語，爲後人所詆訾。此書亦仿揚雄《法言》之體，其發明義理，乃頗有可採，不似其他作之贋古。

《養一齋詩話》卷六 老杜「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言外藩預政而不貢也。空同《謁陵》云：「明禋衮職雖多預，備物祠官豈盡供？」語意支雜不貫矣。老杜「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襄陽在巫峽之東北，故云「下」。空同《別徐子》云：「新從北極看南極，便自吳江下楚江。」吳居楚之下游，「下」字可通乎？老杜「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叠字悲壯，正以意蘊深遠。空同《朱仙鎮》云：「有時風雨一龍吟。」淺直無義。老杜「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念前此之繁華，以歎今之不然。空同《秋懷》云：「回首可憐鼙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既思名將，可知寇賊滿眼，「回首可憐」是往事矣，與「幾時重起」意，那復相攝？然則空同之於老杜，即杜詩所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者，徒斥其摹襲之弊，猶未盡審。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引《橫雲山人史稿》 弘治時，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

又引《國寶新編》 李獻吉朗暢玉立，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故其詩文卓爾不羣。晚始汎濫諸家，益濟宏博，或失則粗，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

又引《升庵集》 唐子元薦與余書論本朝之詩，李、何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

又引《詩談》 關中李夢陽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龍門之派，一瀉千里。獨其論黃、陳不香色，而時不免自犯其言。

又引張煒《談藝錄》 李獻吉雄豪壯麗，如長江巨浸，滔滔千里，雖有枯槎敗筏，無妨飄蕩。

又引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 錢牧翁撰《列朝詩》，大旨在尊西涯，貶李空同、李滄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復，因滄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遺餘力。夫其駁滄溟擬古樂府、擬古詩是也，并空同《東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則妄矣！所錄《空同集》詩，亦多泯其傑作。黃省曾吳人，以其北學於空同，則擯之，於朱淩溪應登、顧東橋璘輩亦然。予竊非之。

又引孫枝蔚《四傑詩選》 王元美謂律至獻吉而大。其大者若《冬日象山書院》：「人亡故國還祠廟，世異陰崖尚品題。」《臺寺夏日》：「雲雷畫壁丹青壯，神鬼虛堂世代遙。」《熊監察至自河西》：「封事幾騰天北極，籌邊眞歷地西頭。」《繁臺次秦氏韻》：「草綠梁臺猶殿閣，花殘宋苑只宮牆。」皆氣象高古者也。

又引《明詩選》 李舒章曰：獻吉以雄厚之思，發清剛之氣，如華岳秋高，奇雲秀彩，變動不竭。古詩、樂府純法漢、魏，下及阮、謝，無不神合。近體則專宗少陵，然于合處反見其離，於離處反見其合。

又引馬星翼《東泉詩話》 北地七言歌行最爲擅場，如《漢京篇》、《去婦詞》、《土兵行》，皆有杜陵之風。起調尤工，其《送李中丞赴鎮》：「黃雲橫天海氣惡，前飛鵰鶻後叫鶴。陰風夜撼鼙無閒，曉來雪片如手落。」《送李帥之雲中》：「黃風北來雲氣惡，雲州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紇干山搖月半落。」起調相同，亦有轍迹可尋。

又陳田按 空同志壯才雄，目短一世，好掊擊人，而受人掊擊亦甚。然究一時才傑，亦不能出其右也。成、弘之間，茶陵首執文柄，海內才俊，盡歸陶鑄。空同出而異軍特起，臺閣壇坫，移於郎署，始猶依違，不欲顯然攻之也。贈昌穀《崢嶸百年會》詩云：「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大賢衣鉢豈虛擲，應須爾輩揚其塵。」至西涯六十壽詩，則僅「文章班馬則，道述孟顏醇」二句頌其文章。而「絕藝邕斯上，高情顗籀鄰。一揮驚霹靂，隻字破風塵。絢練王侯宅，蒼茫海嶽濱。幽劇光沏窟，巨榜照嶙峋。星燦將軍碣，雲垂學士珉。崖題半吳楚，墨刻偏齊秦」等句，專頌揚其書法，軒輊已見微意。及西江放廢後，茶陵已歿，乃放言不諱，作《朱淩溪墓志》云：「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而執政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淩溪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於清銜，陰欲困之。」北人謂劉文靖，柄文者

謂茶陵也。平心而論，茶陵詩文固自可傳，而空同復古之功，亦不可沒。從古文人相輕，由來已然，論者固不必爲之左右袒矣。

分論

《詠十六夜月》《戒庵老人漫筆・空同咏望後月聯》：「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詠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送徐昌穀》《詩藪續編・國朝上》：獻吉《送徐昌穀》詩，「金華數子眞絕倫」，謂宋、王諸公也；「偉哉東里廊廟珍」，楊文貞也；「我師崛起楊與李」，京口、長沙二相也。弘、正以前巨擘，大概盡之。但送昌穀而不及其本郡高、楊輩，豈謂尚存元調耶？

《內教場歌》《明詩歸》卷三：鍾惺云：此詩叙事極直，用意極婉，指陳極時，含吐極古，不負一代詩人。

《述憤》二《明詩歸》卷三：范文光曰：結有敦行不怠之意，卒弗改其直捺。讀其詩，想見其人。

《離憤》《明詩歸》卷三：范文光曰：《述憤》末語有勵心，《離憤》末語有戒心，一是聖明時，一是讒邪時，故各不同。相人之詩當在此。

《置薪》《明詩歸》卷三：鍾惺云：臣子爲君回護，體應如是，與韓昌黎文「明天子在上，斯時可以起矣」同意。

《子夜四時歌》《明詩歸》卷三：鍾惺云：本欲逐奸，反爲奸逐，寓意深婉。又：忽作六朝姿態，可見大手筆無所不可。

《朱仙鎮》《明詩歸》卷三：鍾惺云：聲調雄渾，是空同所長，不足爲貴，所貴雄渾中有一種靈透之氣耳。此詩絕不填塞事實，祇淡淡寫意，而武穆精爽之氣，隱隱往來其間，可謂眞雄渾、眞靈透矣。不減杜工部「丞相祠堂」之作。《圍爐詩話》卷六：空同《朱仙鎮》詩，結處獨承第三句，何也？野泊而曰「水立黃龍鬬」，景耶情耶？豈非牛頭阿旁之異物耶？獻吉亦有「蠻方故啓流官路，漢史終收痛哭書」，何故不盡如此造句耶？

又一《明詩歸》卷三：譚元春云：前詩已造絕境，此又能別出心手，寫武穆不盡之忠魂，乃知大家筆墨，曲折不窮。

《犬詩》《明詩歸》卷三：鍾惺云：詠物詩妙在自有感托，若無感托，雖描寫精工，終落第二義。

《曉鶯》《明詩歸》卷三：譚元春云：風趣入古。

《送周判官》、《夏口夜泊別友人》《明詩歸》卷三：鍾惺云：二詩直極唐人之盛，是空同本色，然空同本色，未嘗不妙。

《春遊曲》《明詩歸》卷三：鍾惺云：此亦盛唐作，而雜風趣出之，便不覺有盛唐習氣。吾願學盛唐者，當以此種爲法。

《夷門十月歌》《明詩歸》卷三：譚元春云：爲十月作歌，而語語不離十月，故妙。究竟歌十月何意？似二月也。情興所至，無意有意，詩正妙于無意而有意。

《登臺》《明詩歸》卷三：鍾惺云：不勝聚散之感。又：深婉俊秀，空同別調。

《黃州》一《薑齋詩話》卷下：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一「勢」字宜着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於咫尺，直是《廣輿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爲落想時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李獻吉詩：「浩浩長江水，黃州若箇邊？岸回山一轉，船到堞樓前。」固自不失此風味。

《桂殿》《圍爐詩話》卷六：明詩之爲異物，於叙景最爲顯著。詩以身經目見者爲景，故情得融之爲一，若敍景過於遠大，即與情不關，惟登臨形勝不同耳。獻吉《桂殿》詩曰：「桑乾斜映千門月。」桑乾水自大同而來，相去甚遠，何以映宮門之月？又云：「碣石長吹萬里風。」并無「千門」字面，可用之川、廣、雲、貴矣。

《潼關》《圍爐詩話》卷六：獻吉《潼關》詩曰：「咸東天險設重關，閃日旌旗虎豹閑。隘地黃河吞渭水，炎天白雪壓秦山。舊京想像千官入，餘恨逡巡六國還。滿眼無非棄繻者，寄言關吏莫嗔顏。」函谷關，在漢武時，楊僕移之而東，置於新安，去舊地三百里，仍名函谷關。獻帝建安四年之前，仍移置於舊關之西三十里，始名潼關。東西二關，互爲興廢，何以曰「重關」耶？「炎天」，太煞無謂，或者別有出處乎？「白雪」，言歌則無謂，言雪則剩白字，亦不敢測。「秦山」者，終南深處也，與潼關無涉。宮門乃可用「千官」，與關門無涉。惟第六句用《過秦論》有根本，眞是才子大家。結用「棄繻」，疑

是與其侶公車出關之作。夫事可寄意者甚多，何至用此耶！總爲胸中不曾立得一意，五十六箇盛唐字面在筆端亂跳，勉強押韻捱拈，湊在紙上而已。宋人即不然，胡宿詩曰「天開函谷壯關中，萬古驚塵向此空」，言其扼要也。「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或者譏守關人乎？「漫持白馬先生論，未抵鳴雞下客功」，二聯用四人，點鬼簿宜避。「符命已歸如掌地，一丸曾悞隗王東」，收上文不住，未爲合作，比獻吉爲有頭緒矣。明人不成詩，以不知題意當如何立。宋人無高致，以其惟恐去却題目也。唐人更不然，崔顥《題潼關樓》云：「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洲。川從陝路去，河遶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烟萬里愁。」氣度視宋、明人如何？

《平涼》《圍爐詩話》卷六：《平涼》詩，刺諸王語也。前後都無照應，何也？

《三皇祠》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李獻吉《三皇祠》詩起句：「爰從開闢無三聖，蠢爾生民豈至今」，嘗讀而嘆其高妙。其實本退之《原道》云「爲之醫藥，以濟其殀死」，「如無古之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數語中來。

《秋懷》《詩辯坻》卷三：空同「苑西遼后」篇，華亭宋轅文以爲擬杜「昆明池水」，以不甚似見工。然予謂此擬「瞿塘峽口」，非擬「昆明」也。《圍爐詩話》卷六：其《秋懷》詩曰：【略】若在趙元昊時，可以「先王地」寄慨，弘治時何故說此？非作地志，不定方向，何故言「門對東山不窑墳」？且其城只有一門矣。【略】首句已出「慶陽」，次聯又用「白豹寨」、「野狐山」，重複無意。「惟皎月」、「盡黃雲」，言無民物也，第三聯却云「收禾黍」、「散馬羣」，則又有民物矣。任手寫去，竟不思量。此聯隔斷，遂致結意與次聯不相接。其二云：【略】明無離宮，西山梵宇，乃內侍倚懿旨爲之，何以言「宣宗玉殿」？「虎賁」、「龍舸」，屬對精工，名下無虛，而「移大內」、「戲西湖」，是何事何意？二句與「空山」、「玉殿」有何關涉？燕地何以有江？此句抄「魚龍寂寞秋江冷」，而換四字。下句抄「環珮空歸月夜魂」，而換三字，倒一字也。人臣安得以高緯比宣宗，由北地、大梁竟無《北齊書》也？第三首曰：「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芳湖靜不流。」如此起手，與子美「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同法，而獻吉續以亂世君臣何也？又曰「松柏深愁」，似陵廟不似宮苑矣。《秋興》之「雕闌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言無人也。此竊之曰「雕欄玉柱留天女」，意者用詰汾事以寓刺亦可，而又竊之曰「錦石秋花隱御舟」，則賦實事矣，是何意耶？結曰：「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爲掃神州。」是收上文何意？莫非滿紙散錢。《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引《西河詩話》：遼后梳粧臺址在太液池東小山上，一名璚花島，即今白塔寺址是也。嘗讀元時《金臺集》，爲葛邏祿迺賢所作，中有《粧臺》詩甚佳：「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韶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秋潭玉鏡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自注云：「粧臺在昭明觀後，金章宗嘗與李妃夜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故云。」則知是臺本遼時后妃遊憩之所，不止蕭太后也。李空同《秋懷》詩「苑西遼后洗粧樓」，徒以叶調之故，易「梳粧」爲「洗粧」，易「臺」爲「樓」，遂致土人文士爭名是非，且有誤指橋南諸閣爲洗粧樓者。文筆之不可輕下乃爾！

《土兵行》《明詩別裁集》卷四：楊用修云：只以謠諺近語入詩史，而古不可及。又：歸結正論，少陵亦云「此輩少爲貴」也。《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引《國史唯疑》：江西苦調到狼兵掠賣子女，其總兵張勇以童男女各二人送費文憲家，費發憤疏聞，請嚴禁。誦李夢陽《土兵行》諸篇，情狀具見。

《豆萁行》《明詩別裁集》卷四：似古謠諺，俚質生硬處正不易到。

《漢京篇》《明詩別裁集》卷四：功高自滿，千古同病，漢博陸侯其炯戒也。末以不受爵祿者點破昏庸，與李頎「漢朝功臣楊德祖」篇歸到魯連蹈海同一作法。

《去婦詞》《明詩別裁集》卷四：深婉，可以怨矣。

《胡馬來再贈陳子》《明詩別裁集》卷四：軒然而來，神勇無敵。

《奉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明詩別裁集》卷四：從橫排宕，不求合法，自然中節。子由所云「千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者也。又：「英謀密語」十四字，是孝宗實錄。

《送李中丞赴鎮》《明詩別裁集》卷四：北地最工起手，蒼涼沉鬱，神乎老杜。

《上元訪杜煉師》《明詩別裁集》卷四：故君之思，寫得神靈恍惚。

《石將軍戰場歌》《明詩別裁集》卷四：「追北歸來」二語，捫之字字俱起窪稜。又：石亨跋扈伏法，臣節有虧，要之戰功不可埋沒，此特表其戰功也。上皇返國，實由尚書之守、將軍之戰，作者特爲表出。中云：「還憶唐家郭子儀」，以不失臣節愧之也，此作者微意。

《玄明宮行》《明詩別裁集》卷四：此爲宦官劉瑾作也。鋪陳盛衰，皆託他人之言。「聞言愴惻」以下，方入自已議論，痛惜祖訓，垂戒後人，是大章法、大文字。又：明祖於宮門豎鐵牌，使宦官不許干政。後成祖以建文內豎輸君臣密謀，心甚德之，遂漸予事權，「渠干威福開者誰」，蓋指此也。

《林良畫兩角鷹歌》《明詩別裁集》卷四：從畫說到獵，從獵開出議論後，畫獵雙收，何等章法！筆力亦如神龍蜿蜒，捕捉不住。

《鄭生至自泰山》《明詩別裁集》卷四：陳語須此翻用法。

《泰山》《明詩別裁集》卷四：四十字有包絡乾坤之概，可以作泰山詩矣。

《明遠樓春望》《明詩別裁集》卷四：蔣仲舒云：含愁無限。

《秋望》《明詩別裁集》卷四：王元美云：雄渾流麗。《圍爐詩話》卷六：獻吉《秋望》詩曰：「黃河水繞漢宮牆。」水而繞牆，近之至也，是漢何宮？瓠子宮與下文不合。謂以古比今，則明無離宮。「牆」字本趁韻，而違礙實甚。又云：「河上秋風雁幾行。」在蘭州及娘娘灘猶可，餘處則爲瞎話，篇中無處可據也。又云：「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刺避敵也。在大同則「濠」字不落空，其城沿邊有濠有地網，餘處則「濠」字落空湊數矣。又云：「黃塵古渡迷飛輓。」渡須有水，是說何處？又云：「白月橫空冷戰場。」釋典謂朔爲黑月，望爲白月，言時非言月也。彼見「白月」二字新僻，于明月卽爾用之，不知出處意義也。月體如杯，何可言橫？月光徧地，橫又不可。選者謂此詩驚心動魄，當是以文理全無，故如是耳。如次聯意，結當用唐休璟、張仁愿有邊功者，而曰：「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汾陽有破賊功，無邊功，其便橋之事，乃和戎，非戰功也。若指郭登，上文又無土木事意。直是湊字湊句，見韻卽趁，一經注釋，百雜碎耳。

《靈武臺》《明詩別裁集》卷四：咎肅宗之闕於子職也，語微而顯。

《艮嶽篇》《明詩別裁集》卷四：人知南渡之庸懦，而不知覆亡之禍原於徽宗君臣之宴樂也。五、六語藏得議論。

傳記

《洹詞》卷六《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宮府殊法，一涉宦戚，卽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爲掩義之害。」張侯辯愬，摘奏中張氏字爲訕母后，遂令回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爲栗栗，已，僅奪俸三月。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元，八閹道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閹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子贊成，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生能法皇祖爲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嬖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爲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爲江西副使提學，勑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涖士，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邪？」寧庶人方畜異圖，威劫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配左氏，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略】某年某月某日葬大陽山，左宜人祔，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

陳文燭《刻空同集序》空同先生者，大梁李獻吉也，家世徙自關中，舉進士，爲戶部郎，論壽寧侯下獄，賴敬皇帝寬焉，一夕醉遇侯于長安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欲陳其事，以前疏未久，隱忍而止。毅皇帝朝，代草韓尚書論逆瑾，幾爲所中，賴李文正康德涵解焉，直聲動天

下，投劾去。已而起江西學使，士習丕變，偶與御史不合，率諸生辱御史，聞于朝，竟罷歸。文名日起而忌者日衆，會寧藩之獄，幾至連坐，賴林尚書救免焉，先生竟老大河之濱矣。

《明詩評》卷一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從其父宦游之大梁，遂家焉。舉進士，爲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時長沙公爲相，稱能詩，赫然奔走，海内人士稍稍聞夢陽名，自折盛欲相近。而夢陽雅不欲，乃日夜取左氏遷史騷雅李杜二家集風之，其所作遂傳海内云。而夢陽爲郎時，嘗上書言外戚張氏，及它論治體文甚奇，下獄矣。天子仁聖，赦出不罪。而久之上崩，太子即位，中貴人始夤緣把朝事，將亂，大司徒洪洞公憂之。夢陽乘間說大司徒，合六卿極論中貴人。不勝，夢陽坐具草放爲民三年，以按察副使起視江西學政，復坐與藩長搆訐免。獻吉度不可復用，即歸大梁邸中，益讀書及爲詩文，間從閭里俠少年射獵繁、吹臺間。它罷國守相使者慕獻吉，踵贄幣一見，而獻吉傲睨，故不禮，或時坐賓席，使客侍坐，客中已敬之不恤也。獻吉玉立朗朗，意無可一世，居官，雖僚寀少忤即手批之，遇書有不記者，曰：「唐以下乎？」果然。歸十六年卒，卒年五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李思孝《空同集序》　獻吉，北地人也，少從其尊人宦於汴，因家焉，然實生北地，故今學士大夫率稱北地李獻吉，即獻吉亦自稱空同子，遂以名其集，空同蓋北地山云。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李夢陽，【略】官提學副使，爲一代詩人之冠，有《空同集》。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夢陽，【略】正德改元，進郎中，代尚書韓文草奏，劾八閹，坐奸黨，鐫職致仕。明年，復逮繫，自戊午至此，凡十年，下吏者三矣。劉瑾必欲殺之，康海謁瑾，以詭辭撼瑾，乃得免。瑾誅，起江西提學副使。倚恃氣節，陵轢臺長，坐訐奏罷免。宸濠誅，坐爲濠譔《陽春書院記》，獄辭連染，林俊爲司寇，力持之，得亡窮治。失勢家居，賓從日進，間從汴雒間少年射獵繁、吹兩臺間，二十年而卒。【略】獻吉詩《弘德集》三十三卷、《空同子集》又若干卷，錄得五十二首，其有大篇長律，舉世誦習，而余所汰去者，爲存其百一，略疏其瑕類，以申明去取之義，庶幾學北地之學者，或有省焉。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李夢陽，字天賜，更字獻吉，慶陽人，徙扶溝。【略】進郎中，代尚書韓文草奏劾劉瑾，坐姦黨致仕，（一云降山西布政司經歷，復逮繫得釋。）【略】卒後，弟子私謚文毅。【略】有《空同子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字獻吉，【略】天啟初，追謚景文。

《明史・文苑傳二・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開封。母夢日墮懷而生，故名夢陽。弘治六年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權關，格勢要，搆下獄，得釋。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爲張氏，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愬帝，帝不得已繫夢陽錦衣獄。尋宥出，奪俸。金夫人愬不已，帝弗聽，召鶴齡閒處，切責之，鶴齡免冠叩頭乃已。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又弗許，謂尚書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夢陽途遇壽寧侯，詈之，擊以馬箠，墮二齒，壽寧侯不敢校也。孝宗崩，武宗立，劉瑾等八虎用事，尚書韓文與其僚語及而泣。夢陽進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羣奄，閣臣持其章甚力，公誠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文曰「善」，屬夢陽屬草。會語洩，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摭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康海爲說瑾，乃免。瑾誅，起故官，遷江西提學副使。令甲，副使屬總督，夢陽與相抗，總督陳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夢陽。淮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下總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鄭岳勘之。夢陽僞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幷搆岳子沄通賄事。寧王宸濠者浮慕夢陽，嘗請撰《陽春書院記》，又惡岳，乃助夢陽劾岳。萬實復奏夢陽短，及僞爲奏章事。參政吳廷舉亦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不俟命徑去。詔遣大理卿燕忠往鞫，召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冤，不聽。劾夢陽陵轢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亦褫岳職，謫戍沄，奪廷舉俸。夢陽既家居，益跅弛負氣，治園池，招賓客，日縱俠少射獵繁臺、晉丘間，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内。宸濠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被逮。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林俊力救之，坐前作《書院記》，削籍。頃之卒。

《明詩別裁集》卷四　夢陽字天賜，【略】天啓中，追謚景文。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　夢陽字獻吉，【略】有《空同集》六十六卷。

紀事

作家逸事

韓邦奇《見聞考隨錄》二　孝皇十八年不輕下詔獄錦衣。乙丑，主事李夢陽劾張鶴齡疏有云：「陛下待張氏者，厚矣。」上震怒，下夢陽錦衣獄。中外洶洶，莫敢言。越數日，上召大學士劉公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知胡大罪，皇上怒之甚也？」上曰：「他無禮，直呼皇后爲張氏。」健頓首曰：「張氏指鶴齡，非謂皇后也。」上曰：「人謂婦人爲氏。」健曰：「此則不同。昔漢人曰『爲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蓋謂劉家趙家也。若曰張家。」天顏大悅，即命出夢陽，復其官。（屈西溪云）

《藝苑卮言》卷六　李獻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兪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兪怪，問：「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隙，即率諸生手鋃鐺，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搆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謁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復振。

又　余嘗於同年袁生處，見獻吉與其父永之僉憲書，極言其內弟左國璣猜忌之狀。末有云：「此人尚爾，何況邊李耶？」邊蓋尚書庭實，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又獻吉晚爲其甥曹嘉所厄良苦，豈文士結習，例不免中人忌耶？

《四溟詩話》卷二　李獻吉極苦思，詩垂成，如一二句弗工，即棄之。田深父見而惜之。獻吉曰：「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又　何仲默詩曰：「元日王正月，傳呼晚殿班。千官齊鵠立，萬國候龍顏。辨色旌旗入，衝星劍珮還。聖躬無乃倦，幾欲問當關。」李獻吉改爲「不敢問當關」。曹仲禮曰：「吾舅所改，未若仲默元句。」

作品本事

《藝苑卮言》卷六　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遇醉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李獻吉先生始祖曰貞義公，名思，故扶溝人，（鰲）（贅）於邑人王聚。聚當戍慶陽，貞義公代往，遂冒王姓者三世。獻吉父惟中，名正，以歲貢起家，始復李姓，爲周藩封邱王教授。獻吉年十四，隨入汴，尋入爲扶庠生。（宏）（弘）治壬子，將應河南鄉試。汴人謂獻吉「聖童」，試必發解。將阻抑之，遂日夜兼程如慶陽。督學邃庵楊公，一試輒許發解，既而果然。明年，登進士第。正德丁卯，爲戶部員外郎。大司徒韓公文等論逆瑾罪惡，瑾知疏出獻吉，逐歸汴。明年戊辰三月，移家扶溝。其《飲張氏芳園會諸君子》詩云：「三月到扶亭，扶亭春正好。綠水帶烟城，林花白皓皓。況與會心人，銜杯坐芳草。微言時剖晰，幽意恣探討。風來落英滿，醉臥不須掃。」《再遊張氏園》云：「莫道園林春事稀，重來尚見一花飛。葉心梅實垂垂結，樹底山蜂款款歸。百罰酒杯眞不厭，故鄉風景舊多違。濁河清濟天波遠，更上高城眺落暉。」《寓扶亭》云：「霜落扶亭已暮秋，遠人翻作故園遊。天低曠遠沙扶樹，月滉高城水近樓。千里關河今一到，百年桑梓竟何求。畫堂銀燭親朋酒，車馬何妨數日留。」以上三詩，集偶失載，緣宅基未愜初意。其《臘日》詩有「腐儒奔走竟何事，鄉土棲遲多苦心」之句，意可知矣。詩所謂「親朋」者，諸生李佩德與焉。佩德名瑤，身長九尺餘，賦性樸直，聲響如鐘，居密邇獻吉，朝夕與晤。獻吉每語人曰：「吾鄉李生佩德，貌與性行皆似古人，今世不多覯也。」其爲佩德爲鄭王相卒誌銘，出工部主政李伯材手。伯材名技，獻吉冢嗣，嘉靖癸未進士也。伯材第四子名四維，以鄉貢士爲沔陽守，邑李伯實與善，爲題公舊宅云：「曾聞汴上抱離憂，一日移家曲洧遊。避地不妨辭竹苑，還鄉自合老桐邱。年深楊子元亭在，壁故江淹綵筆留。況有成書傳海內，每從詞客話風流。」宅今屬曹氏，知者咸指爲空同宅云。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李夢陽釋獄在弘治十八年四月中，越月馭上

賓，故有「中夜悲歌泣孝宗」之句。正德七年九年黃河連清，李夢陽詩云：「今瑞定於今帝應，世人休擬聖人生」，蓋婉辭也。至嘉靖改元，又有「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爲聖人清」。舊有河宜濁反清，應陰變陽，諸侯變王之說，予謂正德之河清，猶《春秋》桓公之書有年也。

《明詩別裁集》卷四 贛州賊作亂，都御史陳金奏調廣西狼兵征之。《士兵行》所由作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陳田按 邃庵，楊公應寧爲中書舍人時讀書之室也，因以爲號。李西涯倡爲之解，吳匏庵、謝方石爲之銘，林見素爲之說，靳戒菴爲之序，張伎陵爲之賦，楊月湖爲之跋，邵二泉爲之贊，而空同子爲之辭，東沂陳玉、華亭顧清、嘉禾呂憲、廣陽馮清、建業劉麟、和順王雲鳳、杜旻、錫山陳策、清苑傅珪、東川劉春、維揚朱應登、東萊毛紀、上蔡李遜學爲之詩。今錄王雲鳳詩附空同辭後云：「庵何爲者名之邃，客有問予對以意。長安甲第臨大道，畫栱雕飛瓦鱗次。豪奢買屋兼百家，猶嫌走馬無餘地。朝歌□管隔巷聞，金鞭玉轡籠街至。邃庵先生半畝宮，其門一閒前後四。最後南扉中置几，左右經史兼圖記。心遠自無車馬喧，吏隱誰知鴻鵠志？北面白首亦執經，千里青衿來問字。明珠在浦聲價高，寶劍貯匣光鋩利。飄忽風塵二十春，故廬今日屬何人？邃庵號已在天下，邵子行窩到處新。」

又 正德六年，畿內賊起，京軍不能制，調邊兵，大同遊擊江彬因錢寧召見。彬狡黠強狠，談兵帝前，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盛稱邊軍驍悍，於是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號外四家，縱橫都市中。每團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八年，命許泰領敢勇營，彬領神威營。賜彬國姓，彬復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召侍豹房，同賜姓爲義兒，建義子府。又設東西兩官廳於禁中，視團營。領以泰等四人，號義子四鎮軍。帝自領羣閹善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呼譟，聲達九門，甲光照宮苑。空同《內教場歌》紀其事也。空同又有《道逢飛豹鷹狗進貢》詩云：「赤豹黃羆貢上方，虞羅致爾自何鄉？微軀亦被雕籠縛，遠視猶聞寶絡香。名鷹側目思翻掣，細犬搔毛欲奮揚。隨侍近收擎鶻校，上林新起戲盧坊。」此亦武宗時事。

又引《名山藏》 司禮監劉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鉅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上釐。復請貓竹廠地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人塚二千五百餘，築室僦民，聽其宿倡賣酒，曰供贍玄明宮香火。

著録

李夢陽《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眞？王子曰，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率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予之詩非眞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眞，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

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黃省曾《空同集序》　省曾樂志衡門，修辭海曲，山川間之，音通道契，故先生於戊子之冬，以手編全集寄我姑蘇，殷勤扎書，屢貽疊受，既而先生問醫南下，邀予京口，千里不遐，命僕爲序，辭謝再三，屬委逾至，乃得論襟於綠雲之亭，品文於大峴之山，並舘逾旬，雪涕成別，長江悠悠，雪帆遂遠，歲之除夕，先生告徂。嗚呼！緬惟邂逅，已然李子之許，自顧淺膚，莫稱陽冰之託，勉撰斯文，恐孤泉下附於驥後，且幸因之與日月而並遠也。

呂柟《空同集後序》　空同李子者，陝之慶陽人，李二獻吉也，既歿矣，遺文詩殆千百篇，其甥曹君仲禮守鳳陽，將梓行，問序焉。

《百川書志》卷一三　《空同詩文全集》六十三卷，江西提學副使空同山人北郡李夢陽獻吉撰。

又卷一六　《(崆)(空)(峒)(同)集》二十一卷，江西副使北郡李孟陽獻吉撰。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空同文集》。

又　《李空同文集》。

又　《空同詩選》。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夢陽《空同集》六十三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崆)(空)(峒)(同)文集》六十三卷，信陽李夢陽著。

陳文燭《刻空同集序》　其集海内爭誦，嗣孫四維守沔陽，重梓之，介博士乞余言，憶昔過夷門，訪河上草堂，已沒于寒煙斷莽間，每與何啟圖學士謀選李何集，而未能也，今安能已于言哉！

費尚伊《刻空同集序》　郡大夫李公四維既梓其先王父《空同先生集》成，偕博士馬君輩丐余言爲序。【略】大夫吏治經術無忝家世，三年政成，爰梓斯集，昔馬遷書成，而藏之名山大壑，以俟知己，少陵之裔，其後無振者，若先生所得又較奢矣。

蘇雨《重刻空同集序》　吾自髫年知操觚，雅聞海内有所謂李獻吉先生者盈耳廓，不知其爲何許人，亦未知其所爲文。殆弱冠，乃從先姑丈羅太常書笥中見公文集數十篇，然多逸脫。已心醉其間不忍什。及叨甲戌第，得與諸寓内縉紳遊，乃復從海南歐楨伯所，乞得公全集，甫披卷而以使秦輟業。萬曆丙子，復從吾使局得睹空同子二全帙，輯雖徑寸，而公之淵蓄鴻藻已撮其大矣。無何，受命以兵備駐沔陽，先生冢孫四維來守是邦，予索得全集若干卷，盡月日誦讀，見其主持六籍，奴隸漢魏，卑卑唐宋，直牧豎已耳。【略】沔陽守能世其家，有自矣。若重梓先生集，此言請畀諸首，可乎？李守曰，唯唯，因次第其語以授之。

聶豹《空同子小序》　予讀《空同子》八篇，而歎其爲文之至也，【略】廼刻之郡齋，俾後世之知空同子者，不獨以其文而已矣。

高尚忠《空同子跋》　蓋不佞始得《空同先生集》，締視之，眩然驚，已穆然思，伏而讀之不能釋也。晚廼睹所謂《空同子》八篇，則又益歎先生之深於道焉。【略】會先生之孫四維爲德平令，將付剞劂，不佞於先生爲鄉人，景行之日久，而重以德平君之託，廼敬綴一言於末。嗚呼，斯編出，庶幾可以窺先生之微也哉。

葛曦《結腸集序》　《空同先生集》行於世久矣，《結腸》篇三在其中，復奚集？以三篇外有圖、賦、何崔諸名公作暨宜人誌誄，所以發《結腸》者，言殊而事備，義別而理該，又可自集也，故集。集無序，先生孫振亭公慮年遠而逸，屬葛子序，而壽諸梓焉。

李思孝《空同集序》　國朝文章亡慮數十家稱於世，而獨李獻吉先生稱最。余自垂髫時即躭悅之，購得全編，相與朝夕，省方憑軾，稍露隙日，每披閱不忍釋。【略】余雅慕空同先生之文，而今按部於其鄉，諧茲鄉往之私更竊竊然動也。比巡歷北地，登黃帝訪廣成子處，巋然壁上，下窺龍蛇所居，精氣出入，余佐回留之不能去，以爲是宜有獻吉矣。及索其集於郡，無之，已而索於京兆諸郡，又無之，余甚慨焉，余惟獻吉網羅百代著述，成一家言，爲昭代詞人之冠，評者謂自唐以來有草昧功，不啻家傳而戶誦之矣，故海内刻獻吉集者甚夥，以余所見，蓋有姑蘇、汴梁、晉陽數種，關西實獻吉故里，何獨茲集無刻也？夫地重人，人亦能重地，空同之山，自黃帝訪廣成子後，越數千百年而生獻吉，地靈人傑，後先輝映，乃茲集未備，文獻無徵，薦紳先生往往求之他省，而閭巷寒儒視古修詞者，每以力不能購全集爲恨，山靈

有知，亦當姍笑，安在其爲北地重也。昔揚子雲願不受三歲秩粟，得觀書於石渠，乃知博綜之士非不欲洽覽群籍，而傳布不廣，從古難之矣，獻吉集安可無刻也！余於觀風暇日，出篋中藏本，付督學臧君訂其豕亥，捐贖鋟刻於京兆，是刻成，將北地之山嶽人文並照耀千古不朽，關西學士大夫與夫窮巷白屋操觚而脩復古之業者，景行尚友，庶幾無王充氏之嘆，即不佞鄉往夙願，亦藉是少酬於萬一哉！

臧爾勸《空同集後序》 侍御東明李公代天子狩於三秦，百度惟貞，遐邇禔福，尤加意釐文造士，按部所至，從吏事旁午中，臨校品題，直抉六經之淵源，而揭文章之宗旨，士無不灑然嚮風烝烝興起者。暇復手空同一編，語余曰，弘文者先其大，作人者示之的，【略】乃其集梓於海內，而顧缺然於其鄉，徒使二華終南百二天險下瞰山東者，雄傑如昔，而其人之吐吞河渭，沉鬱豐鎬，憑陵子長、孟堅輩者，不得與山河鼎列其域中，並重今昔，令其鄉之後進，好古思企者，外索而手抄，仕宦而遊茲土者，無所購奇書，若適瑤圃瓊林，空篋而返，寧獨掩厥懿美，且非所以華國乎？君方秉斯文之印，其訂訛而付梓人氏，爲秦文獻及其子弟計。余拜受而敬諾曰，盛舉哉！【略】獻吉復古之偉功、文章之定價，其自爲論辯與諸家所評騭具在，不復論，論公梓文之指云。

鄧雲霄《重刻空同子集叙》 余之梓空同先生集也，豈自附，污不至阿其所好，夫亦願同志者皈依正覺，毋蹈野狐外道，抑嗤白雲秋色、中原紫氣等語之爲魔軍，余將倚劍空同而摧伏之矣。是役也，潘君景升校讐半載，深窺作者心苦。景升雅善詩，名傾江左，其欲皈依正覺，則猶余志也夫！

馮時可《空同子集序》 《空同集》乃先生手自編彙，以貽我郡黃勉之，勉之爲校訂序焉，梓于吳。未幾，先生甥曹仲禮守濠爲重梓，而王子衡復序之，踰七十年，板漸蝕，莫能得善本。會東莞鄧侯令長洲，政成之暇，爰飾風雅，每喟然曰，吳於海內文獻稱甲哉，而音多柔曼，孰其振之？已讀先生集，而亟賞曰，茲其矯矯者與！舍是而誰爲吳士的矢也？爰出月俸，資剞劂，俾潘君景升事校讐，景升淹雅，苦心數月，於集中魯魚亥豕咸正罔遺，又采集中所逸若干篇，重定其目，而益以《空同子》八篇，於是先生集始爲完書。工既竣，則以序屬不佞。【略】我侯梓此，豈無意耶？侯秉介抱奇，嶒崚犖韋波中，其詩文秀拔逸羣，於先生風聲桴鼓，其有契于斯也，夫豈貌賞！

潘之恒《弘德集序》 此《弘德集》序，自嘉靖後所增亦無幾，惟五七言律各一卷耳，豈遺草尚多耶？先生賦止騷而無漢，故稱賦騷，四言出入風雅，乃不自居，而曰四言古非體也，易爲風雅什，五言絕高古，曲盡其變，安得以少而抑在後乘，如擬李古風五七言淆之，而名散篇，體將安傳乎？一升之，一別之，各爲一卷，總成三十七卷，此可覓諸先輩所安，不敢謂僭也。序法本季札觀樂，自左氏以下無此奇，先輩夷情，作者苦心具見。予有感於眞詩之言，而慨世之務相矜詡也，屬上海喬生一琦手書，揭諸首簡，爲將來指南云。

馮夢禎《重刻空同先生集序》 《空同先生集》有晉陵鄒氏板，燬于火業數十年。東莞鄧玄度令長洲，政事之暇，留神翰墨，有契斯文，斥俸梓之，委校讐于潘子景升。會馮子至，吳玄度因景升請：「願借先生一言竟殺青可乎？」余唯唯。【略】則玄度斯舉其大有功于雅道矣。玄度令長洲三年，以文學飭吏治。爲詩清新，翩翩有拔俗之韻。詩道中興，吾有望焉。因叙斯集而及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李夢陽《弘德集》三十三卷。 又：《空同全集》六十六卷。

又卷三一 李夢陽《文選增定》二十二卷。

又 李夢陽、顧璘批評《唐音》□卷。

《明史・藝文志四》 李夢陽《空同全集》六十六卷。

又 李夢陽《古文選增定》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空同子》 明李夢陽撰。【略】其書分化理篇二，物理篇一，治道篇一，論學篇二，事勢篇一，異道篇一。凡六目，八篇。已編入《空同集》中。此本乃後人摘出別行。

藝文

徐禎卿《於武昌懷獻吉五十韻》 豈是乘桴客。棲棲鄂水陽。故人多放斥，吾道轉凄涼。寵辱今如此，沈憂不可忘。隋珠元按劍，荆璞自離殃。似

爾青雲器，誰言世網傷。王風紛墜地，冥契獨陞堂。逸擬曹劉駕，清聯沈謝行。列星分漢署，白雪映仙郎。能使尚書重，深揚國士光。在公勤夙夜，於古準羔羊。側席遭仁聖，求言渴禹湯。靡躬懷骨鯁，有疏削豺狼。那信黃金鑠，萋然貝錦張。孤誠迴日月，萬死出風霜。直道焉辭辱，庸夫或笑狂。始知天德廣，曲納海流長。賈誼猶投楚，鄒生故泣梁。如何捐虎口，忽已訝雲翔。我識從偕計，觀風美大唐。謬通仙籍末，賜對玉墀傍。食粟眞爲竊，河清詎有常。寧論供黼黻，祇爾奉趨蹌。乃遘同心彥，陪游古藝場。夜間堪秉燭，日旰尚含香。莫逆談恆劇，從容寢不遑。允求諧比興，端可發宮商。疏越宜宗廟，華蟲傍袞裳。淵衷深禮樂，文化蔚巖廊。豈謂奄徂落，還應厭治康。雙傾泰陵淚，俱斷杞人腸。赤子居猶喘，蒼天意叵量。河山開紫氣，符瑞轉宏綱。漸歷輿圖遠，欣瞻帝座昌。聲靈掃烏合，英德邁龍驤。姬旦匡周室，相如侍武皇。俄看霾霧鬱，半覺老成亡。鱗逆攖須斃，乾行斷自剛。內林鴟啄吻，丹闕彗浮芒。逐客無寧跡，窮途不裹糧。厲堦生枳棘，芬餌挂鸞凰。西去仍秦苑，南歸定汴鄉。驚飛憐帶繳，欲往嘆迷方。憶向青門別，重凋季月芳。幾時申契闊，繇此卜行藏。太潔爲身累，虛名與世妨。悲歌空骯髒，中路惜彷徨。潛伺亨陽復，終焉履善祥。達人聊麴蘗，隱士且庚桑。鴻鴈紆關塞，江流極楚湘。遙知懷逐侶，一爲奠椒漿。

何景明《六子詩・李戶部夢陽》 李子振大雅，超駕百世前。著書薄子雲，作賦追屈原。新章益偉麗，一一鸞鳳騫。華星錯秋空，爝火難爲然。摛文固無匹，投義罕比肩。抗志冀陳力，危言獲罪愆。握瑜不得售，寶棄誰爲憐。仲舒貶膠西，賈生亦南遷。古來有遺憤，非君獨哀嘆。

又《懷李獻吉二首》（存目）

薛蕙《讀李空同詩》 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築園學富翁。地下定遭劉主笑，我猶如此況如公。

李舜臣《吾未識李空同先生每讀先生詩且官渠後欽其爲人過圓通寺懸多詩刻而僧獨取先生者有靜言看石耳之句石耳峯名廬山佳處》 先生是在武皇年，彩筆滄江動遠天。僧徒亦識山中字，學士今傳鄴下篇。當日鳴泉邀節鉞，清秋高閣自雲煙。誰令流落明時去，石耳空知炫獨妍。

王世貞《讀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子詩》一 夔峽收英靈，乾坤無眞色。擾擾操觚士，各務狗所得。悅若襄城轍，俱迷陰陵澤。明興我高帝，神武肆蕩滌。七葉開人文，疇能承休德。是時北地生，草昧發超識。手挽天河流，千秋鴻濛坼。坐令景從輩，齊聲諧其則。矩步寧敢渝，狂者羞踐跡。寧知龍變化，夭矯不可卽。彼以蛙黽趨，胡然矜相測？

吳國倫《八子詩・李學憲獻吉》 獻吉起北地，操觚幹元機。上探軒虞矩，下抉楊馬微。中流障頹波，濛汜揚初輝。雄哉草昧圖，羣哲相因依。遂令大雅還，始識新聲非。況乃矢忠鯁，九死干天威。宏辭潤高節，赤日爭餘輝。淪沒良不朽，靈均與同歸。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給諫李宗一，名元，祥符人，而獻吉業師也。獻吉年十四，隨其父教授公寓汴，從宗一學毛詩。不數年，宗一以解元登第爲夕郎，獻吉亦以解元登第爲戶部主政，同立於朝，每相倡和。宗一有詩得「能」字，獻吉和之云：「奉和高韻，兼申賀忱。春風白髮拜新陞，舊署重來有夢曾。官暇更饒詩酒興，病餘甘遜簿書能。吏人埽閣將移竹，賓客臨軒或遇僧。他日門牆三鱣在，媿從雲路接飛騰。」集偶不載。惟時王伯安爲主政，與獻吉莫逆，併善宗一，亦和之云：「懶愛官閒不計陞，解嘲還計昔人曾。沈迷薄領今應免，料理詩篇老更能。未許少陵誇吏隱，眞同摩詰作禪僧。龍淵且復三冬蟄，鵬翼終當萬里騰。」獻吉又和宗一韻云：「奉次高韻，語意縱放，伏惟恕而進之。坐便涼爽入西齋，天末黃雲送晚霾。蠅虎技微空守戶，葡萄陰重欲翻階。瘦餘子夏非關病，醉後陽城不爲懷。古往今來共回首，世人猶自巧安排。」以上三詩皆和韻。或謂唐人《早朝》諸篇，止和其意，近世和韻，非唐人指。然李、王二公與關中王允寧往往和韻，亦未爲不可也。宗一先名源，後易元，平臺其別號也。

雜録

《藝苑卮言》卷六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多駁雜可删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漢宮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祇今誰是郭汾陽」一首。李開先少卿誦其逸詩凡十餘首，極有雄渾流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選，何也？余往被酒跌宕，不能請錄之，

深以爲恨。

《揮麈詩話・空同諸公詞》 李空同文章鉅手，不屑小製。然嘗見其小詞《如夢令》二篇，今集不載，云：「昨夜洞房春暖，燭盡琵琶聲緩。閑步倚闌干，人在天涯近遠。影轉，影轉，月壓海棠枝軟。」「不信園林春早，一夜遍生芳草。說與小童知，池上落紅休掃。休掃，休掃，花外斜陽更好。」

《詩藪續編・國朝下》 獻吉學杜，趨步形骸，登善之模《蘭亭》也。于鱗擬古，割裂飯飣，懷仁之集《聖教》也。必如獻吉歌行，于鱗七言律，斯爲雙鵰並運，各極摩天之勢。

《圍爐詩話》卷六 唐人王貞白《太液池》詩：「此波涵帝澤」，以「波」與「澤」犯而改爲「中」。獻吉之「深夜悲歌泣孝宗」，好句也。卻「悲」、「泣」相犯而不知，心粗故也。心粗者無一事有成。

何景明

論述

綜論

康海《大復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于域中，其敦致古昔、逖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于往訓，摹倣剽敓，遠於事實，予猶以爲過云。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文視昔盛焉。是時仲默爲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爲翰林修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難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叙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辨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作，三者備焉，故予欣慕歎息，非私之也。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修撰歸，十有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修，可以上薄屈宋、董賈，有相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厥覿淺矣！仲默豈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遍天下，然實無知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于開成，世代既移，音節斯異，修辭之士能無惡厥趨，斯已優矣，復能引而上之，不沈于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

唐龍《何氏集序》 何子仲默生而敏悟，童子時即執簡賦詩，邈焉寡儔。長益肆力焉，探冥抉奇，增華漱潤，軋晉魏而上之，惜于三十九而卒，乃已焉矣。【略】夫詞不雅與雅而闕于行者，皆弗得傳，即傳，弗遠。何子詞則雅矣，其行履復嶷然而有令名，則傳之也固宜。嗚呼！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廓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漪乎河漢而無涯涘也，天顧陋而夭之，而俾弗竟其緒乎？予聞天之大化，理以經之，數以緯之，以理御數則履其常，數角而勝焉變斯出矣，是故牛之行，羸然而疾也，回之仁，隕然而夭也，誠格于數，即古之大賢猶俛而從之，何子其若之何抑諸！斷鵠之劍、照乘之珠，天下之至寶也，假于塗之人，則主人匍匐往索之，而不俟越宿焉，是故李賀夜夢神人請賦白玉樓，覺即屬纊，殆又一道已乎！何子斷鵠之劍、照乘之珠也，則天恒靳其光矣，而能不收之邪？是亦不可不謂之數也。

王廷相《何氏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溫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寔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於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楊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吾友大復何子仲默，蚤歲能文，下筆頃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齡即舉于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不降重造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爲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擯棄積俗，肇開賢蘊，一時修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謨》匹《雅》，欿《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溫醇典雅，色澤丰容，妙緒鴻裁，靡不備舉，摽而彰之，將並日月，朗於太虛。豈非高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爲時拘者耶？古稱「雄視百代」，斯文信矣。浚川子往與孟望之論大復：乃間世精氣所鍾，造化靈秘之久，一旦勃勃附化，何所不神耶？故生而即文，即知事，即賢，即老成，即有古人風。非神解之故，乃爾能之耶？

夫人，墳籍孰不探？道旨孰不詮？文辭孰不修？風調孰不循？德履孰不習？終格於不類者，天畀之解未神爾。望之亦以爲然。正德中，余督學四川，大復督學關中，一日走書曰：「孔孟邈矣，學漸支離，塗岐矣，後生汶汶以塞。邇得論說數十，與君約境上之會，期越月之講。」然竟不果來，今集亦不見有此論。豈終未成耶，抑遺之耶？悲哉！悲哉！其未之究竟者若此，天實爲之矣。漁石唐子曰：「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廓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漘乎河漢而無涯也。」嗟嗟，豈不信然哉！《大復全集》刻行久矣，猶未託有序列。其甥王君朝良泣謂余曰：「公，吾舅氏之知己也。茲言，非公其誰？」嗟乎！造化奪大復去矣，斯文出於元精，應與元氣並存，雖造化亦不得而奪之。古謂華質長潛而靈蹟不滅者，其以是夫！其以是夫！

王世貞《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才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爲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抉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爲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曆下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卽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爲勝，而它工易者、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齕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颺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夫覩其沈深莽宕、激卬鼓壯、喑嗚憯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卽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璧坐璣馳，文霞淪漪，緒颺搖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隃何子而上者。何子爲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雁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其敖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爲名公卿已耳，所以削滌卑瑣、振頹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王生若爲何子叙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李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嘉靖戊午後學吳郡王世貞撰。

《明詩評》卷一　景明詩如太華芙蓉，秀出雲表，朝霞貼水，燦爛萬狀。又如西施毛嬙，工藝絕世，婉孌有情。氣力少讓李夢陽，燁燁動人，頗自不減。

《藝苑卮言》卷五　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卻扇一顧，粉黛無色。

又　卷六　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

又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詩體翩翩，俱在雁行。顧華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騷賦啓發擬六朝者頗佳，他文促薄，似未稱是。

《盛明百家詩・何大復集序》　大復何先生稟賦靈異，造詣精深，故發爲文辭，可稱獨步。時惟李空同先生相與頡頏，互有低昂，世稱何李，宜矣。

《詩藪・近體中》　王維氣極雍容而不弱，李頎詞極秀麗而不纖，此二君千古絕技。大曆後風格曠廢，至明乃一振之。國朝仲默類王，整密過之，而閒遠自得弗如；【略】至於精華鴻麗，政自相當。

又《續編・國朝上》　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獨魏陳思，次則唐王子安，明何仲默。二子風華神秀，絕自相當。然子安尚沿六代綺靡，仲默一掃千秋茅塞，其識與功，不可同日語也。

又　今人因獻吉祖襲杜詩，輒假仲默舍筏之說，動以牛後雞口爲辭。此未覩《何集》者。就仲默言，古詩全法漢、魏；歌行短篇法杜，長篇王、楊四子；五七言律法杜之宏麗，而兼取王、岑、高、李之神秀，卒於自成一家，冠冕當代。所謂門戶堂奧，不過如此。

又《國朝下》　仲默氣質絕溫雅，亦有「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亡於謝」之語，遂開一代作者門戶。彼身繫百千年運數，豈容默默以沽長厚。至與獻吉書，評駁不少恕，詎有毫忽勝心，所謂古之益友。而李答書喑嗚叱咤，形於楮墨，雖言皆藥石，彼此用意瞭然。至再書以激之而何直受不答，有以見其量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何仲默（名景明）五言古，初年學唐，短篇間有相近，既而學漢魏，實疎。樂府雜言、七言，出於兩漢者爲離，出於六朝、唐人者間有可采；中用韻多兩句一轉，非樂府本色。歌行，才力遠遜獻吉，而亦未升高岑之堂，間有入錄者，亦不盡合，元美謂「獻吉包徐孕何」是也。

又　仲默《袁海叟集序》云：「景明自爲舉子，歷宦十年，日覺所學非是。李杜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漢魏，李杜各極其至，說見前集李杜論中。）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二家，旁及初、盛，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愚按：此論雖於李杜古詩有不相契，然與前「捨筏」之說（見前集總論李何論詩中。）及所云「子美歌行不及初唐」，（見前集李杜論第十一則。）意甚相反，蓋此言「自爲舉子，歷宦十年」，乃三十以後言，而前所云則三十以前見也。然集中五言古學漢魏實疎，歌行較李杜又自逈絕，蓋仲默轉想雖切，而資性實遠，終未有一得耳。至年三十九而卒，惜哉。

又　楊用修云：「仲默枕藉杜詩，其於六朝、初唐，未數數也。與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螢》二篇擬之。」予謂：詩先體製而後氣格，仲默、昌穀、君采、用修諸人多學六朝、初唐，似過而實不及也。

又　王元美論李何諸子云：「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天地再闢，日月爲朗。」此見元美及李何諸子所見、所造皆歸於正。薛君采、楊用修工於六朝、初唐，又自以導仲默爲功，予謂：薛楊二子，實爲禍首。然仲默入初唐，止七言古一體，而他則未嘗入也。獻吉、元美亦有六朝、初唐，實以備衆體耳，非有意學之也。

又　仲默五言律，全集太弱，元美謂「不能諱其孱」是也。然入錄者多出盛唐、子美。

又　仲默七言律，風體不一，入錄者多出盛唐、子美，亦有出大曆者。餘雖稍弱，無不可觀，當爲國朝七言律第一。蓋于鱗雖高壯雄麗，不免鑿穎太露耳。獻吉《駁仲默書》云：「仲默詩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云：「君詩結語太拙易，七言律與絕句更不成篇，亦寡音節。」此論一一相反，豈以仲默論其詩「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獻吉心有不服，而故爲是以詆之耶？

又　子美七言律，尚有稚語、累語。仲默學杜，雖氣格稍遜，而純美勝之。故仲默五七言律及獻吉五言律，皆子美嫡嗣也。

又　王敬夫嘗言：「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惟仲默諸君子，亦獻吉有以發之。」至其《漫興》詩則云：「仲默親從獻吉遊，高才妙悟孰能儔？寧獨老夫堪下拜，卽教獻吉也低頭。」蓋仲默才力本不及獻吉，而五七言律精純秀美，實爲勝之。此蓋服其精純秀美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仲默初與獻吉創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諆，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時，低頭下拜，王渼陂倒前途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袒。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余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摋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運世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爲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卽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所以暢漢魏之飈流，革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爲鴻溝，畫晉宋爲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捨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所謂「法」者，何法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爲大言無當，矯誣輕毀，箴彼膏肓，允爲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論。弘正以後，訛繆之學，流爲種智，後生面目倒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爲之質的也。因錄仲默之詩，略爲辨正如此。

《明詩綜》卷三〇　顧華玉云：仲默咳吐珠璣，人倫之俊。

又　徐子容云：仲默、昌穀，咸懷雋才，與獻吉相頡頏。而二子秀潤清藻，微乏雄渾。

又　黃勉之云：大復詩所謂「使集」者，宣敬皇帝哀詔時作也。「家集」者，劉瑾柄國謝病還鄉時作也。「京集」者，直內閣制勅時作也。

又　唐虞佐云：仲默詩探冥抉奇，增華漱潤，軋晉魏而上之，一唱三歎，有餘音焉。

又　任少海云：仲默詩如黃鐘在縣，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其橫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搴旗，而登壇嘯咤，千人皆廢。

又　徐子元云：大復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大匠揮斤，羣工斂手。

又　穆敬甫云：何詩清淑典麗，鑑然瑩然，眞得風人溫柔敦厚之旨。

又　黃清甫云：大復詩因意著詞，就詞成篇，故情性沖逸，興象閑雅。

曩與李公共驟詞場，並崇雅道，李則氣勢爲勝，公則風度爲優。

又　彭子殷云：仲默朗音亮節，惜年弗遐，美而未至今也。拔犄豪之，獻吉壓於其上，天下其誰信之。

又　屠緯眞云：空同雖極力摹古，天才故高，不沒雄渾之氣。大復雖不盡摹古，法度故在，都無纖豔之習。此其所以並傳也。

又　江進之云：何大復詩何嘗規規摹古，然已逼古人。

又　陳卧子云：仲默姿制嬴秀，神氣和朗，發徽音，吐芳訊，令人有形穢之恥。昔人稱王恭濯濯似春月柳，又評褚書爲瑤臺嬋娟，庶幾近之。詩云：「有美一人，清揚婉予。」迨將仿佛焉矣。

又　曹潔躬云：唐之士人稱鄠川爲詩天子，浣花爲詩宰相。王諸體精緻，毫髮無憾，若是乎盡善盡美也。杜硬語盤空，頹唐潦倒，若似乎未盡善也。而王聲價友讓杜數等。問之，解人會於心，不能言其故也。弘正間，李何並起，始而相應，既而相規。李扛鼎拔山，千夫盡廢。何霜葭玉樹，照曜一時。右何者美其醇而寡疵，少李者指其生吞活剝，不知李正藉短以擊長，而何即長反見短。明鏡無塵，不若月中有物，雖稱勍敵，然終遜李一籌。

又　姚仙期云：誦大復詩，如聽雲中奏曲，但覺洋洋盈耳。

又　孫豹人云：大復五言句琢字鍊，長歌滔滔洪遠，又復清爽絕倫。五律全法右丞，清和雅正。七律自少陵以外，無所不擬。絕句獨不摹盛唐，秀峻莫比。要之，驟而如淺，復而彌深，兩言其定評矣。

又　沈山子云：大復楚謠漢風魏製晉造，靡所不有。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陳卧子云：仲默題畫諸篇，源出杜陵，匪徒貌似，神亦似之。

又附錄　孫豹人云：風雅互作，雜體並生，仲默五平五仄詩，亦具體也。詩云：「秋原何蕭蕭，耳目去雜茸。枯荷猶穿塘，苦瓠尚抱隴。寒風吹空林，落日照古冢。徘徊觀陳蹤，露下髮忽竦。」此詩不見平仄之迹，乃運思之神。更有七平七仄，如「吐舌萬里唾四海」，「七變入臼米出甲」，「離衽飛髻垂纖羅」，「梨花梅花參差開」是也。

《圍爐詩話》卷六　人有問作詩之法者，仲默指堦下花曰：「色而已矣。」其本領可知。仲默設色之善者，宛似唐人，以意求之，方知其僞。

又　仲默不作豪態，不甚可厭，筆比獻吉稍輕秀，最宜今日應酬。

《劍谿說詩》卷下　仲默善學古人，於漢、魏得其風骨，於六朝得其情采，於唐初四子得其音調而詞不縟，於老杜得其格律而氣不犄，後人於此問津，最爲無弊。顧虞山擠北地而幷及信陽，何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大復集》　正、嘉之間，景明與李夢陽俱倡爲復古之學，天下翕然從之，文體一變。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覆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變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即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驄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禎所論，以防浮豔塗飾之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齏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何仲默歌行頗工修飾，如《津市打魚》、《胡人獵圖》等篇，皆不失古人家數。五律《昭烈廟》云：「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亦卓然有識。

《筏園詩話》卷二　何大復答空同書，謂詩盛於陶、杜，文盛於韓、歐，而詩之亡即自陶、杜始，文之亡即自韓、歐始。後人執爲口實，羣起而攻，此論遂爲詬府。其實確有所見，意非盡妄，特放言高論過易，故招尤叢謗，理無由伸耳。自古極衰之根，每伏於極盛之中，循環往復，不止詩文爲然。陶、杜出而人爭學爲陶、杜，韓、歐出而人爭學爲韓、歐，既未窺見本原，又未洞其得失，於是陶、杜、韓、歐獨至之詣不能法也。其不至處，與無心之失，率意之病，則盡法之，遺其內之精英，襲其外之面目，高自位置，流弊百出，不可救藥矣。此非陶、杜、韓、歐之過，學爲陶、杜、韓、歐之過也。極衰始於極盛，理本不誣。大復任意縱筆，故作大言驚人，而詞不達意，致招掊擊，原屬自取。第不究其言之所以然，一味詆訶，則又耳食之過矣。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引《國寶新編》　仲默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

賦，便凌作者。觀其與李氏論文，直取舍筏登岸爲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賦詠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恆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雋。

又引沈愷《環溪詩話》 何仲默詩如玉工治玉，遇方成圭，遇圓成璧，得心應手，神授非人力也。

又引趙彥復《梁園風雅》 大復詩以清遠爲趣，俊逸爲宗，務在舍筏，而自見神情。與獻吉分鑣異軫，各臻其極。一以爲霆驚電煜，駭目振心；一以爲落日明霞，餘暉映遠。

又引王士禛《分甘餘話》 胡元瑞論明人歌行，既尊空同，而略於大復，不知何《聽琴》、《獵圖》、《送徐少參》、《津市》、《打魚》諸篇深得少陵之體，特以秀色掩之耳。胡專舉《明月》、《帝京》，陋矣。

又引《東泉詩話》 信陽古體，佳句如《種麻篇》：「孤生易憔悴，獨立多憂患。」《擣衣》詩：「君子萬里身，賤妾萬里心。」《詠懷》詩：「浮雲蔽江皋，白日忽已晚。」皆力摹六朝。

又陳田按 大復骨清神秀，龍鳳之姿。如虬髯公見太原公子，令人氣奪。與空同固是勁敵。

分論

《師問》 《山樵暇語》卷七：何景明《師(問)〔問〕》一篇，當與韓子《師說》並行，學者不可不看。文見何氏本集。

《明月篇序》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陳卧子云：此序深得風人之旨。《明詩別裁集》卷五：不可不知此論。又：新城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眞不被前人瞞過。

《古井篇》 《明詩歸》卷三：譚元春云：古云改邑不改井。井猶崩塌如此，矧人事乎！心長綆短，愁所來矣。

《艷曲》 《明詩歸》卷三：鍾惺云：始終祇寫風景，絶無一字及于艷情。而風景蕩漾，讀之已覺艷情滿長安矣。大都詩人微妙，多在筆墨之外。

《昭烈廟》 《明詩歸》卷三：鍾惺云：昭烈，承漢統者也。不專主伐魏，是本根大病痛。此詩三復致譏，意念深矣。《明詩別裁集》卷五：黃清甫云：匪直倜詞，亦存名教。

《懷五清先生詩》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陳卧子云：仲默《懷五清先生詩》云：【略】五清先生，內江人，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謚文肅，劉公瑞也。字曰德符，山東按察僉事時斅之子，中弘治丙辰進士，正德丁丑以按察副使，提督浙江學政。明年六月，廣購經史子集，發十一府儒學公貯備覽，每册隸書於序，尾鈐以關防。今各府俱散佚人間，予每見之。惟湖州府學尚多存者，予家所抄施宿、張溟《會稽》二志，乃其所儲本也。又嘗於峴山建三賢祠，以祀唐刺史顏公眞卿，宋知州事蘇公軾、王公十朋，則己卯年事也。留心風教若此，可謂克盡其職。儻學使者，悉如公所爲，士風吏治，何難丕變。予以爲三賢祠在，宜作栗主幷祀公，斯則賢有司之責矣。公有《五清先生集》十八卷，又《外臺集》六卷，訪之未獲，故附識於此。

《短歌行》 《明詩綜》卷三〇：陳卧子云：弱於曹公，壯於子桓。

《種麻篇》 《明詩別裁集》卷五：陳卧子云：蕙心蘭質，綺羅如在，元美所謂「却扇一顧」時也。

《擣衣》 《明詩別裁集》卷五：陳卧子云：弱於曹公，壯於子桓。

《青石崖棧》 《明詩別裁集》卷五：信陽五言古有三謝體，有少陵體。此連上章，乃少陵體也。

《俠客行》 《明詩別裁集》卷五：生氣坌湧，音節亦健勁。

《秋江詞》 《明詩別裁集》卷五：「美人娟娟隔秋水」，風度似之。溫飛卿樂府過於旖旎，詩格轉不逮也。一本節去末二語，更有餘韻。

《登樓鳳縣作》 《明詩別裁集》卷五：此爲武宗南幸而作。

《送彭總制之西川》 《明詩別裁集》卷五：楊用修云：森嚴莊重。

《送雷長史》 《明詩別裁集》卷五：可匹空同「中夜悲歌」之詠。

《送衛進士推武昌》 《明詩別裁集》卷五：明秀。

《得獻吉江西書》 《明詩別裁集》卷五：神來之作，不以工拙論，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者。又：信陽謂不讀唐以後詩，然「買田陽羨」自屬唐以後事，可知只是議論之高。

《鱒魚》 《明詩別裁集》卷五：賜及中璫而寢廟未薦，則波及臣家，益無望矣。中含諷諭，不同尋常賦物。又：少陵「西蜀櫻桃」一種作法。

《長安》《明詩別裁集》卷五：忠愛。

《別相餞諸友》《明詩別裁集》卷五：祇寫景，而離情自見，得唐賢三昧矣。

《戲效義山》《圍爐詩話》卷六：仲默《戲效義山》云：「班女愁來賦興豪。」戲效者，不屑之詞也。義山詩如是乎？呵呵！

《懷寄邊子》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何大復《寄邊子》云：「汝從元歲侍今皇，誰念先朝老奉常。一出雲霄空悵望，十年歧路各蒼茫。」起最似李義山《上令狐相公》詩。王元美最愛而屢效之。如《送史僉事》云：「汝過崆峒劍色開，輕裘千騎擁登臺。」《送汝康》云：「汝遊桂嶺疑天盡，更入滇方覺地寬。」《寄仲芳》云：「當年汝拜尚書郎，天子宵衣問朔方。」亦稍彷彿。後陳卧子《寄楊伯祥》一律，深得其妙，云：「汝從高卧豫章城，何減關西伯起名。鉅鹿風塵餘部曲，匡廬煙霧擁諸生。清時黨錮非難解，亂後音書倍欲驚。十載離居獨惆悵，滄浪東去不勝情。」聲情直與信陽頡頏，余至今誦之。

《看打魚歌》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何信陽《看打魚歌》末幅云：「楚妃玉手揮霜刀，雪花錯落金盤高。鄰家思婦清晨起，買得蘭江一雙鯉。筵筵紅尾三尺長，操刀具案不忍傷。呼童放鯉撇波去，寄我素書向郎處。」信陽向銳意學子美，此詩實踞子美之上。蓋何嘗論古《三百》、《十九首》風人之義，關於君臣朋友者，必託諸夫婦，宣鬱達情。子美詩多沉着，而出於夫婦者常少，故此作過之。王道思嘗負其文時過於古人，詩則不能。何此作可謂過於古人矣。此吾所謂詩首鍊意者，此等篇是也。

《題赤壁圖》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世之論信陽者，以其雄壯少減北地。然吾觀何有《題赤壁圖》短歌，其悲壯處儘可相埒，選者多遺之。茲爲錄出云：「老瞞橫槊江之皐，眼中吳越一秋毫。吳人彀弩來江左，江頭鳴笳畫舉火。旌旗飄揚北風前，舳艫化作江中烟。英雄一去音塵滅，斷水殘山弔詞客。白雪堂前煙草暮，黃泥坂下臨皐路。酒酣喚客吹玉簫，江風山月不待招。昔時霸業那足數？鶴夢悠悠渺千古！回首東坡百世人，圖畫蒼蒼空有神。」又「周郎舳艫大江半，曹氏旌旗眼中暗。當時萬馬下中原，江水千年餘斷岸。黃州逐客玉堂仙，停舟到此悲秋天。龍爭虎鬬慨往事，酹月臨風懷昔賢。古人今人皆已矣，吁嗟丹青乃誰子？赤壁之山今如此。」

《畫馬》《養一齋詩話》卷六：何大復《畫魚》詩：「青天萬里拂絹素。」《畫馬歌》：「萬里精神開絹素。」《江山圖歌》：「萬里青天動海岳。」《飛泉圖歌》：「萬里誰論到海心？」猶沿襲己作，況前人哉？如《畫馬》二篇，全摹少陵體格。鄭平子謂「仲默《畫馬》二篇，比之杜陵，雄偉少遜，而逸宕有餘。」然則青出藍而勝藍耶？過矣。

傳記

喬世寧《何先生傳》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記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爲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爲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重賢之，爲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纔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候車嘗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重賢之，歸則詩贈焉。于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睹也。年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略】始在中書也，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塡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純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寧欲交驩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污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以棺，謂可結縉紳驩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污地下邪？」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督學關中時，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其參隨者遇藩臬官不下馬，諸藩臬佯若不見者。後遇先生，先生執參隨笞繫責數之，諸參隨始人人歛避矣。【略】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後稍遷提學副使來關中，而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

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邪？抑詩文盡洩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即以爲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略】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人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蚤死不遇，悲夫！

汪道昆《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爲狀、爲志、爲銘。其後數十年，門人喬景叔始爲《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太子中允將修闕事，屬余爲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逮事爲幸，即無能爲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堇堇，母李夢赤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始能言輒彊記，六年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子童而神，遞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寧丞信官臨洮，臨洮守召授《春秋》，奇之甚。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韶《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然卯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下移，力請告寺人瑾基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于家。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侍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餘十載，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日卒，時年三十九。【略】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曆諸家。末年將輟修辭，務經世爲用，先生已矣。辛巳夏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雷雨作，晝晦冥。嗟乎！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阨矣！先生言行載《名臣錄》，鄉譽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載《陝西通志》，其家世則已詳墓志中，碑不及詳，碑其大者如此。

《明詩評》卷一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少從師習《春秋》，十六始改習《尚書》，而遂以《尚書》魁於鄉。二十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景明秀而臞，若不勝。又和煦，人人可自餙近之。獻吉詩名重海內，景明後出，一日而與之齊，公卿縉紳先生亡不願面何君者。已謝病歸里中，貴人瑾抶而惡，稱病俱罷不叙，景明亦罷。瑾誅，召復故官，直內閣。久之，進吏部員外郎仍故直，踰歲遷按察副使，視關中學。景明學政嚴而詳明，人亡敢奸者。三載謝病歸，卒，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大復集·皇明名臣言行錄》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大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乙丑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延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蘗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爲之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塡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

又《通志·陝西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戊午舉人，壬戌進士。少以奇童名，中年以詩名世，時人方之唐李杜焉。由中書舍人陞提學副使，莊重和粹，嚴毅高明，教人以德行道誼爲先。以秦漢文爲法，條約精密，以教化爲守令首務。時知府有不受約束者，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爲事，但與俗吏伍邪？」其人頓服。有同知臨盩厔加刑于生員之父，生員救之，坐以擅入公門罪。乃檄而數之曰：「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應罪之。夫人豈無父邪？」生員獲免究。當大比，方伯移檄減舊額以節費，報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吏見耳。」竟不從。取生員于書院，日與論說六

經旨意，不拘拘於傳釋，嘗曰：「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失益遠矣！」在關中所著有《雍大記》。既去，僚友刊其遺稿曰《何仲默集》。

又《人物志・中州人物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年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至門下，甚器重。爲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於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過觀者如堵。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卒業歸，則祭酒林瀚賦詩贈之。踰歲爲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邊、李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駿發，與景明齊名海內，操觚之士皆宗尚之，稱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敬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比還，饋遺犀象珍貝，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進，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蘗其短，勢洶洶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楊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景明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義咸高語，多不錄。九年正月，乾清宮災，景明應詔陳時政，乃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亦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屢請，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污之邪？」遂自出金賻之。十二年，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明年，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經術世務教諸士，其規約尚嚴，志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之幡然興起，自是士習文體爲之一變云。十六年，病歸，卒于家。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樂府、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二十六卷傳于世。

樊鵬《中順大夫陝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 何先生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先世湖廣羅田縣人，四世祖太山紅巾亂時徙信陽，遂世爲信陽人。太山生四子：隆一、隆二、隆三、隆四。隆二一名海，先生曾祖也。生祖鑑爲典術，有陰德稱於鄉里。鑑生父信，驛丞後封中書舍人，博學能詩，號梅溪公。生四子。先娶盧夫人，二子，長景韶，成化丙子舉河南，歷官東昌府判，先卒。次景暘，弘治戊午與先生同中河南鄉舉，見官安慶府通判。後娶李夫人，子二人。長景暉，不仕。次即先生者也。先生生六歲能對句，出奇字，日記數百言。知敬諸兄，至撻之不敢詬。見羣兒逐戲，即不同群。八歲能文，十二歲隨父宦之陝西會寧驛。時臨洮守李公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重，爲延師授《春秋》。其師間出，他長兒皆譙笑履師座，先生獨安坐說《春秋》。李公覩歎曰：「何兒麟鳳也。」嘗盛衣冠束金呼入，謂其夫人曰：「汝視予貴邪？他日是子貴奚啻予邪！」居三年，父致仕，貧不能還，李公饋之車馬，集諸官相送。郊亭上揚爵酌先生曰：「吾小友既歸，改治《書》。」治《書》纔九月，沁水李御史瀚時按汝寧，調試信陽諸生，先生從其兄往試，御史讀其文曰：「奇才！奇才！吾未見山川何盛生此人也！」遂復如信陽觀之，已而中經魁，報者至，先生卧應之。人曰：「汝何不喜？」曰：「吾固知已，何喜爲也？」是時年纔十五，形貌又小，且禿笄也。諸王公大人爭負視，至轉相負匿府不出，所居過人遮蔽弗得進，草書日數百張應諸求者，一時盡呼爲神童。次年春試，以文多奇字覆省卷，見除不第。入太學，匝月歸，林祭酒作詩贈之，祭酒贈詩諸生前未嘗有也。未冠，中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書南下，遠方君長貴使者咸贈遺犀象珍寶，有熊太監者，獨復重贈遺，先生平却不目，太監大發悟於心曰：彼年少能爾，吾獨不醜哉！遂去職。踰年還，惟衣書一篋而已。後值逆瑾用事，知以小臣不能奪，諸大臣又多自顧，即謝病歸。居頃之，梅溪公與李夫人同時卒，先生哀毀骨立，禫祭未成，不飲酒，不彈琴。服除而逆瑾敗，當是時諸名節士多爲瑾污者，不即被大禍，而先生獨超然遠舉，天下皆曰：「見幾而作，何子豈不高哉！」已用大學士李公薦，復授中書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北地李獻吉遭江西之訟，衆多媒蘗其短，莫肯爲直者。先生獨上書爭之，且責楊冢宰，訟遂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至詆曰：義子某不當畜也，某宦官不當寵也。因留中不出，人爲之寒心。是時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古畫造門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汙吾題爾。」留一年不與一字。師御史客死京邸，幸臣廖氏者贈之棺，先生叱却曰：「吾友平生不苟受也，豈以死汙之哉？」遂自出金賻之，其勇於爲義類如此。先是京官非有罪無九年不遷者，先生特以危行連蹇湮滯中書凡十餘年，始轉吏部員外，乃陞陝西提學副使。陝西邊絕外地，緣邊數縣路出外。舊時提學難之，

皆調試其縣諸生。先生曰：「卽如此，是棄之矣！」竟往試如他縣。藍田大旱，其山上有泉，先生至，則登山投祭文泉中，須臾大雨。商州學地狹，旁有王母祠，大官家廟。州人神其祠，先生顧謂守官曰：「何祠廟爲也？」俱輒毀已，大官家亦不敢怨。陝西屬所試詣生，奇者悉取正學書院，親自督教，間出俸錢贍所不給，關中得人于時爲盛。今年四月，竟以學政勤勞得心疾，六月告歸，行李蕭然，至家甫六日而卒。聖明初服先生乃不永焉，豈不命耶？先生生而神明，德量純粹，志大行堅，學精意遠，博物洽聞，會理守約，究其所造可謂渾然成矣！家庭間怡怡如也，交接雍雍如也，取與進退斷斷如也。自鵬侍側未嘗見喜怒顏，富貴功名不齒諸口，平生手不持一錢。讀書必至夜分以爲常，與人講論終日不倦，安貧樂道不念家產，居官勤事以祿自守，復絲毫弗苟受，然又好予。卒後閱諸囊中，餘金三十而已，豈可不謂清白君子者哉？【略】先生通五經，尤好《易》、《詩》，其陰陽、醫卜天文、地理、律呂、曆數諸家，各造其妙。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定古樂府、選漢魏詩、《三秦志》，皆行於世。先生生成化十九年八月六日，卒正德十六年八月五日，年三十有九。初配張氏，先卒，贈孺人。繼配王氏，封孺人，後先生十六日亦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又能敬，每奉飲食必自爲，無不甘。嘗夜分先生不寢，孺人不寢也。及先生卒，日夜痛哭，環柩走曰：「吾欲死。」飯漿不吞口，竟不病而絕。嗚呼！夫婦同歸，孺人之貞志畢矣！【略】今年十月七日，將合葬釣魚臺之北山。兄景暉謂鵬曰：「亡弟素愛子，子狀之。」鵬自幼與先生同里，長而從學，先生嘗謂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有望也。」及後先生官京師六年，至是又五年餘，始從事詩文，望先生歸一講焉。及歸，而竟不起，傷如何耶！方先生病篤，鵬與其姪何士、門人張詩入執其手泣，先生曰：「死生常理，無足悲，但吾生多辛苦耳。」聲尙琅琅。然鵬聞之先人云，李夫人方娠時，夢大紅日墮懷中，已而生先生。今六月至八月旱，卒之日甫斂大風雷雨，白晝晦冥，先生生死大異，豈非其有關天地不偶然者哉！

孟洋《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何君墓誌銘》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然。今觀何子修學立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默之明日，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知我，我獨不知君已乎！仲默茲爲汝誌矣！何君，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高祖太山，由羅田徙居信陽。生海，海生鑑，鑑以陰陽家縣辟爲典術五子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書善吟，號梅溪。梅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慶通判。次景暉，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性沉敏有度。八歲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渭源。臨洮守聞其奇，召置館下，甚愛重。令師授《春秋》，數月卽說《春秋》，其師乃辭避，弗敎也。梅溪公旣歸，乃又從其兄受《尙書》，受《尙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卽以《尙書》魁河南鄉試。己未試禮部，不第。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重何君。贈詩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弗與進士。請歸娶，娶張氏，二年卒。當是時關中李君獻吉、濟南邊君廷實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往造，語合三子，乃變之古，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趨風秦漢矣。甲子授中書舍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閈，再娶唐縣王氏，是歲正德元年也。劉瑾時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書諸尊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權，諸尊貴惡顧嗛何君。丁卯，何君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擧免諸在告者。戊辰，何君免。己巳，梅溪公及李太孺人相繼卒，何君哀毀危絕。辛未冬，何君用閣老李公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經筵官。時四方學士咸願知何君，車馬塡門巷，卽元老鉅卿無不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古畫謁何君題，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淸宮災，君應詔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丁丑，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提學政尙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而安，風習亦振。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旣提學，人又服其能政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然嘔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暑益亟，抵家六日爲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內疾，號痛莫支，越十六日亦暴蹙而卒。孺人幼喪父，相者貴之，人求婚，母輒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賢稱。會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居官所入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旣歸餘白金不滿三十兩。所在不齎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貧，諸兒女幼，君卽有不諱，奈何？」君曰：「若無多患，第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交與，及訟，衆莫爲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官廖鵬，錢寧之黨也，賻之棺，因結懽士大夫，君曰：「奚爲汙吾友地下。」乃出金賻之。諸所

知皆賻之，歛成禮旋卻所賻棺，其見義勇爲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過夜半，即盛暑蟲蚊，汗浴背不廢。邇年略去詞章，嘗稱以爲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矣，惜哉！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略】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行刻傳於世云。

《明史・文苑傳二・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詩古文。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宗藩貴人爭遣人負視，所至聚觀若堵。十五年第進士，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輩倡詩古文，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相與頡頏。正德改元，劉瑾竊柄。上書吏部尚書許進勸其秉政毋撓，語極激烈。已，遂謝病歸。踰年，瑾盡免諸在告者官，景明坐罷。瑾誅，用李東陽薦，起故秩，直內閣制敕房。李夢陽下獄，衆莫敢爲直，景明上書吏部尚書楊一清救之。九年，乾清宮災，疏言義子不當畜，邊軍不當留，番僧不當寵，宦官不當任。留中。久之，進吏部員外郎，直制敕如故。錢寧欲交驩，以古畫索題，景明曰：「此名筆，毋污人手。」留經年，終擲還之。尋擢陝西提學副使。廖鵬弟太監鑾鎮關中，橫甚，諸參隨遇三司不下馬，景明執撻之。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學。嘉靖初，引疾歸，未幾卒，年三十有九。

紀事

《藝苑卮言》卷六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爲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修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漸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鶚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著録

康海《大復集序》 十六年秋，仲默既卒，又三年，子次第其文爲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世，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

唐龍《何氏集序》 康子德涵、張子時濟，皆何子之友也，何子既歿，張子收其逸稿，訪康子于澄西之野，而共揚榷之，凡得若干首，洋洋纚纚，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時關中執事君子，咸興嘉樂之懷，乃檄而傳之，得非以古昔有詩之教邪？

王廷相《何氏集序》 《大復集》辭賦三卷、四言古詩一卷、樂府二卷、使集二卷、家集五卷、京集七卷、秦集一卷、內篇一卷、外篇四卷，通二十六卷，別論若干卷，刻在潞州。斯集棗行久矣。

《盛明百家詩・何大復集序》 今綜其辭賦，殆不可選，直以篇帙浩繁，不便時覽，乃採摘二百餘篇，梓存几閣。

《百川書志》卷一三 《何氏集》四卷，陝西提學副使大復山人信陽何景明仲默著。

又 《何氏集》二十一卷，辭賦三卷，樂府二卷，詩十六卷，陝西副使信陽何景明仲默撰。《何仲默集》十卷，張治道得何子詩稿一千一百五十二首，擇而類焉，存古律詩七百七十二首。

又卷一九 《學約古文》三卷，皇明上谷岳倫二檀楊撫增損，信陽何景明選集。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何仲默集》。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何氏集》、《十二論》、《何大復集》，信陽何景明著。弘治癸丑進士，官提學副使。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何景明《何大復集》三十七卷。又集二十六卷。又大復遺稿一卷。

又卷三一　何景明《學約古文》三卷。又《古文集》四卷。

又　何景明《校漢魏詩》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何景明《大復集》二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何景明《大復集》六十四卷。

又　何景明《校漢魏詩》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大復集》　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記》，已著錄。是集凡賦三卷，詩二十六卷，文九卷，傳誌行狀之屬附錄於末。王廷相、康海、唐龍、王世貞各爲之序。

藝文

王廷相《四友歎》四　信陽中書君，弱冠服天驤。鎩羽迴大壑，豈足悲瑕傷？養深日合雅，高才瞰幽荒。轉見吐哺人，獻爾白玉堂。（何中書景明）

王九思《讀仲默集二首》　大雅久不作，之子起詞林。萬里風雲氣，千篇錦繡心。青霄看鳳翥，碧海詫龍吟。却恨重泉閉，空遺清廟音。　爾與崆峒子，齊升大雅堂。風流驚絕代，培植荷先皇。日月層霄麗，江河萬古長。斯文如不廢，吾黨有輝光。

又《漫興十首》三　（存目）

鄭善夫《贈何仲默》　何子生知姿，弱齒咏鳳皇。垂帷破墳籍，一目能十行。雅調走鮑謝，雄才抗班揚。黃鍾一徹虛，絲管空鏗鏘。陸沉金馬門，卒歲泣麟傷。賈生亦逢時，杜甫終爲郎。古來聖哲士，位細非所妨。兢兢大復山，後賢永相望。

吳國倫《八子詩・何學憲仲默》　倬彼汝南士，冥悟窺鴻蒙。童齡振奇藻，弱冠稱宗工。抽翰校秘書，藜光燭西宮。弦歌奮求友，逸響騰高空。燦比若木華，諧如羌水龍。同聲自相眷，恥爲達者容。適意在萬古，豈必躋三公。至今攬遺牘，穆然生清風。

胡應麟《六公篇・何觀察仲默》　嵩岳降英靈，生申維仲默。威鳳搏紫霄，祥雲捧丹日。得歲劣陳思，齊年過王勃。今古三少成，惜哉同六極。（嘗謂古今早慧而能大成者，三君居最，又不壽略同。）

雜録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何大復「風急鳴江鶴，天高落塞鴻」，人知其句之工，而不知上句尤工。考《易》風地觀，《說文》云：「觀從鸛。鸛，大鳥，擊喙有聲，高巢，知陰晴大風大水，土人以望其居徙占災焉。」故云風急而鳴，若易他字，少味矣。何詩不易讀若此。

徐禎卿

論述

綜論

何景明《徐迪功集序》　初，迪功亡京師也，予在梁，子容訃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手其文，歔欷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文邪？麟鳳芝寶，世所希遘見，遘見之而遽夭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邪？抑生不生，生而修或短非天所諳哉？」迪功以文賦起吳中，十數年間，鶩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然竟轗軻夭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唐人，李杜轗軻，勃賀則夭，未始不憐才流涕也，然猶異代足寬解，孰謂親遘見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久斯漓，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觀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爲鬼魅之說非邪？」客曰：「羣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錄》備矣。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躭寂，浮雲富貴，慷慨俯仰，迪功所造詣，予莫之竟究矣。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

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懿，闡幽剔奧，紀記名實，即有蹊徑，厥儷鮮已，修短細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

文徵明《焦桐集序》《焦桐集》者，吾友徐昌穀別錄其近體詩也。昌穀束髮摻染，爲漢、魏五言，莫不合作。非其所甚好，而爲之輒工，蓋其才性特高，年甚少而所見最的。於唐諸名家，獨喜劉賓客、白太傅，高哦隽諷，惓焉如懷。於是會掇其腴，以成一家言；而湔濯夢蘼，劖芟陳爛，誦之冷然意消，其亦至矣。而或者猶病其多悲憂感激之語。於戲！昌穀操其所長，宜被當世賞識；而尚羈束於校官，悽悽褐素，退就諸生之列，使不得一伸吐所有：雖欲強顏排解，作爲閒適之辭，得乎？披是詩者，尚知其命編之意云。

皇甫涍《徐迪功外集序》僕昔耽藝，究作者之林，卓彼徐君，雅擅音藻，岩棲暇日，徵訪遺文，得徐君詩百餘篇於其家。予刪其半，刻之爲《迪功外集》。徐君有集六卷，刻於豫章，北郡李子序之，所云「守而未化，蹊徑存焉」者也。集君手自選定，予所得百餘篇者，皆其棄餘，然尚多可采，今詡於藝者弗逮也。又所次存綴厥微，詭於流轍，庶翼而傳云。惟君華郁其思，天然特稟，尤長賦頌之文。其所用心，蓋自漢魏以迄開元、天寶之盛，無弗窺也。夫詩之爲藝，獨異衆體，作者韻度鮮朗，情言超瑩，而原其趣參之以神，要其構極之以變，考則古昔，往往冥契。嘗謂徐君之於詩，可以繼軌二晉，標冠一代，斯不誣矣。夫幷包衆美，言務合矩，檢而不隘，放而不踰，斯述藻之善經也，奚取於守化，而暇詆其未至哉。始君弱冠，爲文賦即可垂世，而人莫知之。然於詩未爲工，而《楡塞嘆》、《西閶吟》等篇，則既藻麗如梁陳間語，顧人弗稱，即他詩最纖下者，輒稱之不置。而其人沉淡不競，釋褐交李子最昵。時宰屬君代爲之文，君揮之弗顧，以此坎壈終其身。李子當弘治、正德間，刻意探古，聲赫然，君與辨析追琢，日苦吟若狂，毋吝榮訾，卒所成就，多得之李子，而其知君顧未盡，況非李子哉？古曰知難，久矣夫，諒哉悲矣。

又《徐迪功外集後序》徐氏《迪功集》六卷，爲君手自定正，空同李子刻於豫章。或曰李子稍芟損之，其說出於少谷鄭子，自今觀之，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纇，非其佳穢自得，去取過嚴乎。家兄山居，搜逸稿於元子伯虬，乃歎曰：「丹以素掩華，蘭以薰奪氣，顧變態不窮，豈形質夐絕者哉。」遂選而刻之，題曰《外集》，勒爲二卷。昔人謂《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言，《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若夫窺苦心於初構，究條理於終篇，推廣厥致，無害並存，矧操龍泉以議割，持夜光而論照，即千載端拜，曠若神對，孰謂後世無相知定吾文者耶？嘗考論弘德之間，李何諸子追述大雅，取裁風人，一時藝林，作者響臻，同好景附，咸足馳騁海內，而徐君亦獨步江左矣。然而意見枘鑿，造詣堂室，恥凌好勝，詆訶生焉。君兼尚玄虛，守寂寞，祿位不顯，聲稱亦微，毛嬙雖艷，不悅於凡鳥，《陽春》誠麗，寡和於巴人，李子「未化」之談，家兄「知難」之歎，可合而觀矣。今或未辯音節，罕閑興寄，剽綴靡辭，詭於風雅，俗方貴耳，羣起吠聲，辟爝火之焰，其能爭光於日月乎？此君山知玄經之必傳，中郎抱論衡而秘玩者也。詩之品藻，二序詳焉，余故不多評云。

《明詩評》卷一 禎卿體質高朗，雅短吏牘，既淹常調，復爾下遷，齟齬自可，夭折何甚。王伯安志慕盛，欲收入門下，非實錄也。詩韻本清華，調復古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揖遜殊乏，終然出塵。使少加沉鬱之思，微振渾灝之氣，何李亡易也。

《藝苑卮言》卷五 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

又 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

又卷六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於鳥，瓊瑤之於石，松桂之於木也。

又 昌穀自選《迪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爲刻《外集》，袁氏爲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者是已，餘多稚俗之語，不堪覆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概收梓，不知舞陽、絳灌既貴後，爲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顙。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刪訂類》引《分甘餘話》 徐昌穀少年詩所稱警句，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略】較之自定《迪功集》不啻霄壤。微空同師資之功，不能超凡入聖如此。

《國雅品・士品三》《國寶新編》曰：「博士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思，不由教迪。」文徵仲序其《焦桐集》云：「昌穀古體合作，近體非所好，而爲之輒工。」亦是賞識。余觀《迪功》二集，豪縱英裁，格高調雅，馳騁於漢唐之間，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尤長於賦頌，其《反騷》已馮陵班揚矣，足冠

盛明名家。袁氏所刻《鸚鵡》五集，稍織華，似齊梁語。皇甫子安云：「徐詩可以繼軌二晉，標冠一代。」子循亦云：「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類。」王元美云：「如飛仙游天，不染塵俗。」三公可謂知言矣。至獻吉猶譏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仲默云：「論文亦直取舍筏，誠爲精確。」余讀李何集中之筏蹊，有甚於徐者，豈力與志違邪？然李何非不見賞，抑昌穀詞藻雖富，情性或有未閑，故強年偃蹇冷署，閒適之興，其寥寥乎？余獨悲夫長轡既騁，窮途忽蹶，顧未盡肆力耳。假天老其才，而追述大雅，則有唐大家，不當北面邪。

《戒庵老人漫筆・嘆嘆集》 徐迪功昌穀禎卿《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於模擬漢魏，而《嘆嘆集》則任眞而出者也。

《詩源辯體》卷三五 徐昌穀《談藝錄》，總論詩之大體與作詩大意，中間略涉《三百篇》、漢、魏而已，六朝以下弗論也。然矯枉太過，鮮有得中之論。又其書作於少年，正其詩宗晚季之時，故其言浮而不切，泛而寡要，非實證實悟者，且詞勝而意常窒，所謂隔靴搔癢耳。

又《後集纂要》卷二 徐昌穀（名禎卿）《迪功集》，樂府雜言《槃舞歌》、《閶闔行》、《猛虎行》，宛爾西京，而語無盜襲，當在于鱗之上，獻吉以下勿論也。五言律興象玲瓏，風神超邁，乃盛唐化境，元美、元瑞俱不相契。七言律出於子美，變者在獻吉諸子之上。獻吉序《昌穀集》云：「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元美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王爲篤論。然元美又謂：「昌穀咀六朝之精旨，采初唐之妙則，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則。」元美之所謂化者，意在古詩、排律，而不在五言律也，則獻吉未爲失言，而元美反爲大戾矣。敬美極推服昌穀及高子業五言律，謂「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可謂知言。

胡應麟《六公篇・徐博士昌穀》 斯人江左秀，朗若披雲岑。清風振玉珮，白雪鳴瑤琴。應劉失前步，陸謝無遺音。太息《談藝錄》，良工誠苦心。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顧璘《國寶新編》曰：「昌穀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誡》、《感暮賦》諸篇，詞旨沈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躐曹魏，長宿驚歎，號爲文雄。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斯良工獨苦者與。昌穀少與唐寅、祝允明、文璧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徵仲稱其才特高，年甚少，而所見最的。其持論於唐名家獨喜劉賓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華流豔文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猶香。登第之後，與北地李獻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吳中名士頗有「邯鄲學步」之誚。然而標格清妍，摛詞婉約，絕不染中原傖父槎牙聱尨之習，江左風流，故自在也。獻吉譏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斯亦善譽昌穀者與。余取昌穀五集暨《迪功集》參互錄之，使談藝者自采擇焉。

《詩辯坻》卷三 《迪功集》或云是其自選，風骨最高，體律嚴正。《外集》殊復奕奕。《別稿五集》中：《蕉桐》多近體，最疵；《鸚鵡》多學六朝，間雜晚唐，頗有《竹枝》、《楊柳》之韻。《花間》「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詩爲小乘，入詞亦苦方不稱。他如「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牆兒又作團」，《詠柳花》云：「轉眼春風有遺恨，井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之最。獻吉叙《迪功集》云：「守而未化，蹊徑存焉。」子安叙其《外集》云：「并包衆美，言務合矩，檢而不隘，放而不踰，斯述藻之善經也，奚取于守化而暇詆其未至哉。」余謂昌穀潔蠲樹藻，頗有騷思，而莊于吐辭，雅深于怨，殆不欲爲放言也。自獻吉論之，乃云「未化」，故應子安叙論優耶。

《明詩綜》卷三一 顧華玉云：昌穀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獻吉乃云：「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豈其然歟？

又 鄭繼之云：昌穀年二十外厭薄吳聲，一變遂與漢魏盛唐作者馳騁上下，今之世絕無而僅有者也。年三十選平生所爲文曰《迪功集》。今行於洛陽者，獻吉多爲更定，失昌穀眞，蓋獻吉雖與同調，其丰神氣魄自有不相能者矣。

又 文徵仲云：昌穀古體合作，近體非所好，而爲之輒工。

又 皇甫子浚云：李何矯一時之弊，爲中興之冠，而不能不泥其跡。故仲氏子安於詩獨取迪功。

又 皇甫子安云：徐君繼軌二晉，標冠一代。又云：會諸氏之長以追六代，迪功其庶幾乎。

又 王敬美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

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怨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

又　歐楨伯云：博士盡洗蕪辭，天然妙麗。金源人詩「清廟瑟三歎，齋房芝九莖」庶幾似之。

又　項子長云：昌國華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精，騁而中節，宜其崛起江南，雄視中土。

又　黃清甫云：迪功取模古調，用鑄今詞，工逾嘔心，妙幾換骨，力振東吳之靡，爭長北郡之雄，雖卷帙寂寥，而篇章簡鍊，至降格爲律，用思尤深，開元以下難與爲儔。恨其早殞，未究厥志。

又　穆敬甫云：徐詩如皋蘭猗靡，修竹嬋娟，足稱雅致，宜與李何方駕。

又　蔣仲舒云：昌穀詩韻本清華，調復古秀，雖何李亡易也。

又　傅伯俊云：先生奪赤幟於北地、信陽之間，鼎足而居。其詩憲章《三百》，律襲漢魏，濯祓六朝，蹈詣天寶。《外集》多稚年綺語，尚沿吳習，猥以名重概傳，而不知瑕瑜不類也。

又　陳卧子云：迪功存詩無多，乃與二雄鼎足。觀其《談藝》，皆深造之言，宜其短章片語無不連城也。

又　李舒章云：迪功神致俊爽，如天廄飛龍，不加鞭策，自然駿邁。用寡用虛，獨有所長。

又　宋轅文云：昌穀如秋夜銀河，爛爛垂地。

又　周青士云：李何專主學杜，昌穀兼師盛唐諸家。此後薛君采、蔣子雲、王穉欽、高子業、華子潛、皇甫昆弟皆清婉成音，各極其致。雖非昌穀流派，而風調實自昌穀啓之。

又　沈山子云：吳中詩派自高季迪倡之，風華整麗，克兼唐宋元人之長。其後劉昌謨輩漸流入姚冶，吳原博、王濟之，返之於理，遂類宋詩。沈啓南能以澹宕出之，尤爲拔俗。顧陳海士選明詩，竟遺之，以其調近於宋也。昌穀既見獻吉，悔其少作，然所操仍是吳音，第洗除少日浮豔字句，歸於六代三唐而已，未嘗北學於獻吉。獻吉譏其蹊徑未化，職此故與？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迪功少學六朝，其所著五集，類靡靡之音。及見北地，初猶崛強，賦詩云：「我雖甘爲李左車，身未交鋒心未服。顧予多見不知量，此項未肯下頗牧。」既而心傾意寫，營壘旌旗，忽焉一變。是時李、何並陳，未決雌雄。迪功精銳無多，能以偏師取勝，遂成鼎足。其詩不專學太白，而髣髴近之。七言勝於五言，絕句尤勝諸體，「興慶池頭」、「送君南下」等作，雖龍標、太白復生，何多讓焉。

又　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大復是也。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空同是也。人所應有不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迪功是也。三雄直鼎足哉。

又　樊少南與康德涵論詩，而曰：「初唐詩，如春園草木雜生，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盛唐則淘洗鉏冶，條理可觀，生意稍薄矣。近日名家，冠絕海內，自許古人之上。或失之犖者，稜角峭厲，而乏溫柔敦厚之旨，或失之易者，流麗光澤，而少含蓄渾成之趣。所以然者，孜孜於杜，未嘗引而上之也。」陳約之爲高子業作序，而曰：「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辭，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犖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辭，則其聲嘽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邪？」繹兩公之言，若與北地、信陽，均未愜意。然則李、何，至嘉靖初，聲燄漸歇，作者已有違言。惟昌穀莫有訾之者。麟洲稱李、何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知言之選乎？

又附錄　胡元瑞云：弘、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近逐李、何，士選、升之、近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鶚，仲默派也。昌穀雖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成鼎足。獻吉議其大而未化，蹊徑存焉。何元朗謂：「獻吉詩，比之昌穀，蹊徑尤甚。」王長公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何、王爲篤論。

《劍谿說詩》卷下　昌穀詩超軼絕塵，復饒古韻，在盛唐中允推上品。秀水朱先生（竹垞）謂：「七言勝於五言，七絕尤勝諸體。」余閱《迪功集》，唯五古有未至，而樂府歌行律體俱妙，至七絕名篇實多，並臻極則。

《明史・文苑傳二・徐禎卿》　禎卿體癯神清，詩鎔鍊精警，爲吳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

《漁洋詩話》卷上　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

《明詩別裁集》卷六　迪功詩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丰骨超然，故應鼎足。

《說詩晬語》卷下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潤，骨相嶔崟，自能獨尊吳體。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對山涉筆膚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迪功集》　其平生論詩宗旨，見於《談藝錄》及《與李夢陽第一書》。如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勵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又云：「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弊也不可以悉據。」其所談仍北地摹古之門徑。特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枵張其詞。禎卿慮澹而思深，故密運以意。當時不能與夢陽爭先，日久論定，亦不與夢陽俱廢，蓋以此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二陳田按　昌穀才力不及李、何富健，而清詞逸格，矯矯出羣，不授後人指摘，良由存詩不多耳。《談藝》一錄，清言微旨，可儷嚴滄浪。

分論

《白紵歌》《靜志居詩話》卷一〇：樂府宜以不求似似之，迪功《白紵歌》云：「三星爛爛花滿堂，素腕盈盈出洞房。垂羅映穀耀明妝，皦若雲中開月光。流情盼君君莫忘，停歌節舞進玉觴，願君安坐夜未央。」次章云：「旨酒千壺列東廂，美人如花嬌北堂。高歌合舞聖世昌，願得歡娛永未央。脂車秣馬且踟躕，百年之會忽須臾。東流之水西飛烏，今我不樂何爲乎？」讀之益見滄溟斫贋古人之非。

《在武昌作》《池北偶談・談藝八・徐曹詩》：徐禎卿「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一篇，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絕調也。

《舟懷》《靜志居詩話》卷一〇：迪功此等詩，絕似青邱生。

《雜謠》《明詩別裁集》卷六：陳臥子云：此紀正德五年八月之變。

《留別邊子》《明詩別裁集》卷六：「褒裳欲涉」下忽著比體，此古人章法。

《在武昌作》《明詩別裁集》卷六：李舒章云：八句竟不可斷。又：五言律皆孟襄陽遺法，純以氣格勝人。

《長陵西望泰陵》《明詩別裁集》卷六：隔句對，泯然無痕，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送盛斯徵赴長沙》《明詩別裁集》卷六：送人每以忠愛勉之，此立言之體。

《送耿晦之守湖州》《明詩別裁集》卷六：不點湖州故實，而山水清遠，宛然在目。高季迪「疎柳一旗江上酒，亂山孤棹道中詩」自是佳句，然不必定是湖州詩也。

《濟上作》《明詩別裁集》卷六：語不必深而情深，唐人身分如此。

《送蕭若愚》《明詩別裁集》卷六：與何大復「太華終南」之篇可云雙美。

《贈別》《圍爐詩話》卷六：徐禎卿《贈別》云：「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別時草草悤悤，那有此孤獨寂寥景象？移之懷人，即相稱矣。此輩詩皆極好有意，只是題目差耳。盡改其題爲眺望登臨，莫非合作矣。

《送士選侍御》《明詩評選》卷二：居然高寄，自昌穀本色，後來苦爲北地抹殺矣。

傳記

《明詩評》卷一　徐禎卿字昌穀，太倉人也。舉進士爲大理寺副，久之以不能其職，下遷國子博士。卒年僅三十三，所著集行於世。

王世貞《像贊》　徐迪功先生禎卿字昌穀，吾州人也，而徙於郡。【略】先生爲進士時，上忽使中貴人問先生與陸深名，顧深得舘選，先生弗得也，授大理寺左寺副。居久之，鬱鬱不得志，乞徙南便養，而會以失囚，改國子監博士，以貧病卒，年僅三十三。

《盛明百家詩・徐迪功集序》　吾吳迪功郎徐先生，名禎卿，字昌穀，太倉州人。年十歲能爲古文辭。將冠，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大理寺副，調國子博士，以疾亡于京師。

嘉靖《太倉州志・人物》　徐禎卿字昌國，先世自洛來，居雙鳳鄉。累傳至其父，西寓郡城，禎卿因補長洲縣學生。少有才名，弘治乙丑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碑力精思，傑然有立，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正德庚午，陽明王守仁、增城湛若水與禎卿言道，遂究心性命道德之說，俛而思，蹶然而起，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垂歿，整衽端坐，託徐縉以後事。縉泣，禎卿笑曰：「常事耳。」謂子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守仁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廼謝棄，脱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所著有《迪功稿》行于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禎卿，字昌穀，一字昌國，常熟人，遷吳縣。（《二科志》：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薦於沈周、楊循吉，由是知名。屢台試不捷，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爲集中警句，雖沈、宋無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爲《談藝錄》。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有《迪功集》，又有《歎歎》、《焦桐》、《鸚鵡》、《花間》、《野興》、《自慙》等集。

《明史・文苑傳二・徐禎卿》　自爲諸生，已工詩歌，與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楊循吉，由是知名。舉弘治十八年進士。孝宗遣中使問禎卿與華亭陸深名，深遂得館選，而禎卿以貌寢不與。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貶國子博士。禎卿少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其爲詩，喜白居易、劉禹錫。既登第，與李夢陽、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然故習猶在，夢陽譏其守而未化。卒，年二十有三。【略】子伯虬，舉人，亦能詩。

光緒《常昭合志稿・人物九・文學》　徐禎卿字昌穀，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時逆瑾用事，虐刑羅織，禎卿多所平反，作《猛虎行》寄慨，幾得禍。調國子博士，年三十九卒。少爲詩清俊婉麗，與文璧、唐寅、王寵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入仕後遇李夢陽，又變一格。所著有《談藝錄》、《迪功集》。自常熟徙居吳縣，本邑人也。（《陳志》）

紀事

《擬古宮詞六首》　《明詩紀事》丁籤卷二：昌穀《擬古宮詞》，爲康陵作也。康陵始寵劉瑾，繼嬖江彬、錢寧，花幄豹房，盤遊無度。九門黃店，中禁團營。威武自號將軍，塞門或稱家裏。轍周天下，遂並駕於穆王，我夢江都，不獨歌於隋帝。雜史所陳，更僕難數。雖荒於臨御，而藻艷詞章。

《唐生將卜築桃花之塢謀家無貲貽書見讓寄此解嘲》　《明詩紀事》丁籤卷二：唐伯虎家吳縣城西北桃花塢，爲宋樞密章粲別業。伯虎築桃花庵，又有夢墨亭。昌穀此歌蓋紀其卜築之始也。昌穀又有《簡伯虎》詩云：「麻紙功名笑浪傳，如今袖手了塵緣。交朋雲落看書札，花月蕭條問酒錢。數里青山騎犢醉，一牀黃葉擁秋眠。心期兀兀成幽病，誰與高人辦草廛？」伯虎被禍後，生事寥落，賣畫餬口。余嘗謂伯虎不遇於生前而遇於生後，毛子晉爲修墓，宋牧仲爲建才子亭，唐陶山爲築桃花仙館，詳見錄伯虎詩前。

著録

李夢陽《徐迪功集序》　《徐迪功集》六卷幷《談藝錄》子容寄我豫章，予卽豫章刊焉，印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

皇甫汸《徐迪功外集後序》　徐氏《迪功集》六卷，爲君手自定正，空同李子刻於豫章。或曰：「李子稍芟損之。」其說出於少谷鄭子。自今觀之，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類，非其佳穢自得，去取過嚴乎？家兄山居，搜逸稿於元子伯虬，乃嘆曰：「丹以素掩華，蘭以薰奪氣。顧變態不窮，豈形質夐絕者哉。」遂選而刻之，題曰「外集」，勒爲二卷。

《藝苑卮言》卷六　昌穀自選《迪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爲刻外集，袁氏爲刻五集，五集卽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

樹花」者是已。餘多稚俗之語，不堪覆瓿。

《盛明百家詩・徐迪功集序》 其友李空同先生嘗序其詩文幷《談藝錄》刻之，名《徐迪功集》。集本不多，予復于詩賦中稍加刪正，掇其最愜心者百四十餘篇，梓存家塾，用貽同好。迪功子貢士伯虬嘗與予交，故余知先生之大都云。

《百川書志》卷一三 《徐迪功集》二卷，國子博士吳郡徐禎卿昌穀撰。文止二十四首。

又 《徐迪功詩》，國子博士吳郡徐禎卿昌穀著。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徐迪功五集》。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談藝錄》、《新倩籍》、《文集》六卷，俱吳縣徐禎卿著。弘治乙丑進士，官國子博士。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徐昌穀《迪功集》六卷。又《五集》五卷。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徐昌穀少年文匠齊梁，詩沿晚季，所著有《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慚集》，大要淺稚鄙俗，《焦桐》則盡入惡陋，《鸚鵡》略有可觀。逮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所爲。今《迪功集》僅一百九十首，乃其自選後作，而前詩一無取焉。後皇甫氏爲刻《外集》，袁氏爲刻《五集》，元美謂：「如舞陽、絳、灌既貴後，爲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汕顏。」愚按：獻吉、元美、茂秦諸公不能精自嚴選，使後人指摘瑕疵，乃自失之；季迪、昌穀能自嚴選，而淺鄙之夫必欲盡彰其短，良可痛恨。二公有知，當切齒九原矣。

《詩辯坻》卷三 徐昌穀《迪功集》外，復有《徐迪功外集》，吳郡皇甫子安爲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別稿五集》，其名有《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慚集》，總爲五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徐禎卿《迪功集》六卷。又《迪功五集》五卷。【略】又有《歎歎》、《焦桐》、《鸚鵡》、《花間》、《野興》、《自慚》等集。）

又卷三一 徐昌穀、趙鶴等《朝正倡和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徐禎卿《迪功集》十一卷。

又 徐禎卿《談藝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 禎卿有《翦勝野聞》，已著錄。【略】王士禎《居易錄》稱：「黃庭堅自定其詩爲《精華錄》，僅三百首。禎卿自定《迪功集》亦三百首。」此本凡樂府四十四首，贈答詩十六首，遊覽詩二十五首，送別詩四十首，寄憶詩二十一首，咏懷詩十二首，題詠詩二十一首，哀挽詩三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不足三百之數。而五卷以下則爲雜文，二十四篇，題「正德庚辰刊」。前有李夢陽、顧璘序，並稱六卷，當是原本。不知何以與士禎所言不符，豈士禎所見別有一本歟？毛先舒《詩辨坻》曰：「昌穀《迪功集》外，復有《徐迪功外集》，皇甫子安爲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別稿五集》，曰《鸚鵡編》、《焦桐集》、《花閒集》、《野興集》、《自慙集》。」又曰：「《迪功集》是所自選，風骨最高。《外集》殊復奕奕。《焦桐》多近體，最疵。《鸚鵡》多學六朝，閒雜晚唐，有《竹枝》、《楊柳》之韻。《花閒》『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於詩爲小乘，入詞亦苦於不稱。他如『花閒打散雙蝴蝶，飛過牆兒又作團』，《詠柳花詩》云：『轉眼東風有遺恨，幷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之最」云云，今不盡可見矣。

藝文

王九思《漫興十首》二 五子之中我濫竽，未應滄海有遺珠。且看吳下徐昌穀，何似閩南鄭善夫。

陳沂《哀詞六首・迪功徐博士昌穀》 迪功未弱冠，明河盪胸臆。南都同被薦，鯤翼先奮北。博士三年淹，廷尉不受職。蘭蕙嗟已萎，餘芳未曾息。

王世貞《像贊》 先生自爲諸生，即與唐寅、文璧相唱酬有名。而其語高者上彷彿齊梁，下亦不失溫李以爲快。既成進士，始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善，而夢陽稍規之古。自是格騶變而上，操縱六代而出入於景龍、開元間。初若叅駕不受羈，徐而察其步驟開闔，鮮不中繩墨者。當是時，吾吳中獨先生能狎主中原盟。而惜其蚤死，不獲持牛耳，然《迪功集》、《談藝錄》亦足以雄矣。【略】時王文成公守仁爲吏部郎，初與其儕談道，先生驟見而悅之，亡何卒，王公爲志銘，意若欲當先生師，而謂其詩與《談藝錄》皆非其至者，操觚之士爭笑之。先生貌戍削，血不華色，非飯顆吟瘦，將亦通眉長爪之倫也，故不如以詩名，吐納何益矣！王公語尤誕不情。贊曰：詩途百端，其流相傾。餖飣爲工，酬□騖聲。弱者萎薾，強者憑陵。吳之不競，夫

豈才情？天發神秀，乃鍾先生。孤鶴嘹唳，威鳳騫騰。蛾眉新月，萬古春冰。惜哉中夭，竟寒齊盟！

吳國倫《八子詩・徐博士昌穀》　吳都擅妖麗，作者紛自寶。昌穀起中微，澹然志幽討。濯髮臨清淵，驅車遵周道。宛彼舜華姿，被服紈與縞。輪斤有疾徐，應手不言巧。得意塵塤間，超忽踰靈島。譚秇有獨致，頹風一以掃。年短流譽長，胡爲悲不造。

邊貢

論述

綜論

《明詩評》卷一　何李赤幟，貢實雁行，羽儀詞林，膾炙藝圃。所惜者氣格少讓，師友或疎耳。詩如洛陽名園，處處錦爛，五陵遊俠，裘馬千金，雖復大雅，不心醉乎！五言律勝七言，七言勝古。

《漁洋詩話》卷上　歷下詩派，始盛於弘、正四傑之邊尚書華泉。

《藝苑卮言》卷五　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

《盛明百家詩・邊華泉集序》　華泉邊公詩調逸情眞，氣舒音亮，不假深求，自得風人之遺韻。蓋蔚乎可傳者也。

《國雅品・士品三》　袁氏獻實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李雄健，何秀逸，徐精融，邊朴質。故並負盛名，輝映當代，四公殆藝苑之菁英也。」邊稍不逮，祇堪鼓吹三家耳。其集中篇章頗富，如：「綠水閶門道，青山建業城。」「地入河源渺，天連塞日曛。」又：「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城荒故堞留。」「千盤鳥道懸雲上，五色龍江抱日流。」應是豪華語。《卮言》云：「廷實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信然。

魏允孚《華泉集序》　我明當孝廟之世，皇運熙宏，人文樸茂，學古之士並軫而翔。關西則李獻吉，汝南則何仲默，吳中則徐昌穀，歷下則邊庭實。庭實，先生字也。獻吉之詞雄，仲默之詞逸，昌穀之詞蒼，先生之詞溫然、粹然。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邊庭實（名貢。）五言古，語多錯出，出漢魏者較于鱗則爲淺易。樂府雜言格新調婉，惜變化差少，然以意爲主，而不以格爲主也。五言律多出子美、盛唐。七言律和韻最多，下者有同學究。入錄者冠冕整秩而兼有氣格，其工處較五言爲勝。元美稱「五言勝七言」，以全集論也。七言絕《迎鑾曲》、《凱歌》等，出於太白《永王東巡歌》、《上皇西巡歌》，較獻吉《帝京》、《郊祀》，完美過之，當爲傑作。

《明詩綜》卷三六　袁永之云：李、何、徐、邊，世稱四傑，李雄健，何秀逸，徐精融，邊朴實，故並有盛名，輝映當代，四公殆藝苑之精英也。邊稍不逮，祇堪鼓吹三家耳。

又　湛元明云：華泉嫻於才，書必如晉，文必如韓，詩必如杜，以此收聲於時。

又　鄭敬甫云：邊司徒詩清婉流暢，朗朗有致。

又　黃清甫云：邊詩詞旨凄婉，調亦入雅，歷下之產無以過之，越在太常，蜚聲藝苑，時獻吉主盟，羣英爲輔，君其一也。

又　兪汝成云：華泉調逸情眞，氣舒音亮，不假深求，自得風人遺韻。

又　陸水修云：廷實篇法亦整，但格律未道，當與華玉、子衡伯仲。譬諸才傑，獻吉淮陰侯也，仲默鄧侯也，昌國留侯也，邊、顧、朱、鄭、樊、酈，絳灌之徒也，世乃躋邊三家稱爲四傑，生乃與噲等伍，三君有遺憾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華泉諸體，不及三家，獨五言絕句擅場。昔宋吳江令張達明與客論詩，其言曰：「詩莫難於絕句，尤莫難於五言。欲其章短而意長，辭約而理盡」，華泉庶足當之。大復贈詩云：「《陽春》誠獨步，《清廟》徒三歎。」以絕句論，邊亦無媿於三家也。

《明詩別裁集》卷五　華泉邊幅較狹，而風人遺韻，故自不乏。李、何、邊、徐並名，有以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華泉集》　魯中立《海岳靈秀集》曰：「華

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倫比。」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亮節俊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尚書才情甚富，能於沈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蕙善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間，以不戰爲勝。無憑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

又《別集類存目三・華泉集選》 其序謂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而蕃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爲首庸。其比之曹植、謝靈運，雖不免夸飾。然於李攀龍集終置不論，而獨加意於貢集。其去取之間，亦有微意也。

《覯齋詩談》卷六 此翁詩，筋能附骨，華不掩眞，品在于鱗之上。

《明詩紀事》丁籤卷二陳田按 《華泉集》蕪蔓未翦，今覩阮亭《詩選》，頓爾改觀。曹子建常嘆異世相知，誰訂吾文者。阮亭眞華泉曠世知己。華泉古詩佳作不及何、李之多，律體翩翩，自是風流一代人豪。竹垞專取五絕，未爲知言。

分論

《聞己卯南征事》 《藝苑卮言》卷六：邊庭實《聞己卯南征事》云：「不信土人傳接駕，似聞天語詔班師。」此欲爲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紐造也。至結語「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樞終夜幾曾移」，愈有理趣而愈不佳。「東海」、「北樞」猶爲彼善，「細臣」、「巨斗」二字何出？

《西園》 《藝苑卮言》卷六：吾最愛其【略】。于鱗《詩刪》亦收之。然「芭蕉」豈可言樹？芋豈庭中佳物？且獨無雨聲乎？俱屬未妥，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色」，則上韵亦可自押，而意尤深婉。《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引《居易錄》：邊司徒華泉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議之謂芭蕉不得稱樹，又或議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宋朱翌云：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作花。知前輩畫之不苟。彼身未到蜀粵，故少所見多所怪耳。《花間詞》云「笑指芭蕉林裏住」，既可稱林，顧不得稱樹耶？ 張宗柟附識：詩詞中字有不妨通用者，有必須出處者，芭蕉稱林僅見《花間》，更移而之樹，恐未可爲通例也。案《靜志居詩話》：元美誚廷實芭蕉不可言樹，然《維摩詰經》云：是身如芭蕉樹而不堅固。是芭蕉未始不可名樹矣。《詩辯坻》卷三：余謂北齊武成後謠云：「千金買果園，中有芙蓉樹。破券不分明，蓮子隨它去。」是不定木本乃稱樹也。第邊語雖俊而命意微近塡詞耳。俊語常恐墮格，此等處故難。

《題王二採蓮圖次壁上沈石田韻》 《明詩歸》卷三：鍾惺云：此詩寫景幽絕，人皆知之。至于「夜相並」與「自採」暗相形處，隱隱有如此良夜何之意，人未必知也。詩情微妙，愼勿草草讀過。

《入錐石口》 《明詩歸》卷三：鍾惺云：錯落若不相關，不知行則以爲險道，賞則以爲奇景，人情有異，在所受矣。

《初見白髮》 《明詩綜》卷三六：蔣仲舒云：愾歎愁絕。

《宮怨》 《明詩綜》卷三六：宗子相云：如泣如訴。

《蘇幕遮》 《蕙風詞話》卷五：明王子衡（廷相）《蘇幕遮》云：「意緒幾何容易辨。說與無情，只作閒愁怨。」閒愁怨皆不得已之至情，子衡未會斯旨。

《留別張西盤大參》 《明詩別裁集》卷五：「關樹不開雲」更勝「楚雲高不落」句。延君壽《老生常談》：邊貢句云：「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略】雖謹守唐人法度，卻自家別有骨格神韻。

《人日有懷喬白巖侍郎》 《明詩別裁集》卷五：以「去年」領起，以「此日」作收，章法本唐人韋端己《憶昔》詩。

《謁文山祠》 《明詩別裁集》卷五：後半神到，弔信國詩，此爲第一。

《重贈吳國寶》 《明詩別裁集》卷五：婉而摯，視「素衣化爲緇」，用意各別。

傳記

《明詩評》卷一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也。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擢戶科給事中，遷太常寺丞。出爲衛輝守，久之以按察副使視湖廣學，移病歸。今皇帝初，召拜太常少卿，遷太常卿，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尚書美姿風流，

饒吏事，好交與天下豪俠。其所搜積今古文幾遍。屬主上清明，備閒秩，亡所見，稍稍游歷留司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汪鋐時長憲，心忌尚書名，以爲罪，論去之。卒年五十七，所著集行於世。

乾隆《歷城縣志》卷四〇　邊貢，字庭實，號華泉。貢生有異質，襁褓中從母王受章句輒成誦。宏治八年舉鄉試第四，明年成進士，授太常博士。時孝宗重祠事，貢駿奔，惟謹偶以告不與，上私語左右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十八年擢兵科給事中，會孝宗崩，上疏劾太監張瑜與太醫劉泰、高廷和用藥之悞，又劾太監苗遠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辭義剴切，聞者凜然。遷太常寺丞，以不善事劉瑾出爲衛輝知府。正德五年改荆州，時藍鄢冠亟飛輓之務，貢以身任之，民不擾而事集治，爲天下最。六年擢山西提學副使。父憂服除，起河南提學，申條教，勤考校，士風大振。十二年，以母憂歸。世宗即位即家起爲南京太常寺少卿。嘉靖二年晉南京太僕寺卿。七年轉刑部右侍郎，拜戶部尚書，皆在南京。貢早負才名，美風姿，所交悉海内名士。久官留都，優閒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十年，右都御史某劾其縱酒廢職，遂致仕歸。築萬卷樓於湖上，蓄書籍金石古文甚富。十一年，火幾盡，貢仰天大哭曰：「甚於喪我也！」遂病卒，年五十七，賜祭葬。

紀事

《藝苑卮言》卷六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爲怪。關中許宗魯、何棟、西蜀楊名，無夕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修者，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著録

魏允孚《華泉集序》　先生集舊有本，歲久而蝕。又遺所爲文不載，余理濟之。明年從先生仲子搜得數十篇，因叙入集中，爲重鋟之，匪徒不朽於先生之詞，且俾論世者有所考鑑，庶幾慨然而興先進之思云。

《國史經籍志》卷五　邊貢《華泉集》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邊貢《華泉詩集》八卷。又：《華泉文稿》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華泉集》　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爲壓卷，不免見疑于清議。然詩集爲貢沒之後，其里人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爲榮，非貢本志歟？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續刊，自明以來，談藝家置而不論，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爲琬炎之藉可矣！

藝文

何景明《六子詩・邊太常貢》　世士多戚促，器識寡蕭散。太常何瑰瑋，坦然破崖岸。祥烟拂瑤壇，瑞日轉華觀。出入諧鵷鸞，頡頏在霄漢。芳詞灑清風，藻思興文瀾。陽春誠獨步，清廟獨三嘆。金奏響不虧，玉樹開逾燦。閑居檢遺編，啓篋得爾玩。

吳國倫《八子詩・邊尚書廷實》　廷實本國器，矯翼自太常。博綜號武庫，高視臨文昌。豈握東岱英，五彩流篇章。一語觸神解，陶謝良相當。修轡騁天路，方舟濟河湟。乘時翊昌運，休問彌以揚。斯今齊魯間，聞風襲餘芳。生榮死不朽，何忝名山藏。

王廷相

論述

杜柟《王氏家藏集序》 研岡子曰，古之學也一，一故醇；後之學也二，二故駁，豈惟二，將爲三矣。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噫嘻！有是哉！專門鼎立，趨向匪一，得非三之說乎？是故，德者得也，學得諸心，則發於事者爲功，其匪躬也夫！衍於聲者爲言，其由衷也夫！是合一之道也。使無是心，則功爲不實，名已耳，言爲不實，華已耳，據豹所聞，是亦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也，其何以不朽耶？古之人篤棐阿衡之忠者，豈自外至？而齊魯仁義之說，孰非有德者之言也？今取王氏家藏集觀之，乃知浚川先生所立之言，其皆本諸心，得諸行，而非世之口耳章句者也。先生天資貞白，公亮嚴密，理識淵邃，允蹈精實，其徽猷大觀可以比蹤前古，乃懋功豐烈有穆公、康公之風，而襟度符之所藏。是集凡若干卷，蓋其眞德實道，矢諸詩，發諸文，考諸性命，冲風玄思，雅致雄詞，有如龍騰鳳翥，潮湧峯矗，其靈異高深，曠寰宇而希覯者也。至闡抒精微，以追隆古，得非前人所未明，而有俟于先生者耶？或者謂四始後無詩，又謂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近代無理學。於乎！古訓攸在，遺軌罔磨，學苟有得，豈終乏人哉？但時尚摸擬，惟陳言遡從，而沉溺氣骨，樂隨色相者，有非一日一人爲者，又何怪夫或者之說也？不有先生，則音格之病，膚淺之見，拘泥佶屈之說，其何自而開耶？猗歟！簡帙綿綿不息，是古人所謂不朽也，若夫天壽平格，將必有在，而忠藎匪懈，功業日崇以殿邦和民者，予小子于先生有望焉，茲不序。論曰，以予觀於是集，四言若風雅，五言若漢魏，騷若屈宋，賦若班揚，律絕若沈宋諸人，而文之氣魄法度本之六經，該之百氏，理道倫彝，章章乎備矣，雖左氏、司馬子長殆弗之過也，其道體諸篇，蓋自思孟之後稱獨步焉。昔李杜以詩名，韓柳以文名，程朱以理學名，先生乃兼有之，美哉！洋洋乎！明興幾及六世，有先生者出，力追前古，增重國家，衍元氣于常存，範來裔于不窮，世當有公是哉！嘉靖丙申歲五月五日，潁川杜柟子才甫序。

李復初《內臺集敘》 性者人也，言以彰志，行以成務，道也。縱橫左右，出入性眞，純粹無雜，聖人也，一也。學者涵養未深則中陋，省察弗力則外乖，人與性二，而道無門也。性道未凝而強探襲取之，則眞妄錯雜、支離決裂，戾于聖人罔覺矣。浚川夫子以振古之豪，超然獨步，博學研幾，反躬踐實，而沉潛合一，積久彌精，故寄興感懷，經世考政，窮神闡化，測數推象，吐辭命意，托爲詩文，條爲疏說，辯而信，直而文，雄裁傑斷，揚榷疑貳，公直謹嚴，其史乎！肆而隱，曲而中，玄思妙悟，發揮蘊奧，涵噩典麗，其經乎！風動神行，塗傳里誦，夾輔綱常，輝煌化理，軌範百世，豈但可以文藝家數名之耶？況際翊聖明，秉鈞當軸，而危言正色，懋烈徽猷，爲中興元佐，上軼周召，又豈但文章盛美、煒然昭代而已耶？

崔銑《雅述序》 浚川先生王公嘗作《愼言》十三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不諷誦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迷、示行者之廣途，修身理國之具，循級蹈實。銑辱交於先生四十載，論心談義，商訂箴規，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秉介履素，摧枉犯難，在困亡憂，在達亡樂，耽文味道，少勉耆化，故能闢已塞之路，昭不礙之牖焉。夫聖哲之訓，積充于宇，載汗其牛，不啻足也，而後賢一出必更有作，往往發其未及而救其或陂，斯蓋日新之盛德，生生相禪而亡已也，譬之日月麗空，代照一爾，光景永耀，人樂之而不厭焉。夫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行忽於疾舒，辨徹乎宇宙，心荒於日用，聽言可聞，考實蔑然，讀雅述者，宜知切己求要，其覺民之旨也。嘉靖己亥秋七月初吉，安陽崔銑書。

《明詩評》卷一 廷相渾渾如高麗使人，抗浪意氣，殊乏精韵。古詩歌行小勝近體。

《藝苑卮言》卷五 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

又 王子衡如絲笮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

《國雅品・士品三》 學古才辯。其爲文章，多漢晉人語，特閒于古體，

如闕里孔檜，泰嶽秦松，蒼秀挺鬱。王元美議其稍露本色，不無有之。其《南昌行》亦足以發其忠憤激烈之思。余讀其《居家集》公所自序，即張魏公辟蘇雲事曰：「古今人好尚，其不齊也。有如是哉？以野處爲適，則視官守爲樊籠；以閑散爲樂，則視軒冕爲桎梏。」於是乎可以觀公矣。豈惟文哉。

《文脈・文脈新論》 王浚川辨五行，識高也。愼言雅述，發未發多矣。文亦歐格，賦乏風騷，《明月篇》、《與郭价夫論詩書》可匹魏晉云。

《詩藪續編・國朝上》 弘、正間，宗工巨擘，若【略】王子衡【略】皆文人兼學行者。

《明詩綜》卷三六 薛君采云：先生詩豪氣太露，其工者較之古人，不啻過之。

又 穆敬甫云：王詩如飛廉蝙吹，白羽失涼。

又 顧玄言云：司馬學古，才辨特娴，古體如闕里孔檜、泰嶽秦松，蒼秀挺鬱。

又 宋轅文云：子衡莊雅有法，長于五言，若近體則元美所云武人坐禪者是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浚川歷歷之暇，銳意詩文，非徒扶大雅之輪，抑且抉羣經之奥。而又見善如不及，其序空同子詩，稱其「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儔」。然空同名成之後，目空四海。觀《送昌穀之湖湘詩》，述一代人文之盛，有云：「是時少年誰最文，太常邊丞何舍人。」三子而外，並不及浚川隻字也。鄭繼之未嘗謀面，乃有句云：「海内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宜浚川見之，有知己之感。於繼之身後，賦《少谷子歌》，焚其稾於燕，望閩再拜。歌云：「彼時才傑游帝傍，信陽之何棠陵方。大梁翩翩李川甫，吏部薛生尤擅場。」於空同亦未齒及，不無憾焉矣。他日作《遣興十首》，其一云：「昔吟吳下徐昌穀，幻出斯文百代先。」其二云：「逸氣誰當鄭善夫。」其三云：「康子文章迥絕塵。」其五云：「大復天才冠兩都。」其六云：「後來誰擅六朝奇，君采分明別綴詞。」其七云：「散逸長年何粹夫。」獨於空同，則云：「疏越朱絃《大雅》沉，始知《清廟》有遺音。峽江迫阨湍瀾出，可是空同太劇心。」殆有微辭焉，信乎恩怨之難忘也。浚川詩格，諸體稍犄，惟五言絕句，頗有摩詰風致，下亦不失爲裴十秀才、崔五員外。

又附錄 黃清甫云：浚川詩，貴達意不避險直，多擬古樂府，欲返眞樸，未見其工。君采出其門下，所謂青出於藍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三陳田按 子衡刻意學詩，龐漫之篇誠如昔人所譏，遇有合作，如遊五都市中，動獲奇寶。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子衡五七言古詩，才情可觀，而摹擬失眞，與其論詩頗相反，今體詩殊無解會，七言尤爲笨濁，於以驂乘何、李，爲之後勁，斯無愧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王氏家藏集》 其詩文列名七子之中。然軌轍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陽門戶。鄭善夫詩所謂「海内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王士禎論詩絕句曰：「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蓋善夫歿後，廷相始見是詩，賻恤其家甚至也。亦頗有微詞矣。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明人論詩多大言，【略】王子衡云：「《風》、《騷》包韞本體，標顯色相。若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什，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趁帖，情出附輳。」嗚呼，何其誕也？《北征》一篇，原本忠愛，發以史筆，根柢槃深，關係宏遠，乃杜集之鉅製，與《風》、《雅》相出入者，比以昌黎《南山詩》，已覺不倫，況儕諸盧仝、元稹輩哉？彼蓋祇知意在詞表爲《三百》、爲《離騷》，而不知《風》、《騷》之暢叙己懷，鋪陳亂始，直詆匪人者，固指不勝屈也。大抵詩知賦而不知比興，則切直而乏味，知比興而不知賦，則婉曲而無骨，三緯所以不可缺一。子衡崇比興而廢賦，直知一而不知二矣。

傳記

《明詩評》卷一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舉進士，爲給事中，以言事謫。召復拜監察御史，再謫贛榆丞，稍遷同知寧國郡。累進四川按察使，入爲兵部侍郎，出行邊，還擢南京兵部尚書。理都察院蒲九載，加太子太保。罷歸卒，年七十餘。有集行於世。

《盛明百家詩・王浚川集序》 公名廷相，字子衡，山西潞州人，以衛籍家河南之儀封。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左都兼大司馬，中間升沉起伏，百煉不

磨其氣節，文章學術政事皆可標炳一時，輝映後代。予忝世講，祗教爲多，往來翰札，猶有存者。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判亳州。召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以鎮守廖鑾誣奏，下獄，再謫贛榆縣丞。稍遷寧國府同知，歷四川按察使，拜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仍掌院事，加太子太保，罷歸，卒七十餘。

《明史・王廷相傳》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憂去。正德初，服闋至京。劉瑾中以罪，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召爲御史，疏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擒矣。」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裁抑鎮守中官廖堂，被誣。時已改督京畿學校，逮繫詔獄，謫贛榆丞。屢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初有詔，省進貢快船。守備太監賴義復求增，廷相請酌物輕重以定船數，而大減宣德以後傳旨非祖制者。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藉稽察權利，安慶、九江藉春秋閱視索賂，廷相皆請革之。草場、蘆課銀率爲中官楊奇、卜春及魏國公徐鵬舉所侵蝕。以廷相請，逮問奇、春，奪鵬舉祿。三月入爲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鵬舉兵柄。居二年，加兵部尚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畿民盜天壽山陵樹，巡按楊紹芳引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忤旨，罰俸一月。帝將幸承天，廷相與諸大臣諫，不納。扈從還，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污則小臣悉傚，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斥。」用以刺尚書嚴嵩、張瓚輩。帝但諭留而已。初，廷相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未盡，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之。及九廟災，下詔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廷相以御史所覈聞，惟郭勛侵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劾勛者羣起。勛復以領敕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曆、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頗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肅敏。

著録

李復初《內臺集敘》　嗚呼！夫子之道該體用，徹顯微，源深流遠，淵淵乎！浩浩乎！莫可測也。自南都簡命，晉兼臺省，造理益深，著作不倦，侍御張子嘗采錄一二，刊爲《內臺集》，與《家藏》、《雅述》、《則言》諸書幷行于世，復初又竊錄續作，嗣刊濟上，仍因舊名，俾向慕之士得備聞至論，抑見復初及門受教猶夫張子也。抄本有訛，王子光濟、劉子希杜校之，録人其多，吳子至、楊子祜董之，凡三月而登于楮，吾道其在茲乎！吾道其在茲乎！

張鶚《內臺集刊序》　鶚自壬辰從事臺末，獲受教浚川公臺下。見公於退朝之餘，卽肅肅入院臺理政事，稍暇卽爲文著書，蓋無一時休焉。因嘆曰，大人君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政根於學，學達於政，固如是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其斯之謂歟！乃竊錄其與諸名公鉅卿往來論辯問答贈送之作，辭與文若干篇，刻之東省以傳。蓋仰嘆公嗜學之篤終身不衰，而所以經濟天下者有具，因以見鶚之受教於左右者，得益爲良多也。其他生平文章詩賦，則有家藏集，已先刻之，爲世寶矣，此特緒餘耳，然非

浚川公意也。

《盛明百家詩・王浚川集序》　浚川王公詞賦才學識三者備矣。仰止之餘，裒刻如左。

《百川書志》卷一六　《王氏家藏集》二十卷，都御史浚川儀封王廷相子衡撰。《溝斷集》二卷，浚川子故作。自弘治迄今，凡二十六祀，詩賦文一百八首。《臺史集》二卷，浚川子爲御史時著也。起正德庚午，至甲戌五載之作，詩文賦百四十五首。《泉上稿》二卷，浚川督學山東所著詩文六十篇。《家居集》三卷，浚川家居著也。三十二首，銘文二十六首。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王氏家藏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廷相《浚川五集》二十九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氏家藏集》，河內王廷相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五十四卷。又《內臺集》七卷。又《家居集》一卷。又《近海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內臺集》　是編刻於嘉靖丙申。凡詩二卷，詞一卷，雜著一卷，奏疏一卷，雜文二卷，又在《家藏集》之後者也。時廷相爲都御史，故以內臺爲名云。

藝文

薛蕙《戲成五絕》一　束髮從師王浚川，文章衣鉢幸相傳。爾時評我李何似，白首摧頹只自憐。

康海

論述

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　不止還國初之質直渾厚，張太微所謂馳驅屈、宋，陵轢班、馬，非虛譽也。是其天性高朗，鍾氣通靈，方得有此。

《明詩評》卷二　太史制策聲名傳溢海內，竟以閹人之敗削籍歸耕，沒齒爲錮，頗效揚惲南山之田，趙瑟秦聲倚歌擊筑。詩如河朔丈夫，鬚髯戟張，借軀報仇，人疑大俠。與之周旋，乃是酒肉傖父。

《藝苑卮言》卷五　康德涵如嘶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

王世懋《對山集序》　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爲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怪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亦有曼衍亡當於情實者。馬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爲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楞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其爲曼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文靡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生力也。既已放廢無聊，稍託之聲伎，以自耗其磈磊之氣，不能作下帷腐毫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麴蘗之暇應之，而門生子弟亦時有爲代筆者，以故不無蕪訛。至其爲詩，樂府蔚健，故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間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用時人名號爵里，或韻至便押，不必麗於雅，故此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則。或以爲不當併削，然余謂楞也：爾其爲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爲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利吻，後生執一瑕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叙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遺

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戲，獸畏網羅，人惡儁異，命不諧俗，死猶煩人。先生少負儁聲，爲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讒譖以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爲禮法之士所繩。獨所可不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碔砆溷良璧，叢篠穢美箭，是先生之窮且併其文爲異趣者揄揶。此寧獨康氏子孫之差，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卽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焉，覽者循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哉千載人豪思過半矣。

《盛明百家詩・康狀元集序》 康對山著作自任，文勝于詩。其詩發于天眞，不事雕綴，往往直陳事理，鋪叙物情，秦聲中猶爲近古。

《明詩綜》卷三六 張孟獨云：對山詩以興致爲先，格高詞俊，足以凌駕古人，羽翼騷雅。

又 張文邦云：對山既弘詩規，又開文運，時仲默、獻吉、敬夫號「海內三才」，而公尤獨步。

又 穆敬甫云：德涵詩有極佳者，乃爲友人置而不錄，遂有長吉之恨。

又 俞汝成云：對山文勝於詩。

又 陳卧子云：對山粗率，殊無足觀。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德涵坐援獻吉，遂挂清議。歸田之後，耽心詞曲，其小令云：「眞箇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倭落了膺和謗。荒唐，周旋了籍與康。」論者原其心而悲之。沒時家無長物，腰鼓多至三百副。留心風雅之日少，宜其所就止此爾。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德涵於詩文持論甚高，與李獻吉興起古學，排抑長沙，一時奉爲標的。今所傳《對山集》者，率直冗長，殊不足觀。或言德涵工於樂府，歌詩非其所長。又或言德涵有經世之才，詩文皆出漫筆，非其所經意者。余固不足以定之也。

《說詩晬語》卷下 康對山涉筆庸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筱園詩話》卷二 明代詩人【略】若康海【略】等輩，則庸俗可厭，不足數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對山集》 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瑾。瑾敗，坐廢，遂放浪自恣，徵歌選妓，於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頹縱。王世懋序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同時人名號爵里，韻至便押，不麗於雅。【略】明人論海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過於詩語爲不易之評。其擬廷臣論寧夏事狀及鑄錢論諸篇，尤頗切時弊。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割剝秦、漢者上也。

又《別集類存目三・對山集》 海晚歲縱情聲伎，故樂府特爲擅長，詩文皆不甚留意，不免利鋭互陳。

王驥德《曲律》卷四 近之爲詞者，北詞則關中康狀元對山，王太史渼陂【略】康富而無，【略】對山亦忤於時，放情自廢，與渼陂皆以聲樂相尚，彼此酬和不輟。康所作尤多，非不莽具才氣，然喜生造，喜堆積，喜多用老生語，不得與王並驅。所著《沚東樂府》。可數百首，中《元夜落梅風》：「春雲澹，月色昏。坐空齋雪餘風潤。若嫦娥肯饒春幾分，向朱簾且收寒暈。」《效自君之出矣沉醉東風》：「掃萬里龍沙未返，怨深閨蛾尾空彎。泣相思柳未勻，待好會梅初綻。隔魂臺水水山山，也要尋君到玉關，路比天涯近遠？」僅此二詞，頗饒風韻，餘未足取。第易蛾眉爲蛾尾，亦不妥耳。

又 散曲絕難佳者。【略】余爲言：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漫語。康對山、王渼陂、常樓居、馮海浮直是粗豪，原非本色。

《曲品》卷上 康翰林絕技矜莊。

《遠山堂劇品・雅品》 《中山狼》(北四折)：中山狼一事，而對山，禺陽、昌朝三演之，良繇世上負心者多耳。曲有渾灝之氣，白多醒豁之語，位置於元劇，在《硃砂擔》、《喬踏碓》間。三劇中，以此爲最。

傳記

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 君姓康名海字德涵，自號對山，而澔西山人、沚東漁父則其別號也。然人之稱之者惟對山，故對山之名溢海內，以其行高見遠，不但詩、古文精也。先籍河南固始人，今籍則陝西武功縣。【略】世德之積大發於君，數歲與群兒嬉遊，羣兒推爲師父，見其開悟機警也。授之業，退而嬉遊如故，怒欵捶之，課其業無可稚乃已。就傳於牛生，初教以小

學，繼以大學，日有進益。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年十八爲□庠生，受毛詩，惟求大義，不尋章摘句。【略】邃菴楊提學得其卷，大奇之，許以必中狀元。他人雖不盡信，而君實以之自負。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七。壬戌舉進士第一。敬皇深喜得人，而讀卷官劉健等以爲詞意高古，閑於政理，不惟三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來鮮見其比。天下驚傳得眞狀元矣。其第二名孫清初猶不服，至八月領原卷登殿試錄，一見，嘆羨拜伏地下久。而後起，釋褐授翰林院脩撰。明年癸亥，以母氏苦思歸，給假送還故里。【略】君竟以飛語罷爲民，意謂瑾恨韓、李切骨，康非有親於瑾何以能立脫其危？一如渼陂之所逆料者矣。言者又以其過順德遇盜失財，非藉瑾勢有司何以督捕過嚴，追給翻溢其數？當時附瑾者，不一年由郎署府守卽至正卿。君爲修撰八年，不陟一階，是果瑾黨耶？黜報至武功，有來唁者，則解之曰：「玉石俱焚，自古有之，瑾誅，天下之幸，吾一人何足惜。」辛巳，今上入繼大統，詔京職爲民者予冠帶，有司有具冠帶，送之者則謝以原冠帶。乃敬皇所賜被群小搆害，褫去，更復何用其廢也。不止爲友與夫以文爲累，在官日論事，無所廻護，有不如意則怒罵不置。又好面斥人過失，後雖屢有薦章，當道者明知其才，棄而不用也。【略】楊少司馬過其里，留飲而歡君，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久欲起君，何不以書自通，待吾到京首言之。」君乃盛怒，擲其琵琶撻楊，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以琵琶討官做耶？」【略】携妓遊山三十年，至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終于正寢。

《明詩評》卷二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舉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以逆瑾鄉人故罷官，有集行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初，逆瑾恨李獻吉代韓尚書草疏，繫詔獄，必殺之。獻吉獄急，出片紙曰：「對山救我。」秦人皆言瑾恨不能致德涵，德涵往，獻吉可生也。德涵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瑾，瑾大喜，盛稱德涵眞狀元，爲關中增光。德涵曰：「海何足言，今關中自有三才，古今稀少。」瑾驚問曰：「何也？」德涵曰：「老先生之功業，張尚書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李郎中非李夢陽耶？應殺無赦。」德涵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歡飲而罷。明日，瑾奏上，赦李。瑾遂欲超拜吏部侍郎，德涵力辭之，乃寢。母喪歸，踰二年瑾敗，坐落職爲民。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妓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以侑觴，西登吳嶽，北陟九嵕，南訪經台、紫閣，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飄然輒欲仙去。居恆徵歌選妓，窮日落月。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楊侍郎廷儀過潛西，留飲甚歡，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殊相念，何不以尺書通問？」德涵發怒，擲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歸田三十餘年。其歿也，以山人巾服殮，遺囊蕭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其風致可思也。

《明史・文苑傳二・康海》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與夢陽輩相倡和，訾議諸先達，忌者頗衆。正德初，劉瑾亂政。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會夢陽下獄，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設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踰年，瑾敗，海坐黨，落職。

紀事

《藝苑卮言》卷六　康德涵六十，要名伎百人爲百歲會。既會畢，了無一錢，第持牋命詩送王邸處置。時鄠杜王敬夫，名位差亞，而才情勝之，倡和章詞，流布人間，遂爲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明詩紀事》丁籤卷三陳田按　對山救空同，豪氣蓋世，固是一時俊人，惜詩文不副盛名耳。《嵩陽雜識》云：「空同與韓貫道草疏，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賴康對山營救而脫。後對山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人作《中山狼傳》以詆之。」考《中山狼傳》，故城馬中錫作，王敬夫《渼陂集》亦有《中山狼》院本，論者疑對山以空同坐累，空同特未嘗救之耳，未嘗逞凶反噬，如傳所云云也，疑別有所指。余檢《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計當時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無妨。」固無庸以後人疑竇，爲空同解釋矣。

《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

《王蘭卿貞烈傳》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

著録

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 所著有《武功志》、《張氏族譜》、《沂東樂府》、《納涼餘興》、《春遊餘錄》、《王蘭卿傳奇》、《卽景餘錄》。有史筆，有元音。而《對山文集》十九卷，不雕刻，有識見。

張萊峯《對山集後序》 蓋對山太史崛起前明中葉之際，與李、何、王、邊倡爲古文、漢魏詩歌，一時宗尚。所傳有《對山集》若干卷，校訂於渼陂，彙輯於《太微品隲》，於太倉王麟洲搜羅互異，棄取不同，而爲一再刻以行者，翁撫軍潘提學也。顧書雖經傳播海內，然而板俱散佚無存，是以購求維鞾學士家藏者絕尠。至我朝康熙某年，同邑馬方伯重刻之，金陵省署卷帙視他刻爲獨繁，而對山之詩若文，斯備載無遺矣！乃先後數刻，頗皆有魯魚豕亥，訛謬殊衆。且或雜碔砆燕石，以混幷其中，甄別匪易，讀者茫然。西峯先生於是就故所藏太微元刻選定甲乙，存之篋笥，然未嘗遽出示人，顧或舉以訓(洲)也。今年夏四月，邑侯敬齋馮公聞之，謀付剞劂廼覆，取而詳擇焉。更參之別本，共得文若干首，詩若干首，僅計數萬言，分爲十卷，於虐精已夫。對山以質直之筆抒寫胸臆，其所論述率取意達以止，倜爽高邁爲能，絕去雕繪之習。而言簡情該，古氣流溢，味之靡窮，蓋得子長氏遺韻者。而五七字古歌行，亦有鮑、謝風，固宜西峯先生篤好而深取詮次考訂，若紫陽之於昌黎也。刻既成用敢紀諸其後，俾讀是集者知所由用心焉。

《國史經籍志》卷五 康海《對山集》十九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康海《對山集》十九卷。

又卷三二 康海《沂東樂府》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康海《對山集》十九卷、樂府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對山集》 十卷。【略】其詩文集自明以來凡四刻。一爲張太微所選，一爲王世懋所選，互有去取。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寧。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太微本又加刊削而刻之。【略】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碔砆燕石，閒列錯陳，故馬氏所增刊，頗傷蕪雜。景烈此本雖晚出，而去取謹嚴，於詩汰之尤力，較諸本特爲完善，已足盡海所長矣。

又《別集類存目三·對山集》 十九卷。【略】今已以孫景烈删定之本繕入四庫。此本卽張太微所編之原集。附存其目，不沒其裒輯之功云爾。

藝文

何景明《六子詩·康修撰海》 矯矯龍頭士，騰躍在明時。群遊慕豪放，棲志固有期。赤驥鳴煙霄，不受黃金羈。揮毫御清讌，浩思隨風飛。鎣前激高倡，顧盼孰與希。究古摘遺編，頗好班馬辭。良史久無稱，斯文當在茲。

王九思《漫興十首》一 滶西山人今謫仙，笑橫雙眼看碧天。說着大明有大雅，指點李何與王邊。

又六 龍頭太史滶西君，拈出先秦兩漢文。流風遂復千年舊，逐電眞空萬馬群。

雜録

何瑭《康修撰對山墓表》 對山康子，【略】其才甚高，其氣甚豪，其性甚眞，其言行則不切切於規矩之內。其取重於當世，以此而見謗於世，亦以此使其遇。能言聖人之道，而與之切磋而又悉心聽信焉。講去其非而益粹其是，損其過而益其不足，則其所立豈止於此哉？吾又惜對山之不遇也。孔子論人以中行爲上，次則思，狂狷謹厚自保者不數也，似德非德者則斥以爲賊，患得患失者則賤爲鄙夫，其情蓋可見矣。對山其殆孔子之所謂狂者乎？對山言行之迹，墓碑已備，茲特論其人品附於墓碑之後，使來世知有對山康子，斯已矣。

王九思

論述

康海《渼陂先生集序》　予觀渼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寫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

《明詩評》卷二　敬夫棲華禁署，振策天曹，連坐下遷，躡履泉石。康生同志，多托新聲，淡麗藻之景，抒凄鬱之抱，按錦瀉珠，良足悲賞。詩格渾渾，中歲倣何、李，如優孟、孫叔容笑頗似。暮年率易，遂露本色。

《藝苑卮言》卷五　王敬夫如漢武求仙，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實境。又　王敬夫如孤禪鹿仙，亦自縱橫。

《盛明百家詩・王渼陂集序》　其詩礧磈廓落，有大樸不雕之風，摘而存之，用徵文獻。

《文脈・文脈新論》　《王渼陂集》文學漢而粗，詩學杜而放。

《國雅品・士品三》　才雋思逸，銳于綺麗。譬之「湖外碧草，海東紅雲」，流彩奪目。其五言如：「雲壓嶺頭樹，草連烟際村。金馬當朝彦，銀魚隔歲焚。山雲晴見楚，烟樹遠浮秦。飛鳥三峰外，孤城落照前。」七言如：「天外行雲難入夢，手中團扇易驚秋。」此語直造盛唐佳境矣。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王敬夫（名九思）全集，多不可觀，即入錄者非窺易一兩字不可。七言律概多學杜，較景文得杜之正，然不免稍爲束縛。

張宗孟《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序》　夫先生當罷棄之餘，其見諸文詞者，疑頹焉自放，憤懣不平，而諸文詞復溫厚爾雅，不失詩人之旨，於戲！先生蓋文人而儒行者也，據年譜誌銘，立朝居家一遵典禮，不忝程氏宗風，歷落不偶，卒歸忠愛，堪繼少陵詩史，直推先生於程、杜間可也，是爲序。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敬夫《渼陂集》粗有才情，沓拖淺率，續集尤爲冗長。李中麓云：「敬夫詞曲新奇，得元人心法。」王元美云：「敬夫詞曲與德涵齊名，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爲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大率康、王皆工詞曲，而秦人推其詩文，以爲一代師匠，鄉曲之言，君子存之而已。

《明詩綜》卷三六　穆敬夫云：敬夫工於小詞，而詩亦不落元宋體，頗謂兼才。惜乎《遊春》一記自遠風雅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康、王並以樂府擅場，而詩鮮合作。王差勝康，樂府亦爾。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渼陂集》　九思爲弘治七子之一。【略】是集前有自序，稱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獻吉改正予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云云。是其平生相砥礪者，在李夢陽、康海二人。故其詩體文格與二人相似。而詩之富健不及夢陽，文之粗率尤甚於海。蓋樂府是其長技，他皆未稱其名也。

又《詞曲類存目・碧山樂府》　九思酷好音律，嘗傾貲購樂工，學琵琶，得其神解。是編所錄，大半依弦索越調而帶犯之，合拍頗善。又明人小令多以豔麗擅長，九思獨敘事抒情。宛轉妥協，不失元人遺意。其於塡曲之四聲，雜以帶字，不失尺寸。可謂聲音文字兼擅其勝。然以士大夫而殫力於此，與伶官歌妓較短長，雖窮極窈眇，是亦不可以已乎？

王驥德《曲律》卷四　近之爲詞者，北詞則關中康狀元對山、王太史渼陂。【略】王豔而整；【略】王渼陂詞固多佳者。何元朗摘其小詞中「鶯巢濕春隱花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然此詞全文：「泠泠象板粉兒敲，小小金杯綠蟻飄，重重畫閣紅塵落。喜豐年恰遇着，幾般兒景致蹊蹺。鳳團小茶烹銀罐，驢背穩詩吟野橋。」除鶯巢句，下皆陳語。後三句對復不整。又云：「《杜甫遊春》劇，金、元人猶當北面。」此劇蓋借李林甫以罵時相者，其詞氣雄宕，固陵厲一時，然亦多雜凡語，何得便與元人抗衡。王元美復謂其聲價不在關、馬之下，皆過情之論也。

《曲品》卷上　王渼陂秦韻鏗鏘。

《明詩紀事》丁籤卷三陳田按　敬夫於樂府爲當家，詩亦富有才情，惜質地龐漫，未盡脫秦聲耳。

《沽酒遊春》《遠山堂劇品・雅品》：王太史作此痛罵李林甫，蓋以譏刺時相李文正者，卒以此終身不得柄用。一肚皮不合時宜，故其牢騷之詞，雄宕不可一世。

《醉寫赤壁賦》《遠山堂劇品・雅品》：北劇每就謔語、俗語取天然融合之致，故北調以運筆爲第一義。運掉未靈，便不能以我用古，不免堆積泛濫之病矣。此劇設色於濃淡之間，遣調在深淺之際，固佳矣，惜赤壁之游，詞中寫景而不寫情，遂覺神色少削。

《單刀會》《遠山堂劇品・雅品》：其意致自與常調迥別，此必是元人所作。「大江東」一折，可以正今日歌者之訛。

《豫讓吞炭》《遠山堂劇品・雅品》：忠臣、義士之曲，不難於激烈，難於婉轉，蓋有心人決不作鹵莽語。此劇極肖口吻，遂使神情逼現。

《猿聽經》《遠山堂劇品・雅品》：徵有致趣，但於禪宗尚未透徹，故頓悟處未覺快心。

《藍采和》《遠山堂劇品・雅品》：二郎神醉中射破鎖魔鏡，致逸兩魔，後同哪吒收縛。此等意想，大有元人之韻，但詞氣少欠振拔，用韻亦有雜者。

傳記

《明詩評》卷二　王九思字敬夫，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久之改吏部主事，進郎中。逆瑾敗，以檢討鄉人也，下遷壽州倅，再論罷歸。

《盛明百家詩・王渼陂集序》　渼陂名九思，字敬夫，弘治丙辰進士，以翰林檢討乞改吏部，放黜，終其身。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九思，字敬夫，鄠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九年，滿考。值劉瑾亂政，翰林悉調部屬，歷練政務，敬夫獨得吏部，不數月，長文選。瑾敗，降壽州同知。居一年，會天變，言官鉤瑾餘黨，勒致仕。年八十四乃終。

《明史・文苑傳二・王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尋調吏部，至郎中，亦以瑾黨謫壽州同知。復被論，勒致仕。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黨廢。每相聚泝東鄠、杜間，挾聲伎酣飲，製樂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九思嘗費重貲購樂工學琵琶。海撥彈尤善。後人傳相倣效，大雅之道微矣。

紀事

《明詩紀事》丁籤卷三陳田按　劉瑾請建義勇武安王廟於陝西興平縣馬嵬鎮，仍乞頒敕防護立碑，碑文李茶陵筆也。王敬夫《馬嵬廢廟》詩云：「秋風落日馬嵬道，道南廢廟顏色新。立馬踟躕問野叟，野叟須臾難具陳。請予下馬坐樹底，展轉欲語還悲辛。正德丙丁戊己年，寺人氣燄上薰天。寺人原是馬嵬人，大築棟宇求福田。馬嵬鎮裏東嶽祠，一時結構何參差。瀆神媚鬼意未休，浸淫及漢壽亭侯。占民畎畝不與直，費出帑藏多蠹賊。工徒淋漓血滿膚，晝夜無能片時息。東樓西觀對南山，巍巍新廟成何棘。翩翩羽客招呼至，考鐘擊鼓空坐食。更有文章頌功德，穹碑大書爲深刻。我本田家孟諸野，但認犂耙字不識。往往才士過吟哦，盡道台臣與秉筆。聽來依稀記姓李，云是文章名第一。豪華轉眼不足恃，乾坤變化風雷異。寺人已作檻中囚，道路忽傳邸報至。當日台臣尚秉鈞，寄語縣官碑可掊。橫曳碎擊亟掩藏，至今文石埋郊藪。予聞野叟言，坐來生感激。赫赫台臣苟如此，寺人微細何嗟及！月明騎馬陟前岡，仰天一笑秋空碧。」茶陵於康德涵、王敬夫爲館師，德涵喪母，人謂銘表碑傳必求當時鉅公。德涵曰：「傳其親者，在文章耳，官爵何爲？」自述狀遍送諸公。德涵又與李空同倡爲文必秦、漢，詩必漢、魏、盛唐之說，詆茶陵爲靡弱。由是茶陵益憾康生。及逆瑾誅，德涵坐落職，敬夫亦牽連降免。德涵以救空同得大名，又坐事彰著，敬夫因事波及，於茶陵不能無深望。《感事》詩云：「中林有巨鳥，自矜毛羽貴。一朝振翮飛，忽與飄風會。展轉萬餘里，下息丹山背。棲止青桐柯，渴飲醴泉瀨。久假不自知，殊非鸞鶯類。」又《漫興》絕句云：「不有李康持藻鑑，豪傑爭趨懷麓堂。」又《答王德徵書》云：「自歸里舍，有所述作，擬爲傳奇，紓情暢志。不意親朋，指摘瑕類，投諸館閣，發怒起禍，幸以消阻。」蓋指《遊春記》事也。

《浒西莊春日行樂詞五首》　徐釚《本事詩》：蒙叟曰：「敬夫與德涵放逐

鄠、杜間，日夕過從，徵歌度曲，以相娛樂。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習諸曲，盡其技。德涵尤妙於歌彈，酒酣以往。搊彈按歌，更起爲壽，今所傳《滸西行樂詞》，風流餘韻，猶令人想見也。」

《杜子美沽酒游春》 汴東漁父《題紫閣山人〈子美游春傳奇〉序》：夫抉精抽思，盡理極情者，激之所使也；從容舒徐，不迫不怒者，安之所應也。故杞妻善哀，阮生善嘯，非異物也，情有所激，則聲隨而遷，事有所感，則性隨而決，其分然也。予曩遊京師，會見舘閣諸書，有元人傳奇幾千百種，而所躬自閱涉者，才二三十，意雖假借，而詞靡隱遜，蓋咸有所依焉。予讀之，每終篇或潸然涕焉，曰：嗟乎，士守德抱業，謂可久遠於世，以成名亮節也如此，乃不能當其才，故托而鳴焉。其激昂之氣，若謬乎其母已也。此其所感，且何如哉？且何如哉？今乃讀《子美遊春記》，悲紫閣山人之志，亦或猶是云爾，故題諸其首，使觀者易識其所指，可以觀士於窮達之際矣。《古典戲曲存目匯考》：（存目）。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六 《渼陂集》六卷，翰林檢討鄠杜王九思敬夫撰。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杜子美沽酒遊春記》。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九思《渼陂集》十六卷。又《續集》三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渼陂集》，關中王九思著。

張宗孟《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序》 余惟鄠杜爲關中名勝，在唐，杜甫諸公遊焉，於宋，程明道先生涖焉，我明太史王敬夫先生老焉。初余登程子講堂，訪少陵遺蹟，而空翠寥落，手槐婆娑矣，於是敬詣渼陂仙窩，瞻拜儀像，徘徊紫閣峯下，求問先生文集，先生玄孫和、諸生旭、曛防守晫奉先生集，併續集、樂府傳奇諸書，長跽進曰：「先太史見忤逆瑾，不阿時相，一生霖雨，退老春亭，其浩然獨存者，有斯集在。」余受而讀之，琅琅仙韶一派，不似從人間來，以是名冠詞林不虛耳。顧歲久，板本磨滅，簡編脫逸，觀者苦之，遂命門人王子等彙輯參訂，匯爲全帙，捐俸翻刻，兩月告竣，庶幾開卷如對先生，不假優孟衣冠矣。

王和等《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跋》 和旭等不肖且貧，僅守先太史敝廬，于先太史所遺片紙隻字，秘藏笥中，蠹之不忍，梓之不能，行且待朽而已。顧行世諸刻又復漫藏散逸，五世之澤，能不潸然？茲遇晉陽張夫子，以文章鉅公涖治扈邑，枉拜先祠，見板本殘闕，捐俸翻刻，屬不肖等媚友盩厔王子珌、族祖瑛、族叔永圖、永清、振世、垂世，彙次較讐，定爲全集，百年文藻頓還舊觀，生死肉骨，不肖等何以報之，惟有先太史含笑九原，稱謝知己而已矣，因識翻刻時日于此，以爲世世孫子志不忘云。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王九思《渼陂集》十六卷。又《續集》三卷。

又卷三二 王九思《碧山樂府》一卷。又《碧山新稿》一卷。又《碧山續稿》一卷。又《碧山小令》、《碧山詩餘》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王九思《渼陂集》十九卷、樂府四卷。

藝文

何景明《六子詩・王檢討九思》 王君青雲姿，志豈屑邱壑。名家出杜鄠，少日遊宛洛。奮身匹文鵷，戢羽巢鸞閣。興文燭雕龍，揮翰凌玄鶴。雅志在四海，隨時偃經略。馳情繼謝朓，日宴吟紅藥。

吳國倫《八子詩・王檢討敬夫》 王生跅弛士，多技亦多艱。少遊翰墨林，藻繪何班班。九阪知逸足，六宮競朱顏。涉世鮮明哲，流言遂漂山。恩深罪殊薄，一竄不復還。鄠杜足偃仰，行歌弄潺湲。

雜録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王敬夫《自序》云：「予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愚每讀此《序》，未嘗不斂衽歎服。今人一登科第，即恥言受學，既入翰苑，則文衡在我矣。敬夫謙而受益，卑不可踰，卒與康李先後並驅，宜矣。獻吉名高一代，亦述王叔武相發之言何能損

其萬一，適足益其美譽耳。

王守仁

論述

綜論

黃綰《陽明先生文錄序》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間，蘊諸人心，無迹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愼之，而實理形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爲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爲昭，以之體萬物而萬物爲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爲修，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爲顯，以之理庶民而庶民爲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爲協，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爲歸，所以經緯天地、肇修人紀、綱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今古，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陽明先生夙負豪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老釋之間，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爲學，久之，深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而求於道，充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信直無少偏戾，故其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明眞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質之朋友，或廸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一聲一欬之微，亦無往而非實理之形，由是不息，造其精以極於誠。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綱維，陰陽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

鄒守益《陽明先生文錄序》 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眞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考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于麟，飛鳥之于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嗃嗃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掩，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嗃嗃、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于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序》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眞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群物以游，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

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嘵嘵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闢起而異之曰：「是將奪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脱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眞，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眞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尚未免於俗習焉，幷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早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証以吾之心焉，殫思方踐，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証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淫、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眞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籓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

又《陽明先生全錄叙說》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省格致之旨，純於學術，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分合之辨；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有得；江右已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令學者言下直悟本體，是亦三變而神於教也。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歲，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更一番精神，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志始也。格致之辨莫詳於論學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直寫千古同體萬物之旨、末世習俗相沿之弊，百世以下讀之，當有洒然一快者矣。或議先生自滁以後文字似不如前，先生曰：「吾欲與學者講明此意，憂不得取肝肺剖露與人看，豈復暇鍊字句擬章法耶？」又曰：「古人爲文不過達意，意達而言可止矣，若作意組織爲工，專以悦人爲心，是與俳優相似，誠可醜也，後世儒者有志於道，而作文意思未能盡脱，亦習心未除耳。」門人有溺志於文辭字畫者，先生嘆曰：「此所謂玩物喪志耳，以吾經綸參贊之體局於一藝，是以隋侯之珠彈鳥雀，豈不誠可惜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德洪事先生於越七年，於先生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欿然常見其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儀容杳隔，聲欬寂聞，每思印證，茫無可即，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滁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外集》之文事辭勝，故不次於《正錄》，使讀《正錄》者專心一意、明潔耳目，以求學問旨的，然後泛及《外集》、《別錄》，則亦莫非此意之旁溢矣。嘗讀潘氏四封錄序有曰，某不爲應酬文辭者餘四年矣，考其時則辛未年也，故讀已已以前稿文雖工，多出於應酬，故簡錄不敢盡，辛未以後雖或爲應酬而發，則亦莫非精一所寓，雖欲刪之不可得矣。噫！言不可以僞爲如此夫。《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之行事之實觀，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所以經時贊化、範圍曲成，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概見，又何病其太繁乎？」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明，中多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王春復《陽明先生全錄贛梓引》 天下之言學者，知與理而已矣，知本乎心，理散於物，二者判然而內外不相干涉，學者之大患也。昔者孟子著皆備之訓，程氏明一體之義，其言要約而易從，然學者尚不能反觀而內省，學之難明也久矣！夫顏子嘆高堅，子貢飲江河，使無夫子善誘之教，其亦終於高堅、江河焉已也，然則學者之於高堅江河焉，無足怪也。先生良知之言，開

示詳明，獨立標準，所謂皆備與一體之意了然於其中，而無待於勉強附會，使天下學者皆在知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在本而不在末，在致一而不在萬殊，以入無紀。蓋嘗論之，乾道正性命，而物則之義著焉；蒸民立爾極，而秉彝之道昭焉。秉之爲言執也，言心爲天地萬物之主，皆能執之而不亂，此物則之大者也，故順天地萬物之理則心安，不順天地萬物之理則心有不安，安與不安之際其名曰知，出之可以酬酢萬變，與乾道同其變化而不窮，知其小乎哉？人之患在乎心役於物而非役乎物者也，故常謂物爲大而心爲小，故常有不安之心。夫以其常役於物，而致其常有不安之心，不能反其不安之故，而求諸物以自濟，此知之所以常困，而用之所以有窮。愚則曰，心以主宰爲則，能自爲主而已矣，能自爲主者不役於物者也，不役於物故能理萬物，如君者不役於民故能理萬民，此理之自然，無足多者，孟子所以先立乎其大，程氏所以獨戒用智而自私也，不明乎此，愈勞愈遠，故曰學者之於高堅、江河焉，無足怪也。先生立言立功皆得於凝定致一之餘，況乎贛之人思其業而家祀之，書又可以無傳也，信乎！

談愷《陽明先生全錄序》　予筮仕卽知有陽明先生，同年戚南玄數過予，述先生之言所謂致良知者，予聞而疑之；復言其徒相與立會講學，促予同事，予謂先生之學具在聖經，今之學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行爾，予不敏，請以先生之言見之於行，因謝不往。既而得先生《文錄》讀之，有曰：「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又曰：「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至哉斯言！眞可師法。於是私淑之心油然而生。時在民曹有爲先生之言者，議論高明，多自《文錄》中來，夷考其行，則先生之所不齒者，予聞而益疑。先生有言，世之講學有二，有講之以口耳者，有講之以身心者。噫！此所謂講之以口耳者非耶？予仕至虔臺，瞻先生遺像肅然起敬，檢諸故牘，得鄉約諸法，下有司行之，歲餘四境寧謐，翕然向風，眞先生之遺教也。既遷兩廣，亦先生舊遊之地，素稱弗靖，予師先生之意，以文告曉之，以恩德懷之，不得已而加之以兵。功甫成，得致仕歸養。過虔州，董生聰梓先生全集成，請予爲序，予雖未及先生之門，知先生久矣，能無言乎？夫人之當大任者，蘊之爲道德，筆之爲文章，措之爲事業，人皆能言之，而全者寡矣，先生眞踐實履、循道據德，其發於文章，如安邊務疏，如與安宣慰書，如江西兩廣諸疏，經濟之略于是乎見，豈特文詞藝焉而已哉？其舉業之學，如山東甲子試錄，宇宙間可多得耶？其在虔州，有閱廣之捷、有橫水桶岡之捷、有浰頭之捷，其大者擒宸濠、定江西；其在兩廣，平田州、平思恩，征斷藤峽、征八寨，經行之地，家祀而人祝之，先生事業曠世所希見者。世之爲先生之言者，徒以口耳相高，道德何如、文章何如、事業何如，甚有假此以務名利者！昔子夏之學流爲莊周，程氏之學流爲異端，吾懼其言之不止，爲先生之罪人者衆也。

徐階《王文成公全書序》　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鄙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因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於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

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後闕）。

李贄《陽明先生年譜後語》 余自幼倔僵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爲養，不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閉戶自若也，不幸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眞人不死，實與眞佛眞仙同，雖倔僵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峯，白門人，徐用檢號魯源，蘭溪人。此兩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視，安能一一中歟？今可勿論，即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個既死之人，則亦眞佛眞仙等矣。今翰峯之仙去久矣，而魯源固無恙也。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與參見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幷論之耳，要以見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力也。若知陽明先生不死，則龍溪先生不死，魯源、翰峯二先生之與群公，於余也皆不死矣，譜其可以年數計邪？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眞人，雖欲勿梓，焉得而勿梓？

《國雅品・士品三》 王新建伯安博學通達，詩非所優，然亦有幽逸思致。余讀其《陽明先生集》，疏義侃侃，詞切理約，自是經國大手。

《藝苑卮言》卷五 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

又 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沉冥之致。

又卷六 講學者動以詞藻爲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爲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略】「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春巖過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裏窗前對病僧」，「月遶旌旗千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致。

《明詩評》卷四 新建雄略蓋世，雋才逸群。詩初銳意作者，未經體裁，奇語間出，自解爲多，雖謝專家之業，亦一羽翼之雋也。四時詩如五花駿馬，嘶踏雄麗，頗多蹶步。暮年如武士削髮，縱談玄理，傖語錯出，君子譏之。

王世貞《史傳》 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儁，待宵人，蹈險出危，俶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弇州外史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又《國朝名賢遺墨五卷・第四卷》 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贈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一絕句，毋論公理學勳猷鉅公已，詩秀拔有致，結法亦楚楚。卷中閱至此，大醒人目。

江盈科《雪濤詩評》 王陽明先生，大有詩才，然已入理學派頭，不在詩人之列。曾記其咏傀儡一詩，有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綫長。稗子自應相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學楚狂。」如此咏物，不着色相，非高手不能。

鍾惺《王文成公文選序》 然有言之則是，而考其行事則非者，豈其言不足以盡其人耶？非然也，殆聽言者之觀察未審耳。夫人之立言莫不假辭仁義，抗聲道德，以竊附於君子之高，而苟非所有，則雖同一理、同一解，而精神詞氣已流爲其人之所至，何也？蓋言者性命之流露，而學問之精華也，學問雜則議論不純，性命乖則言詞多戾，有非襲取者之能相掩也。古之立言者不一家，相如之詞賦、班史之著述固文人也，而文人之無論，即如申韓之刑名、管晏之經國以及老莊之寓言，豈不以聖人賢者自視？而或流爲慘刻，或逃於幽玄，究竟適如其人而止，而與所謂仁義道德者無加焉。此猶曰不同道也，乃若賈生之痛哭流涕、仲舒之天人相與，其自負何如也？亦尊之漢之

儒首至矣，謬推王佐得乎？等而上之，子輿氏願學孔子者也，亦步亦趨，直承道統，而一間之未達，終屬圭角之不融，寧可強哉？子輿氏猶不可強，況其下焉者乎？近之立言者，稍陟韓歐之境，輒號才人，略窺朱程之緒，便稱儒者，而試求其言之合道否也，不矯爲氣節之偏，則溺於聞見之陋，不遁入玄虛之域，則陷於邪僻之私，曾得以浮詞改聽哉？獨陽明先生之爲言也，學繼千秋之大，識開自性之眞，辭旨謦粹，氣象光昭，出之簡易而具足精微，博極才華而不離本體，自奏議而序記、詩賦以及公移批答，無精麤大小，皆有一段聖賢義理於其中，使人讀之而想見其忠孝焉、仁恕焉，才能與道德焉，此豈有他術而僥倖致此哉？蓋學問眞、性命正，故發之言爲眞文章，見之用爲眞經濟，垂之訓爲眞名理，可以維風，可以持世，而無愧乎君子之言焉耳。使實有未至，而徒以盜襲爲工，亦安能不矯不溺、不遁不陷而醇正精詳有如是哉？李溫陵平生崛強，至此亦帖然服膺，良有以也。世之論文者動則曰，某宋文也何如，某漢文也何如，某戰國之文也又何如，不知文何時代之可爭，亦惟所性所學者何如耳。予僭評此文，非謂先生之言待予言而明，蓋欲使聽言者讀先生之言，而知立言者之言可飾，而所性所學不可飾也，一人之所性所學可飾，而千聖之所性所學不可飾也，斯不失聖經敷奏意矣。

葉紹顯《陽明先生要書序》 夫揖讓而却萊夷，此洙泗經濟之爲兆也。自漢、唐、宋而降，學術事功歧而爲兩，故李、郭有再造之勳，而不傳其聞道，周、程紹既絕之學，而疑托於空談。若夫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發千聖未發之秘，以顯眞儒之作用，至陽明先生亦宇宙一開闢也。【略】因是以慨世之生聖賢也不易，而其知聖賢也實難，以先生勤王定亂之功，其顯明較著者，當時誣蟣索釁，若門人冀元亨輩，至備受考掠、捐命獄底，何況良知實開千古極則之宗，尋測聲響之儒，其驚惑也尤甚！夫犬有嗥雪者，以其非恒所見也，夫非恒所見而攻之，其於先生之學也不亦宜乎！

陳龍正《陽明先生要書序》 余沈潛紬繹於文成之書者踰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聲欬也。惜其書亂而少次，繁而反晦，剖類多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乃纂爲《要書》。既成，爲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負大經濟者少矣，惟濂溪、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而後，豪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如先生，而尚非豁然聞道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於不慮，其旨本於誨由，非直以不慮爲良，以不慮而有別爲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訾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極本無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令人不爲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主敬，故百世而彌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資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徒之失眞，使後人致憾於提宗之未慎，先生之靈其恫已夫！夫先生大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教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略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略文章而先生微矣！天下無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靈，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錢穀也，潛魚棲鳥也，畫堂貂冠也，炎風毒霧也，無不靈也，皆心所爲也，則驅策指引之間，先生亦惡乎往而不顯？儒者致用無踰先生！然先生正君心也者，念念蒼生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粗用，大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疇謂講學封侯，遂驚爲儒生不世之遭矣乎！故天下艷先生之才與功，而識者猶致惜其遇；天下傳先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爲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無須臾不爲善，夫惟孳孳爲善，庶可以談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微斯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知也。彼且云，堯舜以上善無盡。

葉方藹《陽明先生要書後序》 古來道學之宗、功名之士、文苑之家各居其勝，欲從道學顯功名，從功名著文苑，觸處拈提，輒標上乘，非心光獨湛，悟門特闢者，能幾其萬一乎？溯往哲于有明，若陽明王文成公，洵哉其兼擅矣！公以甲第起家，其殲逆定變，不動聲色，而智略通神，功高蹈險，終酬上爵，且以良知啟後學之階梯，發儒先之秘奧，內聖外王之學三百年來誰同屈指？吾世父慶繩先生，才擅雕龍，藝林山斗，嘗下帷武塘，一時英彥俱入金蘭譜中，而幾亭陳先生尤稱切磋，同闡陽明之教，佩服沈酣，析理毫末。自釋褐後，攬轡皇華，巡方東粵，秘之枕中。維時劉香蠢動，播亂興戈，世父皂纛甫臨，膚功遂奏，寧不于茲得力哉？爰梓其集，流傳遐域，使九疑五嶺之外，性學揭于中天，而熏習於寮宋士大夫者，靡不知有陽明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先生在郎署，與李空同諸人游，刻意爲詞章。居夷以後，講道有得，遂不復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氣，往往涌出於行墨之間。荆川之門人，專取其晚年詩，以爲極則，則可哂也。王元美《書王文成集後》

云：「伯安之爲詩，少年有意求工，而爲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於法；晚年盡學而歸之道，而尚爲少年意象所牽，率不能渾融而出於自然。其自負若兩得，而吾以爲幾於兩墮也。」以世眼觀之，公甫何敢望伯安；以法眼觀之，伯安瞠乎後矣。

《靜志居詩話》卷九　新建勳業氣節文章，皆可甲世。特多講學一事，讒言惟興。彝尊少聞先君子之言矣。心齋，顏子之學也。良知，不動心，孟子之學也。大學思復戴、鄭之舊，定論冀息鵝、鹿之爭，仁智之見各殊，楊、墨之歸斯受，其後流而爲禪者，門第子之過也。今就先生之詩觀之，其《過濂溪祠》云：「瞻依多少高山意，曾向圖書識面眞。」《讀易》詩云：「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題武夷壁》云：「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示程畢二子》云：「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則先生何嘗立意樹幟張弧，與洛、閩諸儒異乎？乃訾訾之口，以先生學術未純，幷先生大節疑焉。皦皦素絲，欲染爲緇，彼譖人者，亦太甚矣。

《明詩綜》卷二七下　穆敬甫云：王公功業學術，振耀千古，固不必論其詩。而詩亦秀拔不可掩，其殆兼舉哉。又云：王詩如披雲對月，清輝自流。

《圍爐詩話》卷四　杜詩無可學之理，詩人久道化成，則出語有近之者。【略】亦有天降名世，匠心出語近之者，【略】王伯安之「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是也。

又卷六　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數十篇可觀。

又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王伯安有「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裏窗前對病僧」。

《池北偶談・談獻五・王文成》　王文成公爲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訾謷太甚，亡友葉文敏（方藹）時爲總裁，予與之辯論，反復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讀荊峴（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剌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五四　蓋世功名手一麾，乾坤旋轉退無爲。浮峯詩社茅堂好，月出花香夜坐時。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王文成全書》　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

張之傑《讀明詩五十二首》二三　文章勳業王新建，短韻長篇盡正聲。皦皦素絲塵不染，漫將道學掩詩名。

《養一齋詩話》卷五　王陽明詩「江流天地變秋聲」，宋荔裳詩「江流日夜變秋聲」，此襲而善者也。襲而善者，意轉而境深，否則意浮而調舊。毫釐之分，天地懸隔，作詩者仍以不相襲爲審愼耳。漢人樂府「白露變爲霜」，杜詩「馬鳴風蕭蕭」，只添《風》、《雅》一字，而別成氣格。此唯漢人、杜公可也，他人免效此捧心矣。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三引《明詩選》　李舒章曰：文成才情振拔，少年頗擅風雅，自講學後，多作學究語，乃不堪多錄。

又陳田按　文成謫吾黔龍場驛丞時，提學副使席書修葺會城書院，率諸生以師禮事之。是時風氣未開，文成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厥後文成弟子道林蔣信以副使提學貴州，重舉陽明學旨以教諸生。貴陽心庵馬廷錫獨有悟入。清平淮海孫應鰲見知於提學徐樾，即傳陽明心齋之學，又走桃岡印證於道林。思南同野李渭自傳家學，亦謁道林，陳樓上樓下光景，終明之世，吾黔學祖斷以文成爲開先矣。文成居龍場有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陽明小洞天；居會城有文明書院。《居夷集》中有《諸生來》詩云：「門生頗羣集，樽罍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靦。」《諸生夜坐》詩云：「講習有眞樂，談笑無俗流。」《諸生》詩云：「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眞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夜宿汪氏園》詩云：「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今祀先生於會城之貴山書院，城外之芙蓉山藏庋遺像焉。斯不祧之俎豆矣。

分論

題《論語・志士仁人》一節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三：原評：志士是把握得定，仁人是涵養得熟。一無字、一有字，有確然不改移意，有安然不勉強意，寫兩種人，各盡分量，而文更俊偉光明。　方苞評：有豪傑氣象，亦少具儒者規模，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諒哉，氣盛辭堅，已開嘉靖間作者門徑。

題《中庸・詩云鳶飛戾天》一節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四：原評：不從飛躍兩字著機鋒，是前輩見理分明處。　方苞評：清醇簡脫，理境上乘，陽明制義謹遵朱註如此。

題《孟子・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　《欽定四書文・化治四書文》卷五：方苞評：深得古文駁議之法，鋒鍔凌厲，極肖孟子語氣，是謂辭事相成。

傳記

王世貞《史傳》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媼夢神人衮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媼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爲更今名。即能言，而讀書復即過目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令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他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相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藝文益大進，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覿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筴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剴，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腯，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太州儲巏、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爲之役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爲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儼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爲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伏詭，擢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摠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斂，至今守之爲甲令云。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爲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爲實功。搢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爲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先行十家甲

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儓之類，又多爲之耳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貰汝。」隸迫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貰之。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抗，佯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諜賊懈，即分兵爲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奉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悱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運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降，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浰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鬚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歷給大鬚等，且諭使來見。大鬚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疏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偫甚設。大鬚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鬚等魚貫入，即僇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爲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浰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跡其始，頗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呢訾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弔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安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兵四萬由水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爲國至意，弟從臾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諜，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欵，泄而縱之。宸濠徼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

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樑、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脅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卻，守仁急命取先卻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奠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也。」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爲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簸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鎮討而誅之。其二子逃。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慴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膂數百人入見。守仁爲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即大藤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詔賜金幣，遣行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則上以手詔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平生學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萼薦。萼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萼長吏部，聰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

黃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參其擅離職，幷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他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又《史乘考誤八》《雙溪雜記》言：王伯安奏劉瑾，被撻幾死，謫龍場驛丞，以此名聞天下。楊文襄公作《王海日公華墓誌銘》，其說亦同而加詳。考之國史與《王文成公年譜》、《行狀》、《文集》，止是救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忤劉瑾，下獄杖謫，本無所謂劾瑾也。夫以楊文襄之在吏部，用文成爲屬，王恭襄之在本兵，與文成若一人，而鹵莽乃爾，安在其爲野史家乘耶？

又　史于王文成洪都之功，所以剪抑之者不遺餘力。謂文成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趨道南昌賀之，至豐城，遇知縣顧佖以變告，守仁大駭，棄官舟取小艇遁還贛。文定以卒三百迓于峽江，至吉安，留討賊。守仁初不許，既而深然其言，乃下令各郡邑，諭以大義起兵。宸濠既出南昌，守仁乃與文定等順流而下。文定爲前鋒，趨廣潤門，夜已三鼓，砲擊，守門者駭散，遂入城。城中民聞守仁將至，皆喜，共登高望之。而守仁等不知，以爲守備堅固，方懼弗克，兵既環城，闃無人聲，相顧莫敢先登。無何，聞城中介馬呼噪聲，知文定已入，乃競梯絙而上。諸兵皆烏合，素無紀律，而大帽、華林諸寨降賊號新民者亦在行，貪功縱殺，居民往往死于牀簀，有闔門無噍類者。天曉，諸門洞開，守仁始按轡整隊而入，死者已數萬人。數日間，積屍橫路，雞犬不鳴。栱樑等千餘人已就縛，守仁復搜捕逆黨，日僇數百人。軍士因縱掠，郡王將軍儀賓邸第以及富室，無不被害。濠府中蓄積甚富，亦多已失。宮人聞兵入，惶懼，縱火自焚，或相率盛服而縊，一室中有至數人者，臭達于外。所存惟羸病數十人而已。始南昌苦于宸濠之暴，至是復遭荼毒，皆歸怨于守仁之不能禁戢云。及叙樵舍之功，第言鄭獻脫歸，告文定，言狀，文定徑前薄其營，不利，還至黃家渡，新民劉文禮殪其驍將，乘勝迫之，遂捷。次日文定以火攻，復大破之。而一字不及文成。至其傳劉養正，則云：「少有詞藻，詭談性理，以要名譽，士夫多爲所欺，王守仁尤重之，曰：『此吾道學友也。』正德十年，養正赴濠聘，一見，許以可爲湯武。又語及陳橋之變，意甚相得，然後自掩飾。有庠生康昭者，語中其機，養正密致書于濠，左右計殺之。守仁在南贛，尤爲濠所慕，饋遺相屬于道。嘗貽書陸完，謂：『可任江西巡撫者，惟守仁與梁宸耳。』守仁又嘗遣其門生湖廣舉人季元亨者游說濠，時人莫知其故。是歲濠生日，守仁假公便，先期約養正往賀，會于吉安，舟次劇談至夜半，養正先去，遂從逆。濠自出南浦驛迎入府，拜爲軍師，日夕望守仁至，遣人于生來觀候之。而守仁至豐城，聞變即返，濠實不虞守仁之見圖也。養正既擒，後猶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逼令引決，傳首至京，妻子沒爲奴。比守仁自南昌還，其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書，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爲之愧。屈元亨尋爲太監張永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據史所記言之，則王文成不惟不當封，而且有大罪三。所謂不當封者，其戰功皆出伍文定。所謂三大罪者，預通逆濠，一也；縱殺平人，二也；事後猶庇逆黨劉養正，三也。然逆濠與養正居平以文成在上流，擁精兵，建大勛有才術，以甘言結納或有之，而文成亦據撫臣往還之常禮爲報耳。使預其謀，何以徑歸吉安？伍公雖進言，起義兵，殺身滅族之事，亦須文成有以自決，前後進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披堅執銳者比？而一字不及文成，豈理也？夫進兵攻南昌，不能無少殺掠，而軍令下則已定矣。其後如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公，皆履其地，得其詳，故始爲之暴白。而未有摘抉一時握管之心事者，蓋實錄之始爲總裁者楊文忠，繼之者費文憲，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也。楊公與王恭襄郤甚著不解，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以故于前後平賊及擒濠之疏，皆歸德于兵部，以爲發縱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內閣，其爲楊公輩切齒非旦夕矣。江彬、許泰、張忠輩既恥大功爲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之語，而忌功之輩從而附和之。文憲在文成撫綏之地與逆濠忤，被禍，中外之臣皆屢荐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費當亦不釋然也。董公最名忮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巧詆不遺餘力，既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聖聰，未必非鬼責也。若養正之母，瘞之可耳，祭而重以文，不可也。冀元亨非季元亨，其人長者，嘉靖初從昭雪。

《明儒學案・姚江學案・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略】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己未進士第，【略】己卯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之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怳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疾，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爲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總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闇，相去不遠。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胡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中，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明史・王守仁傳》　王守仁，【略】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苫蔬食，士論多之。【略】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略】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略】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訶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略】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

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斅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縶曰能以歸。遂議討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横水，斅及守備鄭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横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擒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横水，控諸瑤。還至贛州，議討浰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横水，浰頭賊將黄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略】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横亘數百里，陡絶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内外合擊，擒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内大定。初，朝議以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櫹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絶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鋭悉出，守備虚。我軍新集氣鋭，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櫹等，宫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悦。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黄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略】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媢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

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太監張永。【略】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搆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略】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略】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叙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阯，深山絕谷，悉瑤、僮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瑤賊，【略】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略】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瑤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剿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郎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

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奄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説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爲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

《拜經樓詩話》卷三　明姚江王德輝先生，文成公父也。【略】錢唐李東厓少宰，晚始得子，同朝多賀以詩，公詩曰：「夢羊吉兆果如期，未必他時不白眉。抱送曾聞來釋氏，試啼定識是英兒。生涯莫笑中年遂，餘慶偏於積善私。百世箕裘今有託，眼前何止慰萱慈？」公有《垣南草堂》及《龍山》等稿，見《千頃堂書目》。此詩墨蹟，今藏予家，款署東厓先生年契，而自稱年生云。

秦朝釪《消寒詩話》　王文成（守仁）以南贛巡撫平宸濠。聞信時，卻以勘事至豐城，麾下無一兵也。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合謀起兵，其實義兵聚集，不過萬餘，而逆濠之徒，且六七倍。亦以威名久著，賊未敢相逼，乃從長江順流而下，破九江、南康，圍安慶，文成得以其間攻破南昌，傾其巢穴，宸濠反旆，上下氣索，乃就擒。是非忠勇天植，忘身殉國，孰能如此？而忌其功者欲害之，至誣以先通宸濠，復取之以自贖，可爲毫無心肝者矣。

紀事

王世貞《史乘考誤八》　《客坐新聞》言：姚江王伯安守仁，成化辛丑狀元大宗伯華之主器也。弘治己未會試第二人，廷試名在二甲第六，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兵部。博學有文，好奇古，慕神仙。正德丁卯，大璫劉瑾操弄國柄，放棄大臣，鋤滅言路，百僚掩口聽命而已。伯安上疏言之，謫貶貴州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一夕夢使者持書二緘付伯安，啟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伍員名」。一畫水上覆一舟，後題「屈平」，止二字。既覺，越三日，晝見二軍校至，有旨：「賜汝溺，不可緩。」窘迫之，伯安懇告校曰：「少閒須臾，留詩于世，以俟命絕。」乃以紙展几上，題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復何如。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知餘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更有《告終詞》一篇，不及錄。書罷，爲二校面縛，挾至江邊投之。伯安初入水，即得物負之，不能沉，漂蕩凡七晝夜，所見如晝中。伯安驚慌，莫知所之。舟偶及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致此狼狽？吾當爲汝解縛登岸。」伯安拜謝，因問老人曰：「此當何處？」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告曰：「願公護某至彼。」老人曰：「此去福建尚遠，不能猝達，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共往，舁之去如飛，不半日已抵廣信矣。老人復在彼，率詣僧寺，僧聞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處？請來同坐。」又謂僧曰：「我餒甚，乞飯少許。」且囑先飯四卒。僧覓之，皆不見。詢僧：「自岸至此，爲程幾何？」僧曰：「千里。」曰：「自辰及午，迅速若是，信爲神祐也。」食罷，僧達郡邑，皆館穀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恍惚若夢寐中。人謂伯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伯安今轉遷爲大鴻臚云。考之《王公年譜》，則云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舡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

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據《年譜》，乃門人錢德洪著，德洪純實人也，不誤。而《客坐新聞》所紀正德洪所謂託言投江之說也。當時王公止是救給事中戴銑等，初與瑾無深仇，何必作此狡獪？毋乃權譎縱橫之餘習乎？異人所贈詩，後六句予能記之，云：「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崑崙。寰海已知夸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把椒漿薦夕曛。」疑亦王公所託言也。《客坐新聞》爲沈周作，周以正德己巳壽終，而王公至正德甲戌始拜南鴻臚卿。今云云，恐後有好事者增益之，亦非沈筆也。

《升庵詩話》卷二　愼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窗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眞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尚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禽。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嘆。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顚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毓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眞姦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諧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豫章詩話》卷六　王伯安十五歲時，嘗夢游南寧拜伏波廟，作詩一首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寤而識之，竟未有驗。後既擒宸濠，拜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謝病家居。丙戌復起之，使平田州，駐南寧，五月始得拜伏波祠下，宛然如夢中。因識其事而續以詩，始知茲行已定于四十年之前。其詩云：「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北征敢荷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歸，至南安府卒。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三引《西湖遊覽志餘》　守仁之既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遄發至錢塘，凜凜憂慄，作詩云：「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浮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卻易成。」頃之，王師遣人追宸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寺。

又引鄺露《赤雅》　方成《謁伏波廟》詩：「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嶂靜，風傳鈴鐸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振，神武由來不殺難。相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在雲端。」少時夢中有詩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迷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文成身後謗興創爵，與薏苡之事略同。

著録

宋儀望《陽明先生文粹刻序》　《陽明先生文粹》若干卷，始刻于河東書院，蓋余企諸人士相與講先生之學，故集而編之云。或曰，先生之文燦如日星，流若江河，子既檄刻其集布之矣，茲編之選則何居焉？宋儀望曰，道有

體要，學有先後，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要，而其所謂文章功業云云，是特其緒餘耳，非學者所汲汲也，故余推本先生之學，取其《序大學古本》、《或問》等篇，他如門人所刻《傳習錄》、《答諸君子論學》等書，要皆直吐胸中所見，砭人膏肓，啟人蔽錮，盡發千古聖賢不傳之秘，竊以爲士而有志於學聖人者，則舍此何適矣？若是，則《傳習錄》乃門弟子所撰記，故集不載，今子亦類而編之，何也？曰，先生之學著爲文辭，吐爲述答，實則一而已，而又焉往而非先生之文也？【略】吾吉有三君子，皆先生門人，而予從而受學焉，學而未能，是則先生之罪人也。

亢思謙《陽明先生文粹重刻後》　侍御斗城孫公之監豫也，省方布度，肅法弼違，日孜孜罔暇逸矣。間卽進諸生談經論道，考德講業，終日無怠容，諸生亦莫不惕然省，躍然興，欣欣然若有所得也。公廼曰：「文詞日競而心身之學不求，是枝葉繁而本實撥矣，謂有能生耶？」遂刻《陽明先生文粹》于大梁，俾知適從焉。刻旣成，諸生若珙璧是獲，相率告于謙。謙曰：「甚盛哉！斗城公嘉惠爾多士之仁乎！」夫學所以致道也，道惟一致，學貴得師，故的立而射者趨焉，途坦而由者樂焉，匪是，則茫然求、泛然索，精神徒敝，其奚能淑哉？陽明先生學道之宗也，《文粹》者非若的與途乎？繄昔先生倡道東南，英才翕集，一經指授，隨質有成，故浙、粵、荆、揚之間，仁賢彬彬然盛矣。經歷之化，獨未逮中州，廼今得斗城公躬示言傳，旣明且盡，復是編刻焉，則望而趨、出而由者尙俟他求耶？蓋先生之學簡易要約，直究本原，編中剖幾析微、萃精聚奧，又人人易知易從者，爾多士誠奉持服習，師保如臨，則所以格其非心、致其良知者，可勝用哉！嗚呼！法言要道，統會在心，力踐深思，爲之自我，爾多士尙其懋哉，毋忝斗城公嘉惠之仁哉！

黃綰《陽明先生文錄序》　惜乎天不整遺，不獲盡見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惟《文錄》、《傳習錄》、《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乃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姪檢萃而編訂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攜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爲釐類，曰《文錄》、曰《別錄》，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萬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爲不亡矣。

鄒守益《陽明先生文錄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哀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粲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

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序》　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卽是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扃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扃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又《陽明先生全錄叙說》　門人錢德洪曰，昔同門鄒守益謫判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向裏著己，務求實得一切，繁文枝辭不過一時酬對之作，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守益請復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先後，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之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詩書，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而已耶？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而無弊，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辭爲心，便不可與入聖人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守益，今之廣德板是也。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前後所學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聞謝病歸，將下梅嶺，德洪與王畿乃自錢塘逆流而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以襄事後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童僕指記書篋，歸置於別室，故諸所紀錄文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歸，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乃與黃省曾校定篇類，尙恐或有遺逸也，乃撰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以告閩越、洪都、嶺表、蒼梧、荆湘之同志者，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同門侍御聞人銓，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

錄》，遵附錄例也。

王春復《陽明先生全錄贛梓引》 陽明先生承絕學之後，慨然發明良知之旨，以風示學者，四方從遊之士所至以百數。其時武宗之末，開府贛州，狡兔跳梁，經營蕩滌，師旅之興，無日休息，然百姓按堵無患，士之相繼得其發明者，于兹爲獨盛。今上方三十年，春復受命來守是邦，南野歐陽公受以全書曰，贛無先生文集，缺非細故也，且有意於愚之一言，而命胡生直、俞生獻可來校，愚亦謀所以爲梓木之費，董生聰者承而獨任焉。未幾，愚以憂去。又及而復除再補，董生之梓，然後告成，南野公又奄然沒矣！嗟乎！【略】然董生欲梓是書，初不量其有餘力，可謂好者。嗚呼！好如董生者少矣！

談愷《陽明先生全錄序》 先大父中丞公與文僖公爲同年，董生聰文僖公之曾孫也，于予有通家之誼，觀其梓先生全集，是知所向方者。其曰《正錄》、曰《外錄》、曰《別錄》，錢子德洪所訂正，蓋專以講學知先生者，以予鄙見，當如先生之言，但以年月爲先後可也，海內同志或有知予言者。

徐階《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之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

李贄《陽明先生道學鈔》 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攜持，故取《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鈳、馬逢暘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正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況彼已均一旅人，主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于坐，遂盡讀之，于是乃敢斷以先生之書爲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于《易》因之，稿甫就，即令汪本鈳校錄先生《全書》，而余專一手抄《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手，他人不能代也。抄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閣筆，起隨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談，順風揚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于是遣人爲我取書，今書與譜抵濟上，亦遂成矣。大參公黃與參、念東公于尚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眞足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況是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參矣！參究是鈔者，事可立辦、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是處上處下、處常處變之最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世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于江陵首內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宇，不敢毀矣。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陽明文集》。

又 《陽明文》。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 《王陽明語錄》三卷。

又 《二先生遺言》二卷（王守仁）。

又卷四 餘姚王守仁《陽明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守仁《陽明文錄》二十五卷。又《文成公全書》三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文恪公筆記》，王守仁著。

又 《陽明時習錄》、《陽明傳習錄》、《陽明則言》、《王文成公全書》，正德中王文成公守仁著，余姚人。

葉紹顒《陽明先生要書序》 余自束髮時，即沉潛先生之書，考正較異，匪朝伊夕。一日，京邸與陳幾亭訏衡時事，感慨於斯人之不作，幾亭出其枕中鴻寶，則丹鉛先生之集，大約同者什九、異者什一，不覺狂呼劇歡，遂參互而合併之，命曰《陽明要書》。幾亭淵學邃識，潛心經世，吾黨畏友，所謂登先生之堂而入先生之室者，余自幸或不至門外漢。未幾，余有省方粵東之命，遄轡豫章，弔覽於樟樹沅子間，想見先生集義誓師，一戰殲逆，至於功成隍隍杌、齟齬忠、泰羣，幾身不能保，爲之慷慨流涕。再循歷于章貢嶺西，訪先生歌吟習禮之堂、征剿防守之略，目識心維，庶幾與先生身親遇之。夫誦其詩、讀其書，不如論其世也，古人豈欺我哉？先生之集，南昌、贛州皆有刻，繁亂寡要，余因出所攜，命梓之以公同志。

陳龍正《陽明先生要書附錄總序》 《陽明年譜》者，緒山錢氏所編，東廓鄒氏總裁之，而念菴羅氏所再訂也。錢氏考次十餘年，更歷數手，然後成

書，于是先生之歷履精神宛然可睹。然猶有未盡善者，譜其人，意專在其人，一切事情交涉簡而不漏足矣，原譜叙寧藩反事繁至千言，讀者幾以爲藩誌，而忘其爲先生譜也。若夫吉安有積穀太守伍公與先生意合，此乃用兵定亂絶大關鍵，蓋無食不可以屯兵，而主者之心不固，地方不足恃也。遺此二語，則先生不留臨江而趨吉安，豈獨以形勝哉？又如留家公署，戒守者兵敗即火之，此正其殉國之忠、成功之本，與答東廓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一言一事可以互相發明，而原譜不載，何以見其不計利害，惟知君辱臣死之義耶？此二條並考徐階畫像記增入。又初授刑部主事，創囹圄、巡警規，亦仁人隨事盡職之要分；考會試，識鄒文莊於糊名卷中；初撫南贛，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三條俱考耿定向所作世家隨年補入。餘皆有削無加，凡書、疏、文移、詩歌集中所已載，悉與刪去，蓋譜附集後，非獨行之書，彼此並載，則一書中自相重複，未爲得體，更使觀者前後瞀眩，亦非醒世之意也。然亦有移集於譜者，如中秋宴門人於天泉橋二詩，全首詞氣未是高格，然不全載，則此夜之高襟逸興不能千載如生，離而載之集中，不如合而綴之於譜，情緒聯屬也。原集又有從吾道人記，鋪叙過多，欲摘取其要，則前無首、後無尾，不復見董蘿石之面目，故亦節載譜中，此類不過數條耳，不敢多爲更置，以失其舊。至于先生既沒，崇祀遍天下所以仰止，溫綸襲封所以報功，保孤禦侮所以事師，皆他人事也，書之作爲學道計也，非爲表先生之盛、記先生之家世也，則苟非先生精神所存，何取於鋪張揚厲爲哉？故全削之。夫惟論道育才、處事行師，一語一默，一瞻一嘆，一機一策，莫非學之所存而道之所發，與夫後之人發揮稽載，有當乎心傳，有裨乎願學者，則輯爲遺言逸事一卷、辯證一卷，併附年譜之後，反覆迴旋，當信良知於經世爲有用之學，於立身爲務實之學，而不躬行、不成務者，皆借良知之名而不嘗致之之味者也，于是附錄之。心愜矣來者無窮，庶幾哉鮮有憾心！

陶琰《王文成公文選叙》　古文人之宦遊其地也，風波所不免，而往往留一段風雅之事，令人思慕焉。予官武昌九閱月而勞人被逐，宜矣。第念君臣政事之外，無一風雅事可述，幾爲黄鶴白雲所笑，獨於竟陵得吾友鍾伯敬所評《公穀》、《國策》、《國語》、《前後漢》、《三國史》暨《通鑑纂》、《衍義纂》、《昌黎選》、《東坡選》、《宋名家選》、《明文選》與夫《王文成選》諸遺書一十八種，歸途展玩，差爲快耳。古今之書不知凡幾，而古今之評又不知凡幾，獨沾沾於是，無乃陋乎？不知天下之事豈容揀擇而盡取之，亦隨所遇、隨所感，而偶托之以爲名可耳，不然，則古今之白雲黄鶴亦不知凡幾矣！因謀之梓，聊以見予斯役也，雖不得於君，未始不得於友，雖不得於政事，未始不得於文章，或亦可解嘲於古文人也已。兹陽明之刻成，故述其意於首。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王守仁《陽明文錄》二十卷。又《文錄别集》八卷。又《續錄》八卷。又《陽明全書》三十八卷。又《居夷集》三卷。又《陽明寓廣遺稿》二卷。【略】又《陽明先生文粹》十一卷。（宋儀望輯。）又《陽明文選》八卷。（王畿輯。）

《明史・藝文志三》　王守仁《傳習錄》四卷、《陽明則言》二卷。

又《藝文志四》　王守仁《陽明全書》三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二四・王文成全書》　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陽明鄉約法》，已著錄。是書首編《語錄》三卷爲《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訂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别錄》十卷，爲奏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仁歿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爲書。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略】此書明末版佚。多有選輯别本以行者。然皆闕略，不及是編之詳備焉。

又《别集類存目三・陽明要書》　明王守仁撰。葉紹容編。守仁有《保甲法》，已著錄。紹永，吴江人。是書成於崇禎乙亥，取守仁全書摘其要語。前有小序八首，及凡例四條，皆著其刪纂之大意。《浙江通志》載宋儀望輯《陽明文粹》十一卷，王畿輯《陽明文選》八卷。而無此書之名。蓋偶未見也。

又《王陽明集》　明王守仁撰。其五世孫貽樂重編。案守仁全集刻於明嘉靖中，久而版佚。國朝康熙初，貽樂爲滕縣知縣，乃重爲掇拾，定爲此本。然視原集已闕其半。其目分論學書、南贛書、平濠書、思田書、雜著書，亦頗瑣屑。又因有李贄所作年譜，而遂以卓吾鑒定題其前，尤爲依託。迥不及原本之完善也。

又《陽明文鈔》　明王守仁撰。是編康熙己巳江都張問達所編。以《傳習

錄》、《大學》或問爲首，奏疏、序、記、諸講學書及論說、雜著、賦詩、公移次之，而終以陽明年譜。

又《陽明全集二十卷傳習錄一卷語錄一卷》 明王守仁撰。此本爲康熙中餘姚俞嶙所編。刪除錢德洪本正錄、外錄、別錄之目，併爲一集，更其舊第。首載年譜，次以書、序、記、說諸體，而以《傳習錄》、《語錄》附焉。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守仁《傳習錄略》一卷。【略】臣等謹按，《明史·藝文志》載王守仁《傳習錄》四卷，是本爲曹溶《學海類編》所載，不著何人所編，要非其舊也。

又 王守仁《文成全書》三十八卷。臣等謹按，守仁是集爲隆慶間謝廷傑裒合諸集刊板以傳，倣《朱子全書》之例名之。外多選輯別本，如宋儀望《陽明文粹》十一卷，王畿《陽明文選》八卷，葉紹顯《陽明要書》八卷，《附錄》五卷，其裔孫貽樂刊《王陽明集》十六卷，張問達編《陽明文鈔》二十卷，俞嶙編《陽明全集》二十卷、《傳習錄》一卷、《語錄》一卷，皆缺略，不及是編之詳備。

朱應登

論　述

李夢陽《凌谿先生墓誌銘》 醫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儻儻伦伦者道哉。退研精純，推訂律曆運數，讐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大命中奪，齎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悲乎。

康海《送朱升之序》 夫折堅斷勁，剸犀劘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湔濯，鎔鑄煅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黨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楩柟松柏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子臧彊迹於威宣，（子臧，越人。）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臣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間也。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鴟革，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皜者見污，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倚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者見拔，咈者被詘而異者遭遣，彼徒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卽有才美，上安所聞。卽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卞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廉清修潔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能愼哉！甲戌夏五月序。

又《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之才焉。然凌谿子循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見矣。卽凌谿子何可斬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非必尊官高年也。詩又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益，雖鄉黨閭巷可也，況思深義熟，該備情理如凌谿子之撰哉！

許宗魯《凌谿先生集叙》 正德辛未，凌谿先生視學關中，魯時爲諸生，蓋親炙先生之□者也。先生同人無我，擊蒙弗事，日進諸生講德課藝，賞其善而矜其不及，誠得循循善誘之旨，故一時士類興行懋學，彬彬然盛矣。逮至今，論視學關中者，曰邃庵、虎谷、凌谿稱三先生云。先生賦質亢爽，操行貞純，當其氣合，則忘形吐衷，無所愛吝，乃其不諧，雖尊官要人，蔑不留目，而又宗匠黼藻，華表詞林，往往忤時速忌。先生性眞自若，略不詭遇，故妒才者謄諸口，當樞者尼其行，而先生自得充裕，置不校焉。於戲！於此可以觀世矣，可以觀人矣。昔先生訓諸生云，文者言之精也，詩者言之華也，精則寓文於質，故先體格而後組飾，華則緣情製詞，故首興致而尙婉

約。聿觀先民之文不有左史乎？簡而文、覈而該，左史之秘也，昌而順、質而蔚，馬遷之雄也。其稱詩也，漢魏雅而邃，六朝豔而縟，辭隨世異，情由衷發，吾於唐而有取其溫厚焉。【略】魯再拜受讀，執業累歲，稍有窺測，略辨津涯，質之往訓，不相左戾，乃知先生見定於中，言發諸外，篇有所本，不崇虛談，辭有所裨，不襲塵藉，華國以鳴無前之盛，經世以垂不朽之休，文不在茲，信乎必傳也已。子藩移書謂魯受學先生，雅道所屬，當叙篇首，表倡斯文。自顧寡昧，且迫衰頹，三絕徒勤，一辭莫贊，然義在門牆，退遜無所，姑述訓言，以爲集叙云爾。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門人西京許宗魯撰。

《國雅品・士品三》 朱大參升之情過其才，亦時出新語。其《函谷歌》全効高常侍，稍有蹇礙粗矗處。《對雪》有「風急仍含雨，天低欲墮雲」，殆佳句也。《國寶新編》曰：「參政落筆，一掃千言。傍觀者往往奪氣，可謂詩豪矣。」其子子价，才藻豪爽，頗與公等。故高巖競秀，流水迴合，殆山澤通氣也。

《明詩評》卷二 應(登)〔登〕詩於何、李，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升之舉進士，年才二十三，是時顧華玉輩稱江南三才子，升之後出，遂與齊名。執政多北人，忌其文曰：「此賣平天冠者。」于是凡號文學士，率不得列清銜。升之爲外吏，廓落易直，恃才傲忽，卒坎壈投荒以老。何元朗曰：「空同作朱菱溪志，其言是賣平天冠者與？」詩至李、杜，亦一酒徒。」此劉晦庵語也。晦庵北人，樸直，不喜文士，故有此語。同時惟西涯長於詩文，以主張風雅爲己任。後進有文者，如邵二泉、錢鶴灘、顧東江、儲柴墟、汪石潭、何燕泉輩，皆出其門。而李、何、康、徐及菱溪輩，自立門戶，不爲其所牢籠，諸人在仕路，亦偃蹇不達。顧華玉曰：「升之才華彪發，泉涌錦爛，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奪氣。宴次賦詩，在坐者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僚友見妬，飛語騰起，拂袖歸田，益窮詞奥，以彼易此，又豈媚嫉所能知乎？」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李、何並興，李目空諸子，自三秦而外，得其門者蓋寡。心慕手追，凌谿一人而已。其《口占》絕句云：「文章康李傳新體，驅逐唐儒駕馬遷。」蓋其文亦宗北地者。祝希哲贈詩云：「《大韶》張宮懸，九變盡美善。」陳魯南詩云：「摛毫揚美詞，肆意逐高雲。」李獻吉詩云：「疏越發潛響，爛若湍錦舒。」徐昌穀詩云：「神飆清管發，逸興白雲俱。」其爲名流所賞如此。

又附錄 許伯誠云：先生訓諸生云：「文者，言之精也。詩者，言之華也。精則寓文於質，故先體格而後組飾。華則緣情製詞，故首興致而尚婉約。漢、魏詩雅而邃，六朝詩豔而縟。辭隨世異，情由衷發，吾於唐取其溫厚焉。」乃知見定於中，言發諸外，篇有所本，辭有所裨，信乎必傳也已。

《明詩綜》卷三二 陳卧子云：升之有詩名，而合作殊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凌谿集》 是其生平惟以北地爲宗，故詩文格調相近。然沈著頓挫處，則才力不及夢陽。顧璘爲作碑文，稱：「其詩上準風雅，下採沈宋，磅礴蘊藉，鬱興一代之體。」未免諛墓之辭矣。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略】朱應登有「寒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

《明詩紀事》丁籤卷三陳田按 升之儷名十子，究其才品，在子衡之下，康、王之上。

傳記

李夢陽《凌谿先生墓誌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參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爲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誄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即解聲律，諧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奭，程猷經用，噴英摛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

間，歎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剸梦斷錯，乃顧亭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于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饌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奥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哆憎口，恨不即穿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耶。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毀，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略】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概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爲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墳。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人物志二・朱應登》 朱應登【略】弘治十二年進士。明初制義取士，風雅多置不習，至是則何景明、李夢陽崛起北方，江南文士相應和者，顧璘、徐貞卿及應登三人，而夢陽尤推許應登。時劉健當國，謂：「翰林者，他日執政也，不宜崇尚詞華。」抑文學士不得入翰林，應登遂授南京戶部主事。然應登雖文人，精於吏事，知延平府，多善政。楊一清爲吏部尚書，擢陝西提學副使。初，一清居是官，建正學書院。應登拔秦士高等者聚其中，出所藏書教之，多所成就。以例調雲南，尋陞參政。先是開封知府顧璘忤鎮守廖太監，爲廖所誣奏，逮入京。應登疏言：「臣入關過大梁，詢顧璘治開封狀。如某某事，雖昔所稱龍圖，不是過也。臣謂璘當首蒙擢用，爲理人者勸。而後來者傳曰：『燐逮矣。』燐逮奚罪？願聖明一察臣言。如臣言妄，甘與璘同罪。」會璘事已白，遂不上。莅滇年餘，遭僚友見妬，尋謝政歸。研精經史，推訂律厤，以窮究其所學，年五十卒。著有《凌谿先生集》。（《人物考》）

著録

康海《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略】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悦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許宗魯《凌谿先生集叙》 魯是時蓋親炙先生之教云然。後四十四年爲嘉靖甲寅，先生之子曰藩，寄致刻集，凡四帙，其爲詩賦之類凡若干篇，其文類凡若干篇，乃先生之手澤而存者也。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寶應朱應登升之《凌谿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應登《凌溪集》十八卷。又《存笥集》一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朱凌溪集》，寶應朱應登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朱應登《凌谿集》十八卷。又：《存笥集》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朱應登《凌溪集》十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凌谿集》 是集凡賦二卷、詩十卷、文五卷、附錄碑文、傳銘、詩文一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朱應登《凌谿集》十八卷。

張琦

論述

林俊《白齋詩集序》 先生古詩祖漢晉，律詩祖盛唐，而參以趙宋諸家之體，氣格疎爽，詞采精麗，音調孤絕，聽之灑然，咀嚼之雋永而有餘味。莊而整如營巡大將，靜而寂如龕棲老禪，如詞臣鵠立，雍容閒肅，可諗仙子踏氣馭雲，飄翩而風舉。聯后山之武以駸駸，上接少陵之席，與陶、謝、潘、左參輩行，使人拈弄篇章，拾殘楮斷墨以自快，近時中傑作也。古稱詩窮人，先生用是亦孤蚤，遇世無盡知者。知不知，要之非先生病也。評者謂陸機體裁出陳思，王仲宣實出李陵，先生雖雜備衆體，而收功實由山谷、寧川一派，今流明州矣。予雲庄縱浪，海内士不相接者餘二十年。先生來視吾郡，始拜篇章之辱，斂衽終讀，作而嘆曰：「世自有士，奚意之今見郜鼎敦彝，老耳而聽采齊肆夏之音也。」夫詩可以觀志以得其爲人。推是詩也，脱凡近而絕之俗，垂之百千載可具見矣。先生文字開闔，正變老氣，光炯動人，要不在是集也。請論詩與知者評焉。

《盛明百家詩存後編・張白齋集序》 故興化守張君白齋名琦，【略】蓋自幼至老專意詩學者，詩亦雋永有趣，雖非大家幽致極想，往往膾炙人口。

《明詩評》卷四 中丞遍和唐詩，可謂捧心益醜。究其才致，實一時之彦也。興化亦有思致，去古邈矣。

《藝苑卮言》卷五 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脱淤泥中。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自少至老，刻意攻詩，嘔心刻腎，力去陳言，有《白齋集》十卷，覽者多憐其攻苦焉。

《靜志居詩話》卷九 白齋於李、何詩教盛行時，別出機杼，專以宋人爲師。句如「人到百年一過客，吾當十日九揮毫」，「千村土犬月照雨，半夜江魚潮入田」，「天上星辰離舊次，夢中山水作眞游」，「離歌對酒無三疊，殘暑先秋退一分」，「十里長亭留短樹，滿天晴日落黄沙」，「溼螢燄竹火依火，疲馬出郊山復山」，「路入林低潮裏樹，山行月黑虎窺人」，「殘年滯雪開新歲，五日敲冰過一州」，「古刹今僧相見少，新篁舊竹長來齊」，「水邊地冷苔生髮，山外民貧竹有花」，入之誠齋《安晚集》中，猶上駟也。弇州方之「夜蛙鳴露」，說者以爲過。而白齋《出郭詩》云：「一部新詩一部蛙。」則作者，先以自喻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白齋竹里集》 琦當何李盛時，別以獨造爲宗，自開蹊逕。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略】蓋其用思雖苦，鍊骨未輕。有意生新，未免圭角太露。散體則縱筆所如，如《遺稽行實》一篇，至以案牘語入文，尤非體裁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四引《甬上耆舊集》 先生詩吐咀山川，驅使雲鳥草木，與一時詞人絕不同。

又陳田按 白齋詩如飲苦酒、食諫果，森森自有正味在。李、何盛行時，不可無此一體。

張壽鏞《白齋詩集刻序》 顧其爲詩宗法唐賢，深具甘苦，且復力去陳言，務寫心得，不作浮靡之語，於明詩家中不可謂非傑出者。其論詩甚服楊氏伯謙。嘗謂：杜公達天人之變，不可拘測。高棟乃置杜不入正宗，與太白異路，其識見可不待辨。蘇公全使學問，不妙於情志，黄乖傑，不爲純平語，皆非正體。放翁纖穠太過，嚴滄浪學唐律極類眞，元趙、謝諸公頗傷弱。又謂明高、楊、張、徐諸人仿循唐人繩墨，幷傑然者。凡此類論議，皆甚精到。其自所爲詩，亦純乎唐賢之遺音。蓋其自少即喜爲詩，久之益工，垂老猶嗜之不捨。晚年里居，所作尤多，誠亦一代詩人也。

傳記

《盛明百家詩存後編・張白齋集序》 故興化守張君白齋名琦，字君玉，浙之鄞人，中弘治己未進士，享有高壽，所遺詩集八卷，續集五卷，自叙幷見，素林公叙之詳矣。

《明詩評》卷四 張琦字君玉，四明人。舉進士，爲興化守。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琦，【略】家貧，弱冠游學吳、楚間，每誦讀至夜分，與其徒吸水噀面，醒則又誦讀。弘治戊午，舉于鄉。明年，第進士，年已及艾矣。授南大理評事，歷寺正，多所平反。陞興化知府，監司，累上治狀。以疾力乞骸骨，陞本司左參政致仕。歸二十年而卒。【略】有《白齋集》十卷，覽者多憐其苦焉。

《明詩綜》卷二七下　琦字君玉，【略】歷福建左參政致仕。有《白齋》、《竹里館》二集。

同治《鄞縣志・人物傳九・明三・張琦》　張琦字君玉，自幼穎異，年十二能屬對作詩，客有試者，輒應聲出。家貧，弱冠遊學吳楚間，取束修以養親，備極甘脆。（《嘉靖志》）【略】歷陞寺副正，慮囚多所平反。有三人爲僞章，論死。琦廉得其狀，曰：「以竹布四邊，中畫字成文，非刻印也。」遂得從末減。司獄官落職貧甚，至鬻女作歸貲，卽捐俸金與之，女得免鬻。吏部兩薦山西、雲南督學使，不果。（《嘉靖志》）正德十年，知興化府，爲治好清靜。（《福建通志》）訟者輒風諭使講解，不事鞭笞。（《閩書》）以儒（飾）〔飭〕吏，興學校，正風俗，有古良二千石風。（《嘉靖志》）守郡六年，與林俊往來賡和。（《閩書》）每共登臨，輒題名山壁，人稱爲文章太守。（《甬上耆舊傳》）監司累上治狀，竟以疾力乞骸骨，陞左參政致仕歸。二十年。（案：《耆舊傳》作十六年。）惟以林泉雲鳥爲樂。（《嘉靖志》）操行廉白，家無遺財，人號曰白齋先生。卒年八十一。遺教曰：「愛山一輿，樂水一舟。未死微軀，已卜荒邱。永謝之日，不煩飾修。生也旣順，死復何求。」（《耆舊傳》）

著録

《盛明百家詩存後編・張白齋集序》　故興化守張君白齋名琦，【略】所遺詩集八卷，續集五卷，【略】宜刻以傳，凡三百餘首。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琦《白齋集》九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張琦《白齋集》九卷。又《竹里館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白齋竹里集》　是集前有嘉靖癸未自序，稱守莆陽日，旣梓平生所作。積數年，又得若干首，「有相知君子贊予續梓之」。文稿「力緜不能盡刻，姑芟摭數十篇」附詩之後。是琦尚有前集行世。此則歸田後所刻續集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琦《白齋竹里集》七卷。

張壽鏞《白齋詩集刻序》　昔杲堂輯《甬上耆舊詩》錄張白齋詩三百二十八首，謂其志慕古人，多從實地生變化，不敢爲望空語。晚遇林見素，相知爲獨深。嘗曰：「夢魂相接，多在雲蒼雨碧之下。」谷答風響，相和應亦微哉。初刻爲九卷，曰《白齋集》。續刻爲三卷，曰《竹里集》，而附以《文略》一卷。【略】杲堂至謂傳白齋之詩，幷得自傳。今余刻蓋存其詩。至於《文略》，旣未便刪去，則聊辨之於此，畀覽者知所擇焉。

鄭善夫

論述

林俊《雲莊叙言》　予亡慧，執故滯，眞無足世道繫也。居閒處獨，謬意作古文詞，【略】今年年六十六，倦以老矣。榕人鄭少谷繼之，齒後予，以倍悟獨前。庚申，予過其諸祖藩參建中，少谷尚少，語次忘之矣。嗣是，少谷文日起，伸縮兩儀，顚倒萬化，輪古今而下上，翫弄作者於掌股之間，超凡突詣，易吾難如此也。蜩與鸒鳩決起而飛搶榆枋，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凡馬撾策不盡一舍，一日千里國馬固能之，物諸天異也。抑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馬食日盡粟一石則飽，飽則力。而材美外見，少谷將無是之遭歟？善自愛哉！少谷袖稿來雲莊，商略其臧否駁純，以訂正所學。噫，子實惠我，惡置子一喙哉！無已，則有告焉。文寄道者也。韓子踔絕奫澄，千狀萬態，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矧不爲韓願者乎？少谷善自愛哉！予將焚筆瘞硯，以答子一喑，遂強疾仄枕書爲別。

《藝苑卮言》卷五　鄭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

又　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

時時感慨。

又　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

又卷七　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國雅品・士品三》　鄭驗封繼之才賦英邁，往往有新語。如「暝烟分野意，山鬼習人聲」，「馬上琵琶曲，流悲入漢宮」，二作並佳。《國寶新編》贊云：「靈運樂游，嵇康慕仙。超矣驗封，千載同然。」余讀鄭詩末卷，載海內名公哀輓，惟方公豪哭詩最多，偶無佳句。余伯父與新先生有「備見前賢體，高垂一代文」。祝公巒有「才名聞海內，氣概邁儒流」。林公春澤有「病多憂國累，出爲薦書行」。足以見公之概。

《明詩評》卷一　善夫遭時不吊，抗疏削跡，日晏未炊，欣然自如。名山幽谷，芒鞋幾遍。詩規放少陵，兼目變故，時寓幽憂，或傷椎朴。如黃河積冰，寒色千仞，石骨巉巖，俯入深澗。連城之璧，不損微瑕。

王世懋《藝圃擷餘》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恆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至以林鈇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鈇與善夫頗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談，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林尚書貞恆撰《福州誌》，刺少谷詩專倣杜，時匪天寶，地遠拾遺，以爲無病而呻吟。以毅皇帝時政觀之，視天寶何如，猶曰無病呻吟，則爲臣子者必將請東封頌巡狩而後可乎？甚矣，尚書之偏也。顧華玉稱繼之詩，氣秀岩谷，雖才韵弗充，而古言精思，霞映天表。黃河水曰：「繼之才故沈鬱，去杜爲近。過爲摹倣，幾喪其眞。壽陵之步，亦可爲工，奚必邯鄲也。」合兩家之評觀之，繼之之所就爲可知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繼之在弘、正間，不襲李、何餘論，別開生面，好盤硬語，往往氣過其辭。雖源出杜陵，實有類山谷者。集中感時之作，可觀可怨，頗不猶人。其論詩五言云：「大哉杜少陵，苦心良在斯。末流但叫噪，古意漫莫知。鳳鳥空中鳴，衆禽反見嗤。」蓋有獨立不遷之概焉。當時孫、鄭並稱，孫非鄭敵。朱、鄭並稱，朱亦非鄭匹也。

《明詩綜》卷三二　徐子元云：少谷師杜，殊乏懽悰，宛然一生愁也。

又　楊用修云：太初、少谷兩家詩，亦多雜宋人，而鑒者莫悟。

又　穆敬甫云：鄭詩風骨稜然，不深不俗。

又　兪汝成云：少谷才調有餘，婉麗不足，然奇氣具在，雄思鬱然。

又　謝在杭云：鄭繼之一洗鉛華，力追大雅，然掊擊百家，獨宗少陵，呻吟枯寂之語多而風人比興之義絕。譬之時無春而遽秋，人未少而先老，才情未肆，氣格變衰，樂事未陳，聲淚俱下。此在少陵爲之，已非得意之筆，況效顰學步者哉。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六二　盤空硬語自崚嶒，少谷休嗤學少陵。聞道河東車賀出，離宮拜駕涕沾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鄭少谷集》　其詩規模杜甫，多憂時感事之作。林貞恆《福州志》病其時非天寶，地遠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然武宗時奄豎內訌，盜賊外作，詩人嵩目，未可謂之無因。王世懋《藝圃擷餘》曰：「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云云。斯言持其平矣。善夫論詩五言云：「大哉杜少陵，苦心良在斯。末流但叫噪，古意漫莫知。鳳鳥空中鳴，衆禽反見嗤。」觀其抒論，知其不諧於俗也。

《石洲詩話》卷八《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一二　正德何如天寶年？寇侵三輔血成川。鄭公變雅非關杜，聽直應須辨古賢。　鄭善夫固不可云學杜，然亦不得云「變雅」也。末七字粗直，似非漁洋先生之詩。

吳應奎《讀明人詩戲倣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一〇　鄭公退後倍哀時，感慨文章足繫思。若把頹唐評少谷，杜陵面目阿誰知？（見有評少谷師杜過於質直，又云頹唐似杜者。鄙意謂其不識少谷，並不識少陵。）

張之傑《讀明詩五十二首》三〇　硬語盤空風骨稜，鉛華洗盡冷於冰。悲涼亦是關遭際，不是哀吟學少陵。（鄭郎中善夫。）

《養一齋詩話》卷六　鄭少谷《寄太白山人》云：「爲問山人孫太初，交情歲晚莫教疏。孤山梅萼春相惱，滿地松苓日自鋤。江夏肯容禰處士，茂陵初卧馬相如。知君不廢苕溪釣，書帛能無寄鯉魚？」此詩與適所錄大復、昌穀二律，形質相似，情韻則不能逮。然細讀少谷全集，古厚鬱轖，在七子外別成一隊，轉是眞詩。觀其律絶近體，皆入古音，非大復、昌穀修飾音姿者比；樸拙處雖專師老杜，亦不似空同之偸竊意調，望之可憎也。予意欲存風教，七子當首推繼之，庶幾詩有實用。然震于何、李之名者，固不知此還淳反樸之功耳。

謝章鋌《論詩絶句三十首》一三　正德何如天寶時，和聲那敢續歸嬉。闕廷拜杖歸來日，莫訝哀吟鄭繼之。

《明詩紀事》丁籤卷四引《國寶新編》　繼之氣秀巖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遙舉之志。

又引鄧原岳《西樓集》　先生詩以氣格爲主，以悲壯爲宗。古詩、樂府原漢、魏，下及六朝，歌行近體抵掌少陵，絶句翩翩有青蓮之致。書法尤入神，眞行斟酌《聖教》；狂草奔放，縱横爛漫，顚、素而下弗論也。間又創意點染花草，叢篠怪石，得象外趣。

又引鄧原岳《閩詩正聲》　洪、永之間，專譚興趣，則林膳部、王典籍名其家。弘、正之時，氣格爲宗，則鄭吏部擅其譽。

又引《談藝集》　繼之沈鬱之思，慷慨之詞，如蒼松挺秀，古梅含芬。

又引徐熥《晉安風雅》　正、嘉之際，鄭吏部善夫實執牛耳，虎視中原。而高、傅二山人左提右挈，閩中雅道遂曰中興。

又引《筆精》　鄭繼之《野興》詩末云：「年來混迹漁樵下，況有銅鞮伯氏風。」用《春秋》晉叔向兄銅鞮伯華事耳。向見鄭詩刻本，疑用「白銅鞮」故事，改曰「習氏」，不惟失作者本意，而於題旨句法不相符矣！

又引《明詩選》　陳卧子曰：繼之雅質，故鋪叙之言獨長。

又陳田按　少谷清才，集中仿魏、晉以來無所不有，但摹杜爲多耳。大約氣格雄渾，五律歌行最勝；音節瀏亮，七言律絶爲優。但摹擬極肖，融化爲艱；短製偏工，大篇未化。其品次在何、李、邊、徐之亞，餘子不及也。

《秋夜》《明詩別裁集》卷六：頹唐似杜。

傳記

《明詩評》卷一　鄭善夫字繼之，閩人也。二十舉進士，爲工部主事，謝病歸。起補禮部，遷郎中，再乞歸。今上初，召爲南京吏部郎，道卒。所著集行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善夫，【略】弘治乙丑進士，除戶部主事，理滸墅關。正德初，瑾逆亂政，力告得請，築少谷草堂於金鼇峯，作遲清亭以見志焉。居六載，起改禮部祠祭。武皇南狩，與諸曹郎黃鞏等，跪闕門泣諫，杖闕下，尋復乞歸。嘉靖初，用薦起南刑部，改稽勛郎中，好遊名山，峻陟冥搜，經時忘返。再得請，走浙，吊孫太初於道場山中。畢遊越山水，八月而後返。其赴召也，便道游武夷，深入九曲，絶糧抱病，放舟南下，抵家而卒，年三十九。其徒高溆、傅汝舟爲庀棺斂，太守汪文盛葬焉。有《少谷山人集》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善夫，【略】官至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

《明史・文苑傳二・鄭善夫》　鄭善夫，【略】弘治十八年進士。連遭內外艱，正德六年始爲戶部主事，權稅滸墅，以清操聞。時劉瑾雖誅，嬖倖用事。善夫憤之，乃告歸，築草堂金鼇峰下，爲遲清亭，讀書其中，曰：「俟天下之清也。」寡交游，日晏未炊，欣然自得。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武宗將南巡，偕同列切諫，杖於廷，罰跪五日。善夫更爲疏草，置懷中，屬其僕曰：「死卽上之。」幸不死，歎曰：「時事若此，尚可靦顏就列哉！」乞歸未得，明年力請，乃得歸。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刑部郎中，未上，改吏部。行抵建寧，便道游武夷、九曲，風雪絶糧，得病卒，【略】善夫敦行誼，婚嫁七弟妹，貲悉推予之，葬母黨二十二人。所交盡名士，與孫一元、殷雲霄、方豪尤友善。作詩，力摹少陵。

《明詩紀事》丁籤卷四　善夫字繼之，【略】有《少谷山人集》二十五卷。

紀事

《明詩紀事》丁籤卷四引《堅瓠集》　鄭少谷《上泰陵》詩云：「苦憶焚香賜第日，報恩眞愧濟時才。」蓋泰陵乙丑科宮中焚香祝天，願得賢才以輔太平。故云。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三　《鄭文》十四卷，南畿驗封郎中閩人少谷鄭善夫繼之撰。

又卷一六　《鄭詩》十三卷、附録一卷，南京吏部郎中少谷山人鄭善夫繼之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繼之《少谷集》十四卷、又《詩集》十三卷。

宋定國、謝星纏《國史經籍志補》　鄭善夫《鄭子漫言》。（二卷，一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鄭善夫《鄭文》十五卷。

又　《鄭詩》十四卷。

又　《鄭少谷全集》二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鄭少谷集》　明鄭善夫撰。善夫有《經世要録》，已著録。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鄭善夫《少谷集》二十五卷。

藝文

王廷相《少谷子歌（有序）》　閩士鄭繼之，詞人之豪，予聞之未睹也。偶覽其遺集，有及予一詩云：「海内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我昔傳聞薛吏部，爲君遙式洛陽城。」嗟乎，繼之念我深矣。生也吾不及會，沒而見其文，已恨失繼之，況平生有詩念余，恨當何如耶。乃作《少谷子歌》酬之，焚其稿於燕之郊，望閩海而再拜。少谷有靈，應鑒余意，藉此神交，慰我良友。　君不見，斯文天挺鄭少谷，詞林閣筆推長雄。六鰲之力戴九土，昆侖拄天高穹窿。左日右月抱兩丸，象緯炯炯羅心胸。文成直與元氣會，思渴一吸滄溟空。青蓮豪逸建安骨，力挽古格追鴻蒙。少谷子，紫微宮闕遊不極，卻下勾陳徧南北。日觀振衣盼東海，雁蕩天台幾眠食。太白山人許相友，時人碌碌安能識。少谷子，汝初抱策昇明堂，予已跼蹐流海荒。南天北極渺雲霧，紫宸黃閣空相望。彼時才傑遊帝傍，信陽之何棠陵方。大梁翩翩李川甫，吏部薛生尤擅場。我也豈堪天下士，君胡念之垂篇章。少谷子，古來神交隔山海，安俟目擊道乃在。覽君詞翰魂爽飛，萬丈虹霞散天彩。少谷子，人生電掣須臾爾，惟有文章流萬祀。眼前得失浪喜悲，富貴勛華盡泥滓。少谷子，人言海上多神山，羽人不死常朱顏。誰其獲者王子喬，七月七日來人間。君曾學道叩玄牝，吹笙驂螭應來還。爲君一戴雲華冠，再拜贈君雙玉環。

吳國倫《八子詩・鄭司封繼之》　谷口遺高蹤，鄭生豈其裔。澹然隱金門，玄理屬冥契。倡和諧同聲，登臨縱遐睇。願言崇好修，寧獨侈宏麗。古道良所敦，眞境日以詣。偶爾披遺編，蘭薰襲衣袂。

孫一元

論述

李夢陽《太白山人傳》　山人善詩，有超逸才。【略】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

劉麟《孫太初墓誌銘》　爲詩先氣格，有刮劘胃腎之功。與名流相倡和，馳其聲於四方。【略】今而後，知人之工詩不獨能窮若太初者，吾不能不致怨於其詩。銘曰：猗此踔犖，離羣絕伍。揚皙虬髯，雲蒸月吐。攬岳浮江，窮奇弔古。玩世豪吟，興衰黜嫵。駕材于白，用格于甫。蹊徑若存，一變至魯。

遯迹吳興、鸞棲鵠峙。擇配于光，取仁于士。力踐精求，曰今覺是。駿足方馳，蹶則弗起。嗟嗟太初，未見其止。朝也有聞，夕也可死。載銘爾幽，慰爾以此。

許相卿《山林壯觀卷》 是卷吾友秦人孫太初作也。始予知有太初，繇蘿石翁，太初則故知有予矣。邂逅林處士故宅，把手論詩，相得驩甚。自是，太初詩往往稿視予。正德中，予舉進士京師，太初寓予詩云：「落日射江江氣深，微雲泊樹生秋陰。青山白日足幽事，要我長吟萬木林。」及予引疾歸，太初隴草再宿矣。嗟夫，惜哉！閒檢故篋，得太初雜體詩如干首，聲格稱時，作者何議。而其勝情遠韻，超然塵壒之表者，那復可見耶。三復咏嘆序次之，而書其端曰：「山林壯觀」云。

鄭善夫《太白山人漫稿序》 《太白山人漫稿》者，吾友孫一元太初所爲詩也。夫曰「漫」者，觸而成聲，無謂有謂之云也。太初關西豪杰也，束髮入太白山爲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遵龜、蒙，慕宣聖遺韻，止於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鶡冠布袍，獨立於萬象之表，志孑如也。夫高蹤遠影者，顧以世爲不足爲乎。及讀其詩，皆悲壯奇崛，感激奮發，而卒澤以冲和，如神龍在淵，變化不測，得時而興，乘雷雲以雨天下。噫，是豈忘情遁性，爲挈輿來祀者倫乎。或曰，太初離親戚，去墳墓，遠遊於方之外，與名教或不相蒙者。是何言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復欲居九夷。」莊子陵去齊適越，管幼安徙於遼東，孫明復隱居於太山之陽，邵康節去家入洛，四十而後娶。古之賢達流寓於外，要必有所爲而安焉者，獨太初爾耶。或曰，吳越之人右文人，易致名譽。太初操觚飾智，揭揭然爲高意，有終南之捷者。夫以太初之才，稍自抑以應今之世，何往弗達，顧甘心寂寥，卒其世以餂無端功名耶。吾嘗與太初乘月汎洞庭，浩歌《漁父》，傲睨一世，似無少芥蔕於其懷。又嘗與卧西湖之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文，要固有道者。吾聞無欲而後可應世。今之應世者，可勝議哉。《漫稿》凡若干，余爲之序以傳。稿而曰「漫」，則固傳也，太初不與也。

《四溟詩話》卷二 孫太初曰：「到處論交山最賢。」以山爲賢，蓋有所祖。《周禮》曰：「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謝靈運曰：「豈以名利之場而賢於清曠之域哉。」唐太宗曰：「李勣守幷州，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又 盧仝曰：「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孫太初曰：「夜來夢到西湖路，白石灘頭鶴是君。」此從玉川變化，亦有風致。

徐渭《孫山人考》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蓋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究其履，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並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況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由人厚矣。

《國雅品・士品三》 孫山人太初初號吟嘯，更太白山人，朗姿美髯，飄然風塵外物也。其才清趣逸，頗擅詩名。曾寓先公蓉湖別墅，時與殷靖江近夫游，先公每論其高致。一日，費閣老訪之，竟日曠談，率就偃卧，去不相顧，其落魄多類是。費大奇之，曰：「我接海岱奇士多矣，未有此人。」後浪遊西湖苕溪間，一時名士咸欽其風。其佳句有：「山根晴亦濕，湖氣夜難昏。」「長天下遠水，積霧帶巖扉。」「僧歸虹外雨，雲抱水邊樓。」「浪花迎棹尾，山影上人衣。」「清流梳石髮，遠霧着山巾。」「酒醒燈暈裏，秋墮葉聲邊。」又：「百年知己長鑱在，萬事無心拄杖閒。」「遠江天入星河濕，高木谿迴風露稀。」嚴儀卿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豈不然哉？大都孫詩五言得孟襄陽幽處，七言得張句曲曠處，遂致逕庭懸絕。故獻吉恒云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蓋取諸上乘，庶得中乘。

《藝苑卮言》卷五 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

又卷七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明詩評》卷一 太初裔本王家，跡托方外，鶴瓢鐵笛，白帢玄巾，嘯傲飄灑，風神朗秀，既娶婚娶，遂爾湮沒。悲夫！悲夫！詩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毋論必勝，已是出奇。又如鳴蜩伏蚓，雖呼吸月露，而身在槁壤。信乎有格哉！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孫一元《歸雲庵詩》：「沙清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開石扉。」古人但言柴扉、荆扉，並無石扉之理。如漢人發哀帝冢云：「初至一

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鎖鑰。」元好奇，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乎允當。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太初自負有羽化術，已而多病，早死。詩名噪天下。或譏其《太白漫稿》蘊藉未逮古人。棠陵方豪曰：「山人宏才廣識，議論鑿鑿，副名實，知兵，曉吏事，使之用世，當爲王景略，又能得海內豪傑之心，使之忘形刎頸，雖謂之用世之才，可也。」由此言之，太初以布衣旅人，傾動海內，其挾持殆必有大過人者。去之百五十年，乃欲以皮相雌黃天下士，其可哉。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太初家本秦人，不受空同圈束。其詩亦不盡本唐音，觀其與杭東卿論詩作，則知瓣香所向，乃屬涪翁。故有「勃興黃九窮，妙處空自知」之語。劉元瑞墓表謂：「詩非唐以前則不顧。」未爲太初知己。方山人太古讀其所寄詩云：「碧雲行空月皎皎，春風滿地花斑斑。」庶幾近之。

《明詩綜》卷三二　王敬美云：弘、正以前，風氣未開，振騷創雅，實始李何。菰蘆中起而相角者，一孫山人而已。山人詩可稱具體，未見其止也。

又　穆敬甫云：太初詩神采秀發，不染色相假，與謫仙並起一時，當互有長短。

又　黃清甫云：孫詩語不循俗，務在幽致，寄託丘壑，指顧煙霞，宛然有逸士風。而內懷高度，頗自標舉。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六一　太白山人苕霅叟，幅巾道服棹西湖。瓣香黃九抗風雅，恥與空同共町畦。（孫一元）

朱炎《讀明人詩絕句三十首》一四　海內談詩一派分，浚川恩怨漫紛紜。何如太白山人好，特起蒼頭見異軍。（浚川因少谷「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語，至爲之經紀其喪。蓋激於空同《送呂穀詩》歷數當代詞人，不及之也。太初不與李、何通郵，卓然自立，要自可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太白山人漫稿》　一元才地超軼，其詩排奡凌厲，往往多悲壯激越之音。《靜志居詩話》謂其瓣香在黃庭堅，體格固略相近。然庭堅之詩，沈思研練而入之，故蟠拏崛強之勢多。一元之詩，軒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氣盛。其意境亦小殊也。

張之傑《讀明詩五十二首》二九　何李詩名四海振，菰蘆起角一山人。悠然自得煙霞趣，不受牢籠不染塵。（太白山人孫一元）

《明詩紀事》丁籤卷四引《國寶新編》　太初風儀秀朗，蹤迹奇譎，玄巾白袷，混遊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仙。晚娶婚娶，入司空劉公湖南雅社。詩辭備極苦心，所乏天才也。

又引殷雲霄《石川集》　太白山人詩喜爲盛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人畦徑。

又引方豪《棠陵集》　山人以其雄壯渾厚之資，肆之以詭怪佳麗之觀，若甘和白采之合美。故其詩往往爲人所傳。

又引《樓谿集》　太白詩秀潔而出塵。

又引《明詩選》　陳卧子曰：山人詭迹塵外，清放自居，故有俊調而鮮深思，終近淺俗。

又陳田按　山人詩激宕處亦是摹杜，而鍊句、鍊字，時出入於王摩詰、孟襄陽、岑嘉州諸公間。長歌氣魄稍弱，律、絕固是一時之秀。

傳記

李夢陽《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略】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慨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

『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徙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略】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俯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劉麟《孫太初墓誌銘》 太初不知何許人，自稱曰關中人。人亦曰關中人。湖南雅社西溪龍致仁題其名，曰：「太初，關中人。」正德戊寅秋八月，僦居湖南之後林村。是歲娶妻，己卯舉一女。庚辰二月二十日卒，無子。未卒之三月，甘泉吳汝秀、玉厓陸如崑作湖南雅社，得五人，太初在焉。甫會於甘泉之太古居，太初獨不至。社中欲規之，太初且疾革。衆將視疾，太初忽以後事來告。告玉厓曰：「葬吾骨，得名山焉。」告邦直之家曰：「收吾書，恤吾家。」告麟曰：「題吾墓，且銘諸幽。」持手稿若干卷告衆人曰：「晉安鄭子繼之知吾言，是在繼之。」比麟往問，太初方苦渴，撫膺太息曰：「苟不作速化，斯已矣。」麟曰：「結纓易簀，何人也。」乃黯然伏枕，安于疾。察其肌理，美好如平居。疑其有生也，叩名醫之門，再拜爲之圖，至則無所庸其術。又數日，竟不起。既斂之三日，玉厓卜葬，得道場山麓曰崑也。無宿諸，將以近某日行事，以是銘不及其葬。太初之卜隱湖南也，實主施子邦直。問婚得張氏，遂與邦直聯姬，其在交遊爲最厚。屬纊之日，邦直方會試禮部，不相及，歸而哭諸墓，反于室有餘哀，顧內子語曰：「太初以大義屬我，安忍愧其言。」而語而妹曰：「矢厥志，之死靡它，吾固恤其家。」乃數遣姆氏往諭意，還報，皆曰：「諾。」無何，繼之來弔，收太初遺稿，將以梓於世。邦直得之，述於狀，來徵銘曰：「吾恐太初墓且宿草矣，先生其終之。」又相向垂涕洟而言，故退而序其事，爲之銘。太初諱一元，太初其字也。生七年而警敏不常，十三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有遺世獨立之氣。辭家去，入太白山，守中致虛以爲常，因以太白山人爲別號。既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比至，愛其山川學士，遁迹其間，殆且十年。遇奇書，一覽得其奧腴。【略】其初至吳興，與吳甘泉遊，時年二十有九，尚未有室。既遠鄉井，又寡兄弟，形影相弔，怡然終日。望之者見其眉表炯炯，魁崖迥立，爭相駭慕，嘖嘖皆以爲仙。麟與凌時東、嚴季祥、施邦直則以《語》、《孟》緒餘時時向太初談說，始若疑，中若詘，終則釋然安以悅。卒能使太初棄其學，以吾黨之學爲學者，邦直之力爲多。然而尊賢取友，太初亦自得其本也。吾人望於太初者，何如今則乃爾。於戲天乎，殆不欲吾雅社增重於世乎，何畀我良友之晚而奪之早也。其或厭我凡近，遵彼舊學羽翰而去乎，何幻景遺光一耀而不留也。孰謂風概若斯人者，俯仰一無所遇而宛然以死也。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孫一元太初，正、嘉中以詩名世，寄居西湖。

徐渭《孫山人考》 孫一元，字太初，別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亡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母養，夜歸則燈以點閱他書。母怪之。山人詒母曰：「此兒受府公命抄書也，何敢誤不燈？」久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特補吏，且試以密事不泄，多任之。會覲府，橐白金兩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某。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亡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久之，贅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久之，山人竟卒。施家諸名流，爲山人傳叙，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祕，妄用意揣，醜垢詆之。昨歲休寧范君名燦者，匣其祖所蓄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曰：「向孫山人苦祕其所由來，即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曩嘉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寓揚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日偶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亡事。大父鉤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如此。』鏞又曰：『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鏞以告其子某，幷攜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鏞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強我大父偕至湖拜其世母施，幷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予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

或山人亡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明詩評》卷一 孫一元字太初，莫知何許人也。頎而微操秦音，遂謂關中人云。向多游歷吳、楚間，至吳興娶施氏妻之妹，不久而卒。所著詩集今行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略】或曰安化王之親支，有託而逃也。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以鐵笛鶴瓢自隨。善飲酒，好譚論，所至傾動其士大夫。【略】費閣老宏罷相，訪之南屏山寺中，值其晝寢，就卧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謝。費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也。」正德中，逆瑾亂政，紹興守劉麟去官，卜築吳興之南坦，【略】就婚於施氏，生一女而死，年三十七，疾革，告麟曰：「銘吾墓。」告琉及崑曰：「葬我道場山之麓。」又曰：「晉安鄭繼之序吾文。」皆曰：「諾。」無何，繼之來吊，皆如其言。

《明史・隱逸傳・孫一元》 孫一元，【略】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軌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姿性絕人，善爲詩，【略】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略】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霓以僉事謝政，並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吳琉隱居好客，三人者並主於其家。琉因招一元入社，稱「苕溪五隱」。一元買田溪上，將老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妹張氏，生一女而卒，【略】。琉等葬之道場山。

紀事

《明詩紀事》丁籤卷四引閔元衢《歐餘漫錄》 孫太初寓武林南屏山，嘗蓄一鶴自隨。與給事杞泉子善，許爲置田三畝，歲輸粟於萬峯深處，以充鶴糧，而作券予之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縱百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杭之西湖南屏山。歉歲則汰其半，以主人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某，輸之者主人之僕某，董之者主人之弟某。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後太初開籠調鶴，飛去，迺用唐人「想伊只在秋江上」之句首尾，作詩六律。兩人風趣，雖林君復亦當欣讓。山人之詩，人習知之，許公之券，世罕知也。余故備錄，以爲士林畸話。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六 《太白山人漫稿》五卷、附錄一卷，吳越隱士關中孫一元太初著。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太白山人漫稿》。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長安孫一元太初《太白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孫一元《太白集》五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孫太初集》，孫一元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孫一元《太白山人漫稿》五卷。

《明史・藝文志四》 孫一元《太白山人稿》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太白山人漫稿》 《明史・藝文志》載一元《太白山人稿》五卷。此本爲崇禎中湖州周伯仁所刻，凡八卷。蓋據吳興張氏本及陽湖本而合輯之。目錄於八卷之末尚標有補遺若干首，而卷內無之。豈當時有志搜訪而未得歟。閔元衢《歐餘漫錄》載一元逸詩有《送許相卿》詩一首，見許氏譜。《題王伯雨園亭》二首，見《烏青鎮志》。《和吳甘泉》四首，《重遊》一首，《君馬黃》一首，見眞蹟。《飲馬長城窟》一首，見盧志庵所錄。續於紀宜符家得十四首。又稱鮑稚弢家有其詩，鈔約千餘首。而梁清遠《雕邱雜志》亦稱所藏一元墨迹，有《送別李遠庵北上》詩，風調極高，不知漫稿何以不載。則其散佚已多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孫一元《太白山人漫稿》八卷。

顧璘

論述

綜論

王廷陳《答顧東橋》 往歲辱示佳集，僕讀之卒業，可謂極諸體之妙，總萬物之情矣。曹劉或可方駕，諸唐當得北面，今之作者舉非匹儔。使僕循環吟頌，欲罷不能，旬月之間，楮勞墨敝。雖欲有所贊述，而邃旨莫參，廣致難括，瓠翰間操，輒爾罷閣。尊教云云，愧赧曷勝。茲復辱示《緩慟》諸篇，讀之悲惋欲絕，乃知長歌之戚，有甚於哭泣矣。但卜商之哀，非所望於達人者，惟翁以數命自慰，無損天和，豈惟門下之士，實有幸藉而邦國其賴焉。

陳束《山中集序》 束嘗讀書至于喜起之歌詩，至于考槃之什，然後見古昔之所以盛也。當是時賢人君子散處于四方，皆有道德文章以悅澤其心而和其聲音。是以在草野，則絃歌雅頌，而賁之丘園；在朝廷，則賡歌諷詠，以宣之廊廟，而被之黎庶。進有所休顯，而退無所憂戚，非以其本諸身者，有此具哉！晚近世則不然，士或決性以徇事，棄文而任法，其用之則躓，其不用則困，其施諸言也，蓄縮耗矣。乃東橋先生躬淵朗之上姿，具斧藻之休德，龍驤虎變，起聲于孝皇帝右文之朝，卓爾大雅，輝光邦家，弘振風騷，冠領儒喆，入內出外，凡三十餘年間，海內搢紳之士，飭廉隅者師其致，執簡書者問其政，懷鉛筆者習其詞，先生之風軌斯已弘遠矣。爾其歸休山中，返吾初服，飲清流而澹思，卧菅茨以適性，混心齊物，與化游衍，豈知物外之囂滓哉！是以高情屬之天雲，英聲振之金石，興象既超詞旨，斯妙譬則風泉激于幽牝，霞采散于層穹，無資意慮，聲色自神也。嘉靖丁酉，有詔起公于山中，節鎮全楚之地，聲訓所流，湘湖震蕩，束與在觀聽之末，既幸得祇承憲度，又盡得山中之作而觀之，讀以卒業，斂容而歎曰：美哉！道德之言至矣！先生方以華髮舊德爲時巨宗，行將光贊大猷，祓飾一代之典，後世有述焉。若乃視冲邈之逸軌，表清和之正聲，用以理俗陶情，節度流競，則斯集之傳，又烏可已哉！

皇甫汸《憑几集序》 大司空東橋顧公示余《憑几集》五卷、續二卷，皆楚辭也。小子汸作而言曰，文有得於江山之助，不信然耶？是故《易》陳八卦，假觀察以成文，《詩》兼六義，託名物而起興，若夫大夫能賦，抒幽思於登高，公子贈言，綴離心於臨水，引而伸之，其致一也。司馬氏叙記，豈欺我哉！別有閉戶湛思，下帷纂業，研討則邃，發揚殆未盡也。歲在丁酉月殷仲秋，公佩中丞之符，建全楚之節，於是乎浮江漢，踰洞庭，眺昭丘，躡衡岳，遡雲澤而入武關，歷荆豫而探春邑，銅梁峴首之墟，紫栢方城之坂，地控褒嫣之都，星分翼軫之野，靡不至而陟焉，矧聖哲之所棲息！故陵巘以青葱，新廟肅而奕奕，斯時也，煙霞百形，濤波萬狀，幽蘭芳杜，襲我以馥郁，玄猿黃鵠，惠我以好音，準麗則於騷經，感雄心於英烈，廼茹爲精華，吐爲藻繢，夫安得不奇乎？公方載綵筆於巾車，藏錦囊於式板，褰帷而白雪立就，駐轅而青緗都滿，珍樹匪假，玉卮悉當，嗟乎！昔賈生賦妙於浮湘，燕公詩神於岳牧，仲宣擅美於江樓，太白流聲於鄂渚，蓋自古有然矣，諸子者特失意孤憤中耳，而公復舍屐就召，飛簡著勳，不尤於盛乎！公自弱冠發科，解褐談藝，即與李、何之輩高視上京，獨步江左，茲固上德之餘事，素業之外篇也。汸也謫楚無文，誦言增歎云爾。

陳大壯《息園存稿詩序》 易理乘氣，元化範形。凡聲之起，由人心生也。性靜情和，心體不失，淳顥既腆，冲融汪濊則宣之詩歌，抒之會逢，自然雅正有度，律呂諧應，非人協之也。蓋性情之懿，無假外鑠，依永之聲，所以言志，故聖人之教人，謂詩可以觀，而哲王之勤天下，必命太史陳之以觀風，言足徵也，是故於身觀德，於政觀治，商周之盛，詩可知矣。後世作者相繼，擬體襲裁，綴芳搆靡，徇於交感，侈於性情，自謂專門名家，衍休傳馥，今觀之，摹楷輕逸，馳軌閑健，祖蹟沉鬱，競步工麗，修辭隱意，皆性情之外也。君子之學，含詩於聲，蘊聲於氣，主氣於理，宅理於心，性情不回，理氣不貳，聲和律應，而詩之道備矣，政和民應，而詩之風正矣，非作意爲之也。嘉靖癸未，眞州莊南泠先生刺鄉郡，壯蓋從之遊，聞其緒論，謂

當代藝苑如東橋顧先生者，百世士也。後十六年，壯始以郡役獲示《息園存稿》，凡十四卷，且重以校讐之委，迺昔之耳食者得遂酬飫。蓋先生本原淵靜，知見肆核，益之以經籀堅凝，容與敦裕，以故怡性寄悰，遘賢會奇，自古賦樂府迄於近體，體盡其變，法盡其通，用盡其神，罔不臻極，矧曰殷情以叙倫，搴勝以端好，悼往以申節，懷侶以崇比，咸性情之正者乎！先生揚歷中外，蓋四十年，披棐宣愛，敷教永辭，言與行孚，政以風觀，今全楚殿毖爲當寧倚毗者，固詩之緝也。蓋曰，不徒言焉爾，讀詩者併考之，當自得矣。

鄧繼曾《息園存稿文序》　曾自學于塾，學爲文，知海内擅大家者，有東橋先生矣，未見其所爲文也。及仕入瑣垣，或見一二什劄，則起敬三復，思欲盡見美富，而左于宦游，徒增饑渴。頃以議裁賦緜，備端書之役，獲睹息園存稿，遍取而讀之，歎曰：「此道蘊之發也，此世教之一振也。」夫今之君子之爲文也，孰不依道以衍辭，然昧道涯者其辭漫，叛道眞者其辭誕，學道言者其辭拘。厭薄時制，上模六經，習其文，不吮其味，譬之臨畫而亡神，其辭不亦拘乎？獵奇尚詭，步驟莊列，譬之巫人談鬼，眩人聽聞，其辭不亦誕乎？綴合記誦，以漂涉爲工，如放帆江湖，罔有止泊，其辭不亦漫乎？夫漫也、誕也、拘也，皆文之病也。與其誕也，寧漫；與其漫也，寧拘；安得達于辭者，與之論文哉！孔子論文亦曰：「辭達而已矣。」蓋辭達者，唯發道蘊者能之，孔子見當世之人習于辭，而教以反求其道，道得于心則辭自達，辭達之外無文已，此孔子意也，非如朱子之釋云云也。方今文明達辭君子固後先相望也，罔不心服先生，推爲宗工。先生之文無意于學古，而立旨命辭自與古合，序事、記實、贈生、志歿，卓具史裁，而箴議、辯解、近言之類，則互發經旨，是其賦于天者清粹醇一，充諸問學者博洽正大，而又更歷于世態者，夷險起仆，靡曲不致，故其道之蘊諸中者深，而其英華之發諸辭者達有如此者。曾又得縱觀其詩，如《山中》、《憑几》、《息園》諸集，又皆本諸性情，而中乎音律，要之皆達辭也。曾故曰「道蘊之發也」，使好誕者見之，必知所以反其眞，好漫者見之，必知所以止于義，學道言者見之，必求明諸心，而不徒拘于文，一話一言皆可底于行，明良之會、孝友之政、仁讓之風、光明之業，班班乎因文而著矣！曾故曰「此世教之一振也」。

蔡羽《浮湘稿序》　辭無因，因乎情；情無異，感乎遇；遇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達人之情紆以縱，其辭喜；窮士之情隘以戚，其辭結；羈旅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遊之情荒以懼，其辭亂；去國喪家者思以深，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全州之詩，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豁，自謫全，寄詩皆感慨愁壹，夫感慨愁壹必有所不足也。顧子平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爲是哉？於是乎窺見忠臣烈士之操素也。疇昔哲人，執人之政，思其居，有故而去，憂其終，不信于當時，言于來世，故居東斷爻，反魯削史，去韓著蠹，即沅爲騷，以宣暢其話言，道其志慮，至于憑高望遠，撫時而動，殊方異域，靈山秘水，丘墟臺榭，一湊于目，言爲之變，時有適然，以爲非遇乎？夫王粲之江陵，庾信之關中，子美之成都，其地至今爲天下勝，非水山之間故，有情而弗釋也，乃三子者之發爲文章，憂愁鬱結，一慨千載，讀之者未嘗不流涕，是去國懷鄉之情也，夫處興廢而無所寓其情，與有情而莫能言，凡庸也。楊子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予以爲君子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脅萬乘，去而邈邈，拉齒折脅者之足爲也，豈忠臣志士之情哉？華玉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尹左遷全州，全爲國家南夏之鄙，山川秀深，華玉有深思惻怛之情，其遇也，詩之鬱結固宜。

《國雅品・士品三》　顧司寇華玉體裁變創，工於發端，斐然盛明之羽翼也。如：「經旬謝賓客，春草當門生。」「鹿飲紅泉細，猿啼翠壁重。」「綠樹邀行騎，青山擁寺門。」又：「御前却輦言無忌，衆裏當熊死不辭。」足使文通變色，彥升失步矣。

《明詩評》卷二　尚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罷公之左，珥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原盡花，蘼蕪錯離。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

《藝苑卮言》卷六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自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又「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蟹爭肥」，無論體裁，俱雋婉有味。至「御前却輦言無忌，衆裏當熊死不辭」，尤覺矯矯壯麗。朱句如「寒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華玉塡楚，詔修《承天誌》，以王廷陳顏木應，後不稱旨，一時人亦以爲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玉能識今江陵公於未冠時，足稱具眼。

王世貞《像贊》　先生詩富才情，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往往膾炙人

口。文小弱，然亦宛宛雅趣。延接名流，如恐失之。【略】贊曰：弘、正之間，天昌厥辭。李何□之，邊王翼之。跋跋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勁，公乃先馳。緜麗才情，紆徐規矩。六季風流，庾鮑庶幾。

又《國朝名賢遺墨五卷・第四卷》 吳縣東橋顧公璘，才名與劉公伯仲，而詩語尤俊。此則小竿尺耳，亦見一斑。

金大車《浮湘稿後序》 詩也者志之徵也，志蘊諸中而言出焉，言之不足，形諸歌咏，而詩成焉。是故之其所樂而暢如也，之其所戚而悽如也，之其所思而悠如也，之其所激而憤如也，之其所困而鬱如也。雖言以材達，人以代更，而迹有顯晦，情有慘舒，各隨所之焉。君子遡辭以審音，揆衷以度德，作者之志可窺矣。吾師東橋顧公以直道忤權奸，謫刺全州，感時觸興一寓於詩，題曰浮湘稿，紀其地也。愚嘗受而卒業焉，其氣隱鬱而弗舒，其辭冲寂而弗華，其調悲楚而弗耀，其憂心之存乎，其抱濟世之志而弗獲伸矣乎！是故以恤民隱，以敦禮教，以尊遺經，以咏皇澤，以表懿風，其經綸之蘊不得大行於天下，而思試於一方，有遺憂者矣。夫君子之得志也，雍雍衎衎，如將有獲，非其達之謂也，幸其道之行焉爾，其不得志也，遑遑奕奕，如將不勝，非其窮之謂也，憂其道之廢焉爾。道行則澤溥，道廢則民殃，君子每用情焉。昔少陵之志，自比稷契，而憂國憂民，雖一飯而不忘託之聲詩，邈焉寡儔，匪辭則工，志所寓也，讀公之詩而不知其志，非知言者也。公今歷官御史中丞，階則崇矣，而卒不獲大伸其志，諸門下士乃請是集梓行之，其有感焉乎哉！烏乎！後之尚友於公而求其志者，將於是乎有徵矣。

《盛明百家詩・顧司寇集》 東橋顧公詩，隨事闡義，因物洩情，志希大方，當在陳石亭、王南原之上。

《唐音癸籤・法微二》 顧華玉云：「五言絕以調古爲上乘，以情眞爲得體。」調古則韻高，情眞則意遠。華玉標此二者，則雄奇俊亮，皆所不貴。論雖稍偏，自是五言絕第一義。（胡元瑞）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華玉少負才名，舉進士，即自免歸，與陳侍講沂、王太僕韋，肆力爲詩文，時稱金陵三俊。官留曹六年，學益有聞，所與游若李獻吉、何大復、徐昌穀，相與頡頏上下，聲名籍甚。詩矩矱唐人，才情爛然，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延接勝流，如恐不及。詔修《承天大誌》，聘楚名士屏棄者王廷陳、王格、顏木分任之。書成，不稱旨，士論以此益附之。晚歲家居，文譽籍甚，又居都會之地，希風問業者，戶屨恆滿。構息園，治幸舍數十間，以待四方之客。客至如歸。命觴染翰，留連浹歲，無倦色。即寸長曲技，必與周旋，款曲意盡而後去。喜設客，每張讌，必用教坊樂工，以箏琶佐觴。最喜小樂工楊彬，常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也。」正奏樂時，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闋，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鐘，每一發端，聽者傾座，咸以爲一代之偉人。處承平全盛之世，享園林鐘鼓之樂，江左風流，迄今猶推爲領袖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華玉與劉元瑞、徐昌穀，號「江東三才」。又與陳魯南、王欽佩稱「金陵三俊」。當李獻吉、何仲默詩名未盛時，藉其宏奬。而王穉欽、顏惟喬輩，皆其所賞識。閶息園於居室之後，鑿池壘石，築載酒亭於西隅，延接名士，討論詩古文辭。張讌輒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楊彬善曲，每詫於客曰，此蔣南泠詩所云「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是也。既負海內重望，遇時貴人，或傲然不爲意。而山林寂寞之士，虛己下之。祝希哲著《觀雲賦》，唐子畏著《廣志賦》，華玉恒對客誦之。及嚴惟中招飲，既坐，嫌其酒冷。惟中令易熱酒，華玉又嫌太熱，指顧揮霍，目無主人。嘗至浙訪孫太初，幅巾道衣，放舟西湖上。一夕，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茶。華玉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定交焉。入楚試童子，得江陵張叔大，奇之，入謁，脫所束犀帶與之，曰：「子他年所綰不止是。留此，見老夫非虛譽爾。」穉欽既失志，日與狎客鬬雞走狗，華玉欲見之，穉欽不肯往。乃以計恐狎客，乘其出游，疾趨而前。穉欽亟走匿，爲狎客夾持之，強留之具賓主禮。蓋其求友之勤如是。所撰《國寶新編》，錄獻吉以下一十五人，各系以贊。其交也廣，而擇之也峻矣。

又附錄 袁永之云：弘治間，獻吉、昌穀、仲默相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華玉頡頏其間，塤吹篪應，莫敢軒輊。他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繼之之古淡，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元敬之冲泊，伯時之醇鬯，欽佩之雋質，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並稱國手。

又 黃德甫云：顧詩發源清淺，沿流徘徊，忽有所觸，一振其響，清映林樾，頓洗俗聽。如「高林忽在下，衣襟有雲霧。倒景猶照人，平地黯將暮」，可謂春容雅韻。又「江橫羣水合，野闊萬峰開」，描寫江山，超於凡想。

《明詩綜》卷二 《柳塘詞話》云：東橋詞，有承平氣象。

又卷三二　陳羽伯云：華玉抽毫敷藻，前無古人。

又　文徵仲云：華玉文不事險刻，而鑄辭發藻必古人是師。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劖除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亦不失漢魏風格，頡頏獻吉、仲默、升之、昌穀間，不知孰爲高，孰爲下也。

又　穆敬甫云：顧公吳中才子，有知人鑒，爲當時風雅主盟。詩亦奇古不俗。

又　俞右吉云：華玉詩如金塘緬演，積芳選木，春華有餘，所乏秋氣。

《古今詞話・詞評下》　吳郡顧華玉，弘、正間大司寇，爲當時風雅主盟，負知人之鑒，稱東橋先生。識拔張江陵於童子時。其詩有「君王自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詞亦近是。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顧華玉謂「詩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於目前」，名論也。然謂「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是也；李宗《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是也。盛唐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沖夷有餘韻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樂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斷。三代以後，學《風》、《雅》者稀矣，學《頌》者尤稀，杜詩仰追《風》、《雅》，亦未及《頌》也。謂其詩無不實，亦非也。彼其運意深微屈曲，得風人之虛婉者多矣，華玉未之審耳。太白宗《國風》，又兼《離騷》，其樂府古詩，往往有沈著入微處，謂其純蹈虛，則窺太白亦淺矣。王、岑諸公，造詣淵源，不可輕議，大略以晉爲始耳，謂其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風》、《雅》」者安在？若「樸」乃詩之佳境，不可言「蔽」，昌黎亦未可言「樸」。溫庭筠非因宗太白而「浮」。王建與樂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種種失當，實誤後人。詞場名士，聲譽既樹，任意雌黃，吾見亦多矣。華玉詩與空同、大復，昌穀亞，猶蹈此失乎？然華玉謂「空同氣雄，大復才逸，昌穀情深，醇駁優劣，可略而言」，則所謂「樸」與「浮」與「俚而易」者，殆指此三家之受蔽而言歟？要之空同之蔽，在粗而不在「樸」也。華玉又謂「論詩者言《風》、《雅》則妄，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詞林之規矩在是」。夫以宗漢、魏祧《風》、《雅》爲不妄，而不知其爲無頭腦學問，乃妄之尤者也。且既不知《風》、《雅》，又何以宗漢、魏、李、杜哉！恐其所謂宗漢、魏、李、杜者，亦姑飾其體貌以服人，而非中心所實好也。

朱炎《讀明人詩絕句三十首》一五　載酒亭中一曲歌，琴書箏笛重摩挲。幅巾湖上眞吾侶，不似華堂冷眼多。（顧華玉闢息園，築載酒亭，蓄聲伎，延接文字甚恭。一日至西湖訪孫太初，見有幅巾坐舟中者，旁立一鶴，曰：「此孫太初也。」遂訂交。分宜招飲，既嫌酒熱，又嫌酒冷，目無主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浮湘集》　《明史・文苑傳》稱璘初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傑」。後寶應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又稱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挹晉安之波，近駸信陽之乘，在正、嘉間固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五引《甫田集》　東橋居士詩矩矱唐人，而劖芟陳爛，時出奇峭。

又引《明詩選》　陳卧子曰：華玉才調警麗，但風格未高。

《藝苑卮言》卷五　（存目）

分論

《庚辰元日》　《明詩紀事》丁籤卷五引《明詩選》：李舒章曰：此爲武皇南巡也。隱諷中有實錄，謂寧王已獲，而御駕不歸耳。

《採樵行效竹枝體》二　《明詩歸》卷四：譚元春云：澹逸近人，上方王、孟，下□不失香山。

《減字木蘭花・春晝》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雀」、「角」字，運開得好。

《謁金門・雨聲》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李云：妙處全在意。顧云：華玉一代詞宗，讀其全集，多瀟灑不羣。

《蝶戀花・巴陵山行》　《蘭皋明詞彙選》卷四：顧云：絕勝柳州紀遊。

《贈楊子任監稅蕪湖序》　《明文遠》卷□□：結構雖小，議論極正。

《尊道篇》　《明文遠》卷□□：議論精微，足以破異端而扶正道，與歐本論相表裏。

《別謙篇》　《明文遠》卷□□：發謹字實有至理，可爲學者法。

傳記

文徵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誌銘》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考績還自京師，道聞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爲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數爲上元人。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考紋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加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己未授廣平縣知縣。壬戌徵入，爲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己酉，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嘉靖改元，冊立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庚寅，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仕三朝，閱五十年，歷十有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爲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關決敏利，擿伏若神，拊循道利，靖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爲開封，益更練堅決。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攻圍城邑，所在繹騷。兵部尚書彭公澤奉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錯，練兵飾甲，轉餉傳餐，取具呼嗡間，而厭難折衝，謀畫居多。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強執不撓，鎮守中官廖堂恃逆瑾黨援，圉奪自恣，公摧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羣閹方熾，王宏者尤誖謾剽疾。繼廖出鎮，乘權席寵，氣焰譽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獄吏問狀，公據禮執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獄成，鐫三階，徙全。全卽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爲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史並緣其間，縱橫鑿詖，更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敝端與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更費浩穰，率爲主守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鈎考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隳，而台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莢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辜苦搉煩苛，每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爲姦利，至相賊殺，不可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稱貸以需，而駔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地有中津橋且壞，公復修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初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起藩參，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石畫，功緒爲多。及以左轄重臨，益諳練宏達，而意復周審，展采錯事，惟志所爲，而釐革積敝。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而畫一以守。要束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緣以爲姦。事緒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斂手無所事事，然積不能平，乘其解任而蹶尋過誤，一時雖橫被口語，而素履明潔，堅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誣蔑也。起撫湖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蹶故迹，軺車省循，遍歷州郡，雖偏疆下鄙，莫不躬蒞，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撫臣述歷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傔徒斂約，供頓次舍，身足周用，民安堵不知爲勞。念荊湖沃衍，而流庸惰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促迫。民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劭農振業，平繇復稅，而擿伏省微，軌迹夷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隄，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更一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祖宗舊制，

乞越例推選，以收偉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塋，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規制宏偉，翬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爲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而非公所用以爲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狥，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強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爲辭，肆言醜詆，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沒。嗚呼，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瓌奇卓越之才，不獲推究於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俟於百世之下也。然公亦奚憾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處，論議之間，陵轢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諸人，多不能堪，往往傍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入靡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偶然者。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玉英繼公起進士，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輒饋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璞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某不免饑寒。公在官，每分餘資給之，既又爲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某氏於家，死爲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旌核探究文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篤也。爲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爲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劖芟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深博，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珮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厲精進。居六年，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爲高下也。然諸公皆仕不顯，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最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雁宕，若衡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暎林壑，委蛇張弛，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余盡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嗚呼！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圖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二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又次峻。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爲國子生，次賡祥、元祥、耆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上元彭城山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所爲狀來乞銘，銘曰：於穆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烈顧公，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歙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違。言飲之和，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蹶載奮，卒偕以升。維靖而共，乃剛弗折。式遄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以莫不維，爰飾用文，富茲述作。廼古有訓，仕優而學，其學如何，亶言華國。敷彰帝猷，詠歌明德。在孝皇日，羣獻英英。發藻攄詞，式章用明。翱翔後先，公實曹耦。德音洋洋，經學之懋。烈烈顧公，既璲既奇，學爲文宗，政爲吏師。維學維政，鮮茲兼得，繄名之高，斯毀之積。烈烈顧公，連蹇在是，豈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尚後有考，視此刻詞。

《明詩評》卷二　顧璘字華玉，吳人。舉進士，爲南京吏部郎，累遷開封守。與中貴人忤，左遷全州守。再移台州，仕至湖江布政使，乞病歸。以副都御史召撫楚，擢南京刑部尚書。罷歸，卒年七十餘。所著集行於世。

王世貞《像贊》　顧東橋先生者諱璘，字華玉。其先吳縣人也，徙家留都爲江寧人。先生二十一成進士，爲詩歌與劉麟元瑞、朱應登升之齊名，曰江東三才子。由郎署出守開封，坐累謫，入爲南京吏部郎，復守台州，歷藩臬，所至有聲。實自山西臬，再遷浙江左布政使，轉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引疾乞休，吏部言其太驟，以布政使致仕。先生居閒無事，多縱游山水間，觴詠自適者十餘年，而始起家巡撫湖廣，入爲吏部右侍郎，以督顯陵工，留

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御史。陵工成，進尚書，兼修《承天大誌》，先生開局，聘楚故名士宦廢者王廷陳、顏木、王格分任之。書成，乃不稱旨，遷南京刑部尚書，被論致仕，卒。所著有《息園》諸集若干卷。【略】有弟璘，以按察副使謝病歸。才不能如先生，而峭厲過焉。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顧璘，華玉，吳縣人。弘治丙戌進士，刑部尚書。同陳沂、王韋爲金陵三俊，有《息園》等集。

嘉靖《浙江通志・官師志》　顧璘字華玉，蘇州人，居應天之上元。弘治九年進士，歷台州知府、浙江左布政使。爲政持大體，不屑小節。勤學好書，雖官冗不廢。務爲詩文，頡頏名流。著爲《國寶新編》，高自標致。官至南京刑部尚書。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璘，【略】國初隸匠籍，徙居金陵。弘治丙辰進士，知廣平縣，徵入爲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知開封府，降全州知州，起知台州府，累遷至浙江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致仕。再起，巡撫湖廣，顯陵工竣，加工部尚書。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略】有《息園》、《浮湘》、《憑几》、《歸田》諸集。【略】金陵傳華玉二事：一在浙物色孫太初不可得，稍閒輒道衣幅巾，放舟湖上，幾行求得之。月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一在楚欲見王稚欽，稚欽固不肯見，稚欽有狎客二人，曰共鬬雞走狗，不去左右，使人劫之曰：「若朝夕與王公遊，而王公固不見撫公，若兩人死無日矣。」兩人大恐曰：「敢不如命。雖然，必以計掩之可也。」候稚欽狎遊時，趣報華玉，華玉疾趨而至，稚欽遑遽將走匿，二人夾持之不聽去，乃強留具賓主，自是遂定交。前輩之風流好士，良可書也。華玉長子曰嶼，字懋涵，少年文譽騰踴，督學蕭鳴鳳試「鳳台春眺詩」，「唐初四子贊」，援筆立就。蕭歎賞，謂東橋有子。累試弗利，遂自放于聲伎，以歲貢卒。懋涵白牡丹詩云：「玉妃罷醉春無暈，素女凌波夜有香。」天闕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迥諸天散曉鐘。」懋涵之子秀才應祥，字孝符，過龍山別業詩云：「雲起移山色，風鳴亂鳥音。」江上曉行云：「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送朱子价云：「人去天涯春草綠，望迷江上暮烟平。」遊棲霞寺云：「流泉激石常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除夕云：「今宵對雨娛殘歲，明日逢人說去年。」登樓云：「宮闕半從雲裏出，山光多自雨餘來。」孝符父子之詩，宛然華玉家風。余遊金陵，託與治求其家集，徧訪之不可得，可一喟也。

《明史・文苑傳二・顧璘》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廣平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晉郎中。正德四年出爲開封知府，數與鎮守太監廖堂、王宏忤，逮下錦衣獄，謫全州知州。秩滿，遷台州知府。歷浙江左布政使，山西、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所至有聲。遷吏部右侍郎，改工部。董顯陵工畢，遷南京刑部尚書。【略】璘少負才名，與何、李相上下。虛己好士，如恐不及。【略】既歸，搆息園，大治幸舍居客，客常滿。從弟瑮，字英玉，以河南副使歸，居園側一小樓，教授自給。璘時時與客豪飲，伎樂雜作。呼瑮，瑮終不赴，其孤介如此。

紀事

《四友齋叢說・詩三》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余嘗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說必要學杜，則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

《書影》卷一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讒誣，逮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皇帝密遣使就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一事。公對簿謂，時平流寇，實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則都御史亦不法也。中常侍讒遂不行，止鐫二秩，出知全州。時橫涇先生初成進士，公自全州貽書，述祖宗之德，著謙慎之訓，凡千餘言。復寫在全所著《定志篇》，又詩十餘章；行楷莊健，頗得二王之法。桓今年自新建來，從橫涇先生曾孫夢遊許，得見此書。慨然見先朝之法，中常侍欲誣一郡太守而不可得；又見世宗皇帝能爲一太守受誣，遣使覈實；且嘉其時爲方伯、廉憲、御史、都御史，無一人欺心媚內，以傅會其事，卒陷公者，又見公爲太守時，得與都御史賦詩爲樂，不似今日上下懸絕，分若君臣。而公知弟之明，教家之道，俱可無愧於古人焉。公仕至大司寇，橫涇先生官僅憲副。

《明詩紀事》丁籤卷五引《金陵瑣事》顧東橋公鎮楚，三司請遊黃鶴樓，先磨一石，飲後乞公留詩。東橋在輿中，已得「雲荒赤壁」二句，遂援筆書石上云：「黃鶴仙人身姓隨，空傳崔顥舊題詩。雲荒赤壁周瑜壘，江繞青山夏禹祠。浮世古今堪灑淚，高樓今古幾銜危。天寒月白孤鴻遠，徙倚闌干送目遲。」三司皆服其工。

著録

《百川書志》卷二〇《顧氏七記》一卷，皇明遷金陵四世孫顧璘著，垂教子孫也。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息園存稿》。

又《顧東橋全稿》。

又《憲几集》。

又《浮湘稿》。

又《息園詩稿》。

又卷中《歸田稿》。

又《國寶新編》。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近言》一卷。（顧璘）

又《息園雜著》。

又卷四　江陵顧華玉《息園存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顧璘《東橋集》四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息園集》、《顧東橋集》，金陵顧璘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顧璘《息園文稿》九卷。又《息園詩稿》十四卷。又《憲几集》七卷。又《浮湘稿》四卷。又《山中集》四卷。又《緩慟集》一卷。

又卷三〇　顧璘《文端》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顧璘《國寶新編》一卷。

又《藝文志四》顧璘《息園文稿》九卷、詩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存稿詩十四卷文九卷緩慟集一卷》璘有《國寶新編》，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全集。《浮湘集》由開封府知府謫全州知州時作，蔡羽序之。《山中集》移病家居時作，陳束序之。《憑几集》、《憑几續集》皆起官湖廣巡撫時作，皇甫汸序之。璘亦有自序。《息園存稿》並刻於嘉靖戊戌，《詩稿》陳大壯序之，《文稿》鄧繼中序之。附錄曰《緩慟集》，官工部侍郎時哭其亡女之作，璘自序之。朱彝尊《明詩綜》稱其尚有《歸田集》，今未見傳本，不知佚否也。

又《傳記類存目三・國寶新編》是書凡錄李夢陽、何景明、祝允明、徐禎卿、朱應登、趙鶴、鄭善夫、都穆、景暘、王韋、孫一元、王寵十三人，爲之傳，傳爲之贊。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顧璘《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存稿》詩十四卷、文九卷、《緩慟集》一卷。

藝文

文徵明《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叙》　余友顧君華玉，少負才雋，以文學聞於時。筮仕宰廣平，又以吏能聞。升朝爲郎，以清強聞。及守開封，綏懷得情，剸裁靡窒，而其聲聞益閎以達。余交其人久，竊嘗考其所爲，而得其所存，蓋天下士也。或從毀之，數其隱過不遺餘力，余始駭歎。考其所爲，與察其所存，無或異也。正德癸酉，君得罪中官，逮赴詔獄，一時人莫不危君，而余竊爲君喜。已而君竟被罪，鐫三階，左除廣西之全州。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而君之事誠有人所不可及者。蓋人之所爲，誘於外者，不能堅其中，而順於道者，未始計其外。使君而能周於外，以獵譽於時人，則譽日益至，毀亦從之，身躋膴仕，而道斯詘矣。君子求信於道，而不必崇其身，寧失時名，而不受識者之毀言，考君之所爲得罪，果以其道歟？抑不以其道歟？必有識之眞而辨之得其實者。毀若譽於是乎在，而向之毀之者，安知其不愧而爲譽乎？夫始之毀之不遺餘力，將以敗其行也，卒之無益於敗，而反以譽焉。至其得罪而去，人方危之，而余竊以爲喜，若是則譽毀榮辱，皆不足以論君，而所謂文學吏治，足以盡君乎哉？然余卒以天下士躋之，亦求其所存而已。君故吳人，而家金陵，及是便道過家上冢。

袁袠《十懷十首・顧中丞華玉》　中丞何卓犖，江左稱賀循。材通略王

霸，學奧窺天人。忘年締友誼，白頭諒如新。及時樹奇業，圖畫登麒麟。

陳沂

論述

谷蘭宗《拘虛集引》 於乎！先生之詩，太史氏許公評品詳矣，夫登雷門者棄布鼓，歌陽春者多巴人，予難其說者久之。會先生稍遷行，太僕徐子馳書來訪予，且詢大中丞大夫顧公橘頌亭石刻，徐子善詩者也，因與論白下詩派，獨二公取材漢魏，効體陶謝，擬格王岑沈宋之間，海內孰不知有陳、顧，而一時江左無能出其右者也，然亦工於書，臨法晉帖，世稱爲二妙云。邇者並遊故都，怡情山水，其牛首、雨花諸詠，益臻精細，徐子輒汎誦之，扣其作者，予不幸而屢中焉，無他，臭味同也。徐子金陵佳士，名京，其言蓋有所受云。

許成名《拘虛集序》 芹山陳子刻石亭陳公拘虛稿成，以示龍石子曰，詩其有裨于教乎！【略】乃取而讀之，讀而三復之，嘆曰：斯幾矣！源究乎漢晉，旨存乎風雅，格弗淪於恒俗，興弗流於光景，力弗窘於繩律，贈無阿辭，寄惟情愫，送寓諷勸，登吊發感慨之懷，游覽適曠達之趣，而復雍遜溫舒有如其人者，其詩哉！夫詩自賡歌之餘，離騷而上無論矣，吾於近世有慨焉，而懼夫流之無防也，吾竊觀孔子刪詩三百，而蔽之以無邪一言，端後學之趨也。然而古之詩質，今之詩詵；古之詩節，今之詩費；古之詩婉，今之詩激；古之詩法，今之詩放。是故質罔過情，詵則媚矣；節罔濫及，費則贅矣；婉言寓戒，激則怒矣；法言有章，放則踰矣。乃若籍以希時、執以干進，於教之道，不亦太遠乎哉？吾非知言者，惟石亭流聲海內且久，故一時名家多麗澤焉，可知矣。吾自蚤歲而聞其名，嘗同官而服其學，今參吾東省而知其政，詩特其一事焉耳。芹山以文學飾吏事，固善鳴者，誦公之詩，有默契焉，傳諸梓，謂有裨于教也。詩爲卷五，而諸體略備，公生平論著甚博，是出所自擇，殆什一云耳。

陳儒《拘虛集跋後》 夫虛其固可得而拘之也與哉？夫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而大生焉；虛靈空洞之妙神於心，而明生焉，是故君子患弗虛也。易大傳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故虛則明，弗虛則窒；虛則神，弗虛則物；物且窒，吾見其拘也已，莊生乃謂井蛙之見爲拘虛，其固未之思也乎！廣陽陳儒乃爲之言曰：「莫明匪虛，唯窒之祛；其感匪通，唯咸之從。是故祛其窒，遂昭天下之故；體其咸，乃通天下之情；而虛道備矣。」吾師石亭挺生南服，聲流寰宇，意其必有以挹鍾山之秀，而探江海之淵者，故其發之乎辭，冲虛夷曠、中正和平，眞足以感人而企教者，太史氏亦既言之矣，抑其充之將與太虛同量，夫惡得而拘諸？是故君子觀其集，可以知其虛矣。

《國雅品・士品三》 陳行卿魯南才與顧司寇華玉、王太僕欽佩並稱。如「鳥聲林葉暗，山影石溪寒」，「縣燈動星月，傳梵起魚龍」，「漏轉雲車急，花深月殿開」，「鵲觀月華還映雪，龍池水色已含春」，恍乎臨蓬山而俯瞰閬洲，深遠鬱然。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魯南論詩專以唐人爲宗，謂少陵七言聲洪氣正，格高意美，非小家粧飾，但才大不拘，後學茫昧，特拾其粗耳。於時大江南北，文士稱朱、顧、陳、王四家。朱、顧皆羽翼北地，共立壇墠，而魯南能另出手眼，訟言一時學杜之敝，欽佩亦與之同調。江左風流至今未墜，則二君蓋有力焉。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魯南詩亦勻整，第乏警策。蓋心懲北地勦襲之非，而限於力也。

《明詩綜》卷三二 顧華玉云：石亭詩，人謂其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乃宗盛唐。

又 陳羽伯云：魯南藻性天成，尤多賦詠，文采照映一時。

又 穆敬甫云：太僕詩宏博精深，當屬大家。

又 李時遠云：魯南古體埒漢魏，長篇似太白，近體在開元之間。

《明詩紀事》丁籤卷五引《金陵瑣事》 陳魯南書法蘇眉山，評者謂不減於吳匏庵。篆隸亦佳。六七歲便搦筆模倣古人畫，後入翰林，與文徵仲講論，其畫更進。凡宦游所歷覽名山大川，皆圖成卷軸，最得馬河中、夏禹玉之妙。

又陳田按　魯南論詩鍼砭北地之失，可謂談言微中。但其所作去北地乃不可以道里計。牧齋援魯南以攻北地，譬如挾邾、莒小國以抗齊、楚，多見其不知量也。

傳記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陳沂，魯南，鄞縣人。正德中進士，官侍讀學士。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沂，字魯南，（靳）〔鄞〕縣人。【略】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寶山賦》，傳誦人口。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年已四十有八，爲宿名士矣。授編修，進侍講，忤張永嘉，出爲江西參議、山東參政。入賀，遇永嘉長安道上，抗論不屈，卒爲所中。左轉行太僕卿，抗疏致仕。杜門著書，絕意世務。書學大蘇，旁及篆隸，繪事皆稱能品。所至好游名山水，皆有詩記。晚與顧華玉游歷長干諸寺，賦詠尤多，文采照映一時。有《拘虛詩集》及《詩話》若干卷。

《明史・文苑傳二・陳沂》　陳沂，【略】由庶吉士歷編修、侍講，出爲江西參議，量移山東參政。以不附張孚敬、桂萼，改行太僕卿致仕。

《明詩綜》卷三二　沂字魯南，其先鄞縣人，徙家南京。【略】有《遂初齋》、《拘虛館》二集。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二・維禎錄》　沂字魯南，號小坡，【略】「宏治十子」之一也。

著録

谷蘭宗《拘虛集引》　《拘虛集》，陳石亭先生之詩也，取莊生井蛙之見以自喻云，謙辭也。梓行東昌，義興任子重刻焉，任子之妻與先生之子之妻，兄弟也，其姻近，其傳欲遠也，屬予簡其端。【略】任子名卿，太學生也。

《百川書志》卷一六　《拘虛集》五卷，石亭陳□。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游名山記》（另佳刻）。

《國史經籍志》卷三　《遊名山記》四卷（陳沂）、《獻花巖志》一卷（陳沂）。

又卷四下　《畜德錄》二卷（陳沂）。

又卷五　陳沂《拘虛詩集》五卷。又《續拘虛集》二卷。又《文集》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陳沂《畜德錄》一卷。又《誨似錄》。又《維楨錄》。又《存疾錄》。又《語怪錄》。又《詢芻錄》。又《善謔錄》。又《拘虛寤言》一卷。

又卷二二　陳沂《拘虛集》五卷。又《續拘虛集》二卷。又《石亭文集》十二卷。又《紀游集》五卷。（字魯南，鄞縣人。徙家南京。山西行太僕寺卿。）

又卷三一　陳沂《拘虛詩談》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陳沂《畜德錄》一卷。

又《藝文志四》　陳沂《文集》十二卷，《詩》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二・維禎錄一卷附錄一卷》　是書雜記朝廷典章及明初故事鈔撮而成，殊多疎略。其載景帝時英宗在南宮，有勸爲不利者，帝怒，踐其疏地上。後英宗復辟，見疏有踐污跡，詢知其言，因復景皇帝號。案景帝復號在憲宗成化初，非英宗之事，此類未免失實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沂《維禎錄》一卷，《附錄》一卷。

又　陳沂《畜德錄》一卷。

又　陳沂《拘墟晤言》一卷。

同治《上江兩縣志・考（藝文中）・別集類》　陳沂《文集》十二卷、《詩》五卷。（《明志》。《千頃堂書目》作《拘虛館集》五卷，《續拘虛集》二卷、《紀游集》五卷、《石亭文集》十二卷。《金陵瑣事》別著《遂初齋集》，無卷數。）

又《總集類》　陳沂《古律手抄》。

又《詩文評類》　陳沂《拘虛詩談》一卷。

《明代雜劇全目》卷二《陳沂・善知識苦海回頭》（存目）

陸采

論述

《曲品》卷上《上之中》 天池湖海豪才，烟霞仙品，壯託元龍之傲，老同正平之狂。著書而問字旗亭，度曲而振聲林木。

又卷下《新傳奇品・上中品》 陸天池（所著傳奇二本。）《明珠》：無雙事，奇。此係天池之兄給諫陸粲具草，而天池踵成之者。抒寫處有景有情，但音律多不叶，或是此老未精解處。然其布局運思，是詞壇一大將也。《南西廂》：天池恨日華翻改紕繆，猛然自爲握管，直期與王實甫爲敵。其間俊語不乏。常自翊曰：「天與丹青手，畫出人間萬種情。」豈不然哉。願令梨園亟演之。

馮夢禎《陸子玄詩集序》 嘉靖初，吳下陸子玄先生與兄子餘先生齊名，一飛一伏，人目之異代機雲，乃子玄天才尤稱葩麗。余得其詩集于先生之子純孫，稍卒業，僅三之一，見其合者，五言古典則雄渾，有建安黃初氣骨，七言古清艷高爽，長于叙事，直入少陵之室，近體亦俊逸可喜。使天假之壽，竟其力之所如，造父馭八駿，將恍惚萬里。惜也天碎國寶，苗而不秀，吾有憾焉。先生嘗自刻其《壬辰》等稿僅五六十紙，今所搜集約二百紙，蓋散佚多矣。嘗以授黃淳父諸君加選焉，而不能盡其美。余故語純孫，令盡刻之，即瑕瑜不掩，何妨名家哉！先生二子，長啓孫，純孫其次，俱質有其文，稱名家子。先生沒於嘉靖丁酉，年止四十二。純孫三歲而孤，再歷丁酉，余乃序先生遺詩以傳，則先生之不朽，賴三歲孤，良不偶然矣。先生風流自命，意興所寄，異藻橫發。尤善梨園樂府，所著有《明珠》、《會眞》、《存孤》等記，說部有《聲聽》等若干集，俱行於世。

陸灼《艾子後語序》 世皆知《艾子》爲坡翁戲筆，而不知其有爲作也。觀其問蟹、問米、乘驢之說，則以譏父子；獬薦、雨龍、移鐘之說，則以譏時相；即其意指，其殆爲王氏作乎？坡翁平日，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若此亦其一也。余幼有謔癖，有所得，必志之。歲丙子，游金陵，客居無聊，因取其尤雅者，纂而成編，以附於坡翁之後，直用爲戲耳，若謂其意有所寓者，則吾豈敢。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志・宦績七・陸粲》 粲弟采，【略】讀書不屑章句，從婦翁都穆學古文詞，於文喜六代，詩宗盛唐，晚好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時爲近體樂府，亦蘊藉可喜。（王志堅《府志稿》）

《明珠記》 《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明珠》：記王仙客、劉無雙。文人之情，才士之致，具見之矣。　情痴子《明珠記序》：又若《明珠》《異夢》，《留（眞）》《金》《合紗》，《玉杵》《昆崙》，奇而眞，眞而奇，緣之所定，情之所必至也。是知情緣交合之地，非才子佳人，風情雅韻，至歷其贖屍央匈，再生辨紗，得杵飛垣，折磨萬狀，艱險千般者不能也。亦非騷人墨客，錦心繡口，至寫其斷橋代選，幽會舡開，遭逐被圍，宛轉奇思，悲歡雅然者亦不能也。乃古押衙、昆崙奴，千古之情使；顧雲容、王賽玉，千古之情伯；銀蟬、夢麟，千古之情痴；雲英、紅綃，千古之情種也。不然，何以一術一夢而成萬種相思，以致匪石匪席，一聚情緣，以致成痴成想？今而言之，宇宙一大奇觀也，一大情史也。觀史而情緣同一，故曰：同春也。如牡丹之姚、魏，芍藥之元、白，海棠之醉睡，水仙之斷魂，梅堪增，柳堪折，造物善肖形，奇花萬種，傳情摹想，風流百折。反及歌詠，不覺凡塵都苑，惟於情緣一點，微熱不能爾爾。因敢援筆掇數言，以示同志耳。　野休子《明珠記引》：語云：古來俠士，無如古押衙。然作王仙客與無雙遭際之奇，則押衙之俠，何以千古侈人口？大抵俠士任俠，不於極都顯，必于極齟沛。極都顯，人不肯；極齟沛，人不能。惟俠士一片熱腸，觸人金石精神，而以金石投之，押衙之肯爲仙客死，能爲無雙生者，以兩人戛戛錚錚，故不令照乘雙明珠，不及蕤賓一寸鐵也。都中情事，牽合世態，不無作俠士羞，識者質奇問傳則得焉，仙客問無雙則得焉，無雙問押衙則得焉。

《西廂記》 《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陸采西廂》：天池以李日華《西廂》翻北爲南，剽竊爲詞，氣脈未貫，握管作此，不涉王實甫一字，但韵雜耳。《詩辯坻》卷四《詞曲》：《西廂傳奇》凡四種，王、關稱最，而詞多出董解元

記。董詞稍質于王，風趣不及，沉刻過之。李曰華、陸天池俱稚兒號嗄耳。

《十六夜與朱都二子酌月承天寺》《明詩評選》卷五：寫不着刻畫迹。

傳記

陸粲《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踔厲英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踵門自通，贄以所業，皆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躓，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爲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輳，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觀焉。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今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悽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欷泣數行下。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廿二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實天池之麓，於君初志亦若有冥契云。陸於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一嘉觀。君性儻蕩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搉今古，品藻人物，機辨鋒出，莫能窮者。而彊執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於文善稱六代，詩初規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啁笑率然之作，亦醞藉可喜。獨好習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率多聞人所未聞者。他如幽冥物怪、黃冶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聞有奇人異士，不遠數十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俱侍吾伯兄子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時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余死矣。銘曰：吳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夫！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采，字子玄，給事中子餘之弟，都少卿玄敬之婿也。少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子餘助成之。曲既成，集吳門老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子弟登場教演，期盡善而後出。性豪蕩不羈，困於場屋，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南踰嶺嶠，游武夷諸山。年四十而卒。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采，字子元。長洲人。粲之弟。

紀事

《懷香記》《世說新語・惑溺》：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幷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踰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晉書・賈充傳》：（存目）。

《西廂記》 元稹《鶯鶯傳》：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兇行。余眞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

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啐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何？」婢曰：「崔之貞愼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欷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贈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

如有所失。於喧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以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嘉。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嬢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龍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王實甫《西廂記》：（存目）。

《明珠記》《太平廣記》卷四八六引薛調《無雙傳》：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塡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囊橐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

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轡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御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攜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迹，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柰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練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筍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

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並尸蓋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分鞋記》《輟耕錄・賢妻致貴》：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鬻錢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卽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曲海總目提要》卷七《分鞋記》：其事全據《輟耕錄》程鵬舉分鞋事。按陶宗儀《輟耕錄》云：【略】《宋稗類抄》：彭城程萬里尚書，文業之子也。年十九，以父蔭補國子生。時元兵日逼，萬里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忤時宰。懼罪，潛奔江陵，未及漢口，爲元將張萬戶所獲。愛其材勇，攜歸興元，配以俘婢，統制白忠之女也，名玉孃。忠守嘉定，城破，一門皆死，惟一女僅存。成婚之夕，各述流離，甚相憐重。

《椒觴記》《宋史・陳亮傳》。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南西廂記》（一本）。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南北西廂記》。

又《明珠記》。

《古人傳奇總目》《西廂》。陸天池作。（張君瑞事。）

又《明珠》。陸天池作。（江采蘋事。）

又《懷香》。陸天池作。（賈氏韓壽事。）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天池聲雋》四十卷，《覽勝紀談》十卷。

《明史・藝文志三》陸采《天池聲雋》四十卷。

《曲海總目提要》卷七《明珠記》明嘉靖間長洲諸生陸采所作也。（陸采，字子玄，號天池，一作天奇。又號清癡叟。江蘇長洲人。所作傳奇五種：《明珠記》、《南西廂》、《懷香記》、《分鞋記》今存，《椒觴記》今佚。無雙令塞鴻以明珠寄仙客，本傳無此語，蓋增飾以作關目者。采作此記時，年甫十九歲。）采兄粲，嘉靖癸未進士庶吉士。改官給事中，有直聲。助其弟作此記。其事則據仙客本傳也。

又《分鞋記》明陸采撰。（《分鞋記》，一名《易鞋記》。陸采及沈鯨均有此目。今有傳本，不知實爲誰作。）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陸采：《明珠記》、《懷香記》、《椒觴記》、《分鞋記》、（沈鯨作同名。）《南西廂》、《北西廂》。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陸采《冶城客論》二卷。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明珠》、《南西廂》、《懷香記》、《椒觴》、《分鞋記》右五種陸采作。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乙）戲曲全本《汲古閣六十種曲》《明珠記》（陸采）、《懷香記》（同上）。

又《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一百種）《南西廂記》二卷（明陸采，明周居易刊本）、《明珠記》二卷（明陸采，汲古閣刊本）、《懷香記》二卷（同上）。

又《文林閣傳奇十種》《易鞋記》（一名《分鞋記》，沈鯨作，或云陸采作）。

又《暖紅室彙刻傳奇》《南西廂》(陸采)。

又(丙)戲曲散齣散曲總集《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四卷　《易鞋記》(見鞋憶夫)。

又《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六卷　《易鞋記》(朋舉登程)。

又　《分鞋記》(朋舉謁韓求薦)。

又《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六卷　《明珠記》(窺繡、覓音)。

又《新鐫繡像評點玄雪譜》四卷　《明珠記》(窺牕、煎茶、橋逢)。

又《新鐫天下時尚南北新調堯天樂》上、下兩卷　《易鞋記》(明珠送別)。

又《新鐫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一、二兩卷　《易鞋記》(鋤園自歎、績麻酬報)。

又《綴白裘》十二集共四十八卷　《南西廂》(惠明、佳期、請宴、拷紅、遊殿、寄柬、跳牆、着棋、長亭)。

王　磐

張守中《王西樓先生樂府序》　往時外翁西樓先生所著樂府，先大夫嘗刻之郡齋，甲辰歲燬於火，識者咸惜之，謂翁之作不可以無傳也，不肖乃重爲校正，刻於家塾。曰夫聲音之道微矣哉，古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故樂府之作，其來尚矣。翁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譚咏其間，風生泉湧，聽者心醉，脫略塵俗之故，以從所好，既而藝日精，家日窘，翁怡然不以爲意，逍遙乎宇宙，徜徉乎山水，出其金石之聲，寄興於煙雲水月之外，洋洋焉不知老之將至，此其襟度有過人者，故所作冲融曠達，類其人也。今觀其村居之作，甘恬退也。久雪之詞，刺陰邪也。元宵之章，樂昇平也。失雞之曲，見雅度也。喇叭之咏，斥閹宦也。五方之嘲，悟愚俗也，大都非漫作者。翁妙達律呂，率意口占，皆合格調，每一傳誦，人爭慕之，儲文懿公、莊定山公與翁交契獨深，見翁製作，無不嘆服，謂其爲古摩詰之流也。翁琴弈詩畫咸精，不特長於詞學而已。

《揮麈詩話・王西樓》　高郵王西樓，名磐，字鴻漸，善詞章，能畫。製《清江引》小詞咏睡鞋云：「嬌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兒，幾番輕撥醒。」膾炙人口。皆呼爲「被底勾春興」。又嘗爲友人畫菊扇，系一詩云：「萬草凋零萬木僵，籬籬內外藉輝光。請看獵獵霜風裏，一點秋金百煉鋼。」詩亦有致。

江盈科《雪濤詩評》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未嘗強摸君馬黃、雉子斑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絲韁軟把，襯金蓮，寶鐙輕踏。裙拖翡翠妙，扇掩泥金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三郎愛殺。」擬睡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淨。燈前換晚妝，被裏釣春興。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醒。」擬罵雞，云：「雞兒失了，童子休焦，那炊爨的好助他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損得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製作，未免俚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眞不啻啖哀家梨也。卽此推之，詩可例已。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磐，字鴻漸，高郵人。身富好學，襟期瀟洒，著《西樓樂府》。工題贈，善諧謔，與金陵陳大聲並爲南曲之冠。詩律亦流麗，有《西樓集》，壻張綖爲之序。相傳嘉靖初，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西樓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爲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知其嘲，默然而罷。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人物志六・文苑》　王磐，【略】好讀書，縱情山水詩畫間，尤善音律，度曲清灑。搆樓於城西僻地，坐卧其中，幅巾藜杖，名重海內。所著有《西樓樂府》、《野菜譜》等集。(《萬曆志》)

《百川書志》卷一八　《王西樓樂府》一卷，皇明高郵王磐著。詞旨警絕，附其婚南湖近詞。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王西樓樂府》。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王磐《西樓樂府》一卷。(高郵人。)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磐《野菜譜》一卷。

陳鐸

論述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所爲散套，穩協流麗，被之絲竹，審宮節羽，不差毫末。居第之南，有秋碧軒、七一居，精潔絕塵，通人勝流，過從談讌。山水倣沈啓南，自爲詩題其上。人知大聲善樂府，不知其能畫，又不知其工于詩也。【略】廣陵張佐曰：「大聲屏紈綺之習，耽於吟咏，其於經、傳、子、史、百家、九流，莫不貫穿。嘗見可齋樂府，有甲乙交叉之句，出於珞琭子消息賦，非但求爲押韻，而拾此成語，貫之詞意，不加雕琢，非所蘊淵博，能爾哉？」周暉《金陵遺事》載其齋居詩云：「晚樹低分霽，春雲淡隔城。」夜行云：「山月巧窺人影瘦，夜涼先向客衣生。」送毛都督云：「刁斗夜嚴山月冷，旌旗晴散野雲平。」皆可誦也。

《明詩綜》卷三八　卞華伯云：大聲詩用意和平，不務雕刻，深入虞楊范揭之閫奧，而漸登盛唐作者之階梯。

《渚山堂詞話》卷一　歐公有句云：「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陳大聲體之，作《蝶戀花》。落句云：「千里青山勞望眼，行人更比青山遠。」雖面目稍更，而意句仍昔。然則偷句之鈍，何可避也。予向作《踏莎行》，末云：「欲將歸信問行人，青山盡處行人少。」或者謂其襲歐公。要之字語雖近，而用意則別。此與大聲之鈍，自謂不侔。

又卷二　「金猊瑞腦噴香霧。向曉寒多深閉戶。窗明殘雪積飛瓊，風起亂雲飄散絮。　錦幃細看霓裳舞。小玉銀箏學鶯語。梅香滿座襲人衣，誰道江橋無覓處。」此陳大聲冬雪詞也。寄《木蘭花令》。論者謂其有宋人風致。使雜之草堂集中，未必可辨也。雖然，大聲和草堂，自予所選數首外，求其近似者蓋少。

又　江東陳鐸大聲，嘗和《草堂詩餘》，幾及其半，輒復刊布江湖間。論者謂其以一人心力，而欲追襲羣賢之華妙，徒負不自量之譏。蓋前輩和唐音者，胥以此，故爲大力所不許。大聲復冒此禁，何也。然以其酷擬前人，故其篇中亦時有佳句。四言如「嬌雲送馬，高林回鳥，遠波低雁」，五言如「飛夢去江干，又添驢背寒」，「饑鳥啄瓊樹，寒波淨銀塘」，「香浮殘雪動，影弄寒蟾小」，六言如「長日餘花自落，無風弱柳還搖」，「楊柳依風清瘦，花枝照水分明」，「明月爲誰圓缺，浮雲隨意陰晴」，七言如「花蕊暗隨蜂作蜜，溪雲還伴鶴歸巢」，「欲將離恨付春江，春江又恐東流去」，「千里青山勞望眼，行人更比青山遠」，「秋水無痕涵上下，浮雲有意遮西北」。散句如「東風路，多少小燕閒庭，亂鶯芳樹」，「綠雲盡逐東風散，惟有花陰層疊」，「九十韶光自不容，何必憎風雨」，「暮山高下暮雲平，行人不渡，只有斷橋橫」，「清溪流水，斜橋淡月，不減山陰好」，「春城晚，霏霏滿湖煙雨」，「斷腸無奈，落花飛絮」。凡此頗婉約清麗，使其用爲己調，當必擅聲一時。而以之追步古作，遂蹈村婦鬬美毛施之失。蓋不善用其長者也。

《曲品》卷上　陳秋碧南音嘹喨。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野獲編》　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霅仙聯句也。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詠秋景，眞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

《憲風詞話》卷五　陳大聲詞，全明不能有二。坐隱先生《草堂餘意》，甲辰春，半塘假去，即付手民，蓋亦契賞之至。寫樣甫竟，半塘自揚之蘇，嬰疾遽殁。元書及樣本並失去，不復可求。其詞境約略在余心目中，兼樂章之敷腴，清眞之沈著，漱玉之緜麗。南渡作者，非上駟未易方駕。明詞往往爲人指摘，一陳先生掩百瑕而有餘。是書失傳，明詞之不幸，半塘之隱恫矣。【略】大聲精研宮律，人稱「樂王」。又善謔，嘗居京師，戲倣月令云云，見顧起元《客座贅語》。又有《四時曲》，與徐霅仙聯句。

《憲風詞話續編》卷二　明陳大聲（鐸）《草堂餘意》，具澹、厚二字之妙，足與兩宋名家頡頏。半塘借去未還。筱珊先生急欲付諸剞氏，而元書不可復得。筱珊謂余，可爲陳大聲一哭。（以上見《蘭雲菱夢樓筆記》。）

又　陳大聲《草堂餘意》不可復得，甚恨事也。大聲一字秋碧，精研宮

律，當時有「樂王」之目。又善謔，嘗居京師戲倣月令二月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鞾化爲鞮。」見顧起元《客座贅語》。又有《四時曲》，秋碧與徐髯仙聯句。

傳記

《曲品》卷上　陳鐸。（秋碧。南京人。）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鐸，字大聲，下邳人，家于金陵。睢寧伯文之曾孫，都督政之孫，以世襲官指揮，風流倜儻，以樂府名于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字大聲，上元人。【略】世襲濟州衛指揮。工聲律，人稱樂王。

《明詩綜》卷三八　鐸字大聲，【略】世襲指揮，家南京。有《秋碧軒》、《香月亭》詩集。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　鐸字大聲，【略】有《秋碧軒》、《雪香亭稿》。

同治《徐州府志・人物傳（藝術）・陳鐸》　邳州人。家金陵，【略】工爲樂府，有聲於時。山水仿沈周。

紀事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帝里明代人文略》　黃錦衣琳字美之，家有富文堂。一歲元宵，大集聲樂，九峯徐君、秋碧陳君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諸絃索何如？」二公揮翰，甫畢一調，即命工者肆之，既合成而奏之，一時交傳，以爲元宵勝事。

又引《無聲詩史》　陳大聲山水仿沈啓南，繪一幀送史廷臣，自題絕句云：「情深此日難爲別，相送元方又季方。萬里楚江孤棹迥，穩吟秋色到維揚。」

同治《上江兩縣志・錄（耆舊）》（存目）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七　《秋碧軒集》五卷，南京濟川衛指揮使陳鐸大聲著。

又卷一八　《草堂餘意》二卷，皇明七一居士陳鐸大聲次韻。

又　《秋碧樂府》二卷，皇明濟南衛指揮七一居士陳鐸大聲著，分南北二調，小令從之。《黎雲寄傲詞》一卷，陳鐸大聲作，附時人三子作。

又　《滑稽餘音》二卷，七一居士作。一百四十一闋，各咏一藝業，曲盡人情物態，總十二令。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滑稽餘韻》。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鐸《秋碧軒集》五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陳鐸《秋碧軒集》五卷。又《香月亭集》。

又卷三二　陳鐸《草堂餘意》二卷。

又　陳鐸《秋碧樂府》二卷。又《梨雲寄傲詞》一卷。

黃丕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明陳大聲：《花月妓雙偷納錦郎》（一百六十二）、《鄭耆老義配好姻緣》（一百六十三）。

同治《上江兩縣志・考（藝文中）・別集類》　陳鐸《秋碧軒稿》二卷、《可雪齋稿》一卷、《月香亭稿》一卷。

又《詞曲類》　明陳鐸《秋碧樂府》二卷、《梨雲寄傲詞》一卷、《可齋樂府》、《公餘漫興》。

《蕙風詞話》卷五　有《秋碧軒集》五卷、《香月亭集》（卷數未詳）、《秋碧樂府》二卷、《梨雲寄傲詞》、《草堂餘意》各一卷。（余所得鉅帙逾百葉，卷數不復記憶。）並見《千頃堂書目》。

《明代傳奇全目》卷一　（存目）

《明代雜劇全目》卷二　（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　（存目）

高叔嗣

論述

綜論

陳束《蘇門集序》 子業蓋嘗謂束曰：余生平所嚮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矣，宇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束乃收其遺言而叙之，文有知者弗論，論其詩。序曰：夫詩以微言通諷諭，其教溫柔敦厚爲主，本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於唐，其指一也。【略】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稟降嵩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隣其庶，學匪待興，束髮就傅，受知北郡李生，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麗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冥，獨妙閒曠，合於風騷，有應物之沖澹，兼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滿萬，其年三十有八，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凡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玄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衷，是以卽事賦懷，每有憂生之歎。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爲八卷，成一家之言，刻之山堂，傳諸其人。

《藝苑卮言》卷五 高子業、陳約之出東京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

又 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

又 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

又卷七 高子業少負淵敏，生支干與僞漢友諒同。既遷楚臬，恆邑邑不自得，發病卒，實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積賤詎有基，履榮誠無階」，「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茫然大楚國，白日失兼城」，「久卧不知春，茫然怨行役」，「爲客難稱意，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衆女競中閨，獨退反成怨」，「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以我不如意，逢君同此心」，「當軒留駟馬，出戶倚雙童」，「里中夷門監，牆外酒家胡」，「爲農信可歡，世自薄耕稼」，「問年有短髮，逐世無長策」，「林深得日薄，地靜覺蟬多」，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物是」，「騎馬問春星，殘雨夕陽移」，清婉深至，五言上乘。

《明詩評》卷一 叔嗣詩【略】太工鈎削，間傷局促，夫其不壽，（此或）徵之。然咳唾珠璣，人倫之儁乎哉。

劉訒《蘇門集續刻序》 嘉靖戊午夏，吾邑龍岡王侯以太史水陽亢公命，持蘇門集造春岡子求序，春岡子縱觀久之，喟然嘆曰：郁郁蘇門，其當世之俊才乎！夫唐開元、天寶中，高王岑孟，詩號名家，而無韻之文不見于世；曾子固文如江漢星斗，于宋有光，而詩格未粹，柳柳州兼而能之，獨步河東矣，然亦弗免黨叔文之議。詩可歌、文可訓、德可仰，陶靖節一人而已，然生也匪辰，其忠懷偉抱，但隱約於柴桑，而不獲略施之位。謂完才之難得，非耶？彼皆非其志之不欲該也，要亦命之不齊，遇之不一耳。先民以嘗舛於命而限於才也，故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無亦有所諉而擇以處之，欲專立而易成名歟？廼若蘇門高子業，弱冠登進士第，由銓部郎署出爲山右參政，尋轉湖湘按察使，其中外殊績，昭揭海寓，而其玉心琦行，褒然負當世才華之望。至於公餘退息，則又鑽勵典學，篆刻修辭，厥調崇雅，厥悟入神，厥思超玄。有詩，詩在盛魏初唐之間；有文，文在東漢西晉之間。彼其才誠有過人者，然生年僅三十七耳，業已表表如此，向使多歷年所，吾不知其爲蘇門者又何如！昔仲尼之惜顏氏，謂見其進，未見其止，嗚呼！蘇門誠進而未止者，不謂其當世之俊才不可也。夫有才如斯，而顧斬其年，又使人恆以不得見其所止爲恨，才果難哉難哉！蘇門先有集行於世，今且廿載，太史公病其遺且訛，又失叙也，當敷教之暇，乃旁蒐而嚴訂之，類編而次入之，以授王侯，侯校而壽諸梓，於是蘇門有全集矣。初蘇門參守晉藩

時，識太史公於群士內，期以台輔，贈之詩篇，載在集中，而王侯亦受知門下，咸能相與以有成，然則睹斯集也，蘇門之知人、太史公之不負所知、侯之不負太史公，均足尚哉！

毛愷《蘇門集跋後》 蓋先生亢潔不群，雅自好修，故其所撰述，大都類其爲人，一字一句，莫之能易，大傳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吉人之辭寡。」先生其立誠之吉人者哉！

張正位《蘇門集重刻後序》 正位自少聞河南蘇門先生名，間嘗讀其詩若文，則見格調閒逸、意興端潔、迥出塵表，輒撫卷而嘆，思見其人。已而入仕，宦遊中外，聞薦紳先生談其爲人，銳情雅道，不與世隨，在都署而有山澤之想，若鳳儀麟遊之不可羈，思其人實與所著詩若文似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位于先生有以知其人矣。比位出守維揚，幸廁總漕毛介川翁屬，翁乃先生壬辰禮闈優錄也，坐鎮江淮，文武爲憲，居歲餘，特召內臺，將行出先生之集，命之重梓，俾後生知前輩之盛，則又執集而嘆曰：「視其所舉，則知其所爲舉之者，聲應氣求，固然也。」古之豪傑之士，遇知于文場者，如唐陸宣公之于韓昌黎、宋歐陽之于蘇伯子，而呂東萊一見陸象山之試卷，即名知其人，夫固有所辨也。位雖未得見先生，而先生之爲人，蓋益驗於知人矣，然則茲集也，其傳也夫！翁道德文章，光被海內，而所至不欲以文顯，竊見撫臨以來，百務節省，獨于此集用心焉，豈惟知遇之私，誠重其人也。刻既成，位不揣猥庸，謬識末簡如此，若夫先生著作之美，則舊本已序之，而我翁名世德勛，朝之士大夫仰之，凡轍迹所至之吏民頌之，何止於江淮之間？奚啻於當時之近？則又何庸於位之喙云。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高子業（名叔嗣）五言古，或出太康，亦有出於應物者。七言古，間得數篇，殊不爲工。五言律多出摩詰。王敬美極稱之。然全集多生字、生句，即入錄者亦略見之，蓋欲以此見風格耳。此是不及昌穀處。予嘗以全集觀，輒欲棄去，最後刪錄，不忍釋手。故知弘正諸子之詩，非選錄不可。

《文脈・文脈新論》 高叔嗣《蘇門集》，詩學杜，文學漢。空同後進，有志好古，惜壽不永。

《詩藪續編・國朝下》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

《盛明百家詩・高蘇門集》 高蘇門詩，精雅冲遠，出人意表，藝林重之。

《國雅品・士品四》 高參政子業，負奇氣，博雅情，其爲詩若磊磊喬松，凌風迥秀，響振虛谷。如：「莫作空山卧，令人望白雲。」「貧家滿座客，閑戶一牀書。」「以我不得意，憐君同此心。」「磨滅名題柱，凄涼賦賣金。」「暖雲蒸海氣，殘月吐洲暉。」又：「連山楚雨迷官舍，隔縣鄉音認故園。」「一官已謝於陵後，百畝纔開莘野西。」殆秀句也。大抵高詩有情興，通篇讀去，頗沈鬱。王元美謂其「高山鼓琴，沉思忽往」者是也。

李開先《六十子詩・高蘇門叔嗣》 蘇詩能入室，何李只陞堂。須具方皋目，能超驪與黃。（陳龍岡刻其集，序略云：「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冥，獨妙閒曠，合於風騷。有應物之沖淡，兼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中麓子斷之曰：「何、李雖成大家，去唐卻遠；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卻近。」蔡白石、王巖潭以蘇爲我朝第一，其言雖過，要之不可盡非也。）

《雨航雜錄》卷上 高叔嗣「山河未可盡行處」與「春長空山懸日影」、「長路起風寒」，起語之絕佳者；「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塵外語也；「孤心向誰是，直道匪令難」，「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又《登寺閣》詩末句「芳菲滿眼心無奈，祇上毗盧閣上看」，皆悽婉有餘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子業少受知于李獻吉，弱冠登朝，薛君采一見歎服，詩以清新婉約爲宗，未嘗登壇樹幟，與獻吉分別淄渑，固已深懲洗拆之病，而力砭其膏肓矣。其意微見於《讀書園稿序》中，約之爲疏通證明，暢言其脈絡，世之君子，墮落北郡雲霧中，懵不知返，亦可以爽然而悟矣。李中麓曰：「何、李雖似大家，去唐卻遠。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卻近。」蔡白石、王巖潭以蘇門爲我朝第一。其言雖過，要之未可盡非也。余故錄子業詩，取冠丁集云。新野馬之駿曰：「王元美評子業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余舉羊孚語贊之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此四語可畫一子業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嘉靖初，後生英俊，稍稍厭棄李、何。子業以吏部郎謝病歸，時獻吉留開封，辭必摹古。子業自序《讀書園稿》，謂：「本非

所長，而強力摹之，度必取譏于衆。」其立意固殊。讀其詩，如食哀家梨止渴，雖爽而不伐性。如以水精鹽進酒，雖薄亦能醉人。李中麓六十子詩，于子業有云：「蘇門能入室，何李只升堂。」其傾倒也如此。

黃昌衢《高按察詩小序》　余讀子業《蘇門集》，歷覽陳約之、李中麓、王元美之評辭，何其推崇之至歟！及反覆諷詠，而得其神骨，更得其性情，因不禁歎息，三君之眞能言詩也已！聞之子業少嘗受知空同，長而不肯趨守其教，然亦爲空同餘風所掩，名不盛顯於當時，竟以早歿。悲夫！乃子業襟期灑淡，生前自序，固已視此身如落葉之隨風東西，與草木之榮枯無擇，則名之顯不顯，亦何足言也。而同時薛君采者，見子業在弱冠日，便歎服引爲同調，豈非古昔高風哉！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高子業云：「本非所長，而強力摹之，必取詡于衆。」皇甫子循云：「我與吾周旋久，自成一家。」當北地、濟南風靡之會，而靜氣平心，不爭名，不狗好，能以古人爲歸，如二子者，可謂不欺其志也已。

《明詩綜》卷三九　廖鳴吾云：詩人之有事於楚者，若邊廷實之沖澹，徐昌穀之超逸，李川父之脫灑，高子業之奔放，咸足被之廣奏，登之升歌，洋洋乎其盈耳也哉！

又　胡元瑞云：【略】弘正五言律自李何外，如薛君采之瀟灑溫醇，高子業之精深華妙，置之唐人，毫無媿色。然二君俱不能爲七律，高蓋氣局所限，薛由工力未加。

又　黃淸甫云：高詩綽有意見，不假緣飾，吐言成章，誦之若落落直致，而中自豐腴。

又　馬仲良云：羊孚有言：「資淸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潔成輝。」四語可畫一子業也。

又　范介孺云：子業多粼漣之致，惜未竟其詣。

又　李舒章云：子業如疎林淸磬，聽者振衣。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六八　荆紫歸卧讀書園，諫果甘回至味存。何李升堂誰入室？長城五字屬蘇門。（高叔嗣）

《劍谿說詩》卷下　高子業專工五言，語多淒怨，殊乏懽悰，良由夙抱羸疾使然。其神彩或稍遜仲默、昌穀，然邊、顧已下，鮮其儷也。

《明詩別裁集》卷七　蘇門五言沖淡，得韋蘇州體。王元美評云：「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良然。又：王敬美云：徐昌穀、高子業二君詩有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以高韻勝，高以深情勝。更千百年，李何有時廢興，二君必無絕響。

《說詩晬語》卷下　稍後有高子業（叔嗣），並以沖淡爲宗，五言古風獨饒高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蘇門集》　其詩初受知於李夢陽，然擺脫窠臼，自抒性情，乃迥與夢陽異調，王世貞《藝苑卮言》曰：「高子業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王世懋《藝圃擷餘》亦曰：「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有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以深情勝，有深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有時興廢，二君必無絕響。」世貞、世懋談詩頗有異同，而品題叔嗣，則兩相符契。蓋論至當則無以易也。至其雜文四卷，特附綴以行。陳束原序言其詩優於文，抑亦確論矣。

《石洲詩話》卷八《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一四　中州何李並登壇，弘治文流競比肩。詎識蘇門高吏部，嘯臺鸞鳳獨逌然。此首抑揚之間，歸重在高蘇門，大指不謬。獨不應以「中州登壇」推許何、李耳。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引吳國倫《甔甀洞稿》　獻吉、仲默並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驂駕，第緩轡後至耳。

又引《梁園風雅》　子業負淵敏之才，有抗潔之性。爲詩多胸臆語，吐言成章，不假緣飾。誦之若落落直致，而中自豐腴。

又引《明詩選》　陳卧子曰：子業沈婉雋永，多獨至之言。讀之如食諫果，味不驟得。又曰：詞存淸曠，意成悽楚。

又陳田按　子業襟抱既超，故吐屬蘊藉，有魏、晉人標致，次亦不失爲孟襄陽、韋蘇州。自叙云：「李空同方盛，邑子之屬出其門，撰爲文辭，模於古人，私心不能無慨慕，時時竊撰一二篇。夫本非所長，而強力慕之，度必取譏於衆。」可以明其宗旨矣。陳束之《蘇門集序》出，一時名流，捧手歎絕，可謂玄賞。

分論

《再調考工作》《皇明詩選》卷三：轅文曰：讀《積賤》以下六語，人情道法，掩抑殆盡。又：卧子曰：感宦之言，可稱深至。《明詩別裁集》卷七：謹微葆眞，不躁進，不妨賢，卓然想其風概。又：入理不腐，善學大謝。

《元日同谷子延賦》《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青霞二語，深秀獨絕。

《叙懷》《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樸老。

《感事》《皇明詩選》卷三：轅文曰：超然高蹈。

《寓居慈仁寺游覽》《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頗傷行役。又：轅文曰：摩詰佳處如此。

《賦得嶧山碑送李東升明府》《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自雅。

《雨後有懷子延》《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是右丞。

《送別蕭司勳》《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中有自然處不可及。

《寒食定興雪中》《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實境高秀。《明詩評選》卷五：擊空生色。

《沁州張源鋪》《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楚聲獨絕。

《分水嶺晚行》《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此作似有意擬杜。

《叙懷》《明詩歸》卷三：鍾惺云：體氣古澹，寄志高遠，不減魏徵《述懷》之作。

《生日》《明詩評選》卷四：蘇門詩，以貌取者，以清題之，知者不謂然，其獨至處正在密贍耳。原本正自康樂來，一字殆無虛設，略形說理，抑不落西晉人窠臼，殆將上取黃初之藏。天地間常有此種詩，自然惡道不侵，一往蒼蒼莽莽者，自然不敢搦三寸管揮汗而吟也。

《秋情》《明詩評選》卷四：一片俊偉之氣，欲空今古，皮相者驚空同之冲突，遂以衛玠目之，誰謂王元美有眼。

《古歌》《明詩評選》卷四：三、四如光武見馬援，儀衛清簡，英雄之氣折人。一結眞古法，愈直愈曲，愈促愈緩，大要不肯動絲毫鹽醬耳。

《病起》《明詩評選》卷四：眞所謂一下筆作三折，抗其墜，止其行，乃謂文心。

《曉出前林》《明詩評選》卷四：從情事起，從情事終，夾景點染關生，非兩折也。

《行至車騎關河南盡處與親知別》《明詩評選》卷五：一絲闡緩！眞以古詩法作近體。

《送別德兆武選放歸》《明詩評選》卷五：大似孟襄陽，乃正不似孟，絕無褊心放也。

《子修侍御見過時謝病》《明詩評選》卷五：亦可謂之不作意，其實非也，想見其利刀破石時。

《與客遊宋戴樓城門九老泉上》《明詩評選》卷五：必使有餘。

《得張子家書》《明詩評選》卷五：謀篇奇絕，閒處着意，到頭不犯，然非有意於謀篇也。八識田中，無唐以下人死法，亦無唐人區宇，自然逢原之妙，蹊絕凡近耳。前四句只在神情上生來，淺人幾疑其兩脫矣。子業少問字于空同，空同以古學自任，何嘗到此？眞以一色漢魏法寫空作實者，子業而已。

《三月二日交城大雪》《明詩評選》卷五：密着，乃淺人必謂其疏遠。

《秋郊雨後》《明詩評選》卷五：亦漸入錢、劉，然自是錢集中有風度者，高文房一格。何仲默插身錢、劉中，何曾道得渠一句。

《宿香山僧房》《明詩評選》卷五：排心惜句，得中晚之髓，亦大不易。如竟陵一派，有苦字無深旨，又烏足以望中、晚哉！須知亦自古詩來，少陵蜀中詩間亦有此，不全乎中、晚也。總不向有字句上雕琢，只在未有字句之前淘汰擇采，所以不同。

《至日晉府拜闕同曹仲禮》《明詩評選》卷六：可以怨。

《至蘇門山》《明詩評選》卷七：前句與二句假對，其實下三句情事一貫，迤逦漸切耳。子業心神氣韻，無一不在古法中，如此乃正使人不覺。

《寓居慈仁寺游覽》《明人詩鈔正集》卷八：六句逗出思鄉意，結乃反作自慰語，言外不盡，運掉最妙。

傳記

陳束《蘇門集序》 嘉靖甲午冬，束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師，會都亭下，明年束罷史職，出僉湖湘憲事，又明年丁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爲觀察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而束棄去行湖北，子業廼病，病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

霍韜《高廉使墓誌銘》 嘉靖丁酉夏，湖廣按察使司按察使高叔嗣子業卒。叔嗣先淆川人，洪武初高有祖曰義，徙居祥符，遂爲祥符人。義生清。清生謹。謹生珣。珣生三男，曰伯嗣，曰仲嗣，曰叔嗣。叔嗣生而慧，日誦數千言。未弱冠著《申情賦》，殆萬言，大梁之墟文士萃駭曰：「高氏才子也。」武皇帝之十四年己卯，舉于鄉。嘉靖紀元之二年癸未舉進士，任工部營繕主事，調吏部稽勳主事，轉考功主事，陞稽勳員外郎郎中。時尊親禮成，議禮之臣皆進秩，有述子業語曰：「高稽勳云：宜攢議禮者之屍剁諸几。」又曰：「高稽勳與人弈，伸其臂，臂毛逆生如施宜生云。」渭厓子乃爲之解曰：「高云剁議禮者之屍，乃以禮未明也。禮明，高必不云云。」又曰：「高之臂，施宜生之毛，舜項之瞳之類也，烏足異？」然而是年高竟以疾歸。又三年起復。又明年出參山西藩政，兩告致仕。渭厓子與汪太宰言：「高之才可惜也。」留焉。丁酉之夏，子業書來云：「賴公教遷秩湖臬，弗任是惕，尚終教我。」渭厓子復曰：「第愼之。」乃踰旬日，子業計至矣。渭厓子曰：高子業與世人交，人謂之傲，亦宜。嘗餞送中丞巡撫於江之滸，藩臬同僚曰：「盍遠詣？」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舟返，不偕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徐，吏曰：「盍姑遲待之？」子業曰：「予僚長也。」解纜去。已而撫民副憲來，子業接之，于于如也。山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集議，僚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旁解者曰：「予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夫遠送中丞同僚，曰厚也。子業曰：「吾止諸禮也。」僚長不候副憲，謂副憲地道主也。出遲不候，禮之節也。同僚忌且怒，不辯不報，量也。不知子業謂子業傲，實非也。渭厓子又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恆拙，自怠曰不屑云。子業官山西，有代州生員江樟，與傑之人爭宅址將鬨，陰刃族人孜等，匿一屍圖誣鄰人，鄰人知，不鬨，全畀以宅。樟埋屍室中數年，樟兄千戶楫狂殺其妻，樟囑妻家訟楫，併誣楫殺孜事，楫栲死無後。樟與弟槃爭襲楫職，訟上巡撫院，付子業鞫焉。子業問樟曰：「孜等屍在所？」樟對曰：「楫殺孜埋屍其室，不知在所。」曰：「楫何事殺孜？」樟愕然對曰：「爲樟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兄室乎？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屍樟室未也？」對曰：「未也。」乃命搜屍樟室，掘地得二屍于樟立所，刃跡宛然，樟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瘐）死二十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贓祇布裙一，穀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曰：「何時？」對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野寺，誣爲盜，得貲。遠僕更污民妻。慮僧發覺。至民縣獄，妻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紿縣官。縣官懼，聽遠入獄，磔民死，擲屍獄外。上官止治遠僕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渭厓子曰：世言儒不能獄，謂腐也。子業通儒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人取賄，如趙遠誣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二十命，有司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魂不結，疾疫不興，災變不流行，豈可得也？故爲論次子業察獄三事例焉，俾有司知職典之重云爾。又曰：予讀高子業序薛蕙《老子集解》，而知異端之禍未息也。惜也，子業亦惑於老。又曰：惜也子業不壽。子業而壽，必歸中道。任重詣極，弗可量也已。子業祖某，父某，封某官。母甄氏。娶袁氏，皆封淑人。子男二，不危、不過。女三人，長適某，次聘某，次未聘。子業生弘治辛酉十二月十四日，卒嘉靖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某年月日將葬某地某原，子業兄仲嗣求銘其墓，渭厓子爲之銘曰：嗟嗟子業，生世三十七，才何太過，壽何不及，疇不惻惻。嗟嗟子業，生世三十七，亦任冢司，亦任藩臬，亦最嘉績。嗟嗟子業，生世三十七，亦友逖哲，亦友邇傑，子業德式。嗟嗟子業，河洛萃靈，子業逖矣，盡是友生，盡是友生，況爾父兄。

高仲嗣《明嘉議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弟叔嗣行狀》 維我高之先蓋

洧川人云。初我祖義當洪武初，義乃徙處祥符中，遂爲祥符人云。義生清，清生謹，謹生我父珣，珣乃生我兄弟伯嗣、仲嗣、叔嗣云。叔嗣字子業。初叔嗣之生也，母甄乃夢人擊門大呼高車者三，乃母甄驚謂予父曰：「妾將產矣，厥夢若此，妾殊震焉，而夫子以爲兆如何也？」父笑曰：「此吉祥也。」已而生吾弟云。蓋叔嗣弱而穎特，我父乃私心獨喜，是年攜之官。當是時，我兄弟各無恙，而相者獨奇吾弟有匿犀，因熟視予父曰：「君第三子貴當不可言，願先生無以常兒畜之也。」生五年而父僚因以詩書教之，乃隨聲響答，而父僚乃大驚謂我父曰：「君兒果奇！曩相者果非欺先生！」其後遂購求奇書，乃日誦數千言。生十六年著《申情賦》一首，幾萬言。當是時，我乃與弟從鳴皋君游，而鳴皋君遂因杯酒以其賦傳示諸公，遂乃屈其座人，蓋我大梁中諸豪由是皆流嘆以爲弗如也。是年秋試，乃以文奇不中式。生十八年而文始中式云，此正德己卯年也。今皇帝龍興而嘉靖癸未舉進士二甲十七名云。當是時，空同子講學大梁墟中，喟然嘆曰：「高某奚不爲狀元耶？高某才萬人敵也。始吾舉進士甲第亦與此人同，然亦無如造物者何也。」君始爲工部營繕主事，調吏部稽勳，調考功，陞稽勳員外郎郎中，乃論事頗與時人忤，遂病歸。歸三年起，起仍前官云。久之又與時人忤，陞山西布政司左參政，久之陞湖廣按察使。其在山西也，仁恕明斷，其巨者剖疑獄十二事，儒生栗應宏刊其事，晉父兄咸稱其神明云。及按于楚，楚五月而政平，夏大水，乃禱于山川諸神，歸而病，病纔九日卒。楚父兄皆流涙泣。始君應聘較文，盡得當世知名士。其所著有《高氏讀書園集》、《棄瓠集》、《考功集》、《晉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由是著名海內。其所交游，皆當世之賢豪長者。事親孝，事兄恭，出入中外十餘年，其遺家人問安，時時不絕，家書必流涙封題，常曰：「見不得視膳左右。」予與吾弟別蓋七寒暑，書每至必曰：「兄眠食如何也？」吾流涙思君。初君之未卒也，其書來言曰：「予生年未四十，狀便如五六十翁矣。予髮短將半白矣。」書來未十日而聞其卒。天乎天乎！天禍予兄弟果若此耶？先是，君送友人鄭入京，因持其杯，歔然涙下霑衣。鄭驚起謝曰：「公胡涙流之如此也？」而君乃把其袖噓欷出聲曰：「予無見公期矣。」由是諸僚皆驚，皆以君語爲不祥語也。嗚呼！人間事胡不祥之有幾耶？君號蘇門山人，語人曰：「吾慕孫登之爲人也。」取袁氏，累封淑人。子不危，聘胡氏，不愚聘郭氏。女長歸府學生王學可，次字府學生李宙，次未字。君生弘治辛酉十二月十四日，卒嘉靖丁酉六月十七日，得年三十又七。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我祥符鄭門原。嗚呼！予乃恐其行之泯滅而不得傳也，於是狀其事而頓首太史公門，伏惟有以采而志之，吁，其不朽已。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高叔嗣，子業，雒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按察使。有《蘇門集》。

《明詩評》卷一　高叔嗣，字子業，大梁人也。舉進士，爲工部主事，調吏部，累遷驗封郎中，謝病歸。久之，還爲郎中，擢山西右參政，稍遷按察司，乃卒，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改吏部稽勛，歷員外郎中，告歸。三年，仍起前官，出爲山西參政，陞湖廣按察使。卒年三十七。子業年十六，作《申情賦》萬言。十八舉于鄉。居官數忤時宰，引疾里居。參晉藩乞休者再，竟歿于楚。生與僞漢友諒同支干，其卒亦友諒禁江之年也。自訂其詩文曰《蘇門集》。

《明史・文苑傳三・高叔嗣》　高叔嗣，【略】第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歷稽勳郎中。出爲山西左參政，斷疑獄十二事，人稱爲神。遷湖廣按察使，卒官，年三十有七。叔嗣少受知邑人李夢陽，及官吏部，與三原馬理、武城王道同署，以文藝相磨切。其爲詩，清新婉約，雖爲夢陽所知，不宗其說。【略】而蔡汝楠至推爲本朝第一云。兄仲嗣，官知府，亦有才名。

著録

毛愷《蘇門集跋後》　蘇門先生集凡八卷，後岡陳公首梓於湖省，而考功、讀書園諸稿，多先生先日手所自輯，愼傳也；水陽亢公再梓於汴省，而詩暨文廼增入數首，重遺也。蓋後岡爲先生海內知交，而水陽則先生甲午晉闈所取省解也。愷也不佞，壬辰就試南宮，繆爲先生所錄，迨今三十餘載，慨師資之日遠，幸斯集之猶存，披誦之餘，肅然如對先生焉。【略】總漕之明年爲癸亥，付揚守張君正位梓之，不特以其辭焉已耳。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高蘇門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叔嗣《蘇門集》八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高蘇門集》，高叔嗣著。字子業，號蘇門。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高叔嗣《蘇門集》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高叔嗣《蘇門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蘇門集》　是集凡詩四卷，文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高叔嗣《蘇門集》八卷。

藝文

吳國倫《八子詩・高按察叔嗣》　叔嗣秉玄覽，弱冠侍清穆。朝回坐華省，抽翰從所欲。時援綠綺琴，起奏清商曲。三歎有餘思，松風何謖謖。引領懷良朋，申章屬珠玉。古道自攬持，嚴然負流俗。雖驂何李後，匪乏千里足。惜哉夭天年，長駕阻中陸。

何孟春

論述

趙賢《何文簡公文集序》　初肅皇帝議尊親禮，廷臣爭咈之，是時猶持兩端，會一二郎□奏自留都入，稱旨，於是盡斥□咈議者，郴州何公以吏侍屏南工，削籍，終其身錮不復用。賢生乎晚，願爲執鞭於公而不可得，而讀□手疏，未嘗不掩卷三太息也。嗟乎！偵睫而啟頤，遜隅而斂肘，恒情視敵猶□，況君臣之際哉！乃公反覆駁難，援古證今，亡慮數千言，必不肯少詘其說以揣摩人主，卓卓乎何其炳烈也！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及按公平生，博綜精詣，逖攬黃虞，訖流近代，下上評騭，較若指掌，夫渾涵陽谷，窅然已耳，吹納土囊闐□已耳，倏而騰驟，倏而弸□，則朗耀震撼宜莫當之，何則？其□從來者，有本也。公之忠亮即出自天性，至於稽疑定是，批郤導窾，□爲蓍蔡，垂爲範型，類非游談亡□者可同年而語矣。往議禮諸臣□擯死者累累，而景行公者至今猶凜然□□，豈非以其人之可傳，而其文又足以傳之乎！書曰，雖無老成人，亦有典刑，此之謂也。

陳思育《何文簡公文集序》　初余入史館，談者往往稱楚材云。無論前代，即今名賢鉅公有若長沙、茶陵、華容、郴州□先後起，著作斌斌然盛矣。諸集已久傳，余得見之，所未見□郴州耳。問之郴人，言先生自議禮坐廢後，尋謝世，今廬墓族氏多蕪沒，遺文且散逸亡幾也，則感而□〔欷〕歔者久之。頃中丞趙公蒐其集以傳，屬爲序，集中大都博大渾雅，準諸典□，無騁奇抉異之態，與長沙諸先生相頡頏焉。人言明興自憲、孝之際，文治鬱起，鴻儒輩多所奮興矣，先生抑觀際昌時及爾邪！先生通仕藉以來，政暇好讀書摛文，寒暑不爲倦，著餘冬諸□同贍覈也，非篤志好古儒哉！夫水決于龍門、禹穴而百折不窮者，發源深也。先生負姿特異矣，又弱冠師事長沙，多淵源之益，□以餘力究極群典，蓄日以邃，言□而昌，謂學有本源非邪？顧言與德業曾不相倍，余每見本朝先達所爲言，率□事切理犁然，當于實用以經世宰物，即此而在，輒慨然慕之。先生不獨文學博也，廼宦業則尤著焉，由郎署、藩臬晉內臺、貳銓衡，皆有藉甚之譽，立朝守正不阿，後雖抗議去，天下尚喁喁想望風裁，此華實兼茂，世徒于工言者有是哉？

郭崇嗣《何文簡公文集後序》　今觀茲文，其賦沖遠而有情，其詩清新而不俗，其序記暢達而有味，其誌銘紀實而不諛，其書札平正而不詭，非所謂風水自然之文與？蓋公得之天、得之學、得之師友者悉備，故其文章典則秀麗，足以傳世若此，古稱大楚多才，公固其人哉！雖然，屈騷之奇，非晦翁而莫顯，韓文之古，得永叔而始傳，古人之文皆各所有遇，公之文得我趙公表章而遂以傳世，豈非遇哉！嗣辱命爲序，因僭數言於卷末云。

湯日昭《何文簡公文集補刻題詞》　世廟議禮時廷臣多揣摩意指，漫不可否，廼郴州何先生以少冢宰入議，獨諤諤群衆中，援證按駁，不難以其身死片言下，彼得明臣節足矣，奚知爲它日地，卒之削籍退處，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嗽以群籍，博綜要會，益邃吾胸中之抱，而取其夙持與獨見如所□□□以不朽于千百世。【略】文跨西京而上，詩卑大曆以還，詞降百氏之藩圃，麗而不可減，淨而不可增，率有類乎

其人，文而簡者也，汝陽趙公謂其識操炳烈，本之遜攬精詣中，信然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汝南趙賢序其集曰：「公之忠亮，出自天性，至於反覆駁難，援古證今，稽疑定是，批郤導窾，又非他議禮所可及也。」公歿後二十餘年，穆皇帝繼志，卹錄諸賢，南歷洞庭，凭軾郴州，禮其廬而訊其後，泯然無有。古稱三不朽，子孫不與焉，豈不然哉！

《四庫全書總目・詔令奏議類・何文簡疏議》　孟春少游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而詩文頗拙，卒不能自成一家。惟生平以氣節自許，歷官所至，於時事得失，敷奏剴切，章疏乃卓然可傳。本傳所載，如救言官龐泮等，請停萬歲山工役，清寧宮災陳八事，出理陝西馬政上釐弊五事，諫武宗幸宣府，嘉靖初以旱潦相仍條奏八事，皆侃侃鑿鑿，有關大計。然此集所載，讜論尚多，史特舉其最著者爾。

又《別集類存目三・何燕泉詩》　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傳其詩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贍，故往往失之平衍。

《明詩紀事》丁籤卷六引《餘冬叙錄》　丁丑八月之夕，夢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檢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面冷，不教清夢看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又陳田按　子元及西涯之門，觀所著《餘冬叙錄》，於西涯詩話緒論，娓娓不倦，并夢中亦續西涯詩稿，可謂服膺不忘矣。惟才力稍弱，句調平易，而學殖既深，亦自遠於俗調。今所傳《燕泉集》十卷，乃其六世孫惟文搜逸輯錄。觀《餘冬叙錄》所列之詩集不一見，知非當日完帙也。

傳記

郭崇嗣《何文簡公文集後序》　嗣按，何公郴之世家也，少而天資神異，從其先大夫宦京都，受業李文正公，甚見推許，及登第，翱翔中外，所至政績赫赫有聲。世宗登極，詔廷臣議禮，公以吏部左侍郎抗疏力諍，爲羣臣倡，議不合，改南工，竟以是坐廢，中外慕公風節，輒爭相推轂云。

又　何公文稿歲久散逸，幾亡矣！我大中丞汝陽趙公巡采至郴，獲而惜之，命嗣校而刻之永州。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長沙異其才，擬入史館，以父憂罷。授兵部職方主事，歷郎，出補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卿，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召爲吏部右侍郎。世廟即位，詔議尊親禮，大臣相繼去位，子元率部院臺諫力爭，泣諫於左順門，上疏，上撫諭再四，跪泣不起，左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居無何，盡斥諸佛議者，削籍，錮不復用。屏居著述，有《餘冬序錄》行世。穆廟初，追贈禮部尚書，賜謚文簡。

《明史・何孟春傳》（存目）

趙賢《何文簡公文集序》　蓋公歿後二十餘年，莊皇帝既臨天下，繼志卹錄，用妥幽墜，論者以爲天之既定，暨賢南歷洞庭之野，凭軾郴州，禮其廬而訊其嗣人，泯然烏有，則□謂報施善人者疑猶未□，因念古稱三不朽，子孫不與焉，□搜其遺文暨詩，得若干篇，付少參郭君崇嗣校而壽之梓。公在正德間，嘗與何、李諸君子往來賡唱，□(其)著述尚多，歷禩稍遐，不無殘逸，今所存者僅僅如是，亦孰非公之末光餘□，彌穹亘代而不可磨滅者哉！公既不幸無後以傳其業，則副在之寄，非職封疆者所有事耶？賢不敏，謹序而弁其簡端，併論次先朝事，庶幾毋墜公之典刑云。

湯日昭《何文簡公文集補刻題詞》　顧先生往與一代詞人何、李輩並建旗鼓，著述尚多，文集不能全收，而歷歲既久，梓目且逸其半，余甚憫焉，已與諸同寅慨曰，世取一管毫，力勦飾其詞以汗牛而充棟者，寧詎一二數哉，直優孟之抵掌耳！至若先生諸所作，含藻攄眞以標其所不可移，使吾之較然與古爲徒者，瀰穹亘代則文在與！在文□□□□□不可少也，此中蓋先生父母□□□□不爲，謂有司何？倘良緣未遘，則少□之簪永遺，而神感有徵，則延平之劍必合。頃之，果從縉紳中獲一全集，如獲拱璧然。余聞昔有畫龍師以其法傳之人而逼肖者，又有畫成而遺其睛，迨後點之，而龍遂飛去。此何說耶？蓋畫龍之精神不傳之人則傳之紙上，今先生無嗣而有此傳，奚患其不千百年也！輒議出公帑若干緡續梓之，俾全其睛以上下九天而垂不朽，庶幾不得見先生之人者猶得讀其文，不至如余向之慕仰而無緜覿，而惋惜遺文之殘者尚得拾其全，不至如余今之憫焉而寄一慨也。余不佞，敬爲楚士人申之。萬曆丁亥秋仲之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湖廣永州府知府，後學丹陽湯日昭書。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何孟春《文簡集》十八卷，《餘冬序録》六十五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何孟春《易疑初筮》。

又卷三　《補注孔子家語》八卷。

又卷九　《備荒書》一卷、《軍務集録》六卷。

又卷一〇　《續遺録》一卷。

又卷一二　《餘冬序録》六十五卷、《閒日分義》一百卷。

又卷一四　《群書續鈔》一卷、《軍中備急方》一卷、《群方樞要》一卷。

又卷二一　《何文簡公燕臯集》十八卷。

又卷三〇　《何文簡疏議》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　《續遺録》一卷。

又《藝文志三》　《餘冬序録》六十五卷、《閒日分義》一百卷。

又《藝文志四》　《何孟春疏議》十卷、《文集》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詔令奏議類・何文簡疏議》　十卷，明何孟春撰。【略】孟春没後，遺稿散佚。萬曆初，巡撫湖廣僉都御史汝陽趙賢始搜輯其詩文，刻之永州。又别録其奏議爲一集，刊於衡州，即此本也。前二卷爲官兵部時作，第三卷爲官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寺卿時作，第四卷至八卷爲巡撫雲南時作，末二卷爲官侍郎時作。

又《雜家類存目・餘冬序録》　六十五卷，明何孟春撰。孟春有《文簡疏議》，已著録。是書體格近王充《論衡》。凡内篇二十五卷，前五卷多論君道，後二十卷多論古今人品。外篇三十五卷，又閏五卷，則皆雜論也。大旨主於品藻得失，不主於考證同異。好爲高論，而不免流入迂僻。又炫博貪多，有得輒録，往往傷於蹖駁。外篇或剽陳言，或記瑣事，亦病蕪雜。使其精自簡汰，僅存數卷，頗足爲一家之言。而愛不能割，遂僅於陳絳《金罍子》諸書，較其優劣，殊爲不善用長。至分卷之目，原本標以《爾雅》月名月陽，尤爲詭異。

又《别集類存目三・何燕泉詩》　四卷，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簡疏議》已著録。【略】是編乃嘉靖間暑郴州事蔣文化選録刊行，亦非其全集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何孟春《燕泉詩》四卷。　又《經籍考・集（詩文評）》：《餘冬詩話》三卷。　又《經籍考・子（雜家中）》：《餘冬序録》六十五卷。

鄭岳

論述

《明詩綜》卷二七上　謝山子云：侍郎深於諷諭之體。

《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二四・山齋集》　二十四卷，柯維騏《續莆陽志》稱其所作詩文，俱暢達蘊藉。朱彝尊《明詩綜》引謝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諷諭之體。考《明史》岳本傳，稱其屢拒中官崔文之干請，爭寧王宸濠之侵占，又以爭興獻王祔廟，忤旨奪俸。其居官頗著風節。而爲江西按察使時，與李夢陽互訐。爲兵部侍郎時，又爲聶豹劾罷。所與齟齬者，乃皆正人。蓋其天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即君子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

《明詩紀事》丁籤卷六陳田按　汝華以勘李獻吉與巡按相訐事，獻吉執汝華親信吏言汝華子沄受賕，宸濠助之。朝議遣大理卿燕忠勘問，兩斥之，因罷爲民。獻吉爲宸濠所助，其曲直不辨自明。汝華非徒風骨嶽嶽，亦留心鄉邦故事。其所輯《莆陽文獻》，具有經緯。五字詩亦有風韻。

傳記

《明詩綜》卷二七上　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兵部左侍郎。有《山齋淨稿》。

《明史・鄭岳傳》（存目）

《明詩紀事》丁籤卷六引《東南嶠外詩話》　汝華侍郎著有《蒙難錄》，其稿本久佚。惟《山齋集》中有《幽居書懷詩序》云：「庶人宸濠，久畜異志，予由臬轉藩，裁抑逆萌，濠不能堪，嗾同寮橫加誣訐。威賄上下，文致其辜。逮繫踰年，始得罷歸。憂患中嘗作《蒙難錄》。茲摘其概書之。詩云：咄咄日書空，禍階嘅伊始。蟻穴昔何微，潰川浩無涘。數至諒難違，修身以順俟。《明夷》古所悲，演《易》在羑里。厲貞乃終吉，齋心悟玄理。谿壑絕險巇，千仞猶可窮。人心如其面，談笑伏兵戎。田灌平生交，酒杯不相容。魏其力解紛，乃並遭禍凶。往事昧明訓，邈哉廉藺蹤。」

又引《蘭陔詩話》　公在江西，知宸濠有異志，嘗作詩云：「吳濞招死士，密置淆澠間。豈知眞將軍，輕車出藍田。逆節竟斧鑕，明鑑垂簡編。」其言果驗。

著録

鄭炫《鄭山齋先生文集跋》　□□□□（疑前闕）先司馬公詩□□□西左□忤逆□□□中著□蒙難錄□誅，起廷尉，使西陲，梓《西行紀》；已謝本兵歸，梓《南還錄》；若《山齋吟稿》，實大父詹錄公疏終養時所鍥，選出都憲林二山先生，而正卽柯石莊翁亦嘗評之。嗣是有作，與夫未梓尙強半云，文司馬公手編，曰漫稿，曰淨稿，曰續稿，曰奏議，俱未登木，公僊逝矣，後王參知筆峰先生編校全稿，得詩七百首，序記百篇，碑銘傳贊書說彙凡二百有畸，奏疏七十二章，名曰《山齋先生文集》，壬戌之變，盡遭兵燹，然索之省中舊刻本，猶有《西行》、《南還》、《吟稿》，間訪之文獻世族，采諸宇內圖志，參以炫髫稚所記憶，僅得詩與文若干篇，藏山名世，十未能二三存，惜哉！穆廟初政，諸抗言議禮，俱優詔贈謚，乃先公不獲與同邑尙書林見素公、郴州侍郎何燕泉公並□□殊典，斯何以故哉？藉令遺稿梓行□□□當有知公而請於朝，豈竟闕□卹典已邪！慨壬戌迄今三十年，隻字篇章，殫精蒐輯，倘不亟梓，後至泯滅無傳。是歲家嚴見背，因讀禮暇，命兒壁手錄讐校編次，凡二十四卷，仍曰《山齋先生文集》，自愧跧伏茆蘺，二毛漸長，無尺寸以揚前烈，家且貧矣，曷繇畢先志哉？廼鬻自田，得若干金，遽召梓人給之直，顧其費頗鉅，不自揣分而獨成之。嗚呼！公忠貞勳伐，炳著三朝，固不待文以傳，然因文考世，亦藉文而益顯，我後之人庸忍弗傳乎？《莆陽文獻》舊有專刻，顧力詘不能重梓，尙有待焉。《莆陽志略》則併其本而亡之，悠悠彼蒼，何所逃罪，如其補遺以俟來哲，悲夫！萬曆辛卯冬十一月朔，不肖曾孫炫志刻。

《百川書志》卷一六　《西行紀》四卷，大理卿莆田山齋蒙叟鄭岳著，凡七十七首。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莆田鄭岳《華山齋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岳《西行記》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七　鄭岳《莆陽文獻志》七十五卷。

又卷二一　《山齋淨稿》二十四卷，《西行紀》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鄭岳《山齋稿》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山齋集》　二十四卷，明鄭岳撰。岳有《莆陽文獻》，已著錄。其所著詩文有《蒙難錄》、《西行紀》、《南還錄》、《山齋吟稿》、《漫稿》、《淨稿》、《續稿》、《奏議》。因雕本燹燬，所存不過數種。是集乃萬曆中其曾孫炫蒐輯重鋟，凡詩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謂較視舊集十未能存二三，蓋亦幸而不佚也。

又《傳記類存目三・莆陽文獻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　明鄭岳編，黃起龍重訂。【略】是書取莆田、仙游二縣自梁陳迄明著作詩文，輯爲十三卷，又取名人事蹟成《列傳》七十四卷，文以體分，傳則不分門目。後倭變書毀，起龍爲之重鋟，幷附柯維騏所作岳傳一首，爲第七十五。岳書採摭繁富，義例頗仿史裁，然起龍譏其文內不載楊琅、林誠兩御史之奏疏，及黃仲元之《郭孝子祠記墓表》，【略】去留不無遺憾，則固確論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鄭岳《山齋集》二十四卷。　又《經籍考・史（傳記下）》：《莆陽文獻》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

都穆

論述

黃桓《都南濠先生詩話序》　讀太宗之詩，而知貞觀之治；誦清碧之集，而慨宋室之亡。王孟端感久客之婺婦，曹子建助老瞞之奸雄，是又即其人知其世，而良有深意。公之詩話，大率類此，非瑣瑣章句之末耳。公在吳下以學行稱，官兵曹以政事著，余企慕素矣。今觀是集，信知其體具用行，而發言之有本也。遂捐俸繡梓，用廣厥傳，俾四方之士，因公之言，求公之心，可以推類而至於道，其於風教未必無補。正德癸酉秋七月望日，封邱黃桓書於和州之公寓。

文徵明《南濠居士詩話序》　詩話必具史筆，宋人之過論也。玄辭冷語，用以博見聞資談笑而已，奚史哉？所貴是書正在識見耳。若拾錄闕遺，商訂古義，不爲無裨正史，而雅非作者之意矣。余十六七時喜爲詩，余友都君元敬實授之法。於時君有心戒，不事哦諷，而談評不廢。余每一篇成，輒就君是正，而君未嘗不爲余盡也。君於詩別具一識，世之談者，或元人爲宗，而君雅意於宋；謂必音韻清勝，而君惟性情之眞。倚馬萬言，莫不雄贍；而碧山雙淚，獨有取焉。凡其所採，率與他爲詩者異，而自信特堅，故久而人亦信之。觀其所著《南濠詩話》，玄辭冷語，居然合作，而向之三言具在，是知君所爲教余者，皆的然有見，而非漫言酬對也。是故拈而出之，他日當有作法於是者，非徒取其有裨史氏也。壬辰三月，衡山文璧叙。

邵寶《南濠詩話題詞》　南濠舊話新傳得，吳下風流楚地聞。我是閒官忙裏過，湖山回首劇思君。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玄敬著述甚富，文筆平衍，詩尤單弱不成家。余聞之故老，玄敬少與唐伯虎交，最莫逆，伯虎鎖院得禍，玄敬實發其事，伯虎誓不與相見，而吳中諸公皆薄之。玄敬晚年深自悔恨，其歿也，不請銘於吳人，而遠求胡孝思，蓋亦其遺意云。

《靜志居詩話》卷九　祝希哲《九朝野紀》，徐昌穀《剪勝野聞》，往往紀載非實。惟都少卿《南濠文跋》、《西使記》、《金蓮琳琅》、《聽雨紀談》，事必稽核，蓋篤學之士也。相傳，吳中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遍乞火無應者。衆皆曰：「南濠都少卿家，當有讀書燈在。」叩其門，果得火。齋居乏食，笑曰：「天壤間，當不令都生餒死。」先民風節如是。詩無足錄，存豹一斑。

《明詩綜》卷二七下　胡孝思云：元敬詩宗陶孟。

張塤《論明詩絕句十六首》一四　南濠都氏讀書鐙，風月譚詩此技能。輸與對山能救我，桃花千樹一青蠅。（少卿撰《南濠詩話》，唐解元居桃花塢。鎖院之禍，都實發其事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八陳田按　玄敬博雅，纂述舊聞，多裨考證。詩話一卷，不甚當家，而邵二雲題後云：「《南濠》舊話新傳得，吳下風流楚地聞。我是閑官忙裏過，湖山回首遽思君。」亦許其網羅舊聞之勤耳。

傳記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　都南濠先生穆，字玄敬，由丹陽徙爲吳縣人。先生生而嗜學，能爲古文辭。數奇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奇而言之撫臣何公、提學林公，檄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改南兵部武庫，已遷虞衡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爲請於上，以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爲郎數，奉使必游，游必凌幽險，探奇勝，考究掌故，探金石古文，摹搨抄錄，亡少挂漏。歸老之日，門無雜賓，竈不突烟，意澹如也。惟日以讐討著述爲事。卒之日，家唯藏書數十卷。所著有《南濠詩略》、《文跋》、《詩

話》、《賓話》、《玉壺冰》、《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琅》，學士大夫爭購而藏之，以爲帳中秘。今像雖冠進賢，服金紫，居然一山澤臞也。

崇禎《吳縣志・人物》 都穆字元敬，又字玄敬，南濠人。七歲能詩，不習章句，杜門篤學，二十餘年環堵蕭然，無意進取。巡撫都御史何鑑謁吳文定公，見穆詞章，驚異，彊之應舉。弘治乙卯，以儒士領鄉薦。己未登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外艱歸。復除工部分理。器皿廠事緒旁午，多靡費。穆召匠估計大小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廠夫掘地得金貯庫，吏以私請，穆拒之。已督都城濬渠繕壘，動有法制。尋改南京武庫，再遷工部員外郎，進禮部主客，職主客諸夷入貢使者，充館。穆柔遠有道，國體以尊。奉命冊封慶陽王妃，副崇信伯往，却贐幣弗受。歸識其川巖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宮遺壞爲快。未幾上疏乞休。吏部尚書楊一清重其學行，覆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歸益貧，時不給饘餐。與知府林庭棉貸米，庭棉詩云：「忽見顏公乞米詩」，即遺以嘉粲。一日過光福富室，競邀以輝蓬蓽，不赴，獨造何名世山莊，笑談論文，留連五日而返。昔與李廷梧同登進士，同舟南歸。李授桐盧知縣，因與偕往，修《桐廬縣志》。後李巡按蘇松，穆不見，怪焉，命吏訪之，穆曰：「使者激揚權重，莫可通賓客。」李悚服。會修《武宗實錄》，命採事於蘇，知府徐讚敦請即承天寺爲纂修局。事畢，巡撫李充嗣繼以三吳水利通志請穆讎較，居於寺者久之，知府胡纘宗扁曰「南濠書院」。嘉靖壬午，以充嗣薦進階中憲大夫，穆凡有筆資，必與異母弟共，次及二子，又推及門下士。每至缺乏，以裏衣質金給費，甚以鹽菽啖口。後愈食貧簡薄，竟成衰疾。乙酉卒，年六十七，幾弗克殮。纘宗賻金爲周身費。巡按御史朱寔昌檄縣卹其家，乃克葬。而穆秉性孤介，擅弘博之才，持忠貞之節，惜柄用未弘，而以窮死。尤長於鑒古，圖籍甚富，而秦漢石刻尤多。其或魚魯，輒就竄正。所著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遊名山記》、《使西日記》、《南濠詩話》、《玉壺冰》、《聽雨紀談》、《吳塚遺文》、《爵賞錄》、《練川圖記》、《太倉新志》。其藏於家者曰《南濠文略》、《詩略》、《史外類抄》、《方外集》、《泉石膏肓》、《周易考異》、《工部器皿志》、《本朝名畫記》、《賓話》、《金薤琳琅》。文祖韓歐，詩宗陶孟。碑版一出，傳播四方，爲後學者式。（伍餘福狀、黃魯曾記合參。）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穆，字玄敬，吳縣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歷禮部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加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玄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羣籍，挾兔園冊，教授濠上，幾二十年。吳文定公爲言之學使，乃得補博士弟子，三年而舉進士，爲郎，奉使至秦中，訪問其山川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宮遺壞，作《西使記》，搜訪金石遺文，摹搨繕寫，作《金薤琳琅錄》。歸老之日，齋居蕭然，日事讐討，或至乏食，輒笑曰：「天壤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其門，果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存目）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文苑四》（存目）

《逸老堂詩話》卷上 都玄敬《詩話》云：「松江袁景文未仕時，嘗謁楊廉夫，見其賦《白燕》詩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余近見《鼓吹續編》，此詩乃常熟時大本所作。其詩曰：「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日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領，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不閑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大本，同時人，玄敬失於不審耳，非廉夫之詩明矣。

《山樵暇語》卷九 都少卿穆未第時，嘗往溫州九仙廟祈夢云：「高嵯峨在何處。」初莫能曉。至弘治己卯，何御史（鑑）巡撫蘇郡，求訪遺才，吳文定公首舉都（某）。何公以大宗小宗論考之，頗加稱賞。是年果領鄉薦，本經試官廼高士達也。始悟何、高皆姓云。噫，人之富貴利達，自有定數，君子可不順受其正。

著録

《百川書志》卷八 《聽雨紀談》一卷，皇明都穆成化丁未九月，淫雨洽旬，與客清言竟日，漫爾筆之，得事五十則爲此。穆，邛子也。《使西日記》二卷，穆官禮部，奉命冊封慶藩，自京師至寧夏，將三月，行數千里，履歷日記，而成此書。

又卷九 《玉壺冰》一卷，皇明南濠都穆居家所集也。採諸書所載人境勝

概，隱身樂道之事，以倡高尚之風，其視貪慕無厭，爲何如也，當與卧遊並觀。採書三十一種，得七十一則。穆曰：「非厭塵濁樂閒曠者，莫觀也。」

又卷一八　《都玄敬詩話》二卷，國朝太僕少卿南濠都穆玄敬著。

又卷二〇　《南濠居士文跋》四卷，皇明太僕少卿吴郡都穆玄敬撰，書籍四十五跋，翰墨三十一跋，圖畫二十四跋。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使西日記》。又：《都南濠詩話》。

《唐音癸籤・集錄三・國朝詩話》　《都玄敬詩話》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遊名山記》六卷（都穆）。

又　《使西日記》二卷。

又卷四下　《三餘贅筆》二卷，《奚囊續要》二十卷，《談纂》二卷，《聽雨紀談》一卷，《玉壺冰》一卷。

又卷五　《都元敬詩話》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周易考異》。

又卷五　《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又《壬午功臣別錄》一卷。（穆既成前錄，又得指揮而下功賞之數，仍次序之。）

又卷六　《練川圖記》二卷。

又卷八　《遊名山記》六卷、《潤州遊山記》二卷、《使西日記》二卷。

又卷九　《工部器皿志》。

又卷一二　《玉壺冰》一卷、《聽雨紀談》一卷、《南濠寓語》□卷、《奚囊續要》二十卷、《都公談纂》二卷。

又卷一五　《寓意編》一卷、《鐵網珊瑚》、《本朝名畫記》、《名山記》、《元敬詩話》。

又卷一六　《分外集》。

又卷二一　《南濠文略》、《南濠詩略》、《南濠文跋》六卷。

又卷三一　《金蓮琳瑯》二十卷、《吴家遺文》□卷。

又卷三二　《都元敬詩話》二卷。

《明史・藝文志三》　都穆《奚囊續要》二十卷，《金蓮琳瑯》二十卷，《寓意編》一卷。

又《藝文志四》　《都穆詩話》二卷。

鮑廷博《南濠詩話跋》　都少卿詩話，前明刻本有二：其一黄桓刻於和州，凡七十二則；其一文衡山刻於吴郡，僅四十二則。兩本詮次不同，互有增損，予因正其謬誤，合而刊之，庶爲完善矣。黄本傳自厲氏樊榭山房，文本則從書局借范氏天一閣舊藏也。乾隆癸巳七夕得閒居士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六・使西日記》　一卷，明都穆撰。【略】穆於正德八年奉使冊封慶藩壽陽王妃，自京師至寧夏，因記其道路所經。《江南通志》稱其奉使秦中，訪其靈勝形勢，故宫遺壞，作《西使記》，即此書也。於碑碣古蹟載之頗詳。然大抵多據見聞，罕所考證。時雜齊東之語，如趙州石橋稱張果騎驢處，獲嘉故地稱妲己梳妝臺，皆可笑噱。唯辨黄粱夢事爲誤傳呂洞賓，頗爲典核。所記石龍過金崇慶二年靜難軍節度判官張瑋詩，亦爲志金石者所未及云。

又《雜家類存目四・聽雨紀談》　一卷，明都穆撰。【略】穆登弘治己未進士，而此書自題成化丁酉九月所作，距其登第時二十有一年。又考穆教授濠上幾二十年，始補博士弟子，三年而成進士，則其時並未爲諸生矣。其書皆參考經史異同，陶珽嘗刊入《續説郛》，多所删節。此爲李衡《琅琊探》中所載，猶全本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都穆《使西日記》二卷。

又　《金蓮琳瑯》二十卷，《吴下塚墓遺文》三卷。

又　《聽雨紀談》一卷。

又　《談纂》二卷。

又　《南濠居士詩話》一卷。

常倫

論述

南大吉《常評事集序》 樓居子既沒之三年，會稽太守南瑞泉子者北遊而南放于平陽，太守王玉溪子者遲而與之遊，乃出所收樓居子之集而示之，瑞泉子覽而歎曰：惜哉，其可悼也已矣哉！吾不復見樓居子清廟遺音，黃鍾韽響，猶幸得見是集焉，則是亦可傳也。於是校而歸之玉溪子，玉溪子乃遂刻之，而樓居子之沒也，始不朽矣。樓居子名倫，字明卿，沁人。玉溪子名漾，字公濟，開人。瑞泉子名大吉，字元善，渭人。三子者同舉辛未進士，而瑞泉子之與樓居子者友也，又自夫齠幼者也。玉溪子初亦爲沁水令，故知樓居子者莫二子如也。使其不死，豈止是邪？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嗚呼，其眞可惜也，其眞可悼也已矣。瑞泉子曰：「予校樓居子詩，得古詩四言三首，五言二十首，七言十又九首，律詩五言十又四首，七言十又一首，排律五言七首，絕句五言十又二首，七言十又五首，凡百又二首。夫所謂樓居者，託仙人好樓居之意以自況也。故集中有《仙人好樓居》篇。樓居子之出也，初爲大理評事，故曰《常評事集》云。」嘉靖戊子夏六月癸亥，瑞泉南大吉撰，新安後學羅文瑞書。

《藝苑卮言》卷六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爲文法吏，時躭韋附注兩鞬，騎而馳於郊。諸徹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爲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爲壽。常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訶之，傲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壽州。庭詈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恆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豔麗，稱其爲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刃出於腹，潰腸死。年僅三十四。平陽守王溱其故人，爲收葬之。常有詩《弔韓信》曰：「漢代稱靈武，將軍第一人。禍奇緣躡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新。長陵一抔土，寂寞亦三秦。」至今爲中原豪俠之冠。

《皇明詩選》卷三 卧子曰：明卿氣骨高朗，頗能自運。轅文曰：常公奇士，詩亦輕矯不羣，特少沉練耳。舒章曰：明卿秀削，亦見一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常評事集》 王世貞謂其詩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諧步驟。陳子龍則謂其氣骨高朗，頗能自運。今觀是編，合二人之論，乃爲定評。國朝王士禎《分甘餘話》云：明詩人有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如陳后岡、董中峯與明卿之屬。汗血方新，而筋骨未就，秀而不實，殊可惜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一陳田按 明卿豪縱，詩頗效太白，窘於邊幅，不稱其爲人。

《望山有懷故人》 《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狹勁見態。轅文曰：矯矯自出。

《秋夜懷王玉溪公濟》 《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瀟灑。

《陶彭澤》 《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庶幾五君之流。

《和王玉溪過韓信嶺》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結亦快意。轅文曰：元美錄此詩於《卮言》中，其見賞心，要以爽切爲貴耳。

《過韓信嶺》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可與駱原忠《題韓信廟》七律一章並美。

傳記

佚名《大理寺右評事常君墓誌銘》 晉之才子曰常君，諱倫，字明卿，其先曲沃人，後徙居澤州之沁水。曾祖曰瑜，授馬營倉大使，以子軏官贈大理寺左評事。祖曰曇，贈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父曰賜，舉進士，歷監察御史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母張氏，封孺人。弘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明卿。明卿生而風神秀異，警敏絕人，五六歲能誦書賦詩爲奇語，驚其大人。于時學士大夫，見者奇之。正德五年庚午年十九矣，舉于鄉，得亞元。明年辛

未，與予舉進士，同觀禮部政，授大理寺右評事，才高氣豪不自檢，然開口言笑，有晉人之風。嘗譔集於所親，酒酣議論風起，屈其座人。人有忌其才者，假封事短之，乙亥夏遂以考京官例得外補。明卿告病歸，卧于端氏別業。丁丑冬丁副使公憂，既服闋又二年辛巳，爲今上嗣統之初，補壽州判官，有能聲。嘉靖元年冬，山東盜起，流劫河南，犯鳳陽，明卿率民兵禦之，保其境三年。甲申春以事獲咎于上官，乃棄官歸。亡數日，有報陞知寧羌州，竟未履任，落職家居。游藝得枕中法，爲書瀟灑，遒勁直與晉唐人爭上下。簡牘皆可珍玩，有校正書法一編。詩則宗李杜，上窺魏漢，矯上多自得意。有賦讚古詩歌行五七言近體絕句若干首。文效司馬子長，而不爲蹈襲語。有序□□論雜著若干篇。爲畫不學而妙絕。精於音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進士，除大理寺評事，謫壽州判官，遷知寧羌州，未上，卒，年三十有四。【略】有《常評事集》四卷，其《弔淮陰侯》詩，中原豪俠，至今猶傳之。

□一元《常評事集跋》 昔愚過沁水，慕常子明卿之才，一見莫逆，數從宴遊，輒酣暢賦詩，洋洋乎，颯颯乎，雅音嗣起也。竊歎其才而已。夫亨衢濟濟，而斯人獨落落以亡，悲乎！悲乎！明卿既沒之四年，愚至汾陽，見太守王公出斯集，則謂一元曰：「子爲書之以傳。」愚聞而悲，覽而喜，喜斯集之遇，而悲明卿之不遇且壽也。夫不遇且壽者，命也。斯集之傳者，才也。才者名之實也，立言建業之榦也，人之所恃以不朽者也。古之人常以名壽並稱，竊惟名之不朽，斯壽之大者，而已遇不遇無論焉。故悲餘而繼以喜也。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評事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常倫《評事集》三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常倫《評事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常倫《評事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常評事集》 一卷，明常倫撰。【略】是集賦五首、樂府二十一首，各體詩百餘首，傳贊等雜著數篇附之。

雜録

王溱《祭常明卿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十二月乙酉朔越十有二日丙申，平陽府知府年生王溱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大理寺右評事常明卿先生之靈，曰：弱冠飛騰，聲動禮闈。試政並遊，晤言不違。君授大理，負才召譏。左遷壽春，忤時長歸。嗚呼哀哉！昔予治沁，實君故里。今守平陽，東望伊邇。好音好惠，高義相擬。聞君北征，忽沉秋水。王盧李杜，風流相似。古之才人，終多如此。嗚呼哀哉！元化混闢，循環宇宙。邃古非先，終天非後。殤殂非夭，耄期非壽。君獨慕仙，予又何咎。所可哀者，母孀妻幼。煢煢百年，叔姪視守。君視諸叔，如父之厚。今君不幸，寧忘汝救。興言及此，寄哀感舊。志君之行，銘石是授。載潔其觴，載陳其豆。庶或有知，致詞爲侑。嗚呼哀哉，尚饗！

薛蕙

論述

綜論

李宗樞《考功集序》 昔我武宗皇帝庚辰之歲，余嘗從瑞泉先生游于京師，獲西原薛先生詞賦數帙。尚則玄風，聿祛末習，漱羣籍之芳潤，擷百氏之英蕤，藻思鴻才，卓哉有斐，一時騷壇詞囿操觚灑翰之徒，邈焉寡儔。先生方綰章銓署，欲晉焉請益，未之敢也。今上御極之癸未，余舉進士，先生同考之。未幾振衣南州，余亦分符北海，思覿睟顔聆玄論，未之能也。乃歲

壬辰，余官中土，分按南畿，既見先生，乃舍彼舊學，棲跡丘園，游心理域，德音秩秩，昭然發矇，不我誣已。乃知大道靡窮，達人無我，瞻彼羣什，道中一藝云爾。雖然，尼父定刪，風雅並述，將以性情所感，斯道攸存，詩以理之，孰云徒作？統之暢湮鬱之思，達神明之德，通萬物之情，格兩間之妙，詩之爲用大矣哉！夫道不遠人，詩非離道，一以貫之，存乎其人。追念遐思，爰請舊作以貽同志，並叙厥學，庶有所稽焉。

王廷《刻西原先生遺書叙》 始余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博綜典籍，綴績藝文，聿追古昔，爲詞林宗匠。及遊京邑，先生先已罷歸，求得《西原集》讀之，並蚤年之作也。古雅典則，冲澹簡遠，駸駸入漢、魏矣，然但知先生爲詩人耳。後余以御史謫判亳州，先生之鄉也。於時先生賁跡丘園，潛心性命，精詣邃養，迥超物外。在亳凡一年餘，率間日一會，會率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諮叩道蘊，評騭古今，商求政事。而先生才性高邁，識鑒洞朗，言未嘗不竭兩端，亦未嘗不令人蘧然覺，惕然省也。而行履之純，充養之粹，取予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拔者，豈但爲詩人已邪？余聞先生往與故相以文字交厚，及故相入爲輔弼，勢張甚，猶數移書訪問，先生竟弗答也。其刻《西原集》，乃併平日所作贈貽詩刪焉。

沈珠《讀薛西原先生遺書》 予生也不甚後於先生，而學也視先生爲後覺，先生逝矣，安得潛通於死生之外求一印可，先生將無有取於予言乎？心體之感不能無無窮之思，若先生之操履峻潔，一與其所言相符。而死生大事，已自得乎寂然不動之實，蓋足以徵所學之究竟，猶若不足以盡之也。

趙訥《刻西原薛先生遺書後叙》 訥聞天下之理惟求其是，君子之見不必其同，衆所是者果是乎，從而是之可也。若未必是，則雖違衆而非之不爲亢。衆所非者果非乎，從而非之可也。若未必非，則雖違衆而是之不爲隨。【略】西原先生之所以異同於三氏之道者，其聖賢之心法也夫，其不惑於是非之似也夫。不然經傳之指，童子且習其說，而勦同以附和之矣，遂以童子爲不異於聖人，而賢於大人長者之說也，可乎？若夫書中異同之奧，是非之辨，則固有知其是者矣，予不敢黨之同也，而況於其所謂非者乎？訥無似，即舉世同以爲是以爲非者，實不能灼見其所以是所以非之實，夫於先生之書又何敢置喙云。敬記其歲月以覆教命。

孔天胤《薛詩拾遺序》 薛先生稟上人之資，體先天之學，蓋自考功郎中請告，閉戶著書，垂十九載而亡。然其道極底于玄，故其書多微言精義，時人莫能測也。先生亦罕出示人，故既歿而其書罕傳，今所傳者裁《老子集解》、《約言》及《考功集》而已。予往在大梁，使人弔先生于墓，求書其家，不得，得遺詩若干于朱灌甫所。至涖多暇，刻存往懿，謂之拾遺，然雖屬短篇，顧其稱指，亦已玄矣。

《國雅品・士品三》 薛考功君采，七歲能文，弱年擅藝，大爲儀封王公判亳時所奇。文徵仲評其詩云：「古風追躅漢魏，近體有王孟風。」唐應德云：「薛從瞿老書來，得虛靜語。」余讀其集，古體如《江南曲》、《從軍行》，甚佳。近體如《詠燭》云：「珠簾照不隔，羅幌映疑空。」又「餘花飄近渚，衆鳥喧深竹」，「征鳥不返顧，浮雲相背馳」，「渚花藏笑語，沙鳥亂歌聲」，「翠帷低舞燕，錦薦踏驚鴻」，「飛蓬來曠野，啄木響空林」，並是驚句。譬之馬飾金羈，連翩蹀躞，穩步康莊，了無跼蹐之跡。王元美云：「如倩女臨池，疏花獨笑。」特言其秀拔處。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薛君采（名蕙）。與何仲默唱酬爲多。樂府有三言、四言、雜言，較諸子雖勝，而適用者少。予嘗謂：諸家集有樂府三言、四言、雜言者爲店眼物。惟于鱗專習擬古，故爲獨工。

又 君采五言古，視弘正諸子，足爲吐氣。然平生耽於六朝，故於宋齊以後多工，漢魏以下亦能彷彿，而唐古則未嘗爲也。

又 君采七言歌行《元夕篇》、《燕歌行》等出於初唐，而《元夕》最工。

又 君采五言律，集中前半截爲工，後半截爲劣，中有出初、盛者，而初唐爲工。七言律有出子美者，然於沉雄渾厚處無一語也。七言絕如《涼州詞》、《塞下曲》、《皇帝行幸南京歌》、《海上雜歌》、《遠游曲》，可繼獻吉、庭實。至學子美變體，則入錄者少。

《皇明詩選》卷三 卧子曰：君采詩如貴主初降，雲軿鸞輅，懸珠編貝，自然莊麗。元美云：倩女臨池，似無此風姿也。舒章曰：君采如出閣好婦，意態妍莊，未能跌宕。

《明詩綜》卷四〇 徐子元云：君采俊麗，康樂殆不是過。王子正云：西原窮探載籍，采擷英華，程古摛詞，超入魏晉。晚乃刊落繁華，潛心性命，造詣深邃，自得實多。今之人但知爲詩人已耳。文徵仲云：西原先生詩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樂府歌詞追躅漢魏。時何大復、李空同文章重天

下，摛詞發藻，凌轢漢晉，朝野翕然尚之，先生雖稍後出，而聲華望實，略相曹耦。

又　唐應德云：薛詩從瞿老書來，得虛靜語。

又　李子西云：西原尚則元風，聿祛末習，漱羣籍之芳潤，擷百氏之英粹，一時詞囿，邈焉寡儔。

又　王元美云：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

又　穆敬甫云：薛公理學著稱，詩亦有致。

又　顧玄言云：考功詩譬之馬飾金羈，連翩躞蹀，穩步康莊，了無跼蹐之跡。

又　黃清甫云：薛詩吐辭秀潤，布意密緻，而調合作者，名篇實多。其咏懷則取法於嗣宗，雜詩則準的於景陽，游仙則規摹於景純，雖不逼似，庶幾太康之音。

又　蔣仲舒云：薛詩如刻錦雲霞，疊石島嶼，欲以人巧而擬自然，未及大觀，能無激賞。間作沖澹，若落花游絲，情致可喜。稍更骨氣，便復無儔矣。

又　陳仲醇云：薛公詩，一毫塵垢不入筆端，由其胸中曠達無染故也。

又　沈山子云：君采詩泓崢蕭瑟，如鼓丘中之琴，令人神往。鍾廣漢云：君采五言，兼大小謝之長，五律綜初盛唐之妙，長句則效李頎，長律則宗子美，絕句小詩亦多妙諧。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薛公南巡諍吏，大禮正人，條達詞華，淵源理學。古詩自《河梁》以暨六朝，近體自神龍以迄五季，靡不句追字琢，心慕手追，斂北地之菁英，具信陽之雅藻，兼迪功之精詣，卓然名家。

又　君采年十二能詩，王子衡謫判亳州賞之曰：「可繼何、李。」故其詩云：「束髮從師王浚川，文章衣鉢幸相傳。爾時評我李何似，白首摧頹只自憐。」其與用修論詩云：「近日作者，摹擬蹈襲，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譏。求近性情，無若古調。」直以沿流討源自許。晚年究心講學，於詩不師《擊壤》，尤人所難。

《明詩別裁集》卷六　西原詩力追雅音，故不落凡近語，覽者勿以才情求之。

黃昌衢《薛西原詩小序》　昔人有言曰，詩以道性情，余素深然之。間與友人互相推論，謂人之性情少，有不和平、不潔淨處，縱日馳驅風雅中，侈爲煙花月露之詞，譬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槁竭固可立見已。若君采考功集者，既溫如可親，亦洎如有永，其將遺世而獨立，超超游十洲三島間者歟！乃跡其生平爲人，絕無毫末與物相競厲，且宅中寂靜，視富貴猶浮雲，丁壯盛時早已寄托二氏，自全其天。蓋性情迥異流俗，以故發爲咏歌，無一非有根有源之言，去彼剽襲前人爲工者，遠矣！

《明詩紀事》戊籤卷三陳田按　君采詩長於擬古，氣馥蘭茝，音振瓊瑤。其論詩云：「神韻爲勝，才學次之。」又云：「清遠秀麗，深服康樂。」可以識其意境矣。《戲成絕句》云：「海內論詩伏兩雄，一時倡和未爲公。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薛之俊逸，與何爲近，宜其不許空同也。

歐陽德《刻薛先生約言序（甲午）》　《約言》者，薛西原先生所著。其曰「約」，惡夫言之侈也。【略】初，先生爲考功郎，以儒術知名當世。既移病歸亳，杜門謝紛，大肆力於學。其學以志意威儀之美爲疏節，以知其性而養之退藏於密者爲至德，綜六藝，覈百家，卒會於所歸。嘗集解《老子》，推無爲無欲見素抱樸之旨，以爲不繆於聖人，蓋其深造之道如此。夫學一其志，竭其才，研磨剔濯以適於道，而年富力贍，作之不止，其可涯也哉，其可涯也哉！先生病世儒託聖言而疑眞，競浮文而無實用，是以正學微而世道降，以爲賢人君子宜道而反之本，故約言以見志。嗟乎，茲其有所欝而泄之者耶？沱濱賈子，東陽先生門下士也，隆師重道，尊其所聞，故刻以傳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西原遺書》　蕙本詩人，《考功》一集，馳驟於何景明、徐禎卿、高叔嗣間，並騖爭先，原足以自傳不朽。乃求名不已，晚年忽遁而講學。所講之學，又蹈駁如是，反貽嗤點於後來。蛇本無足，子爲之足，其蕙之謂乎。

《養楚齋隨筆・薛蕙喜言道學》　明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弘治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撰《考功集》十卷，《附錄》一卷。《四庫提要》論其數語，深中其弊，頗覺妙語解頤，爰錄之於此：《提要》云：「蕙本詩人，足以自傳於後，乃畫蛇添足，兼欲博道學之名，又務立新奇，遁入異教。」云云。蕙詩足以傳後，誠如《提要》所云，又何待博道學之名，欲與他人爭席哉！

分論

《效阮公咏懷》《明詩別裁集》卷六：守身愼微語，可作箴銘。

《雜詩》《明詩別裁集》卷六：文人末路，污行戕生，皆富貴之念中之也。班固、馬融，朗然前鑒，猶有借學術以附權門者。

《昭王臺》《明詩別裁集》卷六：「亂世始憐才」，是今急而求子注腳。

《擬江文通雜詩》《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君采擬古，秀琢絕倫，伸韻雅稱，元美不能及也。轅文曰：四作俱秀飭，宜元美以之，上儷文通。

《擬江文通雜詩・陶徵君（田居）》《皇明詩選》卷三：轅文曰：能合靖節、文通之致。

《游山》（三丘阻滄波）《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楚楚自見，槩無妄筆。

《過城西野》《皇明詩選》卷三：轅文曰：君采遊歷詩，于謝分最多。

《晚出齋中》《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用韻典秀。《明人詩鈔正集》卷七：學謝康樂。

《贈饒平令曹先生》《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不入淺易之調，而自然純雅。轅文曰：似江淹。

《月夜坐憶》《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俊雅。

《舟行》《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起手景調俱新。卧子曰：君采古詩，雅潔有法，而矜莊之氣尚存。轅文曰：君采五言古，已是境地，特少□語雅語。又曰：元美稱本朝五言名家，以仲蔚方君采，覺仲蔚遠不逮。

《龍虎山歌送范同年汝和》《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七言古非君采所長，蓋莊嚴而不流宕也。此作少勝，故錄之。

《賀幸南海子》《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壯麗。結更深穩。

《六月八日西闕遇雨》《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結意翩翩。

《長安道》《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初唐。舒章曰：結亦寄傲。

《皇帝行幸南京歌》《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二詩鋪叙成章。

《對雨有懷》《明詩歸》卷六：譚云：風韻可人。

《芳樹》《明詩評選》卷一：平。北地、信陽以來，詩苦無餘，信陽尤甚。君采連鞚信陽而能有餘，君采益矣。

《曉坐齋內》《明詩評選》卷四：亦靜。

《詠風》《明詩評選》卷四：夷猶而出，漸近自然，正與弘、正間麤豪虔迫之病爲對證藥。當時人自覩面失之。知音者楊用修耳。

《春夜過時濟飲》《明詩評選》卷五：將意將神，亭亭不匱。不意杜學橫流之時，得此雅製。

《江雲送黃日思》《明詩評選》卷五：逸乃入微。

《宮中樂》《明詩評選》卷七：託意卽以託體，止有一實，更無枝葉。

《蟠桃圖序》《明文霱》卷三：學問人作駢麗語，亦無花肉媚眉之態。

傳記

王廷《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狀》先生姓薛氏，諱蕙，字君采，西原其號也。晚年又自號大寧居士云。其先河南偃師人，國初有諱彬者，先生高祖也。以從軍隸武平衛，因家于亳。曾祖諱森字茂林，倜儻有義行。祖諱琇，字廷瑞，爲衛主文，能以文法活人。考諱鎰，字大用，封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寬簡質直，不與人校，衆推長者。尤喜施與，振人之急。里人徐剛病，一方士鍼之死，其子執之，將愬于官，吏部公語曰：「此誤耳。且又貧，卽愬之官，終無以給爾之葬。吾爲汝備棺木，汝其釋方士。」由是方士得釋。每歲荒歉，捐金活民尤多。妣楊氏，封安人，庶母侯氏某氏。先生自幼穎異，始生三月，偶見芒神，連呼曰：「芒兒！芒兒！」家人驚怪，亟沃以冷水止之。稍長益聰慧，不類郡子弟，郡之老長相謂曰：「薛氏其昌乎！」七歲習舉子業，卽能舉子業。十二卽以能詩名，《題鄰舍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圈圓。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識者已占其不凡矣。十五補郡學弟子員，十八應鄉試不偶歸，于時大中丞浚川王公適判亳州，一見亟稱之曰：「天下奇才，可繼何李！」蓋是時信陽何子仲默、慶陽李子獻吉並馳聲藝苑，天下學士大夫多宗之云。先生自是窮探載籍，採擷英華，程古擬詞，名聲大振，傳于京國，人遲其至。廼正德癸

酉領南畿鄉薦，偕計入京，時仲默猶爲中書舍人，即乘夜造之，雅相欽挹，遂成莫逆之交，一時名公兢爲卜鄰，投刺納交者踵相躡也。明年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尋以疾在告。丙子起于家，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直本科，凡諸司章疏，率經手筆，既敏于文，而又引切法比，省中咸伏其能。十四年己卯，值武廟南幸，抗疏力諫，禍叵測，處之甚裕，不爲動。頃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元年壬午，今上繼統，錄用儒碩，布列有位，彬彬皆才德之士。先生在部，一以揚賢俊拔淹滯爲己任，而曹無濫吏，門無私謁，人尤稱之。廼又自文選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明年癸未爲會試同考官，其所識拔，悉一時英彥。又明年甲申，陞考功司郎中。時太宰白巖喬公以考功甄別之司，責大且繁，擇先生任之，甚倚重焉。會議獻皇帝稱號，朝堂如訟，先生乃稽參墳典，稱述古今，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凡數萬言，入奏下詔獄。時部院諸司，亦各具疏伏闕哭以聞，上震怒，杖譴有差，先生獨以先繫獄，不與詔令復職。然竟以是忤權貴，權貴人常欲得而甘心也。而給事中某者，故附權貴人，果陰使誣奏，有旨奉勘回籍。丁亥丁母夫人憂。己丑除服，其誣勘事亦明，吏部復稱文促起之。時權貴人勢焰正盛，先生曰：「斯尚可俛首以就湯鑊哉！」遂絕意仕進，不復就，而權貴人亦卒不可得而甘心也。可謂明哲保身矣。癸巳，吏部公亦卒。先生兩丁家難，又素孱癯，哀毀骨立，既襄事，仍廬墓側。其家人慮因爲病，請親友勸諭，不聽。服闋，辟小圃營廬舍于塋墓後，冀得朝夕掃謁，且以自適也，扁曰退樂。中丞柳泉馬公易曰常樂。中鑿方塘，浮以芙蕖，緣以竹樹，雜蒔花藥，搆亭其上，白巖喬公題曰塋心。先生乃優游于中，誦習不廢。或對客論文，觴詠自得。暇則曳履田次，蔭樹臨流，與漁叟農父相答問，意泊如也。先生雖含章在野，而譽望日隆，天下士人，無問識與不識，談及先生者，皆爲屈伏。臺諫論薦，殆無虛歲，咸冀願秉用，究竟厥施。而先生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先生性溫良坦直，高潔自尚，一言一動，一取一予，必依裁道義，雖在隱微，略無苟且。且孝友兼至，終始不渝，蓋其天性然也。癸酉歲與郡庠士同應試，行至長灣，先生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傳視畢，復投于河。是年領鄉薦。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耻已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以死，不可改也。」其介如此。猶嚴于好惡，見人之善，中心好之，其不善者，雖與之談不甚洽也。人有疾，親爲撿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嘆服。讀書輒數行下，後不再讀。以是沉酣六籍，淹貫百家，雖星曆岐黃之術，大藏二宗之旨，皆能究其歸趣。早年工意詩文，超入魏晉，遂爲藝林宗匠。晚乃刊落繁華，潛心性命，人徒見其鑽研佛老，而不知揀金于砂，蓋自二程氏而已然也。是故其學以自知其性而養之爲主，以愼獨爲要，以居敬爲務，卒乃造詣深邃，窅不可測，而自得寔多。然今之人，但知先生爲詩人耳。所著有《約言》、《西原集》、《老子集解》行于世，《大寧齋日錄》、《五經雜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于去年冬忽感疾，比至後漸瘥，今年正月一日至六日，體復如常。越明日，謂家人曰：「備後事。」比九日夜四鼓，據几端坐而逝。鄉里遠近聞者，皆傷感垂泣，可以考見先生之德矣。卒之夕，鄉人聞空中震響如雷，咸以爲天鼓之鳴云。以弘治二年己酉十月初六日生，年五十三歲，配趙氏，封安人，無後。昆弟三人，伯曰蘭，仲即先生，季曰萱，姪一曰存，即蘭之子。蘭將以今年十月十八日，祔葬于考塋之側，乃以書來乞爲先生狀，將以徵銘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廷最庸劣，往爲亳州判官，蒙先生一見契合，遂忘年而友之，朝夕討論頗深切至，因于先生之行己大節知聞較悉，求之古人，信亦鮮儷。乃因國子生汝清所列事行而序次爲狀，伏冀採錄而爲之銘，以垂不朽，寔斯文之幸。

唐順之《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漓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處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

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歸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褒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己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

文徵明《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碑銘》（存目）

《明書・薛蕙傳》（存目）

《明史・薛蕙傳》（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西原遺書》二卷，《約言》。

又《考功集》十卷，《西原遺書》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五經雜說》。

又卷一一《大寧齋日錄》□卷，《約言》二卷。

又卷一六《老子集解》二卷。

又卷二二《考功集》十卷，《西原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三》薛蕙《日錄》五卷、《老子集解》二卷。

又《藝文志四》《考功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西原遺書》二卷，明薛蕙撰。蕙有《約言》，已著錄。是編乃戶部侍郎南充王廷所輯，嘉靖癸亥刻於揚州。皆其與人講學往復書札也。其闡中庸中和之說，孟子性善之旨，研析頗至。惟推崇釋道太甚，如云：「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又云：「禪學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又於論《黃庭》、《大洞》諸經，俱自謂得其要妙。皆不免參雜二氏，未能粹然一出於正。

藝文

蔣山卿《七友詩・譙國薛考功君采》薛子無雙士，千載乃一見。翩翩飇舉，矯矯雲龍變。貞心保沖素，自然匪營鍊。玄言析秘奧，文詞餘采絢。妙契感同懷，乖隔情彌眷。丹梯果可攀，朱門何足戀？

王遜之《西原先生遺書首叙跋》（存目）

陸深

論述

綜論

徐階《儼山文集序》 公自少時，文則有名，既官翰林，以文章爲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富。每一篇出，士大夫輒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通達政務爲尚，以紀事輔經爲賢，非顓顓輪轅之飾已也。【略】故於輔經，有《詩徵》、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異錄》；於論政，有處置鹽法狀、有裨聖學光治體疏、有西川用兵書、有備胡、弭盜、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有經筵詞、有郊祀錄、有孫炎花雲傳。而國家之典章，百司之故實，散見於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舉其說可以爲治，信公之深於文也。階往年嘗獲侍公，竊窺公之志，蓋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則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參藩於楚，旬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爲文章之宗匠，豈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沒溺於舊聞而然也？公歿再期而此集出，維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在經濟者雖不盡顯於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政務之文，猶幸有徵於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所不廢哉！宜楫之拳拳也。昔公嘗重修蘇文忠傳，而大學士桂洲先生夏公誌公墓，亦以文忠擬公，天下稱爲知人。嗟乎！後世合公與文忠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嘉靖丙午仲夏望日，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郡人徐階序。

徐獻忠《儼山外集序》 予究觀之，其言出入四部，精究七略，大昭時憲，而細綜物曲，蓋兼子史稗官之要，而寓經世之略。古稱大雅博達，誠何以加焉。公平生無他好弄，飲食政事之外，必與翰札相親。其對晤賓客，劇談指斥，必古今通略。尤好接引人，雖單門後進，苟可與言，亦氣類相許與而畢其餘論。以是論著之多，凡可以式獻當世，付之記室，無不纂錄云。夫窮居抱藝之士，營營卒歲，猶不能自了其業，乃公筮仕來，外直史館，內侍講筵，簪筆含香之日，蓋將三十年。及外補司省，轍跡所至，幾半天下，其家居不過三數年而已。中更料理酬應，歲時周覽，安所從暇。乃有窮居抱藝之士爲之不逮，公獨以其餘力能自廣如此！公慧悟之性，自少絕倫。且志向遠大，學有要領。雖其究竟精到，殆亦未嘗苦思弊力，胡緣情注錄，體裁各具，是豈恆人所辦哉？吾松濱於漲海，猶以名郡邑著稱，初非有寶玉珠璣之產，徒以人文跨越江左而已。至稱大方之家，則自機、雲而後千數百年始得公一人焉。公又出自華宗，源長有委，道在廊廟，而理擅民宗。顧其爲志實欲匡贊當世，不徒馳情藝事，與文學之士相雄長而已。故所述紀，凡典法倫教可以興革布措，可考見於後世者，靡不及焉。豈非希世之俊民、珪璋之偉望者耶？

李開先《六十子詩・陸儼山深》 博綜及七略，才識擅三長。經筵及史館，簪筆更含香。

陸師道《陸文裕公續集題後》 禮部尚書華亭徐公謂，公問學宏博，詞賦精工，在國朝可與宋文憲、李文正爭衡。信斯言也！考其篇帙，實與潛溪、麓堂相埒。蓋公自舉進士，取高第，即讀書中祕，進官翰林，編摩史局，講讀經筵。中雖宦跡邅迴，間親民社，而模楷成均，紀綱學政，典奉常，職宮詹，終身周還於文儒之官。故其啓沃宴閒，粉藻極治，折衷往昔，矜式髦彥，既有以鳴一代之盛，而緣情體物，闡揚贈處者，無不領袖風人，華袞當世。下至瑣言尺牘，亦皆握瑜披錦，人傳寶之，是以若是其富也。抑公嘗語師道曰，昔人言，人未五十，不可著書，吾爲此言所誤。五十以前志氣壯盛，耳目精明，不以此時有所就，過此憊矣，悔之何及！公是時年始踰五〔疑闕字〕，論撰甚富，而言若是，豈公所謂著述，別自有在，而此特其緒餘耶？蓋公生有美質，髫丱大成，才既卓逸，志復英邁，肆意於學，奔軼無前。故能窮該百氏，研極六籍，精括天人，細入蟲魚，無所不窺。見之論議，直欲凌轢風雅，軒輊盤誥。而究其所存，則雅志於立德立功，故氣節政事稍見端緒，即足以風厲百世，而卒不登大用，以盡展其所蘊，世方惜之。其以文士名藝林，固非其所屑也。及至懸車之後，乃作傳疑錄，屬纊之年，

方集山居經，則始歛其大有爲之志以爲立言計，而非向之區區應世者比，然後知昔人五十著書之言，似不專爲理明見定發，亦以用舍默語固當於艾服決之耳。而公所爲悔者，其果有意存乎！然公著述之旨，雖若在此而不在彼，而公應世之文，乃彬彬作者，成一家言，天下學士大夫咸宗而歸之。蓋惟其有立德立功之心，故言必載道，而氣節政事之風厲於世，又足以重乎其言，則其爲不朽者莫大於是，而又豈專意著述，無本以出之者之可及乎？

《藝苑卮言》卷五　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

又卷六　又讀陸子淵《聞警》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紫貂事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駢整含蓄，殊不易匹。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明詩評》卷三　詹事天才卓逸，翰墨名家，流輩見推，彌布朝野。詩如梨園小兒，急健華利，所至動人，第愧大雅，亦短深趣。

王世貞《國朝名賢遺墨五卷》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深《早朝》及《禁中觀雨》詩二首，詞翰俱清麗。然比之公生平，差爲落夾。

又《陸儼山手札》　陸文裕公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於所親狎者，亦精審遒密，有二王尺牘遺意。觀此《與周一之》四札，可知已。一之雖視公後進，然皆能詩博古，而腰膂間皆有傲骨，宜其相得如此。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公少與徐昌國善，切磨爲文章，有名于時。工書，倣李北海、趙承旨。品隲古今，賞鑒書畫，博雅爲詞林之冠。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唐錦《龍江集》　國初吾松多以書學名天下，久已絕響。公近奮起，遂凌躒前人而處其上。識者謂趙文敏後一人，非諛詞也。

又引《詞林人物考》　子淵字學比於趙松雪。每過同舍，見槑几輒縱筆塗寫，旁若無人。品隲古今，商搉事理，賞析文義，辨識書畫古品，談鋒洒然，一座盡傾。

又引莫是龍《石秀齋集》　陸文裕自言：「吾與吳興同師北海，海內人以吾爲取法於趙。」究論其風力，實出吳興之上。

又引《明詩選》　陳卧子曰：子淵氣尚清拔，學非深造。

又陳田按　子淵論詩云：「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可也。」然其自作乃平衍敷腴，去李、何尚遠。書法在明人中，不失爲第二流。

分論

《點絳唇・送張八峰行取赴都》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送人上官，誰復饒此風雅。

《丑奴兒令・詠閣前芍藥》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大有郊廟樂府之遺。

《南鄉子・冬閨擬馮延巳》　《蘭皋明詞彙選》卷三：顧云：文裕詞，大抵高華，有軒冕氣象。予意其必薄流豔一派，及觀自記云：「閑于篋中，得此一闋，乃數十年前爲諸生時作也。反復睇玩，深歎少年情思，今已減盡，予因之益信流豔爲詞家本色。」《詞箋》：流豔尤秀才時本色也。

《風入松・送夏桂洲》　《蘭皋明詞彙選》卷五：（「兩岸」句）胡云：山水中少此秀整語。　李云：君恩友誼，繾綣不忘，自足力追正始。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書》　《明文授讀》卷一八：先夫子曰：儼山文倣歐曾，有明之正派也。

《鋤鼎記》　《明文遠》卷□□：岳家父子冤憤通天，每過西湖必拜公祠下，彷彿若靈旗之出沒於左右也。以一時諛德佞功之具，爲千萬世懲奸伐惡之資，此記此樓並當不朽。

傳記

李開先《六十子詩・陸儼山深》　南直隸上海縣人，解元，進士，詹事府詹事，贈禮部侍郎，謚文裕。

俞憲《陸文裕公集序》　上海陸公深字子淵，【略】沒後刻有鉅集，今略詩賦詞共二百餘篇，其他古今文及字學俱獲時譽。隆慶元年秋九月，鄰郡俞憲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

授編修，以祭酒充講官。講畢，面奏：「閣臣改易講章，令講官不得盡職。」左遷延平府同知，歷副使布政使，召還，以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從世廟南巡，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筆抹去「侍讀」二字，進詹事府詹事，致仕。【略】遺文百卷外，有《河汾燕閒錄》、《玉堂漫筆》諸書傳於世。

《明史・文苑傳二・陸深》（存目）

著録

文徵明《儼山文集後序》　文裕公既卒，踰年，《文集》梓成，凡一百卷，《外集》若干卷，其子太學生楫所葺。今大學士徐公既叙首簡，楫以余於公雅有事契，俾識其後。未幾楫死，嗣孫郯復以爲請屬。余多病未暇，而郯請彌勤，蓋自丙午抵今丁巳十有二年矣，意益弗懈。昔宋薛簡肅公死，無子，嗣子仲孺類次公遺文，於三十年之後歐陽公叙之，稱仲孺能世其家，謂薛公爲有後。今郯亦文裕公之仲孺也，余忍不有一言以慰答其孝思耶？

徐獻忠《儼山外集序》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儼山先生《外集》者，輯略古義，有《傳疑錄》，在史館立義，有《史通會要》，以編脩官入試院，有《科場條貫》，書法造極三昧，有《書輯》，性嗜古，有《古奇器錄》，考求聖祖刈夷之蹟及扈從皇上行幸山陵，有《平胡錄》，及《南巡北還日錄》，其寓游歷覽，有《淮封南遷日記》，有《河汾燕閒知命停驂錄》，有《蜀都豫章雜抄》，有《金臺紀聞》、《玉堂漫筆》，其燕私，有《春風中和堂隨筆》、《願豐堂漫書》、《春雨堂雜抄》及《谿山餘話》，又有《同異錄》，發明格心之業。是皆可以昭世軌，詒人情，名一家言也。【略】先所次詩文集共若干卷，此因名《外集》。子楫校，授中表黃子標銓次如此云。嘉靖乙巳歲八月既望，後學郡人徐獻忠譔。

何良俊《儼山外集後序》　是刻也，黃子實事編校，最爲詳審。楫又以先生之意，命良俊序於簡末，廼敢以平日之見附著焉。楫能盡讀先生遺書，以清才博識稱於江左，當必以余言爲不誣云。嘉靖乙巳九月望，後學郡人何良俊撰。

唐錦《儼山續集序》　先生既斂神觀化，其子太學生楫，字思豫，發所藏稿，類而成編，凡爲《集》百卷，《外集》四十卷，咸登諸文梓，壽其傳矣。茲復訪搜散佚，隨遇劄錄，編爲《續集》十卷，刻附集後以傳。嗚呼！自古文章大家，傳世之作未有若是其富也，有之未必若是其精且醇也。【略】若先生之爵里、名氏，夫人皆知之，茲不敢贅。嘉靖辛亥歲仲春朔旦，江西提學、按察副使致仕、進封中憲大夫，姻生唐錦撰。

陸師道《陸文裕公續集題後》　右《陸文裕公續集》。其子楫既刻《前集》百卷、《外集》四十卷，復搜輯遺逸，以成是編，爲十卷，合百五十卷。嗚呼！富矣哉！【略】若夫卷帙浩博，楫必欲窮搜而並存之，則邵文莊所謂道極乎變而後可以言道，文極乎變而後可以言文，亦欲以見公之全也。昔曾南豐序王回之文，片言半簡皆附而不去，曰，欲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於後世。則楫之用意，其固仁人孝子之心也哉！嘉靖辛亥夏五月朔，長洲陸師道謹題。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陸儼山文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華亭陸深文裕《儼山集》。

《國史經籍志》卷一　《平胡錄》一卷，《南巡錄》一卷，《北還錄》一卷，《金臺紀聞》一卷，《玉堂漫筆》一卷。

又卷三　《停驂錄》一卷，《續停驂錄》一卷。

又　明陸文裕公《儼山外集》。（四十卷，四冊。）

又　陸深《平元錄》。

又卷五　《文裕集》一百卷。

又　《續集》十卷。

又　《外集》四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同異錄》一卷，《傳疑錄》二卷。

又卷二一　《儼山文集》一百卷。又《續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　陸深《平元錄》二卷、《聖駕南巡錄》一卷、《北還錄》一卷、《停驂錄》二卷。

又《藝文志三》　《同異錄》一卷、《傳疑錄》二卷、《儼山外集》四十卷。

又《藝文志四》　《陸深全集》一百卷，《續集》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文裕公全集》，陸深著。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二・南巡日錄一卷北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略】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幸承天，相度顯陵。深時官學士，命掌行在翰林院

印扈行。是編乃紀其往返程頓，自二月癸丑至四月壬子，凡六十日之事。《南巡日錄》中載有永樂後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一篇，乃得之於孫元者。深最留心史學，故隨所見而錄之云。

又《傳記類存目六・淮封日記》 一卷，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編乃其正德七年以編修充冊封淮府副使途中所記。其紀程至蘇州而止，不言所封者爲何人。據深子楫所爲《年譜》，乃封淮王於饒州。而《明史》諸王世表，淮定王祐槩，弘治十八年已襲封，至嘉靖三年卒，不應正德中始行冊禮。與深年譜不同，莫能詳也。記中錄馬中錫撫賊事，較史所載尤備，可旁資參考云。

又《南遷日記》 一卷，明陸深撰。嘉靖中深以祭酒侍經筵，因爭閣臣改竄講章，謫延平府同知。是編紀其南行道路所經。以舟中日讀《漢書》，故評史之語亦雜載其間。

又《雜家類七・儼山外集》 三十四卷，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之文，其子楫彙爲一集。凡《傳疑錄》二卷、《河汾燕閒錄》二卷、《春風堂隨筆》一卷、《知命錄》一卷、《金臺紀聞》二卷、《願豐堂漫書》一卷、《谿山餘話》一卷、《玉堂漫筆》三卷、《停驂錄》一卷、《續停驂錄》三卷、《豫章漫鈔》四卷、《中和堂隨筆》二卷、《史通會要》三卷、《春雨堂雜鈔》一卷、《同異鈔》二卷、《蜀都雜鈔》一卷、《古奇器錄》一卷、《書輯》三卷。其中惟《史通會要》摭劉知幾之精華，檃括排纂，別分門目，而採諸家之論以佐之，凡十有七篇，專爲史學而作。《同異錄》爲進御之本，採擇古人嘉言，撮其大略，分上、下二篇，上曰典常，下曰論述，專爲治法而作。《古奇器錄》皆述珍異。《書輯》皆論六書八法。其餘則皆訂證經典，綜述見聞，雜論事理。每一官一地，各爲一集。部帙雖別，體例則一。雖讕言瑣語，錯出其間，而核其大致，則足資考證者多。在明人說部之中，猶爲佳本。舊刻本四十卷。今簡汰《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科場條貫》、《平北錄》六種，別存其目，故所存惟三十四卷焉。

又《雜家類存目四・河汾燕閒錄》 二卷，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書隨筆劄記，雜論史事得失，經典異同，亦頗及當代故實。其曰「河汾燕閒錄」者，蓋深爲山西提學僉事時所著也。

又《停驂錄一卷續錄三卷》 明陸深撰。是編乃其罷山西提學僉事南歸時所作。前《錄》成於嘉靖九年，《續錄》成於十一年。雜錄詩話文評朝章國典，於經義亦間有考證。《續錄》中所載孟子爲長者折枝當解作肢體之肢，亦足以備一說。又謂《論語》「詩書執禮」執疑是埶之誤，則太創見矣。

又《傳疑錄》 二卷，明陸深撰。上卷雜論經說異同，兼及史事。於前代宗室恩數等殺之制，叙述尤詳。當爲明代宗祿之弊而設。下卷則專論調律之法，始於累黍候氣，終於十二辰，皆備載之。蓋隨手雜錄而成者。

又《春雨堂雜鈔》 一卷，明陸深撰。所錄多古今政治得失之故，鈔撮舊文，自爲評隲。其謂漢光武篤信圖讖，與求仙覆轍相去不遠，似亦因世宗好道而託諷也。

又《雜家類存目八・儼山外紀》 一卷，舊本題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此書載《學海類編》中，乃曹溶於深《儼山堂外集》之中隨意摘錄數十條，改題此名。非深自著之書也。

又《小說家類存目一・玉堂漫筆》 三卷，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書乃在翰林時記其每日所得，而於考核典故爲尤詳。其載楊士奇子稷得罪，爲出於陳循所構陷，亦修史者所未詳也。

又《金臺紀聞》 二卷，明陸深撰。皆深官翰林時雜記正德乙酉至戊子四年中朝廷故事，及友朋論說。

又《春風堂隨筆》 一卷，明陸深撰。雜記聞見凡二十三條。末附所載《歙硯志》一篇。

又《知命錄》 一卷，明陸深撰。蓋亦雜志之類，而所記秦蜀山川名勝爲多。乃深於嘉靖十三年赴四川左布政使任時途次所編也。其曰知命者，以初授陝藩，道經揚州蜀岡，異其名問之，則曰由此可通蜀。已而得入蜀之命，追數先徵，信由前定，因以爲名。

又《谿山餘話》 一卷，明陸深撰。所記一時名臣如劉健、章懋、劉大夏遺事頗詳。又多談閩事，蓋其宦閩日所著也。

又《願豐堂漫書》 一卷，明陸深撰。深《年譜》載所著有《願豐堂稿》，乃正德己巳成於家。今此卷末載正德壬申過蘭谿謁章懋一事，與年譜歲月不符。蓋《願豐堂稿》乃其詩文，此則所著說部也。其書亦雜記故事，僅及七條，疑非完本。

又《別集類二四・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

錄》，已著錄。是集有費宋、徐階二序，文徵明後序。《續集》前有唐錦序，後有陸師道跋。皆其子楫所編。錦序及師道跋並稱尚有《外集》四十卷，通此二集爲一百五十卷。此本不載《外集》。蓋《外集》皆其筆記雜著，又自別行也。

又《別集類存目三・行遠集行遠外集》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錄》，已著錄。其文集、續集刻於嘉靖中。此集則崇禎庚午其曾孫休寧縣知縣起龍所編。前有起龍述言一篇，稱深隨地著述，散見四方者，邈不可購。所鐫正、續集一百五十卷有奇，十不得五。迄今模糊散佚又十之二三。起龍瞻懷先澤，多方搜購。見輒筆之，又積至二十餘卷，以次校編。又稱附以年譜，重開生面云云。今考此本所載皆《文裕集》所已收。蓋其時舊刻散佚，因掇拾所存，重刻此版，故稱搜購。實則非續獲於正、續二集之外也。所稱年譜，今亦不存。或裝綴偶漏，或歲久版又佚缺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陸深《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深見史類。（臣）等謹按，深《續集》有唐錦序、陸師道跋，並稱尚有《外集》四十卷，通此二集爲一百五十卷。然《外集》皆其筆記、雜著，本自別行也。又《四庫全書存目》有《行遠集》、《行遠外集》，並無卷數，蓋深集散佚之後其曾孫起龍所編，皆收舊刻散佚，非續獲於正、續二集之外。

又 陸深《南巡日錄》一卷、《北還錄》一卷。

又 陸深《同異錄》二卷。

又 陸深《儼山外集》三十四卷。【略】（臣）等謹案，是編乃其劄記之文，其子楫彙爲一集，凡《傳疑錄》二卷、《河汾燕閒錄》二卷、《春風堂隨筆》一卷、《知命錄》一卷、《金臺紀聞》二卷、《願豐堂漫書》一卷、《谿山餘話》一卷、《玉堂漫筆》三卷、《停驂錄》一卷、《續停驂錄》三卷、《豫章漫鈔》四卷、《中和堂隨筆》二卷、《史通會要》三卷、《春雨堂雜鈔》一卷、《同異錄》二卷、《蜀都雜鈔》一卷、《古奇器錄》一卷、《書輯》三卷。核其大致，足資考證者多。在明人說部之中，猶爲佳本。

又 陸深《玉堂漫筆》三卷、《金臺紀聞》二卷、《春風堂隨筆》一卷、《知命錄》一卷、《谿山餘話》一卷、《願豐堂漫書》一卷。

趙尊嶽《儼山詞跋》 深少爲文章負盛名，工書，賞鑒博雅爲詞林冠。著述尤夥，有《南巡日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蜀都雜鈔》、《科場條貫》、《史通彙要》、《同異錄》、《書輯》、《古奇器錄》、《河汾燕閒錄》、《停驂錄》、《傳疑錄》、《春雨堂雜鈔》、《玉堂漫筆》、《金臺紀聞》、《春風堂隨筆》、《知命錄》、《谿山餘話》、《願豐堂漫書》、《儼山集》，詞附。余得集本，爲輯其詞以付剞氏。癸酉燕九日叔雍。

雜録

《碧里雜存・陸儼山》 陸儼山祭酒深，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經一日夕未殮，復甦。自言曰：「初見一吏人相請至一大衙門，主者出迎，入後堂坐定，命取祿壽簿來檢之，曰：『公之功名富貴美矣，但平生有短行者三事，故折公壽算，今盡於此矣。尚有三日，且請還。』復送出門，適見拘繫一罪人至，乃儼山弟也。因言於主者，即命放之。曰：『汝且去，與老先生同來。』遂甦。」時其弟亦久病，果越三日，同時而卒。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別集類》 《儼山外集》、《中和堂隨筆》，明陸深撰。日間閱陸子淵先生（深）《儼山外集》，摘數則於此：周《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集傳》亦因之。不字當是丕字，《清廟》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孟子》所論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農作之，名曰天府。黃帝曰合宮，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埶（即藝字）字之誤。隸書埶執字相類。埶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以五斗米折腰，蓋即爲長者揖拜耳。三代公族，有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世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書謂之尺一，亦以一尺版書詔。囊封加璽，又謂之璽書。楊德祖與曹孟德讀《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寧紹兩界中，孫權據越，當時孟德何緣得至江滸耶？《水經》有三疑。桑欽能著書成一家言，《後漢文苑》何不爲立傳？欽之名姓又別無考見，一疑也。水經所具，至到源委，遍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窮極，一疑也。所稱酈道元注，道元後魏時人，其書該洽浩博，後來引用者，但稱出《水經注》而已，不知經注復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覽《通典》，亦載《水經》郭璞注三卷，酈道元注四十卷，皆

不詳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且云所作詭誕，全無憑據，擬於《吳越春秋》、《越絕》之流，其論當可信與。唐補闕薛謙光上疏，謂戎夏不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勞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至謂冒頓彊盛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爲不習中國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心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漢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實，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麵蘗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

汪本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本，字以正，歙人。正德丁卯鄉薦，卒業南雍，卒於北門橋寓舍。羅鶴子應爲志其墓，歙人王寅仲房撰《新都秀運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詩人滿百人，詩逾三百，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童稚，性解爲詩，弱冠挺興，遂傳高唱。若『愁邊草木歇，夢裏關山多。』『有懷成遠詠，無伴趁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鷗寧近名。』然皆潛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學士克勤名家，而人爭相師法，君獨尚友古人，天不愛才，壯即夭折，惜哉！」仲房自負知詩，而序言明詩始自弘治，則猶未免爲俗學也。

《明詩綜》卷四二（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汪本，【略】有《西巖集》。

又　十岳山人王寅輯《新都秀運集》，以本詩壓卷，稱其「愁邊草木歇，夢裏關山多」之句。蓋是時新都風氣，咸以篁墩爲宗，本獨以古爲師，故亟取之。《旅邸述懷》云：「歲月秋將晚，風塵鬢欲華。孤雲天外影，寒菊夢中花。濁酒賒難得，滄洲興未涯。何當返初服，歸駕鹿門車。」

林大輅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大輅，字以乘，莆田人。正德甲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歲己卯，兵部郎黃鞏等諫南巡，拜杖，繫獄，偕同舍郎蔣山卿、何遵論救，曰：「罪不及臣，臣亦恥之。」得旨杖繫如鞏等。旋詔謫外，行有日矣。以乘之入獄也，妻黃氏留邸舍，朝夕籲天，爲其夫祈免，緹騎偵得之，以祝詛告。上震怒，併逮入詔獄。以乘受訊，楚毒備至，不肯承。主者危詞怵黃，黃慷慨對曰：「妾夫被繫，妾焚香告天，幾幸皇輿不出，忠良獲宥，則誠有之，庸敢有他？妾以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妾惟有一死，以謝官家，幷謝吾夫。妾方有身，分不任受刑，請速賜之以死，則徼惠于執事多矣。」主者口噤而罷，居五月得釋，夫婦偕出獄，都人夾道聚觀，爲歎而下泣焉。謫判夷陵州。嘉靖初，起江西僉事，轉副使、河南按察使、右布政使，拜副都御史，巡撫，會水災，抗疏引咎切責，罷歸。居家二十七年，以養親賦詩自娛。扼腕時政，酒後輒拊膺慟哭，其忠赤如此。

《明詩綜》卷四〇　林茂貞云：二山詩在仕途者，忠憤激烈，無依阿取容之態；在林居者冲適雅淡，無憤時嫉世之心。要皆出於性靈，非騷人墨客風雲月露之作也。王應時云：二山詩典麗雋遠，深入堂奧。謝山子云：林詩樸厚可比蔡忠惠。林雨可云：二山詩鍛鍊而不傷自然。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林大輅，【略】有《愧痗集》。

又　二山與南泠最相契，詩亦近之，第稍遜耳。品當在李川父、孟望之之間。《東蔣子雲都水》云：「南泠三載賦閒居，春日長安近卜廬。苑樹飛烟分客榻，禁鐘浮月散朝車。楊雄天祿多奇字，方朔金門有諫書。相望西橋應不遠，莫教風雨往來疎。」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二引《嵩渚集》　林以乘詩若「萬事看斑鬢，十年遲素書」，「歧路長風雨，春山有蕨薇」，「遠慚彭澤宰，深巷掩荆扉」之句，良佳。

又引《東南嶠外詩話》　二山之下詔獄也，其妻黃夫人留邸舍，日夕焚香籲天，爲其夫祈免。鄰人衛尉修夙怨，誣以詛呪，並逮入獄。鞫訊時，備極

楚毒，不肯承。主者危詞怵黃，黃慷慨對曰：「妾夫被繫，妾焚香告天，幾幸皇輿不出，忠良獲宥，則誠有之，庸敢有他？妾以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惟有一死以謝官家，並謝妾夫。妾方有身，分不任受刑，願速賜死。」主者口噤而罷。居五日得釋。二山有詩紀之云：「那知罹百災，萊妻欲同死。鎖械分天牢，雷霆威如此。顛沛裂肝腸，涕下孰能已？並死誠堪傷，一生差可擬。決絕語通宵，否泰俟神理。」是日夫婦偕出獄，都人士聚觀，稱爲「鐵夫人」。

又陳田按　二山與馬子莘同鄉同年，其《和子莘詠志詩》云：「佩玉須璜珩，佩草須芝蘭。碔砆非奇珍，蕭艾隕微寒。」二人幷以志節著。又有句云：「丘壑元貧賤，廟廊自聖明。」斯言也，可以怨而不怒矣。

嘉靖《南安府志・宦蹟傳二》（存目）

《明史・藝文志四》　林大輅《槐痘集》十六卷。

景暘

論述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暘，字伯時，儀眞人。流寓南京。正德戊辰進士，廷試第二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好學無怠，文法左氏、司馬，不尚鉤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善書，初工眞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有集若干卷。中允詩入選者寥寥，《金陵瑣事》載其佳句，如憶蔣水部云：「雲竹晴還雨，風花落更飛。」送沈華父云：「情深惟縱酒，髮亂似驚秋。」夜酌對曹十四云：「風簾分坐月皎皎，夜榻剪燭花紛紛。」亦恨未得全什也。

《明詩綜》卷三八　顧華玉云：中允詩主盛唐，蕭散遺俗，詞鋒沛發，靡不中的。陳羽伯云：公詩瀟灑直寫性情，無論唐宋。歐楨伯云：伯詩文法兩漢，詩主盛唐，與蔣子雲、趙叔鳴、朱升之號江北四子。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景暘，【略】有《前溪集》。

又　《前溪集》久遂失傳，從盧子明《廣陵詩選》錄得二首。其與陳玉泉論詩云：「辭取達意，若惟以摹擬爲工，尺尺寸寸，按古人之跡，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乎？」蓋亦矯北地之弊者。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〇引《國寶新編》　中允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庶幾高卧北窗之懷。

又引《金陵瑣事》　景司業伯時《憶蔣水部》云：「雲竹晴還雨，風花落更飛。」《石駙馬山莊》云：「移席憐歌歇，貪杯較句遲。」《送高汝立》云：「潮聲翻石壁，山色入虛樓。」《送沈華父》云：「情深惟縱酒，髮亂似驚秋。」《夜酌對曹十四》云：「簾風分坐月皎皎，夜榻翦燭花紛紛。」《遊永寧寺》云：「竹陰到午風猶冷，石磴穿雲路轉幽。」

《中秋望月》　《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景暘好怪，此亦六朝之遺。

《壽李元玉六十序》　《明文霱》卷七：緯妙理以清音，新而不佻。

傳記

歐大任《廣陵十先生傳・景暘》　景暘字伯時，儀眞人。性穎敏不羣，弱冠選爲邑博士弟子，名大噪於諸生間。隨其父宦廣州，方伯劉大夏見其文，亟賞異之。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擅威福，凌轢諸儒臣，縉紳爲之喪氣。獨見暘輒加嚴憚，暘亦不少降色。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曰：「咫尺尊嚴，不敢不敬也。」甲戌同考南宮，錄多名士，一時號爲得人。稍遷國子司業，每與諸生講解，不憚寒暑。典籍餽廩，私益以斛米，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至相賊也。」又三年，母陸老思歸，乃上疏乞南補，遂改春坊左中允，守南京國子司業。往諸生率多請託，暘首禁之，不悛者繩以法，士習爲之一變。躬行孝友，家庭藹然。姊氏早寡，迎與母俱，其子女視之無異己子女，長爲婚嫁之。友人張貢約爲婚姻，未幾貢死，暘曰：「禮聘雖未行，第心許之矣，忍負吾友於地下乎！」竟召其子妻之。一女以瞽廢，其友潘準聞之曰：「可使景女不字乎？願字吾子。」暘乃求婿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而婿亦不至於無以爲家也。」士大夫以是服其

行誼云。嘉靖甲申，母喪服闋，將赴京，以病疫卒。暘爲文多法兩漢，詩主盛唐，與鄉人蔣山卿、江都趙鶴、寶應朱應登並有聲藝林，號江北四子。姑蘇顧璘《國寶新編》編弘德間名士李夢陽等十二人，暘其一也。所撰有《前谿集》行於世。

焦竑《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產揚之眞州，尋遷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中允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恆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者，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尙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汝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退復不束脩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愼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諱，行己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愼兄弟妻媵易女凌童僕輿皁里閈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汝之職也。汝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汝又將有臨事之責也，汝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汝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汝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卽其縣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眚，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略】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十四卷行於世。論曰：賈生爲傅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泠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至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中允之言，可愧死矣。

顧璘《景伯時暘行略》 景公諱暘，字伯時，別號前溪。其先揚之儀眞人，父宣爲廣東市舶提舉吏目，遷布政司照磨，徙家金陵淸溪之上，遂爲上元人。公生而聰警秀發，五歲卽能屬對，十歲業應舉文有聲，布政使劉公大夏，一見甚器重之，曰：「子必爲端人，不但登上第而已。」公至南都，以易學鳴。同舍之士何宗伊、宇賓、方宗顯相與績學，見公速化，深自推遜。弘治乙卯，顯、伊、賓舉應天鄉試，曰：「伯時不舉者，俟六鼇耳。六鼇成，豈我輩能頡頏者邪？」戊午公舉鄉試。及試禮部不第，授弟子經於儀眞江都間，學益宏博。以重實去華，略文貴行爲訓，門人有異向者遣之，莫不憚服。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除翰林院編修。時經筵必越宿齋沐，曰：「覲君之禮，不敢不愼。」適逆豎劉瑾擅政，陵轢文儒，見公儀度端整，更爲尊禮。及教內書館，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爲近君者邪？」每引時事諗之於正。會試爲同考試官，閱士文卷，凡數夕不寐。文唯縟而不復，侃而不激，新而不麗，深而不刻者取之，所得多佳士。丙子九載考績，國子司業缺員，少師梁公謂公曰：「三考當爲侍讀，今國學不可無子，曷少貶以待超陟何如？」公曰：「朝廷官人必因其材，豈臣下可自擇邪？唯不堪是懼耳。」由是遷國子司業。公與六館諸生講解，不憚寒暑。典簿餽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懼謝而去。二年，太孺人思歸，上疏乞南補，上命改左春坊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南方之士習競便利，故多請託，公一切不行，士習因之一正。辛巳太孺人以疾卒。終喪北上，道舟止儀眞，家人病疫，公染疾竟卒。春秋四十有九。公生平仁孝篤至，太孺人中年喪明，以公能得其歡心。年經八十，雙目復明。及承恩封里中，相傳以爲異。有姊蚤寡，奉與母俱，其子女爲之嫁娶。從兄弟無不皆然。門生有

謁，未嘗受餽，故舊徵文之幣亦不納。爲文多宗遷固，詩效唐人格律，書法晉，尤妙於篆，有《前溪稿》若干卷。顧華玉曰：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爲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孑孑，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特特遣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又《訴慕編》 公字伯時，雅度弘量，凝然具瞻，舉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爲編修，文譽騰起。工行書，尤善小篆。爲文專以意勝，不尚鉤棘。詩瀟散有韻，眞寫性情，無論唐宋。嘗見余少作，語余曰：「文取達意，若惟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大蘇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當止者，似不如此。」衆韙其言。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 景暘《前谿集》十四卷。

顧璘

論述

焦竑《寒松齋存稿序》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其子博士君巒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禮於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庵院田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到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盧兩公典名郡，皆敝衣舍糗，屹不爲非義所動，蓋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並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清淑之氣，蜿蟺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恢奇瑰絶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頹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於讒以歿，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歟？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歟？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内名流，至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媢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歿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者即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藝林之嚆矢也已。

錢謙益《寒松齋詞翰卷贊》 《寒松齋詞翰》一卷，嘉靖中薛君采、陳魯南、蔣子雲諸公爲顧英玉先生作也。先生自河南副使中讒歸秦淮，居舊廬之東偏沿街小樓，廣不踰丈，坐卧其中，訓蒙童數人以餬口。客至，從鄰家乞火煮茶。有相好者沽酒對酌，餅罄輒罷去。嘗絶糧，東橋公餽斗粟，不肯受。以寒松名其齋，乞人爲詩文，而自叙之曰：「寒松齋者，自礪之名也。生平鯁介，頗能自信。年踰四十，溝壑見逼，恐不能自堅，流爲小人之歸，故自礪曰：今日寒矣，天地凍塞，汝當爲寒松之榮，毋爲靡草之死。」晚年窮益甚，好痛飲，以病酒死。先生歿後百有餘年，余過其曾孫夢游，循覽斯卷，先輩風流婉約如在。既而讀自礪之辭，爲之目張骨悚，肅然摳衣起立，而乃再拜而爲之贊。

傳記

陳舜仁《河南憲副顧横涇先生璘小傳》 先生清介端毅人也。仲兄東橋，文章事業，一時名流之冠。先生韶年崛起，一往便詣，時稱江東雙玉云。先生姓顧氏，諱璘，字英玉。先世蘇之吳縣人，有名海者還人遺金，名重搢紳間，即曾大父也。幼有異質，聰敏絶人，髫時就塾師學，愛其穎秀，舉破意

試之，應口而成，出人意表。塾師驚撫之曰：「非常兒也。」比長益刻勵，日誦數千言。爲文宏肆藻麗，年十八補弟子員，每督學者校士，輒首先生。莆田黃公帛書「天下奇才」表先生門，其賞識如此。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旋改兵部。雖居桑梓，而直行己志，請託問饋，一切謝絕。值武宗南巡，部事叢委，先生悉心經畫，諸所措注皆懸合機宜。督修官艦數百艘，費皆出於民。先生爲差貧富，擇廉幹者主其事，一時皆辦，而衆不知役。大司馬白巖喬公深倚重之。時上游幸無常所，欲擇通敏有識者侍左右，備倉卒顧問，衆推先生。一日上注目久之，曰：「汝管船官邪？」先生頓首。上謂侍臣曰：「此甚爽俐，可着充護衛官。」遂護蹕還。時東橋公與掌銓者有舊，欲一見先生，終不往。父雙楡亦諭之不宜太峻，先生跪受教，曰：「窮通命也。禮無私謁，與其以從命爲孝，孰若以不辱親爲孝也。」庚辰陞南京武選郎，奉旨查冗員，魏國公子徐某亦在例中。某頗修名譽，爲之請者甚衆，喬公亦欲庇之，先生執不從。所親或規之，先生徐曰：「廼天子詔顧不重邪？」自是當路者不悅。明年謫知許州。許故冠帶邑，多豪猾，先生治頗尚惠文，而時時有所縱舍，許人畏而懷之，胥吏惴惴。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搆酷訟，先生按致其罪，於法當贖金，問之曰：「汝何從得金？」民泣曰：「丐於親故耳。」先生徐譬之曰：「汝既搆汝族，又累及汝親，於心何如？」民叩首服罪。先生察其言有悔過意，曰：「我今赦汝，汝當改行。」仍以俸金三兩資之。其人遂化爲善良。邑中人聞之，咸讙呼曰：「公眞吾父母也。」訟牒爲希。人復有言先生於喬公者，公曰：「顧英玉佳士，以少年錚錚，稍抑之耳。」言者慚而退。在許二年，察廉陞溫州府同知，再陞山東按察僉事，奉敕整飭沂州等處兵備。沂故多盜，先生行保甲法，一方遂寧。嘉靖丁亥陞河南按察副使，奉敕整飭信陽州等處兵備，治類許而風裁益峻。汝南有巨猾，交結勢要，而陰把郡縣吏，請囑無敢違者。先生廉知其狀，捕置于法。與部使者論事有不可，輒封還移文，同官咸駭愕，先生曰：「朝廷置按察爲外臺，枉法媚人，吾不爲也。」信陽舊有田若干頃，租皆歸私橐，前後兵備者以爲常，先生嘆曰：「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公廨。」適前兵備爲按察使，陰慊先生，遂媒孽其短於部使者，竟罷歸。先生性剛直，高自負許，寡諧□□。與人交不立城府，所不合意卽拂然起去。見人骫骳取容者，掩面不欲觀。以是沮撓干時。自歷宦以來，不以妻子入官舍，俸祿外秋毫無所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之儲，先生亦不屑意。坐卧一小樓，顏曰「寒松」，日讀書其中。客有過從，煮茗一進而罷。或心期所素愜，爲具杯酒，盤中惟鹽豉。人相視愕然，而先生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雖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爲。」以故退居二十餘年，里中罕識其面。雖仲兄東橋公招之，亦不往，餽之田亦不受。渭厓霍宗伯毀淫祠，欲以寺田餉先生，謂涇野呂司成曰：「顧君狷介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答。孟有涯爲中丞，有富民犯罪，願納金，中丞欲爲先生棹楔費，先生曰：「顧以我壞公法邪？」居久之，益窘，受徒賣文以自給。人多欲爲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楡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其剛介之操老而彌篤如此。先生家素饒於財，比入仕，遂困阨。親喪，售所分祖產給殯葬。弟珂早亡。盡以遺產付弟喪，而獨收養其孤女，比笄，擇人壻之。所交皆一時名勝，與東橋文學相頡頏，而先生詩尤粗悍。有《寒松齋稿》若干卷，藏於家。論曰：昔者仲尼不得中行，而思狂狷，至於鄉原，乃痛斥之。由今而觀，殆有激乎其言之也。夫鄉原與物無競，僅僅自好者耳。乃舉世悅之，何哉？士君子立身自有法度，使夫流俗者同聲附和，漸漬成俗，亦足悲矣。又況竊鄉原之跡，而懷盜竽者乎。橫涇居官亮節，卒窮餓以終，人鮮不姍笑之。貞於道，弗諧於俗，孔門之思，厥有旨也。余于斯蓋三歎云。

《湧幢小品》卷一三　顧瑮，字英玉，璘之從弟也。官副使，以抗直歸。貧甚，昕夕不繼，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武斷鄉曲雖有差等，然皆非知恥畏義者之所爲。」

崇禎《吳縣志・人物》（存目）

《四友齋叢說》卷一〇　南京顧橫涇瑮，字英玉，乃東橋之弟，亦有文章。登正德甲戌進士，有重名，爲南京兵部武庫郎中，格去徐東園錦衣衛帶銜之俸。有一兵官緣事在部，亦親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橫涇重加譴責，立正其罪。在官清嚴之極，毫髮無所私。其先家業亦厚，有槽坊二處，然自奉頗豐。其姪孫孝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廚中如乾飲水飯糜粥之類無一不備，唯其所指。」歷官數年，賣來用盡。後以憲副致仕家居。去官後，惟居臨街一小樓，扁寒松齋，訓蒙童數人以自給。霍渭崖是其同年，爲南京禮部尚書，拆毀無名庵觀，憐其貧，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有時絕糧，東橋賙以斗

斛，亦不肯受。東橋日有燕席，絕足不往。有隣家二老人，其小時朋友也。隔數日則召來之，略備蔬蔌，三人相對，盡三四壜而去。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璟，字英玉，華玉之從父弟也。【略】坐同官媒蘗，罷歸。橐蕭然無以給昕夕。臨街一小樓，扁曰「寒松」。訓蒙童數人，以自給。東橋初闢息園，賓朋滿坐，妓樂雜作，所居間一牆，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餽以斗粟，不受；霍渭崖爲南宗伯，拆毀庵院，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隣家二老人，舊酒徒也，每召之，典衣沽酒，三人相對，盡三四甕而去，縱飲窮日夜。晚得末疾，不良於行，作《酒隱詩》以見志。文徵仲爲東橋誌曰：「雅知英玉之志，雖日與親接，而不輒餽遺。」亦徵仲之微詞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存目）

《柳南隨筆》卷二（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寒松齋存稿》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顧璟《寒松齋稿》四卷。

左國璣

論述

《盛明百家詩・左中川集》　余少則聞大梁有左中川名國璣者，字舜齊，空同李公之妻之弟也。有《一元集》三卷。乙丑夏四月，錫山俞憲汝成父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國璣，字舜齊，祥符人，【略】西亭中尉灌甫，舜齊之門人也，收其詩，得三百餘首。黃河水云：「國璣詩敏捷，昔有下筆成章之科，斯其人矣。但長於用才，短於用思，進而求之，恐其易盡。」王元美嘗見獻吉與袁永之手書，極言國璣猜忌之狀，云：「此人尚爾，何況邊李？」邊卽尚書廷實也。獻吉有姊子曰曹嘉，字仲禮，舉進士，選庶吉士，以言事出補府推官，召復監察御史，又以言事下獄，謫判茂州，累遷山西布政使。嘉亦有才名，好鬬無禮，所至人畏而避之，獻吉晚年爲嘉所阨良苦。

《皇明詩選》卷六　轅文曰：左君跌蕩，亦未成家。

《明詩綜》卷三七　黃清甫云：左詩敏捷，率意所向，情景橫生。昔有下筆成章之科，斯其人矣。但長於用才，短於用思，進而求之，恐其易盡。李時遠云：中川，空同內弟，得之琢磨爲深。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田、左並稱，詩皆驪黃，信魯、衛也。

傳記

李濂《左舜齊傳》　左國璣，字舜齊，其先江西之永新人也。大父輔正統間爲御史，以言事謫雲南炎方驛丞，擢河南尉氏令。父夢麟，周藩鎮平王府儀賓，母廣武郡君。先是河決大梁，王避水如尉氏，因締婚，乃落第汴城，遂爲大梁人。舜齊風骨瑩爽，長身玉立，眉目秀朗，讀書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幼師其姊夫李公夢陽，李公奇其才，挈之京師，俾受《毛詩》于慈谿姚公鏌。舜齊跅弛不羈，性嗜酒，不汲汲仕進。束髮作詩賦古文，出語輒驚人。顧不甚攻舉子業，年幾四十始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嘉靖庚子夏六月，飲南郭水亭，醉歸而病，病數日卒，時年六十一。舜齊襟度灑落，無城府睚眦，平生不藏蓄怨，故人樂與之交。與人飲亡所擇，必盡歡，投壺酣歌，旁若無人。喜讀《史記》、《文選》、李杜諸家詩。其爲文馳騁跌厲，落筆滾滾千百言不休，如絕群之馬，奔踶騰驀於平曠之野，武夫悍卒，莫得而羈靮之。五七言律詩學杜甫，沉着悲壯如邊城鼓角，聞者動色。歌行長篇又往往學李白，沛放厥辭，才藻逸發，如漢濱遊女，靚粧麗服，委蛇容與，日暮忘歸。顧所作多不存稿。嘗自言曰：「詩文乃儒者餘事，奚用稿爲？」字畫遒勁奇古，四方之士得其片紙隻削，輒藏以爲寶。每會試之都下，海內豪雋填館修謁，公卿大夫折節造訪，其傾動一時如此。平居怡怡終日，對賓客劇談古

今，口未嘗及家事。卒之日，人始知其貧。嗟嗟，才士竟阨窮不耦終其身，君子惜之。嵩渚子曰：余卯角時與左生友，同讀書□臺，又同肄習白塔墟中，蓋知己也。左生長余十歲，余兄事之。竊嘗觀古之相知者，如韓孟歐梅輩合事同聲，切劘傾倒，心甚樂之。余自甲戌叨第，與左生別者十餘年，丙戌免歸，輒欣欣然喜曰：「吾平生故人，完好者惟左生，茲歸幸得續舊游也。」乃今已矣，嗚呼傷哉！左生之亡也，余撰七言近體三章哭之，而又爲之傳，以報知己於九京云。

《七修類稿・左國璣》 開封舉人左國璣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日，妓逃，而左作詩嘲之。詩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莫養野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世傳誦之。予以爲詩則妙矣，乃狎語也。在左爲之，不當。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南郭集》七卷。

雜録

李開先《六十子詩・左中川國璣》 文不中時選，飛書是所長。詩篇雖富麗，惜與人偕亡。（詩無副稿，身後被衆客商改換首尾，攘爲彼作。）

陳文燭《左舜齊卷跋》 余平生最愛太史公《伯夷傳》，而又得舜齊書，日展數過，欲罷不能。李川甫先生曾作《舜齊傳》，悲其高才不第死。然平生故人完好者，惟左生耳，令人益重其翰墨云。若此卷書法，蓋師顏清臣而有得者。李公名濂，左公名國璣，俱大梁人。

周祚

孫宜《周氏集序》 《周氏集》者，山陰周天保著也。正德辛巳，天保舉進士，與蒲圻廖鳴吾、沔陽童士疇、嶺南黃才伯、關中何伯直、四明陸舉之、今尚書甌寧李公時言，皆以詞學名。未幾鳴吾輩選爲庶吉士，而天保出補來安令，改給事中，已棄其官去，慕空同李子之學，馳書訊質，李重其文，答許之，而天保以是名益顯，集凡若干卷云。夫詩以詞勝，亦以音先，然南北氣殊，音則象焉，中原之音渾雄沈著，含蘊弗露，吳越地偏，厥音輕俊纖靡，幾乎濫矣，斯西施若耶之遺，而勾踐事夫差之所習也。然學士大夫往往從之者，非以其流曼易入而委媚足以悅人，故遂淫漸如此哉？東橋顧氏曰：空同詩近粗。夫粗必涉俗，匪俗不粗，空同詩俗邪？是所謂中原之響，而渾雄沈著之正韻也，此而粗名之，則顧之作雖列諸吳越間詩，奚不可邪？且粗與細疑似當辯，粗以俗配，粗卽非渾沉；細以密言，細亦非輕媚也。譬諸黃鍾大釜，洞扣洪播，而迤邐中具，彼彈絲鳴竹者，一聽盡焉，俗人不知，顧以爲妙音，於是乎病矣。今觀天保集，賦則而龐，樂府婉而厚，五言淳而鉅，柏梁驟而典，近體諸篇脫纖略冶，持重宗樸，序記書贊則髣髴漢儒，而駕唐絕宋遠甚，謂非空同家出邪？夫流風遺俗未論衆常，雖豪傑士淪之，故詩以拔去陳故爲尚。天保者，非吳越間人哉？乃其詩顧若是，斯亦謂特立不移者矣。初天保舉進士也，予蓋髫丱，侍其父京師，每見予所作，輒以爲難及，天保卒，其子允大者，予世交且殊材也，書抵予，言天保疾亟時，以得子評其詩爲屬，請予序之。嗚呼！哲人已矣，序成，予爲之欷歔者久之。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華容洞庭漁父孫宜仲可撰。

文徵明《送周君天保知來安叙》 山陰周君天保，以辛巳進士知兗之東阿，期年而縣大治。當道者才之，謂縣小不足爲也，移知應天之溧陽。未上，以憂去。服闋，改授滁之來安。於是人咸歎之，謂周君之才，常小東阿不足爲也，移而去之，宜得壯縣以騁，而來安猶東阿也，周君爲之，得微枉其用乎？而余獨謂非然也。【略】周君亦求其道而已。得其道，雖日事吟諷，

肆情林壑，不害其爲憂官政也。不得其道，則矻矻簿書，徒見其勞耳，何補於治哉？余嘗識周君之兄若弟，雅聞其人，及是邂逅傾吐，遂得其心事，蓋能以道自勝，而非可以地而易其志者。會其鄉之大夫士徵文爲贈，遂深言之，而不嫌於規也。

《盛明百家詩・二周詩集》 今觀其詩賦，果有渾龐沉鬱之風，瓌奇激宕之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祚，字天保，山陰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給事中，移疾歸，遂不起。當時李空同崛起河雒，東南士大夫多心非其學，天保自越中走使千里致書，稱弟子。南方之士，北學於空同者，越則天保，吳則黃省曾也。子沛，字允大，讀書前梅山中，入貲爲郎，官鄭州州同知，徐文長有「弔周鄭州詩」。

《明詩綜》卷四二 孫仲可云：詩以拔去陳故爲尚。天保樂府婉而厚，古詩醇而鉅，近體脫略纖冶，非自空同出邪！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有《定齋集》。

又 給事同懷兄弟四人，皆取甲第。而能不戀熱官，遠師北地，游心風雅。即其不以門望驕人，可以停澆激薄矣。集四卷，元孫工部郎襄緒刊行之。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四引《羣玉樓集》 定齋文酷慕西京，質疏達節，去雕去腐，時復爲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沈鬱復似少陵，而瑰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撇旋漂擊，已而噫氣泠然。故攬其詩若文，而志可悲也！

夏言

論述

綜論

田汝成《賜閒堂稿序》 《賜閒堂稿》者，少師夏公歸田時雜著也。公以命世之才，受知今上，明良之契，褒焉寡儔。是以一德輔承，昌明鴻業，盡倫盡制，郁然與周雅同風，兼綜千古，忠勤良茂矣。尋以松楸繫念，懇疏乞歸。皇上閔公之勞而難公之代，躊躇未許，顧以他辭賜去，弛張揚抑，顛倒端倪，殆有深意焉。而公則聞命感泣曰：「臣犬馬不任馳驅，自今有生之餘年，皆陛下所賜也。」歸而名其堂曰賜閒。【略】總凡四百二十七首，名曰《賜閒堂稿》。頃以璽書促覲，再陟臺階，道徑錢塘，出是編以授汝成曰：「此吾歸田時雜著也。子其爲我序之。」汝成受而釐之，次爲十卷，以復於公。公以授侍御曹君忭。曹君故館閣名士，受知於公，爲之校其訛謬，謀於侍御楊君九澤而梓之。楊君者，亦公廷閱士也。同按浙中，遂以授杭州府判羅尚絅監刻焉。【略】竊以公之閒非因賜而後有也，第以侈優假之深慈，表乞歸之始願爾。雖然，安石不起，其如蒼生？皇上注念耆德，師席久虛，覲謁之晨，獎錫稠疊，則向之以他辭賜去也，謂不有深意於公哉！謹以近日所得《恩紀詩》一十二首附刻卷末，將以明公受主上之寵榮，圖報未艾，而不易「賜閒」之名以名編者，蓋公之心亦欲無忘疇曩云爾。

楊時喬《夏文愍公全集序》 桂洲夏公昌才長猷，發氣高爽，早以論藝深與於北地李公，嘗有聞詞林，凡得而邇其風儀藻論，不覺卻武遜之。是時適守諫垣，以上郊廟耕蠶諸大禮，一言投合，群難莫搖，數年陟至孤卿元輔，諸所論思條覆，洋洋乎亦晁、賈、公孫之匹，舊有奏議仍別爲刻。公雖寵數

優隆久於諸臣，然亦屢忤屢復，已而謝卻香冠削籍，旋奉召還，閹臣銳進套議，公力贊恢復，時則聖心非復前議禮之眷，而同事者陰入讒譖，顯指威福，出公引過於欲救弗能，乃投杼論辟，國體人情，於是咸傷之焉。【略】公故有集，浙巡鹺察史全刻之，聞變劇去，公壻憲副吳君春遵遺言收存散亂，並著年譜，未竟，子大官君萊今始鋟梓，問序於喬，郡大夫有謂：公無血胤，狀誌久虛，因此可詳之。喬後進，未聞往事，特見乎海內爲公憐，談之尚嘆憤也，故不敢讓。唐劉禹錫序韋相國集曰：未爲近臣前，皆文士之詞，以才麗爲主；入爲學士至宰相往，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以識度爲宗。喬於公亦曰：未爲近臣使滇潞前，主才麗而意出清逸；入爲學士至宰相往，宗識度而氣加雄勁。逮自獄所上疏，吐心露膽，亢直激切，屢進弗省，左右私易之以哀婉祈籲，亦弗省，識者至今慨夫彼黨百謀必勝，後已微如占步，亦能變其文以取信之，卽哀婉無益也，至是益見公之壯烈，濱危不撓。當其履順被眷，卑之不作佞悅隱忍也，尤其所能者矣，若夫其相業，科部累所題覆，昭然公論，計已書之太史。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孟夏，賜進士出身、尚寶司司丞、同郡後進楊時喬撰。

林日瑞《重刻文愍公集序》　邑故有公集如干卷，爲公壻吳憲副學愚所搜遺，公甥別駕若愚殺青，繼乃災於鬱攸，人什襲之，無從廣覽。會公之裔甥孫諸生吳一璘陳請復祀，因徵其藏本，乃進鄭生鳩殘貌汶，覩吉光碩果，喜可知也。分別存之，公之眉目具在，詳其詳，略其略，要不敢置去取也。因極論君臣之遇，保厥終爲尤難，申屠、晉公庶與公千古同慨乎。崇禎戊寅初秋，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分守江西湖東道右參政、清漳後學林日瑞題於鵝湖官舍。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言，字公謹，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歷吏部都給事中，膺世廟特簡，改翰林侍讀，入直內閣，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嘉靖三十七年，論斬西市。隆慶初，復官，賜謚文愍。少師賦才敏捷，奏對應制，倚待立辦，以此爲人主所知。喜爲長短句，在南宮與屬吏虞山楊儀夢羽唱和，今所傳元相桂翁詞，及鷗園新曲，皆夢羽序而行之。少師得君專政，聲勢烜赫，詩餘小令，草稿未削，已流布都下，互相傳唱。歿後未百年，黯然無聞，《花間》、《草堂》之集，無有及貴溪氏名者，求如前代所謂曲子相公，亦不可得，可一慨也！夢羽記一事云：「少師嘗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舟淮上，與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此事亦可入《前定錄》也。

《明詩綜》卷四一　穆敬甫云：夏公律法精嚴，間出逸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桂洲集》　言未相時以詞曲擅名，然集內詞亦未甚工。詩文宏整而平易，猶明中葉之舊格。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三陳田按　貴谿驕蹇，當時語云：「不覩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觀弱侯《玉堂叢語》所紀，其取禍宜矣。五言特具高韻，才本揮霍。長禮部時，與翰苑諸公賦《觀蓮歌》，聯篇次韻，層出不窮，雖未盡合節，要亦豪宕之作也。絕句尤有風致。

吳一鵬《少傅桂洲公詩餘序》　予自歸田，不通朝貴之問者將十年。少傅桂洲公獨念一日之雅，悉以登仕以來奏議應制諸集十餘卷見告，讀之未嘗不歎公啓沃之忠、籌畫之精，而一時明良遭逢之盛也。今年冬，巡按侍御陳君蕙以公詩餘命吾郡守王侯儀刻焉，俾予序之。【略】李太白兩詞之後，歐陽公《平山集》盛傳於世，如十二月鼓子詞，爲王荊公所稱，而未嘗進御。東坡先生多卽席上口占歌詞，如《水調歌頭》瓊樓玉宇之句，聞於禁中，僅取「終是愛君」之賞而已，而未嘗大用。若公際風雲之會，履樞機之任，調燮之暇，游戲翰墨，風動泉流，而皆上賡帝歌，下鳴雅頌，與二三元老，更倡迭和於廟堂之上，比之歐、蘇二公之遇，過之矣。今觀諸一編之中，許國之志，憂時之誠，溢於言表。雖倉卒寓興，而莊重典雅，婉麗清新，渢渢乎雍熙太和之音也，於乎休哉！古之善詞者，溫庭筠、韋莊、馮延巳之流，失之浮豔，周美成、柳耆卿、康伯可之流，失之淺近；辛幼安、劉改之、陳同甫之流，失之粗豪。如公之作，華而有則，樂而不淫，實詞林之宗匠也，宜侍御君之賢，拳拳刻之也乎。雖然，予竊聞公每召對便殿，進侍行幄，忠言嘉謨，隨事規益，終日亹亹，深契聖衷，都俞吁咈之詳，有非左右可得而傳，而天下陰受其賜，則多矣。由此觀之，公昔之寄我者，皆其略也，而況於茲集也哉。他日金匱石室之藏，必有良史書之，以媲美虞謨、商訓於千載之上，世之欲知公者，尚當求其大者可也。嘉靖戊戌冬十一月，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管誥敕兼國史副總裁、長洲吳一鵬書。

皇甫汸《桂洲集玉堂餘興識語》　戊戌之秋，汸承謇出理楚黃，時桂洲元

相贈之以詞，並以內閣所錄一篇示之，曰：吳匠氏善梓，爾歸其謀諸，且爲我紀之。乃郡守王公儀樂任其事，汸也校而刊焉。夫詞，固樂府之流而聲歌之餘也，是故詠物之詞婉，攬景之詞麗，述情之詞豔，諷事之詞莊，不以博極而該，不以研思而工，故綴文之士猶或病諸，而鴻筆鉅卿所不棄而弗爲者也。若公之宏博載於紬史，嘉藻發於賡歌，典則陳於講幄，愷直形於疏奏，觀茲篇者，合公應制扈蹕諸集，宣金石，被管絃，乃知天之生公，將以鳴盛世緯國華，不徒詞人之甲乙而已。梓諸吳，吳之人詠而興焉，首被雅化。是故陳公蕙采風我土，遂樂董其成云。是歲冬十月既望，後學皇甫汸謹識。

石遷高《桂洲集玉堂餘興識語》　桂洲詞製於元相桂洲翁，密勿之暇，玄思雅致，經世華國，作者鮮儷焉。先是，侍御陳公蕙曾刻之吳，吳之人珍傳之。嗣扈蹕渡河諸詞未布也。時侍御樊公得仁按歷畿南，風紀之餘，雅重文教，迺承命遷高曰：子知夫桂翁扈蹕諸作乎？其言指而遠，其事肆而隱，其理典而則，渢渢乎大雅之稀音也，有裨世教多矣，盍並刻之，以溥厥傳？遷高弗穀，祇若命焉。【略】庚子歲冬十月望日大名府知府後學石遷高謹識。

費來《玉堂餘興引》　自風雅湮而古詩亡，樂經燔而諸調作，詞也者，固六義之餘而樂府之流也。【略】唐自李白而下，率多塡詞，慢調迨宋益靡，厥能引括風雅，以不失乎古之遺音，則自永叔、子瞻、希文、元晦之外，不多見也。今乃僅見斯帙耳。是雖公之緒藝，固亦可傳也已。嘉靖辛丑夏六月朔，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國子祭酒、春坊太子庶子、兼翰林侍講掌翰林院、同修國史、經筵講官鍾石費來著。

高梧軒《桂洲集外詞識語》　貴谿行誼，具詳《明史》，不具書。曩日過金陵盜山書藏，獲讀《賜閒堂稿》，因飭工裁錄。其詞稿凡二集，一得五十六首，一得七十六首，意其詳盡，行授梓人矣。壬申冬日，復見明刊本《桂洲集玉堂餘興》，蓋嘉靖間皇甫汸刊於吳中者。都六卷，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每行輒空首二字。其有涉及廟堂者，則頂格書，同於制策之雙擡。詞籍刊本，體制特崇，殊復罕覯。余舊藏《延露詞》原刻本，亦視界闌低二格，每用爲異。茲乃知其有所沿溯。意者貴谿官階特達，詞籍又及身刊行，故不得不師制策之成格，用爲頌聖之資乎？書題《桂洲集》，別題《玉堂餘興》一行，據跋則單行詞籍，初不麗於桂洲全集者也。六卷合詞二百五十五首，視《賜閒》多至倍蓰。然以校《賜閒集》，除互見外，又得別出者八十首。其間復有字句題目之異同。大約以《桂洲》爲較勝，茲刻率準桂洲原有序跋，一不刪乙，而《賜閒堂集》之八十首，則次第二集別編之，題曰《桂洲集外詞》，纚屬以行。貴谿所作，庶備於是矣。癸酉元夜高梧軒識。

楊儀《重刻桂翁詞序》　元相《桂翁詞》六卷，初刻於吳郡，再刻於鉛山，三刻於閩中。每刻成則新譜復出，公盛德大業，天下具瞻，片紙隻字散落人間，莫不爭先快覩，貴如珙璧。至是陳生堯文又得《鷗園新曲》，併前六卷並刻以傳，知儀嘗受公恩紀，因以相示。【略】往在壬寅歲，儀繆領霸州之命，公屬詞書扇以爲贈言，時方夜暑，使至拜辱於今司成程舜敷座中，執燭誦之，一闋既終，坐客皆歔欷動色，再歌之，涼飆肅然，左右皆掩泣而走。明日篇章遂傳布都下，兒童輿皂皆能歌之，乃知禮樂之化，入人深而感人速至於如此。公之再召入相也，道過吳門，以疏草若干卷、詞曲二卷示儀，儀仰而歎曰：我朝中興，一代制作明備，盡在疏中，可以方之周禮，其事則廟廊之大典，儀非其人，不敢僭言。至若此詞，公憫時戀國之忠，進退審擇之正，君臣始終之義，悉具無遺，遠追風雅而近方詩史，諷詠其辭，光霽在目，世之學者蓋不待親承德教，而平生大略可仰思過半矣，豈特鏤玉雕瓊與古今詞家相爲比擬者哉？此又誦公詞者所當知也。刻既成，敬書其末。嘉靖丙午二月朔旦，門人常熟楊儀再拜謹序。

《遠志齋詞衷・夏貴溪詞》　虞山詩選云：夏貴溪喜爲長短句，詩餘小令，草稿未削，已傳布都下，互相傳唱。歿未百年，而《花間》、《草堂》之集，無有及公謹名氏者。求如前代所謂曲子相公，亦不可得。大約《花間》、《草堂》，亦宋人選集之偶傳者耳，此外不傳者何限。況幷不入選中，則佳詞滅沒，又不知其幾矣。近嚴都諫顥亭亦云然。邇來詩餘無成選，故名作遂多散軼。目前如此，將來可知，安得呵爲剩技，遂云無關大雅哉。

《古今詞話・夏公謹工於長短句》（存目）

又《夏言桂洲集》　柳塘詞話曰：文愍少時，侍父於臨清宦邸，出外漁色，爲人所困。每愛名姬一塊玉者，禁之不止。登第後，嘉靖中以議禮驟擢，猶寄情於小詞，大拜日不廢也。《踏莎行》等詞，故嫁名於無名氏，又見桂洲集中。《湧幢小品》曰：世廟因正月降雪，命夏言等作《時玉賦》。石塘曾銑與夏爲內戚，夏遂信爲河套可復，緣作《漁家傲》屬和之。黃泰泉有「千金不買陳平計」句，蓋譏之也。

《詞苑萃編・品藻・夏桂洲詞》（存目）

又《指摘・夏嚴贈答》詞至夏桂洲、嚴介溪，俱以《百字令》、《木蘭花慢》爲贈答之什。如陸儼山、周自川亦無不效之，但悉遵舊人之韻，千篇一律，了無旨趣。若桂洲閨豔小令，膾炙人口者，則又嫁名於無名氏。集中三百九十調，應酬居多。介溪往來詞調紛紛，於扇面畫幅相見，輒用以媚之。嘗有寄陸儼山《百字令》後半云：「祇今遙指江雲，重吟渭樹，高興參差發。四十年來同宦海，不覺飇馳星滅。槐省垂魚，鳳池鳴玉，相對俱華髮。君恩報了，五湖同訪煙月。」此正奸雄之語也。余雖不欲以人廢言，亦豈至爲其所欺耶。（錢允治）

《蕉軒隨錄・夏桂洲》夏桂洲就逮，實緣嚴嵩修怨，代仇鸞草奏，訐夏納曾銑金，交關爲利。夏抵通州，再疏訟冤，謂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世宗已先入嵩譖，竟棄市。貴溪、分宜，蓋鄉人也。夏直率，嚴陰險。夏爲先達，援嚴自代，輒以門客畜之。嵩始而謹事，繼而蓄怒，終而傾陷，雖奸邪狠毒，亦夏之有以召之矣。嘗閱《鈐山堂集》，其與桂洲酬贈唱和之什，盈篇累幅。如「殿頭鵲立知元輔，親佐唐堯致太平」，乃《和桂翁郊壇喜晴奉天殿捧詔》詩也；「商巖先夢說崧嶽，會生申乃祝少師」，《桂翁壽辰》詩也。至《贈桂洲作宗伯序》，以馬周之奏疏、蘇軾之文章，皆不足爲桂洲道。撰《嚴州夏公祠碑》，以宋歐陽觀任綿州推官，爲死獄求生，實生文忠公修爲宋宗臣，比夏鼎之生桂洲，可謂推崇到極處。顧執筆如此，設心如彼，殆小人之所以爲小人歟？余曾讀《保孤記》，知桂洲死後，妾崔氏遺腹生一子，託趙金五護持，中更患難，至十五歲崔氏已卒，乃復歸於桂洲繼妻蘇夫人所。而吳學愚（春，桂洲壻。）與夏少洲一書，極言保孤始末。少洲疑即桂洲從子主事克承，克承先削籍爲民。遺孤名先承，從其序也。《明史》謂夏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當時未見《保孤記》耳。又記中附載：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陝西澄城縣界頭嶺山吼，至二十七日劈裂一半，東西移走三里，南北移走五里，分宜乘隙趣陶仲文以楚昭王軍中見赤雲如鳥，夾日而飛，周太史占移禍福於楚將相之說上，故夏及於難。並云：夏生于壬寅年丁未月丙寅日壬辰時，江西星士王玉章者，於其少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公決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斤。」車斤者，合之爲「斬」字。是說也，余蓋存而不論云。

分論

《雪夜召諸高玄殿》《皇明詩選》卷一〇：舒章曰：文愍詩頗長應制，有形模而少精色，此作亦近初唐人。

《扈駕承天謁陵》《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三四佳。

《滿江紅・和岳武穆》《蘭皋明詞彙選》卷六：句句設身處地而出，不惟和韻，並性情事業俱合之矣。但未審先生後，繼響更有誰人？

《念奴嬌・中秋次李漢老韻》《蘭皋明詞彙選》卷七：李云：此公十六歲作耳。看其聲口，早是異人。

《念奴嬌・詠懷》《蘭皋明詞彙選》卷六：顧云：意欲投閑，語多慷慨。

《浣溪沙・春暮》《大雅集》卷四：語意幽遠。

《申議天地分祭疏》《明文遠》卷二二：根柢前賢，確有見地，議論殊不可易也。當日紛紛聚訟，至以公謹之故，有詆宗佛爲囈者。嗚呼！其亦不思甚矣。

《申議郊祀二祖並配疏》《明文遠》卷二三：《禮》無並配之文，況太宗於太祖功德懸絕，尤非可一例論也。義精辭達，千古不磨。

《參酌古今愼處廟制乞賜明斷疏》《明文遠》卷二三：其所定廟制，未必盡合典禮，而攷據詳覈，議論昌明，石渠天祿間，此疏決不可廢。

傳記

《明書・夏言傳》（存目）

《明史・夏言傳》（存目）

著録

吳一璘、吳宏《文愍公全集跋》粵惟先外太祖桂洲夏公廿載黃扉，入承

綸綍，出典樞機，其間多所建白，感時興事，聽讒畏譏，纚纚數千萬言，盈箱積案，無非聲心以勞其功德，乃卒不免於貝飾，王碧化蓑弘之血，毋亦天忌其才，必使受報不疑，得以其忠信表見後世。先憲副、先別駕購求遺編，壽梓成集，災於鬱攸，璘承藉薄而寥甚，殘帙雖存，徒望蠹腹，安冀一點孤忠從□表見？何幸太宗師既復其祀，又徵其集而剞劂之，文愍之功德仗太宗師而彰，太宗師□□□宜與文愍之集並垂不朽，□□□□□獲與重較較□□□□□聲施後世，語不虛云。

吳萊《夏文愍公集識語》　文愍公，萊之外大父也。變亟狼跋之秋，殷囑先大夫收拾奏議、詩詞，彙以成集。奏議已刻成，而詩文之有者僅什一，卽如五言律只數首，可推也。萊承父命，據其見存者紀諸鋟梓，蓋亦追念先大夫感翁之誠，而匪敢自附于述者之明也。【略】我翁歷臺省而秉鈞衡，慨然以宣上達下自任，更定是非，面陳衮闕，忤旨賜閒，復起坐罪，可謂剴直不諛者矣。自始至終，情見乎辭，略無感時憤俗之意，而永訣一絕，尤重天恩，此其心尚何尤耶？夫惟剴直不諛，是以不免千古義士之慨。夫惟至死不悔，是以終承九重褒錫之榮。嗟夫，讀是集者不特可以知翁之文，亦可以想見翁之心事矣。萊也小子何知？奚能發翁之秘？然血戚之情不容已，僭撮其略，次於序左云。萬曆乙亥歲仲秋望日，不肖甥吳萊頓首百□謹識。

《國史經籍志》卷五　《郊禮通典》二十七卷。（夏言撰）　又《桂洲奏議》二十卷。　又《文愍集》□卷。

宋定國、謝星纏《國史經籍志補》　夏言《陵祀扈蹕錄》（一卷）。　又《桂洲詞》（一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深衣考》，夏言著。　又《士儀禮略舉要》十卷。　又《太常志》十卷。　又《修玩志》六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聖駕渡黃河記》一卷，《記召對廟廷事》一卷，《扈蹕錄》一卷。

又卷二二　《桂洲集》五十卷，《賜閒堂集》十卷，《應制集》四卷（卷三〇作「十卷」），《桂洲詞》一卷（一作十卷）。

又卷三〇　《桂洲奏議》二十卷，《南宮奏議》五卷，《奏謝錄》二卷，《諫垣時政奏議》二卷。

《明史・藝文志一》　夏言《深衣考》一卷。

又《藝文志二》　《聖駕渡黃河記》一卷、《記召對廟廷事》一卷、《扈蹕錄》一卷。

又《藝文志四》　《桂洲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桂洲集》　十八卷，明夏言撰。言有《南宮奏稿》，已著錄。此集凡賦詩詞八卷，文十卷，首有年譜。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夏言《南宮稿》五卷、《寧桂洲奏議》二十一卷。　又《桂洲集》十八卷。

雜録

《玉堂叢語》卷八　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八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攜酒餚甚豐飫，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不以一匕及嵩也。

毛伯温

論述

杜柟《東塘先生集序》　杜柟曰：余嘗從先生遊，故得校先生集云。【略】先生之爲柱史也，正色變俗，有文紀之風裁焉；其爲廷尉也，明愼哀矜，有定國之平恕焉；及在西夏，則威遠輯人，有仲淹之謀謨焉。至屢休屢陟，常度靡忒，又子文之雅量也。大哉心，其見諸文矣！美哉文，其徵諸心矣！表裏體用，蓋殊塗而同歸也。余又觀先生之英華，匪專於茲。遠規沈略，可當萬里，是之謂才；達古通今，可備顧問，是之謂識；外和內剛，可寄綱維，是之謂節。才也、識也、節也，駿發踔厲，滋漸古人，又豈言語文字之

可擬哉？惟今聖皇篤古求舊，寤寐伊呂，起先生於制，將正號復宇焉以托，蓋深知先生備文武之器而能爲夷險之需也。甫期月，寵命四加，世豈多見？茂業日隆，天下想望，鬼乎崇哉！《詩》「裳裳者華」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歟！明嘉靖戊戌五月五日，門人潁川杜柟謹撰。

唐龍《毛東塘集序》 大司馬東塘毛子，生文忠之鄉而仰止前脩者也。是故游藝學海，橫槊詞林，其所賦詩，連篇累什，諸體咸備。總之凡若干卷，授簡於予，俾序之。【略】毛子式際昌期，受知明主，入則爲太子賓客，出則建牙受鉞，以當元戎。文忠在宋有是否耶？夫遭逢之特者則感奮益至，責任之兼者則佛肩尤力，而況毛子忠朴素形者乎？是故啓心宣德，陳力訏謨，夙夜皇皇然，務期爲忠爲賢，以煥名世之業，以昭不朽之功者，宜在文忠之先也。斯集也，無亦緒餘而已哉！嘉靖己亥仲春初吉，蘭谿漁石唐龍序。

童承叙《東塘詩集序》 詩之道，溫醇龐博標其體，典麗婉切摛其辭，淵弘高曠極其趣，優柔衍溢揚其風。漢魏而降，莫盛於唐，開元、天寶而降，莫盛於大曆、貞元之間，遡求其人，陳伯玉獨變古雅，李、杜並號大家，王、孟、高、岑、錢、劉、韋、柳皆總齊群軌，典刑後代者也。明興，作者接武。正德間，李、何繼倡，雅頌復振，朝英國秀，嗣響有唐，若東塘先生毛公亦其一也。公淵源之學，藻繢之才，馳聲藝林，追跡哲匠，篇翰播流，人以爲寶。嘉靖戊戌，公晉大司馬，攝臺長；己亥，兼攝宮賓，奉命征南。瀕行，廼裒舊草，屬叙校輯。叙受而卒業，如入深山，涉巨川，林木蔚而波濤張，如開琳琅之府，光怪隱耀；如人冠冕佩玉，表儀廟堂；如鸞鳴鳳噦，咸中律呂；如秋空夕月，色相超迥；如睹土鼓山罍，莫辨世代；如聽朱弦越底，而有遺音。及究其指歸，則秀麗精研自襄陽、右丞，雄健悲壯自渤海、嘉州，清贍閑曠自隨州、考功，沖澹蕭散自蘇、柳二刺史，蓋憲章翰林、工部而祖述拾遺者也。且公博綜經籍，故其體正；涵泳性情，故其辭昌；襟度恢豁，故其趣遠；神采峻茂，故其風高。噫！是可以傳矣！矧公膺宸眷，攬政紀，出入將相，懷柔夷夏，翊文明之治，培元良之基，勛伐隆懋，有足爲旂常重者，詩特其緒餘爾。叙辱公甄拔久，比在東府，又從公後，諷誦之餘，僭爲紀述，以侈公製作之盛。若其微辭隱義，主文譎諫者，則荒譾尚不能測其壺奥也。是歲秋九月九日，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左春坊太子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經筵、國史官，門人漢汭童承叙謹識。

王儀《東塘詩集序》 嘉靖丁酉，儀以歲覲祇役京輦候謁大司馬中丞東塘毛公臺下，時聞公稿就編，儀廼請刻於吳，以播傳文林，公諾焉。越己亥秋九月，公廼肅將聖天子明命，濯問交南，授鉞開府，往涖三省，煌煌師旌來經蘇臺，儀時承乏戎備，迎公轅門，復申前請。公廼出所撰《東塘詩集》十卷，總古今體凡九百一十八首示儀，儀遂拜領以歸，莊誦有旬。辭藻而則，調壯而遠，思悠而淵，事核而贍，如登玄圃而琳瑤輝粲，如翔鄧林而樲柟森竦，渢渢乎，洋洋乎，其超李唐，駕六朝，而登於兩漢者乎！因展卷而嘆曰：我公之詩，邁古今而獨盛者有三焉。【略】刻事既成，儀敬僭書於末云。嘉靖庚子春王正月之望，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飭蘇松等處地方兵備、前貴州道監察御史、晚學文安王儀謹撰。

陳一德《東塘詩集後跋》 公之爲文，本經貫集，鈞秦遡漢，以博綜之學宣弘麗之翰，形之詩歌，古調媲於風雅，近體兼乎李唐，照耀乎詞壇，振動乎文苑，則不朽之三，古今之所難兼者，公咸有之，可謂鮮矣。譬之崑崙之流，嵩衡之雲，其蘊有本，其出有源者，立德之謂也。川流爲文，舒空爲彩者，立言之謂也。灌潤品彙，興作雷雨者，立功之謂也。蓋途雖有三，而道其一致者乎。一德以家君與公舊同出處，故得以通家之末登炙几杖，時沾謦音。詩集十卷，乃兵憲肅齋先生請刊於吳者，公嘗命一德預執讎校之後，乃得挹滄海履瑤林而炫爛於瞻仰也。工者告竣，乃僭揚美盛於萬一云爾。嘉靖庚子春三月朔，武陵晚生陳一德頓首再拜謹識。

朱廷立《東塘先生文集序》 今讀茲集也，仰見夫子之文，如發矇焉，信乎雲行而水流也，孰法式哉？孰體格哉？以言乎道而已矣。夫道一也，其存之也爲明德，其達之也爲徽猷，其明照之也爲耿光，其紀載之也爲文字，合內外而一之者斯正學也。夫子眞我師哉！鄙儒者外道以爲文，文卽二無貴矣，而猶尺寸先作，剽假殘語，詡詡然曰：此謂法式，此謂體格，爲惑甚矣。嗟乎，正學明則天下之言文者皆其身有之事，正學晦則天下之言文者皆其未試之談。是故經傳之文，文□其人，訓詁之文，文與人不相似矣。明正學以導之，使趨于正，不有賴於夫子之文哉！一代名筆，羣材具瞻，嗟乎文矣。嘉靖辛丑季秋望日，楚通山門人朱廷立謹識。

王崇慶《序新梓東塘毛公全集》 慶也尚憶戊辰釋菜看花，偶聯公榜，均

之四方一時異姓同胞也。乃今備官南都，公之子棟走書至自豫章，少子楠則足且三及吾門焉。雖其居遊各異，而乞言以梓全集，一而已矣。嗟乎，落月屋梁，公也莫之卽矣，而顯親必欲弗墜，二子者之孝心懇惓何如哉！慶所以感動而莫敢以弗文辭也。是故詩有若《南征和杜》，疏有若巡楚閩洛撫西夏督三邊及謝賚辭，起服又有若議處安南明憲新題，文備諸體，則夫擲地而金聲鏗鏘，仰天而河漢昭回，未之能爲喻也。然則忠結重瞳，才雄漢魏，名振華夏，人以爲近時未有，諒乎允矣。雖然，梓公之集者羣公子職也，垂後先之光者東塘公素也，若夫公之里黨眷戚及公之僚寅故舊，不又有月旦之評世講莫逆者，出乎話言存乎傳頌者耶？因附及之，並以爲公之後嗣告，吾黨識者必有鑒於茲。嘉靖乙卯孟夏望前三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前南京戶禮二部尚書、開州端溪子王崇慶謹序。

羅洪先《東塘毛公全集序》 終公之身，詩文集十八卷，奏議二十卷，御書謄副及諸孤朴、棟、楠、孫懋宗纂公終始又十五卷，總五十三卷，爲全集，梓存於家，可謂富矣。將非憑者多，負者厚，又若有啓之者，其能然乎？憶與公同朝比居，旦夕過從，問難專誠，曾不自足，後進逅舟次，偶示一絕，謬有所請，公欣然更也，次日有謁者，輒相告喜幸。嗚呼，今人出一文字，嘗恐人或指摘，稱譽稍緩，面目發赤，孰能以心相下，以善相讓，如公者哉！百川之渟滀也，入而不拒，容而不溢，以其有所歸也，故能成其大。陂池沼沚，量斯限矣。公之集評者甚衆，無俟于余，獨舉其虛己若此，以見公之大，讀者其毋止於羨慕而遺其所本矣乎。嘉靖辛酉春二月望，同邑晚生羅洪先譔並書。

陳昌積《太保東塘先生毛公全集後序》 公集有《三賢祠》、《平斷藤峽記》、《送屠通政歐石江序》，有菊木兩尊事狀、徐用先傳，有築五堡、平交南、明憲新題各奏議，和少陵南征等篇，皆其著作之大者，雖不至如逸侶墨客，抉斥物類，凌爍景光，掊其鉤棘之肺腸，以工苦艱拂爲課能，要皆攄寫颺歷之已事，布露擊存之磊魂，備才於形容，而殫能於從好，踆乎軌循墨守之嚴，而不徒爲文麗用寡之作也。【略】公集得序記、書啓、碑銘、狀誄、傳誌、雜著共八卷，奏議二十卷，詩歌十卷，總題曰《東塘先生全集》。其效謨雅左穀諸體之□，仍收錄於中，以見公之位愈高，而收善之心愈廣也。隆慶二年戊辰六月姻晚生陳昌積頓首書。

施堯臣《刊東塘毛老先生文集序》 近代士夫稍自樹立者輒有刊，如公俊偉，何集傳無聞耶？有告之者曰：公正直，不理於權貴，方聖天子眷注之隆，陰嗾之至罷至死其家，猶慮不測，故公之行實遺文，皆秘不敢發。余曰：嘻，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有一代之君臣，必有一代之制作。公固先聖皇之名世也，一時豐功偉烈，公之宣力居多，所托以不朽者遺文耳，可無傳乎？然亦竊嘆而未及覩其全文也。隆慶改元，余再起爲湖西僉憲，觀風安城，登公之堂，交公之二子隆甫、喬甫，舉生平之所欣慕怪嘆者叩之，始得陳兩湖公之所彙次者閱焉。忠懇之心事，經濟之謨謀，光明之學術，藻麗之辭華，靡不畢具。使非有令子世守之，賢戚友彙次之，將散失不能全矣，是誰之咎耶？乃卽日命工梓之。夫文也者公器也，梓之者公諸天下後世者也。【略】隆慶二年冬十月朔，賜進士第、分巡湖西道僉事、青陽施堯臣謹書。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東塘數與夏公謹、李獻吉、方思道相酬和，故其詩頗具風格。《夜泊富陽》云：「秋夜江風急，樓船水月明。汀洲散漁火，烟樹隱山城。雁逐星河沒，蟲依草岸鳴。鄉心愁欲絕，何處擣衣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毛襄懋集》 文格頗疎暢。詩則所造不深，詞多淺易。蓋伯溫北拒蒙古，南服安南，以功名自見於世，文章非所專營。童承欽序稱：正德間，李、何首倡，雅頌復振。嗣響有唐，伯溫亦其一。乃自尊其師之詞，非公論也。

傳記

羅洪先《明故前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塘毛公行狀》（存目）

徐階《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塘毛公墓誌銘》（存目）

《明史・毛伯溫傳》（存目）

紀事

《西江詩話・毛伯溫》 伯溫征安南，島人咏萍諷之曰：「錦鱗密密不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層浪打誠難破，萬陣風顛永不沉。多少魚龍藏裏面，太公無計下鉤尋。」伯溫次韻和曰：「□□逐水冒秧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來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心。寧知聚處還知散，但識浮時那識沉。頃刻中天風色惡，掃歸湖海竟無尋。」伯溫復宣布朝廷威德，安南卒歸地降，世宗嘉之，進太子太保。字汝厲，吉水人，嘉靖進士，官兵部尚書，謚襄懋。

著録

葉稠《東塘詩集後跋》 此我夫子塘翁老先生詩集也。不才稠承乏吳江學諭，歲己亥冬，夫子出將過吳，稠以鄉晚末且辱夙教，得承命與門生錢乾以董正書刻後，門下朝夕從事於郡之鶴山書院，敬戒以爲諸役者先，而諸役者亦罔敢不欽，廼是歲春季月事始竣，稠敬誦終帙，眞昭代一明典也。謹百拜，敢以歲月識於殿。嘉靖庚子歲立夏日，鄉晚學生樂平葉稠頓首百拜識。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東塘集》十卷。

又卷三〇 《東塘奏議》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毛伯溫奏議》二十卷，《東塘集》十卷。

乾隆《吉安府志・大臣》 《通志》按云：伯溫所著名《東塘集》今傳者止《平南錄》一卷，《詩選》一卷，《奏議》二卷而已。今按《東塘集》七種共二十卷，俱存。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毛襄懋集》 十八卷，明毛伯溫撰。伯溫有奏議，已著錄。此本凡詩十卷，文八卷。

又《東塘詩集》 十卷，明毛伯溫撰。是集爲伯溫所自編。後併入全集。此乃其初出別行之本。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毛伯溫《襄懋奏議》二十卷。又《襄懋集》十八卷，《東塘詩集》十卷。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 《東塘集》十卷，明嘉靖間刻本。

周廷用

論述

鄒文盛《八厓集原序》 周子年甫強仕，卽解組歸山，以著述老。今其子雲石宦浙，鋟父所著《八厓集》數十卷，謂余曾共舟交稱最，因丐爲序。余維周子學贍而用莫抒，才大而位弗稱，滿腔堯舜君民之情，百未一售，賈生之治安、陸子之奏議，懇款流涕者，一一於詩歌詞賦中發之。故其音節悲壯，感慨遙深，凡寄情寓旨，都足爲君國龜鑑，匪徒搖筆染翰嘯月嘲風，僕僕然嗜作雕蟲小伎也。觀者不得其指歸，苟徒賞其集中某某伯仲漢魏，某某出入晉唐，詎足知吾周子也哉！至於古文亦復如是。大都根柢六經，咀嚼三傳，渾穆奧博，當在建安、黃初間。目今二家先熾，七子復倡，騷壇詞客，茶然從風，周子起南楚，遙相競爽，凡足所歷，目所到，耳所及，心所感，情所觸，悉以詩寫之。縱茶亭酒肆，冷廟荒剎，不惜淋漓揮翰。昔江文通遇物輒賦，杜子美到處題詩，吾於周子見古人云。嗚呼，當周子歸里時，余亦以遣蔡潮詣播故改蒞南京都察院，力薄不克挽，脫使周子正色立朝，當爲汲長孺靖淮南之謀，又烏致有西江逆濠之變哉！今讀《八厓集》，尤深人景仰矣。因漫書以應雲石請。時嘉靖九年四月念八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屏陵鄒文盛時鳴甫譔。

張時徹《八厓集敘》 先生楚之豪也，衡嶽以爲高，洞庭以爲深，七澤以爲富，其所得者深矣。令于宣城，眺陵陽宛溪之奇。賓于上國，出入麒麟白虎之班。仗節貴州，覽盤江五溪之形勢。旬宣四方，窺錢塘海門雲蒸日出，弔林逋於孤山之陽，探武夷九曲之勝，追訪九仙之遺踪，循杜甫瞿塘灩澦之

觀，睇宋玉陽臺雲雨之異，徘徊南浦，慕王子安之奇才，揮霍宇宙，出納江海。是故其志舒，其思遠，其言博大洪深而不可貨也。以予觀之，宣鬱導和，莫暢於雅矣。比物醜類，莫深於賦矣。正情協則，莫精於選矣。撫時寄興，莫肆於律矣。類族揆方，莫辨於文矣。經世軌物，莫備於緒論矣。是故可以傳矣。夫若是，奚以窮爲哉！抑余聞之，文也者志之章也，德之鑑也，細人尚拘，君子賤泥，是故九萬之翼可以圖南，泰山之觀天下爲隘，于時見之矣，然則又奚以窮爲哉？

陸釴《八厓集序》　余觀《八厓集》，汪洋澄麗，奥衍弘暢，宗文典述風騷，步驟屈宋班馬，蓋詞人之超軼、昭代之名家也。其究得於八厓之勝爲多，是故疊嶂驚濤掩薄日月以呈其壯，蒸雲積靄倏忽明晦以彰其變，蛟鼉水若豹犀罔象隱見而莫測以閟其蓄，驪珠丹碧水府之珍光彩錯落以吐其華。壯則體崛，變則美不遺，蓄則蘊不露，華則有章，八厓子之文，其誰弗愛且傳哉！雖然，地有靈傑，則士有特行，文藝非所論焉。屈賈之忠憤，希文之憂樂，岳武之勳□，咸是焉寓。余獨謂八厓子之大觀，不在名勝，而在茲矣。

周天錫《八厓集跋》（存目）

周美寬《八厓集跋》　先廉憲公性明敏嗜學，家貧益力舉業，暇惟詩文自娛，與邑孫石磯先生暨中州何大復、王稚欽諸名士相競爽。顧隸仕後，歷任凡六遷，所至騰聲，正廬陵不暇論文字時，而偏以所得山川之勝、車馬之富見諸吟咏間，彙爲《八厓集》七卷，合龍門燕公爲一轍，何經濟學問兩美並臻歟？【略】裔孫美寬百拜識。

周慶《重刻八厓集序》　先廉憲公《八厓集》凡七卷，【略】戊辰春始於泌署鳩工就梓。【略】樂府古體居半，五七言近體居半，七言絕句僅一首，傳序碑志三之一，悉遵原刻，惟缺五言絕句。其他脫簡及字畫漫滅處，因之弗敢意爲增損也。史謂廉憲公性豪邁，才思駿疾，援筆千萬言立就，故籍中體制鴻備，含蓋一切。昔賢謂唐人之妙，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具是觀哉！然此先輩序次有言之者，不復贅，謹述先王父兢兢手授之意，以志愾傻之思云爾。時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桂月朔日，裔孫慶增敬識於泌陽官署。

孫宜《八厓子詩序》　孫子曰：八厓子《蜀稿》凡數百餘首，即其可以置余意者叙述於左云，其他則固皆精細言華，余不能贅焉爾矣。《峽中行》十首：洞庭子曰：《峽中行》十首，其模擬規劃險阻嶔崟之狀，似矣。往余北遊時嘗聞蜀人言：三峽勝類天地造然，愕然驚聽也。顧自以爲未獲躬履目擊，乃今讀八厓子詩序，余可以止遊已矣。《巫山詩》八絕句：洞庭子曰：巫山八詩善矣，至其謂「已而雙流窺石鏡，更從三峽度巫山。」「蒼苔翠映金光洞，瑤草青搖玉如屏」者，則固有麗崛壯意焉。《八禽言》：洞庭子曰：古人詩有假物寓言以諷者云，姑惡之類是也。八厓子爲禽言八章，穩詞貼義，要皆親切宛曲，近人情矣。夫詩以鳴實者也，故有繪藻飾華險詞詭語，讀之大略中聽，君子乃或亡采焉，失實故也。往余覽李長吉詩，怪其言誠所謂中聽矣，然於是則未之深，若眩人戲爾，嗚乎！《寄孫石磯》：洞庭子曰：八厓子於家大夫也，寄贈懷慕，蓋數十章云。攄悃發素，嗚思繹哀，備極體範矣。古語有之：士爲知己者用，八厓子所謂知己非耶？今世學士大夫，帥好貴耳賤目，其所褒揚頌述，篇帙稠雜，往往即達官顯士有之，意欲以獻顰效諛爾，非在紀實也。夫微八厓子，則余家大夫幾已矣，後世安得知有是人哉！《夔州秋興八首》：洞庭子曰：《夔州秋興》八章，紀夔事也。其猶有少陵之遺乎！夫八厓子諸作，皆任志率情，故其詞或不牽切整飾，亦往往有跌宕不羈意焉，至是乃獨縝肅不苟也。予謂八厓子，蓋深用力於此云。《同年孫石磯提學蒙薦喜而見寄》：洞庭子曰：八厓子詩曰：「懷寶豈容賢在野，賜環終見帝憐才。」八厓子意厚已。夫國家以考績馭外臣，以論劾付臺諫，即稍出言，往往憑藉視爲黜陟，百年於茲，殆未有以易也。是故假忿紓怨，攙擠善類，臺諫有焉。聲焰熏灼，亡敢誰何，其以考績黜者，令大賢夙德行若由衷，終弗及□云。而銓衡之曹，又帥拘牽宿例，不得輒有所品拔，故士雖或膺薦被列，即剛明彊毅深結主知，如某如某，亦莫能稍振流弊，選用一二，借以雪天下之憤也。往高皇帝時，一日悉捕吏受賕者數十人誅之，是故賞罰殺生，率出不測，故人有所懼，而下亡以容奸。今報怨酬德者殆莫可數計，而士大夫直以辜不辜爲進退，夫何以云治也。始八厓子謂予家大夫既已累薦矣，乃復瓠落不值，故予以對八厓子云爾，以余言爲然。《寄淺谿子顏惟喬》：洞庭子曰：詩言淺谿子謂得異人術，能越千祀而變九齡，長往不返。信斯言乎，則神仙可以術得，而不死之藥可以力致也。夫淺谿子之說，其有逃世之託乎。余往在獄中獲見淺谿子，觀其言與人，非今世士也，余故知之云。《聞石磯將歸丘園》：洞庭子曰：八厓子是詩曰：「閉門合著歸田賦，投筆休爲辨謗書。」達者之論也。魯恭士有言：「譽人者

少，毀人者多。」予讀之稱焉。夫說士無衆聽，讒夫無反情，彼既旁誣曲煽，令黑白倒置矣，設有自訟，彼即心知其極，肯曲己而人直耶？是故聞謗而辨者，讒之囮也，辯則愈激其情，激其情則謗益力矣。故廼有詭造巧搆，指辯書爲證案者焉。嗟乎，可不懼哉！《送舉人劉子起宗會試》：洞庭子曰：劉子者，東山公孫也。往余從家大夫北遊，與劉子同師友云。當是時，余年蓋未童，而劉子亦且少也。嘉靖戊子，余乃得讀八厓子所試劉子文，今乃又得讀是詩，余故知劉子矣。（先廉憲公《八厓集》聲走海內，名流叙跋甚多，旁溢雜出，往往散布人間。曩余見孫洞庭先生集載公傳暨詩小序，古奥瑰倔，如法物然。今重鋟是集，梓公傳并繕各小序於卷首云。）

《湧幢小品》卷一七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爛然。所著有《八厓集》。八厓，其地山名，臨江有奇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正德辛未進士，知宜黄縣，入爲御史。未一載，補外，爲僉事，參議福建，兵備四川，進江西按察使。請囑不行，入覲，都御史汪鋐摘黜之。顧華玉曰：「子賢才稟超融，文鋒迅湧，兼能博涉強記，滋培詞本，故援筆長賦，爛然成章。氣倜儻豪岸，不宜於俗，爲御史言事，多觸時忌，及爲監司，不善遷合，失權近意。有《八厓集》若干卷。」華玉於子賢極相推挹，今觀其詩，粗豪奔放，往而不返，蓋楚士之有才情，而不諳於格調者。

《明詩綜》卷三九　顧華玉云：子賢才稟超融，文鋒迅湧，援筆長賦，爛然成章。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八厓放言忤俗，東橋深惜之，《國寶新編》以之爲殿。贊云：「按察人豪，闊視放言。文藻性成，早垂鉅篇。」然製作庸庸，求其鉅篇，頗罕。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八厓集》　顧璘《國寶新編》以廷用爲殿。其贊云：「按察人豪，闊視放言。文藻性成，早垂鉅篇。」然廷用自以耿直傳，不必以文藻著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一陳田按　子賢七律，音調高華。

傳記

孫宜《江西按察使周公廷用傳》　孫子曰：華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談者率以爲楚之鉅焉。自邑東馳者概謂東山，東山之秀廼又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景頌夷夏，若樸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産。自東北行數十百里，則其勢愈雄，巍壁峭嶂，疊巘巉阜，仰軋日月，旁刺雲漢，視東山蓋上下幾之，於是有偉人生焉，曰八厓公。八厓者，山之特也，而公世居其地，因稱八厓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降，直入其廨，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責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罔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爲諸生也，諸生率卑易視之，曰：「周氏子窮而鹵，即免死溝中倖耳。」凡有酒食聲妓之會，輒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顧倜儻靡較，遇酒食聲妓，直入坐上坐，高論闊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卑易視之。會有誦公文者，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才可得志，若咸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頌之，乃稍稍敬重視公。居無何，中鄉試。正德辛未舉進士，出爲宣城令。宣城者壯縣也，公爲之，迎刃破節，排錯解棼，芟強抑豪，靡有遺缺。又日從事文學詞翰，爲山川亭閣之遊。不三年，入爲陝西道監察御史，按貴州，夷獠帖息，寇暴屏附，文學詞翰愈益加進。會公疏詆銓部，當事者怒公，思有以扼之，未一考，竟陟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爲公不平，而公則坦然曰：「此何足以困我也？」廼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無以何也，進公福建右參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於壺山之陽，林公大奇之，爲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蜀亂芒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百年矣。公冒險闢阻，宣德布惠，綏懷勦撲，咸有機要，遂平芒部之亂。又攝試科舉士，率精實無繆，即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脩楊名、給事中王繼宗等焉。然公終不自耀其能。征芒部也，同事猥隨者間得美遷，而公顧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擢爲江西按擦使。江俗故刁強弗馴，其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爲按察也，每痛

抑其弊，凡縉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聽事公拆之，請囑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譽交集，咸欲椎刃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鋐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者知公，謂汪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卽曰：「公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謫，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縉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烈人也，今黜必，且疏直冤。」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公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是卒歸。歸而爲石磯八厓之社，其文復益大進。明年嘉靖甲午，公微病，不數日遽卒，年五十三。孫子曰：世蓋有眞豪傑者，非八厓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無師承之助，後無引汲之階，總角寒素，又非有萬卷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足鳴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烈足以食一時，茲非有特拔靡群之資，陰厚獨得之才，其能然哉！夫豪傑之士，天既生之矣，卽俾之鷹揚嶽立，雷動風駛，掀揭宇宙，照耀日月，奚不可邪？而顧窒抑阻撓，位不德稱，行與世乖，使人籲蒼叩帝，莫或伸達，嗚乎，天生之，天扼之乎？抑闔茸齷齪者，其得志宜久，而孤騫卓邁者，造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論曰：華容故文獻地也。前哲之士若樸翁、兩山，率以文自樹植然其體顧咸不高，乃八厓子之文，則彬彬異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魏晉李杜之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可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既已違世獨化，而海內識者未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世之下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範，斯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邪？八厓子固可以死哉！八厓子固可以死哉！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八厓集》，按察使周廷用著，華容人。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周廷用《八厓文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八厓集》 十三卷，明周廷用撰。【略】是集賦一卷，詩六卷，文二卷。後附緒論四卷，則其訓飭士民之說。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周廷用《八厓集》十三卷。

雜録

張時徹《送周八厓叙》 嘉靖辛卯，當天下述職之期，維時藩臬諸司暨郡邑長伯，咸以職事奔走，乃八厓先生以江西按察使行，曰：「咨，聖天子之休命也，我不敢後。」

玉峰主人

簡庵居士《鍾情麗集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達則抽金匱石室之書，大書特書，以備一代之實錄；未達則泄思風月湖海之氣，長詠短詠，以寫一時之情狀。是雖有大小之殊，其所以垂後之深意則一而已。余友玉峰生抱穎敏之資，初銳志詞章之學，博而求之，諸子百家，莫不究極；及潛心科第之業，約而會之，六經四書莫不融貫。偉哉卓越之通才，誠有異乎泛而無節，拘而無相者。暇日所作《鍾情麗集》以示余。余因反覆觀之，不能釋手。窮之而益不窮，味之而益有味，殊不覺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噫！髦俊之中，弱冠之士，有如是之才華，有如是之筆力，其可量乎？視彼甘心與草木同腐，達則無以建名於時，窮則無以垂示於後者，豈有（有字疑衍。）不有間哉！雖然，子特遊戲翰墨云爾；他日操制作之任，探筆法之權，必有黼黻皇猷，經緯邦國，而與班馬並稱之矣。豈止於是而已耶？吾知是集一出之後，治家者知內外之當嚴（下缺。）成化丁未春二月花朝前二日　簡菴居士書於金台之官舍

忠恕堂　弘治癸亥中秋望日　金台晏氏校正新刻。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明清部五》 新刻《鍾情麗集》四卷，（成簣堂文庫）明弘治癸亥（十六年）刊本。末卷木記題「金台晏氏校正新刊」。板匡高營造尺五寸四分，寬四寸。無圖，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題「玉峰主人編輯，南轅通州門中人校正」。卷首有二序。一爲成化丙午序，後署「南通州樂庵

中人書」，已殘缺不全。一爲成化丁未序，署簡庵居士。《鍾情麗集》相傳爲明邱文莊作，未知是否。而以此弘治刊本證之，與文莊時代亦相當。其文今僅於《國色天香》諸書中見之。茲爲單行舊本，自足珍貴。按：明晁瑮《寶文堂目》子雜類著錄《鍾情麗集》、《懷春雅集》及《嬌紅記》，蓋皆單行本。以知此種小說，原亦與宋元平話及明人之通俗短篇小說同，其單行冊子，當至繁夥，以選錄者多，遂漸次散亡也。

熊龍峰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明清部一》熊龍峰刊小說四種（內閣文庫），此明坊刊本小說四種，並中型，半葉七行，行十六字。行疏字大。顯係同時同地所刻著，《張生彩鸞燈傳》題云：「熊龍峰刊行」。他本皆無此題，然因其形式全同，知皆熊龍峰一人所刻。余所見龍峰刊書，尚有余濂東校《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封面題「忠正堂熊龍峰鋟」，書刻在萬曆十八年二十年頃。則此亦萬曆間所刊耳。此小說四種，日本學者，早已介紹。唯於內容未述及，今撮要記之。《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無圖，爲文言小說。文中附詩甚多。略謂：洪武時有馮琛，字伯玉，籍本成都。父緝，仕元爲先鋒都督，生琛於金陵。琛幼失父母，值天下亂，流寓臨安，直殿將軍趙彧見而異之，館伯玉於家。彧女雲瓊，呼伯玉爲兄。以婢韶華爲介，以詩文贈答，久之積思成病。彧大婦已死，妾劉撫雲瓊，察知此情，即以雲瓊歸生。彧奉召入京，旋告歸，薦生於朝。詔以生爲靜海將軍，以與兵部尚書李斌、左平章廖瑀禦倭有功，進鎮國大將軍，雲瓊封夫人。洪武七年甲寅十一月生卒，謚「明仁忠烈武安王」。無何，雲瓊亦卒。合葬采石之陽。墓碑陶凱爲篆額，宋景作序。子二人，長明德尚平公主；次明烈，聘廖瑀之女。《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插圖三半葉，圖嵌正文中。演弘治時事。用文言而間以詞話語氣。入話爲一絕句。（即宋人「山外青山樓」外樓一絕。）正傳謂：弘治間臨安府旬宣街有富翁徐大川子景春，以貿易爲業，而工吟詠。一日，遊西湖，遇一美人前行，侍女在後。稍逼，趨與之語，女自云孔淑芳，便引生至其家，宿焉，極繾綣之意，以雙魚扇墜爲贈。五更，生鄰人張世傑行至新河埧，見生衣冠伏於地上，救至家，符籙禁治，旋亦無恙。數月後，景春商於臨清，得利歸，娶李廷輝女。半載，父母又使出外經商，歷長安崇德常州，又得利而歸。至北新關，爲友人遮留。返家時，日已暮，至武林門外，忽遇前女，邀與歡會。五更抵家，昏迷不起。延景陽宮眞人驅除，始愈。女實爲鬼。結云：「至今新河埧孔家墳墓見存。」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二十六載此事，男女名姓亦同，唯小說後半係增出耳。《蘇長公章臺柳傳》：文爲平話，頗有理致。《寶文堂目》著錄《失記章臺柳》一本，當即此篇。入話爲一絕句。（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一絕。）正傳略謂大宋眞宗朝臨安太守蘇軾，與靈隱寺僧佛印賞牡丹於四望亭。召妓章臺柳，屬作詞，云：「做得好，納了花冠褙子，便與你從良嫁人去。敢是我就娶了你。」章臺柳即承命作《沁園春》一詞。東坡嘉之，與長老各有贈詩。柳別後，即去簾閉門，專候太守來娶。而東坡本醉中乘興之語，尋即忘却。如此一年，柳乃嫁與一丹青大夫李從善爲妻。又一日，東坡與妹夫少游飲酒，頓憶前言，即遣人賫一簡帖訪之。上題云：「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柔條似舊垂，多應折在他人手。」使者回報，已嫁與畫工李某。東坡立召從善至，命寫楊柳圖。又題前詩於上，屬人暗以示柳，不得令從善知。柳看之，題一絕句於上，回呈東坡。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行人偃（作此字。）便折枝條；而今已落丹青手，一偃東風不動搖。」東坡讀罷太息不已，遂請佛印（靈隱寺）辨才。（龍井寺）南軒（智果寺）並少游共觀之。四人各有題詠，東坡亦題一詩。詩罷，衆人大笑，盡歡而散。「至今風月江湖上，千古漁樵作話傳。」按：此明以許堯佐《柳氏傳》所記韓翃事前半屬之東坡，不知何意。其所設情節，亦至簡單。唯詞氣語言，却是說話人本色，或爲舊話本，亦未可知。《寶文堂目》既著錄此種，其時代至少在嘉靖以前耳。《張生彩鸞燈傳》：此本亦平話體，文極可觀，在《蘇長公章臺柳傳》之上，《寶文堂目》亦著錄。開場爲一絕句：「致和上國逢佳姝，思厚燕山遇故人；五夜華燈應自好，綺羅叢裏竟懷春。」絕句畢，入話先記徽宗時一汴京張生元宵看燈，見一車子上懸雙鴛鴦燈，中有女子風貌甚冶，因與通慇懃。女子實一尼，乃攜之逃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次入正傳，言越州人張舜美於上元觀燈，見一丫鬟，肩挑一盞彩鸞燈前行，後乃一美女，試調之。女遺一方勝，上題《如夢令》詞，並附書，約生以次日

在十官巷家中相會。生如約往，兩情既洽，遂謀潛逃，之鎮江同居。出門後，於鬧市相失。生覓女不得，在新馬頭見一繡鞋，確是女所着者。里巷相傳十官巷劉家小娘子溺水死矣。然實女恐家人踪跡，故遺其履，以絕家人之念。既抵鎮江，不見生。悲惋之極，投水欲自盡，爲一尼所救。後生上京應試，偶遊大悲庵遇之，遂團圓。故事敷演畢，乃收呵道：「話本說徹，權作散場。」觀其口吻風度洵是古話本也。

熊大木

論述

無名氏《唐書演義序》　往自前後漢魏吳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載之不啻詳矣。後世則有演義，演義以通俗爲義也者，故今流俗節目不掛司馬班陳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詫銅馬，悲伏龍，憑曹瞞者，則演義之爲耳。演義固喻俗書哉。義意遠矣！唐創業高祖，然唐祖正自木強，是固太宗之發蹤。化家爲國，則封秦時居多，故俗言小秦王，爲太宗也。嗟嗟，唐去今幾時，然扼腕鄉慕即秦，裂眦指髮即齊，即太子建成，況當時乎？而欲與秦爭，此眞無異奮其螳臂以當若爵喙，往成啑耳。嗟嗟，太宗用兵，即當時李魏諸臣不過；論治即當時房杜諸臣不過；賦詩染翰，即古之帝王未有，布衣操觚之士不能。往固嘗嘖嘖嘆之。「新」「舊書」備爾矣。載攬演義，亦頗能得意。獨其文詞，時傳正史，於流俗或不盡通。其事實時采譎狂，於正史或不盡合。因略綴拾其額，爲演義題評。亦慫恿光祿之志。書成叙之。吁嗟，欸！正史余嘗涉矣，偃蹇齟口，莫之盡其涯涘。稗官小說，既雅非其好，而然獻其萬舞又強顏說耶？西方美人，余於太宗與何遐思也！歲癸巳陽月，書之尺蠖齋中。

李大年《唐書演義序》　《唐書演義》書林熊子鍾谷編集。書成以視余。逐首末閱之，似有紊亂《通鑑綱目》之非。人或曰：「若然，則是書不足以行世矣。」余又曰：「雖出其一臆之見，於坊間《三國志》、《水滸傳》相仿，未必無可取。且詞話中詩詞檄書頗據文理，使俗人騷客披之，自亦得諸歡慕。豈以其全謬而忽之耶？惜乎全文有欠，歷年實跡，未克顯明其事實。致善觀是書者見哂焉。」或人諾吾言而退。余曰：使再會熊子，雖以歷年事實告之，使其勤渠(劬)於斯迄於五代而止，誠所幸矣。因援筆識之以俟知者。時龍飛癸丑年仲秋朔旦江南散人李大年識，書林楊氏清江堂刊。

著録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十二卷》(西漢六卷、東漢六卷)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存。明萬曆十六年刊本。黑口。四周雙線。上圖下文。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東漢》末有木記云「清白堂楊氏梓行」。(日本蓬左文庫)明熊大木撰。題「鰲峰後人熊鍾谷編次」，「書林文台余世騰梓」。《西漢》卷首有序。大木一作大本，字鍾谷，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嘉靖時書林。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存。明熊大木撰。大木字里見前。此書所演以唐開國事爲主，明時刻本亦多。今所見者，有楊氏清江堂，唐氏世德堂，余氏三台館，及武林藏珠館四本。除清江堂本外，均不著作者之名。《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明清部二》：《唐書演義》(通四書擬此總名)，我國小說演隋唐事者唯褚人穫之《隋唐演義》最普通，次則徐文長評《隋唐演義》，亦間有之。他書雖知其名，概未之見。余此次在東京所見，有楊氏清江堂本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有三台館余氏本之《唐國志傳》；有陳氏尺蠖齋評，唐氏世德堂校本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有武林藏珠館本之《徐文長評唐傳演義》。此四名稱雖異，實是一書。其作者爲熊鍾谷，後來刊本多不存其名。【略】　又按：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藏有《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一書，係覆明刊本。全書十卷一百十四節，每節標目皆二句七言。自第九節以上，即襲楊慎評本之《隋唐志傳》。標目亦全採之，但增下聯，足成二句。自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則內容全同熊鍾谷書，凡楊慎評本所增益情節，皆無之。每節標目，亦全同武林藏珠館本，顯係自藏珠館本出者。第九十九節以後，則又全同楊慎評《隋唐志傳》，但併二

回爲一節，標目亦一字未改。其採熊書之全部，而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以楊愼評本隋唐志傳補之，以符《隋唐演義》之稱，至爲顯然。（以熊鍾谷古風冠於第一節之首，亦同諸本《唐傳演義》。）十卷後本記百餘字，亦同楊愼評本，但不書年月，改「襲紹山繡梓」爲「武林書坊繡梓」而已。前有徐文長序，尚雅飭，無林瀚序。此書似當在楊愼評《隋唐志傳》之後。以與熊鍾谷《唐書》及託林瀚著楊愼評之《隋唐志傳》均有關係，今附記於此。楊愼評《隋唐志傳》與褚人穫著之《隋唐演義》，均載林瀚序，而文字有異。今並錄如左。

《隋唐志傳》林瀚序，《三國志》羅貫中所編；《水滸傳》則錢塘施耐庵集成。二書並行世遠矣。逸士無不觀之。唯唐一代闕焉，未有以傳。予每憾焉。前歲偶寓京師，訪有此作，求而閱之，始知實亦羅氏原本。因於暇日偏閱隋唐（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於風化者悉編爲一十二卷，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蓋欲與《三國志》、《水滸傳》並傳於世，則數朝事實，使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予頗好是書不計年勞，抄錄成帙，但傳騰既遠，未免有魯魚亥豕之訛，不猶欲入室而先升堂也。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春坊諭德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

十二卷後本木記：是集自隋公楊堅於陳高宗大建十三年辛丑歲受周主禪即帝位起，歷四世禪位於唐高祖，以迄僖宗乾符五年戊戌歲唐將高元裕勦戮王仙芝止，凡二百九十五年，繼此以後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詳而載焉，讀者不可不並爲涉獵，以睹全書云。萬曆己未歲季秋既望金閶書林龔紹山繡梓。

褚人穫《隋唐演義》載林瀚原序：羅貫中所編《三國志》一書，行於世久矣，逸士無不觀之。而隋唐獨未有傳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師，訪有此書，求而閱之，知實亦羅氏原本。第其間尚多闕略，因於退食之暇，遍閱隋唐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於風化者悉爲編入，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蓋欲與《三國志》並傳於世，使兩朝事實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予既不計年勞，抄錄成帙，又恐流傳久遠，未免有魯魚亥豕之訛，茲更加訂正，付之剞劂，庶幾觀者無憾。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若博弈之猶賢乎已」？若予之所好在文字，固非博弈技藝之比。後之君子能體予此意以是編爲正史之補，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蓋予之至願也夫。時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後五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監祭酒、左春坊左諭德、兼經筵日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

《南北兩宋志傳》（據明三台館本題）《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南北兩宋志傳（據明三台館本題），存。明建陽余氏三台館刊本。書名《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南北宋分叙。合爲二十卷。《南宋》題「陳繼儒編次」；《北宋》不題撰人。上圖下文。扁字。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首三台館主人序。（日本內閣文庫）明唐氏世德堂刊，陳氏尺蠖齋評釋本。不知其全書總名。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書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唐氏世德堂校訂」。插圖。記畫工曰「王少淮」。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南宋》序後署「時癸巳長至泛雪齋叙」。《北宋》序署「時癸巳長至日叙」。序文與三台館本不同。此爲金陵刊本。（日本內閣文庫）明葉崐池刊玉茗堂批點本。書名《新刻玉茗堂批點繡像南北宋傳》。題「研石山樵訂正」，「織里畸人校閱」。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圖南北宋各十六葉，記刊工曰「李翠峯」。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南宋》序署「織里畸人書於玉茗堂」。《北宋》序署「萬曆戊午玉茗主人題」。然序文與世德堂本全同。此爲蘇州刊本。今通行本皆從此本出。（日本宮內省圖書寮）鄭因伯藏明刊本。書名《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宋傳題評》。上圖下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殘存卷四至卷七。內容與通行本異。此書余未見，不知其板刻原委。日本友人長澤規矩也來信云，最近見殘本《南北宋傳》，是余象斗作。明熊大木撰。見明三台館主人《南北兩宋志傳序》按：此書《南宋》演太祖事，《北宋》演宋初及眞仁二朝事。命名至爲不通。疑《南宋傳》本名《宋傳》，《北宋傳》本名《宋傳續集》（說詳拙著《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宋傳》據世德堂本葉崑池本第一回按語云：「前後集收集《楊家府》等傳參入史鑑年月編定」，恐非熊大木作。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八十則《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存。明熊大木撰。題「鰲峯熊大木編輯」。今所見明人演宋中興事者，以此書爲最早。此書傳本甚多，今所見本子，有嘉靖壬子楊氏清白堂刊本（此爲原本），萬曆間周氏萬卷樓刊本，明內府抄本。皆一本。署「熊大木編」。書名《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有萬曆間余氏三台館刊本，改題「余應鰲編」。書名《大宋中興岳王傳》。有後來天德堂等三本，皆不著撰人。書名《武穆精忠傳》。名雖再易，實爲一書。今分志如左：《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楊氏清白堂刊本。【略】《新刊按鑑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八卷（不附精忠錄），萬曆間三台館刊本。

《武穆演義》（通各書擬此總名）《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岳武穆爲民族英雄，不幸爲昏君所殺，人至今惜之。觀《夢粱錄》所記說話人有敷衍中興名將之事，則武穆事固宜演唱於當時矣。宋元話本，今不可見。明則嘉靖以來遞有刻本。一變而爲託鄒元標編之《岳武穆王精忠傳》，整齊回目，省略文字，實亦自舊本出。再變而爲錢彩之「說岳」，乃多市語，語近荒唐，大改舊本矣。余在東京所見，有嘉靖時清白堂刊本之《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是爲原本。有萬曆間仁壽堂本之《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有萬曆間三台館本之《大宋中興岳王傳》，此三本書名不同，實是一書。今分志如左：《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八卷十八則，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三卷（內閣文庫），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楊氏清白堂刊本。【略】《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八十則，附《精忠錄》二卷（內閣文庫），明萬曆間刊本。【略】《新刊按鑑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八卷八十則（內閣文庫），明萬曆間三台館刊本。

《宋傳》《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俗傳《南北宋演義》，在吾國亦未見明本。書亦閩書林熊鍾谷所編，而後來刊本，多不著撰人。余在東京所見，有內閣文庫藏之三台館刊本《南北兩宋傳》二十卷，在今所見諸本中，當以此本爲最早。其序曾提及作者。可資考訂。次爲內閣文庫藏之世德堂刊本《南宋志傳》、《北宋志傳》二書，析一書爲二，內容亦同。次爲宮內省藏之金閶葉崑池刊玉茗堂批點本《南北宋傳》，二書合刻，名《南北宋傳》。此葉崑池本與世德堂本卷數回數並同，所載叙文字亦同，唯署題異。今之坊間翻刻及重印本，並從葉崑池本出。今分誌如左：《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二十卷（內閣文庫），三台館刊本。【略】《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鑑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鑑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並內閣文庫），明唐氏世德堂刊本。《新刊玉茗堂批點繡像南北宋傳》（宮內省圖書寮，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明金閶葉崑池刊本。【略】以上三本，雖板刻不同，實是一書。

顏木

《藝苑卮言》卷五　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

又卷七　惟喬草《隨志》，稱良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顏木，字惟喬，稚欽同年進士，知許州，亦以州民詰奏，下獄免官，任誕自放，其蹤跡亦略倣稚欽，兩人聞之，交相得也。惟喬詩質率，了無才情，而其名亞於稚欽，撰《隨志》，雜用史法，體例踳駁，而顧華玉推其有良史才，殆名過其實者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三《湖北詩徵傳略》湘潭王山長曰：「漢東顏木與信陽同時，作詩最有風骨。而近時操選家不之及，何耶？」

又陳田按　顧東橋巡撫湖廣，聘王稚欽、顏惟喬、王汝化同修《承天大誌》。書成，永陵弗用。惟喬詩格調甚高，《燼餘稿》已不可得，余從李時遠《明詩統》獲詩數篇，亟登之。

許宗魯《鳳陽府亳州知州顏公木墓碑》　明有顏大夫者，諱木，字惟喬，隨之應山人也。遡其先葉，源自宜春，歷世載德，逮洞玄公篤生大夫。其生也童丱岐嶷，弱冠秀發，壯而有室，抗跡前古，惇孝克友，懋學砥行，非禮弗蹈，非聖不誦，鄉之人稱顏季子而不名，蓋尊異之也。正德丁卯舉於鄉，有司屢得人焉。明年試於春官不第，乃遊南雍，海內衣冠翕然宗尚，咸以顏季子爲師，大夫直任弗謝。歸則德藝兩崇，獨視寰宇，願納交者無間秦越。歲丁丑舉進士，居都下，與其鄉之人黃岡王生廷陳頡頏聲譽。然端雅峻潔，人恒右大夫。益自信求同於道，弗求同於俗，乃竟干時禁，外補許昌。大夫守許昌，先教後政，綱目井井，渥於澤下，澆於承上，再期政成，使者揚於廷，將移歸德，乃竟移亳，蓋亳人當樞，欲庇其土地。亳故有武豪石氏，□視州守，大夫鋤折不避，乃又鄙抑當樞，人於是謗沸洋溢，蠱眩耳目，銓衡眊焉，竟落大夫職以歸。於時怨者肆行，將梗於途，而亳民德之，護持以行，得返於鄉。大夫歸，益淬礪自信，不以進退爽節，乃言曰：「彼能尼吾

仕，而弗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弗能隳吾學。吾將樹風立言，示範來世。」乃謝絕公府，愼交親賓，沈宴典冊，遺略世故，屹然表立，爲望於淮漢之間。乃自號曰淮漢先生，而人亦翕然信之不疑也。於是首著《家政》以範俗，次作《州乘》以裨政，又作邑乘以善治，作《七禮解》以崇禮，作《選詩評》以復古，作《十朝小識》以存故，而其紀皇統，述聖孝，則聘志典都，筆削是宰。乃其詩若文則《盡餘稿》具之矣。總其學行大都，則質直若汲黯，無隱若范武子，廉若楊伯起，不私若包希仁，任眞若陶淵明，辯博若荀卿，沉潛若楊子雲，恢弘該括若司馬遷、班固，古雅整厲若顏延之、謝靈運，言有可法，行有可尊，蓋亦兼古昔之獨爲、今時之萃美，麗昭永終，矢言弗替，乃其仕履亨塞，所弗較也。西京許宗魯曰：余表顏大夫之墓，有深慨焉。大夫有輔世長民之德，匡時濟艱之才，華國鳴世之文，制禮作樂之具，顧乃小試輒沮，終焉卷藏，天邪人邪？抑亦時邪？余與大夫同舉進士，欽嚮其人，謂當柄用康濟斯世，今已矣。哲人多窮，大才難用，豈不信哉！爰述其概，刓勒豐碑，倡烈表阡，窮壤悠玄，斯名始終云爾。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隨志》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四禮略》一卷。

又卷五《十朝小識》。

又卷七《隨州志》。

又卷二二《盡餘稿》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顏木《隨州志》二卷。

又《藝文志四》《盡餘稿》四卷。

《中國善本書提要》《淮漢盡餘稿》四卷，明嘉靖間刻本。又《盡餘稿》六卷，明鈔本。

夏尚樸

《西江詩話》卷八 字敦夫，號東巖，廣永豐人。正德進士，出守惠州，半途聞上官驕倨，即日投劾反山中。嘉靖初，起山東督學，遷南僕少，與時宰不協，力求去。以歌咏自娛，嘗有松溪一絕云：「風潭百尺水溶溶，潭畔亭亭萬樹松。坐待夜深明月上，一溪寒影走虬龍。」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一 陳田按 敦夫講學得之婁一齋，一齋出自吳康齋，康齋詩入《擊壤》派，殊不耐觀。敦夫詩清超可喜，其論詩云：「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蓋嘗究心此事，宜其所作不入《擊壤》一派也。

《明史・儒林二・夏尚樸傳》（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中庸說》一卷。

又卷二二《語錄文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東巖集》 六卷，明夏尚樸撰。【略】尚樸初師吳與弼，後師婁諒，故《明史・儒林傳》附見諒傳中。然史於《薛瑄傳》末又稱瑄之門人有周蕙，蕙之門人有薛敬之、李錦、王爵、夏尚樸，與《諒傳》不合。考傳末惟敘敬之、錦、爵三人事蹟，一字不及尚樸。則《瑄傳》列尚樸之名，殆衍文歟。諒以勿忘勿助爲敬，胡居仁、羅欽順多譏其近禪。而史載尚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王守仁少時亦學於諒。然守仁贈尚樸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尚樸則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中。」至謂心所以窮理，未足以盡理。又謂學不難於一貫，而難於萬殊。則與王守仁卽心卽理之說迥異。又與湛若水書，斤斤以厭常喜新爲戒。其語錄中復取陳獻章與論學詩，一一爲之箋疏，指其謬誤。正、嘉之際，學問漸岐，而尚樸獨恪守先儒，不爲高論，可謂篤實之士矣。至其論《中庸》分八節，獨不用朱子之說。則見仁見智，各有所得，其不爲苟同，卽其不爲苟異者也。史載所著有《中庸說》、《東巖文集》。此本爲其壻劉賓所編，以《語錄》、《中庸說》爲第一卷，與文集併爲一編。史蓋據其初出各行之本也。尚樸本講學之士，不以文章爲工。然其言醇正，固亦不乖於大雅焉。

齊之鸞

論述

何永紹《蓉川集序》 夫其發宸濠奸也，張九齡知祿山之識也；其論王守仁誣也，陽城救陸贄之力也；其陳言邊人疾苦也，鄭監門繪流民圖之懇惻也；而不止此。請回鑾以止蹕也，郭憲之斷鞫也，司馬之諫獵也；城花馬池毛不刺諸堡也，烈灰引水而計之，南仲之城朔方也，克國金城之方略也；而又不止此。其請罷花酒店之市，請收威武大將軍之敕，則又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公獨發抒其至性，浩浩然言之，娓娓而言之，如蘇文忠之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耳。卒之天子不以爲激，同列不以爲忌，人之聞之見之者，起敬起慕而已。嗟乎，西邸開於漢，宜市設於唐，教主道君號於宋，當時猶不聞有正人君子直言敢諫於其旁，以視公之丰采何如也？此豈功名之士矜才恃氣博爲名高奮於一往者所得彷彿其萬一哉！天地之正氣，正人留之，古今名臣之嘉謨讜論，大儒任之。在官言官，惻惻欵欵以自輸其誠期其效。後之人披其卷，覽其遺文，咏歌淫泆其詩古文詞，覺千載下猶當凜凜有生氣也。公眞可謂頡頏古人者矣！考官有謫而不以榮辱介其心，獨以君父關其慮者，於漢則汲黯，於唐則陽城，於宋則李綱、趙鼎，由今思之，公殆以一身兼三人而有之與？今年朝廷弘開史局，搜公之文，咨於邑里，公之孫山撫公之散佚彙而梓之，捐金鏤板，楷精楮潔，別爲卷若干，而乞言於桐人，桐人益知公，公益不朽矣。惜乎公之未竟其用而殫其施也。雖然，鄴侯爲相，不再傳而子孫至式微不可問；昌黎有子，不免金根之譏；公之子孫雲仍，繼起而光大公之緒，公之所遺者抑遠矣。公僅與竹城先生同時並美乎？同里後學存齋何永紹頓首拜譔。

張嘉謨《蓉川入夏錄前序》 一日得先生自南來，途次及關中入夏塞所咏律詩古風絕句排律長篇及蓬獻一疏，名曰《入夏錄》，蓋他錄居多，此特夏耳。讀之終日不倦。詩如：「趙宋智窮疆宇蹙，范韓師老鬢毛斑。」又如：「春遠尚聞鶯舌在，花稀應念蝶魂勞。」歌如：「但使烝藜歲飽食，何惜萬山蒼翠爲薪樵。」皆警拔有心句也，不能偏揭。疏如「可憂者三可惜者四」、重根本、節財用、憂邊疆、息朋黨、重宰輔、宥諫臣、裁冗濫、抑倖位、銷天變，可謂達天人之理，識治亂之原。其氣充，其學博，其心志懇切，其識見超邁，其辭語直峻，舉天下所不敢言而獨能言之，是豈無益不根風雲花柳浮辭浪語所能彷彿其萬一哉！昔寇忠愍公《登樓》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當時以爲相業句。董仲舒《對賢良策》正誼明道之說，劉向稱其王佐之才。是錄詩疏，中外今日亦不多見，藉使董、寇復生，亦不過此。【略】嘉靖歲舍庚寅秋七月上旬之吉夏人城南居士張嘉謨序。

管律《蓉川入夏錄後序》 《入夏錄》乃其詩也。詩固文之精，一皆感物動衷，形之以言，又非作意摹擬之者。通判任子芸庵，日侍先生於行臺，得其稿將鋟之梓，預以示律，律誦之，其辭也雅蔚，其旨也淵深，昔人謂文之肖於其人也，信哉！先生在先朝居瑣闥，骨鯁性成，流俗不能少易，人多懷忌，尋貶其官。律濫後塵，聞寮友猶追重之，恆相謂曰：「蓉川之官可貶，亦能貶其志乎哉？蓉川之身可困，亦能困其才乎哉？」今獲誦其文，益信矣。【略】至於附錄一疏，直道輔世，敢言厥難，則休聲碩譽，流行無既，而汲黯、魏徵、唐介之賢，又不能專於前矣，豈特文辭足以鳴其盛也哉！律愛慕之餘，秉彝之心自不可已，乃廁斯言於末云。嘉靖庚寅秋七月上浣之吉芸莊管律書於雙梧亭之南軒。

王官《讀入夏錄跋後》 予讀《入夏錄》有所慰焉，復有所望也。夫《入夏錄》者，蓉川齊先生作也。何以名「入夏」也？蓉川由南都司寇郎擢寧夏僉憲，道，里之遠，經歷之多，感發之餘，而是作所由錄也。予爲寧夏人，是故得而讀焉。錄有詩有歌有奏草，皆精純直大之氣，見乎其辭，森不可遏也。【略】嘉靖九年七月之吉漢延王官拜書。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之鸞，字瑞之，桐城人。【略】瑞之早負時名，諫垣多所論列，在寧夏嘗上蓬獻疏，剴切爲時所稱。

《明詩綜》卷三九 汪可亭云：公屬文藻麗，不尚奇澀，而語意新妙。詩有一韻疊至數十首者，搜探奇崛，毫末不遺，他人多卽難工，公有餘力矣。錢飲光云：公詩文妙當世，開吾鄉風氣之始。文絕去枝蔓，直攄所欲

言。詩有氣力，精采往往造出人意表，大抵一意孤行，無所依附。潘蜀藻云：讀齊公《南征紀行》、《入夏錄》，未嘗不咨嗟歎詠，以爲沈鬱渾脫，大得瀼西之傳，北地猶去而千里。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蓉川在給舍，最爲敢言，侃侃不阿。止康陵，罷設花酒店，不當論威武大將軍功。寧庶人造龍艘戲劇，潛結近倖，邀帝南幸，圖謀不軌。行有日矣。偕邢給事寰、許給事復禮留駕。及康陵親征，又作《回鑾賦》以諷，且力白王新建之誣，洵骨鯁之臣也。顧見容於康陵，而不容於永陵，何哉？及入西夏，值旱潦之餘，見居人刈蓬科，其類有棉蓬、刺蓬二種，子皆可以爲麪，飢民藉以充腹。取而啖之，苦惡辛澀，乃封題以進。且言「國家有大可憂之事三，廟謨有深可惜者四」，斥及議禮大臣，並責永陵不能虛己。可謂言人所不敢言矣。入夏諸詩，山川險隘，誦之有如聚米，與尹僉事耕並工。惜乎，志邊關者，均未之采錄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蓉川集》 今觀其奏疏，詞多剴切，猶可想見風采，詩則非所擅長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六陳田按 蓉川詩有蹶張之力，超距之勇，不屑屑於詩流派別；而句奇語重，可與當時名家各分一席。

傳記

汪居安《廉憲蓉川齊公行狀》 公諱之鸞，字瑞卿，號蓉川。先世居桐爲著族，令先君諱瑩，無號，止字朝美，少有大志，公爲兒時即知公不凡，後以公貴贈刑科給事中，以正德辛未年卒，母金氏封太孺人。公生有異質，讀書若不甚經意，一覽即能記其大要，未冠爲太守大名張公冕所重，提學方公誌亦器之。弘治戊午公年十六，特以儒士應南都鄉試，中丞彭公清戎侍御崖公皆奇之，范猶屬意，命坐與同食，人皆驚異。後提學石峰陳公琳每至桐考校，輒以公居首。正德丁卯中應天鄉試高第，時公年二十有五，人猶遲之。北上春官，爲同行者所誤，曰：「會試文格不同，華贍者先得之。」公遂落筆任意極其才思，雖雄渾擅場，而繩度亦出，是年下第。卒業南雍，大司成許公石公皆亟稱之，考置優等，八省之士歛衽推服，公聲大振。辛未春會試南宮，今致仕東閣白樓吳公得公卷，大喜薦之，主考靳公亦重其文，欲取公第三，會同列有異議，竟置公十七，然在本房尚爲第一卷。後與庶吉士之選，時以爲得人。先是贈給事君瑩素愛公，護送至京，偶得疾不起，公扶櫬南歸，自始至葬皆如禮。擇地應辰，山人以爲吉。憂居三年，學益宏博。歲癸酉七月十九日服闋，至部授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不避權貴。當路屢有以提學薦者，公以給事中出入禁御，得執筆論列天下事與君相是非可否，以盡匡救之益，力辭之。歷吏科右兵科左，在言路八年，凡數百疏，皆關天下大利害，而瑣細之事不屑也。武宗幸邊，公糾諸言官伏闕留駕，不從，江西寧藩久有異志，朝紳以宗戚不敢言，公與御史蕭公淮首發其奸，逆濠窘急，遂叛，奸謀未合，敗不旋踵，微公則釀禍既深，羽翼漸就，雖眞人世出，天命有歸，而封豕長蛇，必有受其毒者矣。是年命公錄功江西，特選也。時陽明王公以平叛之功爲權貴所忌，中傷之，公力疏救之。戢貴瑞之橫，暴郡守之貪，同行者受成而已。會當路者不悅，左遷公爲崇德丞，命下，中外驚駭。今致仕大理卿東峰汪公尤不平，贈公以文，備述其事。居崇德，司馬幸庵彭公力薦之，扼於當路，止加俸一級，陞長興令。中丞梧山李公疏別用，侍御玉崖陸公著爲《濟川舟楫圖》，尋陞青州同知。聞太孺人之訃，即日就道，居喪執禮如前。服闋轉南京刑部郎中。己丑五月改陝西寧夏僉事，上蓬子疏。時寧夏多事，是行也實有中傷之者，公怡然單車赴任，既至多所修舉，邊戎悅服。巡撫聯峰翟公鵬以爲一時奇才傑出，力薦於朝。時議修沿邊城堡，總制晉溪王公巡撫胡公巡按朱公方公會議，以公名請，上從之，遂築花馬池城。事竣，陞副使，董其功。公御下甚有威惠，區畫得宜，數月就緒，邊民少安。胡公因疏其材能俱異，勞勩居多，薦以自代。公以功成還朝，夏民遮道，有西陲去思三秦同聲等碑。歲時入祀夏鎮，未幾補調河南副使，督理河道中丞，朱公舉其績，權本省提學，士服其公，而巡按王公疏薦之，尋改山東臨清兵備副使，陞順天府丞。有速化者欲得是缺，貨當道，假盜起留公，由是命下中止。公治嚴，境內撤警。甲午春陞河南按察司，炎月趨任，觸暑蒞事，晝夜不怠，報未完六百有奇，毒熱過勞，疽發於背，延及腦後，病革，家人悲哭，公呵之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回，何泣？」後竟無一言及家事。以六月十九日卒。公生于成化癸卯，歿於嘉靖甲午，享年五十有二。配袁氏。初，同邑太僕卿袁公宏有女擇對，既長猶在室，一見公即許婚，後封

孺人，生子述，太學生，室訓科方奕女。女三，長信適方雨，榴適方良，太學生，樓適方夢陽，太學生，方在桐爲巨族，諸方皆伯仲也。卞氏生遵，聘監生余宗顏女。沈氏生近，聘庠生汪萬頃女。袁氏先公卒，繼室趙氏以疾遣，終身未娶。公聰悟過人，有逸才，屬文藻麗，不尚奇澀，而語意新妙，諫院數百疏，人多傳誦。在寧夏時，蓬刺一本意甚切直，而上不忤者，詞氣婉美，人以爲可繼宣之後。素工尺牘，草草數語，自出人意外。詩思甚切，然喜多，有一韻疊至數十首者。搜探奇崛，毫末不遺，他人多卽難工，公有餘力矣。在長興有《唐語林》，南曹有《悠然亭集》，寧有《入夏錄》，其他稿尚多，得高識之士讐校之，當爲佳彙，可傳也。公美容止，貴頗豐上，彩眉隱隱，議論英發，聲音琳琅，聽者欣服。善飲酒，醉後灑然可喜，然亦無可犯者。公與人交能久。少與布衣陳君章善，旣貴不移，人服公之能交友也。予少公六歲，幼同筆硯，生長孤寒，無親族之助，惟視法于公，公亦視予如弟，年二十漸知趨向，公之力居多。公性疎宕，予亦懶散，以是相得。公本齊姓，爲一世祖天富公自濠來，改姓徐氏，至公凡六世，始疏復之，其重水木本源如此。公有二弟，長之鳳字文聊，次之龍字雲卿，皆上舍，公甚友愛二弟，而二弟亦甚敬之。予姪偶爲文卿壻，初議婚時，公力贊成之，欲吾二家世修之好也。予以差便歸省，文卿率其弟雲卿哭且拜曰：「知吾兄者子也。欲求銘於當世名家以托不朽，無以藉手，敢請。」嗚呼，吾忍執筆無以狀公耶？雖然，知公者又誰哉？謹掇其大略如此。邑人可亭汪居安撰。

周京《蓉川先生小傳》　先生名之鸞，字瑞卿，姓齊氏，蓉川其別號也。元季有諱天富者，有所避忌，自濠梁來桐城，改姓徐氏，三傳而爲經歷良相，娶劉氏，子朝美諱瑩，娶金氏，成化癸卯正月初八日巳時，育先生於縣市西南隅太平坊之舊第。聰警夙成，沈厚方雅，年十五六，鄉先達袁太僕公宏見其術業器宇，奇之，許妻以女，遊邑庠，習毛氏詩。丁卯，提學陳玉籌先生首選應試，中應天府鄉貢，明年試南宮未利，卒業南雍，大爲大司成許公石公稱許，越辛未復上京師，朝美與之偕，中會試，刻程文行天下。桐城中會試先此曾未有刻程文者，有之實自瑞卿始。廷試賜進士出身，選翰林院庶吉士，入讀中秘書，桐城中進士先此曾未有入翰林爲庶吉士者，有之亦自瑞卿始。無何朝美以疾卒於京邸，扶櫬南葬，服闋拜刑科給事中，三載績成，敕贈朝美如其官，母封太孺人，妻封孺人。轉吏科右給事中，隨轉兵科左給事中，扈從南征紀功。先是，當武皇用兵征討北邊，儲位久虛，車駕屢外幸，權貴多乞恩轉陞，大壞祖宗武選之法，封駁奏論無虛日，屢請回鑾建儲，伏闕諫止南巡，攻發銓司諸弊，及至紀功，又大忤貴倖與用事大臣，論事又多不合。今皇帝入繼大統未幾，例當考察，因謫嘉興之崇德丞，大司馬彭幸庵雪其枉，復移湖之長興令，尋陞山東青州府同知。蒞任甫三閱月，丁金太孺人憂。服闋，丁亥賜環，改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鄉史氏曰：瑞卿在太學時，文名已四播，然亦以其舉業文章云爾。及登甲科，入詞林，曾未幾時，卽致舒閣大手筆闡發其尊甫潛隱之德，而鄉評始多其有顯揚之孝。迨其居諫垣六七年間，先後論列攻劾勸諫，持國是而豎國本，憂君危而慮患深，不遺餘力，而宸濠不軌之謀實惟先發。凡所上章疏，無慮數千萬言，率皆明白而不詭，正當而不煩，溫厚而不激，和平而不刻，得古論諫之體。及其謫也，無戚嗟之聲，無不平之色，平易近民，振作士氣，養不後教，士服而民懷，又有古良吏之風。而壬午寓考浙藩鄉試，又識拔解元鄭曉與他舉者，一皆允愜士論。自其始遷之祖，當天造草昧之時姓齊，爲徐已歷六世，向以軍籍例格改正，至是始奏復之，論者亦稱其至誠無妄之學。其譽才賢之士，吃吃不離口，惟恐人之不知。於布衣貧賤之交，久而能敬，絕無顯晦之別。其作古文辭，欲駕韓歐而上薄周秦西漢之作；其作詩賦近體諸作，欲沿屈宋漢魏盛唐而庶幾《三百篇》之風；至于操觚染翰，彷彿二王丰骨，書啟柬劄，情致勤懇，而風誼凜然。蓋其孤騫豪邁，殆若列子御風不塵土，要皆根源乎仁義忠信，則其高明通敏之才，允可羽翼天下，藹瑞明時，回視其向日舉業文章之馳聲士苑者，殆鯨鯢之鈎驪珠之斧珊瑚之綱之在溟渤茫茫之內，而尚足以指視而擬議之耶？嘉靖丁亥穀旦。傳一本于鄉評士論之公爲之，而區區好德懷賢之私亦竊因以自附，但恨學殖荒落，紀次疎漏，則又不能不仰厪大手筆之刪潤，以爲後來評隲尚論之地也。兼之先生中遭忌嫉，回翔遠方，其功業猶苦未究而晚節未露，則固未能逆要而定，故但依倣近時僉憲泰和陳賞布政泰和梁棨各撰楊東里公小傳體例云爾。矧今大明中興，臨下有赫，國是漸定，公論且日信，而先生凜然風操，折之不回，益勵孤貞，勤勞中外，計亦簡在淵衷，峻陟柄用，而風望聲光，將由是而愈益鏗鍧炳煥，有可懸而斷者矣。則其功成結局之間，抑豈無絕世名家如四門助教永州司馬者流，通古今而譽盛德，允作史館太常節惠易名之所有事耶？京不肖而老，蓋不惟才力之

無能爲役，亦恐年歲不遑及矣。臨文愧悼，操觚自失者久之。嘉靖七年戊子中秋倉曹參軍致仕篁鶴山人周京大觀甫文識。

《明史・齊之鸞傳》（存目）

潘江《重刻蓉川集序》 予年方羈貫，即知慕公詩，求所謂《南征紀行》、《入夏錄》讀之，未嘗不咨嗟諷咏，以爲沉鬱渾脫，大得瀼西之傳，北地猶去而萬里。今國家搜采遺籍，一時館閣諸公暨學校中名賢輩出，莫不銳意訪求，于鄉梓先賢，首詢公集，其曾孫山率其雲仍攟摭類次，募工繕寫，都爲一集，復爲之捐金鏤版以傳於世。予讀公奏議若干卷，又未嘗不肅焉起敬，愾然如見公獄懷方正色立朝之概，以爲詩殆未足以盡公也。聞公薨後，朝議寖白，謂宜功賞世延，而司常無易名之褒，瞽宗無樂祖之祀，輿論至今以爲恨事。然公有從子刺史公傑副憲公遇，有孫紹興公琦名，有從孫庶常公心孝，皆次第登朝，世纘清白，則其報殆未可量，而公之不朽於天壤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鐫既竣，其曾孫與予善，屬序其端，因樂得而附姓字以志吾私涉之誠，後之君子尚友古人，求掌故於公之集，或愛其詩，或不僅愛其詩，必有以予爲知言者。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立秋日，同里後學潘江蜀藻氏拜譔。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齊之鸞《入夏錄》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齊之鸞《入夏錄》三卷，《蓉川全集》。（本姓徐，字瑞卿，桐城人，河南提學副使。）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齊之鸞《蓉川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蓉川集》　七卷，明齊之鸞撰。【略】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曾孫山所編。凡五種。一曰《南征紀行》，爲其從征宸濠時所作雜詩，後附賦一首。一曰《悠然亭雜詩》，爲其官南京時作，後附記序三首。一曰《開堰集》，爲其在安慶時所作。一曰《歷官疏草》，皆其奏議，起正德九年，訖嘉靖八年，每種爲一卷。一曰《入夏錄》，析爲三卷，乃其僉事寧夏時作，前二卷皆詩，後一卷則雜文。別以汪元錫等贈言附於末，而總冠以小傳行狀年譜。後有山跋語，稱「閒遊市闠，得遺稿數篇。已而遍歷茶坊藥肆，恣意搜輯，編次成帙。因康熙己未詔修《明史》，檄取《入夏錄》送官，遂哀而付諸剞劂」。蓋之鸞位雖不顯，然在正、嘉之間，卓卓稱名臣。故史館徵其著作，以備採擇。

雜録

夏言《送蓉川之崇德詩》 蓉川齊子以清才粹學，久著聲諫垣，比在先朝，抗顏極論，屢批逆鱗，數蹈虎尾，幸不罹於禍。乃今遭逢聖明，首以奉職無効，謫丞下邑，士論惜焉。矧小子辱忝僚末，顧能已於懷耶？綢繆靡宣，貢詩五解。【略】正德十六年辛巳秋七月既望貴溪桂洲山人夏言識。

呂楠《送陝西按察使齊蓉川序》 南刑部正郎蓉川子齊瑞卿，桐人也。既有陝西僉憲之命，其寮案曰：蓉川子以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給事中，且晉都矣。銓司以其文學風力推陞提學而不果，未幾忤當路謫官去，十餘年乃始得兵備僉憲於寧夏。夫蓉川子之同年位京堂者已十數人，參藩司之政晉三品者已十數人，而蓉川今始云云，寧不謂之遲乎？曰：於古有五遲而陞官不與焉。【略】然則蓉川子斯行，雖以省朝廷西顧之憂可也，又豈曰遲乎？於是陳忠甫曰：信乎常人以積一級進一階爲陞，今如子之言，是以立一德建一業爲陞矣。謨與蓉川子同案處而比屋居，知蓉川子必以吾子之言爲是而用之也。呂楠序。

汪宮錫《送蓉川齊公之崇德序》 給事中爲天子親吏，司封駁，寄以言責，得糾察百僚，祖宗以來多選文學之士補用。故士自翰林改任者，十常四五，備位公孤，秉樞要以垂光竹帛者，考之前志，率有六科之君子在焉。桐城齊瑞卿，由辛未進士選入翰林，補刑科給事中，凡所駁正。練達如老吏，照人腑肝，數年補吏科右給事中，侃侃不阿，與御史吳閶交劾吏部郎中倖陞任者三人，三人者卽罷去。或語瑞卿曰：「盍少恕，不然恐以同寅之去爲辱者，將必圖報復也。」瑞卿曰：「若此是懼，何敢指斥乘輿？」逾年轉兵科左給事中。值先帝好武，諸將江彬、神周、李琮等多驕蹇不法，瑞卿一一論其罪，請亟誅之以消禍亂，諸將爲之膽落。宸濠在江南造龍艘劇戲，搖動四

方，邀帝南幸，圖謀不軌，啟行有日，廷臣憂形於色，莫敢言。瑞卿與禮科都給事中邢寰、兵科給事中許復禮三君子倡言留駕，同寅畏禍者或目瑞卿等爲狂，瑞卿乃大呼曰：「諸公今日不以死諫，天子南行必入賊臣之計，他日有舉湯武之師者，吾輩俱磔於市。」遂率同寅伏闕號哭不起，十三道御史吳閶等繼至，薄暮，中官乃諭帝意，令各官起，瑞卿度事不可但已，明又伏闕上疏，帝意稍緩。又數日，郎中黃鞏等亦上疏極諫，疏凡數十上，帝怒撻之，死者十數人。瑞卿等待罪闕下，自分一死，帝見撻者多死，遂不究。嗚呼，若瑞卿者，豈非古之所謂朱雲折檻之烈者耶？帝既停南幸，宸濠又諷守臣畢貞、孫燧等保其孝行，解帝之疑，已奏下禮部，邢寰嘆曰：「此奸囮也，不可不亟發之。請誅畢貞等不當阿附。」於是帝益疑，左右受宸濠之賂者懼事發，中外洶洶。瑞卿及十三道御史蕭淮、沈灼等上疏，言宸濠之惡不可不治，由是帝遣駙馬都尉崔元、太監賴義、都御史顏頤壽持敕往詰其故，宸濠聞使至，即日稱兵以反，戮憲臣孫燧、許逵。嗚呼！若瑞卿者，豈非古之所謂汲黯之直而淮南寢謀者乎？宸濠反狀馳奏，帝乃遣將出兵數萬，命科道官紀功，瑞卿挺臂請行，曰：「賊憾予發其奸，必欲赤吾族，吾老母在堂，今已不知所在，吾願以死報賊。」朝紳知瑞卿素有才望，且知其爲諸將所憚，曰：「此行非若人不可。」陛辭日，予送之都門外，瑞卿舉酒灑地曰：「之鸞不滅賊不生還朝。」時秋風颯颯，寒生征衣，鼓鼙聲動，咸有愁色，瑞卿動如常時，予卜之曰：「賊當不旋踵而滅矣。」軍馳至江西境上，聞都御史王守仁舉兵擒宸濠，瑞卿約諸將整衆而還。先帝親征，駕已離京師，召瑞卿及禮科左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許孟和等還，候於彭城，面請廻鑾，不從，且諭令同諸將至江西剪遺孽。瑞卿戒諸將不可妄殺，巨閹勢焰太盛，輳轕守臣，瑞卿獨持詞，執禮以當之，不爲屈。會鞫宸濠於府第中，宸濠誣守仁，瑞卿責以大義，卒噤不語。帝駐蹕南都，瑞卿屢上疏請還宮，帝以其不便，已舍之江干，令無入城，乃作《廻鑾賦》以自遣。諸將奪江西守臣功，王侍郎憲拉瑞卿造冊，且言勿違上意速禍，瑞卿正色曰：「臣子不當陷君於不義。」由是議遂不合，憲獨迎上意，造冊以進。遲回一年，江彬、張忠等每有問輒對曰：「不紀江西守臣功而濫及諸貴，何以示天下後世？之鸞等願褫職得重罪，此冊不忍造也。」諸將或譖紀功四人不可之議多出於瑞卿，上曰：「此給事中曾論汝罪。」蓋以瑞卿兵科視篆，時帝知其爲敢言之士也。庚辰冬，帝還，駐蹕通州，召廷臣供事，予與瑞卿會於舊城之館，談軍中事，瑞卿商於予曰：「南征之事，功不至濫紀者，某輩雖效微勞，然皆上天資高，從諫之美，惜吾人不自力，負上爲多。」意指王憲之附彬也。又半月，帝還京，諸中貴日速科道紀功冊，瑞卿等執議如故，惟疏論功罪梗槩及軍中往還事宜凡十餘章，字字核實。帝尋寢疾上賓，事遂革。今上自潛邸入承寶祚，登極之日，瑞卿即上疏幾三千言，極言天下事，帝爲之改容而誦。其要以端本爲務，指摘權閹，發其隱惡。群閹鬨然曰：「齊給事攻我輩。」其有識者曰：「吾輩十七年所爲，今倒囊而出矣，更何言。」有即日引罪請罷出者。嗚呼，若瑞卿者，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耶？七月朔，吏部例該考察。先是，南京刷卷御史熊相、大理評事林希元各官紀科道之非，不知其實未造冊，吏部惑於浮言，乃以瑞卿等四人調外任，命下，廷議沸然，皆云：「新聖在上，吏部得石公君等紀功，事甚明，不宜若是。」又曰：「扈從諍論之功，內閣少傅蔣公功在社稷，紀功科道四人功亦不少，若四人可以罪論，則凡舛謬之說皆實錄耶？」六科同寅又曰：「瑞卿於聖明朝必大有建議，內安外攘，共成中興之盛業，今乃屈之爲崇德丞，其以干將而割草菅耶？」或有爲瑞卿抱不平，欲上書爲之辨白者，瑞卿聞而止之曰：「之鸞狂妄得此，出與民事相親，知閭閻困苦之故，少盡一二以酬平生，爲下爲民之意，實某之願，幸毋以之鸞爲念，以重忌者之乘於後也。」又曰：「老母缺養久矣。得遂菽水之歡，聖天子之賜，宰執之力也。」即日收圖書南行。新安汪玄錫與瑞卿生同鄉，進同年，官同科，南征之行，不肖常力贊之，乃舉酒以壽瑞卿曰：「瑞卿賦高邁之才，以翰林入科，積勞八九年，且夕當轉都諫，顧以一丞處瑞卿，此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固不足爲瑞卿諱也。而予之私憾，人之賦才之高下，蓄心之忠僞，知之不眞，正如孔子大聖，猶不能無失於宰我，其陰相而默奪之以歸一定之論，使爲惡者少而爲善者多，則天而已矣。賢如瑞卿，顧黜之於外，使碩人貞士垂首喪氣，天殆懵懵者哉！」有從旁而曉予者曰：「子之憾誠是。金不躍冶，無以知其爲百煉之眞；馬不馳坂，無以知其爲千里之技。瑞卿向在諫垣，徒以文字諍論取名當時，其隱負公輔之望者，固不能必人人之信也。茲屈之爲丞而去，舉朝之人嘆惜不置，有唐之陽城宋之歐蘇去國之感，瑞卿之名益鏗鍧於宇宙間矣。施之一邑則一邑治，進而施之一郡一方皆然。他日宣室有召，賈生前席，所聞見益多，則所設施益大，宏功盛烈，與前輩由翰

林入科垂光史冊者相後先，安知黜瑞卿者非大瑞卿之成哉！瑞卿不怨天，其得之矣。」

吳應賓《廉訪蓉川齊公像贊》（存目）

陸銓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石谿論詩，專以性情爲主。嘗曰：「宋人不能爲唐，唐人不能爲漢、魏，時爲之也。其偶似者，宋之似唐，唐之似漢、魏爾。」故諸體不沿時習。五言如「鳥白雲中樹，山青雨後峰」，「亂帆爭入浦，羸馬怯過橋」，「越竹成游轎，吳蠶吐釣絲」；七言如「山田雨足秋仍熟，石室風高夏亦寒」，「絕壁有松人不到，深林無主鳥相忘」，「沙頭水急潮初落，山腹烟多雨未收」，「野樹巢空驚鶴去，淺沙船動覺潮來」，「輕便度嶺雙肩轎，小巧穿橋獨櫓舟」，「一別動經千里闊，百年消得幾回忙」，皆非陳言也。至若《獄中次季舉之韻》云：「聖怒不妨爲孝子，狂言豈敢託忠臣。」庶幾哉，忠厚之遺矣。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五引《甬上耆舊集》　石谿奇氣激亢，眞詩家之烏獲。

又陳田按　選之議禮，與羅峯不合。羅峯驟貴，氣淩朝士，排擠正人。選之挽羅峯詩云：「此後正人方貼席，從前同黨幾張弧？笑君十載爲公相，不得徐生一束芻。」可謂快論也。

戴鯨《廣東右布政使陸公銓行狀》　公諱銓，字選之，別號石溪。其先自唐宣公後，父俑，弘治癸丑進士，孝廟時爲御史，剛直間用，兩按閩魯，再陞副使，以子鈉貴封都御史。公生而丰姿秀異，穎悟絕倫，經史百家言，一覽輒記憶不忘。長業舉子，遂精思力索，意見出自胸臆。爲文上追先秦兩漢，人以爲柳柳州、蘇長公之徒。正德丙子領鄉薦，嘉靖癸未以易魁禮闈，廷試第二甲，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大禮議起，公奮筆署名，疏入廷杖，幾絕而復甦。尋推長十三司章疏，法比精密，敷奏詳明，若繩簿籍之不法，議哈密之情罪，皆舉朝所不能決者，直以片辭折之而已。既而改武選，疏革武弁之弊尤多。戊子陞武庫員外郎。是年當鄉試，天子創制，出內臣司外文柄，公奉命往福建，得儁爲多。轉禮部儀制郎中。上方銳意禮文，更新制作，創四郊親籍親蠶諸議，傳奉旁午。時任丘李公爲大宗伯，纖巨悉以委公，公亦展罄懷抱，遠稽古典，近酌時制，敷奏詳妥，頃刻立就，莫不當上心。至如選九嬪，初旨不許強抑以傷和氣，公謂：「若此，儻民無願者，何以答明詔？」因李公白先述上意，附以禮部禁諭，毋得規避。上察知之，遣中使揭榜文入，隨頒白金綵幣以旌其善。處咨望功賞，宜得右秩。適以才攝祠部，圖上祭器，不先關白內閣，大忤輔臣意，乃遷福建按察添註副使，實中傷之也。抵任，益勵操持，嘗攝海道，漳故賊藪而利窟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貲餌監司，闌出爲患，公峻立禁網，剗剔蠹弊，卒不□諸奸餌。陞河南參政，撫民南陽。值歲旱蝗，民多流徙，公勞心撫綏，復業者幾千萬人。中土沿習，率不修帷薄，以罹重禁，公諄諄以禮法訓道，闔其夙錮，全活甚衆。他如治淯河，均賦役，酌折納，平斗量，建四說以決銀礦之議，條六事以陳驛傳之宜；興利除弊，惠政不可殫述。陞廣西按察使。時弩瀼徭賊侯公丁雜處胡藍二姓間，相助爲寇。或議大舉兵盡殲之。公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順逆難明，非計之得也。不若討渠首而釋其餘。」戎帥是其言，弩瀼果平。旋有鏹幣之賜。特議征安南，兵書毛公秉鉞至廣右，公畫征撫之策，毛公多密與定計，偃戈弢彊，逆酋款服，皆其力也。隨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服闋戒行，卒，實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石溪集》。

《明史・文苑傳三・陸銓》（存目）

乾隆《鄞縣志・人物》（存目）

同治《鄞縣志・人物傳一一》（存目）

南京，下蘇州，復泝江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時帝星又明於江漢，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懼禍不測，以爲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跡，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利於主上遠出則己得以久其位，或濠之謀倖遂則己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以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朝、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以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鎏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於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摽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先是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公官同謫同其地又同，閩人乃立祠並祀二公云。即裹瘡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既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季秋九日，偕年友劉世揚、楊叔器、廖世昭、郭波輩遊烏石，扳崖長嘯，各爲詩若干首，屬公錄而序之以記遊。公曰：「屈子作《離騷》，人謂忿怨嫉世，非知屈子者。古仁人立言深遠，余何敢也？」集成有《三山紀會錄》。庚辰閏八月，野江翁棄養於家，公聞訃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時鄉多寇，有□避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世宗即位，諸竄謫者皆詔起，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概，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並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敕命，遂得貤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敕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歡，而不可使皇太后之凄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欲尊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於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門人魏良貴刻於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幾公辭世。使天假之年，得立朝行志，舉周官法度翊聖皇，致休治不難矣。嗚呼痛哉！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之旨，於凡仰觀俯察、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其奧。而于天文尤精，每曰：「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朓朒，伏逆遲留，如指諸掌。」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泰泉，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賦，論議必折其衷，感時乃見乎志。至於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翔然於萬物之表，而多所自得。若制策封事，雖董賢良、胡邦衡不能過焉。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是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脈，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是正之，何也？五經嘗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功

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遂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郎陸震、刑部郎中陸倖、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上大怒，車駕亦不果出。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獄，先生與張衍瑞、姜龍、孫鳳、陸倖等百有七人俱被命跪午門外，梏拳五日。既余廷瓚等亦下獄，黃鞏等六人亦在午門外梏拳跪五日。是時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亦連疏入，俱下之獄，尋亦梏拳跪五日。復有金吾衞指揮張英，肉袒戟刃於胸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出入輒被唾罵，投擲瓦礫，遂減去跟辦官吏，往往在昏暗時行。乃益謀蔽惑請命，禮部禁約不許言事，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獻諛者參劾司屬爲妄言，由是上怒遂不解。戊午水溢內海子四五尺，折橋鐵檻，是日先生等一伯(佰)有七人俱褫衣廷杖，先生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唯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杖畢幾斃，裹創卧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既而復蘇，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其餘罰俸有差，上怒猶未解。四月己卯，黃鞏諸人亦俱褫衣廷杖，林大輅、周叙、余廷瓚，降級調外任，徐鏊戍邊，其餘爲民。時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凡十有一人。先生惻惻歎曰：「使余肯從宰臣之沮，則諸疏且緩矣。今致諸臣之死，芬可以獨生乎！」聞者感發。君子謂先生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實有大功於世教也。辛巳，今上即位，詔起先生，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修撰。甲申夏，會議大禮，先生疏凡三上，伏闕得罪，再杖於廷。明年乙酉，母太安人卒於官舍，先生扶柩歸，由長江至彭蠡，忽颶風，鯨波大作，先生號籲，風濤頓息。君子謂誠孝所感云。丁亥春三月疾作，十有四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四。所著《梓溪集》若干卷，詞嚴義正，如其爲人。編輯《周禮》定本，則尤其所注意也。先生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壁，巡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爲小築省城，居其妻孥。子三人，泰、奉、奏。薛應旂曰：余昔過進賢，進賢士人頌舒先生從事聖賢之學與其歷履，比舊聞加詳。恨九原不作，不及言從之邁。及官留都，泰泉黃才伯往往爲余談成化間羅彝正劾大臣遭喪起復，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暘不作應制燈辭，皆上疏落職，當時謂之翰林四諫。迨毅皇豫遊，時史官敢諫者，則唯舒國裳一人矣。五黨自謂清華，獨不念輔導論思之職乎！因出翰林先後姓名授余志之。余寡陋，因循未之撰。次值有論學者，援東漢諸人而擯氣節，謂舒先生非聖賢之學。然則聖賢固無氣節者邪？蓋自正德丁卯逆瑾讐虐，戴銑諸人始矯制褫衣受杖，死者相繼。又十年庚寅，再罹此變。於是士人漸爲此論。嗚呼，此可以觀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脩撰傳》。

孫琛《翰林院修撰舒公行實》　公姓舒氏，諱芬，字國裳。學者稱梓溪先生。公之先出吳泰伯後，居浙之東陽，宋元間自東陽三遷至梓溪，世有聞人。至第七世野江翁諱法，乃公之考也，嗜古力學，倜儻不凡，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母聶氏，封安人。公生而穎異不羣，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公瀚修封洫至，獻《馴雁賦》，遂大奇之，薦補郡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選，輒語人曰：「此他日大魁天下士也。」以《詩經》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于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于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繹義》、《通書繹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篇，一時號稱天下士者，咸推讓焉。逮丁丑春，考官陸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名。及對大廷，頃刻萬言立就。是科制題，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于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即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教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禁禁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祖宗之制，主必于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之主，以從陛下之駕入于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陛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復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塡溝壑。疏上不允。己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

舒芬

論述

張鏊《梓溪文鈔序》 其爲文志意溢發，翔出萬物之表，而義理淵邃，有紫陽氏之家法焉。爲詩好古雅，謂流連光景爲無益。昔人考文者，徵實於憂時敢諫，其公之謂歟！公拜掄魁甫十年，再入翰林，一謫福建市舶提舉，丁內外艱半之，享年四十有四。風神玉立，眉宇英特秀爽，遇事侃侃，無幾微矯飾，蓋其養之正，出之果，而非有意必也。處朋友不阿徇，有劘切之益，尤善成就後學。公既以素所樹立爲天下嚮往，其擯落也，天下方顒顒焉跂踵以俟。賴天子仁聖，褒崇弼直。凡先朝所讜言罹罪播遷之臣，並見錄用，往往躋通顯，其播遷而死者，亦蒙贈錄。而公召復，遽憂阨以終，數也。文其可無傳乎？雖然，公之可傳者，豈徒文而已哉？而國家養士與士之爲報，抑可謂厚而盛矣，故表言之。嘉靖辛亥夏五月朔，賜進士出身、奉正大夫、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前奉敕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翰林院庶吉士，郡人張鏊謹序。

萬虞愷《梓溪文鈔序》 予讀先生制策如董賢良，封事如胡邦衡，詩文不獨兼步韓、歐，而直遡濂、洛，蓋博極羣書，根據體要，爲燦然規世載道之言。其間如論道學，則尊濂溪爲中興之聖，而不滿伊川之外師；叙周禮，則深斥漢儒附會之非，而直責朱子之惑。自非確然見理之眞，毅然任道之重，不惑而不懼者，敢謾爲之說耶？是殆發前賢所未發，有功於聖人之門，豈但文焉已哉？先生於仰觀俯察，律歷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精微，而尤拳拳志在周禮，使假之以年，得立朝行志，舉周官法度以翊聖皇，致休治，豈非國家民物之幸？顧天奪之早，徒使天下後世景仰其直節昌言之風，而齎志匡時之恨，豈非數耶？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詩頗涉理學語，五言如「江花迎載酒，沙鳥避歸航」，「菊黃三逕冷，巖翠一松存」；七言如「水入柁楞流去響，風吹魚網過來腥」，「思家我亦愁千里，爲客誰能耐十年」，「紅粉滿樓初入趙，青山百里尚圍燕」，「芳草有情生夜雨，夭桃如夢繞春山」，「未如莊子舟藏壑，欲買謝公墩結廬」，「高樹閒雲輕獲鶴，小橋新水淺通魚」，「芹香華屋來元鳥，樹暗青山隱杜鵑」，「誰爲剪殘今夜韭，獨憐開盡故園花」，皆嫣然有致。

《明文授讀》卷二一 先夫子曰：【略】梓溪不欲以詞章名世，而識力高華，文有光芒不可掩處。

傳記

薛應旂《舒修撰傳》 修撰舒先生名芬，字國裳，江西南昌進賢人也。其先世居浙之東陽，元大德初有名文英者，始徙進賢之梓溪。載傳至溥震，溥震生廷式。廷式生法。皆積德累行，世雖未顯，識者已知其後必有達人。法娶聶，生先生，幼卽岐嶷峭穎，異於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雁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進賢有石人灘，相傳謂灘合則狀元出，人遂以石灘稱先生，蓋期之也，先生遜避，別號梓溪。家貧清苦，不與人群，雖於書無所不讀，實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每悼俗學之陋，嘗曰：「吾唯欲出以行志耳，不然，則聲律對偶之文可無作也。」故其爲文氣志渙發，理道暢達，一洗回互隱伏支離纏繞之習。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明年入南太學，譽望籍籍，祭酒司業以至六館師生，罔不起敬。丁丑舉禮闈，入對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脩撰。嘗謂古禮樂久廢，恆游心於周禮鍾律，無益詩文，一切謝去。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武宗，勸之游豫，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金陵，下姑蘇，復泝江浮漢登太和太嶽，且遍中土繁麗諸處。將相大臣多從諛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先生乃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今且撒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武宗以沮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先生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舉酒酹之曰：「匹夫不可奪志，

於聖門，而《周禮》尤爲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眞者，能然邪？少擢掄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舶，了無慍容。嘗獨立敢言，瀕於九死，不撓不懼。至謝貶恩騎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友人曰：「人於怒時當遽忘其怒。」公卽焚其草。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凊定省，出於誠篤，每聞庭訓則敬而守之，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洪水之災，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至於以犯顏諍君爲悅親之實，以不愧屋漏爲無忝所生之實，凡宗社大計如諫南巡之類，綱常大禮如議大禮之類，勤勤懇懇，必要諸大道，而不敢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心、死生利害之念。宅憂數年，非公事未嘗一入有司之室。時有欲居以官屋而免其直者，辭曰：「我世惟清白，何用此爲？先時吾野江翁卜葬地，諸君授以桃花嶺，向固不敢以此累先人，今又何敢以此累子孫哉！」竟不受。幼卽以聖賢自期，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嘗悼異學之謬曰：「是夫亂眞而善溺人者也。空言闢之，無如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諟而力行之曰：「此可以遡洙泗之源矣。」又曰：「退之雖不信佛，然何必與大顚遊？」故於削髮之流、羽衣之客，悉毅然疾之，不示半面。至於權倖奄宦之輩，卽有求通者，絕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適奔父喪，琉球國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舟楫危甚，乃爲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飭，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惓於心術之正，嘗語之曰：「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者。其始生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諶枏夢天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越一日果不起。是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死生出處之關係有如此者。居疾中矩度，毫髮不踰，凡相見者必勉之勤學。臨終沐浴，欲自告於廟。時家廟稍遠，兄弟子姪恐出有不利，固留乃止。命長子泰往行禮畢，復與衆揖曰：「連日多勞。」時入室少坐，曰：「此非廳也。」卽徑行出廳，自整衣冠，端凝不動。長子泣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進爲歉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之褒，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相國一清諸公稱爲忠孝狀元。至僭之伊洛之賢，則又泰泉先生之斷也。直道扶國家之元氣，論議發前賢之未發，又張公鏊、萬公虞愷之論也。凡海內士聞公之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理學過之。其見於公評如此。公生成化二十年甲辰三月十有二日亥時，卒嘉靖六年丁亥三月十有四日辰時，年四十有四，葬新建象山之原。

《明史・舒芬傳》（存目）

紀事

黃佐《梓溪文鈔序》 於乎，先生信神明矣哉！蓋其爲人也，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其禔身潔，其處貧樂，故能合內外，貫天人，名理如程朱，詩文如韓歐，而多所自得。使若荊舒之逢時，則率典迪而媚嫉者消矣！然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爲天下國家所關係，豈細故哉？佐於是重有感焉。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孟夏朔日，前進士、史館友末、海隅黃佐頓首拜書。

漆彬《梓溪文鈔序》 余讀漢史至汲長孺好面折廷諍，而淮南寢謀，輟廢書歎曰：嗟乎，直言之士，其道主於匡君也，而亦可以弭釁，人君用直言之士，其功在於救失也，而亦可以建威。故士能居常敢諫，而後能臨難死義，乃自古記之矣。我國家運祚昌明，培養隆洽，士大夫不安酣豢而任綱常，二百年來有先生與一峰羅氏，後先相望於大江之西，可謂盛矣。先生再杖，病創甚，尋丁內艱歸，踰年病作，竟死，死之後，家無立壁。【略】先生幼而穎敏，貫穿經史百家，雖象緯律曆，禮樂名物，靡不洞究，而尤精於天文。所著有《易箋問》、《東觀錄》、《周禮定本》、《太極通書繹義》，多不下數千萬言，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尤注意於《周禮》。嗚乎！享年不及艾，歷官不過史，懷瑾握瑜，齎志以死，論者至今悼之。然而讀是編者，當知其心之所以不死也。其他操行之修潔，文章之淵邃，與夫世系世處，業以載之狀誌中，以故不著，著其大節。伯獻名琛，卽余年友，博古而文，能世其家學云。後學南昌漆彬頓首拜書。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三陳田按　正德己卯，車駕將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蘇州，復泝江浮漢，登太和山。是時宸濠久蓄異謀，待釁而發，結陸完、錢寧爲內應，人情洶洶，懼禍不測。國裳與同館編修崔桐、庶吉士汪應軫、曹嘉、王廷陳、馬汝驥、江暉聯名疏諫，【略】受杖幾死。嘉靖初，復與同官諫大禮，再杖闕下，瀕死不悔。世稱爲忠孝狀元。國裳登第後，其壻省視來京，送歸詩云：「杏園回首幾經春，敢卜移家住要津。偶逐風雲上霄漢，獨勞車馬驀京塵。夢魂無定憐親遠，骨肉相看賴汝眞。歸去朋從如問我，爲言官似秀才貧。」可以見其志節矣。

著録

萬虞愷《梓溪文鈔序》　國朝以制科取士，得人爲多。肇自洪武辛亥，迄今幾二百年，歷科五十有八，而吾江右魁大廷者十有六人，振藻藝林，蜚英槐棘，垂休簡策，蓋後先相望也。乃若出處之同表著天下後世，則有一峰羅先生倫、梓溪舒先生芬焉。一峰之文，久已鋟行，而梓溪之文，世未多見，近方刻於廣省，宮端泰泉黃公，方伯蒙谿張公既各爲之序矣，顧尚多闕佚。先生門人文峰熊子杰裒集數年，復參廣本，於是收錄殆備，予始得縱觀之。因思先生與一峰先後同以敢諫謫官，謫且同於閩地，閩士民慕其道德風節而宗之，既又同俎豆之矣，則刻先生之文宜在閩。乃攜入閩臬，僭加商訂，謀諸學憲鎮山朱君衡，深以爲然。而大參南溪丁君以忠、憲副直軒汪君俅、僉憲忠池黎君澄、麓泉徐君光啓，皆誼在同鄉，均切景仰，樂捐俸而共成之。【略】予生也晚，輒於遺文三復悼歎，豈敢序先生之文哉？況先生之亡將三十年，而使天下後世人得而仰之，凜凜然猶有生氣如此，卽先生之精神塞乎天地，有不待言語文字而存者。惟千古而下，考德論世亦必有所徵焉，則是集不可無也。愷不佞，謹述其刻集顚末，以諗四方之景慕先生者云。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春三月甲子，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前文林郎、南京兵科給事中、南昌萬虞愷謹序。

蕭上達《梓溪文鈔跋》　舒太守公以理學名賢之裔蒞茲鄭土，雖風塵鞅掌，案牘絲棼，而獨雅尚經術，其淵源家學然也。歲己未，以入覲旋見學宮傾圮，首捐俸撤而新之，慨然以薪樵人才爲己任。已又仰體文節公淑世之心，檢求帳中，出《梓溪文集》數帙，命鐫刻於黌宮，以式多士。【略】先是文節公有孫伯獻，甫爲郡大夫，鏤其板於閩，未幾爲祖龍索去。今太守公亦文節公之孫，亦以郡大夫鏤板於鄭，光昭祖德者，後先相望，猗歟盛矣！是舉也，黌宮鼎建，文稿重新，潤色掞東里之華，傳播貴洛陽之紙，四美具焉。而今乃知六經文字不與秦火俱灰，類若有靈物護持之者，其神與骨故自不朽也。美則愛，愛則傳，其以嘉惠來學，如五緯麗霄漢間。嗟乎！寧直並駕韓歐已哉？先輩諸名家業有叙述，不佞達曷敢以管蠡之見窺測高深？聊以識其歲月云耳。時萬曆庚申六月，沔陽後學蕭上達薰沐頓首拜書。

舒璟《梓溪文鈔跋》　先大父梓溪內外二集，舊有福泉鏤板，蓋先兄伯獻丞泉郡時刻也。出處行實詳先兄叙述中。時不肖璟在舞象之年，不獲附編輯之役。嗣後聖天子念先朝理學忠節之臣，從大宗伯鳳阿姜公、龍江沈公之請，賜太史公謚文節。而不肖業已粗知文字，於時讀太史公之文，而想太史公之節，因太史公之節而益重太史公之文。廼越廿餘載，而福板竟以回祿燬。【略】會當承乏，覲京師，謀之比部攀公，重加訂正，而付之剞劂。是時也，遼餉告急，鄭土頻饑，議捐議賑之餘，月俸錢不足飽其孥，以故繕寫模印逡巡停閣者久之，踰年而始竣事。嗟乎！淵源可溯，留一線以示來茲，我文節公之寵靈，實式憑之。雖復沒齒蕭然，亦何憾之與有？至若先太史學識之精醇，性資之端介，則有國史之紀錄與先輩名家之傳叙在，不肖璟何敢贅焉！敬九頓識簡末，就正當世有道君子。時萬曆庚申六月朔，不肖孫稽首謹識。

《國史經籍志》卷二　《周禮定本》十三卷（舒芬）。

又　《梓溪集》五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周禮定本》，修撰舒芬著。　又《梓溪集》，舒芬著。

《千頃堂書目》卷一　舒芬《易箋問》，《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篇。

又卷二　《春秋疑義》。

又卷一一　《太極通書釋義》。

又卷二二　《梓谿集》五卷，《內外集》十八卷，《東觀錄》。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舒芬《易問箋》一卷。　又《周禮定本》四卷。　又《東觀錄》一卷。　又《太極釋義》一卷、《通書釋義》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舒芬《易箋問》一卷。又《書論》一卷。又《周禮定本》十三卷。又《士相見禮儀》一卷。

又《藝文志四》《內外集》十八卷。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梓溪文鈔內集》八卷、《外集》十卷，明天啓間刻本。

蔣山卿

論述

顧璘《蔣南泠詩集序》 余嘗有言曰：詩以自得爲宗，正之以氣格，和之以音調，其要也，模擬者最下。蓋惡夫雕琢牽綴之辭，遠於斯道也，抑安得見斯人，與之暢斯意哉。吾友南泠蔣子雲氏，深有得於余心同然者，集其所作詩若干篇寄余商評，開緘快讀，凡三昏旦而不能去手，乃作而嘆曰：大雅盡在是矣。子雲天資邁朗，爲學與政皆能洞覽古今，而得其樞要，故所就恆絕於人。其爲詩也，深探本始之原，而博究作者之趣，神會默成，不涉意搆。或下筆千言，才情橫發，朋輩每爲斂手。今讀其詩，逸如鮑明遠而辭不蕩，淡如陶靖節而氣不寒，寬平如盛唐諸公而語不易。至其藻麗對屬，有它人閉戶經旬而不能就者，率飄然得之，若不經思，可歌可感，不爲徒言，眞詩人傑出者哉。願由是傳之四方，使將來者見之，則凡餖飣其字、雕刻其文、艱深其思、拗曲其體、不發於情而並氣格音節亡之者，皆可怛然省矣，有切於斯道非淺。是爲序。皇明嘉靖壬寅仲冬長至日，南京刑部尚書姑蘇顧璘撰。

《藝苑卮言》卷五 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

《國雅品・士品三》 蔣參政子雲：才豪朗邁，頗好激賞，一時名士多延致之。其詩五言學杜，無幽閒奇語。

《明詩綜》卷四〇 兪汝成云：南泠達生有容德，詩似其人。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山卿，字子雲，儀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諫南巡，拜杖，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改元，復官，歷刑部郎中，出知河南府，改潯州，再改南寧。時有詔討思田土官岑猛，調度軍興，以功進廣西參政。總督林富雅重其才略，擬以方鎮擢用，竟坐讒言罷。【略】以其時考之，子雲之詩，發源於金陵，成就於亳州，主於學唐，不爲勦杜，其亦生於北郡之後，而不墮其雲霧者與？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子雲詩如水精淨域，盡埽游塵，微嫌境太淺爾。子三人，孝常、孝若、孝彧皆能詩。「吳山遙入戶，江水近通渠」，孝常句也。「雁度三更月，烏棲獨樹霜」，孝若句也。「夕陽新雨後，明月落潮時」，孝彧句也。雖未出羣，亦自濟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南泠集》 前有自序云：「弱冠見東吳顧吏部、寶應朱戶曹，教以讀漢、魏、晉、宋、唐人之詩。年二十九，舉進士，好與同年亳州薛子蕙研攻古作。是時信陽何子景明與薛鄰，嘗聞其緒論焉。」其學詩大旨，已盡於此。顧璘序稱其下筆千言，才情煥發，朋輩每爲斂手。而王世貞又以不堪咀嚼少之。持論互異。今觀其集，正韓愈所謂無好無惡之詩耳。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二陳田按 參政詩格調整齊，微有陳色。錄其清婉者，亦自楚楚。

《春夜俱參戎見過》 《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亦粗有致。

《出塞曲》 《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亦渾。

《夏日田園即事》（東菑耘事畢） 《明人詩鈔續集》卷六：樸處眞處似儲、王，但高秀不及。

傳記

歐大任《廣陵十先生傳・蔣山卿》 蔣山卿字子雲，儀眞人，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正德己卯，武廟南狩，與同官林大輅、何遵伏闕上疏，諫曰：「昔太康遊畋不返，夏德以微。昭王南征不復，周道遂衰。逸遊之戒，聖王所謹。今皇上北臨宣代，西幸榆林，廢宗廟之禮，曠定省之儀。且今宗藩無道，方肆窺覦，萬一禍生不測，奈宗社何？」疏內指斥激忤時貴，由是天威震怒，

幾斃杖下，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改元，詔復令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知府，改潯州，再改南寧。時思田土官岑猛倡亂，有詔命撫臣帥師討之。山卿督餉調度有方，師得宿飽，尚有餘鉅萬。言於上官，以十五代民租，計餘以賑饑。後猛伏誅，其黨悉降，籌畫與有力焉。郡以軍興之故，瘡痍殊甚，隨事經理，誠心拊循，民乂以安。舉最進廣西參政，總督都御史林富雅知其才，方倚爲邊鎮之重，而山卿以讒言罷矣。在南寧入覲，奉詔上地方利病事，曰：「夫思龍之民便於立縣者，以租徭近可輸納之故，其意惟知仍屬南寧，不謂屬田州也。夫割肉補瘡，瘡不可補，而肉徒腐，所割之處必缺且陷，不幸有因而死者矣。若割思龍使爲廂民以供流官，將田州自爲土民以供岑氏，是導之使攜而爲貳，情不相屬，而血脈不相通也。且思龍何罪哉！供億之煩，夫役之擾，視昔反多也。異時田州萬一有如盧蘇升起，則其禍必首思龍，割肉補瘡之害立見矣。□荒田之民則尤有可痛者。往歲田州之亂，上□實當其鋒，攻劫焚掠，慘不忍言。昨玉受既降□罪已赦百姓，贖妻子者必與之直，直不入不得贖也。止戈之人恨不得食其肉，今乃移思恩而建府治於荒田，割止戈之民爲之祗候，而築城之役又不勝疲勞。且思恩頭目百姓仍屬故地，本府流官別處荒田，相去百里，是棄思恩而不顧也。前此坐治城中，民猶敢叛。今棄而遠之，彼將何所忌憚哉！有司撫恤之恩加於思田者，蓋謂寧勞吾民，寧費吾財，分毫無擾於彼，則彼將感激而自安，然恐自此遂成姑息之政，而非久安長治之圖也。卒不幸他日再變，朝廷將何以處之乎！」又言：「兩廣總兵率用侯伯，此皆紈袴膏粱子弟，坐享厚祿，營求出鎮，惟能剝削軍士，需索有司，詐嚇土官，牢籠商賈，於閭閻之疾苦，軍兵之強弱，山川之險要，夷狄之情狀，皆所未知，塊然土木而委之三軍之命，非計也。乞選自行伍間素有謀勇不事干托者，往充其任。須責以鎮靜不擾，撫輯民夷，有事則身親矢石，奮勵先鋒，庶邊將得人，地方寧謐矣。」又言：「廣西夷多民少，右江如柳州慶遠各州縣，左江如桂林平樂各州縣，皆城池圮塞，墟里荒涼，甚至二三百里行無人烟，猺賊得以出沒其間，侵奪田地，是以戶口益減，商旅不通，而居官者亦無固志。乞行撫按守巡閱視州邑，修築其城池，招集其墟里，繕道途，置傳舍，如錢糧無可措辦，則於梧州動支，抽分鹽課，給發爲工役之費。夫如此則官司有所止，百姓有所聚，行旅有所歸。彼夷獠見吾之整肅，亦將望之而遠遁矣。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逸，計之得者也。」其經略大概若此。惜其用未究，歸田惟徜徉詩酒，校讐文藝，所著有《南泠集》、《休園集》。眞州文學之士，山卿後有張榘、朱永年。榘卒於郡倅，永年爲光山令，剛介不阿，博極羣書，文名最著。

著録

《明史・藝文志四》蔣山卿《南泠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南泠集》十二卷，明蔣山卿撰。山卿字子雲，《千頃堂書目》作字仙卿，傳寫誤也。儀眞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參政。是集爲山卿所自訂，其門人喬佑校刻。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蔣南泠集》十二卷，明嘉靖間刻本。

夏良勝

論述

舒芬《東洲初稿序》 吾同年夏君于中，因言事與余同南還，舟中日久，示以《東洲初稿》凡若干卷。閱之旬月，驚曰：富哉，無物之不有也！奇哉，有物之難窮也！其贈送賦述，絕時俗空言不類，而奏疏狀議，綽綽乎通於政也。非有得於道者邪？所論邵子《皇極》，縱橫布置，不出八卦起首，蓋知象數也。余嘗惜邵之學蔽，以夏君之明，惟取陰陽爻畫求之，則所以制作，所以施措，可一吐於文矣，矧茲行也，有玩心高明之地哉！于中於芬道德事功相期之至者，因初稿謹書此以俟其終。正德十四年六月下弦日，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國史脩譔、進賢梓谿舒芬書於錢塘舟次。

萬潮《東洲初稿跋》 東洲子有家國天下之志，而學術才力稱之，讀其文

可知也。其門人輯其初稿而傳之。夫文有本而有用也者，信可傳已。然吾見吾東洲子之進，未見其止，他日德業所就，更當如何？而其所可傳者獨此也哉？正德歲己卯重九日，友生萬潮跋。

曾漢《南歸錄序》 十二年，東洲夏子服且闋，未行，或請曰：先生其有待乎？曰：是何言也！學古入官，吾何敢忘吾君？尋有詔，趣諸賜告者詣闕下，明年春遂行。於是天子方北狩，色憂意測，往往見於文。未幾，詔西征，朝野惶惑，入疏諫，不聽。又明年詔南巡，民勞卒疲，舟車待登，宗藩伺窺，訛言沸騰。東洲子奮曰：此復不言，何以爲臣子？遂奏曰：臣良勝謹言，功忽於垂成，倖不可再恃，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矧廟祀之罔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恆曠，宮壺之孕祥，不可以不早圖，機務之繁重，不可以盡委。又言：師臣之號，生覬覦之階，家將之昵，忘戎虜之患，若以爲成命不渝，巡遊無度，臣實不知其死所矣。疏入，天子震怒，群小者從而擠之，詔係獄辭問。時諫者百數十人，東洲子與舒太史國裳、黃武選部伯固實倡其議，遂自考功員外郎放歸南城。及淮陰，寧藩變果作，從建陽取道以歸。然自草疏訖於是，卓焉不亂，又往往見於文。其門人輯其稿而傳之，題曰《南歸錄》，諸凡爲南歸作者皆附焉。【略】正德十五年二月望，友生金谿曾漢序。

鄒守益《夏東洲南歸錄跋》 嘉靖甲申，予與涇野呂仲木以議禮下獄，獄中有所倡和，東洲夏于中過而讀之，因出正德己卯獄中諸作以相示。予讀之，數日始畢卷，因書其後。論之曰：壯哉！吾于中許國之勇也！許國勇故憂世切，視天下之事若家人米鹽薪水，罔不預定。而於聖躬之闕，若父母疾病，皇皇求湯藥進之，雖受撻被逐瀕死而無悔。蓋天性忠鯁，慨然思有爲于時，而規摹素定如此。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夫舉天地之與我者全而歸之，不以富貴貧賤威武有所搖撼，至死而不變，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于中古賁育也，其尚日孜孜焉。予雖孱弱，尚欲繭足龜手以從君以後，君其何以恤我乎？安城鄒守益書。

《明史・夏良勝傳》（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庸衍義》十七卷。

又《東洲初稿》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 《中庸衍義》十七卷。

又卷五 《東戍錄》一卷。

又卷二二 《東洲初稿》十二卷，《詩集》八卷。

《明史・藝文志一》 夏良勝《中庸衍義》十七卷。

又《藝文志二》 《東戍錄》一卷。

又《藝文志四》 《東洲稿》十二卷、《詩》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東洲初稿》 十四卷，明夏良勝撰。良勝有《中庸衍義》，已著錄。《明史》本傳稱良勝除名以後，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稾》，凡議禮諸疏俱在。今已不傳。此其詩文集也。前七卷爲雜文，第八卷爲詩，第九卷爲考定皇極指掌諸圖，第十卷爲天文便覽，自十一卷以下皆題曰《仕止隨錄》，十一、十二兩卷雜錄諫南巡下獄疏奏詩文，及同時諸人投贈申救之作，十三、十四兩卷雜錄家居詩文。自十三卷以前皆題門人滇池羅江編。十四卷則題門人鍾陵江治續編。《明史・藝文志》載《東洲稿》十二卷、詩八卷，與此本卷帙互異。然此本題曰《初稿》，刻於正德十五年。其嘉靖以後諸作，咸未之及。史所載者，殆其全集之卷數歟。良勝兩以直諫謫，風節凜然。其詩文無意求工，而皆嶽嶽有直氣。雖不以詞藻著名，要非雕章繪句之士所可同日語也。

朱　澍

《明詩綜》卷四四 林兩可云：損巖下筆清健，一種疎宕之氣，足以移人性情。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興國太后將至，禮部議由東安門入，覆議，由大明左門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於是從大明中門入。在永陵意中，惟知有興國太后而已。嘉靖三年，值慈壽皇太后誕辰，有旨命婦免朝賀。損巖上言：「興國太后朝賀既已舉行，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相類，禮數頓殊。臣切念武宗上賓，蒼生無主，當時爲孝廟後者，惟慈壽所欲立爾。手提神器，親授吾皇，孝宗在天之靈，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之心，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舉一罷，彼此相較，形跡太分。何以慰孝宗在天之靈，副天下臣民之望。」疏入，永陵震怒，匪蔣文定力救，不能生矣。同時疏諍者，馬侍御明衡也。二公可謂格君心之非者。損巖詩無俗韻，誦之，想見其人。

柯維騏《監察御史朱淛傳》　朱淛字必東，號損巖，塘下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授監察御史，甫閱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淛上疏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而隆孝治。」淛蓋陰闢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疏，概與淛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捽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既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當反坐論死。」冕膝行泣護曰：「淛等愚昧固可罪，然中心實匪他。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名。」世宗怒稍霽，曰：「饒死充軍。」冕又泣乞末減，乃定各爲民。淛抵家，以奉親爲娛。與人交不欺，或爲人所欺，不之校。處鄉里未嘗虐視一人，咸稱爲長者。公府絕無私干，至於民間利病，則不肯默默，雖與有司迕弗顧。如里甲協辦，當者率破產，淛貽書同年按察使周延，極言其弊，友人參政王鳳靈與周善，亦助之言。周力贊御史趙應祥務革協辦名目，屬署篆府同知吳元璧會計歲費幾何，徵銀在官，不涉於民，刻籍爲定規，省不啻十倍，至今賴之。家居三十年，巡按累薦不報。淛與明衡出處雖同，然淛家貧尤難堪，所著文詞無窮鬱怨尤語，其養深矣。卒年六十七。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天馬山房遺稿》　八卷，明朱淛撰。【略】其詩文不事鉛華，獨抒懷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詩無俗韻，誦之想見其人。蓋澤畔行吟，沈淪沒世，而未嘗有一窮鬱怨尤之語，是爲難也。至家居三十年，巡按累薦不報。淛與明衡出處雖同，然淛家貧尤難堪，所著文詞無窮鬱怨尤語，其養深矣。卒年六十七。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天馬山房遺稿》　八卷，明朱淛撰。【略】其詩文不事鉛華，獨抒懷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詩無俗韻，誦之想見其人。蓋澤畔行吟，沈淪沒世，而未嘗有一窮鬱怨尤之語，是爲難也。至家居三十餘年，於民生國計，切切不忘。集中所載南洋水利之議，山寇海寇之防，皆指陳利病，斟酌時宜，委曲以告當事，不以罷黜而膜視，抑又難矣。其爭誕節朝賀疏，史僅刪存大略，集中尚載其完本，用以壓卷。蓋自議禮諸臣獲罪後，舉朝皆附新局，淛與馬明衡獨惓惓故君，尤其一生大節。故編錄遺文者，別爲一卷，弁於集首云。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五引《蘭陔詩話》　損巖與馬師山同批逆鱗，幸得不死，歸隱天馬。自謂罷官之歲，適與靖節相符。園中多植菊，每開時，必作數詩以紀歲月。其詩舂容和粹，無窮愁牢騷語。雖不規模柴桑，其興趣正自相同。

又引《東南嶠外詩話》　《天馬山房稿》中有《二石歌》云：「英石出英嶺，端石出端溪。天生二石名天下，寶愛直與琨瑤齊。昨來端州過英德，忽聽人言心惻惻！窮山絕谷遠搜尋，斧鑿之聲日千百。持歸不敢爲家謀，紛紛爭向官司投。摩挲更與辨醜好，身當此役何時休？二州父母民之主，詎忍生民受茲苦？安得龍圖孝肅公，手不持之目不覩。」此等詩有關繫，粵東方志中尤宜大書而特書者也。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　《天馬山房遺稿》八卷，明隆慶間刻本。

劉天民

論　述

顧璘《劉函山先生文集序》　凡稱作者，貴自得也。夫所謂自得者，非率意也。養深則優爲之，高才曠度，亦往往然，合固不在鉛槧蹊徑也。吾友濟南劉希尹氏，學洞九經，才澈三昧，發爲文章，登之卷帙，更僕未易數也。且也清才卓識，氣蓋一世，蹈厲銓衡之司，衆咸望之公輔，無何被讒媢出外，僅貳觀察。位不副德，蓋天將豐其後，申命用休，純其嘏以無疆之錫也。今觀其詩文，內境舂融，神遊太古，樂所樂，無芥蒂於得失，我者去，而聖人者來。其所養可窺矣，宜其詩文超越尋常飣餖表也。夫文心聲也，心福基

也，希尹心聲若此，福曷可量哉。嘉靖庚子長至，工部侍郎姑蘇顧璘序。

李夢璘《函山劉先生全集叙》 函山先生之集，抑何創一家之名言，醉二酉之鉅麗，樹千古之繩墨，研五緯之奥妙，窈冥變化，倒江河而下乎！述叙則雄古而爽朗，論記則宏肆而精深，銘誄則悲悽而怛忉，箴頌則慷慨而發揚，樂府則沉鬱而酷肖，詞賦則組織而玄黄，詩歌則濃郁而駘蕩。遊蜀以後，愈化以玄，譬之日耀星華，匪工而異，天苞地采，匪繪而奇。【略】萬曆丙申冬，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後學蘭陽李夢璘頓首拜譔。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王道思序其詩，稱其爲豪雋俶儻之士，屢擯而稍進，一進而輒斥。晚年好爲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李中麓云：「濟南劉函山，以副使罷官，憤憤不平，作三胡十八一套仙呂，有云：『嚼口根青瑣郎，綽口氣黄閣老，把俺這無嫂嫂的陳平，也串下一個招。』又云：『鷓鴣林多大小，葵藿腸容易飽，擎一甌村裏茶，抹一篇窗下稿。』其託寄感慨如此。」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函山諫草兩陳，再笞闕下。其調知壽州也，故事：京官外謫，出都時以眼紗自蔽。過部門，選人擁其馬不得前。函山擲紗于地，曰：「吾無媿於官，俾汝輩見吾面目可耳。」蔡鶴江送以詩云：「元祐黨人滄海外，貞元朝士曉星前。」王耕原送以詩云：「君不見盤中紫脂蟹，疇昔横行今安在？又不見坐上虎皮裀，當日負嵎思殺人。世間反覆那可數，鄙夫何事用心苦。」蓋以刺讒人也。晚又以計吏罷，憤懣不平，恆逃於詞曲。有云：「把俺這沒嫂嫂的陳平，也串下一個招。」李中麓每稱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函山集》 朱彝尊詩話稱天民晚以計吏罷，憤懣不平，恆逃於詞曲。而顧璘序則稱其內境春融，神遊太古，無芥蒂於得失。今觀其集中，如《擬宮詞》五十首、《古別離》、《宿楚相祠》等作，尚可謂怨而不怒者。特其摹仿太多，不能卓然自成一家耳。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二引《漁洋詩話》 劉希尹及與邊華泉相倡和，古、《選》在華泉之上；五言近體，精深華妙，遠不逮邊矣。

又陳田按 希尹以直諫名，亦留心風雅，不盡合轍。漁洋謂古、《選》在華泉之上，亦鄉曲之言耳。

傳記

李開先《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選司郎中函山劉先生墓誌銘》 函山劉先生者，諱天民，字希尹，濟之歷城人。城南二十里，有函山，因以爲號焉。世系，穆玄庵志其父墓詳矣，此不更及。祖璟，以監生任鞏縣丞。父緒，以舉人任高邑知縣。母張氏，妊十二月而生先生。生八日，母疾無乳，庶祖母章氏棄其子六郎及瘦郎，獨乳之，蓋預識其子之夭，而先生之才且顯也。不然，舍二子而育一孫，割己愛而重他屬，豈人情哉！劉族稱章之賢，迄今衆口一辭云。先生三歲，父夢一老人云：「爾惟此子良。」既而多男皆死，始信夢之有徵。六歲病痞，延綿至九歲，遇一嫗，以針刺十指愈。出就外傅，日記千百字。弘治乙卯，父畢業太學，攜之讀書京邸，即通經史兼諸子百家言。文筆滾滾，命之題，頃刻成篇。十五歲，遊郡庠，提學陳矩庵一見奇之，每令侍食於側，慈父之視其愛子，不是過矣。正德丁卯，鄉試中式。戊辰，從父會試，同下第。父就選，從之高邑。未幾，母卒，己巳扶輿櫬返葬，哀痛之聲，行道爲之心戚。甲戌第進士，聞父病，乞終養，未至高邑，先一日已卒。先生形容摧毀，幾不能存活。丁丑二月，起復除戶部福建司主事。五月，調吏部文選司主事。本部用人愼重，非久試不調，調亦不即文選。先生華實相附，名出人士前久矣，故其調速而美，非他人可方云。到司即著《讀選便覽》四卷，雖有益吏治，但時不能行。己卯諫止武皇巡幸，罰跽五日，廷笞三十。庚辰，三年考滿，陞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辛巳，今上踐祚，其在先朝以諫罪者，俱陞俸一級，先生首與焉。嘉靖壬午，陞本司署員外郎。癸未，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陞奉訓大夫。八月，陞稽勳司署郎中，薛君采方在考功，文章得名，時有省中二彥之稱。甲申七月，泣諫大禮，復廷笞三十。郎中余寬，調文選，未履任謫戍，人以爲余能吏也，難乎其繼，公雖可，但新繫蒙釋，恐不得調。已而文選命下，京中無識不識，咸稱慶云。先生感激知遇，大推小補，秉公竭誠，剔滯拔淹，登良黜劣，遠近聞風興動。余在文選，後先生十餘年，慕先達之行事，尋舊緒之茫然，往往於故牘中見其批駁遺墨，猶足以知其政也。老吏候選者咸言：嘉靖初年，先

生之敏，夏虞中之執，皆文選出色者。大抵賴聖天子新政，臣下凡有注措，易爲之力，且有光耀焉。給事中陳姓者，素短先生，因著補衣見部，先生斥之，乃假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名，上疏指摘先生，乃對品調壽州知州。給事中趙渼等，御史戴金等，八上章論救，不報。凡京職外謫者，失志惶慚，出門多以眼紗自蔽。先生之行也，路出故部，適值驗封大點，吏人數千咸集焉，有識之者曰：「此吾恩主，無罪左遷者。」衆乃擁之，馬不得行。先生擲眼紗於地曰：「吾無愧於衙門，此物何用！」縉紳憐其去，郊外餞送，三日始已。抵州，屬歲饑歉，乃禳災賑乏，通商惠工，撫字勤勞，民無菜色。撫按交章論薦，一十四次。然鋤強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不無一二怨讟。人言矣先生之出也，名目甚正，惜作有司不及前耳。嗚呼！是得無遺論哉。文選乃恩怨之府，而是非之海也。崇秩華階，橫飛直上，人無得而議及之。一經蹉跌，鮮有能自振者。況先生謫後，大臣相繼策免者，大半知己去而讎者來。泥途晚收，門外天涯，自古爲然，在今日則吏部尤甚耳。戊子十一月，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己丑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庚寅四月，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梁。時上命刑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五百餘人，得平反者幾七百人。先生之力爲多，退而語人曰：「吾之遺子孫者，祇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繁，大梁爲最，先生一訊，無不輸服。孟有涯嘗云：「不意風流逸史，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來，僅見此耳。」有涯不輕易許可者，先生亦自況曰：「吾能使公署無一事，屬吏無一錢，惜不得按察使做耳。」先生時有盛名，而遽發此言，後果終於此官，豈其讖也，抑數歟？未幾，爲胡御史所論。壬辰五月，以才力不及，改四川。去汴之日，士民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纔得出郭，才力不及者果若是耶？甲午，有聲其屈者，將處以按察使，當事者以改調未久難之。余曰：「應元忠其例，齊瑞卿其缺也，人孰得而非之？」終不見從。止陪推陝西參政，將復騰別缺正推，而考語適至。乃有官蜀猶官壽州之說。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閒住。先生聞之，聊不爲動。已而遇恩詔致仕，日集賓友徜徉山水間，東山之興，不減安石，而識者屬望再用，亦比之安石云。嗚呼！先生在蜀，席猶未暖，乃兩以進賀表上京，果有貪跡，當在何時？余嘗反誣者之言曰：「官蜀猶壽，觀蜀則亦知壽矣！」一日，會於酒筵，越席執余手問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數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問此何爲？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先生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嘗著《禹貢遡回》、《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說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國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並行，不知疏廢何時？漢之訓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魄載魂，以影隨形，均不可缺者。祇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穎失之繁，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印之吾心耳。」先生曰：「元不有金仁山、王耕埜、吳草廬耶？」余曰：「分章無踰於金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於宋儒。」先生曰：「吾意亦如此，幸緩聲，勿令人聞之，因陋守殘者必詫異，將並忌之矣。」以說經猶恐觸忤時忌，然而卒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眞險難哉！先生家居七年，至辛丑，巡撫李谷平上章論薦，才堪起用，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先是五六月間，先生以書速余曰：「蓮事將罷，幸同爲採蓮之舉。」余初放歸，倦於出遊，邑有詞社招之，將亦俯入，然嘉會難同，先生不果來，余亦不果往，庸詎知後無更見期耶。異時復至湖上，鳥聲鳴喚，湖水平澄，風景不殊，而先生不可作矣，將泫然下淚，求如壬辰年乘月泛舟，浩歌豪飲，寧可再得乎？生才實難，當其盛年，不能及時柄用，而又宛然以死也。勿論其他，只前後在吏部，余所交與者，如梁默庵、高蘇門、左石梁、羅浯溪、李方泉，及先生五六輩，固各極一時之選也，今殆凋零盡矣，傷哉傷哉！先生天性孝友，庶祖母章歿，感其養育恩，特爲之服喪三年。詩文書翰，爲當世所推尚。晚年爲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蓋雖假金元之音以洩不平，亦可見才之優贍，無往不宜也。自少以至投老，有風調，善談吐，庶幾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黃方伯海亭嘗謂余曰：「同一事也，他人言之或無意味，但自函山口出，人無不傾聽者矣。」飲酒多而不廢事，次日亦不病酒。每對客自矜，曰：「人謂解酲不可去酒，酲之病狀，吾平生未知，非飲中一福人耶？」所著有《愧庵集》、《刺壽稿》、《遊蜀吟》、《南行稿》、《草蟲吟》、《田間集》，並前所云《禹貢》、《洪範》二解。先生生於成化丙午夏四月二十七日亥時，卒於嘉靖辛丑冬十月十一日辰時，葬於明年壬寅三月初十日城西五里原。娶陳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浦，府庠生，娶德府長史梁默菴第三女。次潼，聘直隸保定府知府陳近山第三女。次沆，聘廣西道御史趙蒙泉第二女。女三人，長嫁戶部尚書邊華泉第二子習。次未許聘。次許聘陝西參政李晉卿長子四知。副室三人，丁氏育沆及長女、第三女；魏

氏早歿，育浦及第二女；盧氏育潼。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一 《禹貢洪範二解》。

又卷二二 《游蜀稿》二卷，《蛩吟集》一卷，《田間集》一卷，《愧庵集》□卷，《刺壽稿》□卷，《南行稿》□卷，《函山先生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 劉天民《洪範辨疑》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函山集》 十卷。明劉天民撰。【略】所著本有《蟲吟草間集》、《刺壽稿》、《遊蜀稿》、《田間集》諸目。其孫亮采彙而刻之，共爲此集云。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 《遊蜀吟稿》二卷，明嘉靖間刻本。

林希元

論述

蔡獻臣《林次崖先生文集原序》 邑侯李公晦美既捐貲倡義刻次崖先生詩文集成，以獻臣有讐校力而屬一言序之。序曰：正德丁丑榜，吾泉最號得人，學憲公琛、襄惠公岳而大理丞次崖林公希元也，三先生皆邃於經學，以文章氣節名一時。而作用不同，際遇亦異，其爲學士所宗，而稱我明人物第一流則一云。先生力學刻苦，自草茅中即銳然有當世之志。其學專主程朱，而折衷於王順渠、歐陽南野之間，不盡名己見，尤不喜陽明良知新說。今《四書易經存疑》海内家傳戶誦，與蔡文莊《蒙引》等矣。惟是生平蒿目憂世，抗論勇爲，當世廟初，簉仕南寺，即上《新政八要》，其後復有《荒政叢言》、《王政附言》諸疏，亦皆聳動中外，見諸施行。而大同遼東兵變，及守欽力主征交之議，大爲當事所側目，故先生官躓而起，起而復躓，竟不獲大用以老，既罷而欽人生祠祀之，歿又二十年，而學使者祀之饗宮。今讀其疏，纖悉剴切，盡關天下大計，即鼂、賈、歐、蘇未能過之。而其他詩若文，雄勁典質，俱發其中之所欲言，而大指不背於紫陽，即年踰大耋，室如懸磬，而桑梓利病，不憚再三爲地方諸公往復。其志氣磊磊落落，雖犀可剸，虹可貫，奔育可奪矣。故爲紫峰易，爲先生難，幸而成則爲襄惠，不幸而不成則爲先生。所能者人，不能者天然。先生學而大儒，入而名卿，出而良吏，歿而言立，即安南四崗之復，都統之授，人謂林知州六疏賢於數十萬之師，夫是之謂不朽，論者無以其際遇之齟齬而妄置軒輊哉！是集校選，初屬蔡敬夫參政，會赴楚藩不果。故全不揣，謬爲代斲。而詩則劉國夏憲副共之。封事全收，餘汰一二，庶幾無復未見全書之恨。李令公嫩政非一，而表章茲集及修文公書院，乃其右文之大者。集原本爲先生子有梧手錄，而訂訛敦匠，則先生之孫學奭、學范、學弼，曾孫審、察、官、守、容、寯、晏，玄孫夢鯉、廷璋，外曾孫廩生吳大光及諸生林燧卿、陳世濂俱與有力，而大光尤任勞，幷志之。萬曆壬子夏五月朔，邑人後學蔡獻臣體國甫書於仰紫堂。

陳臚聲《林次崖先生文集序》 夫學者讀《存疑》之書，罕見其文集，則亦第知其解經析理有功聖賢，而不知其書疏詩文雜著，所爲慷慨激昂，直言正氣，與《存疑》之書相表裏者，皆先生躬行實踐之符契也。萬曆間李侯晦美、邑前輩虛臺蔡公嘗搜羅讐校而刻之，屢經兵燹，舊板無存，予假歸，在籍與同志遍覓刻本完書而不可得，間歲乃得錄本於其家，復轉覓他本而始全，因而論次編錄，將付之吳門梓人。而吾閩雷翠庭先生適視學江蘇，方汲汲表章正學，以儀型南國，此集出，足以爲學者感發興起之資，其亦以晚進之士廣鄉先正著述之傳，爲粗知所向往者而進之歟？乾隆壬申年孟冬，同里後學陳臚聲鴻亭書於登瀛省齋。

雷鋐《林次崖先生集序》 先生嘗自恨不獲及虛齋之門，而與紫峰相劘切，其論當世諸儒，薛文清後，獨推胡敬齋。交羅整庵，序其《困知記》，與張淨峰書，以陽明之學盛行江右爲憂，謂整庵《困知記》攻發有力。而與學子言，則務令反求諸身心，不必辨之於口舌之間。嗚呼，此又可爲後世曉曉然曰以爭勝負爲事者之針砭矣。惜是集流布未廣，得見者少。同安陳君鴻亭錢以公世，其有益於學者甚大，故不揣淺陋而序之。乾隆十八年三月上浣，後

學寧化雷鋐序。

沈德潛《林次崖先生集序》 世每以道學與經濟判而爲二，於是乎有駁雜不醇之經濟，即有迂疎無用之道學，皆俗學之謬也。按前史，但有《儒林傳》，自元修《宋史》，始別立《道學傳》，顧道學之眞者每不樂居其名。至明代講學者日衆，往往以指斥象山爲能事，一若有此即可以接武乎紫陽者。而考其行己立朝，輒迂疎而乏致用之實，世亦何貴有此道學哉！同安林次崖先生，自少承鄉先正蔡氏虛齋緒論，篤志聖賢之學。乃予讀其集中之文，則惟有關經濟者居多。若聚生徒在門戶叫呶爭鬬以爲護道者，皆先生所不取。嘗與鄰舒裳書，謂近日紛紛朱陸之辨，皆如矮人看場，譬之於金，朱子、陸子皆眞金，今人則以銅而包金者，而又何以論金哉！先生之持論如是。蓋惟其不欲以道學名，故獨得道學之眞，而發之於經濟，亦有其實也。【略】乾隆癸酉秋七月，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林次崖集》 希元之學，宗其鄉人蔡清。故於明代諸儒，惟推薛瑄、胡居仁。與王守仁同時，而排其《傳習錄》最力。雖與守仁門人季本同年相善，而與本之書，亦不少假借其師。其祭守仁文，但推其功業而已，無一字及其學問也。至其氣質剛急，銳於用世，則類其鄉人陳眞晟。故其爲南京大理寺評事，則忤江彬，忤御史譚會，忤大理寺卿陳琳，坐謫泗州州判。及爲大理寺丞，又請勦遼東叛兵，坐謫欽州知州。官廣東時，值安南莫登庸簒國，力請討之，疏凡六上，竟坐是中計典歸。歸後又以爭郡邑利病，幾中危法。其負氣喜任事，蓋可想見。其由泗州再入大理也，蓋方獻夫、霍韜薦之。故與二人頗相契。集中與周石厓書，亦自稱氣味與兀厓相似。又自稱大禮、安南之議，所見與兀厓同。兀厓者，韜別號也。然在泗州時，張璁、桂萼欲援之同議大禮，終謝不行。則諸人固不足爲希元累矣。集中有與汪可亭書曰：「今海內推大家者二人，曰李崆峒、何大復。二子雕詞鑄意，刮陳去新，力挽頹風以還之古，似爲一時文人也。然考其所得，典謨已乎？盤誥已乎？余皆未能知也」云云。則非惟學問闕姚江，即文章亦闕北地信陽。故其詩文皆惟意所如，務盡所欲言乃止。往往俚語與雅詞相參，儷句與散體間用，蓋其素志原不欲以是見長云。

傳記

蔡獻臣《林次崖先生傳》 先生名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縣翔風里霽浦山人。先生讀書遲而甘刻苦，至研理釋文，尤極精專。束髮則銳志當世，正德丙子以儒士中福建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世廟登極，條上《新政八要》，有君道急務六，一曰務正學以隆治道，二曰親正人以資輔導，三曰用舊臣以輔新政，四曰清言路以定國是，五曰急交修以圖實效，六曰持久大以終盛美。有朝廷大政二，一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二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其後十三省鎮守盡罷歸內監，中興美政實先生啓之。時江彬用事，有供奉樊宣者犯法應死，法司懼忤彬意，欲輕之，先生不可，竟置重辟。累遷寺正。適巡城譚御史有所私問斷，已而問者家訟冤，先生執爲情罪未協，且侵法司職掌，當駁，譚請同鄉三御史爲解，不從，則屬堂卿陳琳爲解，又不從，陳竟以抗拒論，謫先生泗州判官。時江北大饑，嘯聚至九百餘人，先生悉心賑濟，多賴全活。復單車往諭，解散之。而巡按劉御史以沉醉無禮，先生遂棄官歸。尋用方西樵、霍渭崖薦，起先生寺副，擢廣東鹽屯僉事。先生以法久弊滋，悉條奏舉行之，由是鹽丁蘇息，而屯政肅然。未幾改提學。先生爲《學政三編》式士，士翟然願化。庚寅陪推南京大理寺寺丞，上特簡擢先生，蓋有意大用之矣。滿三載留北。會遼東兵窘辱都御史呂經，先生極言姑息之弊，請用兵。疏入，落職，知欽州。時安南莫登庸簒其主而自立，東宮建，上怪無安南表，差官往詰得其狀，而先生尤力主必討之議，凡六上疏，請正天誅，諸所爲建學、修廨、儲蓄、守禦，無非百年石畫。久之擢僉事，備兵海北。然朝議竟憚用兵。辛丑遂用拾遺罷先生，而欽人建生祠祀之，迄於今不絕。先生在粵，嘗上荒政數十事。丞大理又上《王政附言》二十一事。前後諸疏，皆剴切盡事理，其志直欲立見施行，雖賈誼、蘇軾莫能過之。獨征交之議與當事意見不同。然其後盡復四郡舊地，而莫登庸削王爵降爲都統，先生力也。先生自泗州歸，無日不以讀書解經爲事。其學專主程朱，嘗恨不得及虛齋先生之門。於良知新說尤所不喜。所著《四書易經存疑》，丞南時復加刪定，而《太極圖解》、《讀史疑斷》、《考古異聞》、《古文類

抄》諸書皆行於世。晚復考證《大學》古本，爲改正經傳，疏上之竟以此得削籍。先生神王氣剛，到老不衰。家居手不釋卷，或忘寢食。至地方有寇盜饑荒等事，則不厭侃侃爲當道往復。卒年八十五，葬從順里四五都坑內山之原。蓋卓然我朝名臣云。提學王公世懋祀先生學宮，熊公尚文特建羽翼聖經啓迪後學坊以表先生與虛齋先生，今令李公春開又爲梓行其詩文遺集，學者始見先生全書。善乎傅夏器之論曰：予觀古今人物材具不同，措施亦異，慷慨直節者未必熟於機宜，經明行修者未必周於庶務，乃先生任職居官，所在竭精神，敷教化，遇事抒直，用夏變夷，何班班也。蓋其忘私徇國之心出乎天性，且學究精微，體驗眞切，今觀王政一疏，宛然七篇模範，而中外歷略已見諸施行，非止爲空言者。至其晚歲歸來，家無擔儲，著書淑世，死而後已，則先生之事業悉從德性學問中來，所謂有體有用之士，先生眞其人與！先生眞其人與！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易經存疑》十二卷。　又《次厓集》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易經存疑》十二卷。

又卷二《春秋質疑》。

又卷三《四書存疑》十二卷。

又卷九《荒政叢言》一卷。

又卷一〇《欽州政略》。

又卷一一《太極圖解》。

又卷二二《次厓集》。

又卷二九《長林存稿》□卷。

又卷三〇《奏疏》□卷二冊。

又卷三一《古文類抄》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一》林希元《易經存疑》十二卷。

又《藝文志二》《荒政叢言》一卷。

又《藝文志四》《古文類鈔》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林次崖集》十八卷，明林希元撰。希元有《易經存疑》，已著錄。是集爲其子有梧所編。凡奏疏四卷，書二卷，揭帖附焉。序三卷，記、碑共一卷，論、說、議共一卷，雜著一卷，誌表一卷，傳、行狀一卷，祭文、哀詞二卷，詩二卷，詞附焉。

《中國善本書提要·別集類》《林次崖先生集》十八卷，明萬曆間刻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文学典　明清文学分典　1
SS号=12639246